中華大典

文學典

隋唐五代文學分典

唐文學部三

主　編：蹇長春
副主編：尹占華
雷恩海

目次

總論 …… 一一

總集 …… 二三

大曆年間浙東聯唱集 …… 二三
吳興集 …… 二四
中興間氣集 …… 二五
南薰集 …… 二七
寶氏聯珠集 …… 二八
荆潭唱和集 …… 二九
盛山唱和集 …… 三〇
盛山十二詩聯卷 …… 三一
御覽詩 …… 三一
三舍人集 …… 三三
斷金集 …… 三四
彭陽唱和集 …… 三四
汝洛集 …… 三五
吳蜀集 …… 三五
三州唱和集 …… 三五
極玄集 …… 三六
瑤池新詠 …… 三七

體類 …… 三八

錢劉 …… 三八
錢郎 …… 四一
錢郎劉李 …… 四二
二皇甫 …… 四二
三包 …… 四三
二包 …… 四三
包李 …… 四四
大曆十才子 …… 四四
三楊 …… 四八
六竇 …… 四八
五竇 …… 四八
杜韓 …… 四九
韓孟 …… 五六
韓柳 …… 六〇
韓李李觀 …… 六八
韓張 …… 六八
韓李李翺 …… 六九
王孟韋柳 …… 七〇
韋柳 …… 七一

劉柳 …… 七四
劉白 …… 七六
九老 …… 七九
張王樂府 …… 八一
元白 …… 八五
郊島 …… 一〇三
三俊 …… 一〇六
姚賈 …… 一〇六
宋氏五女 …… 一〇九

作家 …… 一一一

劉訥言 …… 一一一
錢起 …… 一一一
劉長卿 …… 一二二
薛勝 …… 一四七
胡嘉隱 …… 一四八
郗純 …… 一四八
皇甫冉 …… 一四八
于邵 …… 一五五
張衆甫 …… 一五七
司空曙 …… 一五七

尹植……一六三
釋皎然……一六三
秦系……一七〇
崔祐甫……一七三
李泌……一七五
釋護國……一七八
王韞秀……一七八
獨孤及……一七九
朱巨川……一八六
釋法振……一八七
李季卿……一八八
包何……一八八
韋執誼……一八九
釋靈一……一九〇
包佶……一九二
顧況……一九四
楊炎……二〇一
袁高……二〇二
李嘉祐……二〇四
常衮……二〇九
崔元翰……二一〇
謝良弼……二一一
沈仲昌……二一二
吉中孚……二一二
吉中孚妻張氏……二一二
謝良輔……二一三
崔公輔……二一三
崔瓘……二一三
李幼卿……二一三
李紓……二一四
戴叔倫……二一五
陸羽……二一二
皇甫曾……二一五
郭鄖……二一七
陳羽……二一八
韓翃……二一九
竇參……二一八
張建封……二一九
呂渭……二一四
閻敬受……二一四
張南史……二一四
盧綸……二一四
宋雍……二一五
嚴維……二一五
鄭槩……二一五
郎士元……二一五
張何……二一五
韋應物……二一五
張繼……二一八
張志和……二一八
柳伉……二一八
李巽……二一八
蘇寓……二一八
李和風……二一八
于良史……二一八
雍裕之……二一八
齊抗……二一八
陳蛻……二一九
高郢……二一九
韋肇……二一九
釋泚……二一九
崔巨……二一九
殷佐明……二一九
李适唐德宗……二一九
鄭丹……二一九
朱放……二一九
劉商……二一九
古之奇……二一九
耿湋……二一九
鄭錫……二一九
韋夏卿……二一九
許孟容……二一九
李冶……二一九
戎昱……二一九
柳冕……二一九
張薦……二一九
李朝威……二一九
崔峒……二一九
王烈……二一九
鄭常……二一九
陳玄祐……二一九

寶叔向……三一六
陳京……三一七
薛苹……三一八
釋清江……三一九
釋靈澈 釋靈徹……三二〇
陸傪 陸參……三二三
高崇文……三二四
鄭餘慶……三二四
杜寂……三二六
苗發……三二六
盧殷……三二七
趙宗儒……三二七
寶常……三二八
武少儀……三二九
李竦……三二九
賈弇……三三〇
盧虔……三三〇
李益……三三〇
朱灣……三四〇
姚倫……三四一
冷朝陽……三四一
韋渠牟……三四二
寶泉……三四四
鄭鏦……三四五
邵眞……三四六
陳潤……三四六
王氏……三四六
陸長源……三四六
柳郴……三四七
李端……三四八
柳中庸……三五二
張芬……三五三
李子卿……三五三
劉復……三五四
黎逢……三五四
張惟儉……三五四
章八元……三五五
盧景亮……三五六
吉逾……三五七
元錫……三五七
孟郊……三五八
暢當……三七五
韓雲卿……三七七
鄭絪……三七八
梁肅……三七九
楊於陵……三八二
周存……三八三
許經邦……三八四
于頔……三八四
歸登……三八六
陸贄……三八六
王濯……四〇〇
閻濟美……三九九
崔邠……四〇〇
楊憑……四〇一
張莒……四〇二
陳諫……四〇三
張濛……四〇三
丁澤……四〇三
于尹躬 于允躬……四〇四
衛象……四〇四
朱長文……四〇五
寶牟……四〇五
錢徽……四〇六
楊巨源……四〇七
沈既濟……四一四
張登……四一五
王顏……四一六
尹樞……四一七
晁采……四一八
房孺復……四一八
于鵠……四一八
張彧……四二二
崔損……四二二
楊凌……四二二
穆員……四二三
陳寡言……四二四
任公叔……四二四
歐陽詹……四二四
李夷簡……四二九
李吉甫……四三〇

王智興……四三一
楊　凝……四三二
權德輿……四三三
武元衡……四四二
張　式……四四六
胡　証……四四七
李逢吉……四四七
嚴巨川……四四九
劉伯芻……四五〇
獨孤綬……四五〇
王　表……四五一
袁同直……四五一
王　播……四五二
馬　異……四五三
韋貫之……四五四
龐　蘊……四五四
夏侯審……四五六
獨孤良弼……四五六
張弘靖……四五七
馬　總……四五八
杜　兼……四五九
潘孟陽……四六〇
楊　衡……四六〇
苻　載（符載）……四六二
宋　濟……四六三
何　諷……四六四
劉言史……四六四
皇甫鏞……四六六
王　起……四六六
于公異……四七〇
崔　備……四七一
姚　係……四七一
朱　宿……四七一
唐　次……四七二
喬　彝……四七三
羊士諤……四七三
周　愿……四七六
王仲舒……四七六
駱　峻……四七七
韋　綬……四七八
王　涯……四七八
林　琨……四八一
李　絳……四八一
于可封……四八四
關盼盼……四八四
薛存誠……四八五
長孫佐輔……四八六
竇　羣……四八六
麴信陵……四八八
蘇　郁……四八九
裴　度……四九〇
裴交泰……四九七
張　賈……四九七
令狐楚……四九七
李　觀……五〇二
温　造……五〇六
許堯佐……五〇六
李　程……五〇八
王　建……五一〇
張　籍……五三〇
竇　庠……五五一
樊宗師……五五二
許康佐……五五七
馮　宿……五五八
柳公綽……五五九
林　蘊……五六〇
崔立之……五六〇
崔　膺……五六一
陳　翥……五六一
王武陵……五六二
曹　著……五六二
韓　愈……五六二
崔玄亮……六八一
崔　郾……六八三
盧　汀……六八四
薛　濤……六八四
杜　羔……六九〇
杜羔妻劉氏……六九〇
蕭　祐……六九〇
馬　逢……六九一
張正元……六九一

張仲素……六九二
杜元穎……六九五
釋廣宣……六九六
李舟……六九八
陳鴻……六九九
陳鴻祖……七〇〇
王公亮……七〇〇
李君房……七〇〇
滕珦……七〇一
陸復禮……七〇一
林藻……七〇一
孟簡……七〇二
董侹……七〇四
彭伉……七〇五
彭伉妻張氏……七〇五
李涉……七〇五
庾承宣……七〇八
崔羣……七〇九
劉禹錫……七一〇
呂溫……七六〇
郭行餘……七六五
唐衢……七六六
元宗簡……七六七
白居易……七六八
劉公輿……九一三
鄧魴……九一四
李紳……九一四
辛丘度……九二三
李虞仲……九二三
竇鞏……九二四
段文昌……九二六
李渤……九二九
韋處厚……九三二
柳宗元……九三五
周元範……一〇二七
李赤……一〇二八
范傳正……一〇二九
李景亮……一〇三〇
張彙……一〇三〇
李翱……一〇三〇
李約……一〇四六
釋空海……一〇四八
盧仝……一〇四八
劉叉　劉乂……一〇六一
釋含曦……一〇六三
李諒……一〇六四
戴少平……一〇六四
湛賁……一〇六四
崔護……一〇六五
鄭澣……一〇六六
張仲方……一〇六七
獨孤申叔……一〇六八
獨孤郁……一〇六八
白行簡……一〇七〇
李公佐……一〇七三
焦郁……一〇七四
沈傳師……一〇七四
皇甫湜……一〇七七
馮定……一〇八四
王損之……一〇八五
柳公權……一〇八五
楊汝士……一〇八七
盧貞……一〇八九
鮑君徽……一〇九〇
崔郊……一〇九〇
元稹……一〇九〇
李肇……一一二九
賈島……一一三一
莊南傑……一一五九
平曾……一一五九
賈竦……一一六〇
杜確……一一六〇
陳存……一一六〇
牛僧孺……一一六〇
嚴休復……一一六七
韋執中……一一六八
尉遲汾……一一六九
羅讓……一一六九
杜周士……一一七〇
班肅……一一七〇
齊推……一一七一

姚合……一一七一
劉肅……一一八〇
孫革……一一八〇
胡令能……一一八一
樊陽源……一一八二
郭良驥……一一八二
楊嗣復……一一八二
賈餗……一一八三
胡直鈞……一一八五
侯喜……一一八五
柳宗直……一一八七
霍總……一一八九
李繁……一一八九
孫叔向……一一九一
柳理……一一九一
崔覲……一一九一
李宗閔……一一九二
李珏……一一九四
溫畬……一一九五
裴潾……一一九六
熊孺登……一一九七
武翊黃……一一九八
庾敬休……一一九八
陸暢……一一九九
王彥威……一二〇一
陳翱……一二〇二
釋德誠 船子和尚……一二〇二
釋韜光……一二〇三
費冠卿……一二〇四
吳武陵……一二〇五
楊敬之……一二〇七
李正封……一二〇九
李德裕……一二一〇
薛蘊……一二一七
朱晝……一二一七
蔣防……一二一八
李播……一二三〇
何元上……一二三〇
張徹……一二三〇
鮑溶……一二三一
韋瓘……一二三三
舒元輿……一二三四
崔恭……一二三六
陳彥博……一二三七
滕倪……一二三七
李賀……一二三七
柴宿……一二九三
楊虞卿……一二九四
盧拱……一二九五
裴淑 元稹妻……一二九五
郭周藩……一二九六
楊茂卿……一二九六
歸融……一二九七
徐凝……一二九七
張祜 張祜……一三〇一
崔涯……一三二〇
盧眉娘……一三二〇
張蕭遠……一三二一
李餘……一三二一
趙蕃……一三二二
楊弘貞……一三二二
張又新……一三二二
獨孤鉉……一三二四
盧載……一三二四
殷堯藩……一三二四
廖有方……一三二五
李漢……一三二六
滕邁……一三二八
封敖……一三二八
呂讓……一三三〇
沈亞之……一三三〇
盧宗回……一三三四
李貽孫……一三三四
丘元素……一三三五
顧非熊……一三三五
呂羣……一三三八
皇甫曙……一三三九
周匡物……一三三九
劉三復……一三四〇
劉猛……一三四一
劉軻……一三四一

章孝標……一三四三
潘存實……一三四五
李廓……一三四六
馬植……一三四八
韓湘……一三四九
姚康……一三五一
徐元弼……一三五二
施肩吾……一三五二
盧儲……一三五六
崔嘏……一三五六
蘇特……一三五七
張文規……一三五八
姚汝能……一三五八
李中敏……一三五九
鄭還古……一三五九
劉采春……一三六一

陳標……一三六三
浩虛舟……一三六四
丁居晦……一三六四
李復言……一三六五
李敬方……一三六七
紇干兪……一三六八
袁不約……一三六八
李甘……一三六九
元晦……一三七〇
路單路貫……一三七〇
劉蕡……一三七一
朱慶餘……一三七三
長孫翱……一三七九
李郃……一三七九
許玫……一三八〇
薛瑩……一三八〇

南卓……一三八〇
厲玄……一三八二
李昂唐文宗……一三八三
張魯封……一三八四
郁渾……一三八四
李潛……一三八五
周賀……一三八五
王師閔……一三八九
胡璩……一三八九
李爲……一三八九
張碧……一三八九
釋清越……一三九〇
楊德鄰……一三九一
王叡……一三九一
丁用晦……一三九一
劉媛……一三九一

總論

論述

《詩式・齊梁詩》 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寖，後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

白居易《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 制從長慶辭高古，（微之長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詩到元和體變新。（衆稱元白爲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

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啓》 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傚，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倣傚，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

《因話錄・商部下》 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翱、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略】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奬拔公心，亦類數公。【略】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

《北夢瑣言》卷六 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孟、荀，糠秕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肅〕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

姚鉉《唐文粹序》 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轢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

石介《贈張續禹功》 李唐元和間，文人如鰲起。李翱與李觀，言雄破姦宄。孟郊及張籍，詩苦動天地。持正不退讓，子厚稱絕筆。元白雖小道，爭名愈弗已。卒能霸斯文，昌黎韓夫子。

又《上趙先生書》 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略】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

又《上孫少傅書》 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揚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翱之徒。隨之而師，皆能授其師之道，傳無窮已。

鄭獬《劉舍人書》 在韓退之門下，用文章雄立於一世者，獨李翱、皇甫湜、張籍耳。然翱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他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

《唐語林・文學》 李珏奏曰：【略】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

《石林詩話》卷下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所長，故不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翱見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呂南公《與汪祕校論文書》 繇揚雄至元和千百年，而後韓、柳作。韓、柳

之文，未嘗相似也，而前此中間寂寞無足稱。【略】彼韓、柳者，蓋知古人之學不如此，是以略其不足爲者，精於其可爲者耳。

《寓簡》卷五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價。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剋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

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

《廣川書跋・絳守居園池記》　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臨漢隱居詩話》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愬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洪邁《唐黃御史公集序》　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略】以至貞元、長慶，經術大明，脩古彌衆。于時墨儒詞匠所爲詩若文，咸矩矱自然，不以彫飾爲工，相與贊翊道眞，賓颺鴻化，斯爲鏘鏘爾雅。故文盛於韓、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於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

樓鑰《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

《野客叢書・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略】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

《餘師録・李朴》　李朴《送徐中丞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翺、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濩。翺、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後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縣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淳粹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

又　《謁顧子敦侍郎書》云：「【略】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厚深潤以爲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肆雄飄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邊幅。李翺、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斲去雕篆，而拙迹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

《滄浪詩話・詩評》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又　大曆以後，我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又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

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

《對牀夜語》卷二　周伯弼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略】元和蓋詩之極盛，其實體製自此始散，僻字險韻以爲富，率意放詞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

又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爲物所贅，寫情而不爲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略】其起結尤非中唐人可及。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李杜者，有韋、柳，中間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竇，最後有姚、賈諸人，學者學此足矣。長慶體太易，不必學。

謝翺《睦州詩派序》　唐代言詩在江東者，戴發運叔倫、許刺史渾，潤人；丘員外丹、丘庶子爲，顧著作況，陸處士龜蒙，姑蘇人；孟先生郊，嚴處士惲，釋子皎然，吳興人；駱少府賓王，張處士志和，僧貫休，金華人；賀賓客知章，四明人；嚴長史維，秦徵君系，吳舍人融，僧澈，越人；張處士祜，金陵人；吳韶州武陵，廣信人；羅給事隱，新城人；項少府斯，天台人；薛補闕令之，歐陽生詹，閩人。其他雖遺逸不可槩舉，率郡不過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以詩名凡十人，視他郡爲最。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頻、喻校書鳧，世並有集；翁徵君洮，有集藏於家；章協律八元、徐處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並有詩，見唐《間氣》及《文苑》諸書；皇甫推官以文章受業韓門。

《鬳居通議・詩歌一・蒼山序唐絕句》　蒼山曾子實原一，寧都人也。有詩名於江湖，編唐絕句，爲序曰：【略】若劉禹錫之標韻，李商隱之深遠，杜牧之之雄偉，劉長卿之淒清，元白之善敘導人情，蓋唐之尤長於絕者也。

袁桷《書湯西樓詩後》　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

揭傒斯《詩法正宗》　李太白古風，韋蘇州、王摩詰、柳子厚、儲光羲等古詩，皆平淡蕭散，近體亦無拘攣之態、嘲哳之音，此詩之嫡派也。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評　元和以後，雖波濤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其如此等邃遠清妙，不可得也。【略】大曆後，李紓、包佶有盛名，叔倫、士元從容其間，詩思逸發，於綺麗外仍有思致，非餘子所及也。

《唐詩品彙・總序》　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

又《五言古詩敘目・餘響》　元和再盛之後，體製始散，正派不傳，人趍下學，古聲愈微。韓愈、孟郊已述於前，他如張籍、王建、白居易、歐陽詹、李賀、賈島諸人，各鳴於時，猶有貞元之遺韻。

又《七言絕句敘目・接武》　大曆以還，作者之盛，駢踵接迹而起，或自名一家，或與時唱和，如《樂府》、《宮詞》、《竹枝》、《楊柳》之類，先後述作，紛紜不絕。逮至元和末而聲律不失，足以繼開元、天寶之盛。【略】又自貞元以來，若李益、劉禹錫、張籍、王建、王涯五人，其格力各自成家，篇什亦盛。

又《五言律詩敘目・接武》　中唐作者尤多，氣亦少下，若劉、錢、韋、郎數公，頗紹前諸家，次則皇甫、司空、盧、李、耿、韓以盡乎。大曆諸賢，聲律猶近，降及貞元以後，戎昱、李益、戴叔倫、張籍、張（祜）〔祜〕之流，無足多得，其有合作者，遺韻尚在，猶可繼述盛時。

又《正變》　元和以還，律體多變，賈島、姚合，思致清苦；許渾、李商隱，對偶精密。李頻、馬戴後來，興致超邁時人。之數子者，意義、格律猶有取焉，故合其詩共八十五首爲正變。

王鏊《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文集，皆自鑄偉詞，搓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鯉春麗，至是歸工，抉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惟古于詞必己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翺、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歟？余謂昌黎爲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翺與籍得其正，而翺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

《餘冬序錄》卷六〇之極陽閏一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朱子語錄》：李翺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李，不曾云韓、柳也。春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方是文章

類聚，人品羣分。並舉之間，兩得其當。四人者，唐於當時有公評，宋在後世而定議。而今日學文士子，例爲韓、柳之稱，書坊刻本，有并帙焉，非擬倫矣。

劉成德《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唐開元盛時，杜甫、李白、高適、儲光羲、王維諸賢，至大曆以後已兩變矣。當時以文名家者，有韓愈、柳宗元、李翺、張籍之徒，相與奮起，振六朝五季漓澆之習，而自成一家之言【略】韓愈之文出於經，柳宗元之文出於史，故一時文人響應。而李翺、張籍出入門下，爲昌黎厚友【略】然後知昌黎之詩豐而腴，柳州之詩峭而勁，司業之詩新而奇，李翺之詩悲而壯，卒皆可傳【略】今昌黎《原道》功業，爲唐獨出，血食廟庭。而柳州、李翺、張籍之文，爲世所珍，是和其聲而鳴其盛，非窮悲而自鳴矣。

《藝苑卮言》卷一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又卷四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又 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

又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稀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餖飣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眞境，爲名利之鉤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四溟詩話》卷一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有傍出者。

董正位《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賈誼、晁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游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聾聵中，而欲獨以黃鍾大呂鏗鍧其間，甚矣其難也。

《文脉・總論》 唐興，太宗右文，房、杜作輔，貞觀、開元，蔚然炳乎。韓退之友子厚，授籍、湜，湜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樵，又文之一聚也。

《文章辨體序説・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

倪謙《松岡先生文集叙》 載道之文，六經不可尚矣。自亞聖七篇之後，至唐而有韓子，宋有歐陽子，皆能發明斯道，振起衰陋，一趨於古。其時號文章家者，非無柳子厚、李翺、籍、湜、王臨川、曾、蘇之流，至論大家正脈，未有過於韓、歐者也。

胡應麟《清源寺中戲效晚唐人五言近體二十首序》 唐律元和後卑卑甚矣，韓、柳、元、白振代之才，弗能挽頹波而力遡之古，而賈薄、姚監輩實始以清新奇僻，闡別派于五言。

又《題李習之集二則》一 李習之、孟東野、張文昌、皇甫持正，皆退之門下士也。惟東野，退之多推奬語。至三君，或稱之籍、湜，或以李翺、張籍從游并稱，則翺之師愈審矣。讀翺集，凡韓皆名之，祭韓文僅呼之爲兄，何耶？

《詩藪内編・古體下・七言》 唐七言歌行，【略】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拙朴，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張籍、王建，稍爲眞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

又 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磬》、《西涼伎》之類，皆風刺時事，蓋仿杜陵爲之者，今并載郭氏《樂府》。語句亦多仿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沈

著，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天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己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又《近體上・五言》　曲江之清遠，浩然之簡淡，蘇州之閒婉，浪仙之幽奇，雖初、盛、中、晚，調迥不同，然皆五言獨造。至七言，俱疲苶不振矣。

又　至「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則錢、劉圓暢之祖；「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盧仝、馬異之渾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孟郊、李賀之瑰僻；「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島、可幽微所從出；「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籍、建淺顯所自來；「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槍」，義山之組織纖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又《近體中・七言》　七言律最難，迄唐世工不數人，人不數篇。【略】中則錢、劉、韓、李、皇甫、司空。此外蔑矣。

又　中唐如錢起《和李員外寄郎士元》，皇甫曾《早朝》，李嘉祐《登閣》，司空曙《曉望》，皆去盛唐不遠。劉長卿《獻李相公》、《送耿拾遺》、《李錄事》，韓翃《題仙慶觀》、《送王光輔》，郎士元《贈錢起》，楊巨源《和侯大夫》，武元衡《荆帥》，皆中唐妙唱。

又《近體下・絶句》　唐五言絶，【略】中唐則劉長卿、韋應物、錢起、韓翃、皇甫冉、司空曙、李端、李益、張仲素、令狐楚、劉禹錫、柳宗元。

又　七言絶，【略】中唐則隨州、蘇州、仲文、君平、君虞、夢得、文昌、繪之、清溪、廣津，皆有可觀處。

又《外編・唐下》　東野之古，浪仙之律，長吉樂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過人。如危峰絶壑，深磵流泉，並自成趣，不相沿襲。

又　飛卿北里名娼，義山狹斜浪子，紫微綠林傖楚，用晦村學小兒，李賀鬼仙，盧仝鄉老，郊、島寒衲。

又　近又類中唐諸名家，而雜以賈島、張籍等，殊謬。余細酌，當以隨州、蘇州、錢起、李端、盧綸、韓翃、李益、耿湋、司空曙、李嘉祐、皇甫兄弟爲一編。惜湋才不稱，益時稍後，曾集寥寥耳。若郎士元、竇叔向、崔峒、嚴維，雖有集，恐非諸人比。

又　元和韓、柳崛起，文體復古，李習之、皇甫湜輩，遂獨以文顯，而詩不概見。李觀、歐陽，其詩間有存者，亦文之駢拇耳。

又　盛唐蕭穎士、李華、元結，文名皆藉甚當時，而湮沒異代者，前掩於王、楊，後掩於韓、柳也。中唐白居易、劉禹錫、元稹詩，皆播傳四裔，而不滿後人者，一擯於李、杜，再擯於錢、劉也。然蕭、李名浮其實，即非諸子掩之，固自難矣。劉、白時代壓之，格律稍左，其才故自縱橫。

又　唐詩之拙怪者，咸以盧玉川、馬河南，開元間任華已先之矣。唐文之軋茁者，咸以皇甫湜、樊宗師，天寶間元結已先之矣。

《唐音癸籤・評彙三》　詳大曆諸家風尚，大抵厭薄開、天舊藻，矯入省淨一塗。自劉、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時數賢，駢籟即殊，于偶非遠，命旨貴沈宛有含，寫致取淡泠自送，玄水一歃，群醲覆杯，是其調之同。而工於浣濯，自艱於振舉，風幹衰，邊幅狹。耑詣五言，擅場餞送，外此無他大篇偉什巋望集中，則其所短爾。

又《評彙六》　中唐絶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晚唐則李義山、溫庭筠、杜牧、許渾、鄭谷，然途軌紛出，漸入宋、元。多歧亡羊，信哉。

又《談藪三》　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者也。

陸符《四六法海序》　先秦兩漢之文，至六朝而一變。六朝駢偶之作，至韓、柳而再變。一變而秦漢之體更，再變而秦漢之法出。故以後稱大家者，無不以韓、柳爲宗。乃昌黎固所稱起八代之衰，振綺靡之習者也。柳州則始泛濫於六朝，而既溯洄於秦漢。緣是稱兩家者，率略其四六，而特重其古文辭。其古文辭歷傳爲歐、蘇、曾、王。迨讀其四六製作，則又無不足謝六代之華，而啓一時之秀焉。【略】余嘗爲之言曰：非韓、柳之法，必無以入秦漢；非韓、柳之人與其時，必無可薄六朝。

《雪濤詩評》　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略】有唐一代詩人，【略】求其兼詣並呈，自杜樊川、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見。

《水西答問》　六朝以來，氣弱格卑，詞皆靡麗，詭僻組織之作，何救世教哉？唐之韓、柳，排陋習而振起其衰弊，其文正大嚴謹，大概因文見道，而爲一代之宗。

《詩鏡總論》　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異好詳。求其所自，似得諸晉人《子夜》、漢人樂府居多。

又　中唐詩近收斂，境斂而實，語斂而精。勢大將收，物華反素。盛唐鋪張已極，無復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斂也。初唐人承隋之餘，前華已謝，後秀未開，聲欲啓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詩多希微玄澹之音。中唐反盛之風，攢意而取精，選言而取勝，所謂綺繡非珍，冰紈是貴，其致迥然異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氣亦降，故其詩往往不長於古而長於律，自有所由來矣。

又　絕去形容，獨標眞素，此詩家最上一乘。本欲素而巧出之，此中唐之所以病也。李端「園林帶雪潛生草，桃李雖春未有花」，此語淸標絕勝。李嘉祐「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風味最佳。「野棠」句帶琢，「江燕」句則眞相自然矣。羅隱「秋深霧露侵燈下，夜靜魚龍逼岸行」，此言當與沈佺期王摩詰折證。

又　專尋好意，不理聲格，此中晚唐絕句所以病也。詩不待意，即景自成。意不待尋，興情即是。

《**詩源辯體**》**卷二四**　大曆以後，五七言古、律之詩，流於委靡。元和間，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盧仝、劉（義）〔叉〕、張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諸公羣起而力振之，惡同喜異，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詩至此爲大變矣。亦猶異端曲學，必起於衰世也。

又卷三六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所選二十五人，詩一百三十二首，皆中唐詩也，而其人半不知名，錢、劉、皇甫，所選多非所長。【略】仲武進錢、郎、皇甫，而獨抑劉，背戾滋甚。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凡例》　昌黎作《師說》，抗顏爲師，由是奇材輩出，若李習之、皇甫持正、李義山、杜牧之奇矣。至孫隱之，而愈出愈奇。宋初，若王元之、穆伯長、蘇子美，亦大有人在。選大家而限以八，得毋爲坐井之窺乎？

《**詩辯坻**》**卷三**　大曆以後，解樂府遺法者，唯李賀一人。設色穠妙，而詞旨多寓篇外，刻於撰語，渾于用意。中唐樂府，人稱張、王，視此當有郎奴之隔耳。

《**抱真堂詩話**》　聯句若昌黎《石鼎》，自佳。元白動必數百韻，有類乘舟泛溟海，星辰不辨，但覺身熱頭痛之煩。

《**昌谷集句解定本**》**卷首引陳漪亭評語**　東野之古，浪仙之律，長吉樂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過人，此皆篤論也。

又引崔季韞評語　宋景公諸公在館中評唐人詩，曰：「李白仙才，長吉鬼才。」而杜牧之乃有牛蛇之喻。不知鬼者，不其幽昏無聲，居于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耳，非遂謂其眞鬼也。若是，則《玄怪》、《樹萱錄》，俱得先長吉矣。

又引胡蕭生評語　當時海內稱詩以元、白爲宗，鄙俚枯淡，稚弱猥雜，曾委巷歌謠之不如。間好爲長吉鬼語。不察長吉胸有萬卷書，筆無半點塵，奈何妄自攀附，猶假鬼侲子，面效鬼聲，終身淪墮鬼趣，才何有焉。此非予言，古人道之矣。

《**詩筏**》　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焦仲卿》篇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政在描寫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褚先生也。蓋龍門與《焦仲卿》篇之勝，在人略處求詳，詳處復略，而此則段段求詳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氣生動，字字從肺腸中流出也。

《**載酒園詩話・屬對**》　中晚人好以虛對實，如元微之「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卧龍」，李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皆援他事對目前之景。然持戟徘徊，憑肩私語，皆明皇實事，不爲全虛，雖借用牽牛，可謂巧心濬發。

又《升庵詩話》　（楊）用修曰：「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古而徒事苦吟，撚斷筋骨亦何益哉！眞處禪之蝨也。」余意用修以此矯空疏之弊，誠爲石論，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弟子得失亦自有別。張主言情，語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搜。且張佳處本在樂府歌行，舍其委婉諷諭之章，而模其淺近，此誠庸劣。閬仙古詩雖氣格不靡，時多酸陋，短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時有出藍之美。兩派中有善學不善學之分，概謂之「蝨」，恐非平允。

《**圍爐詩話**》**卷一**　步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韻。

《古歡堂集雜著・論五言律詩》　張司業、姚少監妙句天成，筆端韶秀。

又《論七言律詩》　白香山、張司業名言妙句，側見橫出，淺淡精潔之至。

《師友詩傳録》　蕭亭答：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虞、魏諸公已離舊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略】大曆、貞元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下及元和，雖晚唐之變，猶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詩人冠冕，海內文宗。

又　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精巧相尚，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李頎、高適皆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成。天寶以還，錢、劉並鳴。中唐作者猶多，韋應物、皇甫伯仲以及大曆才子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爲一唱三嘆。

《師友詩傳續録》　問：「唐人樂府，何以別於漢魏？」答：「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初唐人擬《梅花落》、《關山月》等古題，大概五律耳。盛唐如杜子美之《新婚》、《無家》諸別，《潼關》、《石壕》諸吏，李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則樂府之變也。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溯兩周，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爲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若元楊維楨、明李東陽各爲新樂府，古意浸遠，然皆不相蹈襲。至於唐人王昌齡、王之渙、下逮張祜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辭，皆可歌也。」

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中唐之李益、劉禹錫，晚唐之杜牧、李商隱四家，亦不減盛唐作者云。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體製類》　逮於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輩，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

又《品藻類》　嘗戲論唐人詩，【略】韋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略】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

又《總集門四・自述類上》　【略】元和而後，劉賓客、杜牧之、李義山、溫飛卿、唐彥謙諸作者，雖用意微妙，猶可尋其鍼縷之跡，有所作輒欲效之，然終不能近也。

《漫堂説詩》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略】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門花》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

又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略】中、晚之錢、劉、李（義山）、劉（滄）亦悠揚婉麗，渢渢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

黃之隽《韓孟李三家詩選序》　夙嗜古詩，博觀漢魏六朝之製，自謂有得。既購長吉集讀之，奇而艷，又讀東野詩，奇而古，繼又讀昌黎詩，奇而肆。三子者之業雖不同，其奇一也。其奇雖不同，其源於《三百篇》一也。廼共抄撮爲一部，顏曰《三家詩選》云，抑非獨三子而已，由源以疏其委，則於宋得謝翺，於元得楊維楨，於明得徐渭，復彙而鈔附之。夫其鯨呿鼇擲，掐胃擢腎，汗瀾卓踔，俾寸穎尺幅之間，幻於鬼神僊靈而不可思議，變於蛟龍風雨而不可捉搦，邃於天根月窟而不可登詣，尚得以世俗傳習，聲病之學與之較分刌而劑法度哉！蓋嗜之者有年，自顧才力庸譾，縋幽而未至，伐險而僅獲，乃去。而洋溢於他人之津域，以自寬縱而不受約束，於數君子者又有年，外借詩貴和平廣大不宜鑱刻剝削之説，以文所不及。其實縋幽伐險之難，非筌蹄之謂也。故取舊本序之，以志予之所嗜在此。

沈德潛《金際和詩序》　古人風雅所在，必有從而和者。昌黎詩和者，則有孟郊、盧仝、李賀、劉叉。樂天詩和者，則有元稹、楊巨源、劉禹錫。以昌黎、樂天爲風雅主持也。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魏、宋之間，時多傑作，唐人出而變態極焉。初唐風調可歌，氣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馳騁有餘，安詳合度，爲一體，李供奉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爲一體，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泄，爲一體，錢、劉以降，漸趨薄弱，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和間，踔厲風發，又別爲一體。七言楷式，稱大備云。

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説序》　余嘗讀其詩，皆不類，所立各號亦

半強攝。即如元白張劉，當時統謂元和體，爲乃獨以元稹屬白居易，而張籍、劉禹錫更分承之李益、武元衡，誠不知其所何見。

《原詩・外編上》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媢嫉忌忮之心，方爲眞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略】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人地與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爲歎賞推美，史稱其奬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

《一瓢詩話》 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風人之能事也。至於屬對精警，使事嚴切，章法變化，條理井然，其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杜浣花之後，不可多得者也。蓋因元和、長慶間與開元、天寶時，詩之運會，又當一變，故知之者少，而其即用現前俚語，如「矮張」「短李」之類，斷不可學。

《唐音審體・律詩七言四韻論》 中唐律詩始盛。然元白號稱大家，皆以長篇擅勝，其於七言八句，竟似無意求工。錢劉諸公，以韻致自標，多作偏枯，格中二聯，或二句直下，或四句直下，漸失莊重之體。義山繼起，入少陵之室，而運以穠麗，盡態極妍，故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於晚唐。

《西圃詞說・王士禎論詞》 漁洋王司寇云：「自七調五十五曲之外，如王之渙涼州，白居易柳枝，王維渭城，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多，要其音節皆不可歌。」

《小澥草堂雜論詩・雜論詩》 詩至盛唐，至矣。中唐如韓退之、孟東野、李長吉、白樂天雖失刻露，要各具五丁開山之力。至晚唐諸公，乃僅僅以律句絕句自喜耳。

又 李長吉詩奇險，孟東野詩劖刻，皆鑿喪元氣之人，故郊貧而賀夭。其實從漢、魏門庭中來。

《劍谿說詩又編》 元和、長慶間，自韓柳而外，古、《選》首孟郊，歌行則李賀，張籍五律，劉禹錫七言律絕，張祜小樂府，並出樂天之右。樂天祇長律擅長，亦無子厚筆力也。而當曰名播雞林，後人多宗之，良由諸體贍博，儘疎快宜人耳。（歸愚先生曰：「中所許皆當。」）

袁枚《答友人論文書》二 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略】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爲奧博無涯矣。或一兩字爲句，或數十字爲句，拗之練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知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以支持句讀。吾嘗謂韓、柳爲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爲也。【略】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書，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峙，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

《北江詩話》卷一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間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至宋、元、明詩人，能知此者漸鮮。

又卷二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道州；他若孫可之、李習之、皇甫持正，能爲文而不能爲詩；高、岑、王、李、李、杜、韋、孟、元、白，能爲詩而不能爲文，即有文，亦不及其詩。至詩及排偶文兼者，亦祇王、楊、盧、駱及李玉溪五家，餘則蘇頲、呂溫、崔融、李華、李德裕等，文勝於詩；李嶠、張九齡、李益、皮日休、陸龜蒙等，詩勝於文，均不能兼擅也。宋代詩文兼擅者，亦惟歐陽文忠公、蘇文忠、王荆公，南渡則朱文公，餘亦各有所長，不能兼美。

惲敬《答伊揚州書》二 梅厓始終學韓公者也，大抵韓公天質近聖賢豪傑，而爲文從諸經諸子入，故用意深博，下筆奧衍精醇。梅厓止文人，而爲文又從韓公入，故詞甚古，意甚今，求鍊則傷格，求適則傷調。自皇甫持正、李南紀、孫可之以後，學韓者皆犯之。然其法度之正，聲氣之雅，較之破度敗律以爲新奇者，已如負青天而下視矣。

張惠言《詞選序》 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

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麗閎美。

《甌北詩話》卷三　遊韓門者，張籍、李翺、皇甫湜、賈島、侯喜、劉師命、張徹、張署等，昌黎皆以後輩待之。盧仝、崔立之，雖屬平交，昌黎亦不堪推重。所心折者，惟孟東野一人。

又卷四　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爲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嘗以性情爲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鬥險，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世徒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

《履園譚詩·總論》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臏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爲此。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大曆名手，錢不如劉。元和、長慶以後，孟不如韓，元不如白，溫不如李，皮不如陸。至昌谷七言，須另置一格存之。自有韻語，此種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也。

又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雖亦多勉強湊合處。【略】若李、杜二公當此，縱才氣綽能爲之，亦不屑以百萬銳師，置之無用之地。蓋次韻隨人起倒，其遣詞運意，終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

《詩學源流考》　貞元、元和之際，韓文公崛起，以天縱逸才，爲起衰鉅手，詩繼李、杜之盛。而柳子厚獨傳騷學，亦宗陶公，五言幽澹綿邈，足繼蘇州，故世並稱曰「韋柳」。輔韓文公而起衰者，孟郊東野也；與柳州稱契者，有劉禹錫焉。其他元、白、張、王之樂府，盧仝、李賀、劉叉之詭怪，姚合、賈島之艱僻，非不瑰奇偉麗，卓然成家，然於此道中別闢一境，遂爲旁門小宗矣。

翁方綱《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　方綱蓋嘗熟復先生言詩之旨，而知其不相悖也。夫張王元白之雅操，不可以例杜、韓；山谷之逆筆，不可以概歐、梅。吾惡知先生當日有所爲而言之之爲桓司馬耶，爲南宮敬叔耶！其知者則曰舉一以反三也，其不知者則曰舉一而廢百也。

《石洲詩話》卷二　韓門諸君子，除張文昌另一種，自當別論。皇甫持正、李習之、崔斯立皆不以詩名。惟孟東野、李長吉、賈閬仙、盧玉川四家，倚仗筆力，自樹旗幟。蓋自中唐諸公漸趨平易，勢不可無諸賢之撑起。然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必不可直以粗硬爲之。此內惟長吉錦心繡口，上薄風騷，不專以筆力支架爲能。其餘若玉川《月蝕》一篇，故自奇作，閬仙五律，亦多勝概。此外則如東野、玉川諸製，皆酸寒幽澀，令人不耐卒讀。劉叉《冰柱》、《雪車》二詩，尤爲粗直傖俚。而韓公獨謂孟東野以其詩鳴，則使人惑滋甚矣。

又　張、王已不規規于格律聲音之似古矣，至元白乃又伸縮抽換，至于不可思議，一層之外，又有一層。古人必無依樣臨摹，以爲近古者也。

又　中唐之末，如呂溫、鮑溶之流，概少神致。李涉、李紳，稍爲出類，然求之張王元白數公，皆未能到，況前人耶？盛之後漸趨坦迤，中之後則漸入薄弱，所以秀異所結，不得不歸樊川、玉溪也。

《雨村詩話》卷下　詩不可以貌爲，少陵《發同谷》諸篇，昌黎、東野聯句，皆偶立一體。至昌谷之奇詭，義山之獺祭，各有寓意，不可以貌爲。乃今人襲取二李隱僻字句，以驚世眩目，叩其中絕無所謂，是皆無病呻吟，效顰而不自知其醜者。詩以道性情，自淵明而上溯《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字句，使人眩惑，而其意之所托，或興或比，往往出人意表，千百載竟無能道破者。余嘗謂古之詩文，句平而意奇，後人句奇而意平，可笑也。

又　《詩》三百篇有正有變，後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楚騷》之幽怨，少陵之憂愁，太白之飄豔，昌谷、玉川之奇詭，東野、閬仙之寒儉，從乎變者也。陶靖節以下，至于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儲光羲、錢起輩，俱發言和易，近乎正者也。白居易以和易享遐齡，長吉以瑰詭而致夭折。《記》曰：「和故百物不失，冬寒故景短，夏酷烈而秋悲，春日遲遲，信可樂也。」知此可與言詩矣。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樂府古詞，陳陳相因，易於取厭。張文昌、王仲初創爲新製，文今意古，言淺諷深，頗合《三百篇》興、觀、羣、怨之旨。白樂天尤工此體，至欲藉以感悟宸聰，敷陳民瘼，其積愈厚，故其言愈昌。特音節骫骳，乖於杜、韓正響，要亦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種文字也。元微之骨色稍庸，擇數篇自足相敵。至張、王尚有古音，元白始全今調，則又可爲知者道也。

又　李長吉不屑作一常語，奇處直欲突過昌黎，不善學之得其晦昧格塞，則墮入惡道矣。

又　鄭嵎《津陽門詩》，七言百韻，爲三唐歌行中第一長幅，可與《連昌宮詞》、《長恨歌》參觀。惟七言音節，昌黎以後，頓爾銷亡，知之者僅長吉、義山數人，至宋永叔、子瞻、魯直諸公而後復。此篇正恨其讀之不響耳。

又　唐七言古詩，整齊於高、岑、王、李，飄灑於太白，沉雄於少陵，崛強於昌黎，蓋猶七雄之並峙也。前之王、楊、盧、駱，後之元、白、張、王，則宋、衛、中山之君也。韓翃、盧綸，王、李之附庸，昌谷、樊南，退之之屬國也。惟李、杜，則昌黎而外，蓋莫敢問津焉。

《甚園詩說》卷四　竊謂古詩之要在格，律詩之要在調，亦如遏雲社中所謂北力在絃，南力在板耳。絃可操縱於手，板不可游移於腔，調可默運於心，格不能不模範於古。唐人古詩，無有不從前代入者，子昂從阮入，王孟韋柳從陶入，李頎、常建、王昌齡諸人從晉、宋入，太白從齊、梁入，獨老杜從漢、魏入，取法乎上，所以卓絕衆家。中唐諸子，其變斯極，長吉學《楚騷》不得，而趨於詭僻，退之追《風》、《雅》不及，而逃於生峭，孟郊之苦吟，盧仝之狂誕，創不成創，因無所因，張、王樂府，時有遺聲，元白唱酬，了無深致：要之皆彼善於此也。晚唐人變無所復之，不得不往於近體，才力所限，豈可強哉！

《靜居緒言》　元和、長慶間，詩有兩歧，韓門諸子，專尚質實，張籍、皇甫故爲敏妙，以及郊寒島瘦，各有勝處。

《石園詩話》卷二　順宗時，孟郊、賈島、張籍、王建、李賀、盧仝、歐陽詹、劉叉俱從韓愈遊，謂之韓門詩派。

《老生常談》　七古，高岑王李是一種，李杜各一種，李長吉一種，張王樂府一種，韓一種，元白又一種，後人幾不能變化矣。東坡雖是學前人，其橫說豎說，喜笑怒罵，跌宕自豪，又自成一種。此下更無變法。山谷、遺山皆好到極處，然不能變前人也。

《養一齋詩話》卷三　文昌「藥看辰日合，茶到卯時煎」，「草長晴來地，蟲飛晚後天」，絕似樂天。大抵中唐人氣味往往相近。然樂天勝微之，文昌勝仲初，名雖相埒，又當細求其分別與優劣處，乃非無星秤耳。

又卷一〇　宋景濂《答章秀才書》，於詩人源流甚詳，而詞多不精。如謂「【略】韋蘇州祖襲靈運，錢郎遠師沈宋，韓昌黎初效建安，張文昌過於浮麗，劉夢得步驟少陵，孟東野陰祖沈、謝」。殆皆仿鍾嶸而失之者。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周氏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並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眞有唐獨步也。然其間半入大歷後格調，實開中晚濫觴之端。」案中晚七律能手，如劉賓客、柳柳州、白樂天、王仲初、許丁卯、杜紫薇、溫八叉、羅昭諫之流，皆絕不學杜，非杜詩開之也。略能學杜而涉其藩籬者，惟一李義山，遂爲晚唐七律之冠。【略】周氏不加詳攷，徑立議論，妄矣！

《問花樓詩話》卷一　唐七言絕句，多被管絃。唐初諸公，拘於對偶，故有半律之名。玄宗妙解音律，一時人才輩出。自李白《清平調》後，元白之徒，新詩豔句，流於歌詠。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能絃唱之。又稱李益才名與賀並駕，一篇成，樂工賂取，協之聲律。蓋唐代優伶采取當時名人詩句入歌，固常事也。蜀王衍嘗命宮人李玉簫歌所撰宮詞，五季猶沿舊習，今亡矣夫。

《筱園詩話》卷一　大曆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溫、李以博麗勝，郊、島以幽峭勝，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變者也。

又卷二　古今大家，至曹子建始。【略】古今合計，惟陳思王、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李太白、杜工部、韓昌黎、蘇東坡可爲今古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時。【略】初唐四子及沈、宋二家，並中晚之郎士元、錢起、元微之、李庶子、鄭都官、羅江東、馬戴，及宋之秦淮海、梅聖俞、蘇子美、范石湖等，皆小家也。

又卷三　韓退之特從奇偉處，力造光怪陸離之境，欲自闢生面，力樹赤幟，實則仍係得杜一體，不過擴充恢張，略變面目耳，非能外李、杜而另創壁壘，以期凌跨也。長吉奇而篇幅局勢不寬，退之奇而堂廡意境甚闊。長吉奇偉，專工鍊句。退之奇偉，兼能造意入理。長吉求奇，時露用力之痕。退之造奇，頗有自得之致。長吉專於奇之一格，退之則奇正各半，不止一體。此退之才力大於長吉，學養深於長吉處，所以能與李、杜鼎足而立，爲古今大家也。

《竹林問答》　問：唐人新樂府何如？（答）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眞樂府也。其他如元道州之《系樂府》，元微之之《新題樂府》，香山、張、王之《新樂府》，溫飛

卿之《樂府倚曲》，皮日休之《正樂府》皆是。微之以下，雖以古詩之體爲樂府，而樂府之眞存。

《**霞外攟屑・玉樹廬芮錄斠書・唐宋文選**》　柳州初工駢體，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同時若劉賓客，才辨縱橫，間以古藻，亦柳之亞。元相滔滔清絕，開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

《**湘綺樓說詩**》**卷三**　初唐猶沿六朝，多宮觀閨情之作，未久而用以贈答送別，分題或拈一物一事爲興，篇末乃致其意。高、岑、王維諸篇，其式也。李白始爲叙情長篇，杜甫亟稱之而更擴之，然猶不入議論。韓愈入議論矣，苦無才思，不足運動，又往往湊韻，取妍釣奇，其品益卑，駸駸乎蘇、黃矣。元、白歌行，全是彈詞，微之頗能開合，樂天不如也。今有一壯夫，擊缶喧呼，口言忠孝，有一盲女，調絃曼聲，搬演傳奇：人將喜喧叫而屏絃索耶？抑姑退壯夫而進盲女也？韓、白之分亦猶此矣。張籍、王建因元、白諷諫之意而述民風。盧仝、李賀去韓之粗獷，而加恢詭。鄭嵎、陸龜蒙等爲之，而木訥纖俗。李商隱之流，又嫌晦澀，其中如叙事抒情諸篇，不免辭費，猶不及元、白自然也。李東川詩歌十數篇，實兼諸家之長而無其短，參之以高、岑、王、李之澤，運之以杜、元之意，則幾之矣。元次山又自一派亦小而雅。

又卷四　韓門諸子郊、島、仝、賀各極才思，盡詩之變，然罕能兼之。

又　寓情於文，雖理不充周，猶可諷誦。唐人好變，以《騷》爲《雅》，直指時事，多在歌行，覽之無餘，文猶足艷。韓、白不達，放弛其詞，下逮宋人，遂成俳曲。

又卷七　閻朝隱、(顏)(顧)況、盧仝、劉叉，推蕩排闔，韓愈之所羨也。二李(商隱、賀)、溫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騅》，縱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效法香山，亦雅於《新豐》、《上陽》諸篇乎。退之專尙詰詘，則近乎獻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王文簡《倚聲集序》：「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外，不概見。而梨園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秘，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略】。」

紀事

《**劇談錄・玉蕊院女僊**》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綉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二小僕，皆丱髻黃衫，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障面，而直造花所，香異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命女僕取花數枝而去，將乘馬，顧謂黃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飛鶴唳，景物煇燠，擧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眞人降》詩。嚴休復詩曰：「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眼冷未逢眞。不如一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曰：「香車漸下玉龜山，塵世何由睹蕣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稹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自得知。」劉禹錫詩曰：「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蕊瓊葩滿院春，羽林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嬴女偸乘鳳下時，洞中暫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時人稱頌之。

《**宋高僧傳・唐餘杭宜豐寺靈一**》　一跡不入族姓之門，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鴻漸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詠終日。其終篇必博之以文，約之以脩，量其根之上下而授之藥焉。

又《唐會稽雲門寺靈澈》　講貫無倦，生徒戾止如闐闐焉。故秘書郎嚴維、劉隨州長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覩面論心，皆如膠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陬。

又《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　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

理評事張河、金吾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爲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爲邑中故事。

又《唐湖州杼山皎然》 晝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

總集

大曆年間浙東聯唱集

紀事

《唐詩紀事・丘丹》　鮑防，代宗時以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呂渭大曆間爲浙西支使，大曆末貶歙州司馬，觀《十二月詩》與中元聯句，皆在江南時事也。詠江南而憶長安，其意可見矣。

《西溪叢語》卷上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嘉泰會稽志・古第宅》　嚴長史宅，大曆中，鄭槩、裴晃等聯句賦詩，與長史凡六人。長史名維，以詩著稱。其自序云：「落木秦山近，衡門鏡水通。」

又　嚴長史園林，頗名於唐，大曆中有聯句者六人。

又《嚴維傳》　大曆中與鄭槩、裴晃、徐嶷、王綱等宴其園宅，聯句賦詩，世傳《浙東唱和》。

又《拾遺》　松花壇在雲門，唐大曆中，嚴維、呂渭茶宴於此，聯句云：「幾歲松花下，今來草色平。遶壇煙樹老，入殿雨花輕。」

《蘭亭考》卷一二　《經蘭亭故池聯句》，鮑防、嚴維、劉全白、朱迪共二十五人具姓名。大曆中唱五十七人，見本不注姓名於聯句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大曆年浙東聯唱集》二卷。

《遂初堂書目》《大曆浙東聯句》。

《宋史・藝文志八》《大曆浙東酬唱集》一卷。

藝文

《會稽掇英總集》卷一四《經蘭亭故池聯句》（存目）

又《松花壇茶宴聯句》（存目）

又賈弇、□允初、呂渭、張叔政、鮑防、周頌、□成用、鄭槩、嚴維《尋法華寺西溪聯句》（存目）

又嚴維、謝良弼、裴晃、呂渭、鄭槩、□允初、庾駿、賈肅《雲門寺小溪茶宴懷院中諸公》（存目）

又□允初、呂渭、嚴維、謝良弼、賈肅、鄭槩、庾駿、裴晃《徵鏡湖故事》（存目）

又謝良弼、呂渭、鄭槩、嚴維、裴晃、□允初、蕭幼和《自雲門還泛若耶入鏡湖寄院中諸公》（存目）

又鄭槩、裴晃、嚴維、徐嶷、張著、范絳、劉全白、□仲昌、□□（闕名）《秋日宴嚴長史宅》（存目）

又嚴維、鄭槩、王綱、□仲昌、賈全、段格、劉題《嚴氏園林》（六言）（存目）

又秦瑀、鮑防、□聿、李清、杜弈、袁邕、呂渭、崔泌、□允初、鄭槩、杜倚《柏梁體狀雲門山物并序》（存目）

又張叔政、嚴維、呂渭、賈弇、周頌、鄭槩、□允初、□成用《花嚴寺松澤》（存目）

又嚴維、鮑防、鄭槩、□成用、呂渭、□允初、張叔政、賈弇、周頌《人五雲溪寄諸公聯句》（從一字至九字）（存目）

又周頌、□成用、張叔政、賈弇、□□□、嚴維、呂渭、鄭槩、□允初《登法華寺最高頂憶院中諸公》（從一字至九字）（存目）

又卷一五鮑防、李聿、杜弈、□□、□□、鄭槩、杜倚、李邕、崔泌、□□（闕名）、任遠《雲門寺濟公上方偈并序》（存目）

《全唐詩》卷七八九嚴維、鮑防、謝良輔、杜弈、李清、劉蕃、謝良弼、鄭概、陳

元初、樊珣、丘丹、呂渭、范淹、吳筠《中元日鮑端公宅遇吳天師聯句》（存目）

又嚴維、劉蕃、鮑防、謝良輔、沈仲昌、丘丹、呂渭、鄭概、陳元初、□迥《酒語聯句（各分一字）》（存目）

雜録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所錄詩文，大都由搜巖剔藪而得之，故多出名人集本之外，爲世所罕見。如大歷浙東唱和五十餘人，今錄唐詩者，或不能舉其姓氏，實賴此以獲傳。

吳興集

紀事

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眞卿自典校時，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簣，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具四分之一。及刺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曆壬子歲，眞卿叨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粤，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某，清河丞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玄、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興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甫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閬，司議丘悌，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謩，弟薦，蔿，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桓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寶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頑、顧，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靈煜，味於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流潤浦之詞，況乎茲山深邃，羣士響集，若無紀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藏事。

殷亮《顏魯公行狀》 （大曆）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公以時相未忘舊怨，乃加勤於政，而以杭州富陽丞李粤爲本州防禦副使，蘇州寓客校書郎權器、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委墾草闢田之務於粤，委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於器、昱等，而境內晏然。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韻海鏡源》，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遂遇祿山之亂，寢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爲紙筆之費，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漸、顏祭、朱弁、李甫、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餘人，筆削舊章，該搜羣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各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鏡源。綿亘數載，其功乃畢，表奏上之，有詔付所司藏之於書府。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此外餞別之文，及詞客唱和之作，又爲《吳興集》十卷。今檢校國子祭酒楊昱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以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即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顏眞卿《吳興集》十卷。

藝文

孟郊《送陸暢歸湖州因憑弔故人皎然塔陸羽墳》 淼淼霅寺前，白蘋多

清風。昔遊詩會滿，今遊詩會空。孤吟玉淒惻，遠思景蒙籠。杼山塼塔禪，竟陵廣宵翁。饒彼草木聲，髣髴聞餘聰。因君寄數句，遍爲書其叢。追吟當時說，來者實不窮。江調難再得，京塵徒滿躬。送君溪鴛鴦，彩色雙飛東。東多高靜鄉，芳宅冬亦崇。手自擷甘旨，供養歡沖融。待我遂前心，收拾使有終。不然洛岸亭，歸死爲大同。

顏真卿、劉全白、（評事，後爲膳部員外郎，守池州。）裴循（長城縣尉）、張薦、吳筠、强蒙、（處士，善醫。）范縉、王純、魏理（評事）、王修甫、顏峴（真卿兄子）、左輔元（撫州人）、劉茂（魏縣尉）、顏渾、（真卿族弟，官太子通事舍人。）楊德元、韋介、皎然（名晝）、崔弘、史仲宣、陸羽、權器（校書郎）、陸士修（嘉興縣尉）、裴幼清、柳淡、釋塵外（自號北山子）、顏顒（以下三人並真卿族姪）、顏須、顏頊、李嶠（字伯高，趙人，擢制科，歷官廬州刺史。）《登峴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存目）

顏真卿、裴幼清、楊憑、楊凝、左輔元、陸士修、權器、陸羽、皎然、耿湋、□喬、陸涓（吳人，陽翟令。）《與耿湋水亭詠風聯句》（存目）

顏真卿、楊憑、楊凝、權器、陸羽、耿湋、□喬、裴幼清、□伯成、皎然《又溪館聽蟬聯句》（存目）

顏真卿、李嶠、殷佐明（正字）、袁高、陸士修、蔣志（祕書郎）《三言擬五雜組聯句》（存目）

顏真卿、陸羽、李萼、裴修、康造、湯清河、清晝、陸士修、房夔、顏粲、顏顒、顏須、韋介、李觀、房益、柳淡、顏峴、潘述《竹山連句題潘氏書堂》（存目）

皎然《奉和顏使君真卿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外學宗碩儒，游焉從後進。恃以仁恕廣，不學門欄峻。著書裨理化，奉上表誠信。探討始河圖，紛綸歸海韻。親承大匠琢，況覩頹波振。錯簡記鉛槧，閱書移玉鎭。曷由旌不朽，盛美流歌引。

又《奉和顏使君真卿修韻海畢州中重宴》 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借賞雲歸堞，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與誰雙。

又《奉陪顏使君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 諸侯崇魯學，羔雁日成羣。外史刊新韻，中郎定古文。（魯公著書，依《切韻》，起東字，踯皆列古篆。）菁華兼百氏，縑素備三墳。國語思開物，王言欲致君。研精業已就，懽宴惜應分。獨望西山去，將身寄白雲。

中興間氣集

論述

顧陶《唐詩類選序》 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

鄭谷《讀前集二首》一 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契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

陸游《跋中興間氣集》 高適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適也。評品多妄，蓋淺丈夫耳。其書乃傳至今，天下事出於幸與不幸固多如此，可以一歎。

又 議論凡鄙，與近世宋百家詩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於詩者多，而此等議論乃傳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載多佳句，亦不可以所託非其人而廢之。

《藝圃擷餘》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于今，有慙沮矣。」若謂出于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爲拊掌大笑。

《唐音癸籤・集錄二》 唐人自選一代詩，其□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聲病爲拘，獨取風骨。高渤海歷詆《英華》、《玉臺》、《珠英》三選，幷訾璠《丹陽》之狹於收，似又耑主韻調。姚監因之，頗與高合大指，並較殷爲殊。詳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矯前選，爲之說者。然亦非其好爲異若此，詩自蕭氏選後，豔藻日富，律體因開，非耑重風骨裁甄，將何淨滌餘疵，肇成一代雅體？逮乎肄習既壹，多迺徵賤，自復華碩謝旺，閒婉代興，不得不移風骨之賞于情致，衡韻調爲去取，此《間氣》與《極玄》眡《英靈》所載，各一選法，雖體氣觔兩，大難相追，亦時運爲之，非高、姚兩氏過也。觀當日詭異寢盛，晚調將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變之中，先型仍復不失，則猶斤斤稟殷氏律令，其相矯實用相救

爾。鄭谷嘗有詩云：「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契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似非深知仲武者。然正見唐人于詩選重此兩編，故獨舉爲評搉。

《詩源辯體》卷三六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所選二十五人，詩一百三十二首，皆中唐詩也，而其人半不知名。錢、劉、皇甫，所選多非所長。且中唐雖稱「錢劉」，而錢實遜劉。郎士元、皇甫諸君，抑又次之。仲武進錢、郎、皇甫而獨抑劉，背戾滋甚。其論錢起、皇甫冉，賞其新奇。至論劉，則曰「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是豈可以論大曆乎？若朱灣詠物，最爲惡俗，乃云「灣於詠物尤工」，豈以惡俗爲新奇耶？灣如《詠籠籌》云：「獻酬君有禮，賞罰我無私。莫怪斜相向，還將正自持。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詠雙陸頭子》云：「掌中猶可重，手下莫言輕。有對惟求敵，無私直任爭。」《詠壁上酒瓢》云：「安身未得所，開口欲從誰？應物心無倦，當壚柄會持。」等句，惡俗尤甚，仲武以之入選，其賞鑒可知。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中興間氣集二卷》　仲武持論頗矜慎，其謂劉長卿十首以後，語意略同，落句尤甚，鑒別特精。而王士禎《論詩絕句》獨非之，蓋士禎詩修詞之功多於鍊意，其模山範水，往往自歸窠臼，與長卿所短頗同，殆以中其所忌，故有此護之論耶？陸游集有是書跋曰：「高適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適也。」然適自字達夫，游實誤記而誤辨。至稱其評品多妄，又稱其議論凡鄙，則尤不然。今觀所論，如杜誦之「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語本習徑，而以爲得生人始終之理；張繼之「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耕」，句太實相，而以爲事理雙切，頗不免逗漏末派。其餘則大抵精確，不識游何以詆之。至所稱錢起之「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此自詩人忠厚之遺，尤不得目以凡鄙。惟王世懋《藝圃擷餘》摘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句，謂聽、聞合掌，而仲武稱其工於發端，則切中其失，不可苛論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總集類・中興間氣集二卷》　姓名下各有品題，同殷璠之例。其論劉長卿「十首之後，語意略同，落句尤甚」，最爲精鑒。王士禎《論詩絕句》獨不然之，蓋士禎亦有此病，中所忌也。

何焯《跋中興間氣集》　此集所録詩格卑淺，殊未慭心。殆出一時傳詠，不見全集故耳。若云全昧別裁，則如古調獨推孟雲卿，爲著格律異門論及譜三篇，此中亦有深工，後之憒憒者烏足語及。

紀事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二卷》　仲武不揆菲陋，輒罄謏聞，博訪詞林，採察謠俗。起自至德元首，終於大曆暮年，述者數千，選者二十六人，詩總一百三十二首，分爲兩卷，七言附之，略叙品彙人倫，命曰《中興間氣集》。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二卷。

《郡齋讀書志・中興間氣集三卷》　右唐高仲武輯至德迄大曆中錢起以下二十六人詩，自爲序，以天寶之亂述作中廢，至德中興，風雅復振，故以名。仍品藻衆作，著之於前云。或又題孟彥深纂。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中興間氣集》二卷，唐渤海高仲武序，集至德以後，終於大曆錢起等二十六人詩一百三十二首，各有小傳，叙其大略，且拈提其警句，而議論文辭皆凡鄙。

何焯《跋中興間氣集》　康熙戊戌十月望，以事往南海淀，借宿蔣西谷寓舍。架上有鈔本唐《中興間氣集》、《極玄集》一冊，視其行款字數，似從宋雕影寫。問之，乃述古堂舊書也，因借歸。呵凍是正，遂成善本，餘兒他日，甚珍惜之。或更倩善書者重録，尤不負老子一再勘校以貽爾曹之意也。焯記。

《讀書敏求記》卷四　《中興間氣集》二卷，渤海高仲武自至德元首，終大曆暮年，採二十六人詩，總一百三十二首，命曰《中興間氣集》。每人冠以小序，鑒公衡平，果自鄶以下，非所敢隸焉。此本從宋刻摹寫，字句絕佳。即如朱灣《咏三》詩，首句「獻玉屢招疑」，三獻玉也；次云「終朝省復思」，三省三思也。頷聯「既哀黃鳥興，還復白圭詩」，三良三復也。頸聯「請益先求友，將行必擇師」，益者三友、三人行也。結云「誰知不鳴者，獨下仲舒帷」，三年不鳴、三

年不窺園也。後人不解詩義，翻疑「三」爲譌字，妄改題曰「咏玉」。凡元板至明刻本皆然。不知唐人戲拈小題，偶吟一律，便自雋永有味，非若今之人詩成而後著題也。世有玄對吾語者，始可與言詩矣。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集部》《中興間氣集》二卷，（明刻本。）崇禎己卯春中，得趙玄度鈔宋本，較增於空居閣。馮舒。嘉慶癸亥秋，得一鈔本，與馮校本大同而小異，因用墨筆手校一過，然卷中先有墨筆校者，故每於校處鈐「江夏」印章別之。所異者，李嘉祐末一首，及戴叔倫之或作七首或作二首耳。蕘翁黃丕烈記。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中興間氣集二卷》 唐高仲武編。仲武自稱渤海人，然唐人類多署郡望，未知確貫何地也。是集前有自序云：「起至德初，迄大曆末，凡二十六人，詩一百四十首。」末有元祐戊辰曾子泓跋，稱獨遺鄭當一人，逸詩八首。蓋在宋時已殘闕，故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所選詩一百三十二首」也。姓名下各有品題，拈其警句，如《河岳英靈集》例。而張衆甫、章八元、戴叔倫、孟雲卿、劉灣五人俱闕。考毛晉跋，謂得舊鈔本，所闕張、章、戴諸評俱在，獨劉灣無考。故編中於四家姓氏之下，俱註云評載卷首。今檢卷首無之，當由久而復佚耳。又案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得宋鋟本，如朱灣《詠玉》一首「玉」字作「三」，蓋每句皆藏「三」字義也。後人不解詩義，翻謂「三」爲譌字，妄改爲詠玉，自元至明，刻本皆然。此本仍襲舊譌，知毛晉所云舊鈔本，猶未足據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總集類・中興間氣集二卷》 唐高仲武編。所錄起至德初，迄大曆末，凡詩一百四十首，作者二十六人。今佚鄭當一人，詩八首。

《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七》《中興間氣集》二卷　唐高仲武輯。影寫汲古閣本。舊人臨何義門（焯）校。何跋云據述古影宋本，從人假校者也。

孫毓修《跋中興間氣集》《中興間氣集》二卷，《叢刊》以嘉興沈氏藏明本影印。明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行款與武進費氏仿宋刊本同，而字句則與毛氏汲古閣刊本無大異。子晉跋云：「家藏《間氣集》凡三本，俱逸五人評語。」（張衆文、章八元、戴叔倫、孟雲卿、劉灣。）此本亦然。知毛本即從此出矣。江安傅氏，有何義門校本，義門所據，乃述古堂影宋鈔本，然又不盡與費刻同。惟五人評語釐然具在，又多高氏自序一首，洵佳本也。既補其闕佚，復校其異同，以諗讀者。辛酉四月無錫孫毓修識。

雜錄

《宋史・藝文志八》《高仲武詩》甲集五卷，《詩》乙集五卷。

南薰集

論述

顧陶《唐詩類選序》 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

紀事

《唐才子傳・寶常》 撰韓翃至皎然詩合三百五十篇爲《南薰集》，各系以贊爲三卷，今并傳。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寶常《南薰集》三卷。

《郡齋讀書志・南薰集三卷》 右唐寶常撰。集韓翃至皎然三十人，約三百六十篇，凡三卷。其序云：「欲勒上中下，則近於褒貶，題一二三，則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宮》《外臺》爲目，人各係名係贊。」

寶氏聯珠集

論述

《詩藪雜編・遺逸中》《李氏花萼集》、《韋氏兄弟集》、《寶氏聯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門之作，後世不易得也。

紀事

《新唐書・寶羣傳》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寶氏聯珠集》五卷（寶羣、常、牟、庠、鞏）。

《讀書敏求記》卷四《寶氏聯珠集》一卷。聯珠之義，蓋取一家偕列郎署，法五星如聯珠也。詩凡一百首。常字中行，牟字貽周，羣字丹烈，（序）〔庠〕字胄卿，鞏字友封，人各一傳。刊於淳熙五年，此乃影宋本，舊鈔也。

《義門題跋・寶氏聯珠集》康熙辛卯春日，蒙汲古主人西河十丈以勘校唐人詩數種見借。此五寶《聯珠集》字蹟似馮丈補之所校，而頗嫌其略。今余購得葉丈九來所藏宋本，乃顧大有故物，詳加是正，凡改五十餘字，中行《杏山館聽子規》一篇，諸本脫去，仍爲補錄，竊比顏介《家訓》，先有缺壞，就爲補治之意，恨以病目，字失楷正爾。後生何焯附識。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寶氏聯珠集五卷》唐西江褚藏言所輯寶常、寶牟、寶羣、寶庠、寶鞏兄弟五人之詩，人爲一卷，每卷各有小序，詳其始末。【略】此集五卷，《唐志》亦著錄，而宋時傳本頗稀。故劉克莊《後村詩話》稱，惜未見《聯珠集》。此本爲毛晉汲古閣所刊。末有張昭跋，署戊戌歲，晉高祖天福三年也。又有和峴跋，及和嶋題字，署甲子歲，爲宋太祖乾德二年。峴，凝之子；嶋，峴之弟。峴跋稱「借鈔於致政大夫」，即張昭也。又有淳熙戊戌王崧跋，亦稱「世少其本，今刊諸公府」。蓋鈔寫流傳，至南宋始有蘄州雕版耳。最後爲毛晉跋，引洪邁《容齋隨筆》及計有功《唐詩紀事》，附載叔向詩九篇，又補鞏詩六篇不載於此集者。褚藏言序稱「牟、羣、庠、鞏之集，並未遑編錄」，蓋遺篇散見者也。又稱「手錄唐書列傳於後」，而此本無之，殆偶佚耶？集中附載楊憑、韓愈、韋執中、李益、武元衡、韋貫之、劉伯翁、韋渠牟、元稹、白居易、裴度、令狐楚諸詩，蓋《謝朓集》中附載王融之例。庠詩一首，常詩一首，亦附載牟集之中，不入本集。蓋古人唱和，意旨相答，不似後來之泛應。必聚而觀之，乃互見作者之意，是亦編次之不苟耳。

《文禄堂訪書記》卷五《寶氏聯珠集》不分卷，唐褚藏言編，清袁又愷鈔本，半葉九行，行十七字，藍格，板心下刊「袁氏貞節堂鈔」六字。黃氏手跋曰：「《寶氏聯珠集》宋本藏余家，此鈔即從出者，末錄毛跋，此壽階所增也。宋本《寶章集》末多《杏山館聽子規》一首，毛刻所無，想所據本脫葉中。有朱筆校勘，乃義門手筆，余所藏一舊鈔亦脫是首，可知世所行本除宋外，此爲近眞之本矣。復翁。」有袁廷檮壽階五硯樓、貞節堂圖書、仲魚圖像，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唐翰題審定，鷦安校勘祕籍各印。又清勞乘卿據何義門校許氏鈔本，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卷端眉上黃氏朱筆題曰：「宋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無目錄。」第七葉補詩一首，曰：「宋本此篇在第八葉，諸本皆脫去，當緣板壞故爾。」黃氏手跋曰：「右從宋板補闕一首，係第八葉，諸本皆脫去，宋本每葉十八行，行十七字，羽谷齋頭有此鈔本，屬爲補錄，復翁記。時嘉慶庚午中秋後七月。」

《藝風藏書續記・詩文第八・總集類》《寶氏聯珠集》一冊，宋刊本，唐褚藏言編，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七字，高六寸七分，廣三寸八分，白口單邊。

《藏園群書經眼録・集部七・總集二》《寶氏聯珠集》五卷，唐寶常等

撰。宋淳熙五年王崧刊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闌。末有淳熙五年四月旦日朝散大夫權知蘄州軍州事北海王崧跋，稱刊諸公府，因知爲湖北蘄州刊本。

又 《寶氏聯珠集》五卷，唐寶常等撰。清袁廷檮家傳鈔宋刊本，九行十七字，版心有「袁氏貞節堂鈔本」七字。有黃丕烈跋，錄後【略】鈐印有：「五硯樓」、「宋本」、「袁廷檮印」、「壽階」、「貞節堂閣書印」、「仲魚圖象」（下繪小象）、「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唐翰題審定記」諸印。書衣有唐翰題題記，錄後：「寶常集末有《杏山館聽子規》一首，此陳徵君持贈拜經之本，影宋鈔，何義門先生校，後有黃蕘翁跋，曾藏袁壽階五硯廔，又歸陳簡莊，均有印。」按：義門卒于雍正年間，袁氏爲乾隆末年，時代不相應。義門校本在余家，校于汲古初刻本上，此校筆當爲過錄，想唐氏屬筆偶誤耳。藏園附記。

《**中國善本書提要・總集類**》《寶氏聯珠集》，不分卷，一冊，明鈔本。【略】此本亦脫《杏山館聽子規》詩，與汲古閣本同。然文字則多有汲古閣本已誤，而此本不誤者，則以此本較汲本早故也。

雜録

和峴《寶氏聯珠集跋》 夜吟《寶集》，追思夷門題處已三稔矣，悽然感興書之：往歲記時梁苑後，今宵吟處洛城秋。浮生瞥電人何在，懷舊傷心淚迸流。三徑竹風隣笛怨，一庭霜月井桐愁。妻兒未會余惆悵，只怪鐙前不舉頭。自鞏而下，皆大夫所題，慕而錄之。

又 甲子歲春初，中儀李公借此書抄寫得。無何，祕監李公借去，已失墜，不復相還。余嘗讀此集，寤寐思之。至夏末，忽投書於致政大夫，果蒙見借。所恨自少閒暇，令札吏抄錄，故多謬誤，躬親勘校，頗亦改正。因得吟味，喜不自勝。刑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和記。時乾德二年六月廿五日雨霽。

張昭《寶氏聯珠集跋》 鞏《囁嚅》詩一何神妙，恨此少不見，其集《聯珠》之最也。戊戌歲中元前一日夷門旅舍書，張昭。

王崧《寶氏聯珠集跋》 余家所藏和峴所校《五寶詩》，世少其本。和所跋甲子歲，即乾德二年也。祕監尹公者，尹拙也。致政大夫者，吏部尚書致仕張昭也。昭字潛夫，題鞏詩後，一篇稱潛夫者，即昭也。刑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和者，峴也。後有題崐讀過者，峴季弟也。惟中儀李公當時爲禮部侍郎，而李姓者，偶忘其爲何人，遠方無書可考，姑俟知者。今刊諸公府，庶永其傳。淳熙五年四月旦日，朝散大夫權知蘄州軍事北海王崧書。

毛晉《寶氏聯珠集跋》 寶叔向五子，曰常，曰牟，曰鞏，曰庠，曰鞏。西江褚藏言輯其詩，各有小序，大略已見矣。【略】嘗手錄一編，併《唐書》列傳附于集後，寄友人云：向謂寶氏聯珠，今可謂寶氏合璧否。

荆潭唱和集

紀事

韓愈《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言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裴均《壽陽唱詠集》十卷。又《渚宮唱和集》二十

卷、《峴山唱詠集》八卷、《荆潭唱和集》一卷、《盛山唱和集》一卷、《荆夔唱和集》一卷。

《唐音癸籤・集錄一》　又同人唱和有【略】《荆潭唱和集》（裴均、楊憑，一卷）。

雜錄

呂温《裴氏海昏集序》　《海昏集》者，有唐文行之臣，故度支郎中專判度支事贈尚書左僕射正平郡公裴氏諱某字某，考地毓德，會友輔仁，氣志如神，英華發外之所由作也。【略】藩屏三朝，出入二揆，述先職而掌邦賦，修祖德而踐台衡，理荆之政，篆在樂石，定蜀之武，藏在冊府，漢南之化，方洽於人謠，加以優游藝文，惇悅經術【略】公消息出處之道，始於海昏，遂於正集外，別次當時唱和遊覽餞勞之作凡九十六篇，勒爲《海昏集》上下卷。

《詩藪外編・唐上》　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遠。姑記其目於左：【略】裴均《壽陽倡和集》一卷，《渚宮倡和集》二十卷，《峴山倡和集》八卷，《荆潭倡和集》一卷，《荆夔倡和集》一卷，《盛山倡和集》一卷【略】右據諸家書目備錄，《宋藝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種。今惟《松陵》行世，餘悉不存。

盛山唱和集

紀事

權德輿《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　古者采詩成聲，以觀風俗，士君子以文會友，緣情放言，言必類而思無邪，悼《谷風》而嘉《伐木》，同其聲氣，則有唱和，樂在名教，而相博約，此北海唐君文編《盛山集》之所由作也。初文編以英華籍甚，輝動朝右，書法草奏，爲明庭羽儀，談者謂翰飛密侍，潤色告命，如取諸懷之易也。八年夏，佩盛山印綬，朱兩轓而西，天子雅知其文采，慰勉甚厚，且曰：「第如新涖，分我憂歎。」於是惠而保之，四封熙熙，比歲連課，爲百城表率。十九年冬，既受代轉遷於夔，上方以愷悌紓息之爲大，人文華國之爲細。或者蘊而決之，使目不暇瞬，庸詎知嚮時歲月，不來之推轂邪？理盛山十二年，其屬詩多矣，非交修繼和，不在此編。至於營合道志，詠言比事，有久敬之義焉。睽攜寤歎，惆悵感發，有離羣之思焉。班春悲秋，行部遲客，有記事之敏焉。煙雲草木，比興形似，有寓物之麗焉。方言善謔，離合變化，引而伸之，以極其致。昔魏文帝稱劉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一時。《抱朴子》云：「讀二陸之文，恐其卷盡。」今覽盛山之作，有似之。凡漢庭公卿、左右曹、方國二千石、軍司馬、部從事，暨巖棲處士、令弟才子，稽合屬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盍簪則七子偕賦，發函亦千里善應，尊賢下士，備見於斯，葳蕤照燭，雖南金青玉之不若也。噫，文編所友善者，僕多善之。周星之間，物故殆半，梁寬中、楊懋功，尤爲莫逆。交友零落，如何可言。況其雅音已矣，多歎三復，感念涕洟，集於筆端。是集也，編於德輿，嘗有木桃、瓊瑤之往復，辱求序引，所不敢讓者。俟夫子徵還，道舊之日，破涕爲笑於斯文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盛山唱和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盛山唱和集》一卷。

雜錄

《詩藪外編・唐上》　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傳遠。姑記其目於左：【略】《盛山唱和集》一卷，【略】右據諸家書目備錄。宋《藝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種。今惟《松陵》行世，餘悉不存。

盛山十二詩聯卷

紀事

韓愈《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甄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蜀中廣記·宦游記三》 有《盛山詩集》，名流屬和，韓退之序之。

《韓昌黎全集·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諸家注 或作《盛山唱和詩序》。

【略】（韋處厚）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嵒》，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塌》，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

著録

《唐音癸籤·集録一》 同人倡和有**【略】**《盛山唱和集》。（韋處厚與元稹等十人詩，十二題，一卷。）

御覽詩

論述

《瀛奎律髓》卷三〇鄭鏦《入塞曲》方回評 《唐御覽詩》鄭鏦四首皆豔麗。令狐楚所選，大率取此體，不主平淡，而主豐碩云。

毛晉《跋御覽詩》 唐至元和間，風會幾更，章武帝命采新詩備覽，學士彙次名流。選進研豔短章三百有奇，至今缺軼頗多，已無稽考。間有頓易原題，新綴舊幅者，無過集柔翰以對宸嚴，此令狐氏引嫌避諱之微旨也。寧曰改竄以立異，覽斯集者，當自得之。戊辰元春日。湖南毛晉記。

《詩源辯體》卷三六 予初見《御覽詩》，以爲皆初盛唐台閣冠冕之制。及讀其詩，乃大曆以後人，不知名者居半，且其詩多纖豔語，而實非正變，僻調亦往往見之。毛晉云：章武帝命采新詩備覽，學士匯次名流，選進妍豔短章三百有奇。則斯集可知。

《唐音癸籤·集録二》 唐人選唐詩，**【略】**選中唐有**【略】**《御覽詩》，憲宗勑學士令狐楚纂進，一卷。又名《選進集》。所載代、德兩朝暨元和初諸家，凡三十人詩三百餘首，內惟李益、盧綸、楊凝居多，其詩皆妍艷短章，原題亦多以嫌諱有所改易。取資宸矚，非允藝裁。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唐御覽詩一卷》 其詩惟取近體，無一古體，即《巫山高》等之用樂府題者，亦皆律詩。蓋中唐以後，世務以聲病諧婉相

尚，其奮起而追古調者，不過韓愈等數人，楚亦限於風氣，不能自異也。本傳稱楚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舊唐書・李商隱傳》亦稱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均不稱其詩。《劉禹錫集》和楚詩，雖有「風情不似四登壇」句，而今所傳詩一卷，惟《宮中樂》五首，《從軍詞》五首，《年少行》四首，差爲可觀。氣格色澤，皆與此集相同，蓋取其性之所近。其他如《郡齋詠懷》詩之「何時狃闇闔」、《九日言懷》詩之「二九即重陽」、《立秋日悲懷》詩之「泉終閉不開」、《秋懷寄錢侍郎》詩之「燕鴻一聲叫」、《和嚴司空落帽臺宴》詩之「馬奔流電妓奔車」、《郡齋栽竹》詩之「退公閒坐對嬋娟」、《青雲干呂》詩之「瑞容驚不散」、《譏劉白賞春不及》之「下馬貪趨廣運門」，皆時作鄙句。而《贈毛仙翁》一首，尤爲拙鈍，蓋不甚避俚俗者。故此集所錄如盧綸《送道士詩》、《駙馬花燭》詩，鄭鍇《邯鄲俠少年》詩，楊凌《閣前雙槿》詩，皆頗涉俗格，亦其素習然也。然大致雍容諧雅，不失風格，上比《篋中集》則不足，下方《才調集》則有餘，亦不以一二疵累棄其全書矣。

《養一齋詩話》卷八 又按令狐楚《御覽詩集》梁鍠《美人春怨》詩：「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冒鬢，微汗欲銷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國秀集》則作《觀美人卧》題爲正。然以《觀美人卧》四字命題，太欠雅馴，而詩亦委靡不振，雖入《國秀》、《御覽》兩集，漁洋究可不選，況又選入《三昧集》中，用意果何取耶。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集部八・御覽詩一卷》 所取皆近體，間有樂府古題，其詞亦皆律詩，大抵以音節諧婉爲主。

《藏園群書題記・集部九・校唐人選唐詩八種跋》 《御覽詩》一卷。臨何義門評校本，《跋》五則錄後：「此書又在《間氣集》之下，大抵大曆以還惡詩萃於是矣。【略】」「此書所采大都意凡文弱，流淡無味，殆可當準勅惡詩耶。」【略】義門於此選深致不滿，至有「準勅惡詩」之譏，其持論未免稍苛。然以憲宗英武，留情詞翰，殆足嗣美文皇。楚廁身禁近，奉命采進，宜準風雅遺規，關於諷刺、鑑戒之作，如杜甫、鮑防、白居易、元稹、韓愈、李紳諸人，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而乃專錄此輕艷浮靡之詞，以導上於游佚，其失職甚矣。子晉乃謂其有引嫌避諱之微旨，其說未爲允協也。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唐《御覽詩》一卷，唐翰林學士令狐楚纂劉方平而下迄於梁鍠，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一名《唐新詩》，又名《選進集》，又名《元和御覽》。

《絳雲樓書目・唐詩類》 《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士令狐楚集，一名《元和御覽詩》。

《內閣書目》卷四 《御覽詩集》，唐元和學士令狐楚奉敕編集，凡三十人，共詩二百八十九首，皆近體也。宋陸游有跋。

《稽瑞樓書目》 《御覽詩》一卷。馮定遠板本，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唐御覽詩一卷》 一名《唐歌詩》，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唐令狐楚編。【略】是書乃憲宗時，奉勅編進。其結銜題翰林學士、朝議郎守中書舍人。考楚本傳，稱皇甫鎛與楚厚善，薦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詞，有所不合，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則此書之進，在元和十二年以前也。陸游《渭南文集》有是書跋曰【略】此本人數、詩數，均與游所跋相合，蓋猶古本所錄，惟韋應物等爲天寶舊人，其餘李端、司空曙等皆大歷以下人，張籍、楊巨源竝及於同時之人，去取凡例，不甚可解。

《藏園群書題記・集部九・校唐人選唐詩八種跋》 《御覽詩》一卷，臨何義門評校本。《跋》五則錄後：【略】「戊子冬日，從錢楚殷借得二馮手校本，視昔年徐氏本又詳加改正。歲月如流，遂二十年，而余於六義仍無所窺，爲可歎耳！」「戊辰春日，錢簡臣從其友徐聖階借得前輩魏叔子、馮定遠照宋刻校本，從之改定數處，其可疑者側注於旁。無勇生記。」「初余得聖階校本，稍爲改正汲古閣訛字，而毛丈斧季堅執虞山前輩皆未嘗有校定。康熙戊子，過虞山，趙安成以孫岷自錄本見贈，後題云：馮定遠空齋校本於趙清常，後從半臨堂借臨安本校一過。定遠云，臨安舊刻亦非佳本，姑兩存之。始知聖階非作僞欺人者。次日訪之錢楚殷，楚殷出馮已蒼家寫本，後有定遠觀太歲戊寅元宵重勘，是爲大曆間體。然後所疑盡釋，因詳記於卷末，庶後來得余此書

者，亦有可徵信也。十月朔日燈下，香案小吏何焯書。」《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見於陸放翁題跋，今本一與之合，知所傳猶爲古本。其舊題一名《唐歌詩》，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蓋當日令狐學士奉敕纂進之編也。宋時有陳解元書籍鋪本，今各家書目皆不載。然據義門跋云，孫岷自曾借半臨堂臨安本校過，所云臨安本者，自是陳解元書籍鋪本，是清初猶有傳者矣。義門先借得魏叔子、馮定遠校本，以校汲古本。二十年後，又從錢楚殷借得二馮手校本，復事補勘，於前校多所改正。余過錄之時，於前校用朱筆，後校則用丹筆，庶覽者可以明其先後品評之異旨。顧余覽此集在甲寅閏月，迄今已二十有五年，而於義法聲韻，懵然如昔，與義門殆有同慨耳！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總集類二》《御覽詩》一卷，唐令狐楚編。汲古閣本。前無序，後有紹興乙亥陸游記、慶元戊子老學庵跋、毛晉跋。詩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憲宗時奉敕選定。陸記云：一名《唐歌詩》，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毛晉跋云：彙次名流，選進妍艷短章三百有奇，至今缺佚頗多，已無稽攷云。

雜録

陸游《跋唐御覽詩》　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爲唐舊書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完本。《御覽》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云。

《瀛奎律髓》卷一七劉復《春雨》方回評　令狐楚爲翰林學士時，選進《唐御覽詩》，凡三十家。劉復四首，所選大抵工麗。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盧綸墓碑云「三百一十篇」，今傳者二百八十九篇云。

又卷四八盧綸《送道士》方回評　唐《御覽詩》，元和學士令狐楚選進。盧綸墓碑謂三百一十篇，公詩居十之一。今世傳本，綸三十二首與焉。陸放翁嘗跋云。

《詩源辯體》卷三六　元和中，學士令狐楚所編《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按《盧綸墓碑》「詩三百十一篇」，而此纔二百八十九首，則中有散逸矣。

三舍人集

論述

《詩藪内編・近體下・絶句》　王涯、張仲素、令狐楚三舍人合詩一卷，五言絶多可觀，在中、晚自爲一格。

《唐音癸籤・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略】三舍人（王涯、令狐楚、張仲素）。

《升菴詩話・令狐楚塞上曲》　令狐楚與王涯、張仲素同時爲中書省舍人，其詩長于絶句，號「三舍人詩」，同爲一集。

著録

《唐詩紀事・張仲素》　右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五言、七言絶句共作一集，號《三舍人集》，今盡録於此。

《唐音癸籤・集録一》《三舍人集》。（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五、七言絶句，一卷。）

《全唐詩録》卷七一　初（王）涯與張仲素、令狐楚爲舍人，同編其五、七言絶句爲《三舍人集》，其本尚存。

《絳雲樓書目・唐詩類》《元和三舍人集》。

雜録

《皕宋樓藏書志・總集類一》《元和三舍人詩集》一卷，不著編輯者姓

氏。元和三舍人詩者，蓋一時倡和之作也，其曰廣津則王相國涯，曰穀士則令狐相國楚，曰繪之則張學士仲素也。按：穀士以元和十二年守中書舍人，廣津以貞元九年正拜舍人，仲素史傳未著，獨《韋貫之傳》有云：是時段文昌、張仲素受知憲宗，將以爲學士，貫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尼之。未幾，李逢吉進而貫之貶。則仲素之爲舍人，必在貫之去位後也。又按唐制，舍人及學士俱六品，而中書舍人則出納王命，預謀文武清要兼爲焉。舍人於學士之後，殆可必耳。但韋貫之以元和十一年罷相，王涯亦以其年拜平章事，令狐楚以十二年八月罷翰林學士，左遷中書舍人，又似不相及，不可考也。或云仲素，建封子，而徐州自有子名賁，此又不可知耳。歲丙子，余從京邑言首西路息騶，道旁村塾有老書生出是書相質，予因爲道所憶如此，併停一日校之而去。

斷金集

紀事

《唐詩紀事・李逢吉》 逢吉與令狐楚有唱和詩，曰《斷金集》。裴夷直爲之序云：「二相未遇時，每有所作，必驚流輩。不數年，遂壓秉筆之士。及入官登朝，益復隆高，我不求異，他人自遠。」逢吉卒，楚有《題斷金集》詩云：「一覽《斷金集》，載悲埋玉人。牙絃千古絕，珠淚萬行新。」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斷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倡和。

《崇文總目》卷五 《斷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撰。

《郡齋讀書志・斷金集一卷》 右唐李逢吉、令狐楚自未第至貴顯所唱和詩也。後逢吉卒，楚編次之，得六十餘篇。裴夷直名曰《斷金集》，爲之序。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斷金集》一卷。唐令狐楚、李逢吉自爲進士以至宦達所與唱酬之詩。開成初，裴夷直爲之序。案：晁公武《讀書志》作令狐楚、韓琪、李逢吉所與酬唱詩什，而唐志亦止載楚與逢吉，不著韓琪姓氏。

《宋史・藝文志八》 令狐楚《斷金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斷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酬唱。

《詩學纂聞・詩集》 詩有數人倡和因繼而彙爲一集者，【略】李逢吉、韓琪、令狐楚之《斷金集》。

藝文

令狐楚《李相薨後題斷金集》 一覽斷金集，載悲埋玉人。牙絃千古絕，珠淚萬行新。

彭陽唱和集

紀事

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引》 丞相彭陽公始由貢士，以文章爲羽翼，怒飛於冥冥。及貴爲元老，以篇咏佐琴壺，取適乎閑宴，鏘然如朱弦玉磬，故名聞於世間。鄙人少時，亦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胸中之氣，伊鬱蜿蜒，泄爲章句，以遣愁沮，淒然如燋桐孤竹，亦名聞於世間。雖窮達異趣，而音英同域，故相遇甚歡。其會面必抒懷，其離居必寄興，重酬累贈，體備今古，好事者多傳佈之。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吳門，相去迥遠而音徽如近，且有書來抵，曰：三川守白君編錄與吾子贈答，緘縹囊以遺余，白君爲詞以冠其前，號曰《劉白集》。悠悠思與所賦亦盈於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請。於是緝綴凡百有餘篇，以《彭陽唱和集》爲目，勒成兩軸。爾後繼賦，附於左方。

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劉禹錫述。

又《彭陽唱和集後引》 貞元中，予爲御史，彭陽公從事於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日矣。無何予受譴南遷，十餘年公登用至宰相。出爲衡州，方獲會面。輸寫蘊積，相視泫然。爾後或雜賦詩贈答，編成兩軸。大和五年，予領吳郡，公鎮太原，常發函寓書，必有章句，絡繹於數千里內，無曠旬時。八年，公爲吏部尚書，予牧臨汝，有詩歎七年之別，署其後云：集卷自此爲第三。未幾，予轉左馮，公登左揆，每恨近而不見，形於咏言。開成元年，公鎮南梁，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新韻繼至，率云三軸成矣。二年冬，忽寄一章，詞調淒切，似有永訣之旨，伸紙悸歎。居數日，果承訃書。嗚呼，聆風相悅者四十年，會面交歡者十九年，以詩見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之言。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彭陽唱和集》三卷。令狐楚、劉禹錫。

《宋史・藝文志八》 劉禹錫《彭陽唱和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彭陽唱和集》二卷。

《潛采堂書目四種・全唐詩未備書目》 《彭陽唱和集》，劉禹錫、令狐楚。

汝洛集

劉禹錫《汝洛集引》 大和八年，予自姑蘇轉臨汝，樂天罷三川守，復以賓客分司東都。未幾有詔領馮翊，辭不拜職，授太子少傅，分務以遂其高。予代居左馮，明年予罷郡，以賓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歡，因而編之，命爲《汝洛集》。

《唐詩紀事・劉禹錫》 禹錫【略】與裴度唱和，號《汝洛集》。

《新唐書・藝文志四》 《汝洛集》一卷。（裴度、劉禹錫唱和。）

《宋史・藝文志八》 劉禹錫《汝洛唱和集》三卷。

《唐音癸籤・集録一》 《汝洛集》。（劉禹錫、白居易倡和，一卷。）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 按裴、白在洛，與劉夢得多倡和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事也。是時文宗太和七年癸丑，白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裴爲東都留守，開成六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于洛，合宴舟中。

吳蜀集

劉禹錫《吳蜀集引》 長慶四年，余爲歷陽守，今丞相趙郡李公時鎮南徐州，每賦詩，飛函相示，且命同作。爾後出處乖遠，亦如鄰對。凡酬唱始於江南，而終於劍外，故以吳蜀爲目云。

《唐詩紀事・劉禹錫》 禹錫【略】與李德裕唱和，號《吳蜀集》。

《新唐書・藝文志四》 《吳蜀集》一卷劉禹錫、李德裕唱和。

《宋史・藝文志八》 劉禹錫《吳蜀集》一卷。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東坡一》引《蔡寬夫詩話》 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夫，故世言與李文饒不相能。文饒藏其文集不肯看，以爲看則必好之，文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天惟首載《和文饒薛童屬栗歌》一篇，後遂不復有，亦可見情也。

《詩學纂聞・詩集》 詩有數人倡和因繼而彙爲一集者，白香山與元稹、劉夢得有《還往集》、《因繼集》；元、劉又與李文饒有《吳越唱和集》。

三州唱和集

《唐詩紀事・崔玄亮》 玄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貞元初同年生也，玄

亮名最後，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笑蓬萊最後仙。」後白刺杭州，元爲浙東廉使刺越，而崔刺湖州，白以詩戲之曰：「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天。吳興卑小君應屈，爲是蓬萊最後仙。」三郡有唱和詩，謂之《三州唱和集》。

《新唐書・藝文志四》《三州唱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

《崇文總目・總集類下》　元白《三州唱和詩》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撰。

極玄集

論　述

韋莊《又玄集序》　昔姚合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

賈休《覽姚合極玄集》　至覽如日月，今時即古時。髮如邊草白，誰念射聲□。好鳥挨花落，清風出院遲。知音郭有道，始爲一吟之。

《西溪叢語》卷上　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王廷陳《楚三子詩評序》　至唐以詩投科主司，進退之格，不得不求於文字。故議論日繁，殷璠、姚合之徒，乃攘臂伸喙於是矣。宋詩不逮唐風遠甚，而評品益富。大抵遺忽命脈、洗索瘢痕，宜其綴緝愈勞、神情愈喪，益見其不逮也。

《環溪詩話》　大家數如李、杜、歐、蘇、陳、黃、簡齋、放翁、誠齋，卻是用事也如空說，非初學所敢仰望。作詩且以《二妙集》、《極玄集》、《衆妙集》熟看，亦差可見矣。

蔣易《極玄集序》　唐詩數千百家，浩如淵海，姚合以唐人選唐詩，其識鑒精矣。然所選僅若此，何也？蓋當是時以詩鳴者，人有其集，製作雖多，鮮克全美。譬之握珠懷璧，豈得悉無瑕纇者哉？武功去取之法嚴，故其選精。選之精，故所取僅若此。宋初詩人猶宗唐，自蘇、黃一出，唐法幾壞。介甫選唐百家，亦惟據宋次道所有本耳。《又玄》《粹》《苑》，世已稀睹，況其他乎！易嘗采唐人詩幾千家，萬有餘首，視此有愧。蓋閔作者之苦心，悼後世之無聞，故凡一聯一句，可傳誦者，悉錄不遺，亦不以人廢。固知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知我辠我，一不敢計。業欲並錄諸梓，而力有未逮，姑先此集與言詩者共之。時重紀至元之五年三月既望，建陽蔣易題。

《詩源辯體》卷三六　姚合《極玄集》所選二十一人，共詩一百首，中計五言古仄韻二首，五言排律三首，五言絕八首，七言絕三首，餘皆五言律也。其去取之意，漫不可曉。盛唐止王維三首、祖詠五首，其他皆大歷以後詩耳。且排律三首而有李端「朱戶敞高扉」，七言絕三首而有朱放「知君住處足風煙」，則尤不可曉云。自題云：「此詩家射雕手也，合於衆集中更選其極玄者，庶免後來之非。」其自信乃爾。然以較《搜玉》、《國秀》、《英靈》、《間氣》、《御覽》、《才調》等集，風調猶有可觀者。蓋挺章、殷璠、仲武、令狐楚、韋穀本非詩人，合雖淺僻，實亦詩人之列也。

《養一齋詩話》卷八　唐詩極含古意者，當以曲江《感遇》、青蓮《古風》爲第一，必欲以「極玄」、「又玄」、「三昧」題集者，當選此等詩。姚合、韋莊、漁洋皆名流也，而竟汶汶於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姚少監詩集十卷》　（姚）合選《極玄集》，去取至爲精審，自稱所錄爲「詩家射雕手」，論者以爲不誣。

又《總集類一・極玄集二卷》　（姚）合爲詩刻意苦吟，工於點綴小景，搜求新意，而刻畫太甚，流於纖仄者，亦復不少，宋末江湖詩派皆從是導源者也。然選錄是集，乃特有鑒裁。所取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之詩，凡一百首，今存者凡九十九，自稱爲「詩家射雕手」，亦非虛語。計敏夫《唐詩紀事》，凡載集中所錄之詩，皆註曰：「右姚合取爲《極玄集》。」蓋宋人甚重其書矣。二十一人之中，惟僧靈一、法振、皎然、清江四人不著始末，祖詠不著其字，暢當字下作一方空，蓋原本有而傳寫佚闕，其餘則凡字及爵里與登科之年，一一詳載。觀劉長卿名下註曰：「宣城人。」與《唐書》稱「河間人」者不同。又皇甫曾註「天寶十二載進士」，皇甫冉註「天寶十五載進士」，以登科先後爲次，置曾於冉之前，與諸書稱兄弟同登進士者亦不同。知爲合之原註，非後人鈔撮諸書所增入。總集之兼具小傳，實自此始，亦足以資考證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總集類》　（姚）合詩頗刻畫細碎，而所錄乃多高作，自命爲「詩家射雕手」，殆非溢量。計有功《唐詩紀事》，凡此集所錄，必註

「右姚合取爲《極玄集》字，則宋人甚重其書矣。

何焯《跋極玄集》 此書所採不越大曆以還詩格，然比之《間氣集》，頗多名句，若刊其凡近，風味正似賈長江也。

又 戊辰春日，閱姚秘監詩集，乃知其生平作詩體源全出於此，雖所詣不爲高深，要不似今人入門便錯雜不倫也。

紀事

《唐詩紀事・姚合》 合有《極玄集》，取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曰：「此詩中射雕手也。」

《唐才子傳・姚合》 所爲詩十卷，及選王維、祖詠等一十八人詩爲《極玄集》一卷，序稱維等皆「詩家射雕手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姚合《極玄集》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極玄集》一卷，唐姚合集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詩一百首，曰：「此詩家射雕手也。」

毛晉《跋極玄集》 按武功自題云：「此皆詩家雕射手也，凡廿一人，共百首。」今已缺其一，吉光片羽，良可惜也。向傳姜白石點本最善，竟不行於世。即留署中近刻，祇掛空名于簡端。雖然，劉須溪點次鴻文典冊，奚止什伯，悉爲坊間冒濫，溷人耳目。贋刻之行，日以長僞，何如原本之藏，適以存眞也。戊辰花朝，湖南毛晉記。

何焯《跋極玄集》 元版建陽蔣氏師文所開雕《極玄集》，其首列序、詩人氏名，次武功自題，次姜白石題識，最後則師文所題。此書雖不爲大佳，然毛氏多藏書，猶云不見白石點本，則世人稀覩可知。因以墨筆對臨斯本，留之篋中。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總集類》 《唐詩極玄》二卷（秦氏酉巖手抄本，張超然藏書）。唐諫議大夫姚合纂，宋白石先生姜夔點。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極玄集二卷》 唐姚合編。合有詩集，已著録。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總集類》 《極玄集》二卷，唐姚合編。凡一百首，作者二十一人，今佚其一首。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總集類二》 《極玄集》二卷，唐姚合編。汲古閣本。前有至元五年建陽蔣易序，後有毛晉跋。武功自題云：「此皆詩家射雕手也。」凡二十一人，共百首，今缺其一。姜白石點本最善，不行於世。

瑤池新詠

《新唐書・藝文志四》 蔡省風《瑤池新詠》二卷（集婦人詩）。

《崇文總目・總集類下》 《瑤池新詠》二卷，蔡省風編。

《宋史・藝文志八》 蔡省風《瑤池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瑤池新集一卷》 右唐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季蘭、程長文二十三人詩什一百十五首，各爲小序，於其前。且總爲序，其略云：「世叔之婦，修史屬文，皇甫之妻，抱忠善隸。蘇氏雅於回文，蘭英擅於宮掖，晉紀道韞之辯，漢尚文姬之辭，況今文明之盛乎。」

《詩藪外編・唐上》 唐《詠題》二卷，是省試詩。《觀光集》三卷，是先輩行卷。又《瑤池新詠》三卷，俱唐婦人詩。

體類

錢劉

論述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叙目・名家》　乾元以後，劉錢接跡，韋柳光前，人各鳴其所長。【略】劉隨州之閑曠，錢考功之清贍【略】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萃于時以鍾乎人矣。

又《七言古詩叙目・接武》　中唐來，作者亦少，可以繼述前諸家者，獨劉長卿、錢起較多，聲調亦近似。

又《五言排律叙目・接武》　中唐來作者亦多，而錢、劉二子尤盛。

又《七言律詩叙目・羽翼》　天寶以還，錢起、劉長卿竝鳴於時，與前諸家實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賦咏之多，自得之妙，或有過焉。

《四溟詩話》卷四　七言近體，起自初唐應制，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虛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略】中唐詩虛字愈多，則異乎少陵氣象。劉文房七言律，《品彙》所取二十一首，中有虛字者半之。如「暮雨不知湞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之類。錢仲文七言律，《品彙》所取十九首，上四字虛者亦強半。如「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鴛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之類。凡多用虛字便是講，講則宋調之根，豈獨始於元白。

《藝苑卮言》卷四　錢、劉並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沉；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峰」，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錢、劉諸子排律，雖時見天趣，然或句格偏枯，或音調孱弱，初唐鴻麗氣象，無復存者。

又　錢製作富而章法多乖，劉篇什鉅而句律時舛，盛之降而中也，二子實首倡之。

又《近體中・七言》　詩至錢、劉，遂露中唐面目。錢才遠不及劉，然其詩尚有盛唐遺響，劉即自成中唐與盛唐分道矣。劉如「建牙吹角」一篇，即盛唐難之，然自是中唐詩。

又《近體下・絶句》　五言絶【略】錢、劉以下，句漸工，語漸切，格漸下，氣漸悲，便當著眼，不得草草。

又　中唐錢、劉雖有風味，氣骨頓衰，不如所爲近體。

《詩源辯體》卷二〇　錢劉五言古，平韻者多忌「上尾」，仄韻者多忌「鶴膝」。劉句多偶儷，故平韻亦間雜律體，然才實勝錢。七言古，劉似冲淡而格實卑，調又不純。（凡歌行如用古調，自不必拘；若用俳調，則轉韻宜平仄相間，庶爲可歌。今劉實用俳調，而轉韻平仄叠用，故爲不純。初唐亦然。）錢格若稍勝而才不及，故短篇多鬱而不暢，蓋欲鋪叙而不能耳。

又　五言古，劉如「蕭蕭清秋暮，嫋嫋涼風發。湖色淡不流，沙鷗遠還滅」，「頃爲衡湘客，頗見湖山趣。湖氣和楚雲，夕陽映江樹」，「峰峰帶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夕陽留古木，水鳥拂寒浪。月下扣船聲，烟中采菱唱」；錢如「新晴村落外，處處烟景異。片水明斷崖，餘霞入古寺」，「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返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殘雲虹未落，返景霞初吐。時鳥鳴村墟，新泉遶林圃」，「更憐垂綸叟，靜若沙上鷺。一論白雲心，千里滄洲趣」。七言古，劉如「江潭歲盡愁不盡，鴻雁春歸身未歸」，「窮巷無人鳥雀閒，空庭新雨莓苔綠」，「關路迢迢匹馬歸，垂楊寂寂數鶯飛」，「故人不在明月在，誰見孤舟來去時」；錢如「灞上春風留別袂，關東新月宿誰家」，「十年失路誰知己，千里思親獨遠歸」，「關東新月對離罇，江上殘花待歸客」，「白玉窗中聞落葉，應憐寒女獨無衣」等句，較之高岑，則氣象風格頓衰矣。（錢七言格稍勝者不述，論其常也。）

又　初唐七言古，句皆入律，此承六朝餘弊。錢劉七言古亦多入律，此是風氣漸漸也。聲韻雖同而風格大異耳。

又　五七言律，絶，以全集觀，錢去劉益遠。然錢五言律，如「欲知儒道貴」、「邊事多勞役」、「絳節引雕戈」三篇，氣格在初、盛唐之間，「勝景不易遇」

一篇，以古入律，氣格亦近高岑，惜結語皆弱；劉止「番禺萬里路」一篇爲近初、盛耳。元瑞亦嘗言之。王元美云：「錢劉並稱，錢似不及劉。」得之。又云：「錢意揚，劉意沉。錢調輕，劉調重。」則全不相類。

又　五言律，劉如「逢君穆陵路」，錢如「事邊仍戀主」二篇，較前四作雄麗稍遜，而完美勝之，足繼開、寶餘響。劉「荒村帶晚照」、「一路經行處」二篇雖工，實中唐也。

又　五言排律，有雙韻，無單韻。中唐劉長卿止有五韻一篇，而他皆嚴整。錢起而下，復多有單韻者矣。

又　七言律，劉如「建牙吹角」、「征西諸將」、「十年多難」、「若爲天畔」等篇，在中唐聲氣爲雄，其他氣雖有降，無不稱工。錢「未央月曉」、「紫微晴雪」、「二月黃鶯」三篇，氣亦不薄，其他自「日暖風恬」而外，完善者實少。劉「建牙吹角」爲中唐七言律第一，元美極稱之，而于鱗不錄，實所未曉。錢「自笑鄙夫」一篇，則已近開成矣。

又　謝茂秦云：七言律，初唐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虛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略】中唐錢、劉，虛字半之，格調漸下。予謂：初唐七言律，非無虛字，但用之皆得其力，中唐用之，不免敷演單弱耳。詳而論之，錢用虛字爲多，劉間有之，試觀錢「湖南遠去」一篇，則易曉也。

又　五七言律，劉體盡流暢，語半清空，而句意多相類。錢去劉雖遠，而入錄者覺別有風韻。劉五言如「更落淮南葉，難爲江上心」，「孤雲飛不定，落葉去無蹤」，「遠磬秋山裏，清猿古木中」，「東西湖渺渺，離別雨蕭蕭」，「勸耕滄海畔，聽訟白雲中」，「禪客知何在，春山到處同」，「新年芳草遍，終日白雲深」，「乞食山家少，尋鐘野寺遙」；七言如「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在夜烏啼」，「孤城盡日空花落，三戶無人自鳥啼」，「天香月色同僧室，葉落猿啼傍客舟」，「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深花寂寂宮城閉，細草青青御路閒」，「身隨敝履經殘雪，手綻寒衣入舊山」，「定攀巖下叢生桂，欲買雲中若箇峰」等句，皆清空流暢者也。錢五言如「回雲隨去雁，寒露滴鳴蛩」，「片月臨階早，晴河度雁高」，「陰階明片雪，寒竹響空廊」，「行道白雲近，然燈翠壁深」，「薄田供歲酒，喬木待新禽」，「鷄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七言如「雪霽山門迎瑞日，霜開水殿候飛龍」，「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雪晴早朝》），「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等句，皆別有風韻者也。

又　或問：沈宋五七言律，化機尚淺，而以爲正宗；錢劉諸子，化機自在，而以爲正變，何也？曰：唐人之詩，以氣象風格爲本，根本不厚，則枝葉雖榮而弗王耳。斯足以知大曆矣。

又　盛唐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古入律，雖是變風，然氣象風格自勝。錢劉諸子五七言，調雖合律，而氣象風格實衰，此所以爲不及也。

又　中唐五七言絕，錢劉而下皆與律詩相類，化機自在，而氣象風格亦衰矣。亦正變也。（五言上承太白、摩詰諸子，下流至許渾、李商隱。七言上承太白、少伯諸子，下流至許渾、杜牧、李商隱、溫庭筠。）

又卷二一　中唐錢起，較劉長卿已自逕庭。【略】高仲武進錢郎、皇甫而獨抑長卿，大是曲筆。

又卷三二　才大者每欲任情，才小者輒能自厲。高不如岑，錢不如劉，誰不知之？而高、錢五言律數篇，氣格實勝岑、劉。

《唐音癸籤・評彙六》　唐大曆後，五七言律尚可接翅開元，惟排律大不競。錢劉以降，氣味總薄。

《唐詩歸・盛唐三・王維》譚元春評　杜妙于李，王妙于孟，劉妙于錢，白妙于元。勿以齊名，遂忘責實也。

又《盛唐七・高適》鍾惺評　唐人如沈宋、王孟、李杜、錢劉之類，雖兩人幷稱，皆有不能強同處，惟高岑心手如出一人。

又《中唐一・錢起》鍾惺評　錢詩精出處，雖盛唐妙手不能過之，亦有秀於文房者。泛覽全集，冗易難讀處實多，以此知詩之貴選也。劉全集卻皆可觀。

又《中唐一》錢起《早渡伊川見舊作》鍾惺評　清和厚遠。不讀此，不知錢、劉詩中，尚有儲、王一派。

《詩筏》　同時齊名者，往往同調。如沈、宋，高、岑，王、孟，錢、劉，元、白，溫、李之類，不獨習尚切劘使然，而氣運所致，亦有不期同而同者。

《圍爐詩話》卷二　錢起《和成少府》，應酬詩也，第三聯與上下文何涉？《送征雁》詩，與子美「吹笛關山」篇同體。劉長卿五律勝于錢起，《穆陵關》、《吳公臺》、《漂母墓》皆言外有遠神。《餘干旅舍》前六句叙盡寂寥之景，結以情收之，亦「吹笛關山」之體。

又　錢起亦天寶人，而《湘靈鼓瑟》詩，雖甚佳而氣象蕭瑟；《過王舍人

宅》詩，濃淡得宜。劉長卿《登干越亭》詩，前段尚寬和，至「得罪二三聯，忽出哀苦之詞，遂覺通篇盡是哀苦。唐人詩法如是，若通篇哀苦，失操縱法。

《漫堂説詩》《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錢起《和萬年成少府寓直》　錢、劉以下，專工造句。

《貞一齋詩説・詩談雜錄》　大曆名手，錢不如劉。

《唐音審體・律詩七言四韻論》　錢、劉諸公，以韻致自標，多作偏枯，格中二聯，或二句直下，或四句直下，漸失莊重之體。

《劍溪説詩又編》　王、孟，金石之音也；錢、劉，絲竹之音也；韋如古雅琴，其音澹泊；高、岑，則革木之音。兼之者其唯李、杜乎？

《詩學源流考》　大曆而後，風格漸降，【略】其揚王、孟之餘波者，劉長卿猶不失雅正，而錢起次之。

又　律詩之稱正音者，王、孟二家爲宗，而高、岑、錢、劉諸人爲輔。

《石洲詩話》卷二　隨州七律，漸入坦迤矣。坦迤則一往易盡，此所以啓中、晚之濫觴也。隨州只有五古可接武開、寶諸公耳。錢仲文七律，平雅不及隨州，而撑架處轉過之。

又　盛唐之後，中唐之初，一時雄俊，無過錢、劉。然五言秀絕，固足接武；至於七言歌行，則獨立萬古，已被杜公占盡，仲文、文房皆浥右丞餘波耳。然卻亦漸於轉調伸縮處，微微小變。誠以熟到極處，不得不變，雖才力各有不同，而源委未嘗不從此導也。

又　咸通十哲，概乏風骨。【略】大約讀唐詩到此時，披沙揀金，甚爲不易。即追想錢、劉諸公，已爲高曾規矩，又毋論開、寶也。

《峴傭説詩》　大曆劉、錢古詩亦近摩詰，然清氣中時露工秀，澹字、遠字、微字皆不能到，此所以日趨於薄也。

雜錄

《國雅品・士品一》　楊廉訪孟載，才長逸蕩，興多雋永，且格高韻勝，渾然無迹。如《掛劍臺》、《江村》、《郊居》、《岳陽樓》、《過豐城》、《無題》諸作，全篇幽暢，方之錢、劉或未逮，元、白斯有餘。

《四溟詩話》卷四　雪夜過恕菴主人，諸子列坐，因評錢、劉七言近體兩聯多用虛字，聲口雖好，而格調漸下，此文隨世變故爾。敏軒子曰：「予觀錢仲文《送李評事赴潭州》一首，瘦而不健，虛病使然。子但言脈理入微，盍與之良藥，以復元氣？使予輩得窺樞機，以躋少陵階也。」予遂約爲五言云：「自適宦遊情，湖南有杜蘅。簡書催物役，心賞緩王程。山寺披雲入，江帆帶月行。應懷幕下策，談笑靜蒼生。」遜軒子曰：「子嘗言鍊句之法有二忌：如冶人當造五寸之釘，而強之七寸，雖長而細，不利於用也。如圬者築七尺之牆，五尺以磚，二尺以坯，然遭久雨，磚則無恙，而坯自頹矣。此二忌錢、劉亦有之，再一檃括以示三昧。」予亦效邯鄲之步，則不失故態爾。遂以錢詩「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去上二字，可爲五言。又以「鴛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約爲「鴛枕虛驚夢，鸞簫遠遞愁」。又以劉詩「暮雨不知湞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亦約爲「雨昏湞口處，春到穆陵西」。【略】附《送李評事》詩云：「湖南遠去有餘情，蘋葉初齊白芷生。謾説簡書催物役，遙知心賞緩王程。興過山寺先雲到，笑引江帆帶月行。幕下由來貴無事，佇聞談笑靜黎甿。」

《藝苑卮言》卷四　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中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

《原詩・内篇上》　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

《載酒園詩話又編・錢起》　古稱錢、郎，今乃訛爲錢、劉，兩家實不相類。

《載酒園詩話・李宗諤》《南朝》曰：「仙華玉壽曉沉沉，三閣齊雲複道深。平昔金鋪空廢苑，于今《玉樹》有遺音。珠簾映寢方成夢，麝壁飄香未稱心。惆悵雷塘都幾日，吟魂醉魄已相尋。」此詩組練不及錢、劉，惟末句發所未發。

《漁洋詩話》卷中　（王）說作句如：「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

《石園詩話》卷一　愚謂（高）仲武長于論錢而短于論劉也。錢詩如「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雁來」，「閑驚栖常早，秋花落更遲」，「宦名隨落葉，生事感枯魚」，亦足以「弘長名流，爲後楷式」，仲武胡未之及耶？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或謂：唐人音律，于鱗始得其傳，至阮亭尤極精細。余謂：就唐人言之，音律元非一種。大家、名家，各自爲調。【略】阮翁骨性既佳，摹擬漸熟，因於王、孟、錢、劉諸家，有宛然恰肖處。【略】惜其亦步亦趨而止也。

錢　郎

論　述

《中興間氣集・錢起》　士林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又《郎士元》　右丞以往，與錢更長，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兩君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閑雅，近於康樂。

《極玄集・郎士元》　與錢起齊名。

《韻語陽秋》卷四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閒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帙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錢起與郎士元同時齊名，人謂之錢郎。二人詩骨體弱而力量輕，然警句膾炙人口者不可泯滅。錢古詩如《病鶴篇》亦有意味。郎七言多新意，余選《絕句》，錢取五言十一首，郎取五、七言各一首。

《唐才子傳・郎士元》　與員外郎錢起齊名。時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無兩君詩文祖餞，人以爲愧。其珍重如此。二公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君稍更閑雅，逼近康樂，珠聯玉映，不覺成編，掩映時流，名不虛矣。

《石園詩話》卷一　高仲武于大曆詩人，論此則抑彼，論彼則又抑此。論錢仲文，則云：「迥然獨立，莫之與京。」于郎君胄士元，則云：「河岳英奇，人倫秀異，自家型國，遂擅大名。右丞以後，錢、郎更長。郎公稍更閑雅，近于康樂」。與「迥然獨立」之言異矣。又云：「『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可齊衡古人。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于發端，比之于今，有慚沮矣。」愚謂君胄《寄李紓》起句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亦工于發端也。

《藝概・詩概》　錢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緒，但王、孟之渾成，卻非錢、郎所及。

藝　文

盧綸《客舍苦雨即事寄錢起郎士元二員外》（存目）

錢起《獨往覆釜山寄郎士元》（存目）

又《寄郢州郎士元使君》（存目）

又《送郎四補闕東歸》（存目）

又《東皋早春寄郎四校書》（存目）

又《題郎士元半日吳村別業兼呈李長官》（存目）

又《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存目）

又《郎員外見尋不遇》（存目）

郎士元《盩厔縣鄭礪宅送錢大》（存目）

元好問《臺山雜詠十六首》　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笑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

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　中興高步屬錢郎，拈得維摩一瓣香。不解雌黃高仲武，長城何意貶文房。

雜録

《國雅品・士品一》 張司丞來儀，體裁精密，情喻幽深，頗似錢郎。

又《士品四》 李觀察于鱗【略】故有《唐選》行於世，五言乃止於劉長卿，自序謂「唐詩盡於是矣」。雖儲、韋、錢、郎并削之，其取指頗示嚴峻。

《歷代詩話・明詩・子安》 吳旦生曰：皇甫氏涍，字子安，與其弟汸，字子循；濂，字子約，皆登嘉靖間進士。其兄沖，字子浚，亦登鄉薦。王元美所云「太原兄弟，並擅青華也」。子循《寄懷子木》云：「日日江頭聞送客，每於詩卷恨錢郎。」蓋子循與子木同官陪都，亦如唐時送行詩，非錢起、郎士元不足取重也。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二・序論類》 往余在郎署，識上海葉忠節公，恂恂自下如處子，及爲歌詩，則沉鬱頓挫。【略】李君協萬自翰林出爲儀曹，孤潔自好，所與遊祗吾輩數人，尤與忠節交莫逆。嘗合撰其詩刻之，世稱「葉李」，比於唐「王孟」、「錢郎」之流。

又《衆妙門四・佳句類》 巴東縣寇萊公祠在巴山南麓，公在巴東有「野水」、「孤舟」之句爲人傳誦，然公此中詩尤多佳句，如：「印鑠殘陽後，人歸疊翠陰」，「水穿吟閣過，苔遶印牀斑」，「衆木侵山徑，寒江逼縣門」，皆錢、郎之選也。

《說詩晬語》卷下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爲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情性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錢郎劉李

《雲谿友議・四背篇》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劉君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每題詩，不言其姓，但言「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譏也。

《對牀夜語》卷二 李杜之後，五言當學劉長卿、郎士元，下此則十才子。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劉文房「東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色相清空，中唐獨步。郎君胄「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句格雄麗，天寶餘音。然劉集佳製甚多，郎二韻外，無可錄者。

《唐音癸籤・評彙三》 劉結體不如錢厚，寫韻自婉；錢選言似遜劉密，樹骨故超；郎藻變非富，具有錢之遒上；李筆勢欲酣，終乏劉之沉深。當時四子齊名，吾謂斥李令粵佗自帝，存郎附蕞蜀三都，可乎。

《詩源辯體》卷三六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所選二十五人，詩一百三十二首，皆中唐詩也，而其人半不知名。錢、劉、皇甫，所選多非所長。且中唐雖稱「錢劉」，而錢實遜劉；郎士元、皇甫諸君，抑又次之。仲武進錢、郎、皇甫，而獨抑劉，背戾滋甚。

《戴酒園詩話又編・李嘉祐》 按李詩綺麗不及君平之半，鄭谷曰「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語亦良是。

《詩學源流考》 十子之中，不無利鈍，而足與錢、劉相羽翼者，惟郎士元、李嘉祐、皇甫冉兄弟。

二皇甫

論述

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君母弟殿中侍御史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

《中興間氣集・皇甫曾》 昔孟陽之與景陽，詩德遠慙厥弟，協居上品，載處下流。今侍御之與補闕，文辭亦爾。

《**極玄集・皇甫曾**》與兄冉齊名一時。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兩皇甫詩，昔嘗略評之，補闕詩尤多，御史所作絕少，然亦多佳句。

《**戴酒園詩話又編・皇甫冉皇甫曾**》　兩皇甫殊勝二包，雖取境不遠，而神幽韻潔，有涼月疏風，殘蟬新雁之致。如補闕之「菓熟任霜封，籬疏從水度」，「山晚雲和雪，汀寒月照霜」，「裛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昔人賞鑒固自不錯。侍御之「細泉松徑裏，返景竹林西」，「隔城寒杵急，帶月早鴻還」，亦自清絕。至若「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旅中讀之，尤不能爲懷。才雖稍亞于兄，正自不墮家法。

《**石園詩話**》**卷一**　皇甫孝常(曾)，茂政之弟也。詩名與兄相上下。高仲武云：「侍御較補闕體製清潔，華不勝文。然『寒生五湖道，春及萬年枝』，五言之選也。」徐獻忠云：「景陽華淨，遂掩哲昆；平原英贍，竟難家弟。若皇甫兄弟，仕道既同，才名亦配，奈何高生猶持不足之歎。觀其律調澄泓，聲文華潔，俯視當世，殆已飄然木末矣。」愚謂孝常詩如「返照城中盡，寒砧雨外聞」，「斷猿知夜久，秋草助江長」，「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江湖十年別，衰老一樽同」，皆足以追逐乃兄。

紀事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皇甫曾集**》(皇甫曾)天寶十二載進士，兄冉後曾三載登第。

著録

《**季滄葦藏書目**》《皇甫冉皇甫曾詩》一本，抄。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二皇甫集七卷**》　唐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合集也。【略】曾集一卷，與《書録解題》合。冉集六卷，較《書録解題》多五卷。然曾集前有大曆十年獨孤及序，稱三百有五十篇，而此本僅一百三十四篇，則已佚其一百十六篇。又《酬楊侍御寺中見招》、《送薛判官之越》、《送魏中丞還河北》、《賦得越山》，皆三韻律詩，而編五言古詩中。《奉寄皇甫補闕》六言一首，乃張繼詩，冉有答詩并序可證，而亦編爲冉詩。知舊本附答詩後，重刊者分體編次，乃雜入六言詩中，遂誤爲冉詩。則竝次第亦非其舊。觀其與曾集皆以五言排律別立一體，非惟唐無此名，即宋、元亦尚無此名。其爲高棅以後不學者所竄亂審矣。前有王廷相序，後有楊愼跋，竝稱「河中劉潤之輯《二皇甫集》」。然則此集即潤之所編也。

《**皕宋樓藏書志・總集類**》《二皇甫集》八卷，舊鈔本。《皇甫冉詩集》七卷，唐補闕潤州皇甫冉茂政著。《皇甫曾詩集》一卷，唐監察御史皇甫曾孝常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集部一七**》《二皇甫集》五卷(明活字本)。明河中劉潤之輯《二皇甫集》五卷，王廷相序，楊愼跋。【略】此活字本，冉集三卷，曾集二卷，有「有竹人家」一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總集類**》《二皇甫集》七卷，明劉潤之編。凡皇甫曾詩一卷，皇甫冉詩六卷(明正德戊寅刊本)。

三包

《**唐才子傳・包融**》　工爲詩。二子何、佶，縱聲雅道，齊名當時，號「三包」。

二包

梁肅《秘書監包府君集序》　有唐故秘書監丹陽公包氏諱佶，字幼正。烈考集賢院學士大理司直贈秘書監諱融，實以文藻盛名，揚於開元中。洎公與兄起居何，又世其業，競爽於天寶之後，一動一靜，必形於文辭，由是議者稱

爲二包。孝友之美，聞於天下。擬諸孔門，則何居德行，公居政事，而偕以文爲主，不其偉歟。

《新唐書・藝文志四》《包融詩》一卷。（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齊名，世稱「二包」。）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包何集》一卷【略】何，融之子，與弟佶齊名。

《唐音癸籤・評彙三》二包藝苑連枝，何七字餘有片藻，佶五排概多完什。

包李

劉禹錫《董氏武陵集紀》 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李侍郎紓。）

又《澈上人文集紀》 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於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

《舊唐書・路恕傳》 恕私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於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評 大曆後，李紓、包佶有盛名。

盧綸《同兵部李紓侍郎刑部包佶侍郎哭皇甫侍御曾》（存目）

大曆十才子

論述

《極玄集・李端》 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唱和，號「十才子」。

《舊唐書・錢徽傳》 父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略】大曆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

《韻語陽秋》卷四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稿，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滿磵，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湋、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雁來」者，同湋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曙、湋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洲。」耿湋寄曙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淵。」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倡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爾。

《容齋隨筆・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滄浪詩話・詩體》 以時而論，則有：【略】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

又《詩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

《對牀夜語》卷二 李、杜之後，五言當學劉長卿、郎士元，下此則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李端、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也。）

《沙溪集・雜著》 大曆十才子韓翃之名獨重。

《唐才子傳・盧綸》 綸與吉中孚、韓翃、耿湋、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聯藻文林，銀黃相望，且同臭味，契分俱深，時號「大曆十才子」。唐之文體，至此一變矣。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評 錢起屢擅場，《江行》百篇，韻短意密。盧綸與李益中表，唱酬交贊，在大曆十才子中號爲翹楚。司空文明結思尤精，如「前途歡不集，往事恨空來」，令人三歎不已。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

《唐詩品彙・七言律詩叙目・接武》 中唐來，作者漸多，如韋應物、皇甫伯仲，以及乎大曆才子諸人，相與接迹而起者。篇什雖盛，而氣或不逮。

《唐音癸籤・評彙三》 大曆十才子，並工五言詩。盧郎中綸辭情捷麗，所作尤工。

又《談叢二》 大曆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縷指。錢起、司空曙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蘭叢詩話》 大曆十子一派，言律者推爲極則。然名上駟而實下乘，狀貌端嚴似且勝杜，究之枯木朽株，裝塑佛、老耳。望之儼然，即之無氣，安得如杜之千秋下猶凜凜有生氣耶。

《劍溪説詩又編》 大曆諸子詩，相似處如出一手，及細玩之，自有各家面目在。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錢仲文集十卷》 大曆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遠漸灑。風調相高，稍趨浮響。升降之關，十子實爲之職志。起與郎士元，其稱首也。然溫秀蘊藉，不失風人之旨。前輩典型，猶有存焉。

《賦話・新話三》 考唐人舉進士者，詩、賦並習，往往不能兼工。【略】大曆十子中，自錢仲文外，罕有見其賦者。可知雕蟲小技，亦自有專門名家也。

《瀛奎律髓》卷二九盧綸《長安春望》紀昀評 詩至大曆十子，渾厚之氣漸盡，惟風調勝後人耳。

《詩學源流考》 大曆而後，風格漸降，獨韋應物以古詩稱於時。【略】錢起與耿湋、盧綸、韓翃、李端、司空曙、吉中孚、苗發、崔峒、夏侯審並稱「十才子」。然十子之中，不無利鈍，而足與錢、劉相羽翼者，惟郎士元、李嘉祐、皇甫冉兄弟。

《石洲詩話》卷二 大曆十才子：盧綸、司空曙、耿湋、李端諸公一調。韓君平風致翩翩，尚覺右丞以來格韻，去人不遠。皇甫兄弟，其流亞也。郎君胄亦平雅，獨錢仲文當在十子之上。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盧綸《長安春望》 詩貴一語百媚，大曆十子是也。尤貴一語百情，少陵、摩詰是也。

《峴傭説詩》 七律至中唐而極秀，亦至中唐而漸薄。盛唐之渾厚，至中唐日散；晚唐之纖小，自中唐日開。故大曆十子七律，在盛衰關頭，氣運使然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大曆諸子兼長七言古者，推盧綸、韓翃，比之摩詰、東川，可稱具體。

又《五律凡例》 大曆諸子，實始爭工字句。然雋不傷鍊，巧不傷纖，又通體仍必雅令溫醇，耐人吟諷，不似元和以後，但得一聯稱意，便「匆匆不暇草書」，以致全無氣格也。

又《七律凡例》 十子而降，多成一副面目，未免數見不鮮。至劉、柳出，乃復見詩人本色，觀聽爲之一變。

又《五排凡例》 大曆詩人，多用此體詩爲祖餞。如錢起《送劉相公江淮催轉運》、《送王諫議東都居守》、《送鄭書記》，皇甫冉、吉中孚《送歸中丞使新羅》，韓翃《送王相公幽州巡邊》，耿湋《送蔣尚書東都留守》，盧綸《送鮑中丞赴太原》、皇甫曾《送和蕃使》，莫不聲華冠冕，詞旨安和，使節星軺，得之增重。才子之名，信不虛也。

《養一齋詩話》卷七 大曆十才子，盧綸第一，吾鄉吉侍郎中孚第二。盧詩清高，可以與劉文房匹，不愧稱首。吉嘗薦盧於朝，盧集憶吉詩甚多，兩人蓋尤相契也。

《昭昧詹言》卷一四 盛唐而後，厥有二派，演爲七家。【略】而大曆十子、白傅、東坡，皆同蒯記，不與傳燈。

又卷一八 大曆十子以文房爲最。

又 今定七律：以杜七律爲宗，而輔以文房、大曆十子，並取義山之有魂者，而去其魄多者，愼選十餘首足矣。

又卷一九 愚謂七律除杜公、輞川兩正宗外，大曆十子、劉文房及白傅亦足稱宗，尚皆不及義山。

《竹林答問》 問：詩當學杜，然苦無下手處，其道何由？（答）：學詩必以杜爲宗，固也，然各有入手處。【略】七律由隨州及大曆十子入手，而皆歸宗於杜。

《藝概・詩概》 王、孟及大曆十子詩，皆尚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變，

故猶未足籠罩一切。

《越縵堂讀書記・札記》若論絕句，則李十郎之雄渾高奇，不特冠冕十子，即太白、龍標，亦當退讓。

紀事

《舊唐書・李虞仲傳》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襞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鈎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

著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詩詞》《唐十子詩》。

藝文

盧綸《得耿湋司法書因叙長安故友零落兵部苗員外發秘書省李校書端相次傾逝潞府崔功曹峒長林司空丞曙俱謫遠方余以揺落之時對書增歎因呈河中鄭倉曹暢參軍昆季》（存目）

又《綸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湋李校書端風塵追游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沈下泉暢博士當感懷前蹤有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寄夏侯侍御審侯倉曹釗》【略】侍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掌賦若吹籟，司言如建瓴。郎中善餘慶，雅韻與琴清。鬱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員外眞貴儒，弱冠被華纓。月香飄桂實，乳溜滴瓊英。補闕思沖融，巾拂藝亦精。綵蝶戲芳圃，瑞雲凝翠屏。拾遺興難侔，逸調曠無程。九醞貯彌潔，三花寒轉馨。校書才智雄，舉世一娉婷。賭墅鬼神變，屬詞鸞鳳驚。差肩曳長裾，總轡奉和鈴。共賦瑤臺雪，同觀金谷箏。倚天方比劍，沈井忽如瓶。神昧不可問，天高莫爾聽。

又《早春遊樊川野居卻寄李端校書兼呈崔峒補闕司空曙主簿耿湋拾遺》（存目）

李端《慈恩寺懷舊并序》余去夏五月，與耿湋、司空文明、吉中孚同陪故考功王員外來遊此寺。員外，相國之子，雅有才稱。遂賦五物，俾君子射而歌之。其一曰凌霄花，公實賦焉，因次諸屋壁以識其會。今夏，又與二三子遊集于斯，流涕語舊。既而攜手入院，值凌霄更花，遺文在目，良友逝矣，傷心如何。陸機所謂同宴一室，蓋痛此也。觀者必不以秩位不侔，則契分曾厚，詞理不至，則悲哀在中。因賦首篇，故書之。

司空曙《殘鶯百囀歌同王員外耿拾遺吉中孚李端遊慈恩各賦一物》（存目）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十　雁門風調玉谿才，洗鍊還從十子來。一代詩名齊曼碩，關河鴻雁出新裁。

雜録

雜記

《詩藪外編・唐上》《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號「大曆十才子」。綸戶部郎中，起考功郎中，發都官員外，峒右補闕，湋右拾遺，審侍御史，宦俱不甚顯。獨中孚侍郎，翃知制誥差著，而端竟終杭州司馬。

《唐音癸籤・談叢一》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

錢起、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婿，豈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仲孺之爲郭氏婿，見令公夫人墓誌中。）

《**詩源辯體**》**卷二一**　有選大曆律詩者，凡涉「青山」、「白雲」、「春風」、「芳草」等字，悉皆不錄。予謂：苟不選大曆則已，苟選大曆，正不當以此論也。國朝嘉靖諸子，多用「百年」、「萬里」、「風塵」、「氣色」等字，正是其聲口相宜，若必捨此而求，則非諸子之本相矣。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二・禪林類**》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宗之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略】大抵九僧詩規橅大曆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

《**瀛奎律髓**》**卷四七僧希晝**《**晝惠崇師房**》**許印芳評**　九僧者，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也。皆宋初人。其詩專工寫景，又專工磨鍊中四句，於起、結不大留意，純是晚唐習徑，而根柢淺薄，門戶狹小，【略】曉嵐謂是「十子」餘響，亦過情之譽。惟謂少變化，切中其病。

《**人間詞話・附錄**》　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

雜考

《**唐詩紀事・李益**》　大曆十才子，《唐書》不見人數。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發、皇甫曾、耿湋、李嘉祐。又云：吉頊、夏侯審亦是。或云：錢起、盧綸、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發、郎士元、李益、耿湋、李端。

《**詩藪外編・唐上**》　計氏《紀事》云：「大曆十才子，《唐書》不見人數。」誤也。《唐書・盧綸傳》明言吉中孚、夏侯審、錢起、李端、苗發、司空曙、韓翃、耿湋、崔峒與綸爲十才子。其初人數如此，惟中孚、審製作無聞，可疑，而綸有《懷中孚、峒、發、曙、端、湋兼寄夏侯審侍御七子》詩，則中孚與審實在才子之列。而韓翃、錢起不與，恐其間章句脫落，否則別有故也。或去中孚、審與翃、峒，而益皇甫曾、李嘉祐、郎士元、李益，其人才視前雖勝，而非實錄。余嘗歷考古今，一時並稱者，多以游從習熟，倡和頻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標目。中間或品格差肩，以蹤迹離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絕，以聲氣合而不得離，難概論也。（《紀事》別條，仍載《唐書》原數，前說或引他書。）

《**詩源辯體**》**卷二一**　《唐書・盧綸傳》：「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愚按：夏侯審制作無聞，吉中孚、苗發所傳甚少，故未可概述。

《**分甘餘話**》**卷三**　唐大曆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且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而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石洲詩話**》**卷二**　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有皇甫曾而無冉，無韓翃，不知何所據也。王應麟《玉海》所記，與《唐書・盧綸傳》同是十人，有韓，無兩皇甫。然兩皇甫爾時極負重望，不知何以不入十子之列？若有曾無冉，則尤不可解矣。且升盧於錢之上，亦不知何謂。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大曆十子，所傳互異，而皆不及隨州。或以長卿爲開、寶進士，輩行略先。顧錢仲文與摩詰聯吟，皇甫茂政與獨孤至之贈答，而皆居其冠，何也？今就詩而論，且用五、七言律定之，當以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司空曙、韓翃、盧綸、李端、李益前後十子爲定，而皇甫曾、耿湋、崔峒輩爲附庸，苗發、吉中孚、夏侯審，略之可也。

《**石園詩話**》**卷一**　《雲溪友議》云：「【略】其題詩不著姓，但曰長卿，以海內自合知之。」然大曆十才子，則云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發、皇甫曾、耿湋、李嘉祐，又云吉頊、夏侯審、崔峒，又云韓翃，或云錢起、盧綸、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發、郎士元、李益、耿湋、李端，而劉長卿不在十才子之內，何耶？

《**養一齋詩話**》**卷四**　隨州開元間進士，論詩必分時代，當繫盛唐。以文房爲中唐者，誤也。沈歸愚謂在大曆十子中，尤誤。

三楊

論述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

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 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

又《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翦髮爲童，家居於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於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

又《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唯是伯仲，並爲士則，連擢首科，迭居顯職。

《大唐傳載》 楊京兆憑兄弟三人皆能文學，甚攻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新唐書・楊憑傳》 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

《唐詩紀事・楊凌》 凌字恭履，最善文章。大曆中，與兄憑、凝踵進士第，時號「三楊」。

雜録

《廣卓異記・兄弟二人狀元及第》 右按《登科記》楊憑，大曆九年狀元及第，弟〔凝〕大曆十三年亦狀元及第。

六寶

《唐才子傳・包融》 夫人之於學，苦心難；既苦心，成業難；成業者獲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間尤難。歷觀唐人父子，如三包，六寶【略】皆聯玉無瑕，清塵遠播。芝蘭繼芳，重難改於父道；騷、雅接響，庶不慊於祖風。四難之間，揮麈之際，亦可以爲美談矣。

又《寶叔向》 五子常、牟、羣、庠、鞏，俱能詩，咄咄有跨竈之譽，當時羨之。

五寶

論述

《新唐書・寶羣傳》 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韻語陽秋》卷四 唐寶常、牟、羣、庠、鞏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羣客隱毗陵，因韋夏卿屢薦，始入仕，皆詩人也。【略】兄弟中獨羣詩稍低，又不得舉進士，而位反居上。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余嘗謂，如兩皇甫、五寶，皆唐詩高手。

《唐才子傳・寶常》 常兄弟五人，聯芳比藻，詞價靄然，法度風流，相距不遠。且俱陳力王事，膺寵清流，豈懷玉迷津區區之比哉！後人集所著詩通一百首爲五卷，名《寶氏聯珠集》，謂若五星然。

《唐音癸籤・評彙三》 寶氏五昆，皆能詩，友封鞏尤長絕句，爲元、白

所稱。

《唐詩評選》卷三　五子碌碌，不足步乃父後塵。

紀事

韓愈《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公（牟）一兄三弟，常、羣、庠、鞏【略】皆有材名。

《小學紺珠》卷七　五竇：竇常（中行）、牟（貽周）、羣（丹列）、庠（胄卿）、鞏（友封）。爲《聯珠集》，義取兄弟若五星然。

藝文

竇牟《洛下閑居夜晴觀雪寄四遠諸兄弟》（存目）

竇羣《寄南遊兄弟》（存目）

又《新營別墅寄家兄》（存目）

又《歲晚喜遠兄弟至書情》（存目）

雜録

《詩藪外編·唐上》　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衆，而不能如漢、魏之烜赫。【略】世所共知二賈、二蘇、三王、五竇外，他或以爵位勳名掩之。【略】自昔兄弟齊名者衆矣，未有五人俱出仕而俱能詩者，唐竇氏是也。自昔姊妹并稱者有矣，未有五人俱入宮而俱能詩者，唐宋氏是也。而竇之父叔向，宋之父廷芬，皆以文學稱，尤異中之異也。竇四子俱登第，獨羣處士官最達，幾至宰相。宋五女俱尚宮，獨一男質最下，白首編氓。事固有不可知者。

毛晉《竇氏聯珠集跋》　竇叔向五子，曰常，曰牟，曰羣，曰庠，曰鞏。西江褚藏言輯其詩，各有小序，大略已見矣。但常、牟、庠、鞏皆登第，羣獨夷然不屑，客隱於毘陵。至如齧指置母棺中，及對德宗數語，又五人中傑出者。宜《唐書》獨著其傳，而兄弟附焉。

杜韓

論述

杜牧《讀韓杜集》　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

孫何《文箴》　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張。【略】續《典》紹《謨》，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

黄庭堅《病起荆江即事》七　文章韓杜無遺恨，草詔陸贄傾諸公。

又《與王觀復書》一　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又《答洪駒父書》三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

又《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文章骫骳而得韓退之，詩道弊而得杜子美，【略】皆千載人也。

秦觀《韓愈論》　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後山詩話》　黄魯直云：【略】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爾。

李復《與侯謨秀才書》　子美長於詩，雜文似其詩。退之好爲文，詩似其文。退之詩非詩人之詩，乃文人之詩也。

《五總志》　館中會茶，自秘書監至正字畢集。或以謂：少陵拙於爲文，退之窘於作詩，申難紛然，卒無歸宿。獨陳無己默默無語。衆乃詰之，無己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價。若以謂拙於文，窘於詩，或以謂詩文初無優劣，則皆不可。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

似做文樣做。於是議論始定，衆乃服膺。

《冷齋夜話》卷二 予嘗熟味退之詩，眞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卧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自然也。

張元幹《亦樂居士文集序》 前輩嘗云：詩句當法子美，其他述作無出退之。韓、杜門庭，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金聲玉振，正如吾夫子集大成，蓋確論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

《捫蝨新話上集・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略】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畫記》，鋪排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殆似甲乙帳，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無韻語殆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之文者，是果足以爲韓、杜病乎。

又《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

《能改齋漫録》卷七 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

《容齋四筆・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鳥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劊」、「爲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已。

《碧溪詩話》卷一〇 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傲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詼俳，不獨文舉爲然。

《艇齋詩話》 韓文、杜詩，備極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風卷茅屋歌》，渾然無斧鑿痕，又老作之尤者。

樓鑰《答杜仲高(旃)書》 杜之詩，韓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古今一人而已。

《松窗百説・文必刪》 韓文、杜詩，更少刪除，乃尤奇至。

《野客叢書・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里【略】」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略】」杜詩：「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

《履齋示兒編・老而詩工》 少陵到夔州後詩，昌黎在潮陽後詩，愈見光燄也。不然，少游何以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又《人相反》 韓退之不可謂之詩，有章韻文也。杜子美不可謂之文，無章韻詩也。

《密齋筆記》卷三 杜詩、韓筆，【略】規摹大，氣韻高古。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一篇三致意，負罪引匿於身，而無一語歸怨於上，惟韓、杜二公爲然。【略】韓、杜二公五言，有至百韻者。但韓喜押窄韻，杜喜押寬韻。以余觀之，窄韻尤難。【略】韓詩沉着痛快，可以配杜，但以氣爲之，直截者多，雋永者少。

《黃氏日鈔》卷五九 嘗聞長老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

《困學紀聞・評詩》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詩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木天禁語・家數》 韓、杜沉雄厚壯。學者不察，失於粗硬。

方孝儒《時習齋詩集序》 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

孫緒《贈馮生嘉際擢鄉試序》 杜陵、昌黎，唐之文士耳。君子病其工於詞章，陋於聞道。至杜陵之自許，一則曰皐夔，二則曰皐夔。而昌黎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與周公者，就其如舜與周公者。夫聖如皐夔舜與周公，二子乃擬之，而人不以爲僭。

何夢桂《王樵所詩序》 先輩謂杜工部以詩爲史，韓吏部以文爲詩，繇其胸中儲貯博碩，然後信筆拈出，自成宮商，非抉摘刻削，求工於筆墨言語以爲詩也。

又《羅濟川詩集序》 世之評詩者，取少陵夔州以後詩、昌黎潮州以後詩，豈非以其氣老識老，而詩隨之。

《文脉》卷一 楊慈湖曰：韓昌黎陳言務去，杜少陵語必驚人，皆巧言也。

《少室山房筆叢·丹鉛新錄三》 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雄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四溟詩話》卷四 凡作詩要情景俱工，雖名家亦不易得。聯必相配，健弱不單力，燥潤無兩色。能用此法，則不墮歧路矣。少陵狀景極妙，巨細入玄，無可指摘者。寫情失之疏漏，若「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上句眞率自然，下句爲韻所拘爾。昌黎寫情亦有佳者，若「飲中相顧色，別後獨歸情」，辭澹意濃，讀者靡不慨然。每拙於寫景，若「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下句清新有格，上句聲調齟齬，使無完篇，則血胍不周，病在一臂故爾。

錢謙益《徐司寇晝溪詩集序》 有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宣孝、章武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爲鼓吹。

《原詩·外篇下》 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略】韓愈亦然。

又 七古終篇一韻，【略】杜則十有二三，韓則十居八九。

《詩筏》 杜詩韓文，其生處即其熟處。蓋其熟境，皆從生處得力。

胡天游《風詩》三 杜韓詩在六丁收，滾滾江河不盡流。留乞何人生羽翼，可無兒子更蚍蜉。

《野鴻詩的》 退之之文，子美之詩似。

又 古文自遷、固、揚、馬至昌黎而結穴。詩自曹、謝、庾、徐至少陵而結穴。

《一瓢詩話》 轉韻最難，音節之間，有一定當轉入某韻而不可強者。若五古，漢、魏無轉韻之體，至唐漸多。而杜浣花、韓昌黎竟亦不然，究屬老手。【略】若七古，則一韻爲難，苟非筆力扛鼎，無不失之板腐。要其波瀾層疊，變幻縱橫，通篇一韻，儼若跌換，亦惟杜、韓二公能之。

《援鶉堂筆記》卷四四 韓退之學杜，音韻全不諧和，徒見其佶倔。如杜公，但於平中略作拗體，非以音節聱牙不和爲能也。

《隨園詩話》卷三 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杜詩韓文無一字沒來歷。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千古者，轉妙在沒來歷。元微之稱少陵云：「憐渠直道當時事，不着心源傍古人。」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就二人所用之典，證二人生平所讀之書，頗不爲多，班班可考，亦從不自註此句出何書，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耳。

又卷四 大概杜、韓以學力勝。

又卷五 杜、韓排奡，未便播之管弦。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善學少陵者，無如昌黎歌行，盤空硬語，妥帖恢奇，乃神似，非形似也。

又 七言古詩，【略】少陵，昌黎，空前絕後。

《蘭叢詩話》 七古音節，【略】杜遡漢、魏，韓旁取《柏梁》、《黃庭》。譬之曲子，【略】杜、韓北曲。

《劍谿說詩》卷上 退之五言大篇學杜，而峭露特甚。

《靜居緒言》 杜陵之「沉鬱頓挫」，昌黎之「妥帖排奡」，胎息於《生民》、《清廟》。

又 沈雲卿【略】《初達驩州》一篇，鑿奇出險，創杜、韓之始。

又 史遷之文，不離經傳，其妙在絕去蹊逕，隨手拈來，即爲己有，錯綜絡脈，長短生情，而成一家之文。昌黎於此悟之，另具鑪錘，自成融冶，又爲昌黎之文。【略】杜陵詩，觀其涉時事而達古風，培陳根而出新穎，自行自止，頭頭是道。杜詩韓文，可謂同一關鍵也歟。

《老生常談》 《桃花源詩》云：「雖無紀曆志，【略】旋復還幽蔽。」此種又何嘗不仗議論。「奇蹤」四句，筆力颯爽，雖健者瞠乎其後。杜、韓用筆，每每宗此。

《履園譚詩·總論》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沉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

《昭昧詹言》卷一 杜公本《小雅》、屈子之志，集古今之大成，而全渾其迹。韓公後出，原本六經，根本盛大，包孕衆多，巍然自開一世界。【略】不知杜、韓之導源經、騷，津逮漢、魏，奄有鮑、謝處，故終亦不能到杜、韓也。

又 好用虛字承遞，此宋後時文體，最易輭弱。須橫空盤硬，中間擺落斷翦多少輭弱詞意，自然高古。此惟杜、韓二公爲然。其用虛字，必用之於逆折倒找，令人莫測。

又 頓挫之說，如所云「有往必收，無垂不縮」，「將軍欲以巧服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此惟杜、韓最絕。

又　以杜、韓爲之歸，則足以盡習之論《六經》之語而無不包矣。

又　杜、韓猶是先學人，而後自成家。如杜《同谷七歌》從《胡笳十八拍》來，韓《南山》詩從《京都賦》來。

又　韓公縱橫變化，若不及杜公，而邱壑亦多，蓋是特地變，不欲似杜，非不能也。

又　漢、魏、阮公、陶公，皆出之自然天成。【略】杜、韓短篇皆然，惟五言長篇不免有傷多之病，而氣脈筆勢壯闊，亦非漢、魏人所能及。

又　唐之名家，皆從漢、魏、六代人出。杜、韓更遠溯《經》《騷》。

又卷二　杜公、韓公有白道一種，亦從此出，而語加創造，以警奇爲貴至矣。

又卷五　姚薑塢先生曰：「康樂詩頗多六代強造之句，其音響作澀，亦杜、韓所自出。」

又卷六　杜、韓常取鮑句格，是其才力能兼之。

又　詩之警妙，皆杜、韓所取則。

又卷七　每二句一斷，一換意、換筆、換勢。詩止八句，而分四層，順逆離合，夾叙夾寫，筆筆轉，反覆詠歎，令人悽斷。【略】後惟杜、韓短篇，時有此章法文法。

又卷八　又如聖人說興、觀、羣、怨，及李習之論六經之恉與詞，惟杜公、韓公詩足以當之。

又　杜公以六經、《史》、《漢》作用行之，空前後作者，古今一人而已。韓公家法亦同此，而文體爲多，氣格段落章法，較杜爲露圭角，然造語去陳言，獨立千古。

又　杜、韓之眞氣脈作用，在讀聖賢古人書，義理志氣胸襟源頭本領上。

又　杜、韓盡讀萬卷書，其志氣以稷、契、周、孔爲心，又於古人詩文變態萬方，無不融會於胸中，而以其不世出之筆力，變化出之，此豈尋常齷齪之士所能辨哉。

又　文法不過虛實順逆，離合伸縮，而以奇正用之入神，至使鬼神莫測。在詩，惟漢、魏、阮公、杜、韓有之。而韓於文神化，詩猶不及杜。

又　杜集、韓集，皆可當一部經書讀。

又卷九　讀杜、韓兩家，皆當以李習之論《六經》之語求之，乃見其全量本領作用。至其筆性選字，造語隸事，則各不同，而同於文法高古，奇恣變化，壯浪縱宕，橫跨古今。

又　《選》體造語，極其奇變，但筆勢不能壯浪縱恣，又託興隱緩，自家胸襟面目不能呈露，固由其本領淺薄，亦由篇局短，筆力懦，氣魄小，發不出來。至杜、韓，始極其揮斥，固是其胸襟高，本領高，實由讀書多，筆力強，文法高古。而文法所以高古，由其立志高，取法高，用心苦，其奧密在力去陳言而已。

又　杜公如造化元氣，韓如六經，直書白話，皆道腴元氣。

又　韓公【略】間有長語漫勢，傷多成習氣。此病杜公亦有之。

又卷一一　詩中夾以世俗情態，困苦危險之情，杜公最多，韓亦有之。【略】古今興亡成敗，盛衰感慨，悲涼抑鬱，窮通哀樂，杜公最多，韓公亦然。

又卷一二　杜公自有縱橫變化，精神震蕩之致。以韓公較之，但覺韓一句跟一句，甚平，而不能橫空起倒也。

又　（韓）公七言皆祖杜拗體。

《竹林答問》　以古文爲詩，惟昌黎能之，少陵其先路也。

《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昌黎詠物，古稱好手，仗此健筆，淋漓揮灑，固是明快。至如沈著細致，神形俱活，獨有少陵。

又卷二　少陵多馬詩，昌黎愛之，變而爲文，亦見古人善學處。

《藝概・詩概》　昌黎鍊質，少陵鍊神。昌黎無疏落處，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又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

《藻川堂譚藝・比興篇》　韓昌黎有杜之骨，而無其韻。

又《唐虞篇》　韓愈氏生六朝以後，偉志英風，與杜甫之爲詩，略相匹敵。

又《三代篇》　唐之杜、韓氏，分道絕塵，爲古文辭詩，鏗鍧若鐘鼓，震盪如波濤，淵源多出漢、魏，而氣脈上接乎商、秦。

又　說者謂唐之世儒林大衰，諸名臣負才任氣，裁割而成，如杜甫、韓愈者皆不幸而生於其世，然猶少漢、宋經師之陋習，故其所就亦稍異於俗儒。

《峴傭說詩》　退之五古，橫空硬語，安帖排奡，開張處過於少陵，而變化不及。

又　七古，盛唐以後繼少陵而霸者，唯有韓公。

又　少陵七古多用對偶，退之七古多用單行。

又 少陵七古間用比興，退之則純是賦。

又 少陵、退之【略】皆不能作五絕。

黃爵滋《與潘四農論詩偶述》七 誰將文字覷天巧，韓筆眞堪配杜詩。怪道青田誇《二鬼》，元和《雙鳥》已支離。

宋湘《論杜詩絕句》二 滿眼餘波爲綺麗，少陵家法必《風》《騷》。千秋尙有昌黎老，流出昆侖第二條。

《石遺室詩話》卷二四 杜陵古詩，往往將後面意撮在前面預說，使人不易看出線索。退之作文之善於蔽掩，即此法也。

雜録

李商隱《樊南甲集序》 樊南生【略】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

《後山詩話》 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略】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略】而學其詩，終爲樂天爾。

晁說之《送王性之序》 譬如杜詩韓筆，誰不經目，惟小杜爲能愁來讀之也。

《類說》卷二七引《外史檮杌》 張雲性多大言，常曰：吾不幸生三子，一學孫吳用兵，一學韓愈爲小文，一學杜甫吟小詩，誠家門不幸所致。

《洪駒父詩話》 世謂兄弟爲友于，謂子孫爲貽厥者，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山花皆友于」，退之詩「誰謂貽厥無基址」，雖韓、杜亦未能免俗，何也。

《潛溪詩眼·山谷論詩文優劣》 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尙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里，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又《櫻桃詩》 老杜《櫻桃》詩云：【略】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略】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

《石林詩話》卷下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略】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摩詰》引《雪浪齋日記》 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窗冏冏」，皆造微入妙。

又《韓吏部中》引《高齋詩話》 退之詩云：「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

《學林》卷九 始終之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則音去聲。【略】杜子美《安西兵》詩曰：「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韓退之《月臺》詩曰：「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此皆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詩之重用韻，音同義異者，古人用之無嫌。【略】唐韓退之《答張徹》詩用二「庭」字，《石鼓》詩用二「科」字，老杜《夔府書懷》詩用二「旋」字，即其例也。

又卷下 有論詩者曰：老杜以稷契自許，而有志於斯人者。故於《茅屋爲秋風所拔歌》其詞云：「安得廣厦數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又云：「嗚呼，眼前何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意在是也。予曰：【略】韓退之作《謝鄭羣簟》詩則曰：「側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長炎曦。」其意與子美、樂天絕不相似。然退之豈是無意於斯人者？但於援毫之際，偶輸二老一著耳。

《藏海詩話》 葉集之云：韓退之《陸渾山火》詩，浣花絕不能作。【略】碩儒巨公，各有造極處，不可比量高下。

《古今詩話·杜韓顛倒句法》 杜子美詩云：「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理。

《竹坡詩話》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略】杜少陵《北征》詩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此亦是說秋冬間籬落所見，然比退之，頗是省力。

《韻語陽秋》卷一九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

馬立錦茵」、「愼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謂楊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窗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幙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此言不知爲何人發也。

《臨漢隱居詩話》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此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歲寒堂詩話》卷下 杜子美作詩悟理，韓退之學文知道，精於此故爾。

《碧溪詩話》卷三 老杜《觀打魚》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略】「吾徒何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專爲取魚也。退之《叉魚》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亦如《蘄簟》云「但願天日常炎曦」。故後人攻之云：「豈比法曹空自私，卻願天日常炎赫。」

又卷四 古人作詩，有用經傳全句。【略】韓：「無妄之憂勿藥喜。」杜：「誰謂荼苦甘如薺。」「富貴於我如浮雲。」

又卷五 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略】。退之《招楊之罘》云：【略】。嘗戲謂：此二詩眞不須題署也。

又卷九 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詠，未嘗不在于憂國恤人，物我之際，則淡然無著。《夏日歎》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歎》曰：「念我荷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終食不可忘也。【略】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聖賢，護短憑愚要我敬」，「雪徑抵樵叟，風廊折譚僧」，眞作鬧詩也。

《二老堂詩話・韓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實欲踐之也。

《艇齋詩話》 韓退之《南山》詩，用杜詩《北征》詩體作。

又 老杜詩第一首，「李侯金閨彥」是也。作此時年十七，《壯遊》詩可考作詩次第。韓文第一篇，《薦薛公達書》是也，時年二十一。

又 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逮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盧駱之文，不啻如俳優。而王績之文於退之，猶土苴爾。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豔不及之語。子美於王楊盧駱之文，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石鼓歌》注引《筆墨閒錄》 此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即子美「潮乎潮乎奈爾何」；「快劍斫斷生蛟鼉」，即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 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

《甕牖閒評》卷四 杜子美字學不明，其作詩多用重字，而不之悟。如《寄劉峽州》詩云：「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又曰：「姹女縈新裹，丹砂乏舊秤。」不知「稱」字即古之「秤」字。其「秤」字，乃後人誤改「稱」字之偏旁耳。《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又云：「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罇。」不知「尊」字即古之「罇」字，乃後人誤增「尊」字之偏旁耳。子美作此二詩，卻不知韓退之《郾城聯句》云：「兩廂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云：「但擲雇笑金，仍祈卻老藥。」前「藥」字，蓋本《子虛賦》中「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勺」音酌，「藥」音略。後「藥」字乃如字。退之所用一字，其實是二字。子美所用二字，其實是一字。

《野客叢書・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略】」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略】」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履齋示兒編・遞相祖述》 退之「酒食罷無爲，棋槊以相娛」，句法又使少陵《今夕行》云：「咸陽客舍無一事，相與博塞爲歡娛。」《祭姪孫(湘)〔滂〕》文云：「情一何長，命一何短。」句法又使少陵《石壕吏》云：「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也。

又《殺風景》 或謂「背山起樓，燒琴煮鶴」之類爲殺風景。以詩觀之，雖杜、韓老仙亦或未免。退之「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直與王子猷背馳。借曰「得人嫌處只緣多」，猶云可也。如子美「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無乃太甚乎？曰：非也。此足以見詩人意到處，便有焚山者不顧菽粟手段。

《詩人玉屑・句法・誠齋論一句有三意》 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

又《造語・誠齋論造語法》 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硬。

劉克莊《雜詠六言》一 退之效玉川體，子美和《春陵行》。古訓後生可畏，俗語文人相輕。

《困學紀聞・評詩》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爲之隱。昌黎善

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爲之諱。公議之不可掩也如是。

又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學士，均、垍也。（杜詩）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

《愛日齋叢鈔》卷三 少陵：「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解得「空」字明白。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略】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便如少陵《天育驃騎歌》：「如今豈無腰裹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在退之《雜說》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是非少陵句箋釋乎。

《對牀夜語》卷二 老杜《偪仄行》：「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泛江夜宴》：「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退之《曲江荷花》：「大明宮中結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謁衡岳廟》：「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下三字似乎趁韻，而實有工於押韻者。

又卷四 老杜《螢火》詩：「幸因腐草出【略】。」韓退之云：「朝蠅不須驅【略】。」疾惡之意一也，然杜微婉，而韓急迫，豈亦目擊伾、文輩專恣而惡之耶？

《漫叟詩話·拙句不失爲奇作》 詩中有拙句，不失爲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

《永樂大典》卷八〇八引《拙軒初藁》 子美、退之句律，非他人可及。杜云：「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韓云：「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備簡嚴易直之體。

《蕓堂詩話》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

《餘冬詩話》卷上 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甫之所謂「文章」，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爲。」韓退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略】後世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有決然能竝之者。彼烏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與退之所以自勵者耶。

《四溟詩話》卷二 韓昌黎曰：「婦人不下堂，遊子在萬里。」託興高遠，有風人之旨。杜少陵曰：「丈夫則帶甲，婦人終在家。」此文不逮意。韓詩爲優。

《詩藪內編·古體下·絕句》 退之《桃源》、《石鼓》，模杜陵而失之淺。

《歷代詩話·唐詩·訓子》 《冷齋夜話》曰：「予嘗熟味退之詩，【略】高出老杜之上。【略】」吳旦生曰：《符讀書城南》一章，洪景盧謂，「一爲公與相，【略】起身自犁鋤」，此等語乃是覬覦富貴，爲可議也。王荆公集四家詩，亦不取此章。王彥輔云：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惠洪不識作詩頭腦，稱其高出老杜之上，非知詩矣。胡不觀東坡之論云：退之有示兒詩，【略】所示者皆利祿事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者聖賢事也。余故特標數子，以折惠洪之妄。

《圍爐詩話》卷二 詩貴出於自心。《詠懷》、《北征》，出於自心者也。《南山》，欲敵子美而覓題以爲之者也。

劉大櫆《檢孟郊集》 文章巨手推韓杜，杜《北》韓《南》似唱酬。五字南山塞天地，足教阿八已低頭。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四 《山石》吟來韻自清，叩門剝琢少人行。詩家觸景皆風雅，休議《南山》與《北征》。

《秋窗隨筆》 老杜《夢李白》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昌黎《答孟郊》詩：「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同一慨然，而古人交情，於此可見。

又 杜詩：「西川有杜鵑，【略】雲安有杜鵑。」是古辭《江南可采蓮》調。昌黎《庭楸》詩：「朝日出其東，【略】我在中央焉。」亦類此。古人拙處正自不可及。

《援鶉堂筆記》卷四一 愚謂但就詞氣論，《北征》之沉壯鬱勃，精采旁魄，蓋有百番誦之而味不窮者，非《南山》所並。《南山》僅形容瑰奇耳，通首觀之，詞意猶在可增減之中。杜公詩，誦之，古氣如在喉間。

《石洲詩話》卷一 《八分小篆歌》【略】。《石鼓歌》固卓然大篇，然較之此歌，則杜有停蓄抽放，而韓稍直下矣。但謂昌黎《石鼓歌》學杜此篇，則亦不然，韓又自有妙處。

錢大昕《同人枉和拙詩幾及百首疊韻答之》三 杜、韓兩集從頭讀，恰喜相同本命年。（杜、韓兩公俱以戊申歲生。）

《昭昧詹言》卷一 《北征》、《南山》，體格不侔。昔人評論以爲《南山》可不作者，滯論也。論詩文政不當如此比較。《南山》蓋以《京都賦》體而移之於

詩也，《北征》是《小雅》、《九章》之比。

又　讀《北征》，《南山》，可得滿象，並可悟元氣。

又　韓《石鼓文》又不如杜《李潮八分小篆歌》文法縱橫，高古奇妙。

《蠡莊詩話》卷四　「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此率句也。非杜子美爲之，則觀者鮮不噴飯。「剝苔吊斑牀，角飯餌沈塚」，此湊句也。非韓退之爲之，則論者病其鳌牙。其所以在古人則不病者，非後學爲二公左袒，以二公之詩妥帖排奡，出神入天，率句湊句，不足爲累也。

《竹林答問》　少陵《北征》詩，記體也。昌黎《南山》詩，賦體也。【略】鼎峙一代，俯籠萬有，正不必以優劣論。

又　作古詩，聲調須堅守杜、韓、蘇三家法律。至用韻，當以杜、韓爲宗主。

又　欲知聲調之法，杜、韓其宗也，盛唐諸家其輔也。

《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昌黎《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實以少陵《送長孫侍御赴武威判官》詩作骨。此公輸服老杜，乃至於是。

《峴傭說詩》　《望岳》一題，若入他人手，不知作多少語，少陵只以四韻了之，彌見簡勁。「齊魯青未了」五字，囊括數千里，可謂雄闊。後來唯退之「荆山已去華山來」七字，足以敵之。

《藝概・詩概》　少陵於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實也。

祁寯藻《題王定甫龍壁山房詩稿》一　文章出入杜韓間，壯歲憂時未解顏。《孤憤》一篇詩史在，《北征》終合勝《南山》。

又《讀唐四家詩》二　退之《山石》句嶙峋，杜老秋風筆有神。萬古江河流不盡，鯨魚手掣更何人？

曾國藩《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二　大雅淪正音，箏琶實繁響。杜韓去千年，搖落吾安放。

《石遺室詩話》卷二四　少陵《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至》詩，言唐負經濟才，九載相逢，仍舊求遇，豈甘槁餓老死。設其此舉一虛，勢必干謁鎮帥，謀以他途進身。「胡星」六句，所以著驕將悍帥之夥。末「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二句，祝其遇合，如其不然，不可改操。後來昌黎《送董召南序》，用意全本此詩。

譚嗣同《思篇》四六　宋人以杜之《北征》匹韓之《南山》，紛紛軒輊，聞者惑焉。以實求之，二詩體與篇幅，各有不同，未當並論。夷岸於谷，雉鳴求牡，豈有當乎？杜之《北征》可匹韓之《赴江陵》及《此日足可惜》等詩。韓之《南山》，惟白之《悟眞寺》乃勁敵耳。情事既類，修短亦稱矣。

韓　孟

論　述

綜　論

《因話錄・商部下》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歐陽修《讀蟠桃詩寄子美》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偶以怪自戲，作詩驚有唐。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衆鳥誰敢和？鳴鳳呼其凰。孟窮苦彙彙，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天之產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

元好問《論詩絶句三十首》一八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叙目》　韓退之、孟東野，生平友善，動輒唱酬，然而二子殊途，文體差別。今觀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經，搜羅百氏。其詩騁駕氣勢，嶄絶崛強，若掀雷抉電，千夫萬騎，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懷》數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風骨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此正中之變也。東野之少懷耿介，齷齪困窮，晚擢巍科，竟淪一尉。其詩窮而有理，苦調凄涼，一發於胸中，而無吝色。如《古樂府》等篇，諷咏久之，足有餘悲。此變中之正也。

《歸田詩話》卷上　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略】。」推尊退之

而鄙薄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爲所取也。

《詩藪外編・唐上》 孟詩韓筆之云，本六朝沈詩任筆語，今驟聽亦似駭耳也。

《詩源辯體》卷二四 先儒云：「韓愈博涉群書，奇詞奧旨，如取諸室中物。」愚按：退之五七言古，字句奇險，皆有所本，然引用妥帖，殊無扭捏牽率之態。其論孟郊詩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自況也。後世貪多騁博者，往往用事塡塞，不惟句法臃腫，文氣支離，而措置無方，如暴富兒誇靡鬥奢，適足露其寒儉相耳。

又卷二五 退之奇險豪縱恣於博，故長篇爲工；東野矯激琢削歸於約，故短篇爲勝。歐陽公詩云：「孟窮苦槩槩，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擊歛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數語得二子神髓。故孟之於韓，庶幾相匹，或稱「郊島」，則非其倫矣。

又 古人自許不謬。東野詩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以濤歸韓，以骨自許，不謬。但退之非不足於骨，而東野實不足於濤。如東野《峽哀十首》，語亦奇險，然無退之之才，故終不足於濤。

《戴酒園詩話・宋人議論拘執》 韓詩雖氣魄勝之，而深厚處不及。

田雯《論詩絕句》六 韓老何當遜孟郊，寒蟲偏不厭寒號。

《劍谿說詩》卷上 退之【略】小詩學《選》而變，鑿空處類孟郊，而氣象較闊。

又 韓詩如太行，孟（東野）詩如羊腸坂。

《甌北詩話》卷四 韓、孟尙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略】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鬥險，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

《詩學源流考》 輔韓文公而起衰者，孟郊東野也。

《問花樓詩話》卷一 韓有放縱處，孟卻簡素，故昌黎一生推服東野尤至。

又 先廣文云：韓、孟並世，韓才雄而肆，孟骨高而韻。

《峴傭說詩》 孟東野奇傑之筆，萬不及韓，而堅瘦特甚。譬之偪陽之城，小而愈固，不易攻破也。東坡比之「空螫」，遺山呼爲「詩囚」，毋乃太過！

《藝概・詩概》 昌黎、東野兩家詩，雖雄富淸苦不同，而同一好難爭險。惟中有質實深固者存，故較李長吉爲老成家數。

查揆《舟中與積堂論詩得八絕句》三 雲龍韓孟格尤高，扶寸靈蛇各自操。不解峨眉老居士，一鐙生悔嚼空螫。

汪士鐸《論詩》一 吏部勳階壓兩京，公才公望衆心傾。溧陽一尉殊寒儉，安得黃鐘大呂聲。

分論

韓孟聯句 《中山詩話》：東野與退之聯句詩，宏壯博辯，若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猗覺寮雜記》卷上：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謂皆退之粉飾。恐皆出退之，不特粉飾也。以《答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喜張臂，猛拏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則聯句皆退之作無疑也。《童蒙詩訓・韓孟聯句》：徐師川問山谷云：「人言退之、東野聯句，大勝東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即有此理也。」《竹莊詩話》卷八：劉貢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辨博，似出一手。」又：黃魯直云：「《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然成文章。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棋耳。」又：《集注》云：「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間以人才爲喻，兩皆傑作，眞歐陽文忠所謂『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者也。至若『爭觀雲塡道，助叫波翻海』，則公詩之豪。而『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勵乃』，則東野工處。」《餘師錄・洪邁》引洪邁《楚東酬唱序》：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與東野變化上下者乃四之，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爲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百不窮，磊隗春容，靡紫青而擖膠葛也。《對牀夜語》卷四：《遣興聯句》，東野云：「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退之云：「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詞貫意串，如同一喙。不然，則眞四公子棋耳。《麓堂詩話》：聯句詩，昔人謂才力相當者乃能作，韓、孟不可尙已。《唐音癸籤・評彙六》：聯句詩，唐惟顏眞卿、韓退之爲多。顏雜詼諧，韓與孟郊爲敵手，各極才思，語多奇崛，尤可喜。《柳亭詩話・聯句》：「蔓涎角出縮，樹啄頭敲鏗。」韓、孟《城南》詩也。鏤心鉥腎，固自不無，然亦何至冥搜若此，蛙翻蚓死，謂非二公之作俑耶。《唐詩觀瀾集上》卷一四：（征蜀聯句）形容破賊聲勢，語多瑰奇，尤競用險字，工力悉敵。《唐音審體・律詩五言聯句論》：唐人聯句，【略】唯韓、孟《城南》作，

自起句後，先對一句，次出一句，彼此交互，工力悉敵，極聯句之能事矣。《蘭叢詩話》：孟郊【略】及第後，變而入於昌黎一派，乃妙。且有昌黎所不及。比兩人《秋懷》可知也。又：韓、孟聯句，是六朝以來聯句所無者，無篇不奇，無韻不險，無出不扼抑人，無對不抵當住，眞是國手對局。《說詩晬語》卷上：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爲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聯句，《柏梁》爲之造端，但《柏梁》各自成章，非必一一聯屬。至何、范有作，始合成篇法。李、杜間亦有之，不過數韻止耳。韓、孟二公，製爲大篇，誇示奇麗。余意韓、孟固自敵手，似出兩人所爲，他如《石鼎聯句》，應是昌黎一人所搆。《甌北詩話》卷三：今觀諸聯句詩，凡昌黎與東野聯句，必字字爭勝，不肯稍讓，與他人聯句，則平易近人。可知昌黎之於東野，實有資其相長之功。宋人疑聯句詩多係韓改孟，黃山谷則謂韓何能改孟，乃孟改韓耳。此語雖未免過當，要之二人工力悉敵，實未易優劣。又：今觀韓集中《會合聯句》，則昌黎及孟郊、張籍、張徹四人所作。【略】其他如《同宿》一首，《納涼》一首，《秋雨》一首，《雨中寄孟幾道》一首，《征蜀》一首，《遠遊》一首，《鬬雞》一首，皆韓、孟二人所作。大概韓、孟俱好奇，故兩人如出一手，其他則險易不同。然即二人聯句中，亦自有利鈍。惟《鬬雞》一首，通篇警策。《遠遊》一首，亦尚不至散漫。《征蜀》一首，至一千餘字，已覺太冗，而段落尚覺分明。至《城南》一首，則一千五六百字，自古聯句，未有如此之冗者。《昭昧詹言・附論諸家詩話》：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略】。」揚韓抑孟，毋乃太過。韓、孟聯句，可偶一爲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甚園詩說》卷四：聯句始見於陶集，而盛於韓、孟。【略】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再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聯成章，則韓、孟《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對偶精切，詞意均敵，如出一手。黃山谷嘗云：「退之與東野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章。後人聯句，蓋由筆力難相近耳。」《峴傭說詩》：韓、孟聯句，字字生造，爲古來所未有。

紀事

《唐摭言・師友》 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

又《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誌，東野謚曰貞耀先生。

《舊唐書・韓愈傳》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

《唐才子傳・孟郊》 性介，不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與唱和於詩酒間。

藝文

韓愈《薦士》 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酸寒漂陽尉，五十幾何耄。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

又《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鐘。韓子稍姦黠，自漸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筳撞鉅鐘。我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又《孟生詩》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騎驢到京國，欲和熏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

雜錄

梅堯臣《永叔寄詩八首并祭子漸文一首因采八詩之意警以爲答》 昔聞退之與東野，相與結交賤微時。孟不改貧韓漸貴，二人情契都不移。韓無驕矜

孟無靦，直以道義爲己知。我今與子亦似此，子亦不愧前人爲。

又《依韻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 退之昔負天下才，掃掩衆說猶除埃。張籍盧仝鬥新怪，最稱東野爲奇瑰。當時辭人固不少，漫費紙札磨松煤。歐陽今與韓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蘇君比盧籍，以我擬郊嗟困摧。公之此心實扶助，更後有力誰論哉。

《懷真子》卷四 《韓退之列傳》云：「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以僕觀之，郊、籍非輩行也。東野乃退之朋友。【略】故於東野則稱字，而於羣弟子則稱名。【略】而《唐史》乃使東野與羣弟子同附於退之傳之後，而世人不知，遂皆稱爲「韓門弟子」，誤矣。

《韻語陽秋》卷一 韓愈以瀑布爲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簷溜爲天紳，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

又卷六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略】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

《捫蝨新話上集·歐陽公喜梅聖俞蘇子美詩》 韓退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可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也。

王十朋《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某初疑退之言爲誇，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怪，其筆力略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復躡」之語爲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於是又知二公心相知，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爲雲龍而不忍有離別，眞可謂古之善交者。

《梁溪漫志·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

劉克莊《滿領衛詩》一 唐元和、大曆間詩人，多是韓門弟子，如湜、籍，如翱者，舊皆直呼其名，雖稱盧仝玉川先生，然語意多諧謔。惟於孟郊特加敬，比之「長松」「鉅鍾」，自比「青蒿」「寸筵」。又曰：「低頭拜東野。」其沒也，謚之曰貞曜先生。史稱退之木強，非苟下人者。余嘗論唐詩人，自李、杜外，萬竅互鳴，千人一律。忽有《月蝕》等作，退之自是驚異，非謔之也。如東野諸詩，自出機杼，無一字犯唐人格律。如鶡弁短衣中見古人衣冠，如盆盎中見罍洗，退之豈陽尊而謬歌之哉。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退之以師道自任，自李翺、張籍、皇甫湜輩皆名之，惟推伏孟郊，待以畏友。世謂謬敬，非也。【略】當舉世競趨浮艷之時，雖豪傑不能自拔。孟生獨爲一種苦淡不經人道之語，固退之所深喜，何謬敬之所有？

《漢皋詩話·字顛倒可用》 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圖畫、畫圖」，「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倣之。若不學矩步而學奔逸，誠恐「麟麒」、「凰鳳」、「木草」、「川山」之句紛然矣。

《詩藪內編·古體中·七言》 昌黎《秋懷》、東野《感興》，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麓堂詩話》 歐陽永叔深於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牆藩籬之間耳。梅聖俞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觀梅之於孟，猶歐之於韓也。或謂「梅詩到人不愛處」，彼孟之詩，亦曷嘗使人不愛哉。

《珍珠船》卷一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月方無恙，尚由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

趙翼《余簡稚存詩有縱不千年也百年之句稚存答詩嫌百年太少蓋其才已獨有千古也再簡奉酬》 昔唐有韓孟，雲龍兩連翩。宋亦有蘇黃，旗鼓相周旋。至今四勁敵，煇赫在目前。固知聲名播，兼恃氣類聯。孤掌最難鳴，雙飛乃易騫。

《甌北詩話》卷三 遊韓門者，【略】昌黎【略】所心折者，惟孟東野一人。薦之於鄭餘慶，則歷叙漢、魏以來詩人，至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即云：「有窮者孟郊，受才實雄驚。」固已推爲李、杜後一人。其贈東野詩云：「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人蹤？」「我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許。其心折東野，可謂至矣。蓋昌黎本好爲奇崛喬皇，而東野盤空硬語，妥帖排奡，趣尚略同，才力

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覺膠之投漆，相得無間，宜其傾倒之至也。【略】昌黎作《雙鳥詩》，喻己與東野一鳴，而萬物皆不敢出聲。東野詩亦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居然旗鼓相當，不復謙讓。至今果韓、孟並稱。

《藝概・詩概》 昌黎《送孟東野序》稱其詩以附於古之作者，《薦士》詩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贈張秘書》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韓之推孟也至矣。後人尊韓抑孟，恐非韓意。

韓柳

論述

杜牧《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

柳開《東郊野夫傳》 或問退之、子厚優劣，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諭，野夫曰：「吾祖多釋氏，於以不迨韓也。」

穆修《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略】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篋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

《宋景文筆記》卷上 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朽，不丐於古，而語一出諸己。

又卷中 柳子厚《貞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略】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集古錄跋尾・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又《唐南嶽彌陀和尚碑》 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眞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

尹洙《答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 昔柳州見韓文公所作《毛穎傳》，歎稱不已。【略】頗怪柳何獨如此爲異。見永叔所作奏記，把玩駭嘆者累日。蓋非意之所期乃爾。益知柳言爲過。

李覯《上宋舍人書》 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

又《答李觀書》 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圍，功德卓犖，在聽聞者不一。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之奇，於正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爲善士於朝。

王安石《上人書》 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東坡題跋・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略】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黃庭堅《跋法帖》 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鶡冠子》可知也。

《明道雜志》 退之作詩，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深楚猿夜，夢短越鷄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叙情賦景，直是至到，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由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

《文錄》 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王直方詩話・韓文不減子厚》 東坡云：韓退之嘗自謂不逮子厚，至《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獨不減子厚。

釋惠洪《次韻讀韓柳文》 穎皋韻秀徹，如春在楊柳。清遊每見刪，題詩□□□。□篇如用兵，曹瞞破張綉。神遠付一快，奇變愕衆口。□□含至美，醇醲兵厨酒。柳文馬頓塵，驕嘶不忘驟。置□□文中，碔砆雜瓊玖。同時公與侯，富貴可炙手。人驚風□會，自矜時命偶。一懽權把玩，忽焉成老醜。居然成□□，槀槀增培塿。兩公獨如在，並驅讓先後。

《石林詩話》卷上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避暑錄話》卷上 東方朔始作《答客難》，【略】東京以後，諸以釋譏應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攄》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即《答客難》也，《送窮文》即《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對》、《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原、宋玉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

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

《北窗炙輠錄》卷上 先覺論文，以謂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

《童蒙詩訓・韓柳文》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

《歲寒堂詩話》卷上 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

王十朋《策問》 韓愈、柳宗元俱以文鳴於唐世，目曰韓柳。【略】然其好惡議論之際，顧多不同者。韓排釋氏甚嚴，其《送浮屠序》責子厚不以聖人之道告之。柳謂釋氏之說與《易》、《論語》合，且譏退之知石而不知韞玉。韓謂世無孔子則己不在弟子列，作《師說》以號召後學。柳則以好爲人師爲患，有《師友箴》，有答韋、嚴二書，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毋以韓責我之說。韓著《獲麟解》以麟爲聖人之祥，《賀白龜表》以龜爲獲蔡之驗。柳則作《正符》，詆談符瑞者爲淫巫瞽史。韓碑淮西，歸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於裴、李則各有雅章。韓以作史有人禍天刑之可畏，柳則移書以辯之。韓以人禍、元氣爲天所罰，柳則著論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類者。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記》中，蓋其父兄行，且年又長柳，宜以兄事之可也，然韓每及柳則字而稱之，柳語及韓則斥而名之爾，抑又何耶。今二文并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眞文章宗匠也。然讀其文，切疑二人陽若更譽，而陰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辯。夫韓、柳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於議論，則未可因人而輕重。願與諸君辯其當否。

又《雜說》 柳子厚《平淮西雅》過韓退之，子厚自能知之。子厚之文溫雅過班固，退之之文雄健過司馬子長。

又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於韓，法奇於柳。

《寓簡》卷四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

《東園叢說・韓柳》 韓退之、柳子厚皆唐之文宗。儒者之論，則退之爲首，而子厚次之。二人平時各相推許。退之論子厚之文，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之流，不足多也。」子厚論退之之文，則曰：「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之文，與退之固相上下。如揚雄《太玄》、《法言》，退之不作，作之加瑰奇。」詳究其作，二公之論，皆非溢美。但退之之文，其間亦有小疵。至子厚，則惟所投之，無不如意。如退之《元和聖德詩序》，劉闢與其子臨刑就戮之狀，讀之使人毛骨凜然，《風》、《雅》中安有此體？至子厚《平淮雅》，讀之如清風襲人，穆然可愛，與吉甫輩所作無異矣。

《容齋隨筆・韓柳爲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要。

《容齋續筆・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略】皆極文章之妙。

《容齋四筆・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

功縣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碔砆之與美玉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七**　柳子厚雖無狀，卻又佔便宜，如致君澤民事，也說要做。退之則只要做官。

又卷一三九　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卻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

又　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

又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又卷一四〇　唐人惟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用古韻。

《**誠齋詩話**》　韓退之《行箴》云：「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柳子厚《憂箴》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二箴相似，未知孰先爲之者。

潘緯《柳文音義序》　韓、柳文章齊驅，當代學士大夫之所宗師。其爲文高古，用字聱牙，讀者病之，而柳尤甚。

張敦頤《柳先生歷官紀并序》　先生出焉，與韓文公相馳騁於貞元、元和間，議論粹然，一返於正。至今數百年，世所推尊者，必曰韓柳，是先生與文公之名同也。名同則其道亦同，道同則其進退出處之迹亦宜同。及考其傳，求其立身之本末，容或小異。【略】若夫立身行己之大節，視退之未得爲純全，茲學者所以每嘆息於斯也。

《**文章精義**》　韓如海，柳如泉。

又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憤激。

又　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佐，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柳子厚文字，便有界畫得斷者。）

又　退之闢浮圖，子厚佞浮圖，子厚不及退之。

又　論史書，子厚不恤天刑人禍，退之深畏天刑人禍，退之不及子厚。

又　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晉問》之類是也）。

又　退之墓誌，篇篇不同，蓋相題而設施也。子厚墓誌，千篇一律。

又　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又　退之《琴操》，平淡而味長。子厚《鐃歌鼓吹曲》，險怪而意到。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

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我叔【略】又謂韓、柳不得爲盛唐，猶未落晚唐，以其時則可矣。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

劉克莊《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

又《答陳卓然書》　《離騷》爲詞賦宗祖，固也。【略】僕嘗謂賈、馬而下，於騷皆學柳下惠者也。惟韓、柳庶幾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矣。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

《**學齋佔畢・詩史百家注淺陋**》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無〕來處。

《**困學紀聞・評文**》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爲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禪爲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荆溪林下偶談・乞巧文似送窮文**》　子厚《乞巧文》與退之《送窮文》絕類，亦是擬子雲《逐貧賦》，特名異耳。

蔣之翹輯註《唐柳河東集・讀柳集叙説》引劉辰翁語　子厚古詩，短調沉鬱，清美閑勝，長篇點綴清麗，樂府托興飛動。退之故當遠出其下。並言韓、柳，亦不偶然。

又　柳子厚叙事議論，無不善者，取古人之菁華，中當時之體製，酌古準今，自是一家，比退之微方耳。

《對牀夜語》卷四　退之銘墓，其詞約，子厚銘墓，其詞豐。各炫其長也。子厚獨銘覃季子墓云「困其獨，豐其辱」，兩句而已。

《南村輟耕錄・文章宗旨》　盧疏齋先生《文章宗旨》云：【略】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略】眞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它並不錄，迄唐，惟存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滹南遺老集・謬誤雜辨》　退之《閔己賦》云：「伊時勢而則然。」子厚《夢愈膏肓疾賦》云：「中醫攻有兆之者。」「而則」、「之者」，語病也。科舉子或時犯之，蓋不足怪，孰謂二公而有是乎。

又《文辨》　邵氏云：韓文自經中來，柳文自史中來。定自妄說。恰恨韓文皆出於經，柳文皆出於史。

又　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略】不必辨而後知。【略】晏元獻以爲柳勝韓，【略】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又　子厚才識不減退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氣少耳。

《隱居通議・文章五・艾軒先生跋韓柳蘇黃集》　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又《文章六・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略】韓有自然處，而作爲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爲。

《古賦辯體・唐體》　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韓子之學，自言其正葩之《詩》，而下逮於《騷》。柳之學，自言其本之《詩》以求其恆，參之《騷》以致其幽。要皆是學古者。唐賦之古，莫古於此。

高棅《唐詩品彙總叙》　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

《文章辨體序說・記》　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

又《說》　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

又《題跋》　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

又《辨》　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敷《孟子》，信矣。

《唐宋大家全集錄・河東先生全集錄・駁復讎議》　精明之職，廉利之辭，前議如摧枯拉朽，此先生永、柳前作，風骨已欲匹韓。

又《段太尉逸事狀》　或以此狀擬韓《張中丞傳後篇》。余謂彼是議論叙事參錯見奇，此但叙事，不入議論一句，爲尤難也。

又《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誄辭詭艷，心競退之，與《祭河南張員外文》同一奇麗矣。

又《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并序》　韓奇柳貴，未易軒輊。

《升庵詩話・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略】。」余謂此評極當，但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又《晚唐兩詩派》　晚唐惟韓、柳爲大家。

《四溟詩話》卷二　《詩》曰：「游環脅驅，陰靷鋈續。」又曰：「鉤膺鏤鍚，鞹鞃淺幭。」此語艱深奇澀，殆不可讀。韓、柳五言，有法此者。

又卷四　詩用難韻，起自六朝。若庾開府「長代手中洽」、沈東陽「願言反魚篠」，從此流於艱澀。【略】韓昌黎、柳子厚長篇，聯句，字難韻險，然誇多鬬靡，或不可解。拘於險韻，無乃庾、沈啓之邪。

《詩鏡總論》　讀柳子厚詩，知其人無與偶。讀韓昌黎詩，知其世莫能容。

《文脉・雜論》　韓昌黎有志古學，但性坦率，不究心精邃，非柳匹也。

《文體明辨序說・辯》　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

《藝苑卮言》卷三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

又卷四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斑。

又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又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

《藝圃擷餘》　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我

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訛中》 昌黎嚴於二氏，而恕於百家。凡子書若荀卿、揚雄，皆極褒美，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鶡冠之瑣，亦標顯其所長。蓋其衷寬然長者。若抉邪摘僞，判別妄眞，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禦寇》、《晏嬰》、《鬼谷》、《鶡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

又《史書佔畢一》 以昌黎《毛穎》之筆，而馳驟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譏，《曹王碑》多軋茁之調。柳以史筆推韓，與書翊戴至矣，而韓弗任也。《段秀實傳》，一臠足珍，他絕不睹。【略】史有別才，歷較唐、宋諸子，益信矣。

又 唐文章近史者【略】，退之《毛穎》之於太史也，子厚《逸事》之於孟堅也。

《四六法海・爲王京兆賀雨表》 退之表啓，不盡作耦語，只是將平日文略加整齊而已。至子厚則神理膚澤，色色精工。不惟唐人技倆至此而極，即蘇、王一脈亦隱隱逗漏一斑矣。

《詩筏》 子厚之文奇矣，然猖狂恣睢不如退之。

方苞《古文約選序例》 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略】源出於此。

孫琮《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目》 韓、柳並驅，當時已有同稱。雖退之亦嘗言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夫其驅駕氣勢，掀雷抉電，撑扶於天地之垠，與昌黎倡和千古，豈瑣瑣者可輕擬其優劣哉。

《寒夜錄》卷上 文章要作便不佳。【略】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

《野鴻詩的》 韓、柳之文，【略】無句不琢，卻無纖毫斧鑿痕者，能鍊氣也。氣鍊則句自鍊矣。

余成教《答吳藹人學士書》 韓昌黎從六經、諸子入，意深筆奧，氣盛言宜。柳子厚識不及韓，才學相亞。

翁元圻註《困學紀聞・評文》引全祖望語 一作《師說》，一不肯爲師，是各量其力。闢佛是韓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爲長。然韓子本大原處勝，而柳不逮也。

《隨園詩話》卷七 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選》理者，不獨杜少陵也。韓、柳兩家文字，其濃厚處，俱從此出。

孫星衍《洪筠軒文鈔序》 八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入，所見僻隘，略如其人。

《龍性堂詩話初集》 韓、柳二家，以詩論，韓具別才，柳却當家。韓之氣魄奇矯，柳不能爲，而雅淡幽峭，得騷人之致，則韓須讓柳一席也。

《劍谿説詩又編》 四言，自魏、晉以來，郊祀之作擬《頌》，餘皆擬《國風》、《小雅》。【略】至韓、柳二公，全法宣王《大雅》，所紀載之事使然也。

又 柳【略】大篇馳騁筆力，當不在韓吏部下。顧韓自出規模，柳則運以古法。韓氣奇，柳氣峻。分路揚鑣，而柳詩品貴。

錢大昕《續通志列傳總序》 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書》之類，文雖工而無裨於政治。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 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

又 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

《文史通義・內篇二・文德》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

又《外篇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韓、柳雖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處固自不同，臭味亦非投契。觀二公文集，俱可考見。

又《墓銘辨例》 韓、柳諸公，力追《史》、《漢》叙事，開闢蓁蕪。其事本爲變古，而光昌博大，轉爲後世宗師。文家稱爲韓碑杜律，良有以也。

《蠹勺編・王鐵夫論韓柳》 長洲王惕甫曰：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於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途，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於文，犬羊之鞹而已。【略】韓、柳皆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埽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夐絕千餘年。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爲輔。望溪

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愜於柳，亦由方氏所涉於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

《初月樓古文緒論》 古來善用疏，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鬱處皆能疏，柳州則有不能疏者。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論文雜言》 韓、柳皆古文名家，所謂「餘事作詩人」者也。然昌黎之七古，柳州之五古，李、杜、王、韋之外，亦孑焉寡儔。昌黎遜李、杜一籌，頓挫處較少。柳州遜王、韋一籌，刻劃處較多耳。

《退庵隨筆・勸學》 以古文言之，【略】韓、柳書雖未成，然觀其文中所言，其於經史百家所用功者可見。且皆夙負經濟，如韓之《論淮西事宜》及《論黃家賊狀》。

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 退之酷嗜子雲，碑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爲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摹擬之迹，氣傷縝密。

又《書韓文後下篇》 唐文，退之外，推子厚。子厚貶斥後乃盡變少壯風格，力追秦、漢，與退之相軋。然其先爲駢儷時，氣骨清健，固自度越世俗。

又《復李遺堂(祖陶)書》 昌黎取材至富，雖原本於《孟子》，而得筆不止一家。柳州以下，皆得之韓、呂二子。

《平書・文藝篇上》 韓之文，揚而明，乾也。柳之文，抑而奧，坤也。

《藝概・文概》 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於子長處。

又 文莫貴於精能變化，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可謂變化之至，柳州《送薛存義序》可謂精能之至。

又 昌黎屢稱子雲，柳子厚於《法言》嘗爲之注。今觀兩家文，脩辭鍊字，皆有得於揚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資，固矣。

又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曠如」「奧如」，二公殆各有會心。

又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此原專指柳州《論鶡冠子》等篇。後人或因此謂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韓上，誤矣。

又 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爲陋習。晏元獻云：「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此論甚爲偉特。

又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於氣。而韓以氣歸之於養，立言較有本原。

又 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又 文之所尚，不外當無者盡無，當有者盡有。故昌黎《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紹述墓誌銘》云：「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柳州《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又《詩概》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辭奇意幽，可爲楚辭《招隱士》對，如柳州《天對》例也。

《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 柳州勍峭，每於短句見長技，用字爲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爲人人筆下所無，昌黎則長短皆宜。【略】子厚集中騷體，直追宋玉。昌黎此辭，似亦不弱。

《春覺齋論文・流別論》 姚氏姬傳曰：「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記事而不爲刻石者。柳子厚記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按姚氏所言，蓋指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及《序飲》《序棋》也。然右軍之《蘭亭》，李白之《春夜宴桃李園》，雖序亦記，實不權輿於柳州。【略】韓昌黎之《畫記》專摹《考工》，後人仿效，雖語語皆肖，究同木偶。記古器物固須刻劃，必一一摹擬，又似鑿矣。記山水則子厚爲專家，昌黎不能及也。

又 昌黎之《馬說》，子厚之《捕蛇者說》，則出以寓言，此說之變體也。愚謂《馬說》之立義，固主於士之不遇而言，然收束語至含蓄。子厚《捕蛇者說》則發露無遺，讀之轉無意味矣。

劉師培《論文雜記》一一 之唐人以筆爲文，始於韓、柳。昌黎自述其作文也，謂沈潛穠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以閎中肆外(見《進學解》)。而子厚亦有言，謂每爲文章，本《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也。夫二子之文，氣盛言宜，(韓氏《答李生書》云：氣盛則言之短長皆宜。此韓文之要旨。)希蹤子史。

紀事

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 浮屠師文暢喜文章，【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略】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雲仙雜記・大雅之文》 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

著録

《郡齋讀書志後志・韓柳文章譜三卷》 右皇朝黃大輿撰。大輿之意，以爲文章有老、莊之異，故取韓愈、柳宗元文章爲三譜：其一，取其詩文中官次年月可考者，次第先後，著其初晚之異也；其一，悉取其詩文比叙之；其一，列當時君相於上，以見二人之出處，極爲詳悉。

張敦頤《韓柳音釋序》 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寖久，舛剥殆甚。韓文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失其眞。余前任邵武教官日，會爲讎勘頗備，悉幷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惟柳文簡古不易校，其用字奥僻或難曉。給事沈公晦嘗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考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往往所至稱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釋未有傳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佗音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玉篇》、《說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尚慮膚淺，弗辨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之。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韓柳音辨》二卷，南劍州教授新安張敦頤撰。紹興八年進士也。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一・韓柳年譜八卷韓文類譜七卷》 宋魏仲舉撰。仲舉，建安人，慶元中書賈也。嘗刊韓集五百家註，輯呂大防、程俱、洪興祖三家所撰譜記，編爲此書，冠於集首。《柳子厚年譜》一卷，宋紹興中知柳州事文安禮撰，亦附刊集中。近時祁門馬曰璐得宋槧《柳集》殘帙，其中年譜完好，乃與《韓譜》合刻爲一編，總題此名云。

雜録

柳開《答梁拾遺改名書》 年十六七時，得趙先生言，指以韓文，遂酷而學之。故慕其古，而乃名肩矣。復以紹先字之。（以其韓柳偕名于唐時，欲紹其子厚也。）謂將紹其祖而肩其賢也。

文同《成都府運判廳謙思堂記》 昔韓退之爲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爲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

蘇軾《與元老姪孫書》三 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略】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

《東坡題跋・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鋩，秋來處處割人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唐語林・文學》 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

《蔡寬夫詩話・詩家書法》 退之《石鼓歌》云：「逸少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觀此語，便知退之非留意於書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柳子厚書迹，湖、湘間多有其碑刻，而體不一，或疑有假託其名者。惟《南岳彌陁和尚碑》最善，大底規模虞永興矣。然不知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腳」者如何也。

《廣川書跋・平淮西碑》 劉禹錫【略】又謂，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紃綴其文，且不若「仰父俛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嘗推愈過揚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南窗紀談》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略】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

《曲洧舊聞》卷四　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版鬻於相國寺。

沈晦《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修、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劉克莊《題韓柳廟碑一首》　韓柳子孫皆物故，士民尸祝尚如新。吾行天下已頭白，三百年唐惟二人。

又《韓祠》一　柳祠韓廟雙碑在，孔思周情萬古新。不信二公俱絕筆，別無詩可送迎神。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退之有《答柳柳州食蝦蟇詩》，是柳倡而韓和矣。今《柳集》乃無此作。唐家數詩，往往一集可采者止一二首，餘皆不必傳，而傳子厚詩□□妙□□□□不入集者可惜也。周六、周七輩能登科，而不能收拾父詩，必是其時尚幼。

《對牀夜語》卷四　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椎肥牛，【略】貌美而身胖。」退之，李博士服丹致斃，誌其墓云：「五穀三牲，【略】臨死乃悔。」子厚戒之於其生，退之誌之於其死。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此二文之本。

《滹南遺老集・文辨》　柳子厚謂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頭，使己爲之，便說用兵伐叛。此爭名者忌刻，妄加詬病耳，其實豈必如是論，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說，凡有議論人者，輒援是以駁之，亦已過矣。

又　傳《獻簡嘉話》云：「晏相常言，（楊）大年尤不喜韓、柳文，恐人之學，常橫身以蔽之。」

《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　退之《琴操》、子厚《鼓吹》，銳意復古，亦甚勤矣。然《琴操》於文王列聖，得其意不得其詞；《鼓吹》於《鐃歌》諸曲，得其調不得其韻。其猶在晉人下乎。

又《近體中・五言》　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

《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上》　柳宗元掊擊百氏，不遺餘力，顧於墨〔子〕闕焉。豈昌黎氏故耶。

又《史書佔畢一》　《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說。【略】唐自韓、柳，始一頌子長，孟堅稍詘。

《唐音癸籤・評彙五》　柳州之《平淮西》，最章句之合調。昌黎之《元和聖德》，亦長篇之偉觀。一代四言有此，未覺風雅墜緒。

《日知錄・古人不爲人立傳》　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爲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僞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採取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

錢謙益《彭達生晦農草序》　有唐之文，莫盛於韓、柳，而皆出元和之世。聖德之《頌》，淮西之《雅》，鏗鏘其音，灝汗其氣，曄然與三代同風。

又《顧麟士詩集序》　唐之詩人，皆精於經學，韓之《元和聖德》，柳之《平淮夷雅》，雅之正也。

全祖望《韓柳交情論》　茅鹿門責退之，謂其嘗以列卿光顯於朝，不能援子厚於縉帶而交之日，而顧弔之於墓草既宿之後。是乃目不見唐史之言，近日臨川李文穆堂據兩家歷官之年駁之，是也。而於韓、柳交情委曲，則似尚未有盡者，予乃更爲論以申之。退之官御史時，於子厚爲寮友。然當是時，子厚實據要津，參大政，其視退之之孤立者不同。夷考伾、文當日，原有澄清天下之思，故能收神策軍之權，卻藩方之請，事事皆爲唐室罷政起見，其心未可盡非，而不自知任重之非其才也。順宗不久其位，新舊猜嫌之際，伾、文遂不克自支，一蹶而滿朝皆加以奸邪之目，遂使八司馬蒙謗。是固出於後世成敗論人之口，而范文正公所極以爲寃者。獨是時方有一退之而不能用，偶爾建言，遽有陽山之貶。斯則當路諸公所不能辭其咎。而其卒不克大有所爲，亦正於此可見。況其中疑案尚未易明也。退之《寄三學士》詩有曰：「同官多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寃讎。」其《別寶司直》詩有曰：「愛才不擇行，

觸事得讒謗。」是因陽山之貶而歸過於柳、劉者，殆不一口。退之雖不遽信人言，而其中亦不盡帖然也。然吾以爲子厚必無排退之之事。使其有之，則後此豈有靦顏而託之以子女者。特其不能力爭於伾、文，則誠抱友朋之愧，而人言亦有自來矣。故使子厚再假數年，則必還朝；還朝則其與退之，必有剖晰前事，可以釋然於形迹者。而不意子厚竟不得再見退之以死。若退之經紀其身後，斯則古人之誼，不以蒼黃易節者也。謂其中年竟未嘗有纖毫之相失者，非也。古人於論交一事，蓋多有難言者。而陽山一案，關係舊史，又不獨爲世之處功名之際，妨才嫉能，遺棄故舊，而妄藉口於古人者戒也。追退之銘子厚，力稱其以柳易播之舉。夫同一子厚也，豈獨於退之爲小人，於夢得爲君子乎？吾知退之是時亦固諒前事之虛矣。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四溟詩話》云：「游環脅驅，陰軻鋈續。」「鉤膺鏤錫，鞹鞃淺幭」等語，艱深奇澁，殆不可讀。韓、柳五言有法此者，後學當以爲戒。余謂詩各有體，以學《三百篇》爲戒，奇語也。

《劍溪說詩又編》《平淮夷雅》森嚴有體，不及韓吏部跌宕多姿，然已卓絕古今矣。

又　析裴、李平蔡之功，於各篇叙之，更不見低昂，似出愬妻入譖，詔毀韓碑後。（觀集中上裴晉公、李僕射啓，則子厚之爲「二雅」，亦可憫也。）

《十駕齋養新錄・宋子京喜韓柳文》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於《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鰐魚文》四篇，《藩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禘祫議》，《孝友傳》載《復讎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後序》，《李渤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答書，《甄濟傳》載愈《答元微之書》，韋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誌也。於《柳傳》載《與蕭翰林俛》、《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咎賦》四篇。《孝友傳》載《駁復讎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貞行傳》載《與何蕃傳》，《段秀實傳》亦采宗元《逸事狀》增益之。《趙宏智傳》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誌也。

又《東坡學韓柳》《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傳》也。《蓋公堂記》用子厚《郭橐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養一齋詩話》卷八　唐人畢竟是韓、柳得古《雅》、《頌》深處，如《琴操》十章，《平淮夷雅》二篇，雖謂其脫出於周人之口可也。

《藝概・文概》　張籍謂昌黎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逕庭。顧韓之論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韓　李　李　觀

孟郊《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　故人韓與李，逸翰雙皎潔。

李翺《薦所知與徐州張僕射書》　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

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略】。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

《詩藪外編・唐上》　退之、李觀齊名。觀早卒，乃並子厚。

韓　張

張籍《祭退之》　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

賈島《攜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　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張籍哭韓退之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退之曰，籍、湜輩者，學者曰韓門弟子，不曰韓張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上》引《雪浪齋日記》　退之參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詩見之。【略】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有見處可以傳衣鉢耳。

韓李 李翱

論述

《舊唐書·韓愈傳論》 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贊曰：【略】愈、翱揮翰，語切典墳。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

范浚《答徐提幹書》 翱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

《野客叢書·韓李設喻》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喻，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真德秀《大學衍義序》 三代而下，【略】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

葉適《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翱尊子思矣。

宋濂《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審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

章學誠《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湜與李翱【略】文雖俱學韓，李能自立，不屑屑隨韓步趨，雖才力稍遜，而學識足以達之，故能神明韓法，自闢戶庭。

《藝概·文概》 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王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於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

又 李習之文氣似不及昌黎，然傳稱其「辭致渾厚，見推當時」。

又 韓文出於《孟子》，李習之文出於《中庸》。

又 李習之文，蘇子美謂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取其俯仰揖讓之態，合理於態，而其全見矣。

又 昌黎與李習之書，紆餘澹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

又《賦概》 韓昌黎《復志賦》，李習之《幽懷賦》，皆有得《騷》之波瀾意度而異其迹象。

曾國藩《湖南文徵序》 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

劉師培《論文雜記》一二 韓李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如韓愈《原道》、《原性》及《答李生書》等篇，李翱《復性書》，皆儒家之言。而韓文之中，無一篇不言儒術者。）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語孟類》 《論語筆解》二卷：唐韓愈退之、李翱習之撰。按《館閣書目》云秘書丞許勃爲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得於錢塘汪充，而無許序。

雜錄

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習之悄然謂蕃曰：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

李翺《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於隴西李翺。

又《祭吏部韓侍郎文》 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

《捫蝨新話下集・李翺學佛》 李翺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闢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翺，此又何也。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九 李習之、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七 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

趙汸《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

方苞《答程夔州書》 北宋文家，於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

又《進四書文選表》 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翺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即愈所謂「是」也。文之清眞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翺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即翺所謂「造言」也。

全祖望《李習之論》 習之之學，未嘗盡本於退之。或者不察，竟以爲韓門籍，湜之流。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特習之不屈耳。習之之妻，退之兄子也，然其呼退之爲兄，則尚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而況師之云乎！自秦、漢以來，《大學》、《中庸》雜入《禮記》之中，千有餘年，無人得其藩籬，而首見及之者，韓、李也。退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略】退之文字之交遍天下，至其解《論語》，解《孟子》，則習之一人而已。後世以習之之文稍遜退之，而并其有功於聖門者而掩之，惡乎可。

王孟韋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國風漢魏六朝下》引《雪浪齋日記》 爲詩【略】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

《歲寒堂詩話》卷上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略】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

《詩筏》 儲、王、孟、劉、柳、韋五言古詩，淡雋處皆從《十九首》中出，然其不及《十九首》，政在於此。

又 詩中之潔，獨推摩詰。即如孟襄陽之淡，柳柳州之峻，韋蘇州之警，【略】皆得潔中一種，而非其全。蓋摩詰之潔，本之天然，雖作麗語，愈見其潔。孟、柳、韋【略】諸君，超脫洗削，尚在人境。

又 唐人詩近陶者，如儲、王、孟、韋、柳諸人，其雅懿之度，樸茂之色，閒遠之神，澹宕之氣，雋永之味，各有一二，皆足以名家，獨其一段眞率處，終不及陶。【略】儲、王輩生平爲人，事事不及陶公，其所以能近陶者，以其風流灑落，無俗韻耳。

又 儲光羲、王維、劉眘虛、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略】諸人學蘇、李、《十九首》，亦學彭澤，彼皆有意爲詩。有詩學古詩者，名士之根尚在，詩人之意未忘。

《緗齋詩談・評論二・韋蘇州》 韋君古詩，比王、孟、柳獨優。

《龍性堂詩話續編》 五律不着一毫聲色，天然高貴，唐人則右丞、蘇州爲絕唱，襄陽、柳州次之。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絶句》二六 左司摩詰擅風流，前數襄陽後柳州。各有精神眞面目，漫分誰劣與誰優。

《說詩晬語》卷上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録》 王、孟、韋、柳，雖與陶爲近，亦各具本色。

《雨村詩話》卷下 柳子厚文配韓，其詩亦可配韓，在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之上，根柢厚，取精多，用物宏也。

《石洲詩話》卷二 王、孟諸公，雖極超詣，然其妙處，似猶可得以言語形容之。獨至韋蘇州，則其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跡可求。【略】柳州稍重，然妙處亦復不減。

《靜居緒言》 人以王、孟、韋、柳連而稱之者，以其詩皆不事琱繪也。然

其間位置自別，風趣不同。韋蘇州氣味不在建安下，不應以其有田園詩便列一格。柳州詩清煉孤詣，類其爲文。韋特自然，柳多作意，在讀者得之。

《養一齋詩話》卷一　王、孟、儲、韋、柳五家相似。【略】然五家亦自有高下。蓋王實體兼衆妙，孟、韋七古歌行，似未留意耳。若孟、韋並衡，斷難軒輊。儲詩樸而未厚，柳詩淡而未腴，當出孟、韋下。

《詩法萃編》卷六　表聖論詩，味在酸鹹之外，因舉右丞、蘇州以示準的。此是詩家高格，不善學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韋、柳四家，詩格相近，其詩皆從苦吟而得。人但見其澄澹精緻，而不知其幾經淘洗而後得澄澹，幾經鎔鍊而後得精緻。

又卷九　唐之王、孟、韋、柳，【略】其詩皆由極苦而得極甘。其得意語，極新美，又極自然。學者用洗鍊工夫，造渾成境界，不求似陶，乃眞是陶。

祁寯藻《讀唐四家詩》一　王孟詩名孰最優，可憐凝碧管絃秋。左司自有神仙氣，未便蘇州例柳州。

錢振璜《詩話》上　俗人論詩，以不矜才氣爲高。殊不知有才氣方成大家，無才氣不過清才而已。試思韋、柳、王、孟之詩，無才氣矣。今欲置之於韓、杜之上，得乎。須知韋、柳、王、孟皆無才氣可使耳，非有心拋卻才氣兩字也。

譚嗣同《報劉淞芙書》二　若王、孟、韋、柳【略】，特各各成家，於陶無涉。世人輒曰原出於陶，眞皮相之言也。

韋　柳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餘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

《東坡題跋·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柳先生下》　韓子蒼云：【略】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閑，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遒爾。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彥周詩話》　柳柳州詩，東坡云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若《晨詣超師院讀佛經》詩，即此語是公論也。

劉克莊《趙寺丞和陶詩序》　淵明【略】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有其遺意。

又《趙廷原詩》　趙君逢原示余《江村摘藁》，古體深得韋、柳遺意。

《後村詩話續集》　薛能云：「詩深不敢論。」鄭谷云：「暮年詩律在，新句更幽微。」詩至于深微極玄，絕妙矣。然二子皆不能踐此言。唐人惟韋、柳【略】就之。

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深雪偶談》　韋、柳皆以靖節翁爲指歸，而卒之齊足並驅也。

《隱居通議·文章六·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略】韋、柳法陶，然純是作爲。

《麓堂詩話》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藝苑卮言》卷四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杜、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耶。此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猶不足道。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之。儀曹清峭有餘，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勝韋，非也。

又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略】韋左司《郡齋》、柳儀曹《南澗》【略】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唐音癸籤·評彙三》引劉履語　柳子厚詩，世與韋應物並稱，然子厚之工緻，乃不若蘇州之蕭散自然。

王禕《張仲簡詩序》　唐之盛也，李、杜、元、白諸家，製作各異。而韋、柳之詩，又特以溫麗靖深自成其家。蓋由其才性有不同，故其爲詩亦不同。

王行《柔立齋集序》 朱子教人，爲詩須先學韋、柳。韋、柳固不足以盡詩之妙，然由是而往，雖求至於三百十一篇，亦猶灑掃應對，求造夫聖賢之域。雖地位有高卑，道理有遠近，往之則至，終無他岐之惑矣。

邱濬《送鑑太守詩序》 風雲月露，花鳥蟲魚，作者日多，徒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李、杜而後有韋、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佳者往往在郡齋燕集之際，因俗設禁之餘，聲息計加，自足成化。同觀衆作，眞如丹砂，空青世外。

《詩源辯體》卷六 靖節詩不爲冗語，惟意盡便了，故集中長篇甚少，此韋、柳所不及也。

又卷二三 唐人五言古，氣象宏遠，惟韋應物、柳子厚。其源出於淵明，以蕭散沖淡爲主。然要其歸，乃唐體之小偏，亦猶孔門視伯夷也。

又 韋、柳五言古，蕭散沖淡，本未可以句摘，今於景中見趣者姑摘數語，以見大略。韋如「水木澄秋景，逍遙清賞餘」，「遠峰明夕川，夏雨生衆綠」，「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明滅泛孤景，杳靄含夕虛」，「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川」，「高林曉露清，紅藥無人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空林無宿火，獨夜汲寒泉」，柳如「黃葉覆溪橋，荒村惟古木。寒花疏寂歷，幽泉惟斷續」，「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等句，皆於景中見趣，試一諷詠之，則鄙吝盡除矣。

又 韋柳五言古，猶摩詰五言絕，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學者必欲於音聲色相求之，則見。其短篇仄韻爲工，而於長篇平韻，如飲水嚼蠟矣。

又 律詩易曉，古詩難知。古詩崢嶸豪蕩者猶易知，蕭散沖淡者更不易知也。《應物傳》云：「應物爲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也。」《詩眼》云：「柳子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愚按：唐以詩取士，家傳戶習，人莫不知，而二公之詩當時猶莫能識，今欲以蕭散沖淡教後學，吾知其不相入也。

又 學韋柳詩，須先養其性氣，倘崢嶸之氣未化，豪蕩之性未除，非但不能學，且不能讀。試觀于鱗、元美，與韋柳多不相契。（于鱗不喜應物，元美亦未推重。）

又 韋柳之詩，蕭散沖淡，後進不宜遽學。譬之黃老恬淡無爲，乃是超世之術，若少年便耽此道，則頹墮委靡，不能自振。東坡學淵明，乃晚年事耳。

又 韋柳五言古，雖以蕭散沖淡爲主，然舊史稱子厚詩「精裁密緻」，宋景濂謂柳「斟酌於陶謝之中」，斯並得其實，故其長篇古律用韻險絕（用韻險絕者不錄），七言古鍛鍊深刻。應物之詩較子厚雖精密弗如，然其句亦自有法，故其五言古短篇仄韻最工，七言古既多矯逸，而勁峭獨出。乃知二公是由工入微，非若淵明平淡出於自然也。

又 東坡云：「柳子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朱子云：「韋蘇州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愚按：韋柳雖由工入微，然應物入微而不見其工，子厚雖入微，而經緯綿密，其功自見。故由唐人而論，是柳勝韋；由淵明而論，是韋勝柳。東坡遷海外，惟以陶柳二集自隨，是豈眞知陶者哉！朱子初年五言古悉學蘇州。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五言古，李、杜之所向如意，韋、柳之蕭散沖淡，各極其至，國朝人既不能學，即韓、白、東野變體，亦未有能學之者。

《唐詩鏡》卷三〇 韋、柳之佳，在攄寫委盡，絕不矜作一語。

《詩筏》 中唐如韋應物、柳子厚諸人，有絕類盛唐者。晚唐如馬戴諸人，亦有不愧盛唐者。然韋、柳佳處在古詩【略】。韋、柳古詩尚慕漢、晉，而晚唐人近體相沿時尚。韋、柳輩古體之外尚有近體，而晚唐近體之中遂無古意。

又 詩中之潔，獨推摩詰。即如【略】柳柳州之峻，韋蘇州之警【略】皆得潔中一種，而非其全。

又 嚴滄浪謂柳子厚五言古詩在韋蘇州之上。然余觀子厚詩，似得摩詰之潔，而頗近孤峭。其山水詩，頗類《鈷鉧潭》諸記，雖邊幅不廣，而意境已足。如武陵一隙，自有日月，與韋蘇州詩未易優劣。惟《田家》詩，直與儲光羲爭席，果勝蘇州一籌耳。

《圍爐詩話》卷三 （賀黃公）又曰：「宋人詩法，以韋、柳爲一體，更有憂樂也。柳構思精嚴，韋出手少易。學韋易以藏拙，學柳不能覆短。」

《戴酒園詩話又編・韋應物》 宋人又多以韋、柳並稱。余細觀其詩，亦甚相懸。韋無造作之煩，柳極鍛鍊之力。韋眞有曠達之懷，柳終帶排遣之意。詩爲心聲，自不可強。

又《柳宗元》 宋人詩法以韋、柳爲一體。方回謂其同而異，其言甚當。余以韋、柳相同者神骨之清，相異者不獨峭淡之分，先自憂樂之別。（黃白山

評：東坡「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上句指韋，下句指柳，本有分別。後人動以二子並稱，而不別其風格之異，總是隔壁聽耳。）如《贈吳武陵》曰：「希聲閟大樸，聾俗何由聰。」《種朮》曰：「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韋安有此憤激。《游南亭夜還敘志》曰：「知罄懷褚中，范叔戀綈袍。」《湘口館》曰：「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韋又安有此愁思。東坡又謂柳在韋上，此言亦甚可思。柳構思精嚴，韋出手稍易。學韋者易以藏拙，學柳者不能覆短也。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源流類》 夫古詩，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爲駒」之類，始爲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製大備。【略】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矣。

又《總集門一·纂輯類》張宗柟按 余觀（遺山）集中引《東坡詩雅引》云：「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又有《別李周卿》詩云：「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乃知王漁洋《五言詩凡例》，其論實本於此。

《分甘餘話》卷三 東坡謂柳柳州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此言誤矣。余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揚州作論詩絕句，有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以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又常謂陶如佛語，韋如菩薩語，王右丞如祖師語也。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中唐韋蘇州、柳柳州，一則澹雅幽靜，一則恬適安閒。漢、魏、六朝諸人而後，能嗣響古詩正音者，韋、柳也，非僅貞元、元和間推獨步矣。

《詩友師傳錄》 【略】蕭亭答：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以爲名言。若學陶、王、韋、柳等詩，則當於平淡中求眞味。初看未見，愈久不忘。

《貞一齋說詩·詩談雜錄》 五古自漢、魏至晉、宋俱可學，齊、梁以下不必學，唐代五古，則自陳伯玉、張曲江至韋、柳俱可學，自後亦不必學。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

《小澥草堂雜論詩》 詩到中唐盡：【略】蘇州、柳州深永盡。

《隨園詩話》卷五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硜硜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而妄薄前人。【略】韋、柳雋逸，不宜長篇。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柳宗元 柳州詩長於哀怨，得《騷》之餘意。東坡謂在韋蘇州上，而王阮亭謂不及蘇州。各自成家，兩存其說可也。

《援鶉堂筆記》卷四四 韋自在處過於柳，然亦病弱。柳則體健，以能文故也。

《劍谿說詩》卷下 知能率高於能鍊，則知【略】柳不如韋矣。

又《又編》 韋、柳歌行之善者，妙絕詩人，但五言更臻極則，不能不自掩之耳。

又 柳並韋稱，五言小詩也，至大篇馳騁筆力，當不在韓吏部下。

《詩學源流考》 貞元、元和之際，【略】柳子厚獨傳《騷》學，亦宗陶公，五言幽澹綿邈，足繼蘇州，故世並稱曰韋柳。

又 終唐之世，【略】古詩之得正音者，陳、張、韋、柳四家爲宗。

《石洲詩話》卷二 王、孟諸公，雖極超詣，然其妙處，似猶可得以言語形容之。獨至韋蘇州，則其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跡可求。不得已，則取徐迪功所謂「朦朧萌拆，渾沌貞粹」八字，或庶幾可仿象乎。柳州稍重，然妙處亦復不滅。

又卷八 《許彥周詩話》：「東坡云：柳子厚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略】夫東坡之言陶、柳、韋也，以詩品定之也，非專以襟抱閒曠定之也。若專以襟抱閒曠定之，則以陶、韋並稱足矣，不必系以柳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韋、柳詩之定評也。蘇州歿後，識之者僅一樂天。柳州文掩其詩，得東坡而始顯。當時雖榮，沒則已焉。文章之道，乃反乎是。

又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景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略】韋、柳以澄澹爲宗，錢、李以風標相尚。

《筱園詩話》卷一 蓋五言須法漢、魏及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李、杜諸公，而參以太沖、宣城及王、孟、韋、柳四家，則高古清遠，雄厚沉鬱，均造其極，正變備於是矣。

《北江詩話》卷六 又有似同而實異者【略】韋、柳並名，而韋之文不如柳。【略】此又同中之異也。

《幽夢續影》 唐人之詩，多類名花：【略】韋、柳似海紅，古媚在骨。

吳德旋《雜示及門諸子》 詩家三昧通禪理，妙處難於色相求。句句皆從苦心出，柳州端不讓蘇州。

《昭昧詹言》卷一 又有文、理、義皆得，而不必求其意，論其世，第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亦爲人所愛賞而不欲廢者，如齊、梁人及唐韋、柳、王維是也。此禪家別傳，無關志持者耳。

又卷七 每二句一斷，一換意、換筆、換勢。詩止八句，而分四層，順逆離合，夾敘夾寫，筆筆轉，反覆詠歎，令人悽斷。此詩意格，韋、柳不知矣。後惟杜、韓短篇，時有此章法文法。

又 「汀葭」六句寫景。韋、柳所撫，多在此等而已。古人皆以敘題交代爲本分，無闌入泛剩長語，求之鮑、謝皆然。至韋、柳乃不見此典型，但一味空象浮虛，尋其事緒，髣髴而已，了無實際。

《靜居緒言》 人以王、孟、韋、柳連而稱之者，以其詩皆不事琱繪也。然其間位置自別，風趣不同。韋蘇州氣味不在建安下，不應以其有田園詩便列一格。柳州詩清煉孤詣，類其爲文。韋特自然，柳多作意，在讀者得之。

又 韋、柳詩皆本色文字，大璞不琢，人知其美而往往易視，殊不知難於藻飾者多矣。故歷觀自來名爲學韋、柳者，率多浮薄疎庸之筆。

《養一齋詩話》卷一 柳詩淡而未腴，當出孟、韋下。

《藝概・詩概》 陶、謝並稱，韋、柳並稱。蘇州出於淵明，柳州出於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又 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柳云：「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是騷人語。

《峴傭說詩》 後來王、孟、韋、柳，皆得陶公之雅淡，然其沈痛處率不能至也。境遇使然。

錢振璜《詩話》下 柳詩有支澀生硬之病，韋則無之，此柳所以不如韋也。東坡、滄浪佩服柳詩。阮亭伸韋抑柳，是定論。

《石遺室詩話》卷六 曾剛甫【略】云：【略】蘇州少作多豪縱，餘清澹似張曲江，晚學陶。世稱韋、柳，其不及柳州者，少一峭耳。然《郡齋燕集》一篇，固與儀曹《南磵》爭俊也。

又 蘇堪少日，嘗書韋詩後云：【略】韋詩清麗而傷雋，亞於柳。【略】柳之五言，可與入古矣，以其淵然而有渟也。

劉柳

論述

《舊唐書・劉禹錫柳宗元傳論》 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

又 犧鷄斷尾，害馬敗羣。僻塗自噬，劉柳諸君。

范仲淹《述夢詩序》 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

《宋景文筆記》卷上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論著多類之。未年尤奧澁，人讀之有不能曉者。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朽。丐於古而出一語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目品焉。

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略】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

王安石《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

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

《戴海詩話》 有大才，作小詩輒不工，退之是也。【略】劉禹錫、柳宗元，小詩極妙。

《容齋續筆·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敎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仇。」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誌》，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訐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於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略】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三子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即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非。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秘，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

《詩鏡總論》 劉夢得七言絕，柳子厚五言古，俱深於哀怨，謂《騷》之餘派可。劉婉多風，柳直損致。世稱韋、柳，則以本色見長耳。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七言律，平叙易於徑直，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難。【略】摩詰、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勳、高散騎、岑補闕諸公，實爲同調。而大曆十子及劉賓客、柳柳州，其紹述也。

《說詩晬語》卷上 柳子厚哀怨有節，律中《騷》體，與夢得故是敵手。

《劍谿說詩》卷下 大曆以後七律，劉、柳格調最優。

又《又編》 八司馬之才，無過劉、柳者。柳之勝劉，又不但詩文。其謫居自多怨艾意，而劉則無之。惜乎其一斥不起，天故靳而弗與自新也。

又 夢得詩多傑作，特古、《選》不及子厚、東野。

錢大昕《張鶴泉文集序》 柳州之文，序於劉夢得。夢得與子厚同患難，交最密，然夢得文格不如子厚。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十子而降，多成一副面目，未免數見不鮮。至劉、柳出，乃復見詩人本色，觀聽爲之一變。子厚骨聳，夢得氣雄，元和之二豪也。

《昭昧詹言》卷一八 柳子厚才又大於夢得，然境地得失，與夢得相似。至其五言，則妙絕古今，非劉所及矣。

《藝概·詩概》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劉夢得叙柳州文，謂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此特舉其大要耳。其親切處，累見與書中，夢得蓋深知柳州者也。

紀事

劉禹錫《重至衡陽傷柳儀曹并引》 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爲別。柳浮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

又《子劉子自傳》 王叔文，【略】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

杜牧《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 故丞國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才，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得一相見。」

《因話錄·宮部》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又《商部下》 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

《舊唐書·劉禹錫傳》 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略】時號「二王劉柳。」

《唐語林・文學》 劉禹錫云：與柳八、韓七詣施士匄聽《毛詩》。

雜録

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怳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略】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寃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

《宋景文筆記》卷中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

《東坡題跋・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鄰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於沙礫。」亦妙語也。

《蔡寬夫詩話・劉柳白詩同意》 劉禹錫、柳宗元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共）〔安〕家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蓋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云：「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雖不著所以，當亦與禹錫同意。《古東門》用袁盎事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子厚《古東門行》，夢得《靖安佳人》，皆爲武相元衡作也。柳云：「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凶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猶有嫉惡憫忠之意。夢得「昨夜畫堂歌舞人」之句，似傷乎薄。世言柳、劉爲御史，元衡爲中丞，待二人滅裂。果然，則柳賢於劉矣。

《劍谿説詩又編》 盜殺武元衡，與韓相俠累何異，非國家細故也。柳子厚《古東門行》，直指其事，其義正，其詞危，可使當日君相動色。而劉夢得置國事勿論，乃爲《靖安佳人怨》詩，觀其小引，似與武有不相能者。顧夢得左官遠服，當不以私廢公，爲國惜相臣，又況其死以國事，胡托爲女子悽斷之詞，而猶以爲「裨於樂府」，過矣。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 柳子厚《同劉二十八述舊言情八十韻》，韻愈險，而詞愈工，氣愈勝，最爲長律中奇作，稱柳詩者未有及之者也。劉夢得《歷陽書事七十韻》，亦足旗鼓相當。

劉白

論述

《詩史・蘇子容愛元白劉詩》 蘇子容愛元、白、劉賓客輩詩，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誦，苦不愛太白輩詩。曾誦《汝洛集・九日送人》云：「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群。」以爲假對工夫，無及此聯。又舉劉夢得《送李文饒再鎮浙西詩》，以爲最着題。

又《樂天夢得詩》 昔蘇子美言樂天《琵琶行》中云「夜深忽夢少年事，覺來粉淚紅闌干」，此聯有佳句。余謂夢得《武昌老人吹笛歌》云：「如今老去語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聲上在，時時一曲夢中吹。」不減樂天。

《對牀夜語》卷五 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里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劉禹錫云：「金谷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張祜云：「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樓下綰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烟弄一枝。」薛能云：「和風烟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詩皆倣白，獨薛能一首變爲淒楚耳。

《詩藪内編・近體中・七言》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略】樂天才具泛瀾，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爲一格，又一變也。

《詩源辯體》卷二九 白樂天初與元微之齊名，元卒，與劉禹錫（字夢得）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按劉雖與白齊名，而其集變體實少，五、七言古及五言律俱未爲工。七言律如「南荆西蜀」、「南宮幸龍」、「渡頭輕雨」三篇，聲氣有類盛唐，如「建節東行」、「南國山川」、「家襲韋平」、「浮杯萬里」等篇，音調亦似大曆，如「漢壽城邊」、「相門才子」、「洛陽秋日」、「新賜魚書」、「鳳樓南

面」等篇，則已逗入開成。至如「疎種碧松過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蘭蕊殘妝舍露泣，柳條長袂向風揮」等句，及「前年曾見」一篇，則更入纖巧矣。七言絕氣格甚勝，嚴滄浪云：「大曆以後，劉夢得之絕句，吾所深取耳。」

又　樂天最愛夢得七言律「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夢得之詩，惟此得爲變體，而集中皆不傳。及考《萬首唐人絕句》，劉實有似樂天者，故當時有「劉白」之稱。乃知今所傳夢得詩，決非全集也。

紀事

白居易《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製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侄龜兒編錄，勒成兩卷。【略】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略】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略】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里高山頭白早，海中僊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眞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侄秘藏而已。

《臨漢隱居詩話》　白居易殊不善評詩，【略】又稱劉禹錫：「雪里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

《風月堂詩話》卷上　白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知蘇州，《劉夢得外集》有《戲酬白舍人曹長寄詩言游宴之盛》一篇，破題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左司，謂韋應物也。

《珊瑚鈎詩話》卷一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當時號爲絕唱。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我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余雖不及，然亦不孤樂天之賞耳。」

《全唐詩話》卷三　樂天、夢得有《除夜詩》，（牛）僧孺和云：「惜歲歲今盡，少年應不知。淒涼數流輩，懽喜見兒孫。暗減一身力，潛添滿鬢絲。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

又　長慶中，元微之、夢得、韋楚客同會樂天舍，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杯，飲已，即成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于是罷唱。

又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數妓還洛陽，後卻還錢塘，故禹錫戲答云：「其那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

又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我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禹錫《金陵五題自序》云。）

《隨園詩話》卷六　懷古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比山經地志，以詳核爲佳。【略】劉夢得《金陵懷古》，只咏王濬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時白太傅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眞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王濬一事。而劉公胸中，豈止曉此一典耶。

《詞壇叢話·花間之祖》　有唐一代，太白、子同千古綱領，樂天、夢得聲調漸開。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白唱和集》三卷。（劉禹錫、白居易。）

《崇文總目》卷五　《劉白唱和集》一卷，劉禹錫、白居易撰。鑒按：《通志略》、《宋志》並作三卷。

《詩藪雜編·遺逸中》　《劉白倡和集》三卷。

《唐音癸籤·集錄一》　《劉白倡和集》三卷。

藝文

馮宿《酬白樂天劉夢得》 共稱洛邑難其選，何幸天書用不才。遙約和風新草木，且令新雪靜塵埃。臨岐有愧傾三省，別酌無辭醉百杯。明歲杏園花下集，須知春色自東來。

令狐楚《皇城中花園識劉白賞春不及》 五鳳樓西花一園，低枝小樹盡芳繁。洛陽才子何曾愛，下馬貪趨廣運門。

裴度、劉禹錫、白居易《度自到洛中與樂天為文酒之會時時搆詠樂不可支則慨然共憶夢得而夢得亦分司至此歡愜可知因為聯句》（存目）

白居易《醉贈劉二十八使君》 爲我引杯添酒興，與君把筯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盡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又《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和寄問劉白（時夢得與夢天方舟西上）》 正與劉夢得，醉笑大開口。適值此詩來，歡喜君知否。遂令高卷幕，兼遣重添酒。起望會稽雲，東南一回首。愛君金玉句，舉世誰人有？功用隨日新，資材本天授。吟哦不能散，自午將及酉。遂留夢得眠，匡牀宿東牖。

又《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一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閑日，一生一死臨老頭。盃酒英雄君與操，（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文章微婉我知丘。（仲尼云：「後世知丘者《春秋》。」又云：「《春秋》之旨微而婉也。」）賢豪雖沒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盃酒長精神。

牛僧孺《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得樂天》 【略】池塘初展見，金玉自凡輕。側眩魂猶悚，周觀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旺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酲。媲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念此園林寶，還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爲汝數逢迎。

白居易《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劄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略】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咏，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舍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儁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大和五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

又《與劉禹錫書》 冬候斗寒，不審動止何似？居易蒙免。韋楊子、李宗直、陳清等至，連奉三問，并慰馳心。洛下今年旱損至甚，蠲放太半，經費不充，見議停減料錢，公私之況可見，蓋天災流行也。承貴部大稔，流亡悉歸，既遇豐年，又加仁政，否極則泰，物數之常。且使君之心，得以與衆同樂，即宴游酣詠，當隨日來。前月廿六日，崔家送終事畢，執紼之時，長慟而已！況見所示祭文及祭微哀辭，豈勝悽咽！來使到遲，不及發引，反虞之明日申奠，亦足以及哀。因覩二文，并錄祭敦并微志文同往，覽之當一惻惻耳！平生相識雖多，深者蓋寡，就中與夢得同厚者，深、敦、微而已。今相次而去，奈老心何！以此思之，遂有奉寄長句。長句而下，或感事，或遣懷，或對境，共十篇，今又錄往，公事之暇，爲遍覽之，亦可悲，亦可哂也。微既往矣，知音兼勍敵者，非夢而誰？故來示有「脫膊毒拳、腦門起倒」之戲，如此之樂，誰復知之？從報白君「黥榴裙」之逸句，少有登高之稱，豈人之遠思，唯餘兩僕射嘆詞？乃至「金環翠羽」之悽韻，每吟皆數四，如清光在前。或復命酒延賓，與之同詠，不覺便醉便卧。即不知拙句到彼，有何人同諷耶？向前兩度修狀寄詩，皆酒酣操簡，或書不成字，或言涉無端，此病固蒙素知，終在希君恕醉人耳。所報男有藝，雌無容，少嘉賓，多乞客，其來尚矣。幸有家園渭城，豈假外物乎？昨問李宗直，知是久親事，常在左右，引於青氊帳前，飲之數盃，隅坐與語。先問貴體，次問高牆，略得而知，聊用爲慰，即瞻戀饑渴之深淺可知也，復何言哉！沃洲僧往，又蒙與書，便是數百年盛事，可謂頭頭結緣耳。宗直還，奉狀不宣。居易再拜。夢得閣下。十一月日，謹空。

雜録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氏籍類**》 元、白《長慶集》皆有老劉，白謂夢得，元謂太眞，非一人也。

又《考證門四・名物類》 蒼蔔鮓方。蒼蔔，即梔子也。采嫩花釀作鮓，最爲香美。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有詩載集中。

九老

論述

《**四溟詩話**》**卷一** 詩至三謝，迺有唐調。香山九老，迺有宋調。

紀事

白居易《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杯氣尚粗。鬼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傅，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卻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三仙山》、《五天竺圖》，多老壽者。）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前慈州刺史廣平劉貞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眞年八十二，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又《九老圖詩并序》 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二老，謂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歸洛；僧如滿，年九十五。）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鶴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新唐書・白居易傳**》 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著録

《**皕宋樓藏書志・總集類一**》《香山九老會詩》一卷。舊抄本。唐樂天白居易輯。自序。

藝文

胡杲《七老會詩》 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鬢不嫌杯酒興，白頭仍愛玉爐熏。裴回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卻勤。盤落滿斟判酩酊，香囊高挂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葉，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吉皎《七老會詩》 休官罷任已閒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柳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筑謳歌任褐裾。寧用管弦來合雜，自清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成詩不住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劉眞《七老會詩》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尚知心未

退，吟詩猶覺力完全。閒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揮毫象七賢。山茗煮時秋霧碧，玉杯斟處彩霞鮮。臨階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當管弦。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鄭據《七老會詩》 東洛幽閒日暮春，邀歡多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杯多說古今人。更無外事來心肺，空有清虛入思神。醉舞兩回迎歡酒，狂歌一曲會娛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

盧真《七老會詩》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亦共同。對酒歌聲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醽醁常滿酌，烟霞萬里會應同。

張渾《七老會詩》 幽亭春盡共爲歡，印綬居身是大官。遁跡豈勞登遠岫，垂絲何必坐谿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況襟懷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垂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

雜録

《宣和書譜》卷九 白居易【略】會昌初家東都履道里。【略】自號「醉吟先生」，或經月不茹葷，又稱「香山居士」。與胡杲、吉(旼)〔皎〕、鄭據、劉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韻語陽秋》卷一九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里，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年高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朱熹《名臣言行錄》 宋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愼言，皆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時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貽書願與斯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

梁潛《題香山九老圖後》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爲則兪兪，兪兪則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兪兪者耶。九老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宦遊三十載，退居於洛，合九老而爲尚齒會。洛陽爲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少微之星，煜煜垂芒，而衣冠皓偉，賓遊雜遝，酣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聲，或喚家僮奏霓裳法部，或命小妓歌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之得失曾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遊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彷彿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兪兪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既老，而不知九老于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蕃鎮跋扈，奄監弄威，搢紳爲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繫國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氣耶。於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托於流連放棄之間者豈其心哉。固不已而強自寬也。況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鞠爲茂草矣，果可以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爾也。不然年九十之尚父，猶思經綸於周室，年八十之綺皓，且定儲皇於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於世事乎。然則九老之兪兪，乃所謂慼慼也。愚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于事君者，無自託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今亡之。疑爲弘文館諸翁而逸其半，未知是否。中書舍人解縉既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後如此云。

《唐才子傳・白居易》 與胡杲、吉(旼)〔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如滿、李元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時人慕之，繪《九老圖》。

《甌北詩話》卷四 《香山九老圖》故事，《新唐書》謂居易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貞、張渾、狄兼謨、盧貞讌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此未考香山集也。其自序七老會詩，謂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在履道坊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以爲希有，各賦七言六韻一章以紀之，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也。祕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後序又云：「其年夏，又有二老李元爽、僧如

滿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是七老內無狄、盧二人，增元爽、如滿，爲九老也。今汪立名本，並考諸人官位年壽及詩附於後，較爲詳核。惟吉旼作吉皎，稍異，今並載之：「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眞（年八十七），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前侍御史內供奉范陽盧眞（年八十三），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僧如滿（年九十五），此二人無詩，香山各作一絕句贈之。」

張王樂府

論述

《臨漢隱居詩話》 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叙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愬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又 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應物之比也。

《彥周詩話》 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李、杜者，氣不勝耳。

《滄浪詩話・詩評》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

劉克莊《韓隱君詩序》 古人不及見，後世之偶然比興風刺之作，至列于經。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髣髴風人之萬一。余竊惑焉。或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於是張籍、王建輩稍束起書袋，刻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顰，遂爲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書以爲詩失之腐，捐書以爲詩失之野歟。

又《跋呂炎樂府》 樂府李賀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

《唐才子傳・王建》 與張籍契厚，唱答尤多。工爲樂府歌行，格幽思遠。二公之體，同變時流。

陳謨《學村記》 昔王建、張籍同時，同以樂府著聲。評籍者曰：其不及王建者，村不盡也。謂其不皆自然，未極於眞耳。村固易學哉。

《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 梁、陳而下，樂府、古詩變而律絕，唐人李杜高岑，名爲樂府，實則歌行。張籍、王建，卑淺相矜，長吉、庭筠，怪麗不典。

又《古體中・五言》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略】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釐毫，溫、李欲以巧勝，所謂謬於千里。

又《古體下・七言》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略】至元、白長篇，張、王樂府，下逮盧、李，流派日卑，道術彌裂矣。

又 唐七言歌行【略】張籍、王建，稍爲眞澹，體益卑卑。

又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略】王建《望夫石》、《寄遠曲》，張籍《節婦吟》、《征婦怨》，柳宗元《楊白花》，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

又《近體中・七言》 唐七言律【略】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

又 「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張籍、王建之鼻祖。獨結語絕得王維、李頎風調，起語亦自大體。

又《近體下・絕句》 昌黎「青青水中蒲」三首，頓有不安六朝意，然如張、王樂府，似是而非。取兩漢五言短古熟讀自見。

《唐音癸籤・評彙三》 文章窮於用古，矯而用俗，如《史》、《漢》後《六朝史》之入方言、俗語是也。籍、建詩之用俗亦然。王荆公題籍《集》云：「看是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凡俗言俗事入詩，較用古更難。知兩家詩體，大費鑄合在。

又《評彙五》 籍、建、長吉之不能追李、杜，固也。但在少陵後仍詠現事諷刺，則詩爲謗訕時政之具矣。此白氏諷諫愈多愈不足珍也。所以張文昌只得就世俗俚淺事做題目，不敢及其他。仲初亦然。（文昌樂府，只《傷歌行》詠京兆楊憑者是時事。建集並無。）

《詩源辯體》卷二七 張籍（字文昌）五言古極少，王建（字仲初）五言古聲調僅純，然不成語者多；樂府七言，二公又是一家。王元美云：「樂府之所

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馮元成謂「較李杜歌行，判若河漢」是也。愚按：二公樂府，意多懇切，語多痛快，正元和體也。然析而論之，張語造古淡，較王稍爲婉曲，王則語語痛快矣。且王詩多，而入錄者少，故知其去張實遠也，其仄韻亦多上、去二聲雜用。

又　張王樂府七言，張如「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浮雲上天雨隨地，暫時會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築城詞》），「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古釵行》），王如「有歌有舞須早爲，昨日健於今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但看壠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寒食行》），「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迴，還起大宅與高臺」（《北邙行》）等句，皆懇切痛快者也，宋、元、國初多習爲之，蓋以其短篇，語意緊密，中才者易於收拾耳。

又　韓白五言長篇雖成大變，而縱恣自如，各極其至；張王樂府七言雖在正變之間，而實未盡佳。選者於韓白五言長篇不錄而多采張王樂府，蓋元和主變，而選者貴正也。

又　大曆而後，五七言律體製、聲調多相類，元和間，賈島、張籍、王建始變常調。張王五言清新峭拔，較賈小異，在唐體亦爲小偏。張如「椰葉瘴雲濕，桂叢蠻鳥聲」，「夜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竹深村路暗，月出釣船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漁家」，「新露濕茅屋，暗泉衝竹籬」，王如「瘴烟沙上起，陰火雨中生」，「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石冷啼猿影，松昏戲鹿塵」，「閉門留野鹿，分食養山雞」，「雨水洗荒竹，溪沙塡廢渠」，「野桑穿井長，荒竹過牆生」等句，皆清新峭拔，另爲一種，五代諸公乃多出此矣。

《唐詩鏡》卷四一　七言古欲語語生情，自張籍、王建始爲此體。盛唐人只寫得大意。張籍、王建俱作猥情軟語，眞際雖多，雅道盡喪矣。二子相參，張之氣稍遒，王之語近文也。

又　張、王七古，瘖啞偪側，每到眞處，一如兒啼女哭所爲。故詩以清遠爲佳，不以苦刻爲貴。

《圍爐詩話》卷二　張籍、王建七古甚妙，不免是殘山剩水，氣又苦咽。

又　《品彙》以張、王並列，極當。張籍善爲哀婉之音，有嬌弦玉指之態。仲初妙在不含蓄，有曉鐘殘角之音。人但言仲初《宮詞》，如食熊而取腦也。司馬律不佳，排律尤劣，方回亦以爲一體，列之爲式，陋矣。

《詩辯坻》卷三　七言歌行，雖主氣勢，然須間出秀語，不得全豪；敘述情事，勿太明直，當使參差，更附景物，乃佳耳。【略】唯張、王樂府，最爲俚近，舉止谺露，不足效也。

又　初盛之後，似合有張、王俚俗一派，猶明中葉有袁中郎輩也。

又　文昌樂府與仲初齊名，然王促薄而調急，張風流而情永，張爲勝矣。

又　籍、建並稱，然建遠不如籍。籍《楚妃》、《離宮》有盛唐之調，俱得樂府遺風。建《宮詞》直落晚葉，去孟蜀花蕊夫人一間耳。《夜看揚州市》，何里巷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張籍王建》　高棅《品彙》設立名目，取舍不能盡當，惟七言古以張、王並列，極爲有識。文昌善爲哀婉之音，有嬌弦玉指之致。仲初妙于不含蓄，亦自有曉鐘殘角之韻。後人徒稱其《宮詞百首》，此如食熊啖股，何嘗得其美處。「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詞」，姚秘書之評張司業也。此言甚當。王之《當窗織》、《簇蠶詞》、《去婦》、《老婦歎鏡》、《促刺詞》，若令出司業手，必當倍爲可觀。惟形容獰惡之態，則王勝於張。王《射虎行》曰：「自去射虎得虎歸，官差射虎得虎遲。獨行以死當虎命，兩人相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回，山下綠苗成道徑。遠立不敢污箭鏃，聞死還來分虎肉。惜留猛虎着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閒。」張《猛虎行》曰：「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遶林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跡。」張咏猛虎，故摹寫怯弱以見負嵎之威，王咏射虎，故曲盡狡獪之態，用意不同，俱爲酷肖。《詩歸》評王詩曰：「有激之言，字字痛切，似爲千古朝事邊事寫一供狀。」此論妙甚。張詩雖工，僅詞人之言，王詩意深遠矣。（黃白山評：「張詩亦似爲權門勢要傾害朝士之喻，非徒咏猛虎而已。」）張《古釵歎》曰：「古釵墮

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凰宛轉有古儀，欲爲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王《開池得古釵》曰：「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凰半在雙股齊，鈿花落處生黃泥。當時墮地覓不得，暗想窗中還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學梳古時髻。莫言至死亦不遺，還似前人初得時。」王詩作驚喜之意，亦佳。尤妙在暗想墮地時啼，思路周折。至學梳古髻，尤肖嬌憨之態。然意盡于得釵。張所寄託便在絃指之外，令人想見淮陰典連敖，鳳雛治耒陽時也。張《羈旅行》曰：「荒城無人霜滿路，野火燒橋不得度。寒蟲入窟鳥歸巢，僮僕問我誰家去。行尋田頭暝未息，雙轂長轅礙荆棘。緣岡入澗投田家，主人舂米爲夜食。晨雞喔喔茅屋旁，行人起掃車上霜。」數語深肖旅途之景。仲初《田家留客》曰：「遠行僮僕應苦饑，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房新泥無風土。」又曰：「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塚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寫主人情事，亦復如見。如此主賓，恨不令其相值。張《將軍行》敘戰勝後曰：「擾擾惟有牛羊聲。」《關山月》曰：「軍中探騎暮出城，伏兵暗處低旌戟。」《永嘉行》曰：「紫陌旌旛暗相觸，家家雞犬飛上屋。」《廢宅行》曰：「宅邊青桑垂宛宛，野蠶食葉還成繭。黃雀銜草入燕窠，嘖嘖啾啾白日晚。去時禾黍埋地中，饑兵掘土翻重重。鴟梟養子庭樹上，曲牆空屋多旋風。」王《遠將歸》曰：「去願車輪遲，回思馬蹄速。」《涼州行》曰：「驅羊亦着錦爲衣，爲惜氊裘防鬬時。」《溫泉宮行》曰：「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子弟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張之傳寫入微，王亦透快而妙。司業律詩以淺淡而妙，然實鴻鵠之腹毳也。余惟喜其《寄劉和州》：「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滿郭青。」光景可思。又《憶陷蕃故人》：「無人收廢帳，歸馬識殘旗。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誠堪嗚咽。司馬律不能佳，排律尤劣，故昔人謂其俗。方回亦以爲一體，列之爲式，陋矣。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許彥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以不能追蹤李、杜者，氣不勝耳。余以爲非也，正坐格不高耳。不但李、杜，盛唐諸詩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是格韻高妙。

《漫堂説詩》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略】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

《然鐙記聞》 唐人樂府，惟有太白《蜀道難》、《烏夜啼》，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眞樂府也。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前譜·樂詞》 方綱按：李長吉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在《長吉集》中之一體，元自諧合《雲韶》。【略】姑勿論杜、韓諸大家正聲正格皆未之及，即以張、王、元、白旁及諸作者，音節之繁不一，豈能遍悉舉隅，而僅載長吉之樂詞，是惡足以程式後學乎？

《談龍録》 句法須求健舉，七言古詩尤亟。然歌行雜言中，優柔舒緩之調，讀之可歌可泣，感人彌深。如白氏及張、王樂府具在也。今人幾不知有轉韻之格矣。此種音節，懼遂亡之，奈何！

《師友詩傳録》 阮亭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略】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

又 蕭亭答：「樂府之異於詩者，往往敘事。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略】至唐人多與詩無別。惟張籍、王建猶能近古，而氣象雖別，亦可宗也。」

又 至杜少陵乃大懲厥弊，以雄辭直寫時事，以創格而紓鴻文，而新體立焉。較之白太傅諷諭詩，《秦中吟》之屬，及王建、張籍新樂府，倍覺高渾典厚，蒼涼悲壯。此正一主於賦，而兼比興之旨者也。

《師友詩傳續録》 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略】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遡兩周，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爲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

《蘭叢詩話》 五古五律先求王、孟、韋、柳，七古歌行先求元、白、張、王，庶有次第。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張籍 張、王樂府有新聲而少古意。王漁洋所謂「不曾辛苦學妃豨」也。然心思之巧，辭句之雋，最易啓人聰穎，高青邱每肖之，存之以備一格。

《説詩晬語》卷上 惟張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雅非貴品。

《**劍谿說詩》卷上**　楊鐵崖樂府，亦元、白、張、王末派。

又　李西涯論古樂府，謂「李太白才調雖高，而題與義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及觀所自爲樂府，祇堪樂天後塵耳。

又　許彥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而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漁洋老人《分甘餘話》非之，謂「正坐格不高耳」。愚以爲皆非也。張、王縱氣勝格高，祇追逐王、李、高、岑，如何敢望李、杜。

《**漢詩總說》**　詩惟漢詩最難學最難讀。【略】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豔，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略】《陌上桑》、《董嬌嬈》，即張、王、李、韓輕艷之祖也。

《**小滸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張文昌籍王仲初建詩，如風落霜梨，觸牙鬆脆。

《**石洲詩話》卷二**　張、王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眞善於紹古者。較之昌谷，奇豔不及，而眞切過之。

又　張、王已不規規于格律聲音之似古矣，至元、白又伸縮抽換，至于不可思議，一層之外，又有一層。古人必無依樣臨摹，以爲近古者也。

翁方綱《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　夫張、王、元、白之雅操，不可以例杜、韓。山谷之逆筆，不可以概歐、梅。

《**雨村詩話》卷下**　王建、張籍樂府，何曾一字險怪，而讀之入情入理，與漢、魏樂府並傳。古人不朽者以此，所以詩最忌艱澀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張、王樂府多七言，易於曲折動人也。

又《七古凡例》　樂府古詞，陳陳相因，易於取厭。張文昌、王仲初創爲新製，文今意古，言淺諷深，頗《三百篇》興、觀、羣、怨之旨。白樂天尤工此體，至欲藉以感悟宸聰，敷陳民瘼，其積愈厚，故其言愈昌。【略】元微之骨色稍庸，擇數篇自足相敵。至張、王尚有古音，元、白始全今調，則又可爲知者道也。

又　唐七言古詩，整齊於高、岑、王、李，飄瀟於太白，沉雄於少陵，崛強於昌黎，蓋猶七雄之並峙也。前之王、楊、盧、駱，後之元、白、張、王，則宋、衛、中山之君也。

《**履園譚詩・總論》**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略】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

《**甚園詩說》卷四**　張、王樂府，時有遺聲；元、白唱酬，了無深致。

《**養一齋詩話》卷三**　大抵中唐人氣味往往相近。然樂天勝微之，文昌勝仲初，名雖相埒，又當細求其分別與優劣處，乃非無星秤耳。

又卷五　（張文潛）《輸麥行》、《放牛兒》兩詩，摹寫情態，質而愈文，雖使文昌、仲初爲之，寧復過此？

又卷九　然（王建）以樂府得與張文昌齊名，學詩者信以古體爲先務矣。

《**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張、王樂府，出詩穉嫩，意少眞誠，何足爲後人法。

《**問花樓詩話》卷二**　劉誠意功業文章，有明一代諸臣之冠。【略】其擬樂府諸篇，評者云在文昌、仲初之間。

《**竹林答問》**　問：唐人新樂府何如？（陳僅答）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眞樂府也。其他如元道州之《系樂府》，元微之之《樂府新題》，香山、張、王之《新樂府》，溫飛卿之《樂府倚曲》，皮日休之《正樂府》皆是。微之以下，雖以古詩之體爲樂府，而樂府之眞存。

又　問：張、王、元、白等《新樂府》，可以被管弦否？（陳僅答）此雖不可知，考之郭茂倩《樂府詩集》，則當時入樂者，初唐多五律，盛唐多七絕。亦有截律詩之半以爲樂曲者，如《想夫憐》爲右丞「秦川一半夕陽開」七律，《都子歌》爲香山《東城桂》七絕第三首，所歌者，不必定爲樂府詩也。大抵唐時詩人多通音樂，故其詩皆可被之管弦。

《**藝概・詩概》**　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爲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

《**老生常談》**　七古，高、岑、王、李是一種，李、杜各一種，李長吉一種，張、王樂府一種，韓一種，元、白又一種，後人幾不能變化矣。

又　樂府不傳久矣，歷朝紛紛聚訟，究亦不知何說近是。李、杜偶爲之，皆以現事借樂府題目，不另立名色，即雜於歌行中，最是。若只就題面演說，則了無意味，可以不作。張、王、鐵崖皆不能近古，成其爲張、王、鐵崖之歌行詩可耳。

《**筱園詩話》卷一**　大曆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溫、李以博麗勝，郊、島以幽峭勝，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變者也。即張、王、皮、陸之屬，非無意翻新變故者，特成就狹小耳。

又卷二 惟名家之中，又有正副，合分爲二等論次之耳。如郊、島、張、王，則郊猶可附列名家，島則小家，張、王亦是小家。

雜録

《玉林詩話・馬古洲》 古洲馬莊父嘗賦《烏林詞》云：「荆州兒童不足恃，何物老瞞欺一世。兵書浪語十三篇，不料烏林出奇計。隆準雲孫驅伏龍，紫髯強援要江東。戈船植羽蔽寒日，雪浪崩崖驚晚風。行間一卒如兒戲，持火絕江人不意。灰銷漢賊終老心，功入喬家少年壻。君不見華容道旁春草生，魂銷不聽車馬聲。哀猿夜啼霜月冷，空餘野燐沙邊明。」辭意精深，不減張籍、王建之《樂府》，惜世無知者。錄以遺後人共評之。

《寒廬詩話》 阮亭先生曰：「余嘗見一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稀稀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稀」皆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爲「女」，「呼」爲「喚」，「稀」爲「豕」，湊泊成句，是何文理。」因於《論詩絕句》著其說曰：「草堂樂府擅驚奇，老杜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稀。」先生此論，深中嘉、隆七子剿襲古樂府之病。

元白

論述

綜論

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君諱戡，【略】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 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閑適。既持是取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艷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顧陶《唐詩類選後序》 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爲元白。

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 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

黄滔《答陳磻隱論詩書》 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干天。

韋縠《才調集序》 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奧妙，【略】各有編次。或閑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鬥美。

《雲溪友議・錢塘論》 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兹有恨也。

《舊唐書・元稹傳》 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咏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略】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淒惋。

又《元稹白居易傳論》 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肩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爲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王禹偁《放言詩序》 元、白謫宦，皆有《放言詩》，著於編集，蓋騷人之道

味也。

《**新唐書・白居易傳**》　初，與元稹酬咏，故號「元白」。

又《**白居易傳論**》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略】而杜牧謂：「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蘇軾《**祭柳子玉文**》　元輕白俗。

《**避暑錄話**》**卷下**　杜牧作李戡墓志，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諭、閑適之辭，可概謂淫言媟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艷淫媟，乃正其所言而不自知也。《新唐書》取爲牧語，論樂天，《傳》以爲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

《**蔡寬夫詩話・司空圖論詩**》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爲力勍氣孱，乃都會之豪估【略】」，皆切中其病。

《**優古堂詩話・日月跳擲**》　元微之《憶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彥周詩話**》　東坡《祭柳子玉文》：「【略】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詩話總龜前集・詠物門下**》**引**《**古今詩話**》　白樂天以詩名與元微之同，時號「元白」。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五**《**釋氏門**》**引**《**西清詩話**》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時)〔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仙」，「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復捨彼就此，去留何所縈？前身爲過迹，來世即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持)〔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

《**歲寒堂詩話**》**卷上**　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

又　杜牧之云：「多情卻是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元、白、張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

又　《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爲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

又　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

又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

又　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李)賀以詞爲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韻語陽秋**》**卷三**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己格律更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何邪？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韵詩，山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

《**珊瑚鉤詩話**》**卷一**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韵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略】」皆其病也。

又　前人作詩，未始和韵。自唐白樂天爲杭州刺史，元微之爲浙東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邪？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洪适《**元氏長慶集原跋**》　元、白才名相埒。

《**容齋隨筆・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又《**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咏天寶時

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貧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至。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謨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又《詩評》 和韵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鬥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若柳子厚五言古詩，【略】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

《墨莊漫錄》卷六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

劉克莊《題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鋟行于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杜牧罪元、白詩歌傳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誨淫，且曰：「恨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余謂此論合是元魯山、陽道州輩人口中語。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篇，「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以燕伐燕，元、白豈肯心服。

又《新集》卷六 元、白皆唐大詩人，余觀古作者意，必以艱深文淺近，必以尖新革塵腐。二公獨不然。世傳其賦咏，元語多犯白，固有「偷格律」之嘲。【略】兩《長慶集》部帙數倍韓、柳，其間大篇如《連昌宮詞》，如《琵琶行》之類，不可勝書。

方回《跋方君至庚辰詩》 東坡謂「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予謂詩不厭寒，不厭瘦，惟輕與俗，則決不可。

又《秋晚雜書三十首》二七 如唐號元、白，白豈元可擬。中有不同處，要與分朴詭。

《唐才子傳・白居易》 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

又《元稹》 微之與白樂天最密，雖骨肉未至，愛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元、白。

《唐詩品彙・總叙》 元、白序事，務在分明。

又《七言古詩叙目・歌行長篇附》 歌行長篇，【略】迨元和後，元稹、白居易始相尚此製，世號「元白體」。其詞欲贍欲達，去離務近，明露肝膽。

《歸田詩話・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

《升庵詩話・津陽門詩》 曾子固云：「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鄭嵎《津陽門》詩，皆以韵語紀常事。」鄭嵎詩【略】其事皆與雜錄小說符合，然其詩則警策清越不及元、白多矣。

又《崔道融讀杜紫微集》 杜牧嘗譏元、白云：「淫詞媟語，入人肌膚，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詩淫媟者，與元、白等耳，豈所謂「睫在眼前猶不見」乎？

《藝苑卮言》卷四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略】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

又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

《四友齋叢說・詩二》 余最喜白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夫《三百篇》何嘗以雕繪爲工耶？世又以元微之與白并稱，然元已自雕繪，唯諷諭諸篇，差可比肩耳。

又 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爲當爲古今長歌第一。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略】至元、白長篇，【略】下逮盧、李，流派日卑，道術彌裂矣。

又 唐七言歌行，【略】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

又 唐人歌行烜赫者，【略】元稹《連昌辭》，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

【略】並驚絕一時。今讀諸作，往往不厭人意。

又《近體上・五言》 元微之云：「太白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有差肩子美者。若鋪陳始終，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猶數百，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闖奧乎。」白樂天云：「杜詩最多。至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善盡美，又過於李。」二公議論如此，蓋專以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杜優劣。然李所長，五七言絕亦足相當，而杜句律之高，在才具兼該，筆力變化，亦不專排比鋪陳，貫穿覼縷也。

又 李、杜【略】截長補短，蓋亦相當。惟長篇叙事，古今子美。故元、白論咸主此，第非究竟公案。

又 （杜甫）「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

又《外編・唐上》 文宗欲置詩學士，固非急務，然非雅尚不能。李珏奏罷，未爲無見，第以憲宗爲詩，釀成輕薄之風，中間鏨牙崛奇，譏諷時事，明指韓、柳、元、白諸公，此大是無識妄人。唐一代之文，所以能與漢並，正賴數君，豈俗子所解。乃憲宗興起之風，可與漢武、唐文相次。淮蔡之勛，尚出此下，而史不略言，故余特詳著焉。（樂天有諷諫詩，元稹、李紳有新樂府。）

又《唐下》 《正聲》【略】於中唐不取韓、柳、元、白，【略】非凌駕千古膽，超越千古識，不能。

又 中唐白居易、劉禹錫、元稹詩，皆播傳四裔，而不滿後人者，一擯於李、杜，再擯于錢、劉也。

《唐音癸籤・評彙三》 白詩祖樂府，務欲爲風俗之用。元與白同志。白意古詞俗，元詞古意俗。（陳繹曾。按：樂府古與俗正可無論，患在易曉易盡，失風人微婉義耳。白嘗規元：樂府詩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刪其繁而晦其義。亦自知詩病概然故云。）

又《談叢一》 紫薇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覓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薇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萬戶侯」句，而于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相值，豈有幸哉。

華鏡《元氏長慶集跋》 樂天、微之，以詩文并稱。元和長慶間，互相標榜倡和爲頡頏，而論者亦曰「元白」。

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矣。元、白二氏，創爲新體，以相倡和，各極才人之致。

又《序馬元調重刻白氏長慶集》 白之所以爲文者，元序之詳矣。【略】竊嘗尚論其世，以謂二君子當元和、長慶之間，以才力敏贍相推相讓，無倡不和，少或二韵，多至千言，實詩人次韵之所從始。其於作者之指，無所不窺，而尤以杜子美爲宗師，雖渾涵雄偉，未足庶幾，要爲能言其所欲言矣。

袁宏道《尺牘・與李龍湖》 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

又《尺牘・馮琢庵師》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眞足雁行。

《唐詩歸・盛唐三・王維》譚元春評 白妙于元，勿以齊名，遂忘責實也。

《唐詩歸・中唐四・元稹》鍾惺評 看古人輕快詩，當另察其精神靜深處。如微之「秋依靜處多」，樂天「清冷由木性，恬淡隨人心」、「曲罷秋夜深」等句，元、白本色，幾無尋處矣。然此乃元、白詩所由出，與其所以可傳之本也。

又《白居易》鍾惺評 元、白淺俚處，皆不足爲病，正惡其太直耳。詩貴言其所欲言，非直之謂也，直則不必爲詩矣。又二人酬唱，似惟恐一語或異，是其大病。所謂同調，亦不在語語同也。今取其詞旨蘊藉而能自出者，庶使人知眞元、白耳。

《詩鏡總論》 元、白以潦倒成家，意必盡言，言必盡興，然其力足以達之。微之多深著色，樂天多淺著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總皆降格爲之。凡意欲其近，體欲其輕，色欲其妍，聲欲其脆，此數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則縱肆爲之矣。

又 元、白之韵平以和，張、王之韵庫以急，其好盡則同，而元、白猶未傷雅也。雖然，元、白好盡言耳，張、王好盡意也。盡言特煩，盡意則褻矣。

《唐詩鏡》卷四二 元、白言情，元粘白解，遣意鑄詞，元修白率，體裁冗塌，則均耳。

《函史・唐文學傳》 韓、孟，元、白，下至皮、陸，連聯鬥押，累數千百言，橫騖別驅，肆焉而莫能自止。

《逸老堂詩話》卷下 白樂天詩，善用俚語，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雖同稱，差不及也。

《詩筏》 《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

詞》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焦仲卿》篇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寫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褚先生也。蓋龍門與《焦仲卿》篇之勝，在人略處求詳，詳處復略，而此則段段求詳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氣生動，字字從肺腸中流出也。

又　同時齊名者，往往同調。如【略】元、白，溫、李之類，不獨習尚切劘使然，而氣運所致，亦有不期同而同者。

又　微之稱少陵詩「鋪陳始終，排比聲韵，大或千言，次猶數百，太白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而樂天亦謂子美「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過于李白」。夫李以天分獨勝，而杜則天工人巧俱絕，欲推杜於李上，寧患無說，乃獨推其「排比聲韵」，「覼縷格律」，何耶？以聲韵格律論詩，已近於學究矣，況「排比」、「覼縷」，俗學所病。苟無雄渾豪邁之氣行於其間，雖千言數百，何益於短長？以此壓太白，恐太白不服也。

又　七言古須具轟雷掣電之才，排山倒海之氣，乃克爲之。【略】若元、白二公，才情有餘，邊幅甚賒，然時有拖沓之累。蓋（張）司業所病者節短，而元、白所病者氣緩，截長補短，庶幾可與李、杜諸人方駕耳。

《唐詩解・歌行長篇下》　《連昌》紀事，《琵琶》叙情，《長恨》諷刺，並長篇之勝。

馮班《古今樂府論》　子美自咏唐時事，以俟采詩者。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而作。

又《鬱湖倡和詩序》　唐元和間，元、白、劉角立於詩林，和韵之作，自茲而始。雄挑強戰，屢交不休，亦一時之盛也。

又《論樂府與錢頤仲》　樂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如後人賦《橫吹》諸題，及用古題而自出新意，或直賦題事，及杜甫、元、白新樂府是也。

又《跋續紀》　唐自天寶以後，古文騰涌，稍厭聲病。子美已還，競用古韵，韓、柳、元、白，人人不同。

又《論歌行與葉祖德》　子美獨構新格，自製題目。元、白輩祖述之，後人遂爲新例，陳、隋、初唐諸家，漸漸滅矣。

《鈍吟老人雜録・正俗》　杜子美創爲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爲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

又《誠子帖》　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也。元相時有學太白處。

《詩辯坻・唐後》　子厚《田家》，【略】第去元、白一塵耳。

又《雜論》　次韵非古，今人每好作之。【略】蓋次韵始於元、白，微之《上令狐文公書》中自叙其故。

《抱真堂詩話》　元、白體格不必論，若《琵琶行》，頗盡情事。

田雯《論詩》　元不及白。

《蘭叢詩話》　七古音節，【略】譬之曲子，李南曲，杜、韓北曲。元、白又轉而爲南曲，日趨於熟，亦宜略變。

又　換韵，【略】元、白歌行，或一韵即換，未免氣促，今讀熟不覺耳。

又　古樂府必不可仿。【略】杜則自爲新題，自爲新語。元、白、張、王因之。

又　五排六韵八韵，試帖功令耳。廣而數十韵百韵，老杜作而元、白述。然老杜以五古之法行之【略】元、白但平流徐進，案之不過拓開八句之起結項腹以爲功，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耳。其長處鋪陳足，而氣亦足以副之，初學爲宜。

又　五七絕句，唐亦多變。【略】元、白清宛【略】皆自闢一宗。

又　詩之有齊名者，幸也，亦不幸也。凡事與其同能，不如獨勝。若元、白【略】一見如伯諧、仲諧之不可辨，令子產「不同如面」之言或爽然，久對亦自有異，讀者不可循名而不責實。【略】如元之《雖馬歌》，白或未能【略】其無和，亦或不能和耶。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白樂天（居易）元微之（稹）詩如梨園法曲，其聲動心。

又《雜論詩》　白樂天「俗」字固不可易，然以元微之並觀，樂天定是不俗人。

又　中唐詩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意盡而語竭。元、白以煩。

又《又雜論詩》　詩到中唐盡：【略】元、白曲暢盡。

《龍性堂詩話初集》　杜「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拈」字亦新，唐人多用之。元稹《元日詩》：「笑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杜又云：「醉客拈鸚鵡」，是也。

又　元稹云：「玉碎無瓦聲，鏡破有半明。」白居易云：「搗麝成塵香不

滅，拗蓮爲寸絲難斷。」較李義山「蠶死絲盡」，「蠟灰泪乾」，又進一解。

《艮齋雜説》卷二　杜牧之嘗言：「近日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門戶相軋耳。揚州夢，直浪子行徑，杜書記平善又誰治耶？文人不自反如此。元或有《會眞記》之累，若樂天，學道人也。而以淫媟目之，冤矣。

《董齋詩話》卷下　艷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沈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略】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惡其蠱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

《西河合集・詩話》卷七　若白居易與劉禹錫齊名，又與元稹齊名，【略】而白并不辭，世亦疑之。予謂夢得與樂天原可肩并，元則卑劣抑下矣。白豈不自知，而甘與頡頏，蓋其時丁開、寶全盛之後，貞元諸君皆怯於舊法，思降爲通悅之習，而樂天創之，微之、夢得并起而效之。故樂天第喜其德鄰之廣，而不事效量，然猶自言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則亦若有不甘於并名者。夫既創斯體，已置身升降之際，使能者爲之，不過舍謚就疏，舍方就圜，舍官樣而就家常。而自不能者效之，則卑格貧相，小家數，駔儈氣，無所不至。幸樂天才高，縱卑貧小巧，而意能發攄，才能搏捖，才與氣能克斥布濩，而所在周給。老元、短李，又何能爲。白所自言，固審耳。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二　（杜）庭珠按：《元白傳論》：「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樂天亦嘗自言：「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必稱元白。」愚意元詩比白，翦裁差勝，而氣遠遜之。

《柳亭詩話・連昌宮》　曾南豐曰：「《津陽門》、《長恨歌》、《連昌宮》俱載開元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麗，至『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由興也。『祿山宮中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險詖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耶？微之叙事，遠過二子。」余按南豐此論，似屬皮相，此彭淵材所以爲五恨之一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白居易》　元、白詩不能高，論詩卻高。微之《少陵墓志》、《叙詩與樂天書》，樂天《寄元九書》，皆深得六藝之解者，惜所作不逮耳，不得以其詩廢其言也。

又《元稹》　詩至元、白，實又一大變。兩人雖并稱，亦各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白蒼莽中間存古調，元精工處亦雜新聲。既由風氣轉移，亦自材質有限。

又　《連昌宮詞》輕儁，《長恨歌》婉麗，《津陽門》詩豐贍，要當首白而尾鄭。顧前人諸選，惟收元作者，以其含有諷諭耳。

又《張祜》　樂天號爲與物無競，乃致張祜坎壈終身，事雖成於元稹，要不能辭伯仁由我之譏也。祜自不能爲徐凝俯首，何與于白，更何與于元而泥令狐楚之薦乎？款頭詩、目連救母，藝林載爲雅謔，安知不以其不爲前輩少容而有意壓之？

《原詩・外篇下》　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舂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又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

《香祖筆記》卷八　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云：「【略】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貴。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摘瑕類》　元、白於盛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師友詩傳續録》　（劉大勤）問：「唐人樂府，何以別於漢、魏？」（王士禛）答：「【略】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爲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略】」

又　問：「鍾嶸《詩品》云：『吟咏性情，何貴用事？』白樂天則謂文字須雕藻兩三字文采，不得全直致，恐傷鄙樸。二説孰是？」答：「【略】若樂天云云亦是，而其自爲詩卻多鄙樸。特其風味佳，故雖云『元輕白俗』，而終傳於後耳。

《然鐙記聞》　唐人樂府，惟有太白《蜀道難》、《烏夜啼》，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眞樂府也。

閻若璩《與戴唐器書》　錢牧齋嘗教其族孫遵王作詩法曰：元、白二公，往復論詩，【略】皆作者之津涉，後人之針藥也。

《一瓢詩話》　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風人之能事也。至于

屬對精警，使事嚴切，章法變化，條理井然，杜浣花之後不可多得。蓋因元和、長慶間與開元、天寶時，詩之運會，又當一變，故知之者少，而其即用現前俚語，如「矮張」「短李」之類，斷不可學。

又 宋人如陸放翁必是大家，如唐之元、白，不可輕議。但元、白原自烹鍊而成其面目，放翁惟欠此一著。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元、白長律，滔滔百韵，使事亦復工穩，但流易有餘，變化不足，故寧舍旃。

又《七言古·元稹》 白樂天同對策，同倡和，詩稱「元白體」，其實遠不逮白。白條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語纖，又流於澀。東坡品爲「元輕白俗」，非定論也。

又《五言長律·杜甫》 長律以少陵爲至，元、白動成百韻，頹然自放矣。

《隨園詩話》卷三 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桑弢父譏之曰：「大辨才從覺悟餘，香山居士老文殊。漁洋老眼披金屑，失卻光明大寶珠。」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獨豎一幟者，正爲其不襲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欲其描頭畫角，若明七子，而後謂之窺盛唐乎？要知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于少陵亦時有微詞，況元、白乎？

《劍溪説詩》卷上 楊鐵崖樂府，亦元、白、張、王末派。

又 元、白長句，無初唐之整麗，老杜之激昂，而宛轉流暢，又自一格，大抵通贍有餘，遒緊不足。

又 韋公當天寶末，【略】獨楊氏諸姨，未嘗顯及，爲尊親隱也。或曰：「如杜不諱言何？」余曰：「有忠愛之心如杜則可，不然，韋公爲正。彼元、白、張祜之徒，長吟短咏，果足垂鑒戒與？抑宣淫與？不得援詩人刺衛宣、齊襄自解免也。」

《劍溪説詩又編》 柳州歌行甚古，遒勁處非元、白、張、王所及。

《陔餘叢考·和韻》 六朝已有此體，以後罕有爲之者，至元、白始立爲格耳。

《甌北詩話》卷四 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敵，然香山自歸洛以後，益覺老幹無枝，稱心而出，隨筆抒寫，并無求工見好之意，而風趣橫生，一噴一醒，視少年時與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競勝者，更進一籌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

又 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古來但有和詩，無和韵。唐人有和韵，尚無次韵；次韵實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後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長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數十韵，爭能鬥巧，層出不窮，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韵，不過一二首，元、白則多至十六卷，凡一千餘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傳。蓋元、白覷此一體，爲歷代所無，可從此出奇，自量才力，又爲之而有餘，故一往一來，彼此角勝，遂以之擅場。微之《上令狐相公書》，謂「同門生白居易，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韵，或千言，或五百言。小生自揣，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韵，別創新詞，名爲次韵，蓋欲以難相挑耳」。白與元書，亦謂「敵則氣作，急則計生。以足下來章，惟求相困，故老僕報語，不覺太誇」。觀此可以見二公才力之大矣。今兩家次韵詩具在，五言排律，實屬工力悉敵，不分勝負，惟古詩往往和不及唱。蓋唱先有意而後有詞，和者或不能別有新意，則不免稍形支絀也。然二人創此體後，次韵者固習以爲常，而篇幅之長且多，終莫有及之者，至今猶推獨步也。

又 全集中亦不免有拙句、率句、複調、複意，【略】當時有「元輕白俗」之誚，蓋爲此等句也。

《十駕齋養新録·文人勿相輕》 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讜直，豈皆淫媟之詞。若反唇相稽，牧之獨無媟語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

《石洲詩話》卷一 元相作《杜公墓係》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奧」之説，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韵」之中，有「藩籬」焉，有「堂奧」焉。語本極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絶句》，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則以爲非特「堂奧」，即「藩翰」亦不止此。所謂「連城璧」者，蓋即「杜詩學」所謂「參苓、桂朮，君臣、佐使」之説，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轉不難于妙悟，而實難于「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所以爲高曾規矩者，又別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説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即如白之《和夢游春》五言長篇，以及《游悟眞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經營締構而爲之，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

而爲之實艱難。元、白之「鋪陳」、「排比」，尚不可躋攀若此，而況杜之「鋪陳」、「排比」乎？微之之語，乃眞閱歷之言也。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抉盡秘妙，直以元、白爲屠沽之輩。漁洋先生韙之，每戒後賢，勿輕看《長慶集》。蓋漁洋之教人，以妙悟爲主者，故其言如此。當時宣城施氏已有頓、漸二義之論。韓文公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又卷二　張、王已不規規于格律聲音之似古矣，至元、白乃又伸縮抽換，至于不可思議，一層之外，又有一層。古人必無依樣臨摹，以爲近古者也。

又　詩至元、白，針綫鉤貫，無乎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盡耳。

姚鼐《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　元微之首推子美長律，然與香山皆以多爲貴，精警缺焉，余盡不取。

《秋窗隨筆》　東坡《祭柳子玉文》：「【略】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略】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迹。

《北江詩話》卷一　唐詩人去古未遠，尚多比興。【略】元、白諸大家，最多興體。

《詩學源流考》　其他元、白、張、王之樂府，【略】非不瑰奇偉麗，卓然成家，然於此道中別闢一境，遂爲旁門小宗矣。

《雨村詩話》卷下　白樂天《新樂府》，夭矯變化，用筆不測，而起承轉收井然。其規諷勸戒，直是理學中古文，不可作詞章讀。元微之則宛然柔媚女郎詩矣。世稱「元白」，元何能如白也。

《甚原詩說》卷三　（排律）元、白滔滔百韵，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爲淺率家效顰。

又卷四　擬古樂府，則以太白爲正宗，而少陵及元、白、張、王其變也。

又　元、白唱酬，了無深致。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樂府古詞，陳陳相因，易於取厭。【略】白樂天尤工此體，至欲藉以感悟宸聰，敷陳民瘼，其積愈厚，故其言愈昌。特音節骫骳，乖於杜、韓正響，要亦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種文字也。元微之骨色稍庸，擇數篇自足相敵。至張、王尚有古音，元、白始全今調，則又可爲知者道也。

又《七律凡例》　白樂天失之流易，自序所謂「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也。披沙揀金，往往見寶，惟善擇者能之。元微之大近甜俗，一篇而外，不可強登矣。

又《五排凡例》　白傅百韵律詩三首，字字調和，銖兩悉稱。【略】元微之次韵一首，亦同聲之應焉。

岳端《寒瘦集序》　自蘇東坡云：「元輕白俗，【略】」後之論詩者，多不重元、白【略】。然蘇詩嘗作輕俗語，有甚於元、白者，吾嘆其自知之難也。【略】元、白於流便痛快中，頗有佳處，而苦於淺近，吾又嘆全才之難也。

《靜居緒言》　長慶以還，白傅之老嫗可解，饒有風思；元相之才子忝名，幾成淫濫。

《石園詩話》卷二　香山謂「予與微之前後寄和詩數百篇，近代無如此多有也」。愚謂白之於元也，「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兩語，已曲盡其情矣。元之于白也，《聞授江州司馬》及《得樂天書》兩絕句，亦曲盡其情。

延君壽《老生常談》　七古，高、岑、王、李是一種，李、杜各一種，【略】元、白又一種，後人幾不能變化矣。

又　大凡好大喜多，皆是一病。工部有一百韵長律，元、白亦有之，後人讀之已少。

《小清華園詩談・條辨》　何謂性情？【略】白香山之偏於坦率，元微之之偏於柔媚。

《竹林答問》　（陳詩香）問：「張、王、元、白等《新樂府》，可以被管弦否？」（陳僅）「此雖不可知，考之郭茂倩《樂府詩集》，則當時入樂者，初唐多五律，盛唐多七絕。亦有截律詩之半以爲樂曲者。【略】大抵唐時詩人多通音樂，故其詩皆可被之管弦。」

又　問：「元、白優劣若何？」（陳僅）「元、白齊名而元不如白，【略】非獨其詩之有優劣也。」

《養一齋詩話》卷三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南北曲中猥褻語耳，詞家不肯道此，而況詩哉。然元之詩品，又不逮白，而《連昌宮詞》收場用意，實勝《長恨歌》。艷《長恨》而亞《連昌》，不知詩之體統者也。「寂寞古行宮」二十字，足賅《連昌宮詞》六百餘字，尤爲妙境。詩品至微之，猶非浪得名也。瞿宗吉謂：「《長恨歌》一百廿句，讀者不厭其長；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以二

詩並稱，非知詩者。

《問花樓詩話》卷一　三唐作者，無論李、杜，如【略】元、白之曉暢，皆足上薄漢、魏，下掩宋、元，故曰詩至唐而極盛。

《筱園詩話》卷一　大曆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略】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變者也。

《昭昧詹言》卷二一　韋縠云：「李、杜、元、白，大海混茫，風流挺特。」愚謂今當改曰李、杜、韓、蘇，而去元、白。

又　元、白滔滔百韵，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爲淺率家奴效顰。

又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韵；即同韵亦在一韵中，不必句句次韵也。自元、白創始，【略】以韵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

《射鷹樓詩話》卷一〇　（陳偕燦云）僞李、杜不若眞元、白。

《湘綺樓説詩》卷三　元、白歌行，全是彈詞。微之頗能開合，樂天不如也。

又卷七　元微之賦《望雲騅》，縱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

舒夢蘭《古南餘話》　仲實問元白。曰：元才新，白才清；元性忌，白性和；元懼身名之不立，白憂時事之多艱，其識趣分矣。元不如白，不僅以詩歌定也。試觀白之《新樂府》、《琵琶行》，草草旁人，未嘗忘國，不重可風乎！

分　論

元稹《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容齋隨筆・長歌之哀》：嬉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失其意矣。《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殘燈無焰」，愁慘之時。「垂死起坐」，至情所激。「風吹雨入」，淒涼可知。非元、白心知，不能作此。

又《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一　《瀛奎律髓》卷四三紀昀評：與香山詩工拙相敵。

又四　《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微之爲御史，以彈劾嚴礪分司東都，又劾宰相親故，貶江陵士曹，移通州司馬，末爲大戚。樂天以朋友之義傷之則可，微之答和乃全述通州衰惡，若不能一朝居者，詞雖善而意已陋。異日由宦官進得相位，僅三月，貽終古羞，蓋其本心志在富貴故也。

又《以州宅誇於樂天》　《瀛奎律髓》卷四陸貽典評：微之比樂天較能修飾，然本質近，又不如也。

又《重誇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　《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長慶中，樂天知杭州，微之知越州，以筒寄詩自此始。【略】二公前貶九江、忠州、江陵、通州，往來詩不勝其酸楚，至此乃不勝其誇耀，亦一時風俗之弊，只知作詩，不知其有失也。紀昀評：此論甚確，大抵元、白爲人皆淺，小小悲喜必見於詩。全集皆然，不但此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末二語嘲樂天也。樂天有解嘲詩。

又《田家詞》　《唐風定・變風定》：骨力莽蒼，白集無此一篇。

又《連昌宮詞》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詩中既有指斥，似可不選。然微之超擢，因中人崔潭峻進此詩，宮中呼爲「元才子」，亦因此詩；又諸家選本與《長恨歌》、《琵琶行》并存，所謂「元白體」也，故已置而仍存之。《筱園詩話》卷四：元微之《連昌宮詞》，流傳宮禁，呼爲「元才子」，與《長恨歌》齊名。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不致仕》　汪立名注《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立名按：《八朝偶雋》：「元和初，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猶未請老，裴晉公時知制誥，因高郢致仕令詞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佑也。」公此詩所指，當與裴同，盛爲當時傳誦。厥後杜牧之每于公多不足語，形之詩篇，至托李戡之言，極口詆誚，文章家報復可畏如此。宋祁不察，據以論公，過矣。牧之，佑之孫也。

又《買花》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樂天《和答微之詩序》云：「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蓋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玩此數言，白傳已自定其詩，杜牧之譏之，直是隔壁語耳。

又《和答詩十首》　《查初白詩評十二種》卷上：序：「【略】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數語自道，可爲元、白定評。

又《和陽城驛》　《御選唐宋詩醇・太原白居易詩一》：此詩分兩大段

看：「商山陽城驛」至「事事無孑遺」，詳叙元詩；「凡是爲善者」至末，贊嘆之中，自攄胸臆。中有所感，借題發揮，正合緇衣好賢之旨，不以理太周而辭繁爲嫌也。

又《答桐花》《御選唐宋詩醇・太原白居易詩一》：元詩中有「爾生不得所，我願裁爲琴。安置君王側，調和元首音」之句，此詩前段命意相似，所謂「同者不能自異」也。「我思五丁力」以下，推廣言之，放聲大作，所謂「異者不能強同」也。

又《和大鵰鳥》《唐詩歸・中唐四・白居易》鍾惺評：寫到可笑可哭處，極痛極快，物無遁情，然風刺深微之體索然矣。知此，可與讀元、白詩。

又《答四皓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卷上：「勿高巢與由」八句，有意矯原唱，未免推崇過當。然此段議，天地間亦不可少。《御選唐宋詩醇・太原白居易詩一》：元詩責四皓定惠帝以釀呂氏之禍，此事後之論，未免過苛。假令當年廢長立愛，如意嗣位，所恃以托孤者獨一周昌耳，絳、灌諸人，未必帖然心服，且產、祿輩，根蒂深固，呂雉構患益急，保無意外之變耶？居易駁之，自是正論。起引孔子語，末又歸到聖人之道，前後照應，中間以子房作陪。蓋當劉、項逐鹿之時，群雄擾擾，皆功名之士，子房獨具入道之姿，其杰出者也，借賓定主，身份愈高。隨手帶出陳平，則賓中賓也。末又以伊、呂、巢、由作襯，議論瀾翻不竭。全是以作文法行之，直可當一篇四皓論讀。

又《別元九後詠所懷》《查初白詩評十二種》卷上：「同心一人去」二句，元、白交情，兩言說盡。

又《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寄桐花詩悵然感懷因以此寄》《御選唐宋詩醇・太原白居易詩三》：一意百折，往復纏綿，極平極曲，愈淺愈深，覺兩人覿面對語，無此親切也。杜甫於李白，居易於元微之，皆友誼中最篤者，故兩集中贈答詩眞摯乃爾。「悲事不悲君」一句，見從前之上章論救，不係於私情也，此是篇中眼目。

又《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御選唐宋詩醇・太原白居易詩四》：長律百韻，始於杜甫《夔府咏懷》一篇，繼之者元微之、白居易。居易集中，百韻詩凡三篇。杜甫排奡沉鬱，局陣變化，其才氣筆力，自非居易所及。居易法律井然，條暢流美，實可爲後來之法。學者未能窺杜之閫奧，且從此種問津，自無艱澀凌亂之病。

又《舟中讀元九詩》《御選唐宋詩醇・太原白居易詩五》：字字沉著，二十八字中無限層折，元微之《聞樂天左降江州》詩云：【略】居易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此詩眞可謂同調。

又《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御選唐宋詩醇・太原白居易詩五》：起聯點題，因極贊元九之詩。「道屈才方振」四句，作轉軸。「顧我文章劣」至「宿結字因緣」，叙自己之詩，并及遭際。「每嘆陳夫子」至「空令後代憐」，又舉古人之能詩不遇者，以況兩人，結出現在之地，含蓄不盡。其說詩處，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又如食蜜，中邊皆甜。兩人同調，可方伯牙鍾期矣。

又《送客南遷》《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樂天一貶江州司馬，移忠州刺史，後歸朝爲中書舍人，出知杭州，召，復爲蘇州，未嘗遠貶。其始借此爲題，以誇筆端之富，妙於鋪叙南土風景歟。微之相與倡和，尤長於斯。予所選五言律，止於十韻。惟此至十二韻，亦破例也。查慎行評：工於鋪叙。元、白擅長在此。

又《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瀛奎律髓》卷二陸貽典評：以議論作起承轉合，元、白爲然。

又《和春深二十首》《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此所謂「家」、「花」、「車」、「斜」，元、白、劉各賦二十首。今於白取五首，元、劉略之。依次押韻，至此而盛，詩之趣小貶矣。虛空想像，無是景而爲是語，騁才馳思，則亦可喜矣。紀昀評：依次押韻云云，此論最是。虛空想像云云，有語病。錢湘靈評：和韻盛於元、白。

又《阿崔》《瀛奎律髓》卷四一方回評：元、白皆苦無子，樂天晚得此子，後亦夭也。詩人窮相，形容無所不至，晚乃所以妨此子歟。

又《微之戲和答賣七行軍之作》《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樂天時爲河南尹，和此詩。紀昀評：和詩有此加韻之例，後人罕用。

又《六十拜河南尹》《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三、四，韓子蒼一聯出此。紀昀評：若「一盞」句竟佳，卻佳。元、白詩多失之好盡。

又《初冬早起寄夢得》《瀛奎律髓》卷一三方回評：白詩由衷，故勝微之。紀昀評：好在由衷，病亦在是。

紀事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略】予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

又《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予始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又明年徙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睹。刺史白怪問之，皆曰：「非欲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

白居易《劉白唱和集解》 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

又《與元九書》 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并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游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踪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嘆息矣。

又《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 揀得琅玕截作筒，緘題章句寫心胸。隨風每喜飛如鳥，渡水常憂化作龍。粉節堅如太守信，霜筠冷稱大夫容。煩君贊咏心知愧，魚目驪珠同一封。

李紳《新樓詩二十首》序 到越州日，【略】微之與樂天，此時只隔江津，日有酬和相答。

潘遠《西墅記譚》 元、白酬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台，置驛遞詩筒，及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其句都是暗合處耳。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 寶曆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侍郎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又《惜名》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雲仙雜記·元白兩不相下》引《高隱外書》 元微之、白樂天兩不相下，一日同咏李花，微之先成曰：「葦綃開萬朵。」樂天乃服。綃，練也。葦白而綃輕。

《鑒誡錄·四公會》 長安慈恩寺浮圖，起開元，至大和之歲，舉子前來登游題紀者衆矣。文宗朝，【略】會元、白因傳香于慈恩寺塔下，忽睹章先輩（八元）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塵。二公移時吟咏，盡日不厭，悉令除去諸家之詩，唯留章公一首而已。樂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爲之，詩流自此慈恩息筆矣。章公詩曰：「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卻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廻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

《舊唐書·元稹傳》 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

又《白居易傳》 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

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略】疏入不報。

又　（元和十年）授江州司馬。【略】時元稹在通州，篇咏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

又　（元和）十四年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

又　（元和十五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時元稹亦徵還爲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

又　（長慶二年）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咏往來，不間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

又　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爲居易集序【略】人以爲稹序盡其能事。

《**韻語陽秋**》**卷七**　陽城德行道義，爲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起於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略】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伏蒲之疏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貞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

又卷一〇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于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賦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牙開手爪，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志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考之，即道保也。

又卷一五　《霓裳羽衣舞》，始於開元，盛於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作歌答元微之云：「今年五月至蘇州，朝鐘暮角催白頭。貪看案牘常侵夜，不聽笙歌直到秋。秋來無事多閑悶，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答云『十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狀，綴兆音聲，具載於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纓纍纍珮珊珊」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遍，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可仿佛其遺意也。又曰：「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玉鈎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二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眞舞，故《長恨詞》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爲正。

又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故樂天爲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略】元微之嘗於張湖南座爲唐有態作《河滿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綱緩。使將河滿爲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又叙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碧溪詩話**》**卷八**　樂天謫潯陽，稹寄在絳詩云：「殘燈無燄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白謂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復貽三韵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盧山庵裏曉燈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不應如此之戚戚也。【略】然居易答元書，以三秦爲報，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嘆之語，恐特傷離索耳。

《**容齋隨筆・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略】」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韵》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盩厔》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韵，《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略】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醉吟先生**》**引**《**脞說**》　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

唱黃鷄與白日。黃鷄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罷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辭，我辭多是寄君詩。卻向江邊整回櫂，月落潮平是去時。」

《白文公年譜·開成三年戊午》 有《醉吟先生傳》。《北夢瑣言》云【略】按此非墓志語，乃《醉吟傳》中語，時元之亡久矣，其言「與僧如滿爲空門友，韋楚爲山水友，皇甫朗之爲酒友」，皆一時見在人，則其於詩友，自不應復及死者。又嘗爲《劉白唱和集序》，且與劉書云：「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此尤可證。公與元同升科第，俱負直聲，中歲復俱蹇連，晚而元撓節速化，得罪清議，公獨終始如一，二人賢否，固不可概論，而其交情，死生不渝，觀《香山寺記》，尚欲結他生緣，風誼之美，可厲薄俗，「掩淚」「傷心」之句，旨意甚哀，而或者臆度疑似，乃有隙終之論，小人之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

《唐音癸籤·談叢五》 詩筒始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詩，入筒中遞之。白有詩云：「爲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西湖游覽志餘·才情雅致》 元、白之在當時，聲華略等。樂天守杭州，而微之除浙東觀察使，比壤而居，詩筒往來，殆無虛日，嘲奬雜陳，亦一時盛事也。微之《以州宅誇樂天》詩：「州城迴遶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幛，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似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樂天答之詩：「賀上人回得報書，大誇州宅似仙居。厭看馮翊風沙久，喜見蘭亭烟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杭盡不如。」微之《重誇州宅》詩：「仙都難畫亦難書，暫合登臨不合居。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晚動千門鬧，湖色宵涵萬象虛。爲問西州羅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樂天答之詩：「君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爲君書。嵌空石面標羅刹，壓捺潮頭敵子胥。神鬼曾鞭猶不動，波濤雖打欲何如？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又《答微之》詩：「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不羨若耶溪。擺塵野鶴春毛暖，拍水沙鷗濕翅低。更對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甃點銀泥。」又《以西湖誇微之》詩：「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弦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爲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雁齒，輕浪甃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眞。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皇天從所欲，遠地得爲鄰。雲樹分三驛，烟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卻厭尺書頻。浙右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駕大朱輪。出動槍刀隊，歸生道路塵。雁驚弓易散，鷗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奉擁身。自然閒興少，應負鏡湖春。」

《歷代詩話·唐詩·交情》 吳旦生曰：白傅、元相交既深，【略】《北夢瑣言》乃謂【略】人疑其隙終也。余謂不然。【略】兩人交情，白頭如故，即白之序劉，猶言「與元爲文友詩敵」，且云「垂老遇劉」，未嘗獨厚於劉也。其自志亦偶及耳，何言隙終，以誣前哲。

《詩筏》 世傳楊汝士侍郎與元、白宴集賦詩，汝士後成，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略】又傳裴令公夜宴，半酣聯句，【略】次至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略】汝士二詩，小有意致，然亦元、白家常語耳，乃謂不能加此，何太怯耶？且汝士原無詩名，豈眞元、白勁敵？何元、白一則失色，一則裂紙，才絀於一時，氣奪於七字？此又元、白十分虛心處，莫謂其好名多忌，矜勝護前也。

《西河合集·詩話》卷六 當寶曆中，楊嗣復領貢舉，值其父於陵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門生迎父潼關，開宴於新昌第。時元、白俱在坐，請即席賦詩，及汝士詩成，元、白見之皆失色，當時所謂壓倒元、白是也。夫只此二句，不過一修飾唐律，何便使元、白折服，傳爲話柄？正以當時情事紆曲難道，且欲於聲律中概括簡盡，則此二句未易矣。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推較類》 唐人章八元《題慈恩寺塔》詩云【略】俚鄙極矣。乃元、白激賞之不容口，且曰：「不意嚴維出此弟子。」論詩至此，亦一劫也。盛唐諸大家有同登慈恩寺塔詩，如杜工部云【略】，高常侍云【略】，岑嘉州云【略】。已上諸公，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視八元詩，眞鬼窟中作活計，殆奴僕儓隸之不如矣。元、白豈未睹此耶。

又《考證門六·辯析類》 楊汝士於楊於陵座上賦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嘆伏。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在洛中，裴晉公夜宴，汝士詩云：「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失色。此本一事，而重複誤書之耳。按裴、白在洛，與劉夢得多倡和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

事也。是時文宗太和七年癸丑，白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裴爲東都留守。開成元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於洛，合宴舟中。先是太和五年，元已薨於武昌，安得與樂天、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賦詩耶？小說之不考而妄語如此，可笑也。

汪立名注《白香山詩長慶集・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立名按：計敏夫《紀事》【略】又云：「微之守浙東，樂天守蘇臺，遞筒唱和，內一聯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兩地暗合。」按杭、越唱和，在長慶中。此元和五年寄江陵詩，有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

又《白香山詩後集・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 《北夢瑣言》云：「白太保與元相國友善，【略】人疑其隙終也。」立名按：此語在《醉吟先生傳》中，非墓志也。傳末曰：「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則是微之歿久矣。其所謂「如滿爲空門友，韋楚爲山水友，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皆就當時在洛之人而言，非該舉平生也。且公晚年哭微之作甚多，有《夢微之詩》云：「夜來攜手夢同游，晨起盈巾淚莫收。」又《聞歌者唱微之詩》云：「時向歌中聞一句，未容傾耳已傷心。」感悼悽愴，如在初沒，隙終之語，豈不大謬邪。又考史傳，皆作白少傅，即公詩內止有「少傅官停」語，並無稱太保者，不知何所本也。

又《白香山詩長慶集・移牡丹栽》 立名按：《容齋隨筆》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略】按歐公不應爲此無稽語，必妄人僞托，如宋人《東坡事實》，朱文公云閩中鄭昂僞爲之者也。

《甌北詩話》卷四 唐人最重座主門生之誼，今皆見香山集中。有《賀楊僕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合宴席上作》，【略】《全唐詩話》記「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歸宴於新昌里第，元、白俱在座。楊汝士詩最後成，【略】自誇壓倒元、白」，即此會也。惟白詩謂楊僕射致仕有此宴，而《詩話》謂入覲有此宴，稍不同，自當以香山詩爲正。（《新唐書・楊嗣復傳》謂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

《竹林答問》 （陳詩香）問：「王定保《摭言》稱：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略】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略】汝士壓倒元、白，『鸞掖』、『鯉庭』之外，此又一事。元、白名重一時，何以屢敗於汝士？」（陳僅）「此自是古人虛心處。然樂天於七律，自謂率爾成章，非平生所尚，微之亦本非擅場，宜其屢見屈也。」

著録

白居易《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一。（「因繼」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詩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兹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辦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其櫜弓匣刀，彼此與心休息乎。【略】（大和）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新唐書・藝文志四》 《元白繼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

《通志・藝文略八》 《元白繼和集》一卷。

楊循吉《元氏長慶集原跋》 （弘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始克裝就，藏於雁蕩村舍之卧讀齋中，永爲珍玩。且近又借得《白氏集》，亦方在錄，可謂聯珠并秀，合璧同輝。

馬元調《重刻元氏長慶集凡例》 一、元白二集，同創體於元和，共取名於長慶，況其唱和之辭，十居五六，允宜合刻，以便參閱。但以元集卷帙校少，雕鐫易畢，故刻自元始焉。

《詩藪雜編・遺逸中・載籍》 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傳遠。姑記其目於左：【略】《元白倡和集》一卷。【略】右據諸家書目備錄。

汪立名《白香山詩集凡例》 今本有姑蘇錢考功刻曰《白氏文集》，云間

馬元調刻曰《元白長慶集》，大都從元及白者，故獨詳於元。前有《凡例》，後有《補遺》。元刻既竣，漫鐫白集，以附行耳。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明版集部》《元白長慶集》六函、五十八冊：唐元微之、白居易撰。《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前有宣和甲辰劉麟序，後有乾道甲子洪适跋。《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前有長慶四年元微之序，後有會昌五年居易自序，末刻「封奉政大夫、吏部考功郎中姑蘇錢應龍鋟梓」。

《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錄・別集類》《元白長慶集》元六十卷，補遺六卷，白七十一卷：唐元稹、白居易。二十本，一函。

《藝風堂藏書記・詩文第八上》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明萬曆甲辰，馬元調寶儉堂刊本。

藝文

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並序》（存目）

又《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序》 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馬通州，二十九日與樂天於鄂東蒲池村別，各賦一絕。到通州後，予又寄一篇，尋而樂天貺予八首。予時瘧病將死，一見外不復記憶。十三年，予以赦當遷，簡省書籍，得是八篇。吟嘆方極，適崔果州使至，爲予致樂天去年十二月二日書。書中寄予百韻至兩韻凡二十四章，屬李景信校書自忠州訪予，連床遞飲之間，悲咤使酒，不三兩日，盡和去年已來三十二章皆畢，李生視草而去。四月十三日，予手寫爲上、下卷，仍依次重用本韻，亦不知何時得見樂天，因人或寄去。通之人莫可與言詩者，唯妻淑在旁知狀。其本卷尋時於峽州面付樂天。別本都在唱和卷中。此卷唯五言大律詩二首而已。

《爲樂天自勸詩集因思頃年城南醉歸馬上遞唱艷曲十餘里不絕長慶初俱以制誥侍宿南郊齋宮夜後偶吟數十篇兩掖諸公洎翰林學士三十餘人驚起就聽逮至卒吏莫不家觀群公直至侍從行禮之時不復聚寐予與樂天吟哦竟亦不絕因書於樂天卷後越中冬夜風雨不覺將曉諸門互啓關鎖即事成篇》 春野醉吟十里程，齋宮潛咏萬人驚。今宵不寐到明讀，風雨曉聞關鎖聲。

又《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 況稹早歲而孤，資性疏愚，既不得爲達識者所顧，亦不願與順俗者同趨。行過二十，塊然無徒。及太夫人令子藝成，學茂德馨，一舉而搴芳蘭署，再舉而振藻彤庭。愚亦乘喧濫吹，謬列莖英，迹由情合，言以心誠，遂定死生之契，期於日月可盟。堅同金石，愛等弟兄，每均捧檄之祿，迭慶循陔之榮。用至於二門之童孺，莫不達廣孝之深情。

白居易《贈元稹》 自我從宦游，七年在長安；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難。豈無山上苗？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有波瀾。之子異於是，久要誓不諼。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一爲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鞍馬游，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爲同登科，不爲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

又《策林序》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爲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又《和答詩十首序》（元和）五年春，微之從東台來，不數日，又左轉爲江陵士曹掾。詔下日，會予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於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語不過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于山北寺。僕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於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興比，淫文艷韵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銷憂懣，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爲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爲，章有旨，迨于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發緘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與杓直、拒非及樊宗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思之：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僕既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恰牽，居無暇日，故不即時如意。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閑，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并別錄《和夢游春詩》一章，各附于本篇之末，餘未和者，亦續致之。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

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

又《和夢游春詩一百韻序》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游春》詩七十韵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寤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悟於妄，則宜歸於眞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反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卒章指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韵爲一百韵，重爲足下陳夢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眞，歸乎實。亦猶《法華經》序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爾云。

又《放言五首序》 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韵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予每咏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唯李頎有云：「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潯陽，未屆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

又《昔與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結後期》 往予爲御史，伊余忝拾遺。皆逢盛明代，俱登清近司。予繫玉爲珮，子曳綉爲衣。從容香烟下，同侍白玉墀。朝見寵者辱，暮見安者危。紛紛無退者，相顧令人悲。宦情君早厭，世事我深知。常於榮顯日，已約林泉期。況今各流落，身病齒髮衰。不作卧雲計，攜手欲何之？待君女嫁後，及我官滿時。稍無骨肉累，粗有漁樵資。歲晚青山路，白首期同歸。

又《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存目）

又《與元九書》 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又《題詩屏風絶句並序》（元和）十二年冬，微之猶滯通州，予亦未離湓上，相去萬里，不見三年，鬱鬱相念，多以吟咏自解。前後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數百篇，雖藏於篋中，永以爲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見所思。由是掇律句中短麗絶者，凡一百首，題錄合爲一屏風，舉目會心，參若其人在於前矣。前輩作事，多出偶然。則安知此屏，不爲好事者所傳，異日作九江一故事爾？因題絶句，聊以奬之。 相憶采君詩作鄣，自書自勘不辭勞。鄣成定被人爭寫，從此南中紙價高。

又《答微之並序》 微之於閬州西寺，手題予詩。予又以微之百篇，題此屏上。各以絶句，相報答之。 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

又《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來，命僕繼和。其間瘀絮勑慮四百字，車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劇辭殫，瑰奇怪譎。又題云：「奉煩只此一度，乞不見辭。」意欲定霸取威，置僕於窮地耳。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約體爲文，文成而理勝：此足下素所長者，僕何有焉？今足下果用所長，過蒙見窘。然敵則氣作，急則計生，四十二章，麾掃并畢，不知大敵以爲如何？夫斸石破山，先觀鑱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以足下來章，惟求相困，故老僕報語，不覺大誇。況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其爲敵也，當今不見，其爲多也，從古未聞。所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戲及此者，亦欲三千里外，一破愁顏。勿示他人，以取笑誚。樂天白。

又《祭元相公文》 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爲喻。死生契闊近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聽，今不復叙。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別悲吒，投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亦與君離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云：「自識君來三度別，遮回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怪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館於鄂，悲訊忽至，一慟之後，萬恨交懷。覆視前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將先知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詞三章，今載於是，以附奠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吊，唯道皇天無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其三云：「今在豈有相逢日？未死應無暫忘時。從此三篇收泪後，終身無復更吟詩。」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訣，弦筆兩絶，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應不生滅，四

海之內，誰無友朋？然以我爾之身，爲終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流，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已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

王禹偁《不見陽城驛有序》 予爲兒童時，覽元白集，見唱和陽城驛詩，時稹貶江陵，過商山，感陽道州而作是詩也。且改驛爲避賢郵，不忍呼其諱也。樂天在翰林，得而和之。又見杜紫微富水驛詩題下解云：富水驛舊名與陽諫議同。卒章曰：「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淳化二年秋九月，予自西掖左宦商於，訪其驛，即無有也。驗之圖經，求諸郡境，則富水地存而驛廢，陽城之號，遂莫知矣。因作古風詩，申明三賢之作，且以「不見陽城驛」爲首句。至于道州之行事，元詩盡之矣，此不復云。　不見陽城驛，空吟昔人詩。誰改避賢郵，唱首元微之。微之謫江陵，顧頡爲判司。路宿商山驛，一夕見嗟咨。所嗟陽道州，抗直貞元時。時亦被斥逐，南荒終一麾。題詩改驛名，格力何高奇。樂天在翰林，亦和遷客詞。遂使道州名，光與日月馳。是後數十年，借問經者誰？留題富水驛，始見杜紫微。紫微言驛名，不合輕改移。欲遣朝天者，惕然知在茲。一以諱事神，名呼不忍爲。一以名警衆，名存敎可施。爲善雖不同，同歸化之基。邇來又百稔，編集空鱗差。我遷上雒郡，罪譴身縶維。舊詩猶可誦，古驛殊無遺。富水地雖在，陽城名豈知。空想數君子，貫若珠纍纍。三章詩末泯，千古名亦隨。德音苟不嗣，吾道當已而。前賢尙如此，今我復何悲。題此商於驛，吟之聊自貽。

王世貞《偶覽元白長慶集有感逝者》 莫悲長慶元丞死，更覓劉郎伴白頭。何事調高酬不得，一生春雪半生愁。

雜　録

白居易《三游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緪滑，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綿，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韵，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游，故目爲三游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崖相廞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又《修香山寺記》 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志文見托。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乃迴施茲寺。【略】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白行簡《三夢記》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逾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詣慈恩佛舍，遍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酬，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於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里游。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游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本事詩·徵異第五》 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尙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勿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桂苑叢談·賞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鎭淮

【略】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略】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陶同游，問及往日蘆管之事。陶因獻朱崖、陸鬯、元、白所撰歌一曲，公亦喜之，即於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觱栗管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閑。

《北夢瑣言》卷六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泪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志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容齋隨筆・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容齋五筆・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窺。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能改齋漫録》卷一一　白樂天有《答元微之》詩云：「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初未悟其說。元微之集《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云：「朦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卻笑西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趁朝時。」

《唐詩紀事・元稹》　稹元和四年爲御史，鞫獄梓潼，樂天昆仲送至城西而別。後旬日，昆仲與李侍郎建閑游曲江及慈恩寺，飲酣作詩曰【略】。後旬日，得元書，果以是日至褒，仍寄詩曰【略】。白有《感夢記》備叙其事。

《郡齋讀書志・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一卷》　與元稹游，人謂之「元白」，而不蹈北司黨中。

《吹劍四録》　樂天同元稹編制科《策林》七十五門，即懷挾也。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元氏長慶集》　稹初與白樂天齊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而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卒爲小人之歸，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爲士者可以鑒矣。

《詩藪外編・唐上》　憲宗讀白居易諷諫百餘篇而善之，因召爲學士；穆宗讀元微之歌詩百餘首而善之，立徵爲舍人。二君不以詩名而好尚乃爾，知唐世人主，亡不喻此道也。

《唐音癸籤・評彙二》　元微之以杜之「鋪陳終始，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猶數百，爲非李所及」。白樂天亦云：「杜詩貫穿古今，觀縷格律，盡善盡美，過於李。」二公蓋專以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杜優劣，不知杜句律之高，自在才具兼該，筆力變化，亦不專在排比鋪陳，貫穿觀縷也。深於杜者，要自得之。元遺山有詩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此論所自出也。

《圍爐詩話》卷三　具文見意，又有如樂天挽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鼓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極其鋪張而無哀惜之意。白傳自作墓誌，但言與劉夢得爲詩友，不及於元，則二人之隙末，故詩如是也。

汪立名注《白香山詩長慶集・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灃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韵以贈且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也》附《三游洞序》

立名按：集中但載此序，而其詩已缺焉。即元集亦無此詩，可見元、白詩亡失者多矣。

《甌北詩話》卷四　（白居易）始知仕途險艱，早有林下樂志之想。觀其在江州寄微之書：「昔與微之在朝，同蓄退休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訂後期。」可知同在禁近時，早有此約矣。謫江州，有《自誨》一首，謂年已四十四，即活至七十，亦不過二十六年，惟當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何必捨此而遑遑他求。此尤其思退之本懷也。惟因家事落然，不能無藉於祿仕，其見之吟咏者，亦自不諱。【略】自是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遂不復外出，年才五十八耳。【略】而回視元和初年，與微之相約退休，可謂不負初心。非眞因二李黨起，始引身遠害也。有祿以贍其家，有才以傳於後，香山自視，固已獨有千古，權位勢利，曾不足當其一唾，豈徒以明哲保身爲得策耶？微之既與香山早有成約，其後急於入相，頓忘夙心，至與裴度相軋，貽譏清議，則其與香山早約時，本非眞意，故不能踐言耳。（葉少蘊云：「樂天【略】與元微之、牛僧孺相厚，而不累於元、牛【略】。惟不汲汲於進，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場也。」然則香山退休之志，雖不因黨禍，而因退休得免黨禍，則亦未嘗無因也。）

郊島

論述

韓愈《贈賈島》 孟郊死葬北邙山，從此風雲得暫閒。天恐文章渾斷絕，更生賈島着人間。

歐陽修《讀蟠桃詩寄子美》 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

又《太白戲聖俞》 下看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又《書梅聖俞稿後》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略】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

蘇軾《祭柳子玉文》 郊寒島瘦。

《蔡寬夫詩話·司空圖論詩》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略】「郊、島非附於寒澀，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

《彥周詩話》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滄浪詩話·詩評》 李、杜數公，如金鳧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珊瑚鉤詩話》卷一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休齋詩話·詩貴有野意》 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惟淵明耳。【略】至於郊寒島瘦，去之益遠。

《歲寒堂詩話》卷上 退之於籍、湜輩，皆兒子畜之，獨於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蓋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可易得。

劉克莊《林子顯詩序》 雖郊、島才思拘狹，或安一字而斷數髭，或先得上句，經歲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以唐風少之。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惟永嘉四靈復爲言苦吟，過於郊、島，篇帙少而警策多，今皆亡矣。靜學林君子顯【略】無郊、島之難深，而有元、白之曠達。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唐詩人以島配郊，又有郊寒島瘦之評。余謂不然，郊集中忽作老蒼苦硬語，禪家所謂一句撞倒牆者。退之崛強，亦推讓之。島尤敬畏，有「自來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之句。以賈配孟，是師與弟子並行也。賈五言有晚唐詩人不能道者。

樓鑰《答綦君更生論文書》 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賈島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不近於哀以思者乎？

舒岳祥《國成德宰武康鋟孟東野詩立其祠余家舊藏東野像書來借臨其尚友與俗異矣予因讀昌黎贈先生篇追和其韻併臨其像奉送之武康》 本師非翁敵，坻嶼視高岑。雖然曰郊島，郊島有淺深。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 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略】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

元好問《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囚。

《藝苑卮言》卷四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詩藪外編·唐下》 郊、島寒衲。

《詩源辯體》卷二五 孟之於韓，庶幾相匹。或稱郊、島，則非其倫矣。

又 賈島（字浪仙）與孟郊齊名，故稱郊、島。郊稱五言古，島稱五言律，然島之較郊，才質品第不啻什佰，故退之多稱郊而少及島。歐陽公亦云「郊死不爲島」是也。島五言律氣味清苦，聲韻峭急，在唐體尚爲小偏。而句多奇僻，在元和則爲大變。東坡云：「郊寒島瘦。」唐人詩論氣象，此正言氣象耳。

《詩鏡總論》 余嘗謂讀孟郊詩如嚼木瓜，齒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賈島詩如寒齏，味雖不和，時有餘酸薦齒。

《圍爐詩話》卷二 詩貴和緩優柔，而忌率直迫切。【略】（東野）《秋夕貧居》及《獨愁》等，皆傷於迫切。【略】賈島之《客喜》、《寄遠》、《古意》，與東野一轍。

又卷三　《紀事》謂「聞仙變格入僻，以矯元、白」。愚謂元、白之豔，已自諱之，亦何足矯。當矯者，鄙俚率直也。賈古詩此病亦多。「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病總在乎俗。酸陋亦是俗。

《載酒園詩話又編・賈島》　《遊仙》詩：「借得孤鶴騎，高近金烏飛。天中鶴路直，天盡鶴一息。」亦是奇語，尚不如東野「日下鶴過時，人間落空影」，似乎若或見之。

《古歡堂集雜著・論詩》　讀郊、島、皮、陸詩，如逢幽花異酒，別有賞心。

《說詩晬語》卷上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孟郊　東坡目爲「郊寒島瘦」，島瘦固然，郊之寒過求高深，鄰於刻削，其實從眞性情流出，未可與島並論也。而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毋乃太過乎。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孟東野、賈浪仙卓犖偏才，俱以苦心孤詣得之。

《小澥草堂雜論詩・雜論詩》　孟東野詩瘦骨峻嶒，不幸令人以賈島匹之。

《養一齋詩話》卷一　郊、島並稱，島非郊匹。人謂寒瘦，郊並不寒也。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論詩至此，胚胎造化矣，寒乎哉？東坡云：「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不足令東野心服。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抑又甚矣。

《問花樓詩話》卷一　今世談詩者曰韓、蘇，曰郊、島。先廣文云：「韓、孟並世，韓才雄而肆，孟骨高而韻，且島非郊匹也。」司空表聖曰：「島詩刻削多佳句。」

《靜居緒言》　郊寒島瘦，各有勝處。

又　「慈母手中線」與「妾心古井水」諸篇，殆所謂在古無上者矣。《終南山》詩，《巫山高》等作，椎琢渾成，高視闊步，豈亦寒儉者乎？「客舍并州已十霜」，及「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亦千古合作，豈一例瘦辭乎？然有終卷不可得此一二篇者矣。

《竹林答問》　（伍詩香）問：「郊、島何如？」（陳僅）：「郊勝於島。『郊寒島瘦』之評，亦未甚允。」

《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赤堇氏云：「古來詩人，如孟東野一生坎壈，可謂極矣。而後世之名，又被東坡『郊寒島瘦』一語論定，且讀孟詩，亦無甚許可。究之平心而論，郊、島何可同日語也？只如昌黎之于二公，亦已顯然。東野詩具在，并可細心一觀，何老髯之疏忽至此耶？」

《峴傭說詩》　孟郊、賈島並稱，謂之「郊寒島瘦」。然賈萬不及孟，孟堅賈脆，孟深賈淺故也。

《筱園詩話》卷二　郊則猶可附列名家，島則小家。

《瀛奎律髓》卷二九賈島《寄韓湘》許印芳評　郊、島詩其平易處，皆自鑱刻中來，所謂極苦得甘也。

《韓詩臆說》　自蘇子瞻有郊寒島瘦之謔，嚴滄浪有蟲吟草間之誚，世上寡識之流，遂奉爲典要，幾薄二子不值一錢，宜乎風雅之衰，靡靡日下也。試看韓、歐集中推崇二子者如何，豈其識見反出蘇、嚴下耶。

著　録

《帶經堂詩話・御筆類》　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有《玉池生集》。又刻郊、島二家詩，曰《寒瘦集》。生於富貴，而其胸懷蕭灑乃爾，亦奇。

藝　文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二首》二　君詩高處古無師，島瘦郊寒詎足差。縛得獰龍并寄我，句中仍喜見雄姿。

馮廷樾《論詩十首示謝文偉陳初山》七　長慶詩成體較強，春風野火好篇章。郊寒島瘦何煩說，絕倒風流白侍郎。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一九　元輕白俗眞能事，島瘦郊寒並絕倫。世上幾多無病者，大都碌碌不堪珍。

李必恒《論詩絕句十三首》五　帝里風光禁苑賒，抽毫日對上闌花。寒郊瘦島何曾見，官樣規模自一家。

屈復《論詩絕句三十四首》一八　吏部文章不可攀，新詩盤硬咏《南山》，

惟將郊島名寒瘦，今日吾其季孟間。

黃承吉《讀孟賈詩偶作》 坡老徒然哭蟛越，遺山莫漫誚詩囚。曲中尚有綿綿意，未許奔雷激浪求。　推敲兩字亦尋常，庸用詩僧月下忙？吟到過橋分野色，爲他佳句一低昂。

程恩澤《題陳迺錫先生手稿應陳堯農吉士鳳》 明詩掃地鍾譚出，誰挽頹風說建安？卻愛閉門陳正字，清如郊島翔如韓。

又《仿遺山絕句答徐麻峰仁弟》四 賦才雄昇合低頭，無本相隨逐未休。爲問坡仙與元子，漫勞辛苦謗詩囚。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賈島》 驢背推敲遇達官，應須島瘦配郊寒。浮圖倏爾仍初服，千秋憐才誰似韓？

雜録

《六一詩話》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古今詩話・郊島貧寒》 張文潛云：唐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以其言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客，山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季詩稱兩人爲最。

《碧溪詩話》卷四 永叔「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溼吟秋草」，以爲二子之窮。然子美亦有「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雖吟咏微物，曾無一點窮氣。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張復之》 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在睢陽《書懷》詩曰：「每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唐詩紀事・孟郊》 「天寒色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奪正陽。苦調更何言，久吟成此章。」此郊《苦寒吟》也。或曰：郊、島善言貧，此詩與島詩云：「卧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正相侔矣。

又《僧可朋》 可朋，丹稜人。少與延讓爲風雅之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曾題洞庭詩云：「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卻垂簾。」歐陽烱以此比孟郊、賈島。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叙目・餘響》 開成後，【略】又如司馬禮、于濆、邵謁之屬，研精覃思，不過歷郊、島之藩翰耳。

《詩藪外編・唐下》 盧仝、馬異，孟郊、賈島，並出一時。其詩體酷類，已爲奇絕，其名皆天生的對，尤爲奇也。

《南濠詩話》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略】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曰：「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二・瑣綴類》 吳嘉紀字野人，家泰州之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游，而獨喜爲詩，其詩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略】稱之於周櫟園先生，招之來廣陵，遂與四方之士應酬倡和，聲氣浸廣，篇什亦浸繁，然而寒瘦本色自在，今《陋軒集》中佳者，故不減郊、島風格。

紀昀《後山集鈔序》 平心而論，其五言古，劖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枒，則不免江西惡習。

《老生常談》 淺人多淺視郊、島兩家詩，初未嘗深究之也。東坡不甚喜東野詩，其天才雄邁，不能如此之喫苦耳。然必能爲東坡之「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方許稍稍雌黃之。後之學東野甚多，卻要說是學杜、韓撑門面，最是可笑。如王幼華之「峽亂無全天」，非從東野之「楚山爭蔽虧，日月無全輝」化出來耶，評者必稱爲學杜。

又　人於讀王、孟、韋、柳後，不讀郊、島兩家，猶是缺典。五律尤極瘦峭之能事。

《**靜居緒言**》宛陵詩有兩體：古淡一種，在襄陽、隨州之間；刻畫一種，便似郊、島。

《**筱園詩話**》**卷二**　山陰胡天游稚威，幽峭拗折，筆銳而奇，雖法郊、島、山谷，取徑僻狹，有生澀、晦僻、枯硬諸病，然筆力較爲沈著深刻，亦足以成一家，又非樊榭、穀人、仲雲輩所及矣。

三　俊

《**舊唐書・李紳傳**》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

又《**李德裕傳**》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

《**唐音癸籤・談叢四**》唐人一時齊名者，如【略】三俊（元稹、李德裕、李紳），皆兼以文筆爲稱。

姚　賈

論　述

《**詩人主客圖**》清奇雅正主李益【略】入室十人【略】姚合。升堂七人【略】賈島。

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公之詩，支而爲六家：【略】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略】

《**野客叢書・詩句相近**》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略】姚合詩：「文字當酒栝。」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栝。」

又《**以鳥對僧**》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雛鳥語，畫卷老僧眞」，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略】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略】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島然。

《**滄浪詩話・詩辯**》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祗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方回《**跋許萬松詩**》晚唐者，蓋老杜之一端。老杜之作，包晚唐於中，而賈島、姚合以下，得老杜之一體。葉水心獎四靈，亦宋初九僧體也。寇萊公亦此體也。近世學者，不探求其源，以四靈爲祖，曰「倡唐風自我始」，豈其然乎。

《**瀛奎律髓**》**卷一〇許渾**《**春日題韋曲野老邨舍**》**方回評**　晚唐諸人，賈島開一別派，姚合繼之。

又姚合《**遊春**》**方回評**　姚少監合初爲武功尉，有詩聲，世稱爲姚武功，與賈島同時而稍後，似未登昌黎之門。白樂天送知杭州，有詩。凡劉、白以後詩人，集中皆有姓名，詩亦一時新體也，而格卑於島，細巧則或過之。武功有《官況》三十首，趙紫芝多選取配賈島，以爲《二妙集》，蓋四靈之宗也。【略】予謂詩家有大判斷，有小結裹，姚之詩專在小結裹，故四靈學之。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體則衰落不振。又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於此幾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是故學詩者必以老杜爲祖，乃無偏僻之病云。

又卷一一姚合《**閒居晚夏**》**方回評**　姚合學賈島爲詩，雖賈之終窮，不及姚之終達，然姚之詩小巧而近乎弱，不能如賈之瘦勁高古也。當以此二公之詩細味觀之，又於其集中深考，斯可矣。

又卷一五杜甫《**倦夜**》**紀昀評**　體物入神，而不失大方，視姚合、賈島之體物，有仙凡之別。

又卷二〇朱慶餘《**早梅**》**方回評**　張洎序項斯詩，謂「元和中，張水部律格不涉舊體，惟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沿而下，則有任藩、陳標、章孝標、司

空圖等及門。項斯於寶曆、開成之際，尤爲水部所賞。」然則韓門諸人，詩派分異，此張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賈島之派也。

又翁續古《道上人房老梅》方回評　乾、淳以來，尤、楊、范、陸爲四大詩家，自是始降而爲江湖之詩。葉水心適以文爲一時宗，自不工詩，而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詩宗賈島、姚合。凡島、合同時漸染者，皆陰摹取摘用，驟名於時，而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

又卷二三張籍《過賈島野居》方回評　予嘗評之：賈浪仙詩幽奧而清新，姚少監詩淺近而清新，張文昌詩平易而清新。馮班評：浪仙、文昌詩不止清新也，若少監斯下矣，不當在弟子之列，宮牆外望可也。

又姚合《題李頻新居》方回評　予謂學姚合詩，如此亦可到也。必進而至於賈島，斯可矣，又進而至於杜，斯無可無不可矣。

又卷二四姚合《送李侍御過夏州》方回評　大抵姚少監詩不及浪仙，有氣格卑弱者，如「瘦馬寒來死，羸童餓得癡」，「馬爲賒來貴，童因借得頑」，皆晚輩之所不當學。

又卷四四趙紫芝《病起》方回評　四靈學姚合、賈島詩而不至，七言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

《唐才子傳·姚合》　與賈島同時，號「姚賈」，自成一法。島難吟，有清洌之風；合易作，皆平澹之氣。興趣俱到，格調少殊，所謂方拙之奧，至巧存焉。

《唐詩品彙·五言律詩敘目·正變》　元和以還，律體多變，賈島、姚合思致清苦【略】之數子者，意義、格律猶有取焉。

又《七言律詩敘目·接武》　賈島、姚合後出，格力猶有一二可取。

《唐音癸籤·評彙三》　姚秘監合詩洗濯既淨，挺拔欲高，得趣於浪仙之僻，而運以爽亮，取材於籍、建之淺，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時數子巧，撮其長者。但體似尖小，味亦微醨，故品局中駟爾。

又《評彙七》　「僧」與「鳥」，自浪仙後，幾成一副應急對子，諸家概有。惟姚合「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差不落夾。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　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務求爲前人所未道。而按以作詩之意，則不必相涉也。

《戴酒園詩話·末流之變》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耳孫不符鼻祖。如鄭谷受知於李頻，李頻受知於姚合，姚合與賈島友善，兼效其詩體。今以姚、鄭並觀，何異皐橋廡下賃舂婦與臨邛當壚者同列。始知凡事盡然，子夏之後有莊周，良不足怪。

又《詩魔》　按九僧皆宗賈島、姚合，賈詩非借景不妍，要不特賈，即謝朓、王維，不免受困。

又《王鎡》　王鎡生宋末，亦法賈、姚，頗得遺意。

又《又編·姚合》　按秘書與閬仙善，兼效其體。古詩不惟氣格近之，尚無其酸言。

《石園詩話》卷二　韓門諸人詩分兩派，朱慶餘、項斯以下爲張籍之派，姚合、李洞、方干而下則賈島之派也。

《退庵隨筆》卷二一　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花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騷、雅之本意，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主，而變本加厲，不知所返也。

《筱園詩話》卷一　江湖一派，鄙俚不堪入目。九僧、四靈，以長江、武功爲法，有句無章，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明末鐘、譚，即此種之嗣音。草根蟲鳴，鼠穴啾唧，殊無生氣，皆魔道也。

《石洲詩話》卷四　四靈皆晚唐體，大率不出姚合、賈島之緒餘。阮亭謂「如襪材窘于方幅」者也，吳鈔乃謂唐詩由此復行。

又　南渡自四靈以下，皆摹擬姚合、賈島之流，纖薄可厭。

《石遺室詩話》卷一　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盧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後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

紀事

《鑒誡錄·賈忤旨》　（賈）島後爲僧，改名無本，入京投蜀僧悟達國師院中，或去洗乾寺返初了，潛於鐘樓安下，日與師覺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衷

私唱和。

《唐才子傳・賈島》 時新及第，寓居法乾無可精舍，姚合、王建、張籍、雍陶，皆琴樽之好。

又《無可》 初，賈島棄俗時，同居青龍寺，呼島爲從兄，與馬戴、姚合、厲玄多有酬唱。

著録

《郡齋讀書志附志・二妙集一卷》 右汴人趙師秀選賈島、姚合詩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 《二妙集》一卷，舊鈔本。此書亦趙師秀所編，二妙者，賈浪仙、姚武功詩也。諸家書目俱未載，是書與《衆妙集》出自一人手寫。

《稽瑞樓書目》 《唐二妙集》二卷，舊鈔，一冊。

《温州經籍志》 《二妙集》一卷，未見。【略】「四靈」詩格宗法姚、賈，紫芝《衆妙集》錄唐詩至備，而獨無姚、賈。此集又專選姚、賈而不及他作。蓋《衆妙集》所選詩，唯劉長卿多至二十三首，其餘諸家皆不及十首。姚、賈二家所錄最多，故別爲卷帙，不與《衆妙集》同編也。其書《汲古閣書目》與《衆妙集》同有影宋本，然當時未付刊，今遂散佚。毛目別有舊抄段氏《二妙集》二本，乃金段成己、段克己兄弟詩集，與此不同。

雜録

《環溪詩話》 或謂胸中無料不可作詩，殊不知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不知所用何事。如唐詩《二妙集》、《衆妙集》，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

劉克莊《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如永嘉詩人極力馳騁，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詩，專造古體。

又《趙庭原詩》 趙君逢原示余《江村摘藁》，古體深得韋柳遺意，律體不□姚賈一字，掃世間浮淺之習，爲事外清遠之言。

又《題程垣詩卷》 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怪，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魏野詩，除前輩拈出數聯之外，如「棋退難饒客，琴生卻問兒」，「松風輕賜扇，石井勝頒冰」，「鶴病生閒撓，僧來廢靜眠」，「雁急長天外，驢遲落照中」。又《詠菊》云：「五色中偏貴，千花後獨尊」，皆逼姚、賈，而少有誦之者。

又《新集》卷四 亡友趙紫芝選姚合、賈島詩爲《二妙集》，其詩語往往有與姚、島相犯者。按賈太雕鶚，姚差律熟，去韋、柳尚爭等級。

又 溫庭筠與商隱同時齊名，時號溫李。二人記覽精博，才思橫溢，其豔麗者類徐、庾，其切近者類姚、賈。

舒岳祥《劉士元詩序》 初，薛沂叔泳從趙天樂游，得唐人姚、賈法。晚歸寧海，爲人鋪說，聞者心目鮮醒。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璣致中、翁卷靈舒工爲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爲法，其徒尊爲「四靈」，翕然效之，有「八俊」之目。

趙汝回《瓜廬詩序》 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擇淬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嘖嘖嘆賞之，於是四靈天下莫不聞。

《對牀夜語》卷二 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以爲未盡者，蓋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學者闖其閫奧，闢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相煽成風，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瀛奎律髓》卷二四賈島《送朱可久歸越中》方回評 所選《二妙集》於浪仙取八十一首。馮舒評：趙昌父選賈島、姚合爲《二妙集》，賈八十一首，姚一百二十一首。

又姚合《送喻鬼校書歸毗陵》方回評 姚少監合詩選入《二妙》者百二十一首，比浪仙爲多。此「四靈」之所深嗜者。

宋氏五女

論述

綜論

《**詩藪外編・唐下**》 宋若照姊娣五人，咸負時名。古今女子一門者，無盛於此。然製作寥寥，絕無表見，豈亦名浮其實耶。

《**唐音癸籤・評彙四**》 宮媛前有上官昭容，後有宋若華姊妹五人。昭容，儀之孫。若華，之問裔孫。詩固有種耶。

又《**談叢五**》 女子能詩者有矣，惟宋尚宮五人爲異。下此，威、光、裒三人，亦所罕覯，恨失其姓。尚宮，宋之問後裔也，見《雲溪友議・陸暢催粧詩》一則內。

《**名媛詩歸**》**卷一〇** 若昭姊妹詩，皆凝深靜穆，有大臣端立之象。使人誦之，亦如對蒼松古柏，欽其古肅之氣，不復以煩艷經心也。

又 若憲詩，較之若昭，稍覺靈轉。若昭神體皆豐，故鎮重而無運動之妙。若憲則能標神於淡，約體於遠，時時行以疏暢之氣，使其聲情，不復粘滯，反覺綿密縝緻，此正虛實相衍之間也，不可不知。

《**詩筏**》 唐詩大振，婦女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咏。【略】而宋若昭、若荀姊妹五人，皆能詩，欲以學名家，不願歸人。德宗召入禁中，呼爲學士，每咨經史大義。穆、敬、文三朝皆呼先生，尤奇事也。

《**石園詩話**》**卷二** 宋廷棻生五女，若莘、若照、若倫、若憲、若荀，皆善屬文，號「五宋」。德宗召試，呼爲學士。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莘總領。

分論

宋若昭《**奉和御製麟德殿燕百僚**》《名媛詩歸》卷一〇：「垂衣臨八極，肅穆四門通。自是無爲化，非關輔弼功。」歸重君德上，得頌揚休明體段。「德立韶光熾」，說德立如此和被，覺光天化日猶粗。「觴朝日」，觴朝日，即如日之升意。《退庵隨筆》卷二一：（汪韓門）又曰：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惟東、冬，魚、虞爲多。【略】宋若昭《麟德殿》長律，乃東韻而用「農」字、「宗」字。

宋若憲《**催粧詩**》《名媛詩歸》卷一〇：「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莊麗，亦富有貴氣。「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如此結，韶秀娟采，忽然說出他人擬議，欲言便不復能靈動乃爾。後四句直體貼催字時。作《催粧詩》者，徒以麗語鋪張，已不復存此意矣。看他作艷體詩亦復敦重典厚，不作脂粉夭裊之氣，當由情想嚴肅，不落輕佻鄙褻耳。然敦重典厚，亦何嘗不嫵媚也。

傳記

《**新唐書・后妃傳下・尚宮宋若昭**》 尚宮宋若昭，貝州清陽人，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爲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並問經史大誼，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擢其父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敎，賜第一區，加穀帛。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莘總領。穆宗以若昭尤能練，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寶歷初卒，贈梁國夫人，以鹵簿葬。若憲代司祕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議論，尤禮之。大和中，李訓、鄭注用

事，惡宰相李宗閔，譖言因駙馬都尉沈嶷厚賂若憲求執政。帝怒，幽若憲外第，賜死，家屬徙嶺南。訓、注敗，帝悟其讒，追恨之。若倫、若荀早卒。廷棻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紀事

《雲溪友議・吴門秀》 內人以陸君（暢）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咍。【略】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吴歈入漢宮。」此篇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也。宋，考功之孫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尚宮宋氏《女論語》十篇。

藝文

王建《宋氏五女》 五女誓終養，貞孝內自持。兔絲自縈紆，不上青松枝。晨昏在親傍，閑則讀書詩。自得聖人心，不因儒者知。少年絕音華，貴絕父母詞。素釵垂兩髦，短窄古時衣。行成聞四方，徵詔環珮隨。同時入皇宮。聯影步玉墀。鄉中尚其風，重爲修茅茨。聖朝有良史，將此爲女師。

賓常《過宋氏五女舊居（宋氏女姊五人貞元中同入宮）》 謝庭風韻婕妤才，天縱斯文去不迴。一宅柳花今似雪，鄉人擬築望仙臺。

作家

劉訥言

紀事

《**唐會要・修撰**》 儀鳳元年十二月二日，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初，太子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注范曄《後漢書》，詔付秘書省。

《**舊唐書・儒學傳上・秦景通**》 爲《漢書》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爲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余藝，參侍經史，自府入宮，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詼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棄，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登科記考**》**卷二** 麟德三年【略】幽素科十二人：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郭敬同、王勃。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劉訥言《俳諧集》十五卷。

錢起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錢起**》 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越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爲雄。芟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然獨立，莫之與群。且如「鳥道挂疏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疏」，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雅古今。又「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則禮義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長名流，爲後楷式。

《**韻語陽秋**》**卷一二**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眞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爾諸象滅。」蓋知妙明眞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王贊序方干詩云：「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略】考功以五言擅名，干亦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入室之評不爲過矣。

《**唐才子傳・錢起**》 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題分韻賦詩，於衆中推一人擅場者。劉相巡察江、淮，詩人滿座，而起擅場。

《**藝圃擷餘**》 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

《**唐音癸籤・談叢三**》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如韓翃、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嘗

私采之外庭資乙覽故耶？興起詩教，又不獨在情洽賡歌一節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錢起**》　作詩嫌于意隨言盡，如仲文《登覆釜山遇道人》第二篇曰：「眞氣重嶂裏，知君嘉遯幽。山階壓丹穴，藥井通伏流。道者帶經出，洞中攜我游。欲驂白蜺去，且爲紫芝留。忽憶武陵事，別家疑數秋。」又《南溪春耕》曰：「荷簑趨南逕，戴勝鳴條枚。溪雨有餘潤，土膏寧厭開？溝塍落花盡，耒耜度雲迴。誰道耦耕倦，仍兼勝賞催。日長農有暇，悔不帶經來。」如此轉筆，眞可云水窮雲起矣。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　仲文五言古仿佛右丞，而清秀彌甚。然右丞所以高出者，能冲和、能渾厚也。

《**圍爐詩話**》**卷二**　錢起《送鄔》《送傅》《送崔》皆應酬詩。

又　錢起亦天寶人，而《湘靈鼓瑟》詩，雖甚佳而氣象蕭瑟；《過王舍人宅》詩，濃淡得宜。

《**賦話・新話三**》　大曆十子中，自錢仲文外，罕有見其賦者。可知雕蟲小技，亦自有專門名家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錢仲文集十卷**》　然溫秀蘊藉，不失風人之旨，前輩典型，猶有存焉。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錢仲文起詩如水頭山腳，獨樹人家。

又《**雜論詩**》　錢起詩儘有裴、王意，其失也淺。

《**漢詩總說**》　《羽林郎》《董嬌嬈》《日出東南隅行》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則，學者所當揣摩。唐之盧、駱、王、岑、錢、劉，皆於此數詩中得力。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大曆五古，以錢仲文爲第一，得意處宛然右丞。

又《**五排凡例**》　大曆詩人，多用此體詩爲祖餞。如錢起《送劉相公江淮催轉運》《送王諫議東都居守》《送鄭書記》，皇甫冉、吉中孚《送歸中丞使新羅》【略】莫不聲華冠冕，詞旨安和，使節星軺，得之增重。才子之名，信不虛也。

《**石園詩話**》**卷一**　仲文受知于王右丞，《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詩，無一語譽王。《遊輞川》詩，但云：「王子在何處？」《藍上茅茨》詩，但云：「老年疏世事，幽性養天和。酒熟思才子，溪頭望玉珂。」《晚歸藍田》詩，但云：「知音青瑣闈。」唐賢贈答，每每寫情賦景，而不嘵嘵于稱譽，自後則不然矣。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錢員外之「一葉兼螢渡，孤雲帶雁來」，「一徑入溪色，數家連竹陰」，「驚蓬連雁起，牧馬入雲多」。【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又　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言情則如【略】錢員外之「惟憐一燈影，萬里眼中明」，【略】寫景則有【略】錢員外之「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又　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錢員外之「牛羊下山小，烟火隔雲深」，【略】錢員外之「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略】之類是也。

又　至若【略】錢員外之「月臨朱戟靜，河近畫樓明」，【略】錢員外之「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峰」，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三唐詩品**》**卷二**　其源出於謝朓。清新揚采，寥然遠音。《登高》《愁望》《苦雨》《秋夜》諸篇，蒨逸神清，宛然齊秀。《行路難》《秋夜長》亦梁、陳之選也。五律則「山來樵路」、「岸去花林」，與老杜「青惜峯巒」、「黃知橘柚」，體境同工。不徒「江上峯青」、「湘靈千古」。

分　論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因楊杜入蜀，而賦蜀中之山以爲贈。言蜀山雖多，青城最勝，眞仙境也。今二子從軍而有阮王之文藻，道經此峰而聞猿聲，覩山翠蘿月臨營，景極麗矣，能不對酒而思我乎。

《**送張將軍西征**》《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言張惟好武，故能承恩以西征，將越天山，臨瀚海而度陽關矣。因吹笛飲餞而惜其別之遠。又冀其成功之速，無若子卿之久留匈奴也。上云幾歲還，下云計日歸者，既憂之而又期望之也。《唐風定》卷一〇：平夷和鬯，似高達夫。

《**送崔十三東遊**》《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因崔將東遊，故先言交之深，離之久，僅一銜盃而又遽將去也。于是叙其別之景，想其宿之處，且冀其見官柳而相憶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何嘗不佳，然流入平調矣。

《**送鄔三落第還鄉**》《唐詩鏡》卷三一：聲口閒利。《五代詩話・僧貫休》：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鄔三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略】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

《**效古秋夜長**》《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託爲寒女之辭，蓋仲文未得仕而希當路者之薦也。《唐詩鏡》卷三一：色嫩。末云：「應憐寒女獨無衣」，此當是誰憐之者？

《**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按王維別業在輞川，極花竹之勝，起蓋過飲而留別也。

《**早渡伊川見舊鄰作**》《唐詩歸・中唐一》「漁人昔鄰舍」鍾惺評：朴。「村落通白雲」譚元春評：「通」字妙。《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如【略】錢員外之「村落通白雲，茆茨隱紅葉」【略】之類是也。

《**獨往覆釜山寄郎士元**》《唐詩鏡》卷三一：淺而趣。

《**送王季友赴洪州幕下**》《歷代詩話・杜詩・王季友》：吳旦生曰：《篋中集》姓氏載，季友，河南人，一云鄄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群書，李勉引爲賓客。【略】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

《**杪秋南山西峰題準上人蘭若**》《大歷詩略》卷二：一往明秀中復饒警句。《問花樓詩話》卷一：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然亦有畫手所不能到者。先廣文嘗言：「【略】錢仲文《秋杪南山》詩：『反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略】此豈畫手所能到耶？」

《**游輞川至南山寄谷口王十六**》《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趣深」，尋山之趣，盡此十字。《大歷詩略》卷二：發端清迥。諸五言古詩殆無字不佳，然祇是唐音，去晉宋風格尚遠。《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發端語如【略】錢員外之「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趣深」【略】皆可法也。

《**藍田谿與漁者宿**》《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賞漁者之趣，因惜別也。《而庵說唐詩》卷二：「獨遊屢忘返」，是耽於山水者，豈有到隱淪幽僻之處而不住者？到此藍田溪上，泉水清泠，便去濯髮，月色又好，便不能舍。更有白髮漁人，坐而釣魚，其靜若沙上之鷺。與之談論，爾我無心，有如太虛之雲，故云「白雲心」也。遂恍然有滄洲之趣。因到其家，卻在蘆葦深處，故云「蘆中」。火盡，則夜亦盡，浦口之山，漸漸看見，而天曉矣。於是作別，時鳥方出林，即借爲喻。嘆惜此別，如鳥之分枝，何時更得相遇也。

《**觀村人牧山田**》《載酒園詩話又編・錢起》：《觀村民牧山田》曰：「貧民乏井稅，瘠土皆耕鑿。禾黍入寒雲，茫茫半山郭。秋來積霖雨，霜降方鋌穫。中田聚黎甿，反景空村落。顧慙不耕者，微祿同衛鶴。」此皆長者之言。

《**東城初陷與薛員外王補闕暝投南山佛寺**》《龍性堂詩話續集》：唐人興趣天然之句，如【略】員外「清鐘揚虛谷，微月深重巒」。此等落句，每一諷誦，眞有成連移情之嘆。

《**過沈氏山居**》《唐詩鏡》卷三一：語多芬氣。

《**贈柏巖老人**》《唐詩鏡》卷三一：有老秀語。

《**罷章陵令山居過中峰道者二首**》《載酒園詩話又編・錢起》：錢詩佳處，多經人闡發，余更喜其未經選者，如《罷章陵令山居二首》，甚得閒澹之致，兩起處尤佳。【略】二詩高曠。鍾氏評其《早渡伊川見舊鄰作》謂：「清和厚遠。不讀此詩，不知錢、劉詩中尚有儲、王一派。」予以如此詩，乃能不爲儲、王者也。《方南堂先生輟鍛錄》：儲光羲《田家雜詠》云：「見人乃恭敬，曾不問賢愚。雖若不能言，心中亦難誣。」非浮沉玩世用拙保身之士乎？錢起《罷章陵令山居》第二首云：「丘壑趣如此，暮年始棲偃。賴遇無心雲，不笑歸來晚。」非備嘗世味甘心泉石之士乎？

《**山齋獨坐喜玄上人夕至**》《唐詩鏡》卷三一：三、四清新。

《**早下江寧**》《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精神傲迥。

《**登復州南樓**》《唐詩鏡》卷三一：「客心湖上雁，歸思日邊花。」家數小樣。

《**和萬年成少府寓直**》《唐詩鏡》卷三一：五、六孤秀。《唐風定》卷一四：奇語絕唱。「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雁來。」宋之問「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可與之參。《詩境淺說》乙編：「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雁來。」寫新秋夜景，與白樂天之「殘暑蟬催盡，新秋雁帶來」相似，誦之如涼生衣袂間。若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便覺風物駘蕩。于良史之「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若有寒意侵人。學詩者會其微意，則四時佳興，可隨處得好句也。

《**題溫處士山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穎上逃堯者，何如此養眞。」許由之逃，虛言其高，不如日用常行中自存逸趣也。

《**送征雁**》《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六語傳雁去後之神。《圍爐詩話》卷二：錢起《和成少府》，應酬詩也，第三聯與上下文何涉？《送征雁》詩，與子美「吹笛關山」篇同體。

《**宴鬱林觀張道士房**》《韻語陽秋》卷一二：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誚。錢起云：「仙侶披雲集，霞盃達曉傾。同歡不可再，朝夕赤龍迎。」劉禹錫云：【略】其華山女之流乎？

《**哭空寂寺玄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尾句即賈島「不是解空人」。紀昀評：畢竟清穩。

《**裴迪南門秋夜對月**》《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姚合《極玄集》取此詩，「月滿」作「獨上」，予以「獨」字重，改從元本。鵲，元本作「鶴」，予改從姚本。馮舒評：詩酒發興，故接「獨上」，不嫌其重用「獨」字也。「月滿」則呆矣。「獨上」二字妙絕。且「謝公樓」內已含「月」字，不必再贅。又馮班評：仲文不避重字，《湘靈鼓瑟》詩可証。又何焯評：「詩酒興」與「愁」字反對。紀昀評：「月」乃題眼，不可不點，不但「獨」字重也。六句微妙，勝出句。《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劉長卿《送李中丞》《張司直》，錢起《秋夜對月》，皇甫冉《巫山高》《和王相公》【略】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螢遠入烟流」，月夜螢光自失，然遠入烟叢，則仍見其流矣。此最工於體物。《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錢員外之「鵲驚隨葉散，螢遠入烟流」【略】之類是也。

《**谷口書齋寄楊補闕**》《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說轉便深。《唐詩鏡》卷三一：三、四娟娟。二語會趣已深，故其言不煩而至。

《**衡門春夜**》《唐詩鏡》卷三一：「叢篠清新暑，孤花占晚春。」秀色欲絕。

《**題吳通微主人居**》《詩學全書》卷二：首四渾寫主人，貧士亦是志士。頸聯頂「貧」，末二飲水留客，正見其貧而有志也。

《**秋夜寄袁中丞王員外**》《唐詩鏡》卷三一：氣韻高爽。

《**晚入宣城界**》《荊溪林下偶談》卷一：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峰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

《**送少微師西行**》《唐風定》卷一四：清空無際。

《**隴右送韋三還京**》《唐詩歸・中唐一》「柳色從鄉至」譚元春評：悽在「從鄉至」三字。

《**送元評事歸山居**》《唐詩歸・中唐一》「遙羨書窗下，千峰出翠微」鍾惺評：「羨」得無干，所以爲遠。

《**送夏侯審校書東歸**》《唐詩歸・中唐一》「夢盡落花間」鍾惺評：五字幽情停動。

《**送柳道士**》《唐詩鏡》卷三一：「歸期千歲鶴，行邁五雲車。」殊遠腐趣。

《**送陸贄擢第還蘇州**》《韻語陽秋》卷一六：東坡《賞枇杷詩》曰：「魏花眞老伴，盧橘認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醉。」則皆以盧橘爲枇杷也。【略】若以爲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邪？錢起《送陸贄》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績懷橘事，則又以爲木奴，益無按據。《唐詩鏡》卷三一：四語有喜意在。

《**送原公南遊**》《唐詩鏡》卷三一：「故鄉多久別，春草不傷情。」語老情傷。

《**送元中丞江淮轉運**》《升庵詩話・石蛄卸亭》：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蛄春。東南卸亭上，莫使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蛄」，用《荀子》「紫蛄魚鹽」及《文選》「石蛄應節而揚葩」事也。「卸亭」，吳大帝駐輦所憩，後人建卸亭，在晉陵，庾信詩「卸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蛄」作「石却」，「卸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

《**宴崔駙馬玉山別業**》《唐詩鏡》卷三一：「竹館煙催暝，梅園雪悞春。」悞字着意巧下。

《**山路見梅感而有作**》《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刊本誤以「蜂」爲「峰」，必是「蜂」字無疑。梅發雖則尚寒，然晴日既暖，必有蜂採香，但不多耳，予每親見之。紀昀評：「蜂」可言「來」，「峰」如何言「來」？其爲「蜂」字，不待辨也。又：唐人梅詩，不似宋人作意。此首特有情韻。五、六最佳。馮班評：神矣，妙矣。《筱園詩話》卷四：詠梅詩，自唐以來，多連章累牘以求勝。【略】唐人錢起之「晚溪寒水照，晴日數蜂來」【略】皆相傳佳句也。

《**憶山中寄舊友**》《載酒園詩話又編・錢起》：予又喜其《憶山中寄舊友》曰：【略】此誠不減王、孟，不解何以從無賞音。

《東皋早春寄郎四校書》《唐詩歸・中唐一》「窮達戀明主」譚元春評：「窮達」二字合用妙。「耕桑亦近郊」鍾惺評：「亦」字有情，上句意，從「亦」字看出。「春鳩鳴欲巢」譚元春評：「鳴欲巢」三字妙達物情。《唐風定》卷四：文房「全生天地仁」，仲文「耕葉亦近郊」，並是偶然著筆，非有意爲之。讀者一詞，反成習氣。「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夜來霽山雪，陽氣動林稍」：圓美靚好，彈丸脫手，此種是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耕桑」近於窮矣，而「亦近郊」見中心不忘君也。語厚而不腐。《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忠厚？曰：【略】錢員外之「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裴僕射度之「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之類，亦猶有詩人溫厚之遺云。

《玉山東溪題李叟屋壁》《唐詩歸・中唐一》「烟溪方暝投」鍾惺評：閑細。

《省試湘靈鼓瑟》《韻語陽秋》卷四：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略】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又卷一五：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豈若後世務爲哇淫綺靡之音哉？【略】錢起爲《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鮑溶云：「絲減悲不減，器新聲更古。一弦有餘哀，何況二十五。」二公之詠，於一唱三歎之旨幾矣。《對牀夜語》卷五：李贊皇《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錢起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雖詞約而深，不出前意也。贊皇詩，人少知之，而錢以此名世，亦可見幸不幸耳。《後村先生大全集・題跋》：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曾鞏所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困學紀聞》卷一八：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略】亦有簡而弗佳者，若【略】陳季「數曲暮山青」，不如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又卷四：凡作詩以「青」字爲韻，鮮有佳者。【略】錢仲文《省試湘靈鼓瑟》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摘出末句平平語爾，合兩句味之，殊有含蓄。《藝苑卮言》卷四：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製，萬不得一。《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唐應制諸首拔詩，宋之問三作外，餘皆未愜人意。【略】至場屋省題詩，竟三百年無一佳者，《文苑英華》中具載可見。就中傑出，無若錢起《湘靈》，然亦頗有科舉習氣，如「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與起他作殊不類。下此若李肱、李郢，益無譏矣。《麗堂詩話》：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薛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即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圍爐詩話》卷一：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別法也。上官昭容之評沈、宋，貴有餘力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貴有遠神也。《唐詩鏡》卷三一：祇後二語佳，餘情餘韻不盡。《而庵說唐詩》卷二二：雲和，地名，此地桐木，斫琴瑟，音最精。《周禮》：「雲和之琴瑟。」帝子，指湘靈，靈即舜二妃湘君也。以「湘靈鼓瑟」直做起，看他如何做下去。馮夷，水神。《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下有「舞馮夷」三字，故以馮夷舞承。空自，見舞者自舞，人不得而知之。楚客，指屈平。聽鼓瑟而心悲，故云不堪。「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瑟之調苦，淒如金石之感人而淒折，瑟之音清，聽之如在轉，愈入於杳冥而難追。蒼梧，《禮記》：「舜葬蒼梧之野。」怨慕，「舜號泣於昊天。」《孟子》曰：「怨慕也，怨己之不得於其親而思慕也。」清苦之音調，足使舜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楚辭》：「綠蘋齊葉兮白芷生。」白芷，即葯，因鼓瑟而白芷之芳香欲動。「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爲下「曲終」作轉，曲將終，如流水之傳於湘浦，見鼓得快；若悲風之已過洞庭，忽然遂止。「曲終人不見」，人不見，方是湘靈。「江上數峰青」，有音時用耳，無音時用目，睜起雙瞳，則又恍然若失矣。落句眞是絕調。主司讀至此，嘆有神助。《說詩晬語》卷下：唐時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制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觀可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遠神不盡。又：落句固好，然亦詩人意中所有，謂得自鬼語，蓋謗之耳。《詩學全書》卷二：《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湘靈，詩湘夫人，實乃湘水之神。首二點題。《周禮》：「雲和之琴瑟。」按「雲和」，山名，出材可爲琴瑟。帝子，堯女也。次聯旁襯湘靈。馮夷，河神。楚客，謂屈平。三聯寫鼓瑟。四聯蒼梧、白芷寫湘靈，怨慕、芳馨寫鼓瑟。《楚辭》：「朝發軔於蒼梧兮」，又「綠蘋齊葉兮白芷生」，又「折芳馨兮遺所思」。五

聯「流水」、「悲風」皆曲名，寫鼓瑟，湘浦、洞庭寫湘靈。結句意態更遠。《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試帖一體，特便於場屋，大手筆多不屑爲，昌黎所謂類於俳優者之詞也。即唐賢佳製，與諸體詩並列，幾于無可位置。茲選概不之及，惟存錢起《湘靈鼓瑟》一篇，亦以其結句入神而存之，非以其爲試帖也。《退庵隨筆》卷二一：紀文達師曰：「試帖結語，更要緊於起語，起語可平鋪，結語斷不可不用意。錢起《湘靈鼓瑟》詩，自以結語擅場。」又：又曰：「陳季《湘靈鼓瑟》詩：『一彈新月白，數曲暮山青』，語略同錢作。然錢置於篇末，故有遠神，此置於聯中，不過尋常好句。」《養一齋詩話》卷一〇：近人論詩，多以蜂腰爲病。然如【略】錢仲文「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皆歷世相傳之名作，而亦犯此病，並不累其氣體，何也？乃知此病，在詩爲至小，而徒去此病，亦不足以爲佳詩耳。

《題玉山村叟屋壁》《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恬秀中有遠神，有全力。「一逕入溪色，數家連竹陰」鍾惺評：儲、王妙語。《唐詩鏡》卷三一：出手便落語脆。《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陸沈」，人中隱者如無水而沉。《養一齋詩話》卷四：詩不盡於句法，初學好於此求詩，因即拈此示之。【略】如岑嘉州「舟移城入樹」，錢仲文「烟火隔雲深」，一句凡幾轉折，此乃句法之正傳耳。然此厚矣，未化也。

《奉送劉相公江淮催轉運》《詩藪外編・唐下》：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如錢起《送劉相公》、李端《與郭都尉》之類。今同賦多不傳，即擅場者未必佳也。《石園詩話》卷一：《南部新書》云：「《昇平公主宅即席》詩，李端擅場。《送王相之幽鎮》詩，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詩，錢起擅場。」愚謂韓、錢兩詩皆六韻，韻同格調亦同。前四韻序事，第五韻寫景，末韻一則自念，一就劉相講，微有不同，而韓詩尤勝。

《奉和宣城張太守南亭秋夕懷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月臨朱戟靜，河近畫樓明。」寫「秋夕」妍麗。「羽扇揚風暇，瑤琴悵別情。」見「懷友」意。

《過山人所居因寄諸遺補》《而庵說唐詩》卷二二：錢起過山人所居，忽有隱心，寄諸遺補，其欲招之同隱耶？空谷，《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春雲滿，見山之最深，眞是隱處。愚公，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人辭富貴而隱，有如愚公。玄豹，七日隱於霧，山中隨玄豹而隱。綠蘿陰，一歲一換，今不知幾換。上以山之深起，茲以住山久承。絕徑，故人稀到，人不到，故不知其隱處之妙。芳蓀，比隱者，我不獨到其地，而且見其人。過一山人居，卻露矜色。妙。一句他人，一句自己。「廚煙住峭壁」，山人住于最深處，見其廚之炊煙，只在峭壁之下而不移。「酒氣出重林」，山人釀酒，酒氣透於重林之外。見有粟足以養生，又有酒足以適興。山人住山，有如此樂，足以無求於世，比求富貴者之仰人鼻息，孰勞孰逸，孰得孰失？「蝴蝶晴還舞」，《莊子》：「翩翩然蝴蝶也。」見山人又能觀化。「黃鸝晚暫吟」，吾輩作官，如黃鳥待遷喬木。晚，見過時，雖甚得志，亦不過暫時事。「所思青瑣客」，指諸遺補，遺補，諫官，班於青瑣之下。不是思青瑣，是思青瑣客，青瑣與山居對照，煥若丹青。「瑤草寄幽心」，瑤草，玉芝也，食之可以長生。「寄」字，不可看錯，此是遺補之心所寄托。遺補身居青瑣，志在名山，所以有此相寄。否則，便爲枘鑿不相入矣。

《酬劉起居卧病見寄》《唐詩鏡》卷三一：語意暄喔。

《山齋讀書寄時校書杜叟》《唐詩鏡》卷三一：「倒嶺」二語苦意，出語自恬；「叢蘭」二語自謔自嘲，最饒餘味。

《禁闈玩雪寄薛左丞》《唐詩鏡》卷三一：「怒濤堆砌石，新月盈簾鉤。」孕字特下，巧而未安。

《巨魚縱大壑》《韻語陽秋》卷三：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游戲於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疏矣。【略】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略】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送李九歸河北》《唐詩鏡》卷三一：冠冕語，語稱。

《李四勸爲尉氏尉李七勉爲開封尉》《唐詩鏡》卷三一：穩貼。

《春夜宴任六昆季宅》《唐詩鏡》卷三一：律而能縱，往往有之。

《過楊駙馬亭子》《唐詩鏡》卷三一：語多清粲。披襟落手，往往不費而成，此最是其佳處。

《奉和聖製登朝元閣》《唐詩鏡》卷三一：不乏壯麗。

《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升庵集》卷七三：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錢起《贈懷素》詩云：「醉裏得眞如」。

《罷官後酬元校書見贈》《唐詩鏡》卷三一：「忘機」、「憶戴」不穩。「鄰犬吠初服」，一旦遺榮，人疑物怪，傷於苦而不雅。

《贈李十六》《唐詩歸·中唐一》「半面喜投分，數年欽盛名」鍾惺評：柬牘語，入得高雅，此運筆之妙。

《太子李舍人城東別業與二三文友逃暑》《唐風定》卷四：「鳥道挂疏雨，人家殘夕陽。」奇矯，千載如新。

《中書王舍人輞川舊居》《唐詩鏡》卷三一：「吹律減雲寒」，語極清雅之致。

《和范郎中宿直中書曉玩清池贈南省同僚兩垣遺補》《唐詩鏡》卷三一：語切本色，不爲影似。

《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寫不得不上靈臺也。二，寫忽上到靈臺，親見靈臺之爲靈臺乃有如許，于是遍身歡喜，且不寫今夜來宿，且抽筆先寫今朝望見。四句詩便是四樣身分，譬如雲英卷舒，光彩不定，眞妙筆也。（後解）五，自寫亭。亭之姿，徹底清寒。六，自寫矯矯之節，至死不變。七，「尙爾」，「爾」字正指此兩句。萬里故人，錢自稱。能之爲言不敢不勉，非自矜也。（古詩：「相去萬餘里，故人能尙爾。」）八，即以自勉者勉君胄，唐人交道，其厚如此。石潭故解曰徹底，塔院故解曰至死。

《和李員外扈駕幸溫泉宮》《唐風定》卷一七：溫麗渾成，評者過求似刻。《圍爐詩話》卷六：獻吉亦知詩妙處在有言外之意，求工於字句，心勞日拙，而所作反是。元美之譏錢起「佳氣長浮仗外峰」爲泛，亦然。

《送李評事赴潭州使幕》《唐詩鏡》卷三一：「興過山寺先雪到，嘯引江帆帶月行。」特巧。

《送李九貶南陽》《唐詩鏡》卷三一：四語景色俱見，五、六不老。

《送裴迪侍御使蜀》《唐詩鏡》卷三一：六句意景佳。

《送張員外出牧岳州》《歷代詩話·杜詩·黃閣》：吳旦生曰：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爲黃門省，故稱黃閣。【略】錢起《送張員外出牧岳州》詩：「自憐黃閣知音在，不厭彤襜出守頻。」亦此意也。

《送嚴維尉河南》《唐詩鏡》卷三一：通篇的當老成。

《九日宴浙江西亭》《韻語陽秋》卷一三：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略】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客子於解鞍繫纜頃刻所見爾。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藝圃擷餘》：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于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唐詩鏡》卷三一：三四借襯，聲格最晚，六句稍帶生韻。《唐風定》卷一七：可與嘉州《雪後》作頡頏。仲文宮禁三詩遠過隨州，盛唐遺響，惟賴此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可追隨嘉州作，惜一結泛然，不如岑詩關合。

《登樂遊原晴望上中書李侍郎》《小清華園詩談》卷上：詩之慷慨悲歌者，易見精神，其富貴頌揚及有所希冀者，往往委靡不振。少陵所以特出流輩，良由是耳。他如許郢州渾《金陵懷古》云：【略】何啻精神百倍。然而錢員外起《登樂遊原晴望上中書李侍郎》云【略】亦未嘗不字字精神也。

《幽居春暮書懷》《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錢中文試詩甚佳。後把其集，全不愜意，非劉文房敵頭也。「更憐童子宜春服，花里尋師詣杏壇。」家塾景次一新。《唐詩鏡》卷三一：三、四本色自成，更加微韻則佳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解寓筆絕似工部。自稱鄙夫，妙，自供多野性，妙，復自笑，妙。鄙夫空空，一切不知，人世風波，到彼盡息。如是即不必更入風波中，亦不必定出風波外，此「貧居數畝半臨湍」義也。三、四畫之：雲雜雨來，何等震蕩！鳥將雛到，何等安寧！乃雨收雲散，既不驚心，鷇破鳥飛，亦無德色。幽居書懷，懷盡於此，一片冰壺，遍寄洛陽矣。（後解）五，言世上官階，久讓他人。六，言胸中奇計，並悔昔日。七、八，言既是有機盡忘，便與無機爲友。童子句十四字，眞一字一珠矣。

《山中酬楊補闕見過》《唐詩鏡》卷三一：三、四過擬，尋意轉幽，當體則遠。《唐風定》卷一七：「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清幽渾樸，依稀摩詰。《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解四句，只寫「種藥時」三字，言暖日恬風，通身和暢，弗與世及，世亦弗及，眞爲無量快樂也。「紅泉」七字畫出種藥之處。三、四承之，嘆其處幽深，非人迹所到，所以反襯楊補闕之

見過。言除非鹿過，除非雲來，此外何人曾到。（後解）初睹此題，意謂錢在山中，楊則枉過，因更不解七、八如何成語。及細讀「同心」字，始知時方同官，「相隨」字始知並在休沐，而後「卻慚」一結，始釋然。《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然亦有雖似無害而實不可援以爲例者，如【略】錢員外之「幽溪鹿過苔還靜」，「苔」本自「靜」，不應「鹿過」而忽有動時，乃著「還」字是無味也。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要皆不可爲訓者爾。又：佳句自來難得有偶，如【略】錢員外之「深樹雲來鳥不知」【略】之類，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強欲偶之，雖費盡苦思，終不能敵，是蓋有不可以力爭者。《詩境淺說》丁編：「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詩寫山中幽絕之致，句殊雋永。以之喻禪理，則幽溪蒼苔，喻人心之本靜，因鹿行而靜中有動，鹿過而苔仍靜，還其本心也。下句言鳥棲深樹，悠然若無知，雖樹裏白雲來去，而鳥仍不知，喻世事萬變，而此心不動，言心之定也。有定而後能靜，禪理而亦儒理。若郎士元之「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語意顯露，不若錢詩之寫景既工且有餘味可尋也。

《漢武出獵》《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頷頸兩聯，如二句一意，無異車前騶仗，有何生氣？唐賢之可法者，如【略】錢起「且貪原獸輕黃屋，寧畏漁人犯白龍」，【略】皆神韻天成，變化不測。宋、元以後，此法不講，故日近凡庸。

《贈闕下裴舍人》《唐詩鏡》卷三一：中唐七律，時見偃縱，故體格不嚴。《唐風定》卷一七：天然富麗，氣象宏遠，文房之所不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一解四句，前賢讀之，只謂是五之「陽和」二字耳，殊不知其據寫情抱，罄無不盡，政是五之「窮途恨」三字也。一，言求友到京；二，言君門深遠；三、四承之，言長樂鐘聲、龍池柳色，實是我目之所注，而今于「花外盡」、「雨中深」，則我方無路可通也。（後解）五云陽和不散，而六仍云霄漢長懸，神態矯矯，不敗人意。不因此語，便疑末句乃是倦游。今始悟其切諷舍人，猶言我自白髮，爾自華簪，因嘆起手「黃鸝」字用得精切。《載酒園詩話又編・錢起》：昔人推錢詩者，多舉「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予以二語誠一篇警策，但讀其全篇，終似公廚之饌，饜腹有餘，爽口不足，去王維、李頎尚遠。《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長樂鐘聲花外盡」，不出花外。「龍池柳色雨中深」，蒙澤獨深。「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少含蘊。又：格近李東川。《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如【略】錢起《贈闕下裴舍人》之前四句【略】之類皆失黏，斯則眞所謂病也。【略】如此之倫，皆白璧之瑕，明珠之類也。又：七律發端倍難於五言，如【略】錢員外「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暨盧允言「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之幽秀，【略】尚可備脫胎換骨之用。然但宜師其勢，不當倣其意。《昭昧詹言》卷一八：前四句寫閣景氣象，眞樸自然，不減盛唐王摩詰。後四句託贈常語，平平耳。《詩境淺說》丁編：「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詩爲贈闕下裴舍人而作。上句謂長樂宮中之鐘聲，傳遞至花外而盡。言宮禁深嚴，鐘聲非外人所得聞，惟舍人在闕下聞之。下句言柳以在龍池之畔，故得雨露爲多，喻裴爲近臣，故承恩獨厚。因後半首有「陽和不散窮途恨」，及「獻賦十年猶未遇」句，故知長樂龍池句，羨舍人之身依禁近，而傷己之以白髮相對華簪，非泛言宮中花柳之景也。

《江行無題一百首》《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評語：錢起屢擅場，《江行》百篇，韻短意密。《唐詩歸・中唐一》「維舟取束薪」鍾惺評：其妙亦在此句。《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錢起《江行》，盧綸《塞下》，大曆之高唱也。

又六五《詩境淺說續編》：前二句，狀舟行風景。櫓輕開浪，帆遠入雲，描寫入細。後二句，言扁舟如葉，而中有兼資文武之人，尺澤之中，安見無蛟龍蟄處。姚惜抱詩「江天小閣坐人豪」，與此詩同意。曾文正公極稱姚句，謂英雄能使江山增重，庾將軍亦其人也。

又六九《詩境淺說續編》：匡廬秀出南斗，爲江介之名山。唐代去六朝未遠，當有百歲高僧，在雲深林密中，物外翛然，長享靈山甲子。託想殊高。

《言懷》《唐詩析類集訓》卷一一：雲泉，在吳興，即其懷處；建章，漢之宮名，今稱唐宮也。

《逢俠者》《詩源辯體》卷二〇：錢五言絕「燕趙悲歌士」一篇，頗類盛唐人語。《唐詩歸・中唐一》「相逢劇孟家」鍾惺評：下二句之妙，卻根于此三字，人但知下二句妙耳。《而庵說唐詩》卷九：「燕趙悲歌之士」，出江淹語。以燕趙悲歌之士，乃相逢于劇孟之家。孟，洛陽人，以任俠名于漢。匆遽相逢，叉手一揖，即便傾詞，義風可敬。但寸心之事，言不能盡，陡看前路，日又將斜。欲盡言，則不能去；欲去，又不能盡言。描寫義俠匆遽相逢行徑如畫。舊解以

爲謝絕他，非是。

《宿洞口館》 顧璘《批點唐音》卷一二：工而不刻。

《題崔逸人山亭》 《古唐詩合解》卷三：山亭之下有芍藥徑，而紅蘚生于空階。山亭有窗，翠微遠山，滿於窗外，眞幽居也。羨君二字貫下醉在花下，一可羨也。既醉而卧，既卧而如莊周夢蝶。逸人逸事，誰不欣羨乎？

《藍田溪雜詠二十二首》 《唐詩鏡》卷三一：問路。

又《石井》 《古唐詩合解》卷三：桃花之紅映在泉底，寫得幽幻。「哪知幽石下，不與武陵通」，用筆取其奇幻，不可摭實也。

《暮春歸故山草堂》 謝枋得《唐詩絕句注解》：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同意。《唐詩解・七言絕句四》：此仲文罷官之後，感交道而作也。人之趨勢力者，譬若花鳥之向春，春殘之後，花落鳥稀，無復存者。獨山牕幽竹，不改清陰，非歲寒之交歟？此詩本以愧市道之客，而隱然不露，有風人遺音。《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最貴含蓄。青蓮「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亦太分曉。錢起「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青陰待我歸」，面目尤覺可憎。宋人以爲高作，何也？《詩辯坻》卷三：李適之《罷相作》，敖子發以爲不如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不知李詩朴直，錢詩便巧，李出錢上自遠，子發未審格耳。《歷代詩話・明詩・白髮春風》：《詩話類編》曰：「丘仲深嘗作《因事有感》詩，其序曰：唐人有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又曰：『惟有東風不世情』。【略】由今日以觀，尤有甚於此者，故反其詞爲一絕云：【略】」。今仲深反其詞爲之，感慨良深，然詩家又病其太露。如錢起《歸故山》詩：「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何等蘊藉。《詩學全書》卷四：此感交道而作。首句寫景起，次句承上「春殘」。言人之趨勢利者，譬若「花鳥」之向「春」，及「春殘」則「花落」、「鳥稀」。三句轉，獨「山窗幽竹」，不改「清陰」，此歲寒之交也。末合到「歸」字作結。

《歸雁》 《唐詩解・七言絕句四》：瑟中有《歸雁操》，仲文所賦《湘靈鼓瑟》爲當時所稱，蓋託意歸雁，而自矜其作，謂可泣鬼神、感飛鳥也。《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瑟中有《歸雁操》。詩意謂瀟湘佳境，水碧沙明，何事即回？我瑟夜彈方怨，汝卻飛來乎？又一說：以「二十五弦彈夜月」爲湘妃鼓瑟，謂瀟湘佳境，雁不應回，乃湘瑟之怨不可留耳。此詩人託興之言，其說亦通。《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悠緩意似瑟中彈出。《唐詩鏡》卷三一：意致清遠。《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瀟湘何事等閒回」？作呼起語，三、四相應。「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琴中有《歸雁操》，故從《操》中落想。《詩學全書》卷四：首句破題起，雁至衡陽而回，即瀟湘之間。次句承，言瀟湘之間，山水甚美。三句轉，所以歸者，得非湘靈以「二十五弦彈夜月」？按瑟中有《歸雁操》。四句合，汝不勝其悲而飛耶？《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唐人萬首絕句》，以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爲壓卷，韙於前人之舉「蒲萄美酒」、「秦時明月」者矣。近沈歸愚宗伯，亦效舉數首以續之。【略】必欲求之，其張潮之「茨菰葉爛」，張繼之「月落烏啼」，錢起之「瀟湘何事」，韓翃之「春城無處」，李益之「邊霜昨夜」，劉禹錫之「二十餘年」，李商隱之「珠箔輕明」，與杜牧《秦淮》之作，可稱匹美。《詩境淺說續編》：作聞雁詩者，每言旅思鄉愁，此詩獨擅空靈之筆，殊耐循諷。首句，故作問雁之詞，起筆已不着滯相。次句言水碧沙明，設想雁之來處。後二句，言值秋宵良月，冰絃彈徹之時，正清怨盈懷，適有一行歸雁，流響雲天。雁聲與絃聲，並作清愁一片，着眼處，在第四句之「卻」字，人與雁合寫，無意而若有意，可謂妙語矣。

《秋夜送趙冽歸襄陽》 《唐詩鏡》卷三一：音韻稍沉，其格遂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斗酒忘言良夜深，紅萱露滴鵲驚林。」夜景。「漢水東流是寸心」，漢通襄陽。

《過故洛城》 《唐詩鏡》卷三一：莽而老。

《九日田舍》 《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新月前」三字，其妙無窮。

《象環賦》 《賦話・新話一》：錢起《象環賦》云：「循環無極，參日月之在躬；佩服有常，於韋弦而戒事。」「日月」句雅切孔子，下句亦未免湊泊。

《尺波賦》 《賦話・新話一》：題中正面無可刻劃者，勢不得不間見側出，以敷佐見奇，然須雋不傷雅，細不入纖，方爲妙緒繭抽，巧思綺合。否則刻鵠類鶩，無所取焉。唐錢起《尺波賦》云：「流脈中移，類蠖影求伸之際；浮光上射，若雪華呈瑞之初。」【略】証佐典切，比擬精工。凡此數聯，猶不失比興之遺意。《復小齋賦話》卷上：錢起《尺波賦》云：「圓規可驗，疑沈璧之舊痕；前後相侔，若浮書而競起。流脈中移，類蠖影求伸之際；浮光上透，若雪花呈瑞之初。將潛甯戚之鯉，半未能容；若流張協之薪，重而纔得。」數聯皆藏「尺」字在內，不爾何由切題？故曰：「言豈一端，夫各有當。」

傳記

《極玄集・錢起》 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進士，歷校書郎，終尚書郎、太清宮使。

《唐才子傳・錢起》（存目）

紀事

《舊唐書・錢徽傳》 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大曆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起位終尚書郎。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錢起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錢起詩二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錢考功集》十卷【略】蜀本作前後集十三卷。

《宋史・藝文志七》《錢起詩》十二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錢起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集類》《錢起詩》一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錢考功詩集》十卷。仲文詩佳本絕少，此於雜言、古體、近體諸篇，編次極當，允爲舊集無疑。自高廷禮之《品彙》出，而排律之名始著於世，詩家不復辨唐詩編次之非古，唐人集有不改其舊觀者幾希矣。

《述古堂藏書目・詩集》《錢起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錢仲文集十卷》 唐錢起撰。【略】其集《唐志》作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二卷，今本十卷，殆後人所分。其中凡古體詩皆題曰「往體」，考陸龜蒙《松陵集》亦以古體爲往題。蓋唐代詩集標目，有此二名。偶然異文，別無他義。又集末《江行絕句一百首》，胡震亨《唐音統籤》以爲本錢珝之詩，誤入起集，有考辨甚詳。然舊本流傳，相沿已久，且珝固起孫，即附錄祖集之末，亦無不可，故今仍竝存之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錢考功集》十卷。右活字本，亦十卷，分五古、七古、五律、五言長律、七律、五絕、七絕，較席刻尤爲整齊。有何琪印、小山居藏書印記。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錢仲文集》十卷。唐錢起撰。嘉靖間盧龍淵刻本七卷，明活字本題《錢考功集》，席氏刻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錢考功詩集》十卷，舊鈔本。是唐尚書考功郎中吳興錢起仲文撰。集中古體詩題曰「往題」，與陸龜蒙《松陵集》同，可知其本爲舊矣。義門何氏以朱筆校過，卷末有題記云：「此冊乃明景泰以上鈔本，雖書跡不工，猶有元人氣脈，其優於新刻處亦復不少，後人所當珍惜。丙戌秋日焯記。」舊藏稽瑞樓陳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類二・錢仲文集十卷》 其集《唐志》作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二卷，今本十卷，殆後人所分。胡仔《漁隱叢話後集》云：「《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略】」據此，則宋時有八卷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錢仲文集十卷》 唐錢起撰。晁公武《讀書志》作二卷，此本十卷，蓋後人所分。明活字板本，題《錢考功集》。席氏刊本。嘉靖間羅龍淵校刊本七卷。又有題《錢起詩集》十卷，亦明刻之佳者。

《詒莊樓書目・集部》《唐錢起詩集》十卷（明覆宋本），唐長城錢起撰。有太和玉屏山人張峰子奇圖書記諸印。

《藏園群書經眼録・集部一》《錢考功集》十卷（唐錢起撰），明初銅活字印本，九行十七字。鈐有「汲古閣」、「石君過眼」、「子晉所藏」、「臣瑾」、「懷璞」。李紫東寄來。庚申。

又　《錢考功詩集》十卷（唐錢起撰），葉氏樸學齋寫本，十行十八字。葉石君（樹廉）以朱筆校，不言所據何本。前後各葉亦石君手書。與葉氏寫本韓君平詩合訂一冊。鈐有海源閣三印。海源閣遺籍。庚午。

藝　文

王維《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存目）

又《送錢少府還藍田》（存目）

司空曙《過錢員外》　爲郎頭已白，跡向市朝稀。移病居荒宅，安貧著敗衣。野園隨客醉，雪寺伴僧歸。自說東峰下，松蘿滿故扉。

耿湋《寄錢起》（存目）

又《夏夜西亭即事寄錢員外》（存目）

盧綸《將赴關鄉灞上留別錢起員外》（存目）

郎士元《盩厔縣鄭礦宅送錢大》（存目）

李端《野亭三韻送錢員外》（存目）

李嘉祐《過烏公山寄錢起員外》（存目）

戴叔倫《送別錢起》（存目）

韓翃《褚主簿宅會畢庶子錢員外郎使君》（存目）

劉灣《對雨愁悶寄錢大郎中》（存目）

秦系《山中奉寄錢起員外兼簡苗發員外》　高吟麗句驚巢鶴，閒閉春風看落花。借問省中何水部，今人幾箇屬詩家？

雜　錄

雜　記

《雲谿友議·賢君鑒》　唐宣宗十二年，前進士陳玩等三人，應博學宏詞選。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進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潘等對。上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中書對曰：「賦忌偏枯叢雜，論則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常有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二「不」字。詩曰：【略】上鑒錢公此年宏詞詩，曰：「且一種重用文字，此詩似不及起。起則今之協律之字也，合於匏革宮商，即變鄭衛文奏。惟謝朓云：『洞庭張樂砌，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此若比《鼓瑟》一篇，摛藻妍華無以加。其前進士宏詞詩重字者，登科更待明年，考校起詩，便付吏選。」

《困學紀聞》卷一八　錢起名在第六，《豹舄賦》。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游嘗用以塡詞云：「千里瀟湘接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花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滕子京亦嘗在巴陵，以前句塡詞云：「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韻語陽秋》卷四　史載郭曖進官，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爾。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起之妬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爲可服也。

又卷一六　《楚辭》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握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略】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竚，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辭》意，用於離居。至於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

雜　考

《韻語陽秋》卷二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珝，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蚤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鴛鷺忽相隨。騰

雪新晴柏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翃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記下**》引《**夷白堂小集**》　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然如「牛羊上山小，煙火隔雲深」，「鳥道掛疏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句皆當時相傳爲警絕，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詩史・錢起逸詩**》　唐大清宮使、翰林學士錢起，多作佳篇，人收起詩，不過百首，有錢蒙仲得《江行無題一百絕》，皆人家藏本所無。有云：「霽雲疏有葉，雨浪細無聲。穩放扁舟去，江天自有程。」又：「憔悴異靈均，非讒作逐臣。如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又：「烟渚復烟渚，畫屏非畫屏。引惹天末去，數點暮山青。」又：「隄壞漏江水，地拗成野塘。晚荷從不折，留取作秋香。」

《**唐音癸籤・集録三**》　唐人詩既多出後人補輯，以故篇什淆錯，一詩至三、四見他集中，是正爲難。其顯而易見，習誤不察者，無如釋廣宣《紅樓》《道場》二律之作沈佺期詩，錢翃《江行絕句百首》之混入其祖起集中。廣宣之誤，始高氏《品彙》，自後歷選者因之。錢氏家集之誤，則宋錢蒙仲已先爲之淆矣。舉斯二則，可例其餘。【略】【略】錢翃，起之曾孫也。起釋褐校書，終尚書考功郎。翃官歷中書舍人，掌綸誥，後坐累貶撫州司馬。其《江行絕句百首》正赴撫時塗中所作也。翃有他文，載《英華》中，云：「夏六月獲譴佐郡，秋八月自襄陽浮舟而下。」今其詩有「潤色非東里，官曹更建章」；「去指龍沙路，徒懸象闕心」；「峴山回首望，如別故鄉人」；及「好日當秋半」，「九日自佳節」等句。其官，其謫地，其經塗，其時日，無勿與翃合者，起無是也。後人重起名，借篇貽厥，爲到公增美耳。宋鮑欽止嘗疑起集有翃詩雜入，葛立方亦疑集中《同程九早入中書》《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二律非起作。吾謂：《雪晴早朝》聲調還應屬起，至《早入中書》一篇，起未爲此官，與《江行百首》，並當歸翃爲是。）

《**全唐詩**》**卷七一二引**《**唐音統籤**》　《江行無題一百首》，舊作錢起詩，今考詩繫《遷謫塗中雜詠》，起無謫宦事。而翃自中書謫撫州，其《舟中集》序云「秋八月從襄陽浮江而行」。詩中峴山、沔、武昌、匡廬、鄱陽、潯陽諸地，經途所歷，一一脗合，而「秋半」、「九日」，尤爲左驗，其爲翃詩無疑。

劉長卿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劉長卿**》　長卿有吏幹，剛而犯上，兩遭遷謫，皆自取之。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以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思銳才窄也。如「草色加湖綠，松聲小雪寒。」又，「沙鷗驚小吏，湖色上高枝」。又，「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裁長補短，蓋絲之類歟。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亦足以發揮風雅矣。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　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

《**郡齋讀書志・劉長卿集十卷**》　長卿剛而犯上，故兩逢斥廢。詩雖窘於才而能鍛鍊，權德輿嘗謂爲「五言長城」。

《**唐詩紀事・劉長卿**》　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其名重如此。

《**歲寒堂詩話**》**卷上**　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子美之匹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國風漢魏六朝下》引《雪浪齋日記》　皇甫持正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麗。

《韻語陽秋》卷三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恤也，況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稿。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託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絏之苦，不能易雕章繢句之樂與？

《後村詩話新集》卷三　唐人號隨州爲五言長城，其五、六、七言絕妙者，已選入《絕句》。錢起輩非不欲極力躋攀隨州，尺寸終不近傍，豈才分有所局耶！即其七言長篇如《上裴尹》、《小鳥》之篇，反覆宛轉，詞近而意遠，似爲五言所蓋。

劉克莊《林子羣詩序》　唐初如陳子昂《感寓》，平挹《騷》《選》，非開元、天寶以後作者所及。李，大家數，姑置勿論。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子厚，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拘狹，或安一字而斷數髭，或先得上句經歲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以唐風少之。

《對牀夜語》卷二　李、杜之後，五言當學劉長卿、郎士元，下此則十才子。

又卷三　人知許渾七言，不知許五言亦自成一家。知劉長卿五言，不知劉七言亦高。許五言如【略】長卿七言，《登餘干古城》云：「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來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其他散句如：「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水遠連天。」「江上月明胡雁過，淮南木落楚山多。」「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措思削詞皆可法。餘則珠聯玉映，尤未易徧述也。

又卷五　劉長卿有《湘中紀行》十首，《花石潭》有云：「水色淡如空，山光復相映。」《浮石瀨》云：「秋色照瀟湘，月明聞蕩槳。」《橫龍渡》云：「亂聲沙上石，倒影雲中樹。」皆勝語也。他如「天光映波動，月影隨江流」，又「入夜翠微裏，千峰明一燈」，又「潮氣和楚雲，夕陽映江樹」，又「卷簾高樓上，萬里看日落」，詞妙氣逸，如生馬駒不爲韁絡所掣，讀之使人飄飄然有憑虛御風之意，謂其思銳才窄者，不亦誣矣。

又　劉長卿《王昭君歌》云：「自矜驕艷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繪能相負，卻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君啼不語。北風雁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雙娥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銅雀臺》尾句云：「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來往處。」皆反覆包蓄，得古風體。他如：「朔風蕭蕭動枯草，旌旂獵獵榆關道。漢月何曾照客愁，胡笳只解催人老。」又：「橫笛能留孤客愁，綠波澹澹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楓秋。」如此等作，尤不可以五言掩其美。

《唐才子傳·劉長卿》　詩調雅暢，甚能煉飾。其自賦傷而不怨，足以發揮風雅。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

楊士奇《劉文房詩跋》　其詩清婉有思致，然數遭廢黜，故多憂窮沉鬱之意。

《唐詩品彙·總序》　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略】此中唐之再盛也。

又《五言律詩敘目》　中唐作者尤多，氣亦少下，若劉、錢、韋、郎數公，頗紹前諸家。

《麓堂詩話》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

湯鑒《劉隨州詩序》　詩者性情之所著也。人心憂樂萬感，咸以詩洩。故盛世不特顯者爲詩和平，雖隱者亦無不和平，均以鳴其世之盛也。衰世不特隱者爲詩悲憤，雖顯者亦無不悲憤，均以鳴其世之衰也。然則詩詎驕淫騁欲、得已而不已者乎？隨州之詩，其衰世之哀鳴者也。長卿積行繕文，兼優於詩，從官當朝，嘗爲隨州刺史。凡其寫懷遣興、寄友送別、登眺山水、蕩泊客旅罔不詩，詩罔不自悒悒懷抱者爲之。蓋長卿時國事尋荒，奸諛當路，忠良半已剝

喪。所幸肅宗討賊，唐勢頗張，終其身又卒以賊敗。肅宗且然，其餘可知矣。故長卿所詠，如《聞王師收二京》，《聞迎皇太后使至》，激烈踴躍，情詞慷慨，有忠君憂世風味。其他所詠，雖無涉國事，而其意未嘗不懸於國家也。惜其所謂「逐臣謫宦」，「逃堯追謗」者喋喋在口，或者謂其不及郭汾陽累經閒散，絕無纖芥不平，詞氣似戾，可以怨之義。豈亦長卿嗟世不如意，不覺其過於傷，猶屈平之《離騷》者歟？是詩也，雖不必酷究長卿，而唐家時事固可因之而重嘆也。

陳清《劉隨州詩後序》　公平時所遇雖不同，然一吟一詠，無不本之性情，協之音律，家數精妙，顧自有不必論者。

《四溟詩話》卷二　六言體起於谷永、陸機長篇一韻，迨張說、劉長卿八句，王維、皇甫冉四句，長短不同，優劣自見。若《君道曲》「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此雖高古，亦太寂寥。

《藝苑卮言》卷四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劉長卿《送李中丞》《張司直》，錢起《秋夜對月》，皇甫冉《巫山高》《和王相公》【略】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

又　劉文房「東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色相清空，中唐獨步。郎君胄「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句格雄麗，天寶餘音。然劉集佳製甚多，郎二韻外，無可錄者。

又《近體中・七言》　劉長卿《獻李相公》《送耿拾遺》《李錄事》，韓翃《題仙慶觀》《送王光輔》，郎士元《贈錢起》，楊巨源《和侯大夫》，武元衡《荊帥》，皆中唐妙唱。

又《近體下・絕句》　中唐絕，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

又　盛唐摩詰，中唐文房，五、六、七言絕俱工，可言才矣。

又《外編・唐下》　七言律以才藻論，則初唐必首雲卿，盛唐當推摩詰，中唐莫過文房，晚唐無出中山。不但七言律也，諸體皆然，由其才特高耳。

《唐音癸籤・體凡》　律體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又六言律詩（劉長卿集有之），及六言絕句（王維集有）。

又《法微三》　體物用「乾坤」字最多者杜甫【略】用「元氣」二字最多者劉長卿（如《登塔》之「盤梯接元氣」，《洞庭湖》之「疊浪浮元氣」，《望海》之「元氣遠相合，太陽生其中」），凡數四見。境窮於睫量，語亦窮於胸量，非此等字不足副之。後學用此爲襲腐，觸此堪反隅。

又《評彙三》　劉長卿自稱「五言長城」，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落句尤甚，思銳才窄也。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足以發揮風雅。

又　長卿詩細淡而不顯煥，當緩緩味之，不可造次一觀而已。

《唐詩歸・中唐一》　鍾惺云：中、晚之異於初、盛，以其俊耳。劉文房猶從朴入。然盛唐俊處皆朴，中、晚朴處皆俊。文房氣有極厚者，語有極眞者。眞到極快透處，便不免妨其厚。

《詩鏡總論》　劉長卿體物情深，工於鑄意，其勝處有迥出盛唐者。「黃葉減餘年」，的是庾信、王褒語氣。「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春歸」句何減薛道衡《人日思歸》語？「寒鳥數移柯」，與隋煬「鳥擊初移樹」同，而風格欲遜。「鳥似五湖人」，語冷而尖，巧還傷雅，中唐身手於此見矣。

《詩筏》　詩中之潔，獨推摩詰。即如孟襄陽之淡，柳柳州之峻，韋蘇州之警，劉文房之雋，皆得潔中一種，而非其全。蓋摩詰之潔，本之天然，雖作麗語，愈見其潔。孟、柳、韋、劉諸君，超脫洗削，尚在人境。摩詰如仙姬天女，冰雪爲魂，縱復瓔珞華鬘，都非人間。而諸君則如西子、毛嬙，月下淡粧，卻扇一顧，粉脂無色，然不免薰衣頹面，護持愛惜。識者辨之。

又　劉長卿詩，能以蒼秀接盛唐之緒，亦未免以新雋開中、晚之風。其命意造句，似欲攬少陵、摩詰二家之長而兼有之，而各有不相及、不相似處。其不相似、不相及，乃所以獨成其爲文房也。

《詩辯坻》卷四　（譚元春）又云：「中、晚異於初、盛，以其俊耳。劉文房猶從朴入。然盛唐俊處皆朴，中、晚朴處皆俊。文房語有極眞者，眞至極透快處，便不免妨其厚。」先舒曰：「眞能妨厚，語有深解。」

《戴酒園詩話又編・劉長卿》　隨州絕句，眞不減盛唐，次則莫妙于排律。排律惟初、盛爲工，元和以還，牽湊冗複，深可厭也，惟隨州眞能接武前賢。至如《嚴維宅送包佶》曰【略】情旨溫然，又不徒寫景述事矣。《小鳥篇》彷彿崔司勳《孟門行》之流，崔詩首尾皆比，中間露出正意，此則全篇是比。「銜花縱有報恩時，擇木難容託身處」，亦從「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脫胎。但

崔猶有望幸之思，故不勝據鞍顧眄之態，此畏禍之意深，并不暇爲逝梁敝笱之嘆。然亦有露氣骨處，如「獨立雖輕燕雀群」，終亦不放倒地步。

又　長律至劉隨州，而妙有勝于盛唐人者，卻是盛唐人所不願爲。設機以灌，其功倍矣，漢陰丈人自甘抱甕耳。

又　「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昨夜夢中歸，煙波覺來闊」。又「日暮微雨中，州城帶秋色。蕭條主人靜，落葉飛不息」。俱非盛唐後語言。然如「只爲乏生計，爾來成遠憂」，不惟輕佻，亦鄙率矣。《長門怨》曰：「蕙草生閒地，梨花發舊枝。芳菲自恩幸，看着被風吹。」末句尖警動人，卻開後來猥謔之習。雖樂府中不忌，入樂府則俊，入律詩則佻。又《送孫沅歸》曰：「憐君不得已，步步別離難。」「步步」兩字，亦極弄姿也。

又　昔人編詩，以開元、大曆初爲盛唐，劉長卿開元、至德間人，列之中唐，殊不解其故。細閱其集，始知之。劉有古調，有新聲。盛唐人無不高凝整渾，隨州短律，始收斂氣力，歸于自然，首尾一氣，宛若面語。其後遂流爲張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我，無復高足闊步，包括宇宙，綜攬人物之意。雖孟襄陽詩，亦有因語眞而意近，以機圓而體輕者，然不佻不纖。隨州始有作態之意，實溽暑中之一葉落也。

《**圍爐詩話**》**卷四**　劉長卿《送陸澧》、《贈別嚴士元》、《送耿拾遺》、《別薛柳二員外》諸詩，絕無套語。

《**漫堂說詩**》（五言律）降而錢、劉、韋、郎，清辭妙句，令人一唱三歎。

又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略】平心而論【略】中、晚之錢、劉，李（義山）、劉（滄）亦悠揚婉麗，渢渢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

又　六言作者寥寥，摩詰、文房，偶一爲之，不過詩人之餘技耳。

《**然鐙記聞**》　七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劉文房諸作。宋人則陸務觀。【略】學前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後取杜詩讀之，譬如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也。此是究竟歸宿處。

《**詩友師傳錄**》　阮亭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

《**說詩晬語**》**卷上**　大曆後漸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未完，辭意新而風格自降矣。劉隨州工於鑄語，不傷大雅，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萬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陽」，名儁有餘，自非盛唐人語。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　中唐詩漸秀漸平，近體句意日新，而古體頓減渾厚之氣矣。權德輿推文房爲「五言長城」，亦謂其近體也。

又卷一一　中唐詩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調亦降矣。劉文房工於鑄意，巧不傷雅，猶有前輩體段。

又卷一四　七律至隨州，工絕亦秀絕矣，然前此渾厚兀奡之氣不存。降而君平、茂政，抑又甚焉。風會使然，豈作者莫能自主耶！

《**一瓢詩話**》　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次李、杜、韓一等者，便不能全，況隨州韻度不如蘇州，意味不如右丞，然其豪贍老成，則皆過之，得意處竟可與少陵索笑，「長城」之名，蓋不徒然。

《**漢詩總說**》《羽林郎》《董嬌嬈》《日出東南隅行》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則，學者所當揣摩。唐之盧、駱、王、岑、錢、劉，皆於此數詩中得力。

《**劍溪說詩又編**》　前人謂李、杜宮聲，昌黎角聲，此不易之論。獨謂劉文房商聲，余深不然之。蓋商調高響切雲，非重有力莫致也。文房淒清而不勁，烏足以擬之？必也，其柳州乎？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劉文房長卿詩如陳倉野雞，色碧聲雄。

又《**雜論詩**》　劉文房五言長律，博厚深醇，不減少陵；求杜得劉，不爲失求。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〇**　唐人最重五律，所以劉長卿有「長城」之號。近日吳門何豈匏（錦）專工此體。

《**詩學纂聞·劉隨州別嚴士元詩**》　友人有曾遊於何義門先生之門者，嘗言劉隨州詩：「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先生家有宋槧本，乃是「閒花滿地落無聲」。蓋花已落地，更何可聽？古人不沾沾以「聽」對「看」也。余始聞而信之，繼思古人寫景之詞，必無虛設，此詩題是《別嚴士元》，考長卿嘗爲轉運使判官，以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爲辯之者，除睦州司馬。是詩應是赴睦州時，道過闔閭城，因有別嚴之作。其言「細雨溼衣看不見」者，以比浸潤之譖；「閒花落地聽無聲」者，閒官之挫折，無足重輕，不足聳人聽聞。此於六義爲比。第六句「草綠

湖南萬里情」，乃追憶湖南時事，末句「青袍今已誤儒生」，其爲遷謫後詩無疑矣。如云花落不可云「聽」，則如「大火聲西流」，流火又有聲耶？一人遷謫，正何必以滿地爲喻哉？又言義門謂長卿《過賈誼宅》詩云：「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乃是用《鵩鳥賦》中「庚子日斜」及「主人將去」二句。余按：此乃徐興公之言，亦非義門創見也。至謂「幾日浮生哭故人」一句，昌黎衍之，以作《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遂成絕調。夫昌黎用意之深，更有過於長卿者。余自讀《唐宋文醇》本，乃益歎其妙，昌黎豈乞靈長卿者乎？

《甌北詩話》卷一二　少陵以窮愁寂寞之身，藉詩遣日，於是七律益盡其變，不惟寫景，兼復言情，不惟言情，兼復使典，七律之蹊徑，至是益大開。其後劉長卿、李義山、溫飛卿諸人，愈工雕琢，盡其才於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爲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劉隨州集十一卷》　長卿詩號「五言長城」，大抵研鍊深穩，而自有高秀之韻。其文工於造語，亦如其詩。故於盛唐、中唐之間，號爲名手。但才地稍弱，是其一短。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病其十首以後語意略同，可謂識微之論。王士禎《論詩絕句》乃云：「不解雌黃高仲武，長城何意貶文房。」非篤論也。

盧文弨《劉隨州文集題辭》　隨州詩固不及浣花翁之博文精深，然其含情悱惻，吐辭委宛，緒纏綿而不斷，味涵泳而愈旨，子美之後定當推爲巨擘，衆體皆工，不獨爲五言長城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大曆諸子兼長七言古者，推盧綸、韓翃，比之摩詰、東川，可稱具體。獨劉隨州通篇少振拔處，亦筆力之限於天授也。

又《七律凡例》　說者多以讀少陵後，繼以隨州，便覺厭厭無色。不知文房開、寶進士，《全唐詩》編在李、杜之前，特其詩與大曆諸公並瓣香摩詰，原與子美異派，善讀者自當另出一番手眼心胸。

《昭昧詹言》卷一八　七律宗派，李東川色相華美，所以李輔輞川爲一派，而文房又所以輔東川者也。【略】文房詩多興在象外，專以此求之，則成句皆有餘味不盡之妙矣。較宋人入議論、涉理趣、以文、以語錄爲詩者，有靈蠢仙凡之別。【略】詩最下者爲編事，爲涉理趣，文房足救之。

又　文房之詩，可以通津杜公，但氣味夷猶優柔，不及杜公雄傑耳。【略】今定七律：以杜七律爲宗，而輔以文房、大曆十子，並取義山之有魂者，而去其魄多者，愼選十餘首足矣。

又卷一九　愚謂七律除杜公、輞川兩正宗外，大曆十子、劉文房及白傅亦足稱宗，尙皆不及義山。義山別爲一派，不可不精擇明辨。

又卷二一　謝茂秦曰：「搥金爲葉，氣體輕，不如錠子金。」劉隨州五言長城，與少陵比，則輕重不侔。

《靜居緒言》　權載之推劉文房爲「五言長城」，蓋指近體也。載之古詩，遠過文房。

又　夢得古詩邊幅較文房爲大，律詩不及。

《大歷詩略》卷一　文房詩爲大歷前茅，清夷閒曠，饒有怨思。

《石園詩話》卷一　劉隨州長卿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權德輿謂爲「五言長城」。【略】愚謂仲武選肅、代兩朝詩爲《中興間氣集》，而其自作不傳，是亦無長卿一句而善于攻人短者也。

又　隨州諸如「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古路無行客，寒山獨見君」，「人來千嶂外，犬吠百花中」，「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寒渚一孤雁，夕陽千萬山」，「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得地移根遠，經霜抱節難」，「舊浦滿來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帆帶夕陽千里沒，天連秋水一人歸」，「身隨敝屣經殘雪，手綻寒衣入舊山」，「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六時行徑空秋草，幾日浮生哭故人」，皆佳句也。

《養一齋詩話》卷四　隨州古、近體清妙，可與王、孟埒。若「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卷簾高樓上，萬里看日落」，直摩少陵之壘，又不止清妙而已。蓋隨州開元間進士，論詩必分時代，當繫盛唐，以文房爲中唐者，誤也。沈歸愚謂在大曆十子中，尤誤。

《藝概・詩概》　劉文房詩以研鍊字句見長，而清贍閑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儘有法度，所以能斷截晚唐家數。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劉長卿之「到君幽卧處，爲我掃莓苔。花雨無時落，松風終日來。路經深竹過，門向遠山開。豈得長高枕，中朝正用才」（《集梁耿開元寺所居院》）。【略】劉長卿之「春風倚棹閶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贈別嚴士元》）。

又　佳句自來難得有偶，如【略】劉隨州之「千峰共夕陽」，「春歸在客先」，【略】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強欲偶之，雖費盡苦思，終不能敵，是蓋有不可以力爭者。

又　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略】寫景則有【略】劉隨州之「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略】寓諷則有【略】劉隨州之「行當蒙顧問，吳楚歲頻飢」。【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又　詩之天然成韻者，如【略】劉隨州之「香隨青靄散，鐘過白雲來」，【略】劉隨州之「長安萬里傳雙淚，建德千峰寄一身」【略】之類是也。

《**問花樓詩話**》**卷一**　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然亦有畫手所不能到者。先廣文嘗言：「劉文房《龍門八詠》：『入夜翠微裏，千峰明一燈。』《浮石瀨》詩：『衆嶺猿嘯重，空江人語響。』《石梁湖》詩：『湖色澹不流，沙鷗遠還滅。』【略】此豈畫手所能到耶？」

《**三唐詩品**》**卷二**　其源出於柳惲、薛道衡。馳思波潤，流音玉亮。尤工五律，當時號爲「五字長城」。「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以雅淡宣情；「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以雄渾取概。暮帆夏日，寒雨巴卭，楚國蒼山，幽州白日，空江人語，動石瀨之吟；川日寒蟬，託江湖之想，斯皆振采蒼凝，體物彌工者也。《石梁湖》《洞庭》《京口》諸作，方之小謝，異曲同工矣。

分　論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顧璘《批點唐音》卷一二：此所謂眞語眞情者，清語古調。近實，故妙。《唐風定》卷二〇：情眞景眞。《唐詩合解箋註》卷四：「日暮蒼山遠」，行路之際，暮景可悲。此句言行之難至。「天寒白屋貧」，白屋貧家，蕭條景況，又値天寒而宿，更倍凄涼矣。「柴門聞犬吠」，柴門犬吠，驚客到也。確是雪夜景。「風雪夜歸人」，人從風雪中夜歸白屋，是在凄涼中得安樂境。《唐詩箋註》卷七：上二句孤寂況味。犬吠歸人，若驚若喜，景色入妙。《唐詩合選詳解》卷三：首見行之難至，次言家之蕭條。聞犬吠而睹雪中歸人，當有牛衣對泣景象。此詩直賦實事，然令落魄者讀之，眞是凄絕千古。《峴傭說詩》：劉長卿：「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雨夜歸人。」較王、韋稍淺，其清妙自不可廢。王文濡《唐詩評註讀本》卷三：日暮途窮，天寒而繼以風雪，寫盡旅行之苦，幸有白屋可以寄宿，苦中得樂，聯以自慰。

《**春草宮懷古**》《唐詩鏡》卷二九：落想近人。《唐詩解》卷二三：春草名宮，宮廢而草自春，然他無可似，獨羅裙之色，彷彿當年，尤足興慨。《而庵說唐詩》卷九：君王建此宮時，取名春草宮，以爲春草長生，萬年有此。曾幾何時，君王遂辭此宮而去，而宮已舊矣。然春不以舊宮而不來，芳草亦不以舊宮而不生，每到春時，闃其無人，君王已不得有此宮，乃芳草居然而有之，眞爲春草之宮矣，那可使君王見之。「不可見」，非嘆舊宮已非昔年，不可復見君王之面，是嘆君王倘在今日，不可見此舊宮之春，賢勿錯看去也。當君王在時，宮女如花，布滿宮中，今此地生出草來，猶帶羅裙之色。然當時曳羅裙者，其意爭向着君王，而孰知今日，芳春雖在舊宮之地，而意則向楚之人矣。不勝慨嘆。《詩境淺說續編》：楚宮臺樹，久付消沉，廢殿遺墟，剩有年年芳草，似依戀楚人，猶學當日宮妃羅裙顏色。彼楚人者，時移代異，安有餘哀？誰復踏青荒圃，憑吊故宮耶？此作可稱鬱伊善感。宜元好問推重其詩也。文房，河間人，距湘楚甚遠，曾由御史出任鄂州轉運留後。春艸宮之詠，當作於赴鄂時也。

《**聽彈琴**》《詩境淺說續編》：中郎焦尾之材，伯牙高山之調，悠悠今古，賞音能有幾人？況復茂材異等，沉淪于升斗微官，絕學高文，磨滅於蠹蟫斷簡，豈獨七弦古調，彈者無人？文房特借彈琴以一吐其抑塞之懷耳。

《**送方外上人**》《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有諷。《唐詩鏡》卷二九：貌古而唐，以有做作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有三宿桑下已嫌其遲意，蓋諷之也。《詩境淺說續編》：眞能高隱者，貴有堅貞淡定之操，豈捷徑終南，所能假借？此作「莫買沃洲山」二句，與裴迪送崔九詩「莫學武陵人，暫游桃源里」，皆爲充隱者下頂門一針。若飾貌矜情，徒事裝嫫費黛耳。

《**送靈澈上人**》《詩境淺說續編》：四句純是寫景，而山寺僧歸，饒有瀟灑出塵之致。高僧神態，湧現毫端，眞詩中有畫也。

《**茱萸灣北答崔載華問**》《唐詩鏡》卷二九：指點卻好。

《**平蕃曲三首**》**二**　《唐風定》卷二〇：氣雄，在劉爲變調。

又三　《詩境淺說續編》：裴岑紀功之碣，伏波銅柱之銘，因博取數行殘

拓，古今來賺盡多少英雄。「一將功成萬骨枯」，誦此詩後二句，開邊略遠者，果何所圖耶？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瀛奎律髓》卷一三方回評：劉隨州號「五言長城」，答皇甫詩如此，句句明潤，有韋蘇州之風。他詩爲嘗貶謫，多凄怨語。紀昀評：起四句有灝氣。五、六言路之難行，以起末二句，非寫意也。又卷四二方回評：劉長卿詩細淡而不顯煥，觀者當緩緩味之，不可造次一觀而已也。馮舒評：細能不弱，淡實有味。何焯評：畫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紀昀評：隨州五律甚精采，評語謬。《唐詩合解箋註》卷八：「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荒村日暮，落葉秋涼，一種衰颯之象，令人生遲暮之感，故以「無行」、「獨見」爲承。「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此眞空谷之足音矣。古路無人肯行，空山今且獨見，侍御超出時趨，獨由古道，豈眞心知者耶？詩中不言喜，而喜可知矣。「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以別墅荒僻，無人能到，轉到憐同病也。因雨過，水漲沒橋，澗水至田，即分流也。「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今侍御之臨此荒僻，祇爲同病相憐之故，不然，如此白雲深處，再有何人能到乎！前解叙時景，後解叙地景，總言荒僻，而喜侍御之相訪，喜意已足。

《初到碧澗招明契上人》《唐詩鏡》卷二九：「黃葉減餘年」，是一奇句。

《却歸睦州至七里灘下作》《唐詩歸・中唐一》「石淺亂流難」譚元春評：「難」字映「淺」字、「亂」字有味。

《新年作》《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三、四費無限思索乃得之，否則有感而自得。紀昀評：此甘苦之言。又：三、四乃初唐之晚唐，似從薛道衡《人日思歸》詩化出。三、四二句，漸以心思相勝，非復從前堆垛之習矣。妙於巧密而渾成，故爲大雅。馮班評：此是劉長卿詩。次聯即如嚴介云：「風雲落時後，歲月度人前。」許印芳評：三、四細鍊，初唐無此巧密。詩載劉文房集中，此選誤爲宋(之問)作，仍歸文房爲是。《唐詩鏡》卷二九：三、四雋甚，語何其鍊。

《酬皇甫侍御見寄時前相國姑藏公初臨郡》《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第五句不涉風物，未嘗不新。紀昀評：題中「前相國」云云當注。五句下與全詩無涉，不宜入之題中。又：通體深穩。又：意總在言情而不寫景，然古人詩法不必定寫景，亦不必不寫景，惟其當而已矣。「江西」諸人始以擺落爲高，虛谷因而加僻焉，非篤論也。《唐詩歸・中唐一》「歲儉依仁政」鍾惺評：一身苦境，卻說出關係。譚元春評：有體。《唐詩鏡》卷二九：「砧迴月如霜」，景趣深長。若除卻「砧」字，餘俱淺俗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佇看宣室召，漢法倚張綱。」此指初臨郡，答侍御。

《月下呈章秀才》《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此遷謫中作，八句皆有味。紀昀評：天然湧出，格韻渾成。許印芳評：「家」字複。《載酒園詩話又編・劉長卿》：此詩甚佳，衆選不及，殊可怪。《唐詩鏡》卷二九：「寒鳥數移柯」，語極精緊。

《秋夜北山精舍觀體如師梵》《唐詩歸・中唐一》「威儀對月閑」譚元春評：「威儀」二字不能如此用。「幸得風吹去，隨人到世間」鍾惺評：此句之妙，妙在「幸得」二字。

《尋洪尊師不遇》《瀛奎律體》卷四八方回評：史稱劉長卿自號「五言長城」，秦系以偏師攻之，似以系爲高者，今并刊二人詩于此。紀昀評：豈可以此二詩定高下？又：此詩殊爲平鈍。

《喜鮑禪師自龍山至》《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佳。紀昀評：五、六即「老僧忘歲月」之意，無甚佳處。

《赴新安別梁侍郎》《唐詩歸・中唐一》「青山空向淚，白月豈知心」鍾惺評：怨調。

《江州留別薛六柳八二員外》《唐詩鏡》卷二九：三、四淺淺自傷。

《新安奉送穆諭德歸朝賦得行字》《唐詩歸・中唐一》「用材身復起，睹聖眼猶明」譚元春評：凄快。

《送州人孫沅自本州却歸句章新營所居》《唐詩歸・中唐一》「憐君不得已，步步別離難」鍾惺評：「不得已」三字之妙，在步步二字上想出。《唐詩鏡》卷二九：三、四好寫作，末語懇款特至。

《酬秦系》《三體唐詩》卷五高士奇輯注：「鶴書猶未至」，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用，漢謂之尺一簡。

《題元錄事閑元所居》《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長卿之稱新安，皆唐睦州。開元必城外之古寺。如《送張栩之睦州》首句云：「遙憶新安舊。」然則新安爲睦州無疑也。第二句好，「高卧」而法自「行」，「行」字乃是有力字。查慎行評：太白詩「清溪三百曲，搖櫓上新安」，亦睦州也。紀昀評：自「行」者、自然而「行」，不是有力字。又：第四句好，三句不自然。《三體唐詩》卷五高士奇

輯注：「高卧紀綱行」，送錄事詩多稱紀綱者，蓋喬琳歷四州刺史，常謂錄事任洺曰：「子紀綱一州，能效刺史乎？」唐錄事亦以糾察爲職，故《六帖》曰：錄事名糾司。

《過前安宜張明府郊居》《唐詩鏡》卷二九：三、四意致夷猶，絕似王維語氣。《唐詩合解箋注》卷八：「寂寥東郭外，白首一先生。」一寫郊，二寫明府。荒郊退老，分外寂寥。「解印孤琴在，移家五柳成。」承上言先生之清淡也。解印而歸，只有孤琴尚在，移家以後，漸看五柳將成。罷彈宓子之堂，宴息陶公之宅，境雖云寂，人則高矣。「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此先生郊居樂也。時而夕陽，則臨水垂釣，時而春雨，則向田看耕，悠然自得矣。「終日空林下，何人識此情。」解印歸田，娛情耕釣，終日在空林之下，自以爲樂。世人儘多塵容俗狀，誰能識先生之情哉！前解寫明府郊居，後解贊明府之高尚。

《逢郴州使因寄鄭協律》《唐詩歸・中唐一》譚元春評：「向君深」，三字又幻又橫。《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瘦？曰：如劉隨州之「相思楚天外，夢寐楚猿吟。更落淮南葉，難爲江上心。衡陽問人遠，湘水向君深。欲逐征帆去，茫茫何處尋。」（《逢郴州使因寄鄭協律》）【略】是也。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詩林廣記前集・孟浩然》：前輩謂岳陽、洞庭諸詩，見稱于世者非一。如劉文房云：「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僧可明云：「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亦皆佳作。終未若杜工部「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爲絕唱也。《瀛奎律髓》卷一孟浩然《臨洞庭湖》方回評：予登岳陽樓，此詩大書左序毬門壁間，右書杜詩，後人自不敢復題也。劉長卿有句云：「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世不甚傳，他可知也。又卷三四方回評：五、六儘佳。非中流果沒日也，水遠而日短，故所見者日落於中耳。水之外又水，地之外又地，而水與地目不可及者，日月常可得而見，非日月之光有餘爲之乎？查慎行評：川澤通氣，大浸稽天，可作五、六注腳，評尚黏滯。紀昀評：此雖不能肩隨孟、杜，猶可望其後塵。又：或謂五、六似海詩，亦不爲無見。又：「所見」句從《上林賦》化出，下數語支蔓無謂。《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五、六猶有氣焰，然視襄陽、少陵二篇，如江、黃之敵荆楚矣。

《雨中過員稷巴陵山居贈別》《唐詩歸・中唐一》譚元春評：寫得出，含得多。鍾惺評：文章語入詩，反深健。

《送李中丞歸漢陽》《唐詩鏡》卷二九：三、四老氣深衷。《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此追叙其向日之功。《詩境淺說》甲編：此詩爲老將寫照，功成身退，絕無怨尤，眞廉恥之將，惜未詳其名也。起句以詠歎出之，言今日江頭野老，即昔之領十萬橫磨劍、拜征南上將者。三四句言半生戎馬，不解治生，至歸徒四壁，而戀闕之懷，老猶懇懇。五六句謂，回首當年，曾雄鎮三邊，纖塵不動。以身許國之心，焉得逢人而語，惟龍泉知我耳。篇末言以鋒鏑之餘生，向江潭而投老，不作送別慰藉語，而爲之慨歎，蓋深惜其才也。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對牀夜語》卷二：其前實後虛者，即前格也，第反景物於上聯，置情思於下聯耳。如劉長卿「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則始可以言格。《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壯語、平調。「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看」鍾惺評：悲在「歸人」二字。《唐風定》卷一四：高調。顧云：文房雅鬯清爽，中唐獨前。表曰：五言長城，允矣，不愧。

《餘干旅舍》《中山詩話》：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云：【略】張籍《宿江上館》云：【略】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下》：苕溪漁隱曰：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材格相肖，語亦清新，今併錄之，以備披閱。劉長卿《題餘干旅舍》云：【略】張籍《宿江上》云：【略】潘閬《暮歸錢塘》云：【略】李建中《題望湖樓》云：【略】。魏了翁《程氏東坡詩譜序》：逮唐人始工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張籍和劉長卿《餘干旅舍》，劉、白和元微之《春深題二十篇》，蓋同出一韻。《唐風定》卷一四：清夐中神骨蒼蒼。《甚原詩說》卷一：詩句中有眼，須鍊一實字，句便雅健。如【略】又須用一響字，如【略】又有故用一拗字者，如「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于良史），「渡口月初上，人家漁未歸」（劉長卿），「殘影郡樓月，一聲關樹鷄」（劉滄）。此皆第三字致力也。

《登思禪寺上方題修竹茂松》《詩學纂聞・律詩通韻》：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如【略】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乃東韻，三聯用「松」字，則冬韻也。《隨園詩話》卷一二：余祝彭尚書壽詩，「七虞」內誤用「餘」字，意欲改之。後考唐人律詩，通韻極多，因而中止。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東」韻也，而用「松」字。【略】唐人不以爲嫌也。《退庵隨筆》卷二一：（汪韓門）又曰：「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惟東、冬，魚、虞爲多。如

【略】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乃東韻而用「松」字。【略】凡此皆於古有據，讀者不可不知，作者正不必遽效之。

《**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蘇州次前溪館作**》《唐詩鏡》卷二九：三、四黯然。

《**北歸次秋浦界清溪館**》《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末句最新。此公詩淡而有味，但時不偶，或有一苦句。紀昀評：隨州以格韻勝，不以淡勝。自古詩集豈能聯聯工緻，寧獨隨州？苦語亦詩家之常，又豈能篇篇矯語高尚？又：三、四自然清遠。又：首二句一作「萬古啼猿後，孤城落日依」。此本不可從。馮班評：八句俱有味。無名氏（甲）評：館在今池州。鄱湖，在江西饒州。宛陵，今寧國府。

《**秋杪江亭有作**》《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語不須深，而自然奧渾，氣之所至。「湘水向人閒」譚元春評：同一湘水向耳，「人閒」二字，遠不如「君深」二字。知其故者可與言詩。《唐詩鏡》卷二九：五、六清瘦如削。

《**和臺一上人新泉**》《唐詩歸・中唐一》譚元春評：幽居誦一過，自然肅人心骨。「動靜皆無意，唯應達者知」鍾惺評：入道之言。

《**長沙桓王墓下別李紓張南史**》《四溟詩話》卷四：凡鍊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愚論已詳首卷。【略】劉長卿《別張南史》詩：「流水朝還暮，行人東復西。」此上二字欠工，因易爲「旅思朝還暮，生涯東復西。」【略】諸作完其造物，以俟後之賞鑒者。

《**送侯侍御赴黔中充判官**》《唐詩歸・中唐一》「地遠官無法」鍾惺評：朴而透。透處便是中唐派。《唐詩鏡》卷二九：「鳥似五湖人」，傷感之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須令荒徼外，亦解懼埋輪」，從黔中著意。

《**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寺即陳將吳明徹戰場**》《唐詩歸・中唐一》「長江獨至今」鍾惺評：「獨至今」，三字深極，悲感不覺。《詩境淺說》甲編：首句言荒臺憑眺，秋士多悲，敘明作詩本意。三句言野寺游蹤罕至，佳處不在寺中，宜於遠眺。四句乃賦遠景，見隔岸雲白峰青，層層掩映，可知山之深遠。五句寫懷古之意，殘營廢壘，憑弔無人，惟有一抹斜陽，依依留照，用一「依」字覺無情而有情也。六句言平林葉脫，時聞磬聲，用一「滿」字，正以狀秋林之空。此二句試曼聲誦之，不僅善寫荒寒之意，且神韻絕佳。末句歸到弔吳公戰場，六代英雄，都被浪花淘盡，惟詞客憐君耳。

《**送王端公入奏上都**》《唐詩鏡》卷二九：「秋草通征騎」，通字佳，正於通字見阻。《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行當蒙顧問，吳楚歲頻飢」，望其救時，不是尋常酬應。

《**送度支留後若侍御之歙州便赴信州省覲**》《唐詩歸・中唐一》「國用憂錢穀，朝推此任難」鍾惺評：經濟人語。

《**餘干夜宴奉餞前蘇州韋使君新除婺州作**》《瀛奎律髓》卷八方回評：味此詩恐是應物知蘇州時，長卿爲長洲尉也。紀昀評：平近不出色，結二句未能免俗。

《**送盧判官南湖**》《龍性堂詩話續集》：劉文房「草色平湖綠，松聲小雪寒」，曹能始「明月有佳色，秋鐘多遠聲」，足以當之。近見周元亮有「秋心增半夜，雨氣滿孤燈」之句，工妙似之。然終不若李頎「秋聽萬戶竹，寒色五陵松」之自然可貴也。

《**游休禪師雙峰寺**》《唐詩歸・中唐一》「孤雲何事來」鍾惺評：問得誕。

《**移使鄂州次峴陽館懷舊居**》《老學庵筆記》卷四：劉長卿詩曰：「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癩可用之云：「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迨本句。《唐詩歸・中唐一》：「千峰共夕陽」鍾惺評：「共」字之妙，當境看出。

《**經漂母墓**》《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長卿意深不露。第四句蓋謂楚亡、漢亡，今惟有流水耳。一漂母之墓，樵人猶能識之，亦以其有一飯之德於時耳。紀昀評：此解最精。馮舒評：首句領起，筆墨高挺，有無窮之味。馮班評：起好。《唐詩鏡》卷二九：三、四啞韻，未見其佳。五律貴響亮精工，七律貴深沉蘊藉。《唐風定》卷一四：高淡妍美，在右丞、襄陽間。「春草茫茫綠，王孫舊此遊」，春草、王孫獨不泛用。《唐詩合解箋注》卷八：「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此敘漂母墓之始。韓信釣於城下，漂母見信饑，飯信。信爲楚王，從召母，賜千金，其後爲立塚，其報恩若此，已千秋矣。「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承上言千秋以來，幾番興廢，乃至一飯之德，遂成不朽。今母墓雖古，樵人尚能識之，而前朝安在乎？唯有楚水之流似舊而已。「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行客思母之賢，雖摘洲渚之蘋可以薦享，杜鵑悲信之怨，在山木上啼箇不了，蓋爲信而愁也。「春草茫茫綠，王孫舊此遊。」合句寫題中經墓意。言睹此春草茫茫綠遍，乃昔日王孫舊遊之地也。感今思古，安得識英雄如漂母者哉？昔漂母呼信爲王孫，故用王孫字。前解寫漂母墓，後解乃寓慨於經

墓之時也。《唐詩合選詳解》卷六：言韓信爲漂母之一飯，賜金不已，又爲立塚報恩若此，事已千秋矣。夫一飯之德，遂成不朽，樵人猶能識其墓。而前朝興廢之事，惟有流水耳。今行客采蘋以薦母之賢，杜鵑繞木而鳴信之怨，茫茫荒草，王孫舊遊，能無令人弔古而思漂母之賢乎。【略】中唐詩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調亦降矣。劉文房工於鑄意，巧不傷雅，有前輩體段。《詩境淺說》乙編：「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此文房《經漂母墓》詩也。以淮陰之英烈，江南有韓信將臺，山右有韓侯嶺，傳聲千載，宜也。漂母一村媼耳，受恩者惟淮陰，而壞土荒原，樵人猶識，同時楚漢英豪，湮滅者不知凡幾。名之傳與不傳，殆有定數，何事強求。作者未必亦有此意，然觀其「楚水前朝」句，垓下之歌，鍾室之獄，皆歸泡影，惟無情楚水，今古悠悠。若寄慨無情者，則其對漂母孤塋，殆與余有同感耶？

《送王員外歸朝》《老學庵筆記》卷五：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況又見之于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鬱然見于言外。

《夏中崔中丞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升庵詩話・海紅》：劉長卿集有《夏中崔中丞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詩，海紅未詳爲何花。後見李白詩注云：「新羅國多海紅，唐人多尚之，亦戎王子之類也。」又柑有名海紅者，見《橘譜》。

《送袁處士》《唐詩歸・中唐一》「靜者去躬耕」鍾惺評：一「去」字，說得悄然。《唐詩合解箋注》卷八：「閒田北里之下，靜者去躬耕。」此送歸隱之詞。閒田在北里之下，惟靜者可以去而躬耕，其不能去者，皆能動不能靜者也。「靜者去」三字自妙。「萬里空江茨，孤舟過郢城。」此蓋送其去也。茨，蘆之始生者。萬里之江，空而所見者茨也。郢城，今荊州府，處士舟當過此也。「種荷依野水，移柳待山鶯。」此皆隱居時不經意之事也。種荷見有野水而偶依之。鶯最喜柳，柳移而鶯自來。待者，任其自然也。「出處安能問，浮雲豈有情。」合上云：處士忘情於世，不滯於物如此，則出處安能去問？如彼浮雲之無着，豈若有情者之容人眷戀不已乎！前解是送處士，後解寫處士之忘情以高之。

《酬李侍御登岳陽見寄》《唐詩歸・中唐一》「想見孤舟去」譚元春評：「想見」二字便不在孤舟上說矣，不可不知。「春色獨何心」鍾惺評：「獨何心」三字連春色說來，其妙難言。

《過鸚鵡洲王處士別業》《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第五句「發」，當作「岸」。馮班評：「岸」字如何對「鋤」字？「發」字有味，「岸」字便死了。紀昀評：「鋤」是活字，如何以「岸」字爲對？如嫌「發」字稍腐，易以「長」字則可。又：六句有致，結以閒淡，有美人香草之思焉。

《送道標上人歸南嶽》《四溟詩話》卷四：劉長卿《送道標上人歸南嶽》詩曰【略】此作雅淡有味，但虛字太多，體格稍弱。

《春過裴虬郊園》《唐詩鏡》卷二九：看竹句佳。較「看竹何須問主人」更簡要。

《送行軍張司馬罷使迴》《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劉隨州之「春風吳渚綠，古木剡溪深」【略】之類是也。

《長門怨》《誠齋詩話》：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閒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武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爲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爲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春到後宮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唐詩歸・中唐一》譚元春評：律體其妙，卻只似絕句。「芳菲自恩幸，看着被風吹」鍾惺評：十分難過，在「看着」二字。《唐風定》卷一四：溫秀冲夷，宮詞雋品。「芳菲似恩幸，看卻被風吹。」只此一結，離卻盛唐，已逗晚唐。

《過橫山顧山人草堂》《唐詩鏡》卷二九：五、六韻甚。《唐詩合解箋注》卷八：「只見山相揜，誰言路尚通。」起句極描幽勝，言山山層疊，只見其相爲遮揜，如無路可通者，誰知尚有一徑到山人之幽居乎。「人來千嶂外，犬吠百花中。」此是過草堂也。人來千嶂之外，則山路之紆迴可知。百花深處，草堂在焉。一犬迎人而吠，正所云「寥寥一犬吠桃源」也。草堂之幽，令人神往。「細草香飄雨，垂陽閒自風。」此時是春日，茸茸細草之上，花雨香飄，而垂楊在春風中閒着，雖不吹而流動可愛。「卻尋樵徑去，惆悵綠溪東。」如此好境卻不能久留，只得尋樵徑而去。餘情眷戀，惟有惆悵於綠溪之東而已。此正結題中過字，綠溪合上細草垂楊也。前解是來草堂，後解是去草堂。寫過字何等劃然。

《尋南溪常山道人隱居》《唐詩鏡》卷二九：幽色滿抱。《唐詩合解箋

注》卷八：「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經行者稀，故路逕生苔而見履痕迹，此初入山來尋也。「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閑門。」漸見所居之處，雲水相依，草木鬱茂，而道士之門常關，何其境之幽也。「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此寫南溪景。雨後之松，翠色可愛，有源之水，必有一山。此即坡公詩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此中自有禪意。「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山溪景色如此，相對可悟禪理。得意之處，可以忘言。又如陶詩云：「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眞靜境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結意言其道士能通禪理也。《唐詩合選詳解》卷六：言一路行來，於莓苔間見道士履迹，而道士則開門於雲停草幽之中矣。想其過雨看松，新而且潔。隨山尋源，趣不外來，惟其深悟禪意，故對花而忘言也。唐仲言曰：襄陽以談言許僧，文房以禪意稱道。唐人固不自拘。藉令後人，放之吳子輩，便當磨舌相待矣。《詩境淺說》甲編：詩爲尋道士而作，開首即說到「尋」字，山徑苔痕，遍留屐齒，非定是道士之屐痕，已將「尋」字寫足。三句言溪間無人，白雲凝然，若爲之依留不去，見渚之靜也。四句言巖扉長閉，碧草當門，有「綠滿窗前草不除」之意。五、六句言其所居在水源盡處，隨山曲折而前，松陰雨後，蒼翠欲滴，此時已至道觀矣。七句花與禪本不相涉，而連合言之，便有妙悟。收句意謂朋友存臨，但須會意，溪花相對，莫逆於心，寧在辭費耶？

《**餞別王十一南遊**》《詩境淺說》甲編：此詩與前所錄二首（《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寺即陳將吳明徹戰場》《送李中丞歸漢陽別業》），皆劉隨州之作。一爲登吳公臺，臨廣武之戰場，摩挲折戟。一爲贈李中丞，惜藍田之廢將，太息藏弓。此則通首皆別友之意，覺離思深情，盎然紙上。同出一人手筆，各極其致，可見學詩者一題到手，必審題珠所在，非但各有面目，須各有精神，能發揮盡致，而藻不妄抒，方是佳構也。詩爲別後所作，首句即言遙望行人，已在烟水空濛之際。次句寫別意，詩人送別，每用淚字，但知己之淚，未肯輕爲人彈。此詩情誼深摯，揮手沾巾，當非泛語。三句言行人已至飛鳥沒處，而猶爲凝望，與東坡送子由詩「但見烏帽出復沒」，同一至情。四句言別後更誰相伴，但有青山一抹，依依向人。曲終人遠，江上峰青，宜懷抱難堪矣。五六句言友所往，由江而湖，愈行愈遠。末謂送君者尚臨崖未返，秋水蘋花，對芳洲而佇立，此時愁思，見者無人，惟有溯流風而獨寫耳。

《**送李七之笮水謁張相公**》《唐詩鏡》卷二九：語出獨造，隨意可人。「後時長劍澀」，言之足感。

《**送崔處士先適越**》《唐詩鏡》卷二九：「越鳥聞花裏，曹娥想鏡中。」曹娥句，入異想。

《**寄靈一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劉長卿號「五言長城」，細味其詩，思致幽緩，不及賈島之深峭，又不似張籍之明白。蓋頗欠骨力而有委曲之意耳。又：郎士元集亦有此詩，題云《赴無錫別靈一上人》，「終」作「度」，「徇」作「問」。馮班評：元和、大曆，豈可同論？紀昀評：隨州五言，骨韻天然，非浪仙、文昌所可望。至云「頗欠骨力」，尤爲妄誕。蓋虛谷所謂骨力者，在「江西」，楂牙生硬語耳。又：只起二句不佳，餘六句皆翛然自遠。

《**送康判官往新安**》《唐詩鏡》卷二九：五、六氣格遒勁，直逼初唐。

《**故女道士婉儀太原郭氏挽歌詞**》《唐詩鏡》卷二九：四語嬌貴。

《**少年行**》《瀛奎律髓》卷四六方回評：此詩似非長卿所作，中四句太艷而淺，末句頗可採。此題於其後不無少貶，乃佳。馮班評：末句妥。紀昀評：《少年行》自是樂府，文人隨時轉變，以五言律作之耳。其體本摹寫俠少，安能以腐語參之？又：一、二句，四句，七、八句，說遊冶；三句，五句，六句，說聲色。詞參差無緒，於法爲疏。

《**湘中紀行十首・湘妃廟**》《四溟詩話》卷一：陸厥《孺子妾歌》曰：「安陵泣前魚。」劉長卿《湘妃廟》曰：「未作湘南雨，知爲何處雲。」【略】此皆用事之謬。

又《**泛石瀨**》《唐詩鏡》卷二九：詩趣如清流淺瀨。《龍性堂詩話續集》：唐人興趣天然之句，如【略】文房「衆嶺猿嘯重，空江人語響」，員外「清鐘揚虛谷，微月深重巒」。此等落句，每一諷誦，眞有成連移情之嘆。

《**雜詠八首上禮部李侍郎・幽琴**》《唐詩歸・中唐一》「琴聲宜夜闌」，鍾惺評：發題中「幽」字。

《**從軍六首**》《唐詩歸・中唐一》「末路成白首，功歸天下人」鍾惺評：悲慨語，寬寬說來尤妙。譚元春評「秋草秋塞上」一首：寫得落落然不厭其直。《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言軍士力戰也。虜衆我寡而戰不解，黃雲爲之不流，精感天地矣。至于兵矢俱盡而猶無還心，其眞奮不顧身者乎。《載酒園詩話・詩嫌於盡》：劉長卿曰：「回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亦妙于作不了語。其摹寫悍勇，則神

彩更在崔上。

《龍門八詠》《師友詩傳錄》：歷友答：「五言六句古，齊、梁間多用之。唐人劉文房《龍門八詠》亦善此體，然幾於半律矣。特以其參用仄韻，故亦仍爲古體。」《石洲詩話》卷二：劉隨州《龍門八詠》，體清心遠。後之分題園亭諸景者，往往宗之。

又《福公塔》《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按福公不知何時人，嘗建塔以臨伊水而經行其間。今塔既寂寞，人竟不還，山水依然，世變非一，獨鷗鳥無心，當不知人事之代謝耳。

又《下山》《唐詩鏡》卷二九：悠然趣遠。

又《渡水》《優古堂詩話》：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月下聽砧》《唐詩鏡》卷二九：洌。

《送丘爲赴上都》《唐詩鏡》卷二九：「川程帶潮急」，語趣，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工於用短。

《題獨孤使君湖上林亭》《唐詩歸・中唐一》譚元春評：有眞，有雋。「夕陽湖草動」鍾惺評：「湖草動」，動非草也，正是夕陽動耳。

《酬包諫議佶見寄之什》《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包佶謫病寄詩，此所和也。馮舒評：「舒」字韻腳不煞。何焯評：「落日」句一襯，結出下句，頓覺悲喜交集。五、六就適志事點化出凄苦，況味妙絕。此二句已造自然。紀昀評：語亦疏暢，所乏深警耳。又：次句「里閭」作「民」字解，言親民之官也。終覺趁韻。十句忽落到來詩，對法不測。

《樓觀寺東峰尋南齊明徵君故居》《對牀夜語》卷三：「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前輩謂上句置靜意於動中，下句置動意於靜中，是猶作意爲之也。劉長卿「片雲生斷壁，萬壑徧疏鐘」，其體與前同，然初無所覺，咀嚼既久，乃得其意。《唐詩歸・中唐一》「古墓作寒草，前朝寄老松」鍾惺評：可思。「寄」字尤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明僧紹字休烈，舍宅爲寺，齊帝徵之不出。

《行營酬呂侍御時尚書問罪襄陽軍次漢東境上侍御以州鄰寇賊復有水火迫於征稅詩以見諭》《唐詩鏡》卷二九：「水歸」句，落閒。《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水歸餘斷岸」，水災後。「烽至掩孤城」，兵後。

《別李氏女子》《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柔厚。「本來儒家子」鍾惺評：訓得有身分。「月下孤舟人」譚元春評：凄澹。

《長沙早春雪後臨湘水呈同游諸子》《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圓厚法老，看中唐以後排律，當拈出以留氣運。「滄浪自有歌」鍾惺評：結得澹永。

《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過法崇禪師故居》《唐詩歸・中唐一》「香隨青靄散，鐘過白雲來」鍾惺評：秀極。《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寺在長沙岳麓山下。「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桂寒知自發，松老問誰栽」，以下四語指「故居」言。

《和袁郎中破賊後軍行過剡中山水謹上太尉》《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赦罪春陽發，收兵太白低」，所圈一聯絕精。紀昀評：「遠峰」一聯亦好。無名氏（甲）評：劉君在當時本推「五言長城」，況雜之宋人中，自覺老氣無敵。

《送鄭十二還廬山別業》《而庵說唐詩》卷二二：潯陽，今之九江府；廬山，在九江城外。數畝宅，鄭十二住家於山下。「歸卧掩柴關」，言鄭十二今番歸，掩門高卧也。谷口，昔鄭子眞隱於谷口。何人在，言谷口已無子眞，正對廬山，今有十二。「門前秋草閑」，言十二出遊後，其門前草，閑在那邊，見正該歸矣。「忘機賣藥罷」，十二無心，出門不過是賣藥，今藥已賣完。「不語杖藜還」，世事總不關心，故不語，拄杖而歸，十二眞是高隱。「舊笋成寒竹」，十二出門時，想在笋生之時，今應歸矣，已成高寒之竹。「寒」字當作如是解，以後有「桂花」字在。「空齋向暮山」，十二未歸，齋空在那邊，只好與暮山相向；十二歸，依然與暮山相向。十二是個無心道人，即歸齋，依舊似空的一般，十二亦竟是空齋矣。妙極，妙極。「水流過舍下，雲去到人間。」是言十二歸山，人亦尋他不得，過其舍下者，除非是水。十二亦更不出山，到人間者，或是浮雲。「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楚辭》：「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言君之住處，他日我當來奉訪，今尚未能得，據茲秋月，桂花應發。何故用「應」字？以十二尚未到家，不曾見桂之有花無花，故作懸度之詞。因君之行，一寄我攀援之懷。是歸者尚在此間，而送者已先鄭十二到其隱處矣。解數不必更說。《唐詩合解箋注》卷一二：「潯陽數畝宅，歸卧掩柴關。谷口何人在，門前秋草閑。」此解是鄭十二歸廬山。潯陽，今九江府；廬山，在九江城外。數畝宅，

是鄭十二之隱居處也。從今歸而高卧，將掩柴門而不出矣。谷口，昔鄭子眞高隱處。何人在，言十二出遊後，則谷口復有何人哉！今歸，但見門前秋草閑在那邊，以俟其歸耳。「忘機賣藥罷，不語杖藜還。舊笋成寒竹，空齋向暮山。」中四句寫十二來去無心，歸山時，當是此景。忘機，無機巧之心也。十二出門，不過是賣藥，賣藥既罷，扶杖當還。不語，事無關心，有甚可語？極摹十二高隱處。山中笋生時十二出門，今歸已成舊竹矣。寒字虛看。齋中無主則空，今歸，則見空齋祇與暮山相向而已。此皆懸想如是。「水流過舍下，雲去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此解做送歸之意，眞是送隱士語。十二歸山，客過者少，只除是水，或流過舍下。且十二入山，高蹈難定，其重到人間，只除是雲，或有時出山耳。今吾從此送別，不得如水之過舍，一訪君齋，即使君來招我，亦不能一攀山中之桂。但君雖未到山中，遙想此時，桂花應發。我只好因君此行，寄一攀援之心而已。《楚辭・招隱篇》多引「攀桂」，本是招隱士使出之詞。今凡涉隱遯，多用「叢桂」語，本此。前解先將鄭十二歸廬山描題，中便排入歸山時景象，而後以送歸字意合。始終俱羨其高。《唐詩合選詳解》卷八：此美鄭之高隱也。潯陽有宅，君將歸卧而掩門矣。當未歸之時，谷口無人，秋草長滿。今罷賣藥而杖藜以還，則竹冷齋空，山將暮也。既棲於此而無由，因君之行聊欲寄情，一攀之。沈歸愚曰：大曆以還，邊幅既狹，氣味亦薄，如聽金鐘大鏞，忽換錚錚細響，令人索然。

《奉陪鄭中丞自宣州解印與諸姪宴餘干後溪》《唐詩鏡》卷二九：夕陽二語，簡鍊得佳。《石洲詩話》卷二：杜公「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與劉隨州「跡遠親魚鳥，功成厭鼓鼙」不同。

《同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韻語陽秋》卷五：按唐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舞蹈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送徐大夫赴廣州》《唐詩鏡》卷二九：語脆嫩意卻自老。

《九日題蔡國公主樓》《唐詩鏡》卷二九：三、四語韶，水雲字裝得佳絕。

《送荀八過山陰舊縣兼寄剡中諸官》《唐詩歸・中唐一》「晚景千峰亂」鍾惺評：「亂」字又妙於其字，情緒無窮。

《奉餞元侍郎加豫章採訪兼賜章服》《唐詩鏡》卷二九：語語精琢。

《會稽王處士草堂壁畫衡霍諸山》《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音響稍似古，然作律看更妙。「歸雲無處滅，去鳥何時還」譚元春評：靜觀有得後語。「主人嘗獨閒」鍾惺評：題畫壁，誰能說到此。

《別陳留諸官》《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文房遊宦陳留，將還京而留別也。

《觀李凌所畫美人障子》《升庵詩話・西施》：劉長卿題《西施障子》曰：「窗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二語雖太白可頡頏也。

《送史判官奏事之靈武兼寄巴西親故》《蜀中廣記・詩話記第一》：明皇幸蜀，劉長卿亦常侍從，故有《送史判官奏事之靈武兼寄巴西親故》詩，時肅宗權制靈武也。閬中、左綿，皆得稱巴西。長卿之親故有入蜀而未至成都者耳。詩云：「獨有西歸心，遙懸夕陽外。」

《石梁湖有寄》《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感時而懷友也。言以路之遙，別之久而起登樓之思，及睹此秋色則又想煙波隔絕，音問日疏，是以傷歲之暮，不能無感於芳草耳。蓋是時文房謫官於楚。尾聯有自惜意。《唐詩鏡》卷二九：長卿五古，輕描淺抹。

《初至洞庭懷灞陵別業》《升庵詩話・劉文房詩》：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然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唐音癸籤・評彙七》：劉文房：「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而劉爲蘊藉。《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被謫而懷土也。

《題蕭郎中關元寺新構幽寂亭》《唐詩鏡》卷二九：中有爽句。

《贈元容州》《唐詩鏡》卷二九：渾厚之病，鄰於模糊，精琢則體瘦神清。初、盛時亦有肥瘦相兼之病。

《南楚懷古》《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歎浮榮易磨，立言不朽。蓋因放逐而以屈原自況也。《唐詩鏡》卷二九：筆意蕭疏。

《睢陽贈李司倉》《唐詩歸・中唐一》「萬事從人求」鍾惺評：眞。「足堪資小留」鍾惺評：「小留」又着一「資」字，凄然。「誰復能相憂」譚元春評：厚。

《題王少府堯山隱處簡陸鄱陽》《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述少府隱居，兼美陸生同調也。《而庵說唐詩》卷二：王少府隱居堯山，陸鄱陽想有同隱之約，故文房贊少府隱居之妙，以堅陸志，因有是作。少府昔嘗爲吏，而志則在滄洲，乃薄於世情者。解印休官，已經二十年，而身置邱壑間久矣。買田於楚山下，則欲終隱於此，妻子皆令習於畎畝，自耕自甾。日出群動，便去操作，謂之有營。而少府之意，如孤雲之在太虛，不攬一物。興至即釣於溪，興消則收釣；釣方去手，酒杯又在面前。「接」字妙極。家既有酒，村復有花，看花酌酒，至於花落。此不獨贊少府隱居之樂，且以欣動鄱陽也，後便接陸生可見。陸生爲鄱陽令，其詩於建安體爲獨步，稱其古詩也。建安，漢獻帝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下七子之詩是。其志趣與少府略同。旦晚當休官，與少府同隱。隱居得同志，則在少府尤樂也。

《陪元侍御遊支硎山寺》《唐詩鏡》卷二九：語色蒼翠。

《按覆後歸睦州贈苗侍御》《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劉長卿「地遠心難達，天高謗易成」，顧況「六氣銅渾轉，三光玉律調」二作，頗整贍，近老杜句格。

《奉寄婺州李使君舍人》《唐詩歸・中唐一》「土厚絳人多」鍾惺評：朴秀。

《負謫後登干越亭作》《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此詩所點四聯（三、四、五、六、十一、十二句）可賞，而「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尤佳。長卿詩謂之「五言長城」，世稱劉隨州，然不及老杜處，以時有偏枯。馮舒評：器局思路，事事不如老杜，時代使然。止曰「偏枯」，非知詩者。又：清華。馮班評：長卿大略小。又：虛谷云：「不及老杜處，以時有偏枯。」亦不在此。又：忠厚之至。陸貽典評：「番」，即鄱陽湖。無名氏（甲）評：干越亭，在江西。許印芳評：原詩共十韻，「怨青蘋」以下有四句云：「草色迷征路，鶯聲傍逐臣。獨醒翻引笑，直道不容身。」「草色」二句亦佳，惟「獨醒」二句太露，曉嵐抹而刪之。但刪此聯，韻數單而不雙，有乖體製。遂併「草色」一聯刪之，如此則爲完璧矣。又：「生」字，「天」字，「青」字，俱犯複。紀昀評：「獨醒」一聯太淺率，亦太激訐。下二句則詩人之筆矣。又：不及處不在「偏枯」。《唐詩品彙》卷七七：楊文公《說苑》云：咸平初罷處州赴闕，道經餘干，登干越亭，前瞰琵琶洲，後枕思禪寺，林麓森鬱，天下之絕境，古今留題者百餘篇，而劉此篇絕唱也。《圍爐詩話》卷二：劉長卿《登干越亭》詩，前段尚寬和，至「得罪」三聯，忽出哀苦之詞，遂覺通篇盡是哀苦。唐人詩法如是，若通篇哀苦，失操縱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在饒州府。「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言鳥歸故處，人滯孤舟，作感興語看，愈有味。「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歸美君恩，風人之旨。《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忠厚？曰：【略】劉隨州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錢員外之「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裴僕射之「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之類，亦猶有詩人溫厚之遺云。

《留題李明府雷溪水堂》《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文房五言妙手，朴中帶峭，便開中、晚諸路。至排律，深老博大，其氣骨則漸向上去矣。「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鍾惺評：渾淪。《唐詩合解箋注》卷一二：「寥寥此堂上，幽意獨難論。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首解言書堂之幽，由明府之清也。寥寥，空闊之意，堂中幽意，難以論述，中解乃略言之。無王事者，刑清而政簡也。只有青山日與縣門相對，寧不幽哉。「雲峰向高枕，漁釣入前軒。竹動疏簷影，苔生雙履痕。」此下俱寫幽意。書堂前對雲山，向我高枕，溪中漁釣，入此前軒，簷前竹影蕭疏，苔上屐痕宛在。「荷香隨坐卧，湖色映晨昏。虛牖閑生白，鳴琴靜對言。」明府之居此堂也，荷香隨其坐卧，湖色映乎晨昏，虛室生白，閑中寂坐，鳴琴之暇，靜對無言，雖【略】長孺之卧理南陽，不能過也。「暮禽飛上下，春草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烟何處村。」又從書堂之左右言之，則禽聲上下，草色清渾。蓋草色有新舊，故清濁相映帶也。再從堂上遠望，不知岸柳誰家，烟村何處，皆助此書堂而生幽意者也。「謫居投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江浦猿。」此解是劉文房別此而去，乃留題意也。文房謫宦南巴，將投瘴烟之地，道由湘沅，而回憶雷溪，離思難禁，今日辭此書堂，從此泛舟而去，倘聞江浦猿聲，誰能堪之？不令我斷腸悲痛哉！沅湘二水，在洞庭之南。前解羨書堂幽意，中遂歷言之，後解乃留別書堂而題此作。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道經留城而發弔古之思。

《登揚州栖靈寺塔》《歲寒堂詩話》卷上：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強。同一物也，而詠物之工有遠近；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淺深。【略】劉長卿《登西靈寺塔》云【略】王介甫《登景德寺塔》云：「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邑屋如蟻冢，蔽虧塵霧間。」此二詩語雖稍工，而不爲難到。

《湖上遇鄭田》《唐詩鏡》卷二九：「還鄉反爲客」，一語最傷。

《對雨贈濟陰馬少府考城蔣少府兼獻成武五兄南華二兄》《唐詩歸・中唐一》「落葉飛不息」譚元春評：五字正見其靜。「鄉夢寒更頻」譚元春評：妙在「寒」字。「蟲聲夜相逼」鍾惺評：止此便是極高妙之作，爲題中贈二少府及五兄、二兄，添出許多拖沓，以此知古人詩，亦受應酬周旋之累。

《登東海龍興寺高頂望海簡演公》《唐詩解・五言古詩九》：此登高望海惜離別也。《石洲詩話》卷二：偶讀高季迪《吳越紀遊》詩《海昌城樓望海》之作，嘆其筆力優裕。因思劉文房《龍興寺望海》詩，似覺閒散，而乃更切實、更闊大。前人之不可及如此，然非心氣寧定之後，不知也。

《初貶南巴至鄱陽題李嘉祐江亭》《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調悲氣厚，不厚不悲。「瘴近餘生怯，天高酷吏欺」鍾惺評：哀憤之音。「水雲初起重」鍾惺評：三字逼眞，靜中看出。

《題虎丘寺》《唐詩歸・中唐一》「青林虎丘寺，林際翠微路。仰見山僧來，遙從飛鳥處」鍾惺評：截作四句便是右丞妙作。「永欲投死生，餘生豈能誤」鍾惺評：懺悟之言。

《旅次丹陽郡遇康侍御宣慰召幕兼別岑單父》《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詩中論時事語露矣，而不傷其厚，其氣完也。「客心慕千里」鍾惺評：「慕」字寫初出門情景極眞，後面許多苦，反從此一「慕」字生出。「漢臣多負恩」譚元春評：不厭其直。「孤舟心且論」譚元春評：「心且論」三字連「孤舟」，妙甚。

《送元八遊汝南》《韻語陽秋》卷二〇：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略】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於子美亦云。

《苕溪酬梁耿別後見寄》《唐詩鏡》卷二九：六言體出巧令，故相傳易得佳句。《詩藪外編・唐下》：劉長卿六言二絕，本一首也。諸選以唐少六言絕，故析爲二。舊見雜說中，亦有辯訂者，而不能詳。偶閱康駢《劇談錄》，載此甚悉，因錄之：其調本名《謫仙怨》，明皇幸蜀，路感馬嵬，索長笛製新聲，樂工一時競習。長卿左遷睦州，因祖筵吹此曲，遂製詞塡之。而不及馬嵬事，大率六朝及唐樂府例如此，兼明皇新創，長卿未必知本末也。寶弘餘補之云：「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在彎彎。」駢又續之云：「晴山礙日橫天，綠疊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觀此，則劉作非絕句甚明。二人詞亦工麗，不及劉天然耳。《唐詩析類集訓》卷四：前二韻以惜別梁耿言，後二韻以苕溪酬寄言。此詩後入樂府詞，題作《謫仙怨》。《塡詞名解》卷一：《謫仙怨》，明皇幸蜀，路感馬嵬事，索長笛製新聲，樂工一時競習。其調六言八句。後劉長卿、寶弘餘多製詞塡之。疑明皇初製此曲時，第有調無詞也，說詳康駢《劇談錄》。案此調即唐人六言律，蓋權輿于《回波樂》詞而衍之，郭茂倩《樂府》稱《回波樂》爲商調曲，疑此詞亦商調也。《詞徵》卷一《詞名詩餘》：小令本於七言絕句夥矣，晚唐人與詩併而爲一，無所判別。若皇甫子奇《怨回紇》，乃五言律詩一體。劉隨州撰《謫仙怨》，寶宏餘、康駢又廣之，乃六言律詩一體。馮正中《陽春錄・瑞鷓鴣》題爲《舞春風》，乃七言律詩一體。詞之名詩餘，蓋以此。又《謫仙怨》：《謫仙怨》，劉文房所創調也。寶弘餘云【略】謂有賢宰思，乃深爲彼美惜耳。

《家園瓜熟是故蕭相公所遺瓜種悽然感舊因賦此詩》《唐詩鏡》卷二九：感慨自足。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唐詩鏡》卷二九：語最小樣。《唐風定》卷二二：文房七言絕，工作不少，去盛唐遠。《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時文房亦貶爲南巴尉，吉州去京師，更遠於南巴。

《尋盛禪師蘭若》《唐詩鏡》卷二九：末句轉韻。

《酬李穆見寄》《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劉長卿七言云：「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紅葉滿貧家。」魏野、林逋不能及也。《三體唐詩》卷二高士奇輯注：李穆有《發桐廬寄劉員外》云：「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更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遲。」故長卿以此答之。時長卿在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劉後村謂魏野、林逋俱不能及。

《寄別朱拾遺》《升庵詩話・葉晦叔論詩》：予謂絕句如劉長卿「天書遠召滄浪客」一詩，尤奇。

《送劉董之道州謁崔大夫》《唐詩鏡》卷二九：今人感古，古事傷今。《詩境淺說續編》：前二句寫送友赴楚之別意，後二句言昔者信陵門下，賓客三千，今至崔大夫所，能見者幾人。其人才之寥落可知，凡送友往佐幕府，宜

言地主之賢，龍門增價，此詩乃有抑塞不平之氣，唐代達官多禮賢下士，豈提挈後進之風，已稍稍陵替乎？

《過鄭山人所居》《升庵詩話・絕句四句皆對》：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個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連屬，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唐風定》卷二二：山人聲價高矣。《唐詩合解箋注》卷六：「寂寂孤鶯啼杏園」，山深徑僻，不但人稀，即鳥聲亦少。孤鶯寂寂，境之幽也。「寥寥一犬吠桃源」，似有犬吠雲中，仙家之景象，亦言其幽也。「落花芳草無尋處」，漸進而花林深處，草徑成蹊，欲尋山人之門，而尚不知何處。「萬壑千峰獨閉門」，已見其門當萬壑爭流、千巖競秀之際，而閉門修靜，獨山人所居爲然，眞成得個山人氣象。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唐詩鏡》卷二九：「草色青青送馬蹄」，一語已足，「春江不肯留行客」，此是賸語，抑更不老。《唐詩解・七言絕句四》：不言行客不留，而言江春不肯留，正絕句中翻弄法。後人摸擬既多，便成套語。《詩境淺說續編》：起二句叙別意，題之本位也。後言草色青青，無情送客，若江春之不肯留行。就詩句論之，有「春草碧色，送君南浦」之恩，但觀其首句云，「萬里辭家」，則客游殊有苦衷，殆京洛貴人，不加延攬，乃遠役謀生。故三句言「江春不留行客」，蓋有所指也。

《昭陽曲》《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詞》，王維《少年行》，高適《營州歌》，王之渙《涼州詞》，韓翃《江南曲》，劉長卿《昭陽曲》，【略】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甚原詩說》卷三：對收，如【略】劉長卿「昨夜承恩宿未央，羅衣猶帶御爐香。芙蓉帳小雲屏暗，楊柳風多水殿涼」。（涵泳。）

《東湖送朱逸人歸》《對牀夜語》卷四：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略】劉長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韓偓《即目》云：「須信閒中有忙事，曉來衝雨覓漁師。」此皆意相襲者。《唐詩歸・中唐一》：「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鍾惺評：此句正道其無外事耳，加「莫道」二字，便紆回而妙。

《舟中送李十八》《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七言絕，中、晚人本妙，正以其太妙則傷氣，遠於盛唐耳。如此等作，尚可留卻王龍標一派。「釋子身心無有分」譚元春評：透悟。「唯有鐘聲出白雲」鍾惺評：禪機。

《送李穆歸淮南》《唐詩歸・中唐一》「老人偏畏過芳菲」鍾惺評：是婦翁語。

《送子壻崔真父歸長城》《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起句之工于發端，如【略】劉長卿「送君巵酒不成歡，幼女辭家事伯鸞」，【略】皆足爲一代楷式。

《送陸澧倉曹西上》《唐詩鏡》卷二九：中聯牽曳。七律諸什，俱清淺流利。《唐風定》卷一七：流美清圓，彈丸脫手，篇篇有之。結語多同，乃無大累。《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言長安誠多先達，此亦何待君說，但我第一要問者：何依？第二要問者：誰當？何依者，言君欲何人薦。誰當者，言誰人必薦君也。只須兩問，早令西上之人心口一時詘然，更復不知所措，妙，妙！三、四反復再曉譬之，言日下鳳翔設使得薦，誠然快事，但「雪中人」去，萬一不薦，爲之奈何？「雙闕迥」又帶言其地甚遠。「二陵稀」又微言去者甚少也。（後解）上解諷陸不必西上，此解述己不復西上也。言己昔在長安，流落乃不可說，然則今之得歸故里，寄在寒塘，其爲幸甚，豈可勝道！而肯於他人之去，乃獨欣欣相送耶！（「難移棹」，言有棹亦不移也。「獨掩扉」，言無扉亦必掩也。五、六二句，只是極寫「流落久」之一「久」字也。）《圍爐詩話》卷四：今人作應酬詩者，不必責以王右丞之《送楊少府》、杜少陵之《和裴迪》，只作中唐人劉長卿之《送陸澧》、李益之《送賈校書》幾首，請拜以爲五十六字之師。《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下半說自己。《昭昧詹言》卷一八：起句點西上，次句切陸姓。三、四長安。五、六正送，收入自己。此等只是句法明秀，情意纏綿。玩此，陸非赴選上官得意。

《送柳使君赴袁州》《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言其行部處遠人當歸懷也。預設此句亦用意之變。袁州宜陽密邇湘陰與古三苗地接，故云。「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對謝玄暉。」四句一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前解只是三承二、四承一法也。言宜陽出守之新恩一至，京口因家之始願遂違，乃五柳閉門而高士甫去，即三苗按部而遠人早歸。甚言朝廷之用得其人，而使君之出處爲不忝生平也。（三、四，爲朝廷用得其人，一、二，爲出處無忝生平。）（後解）後解分外加寫使君不是

尋常俗吏。五，寫赴袁一路，六，寫已到袁州，七、八寫其清凈淡泊，與民休息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袁州與三苗地接。《昭昧詹言》卷一八：姚先生云：「袁州宜春郡，東晉避諱，改曰宜陽。」首句點題。次句繞出題前，必有實事，似柳欲居京口而不得也，故有第三句。袁州西南與長沙、衡州接，故曰「三苗」。第五句正送。下三句既到袁州後意。玩三句、結句，則柳爲人似一雅士。不知此詩在何處作。

《戲題贈二小男》《瀛奎律髓》卷四一方回評：第四句已佳，五、六句全似樂天。紀昀評：三句不明晰。五、六極曲折頓挫之致，不似樂天順筆直走。虛谷評非。結亦滿足。許印芳評：三句言兒欲識父之老容，父以白髮爲羞，語自明了，曉嵐訾之非是。又：起句對。無名氏（甲）評：王粲幼時謁蔡邕，邕倒屣以迎，謂「吾家琴書當盡與之」。《唐詩歸・中唐一》譚元春評：此詩之妙，妙在將篇首「悲歡」二字說得出。

《謫官後卧病官舍簡賀蘭侍郎》《詩藪外編・唐上》：唐以詩賦聲律取士，於韻學宜無弗精。然今流傳之作，出韻者亦間有之。蓋檢點少疏，雖老杜或未能免。今稍識數條，以自警省，非曰指摘前人也。【略】四支：杜甫《北風》首尾俱用四支韻，而中兩用五微，蓋古體通用，非出韻也。今諸選多作五言律，誤矣。又七言近體，劉長卿《卧病官舍》第二句。用違字當作遺字，或謂出韻，亦非也。

《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一、二，言餘生不望昭雪，一味只有潦倒；三、四，言然過雁終驚北客，極目惟見楚山，以興下解二子之見存也。（此亦三承一、四承二法也。一，言不望優詔，故三承之，云任憑月明雁過也；二，言只學醉歌，故四承之，云已安木落山多也。）（後解）五、六轉筆，只寫得「龍鍾」、「共棄」之四字。五，言近滄洲，則既曉然共棄；六，言無如白髮，則又甚矣。龍鍾此固人人之所更不垂盼者也，而何幸乃承二子猶以風波相勖哉。（「愼風波」，蓋預戒其得承優詔之後也，細讀便悟其發筆之有故。）《昭昧詹言》卷一八：此似知淮西、鄂、岳時，將去留別作也。起句喜得除授。二句言時事難爲。中二聯景與情交融。收入二員外。七句皆自述，末句始入別二人。

《青溪口送人歸岳州》《昭昧詹言》卷一八：起二句先寫岳州。三、四送歸。五、六並寫青溪口。收入自己。文房只用眼前習見字習見語，而無一意不深，無一字不靈，思致清綺，絕無滯相死語。擬之五言，殆近謝惠連。譬如良庖，只用鷄鴨魚肉，而火候烹煮有法，則至味存焉。俗庖雖用猩唇豹胎，而不爽於口，祇取唾惡也。上言「客去稀」，以起下「一人歸」，理脈之細如此，豈粗才所知。五、六亦常語，而細按之，皆非率意淺直而出者。

《送靈澈上人還越中》《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佳。簡《北磵集》，嘗有禪流用此韻和而送之。紀昀評：此亦常行之調，然效之易平、易滑，亦不可不知。又：「身隨敝屨」四字好，所謂信腳行去也。許印芳評：中四句調複，不可學。《唐詩歸・中唐一》「身隨敝屨經殘雪」鍾惺評：「身隨敝屨」四字，思之失笑。《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手紉寒衣入舊山」，紉俗本作綻，誤。綻何用手耶？「獨向青溪依樹下，空留白日在人間」，對此凄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若論即日禪客既還已後，則實在沃洲最深之處，草堂極閑之中矣。但此禪客以無邊智，入解脫林，於四威儀，隨意自在，沃州若深，即何地不深？草堂若閑，即何處不閑？而今又必勞勞杖錫，得得還越者耶？故首句特地以無心判之。三、四「身隨敝屨」，妙。「手綻寒衣」，妙。言其還也，履不暇換，衣不暇補，甚似有所至急也者，而不謂其固只一味是無心也。（後解）上解寫上人還越，此解寫上人還後永更不來也。「但閉關」之爲言一任相憶，全不動搖也。《圍爐詩話》卷一：劉長卿之「身隨敝屨經殘雪」，皇甫冉之「菊爲重陽冒雨開」，開晚唐門徑也。又卷三：盛唐不巧，大曆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劉長卿云「身隨敝屨經殘雪」，皇甫冉云「菊爲重陽冒雨開」，巧矣。

《送耿拾遺歸上都》《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劉長卿「若爲天畔獨歸秦，對水看山欲暮春」，【略】雖意稍疏野，亦自一種風致。《唐詩鏡》卷二九：中聯流動易而整策難。律法以整策爲正。《唐七律選》卷三引《西河詩話》曰：往讀隔河句，似戍所送歸京者，疑與窮海句不合，且不知建德所在，未審其自謂、謂耿。及考唐史，知劉以轉運判官貶播州尉移睦州司馬。建德屬睦州，其所謂千峰寄一身者，蓋自謂也。然則隔河征戰非是實賦，祇借言還歸之難慰耿且自解耳。此必長安遭吐蕃之亂代宗幸陝時，故語及之。但三四上實下虛，似比似賦，律法一變又如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若爲」之爲言如何也，猶言反覆展轉思之，而終恐無有其事也。何也？秦在天畔，一未易事也。以天畔之秦，而欲一人獨歸，又一未易事也。反覆展轉思

之，除非以春又欲暮，以是爲汲汲乎？正甚言此歸之決定無有其事也。三，窮海無限路，再寫一之「天畔」字，四，隔河幾歸人，再寫一之「獨歸」字，皆以反覆展轉「若爲」之二字也。「欲暮春」上加「對水看山」，又妙！言但據山紅水綠，則似欲暮春耳，其餘人事固皆不然。（後解）上解既極陳獨歸之難，此解又自明不歸之故，所以多方沮勸之也。言我日夕眼淚滿面，何曾一刻忘歸？然欲性命苟且得全，則現見不歸在此，猶俗言「爾若得歸，則我已先歸」也。結言「想到」者，言我今反覆沮君，而君決意不聽，則意必有中途駐馬之一日，始信今日之言之不謬耳。看他八句詩中，凡用無限意思，卻又筆筆能到。《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時應值吐蕃之亂，故有「隔河征戰」、「西望風塵」之語。《昭昧詹言》卷一八：起句先點耿歸上都。次句帶叙時令。三、四從自己襯跌出，作羨之之詞，以起送歸意。五、六分寫兩邊。結句送後情事，當時實象。姚先生云：「寶應元年，以京兆府爲上都。此爲睦州司馬時所作。睦州今嚴州也。文房由潘州貶回，故曰『窮海』。潘州今高州也。」唐睦州置建德縣，此在睦州作。

《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優古堂詩話》：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略】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略】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餘生乘興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題靈祐和尚故居》《焦氏筆乘・蓮花漏》：唐張喬詩：「遠公窗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制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薝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四溟詩話》卷三：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如【略】至於太白《贈浩然》詩，前云「紅顏棄軒冕」，後云「迷花不事君」，兩聯意頗相似。劉文房《靈祐上人故居》詩，既云「幾日浮生哭故人」，又云「雨花垂淚共沾巾」，此與太白同病。興到而成，失於檢點。意重一聯，其勢使然；兩聯意重，法不可從。《唐詩歸・中唐一》「歎逝翻悲有此身」鍾惺評：洞見本原，不是尋常哀樂語。「幾日浮生哭故人」譚元春評：七字中有三層意，不覺。《唐詩鏡》卷二九：詩家深淺，大半與難易相掩。「幾日浮生哭故人」，驟視之若淺而實非也，乃易耳。若杜少陵《秋興》等詩，人皆謂深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哭和尚，看他不悲和尚無身，反悲自己有身，妙絕，妙絕！便知和尚自住寂寞眞境，而人自隨流塵起見，于是既已偃然寢於巨室，而不通命者，猶欲嗷嗷然哭之也。三、四承之，言隨塵起見，誠有滿庭秋草，但觀化及我，竟存幾日餘年？必如此，方是哭潙山大師詩。不然，豈不被某甲水牯牛痛棒打殺哉！（後解）然而師恩深重，終又不得不哭也。所謂是其始死，我獨胡能無嘅然也？《龍性堂詩話續集》：劉文房「風竹自吟遙入磬，雨花隨淚共沾巾」，【略】皆就景寫情，各有其妙，誰云古今不相及也？《歷代詩話・唐詩・可中》吳旦生曰：余又按僧規，以六時經行，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張喬詩「猶向山中禮六時」，劉長卿詩「六時行徑空秋草」是也。則可中本出釋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哭故人」可傷矣，「幾日浮生」，尤爲可傷。

《獻淮寧軍節度使李相公》《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報君恩」，李端、韓翃之先鞭。「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王建、張籍之鼻祖。獨結語絕得王維、李頎風調，起語亦自大體。又：結句則【略】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姚合「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灑扶桑」，大率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句率弱者多。《唐音癸籤・評彙六》：劉長卿《獻淮寧節度》一篇，如「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李端、韓翃之先鞭也；「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王建、張籍之鼻祖也。結語更得王維、李頎風調，起語亦自大體，幾欲上薄盛唐。然細按之，自是中唐詩。《唐詩歸・中唐一》「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鍾惺評：二語有本領，不是一味豪壯。《唐詩鏡》卷二九：如此等，覺餘韻渺絕。詩之佳處，在一嘆三詠之間。《唐風定》卷一七：聯語氣岸，乃去王、李遠矣。唯結語酷似。《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落句祇就當時所見事，連綴作結，似屬非屬，機構又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言建牙吹角，則知相公身領百萬子弟，此只須人出一聲，其勢即如海翻雷動者也。乃今觀其軍前，方且悄然寂然，問之，人則告我曰：「余一軍素尊相公，其事信有然者。」因而試問何等相公，則曾不過鬚鬚初髭，三十左右

之人也。然則尊之者何也？三、四承之，言相公不惟國而忘家，乃至君爾忘身。夫相公既肯以死許君，即一軍無敢不以死許相公者也。(後解)上解言相公神觀，下解言相公風流也。五，言相公麾下，武則盡天下之忠勇；六，言相公幕中，文則盡天下之儒雅。七、八，言相公以翩翩少年，領此文武諸僚，日惟于春草平原，較射賦詩，斯眞爲一代之無雙儒將也。《瀛奎律髓》卷三〇馮舒評：只是道地。何焯評：全篇極寫失勢無聊之狀，讀者但見其壯麗也。落句了不覺爲敗興語。紀昀評：綽有風格。《詩辯坻》卷三：「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王元美稱其壯語，然氣盡句中，未爲佳調。《圍爐詩話》卷一：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別法也。【略】劉長卿之「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宕開者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家散萬金酬士死」，言輕財。「身留一劍答君恩」，言報主。「漁陽老將多回席」，言避席。「魯國諸生半在門」，言好士。《昭昧詹言》卷一八：起先寫一句，奇警突兀妙極。或疑次句不稱。先君云：「若第二句再濃，通篇何以運掉。」樹謂非但已也，此第二句，乃是叙點交代題面本事主句，文理一定，斷不可少，所謂安身立命處也。中二聯分賦，叙其忠悃聲望，高華偉麗。結句入妙。言外多少餘味不盡，所謂言在此而意寄於彼，興在象外。海峰《正宗》獨以此一篇入選，所以崇格也。《正宗》之選，專取高華偉麗，以接引明七子。姚先生云：「大曆十一年，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十四年，忠臣被逐於李希烈，乃改淮西軍爲淮寧。此編詩時追改。及忠臣從李洑爲逆，文房不及知之。文房刺隨州，乃淮西屬。」按以此較右丞《出塞》，則氣遠不及之，覺此仍不免「經營地上」語，可由此悟也。

《送皇甫曾赴上都》　《唐音癸籤・法微三》：蹉對。沈存中以《九歌》之「蕙殽蒸」、「奠桂酒」爲蹉對之祖。唐人七言起結對者，多用此法。其中聯如劉長卿「離心日遠如流水，回首川長共落暉」，亦蹉對之類。《唐風定》卷一七：秀雅沉深，不特流美擅長。

《送李錄事兄歸襄鄧》　《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張南士云：讀詩至上元寶應後，頓覺衰減。如長安貴戚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之後，一旦改換門第，人物情色皆非舊時。惟隨州尚具少陵遺響，然亦蕭蕭矣。「十年多難與君同，幾處移家逐轉蓬。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少陵善言情且言之盡，而集中無此二句，知其創也。「行人杳杳看西月，歸馬蕭蕭向北風。漢水楚雲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窮。」直說無含蓄正其變處。《昭昧詹言》卷一八：凡題有根源者，須先尋取。此詩起四句在題前。五、六始入「歸」字。收句結「送」字，又切襄陽。三、四圓警精美，氣味沈厚，故可取。文房言近而意皆深，耐人吟詠。

《漢陽獻李相公》　《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退身高卧」，即「獨掩閑門」；「楚城幽」，即「漢水頭」。而先生又必寫作兩句者，自朝端問之，則謂之退身高卧，自林下問之，則見其獨掩閑門；自普天問之，則直在楚城之幽；自當地問之，則只在漢水之頭也。三承二，言人見其退身高卧，已更無一來。四承一，言相公雖獨掩閑門，然終不忘朝廷也。(後解)前解寫相公乞休，後解寫相公再相也。言宰相須以進天下之賢爲務，今天下待進之賢不少，而相公豈請退之日哉！特用「早晚」二字，以明天下之望相公如此其急切，又特漏「十年」字，以諷朝廷之置相公如此其若遺也。

《長沙過賈誼宅》　《唐音癸籤・詁箋八》：劉長卿《過賈誼宅》：「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初讀之似海語，不知其最確切也。誼《鵩賦》云：「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日斜」、「人去」，即用誼語，略無痕跡。《唐詩鏡》卷二九：五、六當是慰勞，非是俏語。《唐風定》卷一七：深悲極怨，乃復妍秀溫和，妙絕千古。《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一解看他逐句側卸而下，又建一樣章法。一，是久謫似賈誼，二，是傷心感賈誼，三，是乘秋尋賈，四，是空林無賈誼。「人去後」，輕輕縮却數百年；「日斜時」，茫茫據此一頃刻也。(後解)五、六言漢文尚爾，何況楚懷者！言自古讒諂蔽明，固不必皆王聽之不聰也。「憐君何事」者，先生正欲自訴到天涯之故也。《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憐君何事到天涯」，君何事而來此天涯寂寞之鄉？蓋爲讒口之故耶！然則長卿亦必有讒之者，而借此自況也。前解，寫過賈生故宅。後解，所以深惜賈生而自悲搖落也。《圍爐詩話》卷三：劉長卿《過賈誼宅》詩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只言賈誼而已意自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誼之遷謫，本因被讒，今云何事而來，含情不盡。《唐詩合選詳解》卷七：此文房謫宦長沙，因過賈生宅而賦以自況也。言賈生謫居三年，留此故宅，足以動萬古楚客之悲。是以其人已去，而我獨尋其跡於秋草之間。當日斜之時，而坐見寒林之蕭索，信堪悲矣。吾想漢文乃有道之主，而待君如此其薄，彼無情之湘水，

又豈知君之弔而致其情于屈原乎？但以被寂寞之江山，君初何事而來，此豈非以讒口之故哉。然則文房之被謫，亦必有誣之者矣。沈歸愚曰：誼之遷謫，本因被讒。今云何事而來，含情不盡。七律至隨州，工絕亦秀絕矣，然前此渾厚兀其之氣不存。降而君乎，茂政，抑又甚焉。風會使然，豈作者莫能自主耶！《昭昧詹言》卷一八：首二句敘賈誼宅。三、四「過」字。五、六入議。收以自己託意，亦全是言外有作詩人在，過宅人在。《峴傭說詩》：劉長卿《過賈誼宅》詩，「漢文有道」一聯可謂工矣。上聯「芳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疑爲空寫，不知「人去」句即用《鵩賦》「主人將去」，「日斜」句即用「庚子日斜」。可悟運典之妙，水中著鹽，如是如是。

《登餘干古縣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一，寫古城之高；三、四承二，寫古城之蕭條。然看其一中有「上與」二字，即知早已寫到登古城之人，其胸中有兩行熱淚，一時且欲直迸出來也。（後解）上解只寫古城城上，此解又寫城上回望也。「平沙渺渺」，寫城上人欲去何處。「落日亭亭」，寫城上人欲待何日。然則只好心絕氣絕於此弋陽溪上耳，而其如陵谷之又更變何？我能爲無知之飛鳥也哉？《昭昧詹言》卷一八：首二句破題：首句破「城」字，而以「上與白雲齊」五字爲象，則不枯矣；次句上四字「古」字，下三字「餘干」。三、四賦古城，而以「秋草」、「夜鳥」爲象，則不枯矣。五、六「登」字中所望意。收句「古」字、「餘干」字，切實沈著而入妙矣。以情有餘味不盡，所謂興在象外也。言外句句有登城人在，句句有作詩人在，所以稱爲作者，是謂魂魄停勻。《詩境淺說》丙編：盛唐之詩人懷古，多沈雄之作，至隨州而秀雅生姿，殆風會所趨耶。此詩首句總寫古城之景，次句總寫蕭條之態，三四承次句，實寫其蕭條。昔之官舍，衣錦排衙，今則秋原草沒；昔之女牆，嚴城擁雉，今則夜月烏啼。五六亦承次句，虛寫其蕭條，極目平沙，更無人迹，惟有向人斜日，伴憑高游客，少駐餘光。末句謂一片荒城，消沈多少人物，而飛鳥無情，依舊嬉翔朝暮，鳥而有知，其亦如令威之化鶴歸耶？登臨攬勝者，每當夕陽在野，易發思古之幽情，如近人《金陵》詩云：「芳草久荒邀笛步，夕陽還上勝棋樓。」《南陽》詩云：「疆里久荒申伯國，夕陽誰問漢家營。」《秦州》詩云：「鹿場零雨迷周道，雁影斜陽沒漢宮。」皆有對此蒼茫之歎。因錄長卿「落日」句，偶憶及之，後之覽者，其有同感乎？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唐風定》卷一七：結意深惋，亦復矯矯與他篇不同。《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相其二句方云「苔徑蒼蒼」，則一句之「竹房高閉」，乃是意中追畫舊遊，故下一「遙」字也。細思滿胸先曉竹房高閉，而一路猶尋苔徑蒼蒼，此眞訪舊妙絕神理。然非有此曲折之筆，固決寫不出來也。三、四「內史舊山」、「南朝古木」，皆是舊遊之所已見；「空日暮」、「向人秋」，則尚極寫「訪」字，殊未到上方叩竹房也。（後解）上解寫特訪，下解寫謝留也。五，「天香月色」，六，「葉落猿啼」，雙舉二境，不判苦樂，以聽客之自擇，此院僧留之之辭也。七、八，先生更引莫逃大義，毅然謝之。嗚呼，後之爲遷客者，胡可不敬讀此詩乎哉。《昭昧詹言》卷一八：此貶潘州時也。起先點僧院，三、四切響，還蕭寺。五、六寫此處景，入己將作別赴嶺外。收留題入化。因內史想南朝，因南朝即其木亦古，所謂興在象外也。

《北歸人至德州界偶逢洛陽鄰家李光宰》《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一期人壽，謂之生涯。「已蹉跎」，言不覺不知，遂已盡去，今日方始斗地親見，早是急救不及也。舊路依然者，昔日從此來，今日從此去，昔來何所求而來？今去何所得而去？於是趁筆一與分南分北，言今日自此而北，一路盡是衰敗；昔日自此而南，一場總是虛空也。（後解）五，寫焦熱者自焦熱，六，寫冷淡者自冷淡，爲失聲一哭也。寫焦熱用「日日」者，非此促字不顯焦熱也。寫冷淡用「年年」者，非此慢字不顯冷淡也。七，「華髮」略斷，「相逢俱若是」一氣五字爲句，言人生世間除幼小時略不動心耳，殆於華髮之年，大抵無人不悟。因遂問李子：今亦復華髮人矣，昨者從故園來，復見秋草何似，而猶欲匆匆南去耶？《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文房七言律以清老幽健取勝，而首尾率易對待，不稱者亦多。其篇篇難棄處，非其難選處也。如此等全力者，亦不易得。「炎州日日人將老」鍾惺評：「人將老」常語，着「日日」二字，便說得催人。「華髮相逢俱若是」譚元春評：「俱若是」三字至朴至苦，惟朴乃苦耳。《載酒園詩話又編·劉長卿》：《入至德界偶逢洛陽鄰家李光宰》曰：「近北始知黃葉落，向南空見白雲多。」南中多暑，草木不凋，故以葉落爲感，歎遷謫之久也。下語之妙，乃至于此。

《使次安陸寄友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草色淒淒」自是新年景物，今隨手卻先下一「遠」字，便知此是歸客問路之眼色也。三、

四，言適遭泥雨，未抵郎口，即日風光，滯在穆陵。此正詳寫一之「遠」字，言去家尚隔如許道里，而二之「問路溪」字，亦已盡於是也。（後解）前解寫次安陸，此解寫寄友人。五、六，孤城花落，三戶鳥啼，非再寫安陸荒涼也，先生正言，我當此況，那不憶君？特不審君亦憶我否耳！蓋言君雖憶我，然烏乎知我之花落鳥啼？亦猶我今憶君，而不知君之門前五柳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春風只到穆陵西」，言此處春光緩到，因地偏也。「三戶無人自鳥啼」，《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昭昧詹言》卷一八：起二句點叙時令行歷，所謂詩柄也。三、四寫地與景。德安府本郞子國，隋改郞州爲安陸。安陸北與河南信陽州接，三關在此。木陵，他本皆作「穆」字，誤；穆陵在齊，與此無涉。姚先生云：「肅、代之際，江、淮間有劉展、袁晁之亂。木陵以東，光、黃、舒、廬，蓋苦兵擾，不識春和矣。其西則差安靖，故有第四句。」五、六切安陸景與事。六句皆自述，收點寄友，一絲不漏。

《**酬屈突陜**》《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調悲，而氣不露，所以可貴。

《**送惠法師遊天台因懷支大師故居**》《唐風定》卷一七：悠然淡遠。

《**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源中丞**》《唐風定》卷一七：刻而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起句妙，妙。言使今夜有浪、有烟，即相思還可推託，乃今如此風清月朗，此眞如何好置懷抱也。三，夕陽度鳥，寫爲時既已無及；四，秋水連天，寫爲地又頗不近。然則但好相思，不好相過，固有不待更說者也。（妙寫「望」字、「寄」字也。）（後解）上解寫望岳陽寄阮中丞，此解寫自夏口至鸚鵡洲也。五，孤城吹角，寫出城根有夜泊之船；六，獨戍泊船，寫出船中有聽角之人也。七、八恰引賈誼上書被謫長沙，而又輕輕於「古」字下逗一「今」字，以自訴己之宜應見憐也。《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賈誼上書憂漢室」，因賈生上書而謫長沙與己相似，故於旅況懷人之際，託此以自慰也。「長沙謫去古今憐。」古今能憐賈誼，豈今日被謫之劉生獨無見憐者乎。所以微諷阮中丞，以是爲寄也。前解寫自夏口至望岳陽，後解寫寄阮中丞。《唐詩合選詳解》卷七：此亦被謫入楚，賦旅泊之景以寄中丞，因以賈生自慰也。水波不興而懷人獨切者，飛鳥角聲感之也。況秋水兼天，而我繫舟樹下，飄泊可知，因言賈生以忠獲罪，今古同憐，我亦何傷流放乎。《圍爐詩話》卷三：劉長卿云：「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獨戍」，予意「獨戍」爲是，有戍卒處堪泊船也。及讀地志，其地有獨樹口，乃知古人詩不可輕議。《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直說淺露，右丞則云：「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吊屈平？」《昭昧詹言》卷一八：夏口係湖北漢陽縣治。岳陽、巴陵在湖南。首句先從望說起。次句說不見屈子，弔古無人。三、四切夏口，入「望」。五、六寫即景。收入寄阮託意。《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劉隨州之「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春水遠連天」，【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別嚴士元**》《三體唐詩》卷三高士奇輯注：「細雨濕衣」應「陰」字，「日斜江上」應「晴」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出手最苦是先寫「春風」二字，猶言春風也，而倚棹於此耶？下便緊接「春寒」二字，猶言然則人自春風，我自春寒，其陰其晴，身自受之，又向何處相告訴也。三、四承陰晴極寫，言浸潤之譖，乃在人所不意，則流落之苦，已在人所不恤，蓋自叙吳仲孺之誣也。（後解）「日斜江上」，言日月逝矣；「草綠湖南」，言歲不我與。「孤帆影」、「萬里情」，言青袍誤人，今日遂至於此也。因而更囑「東道」，遍訴「相識」，其辭絕似負冤臨命，告誡後人也者，哀哉。《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春風倚棹闔閭城」，此言泊舟之所。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今所謂吳門也。【略】「日斜江上孤帆影」，此時嚴蓋東行，舟次相別，故見孤帆日影，而不覺自嗟飄泊也。【略】「青袍今已誤儒生」。青袍，儒生之服。今爲其所誤，蓋爲被讒之故，所以棲遲於道塗以自嘆也。前解寫舟次贈別，後解同悲寥落，而寄懷遠之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三、四只分寫陰晴之景，注釋家謂比讒言之漸漬，朝廷之棄賢，初無此意。

《**西陵寄一上人**》《唐詩歸・中唐一》「吳風越俗罷淫祠」鍾惺評：便以此句爲「善誘」，妙妙。

《**賦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此亦三承一，四承二，言家臨漢苑，故最易感春，心憶胡天，故欲問邊路也。（後解）五，是所寄之書；六，是書中之情，即七之「爲問」二字也。（男雍釋弓筆受並補注。）《載酒園詩話又編・劉長卿》：「機中錦字論長恨」，妙在下一「論」字，雖非詠蘇蕙，讀者遂覺蘇蕙儼然如生。

《**過裴舍人故居**》《唐詩鏡》卷二九：三、四屬意況語。

《**登松江驛樓北望故園**》《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前解寫

故園已付度外。(後解)後解寫此身亦不擬歸。(五、六言孤舟雖小，極浦雖遠，然間道求歸，亦可得達，但我意乃不欲爾也。)

《**登潤州萬歲樓**》《滄浪詩話・詩體》：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唐音癸籤・法微三》：流水對。嚴羽卿以劉脊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爲十字格，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爲十四字格。謂兩句只一意也，蓋流水對耳。

《**客舍喜鄭三見寄**》《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因鄭三遺詩，而叙己客況以答之也。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按文房嘗貶南巴尉，協律祖之，因聞笛而歌以留別也。《唐詩鏡》卷二九：歷落如語。《大歷詩略》卷一：音韻悲涼，尤妙於短歌中寫得繁會叢雜，如聞入破。

《**時平後送范倫歸安州**》《唐詩鏡》卷二九：七言古，專以調勝。「江潭」二語，巧而不纖。

《**登吳古城歌**》《唐詩鏡》卷二九：語多輕俊。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唐詩鏡》卷二九：淺淺得趣。

《**長沙贈衡岳祝融峰般若禪師**》《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美禪師能隨緣也。言公以何時下山而至此，彼山路幽峻，禪房空虛，而桂花殘矣，能不思歸乎？師意無所着，方如流水之無心，而任其西東耳。

《**明月灣尋賀九不遇**》《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文房嘗被謫入楚，歸而尋故人不遇，故言春草傷心懷人之念切。故人乃去此而不與我相值，誰知孤舟來去之時乎？行役異鄉，知我者希耳！

《**銅雀台**》《詩辯坻》卷三：文房《銅雀台》前四句，可作五言一絕，衍作長調，不覺繁縟，便是此君高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不必嘲笑老瞞，淡淡寫去，自存詩品。《大歷詩略》卷一：不必沉至，盡題之精義而結體疎澹，令人把玩不置。

傳記

《**極玄集・劉長卿**》字文房，宣城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歷監察御史，終隨州刺史。

《**新唐書・藝文志四**》字文房。至德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爲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爲辨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

《**唐才子傳・劉長卿**》(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權德輿《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 悉索笈中，得數十編，皆文場之重名強敵，且見校以故敵故隨州劉君長卿贈答之卷。惜其長往，謂余宜叙。嘅，夫彼漢東守，嘗自以爲五言長城，而公緒用偏伍奇師，攻堅擊衆，雖老益壯，未嘗頓鋒。

《**唐國史補**》**卷下**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爲士子所輕詆，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中，則有劉長卿、袁成用分爲朋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至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猶以廣文生登第，自後乃群奔于京兆矣。

《**舊唐書・趙涓傳**》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伾就推。

《**宋高僧傳・唐睦州龍興寺慧朗**》至大曆十二年，新定太守蕭定述碑，司馬劉長卿書，刺史李揆篆額，所謂俱是名公，盛誇全美有矣。

又《唐會稽雲門寺靈澈》釋靈澈，不知何許人也。稟氣貞良，執操無革，而吟詠情性，尤見所見。【略】故秘書郎嚴維、劉隨州長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睹面論心，皆如膠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陬。

又《唐杭州靈隱山道標》標經行之外，尤練詩章，辭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相與詶唱，遞作笙簧。【略】爾後聲價軼於公卿

間，故與之深者有相國李公吉甫、大司空嚴公綬、【略】中書舍人白公居易、隨州刺史劉公長卿、戶部侍郎丘公丹【略】上都釋智崇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

又《唐鄂州開元寺玄晏》 晏少習毗尼，長學《金剛》，解空破相，臻極玄奧。而聞《律藏》有一時外學之說，或賦詩一章，運思標拔，孤遊境外。彭城劉長卿名重五言，大嗟賞之。由是風雲草木，每有賦詠，輒爲工文者之所吟諷也。

《唐才子傳・包佶》 與劉長卿、竇叔向諸公皆莫逆之愛。

作品本事

《劇談錄・廣謫仙怨調》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諫誅祿山，上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殺祿山？」於是不敢諫矣。）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竚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此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既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在彎彎。」駢以爲寶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寶之所製，殊不述焉。駢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日橫天，綠疊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長卿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劉長卿集十卷》 今集詩九卷，雜文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劉隨州集》十卷。唐隨州刺史宣城劉長卿文房撰，詩九卷，末一卷雜著數篇而已。建昌本十卷，別一卷爲雜著。

《宋史・藝文志七》《劉長卿集》二十卷。

楊士奇《劉文房詩跋》 唐隨州刺史劉長卿，字文房，與高適同時。楊伯謙選《唐音》，列諸中唐。【略】余所錄者傳於江夏蔣立恭家，嘗見閣本詩，後有序、記、碑、銘等文。此特錄詩，而五言古體尤少。伯謙選唐五言古體，自陳子昂、薛嗣通、王、孟、儲、李、韋、柳之外，一無所取。此錄豈與伯謙同意哉？而篇目次第亦與閣本異。

盧文弨《劉隨州文集題辭》《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其前十卷皆詩也，後一卷文，而總題曰《文集》。何義門氏以宋本校正如此，其卷之起訖，字之同異皆備著焉。然後一卷有目而無文，余案其目求之，僅於《文苑英華》得四篇錄之，他尚無從考也。【略】近時吳郡席啓寓刻《唐人詩百家》，以隨州爲首，雖其詩差備，然頗有同異，究不及是本之精。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劉隨州集十一卷》 唐劉長卿撰。【略】是集凡詩十卷，文一卷。第二卷中《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當苗稅充百官俸錢》詩，不書「勾」字，但註曰「御名」，蓋宋高宗名構，當時例避同音，故「勾」字稱御名。則猶從南宋舊本翻雕也。然編次叢脞頗甚，諸體皆以絕句爲冠。中間古體、近體亦多淆亂。如「四月深澗底，桃花方欲然。寧知地勢下，遂使春風

偏」四句，第四卷中作《晚桃》詩前半首，乃《幽居八詠上李侍郎》之一。而第一卷又割此四句爲絕句，題曰《入百丈澗見桃花晚開》。是二者必有一訛也。舊原有外集一卷，所錄僅詩十首，而《重送》一首已見八卷中，又佚去題中「裴郎中貶吉州」六字。《次前溪館作》一首，已見二卷中。《贈袁贊府》一首，已見九卷中，而又誤以題下所註「時經劉展平後」句爲題，併軼「時經」二字。《送裴二十七端公》詩，亦見二卷中。《哭李宥》一首，亦見九卷中。《秋雲嶺》、《洞山陽》、《橫龍渡》、《赤沙湖》四首，即四卷中《湘中紀行十首》之四，又訛《秋雲嶺》爲《雲秋嶺》，《洞山陽》爲《山陽洞》。《寄李侍郎行營五十韻》一首，已見七卷，又佚去題首「至德三年」等二十四字。不知何以舛謬至此。蓋宋本亦有善不善，不能一一精核也。今刊除《入百丈澗見桃花晚開》一首，其外集亦一併刊除，以省重複。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劉隨州集》十一卷。唐劉長卿撰。凡詩十卷、文一卷。舊有《外集》一卷，核檢其詩，皆與正集複出，今刪之不錄。

《藝風藏書續記·詩文第八上》《唐劉隨州詩集》十一卷。明翻宋本，唐劉長卿撰。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明弘治有兩刊本，均十一卷。一西蜀李士修知隨州所刊，一餘姚韓明所刊。此本十一卷，末爲文卷二，《從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當苗稅充百官俸錢》詩不書「句」字，注曰：「御名是避。」宋高宗諱構，嫌名。知此本從宋刻翻雕者，前後無序跋，以紙版度之，當是弘治所刊。卷中朱筆校過，臨何義門先生校語前五卷，校宋卷十後有跋，跋首葉有「南齋秘笈」朱文小方印，「臣思復秦伯敦父均」白文方印，後有「石研齋秦氏印」朱文長印，知是書前歸馬氏玲瓏山館，後歸秦氏石研齋也。何氏手跋曰：「康熙丙戌二月，得見文淵閣不全《隨州集》校此五卷，南宋書棚本也。毛丈斧季云：「《隨州集》難得佳本，凡校三過，庶無疏略矣。」又曰：「丁亥二月以二弟所買馮定遠舊藏鈔本校後五卷，其次第與宋槧目錄皆合，蓋佳書也。文房詩庶幾稍可讀矣！」又記云「嚴天池家鈔本後五卷亦第亦同，復取參校改五字」。

《部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劉隨州集》十一卷。唐劉長卿撰。明弘治戊午餘姚韓明校刻，明弘治庚申李士修刻，明活字本十卷，明韋祀謨刻八卷，康熙中席氏刻《唐百家詩》本十卷補一卷。宋刻《劉文房集》殘本，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一字，存五至十凡六卷，在黃蕘圃家。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劉隨州文集》十卷，外集一卷，明正德十二年湯鑒序，陳清後序，何義門校宋本，有某氏手跋云：「辛未秋，從沈穎谷業師假得義門何先生校本校過，其前五卷依南宋書棚本，乃文淵閣殘書也。後五卷用馮定遠家藏抄本，及嚴天池家藏本互勘。兩抄次第與宋本皆合，宋本十行，行十八字，此本同。」可見嘉靖以前本猶可據，惜文集未刻入，行將抄補之。冶泉記。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劉隨州集》十一卷，唐劉長卿撰。凡詩十卷，文一卷。舊有外集一卷，核檢其詩，皆與正集複出，今刪之不錄。弘治戊午餘姚韓明校刊本。明李士修刊本。明活字本十卷。明韋祀謨刊八卷。康熙中席氏刊《唐百家詩》本十卷，《補》一卷。宋板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中國善本書提要·別集類》《劉隨州詩集》十卷文集一卷外集一卷，隨州刺史劉長卿。《劉隨州文集》十一卷，明人寫本，字甚拙古，惟間有脫誤，歷經葉文莊、周松靄、盛伯兮諸家藏，其珍貴可知。編次與宋本及宏治繙棚本悉合，惟古活字本以五古居首爲獨異，詩次亦不同。此冊皆宋紙，頗足翫賞，客京師時所得。己未二月，寒雲。

藝文

包佶《嶺下卧疾寄劉長卿員外》（存目）

李嘉祐《入睦州分水路憶劉長卿》（存目）

皇甫曾《寄劉員外長卿》（存目）

又《過劉員外長卿別墅》（存目）

錢起《酬劉員外雨中見寄》（存目）

李穆《三月三日寒食從劉八丈使君登遷仁樓眺望》幸望山陰客，爲文內史前。

皇甫冉《使往壽州淮路寄劉長卿》（存目）

秦系《耶溪書懷寄劉長卿員外》（存目）

嚴維《酬劉員外見寄》 藥補清羸疾，窗吟絕妙詞。

又《贈別劉長卿時赴河南嚴中丞幕府》 文變騷人體，官移漢帝朝。望山吟度日，接枕話通宵。

耿湋《贈別劉員外長卿》 爲文易老皆知苦，謫宦無名倍足悲。不學朱雲能折檻，空羞獻納在丹墀。

章八元《酬劉員外月下見寄》（存目）

朱放《留別劉員外》（存目）

歐陽修《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雜　録

雜　記

獨孤及《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曩子之尉於是邦也，傲其跡而峻其政，能使綱不紊，吏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績未書也，而謗及之。臧倉之徒得騁其媒孽，子於是竟謫爲南巴尉。而吾子直爲己任，慍不見色，於其胸臆，未嘗蠆芥。會同譴有叩閽者，天子命憲府雜鞫，且廷辨其濫，故有後命，俾除館豫章，俟條奏也。是月也，艤船吳門，將涉江而西。夫行止者，時；得喪者，機。飛不摶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用知南巴之不爲大來之機括乎？由圖南而致九萬，吾惟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芳草，奈遠別何。同乎道者，盍偕賦詩，以貺吾子。

《中興間氣集・李季蘭》 嘗與諸賢集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之疾，乃誚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座大笑，論者兩美之。

《雲谿友議・四背篇》 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乎！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詩曰：「唯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温公續詩話》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閒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

《唐詩紀事・李季蘭》 劉長卿謂季蘭爲女中詩豪。

《能改齋漫録》卷六 唐《原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眞，希眞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鉶《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傍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泝沿隨桂檝，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閒宴。」

又卷五 白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余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陸游《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 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偶取視之，《劉隨州集》也。乃以百錢易之，手加裝褫。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陸某記。

又 尹耘師，耕鄉里。前輩與九伯父及先君游。此集蓋其手抄之。紹熙元年七月望，某再跋。

《容齋三筆・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略】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

《後村詩話新集》卷一 《江陵送馬卿》云：「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惠子》云：「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唐人送山人、處士五言多矣，此二聯，劉隨州、鮑溶輩精思不能逮。

《滄浪詩話・詩評》 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升庵詩話・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筋節減於皇甫冉」。比興，景也。筋節，情也。

《四溟詩話》卷三 宋（之問）、劉（長卿）二詩，譬猶高堂大廈，梁棟不加

華藻，未爲完美。子雖鬬良材，惜未結構，但築樓閣之基爾，勞思何益。凡閱古人詩，輒有采取，或因拙致工，因繁爲簡，其珠玉歸囊，便是自家物，不愈乎六朝蹈襲以成風？此作者秘法，但不滯其機爾。

《**國雅品・士品四**》 李觀察于鱗。【略】余嘗品其七言，函思英發，襞調豪邁，如八音鳳奏，五色龍章，開闔鏗鏘，純乎美矣！至五言似有不盡然者，乃稍乏幽逸情性。觀察故有《唐選》行於世，五言乃止於劉長卿，自序謂「唐詩盡於是矣」。雖儲、韋、錢、郎并削之，其取指頗示嚴峻。

《**半軒集・柔立齋集序**》 元人爲詩，獨尚七言近體。【略】蓋此體雖始於唐，唐盛時爲者亦鮮，至劉文房、許用晦、李義山之徒，好爲之，世亦浸衰歇矣。是猶足貴也耶？

《**唐音癸籤・談叢一**》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壻，豈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

又《**談叢二**》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此皇甫湜爲元和時人嘆也。嗟呼，今纔搦管，便罵前輩者多矣。湜在，當何如致愾。

《**說詩晬語**》**卷上** 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

《**原詩・內篇下**》 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群然而稱劉隨州矣。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 嘗讀劉長卿《重過曲江》詩云：「何事最傷心，少年曾得意。」蓋唐時進士登科，多同遊曲江之故。

《**靜居緒言**》 夢得古詩邊幅較文房爲大，律詩不及。

又 宛陵詩有兩體：古淡一種，在襄陽、隨州之間，刻畫一種，便似郊、島。

《**養一齋詩話**》**卷一** 《唐人萬首絕句》，其原本不爲不富，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簡出，如右丞「相送臨高臺」、「吹簫淩極浦」，【略】隨州「日暮蒼山遠」，劉方平「夢裏君王近」，【略】以及劉采春《囉嗊曲》等，皆天下之奇作，而悉屏而不登，何也？

《**石園詩話**》**卷二** 肅宗時，秦系與劉長卿齊名。

雜考

《**容齋續筆・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略】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閒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以爲羽調曲。【略】韋穀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宕子怨》，誤矣。

《**文苑英華辨證**》**卷五** 劉長卿《宕子怨》詩：【略】此篇長卿集不載，而郭氏《樂府》及洪氏《容齋續筆》并以爲薛道衡《昔昔鹽》。按《隋書》《通鑑》，隋煬帝誅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趙嘏有《廣道衡詩》二十首，每一句作一篇，即用前詩句也。《文苑》殆因韋穀編《唐才調集》作劉長卿而誤邪！

又 賈島《卻赴南巴留別蘇臺知己》詩，載劉長卿集中，長卿嘗貶南巴尉，而島集無之，則非島作也。

薛勝

《**封氏聞見記・拔河**》 拔河，古謂之牽釣，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帝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前，分二朋兩相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爲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召侍臣爲拔河之戲。時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左右扶起。玄宗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辭甚美，時人競傳之。

《**舊唐書・薛存誠傳**》 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爲時所稱。

胡嘉隱

《封氏聞見記・繩妓》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妓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弦。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之間，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之、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注，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眞奇觀者。衛士胡嘉隱作《繩妓賦》獻之，辭甚宏暢，玄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曹參軍。自安寇覆蕩，伶倫分散，外方始有此妓，軍州宴會，時或有之。

郗純

《舊唐書・郗士美傳》 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眞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爲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橫暴，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淸名高節，稱於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爲美談。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

苻載《犀浦縣令楊府君墓志銘》 時視僚友杜員外甫岑郎中參郗舍人昂，聞公風聲，望公飛翔，謂靑冥寥廓，擧翼而至。

李華《楊騎曹集序》 君以南陽張茂之【略】高平郗昂等連年高等。

《唐國史補》卷上 郗昂與韋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出，逢吉溫于街中。溫問：「何此蒼遑？」答曰：「適與韋尙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也。」既而又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擧朝嗟嘆。惟韋陟遂與之絕交。

羊士諤《乾元初嚴黃門自京北少尹貶牧巴郡以長才英氣固多暇日每遊郡之東山山側精舍有盤石細泉疏爲浮杯之勝苔深樹老蒼然遺躅士諤謬因出守得繼茲賞乃賦詩十四韻刻於石壁》 誰渭天池翼，相期宅畔吟。光輝輕尺璧，然諾重黃金。幾醉東山妓，長懸北闕心。蕙蘭留雜佩，桃李想華簪。（時郗詹事昂自拾遺貶淸化尉，黃門年三十餘，且爲府主，與郗意氣友善，賦詩高會，文字猶存。）

《元和姓纂・脂韻》 高平金鄉：唐庶子昂【略】生士美，澤路節度也。

李白《送郗昂謫巴中》 瑤草寒不死，移植滄江濱。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予若洞庭葉，隨波送逐臣。思歸未可得，書此謝情人。

《新唐書・藝文志一》 郗昂《樂府古今題解》三卷。（一作王昌齡。）

又《藝文志四》 《郗純集》六十卷。

又 《才命論》一卷。（張鷟撰，郗昂注。一作張說撰，潘詢注。）

《金石錄》卷八 第一千四百三十三，《唐立晉太尉郗公祠廟碑》，十一代孫昂撰，郭昇行書。大曆四年十二月。

又 第一千五百三十九，《唐兵部郎中張君碑》，撰序人姓名殘缺，郗昂撰銘，史惟則八分書。大曆十三年。

皇甫冉

論述

綜論

高仲武《皇甫冉集序》 皇甫冉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爲高格。往以世道艱

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於詞場爲先輩，推錢、郎爲伯仲。誰家勝負，或逐鹿中原。如「果熟任霜封，籬疏從水度」，又「裛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又「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可以雄視潘、張，平揖沈、謝。又《巫山》詩終篇皆麗，自晉宋齊梁陳周隋已來，採掇者無數，而補闕獨獲驪珠，使前賢失步，後輩卻立，自非天假，何以迨斯？恨長轡未騁而芳蘭早凋，悲夫。

《**中興間氣集・皇甫冉**》 冉詩巧於文字，發調新奇，遠出情外。然而「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與「閉門白日晚，倚杖青山暮」，及「遠山重疊見，芳草淺深生」，「岸草知春晚，沙禽好夜驚」，又，「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可以雄視潘、張，平揖沈、謝。又《巫山》詩終篇奇麗，自晉、宋、齊、梁、陳、隋以來，采掇者無數，而補闕獨獲驪珠，使前賢失步，後輩卻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長轡未騁，芳蘭早凋，悲夫。

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略】故睹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有非師資所奬。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別，新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荆公選唐百家詩，於高適、岑參各取七十餘首，其次王建、皇甫冉各六十餘首。冉詩佳句如「殘雪入林路，深山歸寺僧」，如「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如「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皆不在選中。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評** 皇甫冉、鮑防、二張詩，在唐中葉，所謂鐵中錚錚者。

《**四溟詩話》卷二** 六言體起於谷永、陸機長篇一韻，迨張說、劉長卿八句，王維、皇甫冉四句，長短不同，優劣自見。

徐獻忠《唐詩品》 皇大詩意在遣情，時出奇瑰，酬應彌多，面興寄閒暇。高仲武極取《巫山》篇，至于排體所長，乃遺采拾。如《奉和獨孤中丞法華寺》，全篇綺密，形神兼茂。而擬騷諸篇，亦皆楚人之致。天寶以後作者雖多，而翩翩然有盛時之風，茂政兄弟皆能使人失步，豈非蘭玉森然之會耶？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 七律至隨州，工絕亦秀絕矣，然前此渾厚兀奡之氣不存。降而君平、茂政，抑又甚焉。風會使然，豈作者莫能自主耶。

《**大歷詩略》卷五** 補闕詩五言之善者猶夷綽約，有何仲言之音韻，特歌行體弱耳。律詩當與李從一比肩，精警或不足，而閒澹過之矣。

《**石園詩話》卷一** 愚謂茂政詩如「春歸江海上，人老別離中」，「人烟隔水見，草氣入林香」，「驛路收殘雨，漁家帶夕陽」，「種苗雖尚短，穀價幸全輕」，意新句秀，才鍾于情。

《**甚原詩說》卷三** 六言自漢谷永始，魏、晉間曹、陸間作。至唐初，李景伯有《回波樂府》，亦效此體。逮開元、大曆間，王維、劉長卿諸人相與繼述，而篇什稍屢見。又皇甫冉集中云張繼寄六言詩一首，冉酬以七言。其序亦謂六言難工，衍爲七言裁答。然亦不過詩人之餘事耳。

分論

《**巫山高**》 《雲谿友議・巫詠難》：白公【略】邀（繁）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略】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竟而不爲。《對牀夜語》卷五：又如皇甫冉詩云【略】李端云：「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虛中。【略】」句意亦同。《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此詩與杜審言、陳子昂詩法相似。馮班評：此詩非虛谷所解。次聯妙。何焯評：停勻包括。三、四就雲雨上點化，正見事在有無疑信間，用意超妙。紀昀評：此亦名篇，然五句「異」字如何解？《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初唐五言律，「獨有宦遊人」第一；盛唐，「昔聞洞庭水」第一；中唐，「巫峽見巴東」第一。又《外編・唐下》：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如錢起《送劉相公》、李端《與郭都尉》之類。今同賦多不傳，即擅場者未必佳也。若高適、岑參、杜甫同賦《慈恩寺》三古詩，賈至、王維、杜甫、岑參同賦《早朝》四七言律，宋之問、沈佺期、蘇頲同賦《昆明池》三排律，沈佺期、皇甫冉、李端、王無競題《巫山高》四五言律，皆才格相當，足可凌跨百代。就中更傑出者，則《慈恩》，當推杜作；《早朝》，必首

王維《昆明》之問爲最；《巫山》，皇甫尤工。又：《巫山高》，唐人舊選四篇，當以皇甫冉爲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終篇穩稱，可繼沈雲卿作。《大歷詩略》卷五：平正渾逸，無鍛琢痕。此種題六朝人最擅場，大曆以前猶仿佛近之，後人難再措手矣。

《三月三日義興李明府後亭泛舟》《唐風定》卷一七：中聯秀出，一結氣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處處執蘭春浦綠」，「執蘭」即《鄭風》「秉簡」也。二字見鄭箋，於上巳爲典切，他本作「蓺蘭」非。

《送李録事赴饒州》《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中唐起句之妙有不減盛唐者，如【略】皇甫冉「北人南去雪紛紛，雁叫汀洲不可聞」，【略】皆氣雄調逸，可觀。《三體唐詩》卷四高士奇輯注：「江至潯陽九派分」。《潯陽地記》曰：「九江：一烏江，二蟀江，三烏臼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箘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皇甫冉之「北人南去雪紛紛，雁叫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峰出，江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

《雜言月洲歌送趙冽還襄陽》《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學問語，厚甚。

《秋怨》《詩境淺說續編》：長信則秋草叢生，昭陽惟月華遙望。永巷沈淪，方嗟命薄，忽聽斜封墨勅，又選良家。沈沈宮禁，誤盡嬋娟。他時類我者，不知幾輩？推己及人，相憐相恤，能無長太息耶？

《問正上人疾》《唐詩鏡》卷三〇：五句閒靜可愛。

《山中五詠・山館》《唐詩合解箋注》卷四：「山館長寂寂」，長寂寂，狀山居之幽也。一首都寫此意。「閒雲朝夕來」，山靜則雲閒，朝夕只有雲自來而已。其無客到可知。「空庭復何有」，山居人靜，則成空庭。雲來之外，復何所有？「落日照青苔」，日落而照及青苔，此返景也。林木鬱葱，能障目光，若非返景，難照及青苔之上。

《賦得荆溪夜湍送蔣逸人歸義興山》《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律至此，可謂有力無迹。又評「揭慮朝將夕，潺湲古至今」二句：詩中如此句，然後謂之感慨。《唐詩合解箋注》卷一二：「驚湍流不極，夜度識雲岑。長帶溪沙淺，時因山雨深。」前解是荆溪夜湍。湍水之急流而瀠洄者，不極，水流晝夜不息也。夜度聞湍，方識是雲岑中來。岑，山峰之尖銳者。山溪沙淤而水淺，雨過水深而流急。淺在常日，深只暫時。山中閱歷人語。「方同七里路，更遂五湖心。揭厲朝將夕，潺湲古至今。花源君若許，雖遠亦相尋。」後解是送逸人歸山。七里路，是嚴子陵釣臺之路。五湖心，是范蠡扁舟泛湖之心。《詩經》：「深則厲，淺則揭。」厲，以衣而涉水也。揭，攝衣而涉水也。渡水量深淺而行，猶之出處，亦必因時也。潺湲，水流聲。惟有此水，是古今流不盡者，不因朝夕厲揭者而爲異視也。末又爲之約云：君歸儼若桃源，倘許漁郎再入，予當不憚遙望，必能尋至此也。

《宿嚴維宅送包七》《唐詩合解箋注》卷一二：「江湖同避地，分手自依依。盡室今爲客，经秋空念歸。」皇甫、包七，同在他鄉客館，是同避地者也。客中送客，分手愈多依戀。故承云：在此室者，盡爲客也。乃經秋思歸而不得歸，是空念也。我不歸而君且去，不又增人惆悵乎。「歲儲無別墅，寒服羨鄰機。草色村橋晚，蟬聲江樹稀。」此言貧窶之甚，又當秋思之苦也。歲儲，歲所蓄以爲養者。別墅，別業也。無別墅，則無儲而乏食。羨鄰機，則禦冬而無衣。於是視村橋之衰草，聽江樹之寒蟬，助我窮愁，不勝凄怨矣。「夜涼宜共醉，時難惜相違。何時隨陽侶，汀洲忽背飛。」此惜包七之別也。言此夜涼，正宜同醉以澆愁，奈因時方多難，只得相違而可惜。不能不別，又不忍遽別，正不知隨陽雁侶，爲何事而汀洲之上，忽起而相背飛乎！是送也，若有所甚不得已者。前解是因送客而念歸，中遂自言客況，後有惜別之意。《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皇甫冉之「草色村橋晚，蟬聲江樹稀」【略】之類是也。

《送王司直》《唐詩合選詳解》卷三：司直自吳入楚，必經西塞而從東風。我之送君，必與俱逝，是勝於潮水也。《詩境淺說續編》：江潮西上，至潯陽而止，故詩言潮有終止之地，而離心一片，飛逐征帆，比江潮更遠。顧況詩云：「近得麻姑書信否？潯陽江上不通潮。」近人柳枝詩云：「多少愁心上樓角，江潮同至不同消。」皆以潮喻情懷，各有思致，而「愁心樓角」句，尤耐微吟也。

《婕妤春怨》《唐詩鏡》卷三〇：善怨，亦不能不怨。《而庵說唐詩》卷九：花枝寧必出於建章者爲佳？鳳管寧必發於昭陽者爲美？而君王何必留連於此處？借問承恩之人，雙長過人幾許？見其亦不過與人相同耳。未見相勝而相形，此所以怨也。《詩境淺說續編》：建章、昭陽之間，粉白黛綠，夾輦

而趨，承恩者不知凡幾，自問蛾眉淡掃，顏色亦不後於人，而頓殊枯菀，彼荷寵邀榮者，等於恆人，未必長蛾，勝人幾許。承恩不在貌，信乎命之不齊也。

《**嫉妒怨**》《瀛奎律髓》卷三一馮班評：匀美。紀昀評：六句「上」字費解。

《**送魏十六還蘇州**》《唐風定》卷二二：醞藉。《詩境淺說續編》：首二句，叙送別情景。後二句，不言己之望友，而從友着想，言歸至毗陵，回首話別之地，不見吳門烟樹，惟見天末白雲一片，寫友之離情無際，則己之懷友可知。此詩情韻均佳。若韓翃《送人之鄂州》云：「春風落日誰相見，青翰舟中有鄂君。」僅言鄂君繡被事耳。《送人之潞州》云：「佳期別在春山裏，應是人參五葉齊。」僅言地產人參耳，均嫌意淺，而無送別之情。可見送友詩，貴有情意也。

《**秋日東郊作**》《唐風定》卷一七：次聯情興不淺，評者多涉苛求。《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解，先自寫其胸前一片雪淡也。閑看秋水，言去無所至也。坐對寒松，言來無所從也。廬岳高僧之留偈，即此是偈也，茅山道士之寄書，即此是書也。休沐詩寫到如此田地，眞乃現宰官身而說法也。（後解）後解，便借秋景以比臨岐也。言今日亦自分爲相應與不相應乎？若不相應，則宜如燕之竟去，設復相應，則宜如菊之疾開。胡爲獻納既不可曠，淺薄又不自及，終日徘徊王門，至今猶尚不去也。《圍爐詩話》卷一：皇甫冉之「菊爲重陽冒雨開」，開晚唐門徑也。又卷三：盛唐不巧，大曆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略】皇甫冉云「菊爲重陽冒雨開」，巧矣。《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瘦？【略】若「閑看秋水心無事，坐對寒松手自栽。廬嶽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岐終日獨遲徊。」（皇甫冉《秋日東郊》）則似近枯矣。《大歷詩略》卷五：結體淡緩，腹聯有比有興，極佳。而顧華玉謂之乾燥，何也。

《**酬張二倉曹揚子所居見寄兼呈韓郎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若說張是雲，則是孤雲，若說張是鶴，則是獨鶴。何則？別來已自經年，而至今泊舟未舍，此其悠悠之意，眞有不堪持贈者也。三、四，正妙寫其孤與獨也。既是經年泊舟，豈許閑人輕問？除非江潭漁父，欲來借看《離騷》。此爲眞正絕妙好辭，在唐人亦未易多有也。（後解）五、六，寫張不惟自泊，又來招人同泊，妙人妙興妙事妙理。七、八，言我亦久欲來同泊也。若寄韓郎中，則意謂君亦不妨即便來同泊也。

《**題裴二十一新園**》《唐詩鏡》卷三〇：幽色堪把。

《**溫泉即事**》《圍爐詩話》卷二：皇甫冉《溫泉即事》，有味。

《**送張南史**》《對牀夜語》卷四：高適詩：「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悵然慚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復青青。」皇甫冉云：「岸有經霜草，林有故年枝。俱應待春色，獨使客心悲。」不如適氣長而有生意。淵明《歸去詞》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冉述之也。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唐風定》卷一七：骨蒼氣老，神檢絕高，中唐上乘之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遙山是一帶翠微，極目遙山，則不止一帶翠微。蓋其依依之思，更在翠微之北，故曰合也。不堪北望，是傷其事，何事南飛，是傷其時。猶言正逢多難，早又深秋。（後解）七，「猶」字，八，「誰」字，連用甚妙。蓋初轉戰，或問誰解圍，猶轉戰，則眼前無能解圍者。而又故問，殆于自欲慨然請纓也。故又特寫寒煙遠樹，言奈何羈身此間耶？《唐詩合選詳解》卷七：此久客而傷亂也。言登樓無伴，旅思依然，山水之氣，自遠相接。斯時也，既不勝其鄉關之望，而南飛之雁，祇攪我心，亂離之景，愈添愁矣！蓋渡無行客，惟寒煙積其中，洲無居人，唯喬木猶有耳。言戰爭未息，安得解圍如魯連者，蓋傷朝之無人也。

《**歸渡洛水**》《對牀夜語》卷四：王荆公謂老杜「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予觀唐詩，知此句乃皇甫冉詩，荆公誤記也。其詩云：「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渚烟空翠合，湖月碎光流」，云云。王昌齡亦有「寒鳥赴荒園」之句，似不逮前。《瀛奎律體》卷二九方回評：詩第一句難得好，如此詩「赴」字，已見詩話所評。與「酒渴愛江清」、「四更山吐月」，并是起句便絕佳者。馮班評：好起。查慎行評：起句後人用以塡詞。紀昀評：五句比朝士無人，六句言賢者在下，妙於渾然不露。漁洋評陳元孝詩有「江晚多芳草，山春有杜鵑」句，以「江晚」比明末，「山春」比本朝，以「芳草」、「杜鵑」比遺老，似從此化出，而更青於藍。《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發端語如【略】皇甫侍御之「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略】皆可法也。《筱園詩話》卷四：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斗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起筆得勢，入手即不同人，以下迎刃而解矣。如

【略】皇甫冉之「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略】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爲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暝色赴春愁」，寫渡水晚景，自然入妙，與「落日在簾鉤」一種起法。《詩境淺說》乙編：「渚烟空翠合，灘月碎光流。」此詩起句云：「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翩然自空而下，秀采動人。其三句詠渚烟，以水光澄靜，兼暮靄迷濛，混成一碧，故目爲「空翠」，而以「合」字融洽之。四句詠灘光，以溪灘層節而下，碎石密布灘底，水石互激，無一處平波，故得月皆成細碎之光。曰「空翠」，曰「碎光」，能寫出虛處妙景也。

《使往壽州淮路寄劉長卿》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解寫使往壽州，後解寫寄劉長卿。村落盡空，勾當何事？慷慨激切，吐此痛言，不是自言無功，蓋欲朝廷得聞壽州村落如此荒涼，便是一功也。三、四，再寫「驅馳」二字之勞苦，言一路早發夜宿，不敢憚瘁有如此也。（三是早發，四是夜宿。）（後解）「遙知」、「多在」一氣十四字成句，不能讀教斷也。「日夕煙霜」者，日望侵煙，夕望侵霜，言望故人無有暫輟也。末句又反言，若綴東望，而更西望，則惟有無窮之水而已。夫無窮之水，則我望之胡爲者哉。（「水無窮」之爲言無一故人也。）

《宿淮陰南樓酬常伯能》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日落上樓，自是尋常求宿，看他急接「喬木」七字，一時寫淮陰故迹。喬木，淮陰近事。荒城，與經過淮陰無限傷心男子。古渡，不覺遂盡。三、四，則今夜此一傷心男子。仰懷故迹，俯傷近事，而于樓上極大無奈也。（後解）五，滄波一望猶未入夜。六，畫角三聲倏報初更，便漸寫到分宵二字也。「通千里」是眼看何處，「起百憂」是心念何事，而能不佇立耶。（看寫酬常處甚少。）

《送歸中丞使新羅》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盛之降而中也，（錢劉）二子實首倡之。間有一二，若皇甫冉《送歸中丞》【略】等作，整齊閎亮，稍協前規。《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大曆詩人，多用此體詩爲祖餞。如【略】皇甫冉、吉中孚《送歸中丞使新羅》，【略】莫不聲華冠冕，詞旨安和，使節星軺，得之增重。才子之名，信不虛也。

《酬李補闕》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客全未得歸，而自稱早日歸客，又云懷抱其心已至十年之久，人生不得自由，眞有如此苦事也。但心傷，「但」字好笑，己自荒，「已」字好笑。只謂蒙被眷注，萬不許放歸耳，何意只是夕伴煙月，晨逐衣裳，四句一氣讀之，便是十年伴煙月，十年逐衣裳也。而三徑則已十年荒也，而客心則但十年傷也。（後解）後又申明，三、四，言我自有書未獻，非關獻而不收也。自記昔日來京，本意原只干祿，謬叨諸公泛愛，便得分潤升斗。只是十年腹負，十年面慚，如此長日，云何可度。此自是眞心人發實意語，在他人乃絕不肯道也。

《又送陸潛夫茅山尋友》 《三體唐詩》卷六高士奇輯注：「清齋宿紫陽」，紫陽觀在延陵。按劉長卿亦有《同李延陵宿紫陽觀侯尊師草堂》詩。

《送鄭員外入茅山居》 《唐詩歸・中唐一》：「冠冕情遺世，神仙事滿山」鍾惺評：語帶嘲，微甚。

《問李二司直所居雲山》 《玉林詩話・游塘林》：唐皇甫冉《問李二司直》云【略】此蓋用屈原《天問》體也。荆公《勘會賀蘭山主》云：「賀蘭山上幾株松？南北東西共幾峰？賀得住來今幾日？尋常誰與坐從容？」全用其意。此體甚新，詩話中未有拈出者，因併及之。《竹林答問》：（陳詩香）問：詩中有具問答體者，請示其法。（陳僅）：長篇如《焦仲卿妻》詩，樂府如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奇作也。【略】亦有全章皆問辭者，如少陵《舍弟觀歸草堂》五律是也。有全章皆問辭者，如皇甫冉《問李二司直》六言絕句是也。

《漁子溝寄趙員外裴補闕》 《詩境淺說續編》：詩寫清淮別友，無限離情。行者已帆開天末，送者自崖而返，明知曲終人遠，尚幾度回頭，眞覺魂銷南浦矣。溫飛卿詩：「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一盼其歸，一送其去，同是相思相望之情。李玉溪詩：「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自知無益，而惆悵依然，即百遍回頭之意也。

《送田濟之揚州赴選》 《唐詩歸・中唐一》：「調補無高位，卑棲屈此賢」鍾惺評：健渾。

《館陶李丞舊居》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此詩好處元只在「平子賦」、「鄭公鄉」一聯。誰謂爲詩不當用事乎？用事而不爲事所用，可也。若但有後四句，則墮套括。馮班評：第三用《歸田賦》。查慎行評：首句嫩，尾句亦弱。紀昀評：三、四亦無佳處，不識虛谷何以取之？後四句之套，則虛谷之論當矣。《唐詩鏡》卷三〇：中晚七律，已無老法深情，但其景色自成，音調諧亮，亦可矣。五、六凄其。

《同裴少府安居寺對雨》 《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五、六工。紀昀

評：常語，未見其工。又：以「爐烟」比雲，以「林葉」比雨，殊小樣。而「林葉」不着「落」字，尤不明白。

《送元晟歸潛山所居》《而庵說唐詩》卷一五：深山寒早，住山者作事宜早，君去山中，秋事也要早去做。「復何如」，故作或然不然之辭以問之。「浥露收新稼，迎霜葺舊廬」一聯，承深山、秋事句。秋至白露，則露多，此時便收新稼。稼，稻種也。見收獲早。至霜降，則有霜，迎霜，在霜降前，都修葺屋宇，見修葺早。人收稼，諒君亦收稼，人葺廬，諒君亦葺廬，而豈後於他人哉。「題詩即招隱，作賦是閑居。」作者意注末二句，即從上四句，趁筆寫下，此法最妙法。後詩人不知，便信是八句一直做去者，自誤，誤人不淺。稼已早收，廬已早葺，山中無復有餘事。君此時必然題詩，題詩必以《招隱》名詠。左太冲曾作《招隱詩》，君此時必然作賦，作賦必以《閑居》命篇。潘安仁曾作《閑居賦》。非是硬判他語，正寫「還歸潛山所居」六字也。「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書。」君既棲潛山深處，長別市朝，定然不出，我那得與君相悟？我即憶君，究成空憶耳。君有嵇康標致，懶又過之，豈肯寄書于紅塵中人哉？寫到此，則自然不肯輕別，其意在言外，妙。《唐詩合解箋注》卷八：「深山秋事早，君去復何如。」從還山起，以秋事爲本。深山早寒，故秋事宜早。君此去「復何如」乎？三字作虛宕法，自妙。【略】「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書。」君既還山，深棲偃息，如左太冲之賦《招隱》，潘安仁之作《閑居》，我即憶君，豈能相悟。且君性懶如嵇康，安能寄書以慰故人。所以只成得箇空憶也。言外便有不忍輕別意。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永》《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唐人詩，多前六句說景物，末兩句始以精思議論結裹，亦一體也。「新安」、「江路」，實如所言。紀昀評：此種已開「九僧」、「四靈」先鍊腹聯、後裝頭尾一派。又：五、六如畫。結雖近鄙，然不落套。馮舒評：清麗。馮班評：領聯可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開後人套語。

《奉和王相公早春登徐州城》《唐詩鏡》卷三〇：中聯凝重，有盛唐風。《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可寬者，如【略】皇甫冉「落日憑危堞」，中二聯腰字之「通」、「繞」、「依」、「動」疊用。【略】有唐以詩取士，其律甚嚴，而當時名家猶不拘如此。

《送延陵陳法師赴上元》《三體唐詩》卷六高士奇輯注：「延陵初罷講」。按延陵有五：其一在代，其一在綏。今名延福縣者，後魏之延陵縣也。一在丹徒者，隋之延陵縣也。一在潤州者，太康二年分曲阿延陵鎮置。一在常之晉陵者，古延陵也，《公羊》所謂季札退居延陵者也。

《東郊迎春》《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言天子曉駕蒼龍于東郊，而春已迎也。綵雲與天仗相合，玄象見泰階之平，而佳氣發秀于山川，和風導行乎政令。于是返則霜騎環列于鈎陳，雨師清塵于御道。蓋春氣一交，律則從韶陽而忽變，人則隨草木而俱榮。乃遙瞻上林之苑，今日適遇夫遷鶯，有不動明時之慶乎。

《送孔巢父赴河南軍》《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言今日相送，是此江城，若別後相阻，正復無定也。何也？據我傳聞，是征北虜，乃據君自說，又赴南河。然則軍行秘密，終無的耗。今日別去，君爲定在河南，爲復全師往北耶？加入「新秋一雁」句，聊以紀時也。（後解）此五、六，又代孔預寫別後杳杳之心，而七、八急轉筆極慰之也。唐詩難看，如「塞草青青戰馬多」句，正即極寫上句邊心之杳杳，猶言滿眼純是戰馬，并不見一鄉人也。不會看唐人詩，乃謂竟寫馬多矣。（便使果然馬多，卻是何與今日。）

《春思》《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盧家少婦」之亞，惟「笑獨眠」句工而近纖，或難與沈詩爭席耳。《大歷詩略》卷五：一氣蟬聯而下，新麗自然，可謂情到兼神到矣。惟第六涉纖，或易「笑」作「照」，較渾。《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皇甫侍御之「家住層城鄰漢苑，心隨明月到胡天」，【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昭味詹言》卷一八：茂政境象與韓君平同，亦只秀適宛轉而已。獨《春思》一首不減《盧家少婦》，但氣格不逮耳。又：《春思》前四句一彼一此，屬對奇麗，而又關生有情，所以爲佳。五六專就自己一邊說，而點化入妙。結句出場入妙，勝沈雲卿矣。此等詩，色相不出齊梁，而意用則去《三百篇》不遠，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溫柔和平，可以怨者也。楊用修學之，則近痴肥，色掩其質，語亦稍滯，意亦太盡，不及此有遠韻遙情矣。

傳記

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補闕諱冉，字茂政，元晏先生之後，銀青光祿大夫澤州刺史諱敬德之曾孫，朝散大夫饒州樂平縣令諱价之

孫，中散大夫潭州刺史諱顗之子。十歲能屬文，十五歲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謂清穎秀拔，有江徐之風。伯父秘書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聞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縣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爲書記。大曆二年遷左拾遺，轉右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虛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慍，罕見於容。故睹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

《**極玄集・皇甫冉**》　皇甫冉，字茂政，丹陽人。天寶十五載進士。大曆中，爲左補闕。

《**新唐書・文藝傳中・皇甫冉**》（存目）

紀事

獨孤及《**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　由是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趙郡李華【略】安定皇甫冉、范陽張南史、清河房從心相與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咏終日。

《**新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　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

又《**文藝傳下・李華**》　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

《**唐才子傳・陸羽**》　與皇甫補闕善。時鮑尚書防在越，羽往依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皇甫冉詩集》三卷。

《**郡齋讀書志・皇甫冉詩二卷**》　集有獨孤及序。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皇甫冉集》一卷。唐左補闕、丹陽皇甫冉茂政撰，與其弟曾齊名，集有獨孤及序。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皇甫補闕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皇甫冉詩集》七卷。唐補闕潤州皇甫冉茂政著，刑部郎中江都蕭海校正。

《**楹書隅録**》**卷四**　《四家詩集》，《皇甫冉詩集》二卷。皇甫集，陳氏作一卷，《宋史・藝文志》作三卷，此本分上下二卷，與《讀書志》合，共詩二百一十八首，惟獨孤及序已佚。卷末有「嘉靖戊午七月既望雲棲館假來」。題識版刻頗精，古香可挹。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皇甫補闕詩》二卷。【略】《新唐書・藝文志》集三卷，《直齋書録》作一卷，有獨孤序，稱三百五十篇。此僅二百篇，佚已多矣。前雖無獨孤序，而與席刻宋本行款次第若合符節。明劉潤之編《二皇甫集》，冉詩中《酬楊侍御寺中見招》《送薛判官之越》《送魏中丞還河北》《賦得越山》，皆三韻律詩，而編入五言古詩中。《奉寄皇甫補闕》六言一首，乃張繼詩，冉有答詩可證，亦編爲冉作，是本皆無此謬。有越城伯子圖印、空翠閣藏書印。

張元濟《**唐皇甫冉詩集跋**》　《唐書・藝文志》《皇甫冉詩集》三卷，但云與弟齊名，而不載曾詩。《宋・藝文志》則並列曾詩一卷、皇甫冉集二卷。《四庫》著録合集爲七卷。是集冉詩乃有七卷。獨孤及序謂其弟除喪銜痛編集，然序稱存者三百五十篇，此則僅存二百三十篇，亦非其舊矣。【略】是本刊刻殆在有明正、嘉之際，其同時刊行者，余見有活字本、黃貫曾刊本、徐獻忠刊本、袁翼覆宋刊本，又席氏《唐百家》本，皆取而校之，文字略有歧異，別録校記。【略】卷首獨孤及序後闕二葉，度必別有一序，然無可補矣。

藝文

丘爲《**左掖梨花**（**同王維、皇甫冉賦**）》（存目）

李嘉祐《**元日無衣冠入朝寄皇甫拾遺冉從弟補闕紓**》（存目）

錢起《**苦雨憶皇甫冉**》（存目）

張繼《**春夜皇甫冉宅歡宴**》（存目）

劉方平《**秋夜寄皇甫冉鄭豐**》（存目）

戴叔倫《宿城南盛本道懷皇甫冉》（存目）
李端《巫山高和皇甫拾遺》（存目）
張南史《江北春望贈皇甫補闕》（存目）
靈一《酬皇甫冉將赴無錫於雲門寺贈別》（存目）

雜　録

《**庚溪詩話**》**卷上**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略】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元寺，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悠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能改齋漫録**》**卷三**　陳正敏《遯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問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踪。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嚴維《酬劉員外》云：「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維嘗與皇甫冉、劉長卿唱和，然前輩惟稱其「柳塘」、「花塢」一聯。

《**詩林廣記前集・張繼**》　案：維所居在會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爲不誤，歐公偶不察耳。而半夜鐘，亦不止姑蘇有之也。

《**唐音癸籤・詁箋一**》　萬歲樓：孟浩然、王昌齡、皇甫冉俱有登萬歲樓詩。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者，或云即萬歲樓。土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嵩呼遙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稗海》）

《**歷代詩話・杜詩・孔巢父**》　吳旦生曰：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與李白隱徂徠山，號「竹谿六逸」。按《唐書》，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巢父爲參軍，皇甫冉送以詩云：「共許陳琳工奏記，知君名宦未蹉跎。」

《**五代詩話・李建勳**》　《小雅・正月》本音「政」，周正履端舉正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音「征」。詩人多不能改正。【略】皇甫冉「客里新正阻舊歡」，【略】獨晉王沈《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兮，應三統之中靈」，高常侍《十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則撥亂反正矣，今之人孰能改之。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律凡例**》　閨閣之詩，不能與士大夫爭勝，以其學力終淺也。獨李冶「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比同時所稱【略】皇甫冉「岸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于良史「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等句，殆皆有過無不及。

于　邵

傳　記

《**舊唐書・于邵傳**》　于邵字相門，其先家于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

筠，戶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爲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爲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衆，邵勵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留爲支度副使。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爲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之，與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爲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傅，後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江州別駕，卒年八十一。

《**新唐書・于邵傳**》（存目）

紀事

《**封氏聞見記・花燭**》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壻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及有卜地安帳并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壻觀花燭及卻扇詩，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脯脩，無拜堂之儀。又氈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惟于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爲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嫁娶者云婦姑不相見。按起居郎呂才奉太宗詔定官陰陽書五十卷，並無此事，今亦除之。

《**太平廣記**》**卷一七〇引《譚賓錄**》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嘗舉賢良方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爲節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綬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第一，在中書，昇甲科。人稱允當。

《**東觀奏記**》**卷中** 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放、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放及第，并依府列。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

《**舊唐書・德宗紀下**》（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僚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略】于邵爲次等。

著録

《**唐會要・雅樂下**》 武成王廟樂章五奏宣和之舞三變。（貞元六年，原王傳于邵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于邵集》四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于邵集》四十卷。

藝文

包佶《酬于侍郎湖南見寄十四韻》 章甫經殊俗，離騷繼雅風。金閨文作字，玉匣氣成虹。翰墨時招侶，丹青夙在公。

雜録

《**寶刻叢編**》**卷四河南府引《金石録**》《唐長安尉王之咸碑》，唐于邵撰，【略】貞元十五年正月。

又引《訪碑録》《唐太子中允范陽盧府君碑》，唐于邵撰，鄭餘慶書。

又卷七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録》《唐太子賓客李翼碑》，唐于邵撰，子執鈞書，子正鈞篆額。貞元十年立。

又卷一〇河中府引《京兆金石録》《唐監軍使贈開府第五昱碑》，唐于邵撰，史有盈行書。建中元年。

《**寶刻類編**》**卷四張璪** 《復縣記》，于邵撰【略】建中二年，京兆。

又于尹弼《內常侍孫常楷碑》，于邵撰，貞元七年立，京兆。

又卷五鄭餘慶《太子中允范陽盧府君碑》，于邵撰，洛。

張衆甫

論述

《**中興間氣集・張衆甫**》衆甫詩，婉媚綺錯，巧用文字，工于興喻，如「不隨淮海變，空愧稻粱恩。」盡陳謝之源。又「自當舟檝路，應濟往來人」。得諷興之要。形容體裁皆如此，文流佳士也。

《**唐才子傳・張衆甫**》衆甫詩婉媚綺錯，巧用文字，工於興喻，文流中佳士也。【略】吟詠性靈，陶陳衷素，皆有佳篇，不能湮落。

傳記

權德輿《監察御史清河張府君墓誌銘并序》君諱衆甫，字子初，清河人。曾祖尚，皇海州司馬；祖宏藝，皇兗州曲阜縣令；考隱，皇淄州司戶參軍。君早爲諸生，能以學行自力，寬廉而溫，朴厚而文，居易向晦，固窮不變，故年過耳順，而方脫章甫，冠惠文，示不苟也。初爲轉運司所辟，解巾太常寺太祝，轉河南府壽安縣尉，罷秩歷年，僑居雲陽。時以緣情比興，疏導心術，志之所之，輒詣絕境。閒以羈旅游京師，卿大夫聆其風者，方以聲韻屬和不暇。會淮寧軍帥之始至也，愼柬僚佐，求士於朝，朝賢多以君爲才，辟書荐至。俄拜監察御史，且爲從事，讜言幕畫，舉無違者。徵軍實於廣陵，因涉江省家，道病沈痼，不克復命，以建中三年三月日至家而終，享年六十八。夫人汝南周氏，先於君歿，其孤曰實，曰宇，年並孩齔，未勝縗絰，遂以某月日權祔焉。

藝文

戴叔倫《酬贈張衆甫》（存目）

司空曙

論述

綜論

苻載《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真讚并序》水部司空郎中曙字文初：風儀朗邁，振拔氛囂。玉氣凝潤，鶴情超遼。文燭翰苑，德成士標。問望何有，羽儀中朝。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司空曙《別韓紳》、《送史澤》，韓翃《送陳錄事李侍御》，于良史《冬日野望》，李益《別內弟》，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

《**唐音癸籤・評彙三**》司空虞部（曙）婉雅閒淡。語近性情，抗衡長文不足，平視茂政兄弟有餘。

《**詩鏡總論**》司空曙「蒹葭有新雁，雲雨不離猿」，「雲雨」句似不落思慮所得。意何襞積？語何渾成？語云：「已雕已琢，復歸於朴。」「窮水雲同穴，過僧虎共林」，昔庾子山曾有「人禽或對巢」之句，其奇趣同而庾較險也。凡異想異境，其托胎處固已遠矣。老杜云：「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語意徘徊。司空曙「相悲各問年」，更自應手犀快。風塵閱歷，有此苦語。

徐獻忠《唐詩品》文明詩氣候清華，感賞至到，中唐作者前有繼躅，後

罕聯肩。誦之口吻調利，情意觸發，可謂風人之度矣。如「雲白當山雨，風清滿峽波」，「澹日非雲映，清風似雨餘」，景象依然，模寫切至。如「酒杯同寄世，客棹任銷年」，「他鄉生白髮，歸國見青山」，情寄婉轉，綽有餘思。如「連雁下時秋水在，行人過盡暮煙生」，景物蕭然，含思凄婉，雖桓大司馬漢南之歎，無是過矣。

《**詩源辯體**》**卷二一**　中唐李嘉祐（字從一）、司空曙（字文明）、盧綸（字允言）、韓翃（字君平）五言律，入錄者更少，七言律與絕句爲勝。盧、韓七言古尚有可采者。

又　中唐五言律，曙如「江天清更愁」、「黃葉前朝寺」，綸如「隔窗栖白鳥」，【略】七言絕，曙如「萬事傷心」、「罷釣歸來」，綸如「出關愁暮」、「登登山路」等篇，句法音調已入晚唐。

又　曙五言律，如「中散詩傳畫，將軍扇續書」，七言律，如「雲生客到侵衣溼，花落僧禪覆地多」、「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乃晚唐奇僻之漸，學者所當愼始。

《**大歷詩略**》**卷三**　司空文明詩亦以情勝，眞到處與盧允言可云魯衛。

《**載酒園詩話又編・司空曙**》　司空文明每作得一聯好詩，輒爲人壓占。如「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可謂情至之語，李益曰「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則情尤深，語尤愴，讀之者幾于淚不能收。「池晴龜出曝，松暝鶴飛迴」，寫景亦佳，又有包佶「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尤得點染之趣。正如劉毅樗蒲，方矜得雉，不意他人又復成盧而去。詩有以謔而妙者，如「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是也。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其源出於沈、宋，而音思就短，彌近晚唐。在大曆十人之中，亞於盧、李。七言稀見。絲結一歌，嫂娟贈雅。五言則《分流水》《關山月》，古情跌宕，清言雋永，足以參孟方王。

分　論

《**送曹三同猗遊山寺**》《唐詩鏡》卷三三：五、六奇。

《**過慶寶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必武宗廢寺之後有此詩。句句工，尾句尤不露。馮舒評：首聯「經廢」。何焯評：此假廢寺以寓天寶亂後，兩都禾黍，百姓蟲沙。落句即仲宣之《七哀》也。文明，大曆才子，當論其世。紀昀評：六句如畫，結拓開，好。《唐詩境》卷三三：結弱。《唐詩快》卷九：凄涼如畫。《甚原詩說》卷一：詩句中有眼，須鍊一實字，句便雅健。如「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杜甫），「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司空曙），【略】此皆第三字致力也。

《**送流人**》《瀛奎律髓》卷四三馮班評：哀哉。無名氏（甲）評：粵俗好巫鬼，故凡樹石之異者多列祭祀。紀昀評：有「聞說」二字，三、四便有根。不似項（斯）詩癡徵土風，只如自說所歷。又評：五、六凄楚。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對牀夜語》卷二：「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前一首司空曙，後一首郎士元，皆前虛後實之格。今之言唐詩者多尚此。又卷五：「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皆唐人會故人之詩也。久別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會，殆如直述。前輩謂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動人意，信非虛語。《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三、四一聯，乃久別忽逢之絕唱也。紀昀評：四句更勝。《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若【略】載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詩鏡總論》：盛唐人工於綴景，惟杜子美長於言情。人情向外，見物易而自見難也。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識舊容」，撫衷述愫，罄快極矣。《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一則久別乍逢，一則客中除夜之絕唱也。《唐詩鏡》卷三三：四語沉痛。《唐風定》卷一四：語最悲切，而氣漓矣。《唐詩快》卷九：「乍見翻疑夢，想悲各問年」，情景逼眞，誰能寫出。《而庵說唐詩》卷一五：開口便見相見之難。故人，指韓紳。與之江海一別，幾度欲相見，而爲山川間隔，此吾之恨也。此詩結有「恨」字，玩其用「更有」二字，則知起二句下藏一「恨」字也。今之幸得相見矣，因平日欲見之難，不敢信其爲實，乍見之頃，翻疑是夢。良久，既信是眞，不免悲楚。相別久遠，並年紀亦忘，各各細問，面目又老於向日矣。于是寫雲陽館作轉云：「孤燈寒照雨」，天又下雨，燈又不亮，兩人形影相對，旅館眞是凄涼。「深竹暗浮烟」，

「暗」字亦跟「照」字來，燈懸室中，竹在庭外。燈照得着的所在，則見雨；燈照不着的所在，則見烟。不陰不陽，即相見也不爽快，然又不可多得也。「更有來朝恨」，是明日要別，故恨。「離杯惜共傳」，敘舊之杯，即作相別之敬。我傳杯於紳，紳又傳杯於我，惜別之意深，不忍停杯。倘能停得一兩日去，則傳杯自多興致。但來朝離別，爲可惜耳。《唐詩合解箋註》卷八：「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先叙昔時相見之難，以見今日相會之暫，俱爲恨事。故人，指韓紳也。「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隔別既久，不意忽見，乍見時未信爲眞，反疑是夢。既而兩相悲楚，又不覺各懷老大之嘆，因別久，并年紀都忘，故各含悲而問也。「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此寫雲陽館之淒涼。此時天雨，孤燈照之。庭外之竹，是燈照不到者，只從暗裏浮烟。如此夜景，兩人相對，已覺悄然，而况良會片時，又不能久聚也。「更有來朝恨，離杯惜共傳。」別久會難，先有一恨；乍見忽別，又是一恨。故曰「更有」。明日要別，今夜傳杯相勸，兩致綢繆，只可惜叙舊之杯即爲別盞，故共爲惜也。前解寫與韓紳別久之情，後解是雲陽館宿別。《載酒園詩話・謝榛詩家直說》：謝茂秦論詩，不顧性情義理【略】又曰：「詩有簡而妙者，如【略】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略】信如所云，詩只作一句耶？文人得心應手，偶爾寫懷，簡者非縮兩句爲一句，煩者非演一句爲兩句也。承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三四寫別久忽遇之情，五六夜中共宿之景，通體一氣，無餖飣習，爾時已爲高格矣。《唐詩合選詳解》卷六：隔別已久，忽而於館中相遇，所以有如夢間之語也。況照雨之燈，浮烟之竹，旅景既淒絕矣，明且之恨，更自難堪，離杯共傳，良可惜矣。唐仲言曰：「此詩本中唐絕唱，然江海、山川，未免重疊。《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眞？曰：【略】司空文明曙之「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略】等作，皆切實締當之至者。《方南堂先生輟鍛錄》：人情眞至處，最難描寫，然深思研慮，自然得之。如司空文明「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李君虞「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皆人情所時有，不能苦思，遂道不出。陳元孝云：「詩有兩字訣：曰曲，曰出。」觀此二聯，益知元孝之言不謬。《養一齋詩話》卷七：唐人詩「長貧惟要健，漸老不禁愁」，「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略】皆字字從肺肝中流露，寫情到此，乃爲入骨，雖是律體，實《三百篇》、漢、魏之苗裔也。初學欲以淺率之筆襲之，多見其不知量。

《閒園即事寄暕公》《唐才子傳・司空曙》：《寄暕上人》詩云【略】閒園即事，高興可知。屬調幽閑，終篇調暢。如新華笑日，不容熏染。鏘鏘美譽，不亦宜哉。《唐詩快》卷一一：此亦可云在家僧矣。

《題暕上人院》《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佛經常言，諸大菩薩不起於座，身不動搖，而又自然應現十方，所經國土，無不震動。此正用以贊暕公也。前解寫暕公閉門，便是徹底閉門，不惟自家不出，人亦莫得而入。「雨後綠苔」，言無一人行處，「秋來黃葉」，言無一人坐處，蓋其門風孤峻則有如此者。（後解）後解寫暕公游行人間，又是徹底自在。五或云攝化各處，六或云還歸本鄉，七、八或又云師友情緣眷戀不捨，某年某日又見在於某處，蓋其分身無礙又有如此者。

《長安曉望寄程補闕》《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中唐如錢起《和李員外》【略】司空曙《曉望》，皆去盛唐不遠。又：中唐起句之妙有不減盛唐者，如【略】司空曙「迢遞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接雲平」，【略】皆氣雄調逸，可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極形山河宮闕之壯麗，而己之虛名不遇，益覺可傷。《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天凈笙歌臨路發」，駕將發，則笙歌臨路而迎也。「日高車馬隔塵行」，宦遊諸公，從龍之輩，喧闐車馬，如隔塵寰。「獨有淺才甘未達」，因才淺，所以甘心流落。「多慚名在魯諸生」，《史記》叙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今既甘於未達，則雖名列諸生，適多慚愧而已。前解，寫長安曉望。後解，寫寄程補闕。《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初詩律未嚴，是以諸家之作，時有出入，雖非病而亦不得不以爲病。若【略】司空曙《長安曉望》之後解之類，皆失黏，斯則眞所謂病也。又：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司空文明之「風吹曉漏經長樂，柳帶晴烟出禁城」，【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又：七律發端倍難於五言，如【略】司空文明「迢遞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接雲平」之沉鬱，【略】尚可備脫胎換骨之用。然但宜師其勢，不當倣其意。《大歷詩略》卷三：雖不逮錢仲文《贈裴舍人》作，頷聯亦與調絕佳。《詩境淺說》丙編：通首皆賦長安之壯麗繁華，而己則負才不遇，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之感。首句言河山表裏，拱衛王畿，寫長安之大概也。次句言珠宮玉殿，上與雲齊，寫宮闕之壯偉也。三四言遙瞻長樂禁城，簾遠堂高，君門萬里，所得見聞者，惟隱隱風傳曉漏，依依柳帶晴烟耳。五六言長安貴人，儀從嬉游之盛，每值風和雲凈，時聞夾道笙

歌，高車駟馬，馳騁九衢，而己則望塵莫及，惟有庚扇自遮。末句言身雖未顯，在諸生中亦夙負才，自慚實自傷也。

《南原望漢宮》《唐風定》卷一七：顧云：言外有情，妙之又妙。《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荒原也，原上茫茫則衰草也，問雉堞，無有雉堞也，杳無所有而名漢宮，意必當時曾有漢宮，而今已不在也。云何不在？漢已過盡也。漢已不在，則今誰在？我徒見秋水在也。云何漢已過盡？只今行人又過盡也。（後解）「何年」，妙。「此日」，妙。彼別不知何年，我來則是此日。蓋前之人，當時定如我之此日，後之人更至，復不審我何年。此處更無可以着語，亦更無可以墮淚，只好閑閑然說個「悠悠不可問」五字而已。再寫水禽縱橫，不是冷眼相笑，亦不是慈眼等觀。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爲命。如是云爾。

《晦日益州北池陪宴》《唐詩鏡》卷三二：輕敲細放。

《立秋日》《唐詩鏡》卷三三：小巧家風。《瀛奎律髓》卷一二紀昀評：只「清風」句頗可，而出句太拙。餘皆平平。又：三、四「報」、「呈」二字俗甚，虛谷圈之，非是。

《金陵懷古》顧璘《批點唐音》卷一二：諷刺有體。《唐風定》卷二〇：劉中山以此意入七言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庾信聘於北周，遂留之，官開府儀同三司。時陳氏通好，南北之士各還故國，而周獨不遣信，此《哀江南賦》所以作也。《詩境淺說續編》：表聖爲唐末遺民，此詩前二句，輦路宮朝，本蕩平之皇道，乃一則江楓凄暗，一則野草叢生，殊有黍離麥秀之悲。此詩當是易代後所作，借蘭成以自況，北去蕭綜，唯聞落葉，南來符朗，只見江流。文人之淪落天涯者，寧獨《哀江南》一賦耶？

《峽口送友人》《唐詩鏡》卷三三：意好，第格稍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來時萬里同爲客，今日翻成送故人。」客中送客，自難爲情，況又「萬里」之遠耶？況又「同爲客」耶？

《故郭婉儀挽歌》《唐詩鏡》卷三三：「苦絕」二字，生強無味。

《秋日趙府上張大夫》《唐詩鏡》卷三三：五、六出語欵致。

《留盧秦卿》《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情語帶嗔，妙妙。《唐音癸籤・詁箋一》：石尤風：陳子昂：「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唐人屢用之，而無其解。洪容齋意其爲打頭逆風。今觀宋孝武《丁督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則亦如嶺嶠颶風，四面俱具之類，非僅打頭逆風明矣。《唐詩鏡》卷三三：四語安頓。許意古人，有意如無。《唐詩合解箋注》卷四：「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言明知前期有在，後會何難，而無奈此夜別時難以分手，多留一刻，多飲一杯，庶見故人之情意也。「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石尤風可以留客，今若留客不住，是使故人之酒反不及石尤風矣。君其知此意，無將此酒不及石尤留客也。《載酒園詩話又編・司空曙》：詩有以謔而妙者，如「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是也。詩固不必盡莊。《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緒之「打卻黃鶯兒」，【略】或天眞爛熳，或寄意深微，雖使王維、李白爲之，未能遠過。《方南堂先生輟鍛錄》：「知有前期在，【略】」此司空文明送別之作也。僅二十字，情致綿渺，意韻悠長，令人咀含不盡。似此等詩，熟讀數十百篇，又何患不能換骨。《唐詩摘抄》卷二：五言絕，不看景物，單寫情事，貫在綿密直至，一氣呵成，二十字中增減移動一字不得，始爲絕唱。如此詩，雖不及「白日依山盡」之雄渾，而精切靈動乃爲過之，自是中唐第一首。朱之荆補評：明知後會有期，奈此夕之分不忍，二句最入情。下二句言風能滯客，今請滯於酒，無使酒之滯客不如風也。《詩境淺說續編》：別酒殷勤，難留征棹，轉不若石尤風急，勒住行舟。凡別友者，每祝其帆風相送，此獨願石尤阻客，正見其戀別情深也。

《登峴亭》《唐詩鏡》卷三三：強作無情之淚，自是詩家習氣。

《病中嫁女妓》《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香山居士》：苕溪漁隱曰：【略】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略】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爲此也。《唐詩鏡》卷三三：直而摯，故詠之自覺可傷。

《江村即事》《唐詩合解箋註》卷六：「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正可以垂釣，罷釣正當繫船。乃任意曠達，以「不繫船」三字，翻出一絕佳句。「江村月落正堪眠。」既不繫船矣，又安眠得好，眞有率意獨駕，任其所止而休之意。「縱然一夜風吹去」，此句一放，下句一收，從「不繫船」三字內，便伏此兩句之根。「只在蘆花淺水邊」。蘆花淺水，切江村。便吹去，也只在江村左右，吹去何害？語意極淺，有一種興味自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三四語全從

「不繫」生出。《唐詩合選詳解》卷四：全篇皆從「不繫船」二句翻出。語意極淺，有一種興味，自佳。

《酬李端校書見贈》《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相其七、八，乃是李端校書新來都城，有所投贈，而司空賦此酬之。乃人且新來，而我反欲去，且言無不盡去，深嫌只有我未曾去，眞令新來人兜頭一杓冷水也。（後解）五、六極寫都城日只是酒，夜只是卧，特地到來，更無所事，然則君之昨日亦來，眞乃大誤矣。《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昨日聞君到城闕」，以君而在山中，酒客林僧，皆其熟識，春遊夜坐，何等安閑。乃於昨日，而忽聞君到此城闕，豈有意於簪弁而來耶？「莫將簪弁勝荷衣」。簪，笄也，所以持冠。弁，冕也。《楚辭》云：「製芰荷以爲衣」。托言隱居之服也。言君若以簪弁爲榮，我以荷衣爲貴，莫將彼物勝此物也。此勉其棲隱之辭。前解，固憶校書，而適逢見贈。後解，寫酬字，因以山中之適，諷其棲息也。

《送王闡》《唐詩鏡》卷三三：後四語寫意流動。

《題江陵臨沙驛樓》《甚原詩說》卷一：五字爲句，有上二下三，【略】凡八法。【略】上一下四，如【略】「雁惜楚山晚，蟬知秦樹秋」司空曙。

《送史澤之長沙》《三體唐詩》卷五高士奇輯注：「謝朓懷西府」，《齊書》曰：謝朓爲隨王文學在荆州。世祖勅還都，道中爲詩以寄西府。「野蕉依戍客」，長沙多蕉，可爲布。劉言史《長沙謠》云：「夷女采山蕉，輯約侵江水。」《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兩司空（圖、曙）所言永嘉、長沙風土，各極新麗。所取二聯，又皆下句勝。凡詩以下句勝上句爲作家，先一句好而後一句弱，或不稱，則敗興矣。紀昀評：結句似相憶不似相送，病在「從」字。又：自以相稱爲工，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毋寧下句勝耳。《唐詩鏡》卷三三：三、四清穎，下語更鍊。

《送曹同椅》《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綺麗。紀昀評：次句笨。又：虛谷論詩不欲用事、用人名，此因三、四有「中散」、「將軍」字，故以「綺麗」目之，其實非是。

《玩花與衛象同醉》顧璘《批點唐詩》卷一二：便勝仲文《傷秋》之作，爲其宛轉耳。《而庵說唐詩》卷九：長沙，古稱卑濕之地，賈太傅不得意之處。人到此間，豈有佳況？況是白髮盈頭之老翁當之。即有一樹之花，亦不能消此旅寂寞。今朝適遇好友，邀飲花下，遂成大醉。此時酣暢，始忘身在長沙，安得同與君同醉花下也。可見花不如友，醒不如醉。《唐詩合解箋注》卷四：「衰鬢千莖雪」，鬢髮衰，則千莖如雪，老年客況不佳可知。「他鄉一樹花」。一樹花固妙，然在他鄉，亦難遣老年之寂寞。「今朝與君醉」，何幸今朝，得與好友同醉花下，則非樂一樹花也，樂與好友同醉耳。「忘卻在長沙」。此即是「不知何處是他鄉」一意。長沙，他鄉也。今因與君醉，酣暢而忘之矣。《唐詩合選詳解》卷三：以白頭人而在他鄉，雖有一樹之花，亦難遣老年之寂寞。今朝何幸，而與君同醉。即身在長沙，亦酣暢而忘之矣。

《喜外弟盧綸見宿》《對牀夜語》卷四：詩人發興造語，往往不約而合。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王維也。「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樂天也。司空曙有云：「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句法王而意參白，然詩家不以爲襲也。《四溟詩話》卷一：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乎言表。又卷三：予曰：「晚唐人多用虛字，若司空曙『以我獨沉久，愧君相見頻』，【略】此皆一句一意，雖瘦而健，雖粗而雅」。《古歡堂集雜著・詩話》：（茂秦云）「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略】。」余所見與茂秦不同，司空意盡，不如樂天有餘。味「初」字「欲」字，妙有含蓄，老淚暗流，情景難堪，更深一層。《唐詩快》卷九：「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相對豈不凄然。《大歷詩略》卷三：情景凄然，惜落句氣盡，不爲完璧。《詩境淺說》甲編：前錄盧綸詩（《送李端》），佳處在後半首，此詩佳處在前半首。一則以遠別，故但有悲感；一則以見宿，故悲喜相乘。盧與司空，本外家兄弟，工力亦相敵也。前四句言靜夜而在荒村，窮士而居陋室，已爲人所難堪，而寒雨打窗，更兼落葉；孤燈照壁，空對白頭。四句分八層，寫足悲涼之境。後四句緊接上文，見喜之出於意外。言以我之獨客沈淪，宜爲世棄，而君猶存問，生平相契，況是舊姻，其樂可知矣。前半首寫獨處之悲，後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爲律詩之一格。司空曙有《送人北歸》詩云：「世亂同南去，時清獨北還。」起筆即用此格，取開合之勢，以振起全篇也。

《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司空曙《和常舍人》【略】等作，整齊閎亮，稍協前規。《詩學纂聞・律詩通韻》：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必是唐韻原是如

此，非屬通韻。如【略】司空曙「和常舍人集賢殿」長律第三聯，俱用東韻，而有「宗」字。

《**題鮮于秋林園**》《甚原詩說》卷一：有本句中自相對偶者，謂之四柱對。如【略】「遠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司空曙）是也。

《**寄胡處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何其委宛。「南陌頭」言是日閒行，適然至斯也。「起春愁」言閒行至斯，適然思及處士也。三言處士前者因畏讒人而默然遜去也。四言處士既去而彼讒人果亦蕭然也。凡詩家用「伯勞」、「岐路」等字，必皆有託，此是《三百篇》遺法。遇讒人，實無如遜去是第一高着。不然，即岐路何年得成野水耶？（後解）何其嚴冷。夫處士方被讒人之所不許，而我固惓惓思之不置，此則又何苦耶？因言我自欲與之尋僧看雪，徹骨總教冰冷，非欲與之載酒登樓，一片豪興未除也。「明月」言透體光明，「高松」言孤峯世外，五、六既已自明，七、八又爲處士代明也。

《**古寺花**》《竹莊詩話・雜編五》：見愛慕佳景之情。

《**江漢**》《竹莊詩話・雜編五》：有悠然之思。

《**江湖秋思**》《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遷人望歸之意見乎此。紀昀評：語語湊泊而成，殊爲單弱。置劉（長卿）、李（端）二詩之後如鐘鼓鏜喤，忽聞扣缶。又評：結亦溫厚。

《**九日登高**》《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詩乍看，只道是擠頰看西山氣色，細讀卻悟是參軍作蠻語聲口，猶言一任詩人自憐芳菊，我逐客只看浙江去也。何也？既教我作浙江逐客，我又那得不看浙江。漁浦浪花，西陵樹色，即其所看之景也。意思一肚不然，只在詩人外另叫出「逐客」之二字。（後解）此言既爲浙江逐客，便自安心啖浙江果，飲浙江酒。必欲又言爲無應援因到浙江，此大非也。當時四子狺狺所爭講德之論，識者早譏其爲獻諛之辭。然則我亦自有爲邦舊事，略如潁川神君，君子亦道其所自有者耳。聲聞過情，我無庸也。

傳記

《**極玄集・司空曙**》字文初，廣平人。舉進士，貞元中水部郎中，終虞部郎中。

《**新唐書・文藝傳下・司空曙**》（存目）

《**唐才子傳・司空曙**》（存目）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司空曙詩集》二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司空文明集》二卷。唐虞部郎中京兆司空曙文明撰，別本一卷，財數篇。

《**世善堂藏書目録・集類**》《司空曙集》三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司空曙詩》一卷。

藝文

韋應物《**冬夜宿司空曙野居因寄酬贈**》（存目）

孫昌胤《**和司空曙劉脊虛九日送人**》朗詠山川霽，酣歌物色新。君看酒中意，未肯喪斯文。

耿湋《**秋晚卧疾寄司空拾遺曙盧少府綸**》（存目）

又《**尋覺公因寄李二端司空十四曙**》（存目）

戴叔倫《**贈司空拾遺**》陳琳草奏才還在，王粲登樓興不賒。

盧綸《**春日書懷贈司空文明**》（存目）

又《**春日書情贈別司空曙**》（存目）

又《**過司空曙村居**》（存目）

李益《**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存目）

李端《**九日贈司空文明**》（存目）

又《**江上逢司空曙**》（存目）

又《**憶故山贈司空曙**》（存目）

苗發《**送司空曙之蘇州**》（存目）

張南史《送司空十四北遊宋州》（存目）

雜録

《温公續詩話》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閒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

《詩藪外編・唐下》 嘉、隆類刻《十二家唐詩》，盛行當世。【略】近又類中唐諸名家，而雜以賈島、張籍等，殊謬。余細酌，當以隨州、蘇州、錢起、李端、盧綸、韓翃、李益、耿湋、司空曙、李嘉祐、皇甫兄弟爲一編。

尹植

《新唐書・藝文志二》 尹植《文樞秘要目》七卷。（鈔《文思博要》《藝文類聚》爲秘要。）

《宋史・藝文志三》 田鎬、尹植《文樞密要目》七卷。

符載《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真讚》 金部尹員外植字元本：英明淳粹，凝作正氣。沈益神明，默分涇渭。世或蕩本，我則歸至。高閎繪圖，憲章有寄。

司空曙《秋思呈尹植裴説》 靜向懶相偶，年將衰共催。前途懽不集，往事恨空來。晝景委紅葉，月華銷綠苔。沈思竟何有，坐結玉琴哀。

釋皎然

論述

綜論

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州序》 吳興長老晝公，掇六義之精英，首冠方外。

于頔《釋皎然杼山集序》 有唐吳興開士釋皎然，字清晝，即康樂之十世孫，得詩人之奧旨，傳乃祖之菁華。江南詞人，莫不楷範。極於緣情綺靡，故辭多芳澤，師古興制，故律尚清壯。其或發明玄理，則深契眞如，又不可得而思議也。【略】上人之植性清和，稟質端懿，中秘空寂，外開方便，妙言説於文字，了心境於定慧，又釋門之慈航智炬也。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 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

《唐國史補》卷下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爲文。吳僧皎然，亦名晝一，盛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遺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福琳《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觀其文也，亹亹而不厭，合律乎清壯，亦一代之偉才焉。

《石林詩話》卷中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唯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

《宋高僧傳・唐大聖千福寺飛錫》　系曰：錫外研儒墨，其筆仍長，時多請其論譔，如《忠國師》、《楚金》等碑，與晉陵德宣、吳興畫公同獵廣原，不知鹿死何人之手。然宣、錫二公亦有不羈之失，緣飾過其實。如畫公合建中之體，擬事得其倫。唯虛與實，不可同日也。

契嵩《三高僧詩叙》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諺美之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如冰雪。杭之標，摩雲霄。」吾聞風而慕其人，因諺所謂，遂爲詩三章，以廣其意也。《霅之晝能清秀》：「晝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鬬。僧攻文什自古有，出拔須尊晝爲首。造化雖移神不遷，晝公作詩心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搢紳先生魯公輩，早攝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護法當應垂萬代。」

《滄浪詩話・詩評》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己、貫休也。

《對牀夜語》卷五　唐僧詩，除皎然、靈澈三兩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宇不宏而見聞不廣也。

《王氏談錄・唐世詩僧》　公言唐世詩僧得名者衆，然格律一體乏于高遠，顏延之所謂委巷中歌謠耳，惟皎然特優。

《唐才子傳・皎然上人》　公外學超然，詩興閑適，居第一流、第二流不過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〇》　石林葉氏曰：唐詩僧皎然，居湖州妙喜，今寶積寺是其故廬。自言謝靈運後，詩祖其家法，自許甚高。顏魯公爲守時，與張志和、陸鴻漸皆爲客，意其人品亦必不凡。吾嘗至妙喜訪其遺迹無復有，但山巔墳存耳。其詩十卷尚行於世，無甚令人喜者，以爲優於唐詩僧可也。觀其詩評，亦貶駁老杜，如論《送高三十五書記》詩云：「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君問主將，安用窮荒爲？」以爲四句已前不見題，則其所知可見矣。

徐獻忠《唐詩品》　皎師卧深山壑，思繞滄洲，遊從既勝，興致復遠。其詩深窺色相，騁其才力，在諸衲間，一公之外，卓非等等。然禪悟未徹，機鋒猶近。

《唐音癸籤・評彙四》　皎然《杼山集》清機逸響，閑澹自如，讀之，覺別有異味在咀嚼之表，當繇雅慕曲江，取則不遠耳。集中讀《曲江集》詩可證。

又　釋子以詩聞世者，多出江南。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風習漸盛，背篋笥，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林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悽愴超忽，游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嗜吟憨態，幾奪禪誦。嗣後轉噉羶名，競營供奉，集講內殿，獻頌壽辰，如廣宣、栖白、子蘭、可止之流，棲止京國，交結重臣，品格斯非，詩教何取？諸衲大曆間獨吳興畫公能備衆體，綴六義精英，首冠方外。文、宣之代，可公以雅正接緒；五代之交，己公以清贍繼響：篇什并多而益善。餘則一聯一什，非無可觀，概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音之樂，不能縷隲云。

《唐詩歸・中唐八》　鍾惺云：皎然清淳淹遠，當於詩中求之，不當於僧中求之。

李維楨《汪文宏詩序》　皎然不能爲唐初盛詩，而談詩得唐初盛法，時代所限，難以自超。

《詩辯坻》卷三　皎然精於詩法，而己作不能稱，較之清江氣骨，故應卻步。

《石洲詩話》卷二　唐詩僧多卑卑之格，惟皎然、靈一差勝。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二・唐僧宏秀集十卷》　唐釋能詩者衆，其最著者莫過皎然、齊己、貫休。然皎然稍弱，貫休稍麤，要當以齊己爲第一人。

又《別集類二・杼山集十卷》　皎然及貫休、齊己皆以詩名，今觀所作，弱於齊己而雅於貫休，在中唐作者之間可廁末席。

《瀛奎律髓》卷一二《新秋雨後》紀昀評　唐詩僧以齊己爲第一，杼山實不及，閱全集自見。

《藝概・詩概》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語出皎然《詩式》，即劉彥和所謂「比顯興隱」之意。

又《文概》　《文心雕龍》謂貫一爲拯亂之藥。余謂貫一尤以泯形迹爲尚，唐僧皎然論詩所謂「拋鍼擲綫」也。

又《賦概》　賦以象物，按實肖象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唐釋皎然以「作用」論詩，可移之賦。

分　論

《與李司直令從荻塘聯句》　《唐詩歸・中唐八》鍾惺評：每讀唐人聯詩

警句，歎唐詩佳而不得傳後者何限。

《**酬秦山人系題贈**》《唐詩歸·中唐八》鍾惺評：高閒靜遠。

《**賦得啼猿送客**》《四溟詩話》卷四：作詩先以一聯爲主，更思一聯配之，俾其相稱，縱不佳，姑存以爲「筌句」。筌者，意在得魚也。然佳句多從庸句中來，能用「取魚棄筌」之法，辭意兩美，久則渾成，造名家不難矣。釋皎然《賦得啼猿送客》云【略】觀其前聯平澹意長，餘皆筌句。予皆削疵強半，稍變氣格，髣翁復起，可能心服否乎？迺附於後：「聽爾巴江夕，愁人巫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倒影迴清澗，哀聲出遠林。東西無定處，偏感宦遊心。」此所謂假古人之作爲己稿是也。《唐詩歸·中唐八》「何年有此路」鍾惺評：問得悲感無謂。

《**尋陸鴻漸不遇**》《升菴詩話·五言律八句不對》：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僧皎然有《訪陸鴻漸不遇》一首云【略】雖不及太白之雄麗，亦清致可喜。《唐詩歸·中唐八》鍾惺評：「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不遇之妙，在此二語，不須下文註明。《說詩晬語》卷上：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勢，皆極詩中變態。《唐詩摘抄》卷二：味其詩，分明一路行來，桑麻滿徑，疏籬小菊，門庭闃然。不必賓主接談，已知定非俗士。唐賢不明贊人，而其人自高。今人專務贊人，而其人愈低。此亦豈宜借口時代，而謂非筆墨之故耶？說未著花似無趣，然眞趣在此。即就西家答語作結，得古詩法，言外有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之意。《詩境淺說》甲編：此詩曉暢，無待淺說。四十字振筆寫成，清空如話，唐人五律，間有此格。李白《牛渚夜泊》詩亦然。作詩者於聲律對偶之餘，偶效爲之，以暢其氣。如五侯鯖饌，雜以蔬筍烹芼，別有雋味。若多作則流於空滑。況李白詩之英氣蓋世，此詩之蕭灑出塵，有在章句外者，非務爲高調也。

《**懷舊山**》《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杼山皎然詩意句律平淡。紀昀評：吐屬清穩，不失雅音。許印芳評：「未」字、「山」字俱犯複。

《**宿吳匡山破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廢寺詩司空曙爲冠，此亦可觀。馮班評：後半首一直四句。又紀昀評：通體圓淨，而微近空腔。

《**苕溪草堂自大曆三年夏新營泊秋及春彌覺境勝因紀其事簡潘丞述湯評事衡四十三韻**》《唐詩歸·中唐八》鍾惺評：長詩意象靜深，而色味芳潔，法變，氣老，猶有盛唐人風蘊。「銷聲寄松柏」，幽秀之句。「學外見古賢」，神明高曠之言。「攻異天見責」譚元春評：說得心魂肅肅。

《**秋宵書事寄吳憑處士**》《唐詩歸·中唐八》鍾惺評：胸中妙氣，成片裹出，語景之妙，不足以言之。「秋天月夜正」，「正」字難解，一經拈出，便覺移不動，此詩中神境。「不知庭樹意，榮落感何人」譚元春評：體物無間之言。

《**戲呈吳憑**》《侯鯖錄》卷三：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略】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奉陪陸使君長源諧公遊支硎寺**》《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山東人謂盡爲賜是也。又《光明經》「食已飽足，飯不消溺」，溺與賜同。予按《集韻》：傷，盡也，見《釋典》。溺，洩水門，《南史》有石溺。抒山詩「應思石溺訪春泉」、「石溺清心胸」，不云盡義。

《**獨遊二首**》《唐詩歸·中唐八》「應見獨遊時」鍾惺評：「見」字幽甚。

《**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湯衡海上人飲茶賦**》《唐詩歸·中唐八》「晦夜不生月，琴軒猶爲開」鍾惺評：幽情高興，言外可想。

《**送邢台州濟**》《升菴詩話·無名氏詩》：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氛。謝安團扇上，爲畫敬亭雲。」僧皎然《送邢台州》云【略】二詩命意用事相類。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又曰方麴。如羊孚《雪贊》「右軍蒲葵」，是其事也。

《**冬日梅溪送裴方舟宣州**》《升菴詩話·僧皎然冬日送客》：「平明走馬上村橋，花落梅溪雪未消。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迢迢。」無酸餡氣，佳甚。

《**赤松**》《吳禮部詩話》：題赤松詩，舒道紀最佳。唐人如皎然、曹唐二絕句，亦可喜。皎云【略】曹云：「共愛初平住九霞，焚香不出閉金華。白羊成陣難收拾，喫盡溪邊苣藤花。」吾鄉談赤松題咏者，未有人拈出也。

《**周長史昉畫毗沙門天王歌**》《升菴詩話·解音賈》：僧皎然《題周昉畫毗沙天王歌》：「憶昔胡兵圍末解，感得此神天上下。」「解」讀如道家「尸解」之「解」，與「下」相叶。吳氏《韻補》亦失此一字不收云。

《**戛銅椀爲龍吟歌**》《石洲詩話》卷二：東坡《琴詩》若言弦上有琴聲」云云，已爲禪偈子矣。而杼山《戛銅椀爲龍吟歌》云：「未必全由戛者功，聲生虛無非椀中。」則更在前。

《**觀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軋筝歌**》《唐詩歸・中唐八》「美人矜名曲不誤」譚元春評：文士亦不可無此念。又「輕身重色禍亦成」鍾惺評：此下一段就事規美，慈悲方便，自是有道高僧之言。又「於中不廢學無生」譚元春評：轉關最妙。

《**觀王右丞維滄洲圖歌**》《石洲詩話》卷二：杼山《觀王右丞維滄洲圖歌》云【略】此篇在唐人本非傑出之作，而何仲默題吳偉畫，用此調法，遂成巨觀。此所貴乎相機布勢，脫胎換骨之妙也。今若取杜陵題畫膾炙人口之大篇，摹其韻句調法，有是理乎？

《**答李季蘭**》《優古堂詩話・禪心竟不起》：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略】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古意**》《池北偶談》卷一二：《唐文粹》載皎然《古意》詩云【略】其俚已甚。

《**詩式**》《**詩評**》《唐詩紀事・僧皎然》：皎然《詩式》著偷語詩例云：如陳后主詩「日月光天德」，取傅長虞「日月光太清」，上三字語同，下二字義同。偷意詩例云：如沈佺期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渾「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偷勢詩例云：如王昌齡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飛有適，嗟此罹憂患」，取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詩式》云：詩有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郭景純《遊仙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鮑明遠《行路難》詩：「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繁。荊棘鬱叢叢，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蟻，豈知往日天子尊。念茲變化非常理，中間惻隱不能言。」二曰駭俗。其道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郭景純《遊山詩》：「嫦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王梵志《道情》詩：「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彊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賀知章《放達》詩云：「落花眞好夢，一醉一回顚。」盧照鄰《漫作》云：「城狐尾獨傲，山鬼面參譚。」淈沒格一品，曰淡俗。此道如夏姬當壚，似蕩而貞，采吳楚之風，雖俗而正。《古歌》曰：「華陰山頭百尺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調笑格一品，曰戲俗。《漢書》云：「匡鼎來，解人頤。」蓋說詩也。此一品非雅作，不足以爲談笑之資矣。李白《狂詠》：「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塵埃。」《竹莊詩話》卷一：鄭文寶《答友人潘子喬論詩書》云：「唐僧著《詩式》三篇，如云『四深』、『二要』之門，『四離』、『六迷』之道，誠關研究，實可師承。『四深』者，謂『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意度盤礴，由深於作用；用律不滯，由深於聲對；用事不直，由深於義類』是也。『二要』者，謂『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四離』者，謂『雖有道情，而離深僻；雖用經史，而離書生；雖尚高逸，而離迂遠；雖欲飛動，而離輕浮』是也。『六迷』者，謂『以虛誕爲高古，以緩慢爲淡泊，以詭怪爲新奇，以錯用意爲獨善，以爛熟爲隱約，以氣少力弱爲容易』是也。」《能改齋漫錄》卷一〇：洪覺範《冷齋夜話》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予嘗以覺範不學，故每爲妄語。【略】唐僧皎然，嘗謂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是也。夫皎然尚知此病，孰謂學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與規模其意，而遂犯鈍賊不可原之情耶？《唐才子傳・皎然上人》：往時住西林寺，定餘多暇，因撰序作詩體式，兼評古今人詩，爲《晝公詩式》五卷，及撰《詩評》三卷，皆議論精當，取舍從公，整頓狂瀾，出色騷雅。《藝苑卮言》卷四：僧皎然著《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何復何爲？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爲？《詩藪外編・唐上》：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李嗣眞《詩品》一卷，王昌齡《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一卷、《詩評》一卷，王起《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王叡《詩格》一卷，元兢《詩格》一卷，倪宥《龜鑑》一卷，徐蛻《詩格》一卷、《騷雅式》一卷、《點化祕術》一卷、《詩林句範》五卷，杜氏《詩格》一卷，徐氏《律詩洪範》一卷，徐衍《風騷要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歷代吟譜》二十卷，《金針詩格》三卷。今惟《金針》、皎然《吟譜》傳，餘絕不睹，自宋末已亡矣。近人見宋

世詩評最盛，以爲唐無詩話者，非也。《唐音癸籤・集錄三》：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餘如李嶠、王昌齡、白樂天、賈島、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釋齊己、虛中諸撰，所論并聲病對偶淺法，僞托無疑。張爲主客一《圖》，妄分流派，謬僻尤甚。唐人工詩，而詩話若此，有不可曉者。《董齋詩話》卷下：「海暗三山雨」接「此鄉多寶玉」不得。迤邐說到「花明五嶺春」，然後彼句可來，又豈嘗無法哉？非皎然、高棅之法耳。若果足爲法，烏容破之？非法之法，則破之不盡，終不得法。詩之有皎然、虞伯生，經義之有茅鹿門、湯賓尹、袁了凡，皆畫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如演雜劇，在方丈臺上，故有花樣步位，稍移一步則錯亂。若馳騁康莊，取塗千里，而用此步法，雖至愚者不爲也。又：所以門庭一立，舉世稱爲「才子」、爲「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門下廝養，但買得《韻府羣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四書置案頭，遇題查湊，即無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則更不須爾，但就措大家所誦時文「之」、「於」、「其」、「以」、「靜」、「澹」、「歸」、「懷」熟活字句湊泊將去，即已居然詞客。如源休一收圖籍，即自謂鄧侯，何得不向白華殿擁戴朱泚耶？爲朱泚者，遂褒然自以爲天子矣。舉世悠悠，才不敏，學不充，思不精，情不屬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開方便門大功德主，誰能舍之而去？又其下更有皎然《詩式》一派，下游印紙門神待塡朱綠者，亦號爲詩。《莊子》曰：「人莫悲於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圖度予雄耶？《詩辯坻》卷三：古人善論文章者，曹丕、陸機、鍾嶸、劉勰、劉知幾、殷璠、釋皎然、嚴羽、李塗、高棅、徐禎卿、皇甫汸、謝榛、王世貞、胡應麟，此諸家最著。中間劉勰、徐、王持論尤精確可遵，餘子不無得失。《圍爐詩話・自序》：皎然《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又卷一：（馮定遠）又云：齊、梁聲病之體，自古不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者，不止一處。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而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直追阮公，遂有兩體。開元以下，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朔，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魯望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不多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詩式》敘置極詳盡允當，人自不能考耳。又卷二：喬曰：皎然《詩式》言作詩須知變復，蓋以返古爲復，以不滯爲變也。金正希舉業之于王濟之，最得此意。變而不復，成，弘至啓、禎矣。《原詩・外篇上》：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概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籍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才之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砭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養一齋詩話》卷七：石林以老杜「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流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皆未免武斷之失，此亦陷入釋皎然之魔障者也。皎然所列《偷語詩例》、《偷勢詩例》、《偷意詩例》、《跌宕格二品》，曰越俗，曰駭俗，《混沒格一品》，曰淡俗，《調笑格一品》，曰戲俗：有一語不見笑於大方之家耶？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皎然《詩式》云：「五言周時已濫觴。」按一言至九言，三百五篇皆具，不止五言也。又：釋氏寂滅，不用語言文字，《容齋隨筆》記《大集經》著六十四種惡口，載有大語、高語、自讚歎語、說三寶語。宣唱尚屬口業，況製作美詞。乃皎然論謝康樂早歲能文，兼通內典，詩皆造極，謂得空王之助。何自昧宗旨乃爾？又：晝公論混沒格云：「如夏姬當壚，似蕩而貞。」無論夏姬無當壚故實，且安得云貞？想是文君之訛。然閱諸本皆同，未敢擅改。又：考晝公《詩式》有五卷，又有《詩評》三卷，今非全本矣。中有云：「注於前卷，後卷不復備舉。」訛脫之一證也。《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存目・詩式一卷》：何文煥《詩話考索》議其《混沒》條，稱「夏姬當壚，似蕩而貞」，謂夏姬無當壚事，當作文君。不知此用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事，特「夏」字誤，「姬」字不誤，不必改作「文君」。且延年詩稱：「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襦，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所謂似蕩也。又稱「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各有分，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所謂貞也。若文君越禮，安得曰似蕩而貞乎？《昭昧詹言》卷五：（姚薑塢）又曰：惠休所云「初日芙蕖」，皎然所云「風流自賞」，正未易識取。【略】愚謂【略】「初日芙蕖」即是「風流自賞」，蓋言其葩豔天然，不俟雕飾，必欲釋之亦不難。【略】恐二釋所品，皆止言其華妙，而未見其精深。又卷二一：皎然《詩

式》似墮傖陋，惟《用事》《取境》二條精湛。

傳記

福琳《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登戒於靈隱戒壇守直律師邊，聽毗尼道，特所留心。於篇什中，吟咏情性，所謂造其微矣。文章儁麗，當時號爲釋門偉器哉。後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聽者。然其兼攻並進，子史經書，各臻其極。凡所遊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茲。及中年，謁諸禪祖，了心地法門，與武邱山元浩、會稽靈澈爲道交。故時諺曰：「霅之晝，能清秀。」貞元初，居于東溪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悔之曰【略】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譴，再移爲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悅若神合。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他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褊見，以宿志爲辭邪？」遂舉邑中辭人吳季德、梁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予器而重之。晝以陸鴻漸爲莫逆之交，相國于公頔、顏魯公眞卿命裨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爲《五雜俎篇》，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晝清淨其志，高邁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巒，與道者遊，故終身無惰色。又興冥齋，蓋循燋面然，故事施鬼神食也。晝舊居州興國寺，起意自捐衣囊施之。【略】時顏魯公爲刺郡，早事交遊而加崇重焉。以貞元年終山寺。

《唐才子傳・皎然上人》（存目）

紀事

福琳《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貞元八年正月勅寫其文集入于祕閣，天下榮之。【略】晝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釋交遊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呶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後賢所慕者相繼有焉。

于頔《釋皎然杼山集序》 貞元壬申歲，余分刺吳興之明年，集賢殿御書院有命徵其文集，余遂採而編之，得詩五百四十六首，分爲十卷，納於延閣書府。上人以余嘗著詩，述論前代之詩，遂託余以集序。辭不獲已，略志其變。

陸羽《陸文學自傳》 洎至德初，秦人過江，予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淄素忘年之交。

《因話錄・角部》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贄。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歎咏。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伏其鑒別之精。

《宋高僧傳・唐杭州靈隱山道標》 當時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相與詶唱，遞作笙簧。故人諺云：「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以辭林樂府常采其聲詩。由是右庶子姑臧李公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誇耀。」

又《唐會稽雲門寺靈澈》 澈遊吳興，與杼山晝師一見爲林下之遊，互相擊節。

又《唐吳興法海》 復與杼山晝公爲忘形之交，林下之遊。

又《唐吳郡東虎丘寺齊翰》 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俱高潔，難可輕慕焉。

又《唐錢塘天竺寺法詵》 及終，吳興皎然爲《碑》，邗城肅公爲《頌》，合揚其美哉。

又《唐杭州天竺山靈隱寺守直》 其閒臨壇度人多矣，顯名者洞庭辯秀，湖州皎然，惠普，道莊，會稽清江、清源，杭州擇鄰、神偃，常州道進。晝公著《塔銘》云。

又《唐蘇州開元寺辯秀》 霅晝爲《碑》頌焉。

又《唐湖州佛川寺慧明》 俾晝公爲《塔銘》焉。

又《唐京兆歡喜》 有會稽雲門寺釋無側者，外國人，未知葱嶺南北生也。若胡若梵，烏可分諸？【略】吳興皎然題側房壁云：「越山千萬雲門絕，西僧貌古還名月。清朝掃石行道歸，林下眠禪看松雪。」其高邈之狀在晝辭焉。

《唐子西文錄》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皎然詩集》十卷。

又 晝公《詩式》五卷。

又 《詩評》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吳興集》一卷，唐僧吳興謝皎然清晝撰。

又卷二二 《詩式》五卷，《詩議》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 晝公《詩式》五卷，僧皎然《詩評》三卷。

《唐音癸籤・集錄一》 《弘秀集》，宋寶祐中李龏編，唐僧皎然以下五十二人詩五百首，十卷。以諸僧名弘才秀，故名。自序云：「禪餘風月，客外山川，千古下一目可見。」李唐緇流名什，實賴此得存。內無本、清塞、僧鸞返初；寶月，齊朝僧；惠偘，梁朝僧；惠標，陳朝僧：誤入者，並宜刪。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晝上人集》十卷（舊抄本），唐釋皎然撰，于頔序，舊爲崑山葉化藏書，板心有「賜書樓」三字，卷末有括蒼山人恭煥題記云：《晝上人集》二冊，乃無錫談學山綽板釘宋抄本，馨室借錄，予與錢子契合，亦借錄焉。是集人有藏者，不能如此之備云云。恭煥字伯寅，文莊五世孫。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杼山集十卷》 內府藏本。唐僧皎然撰。【略】此集卷數與《唐志》合，頔序亦存，蓋猶舊本。前有贊寧所爲傳，蓋自《高僧傳》錄入。末有集外詩，則毛晉所補緝也。【略】集末附載雜文數篇，則聊以備體，非其所長矣。（別本附刊《杼山詩式》一卷。案《唐志》，晝公《詩式》、《詩評》，皆載文史類中，不附本集，今亦析出別錄著焉。）

又《總集類二・唐僧宏秀集十卷》 宋李龏編。龏有《翦綃集》，已著錄。此所選唐代釋子之詩，自皎然已下凡五十二人，詩五百首。前有寶祐六年龏自序。採摭頗富，而亦時有不檢。【略】今觀龏所錄，如集中《聽琴》、《劍客》、《登南岳祝融峰》諸篇，皆不見收，則別裁去取，亦未必盡諸僧所長。然唐僧有專集者不過數家，其餘散見諸書，漸就澌滅，龏能裒合而存之，俾殘章斷簡，一一有傳於後，其收拾散亡，要亦不能謂之無功也。

又《詩文評類存目・詩式一卷》 舊本題唐釋皎然撰。皎然有《杼山集》，已著錄。此本即附載集末。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詩式》五卷，《詩議》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詩之體。此本既非五卷，又一十九體乃末一條，陳氏不應舉以概全書。陳氏又載正字王元擬皎然十九字一卷，使僅如今本一條，則不能擬爲一卷矣。殊參差可疑。又皎然與顏眞卿同時，乃天寶、大曆間人，而所引諸詩舉以爲例者，有賀知章、李白、王昌齡，相去甚近，亦不應遽與古人竝推。疑原書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補之也。

藝文

顏眞卿《贈僧皎然》（存目）

韋應物《寄皎然上人》 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如。

秦系《奉寄晝公》（存目）

李端《憶皎然上人》（存目）

孟郊《送陸暢歸湖州因憑故人皎然塔陸羽墳》（存目）

又《答晝上人止讒作》（存目）

于頔《郡齋卧疾贈晝上人》 夙陪翰墨徒，深論窮文格。麗則風騷後，公然我詞客。晚依方外友，極理探精賾。吻合南北宗，晝公我禪伯。

周賀《贈皎然上人》 講罷見黃葉，詩成尋舊鄰。

貫休《覽皎然渠南鄉集》 學力不相敵，清還彷彿同。高于寶月月，誰得

射鵰弓。至鑒封姚監，良工遇魯公。如斯深可羨，千古共清風。

齊己《寄南徐劉員外二首》 晝公評衆製，姚監選諸文。

范傳正《題皎然影堂》（存目）

雜　録

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靈煜，味於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流潤甫之詞。況乎兹山深邃，羣士響集，若無記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藏事。

《碧溪詩話》卷一〇 《因話錄》載，吳興僧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贄。韋全不稱賞。皎然極失望，明日寫舊製獻之。蘇州吟諷，大加歎味，因語皎然云：「幾至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余觀韋集有《寄皎然》詩云：「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疏。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則知其詩名於未識前矣，豈覽其乍學古體，即疑其不逮所聞邪？

《吳郡圖經續記》卷中 上眞觀在洞庭山上，建於梁世。唐僧皎然嘗陪湖州鄭使君登此，卻望湖水賦詩。皮、陸亦有此作。詩中云：「昔有葉道士，位當昇靈宮。欲箋紫薇志，惟食虹景丹。」葉君不知何名也。

《唐才子傳・李端》（端）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意況清虛，酷慕禪侶。

《唐音癸籤・談叢五》 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五雜俎、（始於漢，顏眞卿與晝公諸人有擬。）【略】大言、小言、了語、不了語，（【略】晝公更有暗思、遠意、樂意、恨意，亦此類也）。

毛晉《杼山集識》 上人初名皎然，字清晝，故《高僧傳》與于頔序互異。其集十卷，後中丞李洪搜之人間，相國于頔進於朝，德宗詔藏祕閣，其遺逸頗多。據《記事》復得若干首，錄卷末。又《酬崔侍御見贈》五言律云：「買得東山後，逢君小隱時。五湖游不厭，栢署迹如遺。儒服何妨道，禪心不廢詩。一從居士說，長破小乘疑。」本集逸前四句。又《宿法華守簡靈澈上人》首一句云：「心與空林但杳冥，孤燈寒竹月熒熒。」字句稍異。《記事》云：本集不載，未深考耳。

吳焯《繡谷亭薰習錄》 《杼山集》十卷，唐釋皎然著，湖州刺史于頔序。詩卷及僧錄皆云：皎然名晝。又頔《郡齋寄贈》詩注云：早名皎然，晚字晝。頔與同時，應無誤。獨集中每自稱晝，似又不應人皆書名，己獨書字也。前有敕浙西觀察使下湖州一牒，署貞元八年正月十日，其時頔方刺湖，皎然居杼峰，因與作序。當時稱《吳興晝上人詩》，《杼山集》之名，乃後人所題。此固貞元進本，德宗詔納集賢院者是也。

王士禎《杼山集跋》 唐釋晝《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首載「敕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敕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御書院，其於文章之事，可謂勤矣，後世亦豈易得哉。此集爲吳郡馮舒鈔本，詩七卷，碑誌書序雜文二卷，聯句一卷。按張睿卿所編《吳興五家集》，篇目略同。

秦　系

論　述

綜　論

權德輿《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 嘅夫，彼漢東守，嘗自以爲五言長城，而公緒用偏伍奇師，攻堅擊衆，雖老益壯，未嘗頓鋒。詞或約而旨深，類乍近而致遠。若珩珮之清越相激，類組繡之玄黃相發，奇采逸響，爭爲前

驅。至於室家離合之義，朋友切磋之道，詠言其傷，折之以正，凡若干首，各見於詞云。

李昭玘《跋秦系詩》 系辭意清遠，諷而不怨，有古詩人之風。一時與遊者，錢起、韋應物、劉長卿、鮑防、耿湋皆知名士，獨權德輿深愛之，非所謂大音希聲、大味必淡者歟！夫山林、朝廷之士，未嘗不兩忘而更笑，故纓冠濡足，則譏耕釣爲亂倫，枕流漱石，則薄軒裳爲喪我，不得不然也。若夫道不足興世，才不足任物，幸功名誇權利，睢盱於頹波末路間，降志愁精而不知悔，彼方且杖藜引嘯於巖石之上，忘形巾屨而注想雲漢擾，視此輩擾擾，蓋蔑然矣。余嘗讀系詩至於老年，唯自適主事，任羣兒慨然竊嘆，有味其言則知系之肥遯，蓋有所不爲而後去，非活激喜名者也。世俗之人，猶欲以半通之綬繫而拘之，難矣。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系詩僅百餘首，而清趣翛然，自天寶至正元，先隱剡川，又徙南安九目山，又客丹陽，壽八十餘歲，不應賦詠寂寥簡短如此，必有遺軼者。世傳系晚年與妻仳離，當時送妻歸丹陽耳。韋蘇州與系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棄牆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韋公五言獨步一世，而憐才下士如此。薛能輩才道一聯半句，便妄自尊大矣。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秦系「流水閒過院，春風與閉門」，小見幽楚，此外絕無足采。唐人謂勝劉長卿，時論不足憑如此。

《唐音癸籤·評彙三》 秦隱君系詩氣過其文，遂乏華秀，然亦可謂跨俗之致。

徐獻忠《唐詩品》 隱君夙慕林丘，早懷曠度，但氣過其文，遂乏華秀，外無清廟明堂之奏，內無逍遙御風之景，寥寥自得，亦可謂跨俗之致而已。至如「流水閒過院，春風與閉門」，又「門前山色能深淺，壁上河光自動搖」，山人景象，模榻殆盡。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 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欲以偏師攻之。然詩格近幽澀，未之許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秦系》 秦系詩惟工寫景，故能近人。其《贈張評事》作最佳，如「流水閒過院，春風與閉門」，頗有閒澹之趣。又「籬間五月留殘雪，座右千年蔭怪松」，工麗中不失矯健。其他悉有綺思，惜音節漸柔。

《石園詩話》卷一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藩鎮奏辟皆不就，自稱東海釣客。《新唐書·隱逸傳》：「系隱南安九日山，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時致羊酒，系未嘗至城。南安人爲立石于亭，號其山爲高士峰。」徐獻忠謂「秦隱君夙慕林丘，早懷曠度，但氣過其文，遂乏華秀，寥寥自得，亦可謂跨俗之致」。《拾遺朱放訪山居》云：「侍臣當獻納，那得到空山。」《贈張評事》云：「莫強教余起，微官不足論。」《獻薛僕射》云：「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人己之間，措辭各當，宜乎韋蘇州亦推服之。有詩云：「家中匹婦空相笑」，又云「逸妻相共老烟霞」，想見其妻亦賢而甘隱者。

《大歷詩略》卷六 公緒人品高，詩品中中，而權載之謂文房五言長城，秦以偏師攻之，其亦別有意在耶。

分論

《晚秋拾遺朱放訪山居》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五六工。讀唐人五言律詩，千變萬化，賈島是一樣，張司業是一樣。忽讀此詩，又別是一樣。無窮無盡奇妙。紀昀評：五句猶是小樣範，六句方是詩人之筆。許印芳評：六句義兼比、賦，故佳。

《山中贈張正則評事》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三四自然，天下詠之。馮舒評：末句「不足論」，少蘊藉。馮班評：結句放誕，非德隱之言。紀昀評：三四高唱，餘皆晚唐習徑，結尤淺而盡。《大歷詩略》卷六：三四澹永。

《題女道士居》 《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尾句有說話在。馮舒評：必遜劉（長卿）。落句俚淺。馮班評：似勝劉（長卿）。落句盛唐常語也。又評：不學古便有此等言語。紀昀評：不餌者已四十年，計已五、六十矣。此句自以天台仙女比之，別無諧意。病在「麗」字、「妻」字出疑竇耳。

《題石室山王宁所居》 《唐風定》卷一四：幽事清音，殊未易得。

《獻薛僕射》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讀之，一何闇闇然閔子汶上之音也。前解開口先將自與世間說得蕭然兩不相礙，言人自輕肥，我自淡泊，各本其性，各從其能，人固不能強我輕肥，我亦何曾責人淡泊。便自使人一段景慕，無數猜疑，早已盡情銷釋。下文承之，卻并不言此行決不可

浼，只輕輕然說個「未能忘」。翻遣脫一似自己欲去，亦可得去，只是僕射欲已，不妨亦已。既是辟書爲一時偶然之舉，即逋客亦可作一時偶然之辭。看他絕和平，絕耿介，豐稜又不錯，氣質又不乖，眞爲天地間第一等人，作此第一等詩也。(後解)言便去亦無大妨礙，我亦只爲無奈匹婦何，無奈群鷗何故也。夫以大賢纁帛，賁於小隱丘園，此是何等光輝，豈爲世間恆有？但既承知我而愛，何妨有加無已。今日倘得相容，光輝斯爲益著。看他高人下筆，不惜公然竟寫出「光輝」二字，便知眞正冰雪胸襟，了無下土塵滓。彼嵇叔夜《答山巨源書》純是一段名士惡習，至今猶不燒之，何爲也？

《題章野人山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既創茅亭，切忌帶郭，帶郭多令詩興常時被掃。今章野人亭又帶郭，興又不掃，此是何故耶？原來卻是一曲清水，隔斷來人，雖設飛橋，實難度過。於是眼無俗物，手信天機，時得好詩，自吟自賞也。三，「山色深淺」，是寫野人門前並無送迎也。四，「湖光動搖」，是寫野人四座並無酬對也。寫景固有之，而實不止寫景，只是「倚危橋」一意成解也。(後解)五，言窗中只是攤書。六，言戲鳥不能入戶。既與古人相對，乃至無暇拂花，安能手剪柳枝，通他閑人來往乎？七、八，先生婉辭問之：目今無秦苛法，野人住此幾年？若終不作通融，無乃絕物已甚耶？

《題茅山李尊師山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張司業亦有云：「下藥遠求新熟酒，看山時上最高樓。」與此暗合。第五句、六句亦稱之。紀昀評：六句不及五句。又：無不佳處，亦無佳處。

傳記

《新唐書・隱逸傳・秦系》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子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唐才子傳・秦系》(存目)

紀事

權德輿《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儒有秦公緒者，當天寶理平之世，興麗則，鼓盛名於當時。遭多故，道進身退，越部山水，佐其清機，圓冠野服，翛然自放，宅遐心於事外，得佳句於物表，不知華纓丹轂之爲貴者，幾四十年。方帥時賢，軾閭懸榻，昔鄭公通德，有鄉門之號；秦君麗句，創里亭之名，慕風騷者多所嚮仰。貞元中，天下無事，大君好文，公緒舊游多在顯列，伯喈、文舉之徒，爭爲薦首，而壽陽大夫，公之章先聞，故有書府典校之拜，時動靜不滯於一方矣。七年春，始與予遇於南徐，白頭初命，色無慍怍，知名歲久，故其相得甚歡。因謂予曰：「今業六義以著稱者，必當酬唱往復，亦所以極其思慮，較其勝敗，而文以時之聞人，序而申之。」悉索笈中，得數十編，皆文場之重名強敵，且見校以故隨州劉君長卿贈答之卷，惜其長往，謂余宜叙。

《唐詩記事・秦系》系家剡山，向盈一紀。大曆五年，人或以其文聞於留守薛公，無何，奏系右衛率府倉曹參軍，意所不欲，以疾辭免。因將命者獻詩云：「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歌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令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系曾與鮑員外同舉場，因其見尋，呈情云：「少小爲儒不自強，如今復嬾見侯王。覽鏡自知身漸老，買山將作計偏長。荒涼鳥獸同三逕，撩亂琴書共一牀。猶有郎官來問病，時人莫道我佯狂。」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秦系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秦隱君集》一卷，唐處士秦系公緒撰。系自天寶間有詩名，藩鎮奏辟皆不就。嘗隱越之剡，泉之南安，至貞元中年八十餘，不知所終。此本南安所刻，余又嘗於宋次道《寶刻叢章》得其逸詩二首，書冊末。

《宋史・藝文志七》 秦隱君詩一卷。

《藝風藏書續記・詩文第八上》《秦隱君集》一卷，明翻宋本，唐秦系撰，行款同上。（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秦隱君詩集》一卷（影鈔宋本），唐秦公緒撰。隱君有詩名於天寶間，避亂居剡川，後隱於泉之南安山，不知所終。呂夏卿嘗錄其詩而傳之，宋紹興間有張端刻本，此即其本影寫者，有夏卿序及端跋。

藝文

劉長卿《贈秦系徵君》（存目）

韋應物《送秦系赴潤州》（存目）

戴叔倫《題秦隱君麗句亭》 閉戶不曾出，詩名滿世間。

又《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即同賦中字》 能賦傳幽思，清言盡至公。

皎然《題秦系山人麗句亭》 獨將詩教領諸生，但看青山不愛名。

雜錄

《艇齋詩話》《韋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稱東海釣客。少游作啓事嘗用之，蓋秦氏事也。

李昭玘《跋秦系詩》 右東海釣客試秘書省校書郎秦系詩，一在南臺懷古堂，一在佛殿東。《唐書・隱逸傳》：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刺史薛播數往見，系不肯一過門。張建封聞系不可致，請加校書郎。以傳考之，系未嘗至彭城，今在此有《登戲馬臺》詩，疑其感事托賦，不然酬建封之作也。比有客自泉南來歸，出系詩三十六篇，號《秦隱君集》，呂縉叔序，其本末與傳粗合。傳云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序貞元十六年過丹陽，不知所終。此差繆異爾。

《剡錄・先賢傳》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有詩名。天寶間，避地剡川，作麗句亭，郡守改其居曰秦君里。【略】貞元七年東度秣陵，年八十餘。泉南人思之，號其山爲高士峰，有詩一卷。

又《古奇迹》 秦處士麗句亭。系天寶間避地剡川，作麗句亭。郡守改其居曰秦君里。大曆五年，鄴守薛公僕射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系作詩辭之，自謂系家於剡山向盈一紀。又有《山中寄張正則評事》詩，又有《耶溪舊居》，有《將移耶溪舊居留贈嚴維秘書》詩，又有《會稽山居寄薛播侍郎袁高給事高參舍人》詩，又有《謝徐侍郎同諸詩客訪會稽山居》詩。溫庭筠《宿秦生山齋》詩、戴叔倫《酬秦徵君徐少府春日見寄》。

《唐音癸籤・談叢四》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秦系、羅隱並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丘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

崔祐甫

論述

權德輿《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公自門子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大朝，筦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臺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脩事功，斷國

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詞。康莊逸軌，卓犖瀋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勃乎若蒸雲，惟公信然。

傳記

《舊唐書・崔祐甫傳》 崔祐甫字貽孫。祖晊，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謚曰孝公。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省事，數爲宰相常衮所侵，祐甫不從，衮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衮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爲害，以爲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衮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上奏言：【略】代宗深嘉之。衮益惡祐甫。代宗初崩，發哀於西宮，衮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略】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日也。」衮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祐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胥徒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受殊寵，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旨可改，孰不可？」衮堅諍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爲禮節。又衮方哭於鉤陳之前，而衮從吏或扶之，祐甫指示衆曰：「臣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衮聞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爲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爲河南少尹。【略】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衮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赦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衮誣罔。是日，百僚苴絰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衮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脩國史，仍平章事。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司。自至德，【略】及祐甫代衮，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錫賚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慚，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爲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謚曰文貞。

《新唐書・崔祐甫傳》（存目）

紀事

王銍《韓會傳》 會，仲卿長子也。當是時，李華、蕭穎士有文章重名，會與其叔雲卿，俱爲蕭、李愛獎。其黨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並遊。

《封氏聞見記・抗直》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衮當國。百僚仰止。祐甫每見執政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高〕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入宿直承旨。人情所憚，諸人雖咄咄有辭而不能發。崔獨見諮：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高〕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衮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高〕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衮默然，無以奪之也。由是銜之，及今上在諒闇，衮矯制除崔爲河南少尹，星夜電發。今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衮謫於嶺外。

著録

李華《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嗣子祐甫，論譔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卷。傳祖禰之美，合于禮經。【略】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爲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新唐書·藝文志四》 《崔祐甫集》三十卷。

李泌

論述

綜論

梁肅《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鄴侯李公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略】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許以輔相之業。洎始興歿，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習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其在王庭，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玩世，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詞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略】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敎，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

分論

《賦柳》（句） 《唐詩紀事·李泌》引《鄴侯家傳》：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忠訴于明皇，上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尤公（袤）記王右丞《終南山詩》，云或謂維譏時，此等附會大可恨。李鄴侯賦楊柳，蘇長公詠柏，賴明皇、神宗不受時相讒，亦幾殆矣！

《賦茶》（句） 《說郛》卷七三引《南楚新聞》：皇孫奏節王好詩，如煮茶加酥椒之類，求詩，李泌戲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王即德宗。《類說》卷四七引《遯齋閒覽》：茶，古著所出《本草》云：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略】遂以碧色爲貴。

傳記

《太平廣記》卷三八引《鄴侯外傳》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略】【略】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略】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虢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略】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略】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錫，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峰中岳先生，賜朝天玉簡。已而徵

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爲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充陝虢防禦使。【略】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略】泌曠達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恆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

《舊唐書・李泌傳》（存目）

《新唐書・李泌傳》（存目）

紀事

梁肅《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泰階頌》，昭纂堯之道。

《太平廣記》卷三八引《鄴侯外傳》　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偕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儀狀眞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即令詠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敎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碁字。」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垍，相與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一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略】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誡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荆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略】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眞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嘗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略】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談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謗議時政，搆而陷之，詔於蘄春郡安置。【略】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爲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略】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略】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冀。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略】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卻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略】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略】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略】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略】（挽歌詞）即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略】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悟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摘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

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鏡，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

《唐國史補》卷上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怍色。

《劉賓客嘉話錄》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崽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

《舊唐書·德宗紀下》（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僚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略】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

《南部新書》丁 李泌有讜直之風，而好談諱神仙鬼道。或云：嘗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等遊處，坐此爲人所譏。

又己 天寶末，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于彼。中夜同宴，屢聞鴞音，韋流涕而歎。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鴞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唐語林·補遺》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爲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又 肅宗既還京師，李泌辭云：「臣有五不可住：臣遭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蹟太奇。」力辭，竟去。

著錄

梁肅《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有文集二十卷。【略】既薨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之御府，於是公之文辭，光大一門。近歲肅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予曰：「鄴侯經邦緯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唯斯言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誌碑贊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具其目云。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泌集》二十卷。

藝文

顧況《寄李泌》（存目）

陸游《讀李泌事偶書》 莘渭當時已誤來，商山芝老更堪哀！人生若要常無事，兩顆梨須手自煨。

雜錄

李肇《翰林志》 代宗初，李泌爲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之故也。

《太平廣記》卷三八引《鄴侯外傳》 明瓚，釋徒謂之嬾殘。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爲，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復喜悅，必謫墮之人，時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之，嬾殘命坐，撥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秦觀《李泌論》 臣嘗以爲唐室方鎭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略】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鎭之患所從起也。【略】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

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娛書堂詩話》卷下　《南史》：齊高帝賜明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榮焉。唐李泌隱衡山，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陸放翁詩云：「夭矯竹如意，鱗皴松養和。」

釋護國

論述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　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略】：如幺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

《題醴陵玉仙觀歌》　《詩話總龜前集・道僧門》引《楊文公談苑》：僧護國，江南人也。攻詞翰。《題醴陵玉仙觀》云【略】此篇絕佳，詩僧中不可得也。

《訪雲母山僧》　《甚原詩說》卷一：五字爲句【略】上四下一，如「雀啄北窗晚，僧開西閣寒。」（喻鳧）「蓮花國土異，貝葉梵書能。」（僧護國）【略】此皆以五字成句，而句中有讀者也。

傳記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護國，江南人，大曆時人。

藝文

張謂《哭護國上人》　昔喜三身淨，今悲萬劫長。不應歸北斗，應是向西方。舍利衆生得，袈裟弟子將。鼠行殘藥椀，蟲網舊繩牀。別起千花塔，空留一草堂。支公何處在，神理竟茫茫。

杜荀鶴《題護國大師塔》　莫認雙林是佛林，禪棲無地亦無金。塔前盡禮灰來相，衲下誰宗印了心。笠象胤明雙不見，線源分派寸難尋。吾師覺路余知處，大藏經門一夜吟。

王韞秀

論述

《偕夫遊秦》　《唐詩歸・盛唐十九》鍾惺評：「天哀志氣人」五字是千古作丈夫本領。《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作丈夫語。

紀事

《雲谿友議・窺衣帷》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王緒相公之女，維右丞之姪。）初，王相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未或知之。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厭薄之甚。元乃遊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姨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明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而或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孫弘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元公於是稍減矣。【略】洎元公貪愫爲

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概固高。丞相已謝，上令入宮備彤筆箴規之任。嘆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宥連罪，或云京兆笞而斃矣。

《舊唐書·元載傳》 載妻王氏並賜死。【略】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爲虐。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元載夫人王韞秀《寄諸姊妹詩》云：「家風第一右丞詩。」《全唐詩話》謂是王縉相公之女。蓋據范氏《雲溪友議》也。仁和趙松谷箋注《右丞集》，考《唐書》，韞秀乃王忠嗣女，不知范氏何據而云然。豈因「家風」句邪？余按范氏所記，前云：「王相公鎮北京以嫁元載。」復云：「元相敗，上令入宮，備彤管之任。韞秀歎曰：『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考王縉亦無二十年太原節度使事。前人小說，概難盡信也。

獨孤及

論述

綜論

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誠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咏，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略】若夫贊堯、舜、禹、湯、文、武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略】其銘曰【略】常州之文，究其元本，質取其深，艷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袞。

梁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行狀》 公天生懿德，外方內直，氣茂才全。發爲詩文，得大易之中，詩人之正，邈乎其不可及已。【略】其茂學博文，不讀非聖之書，非法之言不出諸口，非設教垂訓之事，不行於文字。而達言發辭，若山嶽之峻極，江海之波瀾，故天下謂之文伯。

又《祭獨孤常州文》 追惟哲人，應運而生。行在五常，志在六經。博厚溫良，直方而明。天縱多才，蔚爲時英，孔門四科，洪範三德，總於公躬，率履不忒。頌聲既微，鄭衛橫塞，或遊或僻，時萬時億。公當其時，載振其維，憲章典謨，爲學者元龜。文哉鬱乎，文實在茲。伊昔策名東堂，作尉西華，銘《仙掌》與《函谷》，馳休聲於天下。逮乎拾遺君前，考禮太常，獻可之詞，直而含章。

又《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唐興，接前代澆醨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扉，舊俗稍革，不及百年，文體反正。其後時寖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爲之，於是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略】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略，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志於道。故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智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弈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銘，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秘書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之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以怡情性，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歿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李叔子文。其餘記物叙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洎所知河南獨狐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

之旨。【略】大較詞人多陷輕躁，否則慳狹迂僻，於事放弛，其能蹈履中道，可爲物主者寡矣。孰與常州發論措詞，皆王霸大略，孝悌之至，達於神明？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當官正色，不畏強御。加之以仁惠愛物，吏民敬畏，而文又如是乎。

權德輿《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促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謚議》 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莅官，確然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辨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芟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文可以徵矣。

又《祭獨孤常州文》 稽於賦命，從古太息，伏惟蘊大雅之愷悌，遵六二之直方。作爲文章，律度當世，燦如日星，炳若龜龍。

又《祭獨孤台州文》 介弟憲公，挺此文德，含章炳然，與三代同風。

李翺《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誌銘》 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爲文，輒爲後進所傳寫。

皇甫湜《諭業》 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

崔元翰《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音，溫純深潤，溥博宏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

《舊唐書・韓愈傳》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又《獨孤郁傳》 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爲文，所著《仙掌銘》，大爲時流所賞。

《新唐書・獨孤及傳》 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

《唐才子傳・獨孤及》 爲文必彰明善惡，長於議論。工詩，格調高古，風塵迥絕，得大名當時。有集傳世。嘗讀《選》中沈、謝諸公詩，有題《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及《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及《田南樹園激流植援》《齋中讀書》《南樓中望所遲客》《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等數端，皆奇崛精當，冠絕古今，無曾發其韞奧者。逮盛唐沈、宋、獨孤及、李嘉祐、韋應物等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數題，片言不苟，皆不減其風度，此則無傳之妙。

《藝苑卮言》卷一 語詩，則【略】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寖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略】已上諸家語，雖深淺不同，或志在揚扢，或寄切誨誘，擷而觀之，其於藝文思過半矣。

《唐詩歸・盛唐十九》 鍾惺云：少不喜此君詩，其全集近八十首，冗累處甚不好看，故所選止此，然其高處已似元道州矣。以此知詩之難，看者不當便棄之也。使此君止傳此數詩，則亦盛唐好手，惟讀其全集，故反生厭，因悟看人詩者貴細，自存其詩者貴精。

《香祖筆記》卷五 予按皇甫湜《諭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溪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叙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琊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謚曰：「立言遣辭，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善而秉方冊，及之爲文可徵矣。」卒謚曰憲。（及位止牧守，而得謚亦非常格。）

又卷六 唐人作集序，例叙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毘陵集二十卷》 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元結與及始奮起湔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後韓、柳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斲雕爲樸，數子實居首功。《唐實錄》稱韓愈學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特風氣初開，明而未融耳。士禎於箏路藍縷之初，責以制禮作樂之事，是未尚論其世也。

《劍谿説詩》卷上 蕭功曹（穎士）、李員外（華）、獨孤常州（及）詩，皆以格勝，不欲與流輩爭妍。蕭品節尤高。新、舊《唐書》俱傳入《文苑》，殊失義例。

《**石洲詩話**》卷一　盛唐之初，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據，皆遒勁雄渾，少陵之嚆矢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獨孤常州《早發龍且館》一篇，比之少陵拗律，正復不減。其《同皇甫侍御齋中春望》，則又大曆之高唱也。七律中兼此兩種筆墨者甚難。

《**藝概・文概**》　獨孤至之文，抑邪舉正，與韓文同。《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乃韓則未嘗自言，學於韓者復不言；《唐書》本傳亦僅言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師事之，而韓不與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係乎韓師之也。

趙懷玉《獨孤憲公毘陵集序》　有唐之興，體凡三變，天寶而後，大曆以前，燕許云徂，韓柳未盛，則蘭陵蕭功曹、趙郡李員外、與常州刺史獨孤憲公，實比肩焉。蕭雖忤於權門，李乃汙夫僞命，揆諸文行，未免參差。公則讜直著於朝寧，愷悌洽乎方州，淩轢四君，祖述六藝，《孝經》一卷，首志立身。孔門諸科，幾得具體。此其可貴一也。唐世文字，存者寥寥，苟有聞見，亟宜購訪。而茂挺之作，厘收於什一；遐叔之製，尤掇於零星。殘篇軼簡，人以爲病。公則首尾廿卷，尚符《唐志》，靈光之殿，巋然獨存，積玉之圃，浩乎無涘。菁華所鍾，神物加護。此其可貴二也。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斗，學者仰之。不知昌黎固出安定之門，安定實受洛陽之業，公則懸然天得，蔚爲文宗。大江千里，始濫觴於巴岷；黃河九曲，肇發源於星宿。此其可貴三也。琴瑟專壹，聽者思遷；牲醪日陳，食者生倦。求其相濟，是在兼長。公則猷升邦國，言炳竹素，識大識小，亦元亦史。語其矜貴，明堂清廟之儀；迹彼翛遠，青山白雲之概。惟昭斯融，雖淡不厭。此其可貴四也。

分　論

《**觀海**》《後村詩話續集》卷二：常州《觀海》篇【略】雖高雅未及陳拾遺，然氣魄雄渾，與岑參適相上下。

《**雜詩**》《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唐五古八》：周敬曰：「甘爲物華誤」，傲而有忿激意。

《**山中春思**》《唐詩歸・盛唐十九》鍾惺評：清奧而遠。「獺祭川水大」鍾惺評：起亦奇。「不嫌三徑深，爲我生池塘」鍾惺評：「不嫌」、「深」三字，已高一層矣，用來說草，妙，妙。「獨卷萬里心，深入山鳥行」鍾惺評：孤遠。

《**和贈遠**》《能改齋漫錄》卷五：詩與崔護詩無異。

《**送馬鄭州**》《唐詩歸・盛唐十九》譚元春評：弱。「勉修循吏跡，以謝主人恩」鍾惺評：忠告厚道。

《**喜辱韓十四郎中書兼封近詩示代書題贈**》《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音訓類》：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劉夢得「停杯處分不須吹」，分作去聲，【略】子田皆未暇及。又【略】獨孤及「徒言漢水纔容舠」，「纔」，去聲。《詩學纂聞・平仄互用字》：字有平仄異義而入詩不異者，《池北偶談》嘗論之而有所未盡，今推廣之。如【略】「纔」，去聲。獨孤及詩：「徒言漢水纔容舠。」

《**早發龍沮館舟中寄東海徐司倉鄭司户**》《圍爐詩話》卷二：馮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見七律有未離古詩氣脈者，如姜皎《龍池樂章》云：「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略】」【略】獨孤及《早發龍沮館》云：「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況值遠道傷離群。津頭卻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瑤草持寄君。」子美多有此體，疑即古律詩。恨定遠已成古人，不得相斟酌。嚴滄浪論古律詩，固云「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則余所舉不誤也。

《**酬常郿縣見贈**》《歷代詩話・唐詩・兕舄豬肝》：獨孤及《酬常郿縣》詩：「謂乘兕舄朝天子，卻媿豬肝累主人。」吳旦生曰：《風俗通》《後漢書》皆言，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至輒有雙兕從東南飛來。於是候兕至，舉羅張之，但得隻舄焉。乃詔上方諦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略】《東觀漢記》云：「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嘗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

《**同皇甫侍御齋中春望見示之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春望題，卻于題前先補「望遠思歸」，是蚤有一層傷心。看他又加「衰鬢」二

字，便是又再一層傷心也。三、四又愁又厭者，三承衰鬢，故愁；四承年光，故厭。蓋衰鬢是望春之人，年光是所望之春。望春之人日恐其少，故愁；人望之春，日度其長，故厭也。（後解）後解，感謝見示也。言逝者如斯，負我而趨，冬非我冬，春非我春，我已久付無可奈何，更不少留心眼，卻因今日新篇見及，因而斗地寒灰再燃，筆筆備極頓挫之妙也。

《**將還越留別豫章諸公**》《唐詩歸・盛唐十九》鍾惺評：氣味窈然，音響亦奧。《唐詩摘抄》卷四：下一「雙」字，包盡許多說話，其妙難言。

《**日南長至**》《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言玉曆已頒，新律凝陰，忽發一陽，日輪之蛻化猶惜短，土圭之影于此偏長。躔度雖經南斗，光流盡向北堂。乍疑遍照自能周戶而耀，可愛缺暉益見逗林而黃。如是目光所及，積雪皆銷而初萌漸動，更昇臺而遠望，但見雲物之應候，已昭彰于空際矣。鄭雲峰曰：二、三聯切日南至典故，四、五聯在物色上寫日南至，故能透發盡致。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困學紀聞》卷一四：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錡也，在大曆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常衮【略】設鄉校，李錡在其前。

《**夢遠遊賦**》《後村詩話續集》卷二：獨孤常州，名及，字至之。《遠遊賦》略云：「憑東井以俯視，識故國之城闕，千門萬戶，遙如蟻穴。覓舊山與喬木，纔依稀而明滅。見伊川大道，鞠爲戎狄，歷陽故人，半作魚鼈。【略】」甚佳。內「戎狄」、「魚鼈」數語，與謫仙《古風》「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沾草野，豺狼盡冠纓」之語相類。《鐵立文起》前編卷一一：華無技曰：獨孤及《夢遠遊賦》，託遠游之夢，寄無窮之慨，當時世變物情，靡弗影借臚列，是必二京復後作也。意遠而中，事肆而隱。古賦名手，於茲再見。《茶餘客話・儲在文論古文佳者》：儲禮執中子在文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略】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直諫表**》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清言疏朗，足見當時冗兵糜食之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議禮之文貴確，不在枝葉繁蔓，此文近之。

《**故太保贈太師韓國苗公謚議**》《鐵立文起》前編卷六：謚議如唐獨孤及《苗晉卿謚議》，政議、駁議如唐李邕《駁韋巨源謚昭議》。

《**駁太常擬故相國江陵尹謚議**》《鐵立文起》前編卷六：答駁議如唐獨孤及《答嚴郢駁呂諲謚議》，【略】然爲駁議者，文欲明白痛快。能如柳柳州之《駁復讐議》，則善矣。

《**送李白之曹南序**》《後村詩話續集》卷二：常州有《送李白之曹南序》，可見同時厚善。其文在蕭穎士、李華之間。

《**仙掌銘**》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茶餘客話・疊句》：獨孤及《仙掌銘》：「日而月之，星而辰之。」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略】今人爲之，不免指摘矣。

傳記

碑志

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暕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秘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旗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有三年。【略】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上第，詔拜華陰縣尉。【略】俄屬中原兵亂，避地於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督使、戶部尚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俊茂，舉淹滯。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略】遷太常博士。【略】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牧守，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冤弱。課績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群盜

所聚，或蟠結林藪，或趦趄城市，公惠以柔之，武以誓之，釋矛服耒，盡爲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璽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屬淮南旱歉，比境之人，流移甚衆，公悉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

傳狀

梁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行狀》

七歲誦孝經，先秘書異其聰敏，問曰：「汝志於何尚？」公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是所尚也。」後博究五經，學其大略，而不爲章句學，確然有可大之業，知者益器之。十五秘書捐館，公茹血在疚，踰時而後杖，由是鄉黨稱孝。二十餘以文章遊梁宋間，通人潁川陳兼、長樂賈至、渤海高適，見公皆色授心服，約子孫之契。天寶十三載，應詔至京師。時玄宗以道莅天下，故黃老敎列於學官，公以「洞曉玄經」對策高第，解褐拜華陰尉。故相國房琯方貳憲部，請公相見。公因論三代之質文，問六經之指歸，王政之根源。憲部大駭曰：「非常之才也。」趙郡李華、扶風蘇源明並稱公爲詞宗。由是翰林風動，名振天下。及函洛寇擾，公違難於江南。上元初授左金吾兵曹，掌都統江淮節度書記，非其好也。未幾，徵拜右拾遺。【略】時大盜之後，百度草創，而太常典故，尤所壞缺。公爲博士，祗考古道，酌沿革之中，凡有損益，莫不悉當。【略】又議定謚法。公以爲謚者，蓋跡其事業邪正而褒貶之，舉一字可使賢不肖皆勸。故其議呂諲、盧奕、郭知運等謚，皆參用典禮，約夫子之旨。其事覈，其文高，學者傳示以爲式。時有上議謂景皇帝未升尊位，不宜爲太祖，詔下百寮。公按禮經，以爲【略】於是郊廟之禮遂定。踰月，拜公尚書禮部員外郎，遷吏部。每歲以書判試多士，而朝列有以文學稱者，必參校辨論，定其甲乙丙科。至是公分其任，求爲郡守，以行其道。除濠州刺史。【略】移拜舒州刺史，又以理行聞，璽書就加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賜金印紫綬。其明年，吳楚大旱，餓夫聚於萑蒲者十七八，唯舒安阜，近者悅，遠者來。犬牙之境，草竊不入。【略】擢拜常州刺史、本州都團練使。【略】爲郡之四載，大曆十二年四月壬寅晦，暴疾薨於位。

紀事

李紓《故中書舍人吳郡朱府君神道碑》 濠州獨孤及懸託文契，舉授鍾離縣令兼大理評事。

梁肅《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晉陵守河南獨孤公，以德行文學爲政一年，儒術大行，與洙泗同風。公以爲使民悅以從敎，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華，使夫子微言不絕，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論》二十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視政，與二三賓客，躬往觀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翁用儒變蜀，蜀至於魯。當大曆初元，新被兵饉之苦，今御史大夫贊皇李公爲是邦，愍學道圮闕，開此庠序。自後孝秀並興，與計偕者歲數十人。《子衿》之詩，起而復廢；鄉飲酒之禮，廢而復興，至於今，風俗遂敦。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摳衣之徒，承其波流，得不勉歟？」既誨而厲之，又悅以動之。【略】鄙不佞，謹紀公之雅訓，或傳諸好事者云爾。

梁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行狀》

唯公體黃老之清淨，包大雅之明哲。尊賢容衆，而交不諂瀆；本仁祖義，而文以禮樂。乃至溫良能斷，應用不滯，達識足以表微，厚德足以載物。善而不伐，光而不耀。內不機巧，外無緇磷。隤然中立，豁若虛受。其長人也，先敎愛而後法禁。不遷怒以臨下，故威而不猛；不私己以欺人，故易而無備。【略】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藝文之士，遭公發揚盛名，比肩於朝廷，則有故中書舍人吳郡朱巨川，中書舍人渤海高參，今尚書左丞天水趙璟，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博陵崔元翰，考功員外郎潁川陳京，禮部員外郎北海唐次，蘇州刺史高陽齊抗，其章章者也。

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并序》 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秘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秘監問曰：「汝志於何尚？」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所尚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秘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既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

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

權德輿《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謚議》 其理舒州，屬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略】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獻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獻可；正婚姻之主，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

《太平廣記》卷二〇一引《傳載》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專聽。

《宋高僧傳・唐餘杭宜豐寺靈一》 以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滅於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五，凡滿十五安居。臨終，顧謂弟子行茶毗法，樹小浮圖焉。時左衛兵參軍李紓、嘉興縣令李湯、左金吾衛兵曹參軍獨孤及相與悼梁木之既壞，慮陵谷之當遷，後之人禮應眞之塔婆，昧應眞之德行，故刻石于武林山東峰之陽也。

著録

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常州諱及，有遺文三百篇，安定梁肅編爲上下帙，分二十卷，作爲後序。常州愛士，而肅最爲所重，討論居多，故其爲文之意，肅能言之。

《新唐書・藝文志四》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毗陵集二十卷》 集有李舟、梁肅前、後序，末載崔祐甫碑誌。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獨孤及詩》三卷。

《池北偶談》卷一六 唐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有朝議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隴西李舟序，補闕安定梁肅後序，末有祝允明跋云：「《毘陵集》二十卷，秘藏天府，世罕其傳。吳文定公在東閣，抄藏於家。其孫經府君，與貞山給事爲內兄弟。給事因得假歸錄之」云。詩三卷，通八十二篇，與今《詩紀》所載無異。餘賦一，表二十七，書二，議九，銘三，頌一，論一，說二，碑五，序五十一，集序三，讚六，記述十二，策書四，文十二，行狀二，碑銘五，靈表一，墓誌二十七，祭文九。康熙癸亥閏六月借鈔於晉江黃氏。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 《毘陵集》二十卷（校舊鈔本）。余所藏唐人文集極多，非舊刻即名鈔，不下一二百種，惟《毘陵集》無善本。今秋訪友上津橋，于骨董鋪中，獲見舊鈔本，【略】攜歸取對，《毘陵集》借香嚴書屋藏書鈔本【略】《毘陵集》則似勝於所借本。蓋香嚴本行款雖似自宋本出，而丹黃燦然，已爲校者所亂，反不若此本之一仍其舊。此本行款雖異，而鈔手甚舊，知非妄作者。【略】乙丑十一月二十五日，蕘翁識。是集借得同郡吳枚庵藏遵王手校舊鈔本，粗勘一過。錢校謂出於趙靈均所藏方山吳岫本及馮已蒼本，其原本出吳文定公鈔錄天府秘藏本。今余校注云：原本者，鈔本舊文也；舊校者，遵王手校異文也。枚庵又從《英華》、《文粹》校其異同，余悉傳之，間有注吳校云者，以枚庵手迹證之，知非遵王筆矣。遵王校用墨筆，枚庵校用朱筆，茲混而一之，故必注某校也。【略】今錢述古本在露凝書屋中矣。乙亥正月二十日，新知陳仲遵氏借讀還余，并記。復翁。余向亦有重本，去年易去，所藏止此趙氏新刊本，亦未有也。同日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毘陵集二十卷》 唐獨孤及撰。【略】集爲其門人安定梁肅所編，李舟爲之序。凡詩三卷，文十七卷。舊本久湮。明吳寬自內閣鈔出，始傳於世。其中如景皇帝配天議，郭知運、呂諲等謚議，皆粹然儒者之言，非徒以詞采爲勝。不止士禎所舉諸篇。至《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及集。士禎一例稱之，尤疏於考證矣。又《文苑英華》載有及《賀赦》二表、《代獨孤將軍讓魏州刺史表》、《爲崔使君讓潤州表》、《代于京兆請停官侍親表》，《唐文粹》有《招北客文》，凡六篇，集內皆無之。案《賀赦表》所云「誅翦大憝，清復闕廷」及「歸過罪已，降去鴻名」，竝德宗興元時事。及沒於大曆十二年，已不及見。《招北客文》，《文苑英華》又以爲岑參之作。彼此錯互，疑莫能詳，今姑依舊本闕載焉。

趙懷玉《獨孤憲公毘陵集序》 然宋槧既失，未聞續雕，石渠之外，世罕

傳本。是集從歙縣鮑君廷博假得，爲長洲葉氏奕所藏，明吳文定寬在東閣時錄出之本也。葉以趙氏吳岫本、馮氏曹甲本互相參校，自詡完書。披覽甫周，譌舛百出。病餘多暇，悉意勘讎。落葉漸掃，珠船屢獲。原集之外，復得公雜文若干首。其謚議誄傳，有涉於公足資考鏡者，竝附篇後。於是已三免譌，夏五少闕。永嘉本出，人無逞讀之勞，宏農帳深，客見不傳之秘矣。【略】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秋八月。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毘陵集》二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唐獨孤及撰，趙懷玉刊本。

《藝風藏書續記·詩文第八上》 《毗陵集》二卷，明翻宋本，唐獨孤及撰。行款同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

《壬子文淵閣所存書目》卷五之五 《毗陵集》九卷（五冊）。

《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九 《唐四家詩集》四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凡儲光羲、獨孤及、孫逖、崔峒詩各一卷。明刊本。）

《藏園羣書經眼錄·集部一》 《毘陵集》二十卷（唐獨孤及撰）。清初寫本，十行二十字。每卷目錄後接正文。清葉林宗奕手校，每卷後有小記一二行。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毘陵集》二十卷二冊。清陸心源跋：右唐獨孤常州《毗陵集》二十卷，從吳匏菴叢書堂鈔本傳錄，以影宋本校一過。卷九《福州都督新學碑銘》「俾浸」下補四百六十餘字，卷十《獨孤公靈表》「受正觀」下補二十字，「居易中立」下補五字，又改正數十字。潛園識。

藝文

劉長卿《題獨孤常州湖上林亭》（存目）

李嘉祐《送獨孤拾遺先輩赴上都》（存目）

韓翃《贈別崔司直赴江東兼簡常州獨孤使君》（存目）

畢耀《贈獨孤常州》（存目）

張南史《獨孤常州北亭》（存目）

李幼卿《前年春與獨孤常州兄花時爲別倏已三年矣今鶯花又爾覩物增懷因之抒情聊以奉寄》（存目）

梁肅《祭獨孤常州文》 大曆十二年歲次丁巳五月朔日，門生安定梁肅，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常州刺史河南獨孤公之靈。嗚呼！間氣炳靈，降生哲人，何辜今人，而喪斯文！豈上天不仁，道之將廢？奚盛德之淳懿，忽中年而下世？【略】嗚呼哀哉！顧惟小子，慕學文史。公初來思，拜遇梅里。如舊相識，綢繆慰止。更居恤貧，四稔於此。嘗謂肅曰：爲學在勤，爲文在經。勤則能深，經則可行。吾斯願言，勉子有成。又曰：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華而不實，君子所醜。敬服斯言，敢忘永久。【略】嗚呼哀哉！覽遺編以流淚，痛明德以無還，撫諸孤之尚藐，庶盛烈之斯存。鄉路千里，歸期九原。寄觴豆以寫心，見平生之厚恩。

崔祐甫《祭獨孤常州文》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姪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於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略】念我交情，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

權德輿《祭獨孤常州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十一月戊申朔，禮部侍郎權德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常州刺史獨孤憲公十四丈之靈。嗚呼，德充而位不配，才大而年不遐。【略】伏以夫子篤忘形之契，小人展無容之敬，去世二紀，清風凜然。

雜錄

雜記

《因話錄·角部》 盧子嚴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爐跡猶在。後爲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爲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

《太平廣記》卷一八七引韋絢《嘉話錄》 獨孤及求知制誥，試見元載，元

知其所欲，迎謂曰：「制誥阿誰堪？」及心知不我與，而與他也，乃薦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及之來，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

《**唐摭言・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於李翺。上楊中丞書云：「竊以當世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爲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略】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

《**唐語林・企羨**》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覩之嘆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嘉泰吳興志・縣令題名**》 獨孤及，《余英志》：唐獨孤及爲武康宰，嘗作亭於山，因名其山曰獨孤，有遺址存見獨孤山下。

《**容齋三筆・唐賢啓狀**》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泛泛緘題。其間標爲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眞、陸中丞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略】」按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 滁西南琅邪山，《十道志》謂晉平吳，琅邪王伷出滁中，孫皓送璽至此，因名。獨孤及《琅邪谿述》謂：晉元帝之居琅邪邸，而爲鎮東也，嘗游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琅邪。

雜考

《**困學紀聞**》**卷一七**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

《**文苑英華辨證**》**卷五** 《中書門下賀赦表》，《類表》以爲令狐楚作，而《文苑》以爲獨孤及。按此表載憲宗尊號，乃元和中也，及以代宗大曆十二年卒，決非及所作明也。

又卷六 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略】《陳留郡文宣王廟碑》，《文苑・總目》既題作獨孤及，而兩卷重出，（八百十四卷，八百四十六卷。）並作陳兼。按此篇載獨孤及集中，梁肅作《集後叙》云：「述聖德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肅出及門，必不誤書。然碑末乃云：「命客卿前封丘縣丞泗上陳兼志之。」豈及命兼代作，或及自作，以兼爲名乎？

又 《爲李懷光讓起復表》一首，題作獨孤及。按《及神道碑》，以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而舊史載，懷光大曆十二年以母憂去職，明年方起復，決非及所作。而本集亦無之，疑《文苑》所編，誤蒙前表名氏。（前表爲《爲李給事讓起復》七首乃獨孤及也。）

又 獨孤及《殤子韋八誌》，男子也，乃入婦人門。

朱巨川

李紓《故中書舍人吳郡朱府君神道碑》 國朝鏟邇代之弊，振中古之業，掌文命官，發華歸本，出入二百載，上下十數公，燦燦然與漢魏同風矣。而曠士之制博而通，豪士之制英而辯，道流之制精而密，君子之制直而溫，吳郡朱君，其君子歟？諱巨川，字德源，嘉興人也。此邦之人，不學則農，苟違二業，必自他邑。故王父舉茂才，先子舉孝廉，皆在上第。君以文承祖，以經傳代，行中規，身中度，陽休於氣，和積於中，而藻之以文章也。年二十，明經擢第。嘗著《四皓碑》，磅礴君臣之際，表章出處之跡，正或蒙難，顯黜於晦，柔能麗明語賢於默，道宏藏衍義與定傾，識者已知其有易諒佐檢之風矣。其後北戎病燕，華夷爭土，率先心計，絲競力刑，潛不隱鱗，飛不藏羽，而君深居里巷，鮮越戶庭。靡躬靡親，不以潔羞膳；不蠶不績，不以獻溫清。行之有餘，重志於學，考經義之箋訓，撰策書之贊叙。每立新評，必度常均，將欲舍堅超長，鍼肯起疾矣。又著《睢陽守城論》一篇，以爲義者忠之徒，廉者節之本，苟忘義以自重，是臨節而可移。固以探二公之心，垂萬古之訓，使違難者銷聲以結舌，苟生者寄愧而終身，斯深於《春秋》而不義者遠矣。御史大夫李季卿實與賢能，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戶部尚書劉晏精求文吏，改睦州錄事參軍，濠州獨孤及懸託文契，舉授鍾離縣令，兼大理評事。沔鄂聯帥獨孤問俗忻慕士程，表爲從事，授監察，殿中等御史。數公皆人之望也，士趨於門猶恐不及，君辟其府，

未嘗有容。至於幹固守成，平端吏職，所至蒙其福利，所奉由其重輕，人皆誦之，君以爲耻。本州牧、御史大夫李涵推善里仁，拜章特徵薦左補闕內供奉，行以直聞，文以正舉，皆君之素也，況官以諫爲名乎！傳納從容，休問昭晰，由是擢起居舍人、知制誥，換司勳員外郎，掌誥如初。拜中書舍人，錫以章綬。凡載書之傳信者，贊書之加命者，詔策之封崇者，愍策之褒厚者，其詞必溫，其道必直，洪而不放，纖而不繁，實根作者之心，無愧前人之色。前後時宰，僉稱任職。其小成也，猶嘗秉考秀之刀尺，掌條流之衡度，而焦明顛於層旻，飛黃頓於局路，此人情所以爲慟，《天問》之所宜賦也。以建中四年三月九日遘疾，終於上都勝業里私第，春秋五十有九。以其年七月七日歸窆於本縣西上蔡原舊塋，禮也。詔以侍御從之，贈華州刺史，俾所在州縣續食以過喪。詔恩之崇，終始加等。朱氏之先出自顓頊吳回後也，【略】曾祖伯道，皇朝襄州司馬，祖貞筠，皇朝筠州豐利縣令，父循，贈洗馬。君即洗馬府君之元子。

《**元和姓纂・虞韻**》 後漢司空朱浮，晉有朱齡。右中書舍人朱巨川生宿。

武元衡《**秋懷奉寄朱補闕**》 潘生秋思苦，陶令世情疏。已製歸田賦，猶陳諫獵書。

陳羽《**觀朱舍人歸葬吳中**》 翩翩絳旒寒流上，行引東歸萬里魂。幾處州人臨水哭，共看遺草有王言。

皎然《**聽寒更寄朱兵曹巨川**》 欹枕聽寒更，寒更發還住。一夜千萬聲，幾聲到君處。

釋法振

論述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 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

《**病愈寄友**》《唐詩歸・中唐八》「哀樂暗成疾」鍾惺評：禪寂人，靜中體貼，乃能入情之深如此。

《**陳九溪中草堂**》《唐詩歸・中唐八》「魚飛入稻田」鍾惺評：奇境。

《**月夜泛舟**》《唐詩歸・中唐八》「卧入武陵花」鍾惺評：「卧入」二字，其妙在目。

紀事

《**唐詩紀事・僧法振**》 李益與振同賦《應門綠苔》，益詩云：「宮闕何年月，應門何歲苔。清光一以照，白露共徘徊。」「珠履久行絕，玉房重未開。妾心正如此，昭陽歌唱來。」

藝文

李益《**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 北風吹雁數聲悲，況指前林是別時。秋草不堪頻送遠，白雲何處更相期。山隨匹馬行看暮，路入寒城獨去遲。爲向東州故人道，江淹已擬惠休詩。

雜録

《**韻語陽秋**》**卷一五** 《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略】鄭在德詩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則當以二人爲正。

《**國雅品**》 姚恭靖廣孝，性空思玄，心寂語新，其興彌僻，其趣彌遠。

如：「籠馴傳信鶴，池蓄換書鵝。」「翠低承雨竹，綠碎受風蕉。」「過林纔見日，到渡不逢山。」此例已到彼岸。惠休、法振，不得專譽禪藻矣。

李季卿

獨孤及《唐故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歲在丁未，七月丁卯，有唐故右散騎常侍李季卿薨，享年五十九。文經邦國，行滿天下，無人非鬼責之悔，以近後劇，無中人十金之產，以補祭於身歿。顧謂宗子家老，必以巾車一乘，斂手足形還葬。其孤馮翊縣令霸等泣奉遺命，以某月庚寅附宅兆於長安九陴原之先塋。名公上士，護喪會葬，同道必至，哀纏都邑。初公烈考曰適，神龍中歷官中書舍人、昭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才高而明，爲文章著龜。公生而好學，地使然也；豁然宏達，天所縱也；臨大節而賈勇，不私其身也；進賢不進不止，事君以忠也。當昔天步方艱，王師有征，公入參諫臣，出佐軍政，直躬咨諏，戎臣賴之。其後領二曹、判二州，再司王言，三貳京尹，由秘書少監爲吏部侍郎，復兼御史大夫慰撫山東、淮南。明年勞旋，典選如故。大曆三年拜右常侍，其勤王家，十有餘年，舉措由道，行止以直，居貞守忠，慾不能惑。思賢求才，若渴若饑，推心吐誠，親疏以之。執德之經不爲利，回正進退於忠信，視得失如洩涕，凡君子在位，則不仁者遠，攸徂之邦，宜皆蒙福，遽奪公算，是不惠於斯人也。天難忱斯，嗚呼哀哉！諸公以爲不可奈何者，壽夭之數，若奮揚景行，宜在知己，由是尚書右丞長樂賈至作銘以銘之。

《舊唐書・李適之傳》 子季卿，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

《新唐書・文藝傳中・李適》 子季卿，亦能文。

《金石錄》卷八 第一千四百十六，《唐李氏移先塋碑》，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第一千四百十七，《唐李氏三墳記》，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上三碑，皆大曆二年立。三墳，一曜卿，字華；一字萬，一字榮，佚其名，皆季卿兄也。

包何

論述

《唐才子傳・包何》 曾師事孟浩然，授格法。與李嘉祐相友善。大曆中，仕終起居舍人。詩傳者可數，蓋流離世故，率多素辭，大播芳名，亦當時望族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開、寶以前，如孫逖、王昌齡、盧象、張繼、包何輩，皆不以七言律名，而流傳一二篇，音節安和，情詞高雅，迥非後來可及，信乎時代爲之也。

《送泉州李使君之任》 《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第四句絕妙。查慎行評：猶有高、岑氣格。紀昀評：亦未見的是泉州，凡通海處皆可用。

《同閻伯均宿道士觀有述》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所述，竟不曉其爲何事也。然今以意測之，是亦大可恨也。故亦更無婉轉，而直勸之曰「更須媒」焉。言自古才子必悅佳人，佳人亦必悅才子，不悅佳人者固決非才子，然則不悅才子者亦決非佳人。且我亦因才子悅故，遂以爲佳人耳。如據不悅才子彼豈復佳人者，通夜反覆思之，身是眞正才子，定有眞正佳人。何謂眞正佳人？但能眞正悅才子者即是也。然則豈無良媒，胡不與謀？徒自苦思，甚爲無益，計眞無如捨故就新之爲上上者也。三、四再將「去不回」三字極畫一通，以甚著其輕薄之罪焉。（後解）後解，然而才子終亦不忍也！倚戶焉，又依牖焉，登樓焉，又登臺焉。冉冉者，日則修篁也；迢迢者，夜則列宿也。于修篁中呼之或出，無有是也，于列宿邊從天而墮，無有是也。蓋直至於眞既不回，夢亦不入，夫而後才子之眼穿，才子之泪枯，才子之心斷，才子之氣盡焉。嗚呼，世豈非眞有此人哉。《唐詩快》卷一一：道士觀中所述，全與道觀無干。通首八句皆對，而讀之又不覺板重，

亦是一格。

《送王汶宰江陰》《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三、四好。紀昀評：情而近薄。

《闕下芙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二詠芙蓉，卻寫如此十四字作起，眞是大儒格物平天下全副眞才實學，豈爲雕蟲小技而已。三，「天上河」，妙；四，「江南花」，妙。又極清眞，又絕英偉，並不借色金玉朱碧等字，而寫來定是皇家異賞，非復已下所可濫當。（一，寫一人，不寫芙蓉；二，寫萬物，還不寫芙蓉，世上有如此筆墨。）（後解）如此題安可不着頌語，然才着頌語，早又着規語，所謂人臣之於君，忠愛必兼盡也。歌工欲奏即奏，五、六二語可知。

《和程員外春日東郊即事》《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第三句絕妙。查慎行評：有何妙處？何焯評：第七句應「休浣」。紀昀評：三、四好，餘不稱。結句以「語」複「聲」，故改爲「散」。其實「語」字雖複而有意，「散」字不複而無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寫郎官；二，卻無端陪寫一野老。三，「幾處折花」承「郎官」；四，「數家留葉」卻無端亦承他野老，此爲何等章法耶！不知郎官到休沐時，必須異於野老對希，然後始成其爲休沐。又此休沐之郎官，必須歡娛實過野老，然後始成其爲郎官。然則寫野考，正是出像寫郎官。先生用意，固加人一等也。（後解）五、六忽寫藤縈泉浸，一似攀轅卧轍，不聽郎官便去者。將東郊無情景物，特地寫出一片至情，此又奇情妙筆也。七、八又言，便使郎官假滿終去，然東郊鶯柳，只是眷戀不已。作詩有何定態？莊子云：手觸、肩倚、足履、膝踦、官自止，神自行，技之至此，蓋眞有之矣。

《裴端公使院賦得隔簾見春雨》《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前四句儘好，後四句巧。馮班評：前四句傷複，易頷聯爲妙。紀昀評：「但覺」、「唯看」四字複。但賦簾外雨耳，「隔」字、「見」字、「春」字俱未到。

《送楊侍御》《五代詩話・僧貫休》引《留青日札》：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鄔三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貫休《逢周樸》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於當時之君，而反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

《賦得秤送孟孺卿》《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三、四賦秤甚妙，餘皆工。馮舒評：可謂奇而切。然一落格，便入俚醜。紀昀評：無情牽合。題已欠通，詩安得情通理愜？故句句關合，極用意而終歸小樣。

傳記

《新唐書・藝文志四》《包融詩》一卷。二子何、佶【略】何字幼嗣，大曆起居舍人。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包佶集》天寶六載進士。兄何後一年。

《唐才子傳・包何》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略】天寶七年楊譽榜及第。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包何集》一卷。

韋執誼

《舊唐書・韋執誼傳》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爲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爲南宮郎。德宗時，召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

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誼信然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執誼爲宰相，乃自朝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國政，故令執誼爲宰相於外，己自專於內。執誼既爲叔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文曰：「不敢負約爲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執誼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憲宗受內禪，王伾、王叔文徒黨並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略】卒於貶所。

《雲谿友議・贊皇勳》 先是韋相公執誼得罪，蔓變於此，今朱崖有韋公山。柳宗元員外與韋丞相有齠年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尚書宗儒相公，勸表雪韋公之罪，始詔歸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贊皇感其遠謫不還，爲文祭曰【略】。

《宋史・藝文志二》 韋執誼《翰林故事》一卷。

劉禹錫《和僕射牛相公追感韋裴六相登庸皆四十餘未五十薨歿豈早榮早枯之義今年將六十猶粗强健因親故勸酒率然成篇并見寄之作》 坐鎮清朝獨殷然，閒徵故事數前賢。用才同踐鈞衡地，稟氣終分大小年。威鳳本池思泛泳，仙查舊路望回旋。猶憐綺季深山裏，唯有松風與石田。

釋靈一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道人靈一》 自齊梁以來，道人工文多矣，罕有入其流者。一公乃能刻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偉歟。如「泉涌堦前地，雲生戶外峰」，則道猷、寶月，曾何及此。

《唐國史補》卷下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爲文。吳僧皎然，亦名書，盛工篇什【略】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 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略】，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

獨孤及《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并序》 思入無間，興含飛動。潘、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公能綴之。

《唐才子傳・道人靈一》 尤工詩，氣質淳和，格律清暢。

徐獻忠《唐詩品》 一公詩雖復剪刻，彌精律調，要之泓泛微波，未勝皎然，而凈密之致，終當獨步。如「月影沉秋水，風聲落暮山」，又「水容愁暮急，花影動春遲」，又「孤煙生暮景，遠岫帶春暉」，皆有雅思可采。林居靜僻，遊心象外，固宜有爾，然超悟會心，尚在煙花山水之間，未能了入眞境。

《詩藪內編・近體上》 緇流若靈一，中唐共推，不在孟雲卿、皇甫冉下。

《石洲詩話》卷二 唐詩僧多卑卑之格，惟皎然、靈一差勝。

分論

《靜林精舍》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五句最奇，下句亦稱。紀昀評：五句事出《晉書》，殊無奇處。又：中四句句調一同，三、四亦太裝點。

《溪行即事》 《唐詩歸・中唐八》「孤舟屢失道，但聽秋泉聲」鍾惺評：不須作禪語，自是定慧中，有獲之言。

《題僧院》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唐汝詢曰：「老僧多」三字亦好。又曰：語不入禪而有禪韻，是詩僧，非悟道僧。周珽《訓》曰：閒月引行，松蘿帶雪，景何幽也。山雲應接，禪隱衆多，境何勝也。總見僧院之雅僻。

傳記

獨孤及《唐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并序》 公諱靈一，俗姓吳，廣陵人也。神清氣和，方寸地靈，與太初元精合其純粹，聞思修惠，介然生知。九歲出家，三千斷結，嚴持律藏，將紹法寶。示人文學，以誘世智。初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充報圓，緣斷相滅，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終於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有六。

《宋高僧傳·唐餘杭宜豐寺靈一》 以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滅於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五，凡滿十五安居。

《唐才子傳·道人靈一》 一公，剡中人。童子出家，缾鉢之外，餘無有。天性超穎，追蹤謝客。隱麻源第三谷中，結茅讀書。後白業精進，居若耶溪雲門寺，從學者四方而至矣。尤工詩，氣質淳和，格律清暢。兩浙名山，暨衡、廬諸甲剎，悉所經行。與皇甫昆季、嚴少府、朱山人、徹上人等爲詩友，酬贈甚多。刻意聲調，苦心不倦，騁響叢林。後順寂於岑山。

紀事

獨孤及《唐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并序》 右補闕趙郡李紓、殿中丞侍御史頓邱李湯，嘗以文字言語游公廊廡，至是相與追錄遺懿，以詒塵劫。【略】公之先世爲富家，既削髮，推萬金之產，悉以讓諸孤昆季，所取者獨衲衣錫杖及身而三，捨七界五欲，如棄涕唾，公之純白也。其所底止，必擇山間樹下無塵垢之地。初，舍於會稽南山之南懸溜寺焉，與禪宗之達者釋隱空、虔印、靜虛，相與討十二部經第一義諦之旨。既辨惑，徙居餘杭宜豐寺，鄰青山，對佳境，以嶺松澗石爲梵宇，竹風月露爲丈室，超然獨往，與法印俱。自是師資兩忘，空色皆遣。暴風偃山，而正智不動，巨浪沃日，而浮囊自安。於是著《法性論》，以究實諦，公之懸解也。公智刃先覺，法施無方，每禪誦之隙，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興含飛動。【略】蓋將胎合詞林，與儒墨同其波流，然後循循善誘，指以學路。由是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趙郡李華、潁川韓極、中山劉穎、襄陽朱放、趙郡李紓、頓邱李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范陽張南史、清河房從心，相與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咏終日。其終篇必博之以文，約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投之以法，味欲使俱入不二法流，公示教之攘門也。

《宋高僧傳·唐吳興法海》 天寶中，預揚州法愼律師講肆，同曇一、靈一等推爲顏、冉焉。

又《唐常州興寧寺義宣》 時於江都習業，與會稽曇一、閩川懷一、慶雲靈一同門爲朋也。晉陵既有三宣，愼門復出三一焉，江表資爲美談。

《嘉泰會稽志·高僧》 雲門靈一律師，持律甚嚴，以清高爲世所推。姚合贈之以詩曰：「童子病來煙火絕，清泉還齒過齋時。」亦能詩。劉長卿、嚴維、郎士元、皇甫冉皆以詩與之往來。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靈一集》一卷。

《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九 《唐四僧詩》六卷【略】(靈一詩二卷)。

藝文

劉長卿《重過宣峰寺山房寄靈一上人》（存目）

嚴維《哭靈一上人》 經論傳緇侶，文章遍墨卿。

李嘉祐《同皇甫侍御題薦福寺一公房》（存目）

又《同皇甫冉赴官留別靈一上人》 法許廬山遠，詩傳休上人。

皇甫冉《西陵寄靈一上人》（存目）

張南史《西陵懷靈一上人兼寄朱放》（存目）

張籍《寄靈一上人初歸雲門寺》（存目）

姚合《寄重一律師》（存目）

包佶

論述

綜論

梁肅《秘書監包府君集序》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風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可與圖事；誦詩三百，可以將命，可與專對。若子產入陳，以文辭爲功。仲尼弟子，用文學命科。文學者或不備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於戲，才全其難乎。有唐故秘書監丹陽公包氏諱佶，【略】不其偉歟。諷諭其從政，則執度行志，率誠會理，不苟簡晦昧以撓其守。故其言體要，而動有事功，易稱君子之光，傳美忠文之實，公之謂也。

權德輿《祭秘書包監文》 又領祕邱，六藝章明。偃息文囿，優游漢庭。雅韻拔俗，清機入冥。立言大旨，爲經爲紀。行中文質，不華不俚。魯史一字，詩人四始。泝其源流，用制頹靡。

清晝《贈包中丞書》 今海內詩人，以中丞爲龍門，賢與不肖，雷同願登。仰測中丞之爲心，固進善而拒不工也。晝無西施之容，不合輒議西施之美，然心之服矣，其敢蔽諸？

《唐才子傳・包佶》 佶天才贍逸，氣宇清深，心醉古經，神和大雅，詩家老斫輪也。與劉長卿、竇叔向諸公皆莫逆之愛。

徐獻忠《唐詩品》 秘書心悰深鬱，姿態深宏，五言排律可謂中唐作者。其他小詩，未見融悟。至如風雨樂章，開闔感變，亦諧陰呂。少與兄何齊名，自予觀之，衛有武公，魯人不復稱哲昆矣。

分論

《對酒贈故人》 清晝《贈包中丞書》：一昨見「秋晚離披菊」一章，使晝卻顧鄙拙，盡欲焚燒。凝思三復，彌得精旨。中丞寄重任大，堆案日盈，而言詩至此，豈非凝心悉到耶。

《答賈拾遺卧病見寄》 《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詩欲新而不陳。「已辨酒中蛇」，則無疑矣。「已辨」二字佳。事故而意新。「枸杞懸泉水」、「芙蓉伏火砂」，亦新。紀昀評：欲新固是，然不可於小處求新。查慎行評：硃砂有芙蓉箭鏃。

《嶺下卧疾寄劉長卿員外》 《能改齋漫錄》卷五：唐包佶《嶺下卧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疏。」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與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佶又有《風痺寄懷》詩甚哀，首云：「病夫將老矣，無可答君恩。衾枕同羈客，圖書委外孫。」中云：「無醫能卻老，有變是游魂。」前用喪馬開卦事，此又用游魂變卦事，必頗精於《易》。劉長卿答和此詩又云：「落日棲鴉鳥，行人達鯉魚。」稱爲包諫議，未審坐何事貶嶺下？馮舒評：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何與《易》哉？佶坐善元載貶嶺南萬里，虛谷似全不知書者。又馮班評：不讀書至此。紀昀評：二、三聯近似香山。結句不盡。

《秋日過徐氏園林》 《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五、六工甚。查慎行評：五、六殊拙。紀昀評：佶，盛唐人，而詩逗漏晚體。風會漸移，機必先兆。又評：四句亦工，然工處正是纖小處。《四溟詩話》卷四：庾信《詠荷》詩：「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梁簡文《納涼》詩：「遊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蔡」雖大龜，然字面入詩，殊欠明爽。包佶《秋日園林》詩：「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晚唐雖下六朝，由其不用「蔡」字，乃佳。

《抱疾謝李吏部贈訶黎勒葉》 《唐音癸籤・詁箋五》：包佶《訶黎勒葉》詩：「茗飲慚調氣，梧丸喜伐邪。」按《本草》：訶黎勒樹似本梡，花白，子似梔子，主消痰下氣等疾。來自南海舶上，廣州亦有之。茗亦能下氣。此言其功勝茗。「梧丸」，謂入用丸如梧子也。今醫家所用訶黎勒，是其子，不聞用葉者。應

是《本草》失收耳。

《**酬于侍郎湖南見寄十四韻**》《升庵詩話・杜詩與包佶同意》：包佶詩「波影倒江楓」，與杜詩「石出倒聽楓葉下」同意，二句並工，未易優劣也。

《**發襄陽後却寄公安人**》《詩辯坻》卷三：包佶詩「王粲頻徵楚，君思許入秦」，借「君」對「王」，不拘姓名，從杜公「子雲」、「今日」，「高鳳」、「聚螢」來。

《**宿廬山贈白鶴觀劉尊師**》《五代詩話・徐鉉》引《叢殘小語》：詩中有字音平仄借讀者，既經前人用過，亦可據以諧律。【略】包佶詩「曉漱瓊膏冰齒寒」，冰讀去聲。《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音訓類》：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略】包佶「曉漱瓊膏冰齒寒」，「冰」去聲。《歷代詩話・唐詩・冰》：吳旦生曰：水凝曰冰，作平聲。所以寒物曰冰，作去聲。包佶詩「春飛雪粉如毫潤，曉漱瓊膏冰齒寒」，【略】皆作去聲。《容齋隨筆》云：唐人謂詞部曰冰廳，冰音柄。《因話錄》云：言其清旦冷也。

《**秋居病中**》《瀛奎律髓》卷四四紀昀評：薄而稍新。

傳記

《**新唐書・包佶傳**》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略】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唐才子傳・包佶**》（存目）

紀事

獨孤及《弔道殯文并序》 辛丑歲大旱，三吳饑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爲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撑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已來不書。【略】於是延陵包佶，作《道殯文》，蓋《小雅・雲漢》之流。

《**宋高僧傳・唐洪州開元寺道一**》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略】憲宗追謚曰「大寂禪師」，丹陽公包佶爲《碑》紀述，權德輿爲《塔銘》。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包佶集》一卷。唐秘書監包佶撰，天寶六載進士。

藝文

劉長卿《酬包諫議佶見寄之什》 高文不可和，空愧學相如。

皇甫冉《送包佶賦得天津橋》（存目）

顧況《寄秘書包監》（存目）

賈常《故秘監丹陽郡公延陵包公挽歌詞》 筆下調金石，花開領搢紳。

賈牟《故秘監丹陽郡公延陵包公挽歌》（存目）

戴叔倫《將遊東都留別包諫議》（存目）

盧綸《酬包佶郎中覽拙卷後見寄》 令伯支離晚讀書，豈知詞賦稱相如。枉逢花木無新思，拙就溪潭損舊居。禁路看山歌自緩，雲司玩月漏應疏。沈憂敢望金門召，空愧巴歈並子虛。

權德輿《陪包諫議湖墅路中舉帆》（存目）

孟郊《上包祭酒》 嶽嶽冠蓋彥，英英文字雄。瓊音獨聽時，塵韻固不同。春雲生紙上，秋濤起胸中。時吟五君詠，再舉七子風。何幸松桂侶，見知勤苦功。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

又《哭秘書包大監》（存目）

權德輿《祭秘書包監文》 維貞元八年歲次壬申五月朔日，故吏金部員

外郎蕭存、太常博士權德輿、大理寺丞王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秘書包七丈之靈。【略】未及下壽，胡爲不淑？遺孤藐然，銜恤茹毒。善慶不誣，期於必復。某等劣薄，嘗承討論。通世宿好，嘉招厚恩。舞雩春遊，昔實童子。峴首良會，俄叨知己。歲月遄邁，或行或止。慰薦難忘，音徽不已。各忝官命，來歸帝里。話舊語新，悲歡未幾。【略】信宿之間，格言在耳。精識不亂，達生大觀。謝醫禱於門人，順一氣之聚散。大鈞無期，化往何之？邦國殄瘁，古今悽其。虛室寥寥，總帷披披。哀從中來，雪涕交揮。

雜録

《奉天録》卷二　時（陳）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揚子，鷄犬無遺。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佶以財帛一百八十萬匹轉輸入京，少遊盡取之。佶自詣少遊止之，少遊長揖而遣之，又遣幕佐責佶揚子院財帛孔目。佶先有守附三千人被少遊隸焉，又加伺隙。佶心不安，遂急棹渡江，妻子伏於案牘中。佶使使飛表於蠟丸中，論少遊收財事。

《唐國史補》卷上　包佶自陳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數代不與陳氏爲婚媾。」

顧況

論述

綜論

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寶【略】均號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煦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

《唐國史補》卷中　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爲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

《詩人主客圖》　廣大敎化主：白居易。【略】升堂三人：盧仝，顧況、沈亞之。

《滄浪詩話・詩評》　顧況詩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風骨處。

徐獻忠《唐詩品》　況詩天才不足，而問辯有餘，雖有骨氣，殊乏風彩。其《補亡》諸詩頗有流調可諷，然詞旨不圓，終違機悟。晚居華山，自號華陽眞逸，今觀其詩，類非裁謝風塵，超脫凡徑，此豈感貺於山靈者耶？

《詩藪内編・古體上・雜言》　唐人諸古體，四言無論。爲騷者太白外，王維、顧況三二家，皆意淺格卑，相去千里。

又《近體上・五言》　錢制作富而章法多乖，劉篇什鉅而句律時舛，盛之降而中也，二子實首倡之，間有一二，若【略】顧況樂府，戎昱《涇州》等作，整齊閎亮，稍協前規。

《靜居緒言》　致拙意新以矯時習者，杜司勳之俊才也。創奇出怪以極鬼工者，李昌谷之幽思也。顧逋翁之樂府，可爲鼓吹張、王。李庶子之絕句，是足追攀王、李。皆立幟一家，居然作手。

《載酒園詩話又編・顧況》　顧況詩極有氣骨，但七言長篇，粗硬中時雜鄙句，惜有高調而非雅言。如《李供奉彈箜篌歌》：「指剝葱，腕削玉，饒鹽饒醬五味足。弄調人間不識名，彈盡天下崛奇曲。」後又云：「銀器胡瓶馬上馱，瑞錦輕羅滿車送。」眞爲可恨。《詩歸》賞之。《烏啼曲》云「此是天上老鴉鳴，我聞老鴉無此聲」，亦可厭。余所有顧集無此數詩，此編詩者亦具眼也。惟《彈箏歌》尚佳，如：「獨抱梁州只幾拍，風沙對面胡秦隔。聽中忘卻前溪碧，醉後猶疑邊草白。」眞在「新繫青絲百尺繩」之上，不宜軼去。然在集中，正不必索隱探幽，終當以《棄婦詞》爲第一。如：「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迴首語小姑，莫嫁如兄夫。」雖繁弦促節，實能使行雲爲之不流，庭花爲之翻落。其次則《公子行》尚可觀，如「紅光拂拂酒光凝，當街背拉金吾

行。朝游鼕鼕鼓聲發，暮游鼕鼕鼓聲絕。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階月」。如見膏粱紈袴之狀也。

《**石洲詩話**》**卷二**　顧逋翁歌行，邪門外道，直不入格。

《**大歷詩略**》**卷六**　逋翁樂府歌行多奇興，擬之青蓮近似，但無逸氣耳。錄其稍平正可法者卻高。

《**三唐詩品**》**卷二**　其源出於湯惠休。幽永善懷，如層波疊藻。雖淵瀾未闊，而芳潤相因。行路悲歌，扣樂府之襟喉，傳齊、梁之粉澤。六朝香草，猶勝晚季風華。

分　論

《**燕于巢**》《唐音癸籤・詁箋八》：附訂譌【略】顧況。（燕作巢，避戊己，見《博物志》，驗之信。況四言「燕燕于巢，綴緝維戊」，誤用。）

《**囝**》《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香山居士》引《蔡寬夫詩話》：呼兒爲囝，父爲郎罷，此閩人語也。顧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囝別郎罷心摧血」，況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爲戲，至今觀者爲之發笑。《猗覺寮雜記》卷上：顧況作《哀閩》云：「囝生南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方言》，楚人謂男爲臧，女爲獲。既云絕其陽則可以爲臧耳，又云爲獲，是陰陽不分，男女不辨也。《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以其俚樸，反近風雅。「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致金滿屋，爲髡爲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鍾惺評：冤號滿紙。「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譚元春評：繚繞之音，絕是樂府。《唐音癸籤・詁箋八》：顧況有《囝》詩一章，略曰：【略】此爲唐閹宦作也。唐宦官多出閩中，小兒私割者號私白，諸道每歲買獻之於朝，故當時號閩爲中官區藪，備載《唐書・宦官傳》。時中貴人初秉權作焰，況詩若憐之亦若簡賤之，寓有微意在。《載酒園詩話・用事》：詩中使事如使材，在能者運用耳。石崇以蠟代薪，釜中之味，不因而加腆。桓溫以竹頭治舟，遂成平蜀之功。如顧況《哀囝》詩頗鄙樸，務觀用爲《戲遣老懷》曰：「阿囝略如郎罷意」，便成一則典故，且語雖謔而有情致，此能化俗事爲雅者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青箱雜記》云：「唐世多取閩童爲閹奴，故況陳其苦以諷。」閩童亦人子，何罪而遭此毒耶？即事直書，聞者足誡。《歷代詩話・唐詩・郎罷》：顧況有詩云：「郎罷別囝，囝別郎罷，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吳旦生曰：閩中風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囝，退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因唐世多取閩童爲閹奴，故爲哀閩之詞，取此方言以諷焉。山谷《送陳少章住餘杭從蘇公》詩云：「斑衣兒啼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罷」，宋子虛詩：「郎罷滕陰老淚潸」，皆用退翁語。

《**棄婦詞**》《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文皇《帝京》之什，允濟《廬嶽》之章，子昂《感遇》之篇，道濟《五君》之詠，浩然「疏雨」之句，薛稷「郊陝」之吟，太白《古風》《書懷》，少陵《羌村》《出塞》，儲光羲之田舍，王摩詰之山莊，高常侍之紀行，岑補闕之覽勝，孟雲卿《古離別》，王昌齡《放歌行》，李頎《塞下曲》，常建《太白峰》，韋左司《郡齋》，柳儀曹《南澗》，顧況《棄婦》，李端《洞庭》，昌黎《秋懷》，東野《感興》，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又，楊用修謂中唐後無古詩，惟李端「水國葉黃時」，溫庭筠「昨日下西洲」，及劉禹錫、陸龜蒙四首。然溫、李所得，六朝緒餘耳。劉、陸更遠。惟顧況《棄婦詞》，末六句頗佳。《石洲詩話》卷二：《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顧況《棄婦詞》乃云：「憶昔初嫁君，小姑才倚牀。今日辭君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致而又帶傖氣，可謂點金成鐵。

《**行軍行二首**》《唐詩鏡》卷三三：有風格。

《**弋陽溪中望仙人城**》《唐詩歸・中唐二》「上界浮中流，光響洞明滅」鍾惺評：幽奧而古。

《**寄上兵部韓侍郎奉呈李户部盧刑部三侍郎**》《問花樓詩話》卷一：顧況詩「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綠烟」二句，情詞明麗，其集不載，因知古人詩文遺佚者多矣。

《**上湖至破山贈文周蕭元植**》《說詩樂趣》卷一引《王直方詩話》：潘邠老云，陳三所謂「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語爲得。如「不知眼界開多少，白雲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

年，人堪幾回別？」舒王《與故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詩曰：「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皆奪胎法也。《對牀夜語》卷三：「十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人謂此詩本顧況「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之句。予讀老杜《別唐十五》詩云：「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顧之意或原於此。《詩學全書》卷四：此寫契闊之久與後會難期之懷。

《酬本部韋左司》《碧溪詩話》卷八：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嘗疑人未曾用，及觀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況云：「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老杜：「別浦雁賓秋。」《大歷詩略》卷六：因與韋公唱和即效韋體，此固爲不及，亦風格儘高「游子不待晴」以下，逋翁自叙，似是貶饒州司戶時也。

《酬漳州張九使君》《唐音癸籤・詁箋三》：莫徭盧亭：顧況《酬漳州張使君詩》：「薛鹿莫徭洞，網魚盧亭洲。」《地理志》：莫徭，夷蜑名，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薛鹿，即殺鹿，《集韵》蹔與殺同音同義，此省爲薛也。盧亭者，居海島，赤身無衣，常下海捕魚，能伏水中三四日不死，相傳爲盧循子孫，亦名盧餘。漳郡，唐初所開，固當以此入詠。

《在滁苦雨歸桃花崦傷親友略盡》《唐詩歸・中唐二》「廢氣忝殘生，後來亦先夭」鍾惺評：「忝」字「亦」字便可傷。

《公子行》《對牀夜語》卷五：顧況云：「雙鐙懸金縷鶻飛，長衫刺雪生犀束。」不過形客其車馬衣服之盛耳。然末句云：「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階月。」氣象不侔矣。《唐詩鏡》卷三三：絕有意致。

《悲歌》《唐詩鏡》卷三三：起饒感慨，「我欲」四語，意調未得高遠。《養一齋詩話》卷八：又按《才調集》顧況《悲歌》四首，與《文粹》顧況《悲歌》三首，章句多少互異。愚謂當以《文粹》本爲正。蓋《文粹》本前有顧況自序，似爲詳覈。且《文粹》本第二首云：「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淥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首尾宛轉關生，完整一片，較之《才調》本以「新繫青絲百尺繩」四句爲一首，「何處春風驚曉幕」四句爲一首，而又無「臨春風」以下六句者，格韻實屬過之。漁洋亦第云章句不同而已，未加論斷也。

《遠思曲》《唐詩鏡》卷三三：動自振絕。

《攀龍引》《唐詩鏡》卷三三：數語自足了當。

《露青竹杖歌》《四溟詩話》卷四：詩中罕用「血」字，用則流於粗惡。李長吉《白虎行》云：「袞龍衣點荆卿血。」顧逋翁《露青竹鞭歌》云：「碧鮮似染萇弘血。」二公妙於句法，不假調和，野蔬何以有味。《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小小題，諷刺慷慨，胸中有故，莫作詠物看。《唐詩鏡》卷三三：不嫌潦倒。

《春草謠》《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妙在不添一語。

《范山人畫山水歌》《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題外異想，細思之卻又切題，妙在此中。

《宜城放琴客歌》《優古堂詩話》：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秘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

《李供奉彈箜篌歌》《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慢聲，緩節，貴有微語居要，便覺冗易處可略。「光照手，實可憎」譚元春評：寄情無謂。「不照箜篌聲裏能」鍾惺評：「能」字妙在落得不穩。

《洛陽早春》《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粧砌甚佳，不覺爲俳。第六句尤可喜。何焯評：落句亦有別趣。紀昀評：三四偶然湊泊，不可刻意效之。《筱園詩話》卷四：律詩鍊句，以情景交融爲上，情景相對次之，一聯皆情、一聯皆景又次之。【略】情景相對者，如工部「白首多年病，秋天一味涼」，「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宋之問「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顧況「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等句，一句情對一句景是也。《大歷詩略》卷六：起五字飄灑，落句不粘，故園芳月卻轉入身客洛陽，虛度光陰，用筆何婉而善變也。

《經慶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猶」字、「尚」字稍相犯。馮舒評：「猶」、「尚」似不妨，但亦覺板，馮班評：「猶」「尚」字正不害。

無名氏(乙)評：極自然，却不滑爛。紀昀評：此論甚是。但似此者多矣，何以袒護者又不爲拈出耶？又：二句笨而無理，四句粗鄙。又：已逗晚唐劣調。

《空梁落燕泥》《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卷幙參差燕，常啣濁水泥。」首二句先破空梁燕泥。「爲黏珠履跡，未等畫梁齊。」二句描寫落字。「舊點痕猶淺，新巢緝尚低。」二句申寫落字。「不緣頻上落，那得此飛棲。」末二句反結。言不因啣泥之頻落，則不得有巢，安得在此飛棲乎？

《歷陽苦雨》《唐音癸籤・詁箋一》：亥市：顧況詩云：「亥市風煙接」，張籍詩云：「江村亥日長爲市」，按洪氏《隆興職方乘》云：「嶺南村落有市，謂之虛，以其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痎，言如痎疾，間而復作。江南惡以疾稱，因止曰亥。」獨徐鍇《水志》云：「荆吳俗以寅申巳亥日集於市，故名亥市。」其說較洪氏爲雅。

《送大理張卿》《唐詩鏡》卷三三：清徑。

《送從兄使新羅》《唐詩鏡》卷三三：氣鍊，故語不琢而堅。《四溟詩話》卷三：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顧況《送從兄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略】王初《南中》詩：「陰火雨中生。」凡作詩不惟專尚新奇，雖雷同必求獨勝。王能鍊句，晚唐亦知此邪？《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結得有力。風骨未高，才情煥發。《石園詩話》卷一：顧逋翁《送從兄使新羅》云：「鬢髮成新髻，人參長舊苗。」爲唐人詠參之始。

《夢後吟》《唐詩箋註》卷七：老去心情，一歸岑寂。夢餘覽鏡，絕意塵緣。曰「還有夢」，「已無心」，詩味深而旨。

《憶鄱陽舊遊》《唐詩鏡》卷三三：末句風味。宋顧樂《唐人萬首絕句選》評：末五字不寐時聞見俱清。

《洛陽陌二首》《唐詩鏡》卷三三：末語芬。

《江上》《唐詩鏡》卷三三：末句佳。《唐詩箋註》卷七：空明景色，耳目俱清，令人動扁舟之想。

《溪上》《唐詩鏡》卷三三：景趣佳絕，令人腸斷。

《憶故園》《唐詩鏡》卷三三：末句巧于寫意。《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略】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不如顧況「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載酒園詩話・三偷》：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如戎昱《寄湖南張郎中》曰：「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與武元衡「春風一夜吹鄉夢，又逐春風到洛城」，顧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同意，而戎語爲勝。以「不知湖水闊」五字，有搔頭弄姿之態也。然皆本於岑參「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題葉道士山房》《三體唐詩》卷二高士奇輯注：「近得麻姑書信否？潯陽江上不通潮。」潮至潯陽而回。詩意謂道路不通，麻姑之信難得。《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上》：言山房景事，居然仙家，與世迥別。第神仙杳寞，向無接見之者，道士豈授其書籙也？復二句設爲疑問，見仙事有無，凡人俗骨，莫作玄虛之想。

《山中》《藝苑卮言》卷四：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唐詩鏡》卷三三：輕便，却近《竹枝詞》體。《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野人自愛山中宿，況是葛洪丹井西。」葛洪井，所在有之。此詩乃題越州雲門六寺。「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詩意謂本愛山中，況有仙境之勝，然不可留者，以庭樹啼鵑牽客思也。蓋逋翁蘇人客趣。

《聽角思歸》《唐詩鏡》卷三三：意盡。《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上》：故園荒蕪，歸期未卜，角聲悲慘，客思凄凉，夢起盤桓，殘月空照，此時情況，何能獨堪？妙在「人不見」三字，見傷心惟自知之耳。

《宮詞五首》二《大歷詩略》卷六：此亦追憶華清舊事。《詩境淺說續編》：首二句言笑語笙歌，傳從空際，當是詠驪山宮殿，故遠處皆聞之。後二句但言風傳玉漏，簾捲銀河，而《霓裳》歌舞，自在清虛想象之中。此詩採入《長生殿傳奇》，哀絲豪竹之場，至今傳唱。作者興到成吟，當不料千載下長留餘韻也。

《宿昭應》《唐詩解・七言絕句四》：上聯狀昔日之繁華，下聯見今日之寂寞，所以識玄宗祈禱之無益也。《唐詩摘鈔》卷四：次日想見當日扈從之盛，較王維「青山盡是朱旗繞」，語特隱秀。三、四二語今昔對照，自是不堪回首。李約詩「玉輦升天人已盡，故宮猶有樹長生」，諷求仙不效，此地空有樹名長生耳。此詩亦與同意，只用「長生殿」隱隱寓諷，含意更深。《大

歷詩略》卷六：氣調忽似龍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刺祈禱之無益也。

《**葉上題詩從苑中流出**》《唐詩鏡》卷三三：更一轉意，自覺怨甚。

《**宮詞**》《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詞》，王維《少年行》，高適《營州歌》，王之渙《涼州詞》、韓翃《江南曲》，劉長卿《昭陽曲》、劉方平《春怨》、顧況《宮詞》、李益《從軍》【略】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

《**望夫石**》《後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艇齋詩話》：《後山詩話》云：「《望夫石》詩，以顧況【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爲絕唱。」其說是矣。但非顧況詩，乃王建詩也。《詩林廣記前集・望夫石》：《復齋漫錄》云：陳無己《詩話》云：【略】余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豈無己、叔達偶忘之邪？《苕溪漁隱》謂：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列建詩中。則無己，叔達之誤無疑矣。

《**漁父詞**》《艇齋詩話》：山谷《漁父詞》：「新婦磯頭新月明，女兒浦口暮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此三句本顧況《夜泊江浦》六言，山谷每句添一字而已。「新月」、「暮潮」，「戲魚」，乃山谷新添也。《能改齋漫錄》卷一六：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玄眞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芘一身青篛笠，相隨到處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篛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

《**短歌行**》二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悠然神遠。

又五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言悃忱之無由上達也，總以微婉出之。

《**黃鍾宮爲律本賦**》《賦話・新話三》：唐顧況《黃鍾宮爲律本賦》云：「或煦或吹，根初九爻而立紀，日來月往，首十二管以成功。」字字典核，纔是宮爲律本，後來作者俱不及。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石園詩話》卷一：殷璠云：「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克嗣厥跡。且兩賢氣同體別，而王稍聲峻。」又云：「常建詩以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兩評皆善。三人雖皆第進士，而王終於龍標尉，常終於盱眙尉。王猶不矜細行，常則無瑕。儲歷官監察御史，祿山反，受僞署，賊平貶死。顧況序其集云：「挾身賊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何以言命。然窺其鴻黃窈邃之氣，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薄其行而重其詩，可謂善於論斷矣。

傳記

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常從韓晉公於江南爲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順，爲衆所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九十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韜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眞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揚雄、孟子，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十卷，泣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莅宣武軍，余裒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歷代名畫記**》卷一〇　顧況，字逋翁，吳興人。不修檢操，頗好詩詠，善畫山水。初爲韓晉公江南判官，入爲著作佐郎。久次不遷，乃嘲誚宰相，爲憲司所劾，貞元五年貶饒州司戶。居茅山，以壽終。有《畫評》一篇，未爲精當也。

《**舊唐書・李泌傳**》　顧況者，蘇州人，能爲歌詩，性詼諧，雖王公之貴與

之交者，必戲侮之，然以嘲誚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己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群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遂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

《唐詩紀事・顧況》（存目）

《唐才子傳・顧況》（存目）

姚士麟《华陽集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尚書故實》 顧況志尚疏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幽閑鼓吹》 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亦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

《北夢瑣言》卷七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曰：「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

《唐詩紀事・韋應物》 應物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惟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廁賓列，與之酬唱。

作品本事

《本事詩・情感第一》 顧況在洛，乘間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雲溪友議・雜嘲戲》 賀秘監、顧著作，吳越人也。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賀知章曰：「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男兒。」顧況和曰：「鈒鏤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顧況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二》《顧況文集》十九卷。

《郡齋讀書志・顧況集二十卷》（存目）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顧況集》五卷，唐著作郎吳郡顧況逋翁撰。至德二載進士，皇甫湜作序。湜嘗言：「吾自爲顧況作序，未嘗許他人。」況在唐蓋爲人推重也。集本十五卷，今止五卷，不全。

《宋史・藝文志七》《顧況集》十五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顧況詩》二卷。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顧況《華陽集》二卷（附子非熊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一卷》 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眞逸。集有皇甫湜序，稱爲三十卷。《讀書志》作二十卷，《書錄解題》唯載其詩集，云本十五卷，今止五卷。其本今皆不傳。此本乃明萬曆中況裔孫名端裒其詩文成三卷，末附況子非熊詩十餘首。《文苑英華》、《唐文粹》中尚有況詩四首，非熊詩一首，皆未收入，尚未爲賅備也。【略】《本事詩》又載況紅葉題詩事，尤屬不經。其所題詩亦猥鄙不足傳，皆好事者爲之也。

《部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一卷。（唐顧況撰，明顧氏刻。席刻共五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录標注・別集類一**》　曾見傳抄本，亦四卷，九行十八字，二十五世孫顧名端校正，從張芙川藏本出，有姚士粦撰《顧著作傳》。清道光中浙江黃鶴山莊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顧《華陽集》三卷附非熊詩，唐顧況撰。況字逋翁，海鹽人，至德二年進士。官秘書郎，遷著作郎，貶饒州司戶。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眞逸。集舊編爲三十卷。此明萬曆中況二十五世孫端所輯，止上中下三卷，附其子非熊詩一卷。前有睦州皇甫持正原序。又海鹽姚士麟撰顧著作傳，餘姚孫鑛，里人沈孝徵重刻序，有抱經堂藏書朱文長印。

藝文

包佶《**顧著作宅賦**》（存目）

張繼《**送顧況泗上覲叔父**》（存目）

劉太真《**顧十二況左遷過韋蘇州房杭州韋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詩辭章高麗鄙夫之所仰慕顧生既至留連笑語因以成篇以繼三君子之風焉**》（存目）

韋夏卿《**送顧況歸茅山**》　聖代爲遷客，虛皇作近臣。法尊稱大洞，學淺忝初眞。鸞鳳文章麗，煙霞翰墨新。羨君尋句曲，白鶴是三神。

綦毋誠《**同韋夏卿送顧況歸茅山**》　謫宦聞嘗賦，遊仙便作詩。白銀雙闕戀，青竹一龍騎。先入茅君洞，旋過葛稚陂。無然列禦寇，五日有還期。

皎然《**送顧處士歌**（**吳興丘司議之女聲即況也**）》　吳門顧子予早聞，風貌眞古誰似君。人中黃憲與顏子，物表孤高將片雲。性背時人高且逸，平生好古無儔匹。醉書在篋稱絕倫，神畫開廚怕飛出。謝氏檀郎亦可儔，道情還似我家流。安貧日日讀書坐，不見將名干五侯。知君別業長洲外，欲行秋田循畎澮。門前便取轂觫乘，腰上還將鹿盧佩。禪子有情非世情，御荈貢餘聊贈行。滿道喧喧遇君別，爭窺玉潤與冰清。

貫休《**讀顧況歌行**》　雪泥露金冰滴瓦，楓檉火著僧留坐。忽睹逋翁一軸歌，始覺詩魔辜負我。花飛飛，雪霏霏，三珠樹曉珠纍纍。妖狐爬出西子骨，雷車拶破織女機。憶昔鄱陽寺中見一碣，逋翁詞兮逋翁札。庾翼未伏王右軍，李白不知誰擬殺。別，別，若非仙眼應難別，不可說，不可說，離亂亂離應打折。

韓章、清臺、顧況《**送臺公聯句**》（存目）

晁說之《**觀逋翁執花曲作**》　萬國歸隨盡細侯，阿麼只解愛揚州。錦帆明日知何處，不得龍門洛水遊。

胡奎《**顧況讀書臺**》　朝登紫微寺，日出林扉開。尋僧訪古迹，始見讀書臺。歲月不復考，古人安在哉。空余丹井石，寂寞生蒼苔。

雜録

劉太真《**顧著作宣平里賦詩序**》　宣平里環堵之宅，嘉木垂陰，疏篁孕清，友生顧君寓之所也。前相國宜城伯、夏官卿、博陵公、陳蓬州、藏用上人，賢顧君而訪之，鄙夫與焉。披襟嘯風，境邈神王，孰□炎暑，焉知市朝。吾君則超然，如在天壇華頂之上，意喬松可得而友也，乃賦六言詩以紀會。既明日，屬文之士翕然而和之，八音鏗其盈耳，環堵爛而溢目，舉國傳覽，以爲盛觀。太眞護因首唱，不敢遺繼之美。

《**酉陽雜俎・冥蹟**》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一子，日暮泣成血。【略】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

《**北夢瑣言**》**卷八**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遊。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

《**金華子雜編**》**卷下**　顧況著作集中云：山中樵人，時見長松之上懸挂巨鐘，再尋其鐘，杳無蹊徑。其所在，即貴溪、弋陽封疆之間。愚宰上饒日，有玉山縣民秀頻來說，本邑懷玉山內樵蘇人往往見之，長松森羅，泉石幽麗，前望若有宮苑，林樹掩映。松門之上有巨藤橫亘，挂大鐘，可長丈餘，去地又若十丈。有採樵人矚目望於上下，徘徊竟日。將去，即密記道路遠近，明日與親

識同往，則莫知所在。時樵採則忽遇之，又非向時所在，鐘與松門則無異狀云。旬月前，鄰舍之人見之，不誑也。由是知逋公之記不謬哉。

《**觀林詩話**》 孟郊集有《四嬋娟》篇，謂花、竹、人、月也。誤見顧況集。

《**困學紀聞・評詩**》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爲前太子文學翰林院侍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誠奢也，注謂顧況，誤。

《**升庵詩話・顧況詩句**》 顧況詩：「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綠烟。」二句情景絕妙，雖入《文選》可也。然況集不載，因知古人詩文，雖全集亦有遺者。

《**唐音癸籤・談叢二**》 杜甫詩中每自稱潛夫，顧況詩中每自稱悲翁，可作對。

《**隨園詩話**》**卷一五** 邵又房《贈友》云：「廣陵散裏求知己，不特彈無聽亦無。」余嘆其意包括甚廣。按《文苑英華》顧況序：彈琴者王女繼之，名「日宮」「月宮」，有《歸雲引》《華嶽引》諸曲，皆《廣陵散》之遺音。是叔夜所彈，未嘗絕也。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 滁西南琅邪山，《十道志》謂晉平吳，琅邪王伷出滁中，孫皓送璽至此，因名。獨孤及《琅邪谿述》謂晉元帝之居琅邪邸，而爲鎮東也。嘗游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琅邪。劉唐灣《琅邪谿記》謂崔祐甫《寶應寺碑》、王元之《留題琅邪谿》詩注，皆謂元帝爲琅邪王，南渡駐蹕此山，以其似東海琅邪山而名。按顧況詩云：「東晉王家住此谿」云云，又似吾家始興公曾聚族於此，與前二說不合，今滁州南亦有烏衣鎮。

《**養一齋詩話**》**卷四** 「寂寞古行宮」五絕，或云顧況作，或云元稹作。「君恩已盡欲何歸」七絕，或云趙嘏作，或云孟遲作。皆兩集並刻而有一誤，非相襲也。

楊炎

論述

《**舊唐書・楊炎傳**》 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雅麗，汧、隴之間，號爲小楊山人。【略】與常衮並掌綸誥，衮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己任，人士歸之。嘗爲《李楷洛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

《**辭學指南**》**卷二** 南豐曰：「漢詔令典正謹嚴，尚爲近古。唐常衮、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爲訓詞。其文未有遠過人者。」

傳記

《**舊唐書・楊炎傳**》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陷晉、絳，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徵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肅宗就加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略】(炎)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略】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爲判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略】起爲司勳員外郎，改兵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略】遷吏部侍郎，修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己。【略】載親重炎，無與爲比。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略】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略】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法，【略】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多不視事，喬琳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略】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略】炎既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徒嶺表，朝野爲之側目。【略】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略】上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略】建中二年十月，詔曰【略】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遣。去崖州百里賜死，年五十五。炎早有文章，亦勵志節，及爲中書舍人，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政，睚眦必讎，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以至於敗。

《**新唐書・楊炎傳**》（存目）

紀事

韋處厚《請明察李逢吉朋黨疏》　楊炎爲元載復讐，盧杞爲劉晏報怨。

《唐國史補》卷上　德宗在東宮，雅知楊崖州，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玩。及即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頗倦，盧杞揣知而陰中之。

《杜陽雜編》卷上　（元）載寵姬薛瑤英，【略】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略】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蕭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太平廣記》卷二一三引《唐畫斷》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氣標王韓，文敵揚馬。畫松石山水，出於人之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迴，以示楊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得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睹之。其跡妙上上品。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楊炎集》十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　《楊炎文集》一卷。

藝文

岑參《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題惠淨上人幽居寄兵部楊郎中并序》　友人夏官弘農楊侯，清談之士也。素工爲文，獨立於世。與余有方外之約，每多獨往之意。今者幽躅勝概，歎不得與此公俱。爰命小吏，刮磨石壁，以識其事，乃詩之達楊友爾。【略】吾友不可見，鬱爲尚書郎。早歲愛《丹經》，留心向《青囊》。渺渺雲智遠，幽幽海懷長。

又《人劍門作寄杜楊二郎中時二公並爲杜元帥判官》　二友華省郎，俱爲幕中客。良籌佐戎律，精理皆碩畫。高文出詩騷，奧學窮討蹟。

錢起《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　星臺二妙逐王師，阮瑀軍書王粲詩。

雜録

《雲仙雜記・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其明甚。

又《食蒲桃》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澀，當以太原尹相授。」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

《金石録》卷八　第一千四百三十二，《唐贈揚州都督段府君碑》，楊炎撰，蕭正正書，大曆四年十月。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集古録目》　《唐贈工部尚書郝玉碑》，唐吏部侍郎楊炎撰，前梁州都督府長史、翰林待詔韓秀實八分書。玉，太原厭次人也，官至河西、隴右副元帥，封安邊郡王。碑以大曆九年立。

又卷一〇河中府引《諸道石刻録》　《唐贈司空李楷碑》，唐楊炎撰，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大曆三年立。

袁高

《能改齋漫録》卷一五　貢茶以早爲貴，李郢《茶山貢焙歌》云：「陵煙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帖催。」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

赤印走風塵。」袁高《茶山作》云：「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三詩皆及赤印與牒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玉川子**》 唐袁高爲湖州刺史，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略】此詩古雅，得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尚也。

《**舊唐書・袁高傳**》 袁高字公頤，恕己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有贊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爲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旨，貶韶州長史，復拜爲給事中。貞元元年，德宗復用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令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爰免族戮，雖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改命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爲政，窮極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讎。」遺補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論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略】於是，諫官爭論於上前，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饒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深理切，當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奏：「袁高所奏至當，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優異。」貞元二年，上以關輔祿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待諸道觀察使各選揀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尋卒於官，年六十，中外歎惜。憲宗朝，宰臣李吉甫嘗言高之忠鯁，詔贈禮部尚書。

《**新唐書・袁高傳**》（存目）

《**元和姓纂・元韻**》 恕已生建康，淮南太守。生高，給事中。高生德師，度支、職方郎中；太府少卿異式，戶部郎中。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韓醇注：字公頤，滄州東光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唐國史補**》**卷中** 德宗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貶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貶御史中丞嚴郢，四年貶御史中丞楊頊，皆四月晦，談者爲異。

《**南部新書**》**戊**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以後，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刻石在貢焙。故陸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有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秦系《會稽山居寄薛播侍郎袁高給事高參舍人》（存目）

皎然《遥酬袁使君高春暮行縣過報德寺見懷》（存目）

顏真卿、陸士修、張薦、清晝、袁高《五言夜宴詠燈聯句》（存目）

顏真卿、李嶠、殷佐明、袁高、陸士修、蔣志《三言擬五雜組聯句》（存目）

《**能改齋漫録**》**卷一**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出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翼日，上謂宰相曰：「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然則唐制，給事中亦草制耶？故袁高得伸其志。

《**寶刻叢編**》**卷一四湖州引《集古録目**》《唐茶山詩并詩述》，唐湖州刺史袁高撰，前滁州長史徐璹書。湖州之顧渚山，歲修茶貢。高爲刺史，感其採製之勤，而作是詩。其後于頔爲刺史，得之於壞垣，爲之序而刻之。貞元七年立。

《**金石録**》**卷二八《唐茶山詩并詩述**》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頔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共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爲刺史，作此詩以諷。高，恕己孫也。貞元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力，於是止用杞爲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於天資，信任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之謀以濟。杞之貶黜，迫於公議，然終身眷眷不能忘。於贄則一斥不復，其奔走播遷而不亡者，豈非幸歟？非高等力排其姦，則復任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吉甫爲《碑陰記》，述高所歷官甚詳，云大曆中從其父贊皇公辟，爲丹陽令，再拜爲監察御史、浙西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遷尚書金部員外郎、右

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然則高，代宗朝未嘗爲給事中，德宗朝未嘗拜京畿觀察使。其貶韶州時，實爲中丞，而其爲中丞與湖州刺史，傳皆不載。今併著之，以證唐史之誤。

《**嘉泰吳興志・郡守題名**》　袁高，貞元二年自韶州長史員外置同正員授，遷給事中。《統計》云袁高，建中二年。

李嘉祐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李嘉祐**》　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高流，與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也。如「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又「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又「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役使許詢更出，孫綽復生，窮極筆力，未到此境。

徐獻忠《唐詩品》　嘉祐詩一卷，名《晏閣集》，聲偶暢達，悉諧平調，雖乏綺密之致，而刻削之風，殊能自遠。其在大曆諸子品望雖微，而故家氣味猶有存者。如「江花鋪淺水，山木暗殘春」，又「風搖近水葉，雲護欲晴天」，又「暮色催人別，秋風待雨寒」，又「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情理俱融，景象切至，可以爲詩矣。

《**詩源辯體**》**卷二一**　中唐李嘉祐（字從一）、司空曙（字文明）、盧綸（字允言）、韓翃（字君平）五言律，入錄者更少，七言律與絕句爲勝。

又　五言律，嘉祐如「世事關心少，漁家寄宿多」，【略】七言律，嘉祐如「蘆花渚裏鴻相叫，苦竹叢邊猿暗啼」，「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等句，亦已入晚唐。

《**唐詩評選**》**卷三**　彼己之際，出入無痕，袁州是中唐第一佳手，近體獨有片段，一往尤多古意。

《**戴酒園詩話又編・李嘉祐**》　高仲武稱李嘉祐「綺靡婉麗，涉于齊梁」。余意此由未見後人如溫、李者耳。猶舜造漆器而指以爲奢也。然《間氣集》所載，殊亦平平。余更喜其「風搖近水葉，雲護欲霜天」，「無人花色慘，多雨鳥聲寒」，「能全季布諾，不道魯連功」，「爽氣遙分隔浦岫，斜光偏照渡江人」，殊有雅致。

又　按李詩綺麗不及君平之半，鄭谷曰「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語亦良是。

《**圍爐詩話**》**卷三**　賀黃公【略】又曰：「高仲武謂李嘉祐『綺靡婉麗，涉於齊梁』，由未見後來溫、李輩耳。」

《**大歷詩略**》**卷五**　李從一詩遜錢、郎氣韻，而情彩音格，居然妙品。

《**一瓢詩話**》　李從一：「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飛不見人。」高青邱「閶門一帶垂楊柳，綠到皐橋不見人」於此脫胎。如「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覺烘染太過。

分論

《**詠螢**》　《艇齋詩話》：老杜《螢火》詩，蓋譏小人得時。其首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蓋言其所出卑下也。其卒章云：「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蓋言君子用事，則掃蕩無遺也。老杜之詩所以冠絕古今者以此。詩人李嘉祐亦嘗賦《螢火》詩云：「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傍簷楹。」八句規規然咏一物而已，視杜詩眞所謂小巫也。

《**和都官苗員外秋夜省直對雨簡諸知己**》　《唐詩合解箋注》卷八：「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以秋夜承，寫題秋字。丹鳳門，在含元殿前。秋夜永，故漏聲長也。白主刑，故以白雲爲刑部。「螢影侵堦亂，鴻聲出苑遲。」此以對雨作轉。秋雨淋漓，螢飛不高，故其影亂侵于堦際，而鴻雁亦在苑中鳴，且遲遲不出也。「蕭條人吏散，小謝有新詩。」對雨蕭條，人吏盡散，獨員外寓情于

詩，眞不減謝玄暉之風流矣。《文選》謝朓有《直中書省》及《觀朝雨》二詩。前解是苗員外秋夜寓直，伏雨字，後解是對雨詠詩簡知己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蕭條人吏散，小謝有新詩。」玄暉有《直中書省》及《觀朝雨》二詩，與題中對雨關合，故云。

《送從弟歸河朔》《對牀夜語》卷四：老杜《入六弟宅》詩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污省郎。」李嘉祐云：「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初謂唐人自有此稱，及讀謝靈運《酬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門顏披心胸。」乃知不始唐人也。

《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叔》《四溟詩話》卷四：岑嘉州《送王司馬》詩：「海樹青官舍，江雲黑郡樓。」【略】李嘉祐《送王牧》詩：「細草綠汀洲。」此皆以聲色字爲虛活用者。蓋有所祖：《春秋》「丹桓宮楹」，《周頌》「亦白其馬」，【略】此法用者多矣，非文之宗匠弗知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天然名秀，當時稱其齊梁風格，不虛也。《小淸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李嘉祐之「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自常州還江陰途中作》《圍爐詩話》卷二：劉長卿《登干越亭》詩，前段尙寬和，至「得罪」三聯，忽出哀苦之詞，遂覺通篇盡是哀苦。唐人詩法如是，若通篇哀苦，失操縱法。李嘉祐《江亭》詩，失卻此意。《大歷詩略》卷五：前半即所云「人家盡空」、「春物增思」也，第三較「感時花濺淚」，更含蘊可悲，結尤似杜。玩五、六乃調江陰令謁郡守不合，歸途作。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升庵詩話・張李詩》：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唐詩鏡》卷三二：淺境自成。《三體唐詩》卷五高士奇輯注：「題詩招茂宰」，謝元暉詩「茂宰深遐眷」。蓋卓茂爲令有聲，故詩人用以比宰邑者。《大歷詩略》卷五：從一再調江陰，仍失意時也。觀三、四寫得景氣陰森，其能鬱鬱久居此乎？結云欲辭官，固斥言之矣。

《奉陪韋潤州遊鶴林寺》《唐風定》卷一四：莊雅。筋骨不浮，氣格尙存也。《詩辯坻》卷三：殷璠撰《河嶽英靈集》，持論既美，亦工于命詞，可以頡頏記室，續成《詩品》，惜其所載尙未備人。【略】李嘉祐「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中晚語耳。殷謂孫、許更生，未到此境。評義若此，差爲間然。

《春日淇上作》《優古堂詩話・穀雨杏花稀》：唐李嘉祐《春思》詩：「淸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樸詩：「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唐詩鏡》卷三二：有色色。

《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縣山水上太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寫景俱帶定破賊後，下筆謹嚴。

《奉和杜相公長興新宅即事呈元相公》《優古堂詩話・據槁梧》：荆公詩：「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藥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送朱中舍遊江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送人，更不叙是人情親，一口只說江東兵火之後破壞已極者，此是身先從江東歸，親眼實睹其事，時時欲向朝堂申訴，而不覺借題發之也。前解言江東非有所謂黃壤千里，沃野彌望，四塞之國，用武之場者也，不過南人好佛，則多野寺；魚鱉雜處，則有漁家；越水吳山，如是而已矣。（後解）後解言何意亦遭征戰，至于渺無烟火，極望前浦，可指者僅一靑楓耳；寂寂遠村，任飛者無數白鷺耳。此即前日羽書所傳被兵之西陵，而今遂至于傷心慘目，不可復道者也。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紓》《瀛奎律髓》卷三二查慎行評：唐末之亂，南北無不被兵燹者。此詩之作，其在吳越未立國時乎？紀昀評：此詩諸本皆選之，其實調平味淺。《詩鏡總論》：絕去形容，獨標眞素，此詩家最上一乘。本欲素而巧出之，此中唐人之所以病也。【略】李嘉祐「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風味最佳。「野棠」句帶琢，「江燕」句則眞相自然矣。《唐音癸籤・詁箋一》：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後太守李襲譽用庾（信）詩「望」字，改爲望亭。李嘉祐有《自蘇臺至望亭驛》詩。《唐詩鏡》卷三二：淸而雋。《唐風定》卷一七：荒涼滿目，含醞深濃。《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解寫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一，寫一帶皆空江；三，寫一帶皆空岸；四，寫一帶皆空屋。若其所以盡空之故，則竟橫插于第二句。此是唐人詩律精熟，故有此能。細玩詩語，皆是舟中寓目，如首句云云。（後解）樹送客者，言無人送客也。夫客無人送，可也，若無人送客，必不可也。何也？無人送客，則方無人耕田也。看他「依依」字虛寫送客之樹，「渺渺」字實寫無耕之田，妙，妙！目今正值春時，此將可奈之何哉！七、八言此由蘇臺至于望亭一帶，豈昔所稱長洲苑者非耶？而何以至此？則豈非邊

烽不絕，故人人思亂乎？後解寫春物增思，悵然有作也。《三體唐詩》卷四高士奇輯注：「東吳黎庶逐黃巾」，嘉祐此詩，蓋作於劉展、張景起亂浙西，平盧軍大掠之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宋元嘉時，春燕歸來，巢於林木，因亂後也。四語用其意。《昭昧詹言》卷一八：此題本佳。一句春物。次句人空。三四春物人空之意交融，興在象外，卓然名句。五、六入悵然。收句已竭，不佳，姚先生云：「此殆上元中劉展亂後之詩。」《詩境淺說丙編》：此詩紀亂後荒涼之狀。首句言白蘋覆水，南浦春寒，紀泊舟之地也。次句言黃巾雖去，黎庶凋傷，紀當時之事也。三句言臨水野棠，當春自發，則田疇之荒廢可知。四句言江燕歸來，更無棲處，則人家之寥落可知。宋元嘉兵燹後，歸燕巢於林木，亂離景象今古同之。五、六句言平田極目，遠樹猶存，乃寫題中悵然之意。末句言，舊苑長洲，虜塵未息，當日繁華，不堪回首矣。近人黎孝廉庶燾《還家》詩云：「亂後歸來百感生，淒寒回首舊柴荆。田園蕩盡成今昔，戚里飄零半死生。燕掠虛堂尋故主，牛依殘壘事春耕。孤兒一掬松楸淚，灑向東風薺麥青。」傷亂餘生，與李詩同其激楚。詩本性情，無論歡娛愁苦之言，能眞切動人，便爲佳詠也。

《題雲臺縣東山村主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第一句是寫天下，第二句是寫一縣。第三、四句始是寫東山主人。（後解）稅是何等緊急，卻責貧妻令輸。貧妻遺棟滯穗之是給耳，卻責令之輸稅，哀哉哀哉。加寫「白髮」字，極狀其疲困，再加寫「殘」字，極狀其酷毒也。六云寇未解圍，而七、八云歲晚息兵，須知能武亦息兵，不能武亦息兵，言決在今年歲晚，更自展期不得也。

《同皇甫冉登重玄閣》《滄浪詩話・詩體》：有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如【略】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中唐如錢起《和李員外》《寄郎士元》，皇甫曾《早朝》、李嘉祐《登閣》，司空曙《曉望》，皆去盛唐不遠。

《題游仙閣息公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有時寫仙是慕仙，有時寫仙是不信有仙。此詩後解卻似慕仙，前解又似不信有仙，然而皆非也。《老子》云：我有大患，爲我有身，及我無身，我有何患。人生在此世間，實是身爲大累。譬如飛蛾入網，並非網有相加，但使無身飛來，十面是網何害！今此詩正是被逐無計，大惡此身，是日偶登仙閣，一時恰觸愁心，于是不覺低頭至地，極致嘆慕也。「輕舉」字，妙，逐客累墜，此不如也。「竟」字妙，逐客牽制，此又不如也。「何之」字妙，逐客防譏，此又不如也。下二句與三、四句，一總皆寫欲尋其身，杳無有身，爲逐客浩嘆。（後解）前解既寫無身之樂，後解再寫逐客之苦也。五，「終難遇」，妙，身爲逐客，則與之升沉永判也。六，「空所思」，妙，身爲逐客，則眞是題目先差也。七、八，雙鬢已改，而白雲未期，我實爲之，于人何尤！橫插「焚香」字，妙，只是珠玉在前，惶恐無地，並非與仙有期。

《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書相問因以贈之時七夕》《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韓非子》云：「矢來有鄉，則一鐵足以備之。今且矢來無鄉，當不免爲鐵室」。此「移家避寇逐行舟」之七字，正復相似也。夫寇從南來，斯北避可也；寇自北至，斯南避可也。乃今南北東西寇來無鄉，然則不免移家入舟，團團搖轉，終食之頃，瀕死數十，此其倉皇窘迫，固非未經亂人之所夢見也，厭足也。朝看江水，暮看江水，除飽看江水外，別無事事也。如此，則安得不起大征大徭！如此，則安得不至極凋極弊。（張）〔章〕時正爲侍御，故特告訴之。（後解）後解順逆說之，凡得二章。順一章是深感，逆一章是切諷。此非某欲巧說，看他七句特用「只有」字，明是順承五、六，言獨有（張）〔章〕問；八句特用「偏」、「問」字，明是逆提五、六，言（張）〔章〕胡不及也。細細辨之。《大歷詩略》卷五：中兩聯精警，末二句只了題，殊乏遠步。

《送嚴員外》《艇齋詩話》：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維「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李嘉祐「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詩學纂聞・劉隨州別嚴士元詩》：《唐詩鼓吹》作李嘉祐詩，毛西河《唐七律選》從之，以爲誤入劉集，不知何故。《大歷詩略》卷五：五、六神彩飛動，調亦周朗，殊不類隨州。《才調集》作李嘉祐詩，近是，今從之。《昭昧詹言》卷一八：李從一《贈別嚴士元》：前四句寫己所送別之地。三、四卓然名句，千載不朽。五、六入送。收入自己。

《暮春宜陽郡齋愁坐忽枉劉七侍御新詩因以酬答》《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子規言不如歸去，故聞其啼而悟宜陽郡齋與家且隔遠道也。子規昨夜啼，今夜又啼，故聞而又悟逢春，未幾且將送春也。三、四承之，言即使人自老，春自住，猶尚不可，豈可人又老，春又去，卻不歸去哉。芳草即住春也，落花即去春也，細看「還」字、「亦」字，想其弄筆之姿，便如美女簪花矣。（後解）前解是無端觸物，忽悟浮生，後解是電光智中，力求疾去。五，言一

番山雨便當送春也，六，言忽地秋風又圖改歲也。不是輕輕偸遞「夏」字，正是忙忙盡出「老」字也。「惟羨」也者，劉爲侍御，何等清要，而詔許還山，縱心自在，身住宜陽，有何多戀，而落花如許，不悟子規。黃紙，詔書也。《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惟羨君爲周柱史」，周老子爲柱下史，漢御史居殿柱之下，因以爲名。「手持黃紙到滄洲」，羨劉侍御手持詔書出遊滄洲，不廢吟詠，因得讀其所示之書，其視愁坐郡齋者何如哉！前解寫暮春愁坐郡齋，後解寫寄劉侍御。

《**寄王舍人竹樓**》《升庵詩話·李嘉祐王舍人竹樓》：「傲吏身閒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樓。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長夏之景，清麗瀟灑，讀之使人神爽。鏡川楊文懿公愛此詩，嘗以「對鷗」名其閣，先師李文正公爲作賦云。《詩境淺說續編》：自宋王禹偁作《黃岡竹樓記》，曲盡其致，竹樓之名始著。而在唐代，王舍人已有西江取竹之舉，錢起亦有贈詩，僅言其逸趣，而未詳其致。凡山居者，多疊石爲屋，澤居者，每架竹爲樓。楚江畔，竹製釣樓，有高數丈者，但無人采入詩文耳。詩言舍人高卧竹樓，堪稱吏隱。江上憑闌，閒揮葵扇，已閒適可羨，況南風送爽，並蒲葵而不用，紗帽隱囊，對忘機鷗鳥，更無塵起污人，勞元規之障面，宜舍人笑傲五侯矣。

《**題道虔上人竹房**》《詩境淺說續編》：贈方外之詩，不難於作出世語，而難於在空際落筆，自有塵視大千之概。首句言此心與竹同閑，已見贈詩本意。次句申言之，一任門前流水，日夜奔馳，向人間而去，而禪心如如不動。三句專詠上人手持如意，狀意態超逸也，身依高窗，言俯視一切也。四句承三句而言，高窗所見，惟有沿江千萬峰巒，與天末白雲，參差競出。所謂「人間多少興亡事，不值青山一笑看」。上人高倚江樓，任萬劫華蔓，飛騰過眼耳。

傳記

《**極玄集·李嘉祐**》李嘉祐，字從一，袁州人。天寶七載進士，大曆中泉州刺史。

《**唐才子傳·李嘉祐**》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楊譽榜進士，爲秘書正字。以罪謫南荒，未幾何，有詔量移爲鄱陽宰，又爲江陰令。後遷台、袁二州刺史。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天寶七年進士，調江陰令。肅宗上元中爲台州刺史，大曆中刺袁州，又嘗爲中臺郎，故寶常贊之曰：「雅登郎位，靜鎮方州。」其詩一卷，因號《臺閣集》。

紀事

《**唐詩紀事·李嘉祐**》字從一。上元中嘗爲台州刺史，大曆間刺袁州。李肇記「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之句，本嘉祐詩，而集中不見。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友善。嘗有詩：「四年謫宦滯江城，未厭門前鄱水清。誰言宰邑化黎庶，欲別雲山如弟兄。雙鷗爲底無心狎，白髮從他繞鬢生。惆悵閑眠臨極浦，夕陽秋草不勝情。」嘉祐蓋嘗謫宦，但不知其故。然有《元日無衣冠入朝》云：「白髭空換歲，丹陛不朝天。」其坎坷之狀，可少見矣。嘉祐有《送從叔陽冰》、《寄從弟紓》及《姪端》詩，蓋三子之族也。

《**嘉定赤城志·歷代郡守**》上元二年，李嘉祐。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嘉祐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李嘉祐詩二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嘉祐集》一卷【略】亦號《臺閣集》。李肇稱其「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之句，王維取之以爲七言，今按此集無之。

《**世善堂藏書目録·集類**》《李嘉祐集》二卷。

又《李嘉祐詩集》五卷。

《**蕘圃藏書題識**》李嘉祐《臺閣集》一卷。嘉慶甲戌夏五月新收此毛子晉舊藏抄本《臺閣集》，因出向藏精抄本手校一過，精鈔本無目與序，此皆有之，似勝。至詞句亦多異同，世無古刻，不敢定其誰是也。

又　精鈔本向亦疑爲毛鈔，今觀此本，卻有毛氏圖書，似較可信。印鈐元本，未有宋人跋，豈元翻宋本歟？彼精鈔亦無宋諱，想亦出元本也。書無古刻，但從鈔本徵信難矣。復翁又記。

又　《李嘉祐詩集》五卷。李嘉祐詩舊名《臺閣集》，通一卷，不分體，余家藏有二本，皆如是也。其一本毛氏舊藏，前有目，後有建炎年間謝克家跋，是可信其舊矣。是冊出劉成德編校，故分五卷，其所以分五卷者，特分體耳，然不及一卷爲是。余取此以校毛藏本，字句多不同，反同於精抄之一本，亦時與兩本有不合，因盡載異同於毛本上，而此本留爲舊刻之一本云。上有何焯圖記，又有手校字，益可珍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李嘉祐集》二卷。東山席氏得影宋本《臺閣集》於吳郡柳僉家，刊入《百家唐詩》，題袁州刺史李嘉祐字從一，前有建炎三年正月郡守陽夏謝克家序云：按嘉祐上元中嘗爲台州刺史，大曆間又刺袁州，今袁州之詩多在，顧天台山水奇秀，略無連絕發揮之，可恨也。李肇記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之句，本於嘉祐，而卷中亦不復見。然《中興間氣集》若南薰可錄無遺，則當時所傳止此，其放失多矣云云。蓋克家亦刺台州，以後守而表揚前徽，因爲刻之。此活字本例刪序跋，並分體分卷，然詩則一篇不闕，仍《臺閣集》也。席本「送冷朝陽及」，而此本下多「第歸江寧」四字。席本「送越州」，而此本下多「新法曹之任」五字，書貴兼蓄，有以也，有以也。有何元錫印、夢華館藏書印。

藝　文

劉長卿《送李員外使還蘇州兼呈前袁州李使君賦得長字袁州即員外之從兄》（存目）

又《初貶南巴至鄱陽題李嘉祐江亭》　稚子能吳語，新文怨楚辭。憐郡不得意，川谷自逶迤。

錢起《寄袁州李嘉祐員外》（存目）

韓翃《送王侍御赴江西兼寄李袁州》（存目）

郎士元《寄李袁州桑落酒》（存目）

賈叔向《酬李袁州嘉祐》　少年輕會復輕離，老大關心總是悲。強說前程聊自慰，未知攜手定何時。公才屈指登黃閣，匪服胡顏上赤墀。想到長安誦佳句，滿朝誰不念瓊枝。

司空曙《送李嘉祐正字括圖書兼往揚州覲省》　儒官比劉向，使者得陳農。

皎然《酬邢端公濟春日蘇臺有呈袁州李使君兼書並寄辛陽王三侍御》（存目）

又《奉酬李員外使君嘉祐蘇臺屏營居春首有懷》　昔歲爲邦初未識，今朝休宦始相親。移家水巷貧依靜，種柳風窗欲占春。詩思先邀烏府客，山情還訪白樓人。登臨許作煙霞伴，高在方袍間幅巾。

雜　録

《唐國史補》卷上　（王）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竹坡詩話》　詩中用雙疊字易得句。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摩詰四字下得最爲穩切。

《石林詩話》卷上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

《韻語陽秋》卷一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而興益遠。【略】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李希聲詩話・唐詩一詩傳爲兩人例》　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爲

兩人者。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既曰王維，又曰李嘉祐，以全篇考之，摩詰詩也。

《艇齋詩話》 前人詩言立鷺者凡三：歐公「稻田水浸立白鷺」，東坡「潁水清淺可立鷺」，呂東萊「稻水立白鷺」，皆本於李嘉祐「漠漠水田飛白鷺」。

《四溟詩話》卷二 李太白曰：「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烟霞收夕霏。」此用謝康樂之句，但加四字。王摩詰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雖用李嘉祐之聯，加此四字，爽健自別。

《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 李（獻吉）駁何（仲默）云：「七言律若可翦二字，言何必七也？」此論不起於李，前人三令五申久矣。顧詩家肯綮，全不係此。作詩大法，惟在格律精嚴，詞調穩愜。使句意高遠，縱字字可翦，何害其工？骨體卑陋，雖一字莫移，何補其拙？如老杜【略】。又如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翦爲「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略】何害王句之工？

又 世謂摩詰好用他人詩，如「漠漠水田飛白鷺」，乃李嘉祐語，此極可笑。摩詰盛唐，嘉祐中唐，安得前人預偷來者？此正嘉祐用摩詰詩。宋人習見摩詰，偶讀嘉祐集，得此便爲奇貨，訛謬相承，亡復辯訂。千秋之下，賴予雪冤，摩詰有靈，定當吐氣。

《詩筏》 世以摩詰盜李嘉祐「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之句爲己作，但此語亦不見佳，當緣摩詰作詩時，意景偶合，遂不覺用之耳。不然摩詰集中佳句勝此者甚多，而必盜此，所謂舍其粱肉，鄰有殘藿而欲竊之，豈其然哉！

《歷代詩話・杜詩・嫖姚》 吳旦生曰：【略】《野客叢書》云：「嫖姚，作平聲用，如梁蕭子顯詩：「夫壻仕嫖姚。」庾信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略】如此甚多，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

《養一齋詩話》卷四 至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維、李嘉祐皆有之，一則五言，一則增二字爲七言。「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李白、衛萬皆有之，一則七絕，一則七古。然則唐詩時有一二句相襲者，要之刻苦摹擬之習，較之六朝則漸少矣。此唐人高出前代處也。

常衮

傳記

《舊唐書・常衮傳》 常衮，京兆人也。父無爲，三原縣丞，以衮累贈僕射。衮，天寶末舉進士，歷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寶曆二年，選爲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衮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爲舍人，時稱爲常楊。性清直孤潔，不妄交遊。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衮上疏以爲不可。時朝廷多事，西北邊虜，連爲寇盜。衮累上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之，加集賢院學士。大曆元年，遷禮部侍郎，仍爲學士。時中官劉忠翼權傾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勳，恩寵莫二，各有親戚干貢部及求爲兩館生，衮皆執理，人皆畏之。元載之得罪，令衮與劉晏、李涵等鞫之，獄竟，拜衮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崇文、弘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綰弘通多可，衮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衮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衮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己。【略】無幾，楊綰卒，衮獨當政。故事，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衮特請罷之，迄今便爲故事。又將故讓堂廚，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衮又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既懲元載爲政時公道梗澁，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衮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權與匹夫等，尤排擯非文辭登科第者。雖窒賣官之路，政事大致壅滯。代宗既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衮與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議謚綰爲文貞，衮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過甚，端坐黜官。時既無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衮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

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袞散官尚朝議，又無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及代宗崩，與祐甫爭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換祐甫河南少尹，再貶爲潮州刺史。楊炎入相，素與袞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四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五。久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新唐書・常袞傳》（存目）

紀事

柳宗元《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繇是名聞。

《大唐傳載》 常袞爲禮部，判雜文榜後云：「旭日登場，思非不銳，通宵絕筆，恨即有餘。」所以雜文入選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爲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

《唐摭言・閩中進士》 歐陽詹卒，韓文公爲袞辭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爲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時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爲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於時詹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也。

《册府元龜》卷五五一 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掌制誥，時稱爲「常楊」。

《舊唐書・后妃傳・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后始册爲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略】大曆十年五月，貴妃薨。命宰臣常袞爲哀册。【略】帝追思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袞當代才臣，詔爲哀詞，文旨悽悼。覽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於城東。地卑濕，至是徙葬，祔於莊陵之園，故袞詞云：「招帝子於北渚，從母后於東陵。」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常袞集》十卷。

又《詔集》六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常袞集》三十三卷。又集十卷。

又《常袞詔集》二十卷。

藝文

包佶《奉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薛二侍郎》（存目）

錢起《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存目）

獨孤及《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薛二侍御》（存目）

盧綸《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十二韻寄贈江南徐薛二侍御》（存目）

司空曙《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徐薛二侍御》（存目）

雜録

《困學紀聞》卷一九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文苑英華辨證》卷三 常袞《謝妻封弘農郡夫人表》：「其後雖有石窌延卿之錫，亦無夫人之號。」唐類表無「延卿」二字。按《陳留風俗傳》：「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則「延卿」當作「延鄉」。

崔元翰

權德輿《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其文若干篇，閎茂博厚，菁華縝密，

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記循吏政事，則《房柏卿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勳烈，則《黎陽城碑》、《劉幽求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文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感慨，則與李都統及三從事書，纂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叙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聲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合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宏璧琬玉，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彰彰者，雖漢庭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爲夸大，無諂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容物。孤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

《**册府元龜**》**卷五五一** 崔元翰，德宗時爲禮部員外郎，竇參爲相，舉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訓。

又卷八四一 崔元翰性介直，少交遊，惟秉一操，專業於文章。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邕，致思精密。貞元中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新唐書·文藝傳下·崔元翰**》 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

《**舊唐書·崔元翰傳**》 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爲時所擯，終于散位。

權德輿《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歿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文。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芳，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物遷，不爲波流。初閉關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廷爲太常寺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爲比部郎中。十一年夏感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

《**唐國史補**》**卷下** 崔元翰爲楊崖州所知，欲拜補闕，懇曰：「願得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亦不曉呈試，故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侍郎曰：「若試《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侍郎爲其所中，愕然換其題。是歲二崔俱捷。

《**南部新書**》**丙** 于邵善知人，樊澤舉制科至京，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後五年而澤建節。崔元翰赴舉，年五十，亦曰：「不十年當掌誥。」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元翰集》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崔元翰集》十卷。

謝良弼

梁肅《送謝舍人赴朝廷序》 初公以文似相如，得盛名於天下。大曆再居獻納，俄典書命。時人謂公視三事大夫，猶寸步耳。爾來六七年，同登掖垣者，已迭操國柄，而公方自廬陵守入副九卿。器大舉遲，不其然歟！前史稱漢文帝對賈生語至夜半，且有不早見之歎。矧公才爲國華，識與道并。當欽明文思之日，繼宣室前席之事，必將敷陳至論，超履右職，使賢能者勸。彼棘寺竹刑，豈君子淹心之地乎。

《**新唐書·文藝傳下·李華**》 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輔、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

《**寶刻叢編**》**卷十三衢州** 《唐遊石橋序并詩》：序，謝良弼撰。詩，劉迥、李幼卿、李深、謝劇、羊滔撰。元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沈仲昌

《唐詩紀事・沈仲昌》 仲昌，登天寶九年進士第。蕭穎士《送劉方平沈仲昌秀才同觀所試雜文》云：「山東茂異，有河南劉方平、臨汝沈仲昌，以郡府計偕之尤，當禮闈能賦之試，餘勇待賈，未始踰辰。吾徒相與登羣玉，咀遺芳，目臨雲外，思入神境，佳哉樂乎！意數子之出幽谷而漸于陸矣。」

皎然《贈烏程李明府伯宜沈兵曹仲昌》 水國苦彫瘵，東皐豈遺黍。雲陰無盡時，日出常帶雨。昨夜西溪漲，扁舟入簷廡。野人同鳥巢，暴客若蜂聚。歲晏無斗粟，寄身欲何所？空羨鸞鶴姿，翩翩自輕舉。

吉中孚

《送歸中丞使新羅》 《養一齋詩話》卷七：大曆十才子，盧綸第一，吾鄉吉侍郎（中孚）第二。【略】然吉詩傳于今者，惟《送歸中丞使新羅》一首。其詩云【略】此詩起四句，劇有氣岸，「島中」二語，尤雄傑稱題。第「日處」二字，未知所本。「濤翻水浪聲」，一句中水凡三見，未免複沓，或「水浪」二字有譌。要其通幅氣體宏闊，與盛唐鉅手相似，無中晚疲薾態也。又侍郎棄黃冠而返儒服，非有識力者不能，而李端轉作詩以譏之曰：「還鄉見鷗鳥，應愧背船飛。」此等議論，似高實繆。

《新唐書・藝文志四》 楚州人。始爲道士，後官校書郎，登宏辭，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初卒。

又《文藝傳下・吉中孚》 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

《唐才子傳・吉中孚》 中孚，楚州人，居鄱陽最久。初爲道士，山阿寂寥，後還俗。李端贈詩云：「舊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盧綸送詩云：「舊籙藏雲穴，新詩滿帝鄉。」來長安謁宰相。有薦於天子，日與王侯高會，名動京師。無幾何，第進士，授萬年尉，除校書郎。又登宏辭科，爲翰林學士，歷諫議大夫，戶部侍郎判度支事。貞元初卒。初拜官後，以親垂白在堂，歸養至孝，終喪復仕。中孚神骨清虛，吟詠高雅，若神仙中人也。

令狐楚《白楊神新廟碑》 洎今朝中書令燕公說摹詠其事，戶部侍郎吉公中孚申而明之。（建中初，吉公以萬年尉爲黜陟判官，至此爲之歌序，具載其事焉。）故迹彌顯，高名益大，爲屏爲圖，播於海嵎，代人神之，是以祠也。

《新唐書・藝文志四》 《吉中孚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集類》 《吉中孚詩》一卷。

韋應物《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 稍愛清觴滿，仰歎高文麗。

李嘉祐《晚春送吉校書歸楚州》（吉中孚曾爲道士） 詩人饒楚思，淮上及春歸。舊浦菱花發，閒門柳絮飛。高名鄉曲重，少事道流稀。定向漁家醉，殘陽卧釣磯。

李端《送吉中孚拜官歸楚州》 才子神骨清，虛竦眉眼明。【略】滿堂歸道師，衆口宗詩伯。

又《送吉中孚拜官歸業》 南入華陽洞，無人古樹寒。吟詩開舊帙，帶綬上荒壇。因病求歸易，霑恩更隱難。孟宗應獻鮓，家近守漁官。

司空曙《送吉校書東歸》 （存目）

《唐摭言・無名子謗讟》 山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晏）書【略】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爲頭，以「敢告車軒」爲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間又以「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觀縷。

吉中孚妻張氏

《詩藪外編・唐下》 吉中孚列大曆才子，而篇什殊不經見，獨其妻張氏有《拜月》七言古，可參張籍、王建間。

《唐音癸籤・評彙四》 吉中孚妻張氏《拜月》七言古，籍、建新調，尤彤管之錚錚者。

《拜新月》 《名媛詩歸》卷一〇：「暗魄深籠桂，虛弓未引弦」鍾惺評：

「深籠」字，「未引」字，卻有幾分餘意在。又評「鸞鏡未安臺，蛾眉已相向」：嬌聲細口，以穩稱爲宜。如此微情，覺舉步亦時聞嘆息。又評「月臨人自老」：忽然生出幻想，「望月更長生」：癡情癡景，閨房中稱願之詞如此。又評「昔年拜月逞容儀」：逞容儀，說出少年本相。傷心人容易思量，已開怨恨之端矣。《歷朝名媛詩詞》卷四陸昢評：侍郎吉中孚妻，詞氣矯激，聲調亦響。《拜月》首最佳，《花鈿》首稍低。《唐詩箋要後集》卷八：兒女口角，似從老成閱歷中來。裁雲製霞，不傷天工，洵佳製也。

謝良輔

《憶長安・十二月》《升菴詩話・蝦蟆陵》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巵。」齊己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新唐書・德宗紀上》（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反。【略】是月，商州軍亂，殺其刺史謝良輔。

《唐詩紀事・謝良輔》良輔，登天寶十一年進士第。德宗時，刺商州，爲團練所殺。

李白《與謝良輔遊涇川陵巖寺》乘君素舸泛涇西，宛似雲門對若溪。且從康樂尋山水，何必東遊入會稽。

崔公輔

《輿地紀勝》卷一五七《資州》李渭爲本州刺史，有詩刻留等慈寺。時與前進士崔公輔同遊，崔有詩略曰：「淮陽清靜理，永嘉山水心。」

杜甫《贈崔十三評事公輔》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地。颯沓定山桂，低徊風雨枝。【略】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翮垂。

崔　瓘

《舊唐書・崔瓘傳》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莅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爲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瓘到官，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曆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覯忿爭，覯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搆亂，犯州城，以殺達奚覯爲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聞其事，悼惜久之。

《詩話總龜前集・寓情》崔左轄瓘牧江外郡，祖席夜闌，一營妓先辭歸。崔與詩曰：「寒檐寂寂雨霏霏，候館蕭蕭條燭盡微。只有今宵同此宴，翠娥佯醉欲先歸。」

李幼卿

獨孤及《祭滁州李庶子文》追惟長夫，行茂神俊。孝愛友睦，諒直仁勇。卓犖夸邁，英明曠達。文武志略，邦家必聞。爲州治行，居百城之最；詩賦歌事，窮六義之美。休聲喧於里巷，佳句被於管絃。珪璋令問，中外注耳。

又《瑯琊溪述並序》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饑者粒，流者占，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釀其流以爲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爲鎮東也，嘗游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

「瑯琊」。他日賦八題，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

《新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　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冰、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

《唐詩紀事・李幼卿》　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別業在常州義興，曰玉潭莊。在滁州時，以書託獨孤至之。

劉長卿《酬滁州李十六使君見贈》（存目）

錢起《贈李十六》（存目）

獨孤及《答李滁州見寄》（存目）

又《得李滁州書以玉潭莊見託因書春思以詩代答》（存目）

李陽冰《庶子泉銘》　賢哉宮相，牧此滁上。政成務簡，心閒跡放。探幽近郭，選奇疊嶂。疏石導泉，飛流瀉漲。蓄泄潭洞，嵌空演漾。澄注縣瀑，千名萬狀。能諧吏隱，脗合意匠。退食自公，爾和予唱。遺檢捨局，體逸神王。勒銘層崖，來者斯尚。

李　紓

《舊唐書・李紓傳》　李紓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天寶末，拜秘書省校書郎。大曆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薦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虢州刺史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爲同州刺史，尋棄州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旨，拜禮部侍郎。紓通達，善詼諧，好接後進，厚自奉養，鮮華輿馬，以放達蘊藉稱。雖爲大官，而佚遊佐宴，不嘗自忘。【略】紓又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卒於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新唐書・李紓傳》（存目）

獨孤及《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　右補闕趙郡李紓、殿中丞侍御史頓邱李湯，嘗以文字言語，游公廊廡，至是相與追錄遺懿，以詒塵劫。

《唐會要・太常樂章》　饗德明興聖皇帝廟，酌獻并奏長發之舞，樂章九。吏部侍郎李紓撰。

又　享讓皇帝廟樂章六。吏部侍郎李紓撰。

《舊唐書・德宗紀下》（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僚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群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貞、李紓爲上等。

《宋高僧傳・唐蘇州開元寺辯秀》　故觀察使韋元甫、李栖筠、虢州刺史李紓、御史中丞李道昌盡欽慕往德，亦林下之交。

劉長卿《奉寄婺州李使君舍人》　建隼罷鳴珂，初傳來暮歌。漁樵識太古，草樹得陽和。東道諸生從，南依遠客過。天清婺女出，土厚絳人多。永日空相望，流年復幾何。崖開當夕照，葉去逐寒波。眼暗經難受，身閒劍懶磨。似鶚占賈誼，上馬試廉頗。窮分安藜藿，衰容勝薜蘿。只應隨越鳥，南翥託高柯。

李嘉祐《送舍弟》　諸謝偏推永嘉守，三何獨許水曹郎。老兄鄙思難儔匹，令弟清詞堪比量。疊嶂入雲藏古寺，高秋背月轉南湘。定知馬上多新句，早寄袁溪當八行。

獨孤及《將赴京答李紓贈別》（存目）

郎士元《寄李紓》（存目）

戴叔倫《寄中書李舍人紓》（存目）

盧綸《陪中書李紓舍人夜泛東池》（存目）

皎然《酬李補闕紓》（存目）

張南史《早春書事奉寄中書李舍人》　誦詩陪賈誼，酌酒伴應璩。【略】神清王子敬，氣逐馬相如。【略】唯看五字表，不記八行書。

《因話錄・諧戲附》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爲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爲破的，紓甚慚。（下人呼舉不正，故云短也。）

《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國史補》　熊執易通於《易》義。建中四年，侍郎李紓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傾動場中，一舉而捷。

《唐語林・補遺》　元相載，用李紓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爲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

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可（難）〔誰〕堪？」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南部新書》己　李紓侍郎嘗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牓，未及名，首書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吏王昱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昱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牓，方始覺寤，修改不及，粲然一牓之中，字有兩體，濃淡相間，返致其妍。自後書牓，因模法之，遂爲故事。今因用澹墨澹書，亦奇麗耳。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李憕碑》，李紓撰。【略】紓當代宗時爲憕作碑，自云與憕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憕事不繆也。（右集本）

《金石録》卷八　第一千五百九十九，《唐康日知墓誌》，李紓撰，李彝正書。貞元五年十二月。

《寶刻叢編》卷七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録》　《唐左僕射李晉碑》，唐李紓撰，楊同恕書。貞元十五年。

又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録》　《唐贈左僕射韋陟碑》，唐李紓撰，姪允正書。上元元年。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唐小說載李紓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戴叔倫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戴叔倫》　叔倫之爲人，溫雅善舉止。無賢與不肖，見皆盡心。在租庸幕下數年，夕□靡怠。吏部尚書劉公與祠部員外郎張繼書，博訪選材，曰：「揖對賓客如叔倫者，一見稱心。」其詩體格雖不越中□，然「靡宇經山火，公田没海潮」，亦指事造形。其骨稍軟，故詩家少之。

權德輿《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管經略招討制置等使譙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戴公墓誌銘》　公早以詞藝振嘉聞，中以材術商功利，終以理行敷教化。師履素王之訓，周旋君子之儒，淑聲休問，苾芬四暢。初摳衣於蘭陵蕭茂挺，以文學政事見稱蕭門。文本菁華，而長於比興，粲爲采章，鏘如珩璜，鼓鐘於宮。

顧雲《唐風集序》　聖上嫌文教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没《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犢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叔倫仕至容管觀察使，半山選其詩凡四十七首，五、七言絶句已入選，今摘出集中平淡可玩味者，瀏亮切事情者。

《吴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　大曆後，李紓、包佶有盛名，叔倫、士元從容其間，詩思逸發，於綺麗外仍有思致，非餘子所及也。

《唐才子傳·戴叔倫》　詩興悠遠，每作驚人。有《述稿》十卷，今傳於世。

徐獻忠《唐詩品》　幼公未致羽儀之節，早收蘭玉之譽，修辭合節，精研太始，亦可謂難士矣。夫太始之音，詞以情勝，音以調諧，幼公情旨餘曠，而調頗促急，要之含氣未融，心無流潤，故雖工於斲鍊，而寡於華要矣。

《詩藪内編·近體上》　滄浪謂戎昱濫觴晚唐，亦未然；戴叔倫尤甚。

《重訂唐詩别裁集》卷一一　高仲武謂叔倫骨氣稍輕，晁公武謂唐史不稱其能詩，正以少其綿弱。然爾時詩格日卑，幼公已云矯矯，愚不能人云亦云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戴叔倫》　近體詩亦多可觀，如「風枝驚暗鵲，露草覆寒蛩」，「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竹暗閒房雨，茶香别院風」，語皆清警。

《石洲詩話》卷二　容州七古，皮鬆肌軟，此又在錢、劉諸公下矣。

又　戴容州嘗拈「藍田日暖，良玉生烟」之語以論詩，而其所自作，殊

平易淺薄，實不可解。

《**大歷詩略**》**卷六**　戎昱、戴叔倫詩品既不高，體又不健，只以指事陳詞，婉切動人，不可謂非唐音之肉好者。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其源出於沈休文。選韵笙和，諧音玉節，清歌平調，亦復睦耳闗神。七言古風如月林虛籟，晴霄霞綺，自然清麗，不雜微塵。五律高言壯闊，情語婉綿，在孟襄陽、劉隨州之亞。

分　論

《**去婦怨**》《唐風定》卷四：逋翁作叙事少冗，惟結數語入妙。此篇簡淨含蓄較遠勝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上》：周珽曰：《去婦詞》古今作者多矣，惟幼公此與顧逋翁作殊有雋致，令人讀不能終篇。然顧悲怨，闡發盡情，戴鬱結，含蓄不露。

《**南野**》《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子孫鄙食祿」五字，說出耕讀人品格地步。

《**喜雨**》《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蒼天暨有念，悠悠終我心」二語，古澹之極，不免收其全篇。

《**懷素上人草書歌**》《升庵詩話附錄・草書枯澀》：徐浩眞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多枯澀，在書法以爲妙品。戴幼公《贈懷素詩》曰：「忽爲壯麗就枯澀，龍蛇盤騰獸屹立。」曾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竹勢不絕，藤懸槎蹙生其節。」寶臮亦云：「殊彤詭狀不易說，中含枯燥充警絕。」【略】蓋深知懷素之三昧者。《石洲詩話》卷二：戴容州《懷素上人草書歌》：「始從破體變風姿。」可證義山《韓碑》語。

《**女耕田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末二語一襯，愈見二女之苦，二女之正。《載酒園詩話又編・戴叔倫》：此詩語直而氣婉，悲感中仍帶勉勵，作勞中不廢禮防，眞有女士之風，裨益風化。張司業得其致，王司馬肖其語，白少傅時或得其意，此殆兼三子之長先鳴者也。《大歷詩略》卷六：女耕，紀異也，叙致曲折含情，末幅以牧犢之感，寓摽梅之思，巧合天然，有憫其過時不採者矣。是風人之義也。

《**早行寄朱山人放**》《四溟詩話》卷三：晚唐人多用虛字，若【略】戴叔倫「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略】此皆一句一意，雖瘦而健，雖粗而雅。《荆溪林下偶談》卷一：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嘗喜其「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逸，可玩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耳。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略】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唐風定》卷一四：二詩（《別董校書》《早行寄朱山人放》）神韻如一。《大歷詩略》卷六：大歷五言皆紆而不迫，幼公後出，氣調爲小變，須時來之作，有不自知其然者，亦佳搆也。

《**除夜宿石頭驛**》《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此詩全不說景，意足辭潔。何焯評：結渾成。《四溟詩話》卷三：余偕詩友周一之、馬懷玉、李子明，晚過徐比部汝思書齋，適唐詩一卷在几，因而披閱，歷談聲律調格，以分正變。汝思曰：「聞子能假古人之作爲己稿，凡作有疵而不純者，一經點竄則渾成。子聊試筆力，成則人各一大白，否則三罰而勿辭。如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詩云：【略】此晚唐入選者，可能搜其疵而正其格歟？」予曰：「觀此體輕氣薄如葉子金，非錠子金也。凡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屬，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頷聯雖曲盡旅況，然兩句一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遂勉更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烟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清鏡，衰鬢又逢春。」舉座鼓掌笑曰：「如此氣重體厚，非錠子金而何！」又：梁比部公實曰：「崔塗《歲除》詩云：『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觀此羈旅蕭條，寄意言表。全章老健，乃晚唐之出類者。戴叔倫《除夜》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聯悲感久客，寧忍誦之！惜通篇不免敷演之病。」《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一則久別乍逢，一則客中除夜之絕唱也。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絕類司空，崔塗「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絕類戴作，皆可亞之。《唐風定》卷一四：言情刻露，無盛唐渾厚氣。《詩源辯體》卷三五：茂秦好竄易古人詩句，果於自信。如【略】至子美《少年行》、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皎然《啼猿送客》、鄭谷《淮上與友人別》，不免點金成鐵矣。《而庵說唐詩》卷一五：「旅館誰相問」，是無人在側，一問度歲之況。「寒燈獨可

親」，只有一寒燈相對。「親」字妙，燈卻對我，我卻不堪對燈，但旅館迫窄，無一步可移之處，只得向燈而坐，似覺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十字眞使人墮淚。若謂在他日他夜，卻也罷了，獨今夕是除夜，除夜該在家，而卻在萬里之外，所以無人相問，與燈親近也。「寥落悲前事」，因此寂寥，腹中車輪轉，提着前日已往之事，爲之生悲。「支離笑此身」，殊覺此身，支支離離，無處安放，不免又要好笑。所謂哭不得而笑也。「愁顏與衰鬢」，愁則容顏憔悴，衰則鬢毛斑白，全然看不得。「明日又逢春」，索性是除夜也罷了，明日新春，卻只是這個顏鬢，如何而可！以明日結，妙。此是出路法，不可不知。《載酒園詩話・改古人詩》：近世謝山人茂秦尤喜改古人詩。【略】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曰【略】首聯寫客舍蕭條之景，次聯嗚咽自不待言，第三聯不勝俛仰盛衰之感，恰與「衰鬢」、「逢春」緊相呼應，可謂深得性情之分。反謂「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八句意相聯屬，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遂改爲「燈火石頭驛，風煙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青鏡，衰鬢又逢春。」只圖對仗整齊，堆垛排擠，有詞無意，何能動人？眞所謂膠離朱之目也。又《又編・崔塗張喬張蠙》：崔塗、張喬、張蠙皆有入情之句。如【略】崔《除夜有感》：「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讀之如凉雨淒風颯然而至，此所謂眞詩，正不得以晚唐概薄之。按崔此詩尙勝戴叔倫作。戴之「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已自慘然，此尤覺刻肌砭骨。《唐詩合選詳解》卷六：除夜之感，莫甚于旅館寒燈之下。蓋一年將盡，萬里未歸，已覺無聊，況萬事寥落，此身支離，衰謝逢春，愈難堪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應是萬里歸來，宿於石頭驛，未及到家也。不然，石城與金壇相距幾何，而云萬里乎？《大歷詩略》卷六：詩極平易而眞至動人，故多能口誦之。

《吳明府自遠而來留宿》《對牀夜語》卷五：「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皆唐人會故人之詩也。久別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會，殆如直述。前輩謂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動人意，信非虛語。戴叔倫亦有「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來。」意稍露而氣益暢，無愧於前也。

《江鄉故人偶集客舍》《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若【略】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載酒園詩話・謝榛詩家直說》：謝茂秦論詩，不顧性情義理，專重音響，所謂習制氏之鏗鏘，非關作樂之本意也。其糾摘細碎，誠有善者，亦多苛僻。漫列數條：【略】又曰：「詩有簡而妙者。如阮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略】」信如所云，詩只作一句耶？文人得心應手，偶爾寫懷，簡者非縮兩句爲一句，煩者非演一句爲兩句也。承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詩學纂聞・律詩通韻》：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如【略】戴叔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韻，三聯用「蟲」字，則東韻也。《退庵隨筆》卷二一：（汪韓門）又曰：「【略】戴叔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韻而用「蟲」字。【略】」凡此於古有據，讀者不可不知，作者正不必遽效之。

《送友人東歸》《而庵說唐詩》卷一五：叔倫，潤州人。此詩是在長安送故人還鄉也。長安到東吳，路不必有萬里，而輒言萬里，甚言其遠也。古人折柳贈行，單舉楊柳，不說折贈，妙。「色」字，含情多少，時方春日，望去純是柳色也。「輕煙拂流水」，承首句也，柳上有煙，且喜近水。關，長安門也，送友則特出城，重友別也。「落日照行塵」，承次句也，關外斜陽，車塵亂滾。是爲一解。叔倫見友東歸，亦思東歸，友歸則有兄弟，亦思兄弟。乃作轉聯曰：「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潤州臨大江，故云江湖闊。思鄉則夢，夢多則積，欲歸已非一日矣。家有兄弟，自當憶，兄弟貧，存活不得，則益當憶也。見憶家非泛常也。結云：「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春。」灞亭，即灞橋也，長安人在此處送別。徘徊，是初不忍到灞亭，終又不能從灞亭回入關也。蓋心上有懷，口雖不言，而意實難遣。當此春日，又見故人馬頭，望柳色向東而去，我猶留滯長安，不免自傷也。故人亦能以此意告我兄弟乎？《唐詩合解箋注》卷八：「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春。」心內有思，口中難語。蓋所送者友人，而所憶者兄弟。當此春日載陽，友人迎柳色而東去，我則徘徊灞橋，欲進不能，欲回未忍，捫心自傷，意實難遣。故人豈能以此意告我兄弟乎？

《廣陵送趙主簿自蜀歸絳州寧覲》《而庵說唐詩》卷一五：此詩是叔

倫在潤州，趙主簿自蜀水路次潤州，設餞送主簿過江，從陸路歸絳州省覲而作也。絳州，漢臨汾地，今隸山西平陽府。錦城，蜀之成都也。自成都回到絳州覲省，豈不是遠。蜀歸從水路。西江，今江西；西江行盡，便是東吳，達潤州矣。隨即渡江，舍舟從陸。絳州在西北，陸路爲便，故云「仍隨北雁回」也。叔倫從潤州相送，無疑矣。「暮雲征馬速」，趙主簿登陸，故寫馬，馬首北去，望窮而只見暮雲。去路遠，故祝其速也。「曉月故關開」，絳州有武平關，稱「故關」。才用「暮雲」，即云「曉月」，若謂今暮登陸明早便到。「開」字，又似預開以待者。此二句寫別後，用以轉到臨送之頃。合云：「漸向庭闈近，留君醉一杯。」主簿自蜀州至潤州，來路甚遠，自潤州歸絳，歸路較近於蜀。然作者意欲留他飲酒，特作緩詞，言從此而去庭闈，一日近一日，一程近一程，君覲省之念雖切，不妨飲吾一杯之酒，暫留片刻也。結做「送」字，妙。

《**卧病**》《石園詩話》卷一：盧允言《藍溪期蕭道士採藥不至》云：「病多知藥性，老近憶仙方。」于鵠《山中自述》云：「病多知藥性，年長信人愁。」戴幼公叔倫《卧病》云：「病多知藥性，客久見人心。」三人同時，皆上句優于下句，而幼公下句稍勝。

《**贈月溪羽士**》《唐詩鏡》卷三五：三、四喜其不俗。凡詩取其獨，獨處是其本色。

《**寄禪師寺華上人次韻三首**》《升庵集》卷六八：朱子《張横渠贊》：「勇撤皐比。」蓋以虎皮爲講席也。按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則以皐比爲講席，唐世已然矣。然皐比之爲虎皮，抑又有說，古之世以虎皮包弓矢，謂之櫜。櫜，即皐也。

《**宿天竺寺曉發羅源**》《唐詩鏡》卷三五：三、四亦小具景。

《**潭州使院書情寄江夏賀蘭副端**》《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春水去不盡，秋風今又過。」無限感慨，不露出一情字，尤深。又：「無因得相見，卻恨寄書多。」翻得無聊。《唐風定》卷一四：「無因得相見，卻恨寄書多」：比「長疑即見面，翻至久無書」更悲苦。

《**送謝夷甫宰餘姚縣**》《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謂叔倫詩「骨氣稍軟」，然此詩五、六佳。紀昀評：「殘老小」三字俚。又：容州七律大抵風華流美而雄渾不足，五律尚不甚覺。

《**和汴州李相公勉人日喜春**》《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東方歲占，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豕，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好，則其物豐熟，陰則有災。故工部寫憂詩曰：「元日至人日，無有不陰時。」此又正反之以和相公曰：「年來日日春光好，今日春光好更新。」蓋切望閣臣，自不得不作爾語也。三借立春恰寫自己，四借人日恰寫相公，獨獻好，喜逢好，猶言：何意良時成此奇遇。（後解）此深言得和之爲幸也。五、六，妙！妙！纔說柳看猶淺，早說梅落已頻，此即《論語》「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意，其所望於相公特有至亟，不止是寫立春景物而已。（一、二連用兩「春」字，至末又以「春」押腳，政復章法，淺人乃更譏其字重。）

《**贈司空拾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觀其七、八云「高館更容」、「仍令歸去」，則知司空之至江上，固有不容而令之至江上者也。于是特作婉辭問之，言司空之辭金陛而至江上，則果爲何事乎？相其彈冠而望，絕不似欲老江上者。然而雪花如手，歲又暮矣，全無詔至，空自開門，此果誰爲之也。（開門不是閑事，正寫其日日望詔意可想。）（後解）五言司空人才實難，六言司空思歸正苦。因語諸公，倘可相容，萬望假塗，且教歸去。此極刺之辭也。《圍爐詩話》卷三：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略】至若戴叔倫之「陳琳草檄才猶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則浮泛無情，開弘、嘉門徑。

《**寄司空曙**》《唐詩鏡》卷三五：三、四風味流麗，格亦不晚。《唐詩合解箋注》卷一一：「可能相別還相憶」。重相憶二字。相別不難而相憶難。既相憶矣，則必情思流通，應酬無阻，以爲白首相知，雖踪跡有離合，而交情無二三，故鄭重問之曰：可能否？「莫遣楊花笑白頭」。倘終於遠隔，情不相通，春光如駛，倏忽白頭，豈不令楊花笑人？今我與君，斷莫遣白楊花笑白頭老人同其飄泊也。切暮春景。前解以生遠愁爲眼，後解以還相憶爲合。

《**過故人陳羽山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特訪高人不遇，必有無數惋惜。此只閑閑云：向來遍遍尋着，今日獨相失耳。便自說得來訪是偶然，不在亦是偶然，以偶然之人，有偶然之事，而適值偶然之時，于懷雖不大佳，于興亦不大惡也。三、四便縮取王摩詰「門外青山」，一

解只作二句，言雖不睹其人，不妨且看其屋。夫三間之屋，既曰依然，便亦無大足看也。而必又寫入詩者，所謂美人影亦好，此純是性情邊事，不能以筆墨求也。（後解）前解且看其屋，後解再算其人，言畢竟陳君此時當安在乎？爲在高高朱霞之上乎？爲在低低綠玉之灣乎？「二妙」句未解。末言使我佇望必歸之路，惟見一帶霜樹班班，想見先生是日遷延而不能即去也。

《**寄孟郊**》《唐詩鏡》卷三五：淺湊。

《**過賈誼舊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此解未寫舊居，先哭賈傅。一，哭其身前；二，哭其身後。三承一，再哭其身前；四承二，再哭其身後。言如此卑濕，豈是人居，先生有《治安》三書，而顧令之住此，可哭也。如此荒蕪，誰求遺迹？先生無《弔湘》一辭，幾至名字不傳，可哭也！（後解）此解始寫舊居。然賈傅遺居，亦止有井可認，其餘草非賈誼草，林非賈誼林，雨非賈誼雨，夕陽非賈誼夕陽。不寧惟是，乃至今日，並非戴生夕陽，抑譬地後日，且並非讀戴生詩者之夕陽也。末句忽又捎帶咸陽宮殿者，言彼熱鬧處，亦已同盡，無爲獨悲此悒鬱人也。賴此一結，稍復抒氣，不爾，幾欲損年矣。（「亦」字妙絕。）

《**宮詞**》《唐詩鏡》卷三五：濃麗纖媚，是其體之所宜。《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宮詞不多作怨聲，能存貞正。

《**暮春感懷**》《唐詩鏡》卷三五：有新色。

《**酬盩厔耿少府淳見寄**》《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前解自寫。方丈者，寄居僧舍，其大小不過十笏也。蕭蕭者，葉既辭樹，又不到地，方落未落，其景蕭蕭也。中者，天既欲暮，巷又獨深，忽然風起，四面葉落。暮天則時時有風，深巷則寂寂無事，于是十笏之屋，更無所睹，但見其在落葉之中也。然則何不掩方丈，踏落葉，暫出深巷，略遣暮天。而無如年自流，人自老，事自多，心自空，既是了不相關，無妨死心獨坐也。（一解只寫無人見寄，以與後解頓挫耳。）（後解）後解寫少府家近小山，言少府亦將歸隱。「身留環衛」，言少府特偶未去。稱「環衛」者，少府職近宮闈故也。然則少府與我心同，地同，寂寞同，牢落同，既是無所不同，便應無日不同。乃聞頻頻訪我逢雪，何不特特招我同醉耶？（少府見寄，只道相訪。如此奉酬，便要相招矣。此非無俚窮相，實是同調共憐也。故云唐人五、六措語，一意全爲七、八。試看如此七、八，若無五、六，即豈復成詩？然如此五、六，若無七、八，則又何爲而云乎？）

《**和河南羅主簿送校書兄歸江南**》《歷代詩話・賦・陰火》吳旦生曰：《拾遺記》云：「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火，雖波濤灌蕩，其火不滅，是謂陰火。」顧況詩：「陰火暝潛燒。」戴叔倫詩：「古戍陰傳火。」

《**曉聞長樂鐘聲**》《詩學全書》卷二：館試題。首二渾破，三句暗頂「曉」字，四句明點「聞」字。三聯實寫「長樂」之「曉」，四聯實寫「鐘聲」，五聯襯寫「鐘聲」。《周禮・鷄人》：「夜呼旦以叫百官」。《考工記》：「鳧人爲鐘」。結就試場中繳足「聞」字。

《**關山月二首**》二《詩境淺說續編》：題爲「關山月」，則營邊鳴雁，城上嚴霜，皆月中之所聞所見。當塞外早寒，月皎霜清之際，況聞嗚咽笳聲。詩雖虛寫，不言聞笳之人，而自有李（白）〔益〕登受降城詩「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詩意，自在言外。李陵「答蘇武書」云：「胡笳夜動，邊聲四起，只增忉怛。」此詩三、四句，即此意也。

《**草堂一上人**》《歷代詩話・杜詩・黃獨》吳旦生曰：張文潛謂其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略】戴叔倫詩：「地瘦無黃獨，春來草更深。」

《**贈李唐山人**》顧璘《批點唐音》卷一二：平易幽閑。

《**送裴明州效南朝體**》《容齋五筆・石尤風》：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略】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略】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困學紀聞・雜識》：《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貯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客心愁。」《歷代詩話・明詩・礮車颶母》：《番禺記》云：石尤風，亦颶風之類。按洪容齋謂，打頭逆風也，唐人多用之，【略】戴叔倫《送裴明州》詩：「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略】《江湖紀聞》有石氏女嫁爲尤郎婦之說。楊升菴謂，石尤，江中水蟲名，此蟲出，必有惡風。舟人目打頭風曰石尤風，猶嶺南人曰颶母，黃河人曰孟婆也。

《**過三閭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憂愁幽思，筆端繚繞。又：

屈子之怨，豈沅湘所能流去耶？發端妙。《大歷詩略》卷六：少許勝後人多多許。《峴傭說詩》：并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種悲涼感慨之氣，五絕中此格最高。《詩境淺說續編》：前二句之意，與少陵詠《八陣圖》「江流石不轉」，皆詠昔賢遺恨，與江水俱長。因前二句已質言之，故後二句僅以秋聲楓樹，爲靈均傳哀怨之聲，其傳神在空際。王阮亭《題露筋祠》詩「門外野風開白蓮」，不着迹象，爲含有懷古蒼涼之思，與此詩同意。

《登高回乘月尋僧》《容齋隨筆・詩中用茱萸字》：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仔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略】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略】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夜發袁江寄李潁川劉侍御》《唐詩紀事・李嘉祐》：戴叔倫《夜發袁州寄李潁川》詩，即嘉祐也。詩云：「半夜迴舟入禁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發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時李貶於此。

《對月答袁明府》《對牀夜語》卷三：高適《九日》詩云：「縱使登高祇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老杜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亦反其事也。結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與劉希夷「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之意同。氣長句雅，俱不及杜。戴叔倫《對月》云：「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對誰。」欲脫其胎而不可，蓋才力不逮也。《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二：秋光一本作清光。後兩句勸客飲酒。其意曰：今夜勸君而飲不醉，明年此夜，吾與子各天一方，不知在何處，縱有秋光如此夜，不知對月者何人也。情悽惋而味悠長，正與杜子美《九日》詩相類：「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戴詩尤有味。

《聽歌回馬上贈崔法曹》《野客叢書・以鄙俗語入詩中用》：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略】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略】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唐音癸籤・詁箋九》：戴叔倫：「秋風裏許杏花開。」「許」，「裏」之助辭。

《湘南即事》《藝苑雌黃・盧橘》：古人文章中多言盧橘。【略】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衰。」而蔡君謨《荔枝譜》亦云：「道里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皆不顯言盧橘爲何物。《東坡集》中言眞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作詩有「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之句，蓋指盧橘爲枇杷也。【略】然山谷以謂夔、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者，疑其爲盧橘，則與東坡之意相戾。【略】然予觀張勃《吳興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張勃之說既如此，則相如之賦殆未可以爲失也。《唐詩鏡》卷三五：是無聊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此留滯楚南，見君無期，而咎沅、湘東流，不爲少住，亦無聊之思也。《詩學全書》卷三：此仕楚欲歸京師，感時物之變，嘆見君無時，故恨沅湘無情，不爲少住，以慰愁人之懷。《峴傭說詩》：「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羨寒鴉羨得妙。「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怨沅、湘怨得妙。可悟含蓄之法。《詩境淺說續編》：首言湘南秋老，遙望京華，欲歸不得，寫出本意。後二句有兩層意，或謂沅湘東去，不得與之同行；或謂如此秋江碧水，不肯尺波小住，伴我愁人，乃日夜飛流而去。只以相伴盼無情之水，則一身之寥寂，誰復顧之耶？

《轉應詞》《歷代詞話・戴叔倫轉應曲》：金壇戴叔倫有《轉應曲》云：【略】即《調笑令》也。筆意回環，音調宛轉，與韋蘇州一闋同妙。《詞徵》卷一：《調笑令》，創於唐天寶中。一名《宮中調笑》。戴容州謂之《轉應詞》，五代時謂之《轉應曲》。惟三十八字者，祇名《調笑》，初無異稱，蓋轉踏曲也。

《汝南逢董校書》《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前人有「誰人肯向死前閒」句，讀三、四語，爲之慨然。《圍爐詩話》卷二：戴叔倫「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閒」，宋詩也。《甚原詩說》卷一：句法最忌直率，直率則淺薄而少深婉之致。戴叔倫之「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閒」，不若趙嘏「星星一鏡髮，草草百年身」。【略】兩相比較，淺薄深婉自見。

傳記

權德輿《唐故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兼侍御史

充本管經略招討制置等使譙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戴公墓誌銘并序》 維貞元五年夏四月，容州刺史、經略使、侍御史、譙縣男戴公至部之三月，以疾受代，回車甌駱，六月甲申，次於清遠峽而薨，春秋五十八。明年正月庚申，返葬於金壇玉京原之舊封。宜叙世德，以識幽穸云。公諱叙倫，字幼公，本譙國人。【略】王父修譽，父脊用，皆自縻天爵，不顧翹車。傳次君之禮文，盡通奧旨，師安道之晦德，尤惡知名。故世風純慶，及公而發。【略】累辟大府，分命於計相也，則爲湖南、河內留後，自秘書正字三遷至監察御史，曳裾於賢王也，則爲湖南、江西上介，由大理寺司直再轉至尚書祠部郎中，其皁人成化也，則東陽一同之人沐旬歲之治，撫人飫三年之惠，容人被踰月之教，夔人聞詔而歡，承訃而哀，不及蒙其澤。歷官十一，而雲安不書，所至之邦，必刻金石。【略】其在臨川也，清明仁恕，多省費方略，蜀郡崇儒之化，南陽均水之法，精力區處，民以便安，田壤耕闢，獄犴清淨。居一年，璽書褒異，就加金紫。未幾而有容州之拜，且都督府所治，列城十三，訓戎撫俗之任，招徠式遏之寄，非通方明略，無以威懷。蓋皇慈所軫，先於柔遠。方將布愷悌於夷落，致風俗於休嘉，議者以九伯二男，可跂而至，天則不弔，未如之何。

《重修戴氏宗譜》卷三梁肅《唐故朝散大夫都督容州諸州事容州刺史本管經略招討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封譙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戴公神道碑》（存目）

《極玄集·戴叔倫》 字幼公，潤州金壇人。

《新唐書·戴叔倫傳》（存目）

紀事

權德輿《唐故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管經略招討制置等使譙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戴公墓誌銘并序》 始在轉運府也，董賦於南荆，會蜀將楊琳，擁徒阻命，詔書告諭，初無革志，胥引銳卒，劫脅使臣曰：「歸我金幣，可以紓死。」公山立不撓，勇生於仁，端其詞氣，強於師旅。暴叛知感，乞盟於公。黎明，率其徒西嚮拜泣，指期詣闕。冢臣列狀，天子召對，而推功於府，不伐其勞。時談翕然，勇讓具舉。

《唐國史補》卷下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于容州，天下榮之。

《唐摭言·人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爲道士。

《唐才子傳·戴叔倫》 貞元十六年陳權榜進士。【略】叔倫初以淮、汴寇亂，魚肉江上，攜親族避地來鄱陽。肄業勤苦，志樂清虛，閉門却掃，與處士張衆甫、朱放素厚，范、張之期，曾不虛月。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戴叔倫《述稿》十卷。

《崇文總目》卷一二 《戴叔倫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戴叔倫述稿十卷外詩一卷書狀一卷》 集有馬總序。或題曰《會錄》。唐史但云「師事蕭穎士」，初不稱其能詩，以時人少其詩骨氣綿弱故也。

《孫氏祠堂書目編》卷四 《戴叔倫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陳慶年《戴叔倫集跋》 予於明徐獻忠《唐百家詩》中得叔倫詩二卷。外有明活字本亦二卷，次序與《百家》同。以叔倫詩單行者僅見此本，今依以付梓，而據他書改其明誤者。

藝文

李端《送新城戴叔倫明府》（存目）

權德輿《同陸太祝鴻漸崔法曹戴華見蕭侍御留後説得衛撫州報推事使張侍御却回前刺史戴員外無事喜而有作三首》（存目）

陳羽《送戴端公赴容州》 還將小戴禮，遠出化南方。

方干《新秋獨夜寄戴叔倫》（存目）

陸長源《唐東陽令戴公去思頌》（建中元祀）夏五月壬辰，詔書以監察御史裏行戴叔倫爲東陽令，擇良吏也。【略】

雜録

司空圖《與極浦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

《東觀餘論・跋江南藏真書後》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眞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眞書》自叙，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眞蹟，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困學紀聞・評詩》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烟」之句，蓋本於此。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趙南塘《題天台戴式之詩稿》云：「台嶺散仙人，詩家小叔倫。」式之由此名重。

陸羽

論述

權德輿《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序》 太祝陸君鴻漸，以詞藝卓異爲當時聞人。

《唐國史補》卷中 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

《因話録・商部下》（羽）聰俊多能，學贍辭逸，蓋東方曼倩之儔。

傳記

陸羽《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篤信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曾也。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惸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無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汙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倣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其翦榛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懵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篇。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郡，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烏犂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犂牛，襄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

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末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

《新唐書·隱逸傳·陸羽》（存目）

紀事

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按《說文》云：「它，虵也。」上古患虵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於記中。大曆七年，真卿蒙刺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土，真卿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略】真卿自典校時，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略】大曆壬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粤、陸羽【略】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

又《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 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詣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略】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

皎然《蘭亭古石橋柱讚序》 山陰有古卧石一枚，即晉永和中蘭亭廢橋柱也。大曆八年春，大理少卿盧公幼平承詔祭會稽山攜至，居士陸羽，因而得之。生好古者，與吾同志，故讚云。

皇甫冉《送陸鴻漸赴越詩序》 夫越地稱山水之鄉，轅門當節鉞之重，進可以自薦求試，退可以閒居保和，吾子所行，蓋不在此。尚書郎鮑侯，知子愛子者，將推食解衣以拯其極，講德遊藝以凌其深，豈徒嘗鏡水之魚，宿耶溪之月而已。吾是以無間，勸其晨裝，同賦《送遠客》一絕。

周愿《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愿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公（李復）之幕，兄呼之。羽自傳竟陵人。當時羽說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予今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扶風公（馬總）又悉於羽者也，代謂羽之出處，無宗祊之籍，始自赤子洎乎冠歲，爲竟陵苾芻之所生活，老奉其教，如聲聞辟支以尊乎竺乾聖人也。羽字鴻漸，百氏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諤諤，坐能諧謔，世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矣。噫，我州之左，有覆釜之地，圓似頂狀，中立塔廟，篁大如臂，碧籠遺影，蓋鴻漸之本師像也，悲歟！似頂之地，楚篁繞塔，塔中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種之竹。視天僧影泥破，竹枝筠老，而羽亦終。予作楚牧，因來頂中道場，白日無羽香火，遐歎零落，衣搖楚風，其感三也。

權德輿《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序》 太祝陸君鴻漸【略】凡所至之邦，必千騎效勞，五漿先饋。嘗考一畝之宮於上饒，時江西上介殿中蕭侍御公瑜權領是邦，相得歡甚。會連帥大司憲李公入覲于王，蕭君領廉察留府，太祝亦不遠而至，聲同而應隨故也。先是，嘗舍于道觀，因復居之竹齋虛白，湖水在下，春物萌動，時鳥變聲，支頤散髮，心目相適，蕭君悅其所以然也。既展賓主之貺，又歌詩以將之。其詞清越，鏗若金璧，得詩人之辯麗，見君子之交好。詩既成而太祝有酬和之作，復往之盛，粲然可觀。客有前法曹掾崔君茂實，文場之舊，以六義爲己任，攘臂拔筆而爲和者惟三賢【略】君子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曹和之，是三篇也不可以不紀。

《唐國史補》卷中 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令姓陸名羽，字鴻漸。【略】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玄真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貞元末卒。

《元和姓纂·屋韻》 又歙州刺史陸參，司封員外陸震，大理司直陸羽，並吳人。

《因話錄·商部下》 太子陸文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略】與余外祖戶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戶曹，諱澹，字中庸，別有傳。）交契深至。外祖有牋事狀，陸君所撰。

《**太平廣記**》**卷二七引《續仙傳**》 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略】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

《**唐才子傳・皎然上人**》 初入道，肄業杼山，與靈徹、陸羽同居妙喜寺。羽於寺傍創亭，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顏眞卿名以「三癸」，皎然賦詩，時稱三絕。

《**宋高僧傳・唐餘杭宜豐寺靈一**》 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鴻漸爲塵外之友。

《**輿地紀勝**》**卷二一《信州**》 唐太子文學陸鴻漸居於茶山，刺史姚欽多自枉駕。又按唐《孟東野集》亦有《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詩。《圖經》云：「今城北三里廣教寺有茶數畝，相傳鴻漸所種也。」

又卷七六《復州》 陸子泉：羽嗜茶，得西湖中井泉以試茶。後於廣州賦詩云：「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藝文

裴迪《西塔寺陸羽茶泉》（存目）

劉長卿《送陸羽之茅山寄李延陵》（存目）

顏真卿《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 忽枉巖中詩，芳香潤金石。

皇甫冉《送陸鴻漸山人採茶回》（存目）

皎然《訪陸處士羽》（存目）

戴叔倫《敬酬陸山人二首》（存目）

權德輿《送陸太祝赴湖南幕》（存目）

孟郊《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存目）

雜録

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略】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於記中。

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 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紓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

《**大唐傳載**》 陸鴻漸嗜茶，撰《茶經》三卷，行於代。常見鬻茶邸燒瓦瓷爲其形貌，置竈於釜上左右，爲茶神，有交易則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南部新書**》**戊**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以後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刻石在貢焙。故(陸)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

《**白孔六帖**》**卷六一** 陸羽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唐詩紀事・陸鴻漸**》 吳門有辟彊園，地多怪石，鴻漸《玩月》詩云：「辟彊舊林閬，怪石紛相向。」

《**韻語陽秋**》**卷一四** 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略】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略】復觀陵文學題記，詞翰奇絕。金匱文，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人斯？

《**咸淳臨安志・山川二**》 石門澗：陸羽《二寺記》云：「南有巉巖，舊有卧龍石橫澗中，慈雲法師種松於此。」【略】連巖棧伏龍棧：陸羽《二寺記》云：「皆靈隱山泉，澗中怪石之狀。」【略】理公巖：在天竺山靈鷲院之右。陸羽《記》云：「昔慧理宴息於下，後有僧於巖上周迴鐫小羅漢、佛、菩薩像。慈雲法師所謂訪慧理之禪巖，弔客兒之山館是也。近主僧行果始作閣道，屬之巖中，以祠理公。」【略】呼猿洞：陸羽云：「宋僧智一善嘯，有哀松之韻。嘗養猿于山間，臨澗長嘯，衆猿畢集，謂之猿父。」【略】醴泉：陸羽《寺記》：「大曆六年，忽出醴泉，酌之療疾。又有卧犀泉。」【略】袁君亭：陸羽《記》云：「刺史袁仁敬造。」丹竈亭：陸羽《記》云：「葛洪鍊丹之所。」隱居堂：【略】陸羽《二寺記》云：「後漢陸文該學《易》於隱居堂，圖淮南王劉安及九師之像於屋壁東西，又名九師堂。」許邁思眞堂：陸羽《二寺記》云：「許邁字遠遊，一名映詳。」具云外門右自虛白堂以下並廢。

又《寺觀六》 景德靈隱寺：陸羽《記》云：「南天竺北靈隱，有百丈彌勒閣、蓮峰堂、白雲菴、千佛殿、巢雲亭、延賓水閣、望海閣。」

《輿地碑記目・臨安府碑記》《天竺靈隱二寺記》,《臨安志》云:《寺記》陸鴻漸文,僧遵式立。《復州圖經》云:陸羽嘗過錢塘,撰《天竺靈隱二寺記》。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玉川子》苕溪漁隱曰:【略】余頃在富沙【略】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實好事者爲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瀛奎律髓》卷一八皇甫曾《送陸羽》方回評　茶之盛行,自陸羽始,止是碾磑茶耳,其妙處在於別水味。盧仝所謂「首闊月團三百片」,恐團茶不應如是之多,多則必不精也。【略】羽死,號爲茶神,故取此一首爲茶詩之冠。

《梁谿漫志》卷一〇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爲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爲《茶經》所揜也。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　竟陵,古三澨地,楚澤國也。城夾兩湖。曰西湖者,中有西塔寺,陸鴻漸故蹟在焉,唐人詩所云「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者是也。

皇甫曾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皇甫曾》　體制清潔、華不勝文。然「寒生五湖道,春及萬年枝」,五言之選也。其爲士林所尚,宜哉。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荆公選唐百家詩,於高適、岑參各取七十餘首,其次王建、皇甫冉各六十餘首。【略】冉弟曾,詩亦工,如「寒磬虛空裏,孤雲起滅間」,如「孤村明夜火,稚子候歸船」,如「三徑荒蕪羞對客,十年衰老愧稱兄」,皆精妙,亦不入選。

又《新集》卷六　御史所作絕少,然亦多佳句。

徐獻忠《唐詩品》　皇甫兄弟仕道既同,才名亦配,渤海高生猶持不足之歎,豈憐才之本意乎!侍御律調澄泓,聲文華潔,俯視當世,殆已飄然木末矣。雖紫霞碧落,未堪凌駕,亦何可少。

《石園詩話》卷一　愚謂孝常詩如「返照城中盡,寒砧雨外聞」,「斷猿知夜久,秋草助江長」,「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江湖十年別,衰老一樽同」,皆足以追逐乃兄。

分論

《送李中丞歸本道》《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皇甫曾《送李中丞華陰》【略】,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詩源辯體》卷二一:郎士元、皇甫曾五言律,較錢劉入錄者雖少,然士元如「雙旌漢飛將」,曾如「上將曾分閫」二篇,氣格神韻,可繼開、寶。此外寥寥,亦不多得矣。

《烏程水樓留別》《嘉泰吳興志・亭》:浮玉亭在烏程縣,南臨苕谿。【略】又名水樓,監察御史皇甫曾有《烏程水樓留別》詩。《大歷詩略》卷五:三、四則孝常之極輕俊者。

《題贈吳門邕上人》《四溟詩話》卷三:秋夕予過北園宗禪師精舍,鄰有朱道人亦來,因談及虎溪三笑事。宗乃誦皇甫曾《送邕上人》詩:「晚與門人別,依依出虎溪。」予曰:「此結用事太泛,趁韻而已。」

《送陸鴻漸山人採茶回》《瀛奎律髓》卷一八方回評:茶之盛行,自陸羽始。【略】羽死,號爲茶神,故取此一首爲茶詩之冠。何焯評:自然。紀昀評:雖非高格,不失雅音。《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清深無際。《唐風定》卷一四:一片清蒼之氣,渾渾無句可摘。《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見意。七、八以「磬一聲」三字續上句,「相思」字另讀,名斷續句。【略】

如此仙筆，自非下劣凡夫所能夢見。《大歷詩略》卷五：不黏不脫，是大方家數。

《寄劉員外長卿》《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此所謂新安者，唐之睦州，今之嚴州。今稱嚴爲新定郡，歙爲新安郡，在唐時，二郡總亦稱新安。何焯評：五、六對法極變，曲折頓挫。紀昀評：「千山」句自好，然是懸憶之詞，則「夕陽」字嫌於說定，「夜久」字不貫「夕陽」。「秋草」如何「助江長」？不可解。五、六二句，一賦一比，然語不工。

《晚至華陰》《四溟詩話》卷三：予初秋遊都下韋園，暮歸值雨，遂留殷太史正夫書齋，秉燭獨酌。正夫曰：「聞子能鍼唐詩之病，勿秘其法。」【略】復檢劉長卿《雨中過靈光寺》詩「向人寒燭靜，帶月夜鐘深」，不及皇甫曾《晚至華陰》「雲霞仙掌出，松柏古祠深」，韻亦妥帖。《三體唐詩》卷五高士奇輯注：「雲霞仙掌出」，王涯《太華山仙掌辯》云：西嶽太華之首峰有五崖，【略】自下遠望，儼如掌形。「松柏古祠深」，玄宗《太華銘》云：「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唐詩摘抄》卷一：起聯總冒。近家之喜，紙上躍然。

《送孔徵士》《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清響厚力。《唐詩摘抄》卷一：起二句已見此人身份之高。中四皆高人之事，七以「負丘壑」三字與上對映，八點「送」字。

《送少微上人東南遊》《石洲詩話》卷二　東坡《峽山寺》詩：「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語意全本皇甫孝常《送少微上人》詩，但令人不覺耳。

《路中口號》《唐詩歸・中唐一》譚元春評：如聞其聲，如見其面。

《早朝寄所知》《唐風定》卷一七：瑰麗清洒，猶近王、岑。《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題是「早朝日寄所知」，猶謂尋常相憶，乃我試讀其詩，是何提心掛膽，寫得世間有如此友誼也。看他雪後歸鴻，只是未早朝先一日偶然所見，然已自心頭隱隱有刺。及到明日早朝拜舞，忽然滿眼看出「同」字，云何獨有我此一人不得同耶？因而重認曙色，重聽漏聲，此雖明明再寫拜舞之「同」，然實明明再寫獨有一人不得同矣。（後解）五，「開仙仗」是寫吾君也；六，「引上公」是寫吾相也。七，「共荷發生」即共荷吾君吾相也，「皆雨露」又言吾君吾相必無私雨露也。八，言然則鴻歸而獨不歸，人同而獨不同，此獨謂之何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望其出而仕也。頷聯不讓賈、王諸公。《大歷詩略》卷五：此亦早朝佳製。第四妙麗絕倫，結復軒舉有致，但起句失勢，似專爲寄所知，與早朝微隔也。

《秋夕寄懷素上人》《唐風定》卷一七：幽閒高淡，誦之神骨俱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非泛然相寄，乃是因驚生悔，因悔生悟，因悟生慕，於是作詩寄上高僧，便算一通大懺悔文。言槿花朝開暮落，已是至促，今又見有朝即委露者，於是吃驚不小，甚悔孤身落在人群，不如眞僧之出世也。既忽又悔，彼眞僧自是心頭無事，故得出世，我則心頭未免有事，云何能出於世！因而乘靜夜，爇名香，遙望白雲，敬禮雙足，蓋慕之至也。（後解）此極寫眞僧之無事也。「窗臨絕澗」，我與世何事？「客至孤峰」，世與我亦何事？而或者又疑雖無世事，或猶有僧事，則我見其清晨趺坐，更不誦經，只是看雨，此則不惟無已下事，甚至並無向上事。嗚呼，至矣。（「紛紛」字，妙。便是摩醯首羅豎亞一目看四天下七日七夜雨也。）《石洲詩話》卷二：白公《天竺》詩，本皇甫孝常《秋夕寄懷契上人》詩，而出以連珠體，自令人不覺。此等處，皆足見古人之脫化。

《送和西蕃使》《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大曆詩人，多用此體詩爲祖餞。如【略】皇甫曾《送和蕃使》，莫不聲華冠冕，詞旨安和，使節星軺，得之增重。才子之名，信不虛也。

《萼嶺四望》《大歷詩略》卷五：孝常較哲昆豐神頓減，然結體沈重，在大曆間殆以骨勝者。《詩境淺說續編》：首二句言帝京所在，後二句，意謂長安棋局，萬事更新，安能再返虞淵之日，乃野老無知，猶望繼開元之盛，重駐翠華，而宮觀全非，惟有千章大樹，吟風映日而已。以少陵閱世之深，而曲江之金錢盛會，尚冀重逢，撫今追昔，人有同情。彼江頭野老，扶杖田間，空憶漢家仙仗，亦可悲矣。

《過劉員外長卿別墅》《瀛奎律髓》卷一三方回評：詩律平穩。紀昀評：無警策處，而氣韻恬雅。

《國子柳博士兼領太常博士輒申賀贈》《唐音癸籤・詁箋二》：皇甫曾《贈國子柳博士兼領太常博士》詩：「博士本秦官，求才帖職難。」以兼官爲帖職也。

《**途中送權曙**》《三體唐詩》卷六高士奇輯注：「獨作雁隨陽」，《尚書注》云：隨陽之鳥，鴻雁之屬。

傳記

《**極玄集・皇甫曾**》 皇甫曾，字孝常，丹陽人。天寶十二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皇甫冉詩集》三卷。（與弟曾齊名。曾，字孝常，歷侍御史，坐事貶徙舒州司馬，陽翟令。）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皇甫曾集》一卷。唐侍御史皇甫曾孝常撰。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皇甫御史詩集補遺》一卷，皇甫曾。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皇甫御史詩集》一卷，丹陽皇甫曾孝常撰。【略】此亦與席刻相同，當從宋本重刊。席氏採《文苑英華》中《玉山嶺上作》、《國子柳博士兼領太常博士賀贈》五律二，《贈老將》七絕一，《唐詩類苑》中《送商州杜中丞赴任》七律，《送裴秀才貢舉》五律，《杖錫歌送明楚上人歸佛川》七古，爲補遺一卷。

藝文

李頎《送皇甫曾遊襄陽山水兼謁韋太守》（存目）

劉長卿《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存目）

李嘉祐《酬皇甫十六侍御曾見寄》（此公時貶舒州司馬） 自顧衰容累玉除，忽承優詔赴銅魚。江頭鳥避青旄節，城裏人迎露網車。長沙地近悲才子，古郡山多憶舊廬。更枉新詩思何苦，離騷愁處亦無如。

錢起《歲初歸舊山酬寄皇甫侍御》（存目）

獨孤及《酬皇甫侍御望天濤山見示之作》 瞞然誦佳句，持此秋蘭佩。

又《同皇甫侍御齋中春望見示之作》 因君贈我江楓詠，春思如今未易量。

嚴維《歲初喜皇甫侍御至》（存目）

戴叔倫《京口逢皇甫司馬副端曾舒州辭滿歸東都》 潮水忽復至，雲帆儼欲飛。故園雙闕下，左宦十年歸。晚景照華髮，涼風吹繡衣。淹留更一醉，老去莫相違。

皇甫冉《曾東遊以詩寄之》（存目）

盧綸《春日潤亭同苗員外寄皇甫侍御》（存目）

李端《同皇甫侍御題惟一上人房》（存目）

朱放《山中謁皇甫曾》（存目）

顏真卿等《三言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玩月》（存目）

靈一《贈別皇甫曾》（存目）

皎然《建安寺夜會對雨懷皇甫侍御曾聯句》（存目）

郭鄖

《**唐詩紀事・郭鄖**》 鄖，大曆貞元間詩人也。

皇甫冉《送陸（灃）（澧）郭鄖》 纔見吳洲百草春，已聞燕雁一聲新。秋風何處催年急，偏逐山行水宿人。

李紳《建元寺詩序》 寺在常州東郭。松扉竹院，各在岡阜，地甚疏通，連接郊外，每歲寒食，里人灑掃經過之所。大曆中，詩人郭雲曾賦《寒食》詩贈吏部先兄。詩云：「蘭陵士女滿晴川，郊外紛紛拜古埏。萬井人家初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煙。人間後事非前事，鏡裏今年老去年。介子終知祿不及，王孫誰復更相憐。」當時以爲絕唱。嘗在童兒，即聞此詩。非欲繼和，蓋紀事因書。

陳羽

論述

《**詩人主客圖**》 瓌奇美麗主武元衡。【略】升堂四人：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

《**唐才子傳・陳羽**》 羽工吟，【略】寫難狀之景，了了目前；含不盡之意，皎皎言外。【略】警句甚多。有集傳于世。

《**古意**》《詩話總龜前集・怨嗟門》引《詩史》：陳羽有詩百餘首，《古意》一篇集中所無，其詞云【略】。

《**送殷華之洪州**》《唐詩歸・中唐五》：「避浪宿猿聲」鍾惺評：幽極。《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見意。古樂府有《豫章行》。一、二上句因下句，名倒因起。借「豫章行」三字見地，起法嚴重不佻，見他筆力。計湖草生時，已是經年別矣，此時莫又不來，增我相思也。

《**春日晴原野望**》《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上》：苕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三、四能言早春之意；五、六以景對情，不費力。馮班評：次聯常言耳，脫胎謝康樂，得起句妙，不厭其偷。一直四句，所以妙。陸貽典評：次聯從康樂「池塘生春草」脫胎，卻遜自然。查慎行評：次聯對句動宕。紀昀評：起四句極有意象。五、六有物尚乘時人獨失所之慨。對法甚活，但語弱耳。結尤少力。許印芳評：後半語意渾融，和緩中有骨力，正是唐人身分。此評（紀昀評）未的。

《**湘妃怨**》《竹莊詩話・雜編五》：《湘妃怨》八首見睹物傷吊之事。

《**春園即事**》《唐詩歸・中唐五》「水隔羣物外」鍾惺評：心目幽曠。《唐詩摘抄》卷一：尾聯進步。此太湖之洞庭也。起謂群物都隔於水外，的是湖中人家之景，居民至今以橘爲業。五湖亦指震澤之五湖而言。《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逸？曰：古之逸調，不可枚舉。略指其概，如【略】陳羽之「水隔羣物遠，夜深風起頻。霜中千樹橘，月下五湖人。聽鶴忽忘寢，見山如得鄰。明年還至此，共看洞庭春」（《春園即事》）【略】是也。

《**梓州與溫商夜別**》《庚溪詩話》卷上：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略】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略】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悠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不過只是昔別今逢，看他却於鳳凰城裏、玄武江邊，輕輕再加「花」、「月」二字，便寫盡別時別得匆忙，逢時逢得慘黯也。客舍莫辭买酒，輕輕亦再加一「先」字，便寫盡二人異樣親熱。相門曾忝登龍，輕輕亦再加一「並」字，便寫盡二人無數恩昵。因想是晚江邊月下，眞乃意思飞揚，不可得而裁抑也。（後解）五、六又好，須知非寫竹聲、鐘聲，正寫竹聲、鐘聲中兩人對坐，各不肯卧，直至天明。讀七、八自明之。

《**送靈一上人**》《甚原詩說》卷三：五言絕有兩種：有意盡而言止者，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言止意不盡，深得味外之味，此從五言律而來，故爲正格。意盡言止，則突然而起，斬然而住，中間更無委曲，此實樂府之遺者，故爲變調。【略】言止意不盡，如【略】「十年勞遠別，一笑喜相逢。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陳羽）【略】此五絕之正格也。正格最難，唐人亦不多得。

《**題夫差廟**》《鑒誡錄・卓絕篇》：陳羽秀才《題破吳王夫差廟》，汪遵先輩《詠絕萬里長城》。【略】已上名公稱爲卓絕，千百集中無以加此。

《**吳城覽古**》《唐詩摘抄》卷四：此首猶是盛唐餘韻，覺比太白「舊苑荒臺」作較渾。

《**步虛詞二首**》二 《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別見之七言詩》：今以七言之別見者略舉之，【略】如步虛詞，已列長短句之雙調矣。玆載陳羽之《步虛詞》云【略】。

《**自遣**》《唐才子傳・陳羽》：如《自遣》詩云：「稚子新能編筍笠，山妻舊解補荷衣。秋山隔岸清猿叫，湖水當門白鳥飛。」此景何處無之？前後誰能道者？二十八字，一片畫圖，非造次之謂也。

傳記

《唐才子傳·陳羽》 羽，江東人。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下第二人登科，與韓愈、王涯等共爲「龍虎榜」。後仕歷東宮衛佐。羽工吟，與靈一上人交游唱答。

著録

《遂初堂書目》《陳羽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陳羽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陳羽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陳羽詩集》一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陳羽》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陳羽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陳羽詩集》一卷。

韓翃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韓翃》 韓員外詩，匠意近於史，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士珍之，多士之選也。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潤，山舍荔支繁」，又「疏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方之前載，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其比興深於劉員外，筋節(成)〔減〕於皇甫冉也。

《唐詩品》 君平意氣清華，才情俱秀，故發調警拔，節奏琅然，每一篇出，輒相傳布，亦雅道之中興也。七言古作，性情奔會，詞彩翁鬱，雖格稍不振，而風調彌遠，諷其華要，亦足解於煩襟矣。

《升庵詩話·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筋節減於皇甫冉」。比興，景也；筋節，情也。

又《石屏奇句》 宋人詩話稱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以爲奇句。余觀唐韓君平「夕陽山向背，春草水東西」，意同而語尤工。

《詞品》卷一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谿」，詞名《踏莎行》本此。

《藝苑卮言》卷四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

《詩藪内編·近體上·五言》 劉長卿《送李中丞》《張司直》【略】韓翃《送陳錄事》《李侍御》【略】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

又《近體中·七言》 劉長卿《獻李相公》《送耿拾遺》《李錄事》，韓翃《題仙慶觀》《送王光輔》【略】皆中唐妙唱。

又《近體下·絕句》 韓翃七言絕，如「青樓不閉葳蕤鎖，綠水迴通婉轉橋」，「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峰西」，皆全首高華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陳妙語，行以唐調耳，人不易曉。若「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寒天暮雨秋風裏，幾處蠻家是主人」，則自是錢、劉格，雖衆所共稱，非其至也。

又 中唐錢、劉雖有風味，氣骨頓衰，不如所爲近體。惟韓翃諸絕最高，如《江南曲》《宿山中》《贈張千牛》《送齊山人》《寒食》《調馬》，皆可參入初、盛間。

《唐音癸籤·評彙三》 君平高華之句，幾奪右丞之席，無奈其使事堆垛堪憎。見珍朝士以此，見侮後進亦以此。

又《評彙六》 中唐絕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

《詩源辯體》卷二一 七言古，盧(綸)氣勝於劉(長卿)，才勝於錢(起)，故稍爲軼蕩而有格，但未能完美耳。韓氣格不如，而工麗

勝之。

又　韓七言古，豔冶婉媚，乃詩餘之漸，如「重門寂寞垂高柳」、「把君香袖長河曲」、「平蕪霽色寒城下，美酒百壺爭勸把」、「朝辭芳草萬歲街，暮宿春山一泉塢」、「殘花片片細柳風，落日疏鐘小槐雨」、「池畔花深鬬鴨欄，橋邊雨洗藏鴉柳」等句，皆詩餘之漸也。

又　五言律，【略】翃如「玉杯分湛露，金勒借追風」、「翠羽雙鬟妾，珠簾百尺樓」，【略】亦已入晚唐。

又　綸五言排律有《從軍行》，在中唐頗爲矯俊。翃《送王相公》一篇，氣象尤勝，至「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及《送李中丞》「閉營春雪下，吹角暮山空」二聯，雄麗亦類初唐。

又　翃七言絕，後二句多偶對者，藻麗精工，是其特創，晚唐人決不能有也。如「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春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回通宛轉橋」、「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燈夜迎人」、「紅蹄亂踏春城雪，花頷驕嘶上苑風」、「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等句，皆精工特創者也。

《**唐風定**》**卷二一**　《詩藪》云：韓翃諸什，高華明秀，古意內含，非初非盛，乃梁、陳妙語，行以唐調耳。若「長白」（《送齊山人歸長白山》）、「五谿」（《送客歸五谿》），則錢劉格。斯評最確。

《**詩辯坻**》**卷三**　君平長篇，天才逸麗，興逐筆生，復工染綴，色澤穠妙，在天寶後，文房、仲文俱當却席者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韓翃**》　貞元以前人詩多樸重，韓翃在天寶中已有名，其詩始修辭逞態，有風流自賞之意。昌黎曰：「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獨翃反是。其佳句如「寒雨送歸千里外，東風沉醉百花前」，「露色點衣孤嶼曉，花枝妨帽小園春」，「池畔花深鬬鴨欄，橋邊雨洗藏鴉柳」，「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皆豪華逸樂之概。惟《送李少府入蜀》詩「孤城晚閉秋江上，匹馬寒嘶白露中」，稍覺淒然可念。然在集中，亦如九十春光，一朝風雨耳。第姿韻雖增，風氣亦漸降。至若「葛花滿地能消酒，梔子同心好贈人」，「下筯已憐鵝炙美，開籠無奈鴨媒嬌」，「塵尾手中毛已脫，蟹螯樽上味初香」，駸駸已入輕靡，爲晚唐風調矣。按義山有《韓（翃）〔翃〕舍人即事》詩，如「通內藏珠府，應官解玉坊」，語殊不佳。但此首即不似，他詩不擬韓者，反多似之，故知君平爲柔豔之祖。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四・自述類上**》　弇州先生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必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必完。予反復斯集，益服其立論之確。毋論李供奉、王龍標暨開元、天寶諸名家，即大曆、貞元間如李君虞、韓君平諸人，蘊藉含蓄，意在言外，殆不易及。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　七律至隨州，工絕亦秀絕矣，然前此渾厚兀㝵之氣不存。降而君平、茂政，抑又甚焉。風會使然，豈作者莫能自主耶？

《**石洲詩話**》**卷二**　自錢、劉以下，至韓君平輩，中唐諸子七古，皆右丞調也，全與杜無涉。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　大曆以還，韓君平之婉麗，李君虞之悲慨，猶有兩王遺韻，宜當時樂府傳播爲多。

《**石園詩話**》**卷一**　韓君平（翃）七律健麗而對仗天成，七絕亦神情疏暢。「雨餘衫袖冷，風急馬蹄輕」，「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鳴磬夕陽盡，捲簾秋色來」，「萬葉秋聲裏，千家落照時」，爲五言佳句。如「小縣春生日，公孫吏隱時」，「遠水流春色，回風送落暉」，「過淮芳草歇，千里又東歸」，「縣舍江雲裏，心閒境又偏」，「還家不落春風後」，「白皙風流似有鬚」，皆工於發端。

又　《南部新書》云：「《昇平公主宅即席》詩，李端擅場。《送王相之幽鎮》詩，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詩，錢起擅場。」愚謂韓、錢兩詩皆六韻，韻同格調亦同。前四韻序事，第五韻寫景，末韻一則自念，一就劉相講，微有不同，而韓詩尤勝。

《**大歷詩略**》**卷三**　韓舍人翃才調翩翩，大歷能品。

《**昭昧詹言**》**卷一八**　君平三詩，不過秀句足供諷詠，流傳不泯，篇法宛轉諧適而已，無奇特興象足以取法。今皆不錄。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其源出於謝玄暉。泛豔輕華，已無深致。歌行法初唐之體，亦能卷舒命匠，經緯成機。律體自亞李、盧，猶稱芳潤。

分論

《送客之江寧》《聲調譜拾遺・七言古詩》：此古詩純用律調者。趙譜謂：「中唐後古近體判不相入。」或未可信。然哀觀李、杜、韓、柳諸集，無古詩純用律調者。古詩用律調，詩格之卑也。昔人謂：「晚唐無古詩」，亦謂此也。

《送李湜下第歸衛州便遊河北》《唐詩鏡》卷三二：截首四語，可作一絕。以下滔滔，不屬情事。

《送萬巨》《唐詩鏡》卷三二：善屬詞。

《寄哥舒僕射》《圍爐詩話》卷二：錢起《送鄔》《送傅》《送崔》皆應酬詩。韓翃《寄哥舒》亦然。

《贈張建》《瀛奎律髓》卷四六方回評：「雙鬢妾」、「百尺樓」，本無足道，亦見世間有此驕佚之人也。馮舒評：無奇特，却穩貼清麗。馮班評：君平天姿華贍，只下語平平耳，自覺富貴之氣逼人。今人必不解用「鸕鷀裘」。用事是律詩要緊處，解者愈遠愈工，不解者一借用便拙。紀昀評：後四句乃戲之之詞，虛谷誤以爲誇詞，故其論如是。又：三、四得神，在「傳看」、「醉脫」四字。

《送客歸廣平》《唐詩鏡》卷三二：三、四警句。

《送張儋水路歸北海》《升庵集》卷六七：唐韓翃《青州》詩：「栢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栢寢」見《晏子春秋》，「梧臺」，伏琛《齊地記》曰：「臨淄有梧臺里。」皆齊事也。

《送故人歸蜀》《詩藪外編・唐下》：「客衣筒布細，山舍荔枝繁」，韓翃詩，見本集。又高仲武《中興間氣》稱之。楊氏苦纏劉夢得，非也。

《酬程延秋夜即事見贈》《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砧杵夜千家」，必旅中。紀昀評：何必旅中方有砧聲？此說固甚。又：三、四清遠纖秀，通體亦皆清妥。又：結和字密。查慎行評：「秋」、「夜」二字極尋常，一經爐錘，便成詩眼。許印芳評：「已」字複。《四溟詩話》卷四：韓翃《秋夜即事》：「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安慶王西池《重九前一夜》：「樹聲喧一枕，秋色冷千家。」此聯與韓出一機杼，織組自別。《秋窗隨筆》：韓翃：「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崔峒：「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略】此等句無點煙火氣，非學力能到，宿慧人遇境即便道出。《甚原詩說》卷一：五字爲句，有上二下三，上三下二，上一下四，上四下一，上二下二中一，上二中二下一，上一中二下二，上一下一中三，凡八法。【略】上二中一下二，如「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杜審言），「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韓翃）。【略】此皆以五字成句，而句中有讀者也。又：詩句中有眼，須鍊一實字，句便雅健。如【略】「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韓翃），【略】此皆第三字致力也。

《題龍興寺澹師房》《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眼前事耳，但一味此句，便不可捨。馮舒評：「彼上人」是用《維摩經》。紀昀評：起句拙笨，次句「轉」字無着。

《送高員外赴緇青使幕》《唐詩鏡》卷三二：四語色勝。

《尋胡處士不遇》《瀛奎律髓》卷四八紀昀評：丘爲《尋隱者不遇》一首古詩，斂作十六字，筆墨絕高。又：後半稍弱。

《贈張道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三、四佳。第五句缺上一字，恐當是「穀」、「粟」之類。紀昀評：據此則「玉粒」字乃後人所補。又：亦未佳。又：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返，刪爲五日，不合。又：「驗不微」三字不妥。

《題僧房》《唐詩鏡》卷三二：三、四清脆。《題龍興寺澹公房》，復有「捲簾苔點淨，下筯藥苗新」之句。《石洲詩話》卷二：韓君平「鳴磬夕陽盡，捲簾秋色來」，已漸開晚唐之調。蓋律體奇妙，已無可以爭勝前人，故不得不於一二平仄間小爲變調，而骨力漸靡，則不可強爲也。

《題鷹福寺衡嶽暕師房》《甚原詩說》卷一：有平起，有仄起，有引句即用韻起。仄起者，其聲峭急；平起者，其聲和緩；仄起而用韻者，其響更切；平起而用韻者，其聲稍浮。下筆自得消息。如【略】韓翃「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閒」，喻鳧「空爲梁父吟，誰竟是知音」，此皆平起用韻者也。《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三句最佳，五、六近套，尾句乃有味也。紀昀評：尚不得謂之套。又：三、四微有俗韻，不及五、六。馮舒評：如此結尚是開、寶。馮班評：三勝四，人多不解。第三聯亦未爲工。《唐風定》卷一四：「疏簾看雪卷，深戶映花關」，可參盛唐。

《**送故人赴江陵尋庾牧**》《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既是故人，何不著名？既故人且不著名，何得所尋反與著姓？故知庾是韓之故人。而此尋庾之人，則是庾之舊客，而今又向韓乞竿牘，是故作此詩與之，而因以「故人」二字暫假之也。看他一，先寫庾；二，只用「走馬」字、「一路」字，「從」、「游」字、「應」字寫此舊客一段故情，一片高興，便令主人不得不歡然相接。三、四「斑竹岡」、「枇杷門」，雖寫江陵景，然實是一路走馬景。（須知看他寫此故人，不惟題不著名，乃至篇中略不相道，亦並無惜別意，便信如此批爲知言也。）（後解）五，寫初尋到之一日，六，寫既尋到之後日。七，「此時」即把酒登樓之時。一解便純寫庾厚情高興，更不再寫此故人。《甚原詩說》卷二：七字爲句，中二聯最忌重調。句法則有上四下三，上三下四；上二下五，上五下二；上一下六，上六下一；上二中二下三，上一中三下三；上二中四下一，上一中四下二；上四中一下二，上三中一下三，此十二法盡之。【略】上三下四，如「洛陽城見梅迎雪，魚口橋逢雪送梅」（李紳），「斑竹岡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天秋」（韓翃）。

《**送丹陽劉太真**》《瀛奎律髓》卷四六馮舒評：唐人每鬬鴨，自晉時已爲此戲，事見《世說》，方君全不知古今。馮班評：風華。又：君平綺縟過於大曆諸子。無名氏（乙）評：次句尤俊，不用「雉媒」而用「鴨媒」，求生新也。今江南更有「雁媒」。紀昀評：馮引鬬鴨事譏虛谷不學，虛谷誠荒陋，然此注不錯。「雉媒」吾聞之矣，「鴨媒」出何典故？《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韓翃詩：「春衣晚入青楊巷，細馬初過皂莢橋。」按青楊巷在荊州，梁何妥居白楊巷，蕭脊居青楊巷，時人語曰：時有二俊：白楊何妥，青楊蕭脊。皂莢橋在揚州，晁無咎揚州詩曰：「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陂鬬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

《**送客歸江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便以「青雀舫」、「白鷗洲」爲「采眞游」也。長安馬糞，高起三丈，此時想到此景，眞復不曾謬我也。「復得」之爲言，本自清凉國中來，還到清凉國中去。若其手眼妙處，則又在「江水迎君」七字。須知江水不是爲迎君故晝夜流，正是爲晝夜流故知其迎君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驚心矣。（後解）南方每至春夏之至，天如欲雨，山腰先有雲如一匹練，謂之「山帶」。此句猶寫夏景，乃疾接下句，早入秋令也。「已報」之爲言秋至甚確，「露濕荷花」之爲言秋至尚淺也。七、八因言人生迅速如斯，得與淵明多作淹留爲幸，言外見不必於此處又淹留也。

《**題張逸人園林**》《瀛奎律髓》卷二三紀昀評：三句有典而語鄙。

《**寄徐州鄭使君**》《唐風定》卷一七：琢句精整，良工獨苦。《圍爐詩話》卷三：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略】至若戴叔倫之「陳琳草檄才猶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則浮泛無情，開弘，嘉門徑。《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起句之工于發端，如【略】韓翃「江城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略】皆足爲一代楷式。

《**送襄垣王君歸南陽別墅**》《唐詩摘抄》卷三：次聯出題。此人罷官在京，又從京中歸家，前段寫景處殊覺凄凉，却是反映結句到家之樂，在送行詩中，又是一種筆意也。人生骨肉相聚之樂，每不自知，唯是千里睽違，一朝聚首，其樂眞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此詩中反語相映之妙，非身歷不知。三、四地名妙，襯貼入詩，便加醒目。三鴉在汝州，元魏西郢群蠻反，斷三鴉路。八句俗語細事入詩俱妙，要在妙筆用之耳。

《**送王少府歸杭州**》《升庵詩話・劉三娘光宅寺見少年頭陀有感》：「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切，梔子最關人。」韓翃「檳榔滿把能消酒，梔子同心好贈人」，正用此事。《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中唐至君平氣調全卑，又降文房數格矣。但刻意纖秀，實啓晚唐及宋、元、初明修詞飾事之習，此亦關運會人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解送人歸杭州，却要其不住杭州。後解送杭州人歸杭州，自己是趙州人，却要也來住杭州。總之，只是要王少府到底住定杭州，切忌不可又不住杭州，於是遂寫出如許奇文來。前解「歸舟」者，歸杭州之舟也；「一路」者，歸杭州之路也。乃「轉青蘋」，則是已到杭州，而舟還不停也。何故舟還不停，則爲更欲隨潮向富春也。何故欲向富春，則以欲從嚴先生者游也。何故欲從嚴先生游，則以人生無常，貴在見機也。何故便知人生無常，則以眼見吳郡已無陸機，錢塘又失蘇小也。（才子佳人一齊下淚。）（後解）後解又與要盟，言君亦更有何事，尚須不住杭州，再到北來者耶？除非篋中佳句，欲舉似我，果爾，則請但儲葛花、梔子，我且早晚便過矣。猶言寧可我來，汝不可來也。末句「遙憐佳

句」，是我寫早晚過宿之原故，非過宿後方始憐佳句也。（細看其「遙」字，不得先生釋，「遙」字乃不通。）

《同題仙游觀》《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中唐起句之妙有不減盛唐者，如【略】韓翃「仙臺初見五城樓，風物凄凄宿雨收」，【略】皆氣雄調逸，可觀。《唐詩鏡》卷三二：幅窘。《唐風定》卷一七：高華整鍊，絕類李頎，中唐之極盛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五城十二樓，昔所傳聞，殊未目睹，今日乃幸斗然親見。「初」字妙，言實是生平之所未經，況又加以夜來雨過，巧值新晴。再寫七字，便使上七字又分外清絕也。山色遠連，砧聲近報，且不入觀門，且先將觀前觀後，觀左觀右，無限風物，無限凄清，一例平收。「秦」字妙，「晚」字妙，「漢」字妙，「秋」字妙。不是寓目，不知是送懷。我讀之，亦如列子御風，冷然其善，更不謂閱此詩時，正在三伏盛暑中坐矣。（後解）此方寫入觀來也。「疏松」猶《莊子》云「大年」，「細草」猶《莊子》云「小年」，「影落空壇」猶《莊子》云「斷之則悲」，「春香小洞」猶《莊子》云「續之亦憂」。何用別尋丹丘，夫丹丘又豈出此疏松細草之外耶？讀此五、六兩句，便勝讀全部《道經》，不謂先生眼光至此。《三體唐詩》卷三高士奇輯注：「仙臺初見五城樓」，仙臺在長安西山，漢文帝作。《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疏松影落空壇靜」，詠道觀故有松壇、小洞。疏松影落，則其時已晚，空壇之上，靜悄不聞人聲。「細草春香小洞幽」。細草春香，似非人寰所有，於此見仙人小洞之幽。「何用別尋方外去」，合上云觀中之幽靜如此，即是人間仙境，何用別尋方外虛無之地乎，言不足信方外有丹丘也。「人間亦自有丹丘」。《楚辭》云：「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丹丘，謂晝夜常明之處也。此亦以「仙游」二字取意爲合，見得人間自有妙境，何用託名於仙？前解於觀外生情，後解於觀中設想。

《送劉評事赴廣州使幕》《五代詩話・齊己》引《留青日札》：韓翃云：「前臨漲海無人過，卻望衡陽雁幾群。」齊己云：「瘴國頻聞說，邊鴻亦不遊。」又唐李明遠，爲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鳥飛不到，南人誰與游。」即諺所謂「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者也。

《送冷朝陽還上元》《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共誰攜手在東田」，「共誰」一作「共君」，誤。東田在上元，即沈約別業也，君平焉能共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解，看他將異樣妙筆，只從自己眼中畫出一船。只畫一船者，便是從船中畫出一冷朝陽，從冷朝陽心頭畫出無限快活也。如言纜是青絲纜，船是木蘭船，端坐於中，順流東下。每當落日，便看澄江於烏榜之外，一見秋風，早報疏柳在白門之前。看江，是寫船之日近一日；報柳，是寫船之已到其地也。船中一人，則即冷朝陽。而此冷朝陽之心頭却有無限快活者，一是新及第，二是准假歸，三是二人具慶恰當上壽也。嗚呼！人生世間，誰不願有此事乎哉！（後解）前解純寫冷朝陽之得意，此始寫送也。言今別是初秋，乃我別後依依，則欲前期必訂仲春。於是先以五、六寫他東田好景，言來年寒食，則我兩人是必攜手其地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韓翃《送冷朝陽還上元》：「別後剛逢寒食節，共誰攜手在東田？」東田在上元，沈休文別業。《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頷頸兩聯，如二句一意，無異車前騶仗，有何生氣？唐賢之可法者，如【略】韓翃「落日澄江烏榜外，秋風疏柳白門前」，【略】皆神韻天成，變化不測。宋、元以後，此法不講，故日近凡庸。《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言情則如【略】韓翃之「別後依依寒夢裏，共君攜手在東田」，【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送高別駕歸汴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詩通首惜高正少年不應歸也。信陵門下，即高爲其別駕之門下也。駿馬輕裘，雖映襯少年，然亦可見不是失意。三，言今日此處寒雨；四，言明日家裏春風。謂如此少年，乃送歸於千里之外，可惜也！如此少年，乃沈醉於百花之前，可惜也！（後解）心愜，言不應歸也。勢全，言又不應歸也。久客，韓自稱，猶言我雖爲客已久，却是全然不曉。如此少年，功名正盛，乃不惜玉帳銅符，而惜汶陽數頃，眞爲不可解之至也。

《送王光輔歸青州兼寄儲侍郎》《唐風定》卷一七　韓才宏富，不帶清寒之色，在當時諸子中矯矯絕出。《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韓翃之「蟬聲驛路秋山裏，草色河橋落照中」。【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詩境淺說》丁編：「蟬聲驛路秋山裏，草色河橋落照中。」草色蟬聲，乃尋常之語，以秋山落照寫之，便爲佳句，且有旅行光景。與早朝詩之「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誦之便覺有曉行光景，耐人吟諷。

《宴楊駙馬山池》《詩源辯體》卷二一：中唐五言律，【略】七言律，

（盧）綸如「聞逐樵夫」、「野日初晴」，翃如「垂楊拂岸」，【略】句法音調，已入晚唐。

《**送長史李少府入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解寫入蜀，後解獨寫送。關曰「故關」，妙。出故關曰「獨出故關」，妙。獨出故關又加一「遲」字，妙。獨出故關遲，又加「行行」字，妙。行行者，言其行步可數，此是遲字之眞正神理也。二，再加七字，寫轉入轉深。三，笑；四，悲。悲固淚落不止，笑亦淚落不止者也。（後解）孤城是其別後山中所經之城，匹馬是其別後山中所騎之馬，言今日送君，向君揮淚，何足又道。念君別後，道路正長，或是城閉，或是馬嘶，我當何一不動於心。君自見者，猶言今日說過，明日君到此境，便知是我相思之時也。（五、六句十四字，却是送者心中所擬，妙，妙。）《大歷詩略》卷三：此亦君平七律之最佳者，爲其鍛鍊無迹而氣韻猶存也。

《**魯中送從事歸滎陽**》《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刻求新別，翻落小家，然使作元詩者，得此數語，幾于泛海獲珠船矣。

《**奉送王相公縉赴幽州巡邊**》《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楚漢魏六朝上》引《復齋漫錄》：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鈎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鈎，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鈎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略】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鈎。」《詩藪內編・近體上》：錢製作富而章法多乖，劉篇什鉅而句律時舛，盛之降而中也，二子實首倡之。間有一二，若皇甫冉《送歸中丞》、司空曙《和常舍人》、韓翃《送王相公》【略】等作，整齊閎亮，稍協前規。《大歷詩略》卷三：層層寫到，筆筆精神，極簡重又極展拓，無媿擅場之口。

《**漢宮曲二首**》《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略】韓翃《漢宮曲》，李端《拜新月》《聞箏曲》，【略】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

又二　《唐詩摘抄》卷二：此爲未承恩者之言，故含情不露。《詩境淺說續編》：此詩純寫宮中景物，惟三句「深情」二字略見本意，而承以「不肯道」三字，則此句亦是虛寫。韓翃爲晚唐詩家，此作言漢宮之富麗，宮怨之低回，以含渾出之，歡愁兩不着，在宮詞中別是一格。

《**送客之鄂州**》《唐詩鏡》卷三二：三句無著，四句恰好。《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鄂君，楚王母弟也。見《越人歌》。總形其孤行之寂。

《**寒食**》《韻語陽秋》卷一九：太原一郡，舊俗禁烟一月。周舉爲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祇禁烟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烟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勑宮中許燃燭。」乃一時之權宜。《古今詩話・取火》：《周禮》四時變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唐時惟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故韓翃有曰「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之句。《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楚漢魏六朝下》：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略】「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而庵說唐詩》卷一二：「不飛花」，「飛」字窺作者之意，初欲用「開」字，「開」字下不妙，故用「飛」字。「開」字呆，「飛」字靈，與下句「風」字有情。「東」字與「春」字有情，「柳」字與「花」字有情，「御」字與「宮」字有情，「斜」字與「飛」字有情，「蠟燭」字與「日暮」字有情，「烟」字與「風」字有情，「青」字與「柳」字有情，「五侯」字與「漢」字有情，「散」字與「傳」字有情。「寒食」二字又裝疊得妙。其用心細密，如一匹蜀錦，無一絲跳梭，眞正能手。今人將字彎下，熟玩此詩，則不敢輕易用字也。《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日暮漢宮傳蠟燭」，燭所以傳火。元稹所謂「持勑宮中許然燭」是也。唐《輦下歲時記》：「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青烟散入五侯家」。《宦者傳》：桓帝封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貝瑗東武陽侯、左琯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五人同日爲侯，世稱「五侯」。自是權歸宦者，朝政日亂。唐自肅代以來，宦者權盛，政之衰亂侔漢矣。此詩蓋刺也。《本事詩》謂，翃德宗時以此詩得擢知制誥。《圍爐詩話》卷一：韓翃《寒食》詩云：【略】唐之亡國由于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于《春秋》者也。《載酒園詩話又

編・韓翃》：君平以《寒食》詩得名，宋亡而天下不復禁煙，今人不知鑽燧，又不深習唐事，因不解此詩立言之妙。如「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二語，猶只澹寫。至「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上句言新火，下句言賜火也。此詩作于天寶中，其時楊氏擅寵，國忠、銛與秦、虢、韓三姨號爲五家，豪貴榮盛，莫之能比，故借漢王氏五侯喻之。即賜火一事，而恩澤先霑于戚畹，非他人可望，其餘錫予之濫，又不待言矣。寓意遠，託興微，眞得風人之遺。又《方干》：方有《寒食》詩最佳：「百花香氣傍行人，花底垂鞭日易醺。野父不知寒食節，穿林轉壑自燒雲。」雖寓意之遠不及君平，然韓所述者帝里風光，方自寫山林景色也。《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刪訂類》：宗柟附識：予兄寒坪云：初唐風調未諧，誠然。盛唐以氣體勝，中晚以神韻勝。【略】又云：四首壓卷無疑（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若韓翃之《寒食》，張繼之《楓橋夜泊》，即次之矣。《唐詩合解箋注》卷六：「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時，春花正開，旋開旋落，因風而飛，用「無處不」三字，遍地皆春光矣。「寒食東風御柳斜」。以「柳」映上「花」字，以「風」應上「飛」字，而又以「斜」字貼「風」，以「東風」映上「春」字，而以「御柳」伏下「漢宮」，且於此句特提「寒食」，無裝疊之痕。「日暮漢宮傳蠟燭」。時雖禁煙，而宮中則傳燭以分火。「青煙散入五侯家」。五侯近君驕貴，傳燭必先及之。於是青煙飄颺，盡散入五侯之家矣。【略】唐自肅代以來，宦者權盛，政之衰亂侔於漢。故此詩寓諷刺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寒食》，燭以傳火，清明日取榆柳之火賜近臣，此唐制也。「五侯」，或指王氏五侯，或指宦官滅梁冀之五侯，總之先及貴近家也。《唐詩合選詳解》卷四：上二句紀寒食之景，下二句紀寒食之事。時方禁烟，乃宮中傳燭以分火，則先及五侯之家，爲近君而多寵也。宦官之禍，始此也夫。吳綬若曰：唐火禁至嚴。又，清明賜火，則寒食之暮爲時近矣，乃遽賜五侯乎？時注以爲宦官。予疑用王氏五侯事，謂貴戚也。德宗書此詩，則不知其爲諷刺，此詩之所以佳也。《大歷詩略》卷三：氣象詞調，居然江寧、嘉州作，以此得知制誥，宜也。托諷亦微婉不露。《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唐人萬首絕句》，以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爲壓卷，韙於前人之舉「蒲萄美酒」、「秦時明月」者矣。近沈歸愚宗伯，亦效舉數首以續之。今按其所舉，惟杜牧「煙籠寒水」一首爲當，【略】必欲求之，其張潮之「茨菰葉爛」，張繼之「月落烏啼」，錢起之「瀟湘何事」，韓翃之「春城無處」，李益之「邊霜昨夜」，劉禹錫之「二十餘年」，李商隱之「珠箔輕明」，與杜牧《秦淮》之作，可稱匹美。又《論文雜言四十一則》：韓君平「春城無處不飛花」，只說侯家富貴，而對面之寥落可知，與王少伯「昨夜風開露井桃」一例，所謂「怨而不怒」也。《甚原詩說》卷三：絕句字句雖少，含蘊倍深。其體或對起，或對收，或兩對，或兩不對，格句既殊，法度亦變。【略】兩不對，如【略】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三四作主。《詩境淺說續編》：首句言處處飛花，見春城之富麗也。次句言東風寒食，紀帝京之佳節也。三句言漢宮循寒食故事，賜燭近臣。四句言侯家拜賜，輕煙散處，與佳氣同浮。二十八字中，想見五劇春濃，八荒無事，宮廷之閒暇，貴族之霑恩，皆在詩境之內。以輕麗之筆，寫出承平景象，宜其一時傳誦也。

《看調馬》《載酒園詩話又編・韓翃》：德宗又愛其《調馬》詩。【略】余意此詩止于詠物，無斯臧塞淵之旨，固非《寒食》之匹。

《宿石邑山中》《三體唐詩》卷二高士奇輯注：四句皆形容山之高。

《江南曲》《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詞》、王維《少年行》，高適《營州歌》，王之渙《涼州詞》，韓翃《江南曲》【略】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唐音癸籤・詁箋四》：韓翃詩：「春樓不閉葳蕤鎖，綠水迴通宛轉橋。」《封禪書》：「紛綸葳蕤。」張揖曰：「亂貌。」《錄異傳》載建安中河間鬼婦遺葳蕤鎖與人別，其鎖以金縷相屈伸。《唐詩摘抄》卷四：只寫日暮相邀之景，而留連卜夜之樂，俱不說出。唐人詩妙在只說一橛，不須盡力摹寫，而隱隱躍躍，無所不有。

《贈李翼》《老學庵筆記》卷五：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可也。《升庵詩話・韓翃贈李翼》：「王孫別舍擁朱輪，不羨空名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今本「別舍」作「別上」，「空名」作「名公」，皆謬，此據善本改之。

《少年行》《唐詩歸・中唐一》鍾惺評：此一詩之妙，亦在「葉葉」二字。

《**送客之潞府**》《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應是人參五葉齊」。《本草》：人參生上黨。《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名物類》：《本草圖經》：人葵一椏至四椏，各五葉。【略】唐人詩詠人葵者絕少，唯韓翃云「上黨人葵五葉齊」，溫岐云「松刺流空石差齒，烟香風軟人葵蕊」。

《**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詩境淺說續編》：首二句，言山人所往之處，即白兔公隱居舊地，今山人又乘風歸去，遙接仙蹤。三句言仙人已去如黃鶴，惟流水柴門，猶是當年風景耳。四句意謂世人所馳騖者，五都名利之場，山人乃向寒山萬木，撥烟霞而進影，與漁父之掉頭入海，同爲避世高蹤。結句僅言一路景物，而詩意自見，妙在不說盡也。

《**寄柳氏**》《詞潔・發凡》：唐人之作，有可指爲詞者，有不可執爲詞者，若張志和之《漁歌子》，韓君平之《章臺柳》，雖語句聲響居然詞令，仍是風人之別體，後人因其製，以加之名耳。《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太平廣記》曰：韓翃置柳氏都下，寄以《章臺柳》詞：「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後果爲沙吒利所劫，人皆以爲詞讖。《歷代詩餘》卷一：《章臺柳》，即《瀟湘神》仄韻。本唐韓翃寄柳姬詞，後人即名此詞爲《章臺柳》，以姬家章臺街也。姬答詞起句爲「楊柳枝」三字，故有名爲《楊柳枝》第一體，又名爲《折楊柳》者。其實與此調同爲二十七字，與《柳枝》二十八字者不同。

《**長安路**》《瀛奎律髓》卷四六方回評：詩法當如此。前六句總說繁華，結句却合歸之寂寞。前一段全說書生氣味，結句却合說豪貴不如，此詩乃爲佳也。馮舒評：瞎批。紀昀評：此種議論似高而謬，詩亦相題，豈必以歸到寂寞爲高乎？固哉高叟。又：此即盧昇之《長安古意》之意，縮爲八句，然大意已盡。

傳記

《**極玄集・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進士，以《寒食》詩受知德宗，官至中書舍人。

《**新唐書・文藝傳下・韓翃**》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

紀事

作家逸事

《**唐詩紀事・韓翃**》侯希逸鎮淄青，翃爲從事。後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辟爲幕屬。時韓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開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時建中初也。

作品本事

《**本事詩・情感**》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蓽門圭竇，室唯四壁。鄰有李將(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頷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

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翃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翃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邪？」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大校置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耶？」韓具話之。有虞候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翃。」後罷府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韓翃詩集》五卷。

《季滄葦書目・延令宋板書目》 唐三十家詩（十本），韓君平。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韓君平詩集》一卷，《補遺》一卷，韓翃。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韓君平詩集》五卷《錢考功詩集》十卷（校舊鈔本），韓翃字君平，南陽人。【略】按此明監察御史河中劉成德編輯，刑部郎中江都蕭海校正本所載於卷首者也。明知集爲五卷，而必分體爲八卷：一，五言古詩；二，七言古詩；三，五言律詩；四，五言排律；五，七言律詩；六，五言絕句；七，六言絕句；八，七言絕句，是可笑也。姑記與舊鈔異同之字而已。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韓君平集》三卷。此乃上中下三卷，詩則分體，較黃堯圃所見八卷本爲優。有何元錫印，白文方印。

《涵芬樓燼餘書録・集部》《韓君平集》三卷。【略】前有萬曆四十一年江元禧序，每卷書名次行均題「虎林江元禔邦宜甫校」。《全唐詩》所收翃詩，是本所有者盡數採錄，編次亦大致相同，是必以此爲祖本。尚有《經月巖》詩五古一首，《送劉長（上）〔卿〕歸城南別業》、《贈張五誣歸濠州別業》五律二首，《送客還江東》、《寄令孤尚書》、《扈從郊廟因呈兩省諸公》、《留題寧川香蓋寺壁》七律四首，《寄柳氏》長短句一首，均出於是本之外，則必採自他書也。

《藏園群書經眼録・集部一》《韓君平集》三卷，唐韓翃撰。明刊本，十行十八字。有張敦仁藏印。

又 《韓君平集》三卷，唐韓翃撰。明萬曆四十一年江元禔刊本，八行十八字。每卷題「虎林江元禔邦宜甫校」。前有萬曆四十一年樟亭江元禧序，宛陵梅鼎和序。

又 《韓君平詩集》五卷（唐韓翃撰），葉氏樸學齋寫本，十行十八字。有葉樹廉朱筆校，據《文苑英華》也。前錄《唐詩紀事》，後錄佚詩，皆葉氏手書。黃蕘夫（丕烈）以黑筆校，係據明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集部二**》《明萬曆本韓君平集跋》：韓翃詩，舊傳爲五卷，明時河中劉成德編刊者，乃依詩體分爲八卷，黃蕘翁固已譏之矣。此萬曆江氏刊本，分上中下三卷，與活字本同，意其溯源，當較古也。書爲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每卷題「虎林江元禧邦宜甫校」一行，前有萬曆四十一年樟亭江元禧序、宛陵梅鼎和序。此本爲繆藝風舊藏，雕工粗率，殊不耐觀。余以君平詩自《唐百家》本、《唐詩二十六家》本、活字本外，專刻者較爲罕見，故錄而序之，竢異時得覯舊本，可取資校勘焉。

藝文

錢起《同王錡起居程浩郎中韓翃舍人題安國寺用上人院》（存目）

牟融《贈韓翃》（存目）

李商隱《韓翃舍人即事》（存目）

柳氏《答韓翃》（存目）

雜録

《杜陽雜編》卷上　上（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廄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唐國史補》卷上　郭曖，昇平公主駙馬也。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晏詩成，【略】是會也，端擅場。送王相公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劉相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韓翃《寄武陵李少府》云：「楚歌催晚醉，蠻語入新詩。」翃《寒食》絕句爲德宗嘉獎，擢知制誥。有與翃相同名者，時相審之，御批云：「【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唐人尤重德宗詩，有「聞說德宗曾到此，吟詩不見倚闌干」之句。又云「曾唱貞元供奉曲」，又嘲宋濟爲惡詩。唐諸帝中，當以帝詩爲第一。意翃所作皆善，今集中警句可摘出者殊寥寂簡短，恐有散佚者。

劉克莊《思陵書韓翃詩》「春城飛花」之句，不獨德宗喜之，我光堯亦喜之。使翃生於炎、紹，亦必爲詞臣矣。光堯御書便面滿天下，此迺鄉袞陳魏公家藏，可寶也。

《升庵詩話・集句》　亡友安公石，嘉州人，妙於集句，以「鱸魚正美不歸去」對「瘦馬獨吟眞可哀」。又：「請君酌我一斗酒，與爾共消萬古愁。」又：【略】「水國蓮花府（韓翃），雲帆楓樹林（杜工部）。」

《國雅品・士品一》　張司丞來儀，體裁精密，情喻幽深，頗似錢郎。其《送僧還日本》云：【略】至《遊山寺》，句有「松老知僧臘，禪空悟佛心」，或譏其剽竊韓翃「僧臘」、「禪心」語也。

《詩源辯體》卷二六　李賀樂府七言，聲調婉媚，亦詩餘之漸。上源於韓翃七言古，下流至李商隱、溫庭筠七言古。

《唐音癸籤・談叢三》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如韓翃、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嘗私采之外庭資乙覽故耶？興起詩教，又不獨在情洽賡歌一節也。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七・軼聞類》　偶感韓翃君平事，作一絕句云：「寒食東風散蠟時，姓名早被九重知。如何白首依戎幕，剛遣兒童笑惡詩。」

實參

《中興間氣集・實參》　實君詩，亦祖沈千運，比於孟雲鄉，尚在廊廡間。如「萬丈水聲落，四時松色寒」，又「人生年幾齊，憂苦亦先老」。雖其羽翼未齊，而筋骨已具。

《舊唐書・實參傳》　實參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參貴贈吏部尚書。參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少

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亲疾，請參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略】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辭讓之，少游悔懼，促詣參，參不俟濟江。還奏合旨。【略】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略】參轉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參決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參。【略】尋兼戶部侍郎。【略】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略】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參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參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遣參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贄曰【略】乃再貶爲驩州司馬。【略】參時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不已，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經鎮，時年六十。

《**新唐書·賈參傳**》（存目）

張建封

論述

權德輿《徐泗濠節度使贈司徒張公文集序》 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辨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閥、表丘隴，銘器叙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詞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紓天文以送別，湛思異論，輝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揮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宏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盡在是矣。

《秋夜曲二首》一 《唐詩歸》卷三二：「秋逼暗蟲通夕響」譚元春評：七字凄苦，入口自知。「寒衣未寄莫飛霜」譚元春評：橫而怨。

又二 《唐詩歸》卷三二鍾惺評：生媚生寒。

傳記

《舊唐書·張建封傳》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略】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己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參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覲，建封心不悅之，遂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當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曆十年，燧爲河陽三城鎮遏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田悅掎角，同爲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及燧爲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爲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薦之於朝，楊炎將用爲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爲岳州刺史。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建封，是日蒼黃，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擊走劉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涇師內逆，駕幸奉

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尋稱僞號，改元，遣將楊豐齎僞赦書二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壽州，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集衆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僞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又僞署其黨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又爲伊愼所挫衂。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憂憤而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盧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克獲而去。及希烈平，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洧以徐州歸附，洧尋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鎭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既創置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入覲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參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馬珍玩頗厚。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不爲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列，皆不聽。吳湊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覲，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冀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曾同僚友，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常禮，人情所通。自今以後，金吾不須聞。」十四年春上巳，賜宰臣百僚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鎭，如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眞、曲環之崇秩鴻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鎭，特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淸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己知。」又令高品中使齎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

《**新唐書・張建封傳**》（存目）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上**　張建封自徐州入覲，爲《朝天行》，末句云：「賴有雙旌在手中，鏌鋣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說。

又卷中　崔膺性狂率，張建封美其才，引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監軍使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諾。」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復曰：「某有請。」監軍曰：「唯。」却請崔膺。合座皆笑，然後得免。

《**幽閑鼓吹**》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

衣服極敝，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爲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建封集》二百三十篇。

呂渭

《舊唐書・呂渭傳》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渭舉進士，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李涵辟爲支使，再遷殿中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爲少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爲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時都不言，今爲少傅，疑以散慢，迺爲不可。」由是貶渭歙州司馬，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員外、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渭又結附裴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因入閤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煩碎。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

《新唐書・呂渭傳》（存目）

《唐國史補》卷上 韓臯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人。是時呂渭草敕，臯憂恐，問曰：「改何官？」渭不敢告，臯劫之曰：「與公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臯又欲訴於宰相，渭執之，奪其韡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

唐文學部三・張建封　呂　渭　閻敬受

《唐摭言・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牓，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南部新書》甲 鄱陽人張朝爲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中書省柳樹久枯死，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明年，呂渭以爲禮部賦題，上甚惡之。

又辛 呂衡州溫祖廷、父渭俱有盛名重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信詞，儆文學之荒墜也。

《唐詩紀事・德宗》 帝（德宗）移晦日爲中和節，故呂渭詩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名自詠歌。湔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歷象千年正，醑醵四海多。」貞元八年，試宏詞詩以中和節應詔。

《新唐書・藝文志一》 呂渭《廣陵止息譜》一卷。

楊巨源《和呂舍人喜張員外自北番回至境上先寄二十韻》 上客離心遠，西宮草詔殫。麗詞傳錦綺，珍價掩琅玕。百兩開戎壘，千蹄入御欄。瑞光麟閣上，喜氣鳳城端。

《因話録・角部》 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悋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略】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眞樸如此。

《唐語林・補遺》 神龍元年以來，累爲主司者【略】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

《詩藪外編・唐上》 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并稱者甚衆。【略】五人者：呂渭子溫、恭、儉、讓。

閻敬受

《元和姓纂・鹽韻》 脊止，唐左司郎中。生敬言、敬受、敬仲。敬受

生涉。

《南部新書》庚 濠州西有高唐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

《嚴州圖經》卷一 閻欽愛，至德二載十一月十日自蘇州別駕拜。

劉長卿《祭閻使君文》 維年月日，某乙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睦州刺史閻公之靈。猗歟我公，誕靈中和。盛德茂才，如山如河。玉立清迥，冰姿峩峩。獨鶴不群，孤松無柯。班氏九流，孔門四科。總而懷之，巨海長波。遭時艱難，避地江沱。浙水之源，剖竹來過。百城風偃，萬室星羅。感恩具存，賞罰無頗。帷褰訟止，襁負肩摩。俗謠蔽芾，庭顧婆娑。沈侯高詠，謝客疲痾。人之云亡，天意若何？故鄉道阻，旅殯山阿。哀哀孝子，霜露滋多。常懼流年，丘壠陂陀。乃告元龜，是宅是他。嗚呼我公，所悲則那。今去也哭，昔來也歌。引發東郊，攀恩皤皤。銘旌夕没，滸滄寒莎。緬懷生平，持奉仁和。感恩臨奠，悲如之何？尚饗！

又《又祭閻使君文》（存目）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秦少游》引《漫叟詩話》 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秦）少游詞云：「不應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御史閻欽愛題詩云：「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既誤指其人，後人又誤指其地，可笑。苕溪漁隱曰：《文選・高唐賦》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懷王游於高唐，夢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後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游高唐，楚襄王是游雲夢，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張南史

論述

《唐才子傳・張南史》 中自感激，始苦節學文，無希世苟合之意。數年間，稍入詩境，體調超閒，情致兼美，如并燕老將，氣韻沉雄，時少及之者。

《陸勝宅秋暮雨中探韻同作》 《中興間氣集・張南史》：張君奕棋者，中歲感激，苦節學文，數載間，稍入詩境。如「已被秋風敎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可謂物理俱美，情致兼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言歸心乍動，然聞雨中飛觴，則仍且淹留矣。下承上作轉語。

《雪》 《滄浪詩話・詩體》：有古詩，有近體，有絕句，有雜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詞徵》卷一：愚按：詞有一字成句者，小令如《蒼梧謠》、慢聲如《哨徧》皆然。唐時令狐楚賦《山》，（同作者凡九人，此概舉其一耳。）張南史賦《雪》（咏物六首之一）皆從一字起。文與可《丹淵集》，亦具茲體。顧徵君謂《緇衣》章「敝」字爲句，「還」字亦爲句，是詞之有一字，實本於三百篇也。《困學紀聞》卷一八：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可《竹》《石》是也。

傳記

《唐才子傳・張南史》 南史，字季直，幽州人。工奕棋，神算無敵，遊心太極。嘗幅巾藜杖，出入王侯之宅十年，高談闊視，慷慨奇士也。【略】肅宗時，廟堂奬拔，仕爲左衛倉曹參軍。後避亂寓居揚州揚子，難平再召，未及赴而卒。

盧綸

紀事

獨孤及《唐故揚州慶雲寺師一公塔銘》 由是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趙郡李華、潁川韓極、中山劉穎、襄陽朱放、趙郡李紓、頓丘李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范陽張南史、清河房從心，相與爲塵外之友。

《唐詩紀事·張南史》 南史好弈棋，其後折節讀書，遂入詩境。

《宋高僧傳·唐餘杭宜豐寺靈一》 跡不入族姓之門。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鴻漸爲塵外之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南史詩》一卷。（字季直，幽州人。以試參軍避亂居揚州揚子，再召之，未赴，卒。）

藝文

皇甫冉《送張南史》（存目）

郎士元《送張南史》（存目）

劉長卿《赴楚州次自田途中阻淺問張南史》（存目）

錢起《贈張南史》（存目）

耿湋《宣城逢張二南史》（存目）

戴叔倫《送張南史》（存目）

李端《哭張南史因寄南史姪叔宗》 諫草文難似，圍棋智不如。仲宣新有賦，叔夜近無書。

賈常《哭張倉曹南史》（存目）

論述

綜論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盧綸、李益善爲五言絕句，意在言外。

又《新集》卷三 盧、李中表兄弟，詩律齊名，其五七言妙絕者已選入《絕句》。然兩生皆從軍出塞，他詩可膾炙傳誦者，人多容易看過，余既耄耋，悉錄於篇以備遺忘。

《唐才子傳·盧綸》 綸所作特勝，不減盛時，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文宗雅愛其詩，問宰相：「綸没後，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皆擢進士，佐在臺閣。」帝遣中使悉索其巾笥，得詩五百首進之。

《吴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 盧綸與李益中表，唱酬交贊，在大曆十才子中號爲翹楚。

《詩源辯體》卷二一 中唐李嘉祐（字從一）、司空曙（字文明）、盧綸（字允言）、韓翃（字君平）五言律，入錄者更少，七言律與絕句爲勝。盧、韓七言古尚有可采者。

又 七言古，盧氣勝於劉，才勝於錢，故稍爲軼蕩而有格，但未能完美耳。

又 中唐五言律，【略】綸如「隔窗棲白鳥」，七言律，綸如「聞逐樵夫」、「野日初晴」，翃如「垂楊拂岸」，七言絕，【略】綸如「出關愁暮」、「登登山路」等篇，句法、音調已入晚唐。

《唐音癸籤·評彙三》 大曆十才子，並工五言詩。盧郎中（綸）辭情捷麗，所作尤工。

又 盧詩開朗，不作舉止，陡發驚彩，煥爾觸目。篇章亦富埒錢、劉。以

古體未遒，屈居二氏亞等。

解縉《黃仲聚同聲集序》 盛唐詩人，江右不多見。其下如鄭谷、盧綸輩，不足上擬高、岑。何作者之寂寥也。

《一瓢詩話》 盧允言「衰顏重喜歸鄉國」，是自幸語。「身賤多慚問姓名」，是世故語。「估客晝眠知浪靜」，是看他得意語。「舟人夜語覺潮生」，是惟我獨醒語。

《戴酒園詩話又編・盧綸》 劉長卿外，盧綸爲佳。其詩亦以眞而入妙，如「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貌衰緣藥盡，起晚爲山寒」，「語少心長苦，愁深醉自遲」，「顏衰重喜歸鄉國，身賤多慚問姓名」，「高歌猶愛思歸引，醉語惟誇漉酒巾」，「故友九泉留語別，逐臣千里寄書來」，皆能使人情爲之移，甚者欷歔欲絕。寫景之工，則如「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上方月曉聞僧語，下界林疏見客行」，「孤村樹色昏殘雨，遠寺鐘聲帶夕陽」，「折花朝露滴，漱石野泉清」，「泉急魚依藻，花繁鳥近人」，「路濕雲初上，山明日正中」，「人隨雁迢遞，棧與雲重疊」，悉如目見也。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略】盧綸《酬崔侍御》之前半、《得耿司法書》之前半【略】之類，皆失黏，斯則眞所謂病也。

《大歷詩略》卷二 盧允言詩，意境不遠，而語輒中情，調亦圓勁，大歷妙手。

《三唐詩品》卷二 其言出於王筠、庾信。七古爲優，明茂相宜，在君虞之亞。《冬日登城》一首，太白之遺也。絕句清英獨秀，工寫神情，排律端凝，尚見陳、隋實力。

分　論

《送韓都護歸邊》 《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詩律響亮整齊。紀昀評：意注末二句，前六句反面烘托，便回身一掉，倍爲悽惋耳。但以響亮整齊取之，殊失作者之意。無名氏（甲）評：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謂八陣。

《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 《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只寫景到極像處，情便難堪。譚元春評：別情說向幽景上去，情更深。《石園詩話》卷一：盧允言（綸）《送吉中孚歸楚州舊山》云：「名高閑不得，到處人爭識。」名士出門，大都如是。接云：「誰知冰雪顏，已雜風塵色。」兩句又無限感慨矣。

《送姨弟裴均尉諸暨》 《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柔朴。又：朴極處，便動人。

《送陳明府赴萍縣》 《唐詩鏡》卷三二：三、四異絕。

《送從舅成都丞廣南歸蜀》 《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三、四佳。紀昀評：次句未詳。五、六凡近。結切「舅」字，亦用得無味。

《送暢當還舊山》 《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調古甚，入絕句尤難。

《送信州姚使君》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略】寓諷則有【略】盧允言之「幾日政聲流戶外，九江行旅得相歡」。【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虢州逢侯釗同尋南觀因贈別》 《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氣恬節細。

《奉和聖製麟德殿宴百僚》 《唐詩鏡》卷三二：粗而亦偉。

《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十二韻寄贈江南徐薛二侍郎》 《唐詩鏡》卷三二：語句修琢。

《同吉中孚夢桃源》一 《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只六句，境、趣、理俱在內，而皆指不出，妙至於此。又評末二句：十字渾淪，無處可入。《唐詩快》卷五：妙題。此三十字足抵淵明一篇詩紀矣。末二句尤妙在似夢中語。《大歷詩略》卷二：超秀，酷似錢仲文。

《酬李益端公夜宴見贈》 《唐風定》卷二〇：悲悽含蓄。

《逢病軍人》 《對牀夜語》卷五：趙微明《回軍跛者》之詩，【略】結句用事尤著題，且有不盡之哀。盧綸《逢病軍人》詩云【略】驅駕雖未及前，而淒苦之意，殆無以過，起句亦盡。

《酬李叔度秋夜喜相遇因傷關東僚友喪逝見贈》 《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悲喜二字寫得深渾，便不堪。「寒月照秋城，秋風泉澗鳴」鍾惺評：哀樂之感便寫此十字中。「心悲似遠行」譚元春評：五字妙在是相遇時說話。

《王評事駙馬花燭詩》 《唐音癸籤・詁箋九》：男女兩姻家相謂曰

「親家」，俗作去聲呼，見唐《蕭嵩傳》。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亦用此音。《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刪訂類》：唐絕句有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親家」，【略】當日如何下筆，後世如何竟傳，殆不可曉。又《考證門四・音訓類》：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略】盧綸「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讀如「靚」。《五代詩話・徐鉉》引《叢殘小語》：詩中有字音平仄借讀者，既經前人用過，亦可據以諧律。今就所見拈出之。【略】盧綸詩「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詩學纂聞・平仄互用字》：字有平仄異義而入詩不異者，《池北偶談》嘗論之而有所未盡，今推廣之。如【略】「親」，去聲，盧綸詩：「人主人臣是親家。」《養一齋詩話》卷一：《唐人萬首絕句》，其原本不爲不富，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簡出，如【略】。且既譏唐人絕句「人主人臣是親家」、「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當日如何下筆，後人如何竟傳」，而又選「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三十年前此院遊」、「妃子偸尋阿鶻湯」等作，何也？

《臘日觀咸寧王部曲娑勒擒豹歌》《唐詩鏡》卷三二：中數語寫得有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中間搏獸數語，何減太史公叙鉅鹿之戰。

《天長久詞》《唐詩快》卷一四：「君王看若貌，甘在衆妃中。」此意亦從無人表出。

《宮中樂》二《詩境淺說續編》：首二句言，雲凉臺殿，秋意初生，六宮已拜賜衣之寵。後二句言，液池晴漲，戲泛樓船，極中流簫鼓之娛，歸時尚早，更遣才人，射飛逐走，盤游無度，不聞折檻之爭，較「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回」，僅差勝一籌，羽獵河南，十句不返。此詩蓋有規諫之意也。

《和張僕射塞下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盧綸《塞下曲》二首「林暗草驚風」、「月黑雁飛高」，雄健。《載酒園詩話又編・盧綸》：《塞下曲》六首，俱有盛唐之音，「平明尋白羽，没在石稜中」一章尤佳。人顧稱「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雖亦矯健，然殊有逗遛之態，何如前語雄壯。《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錢起《江行》，盧綸《塞下》，大曆之高唱也。《養一齋詩話》卷二：詩之妙全以先天神運，不在後天迹象。如【略】盧綸「林暗草驚風」，起句便全是黑夜射虎之神，不至「將軍夜引弓」句矣。大抵能詩者無不知此妙，低手遇題，乃寫實跡，故極求清脫，而終欠渾成。

又一《大歷詩略》卷二：起聯似齊梁樂府。《詩境淺說續編》：前二句，言弓矢精良，見戎容之暨暨。三句狀閫帥之尊嚴。四句狀號令之整肅。寥寥二十字中，有軍容荼火之觀。

又二《詩境淺說續編》：此借用李廣事，見邊帥之勇健。首句林暗風驚，不言虎而如有虎在。李廣射虎事，僅言射石没羽，記載未詳。夫弓力雖勁，以石質之堅，没鏃已屬難能，而況没羽。作者特以「石棱」二字表出之，蓋發矢適射兩石棱縫之中，遂能没羽，於情事始合。盧允言乃讀書得閒也。

又三《詩源辯體》卷二一：綸五言絕「月黑雁飛高」一首，氣魄、音調，中唐所無。《唐詩紀事》又作錢起詩。《唐風定》卷二〇：音節最古，與《哥舒歌》相似。《大歷詩略》卷二：末首何酷似西鄙人《哥舒歌》也。《詩境淺說續編》：前二首僅閑叙軍中之事，此首始及戰事。言兵威所震，強虜遠逃，月黑雁飛，寫足昏夜潛遁之狀。追奔逐者，宜發輕騎躡之，而弓刀雪滿，未得窮追，見漠北之嚴寒，防邊之不易也。

又四　章燮《唐詩三百首註疏・五言絕句》：四首前後布置，層次井然，可作一首讀。《詩境淺說續編》：此首似與三首相接，邊氛既掃，乃宏開野幕，饗士策勳，醉餘起舞，金甲猶環。擊鼓其鏜，雷鳴山應，玉關生入，不須醉卧沙場矣。唐人善邊塞詩者，推岑嘉州。盧之四詩，音詞壯健，可與抗手，宜其在大曆十子中，與韓翃、錢起齊名也。

《古艷詩》一《唐詩歸・中唐二》：「推醉唯知弄花鈿，潘郎不敢使人催。」譚元春評：驕癡溫存，盡此二語。

又二《唐詩歸・中唐二》：「自拈裙帶結同心，暖處偏知香氣深。」鍾惺評：細極，乃所以爲艷情。「不知歌舞用黃金」鍾惺評：妙在此句與第三句若不相干，深思之，驕憨在目。《詩境淺說續編》：豔歌每言情思，此獨寫其憨侈之狀。銀篦擊碎，酒污羅裙，恬不知惜也。首句言，同心綰結，但知情愛之深，乃寫其心事。次句言玉輭香溫，終日在錦帷煖處，乃寫其居室。後二句言，所暱者狂夫，所問者閒事，絕不解黽勉田居之當務。焉知翠舞珠歌，皆黃金所換得，乃用若泥沙而不惜。彼秦淮名妓，久不聞碎玉之聲，雖亦嬌侈語，較此差有風趣也。

《從軍行》《詩源辯體》卷二一：綸五言排律有《從軍行》，在中唐頗

爲矯俊。《唐詩鏡》卷三二：三、四語有氣决。

《早春歸盩厔舊居却寄耿拾遺淳李校書端》《唐風定》卷一七：精思妙語，一誦百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解寫兵荒之後，已無舊居。看他次第自述，初歸盩厔，恰值春晴，由麥隴過竹園到村巷，純是鹿群，一望無人。于是先尋廬井，次展墳墓，眞是久客遠歸，魂魄未招光景也。（後解）後解寫困窮雖極，誓保晚節。冰礪石田非向二子訴窮，正是極表松枝在抱也。《三體唐詩輯注》卷四：「可憐荒歲青山下，惟有松枝可寄君。」蓋史思明、吐蕃亂後之景也。

《春日山中憶崔峒吉中孚》《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老相親」接「徒侶」說，便切而慘。

《藍溪期蕭道士採藥不至》《石園詩話》卷一：盧允言《藍溪期蕭道士採藥不至》云：「病多知藥性，老近憶仙方。」于鵠《山中自述》云：「病多知藥性，年長信人愁。」戴幼公叔倫《卧病》云：「病多知藥性，客久見人心。」三人同時，皆上句優于下句，而幼公下句稍勝。

《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回使》《詩學全書》卷三：首句「侍郎寄書」。次句「夜中得書」。三、四寫得「書」之情。五、六叙得「書」之況。末二因「寄回使」，而期其後會也。

《春日卧病示趙季黃》《唐詩鏡》卷三二：景生實際。

《秋幕中夜獨坐遲明因陪陳翊郎中晨謁上公因書即事兼呈同院諸公》《唐詩歸・中唐二》「獨倚古庭樹，仰看深夜天」鍾惺評：孤靜，只似山中詩。

《偶宿山中憶暢當》《唐詩歸・中唐二》「薜蘿枯有影，壑凍無聲。」譚元春評：二語正是憶友，不知者以爲寫景。「此夕一相望，君應知我誠。」鍾惺評：朴至此。

《與張擢對酌》《詩源辯體》卷二一：五言古，如杜子美《石壕吏》等，正是古拙，若盧綸《與張擢對酌》詩，讀之誠欲嘔吐。此本不足致辯，但初學者不能無惑耳。盧詩《品彙》入錄，大是可笑。

《宿澄上人院》《唐詩歸・中唐二》「竹窗聞遠水，月出似谿中。」譚元春評：清境無痕。「性昏知道晚，學淺喜言同。」鍾惺評：道盡千古小儒。

《題李沆林園》《唐詩歸・中唐二》「閒看入竹路，自有向山心。」鍾惺評：靜者獨見之言。《唐詩快》卷九：「閒看入竹路，自有向山心。」有意無意之間，其故殊不可解。

《題金吾郭將軍石伏茅堂》《唐詩鏡》卷三二：句得稍琢，減粗類痕。

《秋夜同暢當宿藏公院》《唐詩歸・中唐二》「禮足一垂淚，醫王知病由。」譚元春評：語有根器。「風螢方喜夜，露槿已傷秋。」鍾惺評：二語似只說秋夜耳，然接上起下，實別有深意可想。

《九日奉陪侍郎登白樓》《容齋隨筆・詩中用茱萸字》：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仔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略】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略】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過玉真公主影殿》《唐詩鏡》卷三二：後二語倒寫，氣韻故長。

《曲江春望》一《詩境淺說續編》：首句言曲江春望。低處所見者，菖蒲翻葉；高處所見者，楊柳交枝。次句言，禁地清肅，游人不到，蘭橈不輕放，而水鳥不知。後二句言，深處爲紫宸所在，嚴淨無塵，惟見波涵明鏡，玉樓金殿，皆倒影水中，參差蕩漾。此詩雖無深意，而當日曲江風景，可想其大概。

《題雲際寺上方》《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善於言禪，用「啓」字、「程」字貼「門」與「地」，而不見其迹。紀昀評：不好處正在言禪。詩欲有禪味，不欲着禪語。

《長安春望》《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能言久客都城之意。查慎行評：大曆中詩家只是平穩。許印芳評：中四句「中」、「上」、「外」、「間」等字相犯，亦是一病。紀昀評：此詩格雖不高，而情韻特佳。《唐詩鏡》卷三二：三、四語初盛人不出此。岑參「愁窺白髮羞微祿，悔別青山憶故溪」，隱隱已開大曆之漸。《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周敬曰：起得自在，頷聯情，妙。王子安詩「山川雲霧裏，遊子幾時還」，何如此二句有言不盡意之巧。唐汝詢曰：首聯與右丞「秋槐」之句一般凄楚。「浮雲」「落照」，意甚不淺。周珽曰：無意求工，自能追雅，盛唐人不過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東風」七字，人謂只是寫春，不知便是寫望，如云此雨自我家中來也。「閑」字罵草，妙。如云無謂也，扯淡也。三，

恨自不得歸；四，又妒他人得歸，活寫盡不歸人心口咄咄也。（後解）「川原」七字中有無數親故，「宮闕」七字中止夕陽一人。「誰」字便是無數親故也，「獨」字便是夕陽一人也。（不知唐詩人，謂五、六只是寫景。）《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長安春望》【略】遭亂意，上皆蘊含，至末點出。夷猶綽約，風致天成。《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盧綸之「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城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長安春望》）又：七律發端倍難於五言，如【略】錢員外「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暨盧允言「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之幽秀，【略】尚可備脫胎換骨之用。然但宜師其勢，不當倣其意。《昭昧詹言》卷一八：盧允言《長安春望》，此詩用意，全在三四，夢家未還，爲一詩關鍵主意。起與五六，平平常語。收句承明三四，尚沈足。

《奉和李舍人昆季詠玫瑰花寄贈徐侍郎》《唐詩歸・中唐二》「布影期高賞，留春爲遠方。」譚元春評：深情語。

《晚次鄂州》《唐風定》卷一七：初聯世所共稱，不知次聯更勝。《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何景明曰：二聯妙。田藝蘅曰：亂後之辭，可憐。陳繼儒曰：旅思動人，傷感卻不作異調，故佳。《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雲開遠見漢陽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恍置身江舟間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解寫盡急歸神理，言望見漢陽，便欲如隼疾飛，立抵漢陽，而無奈計其遠近尚必再須一日也。三、四承之，言雖明知再須一日，而又心頭眼底，不覺忽忽欲去。於是厭他估客胡故晝眠，喜他舟人斗地夜語，蓋晝眠便是不思速歸之人，夜語便有可以速去之理也。若只作寫景讀之，則既云浪靜，又云潮生，此成何等文法哉？（後解）後解言吾今欲歸所以如此其急者，實爲鬢對三湘，心馳萬里，傳聞舊業已無可歸，而連日江行，鼓聲不歇，誰復能遣，尚堪一朝乎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讀三四語，如身在江舟間矣，詩不貴景象耶？《大歷詩略》卷二：有情景，有聲調，氣勢亦足，大歷名篇。《詩境淺說》丙編：作客途詩，起筆須切合所在之境，而能領起全篇，乃爲合作。此詩前半首尤佳，其起句言，江天浩莽，已遠見漢陽城郭，而江闊帆遲，尚費行程竟日。情景眞切，句法亦紆徐有致。三句言浪平舟穩，估客高眠。凡在湍急處行舟，篙艣聲終日不絕，惟江上揚帆，但聞船脣齧浪，吞吐作聲，四無人語，水窗倚枕，不覺寐之酣也。四句言野岸維舟，夜靜聞舟人相喚，加纜扣舷，衆聲雜作，不問而知夜潮來矣。誦此二句，宛若身在江船容與之中。耳見詩貴天然，不在專工雕琢。五、六句言客子思鄉，湘南留滯。結句言三徑全荒，而鼙鼓秋高，猶聞戰伐，客懷彌可傷矣。

《夜投豐德寺謁海上人》《唐詩鏡》卷三二：三、四流利自成。《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清妥。又：四句在僧一邊眼中寫出。《詩境淺說》丁編：「上方月曉聞僧語，下界林疏見客行。」此夜宿豐德寺而作。上句言山頭孤寺，萬籟沈沈，曉風殘月之時，惟聞僧語。下句言俯視下方，偶於林隙見早行之客。此言山巔寺院之高也。蘇頲詩「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乃言長安城闕之高。元稹詩「星河似向檐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乃言越中州宅之高。同一登臨之作，所在之地不同，各寫其見聞也。

《李端公》《詩源辯體》卷二一：五言律，嘉祐如「世事關心少，漁家寄宿多」，綸如「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略】亦已入晚唐。《小清華園詩談》卷上：此外如李君虞益之「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盧郎中之「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略】等作，皆切實締當之至者。《養一齋詩話》卷七：唐人詩「長貧惟要健，漸老不禁愁」，「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略】皆字字從肺肝中流露，寫情到此，乃爲入骨，雖是律體，實《三百篇》、漢、魏之苗裔也。初學欲以淺率之筆襲之，多見其不知量。《詩境淺說》甲編：詩爲亂離送友，滿紙皆激楚之音。前四句言歲寒送別，念征途之迢遞，值暮雪之紛飛，不過以平實之筆寫之。後半篇沈鬱激昂，爲作者之特色。五句言孤露餘生，少壯即饑驅遠役。六句言四方多難，良友如君，相知恨晚。以「遲」「早」二字對舉，各極其悲辛之致。末謂寒士窮途，差以自慰者，他年之希望耳。乃掩袂相看，風塵滿目，幷期望而無之，其言愈足悲矣。

《山中詠古木》《對牀夜語》卷三：盧綸《山中古木》云：「墜葉鳴荒竹，斜根擁斷蓬。半侵山影裏，長在水聲中。」思致亦不淺。

《酬李端公野寺病居見寄》《三體唐詩》卷四高士奇輯注：按李端詩云：「青青麥隴白雲陰，古寺無人春草深。乳燕拾泥依古井，鳴鳩拂羽歷花林。千年駁蘚閒山屐，萬尺垂蘿入水心。一卧漳濱今欲老，誰知才子忽相

尋。」允言蓋次其韻。但觀李詩，則此章語意自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周敬曰：起調絕似嘉州，中聯新響，右丞不能多讓。如此等詩，何分中盛？顧璘曰：次聯幾近有道，三聯苦思方得，又復平易。周珽曰：鏟除魔氣，洗滌塵腔，有獨咱胡麻、不屑俗糗之致。《唐風定》卷一七：顧云：幾近有道。次聯苦思，又復平易。

《**送崔琦赴宣州幕**》《唐詩鏡》卷三二：語出痛衷。

《**至德中途中書事却寄李倜**》《唐詩鏡》卷三二：四語淒清，六語哀怨，似帶騷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顏衰重喜歸鄉國」，上一詩望鄉不還，此時始還。《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盧允言之「路繞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雁空驚」【略】之類是也。

《**送鮑中丞赴太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大曆詩人，多用此體詩爲祖餞。如【略】盧綸《送鮑中丞赴太原》，皇甫曾《送和蕃使》，莫不聲華冠冕，詞旨安和，使節星軺，得之增重。才子之名，信不虛也。

《**晚到盩厔書老家**》《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只似一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律》：周珽曰：允言詩識見卓而淵，氣脈沉而粹。此與《酬李叔度》篇俱妙在一氣呵成。唐汝詢曰：寄慨渾雄，未落淺調。《大歷詩略》卷二：無一筆涉離亂，自是亂後光景，「曾舊識」三字，一篇之要領，而通首俱從次句生出，「冒雨」一聯，盡老翁情態，結顧「晚到」，又若不欲留者，不犯正位，極佳。

《**落第後歸終南別業**》《唐詩鏡》卷三二：消削刻露，是爲中唐。《唐詩快》卷九：落第詩無有不感慨者，此獨怨而不怒，寄托悠然。

《**送王尊師**》《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唐《御覽詩》，元和學士令狐楚選進。盧綸墓碑謂三百一十篇，公詩居十之一。今世傳本，綸三十二首與焉。陸放翁嘗跋云。紀昀評：起句陋。又：支蔓。

《**清如玉壺冰**》《唐詩合選詳解》卷九：此詩以玉壺之冰始結，引起循吏之政初成，其虛心鑒物還如照胆之鏡，瑤池無其洞徹，金鏡無其澄明。故其氣肅若朝霜，形若夜月，且臨人不蔽，極其明也；待物無情，極其公也。其清如是，我輩對此冰壺圓光而妍媸畢呈，能無怯乎。《詩學全書》卷三：鮑照詩：「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原以比人明潔也。首二點「玉壺冰」，即透起「清如」二字意。次聯寫「清」字。三聯寫「清如」，以人爲主，極得「如」字之神。四聯、五聯，語語雙關。末二自謙，以譽主司。

傳記

《**極玄集・盧綸**》字允言，河東人。天寶末，舉進士不第。大曆初，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終戶部郎中。

《**新唐書・盧綸傳**》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唐才子傳・盧綸**》（存目）

紀事

《**舊唐書・盧簡辭傳**》附　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縉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久之，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爲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渾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爲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中，吉中孚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即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郎中。方欲委

之掌誥，居無何，卒。【略】綸之才思，皆此類也。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史簡辭是也。」即遣中使詣其家，令進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獻，優詔嘉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盧綸詩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一二《盧綸集》十八卷。

又《盧綸詩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盧綸詩一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盧綸集》十卷。唐戶部郎中、河東盧綸允言撰。

《唐才子傳·盧綸》集十卷，今傳。

《徐氏紅雨樓書目·集部·集類》《盧綸詩集》十卷。

《百川書志》《盧綸集》一卷。

《唐五十家詩集》《盧綸集》六卷。

《藏園群書經眼録·集部一》《盧綸集》三卷（唐盧綸撰），明正德刊本，十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有正德乙亥劉成德序。題「河中劉成德校增并編次」。按：余取席刻本校之，存詩只十之三耳，然中有二十餘首爲席本所不載，或即成德所增耶？沅叔。（天一閣書，北京圖書館新收。癸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别集類一》《盧戶部集》三卷，唐盧綸撰。振綺堂有葉文莊藏舊刊本。

藝文

耿湋《長安感事呈盧綸》十五事文翰，大兒輕孔融。長裾遊邸第，笑傲五侯中。諫獵一朝寢，論邊素未工。蹉跎潘鬢至，蹭蹬阮途窮。貸布憐寧與，無金命未通。王陵固似戇，郭最遂非雄。斂板辭群彥，回車訪老農。詠詩懷洛下，送客憶山東。沈病魂神濁，清齋思慮空。羸將衛玠比，冷共鄴侯同。草舍纔遮雨，荆窗不礙風。梨敎通子守，酒是遠師供。捫虱欣時泰，迎猫達歲豐。原門唯有席，井飲但加葱。少壯矜齊德，高年覺宋聾。寓書先論懶，讀易反求蒙。昔慕能鳴雁，今憐半死桐。秉心猶似矢，搔首忽如蓬。赤葉翻藤架，黃花蓋菊叢。聊將呈匠伯，今已學愚公。

又《長安書事寄盧綸》（存目）

暢當《别盧綸》故交君獨在，又欲與君離。我有新秋淚，非關宋玉悲。

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宿》（存目）

韋渠牟《覽外生盧綸詩因以示此》衛玠清談性最強，明時獨拜正員郎。關心珠玉曾無價，滿手瓊瑤更有光。謀略久參花府盛，才名常帶粉闈香。終期內殿聯詩句，共汝朝天會柏梁。

雜録

《雲谿友議·四背篇》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乎？

陸游《跋唐御覽詩》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爲唐舊書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完本。

《唐音癸籤·談叢四》胡元瑞嘗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學並稱，及諸家生平遘遇窮達之不同，載《詩藪外編》。讀者觀其人而論其世，家之盛者，固可慕，遇之窮者，猶可引而自慰也。爰稍增訂，録左方。【略】盧綸子簡

能、簡辭、弘正、簡求，簡能子知猷，簡辭子貽殷，弘正子虔灌，簡求子汝弼、嗣業，嗣業子文紀。內盧氏尤文彩與官爵同盛，史稱鬱爲鼎門云。

《**詩源辯體**》**卷三六** 元和中，學士令狐楚所編《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按《盧綸墓碑》「詩三百十一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則中有散逸矣。

《**歷代詩話・唐詩・巴字**》 吳旦生曰：按《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略】如盧綸詩：「浪依巴字息，風入蜀關清。」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摘瑕類**》 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是笑柄。

又《考證門三・氏籍類》 唐中葉詩人，後嗣昌盛者莫如盧綸。

宋雍

《**雲溪友議・四背篇**》 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乎？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唐詩紀事・宋邕**》 《春日》云：「輕花細葉滿林端，昨夜春風曉色寒。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僞蜀韋縠取此詩爲《才調集》。

《**秋窗隨筆**》 范據云：【略】雍詩云：「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以類而推，如陶靖節高人隱士之操，而有《閒情》一賦；宋廣平鐵石心腸而賦《梅花》；韓昌黎有「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范文正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皆偶然游戲翰墨，不得以常例論也。

《**詩藪外編・唐下**》 宋雍【略】當在中、晚間。

嚴維

論述

綜論

《**詩式・齊梁詩**》 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

《**唐才子傳・嚴維**》 詩情雅重，挹魏、晉之風，鍛鍊鏗鏘，庶少遺恨。

徐獻忠《唐詩品》 維詩錯綜亦密，時出俊語，澄除涇渭，亦可遠致。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又「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又「夜靜溪聲近，庭寒月色深」，皆有自然之態，神情疏暢，自不可少。

《**唐音癸籤・評彙三**》 嚴維詩時出俊語，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皆可誦，傷馬長篇綜組尤密。

《**載酒園詩話又編・嚴維**》 中唐數十年間，亦自風氣不同。其初，類于平淡中時露一入情切景之語，故讀元和以前詩，大抵如空山獨行，忽聞蘭氣，餘則寒柯荒阜而已。如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誠爲佳句，但上云「窗吟絕妙辭」，却鄙。余惟喜其《留別鄒紹先劉長卿》詩：「中年從一尉，自慊此身非。道在甘微祿，時危恥息機。晨趨本郡府，晝掩故山扉。待得干戈畢，何妨更採薇。」頗有長厚之風。又「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深切情事。「陽雁叫霜來枕上，寒山映月在湖中」，「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時一神遊，忽忽在目。

分論

《酬劉員外見寄》《六一詩話》：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略】」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觀林詩話》：顏魯公云：「夕照明村樹。」僧清塞云：「夕照顯重山。」顧非熊云：「斜日曬林桑。」杜牧云：「落日羨樓臺。」半山云：「返照媚林塘」皆不若嚴維「花塢夕陽遲」也。《中山詩話》：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後村詩話新集》卷六：嚴維《酬劉員外》云：「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維嘗與皇甫冉、劉長卿唱和，然前輩惟稱其「柳塘」、「花塢」一聯。《艇齋詩話》：唐人詩用「遲」字皆得意。其一：「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詩也。《詩話總龜前集・評論門》引《古今詩話》：梅聖俞愛嚴維詩，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善矣，夕陽遲固繫花，而春水慢不繫柳也。如杜詩「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了無瑕纇。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虎狼多。人少愼莫投，多信虎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詩人玉屑・中興詞話》：范石湖過萍鄉，道中乍晴，卧輿中困甚，小憩柳塘側，嘗賦《眼兒媚》云：「酣酣日腳紫煙浮。妍暖破輕裘。困人天色，醉人花氣，午夢扶頭。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紋愁。溶溶曳曳，東風無力，欲皺還休。」詞意清婉，詠味之如在畫圖中。然後段之意，蓋本於嚴維「柳塘春水漫」之句云。《滹南詩話》卷一：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漫不繫柳。」苕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五、六全於「漫」字上「遲」字上用工。馮舒評：五、六名句。查愼行評：五、六全於第五字用意。何焯評：測水痕，候日影，五、六正含落句，不徒爲體日景物語，故韵味深。《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字與意俱合掌，宋人擊節佳句，何也。《四溟詩話》卷二：劉貢父評嚴維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此聯妙於狀景，華物不靡，精而不刻，貢父之說鑿矣。《歷代詩話考索》：《中山詩話》謂：「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爲未善。夕陽遲繫花，春水漫不須柳也。」夫柳塘之下，自春水瀰漫，何可瑕疵？《答萬季埜詩問》：問：「詩惟情景，其用處何如？」答曰：「《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詩，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至晚唐有清空如話之說，而少陵如『暫往北鄉去』等，卻又全不叙景。在今卑之無甚高論，但能融景入情，如少陵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寄情於景，如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哀樂之意宛然，斯盡善矣。明人於此，大不留心，所以無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歐公云：「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隨園詩話》卷五：宋人論詩多不可解，【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的是靜境，無人道破。而劉貢父以爲「春水漫」不須「柳塢」。《唐詩摘抄》卷一：前後兩截。三、四不但寫其才調，併文房豐神都爲繪出。五、六作二景語，見己之對景相懷也。【略】歐陽極賞五、六二語，嚴又有「柳塘薰晝日，花水溢春渠」二句，亦同前意，而句法費力，遜此遠矣。《一瓢詩話》：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梅聖俞最愛之。劉貢父曰：「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此是俗子見解，不道貢父亦有此語。《載酒園詩話・宋人議論拘執》：宋人作詩極多蠢拙，至論詩則過於苛細，然正供識者一噱耳。如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此偶寫目前之景，如風人榛苓、桃棘之義，實則山不止於榛隰，不止於苓園，亦不止於桃棘也。劉貢父曰：「夕陽遲則係花，春水漫不須柳。」漁隱又曰：「此論非是。夕陽遲乃係於塢，初不係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不知此酬劉長卿之作，偶爾寄興于夕陽春水，非詠夕陽春水也。夕陽春水，雖則無限，花柳映之，豈不更爲增妍！倘去野塘山塢，有何味耶？（黃白山評：或又評此聯以爲「遲」、「漫」意合掌者，不知漫本水泛濫之貌，若與遲意合掌，乃是慢字。字義不辨，輕評古詩，孟浪可笑。）《圍爐詩話》卷一：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涼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

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絕無關於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爲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性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於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龍性堂詩話續集》：劉貢父云：「梅堯臣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似未盡善。」余閱之，不覺失笑。夕陽遲，春日遲也。何爲係花？春水漫，水流漫也，何關於柳？宋人之着相強解事，類如此。《甌北詩話》卷一一：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以韓詩「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柳詩「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爲集中第一。歐陽公稱周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梅聖俞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皆爲佳句。然總不如溫庭筠《曉行》詩「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不着一虛字，而曉行景色，都在目前，此眞傑作也。《甚原詩說》卷一：有平起，有仄起，有引句即用韻起。仄起者，其聲峭急，平起者，其聲和緩，仄起而用韻者，其響更切；平起而用韻者，其聲稍浮。下筆自得消息。【略】如董思恭「琵琶馬上彈，行路曲中難」，劉希夷「佳人眠洞房，回首見垂楊」，高適「諸生曰萬盈，四十乃知名」，杜甫「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嚴維「蘇就佐郡時，近出白雲司」，韓翃「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間」，喻凫「空爲梁父吟，誰竟是知音」，此皆平起用韻者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楊司業之「鑪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劉方平之「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筱園詩話》卷四：自來得名之句，有卓然可傳者，有不佳而倖成名者。名篇亦然。蓋非諧俗，不能風行一時，人人傳誦，所以不足爲據，若夫卓然可傳之作，當日得名，必其時風雅極盛，能詩者在朝在野，皆多有之，又值有眞知詩而名位俱隆者，激賞獎許所致。不然傑作未易流傳，而所流布於時者，多無可取。古人所謂身後知己易，生前知己難，又謂作者難，知者不易，是也。如太白以《蜀道難》諸篇，受知於賀監，謂爲謫仙人。【略】嗣後名句，如溫飛卿之「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略】以上五七律諸聯，皆昔日傳誦之句，各有佳處，以云名句，猶不愧也。

《酬諸公宿鏡水宅》《唐詩歸・中唐三》「詩書何德名夫子，草木推年長數公。」鍾惺評：謙而帶嘲。

《送人往金華》《唐詩摘抄》卷二：氣局完整，絕無一字虛致，幾欲與「白日依山盡」作爭衡，所遜者興象微不逮耳。《詩境淺說續編》：凡人昔年屐齒所徑，積久漸忘，忽逢故友，重履前塵，遂使鉤遊陳跡，一一潮上心頭。【略】人情戀舊，大抵相同。作者回首當年，雙溪打槳，八詠登樓，宜有桑下浮屠之感也。

《送崔峒使往睦州兼寄薛司户》《升菴詩話・律詩當句對》：王維詩：「門外青山如屋里，東家流水入西鄰。」嚴維詩：「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謂之當句對。《圍爐詩話》卷四：明人應酬，能四面周旋，一處不漏，乃其長技，卻從嚴維《送崔兼寄薛》詩來。其詩云「如今相府用英髦，獨往南州肯告勞」，讚崔兼及相府也。「冰水近開漁浦出，雪雲初捲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泛叙景物，全似明人套語。「使者應須訪廉吏，府中惟有范功曹」，譽薛綰及于崔，一處不漏，三人得之，未有不喜者，而詩道壞矣。以視其「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有天壤之別，應酬之害詩如此。《緝齋詩談・雜錄》：唐嚴維有句云：「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以「木奴」對「白鷺」，此人所知。若論兩句，又是以岸上景對河下景，故意思湊分兩匀，不必重疊配色，再費工夫。

《一公新泉》《對牀夜語》卷四：老杜泉詩有云：「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涵」「蕩」二字，曲盡形容之妙。嚴維《詠泉》亦云：「獨映孤松色，殊分衆鳥喧。」頗得老杜活法。《瀛奎律髓》卷三四紀昀評：淺弱無味。次句「源」不可說「去」。

《自雲陽歸晚泊陸澧宅》《唐詩歸・中唐三》「孤棹所思久，冒寒相見初。」鍾惺評：眞境中逼出妙語。《大歷詩略》卷六：第三有力，與劉文房「晚暮相依分」五字略同。

《丹陽送韋參軍》《詩境淺說續編》：臨水寄懷，不落邊際，自有渺渺予懷之感。

《酬普選二上人期相會見寄》《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似淺近，細味之亦不可棄。馮舒評：五、六乃宋人常語。又：次聯切而無痕。紀昀評：五、六細微，豈可目以淺近。又：此當是在縣尹坐間相會。

《**詠孩子**》《瀛奎律髓》卷四一紀昀評：題太質。此宜入「著題類」。觀末二句，乃縣令湯餅會上作，非自詠子息也。應酬率筆，無可采處。

傳記

《**極玄集・嚴維**》嚴維，字正文，山陰人，至德一載進士。歷諸暨及河南尉，終校書郎。

《**嘉泰會稽志・人物・文章**》嚴維，字正文，越州人。爲秘書郎。大曆中與鄭槩、裴冕、徐嶷、王綱等宴其園宅，聯句賦詩，世傳浙東唱和。維詩一卷及剡隱居朱放，越僧靈澈詩集皆藏秘府。先是神龍中，越有賀朝、萬齊融，與同郡賀知章俱以文詞揚名上京，朝官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惟知章最貴焉。

《**唐才子傳・嚴維**》維，字正文，越州人。初隱居桐廬，慕子陵之高風。至德二年，江淮選補使侍郎崔渙下以詞藻宏麗進士及第。以家貧親老，不能遠離，授諸暨尉，時已四十餘。後歷秘書郎。嚴中丞節度河南，辟佐幕府。遷餘姚令。仕終右補闕。維少無宦情，懷家山之樂，以業素從升斗之祿，聊代耕耳。【略】一時名輩，孰匪金蘭？詩集一卷，今傳。

紀事

許志雍《唐故江南西道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太原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叔雅，字元宏，太原祁人也【略】時秘書郎嚴維有盛名於代，雖以公年幼，交契老成，若蔡邕才重，拔王粲於弱齡；李膺望崇，歎孔融於稚齒。嘉其至性敦重，機□深邃，每器而厚之。

《**中興間氣集・章八元**》八元嘗於都亭偶題數言，蓋激楚之音也。會稽嚴維到驛問八元曰：「爾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頃遂發，八元已辭家。維大異之，遂親指喻，數年詞賦擢第。

《**唐詩紀事・嚴維**》維字正文，越州人，與劉長卿善。【略】維終校書郎。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嚴維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嚴維集》一卷。唐秘書郎山陰嚴維正文撰。至德二載辭藻宏麗科。

雜録

《**嘉泰會稽志・人物・高僧**》雲門靈一律師，持律甚嚴，以清高爲世所推【略】亦能詩，劉長卿、嚴維、郎士元、皇甫冉皆以詩與之往來。

又 靈徹上人，字源澄，會稽湯氏子，雖受經論，尤好篇章。從嚴維學詩，抵吳興，與皎然遊。皎然以書薦於包佶、李紓，上人之名由是而颺。

鄭槩

《**西溪叢語》卷上** 杜甫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薛倉舒注杜詩引車頻《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綖以縲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奫綠沉甲，獸文貝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槩聯句有「亭亭孤笋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叔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筆經》：「有人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翫。」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

《**野客叢書・竹坡言綠沉槍**》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

「羽騎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風，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爲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爲竹，見亦未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卧綠沉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爲何等物邪？

郎士元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郎士元**》 員外，河嶽英奇，人倫秀異。自家形國，遂擁大名。【略】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向秋月」，可以齊衡古人，掩映時輩。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

常衮《授郎士元等拾遺制》 有君子之行，有詩人之風。

《**藝圃擷餘**》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于今，有慙沮矣。」若謂出于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爲拊掌大笑。

徐獻忠《唐詩品》 員外詩天然秀穎，復諧音節，大率以興致爲先，而濟以流美，雖篇章錯雜，酬應層出，而語多閒雅，不落俗韻，其取重時流，不徒然爾。惜無大作以齊曩代高手，將非尺寸短長之恨耶！

《**詩源辯體**》**卷二一** 五言律，士元如「能將流水引，更入洞庭波」、「連雁沙邊至，孤城江上秋」、「水容清過客，楓葉落行舟」、「高松殘子落，深井凍痕生」，【略】七言律，士元如「亭皋寂寞傷孤客，雲雪蕭條滿衆山」、「尺素欲傳三署客，雪山愁送五溪僧」、「蒼苔古道行應徧，落木寒泉聽不窮」，【略】皆體盡流暢，語半清空者也。

《**唐音癸籤・評彙三**》 士元諸詩，殊洗鍊有味，雖自濃景，別有淡意。

《**載酒園詩話又編・郎士元**》 郎君胄詩，不能高岸，而有談言微中之妙。劉須溪謂其「濃景中別有淡意」，余則謂其淡語中饒有腴味。如「亂流江渡淺，遠色海山微」，「河來當塞曲，山遠與沙平」，「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罷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雖蕭寂而不入寒苦。至若「月到上方諸品淨，心持半偈萬緣空」，讀之眞躁心欲消，妄心欲熄矣。

《**大歷詩略**》**卷三** 君胄諸詩，意境閒逸，大歷高品，盧、韓、司空輩爲稍遜之。

《**秋窗隨筆**》 高仲武論郎士元詩云：可齊衡古人，掩映時輩。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林」，又「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漸沮矣。然「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君胄豈能到？

分論

《**長安逢故人**》 《對牀夜語》卷五：「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皆唐人會故人之詩也。久別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會，殆如直述。前輩謂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動人意，信非虛語。《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絕妙。紀昀評：清空如話，然長慶派兆於此矣。《唐詩鏡》卷三一：偏削苦刻，是中唐語調。《圍爐詩話》卷二：郎士元《長安逢故人》云：「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是子美詩也。《大歷詩略》卷三：玩詩旨，是解後泛交故人耳。頷聯寫得若近若遠，可謂傳神。又妙切長安，不用長安事實。

《**送韋湛判官**》 《唐詩鏡》卷三一：綽有餘韻。《大歷詩略》卷三：又脫去送別蹊徑。

《**送楊中丞和蕃**》 《能改齋漫錄》卷五：張文潛詩：「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詩源辯體》卷二一：五言律，士元如「河源飛鳥外，雪嶺大

荒西」，【略】雄麗有類初唐。《瀛奎律髓》卷三〇紀昀評：漢有征蕃之壘，今乃有和蕃之使。諷刺入骨，此等處虛谷皆不講。《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郎士元之「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唐風定》卷一四：氣象雄闊，與杜相似。《大歷詩略》卷三：五六渾闊，不減右丞邊塞諸詩，錢劉勿論也。

《送李將軍赴定州》 《詩源辯體》卷二一：郎士元、皇甫曾五言律，較錢劉入錄者雖少，然士元如「雙旌漢飛將」，【略】氣格神韻，可繼開寶。此外寥寥，亦不多得矣。《瀛奎律髓》卷三〇紀昀評：右丞「黃雲斷春色」句以蒼莽取神，此詩衍爲二句，又以對照見意，繁簡各有其妙。定州不應云「陰山北」，改作「莫斷陰山路」爲是。然唐時邊界在薊門外，定州亦不應有「臨邊」、「出塞」之語，再校。三、四警策。歸愚謂不及右丞「黃雲斷春色」句，未免好爲高論。言各有當，此正以內外截然見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極警拔語，右丞則以「黃雲斷春色」五字盡之。《唐風定》卷一四：不獨工鍊，乃見壯采。《大歷詩略》卷三：頷聯誠不若右丞，以五字盡之，而通首雅健，自是傑作。《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郎士元之「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略】之類是也。

《送張南史》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郎士元「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秦系「流水閒過院，春風爲閉門」，善狀幽居者。《瀛奎律髓》卷四二馮班評：腹聯用事，如出胸臆。無名氏(甲)評：山陽在懷慶，嵇、阮諸公所會處。紀昀評：三、四高唱。《唐詩鏡》卷三一：微物幽情，雖纖細而不至寒儉，乃爲高手。如此中聯，便知格晚。《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君胄《寄李紓》起句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亦工于發端也。

《盩厔縣鄭磯宅送錢大》 《對牀夜語》卷二：「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前一首司空曙，後一首郎士元，皆前虛後實之格。今之言唐詩者多尚此。《說詩晬語》卷下：高仲武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謂工於發端。然「暮蟬」、「落葉」有兩景乎？「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乎？此持論未當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高仲武謂工於發端，然「不可聽」、「豈堪聞」未免于複。愚謂結意望其能秉高節，更耐尋繹也。《詩辯坻》卷三：《中興間氣》稱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工於發端，謝朓慚沮。然二語排而弱，思致淺竭，遽駕玄暉乎？《甚原詩說》卷一：郎士元之「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高仲武謂「工於發端」。試問「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乎？此起句之最率者。《池北偶談》卷一二：唐詩佳句，多本六朝，昔人拈出甚多，略摘一二，爲昔人所未及者。如【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本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大歷詩略》卷三：氣韻高絕，亦步步有情，不惟起調也。顧華玉謂次句重複無味，則風人之犯複多矣。

《留盧秦卿》 《升庵詩話·石尤風》：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置酒而以前期爲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語意甚工。近人吳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爲何語，遂改作古淳風，可笑又可恨也。《輟鍛錄》：僅二十字，情致綿渺，意韻悠長，令人咀含不盡。似此等詩，熟讀數十百篇，又何患不能換骨。

《贈强山人》 《載酒園詩話又編·郎士元》：吾嘗喜其一絕：「或棹輕舟或杖藜，尋常適意釣前溪。草堂竹徑在何處？落日孤煙寒渚西。」可與盧綸「饑食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軟草厚如織，因與鹿麑相伴眠」一詩相匹，眞善寫隱淪之趣也。

《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兼呈李明府》 《唐詩鏡》卷三一：善爲寫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唐人詩句每多侵讓。如此詩起句寫村，卻讓三字與下，便只剩得四字；次句寫半日，卻侵過上句三字，便自占卻十字也。三句再寫村，四句再寫半日。想其別業後是村，村後是高原；別業前是溪，溪南是群山，此眞大好別業。又想人生四十以來是下半生，入秋凌冬是下半年，望舒生魄是下半月，齋鐘一動是下半日，此四下半最爲悠悠忽忽，亦最爲波波汲汲，今特取以名村，眞又大好名字也。(後解)五，寫主人俟客；六，寫客就主人；七，寫客自下榻，不問主人；八，寫主人開樽，還少一客。眞是勝地良時，佳客、妙主，人生在世，何曾多遇。

《塞下曲》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李、杜外，短歌可法者：【略】郎士元《塞下曲》【略】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竹林答問》：(芸閣)問：七句古詩之體如何？(陳僅)：鮑照《代白紵舞歌》，李太白《烏棲

曲》，郎士元《塞下曲》，結體用韻各異，可以爲法。《大歷詩略》卷三：邊塞詩多壯語，此獨出之閒淡，覺後來壯語皆在下，風韻調亦小變。此名篇也，金大家趙秉文嘗擬之。

《柏林寺南望》《詩境淺說續編》：詩僅平寫寺中所見，而吐屬蘊藉，寫景能得其全神。首二句言，聞鐘聲而尋精舍，泊舟山下，循小徑前行，松林度盡，方到寺門。在寺中登眺，霽色初開，溼雲未斂，西南數峰，已從雲隙參差而出，蒼潤欲滴。誦此詩如展秋山晚霽圖，所謂「欲霽山如新染畫」也。

《春宴王補闕城東別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是城東；二，是別業。看他寫得遠近縹緲，便如仙城海樓相似。三，是主人；四，是春宴。看他寫得清眞瀟灑，便又如上眞流霞相似也。此詩一解四句二十八字，字字出自匠心，字字只如無意，此爲郎君胄之妙筆也。（後解）我心耐久，如山下古松，世事倏忽，如檐前片雨。既是昔托同聲，又幸今忝同舍，夫復何畏而不留連也。

《聽鄰家吹笙》《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只是聽鄰家吹笙，聞其聲不見其人，求其人不得其所，一段風景，極難形容。此詩情思句律，極其工巧。唐錢起《湘靈鼓瑟》詩結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人以爲神助。此詩「重門深鎖無人到，疑有碧桃千樹花」，高懷逸興，不減錢起。

《題精舍寺》《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中唐如錢起《和李員外》、《寄郎士元》，【略】郎士元《贈錢起》，楊巨源《和侯大夫》，武元衡《荆帥》，皆中唐妙唱。又：郎士元「石林精舍虎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杜牧「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雖意稍疏野，亦自一種風致。《唐詩鏡》卷三一：三、四色相，正音正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寫寺是妙地；二，寫錢是妙人；三，寫夜是妙景；四，寫宿是妙悟。以妙地留妙人，對妙景得妙悟，一解凡將題中「錢員外夜宿靈臺寺」八字先寫成異樣出色，止留得「見寄」二字，到後解定奪也。（後解）此方寫見寄也。蒼苔古道，豈是尋常行履！落木寒泉，總非人間視聽。況又進之以雙峰高頂。試思員外何等心期，其寄我豈止一首佳詩，而我能不還贈哉？（必如此方是錢「見寄」，必如此方是郎「還贈」）。《詩辯坻》卷三：「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何元朗指爲名作，諦視之，亦禪林恒語耳。《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月在上方諸品淨」。此聯言宿寺時即景以悟禪理。月在上方，如心體光明也。諸品俱淨，衆塵不染也。「心持半偈萬緣空」。《報恩經》云：「婆羅門大師即便爲轉輪王說半偈。」《傳燈錄》：「二祖皆息萬緣，心如枯木。」今言宿夜時領悟禪理，萬緣皆空也。【略】前解寫秋夜宿寺，後解所以答其寄情。《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郎士元之「石林精舍武溪東，夜叩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徧，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峰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蓋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瀛奎律髓》卷四馮班評：三、四酷似樂天。陸貽典評：第六句有關係通篇擔力。查慎行評：第六句用於晉、宋南渡時更切，唐都關中，衣冠未必皆南遷。然好句自不可廢。紀昀評：此種體裁只宜五律，作七律便成曼調。第五句「偏宜遠」三字湊出。是時中原多故，衣冠多避而南，亦言其風土之佳，爲人所樂趨耳，注家引晉南渡事，非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江南尉問風俗，夫江南風俗，殊非易說也。三、四亦只略舉其粗，其意味深長，卻是全在「到自諳」三字。人生在世，來日大難，總以此三字爲度厄秘章。此便是先師素富貴一篇秘密精義也。（後解）前解凄惻，此解寬慰，言遠方花草既悅人目，中國衣冠又皆集會，彼中風日亦殊不惡也。七、八「惟有」字妙，言只此一事或似難堪，只此難堪之爲言其餘皆不妨也。（言思鄉，又必言望國，唐人筆下精到必如此。）

《送韋逸人歸鍾山》《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五、六高妙清古。紀昀評：通體凡近。

《送麴司直》《唐詩合解箋注》卷六：「唯有青山遠送君」。山似無情，然到處與君追隨，是只有青山送君最遠，故人之意亦猶是也。余近有詩云「寒山送客青」，似得此意。《詩學全書》卷四：首句寫景起，次句承雪，三句推開轉，四句點明「送」字合。

傳記

《極玄集・郎士元》郎士元，字君胄，天寶十五年進士。【略】歷拾遺，終郢州刺史。

《唐才子傳・郎士元》 中山人也。【略】寶應初，選京畿縣官，詔試政事中書，補渭南尉。歷左拾遺，出爲郢州刺史。

紀事

《唐才子傳・郎士元》 有別業在半日吳村，王季友、錢起等皆見題詠，每誇勝絕。詩集今傳於世。

《大清一統志・西安府・古迹》 舊志：唐郎士元爲渭南尉，構半日村別業，錢起有詩。郎士元又有《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詩。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郎士元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郎士元詩》二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郎刺史詩集》一卷。

《適園藏書志》《郎士元詩集》六卷。

《詒莊樓書目》卷六 《郎士元詩集》一卷（明覆宋本），郎士元撰。每半葉十行，行十二字。

藝文

張繼《褚主簿宅會畢庶子錢員外郎使君》（存目）

韓翃《送郢州郎使君》（存目）

戴叔倫《送郎士元》（存目）

盧綸《客舍苦雨即事寄錢起郎士元二員外》（存目）

李端《送客赴江陵寄郢州郎士元》（存目）

司空曙《送郎使君赴郢州》 若動思鄉詠，應貽謝步兵。

雜録

《唐語林・補遺》 郎士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爲劇語，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爲設也。」即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於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爲「古樓子」。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佇，士元至，馬喉乾如窯，即命急烹茶，各啜二十餘甌。士元已老，虛冷腹脹，屢辭，馬輒曰：「馬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遺絹二百匹。

《藝圃擷餘》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藝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八》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逆風也。麟按：用修解本洪氏隨筆，云石尤風不知其義，意打頭逆風也，唐人好用之【略】據唐人諸詩，則以爲打頭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颶狂飆之類。今江湖間飄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風七」，余過淮、徐間，往往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當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也。以此意解唐人詩，亦無不通。若以爲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安得有「四面斷行旅」之說哉。又按此詩《容齋隨筆》作司空曙，諸家皆同。楊作士元，誤。《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佇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客心愁」）。以上俱王伯厚說。余謂石尤之尤，作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云：「惱懽青絲笮，凌晨只欲

開。狂風趁心起，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尚從舊尤字。近得此忻然附錄，以貽同好云。

張何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賦話・新話一》：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云：「奪五雲長風未散，泣百花微雨新洗」，設色濃至，琢句新穎，氣味亦雅近六朝。

《**授衣賦**》《賦話・新話四》：張何《授衣賦》云：「損益從時，取其觀古人象，玄黃既績，可以爲公子裳。」題本經語，故渲染即用本色。

《**宋高僧傳・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 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爲之序。

韋應物

論述

綜論

白居易《與元九書》 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

又《與王駕評詩書》 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沅之貫達。

《**詩人主客圖**》 高古奧逸主孟雲卿。【略】上入室一人韋應物。

《**青箱雜記》卷五** （晏元獻）公風骨清羸，不喜食肉，尤嫌肥膩。每讀韋應物詩，愛之曰：「全沒些脂膩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韋蘇州》引《隱居詩話**》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又引《蔡寬夫詩話》 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

又 韓子蒼云：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略】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

又引《呂氏童蒙》 徐師川言：「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張芸叟》引《西清詩話**》 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

《**後山詩話**》 右丞、蘇州，皆學於陶，王得其自在。

《**歲寒堂詩話》卷上**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所不及。

《**韻語陽秋》卷一**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於畦徑之外。如《遊溪》詩「野外煙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霽》詩「春水不生煙，荒崗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言詩。」

《**碧溪詩話》卷一〇** 老杜所以爲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爲工，蓋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嘗觀韋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觀兄》云：「收情且爲歡，累日不知飢。」《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遠期，念君何時歇。」《社日

寄》云：「遙思里中會，心緒恨微微。」《寒食》云：「聯騎定何時，吾今顏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郡樓寄諸季》云：「迨茲聞雁夜，重憶別離秋。」《懷京師寄》云：「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余謂觀此集者，雖讒閱交瘉，當一變而怡怡也。

葛藟《紹興蘇州校刊韋集後序》 其爲文峻潔幽深，詞意簡遠，指事言情，格力閒暇，下可以凌顏、謝，上可以薄風騷。擺去陳言，纖穠合度，而自成一家，想似其爲人也。

胡觀國《書乾道重刊韋蘇州集後》 觀國嘗謂【略】韋公道德之旨，發乎情性，警策之妙，曲終雅奏。

崔敦禮《乾道平江校韋集十卷並拾遺七篇跋尾》 蘇州以詩鳴唐，其辭清深閒遠，自成一家。至于歌行，益高古近風雅，非天趣雅淡，禀賦自然者不能作此。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略】乃少年豪縱不羈人耳。按：韋蘇州在廣德中已爲洛陽丞，去武皇升仙才歲餘，當時作詩尤稱絕唱，豈初識字把筆學爲者？又《廣德中洛陽作》云：「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野居》云：「結髮屢辭秩」，則其少年在太平時本自恬靜。至作《漢武帝》詩，力詆神仙，畋遊之事，又似在天寶間譏諷時政者。豈蘇州心知天寶之將亂，欲去不能，嘗爲是穢迹自晦之計與？不然亦自岸之過也。方蘇州在時，其詩未甚貴重，後三十餘年，白樂天始愛之。東坡先生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獨愛韋郎五字詩。」蓋豈薄蘇州者，以樂天之文之華麗，宜於無不愛也。大凡浮靡之詞易說，平淡之音難聽，理固然耳。

《吳郡圖經續記·牧守》 韋公以清德爲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貞元時爲郡於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

朱熹《書黃子厚詩序》 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爲雜用。

又《答章仲至》 坡公疾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

又《論詩》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更深，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略】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常意愛之。

又 韋蘇州詩，高過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韋詩律深妙，流出肝肺，非學力。

又《後集》卷二 悼亡之作，前有潘騎省，後有韋蘇州，又有李雁湖，不可以復加矣。

又《新集》卷三 唐詩多流麗嫵媚，有粉繪氣，或以辨博名家。惟韋蘇州繼陳拾遺、李翰林崛起，爲一種清絕高遠之言以矯之，其五言精巧處不減唐人。至於古體歌行，如《溫泉行》之類，欲與李杜並驅。前世惟陶，同時惟柳可以把臂入林，餘人皆在下風。

劉克莊《恭跋阜陵御書韋詩》 右韋蘇州五言古體十二首，乾道天子親灑翰墨，以賜右相陳正獻公。後者八十有四年，正獻孫增出以示臣，奎書既妙，韋詩絕佳，希世之寶也。《郡齋讀書志》云：「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而齋寄友云：「郡公方雲集，獨余所寂寥。」仕有憂民之心，退無競民之意。《觀稼》云：「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蓋猷畝不忘之義。此乾道天子所以爲肆筆也。

王柏《汪功父知非稿》 萬事無不由學而至。詩未必盡由於學，其工可學也，其氣骨實關於人品。朱文公獨愛韋蘇州詩，以其無聲色臭味，爲近道。【略】自《三百篇》以來，獨平澹閒雅者爲難得。夫平澹閒雅者，豈學之所能至哉？惟無欲者能之。非無欲之詩難得也，正以無欲之人難得耳。

舒岳祥《劉正仲和陶集序》 自唐以來，效淵明爲詩者，王摩詰得其清妍，韋蘇州得其散遠，柳子厚得其幽潔，白樂天得其平淡，正如屈原之騷，自宋玉、景差、賈誼、相如、子雲、退之而下各得其一體耳。

《竹莊詩話·品題》 《雪浪齋日記》云：【略】欲清深閒遠，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賈長江。

又《雜編六》 《蔡寬夫詩話》云：景祐、慶曆後，天下始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乃雜見於世。

《詩人玉屑·詩法·臞翁詩評》 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徵。

又《口訣·晦庵誨人學陶柳選詩韋蘇州》 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亦不可不熟讀。

又《陵陽誨人學韋詩》 公每勸讀韋蘇州詩。且云：余晚年酷愛此詩。後有書見抵，猶云多讀杜陵、韋、柳也。

又《用事・不拘故常》 韋應物詩云：「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送人詩：「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此可謂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黃常明詩話》）

《永樂大典》卷九〇六《劉須溪集・韋蘇州詩序》 詩難評，觀詩亦復未易。憶與陳俞舜卿誦韋蘇州一二語，高處有山泉極品之味，共恨未見全集。偶郡有京遞，舜卿附急足半月得之，報予。共讀中讀數首輒意倦，再看復然。復取前選，語視上下殊不逮，因不敢復論。予後得此本，卧起與俱，久而形神相入，欲就舜卿語，而故人不可得矣。今人嘗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政爾無謂。惟朱韋齋舉「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乃能令人意消，頗有悟入，然全集若此，無數詩經評泊，別是眉目。如「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正似不著一字，坐見銷魂。「逍遙無一事，松風入南軒」，此起此結，復在比興之外，豈可以心力爲之？蘇州五字已多，即「他鄉到是歸」，是他人幾許，造次能道及其春容。若「佳人亦攜手，再往今不同」，其含情欲訴，乃在數字之後。「風澹意傷春，池寒花歛夕」，襟懷眼景鬱折如此，又豈更道哉！後來非無富健如古文，痛快如口語者，亦猶唐書瘦硬、宋帖跌宕，望而可愛，然去八法愈遠。王濛在諸作中最疏拙，然簡淡別有風韻者，以其未失八法也。蘇州佳致，不數二謝，獨不知有學韋詩如濛帖者否？皎然空學其外，未得其內。

劉辰翁《孟浩然詩集跋》 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其詩如深山采藥，飲泉坐石，日晏忘歸。孟浩然如訪梅問柳，徧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處不同。韋詩潤者如玉，孟詩如雪，雖澹無色彩，不免有輕盈之意。德祐初，初秋看二集謹用校點，並記之後。

又 生成語難得。浩然詩高處，不刻畫，只似乘興，蘇州遠在其後，而澹復過之。

《木天禁語》 陶、韋：含蓄優遊。

《唐才子傳・韋應物》 詩律自沈、宋之下，日益靡嫚，鎪章刻句，揣合浮切，音韻婉諧，屬對藻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韋應物馳驟建安以還，各有風韻，自成一家之體。清深雅麗，雖詩人之盛，亦罕其倫，甚爲時論所右。而風情不能自已，如贈米嘉榮、杜韋娘等作，皆杯酒之間見少年故態，無足怪矣。

宋濂《答董秀才論詩書》 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

《唐詩歸・中唐二》 鍾（惺）云：韋蘇州等詩，胸中腕中，皆先有一段眞至深永之趣，落筆自然清妙，非專以淺淡擬陶者。世人誤認陶詩作淺淡，所以不知韋詩也。譚（元春）云：總是「清」之一字，要有來歷，不讀書，不深思人，僥倖假借不得。

顧璘《寄後渠》 至唐，陳、李崛起，蘇州繼之，眞可謂大雅。

楊一清《題隴州所刻韋集後》 魏晉以降，世變而詩隨之。獨陶元亮，天資挺拔，高情遠韻，迥出流俗，漢魏以來，一人而已。唐人以詩鳴者，無慮百餘家，品格風韻，蓋人人殊。韋蘇州生其間，盡脫陳隋故習，能一寄鮮穠於簡淡之中，晦翁取焉，是又元亮之後一人而已。

華雲《刻韋江州詩集叙》 予少讀韋刺史集，以爲猶夫詩耳。稍長，見古人以陶韋並稱，乃微探之，既而課習聲韻，則有狃於見聞，顧好李杜蘇黃諸家。晚始讀韋而有得焉。蓋不徒愛其辭之含蓄，體之微婉，而其於君臣、朋友、夫婦之際，殊數數焉。信乎，其得詩之原矣！其於風化不可謂無助也。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韋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亦不減陶靖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遺韻者，獨左司一人。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蘇州五言古優入盛唐，近體婉約有致，然自是大曆聲口，與王、孟稍不同。已上諸家，皆五言清淡之宗。才質近者，習以爲法，不失名家。

又《近體下・絶句》 唐五言絶，得右丞意者，惟韋蘇州，然亦有中、盛別。

《唐音癸籤・談叢一》 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隱也。陶潛之詩曰：「饑來驅我去【略】」，如是隱，隱未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儲餘俸，園外買閑田。」如是罷官，官亦可罷也。韋應物之詩曰：「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罷耳。韋與陶千古並稱，豈獨以其詩哉。

《詩源辯體》卷二三 《傳》言：「應物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頗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其集有《逢楊開府》詩，言之備矣。【略】晚年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蓋其人

既自豪放以歸恬淡，故其詩亦自縱逸以歸沖淡也。

又　應物五言古有《擬古雜詩》等作，他如「仙鳥何飄飄」、「離絃既罷彈」、「鬱鬱兩相遇」、「少年一相見」、「握手出都門」、「青青連枝樹」等篇，實用古體。如「霜露悴百草」、「攜酒花林下」、「田家已耕作」、「偶然棄官去」、「春雷起萌蟄」等篇，乃學淵明之眞率自然。如「濟濟衆君子」、「宦遊三十載」、「弱志厭衆紛」、「簡略非世器」、「亭亭心中人」、「獻歲抱深惻」、「凌霧朝閶闔」、「茲晨乃休暇」、「登高創危構」、「臨流一舒嘯」、「靄靄高館暮」等篇，則學淵明之蕭散沖淡，而實則唐體也。至如「負暄衡門下」、「湛湛嘉樹陰」、「仲春時景好」、「貴賤雖異等」、「青苔幽巷徧」、「池上鳴佳禽」、「蕭條竹林院」、「朝出自不還」、「心絕去來緣」、「北望極長廊」、「見月出東山」等篇，則近於無聲色臭味矣。

又　六朝五言，謝靈運俳偶雕刻，正非流麗。玄暉雖稍見流麗，而聲漸入律，語漸綺靡，遂成雜體。若應物，蕭散沖淡，較六朝更自迴別。徐師川云：「韋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其背戾滋甚。要知應物之詩本出於陶，六朝支離瑣屑，正不當與之並言，不得以字句形似求之。胡元瑞亦謂「韋左司是六朝餘韻」，豈道聽而塗說耶？

又　應物五言古，短篇仄韻最工，然與本體稍異。他如「芳節欲云晏」、「高臺造雲端」二篇，則頗見經緯之功，然沉鬱實遜子厚，此韋不如柳也。「聖朝有遺逸」一篇，語涉崢嶸，益非本相矣。

又　應物七言古，體既矯逸，而語復勁峭，與五言古如出二手。以全集觀，聲調間有不純者。

又　應物五七言律絕，蕭散沖淡，與五言古相類，然所稱則在古也。

又　李頎七言律「物在人亡」一篇，元美謂：「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卻足一倡三歎。」愚按：應物七言律此調實多，而氣似勝之。

又卷三一　王摩詰、韋應物，白首仕宦，日與風塵車馬爲伍，乃其詩潔淨蕭散，殊無一滓穢語；陸龜蒙託跡隱居，假與雲山煙水相親，而其詩怪惡奇醜，反不得中人趣。觀者當取其心，無論其跡。若曰限於時代，然則晚唐豈無正變耶？

《詩筏》　韋蘇州擬陶諸篇，非不逼肖，而非蘇州本色。蘇州本色在「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月」、「空館忽相思，微鐘坐來歇」。如此等語，未嘗擬陶，然欲不指爲陶詩，而不可得也。

《龍性堂詩話續集》　韋詩古澹見致，本之陶令，人所知也。集中實有藍本大謝者，或不之覺，特爲拈出。如【略】，則依依晉、宋諸公佳致矣。

《載酒園詩話又編・韋應物》　韋蘇州冰玉之姿，蕙蘭之質，粹如藹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餘。然雖以淡漠爲宗，【略】正如嵇叔夜土木形骸，不加修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特秀。

又　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故多近于有道之言。【略】如「爲政無異術，當責豈望遷」，「常怪投錢飲，事與賢達疏」，「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淄」，省己喻人，皆非素心人不能道。

又　韋詩誠佳，然觀劉須溪細評，亦太鑽皮出羽。惟云「韋詩潤者如玉，孟詩如雪，雖淡無采色，不免有輕盈之意」。此喻尚好。至謂二人意趣相似，則又不然。「自顧躬耕者，才非管樂儔。聞君薦草澤，從此泛滄州」，自是隱士高尚之言。「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自是循吏倦還之語。原不同床，何論異夢！宋人又多以韋、柳並稱，余細觀其詩，亦甚相懸。韋無造作之煩，柳極鍛鍊之力。韋眞有曠達之懷，柳終帶排遣之意。詩爲心聲，自不可強。

《原詩・外篇下》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羲、如韋應物。韋既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二・序論類》　昔白樂天在蘇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人，求之千載上下，固難得也。先生（宋犖）襟韻在韋、白之間，以卷中詩論之，雖沖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爲不可？

《師友詩傳錄》　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略】中唐作家尤多，韋應物、皇甫伯仲以及大曆十才子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

又　阮亭答：《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眞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

庶可宗法。

又　歷友答：五言之至者，其惟《十九首》乎。其次兩漢諸家及鮑明遠、陶彭澤駸駸乎古人矣。子建健哉，而傷於麗，然抑五言聖境矣。韋蘇州其後勁也。陳子昂遁入道書矣。

又　阮亭答：秦詩具於《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代惟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可以企及。

又《續錄》　阮亭答：至於議論叙事，自別是一體，故僕嘗云，五七言有二體，田園邱壑，當學陶、韋，鋪叙感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清非詩之病也，可師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善權歎其精絕。與養直唱和眞隱詩，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等咏，往往得意外警妙，其刻苦洵有過人者。善權詩「渚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家宋惠崇」，其自負可知矣。大抵二師之於韋蘇州，性而有之，非關學也。

《漫堂説詩》　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甚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爲一派。【略】阮嗣宗《咏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

《一瓢詩話》　韋蘇州韻高氣靜，王右丞格老味遠，二公未易優劣。有云：「以體韻觀之，右丞不逮蘇州；以氣味觀之，蘇州不及右丞。」何異管中窺豹。

又　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次李、杜、韓一等者，便不能全，況隨州韻度不如蘇州，意味不如右丞。然其豪贍老成，則皆過之，得意處竟可與少陵索笑，「長城」之名，蓋不徒然。

《貞一齋詩説》　五言以陶靖節爲詣極，但後人輕易摹仿不得。王、孟、韋、柳雖與陶爲近，亦各俱本色。韋公天骨最秀，然亦參學謝康樂。

《野鴻詩的》　理明句順，氣歛神藏，是謂平淡。【略】如《十九首》豈非平淡乎？苟非絢爛之極，未易到此。竊見詩家誤以淺近爲平淡，畢世作不經易，不費力，皮殼數語，便栩栩自以爲歷陶、韋之奧，可慨也已。

又　次山傲偉長而有獲；應物宗柴桑而未純。

《劍谿説詩》卷上　江、鮑各有擬陶詩，皆不及韋。韋氣象近道。

又　韋左司詩澹泊寧靜，居然有道之士。《國史補》稱「韋性高潔，鮮食寡欲」。今讀其詩，益信爲人。

又　韋詩淡然無意，而眞率之氣自不可掩。

又　韋公五言正脈，白居易謂「高雅閒澹，自成一家」，尚不爲知音。朱子謂「左司五言所以高於王維者，以其無色香臭味也。」此是篤論。

又卷下　左司不著七律名，而格韻自高。

又　五言絕句，工古體者自工，謝朓、何遜尚矣，唐之李白、王維、韋應物可證也。

《劍谿説詩又編》　韋詩不惟古澹，兼以靜勝。古澹可幾，靜非澄懷觀道不可能也。

又　古今悼亡之作，惟韋公應物十數篇澹緩悽楚，眞切動人，不必語語沉痛，而幽憂鬱堙之氣，直貫輸其中，誠絕調也。潘安仁氣自蒼渾，是漢京餘烈，而此題精蘊，實自韋發之。

《覘齋詩談》卷三　元次山高古渾穆，有三代之遺風；韋蘇州沖融樸茂，得陳子昂之精神。此二子者，並駕互參，非太白、浩然拘於清態逸韻者所能頡頏也。

又卷五　韋君古詩比王、孟、柳獨優。

《小澥草堂雜論詩》　韋蘇州（應物）詩如骨冷神清，獨寢無夢。

又　韋蘇州氣太幽，較淵明作儘少自在。淵明信筆揮灑，都如化境；蘇州詩極用力，畢竟不免文士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韋蘇州集十卷》　其詩七言不如五言，近體不如古體。五言古體源出於陶，而鎔化於三謝，故眞而不樸，華而不綺。但以爲步趨柴桑，未爲得實。故「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陶詩安有是格耶？

又《總集類存目三・陶韋合集十八卷》　濛初題詞曰：「從來以繼陶者，莫如左司。」【略】韋集末附桂天祥評曰：「蘇州古詩，冲雅極高；律詩閒澹，然不古矣。」

《欽定天禄琳琅書目・韋蘇州集》附劉辰翁志　或謂公詩，不琢句，不用事，不煉詞。不知公之詩所以爲唐大家者或爲此也。晴窗校點，遂爲三歎。

《詩學纂聞・雜擬雜詩之別》　有唐一代惟韋蘇州《擬古》八首，古意獨存，如「辭君遠行邁」（擬「行行重行行」），「黃鳥何關關」（擬「青青河畔草」），「綺樓何氛氳」（擬「西北有高樓」），「嘉樹藹初綠」（擬「庭前有奇樹」），「月滿秋夜長」（擬「明月皎夜光」），「春至林木變」（擬「凛凛歲云暮」），「有客天一方」（擬「客從遠方來」），「白日淇上沒」（擬「明月何皎皎」）。後人刻韋詩者，但

存《擬古》之題，而於每首所擬篇名概從刪削，後人遂不知其旨趣所在。

《詩學源流考》 大曆而後，風格漸降，獨韋應物以古詩稱於時。其詩專師陶公，兼取謝氏，前人所謂「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氣象近道」，蓋卓乎不爲時域者也。

《石洲詩話》卷二 韋得陶之隽。

又 王、孟諸公，雖極超逸，然其妙處，似猶可得以言語形容之。獨至韋蘇州，則其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迹可求。不得已，則取徐迪功所謂「朦朧萌拆，渾沌貞粹」八字，或庶幾可仿象乎？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論文雜言》 世知韋蘇州之學陶，而不知元次山之亦出於陶也。蘇州有意學陶，而得陶之性情；次山無意學陶，而得陶之志節。

又 王、孟詩品清超，終是唐調，惟韋蘇州純乎陶、謝氣息。

《昭昧詹言》卷二一 律詩中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中兩聯前濃後淡則可，若前後濃中淡則不可。有八句皆濃者，唐四傑有之。八句皆淡者，韋、孟有之。

《石園詩話》卷一 韋公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詩如「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裁此百日功，惟將一朝舞。舞罷復裁斷，豈思勞者苦」，「貧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樂」，「士非遇明世，庶以道自全」，「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皆能擺脫陳言，意致簡遠超然，似其爲人，詩家比之陶靖節，眞無愧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漁洋謂「左司五絕，源出右丞，加以古澹。」愚按：左司古澹清麗，詩源出自魏、晉，非出右丞，其年代不甚在右丞後。詩之古澹本與右丞相似，非「加以古澹」也。古澹由氣骨，豈由加增而得者耶。

又卷二 魏泰謂「韋左司古詩勝律詩」，此語殊妄。韋五律之清妙都不讓五古。七律如「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假使陶元亮執筆爲七律，又何以過此！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王氏士禛曰：「唐五言古詩，李太白、韋應物超然復古。」按：左司五古，高步三唐，然持較青蓮，色味不欠，形神頓跼，似難連類而及。且左司割秀於六朝者也，漁洋以太白、左司並言，疑所謂復古者，復《選》體之古焉耳。

《峴傭說詩》 後人學陶，以韋公爲最深，蓋其襟懷澄澹，有以契之也。東坡與陶氣質不類，故集中《效陶》、《和陶》諸作，眞率處似之，沖漠處不及也，間用馳驟，益不相肖。

又 韋公古澹勝於右丞，故於陶爲獨近，如「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甯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如出五柳先生口也。

又 韋公亦能作秀語，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日暮羣山陰，天秋百泉響」，亦足敵王、孟也。

又 祖詠「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蒼秀之筆，與韋相近。

又 劉長卿「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較王、韋稍淺，其清妙自不可廢。

《藝概·詩概》 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愛次山以不必似爲眞似也。

又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後莫如韋左司；揮霍者，前莫如鮑明遠，後莫如李太白。

《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唐詩紀事》曰：韋蘇州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惟顧況、皎然輩，得與唱酬。其小詞不多見。沈雄曰：今惟《三臺令》轉應曲》流傳耳。

又《詞辨上卷》 三臺舞曲，自漢有之，唐王建、劉禹錫、韋應物諸人，有宮中、上皇、江南、突厥之別。

《三唐詩品》卷二 其源出於淵明，在當時已有定論。惟其志潔神疏，故能淡言造古。《擬古》十二篇雖未遠跡陶公，亦得近裁白傅。乃如晝寢清香，郡齋夜雨，琅然疏秀，有雜仙心。至若「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亦復自然佳妙，不假彫飾之功。惟氣格未遒，視古微疑渙散。

分論

《擬古詩十二首》《藝苑卮言》卷四：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

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枚、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耶？此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上》周珽曰：讀《擬古》諸篇，極簡極縱，極古極新，雜《十九首》中，恐未易驟辨，覺淵明一燈于今不熄。《緝齋詩談》卷五：《擬古十二首》，汁厚而不膠，鍔斂而力透。纏綿忠厚，似《十九首》氣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諸詠胎源於《古詩十九首》，須領取意言之外。《詩比興箋》卷三：茲十二章，情詞一貫，皆美人天末之思，蹇修媒勞之志也。或謂韋公沖懷物外，寄情吏隱，本非用世匡主之輩，未必江湖魏闕之思。此非知韋者也。讀其集中，如曰：「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曰：「坐感理亂迹，永懷經濟言」，曰：「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又《滁城對雪》云：「廁迹鴛行末，蹈舞豐年期。今朝覆山郡，寂寞復何爲？」又《始建射侯》詩云：「昔曾鄒魯學，也陪鴛鷺翔。一朝願投筆，世難結中腸。」則其情可略見矣。《擬古》《雜體》，性情寄焉。其壯少之年，沉淪丞尉，忤時不合，感遇而作乎？可以意會，難盡詮也。

又一　《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爲逐臣戀主之詞。《唐詩鏡》卷三〇：一起古而澹，「朔風卷行迹」，一語最佳。《唐風定》卷五：劉（辰翁）云：古別離多矣。此獨更古者，以其有清淨自然之美，如秋雨曠野自難爲懷。陸士衡輩擬古但步趨形貌。此獨神骨冷然，另出機杼，千秋絕調也。

又二　《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按古詩《青青河畔草》本爲刺邪佞而作，此特爲怨婦之詞，鳥鳴草長動閨中之思。因言閨人艷如此。當此盛年，誤身遊俠，怨矣。然猶念及生死，則有忠厚之情在。《詩比興箋》卷三：此爲丞尉忤時不合之語也。時方年少，故云「自惜桃李花」。所事非人，故云「誤身遊俠子」。集中有《示從子河南尉班》詩序云：「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撲扶軍騎。時從子河南尉班，亦以剛直爲政，俱見訟於郡守」云云。又有《洛陽丞請告》詩云：「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皆誤身事人，不如歸去之旨也。不然，憤衷激腸，果何所取！

又三　《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蓋有逐臣戀君之意。《詩比興箋》卷三：刺得時之人，但知身樂也。夫百金之贈，尚不可忘，矧酒醴笙簧，蒙君祿養，報稱詎易？而榮華游宴，但躭歡娛，遂畢平生志事乎？

又四　《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思友之詞。《唐風定》卷五：劉（辰翁）云：別是清麗，超凡入聖，可望而不可即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連上首，疑是逐臣戀主之詞。《詩比興箋》卷三：曲非世有，自命之高也。而知音之難遇，益以此矣。

又五　《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爲婦人思夫之辭。《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此懷友之詞。《詩比興箋》卷三：信彼路長、惜此芳歇，遲暮之懼也。心匪草木，寒暑何移，匪石之誠也。豈徒沉淪之感，怨曠之嗟？

又六　《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述思婦之意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侵、覃同韻，本《燕燕》及《株林》之詩。

又七　《詩比興箋》卷三：即上章心非草木、不移寒暑之意而申之。言人苟非此心，則君臣之交爲虛器矣。如酒星、月桂，徒有其名，不能收其實用也。易悅者難久，孤貞者後凋，春華秋實，將何去取？豈可忽其賤微之品，忘其歲寒之志哉？

又八　《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看「無爲尚勞躬」之下，即以「美人奪南國」一段接之，若斷若不斷，眞是古詩氣脈，知之者少。《詩比興箋》卷三：「貞脆各有終」，領一章之旨。「汾沮」、「考槃」四句，賦也。「美人南國」以下，比也。「慊慊情有待」，貞淑守禮之常。「流影君帷中」，青樓自呈之態。一「貞」一「脆」，物性殊矣，然物各有終，賢愚同盡，我獨何爲守鄙儉，甘退窮，以徒自勞苦，曾不肯稍解其牽跼哉？自憐自詫，反言若正也。

又九　《唐詩鏡》卷三〇：「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此是唐語，未覺情思纏綿。語疏體暢，意結情含，自是古人體製。自宋以下，一并而注字句間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疑其得新忘故，欲夢魂以相就，而夢既不成，則又披衣顧影，不覺淚之沾衣也。應亦寄託之詞。

又一〇　《詩比興箋》卷三：擬古詩多寄諸離曠之思、睽違之感，其下邑而憶羽林侍從之舊耶，抑出守而懷鴛鷺親近之班耶？

又一一　《唐風定》卷五：顧（璘）云：韋古詩獨步唐代，以其得漢魏之質也。下者亦在晉宋間。又云：五言古先學韋，然後諸家可入。此璘論也。非深入唐境者不能下此語。《詩比興箋》卷三：直道不苟合，故合必深。使必曲如鈎而後膠似漆焉，則君子不爲矣。

又一二　《唐詩鏡》卷三〇：起四語澹而遠，氣味極佳。《詩比興箋》卷三：《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此用其意也。「春禽自相求，孤妾誰與儔」，自非惜年華之逝水，胡爲幽怨如斯哉？

《**雜體五首**》一　《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以明鏡喻心也。《唐風定》卷五：柔婉欲絕，幾不復若語言。《詩比興箋》卷三：以明哲望其君也。磨瑩其塵垢，其必由進德乎？

又二　《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嘆舉薦之非古也。意謂賢才如荊璞，初不求獻於和，和知獻寶而已，亦非有恩於璞，此寶至公而不待言者。若今賢才干薦，薦者市恩則古道已滅，我安敢論其是非哉。《詩比興箋》卷三：思直臣以逐奸邪也。集中又有《鳶奪巢》七言詩曰：「野鵲野鵲巢林梢，鴟鳶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竊食偷居還自保。鳳皇五色(百鳥)尊，知鳶爲害何不言？霜鷗野鶴得殘肉，同啄羶腥不肯逐。可憐百鳥紛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

又三　《詩比興箋》卷三：閔民力，思節儉也。

又四　《詩比興箋》卷三：諷求賢，敭側陋也。

又五　《詩比興箋》卷三：慨公道之不行也。下以求進，上以市恩，所獻如此，其非國寶可知矣。

《**效何水部二首**》二　《唐詩析類集訓》卷一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云：「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按此言非相思字也。竇滔妻蘇氏織錦爲回文詩，反復成文，明相思以寄滔，凡八百餘字。「故人」，思婦自謂。前首以閨怨言，次首以憶夫言也。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有及時行樂意。《唐風定》卷五：體質自與陶近，不擬肖而自合矣。

《**效陶彭澤**》《竹坡詩話》：古今詩多喜效陶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檐下，一生豈在多。」非唯語似，而意亦大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後村詩話後集》卷二：陶、韋異世而同一機鍵，韋集有篇云：【略】題曰「效陶彭澤。」此眞陶語，何必效也。《唐詩鏡》卷三〇：陶澹而深，韋澹而淺。《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達生之詞。《唐詩合選詳解》卷一：此達士之詞，言霜降而百草凋，菊獨於此時吐華，是其性不爲寒所違世。於是采其英以泛酒，招田家以樂之，盡醉檐下，一生是矣。適意之飲，固不在多也。又沈歸愚評：左司詩絕於形容，獨標眞素。讀者當於色香味外求之。又云：有陶公性情，故每一落筆，自饒淵明之趣，後人如何擬得？

《**燕李錄事**》《瀛奎律髓》卷八方回評：前豪誇，後感慨。紀昀評：首句韻太借，通首平衍少力，蘇州佳處在五古，不長于律詩，七律尤非所長。無名氏(甲)評：畢竟不同，自有深韻。《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淺人讀之，謂只兩人追寫舊事耳，不知通首皆是先生胸前一段服勤至死方喪三年至情至誼。我讀之不覺聲淚爲之齊下也。三、四，正指皇闈也，言凡或經過，或沐浴，則皆有我兩人侍之，所謂拂爐上墀者，至今猶如昨日也。(後解)近臣不止韋、李，故曰零落。然「今猶在」乃對下句，非承二字也。「方喜已悲」，「方」、「已」字妙。言宴李誠喜，而思舊實悲，此喜固不能敵此悲矣。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瀛奎律髓》卷八查慎行評：五、六淺語，卻氣格高。紀昀評：清圓可誦。無名氏(甲)評：大抵平淡詩非有深情者不能爲，若一直平淡，竟如槁木死灰，曾何足取？此蘇州三詩極有深情，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言情則如【略】韋蘇州之「何因不歸去，淮上有秋山」，【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揚州偶會前洛陽盧耿主簿**》《瀛奎律髓》卷八方回評：韋嘗貳洛陽，有連騎之遊。查慎行評：起勢超妙，通首折旋都有情致。好詩如彈丸脫手，良然。紀昀評：此卻太薄，不見佳處。

《**賈常侍林亭燕集**》《唐詩鏡》卷三〇：氣韻芬芳。「綠林靄已布，華沼澹不流」，重之有味，知詩者自當領之。

《**月夜會徐十一草堂**》《瀛奎律髓》卷八方回評：蘇州詩淡而自然，此三詩皆是也。紀昀評：比較灑脫，亞於《淮上》一篇。又：五、六好。結二句乃言徹夜未眠，而說來無迹，只似寫景者，然若晚唐、宋人，必寫作盡興語矣。此盛唐身分也。

《**慈恩伽藍盛會**》《緝齋詩談》卷五：凡歛華蓄味處，俱自《文選》淘汰出來，勿易視之。

《**扈亭西陂燕賞**》《緝齋詩談》卷五：只是味厚，此須養深。

《**西郊燕集**》《唐詩鏡》卷三〇：此詩氣格加遒，便可追踪鄴下。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劉太眞《與韋應物書》：顧著作來，以足下

《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暢茂遒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劉始精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白居易《吳郡詩石記》：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於石，傳貽將來。《韻語陽秋》卷四：唐朝士人，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遊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略】「兵衛森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略】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哉？《詩話總龜前集・寄贈門中》引《王直方詩話》：劉太眞《與韋蘇州書》云：【略】則知蘇州詩爲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也。《升庵詩話・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爲一代絕唱。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云：「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深爲未稱。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復四句，三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飲讀之，以爲千古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鐘矣。《唐詩鏡》卷三〇：都雅雍裕。每讀韋詩，覺其如蘭之噴。「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意境何其清曠！《薑齋詩話》卷一：「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詠，自然生其氣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非韋應物「兵衛森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絜齋詩談》卷五：《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莽蒼中森秀鬱鬱，便近漢、魏。「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二語起法高古。

《軍中冬燕》《唐詩鏡》卷三〇：陳戒貴肅，而宴飲尚和。讀其言，可令人如挾纊。

《司空主簿琴席》《絜齋詩談》卷五：絃外有音。

《城中卧疾知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贈之》《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非不和平，說道世情逼人處，亦自慷慨不覺。「車馬日蕭蕭，胡不枉我廬。方來從令飲，卧病獨何如？」鍾惺評：婉而嚴。「猶希心異跡」譚元春評：三字妙，交道中惕然。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磊溪詩話》卷六：老杜《劉少府畫山水障歌》云：「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溼，眞宰上訴天應泣。」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能吟李儋》詩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略】此皆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唐詩歸・中唐二》「水性自云靜」譚元春評：水何嘗「自云」？妙，妙。「貽之道門舊，了此物我情」鍾惺評：胸中無領會，如何吐得此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兩靜相遇，則動生，天地化機忽然寫出。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藝概・詩概》：韋蘇州憂民之意如元道州，試觀《高陵書情》云：「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閒。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可與《春陵行》《賊退示官吏作》並讀，但氣別婉勁耳。

《贈李儋》《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情深近古。

《寄馮著》《唐詩鏡》卷三〇：恬而不傲，穆如清風，其佳處在閒閒自足。

《贈王侍御》《磊溪詩話》卷三：韋應物《贈〔李〕〔王〕侍御》云：「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雜言送人》云：「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此可爲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自鞏洛舟行人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瀛奎律髓》卷三四紀昀評：三、四名句。歸愚所謂上句畫句，下句畫亦畫不出也。許印芳評：第六句亦佳。又：次聯與首聯不黏。《唐風定》卷一七：韋詩別有一種至處，眞色外色，味外味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寒樹」句畫本。「夕陽」句畫亦難到。「鷺鷥飛破夕陽煙」、「水面迴風聚落花」、「芰荷翻雨潑鴛鴦」，同是名句，然皆作意求工，少天然之致矣。山水雲霞皆成圖繢，指點顧盼自然得之，才是古人佳處。《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讀一、二，如讀《水經注》相似，便將自洛入河一路心眼都寫出來；又如讀《莊子》外篇《秋水》相似，便將出于涯涘，乃知爾醜，向不至于子之門，實見笑于大方之家，一段慚愧快活都寫出來也。三、四「寒樹」、「遠天」、「夕陽」、「亂流」，言山豁河通後，有如許眼界也。（後解）五、六，正雙寫末句不繫之心也。「伊岸」、「孤村」爲時已久，「朔風」、「一雁」現見初下。然而今日扁舟適來相遇，我直以爲村亦不故，雁亦不新。何則？若言村故，則我今寓自，本自斬新；若言雁新，則頃刻舟移，又成故迹。此眞將何所繫心于其間也乎！《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爲報洛橋遊宦侶」，此即府縣僚友，及現在仕宦者。「扁舟不繫與心同」，心緒飄零，如舟之不繫，

因在舟行，故即扁舟以自況，是報語也。《昭昧詹言》卷一八：起叙行程破題，歷歷分明。中二聯寫景如畫。五、六切地切時，其妙遠似文房。收寄友，古人無不顧題還題如是。

《寄盧庾》《唐詩鏡》卷三〇：情深有不見著情之妙。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悲厚。「蕭條風雨過，得此海氣涼」鍾惺評：「得此」二字妙。「感秋意已違，況自結中腸。推道固當遣，及情豈所忘」鍾惺評：古甚。《唐詩鏡》卷三〇：意取於漢，聲發於唐，纏綿懇欵。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唐詩解・五言古詩十》：元校書無考，疑廣陵人。韋蓋作宦於此，將發而別以詩。《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寫離情不可過於悽惋，含蓄不盡愈見情深。此種可以爲法。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叙己客中落寞也。《唐詩鏡》卷三〇：起結佳。

《同長源歸南徐寄子西子烈有道》《唐詩鏡》卷三〇：孤衷淺寄。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緗齋詩談》卷五：《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凝而不澀，是精於選體者。《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詩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韋蘇州之「喬木生夏涼，微雲吐華月」。《方南堂先生輟鍛錄》：詩有語意相同而工拙大相遠者，如賈長江「走月逆行雲」，亦可爲形容刻劃之至矣。試與韋蘇州「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較之，眞不堪與之作奴。

《西郊遊宴寄贈邑僚李巽》《唐詩鏡》卷三〇：「春嵐重如積」，是一佳句。

《休沐東還青貴里示端》《唐詩鏡》卷三〇：「山明」語，有小謝遺氣。

《秋集罷還途中作謹獻壽春公黎公》《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自處處人，謙厚直率。「斯民本已安，工拙兩無施」譚元春評：善於立言。

《九日灃上作寄崔主簿倬二李端繫》《唐詩鏡》卷三〇：「翠嶺」二語，髣髴宋人。

《善福精舍示諸生》《唐詩歸・中唐二》「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鍾惺評：收得悠然颯然。《唐詩鏡》卷三〇：末語可味。《唐風定》卷五：肝膽畢傾，無復未吐之語。

《寓居灃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唐詩品彙》卷八六：劉（辰翁）云：寂寞而有沉著意。《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不止是妙詩，直是妙畫。且不止是妙畫，直是禪家所謂妙境，乃至所謂妙理者也。看他「萬木」下便畫「叢雲」字，只謂是眼注萬木耳，卻不悟其乃是欲寫「出香閣」之三字。「出」字，妙，妙。此自是當境人一時適然下得之字，我今亦不知其如何謂之「出」也。二，忽然轉筆又寫一碧澗，又寫一竹園，有意無意，不必比興。三、四，「高齋獨宿」即是宿此閣中，「微霰下庭」便是下此閣前之庭也。「遠山曙」，妙。寫盡獨宿人心頭曠然無事；「寒雀喧」，妙。寫盡微霰中衆人生理凋瘁也。（後解）「淡泊」字須知不是矜，「蕭條」字須知不是怨。「對流水」字須知不爲淡泊，「空掩門」字須知不爲蕭條。總是學道人晚年有悟，一片曠然無事境界也。時，不解作時時，是正當對水掩門之時，言此時則正二舍人得君行志之時。夫行藏既已各判，忙閑自不相及，又安得而相見乎哉。

《西郊期滌武不至書示》《唐詩品彙》卷四一：劉（辰翁）云：鍾情而語更達。

《寄柳州韓司户郎中》《唐詩歸・中唐二》「達識與昧機，智殊亦同靜」鍾惺評：齊物至理，難在十字說盡。《唐詩鏡》卷三〇：一起深詣。

《三月三日寄諸弟兼懷崔都水》《因話錄・羽部》：都水使者崔綽，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方士過其家，崔傾財奉之，亦無所望。方士臨去，留藥一丸爲別。崔殊不之重，埋於牀下。燕薊之亂，家人避賊，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其肥鮮，因煮而食之，雜以葷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夜食生兔。元和初猶在，年九十餘卒。蘇州刺史韋公（余之祖舅）集中所贈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便能正爾服之，當已輕舉矣。其次，食所化靈芝，不雜葷茹，又應反顏住世，壽不可量。蓋玄中但以有壽無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蘇州之堂妹婿也。《唐詩鏡》卷三〇：「池寒花斂夕」，是一佳句。

《登樓寄王卿》《升菴詩話・絕句四句皆對》：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個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連屬，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唐詩品彙》卷四九：劉（辰翁）云：高視城邑，眞復如此。開合野興甚濃，正是絕意。復增兩聯，即情味不復如此。《唐詩摘抄》卷四：章法倒

叙，以三、四爲一、二。言當寒雨秋碪時，踏閣攀林，恨故人不在，山長水遠，悠悠我思亦與俱無窮耳。

《寄李儋元錫》《苕溪詩話》卷二：韋蘇州《贈李儋》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郡中燕集》云：「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余謂有官君子，當切切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仇者，得無愧此詩乎？《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朱文公盛稱此詩五、六好，以唐人仕宦多誇美州宅風土，此獨謂「多身疾病」、「邑有流亡」，賢矣。馮舒評：圓熟卻輕薄。查慎行評：村學小兒皆能讀此詩，不可因習見而廢也。紀昀評：上四句竟是閨情語，殊爲疵累。五、六亦是淡語，然出香山輩手便俗淺，此於意境辨之。七律雖非蘇州所長，然氣韻不俗，胸次本高故也。《藝苑卮言》卷四：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唐音癸籤・談叢一》：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仁者之言也。劉辰翁謂其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正味此兩語得之。若高常侍「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亦似厭作官者，但語微帶傲，未必眞有退心如左司之一向淡耳。《載酒園詩話又編・韋應物》：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故多近於有道之言。「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宛然風人《十畝》、《伐檀》遺意。《昭昧詹言》卷一八：本言今日思寄，卻追叙前此，益見情眞，亦是補法。三句承一年之久，放空一句。四句兜回自己。五、六接寫自己懷抱。末始入今日寄意。《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二，在他人便是恨別，在先生只是感時。何以辨之？蓋他人恨別，皆以花紀別，今先生感時，乃以別紀花。以花紀別者，皆云已一年，今以別紀花，故云又一年也。三、四，世事即花事也，春愁即愁花也。花有何事？如去年開，今年又開，即花事也。花何用愁？見開是去年，見開又是今年，即花愁也。蓋先生除花以外，已更無事，更無愁也。世上學道人，除「無常」二字以外，亦更無事，更無愁也。（後解）五、六別無他意，只是以實奉告李、元二子，言欲來即須早來，不然我且欲去也。相其七、八，情知此二子自是不怕花開人，看他分明欲來，而又愆期連月。此便是先生說無常偈。《圍爐詩話》卷二：求《雅》於杜詩，不可勝舉。【略】韋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王建爲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

《京師叛亂寄諸弟》《唐詩鏡》卷三〇：憂而不悴。不必唾涕悲傷，意已至矣，所謂雅者。

《寄全椒山中道士》《彥周詩話》：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寄語菴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八字，還許人再道否？《墨客揮犀》卷一〇：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見之，相傳葛稚川之類也。有鄧道士者嘗見其足跡。余偶讀韋蘇州《寄全椒道士》詩云：【略】其風度則全椒道士，豈亦鄧君之流乎？因以酒問，且依蘇州韻作詩寄之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飛空本無跡。」《容齋隨筆・絕唱不可和》：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云：【略】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誇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略】。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仿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眞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耶！《藝苑卮言》卷四：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此等詩，妙在工拙之外。《唐風定》卷五：語語神境，作者不知其所以然。後人欲和之，知其拙矣。《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言道士煉藥山中，我欲載酒以訪之，惟恐莫能尋其行迹。蓋狀其所居之幽僻也。《圍爐詩話》卷二：語貴和緩優柔，而忌率直迫切。【略】韋蘇州《寄全椒道士》及《暮相思》，亦止八句六句，兩詞殊不迫切，力量有餘也。《覘齋詩談》卷五：《寄全椒山中道士》，無煙火氣，亦無雲霞光，一片空明，中涵萬象。《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化工筆，與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妙處不關語言意思。《峴傭說詩》：《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東坡刻意學之而終不似。蓋東坡用力，韋公不用力，東坡尚意，韋不尚意，微妙之詣也。《方南堂先生輟鍛錄》：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非奇險怪誕之謂也，或至理名言，或眞情實景，應手稱心，得未曾有，便可震驚一世。【略】韋應物之「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高簡妙遠，大音聲希，所謂舍利子是諸法空相，非驚人語乎？若李長吉，必籍瑰辭險語以驚人，此魔道伎倆，正仙佛所不取也。

《寄盧陟》《唐詩品彙》卷四一：劉（辰翁）云：題《寄盧陟》如是，此種風氣亦復可誦。

《**宿永陽寄璨律師**》《磻溪詩話》卷七：嘗謂暑月讀之，亦有霜氣。《唐詩品彙》卷四一：劉（辰翁）云：蘇州用意常在此等，故精練特勝，觸處自然。《詩境淺說續編》：懷友之作，遣詞命意，須因人而施。韋蘇州尚有《秋夜寄丘員外》詩【略】與此作皆意境清絕。一則在客中，卻寄方外璨師，一則寄山居友人，故皆寫寒夜蕭寥之景，以洗塵容，知其胸次之高。

《**示全真元常**》《詩話總龜前集・評論門五》引《王直方詩話》：東坡愛韋蘇州詩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磻溪詩話》卷六：蘇州《贈趙氏生》云：「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簡盧氏生》云：「忽羨後生連榻話，獨依寒燭一齋空。」又《贈令狐士曹》云：「秋霖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坡有「夜雨何時聽蕭瑟」，「對牀欲作連夜語」，「誤喜對牀尋舊約」，「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

《**寒食寄京師諸弟**》《唐風定》卷二二：與右丞「徧插茱萸」同一藹藹而神韻正近。《唐詩合選箋注》卷六：「雨中禁火空齋冷」，【略】此言郡齋本自寂寞，今因禁火而愈冷也。「江上流鶯獨坐聽」。獨坐聽鶯時，因憶着京師諸第也，人惟獨中之想最多。「把酒看花想諸弟」，空齋獨坐，把酒看花，夫復何樂？故憶弟而想及故園也。「杜陵寒食草青青」。杜陵，漢宣帝陵，在西安府城東南十五里。韋本杜陵人，想故園芳草，寒食倍青，而恨己之不得遊其地也。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而庵說唐詩》卷九：懷君適在秋夜，天涼可愛，惟散步庭際，以咏懷君之詩。于是趁筆寫到員外身上去，曰：君今在空山，人境兩寂之際，松子間落，林中有聲，幽人亦應散步未眠也。幽人，正指員外，員外若非幽人，則蘇州亦不必寄懷矣。《峴傭說詩》：韋公「懷君屬清夜」一首，清幽不減摩詰，皆五絕之正法眼藏也。

《**送李十四山東遊**》《磻溪詩話》卷六：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嘗疑其語太怪，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云：「高秋長安酒，中憤不可吞。」《唐風定》卷五：「高歌長安酒」以下六句：此語非太白不足當之。顧云：此篇便與淵明荆軻作相近，以其氣相敵也。

《**送令狐岫宰恩陽**》《唐詩歸・中唐二》「大雪天地閉，羣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里行」鍾惺評：情至。

《**送元倉曹歸廣陵**》《唐詩品彙》卷六四：「官閑得去住，告別戀音徽。舊國應無業，他鄉到是歸。」劉（辰翁）云：他人幾許造次能過。

《**送唐明府赴溧水**》《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蘇州五言古體最佳，律詩亦雅潔如此。紀昀評：語殊平俗，以爲「雅潔」，非是。何焯評：落句推其賢，歎其屈，勉其終，無不包蘊風雅之旨。

《**送張侍御秘書江左覲省**》《瀛奎律髓》卷二四紀昀評：純是諷其歸隱，當日必有爲而發。

《**送鄭長源**》《唐詩解・五言古詩十》：左司嘗爲洛陽丞，長源乃其故友，同遊於洛。故詩有惜別意。言我與子少相善，遂有河洛之游，歡甚無厭。今中路言歸，張樂夜飲，不大悽愴乎。丈夫雖耿介，離別不能無悲。況君將省親，急於就道，天明即涉雪而去。今夕之歡，須臾耳，能不舉觴相勸耶。

《**送李儋**》《唐詩鏡》卷三〇：起語惻惻。

《**賦得暮雨送李胄**》《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三、四絕妙，天下誦之。查慎行評：三、四與老杜「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各極其妙。紀昀評：細淨。

《**送榆次林明府**》《唐詩品彙》卷六四：「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劉（辰翁）云：此等亦味外味。「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劉云：無一句不合，此句尤極清潤。作者可仰。《唐風定》卷一四：不求工而自工，眞爲至淺至難。

《**送別覃孝廉**》《唐風定》卷一四：初不經思，正非苦思可得。《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見意。通首皆慰其下第之感。唐制每歲科舉，故七、八云云。三、四筆致極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說得心平氣和，送不第人，自應如是。《圍爐詩話》卷二：韋蘇州《送別覃孝廉》詩，風雅之音也，惟杜集多有此意。

《**送槐廣落第歸揚州**》《唐詩歸・中唐二》：「下第常稱屈，少年心獨輕」譚元春評：此語又非老人不知。

《**送汾城王主簿**》《唐詩品彙》卷六四：（「宮樹」句）劉（辰翁）云：妙。又云：極濃麗而不脂粉，情理入微。《唐風定》卷一四：顧云：韋公獨得。《唐詩摘抄》卷一：尾聯繳題。少年作宦郡中，又多知己，則其得意之況可知。詩中景語，全從得意處襯貼，凡寫得意，則字句之間，皆躍躍欲飛，寫失意，便字句之間，覺慘慘不樂，此唐人之神境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意主簿

必向住汾城，故有三、四語，雨中聽鐘，其聲自細，粗心人未必知之。《唐詩合選箋注》卷八：「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言主簿少年初仕，昔曾過汾城，今復帶印重經舊遊之地，樂何如之？「芳草歸時遍，情人故郡多。」春來芳草，萋萋遍地，正有憶王孫而不歸之嘆。今卻到此故郡，與昔日之情人相聚，不以他鄉作故鄉矣。「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烟和。」此後寫送字，言此時相送，因春雨而禁鐘聲細，對野烟而宮樹萋迷，君從此去，我獨何以爲情哉。「相望東橋別，微風起夕波。」自此東橋握別，相望多時，但見微風起夕水之波，對之黯然惆悵而已。《唐詩合選詳解》卷六：汾城疑王之舊遊，今復爲其郡主簿，故言帶印而又經其地，對芳草，見故人，洵可樂矣。獨我送子而雨外鐘聲，烟中樹色，值茲景況，未免望東橋而懷別，見微風之動波，殆難爲情也哉。

《送澠池崔主簿》《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二詩皆整淨。

《奉送从兄宰晉陵》《唐詩鏡》卷三〇：律詩非其所長。如《送從兄宰晉陵》「立馬愁將夕，看山獨送行」，夫豈不佳，苦通篇氣格不立。《唐風定》卷一四：蒼老沉鬱。

《宴別幼遐與君貺兄弟》《唐詩鏡》卷三〇：韋、柳之佳，在攄寫委盡，絕不矜作一語。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碧溪詩話》卷七：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縋腰衫委地」、「紫綬相輝應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然亦有歎曰：「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消磨實事空」，皆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東林居士寄松英丹》云：「一拜藍峰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與意皆自在也。

《寄別李儋》《唐詩鏡》卷三〇：一起得意迴出。

《聽江笛送陸侍御》《唐詩合解箋注》卷四：「遠聽江上笛」，笛聲固哀，遠聽尤哀。在江上遠聽，則其聲尤哀。「臨觴一送君」。臨杯觴而送別，聽笛聲而助我哀怨矣。「還愁獨宿夜」，更就笛聲開一筆：言別後還有愁者，不堪獨宿夜時。「更向郡齋聞」。那笛聲更向郡齋，使離人一聽，尤堪腸斷矣。

《送豆盧策秀才》《唐詩鏡》卷三〇：「新黃」二語謝氣。

《酬鄭戶曹驪山感懷》《緝齋詩談》卷五：《酬鄭戶曹驪山感懷》，衰颯事作豪華叙。叙法錯綜，以盛映衰。

《答李澣三首》《續玉笥詩談》：長卿家徒四壁立，已爲貧矣，韋蘇州《答李澣》云：「相如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是以今事翻古案也。《唐詩合解箋注》卷四：「緘情寄舊遊」，緘，封也。春暮懷友，故緘書而以情寄舊日交遊也。「書到洛陽秋」。韋時爲洛陽令，書自海隅發於春暮，而到時已秋，道遠情長，於茲可見矣。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唐詩鏡》卷三〇：入《竹枝》語。

《答徐秀才》《丹鉛總錄》卷一八：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艷雪，更遂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艷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屢用「艷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云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

《答長安丞裴說》《能改齋漫錄》卷二：東坡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陶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稀，舉頭見秋山。」乃知眞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韻語陽秋》卷四：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答長安丞裴說》詩云：「臨流意已悽，采菊露未稀。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蓋效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懷有眞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落世紛，深入理窟，但見萬象森羅，莫非眞境，故因見南山而眞意具焉。應物乃因意悽而采菊，因見秋山而遺萬事，其與陶所得異矣。

《答暢校書當》《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亦以其氣韻淳古處似陶，不在效其清響。《唐風定》卷五：至淡正濃，求之聲色之外則遇之。

《答鄭騎曹青橘絕句》《東坡題跋・書韋蘇州詩》：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景文處。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後山詩話》：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帖云：「奉橘三百

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唐語林・文學》：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說率爾成章，不知古嘗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三百顆。」《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韋蘇州和人求橘一章，瀟灑獨絕，匪特世所謂「門對寒流」、「春潮帶雨」而已。

《答故人見諭》《唐音癸籤・談叢二》：韋應物《答故人見諭》詩：「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縑單，慵疏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唐時仕路，亦蚤復重此事，令人以守正爲憂。私覿行則公道不明，禮際盛則剝取必橫，以釀亂實隱而大。

《長安遇馮著》《唐風定》卷五：古意淋漓，獨得漢魏之遺。

《逢楊開府》《後村詩話前集》卷一：韋蘇州《話舊》云：「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爲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鄰家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此蓋韋公身在三衛目擊其類如此，非自謂也。王建《羽林行》亦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可與韋詩互看。韋詩律深妙，流出肝肺，非學力。世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爲人老少頓異，可見前詩寓言耳。《唐詩品彙》卷一四：收拾慘愴，自不在多。又：寫得奇怪，隊仗逼眞。舊見詩話，至以爲不類蘇州平生，不知其沈著轉換，正在武皇升仙起興，能令讀者墮淚。

《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帶經堂詩話・衆妙門四・賦物類》：或問余古人雪詩何爲最佳？余曰：莫踰羊孚贊云【略】韋蘇州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此爲上乘。又：余論古今雪詩，惟羊孚一贊，及陶淵明「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及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篇，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韋左司「門對寒流雪滿山」句最佳。《詩境淺說續編》：此詩首句自述，次句言不遇空還，意已說盡。後二句寫景而不言情，但言其友所居之地，曰「寒流」，曰「雪滿」，皆加倍寫法，宜清味之沁人詩骨矣。

《有所思》《唐風定》卷五：孟東野亦得此意，而無此夷猶自在，有攢眉之苦。

《暮相思》《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懷友之詩。言惜此花月，而□切懷人，坐聽鐘聲之盡，此時此景，蓋有甚難爲情者在。《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覺多一字不得。譚元春評：俱在言外。

《夏夜憶盧嵩》李時勉《七夕燕會詩序》：昔韋應物有詩曰：「炎月得涼夜，芳樽誰與斟？」蓋以良時難遇而良朋難聚也。《唐詩鏡》卷三〇：一起清洗。

《懷琊邪深標二釋子》《詩境淺說續編》：空山夜月，景已清幽。「雲埋」「泉滴」二句，尤爲雋永。

《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絜齋詩談》卷五：經歷山水，音頭帶澀爲妙。「澀」字難言。

《山行積雨歸塗始霽》《唐風定》卷五：叙景言情如在目前，此外更無高遠。

《出還》《唐詩品彙》卷一五：唐人詩氣短，蘇州氣平。短與平甚懸絕。及其悼亡，自不能不短耳。短者使人不欲再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比安仁《悼亡》較眞。「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因幼女之戲，而己之哀倍深。《峴傭說詩》：悼亡必極寫悲痛，韋公「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亦以澹筆寫之，而悲痛更甚。

《送終》《唐詩品彙》卷一五：哀傷如此，豈有和聲哉。而慘黯條達，愈緩愈長。

《對芳樹》《唐詩品彙》卷一五：亦何嘗用意刻削，正自不可堪。《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亦悼亡作。

《夏日》《唐詩品彙》卷一五：此夏日詩，其尤苦也。

《林園晚霽》《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每於庸常語意，著數虛字回旋，便深，便警，此陶詩秘法也。《唐風定》卷五：此有傷人懷逝之感，結語眞不可讀。

《秋夜二首》一《唐詩品彙》卷一五：吾讀蘇州詩至此，切怪其情近婦人。

《東林精舍見故殿中鄭侍御題詩追舊書情涕泗橫集因寄呈閬澧州馮少府》《唐詩鏡》卷三〇：「雨餘」二語佳。

《閶門懷古》《唐詩解・五言絕句二》：韋守姑蘇，因暮遊閶門而感吳苑之廢，謂莫可尋，觀獨鳥所棲之樹而知之，凄涼懷古，無甚于斯時矣。《唐風定》卷二〇：最近摩詰，含蘊無限。《養一齋詩話》卷一：《唐人萬首絕句》，其

原本不爲不當，漁洋選之，每遺佳作，如【略】蘇州「獨鳥下高樹」，【略】皆天下之作，悉屏而不登，何也？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唐詩品彙》卷四九：劉（辰翁）云：凡語言天趣實歷皆無趣者，雖有味亦短。

《**登西南岡卜居遇雨尋竹浪至灃壖紫帶數里清流茂樹雲物可賞**》《唐風定》卷五：浩極矣，尋味無窮，復不在多。

《**游龍門香山泉**》《唐風定》卷五：公別有《龍門遊眺》作，亦足競爽，此篇較更幽靚。

《**龍門遊眺**》《唐詩鏡》卷三〇：「花樹」二語霏綺。

《**觀田家**》《唐詩歸・中唐二》：「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譚元春評：體貼人情之言。《唐風定》卷五：與太祝《田家》仿佛，而各一風氣，並臻極致。《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韋詩至處，每在淡然無意，所謂天籟也。

《**春遊南亭**》《唐詩鏡》卷三〇：「嚴寒雪尚擁」句韻。《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人知作詩在句中鍊字，而不知鍊在韻腳。篇中「擁」字、「動」字、「重」字，妙處全在韻腳也，他詩可以類推。

《**遊開元精舍**》《石林詩話》卷中：「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爲精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取去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唐詩歸・中唐二》「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鍾惺評：妙語妙情，韋有「殘鶯知夏淺」，可爲的對。譚元春評：「表」字思路甚微。《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綠陰」二語，寫初夏景入神，「表」字尤見作意。

《**東郊**》《唐詩歸・中唐二》「樂幽心屢止」，鍾惺評：與「藥餌情所止」，「止」字同想。

《**藍嶺精舍**》《唐詩鏡》卷三〇：有得景會心際。古來登覽遊眺，惟謝靈運最窮其趣。韋蘇州得趣而未暢。如杜子美非不能言，但只寫得懷抱感慨，與所遇去趣無與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人謂左司學陶，而風格時近小謝。《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韋蘇州之「日落羣山陰，天清百泉響。」【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澄秀上座院**》《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幽事寫得深便無清態。

《**曇智禪師院**》《唐詩歸・中唐二》鍾惺評：非不幽，幽不足以言之也。

《**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澹而有味。查慎行評：此首似是古體。《唐詩品彙》卷一五：語有仙風道骨。

《**詠琥珀**》《詩話總龜前集・紀實門下》引《冷齋夜話》：韋應物《琥珀》詩曰：「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從可覿。」嘗見琥珀中有物，形如蜂。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詠聲**》《唐詩品彙》卷四一：劉（辰翁）云：其姿近道，語此漸超。《劍谿說詩又編》：韋《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恆寂寥。還從靜中起，卻向靜中消。」此乃靜坐功深，領得無始氣象，又在希夷、康節前也。較陶靖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更入玄道。

《**幽居**》《唐詩歸・中唐二》「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鍾惺評：胸中元化。《唐詩鏡》卷三〇：淵明陶然欣暢，應物澹然寂寞，此其胸次可想。《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隱居自樂，絕外慕也。言貴賤雖異，謀生則同，孰不營營世務者？我獨不爲外物所牽，遂此幽居之情，亦足矣。既忘情事變，即草之生，亦不復知，鳥之鳴，任其循集，道人樵者，非有意從遊，亦適相值耳。然此皆安我之蹇劣，非以薄世榮而不爲也。《唐風定》卷五：劉（辰翁）云：「春草句似以痴得之。」此評有玄解。《而庵說唐詩》卷二：「貴賤雖異等」，作幽居詩，瞥然以貴賤起。天下人境遇，只有此二種，故以此二種該括天下人。貴，是有爵位者，則居于朝，是不能幽居者也。賤，是無爵位者，則處于市，而亦不能幽居。故此詩以貴、賤起。夫貴賤之異等，人皆知之，而下一「雖」字，「雖」字，是我之意有在，尚未說明，且把前件頓住，以伸吾之所欲言之字也。此句中，「雖」字神情，自俗眼看去，有似把世間貴賤人，顛斤簸兩的一般，而不知作者意在幽居上，不好便從幽居下手，停筆凝思，特借貴賤裝一引子。不是與他作較量，他不能幽居，我獨能幽居也。韋公是個學道人，生平由賤至貴，在在處處，無不留心省察，于二種人境界，如火照火，不作幽居詩時，何嘗提起他一字。今雖爲作幽居詩，故特地雙提出來，終不使天下貴賤人面熱眼跳也。韋公口中說貴賤，如吹出雲來一般，勿看作重墜也。「出門皆有營」，此又似體貼他。日出事生，不得不有營，有營不得不出門。貴者營之於朝，賤者營之於市，功名在前，飢寒在後，孳孳汲汲，驅逐不了，一身桎梏，安知紅塵滾滾外，別有無事國在耶！內既有我，外見有物，拘來時擺脫不得，有反恨物之牽者。韋公學道人，心地如水，幽居是其本等，內既無營，外有何物之牽？乃曰：「獨無

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從來學道人，不欲求異於世情，開口只是平易，若謂我，幸外物不來牽我，而得遂此幽居之情。彼貴賤者，豈無幽居之情？而不能遂，只是被外物所牽耳。忠恕之道，如此而已。是爲第一解。「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學道人于世間過日，不外此二六時中。此二六時中，世人于此造惡，爲事所迫，有人日間不耐煩，已到夜間，又有人夜間思算，等不得到天明者。學道人無事於心，只顧逐刻逐刻過去，夜由它去夜，日由它自日。微雨刻，吾不知有微雨也，早起來，始知夜來有微雨，而微雨已過矣。草猶是草也，草是易生之物，經微雨，則生尤速，吾忘吾生，而并忘草之生，故不知也。是幽居夜間無事於心之驗。夜間既無事，睡去便了，然夜盡朝來，而青山忽已曙矣。忽已，是不知不覺之謂。吾那裏曉得天曙？于山之青而始知是曙，又那裏曉得山青？則聞鳥雀之聲繞於舍之前後，而青山曙卻在鳥雀鳴上見。純是化機。蓋微雨過，則春草生，春草自爲春草之事，然細雨不爲春草生而過，則微雨亦自爲微雨之事。青山曙，則鳥雀鳴，鳥雀自爲鳥雀之事，然青山不爲鳥雀鳴而曙，則青山亦自爲青山之事。由此觀之，世間何處而非外物？即微雨、春草、青山、鳥雀，孰非牽我之物？只是細雨由它去過，春草由它去生，青山由它去曙，鳥雀由它去鳴，便不爲其所牽。此四句一解，實證「獨無外物牽」句也。「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我雖得遂幽居，日間亦少不得出門去。然吾只是一個任運，時遇道人，則便與道人爲偶；或遇樵者，則隨樵者而行。道人是無營者，樵即有營，總不出於山間林下，伐木負薪之事，其亦異於貴賤之所營矣。此二句，不免處己太高，人便以我爲薄世榮，不知吾安吾蹇劣耳。行而不前謂之蹇，無美可彰謂之劣。韋公身既幽居，深自貶抑，又惟恐人知其幽居者。大凡學道人最不喜名，不然，與終南捷徑何異？若韋公者，眞可以隱居矣。此四句一解，反「出門各有營」句也。合而言之，總不出「遂此幽居情」一句。此首詩，起四句冒，後雙開成章，譬如吠琉璃輪，雙輪互旋，不分光影也。《唐詩合選詳解》卷一：此隱居自樂，絕外慕也。言貴賤雖異，謀生則同，誰不營營世務者？我獨不爲外物所牽，遂此幽居之情，亦足矣。既忘情事變，即草之生亦不復知，鳥之鳴任其循集，道人、樵者非有意從游，亦適相値耳。然此皆安我之蹇劣，非以薄世榮而不爲也。劉會孟評：古調古色。微雨二聯，似亦以痴出之。何元朗評：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澹之趣，不減陶靖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遺韻者，獨左司一人。《藝概・詩概》：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

《夏景端居即事》《唐詩鏡》卷三〇：律詩非其所長。

《寓居永定精舍》《唐詩歸・中唐二》：「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鍾惺評：眞人眞事眞語。

《對殘燈》《丹鉛總錄》卷一〇：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氏，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

《種藥》《唐詩歸・中唐二》：「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鍾惺評：二語不獨言種植之法，兼得其趣、其理。

《種瓜》《唐詩歸・中唐二》：譚元春評：心口無飾。《唐風定》卷五：眞率無粉飾，與陶似正在此耳。

《滁州西澗》《雲溪友議・中山誨》：（劉禹錫語）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詠》曰：「東屯滄海闊，南壤洞庭寬。」又《石頭城下作》云：「山連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蘇州韋十九郎中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歐陽修《書韋應物西澗詩後》：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之，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註解韋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一：幽草而生於澗邊，君子在野，考槃之在澗也。黃鸝而鳴於深樹，小人在位，巧言之如流也。潮水本急，春潮帶雨，其急可知，國家患難多也。晚來急，危國亂朝，季世末俗，如日色已晚，不復光明也。「野渡無人舟自橫」，寬閒之野，寂寞之濱，必有濟世之才，如孤舟之橫野渡者，特君相不能用耳。《唐詩品彙》卷四九：歐陽子云：滁州城西乃是豐山，無西澗。獨城北有一澗，水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到。豈詩人務在佳句，而實無此景耶？謝疊山云：「幽草」、「黃鸝」，比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帶雨晚來急」，乃季世危難多，如日之已晚，不復光明也。末句謂寬閑寂寞之濱必有賢人，如孤舟之橫渡者，特君不能用耳。此詩人感時多故而作，又何必滁之果如是也。劉（辰翁）云：此語自好，但韋公體出數

字，神情又別。故貴知言，不然，不免爲野人語矣。好詩必是拾得，此絕先得後半，起更難似，故知作者用心。《升庵詩話・韋公誤字》：韋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十倍。《詩藪外編・唐下》：韋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宋人謂滁州西澗，春潮絕不能至，不知詩人遇興遣詞，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拘？癡人前政自難說夢也。《唐詩合選箋注》卷六：「獨憐幽草澗邊行」，言西澗之幽，芳草可愛，我獨憐之，而散步至此。「尚有黃鸝深樹鳴」，春雖暮矣，尚有黃鸝深樹裏啼囀，物情儘堪留戀。「春潮帶雨晚來急」，此時春水泛濫，雨後之潮，晚來更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春雨水漲，渡頭過渡者稀少，故有無人之舟，因水泛而自橫耳。此偶賦西澗之景，不必有所托意也。《寒廳詩話》：寇萊公化韋詩「野渡無人舟自橫」句爲「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已屬無味。《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元趙章泉澗泉選唐絕句，其評注多迂腐穿鑿。如韋蘇州《滁州西澗》一首：「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以爲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以此論詩，豈復有風雅耶？《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西澗在滁州城西，宋藝祖自清流關浮西澗以取滁州，亦非細流；昔人或謂西澗潮所不至，指爲今六合縣之芳草澗，謂此澗亦以韋公詩而名，滁人爭之。余謂詩人但論興象，豈必以潮至與不至爲據，眞癡人前不得說夢耳。《花草蒙拾》：韋蘇州《滁州西澗》詩，疊山以爲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韋郎有知，豈不叫屈？《歷代詞話》卷四：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三昧。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韋蘇州。

《煙際鐘》《緝齋詩談》卷五：《煙際鐘》字字是題，妙在象外。

《聞雁》《唐詩品彙》卷四一：劉（辰翁）云：更不須語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歸思」後說聞雁，其情自深。一倒轉說，則近人能之矣。《詩境淺說續編》：此詩秋宵聞雁，皆有淵明歸去之思。凡客館秋聲，最易感人懷抱。明人詩「一聲征雁誰先聽？今夜江南我共君。」與韋詩有同慨也。

《橫塘行》《唐風定》卷九：高雅質素，煙火之氣，更無著處，猶是五言妙境。

《溫泉行》《後村詩話前集》卷三：如《溫泉行》之類，欲與李、杜並驅。前世惟陶，同時惟柳，可以把臂入林，餘人皆在下風。

《聽鶯曲》《唐詩品彙》卷三三：「東方欲曙花冥冥」劉（辰翁）云：望而知爲本色人也。《唐詩解・七言古詩八》：天將曙，百鳥皆鳴，而鶯啼最早，此時聲未盡調，故云亦可聽也。鳥性善流，故一聽之間，地名四易，而綿蠻之韻，到處有情。就其初囀未暢，正如羌笛之未調，秦箏之尚澁；至風暖日暾，則其音合百鳥而俱和矣。是以能驚懶婦之夢，起愁人之思也。吾想伯勞鳴而思績，戴勝下而催蠶，是二鳥之局促，不如此鶯之閒暇，故我好之無已。雖或有時飛去，而花枝裊裊，若有餘韻，且又冀其棲碧樹而報千門之曉耳。《唐風定》卷九：與太白「新鶯」篇齊美，中唐有此，猶罕絕也。《古今詞論・楊升庵論詞》：秦少遊《踏莎行》「杜鵑聲里斜陽暮」，極爲東坡所賞。後人病其「斜陽暮」爲重複，非也。見斜陽而知日暮耳。猶韋應物「須臾風暖朝日暾。」既曰「暾」，當亦爲宋人所譏矣。此非知詩者也。《緝齋詩談》卷五：《聽鶯曲》極裊娜，骨胳卻清挺。《載酒園詩話・宋人論事失核》：其《聽鶯曲》曰：「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澀。」不惟形容鶯語入妙，即說箏笛亦得箇中三昧。

《采玉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苦語卻以簡出之。

《三臺二首》《詞苑萃編》卷二：韋應物《三臺》詞云：「冰泮寒塘水綠，雨餘百草皆生。朝來衡門無事，晚下高齋有情。」平仄不拘，所賦不論何事。咏宮闈者曰宮中三臺，亦名翠華引，亦名開元樂；咏江南者即江南三臺。其長調則爲宋人所撰，而襲取其名。《唐詩析類集訓》卷一〇：前首言臺宴非宜，次首言臺宴僅可。貞元初，應物爲蘇州刺史。此詩蓋在蘇州作。後入樂府爲《雜曲歌辭》。《樂府集》注：天寶中，《羽調曲》。

《調笑令二首》一《詞苑萃編》卷二：金壇戴叔倫有《轉應曲》云：「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明月，明月，哀笳一聲愁絕。」即《調笑令》。筆意回環，音調宛轉，與韋蘇州一闋同妙。《唐詩析類集訓》卷一〇：此笑北胡難滅之詞。

傳記

《唐才子傳・韋應物》應物，京兆人也。尚俠。初，以三衛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節讀書。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掃地而坐，冥心象外。

天寶時，扈從遊幸。永泰中，任洛陽丞，遷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寓善福寺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居頃之，改江州刺史，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或媢其進，媒孽之。貞元初，又出爲蘇州刺史。大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罷居永定，齋心屏除人事。初，公豪縱不羈，晚歲逢楊開府，贈詩言事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雨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足見古人眞率之妙也。

紀事

《元和姓纂・微韻》 京兆杜陵【略】待價，左僕射、扶陽公，生令儀，司門郎中、梁州都督。令儀生鑒、鑾、錡、鎔、鎰。鑾生應物，蘇州刺史。應物生慶復。

白居易《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曰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

《唐國史補》卷下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

《唐詩紀事・閻防》 防與薛據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韋蘇州有《城中卧疾和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詩【略】。

又《韋應物》 周逍遙公之後，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其詩言天寶時扈從遊幸事，疑爲三衛。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不就。建中二年，由比部員外郎出刺滁州，改刺江州，追赴，改左司郎中。貞元初，歷蘇州，罷守，寓蘇臺永定精舍。

王欽臣《校定韋蘇州集序》 韋蘇州，唐史不載其行事。【略】詳其集中詩，天寶中扈從遊幸，疑爲三衛。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改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其後事迹，究尋無所見。【略】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宦本末，得非遂止於蘇州邪？案，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亦止此。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韋應物詩集》十卷。

《崇文總目・別集三》 《韋應物詩》一卷（鑒按：今本十卷）。

《郡齋讀書志・韋應物集十卷》 （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韋蘇州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韋蘇州詩集》。

《宋史・藝文志七》 《韋應物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韋應物詩》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韋蘇州集》十卷。

《季滄葦藏書目・詩集部》 《韋蘇州集》十卷。（三本，宋刻，又二本。）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韋應物集》十卷。五本（宋版）。

《繡谷亭薰習録・集部一》 《韋蘇州集》十卷。唐蘇州刺史京兆韋應物著。宋凡三刻：熙甯丙辰，紹興壬子，乾道辛卯，並有校添。首載《冰賦》一篇，詩之序次，與今本同。第分雜擬、燕集、寄贈、送別、酬答、逢遇、懷思、行旅、感歎、登眺、游覽、雜興、歌行諸類。古本有拾遺一卷。自《答暢參軍》以下凡八篇，今本併入末卷矣。又今本末卷有《龜山神女歌》、《寇季膺古刀歌》二篇，古本所無。觀其筆勢繁縟，不似韋作。應物仕宦本末，《唐書》無考。其稱蘇州者，謂官止于此。後人遂引香山「敢有文章替左司」爲證。宋沈明遠撰應物傳云：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罷郡後，寓郡之永定佛寺。大和中，劉禹錫以故官舉之，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領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案《蔡寬夫詩話》謂禹錫所舉，別是一人。趙與時《賓退録》辨之特詳。今觀集中自罷郡後不復有詩，足證蔡說之足據。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韋蘇州集十卷》　唐韋應物撰。【略】此本爲康熙中項絪以宋槧翻雕，即欽臣所校定。首賦，次雜擬，次燕集，次寄贈，次送別，次酬答，次逢遇，次懷思，次行旅，次感歎，次登眺，次遊覽，次雜興，次歌行。凡爲類十四，爲篇五百七十一。原序乃云分類十五，殊不可解。然字畫精好，遠勝毛氏所刻四家刻本，故今據以著錄。其毛本所載拾遺數首，眞僞莫辨，亦不復補入焉。

《天禄琳琅書目》卷六　《韋蘇州集》一函，五冊。唐韋應物著，十卷。前宋王欽臣序，元沈明遠補撰傳。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韋蘇州集》十卷，未及作序之人。考宋史王欽臣字仲至，應天宋城人，洙之子，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欽臣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沈明遠，元人，史無傳。考顧瑛《玉山名勝集》載明遠吳興人，精隸法，玉山草堂、春暉樓、綠波亭諸額，皆其所書。又稱其與顧德輝同時，按德輝之子元臣，於太祖至元之季爲水軍副都萬戶，則明遠爲元初人無疑。此書當屬欽臣所訂，而明遠重刻於元初者。故橅印精好，與宋槧猶不相遠。【略】「或謂公詩不琢句，不用事，不鍊詞，不知公之所以爲唐大家者，或謂此也。晴窗點檢，遂爲三歎。辰翁志。」（沈明遠補傳後）右識語一作小行書，用筆高古。考《西江志》辰翁姓劉，名會孟，廬陵人，補太學生。壬戌廷試，忤賈似道意，而理宗嘉之，寘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又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託方外以歸。著《須溪集》百卷。書中有「漱石枕流」印，當爲辰翁託方外時所寄意者。以此證之，是書爲元初刊本益信。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六　《韋蘇州集》一函，三冊。唐韋應物撰。應物，京兆人，新舊書俱無傳。姚寬《西溪叢語》載沈作喆爲補傳云：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書十門分十四類：曰賦、曰雜擬、曰燕集、曰寄贈、曰送別、曰酬答、曰逢遇、曰懷思、曰行旅、曰感歎、曰登眺、曰遊覽、曰雜興、曰歌行。後拾遺一卷，標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紹興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前有嘉祐元年王欽臣序云：分十五總類，合五百七十一篇。「五」字殆筆誤書。宋有墨蹟跋二：一云：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卹人之心，其詩如深山採藥，飲泉坐石，日晏忘歸；孟浩然如訪梅問柳，偏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處不同。韋詩潤處如石，孟詩如雪，雖淡無采色，不免有輕盈之意。德祐初初秋，看二集并記，須溪。一云：韋蘇州詩易讀不易學，比陶之自然又有異趣。須溪評猶仿佛可見，不用意不能似，用意又不復似，是以爲難爾。至正丁酉九月十五日天全叟題。以二跋證之，爲宋本無疑。須溪，劉辰翁號。天全叟，無考。

又　《韋蘇州集》一函，三冊。篇目同上，後有熙寧九年葛藝後序稱：昌黎韓公知蘇州事，得晁文元家藏韋氏全集，俾僚屬賓佐參校，而終於藝，鏤版傳之。後列銜三人：長洲尉王昌彥，州學教授霍漢英，而藝則知吳縣事也。又紹興昭陽作噩，姚寬書藝校韋蘇州集後一。又乾道辛卯，平江府學教授胡觀國跋一，崔敦禮跋二，皆稱丞相觀文魏公守平江，鏤版以傳。署曰「重刊」，蓋即葛藝所校本也。丞相魏公，乃魏杞。乾道六年以參知政事右僕射罷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大字本，建安楊氏明大學士楊榮家，後爲常熟毛氏檇李項氏藏。

《銅琴鐵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韋蘇州集》十卷（明刊本），唐韋應物撰。明弘治間楊一清出所藏抄本刊於隴州，其書編次，分類不分體，與《王右丞集》同，猶出宋時舊第。卷首有拾遺數首，汲古本所出也。有王欽臣序，楊一清跋。

《楹書隅録初編・集部上》　《宋本韋蘇州集》十卷，六冊。詩家每以陶、韋、王、孟並稱，蓋王、孟皆源出於陶，而蘇州尤追步柴桑者也。余宋存書室中，藏北宋本《陶淵明集》、南宋本湯注《陶靖節詩》、北宋蜀本《王摩詰集》、南宋初本《孟浩然集》，獨於韋集闕如也。歲辛亥，獲此本於袁江。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與余前收黃復翁藏本《唐山人詩》，款式正合，即《百宋一廛賦注》所謂臨安府睦親坊南陳氏書棚本也。計六冊，每冊有季滄葦印記。案延令《書目》載，韋集凡二，然無六冊者。惟宋板目中《韋蘇州集》下注云：「四冊又二冊」，當即此本，傳寫者誤分耳。余藏宋槧各書，經部則有毛詩、三禮，史部則有史、漢、三國，嘗以「四經四史」名齋。今於集部之陶、韋、王、孟四者，又皆得此至精至善之本，洵可謂琅嬛奇福矣，世世其永寶之。同治改元，小陽，東郡楊紹和識。【略】盧抱經學士《羣書拾補》所校是集宋本（即席氏項氏繙刊之本），與此俱合。惟盧本有拾遺三葉，其目云：「熙甯丙辰校本添四首，紹興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此本俱無之。想刻時在前，尚未經輯補耳，紹和又記。是書世傳宋槧，祇盧本與此二者而已，均以王欽臣序冠首，

次沈作喆所撰補傳。【略】伏讀《天祿琳琅書目》著錄本純廟御題，有「編次雕鋟，雅稱善本」云云，蓋即此本（末云卷末有拾遺，自屬此本無疑）。乃纂輯諸臣引顧瑛《玉山名勝集》以明遠爲元人（似誤以明遠爲名），遂入之元版書中，未免負此古本矣，和又記。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須谿先生校本韋蘇州集》十卷（元刊本）。首有王欽臣序，次目錄，首行題《須谿先生韋蘇州集》卷第一，次行題「蘇州刺史韋應物」。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卷中多校錄異同之字，間有評語，末有何堪（湛）之兩跋。須谿此本多據何本補入者，其第一卷《呈崔郎中》之上補入三編（首），《雪夜下朝》之下補入四編（首），第五《答裴（裴）處士》下補入十八首，第七《秋景諧琅琊精舍》之下補入三首。第八末補入一首，共補入二十一首皆低一格。拾遺八首，則云「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紹興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則是韋集自嘉祐本以至何堪之本，凡六本矣。原序五百七十一首，按目錄除補遺外，只五百五十五首，以何本補入二十九首，則當爲五百八十四首，其數皆不相應，未知其故。昔人云：「獨憐幽草澗邊生」，宋板作「澗邊行」，以「生」爲誤。此詩在第八卷，「幽」下注云「一作芳」，「生」下注云「一作行」，則知作「生」作「行」，皆宋板所有矣。今世行者，康熙中項絪以北宋本翻雕，稱即王欽臣本，又毛晉所刻「王孟韋柳四家」本。行篋中無此二書，未知何如，然須谿據六本以校定此本，則所得多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集部》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宋刊配元本，周松靄藏書），蘇州刺史韋應物。【略】嘉祐元年，太原王欽臣取諸本校定十卷。此前四卷宋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當即棚本行款，乃項氏席氏翻雕祖本。後六卷配元刊校點本。

又 《韋蘇州集》十卷（明翻宋本，惲南田藏書），蘇州刺史韋應物。【略】集乃嘉祐元年太原王欽臣取諸本校定十卷，仍所部居，去其雜厠，分十五總類，合五百七十一篇。末有拾遺數首，汲古刻本所自出。

《藝風堂藏書記》卷六 《韋蘇州集》十卷附拾遺。明沁水李瀚重刻宋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黑口。前有王欽臣叙，後有楊一清跋。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別集類二》 《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撰。汲古閣本：毛晉據宋本考校，附拾遺。前有嘉祐元年太原王欽臣記，分十五類。閔齊伋刊本，大致與此本同，首古賦一首。【略】文光案：韋刺集十卷，宋有平江刊本，姚寬考蘇州歷官最詳，見《西溪叢話》，《唐書》無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 《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撰。其集爲宋嘉祐中王欽臣所校定，此本從宋槧翻雕，蓋猶舊帙。（即項本，康熙中刊。）【略】（續錄）宋熙寧九年葛藝刊本、宋乾道辛卯魏杞刻大字本、宋臨安書棚本。袁抱存藏宋刊本，與世行明翻宋本不同，意明翻乃別一宋本耳。此本亦十行十八字。天祿目有元刊本，謂橅印精好，與宋槧不相遠，當是王欽臣所訂，而沈明遠重刻於元初。

《藏園羣書經眼錄·集部一》 《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撰。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魚尾上記字數，下方間記刊工姓一字，有余、何、應等字，惟第二卷首記「余同甫刁」四字。宋諱貞、恆、徵、構、完、樹皆爲字不成。每卷首尾有「乾隆御覽之寶」及「天祿琳琅」小璽。又有「張用禮印」、「周氏子重」、「鄞人周琬」、「青瑣仙郎」、「濂溪後裔」、「清白傳家」諸印。又「嘉興雒湖戴氏家藏書畫印記」朱文大長方印。按：明刻韋集十行十八字者世皆稱爲翻宋本，然以較此本則有三異。宋本目錄皆兩排並列，明本則改爲每題占一行。宋本卷一擬古詩十二首皆銜接而下，明本每首加「其二」、「其三」等字，則行第全移，非復舊觀矣。宋本卷八《詠露珠》下脫去原詩二行，又脫去「詠水精」題一行，於是詠露珠題而接連水精詩矣，明本從而改正之，則行次又異矣。又卷八《仙人祠》一首，宋本在一二葉間，明本則附在卷八之尾，於是結題又不得不移前三行矣。至卷中字爲明刊訛謬者又不可計。其卷首沈明喆補傳宋本無之，則爲明人所補蓋顯然可見，又不足論也。頗疑明本所翻宋本與此同出一源，惟目錄及卷一行次有異，餘亦大段相同。沅叔。（丁巳）

又 《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撰。宋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人名。

又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唐韋應物撰。明翻宋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沈明遠補傳，次嘉祐元年王欽臣序，次目錄。按：此本刊印極精，當是正嘉時翻雕宋本。（余藏。丙辰）

又 《須溪先生校點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撰，宋劉辰翁校點。元刊本，中版心，半葉十行，行十六字，黑口，左右雙闌。版心記字數，上下不一。首劉辰翁行書序，次王欽臣記，次目錄，目錄每卷之幾上加黑蓋子，行

間有圈有點有擲，異字註於本字下，評語在本句下或每首末，皆小字雙行。卷末附拾遺詩八首，又德祐初須溪跋語七行。跋後有「孟浩然詩陸續刊行」八字。

又 《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撰，宋劉辰翁注。明張習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闌，中縫標「蘇州集」或「蘇集」、或「蘇州」、或「州集」，不一律。卷一、八九標題下旁註「須溪先生校注」六字，卷二以下改題「須溪先生校本韋蘇州集」，疑增標須溪於題上者乃覆刻本也。其刻工亦潦草。評語附本詩後，小字雙行。異文於本句下註「一作」。拾遺詩七首。《答暢參軍》《宴錢子辛》《詠畫青蠅》《虞獲子鹿》四首註云：「熙寧丙辰校本添。」《九日》《送宮人入道》《陪王郎中尋孔徵君》三首註云：「紹興壬子校本添。」後附須溪跋五行。張習跋十一行，云舊有劉須溪校註本十卷，茲重錄刊示同志云。

又 《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撰。缺卷一至三。明弘治九年李瀚、劉屺刻本。有楊一清跋。（壬子）

又 《韋刺史詩集》十卷，唐韋應物撰，附錄一卷。明嘉靖二十七年華雲太華書院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版心下方有「太華書院」四字。前嘉靖戊申晉陵華雲序，次目錄，目後嘉靖戊申汪汝達、鄒夢桂跋，又華復初跋。（據跋爲雲之子。）本書正文每卷次行題「唐江州刺史韋應物著，明尚書戶部郎華雲校」二行。附錄采各本韋集序彙刻之。（余藏。丙辰）

藝文

劉太真《顧十二況左遷過韋蘇州房杭州韋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詩辭章高麗鄙夫之所仰慕顧生既至留連笑語因亦成篇以繼三君子之風焉》 寵至乃不騖，罪及非無由。奔迸歷畏途，緬邈赴偏陬。【略】今日車騎來，曠然銷人憂。晨迎東齋飯，晚渡南溪遊。以我碧流水，泊君青翰舟。莫將遷客程，不爲勝境留。飛札謝三守，斯篇希見酬。

令狐峘《硤州旅舍奉懷蘇州韋郎中》 儒服學從政，遂爲塵事嬰。銜命東復西，孰堪異鄉情。【略】懿交守東吳，夢想聞頌聲。雲水方浩浩，離憂何時平。

秦系《即事奉呈郎中韋使君》 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玄暉。

顧況《酬本部韋左司》 好鳥依桂樹，飛雨灑高城。況與二三子，列坐分兩楹。文雅一何盛，林塘含餘清。府君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略】寸心久摧折，別離重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暢當《天柱隱所重答江州應物》 寂寞一悵望，秋風山景清。此中惟草色，翻意見人行。【略】拙昧難容世，貧寒別有情。煩君瓊玖贈，幽懶百無成。

楊凌《奉酬韋滁州寄示》 淮揚爲郡暇，坐惜流芳歇。散懷累榭風，清暑澄潭月。陪燕辭三楚，戒途綿百越。非當遠別離，雅奏何由發。

崔峒《書情寄上蘇州韋使君兼呈吳縣李明府》 數年湖上謝浮名，竹杖紗巾遂性情。雲外有時逢寺宿，日西無事傍江行。陶潛縣裏看花發，庾亮樓中對月明。誰念獻書來萬里，君王深在九重城。

丘丹《和韋使君秋夜見寄》 露滴桐葉鳴，秋風桂花發。中有學仙侶，吹簫弄山月。

又《奉酬韋使君送歸山之作》（存目）

孟郊《贈蘇州韋郎中使君》 謝客吟一聲，霜落墓聽清。文含元氣柔，鼓動萬物輕。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塵埃徐庾詞，金玉曹劉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鮮明。萍蘋一浪草，菰蒲片池榮。曾是康樂詠，如今搴其英。顧惟菲薄質，亦願將此并。

皎然《答蘇州韋應物郎中》 詩教殆淪缺，庸音互相傾。忽觀風雅韻，會我夙昔情。蕩漾學海資，鬱爲詩人英。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何必鄴中作，可爲千載程。【略】恨未識君子，空傳手中瓊。安可誘我性，始願愆素誠。爲無鶯鶯音，繼公雲和笙。吟之向禪藪，反愧幽松聲。

雜錄

《詩話總龜前集・寄贈門上》引《唐宋逸史》 韋應物爲蘇州太守，嘗有

詩贈米嘉榮曰：「吹得《涼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欺前輩，好染髭鬚學後生。」又嘗赴揚州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而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樂妓侍寢。」問：「記其詩否？」一妓強記，乃誦之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嬾真子》卷一　晝公即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識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效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青箱雜記》卷五　晏元獻公【略】風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膻。每讀韋應物詩，愛之曰：「全沒些脂膩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韋蘇州》引蔡寬夫《詩話》　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恐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苕溪漁隱曰：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

《西谿叢語》卷下　葛藟校《蘇州韋刺史集》十卷，今平江版本是也。刺史洛陽人，姓韋氏，名應物。貞元中，以左司郎中出爲蘇州刺史。書目、姓名，略見《唐書・藝文志》，其詳不載於正史，不得而考也。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雨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僊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又《溫泉行》曰：「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頓如鎚命如紙。做官不了卻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又云：「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是嘗爲三衛，而蹤跡不羈也。《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又《京師叛亂寄諸弟》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當天寶十五載六月，明皇避安祿山之難，是年應物年二十，至寶曆元年建巳月，上皇崩，則「武皇升僊」之時，應物年二十七。又《示從子河南尉班》詩序云：「永泰中，予任洛陽丞。」則應物年二十九。及其來吳，《贈舊識》云：「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則少遊太學，蓋武皇升僊後二年入太學，遂爲丞也。自洛陽丞爲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別除櫟陽令，以疾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改判江州，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以詩考之，歷官次序如此。廣德二年，乃爲洛陽丞。自京師叛亂之後，至德、乾元、上元、寶應數年間，折節讀書，遂入仕而因謂之微官也。《善福精舍書》注：「建中二年除比部。」則應物年四十五。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叛亂，自滁州間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寄諸弟作》詩云：「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乃德宗幸奉天時，應物年四十八。自守九江，至爲蘇州刺史，計其年五十餘矣。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官如此。得非遂止於蘇耶？按：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止如此。其集中詩《寄大梁諸友》云：「分竹守南譙，彌節過梁地。」則是言守亳時也。篇末云：「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似與興元甲子不遠。又唐小說載與諸公唱和稱韋十九。【略】李肇《國史補》云：「爲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其大略可見如此。

《賓退錄》卷九　（與時）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於一。近世沈明遠作詰，始檃括《應物集》及它書爲傳，甚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爲疑。今筆於此：韋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爲將相，而其兄夐高尚不仕，號爲逍遙公。夐之孫待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爲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少遊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頗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屏去武功之上方，復返澧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客遊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因從事河陽，去爲京兆功曹，攝高陵令。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爲民害，應物疾之，痛

繩以法。被訟，弗爲屈，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起爲鄠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郊。擇勝隱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澹如也。建中二年，拜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爲滁州刺史。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岳。俄擢江州刺史。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惸嫠，甚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寓於郡之永定佛寺。大和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有子曰慶復，爲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應物性高潔，善爲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而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爲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爲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爲贄，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贄以見，始被領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而爲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爲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子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內爲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宗大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錄者，豈亡之邪？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爲當不止此。以應物爲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代，皆有憑藉，始終可概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疏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

《吳郡圖經續記・寺院》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梁天監中吳郡顧氏施宅爲寺，唐陸鴻漸書額。韋蘇州罷郡，寓居永定，殆此寺耶？舊在長洲界，後於永定鄉安仁里。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二 韋應物，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出爲蘇州刺史，而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除蘇州舉韋應物自代狀》，宋葉少蘊、胡元任已疑其非一人，而沈作喆撰韋傳合而一之，篇末雖亦有疑詞，而終未敢決。近世陳少章景雲據白樂天於元和中謫江州後貽書元微之，於文中盛稱韋蘇州詩，又言「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則是時蘇州已歿，而劉狀又在此書十年以後，則其所舉必別是一人矣。樂天守蘇日，夢得以詩酬之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言白之詩名足繼左司耳，非謂實代其任也。沈傳謂貞元二年補外，得蘇州刺史，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寓郡之永定佛寺，則誤甚矣。白公出守在長慶間，距貞元初垂四十年，豈有與韋交待之理乎？大昕案：樂天刺蘇州在寶曆元年，陳以爲在長慶間亦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韋蘇州集十卷》 應物，京兆人，新舊《唐書》俱無傳。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吳興沈作喆爲作《補傳》【略】先是，嘉祐中王欽臣校定其集，有序一首，述應物事迹，與《補傳》皆合。惟云以集中及時人所稱，推其仕宦本末，疑止於蘇州刺史。考劉禹錫集有《蘇州舉韋中丞自代狀》，則欽臣爲疎略矣。李觀集有上應物書，深言其褊躁。而李肇《國史補》云：「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二說頗異，蓋狷潔之過，每傷峭刻，亦事理所兼有也。

《詩比興箋》卷三 韋詩何必箋？爲辨宋吳興沈作喆補傳新、舊《唐書》之傳，而實則大繆也。爲唐有兩韋應物，一盛唐，一中唐。沈氏誤合爲一人，至使後人據李觀文集所譏褊躁之韋應物，指爲左司，編韋詩者亦遂皆入之中唐，何以知人論世？故辨之而箋也。韋公詩集終於蘇州，自罷守以後，更無一字，蓋不久旋卒。故唐人稱之者，但曰韋左司、韋蘇州，此卒於貞元初年之明證。若如沈氏補傳，去蘇以後尚爲太僕寺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何以集中一字不及？【略】沈氏亦知其難通，乃臆造爲年九十餘歲，不知所終之說，遁詞顯然。故宋嘉祐中王欽臣校定韋集，序云：「以詩中及時人所稱，推其仕宦本末，疑止於蘇州刺史。」可謂要言不煩。而紀文達作《四庫書目》，反據沈傳以駁其疏略，且引李觀集中上應物書，深譏其褊躁。夫韋以貞元二年刺蘇，不久罷歸，尋卒，而李觀貞元八年始舉進士，豈及見韋公而上書譏之哉？以冲澹近道、高潔寡欲之左司，而以與褊躁無文之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合爲一人，不幾於殺人之曾參、亂齊之宰我乎？

張繼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張繼》 員外累代詞伯，積習弓裘。其於爲文，不雕自飾。及爾登第，秀發當時。詩體清迥，有道者風。如「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畊」，可謂事理雙切。又「火燎原猶熱，風搖海未平」，比興深矣。

《石林詩話》卷中 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嘉句。

《唐才子傳・張繼》 詩情爽激，多金玉音，蓋其「累代詞伯，積襲弓裘，其於爲文，不雕自飾」，「豐姿清迥，有道者風」。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開寶以前，如孫逖、王昌齡、盧象、張繼、包何輩，皆不以七言律名，而流傳一二篇，音節安和，情詞高雅，迥非後來可及，信乎時代爲之也。

分論

《送鄭判官往陳留》 《升菴詩話・張繼詩》：《國語》：「室無懸耜，野無奧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耕。」蓋祖尉繚子之語。《大歷詩略》卷六：此詩當作於克復東都後。起句已見意，三四頂次句，言陳留自喪亂以來，男女失業，「火燎」一聯，正勉其說藩鎮善爲事後之防也，玩結義自明。

《奉寄皇甫補闕》 《甚原詩說》卷三：六言自漢谷永始，魏晉間曹、陸間作。至唐初，李景伯有回波樂府，亦效此體。逮開元、大曆間，王維、劉長卿諸人相與繼述，而篇什稍屢見。又皇甫冉集中云張繼寄六言詩一首，冉酬以七言。其序亦謂六言難工，衍爲七言裁答。然亦不過詩人之餘事耳。《大歷詩略》卷六：「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意到不煩繩削。

《楓橋夜泊》 《六一詩話》：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庚溪詩話》卷上：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略】。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石林詩話》卷中：「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唐張繼題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能改齋漫錄》卷三：陳正敏《遯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問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乃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記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慶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夜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於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嘗辯論，第所引與予不同。《學林》卷八：唐張繼詩曰【略】世疑半夜非鐘聲時，觀國案：《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繼詩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唐詩紀事・張繼》：此地有夜半鐘，謂之無常鐘，繼志其異耳。歐陽以爲語病，非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半夜鐘》引《王直方詩話》：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

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溫庭筠詩亦云：「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庭筠詩多纘在白樂天詩後。《墨莊漫錄》卷九：予妹夫王從一太初著《東郊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楓橋夜泊》也。說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鐘時。按《南史・裴皇后傳》載齊永明中，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車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更三鼓，宮人聞聲早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鐘，有自來矣。予以爲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蓋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是，以是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老學庵筆記》卷一〇：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存餘堂詩話》：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半夜鐘。」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矣。《詩藪外編・唐下》：張繼「夜半鐘聲到客船」，談者紛紛，皆爲昔人愚弄。詩流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興象之合，區區事實，彼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即鐘聲聞否，未可知也。《漁洋詩話》卷中：陳伯璣常語余：「『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妙矣。然亦詩與地肖故爾。若云『南城門外報恩寺』，豈不可笑耶！」余曰：「固然。即如『滿天梅雨是蘇州』、『流將春夢過杭州』、『白日澹幽州』、『風聲壯岳州』、『黃雲畫角見幷州』、『淡烟喬木隔緜州』，皆詩地相肖。使云『白日澹蘇州』、『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詩辯坻》卷三：張繼詩「江楓漁火對愁眠」。今蘇州寒山寺對有愁眠山，說者遂謂張詩指山，非謂漁火對旅愁而眠。予謂非也。詩須情景參見，此詩三句俱述景，止此句言情，若更作對山，則全無情事，句亦乏味。且愁眠山下即接姑蘇城寒山寺，不應重累如此。當是張本自言愁眠，後人遂因詩名山，猶明聖湖因子瞻詩而名西子湖耳。至於夜半本無鐘聲，而張詩云云，總屬興到不妨。雪裏芭蕉，既不受彈，亦無須曲解耳。《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刪訂類》(張)宗柟評：予兄寒坪云，初唐風調未諧，誠然。盛唐以氣體勝，中晚以神韵勝。即其至者而論，盛唐不乏神韵，而中晚之氣體稍別矣。此漁洋之論壓卷而不及中晚也。又云，四首壓卷無疑，若韓翃之《寒食》、張繼之《楓橋夜泊》，即次之矣。又《總集門五・自述類下》(張)宗柟附識：鮑待翁《亞谷叢書》：漁洋先生於順治辛丑遊吳，題詩楓橋，詩話載之。余以康熙庚子再遊鄧尉，泊舟楓橋追憶其事，屈指剛六十年，口占一絕句云：「路近寒山夜泊船，鐘聲漁火尚依然。好詩誰嗣唐張繼，冷落春風六十年。」《隨園詩話》卷八：西崖先生云：「詩話作而詩亡。」余嘗不解其說。後讀《漁隱叢話》【略】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詩佳矣，歐公譏其夜半無鐘聲。作詩話者，又歷舉其夜半之鐘，以證實之。如此論詩，使人夭閼性靈，塞斷機括：豈非「詩話作而詩亡」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塵市喧闐之處，只聞鐘聲，荒涼寥寂可知。《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唐人萬首絕句》，以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爲壓卷，違於前人之舉「蒲萄美酒」、「秦時明月」者矣。近沈歸愚宗伯，亦效舉數首以續之。今按其所舉，惟杜牧「煙籠寒水」一首爲當。其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李益之「回樂峰前」，詩雖佳而非其至。鄭谷「揚子江頭」，不過稍有風調，尤非數詩之匹也。必欲求之，其張潮之「茨菰葉爛」，張繼之「月落烏啼」，錢起之「瀟湘何事」，韓翃之「春城無處」，李益之「邊霜昨夜」，劉禹錫之「二十餘年」，李商隱之「珠箔輕明」，與杜牧「秦淮」之作，可稱匹美。《秋窗隨筆》：《石林詩話》：「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然亦何必深辯，即不打鐘，不害詩之佳也。如子瞻「應記儂家舊姓西」，夷光姓施，豈非誤用乎？終不失爲好。《詩境淺說續編》：作者不過夜行紀事之詩，隨手寫來，得自然趣味。詩非不佳，然唐人七絕，佳作林立，獨此詩流傳日本，幾婦稚皆習誦之。詩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耶？《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霜夜客中愁寂，故怨鐘聲之太早也。夜半者，狀其太早而甚怨之之辭，說者不解詩人活語，乃以爲實半夜，故多曲說，而不知首句「月落烏啼」乃欲日曙之候矣，豈眞半夜乎？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斯得之矣。《唐詩摘抄》卷四：三句承

上起下，渾而有力，故《三體》取以爲式。從夜半無眠到曉，故怨鐘聲太早，攪人夢魂耳。語脈渾渾，只「對愁眠」三字略露意。夜半鐘聲，或謂其誤，或謂此地有半夜鐘，俱非解人。要之，詩人興象所至，不可執着，必欲執着，則「晨鐘雲外濕」、「鐘聲和白雲」、「落葉滿疏鐘」，皆不可通矣。近評詩者論此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便可聽，若云「南京城外報恩寺」云云，豈不令人噴飯。此言亦甚有見，但其所以工拙處，尚未道破。客請語其故，予曰：「無他，只『寒山』二字雅於『報恩』二字也。」客欣然有省。《大歷詩略》卷六：高亮殊特，青蓮遺響。

傳記

《唐才子傳・張繼》 繼，字懿孫，襄州人。天寶十二年，禮部侍郎楊浚下及第。與皇甫冉有髫年之故，契逾崑玉。早振詞名。初來長安，頗衿氣節。有《感懷》詩云：「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嘗佐鎮戎軍幕府，又爲鹽鐵判官。大曆間，入內侍。仕終檢校祠部郎中。繼博覽有識，好談論，知治體。亦嘗領郡，輒有政聲。【略】集一卷，今傳。

《唐詩紀事・張繼》 繼字懿孫，襄州人，登天寶進士第。大曆末檢校祠部員外郎，分掌財賦於洪州。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繼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張繼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集類・別集》《張繼詩》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祠部詩集》一卷。

《崇雅堂書録・別集類上》《張祠部集》一卷。（唐張繼撰。席刻《百家唐詩》本。）

雜録

《吴郡圖經續記》卷中 普明禪院，在吴縣西十里楓橋。楓橋之名遠矣，杜牧詩嘗及之，張繼有晚泊一絕。孫承祐嘗於此建塔。迎長老僧慶來住持，凡四五十年，修飾□備，面山臨水，可以遊息。舊或誤爲封橋，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吴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

張志和

論述

《漁父》一 《巖下放言》卷上：蘇子瞻極愛此詞，患聲不可歌，乃稍損益，寄《浣溪沙》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黄魯直聞而繼作。江湖間謂山連亘入水爲磯，太平州有磯曰新婦，池州有浦曰女兒，魯直好奇偶以名對，而未有所付，適作此詞，乃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子瞻聞而戲曰：「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志和得無一浪子漁父耶？」人皆以爲笑。前輩風流略盡，念之慨然。小樓谷隱要不可無方外之士，時相周旋，余非魯公，固不能致志和，然亦安得一似之者而與遊也？《能改齋漫録》卷一六：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略】顧况《漁父詞》：「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玄眞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略】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云【略】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眞得

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箎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以憲宗畫像求玄眞子文章，及玄眞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眞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耶？」師川乃作《浣溪沙》《鷓鴣天》各二闋，蓋因坡、谷異同而作，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才動萬波隨。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青箬笠前明此事，綠簑衣裏度平生，斜風細雨小舟輕。」「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若覓玄眞子，恆在長江理釣絲。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煙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七澤三湘碧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玄眞子，不在江邊即酒邊。明月棹，夕陽船，鱸魚恰似鏡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却，八字山前聽雨眠。」《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長短句》引《夷白堂小集》：山谷道人向爲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嘗以其詞增損爲《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煙波圖》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苕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烟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鶴林玉露》乙編卷三：山谷題玄眞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略】」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眞子心事。《環溪詩話》：張志和詩云【略】此亦興也。《詞苑萃編》卷一引《古今詞話》：唐人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略】今樂章一名《漁父》，即此調也。《滹南詩話》卷中：蘇、黃各因玄眞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作可也。《詩藪外編・六朝》：唐仙家能詩者，許宣平「隱居三十載」，及「負薪朝出郭」一絕，是初唐語；張志和「八月九月蘆花飛」，又「西塞山」一絕，是中唐語；鍾七言三絕，呂七言一律，近晚唐。《唐詩歸・盛唐十九》張志和《漁父》：鍾（惺）云：亦作七言律看，方妙。《塡詞名解》卷一：《漁父》，唐張志和作《漁父詞》，即用名調，一名《漁歌子》。案東坡嘗以《浣溪沙》調歌張志和《漁父詞》，而李如箎亦云：「玄眞子《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極入律，但少數句。」山谷因續成之。予見黃詞增入四句，成《鷓鴣天》調，則蘇以《浣溪沙》歌者，亦宜增入二句及「青篛笠」二句當加一字作第三句，今盡不可考矣。《雨村詞話》卷一：世皆推張志和《漁父詞》以「西塞山前」爲第一。余獨愛李珣詞云：「柳垂絲，花滿樹，鶯啼楚岸春天暮。棹輕舟，出深浦，緩唱漁歌歸去。」「罷垂綸，還酌醽，孤村遙指雲遮處。下長江，臨淺渡，驚起一行沙鷺。」不減「斜風細雨不須歸」也。《詞綜偶評・唐詞》：涪翁稱其有遠韻，信然。《蓼園詞選》：數句只寫漁家之自樂其樂，無風波之患，對面已有不能已者。隱躍言外，蘊藏不露，筆墨入化，超然塵埃之外。《藝概・詞曲概》：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一闋，風流千古。東坡嘗以其成句用入《鷓鴣天》，又用於《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猶未若原詞之妙通造化也。黃山谷亦嘗以其詞增爲《浣溪沙》，且誦之有矜色焉。又：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兩家一憂一樂，歸趣難名，或靈均《思美人》、《哀郢》，莊叟「濠上」近之耳。《唐詩箋要後集》卷八：作者浮家泛宅，品格最高，宜其吐屬瀟灑乃爾。黃山谷增「朝廷尚覓玄眞子，何處如今更有詩」于「青篛」句上，語氣不倫，徒爲蛇足。《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志向？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淫好辟，古有明徵矣。【略】他如顏延年志在忿激，則詠《五君》；張子同志和志在煙波，則歌《漁父》。陳廷焯《雲韶集序》：詞也者，所以補詩之闕，而非詩之餘也。有唐一代，太白、子同，首開其體。繼至白、溫，踵事增華。至五代而規模益備，至兩宋乃集其大成。譚瑩《論詞絕句》：臣本烟波一釣徒，風斜雨細景誰摹？日湖漁唱蘋洲笛，漁父詞還似此無？《詞徵》卷一：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鉅製，多寓微旨。如李太白「漢家陵闕」，《兔爰》傷時也；張子同「西塞山前」，《考槃》樂志也，王仲初「昭陽路斷」，《小星》安命也，溫飛卿「小山重疊」，《柏舟》寄意也。又卷五：李太白詞，渟泓蕭瑟；張子同詞，逍遙容與；溫飛卿詞，豐柔精邃。唐人以詞鳴者，惟茲三家，壁立千仞，俯

視衆山，其猶部婁乎！又：張子同《碧虛篇》有云：「無玄而玄，是謂眞玄；無眞而眞，是謂玄眞。」故自稱玄眞子。所製《漁歌子》詞，凡五闋，「西塞山前」一闋，世尤稱之。其時子同弟松齡，及南卓、柳宗元、顏眞卿、陸鴻漸、徐士衡、陸成矩並有和章。《樂府雅詞》謂是調至宋時已不能歌，故黃魯直衍之爲《鷓鴣天》，蘇子瞻、徐師川復衍之爲《浣溪沙》。五代而後，惟孫荆臺體與張巽。若和凝、李珣、歐陽炯、張炎、完顏璹均倣張體，蓋繇張始也。先著《詞潔發凡》：詞源於五代，體備於宋人，極盛於宋之末。元沿其流，猶能嗣響。五代十國之詞，略具《花間》，惜乎他本不存，僅有名見。唐人之作，有可指爲詞者，有不可執爲詞者。若張志和之《漁歌子》、韓君平之《章臺柳》，雖語句聲響居然詞令，仍是風人之別體，後人因其制以加之名耳。

又二 《詞林紀事》卷一引《樂府紀聞》：張志和嘗謁顏眞卿於湖州，以舴艋敝，請更之。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作《漁歌子》。《詞譜》卷一：《漁歌子》，唐教坊曲名。按張志和所撰【略】，其一首起句「釣臺漁父褐爲裘」，釣字仄聲，第二句「兩兩三三舴艋舟」，上兩字仄聲。又一首第三句「釣車子」，釣字仄聲，車字平聲，譜內據之。

又四 《詞徵》卷五：子同詞如「松江蟹舍主人歡」，「青草湖中月正圓」等語，蓋往來苕、霅間所賦。烏程縣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相傳爲子同泊舟之所，方勺《泊宅篇》紀之甚詳。《詞律》卷一：和凝《漁父詞》結句，用「香引芙蓉惹釣絲」，平仄不同。玄眞子又一首起二句「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蕙羹亦共餐」，平仄全異和凝。又一首「青篛笠」句，用「釣車子」，是「仄平仄」，想亦不拘。然自宋以後，皆依「西塞」一體，今作者宜從之。

又五 《丹鉛總錄》卷八：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譚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黃金轂轆釣魚車」，又云：「翩翩蠻榼薰晴浦，轂轆魚車響釣船」，是其事也。《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漁父**》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兩岸先襯蘆花，中分溪水一道，秋山遠遠送翠，老人閑閑看雲。四句詩，便是一幅秋溪罷釣圖，先寫之爲前解也。看他閑，看他高，看他忘機械，看他識時務。（後解）上解，漁父在船；此解，漁父上崖也。「把漁竿」，言所持甚狹；「尋小徑」，言所安甚陋；「梳鶴髮」，言所存甚短；「對斜暉」，言所與甚暫。既有如此五、六兩句，便自然必笑四皓無疑耳。《詩境淺說》丁編：「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烟波釣徒作此詩贈漁父。瀟灑出塵，頗似宋賢集中佳句。漁父居此勝地，東坡所謂「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也。詩中「秋」字、「入」字、「翠」字等，其平仄不用諧聲，彌覺清峭，律詩用拗韻，於詩之神致有關，此類是也。

《**玄眞子**》 《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中》：《玄眞子》，張志和撰。志和，吾婺人，行誼甚高卓，自號煙波釣徒。所著有《太易》等書，及西塞山詩詞一二，尚見雜說中。蓋高才遠識，而嚼然塵埃之表者。即此書雖不越莊、列餘言，而恢譎跌宕，想見其人，非元次山、皮襲美下也。說者以唐一代無史才，以余較觀，三百年子書亦寥寥焉。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西京》，求《潛夫》《中論》比，不易得。子有別才，非耶？《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玄眞子一卷》：其言略似《抱朴子》外篇，但文采不及其藻麗耳。

傳記

顏眞卿《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銘》 士有牢籠太虛，攜挾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眞子乎！玄眞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淸眞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浦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眞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詣爲作《內解》。玄眞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眞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服，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

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眞坊」，又以門巷湫溢，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迴軒巷」。仍命評事劉太眞爲叙，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創造，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常以豹皮爲屐，驟皮爲屬，隱素木几，酌斑螺盃，鳴榔杖拏，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眞配爲夫婦，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詣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眞卿於湖州，前御史李崿以縑帳請焉，俄揮灑橫拂而纖纊，霏拂亂搶而攢毫，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蓬壺仿佛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觀者如堵，轟然愕貽。在座六十餘人，玄眞命各言爵里、紀年、名字，第行於其下，作兩句題目，命酒，以蕉葉書之，援翰立成，潛皆屬對，舉席駭歎。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眞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詼諧辯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跡乎大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略】銘曰：邈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煙波，終此身。

《新唐書・張志和傳》（存目）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中　（陸羽）與顏魯公厚善，及玄眞子張志和爲友。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　張志和字子同【略】初，顏魯公宦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乃爲卷軸，隨句賦象，人物、舟船、鳥獸、煙波、風月，皆依其文，曲盡其妙，爲世之雅律，深得其態。

《書小史》卷一〇　張志和【略】工草書，跡甚狂逸。亦善圖山水，自爲《漁歌》畫之，甚有逸思。

雜錄

李德裕《玄真子漁歌記》　德裕頃在內庭，伏睹憲宗皇帝寫眞求訪玄眞子《漁歌》，嘆不能致。余世與玄眞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眞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處二子之間，誠有裕矣。

《太平廣記》卷二七引《續仙傳》　玄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眞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踪跡，今古無倫。而眞卿與諸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眞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咏。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眞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眞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玄眞子漁歌碑傳集錄》一卷。玄眞子《漁歌》，世止傳誦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嘗得其一時倡和諸賢之辭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賦，通爲若干章，因以顏魯公碑述、唐書本傳，以至近世用其詞入樂府者，集爲一編，以備吳興故事。

《泊宅編》卷二　烏程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予買田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

《入蜀記》卷三　地屬興國軍大冶縣，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

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玄眞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

《嚴下放言》卷上 顏魯公爲湖州刺史時，志和客于魯公，多在平望、震澤間。今東震澤村有泊宅村，野人猶指爲志和嘗所居，後人因取其「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語以爲名。此兩間湖水平闊，望之渺然，澄澈空曠，四旁無甚山。遇景物明霽，見風帆往來如飛鳥，天水上下一色，余每遇之，輒爲徘徊不忍去。常意西塞在其近處，求之久不得。後觀張芸叟《南行錄》，始知在池州磁湖縣界，孫策破黃射處也。

《能改齋漫錄》卷九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按《武昌記》曰：「西陵縣，對黃公九磯，謂之西塞。」

《野客叢書・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按《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溪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唐音癸籤・詁箋一》 有兩西塞山。「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此吳興之西塞也，「勢從千里奔，直入江中斷。嵐橫秋塞雄，地束江流滿」，此韋江州所詠武昌之西塞也，絕不相混。宋陸游誤合爲一，王弇州復曲爲之說云：「武昌西塞，峭壁洪濤，不類志和詞中景色。其北岸遙山人家處，故當於此漁釣。」不知志和生平室居在越州，舟居多在苕、霅間，未聞其從楚江泛宅也。本傳所載甚明，兩公顧弗考耳。吳興西塞，即今慈湖鎮道山磯是。

柳伉

《請誅程元振疏》 姚永樸、姚永概《歷朝經世文鈔》卷二：此文本忠誠之心而發，幾於一字一淚。

韋執誼《翰林院故事》 柳伉自校書郎充，出鄠縣尉，改太博又充，兵外又充，大諫又充，尋丁憂。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柳伉秘書省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議大夫，依前充。

《困學紀聞》卷一四 愚按《登科記》，(柳)伉乾元元年進士。

《舊唐書・代宗紀》 (廣德元年)十一月辛丑朔，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之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

《宋高僧傳・唐大聖千福寺飛錫》 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詔於大明宮內道場同義學沙門良賁等十六人，參譯《仁王護國般若經》並《密嚴經》【略】不空與錫等及翰林學士柳(抗)〔伉〕重更詳定。

李巽

權德輿《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公墓誌并序》 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爲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略】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爲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爲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

又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於永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於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簿。祖承允，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嶷，右武衛錄事參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代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爲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鄠縣尉。登朝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爲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爲戶部左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刑第一徵爲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

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爲兵部侍郎，在塗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逾月，代今司徒岐公爲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間一歲轉吏部尚書。總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心竦意，倚以爲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略】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

《舊唐書・李巽傳》（存目）

《新唐書・李巽傳》（存目）

《劉賓客嘉話錄》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遜。清辭戶部侍郎李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清稍悟之，慙顧而去。

《唐會要・貢舉中・制科舉》 貞元四年四月，【略】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縣令科李巽及第。

苻載《謝李巽常侍書》（存目）

又《答李巽再請書》（存目）

又《答李巽第三書》（存目）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錄》 《唐避朱泚莎鎮石壁題名》，唐李巽正書，建中四年。

《寶刻類編》卷四羅君立、元澄 《衡山王寺碑》。（李巽撰，分書，澄篆額。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建。澤。）

蘇寓

裴丹《重建東峯亭序》 唐永泰元年春二月，江西帥御史中丞季公廣琛嘗遊屬城，泊於涇水陵嵓佛廟之東峯，始創亭臺焉。明年秋七月，御史中丞袁公傪復爲江淮招討使，盡殄江西之寇，迴軍屯於涇上，命前鋒破洞賊方清於石埭。捷書始至，公命賓僚讌賀於斯亭，賦詩紀事，凡七首。從事則曰劉公太眞爲首序，王公緯、高公參、崔公何、陸公渭、郭公澹、蘇公寓，皆當代之英髦，一時之名士，繼唱纍纍，存乎貞石，迄於今七十餘年矣。

李和風

《封氏聞見記・高唐館》 來往無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畔荆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煞楚襄王。」讀者方解。

《南部新書》庚 濠州西有高唐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

于良史

論述

《中興間氣集・于良史》 侍御詩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吟之未終，皎然在目。

《唐才子傳・于良史》 詩體清雅，工于形似，又多警句。蓋其珪璋特達，早步清朝，興致不群，詞苑增價。雖平生似昧，而篇什多傳。

《春山夜月》 《詩人玉屑・唐人句法・眼用拗字》：「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于良史《春山》）《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掬水」、「弄花」一聯，恐是偶然道着。先得一句，又湊一句，乃成全篇。於六句緩慢之中，安頓此聯，亦作家也。馮班評：三、四名句。查慎行評：三、四句法雖工，終屬小巧。無名氏（甲）評：晚唐非無佳句，但看過杜詩，便覺纖細不足爲耳。紀昀評：五、

六頗有新味，好於三、四。許印芳評：此評有眼力。小家詩多如此，其弊至於有句無聯，有聯無篇。大家則運以精思，行以灝氣，分之則句句精妙，合之則一氣渾成，有篇有句，斯爲上乘。學者當以大家爲法，此等不可效尤也。《葛原詩說》卷一：詩句中有眼，須鍊一實字，句便雅健。【略】又有故用一拗字者，如「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于良史）【略】此皆第三字致力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新？【略】于良史之「春山多勝事，賞玩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鐘鳴處，樓臺深翠微」（《春山月夜》）【略】是也。《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以起二句爲張本，後六句俱從此發脉。《唐詩合選詳解》卷六：春山勝事，夜景尤佳，而終朝賞玩，竟爾忘歸。蓋月色清光，映于水而掬之在手，香氣苾芬，生于花而弄之滿衣。値茲勝事，故興來而無論遠近，欲去而還，惜芳菲也。殆鐘已鳴矣，南望樓臺，宛然見于翠微之中耳。唐仲言曰：此詩以起二句爲張本，後六句俱從此發脉。「掬水」二句，逸興幽情，結成妙想，成妙句。

《**冬日野望寄李贊府**》《中興間氣集·于良史》：侍御詩清雅，工于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吟之未終，皎然在目。《唐詩鏡》卷三〇：三、四清淺。《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于良史《冬日野望》、李益《別內弟》，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律凡例》：閨閣之詩，不能與士大夫爭勝，以其學力終淺也。獨李冶「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比同時所稱【略】于良史「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等句，殆皆有過無不及。中興高步，若準周才之例，吾必以作者與焉。《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于良史之「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閑居寄薛華**》《圍爐詩話》卷二：于良史《閑居》詩，得情得景。

傳記

《**唐才子傳·于良史**》良史，至德中仕爲侍御史。

紀事

《**大唐傳載**》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未污袍赤。」公聞之，爲奏章服焉。

雍裕之

《**吳禮部詩話**》楊衡、雍裕之見《十賢集》中，往往皆律詩，蓋小才也。

《**唐才子傳·雍裕之**》爲樂府極有情致。

《**春晦送客**》《古唐詩合解》卷八：野地酌酒，自無巡次，故曰亂。以晦日乞巧而以送君爲主，因送春而轉到明年春色之至，因送君而預囑其明春之歸。

《**唐才子傳·雍裕之**》裕之，蜀人。有詩名。貞元後數舉進士不第，飄零四方。集一卷，今傳。

《**古今萬姓統譜**》卷一　唐雍裕之，成都人，詩人。

《**新唐書·藝文志四**》《雍裕之詩》一卷。

齊抗

《**舊唐書·齊抗傳**》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牋奏。

權德輿《唐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子賓客贈户部尚書齊成公神道碑銘并序》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方粹溫，絜矩秉懿。【略】公，定州義豐人。【略】公既亂而孤，哀過成人。屬幽陵橫潰，中夏如燬，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支伯之故地，而偕隱焉。【略】

吳郡張相君鎰方以仁義理濠上，得君爲榮。及進律於洪，成師於岐，累爲命介，若驂有勒。建中中，戎王謀大和會，以休寧西方。右扶風綿亘汧隴，地當甌脫，且有成命，正其經界，公實佐中權，登壇涖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裳之會，用銷邊鄙之警。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涇旅竊發，群凶挺災，天兵展義於甸內，王公死難於理所。百舍奔問，至於行宮，拜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愷澤於東夏，命公爲工部員外郎以贊焉。復命轉倉部郎中。李懷光阻命於蒲，連兵未解，關中饑旱，經費不足，轉粟饋軍，濟時之艱，患求才急病，命使以轉達，遷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婚親細故，出爲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寇攘蕩，覆城寺，公乃卜勢勝之爽塏。因習俗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史。【略】遷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時二郡之理而宏大之，其仁可知也。左曹理本，徵爲給事中。周郊寄重，擢爲河南尹。【略】乃作秘書，章明文雅，修舊以起廢。乃作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辨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舜氏聰明之道馭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尋有詔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文爲一王法，公當盛聖之代，用宰司總直筆，其於褒貶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章乞告，改太子賓客。遭罹不淑，贈戶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十有五。【略】惟公深而通，肅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敬用五事，暢於四支，資性儼恪，尤長鑒裁。在岐也，薦齊忠公映。佐蕭也，薦盧恭公邁，皆至丞相。其他推轂下士，爲朝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書。凡所論著，皆研幾析理，宏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誌，本聖人教化之蹟，推大政暮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五年，餗調爲洛陽尉，永惟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輿夙承湖海之舊，中忝掖垣之屬，他日舉代靡形，話言獲於遺編，實見陰德，顧此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宅。

《**舊唐書・齊抗傳**》（存目）

《**新唐書・齊抗傳**》（存目）

《**舊唐書・張鎰傳**》　鎰修飾邊幅，不爲軍士所悅。是夜，(李)楚琳遂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鎰夜縋而走，判官齊映自水竇出，齊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獲免。

《**新唐書・獨孤及傳**》　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

《**宋高僧傳・唐代州五臺山清凉寺澄觀**》　順宗在春宮，嘗垂敎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因緣》。洎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抗、韋太常渠牟，皆結交最深。

《**新唐書・藝文志四**》《齊抗集》二十卷。

《**剡錄・先賢傳**》　齊抗字遐舉，定州義豐人。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昔遊越鄉，閱翫山水者垂三十載。初棲於剡嶺，後遷於玉笥。自解辟此山末二紀而登臺鉉。

陳蛻

《**唐詩紀事・陳蛻**》　蛻，肅、代間人。賦《長安十五咏》。自序云：「蛻生長江、淮間，以詩句從(賦)〔賊〕，僅十餘年矣。今我后撫運，澤及四夷，蛻復得爲太平人。」其《華清宮》詩有「夢裏換春秋」之句。

高郢

論述

《**獻凱樂賦**》《賦話・新話一》：高郢《獻凱樂賦》云：「播師律于六律，寰海用寧，揚軍聲于五聲，華夷知勸。」措語典重，亦欲競爽香山。

《**無聲樂賦**》《杜陽雜編》卷中：上(文宗)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疴僂丈人承蜩賦**》《賦話・新話一》：唐高郢《疴僂丈人承蜩賦》云：

「期于百中，則啼猿之射乎，曾不孑遺，殊慕鴻之弋者。」【略】一點一拂，搖曳有神，皆因韻限虛字而然，非故作折腰齵齒之態也。

傳記

《舊唐書·高郢傳》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天寶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爲好畤尉，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之，乃俱釋。後舉進士擢第，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郭子儀節制朔方，辟爲掌書記。子儀嘗怒從事張曇，奏殺之。郢極言爭救，忤子儀旨，奏貶猗氏丞。李懷光節制邠寧，奏爲從事，累轉副元帥判官、檢校禮部郎中。懷光背叛，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琟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況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向西，自絕於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琟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慚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慚沮而止。德宗還京，命諫議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懷光，授以太保，而懷光怒，激其親兵詬詈。殺守盈及巢父。巢父之被刃也，委於地，郢就而撫之。及懷光被誅，馬燧辟郢爲掌書記。未幾，徵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侍郎。【略】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拜太常卿。貞元十九年冬，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轉刑部尚書，爲韋執誼等所憚，尋罷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書事。明年，出鎮華州。元和元年冬，復拜太常卿，尋除御史大夫。數月，轉兵部尚書。逾月，再表乞骸，不許。又上言曰：【略】乃授尚書右僕射致仕。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紀事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罷居尚書。

《唐國史補》卷中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又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又卷下 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年七歲，讀書至《牧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雲仙雜記》卷四 高郢夜課於豐亭，忽見一鼈在案上，視之石也。郢異其事，取千題散置楮中，禱祝令石鼈銜之以卜來事。既而鼈舉頭乃是《沙洲獨鳥賦》。題出，果然，其年首選。

《唐摭言·争解元》 高貞公郢就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州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歟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沉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

《唐會要·尚書省諸司下》 貞元十五年十月，高郢爲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以取聲名，唯務讌集，罕肄其業。郢性專介，尤疾其風。既領職，拒絕請托，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義，專考程試。凡三歲掌貢士，進幽獨，抑聲華，浮濫之風一變。

又《貢舉中》 自貞元十六年高郢掌貢舉，請權停考功別試，識者是之，自今始復。

藝文

元稹《和樂天高相宅》（存目）

白居易《高僕射》 富貴人所愛，聖人去其泰。所以致仕年，著在禮經內。玄元亦有訓，知止則不殆。二疏獨能行，遺跡東門外。清風久銷歇，迢此向千載。斯人古亦稀，何況今之代。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輩。惟有高僕射，七十懸車蓋。我年雖未老，歲月亦云邁。預恐耄及時，貪榮不能退。中心私自儆，何以爲我戒。故作僕射詩，書之於大帶。

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侍郎同宴蕭尚書亭子》（存目）

雜録

《文苑英華辨證》卷一 高郢《吳公子聽樂賦》，「馬弭毛而仰秣，魚疎鱗而躍浪。」按左思《吳都賦》：「馬弭髦而仰秣，魚竦鱗而上開。」則「毛」當作「髦」，「疎」當作「竦」。

《關中金石記》 《姜嫄公劉廟碑》貞元九年四月立，高郢撰文。

韋肇

論述

《瓢賦》 《賦話・新話三》：韋肇《瓢賦》云：「安貧所飲，顏生何愧於賢哉；不食而懸，孔父當嗟夫吾豈。」押「豈」字更妙合自然。

傳記

《舊唐書・韋貫之傳》 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

《新唐書・韋貫之傳》 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

杜牧《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

紀事

《南部新書》乙 韋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

釋泚

《游元象泊》 《唐詩歸・晚唐四》譚元春評：「澹然湖上心」，孤閑。鍾惺評：「方至今」，三字結得深。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僧泚，大曆時人。

崔巨

傳記

《新唐書・崔融傳》 孫巨，右補闕，亦有文。

著録

《金石録》卷八 第一千四百三，《唐永泰寺鐘銘》，崔巨撰，房集書。

又 第一千四百七，《唐絳州刺史李公德政碑》，崔巨撰，劉鈞八分書。

又 第一千四百二十五，《唐禹廟碑》，崔巨撰，段季展行書。

《寶刻叢編》卷二五宣州引《復齋碑録》 《唐宣歙觀察使薛邕去思頌》，唐崔巨撰，裴業分書并篆額，大曆十四年八月五日立建。

殷佐明

顔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前是顔渾、正字殷佐明【略】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

《元和姓纂・欣韻》 令德曾孫嘉紹，工書。嘉紹再從弟佐明，倉部郎中。

李白《酬殷佐明見贈五雲裘歌》（存目）

顔真卿、李萼、殷佐明、袁高、陸士修、蔣志《三言擬五雜組聯句》（存目）

李适 唐德宗

論述

《唐國史補》卷中 德宗晚年絶嗜欲，尤工詩句，臣下莫可及。

《宣和書譜》卷一 唐德宗諱适，代宗長子也。初在宗藩，譽望已著。性識強敏，一經於目，往往不待學而能。其所以自任者，亦復如此。齒胄之年，便爲統帥，既總萬機，頗勵精治道，思前王能事，以壯大猷。故羣臣章奏來，上即批答，筆無滯思，翰墨落落可觀。大抵唐以文皇喜字書之學，故後世子孫尚得遺法。至於張官置吏以爲侍書，世不乏人，良以此也。【略】觀其行書筆意，亦不愧前人云。

《唐詩紀事・德宗》 帝善爲文，尤長於篇什，每與學士言詩於浴堂殿，夜分不寐。

《唐音癸籤・評彙一》 德宗詩尚雅正。「松院靜苔色，竹房深磬聲」，最有稱。遠則王籍《耶溪》，近則常建《破山》，可與論其幽致。而氣體自穆，故非吟士可倫。

傳記

《舊唐書・德宗紀》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眞皇后沈氏。天寶元年四月癸巳，生於長安大内之東宮。其年十二月，拜特進，封奉節郡王。代宗即位之年五月，以上爲天下兵馬元帥，改封魯王。八月，改封雍王。時史朝義據東都，十月，遣上會諸軍於陝州，大舉討賊。十一月，破賊於洛陽，進收東都，河南平定。朝義走河北，分命諸將追之，俄而賊將李懷仙斬朝義首以獻，河北平。以元帥功拜尚書令，食實封二千戶，與郭子儀等八人圖形

凌煙閣。廣德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於太極殿。【略】(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上不康。【略】癸巳，會羣臣於宣政殿，宣遺詔：皇太子宜於柩前即位。是日，上崩於會寧殿，享壽六十四。甲午，遷神柩於太極殿。丙申，發喪，羣臣縞素。皇太子即位。永貞元年九月丁卯，羣臣上謚曰神武孝文，廟號德宗。十月己酉，葬于崇陵，昭德皇后王氏祔焉。

紀事

《册府元龜》卷四〇　德宗貞元元年，河東節度馬燧還太原，製《宸扆》、《台衡》二銘幷序。

又　四年三月甲寅，宴百僚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及內出舞馬，帝製序及詩，以賜羣臣，於是給御筆仍命屬和。九月癸丑，百僚宴於曲江，詔曰：「今日重陽，卿等遊賞，朕遙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衷，因制詩序，賜卿等一本。」仍令中書門下簡定文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其文武百僚及文士欲和者聽。翌日百僚畢和，帝考其詩，以劉太眞、李紓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頔四人爲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二人爲平等，李晟、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

又　六年三月庚子，百僚宴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之。

又　七年七月，帝幸章敬寺，賦詩序，皇太子在侍，進和兼題於壁，百僚畢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珏，請皇太子書帝詩序，刻石而塡之以金。

又　九年正月庚辰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帝賦退朝觀軍仗歸營詩，以示宰臣等。

又　十年九月十日，以重陽日宴賜百僚、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帝賦詩以賜百官。

又　十一年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曲江。帝作詩賜百僚，百僚畢和。辛亥退朝，召百僚詣延英，令中使宣喻曰：昨九日聊示所懷，文非工也，卿等屬和雅麗，深所加之。

又　十三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賜中書門下及百僚詩。

又　十四年二月，帝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仍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僚。

又　十七年二月朔，賜羣臣宴於曲江。帝命中使薛盈珍賜詩。九月重陽節，賜羣臣宴于曲江，命中使劉希昂宣慰，帝賜詩。

又　十八年九月重陽節，御製《豐年多慶九月示懷詩》以賜羣臣。

《唐詩紀事・德宗》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帝製詩，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

又　貞元中，昭儀節度李抱眞薦貝州宋廷芬之女若昭，召入禁中試文，帝咨美。帝每與侍臣賡和，若昭姊若莘等五人皆預，呼學士。

又　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爲詩，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錫茲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略】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今賜卿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于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于取捨，由是百寮皆和。

又　帝《章敬寺》詩：「松院淨苔色，竹房深磬聲。」時人傳誦。

又　帝九日作《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遣使持往。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德宗《貞元集要廣利方》五卷。

又《藝文志四》　《德宗集》(亡)。

藝文

元稹《望雲騅馬歌并序》　德宗皇帝以八馬幸蜀，七馬道斃。唯望雲騅來往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廐，臣稹作歌以記之。　憶昔先皇幸蜀時，八馬入谷七馬疲。肉綻筋攣四蹄脫。七馬死盡無馬騎。天子蒙塵天雨泣，巉巖道路淋

漓濕。崢嶸白草眇難期，聽洞皇泉安可入。朱泚圍兵抽未盡，懷光寇騎追行及。嬪娥相顧倚樹啼，鵷鷺無聲仰天立。圉人初進望雲騅，彩色顦顇衆馬欺。【略】君王自此方敢騎，似遇良臣久悽惻。

雜録

《唐國史補》卷上　德宗在東宮，雅知楊崖州。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玩。及即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頗倦。盧杞揣知而陰中之。

又　德宗幸梁洋，唯御騅馬號望雲騅者，駕還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廄中，貴戚多圖寫之。

又卷中　（德宗）每御製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兩頭置標，號曰排公，以中不中爲勝負也。

又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爲准敕惡詩。

又卷下　宋濟老于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因話録・宮部》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使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墓鴟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敕盡收此輩，卻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杜陽雜編》卷上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邱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鑑。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略】上以受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於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就。

鄭丹

《中興間氣集・鄭丹》　丹詩剪刻婉密，寶應中，獻二帝、兩后挽歌三十首，詞旨哀楚，得臣子之致。雖不及事，朝廷嘉之，解褐蘄州録事參軍。

《唐詩紀事・鄭丹》　丹，大曆間詩人。

朱放

論述

顧況《右拾遺吴郡朱君集序》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爲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瓊翛颯，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遊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爲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

《郯溪行却寄新別者》《大歷詩略》卷六：「頻行」五字黯然，不待下句。

《題竹林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絕》：唐汝詢曰：因遊寺而起憂生之嗟。語極跼促，幾同花落詩讖。蔣一葵曰：雖方外亦不可

易到，乃見其促。

《**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會有故不得往因贈之**》《容齋隨筆・詩中用茱萸字》：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人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子美二》：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少年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後人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爲善用故實也。《詩學規範・詩用茱萸》：劉夢得言：「茱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而有工否。」杜公云：「更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倣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句爲優。逮東坡先生有「酒闌何必看茱萸」之句，則又高出工部一等矣。

《**亂後經淮陰岸**》《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上》：徐用吾曰：亦平妥不俗。周珽曰：亂後人煙斷絕，雲水蕭條，一路所見所聞，惟有衰柳哀蟬，經行者豈無國破民亡之感。

《**送張山人**》《詩源辯體》卷三六：姚合《極玄》所選二十一人，共詩一百首，【略】七言絕三首而有朱放「知君住處足風烟」，則尤不曉云。

《**送魏校書**》《能改齋漫錄》卷五：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蓋學朱也，然二詩皆佳。

傳記

《**唐才子傳・朱放**》放，字長通，南陽人也。初，居臨漢水，遭歲歉，南來卜隱剡溪，鏡湖間，排青紫之念，結廬雲卧，釣水樵山，嘗著白屧羅，鹿裘筍屨，盤桓酒家。時江、浙名士如林，風流儒雅，俱從高義。如皇甫兄弟，皎、徹上人，皆山人良友也。大曆中，嗣曹王皋鎮江西，辟爲節度參謀。有《別同志》詩曰：「潺湲寒溪上，自此成離別。迴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雪。頻行識草樹，漸老傷年髮。唯有白雲心，爲向東山月。」未幾，不樂鞅掌，扁舟告還。貞元二年，詔舉韜晦奇才。特下聘禮，拜左拾遺，不就，表謝之。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放工詩，風度清越，神情蕭散，非尋常之比。集二卷，今行於世。

紀事

沈既濟《任氏傳》 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嘆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

《**宋高僧傳・唐餘杭宜豐寺靈一**》一跡不入族姓之門，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鴻漸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詠終日。

又《唐杭州靈隱山道標》 故與之深者有【略】中書舍人白公居易，隋州刺史劉公長卿，戶部侍郎丘公丹，外郎裴樞，祕閣嚴維，小諫朱放，越廉問薛戍，夕拜盧元輔【略】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

《**嘉定鎮江志・人物志**》朱放，字長通，居丹陽。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朱放詩》一卷。（字長通，襄州人，隱居剡溪。嗣曹王皋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

《**遂初堂書目**》《朱放集》。

《**郡齋讀書志・朱倣詩一卷**》右唐朱倣撰。倣字長通，襄陽人，隱居剡溪。嗣曹王皋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朱放集》一卷，唐右拾遺吳郡朱放長通撰。按《藝文志》云：「襄州人，隱居剡谿，貞元初召爲右拾遺，不就。」

藝文

劉長卿《朱放自杭州與故(里)相(里)使君立碑回因以奉簡吏部楊侍郎製文》 片石羊公後，淒涼江水濱。好辭千古事，墮淚萬家人。鵩集占書久，鸞回刻篆新。不堪相顧恨，文字日生塵。

皇甫冉《送朱逸人》（存目）

顧況《贈朱放》（存目）

戴叔倫《哭朱放》 幾年湖海挹餘芳，豈料蘭摧一夜霜。人世空傳名耿耿，泉臺杳隔路茫茫。碧窗月落琴聲斷，華表雲深鶴夢長。最是不堪回首處，九泉煙冷樹蒼蒼。

武元衡《夏日對雨寄朱放拾遺》 才非谷永傳，無意謁王侯。小暑金將伏，微涼麥正秋。遠山欹枕見，暮雨閉門愁。更憶東林寺，詩家第一流。

皎然《訪朱放山人》（存目）

雜録

顧況《送朱拾遺序》 楚天暮秋，衰草多霜。我送朱兄，置酒寒塘。他方有遺名之人，語出世之事。昔我大師居毗耶離方丈之室，以虛空量納諸群。有爲法而來，難於酬對。兄辯才者，精於語默。雪山有草，可生醍醐。上賢不自豐，故貧也，上智不任數，故樂也。言出以機，在心爲咎，故愼也。和平發中，金玉鏗鏘，如秋水之溢塘。殊不知長松倚空，遠鶴孤唳如朱兄也。將刀畫水，水中不斷，以道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以爲家？何水不可以泛舟？我送朱兄，浮于亂流，主明不在諫，故臣在瀾漫之遊。

梁肅《送朱拾遺赴朝廷序》 上將以道莅天下，先命大臣，舉有道以備司諫，故朱君長通有拾遺之拜。時議以爲明天子在上，百僚奉職於下，化既成矣，而猶廣獻納以通諷諭，聖人之心其至矣。初，長通以比興之文名震翰林，又以玄遠之志升聞天朝。其靜也，眄滄海以遂志，其動也，披白雲以受詔，吳中賢士大夫相賀不暇。長通方移疾，餌藥不出東山者三年。或曰：「以君之才之識，宜行而止，宜語而默，且君命召，其可以久乎？」由是不俟駕，亦不敢言病，獻歲之吉，涉江而西。夫宴息以弘道，由道以致遠，位在乎忠，道在乎辭，蓋拾遺之志如此。彼離別之難，秦吳之遠，前期之不易，皆付之樽中可也，又曷足置於心胸間！羣賢於是乎酒酣歌詩，以代雜珮之贈。

劉商

論述

綜論

武元衡《劉商郎中集序》 著歌行等篇，皆思入窅冥，勢含飛動，滋液瓊瓌之朗潤，濬發綺繡之濃華，觸境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清濟於洪流者也。今所編錄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著《胡笳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嶇驚畏之患，亦云至矣。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七言源出李巨川，雖泛散音多，而宮商中鐸。固當出「短李」一頭。胡笳拍意往託古，詞來切今。幽魄之音，端然易好。

分論

《胡笳十八拍》 《郡齋讀書志後志·胡笳十八拍一卷》：右唐劉商撰。漢蔡邕女琰爲胡騎所掠，因胡人吹蘆葉以爲歌，遂翻爲琴曲，其辭古淡，商因擬之，敍琰事，盛行一時。《對牀夜語》卷一：蔡琰雖失身，然詞甚古，如「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

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此將歸別子也。時身歷其苦，詞宣乎心，怨而怒，哀而思，千載如新，使經聖筆亦必不忍刪之也。劉商雖極力擬之，終不似，蓋不當擬也。《四溟詩話》卷一：《玉海》曰：《胡笳十八拍》四卷，漢蔡琰撰。幽憤成此曲，以入琴中。唐劉商、宋王安石、李元白各以集句效琰，好奇甚矣。

《**春日卧病**》《對牀夜語》卷二：「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前一首司空曙，後一首郎士元，皆前虛後實之格。今之言唐詩者多尚此。及觀其作，則虛者枯，實者塞，截然不相通，徒駕宗唐之名而實背之也。其前實後虛者，即前格也，第反景物於上聯，置情思於下聯耳。如劉長卿「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則始可以言格。若劉商「曉晴江柳變，春夢塞鴻歸。今日方知命，前年自覺非」，則下句幾爲上句壓倒。《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知命」、「覺非」，四字細潤。尾句脫灑。馮班評：腹聯只是五十講談耳，頷聯好。紀昀評：氣韻亦極修潔。無名氏（乙）評：浩浩自適，有誰羈得？

《**同徐城季明府遊重光寺題晃師壁**》《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蘭敗之後有幾種花開，此意甚深。紀昀評：第六句不甚可解。

《**送元使君自楚移越**》《唐詩摘抄》卷四：仕宦詩，無仕宦氣，只覺風趣可掬，與李頎《寄韓鵬》作俱可爲法。然今人與仕宦酬唱，恐非寥寥一絕能塞其意耳。朱之荆增評：末句即毛詩《甘棠》意，蓋以召公比元也。

《**送王永二首**》一　《竹莊詩話》卷一五：劉商《送王永歸東郭》【略】送人有依依之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上》：周明輔曰：別時山水，每過必思，何以堪此。吳山民曰：寄情他日，更深。周珽曰：以相送之處，想出別後情緒。《唐詩摘抄》卷四：君不共遊，則鳥空啼也，花空落也，水空流也，言己亦無復獨遊之興矣。

《**柳條歌送客**》《對牀夜語》卷三：劉商《柳》詩「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春風吹又長」，不如樂天《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語簡而思暢。

《**謝自然卻還舊居**》《升菴詩話・謝自然升仙》：謝自然，女仙，白日飛昇，當時盛傳其事。至長安，韓昌黎作《謝自然詩》，紀其跡甚著，蓋亦得於傳聞也。予近見唐詩人劉商集有《謝自然卻還舊居》一詩，云【略】觀此詩，其事可知矣。蓋謝氏爲妖道士所惑，以幻術賣遷他所而淫之，久而厭之，又反舊居。觀商詩中所云「仙侶招邀」，意在言外，惜乎昌黎不聞也。然則世之所謂女仙者，皆此類也。

《**醉後**》《後村詩話新集》卷六：劉商《醉後口號》云【略】余選晚唐數家詩既盡，又取儲光羲、崔國輔、楊衡、李端、于武陵、劉商、羊士諤七人一聯半句，以附益之，此七人非晚唐體。《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上》：周珽曰：前二句已得無拘無絆之樂，後二句更深一步，見此身終未能脫然世局。果能超越醉醒兩境，方是達生。

《**懷張璪**》《歷代名畫記》卷一〇：劉商，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少年有篇詠高情，工畫山水樹石。初師於張璪，後自造眞爲意。自張貶竄後，嘗惆悵賦詩曰：「苔石蒼蒼臨澗水，谿風裊裊動松枝。世間惟有張通會，流向衡陽那得知。」

傳記

《**唐才子傳・劉商**》商字子夏，彭城人。擢進士，累官比部員外郎，改虞部員外郎。數年，遷檢校兵部郎中，後出爲汴州觀察判官。辭疾挂印，歸舊業。商性好酒，苦家貧。嘗對花臨月，悠然獨酌，亢音長謠，放適自遂。賦詩曰：「春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樂府歌詩，高雅殊絕。擬蔡琰胡笳曲，鱠炙當時。仍工畫山水樹石。初師吳郡張璪，後自造眞。張貶衡州司馬，有惆悵之詩。好神仙，鍊金骨。後隱義興胡父渚，結侶幽人，世傳冲虛而去。可謂江海冥滅，山林長往者矣。有集十卷，今傳，武元衡序之云。

紀事

李華《**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祕書省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有武，忠於王室，推心馭下，佳績升聞，戴公仁明，思揚聖德。合

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以安。」

武元衡《劉商郎中集序》 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夏，眷予一先後之輩，睦予兩中外之親，緣情所鍾，愛亦加等。顧惟遭幸，秉國樞重，燮贊台衡之務，統臨井絡之人。其孤乃緘鐍遺文，提捧萬里，猥期序引，將佐詞林。予感悼故知，惻覽華藻，珠玉綴錯，清泠自飄，皆素所狎聞也，泫然涕下，不能自收。矧公遐情浩然，酷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好事君子，或持冰素，越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者寶之，雖楚璧南金，不之過也。晚歲擺落塵滓，割棄親愛，夢寐靈仙之境，逍遙玄牝之門。又安知不攀附雲霓，蛻迹巖壑，超然懸解，與汗漫游乎無間邪？【略】今所編錄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著《胡笳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嶇驚畏之患，亦云至矣。有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茂弟薦、河南豆盧峯、馮翊嚴紳、紳弟綬，及余伯舅，洎於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冑群族，雄詞麗句，遍在人間。予與司空嚴公，親結義深，相與編葺，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於樂章，且傳諸名士，庶幾不朽。忝以宿姻舊好，撫事追書，故言之不讓也。

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

《太平廣記》卷六引《仙傳拾遺》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令。而篤好無爲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術，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卜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鬻樵，有术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閑步杖策，逍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藂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眞术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术，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彊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爲九海總司，居列眞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

又卷四六引《續仙傳》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切。每嘆光陰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官，何益于己。古賢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東遊。入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方賣藥，聚衆極多。所賣藥，人言頗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爲勸。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城街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勸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乃開囊視，重紙裹一葫蘆子，得九粒藥，如麻粟。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當遊之時，愛畧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爲地仙矣。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 劉商官爲郎中，愛畫松石樹木，性格高邁。時有畢庶子，亦善畫松樹木石，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絕妙。」

《咸淳毘陵志·人物五》 劉商，彭城人。第進士，歷尚書郎。性沖澹，以病免。東遊茅山，至義興張公洞罨畫溪，極愛賞，遂隱湖洑渚。後樵者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知所終。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商詩集》十卷。（貞元比部郎中）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劉商集》。

《郡齋讀書志後志·胡笳十八拍一卷》 右唐劉商撰。

《直齋書錄解題·雜藝類》《大胡笳十九拍》一卷，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沈家譜，不可曉也。

又《總集類》《四家胡笳詞》一卷，蔡琰、劉商、王安石、李元白也。

又《別集類上》《劉虞部集》十卷，唐虞部郎中劉商子夏撰，武元衡爲之序。【略】《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宋史・藝文志七》《劉商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集類・別集》《劉商詩》十卷。

雜録

《觀林詩話》 沆瀣，王逸《楚辭》注云：「北方半夜之氣。」唐劉商《白角樽歌》云「或謂輕冰盛沆瀣」，注云：「海氣也。」

《圖繪寶鑑》卷二 劉商，爲郎中，性格高邁，愛畫松石人物。初師張藻，後自造眞爲意。有《觀弈圖》，石刻，行於世。

《少室山房筆叢・華陽博議上》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略】唐孫思邈、王方慶、顏眞卿、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羅隱、沈汾、劉商、王叡。

又《玉壺遐覽三》 二劉商，一唐詩人，作《胡笳十八拍》者，見《紀事》《品彙》《樂府》諸書。一中山靖王後，舉孝廉，出仕，因學道得仙，見《太平廣記・神仙類》。《仙鑑》以得仙者即唐詩人，恐誤。然《廣記》亦錄唐劉商，必有一譌。

古之奇

《唐才子傳・古之奇》 之奇，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洪源下及第，與耿湋同時。嘗爲安西幕府書記，與李司馬端有金蘭之好。工古調，足幽閑淡泊之思，婉而成章，得名藝圃，不泛然矣。詩集傳於世。

李端《送之奇赴涇州幕（時從馬僕射辟）》 疇昔十年兄，相逢五校營。今宵舉盃酒，隴月見軍城。堠火經陰絕，邊人接曉行。殷勤送書記，強虜幾時平。

耿湋

論述

綜論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耿湋多佳句，《山行》云：「花落尋無徑，雞鳴覺有村。」《贈僧》云：「月上安禪久，苔生出院稀。」如「強飲沽來酒，羞看讀了書」，如「艱難爲客慣，貧賤受恩多」，皆可錄。

《唐才子傳・耿湋》 詩才俊爽，意思不羣。似湋等輩，不可多得。

《詩源辯體》卷二一 耿湋、崔峒五言，入錄者既少，而七言律、絕，亦不多得矣。

又 五言律，峒如「陶令之官去」，七言律，端如「青春都尉」，湋如「蕭關掃定」；七言絕，湋如「雖言千騎」等篇，句法音調，亦如晚唐。

徐獻忠《唐詩品》 詩不深琢削，而格調自勝，不加繪飾，而詞旨自華。古詩數篇，頗近魏晉。要之，生有高性而寡夙學者也，然當世學子，雖復精思遠詣，固當心靈相下。

《唐音癸籤・評彙三》 耿拾遺（湋）詩舉體欲眞。「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疏」，淺言偏深世情。《上第五相公》八韻，宛致可憫，時訝其不當作，何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耿湋》 耿湋詩善傳荒寂之景，寫細碎之事，故鍾、譚表章皆當，無失入者。至其所遺，如「暮雪餘春冷，寒燈續晝明」，深肖山寺。「幾度曾相夢，何時定得書」，酷似懷人之緒。《沙雁篇》尤有寄託，中聯云「還塞知何日，驚弦亂此心。夜陰前侶遠，秋冷後湖深」，讀之令人淒然。

《大歷詩略》卷四 耿拾遺詩，意境稍平，音響漸細，而說情透漏，尚不減

盧允言諸子。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其源出於孟浩然、劉長卿。淡靄春雲，淵澄秋水。「長雲迷一雁，漸遠向南聲」，則發端神遠，雖猶常語，自足緣情。《發南康》一首，乃大似小謝。

分　論

《發南康夜泊灩石中》《唐詩鏡》卷三三：老氣。

《之江淮留別京中親故》《唐風定》卷一四：高渾如此，起語尚協前規。《大歷詩略》卷四：起境能以故爲新，頸聯寫得足，下句更自然，一結可慨。由今觀之，彼諸侯爲誰？而客卿如耿者，姓字尚存。《唐詩箋要》卷六：耿君有「接菓移天性」之句，不獨概括種植至理，並得漆園「馬蹄」妙旨。

《華州客舍奉和崔端公春城曉望》《升庵詩話・儲詩》：耿湋詩「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霞生」，此即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唐詩鏡》卷三三：三、四新嫩，六語足痛。

《代宋州將淮上乞師》《唐詩鏡》卷三三：三、四實歷，境成。

《秋晚卧疾寄司空拾遺盧少府》《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藥方自佳，但藥既陳朽則不效，非方之罪也。上一句亦稱。紀昀評：此種總是小樣。又：怨二人不相存問，措語頗激。無名氏(乙)評：落墨非率爾。

《贈海明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中兩聯皆下句勝上句。馮班評：第四好。何焯評：落句自比。紀昀評：三、四究竟上句勝下句。許印芳評：「行」，去聲。

《東郊別業》《升庵詩話・儲詩》：耿湋詩「晚雷期稔歲，重霧報晴天」，皆用老農占驗語。《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中四句皆工，後聯尤新。紀昀評：結淺率。

《早朝》《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湋，大曆中左拾遺，詩平正。馮舒評：較岑、杜，次聯便覺寒儉。陸貽典評：三、四佳句也，然較之嘉州、工部，便覺氣象寒儉。又：落句好，與「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一列。何焯評：尚未入朝，故只叙「早」字。題無大明宮字樣，不得執賈、杜、王、岑譏其寒儉也。又：末二句鈎勒甚清。紀昀評：後四句頗有晏朝之諷，非寫景也。許印芳評：此評是。妙在渾含不露。無名氏(乙)評：清映無蒙氣。《詩學全書》卷三：俱言入朝之景。《甚原詩說》卷一：對法不可合掌，如一動必一靜，一高必一下，一縱必一橫，一多必一少，此類可以遞推。如耿湋「冒寒人語少，乘月燭來稀」，「稀」、「少」合掌。

《春日即事二首》二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荆公選唐詩不取此首，豈謂三、四淺近？然實近人情。孟浩然「多病故人疏」，尤有氣耳。「沽來」、「讀了」等字，格卑。馮班評：取捨正不在此。無名氏(甲)評：又有《登第詩》：「童僕生新敬。」即此意也。紀昀評：淺近之語，有不近人情者。杜荀鶴「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句，何嘗非實語乎？又：謂格卑，此論卻是。《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三、四語當時傳誦。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時有神。」此云「差看」，言讀破者之少也。《大歷詩略》卷四：第三即杜子美「飢寒奴僕賤」也，第四句較孟襄陽「多病故人疎」，又一種況味。《詩境淺說》乙編：「家貧童僕慢，官罷友朋疏。」此慨世情涼薄而發，雖閱透人心，而語太說盡，不如戴叔倫「客久見人心」五字，語極蘊藉。戴有「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閒」句，如空山老衲，深坐白雲，閱盡衆生擾擾也。

《贈田家翁》《四溟詩話》卷一：耿湋《贈田家翁》詩：「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閒。」此寫出村居景象。但上句語拙，「朝」、「晝」二字合掌。若作「田家閒晝雨，蠶屋閉春寒」，亦是王孟手段。《載酒園詩話・謝榛詩家直說》：謝茂秦論詩，不顧性情義理，專重音響，所謂習制氏之鏗鏘，非關作樂之本意也。其糾摘細碎，誠有善者，亦多苛僻。漫列數條：如論耿湋《贈田家翁》詩曰「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閒」，謂上句語拙，「朝」、「晝」二字合掌。愚意「朝」者凌晨也，「晝」則卓午也，何爲合掌？蠶屋因曉寒而閉，非竟日不開也。田家當晝雨而閒，雨止則仍復作務，寧嬉坐竟日乎？此可謂妄生瘡痏矣。

《與清江上人及諸公宿李八昆弟宅》《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五、六工緻。

《春日即事》《唐詩歸・中唐三》：「接果移天性」鍾惺評：瑣瑣細事，下語厚重如此。

《邠州留別》《詩源辯體》卷二一：五言律，【略】湋如「艱難爲客慣，貧賤受恩多」等句，亦入晚唐。

《酬暢當》《三體唐詩》卷六高士奇輯注：「同游漆沮後」，《輿地廣記》

曰：漆沮不一，惟雍州富平縣石川河乃禹貢漆沮。

《留別解縣韓明府》《唐詩歸・中唐三》：「閒人州縣厭，賤士友朋譏」，譚元春評：深於遊道之言。

《遊鍾山紫芝觀》《唐詩鏡》卷三三：「雲間石路重」，「重」字得景。《詩學纂聞・律詩通韻》：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如【略】耿湋《紫芝觀》五律乃冬韻，首聯用「風」字，則東韻也。

《登沃州山》《詩鏡總論》：耿湋「小暑開鵬翼，新蓂長鷺濤」，其語翠色可摘。《唐詩鏡》卷三三：三、四新異。

《寒蜂採菊蕊》《唐詩歸・中唐三》：「帶聲來蕊上，連影在香中」鍾惺評：「帶聲」細甚，下句之妙卻又在「在香中」三字。

《詣順公問道》《詩學纂聞・律詩通韻》：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必是唐韻原是如此，非屬通韻。如耿湋《詣順公問道》五律之末聯，【略】俱用東韻，而有「宗」字。

《人塞曲》《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將帥富貴如此，然千百人無一人也。馮舒評：宋人除「西崑」外，不能道隻字。馮班評：宋人動手不得。又：「樓上」句用平原事，妙。又：結二韵用意。查慎行評：三、四生而勁。紀昀評：第三句「銷」字費解，第七句「姝姬」二字生。《大歷詩略》卷四：三、四壯健，落句有韻味，見身分。

《省試驪珠詩》《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是日重泉下，言探徑寸珠。」重淵，避唐諱故曰重泉。探，取也。徑寸珠，謂珠之大徑一寸也。首二句從探珠說入。「龍鱗原不逆，魚目也應殊。」龍頷有逆鱗，攖之殺人。珠在頷下而能探之，故曰原不逆。魚目雖能混珠，而究竟有別，故曰也應殊。二句，上承出驪龍，言探之妙；下言珠之美。「掌上星初滿，盤中月正孤。」二句寫珠之形質。星月，蓋陰言珠也。「酬恩光莫及，照乘色難踰。」酬恩用隋侯之珠事，照乘用梁王之珠事。二句寫珠之光彩。「欲問投人否，先論按劍無。」言欲問暗中之投人與否，先論道上之按劍有無。二句言珠之知遇。「儻憐希代價，敢對此冰壺。」二句以干請意作結。冰壺喻主司之明。此詩言是日于重泉之下，言探此徑寸之珠，龍有逆鱗，今得探之自不爲逆，應與魚目懸殊也。倘置之掌上，如星光初滿，放之盤中，如月輪正孤，即昔日酬恩之光，亦自莫及，照乘之色亦難喻比。乃欲問其投人，先論其按劍。蓋無因至前，則人必驚愕。倘有憐此希代之價者，敢對此冰壺之能鑑也。李氏曰：龍鱗一聯確切驪珠，掌上以下皆切珠字，而辭氣光彩動人，眞造五鳳樓也。

《上裴行軍中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滅胡後卻已是閉閣，寫上相威德千言不盡者，此便只以二字了之，眞是奇情大筆也。又加寫「陰陰日曛」四字，見閣門深沉，乃如九淵。又加寫一「復」字，見自閉之後，永無消息。蓋上相不如此，便無處功名之法，且先是亦已無制必勝之法也。三、四寫戰馬、寫老將，又妙。若只用來寫滅胡，便神彩亦有限，今卻用來寫閉閣，其神彩眞乃無限。須知十四字都在「陰陰日復曛」五字之中，故妙不可說也。（後解）五寫四郊多備，六寫內地燕樂，便翻古文出則方叔召虎，入則周公召公二語來作好詩，妙，妙。「莫道」下十二字爲一句，言古人未可獨步於前也。《大歷詩略》卷四：此不勝功成身退之感，五、六正對針次句。

《送友人遊江南》《三體唐詩》卷四高士奇輯注：「潮聲偏懼初來客」，《叢語》曰：海潮來皆有漸，惟浙江潮來如山岳，震如雷霆，可畏。「漠漠煙光漁浦晚」，《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青青草色定山春」，《杭州郡志》：定山在錢塘南四十七里。潮至此抑聲，過此復怒。《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海味應甘久住人」，「應」俗本作「唯」，誤。祇覺有生趣。「漠漠烟花前浦晚，青青草色定山春。」前浦、定山俱地名。

《長門怨》《隨園詩話》卷一五：唐耿湋《長門怨》云：「聞道昭陽宴」。【略】按：昭陽爲成帝時趙氏姊妹所居，與武帝之陳后長門無涉。

《秋日》《對牀夜語》卷四：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之外，極少佳者。今偶得四首，漫錄於此。《玉階怨》云：【略】《拜月》云：【略】《蕪城懷古》云：【略】《秋日》云：「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前二篇備婉孌之深情，後兩首抱荒寂之餘感。《竹莊詩話・雜編五》：二首狀野思。《唐風定》卷二〇：得摩詰輞川詩意。《而庵說唐詩》卷九：前二句，是巷無居人；後二句，是空谷足音。睹此秋日，能無離索之感！《養一齋詩話》卷一：《唐人萬首絕句》，其原本不爲不富，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簡出，如【略】耿湋「返照入閭巷」，【略】皆天下之奇作，而悉屏不登，何也？《詩境淺說續編》：往者麥秀之歌，黍離之什，乃採蕨遺民，過舊京而憑弔，宜其音之哀以思也。作者於千載下，望古遙集，百憂齊來。詩言夕陽深巷之中，抑鬱更共誰語？乃出游以寫憂。但見古道荒涼，寂無人迹，往日之楚存凡喪，項

滅劉興，以及鍾鳴鼎食之家，璧月瓊枝之地，都付與水逝雲飛，所餘殘狀，唯禾黍高低，在西風落照中，動搖空翠，可勝嘆耶！

《古意》《載酒園詩話又編·耿湋》：此詩（「雖言千騎上頭居」）直而溫，怨而不怒，當共《秋日》詩爲集中之冠。

《寒蜂採菊蕊》《唐詩箋要》卷六：「帶聲在香中」五字，極爲伯敬所賞。按《詩歸》酷好要眇玄澹之旨，而於醇古篤厚者多遺焉。予向嫌其矯枉過正。如此等詩入選，又覺近情着己。

傳記

《極玄集·耿湋》或作緯。寶應二年進士，官至左拾遺。

《唐才子傳·耿湋》湋，河東人也。寶應二年洪源榜進士，與古之奇爲莫逆之交。初，爲大理司法。充括圖書使來江、淮，窮山水之勝。仕終左拾遺。詩才俊爽，意思不羣。似湋等輩，不可多得。詩集二卷，今傳。

紀事

梁肅《送耿拾遺歸朝廷序》國家方偃武事，行文道，命有司修圖籍。且慮有闕文遺編，逸詩墜禮，分命史臣，求之天下。【略】拾遺耿君，於是乎擁輕軒，奉明詔，有江湖之役。黽勉已事，將復命闕下。七月乙未，改轅而西，將朝夕論思，左右帝辰。用廣夫天祿石渠之籍，託諷於吟詠情性之作。當堯舜之聰明，魏丙之謨猷，以拾遺之才之美，其翰飛遠邇，不可度已。衆君子蓋將賀不暇，彼吳秦離別，於我何有，作者之志，小子承命而序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耿湋詩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耿湋詩》三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耿湋詩》一卷。

《絳雲樓書目·唐詩類》《耿湋詩集》一冊二卷。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耿湋詩集》二卷。明翻宋本，唐耿湋撰。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

藝文

劉長卿《送耿拾遺歸上都》（存目）

棗系《山中贈耿拾遺湋兼兩省故人》（存目）

嚴維《酬耿拾遺題贈》（存目）

戴叔倫《送耿十三湋往遼海》（存目）

盧綸《留別耿湋侯釗馮著》（存目）

李端《早春夜集耿拾遺宅》（存目）

司空曙《冬夜耿拾遺湋使江南括圖書》（存目）

雜録

《唐詩紀事·雍陶》唐詩人最重行卷，陶首篇上裴度，或云耿湋行卷首篇上第五琦，遂指爲二子邪正。雖然，方琦未有釁時，上詩亦何足多怪。

《老學庵筆記》卷四 唐拾遺耿湋《下邽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同官》詩云：「歸報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穟欲蠶眠。」蓋用湋語也。

《國雅品·士品一》徐方伯幼文，詞彩遒麗，風韻淒朗。殆如楚客叢蘭，湘君芳杜，每多惆悵。《皋亭山作》，全佳處當似耿湋。

《詩藪外編·唐下》嘉、隆類刻《十二家唐詩》，盛行當世。【略】近又類中唐諸名家，而雜以賈島、張籍等，殊謬。余細酌，當以隨州、蘇州、錢起、李端、盧綸、韓翃、李益、耿湋、司空曙、李嘉祐、皇甫兄弟爲一編。惜湋才不稱，

益時稍後，曾集寥寥耳。

《**歷代詩話・漢魏六朝・泉明**》 吳旦生曰：《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海錄碎事》云：「齷齪東籬下，泉明不足群。」淵明，一字泉明。《野客叢書》謂：非一字泉明也，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也。《顏氏家訓》云：高祖諱淵，淵字盡改爲泉字，龍淵爲龍泉。【略】余觀耿湋詩「何事學泉明」，李白詩「酣歌一夜送泉明」，韓翃詩「聞道泉明居止近，籃輿相訪會淹留」，皆爲此也。

鄭錫

《**送客之江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著雨則帆重，體物之妙在一「低」字。

《**日中有王字賦**》《賦話・新話二》：唐鄭錫《日中有王字賦》云：「其初見也，昭昭彰彰，流晶曜芒，若神龍負圖兮，呈八卦於羲皇；其少登也，發色騰光，乍見乍藏，狀靈龜銜書兮，錫九疇於夏王。」寫王字最典切，唐人律賦中最發皇者。

《**長樂鐘賦**》《賦話・新話三》：唐鄭錫《長樂鐘賦》中云：「夫其逐吹含空，驛煙驛霧，徘徊宮闕，演漾官署，虎嘯空中，龍吟何處？近從丹庭之空，遠盡青門之樹。拂之以劍，思利器之一揮；擊之以莖，歎清音之難遇。豈獨稱堯氏於周典，發鯨魚以漢賦。」能以盛氣舉之，對偶之跡都化，唐人律賦中，唯此君能以氣勝。

《**正月一日含元殿觀百獸率舞賦**》《賦話・新話四》：唐鄭錫《正月一日含元殿觀百獸率舞賦》，率用題字，而獨遺「月」字不叶，于兩者皆不合。至其典麗而雄偉，則律賦中煌煌大篇矣。

李翺《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則墓誌銘》 長女壻禮部員外鄭錫。

《**唐詩紀事・鄭錫**》 李端、司空曙皆錫友也。錫登寶應進士第，寶曆間爲禮部員外郎。

李嘉祐《與鄭錫遊春》 東門垂柳長，回首獨心傷。日暖臨芳草，天晴憶故鄉。映花鶯上下，過水蝶悠颺。借問同行客，今朝淚幾行？

李端《雜歌呈鄭錫司空文明》（存目）

司空曙《送鄭錫》（**曙曾事此公季父**） 漢陽雲樹清無極，蜀國風煙思不堪。莫怪別君偏有淚，十年曾事晉征南。

韋夏卿

呂温《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右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略】公生而岐嶷，弱而老成。渾粹不散，清明虛映。朱絃遺音，而宮商自韻。大圭不琢，而符彩益發。邈矣天爵，爛乎人文。鼓鐘之聲日遠，鄉曲之譽來逼。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弟正卿以賢良偕徵，策入異等。冥鴻雙舉，當代榮之。授高陵主簿，遷監察御史，改殿中內供奉、東都留守判官，即拜東臺殿中侍御史。參畫惟允，持繩不回。河洛之間，風聲尚在。德宗躬決庶政，本於尚書，責成曹郎。綜練材實，薦出方伯，時超貳卿。二十年間，斯爲極選。公由是前後遷刑部、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奏議推美，彌綸成績，南宮之故事存焉。於時戡復日近，勳勤者衆。都市惰游，盡垂金組；邦畿豪奪，半賜丹書。輕禽逸於疎網，悍馬駭於柔轡。上思懲抑，必假良能。公由是前後歷奉天、長安二縣令。仁護鰥惸，智鈐豪右，輿人之道詠在焉。望由實濟，任以望重，選曹未幾，遷給事中。既居駮正之司，不撓當官之論。屬東歲歉，俾乂惟難，出爲常州刺史。【略】輟拜京兆尹。德刑交修，寬猛相濟。匪設鉤距，物無遁情。匪曜鋒鋩，機無滯斷。浩穰之理，不肅而成。不求無不欺之吏，吏自以爲不能欺矣。俄改太子賓客。辭劇就閒，圖南之勢一息；選德求舊，居東之命惟重。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略】今上嗣統，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方入諧僉屬，毗贊大化，不幸嬰疾，表求退頤。優詔除太子少保，冀其休復，將有後命。神祇竟昧，藥禱無眞，以元和元年三月十二日，薨於東都履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寵贈尚書左僕射。【略】不好臧否，而鑒識超倫。與故相國齊江西映、穆宣州贊、贊弟侍御史員爲文章道義之友，可以視其所親矣。今吏部郎中扶風寶羣，抗迹毗陵，退身進道，公三揖郡榻之上，一振天墀之下，不數歲間，蔚爲重器，可以視其所與矣。分正東郊，開府

辟土，則有今右司郎中燉煌段平仲、倉部員外郎安定皇甫鎛、禮部員外郎清河張賈，洎京兆尹韋詞、隴西李景儉、中山衛中行、平陽路隨，皆羣彥之秀出，一時之高選，可以觀其所任矣。加以志尚幽遠，冥搜好古，所居第必有松石之致。退公暇日，常以圖籍自娛，一字愜心，金玉不顧。片言同趣，布褐無間。亹亹然若見道之所存，陶陶然不知歲之云晏。於戲！策名從事，四十餘年，朋友罕聞得喪之言，家人莫見喜愠之色，坦懷以處，推分而行。無怨於人，人亦無怨；無猜於物，物亦無猜。履信順以優游，保福祿而終始，其名敎之大雅者歟？

《舊唐書・韋夏卿傳》（存目）

《大唐傳載》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語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後竟如其言。又：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鎭，唯止於東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鎛皆爲宰相，張尚書賈，段給事平仲、衛大夫中行、李常侍翺、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名知人矣。

《南部新書》甲　韋夏卿與弟正卿大曆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

綦毋誠《同韋夏卿送顧況歸茅山》（存目）

權德輿《韋賓客宅與諸博士宴集》（存目）

孟郊《題韋少保靜恭宅藏書洞》（存目）

元稹《韋氏館與周曜客杜歸和泛舟》（存目）

又《陪韋尚書丈歸履信宅因贈韋氏兄弟》　紫垣騶騎入華居，公子文衣護錦輿。眠閣書生復何事，也騎羸馬從尚書？

李紳《過吳門二十四韻》注　貞元中，余以布衣多遊吳郡中，韋夏卿首爲知遇，常陪宴席。段平仲、李季何、劉從周、綦毋咸十餘輩日同杯酒。及余以大和七年領鎭會稽，則當時賓客羣吏樂徒寺僧里客無一人存者，至於韋公子凋喪略盡。

蔣防《霍小玉傳》　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游。人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花。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

許孟容

《舊唐書・許孟容傳》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趙贊爲荆、襄等道黜陟使，表爲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從事，四遷侍御史。【略】遂表孟容爲濠州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外郎。【略】遷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略】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略】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爲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禮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略】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太常卿爲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

《新唐書・許孟容傳》（存目）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常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

《唐會要・帝號上》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略】哀冊文（刑部侍郎許孟容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元和刪定制敕》三十卷（許孟容、韋貫之、蔣乂、柳登等集）。

《宋史・藝文志八》　許孟容《謝亭詩集》一卷。

李益《答許五端公馬上口號》（存目）

劉禹錫《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存目）

又《奉和許閣老酬淮南崔十七端公見寄》（存目）

又《奉和許閣老奉後慈恩寺杏園看花同用花字口號（時德輿當值）》（存目）

又《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國家尚用兵車之會，且思磐石之固，俾賢王秉旄節，主江西諸侯，辟書四下，大搜雋望，公範拂拭縫掖，從容長裾，

赴知己之命，伸丈夫之志，固當酌六經精義，以贊軍政，俾介冑之下，禮讓興行，且以中庸明誠之根本，覃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發硎投刃，固在於遠者大者，庸詎知今茲一舉，非圖南之羊角耶？

又《月夜泛舟重送許校書聯句序》 公範持江西辟書，駕言即路。其出處之跡，與婉婉之畫，鄙人不腆，已爲之序引。且吳抵鍾陵，二千里而遙，凡我諸生，愴離讌之不足，故再徵斯會。秋月若畫，方舟泝沿，笑言不譁，引滿造適。公範乃握管作三字麗句，僕與二三子聯而繼之，申之以四五六七，以廣其事。如其風煙月露，與行者居者之思，各見於詞。

《寶刻叢編》卷七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錄》 《唐尚書省郎官題名石記》，唐許孟容撰後序【略】貞元十五年。

又卷一〇河中府引《集古錄目》 《唐冠軍將軍烏承玼碑》，唐左散騎常侍、河南尹許孟容撰。【略】此碑不完，纔有其半，不見所立年月。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十，《唐尚書省新脩記》，許孟容撰，鄭餘慶正書，袁滋篆。元和八年正月。

又 第一千七百九，《唐右僕射裴耀卿碑》，許孟容撰，歸登八分書并篆。元和七年十一月。

《寶刻類編》卷四歸登 《少保趙昌碑》，許孟容撰，（歸登）八分書并額，元和十年，洛。

李冶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李季蘭》 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蘭則不然，形氣既雌，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蓋五言之佳境也。上倣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嫗。

《唐詩紀事・李季蘭》 劉長卿謂李季蘭爲女中詩豪。

《唐才子傳・李季蘭》 論曰【略】中間如李季蘭、魚玄機，皆躍出方外，修清淨之教，陶寫幽懷，留連光景，逍遙閑暇之功，無非雲水之念。與名儒比隆，珠往瓊復，然浮豔委託之心，終不能盡，白璧微瑕，惟在此耳。

《詩藪外編・唐下》 唐宮闈能詩者：徐賢姬、上官昭容、宋若照姊娣、李季蘭、魚玄機、杜羔妻、寇坦母、張窈窕、鮑君徽、薛濤、花蕊輩。然皆篇什一二，遠出當時文士下，非漢魏婦人比也。

《唐音癸籤・評彙四》 李冶、魚玄機、薛濤，女德正同。李「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及《聽琴》一歌，並大曆正音。

《詩筏》 唐詩大振，婦女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詠。婦女則李季蘭有詩豪之譽，薛濤有校書之稱，魚玄機、徐月英各著詩集，非煙、崔仲容並騁儷詞，然桑、濮之音耳。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薛濤李冶詩集二卷》 冶詩以五言擅長，如《寄校書七兄》詩、《送韓揆之江西》詩、《送閻二十六赴剡縣》詩，置之大曆十子之中，不復可辨，其風格又遠在濤上，未可以篇什之少棄之矣。

《瀛奎律髓刊誤》 唐女道士詩，當以李冶爲第一，（魚）玄機不能及也。

分論

《寄校書七兄》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遠水浮仙棹」二語，幽閑和適，孟浩然莫能過，寧可以婦人童子忽之。《唐詩評選》卷三：李冶《寄校書七兄》，託意遠，神情密，平緩而有沉酣之趣。班、蔡以後，惟此爲足當詩，鮑令暉、沈滿願猶妝閣物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律下》：周敬曰：五六用事入化。唐汝詢曰：三四不必對偶，神韻自逸。吳山民曰：何物女子，有此詞意兩至語。周珽曰：前四句叙闊別之情，因其淹留，想及寂寥也。後四句致懷念之殷，冀其使便，無忘裁答也。按：季蘭與劉文房輩聯社烏程，故有此寄。末蓋以明遠之妹自居也。又二詩前聯俱不對，簡明，輕捷。《名媛詩歸》卷一一：聲律高亮，即用虛字，亦自得力，此全在有厚氣耳。用事不

膚不淺，自然情致，只「遠水」、「寒星」，略涉意便妙。《唐風定》卷一二：工鍊造極，絕無追琢之跡。《唐詩快》卷七：竟是詞壇老手。《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律凡例》：閨閣之詩，不能與士大夫爭勝，以其學力終淺也。獨李冶「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比同時所稱劉長卿「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錢起「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郎士元「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韓翃「潮聲當晝起，山翠近南深」，皇甫冉「岸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于良史「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等句，殆皆有過無不及。中興高步，若準周才之例，吾必以作者與焉。《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如【略】李冶之「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略】之類是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不求深邃，自足雅音。

《寄朱放》《名媛詩歸》卷一一：情敏，故能豔發，而迅氣足以副之。他人只知其蕩，而不知其蓄。所蓄既深，欲其不蕩，不可得也，凡婦人情重也，稍多婉轉，則蕩字中之矣。

《送韓揆之江西》《名媛詩歸》卷一一：深情則語特寄耳，只四十字中，往復難盡。想其直書別況，全不作怨恨語，而怨恨之氣，自有忿然不平在。

《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名媛詩歸》卷一一：清適轉變，亦不必委曲艱深。觀其情生氣動，想見流美之度。《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下》：蔣一梅曰：言言來自題外，言言說向題上，大是神王。徐中行曰：情思好。周珽曰：首尾照應有情，狀曲聲如畫。詞格流暢老練，眞是天花亂墜。《唐詩快》卷七：此詩似幽而實壯，頗無脂粉習氣。

《相思怨》《名媛詩歸》卷一一：直語能轉，便生出情來，此全從靈氣排宕耳。《唐詩快》卷五：天下有相思之女道士乎？又：此女冠之彈相思曲，亦猶之任夫人之書相思字耳。但幸而書遇好風，則心與字俱圓，不幸而曲怨滿目，則腸與絃俱斷。相思海中苦樂固天淵耶。

《八至》《名媛詩歸》卷一一：字字至理，第四句尤是至情。《唐詩快》卷一四：六字出自男子之口，則爲薄倖無情，出自婦人之口，則爲防微慮患，大抵從老成歷鍊中來，可爲惕然戒懼。

《恩命追人留別廣陵故人》《名媛詩歸》卷一一：不似留別詩，卻渾渾成篇，移動不得他處，如此體裁，妙甚。

《偶居》《名媛詩歸》卷一一：妙在全不似題，一欲着題，便入庸流一路去矣。

傳記

《唐才子傳・李季蘭》季蘭，名冶，以字行，峽中人，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蕭散，專心翰墨，善彈琴，尤工格律。當時才子，頗誇纖麗，殊少荒豔之態。始年六歲時，作《薔薇詩》云：「經時不架卻，心緒亂縱橫。」其父見曰：「此女聰黠非常，恐爲失行婦人。」後以交游文士，微洩風聲，皆出乎輕薄之口。夫「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蘭則不然。形器既雌，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時來往剡中，與山人陸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嘗有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其謔浪至此。【略】天寶間，玄宗聞其詩才，詔赴闕。留宮中月餘，優賜甚厚，遣歸故山。評者謂：「上比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媼。」有集，今傳於世。

紀事

《奉天錄》卷一　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朱)泚詩，言多悖逆，故闕而不錄。皇帝再尅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學嚴巨川，有詩曰：『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遂令撲殺之。

《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引《玉堂閑話》　李季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作詩《咏薔薇》，其末句云：「經時未架卻，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爲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

《中興間氣集・李季蘭》　嘗與諸賢集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之疾。乃誚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座大笑。論者兩美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一一　《李季蘭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李季蘭集》一卷，唐女冠，與劉長卿同時。相譏調之語見《中興間氣集》。

《**宋史・藝文志七**》《李季蘭詩》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薛濤李冶詩集二卷**》薛濤，蜀中妓。李冶，烏程女道士。濤與元稹相唱和，冶亦嘗與劉禹錫遊，皆中唐人也。《書錄解題》載薛濤詩一卷，李冶詩一卷，今皆不傳。此本皆後人鈔撮而成【略】冶集僅詩十四首，然其中《恩命追入留別廣陵故人》一首，詳其詞意，不類冶作，殆好事者欲哀冶詩與濤相配，病其太少，姑摭他詩足之也。

《**壬子文淵閣所存書目・總集類**》《薛濤李冶詩集》二卷（一冊，補鈔）。

《**八千卷樓書目・總集類**》《薛濤李冶詩集》二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三家閨閣詩錄本。）

藝文

朱放《別李季蘭》 古岸新花開一枝，岸傍花下有分離。莫將羅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腸斷時。

皎然《答李季蘭》 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

雜錄

《**國雅品・閨品**》 昔劉長卿謂李季蘭爲女中詩豪，余亦稱朱（靜菴）爲閨品之豪者。

又 王素娥《錢塘喜晴》云：「試看小舟輕似葉，載將山色過西陵。」思朗致新。季蘭之後，又得一俊媛。

《**詩藪外編・唐下**》 武媚娘尼僧，長髮至皇后，楊太眞女冠，入宮至貴妃，皆婦人還俗者也。李季蘭後爲女冠，其始末不可考。

戎昱

論述

綜論

《**滄浪詩話・詩評**》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 戎昱稍爲後輩，多軍旅離別之思，造語益巧，用意益淺矣。

《**唐才子傳・戎昱**》 昱詩在盛唐格氣稍劣，中間有絕似晚作。然風流綺麗，不虧政化，當時賞音，喧傳翰苑，固不誣矣。

徐獻忠《唐詩品》 戎使君詩銳情古作，力洗時波，當時作者類以質木自勝，君獨遠揚風力，近鬱天藻，詞既流美，復協聲調。《苦哉行》《涇州出師》等作，鏗然金石之奏，雖越石感亂，明遠戍邊，何以過之！後之論者，多採列新聲而忽古意，混稱於建中以後作者，不幾聽樂而卧諸鴻濛者乎！

《**升菴詩話・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

《**詩鏡總論**》 叙事議論，絕非詩所需，以叙事則傷體，議論則費詞也。然總貴不煩而至，如《棠棣》不廢議論，《公劉》不無叙事。如後人以文體行之，則非也。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過因讒後重，恩合死前酬」，此亦議論之佳者矣。

《**詩藪內編・近體上**》 滄浪謂戎昱濫觴晚唐，亦未然，戴叔倫尤甚。

《**唐音癸籤・談叢二**》 大曆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縷指，錢起、司空曙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載酒園詩話又編・戎昱**》 戎有《苦哉行》，寫暴兵之虐甚工。如「去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至，豈意遭戈鋋」，眞爲酸鼻。升菴不滿於戎，余觀其集，惟《贈岑郎中》「天下無人鑒詩句，不尋詩伯重尋誰」，眞鄙陋耳。好詩尚多，即如升菴所稱《霽雪》詩，亦甚佳。又《過商山作》：「雨暗商山過客稀，路旁孤店閉柴扉。卸鞍良久茅檐下，待得主人樵採歸。」深肖山僻之景。又《古意》曰：「女伴朝來說，知君欲棄捐。懶梳明鏡下，羞到畫堂前。有淚沾脂粉，無情理管弦。不知將巧笑，更遣向誰憐？」宛然如見伍舉辭荆，廉頗去趙，眞使逋臣羈客，聞之泣下。《採蓮曲》曰：「雖聽採蓮曲，詎識採蓮心？漾檝愛花遠，回船愁浪深。煙生極浦色，日落半江陰。同侶憐波靜，看粧墮玉簪。」此詩殊有波明粧靚之致。又有《江柳》詩「人看幾重恨，鳥入一枝低」，可謂寫照。

《**石洲詩話**》**卷二** 戎昱詩亦卑弱，《滄浪詩話》謂「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是也。然戎昱赴衛伯玉之辟，當是大曆初年。其爲刺史，乃在建中時。應入中唐，不應入盛唐。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其源出於邱希範、庾子山。蒨骨清言，達情婉至。律絕清新，自是中唐本色。而天然韻骨，含態生姿，大歷之常詞，乃晚唐之極思也。

分 論

《**聞笛**》 《優古堂詩話》：《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也。故陳賀微《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蜚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

《**漢上題韋氏莊**》 《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六句以後，皆以幽事寫出閒情。

《**閨情**》 《瀛奎律髓》卷三一紀昀評：不失忠厚悱惻之旨。惟氣格稍薄，則時代限之耳。《唐詩快》卷九：二詩（《古意》《閨情》）意一反一正，正宜合看，有前首之悲，方有後首之喜，若倒置則不佳。

《**衡陽春日遊僧院**》 《大歷詩略》卷六：此詩極不言神傷之妙。

《**涇州觀元戎出師**》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若【略】顧況樂府、戎昱《涇州》等作，整齊閎亮，稍協前規。《四溟詩話》卷二：崔後渠贈予詩曰：「三月清洹上，翩翩兩度來。摛詞傾玉海，弔古賦銅臺。岐路楊朱淚，江湖李白杯。令公今謝事，迴首尚憐才。」楊朱、李白，自然的對。戎昱詩曰：「衛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較之後渠，精確不及。《瀛奎律髓》卷三〇紀昀評：平正無出色處，三句湊。「青」、「絳」對工，然詩不必如此小巧。

《**聽杜山人彈胡笳**》 《大歷詩略》卷六：扼定胡琴，語無泛設，其興酣落筆，如風雨雜遝而來，不減李東川作，宜乎滄溟亟稱之。

《**詠史**》 《說詩晬語》：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略】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傖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佳者。《瀛奎律髓》卷三〇馮班評：名篇。亦是議論耳，氣味自然不同。意氣激昂，不專作板論，所以爲唐人。查慎行評：與崔塗《過昭君故宅》寄慨略同。五、六太淺。無名氏（甲）評：此事固爲一時將相之羞。然劉敬作俑，尤當首誅。紀昀評：太直太盡，殊乖一唱三歎之旨。《唐詩鏡》卷三四：三四怨而理，此言有裨國計，殆不徒作。《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議論正大。昱又有句云：「過從讒後重，恩合死前酬」，此議論之佳者。《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是非取舍？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故賢愚不分，不足以論人；是非不辨，不足以論事；取舍不明，不足以御事變而服人心。是故太冲《詠史》，其是非頗不乖人心所同然；嗣宗《詠懷》，其予奪幾可繼《春秋》之筆削。他如陶題甲子，見受禪之非宜；謝過廬陵，雪沉冤於既死。此後惟杜工部【略】讀之可見其經濟之實學，筆削之微權焉。他如「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靖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弼臣」（戎昱《和蕃》）。【略】數詩亦其後勁者也。

《**再赴桂州先寄李大夫**》 《唐詩鏡》卷三四：三、四宛轉沉痛，足匹少陵深衷料理語。

《**人劒門**》 《大歷詩略》卷六：頷聯寫亂離景象，竟出浣花翁之外，下句更可悲，當是目擊如此，一一懸揣不出也。五、六稍薄。

《**江城秋霽**》《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霽後江城風景涼，豈堪登眺只堪傷」，劣態。「萬事無成空過日，十年多難未還鄉」，傷心句。

《**上湖南崔中丞**》《唐音癸籤・談叢五》：昱姓固僻，然其《上崔中丞》詩「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擬殺身」，求知激切之辭，與改姓事無涉也。范攄欲傅合爲一，並易詩中「移性」爲「移姓」，使昱一生作詩，下一嫌字不得，不大苦乎。

《**韓舍人書窗殘雪**》《升菴詩話・戎昱霽雪詩》：暗用孫康事，妙。

《**秋館雨後得弟兄書即事呈李明府**》《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第四句佳甚。紀昀評：意格稍薄，而不失雅則。又：尾句「子由」未詳，《全唐詩》作「子游」，亦未詳。以意推之，當是少游。馬援南征憶少游語，正弟兄事也。無名氏（甲）評：自此由盛而中而晚，雖才力不同，未可追工部之高躅，而典型自在，從無「江西派」之畔規越矩，庶乎學者猶可得其門而入也。

《**旅次寄湖南張郎中**》《載酒園詩話・三偷》：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如戎昱《寄湖南張郎中》曰：「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與武元衡「春風一夜吹鄉夢，又逐春風到洛城」，顧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同意，而戎語爲勝。以「不知湖水闊」五字，有搔頭弄姿之態也。然皆本於岑參「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湘南曲**》《升菴詩話・唐詩不厭同》：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略】戎昱《湘浦曲》云：「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聞中環珮度空山。」高駢云：「帝舜南巡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只到而今竹尚斑。」

《**題李明府壁**》《苕溪詩話》卷七：和靖「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情狀已可喜。及觀岑參《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戎昱《題李明府壁》云：「料錢供客盡，家計到官貧。」雖欲不喜，不得也。

傳記

《**唐才子傳・戎昱**》　昱，荆南人。美風度，能談。少舉進士，不第，乃放游名都。雖貧士，而軒昂，氣不消沮。愛湖、湘山水，來客。時李夔廉察桂林，寓官舍，月夜，聞鄰居行吟之音清麗，遲明訪之，乃昱也。即延爲幕賓，待之甚厚。崔中丞亦在湖南，愛之，有女國色，欲以妻昱，而不喜其姓戎，能改則訂議。昱聞之，以詩謝云：「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自謂李大夫恩私至深，無任感激。初事顏平原，嘗佐其征南幕，亦累薦之。衛伯玉鎮荆南，辟爲從事。歷虔州刺史。至德中，以罪謫爲辰州刺史。後客劍南，寄家隴西數載。【略】有集今傳。

紀事

《**本事詩・情感**》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淚下言隨。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笞之。命與妓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曼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唐國史補**》**卷中**　閻寀爲吉州刺史，表請入道，賜名遺榮，隸桃源觀，朝端盛賦詩以贈之。戎昱詩云「廬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壇」。

《**雲溪友議・和戎諷**》　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因辭焉。」上悅，曰：「朕又記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咏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

上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

又《襄陽傑》 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于頔）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多繒帛贈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雲谿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悋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談。歷觀國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唐詩紀事・戎昱》 昱在零陵，于襄陽聞有妓善歌，取之，昱以詩遣行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慇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于遂遣還。昱登進士第，衛伯玉鎮荆南，辟爲從事，後爲辰、虔二州刺史。

又 寶應中過滑州、洛陽，後同王季友作《苦哉行》。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戎昱集》五卷。（衛伯玉鎮荆南從事，後爲辰州、虔州二刺史。）

《郡齋讀書志・戎昱集二卷》 右唐戎昱撰。初，李夔廉察桂林，月夜聞隣居吟咏之音清暢，遲明訪之，乃昱也，即延爲幕賓。後因飲席調其侍兒，夔微知其意，即贈之。昱感作賦詩，有「恩合死前酬」之句。又爲衛伯玉荆南從事，後歷辰、虔二州刺史。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戎昱集五卷。唐虔州刺史扶風戎昱撰。其侄孫爲序。言弱冠謁杜甫於渚宮，一見禮遇。集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句，昱詩也。

《宋史・藝文志七》 《戎昱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別集》 《戎昱集》五卷。

《百川書志・別集類》 《戎昱集》二卷。京兆尹，荆南人也。

《述古堂藏書目・詩集》 《戎昱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戎昱詩集》一卷，《補遺》一卷。

《崇雅堂書録・別集類上》 《戎昱詩集》二卷。（唐戎昱撰，席刻《百家唐詩》本。）

雜録

《宣和書譜》卷四 戎昱，建中間爲虔州刺史。作字有楷法，其用筆類段季展。然筋骨太剛，而殊乏婉媚，故雅德者避之。嘗書其自作《早梅》詩云：「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消。」豈有得於此者，宜其字特奇崛，蓋是挾勝氣以作之耳。且古人作字，或出於一手，而優劣相望者，偶在一時之得意與否耳。昱自寫其詩，是亦其得意處，故其筆力不得不如是之健。然求其左規右矩，則一出焉一入焉，而不見其至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柳冕

論述

綜論

《舊唐書・柳登傳》 冕，文史兼該，長於吏職。

《新唐書・柳冕傳》 冕【略】博學富文辭。

《古文雅正》卷四 柳冕、李翰，筆頗疏快，而氣力尚薄。

分論

《青帥乞朝覲表》 《文苑英華辨證》卷三：柳冕《青帥乞朝覲表》，內有

瘴癘之語。爲福建觀察使，而題云「青帥」：凡此皆未詳也。又卷五：其有舛訛當是正者，如【略】《乞朝覲表》，《類表》以爲柳冕作，而《文苑》以爲李俛。按《唐書・柳冕傳》亦載，此表決非俛作也。

《與權侍郎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叙歷代人材得失之由，最爲明確。

《謝杜相公書論房杜二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謂文章由於風俗，風俗根於人心，卓然探本之言。

《再答張僕射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文甚簡淨，而欵篤之意獨至。

傳記

《舊唐書・柳冕傳》 貞元初，爲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喪，論皇太子服紀。左補闕穆質請依禮周期而除，冕與同職張薦等奏議曰【略】宰臣然其議，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奏，以冕議爲是。而穆質堅執前議，請依古禮，不妨太子墨衰於內也。宰臣齊映、劉滋參酌羣議，請依叔則之議，制從之。【略】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爲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工部郎中張薦，皆攝禮官，同修郊祀儀注，以備顧問。【略】上又問升郊廟去劍履及象劍尺寸之度，祝文輕重之宜，冕據禮經沿革聞奏，上甚嘉之。冕言事頗切，執政不便之，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冕在福州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羣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爲監牧之資。人情大擾，期年無所滋息，詔罷之。以政無狀，詔以閻濟美代歸而卒。

《新唐書・柳冕傳》 冕字敬叔。【略】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脩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爲太常博士。【略】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略】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略】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少監。

《元和姓纂・有韻》 又太子學士柳彥昭云：僧習子虬後生芳，職方郎中。芳生登、冕。登，秘書省少監；冕，吏部侍郎、福建觀察使。

紀事

《新唐書・馬摠傳》 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摠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贊保護乃免，徙恩王傅。

又《陳京傳》 冕又上《禘祫義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略】帝依違未決也。

《說郛》卷三二引《遯齋閑覽》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見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語「安樂」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人視之。須臾僕還，冕即迎問曰：「我得否乎？」僕應曰：「秀才康了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柳冕集》（七卷）。

《崇文總目》卷一一 《柳冕文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 《柳冕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柳冕集》十卷。

《唐音癸籤・集録一》 柳冕（詩四卷）。

雜録

權德輿《答柳福州書》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

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略】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略】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略】大凡常情爲遯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摹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止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敻遠之不可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慚怍無量。

張薦

權德輿《唐故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充弔贈吐蕃使贈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并序》 有唐博物通理之君子，常山張君諱薦，字孝舉，以小司空亞丞相，將大君之命，結絕域之成。貞元甲申歲夏六月，出車國門，在途被命。秋七月戊寅，復左轂於青海之西。其孤敦簡與軍吏章騎護轜車而東，明年春三月至於京師。天子憫然加恩，追崇大宗伯，俾尚書郎弔祠職喪法賻。秋七月癸酉，安宅於某原。【略】代名儒學，至君章大。七歲善屬詩，十歲通太史公書，未弱冠，有令聲於江湖間，優游恬智，博貫古今，約己求志，視苟進如探湯。東諸侯表其材以聞，廷命左右禦率府兵曹參軍，尋以傳車徵加史館修撰，以勞授陽翟縣尉。朝廷難諷議禮文之任，拜左拾遺，換太常博士。東求儁茂，遷工部員外郎，轉郎中。修保氏之職，擢左諫議大夫。爲權倖者所侵，改秘書少監，用久次升爲秘書監。前年，戎王發導譯，請棄細故，以休寧西方，先皇帝思所以臨存即叙，故有冬官南臺之拜。自筮仕至沒身，與載筆始終，書盛聖一王之法，考周禮魯史，修明褒貶，好古者謂君辨裁而直。其爲禮官，講貫洽聞，統同辨異之大，乖疑隱微之旨，皆折中於君而優爲之。貞元中，郊祀告類報本，再以臺郎攝贊大儀，知禮者謂之閎達而敏。使節法冠，從古所難。始則內廷參侍，出疆命介，次則專席委重，登車有光。減邊貢之蹄轍，紓齊人之杼軸，四牡所履，陰方洽驩。及是以撫和憬俗，非君莫可，竟以靡盬，終於絕漠，感慨者謂君盡瘁而忠。凡歷十官而八在，歷其他：三帖職，二承攝，一追命。春秋六十一。君子之道，有初有終，悲夫。【略】初，興元、貞元之間，轂下饑旱，乘輿避正殿，君引古抗章，條其日數。詳定昭德皇后廟樂及太儀位號，儀大臣祔廟鼓吹之法，皆稱典義，而爲故事。有文集三十卷，犖犖然君子之詞也。上疏陳史職利弊，指明切實，有裨王度。著《史遁先生傳》，臣節之貞厲見焉；纂《十祖贊》，家風之德善章焉。至若《宰輔傳略》《靈怪集》《同僚籍寓居錄》等，又數十編，自成一家之言。

《舊唐書·張薦傳》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弔祭使。涉蕃界二千餘里，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即位，凶問至，詔贈禮部尚書。薦自拾遺至侍郎，僅二十年，皆兼史館修撰。三使絕域，皆兼憲職。以博洽多能，敏於占對被選。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圖》《宰輔略》《靈怪集》《江左寓居錄》等，並傳于時。

《新唐書·藝文志二》 張薦《宰輔傳略》（卷亡）。

又 張薦《五服圖》（卷亡）。

又《藝文志三》 張薦《江左寓居錄》（卷亡）。

又 張薦《靈怪集》二卷。

又《藝文志四》 《張薦集》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五》 《靈怪集》一卷。

權德輿《奉酬張監閣老雪後過中書見贈加兩韻簡南省僚舊》 煩君白雪句，歲晏若爲情。

又《工部發引日屬傷足卧疾不遂執紼》 片石潺湲淚，含悲叙史才。

楊巨源《和呂舍人喜張員外自北蕃回至境上先寄二十韻》 麗詞傳錦綺，珍價掩琅玕。

李朝威

《柳毅傳》《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妄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誡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以爲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爲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少室山房類稿》：唐人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峴》《紅綫》《虬髯客》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

《太平廣記》卷三一一引《傳奇》（蕭）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

《太平廣記》卷四一九《柳毅》。（出《異聞集》。）

《說郛》弓一一三《柳毅傳》一卷，李朝威撰。

崔峒

論述

綜論

《中興間氣集・崔峒》崔拾遺，文彩炳然，意思方雅，如「清磬渡山翠，閒雲來竹房」，又「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斯亦披沙揀金，往往見寶。

《詩源辯體》卷二一中唐李端（字正已）五言律，尚可繼皇甫諸君。耿湋、崔峒五言，入錄者既少，而七言律、絕，亦不多得矣。

《大歷詩略》卷三崔補闕詩，結體疎澹，似不欲鍛鍊爲功，品第當在韓君平之上，而才調則遜之。

分論

《劉展下判官相招以詩答之》《唐詩快》卷九：如此忠貞，豈不令人悚然起敬。

《登蔣山開善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已佳，五、六尤佳，以第六句出於不測也。紀昀評：此評好。陸貽典評：蔣山即鍾山，在金陵。《唐詩快》卷九：荒寒黯澹，如在目中。

《題崇福寺禪院》《唐詩快》卷九：置之王孟集中，誰復能辨。《秋窗隨筆》：韓翃「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崔峒「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略】此等句無點煙花氣，非學力能到，宿慧人遇境即便道出。《圍爐詩話》卷二：崔峒之「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香」，小兒不作此語。《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崔峒之「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大歷詩略》卷六：頷聯是眞寂樂，覺常尉之「禪房花木」眼界，尚不爲無染。五六亦自好。

《送陸明府之盱眙》《詩源辯體》卷二一：五言律，峒如「陶令之官去」，【略】句法、音調，亦入晚唐。

《江上書懷》《詩藪外編・唐下》：杜「拭淚沾襟血，梳頭滿面絲」，崔峒「淚流襟上血，髮白鏡中絲」，全首擬杜，亦婉切可觀，而力量頓自懸絕。

《送真上人還蘭若》《唐風定》卷一四：悲愴，不作苦語。

《題桐廬李明府官舍》《唐詩快》卷一一：「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如此爲官，世間安得更有俗吏。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崔峒「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意境直同山鬼游魂，眞下劣詩魔也。《小清

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氣象？曰：【略】「訟堂寂寂對烟霞，五柳門前聚曉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競美新爲政，計日還知舊觸邪。可惜陶潛無限酒，不逢籬菊正開花。」不謂之窮陬縣令不可也。

《贈元秘書》《唐詩快》卷一一：如此人豈是凡品。

傳記

《唐詩紀事·崔峒》 峒登進士第，爲拾遺，入集賢爲學士，後終州刺史，或云終玄武令。《文藝傳》云：「終右補闕。」

《唐才子傳·崔峒》 峒，博陵人。工文，有聲。初辟潞州功曹，後歷左拾遺，終右補闕。【略】詩集一卷，今行于世。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峒詩》一卷。

《百川書志》《崔峒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集類》《崔峒詩》一卷。

藝文

嚴維《送崔峒使往睦州兼寄薛司户》（存目）

戴叔倫《送崔拾遺峒江淮訪圖書》（存目）

盧綸《春日山中憶崔峒吉中孚》（存目）

司空曙《歲暮懷崔峒耿湋》（存目）

方干《送崔拾遺出使江東》（存目）

王烈《酬崔峒》（存目）

雜録

《蔡寬夫詩話·假對》 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略】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爲格。賈島「卷簾黃葉落，開戶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爲例，以爲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王烈

《塞上曲》《詩學全書》卷三：金微山，在羈縻州，隸振武軍，邊地多寒，「草」皆「白」。上二征戍之久，下二風土之惡，但有「雁飛」，人罕至也。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王烈，大曆中崔琮同時人。續考。

鄭常

《中興間氣集·鄭常》 常詩婉靡，雖未弘遠，已入文流。如「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足見丘園之趣也。

《唐詩紀事·鄭常》 常省靜婉靡，雖未洪深，已入文流，翩翩然有士風，故錄之。

《舊唐書·吴少誠傳》 貞元三年，判官鄭常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試校書郎劉涉假爲手詔數十，潛致於大將，欲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屬少誠將出餞中使，常、冀等遂謀舉事，臨發，爲人所告，常、冀先

遇害。其將李嘉節等各持假詔請罪，少誠悉宥之。其大將宋炅、曹齊奔歸京師。

《新唐書・德宗紀》（貞元三年）五月，揚州江溢。吳少誠殺申州刺史張伯元、殿中侍御史鄭常。

又《藩鎮傳・吳少誠》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

《新唐書・藝文志四》《鄭常詩》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鄭常詩集》四卷。

《郡齋讀書志・洽聞記三卷》右唐鄭常撰。記古今神異詭譎事，凡百五十六條。或題曰鄭遂。

陳玄祐

《崇文總目》卷三《離魂記》一卷，陳玄祐撰。

《通志・藝文略三》《離魂記》一卷，陳玄祐雜記張氏女事。

竇叔向

論述

綜論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牟）墓誌銘》皇考諱叔向【略】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

羊士諤《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竇府君神道碑》□□而嘉謀泉□，振鐸而雅什風行。

褚藏言《竇常傳》皇考叔向【略】善五言詩，名冠流輩。

《舊唐書・竇羣傳》父叔向，以工詩稱。

《容齋四筆・竇叔向詩不存》《寶氏聯珠序》云，五寶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貞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略】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爲溧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唐才子傳・竇叔向》遠振佳名，爲文物冠冕。詩法謹嚴，又非常格。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叔向詩彌佳，傳彌少，草木飄風之歎，不其然乎。

《圍爐詩話》卷三唐人詩有平頭之病，如竇叔向之「遠書珍重」、「舊事凄涼」、「去日兒童」、「昔年親友」，【略】亦當愼之。

分論

《貞懿皇后挽歌三首》褚藏言《寶常傳》：皇考叔向【略】當代宗皇帝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貞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者，有「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又「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又「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容齋四筆・用柰花事》：寶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着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

《春日早朝應制》《堅瓠補集》卷三：唐人入朝，多侈言花柳之盛。五言詩，如王維「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杜甫「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又「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戴叔倫「月沉宮漏靜，雨濕禁花寒」，寶叔向「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唐詩評選》卷三：其不如岑、杜七言者，未能以景

外取景，而潤秀無強入語，則賢於右丞「絳幘」「雞人」矣。一結意開句合，自是名手。五子碌碌，不足步乃公後塵。《唐風定》卷一四：冠冕清蒼，勝晚唐人作，亦勝耿湋之作。

《**夏夜宿表兄話舊**》《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周敬曰：好起結，中本眞情，不費斧鑿，不知者以爲太直致。《唐詩摘抄》卷三朱之荆補評：一、二點夜宿，三、四點話舊，然惟書未達，所以話之長也。五、六申明不可聽，尾聯進一步法。《昭昧詹言》卷一八：起叙題，兼寫景。中二聯皆言情，而眞摯動人。收自然不費力，而卻有不盡之妙。《詩境淺說》丙編：此詩平易近人，初學皆能領解。錄此詩者，以其一片天眞，最易感動，中年以上者，人人意中所有也。開篇言微雨生涼，花香滿院，密親話舊，薄醉初醒，此樂正不易得。三句言往日鄭重寄書，而關河修阻，天遠書沈。四句言酒後縱談往事，其拂意者，固觸緒多悲，即快足之事，俯仰亦爲陳迹，總之皆淒涼不可聽耳。五六言此草草數十年中，不覺光陰水逝，迨握手重逢，當日之嬰婉，已成丁壯，而老成半就凋零，則吾輩之崦嵫暮景可知。收句言情話方長，而驪歌已唱，眞覺風雨西樓，酒醒人遠矣。此詩與五律中戴叔倫之「天秋月又滿」詩，李益之「十年亂離後」詩，司空曙之「故人江海別」詩，皆親友唱酬，情文兼致之作。唐人於此類詩，最爲擅場，不失風人敦厚之旨也。

傳記

羊士諤《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寶府君神道碑》 有唐左拾遺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扶風寶公【略】元和二年秋八月十七日，□啓殯，自丹陽郡覆釜山，克葬於河南之偃師北原。

《唐詩紀事・寶叔向》 叔向字遺直，京兆人。代宗時，常衮爲相，用爲左拾遺、內供奉。及貶，亦出爲溧水令。四子登第。

《唐才子傳・寶叔向》 叔向字遺直，扶風平陵人也。有卓絕之行，登第於大曆初。【略】名流才子，多仰飈塵。少與常衮同燈火，及衮相，引擢左拾遺，內供奉。衮坐貶，亦出爲溧水令。卒，贈工部尚書。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寶叔向集》七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寶拾遺集》一卷，唐左拾遺扶風寶叔向撰。包何爲序。

藝文

皇甫冉《送寶十九叔向赴京》 冰結楊柳津，從吳去入秦。【略】相如求一謁，詞賦遠隨身。

又《送寶叔向》 棄官守貧病，作賦推文律。

張繼《送寶十九判官使江南》 游客淹星紀，裁詩鍊土風。

包佶《答寶拾遺臥病見寄》（存目）

李嘉祐《送寶拾遺赴朝因寄中書十七弟》（存目）

崔峒《贈寶十九》（存目）

梁肅《送寶拾遺赴朝廷序》 君以懿文，當百寮師師之盛，履王臣謇謇之位，行見乎束帶彤墀之下，高議明堂之側。宣上德，抒下情，唯夫子是望。彼吟咏風騷，優游平勃之事，又曷足爲長者言耶？

陳京

柳宗元《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

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略】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略】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繄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略】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略】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訓詁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

《新唐書・儒學傳下・陳京》（存目）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訓詁，爲給事中。上方以爲相，惑疾，自刃，發痼卒。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與陳給事書》韓醇注引樊汝霖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

《說郛》弓三二 《葆化錄》一卷，陳京撰。

武元衡《長安秋夜懷陳京昆季》 甲乙科攀桂，圖書閣踐蓬。一瓢非可樂，六翮未因風。

權德輿《奉和陳閣老寒食初假當直從東省往集賢因過史館看木瓜花寄張蔣二閣老》（存目）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六百三十八，《唐澄城令鄭君德政碑》，陳京撰，鄭雲逵行書，貞元十四年正月。（鄭君名楚相。）

《金石錄補續跋・唐澄城令鄭君德政碑》 右碑，題云：「《大唐同州澄城縣令鄭公德政碑銘并序》，司封郎中集賢殿學士陳京撰，衛尉卿鄭雲逵書，姜濬模勒并刻字【略】貞元十四年正月廿四日建。」鄭公字叔敖，字上當碑裂處，缺二字，即撰字上亦裂，據趙目而知其爲陳京也。碑云【略】文既簡快，書復遒逸，石雖斷裂，豐骨俱在，亦陝碑之僅存者矣。

薛苹

《新唐書・良吏傳下・薛苹》 苹於文章中長於詩。

權德輿《大唐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河東郡公薛公先廟碑銘序》 元和五年，歲直庚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潤州刺史大夫、河東郡公薛公苹，建先廟於長安縣永安里，其祠三室。【略】公忠敏廉直，和恆簡惠，爲政事吏師，於文章爲聲詩，所施在樂易，所至有風采，京邑肅清，號人理平。今皇帝馭天下之初，推擇方任，聯命爲湖南、浙江東西三道長帥，歷御史中丞，就加御史大夫。凡三方二十郡，皆據蕃善地，人受其賜，班制規爲，四封宜之。

《舊唐書・良吏傳下・薛苹》（存目）

李紳《龍宮寺碑》 元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苹招遊鏡中。

《因話錄・商部上》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略】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闥；又與繼舅苹同時爲觀察使。

《雲溪友議・白馬吟》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己歎其運蹇也。薛（平）〔苹〕僕射出鎮浙西，投謁，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之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

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回首望勾吳。」薛聞之，曾將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縶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子細看。」河東公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厚送篚賂餞行。

《太平廣記》卷四六七引《戎幕閒談》（李）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館待禮備。

白居易《答薛（平）〔苹〕謝授浙東觀察使表》 卿久踐吏途，累聞能政。及居藩鎮，尤見忠勤。訓導而羣黎向方，廉察而列郡承式。

《集古錄跋尾》卷九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嘉泰會稽志・翰墨》 薛苹《禹廟祈雨唱和詩》，薛苹及和者崔述等十七人，共十八詩。豆盧署正書，刻於復禹衮冕碑之陰。

釋清江

論述

綜論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 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

《因話錄・角部下》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略】時謂之「會稽二清」。

《宋高僧傳・唐襄州辯覺寺清江》 釋清江【略】善篇章，儒家筆語，體高辭典，又擅一隅之美，時少倫儗。

分論

《月夜有懷黃端公兼簡朱孫二判官》 《升菴詩話・蔡孚打毬篇》：七言排律，唐人亦不多見。【略】中唐則僧清江一首，溫庭筠一首，皆雋永可誦。

《七夕》 《雲溪友議・四背篇》：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云。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傳記

《宋高僧傳・唐襄州辯覺寺清江》 釋清江，會稽人也，不詳氏族。幼悟幻泡，身拘羈鞅，因入精舍，便戀空門，父母沮勸，建乎難拔。禮曇一律主爲親教師，諷誦經法，寓目俱通。長者品量之曰：「釋門千里駒也。」於浙陽天竺戒壇求法，與同學清源從守直和尚下爲弟子。還聽習一公《相疏》并南山《律鈔》，間歲精義入神，學皆通暢。【略】其褊懆之性，不與人類。嘗於一公少因不足，亦有捨和尚之譏。由是遊方服勤，凡云律筵，無不預者。自責己曰：「天下行半，少有如我本師者。」還會稽，一公猶老，當其僧大集時，擊木唱：「某再投和尚攝受。」時一公詬罵，江雨淚而懺悔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苟不許受，則越人不可以強售章甫也。」一公憫其數四求哀，乃曰：「爲汝含垢。」遂爲師資如初。江有禪觀之學。大曆八年於汝濆遇忠國師，因弟子說自忠曰：「此律師是和尚鄉人。」乃欣然相會，尋往南陽，再謁國師，密傳心要焉。系曰：江嘗爲《七夕詩》，或謂之四背中一背也。通曰：「詩人興詠，用意不倫。慧休《怨別》，陸機《牽牛星》，屈原《湘夫人》，豈爲色邪？皆當時寓言興類而已。若然者，言火則焚口，說食則療飢也矣。江之捨師，後乃揚師之美，反權合道也。實爲此詩警世無常，引令入佛智焉。其故何也？詳

江遇忠國師大明玄理，無以域中小乘法拘之哉。」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清江，大曆時人。與章八元同倡和。

著　録

《通志・藝文略八》《唐十哲僧》十卷。（清江等）

《百川書志》《僧清江詩》一卷。

藝　文

耿湋《與清江上人及諸公宿李八昆季宅》（存目）

盧綸《洛陽早春憶吉中孚校書司空曙主簿因寄清江上人》（存目）

朱灣《同清江師月夜聽堅正二上人爲懷州轉法華經歌》（存目）

法照《送清江上人》　越人僧體古，清慮洗塵勞。一國詩名遠，多生律行高。見山援葛藟，避世著方袍。早晚雲門去，儂應逐爾曹。

釋靈澈 釋靈徹

論　述

綜　論

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吳興長老晝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靈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相韻，冰玉相叩，層峰千仞，下有金碧。聳鄙夫之目，初不敢眡，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睹其容、覽其詞者，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

清晝《贈包中丞書》　有會稽沙門靈澈，年三十有六，知其有文，十餘年而未識之。此則聞於故祕書郎嚴維、隨州劉使君長卿、前殿中皇甫侍御曾嘗所稱耳。及上人自浙右來湖上見存並示製作，觀其風裁，味其情致，不下古手，不傍古人。則向之嚴、劉、皇甫所許，疇今所覿，則三君之言猶未盡上人之美矣。讀其《道邊古墳》詩，則有「松樹有死枝，塚上唯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答范祕書》作，則有「綠竹歲寒在，故人衰老多」。《雲門雪夜》作，則有「天寒猛虎叫嚴雪，松下無人空有月。千年像教人不聞，燒香獨爲鬼神說」。《石帆山》作，則有「月色靜中見，泉聲深處聞」。《題李尊師堂》，則有「古廟茅山下，諸峰欲曙時。眞人是皇子，玉堂生紫芝」。《題曹溪能大師蔣山》作，則有「禪門至六祖，衣鉢無人得」。《登天姥岑望天台山》作，則有「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傷古墓》作，則有「古墓碑表折，荒壠松柏稀」。《福建還登黎嶺望越中》作，則有「秋深知氣正，家近覺山寒」。《九日》作，則有「山僧不記重陽日，因見茱萸憶去年」。《宿延平津懷古》作，則有「今非古獄下，莫向斗間看」。又有《歸湖南》詩，則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惟有湖水無行路」。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晝見欲棄筆硯。【略】然上人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定慧，無慙安遠。嘗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爲緇流所歸。至於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高興也。

又《答權從事德輿書》　靈澈上人，足下素識其文章挺拔瓌奇，自齊梁以來，詩僧未見其偶。但此子跡冥累遷，心無營營，雖然，至於月下風前，猶未廢是。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　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可爲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白居易《讀僧靈徹詩》　東林寺里西廊下，石片鐫題數首詩。言句怪來還

校別，看名知是老湯詩。

《**詩話總龜後集・釋氏門**》引《**雪浪齋日記**》 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窗風枯硯水，山雨慢琴弦。」「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

《**對牀夜語**》卷五 唐僧詩，除皎然、靈徹三兩輩外，餘者卒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宇不宏而見聞不廣也。

《**唐才子傳・僧靈澈**》 上人詩多警句，能備衆體。如《芙蓉寺》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略】雖結念雲壑，而才名拘牽，罄息經微，吟諷無已，所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

分論

《**天姥岑望天台山**》《升菴詩話・靈徹詩》：僧靈徹有詩名於中唐。《古墓》詩云：「松樹有死枝，塚墓惟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山》云：「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九日》云：「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憶去年。」諸篇爲劉長卿、皇甫冉所稱。予獨取《天台山》一絕，眞絕唱也。《唐詩歸・中唐八》鍾惺評：極深，極廣，極孤，極高。二十字中，抵一篇大遊記。《唐詩快》卷一四：恍如身坐華頂矣。

《**東林寺酬韋丹刺史**》《詩話總龜前集・寄贈門中》引《王直方詩話》：詩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載於《雲溪友議》，而歐陽文忠以謂相傳作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此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徹詩，何邪？《苕溪詩話》卷二：靈澈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以爲口實，凡語有及抽簪，即以此譏之。余謂矯飾罔人，固不足論，若出於至誠，時對知己，一吐心胸，何害？《老學庵筆記》卷四：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也。《野客叢書・王易簡詩句》：《遯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昨非庵日纂》卷一九：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希進躐榮，而莫知止也。

傳記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 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於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三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張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年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峰之陲，從本教也。

《**宋高僧傳・唐會稽雲門寺靈澈**》 釋靈澈，不知何許人也。稟氣貞良，執操無革，而吟咏情性，尤見所長。居越谿雲門寺，成立之歲，爲文之譽襲遠。講貫無倦，生徒戾止如闐闐焉。故祕書郎嚴維、劉隋州長卿、前殿中侍御使皇甫曾，覩面論心，皆如膠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陬。澈遊吳興，與杼山畫師一見爲林下之遊，互相擊節。晝與書上包佶中丞，盛標揀其警句最所重者，「《歸湘南作》，則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唯有湖水無行路』句。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老僧見，欲棄筆硯。伏冀中丞高鑒深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賢勤王，輒以非急干請視聽，亦昭愚老僧不達時也。然澈公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空慧，無慙安遠。復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爲緇流所歸。至於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之高興也。」其爲同曹所重也如此。晝又賫詩附澈去見，佶禮遇非輕。又權德輿聞澈之譽，書問晝公，迴簡極筆稱之。建中、貞元已來，江表諺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謂一代勝士，與杭標、霅晝分鼎足矣。不測其終。

《**唐詩紀事・僧靈澈**》（存目）

紀事

李肇《東林寺經藏碑銘并序》 元和四年，雲門僧靈澈流竄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廉問武陽韋公，公應之如響。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 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晝公爲侶。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於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沒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峰，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近二千首，今刪去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代，求一言羽翼之。」

呂温《張荆州畫讚并序》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之鯁亮臣也。【略】曹溪沙門靈澈，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得其圖像，因以示予。

李遜《遊妙喜寺記》 時從事四五人，天氣清爽，同登共覽。【略】非敢追縱羊公，亦復長揖王謝矣。時有從事李翺、僧靈澈請紀，故琢於片石云。時元和八月十五日記。

《雲溪友議・思歸隱》 江西韋大夫丹，與東林靈澈上人，隲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居四五焉。序曰：「澈公近以《匡盧七詠》見寄，及吟味之，皆麗艷於文圃也。（即《蓮華峰》《石鏡》《虎跑泉》《聽明水》《白鹿洞》《鐵船》《康王廟》，爲七味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歸歟」之興。且芳時勝侶，卜遊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峰，觀九江之派。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爾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爲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羽翼，松逕幽邃，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偶爲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譚玄，幸先達其深趣矣。」詩曰：【略】澈公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余謂韋亞台歸意未堅，果爲高僧所誚。歷覽前代，散髮海隅者，其幾人哉！

《宋高僧傳・唐杭州靈隱山道標》 當時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相與酬唱，遞作笙簧。故人諺云：「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以辭林樂府常采其聲詩。

又《唐湖州杼山皎然》 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僧靈徹詩集》十卷。

又 《僧靈徹酬唱集》十卷。（大曆至元和中名人）

《宋史・藝文志七》 《僧靈澈詩》一卷。

《唐才子傳・靈澈上人》 靈澈【略】有集十卷，及錄大曆至元和中名人《酬唱集》十卷，今傳。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唐四僧詩六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唐僧靈澈詩一卷，靈一詩二卷，清塞詩二卷，常達詩一卷。案《書錄解題》載靈澈、靈一集，皆一卷，而清塞與常達失載。是集合而輯之，不知何人所編。靈澈、靈一及常達集前，各載宋沙門贊寧奉敕所撰本傳一篇。惟清塞無之，蓋贊寧作《高僧傳》時偶遺其名也。靈澈詩前有劉禹錫序一篇，《文獻通考》亦引之。蓋靈澈當時與僧皎然游，得見知於侍郎包佶、李紓，故來往長安，其名較著，得以求序於名流。然禹錫序其詩，凡十卷，茲僅一卷，則亦吉光片羽，非其完書矣。

《皕宋樓藏書志・總集類一》 《唐四僧詩》六卷（舊抄本），《唐澈上人詩》一卷，沙門靈澈澄源著。

藝文

劉長卿《送靈澈上人》 （存目）

盧綸《酬靈上人》 （存目）

權德輿《酬靈徹上人以詩代書見寄》 碧雲飛處詩偏麗，白月圓時性本眞。

靈一《贈靈澈禪師》（存目）

皎然《山居示靈澈上人》（存目）

劉禹錫《敬酬徹公見寄二首》（存目）

柳宗元《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絶》 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草畫高僧支道林。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熊孺登《贈靈徹上人》 詩句能生世界春，僧家更有姓湯人。

張祜《題靈徹上人舊居》 寂寞空門支道林，滿堂詩板舊知音。

契嵩《三高僧詩叙》 澈公之清如冰雪，高僧筆墨與人別。三十能詩名已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與儔，白雲消散何悠悠！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衆所沮，到底無移中蜚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歎，爲爾爲詩遺後來。

雜録

《集古録跋尾》卷九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然詩皆不及蘋。豈唱者得於自然，和作牽於強作耶？

又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爲嶺南節度使。

《娛書堂詩話》卷上 《虞翻傳》：翻放棄南方，自恨淪沒，每謂生無可樂，死以青蠅爲弔客。故靈徹《謫汀州》詩云：「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

《嘉泰會稽志·山》 沃洲山，在(新昌)縣東三十二里，晉白道猷、法深、支遁皆居之。戴、許、王、謝，十八人與之遊，號爲勝會，亦白蓮社之比也。唐白樂天《山院記》云：「東南山水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唐韋應物、權德輿送靈澈歸沃洲，有詩，序傳焉。山有靈澈杖錫泉。西南養馬坡、放鶴峰，皆因支道林得名。

《寶刻叢編》卷一一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録》 《唐宣徽北院新啓功德堂記》(并碑陰題名)，僧靈澈撰。張宗厚正書。咸通九年。

又 《唐千佛寺無相法師護珠塔記》，僧靈澈撰。毛知微書。咸通十二年。

又卷一五池州引《集古録目》 《唐僧靈澈詩》，唐僧靈澈撰并書，凡詩五首。武陽郡公韋丹詩，□□□元和四年刻。

陸 傪 陸參

《長城賦》 《歷代詩話·賦·華山》：吳旦生曰：《江行雜録》云：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長城賦》「千城絶，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又祖長城句法矣。

權德輿《唐故使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賜緋魚袋陸君墓誌銘並序》 君諱傪，字公佐，吳郡人。曾祖某，某官。考某，某官。君早孤，與兄隱居於越。有佳山水，率子弟耕汲於其中。日修桑門之法，擯落人事。貞元初，兄既歿，始爲宗姻士友所強，慨然有應知己之心。繇試左環衛，歷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裏行佐黔中，又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凡四居憲職，介二方伯，皆有直聲休利，邦人宜之。十二年，所從既罷，繼之者再至，率以重禮禮君。終不能屈，非所樂而不苟合故也。朝廷宗公，賢大夫多悅其風。十六年，徵拜祠部員外郎。居二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爲劇曹。會東方守臣表二千石之缺，天子方加恩元元，循責吏理。面命執事曰：「誠如是，姑使爲郡，須其報政，縻以好爵。」遂拜歙州刺史。在途發瘍。夏四二十日，卒於洛師，享年五十五。【略】君峻而通，直而和，羣而不黨。至若流俗之齷齪，細人之姑息，屑屑汲汲之態，不萌於胸中。器度夷遠，英華發外。居常無忧迫，臨事有風節。同心定交，造次以文，評議鑒裁，精明不惑，從善親仁，發於肺肝，文章宏朗，有作者風格。學不爲人，與古爲徒。嚮使登其年，充其量，束帶公朝，其骨鯁魁壘之士歟？常與故虔州刺史隴西李公受、故右補闕安定梁寬中、今禮部郎中京兆韋德符、右補闕廣平劉茂宏、秘書郎趙郡李叔翰、方外士右諭德博陵崔公穎，暨予友善。嘅夫，相視莫逆，行二十年。洪範之攸好德，儒行之遠相致，今則已

矣，可勝慟也耶！時貞元十八年歲直鶉首秋七月甲子。

《唐摭言・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

《新安志・叙牧守》 陸傪字公佐，吳郡人。以明道自任，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正元中，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二歲。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出刺歙州，朝野之賢者惜其去。

權德輿《送歙州陸使君員外赴任序》 （貞元）七年，詔書以禮官博士徵鄙夫於吳。十六年，以尚書祠部徵公佐於越，其間閒闊，忽焉十歲。心期寓書，常若對面。中朝大夫君子，皆以推轂爲己任，未至如缺然。亦既覯止，笑與抃會，月未再期，麾幢在門。繇是大夫之賢者，士人之仁者，皆惜其去，以公佐有端藻直質，無巧言調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也。

韓愈《送陸歙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

李翺《陸歙州述》 吾郡陸傪，字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矣，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略】公佐之官，雖升於朝，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

高崇文

《北夢瑣言》卷七 唐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遽至飲席，笑曰：「諸君自爲樂，殊不見顧鄙夫。鄙夫雖武人，亦有一詩。」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髂兒射落雁，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一・武人類》 唐高崇文「誰把髂兒射雁落，白毛空裏亂紛紛」，雖俚語亦不凡，可並謝胡撒鹽之句。

韋貫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 公諱崇文，其先齊太公之胄，自敬仲得姓，而望於渤海。及容止奔燕，或家於范陽，今則爲幽潞人也。【略】西蜀戎帥相國韋公，其佐劉闢，將踵武前事，乃拒詔命，逼脅使臣，圍逼梓潼，爭據劍門之險。今上深惟宿弊，將一戎衣，以正四方，謀於廟堂。宰臣杜公黃裳贊定其策，因薦公可任大事。元年正月拜工部尚書、右神策行營節度，總護諸將，便道南征。【略】粤以十月遷檢校司空，領全蜀十有三州，外達諸蠻成泉安武，賜實封三百戶，封南平王。待從之臣，紀功篆石，建碑於鹿頭之下。【略】公常欲斥西戎，復涼隴。自居益部，亟以急病爲請，願守邊陲。天子壯其忠，且將付以一面之寄，乃授相印，仗鉞於邠，京西諸軍，都受統制。邊城動洽威惠，故以不約而信，不令而嚴。居三歲，戎政允里，將朝於京。既而有疾，猶扶強首路，則以展輪效駕，而大病至焉。以元和四年九月二十有五日薨於官，享齡六十有四。

《舊唐書・高崇文傳》 （存目）

《新唐書・高崇文傳》 （存目）

薛濤《賊平後上高相公》 驚看天地白荒荒，瞥見青山舊夕陽。始信大盛能照映，由來日月借生光。

鄭餘慶

論　述

白居易《除鄭餘慶太子少傅制》 吏部尚書鄭餘慶，貞明儉素，有古人風。發自修身，施於爲政。出入中外，多歷要重。咸有勤績，存於官次。況動中禮法，學綜儒玄，是謂羽儀之臣，可居師傅之任。

元稹《贈鄭餘慶太保制》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

儒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

《**惠昭太子哀册**》《舊唐書・鄭餘慶傳》：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册》，其辭甚工。

傳記

《**舊唐書・鄭餘慶傳**》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爲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略】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略】餘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憲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略】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洎中外踐更，鬱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略】(元和)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縣車，請致仕，詔不許。【略】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珮、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略】時年七十五，謚曰貞。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踰。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略】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用示褒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

《**新唐書・鄭餘慶傳**》（存目）

紀事

《**唐語林・文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即好？」權德輿對曰：「《尚書》哲王軌範，歷歷可見。」上曰：「《尚書》曾讀。」又問鄭餘慶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無爲之化。若使資聖覽，爲理國之樞要，即未若《貞觀政要》。」

《**舊唐書・音樂志四**》 又享太廟樂章十四首【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奠獻用《文明》之舞一章，尚書左丞平章事鄭餘慶撰。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鄭餘慶集》五十卷。

《**宋史・藝文志五**》 鄭餘慶《談綺》一卷。

藝文

韓愈《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遺我一言重，跽受惕齋慄。辭慳義卓闊，呀豁疚掊掘。如新去盱瞪，雷霆逼颶颲。綴此豈爲訓，俚言紹莊屈。

權德輿《奉和鄭賓客相公攝官豐陵扈從之作》（存目）

楊巨源《和鄭少師相公題慈恩寺禪院》（存目）

孟郊《送鄭僕射出節山南》（存目）

劉禹錫《奉和鄭相公以考功十弟山薑花俯賜篇詠》（存目）

元稹《獻滎陽公詩五十韻并啓》 啓：今月十七日，公會儒於便廡，稹亦

謬容末席。公出《棠樹》之首章，且識其目曰：「客有前進士韋張在宋來會學，由我而下，聯爲五言以美之。」諸生怗怗竦竦，各盡詞以獻公。公則舉其摧敵，推案析理，次至數聯，應若前定。諸儒有不安者，隨爲刮削，變嫫爲妍。不廢暮而珠貫成就，瑕不可掩者，稹六聯耳，退而自咎。且盛公之所爲，因而次用所聯翩賢等五十一字，合爲一詩。止詠公之詞業力翰，洎生徒學校之事而已也。【略】皋夔當五百，鄒魯重三千。科斗翻騰取，關雎教授先（滎陽公寮吏生徒受詩有百數）。篆垂朝露滴，詩綴夜珠聯。逸禮多心匠，焚書舊口傳。陳遵修尺牘，阮瑀讓飛牋。中的顏初啓，抽毫踵未旋。森羅萬木合，屬對百花全。詞海跳波湧，文星拂坐懸。戴馮遙避席，祖逖後施鞭。西蜀凌雲賦，東陽詠月篇。勁芟鼇足斷，精貫蝨心穿。浩汗神彌王，鷂飈興欲仙。冰壺通皓雪，綺樹眇晴煙。驅駕雷霆走，鋪陳錦繡鮮。清機登突奧，流韻溢山川。墨客膺潛服，談賓膝誤前。張鱗定摧敗，折角反矜憐。句句推瓊玉，聲聲播管弦。纖新撩造化，澒洞斡陶甄。衛磬琤鏘極，齊竽僭濫偏。空虛慚炙輠，點竄許懷鉛。

雜録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六百九十七，《唐相國賈耽碑》，鄭餘慶撰并正書，元和五年五月。

《輿地碑記目》卷四《順慶府碑記》《唐鄭餘慶詩刻》。（在金泉山上。）

《書史會要》卷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略】善書。

杜寂

《吟窗雜録》卷一三引梅堯臣《續金針詩格》　杜寂《逢鄉友》：「苦吟吟不足，爭忍話離羣」，此不忍去國也。

常衮《授杜寂職方郎中制》　敕朝議郎守尚書度支郎中賜緋魚袋杜寂，端其一誠，周通於事，久於膳部，頗有敏才，亦既詳達，不忘恭慎，掌我方志，宜從序遷，可守尚書職方郎中，散官賜如故。

苗發

《唐才子傳・苗發》　發，潞州人也。晉卿長子。初爲樂平令。授兵部員外，遷駕部員外郎，仕終都官郎中。雖名齒才子，少見詩篇。當時名士，咸與贈答云。

李華《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嗣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繼代。

常衮《授苗發都官員外郎制》　勅：朝散大夫前守秘書丞龍門縣開國男苗發，德厚流光，相門才子，代重一經之業，家承萬石之風。理詣精微，行歸純至。麗以文藻，振以英華。端其誠而有恆，敏於事而兼適。早登學省，用汰儒流。喪紀外除，素冠未改，弟兄有裕，清論多之。處以彌綸之職，當茲俊茂之選。

《新唐書・苗晉卿傳》　十子：發【略】。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

又《藝文志序》　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百川書志》《苗發詩》。

祖詠《贈苗發員外》（存目）

李嘉祐《和都官苗員外秋夜省直對雨簡諸知己》　蕭條人吏散，小謝有新詩。

包何《和苗員外寓直中書》（存目）

錢起《酬苗發員外宿龍池寺見寄》（存目）

秦系《山中奉寄錢起員外兼簡苗發員外》（存目）

耿湋《贈苗員外》　爲郎日賦詩，小謝少年時。業繼儒門後，心多道者期。

又《春日題苗發竹亭》　春亭及策上，郎吏謝玄暉。

盧綸《酬苗員外仲夏歸效居遇雨見寄》（存目）

李益《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存目）

李端《酬前駕部員外郎苗發》　論文多在夜，宿寺不虛年。【略】詠歌雖有和，雲錦獨成妍。應以馮唐老，相譏示此篇。

司空曙《秋夜憶興善院寄苗發》　若有詩相贈，期君憶惠休。

又《哭苗員外呈張參軍》 高人不易合，弱冠早相知。試藝臨諸友，能文即我師。

《詩藪外編・唐上》 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衆。【略】父子則【略】苗晉卿、苗發【略】。

盧殷

韓愈《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鎮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己，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孟郊《同從叔簡酬盧殷少府》 梅尉吟楚聲，竹風爲淒清。深虛冰在性，高潔雲入情。借水洗閒貌，寄蕉書逸名。羞將片石文，鬬此雙瓊英。

又《弔盧殷》 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白雲既無主，飛出意等閒。久病牀席尸，護喪童僕孱。故書窮鼠嚙，狼藉一室間。君歸新鬼鄉，我面古玉顏。羞見入地時，無人叫追攀。百帛空相弔，日久哀潺潺。 賢人無計校，生苦死徒誇。佗名潤子孫，君名潤泥沙。可惜千首文，閃如一朝花。零落難苦言，起坐空驚嗟。 聖人哭賢人，骨化氣爲星。文章飛上天，列宿增晶熒。前古文可數，今人文亦靈。高名稱謫仙，昇降曾莫停。有文死更香，無文生亦腥。爲君鏗好辭，永傳作謚寧。

《丹鉛雜錄》卷九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略】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

趙宗儒

柳宗元《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出趙司勳之右者。」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

《舊唐書・趙宗儒傳》 趙宗儒字秉文。【略】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書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驊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內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勳二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略】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爲右庶子。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略】德宗崩，順宗命爲德宗哀冊文，辭頗悽惋。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爲禮部、戶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爲刑部尚書。八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晉絳慈隰節度觀察使。【略】十一年七月，入爲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禮部尚書。穆宗即位，【略】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略】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寶曆元年，遷太子太保。昭肅晏駕，爲大明宮留守。大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諮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 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議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冊贈司徒。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八領選部，略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新唐書・趙宗儒傳》（存目）

姚係《送陸渾主簿趙宗儒之任》 山中渺然意，此意乃平生。常日望鳴

臯，遙對洛陽城。故人吏爲隱，懷此若蓬瀛。夕氣冒巖上，晨流瀉岸明。存亡區中事，影響羽人情。溪寂值猿下，雲歸聞鶴聲。及茲春始暮，花葛正明榮。會有攜手日，悠悠去無程。

殷堯藩《和趙相公登鸛雀樓》 危樓高架泬寥天，上相閒登立綵旃。樹色到京三百里，河流歸漢幾千年。晴峯聳日當周道，秋穀垂花滿舜田。雲路何人見高志，最看西面赤闌前。

竇常

論述

《項亭懷古》《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五寶之長也。此詩句句有議論，用字無一不工。馮班評：虛谷專尚議論，「江西」法也。馮舒評：腹聯包括一卷《項羽本紀》。陸貽典評：鍊句有力，能該史事。查慎行評：「有心」、「無面」，語意欠佳。紀昀評：純是五代劣調。項王興亡甚速，不得謂之「年銷逐鹿」。結竟以項羽爲天亡，恐非至論。

《北固晚眺》《竹莊詩話》卷一五：見登高感嘆之意。

《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劉員外禹錫》《韻語陽秋》卷四：所謂「看春又過清明節，算老重經癸巳年」者，將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

傳記

褚藏言《竇常傳》 府君諱常，字中行，扶風平陵人也。祖亶，同昌郡司馬，贈水部郎中。皇考叔向，仕至左拾遺，贈尚書右僕射【略】府君大曆十四年舉進士，與故吏部侍郎奚陟、商州牧卞俛、祕校獨孤授同年上第。迨拾遺下世，力養繼親，家無舊產，百口漂寓。繇是棄高科於盛時，就泉府之少職，遭迴者十年。厥後載罹家禍，因卜居廣陵之柳楊西偏，流泉種竹，隱几著書者又十載。繇擢第至釋褐，凡二十年。洎貞元十四年秋，成德軍節度使太尉王公命從事御史盧泚貺五百金，辟爲掌記，不就。其年，淮南節度、左僕射杜公奏爲參謀，授祕書省校書郎。厥後歷泉府從事，繇協律郎遷監察御史裏行。居無何，湘東倅戎，轉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元和六年，繇侍御史入爲水部員外郎，亦既二歲，婚嫁未畢，求牧守之官，出爲朗州刺史，轉固陵、潯陽、臨川三郡。既罷秩，東歸舊業。時宰相招，固辭衰疾，因除國子祭酒致仕。寶歷元年秋，寢疾，告終於廣陵之白沙別業，卒時年七十。其年詔贈越州都督。會昌元年【略】改贈太子少保。有文一十八卷，西江逸民褚藏言製序。

《舊唐書・竇常傳》（存目）

《唐才子傳・竇常》（存目）

紀事

呂溫《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衆，以永嘉之清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惠如冬陽無私煦，用人如止水無私鑒。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風竇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

《唐詩紀事・竇常》 常初登第，桑道茂云：「二十年後出官。」後五度奏官，勅皆不下，即攝職久之。自大曆十四年及第，即二十年矣。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竇常集》十八卷。

又《南薰集》三卷

《崇文總目》卷三《正元飲略》三卷，竇常撰。

又卷五《南薰集》三卷，竇常編。

《國史經籍志・食貨》《酒錄》一卷（竇常）。

又《別集》《寶常集》十八卷。

藝文

劉商《白沙宿寶常宅觀妓》（存目）

劉禹錫《酬寶員外郡齋宴客偶命柘枝因見寄兼呈張十一院長元九侍御》（存目）

又《夔州寶員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顧余嘗識之因命同作》前年曾見兩鬟時，今日驚吟悼妓詩。

柳宗元《朗州寶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存目）

房孺復《酬寶大閑居見寄》（存目）

呂温《郡内書懷寄劉連州寶夔州》（存目）

雜録

劉禹錫《武陵北亭記》七年冬，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寶公常曰：「命爾爲武陵守。」莅止三月，以碩畫佐元侯，平裔夷，降渠魁。又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防，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畝以勇勸，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顧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慝也。」【略】九月壬午，工告休。

《集古録跋尾》卷九　右《花林宴別記》，唐寶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諫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右集本）

武少儀

《舊唐書・德宗紀下》（貞元十一年春正月）乙未，以【略】衛尉少卿武少儀爲邕管經略使。

又《于頔傳》（元和）八年春，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頔孔目官沈璧、家僮十餘人於内侍獄鞫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爲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

又《南詔蠻傳》（元和）三年十二月，以異牟尋卒，廢朝三日。四年正月，以太常少卿武少儀充弔祭使，仍冊牟尋之子驃信苴蒙閣勸爲南詔王，仍命鑄元和冊南詔印。

《新唐書・宦者傳上・寶文場》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寶（文場）、霍（仙鳴）略等。帝（德宗）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

《唐詩紀事・武少儀》武少儀《和權載之離合詩》【略】時爲國子司業。

韓愈《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酒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寶刻叢編》卷七京兆府上引《集古録目》《唐王處士引水記》，唐大理少武少儀撰。【略】碑以元和五年立。

李竦

梁肅《侍御史攝御史中丞贈尚書户部侍郎李公墓志銘》（嗣子）竦以文藝吏事，歷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天子以爲才任方鎮，加左散騎常侍知鄂州軍

州事領都團練觀察使。長才厚位，而壽不至，士友痛之。

《舊唐書・德宗紀上》（貞元二年二月）甲戌，戶部侍郎元琇爲尚書左丞，京兆少尹李竦爲戶部侍郎、判鹽鐵榷酒。

又（三年春正月）辛亥，以戶部侍郎李竦爲鄂岳觀察使。

又（四年）六月丁丑，鄂岳觀察使李竦卒。

《唐詩紀事・李竦》竦，登大曆二年進士第，官于京師。朱泚亂，竦與關播、盧杞皆踰垣走，追及帝咸陽。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六百一，《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李竦撰，韓秀榮八分書，貞元六年七月。

賈弇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

《元和姓纂・馬韻》承恩，洛州、武州、均州司馬，生弇、全。

《唐詩紀事・賈弇》弇，登大曆進士第。

李益《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北風吹雁數聲悲，況指前林是別時。秋草不堪頻送遠，白雲何處更相期？山隨匹馬行看暮，路入寒城獨去遲。爲問東川故人道，江淹已擬惠休詩。

嚴維、鮑防、鄭概、成用、陳元初、賈弇、周頌《一字至九字詩聯句》（存目）

盧虔

《舊唐書・盧從史傳》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秘書監。

《元和姓纂・模韻》唐左常侍盧虔云：偃子，闡後，又徙晉州。子從史。

《唐會要・朝臣複謚》靈愍，贈兵部尚書盧虔。

孟郊《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弦怨》（存目）

白居易《祭盧虔文》惟爾質性端和，風猷茂遠，名因文著，位以才升。秉大節而事君，始終一致；陳義方而訓子，忠孝兩全。甲族推華，士林增美。久在貂蟬之列，近遷圖籍之司。

《寶刻類編》卷四張仲嚴《楚王堤記》，盧虔記，集王右軍行書。貞元十三年三月。江陵。

《寶刻叢編》卷五潁州引《集古錄目》《復黃陂記》【略】貞元十八年，刺史盧虔築而復之。碑以元和三年立。

《說郛》弓三一引《客退紀談》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聽之。

李益

論述

綜論

李益《從軍詩序》君虞始長八歲，燕戎亂華。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從事十八載，五在兵間。故其爲文，咸多軍旅之思。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貞元初，又忝今尚書之命，從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從役。其中雖流落南北，亦多在軍戎。凡所作邊塞諸文，及書奏餘事，同時幕府選辟，多出詞人。或因軍中酒酣，或時塞上兵寢，相與拔劍秉筆，散懷於斯文。率皆出於慷慨意氣，武毅獷厲。本其涼國，則世將之後，乃西州之遺民與？亦其坎壈當世，發憤之所致也。時左補闕盧景亮見知於文者，令余輯錄，遂成五十首

贈之。

《**詩人主客圖**》 清奇雅正主：李益。

《**全唐詩話・劉魯風**》 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略】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

《**臨漢隱居詩話**》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滄浪詩話・詩評**》 大曆以後，我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盧綸、李益善爲五言絕句，意在言外。【略】益《送人》云：「路旁一株柳，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處，此路起悠悠。」《照鏡》云：「衰鬢朝臨鏡，相看各自疑。慚君明似月，照我白如絲。」《陽城烽舍》云：「何地可潸然，陽城烽樹邊。今朝望鄉客，不飲北流泉。」皆有無窮之味。【略】頃選絕句，或未見全集，或偶漏落，可收入也。

又《**新集**》**卷三** 盧、李中表兄弟，詩律齊名，其五七言妙絕者已選入《絕句》。然兩生皆從軍出塞，他詩可膾炙傳誦者，人多容易看過，余既耄耋，悉錄於篇以備遺忘。

《**唐才子傳・李益**》 風流有辭藻，與宗人賀相埒【略】往往鞍馬間爲文、橫槊賦詩，故多抑揚激厲悲離之作，高適、岑參之流也。

《**升菴詩話・晚唐兩詩派**》 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眞豪傑之士哉。

徐獻忠《**唐詩品**》 君虞生習世紛，中遭頓抑，邊朔之氣，身所經聞。故從軍、出塞之作，盡其情理，而慕散投林，更深遐思。古詩鬱紆盤薄，姿態變出，自非中唐之致。其七言小詩，與張水部作等，亦國風之次也。

《**藝苑卮言**》**卷四**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

又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詩藪內編・古體下**》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參《蜀葵花》《登鄴城》，【略】李益《促促曲》《野田行》，【略】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但盛唐前，語雖平易，而氣象雍容，中唐後，語漸精工，而氣象促迫，不可不知。

又《**近體下**》 中唐絕，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

又 七言絕以太白、江寧爲最，參以王維之俊雅，【略】李益之神秀，益以弘、正之骨力，嘉、隆之氣韻，集長舍短，足爲大家。

又 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爲第一。如《夜上西城》《從軍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非中唐所得有也。

又《**續編・國朝下**》 唐人稱樂天廣大教化主，李益清奇雅正主，二子不足當，謂兩瑯琊可耳。

《**詩源辯體**》**卷二二** 五言古多六朝體，傚永明者，酷得其風神。七言古，氣格絕類盛唐。《塞下曲》本一首，今集中作四絕句者，非。《祝殤辭》語多奇警，與李華《弔古戰場文》並勝，惜非完璧。五言律，氣格亦勝。「白馬羽林兒」一篇，可配開寶。「霜風先獨樹，瘴雨失荒城」一聯，雄偉亦類初唐。七言絕，開寶而下足稱獨步。胡元瑞云：「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爲第一。如【略】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

又 李益、權德輿在大曆以後，而其詩氣格有類盛唐者，乃是其氣質不同，非有意復古也。

《**唐音癸籤・評彙三**》 李君虞(益)生長西涼，負才尚氣，流落戎旃，坎壈世故。所作從軍詩，悲壯宛轉，樂人譜入聲歌，至今誦之，令人悽斷。

又《**談藪二**》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爲多。

《**詩鏡總論**》 李益五古，得太白之深，所不能者澹蕩耳。太白力有餘閒，故游衍自得。益將矻矻以爲之。《蓮塘驛》《遊子吟》自出身手，能以意勝，謂之善學太白可也。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四・自述類上**》 弇州先生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必工；中唐主意，意工而氣不必完。予反復斯集，益服其立論之確。毋論李供奉、王龍標暨開元、天寶諸名家，即大曆、貞元間如李君虞、韓君平諸人，蘊藉含蓄，意在言外，殆不可及。

《**戴酒園詩話又編・李益**》 中唐人故多佳詩，不及盛唐者，氣力減耳。雅澹則不能高渾，雄奇則不能沉靜，清新則不能深厚。至貞元以後，苦寒、放誕、纖縟之音作矣。惟李君虞風氣不墜，如《竹窗聞風》《野田行》，俱中朝正始之音。余尤愛其入情之句，如《游子吟》：「莫以衣上塵，不謂心如練。」《雜曲》：「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扇。山嶽起面前，相看不相見。」「嘗聞生別離，悲

莫悲于此。同器不同榮，堂下即千里。」殊有漢、魏樂府之遺。《效古促促曲爲河上思婦作》曰：「促促何促促，黃河九迴曲。嫁與棹船郎，空牀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令妾貌長如玉。」讀此覺李嘉祐「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下語殊淺。但君虞能體貼人情至此，何以使勝業銜寃，崇敬生劫？

又　李以邊辭名。余以「邊馬櫪上驚，雄劍匣中鳴」，猶未足奇，如《再赴渭北使府留別》曰：「報恩身未死，識路馬還嘶。」信爲悲壯。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　七言絕句，中唐以李庶子、劉賓客爲最，音節神韻，可追逐龍標，供奉。

《**石洲詩話**》**卷二**　中唐六七十年之間，除韋、柳、韓三家古體當別論，其餘諸家，堪與盛唐方駕者，獨劉夢得、李君虞兩家之七絕，足以當之。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大曆五古，以錢仲文爲第一，得意處宛然右丞。次即李君虞，得太白一體。

又《**五絕凡例**》　李君虞聲情悽惋，尤篇篇可入管弦。

又《**七絕凡例**》　大曆以還，韓君平之婉麗，李君虞之悲慨，猶有兩王遺韻，宜當時樂府傳播爲多。李庶子絕句，出手即有羽歌激楚之音，非古傷心人不能及此。

《**大歷詩略**》**卷四**　李尚書益久在軍戎，故所爲詩多風雲之氣，其視錢劉，猶岑參之於王孟、鮑照之於顏謝也。七絕尤高，在大歷間無與頡頏者。

張澍《**李尚書詩集序**》　昔開元時，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輩風塵未偶，貰酒小飲，值旗亭雨雪，梨園會宴，以歌詩之多寡，定名稱之甲乙，揶揄歡噱，自鳴得意。何似君虞之篇，被諸管弦，供奉至尊，施乃圖繢哉！獨其宦塗蹇偃，送士登庸，怨望陵躒，爲時排迮，又未嘗不歎其狹中也。然迹漢以來，仲宣賦從軍，只貢頌諛，靈運送秀才，徒述懷思。惟君虞以爽颯之氣，寫征戍之情，覽關塞之勝，極辛苦之狀，當朔風驅雁，荒月拜狐，抗聲讀之，恍見士卒踏冰而皸瘃，介馬停秣而悲鳴，詎非才之所獨至耶？其他章句，亦清麗絕倫，宜與長吉齊名，無所愧讓。而《征人》、《早行》詩，最推傑作，今已失傳。知其散逸不少。

《**越縵堂讀書記・札記**》　若論絕句，則李十郎之雄渾高奇，不特冠冕十子，即太白、龍標，亦當退讓。

《**峴傭說詩**》「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天山雪後」一首，「回樂峰前」一首，皆邊塞名作；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

《**三唐詩品**》**卷二**　姑臧李益，字君虞，其源出於邱希範、吳叔庠而參宗於摩詰。長於託詠，朗潤風華，正如落花依草，妞然嫵媚。餘作少衰，開晚唐之派。大曆十人，固其傑也。

分　論

《**從軍有苦樂行**》《徐氏筆精》卷三：李益云「馬汗凍成霜」，孫魴云「驚濤濺佛身」，人謂冬月豈有汗馬，驚濤不入佛寺，然奇妙處正在此。以理論詩，失之遠矣。

《**登長城**》《滄浪詩話・詩體》：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

《**雜曲**》《升庵詩話・李益詩》：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略】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唐人鮮及。或云非益詩，乃無名氏代霍小玉寄益之詩也。《唐音癸籤・詁箋五》：藍，《說文》：「染青草也。」所謂青出於藍者是也。白樂天詩：「老絲練綠紅藍染，染成紅綫紅於藍。」李益詩：「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此則紅花也，本非藍，以其葉似藍，因名爲紅藍。《本草圖經》云。《唐詩鏡》卷三三：古意疊現，更當使簡鍊得佳。

《**賦得早燕送別**》《載酒園詩話・詠物》：李君虞曰：「梁空繞復息，簷寒窺欲遍。」眞似早燕。詠物如此，晚唐人俱拜下風，何論于宋！《方南堂先生輟鍛錄》：貞元、大曆諸名家，詠物絕少。唯李君虞《早燕》云：「梁空繞復息，簷寒窺欲遍。」直是追魂攝魄之語。餘無所見。元和以後，下逮晚唐，詠物詩極多，縱極巧妙，總不免描眉畫角，小家舉止，不獨求如杜之詠馬詠鷹不可得見，即求如李之《早燕》大方而自然者，亦難之難矣。

《**溪中月下寄揚子尉封亮**》《唐詩鏡》卷三三：清藻。

《**春晚賦得餘花落**》《載酒園詩話又編・李益》：《餘花落》曰【略】此篇與「應門照綠苔」作體格相似，皆有橫波回睇之妙。

《**人華山訪隱者經仙人石壇**》《唐詩鏡》卷三三：綽有古趣，可作青蓮後

一人。

《**罷鏡**》《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憤甚。《隨園詩話》卷七：元人詩曰：「老不甘心奈鏡何。」李益《覽鏡》云：「縱使逢人見，猶勝自見悲。」本朝鄭璣尺先生云：「朱顏誰不惜，白髮爾先知。」皆嫌鏡之示人以老也。

《**合源溪期張計不至**》《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細響清和。

《**自朔方還與鄭式瞻崔稱鄭子周岑贊同會法雲寺三門避暑**》《唐詩鏡》卷三三：「愛山見山少」，是一佳句。

《**遊子吟**》《唐詩鏡》卷三三：古而絢。

《**蓮塘驛**》《唐詩鏡》卷三三：麗。寄言微，結意遠。

《**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君虞最長邊塞詩，不獨「回樂峰前」一絕足以動人。

《**大禮畢皇帝御丹鳳門改元建中大赦**》《唐詩鏡》卷三三：鴻藻。

《**輕薄篇**》《唐詩鏡》卷三三：矯矯歷落。《唐風定》卷一〇：引淮陰少年，妙於荆卿於秦舞陽也。

《**野田行**》《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見憂生之無益。意謂塚間慘愴如此，我對之而斷腸矣。昔人獨不與我同懷乎？至此而斷腸者，蓋不少也。然終不免爲泉下人，人固當達命可也。《唐詩鏡》卷三三：語意足色，自當得簡。《唐風定》卷一〇：冰鐵之語，可當棒喝。繁辭未及此。《龍性堂詩話初集》：古詞「今日牛羊上丘壠，當年近前面發紅」，崔惠童「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李益「昔人未爲泉下客，行到此中亦斷腸」，從花殘溯花開，從死後溯生前，語意並倒，更見悲切。

《**效古促促曲爲河上思婦作**》《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學記》：詩有六義，後世不傳者興也。然太白、王建《獨漉歌》，王建、李益《促促詞》《促促曲》，韓退之《水中蒲》，首句皆爲興體，何論者前此未及也。

《**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優古堂詩話》：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略】《異聞集・霍小玉傳》爲「開簾復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石林詩話》卷上：「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著力太過，何但詩也。《韻語陽秋》卷二：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眞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又卷四：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遊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略】「敲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略】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升庵詩話・又李益詩》：尤延之《詩話》云：「《會眞記》『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于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囿》載其全篇，今錄於此：【略】題云《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人南山至全師蘭若**》《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骨調森渾，不減岑、李。「寂然無念心」譚元春評：老衲涅槃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寂然無念心」枯禪語。

《**晚春卧病喜振上人見訪**》《唐詩鏡》卷三三：四語身物適當，可堪憔悴。

《**喜見外弟又言別**》《對牀夜語》卷五：「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皆唐人會故人之詩也。久別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會，殆如直述。前輩謂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動人意，信非虛語。《詩藪內篇・近體上・五言》：劉長卿《送李中丞》《張司直》，錢起《秋夜對月》【略】李益《別內弟》，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又：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一則久別乍逢，一則客中除夜之絕唱也。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絕類司空。崔塗「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絕類戴作，皆可亞之。《詩鏡總論》：盛唐人工於綴景，惟杜子美長於言情。人情向外，見物易而自見難也。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識舊容」，撫衷述愫，罄快極矣。《唐詩鏡》卷三三：三、四驚異絕倒。《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與「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撫衷述愫，同一情至。又：一氣旋折，中唐詩中僅見者。《小淸華園詩談》卷上：何謂眞？【略】此外

如李君虞益之「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盧郎中之「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司空文明之「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略】皆切實締當之至者。《方南堂先生輟鍛錄》：人情眞至處，最難描寫，然深思研慮，自然得之。如司空文明「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李君虞「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皆人情所時有，不能苦思，遂首不出。陳元孝云：「詩有兩字訣：曰曲，曰出。」觀此二聯，益知元孝之言不謬。《養一齋詩話》卷七：唐人詩「長貧惟要健，漸老不禁愁」，「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略】皆字字從肺肝中流露，寫情到此，乃爲入骨，雖是律體，實《三百篇》、漢、魏之苗裔也。初學欲以淺率之筆襲之，多見其不知量。

《**獻劉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怨詩如「冉冉孤生竹」，比之《綠衣》，似不減其敦厚；「悲與親友別」，較諸《谷風》，實倍覺其和平。他如婕妤之《紈扇》，子建之《佳人》，皆怨而不怒，尚有詩人之遺焉。【略】至若李益之「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則竟成亂臣賊子語矣。

《**同崔邠登鸛雀樓**》《夢溪筆談・藝文二》：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渙、暢諸三篇能狀其景。《唐詩鏡》卷三三：淺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周敬曰：賦景新切，寓感弘深。陳仁錫曰：古峭多風。陳繼儒曰：登眺情景，口邊眼邊。周珽曰：首即登樓望中景，含意已遠。次致弔古之思。三見往事如昨，新愁無已，中唐妙句。結以遠目應起聯，見客情之並發非一也。「千年」「一日」映帶「猶恨速」「即爲長」，「猶恨」二字含無限牢騷悒鬱之意，似經鍛鍊得，實無斧鑿痕。《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登樓對景，更不別睹，斗地出手便先寫一檣，下即急寫汀洲，又急寫雲樹，並不問此檣屬何人，到何處，早已一片心魂彌梨麻囉，一遞一遞，竟自歸去也。固言當時何等漢魏，已剩流水夕陽，人生世間，大抵如斯，遲遲不歸，我爲何事耶？（後解）此即趁勢轉筆，寫是日歸心刻不能待也。人見是春色，我見是風煙，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歸詩甚多，乃更無急於此者。《養一齋詩話》卷九：沈存中云：「鸛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多矣，惟王之渙、暢當、李益三詩能狀其景。」按之渙「白日依山盡」一絕，市井兒童，皆知誦之，而至今斬然如新。暢當詩「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興之深遠，不

逮之渙作，而體亦峻拔，可以相亞。若益詩云：【略】較之吳融《鸛雀樓》詩「鳥在林梢腳底看，夕陽無際戍煙殘」諸句，稍有詩局。然前半平適落套，後半粗率任情，去王、暢二詩，終不可以道里計。存中並舉之，過矣。大抵益詩深於七絕，律體乃其所短，即《飲馬泉》一律，于麟、歸愚等皆選之，佳處果安在乎？

《**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題是因送賈校書帶送振上人，乃某細相其發筆落紙，卻是一先斷腸於振，而二始折筆到賈。其間主賓重輕，殊有無限差別。然後知此非因送賈便聊復寄振，多是特欲寄振故來送賈也。三，「頻送」字猶似帶賈，四，「更」、「期」字竟獨問振。人生相知，分寸不同，實有如此至理也。（後解）五，寫送者目斷，六，寫行者情留。只此十四字獨寫送賈，至七、八，依舊只結歸振矣。《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通篇俱寫送別，而合句帶出寄振上人之意。《圍爐詩話》卷四：今人作應酬詩者，不必責以王右丞之《送楊少府》、杜少陵之《和裴迪》，只作中唐人劉長卿之《送陸澧》，李益之《送賈校書》幾首，請拜以爲五十六字之師。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周敬曰：通篇慷慨悲壯，結就題上生，感慨有趣。唐汝詢曰：次聯中唐壯語，三聯說泉亦佳，結極多致。王家鼎曰：何人句對得化，末句極言其清，兼影邊寒意。郭濬曰：風趣不乏，後半着泉上，妙。周啓琦曰：此詩可謂探源崑崙，雄才灝氣，更籠絡千古。周珽曰：前四句因詠泉而思鎮邊之無人，後四句因詠泉而思客邊之傷感。聲律鏗然，語意淵如，眞作家老手。《三體唐詩》卷四高士奇輯注：「幾處吹笳明月夜」，晉劉琨，爲敵騎所圍，乃乘月登樓奏笳，賊流涕棄圍去。「何人倚劍白雲天」，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賦題能把捉且尚有高健之氣，稍振卑習。《唐詩合選詳解》卷七：此奉使巡邊，道經泉水而賦也。言此綠楊芳草之水，嘗爲胡人飲馬矣，今聞吹笳之聲，而不覩倚劍之士，何其無備若是乎。人言我始來之時，水尚含凍，今已分流，則經春矣，而憔悴風塵，是以不敢照其容鬢耳。王一士曰：三、四中唐壯語，結亦趣甚。沈歸愚曰：惜其無備，語殊含蓄。《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言備邊無人，句特含蘊。《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李君虞之「幾處吹笳明

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略】之類是也。《昭昧詹言》卷一八：鹽州爲漢北地、五原二郡地，唐屬關內道，今甘肅、寧夏後衛是。起句先寫景。次句點地。三、四言此是戰場，戍卒思鄉者多，以引起下文自家，則亦是興也。五、六實賦，帶入自家「至」字。結句出場，神來之筆，入妙。此等詩，有過此地之人、有命此題之人、有作此題詩之人之性情面目流露其中，所以耐人吟詠。不是詠古無情，不見作詩人面目，如應試詩「賦得」體及幕下張君房所爲，低手俗詩，皆犯此病，所以爲庸劣無取。且如西崑諸公，祇以搜用故實，裁剪藻飾爲能，是名編事，非作詩也。此死活之分，王阮亭輩乃不能悟。此等詩，以有興象章法作用爲佳。若比之杜公，沈鬱頓挫，恣肆變化，奇橫不可當者，則此等止屬中平能品而已。下此一等，則但有秀句而無此興象作用，猶可取。又下一等，則並傑句亦無，乃爲俗人之詩矣。

《宿馮翊夜雨贈主人》《唐詩鏡》卷三三：「歸期雁暫留」，語何輕嫩。

《惜春傷同僚故人孟郎中兼呈去年看花友》顧璘《批點唐音》卷一二：語淺情眞。

《江南詞》《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荒唐之想。寫怨情卻眞切。《唐風定》卷二〇：直而妙。若「莫作經年別」、「東鄰是宋家」則蕩矣。《而庵說唐詩》卷九：此詩只作得一個「信」字。瞿塘是峽名，三峽之最險者。往來之人，不能期定日子，即長年亦不能料。賈又是經紀人，在外已慣，不甚以歸家爲急者。嫁與她，若比宕子不同，然在外時多，畢竟着摸他不出。「朝朝誤妾期」，不是瞿塘賈預先期約者，是妾意中自期者，見今日不歸，必曰：明日難道又不歸？至明日，又不見歸，是又誤一朝矣。日日期望，日日不歸，故云朝朝。爲何要用「朝」字？吾見有期約來家者，一起身便盼望起，漸至午，至下午，見所期不來，則念頭逐漸消下去了。詩用不得「夜」字，若云夜夜則俚矣。「早知潮有信」，潮信最準，人若如潮，必無一次之誤，何況朝朝乎？妾悔不早知，若早知，當「嫁與弄潮兒」矣。兒，是無年紀者，賈是有年紀者；賈肩重擔，兒是輕身。爲賈者，習見瞿塘之無定準，故爲人無定準；兒習見潮水之有定準，其爲人定然有定準。故欲嫁之。若作如此解者，當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塘賈，也不是悔不嫁弄潮兒，是恨個「朝朝誤妾期」耳。眼光切莫錯射。《載酒園詩話・詩不論理》：詩又有以無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語。至如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則又無理之理，更進一塵。總之詩不可執一而論。《唐詩合解箋注》卷四：「嫁得瞿塘賈」，此詩以「信」字爲眼。瞿塘最險，賈客經商在外日長，歸期難定，是最難取信之人莫如瞿塘賈矣，今恰嫁得這箇人。「朝朝誤妾期」。此句著力，方見瞿塘賈之無信也。日日期望其歸而不歸，自謂之「誤」。然瞿塘賈何嘗期妾，乃妾之所以自爲期耳。朝朝誤，則朝朝期望可知。「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坐罪瞿塘賈以爲無信。乃忽然想得最不失信於朝夕者，莫如潮水。弄潮兒習見潮之有信，必然有信。定不似瞿塘賈習見瞿塘峽水之無信，以至爲人無定準。妾若早知，當嫁與弄潮兒矣。此非悔嫁瞿塘賈，悔不嫁弄潮兒，只是以「朝朝誤妾期」之故，而設此想耳，然其實非瞿塘賈誤妾，乃妾自認做誤，則亦非妾自誤，乃詩人代爲妾認做誤耳。文心波折如是。《皺水軒詞筌・詩詞無理而妙》：唐李益詞曰：「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沈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春風。」此皆無理而妙，吾亦不敢定爲所見略同，然較之「寒鴉數點」，則略無痕跡矣。《蕉原詩說》卷三：五言絕有兩種：有意盡而言止者，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言止意不盡，深得味外之味，此從五言律而來，故爲正格。意盡言止，則突然而起，斬然而住，中間更無委曲，此實樂府之遺音，故爲變調。意盡言止，如【略】「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李益）。此樂府之遺音也。《輟鍛錄》：古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說詩之妙諦也，而未足以盡詩之境。【略】然正有無理而妙者，如李君虞「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李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語圓意足，信手拈來，無非妙趣。可知詩之天地，廣大含宏，包羅萬有，持一論以說詩，皆井蛙之見也。《詩境淺說續編》：潮來有信而郎去不歸，喻巧而怨深。古樂府之借物見意者甚多，如「當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郎馬蹄不方，何處尋郎踪。」皆喻曲而有致，此詩其嗣響也。

《贈內兄盧綸》《容齋隨筆・李益盧綸詩》：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卷四：（李益此詩及盧綸和作）句律凄惋，如出一口。

《答廣宣供奉問蘭陵居》《唐詩歸・中唐三》：譚元春評：口傳家信，寫出成詩便是。

《山鷓鴣詞》《詞綜偶評・唐詞》：李白《菩薩蠻》：玩末二句，乃是遠客思歸口氣。或註作閨情，恐誤。又按李益《鷓鴣詞》云：「處處湘雲合，郎從何處歸。」此詞末二句，似亦可作此解，故舊人以爲閨思耳。《詩境淺說續編》：此詞亦竹枝之類，以有鷓鴣句，遂以命題。前二句，興體也。後二句，賦體也，皆美人香草之寓言。沈休文詩「夢中不識路」，言夢去之無從。此云「處處湘雲合」，言郎歸之莫辨。相思無際，寄懷於雲水重復之鄉，樂府遺音也。

《上洛橋》《詩境淺說續編》：洛橋爲唐時勝地，風物之美，裙屐之盛，每見於詩歌。此殆滯留洛中，感懷而作。地經前度成惆悵，人對芳晨轉寂寥，宜其低回不盡也。

《水宿聞雁》《秋窗隨筆》：李益詩：「早雁忽爲雙，驚秋風水涼。夜長人自起，星月滿空江。」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耶？

《九月十日雨中過張伯佳期柳鎮未至以詩招之》《野客叢書・魯直詩體》：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此體魯直創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祜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略】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汴河曲》《能改齋漫錄》卷五：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略】李蓋學朱也。然二詩皆佳。

《邊思》《詩境淺說續編》：此詠邊將之多才，在塞下詩中，別開格調。首句言戎容之整肅，次句言征戍之辛勞。後二句言，莫笑其豪健，爲關西將種，能載滿懷詩思，西入涼州。聽水聽風，譜絕域霓裳之調，更能防秋走馬，獨著邊功。隨陸能舞，絳灌能文，此君兼擅之。

《從軍北征》《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全是王龍標氣調。《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詞》【略】李益《從軍》【略】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詩辯坻》卷三：七絕，李益、韓翃足稱勁敵。李華逸稍遜君平，氣骨過之，至《從軍北征》，便不減盛唐高手。《唐詩箋注》卷九：《從軍北征》妙在不說自己，而己在其中。《唐詩摘抄》卷四：回首，望鄉也，卻藏一「鄉」字。聞笛思鄉，詩中常意，硬說三十萬人一時回首，便使常意變新。

《聽曉角》《唐音癸籤・詁箋八》：李益《聽曉角》：「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大角曲》名有《小單于》，此借云吹入《小單于》處去，與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同一用法也。《唐詩鏡》卷三三：落意高遠。《唐風定》卷二三：諸篇皆去龍標不遠，格致高，劄中山不及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樂府》：唐《大角曲》有《大單于》《小單于》。又：塞鴻聞角聲，尚不能飛度，況《小單于》吹入征人耳乎？與《受降城》一首相印。《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批校》：此與《暖川》及《度破訥沙》兩首，又所謂「積健爲雄」者。《詩境淺說續編》：首句謂嚴霜一夕，榆林萬葉，飛墮關前，時在破曉之前。次句言，霜天拂曉，有獨立城頭，寒吹畫角者。用「當」字固妙，接以「片月孤」三字，尤善寫蒼莽之神。宜其佳句流傳，播爲圖畫也。後二句之意，或謂無限塞鴻，聞角聲悲奏，迴翅南飛，聲音之感物，如六馬仰秣，遊魚出聽也。或謂地處極邊，更北則爲小單于之境，塞鴻避其嚴寒，至此不能飛度，惟有嗚咽角聲，隨秋風遠送，吹入單于。此兩層之意，皆極言邊地荒寒，而征人聞角生悲，不言而喻矣。

《宮怨》《唐詩解・七言絕句四》：以昭陽之歌吹，比長門之漏聲，是以彌覺其長耳。《唐風定》卷二二：「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細勘見盛中之別。「侶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此亦依稀太白。《唐詩摘抄》卷四：「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此詩即此意，而調凄婉。唐仲言云：費許多力，只說得一個夜長。此語亦有見。彼歌亦長，此漏亦長，相形之下，愁豈不長耶？《唐詩合解箋注》卷六：「露濕晴花春殿香」，庭花浥露而已，不得蒙澤，春殿披香，而長門獨甘愁寂，皆怨恨之端也。「月明歌吹在昭陽」，夜靜風清，傳來歌吹之聲，則在昭陽宮裏，豈不愁殺。「似將海水添宮漏」，以寂寥之夜，聽歌吹之聲，一更更意惹情傷，一聲聲宵長漏永，越聽越覺其長，似添了海水一般。按李蘭漏刻法：以器貯水，以銅爲渴烏，狀如鉤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中，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刻一刻。「共漏長門一夜長」。長門宮，離宮名，陳皇后遭貶時所居。故長門之漏，比他處似乎更長。今似將海水爲漏水，共漏箇不歇也。《唐詩合選評解》卷四：聽招場之

歌吹，怨從中來，而長門漏聲是以彌覺其長者。

《上汝州郡樓》《唐詩解・七言絕句四》：聞鼓角而想邊聲，因登樓而憶往事，此時隕涕，豈徒以悲秋之故也？當有不忍言者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敖英曰：感慨含蓄。唐汝詢曰：自有心事，不須揣摩。周珽曰：益邊塞諸詩，掀開千百年宿案，筆膽能踏泰山使東，倒黃河使西。吾畏其古神幽骨之貴，即王、李復生，不能前驅也。《唐詩快》卷一五：登臨中往往有此，可勝感慨。

《寫情》《三體唐詩》卷二高士奇輯注：舊史謂益有妬癡，夜散灰扃戶，以防妻妾。觀此詩，悲悼亡怨別離，則不是於妻妾而作也。《大歷詩略》卷四：束髮言兵，忽作柔腸軟語，亦復佳。《靈芬館詩話》卷一：李庶子詩「水紋枕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從此無心愛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含情凄惋，命意忠厚，殊不類薄幸人。文章可以觀人，豈其然乎。《詩境淺說續編》：詩題曰「寫情」，實即崔國輔《怨詞》之意。因此生已休，雖有餘情，不抵深怨也。首二句言，冰簟夜涼，悠悠凝思，相思千里，正在掄指佳期，乃方期鸞鏡之開，遽斷鵲橋之望。故後二句，寫其怨意，謂璧月團欒，本期雙照，而此後良宵，已成獨旦，則無情明月，一任其西下樓頭耳。

《夜上受降城聞笛》《藝苑卮言》卷四：絕句李益爲勝，「回樂峰前」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初唐絕，「蒲桃美酒」爲冠，盛唐絕，「渭城朝雨」爲冠，中唐絕，「迴雁峰前」爲冠，晚唐絕，「清江一曲」爲冠。「秦時明月」在少伯自爲常調，用修以諸家不選，故《唐絕增奇》首錄之。所謂前人遺珠，茲則掇拾。于鱗不察而和之，非定論也。《唐詩合選詳解》卷四：沙飛月皓，舉目凄其，於此間而聞笳聲，安有不念切鄉關者也。蘇東坡曰：七言絕，開元以下便當以李益爲第一，可與太白、少伯競爽。沈歸愚曰：音節神韻，可追龍標、供奉。七言絕，中唐以李庶子、劉賓客爲最。《說詩晬語》卷上：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夜上受降城聞笛》：明云「蘆管」。蘆管，笳也，「笛」字應誤。又：絕唱。《唐詩摘抄》卷四朱之荆補評：沙飛月皎，舉目悽其，於此而聞笛聲，安有不思鄉念切者。《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批校》：高格、高韻、高調，司空侍郎所謂「反虛入渾」者。《詩境淺說續編》：對蒼茫之夜月，登絕塞之孤城，沙明訝雪，月冷疑霜，是何等悲涼之境。起筆以對句寫之，彌見雄厚。後二句，申足上意，言荒沙萬靜中，聞蘆管之聲，隨朔風而起，防秋多少征人，鄉愁齊赴，則己之鬱伊善感，不待言矣。李詩又有《從軍北征》云：「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意境略同，但前詩有夷宕之音，《北征》詩用抗爽之筆，均佳構也。

《長干行》《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謫仙》：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眞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妬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艇齋詩話》：山谷嘗辨《李太白集》中所載二詩云「妾髮初覆額」是李白作，後「憶昔深閨裏」一篇是李益詩。山谷雖能辨其非太白詩，而不知其爲張潮作也。《玉臺新詠》亦作張潮作。《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設色綴詞，宛然太白。《大歷詩略》卷四：音韻猶晉樂府之《西洲曲》也。青蓮多似之，其竄入，宜哉。古今盛稱此公七絕，不知五古亦深得樂府意，與錢仲文分道揚鑣，非餘子所及。

傳記

《舊唐書・李益傳》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略】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爲「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爲從事，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爲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爲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新唐書・李益傳》（存目）

紀事

權德輿《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略】自從事掾吏，迨紀綱之僕，稟稍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介薦延至郎吏二千石，爲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卓犖之爲也。

李觀《邠寧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於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群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爲尚書郎。

李渤《考校京官奏》 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道途漸遠，自此恣情無度。又思馬有銜縻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繼以兩省官，大諫于朝，有懇激事君之禮，可以誠無言者。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

《唐國史補》卷下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樂曲。

《因話録・商部上》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唐會要・貢舉中・制科舉》（大曆）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宋高僧傳・唐杭州靈隱山道標》 標經行之外，尤練詩章，辭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相與酬唱，遞作笙簧。故人諺云：「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以辭林樂府常采其聲詩。由是右庶子姑臧李公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誇耀。」

《唐詩紀事・李益》 益有心疾，不見用。及爲幽州劉濟營田副使，獻詩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左遷右庶子。年且老，門人趙宗儒自宰相罷免，年七十餘，益曰：「此吾爲東府所送進士也。」聞者憐益之困，後遷禮部尚書致仕，卒。

《唐才子傳・李益》 二十三受策秩，從軍十年，運籌決勝，尤其所長。【略】益少有僻疾，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有散灰扃戶之談，時稱爲「妬癡尚書李十郎」。

著録

《郡齋讀書志・李益詩一卷》《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之圖繪。今集有從軍詩五十篇而無此詩，惜其放逸多矣。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益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李益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集類》《李益詩集》一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李益詩》二卷。

葉萬《李君虞詩集二卷跋》《百家唐詩》有《君虞詩集》，缺字頗多，此照柳大中本抄得。

《善本書室藏書志・集部三》《李君虞詩集》二卷。此明弘正間刻本，作《李君虞詩》，即席啓寓刊本之祖。而朱警集刻《百家唐詩》內《李益集》，同是一卷，同無序跋，較此少詩十八首，而中爲此本所無者二十五首。朱氏所集，多宋本，當別有所據。昭德《讀書志》謂集中無《獻劉濟》「不上望京樓」之詩，惜其放逸者多。檢此本有之，可見此集在陳、晁時已分兩本矣。有空翠閣圖記。

藝文

韋應物《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爲四海聞。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軍。契闊晚相遇，草戚遽離群。悠悠行子遠，眇眇川途分。登高望燕代，日夕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以佐功勳。無言羽書至，坐闕相思文。

竇牟《緱氏拜陵回道中呈李舍人少尹》 忽忝諸卿位，仍陪長者車。禮容皆若舊，名籍自憑虛。上路花偏早，空山雲甚餘。卻愁新詠發，酬和不相如。

盧綸《酬李益端公夜宴見贈》（存目）

常衮《奉和李益遊樓嚴寺》（存目）

王建《寄李益少監兼送張實遊幽州》 大雅廢已久，人倫失其常。天若不生君，誰復爲文綱。迷者得道路，溺者遇舟航。國風人已變，山澤增輝光。星辰有其位，豈合離帝傍。賢人既遐征，鳳鳥安來翔。少小慕高名，所念隔山岡。集卷新紙封，每讀常焚香。古來難自達，取鑑在賢良。未爲知音故，徒恨名不彰。諒無金石堅，性命豈能長。常恐一世中，不上君子堂。偉哉清河子，少年志堅強。篋中有素文，千里求發揚。自顧音韻乖，無因合宮商。幸君達精誠，爲我求回章。

楊巨源《送李舍人歸蘭陵里》 清詞舉世皆藏篋，美酒當山爲滿樽。三畝嫩蔬臨綺陌，四行高樹擁朱門。家貧境勝心無累，名重官閒口不論。惟有道情常自足，啓期天地易知恩。

劉禹錫《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路密縣李少府暢秘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水館對酒聯句追刻燭擊銅鉢故事遲輒舉觥以飲之速夜艾群公沾醉紛然就枕余偶獨醒因題詩於段君枕上以志其事》（存目）

孟郊《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監察十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縝評事》（存目）

鮑溶《秋暮山中懷李端公益》（存目）

又《再投李益常侍》 何處初投刺，當時赴尹京。淹留花柳變，然諾肺腸傾。避暑蟬移樹，高眠雁過城。人家嵩嶽色，公府洛河聲。聯句逢秋盡，嘗茶見月生。新衣裁白苧，思從曲江行。

又《欲遊嵩岳留別李少尹益》 孤策遲迴洛水湄，孤禽嘹唳幸人知。嵩岳望中常待我，河梁欲上未題詩。新秋愛月愁多雨，古觀逢仙看盡棋。微眇此來將敢問，鳳凰何日定歸池。

雜録

《唐國史補》卷中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鑠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又 長慶初，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僕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梅堯臣《擬李益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窗前風動竹，聲碎影仍繁。衝扉忽自啓，出候初迎門。驚雀枝未定，乳蜂窠暫翻。飄飄一舉袂，聊更遲來轅。

賀鑄《讀李益詩》 甲子夏，與彭城詩社諸君，分閱唐諸家詩，采其平生，人賦一章，以姓爲韻。君虞，益字也，見《從軍詩序》。君虞興聖孫，詩律早專美。樂府度新聲，宮酺奉天子。鮮風獵蘭苕，華月濯桃李。獨有連眉郎，才稱劣相比。頗聞竹窗句，流落綺紈耳。吏曹久失調，幕府感恩起。從軍五十篇，王粲慚率爾。胡沙動霜草，開卷得千里。鴛翔大蓬拜，轉顧觸排毀。晚升八座崇，謝事知所止。高文茂支庶，埋滅長已矣。斯人今不亡，正賴數番紙。咄嗟齒逾壯，日就無聞恥。勉哉課謠吟，請自田居始。

《能改齋漫録》卷二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游葆眞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益集》 舊史本傳稱其少有癡病，防閑妻妾過於苛酷，有散灰扃戶之說聞於時，故時謂妒癡爲「李益疾」。按世傳《霍小玉傳》，所謂李十郎詩「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者，即益也。舊史所載如此，豈小玉將死，訣絕之言果驗耶，抑好事者因其有此疾，遂爲此說以實之也？

《**寶刻類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錄》《唐滎陽鄭氏墓誌》，唐李益撰，大曆六年。

又《唐贈左監門衛將軍劉希果碑》，唐李益撰，從姪佐時行書，元和七年。

《**歷代詩話・杜詩・錄箋**》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曆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少年行》云：「巢燕引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時大曆間，杜政在蜀，想有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朱灣

論述

綜論

《**詩源辯體**》卷三六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所選二十五人，詩一百三十二首，皆中唐詩也，而其人半不知名。【略】若朱灣詠物，最爲惡俗，乃云「灣於詠物尤工」，豈以惡俗爲新奇耶？灣如《詠籠籌》云：「獻酬君有禮，賞罰我無私。莫怪斜相向，還將正自持。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詠雙陸頭子》云：「掌中猶可重，手下莫言輕。有對惟求敵，無私直任爭。」《詠壁上酒瓢》云：「安身未得所，開口欲從誰？應物心無繾，當壚柄會持」等句，惡俗尤甚，仲武以之入選，其賞鑑可知。

分論

《**中夜宴王郎中宅賦得露中菊**》《中興間氣集・朱灣》：詩體幽遠，興用洪深，因詞寫意，窮理盡興，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四溟詩話》卷一：高仲武謂朱灣菊詩曰：「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哀而不傷，深得風人之旨。末曰：「忍棄東籬下，看隨秋草衰」，不如「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溫厚有氣。《唐音癸籤・評彙七》：一菊詩也，陳叔達云：「但令逢採摘，寧辭獨晚榮。」婉厚乃爾。朱灣云：「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費較量矣。李山甫云：「栽處不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罇。」更似毒口罵將來。豈非時代爲之？

《**奉使設宴戲擲籠籌**》《老學庵筆記》卷四：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略】「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五代詩話・羅隱》引《堅瓠集》：今人諺語多古人詩：「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曹子建詩，「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句，「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唐太宗詩【略】「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略】。

《**送陳偃賦得白鳥翔翠微**》《五代詩話・花蕊夫人》引《留青日札》：杜工部「關山同一點」，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花蕊夫人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

《**尋隱者章九于東溪草堂**》《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路傍樵客何須問，朝市如今不是秦」：情意併見。

《**長安喜雪**》《歷代詩話・賦・盈尺》：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吳且生曰：呂向注：「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徵。」按《左傳》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未聞其廣一丈也。唐朱灣雪詩：「平地已霑盈尺潤，年豐須荷富人侯。」亦用謝賦意耳。

傳記

《**唐才子傳・朱灣**》灣字巨川，大曆時隱君也，號滄洲子。率履貞素，潛

輝不曜，逍遙雲山琴酒之間，放浪形骸繩檢之外。郡國交徵，不應。工詩，格體幽遠，興會弘深，寫意因時，窮理盡性，尤精詠物，必含比興，多敏捷之奇。及李勉鎮永平，嘉其風操，厚幣邀來，署爲府中從事。日相談讌，分逾骨肉。久之，嘗謁湖州崔使君，不得志，臨發以書別之曰：「灣聞蓬萊山藏杳冥間，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珠潛濵滉之淵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載請執事，三趨戟門。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向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溪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灣白。」遂歸會稽山陰別墅。其耿介類如此也。有集四卷，今傳世。

紀事

《中興閒氣集・朱灣》 朱君率履貞素，放情江湖。郡國交辟，潛耀不起，有唐高人也。

《唐詩紀事・朱灣》 灣爲李勉永平從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一二 《朱灣詩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朱灣詩集》四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朱灣集》一卷。

姚倫

《中興閒氣集・姚倫》 姚子詩雖未弘深，去凡已遠，屬辭比事，不失文流。如「亂聲千葉下，寒影一巢孤」，篇什之秀也。

《唐才子傳・姚系》 弟倫，詩亦清麗，有集，並傳。

《唐詩紀事・姚倫》 倫，終揚州大都督府倉曹參軍。

劉商《雜言同豆盧郎中郭南七里橋哀悼姚倉曹》 橋邊足離別，終日爲悲辛。登橋因歎逝，卻羨別離人。橋下東流水，芳樹桃花蕊。流水與潮迴，花落明年開。可憐三語掾，長作九泉灰。宿昔歡遊在何處，花前飲足求仙去。

冷朝陽

論述

《滄浪詩話・詩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

《唐才子傳・冷朝陽》 朝陽工詩，在大曆諸才子，法度稍弱，字韻清越不減也。

《立春》《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言玉律傳立春之佳節，而青陽自應乎北辰，鞭土牛以呈歲稔，戴彩燕以表年春。斯時也，臘盡而星迴于次，寒餘而月則建寅，故行處之風光俱好，望中之雲物皆新。曰流水之凍已銷，則潛魚之鱗忽振，物之應候而至，惟問日邊之人，而後知韶景之至也。陳達夫曰：經緯定而組織巧，是殆以雲錦作裳者，非復桑下繰車殘緒。

《送紅線》 洪邁《萬首唐人絕句選凡例》：詩出小說家者不錄。間有存者，止冷朝陽、戍昱、舒元輿數首耳。《升菴詩話・冷朝陽送紅線酒》：紅線，薛嵩之青衣也，有劍術，夜飛入橫海軍解圍。嵩留之不得，會幕下詩人送之，冷朝陽此詩爲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七絕下》：周珽曰：語意天然，有響遏行雲之態。《大歷詩略》卷六：詞調極佳，漁洋諸絕句所本。《詩境淺說續編》：詩爲送紅線而作，當是歌妓之流。有美一人，菱歌罷唱，高鬟擁霧，羅襪淩波，駕蓮葉輕舟，乘風意去，剩有銷魂者。倚百尺高

樓，望流水悠悠，碧天無際耳。詩不專寫離別之情，而擬以洛妃之靈迹，情韻殊長。

傳記

《元和姓纂・青韻》　貞元兼監察御史冷朝陽，吳人。

《唐才子傳・冷朝陽》　朝陽，金陵人。大曆四年齊映榜進士及第。不待調官，言歸省覲，自狀元以下，一時名士大夫，及詩人李嘉祐、李端、韓翃、錢起等，大會賦詩攀餞。以一布衣，才名如此，人皆羨之。

《唐詩紀事・冷朝陽》　朝陽，登大曆進士第，爲薛嵩從事。

紀事

《太平廣記》卷一九五引《甘澤謠》（薛）嵩知不可駐，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綫，請座客冷朝陽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綫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著録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冷朝陽集》。

藝文

于邵《送冷秀才東歸序》　昔泰卿賦，多與太學英達爲之遊。二十年間，學者逃難，石渠遂閉，鼓篋無聞，近三四年復與士合。每歲以故事選實而流頌聲，則江寧冷侯由此擢秀，今乏與比，前或少雙。【略】冷侯深於詩也，祕監韋公叙焉。其爲歌詩以出餞，皆漢廷顯達，士林精妙，各附爵里，爲一時之榮。邵何言哉，貺別而已。

韓翃《送冷朝陽還上元》（存目）

李嘉祐《送冷朝陽登第歸江寧》　高第猶佳句，諸生似者稀。

錢起《送冷朝陽擢第後歸金陵覲省》（存目）

雜録

《平津讀碑記》卷七于公異《吳嶽祠堂記》　唐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將仕郎行太子正字冷朝陽書。

韋渠牟

論述

《步虛詞十九首》三　《唐詩快》卷九：定不尋常。「笙歌走鳳凰」，「走」妙於「飛」。

《贈賈五判官》《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渠牟自稱重表兄弟賈庠。此詩極工。馮班評：工麗。查慎行評：既「眞金」便應「披沙」，何「難」之有？當作「誰」字。似寓慨有味。紀昀評：此竟似後人應酬語。不署姓名，不知其爲唐詩矣。

傳記

權德輿《唐故太常卿贈刑部尚書韋公墓誌銘并序》　維貞元十七年秋七

月乙酉，太常韋公諱渠牟，年五十三，啓手足於靖恭里。戊子，詔書以大司寇印綬告第，其孤博古、近古等，號咷崩慕，以冬十一月甲子葬與蔡叶告，窆於某原。【略】公字某，京兆杜陵人，自楚元王傅、漢丞相節侯、恭侯而下，其族盛大，天爵人爵沛然兩集。六代祖範，隋郿城莊公。曾祖餘慶，皇坊州刺史。祖景駿，房州刺史。父永，著作郎兼蘇州司馬。同氣齊名，皆以文學論著爲賢卿大夫。而著作志氣閎邁，落落有奇節。公即第若干子也。年十二，善賦詩屬書，未弱冠，博極今古，尤精史籍，力行過人。且以爲夫子在魯則衣逢掖，在宗則冠章甫，范蠡在陶爲朱公，在齊爲鴟夷子皮。於是傳心印之法於金陵，授谷神之道於華陽。或爲塵外人，或爲遺名子。其達觀也，不名一行；其元同也，會歸三教。蓋周流揭厲，無入而不自得焉。終以儒服，服素王之道。大曆末，丁著作府君憂，倚廬於壞樹之側，以純孝感，嘉生廉車列上，州閭聳敬。貞元二年起家，拜校書郎，五年轉左武衛騎曹掾，皆爲知己者從事。八年，大成均表其名，經可領學徒，遷四門博士。十二年夏，承詔與近臣、名儒、緇黃、大士講議於麟德殿，上以爲能，拜祕書郎。尋獻詩七百字，極其文采。歲中，歷右補闕、左諫議大夫，再當言責之地，切劘獻替，數進熟於君，規事建議，飈起鋒出，卓犖頡頏，取重於時，三接日旰，公卿仰其風采。薦巖穴有道之士以待兩言，其他推轂皆一言，感慨就義若渴，見不善如探湯，與夫陰拱自愛，容容之計者，固爲愈矣。間一歲，遷太府卿，錫以命服。又間一歲，遷太常卿。泉藏受用之法，緜蕝禮文之事，峻科禁以絕其私，酌儀制而合於中。被病乞告，禮愈優而不得請。壽與志皆未極而歿，悲夫！公敏於歌詩，縟采綺合，大凡文集若干卷，撰《莊子會釋》、《老子》、《金剛經》釋文、《孝經》、《維摩經》疏、《三教會宗圖》共十餘萬言。又奏修《貞元新集》、《開元後禮》二十卷。詔下有司，令行於代。當其憫坐馳，哀弱喪也，泛然若不淆於物；及披肝膽，承顧問也，毅然若不有其身。起儒官博士，十三四年踐文石、登玉堂，赤車金印，燻灼中外。其所以得之者，無他腸故也。《禮器》曰：「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洪範》曰：「俊人用章。」噫嘻！太常之道其智而俊歟！雅爲晉國韓公、魯郡顏公之所薦寵。魯公嘗稱遺名子洞徹三教，讀佛書、儒書、道書向三萬卷，又多言其神奇之跡，今茲不書。姑書其章明宏大者，用識窀穸，一以申嘗僚之義，一以遂孝子之心。

《舊唐書·韋渠牟傳》（存目）

唐文學部三·韋渠牟

《新唐書·韋渠牟傳》（存目）

紀事

權德輿《右諫議大夫韋君集序》 洙泗門人登四科者，唯稱端木賜、卜商可與言《詩》，以其善於取類，敏於喻《禮》。然則緣情詠言，感物造端，發爲人文，必本王澤。貞元十二年夏四月庚辰，皇帝御麟德殿，命通儒碩生與緇黃上首，雜論奧賾，互相發明。繇是京兆韋君以四門博士召見，三玄六學，博辯宏大，精義具舉，宸心乃愉。尋獻七百字詩一章，詞華彬蔚，詔旨優答，浹日授秘書郎，踰月遷右補闕，未半歲拜右諫議大夫。其餘以文發身，以直事君，言語侍從，論思諷議，賈生當受釐之問，方朔擅不窮之智，近臣渥命，榮冠一時，薦紳競勸，巖谷皆聳。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絕句，右拾遺李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且以瓌琦軼拔爲己任。至弱冠，乃喟然曰：「四始五際，今既遠矣，會情性者，因於物象，窮比興者，在於聲律。蓋辨以麗，麗以則，得於無間，合於天倪者，其在是乎？彼惠休稱謝永嘉如芙蓉出水，鍾嶸謂范尚書如流風迴雪，吾知之矣。」遂苦心藻慮，儷詞比事，纖密清巧，度越群倫。嘗著天竺寺六十韻，魯郡文忠公序引而和之，使畫工圖於仁祠，摘句配境，偕爲勝絕。又於江南著卧疾二十韻，晉國忠肅公手翰以美之，曰：「卓爾獨立，其在我韋生乎！」其爲名臣宗公所稱賞如此。又與竟陵陸鴻漸、杼山僧皎然爲方外之侶，沉冥博約，爲日最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羽衣也，則曰遺名。攝方袍也，則曰塵外。被儒服也，則今之名字著焉。周流三教，出入無際，寄詞詣理，必於斯文。自貞元五年始，以晉公從事至京師，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嘗因休沐，悉以見示。德輿鄙昧不能言詩，徒以掖垣之寮辱命爲序，豈愛之厚而忘其不能歟。前此論著，別爲篇第，後此者方紬懷仙章句而不復賦人間之事矣。今茲詩集以類相從，獻酬屬和因亦編次，且以聖誕日麟德殿三教講論詩爲首，凡十卷云。

《大唐傳載》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

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語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後竟如其言。

《劉賓客嘉話錄》 貞元末，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裴延齡、京兆尹嗣道王實，皆承恩寵事，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齊運主持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其羸弱，許其致政，而師老失授。故無名子曰：「太府朝天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又渠牟因對，德宗問之曰：「我擬用鄭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敗陛下公事。」他日又問，對亦如此。帝曰：「我用鄭絪是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國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儉文學號爲賢相，於今傳之，渠牟之毀濫也。

又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唐語林・補遺》 韋渠牟曾爲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爲仙帝，臣道合爲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爲陛下師。」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韋渠牟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別集》《韋渠牟詩》十卷。

藝文

盧綸《敬酬太府二十四舅覽詩卷因以見示》（存目）

權德輿《奉和太府韋卿閣老左藏庫中假山之作》（存目）

雜錄

皎然《遙和廬外上人與陸澧夜集山寺問涅槃義兼貰陸生文卷詩注》 上人自號北山子。

《詩藪外編・唐下》 太白始見司馬子微，遂有神遊八極之賞。中偕吳筠，嘯傲剡中。賀知章傾倒白下，晚劇喜韋渠牟，要以代興。四人皆道士也，余嘗笑此老一生與黃冠有緣。

又 賀知章素貴，晚乞黃冠，蓋不過歲餘。吳筠以薦爲翰林承旨。韋渠牟後相德宗，傾險敗節。獨承禎應聘不屈，一代高士也。

又 韋渠牟初學詩，既去爲道士，又去爲浮屠，又長髮還俗，不數年至宰相。迹其變詐百出，蓋奸人之雄也。今但知其爲道士。

《圍爐詩話》卷五 韋仲將發蔡中郎塚，乃得用筆之法。常熟老人傳筆法於張旭，旭傳於顏魯公，魯公傳於懷素，書家固有授受秘意。太白以詩法授韋渠牟，則詩家亦有之矣。

實臬

《述書賦》 寶蒙《題述書賦語例字格後》：吾第四弟尚輦君字靈長，翰墨廁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贍，草隸精深。平生著碑誌、詩篇、賦頌、章表凡十餘萬言。較其巨麗者，有天寶所獻《大同賦》《三殿蹴踘賦》，以諷興諫諍爲宗，以匡君救時爲本。帝乃咨爾可編筴書，中使王人，榮曜戚里，龍章鳳篆，寵錫儒門。及乎晚年，又著《述書賦》，總七千六百四十言。精窮旨要，詳辨秘義，無深不討，無細不聞。徵五典、三墳、九邱、八索、《詩》《騷》《禮》《易》《文選》、詞林，猶不盡所知。故別結語立言，曲申幽奧，一字一句，數義旁通。尚輦君學究天人，才通詁訓，註解分析，皆憑史傳。注有未盡，在此例中，意有未窮，出此格上。凡古今時哲，正文呼字，尊貴長老，各言其親，或取便引官，或

因言稱爵。句則兩字、三字，五言、四言，而於其以之間，或六或八。改時革命之際，舉一相從。慮學者致疑，仍施朱點，發此則語之理例。別有《字格》存焉，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且褒且貶，還同謚法。披文感切，撫已崩摧。手跡宛然，如向來之放筆；天才卓爾，成千載之分襟。考義銘心，言笑在目。一枝先折，痛貫肝腸；兩眼先枯，哀纏骨髓。《韻語陽秋》卷一四：寶泉作《述書賦》於前，而寶永作《述書賦》於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矣。《墨池編》卷四：朱長文曰：【略】而寶泉之賦，雖風格非古，其勤博尤可尚已。又：寶泉《述書賦》，古人評品之所遺，觀此知介善片能，不可輒棄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華陽書》云：「【略】袁盎《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寶泉謂其高爽自然，逸勍奮舉，頗近實云。」《四庫全書總目・藝術類一・述書賦》：案張彥遠《法書要錄》，稱泉作《述書賦》，精窮旨要，詳辨秘義。【略】其品題叙述，皆極精核。《讀賦卮言・謀篇》：唐寶泉《述書賦》，亦爲古今最長之篇，凡一萬八千餘字，然已分上、下兩篇，以史籀至五代趙孝逸一百七十人爲上篇，以唐武德至乾元之始四十七人爲下篇，總其所序，凡二百一十七人。推其所以分篇之故，蓋由叙述諸宗，體當頌揚，不可叙列廟于五代人臣之下，而時有後先，義宜從朔，又不可以颺頌開端，而叙當世人臣於史籀諸人之上，若古今類及，則又陵節而施治絲而棼矣。即此見古人謀篇之善。《藝概・書概》：寶泉《述書賦》，列晉、宋、齊、梁、陳至一百四十五人。向使南朝無禁，安知碑蹟之盛，不駕北而上之耶？

陸長源《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與浙江東西節度支度判官、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扶風寶公曰泉，布武區中，棲心象外，與法師聲同道韻，理契德源，追往想琴高之祠，傳神著務光之傳，見徵副墨，用琢他山。

《**書小史**》**卷一〇** 寶泉字靈長，蒙之弟，官至刑部員外郎。

《**述古堂藏書目**》**卷四** 寶泉注《述書賦》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藝術類一・述書賦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寶泉撰，寶蒙注。【略】案張彥遠《法書要錄》，稱泉作《述書賦》，精窮旨要，詳辨祕義。今觀其賦，上篇所述，自上古至南北朝，下篇所述，自唐代高祖、太宗、武后、睿宗、明皇以下，而終於其兄蒙及劉秦之妹，蓋其文成於天寶中也。首尾凡一十三代，一百九十八人，篇末系以徐僧權等署證八人，太平公主等印記十一家，徵求寶玩韋述等二十六人，利通貨易穆章等八人，文與上篇相屬，蓋以卷帙稍重，故分而爲二耳。其品題叙述，皆極精核。其印記一章，兼畫印模於句下，遂爲朱存理《鐵網珊瑚》、張丑《清河書畫舫眞蹟日錄》之祖。註文尤典要不支。舊以爲出其兄蒙，考賦中蒙條下註曰：「家兄蒙字子全，司議郎安南都護。」又似乎泉所自註。且所叙仕履與卷首結銜亦不同，均爲疑寶。然張彥遠《法書要錄》所題已同。今本單文孤證，未敢遽易舊文，姑仍原本錄之焉。

寶蒙《題弟泉述書賦後》 吾弟當平昔，才名荷寵光。作詩通小雅，獻賦掩長楊。

《**寶刻叢編**》**卷一五建康府引《復齋碑錄**》 《唐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韋公碑》，唐陸長源撰，寶（泉）〔泉〕書并篆額，貞元三年正月上元造，在茅山玉晨觀。

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卷六 《唐華陽三洞韋景昭法師碑》，陸長源撰，寶泉正書并篆額，貞元三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略】泉嘗作《述書賦》七千餘言，收羅美備，闡幽發微，可謂極書家之意趣者，故宜其書之老健如是。

鄭鏦

《**入塞曲**》 《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唐御覽詩》鄭鏦四首皆豔麗，令狐楚所選，大率取此體，不主平淡，而主豐碩云。紀昀評：此詩不得謂之豔麗。凡詩只論意味如何，濃淡平奇，皆其外貌。若偏主平淡，則外強內乾，亦成僞體，與「西崑」弊等。馮班評：腹聯清新。查慎行評：「入塞」、「還家」合掌。許印芳評：「黃」字複。

《**玉階怨**》 《瀛奎律髓》卷三一方回評：三、四工，甚有味。紀昀評：三、四亦似男寵，語不可解。馮舒評：三、四亦通用，落句不可解。馮班評：「擲果」卻可，詩人之詞，有漢、魏通行，而南北朝以爲病者，有南北朝、唐初通行而天寶以後不用者，有天寶、大曆可用而元和以後不行者。虛谷所知，只是

「江西」用事法耳。「擲果」事若在大曆、元和以後，則爲累句矣。方君稱之，不解。紀昀評：結不成語。

《**邯鄲俠少年**》《瀛奎律髓》卷四六方回評：第六句有味。馮班評：高甚。紀昀評：次句不佳。《載酒園詩話又編・鄭鏦》：末二語妙甚，道得此語出，亦非泛泛者，惜未見其集。

邵　真

《**舊唐書・忠義傳下・邵真**》　邵真者，恆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官也。累加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己、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諫曰：【略】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求保薦。田悅屯兵束鹿，聞其謀，遣人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真。朝廷聞而嘉之，贈戶部尚書。

《**金石錄**》**卷七**　第一千三百九十四，《唐長明燈頌》，邵真撰，王世則行書并篆。永泰元年五月。

又卷八　第一千四百四十七，《唐義井記》，邵真撰，王佐□書。大曆六年三月。

陳　潤

《**詩人主客圖**》　高古奧逸主孟雲卿【略】及門二人：陳潤、韋楚老。

《**宿北樂館**》《唐詩歸・中唐四》：「欲眠不眠夜深淺」鍾惺評：作態甚妙。「棟裏不知渾是雲，曉來但覺衣裳濕」鍾惺評：高岑森秀之結。《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清幽何減孟襄陽《歸鹿門》作，而天然有升降之別，氣味有厚薄也。

《**賦得秋河曙耿耿**》《唐詩鏡・中唐第六》：淺。

白居易《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鍠之第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

又《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子中，鞏縣府君之長子。【略】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

《**唐詩紀事・陳潤**》　潤，大曆間人，終坊州鄜城縣令，樂天之外祖也。

《**蘇州府志**》**卷一三**　大曆五年，陳潤（舉明經，又中奇才異能科）。

王　氏

《**游宦紀聞**》**卷三**　在唐新翔縣後，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卧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以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懽心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末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

陸長源

《**舊唐書・陸長源傳**》　陸長源字泳之，開元、天寶中尚書左丞、太子詹事餘慶之孫，西河太守璪之子。長源淑書史。乾元中，陷河北諸賊，因爲昭義軍節度薛嵩從事，久之，歷建、信二州刺史。浙西節度韓滉兼領江、淮轉運，奏長源檢校郎中、兼中丞，充轉運副使。罷爲都官郎中，改萬年縣令，出爲汝州刺史。貞元十二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行軍司馬，汴州政事，皆決斷之。

性輕佻，言論容易，恃才傲物，所在人畏而惡之。及至汴州，欲以峻法繩驕兵，而董晉判官楊凝、孟叔度亦縱恣淫湎，衆情共怒。晉性寬緩，事務因循，以收士心。長源每事守法，晉或苟且，長源輒執而正之。及晉卒，令長源知留後事。長源揚言曰：「將士多弛慢，不守憲章，當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恐懼。加以叔度苛刻，多縱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自稱孟郎，衆皆薄之。舊例，使長薨，放散布帛於三軍制服。至是，人請服，長源初固不允，軍人求之不已，長源等議給其布直，叔度高其鹽價而賤爲布直，每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情大變。或勸長源，故事有大變，皆賞三軍，三軍乃安。長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賊，以錢買健兒取旌節。」兵士怨怒滋甚，乃執長源及叔度等臠而食之，斯須骨肉糜散。長源死之日，詔下以爲節度使，及聞其死，中外惜之，贈尚書右僕射。

《**新唐書・陸長源傳**》（存目）

《**唐國史補**》**卷上**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遼。愈聞而答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布于長安。

《**封氏聞見記・巾幞**》　御史陸長源性滑稽，在鄴中忽裹蟬翼羅幞尖巾子，或譏之，長源曰：「若有才，雖以蜘蛛羅網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無材，雖以卓琰子裹一簸箕，亦將何用？」

又《**佛圖澄姓**》　大曆中，予因行縣，憩于此寺，讀碑見之，寫寄陸長源。長源大喜，復書致謝。

《**雲溪友議・金仙指**》　婺州陸郎中（長源）判僧常滿、智眞等，同於娼家飲酒烹宰鷄鵝等事云：「且口說如來之敎，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凈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乃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又斷金華觀道士盛若虛云：「本是樵童牧豎，偶然戴幘依師，不遊玄牝之門，莫鑒丹田之義。早聞僭犯，苟乃包容。作孽既多，爲弊斯久。常住錢穀，惟貯私家。三盞香燈，不脩數夕。至於婢僕，遍結親情。良賤不分，兒女盈室。行齊犬馬，義悖清廉。恣伊非類之徒，負我無爲之敎。貸其死狀，尚任生全。量決二十，便勒出院。別召精潔主守，務在焚脩。」

《**唐詩紀事・陸長源**》　長源，吳人，贍於學。

《**新唐書・藝文志二**》　陸長源《唐春秋》六十卷。

又《**藝文志三**》　陸長源《辨疑志》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辨疑志》三卷，唐宣武行軍司馬吳郡陸長源撰，辨里俗流傳之妄。

《**宋史・藝文志五**》　陸長源《辨疑志》三卷。

劉長卿《**送建州陸使君**》（存目）

孟郊《**戲贈陸大夫十二丈**》（存目）

皎然《**奉送陸中丞長源詔徵人朝**》（存目）

張祜《**哭汴州陸大夫**》（存目）

《**丹鉛總錄**》**卷九**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爲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鹽直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

《**唐詩紀事・陸海**》　陸餘慶與陳子昂、盧藏用爲方外十友，孫海，工於五言，爲賀賓客所賞。【略】孫長源，有才思，嘗爲諷刺云：「忽然一曲稱君心，破卻中人百家產。」又云：「城外平人驅欲盡，帳中猶打袞花毬。」

《**金石錄**》**卷五**　第八百五，《周流杯亭碑陰》，陸長源撰。八分書，無姓名，貞元五年立附。

又**卷九**　第一千六百二十五，《唐會善寺戒壇記》，陸長源撰，陸郢書。貞元十一年七月。

《**寶刻叢編**》**卷一三婺州引**《**復齋碑錄**》《唐東陽令戴叔倫去思頌》，唐陸長源撰，李秋寔八分書，興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建，在本縣學。

又**卷一五建康府引**《**復齋碑錄**》《唐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韋公碑》，唐陸長源撰，寶泉書并篆額，貞元三年正月上元造，在茅山玉晨觀。

柳郴

《**唐詩紀事・柳郴**》　郴與李端、盧綸友善。有《賊平後送客還鄉》詩云：

「他鄉生白髮，舊國有青山」，最有思致。尤長于短句，如《贈別》云：「江浦程千里，離樽淚數行。無論吳與楚，俱是客他鄉。」又云：「何處最悲辛，長亭臨古津。往來舟楫路，前後別離人。」

《郡齋讀書志・柳郯詩一卷》 右唐柳郯集，有與李端、盧綸輩相酬贈詩，大曆間進士也。

李端

論述

綜論

《對牀夜語》卷四 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之外，極少佳者。今偶得四首，漫錄於此。《玉階怨》云：【略】《拜月》云：「開簾見月時，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蕪城懷古》云：「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秋日》云：【略】前二篇備婉孌之深情，後兩首抱荒寂之餘感。

徐獻忠《唐詩品》 李生養望未隆，含聲亟發，詞華既豔，節調亦諧。今觀《鄭都尉》二首，迴駕時髦，綽有風人之旨，始疑終信，無怪人然。其在大曆諸子，置列最微，數分亦薄，而聲望遽華，幾與允言相並，雖坎壈江外，亦復慕於中朝矣。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 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略】李端《拜新月》《聞箏曲》【略】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齊、梁。

又《外編・唐下》 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如錢起《送劉相公》、李端《與郭都尉》之類。今同賦多不傳，即擅場者未必佳也。若【略】沈佺期、皇甫冉、李端、王無競題《巫山高》四五言律，皆才格相當，足可凌跨百代。

《詩源辯體》卷二一 中唐李端（字正己）五言律，尚可繼皇甫諸君。

又 五言律，端如「梟猿楓子落，過雨荔枝香」、「漱泉春谷冷，搗藥夜牕深」【略】亦入晚唐。

《唐音癸籤・評彙三》 李司馬（端）任胸多疏，七字俊語亮節，開口欲佳，故當以捷成表長。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端》 初讀李端集，苦于平熟，遇其時一作態，即新警可喜。如「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燈未滅夢難成。披衣更向門前望，不忿朝來鵲喜聲」，何其多姿也。又《九日贈司空曙》：「我有惆悵辭，待君醉時說。長安逢九日，難與菊花別。摘卻正開花，暫言花未發。」此與王建《春去曲》「老夫不比少年兒，不中數與春別離」，同一弄姿生色。但細觀之，終有折腰齵齒之態，暫見則妍，效顰即醜。李詩自有正大而佳者，如《雪夜尋太白道士》「出遊居鶴上，避禍入羊中」，不在摩詰「飲人聊割酒，送客乍分風」之下。《瘦馬行》頗有少陵之遺。《雜歌》長篇，宛似太白，中曰「酒沽千日人不醉，琴弄一絃心已悲」，最爲警策。

《大歷詩略》卷四 李司馬正己思致彌清，徑陌迴別，品第在盧允言、司空文明之上。

《養一齋詩話》卷七 大曆十才子，盧綸第一，吾鄉吉侍郎（中孚）第二。【略】又侍郎棄黃冠而返儒服，非有識力者不能，而李端轉作詩以譏之曰：「還鄉見鷗鳥，應愧背船飛。」此等議論，似高實繆。即此以衡端，同在十才子中，而識力不逮多矣。

分論

《古別離二首》一 《升庵詩話・李端古別離詩》：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略】。」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詩眞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況晚唐乎？大曆以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詩藪內篇・古體中・五言》：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

之政耳。如【略】李端「洞庭」，【略】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又：楊用修謂中唐後無古詩，惟李端「水國葉黃時」，溫庭筠「昨日下西洲」，及劉禹錫、陸龜蒙四首。然溫、李所得，六朝緒餘耳。劉、陸更遠。《唐詩鏡》卷三二：風味絕近何遜。《圍爐詩話》卷五：賀方回《望夫石》云：「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略】」此詩力量，雖不及子美《玉華宮》，亦不讓李端《古離別》矣。《龍性堂詩話初集》：古樂府《西洲曲》，唐人李端《古別離》格調祖之，而語意尤妙。

《蕪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明遠賦意，能以數言該括。

《贈廣洽》《後村詩話新集》卷六：李端《贈(空)〔康〕洽》云：【略】余選晚唐數家詩既盡，又取儲光羲、崔國輔、楊衡、李端、于武陵、劉商、羊士諤七人一聯半句，以附益之，此七人非晚唐體。

《妾薄命》《唐詩鏡》卷三二：末語自負自傷，若無顏者，固當自分耳。《唐詩快》卷七：固是悲憤之言，亦是平陂往復至理，大可警醒愚迷。「折步教人學」，此「折」此「教」皆可。「偷香與客熏」，此「偷」却不可。

《度關山》《唐詩鏡》卷三二：琢句而出。

《巫山高》《對牀夜語》卷五：羅隱《隴頭水》云：「【略】」于濆云：【略】所賦同，造語同，未有議其非者，今人則豈無剽竊之疑？又如皇甫冉詩云：「巫峽見巴東【略】」李端云：「巫山十二峰【略】」句意亦同。《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唐五言律起句之妙者：【略】，「巫山十二峰，皆在碧空中」，或古雅，或幽奇，或精工，或典麗，各有所長，不必如七言也。《瀛奎律髓》卷三三方回評：工而穩。馮舒評：清華。馮班評：名篇。何焯評：點化「雲」、「雨」兩字，皆有「高」字意，所以佳。李光垣評：「空」字複。紀昀評：三、四點化「雲」、「雨」字無跡。又：一「穩」字盡此詩所長。

《山下泉》《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工而潤。紀昀評：亦殊淺薄。又：第六句「潺聲」二字稚。

《送客赴洪州》《艇齋詩話》：唐人有「風高雲夢夕，月滿洞庭秋」，又李端「水傳雲夢曉，山接洞庭春」，二詩思致相似。

《同苗員外宿薦福寺僧舍》《唐詩鏡》卷三二：三語意態自在可愛。

《過宋州》《圍爐詩話》卷二：李端《過宋州》詩，言情叙景爲第一。

《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能改齋漫錄》卷五：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憶皎然上人》《唐詩快》卷九：「未得從師去，人間萬事勞」，念之憮然。「何由宿峰頂，窗裏望波濤」，令人神往。

《茂陵村行贈何兆》《唐詩快》卷九：襟期曠遠。

《贈李龜年》《唐詩快》卷九：此亦天寶老人也，應令人動中郎虎賁之感。

《江上逢司空曙》《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詩律明瑩。紀昀評：極感慨而極和平，猶有開、寶之遺。又：是蘊藉，非明瑩，虛谷但論皮毛耳。許印芳評：「故」字複。

《山中期吉中孚》《唐詩鏡》卷三二：三、四當屬神境。人或疑此二句，余謂蒹葭自暗，楊柳自明，不妨竝見。

《題崔端公園林》《唐詩鏡》卷三二：三、四小小結作。

《聞吉道士還俗因而有贈》《老學庵筆記》卷六：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略】此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還俗，歸於正也，詩中卻有不滿意。

《送鄭宥入蜀迎覲》《三體唐詩》卷六高士奇輯注：「寧親西涉險，君去異王陽。」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至九折坂嘆曰：「奈何奉先人遺體乘此險。」因回車。

《送元晟歸江東舊居》《詩學全書》卷二：首二寫「送」字。頷聯寫「歸」字。頸聯寫「歸」後事。末有惜別之意。蔣詡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游。

《贈郭駙馬》《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東坡三》引《西齋話紀》：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鄧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引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率爾用之，往往有誤。《詩源辯體》卷二一：七言律，端如「青春都尉」【略】句法音調，亦入晚唐。《唐詩快》卷一一：富貴風流，故自不惡。惜郭曖非其人耳。《昭昧詹言》卷一八：此與義山相近，詩無足取。

《宿淮浦憶司空文明》《唐詩鏡》卷三二：四語清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長」字，去聲，即長物長字。言一倍是自己愁心，又長一

倍是朋友離憂也。「夜思」七字，獨承離憂，言翻來覆去，更睡不得，即更放不得也。「秦地」十四字再承夜思，言才睡得即又夢，才夢得即又覺迷迷離離，恰似家中握手，淅淅瀝瀝，早是船背雨聲也。眞寫盡「千重」二字矣。（後解）此非寫景，正借其地自比，言此處淮海雖深，殊未抵我別恨也。因思古有遠望當歸之語，而又正在舟中，無樓可登，于是且待明日，看他前程。嗟呼，一望尙俟前程，然則握晤竟在何日哉。《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何處寫前程，惟有一登樓。」王粲避難荆州，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登樓賦》，今如欲寫憂，惟此而已。前解寫宿淮浦，後解是宿淮浦而寄憶文明並抒旅思也。《唐詩合選詳解》卷七：按端嘗爲校書，與文明俱仕於朝。時蓋失意客楚，故言離憂日長又加一倍，夜思無窮無非戀我舊遊耳。今朝中故人，托之夢寐，楚天涼雨，身在孤舟，良亦悲矣。況地近淮海，秋樹凋殘，將寫此刻恨耶，唯有登樓望故人耳。《小淸華園詩談》卷上：又親當如【略】李校書端之「愁心一倍長離憂，夜思千重戀舊遊。秦地故人成遠夢，楚天涼雨在孤舟。諸溪近海潮皆應，獨樹邊淮葉盡流。別恨轉深何處寫？前程惟有一登樓」，【略】皆懇切周詳，無微不至，尤見交情之篤云。《昭昧詹言》卷一八：起二句破題，意平平。三、四敘題面，周旋圓足。五、六寫淮浦，卓然名句。收敷衍平竭。

《送濮陽録事赴忠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爲濮陽登第不得歸，又被命之忠州，故送之云云也。前解寫送處境。（後解）後解寫忠州景，言便當召還，不令久住此中也。

《送皎然上人歸山》《唐詩快》卷一一：此詩可以送皎然矣。說到「流淚厭浮生」，又何其痛切感人。「古寺山中幾日到，高松月下一僧行」，孤高有影。

《閒園即事贈考功王員外》《詩鏡總論》：絕去形容，獨標眞素，此詩家最上一乘。本欲素而巧出之，此中唐人之所以病也。李端「園林帶雪潛生草，桃李雖春未有花」，此語淸標絕勝。《唐詩鏡》卷三二：三、四獨出風華，脫盡蹊徑。

《夜投豐德寺謁液上人》《唐風定》卷一七：幽細又極閒雅。

《雪夜尋太白道士》《方南堂先生輟鍛錄》：古人於事之不能已於言者，則托之歌詩，於歌詩不能達吾意者，則喻以古事。於是用事遂有正用、側用、虛用、實用之妙。如【略】李端《尋太白道士》云：「出遊居鶴上，避禍入羊中。」此正用也。細心體認，得其一端，已足名家，學之不已，何患不抗行古人耶。

《溪行逢雨與柳中庸》《而庵說唐詩》卷九：溪行日暮，値此繁雨，前途又甚遠，我去不得，君又如何去？今夜我與君當借宿。君如要另借宿，若去得遠，宿作兩處；若去不遠，而我與汝，亦要作兩處宿。兩處宿固無不可，無奈此處有猿，其聲不堪獨聽，莫說幾聲，且說一聲，與其兩處宿而共聽此一聲猿，何如一處宿而共聽此一聲猿也？此不過欲與柳中庸宿，何其言宛而意切也。楊逢春《唐詩偶評》：首二寫遇雨之景，三、四寫寄柳之情，兩邊神到。

《拜新月》《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絕》：周敬曰：有古意，閨情中幽細者。江若鏡曰：含不盡之態于十字之中，可謂善說情景者。郭彥深曰：語語幽沉，末句無緊要，自好。《唐詩鏡》卷三二：有古意。《唐風定》卷二〇：六朝樂府妙境。《唐詩摘抄》卷二：「北風」字老甚。風吹裙帶，有悄悄冥冥之意，此句要從旁人看出，才有景。若直說出所語何事，便是鈍漢矣。畫家射虎，但作彎弓引滿之狀，《洗硯圖》但畫淸水滿池而棄一硯於中，與此同一關捩。《而庵說唐詩》卷九：「即便」，來得緊湊。「細語」，又來得穩貼。望西拜月，而北風卻橫來吹動腰裙帶子。你道是無人聽，早已被北風逗漏消息也。《詞譜》卷一：此即唐仄韻五言絕句而語氣微拗，塡此詞者，其平仄當從之。《圍爐詩話》卷三：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即便」有一字可去。《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對月訴情，人自不聞語也。近《子夜歌》。《唐詩合解箋注》卷四：「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心有所懷，未開簾以前早已脈脈不得語矣。忽開簾而新見月，不免觸動情懷，即便下階而拜，思欲以情訴之月也。「細語人不聞」，此拜月而訴衷情，喁喁然細語，人豈得聞？卻亦不便聞之於人也。「北風吹裙帶」。語既不聞，但見北風吹動裙帶，只此吹裙帶時，又豈肯令人見乎。情致亹亹，有《子夜歌》之遺聲。《唐詩合選詳解》卷三：心有所懷，故見月即拜，以情訴月而人不聞，獨風吹裙帶耳。此《子夜歌》之遺聲也。

《聽箏》《唐風定》卷二〇：新意了不尖細，後人不及者，以非尖細則不得新也。《而庵說唐詩》卷九：婦人賣弄身分，巧于撩撥，往往以有心爲無心。手在弦上，意屬聽者，在賞音人之前，不欲見長，偏欲見短。見長，則人審其音，見短，則人見其意。李君何故知得恁細？《唐詩合解箋注》卷四：「鳴箏金

粟柱」，箏爲秦聲，秦女習之，五弦筑身也。今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或曰：秦蒙恬所造。金粟柱、玉房，俱箏上所有。「素手玉房前」。鳴箏者，素手在玉房之前也。「欲得周郎顧」，周瑜年二十四，吳中呼爲周郎，精音樂，曲有誤，必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時時誤拂弦」。假意拂弦誤曲，以冀周郎之顧，蓋將以怨紅愁綠心腸，寄與知音者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吳綏眉謂因病致妍，語妙。《唐詩合選評解》卷三：箏是秦女所習，誤拂以邀周郎之顧。蓋將以怨紅愁綠心腸，寄與知音者耳。《詩境淺說續編》：此詩能曲寫女兒心事。銀箏玉手，相映生輝，尚恐未當周郎之意，乃誤拂冰弦，以期一顧。夫梅瓣偶飛，點額效壽陽之飾；柳腰爭細，息肌服楚女之丸。希寵取憐，大率類此，不獨因病致妍以貢媚也。

傳記

《**極玄集・李端**》 字正己，趙郡人。大曆五年進士，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唱和，號十才子。歷校書郎，終杭州司馬。

《**新唐書・文藝傳下・李端**》 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唐才子傳・李端**》 端，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意況清虛，酷慕禪侶。大曆五年李摶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以清羸多病，辭官，居終南山草堂寺。未幾，起爲杭州司馬。牒訴敲撲，心甚厭之。買田園在虎丘下。爲耽深癖，泉石少幽，移家來隱衡山，自號衡嶽幽人。彈琴讀易，登高望遠，神意泊然，初無宦情，懷箕、潁之志。嘗曰：「余少尚神仙，且未能去。友人暢當以禪門見導，余心知必是，未得其門。」詩更高雅，於才子中，名響錚錚。與處士京兆柳中庸、大理評事江東張芬友善唱酬。初來長安，詩名大振。時令公子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有才，延納俊士，端等皆在館中。曖嘗進官，大宴，酒酣，主屬端賦詩，頃刻而就，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鬥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楸。熏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遙指鳳凰樓。」主甚喜，一座賞歎。錢起曰：「此必端宿製，請以起姓爲韻。」端立獻一章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尉如相顧，願脫長裾逐少年。」作者驚服。主厚賜金帛，終身以榮。其工捷類此。集三卷，今傳於世。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上** 郭曖，昇平公主駙馬也。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晏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妙絕，或謂宿搆。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出名馬金帛遺之。是會也，端擅場。送王相公之鎮幽朔，韓紘擅場。送劉相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舊唐書・李虞仲傳**》 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熏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襞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

《**唐詩紀事・鄭錫**》 李端、司空曙，皆錫友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端詩集》三卷。

《崇文總目》卷一二　《李端詩》三卷。

《郡齋讀書志・李端司馬集三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端集》三卷。

《宋史・藝文志七》《李端詩》三卷。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李校書集》三卷（校明鈔本）。時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初六日鈔完。【略】《李端集》三卷，見諸《書録解題》，藏書如述古，未列於目，想傳本稀也。予於唐人集，遇本即收，不少數十余種，而此集亦無。頃揚州價人攜此求售，喜爲得未曾有，本系舊鈔，校者之筆亦是明人，前後所鈐圖記止一印，而印文印色皆非近時，則此本誠可寶也。【略】。按：《文獻通考》引晁氏云云，有「新開金埒看調馬，舊錫銅山許鑄錢」之句，此即所賦錢姓一篇中語也，附志備考。【略】余家比鄰有以李鑒明古家舊藏本書一單托消者，內多唐人小集專刻本，因與好友分得之。此《李正己集》檢舊藏本，出此勘之，殊異，而先有校勘語附於卷端，校而未終，又不詳載其目，殊疏漏也。【略】今與此新收本對之，似爲近之。【略】乙亥春仲，復從同郡李明古家藏本手校一過，記於上下方，卷中墨筆是也。此集無李鑒明古藏印，但有徐氏完石圖書，故名之曰「徐完石本」云（在卷首）。

《楹書隅録續編》卷四　《李校書集》三卷。是集傳本絕希，故諸藏家亦尠著録，惟明時有四卷活字本，而謬誤特甚，此本舊爲明人抄校，復經蕘翁手勘，洵甚寶秘。

藝文

盧綸《酬李端長安寓居偶詠見寄》（存目）

李嘉祐《送從姪端之東都》（存目）

耿湋《送李端》　世上許劉楨，洋洋風雅聲。客來空改歲，歸去未成名。遠近天初暮，關河雪半晴。空懷諫書在，回首戀承明。

司空曙《贈李端》（存目）

衛象《傷李端》　才子浮生促，泉臺此路賒。官卑揚執戟，年少賈長沙。人去門棲鵰，災成酒誤蛇。唯餘封禪草，留在茂陵家。

雜録

《雲谿友議・巫詠難》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覩題處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略】王無競詩曰：【略】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略】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竟而不爲。

《唐摭言・惜名》　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爲。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録》《唐左監門衛大將軍劉光朝碑》，唐李端撰，張煥書。大曆八年。

《升庵詩話・張仲舉詞用唐詩語》　張仲舉《踏莎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間，滿闌春水滿窗山。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張詞全用李詩語，若不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柳中庸

論述

《秋怨》《瀛奎律髓》卷三〇紀昀評：此閨情詩，非邊塞詩也，緣誤看五

六句，故收於此耳。又：出語婉約，不失雅音。

《征人怨》《升菴詩話・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個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連屬，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李嶠《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裏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柳中庸《征人怨》云：「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鐶。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周樸《邊塞曲》云：「一隊風來一隊沙，有人行處沒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亦其次也。《詩境淺說續編》：四句皆作對語，格調雄厚。前二句言情，後二句寫景，嵌白、青、黃、黑四字，句法渾成。

《江行》《詩境淺說續編》：凡純是寫景之詩，貴有遠韻餘味，方耐吟諷。此詩寓情於景，不僅寫楚江煙雨也。

紀事

《元和姓纂・有韻》 範，尚書右丞。生齊物，睦州刺史。生喜。喜生賁、并、淡、中行、寀。并，殿中侍御史，生道倫。淡字中庸，洪府戶曹。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爲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因話錄・商部下》 太子陸文學鴻漸名羽【略】與余外祖戶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戶曹，諱澹，字中庸，別有傳）交契深至。外祖有牋事狀，陸君所撰。

又 功曹（蕭穎士）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

《酉陽雜俎續集・貶誤》 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

拓本《柳尊師誌》 父淡，幼善屬文，學通百氏。詔授洪府戶曹掾，不就。【略】娶揚府蕭功曹穎士女。

《唐詩紀事・柳中庸》 中庸，子厚之族，御史并之弟也。與弟中行皆有文名，咸爲官早死。

《唐才子傳・李端》 與處士京兆柳中庸、大理評事江東張芬友善唱酬。

藝文

李端《宿瓜州寄柳中庸》 懷人同不寐，清夜起論文。月魄正出海，雁行斜上雲。寒潮來灩灩，秋葉下紛紛。便送江東去，徘徊祇待君。

皎然《送柳淡扶侍赴洪州（此子素少宦情，共予有西山之好）》 中林許師友，忽阻夙心期。自顧青緺好，來將黃鶴辭。少年輕遠涉，世道得無欺。煙雨孤舟上，晨昏千里時。離魂渺天末，相望在江湄。無限江南柳，春風卷亂絲。

張芬

《唐才子傳・李端》 與處士京兆柳中庸、大理評事張芬友善唱酬。

皇甫曾《張芬見訪郊居作》（存目）

李端《酬前大理寺評事張芬》（存目）

司空曙《酬張芬有赦後見贈》 勞君故有詩相贈，欲報瓊瑤恨不如。

苻載《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真讚》 兵部張郎中芬字茂宗：襟靈灑散，揮斥塵細。佩服五常，翱翔六藝。儲和養正，含器經世。風裁伊何，空山松桂。

韋續《書品優劣》 艸書十二人【略】張芬孤松聳身，弱草垂露。

李子卿

《聚雪爲小山賦》《賦話・新話一》：李子卿《聚雪爲小山賦》云：「峽

裏則秋月長懸，封中則曉雲猶白。」句法原本子山，命意遣詞，咸有深秀之致。

《**駕幸九成宮賦**》《賦話・新話二》：唐李子卿《駕幸九成宮賦》云：「始地嶫而天旋，終電馳而飈疾。翻飛而八駿騫騰，霍濩而六龍奔逸。」酷似《文選》中句。

《**水螢賦**》《賦話・新話四》：唐人體物最工，么麼小題卻能穿穴經史。【略】李子卿《水螢賦》云：「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字字典則，精妙無雙，宋以後諸公所不能及。

劉復

《**出庚城**》《大歷詩略》卷六：氣韻在典午之世，唐五言及此者亦不多見。

《**長相思**》《大歷詩略》卷六：古藻似晉樂府，可匹左司歌行。

《**春雨**》《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令狐楚爲翰林學士時，選進《唐御覽詩》凡三十家，劉復四首，所選大抵工麗。紀昀評：婉秀是中唐本色。又：結言趨朝之勞，不及閒居之適也。許印芳評：障，平聲。「欲」字複。《大歷詩略》卷六：玉臺體無粉澤氣。劉水部詩肌理細膩，氣味恬雅，殆無一字類唐人，眞絕塵品也。

《**唐詩紀事・劉復**》復，登大曆進士第。嘗爲水部員外郎。爲石洪父平墓銘。

《**金石錄**》**卷八**　第一千五百九十三，《唐戲馬臺銘》，劉復撰，薛宥正書。貞元五年七月。

孟郊《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　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詞，仰寄高天鴻。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

張祜《叙詩》　四面近劉復，遠與何相追。

黎逢

《**貢士謁文宣王賦**》《復小齋賦話》卷上：唐人律賦，不必八韻，皆有四六句，或六韻，或三韻、四韻不等。亦有全不用四六者，如石貫《藉田賦》、黎逢《貢士謁文宣王賦》、顏魯公《象魏賦》是也。

《**唐摭言・以其人不稱才而後驚**》　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便于簾前設席。主司異之，誚其生疏，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嘆，遂擢爲狀元。

《**唐詩紀事・黎逢**》逢，登大曆十二年進士第。

韋應物《答貢士黎逢》　茂等方上達，諸生安可希？栖神澹物表，渙汗布令詞。如彼崑山玉，本自有光輝。【略】蘭章忽有贈，持用慰所思。不見心尚密，況當相見時。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傷友》　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任公叔、黎逢。）

張惟儉

《**全唐詩**》**卷二八一**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大曆六年進士第，官和州刺史。詩一首。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張式、張莒、）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謔。【略】惟儉，和州刺史。

李嘉祐《送張惟儉秀才入舉》　清秀過終童，攜書訪老翁。以吾爲世舊，憐爾繼家風。淮岸經霜柳，關城帶月鴻。春歸定得意，花送到東中。

章八元

論述

綜論

《唐詩紀事・章八元》 數年詞賦擢第。至如「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得山水狀貌也。

《唐才子傳・章八元》 (嚴)維大器之，親爲指諭，數歲間，詩賦精絕。

分論

《新安江行》 《中興間氣集・章八元》：(章)八元【略】如「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此得江山之狀貌矣。《唐音癸籤・評彙三》：章八元學詩於嚴維，如「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得山水狀貌。

《題慈恩寺塔》 《歲寒堂詩話》卷上：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強。同一物也，而詠物之工有遠近，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淺深。章八元《題雁塔》云：【略】此乞兒口中語也。《唐才子傳・章八元》：初，長安慈恩寺浮圖，前後名流詩版甚多。八元亦題，有云：「卻怪鳥飛平地上，自警人語半天中。」後元微之、白樂天至塔下遍覽，因悉除去，惟存八元版在。吟詠久之，曰：「名下無虛士也。」其警策稱是。《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推較類》：唐人章八元《題慈恩寺塔》詩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俚鄙極矣。乃元白激贊之不容口，且曰：「不意嚴維出此弟子。」論詩至此，亦一劫也。盛唐諸大家有同登慈恩寺塔詩，如杜工部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又：「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常侍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嘉州云：「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又：「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已上數公，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視八元詩，眞鬼窟中作活計，殆奴僕儓隸之不如矣。元白豈未覩此耶？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章八元《慈恩寺塔》詩，有「如穿洞」、「似出籠」句，深爲阮亭王氏所誚。又崔峒「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意境直同山鬼遊魂，眞下劣詩魔也。

傳記

《唐詩紀事・章八元》 八元，睦州人，登大曆進士第。

《唐才子傳・章八元》 八元，睦州桐廬人。少喜爲詩，嘗於郵亭偶題數語，蓋激楚之音也。【略】大曆六年，王溆榜第三人進士。居京既久，牀頭金盡，歸江南，訪韋蘇州，待贈甚厚。復來都應制科，貞元中調句容主簿，況薄辭歸。時有清江上人，善詩，與八元爲兄弟之好。

紀事

《中興間氣集・章八元》 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句，蓋激楚之音也。會稽嚴維到驛，問八元曰：「爾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頃遂發，八元已辭家，維大異之，遂親指喻，數年詞賦擢第。

《鑒誡錄・四公會》 長安慈恩寺浮圖，起開元至大和之歲，舉子前名登遊題紀者衆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千百首，傳於京師，誦者稱美。凡所至寺觀，臺閣林亭，或歌或詠之處，向來名公詩板，潛自撤之，蓋有媿於數公之詩也。會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元所留詩，白命僧拂去埃塵，二公移時吟味，盡日不厭。悉令除去諸家之詩，唯留章公一首而已。樂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爲之，詩流自慈恩息筆矣。

《南部新書》壬 章八元及第後，居浙西，恃才浮傲，宴遊不恭。韓晉公自

席械繫之，來晨將議刑，時楊於陵乃韓女壻，以同年救之。曰：「爲楊郎屈法。」

《西溪叢語》卷上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章八元詩》一卷。

藝文

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存目）

張繼《贈章八元》（存目）

韋應物《送章八元秀才擢第往上都應制》　決勝文場戰已酣，行應辟命復才堪。旅食不辭遊闕下，春衣未換報江南。天邊宿鳥生歸思，關外晴山滿夕嵐。立馬欲從何處別，都門楊柳正毿毿。

清江《上都酬章十八兄》（存目）

雜録

《雲溪友議・巢燕辭》　前輩有章八元，後有章孝標，皆桐廬人。名雖遠而位俱不達。

盧景亮

《新唐書・盧景亮傳》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秘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爲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略】貶爲朗州司馬，（穆）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興軒、頊以來至唐，剏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

李益《從軍詩序》　時左補闕盧景亮見知于文者，令余輯録，遂成五十首贈之。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注　先是穆員、盧景亮同年應制，俱以詞直見黜。予求獲其策，皆手自寫之，置在篋篋。

《册府元龜》卷八四一　盧景亮爲中書舍人，上《西戎利害疏》，皆指切正要，當時服其才。有文集十卷。

又卷八五四　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早有時名，前後述作皆根於中正，頗有經國理人之志。嘗以爲國之要足食、足兵而又得士，方可以爲政，於是採黃帝以還訖於本朝，著書上下篇，名曰《三足》。又作《答秦客辭》陳漕運飛輓之利病》。

《新唐書・藝文志三》　盧景亮《三足記》二卷。

戴叔倫《奉天酬別鄭諫議雲逵盧拾遺景亮見別之作》　盧生富才術，特立居近密。採掇獻吾君，朝廷視聽新。寬饒狂自比，汲黯直爲鄰。就列繼三事，主文當七人。可憐長守道，不覺五逢春。昔去城南陌，各爲天際客。關河煙霧深，寸步音塵隔。羈旅忽相遇，別離又兹夕。前悲涕未乾，後喜心已慼。而我方老大，頗爲風眩迫。夫君并少年，何爾鬢髮白？惆悵語不盡，裴回情轉劇。

一尊自共持，以慰長相憶。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于夐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夐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夐每非之。夐，于頔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夐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夐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眞蹟）

《金石録・跋尾十九》　右《唐于夐碑》，《集古録》載夐碑云盧景亮撰，今此碑乃張躬撰。疑夐有兩碑，景亮所撰，余録中偶無之，當俟訪求。

吉　逾

《金石録補・唐吉逾題雲居寺詩跋》　右五言律詩五首，絕句一首，范陽縣丞吉逾序云：「辛酉歲，秋八月，僕與節度都巡使王潛、墨客軒轅偉、僕猶子騊駼、播、潛息益，同躋攀於此，勒四韻於後。」刻在山頂石浮圖碑記之下，人各爲書，書左行，行書，字勢多斜，蓋因其空而刻之也。碑立于開元二十八年庚辰，詩後有「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惟清呂臣」十三字，則此詩序所謂辛酉歲者，乃建中二年，後于庚辰四十有二年，而前于元和四年己丑二十有八年也。

《金石萃編・雲居上寺詩刻跋》　按雲居上寺，未詳處所。據詩前稱范陽縣丞吉逾同躋攀于此云云，則寺當在范陽矣。唐時范陽縣屬涿州。今檢《日下舊聞》引《名勝志》云：「涿州有智度寺，在城東北隅，剏自唐時，有舊碑刻，其後即雲居寺，俱有石基浮圖。」疑即此雲居上寺也。謂之上寺者，以在智度寺之後也。唐時舊碑刻或即指此碑。吉逾諸人之詩，《全唐詩》無一載者，因並錄之，以見唐人詩千餘年來淪於草莽爲人所未見者，蓋不勝紀云。碑書「暮煙」作「墓煙」，筆誤也。

元　錫

梁肅《送元錫赴舉序》　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越，其氣淒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楚風在焉。【略】又常愛其人也，澹然其靜也，曠然其適也，泛然其無不與也。

《唐國史補》卷中　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垍當國，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

《太平廣記》卷四六七引《戎幕閑談》　至（元和）九年春，（李）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

《舊唐書・憲宗紀下》（元和十四年）六月丁未朔。癸丑，以福建觀察使元錫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

又《敬宗紀》（寶曆元年秋七月）丙辰，淄王傅分司元錫卒。

《册府元龜》卷九一七　元錫，初歷衢、蘇二州刺史，所至咸有政績。及除福建觀察使，移鎮宣州，乃務積貨財，通權勢，深爲公議所責，因除秘書監分司東都。尋以贓罪發，詔監察御史宋申錫按驗得實，貶壁州刺史。

《宋高僧傳・唐福州怡山院大安》　元和十二年【略】時天雨桂子，及地生朱草，刺史元錫手疏其瑞上達冕旒。遂迴御札，詔改鳳棲寺號靈感壇焉。

韋應物《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存目）

又《同元錫題瑯琊寺》（存目）

孟郊

論述

綜論

韓愈《薦士》 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驚。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

又《醉贈張徹》 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

又《孟生詩》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略】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

又《送孟東野序》 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又《貞曜先生墓誌銘》 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

李觀《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弘禮書》 今有孟郊者，崔弘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略】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略】俱非苟取是之人也。

李翺《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閡，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

張爲《詩人主客圖》 清奇僻苦主：孟郊。

邵謁《覽孟東野集》 蚌死留夜光，劍折留鋒鋩。哲人歸大夜，千古傳珪璋。珪璋徧四海，人倫多變改。題花花已無，玩月月猶在。不知天地間，白日幾時昧。

貫休《讀孟郊集》 東野子何之，詩人始見詩。清刳霜雪髓，吟動鬼神司。舉世言多媚，無人師此師。因知吾道後，冷淡亦如斯。

《新唐書・孟郊傳》 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中山詩話》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澀，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

王令《還東野詩》 吾於古人少所同，惟識韓家十八翁，其辭浩大無崖岸，有似碧海吞浸秋晴空。此老頗自負，把人常常看，平時未嘗有誇詫，只說東野口不乾。我生最遲暮，不識東野身。能得韓老低頭拜，料得亦是無量文章人。前日杜子長，借我孟子詩，三日三夜讀不倦，坐得脊折臀生胝。旁人笑我苦若是，何爲竟此故字紙？童子請我願去燒，此詩苦澁讀不喜。吾聞旁人笑，歎之殊不已。又畏童子言，藏之不敢示。奈何天下俱若然，吾與東野安得不泯焉。

蘇軾《讀孟郊詩二首》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彭蟯，竟日嚼空螯。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巵醪。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飢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不憂踏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腳浣白紵。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

蘇轍《詩病五事》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

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卒，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王直方詩話・孟郊詩》 歐公嘗謂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聖俞以爲知言。李希聲語余曰：「孟郊詩正如晁錯，爲人不爲不佳，所傷者峻直耳。」

《臨漢隱居詩話》 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眞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彥周詩話》 韓退之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之，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

《韻語陽秋》卷一 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大行橫偃脊，百里方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翺評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蟛蜞，竟日嚼空螯」，貶之亦太甚矣。

又卷一八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蘺伴我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鵾鳩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歎命》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科后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詠，非能自持者，其不至遠大，宜哉。

《艇齋詩話》 予舊因東坡詩云「我憎孟郊詩」及「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遂不喜孟郊詩。五十以後，因暇日試取細讀，見其精深高妙，誠未易窺，方信韓退之、李習之尊敬其詩，良有以也。東坡性痛快，故不喜郊之詞艱深。要之，孟郊、張籍，一等詩也。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惟此二人。但張籍詩簡古易讀，孟郊詩精深難窺耳。孟郊如《遊子吟》、《列女操》、《薄命妾》、《古意》等篇，精確宛轉，人不可及也。

《對床夜語》卷四 東野詩云：「靜木有恬翼，潛波無躁鱗。迺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蓋謂君子之立身，不容不擇其所。《寓言》云：「誰謂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謂濁水泥，不污明月色。」是又欲和光而同塵也。下句亦本太白「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第反其意耳。

《歲寒堂詩話》卷上 退之于籍、湜輩，皆兒子畜之，獨于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蓋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可易得。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孟東野體。

又《詩評》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邪？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阻耳。

李石《李晉壽詩叙》 孟郊、盧仝終身盡力於詩，其才不足當世之取舍，故其憤悱鬱屈輸寫於詩者，蓋窮之實。

《碧溪詩話》卷四 孟郊詩最淡且古，坡謂「有如食彭越，竟日嚼空螯」。退之論數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爲「天葩吐奇芬」。豈勉所長而諱所短，抑亦東野古淡自足，不待學耶？

《詩學規範・白樂天與孟東野賦性之殊》 白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時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礙郊，蓋郊自礙耳。

敖陶孫《臞翁詩評》 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別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

劉克莊《滿領衛詩》 如東野諸詩，自出機杼，無一字犯唐人格律，如鶻弁短衣中見古人衣冠，如盆盎中見罍洗。退之豈陽尊而謬歌之哉？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孟詩亦有平淡閒雅者，但不多耳。如「腰斧斫旅松，手瓢汲家泉」，如「不是城頭樹，那棲來去鴉」，如「路喜到江盡，江上又通舟。願爲馭者手，與郎回馬頭」，如「處處得相隨，人那不如月」，皆與唐人同一

機杼。《詠蚊》云：「願爲天下幮，一使夜景清。」《燭蛾》云：「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又唐人所不能道。

又　退之以師道自任，自李翺、張籍、皇甫湜輩皆名之，惟推伏孟郊，待以畏友。世謂謬敬，非也。【略】當舉世競趨浮艷之時，雖豪傑不能自拔，孟生獨爲一種苦淡不經人道之語，固退之所深喜，何謬敬之有。

又　文字意脈，人生通塞繫焉。東野詩云：「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春。」又云：「妾恨此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筍未出土，中已銜淚痕。」又云：「無子鈔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牀，枕席不解聽。」又云：「山壯馬力短，路行石齒中。」又云：「後路起夜色，前山聞虎聲。」其《峽哀》、《杏殤》、《哭劉言史》、《盧殷》諸篇，極其詭怪幽憤。所謂《峽哀》者，似爲逐客而作，如云：「沙稜箭箭急，波齒斷斷開。呀彼無底阬，待此不測災。谷號相噴激，石怒爭旋回。古罪有復鄉，今纍多爲能。」其詞可以痛哭，不知哀何人也。屈宋《大招》、《招魂》等作，雖窮極天地之外，龍蛇鬼魅，千變萬態，然又稱述宗國宮室鐘鼓歌舞之樂以反之。孟生純是苦語，略無一點溫厚之意，安得不窮？此退之所以欲和其聲歟。

《**黃氏日鈔**》**卷五九**　孟東野爲詩，鉤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

樓鑰《**題孟東野聽琴圖因次其韻**》　郊寒凜如對，作詩太瘦生。

《**滹南詩話**》**卷一**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眞，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一八**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木天禁語・六關**》　詩之造極適中，各成一家。詞氣稍偏，句有精粗，強弱不均，況成章乎？不可不謹。【略】孟郊：奇險斬截。學者不察，失於怪短。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叙目・正變**》　東野之少懷耿介，齷齪困窮，晚擢巍科，竟淪一尉。其詩窮而有理，苦調凄涼，一發於胸中而無吝色，如《古樂府》等篇，諷咏久之，足有餘悲，此變中之正也。

《**麓堂詩話**》　梅聖俞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觀梅之於孟，猶歐之於韓也。或謂梅詩到人不愛處，彼孟之詩，亦曷嘗使人不愛哉？

又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又　聯句詩，昔人謂才力相當者乃能作，韓、孟不可尚已。

《**餘冬詩話**》**卷上**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鎮浮躁」之句。按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鎮浮躁」也？

劉成德《**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惟東野之詩則有窮促寒苦之狀，吾恐溫厚之教或不若是，觀者自有巨目，不待余贅言也。

《**逸老堂詩話**》**卷上**　人之於詩，嗜好往往不同。如韓文公《讀孟東野詩》，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唐史言退之性倔強，任氣傲物，少許可。其推讓東野如此。坡公《讀孟郊詩》有云：「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食蝦蟆，竟日嚼空螫。」二公皆才豪一世，而其好惡不同若此。元次山有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卧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此詩斷盡百年公案。

《**升庵詩話・晚唐兩詩派**》　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眞豪傑之士哉。

《**四溟詩話**》**卷四**　予夜觀李長吉、孟東野詩集，皆能造語奇古，正偏相半，豁然有得，併奪搜奇想頭，去其二偏。險怪如夜壑風生，暝巖月墮，時時山精鬼火出焉，苦澀如枯林朔吹，陰崖凍雪，見者靡不慘然。予以奇古爲骨，平和爲體，兼以初唐、盛唐諸家，合而爲一，高其格調，充其氣魄，則不失正宗矣。若蜜蜂歷采百花，自成一種佳味與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蘊。作詩有學釀蜜法者，要在想頭別爾。

强晟《**孟東野詩集序**》　孟東野以詩鳴於中唐之間，極爲昌黎韓子所稱重。至如《聯句》諸作，與韓公角奇爭雋，不肯相下，可謂雄矣。先輩且有東野潤色退之之說，雖未必然，要其所成就，終非翺、湜輩所可班。顧其辭意傷於晦澀，無盛唐大家雄渾醞藉之風，亦器量使之然哉。

《**詩源辯體**》**卷二五**　《隱居詩話》云：「孟郊（字東野）詩，蹇澀窮僻，琢削不暇，眞苦吟而成。」嚴滄浪云：「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令人不歡。」愚按：

郊五言古，以全集觀，誠蹇澀費力，不快人意，然其入錄者，語雖琢削，而體甚簡當。故其最上者不能竄易其字，其次者亦不能增損其句也。本傳謂其「詩有理致」，信哉。

又　東野五言古，不事敷叙而兼用興比，故覺委婉有致。然皆刻苦琢削，以意見爲詩，故快心露骨而多奇巧耳。此所以爲變也。

又　東野五言古，如「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利劍不可近，美人不可親。利劍近傷手，美人近傷身」，「樹有百年花，人無一定顏。花送人老盡，人悲花自閑」，「浪水不可照，狂夫不可從。浪水多散影，狂夫多異蹤」，「棄置今日悲，即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變故爲新難」，「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君淚濡羅巾，妾淚滴路塵。羅巾長在手，今得隨妾身。路塵如得風，得上君車輪」，「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誰言形影親，燈滅影去身。誰言魚水歡，水竭魚枯鱗」，「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魯山道莫伸。天地氣不足，魯山食更貧」（吊元魯山）等句，皆刻苦琢削，以意見爲詩者也。李西涯云：「熊蹯雞肋，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捨之，而不足以饜飫天下。」予謂以此論東野尤切。

又　古人自許多不謬。東野詩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以濤歸韓，以骨自許，不謬。但退之非不足於骨，而東野實不足於濤。如東野《峽哀》十首，語亦奇險，然無退之之才，故終不足於濤。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殷璠詩選，以常建爲第一。張爲句圖，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蓋二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無際，孟古雅有餘。【略】孟「朝日上高堂，離人怨秋草。少壯無會期，水深風浩浩」，劇爲東野所宗。

《**唐音癸籤・法微一**》（劉須溪）又云：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非也。尋常景色，時時處處，妙意皆可拾得。然此猶涉假借，若平生父子兄弟家人鄰里間，意愈近而愈不近，著意政難，有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隨事紀實，足稱名家，即名家猶不可得，或一二語而止。如孟東野「慈母手中線」，「歸書但云安」，極羈旅難言之情。【略】古今甚深密義，往往于淺易得之。

又《**評彙四**》　晚季以五言古詩鳴者，曹鄴、劉駕、聶夷中、于濆、邵謁、蘇拯數家。其源似並出孟東野，洗剝到極淨極眞，不覺成此一體。初看殊難入，細玩亦各有意在。

又《**詁箋八**》　孟詩用字之奇者，如品松：「抓挐指爪牀。」牀，均也。寒溪：「柧榆吃無力。」柧，棱木，即觚。榆，即箋。言畏寒，觚箋蹇吃無力。峽哀：「踔猪猿相過。」踔，足蹋也。犬食曰猪，借以狀猿之行。冬日：「凍馬四蹄吃，陟卓難自收。」陟卓，崎嶇獨立之貌。又好用疊字，如「噗噗家道路」，噗噗，即曄曄。「抱山冷殑殑」，殑殑，即兢兢。至「嵩少玉峻峻，伊雒碧華華」，「強強（上聲）攬所憑」諸類，又自以意疊之，幾成杜撰，總好奇過耳。孟佳處詎在是！

又《**談叢二**》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

《**唐詩歸・中唐七**》　鍾惺云：東野詩，有孤峰峻壑之氣，其云「郊寒」者，高則寒，深則寒也，勿作貧寒一例看。

又　譚元春云：詩家變化，自盛唐諸家而妙已極，後來人又欲別尋出路，自不能無東野、長吉一派。

《**詩辯坻**》**卷四**　友夏云：詩家變化，盛唐已極，後又欲別出頭地，自不得無東野、長吉一派。

《**龍性堂詩話初集**》　劉夢得評柳文「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識者謂其已嚼出柳文佳處。予請移此語以評孟郊詩爲確。東坡不喜郊詩，比之「寒蟲夜號」，此語似過。蓋東坡逸才，彷彿太白。太白尚不知飯顆山頭之苦，而謂以文章爲樂事者，不厭此愁結肺腑之言哉。然「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未始非快語也。

《**臺齋詩話**》**卷上**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知此，則「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與「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情之深淺宏隘見矣。況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喪者乎？

《**載酒園詩話・宋人議論拘執**》　宋人多不喜孟詩。嚴滄浪曰：「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又曰：「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青箱雜記》曰：「白樂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達者之詞也。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蘇穎濱亦指此爲「唐人工于爲詩，陋于聞道」。東坡亦有《讀孟詩》曰：「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略】」愚意東野實亦訴窮歎屈之詞太多，讀其集頻聞呻吟之聲，使人不歡。但跼天蹐地，《雅》亦有之，「終窶且貧」，《邶風》先有此歎。且尤不可與樂

天比擬，樂天二十八而中春官，踰年即中書判拔萃，未幾又以賢良方正對策高等。【略】其于遇合可謂榮矣。東野窮餓，不得安養其親，五十始得一第，纔尉溧陽，又困于禿令。此其身世何如，而與白較。旁觀者但聞人嬉笑，而遂責向隅者耶？二蘇皆年少成名，雖有謫遷之悲，未歷饑寒之厄，宜有不知此痛癢之言。且韓詩雖氣魄勝之，而深厚處不及，故有「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之句。此老自云：「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輕于自貶者。（黃白山評：詩以言志，故觀其詩而其人之襟趣可知，苟戚戚于貧賤，則必汲汲于富貴。人品如此，詩品便爲之不高。雖聲金石而詞錦繡，何足取哉！東野詩，余亦不甚喜，以爲「陋於聞道」，誠然。賀君曲爲回護，似若以其悲苦愁歎爲當然者，可知賀亦褊狹之士矣。孟後及第，作詩云：「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纔獲一第，便爾志滿意得，如此尤爲小器。若愈嘗作《送窮文》、《二鳥賦》，其逼窄狹隘之胸，正與東野相似，安得不引爲同調。）

《載酒園詩話又編・孟郊》 貞元、元和間，詩道始雜，類各立門戶。孟東野最爲高深，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眞是《六經》鼓吹，當與退之《拘幽操》同爲全唐第一。吾更喜其《送韓愈從軍篇》云：「王粲有所依，元瑜初應命。一章喻檄明，百萬心氣定。」此即李抱眞所云：「山東布赦書，士卒皆感泣。」可謂能見其大，而概謂之「蛩吟草間」耶。

《蘭叢詩話》 孟如海外奇南，枯槁根株，幽香緣結。

又 孟郊集截然兩格：未第以前，單抽一絲，裊繞成章，《太玄經》所謂「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是其評品。及第後，變而入於昌黎一派，乃妙。且有昌黎所不及，比兩人《秋懷》可知也。東坡全目之爲苦蟲風味，誠苦矣，得毋有橄欖回味耶？余少不知，老乃咀嚼之。昔聞竹垞先生稱其略去皮毛，孤清骨立。余漫戲云：「宋人說部有妓瘦而不堪，人謂之風流骸骨，孟詩是也。」

又 李賀、孟郊五言，造語有似子書者，有似《漢書・律曆志》者，皆安石碎金。

又 五七絕句，唐亦多變。李青蓮、王龍標尚矣，杜獨變巧而爲拙，變俊而爲傖，後惟孟郊法之。然傖中之俊，拙中之巧，亦非王、李輩所有。

《劍谿説詩》卷上 孟郊詩筆力高古，從古歌謠、漢樂府中來，而苦澀其性也，勝元白在此，不及韋柳亦在此。

又 郊詩類幽憤之詞，讀之令人氣塞。

又 古人詩境不同，譬諸山川：【略】孟（東野）詩如羊腸坂。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孟東野（郊）詩如夜黑風玄，石言不息。

又《雜論詩》 詩至盛唐，至矣。中唐如韓退之、孟東野、李長吉、白樂天，雖失刻露，要各具五丁開山之力。

又 李長吉詩奇險，孟東野詩劖刻，皆鑿喪元氣之人，故郊貧而賀夭。其實從漢、魏門庭中來。

《唐宋詩醇・韓愈詩・薦士》 孟郊一詩流之幽逸者耳，殊未足踵武諸大家。而退之説士乃甘于肉，其自謂嗜善心無寧者此也。

《唐宋文醇・韓愈文・貞曜先生墓誌銘》 愈薦孟郊於鄭餘慶，作《薦士》詩貽之。中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鷙。【略】」蘇軾《讀孟郊詩》云：「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略】」讀此誌，參觀二詩，孟郊詩之得失具見之矣。

《石洲詩話》卷二 諫果雖苦，味美於回。孟東野詩則苦澀而無回味，正是不鳴其善鳴者。不知韓何以獨稱之？且至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亦太不相類。此眞不可解也。蘇詩云：「那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乃定評不可易。

又卷三 孟東野詩，寒削太甚，令人不歡。刻苦之至，歸於慘慄，不知何苦而如此。坡公《讀孟郊詩二首》，眞善爲形容。尤妙在次首，忽云「復作孟郊語」，又摘其詞之可者而述之，乃以「感我羈旅」跋之，則益見其酸澀寒苦，而無復精華可挹也。其第一首目以「蟲號」，特是正面語，尚未極深致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孟東野集十卷》 郊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略】自蘇軾詩「空螯」、「小魚」之誚，始有異詞。元好問《論詩絕句》乃有「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之句。當以蘇尚俊邁，元尚高華，門徑不同，故是丹非素。究之郊詩品格，不以二人之論減價也。

《雨村詩話》卷下 詩不可以貌爲，少陵《發同谷》諸篇，昌黎、東野聯句，皆偶立一體。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孟東野蜇吻澀齒，然自是盤餐中所不可少。

又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陳、張爲先聲，王、孟爲正響。【略】韓、孟皆戛戛獨造，而塗畛又分。

《**甚原詩説**》**卷四**　中唐諸子，其變斯極，【略】孟郊之苦吟，盧仝之狂叫，創不成創，因無所因。【略】要之皆彼善於此也。

《**昭昧詹言**》**卷一**　薑塢先生曰：筆瘦多奇，然自是小。如《穀梁》、孟郊詩是也。大家不然。

又　孟東野出於鮑明遠，以《園中秋散》等篇觀之可見。但東野思深而才小，篇幅枯隘，氣促節短，苦多而甘少耳。

又　東野、山谷、白石，皆嫌太露圭角。

又**卷四**　《淒厲歲云暮》，前八句説貧。「傾壺」二句樸眞。後來孟郊、虞集俱從此脫換出。

又**卷六**　姚薑塢先生云：「音響峭促，孟郊以下似之。」

又　杜、韓皆常取鮑句格，是其才力能兼之。孟東野、曾南豐專息駕於此，豈曰非工，然門徑狹矣。

又　《園中秋散》【略】此直書胸臆即目，而情景交融，字句清警，眞孟郊之所祖也。但郊才小，時見迫窘之形，明遠意象才調，自流暢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每讀東野詩，至「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短松鶴不巢，高石雲始棲。君今瀟湘去，意與雲鶴齊」，「江與湖相通，二水洗高空。定知一日帆，使得千里風」，「天台山最高，動躡赤城霞。何以靜雙目？掃山除妄花。靈境物皆直，萬松無一斜」諸句，頓覺心境空闊，萬緣退聽，豈可以寒儉目之。惟《秋懷》諸作，如「老泣無涕洟，秋露爲滴瀝」，「秋深月清苦，蟲老聲粗疏」，眞有寒意，然不可以概全集也。

又**卷二**　（王）若虛雅服鄭厚評詩，荆公、蘇、黃，曾不比數，獨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爲造化中一妙」。此亦誤也。荆公詩本不足與蘇、黃匹，蘇、黃與樂天、東野互有得失，何必以白、孟抹蘇、黃也。至謂白如「春鶯」，孟如「秋蟲」，又不免低視二家而不能盡其美。蓋白如平湖春漲，孟如峭石秋晴，庶幾近之耳。

《**藝概·詩概**》　孟東野詩好處，黃山谷得之，無一軟熟句。梅聖俞得之，無一熱俗句。

《**峴傭説詩**》　孟東野奇傑之筆萬不及韓，而堅瘦特甚。譬之偪陽之城，小而愈固，不易攻破也。東坡比之空螫，遺山呼爲詩囚，毋乃太過。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　何謂性情？曰：詩以道性情，未有性情不正而能吐勸懲之辭者。【略】間有賢者崛起其間，各樹騷壇之幟，而往往不能無偏倚駁雜之弊。略而言之，【略】孟東野之偏於孤峭，【略】要之古來作者，各有短長。學者貴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馴而至於溫柔敦厚之歸，則《雅》、《頌》之音，庶可復覩耳。

《**輟鍛録**》　孟東野集不必讀，不可不看。如《列女操》、《塘下行》、《去婦詞》、《贈文應道月》、《贈鄭魴》、《送豆盧策歸別墅》、《遊子吟》、《送韓愈從軍》諸篇，運思刻，取逕窄，用筆別，修詞潔，不一到眼，何由知詩中有如此境界耶？

《**詩法萃編**》**卷七**　（孟郊）避千門萬戶之通衢，走羊腸小道之仄徑，志在別開生面，遂成僻澀一體。

《**三唐詩品**》**卷二**　與韓退之、李長吉同源，而鐫容露骨，故與閬仙有寒瘦之譏，而語重意妍，固可鍼砭浮靡。七言蒼勁，有明遠之風。

分　論

《**列女操**》　《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語無委曲，直以確爲妙。樂府亦有確而妙者，不專在委曲也，顧情至何如耳。如「妾是庶人，不樂宋王」之類是也。譚元春評：妙在斬截。

《**灞上輕薄行**》　《彥周詩話》：孟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嗜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狠語，喚醒忙人。

《**長安羈旅行**》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直木」一聯，傳出君子之品。

《**長安道**》　《對牀夜語》卷四：氣促而詞苦，亦可憐也。退之有贈孟之詩云：「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略】」亦廣其意而使之安其貧也。《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二詩（《長安羈旅行》《長安道》）皆以極眞，未免傷於露。又「家家朱門開」評：悲在「開」字。

《**送遠吟**》　《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東野不作近體詩。昌黎謂「高處古無上」是矣。此近乎律。「離杯有淚飲」，猶老杜「淚逐勸杯落」，而深切過之矣。馮舒評：眞高奇。馮班評：余每怪退之於郊奬飾過實，至曰「高處古無

上」，今郊集俱在，試讀而求之，其在「古無上」者幾耶？右作固可觀，然郊之詩盡於此矣，不能變也。余生平不喜讀。查愼行評：「有」字弱，「逐」字、「落」字精神。何焯評：集編此詩入樂府。紀昀評：正是拗律，非近也。又：刻意苦吟，字字沉着。苦語是東野所長。

《**古薄命妾**》《唐風定》卷六：閨思離怨，唐名家多極其致，一以蘊藉涵蓄爲上乘。至東野而發洩吐露，不盡不止，亦復異曲同工，足徵其身分之高也。《唐詩品彙》卷二〇：劉（須溪）云：其聲如樂府爲近，此復以苦語勝。

《**雜怨**》《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又以淺爲妙。

《**遊子吟**》《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仁孝之言，自然風雅。《唐風定》卷六：仁孝藹藹，萬古如新。《唐詩品彙》卷二〇：劉（須溪）云：全是托興，終之悠然，不言之感。復非睨睆寒泉之比。千古之下，猶不忘，談詩之尤不朽者。《載酒園詩話・詩不論理》：「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如元次山《春陵行》、孟東野《遊子吟》、韓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憫農》詩，眞是《六經》鼓吹。【略】故必理與辭相輔而行，乃爲善耳，非理可盡廢也。《圍爐詩話》卷一：喬謂唐詩有理，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唐詩有詞，而非宋人詩話所謂詞。大抵賦須近理，比即不然，興更不然，「靡有孑遺」，「有北不受」可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意，與昌黎之「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同有千古。《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于親當如束廣微之《補南陔》，謝康樂之《述祖德》，暨孟東野之「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方南堂先生輟鍛錄》：古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說詩之妙諦也，而未足以盡詩之境。如【略】孟東野《遊子吟》，是非有得於天地萬物之理，古聖賢人之心，烏能至此？可知學問理解，非徒無礙於詩，作詩者無學問理解，終是俗人之談，不足供士大夫之一笑。

《**苦寒吟**》《藏海詩話》：孟郊詩云：「天色寒青蒼，朔風吼枯桑。厚冰無斷文，短日有冷光。」此語古而老。

《**猛將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壯？曰：如曹孟德之《短歌》、《碣石》，陸士衡之《猛虎行》等篇是也。【略】若「擬膾樓蘭肉，蓄怒時未揚。秋聲無退聲，夜劍不隱光。虎隊手驅出，《豹篇》心卷藏。古今皆有言，猛將出北方」（孟郊《猛將吟》），便不免粗豪矣。

《**怨詩**》《唐風定》卷二〇：雕思入骨，然大費力。太白、龍標如此擾攘乎？《聲調譜》：此四句齊梁體。

《**湘絃怨**》《升庵詩話・蘭草》：古樂府：「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旁。腰鎌八九月，俱在束薪中。」孟郊詩「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實本古樂府意。

《**絃歌行**》《韻語陽秋》卷一七：《周官》方相氏以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敺疫，謂之時儺。釋者謂四時皆作也。【略】今春秋無儺，惟於除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儺擊鼓歙長笛，瘦鬼染面唯齒白。暗中窣窣拽茅鞭，裸足朱褌行戚戚。相顧笑聲衝庭燎，桃弧棘矢時獨叫。」【略】皆謂除夕大儺也。其塗飾之制，若驅禳之儀，與《周官》略相類。

《**出門行**》《唐風定》卷一〇：平夷清曠，嶮崎之意在其中，高於長吉遠矣。

《**塘下行**》《唐風定》卷六：介介耿直，乃似六朝兒女聲口。

《**臨池曲**》《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詞》【略】孟郊《臨池曲》【略】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唐風定》卷二二：風趣嫣然，與古詩、五言絕，如出一手。

《**征婦怨**》《唐風定》卷六：別具苦腸，吐出苦語，乃反自然，蓋天授也。

《**閨怨**》《唐風定》卷二〇：苦思奇語，他人亦不能到。

《**古別離**》《唐詩解・五言絕句四》：「牽衣」，不忍別也。「向臨邛」，將爲新愛所迷而棄我矣。《唐詩摘抄》卷二：唐時蜀中爲繁華佳麗之地，故云云。與朱慶餘《送陳標》作同意，但彼語婉，是絕句體，此語直，是樂府體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孟郊之《古別離》，即其古詩。《詩境淺說續編》：女子善懷。當良人遠役，不在歸計之稽遲，而在同心之固結。但使鑪頭沽酒，勿學相如；猶之駐馬章臺，勿攀楊柳。若看雲步月，彼此同懷，則錦衾角枕，獨且良甘，否則扁舟歸日，別載西施，枉勞卜鏡占錢，寧非虛願。含情無際，皆在牽衣數語中也。

《**嬋娟篇**》《觀林詩話》：孟郊集有《四嬋娟篇》，謂花、竹、人、月也。誤，見顧況集。《艇齋詩話》：《孟東野集》古樂府有《嬋娟篇》云：「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相妒疾。」今顧況集中亦有，疑非孟詩，似顧況諸體。《升庵詩話・四嬋娟》：孟東野詩：「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雪嬋娟，不長

妍。月嬋娟，眞可憐。」其辭風華秀豔，有古樂府之意。「雪嬋娟」，今本或作「妓嬋娟」，非也。今嘗令繪工繪此爲四時嬋娟圖，以花當春，以竹當夏，以月當秋，以雪當冬也。《載酒園詩話又編・孟郊》：《嬋娟篇》人多稱之，然始曰：「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雪嬋娟，不常妍。月嬋娟，眞可憐。」以四物並稱。下曰：「夜半姮娥朝太乙，人間本自無靈巫。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相妬嫉。」似三語皆是興意，獨歸重于月，而原本羿妻竊藥之故，伸明上云「可憐」之意，然正是東野寄託之辭。《問花樓詩話》卷一：東野有《四嬋娟》詩，宋人繪爲四時圖，【略】余謂東野詩嚴冷峭厲，不作軟媚語，此詩靡麗，疑是僞作。

《**南浦篇**》《升庵詩話・亞枝花》：白居易集有「亞枝」，謂臨水低枝也。孟東野詩：「南浦桃花亞水紅，水邊柳絮由春風。」白詩又云「亞竹亂藤多照岸」，亦佳句也。

《**審交**》《詩林廣記前集・孟東野》：韓退之撰《柳子厚墓誌》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愚謂：讀東野之詩，韓退之之語，則世之定交者，不可以不審矣。

《**退居**》《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野浪仙》：《復齋漫錄》云：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略】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郊云：「種稻耕白水，負郭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曰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此當作兩事。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獨愁**》《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苦調自深厚中出，去風雅不遠。又譚元春評：六句詩，當看其圓捷處。「昨日生白髮」鍾惺評：有「昨日」二字，便覺「生白髮」爲創出之想。「使我芳草歇」譚元春評：「芳草」之上著一「我」字，無理而有至情。

《**感興**》《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略】東野《感興》，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感懷**》《升庵詩話・孟東野感懷》：「晨登洛陽陌，目極天茫茫。【略】」此詩似阮嗣宗。《詩源辯體》卷二五：東野詩，諸體僅十之一，五言古居十之九，故知其專工在此。然其用力處皆可尋摘，大要如連環貫珠，斯其所長耳。其《感懷》八首中有類陳子昂者，決非東野作。

《**聞砧**》《唐詩歸・中唐七》「杵聲不爲衣」鍾惺評：妙在五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竟是古樂府。

《**自歎**》《唐詩歸・中唐七》「古若不置名」鍾惺評：「置名」二字妙。

《**投所知**》《韻語陽秋》卷一八：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啓，而投遞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鐘管，化爲君子舌。」此孟郊有祈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略】舉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

《**病客吟**》《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苦情悲響，不盡不止。又「徒爲蟲鳥音」譚元春評：三字可憐。

《**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升庵詩話・劉文房詩》：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然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唐音癸籤・評彙七》：劉文房【略】孟東野【略】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而劉爲蘊藉。

《**長安旅情**》《唐詩快》卷五：「我馬亦四蹄」，貧賤之士，雖乘八駿亦不能追人，何況四蹄。「下有千朱門」，此千朱門唯有鬼瞰。

《**登科後**》《碧溪詩話》卷七：樂天及第後，歸覲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馬蹄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此又不可曉也。《詩林廣記前集・孟東野》：《唐宋遺史》云：孟東野有《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則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至於如此，何其鄙耶。

《**秋懷**》《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野浪仙》：《雪浪齋日記》云：東野《秋懷》詩奇妙，「棘枝風哭酸，桐葉霜顏槁。蟲老乾鐵鳴，獸驚孤玉咆」，全似

聯句中造語。《唐詩歸・中唐七》「幽幽草根蟲，生意與我微」鍾惺評：深遠欲去。《唐風定》卷六：「幽幽草根蟲，生意與我微。」十字豈意想刻畫可到？眞孟詩，在此等處，毋徒欽其刻苦也。

《懊惱》 華鎭《讀孟東野懊惱詩》：東野不解事，強爲懊惱詞。惡詩皆得官，舉世不及嗤。好詩空抱山，寂寞無人知。詩自有好惡，得官不在詩。白面無伎能，青雲多路歧。君無一囊錢，姻婭復爲誰。且保珪玉質，無使傷磷緇。文章古所貴，恐非涉世資。羽翼聖道術，收拾古佚遺。此外不可倚，倚文諒多奇。

《陪侍御叔遊城南山墅》 《唐詩歸・中唐七》「月見雙泉心」鍾惺評：「月見」奇矣，「心」字尤奇。五字中，著此兩番奇想。《唐風定》卷六：日月二句合看則佳，竟陵酷賛「月見泉心」，無謂甚矣。

《遊終南山》 《升菴詩話・晚見朝日》：謝靈運詩：「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飈」，即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出。《唐詩歸・中唐七》「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譚元春評：鑿空奇語，卻不入魔。「到此悔讀書」鍾惺評：無端興想，卻自眞。《唐風定》卷六：「山中人自正」，作平語觀則佳；託以爲奇，則反失之。蓋東野精神所不在也。《唐詩快》卷五：「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晝未明。」終南在目矣。「到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悔浮名也，非悔讀書也。若得入山讀書，自然不悔。《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盤空出險語。《出峽》詩有「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句，同一奇險。

《游終南龍池寺》 《唐風定》卷六：孟詩以精苦爲奇，不知病亦在此。政如此種，淡雅爲難。

《石淙》 《唐詩歸・中唐七》「溪春亦多機」鍾惺評：學道之言。譚元春評「喧然論是非」：感深。

《遊枋口》 《唐詩歸・中唐七》「爲取山水意，故作寂寞遊」鍾惺評：二語甚深，即江令詩所謂「尋山靜見聞」也，喧人如何輒言山水？

《藍溪元居士草堂》 《唐詩歸・中唐七》「人樸情慮肅」譚元春評：子書至語。《唐詩快》卷五：「市井不容義，義歸山谷中。」將義驅逼得無處逃生，眞是可憐。「人朴情慮肅，境閒視聽空。」此乃義之所由歸也。「敦本志亦同」，本即是義。

《立德新居》 《唐詩歸・中唐七》「夜高星辰大」鍾惺評：奇語直景，「夜高」尤妙。

《泛黃河》 《夢蕉詩話》卷下：孟東野《泛黃河詩》云：「誰開崑崙源，洗出混沌河。」大抵唐宋以前談河源者，率據張騫之說，以爲發于崑崙云爾。

《過分水嶺》 《昭昧詹言》卷六：如孟郊「客衣飄颻秋，葛花零落風」，雖若不辭，然若作「零落葛花風」，則句雖佳而嫌平矣。

《連州吟》 《優古堂詩話》：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荆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唯憑方寸靈，獨夜萬里尋」：幽情慘淡。

《上河陽李大夫》 《唐風定》卷六：孟詩有落習氣者，如「大道毋羣物，達人腹衆才」是也。取彼遺此，豈知孟者。曹孟德「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得此二句作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守此稱者稀」，言無人知大夫之功也。下接呈詩意。

《贈別崔純亮》 《青箱雜記》卷七：白居易賦性曠遠，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郊賦性褊隘，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隘者之詞也。《詩話總龜後集》卷一一《評論門》引《丹陽集》：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優古堂詩話》：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爾。予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句。《休齋詩話》：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之語，若無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氣常自若，如「納納乾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郊異矣。然未若邵康節云：「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尤有味也。《詩林廣記前集・孟東野》：熊勿軒云：「東野之詩，不如高蟾《下第》一絕，爲知時守分，無所怨慕，斯可貴也。」《歷代詩話・唐詩・天地》：吳旦生曰：同一天地也，樂天以不羈便道闊，東野以有礙便不道寬，可見詩人胸次，隨其所發，即有天地。陳無己詩：「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更得風旨。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唐詩歸・中唐七》「一葉動亦聞」鍾惺評：靜極之言。

《贈鄧夫子舫》《唐詩快》卷五：此夫子亦非恒人矣，而今一字不傳，天地風雷，聖賢造化，竟何益哉。

《寄張籍》《韻語陽秋》卷一七：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眞。」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答李觀韓愈別因獻張徐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貞元、元和以降，詩家專尚近體，於古風漸薄，五言古尤入淺率，沿及宋、元，鮮遵正軌，復古轉在明代也。玆於柳子厚、孟東野後，所采寥寥，惟恐歧途紛出，學詩者靡所適從耳。

《送別崔寅亮下第》《養一齋詩話》卷一：詞意圓到，豈專於愁苦者哉。

《送清遠上人歸楚山舊寺》《唐音癸籤・詁箋九》：《野客叢書》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以爲眞休上人詩，用之僧家，此誤自唐已然。如【略】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

《送蕭煉師入四明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工於發端，與前一首（《送豆盧策歸別墅》）同。

《送從叔校書簡南歸》《韻語陽秋》卷四：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謝惠連云：「四節競闌候，六龍引頹機。」【略】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語也。

《送道士》《唐風定》卷六：閬仙《游仙》，正相仿佛。

《送淡公》二《唐風定》卷六：風謠諷刺，高古絕倫。

又三《唐風定》卷六：三笑各極情致，不煩苦語更妙。

又四《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俚調奇響，題是《送淡公》尤奇。《歷代詩話・元詩・射鴨》：按孟郊爲溧陽尉，開射鴨堂，蓋性喜射鴨爲樂。有「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之句。東坡《題縣尉水亭》詩：【略】又《讀孟郊詩》云：「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

《與韓愈李翺張籍別》《唐風定》卷六：顧云：高深雅淡，豈中唐人所及。又云：東野詩高處，只有雄言，低處方墮刻苦。今人不知雅淡，故表出之，以爲獨得漢魏之遺也。哀傷如是已足，若「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非不奇悲，涉於俚矣。

《曉鶴》《一瓢詩話》：孟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煎熬太苦，幾無生趣。坡翁自有所感，乃贊其妙，以致黃山谷楔出豫章一派，由此浸淫。《隨園詩話》卷五：孟東野《咏吹角》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月不聞生口，星忽然有心。穿鑿極矣，而東坡贊爲奇妙。皆所謂好惡拂人之性也。《養一齋詩話》卷一：孟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東坡云：「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知此詩之妙。」東坡不喜東野詩，而獨喜此二句，異矣！此二句乃幽僻而不中理者，東野集中最下之句也。

《和蔷薇花歌》《歷代詩話・古樂府・七十二》：《春渚紀聞》曰：《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郊《蔷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吳旦生曰：【略】後見《眞率筆記》云：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云：「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按《玉臺》詩，乃樂府《相逢行》古辭也。

《聽琴》《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以幽涼起，以廣大終，琴理略盡。

《聽藍溪僧爲元居士說維摩經》《唐詩歸・中唐七》「道人無是非」鍾惺評：死心，亦復靈心。

《借車》《韻語陽秋》卷一：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饑寒也。【略】若孟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杜甫「天吳與紫鳳，顚倒在短褐」，皆巧於說貧者也。

《喜符郎詩有天縱》《雲谷雜記》卷二：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東野，今東野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符，蓋昶小字，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昶亦可謂能世其家矣。

《上昭成閣不得於從姪僧悟空院歎嗟》《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高調氣悲。《唐詩快》卷五：「欲上千級閣，問天三四言。」此必機密語也，不然何其矜貴爾爾。「策竹爲子孫」，此子孫奇。「一寸地上語，高天何由聞。」并三四言，亦不問矣。

《吊元魯山》《詩話總龜後集》卷四五《釋氏門》：世稱白樂天學佛，得

佛光如滿時(旨)趣,【略】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持,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弔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峽哀**》《唐風定》卷六:十首中鑱思怪語,變換百出,細觀亦多習氣。理淺辭深,反易索然。此首澹得到家。

《**杏殤**》王建《哭孟東野二首》二:老松臨死不生枝,東野先生早哭兒。但是洛陽城里客,家傳一本杏殤詩。元好問《清明日改葬阿辛》: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詩哭杏殤。

《**哭劉言史**》《唐詩紀事・劉言史》:言史與孟東野友善,詩中有貝州召郊之作。又有金陵、瀟湘之遊,廣州贈北中親友詩,蓋言史平生所經歷處。

《**吊盧殷**》《唐詩歸・中唐七》譚元春評:實實有以自負,不是空言。《唐詩快》卷二:「幽噫虎豹聞」,虎豹即徒侶矣。「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天下無詩以身殉詩。「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句法奇古之極。

《**章仇將軍良棄功守貧**》《唐詩歸・中唐七》「飲君江海心」四句鍾惺評:不讀此等語,不知古人作奇詩力重處。

《**趙記室俶在職無事**》《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胸中有大原委,自然曠達得來。譚元春評:學道經世之言。「卑靜身後老,高動物先摧」鍾惺評:一部《老子》。《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大道母羣物,達人腹衆才」評:似子書中名語。

《**擬古**》《唐風定》卷六:王少伯云:胸中片愧安可論,與此纖毫義正相發明。

傳記

碑志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略】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略】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傳狀

《**舊唐書・孟郊傳**》(存目)

《**新唐書・孟郊傳**》(存目)

紀事

韓愈《答楊子書》 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

又《長安慈恩塔題名》 韓愈退之、李翺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又《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

李翺《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

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

又《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元覽，上谷人。【略】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來。

白居易《與元九書》 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

獨孤郁《答孟郊論仕進書》 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爲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爲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略】東野用心，冀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

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 予爲兒童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栽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衰衰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令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

《唐摭言·師友》 案《實錄》：（韓）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

又《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東野誌》謚曰「貞曜先生」。賈島詩曰：「身歿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莊云不及第，誤也。

《舊唐書·韓愈傳》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

《唐詩紀事·鮑溶》 溶，登元和進士第，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友善。

又《劉言史》 言史與孟東野友善，詩中有貝州召郊之作。

《韻語陽秋》卷一〇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于詩章。【略】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爲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程珌《跋孟東野集》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玢，選爲崑山尉，郊生於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跨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履跡，蓋徧西北東南矣。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孟郊詩集》十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三》 《孟郊詩》五卷。

宋敏求《孟東野詩集後序》 東野詩，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不爲編帙，雜錄之，家家自異。今總括遺逸，擿去重複若體製不類者，得五百一十一篇，釐別樂府、感興、詠懷、遊適、居處、行役、紀贈、懷寄、酬答、送別、詠物、雜題、哀傷、聯句十四種，又以讚、書二繫於後，合十卷。嗣有所得，當次第益諸。十聯句見《昌黎集》，章章於時，此不著云。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孟東野集》十卷。唐溧陽尉孟郊東野撰。

《唐才子傳·孟郊》 有《咸池集》十卷，行於世。

《世善堂藏書目錄·集類》 《孟東野集》二十卷。

秦禾《孟東野詩集序》 宋學士敏求摘去重複及體製不類者，得五百十一首，彙爲十卷，宋景定間武康令國材成德用宋本刻之。曩得其集於都氏元敬，因其宋刻而寶之，癸丑冬承乏武康，繙閱邑志，國令無聞焉。豈宋季師旅方興，忽不及錄歟？爰令杭士趙伯觀正訛重鋟。

凌濛初《孟東野詩集跋》 余既刻劉須溪所批諸家詩矣，已而思吾鄉孟東野，其奇險可與長吉鬼怪對壘。且須溪先生評詩爲最廣，而唐諸選中亦時見有評其數首者，意必有其本如諸家，而無從見也。遍索之，偶獲一宋雕本於武康故家，上有評點，以爲必須溪無疑。及閱其序，則宋景定時天台國材成德以宰武康，爲梓行其集而評之者。國於時無所表見，令世亦罕知之，宜其未必

有當，乃字櫛句比，其雌黃處亦時時得三昧焉。【略】余梓其詩，以配長吉，亦因附其評，以佐須溪之未備。

《**百宋一廛賦**》 次道序後，貞曜增重。彼哉玩物，廁諸骨董。（小字本《孟東野詩集》十卷，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十六字，北宋槧也，有集賢校理常山宋敏求後序，及本傳，《貞曜先生墓誌》各一首，曾藏於延令季氏，亦入傳是樓，蓋疊爲眞賞家所重矣。又有安麓村一印。安，賣骨董者。）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孟東野詩集》十卷（校宋舊鈔本）。余藏《孟東野集》二部，其一小板系全部，而有修板。其一大板系半部，而字體殊古拙，相傳爲蜀本。唐人集曾藏二劉殘帙板刻，適同取校。《劉集》他刻多有誤字，《孟集》余未之校，茲見香嚴周丈手校蜀本，注明元藏本者是也。此本止有五卷，所校盡此，其中誤字亦多校出，是古人死校之法。【略】癸未仲冬蕘夫。（在第五卷末）黃復翁於乾隆甲寅秋得小字宋刊《孟東野集》十卷於蔣賓嵎處，雖宋時已經修板，然在諸刻中爲最善，細校一過。又有舊鈔，黑格綿紙，首題《孟東野詩集》，結銜題「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亦十卷，無總目，末題「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又复翁於嘉慶庚午購得殘宋刻《孟東野文集》十卷本，目錄尚全，後五卷闕，出梁谿故家，卷中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記，亦俱借參校，終不如小字本之最精善也。嘉慶壬申三月三日，香嚴居士周錫瓚記。此書予從香嚴後人借歸，命三孫美鎬傳錄香嚴手校本。宋本有二刻，香嚴已詳言之，今宋刻盡去，惟舊鈔存，故復借校宋本傳錄。閱一寒暑而竣事，予覆勘，亦復兩殊，上下冊末必一轍也。道光四年甲申五月十有九日燒燭跋。老蕘。（均在末卷後）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集部**》《孟東野文集》宋刻本。此殘宋刻《孟東野文集》十卷本，目錄尚全，後五卷失之。或云是蜀本，余以字形核之，當不謬也。是書出無錫故家，去夏已聞之，獲觀者相傳卷中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記，余即斷以爲宋刻。蓋余家藏有二劉及《孟浩然集》，獨《孟集》全。周丈香嚴藏有姚合諸集，同此字形，並同此朱記，故信之也。【略】 余於甲寅秋得小字《孟東野集》於蔣賓嵎處，蓋蔣從金陵書攤得者，眞北宋刻本，十卷具全，稍有修板，已珍之至矣。茲復獲此，雖非全本，然板片無修，似較舊藏爲勝，暇日尚當取而參之。復翁又記。 余家舊藏，尚有明初鈔本，黑格綿紙，首題《孟東野詩集》，結銜題「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亦十卷，無總目，末題「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蓋亦從宋本錄出也。取對此刻，大同小異，彼有脫落，賴此正之，而鈔本亦時有佳處，可證宋刻之誤者，備參焉可耳。《東野集》全者，宋刻舊鈔各居其一，而此殘本不與，若統計之，有三本矣。他日當合校一本，爲《孟集考異》云。十一月二日，偶展及此，又書。

《**平津館鑒藏記**》**卷二** 《孟東野詩集》十卷。題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武康孟郊著，明進士文林郎知武康縣事無錫秦禾重刻，曾孫秦伯欽鎡藏板。目錄前有常山宋敏求序，不題年月。景定壬戌天台國材序，景定壬戌舒岳祥贈詩一首，嘉靖丙辰秦禾刻《孟東野詩集》序。此本國氏得宋敏求定本鋟梓，秦氏又從國本翻刊，卷帙行款尚是宋本之舊，末附與韓退之聯句十首，不在目錄中者，亦宋敏求原編所有，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收藏有愛日堂藏書朱文方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孟東野集》十卷，唐孟郊撰。明嘉靖丙申秦禾重刻宋景定壬戌國材本于武康。汲古閣刻本。康氏刻本。閔氏套板本。宋刻小字本《孟東野詩集》一卷，半頁十一行，行十六字，黃丕烈藏北宋槧。汪氏有宋刻殘本。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孟東野詩集》十卷，毛氏影寫宋刊本。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撰。【略】案：此毛氏影宋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刻工姓名及字數，卷中有宋本朱文腰圓印，用字朱文圓印，毛晉私印朱文方印，子晉朱文方印，毛扆之印朱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虞山毛晉朱文方印，汲古得修綆朱文長印，子晉書印朱文方印，宋序後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一行。

又 《孟東野詩集》十卷附聯句，明嘉靖刊本 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武康孟郊著。【略】秦禾序嘉靖丙辰。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孟東野詩集》十卷，唐孟郊撰。宋蜀刻本，半葉十一行，行十六字，白口，板心下記刊工姓名周升、周俊、余山、余松、余彥、江陵、江發、江淳、江翌、余盛、吳光、吳洪、曾柏、曾角、李涼、李仁、官信、虞拱、先俊、拱江、羔余。卷末季氏手書「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十字，嘉慶十五年黃丕烈跋二則，見題識。有錢敬先、徐健菴、乾學季滄葦圖書，安岐安麓村藏、黃丕烈復翁百宋一廛、讀未見齋、汪士鐘閱源、眞賞楊紹和宋存書室各印。又清周香嚴據宋校明弘治刻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黑口，宋敏求序、弘治己

末強晟序，道光四年黃蕘圃跋二則，見題識。【略】宋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十六字，宋時亦修板。　舊鈔照陳解元書棚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末卷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十六字。又一宋本黃題蜀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有元印記「國史翰林院官書」七字方印，今有與宋本異字，標明元藏本云。有黃丕烈蕘翁藉讀、宋廛古蔇周仲榮藏、金匱蔡氏醉經軒攷藏、廷相伯卿鬻，及借人爲不孝各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　《孟東野詩集》十卷【略】此本亦前有錄，後有宋敏求題，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惟無「臨安府棚前」一行耳，其爲翻雕棚本無疑。重刊序已缺一葉，中有提要，楊按察邃庵先生以全集不多見，出藏本屬商州梓本行之，惟時同知于君睿奉命惟謹，閱兩月工完，先生欲晟識其後。此本蓋弘治時楊公一清刊於陝西商州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類二・孟東野集十卷》　武康人。丁氏《藏書志》有明弘治仿宋刻本，題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云郊洛陽人。陸存齋《儀顧堂續跋》載藏汲古閣影宋精本，題銜作平昌，不作武康，與此同。丁氏又有嘉靖刊本，爲秦禾得宋刻重鋟者，題銜作武康。玉縉案：陸氏《藏書志》亦有秦禾翻宋本，並載景定壬戌國材序，稱武康代產文士，又稱今保有孟保，并有孟井。《提要》不言有國材序，似所見即影宋陳氏書棚本，而不於結銜「平昌」二字一辨，疏矣。

《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別集類》　《孟東野詩集》十卷，明凌氏朱墨本，清何子貞批讀。唐孟郊撰，前有景定成德序，次舒岳祥和韓昌黎贈詩，次宋敏求序，次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次有吳興凌蒙初題字云【略】此本爲何子貞氏批讀，或用木刻，選字朱印於目下，其批校於書眉之上者，頗不尠，字甚工，語亦諦也。何氏讀本至爲世重，長沙葉氏藏舊本《樊川集》，其題記謂此本經何子貞太史句讀、圈點，太史以書名海內，且工於詩，凡古人集經其批評，可以使後學作詩得無數門徑。雖王漁洋之評杜，朱竹垞之評玉谿，紀文達之評蘇詩，正不多讓也。

《木犀軒藏書書錄・別集類》　《孟東野詩集》十卷，唐孟郊撰，明刊校宋本。大黑口，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標題次行題「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後五卷以秦禾刻本配入。然是朱良育叔英校宋本，何義門過錄，姚世鈺又從何校過錄。

《藏園羣書經眼錄・集部一》　《孟東野詩集》十卷，唐孟郊撰。宋刊本，半葉十一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間記字數，下間記刊工姓名，上魚尾下記「孟詩幾」，原版記葉數，通卷長號，凡一百六十七葉。補板間記卷數，而移葉數於下魚尾下。卷末有「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題識一行。黃丕烈跋。鈐有「錢氏敬先」、「錢氏家藏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文大印，又清季振宜、徐乾學、黃丕烈、汪士鐘及海源閣楊氏父子印。又有安岐、唐良士諸印。按：此書書版斷爛已甚，一百六十七頁中，原版只十許葉，餘均補版。審其刀法筆勢，當爲江右刊本。海源閣佚書，今歸李木齋師。頃陶君蘭泉已影刊行世，此不詳記。丁卯十月見于李木齋先生家。

又　《孟東野文集》十卷（存卷一、二，凡二卷），宋刊本，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魚尾下題孟一、孟二等字。目錄首行題「孟東野文集目錄」，次行題「孟郊字東野」。鈐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文大印。又「百宋一廛」、「汪士鐘印」、「閬源甫」、「郁松年印」、「泰峰」各印。　按：《楹書隅錄》著錄《孟東野詩集》，中有黃丕烈跋，稱後得北宋蜀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殘本一至五卷，目十卷全，字體殊古拙，相傳爲蜀本云。周錫瓚跋稱出梁溪故家，中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以行格及官印證之，即此帙。錄中附記謂殘宋本亦於甲寅歸海源閣，意者閣下扃鐍偶疏而流入廠肆耶。然原書存五卷，茲僅得首二卷，又不能無離析之憾也。余嘗以此與席刻本相校，目錄詳簡不同，次第略有變易，改正字亦復不少。其尤鉅者卷一《征婦怨》四首，席刻乃誤合爲二首。昔黃丕烈謂蜀本多誤字，不及小字本之佳，其實此本佳處已不勝舉矣。　蜀刻唐人集與此同種者甚多，余歷年寓目者有皇甫持正、許丁卯，張文昌，司空表聖、鄭守愚、李長吉、孟浩然、劉文房，權載之、韓昌黎、張承吉、劉夢得，姚少監、陸宣公、元微之、孫可之諸家，皆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大印。各集中「敦」字已缺筆，元微之集序言刻於建安，則黃氏所言北宋蜀本者殆疏於考證而以意想推之耳。藏園。　前年廠市有宋本孟東野殘帙出，存第三、四、五卷，後有黃丕烈跋，考其行格，正是此本所佚，爲完顏景賢收得，樂昌鏡合，未卜何時，聊志於此，以告後人。藏園又志。

又　《孟東野詩集》十卷，唐孟郊撰。明弘治刊本，十行十八字。有強汝晟序，當是秦州刊本也。見於吳君昌綬許。

又　《孟東野詩集》十卷，唐孟郊撰。明嘉靖三十五年秦禾刊本，九行十

八字。前景定壬戌天台國材成德序，次宋敏求序，次景定壬戌舒岳祥詩，次目錄。本書正文卷一首葉題「明進士文林郎知武康縣事無錫秦禾重刻」，「仁和晚學趙觀校正」兩行。余藏，丙辰。

又 《孟東野詩集》十卷，唐孟郊撰。影寫宋刊本，十行二十字。 按：此汲古閣影寫宋書棚本。極精麗，有「宋本」、「甲」二印。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藝文

張籍《贈別孟郊》 歷歷天上星，沉沉水中萍，幸當清秋夜，流影及微形。君生衰俗間，立身如禮經。純誠發新文，獨有金石聲。才名振京國，歸省東南行。停車楚城下，顧我不念程。寶鏡曾墜水，不磨豈自明。苦節居貧賤，所知賴友生。歡會方別離，戚戚憂慮并。安得在一方，終老無送迎。

劉叉《答孟東野》 酸寒孟夫子，苦愛老叉詩。生澀有百篇，謂是瓊瑤辭。百篇非所長，憂來豁窮悲。唯有剛腸鐵，百鍊不柔虧。退之何可罵，東野何可欺。文王已云沒，誰顧好爵縻。生死守一丘，寧計飽與飢。萬事付杯酒，從人笑狂癡。

戴叔倫《寄孟郊》 （存目）

陸長源《樂府答孟東野戲贈》 （存目）

王建《哭孟東野二首》 吟損秋天月不明，蘭無香氣鶴無聲。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 老松臨死不生枝，東野先生早哭兒。但是洛陽城裏客，家傳一本杏殤詩。

劉言史《初下東周贈孟郊》 （存目）

鮑溶《將歸舊山留別孟郊》 （存目）

賀鑄《歷陽十詠・桃花塢》 縣西二里麻溪上，按縣譜，張司業之別墅也。籍與孟郊載酒屢游焉。今茂林深竹，猶占近郭之勝。 種樹臨谿流，開亭望城郭。當年孟張輩，載酒來行樂。

戴復古《戲題詩稿》 冷澹篇章遇賞難，杜陵清瘦孟郊寒。黃金作紙珠排字，未必時人不喜看。

樓鑰《題孟東野聽琴圖因次其韻》 誰歟往前谿，夜深以琴鳴。天高顥氣肅，月斜映疏星。橡林助蕭瑟，泉聲激琮琤。彈者人定佳，能使東野聽。東帶不立朝，遙夜坐空庭。【略】恨不從之游，撫卷空含情。

韓淲《次韻昌甫所題唐宋諸賢畫像石刻》 誰云詩好不言寒，隱隱身長隱鼻端。塵世出門眞有閡，強歌聲裏且求安。（孟郊）

趙孟頫《題孟東野平陵圖》 騎驢渺渺入荒城，積水空林坐自清。政使不容投劾去，也勝塵土負平生。

黃安濤《讀唐詩絕句十首》九 酸吟東野坐詩窮，觸緒叢悲一世中。畢竟秋聲無俗韻，願君堅忍聽寒蟲。

徐鏊《讀東野詩》 噍殺終乖太古音，元和詩格日銷沉。盤空硬語開生面，誰喻潮陽薦士心。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二七 歐似昌黎無古奧，梅如東野有清奇。空江白鶴風人旨，清廟朱弦大雅詞。

劉大櫆《檢孟郊集》 文章巨手推韓杜，杜北韓南似唱酬。五字南山塞天地，足教阿八已低頭。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三二 吏部才雄氣亦豪，精神遠與少陵交。誰知前輩虛心甚，推獎偏能到孟郊。

王衍梅《讀東野集》 華黍詩成束廣微，笙清簧暖入庭幃。願抽慈母機中線，縫作家家游子衣。

邵堂《論詩六十首》一七 東野棱棱瘦骨支，奇辭嶮韻力無遺。暮年一第終何補？枉說昌黎薦士詩。

俞國琛《論詩二十首》七 織女嬋娟是雅音，草心井水足哀吟。何須消受春風意，走馬看花敎不盡。

林棟《偶成四首》四 聯句韓推東野先，青松交契比貞堅。何人重與刊遺集，刪去看花走馬篇。

宮爾鐸《讀元遺山王海洋論詩絕句愛其文詞之工惜其所言尚非第一義漫成此作以質知音》六 苦吟眞箇鬼神悲，秋色南山氣骨遒。堪笑晚唐多醜態，漫嗤東野是詩囚。（東野詩有「南山與秋色，氣骨兩相高」之句。）

金農《題貞曜先生集後》 苦詞峭刻寡情歡，孟保荒迷石井闌。一尉終身貧至此，溪堂草木笑清寒。

雜録

雜記

孟簡《送東野奉母歸里序》 秋深木脫，遠水涵空，升高一望而客思集矣。而東野於此時復奉母歸鄉，臨崖岐袂，贈別之詩於是焉作也。夫道茂者隨物而安，學至者緣情而適。東野學道守素，既以母命而尉，宜以母命而歸，應不效夫哭窮途歌式微者矣。若夫悲秋送遠之際，瞻顧黯然，此江淹之所以銷魂也，況吾儕乎。

韓愈《與鄭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以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致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

《嬾真子》卷四 韓退之列傳云：「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以僕觀之，郊、籍非輩行也。東野乃退之朋友，張籍乃退之爲汴宋觀察推官日所解進士也。而李翺、皇甫湜，則從退之學問者也。故詩云：「東野窺禹穴，李翺觀濤江。」又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群。」故於東野則稱字，而於群弟子則稱名，若孔子稱蘧伯玉、子產，回也、由也之類。而唐史乃使東野與群弟子同附於退之傳之後，而世人不知，遂皆稱爲韓門弟子，誤矣。

歐陽修《論尹師魯墓誌》 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

《歸田録》卷二 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東坡題跋・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張耒《答李文叔爲兄立謚簡》 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

《竹坡詩話》 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蓋謂孟東野也。余嘗讀孟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恐未免于過情。

《韻語陽秋》卷一 韓愈以瀑布爲「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簷溜爲「天紳」，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倅潁詩》，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

又卷四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略】退之贈孟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猗覺寮雜記》卷上 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皆謂退之粉飾。恐皆出退之，不特粉飾也。以《答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喜張臂，猛拏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則聯句皆退之作無疑也。

程珌《跋孟東野集》 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耶？士之微幸逢辰，取數已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之□□有怒霓抉石，復有鸞輅紓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劍磊磈，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爲詞章，見之氣貌，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暴」，士其可不知所養哉！

國成德《孟東野詩集題詞》 武康代產文士，惟沈約、孟東野詩以名家。余謂永明接江左舊耳，元和集三變大成焉。步武不出江南，東野交游北方名士，二家詩體固應是。【略】視行吟溪曲，泊無宦情，奪俸不慍，一寒到死，不隨逐酒壚餅肆間媚匪人者，其言德定何如也。今保有孟保，并有孟井，人亡物故，竹幽水深。過之清風爽然，使人脫灑於世味之外。

《嘉泰吳興志・古蹟》 孟郊祠，在武康縣西一里，即唐孟郊舊居。

又《祠廟》 貞曜先生祠堂，在（武康）縣西懷安門外一里，地名孟宅保，即唐詩人孟郊也。地蓋其舊居，郊卒，門人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景定建康志・儒學志四》 先賢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馬公光祖建立。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贊。【略】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孟東野郊，溧陽尉。贊曰：擾擾今人中，貞曜心獨古。披搜三百篇，頓挫五七語。其中春草心，浩蕩報慈母。原道接聖傳，當時一韓愈。驅蛩互前後，雲龍相上下。永懷絜其長，疇若視所與。一尉何荒涼，千年仰清苦。

《七修類稿・辯證類》 韓十八《答楊子書》中曰：「孟郊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周昌、鄧艾之病。

《龍性堂詩話初集》 晚唐之馬戴，盛唐之摩詰也。晚唐之曹鄴，中唐之孟郊也。逸情促節，似無時代之別。

《劍谿說詩》卷上 退之五言大篇學杜，而峭露特甚；小詩學《選》而變，鑿空處類孟郊，而氣象較闊。

《石洲詩話》卷三 坡公亦太不留分際，且如孟東野之詩，再以牛毛細字書之，再於寒夜昏燈看之，此何異所謂「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耶？

《歷代詩話・明詩・銅斗》 吳旦生曰：孟東野詩：「銅斗飲紅酒，手拍銅斗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余觀東坡詩：「齊聲爭唱浪婆詞。」張來儀詩：「舟師拍浪咒浪婆。」蓋與（高）季迪同本孟詩也。又東野《送淡公》詩：「儂是清浪兒，每蹋清浪遊。笑伊鄉貢郎，蹋土稱風流。」東坡詩：「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蹋浪兒。」王質夫詩：「萬頃波間蹋浪兒。」

《藝概・詩概》 歐陽永叔出於昌黎，梅聖俞出於東野。歐之推梅，不遺餘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

《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別集類》 《孟東野詩集》十卷。【略】宋人不能詩而能言詩，亦其偏有所至耶？獨其劇貶休文之品，而崇尚東野，謂其「行吟溪曲，泊無宦情」然味其詩亦未免感時傷世，幽憤過多，如所謂「空將淚見花」等語，與襄陽之孟純，是曠達者局器大小，固有別也。

雜考

范成大《吳郡志・官吏》 唐孟庭玢，郊之父。庭玢爲崑山尉，生郊。以詩名世。或云，玢亦能詩。

又《考證》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酆、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玢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

樊汝霖《韓文公年譜》 《東野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命來京師，從進士試。」而《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此詩（按：指韓愈《孟生詩》）未第前作。以其下第，送之謁張建封於徐也。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它日爲執事惜之。」其後韋莊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摭言》謂莊以郊爲不第者爲誤，且曰：「郊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幕卒。」則東野果爲建封所用矣。今考新、舊史及公所誌東野墓，嘗佐鄭餘慶於東都，餘慶鎮興元，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未嘗佐徐也。《摭言》誤耶？將用之未及，而爲餘慶所得耶？卒如習之所料耶？按史，建封卒以貞元十六年，而東野後建封十四年卒，或者建封將用之未及而已卒，亦未可知也。時東野亦有《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之作。

《荊溪林下偶談》卷一 《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貞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九年逆數而上，至貞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年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

歸》、《留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

《援鶉堂筆記》卷四二 《貞曜先生墓誌銘》，注：「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按：昌黎《與楊生書》稱「平昌孟東野」。《唐志》：德州有平昌縣，《誌》中稱「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檢《孟簡傳》，《舊書》：平昌人；《新書》：德州平昌人。「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注：「杭本無此十字。」按：賢者雖無位於時，尚有私謚。而東野以進士從事幕府得官，蓋亦上士之列矣。語意或如此。

《蛾術編》卷七六 東野以貞元十一年爲溧陽尉，去尉二年，鄭餘慶尹河南，奏爲水陸轉運從事。此云不得官，當是未作尉以前。而年譜乃編于元和六年，其時東野已得從事。或云：已罷，故云不得官。恐非。

又 《新唐書·孟郊傳》云：「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據《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然則貞元十一年尚未爲溧陽尉也。東野爲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間，去及第時已十一二年。若是貞元十一年即爲溧陽尉，當非去尉二年即爲水陸轉運從事也。此詩（韓愈《醉留東野》）云「東野不得官」，舊注以爲「前一年罷水陸轉運從事」，容或有之。但本傳云：「卒年六十四。」若依《登科記》計之，在元和五年。則此詩不得編于六年。

劉守成《武康縣志·藝文》引劉守成《東野新祠記》 武邑自古多著名之士，問其尤者，則曰沈、孟，沈言隱侯也。【略】先生遭遇視隱侯不逮遠甚，然入鄉而問，保曰孟保，宅曰孟宅，廢井將眢，猶曰孟井。噫，何孟名之多也。考東野故址，在西郭懷安門里許，道旁清泓，深不加尺，不浚而泉，其先生之源遠然歟？余懼其湮也，甃井使深，加以石欄，且建亭其上，立碑以識之。其先懷安舊里有東野祠，既圮，而邑人謀卜築於舘驛灘前。今過而問之，兩俱草蔓烟寒，樵歌牧笛而已。先生冰壺之質，圭璧其躬，介而不激，易而不阿，韓公所稱內外完好，色夷氣清。百世而下，如親見之。雖其宦遊所至，如溧水、河南，苟有心者，猶當俎豆馨香，用誌宗仰，況武邑乎？烏回山特立平田，下有烏回寺，去縣治不逾三里許。道徑而折，境淺而幽。遶路松篁，疎籬碧澗，花深竹茂，窈然以清，與先生舊里蓋相望也。祠三楹，顏其額曰「嵩山隱秀」。製不甚廠，廠則先生不樂居也。撥田五畝俾僧佃，而以其租辦祀，示涓潔也。今寺僧早晚必鳴鐘，思先生詩，以耳受也。上陌里有井亦名孟，彼此榮孟名不相下。余無能左右袒，而第祠於是山之麓，蓋孟名又數增而互見矣。或曰織簾先生祠在邑之東沈村，武源吳羌山亦祠沈焉。彼此榮之，略如孟井。世傳沈、孟，蓋稱沈織簾云。

又引唐靖《貞曜先生祠》 靜林寺側，相傳爲唐貞曜先生故宅。考之唐史，東野少隱嵩山，後及第，調溧陽尉，迎母之任。鄭餘慶爲東都留守，奏爲轉運判官。年六十四，葬閿鄉。是則東野雖產武康，未嘗家也。然集中有《送弟郢歸江南》及《湖州取解》，往來故里，與二弟聚首，桑梓廬井無恙可知。雖退之、習之、文昌輩皆四海知己，豈能恝然忘此土哉！《志》曰，懷安門外二里，有貞曜先生祠，地名孟宅保，即先生故宅也。居有井，井有亭，其西即古靜林寺。今寺已淪入溪，而先生故宅悉迷其處。地不以人傳矣，孟保無稱也。人不以祠傳矣，荒祠莫舉也。祠不以宅傳矣，故宅難明也。苟無宅何有井？而好古者誤以邑南十里溫泉，指爲古井，揭碑道左，亦不考之過也。後代詞人詠歌，皆仍其訛矣。宋景定間，邑宰天台國公得先生遺像，創祠奉祀，並梓遺集。當時立祠不知即先生舊宅否也。今去景定又四百餘年，堂構莫瞻，遺容失仰，一二抗志服古，追企高風，惟有託遙情於山水，寄歌誦於斯文而已。嗚呼，夫賢者之風至□，高山流水間吾嘗過之矣，即不祠貞曜，其不在人心乎？夫佛老之宇，喜負檀施。里巷之社，不廢臠肉。士君子讀書誦說，問先賢而不省，復嗤以爲迂。是誠何心，亦弗思甚矣。

暢當

論述

綜論

《唐詩紀事·暢當》 當詩平淡多佳句，如《釣渚亭》云：「花發多遠意，

鳧鴈有閒情。遲暉耿不暮，平江寂無聲。」《天柱隱所》云：「荒徑饒松子，深蘿絕鳥聲。陽崖全帶日，寬嶂偶通耕。」《山居》云：「水定鶴翻去，松欹峯儼如。」又「寒林苞晚橘，風絮露垂楊。湖畔聞漁唱，天邊數鴈行。」皆有遠意。

《唐才子傳・暢當》　詞名藉甚，表表凌雲。

《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　此君詩少，而別有清骨妙情。

分　論

《天柱隱所重答江州應物》《唐詩歸・中唐三》：「此中惟艸色，翻意見人行」鍾惺評：清思妙語。

《山居酬韋蘇州見寄》《唐詩歸・中唐三》：「孤茅泄煙處」譚元春評：「泄煙」二字，形容荒破入微。「松欹峰儼如」鍾惺評：幽事奇語。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觀林詩話》：暢當詩有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四句皆說醉，不覺煩也。《艇齋詩話》：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爲韻，人知爲唐人詩，而不知其爲誰氏也。顧陶《詩選》作暢當作，當有詩名。其詩云《軍中醉飲作》。其前四句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莎欹坐穩，冷石醉眠醒。」皆佳句，狀得醉與酒渴之意極工。《滄浪詩話・考證》：「酒渴愛江清」一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杜集》編作少陵詩，非也。《瀛奎律髓》卷一九方回評：黃本注杜詩無此篇。山谷嘗用「酒渴愛江清」爲韻賦詩，任淵注亦云杜詩，而白本杜詩亦有此篇。或以爲暢當詩，然頓挫翕忽，不可以律縛，恐暢當未辨此也。第二句「甘」亦作「酣」。紀昀評：此評推許太過。究是暢當作。六句不佳。馮班評：第六奇。許印芳評：起句甚佳，曉嵐密圈之。從，去聲。《升菴詩話・五言律起句》：五言律起句最難，【略】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弼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李集贋者多，杜詩贋者極少。惟「酒渴愛江清」不類，是暢當作也。

《登鸛雀樓》《溫公續詩話》：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一云暢當）詩。暢詩曰：「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夢溪筆談》卷五：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惟李益、王之渙、暢當三篇，能狀其景。《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雄渾絕出。然皆未成律詩，非絕體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不減王之渙作。《養一齋詩話》卷九：沈存中云：「鸛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多矣，惟王之渙、暢當、李益三詩能狀其景。」按之渙「白日依山盡」一絕，市井兒童，皆知誦之，而至今斬然如新。暢當詩「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興之深遠，不逮之渙作，而體亦峻拔，可以相亞。若益詩云：「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爲長。風煙併起思鄉望，遠目非春亦自傷。」【略】去王、暢二詩，終不可以道里計。存中並舉之，過矣。又：《容齋隨筆》引《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于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按「渙」字必係「渙」字之訛，「諸」字必係「當」字之訛。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暢當與韋蘇州屢有唱和，本屬勝流，故其《鸛雀樓》詩，卓絕時輩如此。歷考他本，皆無作王之渙、暢諸者，溫公所見，不知何據？容齋未加訂正，亦不可曉。《唐風定》卷二〇：與（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曠」、「江清」，皆有半律之訾，而不累其工。《唐詩箋註》卷七：王之渙詩上二句實，下二句虛。此詩上二句虛，下二句實，工力悉敵。然王詩妙在虛，此妙在實。

傳　記

《極玄集・暢當》　暢當字□□，河東人。進士及第。貞元初，太常博士。終果州刺史。

《新唐書・儒學傳下・暢當》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略】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略】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

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爲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略】及董晉代（鄭）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朞，繇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唐才子傳・暢當》　當，河東人。大曆七年，張式榜及第。當少諳武事，生亂離間，盤馬彎弓，搏沙寫陣，人曾伏之。時山東有寇，以子弟被召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仕終果州刺史。與李司馬、司空郎中有膠漆之契。多往來嵩、華間，結念方外，頗參禪道，故多松桂之興，深存不死之志。

紀事

李端《書志贈暢當詩序》　余少尚神仙，且未能去。友人暢當以禪門見導，余心知必是未得其門，因寄詩以咨焉。

《元和姓纂・漾韻》　《風俗傳》有暢悅，河東人。《狀》云：本望魏郡。瓘子當，悅子偃。又詩人暢諸，汝州人，許昌尉。

《舊唐書・盧簡辭傳》　綸嘗爲《懷舊詩》五十韻，敍其事曰：「吾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湋、李校書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之際，暢當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寄夏侯審侍御。」

《詩藪外編・唐上》　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衆，【略】兄弟則【略】暢當、暢諸。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暢當詩》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　《暢當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暢當詩》二卷。

藝文

韋應物《寄暢當（聞以子弟被召從軍）》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關。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間。昔爲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

又《答暢校書當》　覽君金玉篇，彩色發我容。

耿湋《春日遊慈恩寺寄暢當》　當從庾中庶，詩客更何人。

戴叔倫《弔暢當》　萬里江南一布衣，早將佳句動京畿。徒聞子敬遺琴在，不見相如駟馬蹄。朔雪恐迷新塚草，秋風愁老故山薇。玉堂知己能銘述，猶得精魂慰所依。

盧綸《送暢當還舊山》（存目）

李端《救生寺望春寄暢當》（存目）

又《書志贈暢當并序》（存目）

司空曙《閑園書事招暢當》（存目）

韓雲卿

《金石録》卷二八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略】文詞頗簡古。【略】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記》所謂大曆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

《元和姓纂・寒韻》　唐禮部郎中韓雲卿，弟紳卿，京兆司錄。兄子會、愈。會起居舍人，愈職方員外。

《新唐書・文藝傳下・李華》　華愛奬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

李白《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

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韻度江去，天涯安可尋。

錢起《鑾駕避狄歲寄別韓雲卿》 白髮壯心死，愁看國步移。關山慘無色，親愛忽驚離。影絕龍分劍，聲哀鳥戀枝。茫茫雲海外，相憶不相知。

《金石錄》卷八 第一千四百二十一，《唐邠寧馬璘德政碑》，韓雲卿撰，張少悌行書。大曆三年四月。

又 第一千四百二十七，《唐萬年縣令徐昕碑》，韓雲卿撰。

又 第一千四百五十三，《唐郭子儀夫人李氏碑》，韓雲卿撰。

又 第一千五百二十三，《唐鮮于氏里門記上》，韓雲卿撰。

又 第一千五百二十四，《唐鮮于氏里門記下》。

《寶刻叢編》卷九京兆府下引《諸道石刻錄》 《唐薦福寺臨壇大德戒律師碑》，唐韓雲卿撰。韓擇木分書。

又卷一九靜江府引《諸道石刻錄》 《唐平蠻頌》，唐韓雲卿撰。韓秀實分書，李陽冰篆額。大曆十二年立。

鄭絪

論述

憲宗《授鄭絪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絪，秉仁迪哲，守約居易。懿以文德，擇乎中庸。體元和之淑姿，服大雅之明訓，累登班序，休有令聞，羽儀周行，黻藻王度。洎發揮綸翰，典職禁闈，以溫文雅麗之才，居獻納論思之地，從容中節，密勿盡規。先朝任能，委遇斯重。

《唐詩紀事・鄭絪》 善屬文，所交皆天下名士。【略】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

《書史會要》卷五 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故於翰墨亦精。

傳記

《舊唐書・鄭絪傳》 鄭絪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蔣乂、楊綰、常衮皆相知重。絪擢進士第，登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鄠縣尉。張延賞鎮西川，辟爲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即位，遺詔不時宣下，絪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敢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絪又能守道中立。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出爲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爲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爲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尚書，旋爲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絪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子秪德。

《新唐書・鄭絪傳》（存目）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中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太平廣紀》卷一八八引《嘉話錄》 又（韋）渠牟因對德宗，德宗問

之曰：「我擬用鄭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敗陛下公事。」他日又問，對亦如此。帝曰：「我用鄭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國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儉文學，號爲賢相，於今傳之。渠牟之毀濫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鄭絪集》三十卷。

藝文

廣宣《九月十五日夜宿鄭尚書絪東亭望月寄杜給事》 霜天晴夜宿東齋，松竹交陰愜素懷。迴出風塵心得地，可憐三五月當階。清光滿院恩情見，寒色臨門笑語諧。霄漢路殊從道合，往來人事不相乖。

雜録

《集古録跋尾》卷九 右《孔岑父碑》，鄭絪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戣、戡、戢、戰。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戰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絪撰。絪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戣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二十七，《唐太子賓客孔述睿碑》，鄭絪撰。

《寶刻叢編》卷四河南府引《訪碑録》 《唐著作郎權公碑》，唐趙贊撰序，鄭絪銘。鄭餘慶分書。元和十四年立。

又卷一八渠州引《復齋碑録》 《唐陰平縣記》，唐鄭絪撰。無書人名氏篆額。大中六年五月十八日記。

梁肅

論述

綜論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間起。

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立德玩詞以爲文，其所論載諷詠，法於《春秋》，協於謨訓，《大雅》之疏達而信，《頌》之寬靜形焉，博約而深厚，優游而廣大。

崔恭《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皇甫士安志好閒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爲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劘，心在一乘，故叙釋氏最爲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摳衣捧席，與余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爲儒林之綱紀云。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圯橋碑》。絜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總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總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

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塔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

《舊唐書・韓愈傳》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容齋四筆・韓文公薦士》　梁肅及(陸)傪，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忌乎？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　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

《古文雅正》卷四　柳冕、李翰，筆頗疏快，而氣力尚薄。獨孤及、梁肅等，自以爲作手，終有愧於古也。如叙人文集，必摘其某篇佳者而列之序中，各下評語，此最是中唐習氣。韓、柳興，始大復古。

《霞外攟屑》卷六　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第其文散漫，未立間構。若獨孤、梁、權，規模粗具，而猶苦肥重。

《春覺齋論文・論文十六忌・忌糅雜》　糅雜者，雜佛氏之言也。【略】而子瞻兄弟，尤坐此病。子由之《欒城集》，制誥以外，竟集佛偈至于數卷，則殊無謂矣。其餘若梁補闕、白文公、趙閒閒諸公，不及八家之盛，雖合儒釋爲一，其道亦不足以病世。

分論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謚議》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義以典而能確，詞以恕而能公。持此核人，可以論世而不爽矣。

《止觀統例議》　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嘗著《釋氏止觀統例》，幾乎《易》之《系辭》矣。

《補闕李君前集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文章有王霸之分，立論恢奇，前此未有。

《心印銘》　陳諫《心印銘序》：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几杖盤於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於銘之首云。

傳記

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唐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史館修撰梁君諱肅，字寬中，其先安定人。【略】毗君之五代祖以至於唐，朝散大夫、右臺侍御史、趙王行臺記室宜春公曰敬實，公之高祖，朝散大夫、右臺侍御史曰愕，君之曾祖。祖昱終於莫州任邱令，父逵止於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事，安卑於燕薊，避亂於吳越，故其世少衰焉。君嘗爲司禦府君靈表，以表其墓，自敘其世系甚備。公建中初，以文詞清麗應制，授太子校書，請告還吳。相國蘭陵蕭公薦之，擢授右拾遺修史，以太夫人羸老有沉痼之疾，辭不應召。其後，淮南節度使、吏部尚書京兆杜公，表爲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管書記之任，非其所好。貞元五年，以監察御史徵還臺，於是備諫諍而侍於大君，傳經術而授於儲后，典文章於近署，垂勸戒於東觀，授赤紱銀印之錫，聞者榮之。九年冬，十有一月，旬有六日，寢疾於萬年之永康里，享年四十有一。詔贈禮部郎中，賻以布帛。十年春正月二十八日，葬於京師之南小趙村之原。

《新唐書・文藝傳中・梁肅》（存目）

紀事

李翺《感知己賦序》　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序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安定梁君。當此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道焉，謂翺得古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翺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

「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翺迺知其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於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弗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於辱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之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翺之命久迍邅阨窮也。遂賦知己以自傷。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 往者陸相公司貢士【略】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君之寓於江南，年十六而先府君歿，事祖母以至孝聞。在羈旅之中，當離亂之際，貞固而未嘗忘於道，廉讓而未嘗虧於義。年十八，趙郡李遐叔、河南獨孤至之始見其文，稱其美，由是大名彰於海內，四方之諸侯洎使者之至郡，更遣招辟而賓禮之。其升於朝，無激訐以直己，無逶迤以曲從，不爭逐以務進，不比周以爲黨。退則澹然而居於一室，傲遺乎萬物，貫極乎六籍，旁羅乎百氏，考太史公之實錄，又考老莊道家之言，皆睹其奧而觀其妙。【略】其三占之遺，有《文集》三十卷，爲學者之師式。【略】前後五歲，職必更於清顯，擢必首於俊造。歿之日，位未及於褒贈之典，然而天子憯怛悼痛，恩有加焉。假之以壽，則將有器使之，寄柄用之，重是直屈於短夭而無命，非不遇也。

崔恭《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爲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略】朝廷尚德，故以公爲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爲史館修撰。發誥令，敷王猷，故以公爲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爲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爲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歎，而病於促數焉。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常州諱及，有遺文三百篇，安定梁肅編爲上下帙，分二十卷，作爲後序。常州愛士，而肅最爲所重，討論居多，故其爲文之意，肅能言之。

《唐摭言·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於李翺《上楊中丞書》。

又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福琳《杼山皎然傳》 晝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

《舊唐書·李繁傳》 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

又《陸贄傳》 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又《王仲舒傳》 與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契。

《新唐書·呂温傳》 （温）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

又《文藝傳中·蕭存》 （存）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

又《蘇源明》 源明【略】最稱者元結、梁肅。

《宋高僧傳·唐台州國清寺湛然》 然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略】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摛鴻筆成絕妙之辭。

又《唐蘇州開元寺元浩》 浩躭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然師聽其言說，

曾無倦色。【略】其儒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梁肅集》二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梁補闕集》二十卷，唐右補闕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梁肅集》十卷。

藝文

劉長卿《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存目）

獨孤及《酬梁二（十）宋中所贈兼留別梁少府》（存目）

朱長文《吴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存目）

孟郊《古意贈梁肅補闕》（存目）

皎然《送梁拾遺肅歸朝》　明主重文諫，才臣出江東。東書辭東山，改服臨北風。

權德輿《祭梁補闕文》　我思古人，乃得敬之，今則不見，嗚呼噫嘻！賢哲之生，作瑞於時，中立不倚，大道甚夷。人或多方，以取世資。君懼其至，泊然靈龜。游夏遠矣，文章運衰。風流不還，作者蓋希。君得其門，獨斥澆醨，遐蹈古始，六經爲師。初冠章甫，在江之滸，忘形交臂，或出或處。久要之契，脗然相與，直諒切劘，曠懷無阻。漢庭虛左，尺一旁午，心與雲閑，翼隨風舉。恬漠虛白，環中之樞，篤厚誠明，君子之儒。精義入神，英華發舒。人所景行，君之緒餘。乃補袞職，乃侍皇儲，北宮密命，東觀直書。致用無方，迎刃皆虛，漸漬教化，闇然而孚。文武憲章，堯舜典謨。空結時望，莫申令圖。宜錫華皓，以極其道，鍾美實多，歸全太早。子淵之仁，叔度之賢，皆厚其才，而奪之年。吁嗟敬之，今亦已焉。孰司化工，不與其全。凡我同仁，官次周旋。微言嘉話，恍若目前。

雜録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梁補闕集》　崔恭爲之序，首稱其從釋氏，爲天台大師兄元浩之弟子。今按獨孤及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聞。然則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獨以爲師從釋氏者，何哉？

《唐詩紀事・萬齊融》　梁肅作《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碑銘》云：「師與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褚諫議庭誨、涇陽令萬齊融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李華爲《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碑銘》云：「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潤州刺史徐嶠、故涇陽令萬齊融，道流人望，莫盛於此。」以二銘觀之，齊融蓋開元以來江南樂道之士也。《于休烈傳》云：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齊融止於崑山令，越州人也。

楊於陵

傳記

李翺《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爲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駁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爲宣武弔祭使。【略】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清選，遂爲右司郎中。【略】遂以公爲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爲

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己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爲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爲太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持節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略】其年冬，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爲戶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略】復爲戶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爲宰相。會考制舉人，奬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略】凡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略】出爲郴州刺史。【略】明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爲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略】明年，遷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略】疾平，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略】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爲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

《**舊唐書·楊於陵傳**》（存目）

《**新唐書·楊於陵傳**》（存目）

紀事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楊於陵，宏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

《**因話録·商部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代有姑之婿與姪之婿，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藝文

劉長卿《送楊於陵歸宋汴州別業》 半山溪雨帶斜暉，向水殘花映客衣。旅食嗟余當歲晚，能文似汝少年稀。新河柳色千株暗，故國雲帆萬里歸。離亂要知君到處，寄書須及雁南飛。

武元衡《夏日陪馮許二侍郎與嚴秘書遊昊天觀覽舊題寄同里楊華州中丞》（存目）

權德輿《晚秋陪崔閣老張祕監閣老苗考功同遊昊天觀時楊閣老新直未滿以詩見寄斐然酬和有愧蕪音》 麗句翻紅藥，佳期限紫微。徒然一相望，郢曲和應稀。

劉禹錫《和楊侍郎初至郴州紀事書情題郡齋八韻》（存目）

柳宗元《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存目）

又《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榷使盡其功輒獻長句》（存目）

楊汝士《宴楊僕射新昌里第》（存目）

許渾《和人賀楊僕射致政并序》 錦帳麗詞推北巷，畫堂清樂掩南鄰。豈同王謝山陰會，空叙流杯醉暮春。

雜録

《**寶刻叢編**》**卷七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録》** 《唐宣武節度昭德郡王劉全諒碑》，唐楊於陵撰，徐藏器書。

《**寶刻類編**》**卷四趙博元（告成縣尉）** 《荆南節度裴胄碑》，楊於陵撰。貞元十九年立，洛。

周存

《**禁中春松**》 《唐詩合選評解》卷一一：言青松幾歲而合貞節，植之禁中，故日華生而臨偃蓋，塵尾動而轉春風，不爲繁霜而改節，那與衆木而同榮。所以散爲千條而翠色攢叢，孤高百尺而晴空澹影，濕露之密而近于金莖，

對花之明而迎於鳳沼，松在禁中抑何得也。以此上人立朝，受君之恩，挺其氣節，不必岸然立異。蘊爲經綸，發爲事業，所以得密邇於君，此得之於時者之所爲也，安知幽澗之側不有高林伏處，而與散樗爲伍者乎！藏氏曰：次韻塵尾對偃蓋、春風對日華，是交股對法。

《**西戎獻馬**》《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言天馬從東道而來，可知皇威遠及於西戎，故遣使獻馬，而參八駿之列，不假借於貳師之功也。觀其影，超塵識流沙之路遠，聞其嘶，絕類如上苑之風生。望雲蹀足，向月爭雄，應知其稟異而才非凡馬可敵，標奇而志非凡馬可同。倘若馳驅見許，俾得展其長，則一朝自可千里也。陳立遠曰：形容馬處，皆於西戎獻來著神，故無套語。

《**太常新復樂懸冬至日薦之圜丘賦**》《賦話・新話四》：周存《太常新復樂懸冬至日薦之圜丘賦》云：「禮樂之儀，雖可久而可大；文武之道，亦一弛而一張。」朱泚亂定之後，脩復宮懸，張弛句用得恰好。《全唐文紀事》卷二：（陳鴻墀）謹案：洪、彭二家辨唐賦用韻詳矣，尚有未盡者。【略】周存《太常新復樂懸冬至日六薦之圜丘賦》，以題中字爲韻。惟陸贄《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及鄭錫、喬琮《日中有王字賦》，俱以題爲韻次用。蓋唐人非限次用，即任意顛倒，且有不押官韻者。如何據《射楊葉百中賦》，以「藝通於神動不虛發」爲韻，不見三韻；《古鏡賦》不見「今」字官韻；張慶餘《青玉案賦》，不見「物」字官韻；闕名《泗濱浮磬賦》，不見「以」字官韻是也。

《**登科記考**》卷一〇　大曆八年進士：【略】周存（見《文苑英華》）。

許經邦

權德輿《左武衛胄曹許君集序》　建安之後，詩教日寢，重以齊、梁之間，君臣相化，牽於景物，理不勝詞。開元、天寶以來，稍革頹靡，存乎風興。然趨時逐進，此爲橐籥，紳佩之徒，以不能言爲耻，至吟詠情性，取適章句者鮮焉！有許氏子者，名經邦，字某，世得命官，不書於此。如舉其始終之畧，以著於篇。君天授純靜，不遷於物，修檢之中，須有夷曠。早孤，家於鄱陽，有佳山水。遂以貞遯爲心，不近聲利。孝敬溫信，著於州里，保閒樂退，無所撓屈，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謀學業文，以此爲適。相國第五公之爲郡也，軾閭懸榻以禮之，咨於連帥，薦授試左武衛曹參軍。有別墅去家百里，秋八月，泝溪而上，灘激險，不幸溺於秋濤之中。嗚呼！踐儒行而未申其用，霑初命而未至於祿，受全氣而不終其壽，此三者，所以爲士友之病。凡所賦詩，皆意與境會，疏導情性，含寫飛動，得之於靜，故所趣皆遠。其道退，其徒寡，不交當世，故知之者稀。惟昌黎韓愈、泰山羊滔最爲友善，羊既物化，韓爲江西從事。今年冬，予役於鍾陵，而君去世之三歲也。文行實錄，皆得之於韓。噫嘻！士之修道向晦，不耀於時以泯沒者，可勝道哉！如許君者，潔身於困約之中，講藝於蓬茨之下，以六義之文爲富，以一畝之宮爲泰，齊人吹竽，楚人泣玉，故志業內固，英華未發，介然居易，以至歿身。其古之牆東谷口之徒與？韓以其詩三百篇授予，故類而爲集。

《**新唐書・藝文志四**》《許經邦詩集》一卷。（建中右武衛胄曹參軍。）

于頔

傳記

《**舊唐書・于頔傳**》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蔭補千牛，調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爲判官。又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旨，時論以爲有出疆專對之能。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略】改蘇州刺史，濬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爲政有績，縱橫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

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跡。掾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于河，遂自投而死。貞元十四年，爲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僩然專有漢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府比鄆、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鎮，聞頔事狀，亦無可奈何，但允順而已。頔奏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爲務。鄧州刺史元洪，頔誣以贓罪奏聞，朝旨不得已爲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隋州棗陽縣，頔命部將領士卒數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師，德宗怒，笞之數十。頔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及敕下，頔怒已解，復奏請爲判官，德宗皆從之。正倫卒，未殯，頔以兵圍其宅，令孽男娶其嫡女。頔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俄而不奉詔旨，擅總兵據南陽，朝廷幾爲之旰食。及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頔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入覲，册拜司空、平章事。元和中，內官梁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守謙宗盟情厚，頔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頔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之僮，支解棄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頔孔目官沈璧、家僮十餘人於內侍獄鞫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爲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頔率其男贊善大夫正、駙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於街南，負牆而立，遣人進表。閤門使以無引不受，日沒方歸。明日，復待罪於建福門，宰相喻令還第，貶爲恩王傅。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省。左贊善大夫正、祕書丞方並停見任。孔目官沈璧決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幹同手殺人，宜付京兆府決殺。敏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鑒虛並付京兆府決殺。頔，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頔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頔表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保，謚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謚曰「思」。

《新唐書·于頔傳》（存目）

紀事

權德輿《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上柱國燕國公于公先廟碑銘并序》 司空公即第三子也。英朗閎達，剛方博厚，才可以扞大患，學可以析羣疑。彌綸中朝，則尚書郎、京邑、廷尉皆有懿績。惠綏外服，則湖、蘇、虢、陝，二千石察廉，克宣功化。繇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入覲，居中策，拜顯尊，紹文公、安公之爵地，展盡志盡物之誠敬，悽愴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司空當之矣。又曰：「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先公宜之矣。公狀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困而老于洙泗，我先君宦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甫、忠（謂林甫、國忠），先君能無窮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也。」類是者千餘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譔，酌之祭器。德輿外王母，公之從母也。

《唐國史補》卷下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獨一卒舞於其中。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言雖詼諧，一時亦有謂也。頔又令女妓爲六佾舞，聲態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又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相承不效改。」

藝文

權德輿《奉和于司空二十五丈新卜城南郊居接司徒公別墅即事書情奉獻兼呈李裴相公》（存目）

劉禹錫《故相國燕國公于司空挽歌二首》（存目）

孟郊《獻襄陽于大夫》（存目）

李涉《過襄陽上于司空頔》（存目）

皎然《奉酬于中丞使君郡齋卧病見示一首》（存目）

馬戴《襄陽席上呈于司空》（存目）

歸登

《舊唐書・歸登傳》 登字沖之。雅實弘厚，事繼母以孝稱。大曆七年，舉孝廉高第，補四門助教。貞元初，復登賢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遺。時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嘗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充皇子侍讀，尋加史館修撰。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旋賜金紫，仍錫衫笏焉。遷工部侍郎。與孟簡、劉伯芻、蕭俛受詔同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又爲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遷工部尚書。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保。登有文學，工草隸。寬博容物。【略】常慕陸象先之爲人，議者亦以爲近之。

《新唐書・歸登傳》（存目）

韓愈《和歸工部送僧約》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

白居易《歸登右常侍制》 樸忠沈厚，心無詭詐；介圭不飾，止水無波；澹然自居，以致名稱。抱此素行，歷踐清貫。掌議左掖，貳職冬官，歲時滋深，體望益茂。可以備顧問應對之選，列言語侍從之臣；冠附貂蟬，立之于右。訪諸時論，僉以爲然。

《書史會要》卷五　歸登【略】八分甚古，都不近俗。

陸贄

論述

綜論

權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公之秉筆內署也，搉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僄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略】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

《舊唐書・陸贄傳》 時天下叛亂，機務塡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略】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

《新唐書・陸贄傳》 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

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略】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黃庭堅《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七　文章韓杜無遺恨，草詔陸贄傾諸公。

《辭學指南》卷一　魯連之檄，過於長戟勁弓；陸贄之詔，賢於元勳宿將。文之不可已也如是。

《演繁露續集》卷三　袁盎論社稷臣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如勃等坐視非劉而王，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予以爲非也。「與」讀如「預」。方主之存也，吾固預同其存，主如喪亡，吾亦與同其亡，終不肯獨存其身也。絳侯當劉氏不絕如帶之時，顧惜軀命，不能救正，是獨存其身，而不顧社稷之危亡，故雖有功，第可名爲功臣，而不得名爲社稷臣也。陸贄論救姜公輔也，曰「位列朝廷，任當宰輔，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正是此理也。故知淳之說未通也。唐世諸儒，有學有守者，吾得二人焉，魏徵、陸贄是也。取其奏讀之，其理悉與經合，學能發古，吾故敢云爾也。

陳造《題陸宣公集》　孔、孟棲棲旅人，萬世師之。屈於一時，信於無窮，聖賢往往一揆。陸宣公一代人傑，其謨畫經濟，伐謀切機，制物務而洞人情，王佐才也。而文采論辨，雄放不窮，異世之賈誼、劉向歟？【略】蓋道不同，肝膽楚越；心契而道一，越宇宙，殊古今，猶同堂共處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六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論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又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便純粹。

又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文章精義》三六　陸宣公文字不用事，而句語鏗鏘，法度嚴整，議論切當，事情明白，得君臣告戒之體。

《百川書志・陸宣公制詔》　代綸音，伸忠悃，上格君心之非，下通天下之志。

《讀通鑑論・德宗》　貞元以後，棼亂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渙散之人心，強悍之戾氣，消融蕩滌，而唐室爲之再安，皆敬輿悟主之功也。故曰：辭之爲用大矣哉。前乎此者，董仲舒正而浮，賈誼奇而偏，魏徵切而俗，莫能匹也。後乎此者，蘇軾辯而詭，眞德秀詳而迂，莫能及也。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藻采而不鄙，《六經》邈矣，卮言日進，欲以辭立誠，而匡主安民，撥亂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

孫緒《無用閒談》　陸宣公就事論事，纖情變態無窮，而其言亦無窮，滾滾多至數千，一字不可減也。

《藝苑卮言》卷四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

愛新覺羅玄曄《陸贄翰苑集序》　陸贄爲文，閎博流暢，委折盡致，謀畫能中機宜，誠奏議之傑搆也。

愛新覺羅弘曆《陸贄論》　吾讀史至唐德宗之時，謂朱泚之亂，不生於姚令言，而生於用盧杞。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略】贄爲人剛方嚴正，而有經世之才。其奏疏皆可行可法，措之於天下，則有治安之效。大抵以仁義爲本根，貨財爲末務，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至於君子小人之分，忠厚苛刻之別，推誠任術之判，未嘗不反復爲德宗言之。

又《御選唐宋文醇序》　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爲世用，則駢又奚病？

又《題宋版陸宣公奏議》　熟讀東坡進奏篇，欣看議疏陸家宣。行間字裏通時事，曲譬直陳總道詮。一部允當置棐几，萬言猶喜見初鐫。梁洋失及忠州遣，惜舍何殊天與淵。

《鐵立文起》後編卷三　狀者，人臣條奏之明疏也。宣公屬第一手筆。其作法，先叙事之本末，次則進斷其是非，明晰精確，令人主易從。末則爲之區處停當。一見識高，一見忠至。有危聳處，有正大處，有紆曲處，有長辨處。要

在因事大小利害，爲行文之波折而已。

《古文雅正》卷七　唐朝學術文章，以韓公爲第一。經濟奏議，以陸公爲第一。其忠誠正大，姚元之、李鄴侯尚不及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〇　是(韓)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於世，已變駢體爲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灝流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此豈可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

錢大昕《續通志列傳總叙》　魏徵、陸贄之論爭，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備錄。

《平書》卷七　漢文固稱極盛，然自賈傅、晁、董、史遷、劉向、班掾諸公，雖沓引經傳，必有透快之筆動人，正孔子所謂辭達之義也。東漢以下，迄於唐初，文筆每犯不快之弊，未可以先儒醇實之說彌縫其失也。其他浮藻，更無論矣。故必昌黎出，而始豁然軒天地，浩乎沛古今，子厚配之，歐、曾、蘇、王繼之。他美固多，總不離快之一言也。韓、柳以前，快者其陸宣公乎。故韓、蘇多取徑於陸。或云太快，則少溫厚之氣，不知溫厚亦必以快出之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翰苑集二十二卷》　蓋其文【略】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有足爲萬世龜鑑者，故歷代寶重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翰苑集》　贄文多用駢句，蓋當日之體裁，然眞意篤摯，反覆曲暢，不復見排偶之跡。《新唐書》不收四六，獨錄贄文十餘篇，司馬光《資治通鑑》錄其疏至三十九篇，上下千年，所取無多於是者。經世之文，斯之謂矣。

《四六叢話》卷三二　古以四六入章奏者多矣，賀謝表而外，惟薦舉及進表，則或用之，品藻比擬，此其長也。若敷陳論列，無往不可，而又纂組輝華，宮商諧協，則前無古後無今，宣公一人而已。指事如口講手畫，說理則縷析條分，旁延景物，則興會飛騫，遠計邊瑣，則武庫森列。大抵義蘊得自六經，而文詞則《文選》爛熟也。惟公兼體，是以獨擅。

《藝概・文概》　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

又　陸宣公文，貴本親用，既非瞀儒之迂疎，亦異雜霸之功利，於此見情理之外無經濟也。

又　陸宣公奏議，評以四字，曰：正實切事。

又　陸宣公奏議，妙能不同於賈生。賈生之言猶不見用，況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辯折有所難行，而紆餘委備可以巽入。且氣愈平婉，愈可將其意之沈切。故後世進言多學宣公一路，惟體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又　賈生、陸宣公之文，氣象固有辨矣。若論其實，陸象山最說得好：「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又　李忠定奏疏，論事指畫明豁，其天資似更出陸宣公上。然觀其《書檄志》云：「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法。」則知得於宣公者深矣。

《春覺齋論文・流別論一一》　鄙意漢、魏、六朝以降，唐之章表，則切實取陸贄，典重取常袞，宋之章表，則雅趣橫生，各擅其勝。能于此留意，必爲章表中之好手筆也。

又《應知八則》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試思辭之入人微也，民何由洽，而又何由莫？能洽，能莫，則味更可知矣。王船山先生解此四字，眞能補傳箋及疏所未及。船山曰：「『輯』云者，合集事理之終始，序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詳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而智愚賢不肖之情，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懌』云者，推於其心之所以然，極於其事之所必至，宛轉以赴其曲，開朗以啓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悅，雖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君與臣不相抗，智與愚不相拒，意消氣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興，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之心，誠而已矣。」船山此言，蓋爲宣公之奏議及制誥發也。當時興元、奉天所下制勅，雖驕將悍卒，讀者莫不流涕，則文辭動人之功，豈特言味？不過味者，不悖於道理，不怫於人情，言皆有用之言，又皆可行之實。船山先生釋「洽」也用一「沁」字，釋「莫」也用一「受」字。沁者何？沁入心脾也。非有味其言，胡能沁？受者何？受而服膺也。非有味其言，胡甘受？《六經》、《語》、《孟》之言，匪不有味，亦以融匯萬理萬事，衷之以道，故亘萬世不能輕易其一字。

分　論

《禁中春松》　《野客叢書・五松事》：《湘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

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黄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詩學全書》卷二：首二點明「禁松」。次二分承。五、六寫實。七、八虛襯，九、十頌美。結有干請之意。按「勝」字音從平聲，義從去聲。《唐詩合選評解》卷一一：王元美曰：窮情盡態，而出以春容，自是垂紳搢笏之度。《唐詩增評》卷三：禁松明點分承，語極高華。以下禁松夾寫，一聯正面，一聯旁襯，一聯就題頌美，用流水對法。結帶干請，亦就禁中着筆關合。【略】此詩結句，眞有月盡珠來勁力。

《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賦話・新話一》：唐陸贄《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云：「彼摶空之逸翰，尙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裴度《三驅賦》云：「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贄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言外指點，煞有關係，眞是救時宰相語。宋李綱《有文事必有武備賦》云【略】借題發揮，語語切中時病。凡此皆所謂言之有物者。

《月臨鏡湖賦》《讀賦卮言・謀篇》：賦最重發端。【略】其實起者，或用題字對舉，如楊鴻貞《月中桂樹》起曰：「月滿于東，桂芳其中。」陸宣公《月臨鏡湖》起曰：「月配陽含虛而明，湖止水體柔而平。」【略】凡此類，皆宗士衡「體物瀏亮」之指。

《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賦話・新話四》：先叙冬至，至叙陪位，然後叙作樂，末以聽字作收煞，循題布置，渾灝流轉，蓋題位使然，不必盡以雕鏤藻繢爲工也。

《奉天改元大赦制》《四六話》卷下：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碧溪詩話》卷一：「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此與《無逸》《旅獒》，孟子格君心之非，汲長孺諫上多欲，魏鄭公《十漸》，陸宣公之《奉天詔書》，無二道也。《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誕告之文，仁音如此，故能使當時之民聞詔書而感泣也。又丘濬評：感人之易者莫如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苟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桀驁之虜，亦無不感動者，況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又徐熙評：纏綿愷切，感動當時，百世而後，猶能令人憮然。所謂渙汗之音，風行而草偃也。又德宜評：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好者謙，引咎推恩，實感動天人之理。《鐵立文起》後編卷之二：赦文有古俗，德音亦然。古如唐德宗《春初大赦文》，俗如陸贄《奉天改元大赦文》。又如陸贄《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古也，元稹《戒厲風俗德音文》，俗也。李維清《古文選讀初編》：總是推誠改過四字盡之。唐朝學術文章，以韓公爲第一。經濟奏議，以陸公爲第一，其忠誠正大，姚元之、李鄴侯尙不及也。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國家優重功臣，奬其前勞，正以策其後效，此制得之矣。葉適評：李晟材出李、郭上遠甚。德宗將相，有晟與陸贄。當朱泚死後便盡其用，必能制吐蕃以除關中之逼漸，處置諸鎭，遲以歲年，兩河之患，十減五六矣。而抑遏掩沒，自取衰微。詩人所以歎「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故可爲痛傷耳。又方岳貢評：西平元勳典型，深重國老，固當以此制副之。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止罪懷光一人，無一語及朔方將士，所以離散黨與，收拾人心，妙有機權，足徵廟算。又廷敬評：無張皇之氣，而有藹惻之情，以見用兵非得已。至於明任遇之優崇，奬彼軍之忠義，皆廟算之長者也。又鴻緒評：陸贄所草制敕更無他奇，只是開誠布公，一字一句皆從肺腑中出。此制雖專逮燧、瑊，勤勤懇懇，自足深入人心，卒成再造之勳，夫豈偶然。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鐵立文起》後編卷二：唐陸贄《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可以爲式。因歎宣公奏議佳手。他文亦無篇不善如此。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論徵稅疏》，權衡於先後之間，酌量於緩急之際，於國無損，而於民所益滋多，此疏之大指也。

又《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此論與《徵稅疏》立言互相表裏，而更爲詳盡。又范祖禹評：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蓋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而予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軸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返本，則富國之道也。又葉適評：《新史》：凡授田者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又《舊史》：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絹、綾、絁各二丈，稻米不應多於粟一斛，絹不應特二匹。恐《新史》誤也。《舊史》特言：嶺南諸州則稅米。《新史》並記：揚州以錢、安南絲、益州羅紬綾絹，江南以布，《舊史》亦不載也。又德宜評：計絹折錢，輕重無定，不若即稅本色，較爲便民。至於專用穀帛，如漢貢禹之策，當時已病其難行矣。又鴻緒評：布帛計及錢數，則價值高下，輸納維艱，較之初定兩稅之額，又變本而加厲矣。贄文詳盡曲至，洞悉民隱。

《論裴延齡姦臺書》《習學記言》卷四二：裴延齡、皇甫鎛進用，陸贄、裴度皆有諫疏，贄雖詳復懇切，不如度之簡重得體。

《論關中事宜狀》《通雅》卷一七：陸贄《關中事狀》「倘有賊臣蹈覈」，注：音萃，塞外道也。此字別無所本。敬輿條奏，何爲用奇字，必當時語也。《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深識遠算之言，不特以閎通擅美。又陳子龍評：此疏在奉天之前，居事先而料事後，一一如見。宣公後日深得主眷，亦在乎此。又王志堅評：德宗時，會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此疏。帝不能用。後有涇原士卒之變，贄言皆驗。又廷敬評：推理矚勢，言之懇懇，不憚諄復，而事後思之，竟如蓍蔡。又徐乾學評：唐制之患在府兵，變而爲彍騎，彍騎變而爲方鎮，武夫悍將，分布天下，方鎮強，禁軍弱。贄於內外輕重之際，剴切言之，不特涇原之變，預能洞矚，而僖、昭末祚，皆已窺其漸矣。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補牘而陳，忠懇之情，溢於行墨。詞義茂美，直餘事耳。徐乾學評：贄年少入翰林，參裁大議，號稱內相，帝之親倚，可謂深矣。而譏陳過當，駸駸乎積不能容。故此狀多綢繆慮禍之言。又杜訥評：曲折往復，娓娓不倦。讀之祇見誠意蘊結，而不嫌其浩汗。李維清《古文選讀初編》：泰否，言君臣也。損益，言君民也。上下交則泰，損上益下則益，羲、文、周、孔之治法也。宣公明切指出，遂爲百代藥石著龜。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李維清《古文選讀初編》：用賢聽言，治國之要，而其本在於誠信，《大學》所謂誠正爲修齊治平之本也。宣公學有原本，言曲而中，以視韓公子語難，其揣摩物情則均，而彼則一派私利之心，此則一片公誠，千載猶將見之。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涇原軍士之變，以二庫爲兵端，故贄立言如此。胡寅評：德宗以專欲致禍，困而不喻，唯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爲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遁光膠口之意哉！嗚呼，贄可爲人臣之式矣。又胡宏評：四方貢獻，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生者之財也，何可有公私之義。丘濬評：《周禮》：以太宰司徒掌國家財用。蓋以大臣以道事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爲上之人所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取，非禮之用，不急之爲，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爲之中止，而潛消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則，上之人平日相與褻狎私暱，凡不可以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爲之矣。況小人無深識遠慮，委曲奉承不暇。且人微言輕，安敢逆上意哉？陸贄論罷之，宜矣。又徐熙評：德宗播遷之後，據殖私財，失人心，損大計，莫甚於此。反覆開導，得理得情。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姚永樸、姚永概《歷朝經世文鈔》卷二：案此唐德宗幸梁州時事，公上此奏，謂名器宜惜，實治國者之蓍龜也。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唐史論斷》卷中：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賢者遠識也。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通鑑釋文辨誤》卷一〇：陸贄上奏曰：「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懷光之竊保中畿」。史炤釋文曰：「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

則言畿當天下之中，故謂之中畿。」余按：陸贄所謂「懷光竊保中畿」，謂懷光竊保河中也。玄宗開元八年，以河中爲中都，河東、河西爲次赤縣，餘縣皆爲次畿縣，懷光據河中，諸縣皆爲所有，故言中畿。《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當獻捷之時，原兵革之始，暢發其意，可謂偉辭。又劉友益評：王者記功忘過，而服叛以禮。懷光之反，固當誅夷。德宗以常解奉天之圍，特赦一子，使之收葬其尸。至於希烈之逆勢已窮蹙，亦開其自新之路。未幾，淮西自平，固不逃陸贄所料。蓋亦忠厚存心，以恕待人之意也。又方岳貢評：德宗征討諸鎮，亦有不得不然之勢。但猜疑躁急，使天下有人人自危之心，故兵拏不解，而變生意外耳。宣公鑒於往事，故詳言叛服之由，勸不窮兵，非教之姑息也。又徐乾學評：當國威少振之時，度外不測之患，誠足潛消禍機，默抱圯運。《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易》曰：「已日乃革之。」皆經國人微權也。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李維清《古文選讀初編》：獄訟以貨賄爲重輕，舉措以貨賄爲用舍，莊生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宣公此疏，尤爲深痛。《歷朝經世文鈔》卷二：姚永樸、姚永概案：此篇沈摯透快，於事理闡發無遺。

《**論治亂之略疏**》 《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篇中前言事，後言理，敷衽而談，最爲融浹。又徐乾學評：天應本乎人事，眞千古興亡治亂之本，炳炳如丹。

《**論納諫疏**》 《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屬理於微，論事舉要。又英評：詞清而辨論，進言納諫之道，可謂能盡上下之情矣。

傳記

《**舊唐書·陸贄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略】初，德宗倉皇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略】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阻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略】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略】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弒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贄諫曰：【略】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內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略】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贊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贄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眞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贄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皐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贄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

相寶參素忌贄，贄亦短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由是與參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寶參得罪，以贄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贄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奬，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贄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略】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眞僞難辨，吏緣爲姦，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贄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贄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贄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鎭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衂，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略】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奬之。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寶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寶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寶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阨。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姦宄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贄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贄性畏愼，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贄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贄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贄爲忠州別駕。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卻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贄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贄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贄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贄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贄憂，而吉甫忻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贄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贄初猶慚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皐累上表請以贄代己。順宗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贄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新唐書・陸贄傳》（存目）

紀事

權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贐，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

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祔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略】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閒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埽，郡人希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 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

李貽孫《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牓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

李肇《翰林志》 吳通微昆季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三年，贄上疏曰：【略】疏奏，不納。雖徵據錯謬，然識者以爲知言。

《唐國史補》卷上 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議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陸贄《遣使錄》一卷。

又《藝文志三》 陸贄《備舉文言》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 陸贄《論議表疏集》十二卷。

又 《翰苑集》十卷。（韋處厚纂。）

《崇文總目》卷一二 陸贄《制集》二卷。

又 《翰苑制草集》二十卷（闕）。

又 陸贄《翰苑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四》 《君臣圖翼》二十五卷，陸贄撰。

又《藝文略八》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郡齋讀書志·陸贄奏議十二卷》 舊有《榜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子瞻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裒諸集成此書。

《郡齋讀書後志·備舉文言二十卷》 右唐陸贄撰。總四百五十餘門。議者謂大類《六帖》，而文辭過焉。《崇文總目》中有之。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唐宰相嘉興陸贄敬輿撰，權德輿爲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牓子集》十二卷。《序》又稱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不傳。

又《章奏類》　《陸宣公奏議》二十卷，唐宰相嘉興陸贄敬輿撰。又名《牓子集》。

《宋史・藝文志二》　陸贄《玄宗編遺錄》二卷。

又　陸贄《遣使錄》一卷。

又《藝文志六》　陸贄《備舉文言》三十卷。

又　陸贄《青囊書》十卷。

又《藝文志七》　《陸贄集》二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注解宣公奏議》、《陸宣公粹論》。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陸宣公奏議》二十四卷。

《百川書志・集部・章奏類》　《陸宣公制詔》十卷《奏草》七卷《奏議》七卷，唐宰相嘉興陸贄敬輿撰。又名《翰苑集》，共百三十九篇。

《傳是樓書目・集部・制詔》　《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宋曄注，四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陸宣公集》議論表疏二十卷。

又　陸宣公《翰苑集》五冊十卷，韋處厚纂。

又卷四　元版《陸宣公奏議》二十卷，權文公序，又名《牘子集》。

《季滄葦書目・延令宋板書目》　陸宣公《翰苑集》廿二卷十本。

又　《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八本，宋板。

《讀書敏求記》卷四　陸宣公《翰苑集》二十二卷：制誥十卷、奏草六卷、中書奏議六卷。權載之序。大字宋槧本。惜其詩文別集十五卷，失傳於世爲恨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翰苑集二十二卷》（內府藏本）　唐陸贄撰。贄事蹟具《唐書》本傳。案《藝文志》載贄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韋處厚纂。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牓子爲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讀書志》所載，乃祇有奏議十二卷，且稱舊有牓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裒諸集成此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考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而總題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刊行贄集，亦有題作《陸宣公奏議》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贄傳贊》，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獨取贄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尤重贄議論，採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軾亦乞以贄文校正進讀。【略】贄尚有詩文別集十五卷，久佚不傳。《全唐詩》所錄，僅存試帖詩三首，及《語林》所載逸句。然經世有用之言，悉具是書。其所以爲贄重者，固不必在雕章繪句之末矣。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唐陸宣公奏議註十五卷》　唐陸贄撰。贄有《翰苑集》，《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惟有奏議，宋郎煜注。煜事蹟無考，卷首載經進奏議、表銜題「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煜又註《東坡文集事略》，題銜與此相同。此編所註，惟採經史爲多，無泛收博引之失，不特選擇得當，節錄亦多精審，使讀者易見端倪。茲從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重刊宋本影寫，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鄭堂讀書記・史部七・奏議類》　《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舊刊本，不著撰人名氏。按《陸宣公奏議》，《新唐志》載有《議論表疏集》十二卷，《讀書志》作《奏議》十二卷，《通考》同《書錄解題》併《翰苑集》十卷在內，（《唐志》《崇文目》《讀書志》俱另載《翰苑集》十卷。）總作《陸宣公集》二十二卷，蓋據當時槧本。《宋志》作二十卷，疑脫去「二」字也。《四庫全書》著錄作《翰苑集》二十二卷，乃據錢氏《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大字本。余所見明刊本及雍正初年重刊本，皆稱《唐陸宣公集》，此本即全集中所載「奏草」「奏議」七卷之文，凡六十二篇，另編爲十五卷，都爲一帙，而詳注其事實，上闌間有評語，當出於萬曆以後人所爲。前後俱無序跋，惟冠以權德輿所撰序及宋元祐八年《進讀劄子》、紹興二年《經進表文》而已。所注事實，或著出處，或不著出處，例無一定，而注時事頗詳。攷《奏議》自唐宋以來即有單行本，是本專取《奏議注》而刊之，亦未始不可也。

《平津館鑒藏記・宋板》　《新刊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目錄》一卷，分《制誥》十卷、《奏草》六卷、《中書奏議》六卷，前有權德輿《翰苑集序》，本朝名臣進《奏議劄子》二篇，唐陸宣公像。據權序，《制誥集》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此本《奏草》、《奏議》各少一卷，與序所稱不同。陳氏《書錄解題》有《翰苑集》十卷、《牓子集》十二卷，《翰苑集》疑即《制誥》，《牓子集》疑即《奏草》與《中書奏議》，然又別是一本，黑口板，板心俱題「奏議」，每葉廿行，行廿字。收藏有獲古堂印朱文方印。

又《補遺・元板》 《唐陸宣公集》廿二卷《目錄》一卷，前有權德輿《翰苑集序》、本朝名臣進《奏議劄子》一篇、唐陸宣公像、至大辛亥厲一鶚序，目錄後有題識云：「至大辛亥秋，敎官厲心齋奏，總管王公子中命重新繡梓，詳加校訂。任其責者，學正四明陳沆，學錄毗陵蔣臒孫、路掾廬陵易偉也。」又有監督直學二吏姓名，黑口板，板心題「苑十卷」、「奏十二卷」，每葉廿二行，行十九字。

《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 《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右《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前有權德輿叙，稱《翰苑集》，次爲目錄，稱《陸宣公集》，次列元祐蘇軾、淳熙簫燧《進奏劄子》，及陸宣公象。自卷一至十爲《制誥》，十一至十六爲《奏草》，十七至二十二爲《中書奏議》。十行，二十字，審是元本，可寶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唐陸贄撰。一宋刊本。一元至大辛亥厲心齋刊本。一明陸荃忠刊本。一明陳仁錫刊本。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六 《陸宣公集》（一函五冊），唐陸贄著，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陸宣公集》二十二卷，權德輿爲之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牓子集》十二卷。序文稱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不傳。據此，則《陸贄集》乃四十二卷，至宋已闕二十卷矣。振孫所謂《翰苑集》即《制誥集》，其《牓子集》係合奏草奏議爲二書。馬端臨《文獻通考》專載奏議十二卷，蓋因制誥奏議集名既分，原可各自單行，不必合二十二卷始爲全本。此書所載，皆制誥之文，分以十卷，即單行之《翰苑集》也。字明紙瑩，洵屬元刊善本。

又卷八 《陸宣公集》（一函十冊），唐陸贄著，二十二卷。前唐權德輿《翰苑集序》。此書總標二十二卷，而分制誥十卷、奏草六卷，中書奏議六卷，與陳振孫所載《翰苑集》十卷《牓子集》十二卷者正相符合。前元版書中，僅錄制誥，此方是其全本。以版式較之，當屬明翻宋槧，第惜紙質黝厚，橅印亦不能工耳。王後山印記，未詳何人。

《百宋一廛賦》 敬輿中書，文饒一品，事涉經濟，不厭其審。（殘小字本《陸宣公奏草》，五六兩卷；又《中書奏議》，五六兩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廿二字，汲古閣舊物也。【略】此二種，予悉嘗用以手勘他本，語人云：不敢因其缺損已甚而忽之，豈特佞宋，亦以重二公也。今爲賦所取。）

《曝書雜記》卷下 《陸宣公奏議注》，《四庫》未著錄，舊得明神宗丙午公二十七世孫刑部員外郎基忠所刻《翰苑集》，前有紹興二年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煜所注《奏議》十五卷進表，始知《奏疏》有注，訪求數年，不可得。後見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有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重刊本，其所錄表文，與明刻本同。【略】今年五月，於吳山書肆見嘉靖乙卯刻《奏議》十五卷，有注，《制誥》十卷，無注。紙墨精潔，急購得之。前有新安游震得序，但云大中丞周潭汪公刻之虔臺，語不及注，卷前亦不錄進表。然注文簡明，當即郎氏之書。宋蔡文子注古文關鍵於三蘇文引郎氏注，體格與此注同。余藏《元文類》，亦翠巖精舍刊，或有夙緣，得見元刻，一爲印證歟？（《陸宣公奏議》，郎氏注。）

又 邵蕙西部郎藏翠巖刻《宣公奏議注》，兒輩得假觀，僅有題下注，轉不及余所得本之詳，或明人刻本，乃鍾氏之增注歟？壬子首夏，蔣生沐從劉氏岳申申齋集錄鍾氏《陸宣公奏議注序》云：余序謂郎氏於《奏議》不無去取。鍾氏注其全書，并及《制誥》，今見明刻本《制誥》無注，則又非鍾氏之本矣。（元翠巖本《宣公奏議注》。）

《楹書隅錄》卷四 元本註《陸宣公奏議》十五卷八冊一函 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重刊。此本乃辛亥歲購於袁江，卷一末有至正重刊木記，爲書賈裁去，因據張氏《藏書志》補錄之。【略】「《中興奏議》本堂舊刊盛行於世，近因回祿之變，所幸元收謝疊山先生經進批點正本猶存，於是重新綉梓，切見棘闈天開，策以經史時務。【略】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謹誌。」張氏《藏書志》載元至正本卷一末有翠巖精舍木記，此本卷一末後半葉板心割補七行，字數約略正符，其爲書賈裁去，欲賣宋刻無疑。予昨秋客歷下偶檢此本，因塡寫重刊年月於割補處，而木記全文未及錄入，以《藏書志》不在行篋中也，茲書之副葉以存其舊是書。《四庫》未著錄，阮文達公撫浙時始奏進，洵不易睹之祕籍矣。【略】卷前載《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書「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曄言」，而不署姓，又表中稱「至尊壽皇聖帝」，而末署紹興二年，尤牴牾。【略】《寧經》稱所注採經史爲多，無泛搜博引之失，不特選擇得當，節錄亦極精審，最爲篤論。而警石丈謂從邵蕙西部郎假觀翠巖刻，僅有題下注與此殊不合，恐所見仍非元本耳。元廬陵鍾士益補注，予未獲目驗。今所傳有註諸本，行間每附評語，或即出於士益之書，所謂繼之以諸儒之評，廣之以一己之說者耶？（此本上方亦間有評語，據翠巖木記，當是疊山批點。疊山寶祐中舉進士，距晦之進書時已六十餘年，則此本乃宋末所刊而元末復經重梓者也。）顧以此本校之，注多節刪，幾無一全者，凡所引書名並紀月紀日，亦皆削去，使

郎氏精審之處盡汨其眞，不知是何妄人所爲，愈徵此本之夐乎上矣。彥合再記。（均在卷末。）乾隆間，山右蓀圃張君佩芳注《翰苑集》，極賅洽，視此本詳略互見，頗資參考。警石丈謂：「《制誥》不聞有注之者，草創之學更非淺學所能從事。」殆未知有張君注本耳。張君自序云：「宋紹興二年嵊縣主簿諱華（避廟諱改）者，進《奏議》注十五卷，今獨其表存而注不傳。」是亦未見此本。然凡例中有云：凡引古事古語，必載書名，及《奏草》《奏議》皆因事獻替，有關治具爰考年月，事詳注，其下則與此本悉闇合，固注書之體宜然。而他注妄加刊落，眞非予所敢知也。九月望日，彥合記。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

《皕宋樓藏書志・史部・詔令奏議類》　《陸宣公中書奏議》殘本二卷，（宋刊細字本，黃蕘圃舊藏。）唐陸贄撰。按：此南宋刊本，存卷五卷六，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即《百宋一廛賦》所謂「敬輿中書」者也。

又《集部・別集類三》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元至大刊本），唐陸（諱）撰。權德輿序、蘇軾《進奏議劄子》、淳熙《講筵劄子》。【略】郡學舊有奏議制誥，凡二十二卷，歷歲幾二百，亥豕魯魚，弗便觀覽。盱眙子中王公，來守是邦，一廉自律，三年政成，提綱學校，備殫乃心。拘徵逋租，增鑄祭器，踵繪從祀，惠至渥也。復念此書字畫漫舛特甚，乃以推官胡公德修家藏善本詳加讎正，重新刊梓，以幸多士。繼自今使宣公之文復大行于世，其于鄉泮亦與有榮焉，敬書卷末以識歲月云。至大辛亥季秋，嘉興郡博士厲一鶚拜手書。至大辛亥秋，教官厲心齋奉總管王公子中命重新繡梓，詳加校訂。任其責者，學正四明陳沆，學錄毗陵蔣騰、孫路、掾廬陵易偉也。監督直學張天祐、馬天祺，學吏程泰孫、施去非。」案：此元嘉興路學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七字。

又　《唐陸宣公制誥》十卷、《奏草》七卷、《奏議》七卷（明仿宋本），唐陸（諱）撰。權德輿序，蘇軾《進奏議劄子》。

又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明正德刊本），唐陸（諱）撰。權德輿序，蘇軾《進奏議劄子》，《淳熙講筵劄子》。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陸宣公文集》十卷、《奏議》十二卷，唐陸贄撰。宋蜀刻本，存《文集》卷一至六、《奏議》卷一至十，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印、潁川劉考功藏書印。

又　《經進陸宣公奏議》二十卷，宋郎曄注。刻本存卷十至二十，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線口，每卷次題「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一行。宋諱改避「恆」作「常」、「弘」作「洪」、「愼」作「謹」、「敦」作「崇」等字。

又　《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元劉君佐翠巖精舍刻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黑口。序後刊書識語曰：【略】。

《藏園群書題記史部・詔令奏議類・宋刊郎注陸宣公奏議殘本跋》　郎晦之《陸宣公奏議》，世所傳者皆元至正翠巖精舍本，分爲十五卷，行間有點擲，眉上有評語，明覆本因之。近時陸氏心源刻入《十萬卷樓叢書》，其行格悉依元刻。此書流傳遂廣，獨宋代刻本，不特世所未覩，即遍檢諸藏書家目錄，亦未見標稱，意其亡逸久矣。新歲元日，世好劉詩孫來謁賀，銜袖出古書數帙，咸爲宋元殘本，而是書居其一焉。展卷披觀，精采煥發，詳審終編，視元刻乃大相逕庭。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存卷十至二十，凡十一卷。雖祇得太半，然取校元本，其大端差殊者有三：元本題「注陸宣公奏議」，宋本則有「經進」二字，一也；元本各卷不署進書人姓名，僅存進書表於卷首，稱「臣曄」而不著姓，致後人考之《淸波雜志》始知之，宋本則每卷題「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一行，二也；元本分十五卷，宋本則分二十卷，析卷既殊，文之次第亦異，三也。至詳勘文字，尤多違異。元本眉上所加爲謝疊山評論，陸氏誤認爲劉須溪。其人晚出，宋本固宜不載。惟郎氏原注，元本乃多刪落，如《諸道宣慰使狀》中「夏禹泣辜，殷湯行罪」，元本於注下祇載《說苑》、《湯誥》二書名，宋本固具全文。「若其獸窮則攫搏」句，下有引《家語》二十一字，元本竟全行刊落。「無我負人」句，下引曹操語，其下尙有郎氏語十八字，文義乃完，元本亦刪去焉。此姑舉一篇言之，而譌奪已至如此，其餘類此者正多，不能悉舉。至文涉宋諱，宋本改避極謹，如「恆」易作「常」，「弘」易作「洪」，「愼」易作「謹」，「敦」易作「崇」，「煦嫗」易作「撫字」，「勾當」易作「管當」，「殷繁」易作「富繁」，「匡輔」易作「裨補」，「遵讓」易作「相遜」，元本悉爲復其舊。此爲宣公奏議則可，然以云郎注本則非也。設非親見宋刊，又安知翠巖重刻，其變易郎本面目如是其甚耶！余異日當以覆元本較其同異以明之，其宋本各卷目錄寫附於後，俾學者知其次第與元本迥不相合云。戊寅二月朔，藏園老人識。

《藏園群書經眼錄・史部二》　《註陸宣公奏議》十五卷，宋郎曄撰。存卷第五、六。宋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板心記字數及刊工姓名。避宋諱至「愼」字止。黃氏士禮居舊藏。按：此係婺州刊本，板式不大，與余所見《歐陽文

粹》、《南豐文粹》字體相同。

又 《註陸宣公奏議》十五卷，宋郎曄撰。元至正十四年甲午翠巖精舍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註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闌。卷一後有木記，文曰：「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重刊」。權德輿序後有書坊啓八行，文曰：【略】本書前權德輿序，次紹興二年郎曄進書表，次蘇軾進讀札子，次目錄，文凡六十二首。文字行間有點擲，闌上多評語，當即啓中所稱疊山先生筆也。鈐有：「葉文莊公家藏」、「彭城伯子」、「蓉峰」、「曾在東山劉惺常處」、「臣恕私印」、「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文夫婦兩度檇書避難記」等印。 按：此本視宋本注文頗刪節，文之次第亦異。

又 《陸宣公奏議》二十二卷，唐陸贄撰。明萬曆九年徐必進以正校刻本，九行十七字。大字。

又《集部一》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唐陸贄撰。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七字，白口雙闌，大版心。鈐有「蕉林藏書」印。

又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唐陸贄撰。缺卷十三、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全卷，又卷十四一至十葉，卷二十一第二十八下至三十一葉。元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魚尾下有「苑一」、「苑二」、「奏一」、「奏二」等字，上方間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有張允中、張中、徐成、元宗、子明、遇春、何津、何源、張允等名，又徐、張、高、允、珍、趙、文、可、拱、元、津、曹、仁、陳等姓或名各一字。鈐有「桐江」、「梅谷」、「毘江徐以文家藏書史」、「字亦韶」各印，均朱文。

又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唐陸贄撰。明刊本，十行二十字，大黑口，四周雙闌。目錄後有像，字類愼獨齋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史部五》 《陸宣公奏議》四卷，唐陸贄撰。江氏刊本。楊誠齋集內有《東宮勸讀》，錄於宣公《奏議》，多所駁正。宋郎曄有《宣公奏議注》十五卷，今刻入十萬卷樓叢書。

又《集部》 陸宣公《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國朝張佩芳注。希音堂本。乾隆戊子自序，刊有例，序所言者，例又言之，序與例相複，前有鄭虎文、劉大櫆二序。凡《制誥》十卷、《奏草》七卷、《奏議》七卷，照權德輿序編次，錄《實錄》《劄子》諸儒議論於卷首，而冠以權序。其注援據時事，徵引浩博，采諸新舊二史、《通鑑》胡注、《綱目》《集覽》者尤多，第據事徵典，不妄加義。謂倣李氏注《選》之例，然《資暇錄》云：李注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則釋事不釋義，非李注之例也。且李注有訂誤有辨論，其於行文使事，辨其得失者，不下百十條，安得以止引經史爲李注乎？其意蓋不滿諸注釋義之陋，遂不暇於深究李注也。然每題述其作意，每篇舉其大旨，李注亦不然也。權氏序曰：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奏議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文光案：權序采《順宗實錄》而成《實錄》，記宣公始末甚詳。

藝文

錢起《送陸贄擢第還蘇州》（存目）

盧綸《驛中望山戲贈渭南陸贄主簿》（存目）

殷堯藩《陸丞相故宅》（存目）

雜錄

《舊唐書・陸贄傳論》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臺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曰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集古錄跋尾》卷八 右《唐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一有「陸監名齊望」五字。右集本。）

魏了翁《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

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郎曄《注陸宣公奏議進表》　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曄言：臣所注《唐陸宣公贄奏議》十五卷，繕寫成帙，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負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殫見聞，奚探涯涘。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臣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說，必以是而非此，忠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之略，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枘鑿不侔，冰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遽追仇而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邮天下之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中、貞元之間，勸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略】伏望皇帝陛下，置座之隅，以古爲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監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爲使毫釐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并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熙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歲寒堂詩話》卷上　陸宣公之議論，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後發明。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後世復有揚子雲，必愛之矣。

又　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於議論，而欠宏麗。

呂祖謙《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爲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爲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犄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就何如哉！起建中歷貞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懟，亹亹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爲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載於章奏者，尚可復也。既貶忠州，闔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閒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

《習學記言》卷四二　陸贄論事始末無疵，獨諫德宗，失在推誠一說，不中其病。蓋德宗以輕信爲推誠，徒信言而不觀行，初不憂其悔誠而爲詐，此乃贄有所未達也。唐人頗病贄褊急，不能容于邵、于公異，竇參之死，以爲漏言，此猶其小者。蓋古人將欲輔世，必先度其君。德宗相崔祐甫、楊炎、盧杞、姜公輔、竇參，皆出於一時悤悤，至其廢罷，甚者誅戮，皆用一律。贄不度幾見微，與參及吳通玄兄弟計較是非，以勝負爲離合，誅參相贄，安然受之，比其去也亦然。夫矜其所長而不能照其所短，詩人之稱仲山甫已不然矣，而況伊、傅、周、召乎？惜乎贄之所未及也。

《人蜀記》卷一　游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於此。其後灞、滻、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澧，賴此證誤。諱灞者，則宣公之父也。）

《侯鯖錄》卷六　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坷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

王世貞《陸宣公畫像後》　余偶得唐陸宣公像於楚中，絹素極古，行筆有昉幹爭趙郎風，而幞頭作折上，蓋貞元末公卿大夫已盛行軍容樣，獨袍色慘淡似紫而已黯盡，或忠州別駕時服也。愚嘗怪崇陵之於公有大不可曉者。其在翰林日，雖不能盡用公之言，而公於言少所不盡，又爲之一屈通微、再屈參以伸公。而自公之拜相也，言之所不能盡者十之二，事之所不能盡者十之八，而又爲之伸縱誕無恥之延齡以屈公，而公遂一謫而不復振。豈延齡之才眞有足勝參與通微者？人主之侈心日益開，而賢者之言與事日益厭薄少味故也。公歿而始見召，召又逾歲而哲孫立，然是時公僅五十三耳。即不死，而元和之烈昭昭於蜀蔡河朔者，豈邠公、晉公所得有耶？然後世欲究唐之弊皆在公疏，而驗公之言皆在史。至謂公文於張文成而密於賈太傅，三代而下，以王佐歸公而無愧色，公亦不可謂不盡也。今天下名爲治平無諱之朝，不知公而在，尚有可言者否，與能盡公之言否？所以稱公相業能大異唐否？吾與公之耳孫廷尉與繩善，因書其後以遺之。與繩旦夕且大用，才氣足繼公，當於其身驗之也。

楊慎《補陸贄對德宗》　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爲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趙貞吉《忠州重修唐陸宣公祠墓記》 唐以來謫賢之居巴蜀者，未有如宣公之著者矣，卒而遂旅塟焉，亦未有若公之卓者矣。蓋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而遇竟厄於一時。遂使公功存社稷，而身沒蒿萊，故志士仁人爲之掩涕耳。【略】公之所以軒輊今古之才賢，而鮮與之儔者，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經世之才也，學術之正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道，誠得其一端，而畢其能事，亦足以名世獨立矣，況於四者之並盛乎！公之所以度漢、跨唐、畏宋，而難儔者以此。蘇子瞻曰：「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才如賈傅而術不疎。」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徵負其忠與才耳，韓公愈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跨唐也。故論者曰：其惟宋之范公希文乎。身總四道，是以四公。而予亦以爲知言。觀其言宗謨訓，學原誠明，蹈規履方，行無疵翳，風義趣舍，軌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然范公英特邁往，而公則淵沖不盈，即其四十罷相，已幾不惑，五十處約，隣於知命，大用之則龍驟虎變而散之無垠，遠擯之則聲藏光涵而斂於無朕。是公忘名獨契，乃范之所宜畏也。然則畏公直囁道眞而爲亞聖之儔、王者之侶者非耶？嗟乎！傳崖之有臣如此，而未盡其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論公至此，則向者以其阨於一時而爲公淹涕者，誠不足言與。

《昨非庵日纂》卷八 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鑑，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二·唐陸宣公集》引鳳一鶚跋 唐內相陸宣公實鍾欒李扶輿清淑之氣，平生所志，不負天子，不負所學。雖遭遇德宗時，弗克展布所蘊，然忠誠懇惻，訓辭深雅。崎嶇奉天，實資翼贊。今其代言奏對，家傳人誦。自漢賈誼、董仲舒諸賢，皆莫之能擬此。中朝達治，體躋顯仕者，往往祖述，以爲一代典章。信知宣公之文，鑿鑿可見之日，用非徒托之空言也。今其宅里某水某丘，已難髣髴，獨仁義百篇，炳如丹青。讀其書，尚友其人，至今生氣凜凜。【略】至大辛亥季秋，嘉興郡博士厲一鶚拜手書。

吳文正《陸宣公奏議增注序》 三代以後，大臣論事未有如陸宣公者，蓋其學正，其識精，其氣和，辭達所論，深此著明如此。雖以德宗之彊愎自任，猜忌多疑，然覽所奏，未嘗不心服也。夫以眉山蘇氏文章之敏妙，新安朱氏義理之精微，至於奏篇，必效其體，豈非百世人臣告君之楷式乎？廬陵鍾士益，博綜羣書，喜讀奏議，名疏事跡始末於每篇之下，其所援據，亦皆附載，繼之以諸儒之評，廣之以一己之說，因郎氏舊注而加詳焉。凡公之言，或用於當時，或驗於他日，莫不了然易見，其所謂有功於前訓，有補於後賢者矣。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史部·陸宣公奏議》 樓氏曰：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坡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乙覽。是書摭華刪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

林逢子《宣公祠》 仁義百篇唐孟子，排姦勁節凜秋霜。人生一死固不免，死落忠州骨也香。千年往事隨流水，一縷香烟弔蜀魂。門掩落花人不到，野風送月照黃昏。

許棐《題陸宣公堂》 一編奏議從頭讀，字字氷聯玉綴成。不是德宗嫌切直，自緣唐室未昇平。詔魂盡逐殘星滅，義魄長隨霽月明。我亦愛君憂國者，歲時來一拜先生。

方孝孺《尚友五贊有序·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愛新覺羅弘曆《十臣贊·陸宣公》 維山有玉，惟璞藏之，既斲其璞，不圭璋之。維水有珠，惟蚌孳之，既剖其蚌，卒棄置之。卓哉宣公，明珠美玉，施之不窮，守之彌篤。弱齡侍從，歌詩宴遊，興元戡難，乃展厥猷。獻納論思，興利除害，舉直錯枉，靖內安外。曾史之行，管樂之才，經綸奏列，不待安排。事急則需，事緩則舍，德宗猜刻，庸主以下。君用則行，君舍則藏，宣公忠藎，邦家之光。維公一言，自知甚確，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閻濟美

《舊唐書·閻濟美傳》 閻濟美，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有長者之譽。自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復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所至以簡澹爲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入拜右散騎常侍。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

入爲祕書監。以年及縣車，上表乞骸骨，以工部尚書致仕。後以恩例，累有進改。及歿于家，年九十餘。

《新唐書・閻濟美傳》（存目）

王建《贈閻少保》 髭鬚雖白體輕健，九十三來卻少年。問事愛知天寶裏，識人皆是武皇前。玉裝劍珮身長帶，絹寫方書子不傳。侍女常時教合藥，亦聞私地學求仙。

張籍《贈閻少保》（存目）

《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乾臏子》 閻濟美，前朝公卿許與定分，一志不爲。某三舉及第：初舉，劉單侍郎下雜文落第；第二舉，坐王侍郎雜文落第。某當是時，年已蹭蹬，常於江激往徑山欽大師處問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將出關，因獻坐主六韻律詩曰：「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鑪金自躍，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宣。輸今游異士，更昔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座主覽焉，問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實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變色，深有遺才之歎，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足下南去，幸無疑將來之事。」某遂出關。秋月，江東求薦，名到省後，兩都置舉。座主已在落下。比某到洛，更無相知，便投跡清化里店。屬時物翔貴，囊中但有五緣，策蹇驢而已。有舉公盧景莊已爲東府首薦，亦同處焉，僕馬甚豪。與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問某曰：「閻子自何至止？」對曰：「從江東來。」敬奉不敢怠。景莊一旦際暮醉歸，忽蒙問某行第，乃曰：「閻二十。消息絕好。景莊大險。」某對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薦，聲價已振京洛。如某遠地一送，豈敢望有成哉。」景莊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試雜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橋放雜文牓，景莊與某俱過。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橋作鋪帖經，景莊尋被黜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禮闈故事，亦許詩贖。」某致詞後，紛紛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開奬勸之路，許作詩贖帖，未見題出。」主司曰：「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詩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已聞主司催納詩甚急，日勢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凍，書不成字，便聞主司處分，得句見在將來。」主司一覽所納，稱賞再三，遂唱過。其夕，景莊相賀云：「前與足下並鋪，試《蠟日祈天宗賦》，竊見足下用魯丘對衛賜，據義，衛賜則子貢也。足下書衛賜作駟馬字，唯以此奉憂耳。」某聞是說，反思之，實作「駟馬」字，意甚惶駭。比榜出，某濫忝第，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諸公大喜。及某撰本卻請出，「駟」字上朱點極大。座主還闕之日，獨揖前曰：「春間遺才，所投六韻，不敢暫忘，聊副素約耳。」

《嘉泰會稽志・刺史》 閻濟美，元和二年四月，自前福建觀察使授。十月，追赴闕。

王濯

《清明日賜百僚新火》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御火傳香殿，華光及侍臣。」火從天子賜來故曰御火，香殿即披香殿。二句破賜百僚火。「星流中使馬，燭耀九衢人。」二句承寫初賜光景。「轉影連金屋，分輝麗錦茵。」二句實寫賜火。「焰迎紅蕊發，煙染綠條春。」二句寫火靠定清明，與史延作「翠烟和柳嫩，紅焰出花新」詞意相同。「助律和風早，添爐煖氣新。」三月律中貼洗，言得此新火，可以助風之和，添氣之暖也。一句咏嘆新，是賜後光景。「誰憐一寒士，猶望照東鄰。」望照東鄰，暗用匡衡鑿壁引光事。末二句以自己望照意作結。言御火傳於香殿，華光賜及侍臣，故星流中使之馬，燭耀九衢之人。轉影相連金屋，分輝益麗錦茵，焰迎紅蕊，烟染綠條。助春律而和風早至，滌香爐而暖氣新來。當此恩光咸被，誰憐尚有貧寒之士，猶望引餘光於東鄰者乎？趙陶園曰：通幅氣體雄勁，辭藻照人，自是大方家數。

《唐詩紀事・王濯》 濯，登大曆九年進士第。

崔邠

劉禹錫《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

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諱倕，字某，清河東武城人。【略】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戶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終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卿。次曰鄴，至太府卿。次曰鄘，至外臺尚書。次曰邻，今爲廷尉。次曰鄴，至執金吾。季曰鄆，自太常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當永貞之初，順宗踐阼，澤流百葉。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上俞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略】邠爲太常，鄴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脩，諸季皆翩翩人傑，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承順無違。【略】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南宮，賜金紫，其間三人歷入侍郎。統而論，四卿一相，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

《**舊唐書・崔邠傳**》（存目）

《**新唐書・崔邠傳**》（存目）

權德輿《**崔吏部衛兵部同任渭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煩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眞，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眞，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倫龜玉，更爲王陽，迭爲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田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攄，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李翰《**河中鶴鵲樓集序**》 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宣風三晉。右賢好事，遊人若歸。小子承連帥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獲登茲樓。【略】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係、長樂馮曾、清河崔邠，鴻筆佳什，聲聞遠方。將刷羽青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

《**卓異記・兄弟三人爲禮部侍郎**》 崔邠、鄘、鄆，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由奏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鄘、鄆，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爲卓異。

盧綸《**送崔邠拾遺**》 皎潔無瑕清玉壺，曉乘華幰向天衢。石建每聞宗謹孝，劉歆不敢衒師儒。諫修郊廟開宸慮，議按休徵淺瑞圖。今日攀車復何者，轅門垂白一愚夫。

李益《**同崔邠登鶴雀樓**》（存目）

楊憑

論述

《**晚泊江戍**》《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味此詩意，元題中「曉泊」當作「晚泊」。紀昀評：此評不錯。馮氏抹之，未解。又評：兩「晚」字，五句「晚」字恐是「遠」字。

傳記

《**舊唐書・楊憑傳**》 楊憑字虛受，弘農人。舉進士，累佐使府。徵爲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遂求免。累遷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憑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性尚簡

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元和四年，拜京兆尹，爲御史中丞李夷簡劾奏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敕付御史臺覆按，【略】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疏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併興，又廣蓄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爲言。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且言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自貞元以來居方鎮者，爲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畏忌。及憲宗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爲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新唐書・楊憑傳》（存目）

紀事

苻載《長沙東池記》【略】壬午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楊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厚簡重，氣岸恢大。以文章禮樂，藻績德義，歷文昌，登少常伯，朝廷之休聲茂績沛然也。

《舊唐書・錢徽傳》　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鐘、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

張籍《傷歌行》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繫御史府。出門無復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着青衫騎惡馬，中門之外無送者。郵夫防吏急趣驅，往往驚墮馬蹄下。長安里中荒大宅，朱門已除十二戟。高堂舞榭鎖管絃，美人遙望西南天。

藝文

韓愈《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存目）

柳宗元《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存目）

劉禹錫《酬楊侍郎憑見寄》（存目）

呂温《道州送戴簡處士往賀州謁楊侍郎》（存目）

柳宗元《祭楊憑詹事文》　公秉閒氣，心靈洞開。翺翔自得，誰屑羣猜？孝友忠信，聞於九垓。摛華發藻，其動如雷。世榮甲科，亦務（一作矜）顯處。公之俊德，有而不顧。

雜録

《唐音癸籤・談叢四》　李杜【略】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按，楊憑有詩云：「直用天才衆卻瞋，應欺李杜久爲塵。」憑，大曆中人也。知兩公身沒未幾，世已有並稱矣，但至韓公始大定耳。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六百五十二，《唐同州刺史崔淙遺愛碑》，楊憑撰，韋縱正書。

又　第一千六百五十七，《唐廬州刺史羅公德政碑》，楊憑撰，徐璫正書。

張莒

《元日望含元殿御扇開合》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一句）渾破元日。（二句）渾破望含元殿。（三句）以虛引實。（四句）方出扇。（五句）正做望含元殿。（六句）寫元日光景。（九、十句）二句將題渾寫。（十一、十二句）末二句結到扇上，却用此意推開。

《紫宸殿前櫻桃樹賦》　《賦話・新話三》：唐張莒《紫宸殿前櫻桃樹賦》，字字莊雅，不着色相。賦殿庭中花樹，體固應爾。與王右丞芙蓉闕下一章，可謂異曲同工。

《大唐御史臺精舍碑》　知雜侍御史：羅讓、韋顥、張莒、鄭楚相、裴竦。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張式（韓醇注：大曆七年進士），南陽人。張莒（韓醇注：大曆九年進士），常山人。張惟儉（韓醇注：大曆六年進士），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謔。式至河南尹，莒鄧州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太平廣記》卷二五六引《嘉話録》　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閒

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

《唐詩紀事・張莒》 柳子厚《先友碑》云：「莒，常山人，登大曆九年第。」大中時官吏部外郎。

陳諫

《舊唐書・王叔文傳》 陳諫至叔文敗，已出爲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轉通州卒。

《新唐書・王叔文傳》 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

《新唐書・藝文志二》 陳諫等《彭城公故事》一卷（劉晏）。

《宋史・藝文志二》 陳諫等《彭城公事跡》三卷。

元稹《授陳諫循州刺史制》 封州刺史陳諫，倜儻好奇之士。常患於不慎所從，負累於俗，過而能改，人其捨諸。以爾諫敏於儒學，志於政經。自理臨封，尋彰美化。分憂是切，滿歲宜遷。始求循吏之才，以撫遠方之俗。爾宜樹德，朕不記瑕。可使持節循州刺史。

《吳郡圖經續記》卷下 《報恩寺慧敏律師碑銘》，臺州司馬陳諫撰，蘇州刺史元錫書。字刻剋缺。碑云：「遷神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峰蘭若。」所謂八隅泉池者，皮陸集所謂南池者是邪？今不見其迹。

《集古錄跋尾》卷八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金石錄》 《唐贈右僕射辛祕碑》，唐牛僧孺撰，陳諫正書，元和中立。

又卷一四蘇州引《諸道石刻錄》 《唐報恩寺慧敏律師碑》，陳諫撰，元錫書。

又卷一九泉州引《集古錄目》 《唐南海廣利王神廟碑》，唐袁州刺史韓愈撰，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元和十二年廣州刺史孔戣重脩南海神祠，以十五年十月立。此碑在南海廟中。

張濛

《唐會要・省號下・中書舍人》 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皆缺，在省唯高參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須草詔，宰相命他官爲之，中書省案牘，不行者十餘日。

《卓異記・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濛（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爲佳美者耳。

《舊唐書・德宗紀上》 （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僚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眞、李紓爲上等，鮑防、于邵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

《登科記考》卷一二 貞元六年知貢舉：禮部侍郎張濛。

張籍《送從弟濛赴饒州》 京城南去鄱陽遠，風月悠悠別思勞。三領郡符新寄重，再登科第舊名高。去程江上多看堠，迎吏船中亦帶刀。到日更行清靜化，春田應不見蓬蒿。

朱慶餘《送饒州張使君》 白頭爲郡清秋別，山水南行豈覺賒。楚老只應思入境，吳兒從此去移家。館依高嶺分樟葉，路出重江見葦花。務退唯當吟詠苦，留心曾不在生涯。

《金石錄》卷八 第一千五百九十七，《唐李公楙功昭德頌》，張濛撰，韓秀弼八分書，李彝篆。貞元五年十月。

丁澤

《上元日夢王母獻白玉環》 《唐詩合選詳解》卷九：此詩言夢中而朝，

元日闕下忽有拜乎天顏者。彷彿爲王母之來，分明是玉環之獻，僊靈之姿趨於甲帳，聖道之悟契乎元關。其所獻之玉環也，白似霜姿，彎如月彩，雖王母之霓裳歸諸物外，而初正之鳳歷曉乎人寰。蓋仙與聖，道雖不同，而皆臻於絕詣，非相遠也。故昭昭焉神通，於寤寐間獻茲玉環歟？王翼雲曰：題中所有「之」字，無不清出而典雅確切，更爲試帖僅作。

《**良田無晚歲**》《唐詩合選詳解》卷九：此詩言既爲良田，人功雖有未及，其地力必極於非常，故無事耕耘之早，而黍稷偏良也。即以無年豐而良田有獲，即後其種而良田先芳。觀夫膴膴有千畝之盈，青青保萬箱之慶，信乎良田無晚歲矣。何須祭田祖以祈年，詎要察農祥而耕作哉！值此春臺既啓，和風長日，而萬寶自此能告成矣。惟良田，故無晚歲。宜於「良」字十分刻劃。「無晚歲」三字便爽，通體似淺率。

《**日觀賦**》《賦話・新話二》：唐丁春澤《日觀賦》云：「蒙水氣以珠暗，露松陰而璧碎。霞色收錦，天風斂黛。」又喻餘《仙掌賦》云：「斡開元氣，剖破凝碧」，俱以琢句見長，而氣味較渾古。

《**唐詩紀事・丁澤**》澤，大曆十年試《龜負圖》詩，爲東都第一。

《**唐才子傳・王建**》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丁澤榜第二人及第。

《**文苑英華辨證**》**卷一〇**　賦中撰人名氏，有與《唐登科記》不同者，如【略】丁春澤《日觀賦》，大曆十年東都試作丁澤。

于尹躬 于允躬

《**南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天官書中語。《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言南至日，人君使太史登臺，誠以司曆之官，莫如伯趙氏始能辨五方之雲色也。當其時，聽之而晝漏初發，望之而陽光漸分。夫司天之職，爲歲而備，持簡而書，實出人羣矣。惠愛而微物皆周，生靈無不荷聖君之德也，昇平之氣，發爲嘉瑞，長當有卿雲之出，登臺以觀而鬱鬱紛紛者歟？王元美曰：逐層衍題而一層深，一覩此則于題者定非題之窘之也。《唐詩增評》卷三：前半必拆字分寫，題面乃清，後半必融題合寫，題義乃透，此長句題一定之法。

《**元和姓纂・虞韻**》邵，禮部侍郎，太子賓客。生〔汝錫、訢、誠、〕允躬、皐謩、人聞。允躬，中書舍人、洋州刺史。

《**唐詩紀事・于尹躬**》尹躬，大曆進士，元和間爲中書舍人，坐其第皐謩以贓獲罪，左授洋州刺史。制云：「雖無從坐之法，合當失敎之責。」

《**前定錄・陳彥博**》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於于尹躬下擢第。

《**南部新書**》**乙**　父子知舉三家：高鍇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瑤，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唐語林・補遺**》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幷前六科。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略】後有【略】中書舍人【略】于允躬【略】雜主之。

《**登科記考**》**卷一八**　元和六年知貢舉：中書舍人于尹躬。

白居易《貶于尹躬洋州刺史制》　中書舍人于尹躬：其弟皐謨，贓汙狼藉。雖無從坐之法，合當失敎之責。然以典職詔命，恭勤五年，我即念勞，爾宜思過。俾居近郡，茲謂得中。

衛象

《**元和姓纂・未韻**》國子司業衛密【略】弟倚。生象，侍御史。並河東安邑人。

司空曙《長林令衛象餳絲結歌》　主人琱盤盤素絲，寒女眷眷墨子悲，乃言假使餳爲之。八珍重沓失顏色，手援玉筯不敢持。始狀芙蓉新出水，仰坼重衣傾萬蕊。又如合歡交亂枝，紅茸向暮花參差。吳蠶絡蟹抽尚絕，細縷纖毫看欲滅。雪髮羞垂倭墮鬢，繡囊畏並茱萸結。我愛此絲巧，妙絕世間無，爲君作歌陳座隅。

權德輿《和司門殷員外早秋省中書直夜寄荆南衛象端公》　共嗟王粲滯荆州，才子爲郎憶舊遊。涼夜偏宜粉署直，清言遠待玉人酬。風生北渚煙波

闊，露下南宮星漢秋。早晚得爲同舍侶，知君兩地結離憂。

《酉陽雜俎・語資》 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屹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嘗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堊焉。

《詩藪外編・唐下》 唐詩人同名甚衆，一時並起者尤易混淆，今漫記此：【略】劉象，盧象，衛象。

朱長文

《春眺揚州西崗寄徐員外》《載酒園詩話・佳句各有所宜》：詩中佳句，有宜于作絕句者，有宜于作律詩者。（【略】如太白「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亦宜刪後二句作一絕。）朱長文「瓜步早潮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不惟寫景工，兼有氣象，卻是律詩中好語。忽然遽止，令讀者悵悵如失，有蛟龍無股之歎。《小清華園詩談》卷下：昔人謂「詩有別材」，而「別」實非詩之正體，但於莊雅嚴正之中，偶雜一兩篇，亦足豁人心目。如遊名山大川者，忽遇斷崖曲港，則耳目爲之一新。如聞咸英韶濩者，忽聽移宮換羽，則神思爲之一豁。是「別」亦詩中不可少之一境也。茲於唐人中錄取數則，以爲學者楷式。【略】朱長文之「蕪城西眺極蒼流，漠漠春烟間戍樓。瓜步早潮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隋家故事不能問，鶴在仙池期我遊。」

《望中有懷》《甚原詩說》卷三：絕句字句雖少，含蘊倍深。其體或對起，或對收，或兩對，或兩不對，格句既殊，法度亦變。【略】亦有板對四句者，此多是漫興寫景而已。【略】板對四句，如朱長文「龍向洞中銜雨出，鳥從花裏帶香飛。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唐詩紀事・朱長文》 長文，大曆間江南詩人。

竇牟

論述

綜論

韓愈《祭竇司業文》 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

又《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

褚藏言《竇牟傳》 府君和粹積中，文華發外，惟琴與酒，克儉於家，時人以爲有前古風韻。

《舊唐書・竇鞏傳》 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俱爲時所賞重。

分論

《秋夕閑居對雨贈別盧七侍御坦》《韻語陽秋》卷四：牟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寖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故其《秋夕閑居》詩云：「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瀛奎律髓》卷一七許印芳評：語語切實，無空乏病。後半筆意不平，尤有深味。

《望終南》《瀛奎律髓》卷三三方回評：長安宮殿正對終南山，此詩得其要領。紀昀評：去摩詰《終南》詩遠矣，五、六尤不成語。去彼選此，殊不可解。

《陪韓院長章河南同尋劉師不遇》《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五實皆號能詩。五、六秀麗。紀昀評：此俗豔，非秀麗也。

《奉誠園聞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周珽曰：末句喚起一章慨思，妙，妙。《詩境淺說續編》：詩言當年東閣延賓，吐車茵而不憎，絕冠纓而恣笑。曾邀逾分優容。及重過朱門，而荒草流塵，難尋遺

迹，秋老西園，不禁淚盡斜陽之笛矣。自來知己感恩者，牙琴罷流水之絃，馬策極州門之慟，今昔有同懷也。

傳記

韓愈《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輩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願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敎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略】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事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

褚藏言《竇牟傳》（存目）

《新唐書・竇牟傳》（存目）

著録

褚藏言《竇牟傳》 文集十卷，未暇編錄。

藝文

楊憑《贈竇牟》 直用天才衆卻瞋，應欺李杜久爲塵。南荒不死中華老，別玉翻同西國人。

韓愈《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存目）

韓愈《陪韓退之竇貽周同尋劉尊師不遇得師字》（存目）

韓愈《祭竇司業文》 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愼，掌正隸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榮。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自視雛觳，望君飛鴻。四十餘年，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

雜録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四十一，《唐感化詩》，竇牟撰。正書，無姓名。元和十五年三月。

錢徽

《舊唐書・錢徽傳》 錢徽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略】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中、賜緋魚袋，內職如故。

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略】罷徽學士之職，守本官。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略】尋貶徽爲江州刺史【略】徽明年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宗即位，徵拜尚書右丞。大和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五。

《新唐書・錢徽傳》（存目）

孟郊《送淡公》 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

白居易《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 因詠松雪句，永懷鸞鶴姿。（昔嘗與錢舍人登青龍寺上方，同望藍田山，各有絕句。錢詩云：「偶來上寺因高望，松雪分明見舊山。」）

又《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春獨遊曲江見寄長句》 醉思詩侶有同年，春歎翰林無暇日。雲夫首倡寒玉音，蔚章繼和春搜吟。

賈島《寄錢庶子》（存目）

白居易《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藹然儒風，粲然詞藻，縝密若玉，端直如弦。自參禁司，益播其美，貞方敬愼，久而彌彰。應對必見於據經，奏議多聞於削藁。迨今六載，其道如初。

楊巨源

論述

綜論

元稹《授楊巨源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 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

《因話錄・商部上》 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

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 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

《郡齋讀書志・楊巨源詩一卷》 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體律務實，用功頗深。旦暮搖首，微詠不綴，年老成疾。嘗贈弘靖詩，叙其世家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人稱之。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楊公勇去之節，退之一序，萬古不朽。內云：「國子司業楊公，方以能詩訓後進。」按夔以九德教胄子，周以德行道藝造士，未聞以能詩訓後進者。唐人或以一聯擅終身之貴，然楊公可敬，初不在詩。丞相愛惜，不能留。童子釣遊，不忍忘，可以爲人師矣。世傳楊公苦吟，常掉其頭。至老雖未嘗吟而掉頭自若，所作尤律熟，然其間忠憤悲慨，如《聖恩洗雪鎮州寄獻裴相》之篇，可補《唐史》之缺。

《唐才子傳・楊巨源》 巨源才雄學富，用意聲律，細挹得無窮之源，緩雋有愈永之味。長篇刻琢，絕句清冷，蓋得於此而失於彼者矣。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 楊巨源始與元白學詩，而詩絕不類元白。【略】巨源清新明嚴，有元白所不能至者。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此君（楊巨源）中唐格調最高，神情少減耳。

《唐音癸籤・評彙三》 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卻得之難，入處迥異爾。

又《評彙六》 唐大曆後五七言律尚可接翅開元，惟排律大不競。【略】所見中唐楊巨源，晚唐李商隱、李洞、陸龜蒙三家，楊則短韻不失前矱，三家則長什尤饒新藻。將無此體限於材即難，曙於法亦自易乎？惟深於詩者知之。

《唐詩評選》卷四 此公七言，平遠深細，是中唐第一高手。《紀事》稱其不爲新語，律體務實。所云「新語」者，十才子以降，枯枝敗梗耳。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七言律古今所尚，李滄溟專取王摩詰，李東川宗其說，豈能窮極變態？余謂七律法至於子美而備，筆力亦至子美而極。後此如楊巨源、劉夢得甚有工夫。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起句之工于發端，如【略】楊巨源「晴明紫閣最高峰，仙掖開簾范彥龍」，「天眷君陳久在東，歸朝人看大司空」。【略】落句以語盡意不盡爲貴，如【略】楊巨源「滿筵

舊府笙歌在，惟有羊曇最淚流」，【略】皆足爲一代楷式。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楊司業之「鑪烟添柳重，宮漏出花遲」，【略】楊司業之「立馬望雲秋塞靜，射鵰臨水晚天晴」，【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分　論

《**楊花落**》《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深情婉孌，而不露纖麗手腳。譚元春評：有靜思。「菲紅拂黛憐玉人」鍾惺評：花憐人，情便不同。

《**胡姬詞**》《唐詩快》卷九：如此相憐，豈復能計纏頭乎。

《**春日有贈**》《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中四句極細潤緩慢，有意味，末句尤不迫。紀昀評：此評最是。

《**長城聞笛**》《瀛奎律髓》卷三〇查慎行評：可入着題類。紀昀評：後六句有情致。惟起調「林」字趁韻。且長城不應有砧聲，「砧」字亦不免趁韻。許印芳評：按三、四沉雄，不但有情致。紀批起句「林」字趁韻，次句「砧」字亦不免趁韻，今爲易之：「邊城笳鼓罷，橫笛更聞音。」

《**春日與劉評事過故澄上人院**》《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細潤。馮舒評：春雪尚積，僧之故可知矣。末聯「故」。紀昀評：後四句不說盡好，六句尤佳。

《**長安春遊**》《唐詩評選》卷四：只平叙去，可以廣通諸情，故曰：「詩無達志。」漢人自黃初以降，此風絕矣。

《**送定法師歸蜀法師即紅樓院供奉廣宣上人兄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送定法師，卻先寫宣法師，想見一時舉朝公卿傾倒宣公，非同聊爾。看其用「初日照」字，特以華嚴菩薩相推，即可知也。至寫定公，則先之以詩，次之以經。先之以詩，爲舉朝公卿應機也；次之以經，爲紅樓供奉接座也。然亦仍用「引」字，「分」字，未嘗暫置宣公也。（後解）上解只寫定師是宣師兄弟，此解方寫送歸也。「碧雲」即江令所擬湯師詩句，言師自歸蜀，我自遊剡，空性無在無不在，日暮佳人更無不來之歎也。《唐詩評選》卷四：合寫巧映。

《**早朝**》《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平正。紀昀評：賈、杜、王、岑《早朝》之作，在諸公集中原非佳處。而觀此尚覺氣象萬千，風會所趨，漸漓漸薄，非傑出一代之才，不能自振也。無名氏（甲）評：不爲精能。無名氏（乙）評：結入古樸。《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詩特爲憲宗中興紀實也。前解寫至尊勤政，后解寫百僚拱手。言鐘聲纔徹，夜漏未停，此時雖在至勤，其亦未明求衣可也，何意赫赫天顏，早已儼然臨座。于是舉朝之臣，回看雙闕，則煙光正籠，仰瞻九重，則日華始上，甚言其早之一至於是也。（後解）丹墀但拜，言一無所事也。放仗即回，又言一無所事也。此非諸臣眞無所事，實爲仰承聖道逍遙，雖欲有事而絕無也。然則惟有竭其鄙誠，協贊康哉，更於何處得效尺寸乎哉。《唐詩評選》卷四：獨有開天餘韻。

《**贈張將軍**》《唐詩品彙》卷八七：郝新齋曰：言漢將之壇已爲陳迹，不若將軍年少功高，抑彼揚此之意也。《唐七律選》卷三「年少功高誰不羨，漢家檀樹月蒼蒼」毛奇齡評：情致儼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關西，固上將之藪也，今將軍乃令關西諸將盡承下風，則其獨擅登壇之望，久已人人目攝也。次句畫之，言其昔日未還將印之先，躬督三軍，手提一劍，信賞必罰，凜若秋霜，實有至今使人色變者。奈何一日家居，竟成頻年閑住。在將軍，固如魯連之歸去，在當時，得毋王翦之已棄乎。前解如「知愛」、「可令」等字，此猶婉諷之也。（後解）後解竟切譏之，言目今紅幟滿山，是何等軍興？清笳入塞，是何等邊報？而如此少年將軍，竟終置之腦後，回思炎漢築壇故事，眞使人心目蒼茫矣。《圍爐詩話》卷三：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略】楊巨源《贈張將軍》云：「知愛魯連歸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是用古道意者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神骨俱王。言當時急於用人，必不令如王翦之在頻陽也。豈將軍有歸隱之志，故云爾耶？

《**和侯大夫秋原山觀征人回**》《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楊巨源《和侯大夫》、武元衡《荊師》，皆中唐妙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讀其出手七字，便有喜不自勝之意。言比來只有兩河之兵未息，今又戰罷，則是而今而後，萬方其永清矣。「識舊營」，言觀者猶記出師之日，此爲前、後、左、右某某諸營，而今幡幟宛然全師而還也。「立馬」、「射鵰」，言馬猶前日之馬，射猶前日之射，而今已皆意思閑暢，無復前日之倉皇也。（後解）上解寫觀征人者，此解又寫諸征人。寫觀征人者，以志今日之喜，又寫諸征人，以申後日之戒也。言此番行役既閑，即不必又歸部伍，一任東西南北、縱橫分散可

也。若其鄉里有獨遠者，則不妨取其旆旌寄頓熟識，而竟輕身先去可也。所以然者，聖代既資長略，永遠更無征戰，從今已後，大家各歸其家，各耕其田，各事其父母，各保其妻女，各育其子孫，各守其墳墓，乃幸甚幸甚之至也。（「聖代」二句，是諸征人「分歧路」、「寄旆旌」時口中所言，若說出自作詩人手，便是宋人鬼怪矣，讀唐詩所以必分解也。）

《送人過衛州》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詩又奇。此何嘗欲送此人。只是昔日曾與此人同客征南，而征南故里卻在衛州，今日恰值此人以事必過衛州，于是滿肚痛思征南，滿眼遙望衛州，一時便要此人爲我寄眼淚滴衛州，于是乃特作此詩送之也。前解奮快筆，又迫寫昔日兩人同客征南，稱心稱意如此者，正是要明此皆受何人之蔭覆、皆仗何人之推扶也。（後解）「舉杯」是爲此人，「下淚」是爲衛州，「臨水」是爲此人，「登樓」是爲衛州。「相思」者，此人亦思「聯句」、「看花」之日也。夫誠亦思「聯句」、「看花」之日，則「滿眼青山」，此是衛州，便應注目獨看，不應又「回首」看我也。《昭昧詹言》卷一八：六句皆叙舊思，收二句送。姚（鼐）云：「此必舊臣之子，失志而投河北藩鎮者，故不出其名。衛州，魏博管內，非中朝士大夫往來仕宦之路，過衛州則爲異域矣，此其意最悽愴處。」東閣，參佐所居。

《寄中書同年舍人》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斗地出手，先寫一終南紫閣峰，又於其上再加「晴明」者，天晴則日明，便令閣峰爛然而紫也。此時范彥龍正在仙掖，開簾仰頭，快見此峰。則不知因晴明故，令彥龍得見閣峰耶？抑因開簾故，令仙掖露出彥龍耶？本意只欲寫此同年身在中書，卻乃奇奇妙妙，顛顛倒倒，撰成如此章法。傳稱先生「工夫頗深」，由此觀之，工夫眞是不淺也。三、四極寫中書之清華可知。（後解）此五、六則須看其「曾」字、「仍」字，乃寫自家二十年前與之爲同年也。唐人何曾作中四句一樣好語詩。先生貞元間人，「律體務實」，「不爲新語」，我故欲起九原訴之。《小清華園詩談》卷上：如此等作，皆雍容和雅，盛世之音也。

《酬于駙馬二首》二 《唐詩品彙》卷八七：郝新齋曰：「春露濕蘭叢」爲公主先逝而有子也，七六義中爲興也。

《將歸東都寄令狐舍人》 《唐詩評選》卷四：不必得警人句，自非「兩皇甫」、「五寶」一流風骨。

《寄江州白司馬》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看他輕輕動筆，只作通候語耳，卻乃憑空取一「惠遠東林」，與之如對不對。于是更不重起筆，便竟隨手一順寫去，言江州與廬山只隔湓口一衣帶水，傳聞香爐峰爲天下絕勝，定知司馬日住其下也。本是極蕭散之筆，偏自寫來字字成雙捉對。佛言不經燒打磨，決不成精金。試想其燒打磨之多，豈特一遍而已哉。（後解）此欲招之歸朝也。五，將招之以友生之至情。六，將招之以君父之至恩。然此二者，自是人所同有，何得我獨毅然語之哉？夫亦從本人自己心窩中，設身處地代抒其誠然者，而本人乃自不覺幡然其遂起。末句又帶「雨花」字者，銷繳上文「惠遠」字也。

《薛司空自青州歸朝》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言昔者君陳，尹茲東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令薛司空正同其德，故天子眷之，令久鎮青州也。「歸朝」寫作「人看」，妙，妙。便令全詩都只是看司空人一路傳說，言青州以西頻年無事者，盡是青州以東一人有功也。蓋不功之功，是眞大功。凡爲天子作鎮一方，尙其敬念之哉。（後解）五、六，人又傳說其此行歸朝，述職既畢，必將還第也。七、八，又因其還第，遂更爲之陳說家世，言薛氏代有功臣，次第圖像煙閣，已不自司空今日爲始，然而今日司空則固次第又當圖像也。二解詩，都從「人看」二字中寫出來。

《送章孝標校書歸杭州因寄白舍人》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送人詩，此爲最奇。看他更不作旗亭握別套語，卻奮快筆，斗然直寫自己當時親自曾過其地，親眼曾看其景，其奇奇妙妙，非世恆睹，有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者。而今日校書別我歸去，則正歸到其處，眞是令我身雖在此，送君心已先君到杭也。（後解）看他後解又奇。終更無一句半句復與別客盤桓，竟自一直寄語白傅，言有郡人章校書者，「公事」亦可諮問，詩律又可「細論」，直宜自到沙村，此人非可坐致。作如此送人詩，眞令所送之人通身皆是亢爽也。傳稱先生作詩「不爲新語，律體務實，工夫頗深」，如此等詩，豈非「律體務實，工夫頗深」之明驗耶？彼惟騖新語之徒，夫惡足以知之。

《酬盧員外》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因員外感念舊恩，當筵泣下，而先生特作詩以酬之也。前解追寫當時知遇，言主將昔在上游，前籌盡出員外，一時躡足附耳，誠爲言聽計從。即如欲訪舜城之風土，則并馬蒲州廟中。欲審魏國之山河，則攜手朔州樓上，誠爲外托主賓之大義，內結骨肉之至恩者也。（後解）後解方寫今日奉酬，言至於我之與員外者，則只

因舊時曾「接高步」，今故特屈「淹留」，而又豈意「滿筵」借得「笙歌」，恰出當時「舊府」，反累馬策叩扉，哭吟子建詩句哉。

《古意贈王常侍》《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昔人有志未伸，每托閨人自見。故先生欲干常侍後手，而有難於顯言，因亦用此體，而以「古意」名篇也。「綉戶紗窗」，言我實想見其地也。「北里深」，言雖可得而想見，而身固未得而到也。「香風」七字，言北里深處，則有一人，其富貴方如此也。「在手」之爲言，世間所有一切黼黻文章，悉聽其裁割也。「空勞」之爲言，既是裁割悉聽其命，則夫一時寒女，皆操刀尺以待下風，而彼方不顧也。（後解）「欲學」、「還思」，妙，妙。言寒女既不蒙顧，于是不免變計，將自衒以求售，而又自思必宜終保其潔白也。「東家少女」直指常侍。「當機杼」，言正值得言所欲言之時也。「應念」之爲言，固不可又辭爲異人任也。（「當機杼」、「無衣」字只欲與上成文，詩人用字不可典要，從來如此。）

《送絳州盧使君》《歷代詩話・唐詩・亥》：吳旦生曰：《左傳》師曠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拆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二首爲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橫，爲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迺是七十三年也。楊巨源《送絳州盧使君》詩：「絳老問年須算字，庾公逢月要題詩。」李義山《贈絳臺老驛吏》詩：「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張伯雨《元日》詩：「問年書亥字，獻歲出辛盤。」

《觀打毬有作》《能改齋漫錄》卷六：唐楊巨源《觀打毬》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乃悟王建《宮詞》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輿過玉樓」。

《早春即事呈劉員外》《能改齋漫錄》卷八：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蹄經歷應須遍，鶯語丁寧已怪遲。」蓋效杜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贈渾鉅中允》《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寫妙年詞臣，看他前解如此着筆，正是暗翻王汝南降服兄子濟一段佳話，成此妙詩也。謂之暗翻者，王先說《周易》，次騎駁馬；此先獵城西，次領群儒也。三、四，妙，妙。只謂馬盤曠野，早已雁落寒原，眼遲者尚看弦開如月，雖眼快者猶指箭初入雲，而不謂其馬自盤，雁已下也。寫弓馬至此，眞是沙場飛將，不悟其後解又如彼也。（後解）看他「穿虜陣」特用「天西」字，「領儒群」特用「花下」字，兩相激射，盡成奇彩。「一枝瓊蕚」之爲言寧馨少年，又加映之以「朝光」，又重襯之以「綵服」，于是任憑何人更看不出此是冠軍也。

《和大夫邊春呈長安親故》《唐詩評選》卷四：虛實在神韻，不以興比有無爲別，如此空中構景，佳句獨得，詎不賢於硬架而無情者乎？以此求之，知此公之奏雅於鄭衛之濱，曲高和寡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某大夫有《邊春呈長安親故》詩，而先生和之。非和邊春詩，而呈長安親故也。）（前解）此詩極寫邊城苦寒，而勉大夫卒成大功也。「吹笛」，言思春而久不見春也。「冰開」，言春動而還不似春也。「詩情」、「弓力」，言主將方將切望春來而踏陌尋詩，而邊人反又切恐春至而風吹角解也。前解寫邊城地氣人情，其與中原色色不同，誠有如此。（後解）後解寫邊城地氣人情如此，而大夫竟夷然安之也。言當彼中原之人曲岸看花之時，正我邊城之人平沙獵雪之時。夫彼曲岸看花固樂，而我平沙獵雪亦有何者不樂，而又必用春爲也耶？抑亦不寧唯是，便使今年不見春，明年復不見春，而我之心終亦不以入塞爲晚。何則？戍愈久，功愈大，則將星愈高，此時朝天便晉公孤，夫豈不快？而又肯以遊春亂我心曲哉。

《冬夜陪丘侍御先輩聽崔校書彈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寫冬夜崔校書彈琴，後解寫陪丘侍御聽。看他只是寫冬夜之七字，便已使人七弦未張、四壁先響也。欲寫彈琴，看他又先安得「幽賞在」字，便是其夜相集，不必定是彈琴，而校書心眼一時與雪月映發，不覺自欲彈琴。只加三字，便令事既幽深，人復高談，并丘侍御都無俗氣，此皆琴意也。「楚妃」、「蔡女」，則是二琴操。可知傳稱先生「不爲新語」，如此三、四，何嘗不是新語，然而豈新語哉。（後解）「誤曲」、「知音」、「雅調」等字，仍帶上彈琴，自是不得不顧題耳，實則已是只寫己之陪丘也。「顧盼」，侍御顧盼也。「殷勤」，先生殷勤也。「雅調」，言侍御與我，顧盼如彼，殷勤如此，皆是別樣心期，並非仕途惡態也。開興，先生之興也。「宿昔」，侍御之心也。（彈琴題，要陪侍御，非先生，幾乎出醜。）

《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丹鳳樓門下宣赦相公稱賀二首》其二《野客叢書・蕭張封地》：鄮有二地名，屬南陽【略】則是蕭何封鄮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鄮。」誤以爲沛地之嵯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鄮侯。」【略】諸家皆承此

謬。《逸老堂詩話》卷下：「鄮」字有二音，皆地名。蕭何所封邑，屬沛國，才何切。蕭何子孫所封邑，屬南陽，則肝切。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鄮。」唐楊巨源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鄮侯。」《唐詩評選》卷四：密到。「萬歲聲長繞冕旒，倚空設色，愈于「萬國衣冠拜冕旒」，獨妝好句遠矣。固不可以時世抑揚。《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音訓類》：蕭相國封鄮。鄮二音：一音贊者，在南陽。一音嵯者，在沛。班孟堅《泗水亭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鄮。」孟堅漢人，本朝故事必不誤，且相國沛人，自合封沛，舍沛之鄮而遠食南陽之鄮，安所取乎？而王楙《野客叢書》據《唐書・劉晏傳》釋文以駁孟堅之非，且歷引楊巨源、姚合、賈島諸人詩作「嵯」字用者，以爲皆誤，謬矣。

《題賈巡官林亭》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紀賈巡官日暮客散，再留先先生翻席更酌也。鳥棲庭樹，加一「仍」字，言人散庭空，鳥歸不驚也。樽對菊花，加一「閑」字，言人散庭空，鳥歸不驚也。樽對菊花，加一「仍」字，言洗盞分客、期在必醉也。「禪侶」，言座中又參不飲之人。「好兒」，言入夜又出二子見客也。細細吟之，眞是世間不可多得之妙主，人生不可多得之佳集也。（後解）此雖閑寫林亭夜景，然而賞歎巡官，亦不啻口也。五，言其清光照人，迥出流輩也；六，言其談言涌泉，滔滔無窮也。七、八言其車馬喧闐，無日無之，然而門自熱而人固自冷也。我亦相其前解，而信巡官之果有如此也。《古唐詩合解》卷一一：前解寫林亭有好主人，後解寫賈巡官之多交遊。

《送澹公歸嵩山龍潭寺葬本師》 《升菴詩話・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楊巨源詩：「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應從鳥外還。」《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一寫「嵩山」，二寫「歸」，三寫「本師」，四寫「葬」。純在尋常道途、尋常哀樂、尋常生死父子之外，此非尋常文人之所知也。一、二更不煩解，只看其三、四兩句，此是何等境界。「雙樹爲家」者，言其本師百年弱喪，今始歸家，而旁之人乃復思其舊壑，謂之已死，此大不合也。「千花成塔」者，言其本師藏身沙界，處處安穩，而旁之人乃復負上寒山，與之營葬，又大無謂也。「雙樹」，世尊涅槃場也。「舊壑」，夜半負舟處也。「千花」，法身遍現無量國土也。（後解）此欲其葬畢即來也。五、六、七易解，末言「無處」、「無關」者，言澹公若使一歸永不更來，則豈誤認寺中是公道場耶？若寺中是公道場，則豈誤認寺外非公道場耶？「無處」，言道場不必在寺中。「無關」，言道場不必不在寺外。蓋欲其來之至也。嗚呼，世豈有如此詩人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更上一層。《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佳句自來難得有偶，如【略】楊司業之「千花成塔禮寒山」，【略】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強欲偶之，雖費盡苦思，終不能敵，是蓋有不可以力爭者。

《上劉侍中》 《野客叢書・竹坡言綠沉鎗》：《竹坡詩話》云：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卧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略】此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卧於苔爲綠所沉邪？《升菴詩話・綠沉》：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略】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鎗。」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沉色爲漆飾鎗柄。《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楊又有長律四十韻，鴻贍典實，多得老杜句法，章法亦近。大曆後僅此一篇。

《贈鄰家老將》 《圍爐詩話》卷二：楊巨源《贈老將》詩，前十聯極筆鋪張，後四聯收歸「老」字意，只在「功成封寵將」一語，則前之鋪張非虛語，「封寵將」所以老將困窮也。

《春日奉獻聖壽無疆詞十首》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錢、劉諸子排律，雖時見天趣，然或句格偏枯，或音調孱弱，初唐鴻麗氣象，無復存者，獨楊巨源《聖壽無疆詞》十首，典贍精工，莊嚴律切，大有沈、宋風骨，第每篇不過六韻。要之中唐諸作，此最傑然。《石園詩話》卷二：楊景山（巨源）《春日奉獻聖壽無疆詞十首》，胡元瑞謂其「典雅精工，莊嚴律切，有沈、宋風骨，中唐諸作，此最傑然」。愚謂十首雖氣象鴻麗，而詞意多複，不如《上劉侍中》、《和呂舍人》二首，體律務實，聲韻鏗鏘，對仗天成，無不諧適也。

又四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楊巨源【略】又「岩廊開鳳翼，水殿壓鼇身」，奇麗不減六朝。

又五 《詩學纂聞・律詩通韻》：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略】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必是唐韻原是如此，非屬通韻。如【略】楊巨源《聖壽無疆詞》長律其八之末聯【略】俱用東韻，而有「宗」字。

又六 《侯鯖錄》卷四：唐楊巨源詩云：「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後

嘗爲詩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楚漢魏六朝下》：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略】省題詩如楊巨源有「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者。《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楊巨濟詩曰：「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當以下句爲試舉人詩題。濟本作源。《艇齋詩話》：唐人詩用「遲」字皆得意。【略】其一：「鑪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楊巨源詩也。《唐詩解・五言排律六》：首言得壽之由，次紀稱壽之節，次承燕喜而寫其景，次承文明而實其事，次陳聲樂儀衛之華，次陳天寶時和之慶，蓋曰「聖壽」，所以無疆也。楊時爲外臣，不與其會，故有無因之語。《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楊巨源「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語極精工，而氣復濃厚，置初、盛間，當無可辨。

《折楊柳》《雲溪友議・溫裴黜》：湖州崔郎中芻言：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德華者，乃劉采春女也。雖囉嗊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枝詞》，采春難及。【略】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略】楊巨源員外一首：【略】雲谿子曰：【略】《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睹其妙。《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劉夢得》引《復齋漫錄》：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鶴林玉露》甲編卷二：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唐詩快》卷一五：楊公曾爲司成，頗負時名，而吟咏寥寥，有《題賈巡官林亭》一聯云：「明月出雲秋館思，遠泉經雨夜窗知。」眞佳句也。惜全首平平，未能收之。「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惜柳何如惜手。《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柳如煙絲，美其條也，立馬折之，所以贈別，春風吹拂更是有情，此就題翻意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唐孟莊曰：遇物生情，才得作絕三味。《而庵說唐詩》卷一一：人見楊柳，在水邊裊娜得可愛，定要折他一枝來把玩。在樹上豈不可玩，而必欲折在手中哉？此是世人習氣，而初不知楊柳之可惜。巨源卻借春風來說以動之，「殷勤更向手中吹」，春風不以其折在人手而置之不吹，正見其相惜處。少陵云：「一片花飛減卻春。」推是心去待柳，亦何必不若春風哉。《歷代詩話・唐詩・麴塵》：吳旦生曰：楊巨源亦有「江邊楊柳鞠塵絲」之句，乃是借色字，與太白之「黃金嫩」，荆公之「鵝黃嫋嫋」同意，即作鞠塵亦通。況白樂天詩：「晴沙金屑色，春水鞠塵波。」汪彥章詩：「細細鞠塵波。」毛文錫詩：「垂楊低拂麴塵波」，亦可以水言之。吳文可云：「麴塵絲拂晴波暖。」是又柳與水映帶言矣。《古唐詩合解》：垂水之柳，裊娜可愛，故折來好把玩也。折柳者亦爲惜柳，然實不知其可惜也。彼最能相惜者，其唯春風乎？殷勤乃其最相惜之情也。柳未折時，春風嘗吹。柳折人手，春風更吹得緊。蓋以柳雖折去，春風不忍暫忘，乃見其殷勤也。《唐詩直解》：折一枝，贈別之意也。相惜、殷勤，有許多情款。折之時、折之地、折之人，有不忍驟別者。情見乎詞，正復爾爾。

《僧院聽琴》《西圃詩說》：此詩家三昧也，然祇可爲解人道耳。

《贈崔駙馬》《唐詩摘抄》卷四：不言樓高而言翠雲低，此反挑法。贈駙馬，不免用公主事，然不覺入套，總由字眼裝簇得好耳，如以梧桐襯畫閣，以翠雲襯簫聲，以細雨花驄襯黃金埒，何等新鮮好看。《詩境淺說續編》：唐人咏公主府者，皆狀其富麗。【略】此詩首句言樓閣之高，次句言歌管之盛，後二句言平陽貴主，以黃金飾埒，任花驄細雨，踏作春泥，亦所不惜。固言其豪侈，亦微諷之也。

《美人春怨》《瀛奎律髓》卷七馮班評：以下三首梁鍠作。紀昀評：此詩一作梁鍠，題曰《觀美人卧》。雖非高作，然亦《玉臺》古格，必以淫詞斥之，未免已甚。

《艷女詞》《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五、六工甚，亦句法也。馮班評：「掩扉」亦稍重。馮舒評：三、四乃佳句。紀昀評：五、六卻是習語，亦未見句法何在。起二句興也。三、四深妙，不着艷而艷極。

《名姝詠》《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兩詩俱流麗，可配「香奩」。馮班評：此二詩風骨大勝「香奩」。紀昀評：三、四鄙，五、六俗。

《郊居秋日酬奚贊府見寄》《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起句十字最佳，而「照」字尤妙。後所點兩聯，一開闊，一細潤。此本合入「郊野類」，以其言秋日者多，故附之「秋」。紀昀評：按本集中四十九卷，並無「郊野」一類。不見佳處，起二句亦未自然，「繁」字、「照」字皆不得菊之神理。無名氏(甲)評：凡長篇須有峰巒起伏之勢，若一直平坦則不佳。此詩篇法甚好。

《胡二十拜户部兼判度支》《唐詩紀事・楊巨源》：巨源善叙事，胡

二十以戶部兼判度支，乃賀以詩曰：「雄拜知承聖主恩。」于是有「雄拜」之目。

傳記

《唐才子傳・楊巨源》 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貞元五年，劉太眞下第二人及第。初爲張弘靖從事。拜虞部員外郎，後遷太常博士、國子祭酒。大和中，爲河中少尹，入拜禮部郎中。

紀事

元稹《叙詩寄樂天書》 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略】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

又《鶯鶯傳》 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因話錄・商部上》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略】自旦至暮，吟咏不輟。（巨源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一二 《楊巨源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楊巨源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楊少尹集》五卷。【略】第三卷末二十餘篇，有目無詩。

《宋史・藝文志七》 《楊巨源詩》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卷四 《唐詩百名家全集》四函，席啓寓編，俱仿宋刊本。《楊少尹詩集》一卷（楊巨源）。

藝文

王建《賀楊巨源博士拜虞部員外》 諸生拜別收書卷，舊客看來讀制詞。

又《寄楊十二秘書》 新詩欲寫中朝滿，舊卷常抄外國將。

劉禹錫《令狐相公見示河中楊少尹贈答兼命繼之》 兩首新詩百字餘，朱弦玉磬韻難如。

又《詶楊司業巨源見寄》 辟雍流水近靈臺，中有詩篇絕世才。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瓊枝未識魂空斷，寶匣初臨手自開。莫道專城管雲雨，其如心似不然灰。

張籍《送楊少尹赴鳳翔》 詩名往日動長安，首首人家卷裏看。

又《題楊秘書新居》 愛閑不向爭名地，宅在街西最靜坊。卷裏詩過一千首，白頭新受秘書郎。

元稹《憶楊十二》 楊子愛言詩，春天好詠時。戀花從馬滯，聯句放杯遲。日映含煙竹，風牽卧柳絲。南山更多興，須作白雲期。

又《和樂天贈楊秘書》 舊與楊郎在帝城，搜天斡地覓詩情。曾因竝句甘稱小，不爲論年便喚兄。刮骨直穿由苦鬬，夢腸翻出暫閑行。因君投贈還相和，老去那能競底名。

白居易《贈楊秘書巨源》 早聞一箭取遼城，（楊嘗有贈盧洺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相識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鬚四海半爲兄。家貧薤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

又《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詩賀》 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煙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頃曾有贈楊詩，落句云：「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今故云「俱入手」。）

韓愈《送楊少尹序》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

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略】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雜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楊少尹集》附隨齋批注　案《唐詩紀事》：楊巨源，蒲州人。爲國子司業時，年滿七十，丐歸，時宰惜其去，署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張籍有《送楊少尹赴河中》詩云：「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則爲河中少尹無疑。陳氏稱河南少尹，反以河中爲誤，非也。又考韓愈《送楊少尹序》，乃在長慶中。《唐詩紀事》稱爲大中時，固非唐志，稱爲太和中，亦疑誤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張泌《妝樓記》【略】牛應貞女夢裂書而食之，每食一部，則文體一變。楊巨源序其集曰《遺芳》。

沈既濟

論述

《枕中記》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眞爲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叙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耶？又安知數刻之樂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爲《骰子選格序》。《唐國史補》卷下：「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眞良史才也。《能改齋漫録》卷一八：唐《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想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案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回仙》：《復齋漫録》云：「《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粱猶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也。

傳記

《新唐書・沈既濟傳》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略】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稾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略】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録》，時稱其能。

紀事

《舊唐書・沈傳師傳》　父既濟，博通羣籍，史筆尤工，吏部侍郎楊炎見

而稱之。建中初，炎爲宰相，薦既濟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奏議非之曰【略】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德宗初即位，銳於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前任及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文學理道、韜鈐法度之深者爲之，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爲之本，收息以贍用。物論以爲兩省皆名侍臣，足備顧問，無勞別置冗員。既濟上疏論之曰【略】其事竟不得行。既而楊炎譴逐，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後復入朝，位終禮部員外郎。【略】初傳師父既濟撰《建中實錄》十卷，爲時所稱。傳師在史館，預修《憲宗實錄》未成，廉察湖南，特詔齎一分史稿，成於理所。

著録

《太平廣記》卷八二　《呂翁》（出《異聞集》）。

又卷四五二　《任氏》（沈既濟撰）。

張登

論述

權德輿《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君以偉詞逸氣，滯於奧渫之下，又疾卑謟細人，白黑太明，矯枉憤厲，往往過正。故其賦有云：「鶡必鬬而知斃，龍就屠而不馴。」又云：「賤而榮兮跌而喪，痛一世之紛綸。」皆所以感慨頓挫，放言而兆憂賈禍，恆必由之。二十年間數免希遷，志力相盭，斯亦從古才士之所患也。與夫脅肩令色，坐取曠貴者，豈同日哉！所著詩賦之外，書、啓、序、述、誌、記、銘、誄合爲一百二十篇。相如之形似，二班之情理，公幹之卓犖經奇，景陽之鏗鏘蔥蒨，升堂睹奧，我無愧焉。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紀。如張君《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徵相》一篇，意所有激，鏘然玉振，予嘗吟咀於脣吻之間。以爲儻有經梁昭明之爲者，斯亦不可遺也已。曾不得登金閨玉堂，備言語侍從之列，伏守海郡，迫阨終身，可勝歎耶。【略】開卷三復，追懷舊故，詠言擊節，髣髴如聞。列於左方，傳諸好事云爾。

《唐國史補》卷下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纖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　皇甫冉、鮑防、二張詩，在唐中葉，所謂鐵中錚錚者。

傳記

權德輿《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清河張登，剛潔介特，不趨和從俗，循性屬詞，發爲英華。秉直好靜，居多隱約。始以巾褐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罷去家居。以薦延改河南士曹掾，滿歲，計相表爲殿中侍御史，董賦於江南。無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議侵誣，胸臆約結，感疾不起【略】君之孤宣猷，以予建中初同爲丹陽公從事，捧持遺文，拜泣見託。

紀事

《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乾臏子》　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爲師友。樞爲司勳員外，舉公群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登自知江陵鹽鐵院，會計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驢牙郎搏馬價，此成笑耳。」

《册府元龜》卷六九八　張登，德宗貞元中爲漳州刺史，暴狠貪冒，擅賦百姓，沒買州人爲奴婢者三十人，姦亂裨將家財者非一。其不堪辱，有縊死者。部人蔡任訴於闕下，詔命就鞫，幽死州獄。

又卷七〇〇　張登爲漳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於州獄。

《**唐才子傳・張登**》　登，初隱居，性剛潔，幅衣短褐，交友名公。【略】貞元中，改河南士曹掾，遷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退居告老。

著　録

權德輿《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所著詩賦之外，書、啓、序、述、誌、記、銘、誄合爲一百二十篇。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登集》六卷。

《**郡齋讀書志・張登集六卷**》　今存者纔六十餘首。

藝　文

劉禹錫《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路密縣李少府暘秘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水館對酒聯句追刻燭擊銅鉢故事遲輒舉觥以飲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紛然就枕余偶獨醒因題詩於段君枕上以志其事》（存目）

顧況《酬漳州張九使君》　故人窮越徼，狂生起悲愁。山海萬里別，草木十年秋。鞭馬廣陵橋，出祖張漳州。促膝墮簪珥，闢幌戛琳球。短題自茲簡，華篇詎能酬。

雜　録

《**唐詩紀事・張登**》「道雖由己，感於知己。名不加人，成必因人。」此登之語也。

《**方輿勝覽・福建路・漳州**》　蓮峰石：張登詩：孤高齊帝石，瀟灑晉亭峰。

又　臨漳臺：唐張登有詩。

又　「城標漲海頭」：張登詩：「漳州悲遠道，地理極東甌。境曠窮山外」云云。

《**麈史**》**卷二**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爲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渝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策六卷，權文公爲之序【略】然所得書肆鏤本纔六十六篇，蓋已亡其半。抑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續《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傳，裒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池北偶談**》**卷一八**　《國史補》稱張登小賦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摭言》亦云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王彥輔云：曾在汴京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六卷，權文公爲序云：詩賦之外，雜文合一百二十篇；又云：《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然所得書肆鏤版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彥輔欲續姚鉉《文粹》，錄登之文，不果。惜也。

王　顏

論　述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賦話・新話一》：唐王顏《京兆府獻三足烏賦》云：「瑞于帝室，表大孝于天衷；獻自尹京，驗長安之日近。」【略】不必工於肖物，而雅切本題，使事可謂精當。

紀　事

權德輿《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

化去二十五年，顏爲御史丞，類其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府。

李吉甫《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并序》 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夜，無疾順化【略】本郡太守王公顏即時表聞，上爲歔欷。

闕名《太原鄉牒》 （大曆十四年四月）牒縣符稱得前同州郃陽令王顏狀：鄉名太原者本因遠祖乇，乇生卓【略】臨晉縣百姓王顏等狀請改解城鄉復名太原鄉。

《宋高僧傳·唐杭州徑山法欽》 欽之在京及迴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目之爲功德山焉。（貞元）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略】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

《乾道臨安志·牧守》 王顏，貞元六年爲杭州刺史。

藝文

李商隱《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虢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 紫府丹成化鶴群，青松手植變龍文。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猶多隱士雲。獨坐遺芳成故事，褰帷舊貌似元君。自憐築室靈山下，徒望朝嵐與夕曛。

雜録

《寶刻叢編》卷一〇河中府引《集古録目》 《唐鑄軒轅鼎原銘》，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篆書。鑄鼎原者，軒轅黃帝鑄鼎之所。碑以貞元十一年正月立。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六百二十一，《唐徑山大覺師碑》，王顏撰，王偁正書，貞元十年十一月。

《寰宇訪碑録》卷四 《軒轅黃帝鑄鼎原銘》，王顏撰，袁滋篆書，貞元十七年正月，河南閿鄉。《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王顏撰，韋縱正書，貞元十七年，山西□□。

《廣川書跋》卷八 《鑄鼎原銘》，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篆書。其作銘在貞元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

尹樞

《玉泉子》 杜黃裳知貢舉，聞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煩指列。」樞聳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寒有林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成，或假寐，夢人告曰：「何不序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之曰：「序珠來去之意，如有神助。」

《唐摭言·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求棟梁，諸學士皆一時英儁，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嘆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札之。

《能改齋漫録》卷四 予家有唐趙儼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是牓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

盧綸《送尹樞令狐楚及第後歸覲》 （存目）

《玉芝堂談薈·歷代狀元》 貞元七年狀元尹樞。【略】（憲宗元和）八年狀元尹極（閬州人，樞弟）。

晁采

《全唐詩》卷八〇〇　晁采，小字試鶯，大曆時人。少與鄰生文茂約爲伉儷。及長，茂時寄詩通情，采以蓮子達意，墜一於盆。踰旬，開花並蒂，茂以報采。乘間歡合。母得其情，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遂以采歸茂。詩二十二首。

房孺復

《舊唐書・房琯傳》　孺復，琯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即粗解綴文，親黨奇之。稍長，狂疏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遊辟爲從事，【略】及少遊卒，浙西觀察使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偃先貶官嶺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略】及妻在產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卽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妬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鞫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略】貞元十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

《乾道臨安志・牧守》　唐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

顧況《酬房杭州》　故人牧餘杭，留我披胸衿。滿篋閱新作，璧玉誕清音。流水入洞天，窅豁欲淩臨。闢險延北阜，薙道陟南岑。朝從山寺還，醒醉動笑吟。荷花十餘里，月色攢湖林。

于鵠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于鵠》　有詩甚工，長短間作，時出度外，縱橫放逸，而不陷於疏遠，且多警策云。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　于鵠、曹唐，僅如候蟲之自鳴者耳。

《唐詩鏡・中唐第七》　于鵠氣局淺狹，然語有實際。

徐獻忠《唐詩品》　鵠隱漢陽，多高人之意，故其詩能有景象。《山中訪道》諸大篇，遂與松檜同幽，雲霞混跡，不疑世外人作也。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于鵠傳》　懷民按：于鵠亡其字，出處亦不甚可考，傳者但知爲大曆、貞元間詩人而已。五古氣格沉雄，絕近岑嘉州，七言律亦軒爽，獨五言近體則絕似原本於水部而窺其律格之秘者。但水部貞元十五年進士，至元和中其名始重。若鵠在大曆、貞元間，乃爲水部前輩，既不可考，姑就其詩次之在王仲初下，爲入室第二人。（寧焯附按：水部集中有《哭于鵠》詩云：「我初有章句，相合者惟君。」則鵠固水部師友也，自應與仲初齊肩。）

《載酒園詩話又編・于鵠》　讀于鵠詩，惟恨其少。如《途中寄楊陟》曰：「前村見來久，羸馬自行遲。」《出塞》曰：「分陣瞻山勢，潛兵制馬鳴。」《南谿書齋》曰：「茅屋住來久，山深不置門。草生垂井口，花落擁籬根。」《送李明府歸別業》曰：「鹿裘長酒氣，茅屋有茶煙。」《題柏臺山》曰：「枯藤離舊樹，朽石落高峰。」刻劃處無不形神俱似。至《題合溪乾洞》曰「仙人來往行無跡，石

逕春風長綠苔」，殆飄飄乎有凌雲之氣矣。「秦女窺人不解羞，攀花趁蝶出牆頭。胸前空帶宜男草，嫁得蕭郎愛遠遊。」首二句即王江寧「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意。但見柳色而悔，是少婦自悔，此卻出于旁觀者之矜惜。然語意含蓄，較之「自慙輸廐吏，餘煖在香韉」，可謂好色不淫也。《江南曲》曰：「偶向江邊採白蘋，還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摹寫一段柔腸慧致，自是化工之筆。讀此則前篇秦女僅有貌耳，深情大不如。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 于鵠、雍陶，名不甚著，而絕句頗多雅音。

《瀛奎律髓》卷四八李商隱《和韓録事送宮人入道》何焯評 觀于鵠、項斯之寒窘，乃嘆義山之才情過人。

分論

《江南曲》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上》：周珽曰：摹古不爲古所役。又曰：私維暗祝，冥冥之中，當有默示之者矣。詩人託意微而婉。《唐詩箋注》：一片心情隻自知。曰「偶向」、曰「還隨」，分明是勉強從事，卻就賽神微露於金錢一卜，妙極形容。

《山中寄樊僕射》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天畔雙旌貴，山中病客孤」，如此分接，感意自深。

《題宇文裔山寺讀書院》 《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清而不薄。

《巴女謠》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宋人《漁父詞》云：「歸來月下漁舟暗，認得山妻結網燈。」又云：「不愁日暮還家錯，認得芭蕉出槿籬。」二語相似。余寓西湖德生庵，夜深斷橋獨步，常恐迷路，緊望僧庵燈影而歸，方覺二詩之妙。

《題鄰居》 《詩人玉屑·沿襲·述者不及作者》：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黃）玉林云：按唐于鵠有《題鄰居》詩云「蒸梨常共竈，澆薤亦同渠」。二公之詩，蓋本乎此。《竹莊詩話·雜編五·于鵠》：《題鄰舍》一首，狀閒居。《升菴詩話·鄰舍詩》：陳張正見《鄰舍》詩曰：「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略】于鵠詩：「蒸藜嘗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展朝尋藥，分燈夜讀書。」【略】總不如杜工部《贈朱山人》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相隨。」渾成不見剞劂，而句句切題。《唐詩鏡》卷三五：《題鄰居》【略】病在過眞而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語語中有鄰在。《圍爐詩話》卷二：于鵠《題鄰居》，體異陶而情則同。《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全似學水部《贈同谿客》詩。

《山中自述》 《石園詩話》卷一：盧允言《藍溪期蕭道士採藥不至》云：「病多知藥性，老近憶仙方。」于鵠《山中自述》云：「病多知藥性，年長信人愁。」戴幼公叔倫《卧病》云：「病多知藥性，客久見人心。」三人同時，皆上句優于下句，而幼公下句稍勝。《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病多知藥性，年長信人愁」，新警處全要眞確。

《山中寄韋鉦》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寂淡淵永之味。「送客出谿少」，暗用過虎谿事。「讀書終卷遲」，與水部「借書常送遲」又別一意。「幽牕聞墜葉」，靜極。「晴景見遊絲」，細極。若是粗心浮氣人，那能理會得。

《南谿書齋》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草生垂井口，花落擁籬根」，閒細。

《夜會李太守宅》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把燭迎幽客，升堂戴接羅」，好祗尋常，宛合水部。

《題柏臺山僧》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枯藤離舊樹，朽石落高峰」，僧在其中，道行可想，後人則必贊道高德重矣。

《題南峰褚道士》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全得水部體格。「曾教四皓祺」，加倍寫。「閉門醫病鶴，倒篋養神龜」，常事卻寫得奇異。「松際風常在，泉中草不衰」，可知其人。「誰知茅屋裏，有路向峨嵋」，奇。

《贈不食姑》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竟似有心學水部《不食姑》《贈辟穀者》等篇。「不食非關藥，天生是女仙」，妙。「見人還起拜」，不食宜不能起拜，「還」字妙。「留伴亦開田」，姑雖不食，伴自開田，「亦」字妙。此皆於傍面著筆。「不知何代女，猶帶剪刀錢」，「不知」二字妙，故爲疑惑，只當雅謔。

《題樹下禪師》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寂寂心無住，年年日自長」，未免少率。「蟲虵同宿磵」，妙。「草木共經霜」，妙。眞能寫出定身。

「已見南人說，天台有舊房」，必說到此，方合體例。

《**出塞**》一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山川引行陣，蕃漢列旌旗」，如見。「轉戰疲兵少，孤城外救遲」，情事逼眞。「邊人逢聖代，不見偃戈時」，戒黷武意，說得婉妙。

又二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觀兵登古戍，斬將對雙旌」，逼眞。

又三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乘月調新馬，防秋置遠營」，此等總以能得邊塞情事逼眞爲妙。

《**贈李太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直說得自高。宋四靈中有贈楊誠齋詩句云：「貧惟帶有金」，又翻出得妙。「擣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都似水部語。

《**送張司直人單于**》《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氣味已是水部。「若到并州北，誰人不憶家」，超拔。

《**惜花**》《唐詩歸・中唐三》「早起尋花處，閒眠記落時」鍾惺評：說得「惜」字出，卻不露「惜」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宜與仲初《山中惜花》詩並看，知其同出於水部也。

《**春山居**》《唐詩歸・中唐三》「風起月明時」鍾惺評：當境語，過後想不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深處」二字妙。「深處花開盡，遲眠人不知」，對法更妙。深靜。「水流山暗處，風起月明時」，閒句都妙，此最宜體會。

《**送韋判官歸薊門**》《唐詩鏡》卷三五：三、四紀實語。

《**送宮人人道歸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半夜鐘》引《王直方詩話》：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舡」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又引《詩眼》：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舡」爲語病，【略】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鐘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十五入宮，只加「吹簫」二字，便蚤具仙意，「看脩水殿」，是紀其入宮之年。如問絳縣甲子，卻云叔仲惠會卻成，叔孫莊敗長狄，即用此法，然亦殊畫嬌憨之甚也。「自傷」一氣貫下，十二字成一句，言頗聞有人蒙被主上恩私，御前無求不許，獨我入宮至今，曾未嘗有是事，只有昨日一辭一許，算是一生至恩特榮，故傷之也。若解作傷白髮，此豈復成語？（後解）五、六，寫世外另一天地，若不出得宮來，幾乎全然不知。七、八又反寫未出宮者，以極形其自在解脫，蓋言相慕，非言相思也。《全唐詩話續編・張繼》：李于鱗曰：寒山寺在吳縣西，計有功謂此地有夜半鐘，名無常鐘，歐陽以爲語病，非也。然亦不止姑蘇有之，于鵠「遙聽維山半夜鐘」，【略】乃知唐人詩多用此。

《**公子行**》《詩藪外編・唐下》：鵠中唐人，此作頗有古意，起結甚佳。元人「萬種閒愁」散套，全用此頷聯，何氏《談叢》稱爲第一，蓋未見鵠詩故。然是篇諸家不選，漫錄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周敬曰：頗有古意，起結甚佳。中聯豪放驕侈，狀得出。陳繼儒曰：形容公子行景，橫來豎去，語語眞際。周珽曰：前四句言公子以早年膺寵，每藐視尊貴，凡遊俠之地，快意之事，無所不至。後四句言其恣享富貴，而侈心並第士林，羅其勝景。詞簡而麗，意婉而徹，比劉希夷《公子行》篇雖長似不多讓。《唐詩快》卷一一：極寫紈袴豪華之概，但未知究竟何如耳，曰且聽下回分解。《小清華園詩談》卷下：昔人謂「詩有別材」，而「別」實非詩之正體，但於莊雅嚴正之中，偶雜一兩篇，亦足豁人心目。如遊名山大川者，忽遇斷崖曲港，則耳目爲之一新。如聞咸英韶濩者，忽聽移宮換羽，則神思爲之一豁。是「別」，亦詩中不可少之一境也。茲於唐人中錄取數則，以爲學者楷式。如【略】于鵠之【略】（《公子行》）【略】已是詩中外道。至於雜取地理人物之名，飣餖成篇，乃小巧遊戲，非大方所尚，集中無此，不爲不備也。

《**哭劉夫子**》《唐詩鏡》卷三五：三、四最是當情，更移易不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追服恨無親」，正見情深，非議古禮。

《**登古城**》《唐詩鏡》卷三五：後二語，顛倒痛暢。

《**題美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上》：周珽曰：胸帶宜男草，期寵愛也。所嫁乃好遠遊夫婿，虛却一生情志矣，雖帶何益。攀花趁蝶，女子不解愁姿態，至空帶宜男，不言愁而愁自深也。此與李義山《爲有》《贈畏之》二詩音調相似，而此作覺多蘊蓄，得風人不怒微旨。《唐詩快》卷一五：「胸前空帶宜男草，嫁得蕭郎愛遠遊。」封侯尚不願覓，況浪遊乎。宜男草那得如連理枝。

《**尋李逸人舊居**》《唐詩鏡》卷三五：「琴書隨弟子，雞犬在鄰家」，亦實際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雞犬在鄰家」，暗用淮南王雲中雞犬意。本是鄰家自有雞犬，自我目中全似故人之雞犬走向鄰家者。此與水部「犬善鶴鳴」同妙。

《**温泉僧房**》《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雲裏前朝寺，修行獨幾年」，一起便似。「山村無施食，盥漱亦安禪」，純是水部。

《**尋李遐**》《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市樓逢酒住，野寺送僧歸」，寫出高致。

《**送遷客二首**》**一**　《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四語苦甚，卻是作遷客之法，安命守義，俱在其內。《唐詩快》卷三：此遷客必遠赴邊徼者，讀之如有猿啼鬼嘯。

又二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萬里向江州」，江邊諸州也，若是九江，何得謂炎方。「孤驛瘴烟重，行人巴草秋」，聲情絕似水部。「遍問炎方客，無人得白頭」，絕似。

《**古詞三首**》《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三詩皆以極近情事，發出古調，乃是眞古。

又三　《唐詩歸・中唐三》「並長兩心熟」鍾惺評：與「兩小無嫌猜」語異，而情想則同。

《**秦越人洞中詠**》《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洞壑詩不難於幽奇，而難於渾淪，須有一片理氣行於其間。「但願逢一人」譚元春評：（逢一人）三字寫出幽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上》：周敬曰：實景實情，非身歷不能盡狀。此詩寫洞中幽異入細，諷詠間自饒仙氣矣。周珽曰：言此洞自秦越人得道後，常傳有仙馭往來。我今適得齋入，所歷惟深邃幽異，令人見聞爽然欲仙，若上朝天帝有不難者，特未緣遇一人爲我引接也。《趙秋谷所傳聲調譜・前譜・五言古詩》：間有律句，即以古句救之。總之兩句一聯中，不得全與律詩相亂也。（方綱按：【略】于（鵠）、羊（士諤）二家皆中唐時詩人。而五言之作，上自漢、魏，下及唐、宋，音節因乎格調，格調因乎家數，家數因乎風會，淵流品藻，萬有不同，烏可執一時之體製，賅萬世之繩墨乎？）

《**過凌霄洞天謁張先生祠**》《唐詩鏡》卷三五：能言其際，亦有氣格。

《**山中訪道者**》《唐詩鏡》卷三五：寫景如紀事語。

《**種樹**》《唐詩鏡》卷三五：絕句以冷遠得佳，後二語意太逼近。

《**古挽歌**》《唐詩鏡》卷三五：三、四眞至語，最痛。《唐詩摘鈔》卷二：末五字，不但人欲哭，鬼亦欲哭。

《**牡丹**》《甚原詩說》卷一：詩有就題便爲起句者，如【略】于鵠《牡丹》詩「萬計教人買，華軒保惜深」，【略】是也。

紀事

《**唐詩紀事・于鵠**》鵠，大曆、貞元間詩人也。爲諸府從事，居江湖間，有《卜居漢陽及荆南陪樊尚書賞花》詩，其自述曰：「三十無名客，空山獨卧秋。」豈以詩窮者邪？

《**唐才子傳・于鵠**》鵠，初買山於漢陽高隱，三十猶未成名。大曆中，嘗應薦，歷諸府從事，出塞入塞，馳逐風沙。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于鵠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于鵠集》一卷。唐于鵠撰。與張籍同時，未詳其人。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于鵠》一卷。

藝文

張籍《哭于鵠》　青山無逸人，忽覺大國貧。良玉沈幽泉，名爲天下珍。野性疏時俗，再拜乃從軍。氣高終不合，去如鏡上塵。我初有章句，相合者唯君。今來弔嗣子，對隴燒新文。耕者廢其耜，爨者絕其薪。苟無新衣裳，曷用光我身。奠酒徒拜手，哀懷安能陳。徒保金石韻，千載人所聞。

張彧

《唐國史補》卷下　初，詼諧自賀知章，【略】機警有李舟、張彧。

《金石録》卷八　第一千五百三十四，《唐大聖眞身塔銘》，張彧撰，楊播行書。大曆十三年四月。

《雍州金石記》卷八　《無憂王寺眞身寶塔碑》，正書，今在鳳翔府法門寺。碑首篆書「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碑」十五字，題曰：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碑銘幷序，徵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張彧撰，大曆十三年歲次戊午四月□丑朔廿五日立。

《全唐文》卷五一六　（張）彧，西平王李晟壻。德宗朝，官劍州刺史、檢校戶部郎中，假京兆少尹，入爲刑部侍郎。

崔損

《賦話・新話一》　唐崔損《鳳鳴朝陽賦》云：「旁應元律，調十二管於四時，上凌紫烟，擊九萬里而一息。」案崔譔《莊子音義》，鵬、朋皆古鳳字，對語本此，非借鵬以擬鳳也。

《舊唐書・崔損傳》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曆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舅王翃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於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顒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爲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略】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修奉使。【略】。所緣陵寢中牀蓐帷幄一事以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爲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祔，姊爲尼，歿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

《新唐書・崔損傳》（存目）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爲長者。

楊凌

論述

柳宗元《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偏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仲甫、汝南周願、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諫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

紀事

《舊唐書・楊憑傳》　與母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

《**新唐書・楊憑傳**》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略】凌字恭履，最善文，終侍御史。

《**唐詩紀事・楊凌**》「淮陽爲郡暇，坐惜流芳歇。散懷累榭風，清暑澄潭月。陪燕辭三楚，戒途綿百越。非當遠別離，雅奏何由發。」右楊凌詩。韋應物刺滁州，凌時以協律客滁州，既別，韋寄詩云：「吏散門閣掩，鳥鳴山郡中。遠念長江別，俯覺坐隅空。舟泊南池雨，簟捲北樓風。併罷芳樽燕，爲愴昨時同。」故凌以前詩謝之。

著録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九**》《楊評事文集》。

藝文

韋應物《寄楊協律》（存目）

又《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沉暮色至，凄凄涼氣入。蕭條林表散，的皪荷上集。夜霧著衣重，新苔侵履濕。遇茲端憂日，頻與嘉賓接。

穆員

傳記

《**舊唐書・穆員傳**》（穆寧）四子：贊、質、員、賞。【略】員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爲東都留守，辟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新唐書・穆員傳**》（存目）

紀事

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那能作牛後，更擬助洪基」注 舊說：制策皆以惡訐取容爲美。予與樂天指病危言，不顧成敗，意在決求高等。初就業時，今裴相公戒予：慎勿以策苑爲美。予深佩其言，然而怪其多大擬取。有可取，遂切求潛覽，功及累月，無所獲。先是穆員、盧景亮同年應制，俱以詞直見黜。予求獲其策，皆手自寫之，置在筐篋。樂天、損之輩，常詛予篋中有不第之祥，而又哂予決求高第之僭也。

《**唐國史補**》**卷中**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概，不相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爲優劣。

《**舊唐書・令狐運傳**》 運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按。亞不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一一** 《穆員集》九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穆員集》十卷。

藝文

韓愈《爲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

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略】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于囚，【略】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陳寡言

《因話錄・角部》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略】桐柏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

《赤城志・人物門四・道》 陳寡言，越人，字太初。隱玉霄，號曰華琳，以詩詠自娛。其《山居》詩云：「醉卧茅檐不閉關，覺來開眼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緣在，麋鹿群從林際還。」臨化，以詩別其徒。

任公叔

權德輿《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并序》 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介薦延至郎吏二千石，爲近臣良守。

白居易《傷友》 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任公叔、黎逢。）

《全唐文》卷四五九 公叔，大曆十二年進士。（《通天臺賦》、《登姑蘇臺賦》。）

歐陽詹

論述

綜論

韓愈《歐陽生哀辭》 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

李貽孫《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略】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嘗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複。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歐陽行周集十卷》 其集有大中六年李貽孫序，稱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今觀詹之文，與李觀相上下，去愈甚遠。蓋此三人同年舉進士，皆出陸贄之門，並有名聲，其優劣未經論定，故貽孫之言如此。然詹之文，實有古格，在當時纂組排偶者上。韓愈爲歐陽生哀辭，稱許甚至，亦非過情也。【略】惟王士禎《池北偶談》，摘其《自誠明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諸句，以爲離經畔道，則其說信然。然宋儒未出以前，學者論多駁雜，難以盡糾，亦存而不論可矣。

分論

《翫月并序》 《唐詩歸・中唐四》序自「月可翫」至「修厥翫事」一段鍾惺

評：鄭重得妙。又詩前四句鍾惺評：迂回瀟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唐汝詢曰：序既妙絕，詩亦平妥。《唐詩快》卷五：序竟似一篇小賦。詩與序俱有古拙之趣。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庚溪詩話》卷下：昔人臨歧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艇齋詩話》：少游詞「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用歐陽詹詩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夔州營妓爲喻迪孺扣銅盤，歌劉尚書《竹枝詞》九解，尚有當時含思婉轉之豔，他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歐陽詹爲幷州妓賦『高城已不見，況乃城中人』詩，今其家尚爲妓，詹詩本亦尚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劉尚書者，故獨能傳當時之聲也。」《直齋書錄題解・別集類上・歐陽行周集》：詹之爲人，有《哀辭》可信矣。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城已不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爲實也。然「高城已不見」之詩題云《途中寄太原所思》，蓋亦有以招其疑也。昔人以曖昧受謗，傳之千古，尚未能明，孰謂今人之行已而可不謹哉。《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歐陽行周集十卷》：太原贈妓一詩，陳振孫《書錄解題》力辨函髻之誣。考《閩川名士傳》，載詹遊太原始末甚詳。所載孟簡一詩，乃同時之所作，亦必無舛誤。又考邵博《聞見後錄》，載妓家至宋猶隸樂籍，珍藏詹之手蹟，博嘗見之，則不可謂竟無其事。蓋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遊，不以爲訝，見於諸家詩集者甚多，亦其時風氣使然。固不必獎其風流，亦不必諱爲瑕垢也。《讀書敏求記》卷四：昌黎作歐陽詹哀詞，自書兩通，可謂拳拳于行周至矣。行周過南陽孝子而傳之，則所爲舍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爲父母榮之言，昌黎蓋非聊爾信之者。《途中詩》云：「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至今吟咀之，覺意莊語重。其所思必高隱輩流，故有繫匏之感。烏得借「高城不見」之句，而騰太原函髻之謗乎。書此以辨小說之誣。

《送袁秀才下第歸毘陵》《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高秀之極。「關河昨夜雨，草木非春風」譚元春評：十字中思緒幽渾，心手難尋。

《聞鄰舍唱凉州有所思》《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落得虛渺。

《小苑春望宮池柳色》《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玉臺》清妙語。《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首二句點題。「媚作千門秀，違爲一道春。」二句切合近御。「柔荑生女指，嫩葉長龍鱗。」二句賦新字。「舞架迴青岸，翻煙拂綠蘋。」二句切溝說。「王孫初命賀，佳客幾揚神。」二句申寫柳字。「芳意堪相贈，一枝先遠人。」末仍就柳字生情作結。

《贈魯山李明府》《唐詩快》卷一五：「外戶通宵不閉關，抱孫弄子萬家閑。」此何世界也，不減夢游華胥。「若將邑號稱賢宰，又是皇唐李魯山。」老氣無敵。

《題延平劍潭》《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此惜劍之淪沒也。言平時想像劍之精靈難見者，正以一去沉水無迹耳。空有凌霜之色與潭水爭寒，然終無補于世矣。豈詹不爲世用而自惜其才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徐禎卿曰：賦事精確流利。蔣一梅曰：精神燁燁，吐霓衝斗。周珽曰：精靈以沈水，終莫能見，空有凌霜之色與潭水爭寒，何補於世，與懷才湮滅者何異！

《王者宜日中賦》《賦話・新話四》：唐歐陽詹《王者宜日中賦》云：「有隼之墉，匿寸陰而影盡；無禽之井，透百尺以光披。」【略】題本經語，故渲染即用本色。

《秋月賦》《復小齋賦話》卷上：歐陽行周詹《秋月賦》，寥寥短篇，讀之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作文必用正筆者，笨伯也。此賦云：「何處而不見？何人而不愁？豈謂征客懷歸，徘徊於黃榆之塞；佳人怨別，蕭條於紅粉之樓。」可悟作法。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古文淵鑒》卷三八愛新覺羅玄燁評：叙事中饒有樸茂之氣，音節近古。又徐乾學評：盛時氣象，讀之深懷古之情。

《自明誠論》《香祖筆記》卷五：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之中，《棧道銘》《弔九江驛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誖謬悠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

大儒矣。

傳記

《新唐書・歐陽詹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衮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衮，衮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略】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

紀事

韓愈《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略】詹於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予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予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予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予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略】十五年冬，予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予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予，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

又《太學生何蕃傳》 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

孟簡《詠歐陽行周事并序》 閩越之英，惟歐陽生，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唐貞元年己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來帝京，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單貧，以徇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茲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爲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以爲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去。生竟以蹇連，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望成疾，不可爲也。先死之夕，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我，當以髻爲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爲之慟怨，涉旬而生亦歿，則韓退之作何蕃書所謂歐陽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訪予，常歎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素期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斷割，不爲麗色所汩，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詠》有廬江小吏，相死或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繼之云。

李貽孫《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歐陽君生於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河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窘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所止也。【略】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甌閩之鄉，不知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衮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惟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動不踰節，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眞。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今伏之。【略】宜其

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耶？君於貽孫言故舊之分，於外氏爲一家，故其屬文之內多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歐陽詹集》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歐陽行周集》五卷。【略】其序，福建廉使李貽孫所爲也。

《**宋史・藝文志七**》《歐陽詹集》一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歐陽詹《四門集》十卷。

《**傳是樓書目・集部・別集**》《歐陽行周集》八卷，唐歐陽詹。

《**絳雲樓書目**》**卷三**　《歐陽詹集》三冊（抄本）十卷。李貽孫纂并序。有泉州板，佳。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歐陽行周集》十卷，唐歐陽詹撰。明正德中愼獨齋刻、萬曆中刻、閩刻八卷、國初刻本，乾隆癸酉歐陽氏刻本八卷，昭文張氏有何義門校本。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三**》《歐陽行周集》十卷，舊抄本，何義門校本。唐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晉江歐陽詹字行周撰，李貽孫序。何氏手跋曰：「康熙己丑，重陽前一日，從內弟吳紫臣借得所收葉文莊公家抄本，手校改正數處，葉本與此亦互有得失，俟訪得宋雕及他藏書家善本，當再校之。行周文尚當爲李元賓之惡，然其諸序，固未滅，梁補闕特不宜於多爾。昆湖舟中，何義門焯記。」顧氏手跋曰：「何校葉抄多雜糅，而何自下己意，語多不確，即如第五卷《韓城西尉廳》云：『列縣出於千』，乃文集最妙處，《文苑英華》八百六、《文粹》七十三於『千』上多『五』字，皆大誤。《舊唐志》貞觀十三年定簿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新唐志》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縣千五百七十三。行周此記作於貞元十五年，已非復貞觀、開元之盛，其決不得反有五千縣之多，甚明矣。宜據集刪。《苑》《粹》衍字，而義門反以添集，何耶？姑舉一條，用貽後之覽斯者，貴乎心知其意，若尋行數墨，縱遇善本，仍有必不得之病也。元和顧千里澗蘋識。」

又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明刊本，唐歐陽詹字行周撰，李貽孫序。

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卷四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　唐歐陽詹撰。清龔藹人校明鈔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藍格，首《唐書・文藝傳》、李貽孫序。龔氏手跋曰：「咸豐庚申三月十八日已刻，再校一遍。藹人識。」又明正德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有會稽鈕氏世學樓印。

《**壬子文淵閣所存書目**》**卷四**　《歐陽行周集》十卷，《附錄》一卷二冊，舊鈔。《附錄》一卷，《總目》、《簡明目錄》均不載。

《**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別集類**》《歐陽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一卷，明焦澹園藏寫本，唐歐陽詹撰。【略】此本前有李貽（德）（孫）序。按：詹集有宋十卷本，有明弘治十七年莊槩翻宋十卷本，蔡清序。有正德間重刻十卷本，有嘉靖愼獨齋重刻十卷本。其後徐興公煒從《文粹》、《文苑》輯出另編，只《秋月賦》一篇，爲刻本所無。【略】詹有贈妓詩，眞蹟至邵伯溫時猶在，而錢氏《讀書敏求記》以爲寄懷隱士之作，不悉確否？【略】沈氏水曹《清暇錄》卷三云：歐陽詹詩「幷州細侯直下孫」，又「誰敵留侯直下孫」，「直下」，猶言本支嫡派。以上皆讀此集者所宜考論者也。詹有孫名澥，見宋計敏夫《唐詩紀事》六十七。此書前有小章，文曰「焦竑」，紙墨極舊，鈔手甚工。

《**木犀軒藏書題記・別集**》《歐陽先生文集》八卷，唐歐陽詹撰，清吳翌鳳古歡堂抄本。此爲吳枚庵抄校陳仲遵西畇草堂所藏舊本。近見一新抄十卷者，後錄舊人跋語，謂得汪孟慈藏十二行、廿一字從宋蜀本抄出之本。取校此本，惟每卷有目，序次不同，詩文並無所增，且少《秋月賦》一篇，又《答韓十八駑驥吟》將韓詩列前，和作列後，亦不如此本。此本黃筆校影宋刊本即從彼本出也。壬戌立秋後五日，盛鐸記。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　《歐陽行周集》十卷，唐歐陽詹。明萬曆丙午刻本，明閔刻本八卷。【補】嘉慶間福鼎王遐春麟後山房刻本八卷、附錄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間刻本十卷。

《**藏園羣書題記**》**卷一二《跋歐陽行周集**》《四門文集》，余昔年曾經校過，前四卷依知不足齋鈔本，後六卷爲勞季言校本，所用底本則繆藝風前輩新刻後三唐人集本也。頃聞廠市新出有宋蜀刻本《行周集》，其行款與余藏《一鳴集》同，蓋即世傳劉公戩宋刻唐人三十家之一也。【略】頃從北京大學圖

書館中假出鈔本，爲李椒微師藏書，原書經吳枚庵手校，又以宋本覆勘一通。因取余校本核之，乃知繆刻所據爲明弘治莊槩本，即從宋蜀本出，與枚庵覆校者正同。至余所校鮑、勞二本，則與枚庵原鈔本合，蓋此集宋時有二本，一爲八卷，一爲十卷。十卷本在蜀中，晚出，其詩以分體爲次，各卷文次第亦多不同。今以兩本卷次分列於前，其八卷本之次第則各標於目錄本題上，以備參稽。至《秋月賦》一篇，此本失載，則依枚庵本補錄於卷尾焉，此集庶完善可誦矣。庚辰十一月二十三日，藏園。

《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一》卷一二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唐歐陽詹撰），宋蜀中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不記字數刊工，宋諱缺筆。按：此即世傳劉公戩舊藏宋蜀本唐人三十家之一也。

又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唐歐陽詹撰），明弘治十七年甲子莊槩刊本，十行二十一字，通葉號。有葉清序，稱冢宰福郡林先生自閣錄出。乙卯。

又　《歐陽先生文集》八卷（唐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著），清吳枚菴翌鳳鈔校本，九行十八字。原校用朱筆，後校宋刊本用黃筆。

藝文

韓愈《驚驥吟示歐陽詹》（存目）

太原妓《寄歐陽詹》　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相思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

雜録

雜記

《集古錄跋尾》卷八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幷正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跡，亦無足紀也。（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於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秖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右眞蹟）

《韻語陽秋》卷一九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又曰：「詹舍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及觀《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病革，將死，割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護其短，飾詞以解人之疑與？嗚呼，詹能義何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以貽親憂爲念，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與《聞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

《全閩詩話》卷一引《閩書》　梨嶺路通衢之江山，厥土宜梨。宋楊億《談苑》云：天下水皆東，獨梨嶺水北流入廣信。歐陽詹詩：「南北風煙即異方，連峰危棧倚蒼蒼。哀猿咽木傍高處，誰不沾衣望故鄉。」

又　福平山，唐林蘊先世居此。歐陽詹自泉詣莆，與蘊兄弟讀書，築靈巖精廬，亦於此作別墅焉。詹客蜀門寄蘊詩：「村步如延壽，川原似福平。」自註：「延壽，蘊別墅。福平，余別墅也。」

又　高蓋山，方平如蓋，名山也。以其有歐陽詹詩，亦名詩山。其下有村，曰詩村。舊傳詹赴舉時，母歿，里人爲葬是山。既歸，作詩哀母曰：「高蓋山前日影微，黃昏宿鳥傍林飛。墳前滴酒空垂淚，不見叮嚀道早歸。」明《一統志》亦載是詩。今按韓文公《歐陽生哀辭》，則於歿時父母具存。考之《永福縣志》，陳嵩詩也。永福縣亦有高蓋山。然郡人言，詹子櫝故居鄰詩山之下。或櫝詩歟？

陳宓《安奉歐陽四門祠文》　先生之道由孝弟，以至仁妻子，信朋友。先生之譽由閩越以播江南，籍甚於京師。發身僻遠之鄉，尙友命世之傑，故能行爲世法，文爲世師。後世謂閩人之舉進士必以先生爲稱首，前豈無人，獨推先生者，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宓竭來此邑，先生之族實居焉。遐想清風，慨然慕歎，像而祀之，俾學者知所先後以自強焉。

真德秀《西山題跋・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

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爲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黃璞爲《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爲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爲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縟，何以修敕爲。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爲？」嗚呼，倘誠若是，則所爲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眞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陋邪？四門之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姿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爲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禍學者於無窮也。乃刊二公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眞某書。

胡應麟《題歐陽詹集》 李觀、歐陽詹，皆昌黎所極提奬者。觀至與韓並稱，今集不傳，而詹集寥寥乃爾。唐亡，子厚，昌黎幾獨步一代矣。

《徐氏筆精》卷五 余在白門時，編刻歐陽詹集，自謂無遺矣。偶閱《全蜀藝文志》，詹有《新都行》云：「縹緲空中絲，蒙籠道傍樹。翻茲葉間吹，惹彼花上露。悠揚絲意去，苒蒻花枝住。何計脫纏綿，天長春日暮。」原本所遺，尚俟續補。

雜考

《能改齋漫錄》卷四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略】朝英按，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田閱《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郕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覩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藻也。《泉山銘叙》又云爾，何耶？」以上皆朝英說。予家有唐趙儆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是牓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牓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叙》云「二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文苑英華辨證》卷四 凡年月與他本異不可輕改者，如歐陽詹《迴鸞賦》：「癸亥之歲，作幸於西。」詳上文云：「承八聖之重光。」則德宗也。德宗建中四年，歲在癸亥，有奉天之幸。而一本乃作癸丑。癸丑爲代宗大曆八年，無西幸事，且非承八聖也。

李夷簡

《新唐書・李夷簡傳》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略】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略】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略】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略】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

常衮《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卿詞彰順美，義見忠規。

李純《授李夷簡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才稱通明，性本嚴重，守以正直，傳之文華，羽儀朝端，冠耀宗籍。

武元衡《酬李十一尚書西亭暇日書懷見寄十二韻之作》（存目）

權德輿《奉和度支李侍郎早朝》（存目）

柳宗元《李西川薦琴石》（存目）

元稹《貽蜀五首并序・病馬詩寄上李尚書》（存目）

白居易《聞李尚書拜相因以長句寄賀微之》（存目）

許渾《賀少師相公致政并序》（存目）

柳宗元《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存目）

李吉甫

傳記

《舊唐書・李吉甫傳》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棲筠，代宗朝爲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國史有傳。吉甫少好學，能屬文。年二十七，爲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部員外。宰臣李泌、竇參推重其才，接遇頗厚。及陸贄爲相，出爲明州員外長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略】六年不徙官，以疾罷免。尋授郴州刺史，遷饒州。【略】憲宗嗣位，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既至闕下，旋召入翰林爲學士，轉中書舍人，賜紫。【略】二年春，杜黃裳出鎮，擢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略】三年【略】九月，拜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略】五年冬，裴垍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略】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略】賜吉甫謚曰「忠懿」。

《新唐書・李吉甫傳》（存目）

紀事

武元衡《奉酬淮南中書相公見寄并序》 皇帝改元之二年，余與趙公同制入輔，並爲黃門侍郎。夏五月，連拜弘文、崇文大學士。冬十月，詔授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彤弓玈矢，出鎮西蜀。後九月，趙公加大司馬之秩，右弼如故，龍旂虎符，出制淮海，時號揚、益，俱爲重藩。左右皇都，萬里何遠。公手提兵柄，心匠化源，芳詞況余，情勤靡極。質文相映，金玉鏘然。蜀道之阻長，楚郊之風物，襟靈所屬，盡在斯矣。永懷趙公歲寒交好之情，因成詩人不可方思之義，聊書匪報，以欵遐心。

著録

《舊唐書・李吉甫傳》 吉甫嘗討論《易象》異議，附於一行集注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爲《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爲《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爲《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

《新唐書・藝文志一》 李吉甫注《一行易》。（卷亡。）

又《藝文志二》 李吉甫《六代略》三十卷。

又 《順宗實錄》五十卷。（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甫監修。）

又 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

又 《元和百司舉要》一卷。

又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五十四卷。又《十道圖》十卷。《古今地名》三卷。《刪水經》十卷。

又《藝文志三》 李吉甫《古今說苑》十一卷。

又 《一行傳》一卷。

又《藝文志四》 《李吉甫集》二十卷。

又 李吉甫《古今文集略》二十卷。

又 《國朝哀策文》四卷。《梁大同古銘記》一卷。《麗則集》五卷。《類表》五十卷。（亦名《表啓集》。）

《郡齋讀書志・麗則集五卷》 右唐李氏撰，不著名。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餘慶爲序。

藝文

崔曙《奉酬中書相公至日圓丘行事合於中書後閣宿直移止于集賢院叙情見寄之什》（存目）

王建《上李吉甫相公》（存目）

武元衡《西亭題壁寄中書李相公》（存目）

崔備《奉酬中書相公至日圓丘行事合於中書宿直移止於集賢院叙情見寄之什》（存目）

鄭絪《奉和武相公省中宿齋酬李相公見寄》（存目）

權德輿《奉和李相公早朝於中書候傳點偶書所懷奉呈門下相公中書相公》（存目）

裴度《奉酬中書相公至日圓丘攝事合於中書後閣宿齋移止於集賢院叙懷見寄之作》（存目）

柳宗元《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韻次用》（存目）

劉禹錫《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存目）

呂温《奉和李相公早朝於中書候傳點偶書所懷呈門下武相公中書鄭相公》（存目）

武元衡《祭李吉甫文》 洎濯纓清漢，鳴珮天墀，出入三朝，徘徊二紀，論思禁掖，潤色王猷。【略】隋宮井絡，相去萬里，山水澄鮮，煙緜錯峙，風傳麗句，緘開素鯉，金石相投，鏗然在耳。再徵黃霸，繼入丹墀，啓沃同心，歲寒共期，運屬休明，道濟無爲，星霜八變，交態不移。或乘春賞花，或對酒吟詩，音容不閒，讌語忘疲。

雜録

李純《授李吉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 自擢於綸閣，列在禁闈，鼓三變之文，潤色王度，總五才之用，參贊廟謨。化俗思邁於成康，致君願及於堯舜。

又《授李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文稽典謩，學升堂室。

柳宗元《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薦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於門下而不可得。

張仲方《駁贈司徒李吉甫謚議》 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綸邦國。惜乎通敏資性，而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補台袞，大權在己，沉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略】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螫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

鄭亞《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 先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碚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六百十七，《唐詩述碑陰記》，李吉甫撰，徐璹正書。貞元十年正月。

又 第一千六百三十六，《唐王陰二眞君碑》，李吉甫撰，儲伯陽行書。貞元十四年正月。

又 第一千六百三十七，《唐李吉甫神女祠詩》，正書。貞元十四年正月。

又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九十八，《唐大覺禪師碑》，李吉甫撰，蕭起正書。大中八年十二月。

王智興

《香祖筆記》卷一一 古來武人能詩【略】唐王智興：「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霜獨我知。」【略】右偶舉數篇，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

《**舊唐書・王智興傳**》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縣人也。【略】智興少驍銳，爲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州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爲徐將。【略】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朝三日。葬於洛陽楡林之北原，四鎮將校會葬者千人。

《**劇談録・王侍中題詩**》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盃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卻取筆硯，以彩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顧持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王公曰：「前某以韜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已。【略】時文人張祜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覩茲盛事，豈得無言。」祜即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柱天勳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匹。

《**詩人玉屑・詩病・鵝腿子**》有舉人以詩謁汴帥王智興，智興曰：「莫有鵝腿子否？」謂鶴膝也。

楊凝

論述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君嘗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烝奏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扃防，隳約束，恬然而據上遊，坦然而蹈中行。其叙事推理，況今據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響，不待數珩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妙。

《**從軍行**》《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起句壯，末句悲老將不成功者也。紀昀評：次句率易，六句不可解。

傳記

柳宗元《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年月日，葬於奉先縣某原。【略】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翦髮爲童，家居於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於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爲書記，毗贊元侯，於漢之陰，式徙荆州。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爲起居郎【略】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詖辭，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爲宣武軍節度判官。亳人缺守，往莅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墝鹵，芟艾榛荒，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於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於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於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

《**新唐書・楊凝傳**》（存目）

紀事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典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左史，歷司封員外、左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爲所中。以其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略】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推明六義，措跡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七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方將乘迅飈，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謨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末如之何。

《新唐書·韋貫之傳》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待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楊凝集》二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詩集》《楊凝集》一卷。

藝文

李益《校書郎楊凝往年以古鏡貺別今追贈以詩》（存目）

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會有故不得往因贈之》（存目）

韓愈《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存目）

又《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 論文與晤語，已矣可如何？

柳宗元《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略】思侔德祖，學紹子雲。瑩彼靈府，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之奧，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略】炯然燭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起草南宮，時論增美。

雜録

柳宗元《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逾時而承詔復命，示信於外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權德輿

論述

綜論

張薦《答權載之書》 蒙示相國崔公往復書，并諸墓銘奠文，及江西路上之作，詞致清深，華彩巨麗，言必合雅，情皆中節，瓊瑰見辱，囊篋增輝，又竊文矩，不勝幸甚。【略】至如置奠東武之祠，興慟子咸之述，繼美彥先之句，諷而誦之，寶而藏之，有以見六義昭宣，百行醇備，名稱赫赫，宜

乎哉。

清晝《**答權從事德輿書**》　辱書【略】觀其立言典麗，文明意精，實耳目所未接也，幸甚幸甚。

柳宗元《**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決進退啓**》　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掞文，朋儕稱雄。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　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味道）之曩日。

元稹《**上興元權尚書啓**》　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

楊於陵《**祭權相公文**》　言成典誥，筆落風雷，扣寂窮妙，神交思來，百代遐騖，九流兼該，傾詞人之藪澤，爲作者之杓魁。

皇甫湜《**諭業**》　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廈廏，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略】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

楊嗣復《**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章就傳，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駮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然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略】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能，叙官業，區分流品，申明誠勸，無誕詞，無巧語，誠直溫潤，眞王者之言。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久大之業，不爲利疚，不以非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服，非以德爵齒挾而致之。

《**舊唐書・權德輿傳**》　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略】贊曰：權之藻思，文質彬彬。

姚鉉《**唐文粹序**》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略】至于賈常侍至【略】權文公德輿【略】皆文之雄傑者歟！

《**新唐書・權德輿傳**》　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記，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

又《**文藝傳叙**》　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略】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

《**麈史・詩話**》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

《**密齋筆記**》　權德輿文，史臣贊云「雅正贍縟」。余以富貴人爲文詞，自然溫潤。歐陽公其儔也。

《**滄浪詩話・詩評**》　權德輿之詩卻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又　大曆以後，我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唐才子傳・權德輿**》　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略】德輿能賦詩，工古調樂府，極多情致。

楊士弘《**唐音**》**卷六**《**權載之**》**張震注**　《詩評》云：「權詩有似盛唐者，又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又：「引辭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和諧，寂寞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

《**升菴詩話・晚唐兩詩派**》　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略】數君子眞豪傑之士哉。

《**藝苑卮言**》**卷四**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

《**詩源辯體**》**卷二〇**　錢劉才力既薄，風氣復散，故其五七言古氣象風格頓衰，然自是正變。（權德輿、李益，正而非變。）

又卷二一　權德輿（字載之），貞元時人。五言古雖不甚工，然雜用律體者少，中有四五篇，氣格絕類盛唐。七言古，語雖綺艷而格亦不卑。律詩，五言聲氣實勝，而七言則未爲工。

又　李益、權德輿在大曆之後，而其詩氣格有類盛唐者，乃是其氣質不同，非有意復古也。

徐獻忠《**唐詩品**》　權公幼有令度，神情超越，遂專詞藝，爲時所慕。貞元以後近體既繁，古聲漸杳，公乃獨專其美，取隆高代。五言近體，亦先氣格而後詞藻，然氣候既至，藻亦自豐。其在開元名手，亦堂奧之間者也。

《詩辯坻》卷三　元和詩響，不振已極，唯權文公乃頗見初唐遺構，亦一奇也。

《古文雅正》卷七　權文公在當時以文章著名，然尚未脫排偶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權文公集》　其詩精鍊不足，而有雍容之氣象。

《石洲詩話》卷二　元和間，權、武二相，詞並清超，可接錢劉。

《靜居緒言》　權載之推劉文房爲「五言長城」，蓋指近體也。載之古詩，遠過文房。若李贊皇平生不見白傅詩，則意另有在。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其源出於陸韓卿，而遠祖嵇叔夜。風流典贍，累在才多，下筆不休，取評冗散。乃如「浩歌坐虛室，庭樹生涼風」，亦自工意發端，通體神遠。律裁清穩。七言綺麗，離合建除，稱各六府。梁、陳小體，亦擬簡文，而豔鍊不如也。

分　論

《田家即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徐用吾曰：頷聯切實清可，頸聯失之細小。結用緩語，有趣。周珽曰：能悟世情之非，便當拂衣自去，若必待婚嫁事畢，雞肋之味，恐終負彼煙月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此日先生不知何故偶過田家，適睹其麤衣糲食，淡然充足，于是忽發大悟，自悔鹿鹿世上，生計艱難，不覺又憫又笑，因而吐此苦吟也。一、二「暫」字、「便」字，妙。言此理本在眼前，何故人都不省。三、四承寫「非」字，言稻花漠漠，便擬救饑，荷葉青青，妄思制服，眞畫盡儒衣旅食人無量饑寒苦惱也。（後解）前解寫「非」字，此解寫「翛然」字也。言假如山僧期飯，漁父約游，但離世情，何快不有。然則自今以後，我於一切世情，獨有男婚女嫁，其事不得盡廢，其余我當一筆都勾也。

《待漏假寐夢歸江東舊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孔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事各有時，地各有宜，若一意宮闕，都忘林皐，固非，然矯語林皐，故薄宮闕，亦非。當其高卧，奈何馳情富貴。正值富貴，不必又說高卧。此方是孔門秘密心印，即《中庸》所謂時中，又名素位者也。此詩便純寫此段道理，前解寫待漏院中，忽夢郊園，妙。「十年」七字，是夢之宿根，「舍下」十四字，是夢之現量。正當爾許時，爲是待漏院，爲是舍下湖，試定當看。（後解）後解忽然請兩位原夢先生，妙。《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此南宗長老之所知也。《南華經》云：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及其覺，蘧蘧然周也，不知周夢蝴蝶歟？蝴蝶夢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此東郭先生之所識也。末句請得原夢人後，竟隨簪佩入朝，妙絕，妙絕。此方是「我與點也」秘密心印，若更葛藤上文，便成宋人筆墨。潙山睡次，仰山問訊，潙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潙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潙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爲我原看。」嚴乃點一碗茶來，潙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戲贈天竺靈隱二寺寺主》《詩境淺說續編》：桂子天香之勝，兩寺共之。白樂天詩「兩寺原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此詩即白詩之意。故首二句，言泉流爲兩寺所共，鐘磬亦隔山互聞。後言住中峰之僧，猿聲雲氣，亦彼此共之。以呼猿洞、飯猿臺遺跡，在靈隱、天竺之間也。

《送張周二秀才謁宣州薛侍郎》《唐詩快》卷九：「湖月供詩興，煙嵐費酒錢」，妙哉此費，人不能費。「上帆投極浦，欹枕傲晴天」，又妙哉此傲，人不能傲。

《送鄭秀才貢舉》《詩人玉屑・唐人句法・精絕》：「晚色寒蕪遠，秋聲候雁多。」（權德輿《送人》）

《送李處士歸弋陽山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意何如」三字，記得高達夫問李、王二少府後，直至今日又有此問也。言葛陽溪上誠然可念，但暫來城市卻是何如？而顧不能終朝望望必去。如此三、四便承處士胸前何如之意，言既辭升斗之祿，即不得不自耕自食，既無特達之知，即不得不自吟自賞，所謂世既棄我，我亦棄世，此是不肯暫來之原故也。看特下「不憚」字、「自將」字，皆帶憤憤之色。（後解）此解寫送也。檣竿出，寫盡極浦波翻；樹影疏，寫盡秋郊霜落。此二句是言處士一路竟去，從自別處直至到家也。乃到家之後，雖無俗侶，又有逢迎者，又表處士門生衆盛，以反映城市中人不能盡其學也。

《嶺上逢久別者又別》《甚原詩說》卷一：以十字道一字者，拙也，約之以五字則工矣。以五字道一事者，拙也，見數事於五字則工矣。如韋應物「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權德輿則以「十年曾一別」五字盡之。【略】此所謂鍊

字、鍊句尤不如鍊意也。

《**九日北樓宴集**》《容齋隨筆・詩中用茱萸字》：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人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略】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略】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嚴陵釣臺下作**》《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千古特識具眼，以厚力深骨出之。譚元春評：說出處士深心，妙用嚴陵知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東漢節義，嚴陵潛驅之，不止高其隱逸而已。議論正大，獨著此篇。

《**豐城劍池驛感題**》《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說得有品。又評：單用後四語作一詩，更於題情深映有餘。

《**敷水驛**》《唐詩快》卷一四：用樂府本色語，甚趣。《靈芬館詩話》：權公以文章名世，而詩多豐縟修整，無可動人。惟《敷水驛》一絕，頗有風趣。

《**晚渡揚子江却寄江南親故**》《老學庵筆記》卷六：「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煙水上」，已是用維語。

《**月夜江行**》《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情深而古。

《**與沈十九拾遺同遊樓霞寺上方於亮上人院會宿二首**》一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詩品高潔，在語言外領取。

《**哭劉四尚書**》《唐音癸籤・詁箋三》：權德輿《哭劉尚書》詩：「命賜龍泉重，追榮蜜印陳。」蜜印者，謂贈官刻蠟爲印，懸綬以賜也。不知起何時。始見晉山濤傳：「濤薨，勑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侯蜜印青朱綬。」唐人文筆中亦多用此。劉禹錫《爲人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蜜印加榮於後夜。」有改作「密」者誤。

《**離合詩贈張監閣老**》《唐音癸籤・談叢五》：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五雜俎，【略】離合(字相拆合成文，始漢孔融。唐權德輿有離合詩，時人多和之。)【略】以上並體同俳諧，然猶未至俚鄙之甚也。

《**古人名詩**》《石林詩話》卷上：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略】則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人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爲佳製也。《唐音癸籤・談叢五》：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略】縣名、州名、藥名、古人名、四氣、四色、字謎之類。(古人名詩，未詳起於何人，唐權德輿及皮、陸並有古人名詩。)

《**玉臺體十二首**》《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略】權德輿《玉臺體》，【略】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詩辯坻》卷三：胡明瑞舉唐五言絕句凡十六首，云佳者大半于此。余觀權德輿《玉臺體》二首，詩意佻淺。

又一一　《唐音癸籤・詁箋五》：權德輿詩：「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略】俗說：裙帶解，有酒食；蟢子緣人衣，有喜事。其來蓋遠。《東山》「蠨蛸」疏云：「蠨蛸，小蜘蛛長腳者，俗名蟢子。」荆州、河南名喜母，着人衣，主有親客至。久入《三百篇》注腳矣。孫緒《無用閒談》：南朝徐孝穆著《玉臺新詠》，大抵詠婦女閨閣事，如韓偓、和凝所述者。唐權德輿效其體，曰：【略】聲詞格律全與孝穆相似。劉須溪批唐音直欲刪去，且云：「何爲玉臺體？」乃并其體不知矣。《唐詩快》卷一四：如聽小窗喁喁。《唐詩摘鈔》卷二：極似女兒家常卜兆之語。末句本即接前二句，但此詩二十字宜一氣急道，方像警疑自喜之意。插「鉛華」一句在內，自是口角。《詩境淺說續編》：此詩寫閨中望遠之思。觀第三句，當其未占吉兆，當有「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之感。忽喜羅裙夜解，蟢子朝飛，倘諺語之有徵，必佳期之可待。遂爾親研螺黛，預貯蘭膏，一時愁喜，並上眉尖。有盤龍之鏡，留待郎歸之望。作者曲體閨情，《金荃》之雋詠也。

又一二　《唐詩解・五言絕句三》：女爲悅己者容，故聞夫至而急飾其貌如此。《刪訂唐詩解》卷一二：入情語，卻新雋。《古唐詩合解箋注》卷四：(首句)見別離之遠，(次句)見非容飾之時候。描寫香奩閨態，曲盡其情。《唐詩析類集訓》卷一一：閨中掃眉，平日必以鏡照。今喜行人之至，恰就燈前淡掃而不必照以臺上鏡也。范雲詩曰：「深閨人獨眠。」隋樂府《嘆疆場》詩曰：「聞道行人來，新妝對鏡臺。泪痕猶尚在，笑靨自然開。」

《**雜興五首**》一　《唐音癸籤・詁箋四》：唐婦人粧名時世頭。【略】權德

輿詩：「叢鬢愁眉時勢新。」【略】豈時人避廟諱改「世」爲「勢」乎？抑以鬆鬢危髻，取勢頗高，改勢字貌之乎？正不如作「時世」爲雅切耳。

又五 《詩境淺說續編》：首句以神女洛妃爲喻，見仙貌之出群。次句言其衣裳之麗，姿態之佳。後二句言妝成如此妍華而君不見，麗質未甘自棄，含情惆悵，卻問旁人。詩意借喻懷才不遇者，降志求榮，亦等于美人之所歡不見，無聊而問及旁人也。

《**中書宿齋有寄**》《唐音癸籤・詁箋九》：權德輿詩「銅壺漏滴斗闌干」、曹唐詩「南斗闌干北斗稀」，並出曹子建「月落參橫，北斗闌干」。韻書：「闌干，橫斜貌。象斗之將沒也。」

《**舟行夜泊**》《唐詩解・七言絕句一》：滄浪謂權載之詩有盛唐風骨，讀之信然。此雖步驟岑嘉州，終是優孟以上人。

《**送孔徵士**》《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寫徵士之高蹈，後解乃相送之意也。

《**宿樓巖**》《詩人玉屑・唐人句法・佳境》：「巖花點寒溜，石磴掃春雲。」

《**答柳福州書**》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太學人材所自出，唐、宋以來，以名賢處之，造就多士。德輿此書，可謂知本之論矣。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古文雅正》卷七：權文公在當時以文章著名，然尚未脫排偶氣。爲宰相，雖無甚建明，然亦與庸碌者迥別。此篇序宣公，議論兼叙事，可歌可誦。吾喜宣公之爲人，故讀權公此篇，更低徊不忍釋也。

《**兩漢辨亡論**》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尊道重儒，君臨之極軌，若張禹、胡廣輩，致身寵榮，苟貪祿利，使後世指目，可謂士林之羞矣。《古文雅正》卷七：此論堪爲朱雲、李固吐氣，亦使世上有一種假儒者、無骨氣人，見之羞死。

傳記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五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略】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略】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余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

《**舊唐書・權德輿傳**》（存目）

《**新唐書・權德輿傳**》（存目）

紀事

梁肅《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有子德輿，七歲而孤，

夫人茹未亡之哀，躬徙宅之敎。故德輿也，十五文章知名，二十典秘書。貞元二年，以廷尉評攝監察御史，爲江西從事。

《**卓異記・與使主同時爲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珏。按：德輿《杜公神道碑》云：「早忝賓席，晚聯臺座。」【略】當代以爲盛矣。

《**唐國史補**》**卷中**　權相（德輿）爲舍人，以聞望自處。嘗語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逵戲曰：「更有一人。」遽問：「誰？」答曰：「韋聿者也。」滿座絕倒。

《**因話錄・宮部**》　憲宗知權文公甚眞。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污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羣救之，云：「是德輿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輿在，自犯贓，朕且不赦，況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又《**商部上**》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楊嗣復《**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己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蚤歲爲淮南江西從事掾，管記室之任。屬詞詣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爲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能，叙官業，區分流品，申明誠勸。無誕詞，無巧語，誠直溫潤，眞王者之言。【略】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餘。鸞凰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凡十人。其他征鎭、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鑒其詞而知其人，何以臻此耶。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愈，文敎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瘖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玉立冰潔，無緇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

杜牧《**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時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其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矣。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顏子。

《**舊唐書・李實傳**》　前歲，權德輿爲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

又《**李藩傳**》　時河東節度使王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卻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又《**楊嗣復傳**》　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

又《**徐晦傳**》　時故相權德輿與楊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爲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眞懇，大稱之於朝。

《**太平廣記**》**卷一七四引**《**嘉話錄**》　權丞相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於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

《**册府元龜**》**卷五五〇**　權德輿爲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甫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一歸家，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

又卷六〇七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詔宰臣武元衡、李吉甫、李絳，及舊相太子少傅判太常卿鄭餘慶、禮部尚書權德輿各進舊書。

又卷六五一　權德輿貞元十七年爲中書舍人，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眞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爲得人。

又卷八四一 權德輿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士，薨歿以銘紀而請者十八九，文士推爲宗匠焉。終禮部尚書。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

《**唐語林・文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即好？」權德輿對曰：「《尚書》，哲王軌範，歷歷可見。」

《**郡齋讀書志・權德輿集五十卷**》 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略】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云。

《**詩林廣記前集・薛能**》 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權德輿《童蒙集》十卷。又《集》五十卷，《制集》五十卷。

《**郡齋讀書志・權德輿集五十卷**》 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楊憑爲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楊嗣復爲序。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權丞相集》五十卷。唐宰相略陽權德輿載之撰，楊嗣復爲序。【略】《序》又言，九年掌誥，自纂録爲五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之見。

《**宋史・藝文志七**》 《權德輿集》五十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集部・集類**》 《權德輿詩》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七四** 權文公(德輿)《文集》七十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權文公詩集》十卷。新都楊愼得此集于滇南士人家，止存目録與詩賦十卷，嘉靖辛丑劉大謨刻于川中。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權文公集十卷**》 唐權德輿撰。【略】德輿嘗自纂《制集》五十卷，楊憑序之。其孫憲又編其詩文爲五十卷，楊嗣復序之。今《制集》已佚，《文集》亦久無傳本。此本乃明嘉靖二十年，楊愼得之於滇南，僅存目録及詩賦十卷，劉大謨序而刻之，又刪其無書之目録，德輿文集遂不可考，惟《文苑英華》及《唐文粹》中，時時散見耳。考王士禎《居易録》載：《權文公集》五十卷。注曰：「詩賦十卷、文四十卷、碑銘八卷、論二卷、記二卷、集序三卷、贈送序四卷、策問一卷、書二卷、疏表狀五卷、祭文三卷。」稱無錫顧宸藏本，劉體仁之子凡寫之以貽士禎者。然則德輿全集，康熙中猶存，不識何以今所傳者，皆楊愼之殘本，第士禎所注卷目，以數計之乃八十卷，與五十卷之說不合，又不識其何故也。

朱珪《權載之文集序》 唐權文公載之詩文全集五十卷，前有集賢院大學士楊嗣復序云：【略】按：公集流傳，不絕如綫，今入四庫館，別書目者，僅二十卷。《總目》稱內府藏本。明嘉靖二十年，楊愼得之于滇南，劉大謨序刻之。《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時時散見。漁洋王尚書曾見全本五十卷，著于《居易録》，稱無錫顧宸所藏，劉體仁之子凡寫贈王者。詩賦十卷、文集、碑銘至祭文共四十卷，實五十卷也。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寄書于阮中丞元，索之知不足齋鮑以文。鮑曰：「無有。聞朱竹君先生家有之。」阮以覆彭，彭大驚，詢之于珪，茫然也。問之，姪錫庚對曰：「有之，然先人弆貽秘本，不敢以假人。」【略】予笑曰：「姑假我一觀，可乎？」庚不得已，遲日送至。予覽披一過，眞五十卷不傳之本也。亟晝夜命書手鈔成，而以原書歸之。椒花唫舫以鈔本假彭公，彭大喜，照鈔一部，手加丹黃校勘塗乙，請予序其源委。行將梓之，已而公病薨于邸。予曰：「權文公集不可得矣。」囑其門生緩索之于其家，彭公之孫邦疇曰：「信必完璧。」不日而鈔本復還，予覆閱之，則彭公病中手跡如新也。自癸亥秋至乙丑春，珪既進知足齋詩集，荷御題詩冠于首，退而喟然曰：「權文公忠孝良相，其集海內僅有四本，不及時受梓，可乎？」同志者聞而踴躍，集腋成裘，曰：「善舉無獨爲，且彭公遺志也。」乃俾甘梓人以宋體寫之。予陸續校正，竣五十卷。蓋書之顯晦有時數也。【略】公忠鯁繼宣公之後，山斗啓南陽之先，斯文不墜，蓋有天焉。其忠孝之氣，耿耿與日月爭光矣。刻成鳩工，諸君子例序于後。嘉慶十一年丙寅二月春分日庚辰，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內廷供奉體仁閣大學士兼理工部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大興朱珪謹序。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六** 《權文公詩集》【略】書十卷。前有楊嗣復序。按：序稱其集五十卷，此本只詩賦兩類，十卷。今所行明劉大謨鐫本

稱楊愼得之於雲南，然此本亦無各體文，或愼之前已有單行本矣。長洲顧氏藏本。

《文禄堂訪書記》卷四　新刊《權載之文集》五十卷。唐權德輿撰。宋蜀刻本存卷一至八，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印，潁川劉考功藏書印。

《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集一》　《權載之文集》五十卷，《摭遺》一卷、《附錄》一卷。海源閣藏，孫淵如舊寫本。唐權德輿撰。【略】此本乃孫淵如先生所藏，當與朱本同出一源，惟新刻本板式俗劣，校尤草略。如卷一先賦後詩，故目錄卷一後標「賦詩」二字，新刻竟倒作「詩賦」，又目錄每題自爲一行，新刻即分作兩重，遇題目字多者，任意芟削，幾不成語，又卷中一作云云者甚多，固未必盡是，然存之足資參考，且原書所有應從其朔，而新刻悉經刊落，不識何以舛誤乃爾！微特非朱本之舊，恐並失彭校之眞矣。此本幸尙存廬山眞面，卷中用朱筆勘正處，亦極詳密，卷末從《文苑英華》《文粹》《古今歲時雜詠》《全芳備祖萬首絕句》《全唐詩》，搜輯集中所無者，爲摭遺一卷，又集新、舊《唐書》本傳，韓昌黎墓碑，楊於陵、李直方、王仲舒、蕭藉祭文並采《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經籍志》《居易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是集語及明刻本楊愼序、劉大謨跋（此二篇漏未寫入，予亦未有刻本，故無從補錄。）爲《附錄》一卷。附錄之目，尙是淵翁自書，當即淵翁所摭錄，故朱本無之。以世間僅有之秘籍，復經前賢手訂，亟當寶重，毋因其已有刻本而忽輕之也。東郡楊紹和識。《楹書隅錄》卷四著錄，此本並以此跋錄之目後。伯驥按：唐《藝文志》，權集分《童蒙集》五十卷，《文集》五十卷，《外制集》五十卷。宋《崇文總目》、志、陳錄、宋志著錄均五十卷。元明以來，則已散佚。諸家著錄，遂並五十卷而無之。清康熙時，新城王氏鈔本於劉考功公戩之子，則詩賦十卷，文四十卷。而又碑銘八卷、議論二卷、記二卷、集序三卷、贈送序四卷、策問一卷、書二卷、疏表狀五卷、祭文三卷，於詩、賦、文五十卷外，又別記此三十卷，故《四庫提要》謂爲八十卷。若謂此三十卷，即分文類記，則又少十卷，疑莫能明《四庫》著錄劉大謨十卷本，「僅詩賦，又刪其無書之目，權集遂不可考。」惟近日江安傅氏所藏本則云：「有目。」傅氏又藏殘宋本四十三至五十，凡八卷。而長沙葉氏啓勳，則藏康熙時舊刊，無刻書人姓名。謂校朱刻權集，覺其中多強爲分析，不無參差，故疑朱刻爲從殘宋本出，分湊成帙。以其四十三至五十八數卷，與康熙本無甚出入，其餘則不知康熙本之善也。朱刻第十三卷目有陸贄《翰苑集》序，第三十四卷目有《左武衛胄許君曹詩集序》，而文則刻入補遺，又有卷首有目，目後即接本文者，又有目錄與卷中文叙次先後者，又有有文而無目者。當是朱氏強湊期符《宋志》原卷或朱氏從劉本之目，采獲他書以足成之。謂其源出宋槧，恐未必然。蓋朱刻之不善，楊氏已言之而尙未罄，故葉氏再述之如此。人間既無宋刻完書，則海源寫本固權集之最善者矣。宋《蔡寬夫詩話》謂權文公集皆不避其父名皐，此不可解。明吳安國《疊瓦編》又論其以古人姓名藏詩句中，創爲此體。伯驥於讀書私記詳之，此不著。蓋予於權集曾點勘一過也。有東魯觀察使者孫星衍及楊氏印。

《木犀軒藏書題記・別集》　《權文公詩集》十卷，唐權德輿撰，清康熙吳郡席氏刻唐詩百名家全集本。此席氏《百家唐詩》中《權文公集》，即五十卷中之前十卷也。然目錄標題多不相同，且卷一《暮春閑居》後闕《月夜詠詩》、《崔侍御相訪》、《夏雨率成》、《夜坐道舊》、《自咎》五首，餘亦間有脫譌之字。然當日五十卷未顯時固極善本矣。盛鐸。

《藏園群書題記・鈔本新刊權載之文集跋》　《權文公集》，《四庫》著錄爲十卷本，據《提要》言，乃明嘉靖時劉大謨序刻者，所存祇詩賦十卷。其王士禛之五十卷集本已不可得。至嘉慶丙寅，朱石君乃出其兄竹君藏本，醵資鋟梓，於是《權集》五十卷之完本乃重出於世。余昔年得此書於廠肆，凡五十卷，爲朱子淸舊藏，又有鄂氏順安藏印。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首卷書名上標「新刊」二字，卷十一以後文集目錄皆在每卷前，與本文相接，審爲宋刊原式。鈔手雖未爲工，要是乾、嘉間風氣。以朱刻本校之，卷次悉合，惟行款改易及文集各卷前附目錄刪去耳。【略】此書宋本昔年出於廠市述古堂，余曾假觀數月，并校勘一過。原書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存卷一至五，卷四十三至五十，共十三卷，字勁而行密，所謂蜀刻也。同時所出尙有唐人集八家。各書皆有元「翰林國史院官書印」朱文大木記，又有劉體仁印。蓋即王漁洋所見之本，第此集及《元微之集》不幸而殘佚耳。後得此鈔本，核之行款，無一不合，是源出宋刻無可疑矣。顧余觀近時楊紹和、葉德輝、莫伯驥諸人之跋，皆訾議朱刻之不善。莫氏至疑及鈔本出於宋刻之不足據，謂朱氏以殘宋本分湊而成，尤爲臆說。夫朱刻輕改行款，校刻草率，其未善固也。然

謂卷三十三之《陸贄翰苑集序》、卷三十四之《左武衛胄曹許君詩序》目皆載之，而文則刻入《補遺》，謂爲強湊之證。不知宋本卷三十三目固無《翰苑集序》，卷三十四雖有《許君詩序》而本卷並無其文，朱刻爲恪遵宋本，故列其文於《補遺》，於義正當。且不特此也，宋本卷三十四目尚有《韋君詩序》一首，而文則錯入三十五卷，咎將誰歸？蓋後人過信宋本，以爲必無差誤，豈知宋時坊刻草率，訛謬亦正多也。又葉氏於朱刻致疑之故，因得一舊刻，以校朱本，文字多不同，各類溢出之文凡十篇，又少文八篇。奐彬在世時曾以相質，余謂《權集》近世未聞別有鋟梓者，深以爲異。及後游南岳，道出長沙，至其姪定侯家索觀此書，乃恍然知爲《全唐文》之墊印本，每卷漫去前二行書名。不知何人弄此狡獪，以啓後來之疑。實則《全唐文》爲揚州刻本，字體易辨，又每人前列小傳，文字時有增補，無一與原集卷數符者，識者過目即知。乃欲持此以翻朱刻覆宋本之案，寧不重可笑哉！惟孫淵如本輯有《詩文摭遺》一卷，是足補此本之未備，異時倘得一遇，當錄附于後，俾成完帙焉。癸未浴沸日，藏園晨起識。

《藏園群書題記·鈔本權文公文集跋》 此本據明嘉靖本影寫者，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前有嘉靖二十年辛丑東皐劉大謨序，言楊公升菴於滇南獲是集，僅存目錄及詩賦十卷，遂梓而行之。卷末有清江敖英後序，言大中丞劉公鎮蜀之明年，得唐相權文公集，親掞藻序之刻焉。是知此書固刻於蜀中者也。刻本流傳特罕，近代藏書家惟虞山瞿氏有之。此本余曩游吳中，得之沈韻初家，蓋從瞿氏本影摹而出者。乾隆時《四庫全書》開館，求五十卷本不可得，乃取此本著錄焉。《提要》深歎此本僅存目錄及詩賦十卷，劉刻又刪其無書之目，德輿文集遂不可考。今檢此帙，五十卷之目錄宛然具在，是較《四庫》本爲勝矣。其後朱氏既刻全集行世，而宋刻殘本余近年亦幸得見之，則此十卷之本儲以供對勘之資可耳。

藝文

張薦《奉酬禮部閣老轉韻離合見贈》 勸深子玉銘，力競相如賦。【略】格言信難繼，木石強爲詞。

崔邠《禮部權侍郎閣老史館張秘監閣老有離合酬贈之什宿直吟翫聊繼此章》 脉脉羨佳期，月夜吟麗詞。【略】節苦文俱盛，即時人竝命。

楊於陵《和權戴之離合詩》 放情寄文律，方茂經邦術。王猷符發揮，十載契心期。晝遊有嘉話，書法無隱辭。

又《祭權相公文》 伏以世濟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言成典誥，筆落風雷，扣寂窮妙，神交思來。百代遐騖，九流兼該，傾詞人之藪澤，爲作者之杓魁。粤自童年，飛聲天下，論交請益，莫非賢者。荏苒藩服，發揮文雅，遽徹明庭，難留諸夏。騏驥之步，騁於康莊，鸞鳳之舞，暢於朝野。望九霄於瞬息，指千里於尋常，遵曲臺之講肄，修諫省之封章。帝曰絲綸，代子言語，詞之頗僻，政亦乖阻，爾必師古。亟換官榮，屢移星序，春泉涌溢，彩翰飛舞。丕變澆訛，裁成訓詁。六官之貳，我踐其五。朗鏡高懸，時髦盡取。陶鈞之柄，義利求分，詭情異態，抑有前聞。公之雅素，迥拔羣倫，知以藏用，忠惟愛君。將所以懲止誇競，儀刑搢紳，豈獨辨是非於毫髮，較輕重於逡巡而已哉！日居月諸，或處或出，分陝東之憂寄，統漢上之師律。懋官之典，雖荷於朝章，福善之徵，尚期於陰隲。如何不淑，大禍俄鍾，方佇朝天之慶，翻成夢奠之凶。歎人倫之殄瘁，哀令子之疚窮，幸斯文之不泯，將千載之爲宗。於陵爰自壯年，獲承嘉惠，以蕭蘭之非質，荷松柏之深契。鍾陵攜手，禁掖連袂，講德談玄，依仁遊藝。平生之恨，常嗟離別之多；零落之悲，何堪衰暮之際。

許孟容《答權戴之離合詩》 史才司秘府，文哲今超古。亦有擅風騷，六聯文墨曹。

馮伉《和權戴之離合詩》 動詞宗伯雄，重美良史功。亦曾吟鮑謝，二妙尤增價。

潘孟陽《和權戴之離合詩》 意深俱妙絕，心契交情結。計彼官接聯，言初竝清切。翔集本相隨，羽儀良在斯。煙雲競文藻，因喜翫新詩。

武少儀《和權戴之離合詩》 恩顧各飛翔，因詩覩瑰麗。【略】早欽風與雅，日詠贈酬篇。

楊巨源《和權相公南園閑涉寄廣宣上人》（存目）

元稹《奉和權相公行次臨關驛逢鄭僕射相公歸朝俄頃分途因以奉贈詩十四韻》（存目）

李純《授權德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制》 器度端實，智資通敏，學成師法，文爲國華。素履常踐於貞方，黃中允合於易簡，自出入清列，茂著嘉聲，名利無屑於中懷，風雨不移其常性。驥騄之質，常識於遠途；鸞鳳之姿，宜巢於阿閣。期於致理，推之至公；寵以春卿，掌我樞務。

又《權德輿守禮部尚書制》 奧學雄詞，虛襟曠度。稟中和之氣，宏信厚之規。夙彰厥猷，歷踐清貫。乃者徊翔省閣，祗服大僚；咸推鎮俗之風，遂致濟川之望。朕永惟理本，宵旰在懷，嘗期獻納之功，深屬弼諧之任。爰徵僉論，俾列鼎司，勤勞亟涉於歲時，謙挹每形於造次，是用委春卿之職，輟樞務之殷。

武元衡

論述

綜論

張爲《詩人主客圖》 瓌奇美麗主。（武元衡。）

《舊唐書・武元衡傳》 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

《臨漢隱居詩話》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

《郡齋讀書志・武元衡臨淮集二卷》 議者謂唐世工詩宦達者惟高適，達宦工詩者惟元衡。

《唐才子傳・武元衡》 元衡工詩，雖時見雕鐫，不動機構，要非高斷之所深忌，每好事者傳之，被於絲竹。嘗夏夜作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詩蓋其讖也。議者謂工詩而宦達者唯高適，達宦而詩工者唯元衡。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 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將相之重，聲動一時，其詩宏毅闊遠，與灞橋驢子上所得者異矣。

徐獻忠《唐詩品》 伯蒼詞鋒豔發，如青萍出匣，所向輒利，意度鮮華，如芳蘭獨秀，采思綿綿。五言長調，當時竟稱絕藝。其在元和諸子，自權相而下，豐美孤高，此當獨步。

《藝苑卮言》卷四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

《唐音癸籤・評彙三》 武相元衡宦達後工詩，雖致理未緜，時復露鮮華之度。

《石洲詩話》卷二 元和間權、武二相，詞並清超，可接錢、劉。武公之死，有關疆場，而文詞復清雋不羈，可稱中唐時之劉越石。嚴滄浪但舉權相，猶未盡也。

分論

《送張六諫議歸朝》 《詩境淺說》丁編：「鵷鴻得路爭先翥，松柏凌寒獨後凋」，此贈張諫議詩也。鵷鴻不殊凡鳥，因風雲得路，而翔翥爭先；松柏不殊凡卉，因冰雪凌寒，而凋零獨後。盼張諫議之功名奮起，與節操貞堅，規頌兼至也。推闡其義，則得路爭先者，乃日中則昃，操刀必割，務爭天下之先，黃帝之學也；凌寒後凋者，知白守黑，流陽處陰，默居天下之後，老子之學也。武詩無此意，偶有觸悟，附記之以質後之覽者。

《酬嚴司空荆南見寄》 《韻語陽秋》卷三：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捲青山巫峽曉，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盡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蛾愁」。人訝其太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爾。當以前篇爲正，後篇誠未工也。《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中唐如【略】武元衡《荆帥》，皆中唐妙唱。《升菴詩話・書遺舊本》：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訛作「生苑」，琨在邊城，則「清塞」字爲是，焉得有苑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

唐七律下》：周敬曰：體裁並雅。陳繼儒曰：宏整有臺閣風。《唐詩快》卷二：雄豔中饒有別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答寄詩，乃於出手先盛述其入相出將一段異樣榮貴者，直爲世間有等先輩，得志一旦，盡棄生平，甚至開眼不見巫峽，豈惟秋來不念雲樹，故特於司空寄詩，大書其官，以志感也。三、四「簾卷」、「云微」，頓挫又妙，簾卷還是每日曉色，雲微方是此日秋心，其間并不平對也。（後解）五、六本意，只感其裁詩月滿，而又先補其坐嘯風清者，一以見軍務倥偬，尚勞垂注，一以見悠優坐鎮，不廢嘯歌也。末句，美人，謂司空，翠峨，武自謂也。

《南徐別業早春有懷》《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略】亦有簡而弗佳者【略】武元衡曰：「殘雲帶雨過春城」，韓致光曰：「斷雲含雨入孤村」，二句巧思，不及子美「澹雲疏雨過高城」句法自然。

《崔敷嘆春物將謝恨不同覽時余方爲事牽束及往尋不遇題之留贈》《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訪隱淪，寫是日九陌麗景，既用「遲遲」字，又用「斜」字，眞得訪隱淪妙理也。蓋遲遲者，春日漸長，不便得斜也。斜者，遲遲既久，不能更遲也。今又言遲遲，又言斜，則是本意出門欲訪隱淪，而心閑步散，一路留賞，殆於到門，不覺傍晚也。因此一「斜」字句便早有崔君不復在家之理。三、四似更妙於右丞藍本一層，不信，則試可共讀之。（後解）五，補爲事牽求；六，補春物將盡，恨不同覽。七、八，補因題留贈也，易解。

《秋燈對雨寄史近崔積》《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坐聽者，坐而無所事事，因閑聽也。起看者，起而無所事事，因閑看也。坐而閑聽，不必欲聽晚漏，而適聽晚漏，因而遽驚今日則已夕也。起而閑看，不必欲看落葉，而適看落葉，因而更驚不惟今日已夕，乃至今年則已秋也。三、四承之，言我行空度，天適細雨，綠草黃花，蕭然盡暮，此即後解更無別法惟有一醉之根因也。（後解）故人茱萸之期，當在去年重九，意謂遙遙正隔，何期奄然忽至。嗟乎，嗟乎，人非金鐵，遭此太迫，不入沉冥，奈何得避。通篇只是約二子共醉意，可知。

《春題龍門香山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前解寫香山寺景，言清景乍開，乃是松嶺之月，亂流長響，乃是石樓之風。（後解）後解寫香山寺外景。讀此一解，心服先生始是大休歇人。某頗怪人見人耳語，必欲與聞。夫人既耳語，則自不應聞。此且不論，我直笑三千世界，除我面前外，何處無人耳語，我又安得一一與聞？此特心不休歇，便有如此閑管，安得以先生詩徧示之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精？曰【略】若「衆香天上梵仙宮，鐘磬寥寥半碧空。清景乍開松嶺月，亂流常響石樓風。山河杳映春雲外，城闕參差曉樹中。欲盡出尋那可得，三千世界本無窮。」（武元衡《春題龍門香山寺》）非不著意求精，而未免太覺費力，便乏自然之趣。

《途次近蜀驛蒙恩賜寶刀及飛龍廐馬使還奉寄中書李鄭二人》《詩學全書》卷二：首二言「途次」。次聯寫「近蜀驛」。「碧幢」，青油「幢」也，三公有勳德者之車飾。三聯一句束上，言舊日「蒙恩」，一句開下，言今日至「蜀驛」，所以「受賜」之故。四聯點出「寶刀」、「廐馬」。五聯一句透起「李鄭二公」；一句收轉「途次」，末以寄「李鄭」作結。

《夏夜作》顧璘《批點唐音》卷一二：此人善歷世，故有是言，誠哉此語。有感慨。

《春興》《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略】亦有簡而弗佳者【略】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不如顧況「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載酒園詩話》卷一：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如戎昱《寄湖南張郎中》曰：「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與武元衡「春風一夜吹鄉夢，又逐春風到洛城」，顧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同意，而戎語爲勝，以「不知湖水闊」五字，有搔頭弄姿之態也。《詩境淺說續編》：詩言春盡花飛，風吹鄉夢。雖尋常意境，情韻自佳。三四句「鄉夢」、「春風」，循環互用，句法頗新。與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詩，同是鶯囀夢迴，語皆婉妙。明末柳線女史詩，「今夜春江又花月，東風吹夢小長干」，用意與武詩同，其神韻皆悠然不盡也。

《送崔舍人起居》《龍性堂詩話續集》：白樂天「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武元衡亦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此以「司」作仄聲也。

《重送盧三十一起居》《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此因起居罷官而慰之也。昔曾奉使稱榮，今豈以失位爲意哉。東山餘妓猶在，毋戚戚也。我將以歌舞送君。《刪訂唐詩解・七言絕句三》：曰舊曰餘，言亦爲失意人也。題無罷官，此蓋因「歸」字而意之也。

《**題嘉陵驛**》《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此言蜀道之難也。山行既遠，風雨凄其。今至此驛纔半道耳。然登陟之煩，令人髮白。彼蜀門路入青天，將何以堪之。《刪訂唐詩解・七言絕句三》：次句可想漏天之況。不困於蜀而害於朝，天下事豈可測乎？《重訂唐詩別裁》卷二〇：即《蜀道難》意。

《**汴河聞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周敬曰：調轉聞角之中，思出聞角之外。周珽曰：結句有傷中原淪濡之意。見得角乃胡樂，惟邊客慣聞，夢裏先能辨其聲。無何其曲向奏於胡地者，今汴州總解吹之，以邊疆失守，夷狄亂華故也。

《**聽歌**》《詩境淺說續編》：高樓月滿，絃管風飄，有翠袖佳人，按《梁州》一曲。其時長筵饗客，青紫照眼，而金樽檀板之場，但解徵歌。希逢眞賞，以黃金相贈者，絕無其人。夫出琴材於爨下，誰是中郎，市駿骨於臺前，難尋伯樂。淪落自傷者，不僅臨潁美人，感絳唇之寂寞也。

傳記

《**舊唐書・武元衡傳**》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略】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爲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讌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眞宰相器也。」順宗即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即位，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初，浙西節度使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上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懷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牆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警，卻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輟朝五日，謚曰忠愍。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略】

《**新唐書・武元衡傳**》（存目）

《**唐才子傳・武元衡**》（存目）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貴之，坐於膝上。父吉甫，

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又卷一二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

《太平廣記》卷一五四引《感定錄》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領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長安忽有童謠云：「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爲「打麥」刈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謂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盜殺元衡，批其顱骨而去。元衡初從蜀歸，熒惑犯上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

又引《續定命錄》 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爲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

又卷一七七引《乾臏子》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武元衡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武元衡詩》一卷。

又 《臨淮尺題》二卷，武元衡撰。

《郡齋讀書志·武元衡臨淮集二卷》 右唐武元衡伯蒼也，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略】舊有《臨淮集》七卷，此其二也。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武元衡集》一卷，唐宰相武元衡伯蒼撰。初用莆田李氏本傳録，後以石林葉氏本校，益以六首，乃李吉甫唱酬六首。川本作二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武伯蒼集》、《武元衡集》。

《宋史·藝文志七》 《武元衡詩》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武元衡集》十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武元衡詩》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武元衡詩集》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武元衡集》三卷，侍郎河南武伯蒼著。

藝文

李吉甫《夏夜北園即事寄門下武相公》（存目）

鄭絪《奉和武相公省中宿齋酬李相公見寄》（存目）

鄭餘慶《和黃門相公詔還題石門洞》（存目）

趙宗儒《和黃門武相公詔還題石門洞》（存目）

許孟容《奉和武相公春曉聞鶯》（存目）

羊士諤《和武相早朝中書候傳點書懷奉呈》（存目）

楊巨源《和武相公春曉聞鶯》（存目）

呂温《奉和李相公早朝於中書候傳點偶書所懷奉呈門下武相公中書鄭相公》（存目）

賈羣《貞元末東院嘗接事今西川武相公于兹三周謬領中憲徘徊廳宇多獲文篇夏日即事因寄四韻》（存目）

李益《奉和武相公春曉聞鶯》（存目）

王建《和武門下傷韋令孔雀》（存目）

韓愈《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存目）

劉禹錫《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存目）

白居易《和武相公感韋令公舊池孔雀(同用深字)》（存目）

薛濤《上川主武元衡相國二首》（存目）

又《罰赴邊上武相公二首》（存目）

雜録

權德輿《故中散大夫殿中侍御史潤州司馬贈吏部尚書沛國武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子曰元衡。文行宏懿，靜深周密。遵道而行，有儀可像。代天工以熙帝載，賦明命以贊皇極。元和三年春正月，由戶部侍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秋八月，兼領戶部侍郎事。冬十月，又以門下侍郎檢校吏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西川八國瀘南安撫等使，自文水縣男徙封至臨淮郡公。上以井絡之下，新去湯火，亦既震耀，是圖生殖。於是輟臺宰之重，爲慈惠之師。黃樞金鉉，鏚鉞秬鬯。旬歲閒三錫命，烜赫嘉會，綢繆樞極，信賞禮賜，冠於羣倫。豈非公之道阨不申，而昌大於後，抑義方家法，固有類乎？

《説郛》卷七引《戎幕閑談》 贊皇公曰：「予昔爲太原從事，覩公牘中文水縣解牒，武士護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處，皆鐫去之。其碑高大於華嶽碑，且非人力拔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

《宋高僧傳・唐代州五臺山清凉寺澄觀》 故相武元衡、鄭絪、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丹，咸慕高風，或從戒訓。

張式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張式，（韓醇注：大曆七年進士。）南陽人。

呂温《虢州三堂記》 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閒人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好，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

苻載《尚書比部郎中蕭府君(存)墓誌銘》 今相國齊公抗、河南尹張式、給事許孟容、鄭郢州正則、兵部楊郎中憑、憑弟吏部郎中凝、盧輔闕景亮、陸殿中澧，投分許與，期於莫逆。

《唐語林・補遺》 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張式爲判官，（李）泌因乃奏（趙）璟爲副使。

《舊唐書・德宗紀下》（貞元九年）三月己亥，以駕部郎中、知制誥張式爲虢州刺史。

又（貞元十六年九月）以河南少尹張式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

又《張正甫傳》 初，正甫兄式，大曆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夫、傑夫、徵夫又相次登科。大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

《太平廣記》卷三九〇引《集異記》 張式幼孤，奉遺命，葬於洛京。時周士龍識地形，稱郭璞青烏之流也。式與同之外野，歷覽三日而無獲。夜宿村舍，時冬寒，室內惟一榻，式則藉地，士龍據榻以憩。士龍夜久不寐，式兼衣擁爐而寢。欻然驚魘曰：「親家。」士龍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復寐，又驚魘曰：「親家。」士龍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謂。及曉，又與士龍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龍駐馬遙望曰：「氣勢殊佳。」則與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遠見士龍相地，則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擇葬地乎？此地乃某之親家所有，如可，則某請導致焉。」士龍謂式曰：「疇昔夜夢再驚，皆曰親家，豈非神明前定之證與？」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貴。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六百三十二，《唐顧少連張式嵩山聯句》，正書，貞元十二年十二月。

又 第一千六百四十六，《唐彭王傅徐浩碑》，張式撰，次子現正書。貞元十五年十一月。

《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東海徐公神道碑銘》 右彭王傅會稽郡公徐浩碑，亡其下截，每行止存三十九字。其文河南少尹張式撰，書石者據《金石録》爲浩之次子現。

胡証

《**舊唐書・胡証傳**》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瑱，伯父玫，登進士第。証，貞元中繼登科，咸寧王渾瑊辟爲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請爲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遷左諫議大夫。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略】十三年，徵爲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略】使還，拜工部侍郎。敬宗即位之初，檢校戶部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寶曆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效藩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于嶺南，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廣州有海舶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澱匿餗，乃破其家。

《**新唐書・胡証傳**》（存目）

《**因話錄・商部下**》 胡尚書証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鎭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咏雜記**》 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爲兩軍力人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略】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王建《贈胡証將軍》 書生難得是金吾，近日登科記總無。半夜進儺當玉殿，未明排仗到銅壺。朱牌面上分官契，黃紙頭邊押勅符。恐要蕃中新道路，指揮重畫五城圖。

楊巨源《重送胡大夫赴振武》 向年擢桂儒生業，今日分茅聖主恩。旌旆仍將過鄉路，軒車爭看出都門。人間文武能雙捷，天下安危待一論。布惠宣威大夫事，不妨詩思許琴尊。

又《胡（二十）（十二）拜戶部兼判度支》（存目）

韓愈《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存目）

白居易《廣府胡尚書頻寄詩因答絕句》（存目）

《集古錄跋尾》卷八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右陽公舊碣，胡証撰，黎煨書，李靈省篆額。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十一，《唐尚書省石幢記》。胡証撰，並八分書，元和八年二月。

《寶刻叢編》卷七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錄》 《唐同州刺史顏訪墓誌》。唐胡証撰并書，元和四年。

《金石錄補跋尾》卷一九 《唐胡証題少室詩》。右唐檢校祠部員外郎胡証《汝州北樓晚望少室詩》：詩云：「峭拔煙雲外，雄居造化工。三山慙海上，五嶽讓天中。積翠當華甸，騰標占太空。高臨萬里暮，猶掛夕陽紅。」永貞元年仲夏記。按新、舊書証傳皆云貞元中登第，繇渾瑊舉爲從事，自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而已。據此碑，先爲祠部員外郎，可以補史之闕漏。

又《唐李諒跋胡証詩》 右汝州刺史李諒跋胡証《少室詩》云：「寶曆二年冬，公自戶部尚書判度支，推轂受脤，出鎭交廣，麾旌過汝，言訪舊題。諒易公所濡翰之板，琢於石而志之。」按証傳：寶曆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証固辭讓，拜嶺南節度使。觀此跋，自戶部尚書判度支，則未嘗辭也。史家之言，可盡信乎？

李逢吉

《**舊唐書・李逢吉傳**》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

孫。祖顏，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釋褐授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爲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冊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爲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事，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牓。逢吉天與姦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討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爲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爲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寖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已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宄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以攘暴亂。及爲逢吉嫁禍，奪其權，四海爲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君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逐外藩。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強，遂至語辭不遜，喧論于朝。逢吉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日，帝留而不遣。翼城人鄭注以醫藥得幸於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敬宗初即位，年方童丱，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爲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時，杜元穎、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逢吉尋封涼國公，邑千戶，兼右僕射。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曾立大勳，帝甚嘉之。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寶曆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既不能沮，又令衛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奬用之，累奏爲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于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鞫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者，於京師貴遊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說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于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爲『自求』，僕當字足下爲『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訐武昭事，以暴揚其迹。再榮既告，李仲言誠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爾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予不爲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嶲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遺爲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爲參佐。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爲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

《**新唐書・李逢吉傳**》（存目）

《**因話錄・商部上**》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跡門生」，前世未有。

又《商部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譽》三卷。【略】李太師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遺，竟因李公之累，湮厄而沒。

又《羽部》　李涼公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

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本事詩・情感**》 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妝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祇應偏照兩人心。」

《**宣室志**》**卷二**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朝從事，於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眞善，嘗爲郢語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又《**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又《**主司稱意**》 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

《**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引《本事詩**》 李丞相逢吉性彊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怍色。既爲居守，劉禹錫有妓甚麗，爲衆所知，李恃風望，恣行威福，分務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陰以計奪之，約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應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稍可觀矚者，如期雲集。敕閽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感言者。劉計無所出，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嘆咤而歸，無可奈何。

《**唐會要・帝號上**》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諱恆【略】(長慶)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崩于寢殿【略】哀冊文。(右僕射平章事李逢吉撰。)

又《**雅樂下**》 惠昭太子廟樂章六。(左散騎常侍歸登、諫議大夫杜羔、給事中李逢吉、孟簡、職方郎中知制誥王涯等共撰。)

楊巨源《**答振武李逢吉判官**》(存目)

令狐楚《**遊義興寺寄上李逢吉相公**》(存目)

韓愈《**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二二知舊**》(存目)

張籍《**使回留別襄陽李司空**》(存目)

元稹《**使東川・駱口驛二首詩序**》 東壁上有李二十員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雲南題名處，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題擁石關云開雪紅樹等篇，有王質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

《**金石文考略**》**卷二〇引《金石文字記**》 《石壁寺甘露義壇碑》，正書，李逢吉撰，元和八年。碑在寺中。

嚴巨川

《**奉天錄**》**卷一** 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朱)泚詩，言多悖逆，故闕而不錄。皇帝再剋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學嚴巨川有詩云『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遂令撲殺之。

又**卷二** 八日，泚於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衛者多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僞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冊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藥而卒。故嚴巨川詩曰：「煙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道貴存。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通宵虜將醉西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恩？」

劉伯芻

《舊唐書・劉伯芻傳》伯芻字素芝，登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爲從事，府罷，屏居吳中。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以過從友人飲噱，爲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爲考功員外郎。裴垍善其應對機捷，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垍罷相，爲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垍宿嫌，不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垍太子少傅。伯芻妻，垍從姨也。或讒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爲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

《新唐書・劉伯芻傳》（存目）

《新唐書・藝文志二》《元和格敕》三十卷。（權德輿、劉伯芻等集。）

又《藝文志四》《劉伯芻集》三十卷。

韓愈《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并序》 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州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又作二十一詩以咏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白居易《除劉伯芻虢州刺史制》 給事中劉伯芻：以文雅才名，給事左闥，實掌駁議，再逾歲時，亦謂恪勤，宜從遷轉。而虢略近郡，黎人未康，籍爾良能，爲予撫字。縣賞佇效，勉哉是行！可授虢州刺史。

獨孤綬

論述

《花發上林》《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上苑韶容早，芳菲正吐花。」首二句逆破全題。「無言向春日，閒笑任年華。」二句承上吐花描寫情景。「潤色籠輕靄，晴花艷晚霞。影連千戶竹，香散萬人家。」四句實寫發字。「幸繞樓臺近，仍懷雨露賒。」二句挽到上林。「願君垂採摘，不使落風沙。」末以干進意作結。

《投珠於淵》《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言至道歸於淳樸，其明珠盡被棄捐也。夫珠之失其眞，則光能照乘。成其性，則卻欲沉淵。故出而役也，不是靈蛇吐出，入諸淵也，猶疑合浦重旋。墜岸旁而隨日落，沉波底而共星懸。致之渺遠，終難無脛而自去，視彼懷貪，豈可比肩而同語。故欲知珠玉恭儉之德，其所寶在賢明，珠曷是貴哉。趣陶園曰：首四句近腐，結語莊重可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謂不取也，與沉珠意各別。結意正大。《唐詩增評》卷三：原題而起，點出「珠」字。次韻敷衍沉淵，三四賦沉淵，用襯撇法。五六旁寫沉淵，用形容法。七八自況。結應首句。莊雅可誦。同題獨孤良器作中二聯云：「風折璿成浪，空涵影似浮。深看星併入，靜對月同孤。」可謂描寫盡致，特於題中一「沉」字，未若此作爬梳警透也。

《放馴象賦》《困學紀聞》卷一九：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復小齋賦話》卷下：獨孤授《放馴象賦》，以「化之式孚」一聯見賞於唐宗。今觀其全篇，除起結兩段外，第二段以「吾君於是詔掌獸之官，諭如天之意」二句領起，直貫至七段，「奚必充帝庭之實，駕鼓吹之車」三句收住，局法闊大，造語眞摯，尤宜體玩。

紀事

褚藏言《寶常傳》 府君大曆十四年舉進士，與故吏部侍郎奚陟、商州牧卞俛、秘校獨孤授同年上第。

《舊唐書·于邵傳》 獨孤綬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邵在中書覆升甲科，人稱其當。

《杜陽雜編》卷上 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受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於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

雜録

《文苑英華》卷三 《寅賓出日賦》，獨孤授。（《登科記》作獨孤綬，第十八人。）

王表

《賦得花發上林》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言上苑之春何早，而繁艷之花已滿乎林也。想其艷冶之容如笑迎明主之仗，思其芬芳之氣則香拂美人之簪。蓋以地屬上林，接樓臺爲最近，天施自邇垂雨露爲最深，故其花之發也，舞蝶翩翩於晴光，棲禽依依于夕景，無不于上林苑爭奇鬬麗也。本欲于此托乎凌雲之勢，必先開乎捧日之心，蓋有深意寓焉，試看此桃李之樹何處不自成陰哉！魯亮儕曰：破已盡題，承語放寬，頸聯又復急接，中後一襯一喻，結處以宕作收，機勢絕勝哉。《唐詩增評》卷三：首韻先破上林，次破花發。二韻緊切上林，承寫花發。三韻賦寫上林，虛映花發。四韻旁面搜剔，極繪「發」字之神。五韻欲作收勢，便尋出仄徑來。三、四一聯，頗會此竅。又題易爲藻繪語，詩偏以清爽勝，遂爾不窮于趣。

《清明日登城春望寄大夫使君》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愛晴天」之爲言，正欲閑望，恰値晴天，爲可愛也。「風光」曰何處不眼前者，此雖城頭現景，然接上文氣，實必晴天，始有此快矚也。三、四極寫風光，妙於寫千樹作昨日花，萬家作今日煙，此是慧眼細看清明，因而慧手細分寒食也。（後解）上解寫清明登城，此解寫奉寄大夫使君。五、六只看其「惟」字、「盡」字，翻出大夫使君。

元稹《叙詩寄樂天書》 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

《唐詩紀事·王表》 表，大曆十四年潘炎下登第。時謂牓有六異：朱遂爲朱滔太子。表爲李納婿，彼軍呼爲駙馬。趙博宣爲易定押衙。袁同直入番爲阿師。寶常二十年稱前進士。其一，奚陟也。或曰六差。

袁同直

《元和姓纂·元韻》 唐尚書左丞袁仁敬，又秘書少監致仕袁歆，膳部郎中同直，左拾遺袁瓘，同州人。

《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嘉話録》 侍郎潘炎，進士牓有六異：【略】袁同直入番爲阿師。【略】時謂之六差。

《舊唐書·渾瑊傳》 （貞元三年）閏（五）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略】瑊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

明、范澄、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于賊。

又《吐蕃傳下》（貞元三年）七月，詔曰：【略】今兵部尚書崔漢衡等，皆國之良士【略】漢衡宜與一子七品官，【略】試左金吾兵曹參軍袁同直、榆次尉裴頲及副兵馬使以下，各與一子九品官。仍並與正員官。

《文苑英華》卷三　《寅賓出日賦》，袁同直。（《登科記》第五人。）

呂温《臨洮送袁七書記歸朝》　憶年十五在江湄，聞說平涼且半疑。豈料殷勤洮水上，卻將家信託袁師。（時袁生作僧，蕃人呼爲袁師。）

王　播

《題惠照寺》　《詩境淺說續編》：王播投齋之事，著傳詞苑。昔則飯後聞鐘，今則碧紗籠句，此詩寫盡炎涼世態。《題惠照寺》詩凡二首，其第二首云：「三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其時播雖貴顯，詩句籠紗，而舊院花凋，山僧老去，三十年禪院重來，覺人似秋鴻，事如春夢矣。

李宗閔《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五年正月，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巳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慜惻，遽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既詳其無他狀，遂贈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既有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絹千匹以錫之，爲之罷朝三日。【略】公諱播，字明敭，太原人。【略】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盩厔，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汶愛之，奏爲監察御史。按雲陽丞源咸季以贓免，用文不宜調而調，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奸胥，窮律旨，奏流咸季，刑曹郎罷所居官，給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不可遏矣。爲侍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爲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泊郡吏之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既出其算，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堂上，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頓，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徵秦晉泛舟之說。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於秦。元和四年爲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爲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爲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覲穆宗，言中外之事，遂留爲刑部尚書，復斡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匡維激發，始以進賢爲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爲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略】今上踐祚，急召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臺宰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既出又復，幾二十年。【略】洎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公方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景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總賦秉政，未嘗書笏爲記。善於啓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匡於上。行已寡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諸己，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一二公同輔於上，趨嚮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和。由是上知公厚重，而同列亦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爲，與嚮之所知者期公，蓋甚戾也。公既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之所祐耶？

《舊唐書・王播傳》（存目）

《新唐書・王播傳》（存目）

《太平廣記》卷二六五　陳通方登貞元進士第，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窮，及第同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難，辛苦萬狀。播捷三科，爲正郎，判鹽鐵。方窮悴求助，不甚給之。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以詩爲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播不得已，薦爲江南院官。

《唐摭言・起自寒苦》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

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脩。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唐語林·傷逝》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爲人所薄。及登第，歷榮顯，掌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蜀關，而致其詩以寄播。

《唐詩紀事·王播》　播，字明敭。父恕，家揚州。播貞元中與弟炎、起有名。穆宗立，爲相。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屬，乃出爲淮南節度。大和初，復輔政，時韋處厚以獻替自任，而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

劉禹錫《哭王僕射相公》（存目）

章孝標《蜀中上王尚書》（存目）

薛濤《上王尚書》（存目）

又《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賦早菊》（存目）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上》　苕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僧頗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以唐史攷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嘗客揚州，後自重位鎮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飢眼眩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祗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其貶之至矣。

馬　異

論　述

《東坡志林》卷一　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唐才子傳·馬異》　賦性高疏，詞調怪澀，雖風骨棱棱，不免枯瘠。

《藝苑卮言》卷四　前則任華，後則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唐七言歌行【略】盧仝之拙樸，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

又　馬異與盧同時，詩體正同。張碧差後長吉，亦頗相似。

又《外編·唐下》　唐詩之拙怪者，咸以盧玉川、馬河南，開元間任華已先之矣。

《師友詩傳錄》（歷友答）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也。至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則純乎鬼魅世界矣。

又　（阮亭答）至於盧仝、馬異、李賀之流，說者謂其「穿天心，出月脅」，吾直以爲牛鬼蛇神耳。其病於雅道誠甚矣。何驚人之與有？

傳　記

《唐才子傳·馬異》　異，睦州人也。興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第二人。少與皇甫湜同硯席。賦性高疏，詞調怪澀，雖風骨棱棱，不免枯瘠。盧仝聞之，頗合己志，願與結交，遂立同異之論，以詩贈答，有云：「昨日仝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仝自同，異不異，是謂仝不往而異不至。」

斯亦怪之甚也。後不知所終。集今傳世。

藝文

盧仝《與馬異結交詩》 天地日月如等閒，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脾骨，巉巖崒硉兀鬱律。刀劍爲峰粤，平地放著高如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偸照耀。神農畫八卦，鑿破天心胸。女媧本是伏羲婦，恐天怒，擣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五星之縷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壻家，走向日中放老鴉。月裏栽桂養蝦蟆，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黨龍蛇，罰神農爲牛頭，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地不神聖，日月之光無正定。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喚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仝不仝，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仝自仝，異不異，是謂仝不往兮異不至，直當中兮動天地。白玉璞裏斲出相思心，黃金鑛裏鑄出相思淚。忽聞空中崩崖倒谷聲，絕勝明珠千萬斛，買得西施南威一雙婢。此婢嬌嬈惱殺人，凝脂爲膚翡翠裙，唯解畫眉朱點唇。自從獲得君，敲金摐玉凌浮雲。卻返顧，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結交若少人，憶君眼前如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奇骨。此骨縱橫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半折半殘壓山谷，盤根蹙節成蛟螭。忽雷霹靂卒風暴雨撼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化總是鱗皴皮。此奇怪物不可欺。盧仝見馬異文章，酌得馬異胸中事。風姿骨本恰如此，是不是，寄一字。

韋貫之

《舊唐書・韋貫之傳》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夐，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丞。【略】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縹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縹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祕書丞。後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略】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爲都官郎中、知制誥。踰年，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轉尚書右丞，中謝日面賜金紫。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搆，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弟虢州刺史縹，亦貶遠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鎮，皆諷令捃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賦加人，所獻未滿异意，遂率屬內六州留錢以繼獻，由是罷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上即位，擢爲河南尹，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尚書右僕射。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僞詞以悅人。身歿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

《新唐書・韋貫之傳》（存目）

《新唐書・藝文志二》《元和刪定制敕》十卷。（許孟容、韋貫之、蔣乂、柳登等集。）

又《藝文志四》《韋貫之集》三十卷。

元稹《西歸絕句十二首》三　同歸諫院韋丞相，共貶河南亞大夫。今日還鄉獨憔悴，幾人憐見白髭鬚。

龐蘊

《南部新書》己　襄陽龐蘊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居士謂之

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

《唐詩紀事・龐蘊》 蘊，字道玄，衡陽人。嗜浮圖法，厭離貪俗，挈所有沉之洞庭，鬻竹器以爲生。後居襄陽，臨終，召刺史于頔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善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奄然而化。時貞元間也。世號龐居士。居士初參石頭和尚，問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石頭以手掩居士口，居士豁然大悟。石頭一日問居士云：「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云：「若問某甲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石頭云：「知子什麼方始問子。」居士遂呈一頌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無張乖。朱紫誰爲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即搬柴。」石頭然之，曰：「子將緇耶，素耶？」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染剃。居士後之江南，參見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悟宗要，乃作頌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居士一日訪谷隱道者，問云：「誰？」居士立起杖子。隱云：「莫是上上機麼？」居士拋下杖子。隱無語。居士云：「只知上上機，不覺上上事。」隱云：「作麼生是上上事？」居士拈起杖子。隱云：「不得草草。」居士云：「可憐強作主宰。」隱云：「有一機人不要拈搥豎拂，亦不明對答言辭，居士若逢，如何則是？」居士云：「何處逢？」隱把住居士，居士驀面便唾，隱無語。居士與一頌曰：「焰水無魚下底鈎，覓魚無處笑君愁。可憐谷隱孜禪伯，被唾如何見亦羞。」

《南嶽志・仙釋》 龐居士諱蘊，字道玄，襄陽人。隨父官衡陽，因家焉。

《新唐書・藝文志三》 《龐蘊詩偈》三卷。

《崇文總目》卷四 《龐居士歌》一卷。龐蘊撰。

《郡齋讀書志・龐居士語錄十卷》 右唐龐蘊，襄陽人，與其妻子皆學佛。後人錄其名言成此書。

《宋史・藝文志四》 《龐蘊語錄》一卷，唐于頔編。

《冷齋夜話》卷七 朱世英，以德行薦於朝，當入學，意不欲行，不得已詣之，信宿而返。所居一堂，生涯如龐蘊。予嘗過之，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無逸誦書掃除。顧見余，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予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掃除，丹霞適至。棄帚迎朋，一笑相視。不必靈照，多說道理。」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臨照，掃地謝公。一般是麵，做作不同。不假語默，通透玲瓏。更若不會，換手搥胸。」

《五燈會元・馬祖一禪師法嗣・龐蘊居士》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北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秖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疏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醵，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

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讀書敏求記**》**卷四** 《龐居士語錄》一卷，詩二卷。「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世出世間法，都一往攝盡矣。老老大大，更摸索得幾個話頭？明明祖師意，未知作麼生也。」此書籤題，猶是元人手筆，靜對之，覺身世俱忘。

夏侯審

《**唐才子傳・夏侯審**》 審，建中元年禮部侍郎令狐峘下試軍謀越衆科第一。釋褐校書郎，又爲參軍，仕終侍御史。初，於華山下多買田園爲別墅，水木幽閟，雲烟浩渺。晚歲退居其下，諷吟頗多。今稍零落，時見一二，皆錦製也。

韋應物《**春日郊居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偉夏侯校書審**》（存目）

李嘉祐《**送夏侯審參軍遊江東**》 袖中多麗句，未遣世人聞。醉夜眠江月，閒時逐海雲。荻花寒漫漫，鷗鳥暮群群。若到長沙苑，漁家更待君。

錢起《**送夏侯審校書東歸**》 楚鄉飛鳥沒，獨與碧雲還。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儻寄相思字，愁人定解顏。

韓翃《**送夏侯審**》 謝公鄰里在，日夕望佳期。春水人歸後，東田花盡時。下樓閒待月，行樂笑題詩。他日吳中路，千山入夢思。

又《**送夏侯校書歸上都**》 後輩傳佳句，高流愛美名。青春事賀監，黃卷問張生。暮雪重裘醉，寒山匹馬行。此回將詣闕，幾日諫書成。

耿湋《**送夏侯審遊蜀**》（存目）

盧綸《**送夏侯校書歸華陰別墅**》（存目）

李端《**送夏侯審遊蜀**》 琴心正幽怨，莫奏鳳凰詩。

司空曙《**送夏侯審赴寧國**》 如接玄暉集，江丞獨見親。

《**升庵詩話・詠被中繡鞋**》 「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陳王當日風流減，只向波心見襪羅。」夏侯審爲大曆十才子之一，而詩集不傳，惟此一絕及《織錦圖》「君承皇詔安邊戍」一歌而已。往年劉潤之在蜀刻大曆十子詩，無夏侯審集，余以二詩訊之，潤之笑曰：「兩枚棗子如何泡茶？」余笑曰：「子誠晉人也。」

《**萬曆野獲編**》**卷二三**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句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略】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唯大曆中，夏侯審《詠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略】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婢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

獨孤良弼

《**投珠於淵**》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皎潔澄泉水，瑩煌照乘珠。沉非將寶契，還與不貪符。」首四句破題。「風折璿成浪，空涵影似桴。深看星併入，靜向月同孤。」四句寫珠沉淵光景。「光價憐時重，忘情信道樞」，言沉之故。「不應無脛至，自爲暗投珠」，末自喻結。

《**上巳連清明遊宴**》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上巳觀初罷，清明賞又追」，籠起全題。「閏年侵舊曆，令節併芳時」，承寫令節。「細雨鶯飛重，春風酒醒遲」，寫令節風景。「玩花迷白雪，看柳折青絲」，寫遊宴之趣。「淑氣如相待，天和竟爲誰」，咏嘆題神，以起下文。「卻嘆名未立，空詠冥遊詩」，以謙言結之，亦有干進意。

《**新唐書・韋表微傳**》 韋皐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洸居幕府，皆厚相推挹。

《**唐詩紀事・獨孤良弼**》 良弼，貞元間進士也，爲左司郎中。

《**登科記考**》**卷二七引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 隨獨孤楷，父屯，姓李氏，從齊神武戰於沙苑，敗，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賜姓獨孤氏。楷所生卿雲，卿雲生元節，元節生珍，珍生穎，穎生良佐、良弓、良器、良弼、良史、良儒，良史生瑋，皆進士，復姓李氏。

張弘靖

《舊唐書·張弘靖傳》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參軍，調補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爲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略】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又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陝州觀察、河中節度使；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主留務，憲宗怒，欲下詔誅之。弘靖請先命弔贈使，待其不恭，然後加兵，憲宗從其議。尋加中書侍郎平常事。【略】憲宗欲遂伐承宗。弘靖以爲戎事並興，鮮有濟者，不若併攻元濟，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憲宗業已北討，不爲之止，然亦重違其言。弘靖知終不聽用，遂自陳乞罷政事。俄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原節度使。行未及鎮，果下詔誅承宗。弘靖以驟諫不行，宜用自効，大閱軍實，請躬討承宗。詔許出軍，不許自往。俄而魏博、澤潞悉爲承宗所敗，有詔賞其前言。弘靖即間道發使懇喻承宗，承宗因亦款附。旋徵拜吏部尚書，遷檢校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時韓弘入覲之後也。弘靖用政寬緩，代弘之理。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己，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事，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略】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爲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泚爲兵馬留後。朝廷既除泚子克融爲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爲撫州刺史。未幾，遷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新唐書·張弘靖傳》（存目）

《唐國史補》卷中 張氏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國朝已來，祖孫三代爲相，唯此一家。弘靖既拜，薦韓皐自代。

又卷下 張相弘靖，少時夜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商則商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汎聲、祝聲。

《因話錄·商部上》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

王建《和裴相公道中贈別張相公》（存目）

又《上張弘靖相公》（存目）

鮑溶《竊覽都官李郎中和李舍人益酬張舍人弘靜夏夜寓直思聞雅琴見寄》（存目）

權德輿《奉和張舍人閣老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以書事通簡僚友》（存目）

胡証《和張相公太原山亭懷古詩》（存目）

李德裕《奉和太原張尚書山亭書懷》（存目）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四，《唐魏博田緒遺愛碑上》，裴垍撰，張弘靖正書，元和六年四月。

又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六十五，《唐張弘靖祭唐叔文》，李德裕撰，正書，無姓名，會昌四年二月。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錄》 《唐贈太傅岐國公杜佑碑》，唐李吉甫撰，張弘靖書，袁滋篆額，元和十一年。

又卷一〇河中府引《集古錄目》 《唐立衛伯玉遺愛頌》，伯玉裔孫唐陝虢觀察使次公撰，河中節度使張弘靖書。

又卷二〇引《金石錄》 《大聲禪師碑》，張弘靖撰，分書，姓名殘缺，元和二年七月。

馬總

《舊唐書・馬摠傳》 馬摠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摠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摠，從事穆贊鞫摠，贊稱無罪，摠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略】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爲制置副使。吳元濟誅，度留摠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略】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澱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爲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摠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

《新唐書・馬摠傳》（存目）

周愿《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愿與百越節度使扶風馬公，曩時俱爲南海連率隴西李公復從事，公詔移滑臺，扶風公洎予又爲幕下賓，從容兩地，七改星火。今扶風公勳庸滿世，文翰飛走，續鎮南海，作民父母。而愿才貌單薄，亦爲刺史。繇是二客雙鯉，殷勤於楚越，隴西短齡，閱川而物故。

劉禹錫《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并序》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

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略】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

又《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饗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

《新唐書・藝文志二》 馬摠《通曆》十卷。

又 馬摠《唐年小錄》八卷。

又《藝文志三》 馬摠《意林》三卷。

又《藝文志四》 馬摠《奏議集》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四》 馬總【略】又《意樞》二十卷。

又《藝文志八》 馬總《唐名臣奏議集》二十卷。

韓愈《酬馬侍郎寄酒》（存目）

又《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存目）

劉禹錫《酬馬大夫以愚獻通草茇葜酒感通拔二字因而寄別之作》（存目）

又《南海馬大夫見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上自邃古達于國朝采其菁華至簡如富欽受嘉貺詩以謝之》（存目）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三十九，《唐鄆州刺史廳記》，馬總撰，八分書，無姓名。元和十四年十二月。

杜兼

韓愈《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遂至濠州刺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

《舊唐書·杜兼傳》（存目）

《新唐書·杜兼傳》（存目）

《大唐傳載》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

又 杜河南兼常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有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

《舊唐書·李藩傳》 張建封在徐州，辟爲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杜兼爲濠州刺史，帶使職，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陰有冀望。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曰：「僕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虞，遂徑歸。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愼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乃釋然，除秘書郎。

權德輿《送杜尹赴東都》（存目）

劉克莊《雜詠一百首·杜兼》 沒有財遺臭，生無善可傳。向來堆百屋，盡是窟郎錢。

柳宗元《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爲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然而卒入爲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於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謫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後闕）。

韓愈《迓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儒、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猗覺寮雜記》卷上 退之《感春》云「前隨杜尹拜表迴」者，杜尹兼也。兼尹河南，退之爲都官員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兼列銜其前。

《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一》 《齊東野語》云：「世間凡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疏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摭其概言之：【略】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韋述蓄書二萬卷，鄴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

《剡溪漫筆》卷一 唐李素替杜兼，時韓退之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謂「新人不如故」也，時事詩詞何巧符乃爾。宋湘東王遊江濱，劉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余邪？」隋楊素與牛弘退朝，侯白曰：「日之夕矣！」素笑曰：「以我輩爲牛羊下來邪？」一時排調語亦巧合。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卷三 杜兼題名，正書，貞元七年二月。在曲阜縣孔廟唐開元碑右側。

潘孟陽

《舊唐書・潘孟陽傳》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爲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年未四十。順宗即位，永貞內禪，王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爲副。時憲宗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爲夜飲。至鹽鐵轉運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兆五城營田使，以和糴使韓重華爲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爲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戶部侍郎。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誡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算。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其爲人主所薄如此。

《新唐書・潘孟陽傳》（存目）

《南部新書》己 潘孟陽，炎之子也，其母劉夫人，晏之女。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喜曰：「皆兩儁也，不足憂矣。向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權德輿《和潘孟陽迴文絕句》 酒杯春醉好，飛雲晚庭閑。久憶同前賞，中林對遠山。

張薦《和潘孟陽迴文絕句》 遲遲日氣暖，漫漫雪天春。知君欲醉飲，思見此交親。

楊衡

論述

綜論

《臨漢隱居詩話》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略】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唐才子傳・楊衡》 衡詩工苦于聲韻奇拔，非常格可窺其涯涘。嘗吟「一一鶴聲飛上天」，謂其響徹如此，人亦歎伏。【略】詩一卷，今傳於世。

《吳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楊衡、雍裕之見《十賢集》中，往往皆律詩，蓋小才也。

分論

《盧十五竹亭送姪偁歸山》 《竹莊詩話》卷一五：一首送人有懷歸之思。《對牀夜語》卷三：高適詩云：「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歧。」老杜有「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詞簡意工，孰臻其妙，學造語者宜知之。又如楊衡詩云：「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略】語益換而益佳，善脫胎者宜參之。又卷四：楊衡詩云【略】語意清脫，略無塵土紛華之氣。

《白紵歌二首》 《對牀夜語》卷四：及讀其《白紵詞》，則有云：「躡珠

履，步瓊筵，輕身起舞紅燭前。」又：「涼風蕭蕭漏水急，月華泛灩紅蓮涇，牽裙攬帶翻成泣。」又：「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霏暗紅燭。」全類李長吉。謂與前詩同出一喙，吾不信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上》：周敬曰：蕭粹可謂。李青蓮《白紵辭》句意字面，皆與鮑明遠相出入，意此曲體製當如是耶？余讀楊衡二首，若幷擬明遠者。時張、王兩稱樂府明手，而《白紵歌》各立意見，固亦佳，可觀，但不若楊作情深而旨正，格調各饒香豔。《詩辨坻》卷三：楊衡《白紵》，唐樂府之佳絕者，然自齊、梁人視之，便詞色輕露矣。

《**長門怨**》《隨園詩話》卷一五：楊衡云：「望斷昭陽信不來。」【略】按昭陽爲成帝時趙氏姊妹所居，與武帝之陳后長門無涉。

《**題花樹**》《對牀夜語》卷四：其《看花》小詩亦佳。

紀事

苻載《犀浦縣令楊府君墓誌銘》 有才子衡，進士擢第，官曰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桂陽部從事，以貞元十五年十月某日，啓護於成都，以十六年春二月某日，歸葬於鳳翔之陳倉某鄉某原，從先塋也。府君諱鷗，字叔儀，漢太尉次子復之裔，羽林衛大將軍襲觀國公之曾孫，金吾衛大將軍漢潤夔濮等六州刺史令深之孫，朝請大夫絳州司馬昭獻之子。【略】倉曹少孤露，始在齠孺，荼蓼辛螫。厚自砥礪，攻文種譽，樹身須時，克荷家聲，君子以爲孝嗣矣。

又《荆州與楊衡説舊因送遊南越序》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洎中師高明會合於蜀，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詣青城山，斬刈蓁葦，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覽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於精淳元顯之際，偲偲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共欲張聞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蓬居，遂我遁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尚，精綜六籍，翺翔百氏。繇是聲譽殷然，爲江湖聞人。居五六年，載出廬岳，歸蜀問起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泝九江歷楚，抵秭歸而旋。執祛之際，互修前志。己巳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荆州。羈旅相依，各被婚娶，困於柴水。去歲迄今，凶問洊臻，王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漠。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青城匡廬，岑嶔際天，下有煙霞，上有神仙。緬懷往昔，逍遙其下，背負素琴，手持道書，掬泉掃石，吟嘯終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傲光景，造適則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晦明，一十二年於茲矣。【略】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起，嘗於禮闈間飛聲騰陵，譟動公卿，常伯輸敎，俯授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繇此而進者，必聯振六翮，聿求昇翥。苟有便捷，躍登青冥十六七矣。中師旅食淹洫，內顧勤窶，策馬南向，慰其家室。未幾而囊金中罄，庖煙屢絕。乘時蒸鑠，將遊炎方，又何其蔑落也。相國齊公，挺鸞皇之儀，鬱經緯之譽，新荷天寵，鎮安越服。執事行業明白，且曰親舊，或將修假道之禮，不爲丁寧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愼舟檝，無畏遠道。

《唐摭言・争解元》 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且『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偸。」衡笑曰：「猶可恕矣。」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楊衡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楊衡。

雜録

《太平廣記》卷四六七引《戎幕閒談》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略】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口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

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鏁，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略】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苻載 符載

論述

綜論

崔羣《送盧嶽處士苻載歸蜀覲省序》 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江，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閾，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

白居易《代書》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苻載、楊衡輩隱焉。

《北夢瑣言》卷五 曾覽符公全集，其文簡舉清便，入其堂奧者，唯建平子覃正夫乎。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汎，非符之流。

《升菴詩話・蜀詩人》 符載字厚之，文學武藝雙絕，文見《唐文粹》。

又《苻載詩》 「綠迸穿籬筍，紅飄隔戶花。」【略】總不如杜工部《贈朱山人》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相隨。」渾成不見剞劂，而句句切題。

分論

《甘州歌》 《升菴詩話・符載甘州歌》：此詩飄飄欲仙，樂府以爲《甘州歌》，而禪宗頌古引之。蓋名作衆所膾炙也。《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唐人詠六州歌》：《樂府衍義》曰：岑參《六州歌頭》云【略】苻載《甘州歌》云【略】此皆商調曲也。

紀事

《北夢瑣言》卷五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略】惟符公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懷會之望。韋南康鎮蜀，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於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依棲韋公，特與譔《眞讚》。【略】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爲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恭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眞讚》，可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爲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雁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藉甚。于時守道循常者，號曰凶人。

柳宗元《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略】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域聯壤接，而惑於沸騰，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

崔羣《送盧嶽處士苻載歸蜀覲省序》 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峰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棹。【略】睹君超澹愴，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

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采蘭以送之。

李巽《請符載書》 巽弊屑推遣，（疑）昨者不揆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巽不任忻愜。足下義高德茂，文藻特秀，棲遲衡茅之下，藉甚寰海之內，信儒者之徽猷，聖朝之公器。而元纁束帛，偶未至者，蓋匡阜則邇，符君甚遠。巽謬臨此地，閒接清風，激揚多矣。向非章疏上達，則麟足無由絆。然奉常之拜，亦吾子他日九層之資也。但以俯倅吾軍，爲執事者之累，幸當猥降，允副夙誠。冀即傾展，差浣勤矣。

《唐國史補》卷中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之記。

《酉陽雜俎前集・語資》 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屹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嘗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

《雲溪友議・襄陽傑》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略】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幅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

《唐摭言・争解元》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

《新唐書・文藝傳下・孟浩然》 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苻載以牋叩澤曰【略】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龍其墓。

《宋高僧傳・唐鄂州開元寺玄晏》 建中伊始，符載與楊衡、李演約晏爲塵外之侶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符載集》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七》 《符載集》二卷。

《郡齋讀書志》 《符載集》十四卷。右唐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爲章句學。【略】元和中卒。段文昌爲墓誌，附於後。集皆雜文，末篇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羣、王湘《送符處士歸覲序》，皆云載蜀人，以比司馬、王、揚云。

藝文

賈庠《醉中贈符載》 白社會中嘗共醉，青雲路上未相逢。時人莫小池中水，淺處無妨有卧龍。

楊巨源《秋夜閒居即事寄廬山鄭員外蜀郡符處士》 （存目）

宋濟

《北夢瑣言》卷五 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汎，非符之流。湛賁卒於彭山宰，墓銘即宋文也。

《東鄰美人歌》 《唐詩摘抄》卷四：詩本豔情，故首二句用豔語裝點。「珠簾隔」，室邇人遠也。然不耐歌聲亂人心曲，故若爲埋怨春風之詞。「孤舟微月對楓林，分付鳴箏與客心」，語帶悲，意專自道。此二句語帶謔，意屬其人。

《唐國史補》卷下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由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又 宋濟老于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太平廣記》卷一八〇引《盧氏小説》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時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濟院，方在窗下，犢鼻葛巾抄書。上曰：「茶請一椀。」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潑之。」上又問曰：「作何事業？」兼問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曰：「聞今上好作詩，何如？」宋濟云：「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輦遞到，

曰：「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牓，上命內臣看有濟名，使迴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又卷二五五引《盧氏雜記》 唐許孟容與宋濟爲布素之交，及許知舉，宋不第。放牓後，許頗慙，累請人申意，兼遣門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謁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翌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許大慙。

《北夢瑣言》卷五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與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先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懷會之望。

《唐摭言・雜記》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唐人尤重德宗詩，有「聞說德宗曾到此，吟詩不見倚闌干」之句。又云「曾唱貞元供奉曲」，又嘲宋濟爲惡詩。唐諸帝中，當以帝詩爲第一。

《唐音癸籤・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略】盧山四友。（楊衡、符載、崔羣、宋濟。）

何諷

《夢渴賦》 《艇齋詩話》：東坡「飛蚊繞鬢鳴」，出《文粹》何諷《夢渴賦》。文潛詩亦云：「飛蚊繞枕細而清」。

《酉陽雜俎續集・支諾皐中》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劉言史

論述

綜論

皮日休《劉棗强碑》 我唐來有是業者，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鍊成句，雖不追躅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其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强焉。【略】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

《滄浪詩話・詩評》 大曆以後，我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唐音癸籤・評彙三》 劉言史歌詩美麗恢贍，世以比之李賀。

《石洲詩話》卷二 劉言史亦昌谷之流，但少弱耳。嚴滄浪《詩話》賞之，終未爲昌谷敵手也。張碧則更傖氣矣。

分論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優古堂詩話》：《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艾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腰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

《觀繩伎》 《娛書堂詩話》卷下：唐劉言史《觀繩伎》一篇末聯云：「坐中還有沾巾者，曾見先皇初敎時。」蓋謂玄宗遺樂。近時高九萬賦《觀思陵御製墨本》絕句，正用此意。詩云：「淡黃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製詩。白髮內

人和淚看，爲曾親見寫詩時。」

《竹裏梅》《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評：劉言吏有小說行於世，其詩鋪張甚富，而咀嚼少味，正似其小說，獨《竹間梅》二十八字，清灑可愛耳。

《樂府雜詞三首》二　《升菴詩話・劉言史樂府雜詞》：「蟬翼紅冠粉黛輕，雲和新敎羽衣成。月光如雪金階上，迸卻玻璃義甲聲。」義甲，妓女彈箏護甲也，替指，或以銀，或以玻璃，杜詩「銀甲彈箏卸」是也。其曰「義甲」者，甲外有甲曰義，如假髻曰義髻，樂有義嘴笛，衣服有義欄，皆外也。項羽目所立楚王爲義帝，以義男義女視之，其無道而猾賊甚矣，身死東城，詎非兆於此乎？

《瀟湘遊》《升菴詩話・劉言史詩》：劉言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曖迺歌》云：【略】曖迺，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欸乃」，字不同而義一。此詩世亦罕傳，且錄之。《西溪叢語》卷上：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靄」，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爲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採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鬢粧色新，閒歌曖迺深峽裏。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曖迺」即「欸乃」字。《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下》：周珽曰：意興鼓舞，風致超忽，哀怨之情，與歌聲俱長。

《贈成鍊師四首》三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劉言史《贈成鍊師》云：「大羅過卻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此女道士豈魚玄機之流歟？唐人多不矜細行，李羣玉有《龍門寺佳人阿最歌》云：「何須同泰寺，然後始爲奴。」其放浪如此。夫陶寫性情，如《閑情賦》可也，過則爲羣玉矣。

傳記

皮日休《劉棗强碑》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于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于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我唐來有是業者，【略】有劉棗强焉。先生姓劉氏，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置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于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于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斃于地。武俊歡甚，命先生曰：「某之技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耶？」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禰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强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强」，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少與先生遊，且思相見，命別將以襄之髹器千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飲宴，具獻酬之儀，歌詩大播于當時。隴西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誠不足污辱重地。劉棗强至，衆必以公賓劉于幕吏之上，何抑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有不稱者，諸公視某與劉，分豈有間然哉？反爲之，惜其壽耳。」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掾甚閑，或可承闕。」相國由是掾之。雖居官曹，宴見與從事儀等。後從事又曰：「劉棗强縱不容在賓署，承乏於掾曹，詘矣。奚不疏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止掾曹，殺我愛客。」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於襄陽。襄陽邑人劉求，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詠先生之歌詩，且歎曰：「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後，湮滅而無聞，與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曰：「存既摭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强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强碑。

《唐才子傳・劉言史》（存目）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言史歌詩》六卷。

《宋史・藝文志七》《劉言史詩》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言史歌詩》二卷。

《傳是樓書目・別集》《劉棗强集》二卷。

《季滄葦書目・詩集部》　唐劉棗强張象文詩。

《木犀軒藏書書錄》卷四　《劉棗強詩集》二卷，唐劉言史撰。附錄一卷。抄本。前有傳贊，後附皮日休撰《劉棗強碑》，孟郊哭劉棗強詩。

藝文

孟郊《哭劉言史》　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相悲與相笑，累累其奈何。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珠河。取次抱置之，飛過東溟波。可惜大國謠，飄爲四夷歌。常於衆中會，顏色兩切嗟。今日果成死，葬喪之洛河。洛岸遠相弔，灑淚雙滂沱。

雜錄

孟郊《送淡公》　盧殷劉言史，餓死君已噫。不忍見別君，哭君他是非。

《唐詩紀事・劉言史》　言史與孟東野友善，詩中有貝州召郊之作，又有金陵、瀟湘之遊，廣州贈北中親友詩，蓋言史平生所經歷處。

《藝苑卮言》卷八　四偃蹇：孟郊、公乘億、溫憲、劉言史、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策。或方鎮一辟，憔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着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揶揄路鬼」、「憔悴波臣」、「獼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

皇甫鏞

《舊唐書・皇甫鏞傳》　鏞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

白居易《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皇甫，諱鏞，字龢卿。【略】祖鄰幾，賜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射、太子太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由進士出身，補夏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詔徵授監察御史，改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始賜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營田副使。旋又徵還，眞拜殿中。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子左右庶子，幷分司東都。俄又徵拜國子祭酒。未幾謝疾，改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又就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太子少保分司，封安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略】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寢疾，薨於東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略】公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

《新唐書・皇甫鏞傳》（存目）

《新唐書・藝文志四》《皇甫鏞集》十八卷。

白居易《林下閒步寄皇甫庶子》（存目）

又《酬皇甫賓客》　自嫌詩酒猶多興，若必先生是俗人。

王起

論述

《元日觀上公獻壽賦》《賦話・新話一》：唐王起《元日上公獻壽賦》云：「拱北辰之尊，不異乎臺居列宿，獻南山之壽，更聞乎岳視三公。」【略】措語莊雅而典切。

《鄒子吹律賦》《文苑英華辨證》卷二：其有訛舛當是正者，如【略】王起《鄒子吹律賦》：「扣角於斯文」，「斯」當作「師」。《列子》：「鄭師文及秋而叩角，草木發榮。」【略】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披霧見青天賦》《復小齋賦話》卷上：唐律賦有偷一韻或兩韻，不可悉數。如王起《披霧見青天賦》，偷「可」、「不」兩韻。裴度《二氣合景星賦》，偷

「有」、「無」兩韻。

《**書同文賦**》《復小齋賦話》卷上：王起《書同文賦》一聯云：「敷奏或乖，自無驚於問馬；遐邇不壅，固有樂於烹魚。」以古詩對《萬石君傳》，工絕。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賦話・新話一》：唐王起《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云：「卉服雲集，旃裘風趨。駿奔而無遠不到，纍至而實繁有徒。」【略】取鎔經語，未嘗不錯采鏤金，何必以纖靡側詭之辭自矜巧密。

《**五色露賦**》《賦話・舊話三》：《文苑英華》：《五色露賦》三人，一白行簡，二賈餗，三王起。行簡賦云：「花柳拂着，宛如陳寶之鷄，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土。」餗賦云：「鍊石初染，狀媧皇之補天；鴛瓦纔霑，類彩鳳之巢閣。」起賦云：「倘在琉璃，味無黍於甘醴；如浮葭莢，色詎變於凝霜。」又見《賦彙錄要》。

《**庭燎賦**》《賦話・新話三》：唐王起《庭燎賦》最膾炙人口，其警句云：「琉琉將出，方熠熠以星懸；綵仗徐來，已煌煌而電設。」又：「遠而瞻之，謂焚裘之煙昭儉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主瑞於周王。」又：「昭其明也，葉天鑒之穆清；望而畏之，契天威之咫尺。」按王舉之僕射以文學致通顯，《文苑英華》採其律賦不下數千篇，斷以此篇壓卷。華而重，典而清，三唐人不知誰與抗手。

《**白玉琯賦**》《復小齋賦話》卷上：唐律賦限韻中兩字同韻者，或押作一段，或仍押兩段。如王起《白玉琯賦》，「神」、「人」二字并押。白居易《賦賦》，「詩」、「之」二字分押。

《**墨池賦**》《賦話・新話二》：唐王起《墨池賦》云：「映楊髻之鯉，自謂奪朱；沾曳尾之龜，還同食墨。」又云：「倘北流而浸稻，自成墨黍之形；如東門之漚麻，更學素絲之變。」詳雅安和，不露刻劃痕迹，非晚季諸人所能望其背項。僕射致位台司，四知貢舉，主文柄者二十餘年，其風槩從可知矣。

《**轅門射戟枝賦**》《賦話・新話三》：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略】王起《轅門射戟枝賦》云：「若嗤同失鵠，我藝自忝其疊雙；倘妙等麗龜，爾心固宜其如一。」【略】皆謂反對也。屬辭比事，不失絫黍，可謂優且難矣。

《**虔禋六宗賦**》《文苑英華辨證》卷一：凡用事有可以證他本之非者，如【略】王起《禋六宗賦》：「天宗必降」。按《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注謂：「日月星辰也。」詳此賦上文言：「禋於三辰」，則天宗爲是。而一本乃作「六宗」。【略】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蒲輪賦**》《賦話・新話三》：唐王起《蒲輪賦》末云：「豈比夫織而爲席，表臧孫之不仁；緝以成宮，昭令尹之非禮。」天然而此妙襯。原本經傳，確切不移。

《**宣尼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賦話・新話四》：作賦貴相題立制，如唐王起《宣尼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不過用遐想乎返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日等語，自成絕唱。若此等題，著一新異之語，便繆以千里矣。

《**蜃樓賦**》《賦話・新話三》：唐王起《蜃樓賦》云：「出彼波濤，必麗天以成象；化爲軒檻，寧假日以銷憂。」對法活潑，善于運古。

傳記

《**舊唐書・王起傳**》 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爲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略】故出爲河南尹，入爲吏部侍郎。文宗即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爲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爲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市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略】七年，入爲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略】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爲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爲累，但罷判戶部事。【略】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略】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略】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略】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

其年秋，出爲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略】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卒於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懿。

《**新唐書・王起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舊唐書・王起傳**》　其年（長慶元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猶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牓。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略】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躭玩無斁，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靡遺。【略】爲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略】莊恪太子薨，詔起爲哀冊文，辭情婉麗。【略】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

《**雲溪友議・名儒對**》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聿興望之也。武宗皇帝召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丮一穴，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遍覽，向者二字，群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齊』、『商』二字，經百儒宗，信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腰褭，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之孔、鄭乎。

又《贊皇勳》注　光福王起侍郎，自長慶三年知舉，後廿一載復爲僕射，武皇朝猶主文柄。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得路，皆相慶賀。

《**北夢瑣言**》**卷二**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敭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

《**南部新書**》**丙**　王起鴻博，文皇嘗撰字試之，起曰：「臣中國書中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

《**唐語林・補遺**》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即位後，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間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作品本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曾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鶺鴒原上共陶鈞。」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又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並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採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繇是復委前務。三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於茲，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之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彥，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文場三千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時諸進士皆賀，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下欲徵黃。」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

《唐詩紀事・韋式》 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酒酣，各請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王起賦《花》詩云：「花，點綴，分葩。露初裛，月未斜。一枝曲水，千樹山家。戲蝶未成夢，嬌鶯語更誇。既見東園成徑，何殊西子同車。漸覺風飄輕似雪，能令醉者亂如麻。」

又《王起》 李德裕爲祕省校書，有《雨中自祕省歸訪王御史（時起爲監察御史集賢直學士）知早入朝便入集賢不遇》詩，起和之，序云：「起頃任集賢校書，及升柏臺，又與祕閣相對。今直書殿有張學士，嘗忝同幕，而與祕書稍遠，故瞻望之詞多。」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王氏《五位圖》十卷（王起）。

又 王起《寫宣》十卷。

又 王起《李趙公行狀》一卷（李吉甫）。

又《藝文志四》 《王起集》一百二十卷。

又 王起《文場秀句》一卷。

又 王起《大中新行詩格》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 《寶圖贊》一卷，唐崔融撰，王起注。

《宋史・藝文志二》 王起《五運圖》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起集》百一十卷。

藝文

劉禹錫《秋日書懷寄河南王尹》（存目）

又《宣上人遠寄和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因而繼和》 自吟白雪詮詞賦，指示青雲借羽翰。

白居易《禁中曉卧因懷王起居》（存目）

又《河南王尹初到以詩代書先问之》 別來王閣老，三歲似須臾。

又《同崔十八寄元浙東王陝州》 惆悵八科殘四在，兩人榮闊兩人閒。

又《雪暮偶與夢得同致仕裴賓客王尚書飲》 四箇老人三百歲，人間此會亦應稀。

又《予與山南王僕射起淮南李僕射紳事歷五朝踰三紀海内年輩今唯三人榮路雖殊交情不替聊題長句寄舉之公垂二相公》 故交海内只三人，二坐巖廊一卧雲。老愛詩書還似我，榮兼將相不如君。百年膠漆初心在，萬里煙霄中路分。阿閣鸞凰野田鶴，何人信道舊同羣。

元稹《送王十一南行》（存目）

張籍《喜王起侍郎放牒》（存目）

廣宣《賀王侍郎典貢放榜》（存目）

李德裕《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射同題名於廟壁僕射已爲御史余尚布衣自後俱列紫垣繼遊内署兩爲夏官之代復聯左揆之榮荷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奉寄》 白首過遺廟，朱輪入故城。已慚聯左揆，猶喜抗前旌。曳履忘年舊，彈冠久要情。重看題壁處，豈羨棄繻生。

又《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廳寫得德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與德裕皆列高位凄然懷舊輒獻此詩》 賦感鄰人邃，詩留夫子牆。延年如有作，應不用山王。

雜録

白居易《唐楊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公諱某，字士寬。【略】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戶昂之女【略】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

《困學紀聞》卷一四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七十，《唐澧州刺史高公德政碑》，王起撰，裴潾正書，長慶中立。（高公名承簡）

又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四十八，《唐贈禮部尚書羅讓碑》，王起撰，柳公

權正書。開成五年二月。

又　第一千八百六十二，《唐昊天觀碑》，王起撰，柳公權正書。會昌三年十月。

《寶刻類編》卷五　李德裕列子觀題名，與王起題名。汴。

《少室山房筆叢・丹鉛新錄一》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卷六　《唐贈吏部尚書馮宿神道碑》，王起撰，柳公權正書并篆額，開成二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于公異

論述

《李晟收西京露布》　《唐國史補》卷上：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議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寓簡》卷四：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西京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頓隳，鐘簴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盡出於此也。《容齋續筆・詩文當句對》：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斫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略】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貙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跆籍，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鬥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

《吳嶽祠堂記》　《金石錄補・吳嶽祠堂記》：右記，于公異撰，冷朝陽書。爲李西平於興元元年十月有事吳山而作也。又追述李抱玉鎮鳳翔日，以中軍委晟禱嶽，雨降。今晟亦鎮鳳翔，復舉祠事。文筆之工，只三四語，盡西平偉績，《通鑑》載公異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涕，即其人也。

傳記

《舊唐書・于公異傳》　于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既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爲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悅。時議者言之，公異少時不爲後母所容，自遊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略】時中書舍人高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覩公異譴逐，懼爲所累，乃上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異竟名位不振，轗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贄之褊急焉。

《新唐書・文藝傳下・于公異》（存目）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上　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

著錄

《宋史・藝文志七》　《唐于公異奏記》一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于公異奏記集》。

又《章奏類》　《唐于公異奏記集》。

崔備

《舊唐書・鄭餘慶傳》 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勳官前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略】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爲不可。由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

《東觀奏記》卷中 詞科之盛本以京兆等第爲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

《唐詩紀事・崔備》 備時爲西川度支判官。備，登建中進士第，終工部郎中。(備、偪兄弟。)(武)元衡在蜀，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柳)公綽爲少尹，(張)正壹觀察判官，備度支判官，裴度掌書記，盧士玫觀察推官，楊嗣復節度推官。

武元衡《贈別崔起居》 三十年前會府同，紅顏銷盡兩成翁。別淚共將何處灑，錦江南渡足春風。

羊士諤《酬禮部崔員外備獨永寧里獎居見寄來詩云圖書鎖塵閣符節守山城》 守土親巴俗，腰草□漢儀。春行樂職詠，秋感伴牢詞。舊里藏書閣，閑門閉槿籬。遙慙退朝客，下馬獨相思。

武元衡、崔備、裴度、柳公綽、盧士玫、徐放《中秋夜聽歌聯句》（存目）

《集古錄跋尾》卷八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

姚係

《秋夕會友》 《唐詩歸・中唐三》：「倦客易相失，歡遊無良晨」譚元春評：魏晉人五言深微之想。「忽然一夕間，稍慰闔家貧。白露下庭梧，孤琴始悲辛」鍾惺評：「始」字接得有思理。

《送陸渾主簿趙宗儒之任》 《唐詩歸・中唐三》：「山中眇然意，此意乃平生」鍾惺評：十字一氣，含吐無端。

《唐才子傳・姚係》 係，河中人。貞元元年進士，與韋應物同時。【略】希蹤謝、郭，終身不言祿，祿亦不及之也。【略】弟倫，詩亦清麗，有集并傳。

李翰《河中鸛鵲樓集序》 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係、長樂馮曾、清河崔邠，鴻筆佳什，聲聞遠方。將刷羽青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

韋應物《送姚系還河中》 上國旅遊罷，故園生事微。風塵滿路起，行人何處歸。留思芳樹飲，惜別暮春暉。幾日投關郡，河山對掩扉。

耿湋《送姚校書因歸河中》 十年相見少，一歲又還鄉。去住人惆悵，東西路渺茫。古陂無茂草，高樹有殘陽。委棄秋來稻，彫疏採後桑。月輪生舜廟，河水出關牆。明日過閭里，光輝芸閣郎。

朱宿

《元和姓纂・虞韻》 右中書舍人朱巨川生宿，右拾遺。宿生賀。

李紓《故中書舍人吳郡朱府君神道碑》 吳郡朱府君其君子歟？諱巨川，字德源。【略】嗣子宿纂祖之武，得君之文，甫逮弱齡，擢登秀士。與其弟端、靖、定等，遐護歸輔，進拜先友，哀託斯銘。

王武陵《宿慧山寺詩序》 戊辰秋八月，吳郡朱遐景自秦還吳，南次無錫，命予及故人竇丹列會於惠山之精舍。是時山林始秋，高興在目，涼風白雲，起予坐隅。逍遙於松檜之下，偃息於盤谷之上，仰視雲嶺，俯瞰寒影，夕陽西歸，皓月東出，羣動皆息，視身如空。玄言妙論，以極窮奧。丹列有遁世之志，遐景有塵外之心，予亦樂天知命，怡怡契合，視富貴如浮雲，一歌一詠，以紓情性。夫良辰嘉會，古人所惜，序述不作，是闕文也。山水之下，景物秀茂，

賦詩導意，以紀方外之遊。

竇羣《重遊惠山寺記》 元和二年五月三日，重遊此寺，獨覽舊題，二十年矣。當時三人，皆登諫列，朱遐景方詣行車，王晦伯尋卒郎署。余自西掖，累遷外臺，復此躊躇，吁嗟存歿。朱拾遺詩云：「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可謂得詩人之思也。因命題壁，以誌所懷。山南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竇羣記。

《全唐詩》卷二七五 朱宿，字遐景，吳郡人。官拾遺。

唐次

論述

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行狀》 藝文之士，遭公發揚，盛名比肩於朝廷，則有禮部員外郎北海唐次。

權德輿《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 初，文編以英華籍甚，輝動朝右。書法草奏，爲明庭羽儀。談者謂翰飛密侍，潤色告命，如取諸懷之易也。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下・唐次》 唐次，并州晉陽人也，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建中初進士擢第，累辟使府。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參深重之，轉禮部員外郎。八年，參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皐抗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諭皐令罷之。次久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罹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爲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改夔州刺史。憲宗即位，與李吉甫同自峽內召還，授次禮部郎中。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章武皇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辨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錄未盡。卿家傳史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

《新唐書・唐次傳》（存目）

紀事

權德輿《祭唐舍人文》 憶昔淮湖，與君覯止。忘形合志，造適通理。瓜步邗溝，吳山楚水。芝蘭之室，三十年矣。君自左史，進居臺郎。予叨禮官，亦忝周行。熙春至止，休沐相將。纔盍簪於上國，俄出守於遐方。盛山雲安，風水迢遞。屈此二郡，俄然半世。文章煥發，書札相繼。辛酸苦言，款曲嘉惠。顧我忝曠，愧君淪滯。屢封薦章，輒以人廢。每與公範，交修宿契。不進不止，中心自誓。大君繼明，元凱持衡。方開宣室，以待賈生。裁成訓命，所謂文柄。詔君居之，士友相慶。遲遲征軒，來自荆門。凡我同人，載勞夢魂。屈指繼日，俟君西垣。不及百里，俄歸九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唐次《辨謗略》二卷。

藝文

武元衡《送唐次》（存目）

權德輿《唐開州文編遠寄新賦累惠良藥詠嘆仰佩不覺斐然走筆代書聊

書還答》 瓊瑤覽良訊，芣苢滿素囊。結根在貴州，蠲疾傳古方。探擷當五月，慇懃逾八行。深情惋如此，善祝何可忘。復有金玉音，煥如龍鳳章。一聞靈洞說，若睹羣仙翔。三清飛慶霄，百汰成雄鋩。體物信無對，灑心顧相將。昔年同旅食，終日窺文房。春風眺蕪城，秋水渡柳楊。

雜録

權德輿《開州刺史新宅記》 貞元八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編承詔爲郡。既至，則敷宣化條，簡易廉平，居者胥悅，流者自復。朞月有成，三年大穰。【略】初，文編以文行馨香，爲左史儀曹郎。記事而爲春秋，含章而陳奏議，及是則推誠以愛人，條鬯而休嘉。連帥、丞相，以爲表率。

喬彝

《渥洼馬賦》 《文苑英華辨證》卷八：凡鳥獸名有訛舛及與他本異者，如喬彝《渥洼馬賦》：「夏后九伐。」按《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則伐疑當作代。《賦話·新話一》：喬彝赴京兆解【略】三賦至今猶存。高貞公(郢)雅有寄託，身份自高。喬、馬(植)兩篇全體率易，頗與此數語不稱。《全唐文紀事》卷三二：（陳）鴻墀謹案：今所傳《渥洼馬賦》，「驚瀾」作「霜華」，「亂葉」作「木葉」。又有《幽蘭賦》，以「遠芳襲人終古無絕」爲韻。考唐人《幽蘭賦》共五首，限韻俱同，當是應試之文。此云喬彝不肯作者，恐傳聞之異也。

《幽蘭鼓吹》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乃改爲《渥洼馬賦》，曰：「校些子。」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彝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羊士諤

論述

綜論

《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入室三人：張祜、羊士諤、元稹。

《唐才子傳·羊士諤》 士諤工詩，妙造梁選，作皆典重。

徐獻忠《唐詩品》 士諤詩氣格昂然，不落卑調，然例之能品，亦蕭然微爾。予謂諤詩如素障子，雖無爛目之華，欲摘其瑕，亦無處下手。

《戴酒園詩話又編·中唐》 詩有美不勝收，品居中下者，亦有無一言可舉，不得不稱爲勝流者，以風度論也。知此可以定羊資州詩矣。貞元後，集中有佳詩易，無惡詩難。羊士諤詩雖不甚佳，卻求一字之惡不可得。

分論

《臺中遇直晨覽蕭侍御壁畫山水》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隨所感觸，無非歸興，不必作畫者果有此心。《詩法易簡錄》：首二句寫臺中景物荒涼寥落，是以見壁畫山水而動歸心也。不必作畫者果有此意。

《和李都官郎中經宮人斜》 《唐詩鏡》卷三五：「是野田」三字，意淺，復未韻。《唐詩快》卷一五：此神仙亦殊不願作。

《登樓》 《唐詩合解箋注》卷六：「槐柳蕭疎繞郡城」，在郡感秋登樓而見槐柳，因以起興。蕭疎者，秋象也。「夜添山雨作江聲」，秋山夜雨江頭水漲，而作秋聲，客邸聞之，亦添惆悵。「秋風南陌無車馬」，雨後風起，秋氣可悲；陌

上人稀，車馬斷絕，滿目皆蕭條景。「獨上高樓故國情」，獨上則興既孤，樓高則懷及遠。於是故國之情，頓生於秋風苦雨之中，既欲有適，奈陌上之無車馬何。《唐詩合選詳解・七言絕句》：在郡感秋而起故園之思也。結有盛唐人意。《刪訂唐詩解・七言絕句三》：結有盛唐人意。蓋風雨凄寂，鄉思自生也。

《郡中即事三首》一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題云郡中即事，乃其詩全然不似郡中事也。一是曉風飛雁。二是霜落樹虛。試思太守如此眼色，豈復肯爲郡者。即三、四，不免亦寫戟門、鼓角、訟庭、梧桐，然而如戰壘，似貧居，一片純是自戲自笑之筆。吾知此詩蓋是寄語親朋，言如此太守，便可不挂心頭，無煩又來相看也。（後解）言我豈不憶中產，豈不慕貨殖，然終竟一寒見底，命也，性也，不可奈何也。叨在親知，自宜相諒，云何有人，乃欲見訝？看唐人厭謝游客詩，乃如此措手，忠厚嚴峻，其美備矣。

又二　《唐詩解・七言絕句五》：士諤以監察御史出刺資州，感時物之衰，故以托興，言荷之花盡，而葉上多秋色矣。意採蓮之女無限含情，但莫教長袖倚欄以動我之愁懷也。《刪訂唐詩解・七言絕句一》：言越女已有傷感之心，若見花之盡落，更不堪矣。越女恐是自況。《載酒園詩話又編・羊士諤》：「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此詩最流傳人口，然僅賞其標致耳。題是《郡中即事》，固是感秋而作。但「越女含情」，與太守何涉，而「莫教倚欄」也？此正喻孤臣于思婦之意，借以寫留滯周南之感耳。唐時重內而輕外，羊以與呂溫善而謫外，故發于語言者如此。然雖感慨，而含蓄不露，頗得風人之遺。《圍爐詩話》卷一：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暗合者，至于措詞，則如北出開原、鐵嶺，五官雖同，迥非遼左人之語言矣。郡中即事，若宋、明人爲之，必是直陳本意。【略】余友賀黃公曰：「是以思婦比孤臣，寓留滯周南之感耳。」余謂今人作此詩，人必共以無謂譏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陳本意之詩乎。風氣使然，智者莫如之何。《唐詩摘抄》卷四：女色易衰，若嬌花易殘，凡以色事人者，常懷此感，故三四云云，言越女已含紅顏易老之情，莫教倚欄，更睹紅衣零落如此，益增其感也。詩中多以花比人，此則以人比花，與李商隱咏槿花作同法。朱之荆補評：此詩寓意深至，有無限新故之感在其中。《唐詩箋註》卷九：搖落之悲，殊難寓目，況以含情越女，豈能相對堪此。「莫教」二字，凄惋入神。《詩境淺說續編》：渚蓮香盡，露氣初溥，此時越女傷秋，已覺亂愁無次，若更曳長袖而倚回欄，對此凄涼池館，將添得愁思幾許。此詩善用曲筆，如竟言惆悵憑欄，便覺少味矣。

《泛舟人後谿二首》二　《詩境淺說續編》：凡山水佳處，每在幽深之境，履齒所不到，山容水態，彌覺靜趣招人。此詩先言前谿過雨之景，後言行至桃花深處，寂無人跡，啼鳥忘機，似解聲聲留客，勿辜負谿山。朱灣詩所謂「漸來深處漸無人」也。同時劉商有「題黃陂夫人祠」云：「東風三月黃陂水，祇見桃花不見人。」與此詩第四句相似。但一紀清游，一懷靈跡，句同而意殊也。

《西郊蘭若》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有夏間山居之景。眼前事，只他人自難道也。紀昀評：此尚非人不能道語。三、四自然，綽有遠致。

《林館避暑》　《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三、四佳，下句尤佳，勝上句。馮班評：未見勝。紀昀評：三、四俗艷，三句尤不自然。六句用古亦不化。

《寒食宴城北山池即故郡守榮陽鄭鋼目爲折柳亭》　《唐詩快》卷九：「落花經上巳，細雨帶清明」，秀澹無比。

《齋中詠懷》　《唐詩箋注》卷九：閑趣淡景，寫狀得「無心」二字出。

《郡中言懷寄西川蕭員外》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吐口便說「功名無力」四字，此便是眞心實意人眞心實意語也。蓋功名雖是每人初心，然無力實是各人天分。如果力有不及，便應愧有不免。如何世上乃有頤顏素餐之夫，又有矯語高尚之夫也。「已近終南得草堂」，妙。言身雖未去，去計已成，三、四即重宣此七字也。（作詩最要眞心實意，若果眞心實意，便使他人讀之，油然無不感歎。不然，即更無一人能讀也。）（後解）此五、六，妙於何時逢山客中間硬入「臘酒」，又妙於「臘酒逢山客」下句，撇然竟對「梅枝亞石牀」，眞爲瀟洒不羣之筆也。結言此非強來相拉，實已久信高懷，又硬加「歲晚」二字，使此意旁見側出也。

《息舟荆溪人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巨》　《唐詩歸・中唐三》「冲襟得高步」鍾惺評：深秀語。《趙秋谷所傳聲調譜》翁方綱按：此所舉五言二首，內以【略】「層閣表精廬」皆目爲律句，非也。又所謂拗律句、古句者，亦皆非也。【略】又按：于、羊二家皆中唐時詩人。而五言之作，上自漢、魏，下及唐、宋，音節因乎格調，格調因乎家數，家數因乎風會，淵流品藻，萬有不同，烏可執一時之體製，賅萬世之繩墨乎？

《**尋山家**》《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唐人雜記》：羊士諤《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檐筇縱步，款鄰家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也。

《**南鎮永興公祠堂碑**》孟簡《建南鎮碣記》：常記其撰南鎮碣，彩章輝煥，物象飛動。當貞元之丁丑也。

傳記

《**唐才子傳・羊士諤**》士諤，貞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順宗時，累至宣歙巡官。王叔文所惡，貶汀州寧化尉。元和初，宰相李吉甫知獎，擢爲監察御史，掌制誥。後以與竇羣、呂溫等誣論宰執，出爲資州刺史。【略】早歲嘗遊女几山，有卜築之志，勳名相迫，不遂初心。有詩集行於世。

紀事

韓愈《順宗實錄四》（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己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

孟簡《建南鎮碣記》太山諫卿，受氣端勁，爲文雅拔。由進士尉陽羨，安定公愛其道直，延爲從事。是時，鄙夫次受辟書，故得與諫卿遊，處最密。【略】迨元和甲午，簡自給事中蒙恩授浙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薦遊此地，歲十八返矣。尋奉御祝，有事於鎮，求當時之碣，則未樹立。因訪太山之故吏，乃得舊本，爰徵樂石，磨琢鐫刻，流芳自此。諫卿永貞年爲讒賊所中，謫居汀州，今皇帝踐阼，宰臣論其冤濫，故福建廉使閻公得以上請，復歷大理評事，遽徵拜監察御史。未經歲，臺丞上薦不次，遷侍御史。以言語明切，將酬相府，且不入，出爲巴州刺史。持逸羣之才略，瘳疲人之疾苦，理行居最，再移資州。如巴之政，今復爲洋州，課績大著。

著録

《**遂初堂書目**》《羊士諤集》。

《**郡齋讀書志・羊士諤詩一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羊士諤集》一卷。

《**藝風藏書續記・詩文第八・別集類**》《羊士諤集》二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羊士諤集》二卷。明活字本，何夢華藏書。【略】《郡齋》《直齋》二志均作集一卷，此分上下兩卷，詩則分體而編也。有何元錫印，夢華館藏書圖記，蓋吾鄉先正舊帙也。

藝文

賈羣《雨後月下寄懷羊二十七資州》夕霽涼飈至，翛然心賞諧。清光松上月，虛白郡中齋。置酒平生在，開衿願見乖。殷勤寄雙鯉，夢想入君懷。

雜録

《**輿地碑記目・巴州碑記**》《楊士諤十四詠》，在東龕。

又《流杯十四詠》，流觴亭在西龕寺上。唐乾元戊戌，嚴鄭公武所創。大曆間盜起地遂廢。開成丙辰，刺史唐元封復修，蓋取楊士諤《流杯十四詠》以自序爲證云爾。

《**四溟詩話**》**卷二**　予賦《牡丹》曰：「花神默默殿春殘，京洛名家識面難。國色從來有人妬，莫教紅袖倚闌干。」及讀羊士諤《郡中即事》曰：「紅香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因與暗合，遂刪己作。

周愿

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大曆壬子歲，眞卿叨刺於湖【略】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莆亦嘗同修（《韻海鏡源》），未畢，各以事去。

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 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

白居易《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鋭可漢州刺史薛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勅：前復州刺史周愿等【略】而愿、鋭、鯤等前以符竹，分領三郡，皆有善政，達于朝廷。

《太平廣記》卷二五一引《國史補》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因話錄・諧戲附》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答曰：「總是小寶建德。」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卻。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卻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興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後，洪之屬邑民產一子，有三首，李公覽狀惡之，久不懌。愿曰：「留待長大，令試幞頭。」

《大唐傳載》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語平生各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弈，怕妄與佞。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方輿勝覽・湖北路・復州》 李齊物爲竟陵太守，生李監察，後復爲竟陵太守，故周愿《三感吟》云：「竟陵太守公先人，八十年前棠樹陰。」

姚係《送周愿判官歸嶺南》（存目）

陳存《楚州贈別周愿侍御》（存目）

《寶刻類編》卷五 《三感記》并陰《三感吟》，周愿撰，（朱）存諒書，（李）師晦篆額，元和十一年刻，復。

王仲舒

《舊唐書・文苑傳下・王仲舒》 仲舒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

韓愈《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略】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

又《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存目）

《舊唐書・王仲舒傳》（存目）

《新唐書・王仲舒傳》（存目）

《唐國史補》卷中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有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見救？」逢笑曰：「適有人走馬呼醫，立可待否？」

又 韋山甫以石流黃濟人嗜欲，故其術大行，多有暴風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愛籙，以爲神仙之儔。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無小異於人者。」

《册府元龜》卷八八二 王仲舒，太原人，少貧養母嗜學工文，不就鄉舉，交友必一時高名者，與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契。仲舒爲拾遺，與楊憑友善，及憑得罪，仲舒橫議之，貶爲硤州刺史。

又卷九三〇 王仲舒爲中書舍人。初仲舒與楊憑、穆質、許孟容、李鄘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容而入，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仲舒制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王仲舒制誥稿》。

《宋史・藝文志七》《王仲舒制集》二卷。

權德輿《送王仲舒侍從赴衢州觀叔父序》 太原王生仲舒，從事於斯，弱冠秀發，始以雅詞一軸，爲士相見之贄。予嘗學於此，聞世多病，方將自全於朴，止所不知。及覽子之文，文達而理舉，溫潤博雅，且多古風。則囊時之心，斐然復生，所守不固然也。然則文變損益，非鄙所知。粗言士友出處之略，因以爲贈。動而不皦，靜而不昧，簡而不峻，通而不雜，不吾徒之所夙夜也，固在子之彀中耳。行旅之虞，不足以誠。執事者自由拳抵信安，途不千里，奉板輿之歡，赴竹林之期，況新安江路，水石清淺，嚴陵故臺，德風藹然，漁浦潭、七里瀨，皆此路也。二謝清興，多自滋始。今日出祖，可以言詩。

又《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太原王仲舒字宏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概資才，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心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達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譴，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芒刃不頓，君子以宏中之道爲折中矣。

韓愈《燕喜亭記》 太原王宏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澈。羣糞壤，燔榴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闕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宏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略】宏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宏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駱峻

杜牧《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士岳州巴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至揚州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喪因曰：「污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宏靜在幷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苹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凡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鼎耳。交阯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捽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亹亹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圖山水狀，鑒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鄉里百家，鬬訴吉

凶，一來決之。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丞相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

《唐語林・識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嘗健羨一雜事典，題詩一絕於柏樹曰：「幹聳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綠雲低；爭如燕雀偏巢此，卻是鵷鸞不得栖。」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浚所爲也。」召與語，可聽，曰：「錢穀粗曉，詞氣不卑，言語古壯，人品亦佳。」越翌日，以語巡官李吉甫，遂擢爲度支巡官。浚請兼巡覆官，自以微賤不敢廁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內勾出數十萬貫；數月，關右蒲潼京西京北三輔勾四百萬，佐大門，卻河陰斗門，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後典名郡，有令名。於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甃如拳石，溪橫似葉舟。」即駱氏池館也。

白居易《過駱山人野居小池》（存目）

李商隱《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存目）

韋綬

《新唐書・韋綬傳》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丐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懂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爲《黃花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頤養邪。」敕自令勿復爾。終散騎常侍。

王涯

論述

綜論

白居易《除孔戣等官制》 吏部員外郎王涯：端明精實，加之以敏；懿文茂學，尤推於時。

《新唐書・王涯傳》 涯博學，工屬文。【略】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藁定。

《唐才子傳・王涯》 博學工文，尤多雅思。【略】善爲詩，風韻遒然，殊超意表。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 七言絕【略】中唐則隨州、蘇州、仲文、君平、君虞、夢得、文昌、繪之、清溪、廣津，皆有可觀處。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 《宮詞》始於王仲初，【略】王涯諸作，佳者幾可亂羣。

分論

《閩人贈遠五首》四 《而庵說唐詩》卷九：唐人最善制詩題。此以《閩人贈遠》爲題，便妙。良人從軍，戍於沙場，閩人不作「寄」而作「贈」，「贈」字與「寄」字不同。寄者，見我之愁思；贈者，隻當朋友酬酢勸勉一般。「綠樹深」，「雕梁晚」，見時光之難再。我若是男子，省得出門，那愁沙場之近遠，我當提桴鼓以助戰，佐汝成功封拜。汝當努力沙場，勿以家爲念也。

《閩人寄遠五首》一 《詩境淺說續編》：當此柳媚花明，春光辜負，固不

待言。所鄭重報君者，征人塞外，念客鬢之加蒼；少婦樓頭，感芳年之易老。親裁尺素之書，早唱刀環之曲，情見乎詞矣。

又二 《唐詩歸・中唐八》「遠戍功名薄」鍾惺評：「悔教夫婿覓封侯」，不及此五字。「粧成對春樹」鍾惺評：不消讀下句。譚元春評：「粧成對春樹」是實境，「粧成對簾坐」是虛境。虛實各極縹緲。《唐風定》卷二〇：含蘊深遠，出東野上遠矣。

又四 《唐詩解・五言絕句二》：聞鶯雁之聲，征戍之思切矣。不知沙場近遠，將何以致其意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絕》：周珽曰：靈心妙緒，幻折玲瓏，鮑謝一流。《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閨人不省出門，而夢中時到沙場，若知其近遠者然。如云「不省出門，焉知沙場之近遠」，意味便薄。

《秋思二首》一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王涯《秋思》【略】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周珽曰：秋夜景物，觸目驚心，無非是撩人凄楚者，空閨思婦何能自堪！

《秋夜曲二首》一 《唐詩箋注》卷九：上三句俱爲末句烘托。寒衣句乃爲上三句點睛。覺夜何長、通夕響，俱非浪寫。

又二 《唐詩箋注》卷九：此首同前首一樣筆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鍾惺曰：生媚生寒。唐汝詢曰：廣津《秋衣曲》二首，皆閨情正調，雅而不纖。周珽曰：以「心怯空房」四字，生出無方恨思。否則誰不畏寒，乃能深夜衣薄羅而耽彼銀箏也？《詩境淺說續編》：秋夜深閨，銀箏閒撫，以婉約之筆寫之。首言弓月初懸，露珠欲結，如此嫩涼庭院，而羅衫單薄，懶未更衣，已逗出女郎愁思。後二句言，夜深人靜，尚拂箏弦，非殷勤喜弄也。以空房心怯，不忍獨歸，作無聊之排悶。錦衾角枕，其情緒可知。所謂「小膽空房怯，長眉滿鏡愁」，即此曲之意也。

《宮詞三十首》（存二十七首）一 《老學庵筆記》卷五：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卻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北江詩話》卷六：高侍郎啓，以《宮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二語賈禍，至於殺身。不知迪詩實有所啓，語意非創自啓也。唐王涯《宮詞三十首》之一云云，詞意與迪詩略同，但較迪詩稍蘊藉耳。

又七 《詩境淺說續編》：古之閨飾，高髻爲尚。六朝文所謂「鬟髻高而畏風」，當風欲避，其高可知。嘗見唐代美人畫磚，凡理妝、煎茶、烹魚、滌器者，無不鬟雲高擁。此詩言高鬟一叢，外邊爭學，殆中唐時，新樣尤高。劉方平詩：「新作蛾眉樣，相效滿城中。」夫尋常眉樣，尚相效爭先，況貴主宮妝，宜爲閨媛所羨。第二句之輕黃宮樣，言之未詳，其或若漢宮之額黃耶？

又二三 《對床夜語》卷四：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略】韋應物《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略】此皆意相襲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周珽曰：宮娥早起，急於曉妝，有不知秋意之深。及見新霜在瓦，始悟身冷之故。殷勤希寵，言外情思無限。

傳記

《舊唐書・王涯傳》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晃。涯，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釋褐藍田尉。二十年十一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皆充內職。元和三年，爲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五年，入爲吏部員外。七年，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男，學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吏部。穆宗即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略】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克捷。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略】洎涯疏至，盧士玫已爲賊劫，陷瀛、莫州，凶勢不可遏。俄而二凶俱宥之。三年，入爲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曆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大和三年正月，入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衞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鹽鐵轉運使。其年九月，守左僕射，領使。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其兗、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自收復，未定稅額，請復係鹽鐵司，依建中元年九月敕例制置，從之。七年七

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榷茶使。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事敗，文宗入內，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筯，吏報有兵自閤門出，逢人即殺。涯等蒼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爲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婢，皆繫於獄。仇士良鞫涯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既急，搒笞不勝其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涯與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先赴郊廟，徇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房吏焦寓、焦璿、臺吏李楚等十餘人，吏卒爭取殺之，籍沒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自涯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爲軍卒所分。涯積家財鉅萬計，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涯博學好古，能爲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書數萬卷，侔於秘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爲垣，竅而藏之複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涯之死也，人以爲冤。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懷憂恐。初宦官縱毒，凌藉南司。及從諫奏論，凶焰稍息，人士賴之。

《**新唐書・王涯傳**》（存目）

《**唐才子傳・王涯**》（存目）

紀事

劉禹錫《**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第一室曰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寔，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晃，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略】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寔季子也。早在文士籍，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庭。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策免，常居大僚。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臨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

柳宗元《**唐相國房公（琯）德銘之陰**》　理袁人，袁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袁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

李肇《**翰林志**》　北廳之西南小樓，王涯率人爲之。

《**次柳氏舊聞**》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等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始終事蹟，試爲我奏言之。」涯即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是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亦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匠，涯等既奉詔，即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璟詢事。

《**獨異志**》**卷下**　唐宰相王涯，奢豪貴極，庭穿大井，合木爲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珍珠瓊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爲天兵梟戮而赤族，其肉色並如金。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王涯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涯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　《王涯詩》。又《宮詞》。

藝文

孟郊《**與王二十（一）員外涯遊枋口柳溪**》（存目）

韓愈《酬王二十舍人涯雪中見寄》（存目）
劉禹錫《和東川王相公新漲驛池八韻》（存目）
羊士諤《王起居獨遊青龍寺玩紅葉因寄》（存目）
温庭筠《題豐安里王相林亭二首》（存目）

雜録

《杜陽雜編》卷中　王涯初爲大官，名德聞望，頗爲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位，爲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諭，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謂：王公禍至，不省惑矣。

《新唐書·白居易傳》　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

又《文藝傳下·歐陽詹》　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南部新書》壬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玉釵。涯曰：「於汝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馮爲賈餗門人。【略】明年，王、賈皆遘禍。

林琨

《駕幸温泉宮賦》《賦話·新話三》：林琨《駕幸溫泉宮賦》云：「玉堂憑艮，面鶉野以高明；石溜象蒙，繞龍宮之清毖。」【略】皆莊雅得應制體，而詞氣更清雋，不似後人一味顢頇。

《元和姓纂·侵韻》　定平丞希丘生琨，司駕員外、知制誥。生禮。

李絳

論述

綜論

劉禹錫《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鐘駭聽，瑤瑟清骨。其在翰苑，及登台庭，亟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分論

《論裴均進銀器狀》《古文淵鑒》卷三四愛新覺羅玄燁評：挺勁之辭，一往峭邁。致堂胡寅曰：攻病不去病源，而徒飲藥。藥不對病，病固自存。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革君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盃，如苻堅之止獵，終身不爲，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耕道尹起莘曰：三年赦文禁進奉矣，而柳晟、閻濟美等違赦進奉。四年降制絕進奉矣，而裴均違制復進銀器。帝之幾微，有以來之也。憲宗至此，其好貨之病，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請崇國學疏》《古文淵鑒》卷三四愛新覺羅玄燁評：文致爽朗高舉。臣(敖)英曰：湛於經術，言成典型。臣(高)士奇曰：時既討逆，即欲崇儒。蓋經明行修者多，則悖道亂常者寡。故國學關乎世運，非爲誇大之言。

傳記

《**舊唐書・李絳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略】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爲己任。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即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略】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爲其文。絳上言曰：【略】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略】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眞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略】翌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略】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略】八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未幾，入爲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爲節制，皇甫鎛惡絳，祇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鎛得罪，絳復爲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爲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兗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曆初，入爲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爲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璠不爲之避，絳奏論事體，敕命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璠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爲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己，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要，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

《**新唐書・李絳傳**》（存目）

紀事

劉禹錫《**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賦升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讜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日，曰：「將移用於大位，宜稔熟民隱。」遂

出爲戶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平章事，毅然有直聲。

《劉賓客嘉話錄》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唐摭言・知己》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太平廣記》卷一六四引《盧氏雜說》 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澤，欲爲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礱石訖，請宣索文。時李絳爲翰林學士，奏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廢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極多，難便毀拆。」欲堅其請。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納諫如此。

著錄

蔣偕《李司空論諫集序》 今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正直臣風槩，讀之者令人激起忠義。自始內庭迄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公論事集》，以下楷模於後代，上以顯元和聖后納諫之德，昇平之運，可惜其致云爾。大中五年辛未歲冬十月，史臣蔣偕序。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絳集》二十卷。《李絳論事集》三卷（蔣偕集）。

陸游《跋李深之論事集》 唐丞相司空李深之《論事集》，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則偕所序蓋七卷者也。淳熙戊申四月十九日，笠澤陸某誌。

《玉海》卷六一 《唐李絳論事集》，李絳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以授蔣偕，次爲七篇。《志・別集》：《李絳論事集》三卷，蔣偕集。（又集二十卷，劉禹錫爲序。）《書目》：《李司空論事》七卷，元和中論諫其數百事，大中中史官蔣偕編次。（《志》云三卷，數不同者，《志》之誤也。）元豐中郭逢原爲後序。書凡七卷，偕之序及列傳俱以爲七篇，篇即卷也。偕序謂：生平論諫凡數十百事，今存于世者曰《李司空論事集》七卷，凡七十事云。卷一之三總二十七事，卷四之七總四十有三事。

《郡齋讀書志・李絳論諫集七卷》 右唐李絳深之也。【略】平生論諫數十百事，其甥夏侯孜所編，大中史官蔣偕爲序。

《宋史・藝文志二》 《李司空論事》七卷。（唐蔣偕編李絳所論）

又《藝文志七》 《李司空論事》十七卷。《李絳文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絳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一・李相國論事集六卷》 舊本題曰《李深之文集》，唐李絳撰。深之，絳字也，隴西人。擢進士，補渭南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蹟具《新唐書》本傳。今考其書，乃唐史官蔣偕編絳奏議之文與論諫之事，雖以集名，實魏徵諫錄之類也。前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稱「今中執法夏侯公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廷，終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國論事集》」云云。其說本明。此本標題，殆後人傳寫所妄改歟？偕序稱七篇，今佚其一，所存惟爲翰林學士時四十六事，爲戶部侍郎時四事，爲宰相時十五事，共六十五條。叙事朴拙，頗乏文采。謝狀賀表之類，雜錄其間，多與論諫無關。又批答賀屏風一條，宣示李栻密疏一條，盛夏對宰臣一條，皆憲宗之事，尤與絳無涉。編次蕪雜，亦乖體例。然遺聞舊事，紀錄頗詳，多新舊《唐書》所未載，亦足以備考核。王楙《野客叢書》引其救鄭絪一條、論採擇良家子一條，謂足補《唐書》之疎。葉夢得《避暑錄話》引其論吐突承璀安南寺碑樓一條，訂《唐書》之誤，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證矣。《陸游集》有此書跋，稱舊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以序考之，偕所序蓋七卷者。今一卷之本未見，而此爲七卷之殘本，乃有偕序，豈後人以游跋更正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傳記類・李相國論事集六卷》 唐蔣偕撰。或題曰《李深之集》，稱李絳撰者，誤也。所錄皆李絳奏議之文，與論諫之事，而紀事者居多，偕序稱編爲七篇。今止六篇，殆佚其一矣。

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李相國論事集》 書名文集，而卷目皆標論事，蓋集中之一種。全集已亡，而此種又闕七之一也。《四庫全書》改題爲《李相

國論事集》，以入史部，甚當。其事新、舊《唐書》、《通鑑》多採入，皆檃括其辭，亦有史鑑所無者。脫誤，無從校正，惟名臣奏議中錄其文十餘條，而訛處與此本正同，是鈔胥傳錄之謬已久矣。隨文改正，庶幾可讀，非敢以爲定本也。

藝文

張籍《酬李僕射晚春見寄》（存目）

白居易《祭李司徒文》 惟公之生，樹名致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亂，寃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奠次，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奬。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徇公，愚則受賜。或中或外，或合或離，契闊綢繆，三十餘載。至於豆觴之會，軒蓋之遊，多奉塵光，最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實倍於衆情。永訣奈何？長慟而已。

雜録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十五《唐襄州樊成公遺愛碑上》，第一千七百十六《唐樊成公遺愛碑下》，李絳撰，鄭餘慶正書，元和八年十二月。

又 第一千七百三十三《唐左常侍李衆碑》，李絳撰，裴璘正書，元和十三年十二月。

又 第一千七百四十二《唐太子賓客呂元膺碑》，李絳撰，裴璘正書，元和十五年七月。

又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三十三《唐檢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李絳撰，柳公權正書，開成三年正月。

《寶刻類編》卷四柳公權 《檢校金部郎中贈太尉羅公碑》，李絳撰，（柳公權）書并題額，開成二年，洛。

又卷五鄭餘慶 《樊成公遺愛頌》，李絳撰，（鄭餘慶書）袁滋篆額，元和八年十二月立。

于可封

《至人心鏡賦》 《讀賦卮言・謀篇》：于可封《至人心鏡賦》、楊鴻貞《貫七札賦》，皆用論贊體起。

《元和姓纂・虞韻》 汪生公胄，庭順、庭誨、庭謂，夐、可封。【略】可封，國子司業。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于可封補闕充，遷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除國子司業出院。

《舊唐書・代宗紀》（寶應二年冬十月）戊寅，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仍逼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爲制封拜。

關盼盼

白居易《燕子樓三首序》 徐州故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爾後絕不相聞，迨此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續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續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予愛續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

《唐詩紀事・張建封妓》 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略】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

盼盼得詩後，快快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兒童不識沖天物，謾把青泥污雪毫。」

張仲素《燕子樓詩三首》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已十年。 適看鴻雁岳陽回，又睹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白居易《燕子樓三首》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 鈿帶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著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陽迴，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又《感故張僕射諸妓》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蘇軾《永遇樂·彭城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存目）

陳振孫《白文公年譜》 燕子樓事，世傳爲張建封。按建封死在貞元十六年，且其官爲司空，非尚書也。尚書乃其子愔，《麗情集》誤以爲建封耳。此雖細事，亦可以正千載傳聞之謬。

乾隆《江南通志·古蹟·徐州府》 燕子樓，《明一統志》云在城西北隅。《南畿志》云在州廨中，唐貞元中徐州節度使張愔妾關盼盼所居。

薛存誠

《暮春自南臺丞再除給事中仍是本廳几榻杖履宛然如舊》 《唐詩歸·中唐四》：「添官誠自非」鍾惺評：謙得妙。

《舊唐書·薛存誠傳》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爲時所稱。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劉闢，郵傳多事，上特令中官爲館驛使。存誠密表論奏，以爲有傷公體。會諫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殿中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垍作相，用爲起居郎，轉司勳員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兵部郎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敕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僧鑒虛者，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爲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頔、杜黃裳家私事發，連逮鑒虛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奏曰：「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鑒虛竟笞死。洪州監軍高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令付仗內鞫問。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思存誠前效，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爲御史中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即確乎不拔，士友以是稱重之。

《新唐書·薛存誠傳》（存目）

盧綸《同薛存誠登棲巖寺》 徘蹇步難前，上山如上天。塵泥來自晚，猿鳥到何先。萬壑應孤磬，百花通一泉。蒼蒼此明月，下界正沉眠。

白居易《薛中丞》 百人無一直，百直無一遇。借問遇者誰？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誠，守直心甚固。【略】悠哉上天意，報施紛迴互。自古已冥茫，從今尤不論。豈與小人意，昏然同好惡？不然君子人，何反如朝露？裴相昨已夭，薛君今又去。以我惜賢心，五年如旦暮。況聞善人命，長短繫運數。今我一涕零，豈爲中丞故？

《太平廣記》卷二七九引《續玄怪錄》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朞，復亞臺長。憲閣清嚴，俗塵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閑曠之思。及廳吟曰：「捲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月，閽吏因晝寢未熟，髣髴間，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閽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乎？閽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峰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閽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伺其年，正五十矣。

長孫佐輔

論述

綜論

《**詩人主客圖**》 瓌奇美麗主武元衡。【略】入室三人：趙嘏、長孫佐輔、曹唐。

《**唐才子傳・長孫佐輔**》 然風流醞藉，一代名儒，詩格詞情，繁縟不雜。卓然有英邁之氣。每見其擬古、樂府數篇，極怨慕傷感之心，如水中月，如鏡中相，言可盡而理無窮也。

《**吳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文章尚論其世，長孫佐輔貞元前人，要爲有一種風氣。

分論

《**擬古詠河邊枯樹**》《竹莊詩話》卷一五：此詩哀怨而不傷，有風人之梗概。

《**別友人**》《甚原詩說》卷三：絕句字句雖少，含蘊倍深。其體或對起，或對收，或兩對，或兩不對，格句既殊，法度亦變。【略】兩對，如長孫佐輔「愁多不忍醒時別，想極還尋靜處行。誰遣同衾又分手，不如行路本無情。」

《**尋山家**》《鶴林玉露》甲編卷二：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茶羹豆飯飽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略】長孫佐輔云：【略】《對牀夜語》卷四：七言仄韻，尤難於五言。長孫佐輔有詩云：【略】好事者或繪爲圖。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言思爽脫，信不在前詩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唐人雜記》：（羊士諤）（長孫佐輔）《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楮節縱步，款鄰家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也。

《**山行經村徑**》《升菴詩話・山行經村徑》：長孫左輔，開元以前人，其詩與李適齊名，今刻本「左」作「佐」，非。

《**寄衣曲**》《升菴詩話・寄衣曲》：唐長孫佐輔《寄衣曲》云：【略】佐輔，盛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謹錄之。

傳記

《**唐才子傳・長孫佐輔**》 佐輔，朔方人。舉進士不第，放懷不羈。弟公輔，貞元間爲吉州刺史，遂往依焉。後卒不宦，隱居以求志。然風流醞藉。一代名儒。【略】集今傳。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長孫佐輔集》一卷，唐長孫佐輔撰。【略】其詩號《古調集》。

竇羣

論述

《**初入諫司喜家室至**》《深雪偶談》：本朝諸公喜爲議論，往往不深諭

唐人主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略】余最愛竇（庠）（羣）《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

《黔中書事》《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此乃左遷時詩也。尾句尤佳，江流雖遠，而不敢言歸去。紀昀評：「刀」何用曬？當指其匣。「如着翅」者，順流如飛之謂，殊嫌其鄙。

傳記

褚藏言《竇羣傳》 府君諱羣，字丹列，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由弱冠，不樂進士之科，便於著書，耕墾墳籍。既孤，以蔬素自適，著書於毘陵之西偏，給長兄之俸，而與諸季安於膝下者十稔。洎再罹內艱殆盡而復前者數四。厥後郡守、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爲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元十年，詔徵天下隱居邱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遂薦焉，與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公之言云：「受天清氣，與道逍遙。」時人以爲孔北海拔禰衡之文，不之過也。其時天下慰薦九人，公獨不除授。其後，韋公移牧吳郡，又以公所著《史記名臣疏》三十四卷進入，皆寢而不報，人皆異之。公自以爲通塞繫於命，靜而俟之。厥後韋公入爲天官侍郎，改京兆命，中謝之日，德宗與之緒言。韋進曰：「臣忝居達官，而竊負其位。」上曰：「卿有何負？」奏曰：「臣守毘陵日，薦處士竇羣，於時獨蒙不錄。後臣在蘇州，又進竇羣所著《名臣疏》，又蒙不答。臣以爲以人而廢，在臣則當然，言羣則屈。」上乃驚曰：「卿之知人固無疑，卒不問者，乃宰執之失也。」便宣即令召對，此貞元十八年也。公即日起於衡泌，白衣召見。上謂公曰：「夏卿知卿，卿有何蘊蓄，得以盡言。」公從容對曰：「臣無蘊蓄，第讀書俟時。夫蘊蓄者迹在近班，進有所不納，諫有所不聽。臣即蘊蓄，如臣處於草茅，但仰元化而已，實無蘊蓄。」上甚奇其對，便宣令付中書，即除諫官，釋褐，授右拾遺。居無何，祕監張公薦和蕃，請公爲判官，因改侍御史。其後有故不行，請復本列，上不許，遂守侍御史，俄兼領雜務。德宗晏駕，改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司空于公鎮漢南，奏公爲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加金紫。居無何，除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以舉職太過，出爲黔州觀察使。後以十洞擾亂，准詔用兵翦伐，事平，公坐貶開州刺史。亦既周歲，除容管經略使。憲宗以公守官無隱，思欲大用，因急詔追入。中途遘疾，終於衡州旅館，享年五十。贈左散騎常侍。

《新唐書·竇羣傳》（存目）

紀事

《舊唐書·竇羣傳》 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略】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祕書監張薦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爲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爲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爲侍御史。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羣，羣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止之。羣嘗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進，羣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羣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路旁有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略】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爲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羣代己爲中丞。羣奏刑部郎中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羊、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羣等怒怨吉甫。三年八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羣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陳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羣令吏捕登考劾，僞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面訊之，立辯其僞。憲宗怒，將誅羣等，吉甫救之，出爲湖南觀察使。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谿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險作亂，羣討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羣性狠戾，頗復恩讎，臨事不顧生死。是時徵入，云欲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

《唐會要·御史臺上》 貞元六年，竇羣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弟相告訴，詔促其獄。羣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素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使私自退省。」上從之。時人稱其

知大體也。

《唐才子傳・寶羣》 遷容管經略使，卒官所。家無餘財，惟圖書萬軸耳。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寶羣《史記名臣疏》三十四卷。

藝文

王武陵《宿惠山寺詩并序》 戊辰秋八月，吳郡朱遐景自秦還吳，南次無錫，命予及故人寶丹列，會於惠山之精舍。是時山林始秋，高興在目，涼風白雲，起予坐隅。逍遙於松檜之下，偃息於盤谷之上，仰視雲嶺，俯瞰寒影。夕陽西歸，皓月東出，羣動皆息，視身如空。元言妙論，以極窮奧。丹列有遁世之志，遐景有塵外之心。予亦樂天知命，怡怡契合，視富貴如浮雲。一歌一詠，以紓情性。夫良辰嘉會，古人所惜，序述不作，是闕文也。山水之下，景物秀茂，賦詩導意，以紀方外之遊。秋日遊古寺，秋山正蒼蒼。泛舟次巖壑，稽首金仙堂。下有寒泉流，上有珍禽翔。石門吐明月，竹木涵清光。中夜河沈沈，但聞松桂香。曠然出塵境，憂慮澹已忘。

武元衡《寶三中丞去歲有臺中五言四韻未及酬報今領黔南途經蜀門百里而近願言欵覿封略間然因追曩篇持以贈之》（存目）

羊士諤《和寶吏部雪中寓直》（存目）

劉禹錫《和寶中丞晚入容江作》（存目）

楊巨源《奉酬寶郎中早人省苦寒見寄》（存目）

呂温《青海西寄寶三端公》（存目）

元稹《奉和寶容州》（存目）

雜録

柳宗元《爲羣侍郎賀布衣寶羣除右拾遺表》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寶羣右拾遺者【略】臣伏以寶羣肥遯居貞，包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眞，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

李蘧《惠山寺記》 蘧舅氏扶風公，貞元四年秋八月，與太原王武陵、吳郡朱宿，同遊惠山精舍，爲賦往體詩一首，王序而題之。觀其詞，頗有世外之交、出塵之想，凝思澹慮，泛溢天格，雖建安才人，不足居其右矣。後二十年，復繼於末，則有傷時歎逝之感、宿草鄰笛之悲。洎會昌初，武皇帝隳浮圖法，詔毀其宮而逐其徒，惠山在毀中。時無好事者，詩亦隨塵焉。今寺既復，而詩尚遺落，內弟審餘，寓書請於蘧。會蘧赴河陽辟召，路出寺下，因重記於軒廊南垣。我舅氏由吏部拜執法器，業磊落，爲時巨人，平生操尚，備在國史，此不能舉。所載者，風韻之詞，登臨之興，俾後人挹其清芬而已。

《韻語陽秋》卷四 （寶）羣嘗爲黔中觀察使，【略】而鞏詩中乃有《自京師將赴黔南之所》，謂「風雨荆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此詩疑羣所作而誤置鞏集中耳。

《寶刻叢編》卷一四常州引《復齋碑録》 《唐宿惠山寺序并詩》，唐王武陵序并詩，朱宿、寶羣和，貞元四年遊，元和二年寶羣重遊，爲記，正書。咸通十二年七月縣令周邦弼刊。

麴信陵

論述

《香祖筆記》卷五 《具區志》止載麴信陵《投江禱雨文》。余讀洪文敏《萬

首絕句》載陵詩三首：一《過眞律師舊院》，一《酬答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謁恆上人》，詩皆不工，而信陵篇什賴此尚存後世。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以六年爲望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在此江湄。」則信陵卒於官，未嘗遷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於賊，豈未第以前事耶？

又卷一〇 唐望江令麴信陵詩，予向從《萬首絕句》得三首，錄之。頃又從王楙《叢書》見一聯云：「臺笠看山雨，渚田耕荇花。」語最工，而不得全篇。

傳記

《唐才子傳・麴信陵》 信陵，貞元元年鄭全濟及第，仕爲望江縣令，卒。工詩，有集一卷，今傳。

紀事

《容齋五筆・書麴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伸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略】詳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縝，縝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廉清，爲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唐詩紀事・麴信陵》 貞元元年進士，爲舒州望江令，卒。

同治重修《蘇州府志・人物三・吳縣》引《盧志》 麴信陵，貞元初進士及第，六年爲望江令。有仁政，撫孤獨，爲《禱神請雨文》【略】既卒官，百姓留葬縣境，至今有祠。宋崇寧四年，敕賜施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麴信陵詩》一卷。

藝文

白居易《秦中吟・立碑》 我聞望江縣，麴令撫羣嫠。（麴令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蕭縝《前望江麴令頌德》 政績雖殊道且同，無辭買石紀前功。誰論重德光青史，過里猶歌卧轍風。

蘇郁

《詩人主客圖》 清奇雅正主：李益。【略】上入室一人：蘇郁。

《雲谿友議・和戎諷》 文宗、武宗之代，舉子亦有斯詠，果毅者佳焉。有項斯作《長安退將詩》，曰：「塞外衝沙損眼明，歸來養疾卧秦城。上高樓閣看星座，着白衣裳把劍行。常說老身思鬬將，最憐無事削蕃營。翠蛾紅臉和回鶻，惆悵中原不用兵。」蘇郁曰：「關月夜懸青塚鏡，寒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親策，隙末烽塵轉更多。」

《唐詩紀事・蘇郁》 郁，貞元、元和間詩人。

裴度

論述

綜論

白居易《除裴度中書舍人制》 司勳郎中、知制誥裴度：以茂學懿文，潤色訓誥，體要典麗，甚得其宜，施之四方，朕命惟允。

李純《授裴度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裴度，勁直循道，清通秉彝，文融菁榮，行茂枝葉。居然廊廟之器，出於領袖之門。西掖司言，南臺執憲。常懷遠略，屢告嘉猷。

《北夢瑣言》卷一四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皋是也。然而時有險夷，不可一概而論。

《舊唐書・裴度傳》 度勁正而言辯，尤長於政體，凡所陳諭，感動物情。

《寓簡》卷五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略】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

《避暑錄話》卷上 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

分論

《中和節詔賜公卿尺》 《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端人之言，大臣之心。《唐詩增評》卷三：首聯籠起，三句承首句，四句承次句，五、六頂「大中」句寫，七、八句感詔賜關合尺，九、十頌詔賜，末聯借尺意祝聖壽。骨峻風清，頌揚得體。

《夏日對雨》 《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裴晉公度，累朝元老，於功名之際盛矣，而詩人出其門下尤盛。自爲之詩，尤不可及。「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與劉夢得諸人聯句見之。凡聯句，晉公詩皆奇絕。此篇見《文苑英華》。句句清切。「嗔」字、「趁」字，尤見夏雨之快。紀昀評：三句粗獷。

《太原題廳壁》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劉幽求，功業人，不以詩名，其五言云：「心爲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蕪沒盡，歸去樂何從。」裴晉公《題太原廳壁》云【略】皆微婉不刻露。頃選絕句，或未見全集，或偶漏落，可收入也。

《溪居》 《唐詩合解箋注》卷四：「門徑俯清溪」，度罷相，作別墅於東都，號綠野堂，激波其下。「茆簷古木齊」，簷與樹齊，則知溪居之高敞而幽深也。「紅塵飛不到」，視富貴如浮雲，棄簪纓如塵土，一切市朝之塵，不到溪居之內，豈不蕭然物外乎。「時有水禽啼」，以溪居故時聞水禽啼聲。除禽啼之外，喧囂都息矣。

《涼風亭睡覺》 《避暑錄話》卷上：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實七中丞見示初到夏口獻元戎詩輒戲和之》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晉公初爲微之所忌。微之在相位不一月而出，晉公終以再入許之，可謂德人君子矣。紀昀評：亦無佳處。

《中書即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下》引《蔡寬夫詩話》：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爲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計應似其爲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二句，親書於壁。《唐詩歸・中唐五》：「灰心緣忍事」鍾惺評：無此五字不能作元老。「道直身還在」譚元春評：大老何嘗無骨，一味頑軟。鍾惺總評：端厚堅凝，居然元老，有厚力而無鈍氣。《圍爐詩話》卷二：裴晉公度之「灰心緣忍事」、「蒼蠅漫發聲」，謂元稹輩也。《石園詩話》卷一：愚謂晉公《中書即事》詩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

轉輕。」此等吐屬，又豈尋常公卿所能道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裴僕射度之「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之類，亦猶有詩人溫厚之遺云。

《鑄劍戟爲農器賦》《因話錄・商部下》：晉公貞元中作《鑄劍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嗣位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令殊勳，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孔氏談苑》卷四：詩見人志，賦亦可見焉。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賦話・新話四》：作賦起法，切要堂皇整肅，遇大題目，更宜留心，如裴度《鑄劍戟爲農賦》起句云：「皇帝嗣位三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數語，是何等氣象，所謂大人物方有此大手筆。

《三驅賦》《賦話・新話一》：唐陸贄《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云：「彼摶空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裴度《三驅賦》云：「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贄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言外指點，煞有關係，眞是救時宰相語。【略】凡此皆所謂言之有物者。

《論元稹魏宏簡姦狀疏》《綱目分注拾遺・裴度表》：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表》後半云：「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奏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幸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奸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云云。後段《分註》不錄；然備述佞幸情狀，莫切於此。蓋小人護己之過，忌人之功，護過則惟恐君子之近君，忌功則不顧君子之失所，逞其患失之心，以敗壞天下之事。雖曰素無讐嫌，而無在非讐嫌矣。此表懇切詳明，當仍舊本。晉公表疏皆如是，似過於切直，而無從容勸導之意。豈亦自恃元老，故盡言無隱歟？《古文淵鑒》卷三四愛新覺羅玄燁評：是時度以使相討河朔，而惓惓不忘忠謇，所謂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又范祖禹評：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復治其末，圖其大而復憂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阻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爲深戒哉。又劉友益評：元稹失節於宦者，君子耻之，然未見其跡也。至裴度論之，則其附會權貴之實，始不可掩。其爲小人明矣。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金石萃編》卷一〇五：予同四川按察司僉憲濟南王敕萊陽曲銳觀武侯廟碑，論裴中立所作，文體純正，如《甘誓》《允征》，不華不俚。柳子寬所書，筆法遒勁，如正人端士，可敬可愛：誠二絕也。【略】中立威望德業比郭子儀，以身任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豈獨工於文字而已哉。噫，人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與垂於不朽也耶？《金石文字記・諸葛武侯祠堂碑》：碑有云：「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爲遴脆？勵爲勁兵。」此用左思《魏都賦》「稟質遴脆」語。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金石錄・跋尾二〇》：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於卒伍，無他才能，其爲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夼、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扈難制，逐崔羣、侯弘度，剽奪貢物，重斂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公爲此碑，可謂過其實矣。

《諫用皇甫鎛程异爲相疏》《習學記言》卷四二：裴延齡、皇甫鎛進用，陸贄、裴度皆有諫疏。贄雖詳復懇切，不如度之簡重得體，眞大臣之言也。度言：「比者淮西糧料，所破五城錢，其實只與一城、兩城，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責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去，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功勒供軍，且支九月一日兩城已上錢。俱各努力，方將少安。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輕費錢數一千三十萬。不知所謂漏落者，鎛私以自入耶？吏所乾沒耶？拜賦有名而無實耶？」度爲宰相不能透見事情，但以意言之，亦未可也。《古文淵鑒》卷三四愛新覺羅玄燁評：度身更患難，故雖款忠愛，而出之有危迫之音。

傳記

《舊唐書・裴度傳》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

父溆，河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興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輸常賦，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閤，尤加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徧至屬郡，宣述詔旨，魏人郊迎感悅。使還，拜中書舍人。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略】尋以度爲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韡帶，次中背，纔絕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創不至深。賊又揮刀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居三日，詔以度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十二年，李愬、李光顏屢奏破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上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全。」上亦爲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翌日，詔曰：「【略】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弘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算」，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官書記，皆從之。【略】（元和十三年）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復知政事。【略】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故爲姦臣皇甫鎛所構，憲宗不悅。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張弘靖爲幽州軍所囚，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庭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顏、烏重胤等稱爲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既橫流，無能復振。然度受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爲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爲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己上。度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爲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略】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略】及度至京師，進對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使。【略】度方受冊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皐、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鞫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爲同州刺史，罷度爲左僕射，李逢吉代度爲宰相。【略】俄出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略】寶曆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略】未幾，兼領度支。屬盜起禁闈，宮車晏駕，度與中貴人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爲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以贊導之勳，進階特進。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諸有司，詔從之，賜實封三百戶。度年高多病，上疏懇辭機務，恩禮彌厚。【略】（大和四年）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

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略】八年三月，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略】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弘往東都宣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卧鎮北門可也。」促令上路，度不獲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許還京，拜中書令。【略】屬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冊贈太傅。

《**新唐書・裴度傳**》（存目）

紀事

韓愈《華嶽題名》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於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唐國史補**》**卷中**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又 裴晉公爲盜所刺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三。

《**因話錄・宮部**》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又《商部上》 裴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宏達，皆此類。

又《商部下》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玉泉子**》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忽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唐闕史・裴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直，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値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留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公與樂天，俱興平年傳法堂師弟子。）値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赧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奮，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洛

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寶車名馬、繒彩器翫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怒，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以上實錄正郎語，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臠其肉。公聞之笑曰：「眞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愚幼年常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逢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愚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

《**北夢瑣言**》卷一〇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譔眞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鞞。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南部新書**》丙　裴度帶相印入蔡，李愬具軍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國于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之。自後帶宰相出鎮，凡經州郡，皆具櫜鞬，迎於道左，自此始也。

《**唐語林・政事上**》　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因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騃者，此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侍，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俟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瀍洛之幸，職司所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役例。』」克融卻出使，宴賂命回，乃賫瑞寶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又《**文學**》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

又《**識鑒**》　裴晉公爲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報恩，奬引不暫忘。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一二人皆受知裴公，白衣時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晉公有異於初，不以輔佐相許。」晉公聞之，笑曰：「實負初心。」乃問人曰：「曾見靈芝、珊瑚否？」曰：「此皆稀世之寶。」又曰：「曾遊山水否？」曰：「名山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晉公曰：「圖畫尚可悅目，何況親觀。然靈芝、珊瑚爲瑞爲寶可矣，用於廣廈，須杞、梓、樟、楠。瀑布可以圖畫，而無濟於人，若以溉良田，激碾磑，其功莫若長河之水。某公德行文學，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望之可敬，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於畏怯，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姦詐，畫地爲獄，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已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濟。今天子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材非王佐，安敢許人。」

《**詩話總龜前集・送別門**》　武元衡罷相出鎮西蜀，柳公綽與裴度俱爲判官。公綽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有詩餞別云：「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公先捧紫泥。」

《**唐詩紀事・裴度**》　樂天求馬，裴贈以馬，因戲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引妾換馬之事。樂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昨非庵日纂**》卷五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則天也。」

《**唐音癸籤・談叢三**》　裴居守洛都，築園，名堂綠野，時出家樂，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張籍、崔羣諸人，游讌聯句，纏錦既奢，箋霞尤麗。所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裴度《書儀》二卷。

又《**藝文志四**》《汝洛集》一卷。（裴度、劉禹錫唱和。）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裴晉公集》二卷，唐宰相河東裴度中立撰。

藝文

李昂《上巳日賜裴度》 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

王建《送裴相公上太原》（存目）

武元衡《酬裴起居西亭留題》（存目）

李絳《和裴相國答張秘書贈馬詩》（存目）

韓愈《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 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眞。

楊巨源《送裴中丞出使》（存目）

劉禹錫《兩如何詩謝裴令公贈別二首》（存目）

白居易《酬裴相公題興化小池見招長句》（存目）

又《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即事詩三十六韻見贈猥蒙徵和才拙詞緐輒廣爲五百言以伸酬獻》（存目）

張籍《謝裴司空寄馬》（存目）

張祜《獻太原裴相公三十韻》（存目）

姚合《和裴令公新成綠野堂即事》（存目）

温庭筠《中書令裴公輓詞二首》（存目）

李郢《上裴晉公》（存目）

司空圖《題裴晉公華嶽廟題名》（存目）

韓琦《三賢贊・裴公》 猗歟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貫於天。胡哉章武，言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卒殲大憝，再清幅員。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左王謝，胡能比旃。晚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少愆。使公而在，吾其執鞭。

胡儼《古詩・雜詩》 吾愛裴晉公，眇然如子房。功成廊廟上，退身綠野堂。飄飄芰荷衣，蕭散遺軒裳。佳賓日宴會，高論著文章。清風激壺矢，曲水汎羽觴。涼臺抗高雲，綺席含秋霜。燠館通窈窕，嘉樹迎朝陽。豈不念所事，四序迭相當。達觀天地間，爲樂殊未央。

李復《題裴晉公繪像》 舊史言，晉公狀貌不踰中人。又小說言，其微時嘗就術士來問相，術者驚云不可解，是必有陰德。今觀繪相，誠一少年羸薄書生爾。然相憲宗，擒吳元濟，取山東，平兩河，威名震于憬俗，問望德業侔於郭汾陽，以身繫國之安危者二十年。當時凡命將相，必推晉公，以爲江右王導、謝安，有所不及。其爲賢士大夫愛重如此。蓋忠義發於誠心，而有才術以將之也。昔漢留侯，高祖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司馬子長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圖狀貌如婦人女子。魏安釐王謂馬回耿耿有丈夫之節，問於子從，子從曰：「回非不偉其體幹也，其體方而心圓，臣有疑焉。」爲相三月，果敗。嗚呼，君之置相，其可以貌取哉。

雜録

柳宗元《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恆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

元稹《賀裴相公破淮西啓》 伏承相公生擒吳元濟，歸斬闕下，功高振古，事絕稱言，億兆讙呼，天下幸甚。【略】聖上以睿謨神筭，方議翦除，羣下守見習聞，咸懷阻沮。公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內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旅，三軍保任，一意誅鋤。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閣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掃。此所謂俟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

李德裕《贈裴度太師制》 勅【略】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圖史煇焯，奸邪所忌，艱阻於時。【略】殂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元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鄧侯之壟，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爲勸，可不務乎。

《劇談録・天津橋遇老人》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

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曰：「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鐘，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遂平淮西。入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洎留守洛陽，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宣室志**》**卷五**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得之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意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己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以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爲裨將。

《**韻語陽秋**》**卷三**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舍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等語，豈不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誦之。

又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驁，勛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

又卷一一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於前，逢吉、王涯力請於後，惟裴度以一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化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建詩所謂「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觀，塗中重拜台司。愈作詩云：「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雋功如此，憲宗倘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驁乎？乃信用程异、皇甫鎛之徒，乘釁鐫詆，使度卒不能安於相位。故度嘗有詩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思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慢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避暑録話**》**卷上**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昌偶得其集，云：「【略】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之游，豈易得哉！

周必大《**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　右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以較江浙閩《唐文粹》本，大率傳寫膠謬，且經改易，不能徧舉，姑言其甚者：「乾元初，立功成都，邦人咸服，具以狀文。」而諸本盡作「具狀以聞」，「何俗弱也？乘墉壑如通道」，殆有二義，當謂士卒賈勇，升高步險，如履平地，不然以「而」爲「如」，猶《春秋》書「星隕如雨」也，今衆本直改作「而」，「通道」或增一字爲「軌道」，於是下句「碧梟獍而清宮」，亦添一「禁」字。按《周禮・秋官》碧

簇氏掌覆夭鳥之巢，鄭氏讀如擿，碑蓋用此「晢」字，而諸本盡改爲「磔」，尤更淺陋。古書日壞，俗本日多，此予所以撫卷三歎也。慶元丙辰十一月己卯。

《金石錄補跋尾・唐脩諸葛武侯祠碑》 右碑，題云《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元和四年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

裴交泰

《唐詩紀事・裴交泰》 《長門怨》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范據曰：「近日舉場詩尤新，章孝標《對月》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裴交泰。」交泰，貞元間詩人。

張　賈

《唐詩紀事・張賈》 賈爲韋夏卿所知，後至達官。初以侍御史爲華州上佐，以詩贈劉夢得云：「夫子生知者，相期妙理中。」夢得以忘言之句別之曰：「束簡下高閣，買符驅短轅。故人惜分袂，結念醉芳樽。切切別思纏，蕭蕭征騎煩。臨歸無限意，相視卻忘言。」尚書左丞張賈和云：【略】賈，宏靖從姪也。

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存目）

劉禹錫《發華州留別張侍御》（存目）

呂温《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銘》 分正東郊，開府辟士，則有今禮部員外郎清河張賈。

褚藏言《賈牟傳》 府君貞元二年舉進士，與從父弟故相贈司徒易直、故相贈少師李公夷簡、故兵部侍郎張公賈、故工部侍郎張公正甫同年上第。

《大唐傳載》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惟止於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鎛皆爲宰相，張尚書賈、段給事平仲、衛大夫中行、李常侍翺、李諫議景檢、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名知人矣。

《唐會要・吐蕃》（元和）十四年三月詔蕃使論矩立藏等幷後拜來使幷宜放歸本國。【略】其年十月，以太子中允張賈爲太府少卿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入蕃答請和好使，尋貶賈爲撫州司馬，責其逗留不行也。

令狐楚

論　述

綜　論

劉禹錫《東都留守令狐楚家廟碑》 惟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爲冠。

又《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非烟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略】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知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賁羣寮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

《韻語陽秋》卷九 唐穆宗時，令狐楚爲相，爲景陵使，以傭錢獻羨餘，怨聲載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月，旋歸在幾年。」又有《答寶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中，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常對楚悲

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閹人，而誣置人於死地，楚忍爲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尙賴舊相令狐楚獨爲辯明，若以史爲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吳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將相之重，聲蓋一時，其詩宏毅闊遠，與灞橋驢子上所得者異矣。

《四六法海》卷三　令狐楚字殼士，其爲文於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

《四六叢話》卷三二　詳觀文公所作，以意爲骨，以氣爲用，以筆爲馳騁出入，殆脫盡裁對隸事之迹，文之深于情者也。滔滔亹亹，一往淸婉，而又非宋時一種空腐之談，盡失駢儷眞面者所可藉口。由其萬卷塡胸，超然不滯，此玉溪生畢生服膺，欲從末由者。吾於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於燕公極其厚，於柳州致其精，於文公仰其高。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唐御覽詩一卷》　本傳稱楚於牋奏制令猶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舊唐書・李商隱傳》亦稱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均不稱其詩。劉禹錫集和楚詩，雖有風情，不似四登壇句。而今所傳詩一卷，惟《宮中樂五首》《從軍詞五首》《少年行四首》，差爲可觀，氣格色澤皆與此集相同，【略】其他如《郡齋詠懷》詩之「何時狐闔闔」，《九日言懷》詩之「二九即重陽」，《立秋日悲懷》詩之「泉終閉不開」，《秋懷寄錢侍郎》詩之「燕鴻一聲叫」，《和嚴司空落帽臺宴》詩之「馬奔流電妓奔車」，《郡齋栽竹》詩之「退公閒坐對嬋娟」，《青雲干呂》詩之「瑞容驚不散」，《譏劉白賞春不及》之「下馬貪趨廣運門」，皆時作鄙句，而《贈毛仙翁》一首，尤爲拙鈍，蓋不甚避俚俗者。

分　論

《青雲干呂》　《唐詩增評》卷三：兩句破完全題。三、四上句青雲，下句干呂。五、六補出題旨，七、八還淸題面。九、十撇筆襯托以起下，結句叙事之意。結語不假雙關寓意，直作頌詞，此另一體式。

《和寄賓七中丞》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令狐楚時爲吏部尙書，和此詩。以前任戶部尙書，友封爲當司員外郎，故第四句所云如此。觀此五言詩，足見一時人物風流之盛。紀昀評：「秦蛾」字未詳，再考。又：唱和雖盛，詩皆不佳，存爲故實則可，以爲詩法則不可。

《宮中樂五首》五　《唐詩摘抄》卷二：語並渾成。只寫宮中夜景之佳，情事俱在言外。

《遠別離二首》一　《唐詩摘抄》卷二：對景懷人，本是常意，妙在首二語將春色裝點得極濃至，便覺盼歸期者，情事極難堪。此唐人神境所在，非膚冒唐人者所知。「春來」字緊接上二句，針綫極密。

又二　《唐詩摘抄》卷二：古樂府《陌上桑》「采桑城南隅」，梁姚翻擬此題：「日照茱萸嶺，風搖翡翠簪。」陳張正見擬此題：「人多羞借問。」題本《遠別離》，此卻融會《陌上桑》諸詩語意成詩，所以爲遠。若擬《陌上桑》題作此四語，便不免拾前人破草鞋也。《詩境淺說續編》：題既云《遠別離》，宜鉛華不御，深閟芳蹤，乃前二句金履翠簪，炫妝麗服，何爲其然耶？故三句接以畏人相問，不敢至城繁盛之區，頗似朱竹垞《詠履》詞「假饒無意把人看，又何用明金壓綉。」作者其借以寓諷耶？

《閨人贈遠二首》一　《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別見之五言詩》：如《長相思》，已收琴調之長短句矣。【略】又令狐楚之平韻《長相思》云：「君行登隴上，妾夢在關中。玉箸千行落，銀牀一夕空。」諸如此類，恐後之集譜者，多以詩句而亂詞調也。

又二　《載酒園詩話・三偸》：又如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令狐楚則曰：「綺席春眠覺，紗窗曉望迷。朦朧殘夢裏，猶自在遼西。」張仲素則更曰：「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或反語以見奇，或循蹊而別悟，若盡如此，何病於偸？

《從軍詞五首》四　《增訂評注唐詩正聲》：郭（濬）云：如此風月，已自難堪，邊聲更慘。《唐詩解・五言絕句三》：風驚月皎，欲寐猶難，奈何復爲笳聲所迫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絕》：徐用吾曰：旅魂搖搖可憐。吳山民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唐汝詢曰：後二句又深一層。周珽曰：風驚月皎，對此景已難成夢，況復有笳聲聒耳耶：「縱有」二字深刻動人。《刪定唐詩解・五言絕句二》：言邊聲所擾，夢亦不成也。《說唐詩詳解》：守戍者審聽風聲。聲如有異，時作一警。月從東照，故言漢月。五更是月將落之際。守戍者刁斗將歇，堡堠寂然，淸如水出。此時略得少息，未必便

作還家之夢。縱使作得還家之夢，心神不寧，猶聞主將號令，傳呼出塞之聲。總是道從軍之苦。

《**思君恩三首**》一　《唐詩解・五言絕句》鶯歌蝶舞，春將暮矣。于此望君不至，安有來幸時耶？《詩境淺說續編》：凡作宮闈詩者，每借物喻懷，詞多幽怨。此作僅言翠輦不來，質直言之，有初唐渾樸之格。殆以題爲《思君恩》，故但念舊恩，不言幽恨也。

又二　《刪訂唐詩解・五言絕句二》：只說奏樂，渾雅之甚。

《**少年行四首**》二　《詩境淺說續編》：首二句言家住五城，本關西將種，雕弓羽箭，整日隨身，爲拾取青紫之具。後言其身手勤能，暇輒縱馬平原，獨試其落雁射雕之技，但見箭拂寒雲，如漢代射聲校尉之冥冥聞聲必中。此少年之材武，較崔國輔咏少年，隻解章臺折柳者，迥不侔矣。

《**宮人斜**》（**斷句**）　《詩話總龜前集・留題門》引《雜誌》：令狐楚《宮人斜》詩云：「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又《白時詩序》云：「自刑部員外郎出，得累厲方鎮，攜挈隨逐。」又有《茨菰花》《芹花》詩，亦唐賢所罕詠者。

《**謝敕書賜臘日口脂等表**》　《升菴詩話・口脂》：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宣賜脂藥。【略】令狐楚表云：「雪散凝紅紫之名，香膏蘊蘭蕙之氣。合自金鼎，貯于雕奩。」【略】可補杜詩註之遺。

《**進異馬駒表**》　《四六法海》卷三：詩文中形容良馬不乏，若生馬駒，則未有如此篇之得情得景也。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舊唐書・令狐楚傳》：所撰《憲宗哀冊文》，辭情典鬱，爲文士所重。

傳記

《**舊唐書・令狐楚傳**》　令狐楚字殼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綿州昌明縣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楚與皇甫鎛、蕭俛同年登進士第。元和九年，鎛初以財賦得幸，薦俛、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皆居內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鎛作相，其月以楚爲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鎮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爲山陵使，仍撰哀冊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羣臣素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貶鎛，將殺之。會蕭俛作相，託中官救解，方貶崖州。物議以楚因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以蕭俛之故，無敢措言。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污事發，出爲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爲羨餘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月，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之

任。上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歸東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紳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即位，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略】大和二年九月，徵爲戶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爲天平縣。屬歲旱儉，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民胥悅。七年六月，入爲吏部尚書，仍檢校右僕射。故事，檢校高官者，便從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從二品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九年六月，轉太常卿。十月，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右僕射鄭覃與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爲宰相。楚以王涯、賈餗冤死，叙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乃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先是，鄭注上封置榷茶使額，鹽鐵使兼領之，楚奏罷之。【略】其年（開成元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冊贈司空，謚曰文。

《**新唐書・令狐楚傳**》（存目）

《**唐才子傳・令狐楚**》（存目）

紀事

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公名楚，字殼士，燉煌人。今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琅邪王拱識公於童丱，雅器重之。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銳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於并州。凡更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常博士，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喪聞。中月除刑部員外。時帝女下嫁，相禮闕官，公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答，上親臨帳幄簾內以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公爲首。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內制。武帳通奏，柏梁陪燕，嘉猷高韻，冠於一時。【略】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臺臣，獨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謩爲對，即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他日，相銜者因抉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冤之。嗟乎，天之於賦予也，甚嗇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略】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訏謨密勿，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

《**因話録・商部下**》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

《**雲谿友議・賈山讖**》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童眉目疏秀，進退不懾，惜其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青州尚書緒、丞相綯、綸也。）後以進士舉上第，乃彭陽令狐公之舉也。

《**唐摭言・爭解元**》 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寖去。唯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後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

又《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

《南部新書》乙 令狐楚久爲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僚。」

《舊唐書·元稹傳》 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叙曰【略】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

又《文苑傳下·李商隱》 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略】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

《册府元龜》卷五五〇 令狐楚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撰《元和辯謗略》，書成，帝嘉其該博，轉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又卷五五三 （元和）十二年七月丙辰，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等州觀察、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其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令狐楚所草也。度以是行兼招撫，請改其辭中「未翦其類」爲「未革其志」，又以韓弘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軸」，又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算」。憲宗皆從之，乃罷楚學士。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令狐楚《章奏集》二十卷。

又 令狐楚《梁苑文類》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元和辯謗略》十卷。（令狐楚、沈傳師、杜元穎撰。）

又《藝文志四》 令狐楚《漆奩集》一百三十卷。

又 《梁苑文類》三卷。《表奏集》十卷。（自稱《白雲孺子表奏集》。）

《遂初堂書目》 《令狐楚表奏集》。

又 《令狐楚歌詞》。

《郡齋讀書後志·令狐楚表奏十卷》 右唐令狐楚字殼士撰。楚相憲宗，爲文善於牋奏。自爲序云：「登科後，爲桂、幷四府從事，掌牋奏者十三年，始遷御史。綴其稿，得一百九十三篇。」自號白雲孺子。

《直齋書録解題·章奏類》 令狐公《表奏》十卷。唐宰相、華原令狐楚愍士撰。楚長于應用，嘗以授李商隱。

《宋史·藝文志七》 令狐楚《梁苑文類》三卷。

又 令狐楚《表奏集》十卷。又《歌詩》一卷。

又《藝文志八》 令狐楚《纂雜詩》一卷。

藝文

楊巨源《和令狐郎中》 題詩一代占清機，秉筆三年直紫微。自稟道情齠齔異，不同蘧玉學知非。

劉禹錫《令狐相公見示河中楊少尹贈答兼命繼之》 兩首新詩百字餘，朱弦玉磬韻難如。漢家丞相重徵後，梁苑仁風一變初。四面諸侯瞻節制，八方通貨溢河渠。自從卻穀爲元帥，大將歸來盡把書。

白居易《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吴中聊奉短章用申酬謝》 新詩傳詠忽紛紛，楚老吴娃耳徧聞。盡解呼爲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將軍。辭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謝朓篇章韓信鉞，一生雙得不如君。

又《令狐相公與夢得交情素深眷予分亦不淺一聞薨逝相顧泫然旋有使來得前月未歿之前數日書及詩寄贈夢得哀吟悲歎寄情于詩詩成示予感而繼和》 緘題重疊語殷勤，存沒交親自此分。前月使來猶理命，今朝詩到是遺文。銀鉤見晚書無報，玉樹埋深哭不聞。最感一行絕筆字，尚言千萬樂天君。（令狐與夢得手札後云：「見樂天君，爲伸千萬之誠也。」）

李商隱《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延陵留表墓，峴首送沈碑。敢伐不加點，猶當無愧辭。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待得生金後，川原亦

幾移。

又《奠相國令狐公文》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蟺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邪，禁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衰衣。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峨峨，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高蓬。嗚呼哀哉。

雜録

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嗣子左補闕綯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左諭德緒分司東都，負其笥來謁，泣曰：「先贈司空與丈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咽長號，予爲之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略】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尊重事也。其它各以類聚，著於篇。

顧陶《唐詩類選後序》 所不足於此者，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涼公逢吉【略】等十數公，詩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録。

《集古録跋尾》卷九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嘗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又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略】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皐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

《春明退朝録》卷上 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多無用。【略】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

李觀

論述

韓愈《答李秀才書》 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

又《李元賓墓銘》 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

李翺又《與陸傪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略】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己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

《詩人主客圖》 高古奧逸主孟雲卿。【略】升堂六人：李觀（詩闕）。

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何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略】唐興，猶襲隋故

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也，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

《**新唐書・李華傳**》 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

又《**李觀傳**》 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

石介《**贈張續禹功**》 李唐元和間，文人如蠭起。李翺與李觀，言雄破姦宄。

《**滄浪詩話・詩評**》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

方孝孺《**張彥輝文集序**》 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

《**詩藪外編・唐上**》 退之、李觀齊名，觀早卒，乃並子厚。

又《**唐下**》 李觀、歐陽，其詩間有存者，亦文之駢拇耳。

《**池北偶談**》**卷一六** 唐李觀《元賓文集》五卷，附詩四篇。始《郊天頌》，終《邠寧節度饗軍記》。凡雜文五十篇，諸碑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粗率叫呶，如醉人使酒罵座。蓋唐中葉已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干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讟隨之，浸以成習，觀諸書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予謂元賓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驥，未可以道里計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李元賓文編三卷外編二卷**》 觀與韓愈、歐陽詹爲同年，並以古人相砥礪，其後愈文雄視百世，而二人之集，寥寥僅存。論者以元賓蚤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獨擅其名。希聲之序，則謂「文以理爲本，而詞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詞，故詞勝於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詞。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詞。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及退之之質。」今觀其文，大抵琱琢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蛻、孫樵同爲一格，而鎔鍊之功或不及，則不幸蚤凋，未卒其業故也。然則當時之論，以較蛻、樵則可，以較於愈則不及，希聲之序爲有見，宜不以論者爲然也。顧當琱章繪句之時，方競以駢偶鬥工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愈相左右。雖所造不及愈，固非餘子所及。王士禎《池北偶談》，詆其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如醉人使酒罵座，抑之未免稍過矣。惟希聲之序，稱其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品題頗當。

又《**歐陽行周集**》 其集有大中六年李貽孫序，稱「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今觀詹之文，與李觀相上下，去愈甚遠。蓋此三人同年舉進士，皆出陸贄之門，並有名聲，其優劣未經論定，故貽孫之言如此。

《**讀書敏求記**》**卷四** 昌黎稱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一何張之甚歟？

《**茗柯文二編**》**卷下** 唐人爲文，唯韓愈氏爲是。其時若李元賓、樊紹述之流，於古人之文，未爲得規矩也，而韓氏之推之不啻其自許。

《**越縵堂讀書記・文學・李元賓集**》 元賓之文，昌黎以故交且早夭，因極稱之，本非定論。後人無識，遂謂其才足與昌黎並，陸希聲且謂其辭勝昌黎。今平心論之，元賓卒時年僅二十九，其文嶄然自異，不肯一語猶人，使假其年，正未可量。即其所傳諸篇，如《項籍碑銘》、《古受降城銘》、《弔監察御史韓弇文》、《弔涇州王將軍文》、《上宰相安邊書》、《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其文皆有奇氣。餘篇大率意淺語枝，囂而無實。又少年負氣，急於自見，所沾沾者，惟在科名，不止王阮亭所舉與奚員外、孟簡兩書，作使酒罵坐態也。《四庫提要》以與孫樵劉蛻並稱，蓋不及孫，差過于劉耳。

《**宿裴友書齋**》《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幽活澹永。

傳記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新唐書・文藝傳下・李觀**》（存目）

紀事

韓愈《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役者劉允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又《答李秀才書》 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

李翺《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 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略】李觀薦(孟)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

《唐國史補》卷下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爲士子所輕詆，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中則有劉長卿、袁成用分爲朋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至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猶以廣文生登第，自後乃羣奔於京兆矣。

《唐摭言・切磋》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強不高也。二事並良，苟事立，汝擇處高。」

又《知己》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

又《惜名》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已高乎古人也。)

又《賢僕夫》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債，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叙之，而不記姓名。

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集於漢上，惜其或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

《南部新書》丙 李元賓言：「文貴天成，強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詩話總龜前集・神仙門上》引《古今詩話》 岳陽樓有碑極大，乃李觀記呂仙翁筆跡。

《唐詩紀事・陸復禮》 貞元八年，宏詞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略】是歲復禮第一人，李觀、裴度次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觀集》三卷，陸希聲纂。

《崇文總目》卷五 《李觀文集》三卷。

《郡齋讀書志・李觀文編三卷外集二卷》 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爲序。【略】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安邊書》至《晁錯論》一十四首，爲後集二卷。頃年從父詹事公掌誥命，以四之日爲四日，不學者鬨然以爲非，觀集中亦嘗如此用，乃知本於此。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李元賓集》五卷，唐太子校書江東李觀元賓撰。觀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卒。愈爲之誌銘。使觀不死，可量也哉！陸希聲得其文二十篇，爲之序。慶曆中，章詧又得十四首於楚人趙昂，通爲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 《李觀集》五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李觀《文編》三卷、《外編》二卷。大順元年，陸希聲得元賓文於漢上，條次爲三卷，爲序以冠其首。天水趙昂，又輯遺文二卷爲《外編》。

《述古堂藏書目・文集》 《李元賓集》六卷(抄)。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李元賓文編三卷外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李觀撰。【略】是集前三卷爲大順元年給事中陸希聲所編，希聲自

爲之序。後爲外編二卷，題曰「蜀人趙昂編」。希聲後至宰相，昂則未詳其仕履。晁公武《讀書志》稱，昂所編凡十四篇，此本闕《帖經日上王侍御書》一篇，又時時有闕句闕字，蓋輾轉傳寫，脫佚久矣。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李元賓文集》七卷，唐李觀撰，舊寫本。

《平津館鑒藏記・補遺》 《李文賓文集》六卷、補遺一卷。題隴西李觀。前有大順元年陸希聲序，末附錄韓愈《北極贈李觀》詩一首、《李元賓墓誌》一首、《舊唐書・文藝傳》一首。《四庫全書》所收《李元賓文編》三卷、陸希聲序，外編二卷、題蜀人趙昂編，與晁氏《讀書志》同。此本分雜著三卷、書三卷、補遺一卷，共五十一篇，內闕五篇，未知爲何人所編。收藏有王鳴盛印白文方印，鳳喈朱白合文方印，通議大夫朱文方印，光錄卿之章白文方印。

秦恩復《李元賓文集跋》 世經兵燹，遺文零落，陸希聲得其文二十九篇，析爲三卷，序而傳之。宋慶曆中，章詧又得十四篇於蜀人趙昂，通爲五卷，並詩四首，《上王侍御書》《晁錯論》二篇舊闕，自宋以來著錄者僅此而已。嘉慶歲次乙亥膺校勘唐文之後，分得《李元賓集》，爰昂《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是正文字，於五卷之外，又得六篇及趙昂所闕二篇，合之爲卷凡六，共得文四十九篇，於是元賓之文裒然大備。余生古人後，猶能掇拾殘剩於千百年若存若亡之際，謂非斯文之厚幸歟。嘉慶歲次戊寅春二月十五日江都秦恩復識於享帚精舍。

盧文弨《李元賓文集跋》 書凡五卷。前三卷，二十有九篇，陸希聲之所序錄也，後二卷，十有四篇，趙昂之所增成也。篇第部居，無所改作，其末二篇俄空焉，當煩辱之也，其脫爛有由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李元賓文集》六卷，補遺一卷。此本不知何人所編，舊爲崑山葉九來藏書，每葉版心有「賜書樓」三字，葉有手跋云：「《李元賓集》，凡五十題，而闕其一。他如集中所載上有《上李令公放歌行》一篇，《趙員外詩》三十首，皆無可考。則其所不載而散佚者，蓋未涯也，尤多舛錯，不可妄爲改竄，姑襲抄之以須善本。」

《木犀軒藏書書錄・別集類》 《李元賓文集》五卷《補遺》一卷，唐李觀撰。校抄本。鳥程汪曰楨彙各家校本錄爲此本，從之過錄。

藝文

皇甫冉《舟中送李觀》（存目）

韓愈《北極贈李觀》（存目）

歐陽詹《覩亡友題詩處》 舊友親題壁上詩，傷看緣情不緣詞。門前猶是長安道，無復迴車下筆時。

孟郊《哭李觀》 志士不得老，多爲直氣傷。阮公終日哭，壽命固難長。顏子既殂謝，孔門無輝光。文星落奇曜，寶劍摧修鋩。常作金應石，忽爲宮別商。爲爾弔琴瑟，斷弦難再張。偏轂不可轉，隻翼不可翔。清塵無吹噓，委地難飛揚。此義古所重，此風今則亡。自聞喪元賓，一日八九狂。沉痛此丈夫，驚呼彼穹蒼。我有出俗韻，勞君疾惡腸。知音既已矣，微言誰能彰。旅葬無高墳，栽松不成行。哀歌動寒日，贈淚沾晨霜。神理本窅窅，今來更茫茫。何以蕩悲懷，萬事付一觴。

又《弔李元賓墳》（存目）

韓愈《答李秀才書》 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雜錄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三： 又唐人李觀作《杜傳補遺》，謂「公往耒陽，聶令不禮。一日過江上，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驚湍漂沒，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葬於此矣。』」夫子美卒於代宗時，玄宗之崩久矣。此皆誣妄可笑，不値攻駁者。

《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六》 兩李觀：一李勉將，有傳；一韓愈友，以文名，有集。又一李觀，乃刺血寫《金剛經》者，見《法苑珠林》。

溫造

《舊唐書・溫造傳》 溫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概，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略】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參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略】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略】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爲朗州刺史。【略】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略】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略】以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略】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略】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

《新唐書・藝文志三》 溫造《瞿童述》一卷。（大曆辰溪童子瞿柏庭升仙，造爲朗州刺史，追述其事。）

又《藝文志四》 《溫造集》八十卷。

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存目）

劉禹錫《美溫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存目）

白居易《題溫尚書舊莊》（存目）

石介《溫造御史》 一言膽落折藩臣，倔強何人敢持勳。闕下惟聞溫御史，蔡州自是李將軍。

《韻語陽秋》卷一一 烏重胤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中》引《隱居詩話》 李渤、石洪、溫造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

許堯佐

論述

《石季倫金谷故園》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言石氏昔日於此飲酒賦詩，遺文具在。而今已矣，淒涼之況見於故園，聆清風而猶思其昔年奏樂管弦絲竹之盛，覩衰草而猶念其當日行軒僕從輿馬之多。今則見其舞榭蒼苔掩蝕，行者無人矣。歌臺落葉繁多，掃者無人矣。但斷雲歸壑，則巖谷殘毀可知；流水咽新源，則流泉爲他人有。我觀曲沼之中，殘煙固已收斂，叢篁之內，宿鳥又復喧鳴。石氏則何在乎？惟餘有池上之月至今不改，猶似昔日對金樽時也，可慨也夫。趣悟齋曰：愚按此詩筆有餘妍，情含無限，固不可以小疵而掩

其醇。

紀事

權德輿《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 十年冬，予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閱對策，以第其等。將命於廷，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以郎吏、諫曹爲言。時相君爲吏部郎，崔爲右補闕，因相顧曰：「直言者方譏切，吾黨豈可捨諸？」予撫手賀之，以爲得雋。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典校滿歲，西遊岷峨，丞相彭城公雅聞其才，辟以從事。十三年冬，以府檄計事至於京師，獻歲迴車，釃酒祖道。以子之直而和、敏而文，策名於天府，叶志於元臣，摶迅飈，翔層雲，將賀不暇給，而別何爲愴？衆君子中飲皆賦，使鄙夫類之。

《舊唐書·南蠻傳》（元和）十一年五月，以龍蒙盛卒，廢朝三日。遣使來請冊立其君長。以少府少監李銑充冊立弔祭使，左贊善大夫許堯佐副之。

《新唐書·許康佐傳》 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唐詩紀事·許堯佐》 堯佐，貞元十六年與燉煌張宗本、滎陽鄭權皆佐征西府。後位諫議大夫，卒。

著録

《百川書志》卷五 許堯佐《柳氏傳》（一卷）、《任氏傳》（一卷）。

雜録

《太平廣記》卷四九六引《乾臏子》 貞元初，邢君牙爲隴右臨洮節度。進士劉師老、許堯佐往謁焉。二客方坐，一人儀形甚異，頭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賓司引報，直入見君牙，拱手于額曰：「進士張汾不敢拜。」君牙從戎多年，殊不以爲怪，乃揖汾坐，曾不顧堯佐、師老。汾坐，俄而有吏過按宴，設司欠失錢物，君牙閱歷簿書，有五十餘千散落，爲所由隱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處，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辭。」君牙謝曰：「某適有公事，略須決遣，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辭何也？」汾對曰：「汾在京之日，每聞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前，與設吏論牙三五十千錢，此漢爭中。」君牙甚怪，便放設吏，與汾相親。汾謂君牙曰：「某在京應舉，每年常用二千貫文，皆出往還，劒南韋二十三，徐州張十三，一日之內，客有數等，上至給舍，即須法味，中至補遺，即須煮鷄豚，或生或鱠。」既而指師老、堯佐云：「如舉子此公之徒，遠相訪，即膳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堯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辭而退，君牙各贈五縑。張汾灑掃內廳安置，留連月餘，贈百五縑。汾却至武功，堯佐方卧病在館，汾都不相揖。後二年及第，又不肯選，遂患腰腳疾。武元衡鎮西川，哀其龍鍾，奏充安撫巡官，仍攝廣都縣令。一年而殂。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三十六《唐陽翟縣令壁記》許堯佐撰，吳宗冉正書。元和十四年五月。

《寶刻叢編》卷一五江州引《諸道石刻録》 《唐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唐許堯佐撰，李行言分書，并篆額，貞元十二年八月建，武宗時廢，宣宗大中八年再立。

又引《復齋碑録》 《唐東林寺律大德粲公碑》，唐吉州司戶許堯佐撰，吳郡陸蔚之書，并篆額，元和八年端午建，武宗時廢，大中八年七月再立。

李程

論述

綜論

《賦話・新話三》 考唐人舉進士者，詩賦並習，往往不能兼工，初、盛唐無論矣。肅、代以降，帖括盛行，王舉之、李表臣之流，詩篇傳誦者絕少。大曆十子中，自錢仲文外，罕有見其賦者。可知雕蟲小技，亦自有專門名家也。

分論

《賦得竹箭有筠》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首二句破題。(三、四)二句照顧題源「禮」字。(五、六)二句清出「有筠」。(七、八、九、十)四句實詮「竹」字。末回顧喻人作結。

《華清宮望幸賦》 《賦話・新話三》：唐李程《華清宮望幸賦》云：「竹花雖吐，如含待鳳之誠，雲氣纔升，若睹從龍之狀。」【略】皆莊雅得應制體，而詞氣更清雋，不似後人一味顢頇。

《太常釋奠觀古樂賦》 《賦話・新話一》：李程《太常釋奠觀古樂賦》云：「朱絃徐泛，覺虞舜之風薰；玉戚載持，想周武之山立。」【略】取鎔經語，未嘗不錯采鏤金，何必以纖靡側詭之辭自矜巧密。

《金受礪賦》 《賦話・新話三》：唐李程《金受礪賦》，雙起雙收，通篇純以機致勝。骨節通靈，清氣如拭，在唐賦中又是一格。毛秋晴太史謂制義源于排律，此種亦是濫觴。分合承接，蹊徑分明，穎悟人即可作制義讀。又排句之下每用單句收束，亦是創格。

《破鏡飛上天賦》 《賦話・新話一》：唐李程《破鏡飛上天賦》云：「意迢遞而難明，半生象外；豈別離之可贈，餘在人間。」【略】羌無故實，妙得神理。劉彥和所謂隱秀者，此兩聯庶幾近之。

《日五色賦》 《能改齋漫錄》卷六：《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其後浩虛舟亦試此題。按田俅子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天間日五色，丕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漢《五行志》、晉《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歷代詩話・賦・試賦》：吳旦生曰：限字爲韻，自唐以律賦取士，已有此體【略】宋時試賦，最重破題警切，場屋間每於此定魁選【略】按唐時亦重破題，如李程試《日五色賦》，楊於陵詢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謂須作狀元。《賦話・新話二》：唐李程《日五色賦》起句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楊於陵深賞之【略】按篇中云：「非煙奉天圓象，蔚矣錦章；餘霞散于重輪，煥然綺麗。」又云：「泛草際而瑞露相鮮，動川上而榮光亂出。」句句精神，字字莊雅。勝人處尤在「故曰惟天爲大，吾君是則」一結【略】(浩)虛舟亦八韻，中作手起結數語，不逮李公遠甚，固應擅美一時。《復小齋賦話》卷上：《日五色賦》，唐人李程、湛賁、崔護三首。湛有句云：「馴翬對而阻色，儀鳳臨而委質。光浮石壁，謂媧皇之補天；影入詞林，疑江淹之夢筆。」又云：「祥光旁燭，偏宜連畛之瓜；瑞彩下臨，更並建社之土。」非無穎思，終覺小樣。又多用光、彩、燭、臨等襯貼字。李則云：「足使陽烏迷莫黑之容，白駒驚受彩之質。名翬矯翼，如威鳳兮鳴朝陽；時藿傾心，狀靈芝兮耀中圃。」何等裔皇典麗，固不獨以破題擅長也。唐史稱之爲警拔，信矣。余丙照《賦學指南論》：起筆尤不可忽，須全力鍊此數句，如起講之擒題。觀唐李程《日五色賦》「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只此二語，遂以冠場。

傳記

《舊唐書・李程傳》 李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鷫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爲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順宗即位，爲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三遷爲員外郎。元和中，出爲劍南西

川節度行軍司馬。十年，入爲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弘爲淮西都統，詔程銜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戶。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略】程辯給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曆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略】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爲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司謚曰繆。

《**新唐書・李程傳**》（存目）

紀事

李肇《翰林志》 北廳前堦有花塼道，冬中日及五塼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恆過八塼乃至，衆呼爲八塼學士。

《**因話録・宮部**》 德宗嘗暮秋獵於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士，獨不署名，具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北夢瑣言**》**卷七**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唐摭言・已落重收**》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鞦中得賦稿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腳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賞嘆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於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江鄰幾雜志**》 唐相李程子廓，從父過三亭渡，爲小石隱足痛，以呼父。程曰：「太華峰頂，□□□仙人手跡。黃河灘裏，爭知有隱人腳跟。」

《**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元年二月）車駕幸昆明池，賜仇士良紀功碑，詔右僕射李程爲其文。

又《李程傳》 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

《**新唐書・李程傳**》 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簡倪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程表狀》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李程集》一卷。

藝文

韓愈《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存目）

劉禹錫《鄂渚留別李二十一表臣大夫》（存目）

元稹《貽蜀五首・李中丞表臣》 却待文星上天去，少分光影照沉淪。

白居易《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 引櫂尋池岸，移尊就菊叢。何言濟川後，相訪釣船中。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雜録

《資暇集・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案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其誣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廓。）

《唐語林・補遺》 李司徒程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骰子，糺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謔鼓動似受慰之聲以弔客，「靴靴」答之，連聲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時，官園納苧頭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苧頭，司徒手拍頭云：「著他了也。」然後傳語：「此苧頭不必謝也。」

《嘉祐雜誌》 李程畫像在開元寺，因雨摧壞。吳沖卿云：「寺僧不好事，可惜。」今云：此有榻本，可令重畫，如此李程在裏。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王禹玉》引《蔡寬夫詩話》 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或曰：李程應舉時，嘗遇陰府吏於貢院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蒼黃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果得第。後爲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爲故事。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所當書者，乃登第人姓名也。

《說郛》弓三二引《善謔集》 元和中，大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女家索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有李程者，應聲答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

《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太尉李光顏碑》 右李光顏碑，李程撰文，甚簡略。蓋有裴度之誌詳之，則碑文可以從簡。古人作文，不相蹈襲，雖他人之文，亦必回避如此。據碑文與本傳，光顏未嘗帥橫海軍，而《宰相表》云：長慶四年，橫海節度使李光顏守司徒，亦誤。

《金石萃編》卷一一三《李光顏碑》跋 按此碑撰者李程，書者郭虔。兩《唐書》無郭虔傳【略】此碑李程結銜，以《舊唐書》傳考之，封彭原郡公在敬宗即位之初，其官河東節度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俱寶曆二年事，《唐書宰相表》在寶曆二年九月。惟吏部，《表》《傳》作兵部，爲不同。光顏以寶曆二年九月三日薨，明年二月廿二日葬，則李程之撰文正在薨後葬前，而碑立於開成五年，是葬後十五年也。

王建

論述

綜論

白居易《授王建祕書郎制》 太府丞與祕書，品秩同而祿廩一。今所轉移者，欲職得宜而才適用也。詩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流輩，亦不易得。帑藏之吏，非爾官也。而翺翔書府，吟咏秘閣，命改是職，不亦可乎？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王建集》 建長於樂府，與張籍相上下，【略】尤長宮詞。

《**滄浪詩話・詩體**》以人而論，則有王建體。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荆公選《唐百家詩》，於高適、岑參各取七十餘首，其次王建、皇甫冉各六十餘首。

又《**新集**》**卷三** 王建五言云：「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又云：「閉門留野鹿，分食養山雞。」又云：「妾愁貪酒甚，人怪考詩嚴。」又云：「野羹溪菜滑，山紙水苔香。」又云：「掃渠憂竹旱，澆地引蘭生。」又云：「送經還野寺，移酒入幽林。」六言云：「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日色赭袍相似，不著紅鸞扇遮。」《寒食行》云：「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隴年年無舊道，車徒散行入衰草。牧童驅牛下塚頭，畏有家人來灑掃。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拜。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還看隴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北邙行》云：「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阪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幕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多於松柏樹。山頭澗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迴，還起大宅與高臺。」《溫泉宮》云：「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內裏湯各別，每個白玉芙蓉開。朝元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溫泉泱泱出宮流，宮使年年修玉樓。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田家行》云：「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遼東行》云：「年年郡縣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墳。寧爲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射虎行》云：「自去射虎得虎歸，官差射虎得虎遲。獨行以死當虎命，兩人相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回，山下綠苗成道徑。遠立不敢污箭鏃，聞死還來分虎肉。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閒。」《贈王樞密》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自是姓同親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贈駙馬》云：「金埒減添栽樂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又七言云：「生金有氣還尋遠，仙藥成窠見即移。」又云：「薦書入後無消息，賣盡寒衣怯出城。」又云：「草堂未辦終須置，松樹難成亦且栽。」樂府至張籍、王建，道盡人意中事，惟半山尤賞好，有「看若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極艱辛」，此十四字，唐樂府斷案也。本朝惟張文潛能得其遺意。

《**對牀夜語**》**卷二** 古樂府當學王建，如《涼州行》《刺促詞》《古釵行》《精衛詞》《老婦歎鏡》《短歌行》《渡遼水》等篇，反覆致意，有古作者之風，一失於俗則俚矣。

《**唐才子傳・王建**》 工爲樂府歌行，格幽思遠。二公之體，同變時流。建性耽酒，放浪無拘。《宮詞》特妙前古。【略】建才贍，有作皆工。蓋嘗跋涉畏途，甘分窮苦。【略】又於征戍、遷謫、行旅、離別、幽居、官況之作，俱能感動神思，道人所不能道也。

《**詩源辯體**》**卷二七** 王建七言律，入錄者僅得四五，其他句多奇拗，遂爲大變，宋人之法多出於此。如「一向破除愁不盡，百方迴避老須來」，「迴殘疋帛歸天庫，分好旌旗入禁營」，「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曾向先生邊諫事，還應上帝處稱臣」，「檢案事多關市井，聽人言志在雲山」，「臘月近湯泉不凍，夏天臨渭屋清涼」，「秦隴州綠鸚鵡貴，王侯家爲牡丹貧」，「看宣賜處驚迴眼，著謝恩時便稱身。」（《和蔣學士新授章服》）等句，實爲宋人奇拗之祖，而劉後村爲多。但建全篇完妥者少，故未可入錄。

又 王建七言律，如「功證詩篇離景象，藥成官位屬神仙」，「奇險驅迴還寂寞，雲山經用始鮮明」，「沙灣漾水圖新粉，綠野荒阡暈色繒」，「點綠斜蒿新葉嫩，添紅石竹晚花鮮」，「無多白玉階前濕，積漸青松葉上乾」（《微雪》）等句，實爲怪惡。如「借倩學生排藥合，留連處士乞松栽」，「多愛貧窮人遠請，長修破落寺先成」，「鋪設暖房迎道士，支分閒院與醫人」，「健羨人家多力子，祈求道士有神符」，「顛狂遶樹猿離鎖，跳躑緣岡馬斷羈」（《寒食看花》）等句，又極村陋，實爲杜牧、皮、陸、唐末諸子先倡，沿至宋人，遂爲常調矣。

又 王建七言絕有《宮詞》百首，入錄者無幾。《苕溪叢話》云：「閱王建《宮詞》，佳者亦少，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耳，其間雜以他人之詞。」云云。胡元瑞亦云：「建『寥落古行宮』一首，語意妙絕，合建七言《宮詞》百首，不易此二十字也。」

《**唐詩鏡**》**卷四一** 王建字仲初。【略】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

又 王建七言穩，得情事，兼帶風味得佳。

《**龍性堂詩話續集**》 微之之所謂凡近者，即殷璠之所云俗體也。王建詩

往往在人口中，而樂天稱爲麗則，許渾詩極斐然，而放翁詆其鄙陋。能通於二公之論，此道思過半矣。

《**詩辯坻**》**卷三**　王建歌行，才思佻淺，便開《花間》一派，不待溫、李諸公也。廷禮《品彙》未嫻審格，故中晚多濫收之弊。

又　仲初佳篇，如《春詞》結句頗有古趣；《溫泉宮行》含吐有致，亦復情思杳靄。至《神樹》短歌，極惡道矣。

《**古今詞話・詞評卷上**》　花庵詞客曰：王建字仲初，潁州人，大曆進士。以《宮詞》百首著名，《三臺令》《轉應曲》，其餘技也。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纂輯類**》　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群牧吏所刪也。余觀新刊《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

《**說詩晬語**》**卷下**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指歸。唯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平之音，而忽入盧仝《月蝕》，斥王摩詰、韋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勿怖其盛名，珍爲善本。

《**戴酒園詩話又編・張籍王建**》　仲初妙于不含蓄，亦自有曉鐘殘角之韻。後人徒稱其《宮詞》百首，此如食熊啖股，何嘗得其美處？【略】司馬律不能佳，排律尤劣，故昔人謂其俗。方回亦以爲一體，列之爲式，陋矣。

《**古歡堂集雜著・論七言律詩**》　中唐劉夢得、王仲初，調響詞練，高華深穩。

《**一瓢詩話**》　王(幼)仲(初)長篇小律，俱有妙處，不可以宮詞、樂府拘定其聲價。

《**詩學纂聞・詩集**》　詩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四言十三篇，五言八十篇，其題皆曰《詠懷》【略】再如王建《宮詞》百有四篇，錄出別行。(宋王珪亦有《宮詞》，又合二王、花蕊夫人爲《三家宮詞》。和凝、宋白、張公庠、周彥質、王仲修有《五家宮詞》，合三家、五家又益以宣和御製及胡偉《十家宮詞》。)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王建傳**》　懷民按：世之稱仲初者，但知其七言古與《宮詞》耳，即張王並列，亦止於樂府，若五七律則概不相許，至謂司馬律不能工，或病其俗。噫嘻！世所謂不俗者，吾知之矣，錯采鏤金，矯飾補假，以要博大精深之譽。至與言苦心體物，刻發難顯，其實不能耐心一思也。顧惟縱其情不以禮防者爲俗耳。俗情入詩，直尋天妙，固是風雅之本。世惟錯認俗字，並雅亦失之。而所謂不俗者乃眞俗矣。按仲初律詩實與司業合調，第司業妙於清麗，司馬偏於質厚，不無微分。不似朱慶餘之句句追步。至其字清意遠，工於匠物，則殊塗同歸也，尊爲入室，良不誣矣。

《**石園詩話**》**卷二**　王仲初(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送人》云：「人生足着地，寧免四方游。」《行見月》云：「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中思家時。」歌行諸結句尤有餘蘊。《荊門行》云：「壯年留滯尚思家，況復白頭在天涯？」《田家行》云：「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當窗織》云：「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水運行》云：「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水夫謠》云：「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望夫石》云：「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短歌行》云：「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

《**養一齋詩話**》**卷九**　然建詩惟樂府可貴，《宮詞》已浮冗，律詩尤淺俚不入格。如《答寄芙蓉冠子》云：「雖經小人手，不稱老夫頭。」《新居》云：「自掃一間房，惟鋪獨卧牀。」《題禪院僧》云：「不剃頭多日，禪來白髮長。」《題金家竹溪》云：「山頭鹿下長驚犬，池面魚行不怕人。」《官舍》云：「眇身多病惟親藥，空院無錢不要關。」《贈田將軍》云：「大小獨當三百陣，縱橫祇用五千兵。」《送唐大夫》云：「旄節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贈索暹將軍》云：「渾身著箭瘢猶在，萬槊千刀總過來。」《贈王屋道士》云：「法成不怕刀槍利，髓實常欺石榻寒。」《贈王處士》云：「鼠來案上常偷水，鶴在牀前亦看棋。」其淺俚多類此。佳句如「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則溫飛卿詩；「斜月照牀新睡覺，西峰夜半鶴來聲」，則姚武功詩，誤入建集耳。自云：「鍊精詩句一頭霜。」吾未見其精也。然以樂府得與張文昌齊名，學詩者信以古體爲先務矣。

《**竹林答問**》　宋人不知詩者，無如王半山。《百家詩》選王仲初而斥右

丞、左司。

《**越縵堂讀書記・文學・王建詩**》閱王建詩一卷。仲初宮詞固佳，其他詩都有俗氣，樂府最名於代，雖稍有工者，亦多失之質直。七律格韻尤卑下，乃開晚唐五季庸劣一派，可謂惡詩。中唐以後人五律如姚祕監、王仲初等，皆極淺弱，稍於一二近景瑣事，刻畫取致，亦往往有工語。然道眼前景，每至取極俗極瑣小極無意味者，乃墮打油釘鉸惡道，仲初詩「小婢偸紅紙」等類是也。

《**三唐詩品**》**卷二**　其源出於漢代歌謠。能以俚語成章，而自然新妙。七言由茲推廣，自造新聲，宮詞妙絕時人，後來所祖。

分　論

《**古從軍**》《唐詩鏡》卷四一：「刀頭」句，最是慘人。

《**江南雜體二首**》《唐詩鏡》卷四一：二首似覺古淡。

《**留別舍弟**》《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至眞至閒，元氣到底。又評「出門念衣單，草木當窮秋」：只說草木，人意難堪，不必言矣。又評「況復干戈地，懦夫何所投」：語悲厚，似老杜。「豈非輕歲月，少小不勤修」譚元春評：自此以下，原所以出門離別之故，卻似責備、追咎，語別情更深。

《**送同學故人**》《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一段交情，覺同學少年多不賤。語欠厚。

《**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唐詩品彙》卷二一：劉（須溪）云：人之有此苦不能道。《唐風定》卷六：極憤懣而不寒酸。

《**溫門山**》《唐詩鏡》卷四一：平平實寫。

《**涼州行**》《唐風定》卷一一：此篇骨氣頓高，諷刺深婉。《唐音》卷三張震輯注：「洛陽家家學番樂」，是言涼州皆邊也。今中原亦用此曲，是學邊樂也。

《**促刺詞**》《唐音》卷三張震輯注：題意未詳。又《貨殖傳》：「因貧求富，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失業貧者之資也。今詳詩意，頗有相似，然未敢必，當再攷。

《**北邙行**》《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長處自然，不用口語，口語甚長。《唐詩鏡》卷四一：好寫作，絕有諷情。

《**溫泉宮行**》《唐風定》卷一一：顧云：此即是仲初眼目，否則流向俗去矣。邢昉評：悲悽婉曲，亦勝他篇。《唐詩鏡》卷四一：暗色微香，不似他詞俚氣。第音韻局促，是其本調。《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上》：周珽曰：前半叙溫泉宮全盛之日，臺池遊幸極有歡樂。後半悲玄宗遐昇之後，宮苑聲曲極其凄凉。以感慨之詞寓諷誡之意，賦故宮者甚多，無如此悲愴。

《**遼東行**》《唐詩鏡》卷四一：怨切。

《**塞上梅**》《升菴集》卷六〇：唐王建《塞上梅》詩云【略】按此詩，則塞上斧冰斫雪之地亦有梅花，可謂異矣。詳詩之旨，以爲漢使送昭君時所種，抑又異矣。而昔人詠梅花及賦昭君，未有引此者，特表出之。元老滇南楊文襄公一清《塞上》詩云：「酒店茶房梅樹，無梅無酒無茶，雲外行行白雁，風前陣陣黃沙。」則地名「梅樹」，蓋亦有因。而王建所賦，殆非虛也。

《**得古釵**》《唐詩鏡》卷四一：結二語失趣。

《**田家留客**》《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起得甚濃。又云：情至語盡，歌舞有不能。《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似直述田父口中語，不添一字。《唐風定》卷一一：較高常侍《田家》相去幾何？正變之風，於此瞭然。

《**精衛詞**》《唐詩鏡》卷四一：結語本色眞至，不煩外去。《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上》：周珽曰：造物缺陷無涯，而吾人之精力有限。欲運有限以補無涯，徒勞矣。蓋世知精衛者豈少哉！此結二句，暗用愚公移山，語意深細。顧華玉云：說到此，極妙。

《**望夫石**》《優古堂詩話》：陳無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略】豈無己、叔達偶忘建作耶？《唐詩解・七言古詩八》：臨江望夫，至化石而不反顧，望之專也。尙石未望情，對此風雨，必憂其夫，謝令夫還，想當語耳。《唐風定》卷一一：與君虞《野田》，同爲短歌之絕。《唐詩合解箋注》卷三：此篇用三字成句起，而以七字終之。短章促節，猶詩餘中之小令也。望夫臨江，江水悠悠，去而不返也。望者只是望，雖形銷骨化，身死爲石，而不回頭。至今見山頭片石，在風風

雨雨之中，不知幾多月日，情根尚在。倘得行人歸來，石應喜而欲語矣。余過姑孰，《題望夫石》絕句云：「一上青山立化身，黛螺猶似望行人。妾心已作江頭石，郎意還如水上蘋。」爲高涵明先生選刻，今並附此。

《烏樓曲》《古今詞話・詞話上卷・皇甫松竹枝之所祖》：《玉臺新詠》載《烏夜啼》，徐陵云【略】王建云【略】一首轉韻，平仄各叶，此商調曲也。皇甫松《竹枝》多祖之。《詩學全書》卷一：此擬宮怨。章華，楚宮名。此七言四句二韻，短古風。

《雉將雛》《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油然子母之愛，亦可悲也。

《白紵歌二首》《唐詩鏡》卷四一：「玉釵」句有風味。《詩辯坻》卷三：仲初《白紵》二首，冶思波屬，足儷仲師。喜其能不作戒荒及越兵沼吳等語，乃爲近古。一著此等，便落下格。他體也忌見正面，樂府尤難之耳。《載酒園詩話又編・元稹》：未讀微之《冬白紵》，覺王建首篇亦佳：【略】摹寫驕淫，疑爲窮盡。至元詩曰：【略】不徒敘述驕奢縱恣，其寫王狎昵處，眞有樊通德所云：「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意殆非經爲蕩子者不知。至寫羣臣諧媚，儼然江、孔口角，覺王詩傖父矣。

《短歌行》《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妙合人意，結語更妙。《唐詩鏡》卷四一：哀音苦調，語至迫切。《唐詩快》卷七：讀此使人不敢樂，又不敢不樂，顧何以爲行樂計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讀此辭，覺世人一生碌碌爲兒孫作馬牛者，眞痴絕也。「人初生，日初出。上山遲，下山疾。」古樂府神理。

《簇蠶辭》《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意亦他人同有，然此覺入情。

《渡遼水》《唐詩鏡》卷四一：深著處，是其所長。

《當窗織》《唐詩快》卷七：「刺繡紋不如倚市門」，自古言之矣。世事不平，往往如是，此歌豈獨爲貧女而嘆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本意薄之，然「羨」字失言矣。《說詩晬語》卷上：仲初《當窗織》云：「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人即無志節，何至羨青樓倡耶？

《失釵怨》《隨園詩話》卷一五：兩新人宅堂參拜，謂之「拜堂」。唐人王建《失釵怨》：「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

《贈離曲》《唐詩鏡》卷四一：末二語，絕好情事。

《宛轉詞》《古今詞話・詞辨上卷・字字雙》：《才鬼錄》曰：唐中涓宿宮妓館，見童子捧酒核導三人至，皆古衣冠。相謂曰：「崔常侍來何遲。」俄一人至，有離別意，共聯四句爲《字字雙》曲：「床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復閒。夜夜路遠山復山。」似非王麗眞一人詞也，《詞品》竟作王麗眞。諸選又以王建詞爲《字字雙》云：「宛宛轉轉勝上紗。紅紅綠綠苑中花。紛紛泊泊夜飛鴉。寂寂寞寞離人家。」意亦近似，而又見一集中爲《宛轉曲》，宜從之。

《田家行》《唐詩鏡》卷四一：王建古詞正直，此曲不厭村樸。《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守此語，便爲良農。

《行見月》《韻語陽秋》卷二〇：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饑所驅，豈能仰給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爲此也。

《獨漉歌》《唐詩鏡》卷四一：一語快然。

《寄遠曲》《唐風定》卷一一：文昌、仲初體製略同。仲初氣勝文昌，文昌雅馴勝仲初。《唐詩鏡》卷四一：「井底」一語古拙。

《春去曲》《唐詩歸・中唐三》「春已去，花亦不知春去處」譚元春評：微。「老夫不比少年兒，不中數與春別離」鍾惺評：「不中」二字，用俗語妙。《唐風定》卷一一：「花亦不知春去處」，纖極矣，竟陵卻愛之。評云：「微可發一哂。」仲初有太鄙俚處，短歌《田家》之類，不能濫以爲佳。《唐詩鏡》卷四一：起二語絕是辭家。

《鏡聽詞》《韻語陽秋》卷一七：凡物皆可占，非特蓍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邪？《大涅槃經》云：「不以瓜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唐詩歸・中唐三》：「重重摩挲嫁時鏡」鍾惺評：「嫁時」二字有意。「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又評：口齒情事在目。《唐風定》卷一一：刺心語，可傷。《唐詩快》卷七：兒女子瑣細之事，寫得如此幽婉靈活，自是化工之筆。《載酒園詩話・疑誤》：王建《鏡聽詞》，今皆作「卷帷上床喜定定，與郎裁衣失翻正」。按《唐詩正音》乃「不定」也。兩字相懸，豈止尋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摹寫兒女子聲口，可云惟肖。《詞品補》：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羽林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上》：周珽曰：叙述惡少放縱恣肆行徑，蓋有所指而作也。劉後村評此詩可與韋蘇州《逢楊開府》篇同看，可知當年托跡羽林，憑借寵靈橫行，可惡。《唐音》卷三張震輯注：劉後村《詩評》云：此詩可與蘇州《逢楊開府》詩同看。

《**射虎行**》《唐詩歸・中唐三》：「惜留猛虎着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閒」鍾惺評：寫出健兒情形。鍾惺總評：有激之言，字字痛切。似爲千古朝事、邊事寫一招狀。《唐詩鏡》卷四一：畏禍貪功，入人隱處。《唐風定》卷一一：直直說透，有諷刺而罕蘊藉。兩家伎倆，自是如此。舍此即無處着手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上》：周珽曰：冷刺熱喝，使人毛骨俱悚。

《**遠將歸**》《唐詩鏡》卷四一：兒女口中，語自喁喁，語自俚氣。

《**銅雀臺**》《唐詩鏡》卷四一：氣格稍挺。張王七古喑啞逼側，每到眞處，一如兒啼女哭所爲，故詩以清遠爲佳，不以苦刻爲貴。

《**送人遊塞**》《唐風定》卷一五：與文昌如出一手。《唐音》卷四張震輯注：眼前語，話得好。《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格法乃與司業毫髮不異。「初晴天墮絲」：興象化工。

《**塞上逢故人**》《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第五句最好。非邊上，則此句未爲奇也。紀昀評：此亦常語，何以云「奇」。又評：結得悠然不盡。《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何時得鄉信，每日算歸程。」對法全是司業。

《**南中**》《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與張籍相上下，中四句佳好。馮班評：張清而遠，王濃而近，王自不如張。陸貽典評：落句好。紀昀評：起句突兀無緒，三、四樸而確。《唐詩鏡》卷四一：景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獨有求珠客，年年入海行」，結法亦是司業。

《**汴路水驛**》《唐風定》卷一五：妙境動人思，得此眞足一生。

《**淮南使迴留別實侍御**》《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戀戀春恨結，綿綿淮草深。病身愁至夜，遠道畏逢陰。」情近而確，故成不刊。

《**汴路即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匠出繁盛。唐人匠物，無處不到。不必宜於冷僻，而不宜於喧熱也。

《**山居**》《瀛奎律髓》卷二三紀昀評：亦庸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閉門留野鹿」，留字不奇，閉門字妙。「分食養山雞」，養字不奇，分食字妙。

《**醉後憶山中故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因醉暫無事，在山難免愁。」此等卻高，難到。「門健且登樓」，門字妙。

《**送流人**》《瀛奎律髓》卷四三紀昀評：中四句太冗砌，七句太拙笨。《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氣體乃爾，沈雄。「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此等與水部並無差別。「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州。」聲情純是。

《**貧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如此家計，亦復清絕。「眼底貧家計，多時總莫嫌。」必有此見解。「蠹生騰藥紙，字暗換書籤。」看他說貧處止如此。

《**過趙居士擬置草堂處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猶嫌近前樹」，偏說嫌。「爲礙看南山」，偏說礙。雖愛，終來猶嫌爲礙，後人必以爲平頭矣。烏知其妙。

《**飯僧**》《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別屋炊香飯」，「別屋」二字先妙。「淨乎摘藤花」，極其珍貴。

《**答寄芙蓉冠子**》《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與司業詩參看。「雖經小兒手，不稱老夫頭。枕上眠常戴，風前醉恐柔。」字法。「明年有閨閣，此樣必難求。」妙寫俗情。

《**冬夜感懷**》《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沉著不讓少陵。「晚年恩愛少」，仲初七言有云：「再經婚娶尚單身」，想晚年遂鰥居也。

《**初到昭應呈同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自知身上拙，不稱世間忙。」言外自見偃蹇。

《**縣丞廳即事**》《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建爲昭應丞，故有《丞廳即事》之作。姚合集有是詩，題曰《書縣丞舊廳》，非也。合爲武功簿，而題趙縣丞舊居，於義不通。又第二句作「人家高下居」亦非是。今定爲王建詩。三、四新。查慎行評：三、四警聯。警聯不在多，可壓武功三十首。紀昀評：三、四境眞語鄙，五、六亦太質。末句慨丞雖卑秩，亦朝廷除授之命官，不應居此荒涼也。無名氏（甲）評：次聯名句。

《**閒居即事**》《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小婢」二句新，下一句「嬌兒弄白髯」，壓倒上句。馮班評：未見壓倒。紀昀評：若以此種爲新，便入魔趣。

馮班評：五六絕好，結句惡爛。紀昀評：五句纖瑣而俚鄙。《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嘗見米元章一帖橫跋云：「此詩凡三四寫，只有一兩字好。書亦難事，須知其難，乃有入處，看此結句，蓋可證矣。」「妻愁躭酒僻，人怪考詩嚴。」此句著眼當知此尋常淡語，都經嚴考來。「小婢偸紅紙，嬌兒弄白髯。」此等自不同樂天。

《林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舊綿衣不煖，新草屋多風。」匠物，其理亦盡。

《原上新居十三首》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荒藤生葉晚，老杏著花稀。」稍有此意，不可執泥。

又二《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一家榆柳新」，「一家」妙在二字。「人少愁聞病，莊孤幸得貧。」入情語，理亦確至。「耕牛長願飽，樵僕每憐勤。終日憂衣食，何由得此身。」莫教此等哄了。陶公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但自是寓而不留。學人胸中，斷著不得此等事。

又三《瀛奎律髓》卷二三紀昀評：詩情全是武功一派，語多粗野，不叶雅音。

又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陶體。「鷄鳴村舍遙，花發亦蕭條。」此等自具元化，最不易及。

又五《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姚合集亦有之。然建集十三詩中第五首格律一同，當是建詩。又「春來梨棗盡」，則「啼哭小兒饑」。合集乃云「秋來梨棗熟」，益知其非。馮舒評：小兒覓梨棗，覓而不得，則熟不妨哭。況說得不淒楚，有礙下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鄰富雞常去，莊貧客漸稀。」入情語，理亦確至。或曰：莊貧何以有富鄰？此高叟之見也。

又六《瀛奎律髓》卷二三查慎行評：此詩已見前，重出。紀昀評：重出。

又九《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新貧是喜聲」，五字絕入情，絕高。「家童使入城」，祇眼前語。「門前粉壁上，書著縣官名。」傲岸。

又一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身閒時卻困，兒病向來嬌。」入情語，理亦確至。「雞睡日陽暖，蜂狂花艷燒。」筆有造化。「艷燒」二字，如何聯，如何押？然必如此，乃能匠出花、匠出蜂之狂來。若俗手必曰「艷開」，曰「亂燒」矣。

又一三《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荆公《唐選》取此詩之二首，誤曰《原上新春》，予亦選入「春類」矣。今觀其集，乃是《原上新居》。十三首併選五首，不妨重也。紀昀評：明知其重出，而曰「不妨」，著書無如此體裁。又查慎行評：重見。何義門評：「石田」，集作「名田」爲是。董仲舒請限名田，以贍不是。注：「名田，占田也。」方與「無能及」三字相關，若作「石田」，亦不得云「賤貧」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野桑穿井出，荒竹過牆生。新識鄰里面，未諳村舍情。」天然情事，自妙。

《贈洪誓師》《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老僧眞古畫」，先匠一句。「願滿不持經」，偏說不持經，妙。

《寒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白衫眠古巷，紅索搭高枝。」田家寒食如畫。「斬新衣踏盡，還似去年時。」宛然入情。

《贈溪翁》《瀛奎律髓》卷二三馮班評：第三好，第四較卑。紀昀評：更淺鄙。

《貽小尼師》《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褻侮已甚。人家好兒女，何爲落於尼寺。馮舒評：愚評。馮班評：不及白公落句矣，解否？《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身輕禮拜穩，心慢記經遲。」匠小意妙。「喚起猶侵曉，催齋已過時。」二句總是小意。

《惜歡》《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當歡須且歡，過後買應難。」慨然起興。

《山中惜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尋覓風來處，驚張夜落時。」靜緣。

《題所賃宅牡丹花》《對牀夜語》卷三：韓偓《落花》詩：「總得苔遮猶慰音，便教泥污更傷心。」弱甚。王建亦有「且願風留著，唯愁日炙銷」，正堪與偓詩上下。

《隱者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與水部《隱者》《辟穀者》皆一例。

《昭應官舍》《唐詩鏡》卷四一：三、四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知道縣家閒」，妙。「朝客輕卑吏，從他不往還。」自見高致。

《送嚴大夫赴桂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水驛門旗出，山巒洞主參。」出、參二字，宛如親歷。

《**望行人**》《升菴詩話・望行人》：王建詩多俗，此詩却有初唐之風，當表出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與司業《思遠人》詩同工異曲，惜後四稍平。「自從江樹秋，日日望江樓。夢見離珠浦，書來在桂州。」恍惚迷離，寫出凝望深情。而珠浦、桂州，敷色琢對，雅鍊工妙，所以爲唐人之詩。「願同魚比目。」此句不佳。

《**塞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馬過舊營嘶」，慘。「夜來山下哭，應是送降奚。」寫邊事如見。

《**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所點兩聯甚佳。紀昀評：所點皆是小樣範，「色經」句尤拙，不但不佳也。馮舒評：全篇好。何義門評：七句反映到中丞。紀昀評：卑弱之甚。八句佳，九、十兩句俚。《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從一段辛勤，寫出幽性。

《**贈王樞密**》《瀛奎律髓》卷四六馮舒評：此作何關「俠少」？此詩有爲而作，人所共知，列之「俠少」，眞全不讀書者。馮班評：此是內官，非俠少也。原刻一字不通，不知虛谷何來此惡本？「同姓」，謂之當家人。宋人不知此語，往往妄改。虛谷不學，遇唐人古語不解，往往改卻，可笑。紀昀評：此乃王建忤王守澄，守澄以所作宮詞挾持之，建作此以自解。入「俠少類」誤甚。《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一，寫眞是親臣，二，寫早又二朝老臣。三、四着御衣，騎龍馬，言非直近幸而已，朝廷方且與之無嫌無疑，并心同體也。句中特下「賜」字「敎」字，見非狎恩弄寵矯駕君車之比也。此解寫王樞密蒙被天眷，無人不知事。（後解）此又寫人所未知事也。承密旨，是內之信之，更無第二人，奏邊機，是己之自信，亦更無第二人。外人不知，非不知其密旨邊機，直不知其長承獨奏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建與宦官王守澄善。酒中語及漢桓、靈任中官之禍。守澄憾之。欲以建所作《宮詞百首》上聞。曰：「禁掖事，汝何敢言？」建賦此詩以贈，乃脫其禍。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畫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寫山僧必寫其置酒，寫美人必寫其學道，寫秀才必寫其從獵，寫武臣必寫其讀書，調之翻盡本色，別出妙理也。一、二不寫書齋，且先寫其門，且又先寫其巷，妙在欲寫冷靜，偏寫蟬聲，此皆是其作《宮詞》之三昧，他人乃未易曉也。三、四不寫將軍，卻只寫其畫與其書，「重裝」，妙。「香熏」，妙。此非寫其畫與其書，便是將軍之天性人欲都寫出來。當時若寫看畫讀書，政復有分限耳。分明便是其《宮詞》一首。因思天生作《宮詞》人，雖欲不作《宮詞》，不可得也。（後解）五，「禮數」字并非將軍本色，乃今不惟將軍有，雖侍兒能有。六，「狂疏」字極是將軍本色，乃今野老不任將軍，將軍反任野老，眞是全然不似將軍也。七、八，因言除非以英雄人讀英雄書，此時傖父或露故態，而其恂恂粥粥轉更儒者如此。嗚呼，吾眞不能復相之也。

《**送從侄擬赴江陵少尹**》《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好閑官，是一時親故異口同聲相與失嘆之辭。三、四承寫，言閑官則貧，貧既實難，閑官則屈，屈又實難。看他寫貧之難，難於無事，難於無事而又日長，妙，妙。屈之難，難於有才，難於有才而又年少，妙，妙。（後解）沙頭買盞，渡口買盤，言一路惟有多治飲具，醉爲主策也。五、六、七，寫得怨之甚，八寫得惜之甚。

《**華清宮感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一解寫舊。起句只是「邊使急」之三個字，二、三、四三句只是「千官夜發六龍回」之七字耳。必又故加「塵到朝元」，寫邊使之急至於如此，必又故加「月照袞衣」「風吹蠟燭」，寫夜發之窘至於如此者，此非閑筆閑描，正復備列其狀，以爲後世炯鑒也。（後解）一解寫感。觸目荒涼，何事不痛，而必獨寫公主、貴妃者，在當時亦止目側于公主、貴妃，則今日亦止心悼於公主、貴妃也。末又故寫天樂來，疑是沐浴來，以歸重先皇，言事之至此，雖曰公主、貴妃之故，而豈公主、貴妃之故哉。

《**題金家竹溪**》《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此非寫病，乃是因病得歸，因歸得脫，於是極寫快活，以反形天仗。買斷無別主，妙。天仗下張王李趙，弓刀劍戟，彼爭我奪，朝得暮失，無此自在安穩也。散分與西鄰，妙。天仗下一顧不輕，片言莫借，日視枯魚，曾不沽酒，無此通融無礙也。言嚮使不因病告，即不得歸家，不得歸家，即不離天仗，況在少年血氣方剛，安知今日不成禍事，蓋深感一病之相救也。（後解）此又寫歸家既久，機事盡忘，鹿下魚行，了無驚怖。聞彼世上功臣，朝受王命，夕發內熱，幸而有成萬已餘喪者，眞有如春風之過聾耳也。《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魚行句原襲玄宗詩「魚沒多由怯岸人」句而反之，其雅俗固已大別，然畏與怯猶不遠。俗改作怕，則倍貧相矣。詩有一字而貴賤迥別者，善詩者知之。「水面魚行不畏人」，「畏」勿作「怕」。

《**題應聖觀**》《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空廊鳥啄花磚縫，內殿蟲緣

玉像塵。」寫荒涼景在目。

《**同于汝錫游降聖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降聖觀，爲老子現神而建，夫老子出關西去，既已不知所終，然則今日必謂其坐大羅天上，已自出言不雅，況又謂其從大羅天下，此豈薦紳所宜道哉。首句先襯秦時桃樹，妙，妙。桃稱短命之花，壽乃不及諸樹，今云秦時所種，即無辨其謬者。然則鹿又可騎，老子又騎鹿天上，不惟有老子，兼又有鹿，一時喧喧，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遂至上聞，遂至立廟，固其所也。三、四，「地少」、「天多」，又妙。雖寫此觀勝境，然而滿陂既皆秦樹，樹裏又逢上眞，則雖謂此觀此陂非復地上，直是天上，亦無不可，蓋甚之也。（後解）後言然而自開元至今日，曾幾何時，而泉則已荒，簡則已壞，砂則已暗，塔則已古，經則已殘，字則已訛，竟如斯矣。此亦非必自開元直至今日，而後荒者始荒，乃至訛者始訛是也。正就開元方當齋醮之日，而荒者暗已自荒，乃至訛者暗已自訛。何則？萬物無常，刻刻改換，我身不覺，彼自久然。不信，則試思皇帝初臨，行漏唱曉，皇帝還蹕，行漏仍唱曉，固必無之事也。然則必謂山陂騎鹿，眞是昔人，豈不過歟，豈不過歟。

《**題石甕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此詩雖曰寄題佛寺，而實懷念先皇，所謂觸事生悲，借壁彈淚者也。問：既是懷念先皇，云何卻題佛寺？答曰：只爲此寺實近夾城，夾城者，先皇由東內達南內所築之復道也。此寺與南內之相近也，泉則同脈也，鐘則同聞也。何故泉則同脈？當時王宮佛刹，分場定杙，實維同選此山也。何故鐘則同聞？當時王宮佛刹，取材球工，乃至同用一匠也。（後解）由是而先皇之幸寺中，乃爲常常之事矣。雖在今日俯仰之間盡成陳迹，然所經題煌煌御筆，無不總在。五、六先寫檐燈庭樹，以奉嚴畫扉，又寫黑紗紅葉，以暗配長鎖，一解四句詩，便是一片眼淚也。

《**從軍後寄山中友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一、二，看他從軍人，卻寫出如此十四字告訴知己，嗚呼哀矣。因他一、二先寫出如此十四字，便令人誦其三、四，不覺字字流出淚來。所謂我哭之尚恐不及，其又孰敢笑之。（後解）既已至此，又復何言！然生平之心，不敢沒也。因反託筆童、鶴，自明本色，末又自笑自哭，言童亦離身，鶴亦離身，卻反有弓箭不離於身，眞乃羞殺平生也。

《**歲晚自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自感也，而統舉世人發論者。昔嘗妄謂人人自老，而我獨不老，抑我尚不知有老，抑我尚不聞有人向我說老者也。無何，瞥眼之間，老顧奄然忽至，於是鬭地驚心，疾往排門遍問，則見人人果已皆老。因而大悟，人欲不老，誰不如我，今既一例都然，然則我無獨免也。故此一、二，正是眞正自感，正是大聰明人從大鶻突處看得出來，不是街頭乞兒勸世聲口也。三、四又推出一愁字者，言老爲死因，而愁實爲老因也。（後解）夫老爲死因，非細事也。而愁實爲老因，此不可以不加意也。於是願從今日，特謀所以無愁之法焉。久思置一草堂，今雖未辦，其必力疾置之也。久思栽幾松樹，今雖難成，其必力疾栽之也。何也？人本有心，心本求稱，心稱則不愁，不愁則不老，然則從今以後，但得一年，即皆於我草堂之中，松樹之下，恣心恣意，只學無愁。嗟乎，如是而不老，則眞勝算也。萬一終亦不免，而得如是而老，亦眞勝算也。至矣哉，此詩乎。「願從今日後」，願字非願再活三十年，乃願二十年，年年置草堂、栽松樹也，莫誤讀之。

《**寄舊山僧**》《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此因深入風塵，遍身衰病，途窮事蹙，忽地回心，自悟八百軍州鑌鐵，只鑄就得一錯，於是悔之無及，吐此四七二十八字，所謂一片快活中，只夾帶得些些一點，便至弄出後一解來。若使當初十成全學觀心，即又胡爲而至此也。讀書之與觀心，爲復是一是二？如何遽將後解無端歸咎讀書？只因其親口分作兩半，便早供出當初讀書，本是煩惱根本故也。（後解）獵人傷雁，釣戶活魚，猶尚不忍，而今自身反無救護，眞乃羨殺當年，怨殺當年也。

《**上張弘靖相公**》《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早歲天敎作霖雨，明時帝用補山龍」：故作狀語。

《**贈盧汀諫議**》《詩源辯體》卷二八：詩有景象，即風人之興比也。唐人意在景象之中，故景象可合不可離也。王建《贈盧汀詩》「功證詩篇離景象」，此實自謂，意以爲初盛唐不離景象，故其意不能盡發，今欲悉離景象，悉發眞意，故其詩卑鄙至是，此唐人錯悟受魔之始也。趙凡夫云：「文論得失，詩尚妍媸。」此則全不論妍媸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前解寫諫議密行。人生男女之事，少年或有不免，一知別有大事，未有不痛與隔絕者也。「不得在牀前」，妙，所謂幷斷因緣。「焚香獨自眠」，妙，所謂特自莊嚴。蓋不斷因緣，則終恐自犯，而不自莊嚴，又且恐犯我也。如是而有何功之不證，何藥之不成乎？云何功證？「詩篇離景象」是也。云何藥成？「官位屬神仙」

是也。夫景象之離與不離，與神仙之屬與不屬，此非我之所得測也。然一切因緣則既永斷，無量莊嚴則既久修，此固我之所眼見也。看他寫出嚴凈毗尼，亦只用《宮詞》一手，妙，妙。（後解）後解寫諫議奇跡。亦不必定於寺，定於觀，定於衝夜，然而或於寺，或於觀，或於衝夜，忽然見其封章直上，則時時有此奇絕之舉動矣。我先亦甚爲驚詫，近因見臺吏私說，而後始知天子就之學詩也。

《賀楊巨源博士拜虞部員外》《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看他才動手，筆下便自七曲八曲，如「合歸」，如「已多時」，如「得上」，如「亦未遲」，使人一時讀之，竟不知其是怨是賀，是慰是悲也。「開道路」句，承合歸已多時，寫意本未滿，「屬曹司」句，承得上亦未遲，寫命則已拜。總是言，直至今日，始以此官辱吾景山爲未快意也。（後解）上解與景山較量新除，此解與景山發放舊署也。諸生收書，來客看制，畫出博士員外升轉匆匆，而又於中間自插病夫丸藥以作一笑者，不爾，便令上文一段意氣，無法銷釋也。

《送司空神童》《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背寫五經，盡成部帙，而年方毀齒，才着衫衣，此自是寫神童必到之文。妙莫妙於偏寫其不廢趁蝶，宛然群兒，便使人分明看見神童更小，而神童更神，至於將欲寫其趁蝶，而預取杏壇拆開，插放花字，使讀者瞥然眼迷。此又其百首《宮詞》之祕法也。（後解）正寫不過被薦赴京耳，看他「鳳城」上陪出「秋堂」，陪出「古巷」，「獨」上陪出「先生」，陪出「學伴」，「薦表」上陪出「別」，陪出「歸」，「有光輝」上陪出「白髮」，陪出「烏衣」，乃眞出象反襯法也。神童詩中間偏下得白髮字，有此妙筆，雖再作《宮詞》百首，安得才盡。

《送吳諫議上饒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一解送吳諫議上饒州，卻如代吳諫議向饒州百姓前呈遞腳色手本。此皆是其百首《宮詞》千變萬化之異樣聰明，在先生只是輕輕弄筆便成，在他人乃更精思十日未得擬也。（後解）一解寫吳諫議到饒州後，又如與之畫作白描行樂圖。看他界畫如綫，翎毛花草，色色精到，如此筆墨，實是只推先生獨步也。

《贈閻少保》《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此可入「老人類」，亦可入「仙逸類」，蓋方士也。馮班評：非方士。紀昀評：此應入「老壽類」，不應入「仙逸類」。觀末二句，決非方士也。又評：格亦卑陋。「裏」字不妥。四句合掌。

《贈索遲將軍》《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老兵之常態也。無此輩何以衛國？不成一切都作吟詩而不事事者？紀昀評：忽論至此，與詩何涉？馮班評：末句無限。查慎行評：五句粗俗，不謂中唐乃有此。紀昀評：鄙俚粗惡，殆如市上所唱彈詞。作者、選者，皆不可解。

《贈崔杞駙馬》《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寫游俠駙馬易，寫寒士清貧亦易，今卻欲寫駙馬清貧，此當如何着筆耶？忽然隽管撩天，先與攀親叙眷，言此樓閣連宮乃是天子崔郎也者。然而金埒改爲藥欄，玉鞭賤酬書價，此則自是其天性使然，非他人所得而強也。如此便自上半脫出香粉氣，下半又不入酸餡氣矣。（「天子」二字，只作刷色用，妙，妙。此便從寡人女婿句法化來。）（後解）「弦管」加「家中」，「詩篇」加「分外」，字字寫絕駙馬。若在他人，即弦管安得家中，詩篇如何分外耶？末又言一月三十日，假使二十九日讀書，只有一日不得讀書，彼當猶以爲恨，然又必爲此一日作陪內宴者，極表正是當今愛婿，非其他駙馬之比，以見清貧之非落魄也。

《送宮人入道》《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前解寫舍俗之誠，後解寫初心之猛。菩薩六波羅蜜，必以佈施而爲第一。故大雄丈夫教人學道，先學舍施，能舍施者，是名健兒，不舍施者，雖學千劫，終非道也。舍施之法，從難舍起，必當揀其心所最愛不可舍者，而先舍之，如此三、四，則眞所謂能舍難舍者也。蓋美人心性最惜歌舞。歌有疊有遍，父子一拍不傳。舞有衣有裳，姊妹暫時不借。而今任意抄傳，盡情分表，則是一去永去，更不還來。觀一、二之盡廢梳掠，頭戴花冠，便是通身放倒，更無寸絲未斷者也。（後解）始得經字，猶燒內香，教中謂之輕毛菩薩，正即爲出九仞方覆一簣意也。而能發大願力，誓必成就，見王母，歸人世者，猶言不見王母，決不歸來。嗚呼，其勇猛也如此，然則後日從王母邊來，我眞欲旦暮俟之也。作《宮詞》人，不謂其胸中又有如此事。

《故梁國公主池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寫故主池亭，不十分作荒涼敗意之語，只輕輕下「門鎖」二字，便已無意不盡。「枕秦川」，妙。言欲看池館一路行來也。「南山一朵煙」，妙。言不意前看門鎖，因而轉身回看，反見南山也。「柰花」、「榆莢」微綴西子、沈郎，妙。言門前凄涼花木，色色皆爲公主舊物也。一解四句中，全寫池館門前一人彷徨嘆息。（後解）玳瑁，水中介蟲，故得與鴛鴦爲對。此五、六，正寫七之「寂寞」二字也。「空餘歌舞地」，言只有一片地在，其餘簫已無，鳳亦無，一切都無也。

《聞說》《瀛奎律髓》卷四六方回評：歎時世衰薄，不務本。長安富貴之

家，所知惟此，而不知生熟好惡也。馮舒評：亦不應入「俠少」。馮班評：首句不可解。紀昀評：亦淺亦俗。無名氏(乙)評：第四句可警憨頑。《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立題妙絕，不知其說何國也，不知其說何年也，不知其說何人也？非曰見之也，夫亦聞之而已，竊謂其不可也。夫聞之而尚竊謂其不可也，胡可又令之或見之也。一解寫爭奢鬥侈，無有底止，至於如此。（後解）二解寫心短事蹙，不可少延，又至如此。學狂人，「學」字妙。隱然指一始狂之人以爲痛戒也。

《自傷》《唐詩快》卷三：仲初嘗舉進士，官侍御史，爲司馬，而其言孤苦乃爾。詩能窮人，果不謬耶。

《和少府崔卿微雪早朝》《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曉猶殘」之爲言，從夜到曉，而終不得積也。「繞百官」之爲言，才得成花，而繞墀正拜也。「已傍」、「還穿」之爲言，雖無所積，而飛飛未止也。寫微雪至此，可稱天女散花手矣。（後解）前解殿角、袍襴，從上寫至下。此解階前、松上，從下寫至上。從上寫至下者，飛雪也。從下寫至上者，消雪也。以無多，故階前已先消也。以積漸，故松上猶未消也。末又寫朝廷正面結之。粉畫者，未消也。棱郭者，已消也。總是前解寫飛，後解寫消，前解寫百官，後解寫至尊。

《早春午門西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下」之爲言退也，散也。塵起者，朝散官退，人多馬多，故塵起也。「春風」之爲言光輝也。句法最好，向來只誤讀作「風起香塵滿御堤」耳。三、四不寫百官，卻寫馬，卻寫雞，妙，妙。黃帕蓋鞍，此馬之春風也。紅羅纏項，此雞之春風也。馬與雞尚有遭時得君之日，則亦下午門，行御堤，光輝遍身，顧盼自豪，其春風也如此。彼避立門西，閑看下朝者，獨奈之何哉？晏元獻欲改「呈馬過」「鬬雞回」，痴狗咬塊之才耳。（呈過馬，門回雞，言呈過之馬，門回之雞也。言馬與雞，則人見。言人，則馬與雞不見。故不寫人，但寫雞與馬也。晏元獻豈非失言。）（後解）館，御館也。渠，御渠也。此皆避立門西閑看下朝之人之熱眼也。言何獨御馬，何獨御雞，雖無情之一松一柳，而但託天家，即春風十倍。末因自比坊南弱草，獨自失時。嗚呼，又何言哉？「古城」字，妙。比不入時尚。「陰處」字，好，比不到人前。（此詩頭尾以「午門西」字應「敎坊南」字，以「滿御堤」字應「古城陰」字，以「春風」字應「冷凄凄」字。）高士奇《三體唐詩輯注》卷三何焯評：觀落句，仲初爲太常丞時所作。塵起，即指上百官。詩人所謂「維塵冥冥」也。其朝無人焉，而賢者獨擯壓不得志。下六句皆申此意。

《上陽宮》《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一，將寫宮中行樂，先寫宮中景物也，言外邊的的一片秋風秋日矣，今宮中之樂如此，定是未解秋來也。二，忽然又思宮中行樂，其事甚祕，外人在外，安得與聞？於是特地抽筆閑插七字，言人自在宮牆之外，看他洛水漫流。三、四實之，然所以又知此中情事者，只爲樓閣出雲，笑聲時度，簫管亮發，行路共聞，其實此外固曾不得而又知之。（次句之忽地抽筆閑插七字，最是唐人通身本事。如元微之《連昌宮辭》，亦忽地抽筆插「彼邊老人爲予泣，少年選進因曾入」十四字；又忽地再抽筆插「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十四字，皆其法也。）（後解）上言不曾秋，此又換筆，言是時其實已是一片秋風秋日也。「幔城入澗」「玉輦登山」，虛寫行樂。「橙花發」「桂葉稠」，實寫秋光。言入澗，登山雖不可知，橙花、桂葉固莫不睹也。因嘆九天仙界未勝於此，而筆墨之外，輕輕已安「王母」二字。嗚呼，其辭婉，其法嚴，眞稱詩史無愧矣。

《李處士故居》《昭昧詹言》卷一八：起句寫本居之景。三、四興在象外，悽然耐想。五、六平滯。收佳，又繞回說悽愴。又卷二〇：黃山谷《夏日夢伯兄寄江南》：【略】此等詩只是眞。清新古健，不膩不弱，不熟不俗，不與時人近。讀之久，自然超出尋常滑俗蹊徑。從王仲初《李處士故居》出。

《寄上韓愈侍郎》《養一齋詩話》卷九：王建《上昌黎》詩云：「重登太學領儒流，學浪詞鋒壓九州。不以雄名疏野賤，惟將直氣折公侯。」頗能得昌黎一生佳處。

《新嫁娘詞三首》《後村詩話前集》卷一：王建《新嫁娘》詩云：「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張文潛《寄衣曲》：「別來不見身長短，試比小郎衣更長。」二詩當以建爲勝。文潛詩與晉人參軍新婦之語，俱有病。《唐風定》卷二〇：絕句中有調高逼古，出六朝上者，此種是也。馬魯《南苑一知集・論詩》：詩有最平易者，如王建《新嫁娘》是也。未嘗使赤繩、朱絲、金閨、玉杵、引鳳、乘龍等語。前二句是新嫁娘舉動，後二句是新嫁娘意想。未執井臼，先觀內規；未奉盤匜，先舉事與。婦代姑，故不言翁。姑尊而小姑埒，故遣小姑嘗。小姑習見之所嗜而先去問她，孝順心腸和熙氣象不小，家亦不倨傲。和盤托出，豈非平易而有思致之詩？《詩辯坻》卷三：王建《新嫁娘詞》、施肩吾《幼女詞》，摹事太入情，便落卑格。《重訂唐詩別裁集》卷

一九：詩至眞處，一字不可移易。《唐詩摘抄》卷二：極細事，道出便妙，只是一眞。朱之荆補評：詞樸語莊，不作麗語，得酒食是議意。《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王建之《新嫁娘》，即其樂府。

《宮中三臺詞二首》《詞林紀事》卷一引黃昇云：仲初以《宮詞》百首著名，《三臺令》《轉應曲》，其餘技也。《古今詞話・詞辨上卷》：三臺舞曲，自漢有之，唐王建、劉禹錫、韋應物諸人，有宮中、上皇、江南、突厥之別。教坊亦載五七言體。【略】王建詞云：「魚藻池邊射鴨，芙蓉院裏看花。日色赭黃相似，不著紅鸞扇遮。」故一名《翠華引》。俞陛雲《唐詞選釋》：二詞皆臺閣體，其渾成處，想見盛唐詞格。

《朝天詞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圍爐詩話》卷一：王建爲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

又七　《唐詩快》卷一五：「不待天書自出山」，朝廷安得如此人乎。

《霓裳詞十首》一　《六一詩話》：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洲》《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者爾。《碧雞漫志》卷三：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聽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

又四　《詞徵》卷三：旋，事非預爲曰旋。王仲初詩「旋翻曲譜聲初起」。

《宮前早春》《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一作「破瓜」，非。唐置溫泉監，監丞種瓜蔬，隨時貢奉。瓜本夏熟者，二月而進，蓋譏明皇違時取物求口體奇巧之奉以悅婦人。【略】或問：「子說佳矣，奈二月非瓜時。」答曰：「惟驪山溫湯地暖，可以人力爲之。」按衛宏《古文奇字》曰：秦始皇密令人種瓜驪山硎谷中，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乃詔諸生往視，因坑之。然則溫湯方冬已瓜矣，何待二月。《詩辯坻》卷三：王建「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華亭李舒章詩「御水先成二月瓜」本此，亦練雅，不覺其是用唐世語。《詩境淺說續編》：詩詠華清宮之盛，皆從宮外寫之。唐京人口，有二百萬之多。詩言宮外之繁庶，但數酒樓，已有百家，其他可知。論風景，則宮前之柳，寺外之花，生翠嫣紅，與山光相映。論地氣，因山有溫泉，故暖氣四時蒸發，內廷之園圃，時方二月，已見進瓜。詩詠華清宮，而從側面寫出，升平熙皞之象，自可想見。

《春詞》《古今詞話・詞話上卷・江南春與阿那曲》：錢謙益曰：白樂天《江南春詞》【略】。王仲初《江南春詞》：「良人早知夜半起，櫻桃如珠露如水。下堂把火送郎歸，移枕重眠曉窗裏。」未曾見有律作詞者。兩首畢竟是詞而非詩，《阿那曲》本此。

《曉望華清宮》　納蘭性德《綠水亭雜識四》：古人詠史，敘事無意，史也，非詩矣。唐人實勝古人，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號長生。」「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諸有意而不落議論，故佳。若落議論，史評也，非詩矣。宋以後多患此病。

《唐昌觀玉蕊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山谷上》引《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蕊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蕊花，王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韻語陽秋》卷一六：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聚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駿嘗有詩云：「百葩天下多，瓊花天上稀。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群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蕊。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蕊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覺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是也。《升菴詩話・瓊花》：揚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詠《玉樹後宮花》曲中云「瓊樹朝朝新」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略】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目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傅會其說。又目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傅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託言也。滇雲處處有之，村姑

采插盈路，仙女一何多也。

《江陵使至汝州》《詩境淺說續編》：詩言行役江陵，迨東返汝州，已閱三月之久。遙見暮山橫黛，商人指點，知已到汝州。凡遊子遠歸，未見家園，先見天際鄉山一抹，若迎客有情，爲之色喜，宜文昌之欣然入詠也。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周敬曰：妙景中含，解者幾人？《唐詩摘抄》卷四：通首平仄相叶，無一字參差，實爲七言絕句之正調。凡音律諧，便使人誦之有一唱三歎之意，今作者何可但言體制，而不講聲調也。《唐詩合解箋注》卷六：「中庭地白樹棲鴉」：地白，月光也。中庭月白，夜已深矣，故林鴉皆已棲宿。「冷露無聲濕桂花」：秋露已冷，夜深則落，雖無花，而桂花已沾濕矣。「今夜月明人盡望」：眼前對景，肚裏尋思，遂不免望月而嘆曰：今夜之月明如晝，如此豈非盡人所望乎？而悲歡不一也。「不知秋思在誰家」：望月之家，有知秋思可悲者，有不知秋思可悲者，是同此月也，照三千世界之悲歡，究不知秋思落在那一家也。然其言不知秋思之人，乃即深於秋思者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不說明己之感秋，故妙。《詩學全書》卷一：見露而動秋思，恐感秋者無如我也。上首（耿湋《秋日》）言「秋日」，此首言「秋月」，所謂正入正出。《唐詩合選詳解》卷四：地白，月光也。月明，則鴉驚。今既棲樹，則夜深矣，是以見露之沾花。此時望月者衆，感秋者誰？恐無如我耳。《詩境淺說續編》：自來對月詠懷者不知凡幾，佳句亦多。作者知之，故着想高踞題顛，言今夜清光，千門共見，《月子歌》所謂「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秋思之多，究在誰家庭院？詩意涵蓋一切，且以「不知」二字作問語，筆致尤見空靈。前二句不言月，而地白疑霜，桂枝濕露，宛然月夜之景，亦經意之筆。

《宮中調笑詞四首》一《詞徵》卷一：王仲初「昭陽路斷」，小星安命也。《白雨齋詞話》卷五：王仲初《調笑令》云：「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結語淒怨，勝似《宮詞》百首。俞陛雲《唐詞選釋》：四詞節短韻長，獨彈古調，以團扇、胡蝶、羅袖、楊柳爲起筆，《詩經》之比體也。意隨調轉，如「絃管，絃管」句，音節亦流動生姿，倘使紅牙按拍，應怨入落花矣。

《宮詞一百首》《六一詩話》：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王建》：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

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一年一夢歸人世，絳樓猶封繫臂紗。」又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幷杜牧之作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暗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及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予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卻無之，或者之言誤也。《賓退錄》卷一：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兎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樓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中校花蕊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眞。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又卷八：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殽。余既辨其八矣，尚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六詔蠻。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原是吾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于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卻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金裙。」「蜂鬚蟬翅薄鬆

鬆，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彈棋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繞宮廊。」《詩人玉屑・王建・舊跋》：「《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仿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耳。」《升菴詩話・王建宮詞》：王建《宮詞》一百首，至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淚盡羅巾夢不成」，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忽然聲」，花蕊夫人詩也。「寶帳平明金殿開」，王少伯詩也。「日晚長秋簾外報」，又「日映西陵松栢枝」二首，乃樂府《銅雀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及「閒吹玉殿昭華管」二首，杜牧之詩也。余在滇南，見一古本，七首特全，今錄於左：「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卻回龍武軍前過，當殿教看卧鴨兒。」（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左多善歌，右多工舞。外有水泊，俗號『月陂』，形如偃月也。」又云：「妓女入宜春苑，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言常在駕前也。其家在教坊，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新恩乞巧樓。」「春來嬾困不梳頭，嬾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階花下立，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棋玉指兩參差，階局臨虛鬥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繞宮廊。」《唐音癸籤・談叢五》：說者謂王建作《宮詞》，爲王守澄所持，獻詩末句有「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句，守澄懼而止。今觀詩全篇並叙樞密內庭恩寵祕密事，故以是結之，益致豔詫意，言非自向人說，人那得知耳。此豈挾制語哉？唐時詩人於宮禁事皆儘說無忌，楊阿環、孟才人尚入篇詠，建詞有何嫌，必制人以自全也？毛晉《三家宮詞跋》：余閱王建《宮詞》，輒雜他人詩句，如：「奉帚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少伯《長信秋詞》之一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此皆劉夢得《魏宮詞》也。「淚盡羅衣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此白樂天《後宮詞》之一也。「新鷹初效雁初肥，白王君王在內稀。薄暮午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此皆張文昌《宮詞》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杜牧之《秋夕作》也。「閒吹玉殿昭華琯，醉打梨園縹蒂花。千年一夢歸人世，絳樓猶封繫臂紗。」此又杜牧之《出宮人》之一也。意南渡後逸其眞作，好事者摭拾以補之。今余歷參古本，百篇具在，他作一一刪去。《唐詩鏡》卷四一：王建《宮詞》，俱以情事見奇。《圍爐詩話》卷一：優柔敦厚，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詩教也。唐人之詞微而婉。王建《宮詞》云：「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神堯以老聃爲始祖，尊爲玄元皇帝。「太平天子」，謂諸帝朝老聃也。禮，天子不乘奇車。「五色雲車」用漢武帝甲乙曰青、丙丁曰赤等事，刺天子乘奇車非禮也。【略】《宮詞》又有曰：「龍烟日暖紫曈曈，宣政門當玉仗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意刺君臣隔閡，辭則尊崇殿陛。又曰：「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刺服妖也，必是武宗王才人事。又曰：「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旁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前無事不多書。」辭則慶幸昇平，意則譏刺蒙蔽，皆措詞之可法者也。《拜經樓詩話》卷三：宮詞始著於唐王仲初，繼之者不一而足，如三家、五家、十家之刻，昔人論之詳矣。宋岳倦翁有《宮詞》百首，曰《棠湖詩稿》，世頗罕傳，亦未載於《玉楮集》。其自叙略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當有以寓諷諫而美音容。若王建世託近倖，花蕊身處宮闈，言多涉於褻俚。」《石洲詩話》卷二：歐陽《詩話》云：「王建《宮詞》，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唐詩紀事》乃謂建爲渭南尉，贈內官王樞密云云以解之。然其詩實多祕記，非當家告語所能悉也。其詞之妙，則自在委曲深摯處，別有頓挫，如僅以就事直寫觀之，淺矣。《養一齋詩話》卷一：《唐人萬首絕句》，其原本不爲不富，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簡出，如【略】王建《宮詞》百首，雅正而有餘地者甚希，選至廿四首，猶嫌其濫。然建之《宮詞》，意境不高，尚非苟作。《問花樓詩話》卷一：唐人好爲宮詞，王建《宮詞》多至百首，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取唐詩七絕句補之。余次第考之：「淚盡羅巾」，花蕊夫人詩；「寶帳平明」，王少伯詩；「日晚長

秋」，樂府《銅雀臺》詩，「銀燭秋光」，杜牧之詩。余家藏舊本，七首特全，先廣文擬重付梓，力未遑也。

又三　《唐詩快》卷九：此何等氣象耶。

又七　《詩境淺說續編》：詩紀唐代試士之典。金鑾載筆，玉座垂衣，極一時之盛。當日分曹角藝，人各一牀，至尊親手掄才，敕賜茶湯，由宮人捧遞，想見恩遇之隆。殿廷考試，沿及千年。瞻顧玉堂，今如天上矣。

又一一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王建》引《藝苑雌黃》：王建《宮辭》云：【略】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于仗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彩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或取絳幡而已。」

又一七　《能改齋漫錄》卷六：按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事淺而慧。《唐詩快》卷一五：「太平萬歲字當中」，亦自有趣。《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典制類》：王建《宮詞》：「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今外國傳其制。鄭麟趾《高麗史》：教坊女弟子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也。《古今詞話・詞品下卷・用字》：卍字，本佛經胸前吉祥相也。又髮右旋而成此形。王建詞「太平卍字舞當中」，馮延巳詞「卍字迴欄旋着月」，李珣詞「猺女鬅鬆卍字螺」。

又二一　《唐詩歸・中唐三》：寫出女郎解事承應光景。

又二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王建》引《復齋漫錄》：後周制，令宮人庭拜爲男子拜，故建云【略】。《唐詩歸・中唐三》：爽而媚。

又二五　《唐詩鏡》卷四一：三句還好着色。

又二七　《升菴集》卷五四：擡起，俗語也。古亦有之。王建《宮詞》：「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雙雙擡起隱金裙。」

又二九　《蔡寬夫詩話・六么》：唐起樂皆以絲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細抹之語，蓋沿襲弗悟耳。《綠腰》本名《錄要》，後訛爲此名，今又謂之《六么》。然《六么》自白樂天時，已若此云，不知何義也。《碧雞漫志》卷三：《六么》一名《綠腰》，一名《世樂》，一名《錄要》。【略】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么作腰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

又三二　《唐詩快》卷一五：寫得撥刺生動。

又三九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近人長短句多脫換前人詩【略】《宮詞》云：「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然王建詩云：「聞有美人新進入，六宮未見一時愁。」《唐詩快》卷一五：「聞有美人新進入，六宮未見一時愁。」不得不愁。

又四四　《能改齋漫錄》卷五：劉貢父詩話載花蕊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呼喚打魚人。」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即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唯第一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唐詩快》卷一五：宛轉嬌怯，如見其態，亦如聞其聲。《詩筏》：漁隱曰：【略】花蕊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余謂花蕊盜王建語，然不及王建遠甚，惟「隔花喚」三字，頗能領全首生動耳。王建「御廚不食索時新」七字，寫女子性情嬌癡厭飫之狀如見。若云「進食簇時新」則直而無味矣。下二句情景事三者俱媚，「白日卧多」，便爲「苦春」二字傳神，「隔簾喚醫」，撒癡妙極，非果病也。女子性情，絕非女子能道，每被文人信手描出。漁隱何足以知此哉。

又四七　《野客叢書・王建宮詞》：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繞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巾、紅帕子。

又五一　《唐詩快》卷一五：「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自寬自解，亦是無可奈何。《詩境淺說續編》：詩言舊衣愛著，不作新妝，見宮人之儉約也。後二句言，羅裙自解，忽逢吉兆，豈君王有非時之召見耶？裙帶解，爲相傳古語，主喜慶之兆。不獨玉臺體之莫是藁砧歸，卜夫婿還鄉也。

又五四　《詩筏》：（鍾）伯敬云：「王建《宮詞》，非宮怨也。惟『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一首，頗有怨意。」余謂怨之深者必渾，無論宮詞宮怨，俱以深渾爲妙，且宮詞亦何妨帶怨。如王建云：「私縫黃帔拾釵梳，欲得金仙觀內居。近被君王知識字，收來案上檢文書。」此非宮詞中宮怨乎？然急讀不覺其怨，惟詠諷數過，方從言外得之。此眞深於怨者，不獨「樹頭樹底」一首也。

又五五　《能改齋漫錄》卷六：《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

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腊【略】王建《宮詞》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漓漓。浴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又五八 《升菴集》卷五八：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于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略】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又五九 《唐詩快》卷一五：煞是鮮明濃熱。

又六〇 《六一詩話》：王建《宮詞》【略】「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于蛺蝶。」乃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升菴詩話・滕王》：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榻得滕王蛺蝶圖」，皆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王閣，則是元嬰耳。《唐詩鏡》卷四一：三句推得格軟。

又六三 《詞徵》卷三：麼，語餘聲也。王仲初詩：「衆中遺卻金馭子，拾得從他要贖麼。」

又六九 《唐詩快》卷一五：「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閒無。」偏有此閒點綴。

又七四 《容齋隨筆・玉蕊杜鵑》：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略】王建《宮詞》云【略】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南村輟耕錄》卷一一：今之人入宅與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又七九 《唐詩摘抄》卷四：此譏人主好土木之工，舊者閑而不御，更欲起新者也。言外又爲棄舊人、用新人之喻。

又八一 《升菴集》卷六八：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

又八九 《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此章皆隋宮事。隋用齊制，季冬晦選樂人二百四十人爲儺，赤幘鞲衣赤布褲，以逐惡鬼於禁中。【略】春秋冬皆儺。冬八隊，春秋四隊。

又九〇 《詩林廣記》卷二引《陳輔之詩話》：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謂其意味深婉而悠長也。《優古堂詩話》：《陳輔之詩話》記荆公喜王建《宮詞》【略】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郭亞卿曰：「劉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唐詩絕句注解》卷三謝枋得評：說到落花，氣象便蕭索。獨有此詩「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從落花說歸「結子」，便有生意。此四句解者不一，多是就宮嬪顏色上說，可以意會。前二句喻其花落色衰也。《唐詩歸・中唐三》鍾惺評：王建《宮詞》非宮怨也。此首微有怨意，然亦深。《唐詩鏡》卷四一：遣怨之詞，落意太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周敬曰：比而興也，用情用調，不拘拘掩襲宮詞舊套子。周珽曰：意新奇，詞清脆，前無古人。《唐詩摘抄》卷四：語兼比興，宮人必有先幸而後棄者，故用比體隱其事。《三體唐詩》卷二高士奇輯注：比而興也。殘紅，色衰也。東西分飛，君與己相背也。結子，有寵有成也。五更風，君心之飄忽也。詩意謂使我不貪結子而入宮，則安有今日之愁？不可恨君也。色衰寵去矣，然唯自咎其初心，不以怨君，厚之至也。荆公甚愛此詩。《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竹枝》始於劉夢得，《宮詞》始於王仲初，後人仿爲之者，總無能掩出其上也。「樹頭樹底覓殘紅」，於百篇中宕開一首，尤非淺人所解。

又九一 《齊東野語》卷一〇：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略】「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唐詩摘抄》卷四：此譏天子好神仙也，具其文而意自見【略】莊雅渾淪，可廢唐人早朝七律。二十八字中，所用虛字無幾，多是渾成句法，亦詩中稀有。《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按(王)建《宮詞》百篇，有情者，有事者，有怨者，有刺者，指不一也。而或者概以情怨說《宮詞》，誤矣。何焯評：此諷溺神仙而崇淫祀，失之目前，求之怳惚也。《答萬季埜詩問》一六：周伯弼以王建「五色雲中駕六龍」後二首卻哀惜當之。此所不同者，極其褒美，無哀惜之義，即似譏刺，然與平生交情不合故也。

又九二 《唐詩鏡》卷四一：前二語格晚。

又九八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彈棋之戲，始見《西京雜記》，《後漢・梁冀傳》注稍詳之，似近投壺，而其製不傳，今人詩多以弈棋當之，可發一笑。王建《宮詞》云：【略】讀之亦不能通曉也。

傳記

《唐才子傳・王建》 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丁澤榜第二人及第，釋褐授渭南尉。調昭應縣丞。諸司歷薦，遷太府寺丞、秘書丞、侍御史。大和中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不離身。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初，游韓吏部門牆，爲忘年之友。與張籍契厚，唱答尤多。【略】建性耽酒，放浪無拘。宮詞特妙前古。建初與樞密使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守澄以弟呼之。談間故多知禁掖事，作《宮詞》百篇。後因過燕飲，以相譏謔，守澄深銜之，忽曰：「吾弟所作《宮詞》，內庭深邃，何由知之？明當奏上。」建作詩以謝，末句云：「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得外人知？」守澄恐累己，事遂寢。建才贍，有作皆工。蓋嘗跋涉畏途，甘分窮苦。其自傷詩云：「衰門海內幾多人，滿眼公卿總不親。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圖書亦爲頻移盡，兄弟還因數散貧。獨自在家常似客，黃昏哭向野田春。」【略】集十卷，今傳於世。

紀事

《雲溪友議・瑯琊忤》 王建校書爲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時謂長孫翱、朱慶餘各有一篇，苟爲當矣。長孫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君詞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元公德秀明經制策入仕。（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政有能名。顏眞卿爲碑文，號曰元魯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爲男子榮進，莫若茲矣。乃出自河南之詠也。渭南先與內官王樞密，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後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多遭黨錮之罪，而起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元公親承聖旨，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何其靜愼乎？二君相將遽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敎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郡齋讀書志・王建詩十卷》 大曆十年進士。爲昭應縣丞、太府寺丞。大和中陝州司馬。尤長宮詞。

《唐詩紀事・王建》 建，大曆進士，爲昭應丞、太府寺丞，終於司馬。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王建集》 建長於樂府，與張籍相上下，大曆十年進士也。歷官昭應縣丞，大和中爲陝州司馬。尤長宮詞。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建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王建詩》二卷。

《郡齋讀書志・王建詩十卷》（存目）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王建集》十卷，唐陝州司馬王建仲初撰。

又 《王建宮詞》一卷。即集中第十卷錄出別行。

《讀書敏求記》卷四 《王建詩集》十卷。建與樞密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偶因過飲相譏，守澄憾，欲借宮詞奏劾之。建作詩以解，結句云：「不是當家親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當家」，猶今人言「一家」也。此集作「姓同」，其爲後人改竄無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王司馬集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唐王建撰。【略】據《文獻通考》建集十卷。此本爲國朝胡介祉所校刊，凡古體二卷、近體六卷，蓋後人所合併。前有介祉序，謂虞山毛氏曾有刊本行世，校對亦未盡善。至《宮詞》自宋南渡後逸去其七，好事者妄爲補之。如「淚盡羅巾」，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花蕊夫人詩也。「寶帳平明」，王少伯詩也。「日晚長秋」與「日映西陵」，樂府《銅爵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與「閒吹玉殿昭華管」，皆杜牧之詩也。獨楊升菴集中別載七首，云「得之古本，今錄於後」云云。介祉所論，蓋本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其攷證皆精確。惟楊愼之言多不足據。《石鼓文》尚能僞造，何有於王建《宮詞》？介祉遽從而增入，未免輕信之

失。至於《傷近而不見》，乃《玉臺新詠》舊題，此本訛爲《傷近者不見》；《江南三臺》名見《樂府詩集》及《才調集》，此本訛爲《江南臺》，亦未免小有所失。不能全譏毛本，但取以相較，猶爲此善於彼耳。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三家宮詞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毛晉編。【略】三家者，一爲唐王建，一爲蜀花蕊夫人，一爲宋王珪，各七言絕句一百首。建詩集，別著錄。其宮詞百首，舊刻雜入王昌齡《長信秋詞》一首，劉禹錫《魏宮詞》二首，白居易《後宮詞》一首，張籍《宮詞》二首，杜牧《秋夕作》一首，《出宮人》一首，晉並考舊本釐正。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卷下 《王建詩集》八卷（明刻毛校本）。此毛子晉手校本《王建詩集》八卷，與余舊藏吳匏庵家鈔本正同。吳本亦藏自汲古閣。而毛所校時合時不合。子晉之依宋刻校正，未知所據何本。此刻相傳爲明代川中刻。毛刻既劣，印本復糊塗，幸得子晉手校，加以題跋，且幾經名家收藏。其所知者，南京解元六如居士，爲吾吳唐伯虎圖章；玉峰徐炯即傳是樓後人，曾住我郡齊門內花谿。竹垞《播芳文粹》云：丙戌三月，留徐學使章仲花谿別業，觀宋槧本，即其人也。其餘戎郎私印中文蔣癡米□頭陀，皆未詳其人。古番馣馥，珍重異常。書之以前賢手澤而足重者此爾。嘉慶癸未六月四日，收於郡廟，前五柳居所收《王建詩集》，以編年計之，此爲第三本。前兩本，一爲影宋綿紙本，有「毛仲辛氏」一印。一爲叢書堂鈔紅格竹紙本，有「汲古閣」一印，并有子晉校字。三書同出一源，而久分復合，是一奇也。并記，蕘翁。此刻爲明監察御史河中劉成德編校本。唐人詩集如此刻者頗鮮。頃游海禺，於坊中遍索古書。僅見一元刻校宋本郭茂倩樂府，中有毛子晉校，擬購之，而議價未果，心甚怏怏。後於故家獲書數種，內有明刻唐人張籍詩，亦劉所梓。其版刻之古拙近是，每葉每行字數亦同。唯張詩有直格，與此殊耳。因憶此集卷端弁言，有「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尤相友善」語。當是劉公屬意兩家之詩，故並梓之也。昔并梓而今並儲之，誠爲快事。首記於此，蕘翁。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王建集》十卷。宋刻本，唐王建撰。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目錄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巷口陳解元宅刊行」一行。目錄首葉有「宋本」朱文腰圓印、「汪士鍾曾讀」朱文長方印，首葉有「湘雲館」朱文方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 《王司馬集》八卷，唐王建撰。康熙中胡介祉校刊本。席刊本十卷，汲古閣刊本八卷。〔續錄〕宋刊本。繆藝風有殘宋本，以舊鈔配全，十行十八字，蓋書棚本也，甚佳。胡刻八卷，甚精美，板心下有「谷園」二字。

繆荃孫《馮氏鈔本王建詩集跋》 宋陳解元書棚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荃孫昔年得之滬市，中止存舊刻三十餘葉，餘皆影抄也。頃京估以常熟馮己蒼抄本見眎，行款與宋本同，黑格後有「馮氏鈔本」四字，卷五卷十後有己蒼手跋，又有朱書「馮氏不借本」五字。校勘圈點，細密愼重，固馮氏之家法。【略】與宋本對校，二卷增十首、四卷增十五首、五卷增六首、六卷增四首、九卷增三十八首，共增七十三首。己蒼跋云：「抄自柳大中手書本，不知何處得來。」二卷跋云：「以下十首，宋版無，依別本補入。」五卷跋云：「馬戴詩舊本無，柳誤添。」是己蒼曾見宋本，而大中所增之七十三首，有誤收他人之作。後之重刻是書者，宜仍以宋本爲主，而此七十三首別爲補遺於後，不可混入，以存其眞。宣統紀元芒種日荃孫跋於對雨樓。又：現行毛斧季本、胡介祉本，皆八卷。《墨莊漫錄》云：建集七卷，印行本一卷，今宋本十卷，不知視七卷本何如。《敏求記》十卷，想亦宋本。

《藏園群書題記三集・校明鈔本王建宮詞跋》 此《王建宮詞》百首，爲毛氏綠君亭刊本，余既據朱竹垞翻宋本校正一過，編次既有參差，詞句復多違異，咸悉志之卷中矣。嗣又以家藏明萬曆甲午吳氏雲栖館《三家宮詞》本覆勘之，訂正文字視宋本不盡符合，而其中與花蕊、王珪兩家羼雜尤多，知所據與宋刻非出一源，頗難爲之刊正。頃承趙君斐雲以明人寫本一冊相贈，因更取以對勘，次第與各本咸不同，而其中異字較之宋本轉爲佳勝，雖寥寥數葉，而珍奇祕異逾於十朋良友之惠，當什襲以儲之。原本棉紙，藍格，半葉九行十八字，版心有「江村別墅」四字。末紙幅殘破，字跡間有蠹損，審其天一閣遺物。卷末數番載《小游仙詩》四十六首，未審爲何人所作，竢考之。

又《十家宮詞跋》 《三家宮詞》三卷，爲唐王建、蜀花蕊夫人、宋王珪所作；《五家宮詞》五卷，爲晉和凝、宋宋白、張公庠、周彥質、王仲修所作，咸人爲一卷，詩各百首，見於《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通考》因之。清初上元倪太史闇公得宋刊《十家宮詞》，蓋於八家之外又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集句》一卷也。朱竹垞見而錄副，以授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循齋，鋟木於潞河。嗣胡氏旋京師，仍以刊板歸之竹垞，卷首有康熙二十八年竹垞自序。至乾隆初年，史開基得其版於外舅家，又補其殘蝕以行世，即此本是也。考張宗橚《漁

洋詩話》，言倪刻宋本《十家詞》世不多覯，蒿菴先生曾贈余一冊，凡四卷。是乾隆時張氏所得已非全帙。此帙鈐有「鮑氏知不足齋藏書」、「天都鮑氏困學齋圖籍」、「袁簡齋書畫印」各印，書衣有勞季言題字一行云：「道光乙巳五月購於知不足齋，丹鉛精舍主人記。」《宣和宮詞》後勞氏手寫綠君亭本十首，又補錄涤飲跋五行。《王建宮詞》後錄楊升菴所補七首，綠君亭本三首。知前輩考訂精勤，護持珍重，皆視爲罕祕之笈矣。

又《影宋本十家宮詞跋》　余舊藏《十家宮詞》，爲康熙時朱竹垞所刊，據原跋言，曾據上元倪闇公所得宋時雕本錄副而刊行之。今倪氏宋本既渺不可尋，即朱氏覆雕亦稀如星鳳矣。庚午初夏，秋浦周君叔弢得宋書棚本於廠肆，僅存宣和御製及張公庠、王仲修、周彥質四家。余曾假以對勘朱本，訂正五十餘字，別爲題識以歸之。叔弢復用新法影寫以傳世，讀者固已家有其書。蘊山田君見而愛之，深恐其流播之未廣也，爰取影本以覆諸木。其宋文安等六家，則依余所藏朱本橅摹，以足十家之數。惟《王建宮詞》內標舉各則及卷尾增入諸首咸爲勞巽卿親筆校錄，朱氏原本所無也。蘊山校刻既竣，屬爲題識數語，因記其厓略如此，俾來者得以考見焉。時在甲戌四月初吉，藏園居士傅增湘書。

又《宋書棚本四家宮詞跋》　考《十家宮詞》共十二卷，內王建、花蕊夫人、王珪各一卷，爲《三家宮詞》，和凝、宋白、張公庠、周彥質、王仲脩各一卷，爲《五家宮詞》，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集句》一卷，合爲十家。朱竹垞曾據上元倪闇公所得宋時雕本錄副而刊行之。後其版爲史開基得之，又補其殘缺以傳之，即今通行本是也。

又《明雲栖館本三體宮詞跋》　此明刊《三體宮詞》，昔年得之南中者，卷末有「萬曆甲午晉陵吳氏雲栖館梓」小字兩行，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唐《王建宮詞》一百首，蜀《花蕊夫人宮詞》一百首，宋《王岐公宮詞》九十九首。每卷前皆有傳記，下接本書。《花蕊夫人》前爲王安國、吳革題語。遍考各家書目皆不載此本，意刊成後流布未廣也。篋中適藏有汲古閣初印單行本，爰取以對勘，則三家之中互爲羼雜，如王建詞中雜入王珪十一首，雜入花蕊二十一首，而「奉帚平明金殿開」、「日晚長秋簾外報」、「日映西陵松柏枝」、「淚盡羅巾夢不成」、「黃金捍撥紫檀槽」、「閑吹玉殿昭華管」六首，毛氏所考爲劉夢得、白樂天諸人詩所誤入而刊削者，此本仍載之。花蕊夫人詞中雜入王珪四十六首，雜入王建十三首，而其中「後宮宮女無多少」一首爲毛本所無。王珪詞中雜入王建二十五首，雜入花蕊夫人三十八首，而「悲翠盤龍裝繡領」一首毛本亦無之。夫三家之詞宋人即言其混淆已久，傳鈔雕布各有其源，吳氏所刊必係據一相傳之舊本，究之孰爲是非，要難論定，姑各記於卷，以俟後人之參訂焉。惟毛本誤字甚多，賴此本糾正者王建百首中至二百餘字，餘可推知。余別有康熙胡氏刊《十家宮詞》本，乃朱竹垞得倪闇公藏宋刊據以翻鐫者，取以覆勘，其改訂毛本訛繆之字，吳本與之相同殆十居八九，以此知吳氏根據必爲古本，故其佳勝與宋本相合。後之得吾書者善爲保之，勿徒以罕覯爲足珍也。癸酉三月初八日，藏園記。

又《明萬玉山居本三體宮詞跋》　《三體宮詞》者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合刊爲一帙者也。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卷尾有「萬曆甲午晉陵吳氏雲栖館梓」二行，字體秀整。余喜其爲家刻善本，以廉值得之。暇時乃取汲古閣刻校讀，異字乃極夥，殊出意外。適張菊生前輩議印《四部叢刊續編》，來函索此書，假以付印，因郵致之。前日忽於文祿堂書坊又覯一帙，板式行格與雲栖館本相同，筆法雕工亦復酷似，惟楮墨精麗乃大勝此本，且卷末有「武陵季子梓於萬玉山居」二行，不意戔戔小詞同時乃有兩刻，而余又幸先後並得寓目，亦足異矣。顧以兩本對勘，則文字又小有歧異，如王建詞「每遍舞頭分兩向」，萬玉本作「舞過」；「紅耳霜毛趁草眠」，萬玉本作「赴草」；似皆以雲栖本爲勝。乃知兩本雖出同時，然萬玉本實先授梓，吳氏以其本覆諸木，其字之舛誤者又重加訂正，故板刻雖遜其佳麗，而校勘乃特爲精審，是余本雖屬晚出，要當以敝帚自珍耳。

《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一》　《王建詩集》十卷。（唐王建撰，存卷一、四、五，計三卷，餘鈔配。）宋臨安府陳解元宅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此書余嘗校過，甚佳。繆氏藝風堂藏。

又　《宮中詞》一百首（唐王建撰）。明寫本，綿紙藍格，板心有「江村別墅」四字。按：此書疑爲天一閣佚出之書，趙君斐雲所貽。

藝　文

楊巨源《寄昭應王丞》　武皇金輅輾香塵，每歲朝元及此辰。光動泉心初

浴日，氣蒸山腹總成春。謳歌已入雲韶曲，詞賦方歸侍從臣。瑞靄朝朝猶望幸，天敎赤縣有詩人。

韓愈《**玩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祕書至**》（存目）

劉禹錫《**送王司馬之陝州**》 暫輟清齋出太常，空攜詩卷赴甘棠。府公既有朝中舊，司馬應容酒後狂。案牘來時唯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兩京大道多遊客，每遇詞人戰一場。

張籍《**酬祕書王丞見寄**》 相看頭白來城闕，卻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偏出格，常參官裏每同班。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人亦說山。芸閣水曹雖最冷，與君長喜得身閒。

又《**贈王祕書**》 早在山東聲價遠，曾將順策佐嫖姚。賦來詩句無閒語，老去官班未在朝。身屈祇聞詞客說，家貧多見野僧招。獨從書閣歸時晚，春水渠邊看柳條。

又《**逢王建有贈**》 年狀皆齊初有髭，鵲山漳水每追隨。使君座下朝聽易，處士庭中夜會詩。新作句成相借問，閒求義盡共尋思。經今三十餘年事，卻說還同昨日時。

又《**贈王建**》 白君去後交遊少，東野亡來篋笥貧。賴有白頭王建在，眼前猶見詠詩人。

白居易《**寄王秘書**》 霜菊花萎日，風梧葉碎時。怪來秋思苦，緣詠秘書詩。

又《**送陝州王司馬建赴任**》（建，善詩者。）陝州司馬去何如，養靜資貧兩有餘。公事閒忙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祇攜美酒爲行伴，唯作新詩趁下車。自有鐵牛無咏者，料君投刃必應虛。

姚合《**贈王建司馬**》 久向空門隱，交親亦不知。文高輕古意，官冷似前資。老覺僧齋健，貧還酒債遲。仙方小字寫，行坐把相隨。

朱慶餘《**題寄王秘書**》（存目）

雍陶《**酬秘書王丞見寄**》（存目）

賈島《**答王建秘書**》 人皆聞蟋蟀，我獨恨蹉跎。白髮無心鑷，青山去意多。信來漳浦岸，期負洞庭波。時掃高槐影，朝迴或恐過。

雜錄

《**太平廣記**》**卷六七引**《**少玄本傳**》 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盧）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

《**蔡寬夫詩話**·**霓裳曲**》 《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與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爲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爲《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沉着。赤白桃花取花名。」《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爲證也。鄭嵎《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遠所進作腔，此則與樂天之說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與此數人同時，何從復得異說也。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倣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爲題，此自一曲也。

《**寒廳詩話**》**四三** 麻城劉百年（淑頤）善積唐，贈商邱宋西陂先生云：「曾入甘泉侍武皇（李郢），暫隨紅旆佐藩方（韋莊）。長承密旨歸家少（王建），出使星軺滿路光（錢起）。」

林希逸《**學記**》 詩有六義，後世不傳者，興也。然太白、王建《獨漉歌》，王建、李益《促促詞》《促促曲》，韓退之《水中蒲》，首句皆爲興體，何論者前此未及之？李益云：「促促何促促，黃河九回曲。嫁與棹船郎，空床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敎妾貌長如玉。」王建云：「促促復刺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將歸，白頭猶着父母衣。【略】」王建云：「獨獨漉漉，鼠食貓肉，烏日中，鶴露宿，黃河水直人心曲。」據《史記·田敬仲傳》云：「松耶柏耶？信建共者客耶？」蓋其國人以齊王建信客之言，致爲秦所滅，而遷建於其地。「松耶柏耶」，以韻起語，興也。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三**·**題識類**》 朱檢討（彝尊）竹垞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粲）雁園家宋刻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和凝、宋宣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

彥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

《**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劉禹錫之平韻《江南春》云：「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略】按劉禹錫爲答王仲初之作，仲初與樂天俱賦仄韻，而茲以平韻正之。

《**隨園詩話**》**卷一五**　今人動稱「勾欄」爲教坊。《甘澤謠》辨云：「漢有顧成廟，設勾欄以扶老人。非教坊也。」教坊之稱，始于明皇，因女伎不可隸太常，故別立教坊。王建《宮詞》、李長吉《館娃歌》，俱用「勾欄」爲宮禁華飾。自義山《倡家》詩有「簾輕幕重金勾欄」之詞，而「勾欄」遂混入妓家。

《**詞徵**》**卷一**　唐開元時，有《霓裳羽衣舞》，並《霓裳羽衣曲》。曲則西涼節度使楊敬述所造，玄宗從而潤色之。故王仲初《霓裳詞》，白太傅《霓裳歌》，皆筆於篇，以紀其事。

張籍

論述

綜論

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又《舉薦張籍狀・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刻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

元稹《授張籍秘書郎制》　勅：《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藏中祕書，百代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

又《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文教興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爲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胄，今又覆名揣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已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爲宜。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勝邪？與之寵名者，可以獎夫不汲汲於時者。

姚合《贈張籍太祝》　絕妙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飛動應由格，功夫過卻奇。麟臺添集卷，樂府換歌詞。李白應先拜，劉禎必自疑。貧須君子救，病合國家醫。野客開山借，鄰僧與米炊。甘貧辭聘幣，依選受官資。多見愁連曉，稀聞債盡時。聖朝文物盛，太祝獨低眉。

張爲《詩人主客圖序》　以李益爲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蘇郁。入室：劉畋、僧清塞、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

張洎《張司業集序》　公爲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故白太傅讀公集曰：「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又姚祕監嘗讀公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詞。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其爲當時文士推服也如此。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歌調，天下宗匠謂之元和體。又長於今體律詩。貞元以前，作者間出，大抵互相祖尚，拘於常態。迨公一變，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矣。

又《項斯詩集序》　吳中張水部爲律格詩，尤工於匠物，字清意遠，不涉舊體，天下莫能窺其奧。唯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蕃、陳標、章孝標、倪勝、司空圖等，咸及門焉。

王安石《題張司業集》　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王直方詩話・王荆公題張文昌詩》 荆公嘗作一絕題《張文昌詩後》云：「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文昌生平所得，荆公兩句言盡。

《中山詩話》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飾。

《宣和書譜》卷九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以進士登科，官至國子司業。善書翰，行草爲最。性狷直不容物。是時韓愈以文衡輕重天下士，而籍爲愈客，且薦於朝。自爾名播人口，一時賢士爭與之遊。其作詩善樂府句法，出諸客右。觀夫字畫凜然，其典雅斡旋處，當自與文章相表裏，不必以書專得名也。且後世欲見韓門弟子之風采者，當於此求其髣髴。

《石林詩話》卷下 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略】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歲寒堂詩話》卷上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籍律詩雖有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唐詩紀事・張籍》 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喜，七言詩則質多文少，人才各自有宜，不可強文飾也。

又 籍詩善叙事。

《碧溪詩話》卷七 張籍《贈令狐》云：「久爲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賃舍居。」未足爲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師求斷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竹坡詩話》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爲第一。

《韻語陽秋》卷二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末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途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闈更咏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于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只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于樂府，則稍超矣。姚祕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太傅嘗稱之曰：「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

《郡齋讀書志・張籍詩集五卷》 籍性狷急，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元和中，與白樂天、孟東野相酬唱，天下宗之，謂之「元和體」云。

《能改齋漫録》卷一六 殿中侍御史劉公次莊【略】而作樂府《塵土黃》，並譯箋，凡三章，其序曰：【略】張籍則平易優游，足有雅思，而氣骨差弱。世異才殊，體隨之變，亦其勢也。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張籍體。

楊士奇《書張文昌詩》 其詩與元、白諸人號元和體。文昌尤長於樂府。

《唐才子傳・張籍》 公於樂府古風，與王司馬自成機軸，絕世獨立。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至元和中，暨元、白歌詩，爲海內宗匠，謂之「元和體」，病格稍振，無愧洪河砥柱也。

劉成德《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籍性狷直率，博聞好古，議論勝人，其排佛老，嘗言不能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垂世。觀其昌黎代作李浙東一言，議論風生，期大之意甚深。謂其善爲樂府，使人憑几而聽之，未必不若絲竹管絃敲金擊石也。【略】余幷其詩而觀之，其樂府詩，景眞情眞，有風人之意，而五言近體，又皆勁健清雅，脫落塵想，俱從胸臆中出。然後知昌黎之詩豐而腴，柳州之詩峭而勁，司業之詩新而奇，李翺之詩悲而壯，卒皆可傳。

又《唐張司業詩集跋》 余嘗觀唐史，稱司業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白太傅讀其集，賦詩曰：「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而姚祕監又贈詩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其爲當時所推服者如此。迨後若張文懿公，最重籍作。荆公絕句云：「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其爲異代所稱仰也又如此。

《升菴集》卷六〇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于下。

徐獻忠《唐詩品》 水部長於樂府古辭，能以冷語發其含意，一唱三歎，使人不忍釋手。張舍人序其能繼李、杜之美，予謂李、杜渾雄過之，而水部淒

婉最勝，雖多出瘦語，而俊拔獨擅，貞元以後，一人而已。【略】其近律專事平淨，固亦樂天之流也。

《**唐詩歸・中唐六**》　鍾惺云：張文昌妙情秀質，而別有溫夷之氣，思緒清密，讀之無深苦之迹。在中唐最爲蘊藉。譚元春云：司業詩，少陵所謂「冰雪淨聰明」足以當之。

文徵明《上守谿先生書》　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精於文者，然其所作，視韓愈非其儗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爲奇，從而品目焉。而世徒以其常出于韓之門，以爲是固韓愈氏之徒也，相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

《**詩源辯體**》**卷二七**　張籍七言律，如「瑞烟深處開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閶門柳色烟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帶郭青」，「山鄉祇有輸蕉戶，水鎮應多養鴨欄」，「九靈洞口行應到，五粒松枝醉亦攀」等句，風味亦與五言相類；七言絕漸入晚唐，而入錄者最爲有致，然中多雜以夢得之詩。

《**詩筏**》　七言古須具轟雷掣電之才，排山倒海之氣，乃克爲之。張司業籍以樂府古風合爲一體，深秀古質，獨成一家，自是中唐七言古別調，但可惜邊幅稍狹耳。若元、白二公，才情有餘，邊幅甚賒，然時有拖沓之累。蓋司業所病者節短，而元、白所病者氣緩，截長補短，庶幾可與李、杜諸人方駕耳。

《**圍爐詩話**》**卷二**　張籍之「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寒夜共來望，思鄉獨下遲」，深入人情。

又卷三　盛唐人無不高凝整渾，隨州五言律詩，始收斂氣力，歸於自然，首尾一氣，宛如面語。其後遂流于張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我，無復高足闊步，包括宇宙，綜攬人物之意。

《**詩辯坻**》**卷三**　張籍《節婦吟》，亦淺亦雋；《吳宮怨》無中生有，得青蓮之遺。餘作亦有工妙。大抵于結處正意悉出，慮人不知，露出卑手。

《**寒廳詩話**》**一三**　韓昌黎詩句句有來歷，而能務去陳言者，全在於反用。如《醉贈張祕書》詩，本用嵇紹鶴立鷄群語，偏云「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鷄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張司業集八卷**》　籍以樂府鳴一時，其骨體實出王建上。後人概稱張王，未爲篤論。韓愈稱「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諒矣。其文惟《文苑英華》載《與韓愈》二書，餘不概見。相其筆力亦在李翱、皇甫湜間，視李觀、歐陽詹之有意剷彫，亦爲勝之。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張籍**》　懷民按：水部五言，體清韻遠，意古神閒，與樂府詞相爲表裏，得風騷之遺，當時以律格標異，信非偶然。得其傳者，朱慶餘而外，又有項斯、司空圖、任翻、陳標、章孝標、滕倪諸賢。今考滕倪、陳標詩已無存，任翻、司空圖、章孝標亦寥寥數頁，惟朱慶餘、項斯兩君，賴後人搜輯，規格略具。愚按：水部既歿，聞風而起者，尚不乏人，後世拘於時代，別爲晚唐，要其一脈相沿之緒，故自不爽。茲特奉水部爲清眞雅正主，而以諸賢附焉，合十六人，得詩四百四十二首。

《**劍溪說詩**》**卷下**　陳、杜、沈、宋、二張（燕公、曲江）、王、孟、高、岑、李、杜及劉、韋、錢、郎諸家五律，雖氣有厚薄，骨有輕重，併入高品，後來惟張文昌稍步趨大曆。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子厚骨聳，夢得氣雄，元和之二豪也。其次則張水部，風流蘊藉，不失雅音。

又　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起句之工于發端，如【略】張籍「聖朝特重大司空，人詠元和第一功」【略】落句以語盡意不盡爲貴，如【略】張籍「賓筵戲樂年年別，已得三迴對御看」【略】皆足爲一代楷式。

又《七絕凡例》　張籍《秋思》《涼州》等篇，入岑嘉州之室。

《**石園詩話**》**卷二**　劉攽《詩話》云：「張文昌（籍）樂府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七言律詩則質多文少。」然文昌五言不乏清麗深婉之句，如「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閒時」，「眼昏書字大，耳重語聲高」，「山情因月甚，詩語入秋高」，「尚儉經營少，居閒意思長」，不獨平淡可愛也。《寄和州劉使君》云「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滿郭青」，及《贈賈島》之「籬落荒涼僮僕饑」，則又文質兼備矣。

又　文昌《離婦》云：「有子未必榮，無子坐生悲。」《贈孟郊》云：「苦節居貧賤，所知賴友生。」《行路難》云：「君不見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寄李司空》云：「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皆清麗深婉，稱情而出。

《**養一齋詩話**》**卷三**　《歲寒堂詩話》論張文昌律詩不如劉夢得、杜牧之、李義山。文昌七律或嫌平易，五律清妙處不亞王、孟，乃愧夢得、牧之、義山哉。其《夜到漁家》、《宿臨江驛》二律，與劉文房《餘干旅舍》一作，用韻同，風韻亦同，皆絕唱也。

又　文昌「藥看辰日合，茶到卯時煎」，「草長晴來地，蟲飛晚後天」，絕似樂天。大抵中唐人氣味往往相近。然樂天勝微之，文昌勝仲初，名雖相埒，又當細求其分別與優劣處，乃非無星秤耳。

又卷四　魏泰謂「張籍、白居易樂府，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嘻，何其大而無當也。文昌樂府，古質深摯，其才下於李、杜一等，此外更無人到。

《問花樓詩話》卷一　韓有放縱處，孟卻簡素，故昌黎一生推服東野尤至。其贈張籍詩曰：「張籍學古澹。」「古澹」者，簡素之極致，籍固未之能逮焉。一「學」字，可見古人論文，分寸不苟，非若今人信口揄揚已也。

又　唐人佳作林立，選家以愛憎爲去取，遂失廬山眞面。先廣文嘗云：讀古人詩，須讀全集，選本最誤人。中唐詩人如劉夢得、杜牧之、張文昌，皆卓然成家。【略】文昌擬樂府諸詩，綽有妙緒。五言近體如《聽泉》、《夜到漁家》、《山中贈日南僧》、《酬韓庶子》，七言如《贈王祕書》、《謝裴司空寄馬》、《贈茆山楊判官》、《哭丘長史》諸作，東野所謂「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攜」者也。選家無識，隨意去取，古人之眞，日就湮沒，可勝歎哉。

《方南堂先生輟鍛錄》　張文昌樂府，急管繁弦而不覺其跼蹐者，趣勝也。

《全唐詩話續編》卷上　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

《三唐詩品》卷二　其出與王仲初同源，當時並稱「張王樂府」。夫其發音蒼遠，質勝於王，而轉變生姿，自復同瀾遜勢。

分　論

《征婦怨》　《唐風定》卷一一：顧云：王張樂府，體發人情，極於纖細，無不至到，後人不及正在此，不及前人亦在此。《唐詩解・七言古詩八》：「夫死戰場子在腹」，征婦之最慘者。燭以照夜，晝無所用之，故取以自喻。《唐詩鏡》卷四一：「招魂葬」語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李華《弔古戰場文》篇中可云縮本。

《白紵歌》　《唐風定》卷一一：婉細妍秀，微有右丞風韻。《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情深而正。「復恐蘭膏污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鍾云：此語略帶艷情。《載酒園詩話・三偸》：謝惠連《擣衣》詩曰：「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至張籍《白紵歌》則曰：「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略】雖語益加妍，意實原本于謝。《方南堂先生輟鍛錄》：唐人最善於脫胎，變化無跡，讀者惟覺其妙，莫測其源。如謝惠連《搗衣》云：「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張文昌《白紵詞》則云：「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裴說《寄邊衣》云：「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非皆本於謝語乎？

《野老歌》　《木天禁語》：樂府篇法，張籍爲第一【略】如《山農詞》，結却用「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多食肉」是也。《唐詩歸・中唐六》「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鍾惺評：語有經國隱憂。

《寄衣曲》　《竹莊詩話》卷一五：《瑤溪集》云：《寄衣曲》，念邊遠情。《後村詩話讀集》卷一：謝惠連《擣衣篇》云：「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張籍「殷勤爲看初著時，征夫身上宜不宜」。張文潛「別來不見身長短，若比小郎衣更長」之句，皆本此。《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至情重義，無此不成樂府。「殷懃爲看初著時」譚元春評：情想在此三字。「征夫身上宜不宜」譚元春評：深曲之想，說來全不費力。《唐風定》卷一一：意婉辭雅，似非仲初所及。《唐詩鏡》卷四一：同意而出之，難；同言而出之，難。故詞氣古人所責。《寄衣曲》中之意，亦無不佳，若使李青蓮出之，便有高風雅韻。

《送遠曲》　《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能幾許得恁沈着宛轉數語矣。《唐詩歸・中唐六》「青天漫漫覆長路」鍾惺評：奇語眞景。《唐詩鏡》卷四一：「席上回尊勸僮僕」。此語絕，得景趣。《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文昌送其友遠遊，而舉所別之地以紀事。《唐詩快》卷七：送遠行者多矣，此獨勸僮僕勸題名，雖是無聊之思，豈非深情古道。《唐詩合解箋註》卷三：此篇上下截只一轉韻。「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登車，席上回樽勸僮僕。」此送別之作。戲馬臺，在彭城之西南，頃王曾戲爲於此。簇簇，山頭尖穎而團簇也。別酒既醉，行人登車，乃以敬主之杯，回勸其僕，何其情之殷勤也。「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從別時望其去路漫漫，只有青天覆著，是與長空共遠矣。長途無家，安得暫住。願君到處題名，使知從此而去，不但日後易尋，亦各無忘此別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從前送遠詩，此意未曾寫到。

《**猛虎行**》《唐風定》卷一一：比仲初作微婉勝之。

《**別離曲**》《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字字怨，卻不宜作怨詩看。

《**牧童詞**》《唐風定》卷一一：一味深婉，風氣迥超。《唐詩鏡》卷四一：詩文中須得一段蕭散之氣，「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其中氣勢，稍得一展。

《**古釵歎**》《唐風定》卷一一：與仲初《鞦韆》結語同一法。《唐詩歸・中唐六》「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鍾惺評：達甚。

《**各東西**》《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其不及王建者，材不盡也，然各自得體。《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爲途中相遇而別，故以「各東西」名篇。蓋彼此皆客也。上言情不能忘，想其別時之語，下以雲雨爲比，嘆其暫合而離，末復以不得作一身爲恨。語極狎昵，恐非別友之作，其《蔓草》之遺風歟？《唐詩鏡》卷四一：老氣。「日日空尋別」，時語，此語最至。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容齋三筆・張籍陳無己詩》：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道）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略】。陳無己爲潁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君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意。《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張籍《還珠吟》爲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後漢辛延年所作。【略】籍詩本此，然青於藍。《唐詩歸・中唐六》「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鍾惺評：節義肝腸，以情款語出之，妙妙。《唐詩解・七言古詩八》：《容齋三筆》云：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師）（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詩以寄之。繫珠於襦，心許之矣，以良人貴顯而不可背，是以卻之。然還珠之際涕泣流連，悔恨無及，彼婦之節，不幾岌岌乎？夫女以珠誘而動心，士以幣徵而折節，司業之識，淺矣哉！《唐詩鏡》卷四一：稔是情語。《唐詩快》卷七：雙珠繫而復還，不難於還而難於繫。繫者知己之感，還者從一之義也。此詩爲文昌却聘之作，乃假托節婦言之，徒令千載之下，增才人無限悲感。《詩筏》：張文昌《節婦吟》云：【略】此詩情辭婉戀，可泣可歌。然既垂淚以還珠矣，而又恨不相逢於未嫁之時，柔情相牽，展轉不絕，節婦之節危矣哉。文昌此詩，從《陌上桑》來，「恨不相逢未嫁時」，即《陌上桑》「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意。然「自有」二語甚斬絕，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夫也。「良人執戟明光裏」，即《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使君之後，忽插此段，一連十六句，絮絮聒聒，不過盛誇夫婿以深絕使君，非既有「良人執戟明光裏」，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日月」也。忠臣節婦，鐵石心腸，用許多折轉不得，吾恐詩與題不稱也。或曰文昌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重幣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詩以謝。然則文昌之婉戀，良有以也。《圍爐詩話》卷一：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考亭嫌其「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若無此一折，即淺直無情，是爲以理礙詩之妙者也。又卷三：張籍辭李師道辟命詩，若無「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二語，即徑直無情。朱子譏之，是講道理，非說詩也。《龍性堂詩話初集》：張文昌樂府擅場，然有不滿者。如《節婦吟》云【略】此婦人口中如此，雖未嫁，嫁過畢矣。或云文昌卻鄆帥李師道之聘，有托云然。但理勝之詞，不可訓也。《載酒園詩話・劉須溪》：（劉）須溪評詩極佳，然亦有過當處。如張司業《節婦吟》：【略】此詩一句一轉，語巽而峻，深得《行露》「白茅」之意。劉須溪曰：「好自好，但亦不宜繫。」余謂此說不惟苛細，兼亦不諳事宜。此乃寄東平李司空作也。籍已在他鎮幕府，鄆帥又以書幣聘之，故寄此詩。通篇俱是比體，繫以明國士之感，辭以表從一之志，兩無所負。必如所云，則漢皐之駒亦不宜秣，《摽梅》之「迨吉迨今」，何急不能待也。詩人之言，可如是執乎。此種意見，與見饋牛酒而譖范睢者何異？（黃白山評：按李司空即李師道，乃河北三叛鎮之一。張籍自負儒者之流，豈宜失身於叛臣，何論曾受他鎮之聘與否耶。張雖卻而不赴，然此詩詞意未免周旋太過，不止如須溪所譏。安有以明珠贈有夫之婦，而猶謂其「用心如日月」者？且推「相逢未嫁」之語，脫未受他人聘，即當赴李帥之召，恐昌黎《送董邵南》又當移而贈文昌矣。）《唐詩合解箋註》卷三：此篇五七言，後以兩句結，卻有餘韻，妙在言外。「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乃解下雙珠擲還，而酬以雙淚。蓋妾自守義，不爲情屈。君雖用情，當以義制。明珠之贈，君意良厚矣。然不相逢於未嫁之時，豈宜受珠？妾恨君逢妾之晚也。此張籍卻李師古聘，託言如此。《說詩晬語》卷上：文昌《節婦吟》云：「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褻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云寓言贈人，何妨圓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則。

《**謔客詞**》《唐風定》卷一一：顧云：磊落風流，非晚唐局束可比。

《**永嘉行**》《唐詩鏡》卷四一：張籍善作痛人語。

《**採蓮曲**》《唐詩鏡》卷四一：村婦風味。

《**傷歌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此爲楊憑貶臨賀尉而作。憑爲京兆尹，廣蓄姬妾，築第踰制，爲人糾劾，貶之。

《**吳宮怨**》《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稍有古意。《唐風定》卷一一：雅聲噌吰，絕非細響，中晚之間，洵可特立。《唐詩鏡》卷四一：「江清露白芙蓉死」，中晚俊句。

《**北邙行**》《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只如此自不可堪，眞樂府之體也。《唐詩鏡》卷四一：中多響句。

《**關山月**》《唐詩鏡》卷四一：此詩聲格，可與高達夫相亞。

《**少年行**》《唐詩鏡》卷四一：作等詞，風力須等雄駿，方與人事相稱。

《**白頭吟**》《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借文君題意而爲宮人失寵之詞。請琴而彈者，訴之君也。《唐風定》卷一一眉批：此篇直露，卻絕透快。《說詩晬語》卷上：樂府寧樸勿巧，寧疎勿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

《**將軍行**》《唐詩鏡》卷四一：「胡兒殺盡陰磧暮，擾擾唯有牛羊聲。」語有氣。

《**羈旅行**》《唐詩品彙》卷三四：劉（須溪）云：須著如此結，愈緩愈不可聽，他人不能道耳。嚴滄浪云：大曆後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唐風定》卷一一：情景荒涼如畫。

《**短歌行**》《竹莊詩話》卷一五：《瑤溪集》云：「《短歌行》一首，以流年迅疾可歎。」《唐詩歸・中唐六》：「金巵盛酒置君前，再拜勸君千萬年」鍾惺評：淺樸可詠。《唐詩快》卷七：伉爽磊落，如聽唱蘇學士「大江東去」。《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祝辭正是可傷之處。

《**烏棲曲**》《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妙在賣弄之意不甚說明，而景中言外可想。

《**雀飛多**》《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音節妙。

《**泗水行**》《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靜而澹。譚元春評：此首較他作調最古。《唐詩鏡》卷四一：《春江曲》「春水無冰湖水平，蒲心出水鳧雛鳴」，《春日行》「春日融融池上暖，竹芽出土蘭心短」，此其寫景佳處。

《**江村行**》《唐詩鏡》卷四一：是江村語。

《**野居**》《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法緊氣寬。古詩至此，不得以中唐限之矣。譚元春評：有道氣。「天寒白日短，簷下暖我軀。四肢漸寬柔，中腸鬱不舒」鍾惺評：快樂未已，忽入此語，感深意遠。《唐詩鏡》卷四一：語近眞際。

《**西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西州屬隴右道。天寶末，陷於吐蕃。此願中朝恢復，於烈士有厚望焉。

《**離怨**》《唐風定》卷六：「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願將太行山，移來君馬前。」得此一翻。《唐音》卷三張震輯註：詩評云：文昌爲詩長於樂府，多有警句，選詩補注，獨取其《離怨》一首云。張籍工爲樂府詞，韓愈稱其「學古淡」者，詩也。然唐人古詩，於此焉止耳。或言張籍樂府，韓愈既評其古淡，則其可取者必多。愚謂古人制作，自有體制，或因時高下，其氣韻亦不相遠，此難言語形容，在識者自能心領意會也。今觀籍所作，詞雖古淡，音調則唐而已，獨此《離怨》一篇，庶幾近之，餘皆似是實非。大抵貞元以後，學古者類皆如此。夫唐以詩名者，不下三百餘家，然欲求其純全，合乎風雅之音響者，何其不易得也。嗚呼，世降風移，一至於此。《唐詩歸・中唐六》：「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譚元春評：淺而苦。《龍性堂詩話初集》：古人送別，苦語不一，而意實相師。【略】子美「孰知是死別，且復哀其寒」，張籍「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亦一意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責以高堂有老姑，怨之正也。與泛作閨房之言有別。

《**惜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翻出一意，淺人不能道。

《**贈別孟郊**》《唐詩歸・中唐六》：（前半）譚元春評：古人文章交游，從人品上着眼如此。（後半）鍾惺評：眞朋友，實有此想。

《**卧疾**》《唐詩歸・中唐六》：「身病始知道，卧讀神農經，空房夜留燈」譚元春評：「留燈」二字，形神悄然，不能再讀。「羈旅逐人歡，貧賤還自輕」鍾惺評：以此二句爲致病之本，眞境可憐。「春雨枕席冷，窗前新禽鳴。開門起無力，遙愛鷄犬行」鍾惺評：病中妙語苦境，苦極便妙。

《**別段生**》《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一團厚道，古人之心，古人之言。

《**離婦**》《石園詩話》卷二：文昌《離婦》云：「有子未必榮，無子坐生悲。」【略】清麗深婉，稱情而出。

《**懷別**》《唐詩鏡》卷四一：有古趣。

《**寄韓愈**》《唐詩鏡》卷四一：髣髴近韓。

《**野寺後池寄友**》《唐詩鏡》卷四一：三、四清和。

《**祭退之**》《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志、狀、誄、傳，借一詩吐之。人品交情，無復有餘。【略】文之行止，視乎情耳。（「再使」二句下）鍾惺評：深。（「籍在」二句下）鍾惺評：自處甚高，正是說韓公知人、擇交處。（「觀我」二句下）鍾惺評：可見古人師友相知，不專在文章。（「到今」二句下）譚元春：難在此句。「公文爲時帥，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鍾惺評：何等名根。「偶有賈秀才」譚元春評：插得妙。（「顧我」二句下）鍾惺評：深情細心之言。「新亭成未登」鍾惺評：此語最可傷。《石園詩話》卷二：張文昌《祭退之》詩，情稍遜於辭。愚但愛其「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薦待皆寒羸，但取其才良」，「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爲不荒」數語，能描寫文公。

《**薊北旅思**》《唐摭言・矛盾》：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略】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此張司業集中第一首詩。三、四眞佳句。司業姑蘇人，故云「空歌白紵詞。」查慎行評：司業和州人，非姑蘇人。紀昀評：詩自好，未必遽爲第一。馮舒評：如此出「北」字。馮班評：落句一點薊北。又查慎行評：本領具足，方能作淡語。文昌擅長處在此。以下四章，蹊徑彷彿。又紀昀評：五、六未免弱，六句「只」字於法當作「惟」字。《唐詩歸・中唐六》：（前半）鍾惺評：其實深，以其流便不覺。（後半）譚元春評：「盡」字苦。《唐風定》卷一五：文昌清癯骨立，元氣盡削。過人在曠然塵外，絕去凡調。《唐詩快》卷九：「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實情實景，說出便無限悲涼。《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五、六平平，中晚通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日日望鄉國，空歌白苧詞。」格。「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或問公生平最得意句，公止誦此二語，試思其所以爲生平得意處安在。

《**江南春**》《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思新，不拘對偶，可喜。馮班評：結得遠。紀昀評：結句偏枯而單弱。馮云「結得遠」，非也。何焯評：此是《楚辭》中所謂「江南」，故有落句。又紀昀評：三、四自然，其妙處在於「紅入」、「青歸」之上，而虛谷不知。許印芳評：虛谷原選此詩之前有老杜《早春》詩，五、六句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虛谷盛稱「紅入」、「青歸」字法之妙，故曉嵐論及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問：「此景到處有之，何必是江南？」曰：「只如此便寫得江南春出，此可爲知者道，讀三謝詩當明此例，以下皆可類推矣。」「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元化。與韋蘇州「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同妙。

《**西樓望月**》《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前四句佳甚。馮舒評：末句即「卻望并州是故鄉」也。紀昀評：意境甚別，而未能渾老深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最要於此等認水部眞面目。「城西樓上月，復是雪晴時。」格。「寒夜共來望，思鄉獨下遲。」只似無可說。

《**江陵孝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只淡淡著筆，而孝女已千古如生，若經後人手，不知有幾多膚闊理性語，搬演來也。

《**山中古祠**》《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平易而新美。紀昀評：本無意味，亦太膚廓，天下廢祠皆可移用。《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寫出陰森。「春草空祠暮，荒林唯鳥飛。」著此句好。「野鼠緣珠帳，陰塵蓋畫衣。」匠。「近來潭水黑，時見宿龍歸。」不是眞見龍，只匠得此潭水黑耳。

《**漁陽將**》《瀛奎律髓》卷三〇查慎行評：中兩聯句法相同。無名氏（甲）評：漁陽即幽州燕山。奚地，胡之一種。桑乾河，自塞外流至宛平，爲盧溝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邊情逼眞。「下營看嶺勢」，（看）字法。「尋雪覺人行」：（覺）字法。

《**聽夜泉**》《唐詩歸・中唐六》：「細泉深處落」譚元春評：三字便是「夜泉」。「還疑隔林遠，復畏有風生」譚元春評：靜思。《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靜到極處，故細到極處。只此一段高興，後人萬萬不能及，其妙可與賈長江《玩月》古詩同看。「久漸夜聞聲」，此句安放得妙。「獨起出門聽，欲尋當澗行。」靜、細。「還疑隔林遠，復畏有風生。」細極、靜極。

《**送南遷客**》《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唐人有長流者，恐此亦是寓言，無其人而立此題。馮舒評：無其人，安用作此不祥語？紀昀評：長流豈有寓言者？不書其人姓名，或諱其人，或其人無足輕重耳。虛谷論謬極。查慎行評：唐時用錢不用銀，第六句可考。又紀昀評：五、六太率易，七句不明晰，再校。《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青山無限路，白首不歸人。」

祇作盡情語，此眞諦異於世諦。或言此二句似盛唐人語。「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只就二事指點而風土如見。

《**薊北春懷**》《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妙於用虛生情生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因逢過江使，卻寄在家衣。」眞情遠味，只在尋常情事中，若入後人手，便易鄙瑣。

《**思遠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觸景生情，緣情成詩，都無跡象，水部於此等處眞得古情古興，世人安得以其輕淺而忽之也。

《**贈同溪客**》《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先知此題之高古有情味，則知此詩妙處。

《**望行人（一作秋閨）**》《唐詩箋要》卷六：水部律格，工於匠物。字清意遠，不陟舊迹，自足成一家矣。然其音韵過拗過裂，有礙制體。《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與其樂府相出入，語淺意深，最不宜忽。

《**送宮人入道**》《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宮人入道，唐世多有。此詩，既幽閉之深宮矣，一旦得出，又以道宮終其身，皆非禮也。紀昀評：亦淺直。《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最要學他結法，獨得不盡之味。「中官看入洞，空駕玉輪歸。」餘意作結，令人邈然，此眞不盡也。

《**送越客**》《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越中山水，累牘不能盡，於剡溪只一指春雲，於鏡湖只一指殘月，而其景如歷矣，且於越境，只指兩處，而其他可概見，此定法也。「水鶴沙邊立，山鼯竹裏啼。」此就細小處寫，亦止一指。

《**贈辟穀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予未聞有辟穀而仙去者，衰世邪人以此惑衆，實徼利之徒耳。紀昀評：五、六笨甚，結亦俚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身輕曾試鶴，力弱未離山。」竟似眞箇，妙妙。細一思之，不過見其身輕力弱耳。未離山是果然，曾試鶴是想當然。「無食犬猶在，不耕牛自閒。」似奇似常。

《**思江南舊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江皋三月時，花發石楠枝。」只提一事而萬感俱集。「歸客應無數，春山自不知。」詩人必深情，情不深者不可與言詩。「迴信畏家移」，「畏」字與「近鄉情更怯」怯字同，令人悚感。

《**夜到漁家**》《瀛奎律髓》卷二九查慎行評：三、四眞景，即是好詩。紀昀評：此亦名篇。余終病其一結無力，使通篇俱薄弱。張震注《唐音》卷四：夜次之作，自然寫得意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三、四直白語，以自然得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格法妙。此詩一氣讀下，看其敘布之妙，摹繪之工。「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格。「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格。「竹深村路暗，月出釣船稀。」是凝望之神。「遙見尋沙岸，春風動草衣。」至此主人始歸也。

《**送遠使**》《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隴水向西流」，著此句妙。「塞路依山遠，戍城逢雨秋。」似常卻不常。「爲問征行將，誰封定遠侯。」是正問，卻出以閒意。

《**不食姑**》《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世道衰微，異端作，邪說肆。婦人不食，果何爲乎？殆姦人也。馮舒評：餓！紀昀評：此種議論，著書則可，不宜移以論詩。又評：語語庸俗，三、四尤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題有一定體例，集中如隱者、辟穀者、海東僧凡四見，要說得極神奇而又不可巫婆氣，疑虛疑實，乃得詩家妙諦。「幾年山裏住，已作綠毛身。」想是如此。「護氣常稀語，存思自見神。」妙在不必奇異。「養龜同不食，留藥任生塵。」此不過言其養龜留藥耳。「要問西王母，仙中第幾人。」卻又似即眞。

《**古苑杏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所謂無愁不到心。「廢苑杏花在，行人愁到時。」格。

《**送流人**》《瀛奎律髓律》卷四三方回評：此乃設家資配邊戍者，果有之，亦可憐。馮班評：寄流人。紀昀評：此首較清妥，然亦無深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凡送流人遷客，大槩止述其境地之遠苦，而不肯多爲吉祥禱頌之詞，此一定體例，而後人不知也。「獨向長城北，黃雲暗塞天。」先總寫一句愁絕。「流名屬邊將」，彼處。「舊業作公田」，此處。「擁雪添軍壘」四句，直作盡情語，無可奈何語。

《**宿臨江驛**》《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此二首（與《夜到漁家》規格相似，劉長卿有一首亦然。查慎行評：三、四以生得新，卻不費力。紀昀評：此較深穩，然亦是習逕。《唐風定》卷一五：與文房《餘干》同韻，俱爲妙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須先如此安放。「月明見潮上」，「見」字匠出「潮」而妙尤在「明」字。「江靜覺鷗飛」，「覺」字匠出「鷗」而妙尤其「靜」字。「旅宿今已遠，此行猶未歸。」此等淡句，莫輕看過。「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梅都官所謂留不盡之意，尤當向水部領取。

《**送蠻客**》《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江連惡谿路，山遶夜郎城。」一指便如見。「知君卻回日，記得海花名。」止指此一事，其餘都不消說。

《**襄國別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最是起興不可及。「曉色荒城下，相看秋草時。」格。「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眞情只在眼前，而含蘊甚深。「歸人渡烟水，遙映野棠枝。」情以景出，於此爲妙。

《**送遠客**》《唐詩歸・中唐六》譚元春評：一氣悲感，全是起二句襯出。「南原相送遠，秋水草還生」鍾惺評：閒心靜境，在此五字。《唐風定》卷一五：空澹亦幾近孟，所以異者，孟澹而濃，此一味澹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難處只是平常而有至味。

《**山中贈日南僧**》《瀛奎律髓》卷四七馮班評：平平寫自好，末句則極力求新矣。「蠻語」字好，是有出處。

《**征西將**》《瀛奎律髓》卷三〇紀昀評：三首皆無佳處。無名氏（甲）評：碎葉在安西四鎮，亦爲吐蕃所陷。《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黃沙北風起」四句：一讀便如親到其地，其情事氣味皆是也。「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慘淡。

《**寄友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格。「送客沙頭宿，招僧竹裏棋。」全看此等無可憶處，卻必及之。

《**送防秋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元戎選部曲，軍吏換旌旗。」「選」字「換」字寫得神采。

《**律僧**》《瀛奎律髓》卷四七馮舒評：唐至此後，覺蹊徑可尋。馮班評：勻而切。第五句，「律」。紀昀評：中四句刻意「律」字，然語皆凡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苦行常不出」六句：淨業，須細寫。「從來天竺法，到此幾人傳。」愈遠愈妙。

《**山中秋（一作春）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全於言外想其靜懷。

《**送南客**》《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天涯人去遠，嶺北水空流。」似常卻不常，須善辨。

《**宿江店**》《唐風定》卷一五：妙境漸從刻畫而出，與浪仙相似。《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野店臨西浦，門前有橘花。」停頓。「停燈待賈客，賣酒與漁家。」畫。「夜靜江水白」，匠出「靜」字。「路迴山月斜」，匠出「迴」字。

《**嶺表逢故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相逢去家遠，共說幾時歸。」止道人人意中事，卻非人人集中所有。「炎州望鄉伴，自識北人衣。」深情。

《**出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妙能匠出邊塞情事如見，若尾末垂戒又是餘意。

《**寄紫閣隱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紫閣、白閣，終南山二峰名。張司業詩平易，大率如此。紀昀評：淺直無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有人時得見，無路可相尋。」「時」字妙。第二句得此，亦非常語。「秋猿守栗林」，守字妙。「唯應採靈藥，更不別營心。」似拙處，正是古。

《**夜宿黑龍溪**》《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有第二句，則五、六便如仙境矣。故必書名，記此遊也。不然，分視之，亦常語耳。「無人秋月明」，著此句妙。

《**古樹**》《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露根堪繫馬，空腹恐藏人。」匠物入神，水部亦有此警筆也。下「腹」字妙。「燒痕霹靂新」，「新」字押得奇。「若當江浦上，行客祭爲神。」古趣諧妙。

《**送徐先生歸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分明一幅仙人像，然說來卻甚平實。「獨立碧雞峰」，妙在「獨」字。「陰洞常收乳，寒潭舊養龍。」只虛寫，卻似眞箇。

《**隱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世豈無有道之士？而異人之所爲，或不皆眞，其人則舉動詭怪。此詩句句有所諷，通都大邑時見此曹也。紀昀評：後四句實有所諷，前四句猶是質言。又評：只起二句似詩，餘皆俚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若作正言則腐，若作妄言則癡，似異似常，疑眞疑幻，而妙諦在焉。凡贈道者、辟穀者、不食姑等，都是一例，諸家皆以此類推。「問年常不定」四句：是虛是實，迷離恍惚，妙，妙。

《**送友人歸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開田留杏樹，分洞與僧居。」高古。「長在幽峰裏，樵人見亦疏。」加倍寫。

《**雪溪西亭晚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中四脫化六朝王籍《入若耶溪》詩，而不嫌於套襲，可知古人之善學矣。「此地動歸思，逢人方倦遊。」對法著意。

《**哭山中友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入雲遙便哭」，突起。

「遶墓招魂魄，鐫巖記姓名。」妙只在尋常。「犬因無主善」，「善」字妙。「鶴爲見人鳴」，無主、見人妙。二語全從悲眼中看出，認眞不得。犬自善，豈因無主，鶴偶鳴，甯爲見人。而自哭者眼中都作如是觀，詩象之活也，解此始可與言詩。

《答僧拄杖》《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白淨色如銀」，狀一句。「得自高僧手」四句：入情如見。此意再見酬藤杖絕句云「倚來自覺身生力，每向傍人說得時。」

《靈都觀李道士》《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寫仙境幻渺，只作尋常閒話，便似當眞。「花澗古時人」，暗用桃源。

《送韋評事歸華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三峰西面住」，先著此句。「掃窗秋菌落」，匠。「開篋夜蛾飛」，匠。

《送閩僧》《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幾夏京城住」，（幾夏）字法切僧。「溪寺黃橙熟，沙田紫芋肥。」寫閩風土只消一指。

《送海南客歸舊島》《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唐以詩試進士，先以詩爲行卷。如此等語，或本無其人，姑爲是題，以寫殊異之景，故皆新怪可觀。如《送流人》、《寄邊將》之類，皆是也。紀昀評：此應入「遠外類」。無味。第五句不佳。無名氏（甲）評：句少玲瓏，然典故如《風土記》，自可存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體例，止狀其風土，即所以送之，不用應酬習語。「竹船來桂蠹，山市賣魚鬚。」寫得蠻境逼眞，不求異而自異。

《登咸陽北寺樓》《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渭水西來直，秦山南去深。」「直」字「深」字鍊。

《送新羅使》《瀛奎律髓》卷三八紀昀評：語皆凡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悠悠到鄉國，還望海西天。」祇如此結。

《宿廣德寺寄從舅》《唐詩歸・中唐六》：「閒卧逐涼處，遠愁生靜中」譚元春評：眞體認。《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移牀動棲鴿」，匠。「停燭聚飛蟲」，匠。「林西微月色，思與甯家同。」寄舅意一點便得，不用多擾。

《宿邯鄲館寄馬磁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雖沽主人酒，不似在家時。」此等格法、對法，惟水部擅長。「明朝行更遠，迴望隔山陂。」不盡。

《舟行寄李湖州》《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切於湖州水路，五、六旅況可憐。何焯評：相待之薄，自見於言外。紀昀評：此詩亦淺弱，「灣多」二字不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客愁無次第」，妙。「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中括多少情事。

《遊襄陽山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司業三詩皆平易，惟「蝦蟆占浴池」一句怪異。紀昀評：五、六極寫荒閒，不爲怪異。馮舒評：游起游結。如此起、結，是定法。然篇篇一例，亦可少變換。又紀昀評：三、四眞語，然不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寺貧無利施」，狀其貧。「僧老足慈悲」，匠其老。「閒遊殊未遍，即是下山時。」雪淡無味，恰得情事，此等最妙。

《登城寄王秘書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遠客偏相憶，登城獨不歸。」看其對格之妙。

《送從弟戴玄往蘇州》《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此蘇州風景。「乘舟」、「着屐」一聯，膾炙人口。「紅柑」、「白藕」一聯，太綺。故尾句放寬，不然冗矣。紀昀評：此論深得疏密相參之妙。紀昀評：差有風韻。無名氏（甲）評：「乘舟」二句太質，又須「夜月」二句點綴相映，此正善於調劑處。《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乘舟向山寺，著屐到漁家。」高興。「夜月紅柑樹，秋風白藕花。」柑蓮二物，何地無之，且豈遂足以盡蘇州之勝耶，然詩景已盡於此者，正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也，不然，臚衍蘇州誌一部且不能盡，又不得詩景也，呵呵。

《送朱慶餘及第歸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湖聲蓮葉雨」，如入耳。「野氣稻花風」，如入鼻。「州縣知名久，爭邀與客同。」及第意略見，又正閒甚。

《過賈島野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予嘗評之，賈浪仙詩幽奧而清新，姚少監詩淺近而清新，張文昌詩平易而清新。馮舒評：說得著。如此看詩，儘具隻眼，奈何偏佞陳、黃？馮班評：浪仙、文昌詩不止清新也，若少監斯下矣，不當在弟子之列，宮牆外望可也。紀昀評：評賈、張是，評姚未確。當曰求清新而反僻反俚。又評：雖平易而有自然之趣，勝武功之纖瑣多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看他於島師更不著一贊語，但平平叙一野居，而其品之高，已可想也。「蛙聲籬落下，草色戶庭間。」野色如是，眞畫出野居。

《酬韓庶子》《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皇皇泰山北斗之韓夫子也，乃只用家常閒話，淡淡酬之，更不作意，不知此不作意處，正是高處，一

時之胸次交情，莫眞切於此矣。在後人反不知添多少矜持張皇，都成客氣。

《**贈姚合少府**》《瀛奎律髓》卷四二馮舒評：「卧」字眞妙。紀昀評：贈姚即似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俱是空處著想。「詩成添舊卷，酒盡卧空瓶。」「添」字「卧」字自然得妙。

《**送僧遊五臺兼謁李司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邊寺連烽去，胡兒聽法來。」就邊地生意。「定知巡禮後，解夏始應回。」只如此結便妙。

《**送鄭秀才歸寧**》《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桂楫綵爲衣」，歸甯意只此一點。「野艾到時熟」，宛然初到家景物。「江鷗泊處飛」，一路只此一指，便已該括。

《**送李評事遊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露霑湖草晚，日照海山秋。」就大處寫，須看其不闊落處。「梅市門何在，蘭亭水尚流。」也不盡廢點染。「知汝不勝愁」，唐人愁字不必深看。

《**夏日閒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早蟬聲寂寞，新竹氣清涼。」發難顯。「閒對臨書案，看移曬藥牀。」淡極。「自憐歸未得，猶寄在班行。」每寫宦意，眞是渺然。

《**閒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東城南陌塵，紫幰與朱輪。」唱入。「盡說無多事，能閒有幾人。」冷眼看出，冷語喚醒。「終朝自在貧」，三字奇創得妙。古詩人全須此副胸襟。

《**寄昭應王中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長貧唯要健，漸老不禁愁。」此等親切入情，妙在理足。

《**酬孫洛陽**》《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獨坐看書卷，閒行著褐衣。」高致。

《**送人任濟陰**》《唐詩歸・中唐六》：「黃綬在腰下，知君非旅行」鍾惺評：絕似岑嘉州。《唐風定》卷一五：鍾評此起句「似岑嘉州」。最確。全首盛唐氣韻。《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句句是尋常情事而高致自見。起結二句，妙寫官樣，然卻是冷眼。

《**晚春過崔駙馬東園**》《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東坡稱王晉卿雖貴戚，而學問與寒士相角，正是此等詩骨子可以類推。「早早詩名遠，長長酒性同。」詩、酒，名、性對法妙。

《**夏日閒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藥看辰日合，茶過卯時煎。」偶取支干字對，正見閒處，亦天然恰好，若專借此見長，則纖而陋矣。「草長晴來地，蟲飛晚後天。」閒眼。「此時幽步遠，不覺到山邊。」眞得自然之妙。

《**晚秋閒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三、四似纏於家累，然佳句也。五、六遂破前說，而自開解焉，亦佳句也。查慎行評：三、四苦語眞摯。紀昀評：五、六淺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與王仲初一體，確非白香山，須辨。「家貧常畏客，身老轉憐兒。」說俗情須是說到家，人人可按，無古無今。「萬種盡閒事，一生能幾時。」放此二句尤妙。

《**和陸司業習靜寄所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山開登竹閣，僧到出茶堂。」畫出高情，止是尋常事。「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偏於無關緊要處搜剔情事，正見閒靜處。

《**酬韓祭酒雨中見寄**》《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入情。「無芻憐馬瘦」，仲初云「家貧童僕瘦」。「少食信兒嬌」，仲初云「兒病向來嬌」。「聞道韓夫子，還同此寂寥。」只此一點，以上俱是自寫。

《**寄漢陽故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歸使雨中發，寄書燈下封。」極尋常事，卻有新意。極無味語，卻有深情。張洎所謂「字清意遠，不涉舊體，天下莫能窺其奧」者，正當於極尋常極無味處求之。

《**和裴僕射移官言志**》《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此和裴晉公也。爲上公而用心常常如此，所以善終。如蔡京、史彌遠、賈似道則不然矣。馮舒評：第四句不應以事對志，五、六言事不妨。查慎行評：頸聯莊重。何焯評：第四是移官。紀昀評：三、四好，五、六句格太弱，遂支不起，此又非濃淡相間之謂。《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如此極重極大題目，而只平平提過，如此正可見眼界胸次高處。「功成歸聖主」：即指淮西事，祇輕輕點過。「位重委群司」，須知只此平常十箇字，而裴令公相業已無可復加，即作史贊，亦高筆也。「看壘臺邊石」，韓公有和公假山詩，此是實也。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見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應酬體，越見性情，不同後人一味周旋世故，故讀唐詩者，先須讀其應酬詩。樂天推重水部至矣，而水部卻不混作贊語，止和其詩景而人自見。「柳色看猶淺，泉聲覺漸多。」寫「早」字妙。「仙掖高情客，相招共一過。」酬意只如此便出。

《**和裴僕射朝回寄韓吏部**》《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獨愛南關裏，山晴竹杪風。」先畫一幅景。「從容朝早退，蕭灑客常通。」只似不作意。「唯應有吏部，詩酒每相同。」安放得平澹高妙。

《**春日李舍人宅見兩省諸公唱和因書情即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詩中長題須看制題詳略法。「官閒人事少，年長道情多。」語能該括自然味長。「紫掖發章句，青闈更詠歌。」和意只此二語，敘得閒適高致。

《**和李僕射秋日病中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烈烈破蔡州第一功之李小太尉也，乃只用尋常病後閒話和之，更不作意，不獨見自己胸次，亦使僕射身分愈高，且所言不過病中，又何須分外張皇。

《**早春病中**》《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全於世務看其高閑。「更憐晴日色，漸漸暖貧居。」恰是新年病後，寫得閒官妙極。

《**送嚴大夫之桂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莎城百越北，竹路九疑南。」略涉成趣。「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今俗亦有不同。

《**詠懷**》《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寫老態入畫，而不似後人瑣鄙。「眼昏書字大」，匠出眼昏。「耳重語聲高」，匠出耳重。「望月偏增思」，老人始知此意。「都無作官意，賴得在閒曹。」此中便有人在。

《**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爭頭。」此只可偶一及之，若專以此見長，則俗矣。

《**留別江陵王少府（一作尹）**》《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況此分襟日，當君失意時。」此等格法，自劉文房印轉來也。「寒林露遠驛」，畫。「晚燒獵荒陂」，字法，非眞有獵者也。

《**贈海東僧**》《瀛奎律髓》卷三八紀昀評：三、四太率易。無名氏（甲）評：「海藻」，藥名。《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總與島僧蠻客一例。「與醫收海藻，持咒取龍魚。」奇而眞。

《**送安西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計程沙塞口」，得情。「望伴驛峰頭」，入畫。

《**題李山人幽居**》《唐詩快》卷九：「無事焚香坐，有時尋竹行。」自是幽人行徑。

《**早春閒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從來閒坐慣，漸覺出門難。」眞能道得出。「樹影新猶薄」，匠。「池光晚尚寒」，匠。寫早春入細。

《**贈太常王建藤杖筍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看似枯窘，實寓厚味，初學讀此，眞是雪淡。「蠻藤剪爲杖，楚笋結成鞋」：疏得珍重有致。「稱與詩人用」，高妙。「堪隨禮寺齋」，對法之變尤妙。「尋花入幽徑，步日下寒階。」細細摹想。

《**和周贊善聞子規**》《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秦城啼楚鳥」，古興。「遠思更紛紛」，先停頓一筆，妙。「況是街西夜，偏當雨裏聞。」只似不作意，所以升葬無從領取。

《**送李騎曹靈州歸覲**》《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席箕侵路暗，野馬見人驚。」畫邊景眞。「軍府知歸慶，應教數騎迎。」省覲意只從傍一點而情事如見。

《**寒食夜寄姚侍郎（一作御）**》《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五湖歸去遠，百事病來疏。」多少心中語，十字括盡。

《**寄靈一上人初歸雲門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髣髴遙看處，秋風是會稽。」秋風可看乎？妙。

《**和裴司空即事通簡舊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只平平寫去，更不加意矜持張皇，即作者之識量高闊處，若謂作律格一味寒素，不敢道著冠冕一字，又不是也。「猶聞動高韻，思與舊僚同。」和處如此便足。

《**使回留別襄陽李司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弦管有離聲」，須知此句中有多少繁鬧，然在詩人眼中，不過一點即過。「遲遲戀恩德，役役限公程。」此中有多少話說，止總括之，所以爲超。

《**和户部令狐尚書喜裴司空見招看雪**》《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以下三首，看他運題之法，格即在此，妙即在此，後來不講律格，凌亂則雜，鋪陳則瑣，無復風人之致矣。「誰共登春樹，唯聞有地官。」對工處自成閒趣。「色連山遠靜，氣與竹偏寒。」寫雪高簡入妙。

《**和裴司空以詩請刑部白侍郎雙鶴**》《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徘徊幽樹月，嘹唳小庭風。」淡淡寫來，神已逼眞，轉覺鮑明遠費力矣。

《**同綿州胡郎中清明日對雨西亭宴**》《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留歡閉暮城」，五字中括情事多少。

《**莊陵挽歌詞三首**》《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敬宗昏主，詩特

妙於迴護，亦昭公知禮之意，若看作皮裏陽秋，則悖矣。此亦循例，不得不作，然語自斟酌，不同蕪靡之響，所以存之。

又一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迎師親問道，從諫早臨朝。」史稱敬宗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此二句似反言，然不可謂譏訕，亦臣子稱頌之體，不得不爾。「佞倖威權薄」，亦似反言之。「忠良寵錫饒」，或即指裴晉公。

又二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觀風欲巡洛」，此即指罷修東都之事。「始改三年政，旋開七月期。」言其不久也，敬宗在位二年耳。

又三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行帷六宮出，執紼萬方來。」此等泛處正有意思。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一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野客留方去，山童取藥歸。」淡處正是高處。

又二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釀酒愛乾和」，此必當時釀法。「古鏡銘文淺」，閒眼。「神方謎語多」，閒心。

又三　《瀛奎律髓》卷一二紀昀評：三、四太率易。五、六言惟見僧乃收酒器，迎客乃換紗巾，以見無時不科頭痛飲之意，亦殊小樣。李光垣評：五首中「無忙事」、「無餘事」、「居閒」、「秋茶」、「茶房」、「蜀藥」、「將藥」等句，似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見僧收酒器，迎客換紗巾。」妙只尋常。「更恐登清要，難成自在身。」高情自然。

又四　《瀛奎律髓》卷一二紀昀評：五、六擴甚，已逗漏宋派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山情因月甚」，字法妙。「詩語入秋高」，字法妙。

又五　《瀛奎律髓》卷一二馮舒評：少監之《武功縣》、司馬之《原上新居》，詩體大率如此圓脫。紀昀評：五首純是「武功體」，而更參以率易之句，不爲佳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書客多呈帖」，偏不贊其工書而書法可想。「琴僧與合絃」，偏不贊其工琴而琴指可想。「終日無忙事，還應似得仙。」唐人口吻。

又六　《瀛奎律髓》卷一二紀昀評：結二句刻意求新，亦未自然。《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尚儉經營少，居閒意思長。」極淡語見眞諦。

又七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寫山林泉石不沾塵土氣，自易易耳，寫塵勞世務而自見高簡之性，乃爲難也。讀張、王詩，當於此會之。「晚花迴地種」，（迴）字法。「好酒問人沽」，（問）字法。「夜後開朝簿，申前發省符。」此即郎官案牘，有何佳趣，然偏要點綴，著以「夜後」「申前」二字，情事如見，亦形容得閒心閒眼。

又八　《瀛奎律髓》卷一二紀昀評：次句俚而無意義，但趁韻耳。無名氏（甲）評：律詩亦不可純恃性靈。似此古色斑斕，正得少陵遺意。但天分人工，終有高卑大小，此不可強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憑醫看蜀藥，寄信覓吳鞋。」妙在憑醫寄信，字極尋常，事極閒心。「本無榮辱意」，以此作骨。「不是學安排」，本《莊子》。

又九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好時閒藥竈，高處置琴亭。」此亦唐人口頭如此。

又一〇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晴明猶有蝶，涼冷漸無蟬。」寫秋意入微妙，亦不多及。「藤折霜來子，蝸行雨後涎。」匠。「新詩纔上卷，已得滿城傳。」和意妙，多贊不必。

《不食仙姑山房》　《唐詩快》卷九：若果有此仙姑，張子房何必從赤松遊耶？「寂寂花枝裏，草堂惟素琴。」此處花枝素琴，俱非尋常點綴。「因山曾改眼，見客不言心。」實無可言。

《寄孫沖主簿》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中四句賈浪仙相似，姚武功未及也。紀昀評：只似武功、浪仙，雖澀而不纖、不俚。馮班評：以下二首非文昌詩。又紀昀評：起句「低折」二字未詳，四句太俚。

《贈任懶》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中四句極工。紀昀評：惟第四句略可。第五句太俚。

《舊宮人》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歌舞秦州女，歸時白髮生。」先放此句。「全家沒蕃地，無處問鄉程。」不覺其爲偶句也。「宮錦不傳樣，御香空記名。」只舉纖瑣一二，而所包者多矣。

《春日留別》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遊人欲別離」，唱起。「看著春又晚，莫輕年少時。」如此對法，純是古味融結，卻非偷春格。

《沒蕃故人》　《瀛奎律髓》卷三〇查慎行評：結意深慘。紀昀評：第四句即出句之意，未免敷衍。《養一齋詩話》卷二：張文昌《沒蕃故人》詩云：「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語平澹而意沈痛，可與李華「其存其沒」數語並駕。陳陶「無定河邊」二語，緊於李、張而味似少減。此等處難於言說，悟者自

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只就喪師事一氣敘下，至哭故人處，但用尾末一點，無限悲愴。水部極沉著詩，便不讓少陵。「前年伐月支，城下沒全師。」直起。「蕃漢斷消息」四句，慘戚。

《**老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不怕騎生馬，猶能挽硬弓。」匠。

《**送安法師**》《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遠程無野寺，宿處問何人。」閒處不難學，淡處難學。

《**徐州試反舌無聲**》《藝苑雌黃》：《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蔡君謨以反舌爲蝦蟆，段柯古已譏其非矣。殊不知反舌，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舌。張籍集中有《徐州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則其爲百舌明甚。《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言夏木中最多調音之鳥，乃偏於衆鳥中而知反舌之名。夏木林幽，衆鳥仍舊時同宿。詎知時過，此鳥即應候無聲。夫反舌之鳥，天曉則鳴，今無聲而竹外之天空曉，雨後則囀，今無聲而溪頭之雨自晴。且山居之人以無聲而疑增寂寞，在幽深之院以無聲而益覺淒清。入霧而暗中難見，當風而閒處易驚。俟來年上林苑中，知爾反舌必最先衆鳥而鳴也。「竹外天空曉，谿頭雨自晴。」此鳥偏於天曉雨後作聲。而今無聲。故曰「空曉」，曰「自晴」。「居人疑寂寞，深院益淒清。」深院無人之處，此鳥正好作聲之時。曰「疑寂寞」，曰「益淒清」，則無聲可知。四句實賦無聲。「入霧暗難見，當風閒易驚。」惟無聲故入霧暗中則難見。當風易驚，謂聞風聲而驚以爲鳥聲也。二句反襯無聲。「來年上林苑，知爾最先鳴。」爾，指反舌。末二句以有聲作結，用意活潑，自況不凡。

《**夏日可畏**》《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言赫赫之溫風既扇，而炎炎之夏日攸徂，其威如火，馳于迴野，其景可畏，爍於遙途。勢矯翔陽之羽翰，功分造化之冶爐。遙望禁城，宛列千品之燭，仰觀黃道，特懸一輪之孤。落照猶明空簟，餘暉尚捲夕梧。如何倦遊之子，安得不於中路而踟躕之難遊也。王元美曰：如對雲漢圖，眞繪熱神手。

《**罔象得玄珠**》《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赤水今何處，遺珠已渺然。」首二句點珠。「離婁徒肆目，罔象乃通玄。」二句承出「罔象」字、「玄」字。「皎潔因成性，圓明不在泉。」二句寫珠之形質。「暗中看夜色，塵外照情田。」二句寫珠之光彩。「無腔眞難掏，懷疑實易遷。」二句寫珠之難得。「今朝搜擇得，應免媚晴川。」末二句煞出「得」字，亦有寓意。

《**送裴相公赴鎮太原**》《瀛奎律髓》卷五馮班評：「維」字湊。紀昀評：俗不可耐。

《**謝裴司空寄馬**》《中山詩話》：文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廏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卻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風月堂詩話》卷上：唐張司業籍得裴晉公馬，謝詩云：「乍離華廏蹄猶澀，初到貧家眼尚驚。」王介甫曰：「觀詩意，乃是一匹不善行眼生駑馬耳。我若作晉公，見此詩當須大慚也。」或曰：籍爲晉公所厚，以詩謝馬，必不敢爾。況詩人用意不以此爲工，自是介甫所以期籍者淺也。《一瓢詩話》：裴司空以眼錯駑馬贈張水部，水部以詩謝之，有「乍離華廏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措辭微婉，旨趣良深。

《**酬秘書王丞見寄**》《唐詩快》卷一一：此亦王貞子朝隱之流也。逢人說山不奇，奇在「馬上」二字，其人豈復知有世俗寒溫惡套。又：文昌又有句云「詩高笑古人」，此君今體詩既出格，想既可以笑古人矣。何以知之？曰：以其馬上說山知之。若今世安得有馬上說山之人耶？

《**送李餘及第後歸蜀**》《隨園詩話》卷一五：唐人爭取新進士衣裳以爲吉利。張文昌詩曰：「歸去惟將新誥命，後來爭取舊衣裳。」

《**書懷寄王祕書**》《瀛奎律髓》卷二三紀昀評：流易有餘，蒼堅未足。

《**題韋郎中新亭**》《古今詩話》：劉夢得對賓友每吟張籍詩云：「靳酒欲開期好客，朝衣纔脫是閑身。」《瀛奎律髓》卷三五何焯評：中二聯不着一句點染景物，卻字字是新成景趣，新成興味。紀昀評：語皆平鈍，尤嫌俗韻不除。《唐詩鏡》卷四一：四語破俗。

《**送揚州判官**》《瀛奎律髓》卷二三紀昀評：三、四瑣屑，餘皆淺俗。

《**新除水曹郎答白舍人見賀**》《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長慶元年九月，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張之除水部當在元和、長慶間。馮舒評：妥貼。陸貽典評：妥適。紀昀評：和白便純是白格，古人往往如此，後來東坡和山谷亦全似山谷。無名氏（甲）評：意境頗平，不及樂天遠矣。無名氏（乙）評：着此第六句轉落，分外生色。

《**送和蕃公主**》《瀛奎律髓》卷三九查慎行評：第六句雖太直，卻眞。紀昀評：通體凡猥，六句尤鄙。

《寄和州劉使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別離已久」，無限眼淚。下二、三、四句便含淚直寫「猶爲郡」人一肚皮牢愁也。言每日祇是「倒酒瓶」也、「送客」也、「看花」也、「沙口堰」也、「水心亭」也，總以一言蔽之曰：「閑嚮春風」也。「閑」字中有「猶爲郡」意，「春風」字中有「別離已久」意。此等詩俱是唐人細意新裁，最要多吟。（後解）五、六純寫手板搘頤、西山看爽意思。七以「到此」二字總之，言使君氣色如此，即詩情豈在郡中？「遠」字妙，「更」字又妙，言不但遠，而且更遠；此不關彼中人不能聽，本意亦初不與彼中人聽也。寫盡「猶爲郡」人滿肚牢愁。《唐詩合解箋註》卷一一：前解閒中勝事，後解觸景吟詩，而兼離索之感。《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滿郭青。」頓覺卑氣都盡。

《贈商州王使君》《瀛奎律髓》卷四二紀昀評：亦庸沓無致。

《寄梅處士》《瀛奎律髓》卷四二紀昀評：鄙陋至此，而虛谷圜點之。

《崑崙兒》《瀛奎律髓》卷三九方回評：此所謂崑崙兒，即今之黑廝也。紀昀評：小樣。此卷亦無甚可采。

《寄蘇州白二十二使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一、二本專歎白，卻因三、四「同座主」、「異州人」語，夾入自己，於是言外使兩頭白、兩未金章人，此又是別樣手法。（後解）五、六寫蘇州景物，即七之「此處」二字。言白久滯彼中，應已忘我，「曲江春」之爲言占籍至今亦復頭白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卻曲江春。」有不滿意。

《贈閻少保》《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五、六寫尊貴意，未寫嚴靜意，俱出色。「辭榮戀闕未還鄉，保攝年多氣力強。」不成話。

《送汀州源使君》《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領簿官。」「領簿」與「歸朝」對。俗本作「最好」，誤。

《寄陸渾趙明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詩獨爲三、四特造全篇。言趙明府本是如此氣體，卻因教他作縣，彼中認是官人，殊不知此官人非官人，其實祇是一本色道人也。（後解）既已說破，因遂寄語明府，任彼自以君爲官人，君自無妨仍作道人。五、六「時有仙人」、「應多藥草」，不必陸渾眞有是事，隻圖爲着屐獨行作引耳。五、六「縣中」、「山下」，便分前「山縣」二字，爲章法。

《同將作韋二少監贈水部李郎中》《瀛奎律髓》卷四二紀昀評：五、六自好，七句複「舊年」四句。

《送李僕射赴鎮鳳翔》《瀛奎律髓》卷三〇馮班評：叙李愬事如見。查慎行評：僕射即李愬也。何焯評：元功指裴相。紀昀評：語皆猥庸。《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先入賊城擒首惡」，雪夜擒吳元濟。「盡封官庫讓元功」，讓功於裴度。

《和韋開州盛山十二首・梅溪》《唐風定》卷二〇：猶近自然。

《寄西峰僧》《而庵說唐詩》卷九：此詩着意在月上，自月出時，直到月將落下去。月初出，光先射高處，月將落下，其光也在高處。西峰，是高處；松樹所依之處，高下不齊，此應在低處。低處，惟月在中天，方得照着，至月將落，則暗矣。此松間月已明過，今雖在暗，水聲涓涓，覺得夜涼要睡，未得即睡也。因望西峰，月光猶在，便想到僧住處，相去雖遙，憶着卻又恍然。草堂，乃僧之住處，西峰正插在草堂之前。草堂前此時，如峨眉積雪，一片大光明藏，是何等境界，我卻立在暗地。天下名山，被僧占盡，而此一峰明月，又去作草堂供養，那得不想草堂中上人也。詩中不說出僧來，只用一「前」字。此僧定是一個俗漢，此時必掩關熟睡，那去領會草堂前明月。嗟呼，「山僧見慣渾閑事，辜負松邊暗立人。」《古唐詩合解》卷四王堯衢評：「松暗水涓涓」，松間之月，已經明過，今月將落，則松暗矣。但聞水聲涓涓流於暗處。「夜涼人未眠」，此時正當夜涼，人欲睡而未睡。「西峰月猶在」，未睡因望西峰，高處月光猶在。蓋月之從下而照上者。「遙望草堂前」，見西峰月便想西峰之下有草堂，而草堂中有僧，卻不知草堂前更有明月，我雖遙憶，而不知此時此僧能領略此草堂前境界否也。

《涇州塞》《詩學全書》卷四：初到涇州，即起歸安西之念，因戍聲之聲動之。

《野田》《唐詩品彙》卷四三：劉須溪云：頓挫。《唐風定》卷二〇：苦語亦奇語，比「松栢未生處」二語尤妙。《唐詩鏡》卷四一：意未得老。

《岸花》《唐詩品彙》卷四三：劉（辰翁）云：好，不覺有興。

《蠻州》《詩境淺說續編》：詩言蠻州所見，山民則多居竹屋，疆里則惟恃松牌，紀南荒之俗也。象州在萬山中，唐代疆以戎索，雖巖邑而夙無城郭，但記松牌，瘴鄉深阻，不過羈縻之州耳。

《與賈島閑游》《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二：城中車馬，皆爭

名競利之人，其心無閑時，豈復閑行之樂。《唐詩箋註》卷九：少陵詩云：「心迹喜雙清」，蓋不難在迹，難在心耳。碌碌者不足惜，即忙里偷閑，豈能領得眞趣？然則能解者其眞有幾人耶？

《哭孟寂》《唐詩解・七言絕句五》：君不見者，不見君也。不見君而見杏花零落，悲夫！《唐詩快》卷三：「十九人中最少年」，亦不得不哭。《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高郢典試，其年進士十七人，宏詞二人，故云十九人。《詩境淺說續編》：孟君以賈生之穉齒，登鄉貢之巍科，當年十九人中，獨誇年少。乃雁塔空題，而駒光遽逝，杏花猶在，換盡年華，慨功名之若霧電也。若明代申文定公《題杏花》云：「記得曲江春日裏，一枝曾占百花先。」同是曲江探杏，而早列仙班，晚登臺閣，其福澤勝孟君遠矣。

《法雄寺東樓》《唐詩快》卷一五：歌舞改爲寺樓，猶是此宅之幸。《詩境淺說續編》：汾陽以一代元勳，乃四十年中，榮戟高門，盛衰何速。趙嘏《經汾陽故宅》，有「古槐疏冷夕陽多」句，與此詩詞意相似。但張詩明言其改爲法雄寺，以帶礪銘功之地，爲香燈禪誦之場，有唐君相，不知追念藎臣，保其世業，剩有詞客重過，對槐陰而詠嘆耳。

《秋思》《唐詩鏡》卷四一：張籍絕句，別自爲調，不類故常。《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文昌叙情最切，此詩堪與「馬上相逢」頡頏。《唐音》卷七張震輯註：常言常語，寫得思盡。《唐詩快》卷一五：家常情事，寫出便成好詩。《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亦復人人胸臆語，與「馬上相逢無紙筆」一首同妙。《詩辯坻》卷三：文昌「洛陽城裏見秋風」一首，命意政近塡詞，讀者俊賞，勿遽寬科。《而庵說唐詩》卷一一：余生平苦作家書，每作家書，頭緒多，筆下寫不干淨，必有遺落處。讀司業此詩，深得我心，爲錄於此。《養一齋詩話》卷三：文昌「洛陽城裏見秋風」一絕，七絕之絕境，盛唐諸鉅手到此者亦罕，不獨樂府古澹，足與盛唐爭衡也。王新城、沈長洲數唐人七絕擅長者各四章，獨遺此作。沈於鄭谷之「揚子江頭」亦盛稱之，而不及此，此猶以聲調論詩也。《詩境淺說續編》：詩言已作家書，而長言不盡，臨發重開，極言其懷鄉之切。作書者殷勤如是，宜得書者抵萬金矣。凡詠寄書者多本於性情，唐人詩如「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僅傳口語，亦慰情勝無也。「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盼書之切，托諸幻想也。明人詩「萬里山河經百戰，十年重到故人書」，亂後得書，悲喜交集也。近人詩，「藥債未完官稅逼，封題空自報平安」，得家書而只益鄉愁也。「忽漫一箋臨眼底，丙寅三月十三封」，檢遺札而追念故交也。「聞得鄉音驚坐起，漁燈分火寫平安」，遠客孤身，喜寄書得便也。此類之詩，皆至情語也。

《涼州詞三首》三《升菴集》卷六〇：《水經》：「河水必東歷鳳林，北注鳳林山，名五巒俱峙。」杜詩：「鳳林戈不息，魚海路常難。」張籍詩：「鳳林關里水長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涼州本明皇所開，其後六十年陷於吐蕃，故咎諸將之不能守。《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高常侍適亦云：「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高說得憤，此說得婉。《詩境淺說續編》：詩言涼州寇盜，已六十年矣。白草黃榆，年年秋老，而諸將坐擁高牙，都忘敵愾。少陵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花蕊夫人詩：「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與文昌同慨也。

《宮詞二首》一《詩境淺說續編》：首句言鷹健兎肥，正堪射獵。次句言白日爲勤政之時，乃不在宮廷，而在原野。後言直至暮色蒼茫，千門欲閉，始見前導之紅妝宮女，飛騎而歸。其時宮女亦習射，舉止效男子。王建詩云：「射生宮女宿紅妝，把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宸游無度，女子行圍，與此詩情事相類。等於羽獵河南，止十旬之鳳輦矣。

又二《詩境淺說續編》：此詩前二句所言，與王建詩之「紅蠻捍撥貼胸前」與「側商調裏唱伊州」，皆詠一事。後二句言新曲敎成，即受櫻桃之賞。唐代嘗新之例，先薦寢園，後頒臣下。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官」，可知典制殊崇。此因習曲而恩及歌者，見寵賜之濫加也。

《寄李渤》《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五渡溪頭躑躅紅」，五渡溪，在嵩山。渤隱嵩山少室，故云。《本草》：躑躅即杜鵑花，羊食則死，見之躑躅。以此得名。「一月看花到幾峰」，嵩陽有三十六峰。

《答鄱陽客藥名詩》《詞徵》卷六：藥名詩創於梁簡文帝。唐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可謂入妙。

《贈王建》《唐詩快》卷一五：「賴有白頭王建在，眼前猶見詠詩人。」可見詠詩人之少，詩人可易得乎。

《逢賈島》《唐詩解・七言絕句五》：島初爲僧，已而舉進士，復鬱鬱不得意。蓋深不合于於時者，故以欵冬比之，爲其甘歲寒也。出寺行吟而當日

斜，則君德有玷，彼十二街中并爲時貴所據，正如春色已遍，豈欵冬所宜居，是馬蹄無所往也。《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註：以款冬花耐寒寂比島，以春雪比小人，以日斜比時昏，而傷己與島未知所托也。杜云：「風濤暮不穩，舍棹宿誰門？」此詩全用杜意。《唐詩合解箋注》卷六：「僧房逢著欵冬花」，以欵冬花比島之能耐歲寒也。「出寺行吟日已斜」，謂島出寺而行吟，將有所適。奈日已斜矣，能無遲暮之感？「十二街中春色遍」，京城有十二街衢，並屬時貴所居，如春色之遍，彼欵冬花者，豈能投合乎？「馬蹄今去入誰家」，馬蹄雖去，今無愛此欵冬花者，而又將誰入乎？所以深嗟賈島之不合時也。

《**蠻中**》《升菴集》卷五九：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潾。」金潾，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潾清渚」也。今刻本作「麟」，非。

《**贈道士**》《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亦一怪人也。馮舒評：結似率。紀昀評：通體鄙陋。

傳記

《**舊唐書・張籍傳**》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新唐書・張籍傳**》（存目）

《**唐才子傳・張籍**》（存目）

紀事

韓愈《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略】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事起，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略】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 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

又《與元九書》 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

張洎《張司業集序》 司業諱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丞相渤海公下及第。歷官太祝、祕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

《**唐摭言・切磋**》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簺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不爲損，況爲博簺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誨之耳。博簺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雲溪友議・閨婦歌**》朱慶餘校書，既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遍索慶餘新製篇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朱君尚爲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公。公明其進退，尋亦和焉。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朱公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於海內矣。

《**雲仙雜記・焚杜甫詩飲以膏蜜**》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侯鯖錄**》**卷五**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

《蔡寬夫詩話・官名因人而重》　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爲故事者。何遜爲水部員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詩賀之云：「老何歿後吟詩絕，雖有郎官不愛詩。【略】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籍答詩云：「幸有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爲詩人故事。前輩片言之貴重如此。

《郡齋讀書志・張籍詩集五卷》　和州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終國子司業。籍性狷急，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元和中，與白樂天、孟東野相酬唱，天下宗之，謂之「元和體」云。

《唐詩紀事・張籍》　籍，字文昌，和州人。歷水部外郎，終主客郎中。

《韻語陽秋》卷六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爲國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者。而籍作祭愈詩乃云：「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何耶？

又卷一七　退之云：「腦脂遮眼卧壯士，大弨掛壁誰能彎。」謂張籍也。杜牧之《乞湖啓》云：「弟顒久病眼，醫者石公集云：是狀也，腦積毒，脂融流下，名爲內障。」則籍之所苦，乃內障也。

又　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予咫尺不得見，不如閉口且養眞。」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病中贈張十八》洪興祖注　公稱張籍：「哆口疏眉龐。」魏灝稱李太白：「眸子炯然，哆如餓虎。」二公狀貌，可想見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李翺、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弟子，翺妻又會女也，故退之皆名呼之，如云「李翺觀海濤」，又云「籍、湜輩」。【略】籍祭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有抗衡之意。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張司業集八卷》　《昌黎集》有《代張籍上李浙東書》，稱以盲廢。然集中《祭退之》詩，稱「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事程。」則愈沒之時，籍猶執筆作字，知其目疾已愈。世傳盲廢者非也。

《退庵隨筆》卷二〇　閻百詩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眉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儇儇數言，特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

著録

張洎《張司業集序》　自皇朝多故，薦經離亂，公之遺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歲迨至乙丑歲，相次緝綴，僅得四百餘篇，藏諸篋笥，餘則更俟博訪，以廣其闕云爾。

《新唐書・藝文志一》　張籍《論語注辨》二卷。

又《藝文志四》　《張籍詩集》七卷。

《崇文總目》卷五　《垂風集》十卷。張籍等撰。

又　《張籍詩》七卷。鑒按：今本八卷。

《郡齋讀書志・張籍詩集五卷》　右張籍文昌也。【略】其集五卷，張洎爲之編次。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張籍集》一卷。唐國子司業張籍文昌撰。川本作五卷。

又　《木鐸集》十二卷。張洎所編。錢公輔名《木鐸集》，與他本相出入，亦有他本所無者。

又　《張司業集》八卷《附録》一卷。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且考訂其爲吳郡人。魏峻叔高刻之平江，續又得《木鐸集》，凡他本所無者，皆附其末。

《宋史・藝文志七》　《張籍集》十二卷。

楊士奇《書張文昌詩》　《文獻通考》云其集三卷，又云張洎所編者十二卷。又有季庸所編八卷。余家所有五七言律絕及樂府，凡五卷，不知何人所編。

劉成德《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惟張司業，按《唐史》云，有集七卷，不傳。余登進士，同年沁水常倫明卿，授以録本。蓋以乃翁侍御所藏者，惜不見其全集。所幸有古體七首，今體三百四首。後余於載籍中，又得樂府、五七言古詩三十首，今體五十二首，而次編之，共得三百九十三首。【略】正德乙亥秋七月吉，河中東峰劉成德序。

又《唐張司業詩集跋》《張司業詩集》世所傳者，有歷陽、盱江二本，咸編次不全。番陽湯侍講司諫中，迺以家藏元豐八年寫本，刻而傳之。其間篇什，頗多於二本。辛酉歲，余移告家居，因合三本校之，得其樂府古風近體詩共七十九首，錄於毘陵蔣氏刊本後。錯字亦稍爲正，惜未能盡去也。【略】然則司業之詩，是可遺其一耶？今增定之，則滄海之珠，庶幾無遺。延津之劍，得以復合，非敢附於四公之後也。七月既望識。

《百川書志》卷一四《張司業集》七卷。國子司業蘇州張籍文昌著。今併一冊，卷數仍舊，樂府三百九十有奇。

錢謙益《跋張司業詩集》此本多古詩十數首。《學仙》《董公》二詩，樂天所稱上可諷人主，下可誨藩臣者，亦具載焉。較他本爲完善。

《絳雲樓書目》卷三《宋刻張司業詩集》七卷、《附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張司業集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唐張籍撰。【略】其集爲張洎所編。洎序稱：自丙午歲至乙丑，相次綴輯，得四百餘篇。考丙午爲南唐李昪昇元元年，當晉開遠三年。乙丑爲宋乾德二年。蓋洎搜葺二十年始成完本，亦云勤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張洎所編籍詩，名《木鐸集》，凡十二卷。近世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爲《張司業集》八卷，刻之平江。此本爲明萬曆中和州張尚儒與張孝祥《于湖集》合刻者。尚儒稱購得河中劉侍御本，又參以朱蘭嵎太史金陵刊本，得詩四百四十九首，并錄與韓昌黎二首，訂爲八卷，則已非張洎、湯中之舊。然其數不甚相遠，似乎無所散佚也。

《蕘圃藏書題記》七《張司業詩集》，余所藏三卷本，係影宋本，續又借試飲堂顧氏藏陸敕先手校本，臨校一過。頃書友以八卷本舊鈔者示余，取對前本，知八卷爲勝，方信顧本陸敕先跋，以爲八卷最勝者，果不誣矣。三卷中詩此皆有之，而諸體中間有多於彼者，此所以爲勝也。其聯句拾遺附錄皆八卷所錄爲獨，迥於三卷本不同矣。至於古色古香，人所共愛，余又無庸贅言。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張司業詩集》八卷，舊鈔本，題祕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張籍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編次，有序。陳氏《書錄》云：張洎所編者名《木鐸集》十二卷。近湯中以諸本校定爲八卷，序而刻于平江。此即鈔自湯本也。舊爲孫潛夫藏書，有手跋曰：此本鈔得久矣，己丑十二月因用宗伯家原本讀一過，其引別書參入者，係宗伯手筆云。又用一鈔本勘定。其本分三卷：五言今體上、七言今體中、樂府爲下。蓋近人分體本也，比此本少二十餘首，字句頗有可參者，亦藏宗伯處。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張司業集》八卷，唐張籍撰。據《直齋書錄解題》，張本名《木鐸集》，十二卷。席氏刊本、明萬曆中和州張尚儒與張孝祥《于湖集》合刊本。〔續錄〕席刻多拾遺附錄。鮑以文影宋鈔本，八行十六字，紙墨精良，有翰林院氏，徐積餘藏。汲古閣影宋鈔三卷本。陸敕先鈔三卷本，黃丕烈據宋本校，并跋，祇存中卷，傅沅叔藏。四部叢刊本。

《木犀軒藏書錄・別集類》《唐張司業詩集》不分卷，唐張籍撰，明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標題後題「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編輯，監察御史河中劉成德增次」。有正德乙亥七月河中東峰劉成德序，謂共得詩三百九十首。末有缺葉。有「士禮居藏」白文方印。

《書目答問補正・別集第二》《張司業集》八卷、《拾遺》《附錄》一卷。（唐張籍。席氏唐百家詩本，明萬曆張尚儒刻本八卷。【補】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蜀本，四部叢刊影印明毘陵蔣氏刻本八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一》《張司業集》三卷。唐張籍撰，存卷中。清寫本。黃丕烈校並跋：「宋刻張司業集有二，一本八卷，一本上中下三卷，而要以八卷本爲勝。百家唐詩中所刻一卷僅三卷中之下卷耳，其爲可笑如此。余既別鈔北宋本，復借遵王南宋本補此二卷，聞此外尚有《木鐸集》，惜無從一見之。辛丑六月十一日貽典識。」「案勑先跋謂宋刻張司業有三本，除此三卷及八卷外，當《通考》所載《張籍詩集》五卷也，《木鐸集》凡十二卷，直齋陳氏云，然未之見也。近獲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爲《張司業集》八卷，中魏峻叔復高又得《木鐸集》，凡他本所無者皆附其末，則八卷本爲勝矣。復翁識。」「同日影寫宋刻本補入，并校一過。」（余藏）

《詒莊樓書目》卷六《唐張司業詩集》六卷。明覆宋本。唐張籍撰，張洎編輯。有「太和玉屏山人張峰子奇圖書記」諸印。

藝文

王建《送張籍歸江東》清泉澣塵緇，靈藥釋昏狂。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復令五彩姿，潔白歸天常。昔歲同講道，青襟在師傍。出處兩相因，如

彼衣與裳。行行成此歸，離我適咸陽。失意未還家，馬蹄盡四方。訪余詠新文，不倦道路長。僮僕懷昔念，亦如還故鄉。相親惜晝夜，寢息不異牀。猶將在遠道，忽忽起思量。黃金未爲罄，無以挹酒漿。所念俱貧賤，安得相發揚。回車遠歸省，舊宅江南廂。歸鄉非得意，但貴情義彰。五月天氣熱，波濤毒於湯。愼勿多飲酒，藥膳願自強。

又《寄廣文張博士》（存目）

裴度《酬張秘書因寄馬贈詩》 滿城馳逐皆求馬，古寺閒行獨與君。代步本慚非逸足，緣情何幸枉高文。若逢佳麗從將換，莫共駑駘角出羣。飛控著鞭能顧我，當時王粲亦從軍。

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捨酒去相語，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識難得，純粹古已亡。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爲雙。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牀。夜聞汴州亂，遶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兒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略】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夭殤。僕射南陽公，宅我睢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翱觀濤江。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尚可求，無爲守一鄉。

又《贈張籍》 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挂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餐。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開袪露毫末，自得高蹇嵯。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綰。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剟。感荷君子德，怳若乘朽棧。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顧視窗壁間，親戚競覘覷。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睍睆。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

又《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又《病中贈張十八》 中虛得暴下，避冷卧北窗。不踢曉鼓朝，安眠聽逢逢。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談舌久不掉，非君亮誰雙。扶几導之言，曲節初摐摐。半途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尊與斟酌，四壁堆罌缸。玄帷隔雪風，照爐釘明釭。夜闌縱捭闔，哆口疏眉厖。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脖肛。將歸乃徐謂，子言得無哤。回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龐。雌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蛭微，詎可陵崆峒。幸願終賜之，斬拔枿與樁。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

又《題張十八所居》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蛙讙橋未掃，蟬嘒門長扃。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形。

又《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祗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要。富貴自縶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劉禹錫《張郎中籍遠寄長句開緘之日已及新秋因舉目前仰酬高韻》 南宮詞客寄新篇，淸似湘靈促柱弦。京邑舊遊勞夢想，歷陽秋色正澄鮮。雲銜日腳成山雨，風駕潮頭入渚田。對此獨吟還獨酌，知音不見思愴然。

孟郊《寄張籍》 未見天子面，不如雙盲人。賈生對文帝，終日猶悲辛。夫子亦如盲，所以空泣麟。有時獨齋心，髣髴夢稱臣。夢中稱臣言，覺後眞埃塵。東京有眼富不如，西京無眼貧西京。無眼猶有耳隔牆，時聞天子車轔轔。轔轔車聲輾冰玉，南郊壇上禮百神。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爾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眞。

元稹《酬樂天吟張員外詩見寄因思上京每與樂天於居敬兄升平里詠張新詩》 樂天書內重封到，居敬堂前共讀時。四友一爲泉路客，三人兩詠浙江時。別無遠近皆難見，老減心情自各知。杯酒與他年少隔，不相酬贈欲何之。

白居易《酬張十八訪宿見贈》 昔我爲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唯君來往頻。我受狷介性，立爲頑拙身。平生雖寡合，合即無緇磷。況君秉高義，富貴視如雲。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見君。問其所與游，獨言韓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倫。胡爲謬相愛，歲晚逾勤勤。落然頹檐下，一話夜達晨。牀單食味薄，亦不嫌我貧。日高上馬去，相顧猶逡巡。長安久無雨，日赤風昏昏。憐君將病眼，爲我犯埃塵。遠從延康里，來訪曲江濱。所重君子道，不獨愧相親。

又《重到城七絶句・張十八》 諫垣幾見遷遺補，憲府頻聞轉殿監。獨有咏詩張太祝，十年不改舊官銜。

又《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 老何歿後吟聲絶，雖有郎官不愛詩。無復篇章傳道路，空留風月在曹司。長嗟博士官猶屈，亦恐騷人道漸衰。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

姚合《寄主客張郎中》 年長方慕道，金丹事參差。故園歸未得，【略】吟詩紅葉寺，對酒黃菊籬。所賞未及畢，後遊良有期。粲粲華省步，屑屑旅客姿。未同山中去，固當殊路岐。

又《賀張水部員外拜命》 省中官最美，無似水曹郎。前代佳名遜，當時重姓張。白鬚吟麗句，紅葉吐朝陽。徒有歸山意，君恩未可忘。

項斯《留別張水部籍》（存目）

賈島《投張太祝》 風骨高更老，向春初陽葩。泠泠月下韻，一一落海涯。有子不敢和，一聽千嘆嗟。身卧東北泥，魂挂西南霞。手把一枝栗，往輕覺程賒。水天朔方色，暖日嵩根花。達閒幽棲山，遣尋種藥家。欲買雙瓊瑤，慚無一木瓜。

無可《哭張籍司業》（存目）

韓愈《答張籍書》（存目）

又《重答張籍書》（存目）

賀鑄《歷陽十詠・桃花塢》 種樹臨谿流，開亭望城郭。當年孟張輩，載酒來行樂。（縣西二里麻溪上，按縣譜，張司業之別墅也。籍與孟郊載酒屢游焉。今茂林深竹，猶占近郭之勝。）

雜録

《唐摭言・散序》 逼曲江大會，則先諜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重簾觀焉。【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

又《公薦》 李翺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翺載拜，【略】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

《古今詩話・次韻》 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彼之韻，亦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湜陸渾火山》是也。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絶，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日，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舍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王直方詩話・蔡天啓詩》 蔡天啓嘗和秦少游詩云：「願同籍湜輩，終老韓公門。」

《蔡寬夫詩話・韓愈李商隱譽兒》 舊說退之子不惠，讀金根車改爲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倜」，則不應不識字也。

《漁洋詩話》卷下 南海鄺露集有詩云：「峻嶺極金鄰，摩天見九眞。」按

《升菴集》云：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潾？」金潾，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潾清渚是也。鄰與潾通，今刻本作麟，非。

《詩學纂聞・雜擬雜詩之別》　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然僅於許顗《詩話》見其《擬張籍上裴晉公》及《擬盧仝》二詩，顗謂：「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餘詩未之見也。

又《韓文公詠雪》　自謝惠連作《雪賦》，後來詠雪者多騁妍詞，獨韓文公不然，【略】《詠雪贈張籍》一章，（有云：「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陛級纔。豈堪裨嶽鎮，強欲效鹽梅。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頹。魚龍冷蟄苦，虎豹餓號哀。」）所以譏貶者甚至。

《隨園詩話》卷一〇　李懷民與弟憲橋選唐人主客圖，以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爲主，餘人爲客，遂號所咏爲《二客吟》。【略】二人果有賈、張風味。

《養一齋詩話》卷三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張籍《秋山》云：「秋山無雲可無風。」朱新仲云：「兩『可』字義不同，皆新而不怪。」此宋人講字法之魔障也。放翁「山可一窗青」，亦此類耶？

《藝概・文概》　張籍謂昌黎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逕庭。顧韓之論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實　庠

論　述

綜　論

褚藏言《實庠傳》　公天授倜儻，氣在物表，一言而合，期於歲寒，爲五字詩，頗得其妙。

《唐才子傳・實庠》　平生工文甚苦，著述亦多，今并傳之。

分　論

《于闐鐘歌送靈徹上人歸越》　《唐詩歸・中唐八》「手提文鋒百鍊成，恐剸此鐘無一聲」鍾惺評：禪偈。

《夜行古戰場》　《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三、四佳。第四句新甚，與老杜之「陰房鬼火青」暗合。馮班評：五、六佳。紀昀評：語皆凡猥，亦欠渾成。「庭」字未穩。「陰火」字出《海賦》，與燐火不同，此誤用。

《酬贈韋卿二十五兄俯贈輒敢書情》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此詩亦足以當渠牟之賜。紀昀評：「賜」字太過。又評：已開劍南一派。

《冬夜寓懷寄王翰林》　《四溟詩話》卷一：《霏雪錄》曰：「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殊不知老農亦有名言，貴介公子不能道者。林逋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乃反唐人之意。實庠曰：「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

《陪留守韓僕射巡內至上陽宮感興二首》二　《韻語陽秋》卷四：其《巡內》一絕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乙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整矣。《詩境淺說續編》：詠前朝遺構者，訪銅雀而尋殘瓦，過隋苑而問迷樓，皆於易代之後，滄桑憑弔。若洛中之上陽宮，則興廢僅數十年事。正朔未更，而離宮垂圮，宜過客興周道之嗟。同時竇鞏亦有詩云：「高梧葉盡鳥巢空，洛水潺湲夕照中。寂寞天橋車馬絕，寒鴉飛入上陽宮。」一言春雨垣空，僅餘殘萼；一言天橋人散，飛入寒鴉，皆有百年世事之悲也。

傳　記

褚藏言《實庠傳》　府君諱庠，字胄卿，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初應進士，感於知己一言，遂從事於商洛。授國子主簿，未幾而罷。後吏部侍郎韓

公出鎮武昌，美公之才，辟爲節度副使，遷監察御史。俄而昌黎卻入，公至輦下，遷澤州刺史。秩滿，時光祿卿范公由吳郡領宛陵，奏公試太子中允、兼侍御史，爲團練副使，加章服。府罷，除奉天縣令，遷登州刺史。昌黎公留守東都，又奏授公爲汝州防禦判官，改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後遷信州刺史。三載，轉婺州。亦既二載，遘疾，告終於東陽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三。

《舊唐書・賓庠傳》（存目）

《新唐書・賓庠傳》（存目）

《唐才子傳・賓庠》（存目）

藝文

韋渠牟《贈賓五判官》 故舊相逢三兩家，愛君兄弟有聲華。文輝錦綵珠垂露，逸興江天綺散霞。美玉自矜頻獻璞，眞金難與細披沙。終須撰取新詩品，更比芙蓉出水花。

韓愈《岳陽樓別賓司直》（賓庠時以武昌幕權岳州，愈移江陵法曹，道出岳陽樓作）（存目）

白居易《宿賓使君莊水亭》（存目）

樊宗師

論述

綜論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略】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又《與袁相公書》 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

《唐國史補》卷下 元和以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四 樊宗師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襲而已【略】其評曰：「多乎哉，古未之有。」又曰：「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又曰：「紹述於斯術，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曰未有，曰難，曰極，特取其不相襲耳，不直以爲美也。故其《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蓋斥班固而下相襲者，退之於文吝許可如此。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不蹈襲最難，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灑然自出一機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雕鏤，祇益爲下耳。韓昌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至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然今傳於世者僅數篇，皆艱澀幾不可句。則所謂文從字順者安在？此不可曉也。

《四溟詩話》卷一 《輟耕錄》曰：「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澀，人莫能誦。宋王晟、劉忱爲之注釋，趙仁舉爲之句讀，誠可怪也。韓退之作宗師墓誌銘曰：『文從字順各識職』，蓋譏之也。」退之《城南聯句》，意深語晦，相去幾何？

胡應麟《題樊宗師集後》 燕市中得一書，題曰《奇文集》，亟展讀之，迺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也。退之嘗爲樊志墓，紀其著作甚盛，今行於世僅此篇。爲文而騖奇僻者可以少省矣。

《詩藪外編・唐下》 唐文之軋茁者，咸以皇甫湜、樊宗師，天寶間元結已先之矣。

又　樊宗師文，詰屈聱牙，古今所駭。《絳守居園》外，《越王樓序》幾於夷語鳥音，而詩獨平暢典則，亦一異也。

錢謙益《答杜蒼略論文書》　唐文之奇，莫奇於樊宗師。韓文公論其文曰「文從字順乃其職」，乃知宗師之文，如《絳守園池記》，今人聱牙不能句讀者，乃文公之所謂「文從字順」者也。

又《讀宋玉叔文集題辭》　樊宗師之爲文，艱澀不可句讀，而韓子銘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略】歸熙甫嘗語其門人：「韓子言惟陳言之務去，何以謂之陳言？」門人雜然以對，熙甫曰：「皆非也，惟不切者爲陳言耳。」

又《戲題徐仲光藏山稿後》　李肇言：「元和已後，文筆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昌黎稱紹述之文，以爲至於斯極。昌黎之于樊也，耦乎云爾。張籍曰：「後之學者，號爲韓張。」李翱曰：「兄爲汴州，始得兄交。」昌黎之於李、張也，儕乎云爾。

《日知錄》卷一九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辛」，殆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

《柳南續筆》卷四　樊紹述著作，昌黎墓誌中歎爲「富矣哉，古未有也。」而今所傳者，僅有《絳守園居記》及《越王樓詩序》兩篇。其文詰曲艱澀，殆不可句，可謂怪於文矣。而銘詞乃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此二句似美紹述，而其實非也。蓋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學者求之於文從字順，而不必如紹述之好奇耳。鄭權豪侈，昌黎送之以序，稱其「貴而能貧，爲仁不富」，蓋反言以諷也。讀此文者，亦當作如是觀。

《過庭錄》卷一六　裴(度)之論文，可云備矣。其於昌黎之文，獨致貶辭，則以摹古太甚，矯時過當。如樊紹述之險怪無理，昌黎稱爲「文從字順各識職」，亦有心違俗之言。（永叔亦有此論。）

《鈍吟雜錄》卷四　韓吏部言文從字順，淺者以爲口實，便云古文不尚艱深，不知此語正謂樊宗師也。樊宗師之文殆不可句矣。樊公著述之富宋時已不全，至今日則僅有如《越王樓詩》，今《唐詩紀事》有此文。以石本校之，譌字且數十，宜其難通也。然講而讀之，文未嘗不從，事未嘗不順，所以爲工。今之自附於歐蘇者淺薄通率，號爲古文，講之，其文不從事不順，文既不文，古亦不古，更詆韓文以爲尚有古語，不如歐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霞外攟屑·縹錦廬文筑上論文·樊紹述文》　韓集《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云：「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裏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今世所傳樊文，僅《絳守居園池記》及《綿州越王樓序》二篇，餘悉泯滅。《絳記》奇澀詰曲，歐陽文忠詩所謂「包斷欲學盤庚書」者也。《綿序》亦然。二文乃二百九十一篇之二，度其餘亦猶是。《魁紀公》自爲一書，與《樊子》殆自成一家言，異於文集。書既不傳，後人烏從而爲之乎？《國史補》雖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然歐陽已斥爲奇怪。《隱居通議》云：「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磽戛磊塊，類不可讀。

《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今讀之，果然。退之才大，無所不包，遇貞曜，則力與貞曜角詩。今銘紹述，若不爲紹述體，便自見拙。矧昌黎之奇，奇而能正，不似紹述轉轉自入拗晦。陳石遺嘗言：「文字至元和，諸體皆備，不相沿襲。」余謂歐公《跋絳守居園池記》固已言之矣。大抵文體之奇，有唐實自昌黎開之。紹述則奇而近澀，文中謂其「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而歐公徑謂其學《盤庚》之書，歐公溫醇，自然不喜紹述。然在元和羣賢競力之時，固宜有此獨樹一幟者。銘詞鷙悍拗折，氣力尤偉。「惟古於詞必己出」，是定案；「降而不能乃剽賊」，是揭舉文弊之源頭；「後皆指前公相襲」，是以積弊爲成例；「從漢迄今用一律」，言無指迷之人；「寥寥久哉莫覺屬」，承上句而言；「神徂聖伏道絕塞」，是總束上文，文字不能己出之故，乃使道統絕塞。忽頂起一句「既極乃通發紹述」，見得紹述之文，關於聖道不鮮。人見他是奇澀一路，而昌黎偏說他「文從字順各識職」，此句大有工夫。文從字順，似人人能之，所難者識職。「職」字是用字能得其出處，能使其安宅，用此字便稱此字之職，非深小學識古文者，何能至此。說「文從字順」，不是昌黎欺人，昌黎用字有來歷，故能道出「職」字。觀結句「有欲求之此其躅」，是教人識字，不是教人仿樊紹

述也。

《韓詩臆說・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公稱紹述之著作爲最富，而其詩之傳於世者寥寥。畢竟詰屈聱牙，有意逞奇，非取安也。此詩即全橅其格，辭誠慳而義則常也，殊不見精奧處。

分論

《蜀綿州越王樓詩序》 唐文治《國文經緯貫通大義・硬語警牙法》：擅用代字訣，故爾詰屈，雖係傷懷惜別，然其中自有浩然不可磨滅之氣，退之所謂天得者是也。

《絳守居園池記》 孫沖《絳守居園池記注》：樊宗師爲皇唐名士，不知當時負此文走人門下，有誰與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之親，且相推善。觀退之之文，大不如此。退之有《答陳商書》，其意甚病商之所爲文不與世相上下，又不知退之終使宗師之文如是。唐室承齊、梁、陳、隋餘弊，其文章最微弱，韓愈獨與籍、湜、李翺輩更迭文體，高出秦漢，當時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光。後來有學韓愈氏爲文者，往往失其旨。嘗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即召之，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爲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既成之而須口說之也。咸平六年七月，沖奉詔爲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其石甚卑小，文字多摧缺，因熟讀。及遊覽園池，考其亭臺、池塘、渠竇、花木、堤原、川河、井閭、牆墉、門戶，凡爲宗師筆記處所者，與舊多徙移，然歷歷可見，猶視其文未能過半。太子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年，嘗念《園池記》既歷年歲，惜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別刊之以傳其文。」沖略而序之。梅堯臣《寄題絳守園池》：老柏麝不食，古色侵青冥。淺沼龍不入，秋水生浮萍。屋屢圮堊幾太守？壁上彪蔚遺丹青。黑石鐫辭澀如棘，今昔往來人不識。酸睛欲抉無聲形，既不可問不可聽。懸泉瀉寶晝未停，飛玉貯藍光入屏。苞潭梁島甲癸丁，蔓刺交綴垂組綎。蒼官鳳槐朋在庭，風蟲日鳥聲嚶嚀。卉葩木果粘枝條，集臺脫熱昏痾醒。樊文韓詩怪若是，徑取一二傳優伶。仍寄河東薛太守，更與斟酌無閒扃。歐陽修《絳守居園池》：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己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方言爾雅不訓詁，幾欲舌譯從象胥。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祇得其餘。柏槐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葉。胡鬚虎搏豈足道，記錄細碎何區區。慮氏八卦畫河圖，禹湯皐虺暨唐虞。豈不古奧萬世模，嫉世姣巧習卑汙。以奇矯簿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躇，作詩聊謔爲坐娛。《集古錄跋尾》卷九：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金石錄・跋尾十九・唐絳守居園池記》：昔之爲文者，雖務爲新語，然未嘗有意於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爲險怪，必使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廣川書跋・絳守居園池記》：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既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暴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楩楠豫章，人之所材。至於大宇之下，常珍滿目，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又《園池記別本》：《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之。【略】嘗聞八代文敝，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睿，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於今者，碑刻書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誶語，鄙俗如村野訟牒，無所挍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爲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昌黎文集・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廖瑩中注：《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澀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瀲，嵬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隱居通議》卷一五：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磽戛磊塊，類不可讀。如第一句曰：「絳即東雍，爲守理所」，猶爲可曉。第二句曰「稟參實沈分」，第三句曰：「氣蓄兩河潤」，便已作怪。第四句曰：「有陶唐冀遺風餘思」，纔覺平順，第五句則又曰：「晉韓魏之相剝剖亡云云，自此而下，皆層疊怪語矣。其末曰：「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

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予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污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鹵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污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以上皆結語，而不知意落何處。凡文章必有樞紐，有脈絡，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詭異險澀難讀爲工，其於六經簡嚴易直之旨，合乎否也？按宗師【略】韓公銘其墓，謂紹述文必己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意已寓抑揚矣。夫作文而無所統紀，則亦何等文章邪？至於銘則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公之譏訾世俗是矣。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則似以樊爲不然者。夫六經之文，無不可讀，而不害其爲古。繫辭春秋，俱出聖筆，其文從字順，蓋如此也。商盤周誥，佶屈聱牙，則以秦火之餘，出於伏生口授而然。齊語固異，而況九十之老，齒豁而音微，又雜以方言，安得不佶屈聱牙？要亦出於自然，非作爲也。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吳師道《絳守居園池記注》：《絳守居園池記》，前代注解者數家，趙仁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余視之尤疏漏，因爲是正數十條，并補其缺遺者，著於右方。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爲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儇淺以資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翺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瘦，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怪奇澀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足以兼之。故《月蝕詩》效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約其橫騖，屬其殘斷，而矯其甚者。韓子之奇，奇之正也；二子之奇，奇之偏也。文章貴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爲奇，而不能不奇之爲奇也。是作也，其出於自然耶？其有意爲之耶？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詞必己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子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裸裎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奧義缺文焉，是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之飾夷以艱，襲照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可見矣，彼解者疲精竭力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皇慶二年歲在癸丑九月二十九日夜，吳師道書。《吳禮部詩話》：樊宗師《園記》云：「蟲鳥聲無人」，句甚妙。黃魯直《送王郎》詩，全用此句。又《贈黃從善》云：「鳥聲無人兮，我友來即。」又手寫其父亞夫《宿趙屯》詩云：「山間聞雞犬，無人見煙樹。」亦是用此意。《湛淵靜語》卷一：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澀怪僻，所謂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略】余謂韓門之怪僻莫若樊宗師，韓公爲作墓志，亦謂其文類多澀語。如《絳守居園池記》【略】讀之使人口棘心懣，何必乃爾。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寒者資焉，餒者取焉，至於鮫綃龍脯，駭人觀聽，於饑寒何有哉？盧處道嘗效其體，戲跋於石云：「辭習郁周，嬴劉雍，降以敝迤唐順憲，振昌黎辭裹夷險，矯惟紹述著述見。」未傳見，獨是矯不甚哉？古洛暢子純甫，珍奇鍾古，蓄樊記，刻久蹝。以柳城姚伯端甫、涿郡盧氏子摯云，亦頗得其怪澀之趣。《南村輟耕錄》卷一二：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譔《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澀，讀之往往昧其句，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爲解釋，今不復有。偶得濼陽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註，傳其句讀，以便披覽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通雅》卷八：若樊宗師《絳守園池記》「陴緬孤顚」（句）、「跬倔玄武踞」（句）、「穹鞠覷蜃」（句）、「巽瞁間」（句）、「黃原玦天」（句）、「墆捩蹴墉」（句），險而不妥。袁淑謂王景元訴屈，豈相遠哉。黃長睿言段柯古《靖居寺碑》，雖不似樊紹述之甚，亦軋軋難句矣。《新唐書》幸不至是，然亦好造，其有本者亦自雅也。又卷一〇：韓退之《剝啄行》用「剝剝啄啄」，樊紹述《絳守園池記》用「文文章章」，王建《夢看梨花雲歌》云：「薄薄落落霧不分」，皆成語而疊之。《唐宋文醇》卷一〇：唐李肇《國史補》云：「元和已後，爲文筆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俱名爲元和體。」然則樊、韓並重一時，而今樊文不少概見矣。昌黎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充務去陳言之意，未有不偏於難者。樊紹述之文之難，可爲極其致矣。今所傳《絳守居園池記》，王晟、劉忱各爲之注解句讀，要皆未必果得紹述當日所以斷句者也。句尚不能得，意無問矣。然則於孔子所爲「辭達而已矣」，不已遠乎？遠乎聖人之言，未聞有是者也。歐陽修詩曰：「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嘗謂商盤周誥，詰屈聱牙，蓋龢衆之言，必從其質。古今言異，即宋時至今未千年，而諸儒語錄，即有不可明者，可以覆驗也。故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書中之難解者，轉系當日之質，言人人易曉者耳。若文言之則如《典》《謨》及《論語》之文，不如是詰屈聱

牙矣。然則句讀欲學《盤庚》書，正乃不得其是處。如王莽之爲詔令，載在《漢書》，徒供後人笑具，奚益哉？六一又云：「退之作樊誌，便似樊文。」今以《絳守居園池記》與此文較，絕不相似。然銘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退之不應反言之以誤世，豈樊文別有不似《絳守居園池記》者，而今不可見耶？《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絳守居園池記註一卷》：唐樊宗師撰，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註。宗師始末，具韓愈所作墓誌中。是文乃長慶三年，宗師官絳州刺史，即守居構園池，自爲之記。文僻澀不可句讀。董逌《廣川書跋》稱：嘗至絳州，得其舊碑，剔刮磨洗，見其後有宗師自釋。然僅略註亭榭之名，其文仍不盡可解，故好奇者多爲之註。據李肇《國史補》稱：唐時有王晟、劉忱二家，今並不傳，故趙仁舉補爲此註。皇慶癸丑，吳師道病其疏漏，爲補二十二處，正六十處。延祐庚申，許謙仍以爲未盡，又補正四十一條。至順三年，師道因謙之本，又重加刊定，復爲之跋。二十年屢經竄易，尚未得爲定稾，蓋其字句皆不師古，不可訓詁考證，不過據其文義，推測鉤貫以求通。一篇之文，僅七百七十七字，而衆說糾紛，終無定論，固其宜也。以其相傳既久，如古器銘識，雖不可音釋，而不得不謂之舊物，賞鑒家亦存而不棄耳。宗師別有《越王樓詩序》，其僻澀與此文相類，計有功《唐詩紀事》尚載其文，諸家未註，蓋偶未及檢。國朝仁和孫之騄，始合二篇而註之，題曰《樊紹述集》，今別著於錄云。

傳記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親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

《新唐書・樊宗師傳》（存目）

紀事

《元和姓纂・元韻》 檢校右僕射襄陽節度澤，生宗師，南陽湖陽縣人，今止河東。

韓愈《與鄭相公書》 孟（郊）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

又《與袁相公書》 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略】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

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

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略】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以銘之。

又《嵩山天封宮題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

白居易《和答詩十首》序 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爲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爲，章有旨，迨於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發緘開卷，且喜且怪。僕

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惟與杓直、拒非及樊宗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

又《花前歎》 幾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吳韋盡成土。（樊絳州宗師、李諫議景儉、吳饒州丹、韋侍郎顗，皆舊往還，相次喪逝。）

韓昶《自爲墓誌銘》 受詩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中文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

李商隱《齊魯二生·劉叉》 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叉拜之。

《唐會要·科舉中·制科舉》（元和）三年四月【略】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樊宗師《魁紀公》三十卷。又《樊子》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 《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絳守居園池記註一卷》 唐樊宗師撰，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註。

又《別集類存目一·樊紹述集註二卷》 清孫之騄撰。宗師文故爲詭異，本非正軌，之騄乃掇拾廢棄爲之註釋，謂之好奇則可，如謂有當於文章，則未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類二·絳守居園池記一卷》 唐樊宗師撰。董逌《廣川書跋》稱嘗至絳州，得其舊碑，剔刮劘洗，見其後有宗師自釋，然僅略注亭榭之名。案：辛酉年，其裔孫樊鎮校印元人趙、吳、許三家注《絳守居園池記》一卷，明人趙注《絳守居園池記》一卷，清初胡注《樊子》一卷，孫注《樊紹述集》二卷，張注《絳守居園池記》一卷，凡七家，共六卷。其宋人王晟、劉忱、清沈裕、孫繩武四家，尚在搜訪中。陸氏藏書志有明刊本，並載景德元年孫沖序云：「咸平六年，奉詔爲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其石甚卑小，文字多椎缺。因熟讀。及游覽園池，考其亭臺池塘云云。太子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年，嘗念《園池記》既歷年歲，惜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別刊之以傳其文。沖略而序之。」玉縉案：董逌，徽、欽間人，距景德近百年，沖不言碑後有宗師自釋，逌何以觀之？疑即沖序，誤爲宗師文耳。

藝文

韓愈《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樊子坐賓署，演孔刮老佛。【略】詞慳義卓闊，呀豁疚掊掘。如新去盯瞵，雷霆逼颶颸。綴此豈爲訓，俚言紹莊屈。

白居易《贈樊著作》 君爲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偏爲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許康佐

《賦得日暮碧雲合》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日際愁陰生，天涯暮雲碧。」首聯破題。「重重不辨，沉沉乍如積。」此聯刻劃合字。「林色暗疑暝，隙光俄已夕。」此聯上寫雲合，下寫日暮。「出岫且從龍，縈空寧觸石。」此聯言寫碧雲合。「餘輝澹瑤草，浮影凝綺席。」此聯上寫日暮，下寫碧雲合。「時景詎能留，幾思輕尺璧。」末以撫影而思惜陰作結。

《舊唐書·許康佐傳》 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充翰林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內庭。爲戶部侍郎，以疾解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撰《九鼎記》四卷。

《新唐書·許康佐傳》（存目）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許康佐大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自度支郎

中改駕部郎中充侍講學士。其月二十八日賜紫。二年六月一日，遷諫議大夫。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改充學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改中書舍人，充侍講學士兼侍講。七年七月十五日，改戶部侍郎知制誥。八年五月八日，加承旨。九年五月五日，改兵部侍郎出院。

《册府元龜》卷五九九　大和元年三月，文宗召張方與給事中高重、中書舍人鄭澣、度支郎中許康佐對，並以將選侍講學士故也，是月，以澣守本官，康佐爲駕部郎中，並充翰林侍講學士。

《唐語林・補遺》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略】即位後【略】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

《新唐書・藝文志二》　許康佐《九鼎記》四卷。

元稹《酬許五康佐》　奮迅君何晚？羈離我詎儔。鶴籠閑警露，鷹縛悶牽韝。蓬閣深沉省，荆門遠慢州。課書同吏職，旅宦各鄉愁。【略】珠玉慚新贈，芝蘭忝舊游。他年問狂客，須向老農求。

《寶刻叢編》卷七京兆府上引《諸道石刻録》　《唐開府儀同三司崔守誠碑》，許康佐撰，唐玄度分書，并篆額，大和九年。

又引《京兆金石録》　《唐知內府省崔談峻壽堂碑》，唐許康佐撰，唐玄序行書，唐玄度篆額，大和中立。

又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録》　《唐華嚴寺法順大師碑》，唐許康佐撰，并正書，開成二年。

馮宿

論述

白居易《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刑部郎中馮宿，爲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浮不鄙；况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誥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

傳記

王起《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靜戎軍等使上柱國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贈吏部尚書馮公神道碑銘并存》　公諱宿，字拱之，冀州長樂人，漢光禄勳奉世廿五代孫也。【略】先府君南昌令新安郡長史贈尚書左僕射諱子華。【略】公即僕射之元子也，奇偉倜儻，與人誠直，言無詭隨，行不苟合。望之也長戟森於武庫，即之也大珪植於瓊田。卅歲侍僕射府君廬於員外府君之墓左。【略】弱冠以工文碩學稱。年廿六舉進士。是時明有司即兵部侍郎陸公贄其人也。又應宏詞科，試《百步穿楊葉賦》，雖爲勢奪，而其文至今諷之，後生以爲楷。已而有志於四方，歷東諸侯，爲彭門僕射張公建封所器異，因表爲試太常寺奉禮郎，充節度巡官。【略】與公同升者李藩、韓愈之倫，皆諸侯之選。及公曳裾之後，有置醴之遇，其書檄奏記，公皆專焉。【略】貶泉州司戶。公得喪不形，以詩書自娛。歲餘移□州司戶。太夫人終堂，孺慕柴毀，阽於滅性。喪復，常從事浙右。徵拜憲府監察，歷太常博士。凡爲國家定謚，皆□善貶惡，不吐不茹，時人偉其文而與其直。遷虞部員外郎。丁先府君艱，欒枝在疚，哀禮皆極。既祥，除都官員外郎。憲宗時，吳元濟以淮西叛，詔相國裴公東征。於是妙選廷臣，爲幕中□由是表公爲彰義軍節度判官，於是有朱紱銀章之錫。淮西平，酬勞報功，拜比部郎中，爲持權者所忌。會韓文公愈以京師迎佛骨，上疏切諫，忌公者因上之怒也，誣公實爲之，出刺歙州。【略】徵拜刑部郎中，遷兵部郎中知制誥。時問罪河朔，書命疊委。公應用神速，不能自休。詞理典奧，文采煥逸，大凡六百餘章，爲染翰者程準。

《舊唐書・馮宿傳》（存目）

《新唐書・馮宿傳》（存目）

紀事

《唐詩紀事・馮宿》 宿尹河南，樂天、夢得以詩送之，宿酬云：「共稱洛邑難其選，何幸天書用不才。遙約和風新草木，且令新雪靜塵埃。臨歧有愧傾三省，別酌無辭醉百杯。明歲杏園花下集，須知春色自東來。（每春嘗接諸公杏園宴會。）」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馮宿集》四十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馮宿文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馮宿集》十卷。

藝文

韓愈《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存目）

劉禹錫《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 可憐五馬風流地，暫輟金貂侍從才。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馮自館閣出爲河南尹）崤陵路靜寒無雨，洛水橋長晝起雷。共羨府中棠棣好，先於城外百花開。（時公伯仲四人，竝以顯官居雒，士宗榮之。）

白居易《分司初到洛中偶題六韻兼戲呈馮尹》（存目）

李觀《贈馮宿》（存目）

韓愈《答馮宿書》（存目）

雜録

《集古録跋尾》卷九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人所想見者，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八十七，《唐薛平增修家廟碑》，馮宿撰，裴潾正書，李寓篆，太和二年九月。

又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三，《唐白居易遊濟源詩》，正書，太和五年九月，馮宿詩附。

又 第一千八百四，《唐太清宮鐘銘》，馮宿撰，柳公權正書，太和五年十二月。

又 第一千八百十六，《唐散騎常侍張昔墓誌》，馮宿撰，正書無姓名，太和七年四月。

又 第一千八百十七，《唐昇玄劉先生碑》，馮宿撰，柳公權正書，太和七年四月。

《寶刻叢編》卷六北京引《復齋碑録》《唐狄梁公祠堂碑》，唐馮宿撰，胡証正書并篆額，元和中立。

《輿地碑記目・温州碑記》《東峰亭記》，馮宿文。在蘭溪團寺。

柳公綽

《舊唐書・柳公綽傳》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參軍。父子溫，丹州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尚浮靡，慈隰觀察使姚齊梧奏爲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史，入爲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

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太醫箴》一篇，其辭曰：【略】。憲宗深嘉之。翌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逾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垍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垍。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略】八年，移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略】十一年，入爲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略】以言直爲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略】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略】敬宗即位，加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入爲刑部尚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略】三年，入爲刑部尚書，【略】大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略】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略】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盧簡辭、崔璵、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

《**新唐書・柳公綽傳**》（存目）

武元衡《**送柳郎中**》（存目）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放翁詩云：「藥來賊境靈何益，米出胡奴死不炊。」上句用柳公綽事。公綽節度山南東道，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曰：「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棄藥而逐道士。殆天爲下句設此奇對。

《**升庵詩話・柳公綽梓州牛頭寺詩**》　此詩今刻於樂至縣湧泉寺。

林　蘊

《**新唐書・儒學傳下・林蘊**》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皐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略】斥爲康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略】滄景程權辟掌書記。【略】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玄之，投尸江中，藉其妻爲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林蘊集》一卷。唐邵州刺史林蘊復夢撰。

《**八千卷樓書目・別集類**》《林邵州遺集》一卷《附録》一卷。（唐林蘊撰。麟後山房本。）

歐陽詹《**蜀門與林蘊分路後屢有山川似閩中因寄林蘊蘊亦閩人也**》　村步如延壽，川原似福平。無人相與識，獨自故鄉情。（延壽，蘊之別墅；福平，余之別墅。）

張籍《**送邵州林使君**》（存目）

元稹《**送林復夢赴韋令辟**》（存目）

姚合《**送林使君赴邵州**》　詔書飛下五雲間，才子分符不等閒。

朱慶餘《**送邵州林使君**》　軒車此去也逢時，地近湘南頗入詩。

崔立之

《**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千官賀長至」，破南至日，「萬里拜含元」，破含元殿。「隔仗爐光出，浮霜烟氣翻。」二句承隔霜杖爐烟。「飄飄縈內殿，漠漠澹前軒。」二句實寫望字。「聖日開如捧，卿雲近欲渾。」捧日、卿雲襯貼望字。「輪困灑宮闕，蕭索散乾坤。」二句極其所望而言。「願惹天風便，披香奉至尊。」以干進意作結。

《**寒流聚細文**》《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言時臨曉野而閒眺望，復過橫溪而賞亂流，其水之寒而成文者，因趨浦之急其圓而隨折者，更逐烟之浮也，固不謂疏雨之飄，亦非關遠鷗之浴，但覺細文之聚，觀魚而與鱗共細，間石而影或疑稠。且獵獵風冷，時已將夕，潺潺瀨響，序屬當秋。倘仙槎如可共

泛，天漢適足以淹留也。沈氏曰：題語本奇，此詩刻劃尤自入化。

韓愈《贈崔立之評事》（存目）

楊巨源《酬崔博士》（存目）

劉禹錫《酬國子崔博士立之見寄》 健筆高科早絕倫，後來無不揖芳塵。遍看今日乘軒客，多是昔年呈卷人。胄子執經瞻講坐，郎官共食接華茵。煩君遠寄相思曲，慰問天南一逐臣。

《容齋續筆·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它亦無傳，而韓文公推奬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而詩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進屈於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千」字爲「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貞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於今，豈非螻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 崔斯立之爲人，必有奇崛之才，而又天趣橫溢。與公相見，必彼此善謔而又相敦以古誼者，如「西城員外丞」一詩，前路謔且爲虐矣，而後半絕沉痛。「刖足獻玉」一書絕沈痛，亦帶謔聲。「藍田十月雪塞關」一詩亦然。此文則純用戲謔，而憐才共命之意，沉痛處自在言外。

崔　膺

《唐國史補》卷中 崔膺性狂率，張建封美其才，引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監軍使曰：「某與尙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諾。」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復曰：「某有請。」監軍曰：「唯。」卻請崔膺。合座皆笑，然後得免。

《桂苑叢談·史遺》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衆子，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憐其才，引爲上客。善爲畫，時因酒興，偶畫得一匹馬，爲諸小兒竊去。一旦將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之，廂將問毛色，應云：「膺馬昨夜猶在氈下」。監軍怒，請殺之。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卻乞取崔膺。」軍中遂捨之。

又 淮南節度杜祐先婚梁氏女，梁卒，策嬖姬李氏爲正嫡，有敕封邑爲國夫人。（崔）膺密勸請讓追封亡妻梁氏，祐請膺爲表，略云：「以妾爲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宦達之後，妾享榮封」云云，梁氏遂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時議美焉。其後終爲李氏所怒，社日公命食彘肉，因爲李氏劃堇而卒。

李涉《醉中贈崔膺》 與君兄弟匡嶺故，與君相逢揚子渡。白浪南分吳塞雲，綠楊深入隋宮路。隋家文物今雖改，無館歌臺基尙在。煬帝陵邊草木深，汴河流水空歸海。古今悠悠人自別，此地繁華終未歇。大道青樓夾翠煙，瓊墀繡帳開明月。與君一言兩相許，外捨形骸中爾女。揚州歌酒不可追，洛神映箔湘妃語。白馬黃金爲身置，誰能獨羨他人醉。暫到香爐一夕間，能展愁眉百世事。君看白日光如箭，一度別來顏色變。早謀侯印佩腰間，莫遣看花鬢如霰。

陳　翥

《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品彙》中《排律補遺》一卷，如朱延齡「雨洗高秋」，張良器「河出榮光」，陳翥「曲池晴望」，柴宿「日照華清」，徐敞《早寒》、《青女》十數篇，雖無高絕處，而秀麗莊嚴，精工縝密，要非大曆後語。惜世次漫不可考。《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言曲江情景最好，近接梵王之家，十畝宏開，悉爲布金之地，千林遍發，盡是解杏之花。淺白映雲，猶誤爲雪，生紅點日，宛欲成霞。飄紫陌而香傳最遠，垂紅泉而落影恆斜。從茲一望，人見園中之春臨尙早，亭上之路隔非賒。是芳景宜人，正堪遊處，其望不可即，徒然惜此物華，何哉。長題亦須不繁不漏，取喫緊

透發，餘用補點，此定式也。此詩中四句寫望之之景，後四句寫望之之情，最得作長題之法。

王武陵

寶羣《重遊惠山寺記》 元和二年五月三日，重遊此寺，獨覽舊題，二十年矣。當時三人，皆登諫列，朱遐景方詣行車，王晦伯尋卒郎署，余自西掖累遷外臺，復此躊躇，吁嗟存歿。朱拾遺詩云：「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可謂得詩人之思也。因命題壁，以誌所懷。山南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寶羣記。

李蘧《惠山寺記》 蘧舅氏扶風公，貞元四年秋八月，與太原王武陵、吳郡朱宿同遊惠山精舍，爲賦往體詩一首，王序而題之。觀其詞，頗有世外之交，出塵之想。凝思澹慮，泛溢天格，雖建安才人，不足居其右矣。後二十年，復繼於末，則有傷時歎逝之感，宿草鄰笛之悲。

《寶刻叢編》卷一四常州引《復齋碑録》 《唐宿惠山寺序幷詩》，唐王武陵序幷詩，朱宿、寶羣和。貞元四年遊，元和二年寶羣重遊，爲記，正書。咸通十二年七月縣令周邦弼刊。

曹　著

《唐音癸籤・談叢五》 其最俚鄙者，有【略】李直方、獨孤申叔，曹著之題目，【略】皆古來滑稽餘泒，欲廢之不得者。

《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一）破曲江亭、慈恩寺。（二）點出「望」字。（三、四）二句承出杏園花發。（五、六）二句虛接花發。（七、八、九、十）四句寫花發，句句不脫「亭」字「寺」字。空門指寺，御陌指亭。遊時謂都人于上巳中和遊賞于寺中也。宴謂進士宴于曲江也。塔指雁塔。六句皆以亭與寺分賦，曰亭外，曰塔東，「望」字意在其中矣。末二句于題外生出作結，亦妙。

《唐國史補》卷下 初，詼諧自賀知章【略】題目人有曹著。

《酉陽雜俎續集・貶誤》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嘗目一達官爲「熱鏊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趁蛇鸛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薰木蛇」；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鏊上猢猻」。

《類説》卷六引段成式《廬陵官下記》 曹著機辯，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走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能曉，曹曰：「我謎吞得你謎。」客大慚。

韓　愈

論　述

綜　論

裴度《寄李翺書》 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

張籍《上韓昌黎書》 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於前以

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生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楊雄之作，辯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又《祭退之》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爲大賢姿，天使光我唐。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學無不該貫，吏治得其方。三次論諍退，其志亦剛強。再使平山東，不言所謀臧。薦待皆寒羸，但取其才良。親朋有孤稚，婚姻有辦營。如彼天有斗，人可爲信常。如彼歲有春，物宜得華昌。

王建《寄上韓愈侍郎》 重登太學領儒流，學浪詞鋒壓九州。不以雄名殊野賤，唯將直氣折王侯。詠傷松桂青山瘦，取盡珠璣碧海愁。序述異篇經總核，鞭驅險句物先投。碑文合遣貞魂謝，史筆應令諂骨羞。清俸探將還酒債，黃金旋得起書樓。

劉禹錫《祭韓吏部文》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在貞元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土。親親尙舊，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問。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

白居易《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大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

柳宗元《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匽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又《與韓愈論史官書》 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言。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宗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雜亂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又《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知，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略】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

李翺《祭吏部韓侍郎文》 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横。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又《與陸傪書》 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

又《薦所知與徐州張僕射書》 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治亂根本之所由。【略】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

皇甫湜《韓文公墓銘》 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鯢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

又《諭業》 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爽於用。

又《題浯溪石》 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

趙德《文録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鑠，斯文燦然。

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盡，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僭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瀰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賞者矣。

林簡言《上韓吏部書》 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睎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

張祜《投韓員外六韻》 見說韓員外，聲華溢九垓。大川舟欲濟，荒草路初開。聳地千尋壁，森雲百丈材。狂波心上涌，驟雨筆前來。後學無人譽，先賢亦自媒。還聞孔融表，曾薦彌衡才。

又《讀韓文公集十韻》 天縱韓公愈，才爲出世英。言前風自正，筆下意先萌。塵土曾無跡，波瀾不可名。詞高碑益顯，疏直事終明。片段隨冰釋，絲毫入鏡清。文彫玉璽重，詩織錦梭輕。別得春王旨，深沿大雅情。窮奇開蜀道，詭怪哭秦坑。驥逸終難襲，鵰蹲力更生。誰當死後者，別爲破規程。

顧陶《唐詩類選序》 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羣才莫得而並。其亞，則【略】郊、愈、籍、合十數子，挺然頹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爲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艷之辭，宜矣。

孫樵《與高錫望書》 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略】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

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 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又《答孫郃書》 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責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

牛希濟《文章論》 今國朝文士之作，【略】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爲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下，使聖人之旨復新。

《舊唐書·韓愈傳》 （愈）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

柳開《昌黎集後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爲先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略】自下至于先生，聖人之經籍雖皆殘缺，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諷頌、規戒、答論、問說，淳然一歸于夫子之旨，而言之過于孟子與揚子雲遠矣。先生之于爲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耶？且孟子與揚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人之言于人，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詩，皆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號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沿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于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于聖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爲然也。

王禹偁《答張扶書》 近世爲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爲文，以不同俗爲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

又《再答張扶書》 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爲文，意中以爲好者，人必以爲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人即以爲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艷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倡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慚，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自慚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略云：「儋石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筵。」此必吏部自慚，而當時人好之者也。

又《答丁謂書》 謂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參，以爲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舜作漆器，諫者不止。君豈有明于舜乎，事豈有小于漆器乎，蓋塞其漸也。退之爲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參，蓋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參以自解，則曲在紳矣。吾又見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弘中廉問江西，以吏部鉅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爲宜如舊制。夫如是，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者也？謂之其少詳焉。

姚鉉《唐文粹序》 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

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轢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

种放《退士傳》 自古之文精粹者，昔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藂》，皆句句明白，剔奸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

石介《與王建中秀才書》 佛老之教，蠹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謗，不避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慤，守益堅。【略】亦以勤矣，亦以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

又《讀韓文》 亦既二雅末，六義多陵遲。寥寥千餘年，顚危誰扶持。揭揭韓先生，雄雄周孔姿。披榛啓其途，與古相追馳。沿波窮其源，與道相濱涯。三墳言其大，十翼暢其微。先生書之辭，包括無孑遺。《春秋》一王法，《曲禮》三千儀。先生載於筆，鉅細成羈縻。楊墨乃淪胥，曠然彰其媸。佛老亦顚隮，茫然復於夷。婉婉平蔡畫，淮西獲以依。凌凌逐鱷文，潮民蒙其禧。心將元化合，功與天地齊。洋洋治世音，磊磊王化基。悖之則幽厲，順之則軒羲。

又《是非辯》 余觀能是是非非推於天下，而人不以爲私，更乎萬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獨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略】次則孟軻、韓愈也。

又《尊韓》 孔子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有年矣，不生賢人。【略】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而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對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又《上趙先生書》 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唯鄭衛淫濫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爲之世雅頌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

《宋景文筆記》卷中 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又 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新唐書・韓愈傳》 （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略】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䢼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邮孤，矯拂諭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又《讀李翺文》 凡昔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

又《論尹師魯墓誌》 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

誌，便似樊文。

又《記舊本韓文後》 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

《六一詩話》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雖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爲之笑也。

蘇舜欽《答馬永書》 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見用，獨居畎畝，樂以終身，蓋亦多矣。故韓退之謂顏子惡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雖樂不足稱也。又觀其《感二鳥賦》，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司馬光《答陳師仲司法書》 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備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

又《顏樂亭頌》 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玄爲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犬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爲細事，韓子能之乎？

又《書心經後贈紹鑒》 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遍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

又《善惡混辨》 揚子以謂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身中之謂也。顧人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爲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李覯《禮論第六》 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皆善，【略】韓退之謂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已矣。今觀退之之辯，誠爲得也。孟子豈能專之？

又《答李觀書》 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

又《原文》 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矣。【略】韓愈有取於墨翟、莊周，而學者乃疑。

曾鞏《雜詩五首》三 韓公綴文辭，筆力乃天授。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謂爲學可及，不覺驚縮手。如天有日月，厥耀無與偶。當之萬象瑩，所照百怪走。此其自然光，萬物安得有。其人雖已歿，其氣著星斗。窮天破大惑，更覺功業久。其餘施諸小，未負風義厚。

王安石《韓子》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

《中山詩話》 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眞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眞得韓意否也。

王令《說孟子序》 昔韓愈有言曰：「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略】故學者必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而愈之與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

又《韓吏部》 宣尼夾谷叱強齊，吏部深州破賊圍。始信眞儒能見用，可爲邦國大皇威。

程頤《答朱長文書》 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

《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 退之正在好名中。

蘇軾《韓文公廟碑》 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又《書吳道子畫後》 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又《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爲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略】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略】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歧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天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又《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鬥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其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於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無不在，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

《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

張舜民《史説》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説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

《孔氏雜説》卷三 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公疾日浸加，孺人侍藥湯。」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略】」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楊時《與陳傳道序》 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

秦觀《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略】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後山詩話》 蘇子瞻云：「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

又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

又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張耒《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列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嫚之風，亂以羌胡悍魯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貞元中，獨卻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賢聖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於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於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歟。

《明道雜志》 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不覺，信奇作也。子瞻説：「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爲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爲韻。『設如君不強起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天成，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玉花驄」之類。而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纆徽」、「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

《**晁氏客語**》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叙而無含畜也。若雖近不褻狎，雖遠不背戾，該於理多矣。

《**冷齋夜話**》**卷二**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略】予嘗熟味退之詩，眞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

《**潛溪詩眼・詩宗建安**》 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略】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

又《**杜詩用月字例**》 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語耳。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四** 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曰前進士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我」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墨莊漫録**》**卷六**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韓之才云：「【略】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弈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略】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

員興宗《陳子昂韓退之策》 退之窮於識。【略】窮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略】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國風漢魏六朝下**》**引《雪浪齋日記**》 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

又《**李謫仙**》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又《**韓吏部中**》 東坡云：【略】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

又 孔毅夫《雜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爲病也。《雙鳥》詩押兩「頭」字，《李花》詩押兩「花」字。」苕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閑」子，【略】。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詩意，不恤其爲病也。」

又《**後集・張芸叟**》 《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略】余舊録得百衲所作詩評，今列於此云：【略】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疎。

《**詩人玉屑・韓文公・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藏海詩話**》 有大才，作小詩輒不工，退之是也。子蒼然之。

又 葉集之云：「韓退之《陸渾山火》詩，浣花絕不能作。東坡《蓋公堂記》，退之做不到。碩儒巨公，各有造極處，不可比量高下【略】。」

《**古今詩話・歐江論韓詩**》 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之未有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盡謂然也。

《**童蒙詩訓・韓柳文**》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

又《**魯直識淵明退之詩**》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

《**歲寒堂詩話**》**卷上** 詩【略】以押韻爲工，始於韓退之，而極於蘇、黃。

又 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太白多天仙之詞，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

又 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己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顚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於忠義，

深於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捫虱新話下集・韓愈流人異端**》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醇，以予觀之，愈亦恐未免。蓋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鄙莊周之掊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亦愈之未醇也。方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又《韓文公排斥靈師意微而顯》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似若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棋六博醉，花月羅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欲斂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巾。」此便是勒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曰：「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誰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於《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

《**廣川書跋・黃陵廟碑**》　退之於文，嚴整密緻，故語妙天下。

《**珊瑚鉤詩話**》**卷一**　李唐羣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略】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

《**猗覺寮雜記**》**卷上**　退之《寄周循州》云：「【略】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略】退之戒人服丹，其言甚切。乃乞丹於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又　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謂皆退之粉飾。恐皆出退之，不特粉飾也。以《答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喜張臂，猛拏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則聯句皆退之作無疑也。

王十朋《雜說》　退之之文，雄健過司馬之長。

又《讀東坡詩》　北斗以南能幾人，大江之西有異議。日光玉潔一退之，亦言能文不能詩。碑淮、頌聖、十琴操，《生民》、《清廟》、《離騷》詞。春容大篇騁豪怪，韻到窘束尤瑰奇。韓子於詩蓋餘事，詩至韓子將何譏？

又《蔡端明文集序》　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爲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

《**寓簡**》**卷四**　退之古文，深閎雄毅。

《**容齋三筆・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略】之類是也。

《**碧溪詩話**》**卷五**　莊子文多奇變，如「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也。詩句中時有此法。如昌黎：「一蛇兩頭見未曾」，「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君不強起時難更」。

又卷一〇　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略】退之亦有寄詩雜詼俳，不獨文舉爲然。【略】大體材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口角如銜箝。」「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初食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皆謔語也。

楊萬里《答陸務觀郎中書》　古者文人相輕，今不相輕而妬焉，推焉。曰妬云者，戲詞也。妬者，推之至。推者，謙之至。【略】大抵文人之姦雄，例作此狡獪事，韓之推柳是矣。韓推之，柳辭之者，伐之也。然相推以成其名，相伐以附其名，千載之下，韓至焉，柳次焉。言文者舉歸焉。

《**誠齋詩話**》　韓退之《答李錫書》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麈尾，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退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相書》云：「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湫乎悠乎。」又《杜兼墓銘》云：「事在人子，日遠日忘。」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原之於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顏，汝南陳許帥。」【略】「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

《**文則**》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爲古文伯，於此法尤加意焉。如《賀冊尊號表》用「之謂」字，蓋取《易・繫辭》；《畫記》用「者」字，蓋取《考功記》；《南山詩》用「或」字，蓋取《詩・北山》。悉注于後。孰謂退之自作古哉。

《**艇齋詩話**》　韓退之《雪》詩、《筍》詩皆譏時相。

《**環溪詩話**》**卷中**　若論詩之妙，則好者固多。若論詩之正，則古今惟有三人，所謂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韓愈是也。【略】韓愈長於氣，故十數篇見功。

又　韓愈之妙，在用疊句。如「黃簾綠幕朱戶間」，是一句能疊三物。如「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是兩句疊六物。惟其疊多，故事實而語健。又諸詩，《石鼓歌》最工，而疊語亦多。如「雨淋日炙野火燒，【略】古鼎躍水龍騰梭」，韻韻皆疊。每句之中，少者兩物，多者三物乃至四物。幾乎是一律。惟其疊語，故句健，是以爲好詩也。

又　韓詩無非《雅》也，然則有時近乎《風》，如《誰家子》、《華山女》、《僧澄觀》則近于《風》乎。如《失藤杖》、《(斬)〔蘄〕州笛》、《竹》、《桃源圖》，則亦《風》之類也。如《謝賜櫻桃》、《和裴僕射》，則近乎《頌》矣。如《題南嶽》、《歌石鼓》、《調張籍》而歌李杜，則《頌》之類也。雖《風》、《頌》若不足，而《雅》正則有餘矣。故捨乎韓，則又無以配乎李也。故曰：近古人詩，唯有一祖二宗。

朱熹《**讀唐志**》　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略】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狙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敎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

又《**答宋深之書**》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

又《**王氏續經說**》　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七**　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略】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卻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它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功夫都空疏，更無物事撑住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爲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卻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

又　看來文中子根腳淺，然卻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略】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它當初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又　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略】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來退之勝似子雲。

又　退之則全無要學古人底意思。【略】退之則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說了。退之文字儘好，末年尤好。

又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顚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

又卷一三九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

又 韓退之墓誌有怪者了。

又 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好僧，都破落戶。然各家亦被韓文公說得也狼狽。文公多只見這般僧後，卻撞着一個大顛，也是異事。人多說道被大顛說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會他病痛，被他纔說得高，便道是好了。

又 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

張洽《昌黎先生集考異跋》 韓子之文章必主簡明，而不爲艱深。雖去陳言，而非尚險澀。朝廷之議嚴正，義理之文醇雅，記序之體簡古，若碑碣、雜誌、游藝等作，乃或放於奇怪。

樓鑰《答綦君更生論文書》 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間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爲物之害多矣。

《象山先生全集·語錄上》 《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略】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略】《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

又《語錄下》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

《野客叢書·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里尋常見，【略】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井》詩曰：「賣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喝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憂嗚瑟，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

《履齋示兒編·倒用字》 詩中倒用字，獨昌黎爲多：《醉贈張秘書》曰：「元凱承華勛。」【略】《和盤谷子》云：「推書撲筆歌慨慷。」皆倒字類也。

又《韓詩轉字音》 韓吏部押韻，或反平爲側，移側爲平亦復多。《江漢》云：「華燭光爛爛（音闌）。」【略】《望秋作》云：「怯膽變勇神明鑒（音監）。」

又《人相反》 韓退之不可謂之詩，有章韻文也。（蘇子容）

《郡齋讀書志·韓愈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 議者謂舊史謂愈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辯。而新史謂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亦未爲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其造端。

《文章精義》 韓退之文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逼眞處，如《董晉行狀》中兩段辭命是也。）

又 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韓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

又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

又 退之《平淮西碑》是學《舜典》，《畫記》是學《顧命》。

又 退之諸文，多有功於吾道，有補於世教。

又 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莊子《寓言》之類，是空境界文字。靈均《九歌》之類，是鬼境界文字。【略】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嘗造妖揑怪，此其所以不可及。

又 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佐，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

又 退之諸墓誌，一人一樣，絕妙。

又 退之誌樊紹述，其文似樊紹述。誌子厚，其文似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巧。

又 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

又 退之墓誌，篇篇不同，蓋相題而設施也。

又 韓退之非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圖無來歷，不過辨邪正而已。

又 唐文惟韓退之，自理趣中流出，故渾然天成，無斧鑿痕。

又 唐文字尚文，韓退之變得如此質，終不失其爲文。

又 退之是文人之文，間有弱處，然亦宇宙間所不可無之文也。

魏了翁《韓愈不及孟子論》 凡天下欲爲而不能者，其辭厲。衛道之君子，視天下之小不正，孰不欲大其門以受之哉。然去聖賢愈遠，私智曲學，方視古爲有加。而己之才力氣量，乃非古聖賢之比，則心聲之發，往往有峻厲而恨其不能者矣。嘗觀韓昌黎《答孟簡》一書，始終憤世嫉邪，類非平時雍容徐緩等語。說者以其不及孟子之辭，爲愈之過乎謙。吁，以愈之身，而慨然自謂韓愈不及之語，愈之辭氣亦厲矣。彼其意，蓋以爲邪說之移人，今已甚於孟子之時。以堂堂韓愈之賢，乃不能如孟子之息邪說，號呼大叫。於語人之際，愈誠有不足之恨哉。其曰韓愈不及孟子，恨之也。今夫喜、怒、哀、樂之情，未有不自夫辭氣之發者見之。然其意亦各有所向也。成瞷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則是耻其不若人也。顏淵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則是必爲而後已也。韓愈謂「彼能是，我乃不能是」，則是欲爲而不能也。夫惟欲爲而不能者，其憤必深。天下未有懷不能爲之恨，而泰然帖息於辭氣之表也。而況愈當「觝排異端」之日，又非若異時慕舜、周公之心比也。何則？自昔異端之病天下，莫烈於戰國，然孟子以亞聖大才力，閑先聖之道，貉白圭，夷許子，直夷之妾婦儀衍，羞比管、晏，又非止禽獸楊墨，然當時邪說者不得作。雖以楊墨之害，牢不可破，且能康色以受其歸，而侏離左衽之未有，後世猶賴之，非軻之力於排擊也，人心正而邪說自息，公道明而私見不作。軻之道，蓋有以受之也。今也，降漢、魏而唐，緇黃之徒風天下，而惟己之從，其爲害又慘於孟子之時，而愈乃以一世山斗，顧乃不能如孟子之所以受正人心之責，則以愈視軻，愈當少降哉。愈也學術所宗，惟孟氏一人。而其言亦曰：愈嘗推尊孟子。平時推尊者，乃使異端小道屏息而不敢肆。今非惟不能息，而又甚焉。含憤扼腕，宜其託諸孟簡，慨嘆其遺恨也。異時杏壇之語人，循循然應對進退，紆徐和緩，宛然有溫厚之意。而今也，愈之一書，峻厲激發，一則曰韓愈，二則曰韓愈。且凜然於辭氣之表，而不及孟子等語。所以致其不若人之恨者，亦深矣。雖然，愈恨其不及孟子，其意不爲不切。而夷攷其論議，則愈與孟子，固自有不容及者。孟子謂性本善也，愈則品而爲三。孟子謂墨亂孔也，愈則合而爲一。孟子謂堯舜不偏愛，而愈則有同仁之說。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愈則有易伯之論。異時趑趄光範之門，又靦顏於孟子之藐大人辭萬鍾者，嘗使愈充其觝排攘斥之功，以進於孟子純全之地，則軻得其傳矣。

又《唐文爲一王法論》 有唐之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略】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巍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爲之伯。【略】及其久也，燕、許爲之宗。【略】最後，愈之爲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有王者之法，下視燕、許諸人，直猶淺陋之曹檜，皆大國之一方爾。則凡天下之爲文者，誰敢不北面厥角以聽王法之干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略】使文章之變，非燕、許諸人爲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大〉〔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爲之，愈何與焉。大曆、貞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不得已也。

《吹劍錄》 韓文公、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辯。【略】文豹謂三人均之爲好勝，孟子好以辭勝，文公好以氣勝，荆公好以私意勝。

《吹劍四錄》 唐尚詞章，雖所尚不同，要皆有利祿之心。【略】賢如昌黎，而喜功名，慕富貴，至以卿相潭潭之說誇誘其子，則其誨館下諸生可知已。

《餘師錄・陳長文》 《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回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之乎者也，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

又 退之《進學解》云：「沈浸醲郁，【略】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是亦學文術也。

又《張芸叟》 退之詩，惟《虢園二十一詠》爲最工。語不過二十字，而意思含蓄過於數千百言者。至爲《石鼓歌》，極其致思，凡累數百言，曾不得鼓之彷彿。豈其注意造作，求以過人，與夫不假琢磨，得之自然者，遂有間邪。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略】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詔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略】及謫通州長史，市里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

《滄浪詩話・詩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

又《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韓昌黎體。

劉克莊《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世或以《謝上表》議公。余曰：方帝怒未解，裴度、崔羣不能救，仕進之塗窮，廟堂之援絕，他人處此，必懟必躁，否則緣他謬巧，以媒復用，公引咎歸美而已，不賢於怒悻悻而去，不向國門而坐者乎。以瘴癘老病，祈哀君父而已，不賢於貽書子公、達函桓溫者乎。公不顧身之萬死，而庶幾其君之一悟，豈有毫髮世念於其間？素講之學，未行之志，猶有萬一冀爾。

又《徐先輩集序》 世謂推故事、參駢語起於唐，不知自西京鄒、揚輩已

然，至唐尤甚爾。及韓、柳出，而後天下知有古文。然韓、柳能變文字之體製，而不能變科舉之程度。上以此取，下以此應。雖豪傑之士，不能自拔。

又《答陳卓然書》 《離騷》爲詞賦宗祖，固也。然自屈、宋沒後，繼而爲之者，如《鵩鳥》、【略】《閑居》之類，雖名曰賦，皆《騷》之餘也。至韓退之耻蹈襲，比之盜竊，集中僅有《復志》、《感二鳥》二賦，不類《騷》體。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韓詩沉着痛快，可以配杜。但以氣爲之，直截者多，雋永者少。

又 韓公稱士友，雖李翺、籍、湜，不過三數篇，或發於記序書尺。惟與僧詩多四十餘韻，或三四十韻，其間多譫浪笑傲之語。

《荆溪林下偶談》卷一 曾子固云：銘誌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於善惡無不書，而銘特古之人有功績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存於廟，或置於墓，一也。吾觀退之作《王適墓銘》，載娶侯高女一事，幾二百言，此豈足示後耶。然退之作銘數十，時亦有諷有勸，諒非特虛美而已。《題歐陽詹哀辭》，謂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史稱劉叉者，持去退之金數斤，曰：此諛墓中人而得之者，不如與劉君爲壽。以退之剛直，不肯諛生人以取富貴，乃能諛墓中人而得金耶。獨其與王用作神道碑，所得鞍馬白玉帶，蓋表而後受。退之於此，固未能免俗，然他無所見也。又小人，欲奪金而設辭耳。

又 退之《贈無本》詩有云：「風蟬碎錦纈，綠池垤菡萏。英芝擢荒榛，孤翮起連茨。」《醉贈張徹》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鷄羣。」至論李、杜，則云：「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厓劃崩豁，乾坤罷雷硠。」其形容諸人之詩，亦可謂奇巧矣。

又卷二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甑石之儲，常容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耶。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敖陶孫《臞翁詩評》 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

《詩人玉屑·壓韻·重押韻》 韓退之《贈張籍》詩，一篇押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槃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二「愁」字。又《叉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奧」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略】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杜甫）《飲中八仙歌》而致怪耶。

《黃氏日鈔》卷五九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詞，【略】一言以蔽之，不過謂其間氣所生，不爲死生禍福奪。此殆坡公胸中所自得，因之而發歟。若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則似未暇盡及也。蓋自孟子沒，而異端作，中國之不爲夷狄者幾希。公始出而排斥之。天地之所以位，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一一條析明盡，而世始昭若發蒙。孔、孟而後，所以扶植綱常者，公一人而已。孟子沒而邪說熾，性理之不蕩於空虛者尤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以爲情，指仁、義、禮、智、信五者以爲性，人獨於五者之要，指仁與義二者，謂由是而之焉則爲道。且謂舍是而爲道者，非吾之所謂道。孔、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夫惟綱常，非徒禮樂刑政之可扶也，我朝是以復極其根於性命之源。性非徒三品之可盡也，我朝是以復析其微於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別。功有相因，理日以明，譬之事業，文公則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我朝諸儒則於反正之後，究極治要，制禮作樂，躋世太平者也。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其大若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於文字之文而已哉。

又 《上宰相》三書：昌黎三上光範書，世多譏其自鬻。然生爲大丈夫，正蘄爲天下國家用。孔子嘗歷聘列國，孟子亦嘗游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世。故直攄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氣，而實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則動以一己飢寒之迫，終則警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與之肝膈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爲何如，而可譏其自鬻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陽退陰進，不由眞情，此則不鬻之鬻，乃公罪人耳。

又 《喜雪》、《春雪》、《詠雪》等作，皆曲盡形容之妙，層出無窮。

又 《辛卯雪》「萬玉妃」之句，《李花》「萬堆雪」之句，《寄盧仝》「猶上虛空跨騄駬」之句，《醉留東野》「爲雲」、「爲龍」之句，皆立怪以驚人者。

又 《宴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言情。《畫記》工於叙事。《藍田丞廳記》叙崔斯立盤鬱之懷。《修滕王閣記》自叙慨慕遐想之意。隨物賦

形，沛然各縱其所之，無拘也。

又《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頔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胸中之自得者。

又《賀慶雲》等表，皆文人諛語，牽於時俗，無足論者。《請上尊號》尤甚。

《**困學紀聞・評詩**》　王逢原（《采蓮示王聖美葛子明》）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退之有《感二鳥賦》）、《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

《**浩然齋雅談**》**卷中**　半山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尤奇。余亦謂《董府君》及《貞曜》二銘尤妙。

王柏《**跋昌黎文粹**》　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閒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卻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

又《**跋趙星渚帖**》　昌黎又曰：「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爲知己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身立節，爲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

《**隨隱漫錄**》**卷五**　退之《送窮文》自謂「怪怪奇奇」。《毛穎傳》雖稍怪，然筆力已不及。不知者以怪辭爲工，疊字爲巧。字理舛誤，不暇顧，則諉之曰：「自我作古。」又飾之曰：「周誥殷盤，屈曲聱牙。」其實學力未充，筆下澀滯，僅足以誑聾瞽。老泉先生曰：「風行水上渙，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惟退之得之。」

《**對床夜語**》**卷四**　退之誌《虢州司戶韓岌墓》，止稱其祖父之能。《太學博士李于墓》，惟辨其服藥之誤。若《殿中少監馬繼祖墓》，則哀其四十年間哭三世耳。【略】古人誌實不少假，今則不然，眞諛墓也。

又　退之銘墓其詞約。

又　聯句，或二人三人，隨其數之多寡不拘也。其法則不同：有跨句者，謂連作第二第三句，《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聯者，《會合》、《遣興》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有所思》等作是也。《遣興聯句》，東野云：「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退之云：「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詞貫意串，如同一喙。不然，則眞四公子棋耳。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　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

又《**答麻知幾書**》　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爲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

《**滹南遺老集・臣事實辨**》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諱也。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遂爲此諛悅之計，高自稱譽其鋪張歌誦之能而不少讓，蓋冀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得不至於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又《**文辨**》　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

《**滹南詩話**》**卷一**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既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輩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誚，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遽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于輩，特斥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固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於不得已，初不如（李）于輩有所冀幸以致斃也。

耶律楚材《**書金剛經別解後**》　退之屈論於大顛，而稍信佛書，韓文公別傳在焉。【略】是知君子始惑而終悟，初過而後悛，又何害也。

《**敬齋古今黈**》**卷七**　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爲學，故著《原道》等篇，觝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斥幾萬里而不悔，斯亦足以爲大醇矣。奈何惡其爲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爲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

愛慕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既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者，豈不大相反耶。

又卷九 文至於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郝經《上趙經略書》 昔韓文公大儒也，三上書宰相，以自論薦，非戚戚貧賤而汲汲富貴，躁舉妄進，自輕而失己也。士束髮學道，期於有用，豈坐視天民腐同草木，噤不一言，瘞九原而已乎？【略】一身之戚小，而天下之憂大也。嫠憂宗周而不恤其緯，矧於士乎哉。

又《去魯記》 唐業中衰，【略】中國將遂爲西域矣。韓文公起，橫身而爭之，累九鼎而不移，觸萬死而不回，收人心於既流，然後聖人之道，巍然自立。故立聖人之道者，莫如韓文公。

又《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制曰：【略】故吏部侍郎韓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於一間，大儒兼綜於四科。傳仲尼心，若顏淵、曾參之親炙。述孟軻志，謂荀況、揚雄爲未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奧衍而得性命之正。完三光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嶷若而自振。力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邪說而立名教。巍巍乎泰山北斗，玉潔石光。浩浩乎長江大河，龍翻鳳躍。置之朝庭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踰月而清輦轂。萬刃注視，片言而折兇鋒。以有用之才，明佐王之道，直造先秦之上，豈惟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間生乃爾。子房而下，有賈誼卒棄於文景之隆。孔明之後，生王通不與夫堯舜之運。今甫中壽，遽即大還。爲邦竟無百年，致治豈能三代。爰申遺恨，進長儀曹，庶幾幽冥之中，不忘制作之意。咨爾精爽，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尚書。

王惲《二十四大儒贊・韓愈》 維天有文，公材命世。彊義滂仁，黜邪觝異。世溺方深，力以道濟。百折彌堅，死而後已。倒影滅沒，貌不可企。

方回《南軒集鈔序》 韓愈氏能言道之用，而未得其要，其學由文而入。

又《跋僧如川詩》 韓子、歐陽子，於佛不喜其說，而喜其人。

又《跋吳古梅詩》 或問：昌黎門人詩孰優？【略】然則孟優矣。視韓何如？曰：月口星心，猶有斧鑿。昌黎《南溪始泛》諸篇，西山眞公選以入《正宗》者，惟韋、柳可近之。十《琴操》亦詩耳，雖韋、柳不能近也，而況乎諸人乎。故曰：昌黎備四時之氣，以文章大體言，天地同流，萬物皆備。以詩一端言，舒之不如翕也，腴之不如瘠也，麗之不如質也。自會者不求知，自得者不用力也。

又《送俞唯道序》 七言古，須守太白、退之、東坡規模。

又《送佛陀恩歸雲門寺詩序》 自作詩而自作序，莫盛於韓、柳。韓《送孟東野序》，不見詩。《送李願歸盤谷序》，與詩遠。

《瀛奎律髓》卷四韓愈《送桂州嚴大夫》方回評 昌黎門人有孟郊、賈島、張籍、盧仝、李賀之徒，詩體不一，昌黎能人人效之。

又卷二〇韓愈《春雪間早梅》方回評 汗血千里馬，必能折旋蟻封。昌黎大才也，文與《六經》相表裏，《史》《漢》并肩而驅者。其爲大篇詩，險韻長句一筆百千字。而所賦一小著題詩，如雪，如笋，如牡丹，櫻桃，榴花，蒲萄，一句一字不輕下。

《隱居通議・古賦一・訓畜》 昌黎平生名節偉特，如疏佛骨，撫鎭州，死生且不計，於富貴何有。誨子諸篇，類皆有羨於榮祿，勉符一詩，以經訓爲畜畜是矣。然究其三致意者，不過公相皂隸之殊，居第輿馬瑣細之事，識者疑焉。

又《文章六・昌黎文法》 韓文世謂其本於經，或謂出於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於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洩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荊軻傳》云：「軻眞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眞少恩哉。」班孟堅《東方朔傳》云：「奈何乎陛下。」韓銘云：「奈何乎公。」若此者，殆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爲一出於經，誤矣。

又《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略】韓有自然處，而作爲處亦多。

戴表元《凌氏二子字序》 爲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絕學，徑詣聖處，敏難。知順逆，謂叛鎭爲必不可宥，明同異，謂外教爲必不可殺，介難。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爾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

袁桷《書括倉周衡之詩編》 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

《唐才子傳・韓愈》 公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聖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艷，毫髮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爲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豈易言也哉。

黃溍《蕙山愁吟後序》 古之爲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韓子、盧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盧陵亦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夫爲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鳧鷖》《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竊意昌黎、盧陵特指夫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爲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爲詩也。

戴良《夷白齋稿序》 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已浸淫於五代之陋。

又《密庵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略】而韓愈氏之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觀，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爲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

《南村輟耕録・文章宗旨》 盧疏齋先生《文章宗旨》云：【略】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孔，首尾決不再行蹈襲。

宋濂《惜陰軒記》 若禹、益之治洚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爲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

蘇伯衡《古詩選唐序》 唐之詩，【略】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

謝徽《缶鳴集序》 韓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言也，其善論詩者已。然非天機悟入，識見超詣，亦何足以語此哉。

吳寬《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歷千百年，鮮有及之者。豈其下筆刻落陳言，卓然成家，足以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達而暢也固宜。【略】故嘗竊論韓氏之文之妙，由其所養者充，所守者直，而其名至於今稱之者，非徒以其文而以其人也。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叙目・正變》 今觀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經，搜羅百氏，其詩騁駕氣勢，嶄絕崛強，若掀雷決電，千夫萬騎，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懷》數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風骨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此正中之變也。

方孝孺《與鄭叔度書》二 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略】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

又《答王仲縉書》三 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

又《答王秀才書》 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

又《張彥輝文集序》 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

又《三賢贊・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抉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輿杇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哀。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文章辨體序説・原》 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云。

又《墓碑墓碣墓表墓誌墓記埋銘》 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

薛瑄《讀書録》卷三 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

《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

又 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眞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

又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眞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卷五 想韓文公敬大顚，只是被他說着己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顚以物外淸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爲動也。

又《讀書續錄》卷一一 自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韓子者。至程、朱論道統之傳，亦主其說。若韓子所見，誠所謂豪傑之士矣。

《麓堂詩話》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

又 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略】潘言其父受於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略】韓退之之詩爲角【略】。」

又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略】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

《井觀瑣言》卷一 韓《平淮西碑》惟叙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尚書》舜命九官文法，其餘叙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其詩亦自成一家，不規規於蹈襲《風》《雅》。必如是，然後可謂善學古。作《元和聖德詩》亦自是。其五七言諸體氣象，如「淚落入俎，通達今古」等語殊拙。《鄆州溪堂》詩，音格頗古。

《震澤長語》卷下 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它文多從《孟子》，遂爲世文章家冠。

又 《六經》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後世有作，其無以加矣。《原道》等篇固爲醇正，其《送浮屠文暢》一序，眞與孟子同功，與墨者夷之篇當並觀。其它若曹成王、南海神廟、徐偃王廟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變化也。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董仲舒、劉向不之及。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劉向之平正，非其好也。然《上宰相第一書》亦自劉向疏中變化來。

又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略】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

孫緒《贈道存上人署僧會序》 昌黎不讀浮屠書，亦不作浮屠文字，然於大顚、高閑、文暢之屬，健羨丁寧，累書珍重，平日矜持之節，自待之嚴，乃若漠然不暇顧者。昌黎且然，況其他乎。

王守仁《書韓昌黎與太顚坐叙》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顚，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顚，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眞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愼也。

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 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

《七修類稿·辯證類·韓文失處》 韓文《明水賦》曰：「明爲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嘗讀《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則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又《與馮宿論文書》曰：「子雲豈與老子爭強而已乎。」取侯芭以《太玄》勝《周易》。夫老子猶龍，而《道德》五千言，無往而不可取。今許其人過老子，書似《周易》，則不惟不知揚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讀墨子》又曰：「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夫「賢賢」乃子夏也，「四科」乃門人所分，亦非孔子以此爲進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必挽而同之，可乎？是猶以孟子與荀子同道者也。及《與孟尚書》云：「秦滅漢興且百年，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夫漢惠帝四年，除挾書之律矣。上遡高帝元年，才十餘年耳。其不考亦甚矣。雖然，豈非因文之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

《升庵詩話·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

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四溟詩話》卷四 凡作詩要情景俱工，雖名家亦不易得。【略】昌黎寫情亦有佳者，若「飲中相顧色，別後獨歸情」，辭澹意濃，讀者靡不慨然。每拙於寫景，若「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下句清新有格，上句聲調齟齬。使無完篇，則血脈不周，病在一譬故爾。

茅坤《與查近川太常書》 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欷歔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者，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

又《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遒逸。

又《昌黎文鈔引》 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刻。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搨抉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磨西來，獨開禪宗矣。

又《昌黎文鈔四・答劉正夫書》 韓文公教人作文，大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悅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尋常等，即公本來面目。

《詩鏡總論》 詩之所以病者，在過求之也，過求則眞隱而僞行矣。【略】昌黎之不眞也爲氣使。人有外藉以爲之使者，則眞相隱矣。

又 讀韓昌黎詩，知其世莫能容。

又 材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不則意氣立見。李太白所以妙於神行，韓昌黎不免有蹶張之病也。【略】凡好大好高，好雄好辯，皆才爲之累也。

又 韓昌黎伯，詩中常有文情。知其所長在此。

又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鑷驄父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五決無當前。」此言可評昌黎七古。

《唐詩鏡》卷三八 昌黎才氣縱橫，光怪百出，氣焰咄咄逼人。七古縱橫，無所不可。五古須法度自閑。昌黎七古繼李、杜有餘，五古當韋、柳不足。

宋儀望《重刻宛陵梅聖俞詩集序》 律詩濫觴六朝，而獨盛有唐。然自元和而降，斯軌復榛。韓退之文雄一代，而風人之旨缺焉。

《文脉・雜論》 唐韓昌黎已開課試之文之端，其篇也達而昌。

又 韓昌黎本奇才，得節奏疾徐、參伍錯綜、迴旋照顧、八面受敵之妙。

《文體明辨序説・題名》 其叙事欲簡而贍，其秉筆欲健而嚴，獨《昌黎集》有之，亦文之一體也。

《薛方山紀述》 韓子《原道》【略】乃闢俗僧、狂道，何與聃、曇本色哉？

《歸有園麈談》 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

王世貞《書韓文後》 韓公於碑、志之類，最爲雄奇有氣力，亦甚古。而間有未脫蹊徑者，在欲求勝古而不能勝之，舍而就己而未盡舍耳。奏、疏爽切動人，然論事不及晁、賈，談理不及衡、向。與人書最佳，多得子長遺意，而急於有所諸於人，則詞漫而氣亦屈。記、序或濃或淡，在意合與不合之際，終亦不落節也。第所謂原者，僅一《原道》，而所謂辯者，僅一《諱辯》而已，不作可也。蓋公於《六經》之學甚淺，而於佛氏之書更鹵莽，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彈射亦不能多中的。謂之文士，則西京而下，故當以牛耳歸之。

又《書歸熙甫文集後》 昌黎於碑、誌極有力，是兼東西京而時出之。

《藝苑卮言》卷四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

又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法。

《藏書・儒臣傳・孟軻》 韓退之文之狷，【略】而狷者幾聖矣。

《少室山房筆叢・丹鉛新録二》 退之諸記，但紀事，不錯議論，尚有前輩典刑，特句格太變幻，寡漢人渾朴之致耳。

又《史書佔畢一》 退之之避史筆也，柳州錚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説焉。《淮西碑》則以失實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乃當時誚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訾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柳徒責韓，而莫能自奮，其時故不易也。

又《九流緒論中》 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

又《華陽博議下》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似不屑屑茲途者。乃唐之韻學，韓獨爲冠。又屢以奇字取稱，何也。

《詩藪内編・古體下・七言》 唐七言歌行，【略】昌黎而下，門戶競開。

又 退之《桃源》、《石鼓》，模杜陵而失之淺。

又《近體上・五言》 昌黎有大家之具，而神韻全乖，故紛拏叫噪之途

開，蘊藉陶鎔之義缺。

又《外編・唐下》 昌黎一代斗山，而文字殊不爲廟堂重。生平紀述時政，惟《平淮西碑》及《順宗實錄》。而《淮西碑》以愬妻膚受，改命段文昌。《順宗錄》亦以記載失實，更命史官再撰。

儲欣《唐宋大家全集錄總序》 建武以後，積七百年，而韓文公出，深造孟子，陶鑄子長，勒一家之言。

又《昌黎先生全集錄序》 他人知先生，不若先生之自知。他人之知先生而言先生，不若先生自知而自言。先生之言，未嘗假象譬類也，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云爾，曰「作爲文章，甚書滿家」，「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云爾。而其言之尤切深簡要者，則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嗚呼，盡之矣。【略】甚矣，世俗人之見之陋也。曰：先生之文本梁補闕肅。夫梁所爲文具在也，其於先生合乎否耶。梁固賢者，讀先生之文，能不笑且排，又薦達焉。梁信賢者，然止此耳。今而曰先生銳意仰鑽，卒以有立，何其妄歟。或曰：然則先生之文何所本？余曰：本諸天。或駭然變乎色。余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周公、孔子既沒，處士橫而七篇作，書籍燼而《史記》興。自魏、晉已降，柔筋脆骨，嫣然弄姿，雅道塞絕，而韓文奮發，皆天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先生生於大曆，卒於長慶，是曰中唐。由中唐而來，千有餘歲。此千歲中，聰明才知豪傑之士思自立者，靡不師先生。【略】千年如是，則自此而萬年億年，以及天地日月無窮期之年，其有不如是者乎？無也。則是雅道終不塞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曰：先生之文本於天。

又《昌黎先生全集錄・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公諸序有如風狂雲駭，海濤山立者。有如春和日麗，波平不流，泛畫鷁，掉蘭橈，目眺江山而奏簫管於其中者。可謂極文章之變。

又《昌黎先生全集錄・柳州羅池廟碑》 唐人用通俗語入文字自公始，如「宅有新屋，步有新船」之類是也。然惟公能俗而愈雅耳，此非易言也。

艾南英《與沈崑銅書》 昌黎碑誌，非不子長也，而史遷之蹊徑、皮肉尚未渾然。至歐公碑誌，則傳史遷之神矣。然天下皆慕韓之奇而不知歐之化。

《疑耀・韓昌黎未見道》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自佳，而道或未之見。無論三上書、三及門，爲有識者所嗤，即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綻。通篇千餘言，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夫東西南北，唯君所命，何遠何近，何美何劣。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毛遂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爲時輩推許，至論述朝廷功德，則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歆動人主。夫司馬相如，何足效也。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既欲以請封禪而媒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道，誰則信之。

《六研齋二筆》卷四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

袁宏道《叙曾太史集》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病。

又《祇園寺碑文》 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得箇入處。攻其皮，嗜其髓。吁，若退之者，豈非善護佛法者哉。

《四六法海》卷三 退之表啓，不盡作耦語，只是將平日文略加整齊而已。

《唐音癸籤・評彙三》 韓公挺負詩力，所少韻致，出處既掉運不靈，更以儲才獨富，故犯惡韻鬥奇，不加揀擇，遂致叢雜難觀。得妙筆汰用，環寶自出。第以爲類押韻之文者過。

又《評彙六》 聯句詩，唐惟顏眞卿、韓退之爲多。顏雜詼諧。韓與孟郊爲敵手，各極才思，語多奇崛，尤可喜。

又《評彙七》 韓愈最重字學，詩多用古韻。如《元和聖德》及《此日足可惜》詩，全篇一韻，皆古叶兼用。

又《談叢一》 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箇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事。公又實以作人迪後擔子一身肩承，史稱其奬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間出吟手，能借公翻門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頌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

又 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

袁中道《解脫集序》 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內都無才人，

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爲功多。

《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　唐文奇碎，而退之春融，志在挽回。唐詩淹雅，而退之艱奧，意專出脫。詩文出一手，彼此猶不相襲，眞持世特識也。至其樂府，諷刺寄託，深婉忠厚，眞正風雅，讀《猗蘭》、《拘幽》等篇可見。

《棗林雜俎・李夢陽何景明》　予獨怪仲默之論曰：【略】古文之法亡於韓。【略】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默所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爲大言無當，矯誣輕毀，箴爲膏肓，允爲篤論矣。

《通雅・文章薪火》　韓修武振起八代之衰，爲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爲質，上泝周、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直，潤色雅故，故超於技。徒謂《平淮西碑》爲媲典謨，《毛穎傳》酷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痕亦何累乎退之。斯文後死，存乎其人。不在鉤章棘句以爲工，不在鄙倍蕪累，乃爲篤論，爲學道之亞也。

又《釋詁》　鉤章棘句，所謂生割聱牙者也。【略】如退之文，苗薅髮櫛、目擩耳染、劌目訧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間見層出、曹誅五畀、變索、噎喑，他如喁喻、瘢疵、婠妠、窋窬，此類甚多。皆對《廣韻》鈔撮，而又顚倒用之，故意聱牙。鹿門以爲生割，甚爲退之不取也。

《金石要例・銘法例》　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祕藥一事，以爲世戒。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顧炎武《與人書》一八　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

《日知錄》卷二〇　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

侯方域《書昌黎潮州謝上表後》　昌黎一代人傑，其諫佛骨，幾致殺身，尤挺立不撓。然貶潮州，而其《謝上表》，亦何哀也。昔人論其欲以詞賦述封禪，幾於相如逢君，此誠太苛。使昌黎而自此貶道以趨時，豈遂安坐不至卿相。乃官侍郎日，明知王廷湊不可犯，而必銜命宣諭，叱馭不回，何哉？蓋士君子之自處，固有生死不難決絕，而落莫悲涼之際，反惝然不能自持者。如蘇子卿娶胡婦，寇萊公陳天書，與昌黎不安於潮陽，其病一也。

《董齋詩話》卷二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爲外蕩，生意索然矣。【略】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餖飣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爲酒令而已。

又附錄　愚嘗判韓退之爲不知道，與揚雄等。以《進學解》、《送窮文》悻然怒，潸潸然泣。此處不分明，則其云「堯、舜、禹、湯相傳」者，何嘗夢見所傳何事。經義害道，莫此爲甚，反不如詩賦之翛然於春花秋月間也。

《詩筏》　杜詩韓文，其生處即其熟處，蓋其熟境皆從生處得力。

又　少陵稱太白詩云「飛揚跋扈」，老泉稱退之文云「猖狂恣睢」。【略】此八字乃詩文神化處，惟太白、退之乃有此境。

又　昌黎文章，元氣深渾。獨其詩篇刻露稍傷元氣。然天地間自少此一派不得。彼蓋別具手腕，不獨與他家詩不相似，并自與其文章樂府絕不相似。伯敬云：「唐文奇碎，而退之春融，志在挽回。唐詩淹雅，而退之艱奧，意專出脫。」此數語眞昌黎知己。彼謂昌黎「以文爲詩」者，是不知昌黎者也。

又　韓文公絕妙詩文，多在骨肉離別生死間信筆揮灑，皆以無心得之，矩矱天然，不煩繩削。亦是哀至即哭，眞情流溢，非矜持造作所可到也。文則《祭十二郎》是已，詩則吾得《河之水》二首焉。【略】二詩只似說話，而澹泊淋漓，咏之生悲。

《聲韻叢說》　韓愈《蝌蚪書記》云：「作爲文詞，宜略識字。」然愈識字頗不深。如《諱辯》云：「漢之時有杜度。」不知「杜」，上聲，又平聲。晉有杜蒯，劉昌宗讀作屠，無讀作去、入二聲者。「度」，去聲，又入聲。《詩》：「周爰咨度。」無讀作平、上二聲者。則「杜」、「度」二字非同音矣。云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不知治天下「治」字，平聲，非去聲也。又《子產不毀鄉校頌》以「監」叶「言」，《徐偃王廟碑》詞以「頑」叶「眈」，古音既無此通法，考之唐韻益訛。蓋讀「監」爲「肩」，讀「眈」爲「丹」故也。是愈於本朝字尚識之不盡，欬吐有乖，何論蝌蚪書耶。

《詩辯坻》卷三　《嗟哉董生行》學《雁門太守》，然氣格凡近不稱。《石鼓

歌》全以文法爲詩，大乖風雅。唐音云亡，宋響漸逗，斯不能無歸獄焉者。陋儒嘵嘵頌韓詩，亦震于其名耳。

《**載酒園詩話又編・韓愈**》　七言古最見筆力，中唐名家，亦多緩弱。惟韓退之有項羽救鉅鹿，呼聲動天，諸侯莫敢仰視之概，至敗亡，猶能以二十八騎于百萬衆中斬將刈旗。稍一沉深，項可劉，韓可杜矣。張司業祭韓詩曰：「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余意獨舉以評其詩尤當。

又　韓詩至《石鼓歌》而才情縱恣已極，至《嗟哉董生行》則駸駸淫于盧仝矣。古人所以戒入鮑魚之肆。（黃白山評：此退之自謂「才大無所不可」耳。豈胸無主張，容易漸染于人者。）

《**古歡堂雜著・論七言古詩**》　善學少陵者，無如昌黎歌行，盤空硬語，妥帖恢奇，乃神似非形似也。

《**詩義固説》卷上**　退之之文，不過一洗六朝習句，直陳胸中耳，何字是古人不曾用過的？流傳至今，只覺其新，不覺其故。

《**蘭叢詩話**》　七古音節，【略】韓旁取《柏梁》、《黃庭》。

又　昌黎五古通韻有汎濫常格之外者。【略】余考得《史記・龜筴傳》，「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一段，凡二十六韻，雜用東、江、陽、庚、青、元、寒、先、眞諸部。此韓之所本也。

又　韓昌黎受劉貢父「以文爲詩」之謗，所見亦是。但長篇大作，不知不覺，自入文體。漢之《廬江小吏》已傳體矣，【略】而韓之《南山》又賦體，《與崔立之》又書體。他家尚多，不及偏舉，安得同短篇結構乎？

又　韓、孟聯句，是六朝以來聯句所無者，無篇不奇，無韻不險，無出不扼抑人，無對不抵當住，眞是國手對局。然而難。若郾城軍中與李正封聯者，則平正可法。

《**絜齋詩談》卷五**　韓之古詩不及韋蘇州遠甚。

又　韓詩聯句，并無淺深層次，遞接轉掉之法，只是句上纍句，景中纍景，散漫生硬，不成章法。只有《鬥鷄》略可觀耳。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韓退之愈詩如戰酣喝日，退舍倒行。

又《雜論詩》　韓退之詩有論氣，「風雅」二字都用不着。其《琴操》諸作，浸淫向漢、魏上去矣。

又《又雜論詩》　中唐只是暢。昌黎詩古奧詰曲，不能上口，而妨於厚，蓋以暢故。

《**詩學纂聞・韓文公詠雪**》　自謝惠連作《雪賦》，後來詠雪者多騁妍詞，獨韓文公不然。其集中《辛卯年雪》一詩，《詠雪贈張籍》一章，所以譏貶者甚至。又《酬崔立之詠雪》一章，亦含諷刺。豈直爲翻案變調耶？嘗考雪之詠於《三百篇》者凡六：【略】其他若《邶》之《北風》，刺虐也。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則以喻政教之酷暴矣。【略】《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則又以雪比小人多，而以日能消雪，喻王之誅小人矣。其後，張衡《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韓公之放才歌謠，正是《詩》《騷》苦語。

《**原詩・內篇上**》　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略】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

又《外篇上》　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略】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

又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略】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己意易以新字者，【略】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杜。

又《外篇下》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

又　七古終篇一韻，【略】韓則十居八九。【略】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略】似較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啓其易也。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源流類**》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

又《品藻類》　嘗戲論唐人詩，【略】韓愈英雄語。

又　唐人詩之多者，除李白、杜甫外，唯退之、樂天爲最。退之詩可選者多，不可選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難。

又　中唐已前，文之本於儒學者，以退之爲極則。

又《纂輯類》　杜七言千古標準。【略】貞元、元和間學杜者，唯韓文公一人耳。

又《字義類》　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篇》。

又《答問類》　唐人尚《文選》學。【略】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

《**師友詩傳續録**》　善押強韻，莫如韓退之，卻無一字無出處也。

《**柳亭詩話》卷三**　韓昌黎有十三字爲句者，元人喜效之。楊孟載《鐵笛歌》中凡四見。

又卷五　詩有拗體，所謂律中帶古也。初、盛唐時或有之，然自有意到筆隨之妙。至昌黎、樊川，則先用意而後落筆，欲以矯一時之弊，是亦不得已而趨蜀道也。

《**圍爐詩話》卷三**　于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

林雲銘《韓文起・唐銀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要知公爲碑銘墓誌，如寫眞妙手，任其人之所欲，布景設色，或濃或淡，紛紜參錯，而面目意態總不爲添減分毫也。

方苞《萬季野墓表》　（季野）每曰：「【略】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

又《答程夔州書》　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

又《古文約選序例》　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飭可誦。【略】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

《**寒廬詩話**》　韓昌黎詩句有來歷，而能「務去陳言」者，全在于反用。如《醉贈張祕書》詩，本用嵇紹「鶴立雞羣」語，偏云「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縣齋有懷》詩本用向平婚嫁畢事，偏云「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送文暢》詩，本用老杜「每愁夜中自足蝎」句，偏云「照壁喜見蝎」。《薦士》詩，本用《漢書》「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語，偏云「強箭射魯縞」。《嶽廟》詩，本用謝靈運「猿鳴誠知曙」，偏云「猿鳴鐘動不知曙」。此等不可枚舉。學詩者解得此秘，則臭腐化爲神奇矣。

又　犀月謂昌黎詩「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此中機括，仿佛見作文用筆之妙。又善用反襯法，如《鄭羣贈簟》「攜來當晝不得卧，卻願天日恆炎曦」是也。又善用深一步法，如《病鴟》「計校生平事，殺卻理亦宜。毫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是也。

沈德潛《韓昌黎像》　佛骨可以燒，鱷魚可以驅。王廷湊亂可以諭，生平大節何炳如。文能追賈、董還，詩不受李、杜縛。與公爲敵者宵人，藉公成名者來學。嗚呼，公之精神貫星斗，氣欲賁，育夫何有，當今誰爲寫生手。

又《新舊唐書考》　唐代文章，惟韓愈能近道。而本傳斥爲紕繆，則乖所好惡也。宋時更修，宜矣。

又《與陳耻庵書》　昌黎之詩原本漢賦。

《**説詩晬語》卷上**　歌行【略】不轉韻者，李、杜十之一二（李如《粉圖山水歌》，杜如《哀王孫》、《瘦馬行》類），韓昌黎十之八九。後歐、蘇諸公皆以韓爲宗。

又卷下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以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塗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斂手。

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錢、劉以降，漸趨薄弱。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和間，踔厲風發，又別爲一體，七言楷式，稱大備云。

又卷四　善使才者當留其不盡，昌黎詩不免好盡。要之，意歸於正，規模宏闊，骨格整頓，原本《雅》、《頌》而不規規於風人也。品爲大家，誰曰不宜？

又　昌黎四言，唐人中無與儷者。《平淮西碑》尤爲立極。

又卷七　昌黎從李、杜崛起之後，能不相沿習，別開境界，雖縱横變化不迨李、杜，而規模堂廡，彌見闊大，洵推豪傑之士。

《**古文雅正》卷七**　唐朝學術文章，以韓公爲第一。

又卷八《答李翊書》　公平生刻苦肆力，本期至於古之立言者，因而有見

於道，遂居然以傳道自命。然自叙其躬行實踐之功，少有見焉。至自道爲文工夫本領，親切有味如此。余嘗謂自秦、漢以來，惟公集文章之大成。

又《與孟尚書書》　《原道》、《佛骨表》、《孟尚書書》、《張中丞傳後序》，此四篇，尤爲《韓集》絕頂文字，亦千古之至文也。

又《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凡送浮屠詩若文，必先斥其非，而示以正道，此公之兀岸不苟處。公於談道之文，確有所見，與文士大別。然於窮理修身、謹確細密處，未能如程、朱之親切說出也。

《柳南續筆・稱字》　昌黎墓誌數十篇，標題概稱官閥，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以見其人不必以爵位爲重，是亦所以貴之也。

沈彤《韓文論述序》　文公之文，當時謂爲包劉越嬴，歷數百年而其風益古。然品章條貫，多出正則，視漢以前爲易循，與後之亂雜而散漫者殊絕，又無論矣。

徐大椿《韓文論述序》　昌黎先生奮興乎唐，其爲文，上規《詩》、《書》、《易》、《春秋》，下逮《莊》、《騷》，兩司馬氏與子雲之作，是以能起八代之衰。

邵秉華《平津館文稿書後》　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韓氏。然韓氏苦《儀禮》難讀，以《爾雅》爲注蟲魚之書，束《春秋》三傳于高閣，已開宋人游談無根之漸，故其言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即陶淵明「不求甚解」之謂也。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詩家奧衍一派，開自昌黎，然昌黎全本經學，次則屈、宋、揚、馬亦雅意取裁，故得字字典雅。

《野鴻詩的》　昌黎極有古音，惜其不由正道，反爲盤空硬語，以文入詩，欲自成一家言，難矣。然集中《琴操》、《秋懷》、《醉贈張祕書》、《山石》、《雉帶箭》、《謁衡嶽》、《縣齋有懷》數篇，居然大家規範。其「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青天白日花草麗」，此等句亦是不凡。近體中得敦厚雅正之旨者，唯「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二語。若《南山》詩，非賦非文，而反流傳，人之易欺也若此。

《一瓢詩話》　韓昌黎學力正大，俯視羣蒙，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惡太嚴，進不獲用，而愛才若渴，退不獨善。嘗謂直接孔、孟薪傳，信不誣也。

《秋窗隨筆》　昌黎古詩勝近體。而近體中，惟《湘中酬張十一功曹》、《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諸作，矯矯不羣，可以頡頏老杜。他如「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妒歌童作艷聲」、「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鳴篋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唐諸人莫及也。近體中得此，所謂已探驪龍珠，餘皆長物矣。

又　退之七古有絕似太白處。

又　退之古詩，造語皆根柢經傳，故讀之猶陳列商、周彝鼎，古痕斑然，令人起敬。時而火齊木難，錯落照眼，應接不暇。非徒作幽澀之語，如牛鬼蛇神也。

《論文偶記》　揚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

又　文貴變【略】。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字句變，惟昌黎能之。

又　文貴去陳言。昌黎論文，以去陳言爲第一義。後人見爲昌黎好奇故云爾，不知作古文無不去陳言者。【略】昌黎既云去陳言，又極言去之之難。蓋經史諸子百家之文，雖讀之甚熟，卻不許用他一句，另作一番語言，豈不甚難？

又　文貴品藻。【略】品藻之最貴者，曰雄，曰逸。【略】昌黎雄處多，逸處少。

《援鶉堂筆記》卷四四　昌黎書文，涵蓋千年。然較之盛漢，則不免一間。雖《孟尚書書》可謂工極，以視史遷、楊惲二書，則氣韻高古沉重，去之遠矣。惟與柳鄂州二書，庶可與庶子王生《與蓋寬饒書》並耳。

又　昌黎於作序原由，每能簡潔，而文法硬札高古。歐、曾以下無之。

又　昌黎雄處，每於一起、一接、一落，忽來忽止，不可端倪。

又　韓退之學杜，音韻全不諧和，徒其見佶倔。

《唐宋詩醇》卷二七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詩亦卓絕千古。論者常以文掩其詩，甚或謂于詩本無解處。夫唐人以詩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謂韓文重於韓詩可也，直斥其詩爲不工，則羣兒之愚也。大抵議韓詩者，謂詩自有體，此押韻之文，格不近詩，又豪放有餘，深婉不足，常苦意與語俱盡。蓋自劉攽、沈括，時有異同。而黃魯直、陳師道輩，遂羣相訾謷。歷宋、元、明，異論間出。此實昧于昌黎得力之所在，未嘗沿波以討其源，眞不辨詩體者也。夫六義肇興，體裁斯別。言簡而意該，節短而韻長，含吐抑揚，雖重複其詞，而彌有不

盡之味，此風人之旨也。至于二《雅》三《頌》，鋪陳終始，竭情盡致。義存乎揚厲，而不病其夸。情迫于呼號，而不嫌其激。其爲體迥異于《風》，非特詞有繁簡，其意之隱顯固殊焉。千古以來，寧有以少含蓄爲《雅》《頌》之病者乎？然則唐詩如王、孟一派源出于《風》，而愈則本之《雅》《頌》，以大暢厥辭者也。其生平論詩，專主李、杜，而于治水之航，摩天之刃，慷慨追慕，誠欲效其震蕩乾坤，陵暴萬類，而後得盡吐其奇傑之氣。其視清微淡遠，雅詠溫恭，殊不足以盡吾才。然偶一爲之，餘力亦足以相及，如《琴操》及《南溪》諸作具在。特性所不近，不多作耳。而仰攻者顧執多少之數，以判優絀之數乎。擬桃源爲樂土，而輒謂洪河、太華之賊人。求仙佛之玄虛，而反以聖賢經天緯地爲多事。此其說固不待智者而決也。今試取韓詩讀之，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不減于李。其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誠不減于杜。而風骨峻嶒，腕力矯變，得李、杜之神而不襲其貌，則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夫詩至足與李、杜鼎立，而論定猶有待于千載之後，甚矣，詩道之難言也。【略】茲集所登，爲古詩者什八，爲律詩者什二，蓋愈偏以古勝，此自有定論也。聯句之盛，前此未有，以非一人所得專美，姑置不錄。

《**隨園詩話**》**卷五**　昌黎少近體。善藏其短，而長乃愈見。

又卷六　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便宜棄捨。【略】昌黎鬬險，掇《唐韻》而拉雜砌之，不過一時游戲，如僧家作盂蘭會，偶一布施窮鬼耳。然亦止於古體、聯句爲之。

《**蛾術編・杜子美**》　若七言古詩，長篇一韻到底，不轉他韻，則又必到昌黎方定此格，而杜無之也。

《**瀛奎律髓刊誤**》**卷二〇韓愈《春雪間早梅》紀昀評**　昌黎古體橫絕一代，律詩則非所長，試帖刻畫更非所長矣。

《**甌北詩話**》**卷一**　詩家好作奇句警語，必千錘百鍊而後能成。如【略】昌黎之「巨刃磨天揚」、「乾坤擺磥硠」等句，實足驚心動魄，然全力搏兔之狀，人皆見之。

又卷三　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顧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開山闢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迹。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後人平心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轉失之矣。

又　遊韓門者，張籍、李翱、皇甫湜、賈島、侯喜、劉師命、張徹、張署等，昌黎皆以後輩待之。盧仝、崔立之雖屬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所心折者，惟孟東野一人。【略】蓋昌黎本好爲奇崛矯皇，而東野盤空硬語，妥帖排奡，趣尚略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覺膠之投漆，相得無間，宜其傾倒之至也。今觀諸聯句詩，凡昌黎與東野聯句，必字字爭勝，不肯稍讓。與他人聯句，則平易近人。可知昌黎之於東野，實有資其相長之功。【略】昌黎作《雙鳥》詩，喻已與東野一鳴，而萬物皆不敢出聲。東野詩亦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居然旗鼓相當，不復謙讓。至今果韓、孟并稱，蓋二人各自忖其才分所至，而預定聲價矣。

又　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若徒搜摭奇字，詰曲其詞，務爲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眞警策也。昌黎詩，如《題炭谷湫》云：「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謂湫不在平地，而在山上也。「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謂時俗祭賽此湫龍神，而已未具牲牢也。《送無本師》云：「鯤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噭。」形容其詩力之豪健也。《月蝕詩》：「帝箸下腹嘗其皤。」謂烹此食月之蝦蟆，以享天帝也。思語俱奇，眞未經人道。至如《苦寒行》云：「啾啾窗間雀，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卻得親炙爊。」謂雀受凍難堪，翻願就炙之熱也。《竹簟》云：「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羲。」謂因竹簟可愛，轉願天不退暑，而長卧此也。此已不免過火，然思力所至，寧過毋不及，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至如《南山》之「突起莫問簉」【略】，《和鄭相樊員外》詩之「稟生肖剿剛」【略】，《征蜀》詩之「剟膚浹痍瘡，敗面碎剝刮」【略】，《陸渾山火》之「盍池波風肉陵屯」【略】，此等詞句，徒聱牙轖舌，而實無意義，未免英雄欺人耳。其實，《石鼓歌》等傑作，何嘗有一語奧澀，而磊落豪橫，自然挫籠萬有。又如《喜雪獻裴尚書》、《咏月和崔舍人》以及《叉魚》、《詠雪》等詩，更復措思極細，遣詞極工，雖工於試帖者，迹遜其穩麗。此則大才無所不辦，並以見詩之工固在此不在彼也。

又　昌黎古詩用韻，有通用數韻者，有專用一韻者。【略】今按《此日足可

惜》一首，通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此外，如《元和聖德詩》，通用「語」、「麌」、「馬」、「有」、「哿」五韻。《孟東野失子》詩，通用「先」、「寒」、「刪」、「眞」、「文」、「元」六韻。餘可類推。其用窄韻，亦不止《病中贈張十八》一首。如《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一首，又《會合聯句》三十四韻，洪容齋謂除「蠓」、「蛹」二字，《韻略》未收，餘皆不出二「腫」之內。今按「蠓」、「蛹」二字，《唐韻》本收在二「腫」，則皆本韻也。

又　聯句詩，【略】是古來原有此體，特長篇則始自昌黎耳。今觀《韓集》中，《會合聯句》則昌黎及孟郊、張籍、張徹四人所作。《石鼎聯句》則軒轅彌明、侯喜、劉師命所作，獨無昌黎名，或謂彌明即昌黎托名也。《郾城夜會聯句》則昌黎與李正封所作。其他如《同宿》一首，《納涼》一首，《秋雨》一首，《雨中寄孟幾道》一首，《征蜀》一首，《遠遊》一首，《鬬雞》一首，皆韓、孟二人所作。大概韓、孟俱好奇，故兩人如出一手。其他則險易不同。然即二人聯句中，亦自有利純。惟《鬬雞》一首，通篇警策。《遠遊》一首，亦尚不至散漫。《征蜀》一首，至一千餘字，已覺太冗，而段落尚覺分明。至《城南》一首，則一千五六百字，自古聯句未有如此之冗者。以「城南」爲題，景物繁富，本易塡寫，則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眉目。乃游覽郊墟，憑吊園宅，侈都會之壯麗，寫人物之殷阜，入林麓而思遊獵之娛，過郊壇而述禋祀之肅，層疊鋪叙，段落不分。則雖更增千百字，亦非難事，何必以多爲貴哉。

又　自沈、宋創爲律詩後，詩格已無不備。至昌黎又斬新開闢，務爲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詩內鋪列春夏秋冬四時之景，《月蝕詩》內鋪列東西南北四方之神，《譴瘧鬼》詩內歷數醫師、灸師、詛師、符師是也。又如《南山》詩連用數十「或」字，《雙鳥》詩連用「不停兩鳥鳴」四句，《雜詩》四首內一首連用五「鳴」字，《贈別元十八》詩連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答張籍》五律一首，自起至結，句句對偶，又全用拗體，轉覺生峭。此則創體之最佳者。

又　昌黎不但創格，又創句法。《路傍堠》云：「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此創句之佳者。凡七言，多上四字相連，而下三字足之。乃《送區弘》云：「落以斧引以繩徽。」又云：「子去矣時若發機。」《陸渾山火》云：「溺厥邑囚之崑崙。」則上三字相連，而下以四字足之。自亦奇闢，然終不可讀。故集中只此數句，以後亦莫有人彷之也。

又　昌黎詩亦有晦澀俚俗，不可爲法者。《芍藥歌》云：「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所謂「黃鍾家」，果何指邪。《答孟郊》云：「搦拒喜張臂，猛拏閒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齩。」則竟寫揮拳相打矣，未免太俗。

又　昌黎詩中，律詩最少。五律尚有長篇及與同人唱和之作，七律則全集僅十二首。蓋才力雄厚，惟古詩足以恣其馳驟，一束於格式聲病，即難展其所長，故不肯多作。然五律中如《咏月》、《咏雪》諸詩，極體物之工，措詞之雅。七律更無一不完善穩妥。與古詩之奇崛判若兩手。則又其隨物賦形，不拘一格之能事。

又　昌黎以道自任，因孟子距楊、墨，故終身亦闢佛、老。【略】然平日所往來，又多二氏之人。如送張道士有詩，送惠師、靈師、澄觀、文暢、大顚，皆有詩文。或疑其交遊無檢，與平日持論互異。不知昌黎正欲借此以暢其議論。如謝自然白日昇天，則嘆其爲妖魅所惑，化爲異物。華山女說法動人，則譏其煽誘少年，爭來聽講。於澄觀則欲「收斂加冠巾」，於惠師則云「吾疾游惰者，憐子愚且淳」，於靈師亦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顚」，於文暢則草序排訐。惟於大顚無貶詞，則以其頗聰明識道理。於張道士亦無貶詞，則以其上書言事，不用而歸，固異乎尋常黃冠者流也。賈島本爲僧，名無本，因昌黎言，且棄僧服而舉進士。然則與二氏之人往來，亦復何害。并非以空谷寂寥，見似人者而喜也。

又卷四　聯句一種，韓、孟多用古體。

章學誠《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中唐文字，競爲奇碎。韓公目擊其弊，力挽頹風，其所撰著，一出之於布帛菽粟，務裨實用，不爲矯飾雕鏤，徒侈美觀。惟其才雄學富，有時溢爲奇怪，而矯時勵俗，務去陳言，學者不察，輒妄詡爲奇耳。

又《墓銘辨例》　世人知有韓文，世人於韓文中又知推其碑誌。姑就韓文碑誌而論，如盧殷、李楚金之墓，則有誌無銘。盧渾、胡允明之墓，則有銘無誌。張圓之墓，即稱散文之誌爲銘。彼蓋心識古人源流，隨時通其變化，未聞當日子孫以爲歉闕，觀者以爲疵議也。【略】銘者，《詩》《騷》之流，長言永嘆，正爲短誌傳神，所謂繁簡各有當也。【略】韓公作《劉統軍碑》，誌不滿二百言，銘辭四百七十餘言，不聞劉統軍人品減色，韓昌黎文失體裁。

又《與汪龍莊書》　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馬因之而極其變。班、陳以降，眞古文辭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亦

始韓子。蓋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入於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

又《與邵二雲論學》　宋人譏韓昌黎氏，以謂因文見道，不知韓子未至於孔、孟者，義方敬直之功，存心養性之學，不能無閒然耳。若以因文見道爲韓子之弊，是離學問文章以言道，恐韓子所不屑也。

又《答某友請碑誌書》　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大書深刻，臺推韓碑，然諛墓之譏，當時不免。今觀《韓集》碑誌諸篇，實未嘗有所苟譽，惟應酬牽率無實之文，十居其五。李漢編集，不免濫收，爲少持擇爾。然此特論著述精微之極致當如是也。如以文論，未見其可貶也。

又《上朱大司馬論文》　何信陽謂「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由昌黎始」，杭堇蒲氏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辭並足泰山北斗，信陽何所見聞，敢此妄議，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其於漢廷經師之授受，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綴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別識心裁，時有得其彷彿。而昌黎之於史學，實無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辭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屬辭」「心知其意」之遺法也。其列叙古人，若屈、孟、馬、揚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與相如、揚雄辭賦同觀，以至規矩方圓如孟堅，卓識別裁如承祚，而不屑一顧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學哉？歐陽步趨昌黎，故《唐書》與《五代史》雖有佳篇，不越文士學究之見，其於史學未可言也。然則推《春秋》「比事屬辭」之教，雖謂古文由昌黎而衰，未爲不可，特非信陽所可議耳。蓋六藝之教，通於後世有三：《春秋》流爲史學，《官禮》諸記流爲諸子論議，《詩》教流爲辭章辭命。其他，《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易》學亦入《官禮》，而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昌黎之文，本於《官禮》，而尤近於孟、荀。荀出《禮》教，而孟子尤長於《詩》。故昌黎善立言而又優於辭章，無傷其爲山斗也，特不深於《春秋》，未優於史學耳。

《石洲詩話》卷二　韓文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詩亦每於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爻象、繇占、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其遺味。自束皙、韋孟以來，皆未有如此沈博也。

又卷三　一篇之中，步步押險，此惟韓公雄中出勁，所以不露韻痕。然視自然渾成不知有韻者，已有間矣。

《雨村詩話》卷下　韓昌黎詩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此是公自贊其詩，不可徒作贊他人詩看。然皆經籍光芒，故險而實平。

《龍性堂詩話初集》　昌黎詩不似唐，卻高於唐。【略】韓之起八代，寧特以其文哉。

《劍谿説詩》卷上　退之論文，則稱屈原、孟子、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而不及賈誼、班固。論詩，自陳子昂、李白、杜甫外，則稱蘇源明、元結、李觀，而不及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則退之固精於文而略於詩者。

又　退之五言大篇學杜，而峭露特甚。小詩學《選》而變，鑿空處類孟郊，而氣象較闊。

又　退之短章氣古，長篇氣勝。

又　退之《琴操》、《羅池廟詩》，李、杜不能作，何論子厚。

又　韓詩多不經人道語，奇闢處驚人。

又《又編》　韓詩固宗杜，又何嘗不慕李？而縱筆爲之，乃過於生造，無飄灑自然之妙。

又　退之用韻，或轉或不轉，並神施鬼設，極搏攫之奇。此固爲大才，亦詩遜李、杜專門，未免造作耳。

《北江詩話》卷二　韓昌黎之詩，佳處在「字向紙上皆軒昂」。

《甚原詩説》卷四　唐人古詩，無有不從前代入者。【略】中唐諸子，其變斯極。【略】退之追《風》、《雅》不及，而逃於生峭。

《靜居緒言》　昌黎之「妥帖排奡」，胎息于《生民》、《清廟》。

又　史遷之文，不離經傳，其妙在絕去蹊逕，隨手拈來，即爲己有，錯綜絡脈，長短生情，而成一家之文。昌黎於此悟之，另具鑪錘，自成融冶，又爲昌黎之文。故其論文，以能自立者爲不朽。

又　韓昌黎爲詩家之輸般也，人皆見其操斧運斤，揮霍如意，而不審其度材成器之能盡乎理也。其陽開陰合，傍見側出，反覆抑揚之妙，信手揮霍能如是哉？

又　昌黎氏意在砥柱頹流，扶挾斯道，故其詩歌斟酌古今，吐納巨細，力出險峻，用意深微，具抗古之才，運經世之學，實李、杜後一人而已。

又　昔人美公「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

等句。僕尤喜其「夢斷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歸鄉」，及絕句「休垂絕徼千行淚，【略】可憐同聽不同愁」。又「公主當年欲占春，【略】直到南山不屬人」，可謂婉而多諷。如公固不可以單辭隻句稱尚，然亦見無所不能也。

《老生常談》 人當讀李、杜詩後，忽得昌黎《石鼓》等詩讀之，如遊深山大澤，奔雷急電後，忽入萬間廣廈，商彝周鼎，羅列左右，稍稍憩息於其中，覺耳目心思，又別作寬廣名貴之狀，迥非人世所有，大快人意。

又 昌黎五古，語語生造，字字奇傑，最能醫庸熟之病。如《薦士》、《調張籍》等篇，皆宜熟讀以壯其膽識，寄其豪氣。「橫空盤硬語」云云，此公自狀其詩耳。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吾由漢迄明，其間得大宗五人焉，曰：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昌黎。其他支分派別，各有攸屬。

憚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敘說》 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

又《答伊揚州書》二 大抵韓公天質近聖賢豪傑，而爲文從諸經、諸子入，故用意深博，下筆奧衍精醇。

又《答來卿》 不佞就韓文言之，《平淮西碑》是摹《書》《詩》二經，已爲人讀爛，不可學。《南海廟碑》是摹漢人文，亦不可學。如書字摹古之帖，若復摹之，乃奴婢中重臺也。《送李愿序》淺而近俗，《與于襄陽書》俳而近滯，《釋言》窠臼太甚，《上宰相書》亦有窠臼，其後兩篇夭矯如龍矣。學韓文先須分別其不可學者，乃最要也。此外可學者，大都識高則筆力自達，力厚則詞采自腴，而其用意用法之巧勝，有不可勝求者。略舉數篇以爲體例。如《汴州水門記》，節度使是何官銜，隴西公是何人物，水門之事則甚小，若一鋪敘，不成話矣。故記止三行，詩中詳其事業，于水門止一兩語點過。此是小題不可大作也。【略】如《殿中少監墓志》，竟用點染法。韓公何以有此種筆墨？蓋因少監無事可書，北平王事業函蓋天地，若不敘北平王，于理不可。然輕敘則不稱北平王，重敘則少監一邊寥落，誼客奪主矣。是以并敘三代，均用喻言，使文體均稱，翻出異樣采繪，照耀耳目。且恐平敘三代，有涉形迹，是以將納交作連絡，存沒作波瀾，眞鬼神于文者也。如《滕王閣記》，有王子安一篇在前，【略】不可不避，故韓公通篇從未至滕王閣用意，筆墨皆烟雲矣。如《貞曜先生》、《施先生墓志》不列一事，以貞曜詩人，施先生經師，止此二意，便可推衍成絕世之文。若列一事，體便雜也。又如《曹成王碑》、《許國公碑》，盡列衆事，以二人均有大功于民生國計，其事皆不可削，須擇之，部署之，鋪排之，以成吾之文。若一虛摹，文與人與官皆不稱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昔人爲詩，未有用力於韻者。自韓昌黎橫空盤硬，妥貼排奡，韻寬者轉更出入旁通，韻狹者則界畫謹嚴，險阻不避。歐陽永叔所謂「退之一生倔強」，見於此也。然韻愈齟齬，詩愈精神，腕中固宜獨有神力。

又《七古凡例》 李、杜既沒，正聲詘然。昌黎倔興，始傑然復有丈夫之氣，惟波瀾頓挫小不及耳。

又《七律凡例》 以昌黎之神力，而七言律未能擅場，弓強而手不柔也。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

又《與友人論古文書》 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

《初月樓古文緒論》 文章之道，剛柔兼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灝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綿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又 古來善用疏，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鬱處皆能疏。

又 昌黎品第，當在班孟堅之上。

又 昌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今人無其根柢，乃只見怪怪奇奇耳。

《幽夢續影》 唐人之詩，多類名花。【略】昌黎似丹桂，天葩灑落。

方東樹《書法言後》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劉先生說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玄》，理淺而詞艱，節促而氣短，非文之工者，退之所好不在此。

又《書望溪先生集後》　退之因文見道，其所謂道，由於自得，道不必粹精，而文之雄奇疏古，渾直恣肆，反得自見其精神。

《昭昧詹言》卷一　苟用力於《六經》，兼取秦、漢人之文，求通其意，求通其辭，何患不獨有千古。【略】韓公一生只用得此功，故獨步千古。

又　莊以放曠，屈以窮愁，古今詩人，不出此二大派，進之則爲經矣。【略】韓公後出，原本《六經》，根本盛大，包孕衆多，巍然自開一世界。【略】乃若其才既非天授，又不知杜、韓之導源《經》、《騷》，津逮漢、魏，奄有鮑、謝處，故終亦不能到杜、韓也。

又　韓公云：「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公之意，以辭爲筌蹄。世論公爲「因文見道」，觀此則公實因道求文，而併得其文焉。顧求句讀不類於今，非學文之本，而已爲三昧秘密。

又　以新意清詞易陳言熟意，惟明遠、退之爲嚴。政如顏公變右軍書，爲古今一大界限。所謂詞必己出，不隨人作計。

又　韓公詩間有順叙者，文則無一挨筆。

又　詩文第一筆力要強。薑塢先生評韓公《紀夢》詩曰：「以崚嶒健倔之筆，叙狀情事，亦詩家所未有。」愚謂韓公筆力，無非崚嶒健倔。

又卷二　如韓《南溪始泛》、《贈別元十八》、《送李翺》、《人日城南登高》、《同冠峽》、《過南陽》，【略】大約同一杼柚。

又卷五　古人作詩，各有其本領。心志所結，動輒及之不自覺，所謂雅言也。如【略】韓公修業明道，語關世教，言言有物。【略】是皆於《三百篇》、《騷》人未遠也。

又　如康樂乃是學者之詩，無一字無來處，率意自撰也，所謂精深，但多正用，則爲陳言。退之乃一革之，每用必翻新，而一切作料字面，悉洗淨去之，文字一大公案，古今一大變革也。

又卷六　鮑詩全在字句講求，而行之以逸氣，【略】韓、杜常師其句格。

又卷九　韓如《六經》，直書白話，皆道腴元氣。

又　韓公當知其如潮處，非但義理層見疊出，其筆勢湧出，讀之攔不住，望之不可極，測之來去無端涯，不可窮，不可竭。當思其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岳，奇崛、戰鬥鬼神，而又無不文從字順，各識其職，所謂「妥貼力排奡」也。

又　韓公詩，文體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氣韻沈酣，筆勢馳驟，波瀾老成，意象曠達，句字奇警，獨步千古，與元氣侔。

又　韓公筆力強，造語奇，取境闊，蓄勢遠，用法變化而深嚴，橫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間有長語漫勢，傷多成習氣。

又　杜、韓有一種眞率樸直白道，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此必須先從艱苦怪變過來，然後乃得造此。若未曾用力便擬此種，則枯短淺率而已。如公《南溪始泛》三篇、《寄元協律》四篇、《送李翺》、《寄鄂岳李大夫》等，皆是文體白道，但序事，而一往清切，愈樸愈眞，耐人吟諷。山谷、後山專推此種，昔人譏其舍百牢而取一臠。余謂此詩實佳，但未有其道腴，而專學其貌，則必成流病，失之樸率陋淺，又開僞體矣。

又　《病中贈張十八》創造奇險，山谷所撫。《醉贈張秘書》句法精造，亦山谷所常撫。

又　《醉贈張秘書》與《贈無本》，特地做成局陣，章法參差迷離，讀者往往忽之，不能覺也。然此等皆尚有迹可尋。

又　韓公去陳言之法，眞是百世師。但其義精微，學者不易知。如云「公詩無一字無來歷」，夫有來歷，皆陳言也，而何謂「務去」之也？則全在於反用翻用，故著手成新，化朽腐爲神奇也。非如小才淺學，剽剝餖飣，換用生僻之可厭，適見其內不足而求助於外，客兵又不服用，但覺齟齬不安而已。

又　「高詞媲皇墳」與「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是兩境。上言「艱窮怪變」，下言「平淡」。此公自述兼此二能，不拘一律也。

又　韓公亦是長篇易知。短篇用意深微，文法奇變，隱藏難識，尤莫如《秋懷》十一首矣。

又卷一一　汁漿起棱，不止一處，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題後墊襯出汁起棱更妙。【略】乃太史公、退之文法也。

又　他人數語方能明者，只須一句即全現出，而句法復有餘地，此爲筆力。韓公獨步。

又卷一二　杜公自有縱橫變化，精神震蕩之致。以韓公較之，但覺韓一句跟一句，甚平，而不能橫空起倒也。

又　七言古詩，易入整麗而近平熟，公七言皆祖杜拗體。

又　韓詩無一句猶人，又恢張處多，頓挫處多。韓詩雖縱橫變化不逮李、

杜，而規摩堂廡，彌見闊大。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引徵波瀾，鏗鏘鍠石，以窮極聲色。【略】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略】韓退之之才上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異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慙。使後人不足於八家者，蘇子由爲之也。使八家不遠於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

《退庵隨筆》卷一八 李文貞曰：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幾年，竟將等於正教矣。韓公膽氣最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罵無所不至，其氣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闢佛，氣便弱。韓公闢佛雖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池矣。

又 紀文達師曰：嘗聞五台僧明玉之言云，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爲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爲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略】比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銜昌黎亦甚。

又卷二〇 漢、魏之詩，無意於學《三百篇》，【略】六朝而後，刻意學之者，以杜、韓爲最。

又卷二一 唐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略】自御選《唐宋詩醇》，其論始定。

包世臣《書韓文後上篇》 既三過，乃知「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語，退之實自道破窔奧。蓋文家關鍵，必在審勢。文以從爲職，字以順爲職。勢之所至，有時得逆以濟順，而字乃健。得違以犯從，而文乃峻。不此之識，徒以從順爲事，則文字不得其職。是退之心契周、秦、先漢，《復志賦》所稱用心古訓，識路疾驅者，抑時時有合。【略】世臣讀退之文，所見前後凡三變，於其得失，似有可言者。退之以闢二氏自任，史氏及後儒推崇皆以此。今觀《原道》，大都門面語，征引蒙莊，已非老子之旨，尤無關於釋氏。以退之屏棄釋氏，未見其書，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聳動愚蒙以邀利之說。繼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諄勸著書，而答以須待五六十時也。【略】其《策問》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蓋謂釋氏近墨也。而《讀墨子》，則謂孔、墨必相爲用，其附麗《上同》、《兼愛》者，僅撏撦儒墨字句耳。墨氏之道，其要義屢見《呂覽》，足爲孔、墨相用之證。而一未徵引，其亦薄不韋，未省其書，如釋氏言乎。退之自論文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核《順宗實錄》，董晉、韋丹、孔戣、權德輿各誌狀，及其他先廟神廟碑，悉嚴肅有體勢。即有酬酢人事者，亦鄭重不苟下一語，可謂記事必提要已。《原性》所稱「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遠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則眞能鉤玄以纂言者。然韓文如是者絕少。蓋切要語本自無多。【略】退之文之盛者，《聖德詩序》及詩、《薦士》、《南溪始泛》、《和太清宮紀事》、《檄鱷魚》、《釋言》、《行難》、《五箴》、《策問十三首》，皆無愧古作者。《上宰相第三書》雖少作，而精心撰結，氣盛言宜，子政無以遠過。同時有《感二鳥》、《復志》兩賦，除晉、宋之徑路，冥追屈、馬，雖挽強未得手柔之樂，而紆迴往復，意曲而達。其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誣已。《進學解》「余應之」下，故爲舒緩，遂爾瘏靡。《王承福傳》「操圬過富貴之家」以下，亦嫌瀾漫。《送李愿歸盤谷》，摹寫情狀，間入駢語，緩漫乏氣勢。《送窮文》起結亦樸率，俱足累通體，使精神不發越。《平淮西碑》最爲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歸功裴相而揶揄通朝，立言既爲非宜。【略】然其詩則佳甚，分別觀之可也。《訟風伯》、《月蝕》、《射訓狐》、《讀東方雜事》、《讀瘧鬼》諸作，譏刺當路，不留餘地，於言爲不愼，於文爲傷雅。子瞻斥其性氣難容，良非過論。《張中丞傳後序》，記遠與巡死先後異一節，含混不能作下文辨駁之勢。《毛穎傳》，舊史以爲至紕繆，《國史補》以爲逼史遷。後人皆是李說，然士君子立言有體，遇事之必不可無言，而勢有必不能明言者，則常託於諧詞巵說以見意。彼《毛穎》何所取耶，無取而以文爲嬉笑，是俳優角觝之末技，豈非介甫所譏「無補費精神」者乎。《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亦其類矣。然覈退之生平，則《進學解》所謂「長通於方，左右具宜」者，實足爲言行相顧，胡不慥慥者也。令陽山、河陽，刺潮、袁，政事論說，絕不以竄逐故，少怠所事，負所學。其立朝，論迎佛骨，論捕賊行賞，論天旱人飢，論禘祫，爲吏部，寬假令史，而令史之權反以輕，是左之宜也。《守戒》、《與柳中丞書》、《論淮西事宜》、《論黃家賊》，說韓宏使協力，使王廷湊，以口舌定鎭州之亂，得布衣柏耆以招王承宗，收德、棣二州不煩兵力，勸晉公以戰士三千襲蔡，晉公遲疑，功

乃歸於李愬，在晉公固不必以折首爲奇，而蔡逆就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駁平叔變鹽法，未悉當時情事，不敢定其當否耳。至於內行之修，友誼之篤，載於新舊史，散見集中者尤備。當世碩儒以爲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盡之矣。

《**東泉詩話**》**卷一**　韓退之詩有兩派：《薦士》等篇，劖削極矣。《符讀書城南》等篇，又往往造平淡。賢者固不可測。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生有常理在紡績耕耘。退之句法，亦自相襲。

又　作詩必不蹈襲前人一句一義，雖退之亦未之能。「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此非陶彭澤「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義邪。「駕龍十二，魚魚雅雅」，非用《魯頌》「六轡耳耳」句法邪。「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非小謝「澄江淨如練」、太白「兩水夾明鏡」義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韓、孟《鬬雞聯句》東野一聯也，世或誤稱韓句，非是，「厲乃」，用《費誓》「厲乃鋒刃」語也。「毒手飽李陽，神槌困朱亥。爭觀雲塡道，助敎波翻海」，乃退之警句。

《**養一齋詩話**》**卷二**　昌黎詩有鬬勝之意。

《**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昌黎咏物，古稱好手。仗此健筆，淋漓揮灑，固是明快。

《**藝概・文概**》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又　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搉典碩，故昌黎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又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

又　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眞爲補虛消腫良劑。

又　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

又　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余謂「是」字注腳有二：曰正，曰眞。

又　昌黎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

又　論文或專尙指歸，或專尙氣格，皆未免著於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爲言，可謂觀其備矣。

又　昌黎尙陳言務去。所謂陳言者，非必勦襲古人之說以爲己有也，只識見議論落於凡近，未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自「結撰至思」者觀之，皆陳言也。

又　說理論事，涉於遷就，便是本領不濟。看昌黎文老實說出緊要處，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辟易。

又　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並可知昌黎所得於子長處。

又　昌黎文兩種，皆於《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游者有餘」，「心醇而氣和」是也。

又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揚子雲便不肯作此語。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於揚，非不及也。

又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此姜白石《詩說》也。是境常於韓文遇之。

又　昌黎言「作爲文章，其書滿家」，書非止爲作文用也。觀所爲《盧殷墓誌》云：「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又　文或結實，或空靈，雖各有所長，皆不免著於一偏。試觀韓文，結實處何嘗不空靈，空靈處何嘗不結實？

又　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

又　韓文學不掩才，故雖「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未嘗不自我作古。

又《**詩概**》　昌黎鍊質，少陵鍊神。昌黎無疏落處，而少陵有之。

又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又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辭奇意幽，可爲《楚辭・招隱士》對，如柳州《天對》例也。

又　昌黎七古出於《招隱士》，當於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於《柏梁》，猶未之盡。

又　「若使乘酣騁雄怪」，此昌黎《酬盧雲夫望秋作》之句也。統觀昌黎

詩，頗似雄怪自喜。

又 昌黎詩往往以醜爲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

又 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余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薦孟郊云：「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以盧、孟之詩名，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眞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彭邦疇《朱竹垞何義門批韓詩序》 讀詩如行路然。【略】即太白之奇境別開，少陵之中峰獨峙，然皆有門戶之可倚，厓徑之可尋。惟韓詩如高山喬嶽，無不包孕，洪波巨浸，莫可端倪，局聲調者病其艱澀，蹈空虛者厭其精詳。故學詩難，讀韓詩亦不易。

《平書・文藝篇上》 漢文固稱極盛，然自賈傅【略】諸公，雖沓引經傳，必有透快之筆動人，正孔子所謂辭達之義也。東漢以下，迄於唐初，文筆每犯不快之弊。【略】故必昌黎出，而始豁然軒天地，浩乎沛古今。【略】韓、柳以前，快者其陸宣公乎，故韓、蘇多取徑於陸。或云太快則少溫厚之氣，不知溫厚亦必以快出之也。

《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爲韋相公讓官表》 韓公爲四六文，亦不廁一俗字。歐、王效之，遂開宋代淸眞之風。

又《重答李翊書》 韓公文，如主人坐於堂上，而與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學之，恐長客氣。

又《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公詩如《謝自然》、《誰氏子》，文如《孟尙書書》及此等，當觀其卓然不惑處。

又《曹成王碑》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對偶者，如曹成王、韓弘兩篇爲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張署、張徹兩篇爲偶。推此而全篇可以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而稱量而配合之耳。

《霞外攟屑・玉樹廬芮錄斠書・唐宋文選》 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第其文散漫，未立間構。若獨孤、梁、權，規模初具，而猶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絕百世。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毘陵，則未嘗無所因也。

《峴傭說詩》 退之五古，橫空硬語，妥帖排奡，開張處過於少陵，而變化不及。中唐以後，漸近薄弱，得退之而中興。

又 《南山》詩五十餘「或」字，與《送孟東野序》二十餘「鳴」字一例，大開後人惡習，學詩學文者宜戒。

又 《岳陽樓別竇司直》一首，最雄放。《瀧吏》一首，最質古。《調張籍》詩：「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奇傑之語，戛戛獨造。「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虛字強押，退之所創。然不可輕學，學之往往不穩。

又 七古，盛唐以後繼少陵而霸者，唯有韓公。韓公七古，殊有雄強奇傑之氣，微嫌少變化耳。

又 退之七古，多用單行。退之筆力雄勁，單行亦不嫌弱，終覺鈐束處太少。

又 少陵七古，間用比興。退之則純是賦。

又 少陵、退之、東坡三大家，皆不能作五絕。蓋才太大，筆太剛，施之二十字，反吃力不討好。

《湘綺樓說詩》卷七 閻朝隱、（顏）〔顧〕況、盧仝、劉叉，推蕩排闔，韓愈之所羨也。【略】退之專尙詰詘，則近乎戲矣。

吳汝綸《天演論序》 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爲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略】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

沈曾植《與謝復園》 「《虞書》渾渾，《夏書》噩噩」，揚子雲氏之觀于《書》也。「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昌黎之觀于《書》也（今人所謂崛強）。合此二義，而《書》之文見，昌黎之得力于《書》者亦可見。知昌黎文之得力於《書》，則知昌黎詩之得力於《書》矣（古言古字宜留意）。詩道性情，由之而生風趣。太白以放逸爲風趣，杜陵以沈摯爲風趣，并出于《風》。韓公則出于《雅》《頌》。義山詩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淸廟》《生民》詩」，已兼《詩》《書》言之。昌黎儒道自任，多莊語。莊語而不爲《太公家教》，《書》之爲效可知矣。

李詳《韓詩證選序》 唐以詩賦取士，無不熟精《文選》，杜陵特最著耳。韓公之詩，引用《文選》亦夥。惟宋樊汝霖窺得此旨，於《秋懷》詩下云：「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邦墓志曰：『能暗記《論語》、《尙書》、《毛詩》、《左氏》、《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略】宋人舊注，如詮

「賤者非貴獻」及「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諸語，能以稽康《絕交書》、郭景純《江賦》證之，始知韓公熟精《選》理，與杜陵相亞。

又《韓詩萃精序》 韓公之詩，蓋承李、杜而善變者也。【略】公於李、杜則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略】又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此宋洪容齋所稱者。余更益以公《城南聯句》云：「蜀雄李杜拔。」以公剛方屈彊之性，於並世詩人，服膺讚歎如此。又能遺貌取神，不相剽襲，自成一家，獨立千載。此韓公之詩，所以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者也。

又《寄鹽城門人曹樹桐書》 往日勸足下讀韓詩，取其偉麗鏗訇、情致有餘諸作，《秋懷》及「孤臣昔放逐」一首，類此者甚多。七古當以「纖雲四卷天無河」爲第一，《南山》、《月蝕》、《城南聯句》，皆不必讀，韓詩眞面目，皆見集中，須子細推尋。【略】退之深於漢、魏及《選》體、李、杜諸公之作，識得眞韓詩，方能不爲韓詩所囿。

《春覺齋論文・述旨》 《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至長無過五六百字者。篇幅雖短而氣勢騰躍，萬水迴環，千峰合抱。讀之，較讀長篇文字爲久，即無煩譬冗言耳。

又《流別論》 班蘭台《封燕然山銘》，文至肅穆。【略】蘭台深知銘體典重，一涉悲抗，便爲失體，故聲沈而韻啞。此訣早爲昌黎所得，爲人銘墓，往往用七字體，省去「兮」字，聲尤沈而啞。其爲《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弘之墓銘》曰：「再鳴以文進塗闢，【略】甲子一終反玄宅。」此體尤難稱，不善用者往往流入七古。七古在近體中別爲古體，以不佻故也，然一施之銘詞中，則立見其佻。法當於每句用頓筆，令拗，令蹇，令澀。雖兼此三者，而讀之仍能圓到，則昌黎之長技也。

又 《昌黎集》中，與書頗多。然多吞言咽理之作，有時文法同於贈序。蓋昌黎未遇時，亦一無聊不平之人，第不欲爲公然之嫚罵，故於與書時弄其狡獪之神通。其《答胡生書》，伸縮吐納，備極悲涼，若引吭高吟，至有餘味。

又 唐世一有昌黎，以吞言咽理之文，施之贈送序中，覺初唐諸賢，對之一皆無色。韓集贈送之序，美不勝收。東坡稱《李愿歸盤谷序》爲第一，鄙意不敢謂然。李愿之人品，不慊於昌黎之心，不欲昌言而頌其美，故託愿之言以爲言，但能謂之狡獪，而所謂吞言咽理者，未之見也。其最難著筆者，則莫如《送浮屠文暢師序》及《送廖道士序》。僧、道二氏，昌黎平日攻之不遺餘力，而臨別忽加以贈言，此又何理？若當面抹殺，復何必施以文章？若降心相從，又不免自貶身份。試觀《文暢序》中，至面斥浮屠爲禽獸夷狄，而文暢愛之不以爲忤者，以關軸轉捩妙也。【略】至於《送廖道士序》，則把一座衡嶽舉在半天，幾幾壓落廖師頭上，忽又收回。【略】一味毫無意味之文，卻說得淋漓盡致，廖師亦歡悅捧誦而去，大類乳媼之哄懷抱小兒，佳處令人忽啼忽笑。神品之文，當推此種。

又 大抵碑版文字，【略】往往宜長句者必節爲短句，不多用虛字，則句句落紙，始見凝重。《平淮西碑》及《南海廟碑》，試取讀之，曾用十餘字爲一句否？【略】以縱橫之才氣入碑版文字，終患少溫純古穆之氣。昌黎步步凝斂，正患此弊耳。

又《氣勢》 文之雄健，全在氣勢。【略】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稱昌黎之文：「如長江大河，【略】不使自露。」此眞知所謂氣勢，亦眞知昌黎之文能斂氣而蓄勢者矣。【略】昌黎吞言吐理，昌黎之所謂氣勢，從淺率觀之，頗不易領會，若先取《孟子》與許行論並耕章讀之，則知氣勢之所在矣。

又《忌直率》 不深究昌黎之文者，亦謂氣蓋一世。然昌黎之氣直也，而用心則曲，關鎖埋伏處尤曲，即所謂「勢壯而能息」者。能息亦由於善養。

又《用起筆》 昌黎墓誌有偶然叙及交誼者，唯其有交誼，始爲之撰文。雖語涉家常，於體格亦不甚病。

又《忌剽襲》 韓之長，亦不止出於孟子。專以孟子繩韓，則碑版及有韻之文亦出之孟子乎？韓者集古人之大成，實不能定以一格。

《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 淮海【略】論韓文，謂能鉤莊、列，挾蘇、張，摭遷、固，獵屈、宋，折之以孔氏。其論去李漢遠矣。韓文之摭遷、固，容或有之，至鉤莊、列，挾蘇、張，可決其必無。昌黎學術極正，闢老矣，胡至乎鉤莊、列？且方以正道匡俗，又焉肯拾蘇、張之餘唾？淮海見其離奇變化，謬指爲莊、列，縱橫引伸，謬指爲蘇、張。詎知昌黎信道篤，讀書多，析理精，行之以海涵地負之才，施之以英華穠鬱之色，運之以神樞鬼藏之祕。淮海目爲所眩，妄引諸人以實之，又烏知昌黎哉。

又 韓氏之能，能詳人之所略，又略人之所詳。常人恆設之籬樊，學韓則障礙爲之空。常人流滑之口吻，學韓則結習爲之除。漢所謂「摧陷廓清」者，或在是也。

又　蘇明允稱韓文能抑絕蔽掩，不使自露。【略】蔽掩，昌黎之長技也。不善學者，往往因蔽而晦，累掩而澀。此弊不惟樊宗師，即皇甫持正亦恆蹈之。所難者，能於蔽掩中有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所以成爲昌黎耳。雖然，明允能識昌黎爲蔽掩，而明允之文固非蔽掩者也。吾思昌黎下筆之先，必唾棄無數不應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嶽。然後隨其所出，移步換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窈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實理，又在在具有主腦，用正眼藏，施其神通以怖人，人又安從識者。

又　昌黎「五原」篇，語至平易，然而能必傳者，有見道之能，復能以文述其所能者也。【略】昌黎於《原道》一篇，疏濬如導壅，發明如燭闇，理足於中，造語復衷之法律，俾學者循其塗軌而進，即可因文以見道。【略】昌黎生平好弄神通，獨於「五原」篇沈實樸老，使學者有塗軌可尋。故《原道》一篇，反覆伸明，必大暢其所蓄而後止。《原性》具萬古之特見，折衷於孟軻、荀卿、揚雄三子之論，獨標眞蘊。其警快處，能使人首肯其說；其援引處，能使人堅信其說。《原毀》則道人情之所以然，曲曲皆中時俗之弊。公當日不見直於貞元之朝，時相爲趙憬、賈耽、盧邁，咸不以公爲能，意必以毀之者。故婉轉叙述毀之所以生，與見毀者所以被禍之故。未嘗肆詈，而惡薄之人情，揭諸篇端，一無所漏。公贈序與書多不平語，而此篇獨沈吟反覆，心傷世道，遂不期成爲至文耳。《原文》括，《原鬼》正，均足以牖學者之識力。

又　昌黎雜著，自「五原」迄於諸篇，體例皆類子書。而不佞所最心折者，爲《對禹問》，爲《說馬》，爲《獲麟解》，爲《進學解》，爲《諱辯》，爲《伯夷頌》。

又　《說馬》及《獲麟解》，皆韓子自方之辭也。《說馬》語壯，言外尚有希求。解麟詞悲，心中別無餘望。兩篇均重在「知」字，篇幅雖短，而伸縮蓄洩，實具長篇之勢。

又　獨昌黎與人書，則因人而變其詞，有陳乞者，有抒憤罵世而吞咽者，有自明氣節者，有講道論德者，有解釋文字爲人導師者。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結構，未嘗有信手揮灑之文字。

又　昌黎三上宰相書，極爲張子韶所譏。鄙見自戰國及漢初，上書言事者，或藉以進身，比比而是，不足深異。吾特惜昌黎之書陳義過高，非趙憬、賈耽、盧邁輩所及知，必駭笑爲迂濶而置之。蓋與常人言，當動之以利害，若以古義相責，良非時宰所及。昌黎第一書，屢引經義，行文微病繁瑣，惟云「上之化下，【略】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此直上聖之作用，謂趙憬、賈耽、盧邁能之邪？其後迴環往復，引伸勸賞，不必偏加之義，望三人以相君之道，氣雖壯而言實紆，宜三子之更不入也。第二書則情切而勢迫矣，語雖沈痛，仍不能動者，以第一書不足搗入其心坎，則第二書直視爲佞哀詐泣之言，至第三書，鬱怒之氣微泄言表，此更觸其忌。顧昌黎此時，亦只能作如此收煞，固不取顯然觝觸，故留餘波，爲三宿出晝之戀耳。昌黎時方二十八歲，文字稍縱，不如晚年之凝斂。但觀解釋「菁菁者莪」詩義至二百餘字之多，蓋可知矣。

又　昌黎懷才不遇，間有人叩以文章，則昌黎報書，其語必與仕進相關係。其《與孟東野書》，說到自己，着眼在一「樂」字。說到東野，着眼在一「悲」字。【略】明明爲道悲，偏言爲東野悲。悲東野之道不行，即悲己之道不行。寄道字於東野身上，因東野而自悲，分外尤其親密。《答竇秀才書》，則公方於貞元十九年貶陽山令，滿懷牢騷，無處發洩。【略】秀才來請，又奚爲者。一面說朝廷求賢，一面說當道皆良有司。然爵位之上用一「鉤」字，則朝廷之求賢可知，良有司之衡才又可知。褒詞與貶詞，分作兩橛用法，使讀書者解悟其用意，此巧於用扼字法也。《答尉遲生書》與此同一機軸。通篇注重在「古之道不足以取信於今」一語，而「今」字尤重。今之「賢公卿大夫」及今「始進之賢士」，彼此相得，必另有一種投合之氣味。上頭用「賢」，下頭用「彼」字，試思「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是好話否？趣生往問，正是阻其往問，故末二句發明若「非仕之謂，則愈嘗學之矣」，公然將「賢公卿」一筆抹倒。此等冷嘲隱刺，是昌黎長技。《答崔立之書》，尤狠狠於吏部一試。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詞意較前數書稍吐露，始斥賦、詩、策之不足憑準，繼又斥宏詞科之不足憑準。【略】將有唐科舉之學，罵到一錢不值。其下亦實無可奈何，一障之乘，耕釣之事，特解嘲語。本意在作史，仍是欲以文章自見，吐其前此爲蒙昧所屈抑之氣。通篇無一語不是昌黎本色。《答胡生書》，筆力備極伸縮，力量最大，奇巧百出，且吞咽無窮血淚於胸臆中，機杼都非唐宋大家所有。【略】《答馮宿書》，則憂讒畏譏之意多於嫚罵，而時用淺深陪墊之筆。【略】文之外象，是一篇悔過之書，其實昌黎身分不曾分毫貶損，仍是一副牢騷肚皮。

又　驗人文字之有意境與機軸，當先讀其贈送序。序不是論，卻句句是論。不惟造句宜斂，即製局亦宜變。贈送序是昌黎絕技。歐、王二家，王得其骨，歐得其神。歸震川亦可謂能變化矣，然安能如昌黎之飛行絕迹邪。

又 昌黎集中，銘誌最多，而贈送序次之。無篇不道及身世之感，然匪有同者。

又 石洪、溫造二序，人同事同，而行文製局，乃大不同。石洪本無可紀，著眼全在烏公，文末祝詞，恆患其爲藩鎮之禍。此昌黎託石生以示諷也。文至嚴重，句斟字酌，一字不肯苟下。送溫生序，有石生爲媒介，著手稍易，但序烏公之多得士，與前作已稍別，不至相犯。說烏公攘奪其友，不能無介於懷；又言致私怨於盡取，極意寫己之不悅。然烏公見之，則大悅矣。此文字之狡獪動人處。文中「自居守河南尹」以下數行，筆筆活著。熟讀之，可悟文字之波瀾。

《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送楊少尹序》 昌黎文字，不作則已，作則萬萬不肯自相剿襲故套，令人認出雷同痕跡。因事設權，與史公同工異曲。

《石遺室論文》卷四 後人謂柳文摹擬前人處，痕迹大顯，惟昌黎則變化無方，絕無痕迹可尋。豈其然哉。【略】若昌黎《獲麟解》之摹太史公，能絕無痕迹乎？《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略】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略】惟麟也不可知。」此眞點金成鐵。鳥能飛云云，注意在可網、可綸、可矰，若徒說能識牛、馬、犬、豕等，則直小兒語矣。且羊、鹿亦有角，何以必牛？豕亦有鬣，何以必馬？更說不去。全篇毫無深意，不過謂罕見之物，庸人不識耳。此等文雖不作可也。其他《送區冊序》本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原道》本董仲舒《賢良策》，《曹成王碑》學《管子》，《與柳中丞書》用《莊子》，豈能盡泯痕迹哉？

又卷五 其實昌黎文，有工夫者多，有神味者少。有神味者，惟《送董邵南序》，《藍田縣丞廳壁記》。若《送李愿歸盤谷序》，則至塵下者。【略】《送楊少尹序》亦作態太甚，其滑調多爲八股文家所摹，切不可學。《與孟東野書》亦韓文之有風神者，然兩用「知吾心樂否也」，尚嫌作態，意無淺深，筆無輕重，句無長短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八 韓、杜詩之能爲大言者，至「巨刃摩天揚」、「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未掣鯨魚碧海中」、「鯨魚跋浪滄溟開」而止耳。【略】元和以降，又各人各具一種筆意，昌黎則兼有清妙、雄偉、磊砢三種筆意。北宋人多學杜、韓，故工七言古者多。

又卷二三 詩貴風骨，然亦要有色澤。【略】紛紅駭綠，韓退之之詩境也。

又卷二四 杜陵古詩，往往將後面意撮在前面預說，使人不易看出線索。退之作文善於蔽掩，即此法也。

《古文範・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送序後出，在文章中爲別體。【略】韓公最爲絕詣，後人莫能望也。

分論

《元和聖德詩》 蘇轍《詩病五事》：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略】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後山詩話》：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黃氏日鈔》卷五九：典麗雄富。前輩或謂「揮刀紛紛，爭切膾脯」等語，異於「文王是致是附氣象」。愚謂亦各言其實，但恐於頌德之名不類。或云，公之意欲使藩鎮知懼。朱彝尊《批韓詩》：若規模《雅》《頌》，其實全仿李丞相。只就質語加鍾鍊，鍊到文處。或又落《文選》。此起處猶近《雅》，微有一二不似。大約中間凡典雅處似《毛詩》，質峭處似秦碑，華潤處似《文選》，然通看純是質峭調。「腹核」是《文選》句。《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元和聖德詩》「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二句，鎖上起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典重峭奧，體則二《雅》、三《頌》，辭則古賦、秦碑，盛唐中昌黎獨擅。《甌北詩話》卷三：叙劉闢被擒，舉家就戮，情景最慘，曰：「解脫攣索，【略】爭刌膾脯。」【略】才人難得此等題以發抒筆力，既已遇之，肯不盡力摹寫，以暢其才思邪？此詩正爲此數語而作也。《援鶉堂筆記》卷四一：八語、九虆、十姥、三十三哥、三十四果、三十五馬、四十四有，凡所用皆上聲。若據協韻，何無一韻濫入三聲耶？《春覺齋論文・流別論》：韓昌黎《元和聖德詩》，厥體如頌。其曰：「取之江中，【略】先斬腰膂。」讀之令人毛戴。子由以爲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南軒曰：「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愚誦南軒之言，不期失笑。【略】叛逆至於數世，而魏博最久，此豈畏罪懼禍？鄙意終以昌黎之言爲失體。蓋昌黎蘊忠憤之氣，心怒賊臣，目覩俘囚伏辜，振筆直書，不期傷雅，非復有意爲之。但觀《琴操》之溫醇，即知昌黎非徒能爲此者也。

《琴操十首》 《碧鷄漫志》卷一：西漢後，獨《敕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文錄》：《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

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黃氏日鈔》卷五九：大抵意味悠長，拱挹不盡。將古聖賢之作而述之耶？抑述古聖賢之意而作之耶？《猗蘭操》有云：「薺麥之茂，【略】君子之守。」辭約義精，尤當佩服。蓋能全其所自得者，投之患難而不變。志士仁人，平居無異儔伍，惟歷變而後可知。薺麥處雪霜而茂者，由薺麥之性，自有陽和，惟因君子之傷，乃足見君子之守也。《拘幽》之「亂」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至哉言乎。《困學紀聞・樂》：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仙》、《懷陵》二操。《滄浪詩話・詩評》：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諸賢所及。《詩人玉屑・楚詞・晦庵論楚詞》：韓愈所作十操，如《將歸》、《龜山》、《拘幽》、《殘形》四操近楚詞，其六首似《詩》。愈博學羣書，奇辭奧旨，如取諸室中物，以其所涉博，故能約而爲此也。《文章精義》：退之《琴操》平淡而味長。《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退之《琴操》【略】銳意復古，亦甚勤矣。然《琴操》於文王列聖，得其意不得其詞。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意則美矣，然語非商、周本色。《唐詩鏡》卷三八：退之《琴操十首》，高雅古淡，的是春秋時語，西漢人無此語境。（《將歸操》）石齧我足，龍入我舟，托意處語何其雅。（《猗蘭操》）有黯色而無慍情，抑何言之蘊蘊。（《龜山操》）是當日夢寐中心事。（《越裳操》）語可勒黼扆。當時周公勅天明命，告戒成王，應止如是。（《拘幽操》）末二語善寫文王心曲。（《岐山操》）處民在不要不棄之間，視土在無吝無貪之際，宛是當年語致。（《履霜操》）視《小弁》之慟爲深。（《雉朝飛操》）是老牧樸簌語。（《別鶴操》）中豈無情，不至作涕泣流連者，迫於大義故也。（《殘形操》）穆穆落落，故佳。《隨園詩話》卷二：鄭夾漈笑昌黎《琴操》諸曲爲兎園冊子，薄之太過。然《羑里操》一篇，末二句云：「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深求聖人，轉失之僞。按《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炰哮於中國，斂怨以爲德。」文王并不以紂爲聖明也，昌黎豈不讀《大雅》耶？《詩辯坻》卷三：昌黎《琴操》，以文爲詩，非絕詣。昔人嘗譽之過當，未爲知音。至其擬《越裳操》，「我祖」「四方」語奇收，斬截古勁，又復渾然。《龜山操》奇而朴，語意工妙。《石洲詩話》卷二：唐詩似《騷》者，約言之有數種：韓文公《琴操》在《騷》之上。

《**南山詩**》《猗覺寮雜記》卷上：退之《南山》詩，每句用「或」字。「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而下，五十句皆用「或」字。《詩・北山之什》，自「或燕燕居息」而下，用「或」字廿有二，此其例也。《艇齋詩話》：韓退之《南山》詩，用杜詩《北征》詩體作。《潛溪詩眼・山谷論詩文優劣》：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鶴林玉露乙編》卷六：詩【略】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略】蠢蠢駭不懋」是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國風漢魏六朝下》：《雪浪齋日記》云：【略】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後村詩話後集》卷二：韓《南山》詩設「或」、「如」者四十有九，辭義各不相犯，如繅甕繭，絲出無窮。《對床夜語》卷四：「延延離又屬，【略】蠢蠢駭不懋。」連十四句皆用雙字起。蓋亦《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之意。《黃氏日鈔》卷五九：險語層出，合看其布置處。《唐詩鏡》卷三八：窮搜極想，語多生氣炎炎，故能絢人耳目而不厭。少陵《北征》，隨情披寫。昌黎《南山》詩，則着意鋪排矣。《說詩晬語》卷上：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詩義固說》卷下：韓退之《南山》詩，如爛磚碎瓦，堆壘成丘耳，無生氣，無情致，無色澤。宋人乃舉以敵杜老《北征》詩，可怪之甚。若以退之此詩爲詩，則退之文將不可爲文，有是理耶？知退之之文之佳，則知《南山》詩之不佳矣。《甌北詩話》卷三：《南山》詩，古今推爲傑作。【略】此詩不過鋪排山勢及景物之繁富，而以險韻出之，層疊不窮，覺其氣力雄厚耳。世間名山甚多，詩中所咏，何處不可移用，而必於南山耶？而謂之工巧耶？則與《北征》固不可同年語也。《援鶉堂筆記》卷四一：但就詞氣論，《北征》【略】非《南山》所並。《南山》僅形容瑰奇耳，通首觀之，詞意猶在可增減之中。【略】《南山》前作冒子，不好。【略】詩中用五十一「或」字，【略】自本《小雅》，兼用《說卦傳》耳。《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不讀《南山》詩，那識五言材力，放之可以至於如是，猶賦中之《兩京》、《三都》乎？彼以囊括苞符，此以鐫鑱造化。《昭昧詹言》卷一：《南山》蓋以《京都賦》體而移之於詩也。譚嗣同《思篇》四六：宋人以杜之《北征》，匹韓之《南山》，紛紛軒輊，聞者惑焉。以實求之，二詩體與篇幅，各有不同，未當並論。夷岸於谷，雉鳴求牡，豈有當乎？杜之《北征》，可匹韓之《赴江陵》及《此日足可惜》等詩。韓之《南山》，惟白之《悟眞寺》，乃勁敵耳。情事既類，修短亦稱矣。《石遺室詩話》卷二六：昌黎《南山》詩，固未甚高妙。然論詩

者必謂《北征》不可不作，《南山》可以不作，亦覺太過。《北征》雖憂念時事，說自己處居多，《南山》乃長安鎮山，自《小雅》「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後，無雄詞可誦者。必謂《南山》可不作，《斯干》詩不亦可不作邪？

《謝自然詩》《黃氏日鈔》卷五九：指其輕舉之事，爲幽明雜亂，人鬼相殘，不知人生常理而棄其身。卓哉，正大之見乎。《升庵詩話・謝自然升仙》：謝自然女仙白日飛昇，當時盛傳其事至長安。韓昌黎作《謝自然》詩，紀其跡甚著，蓋亦得於傳聞也。予近見唐詩人《劉商集》有《謝自然卻還舊居》一詩云：「仙侶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雲隨。不知辭罷虛皇日，更向人間住幾時？」觀此詩，其事可知矣。蓋謝氏爲妖道士所惑，以幻術貿遷他所而淫之，久而厭之，又反舊居。觀商詩中「仙侶招邀」，意在言外，惜乎昌黎不聞也。

《秋懷詩十一首》《黃氏日鈔》卷五九：寄興悠遠，多感歎自斂退之意。《唐詩鏡》卷三八：（第一首）五言古每覺語致崛屈。（第四首）氣格峻嶒。（第五首）多警句。錢謙益《題遵王秋懷詩》：余苦愛退之《秋懷》詩云「清晚卷書坐，南山見高稜。」高寒悽警與南山相栖泊，驚絕于文字之外。能賞此二言，味其玄旨，斯可與談胎性之說矣。《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第一首，「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發端祖此。「胡爲浪自苦」二句，反結放開。第二首，牆草蟋蟀，又得氣之偏者，言物亦各適其時，非必以草木之榮悴生感也。第三首，「學堂日無事」，此詩蓋博士時作。「丈夫意有在」二句，志士悲秋，不同思女傷春，我特以時易失而志難行耳，豈歎老哉？第四首，「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是首所祖。原本前哲，卻句句直書即目，所以爲至。「清曉卷書坐」以下，不但去所憎，霏開水澄，尤秋之可喜也。末又因不得手攬蛟龍，觸動所懷，此固丈夫之猛志，奈何爲一博士束縛也。第五首，發端即虛喝下二句。「悼前猛」，應「攬蛟龍」，「就新儒」，仍歸於閱史書。第六首，「尚須勉其頑」二句，仍不能終於幽屏，與前首結句反對。第七首，「我無汲汲志」，正言若反。「低心逐時趨」，承上「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言之。「苦勉祇能暫」，應上章「勉」字。「一縱不可纜」，應「頑」字。「豈必求贏餘」二句，史書之味無窮，朝請之求有限，何必以人之營營，易己之汲汲也。第八首，「君不知兮所奈何！蓄怨兮結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詩意似本於此。我之所以誦詩讀書者，豈惟空言無施之爲哉。學古之文，期於行古之道，日月逾邁，事業之有無不可知，前日變衰者，今已搖落矣，安得不後顧無窮，愴然興懷也？第九首，「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王逸謂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故此篇復獨以梧桐起興也。下半篇亦從「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意變化而出。「望舒實其圓」，卿士惟月，此篇必有所指。「青冥無依倚」二句，豈不高明？或以孤立難安，亦公自比也。驚心動魄之句。「憂愁費晷景」至末，言君自憂愁，日月自飛行不顧，晷景，空費，迷復轉賒，望舒司御，從此果爲君駐鞍安驅乎？第十首，此又自堅其志，不欲有所依倚也。第十一首，菊有黃華，則九秋矣，故秋懷以是終也。「西風蟄龍蛇」二句，蟄龍蛇或自謂，一云即賦衆木之凋，其枝幹如龍蛇之蟄也，乃倒裝句法。「由來命分爾」二句，歸之於命，言盛衰不足道，及時進德修業，則有死而不亡者存矣。《峴傭說詩》：《秋懷》詩，古人尺度。如「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宛然晉、宋人語也。「斂退就新儒」四語，則效大謝之削鍊，而理致較勝。《援鶉堂筆記》卷四一：《秋懷》詩十一首，注云：《文選》詩體也。余謂此詩清特峭露，自是盤硬舊格，非《選》體也。《昭昧詹言》卷九：《秋懷》終是豪宕，非《選》體也。此元和十年公由員外郎降爲國子博士時作，即作《進學解》之意也。有怨意，有斂退自策厲意，而直書目前，即事指點，惝恍迷離，似莊似諷。朱子言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可以狀此詩意境。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黃氏日鈔》卷五九：次叙明密，是記事之體。內有云：「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姦偷。」此語可警世俗。《唐宋詩醇》卷二八：此自陽山量移江陵，而寄王涯、李建、李程，意在牽復耳。有求於人，易涉貶屈，而「齒缺」「鼻塞」等語，借「失志」「衰換」寫，意似有懲創，然只以詼諧出之，固知倔強猶昔，不肯折卻腰骨也。意纏綿而詞悽婉，神味極似《小雅》。《蛾術編・韓昌黎》：昌黎于俱文珍，不知其將爲惡，而輕以文假借之，于叔文，不知其忠于爲國，心疑讒譖而恨之。此不知人之故也。叔文行政，首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而實乃毀愈者也。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謚曰「宣」，而贄乃愈之座主也。罷宮市爲五坊小兒，而此事乃愈所諫止也。【略】愈與叔文，事事脗合如此。愈固大賢，叔文亦忠良，乃目爲共吱，以嗣王誅之爲快，非不知人邪？又疑柳、劉言洩，【略】若云「洩言」「寃讎」以賣其友，夢得亦不肯，況子厚邪？

《暮行河堤上》《韓詩臆說》卷一：此詩意興蕭騷，看似無味，而感最

深，後來蘇子美集中多擬之。

《**夜歌**》《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古直之氣，從深靜出，似魏武諸詩。

《**重雲李觀疾贈之**》朱彝尊《批韓詩》：稍率易。《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安溪云：此詩言生憂世之志，雖可貴而非所當，今日貧賤如此，苟富貴，當何如乎？有以獨樂而知天命，則不以歲寒改柯易葉，如高飛之鳳凰，覽德暉而來下也。

《**江漢答孟郊**》《榕村詩選》卷六：言修德可以涉險困而欲共勉之。《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發端疊下四喻，極繾綣之致，詩亦突過黃初。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對牀夜語》卷四：東野《長安道》詩云【略】氣促而詞苦，亦可憐也。退之有贈孟之詩云【略】亦廣其意而使之安其貧也。

《**岐山下二首**》朱彝尊《批韓詩》：意不深，卻近古。《讀書記疑》卷一六：此詩作一首，當從叶韻。若作二首，仍從本音。

《**北極贈李觀**》《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一：不求奇而層折有致。頗得淵明冲淡之致。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一：惜別是道情之文，祇須字字從心坎流出，寫得淋漓盡致，便是大家手筆，況既非律言，用韻錯雜，無足瑕疵，評家多就用韻爲上下手，無乃蛙聒。

《**幽懷**》朱彝尊《批韓詩》：是《選》調，此自是詩正派。

《**君子法天運**》《讀韓記疑》卷一：此詩亦爲伾、文群黨而作。《韓詩臆說》卷一：此與《忽忽》詩同感。

《**落葉送陳羽**》朱彝尊《批韓詩》：此亦可謂拗律。《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不假斧鑿，自有風致。

《**歸彭城**》《唐詩鏡》卷三八：韓詩語帶粗類痕。《唐宋詩醇》卷二八：憂時傷亂，感憤無聊。「騎馬空陂」，不減途窮之哭。「周行俊異」數語，風刺微婉。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嬪娶」也。

《**醉後**》《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醉」字係寓意，寫來卻不露痕爪，蓋公至是又經一世故矣。

《**醉贈張秘書**》《黃氏日鈔》卷五九：謂座客能文，性情浩浩，爲得酒意。而「富兒」、「紅裙」之醉，如聚飛蚊，可謂逸興。卒章有云：「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此謂文字混然天成之妙也。公之自得蓋如此。《昭昧詹言》卷九：《醉贈張秘書》句法精造，亦山谷所常橅。

《**同冠峽**》朱彝尊《批韓詩》：昌黎詩大抵師謝客而加之俊快。

《**送惠師**》《黃氏日鈔》卷五九：《送惠師》《靈師》：皆叙其游歷勝概，終律之以正道。

《**送靈師**》汪琬《草堂合刻詩序》：自昔闢佛者莫嚴於昌黎韓子，及讀其《送靈師》一篇，則有異焉。夫其人舍去父母兄弟妻子而從佛，既已叛吾周、孔之教矣，逮其爲僧，則又圍棋六博飲酒而食肉，以干謁招請爲事，不更干佛之戒律耶。上之叛吾周、孔，次之干佛之戒律，雖甚工於詩，奚取焉。而昌黎不爲之諱，反津津稱道不已，何也？

《**縣齋有懷**》《唐詩鏡》卷三八：吾愛其便滔滔而來，絕不賁手。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二：此仄韻排律，鎔裁甚工。

《**合江亭**》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二：亦是順叙，然風致有餘。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韓集點勘》卷一：詩中「椒蘭」「絳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

《**岳陽樓別竇司直**》《唐詩鏡》卷三八：不爲雄壯之勢，卻擁筆自來，才大者覺勢有餘地。意象髣髴略似。《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前兩段陽開陰闔，入竇司直後見忠直被謗，而以「追思南渡」數語挽轉前半，筆力矯然。《唐宋詩醇》卷二八：范希文《岳陽樓記》似從此脫胎。

《**送文暢師北遊**》《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未免以好用險韻，減其自然之美。

《**答張徹**》《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以強韻爲工。《唐宋詩醇》卷二八：排律用拗體，亦是變格。調古而詞艷，不徒叙致之工。

《**薦士**》《黃氏日鈔》卷五九：叙六朝之陋爲「搜春摘花卉」，叙國朝之盛爲「奮猛卷海潦」。論文者可以觀矣。朱彝尊《批韓詩》：正是盤硬語耳，若妥帖則猶未盡。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二：公此詩歷叙詩學源流，自《三百篇》後，漢、魏止取蘇、李、建安七子，六朝止取鮑、謝，餘子一筆抹倒。眼明手辣，識力最高。唐初格律變于子昂，至李、杜二公而極，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知公平生最得力於此也。後以東野繼之，似猶未足當此。若公之才大而力雄，思沈而筆銳，則庶乎可以配李、杜而無慙矣。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險韻自多險語，妙在偶摛藻采，便如窮谷發奇葩耳。

《**古風**》《讀韓記疑》卷一：此詩爲各方鎮賦役煩苛而作，非爲不廷不貢發也，與《烽火》詩義指各殊。《韓詩臆說》卷一：此等詩直與《三百篇》一氣。

《**駑驥**》《黃氏日鈔》卷五九：高自稱譽，陋視凡子也。朱彝尊《批韓詩》：語氣近古，然無甚風致。

《**馬厭穀**》《唐詩鏡》卷三九：韵氣古。《詩比興箋・韓愈詩》：（此與《利劍》、《忽忽》三詩）用樂府之奇倔，擄《離騷》之幽怨，而皆遺其形貌，所謂情激則調變者歟。

《**出門**》朱彝尊《批韓詩》：淡中亦有雅味，但略傷率易。《榕村詩選》卷六：文集所謂「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者，即此時也。

《**嗟哉董生行**》《唐詩鏡》卷三九：大是模漢得來。《緝齋詩談》卷五：《嗟哉董生行》實用文體爲詩，更諱不得。然其馳騁跌宕，音節疾徐，實是樂府長短句，不害其似文也。《唐宋詩醇》卷二九：神味古淡，節族自然，集中寡二少雙，惟《琴操》間有近之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直白少文，正是不可及處。又：俞犀月云：奇橫在用韻處貫下一筆，然後截住，以足上意，如「盡日不得息」、「亦獨何心」等句是也。

《**烽火**》《讀韓記疑》卷一：此詩貞元三年因兄弇殉難後連遭吐蕃入寇而作，時公年二十歲，正在京師。讀首二句，知所慨在邊塞，非爲中原。結語寄慨遙深，亦兼爲兄弇下淚。

《**汴州亂二首**》《唐詩鏡》卷三九：語致自放。朱彝尊《批韓詩》：質直得情，正是歌謠意。《昭昧詹言》卷一二：大題短章而自足，以筆力高，斬截包括得盡也。前叙四句能盡，以筆力高也。收二句入議閒遠。次首六句三韻，各抵一大篇，又各換筆。

《**利劍**》《唐詩鏡》卷三九：短折而銛。朱彝尊《批韓詩》：語調俱奇險，亦近風謠。何焯《批韓詩》：奇氣鬱律。

《**齪齪**》《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此詩剛中有媚骨，較《駑驥》等篇耐嚼。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唐詩鏡》卷三九：古韵。朱彝尊《批韓詩》：是學《國風》，卻乃長短句，蓋亦欲稍換面貌。

《**山石**》《黃氏日鈔》卷五九：清峻。《唐詩鏡》卷三九：語如清流齧石，激激相注。李、杜虛境過形，昌黎當境實寫。《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直書即目，無意求工，而文自至。一變謝家模範之迹，如畫家之有荆、關也。「清月出嶺光入扉」，從晦中轉到明。「出入高下窮煙霏」，「窮煙霏」三字是山中平明眞景，從明中仍帶晦，都是雨後興象，又即發端「犖確」、「黃昏」二句中所包蘊也。「當流赤足蹋澗石」二句，顧雨足。《昭昧詹言》卷一二：不事雕琢，自見精彩，眞大家手筆。許多層事，只起四語了之。雖是順叙，卻一句一樣境界。如展畫圖，觸目通層在眼，何等筆力。五句、六句又一畫。十句又一畫。「天明」六句，共一幅早行圖畫。收入議。從昨日追叙，夾叙夾寫，情景如見，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記，而叙寫簡妙，猶是古文手筆。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韓詩臆說》卷一：起興最妙。此並是公應酬之作，所以可存者，中無膚濫語耳。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唐宋詩醇》卷二九：神采飛動，結有忠告，便比《雉帶箭》高一格。

《**忽忽**》《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一：語調亦模橅風謠得來。

《**鳴雁**》《唐詩鏡》卷三九：較青蓮輸渠語俊。《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此在幕府不得志之詩，欲遠舉而他適也。

《**龍移**》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三：直述事。

《**雉帶箭**》《容齋三筆・曹子建七啓》：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爲絕妙。予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黃氏日鈔》卷五九：峻特有變態。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三：句句實境，寫來絕妙，是昌黎極得意詩，亦正是昌黎本色。

《**條山蒼**》《黃氏日鈔》卷五九：簡淡有餘興。《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波浪」句喻世人隨俗波靡，「松柏」句喻君子歲寒後凋，亦自況之詩。

《**贈鄭兵曹**》《黃氏日鈔》卷五九：慷慨。《韓詩臆說》卷一：此亦無甚深意，隨時倡酬之作也。

《**桃源圖**》《黃氏日鈔》卷五九：前立兩柱，一叙圖，一叙詩，方雙合。叙事中間云「大蛇中斷傷前王，五馬南渡開新主」，只提秦、晉，包盡六百年。結

云「世俗寧知假與眞，至今傳者武陵人」，與「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相應，皆明之以正理。《彥周詩話》：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此詩在韓子非得意者。「世俗寧知僞與眞」二句，中極鋪張，則似有似眞矣。章法蓋未甚密。《昭昧詹言》卷一二：自李、杜外，自成一大宗，後來人無不被其淩罩。此其所獨開格，意句創造已出，安可不知。歐、王章法本此，山谷句法本此。此與魯公書法同爲空前絕後，後來豈容易忽？先叙畫作案，次叙本事，中夾寫一二，收入議，作歸宿，抵一篇游記。

《**東方半明**》《詩比興箋・韓愈詩》：此與《三星行》皆出《小雅・大東》之詩。

《**贈唐衢**》《韓詩臆說》卷一：樂天遺唐衢詩，全賦其哭。此獨不及其哭，但稱其材之奇而已。須知哭處正是奇材無所發洩處也。

《**貞女峽**》《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起語恢奇，收語雄而直率。

《**贈侯喜**》《黃氏日鈔》卷五九：以釣魚況人事，捨小求大。《唐詩鏡》卷三九：尋常語自倜儻。退之七古佳處在聲氣之間，如疾雨驚雷，砯陵而下。

《**古意**》《朱文公校韓昌黎先生集》引韓醇評：觀公詩意【略】有興寄，其曰古意，旨深遠矣。《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雖非登山紀事，亦有感慨而發，不是絕對古意。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黃氏日鈔》卷五九：感慨多興。《唐詩鏡》卷三九：每讀昌黎七言古詩，覺有飛舞翔翥之勢。《昭昧詹言》卷一二：一篇古文章法。前叙，中間以正意苦語重語作賓，避實法也。一線言中秋，中間以實爲虛，亦一法也。收應起，筆力轉換。朱子曰：「詞氣抑揚，一篇轉換用力處，歸之於命，反《騷》意。」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黃氏日鈔》卷五九：惻怛之忱，正直之操，坡老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者也。《唐詩鏡》卷三九：語如鑿翠。《老生常談》：昌黎《謁衡嶽廟》詩，讀去覺其宏肆中有肅穆之氣，細看去卻是文從字順，未嘗矜奇好怪，如近人論詩所謂說實話是也。【略】「侯王將相」二句，啓後來東坡一種，蘇出於韓，此類是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莊起陪起。此典重大題。首以議爲叙，中叙中夾寫。意境託句俱奇創。以己收。凡分三段。「森然」句奇縱。

《**岣嶁山**》《昭昧詹言》卷一二：先點次寫，似實卻虛。「事嚴」以下入議，似虛卻實。衡山實無禹碑，此詩所記，蓋當時之傳聞誤也，故篇末自爲疑詞，以見微意。東坡詩云：「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謂此詩也。《海日樓札叢》卷七：「科斗拳身薤倒披」：公好古文奇字，宜有此意想。

《**永貞行**》《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叙文欲奪中人兵柄，還之天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厚非之。下文「九錫」「天位」等語，直欲坐之以反，公於是乎失大人長者之度矣。《十七史商榷》卷七四：叙文行政，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獨不利於弄權之閹宦，跋扈之強藩。【略】奈何昌黎《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爲。」以宦官典兵爲天子自將，抑何刺謬甚乎。《蛾術編・韓昌黎》：唐天子被弒者自憲宗始，以後大權咸歸宦者，昌黎地下有靈，得無悔乎？又云：「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歎。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董賢以男寵進，而以比叙文，可謂擬不於倫，亦太不爲順宗地。侯景篡梁，豈可以比叙文，且何至說到干天位，眞所謂惡而不知其美者。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寫得不即不離，自具神妙。

《**李花贈張十一署**》《讀杜韓筆記》：起數韻狀李花之白，可謂工爲形似之言。而詩之佳處不在此。後段云：「念昔少年著游燕，【略】不忍虛擲委黃埃。」百折千回，傳出不忍虛擲之意，而前之「迷魂亂眼看不得」者，亦不能不攜尊而就矣。此劉彥和所謂以情造文，非以文造情者也。《山涇草堂詩話》：公與署同謫江陵，同悲流落，【略】惜李花，實自惜也。

《**杏花**》《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此篇眞怨而不怒矣。「若在京國情何窮」，應「曲江滿園不可到」。「明年更發應更好」，安知明年不仍在江陵，京國眞不可到矣。落句正悲之至也。即從「飄泊」二字生下。淒絕語出以平淡。《昭昧詹言》卷一二：起有筆勢。第三句折入，中間忽開。「豈如」句收轉，乃見筆力，挽回收本意。

《**感春四首**》《黃氏日鈔》卷五九：謂春風漫誕之可悲，甚於秋霜摧落之不足惜。此意亦奇。東坡謂：「春蟾投醪光陸離，不比秋光，只爲離人照斷腸。」皆是此意翻出。《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四愁》、《十八拍》之間，而筆力逾健。

《寒食日出遊》 朱彝尊《批韓詩》：興致本花來，微加藻潤，營構猶有杜法。

《憶昨行和張十一》 朱彝尊《批韓詩》：風致不及《寒食游》，稍勝《永貞》。

《劉生詩》 《唐詩鏡》卷三九：來如倒峽。《石洲詩話》卷二：昌黎《劉生詩》，雖紀實之作，然實源本古樂府《橫吹曲》。其通篇叙事，皆任俠豪放一流。其曰「東走梁宋」，「南逾橫嶺」，亦與古曲五陵、三秦之事相合。末以「酬恩讎」結之，仍還他俠少本色。不然，昌黎豈有教人以官爵酬恩讎者耶？不惟用樂府題，兼且用其意，用其事，而卻自紀實，並非仿古，此脫化之妙也。《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贈叙題，造句重老。

《鄭群贈簟》 《昭昧詹言》卷一二：無甚意，只叙事耳，而句法意老重。三句叙。四句寫。「法曹」以下議。「誰謂」三句叙。「光彩」句夾寫。「青蠅」句棱。

《豐陵行》 《韓詩臆說》卷一：此詩甚佳，予乃嫌其質直言之，是議體，非詩體也。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東坡題跋・書退之詩》：韓退之《遊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寓此也。《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須知節候即風寒，幸及亭午猶妍暖。）二句，安溪謂：「韓子七言古詩，此篇第一。尤佳處則在此二句，眞能隨遇而安也。」《海日樓札叢》卷七：從柿葉生出波瀾，烘染滿目，竟是《陸渾山火》縮本。吾嘗論詩人興象與畫家景物感觸相通。密宗神秘于中唐，吳、盧畫皆依爲藍本。讀昌黎、昌谷詩，皆當以此意會之。

《贈崔立之評事》 何焯《批韓詩》：多用喻語，乃押險韻之一法。《老生常談》：《贈崔立之》一首，工於展拓，妙於收束。其鋪叙處用轉折以取勢，轉折處用警句以整頓，遂不嫌拖沓，無懈可擊。至全用仄韻到底，工部已有之，盛於作者，極於東坡，歌行之能事備矣。

《送區宏南歸》 《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深文秘義，似讖似隱。《唐詩鏡》卷三九：多古句。《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溫柔敦厚，聲如厥志。愔愔藹藹，所謂伯牙之琴絃乎？氣味出於平子《思玄賦》，中邊皆甜。

《三星行》 《韓詩臆說》卷一：此詩比興之妙，不可言喻，傷絕諧絕，眞風眞雅。末段責牛斗處無聊妙甚，若認作望其「服箱」「挹酒漿」，眞癡人說夢矣。

《剝啄行》 《唐詩鏡》卷三八：跌蕩恣肆，仍如五言體裁。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六：按此客即《釋言》所云，以讒告公者也。告者即讒者之黨，所以怵公使去耳。公淡然以應，則客怫然以慍矣。託從者之言，所以決其請去之志也。

《青青水中蒲三首》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昌黎「青青水中蒲」三首，頗有不安六朝意，然如張、王樂府，似是而非。取兩漢五言短古熟讀自見。《唐詩鏡》卷三九：高古。朱彝尊《批韓詩》：語淺意深，可謂鍊藻繪入平淡。又：篇法祖《毛詩》，語調則漢魏歌行耳。《詩比興箋・韓愈詩》：此公寄內而代爲內人懷己之詞。然前二章兒女離別之情，第三章丈夫四方之志。

《孟東野失子》 《韓詩臆說》卷一：此詩意旨與《列子・力命篇》略同，而語較奇警。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員興宗《永嘉水并引》：韓退之《陸渾山火》詩，變體奇瀏之尤者，千古之絕唱也。《寓簡》卷四：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發》、《上林》、《玄虛》等，皆詼奇雄武，神變非常，其狀甚偉。獨未有言火者。韓退之乃作《陸渾山》詩，極於詭怪，讀之便如行火所燎，鬱攸衝噴，其色絳天，阿房欲灰，而回祿煽之。然不見造化之理，未可與語性空眞火之妙也。《歸田詩話》卷上：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險怪。初讀殆不可曉，及觀《韓氏全解》，謂此詩始言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題云「和皇甫湜韻」，【略】湜得公之奇。此篇蓋戲效其體，而過之遠甚。東坡有《雲龍山火》詩，亦步驟此體，然用意措辭，皆不逮也。《蘭叢詩話》：《陸渾山火》詩，不過秋燒耳，遂曼衍詭譎，說得上九霄而下九幽。玩結句，自爲一炙手可熱之權門發，然終未考得其人。以詩而言，亦遊戲已甚矣。但藝苑中亦不可少此一種瑰寶。《唐宋詩醇》卷三〇：只是詠野燒耳，寫得如此天動地岐，憑空結撰，心花怒生。《聲調譜・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古詩平韻句法，盡於此中矣。【略】此篇各種句法俱備。然中有數句，雖是古體，止可用於《柏梁》。至於尋常古詩，斷不可用，轉韻尤不可用，用之則失調。《海日樓札叢》卷七：作一幀西藏曼荼羅畫觀。

《縣齋讀書》 《韓詩臆說》卷一：摹寫景物處，工妙不及柳州遠甚，而別有一種苦味可念。

《**新竹**》 朱彝尊《批韓詩》：是側排律。《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小詩自佳。

《**晚菊**》 朱彝尊《批韓詩》：興趣近淵明，但氣脈太今。

《**落齒**》《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四：眞率意，道得痛快，正是昌黎本色。

《**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 朱彝尊《批韓詩》：質意可諷。

《**苦寒**》《唐宋詩醇》卷三〇：銳思鑱刻，字帶刀鋒，不數晉人危語了語。

《**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黃氏日鈔》卷五九：「赤龍拔鬚」、「羲和遺鞭」等語，形容奇怪。韓詩多類此。然此類皆從莊生寓言來。《昭昧詹言》卷一二：怪變奇險。只造語奇一法，叙寫各止數語，筆力天縱。起二句叙。「滇王」二句追叙。「繩橋」句議。「共傳」二句虛寫。「幾重」句叙。「光明」句寫。「空堂」二句衝口而出，自然奇偉。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 朱彝尊《批韓詩》：昌黎詩每多板叙，奇古有餘，興趣不長。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唐詩鏡》卷三八：韓之五言，當歛宏節放，激滓揚波，凡任才者未有不病。《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能於粗硬之中，作清妍之態，旨趣與《喜侯喜至》一首相似。

《**東都遇春**》《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四：興致頗豪，但覺未渾然耳。

《**感春五首**》《韓詩臆說》卷一：第一首前半妙，寫得極樂，正坐實「閒」字。第二首「孤吟屢闋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總是投閑置散之感。蔡州之功，裴晉公主之，而佐其謀者公也。此詩第三首云云，已爲平蔡張本。第四首乃傷人命之不可常，因感時事之不可失，若第作哀孔詩，則不必在感春中。末首「迎繁送謝別有意」，云「別有意」者，正是所感五首皆同，恐人認作爲惜花起見，故與點明。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途中見寄**》《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讀之似嫌率易，然實爲集中別開生面之作。

《**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 朱彝尊《批韓詩》：既生造，亦復聊且，想出一時戲筆。

《**送李翱**》《唐詩鏡》卷三八：自足繾綣。末二語大有深情。《韓詩臆說》卷一：短韻深情。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幕得起字**》《黃氏日鈔》卷五九：「風雪入壯懷，泉石別幽耳」，最工。《唐詩鏡》卷三八：磊磊落落。

《**送湖南李正字歸**》《唐詩鏡》卷三八：語稍修秀。一起四語灑落。《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字字妙。《唐宋詩醇》卷三〇：風神綿邈，絕似韋、柳，是《昌黎集》中變調，唯《南溪》三首近之。《東泉詩話》卷一：韓詩亦有摹《文選》者，如《送湖南李正字》詩：【略】此詩全學二謝風格。

《**李花二首**》 朱彝尊《批韓詩》：此二詩乃絕有風致，又與他詩迥別。只就一時所見光景寫入骨髓，無所因襲，亦不強置，鑿空撰出，眞趣宛然，後鮮能繼者。《讀杜韓筆記》：《李花二首》，非一時作，前首河南縣官園花，後首玉川家花也。

《**招楊之罘**》 朱彝尊《批韓詩》：淺語古調。

《**寄盧仝**》《唐宋詩醇》卷三〇：觀詩中所叙，特與鄰人搆訟而以情面聽其起滅耳，卻寫得壁立千仞，有執鞭忻慕之意，乃知唐時處士類能作聲價如此。

《**辛卯年雪**》《讀杜韓筆記》：侔色揣稱，發雪賦之所未發，可謂奇特，其用意乃在「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機」四韻，起句「寒氣不肯歸」，已伏脈矣。退之奇崛處易學，此等處難及也。

《**醉留東野**》《唐詩鏡》卷三九：淋漓酣暢。《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五：粗粗莽莽，肆口道出，一種眞意，亦自可喜。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唐詩鏡》卷三九：峭倚天壁。《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四句，以寫爲點，再追叙事。

《**誰氏子**》《韓詩臆說》卷二：此作一段告條可耳，若以詩體言，則傷直致，正與《謝自然》等篇一類。

《**河南令舍池臺**》《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此首似仄韻拗律，意境頗類淺率。

《**送無本師歸范陽**》《唐詩鏡》卷三八：徵奇得怪，往往有之。朱彝尊《批韓詩》：閬仙詩雖尚奇怪，然稍落苦僻一路，於此詩贊語，似尚未能稱。《唐宋詩醇》卷三〇：奬賞之中，諷喻深遠，正不獨爲浪仙說法也。

《**石鼓歌**》《容齋隨筆・爲文矜夸過實》：文士爲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

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嬾眞子》卷二：退之《石鼓歌》云：「鐫功勒成告萬世，【略】簡選撰刻留山阿。」或云：「此乃退之自況也。淮西之碑，君相獨委退之，故於此見意。」此說非也。元和元年，退之自江陵法曹徵爲博士時，有故人在右輔，上言祭酒，乞奏朝廷以十纍駝載十石鼓安太學，其事不從。後六年，退之爲東都分司郎官，及爲河南令，始爲此詩。歌中備載此事明甚。後元和十(二)(三)年春，退之始被命爲《淮西碑》，前歌乃其讖也。《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退之《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推較類》：《筆墨閒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蓰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石洲詩話》卷一：漁洋論詩，以格調撐架爲主，所以獨喜昌黎《石鼓歌》也。《石鼓歌》固卓然大篇，然較之此歌(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則杜有停蓄抽放，而韓稍直下矣。但謂昌黎《石鼓歌》學杜此篇，則亦不然，韓又自有妙處。又卷三：蘇《石鼓歌》，【略】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略】而韓則快劍斫蛟，一連五句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昭昧詹言》卷一二：一段來歷，一段寫字，一段叙初年已事，抵一篇傳記。夾叙夾議，容易解。但其字句老鍊，不易及耳。

《雙鳥詩》 柳開《韓文公雙鳥詩解》：高公子奇曰：「雙鳥者，當其韓之前後，斯執政人也。一以之仕，一以之隱，本異而末同。故曰『落城市』，『集巖幽』，殊以別也。下之言，蓋以其辨姦詭，比將壞其時也，未知斯孰耳？」予解曰：「不然。大凡韓之爲心，憂夫道也。履行非孔氏者爲夷矣。忿其正日削，邪日寖，斯以力欲排之，位復不得極其世，權復不得動其俗，唱先于天下，天下從之者寡，背之者多，故垂言以刺之耳。」公曰：「何謂也？」予曰：「作害于民者，莫大于釋老。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矣。謂其曰此名也，以非仁義禮樂父子君臣之類也。其所從來，俱不在于中國，故曰『海外來』也。後漸而至，故曰『飛飛到中州』也。」《石林詩話》卷上：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韻語陽秋》卷六：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略】縻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雷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讚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巢)巖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三千歲，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黃氏日鈔》卷五九：《石鼓歌》、《雙鳥詩》尤怪特。「雙鳥」必有所指，豈異端歟？《石洲詩話》卷二：文公《雙鳥詩》，即杜詩「春來花鳥莫深愁」，公詩「萬類困陵暴」之意而翻出之。其爲己與孟郊無疑。劉文成《二鬼詩》出於此。

《贈劉師服》 《黃氏日鈔》卷五九：可與《齒落》詩參看。

《題炭谷湫祠堂》 《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艱奧而帶靈氣。何焯《批韓詩》：此詩全是託諷，造語亦奇警。

《聽穎師彈琴》 《東坡題跋・歐陽公論彈詩》：「昵昵兒女語，【略】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彥周詩話》：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捫虱新話上集・爲文要得頓挫之法》：文章妙處，在能掩抑頓挫，令人讀之，亹亹忘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昵昵兒女語，【略】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頓挫法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上》引《西清詩話》：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言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言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野客叢書・退之琴詩》：退之《聽琴》詩曰：「昵昵

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褒曰：「澎濞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黃氏日鈔》卷五九：《聽穎師彈琴》有曰「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贈張十八》詩有曰「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皆工於形容。《佩韋齋輯聞》卷二：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極模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穎者。然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於穎多矣。《太學聽琴序》則曰：「有一儒生，抱琴而來。【略】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之意。合詩與序而觀，其去取較然。抑又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樓鑰《謝文思許尚之石函廣陵散譜》：韓文公《聽穎師彈琴》詩，幾爲古今絕唱。前十句形容曲盡，是必爲《廣陵散》而作，他曲不足以當此。《疑耀・穎師彈琴詩》：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爲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也。【略】余有亡妾善琴，亦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僧海非精於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如昌黎詩，兒女相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不分寸，失輒千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乎？至于結句淚滂滿衣，冰炭置腸，亦惟聽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令人之至于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非知音者，即穎師亦非善琴矣。《唐詩鏡》卷三九：倔強低昂，彷彿略盡，然此非高山流水之音也，將令陽春白雪，俱作楚宮別調耳。朱彝尊《批韓詩》：寫琴聲之妙入髓，又一一皆實境。繁休伯稱車子，柳子厚誌箏師，皆不能及，可謂古今絕唱。六一善琴，乃指爲琵琶，竊所未解。純是佳唐詩，亦何讓杜？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註》卷九：按嵇康《琴賦》中已具此數聲。其曰「或怨嬉而躊躕」，非「昵昵兒女語」乎？「時劫掎以慷慨」，非「勇士赴敵場」乎？「忽飄颻以輕邁，若衆葩敷榮曜春風」，非「浮雲柳絮無根蒂」乎？「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又若鸞鳳和鳴戲雲中」，非「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乎？「參禪繁促，複疊攢仄，拊嗟累讚，閒不容息」，非「躋攀分寸不可上」乎？「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或摟搓擽捋，縹繚瀺冽」，非「失勢一落千丈強」乎？公非襲《琴賦》，而會心於琴理則有合也。

《送陸暢歸江南》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公爲此詩，實含有無限傷感，竹垞謂爲「未見手段」，亦第就詩言之耳。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朱彝尊《批韓詩》：立意猶好，恨鍊法未盡。

《嘲魯連子》 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五：託喻微婉，此必得其所諷，玩來乃有味。若只據語句間評量，尚未見工。《海日樓札叢》卷七：此歐公見兩蘇讓一頭地之旨，與《呂毅山人書》合參。

《贈張籍》 《韓詩臆說》卷二：此詩於極眞處，見與籍知交之厚，故題曰《贈籍》也。若認作譽兒常情，則此詩可不作。

《調張籍》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九》引《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略】。」又《韓吏部上》引《雪浪齋日記》：退之參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詩見之，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爲我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有見處可以傳衣鉢耳。《象山先生全集・語錄上》：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略】與我高頡頏。」且曰：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黃氏日鈔》卷五九：形容李、杜文章，尤極奇妙。《竹坡詩話》：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柳亭詩話》卷五：昌黎《贈張籍》詩：「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爲雙。」用《龜策傳》「禍與福并，刑與德雙」之句。王半山《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本此。朱彝尊《批韓詩》：議論詩，是又別一調，以蒼老勝。他人無此膽。《老生常談》：《調張籍》，開口便是「李杜文章在」，緣心中意中傾倒已久，不覺衝口而出。通首極光怪奇離之能，氣橫筆銳，無堅不破。末於張籍只用一筆帶過，更不須多贅。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古賦辯體》卷七：此篇雖歌也，實賦也。起一段如詩，中至末一段如騷。《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按此詩頗近太白。《唐宋詩醇》卷三〇：「字向紙上皆軒昂」，正是此篇評語。高詠數番，令人增長意氣。

《寄皇甫湜》 朱彝尊《批韓詩》：只賦離情悲切，未道所以。

《病中贈張十八》 《荊溪林下偶談》卷一：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意奇語雄。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五：讀此，知公善誘，亦善謔。亦是排硬

格，但有轉折頓挫，遂覺意態圓活。《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中虛得暴下」，以此爲發端，自是累句。「扶几導之言」以下，此篇波瀾起伏，分明從管公明與諸葛景春往復變化來，但不師其辭耳。《石遺室詩話》卷二三：昌黎《病中贈張十八》詩，後半言籍終敗而降服，己如黃河，籍如岑頭隴，己導之識歸處，未免過於揚己卑人。

《**雜詩**》　朱彝尊《批韓詩》：是寓意，不是古意，然未爲工。《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體源太白，要自有公之胸次。介甫多學此也。《海日樓札叢》卷七：昇昆侖一段雄恢，末段黯然孤進之傷。言語不通，奈何乎公。

《**寄崔二十六立之**》　《黃氏日鈔》卷五九：狀世俗羨科第之榮。朱彝尊《批韓詩》：敘崔如小傳，自敘如尺牘，局面亦開闊，第以夸多角勝則可，頗乏驚人處。《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詩》《騷》之裔。【略】（「由來人間事」至「那用分高卑」）《九辯》：「顧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途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鞍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篇中意本於此，而碩大寬平過之。《石遺室詩話》卷二三：昌黎《寄崔立之》云：「生當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章自傳道，不仗史筆垂。」是丈夫語。足見此老倔強處。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春渚紀聞》卷五：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嘗聞葉大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麓堂詩話》：韓退之《效玉川子》之作，斲去疵類，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而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爲難耳。朱彝尊《批韓詩》：警世駭俗，大勢亦本《天問》、《招魂》等脫胎來。學力才氣，自不易及。然但可偶一爲之，不可有二。今云「效」，則二矣。還從館本作「刪」爲是。

《**孟生詩**》　《韓詩臆說》卷一：一起乃生闢乾坤語，看他贊東野詩如此，可知李習之語非侈也。又：此薦孟生於張建封也，然及建封處，只末段數語，仍是歸重孟生，古人立言之體，嚴重如此，若出後人手，諛詞滿紙矣。

《**射訓狐**》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按狐比伾、文，「聚鬼徵妖」言其朋黨相扇，怨怨中國也。「縱之豈即遽有害」，言本無能爲。「斗柄行拄西南隅」，即東方半明之意也。「意欲唐突羲和烏」，則誅之不可復緩，故欲往而射之。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意境雖淡，風韻極微。

《**答孟郊**》　朱彝尊《批韓詩》：句句響快，雖不無生割，意卻不硬澀。

《**從仕**》　朱彝尊《批韓詩》：起四句貧士通患，後四句尚覺應不醒。

《**短燈檠歌**》　《黃氏日鈔》卷五九：有感慨意。《唐宋詩醇》卷三一：貧賤糟糠，諷喻深切。

《**送劉師服**》　朱彝尊《批韓詩》：每兩句一意，更無閒語。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五：是古調，以質意勝。

《**符讀書城南**》　《黃氏日鈔》卷五九：世多譏其以富貴誘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韓詩臆說》卷二：謂此是塾訓體，不是詩體，卻是。又：看他說公說相，到底卻歸到行義上，是豈僅以富貴利達餌其子者乎？唐老殆讀之未竟也。

《**示爽**》　朱彝尊《批韓詩》：純是眞率意。

《**人日城南登高**》　《唐詩鏡》卷三八：古而帶秀。朱彝尊《批韓詩》：絕似摩詰，但筆比摩詰較重耳。

《**病鴟**》　《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待負心人，復作厚道丁寧語，只是自處甚高。

《**華山女**》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謝自然詩》顯斥之，《華山女》詩微刺之，總見神仙之說之惑人也。《漁隱叢話》謂退之此詩頗用假借，豈其然乎！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韓詩臆說》卷一：此詩因朱子有多不可曉之語，遂置不觀，二十年矣，後讀之恍然。蓋持正以不合於時人，發而爲詩，昌黎言此輩如蟲魚糞壤，何足與較而勞我心志，千載之業，固將有在，勉而進之，則眼前勃谿不值一唾矣。

《**路傍堠**》　《甌北詩話》卷三：昌黎不但創格，又創句法，《路傍堠》云：「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此創句之佳者。

《**食曲河驛**》　《韓詩臆說》卷二：二詩語淺感深。

《**過南陽**》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淡而有致。

《**瀧吏**》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借吏言以規諷，自嘲，亦自寬解也。從古樂府得來，韓詩中之別調。《峴傭說詩》：最質古。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榕村詩選》卷六：六詩，兩頌桂林，兩及子厚，首章五章褒勉元生，貶竄之際，辭義和婉，公初年詩所不及。《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頗有陳思、老杜之風。六詩勝處在多發天然，自流肺腑。有意於奇者，轉無其工耳。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朱彛尊《批韓詩》：實記異物，亦自成一體，下句亦多工。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唐詩鏡》卷三八：寫景處喜其徑淨。末數語歷落成響。《韓詩臆說》卷二：兩詩淺深判然，非太白《白頭吟》二詩之比也。

《**答柳柳州食蝦蟆**》《七修類稿・辯證類・蝦蟆類毛穎》：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勾踐禮，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撓。」此尤其似者也。朱彛尊《批韓詩》：只是戲筆，下句則故爲俚以取快，亦俳諧之類。

《**別趙子**》《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此詩風致情緒，都無可取，殆亦口占而不經追啄者。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唐詩鏡》卷三八：懇款殆盡。《唐宋詩醇》卷三一：情致纏綿，詞氣遜順，使人之意也消。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黃氏日鈔》卷五九：《猛虎行》皆贈李宗閔，巧喻而力詆。文之鋪叙、頓挫甚佳。朱彛尊《批韓詩》：借鳥爲喻，一一比得親切，最委曲有致。古歌謠有所諷諭，必且雜亂其辭，此卻帖得太明白了。

《**猛虎行**》朱彛尊《批韓詩》：聲色太厲，語太直，不若前篇（《南山有高樹行》）婉雅有蘊藉。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聲調譜》：押韻強穩，開宋人法門。翁方綱按：按韓詩如此者甚多，宋人自學此耳，豈必云開其門乎。

《**送僧澄觀**》朱彛尊《批韓詩》：稍有波瀾步驟，大約分四節意。筆下操縱自如，不枯刻，讀之覺意趣有餘。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朱彛尊《批韓詩》：艱澀，無甚意味。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韓詩臆說》卷二：前六尚常語耳，結二句便佳。

《**感春三首**》朱彛尊《批韓詩》：言外別有一種閒寂味，然亦若有意故爲枯淡之調。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次連似柳惲、何遜語。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朱彛尊《批韓詩》：昌黎詩大抵意眞，又不掇湊，所以境自別。《韓詩臆說》卷二：「新月似磨鎌」句俚甚矣，然不可謂之俗。

《**題張十八所居**》《榕村詩選》卷六：《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過張十八所居》二詩，在古與律之間，悠然絕調。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風韻佳。《唐詩觀瀾集上》卷五：「曲江千頃秋波淨」：起句如畫。「太白山高三百里，【略】玉山前卻不復來」：插入此三句，便不平直。用「前卻」字奇。「上界眞人足官府」：若自譽而實自嘲，有「簡兮碩人」遺意。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九：按言本種盆荷，而菰根適隨之以來，容色相鮮，枝葉披拂，有相得益彰之美，雖爲耳目近玩，勝於零落江皐也。

《**記夢**》《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用韻多參差，嵌字好險澀，究非堂堂之鼓，正正之旗。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韓詩臆說》卷二：起興已是鬱鬱。此詩似慶幸處，全是自責自貶。責貶處又是憂讒畏譏。要皆不得志之詞也。

《**朝歸**》《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較前首爽直。

《**雜詩四首**》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二：按此詩永貞元年夏秋之閒爲當時朝士而作，謂之「雜詩」者，所指非一事，所刺非一人，所託非一物也。又：此四詩當與《順宗實錄》參看。

《**讀東方朔雜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七：公詩皆本經史，而此作獨專取內傳，亦偶然戲筆，故題之曰「雜事」也。又：按俞瑒云：此詩（洪）興祖以爲譏弄權者，觀結語云云殊不然也。意亦指文人播弄造化，如《雙鳥詩》云爾。不然何獨取方朔而擬之權倖邪？

《**讀鬼**》《唐詩鏡》卷三八：退之不作滑稽語，自快所欲爲。《韓詩臆

說》卷二：大概是寫小人情狀。

《示兒》　《歸田詩話》卷上：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略】其無迷厥初。」【略】觀此詩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略】俯而就之，使爲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志意，知所羨慕趨向，而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污苟賤，而玷辱其門戶矣。《唐詩鏡》卷三八：大有漢氣。《甌北詩話》卷三：《示兒》詩自言「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而備述屋宇之塏爽，妻受誥封，所往還無非公卿大夫，以誘其勤學，此已屬小見。《符讀書城南》一首，亦以兩家生子，提孩時朝夕相同，無甚差等，及長而一龍一豬，【略】皆由學與不學之故。此亦徒以利祿誘子，宜宋人之議其後也。不知舍利祿而專言品行，此宋以後道學諸儒之論，宋以前固無此說也。觀《顏氏家訓》、《柳氏家訓》，亦何嘗不以榮辱爲勸誡耶？

《庭楸》　《捫虱新話上集・文章以氣韻爲主》：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爾，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略】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語無工夫，蓋是未窺見古人妙處耳。《詩比興箋・韓愈詩》：此賦而兼比也。雖借庭楸以起興，實則以朝日、晝日、夕日喻世態之炎熱。樹蔭不見纖穿，喻先王之道可以庇身而樂志也。故下言「權門衆所趨」，以見炙手可熱之狀。「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則所謂「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纏」也。

《玩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秘書至》　何焯《批韓詩》：短章之奇。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此詩寓有規諷，讀之意味深厚。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　朱彝尊《批韓詩》：若不經意，然意態卻流便可喜。此詩是踴躍作者。前詩（《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是勉強作者。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　朱彝尊《批韓詩》：不甚似阮。阮天然自肆，此稍有安排，然氣格亦古淡。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不必轉折頓挫，而風韻自妍，是集中上乘之快調也。

《南溪始泛三首》　《王直方詩話・山谷惟愛南溪始泛詩》：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蔡寬夫詩話・荆公選杜韓詩》：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爲閑遠，有淵明風氣。《唐詩鏡》卷三八：語致灑灑。朱彝尊《批韓詩》：鍊得已無痕，但不免微有著力處，此等在陶亦有之，此則又隔陶一間耳。《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七：興趣似陶，音節卻不似。

《題楚昭王廟》　《唐詩品彙》卷五二引劉辰翁語：人評韓《曲江寄樂天》絕句勝白全集，此獨謂唱酬可爾。若韓絕句，正在《楚昭王廟》一首，盡壓晚唐。《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近體即非公得意處，要之自是雅音。昭王欲用孔子，而爲子西所沮。公之托意，或在於此歟。

《宿龍宮灘》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寫灘固妙，「宿」字亦不拋荒。何義門謂上下兩半不相照應，眞是目論。

《叉魚招張功曹》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韓、杜二公五言，有至百韻者。但韓喜押窄韻，杜喜押寬韻。以余觀之，窄韻尤難。如《叉魚》詩押三蕭字十八韻，語多警策。朱彝尊《批韓詩》：儘有色態，但稍未入雅。《唐詩觀瀾集下》卷二三：狀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可云筆有化工。

《李員外寄紙筆》　朱彝尊《批韓詩》：語不多，道來卻好，自覺親切有味。

《次同冠峽》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儘有色態，結句尤雋永有味。

《答張十一功曹》　《唐詩評選》卷四：寄悲正在興比處。《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通解，只寫後解中之「炎瘴」二字也。夫山曰「淨」，江曰「空」，水曰「見沙」，則是天地肅清，明是秋冬時候也，而筍猶「競長」，花猶「豔開」如此，此其炎瘴爲何如者？又妙於三句中間，輕輕再放「哀猿啼處兩三家」之七字。「兩三家」之爲言無可與語，以預襯後之「君」字也。「哀猿啼」之爲言不可入耳，以預襯後之「詩」字也。眞異樣機杼也。（後解）畏瘴者，畏死也。夫死非君子之所畏也，然而死又有所，如非死之所而遽死，是又非君子之所出也。昨先生作示侄詩，乃敕其收骨瘴江。此豈非以君命至瘴江，即瘴江是死所哉？今日得張十一詩，始悟君自命至瘴江，君初不命我死。夫以罪臣當誅，而終不命死，即此便是君之至恩，便是臣所必報。而萬一以炎方不服之故，而溘然果死江邊，將竟置君恩於何地？竟以此死爲塞責耶？吟罷看鬢而斗駭霜毛，眞乃有時鴻毛，有時泰山也。《韓詩臆說》卷一：退之七律只十首，吾獨取

此篇，爲能眞得杜意。

《郴州祈雨》《瀛奎律髓刊誤》卷一七：六句對法活變，亦烘染有神。《韓詩臆說》卷一：公於此等，實不能工，索性還他不工，正見高處。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朱彝尊《批韓詩》：退之胸襟闊，自別有一種興趣。此反用猿鳥意，亦唐人所未有。

《郴口又贈二首》朱彝尊《批韓詩》：眞味天然，非假雕飾。

《題木居士二首》《韓集點勘》卷二：二詩蓋專指伾、文言之。

《晚泊江口》《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此亦商聲。不琢而自秀。

《湘中》朱彝尊《批韓詩》：氣勁有勢。

《別盈上人》朱彝尊《批韓詩》：古質可喜。

《喜雪獻裴尚書》《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酷于描摹，轉致生動氣少，此乃咏物之通弊，不獨公爲然也。

《春雪》《瀛奎律髓刊誤》卷二一：「入鏡」一聯，向來推爲名句，然亦小有思致，巧於粧點耳。《韓詩臆說》卷一：如「灑篁留密節，著柳送長條。」「留」字、「送」字絕妙。如「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狀景奇確。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朱彝尊《批韓詩》：逸興飄然。

《春雪間早梅》朱彝尊《批韓詩》：「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鑿空撰出，清意襲人，可謂寫生神手。《唐詩觀瀾集下》卷二〇：韓公筆凝重有力，然多拗氣，以之爲試律，別是一格，而無傷于大雅。

《早春雪中聞鶯》朱彝尊《批韓詩》：稍遜前首，然句句是早聞，亦流快動人。

《梨花下贈劉師命》朱彝尊《批韓詩》：粗豪自肆。

《和歸工部送僧約》《韓詩臆說》卷一：公豈從其教者？而所言乃如此，吾故謂公詩多非正言之也。

《入關詠馬》《韓集點勘》卷二：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慨於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比耶。又：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木芙蓉》《唐詩觀瀾集下》卷二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得騷人之意。《韓詩臆說》卷一：確是公詩，然俗處亦不能爲諱。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四：按三詠雖寫物，頗有寄託。首章即潘岳賦河陽庭前安石榴之意，所謂豈伊仄陋，用渝厥貞者也。次章即《史記·屈原傳》并渫不食之意，言可汲而不汲，未足以濟人也。末章以新莖半枯，高架復扶，喻謫而復起，若須大食其報，尚須加意栽培也。

《峽石西泉》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此詩語意，當有風刺。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朱彝尊《批韓詩》：兩結俱脫灑有致。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朱彝尊《批韓詩》：著意雕刻，稍有痕跡，且語多拙滯，不爲佳。

《詠雪贈張籍》《援鶉堂筆記》卷四一：余謂公此等詩無一語佳者，蓋底成堆，凡陋可笑。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韓詩臆說》卷二：此卻是唐格。

《送侯喜》朱彝尊《批韓詩》：質朴可喜，微近戲。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朱彝尊《批韓詩》：不拘拘貼事，只以空語挑意，最有味。《唐詩觀瀾集下》卷一六：清空一氣，曲折頓挫，而題意已刻露無餘，乃知大手筆人，雖小不苟。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韓詩臆說》卷二：雖亦尋常酬應之作，然中有自見處，言外無限感慨。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唐詩解·七言律詩六》：此美朝廷之清平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自來早朝詩，無慮數十百。舉皆備寫對仗實景有之，曾未有寫到隔宿者也。今觀先生起云「天仗宵嚴」，則是寫天子將出之前夜，三鼓三嚴，諸衛各督其隊，以次入陳。此爲唐家寫儀衛志則可，若就身立朝班，固未宜有如此筆墨者也。反覆思之，忽悟此題自是盧庫部朝回曾有詩，而先生特和之，原非先生身自入朝，所以前解四句，都是閉目游心，想得朝中逐節逐節光景如此。一句，隔宿建仗；二句，五夜鷄號；三句，香發殿開；四句，扇開受賀。字字皆是九天實景，字字皆是萬里虛摹，此爲自來早朝雅詩之變體也。（後解）五，寫天子；六，寫文臣。言護衛之士戎服而趨者，天子在也；簪筆之臣輝煌相映者，東班滿也。有如是君，復有如是臣，此眞所謂太平時節也。於是不覺發聲長嘆：我方播越萬里，不知何年得與，而今四兄之詩，顧又以郎署爲嫌，一何不達之至哉。

《寒食直歸遇雨》《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唯內直者知此詩之悲，然第四亦非有所望也。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朱彝尊《批韓詩》：前四句興趣飄然，俱根「羈遊」來，「還」字「正」字甚有味，頸聯草率，亦不宜道及歌舞。

《題百葉桃花》 《韓詩臆說》卷二：公於此等亦自風情不減，故如「朱顏皓髮訝莫親，金釵半醉座添春」，皆不足爲公迴護。

《春雪》 朱彝尊《批韓詩》：常套語，然調卻流快。

《戲題牡丹》 蔣之翹注《韓昌黎集》：如此題特難，詩雖不甚工，卻亦大雅，李獻吉謂詠物詩愈工愈下，則是作正宜爾爾。

《盆池五首》 《韓詩臆說》卷二：韓律詩誠多不工，然此五首卻有致。貢父以「老翁童兒」句少之，鄙矣。若獨取「拍岸」「青蛙」二句，亦無解處。予謂「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乃好句也。

《芍藥》 蔣之翹注《韓昌黎集》：詩無足取，但「狂香」二字特奇。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方回《跋無名子詩》：昌黎爲劉給事賦《二十一詠》，乃刺史州宅也。然專道林泉間興趣，於外務不毛髮沾。「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此以見自無俗客，則自不必有鎖鑰。風致甚高，與夫用意以拒俗客者異矣。既曰「朝游孤嶼南，暮游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人盡相識」，又曰「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又曰「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苟如此，則郡事全廢，簿書期會，一切不問可也。然必具道眼識詩法者，始知昌黎爲善立言，譬之曾點舍瑟，異乎三子者之撰也。

《遊城南十六首》 《韓集舉正》：十六詩非一日作，編者類而次之。朱彝尊《批韓詩》：（《賽神》）得村野意。（《晚春》）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卻是如此。（《落花》）婉曲有致，純是比意。（《楸樹二首》之一）用意亦佳，但遣句稍費力。（之二）比前首稍醒快。（《風折花枝》）出意新，上二句喚下意亦佳。（《贈同遊》）暗藏二鳥名在內，只若泛說喚催者，然下句乃透出鳥字相應，甚有興味。此體前後罕有，果是精深。（《贈張十八助教》）眞情直吐，前二句何等樂，後二句何等痛。（《出城》）有脫灑趣，後兩句亦是逆調，「一日閒」是詩骨。（《把酒》）後兩句正是閒。（《嘲少年》）曲盡少年情，大有腴味。（《楸樹》）前兩句描寫曲至，即畫師貌取何能過？「不得」「難見」，轉意亦新，畫取則常套耳。（《遣興》）是閱世語，理雖未然，而道來意快，遂爲口實。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 朱彝尊《批韓詩》：只是尋常應酬詩。

《和席八十二韻》 朱彝尊《批韓詩》：起二韻拈大意，次四韻叙景，又四韻贊席，末二韻道和意，格最平穩。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韓詩臆說》卷二：穉俗不成語，然不妨存之者，如大海之有泥滓也。

《遊太平公主山莊》 《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末句透「占」字。

《晚春》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亦有感慨。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朱彝尊《批韓詩》：典雅有風致。

《廣宣上人頻見過》 《讀韓記疑》卷三：此詩首四句自慙無補，後四句即用自慙意規諷廣宣，【略】結語所云，正見其可以閉門學道也。題中特著一「頻」字，蓋厭之也。

《閒遊二首》 《唐詩箋注》卷三：（第一首）幽情幽意，自遣自酌，但覺其趣，不見其苦。（第二首）通首言其地遠絕囂，來必經旬，中四句形其地之幽僻，於此如子雲之自守足矣，奚必再到九衢之陌乎。

《酬馬侍郎寄酒》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淡而雅。

《和侯協律詠笋》 《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諷刺苦于太露，亦不自然。

《過鴻溝》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能將力主討蔡隱衷，曲曲道出，是借古規今，絕妙文字。

《送張侍郎》 《韓詩臆說》卷二：將相和則士豫附，此詩本此意。

《贈刑部馬侍郎》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與前首意境大似，惟屬對顚倒少異。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讀韓記疑》卷三：晉公過女几山下題詩，有「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句，此詩落句云云，正所以答其意也。

《郾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韓詩臆說》卷二：得興在起二句。

《酬別留後侍郎》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前聯工，後聯未能道出所以。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寫地寫人，賦景賦物，面面俱到。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此詩別饒意境，不以叙事見長。

《過襄城》朱彝尊《批韓詩》：用俚語道來好，甚得情。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寫當日情景頗切。

《次硤石》《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直述亦有委曲。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唐詩箋註》卷九：質直如話，讀之自爾黯然。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沒石飲羽之技，不必以尋常絕句法求之。《峴傭說詩》：退之「荆山已去華山來」一絕，是剛筆之最佳者。然退之亦不能爲第二首，他人亦不能效退之再作一首，可見此非善道。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韓詩臆說》卷二：「待將功德格皇天」，此「格」字即格君心之非之格字，言破賊後尚有許多事須匡正，非僅爲頌詞也。

《桃林夜賀晉公》《韓詩臆說》卷二：觀此則《平淮西碑》自是鐵案，何以尚聽李愬之爭。《唐詩觀瀾集上》卷一四：雄響不減嘉州。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朱彝尊《批韓詩》：甚流快可喜。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石林詩話》卷下：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略】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解，叙事至多，若非老筆，幾至不了。「南伐」，言晉公奉命宣慰淮西，討吳元濟，八月至蔡視師也。「旋師」，言十月壬申，因天大雪用夜半到蔡破門，元濟成擒，淮西平也。「太華東」，言晉公在蔡，大饗既畢，入朝京師，途之所經也。「天書」，言京師冊功詔書也。「夜到」，言詔書道授晉公也。「冊元功」，言進公階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也。「將軍」、「相國」，言公出將入相也。「舊壓三司」，言公將軍不比別將軍，公先爲御史長，帝曰：「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也。「新兼五等」，言公今相國亦不比舊相國，公既以舊官相，而其副總，仍以工部尚書領蔡任也。其間凡具如此等無數事，而一筆寫來，只是明明四句。（後解）此解，叙事至少，不過言公既還朝，則幕中賓客，文仍歸文，武仍歸武，先生所署行軍假司馬亦當解職矣，卻偏偏寫得「鵷鷺」、「熊羆」、「仙仗」、「禁營」燁燁然。《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後四句只直叙幕中賓客，「即至公」三字，便已帶轉晉公相業。上下俱有關鎖，筆力最高。《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三：材職自慙，至公是望，先事而言，固其宜也。《韓昌黎詩集編年箋註》卷一〇：按此詩氣度高華，情事詳盡，雜之盛唐，無復可辨。《石林詩話》乃猶有所不足，非公論也。

《獨釣四首》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〇：按四詩之中，纖小字太多，一首「藤角」「芡盤」，二首「柳耳」「蒲芽」，四首「芡觜」「梨顋」，小家伎倆耳，不可法。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無甚風致。

《詠燈花同侯十一》《唐詩箋注》卷九：「自能」一聯，賦燈花之意。「黃裏」一聯，象燈花之形。「金粟」「玉蟲」，借用其事。《唐詩觀瀾集下》卷二二：（來報主人公）近俗。

《祖席前字》、《秋字》《榕村詩選》卷六：二詩爲公得意之作，聲韻在辭句之外。《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大曆以下無人解此用筆矣。昌黎高超邁俗，五言近體中運以古風，筆力英氣逼人。

《送鄭尚書赴南海》《載酒園詩話又編・韓愈》：韓詩亦善使事。如《送鄭尚書赴南海》曰：「風靜鷁鷁去，官廉蚌蛤回。」上句用海大風，下句用合浦還珠事，何工妙也。

《答道士寄樹雞》朱彝尊《批韓詩》：豪氣駭人。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一、二，不對也，然爲「朝」字與「夕」字對，「奏」字與「貶」字對，「一封」、「九重」字與「八千」字對，「天」字與潮州「路」字對，於是誦之，遂覺極其激昂。誰謂先生起衰之功，止在散行文字？纔奏，便貶；纔貶，便行。急承三、四一聯，老臣之誠悃，大臣之半裁，千載如今日。（後解）五、六，非寫秦嶺雲、藍關雪也，一句回顧，一句前瞻，恰好逼出「瘴江邊」三字。蓋君子誠幸而死得其所，即刻刻是死所。收骨江邊，正復快語。安有諫迎佛骨韓文公，肯作「家何在」婦人之聲哉！唐人加意作五、六，總爲眼光在七、八耳。千遍吟此，便知《列仙傳》胡說可恨。《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三：《青瑣》之說，容或有之。《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安溪云：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三字了卻。結句即是不肯

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之意，非怨懟，亦非悲傷也。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朱彝尊《批韓詩》：借苦說苦。

《次鄧州界》 朱彝尊《批韓詩》：比《示湘作》運思入細，態較濃，然不若彼之渾然。

《題臨瀧寺》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調高字響，亦悲亦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別酬以絶句二章》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注引《筆墨閒錄》：潮州以後詩最哀深，《宣溪絶句》等詩絶有味。

《題秀禪師房》 朱彝尊《批韓詩》：四句四事，清迥絶俗。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朱彝尊《批韓詩》：人皆有此意，如此寫來自妙。

《過始興江口感懷》 《韓詩臆說》卷二：此亦尋常追感。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言與張同在南方，往來二年，不得款接，直至臨別，始復一醉。於是乘手中酒杯，說胸前開悟，以極慰張於去後也。夫論文才，則張加於我，論骨相，則我劣於張。然則張蒙內召，我或南留，於人於天，斯爲允當也。何圖今日應留者去，應去者留，法所應然，事悉不爾。我因推之：不妙者尚去，豈妙者反留？不屯者若留，何屯者反去？然則張直不必以獨留爲意也。（後解）此言急笛爭吹，別者勢須必別；緩歌重款，送者無庸多送也。目今奏課在邇，情知徵拜已近。既是決不淹留，何爲又勞嗟嘆？然則我亦直不曾以張獨留爲意也。《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三：三譽張，而舉一江總，明是滿口譏諷。四自謙，而舉一虞翻，明是高自位置。

《從潮州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李詳《韓詩證選》：「上賓虞舜整冠裾」，屈原《離騷》：「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以陳辭。」此公詩意所出。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朱彝尊《批韓詩》：五六工。「風江」字佳。若江風則常語耳。且「漸平」正指江言。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淋漓盡致。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榕村詩選》卷六：竄逐生還，悲喜情至。

《題廣昌館》 《韓詩臆說》卷二：此詩係書一時所感。

《寄隨州周員外》 朱彝尊《批韓詩》：起二句道得眞率，無限感慨。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極寫己之傾倒於李；後解，極寫李之傾倒於己。某亦讀到爛熟後始會之。又：此極寫己之傾倒於李也。言「耳熱」，則是已已醉也，而爵至猶不辭，甚至數爵頻至猶不辭者，只爲平日空望書信猶到「眼穿」，豈有今日覿面歡逢，不拼爛醉？或問：子方沉困，何處復與貴公得有舊耶？答曰：某與相公，在今日，誠然一爲污泥，一爲清塵，不應投契至此。若夫當日，某以元和十一年正月爲中書舍人，相公亦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則是實曾同掌絲綸也。（後解）於是或又將問：子與相公，舊雖同舍，或者今日有不爾耶？則又極寫李之傾倒於己，答曰：某則幷非不堪久困，而搖尾故人，欲求垂手者也。其實窺人於微，心知相公自許救援。於何驗之？驗之於其款狎不去。如五、六之窗光已曙，而座反喧春，此固非泛泛酒人之所得比。然則病身得遷，誠然樂事，而故人情重，豈爲北歸？眞所謂便醉死亦足者也。「知公」二字，一氣注下十二字，不得將「應許」字另讀起，弄得不成話說。「銀燭」四字寫主之敬客，「金釵」四字寫客之曙主。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山涇草堂詩話》卷一：讀古人詩，須知古人當日情事，而後識其用意之所在。竹垞謂三聯用事親切有味，下句不切，且不知何爲用「惟聞」二字。竹垞但論字句之切與不切，未從通體細看也。按首聯「木皮棺草殯」，即祭女挈文「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意。次聯不用平直之筆，回想未死前病狀，宛然在目，即「昔汝疾革，値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憂」，及「家亦隨譴，扶汝上輿，撼頓險阻」意，悲痛自在言外。三聯寫殯時之草率，故翻用延陵季子事，所謂死典活用，竹垞謂親切有味，誠然。謂下句不切，非也。余按祭文「死于窮山」一語，想當時無從覓得祭品，即「既瘞遂行」意，故用「不暇」「惟聞」，緊相呼應。末聯即「父母之罪，使汝至此」意。祭文中「我歸自南，乃臨哭汝」二語，正是此題過其墓留題驛梁之時，可見去歲葬祭草率，今日還朝，經過墓下，始克成祭也。本一篇祭文意，縮成此詩，三復不禁淚下。又按祭文云「我既南行，家亦隨譴」，考女挈壙銘云「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之死于商南層峰驛，在元和十四年二

月二日。細味兩「既」字，是韓公先行，殯與祭不及親臨，至明年冬，自袁州歸，始作文祭之，所以此詩有「繞墳不暇號三匝，設祭惟聞飯一盤」二句。竹垞之不解「惟聞」二字，殆未參考祭文與壙銘也。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賢者不得志而至于從戎，則時可知矣。元勳大老亦不可以久棄於外也。因一馬之微而惓惓于否之還泰，公之意于是遠矣。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 朱彝尊《批韓詩》：亦是虛虛道意，第六句最醒快，振起通首精神。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此詩造語特新硬，爲五律別開生面之作。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石林詩話》卷上：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略】皆爲集中第一。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韓詩臆說》卷二：公前爲刑部侍郎，此時爲兵部侍郎，後轉吏部侍郎。凡在近貴所作詩，似遜於遷謫及散處時之鬱勃豪壯，然則詩以窮而工，固不僅在孟東野、梅聖俞也。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韓集箋正》卷一〇：按雪王廷湊罪，復以爲節鎭，非公意也，故此詩有微詞焉。「地失嘉禾」，言太平無象。「風存蟋蟀」，警太康也。結則憂深思遠，可于言外得之。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一、二，寫櫻桃。三、四，「豈似」下一氣十四字成句，寫賜百官。（後解）五、六，「擎初到」、「瀉未停」，則正未食也。七、八，早愁食罷無報。人臣於君，日抱此心，素餐之譏，吾知免矣。若眞至食罷而後慚汗，即意、言俱竭矣，且五、六成何句法？朱彝尊《批韓詩》：此詩卻不落中唐。顧嗣立《昌黎詩集注》卷一〇：彷彿效摩詰作。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韓詩臆說》卷二：「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二句，拙稚不成語。

《鎭州初歸》 朱彝尊《批韓詩》：比擬殊妙，風致由筆尖溢出。

《同水部張員外籍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韓詩醞釀有風致。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唐詩箋注》卷九：「草色遙看近卻無」，寫照工甚，正如畫家設色，在有意無意之間。「最是」二句，言春之好處，正在此時，絕勝於烟柳全盛時也。《韓詩臆說》卷二：第二首眞唐人性格。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 朱彝尊《批韓詩》：是淺調，屬對卻工，頗類初唐。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竭誠傾倒，裴相公外，此爲第一人。

《奉使鎭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唐宋詩醇》卷三一：詔許遲留，而奮迅如此，仁者之勇，庶無愧焉。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朱彝尊《批韓詩》：（與《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二詩，能道出大賢功成後心事，不高不卑，與世推移，而主張自在，細玩深有腴味。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唐宋詩醇》卷三一：退之與中立雅契，同涉艱危，樹功業，其于當時朝局，元老苦心，有知之最深者。《和感恩言志》、《朝迴見寄》二詩，能曲傳之，諷詠殊有餘味。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一：按語意乃諷李逢吉也。蕭氏以八葉宰相，而林亭今亦冷落，逢吉之傾人貪位者何爲耶？若與《和裴度女几山》絕句「暫携諸吏上崢嶸」一例看，則非。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 《唐詩觀瀾集上》卷一一：風骨清峻，章法完整，猶有工部遺音。

《鄆州谿堂詩》 《丹鉛總錄》卷二六：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韓文起》卷七：茲篇以沂、密、幽、魏再亂，併以徐在三方之外，亦同時爲變處，相形一番。分出治功大小，有前難後易之不同，則一方奠定，高爵獨膺，安可無谿堂之作以紀其盛？亦安可無詩歌之傳使鄆州之人不忘所自，永矢勿替乎？是堂與詩，大有關係如此。【略】序文筆致蒼勁，直逼西漢。詩詞一唱三嘆，得《雅》《頌》遺音。此公晚年登峰造極之作。楊升庵以爲文頗近質，未知絢爛之極一種至理矣，難言難言。《古文範》卷三：四言之體，自《三百篇》而後，已成絕響。【略】韓公崛起，精鍊矜翔，蔚爲鉅觀，前無古人，後無繼者，可謂奇偉獨絕矣。此詩在韓集中

尤爲精詣，以其通體磨瑩，字字日光玉潔，如錯金碧，如刺蜚繡，奇而不詭於正，怪而不損其華，雖韓公他作，駭愕或過之，而精純終不逮也。

《送張道士》《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硬而不生，雄而不率，爲公詩最熨貼者。

《送鄭十校理得洛字》《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二：溫柔敦厚，得詩之教。

《送陸歙州傪》《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灑然而來。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亦體貼，亦堂皇。

《贈崔立之》《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古今對勘，毫不漏縫，妙在中間引渡得清。

《海水》《求闕齋讀書錄・昌黎外集》：層折不窮。

《贈河陽李大夫》《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此是拗律，非古體也。直叙情事，規模粗具，頭角崢嶸，不減河東矣。

《苦寒歌》《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一：未見手段。

《芍藥歌》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按王伯大云【略】其自命固已不凡，是則誤解。按「何事低頭學桃李」以上，皆指王司馬。其「婢子」以下語，乃刺軟美逢時者，以爲王司馬瀉憤，與自命何與哉。「一樽」以下，結賞花耳。《求闕齋讀書錄・昌黎外集》：太爛漫，不似韓公詩。

《贈徐州族姪》《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探妙知天工」者，不過如星士之言，故云「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也。詞淺意陋，或非公作。

《嘲鼾睡》《竹坡詩話》：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鼾睡》二詩，語極怪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又如「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之句，大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餘冬詩話》：退之《嘲鼾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怪譎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爲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者，退之特用爲戲耳。

《晝月》《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一：此疑有爲而作，亦「燕歌行」體。

《贈張徐州莫辭酒》蔣之翹注《韓昌黎集》：當時四方多警，朝廷無討賊之意，而諸將亦不用命，故退之「春雷」二語，意若有所諷也。

《辭唱歌》《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二：專指鄙俚，則近似之。然鄙俚中，文詞博奧，筆力峭折，未必非昌黎游戲所及。昌黎外誰能之耶？

《知音者誠希》《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音節短而古。

《同賓韋尋劉尊師不遇》蔣之翹注《韓昌黎集》：此詩爲退之所作，似確有證，但氣格與正集諸詩絕不相肖。

《春雪》《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輕盈有致。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蔣之翹注《韓昌黎集》：此作淺鄙，殊不類其言。

《潭州泊船呈諸公》《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一氣直下，凌厲無前。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叙事明鬯。

《池上絮》《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三：寫目前景物自切。

《贈賈島》《東坡題跋・書諸集僞謬》：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詩史・吳文靖詩》：張安道云：江鄰幾言「孟郊死葬北邙山」，非退之詩也。

《城南聯句》《彥周詩話》：《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黃團掛門衡。」是說乾棗與瓜蔞，讀之猶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甌北詩話》卷三：至《城南》一首，則一千五六百字，自古聯句，未有如此之冗者。以《城南》爲題，景物繁富，本易塡寫，則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眉目。乃游覽郊墟，憑弔園宅，侈都會之壯麗，寫人物之殷阜，入林麓而思遊獵之娛，過郊壇而述禋祀之肅。層疊鋪叙，段落不分。則雖更增千百字，亦非難事，何必以多爲貴哉。

《會合聯句》《容齋四筆・會合聯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四韻，除「蝝」、「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略】其間或有類句，然衆手立成，理如是也。朱彝尊《批韓詩》：此仍是各一聯或數聯，下語多新，句句醒眼，道昔離今合，昔謫今還，意宏肆，詞奇峭，雖略嫌生硬，然聯句正以此角采，正是合作。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五：按「塚」、「蛹」二字，《唐韻》所收，此詩未嘗出韻，洪（邁）亦失考。

《**門雞聯句**》《詩比興箋・韓愈詩》：刺當時朋黨恩怨爭勢死利之徒，爲權門之鷹犬，快報復于睚眦者。

《**納涼聯句**》《韓詩臆說》卷一：此詩自起句下，每人或廣至數韻十餘韻，隨興所至，無復拘限，皆見古人眞處。

《**秋雨聯句**》《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八：摹寫雨勢正與前道熱同，亦可謂極狀境之妙。

《**征蜀聯句**》《彥周詩話》：《征蜀聯句》云：「形神詫氂旄，陰焰颭犀札。」盡雕刻之功，而語仍壯。　朱彝尊《批韓詩》：只形容破賊聲勢，語多瑰奇，亦多用險怪字，微似賦體。

《**同宿聯句**》《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八：造句多陗，以篇短，更覺意緊切。

《**莎柵聯句**》朱彝尊《批韓詩》：好絕句，前二句是比。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八：大約叙交情，借雨起興。詩亦跌蕩有姿態，但奇峭不若諸篇。

《**遠遊聯句**》何焯《批韓詩》：此篇聯句，另爲一格，逐段起止，大概言江南景物典故，而以離別意收住，末二段則結到歸思也。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八引俞瑒評：昌黎與東野聯句，多以奇峻爭高，而此篇獨典贍和平，誠各因人而應之也，亦可見公才大之處矣。

《**石鼎聯句**》《雲谷雜記》卷二：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也。侯喜、劉師服，皆其弟子。又朱晦庵《韓文考異》云：此詩句法全類韓公。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于韓字，彌明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故竊意或者之意近是。晦庵所指或者，蓋安中也。予謂此序要不可以《毛穎傳》爲比，《穎傳》蓋明爲寓言。今《石鼎詩序》詳著年月，及言劉師服嘗識之於衡湘間，「見衡湘間人云：年九十餘，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茲皆指實而云。詎可以《毛穎傳》例言之哉？安中所說近於好異，晦庵反切之語尤爲不經。使退之果以彌明自況，則「捕逐鬼物」等事，退之詎肯以此自許乎？又其間譏詆劉師服、侯喜太甚，退之決不肯如是。《七修類稿・辯證類・韓柳非寓言》：《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託，見其奇崛高古也。予讀《姓氏急就編》，有軒轅彌明名，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靜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爲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略】文實有是事矣。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按此借石鼎以喻折足覆餗之義，刺時相也。篇中點睛是「鼎鼐水火」四字。序言元和七年，時李吉甫同平章事。【略】篇中言言合於吉甫，的爲李吉甫作。《韓文起》卷六：侯喜與劉師服說詩，若不見有彌明在座，其意欲傲之以不能，此從來假名士惡態。【略】但細讀《石鼎》全詩，計三十三韻，侯喜句最低劣。不知當日能詩之聲，何處得來？是篇叙事處，無不曲盡。千古文人負名者，皆當以此爲戒。至于篇首明明提出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篇末又說不知是何道士，蓋因時人傳其有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之能，未免涉于怪幻。故以自己所聞之隱君子亦名彌明者作一疑案，必不使老氏之學，或有加于吾徒也。游戲之作，亦不肯放過如此。至于彌明爲詩奇妙，皆出于劈口緊接，令二子應聲便倒，乃鬼斧神斤，不可思議。或謂公之自作，此不知詩者也。《詩比興箋・韓愈詩》：即詩以考之，其元和十三年憲宗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時所作乎？史言淮西既平，上浸驕侈，鎛、异掌度支，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厚結吐突承璀，遂拜相。【略】二人自知不爲衆所與，鎛益爲巧諂以自固，异月餘不敢知印秉筆云云。以史證詩，則篇中所刺，字字無虛設矣。【略】意者侯、劉二人，先有《石鼎》詩，公乃取其未用之韻，別成此章，謬託聯句，與相錯雜，以自掩其迹耶？

《**有所思聯句**》《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短章極穠豔之致。

《**遣興聯句**》蔣之翹注《韓昌黎集》：全詩有古致。

《**贈劍客李園聯句**》《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卷四：寫「劍」字特細切。

《**感二鳥賦**》《黃氏日鈔》卷五九：豈眞有羨於白鳥鸜鵒，特因物託興，使賤人貴物者知警爾。《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初慷慨以悲歌，既而望古求配，一歸于正，公所以卒有立者此也。六一居士摘其初辭，不求其歸，而曰：「羨二鳥之光榮，悼一飽之無時」。居士非好詆也，意在抑韓以伸李耳。韓不大抑，即李不大伸，學者援以爲口實，則惑矣。

《**復志賦**》朱熹《楚辭後語》卷四引晁補之：愈自傷幼學，既壯而弗獲，思復其志，以晉知己，欲去未可云。《黃氏日鈔》卷五九：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年一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昌黎先生全集

錄》卷一：約吾心者志也，不食而高翔，所以復志也。居幕下如此，他日居臺中、居郎署、居大臣之位，肯勿既勞而食乎？文公一生難進易退，于此賦決之。《藝概・賦概》：韓昌黎《復志賦》，【略】有得於《騷》之波瀾，而異其迹象。

《閔己賦》 朱熹《楚辭後語》卷四引晁補之：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此賦云：「就水草以休息兮，恆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俟之義，以自堅其志，終之於無悶云。《黃氏日鈔》卷五九：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古賦辯體》卷七：賦也，略有比義。《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志顏子之樂，不能樂顏子之樂，《閔己》一賦所爲作也。亂詞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別知賦》 朱熹《楚辭後語》卷四引晁補之：愈論宮市，貶陽山之明年，則歲癸未也。時楊儀之爲湖南支使，以使來。愈愛儀之。【略】以《送楊歸湖南序》考之，愈自謂知儀之，故於其別爲此賦。《黃氏日鈔》卷五九：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楊儀之之去己也。《古賦辯體》卷七：賦也，其中「山敖敖其相軋」四句，殊覺自在，方是賦家語，有比興之義存焉。《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公四賦，無奇字，無棘句，而其音節高下，騷也，其性情，騷也，騷何以奇字棘句爲哉？今并錄之。

《明水賦》 《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五》：觀同時柳、白集中所載及前後場屋諸賦，乃見韓公此作格超韵穩，亦冠絕當代也。

《伯夷頌》 王安石《伯夷》：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略】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吹劍錄》：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其罪武王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鋩不露。《黃氏日鈔》卷五九：謂無求而爲之，萬世一人。反結一語，謂「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尤奇絕。《滹南遺老集・文辨》：退之評伯夷，止是議論。散文而以「頌」名之，非其體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史遷本傳。《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本意轉于掉尾見。《古文雅正》卷八：激昂峻拔。讀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子產不毀鄉校頌》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子產之識遠，故不毀鄉校，退之之思深，故爲頌。《韓文起》卷七：此欲國家大開言路而作也。所引乞言監謗，明明是人君之事，因不便斥言人君，故歸重於執政，又不便突言執政，故借子產之相鄭國，惜其不得大用，而以「有君無臣」四字，作籠統話，逗出立言本旨，多少渾雅。起結皆用「我思古人」句，見得是道必不可復見於今之意。妙在「誰其嗣之」四字，乃國人誦子產現成語。不即不離間，有無窮之味。

《河中府連理木頌》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公最少時作，亦已出拔唐人。

《進士策問十三首》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公生平學問經濟，具見諸策問中，亦學者所宜熟復。

《爲裴相公讓官表》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江河渾浩流轉之氣，行於四六駢儷之中，亦厥體一大變也。晚唐諸賢之工闢，宋大家之流利，鮮不奉公爲祖。而月露風雲，有志之士，罕有過而問焉者矣。《唐宋文醇》卷六：史稱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愧憤無死所。文實能寫度心曲，碧血熒熒，光出楮墨，而辭氣渾浩流轉，足爲千古表箋法式。《古文雅正》卷八：此篇雖以排偶行文，然鎔經鑄史，兼三國、六朝之勝，而渾灝流轉，直迫西京者也。歐、蘇、王、曾謝表，俱效此體，綺靡之風衰矣。《韓文起》卷二：妙在將舉朝讒謗之多，及憲宗獨斷之明，一總付之往事。止以傷殘之軀，有忝重任爲辭，絕不提起後來如何討蔡一字。反自認前此爲竭愚妄作。末以「叶羣情」三字作結，而讒謗之多，與獨斷之明，俱了然在言外。立意之巧，無有踰此。若其行文，對待中卻是一氣呵成，此歐、蘇四六之祖也。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不獨碑文冠當世，而表亦壯。

《論捕賊行賞表》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識達事體，文亦典刑。

《論佛骨表》《邵氏聞見後錄》卷八：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不忠不孝，【略】詐欺庸品。」又云：「生死壽夭，【略】而愚僧皆矯云由佛。」又云：「降自羲農，【略】祚短政虐。」云云。韓退之《論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謹，而國大亂。【略】予謂愈之言，蓋廣傅奕之言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韓公以天子迎佛，特以祈壽護國爲心，故其議論亦只以福田上立說，無一字論佛宗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韓文公以諫佛骨表窮，亦以諫佛骨表爭光二曜。《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所爭關國家大體，賈生而後，此表可與日月爭光。文之古質，是西漢諸公諫疏，而法度齊整，殆於過之。《韓文起》卷二：昌黎此表，亦不辯佛骨是眞是僞，止把古帝王未事佛與後世人主事佛禍福，較論一番，而以崇奉失當處，層層翻駁，冀其省悟，可謂明切。至「投諸水火」數語，分明是雲門一棒打殺丹霞燒出舍利之意，謂其有功吾道可也，即謂其有功佛法，亦無不可也。《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四》：惑之大者則用借鑒，失之小者則用直陳，極得因事納誨立言之體。《援鶉堂筆記》卷四二：叙次論斷簡質明健處，見公文字之老境。《陔餘叢考・諫佛骨表有所本》：昌黎《諫佛骨表》，專以自古人君事佛不事佛享國久暫爲言，按此亦有所本。《唐書》：傅奕上疏詆浮屠法，謂「五帝三王未有佛，【略】梁武、齊襄尤足爲戒」云云。又姚崇《戒子令》曰：「今之佛經，【略】豈抄經鑄像力耶？」此二事，又昌黎表所本也。《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昌黎《論佛骨》一表，爲天下之至文，直臣之正氣。入手，以憲宗畏死之故，引上古無數高年之天子，爲憲宗指迷，言耇耋之期，初非關於佛力。迨佛法既盛，自漢末迨梁，無永年之天子，梁武高壽，卒被橫禍，則佛之效驗可知。一片皆爲流俗說話，力關禍福之不關於佛氏，精透極矣。及歸到本朝，【略】上援祖訓，下徵詔書，以矛攻盾，幾偪到憲宗無可置對。此處卻用婉轉之筆，言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文氣一舒，亦稍爲憲宗迴護。此下始激起迎佛骨之非是。然專制之朝，不能直捷指出朝廷弊病，於是復大加迴護，謂聖明若此，斷不肯信。【略】斥佛骨，卻撇去佛骨，專爲政體上追尋利害，語語切摯。篇末斥佛爲夷狄，生時不過禮以藩屬，死後尤宜避其凶穢，罵得不值一錢。然後以禍崇之事極力自任，尤爲得體。通篇礙目處，只「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八字。《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三：此表質直極矣，一片愛君之心，出言無擇。【略】云佞佛而運祚不長，國亦尋滅等等，此大觸帝之忌諱，爲從來奏議所未有。【略】就文論文，可謂聲滿天地，能言人所不敢言。【略】雄直之氣，一貫到底，終是堂堂有數文字。

《潮州刺史謝上表》《黃氏日鈔》卷五九：《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勸東巡泰山，而自任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宗之不可與忠言，而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兩可悲矣夫。又：表多近世引用之句，如「鋪張對天【略】而無虧」，「旋轉乾坤【略】日月清照」。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昌黎遭患憂讒，情哀詞迫。《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公極用意文字，漢惟司馬子長筆力相抗，其次相如、子雲或可幾此，匡、劉不能爲也。又：憲宗削平僭亂，治功之盛，亞於貞觀，昌黎所稱，頗無愧色。若施此文於德、順、敬、穆之朝，則諛矣，舛矣。何以爲昌黎？又：人臣依戀闕廷，自是愛君，非徒爲祿位計也，且以遠竄之苦，入告天子，此亦呼天呼父母之意，豈云搖尾乞憐乎？東坡云：「與其靦顏忍恥，哀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與此同義。必若去不反顧，窮不告哀，此小丈夫悻悻者之所爲，而謂賢者爲之耶，吾見悻悻者之幾於無君，而賢者不失爲忠愛也。世儒之譏此表者衆矣，故略爲言之。《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四》：此文亦仿虞仲翔《交州上吳大帝書》，須玩其位置之巧。篇中並無乞憐，祇自傷耳。【略】封禪之事，自宋以後始同辭非之，前此儒者多以爲盛事。未可守一師之學，疑其導人主以侈心也。《韓文起》卷二：措詞雖極悲愴，因其筆力雄大，詞氣奔放，但見有排山倒海之勢。其以文章自命，亦緣前此憲宗委作《田弘正祖父廟碑》及《平淮西碑》，知之有素，原非無故而矜張賣弄也。至頌揚削平之功，娓娓不置，即柳子厚所云「思報國恩，獨有文章」之意，亦不比尋常獻諛。憲宗得表，非聽皇甫鎛之沮，必不僅調袁州，豈非藉此妙文以爲感動乎？若夫封禪一事，非盛德者所宜行，秦皇漢武欲借此以致仙人求長生之藥，公豈有不知其妄者？奈當時服食之說大行，殺人不可勝計，而慕尚不已。如尚書歸登、李遜、侍郎李建，御史李虛中，金吾將軍李道古，節度使孟簡、盧坦，皆一時卓卓有名位者，亦先後爲藥所誤而殞。則舉國若狂，至死不悟可知。憲宗當諸道削平之後，志已驕侈，希慕長生，而皇甫鎛在左右，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現授台州刺史以求靈草，勢必蹈其覆轍，反不如封禪猶有故事可循，神仙渺茫，久當自廢。或不至餌金丹而暴崩，即謂以將順爲匡救可也。然此亦不必曲爲之說矣。《古文範》

卷三：其經營之重，蓋不減《平淮西碑》，全運以漢賦之氣體。如鑄精金純鐵，如驅千軍萬馬，山起潮立，堅剛直達，山嶽可穿，讀之，每字入口皆有千鈞萬石之重。至於切要之處，則精神噴溢而出，聲光烱烱，軒天拔地，所謂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閒而無虧，蓋能言稱其實者也。

《袁州刺史謝上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止有感恩，而無祈請。

《賀慶雲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五采五色」數句，足可開衡山之雲。

《請上尊號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上尊號是李唐陋習，而雄詞不可不存。

《賀雨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公尹京兆時作。明太祖洪武五年，詔禁四六浮詞，命擇唐、宋表牋可法者。以公此表及柳河東《爲柳公綽謝表》爲式，是固時表之祖也。錄之。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文婉曲感慨，盧郎中當爲刺心推轂矣。《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文作三段：一段，叙與侯喜素知。一段，叙侯喜來述。一段，叙答侯喜：皆是短短輕輕之筆。《古文範》卷三：意無殊絕，特筆勢盤鬱，能使性情意氣，一時全涌并出，騰躍紙上，令人鼓舞興起。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議論博大，而氣亦昌。《唐宋文醇》卷六：於論事之中，暢發閎議，愈文往往有此，所以迥出諸家之上。《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方以旱故停選舉疏，轉說銷旱之法，宜求賢自輔，不次用人，機鋒大類《戰國策》，殆以說法爲諫法者。《韓文起》卷二：歲旱舉選，恐人事輳集，米價涌貴。奈此事關係甚大，當權其利害之輕重而行之。若忽議停，則民心搖惑，害在目前；仕進無門，害在後日。當時廟堂之上，議國是者，皆以此爲救荒奇策，則其立朝伎倆可知，即報國肝腸亦可見矣。故茲篇末段，將有君無臣致旱之說，另行找發一番，且請於疏遠下賤中，求奇才異能盡心國事者，待以不次之典，置諸左右，時賜召問，以明舉朝碌碌充位，無一人用得着也。但公在國學，尚無言責，且帶說在論舉選之後，故不甚犯時忌，然鋒刃亦未免太露耳！坊評惟以舉賢銷災套語讀過，大誤。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韓文起》卷二：公纔遷御史，即以緩徵爲請。其意以天旱人飢之時，正供尚不能輸，何況額外？其中回護斡旋，語意亦甚和婉。但當天子患貧，小人固寵之時，安能以不入耳之談，爲民請命乎？陽山之貶，必有以公市恩於民，使民歸怨於上之語而行讒者。猜忌如德宗，未有不信而加罪也。厥後紫陽作綱目，特書曰：「貶韓愈爲陽山令。」所以深譏德宗用人聽言之失。公雖貶，有餘榮矣。

《復讎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以經術斷律，當與子厚文參看。《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不立定制，事發集議奏聞，最得敬獄之旨。柳柳州《復仇議》更銳。此是議，彼是駁也。《韓文起》卷二：看來此議，與柳子厚所駁徐元慶事，微有不同。蓋子厚所駁者，在刑旌不可並行，此言經律可以並用也。【略】文亦條達明暢，與子厚相伯仲。《援鶉堂筆記》卷四二：簡朗易直，最爲文之高致。

《黃家賊事宜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處分亦確。

《論淮西事宜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始予慕昌黎爲文詞，或特疑其馬遷、劉向以下一文士而已。及讀所論淮西事宜，並鑿鑿中名實，可當施行，其經略處措，與宋之韓、范、富、歐亦略相當。特韓、范諸君，幸而遇，則聲施，昌黎未幾即爲讒搆所坐，不遇則摧。悲乎，豈非士之幸不幸由命哉。《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六條並當時要着，未審能盡行否。而指陳利害，與趙營平屯田諸議相方，一一如畫宮於堵。《韓文起》卷二：所陳六款，洞悉機宜。厥後淮西降將董重質語杜牧云：「淮西三小州，所以久不破者，由征兵數少，不能成軍，帖附地主，每戰必令居前，勝則主帥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則先退，有殲焉。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亦不支。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是說也，杜牧引之以上書於李司徒。則知公所陳征兵守隘二款，可謂料敵如神，非文士紙上談兵套語。而舉朝並不議及，則其無至忠憂國之人，亦可附見也。其文以明切爲主，如說家常話。經濟奏疏，原不待向字句上爭奇耳。

《論變鹽法事宜狀》《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以曉事君子，排擊不曉事小人，條條糜碎，具見公立朝風采。

《潮州謝孔大夫狀》《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於《補集》得之。可見公之爲人，廉靖其天性也。微時窮約，日求於人，以度時月，不得已也。明者無譏焉。

《**改葬服議**》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愚竊以緦以三月，服之常也，而改葬之緦不必三月也，何當云改葬而除？覆墓後則不必更服矣。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在公文集最平常，若置他作家集，猶爲名論。舊注：「公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作。」蓋崔虞部薦之，而見黜于中書者，中書盲矣哉。《韓文起》卷二：劈頭將齋郎、學生兩途，分別低昂，便見得不可相代之意。隨將議代之失，層層剔抉，歸重在崇儒勸學，誘人爲善，極其正大妥確。議禮之文，皆當以此爲式。公應貞元十年博學宏詞試所作，乃見擯於時眼。嗚呼，文章一道，豈可以得失論哉。

《**禘祫議**》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韓公平生爲文，奇奇怪怪，獨於議典禮處，文詞甚醇雅。此議與《改葬服議》並可稱名儒之文，當與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事異殷周，禮從而變」，此二句，允可破除議禮家拘牽膠滯紛如聚訟之惑。《記》曰「禮以時爲上」，即此也。二祖之主，雖未之及，然前已云「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室」，「祫則陳于太廟而享焉」，辭不複出，而措置自明。《唐宋文醇》卷六：禘祫之議紛如聚訟，此論折衷衆議，條貫井然。《韓文起》卷二：茲篇歷駁衆議之非，後以禘祫之尊屈久暫，順情變禮立說。雖出一時遷就，然舍此益無可置喙矣。文之昌明醇雅，曲折詳盡，人不能及。

《**范蠡招大夫種議**》 《滹南遺老集·臣事實辨》：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略曰：【略】。其文辭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於《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以爲意出千古，予以爲然。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明辯。

《**答張籍書**》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此書以人之難化、年之未至自解，故水部第二書力駁其說。

《**重答張籍書**》 《古文關鍵》卷上：此篇節奏嚴潔，鋪叙明白。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引唐順之評：本是三節文字，而活動不羈。《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來書欲公汲汲于所欲爲，而公告以不可汲汲與不必汲汲者，是兩下針鋒相對。處獨慮患之道，水部見所未及。其後卒以佛骨一表，幾致顛隮，則公之慮亦審矣。

《**與孟東野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兩情凄切。《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己之所處，足使東野悲，東野之道，又使己悲，惟共老江湖，則不悲而樂且幸矣。韓、孟賢而不遇，故其書如此。讀之令人流涕。

《**答竇秀才書**》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情辭蕭瑟，與《送區冊序》略同。皆公貶陽山時作。信所謂愁苦之音矣。《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五：此文氣凝力厚，筋骨堅蒼。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類終軍白麟奇木對。《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推闡附會，脫胎《左》《國》。

《**上兵部李侍郎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中多自悲，并以自譽。《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馳騁之氣，固而存之。《韓集》中極肅括文字，學韓者尤須自其肅括人。

《**答尉遲生書**》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集中凡論文書，咳唾皆珠玉也。有志者，並宜揭諸案，錄諸紳。《韓文起》卷四：文本乎實，立心勵行是也。起手提出「心」與「行」二字，則知古人立言不苟，非如後世從事雕琢，以爲求仕之資者也。尉遲生之問，想不能忘求仕之意。故分言之，聽其自擇。把應時之文，明明說他不顧行，不由中，可羞可醜。《藝概·文概》：昌黎論文之旨，於《答尉遲生書》見之，曰：「君子愼其實。」《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五：文於雄直中郤有轉折之筆，是昌黎長技。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似譽而昌。《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公所謂入耳而不煩者耶？不無過譽，然其文即在先秦盛漢，非李斯、司馬相如不能作。

《**上宰相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引經術似劉向，所乏者西漢風韻。《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當駢四儷六時乃有此作。六藝未墜，文字中興，即此而決。或謂此特少作，愚竊哂之。《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此文前後六段。逐段各自讀之，讀第一段了，再讀第二段，便見只是輕輕短筆也。《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其文溫醇，有涵養深粹之功。《韓文起》卷三：通篇大旨，不過謂長育人材，教育英才，乃宰相之責。若己之有學有文，不得其所，正堪造就，以盡古君子爲相之道，不必以自進爲嫌，可舉則舉，所以招致天下隱逸之士使知所歸耳。三選於吏部而不得志，擬即東歸，猶斷其庶幾一遇，故惟恐言之不盡，不禁反覆引伸，滔滔汩汩至此。【略】公嘗謂柳子厚「不自貴重」，余每讀是書，又未嘗不爲公之躁進惋惜也。《求闕集讀書錄·韓昌黎集》：連用三「抑又聞」，義層出不窮。然究是少年，才思橫溢，欠裁鍊

處，故文氣不遒也。若刪去「洪範曰」至「廉於自進也」，則格老而氣遒矣。

《後十九日復上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所見似悲蹙，而文則宕逸可誦。《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以至情相感而不動，宰相之庸惡陋劣，可謂甚矣。趙憬者，陸宣公引與共事，嫉陸之寵，以公所戢裴延齡奸事盡洩於裴，而逆爲之備，因小人之尤，而賈、盧亦碌碌無可採也。以彼其人望以「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子韓子失言哉。《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第二書只設一喻，第三書只引一客，往復自道，淋漓滿志。《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氣最條達，筆最曲折。他人條達者最難曲折，曲折者不復條達矣。《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文勢如奔湍激箭，所謂「情隘辭蹙」也。與第一書氣貌迥異，故是神奇。《古文觀止》卷八：前幅設喻，中幅入正文，後幅再起一議。總以「勢」字、「時」字作主，到底曲折，無一直筆。所見似悲戚，而文則宕逸可誦。《韓文起》卷三：此單就前書中所云負才不遇處，以蹈水火爲喻，寫得異樣窮迫，異樣懇切，雖使石人聞之，亦當下淚。末復以居上位不宜推諉於時，在宰相尤可取必於君，而布衣不至有負於舉三意，爲異樣聳動，異樣勸勉，以堅其意。筆致跌宕繚繞，眞千古無匹矣。《古文評注》卷六：鍾竟陵謂此書所見，似悲戚，非悲戚也。如此大聲疾呼，氣實足以籠罩之。祇因昌黎目空時宰，故發言激宕如此。即孟子所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也。若視其巍巍，必爲莊語軟語，不敢激宕如此矣。如謂悲戚而求，非善讀昌黎之文者。《古文一隅》卷中：奇。又：此文從自己身上說，想出望救一層，從宰相身上說，想出赴救一層。前半兩意雙行，就勢上立論，後半側注赴救一層，就時上翻駁，用意最爲穩當。但首一段兩意雙行，卻仍是引喻，奇矣，而每層中用「不惟」字、「然後」字、「將有」字、「雖」字、「苟」字、「則將」字，一路俱作險曲之勢，抑又奇矣。中一段連用三「矣」字作疊，故爲奔放之態，奇矣，下偏用兩「歟」字，故作虛宕之筆，欲下不下，欲語不語，抑又奇矣。忽又特接「有來言於閤下者」句，既續忽斷，仍將喻意作跌，則斷者復續，奇矣。下用「不然」二字捷轉，又用「或謂」二字推開，隨用「愈竊謂」三字收轉，又用「誠以其」云云作開，隨用「若」字收轉，又連作兩跌以取勢，而以「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收住，其設勢之妙，眞是出奇無窮。

《後廿九日復上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議論正大勝前篇，當看虛字斡旋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第一書引經以告之，再則陳情以感之。經之所不能悟，情之所不能動，此書直擊之而已。義正詞嚴，氣盛而法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創調也。讀之勃勃有生氣。雖被人用濫，而光怪自如。《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意所欲言而不便得言者，忽然托筆周公，便乃無所不言。故通篇雖有兩大幅，而只是周公一大幅也。後寫復上宰相之萬萬不獲已，又是古今絕妙。《古文觀止》卷八：通篇將周公與時相，兩兩作對照，只用一、二虛字斡旋成文。直言無諱，而不犯嫌忌。末叙再三上書之故，曲曲回護自己。氣傑神旺，骨勁格高，足稱絕唱。《韓文起》卷三：此又因兩次上書，不能邀其一盼，單就宰相當急於求士上立言。又謂士不得志，別無所往，山林獨善，非行道者之所能安，欲其加察而薦己也。《古文評注》卷六：前後分明只是一開一闔，妙於兩股開闔中各另有抑揚頓挫，自成結構，文勢便覺崢嶸峭兀。至以周公立說，先壓倒後來時相，轉入不如周公處，既不失輕，又不失重，可想見其立言之妙。《古文範》卷三：此第三書也。雖志在干時，而屈強兀傲之天性，自不可掩，最足見公之意態。文亦偉岸奇縱，盡棄故常，獨創一格。

《答侯繼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澹宕自奇。《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名言，然世亦有專務于名數衆流之學，觀多記醜以誇于人，而犯子夏氏小道不爲之譏者，蓋不少矣。讀書必于五經百氏先求其意義所歸，其他以餘力及之，力不足而止，則庶乎其可也。此昌黎之家法也。《韓文起》卷三：此書悲中帶壯，較之《上宰相》三篇，生色多矣。

《答崔立之書》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公此時如大鵬翺翔乎千仞之上，背負青天，而下顧與己競進者皆燕雀也，故其言如此。余嘗以爲書自司馬報任後，惟公此書足與相當。馬悲韓豪，其快一耳。《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極失意時，極得意文。余竊謂司馬《報任》，文中絕調。越數百年，惟公此書足以抗之。馬悲韓豪，憤則均耳。《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前後作兩段分析，卻將崔書點在中間，文勢妙有斷續，自覺激昂磊落。《韓文起》卷三：文之反覆曲折，總緣失意時有激而發，遂覺勁悍之氣，沛然莫禦耳。

《答李翊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要窺作家爲文，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句字求之，何哉？又：篇中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即此中間，又隔許多歲月階級，只因昌黎特「因文以見道」者，故猶影響，非心中工夫，實景所道故也。《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知言養氣，和盤托出。《金

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中間自說爲文之甘苦淺深，其妙更不必論。只如前起之曲折之妙，後收之蕩漾之妙，皆筆墨之罕事也。《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書中前後兩段，分明便有知言、養氣二事在。韓子於斯文，其原過他賢遠矣。《韓文起》卷四：李生以立言問於昌黎，不過欲求其文之工而已，初未嘗必以古之立言爲期也。昌黎卻就其所問，詰其所志，把求用於人而取於人伎倆，擱置一邊，而以古人立言不朽處，用功取效，說過一番。然後把自己一生工夫，層層敘出。其曰「二十年」、「亦有年」、「終其身」等語，是「無望速成」注腳。其曰「不知爲非笑」、「笑則喜」、「譽則悲」等語，是「無誘勢利」注腳。至得手之後，尤須養氣，探本溯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有自然而然之妙矣。末段以樂、悲二意，見得學古立言，必不能斬用於人而取於人。耐得悲過，方期得樂來，原不敢以此加褒貶於其間，使世人必從事乎此，但論其人之志何如耳！此一篇之大旨也。其行文曲折無數，轉換不窮，盡文章之致矣。《古文評注》卷六：李生以道與文爲問，昌黎把自己一生用功工夫，由淺入深，逐層指點，是大有益之文，學者不可輕意讀之。《古文釋義》卷七：「生所謂」一段，借李生「立言」二字，而以蘄至古之立言數語，綱領全篇。以下七段，現身說法，層層次次，論文功効，最爲詳盡。「有志」一段，從樂說到悲，以爲觀正，所以堅李生之志也。前後敘所以答書之意，亦極曲折周匝。《古文一隅》卷中：峭。又：與《送王含秀才》同一意。但彼用虛做法，此用實做法。虛做者，正以留不盡爲妙，故須呑吐間見精神；實做者，又以無不盡爲妙，故工夫效驗，終始層次，正須說得詳細清晰。【略】讀者於前半後半，須看其曲折取勢之法；中間數層，須看他聯絡脫卸，層層變化之奇。《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昌黎論文書不多見，生平全力所在，盡在李翊一書。呂居仁亦盛稱此書，爲得文中養氣妙處。今味之，良信。自「無望速成，無誘勢利」起，至「其言藹如也」爲一段，是取法上，擇術端，到文字結胎後，生出意境，已成正宗文派，然而非易也。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至「戛戛乎其難哉」又一段，此則論取材、論立志、論用心、論洗伐之功，漸漸入微，雖不見知於人，而用心仍不懈，於是火候至矣。自「識古書之正僞」，至「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又一段，是大丹將成之候，虹光四射，而箇中逐一得微妙之訣法，隱隱體驗，無一不合丹經，於是放手爲之，無復罏破丹飛之患矣。「吾又懼其雜也」，至「終吾身而已矣」又一段，是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工夫，行仁義，游《詩》《書》，不是大言，是立言，到此地位，自然力臻上流。道之無止境，猶文之無止境。言終身，是昌黎不欺人之語。「氣，水也」言，浮物也」，至「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句，此一段是另起，不是無迷途，無絕源後工夫，教人領氣要訣，無妙於是。以下所言，昌黎信己文之成功不能成功，後之必見知於人，皆平日口頭語，與論文無涉。《春覺齋論文・述旨》：論文之言，【略】若古文，非莊論不可。且深於古文者，亦未嘗多作議論。昌黎精語，已盡於《答李翊》一書，其餘但間出數言，隱約其詞而已。此非昌黎之短於言說，特昌黎所趨之蹊徑，雖獨孤常州、裴晉公猶與異趣，況在其他。因之憤鬱不平，鄙時輩而不之語。故文愈高者，議論乃愈不可得聞。又《神味》：韓昌黎《與李翊書》：「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數語得所以求神味之眞相矣。然昌黎言雖如此，實未嘗一蹴即至。觀以下書辭，歷無數辛苦，始歸本乎仁義之途，《詩》《書》之源，乃克副乎前所言者。《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五：此書如剝蕉干，剝進一重，更有一重，把公一生工夫，和盤托出。逐層均有斟酌，亦均有分兩，未嘗一語凌越也。【略】惜抱以爲此文學《莊子》，正以其用意層出不窮也。《石遺室論文》卷四：昌黎《答李翊書》，乃自道其文字得力所在，用「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須合《進學解》參觀之，乃得韓文眞相。而皇甫湜所撰《韓文公墓誌銘》，不免推崇太過；李翺所撰《行狀》，於文章第渾括數語，未詳其工力所自也。昌黎天資近鈍，而畢生致功至深。其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學之二十餘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有年。」皆困勉實在情形，並非故作謙言。其言「養其根而竢其實，加以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即《進學解》之「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略】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略】蓋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注意於子雲、相如，是其本旨。【略】其「氣，水也」言，浮物也」數語，譬喻曲肖，作散文者斷莫能外。【略】昌黎專喻以水，則求其造語之妙，言氣而未言理耳。言氣而理亦在其中。此即韓文之「短長高下皆宜」處。必兼言理，則質實而乏語妙矣。

《重答翊書》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昌黎先生與人論文，未有如前

書之詳且盡者。待李生爲特異矣，知之深矣，尚汲汲于知而求待之異，故抑之。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黃氏日鈔》卷五九：就「盲」字上發明，不爲悲苦之辭，死中求活法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獨以目盲一節，感慨悲憤。《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裴晉公所謂以文爲戲者，要此文自有妙于詞令處宜領略，不在區區盲字弄巧也。《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逐層曲折盡意，又最輕舉。《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亦乞食之文，然頗寫得激昂頓挫，頗擬《戰國策》。就「盲」、「不盲」兩層，翻出無限起伏。《韓文起》卷四：張籍在長安，爲太常寺太祝，貧且患眼。聞李遜在浙東，欲往干之，苦於路遙難達，此書乃代求中丞，僦舟車至長安，迎致浙東爲從事，俾得瞻家而療疾也。先叙中丞之賢，次說自己之能，作數折而下。且把俗輩與行古道並講，盲於心與盲於目並講，不但抹煞天下人，自高位置，見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即是俗士，相士以貌相馬以皮者，即是俗眼，欲其不以盲而棄耳。至「善於古詩」一段，言盲者有盲之用，無事之時，亦可效聲音之娛，不至虛糜贍養。末以報恩語作結，極其淋漓懇至，讀之覺哀音動人。《古文評注》卷六：只就目盲一節生情描寫，其間忽喜忽悲，或歌或泣，皆極其透切淋漓，聳人觀聽。可謂摹人特絕。《春覺齋論文・用繞筆》：爲文不知用旋繞之筆，則文勢不曲。【略】古惟昌黎最精此技，今略舉一二篇用爲標準，亦以見古人用心之曲折處。如《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不過一瞽目之人向人求丐耳，文卻將「盲」字作無數旋折。「盲目不盲心」是主腦，然處處傷悼「盲」字，卻處處繞轉「心」字。如盲目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有道之人，有道者，知心也，將「心」字一迴顧。又言浙水七州，均不盲者，然當問其賢，不當計其盲，知賢者，知心也，又將「心」字一迴顧。【略】時時自憾其盲，尤時時自明其心。一纖小題目，百轉迎環，似糾纏卻有眉目，似拖沓卻分淺深，神妙極矣。

《**答李秀才書**》《黃氏日鈔》卷五九：就李元賓說來，宛轉緊切。《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來書中意與答意，只後一行便了。看他前幅，憑空請一李元賓作叙述寒暄，可見文字曾無定態，意之所擬，筆即隨之。《韓文起》卷四：昌黎贊其文章，先從故友李元賓所與處，決其爲人，再就文之佳處，得其用心。知其不但可與言文，併可與言道矣。因述其來書之意，告以文爲載道之器，欲與共樂乎此，乃深許之辭。篇中雖有許多曲折，卻只是兩段話頭。雖分兩段，卻只是一氣貫注也。坊本割裂可笑。《古文評注》卷六：公與李師錫從未相識，答書最難下筆。此文就元賓以寫相與之情，俱是借客形主，無中生有法。

《**答陳生書**》《古文關鍵》卷上：中間四段鋪叙齊整，極好。《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侃侃正言，如臨師保。

《**與李翺書**》《野老記聞》：韓退之《答李翺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翻覆辯論，總不放倒自家地位。《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愁苦蕭條之音。士君子不得志于時，陷于窮餓之水火，眞有指萇楚而樂其無室無家者，讀此能勿三歎。《韓文起》卷三：英雄失路，自責自悲，反復嗟嘆。似有段落而無段落，但覺句句是淚也。《藝概・文概》：昌黎《與李習之書》，紆餘淡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歐文若導源於此。

《**上張僕射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申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復。《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骨氣稜稜。後半架空玲瓏，足見先生爾日之文，如川方至。後人沿襲幾爛，可歎。《韓文起》卷三：公意欲建封加禮相待，故於書中上半段，以非己所能說入，分出好利、好義流品。下半段，句句照應，一氣卷舒，覺豐骨稜稜，不可狎視，文中最有光鋩者。《古文評注》卷六：其亢直處善於解救，故不傷於激，其求懇處善於占步，故不流於靡。《古文一隅》卷中：暢。又：入手處，輕輕着不敢言、不得不言兩層。通篇便將「言」字作線，從「言」字推出「道」字作綱。蓋言行，則道亦不枉也。故於結處將「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二語，爲通篇收局。至中一段，於一意中轉出四層，以曲盡其意。後半於一意中翻出兩層，又將兩層意反掉以足之。波瀾滾滾不竭。《古文範》卷三：質健傲兀，見古君子所以自處，不阿曲以徇人，及韓公偉岸倔強之天性。

《**答胡生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情本悃愊，而有深思處，堪把玩。《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惻惻若與家人語，爲家人謀。寒士得此，當如挾纊。《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五：此篇聲調之高亢，得自《楚辭》；隨句爲轉，得自《莊子》。眞能以楚聲古韻爲文章者。【略】一篇中似滿懷牢騷，實則期望後進以懷道守義，意能懷能守，即不變矣。文之內轉，眞匪夷所思。

《**與于襄陽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前半瑰瑋游泳，後半婉

戀凄切。李賢《答國子監丞閻禹錫》：退之《與于襄陽書》有所干求，故發此相須之言，以挾制之，期於必聽，豈聖賢道德之言邪。《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此書前半爲做八股用爛，其摹不壞處，轉在後半篇。《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前半幅，只是閑閑說成一段議論，或整或散，或對或不對，任筆自爲起盡。至「側聞閣下」後，方是兩段正論。一段先揚後抑，一段先抑後揚。因前幅既有議論，於是輕輕着筆便休也。《古文觀止》卷八：前半幅只是泛論，下半幅方入正文。前半凡作六轉，筆如弄丸，無一字一意板實。後半又作九轉，極其悽愴，堪爲動色。通篇措詞立意，不亢不卑，文情絕妙。《韓文起》卷四：【略】丐貸之言，最易涉於猥鄙。是書以先達後進相資爲用二意平提，占卻許多地步。因側入襄陽負天下之望，必應得士，聳動一番。隨引郭隗自請之語，明己得入襄陽之門，可爲收羅國士之階，則自薦不嫌於賣弄。末以不聽所請，反收上文，不曰「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乃曰「志存乎立功，事專乎報主」。徒自嘆命之窮，則失望亦不流於輕薄。看來無限瀠迴曲折，只成得一片文字，可謂善於丐貸者矣。《古文釋義》卷七：玩「朝夕芻米」一語，不過是仕途窮窘，聊爲求助。然妙能自占地步，故爲立言有體。前半兩兩雙行，後半層層繳應，以五個「其人」綰結成文，章法亦極超異。又：抑揚頓挫，婉轉曲折，悽切之中，自饒高騫之致。

《與崔羣書》《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敦詩之賢，公心仰服，故爾傾瀉無餘。書中迴折最有味。《韓文起》卷四：賢者不得位，因屈身於幕府，洵有志者之所悲恨。崔君之爲宣州判官，寄人籬下，與公拓落一官，同在苦境，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能無蹙蹙於中乎！書中先作寬慰之語，正所以道其悲恨也。次言朋友中雖有千百人，惟崔君最賢，與己相知最深，痛叙一番。因以世人之賢否食報，件件倒置，求其故而不得，無可奈何，乃舉而問諸不可知之天。在崔君尤可以自勉，而己之困窮將老，爲不遇之人，爲無以自存之人，爲雖得卑位則旋以死之人而已。欲圖一晤知己以述其懷，總因舉世無可告語之故，尤抑鬱無聊之極矣。看他每段中，具無數曲折，感慨淋漓，能令千古失意人，讀之傷心欲絕。

《與陳給事書》《黃氏日鈔》卷五九：言於貴官門墻易疏之狀，尤明切動人。《文章軌範》卷一：陳止齋論雙關文法，皆本于此。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洗刷工而調句佳，甚有益於初進者。《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四句雙環。謝疊山云：陳止齋作論雙關法，皆本於此。然公又從《孟子》、《戰國策》出。《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此等文字，何曾是有意必作此章法？只是起於一行，偶然寫得見與不見。後遂因風帶火，不自覺筆筆入妙也。作文固以心空爲第一矣。《古文觀止》卷八：通篇以「見」字作主。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一路頓挫跌宕，波瀾層疊，姿態橫生，筆筆入妙也。《韓文起》卷三：此書當在貞元十七年，公自洛陽入都，尚未調國子監四門博士，故不自叙職銜。其所云去年春進謁之說，乃十五年冬，爲張建封朝正京師，抵春猶在京師無疑。舊譜載十九年，誤也。【略】篇首提出「始」字，轉出「其後」兩字，又再提出「去年春」，轉出「其後」兩字，而以「位益尊」三字，做個前後眼目，則親疏厚薄，判若兩人肺肝如見矣。奈公已挈家累抵京，又圖仕進，不能引去，必不敢恝絕招尤。因想出一個不得繼見的話，自爲引咎，且代他回護，而以賦序爲獻。其實文章不堪喫着，不繼見正其歡幸，以熱眼對人冷面，自知扯淡之極，無可奈何，只得如此支離附會也。人止賞其結構之工，而不知其握筆時淚落如雨耳，悲哉。舊本或載陳給事名京。按：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由考功郎中拜給事。當貞元初，盧杞遇赦，德宗欲用爲饒州刺史，能以死爭，則爲給事，當在前十數年，與此書所云「其後位益尊」等語不合，恐必有誤。《古文評注》卷六：通篇以見與不見爲關目，作兩截看：自「愈之獲見於閣下」至「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爲一截，口中雖是說見，卻反是不得見。自「去年春」至「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爲一截，口中雖是說不得見，卻反是得見。波瀾最闊，結構最嚴。

《答馮宿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於喜聞過中，卻有自己一段直己而守的意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慢致謗，不慢亦謗，所謂君子在下位則多謗也，可慨已。又恐傷告者之意，且辨且受，悲憤中煞婉委。

《與衛中行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公之卓然自立處固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眞見道之言。司馬子長知此，胸中筆下，省卻多少怨尤。

《上張僕射第二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婉而宕。其詞旨與司馬相如《諫獵書》相參。

《與馮宿論文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中有論文章之旨，亦近名言。《唐宋文醇》卷四：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故

雖末藝鄙事，欲造其至，皆不祈人之知，而惟求己之是。謂夫己所獨知者，本不得有人知之，理也。雖然迨其是也，則必合乎離血氣而存之性。【略】則又人必知之，而不得有終於己獨知之之理也。昌黎之於文，於此實深喻之。深喻之，則藝也，進乎道矣。至其以揚雄爲勝《老子》，又述侯芭勝《周易》之語，所謂溺愛者不明。《韓文起》卷三：是書大意，謂文即可傳，恐後世未必再得一如我者而知之。然我總不問人之知不知，只論文之至不至。

《與鳳翔邢尚書書》《黃氏日鈔》卷五九：謂布衣、王公，「事勢相須」。文極清快。《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顧盼自豪。

《爲人求薦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善喻卻是昌黎本色。《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面目似《戰國策》，命意則《左氏》之善爲說詞者也。公文眞難爲狀。前伯樂、匠石雙起，後卻只說伯樂，古人文字不拘如此。《韓文起》卷四：此爲人代筆之書，想其人與所求之人，必有平王之素，且頗有所長，可以造就。故求其薦，絕不作邀恩語，止以知人之明，坐他身上，使他自己推擇。末但言略加顧盼，便可爲進身之階，不敢過求，正見薦者之言有足重。蓋尊之至，所以望之切也。文之蒼勁處，甚類《國策》。《古文小品咀華》卷三：在今日已成習套，在當時簇簇生新。

《應科目時與人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其文亦奇。《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即此亦可謂怪於文矣。老蘇《木假山記》，靈變頗似。《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亦無頭，亦無尾，竟斗然寫一怪物，一氣直注而下，而其文愈曲。細分之，中間卻果有無數曲折，而其勢愈直。此眞奇筆怪墨也。《古文觀止》卷八：此貞元九年宏詞試也。無端突起譬喻，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理，卻作無數曲折，無數峰巒，奇極妙極。《韓文起》卷三：一篇譬喻到底，末只點出自己一句。人以爲布局之奇，而不知應科目時與人之書，分明衒玉求售，與鑽營囑託，相去幾何？不得不自占地步，若不借喻，恐涉誇詡。況篇中所謂「搖尾乞憐」，罵盡前此應舉之徒，營求卑屈，如狗之依人；所謂「熟視無睹」，罵盡前此主試諸公，黑白混淆，如盲之辨色矣，豈不以輕薄取罪乎。按：公應科目，四舉而後成進士，卞和之璞，被則數獻，其心甚苦，且恐落筆必有許多干礙，故出於此，非以譬喻見奇也。或作「與韋舍人」，當是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之書。蓋博學宏詞亦算科目，其去取權在中書，玩「不及水」在「尋常尺寸間」句便知，前人亦有評之者矣。《古文小品咀華》卷三：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此種文良由寢食《國策》得來。《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其意態詼詭瑰瑋，蓋本諸《滑稽傳》。干澤文字，如是乃爲軒昂，他篇皆不能自振。《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六：過氏（珙）原評：一意到底，卻接連四五個轉換，波興浪作，筆無停妍。吾無以擬之。亦曰公所云云，文實有類於是。又：通篇亦無頭，亦無尾，竟斗然寫一怪物，一氣直注而下，中間卻有無數曲折。

《答劉正夫書》《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此書是立言宗指。《答李翊》是用工級次，《答馮宿》是著書者究竟要歸本於能自樹立不因循，如其級次而造之。而其書之成，至於質鬼神無疑，俟百世聖人而不惑焉。其爲大儒大文，與詩書相表裏若掇矣。《唐宋文醇》卷四愛新覺羅玄燁評：於樸茂中獨見風骨。《韓文起》卷四：一篇大旨，只在「師古聖賢人」一句。古聖賢人，不是有意爲文，隨其意之所至而出之，即爲不可易之詞。首段雖作三問三答，其實一氣而下也。以古聖賢人爲法，亦不是有意立異。因世人不自樹立，無以古聖賢人爲法者，看來是個異耳，其實還是不可易的說話。所以可傳者在此，而後世君子，樂道而傳之亦在此。篇中有起落，有頓挫，有分合，有收束。此蘇明允所謂溫醇之作也。

《答殷侍御書》《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虛懷降抑，莫非由中之談。

《答陳商書》《古文關鍵》卷上：設譬格。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譬喻直與《戰國策》同調。《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文瀝如樊，昌黎極服膺推轂。於此書獨云爾，豈以其不利舉歟？抑陳之作猶未能文從字順歟？厥後商成進士，有文集十七卷載《唐志》。倘亦聞公之言而幡然一變者歟。《韓文起》卷三：篇中以操瑟齊門爲喻，立意最深。如言「能使鬼神上下」也，乃鬼神無形與聲，其上下是誰聞見？如曰「合軒轅氏之律呂」也，乃軒轅世代荒遠，其律呂何處比方？猶俗所謂沒處討照會，自家瞞自家。寫得好奇求勝之人異樣好笑。然《與馮宿論文》，以不求知爲貴，此又以人不好爲病。語似有異，但此提出求利祿行道於斯世，本與馮宿欲爲古人之文不同。蓋唐人既成進士之後，高位顯秩，亦無不以文章由吏部而進，觀《張童子序》便知。【略】世人認作專教陳商應舉，誤矣。《古文評注》卷六：此篇細玩其句法、字法、篇法，婉曲而奇，是力摹《國策》文字。

《與孟尚書書》《文章軌範》卷四：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

說。《古文關鍵》卷上：此一篇須看大開合。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翻覆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爲第一。又：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黎爲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公方以諫佛骨謫八千里外，故此書淋漓悲宕，盡出其意之所欲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前半說己不信奉佛氏，後半明所以不信佛而闢之之由。余讀公此書，想見其爲人，不獨文章一事跨轢百代也。《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此是欲流傳學者之書，故拔本塞源，爭辨千古。道術之歸，反復剴切，無復餘恨。自江都、河汾之書，鮮足以比擬者，何況諸子？理明氣暢，此文眞是如潮。《古文雅正》卷八：絕大眼孔，絕大抱負，語皆驚心動魄出之。《韓文起》卷四：篇中總爲衛道起見，筆力所至，有惓惓不容已之心，而又有勃勃不可遏之氣，如勁弩初張，所中必洞。吾知孟幾道得此，必詫其崛強猶昔矣。《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此爲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並讀。《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四：此書非駁大顚，蓋專駁佞佛求福利者也。據得此種把柄，則佛氏不攻亦將自倒。通篇全借福利爲題，把俗人佞佛之妄一棒打破。此時眼光不在大顚，仍注佛骨。蓋大顚一個窮闔黎，有何可議？公文一眼仍攻斥迎取佛骨者專爲求福而來。【略】力量至偉，音吐至洪。前半鄙夷佛氏，後半發明聖道，一氣直趨，魄力之大，一時無兩。

《答呂毅山人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奇氣。《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抑極忽揚，抑處盡揚處倍有聲光氣燄，得司馬子長之神。《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字字精彩。《韓文起》卷四：昌黎倡明絕學，以師道自任者也。呂毅乃以貧賤驕人，欲令如信陵執轡，自是不識高低的癡狂子。但較諸習熟時俗，工於巧言輩，猶有朴茂美意存焉。昌黎先把信陵作用提破，因高自位置，見得設問之意，皆欲曲成後學，與以聲勢傾天下者迥別，則毅之儗人非倫可見矣。中言毅可進於朝處，不在文學知識。末言毅過責於己處，正堪三浴三薰。全在「不顧利害去就」與「不肯阿曲事人」二句着眼，總謂之樸茂美意也。毅若能自得師，書中已講「去其非而趨是」矣。筆致橫絕，如怒馬不可羈紲。玩其語意，可以進人於朝，則其爲吏兵侍郎時所作可知。晚年之文，更進乃爾。《古文小品咀華》卷三：山人錯認陶潛，所以妄自尊大。公以趣語答之，而佐以儼奇之氣，山人見此何施眉目耶？

《答元侍御書》 《黃氏日鈔》卷五九：文氣橫生，可愛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婉媚感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按據史法，一字不苟，前後章程尤肅栗，不知鹿門何故以婉媚題之。

《與鄂州柳中丞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氣味古雅入西漢，不假雕斫。《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文亦有鐵馬金戈，赫赫洸洸之象。

《又一首》 《唐宋文醇》卷四愛新覺羅玄燁評：談兵事文，英氣勃發。西漢晁錯、趙充國每以此擅長，斯文近之。《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觀昌黎議禮制，譚兵、農、刑律等文，稽古而不迂，適時而不詭，經術純明，非諸子修詞者所及。《古文雅正》卷八：公此篇，古勁雄健，字經追琢而出，效西漢而無其迹，進策亦足覘經濟。

《與華州李尚書書》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易》內貞外悔，大臣處外，忠君遠害之道，具見於此。眞良友藥石之言。

《與少室李拾遺書》 《能改齋漫錄》卷八：殷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略】。」余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殆與之爲一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曲。《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勸之以從，劫之以不得不從，亦從《國策》游說脫出。史稱渤心善其言，即出家東都，朝有缺政，即附章列上，則此書所裨益多矣。《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五》：清挺勁直，不同常玩。《韓文起》卷四：始言衆望之殷，世運之隆以動之，繼言其當起，又不可不疾起以促之。因言起而不疾，有累於己，與終於不起，有病於人以激之。

《上賈滑州書》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潔以勁。爾時已志在起衰。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文起》卷三：此因應吏部考博學宏詞科，已受知於崔，復爲中書所黜之牘也。初言以己不合時態，本不當應考，徒辱崔公見知，究難弋獲。復言諸應考而得者，皆有來歷，人人早知其弊。是仕進一途，原可由人鑽刺，併平日言天言命，皆不足信，憤懣已極。隨言自己賦性，必不可改，縱學時人干謁諛佞，猶畫虎不成，徒勞無益。且以古今人事業功德，互較一番，覺今人伎倆，一文不值。寧終身不仕，亦不肯棄古而趨時。又況年齒尚少，熬過目下困乏，將來亦未必終於不遇耶。語語悲中帶壯，並無片言求援，坊評竟有惜其貶節，余誠不知其何說也。

《答劉秀才論史書》 《困學紀聞·評文》全祖望云：作史之說，亦柳爲長。又翁元圻云：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顧刑禍。」其論甚正。然韓子云：

「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得夫子作《春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眞畏人禍天刑者。王禕《巵辭》：韓愈氏曰：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略】此殆有激而言，非至論也。爲史而遇禍，偶此數人耳。古今爲史者，寧止是乎？至謂孔子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此尤不然。孔子之不遇，非以作《春秋》故也。況《春秋》之作，在於歷聘列國之後乎。《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作唐之一經，豪勇安在？所以子厚一駁，昌黎亦詘服無辭。而其文，特鏗戛可誦。《古文範》卷三：此文所言皆非莊語，乃故謬悠其詞，以爲文章詭異之觀耳。

《與大顚師書》《集古錄跋尾》卷八：韓文公《與顚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顚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並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東坡題跋・記歐陽論退之文》：韓退之喜大顚，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顚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誣永叔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韓退之》引《復齋漫錄》：荆公不以退之爲是。【略】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顚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老學庵筆記》卷六：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顚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朱熹《答廖子晦》：大顚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仿佛。計其爲人，山野質樸，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黃氏日鈔》卷五九：世傳昌黎嘗與大顚書，其文陋甚，《昌黎集》無之，東坡先生嘗辨其爲僞矣。昌黎本以刑部侍郎到潮州，還朝久之，乃遷吏部。歐陽公所得大顚書石本，乃稱吏部侍郎，此可知其爲僞尤明。晦庵亦以其書爲眞而錄於後，亦所未曉。《丹鉛總錄》卷一〇：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顚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眞。愚平生讀其書，眞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眞，所不可曉。況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顚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顚書》爲韓之眞，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弈者，暫留一著。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顚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八》：《朱子語錄》謂《與大顚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考韓《與大顚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猶步也。【略】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顚書，則所損多矣。【略】《傳燈錄》載：韓公訪道大顚，以軍州事繁，欲求入處。大顚不正答，而使侍者三平授之，先以動定，後用智援二言。此則僧徒僞撰，以自尊其道。用修不亟破此類，而汲汲三書，蓋其意本欲指摘考亭，非爲昌黎也。《援鶉堂筆記》卷四二：據《瀧吏》詩「三月幾望至曲江」，是自廣至惠，自惠至潮，水陸相半，非旬日可到。公至郡決非三月也。然四月七日與大顚書，又何足信？且蒞郡百務未理，而遽作書云云，身方諫迎佛骨，即使公易其所守，何以始至即知之之深，而傾倒若是？且初作簡，不序相知之由，而即云「孟夏漸熱，道體安和」，亦不合情事。「切思見顏」是底語？【略】題云《與大顚師書》，亦非。蓋公即與顚書，此不過尋常簡牘耳，僧徒或存之以爲重，而公豈自題其首錄之以傳後耶？

《上鄭尚書相公啓》《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二啓皆西漢之文。余嘗怪他人選字擢句以爲古，而其言甚俚。先生只用世俗公狀體，而爾雅如此，此治古文者，尤貴脫凡胎換仙骨也。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情直而辭婉。《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此與前啓，俱以去就爭之。不讀二啓，猶未決公之爲大賢配孟而軼乎楊也。

《送陸歙州詩序》 《韓文起》卷五按：李翺作《陸歙州述》云：「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三年出刺歙州，卒于道。」又云：「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耶。」則陸君此行，大有不愜可知矣。作序送之，不便說出陸君之意，只借旁人之悲思，寫過又駁，駁過又解。總結穴在「道行朝庭，則天下受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四句。而陸君平日之賢，與此番不愜之意，無不畢現。至說及不當去，若稍稍著迹，便有無數千礙，看他但云「非君相之心」，其詩末句亦但云「天子有詔」，作歇後不了語，咄然便止。絕不言君相後來當作如何發付，天子詔中當作如何言語也。此蜻蜓點水妙筆，非俗眼所能知。

《送孟東野序》 《文章精義》：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爲筍簴」來。《黃氏日鈔》卷五九：自「物不得其平則鳴」一語，由物而至人之所言，又至「天之於時」，又至人言之精者爲文。歷序唐、虞、三代、秦、漢以及於唐。節節申以鳴之說。然後歸之東野以詩鳴。終之曰「不知天將和其聲，【略】而使自鳴其不幸也」，歸宿有味，而所以勸止東野之不平者有道矣。師友之義，於斯乎在。而世徒以文觀之，豈惟不知公，抑不知文者耳。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大家文鈔》卷七：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又：此篇將牽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又引唐順之評：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到也。《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拉雜散漫，不作起，不作落，不作主，不作賓。只用一「鳴」字跳躍到底，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以逐鱗逐爪觀之。《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歷敘古來著作，而以孟郊東野之詩繼之。閃鑠變化，詭怪惶惑，其妙處公自言之矣，「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是也。氣盛則宜，後人有如許氣，纔許摹倣他四十個「鳴」字。《天香樓偶得·韓昌黎序》：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止六百二十餘字，乃有三十八「鳴」字，讀者不覺其多，昔人以此稱之。然余又按篇中，復有四十五「其」字，雖云語助無礙，然句法亦太草率。至於伊尹鳴殷，周公鳴周，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等語，頗嫌杜撰支湊，絕無意義。《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只說文章如何關係，便有酸氣。旁見側出，突兀崢嶸。「鳴」字句法雖學《考工》，然波瀾要似《莊子》。《古文觀止》卷八：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爲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于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古文雅正》卷八：文之變化離奇，獨出格調，尤令人有舞蹈之樂。《韓文起》卷五：按昌黎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有物下咽，自是文章日麗。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是兩人文詞皆本天授，爲最得意之友，而是篇爲最得意之文也。其大意以爲千古文章，雖出於人，卻都是天之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之作樂，借樂器而傳，非樂器自能傳也。故凡人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爲天所假處。篇中從物聲說到人言，從人言說到文辭，從歷代說到唐朝，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把個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落入東野身上，盛稱其詩，與歷代相較一番，知其爲天所假，自當聽天所命。又扯李翺、張籍二人伴說，用「從吾遊」三字連自己插入其中，自命不小，以此視人世之得失升沉，宜不足以入其胸次也。語語悲壯。俗眼錯認「不平」二字爲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篇中言皐陶，言禹，言夔，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不平處豈亦爲不得用而然乎？即末段說入東野身上，亦以鳴國家之盛，與自鳴不幸兩意雙敲。原未嘗料定東野一生，必不得用到底也，安得以「不平」二字爲疑？坊本全不知講究本旨，只贊其用許多「鳴」字，不見重複爲佳。《古文評注》卷七：此篇極拉雜散漫，不可捉摸。然大旨謂凡形之於聲者，皆出於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之別，而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則皆繫乎天也。至其用「鳴」字凡四十，而轉換處二十有九，便有二十九樣頓挫，二十九樣聲調。有起有伏，有抑有揚，總把個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轉到東野，盛稱其詩愈讀愈可喜。《古文釋義》卷七：憑空結撰，除「其存而在下」及「東野之役於江南」一二語外，未嘗粘定東野。究之言物言人，言樂，言天時，言歷代，言本朝善鳴者，及言李，言張，無非爲東野發議。自首至尾，不肯使一直筆。頓挫抑揚，離合緩急，無法不備，而又變化詭譎，不可端倪。那得不橫絕古今？謝疊山謂篇中「鳴」字四十變化，出二十九樣句法。讀者亦須細心尋繹。《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徵引太繁，頗傷冗蔓。《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文以「鳴」字爲骨，先

以「不平則鳴」句提綱，通篇言物之鳴及古人之鳴、今人之鳴，總不出「不平則鳴」之意。文成法立，奇而不詭於正。《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送孟東野序》最岸異，然可謂之格奇而調變，不能謂爲有道理之文。舉禹、咎陶、伊尹、周公、孔子、孟軻、荀卿與蟲鳥同聲，今人斷無此等文膽，而昌黎公然出之自在遊行者，段落分得清楚，則人與物所據之界限，自然不紊。若不變其調，亦積疊如纍棋，未有不至於顚墜者。人但見以「鳴」字驅駕全篇，不知中間只人物分疏而已。入手是說物，由物遂轉及人，由人而寓感於物，因思天不能鳴，亦假氣假物以鳴，猶之人耳，故由天復歸到人之本位。自「唐、虞」句起，直至於「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所能鳴」，作一停蓄。然後振起，「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似有千觔力量，用一語力支以上無數之陪客，讀者無不奪氣結舌，以爲得未曾有。不知亦少有弊病，猝讀之不能即覺。須知以上所鳴者，或以道，或以術，或以文。初未及詩，陳子昂諸人，正以詩鳴者也。此數人既以詩名，則說到東野，不應用一「始」字。雖昌黎狡獪，將陳子昂諸人所鳴者，抹去「詩」字，代以「能」字，是急救之法，終竟好奇者不能有圓足之道理。及思出「能」字，固費心血不少。然工夫則在用一「存」字，見得死者皆能詩之徒，而存而在下者，能詩只有一東野，「始」字對在下說，亦可敷衍得去。《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六：此篇爲昌黎集中之創格。舉天地人物，盡以「鳴」括之。至孔子之徒亦指爲善鳴，則眞有膽力矣。文無他妙巧，但以氣行，然須觀其脫卸處、筍接處，覓得關頭，則讀此便大有把握。

《**送許郢州序**》《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序專爲于公重斂發，趁勢規許，如江水過峽而走下，破竹至數節後無着手處矣。畢竟贈于公是主，規郢州是賓。《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忠告善道，亦六經孔氏之詞。諷刺之辭，卻語語平恕，藹如也。變化如龍，味亦炙之愈出。善爲說辭，長于諷諭，本是不恤民命，卻只諷他不通下情，妙甚。《韓文起》卷五：篇中以「成於自同，敗於自異」二句作骨，謂事上臨下，情以相通爲貴。起手叙前番與書見答，則此番贈言方有來歷。其曰道刺史之事，則借此移贈于公，方不着迹。中段雖以刺史伴講，實重觀察使一邊，故言「敗於自異」也。單說「賦不休」、「斂愈急」，絕不提刺史私於其民之弊。其言「成於自同」也，亦單說「政必均，令必行」，絕不提刺史得安其官之美。語意輕重，謝疊山所謂不待計量而見者矣。然又恐以唐突見罪也，故末段因以府之視州，猶州之視縣，事上臨下之間，成同敗異，總是一個道理，即以贈于公者規郢州。見得上文語意偏重處，不是故意崇指觀察使，亦所以責備刺史，所謂「道刺史之事」者此也。斡旋苦心，實無踰此。唐荆川乃謂此文作二段，後總較，似認末段亦帶贈于公。先輩讀書，亦不甚理會如此。《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爲昌黎激射于頔之作，行文最妙。當許仲輿刺郢時，于頔方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爲屬邑，頔斂民急，昌黎欲質直諫之，不能爲辭。故借送許之行，以微言感動于頔。夫斂急，而逼民爲盜，咎在觀察使，不急其賦，使民蘇息，惠在刺史。然說到刺史有惠，偏曰「惠不可以獨厚」，是警醒于頔，勿爲淵敺魚意，「斂不可以獨急」與「惠不可以獨厚」，似對舉成文，同爲譽詞，其實非是。刺史未到州，安得有惠？言惠者，望之之詞也。觀察好聚斂，安得不急？言不急者，諷之之詞也。序末述及前書之意，「得人而託」云云。許仲輿本在于頔屬下，似前書亦可爲今日送行之引子。而昌黎乃用報書之言，用堅其說之必行。行文縈覆照應，覺木屑竹頭，皆爲切用之物，行文精處，眞令人莫測。

《**送實從事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奇崛。《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首叙風土，慰行邁也。兼揚厲本朝，最得體。

《**送齊皡下第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大鬯己嫉時之論，而入齊生纔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韓文起》卷五：是篇以「公」、「私」二字，分出世道之盛衰。又深惟其所以致此之故，以見古道之必不可復。層層推勘，曲盡世情。末盛贊齊生之難得，總收上文。公少年筆力，即周匝如此，豈可多得。《春覺齋論文・用頂筆》：大家之文，每於頂接之先，必刪除卻無數閒話，突然而起，似與上文毫不相涉，細按之，必如此接法。【略】今試舉韓文一篇言之，如《送齊皡下第序》：「衆之所同好焉【略】不起於人矣。」此將皡之所以不得舉之故頓斷，歸罪有司，別無餘語。讀者將謂此下必叙齊皡遇合之蹇，大發牢騷，迴頭更將有司痛詈一遭，補足餘意。而昌黎頂此句之下，乃作三疊筆曰：「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似一味爲有司解脫。既爲有司解脫，何必更爲齊皡不平？不知昌黎之意，蓋惡當時俗尚錮蔽，以矯爲直，純是私心，有司沿俗成例，不足深責。前半之痛詆有司，罪案原定在有司身上，而實非昌黎文中之正意。故頂筆作紆徐寬緩之語，令人疑駭，正是昌黎善用頂筆之妙。及叙到「以己之不直，而謂人

皆然」，「矯私」二字是積弊，當怪習尚，不能專怪有司，於是正意始明。此即不佞所謂鬆緩其脈，不即警醒，卻於句中無意處閒閒點出者是也。然非力量厚者決難至此。《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篇法、字法、筆法，如神龍變化，東雲出鱗，西雲露爪，不可方物。讀之不已，則心思一縷，亦將隨昌黎筆端旋繞曲折，造於幽眇之地矣。按：齊皥爲宰相齊映弟。【略】序中定局頗難，皥既非貧賤見抑於朝官，特有司引嫌黜免，與劉蕡諸人不同。若爲不平語，則措詞近於諂附宰相，若爲慰藉語，則又失昌黎平日憤時疾俗之口吻。故劈頭拈一「公」字立案，目下用一「可」字定案。「視舉黜之當否」，即是「可」；「不以親疏遠邇疑」，即是「公」。其下「可得詳而舉」，「可得明而去」，將兩「可」字點清，見得非「公」不可。此治之所以成古也。「道衰」，即是去古遠，此間應「私」字正面，與「公」字反對矣。然如此說來，又覺直致，文中將「舉仇舉子」，凌空提起，作「公」字正面說話，即爲「私」字對面映發。於是有司學舉仇舉子之公而不成，反存「不敢舉」、「不敢去」之心而成誤。有司自問黜齊皥，是公無私，而自昌黎眼中觀之，直是一團私心，初無公理。違心之行，怫志之言，內愧之名，種種流弊，仍稱曰「良有司」，直是「俗之良有司」，非古之良有司矣。又患「良」字說不透，抹不倒，底下足成二語，言「訴不行」，「誣不起」，可見是同流合汙之「良」，非無擇親疏遠邇之「良」，可謂極力罵煞。文至此，轉旋已無餘地，在勢宜急入齊皥所以下第之故。而忽作詠歎語，推闡源頭，謂諸人皆無過，過在一「私」字，惟其久私，所以成俗，斬釘截鐵，下一斷語曰：「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如此牢固之陋俗，萬無可救，只有知命不惑，用自排遣，明明是臨別贈言，落到齊生身上矣。而又掉轉「古」字，與起筆相關照。謂終不能復古，則生之下第，又何所恨耶？以下敘齊生語，均是知命不惑語。結穴三句，應上「復古」意，「公無私」意，「知命不惑」意。此文之常調，初無奇異，奇處在頓處有字外出力之能，起處有匪夷所思之筆。通篇關合照應，無一處疏懈，所以爲佳。《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六：文之佳處，全在縈復埋伏照應之法。

《送陳密序》《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易科之言甚陋，儼然正色而誨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集古錄跋尾》卷八：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下》：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後村詩話後集》卷一：退之自負去陳言，然「坐茂樹，濯清泉」，即《楚辭》「飲食泉，蔭松柏」也。「飄輕裙，翳長袖」，即《洛神賦》「揚清桂，翳修袖」也。豈非熟讀忘其相犯耶？《志雅堂雜鈔・書史》：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盤谷序》雖備言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一二句而止。于稱聲色之奉，則云：「曲眉豐頰，【略】爭妍而取憐。」至累數十言，頗以此譏退之。然余以爲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高堂邃宇，翠翹珠被，畋獵之類，亦不過數語，至于「蘭膏明燭【略】」，又《大招》亦云：「朱脣皓齒【略】。」皆累百餘言，極其摹寫女色燕婉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不特退之之言也。《滹南遺老集・文辨》：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一節當刪去，以爲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于浮艷耳。餘事皆略言，而此獨說出如許情狀，何邪？蓋不唯爲雅正之累，而于文勢亦滯矣。《井觀瑣言》卷一：東坡亦謂唐無文章，惟《盤谷序》。【略】坡老之言則有未諭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前只數語寫盤谷，後只一歌咏盤谷。至於李之歸此谷，只用李自己兩段說話，自言欲爲第一段人不得，故甘爲第二段人。便見歸盤谷者，乃是世上第一豪華無比人，非朽爛不堪人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公文有爲人用壞者，《與于襄陽書》前半篇是也；有用不壞者，《送李愿序》是也。公作此文，纔二十四歲，公嘗云：「辭不備，不可謂成文。」看此文，於李愿口中描寫三種人，各極情狀，如化工之付物，信乎其辭之備也。學者解之，最利舉場。《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予向以韓吏部《送李愿序》愿即西平王長子。【略】適見閻若璩《博湖掌錄》一則，辨此李愿別是一人。其略云：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觀稱愿之言，蓋終其身官不掛朝籍者。安得有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云云乎？其別爲一人，一也。退之有《盧郎中

寄示送盤谷子詩二章和歌》，首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之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輒隱於此？二也。《和歌》又云：「開緘忽睹送歸作，【略】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則知序作於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如傳所稱勳閥乎？三也。【略】《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初擊黨項有功，即所謂立功時也，下距貞元辛巳，愿已歷宦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五也。退之貞元辛巳冬尚在京師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爵，安敢與歷宦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六也。《愿傳》：邇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貲隨賂遺輒盡。其人如是，安能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人。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於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八也。《韓集點勘》卷三：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爲李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即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則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栖隱事。《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其中稍有六朝餘習者，少作故也。化議爲序，「歸」字、「送」字，渾然融釋其中，創變一體。《古文觀止》卷八：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侯人，都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全舉李愿自己說話，自說只前數語寫盤谷，後一歌詠盤谷，別是一格。《古文雅正》卷八：不下斷制，只述其言，獨闢一格，又無溢美之嫌。公之爲文，變化分寸，無所不有也。前段可作郭令公像贊，中段可作陶靖節像贊，末段可作諸追逐勢利、全無廉耻者像贊。《韓文起》卷六：李愿歸盤谷似高隱者，以文送之。當痛發其人之抱道不仕，然後叙其歸隱之樂，方見得高處。此篇只閒閒寫出盤谷之地可隱，落下李愿居之，即借愿之言，滔滔汩汩，弄成一篇大文，若不知李愿爲何許人者。人止羨其造格之奇，而不知良工之心，於此有獨苦也。按：李愿爲西平王晟之子，左僕射愬之兄，曾爲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不但非抱道不仕眞面目，即歸隱之樂，亦未必遂其本懷。所謂大丈夫之言，或出於愿，或不出於愿，俱未可知。細思此等題目，不得這般作法，便有許多礙手處。末只用「聞言壯之」四字結過，就趁勢撰出歌來，眞蜻蜓點水妙手。玩歌中「無不足」句，暗寓知足不辱良規，當於言外求之。【略】送歸云者，謂去職之後，送之還故居也。此番盧郎中雲夫，亦有送歸詩兩章，公和詩內，稱愿爲李侯，則此序非愿未仕之先所作可知矣。且云「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以愿之歸，能決進退。而公自國子博士算起，隨班在朝，至此恰是十年。每一開口，便犯時忌，如目前論淮西事宜，爲執政所疾，自恨蠢蠢無以自見也。故又云「行抽手板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即序末所謂「膏車秣馬，從子于盤」之意，而愿被彈劾去職，亦在言外。是爲元和十一年所作無疑。乃舊本有云作于三十四歲，誠不知其何所據也？《古文評注》卷七：此文極似六朝，然骨格自健，非六朝所及。《古文釋義》卷七：前以盤谷之可隱起，後以盤谷之可樂結。中間雖有一篇滔滔滾滾大文，其實皆是覆述愿言。除「壯之」二字外，絕未嘗置一語。既不叙愿爲何如人，亦不叙愿爲何故歸，幾於筆尖不肯着紙。須知是爲愿以罪去職，歸就故居，此等題目，實難着筆，故不得不爾也。讀者正須於造格上想見良工心苦處。宜坡仙讓爲退之獨步。《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別出奇徑，跌宕自喜。《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六：此篇以「愿之言曰」句爲提照，以「昌黎韓愈聞其言」句繳正，而以「壯之」二字作斷。全篇不序愿之行事一句，憑空結撰，靈妙異常。《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東坡稱唐無文章，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實則文之妙處，在「愿之言曰」四字，一團傲藐不平之概，均出李愿口述，罵得痛快淋漓，與己一些無涉。在《昌黎集》中，稍近粗豪，然卻易入人眼，宜東坡之稱賞不置也。《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六：此篇昌黎全摹《史記・衛將軍列傳》，乃都無人覺，雖東坡猶不之知，何況餘子。【略】此篇文格極平，學之乃愈平。然昌黎之文安有平者？昌黎能倡，後人乃不許步。入手用「愿之言曰」四字，將全題攝在空中，恣其落筆。不有此句，則平鋪直叙，尚何意味。東坡欲效此體亦作一篇，已終不敢者，即防其體格過平，效之適以水濟水也。

《送牛堪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引唐順之評：此篇文字，意格異常。《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昌黎以不謝爲非，而怪堪之亦不往也。歷落中俱含譏諷。

《送董邵南序》　《文章精義》：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邵南序》【略】是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

若與燕趙豪俊之士相與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笑，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首。《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送董邵南往燕趙，卻反托董邵南諭燕趙歸朝廷。命意既自沉痛，用筆又極頓折。看他只是百數十餘字，凡作幾反幾覆。《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此序惟朱晦菴得其意義所歸，謂是深譏燕趙之不臣。而其卒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蓋仁義出于其性者，昔日之燕趙，而風俗與化移易，今之燕趙，尚能如昔之燕趙乎？序中明明道破，而劉辰翁、茅鹿門乃有燕趙豪俊之云，何異說夢。《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古今二意是關鍵。「吾知」、「吾惡知」是俯仰呼應處。深意頓挫，字字司馬論贊風神。《韓文起》卷五：其往河北，無非憤己不得志，欲求合於不奉朝命之藩鎮。送之者斷無言其當往之理，若明言其不當往，則又多此一送也。細思此等題目，如何落筆？乃韓公開口不言今日之河北，止言昔日之燕、趙，併不言燕、趙有爵位之人，止言燕、趙不得志之士，謂董生到彼，自與此等意氣投合，若不知其此行有干用之意者然。次段復言感慨悲歌之士，仁義出乎天性，同調相憐，決其必合。是明明以「仁義」二字，硬坐在董生身上，何等勸勉。三段暗指藩鎮拒命，風俗漸改，恐悲昔日之燕、趙，未必有感慨悲歌其人者，在董生之合不合處決之。則董生此行，自不可少。末段令弔古人而勸今人來仕，正欲其知自處意。通篇以「風俗與化移易」句，爲上下過脈，而以「古」、「今」二字呼應，曲盡吞吐之妙。坊本惟極口虛贊，全未解了此義。《古文觀止》卷八：董生憤己不得志，將往河北，求用於諸藩鎮，故公作此送之。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文僅百十餘字，而有無限開闔，無限變化，無限含蓄，短章聖手。《古文評注》卷七：勸其往，又似勸其不必往，言必有合，又似恐其未必合。語意一半是愛惜邵南，一半是不滿藩鎮。通篇只以「風俗與化移易」句爲上下過脈，而以「古」「今」二字呼應，含蓄不露，曲盡吞吐之妙。唐文惟韓奇，此又爲韓中之奇。《古文一隅》卷中：奇。又：文語語作吞吐之筆，曰「吾聞」，曰「烏知」，曰「聊以」，於放活處隱約其意，立言最妙。《古文釋義》卷七：河北諸鎮，久不奉命朝廷，自非可往求用之地。然既作序以送之，此意殊難明言。文妙將董生求用之意絕不提，止言其與燕趙不得志之士，當必有合，而原其必合之故，則以燕趙之士，仁義出於性生。但恐習俗移人，以致今異於古。然正可以董生之合、不合上之。末忽囑以弔古勸今，雖亦是送詞，而微諷以不必往矣。通篇大略如此，而言外實借燕趙之士，譏諸鎮之不臣。故用「古」、「今」二字作呼應，以曲折其吞吐，卒復寓招徠之意。足見公之爲文，一字不苟，卻又妙在筆意曲折渾涵，絕不輕露。昔茅鹿門稱爲昌黎序中第一，信非誣也。《古文小品咀華》卷三：起句極似許可河北，妙在暗下「古稱」二字，便只是贊嘆幾百年以前燕趙之士，與田悅、朱滔輩了無關涉也。中言安知今不異於古所云，竟是當面譏刺矣。但筆意隱躍使人不覺。昌黎伯口齒之妙，眞堪獨步千古。又：轉折頓挫，意態淋漓，篇愈短意愈長，字愈少味愈多。文與可自品畫竹，所謂數尺而有千尋之勢者也。《藝概·文概》：客筆主意，主筆客意。如《史記·魏世家贊》，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皆是此訣。《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沈鬱往復，去膚存液。《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卷七：按此文言婉而多諷，妙在含蓄不露。結處提出「明天子在上」，名義凜然。《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集中《嗟哉董生行》，極言其孝慈感召，至雞哺乳狗，「以翼來覆」云云，愛董生至矣。乃以不得志之故，鬱鬱從賊，在理原不宜有序，然既有前詩之褒美，則贈序亦不能不加匡正。若對董生當面罵賊，則文章實無此體。觀其下筆稱一「古」字，若今之不然可知，疾入董生之不得志，決能相合，相合者從亂也。「勉乎哉」三字，是提醒意。「夫以子之不遇時」句，高高叫起慕義強仁之愛惜，是虛虛作陪，疾入燕、趙之廣收亡命是正意。然不坐實燕、趙人之善作賊，望其能移易故俗，以就朝廷範圍。外面似褒詞，內中是危詞，以今證古，古既如是，今必加厲。說到此，詞鋒已露，漸漸示以貶詞，乃疾轉一筆，言以生之行卜之，閒閒掩過，復言「勉乎哉」，是勉其決不可從賊也。又患董生不明其意，將謂仗他此行，感化燕、趙澆俗，故憑空提出樂毅，決其必無其人，言念昔時，則並荆、高之徒皆少矣。姑勸其往亦是虛語，試思屠狗之賤，且勸其歸朝，豈有董生之孝慈，轉背朝廷而從賊？樓臺倒影於水光中反照，使之觸目歷歷，不必勸止，而勸止之意已明明指出，又不十分唐突，眞詞林妙品也。《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六：公此序不爲董生發，直悲唐室藩鎮，在在皆伏亂萌，其盼望承平之心，借董生以發也。《石遺室詩話》卷二四：少陵《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至》詩，言唐負經濟才，九載相逢，仍舊未遇，豈甘槁餓老死？設其此舉一虛，勢必干謁鎮帥，謀以他途進身。【略】末「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二句，祝其遇合，如其不然，不可改操。後來昌黎《送董召南序》，用意全本此詩。

《贈崔復州序》《韓文起》卷五：唐中葉賦斂最重，刺史以催科爲考成，

不言撫字。故是篇與《送許郢州》，皆以民窮斂急立論，然其行文，則又迥別。《郢州序》謂觀察與刺史，情貴相通；此則謂刺史與小民，情不容隔。《郢州序》有贈有規，分明揭出于公、許公二人來；此則泛論爲刺史者之難，轉出于公、崔公之仁賢，可使復人蒙其休澤，直頌到底。未嘗規，未嘗贈，而規贈之意隱隱在言外也。蓋觀察位尊，小民分疏，其情之相通，權各有屬，不可以一例論耳，讀者安可囫圇作一例看卻。

《贈張童子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本於昌黎同舉進士，而其贈文特呼以童子，其以唐有童子科乎？言莊而嚴，其叙事處，錯雜而煞有條貫。又引唐順之評：只是科舉常事，而叙得何等頓挫。《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進童子於道，是一篇本指，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前半叙事極妙，以艱字爲骨，步步擊射童子，亦備有唐選舉一部掌故矣。《韓文起》卷五：始叙通經出身之難，轉入張童子一舉而得之易。隨以「進童子於道」一語，爲通篇結穴。意既正大，詞亦條達，不煩註腳也。但茅鹿門以呼爲童子，疑唐有童子科，而張得與其選以爲榮。不知古人稱呼，多以質言之，難同舉於禮部，出於陸公之門，其呼爲童子，正所以著其異於人，不似後世必稱老年臺、老門翁也。【略】凡序中所言者，皆與童子科無涉。童子科則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予出身而已。況又有「斑白之老」及「終身不與」等語乎。

《送浮屠文暢師序》 《古文關鍵》卷上：體格好，就他身上說極好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高在命意，故迥出諸家。而闔闢頓挫，不失尺寸。又引唐順之評：開闔圓轉，眞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說下，而前後照應在其中。《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公排釋老，序多出奇。此作獨堂堂正正。《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昌黎一生闢浮屠，此又欲爲浮屠作文字，最是不便措筆。看他一起得力，下便更不犯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文暢喜文章，公就衆人文章，橫撇一語，引入己意，最是文字中斬關妙處。「民之初生」以下，括《原道》一篇，看他縮得恁少，可悟文家伸縮之法。《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橫空而入，推排衆說，又不覺爲遠於人情，非宋人所及。以浮屠之說瀆告浮屠，此即陳言也。公此文，淺言之，亦務去陳言而已。此文會須味其忠厚誠懇，不是虛憍之氣。《韓文起》卷五：若論其周遊天下之志，本欲倡明其教，如今日所謂大和尚，使天下崇信皈依耳。即請諸縉紳先生咏歌，亦不過取重於宰官文人，爲之護法標榜，使天下人堅其崇信皈依之念耳。柳州喜與僧遊，宜爲之請。然昌黎一生大本領，全在闢佛，豈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開口分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異，虛虛發出不輕絕人之意。轉入文暢身上，硬坐他喜文章，慕聖道，吾儒不當以浮屠之說贈送，當以聖人之道開示，鋪張臚列，說出聖人無數好處，皆文暢所不樂聞。但說到禽獸之弱肉強食，而人得以養生送死，伊誰之功，實皆世俗未曾想到之語。篇中自「民之初生」至「中國之人世守」句，乃《原道》篇節文。至所謂「弱肉強食」等語，即《原道》篇中所謂「古無聖人，人類滅久」之意。【略】是篇較《原道》篇尤爲警策，皆從孟子好辯章「無父無君」、「率獸食人」等語脫化出來，眞有功世道之文也。《古文評注》卷七：看其一起手兩行，便爲文暢出脫，便爲自己留地；中間與墨談儒處，語極光明正大，便見提撕警覺意。此是因文暢喜文章，而進之以聖人之道也。掃盡浮言，獨伸己說，見地是最高，而結構亦密。《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直是當面指斥佛教爲夷狄禽獸。而文暢通文字，卻不以爲忤者，此昌黎文字遏抑蔽掩之妙也。文中着眼在一「傳」字。傳者，傳道也。聖人之道有傳，而佛教亦未嘗無傳。然昌黎偏不以傳字許他，言外似謂有所傳之道，即是人；無所傳之道，即是夷狄禽獸。命意如此，行文實不如此。觀他文中提筆，言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是渾淪說話，不辨儒、佛。言下分出聖人立教，於是禽獸夷狄與人始分形而立。說到浮屠，孰爲孰傳？此圖窮匕見，逼人甚矣。而頂筆卻推開浮屠，但論禽獸，言禽獸不知道，故易罹害，人知道，故獲安居而粒食。此時仍引浮屠同爲人類，見得前此「禽獸」二字，不是罵他。顧所以異於禽獸者，能親聖人也；「知其所自」，即是醒他溯源於聖人。若不知所自，仍禽獸耳。斥他不知，又將「不知」二字解脫，不是其人之罪。累擒累縱，一毫不肯放鬆。然後明出正告之意，仍不失儒者身分，令人百讀不厭。

《送楊支使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文有興致。《韓文起》卷五：楊儀之乃湖南支使，奉命而來。若贊其賢，只後段數行可了。其借湖南主人之賢作引，雖在人之意中，若把宣州主人引起湖南，則出人意外矣。至以宣州賓客之賢，定主人之賢，又以羣、博二人之賢，定宣州賓客皆賢，尤非人意想所能及也。中間撰出「信其主」、「信其客」二語，作承上起下關捩。而後說湖南賓客多賢，再轉入儀之身上，而以羣、博比況。始知開手許多層折，全爲此段出落敷演之地。看他開手，層層是順寫；此段，層層是逆應。若不如此，則截

然兩分，其局散矣。此千古文章秘密法也，莫與門外漢言之。

《送何堅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文旨甚漫，於中咀嚼之，亦有一段韻折。又引唐順之評：此篇在短文中尚爲奇作。《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只是心頭深愛堅，欲其歸不以不得願爲悁憤，而加意親近賢師友，卻并不作前輩板折腐語，只輕輕點筆，寫與堅有如許恩誼，胡得無言？因而抬出道州、湖南前兩輩。其文態便如墻角疏花，一枝二枝卻正，三枝四枝卻斜。到後亦是意足便休，正如不曾動筆也。【略】送何堅，通篇卻贊陽、楊二公者，欲其歸從之遊，而受其學也。故以見鳳、聞鳳作結，有意無意，使其自悟。《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堅卓。鳳鳴，思太平也。短篇中大文。《韓文起》卷五：何堅既不得願而歸，本無可送。若言此番當隱，有涉於孤憤之詞，或期其後來再仕，又似非素位之學。故先以不可無言點過，隨提出堅之賢，與道州、湖南兩賢相遇，氣味投合，但相率服從其令，使一方悉無梗化，於以立致太平。雖潁川鳳鳴，原非難事，用舍行藏，皆有賴於斯世。如此則不得願，亦所以遂其大願也，可無賀乎？此等文似無一字着紙，細看起來，又覺字字皆透紙背也。奇哉。《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前半磊落而含遊戲之聲，收復奇情幻出。合讀之，但覺狡獪不測。

《送廖道士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戶。《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胸中愛廖，只是怪其爲道士，又恐道士者不止一廖，要因廖而遍招之。看他卻不直說，卻忽然劈插一衡山最靈，又劈插一郴州最鬱積。如是，必有非常奇人如廖者，只怕都爲道人，眞是可惜。又：不意其一篇文字，搏來只成得一句。此是通身氣力寫得，不止爭指力、腕力之與臂力也。《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排擊二氏之文，總無一筆說煞，眞乃水銀潑地。《韓文起》卷五：闢老、佛，是此篇正旨。但廖師自衡山來，與昌黎必有往來相識處，故於其別作序送之。若純用闢老、佛話頭，未免涉於詆訾唐突，反不如不送之爲愈也。看他開手把衡山、郴州形勢，緩緩說入，逗出「神」、「氣」兩字，見得人傑地靈，降神賦氣，原不虛生，自不宜辜負此身爲異端之學而不用於世矣。妙在將廖師「魁奇」、「迷溺」，作疑惑不定語，輕輕提過，便入衡山、郴州必有奇人。廖師既知與我往來，是有知人之鑒，斷無不識其所與遊者，純是《送董邵南》使「弔望諸君，觀市中屠狗」一樣結構，正所以闢老、佛也。其行文雲委波屬，極有步驟，俗評止稱其飄忽眩奇，何啻隔靴搔癢。《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磊落而迷離，收處絕詭變。《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原可不作，而昌黎志闢佛、老，必時時於此等題目着意。此文製局甚險，似泰西機器，懸數千萬斤之巨椎於樑間，以鐵繩作轆轤，可以疾上疾下，置表於質上，驟下其椎，椎及表面玻璃而止，分毫無損也。文自「五岳於中州」起，至「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止，二百餘言作一氣下。想廖道士讀到「不能獨當」句，必謂己足以當之。此千萬斤之鐵椎，已近玻璃表面矣。「意必有」、「吾未見」六字，即輕輕將椎勒住，於表面無損分毫，然又防他掃興，即復兜住，言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似於廖師身上，仍留一線生機。其下率性還他好處，說「豈所謂魁奇而迷溺」，又將巨椎收高放下，弄得廖師笑啼間作，幾謂得雋即在言下。忽言「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此一擲眞有萬里之遠，把以上醲至興會話頭，盡化作蜃樓海市，與廖師一毫無涉。此在事實上則謂之騙人，而在文字中當謂之幻境。昌黎一生忠鯁，而爲文乃狡獪如是，令人莫測。

《送王秀才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掉轉如弄蛇，如興雲，總不遇之感，借酒上簸弄。《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突然將《醉鄉記》抑揚評論，幾不解所謂，讀終篇，知立言之悲也。醉鄉之後人既不振，而公力又不足以振之，序之結穴在此。《韓文起》卷五：王含不遇而行，正當無聊不平之際。送之者，若言君相不能用才，有犯時忌，即勉其當以聖人爲師，汲汲自治，不必以不遇介意，又未免以迂闊唐突，俱難下筆也。昌黎恰恰尋出含之祖宗來，做個起引，而揆其作《醉鄉記》之用心，且以不得聖人爲師代之惋惜，隱隱見得知自治者，必不以不遇爲悲矣。然醉鄉之徒不遇，指時勢不可爲上說，故以春秋亂世顏、曾居窮對看。若建中初，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似時勢有可爲者。而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雖遇而猶不遇。其實廢處，正成其爲良臣之烈，則以不遇爲遇，尤不待悲矣。末轉入王含身上，止稱其文行之佳，己不能張爲惜，而以「姑與飲酒」一句作結便了。暗應醉鄉，似感慨而非感慨，似慰藉而非慰藉，似勉勵而非勉勵，絕無一字著跡。以上文閒閒布置，大意已盡也。其鏡花水月妙筆。《古文小品咀華》卷三：痕迹未化，非公匠心之文也。《古文一隅》卷中：秀。又：作者想到他前人，輕輕着「醉鄉」二字，推言其心之未平者，總由不師聖使然。則王含之應師聖，意在言表，此其落想之高也。文只要明醉鄉之徒之不遇聖耳，卻先怪之，繼乃知之，終後借顏、曾之師聖者相形，

而以「悲」字結之，此其設勢之曲也。至首段有四層意，一氣盤折而下，其轉換之妙，固不待言矣。看他首段着一「悲」字，中段着一「嘉」字，前抑中揚，爲上下文過脈，其轉接處瞻前顧後，尤極自然之妙。《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按劉海峰云：含蓄深婉，頗似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獨此篇及《送董邵南》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送孟秀才序》《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唐時通榜取人，聲名最急，此序亦忠告也。

《送陳秀才彤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有蘊藉沉着大意。

《送王秀才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通篇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己門戶，故其文有雄視一世氣。又引唐順之評：此是立主意之文，而緊要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論定于此矣。太史公亦嘗孔、孟對舉，而未有必然之說。若宋人則因公所論定而尊之，非宋人始能尊孟子也。竊以此爲太史公惜，爲宋人幸也。然公雖尊孟子，而于荀、揚則曰大醇小疵，于子夏、商瞿則曰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眞知灼見，心平氣和。如北宋已後則不然，于荀揚如見怪物焉，於子夏之徒，輒遭檢點。何心之不平氣之不和耶？抑猶未能眞知灼見耶？悲夫。《韓文起》卷五：唐時，孟子與荀、揚、老、莊諸子幷行，無甚軒輊。此因王塤知讀《孟子》，故層層發出孟子所傳之正，從曾子、子思一派得來。蓋即其所能者勉之也。孟子闢揚、墨，末言楊、墨，忽插入老、莊、佛，因上文提出莊周伏脈。老、莊、楊本是一流，而佛之慈悲不殺，亦墨氏兼愛之變者，故連類而及之，總明其非孔子之道而已。後世知以《學》《庸》《孟子》配《魯論》爲《四書》，頒行學宮，非此數語啓之耶？宋儒所以稱其爲近世豪傑之士者此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命意高，結體奇，轉掣從天降。《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立言無裨世道，文雖奇，不足尚也。讀此及《送董邵南序》，公之言，所以奇而益醇，久而益尊。《韓文起》卷五：此番奉使，且歸壽其親，欲歸而報命也。作序送之，少不得要說端公之忠于濟，在勸濟之忠于唐。其實濟在幽州，處心積慮，雖不可知，然未嘗有背朝命實跡。觀其于憲宗五年，能自將擊王承宗可知，但未曾入覲奉職如開元時耳。若令其勸濟入朝，最難落筆。是篇只閒閒借李相國元年之言，極贊濟之賢在勤于禮，則入覲奉職，爲禮之至大者，尤不可以不勤。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隨把相國今日在朝，以安其心，使之不疑。則帥先南北之將，以開國家太平之運，功名孰有大于此者。濟能行之，所以爲賢；端公能佐之，所以爲忠。且恰值亂極當治之時，機會尤不可失。純是一片聳動之意，人只贊其文有關係，全不理會其吞吐布置之妙，殊可笑也。《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骨峻上而詞瑰瑋，極用意之作。《古文範》卷三：宣明朝廷威德，諷諭藩鎮，最見公之偉抱。文亦英偉軼蕩非常。

《送區册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昌黎謫官時調，信悽惋慨慷。《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寫陽山之窮，非復人境。聞今黔粵間更有甚于此者。士或去家萬里，官于其土，尤爲黯然而銷魂。《韓文起》卷五：是篇提出「窮」字。極寫其山川險阻，官署荒涼，令人驚懾淒愴。所云「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見得舉世熙熙攘攘，往來不絕者，皆有所爲于其間。而區生誓言相好，特至窮邑而訪窮宦，不顧險阻荒涼，爲難得耳。初叙其威儀、文辭，以嘉其外之所著；繼叙其有志有守，以贊其內之所存。則區生學問人品，亦可概見。文中歷歷如繪，眞寫生妙手也。

《送張道士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贈意在詩，序言其故耳。此文一體。

《送高閑上人序》《文章軌範》卷一：此序談詭放蕩，學莊子文。文雖學莊子，又無一句蹈襲。《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一：莊子好文法。【略】韓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蓋取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高閑以草書名。公譏其師浮屠氏，頹墮委靡，恐草書亦不能如旭也。用意深奧，文亦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韓文起》卷五：高閑善草書，想頗得張旭形似，而昌黎特拏一「心」字，發出許多妙諦。細繹大旨，純是一副闢佛口角。蓋昌黎闢佛，向未提出佛之宗旨，此特借草書一事，要從有觸而發處見長，非一死生解外膠之心，可以糊塗從事。見得佛法在人情物理之外，其不堪爲世用，無小大一也。玩篇首舉各技能，先提「堯、舜、禹、湯治天下」一句，其意可見。末用「幻」字作餘波，非用寬筆，乃言浮屠所爲本領既失，即有偶當，亦算不得眞才實能。此提出佛之宗旨而痛闢之矣。其言「利害必明」六句，謂能勝浮屠之用心。人以爲亦非吾道之所許，不知此單就學書觸發而言，且以明吾道先從人情物理上操練過來，方能不膠外物，爲下文浮屠氏作反襯語，非吾道究竟法也。若以詞害意，則失之矣。《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語

甚奇特，而意都不可曉。或以閑既未能忘乎名，而又從業於無用之法，故戲而諷之。《古文評注》卷七：單就草書一節略爲鋪張。其意思連草書亦不甚許，卻妙在轉折間閒閒然意貶而辭不露。中論張旭一段，筆勢怒突，玩之卻有志理。然此非浮圖氏所知也，便實有諷意。《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昌黎略有偏心，非正論也。然昌黎惡釋氏至，並其技能亦在在加以貶抑。【略】閑嘗以雪川白紵書眞草，爲世楷法，其人決非不能書。昌黎文主固內而遺外，似注意於書，即不應外慕浮屠之學。其上廣引多人，終以張旭，皆主心無兩用而言。轉到高閑，無旭之心，則亦不能有旭之藝，名爲論藝，其意仍主闢佛。觀「爲旭有道」以下六句，均是俗情，力與浮屠之法相反。一說浮屠之心「泊然無所起，於世尤淡然無所嗜」，爲書必不能工。顧高閑本有書名，一時亦不能抹煞，許他「無象之然」，是勉強應付語，其下還他「善幻多技能」。「則吾不能知」，非不知也，不屑耳。此篇與《廖道士序》相較，語稍欠婉轉。然昌黎論書，尙詆羲之爲俗，似非知書中三昧者。其推重張旭，亦非重旭，重旭正所以輕閑耳。

《**送殷員外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學班掾之文，其嚴緊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以通經爲骨，典誥風雅，兼而有之，何啻學班掾也。《古文小品咀華》卷三：鹿門謂全學班掾，我謂其全學《史記》。中間一段興會淋漓，中夜讀之，令人起舞。又：不知是情生文，文生情，情文相生，如環無端。然則天地間至文，即天地間至情歟。《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字字峭立，倜儻軒偉。

《**送楊少尹序**》　《文章軌範》卷一：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以二疏美少尹，而專於虛景簸弄，故出沒變化不可捉摸。又引唐順之評：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送楊少尹，卻劈空忽請出二疏，又偸筆寫自己病不能送，便生出無數波瀾。《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只楊與二疏不異二句便了，憑空撰出「不知楊侯去時」一段，又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幻極矣。要寫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極寫其同。此種文心，最有補於後學。《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了語翻作不了語，最奇。《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反復詠歎，言婉思深。《古文觀止》卷八：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公欲張大之，將來形容，又不可確言。特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則巨源之美不可掩，而已亦不至失言。末托慨世之詞，寫出楊侯歸鄉，可敬可愛，情景宛然。《韓文起》卷六：七十致仕之年也，楊侯原不得爲高，增秩而不奪其俸，亦國家優老之典也，楊侯又不得爲奇，至于贈行倡和，乃古今之通套，而不去其鄉，尤屬本等之常事。看來無一可著筆處，昌黎偏尋出漢朝絕好的故事來，與他辭位增秩及歌詩數事，有同有不同處，彼此相形，作了許多曲折，未復把中世絕不好的事，作反襯語，逼出他歸鄉之賢，便覺件件出色：皆從無可著筆處著筆也。坊評只贊其故作波瀾，而不知非得此波瀾，即不能成一字。故能作古文者，方能讀古文，俗眼評來，自然可笑。《古文評注》卷七：巨源之去，方之二疏，其詞不無溢美，故特作不了語。疑其同，又疑其異，究竟兩人亦各自成家。此是昌黎立言之妙。《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此序之妙處，在借二疏以形容巨源，不同而同，同而不同，全在空中簸弄。尤妙在借病作波，頓覺溪山重疊，烟雨迷離。《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六：此篇純用虛寫之筆，卻說得淋漓盡致。【略】此又於贈序中別立一格矣。《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入手引二疏，用意特平平。即七十辭官，亦是恆事，庸手雖說得興會，決難出色。文將二疏事，並入巨源身上，在空中摩盪。以「楊侯去時」與二疏去時，兩兩比較，似無甚高下。卻說到丞相愛惜，「不絕其祿，又爲歌詩勸行」，此事似爲二疏所無。大類管夫人畫竹石，叢行在前，一石獨歷落而遠。此序事之前後際，部署大有工夫。末段述其還鄉以後，追想前塵。此祕歸震川最爲得之。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直序又一法。守邊之利，莫若屯田。韓君材略，信可上繼營平，而公文亦摹畫如畫。《唐宋文醇》卷五愛新覺羅玄燁評：前幅舉其成功，後幅勉其建績。下語不繁，而屯制之宜，已瞭然指掌。

《**送湖南李正字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以交游離合之情爲文，又一種風調。《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共患難死生之交，久散忽聚，相對若夢寐然，此情至之作。《韓文起》卷六：李生以正字爲湖南判官從事，省親河南，當還而送之。別無可措筆，只就往日汴州定交，扯出乃翁與司錄周君來，做個陪客，把四人既離復合，同在一方，歸之天緣之巧，便有許多關情處。因贊其進德修業，皆非己所能及。至揆其不能久侍乃翁之故，出于乃翁好義

所致，實非得已。則父子之善，一一備見。文中有埋伏，有照應，有穿插，有結構，感概欣幸，纏綿周匝，此詞意俱足之篇也。《援鶉堂筆記》卷四二：叙交遊聚散之感，老潔自不可及。《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通是家常語，而情文最緜麗，由機軸妙也。言李生父子與己之離合，而送李生歸湖南時，己身適在東都，與其父同官，又是客中送客，已大難著筆，無端又牽上局外之周君巢，安頓去留，更難措手。而文偏能於頭緒紛繁中，逐處還清，並不費力。入手言侍御好客，已伏下後來「祿不足養」意，所以李生不能不從事於外，以薪贍佐其父款客。此是送李生之正意。顧中間牽涉一個周君巢，與本文無干。若云追想汴州之亂，迴思同難之人，用爲波瀾，文中固有此法，然引入甚易，撤去甚難。「惟愈與河南司祿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句，輕輕將周君納入李氏父子中，說話泯無痕迹。及叙集處，得燕一觴相屬，則周君亦不得不在座。故將周君與侍御同爲成德，作一頓，即由感歎侍御時，隨手還清周君，其下可以單序李生矣，又從李生說到己身，又從己身迴波，顧上周君及侍御，則周君侍御，永永皆在陪客之位，並無一些侵占正文。收局單由侍御之聚館孤寒，祿養不贍，因叙李生所以不能留侍之故，入情入理。悲涼世局，俯仰身世，語語從性情中流出，至文也。

《**送石處士序**》《兩山墨談》卷二：韓子《送石處士》有云：「與之語道理，【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換，韓更妙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以議論行叙事，當是韓之變調，然予獨不甚喜此文。《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純用傳體寫序，序之變也。《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直爲兩下規切之詞，而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法易襲，當思其襲不得者何在。《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不是以議論行叙事，正是以叙事行議論耳。此法自韓而創，然大較由《史》、《漢》出，而公尤變動不測，參差歷落，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無限議論都化在叙事中。此篇命意，蓋因處士之行，望重胤盡力轉輸，使朝廷克成討王承宗之功，不可復若盧從史陰與之通。而位置有體，藏諷諭於不覺。《古文觀止》卷八：純以議論行序事，序之變也。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詞，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古文評注》卷七：其文章深刻處，全在借他人口中說盡許多規諷。所云處士純盜虛聲，昌黎未必不慮及此。而勉處士以勉烏公，說到保天子之寵命，愛國忠君。韓文杜詩，無篇不然，與漫作者自別。《韓文起》卷六：若論作文之法，要說處士賢，又要說節度賢，要說目前相得，又要說異日建功。若係俗筆敷衍，便成濫套。看他特地尋出一個從事，一個祖餞之人。層層說來，段落句法，無不錯落古奧。乃知推陳出新，總在練局，此文章秘密訣也。《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此文前含譏諷，後寓箴規，皆不著痕迹，極狡獪之能。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文章軌範》卷一：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黃氏日鈔》卷五九：曲盡變態。呂頤浩《燕魏雜記》：古云「馬出冀北」，故韓退之《送溫造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馬羣遂空。」今河北冀州不產良馬，此所謂「冀北」者，疑今秦州是也。按《隗囂傳》：「漢光武遣吳漢、耿弇攻囂。囂將妻子奔西城（原注：今秦州上邽縣）。【略】陳元遂入城迎囂歸冀。」今秦州接連熙河州及青唐羌界，乃自古產良馬之地。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以烏公得士爲文，而溫生之賢自見。《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前憑空以冀北馬空起，中憑空撰出無數人嗟怨，後又憑空結以自己嗟怨，俱是憑空文字。《白華山人詩說》卷二：昌黎《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實以少陵《送長孫侍御赴武威判官》詩作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不數月連拔兩生，發端一筆，最著意，最擔得觔兩。觀溫生異日立朝風采，風當推處士之蒲梢。《韓文起》卷六：烏公所舉，實在延致石生之後。且用石生代請，不得不幷叙石生。既叙石生，又不得不以廣攬歸美烏公。忽作幸語，忽作怨語，其所謂時事之艱，佐軍之要，與夫節度處士之賢，一概閣起不道一字，的是後次再舉之文，他篇移用不得。人以爲奇肆，其實乃一定之法也。但叙得淋漓跌宕，使人自見其奇肆耳。讀者當玩其練局之妙。《古文觀止》卷八：全篇無一語實說溫生之賢，而溫生已處處躍露。「若是而稱曰」數語，是結前半篇。「其爲吾以前所稱」，是結後半篇。然「致私怨於盡取」句，直挽到篇首「空」字，收盡通章。《古文評注》卷七：溫處士好處，通篇絕不一道，而第從居守者，去位而巷處者，考德而問業者，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說得一無所靠。則溫處士之所重於名卿巨公，其人品當居何等？同是一樣序，《送河南石處士》篇純用實叙，《溫處士》篇純用虛叙，而文各極其妙。此昌黎之所以不可測也。《古文一隅》卷中：奇。又：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從彼聯絡下來，想出「空」「羣」二字，全用吞吐之筆，令讀者於言外得溫生之賢，而烏公能得士意，亦於筆端帶出，此所謂避實擊虛法也。抑又有難者，東都才士

尚不止此兩人，「空」「羣」二字說來極難穩妥，文妙在喻意中先作一折，次作一解，曰「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此文家補圓語氣之法也。【略】其出奇處，尤在「愈縻於茲」一段，蓋正頌烏公，反作私怨語，此正深於頌也。《古文小品咀華》卷三：通幅只贊嘆烏公，而溫生之賢自見。若呆從溫生着筆，定當減色多多許。只一起句便落定全局，目無全牛，皆因胸有成竹也。尤妙在認清是送第二箇處士赴河陽軍，所以筆筆是送溫造文字，移不得石洪篇去。《古文範》卷三：此文意含諧諷，詞特屈曲盤旋，在韓集中亦不可多得之文字。

《**送鄭尚書序**》《黃氏日鈔》卷五九：叙事工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昌黎序事，絕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勒一家矣。《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前乎此，後乎此，有如此序文乎？史籍經言，雖公集中，亦惟鄆堂悉敵，蓋韓文之極盛。《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三》：前半盛稱其任之重以戒勉之，而以兩語反復微諷，使知所自處。知其爲諷，愈覺有味。猶《詩》之有《楚茨》篇也。宋人自歐公而外，無復得其意矣。《韓文起》卷六：初叙嶺南節度使之尊貴，繼叙所隸二十二州地方之險遠，民人之難治，又叙海外諸國往來之利害，總歸重于選帥得人。而爲帥者當以廉介爲主，治才次之。蓋沿海州郡，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而海外寶物往來，尤視以爲進退，所謂「此方多寶玉，愼勿厭清貧」，即小吏猶當以爲戒也。按：鄭權因醫人鄭注，通于樞密王守澄以求節鎭，故有是命。試問以尚書之尊，貪緣邊方節度，意欲何爲乎？故昌黎先提出許多寶物，而以「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輕輕點出，收住前文。至于稱鄭公處，耑拈出「貴而能貧，爲仁不富」二語，以明仕宦覆轍，全在利令智昏。若不廉介，雖有文武治才，無所用之。前番數任，既耐得過淡泊，此番晚節，尤當自保也。末祝其成政來歸，以善始善終望之，不致沿海內外，或生他變，羈縻不歸，或以罪徵，不能報政，雖贊而實規矣。時公已爲侍郎，兩月後即任京兆尹，以位既尊，故措詞亦和中帶嚴。【略】凡爲沿海大帥，皆當書此一篇，以作座右韋弦，不獨羨其叙事奇奧，晚年筆力之高也。《唐宋文醇》卷五愛新覺羅玄燁評：光偉其氣，磊落其辭，而出以精思，故爾超絕。《古文雅正》卷八：昌黎公送行序，多用議論，以疎宕勝。此獨叙事古奧，詳盡錯落，妙在極雕琢，極自然。【略】此篇極有法度易學：首叙其權之大，足以有爲；次叙關係之重，勉以處置之宜在言外；末規其廉，祝其成政而來。筆極雅。《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氣體似《漢書・匈奴傳》。《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

至岸異，句法無一處肯涉平易。首叙四府之謁帥，字長短不等，然皆聲聲應節，而情狀又歷歷如繪。自隸府之州起，至「則不幸往往有事」止，中間叙蠻夷盜賊，百色妖露，無語不奇，無句不重，古色斑斕，滿紙映發，是昌黎長技。大抵昌黎之文，遇平易之題，偏生出無數丘壑，隨步換形，引人入勝，又往往使人不測。若遇此等題，則極意講究句法及氣勢與顏色而已，不再蓄縮吐茹矣。

《**送鄭十校理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古人古直朴渾之文有如是者，今人類不爲也。《韓文起》卷六：鄭生爲餘慶之子，後避文宗諱改名澣。【略】此番爲集賢殿校理，乃發軔之始，而公適爲乃父屬吏。若出俗手，不知鋪張出多少頌祝惡套，硬插唐突。奈公與生向未識面，如單贊鄭公，其于送行，有何交涉。故不得不以其當與是選處，俱托之時人之言。中間方叙出鄭公行事，可師可法。而以「守教訓」、「守家法」二句，作前後眼目，已得把柄。末點出「朝夕侍側」，「不得見面」，有意無意間，正見得用這等輕淡之筆，還他一篇向不識面送行文字。稍稍粘着，便是不由中之言也。凡讀公文，俱要先認題目如此。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髡而善文，於是乎取其文而忘其髡矣。此序有奬賞，無譏諷。

《**張中丞傳後叙**》《黃氏日鈔》卷五九：閱李翰所爲《張巡傳》而作也。補記載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生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今畫家亦有效人而得其解者，此正見其無不可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辨論序事，豪恣滿意，此正昌黎本色。眼中筆下，何嘗有太史公。《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文凡四段，前二段辨論，後二段叙記，分明兩種體裁。《韓文起》卷六：李翰，乃張巡友人，因議者罪巡守睢陽不去，有「與其食人，曷若全人」之說，故爲作傳表上之，盛稱其「全天下之功」，而衆議始息。此因其傳中有所闕而叙于其後也。翰「不爲許遠立傳」，實以遠不即死爲疑。若南霽雲乃其所用之將，則不遑摘出分叙耳。是篇前半，明遠之不畏死，再以二公分城而守，總辯一番，即爲許遠補傳也。中間叙南霽雲乞救死節二軼事，備極描寫，即爲南霽雲補載首尾也。但雲死節，人所易知，若遠不死于睢陽，而死于偃師，當從心地上推勘，不當向形跡上較論。故其叙雲被賊脅降時，提出「欲將以有爲」一語，即當日顏杲卿、袁履謙衣緋之意，人以爲單寫雲，而不知其兼借雲之口，陰表遠之心也。

晦庵《綱目》直書曰：「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絕不分其先後，謂非本茲篇之意以立言乎？末後用張籍得之于嵩之語，遠之事蹟，亦略于巡。蓋以作傳者，貴得其實。嵩少依巡，且在圍中，出于目睹，凡舊傳所闕，皆可以其言補入。其末曾言者，則不能增耳。公與張籍閱家中書，得讀翰作，因採其一時所述，綴在序後，故拉雜錯綜如此。不可認爲作史常法。《唐宋文醇》卷二愛新覺羅玄燁評：叙致曲折如畫，眞得龍門神髓，非徒形似也。《古文雅正》卷八：氣薄雲霄，光爭日月。李漢叙公文，所謂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者是也。《古文評注》卷七：通篇章法、句法、字法皆太史公骨髓，絕非昌黎本色。其洗發痛決處，誠足補記載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下凜凜有生氣。《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蓋仿史公傳後論體，采遺事以補傳中所不足也，如背誦《漢書》，記城中卒伍姓名，起旋慰同斬者之涕泣，事近繁碎。然爲傳後補遺之體則可，引爲《張巡傳》中正事，則事更有大於此者。李翰書正坐太繁，極爲歐陽文忠所譏。然退之此文，歷落有致，夾叙夾議。歐陽公述王鐵槍事，殆脫胎於此。《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二：傳後之序，補遺也。【略】文夾叙夾議，先議而後叙。議處斬釘截鐵，具有眞實力量，叙處風發電剽，字字生稜。讀之令人氣王。《古文範》卷三：此退之文之極似太史公者。韓文所以雄峙千古，賴有此數篇耳。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風雅。《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和雅淵懿，東京遺調。

《荆潭唱和詩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雋永。又引唐順之評：此篇文與《盛山詩序》，本叙事，只略用數句議論引起。《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韋布憔悴之士，非性能而好而能有立者，亦鮮矣。《韓文起》卷五：唐以詩賦取士，【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無所覬于進取之途。即偶一爲之，亦猶今日居官者，作八股制藝宦稿耳。宦稿雖有佳構，若較其毫釐分寸之間，自不能無滲漏走作之病。是篇贊裴、楊二公倡和之佳，全在此處着眼。非平日從毫釐分寸間，苦心揣摩過來，不能道也。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黃氏日鈔》卷五九：「其拒而不受於懷也，【略】蟲飛之聲」，以上皆雜喻形容，亦曲盡文字之妙。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前半是經，下半是緯，而氣亦跌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此亦公晚年作，故氣厚而詞雄。《韓文起》卷六：韋處厚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乃遭幸臣張宿搆陷，本非其罪。人以爲宜怨者，止從宦途利不利上計較耳。昌黎提出「非其自取」四字，其意以爲除是有罪取謫，則當自怨自艾。若宦途出此入彼之間，乃外來菀枯，不過等之一呼一吸，通塞往來，與儒者眞本領了無交涉，何怨之不釋乎？末叙其詩並無怨意，則平日探得周公居東赤舄几几，孔子畏匡不輟絃歌之意可知，而其分陝轍環出入之間，尤不足論矣。此六藝之精，不徒以辭章見長也。【略】欲題其首，少不得要點出韋侯是個儒者，能讀六藝之文，探周孔之意，方與侍讀六經本領相映。又要點出韋侯能爲辭章，方與中書舍人所司相映。奈詩係守盛山時所作，這些話頭，又苦無處安着。虧他順手帶寫，何等省力，且不着跡。此布置之妙，從來無人看出，可發一嘆。坊本將末段和詩語刪去，甚覺襯貼不起前段，蓋因此輩全不知作文之法故也。

《石鼎聯句詩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文極頓挫。後之法者多有痕迹，惟公不然，紀事纂言如太史公。《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必非昌黎自況，而朱子疑其句法類韓，豈韓稍加潤色乎？闕疑可也。

《鄆州谿堂詩并序》 《古文範》卷三：蓋晚年深造自得之境，與道大適。其銘詞直造《雅》《頌》之藩，所謂編之乎《詩》、《書》而無愧者，此篇尤足以當之。《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此篇文極莊重，中間有「大」、「小」、「難」、「易」四字頗不易解。實則「大」字與「難」字對，「小」字與「易」字對也。【略】文心之曲處，驟讀不能解，粗心讀之亦不能解也。詩尤古肅動目。《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敵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鄆塘者，即鄆州谿堂也。此文骨髓之重，風貌之古，名曰詩序，直是馬總之德政碑。【略】夫一堂之築，與時政一無關係，而退之獨從大處着眼，【略】只就題前叙總忠概政績，其力量皆可爲堂以娛賓饗士，通上下之志。而風度之凝遠，氣體之嚴重，聲調之激越，直可作碑版文字讀之。詩亦全用散文驅駕之法，較《元和聖德詩》火色稍減。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語莊。《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非《詩》《書》之言勿言，不知有漢。

《燕喜亭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淋漓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處特高。歐公文，大略有得於此。《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題固記其名，文是當行家語，得其翦裁之法。雖參入議論，仍不礙記事體矣。《韓

文起》卷七：通篇逐句分寫，如萬嶂千波，爭奇疊秀。看來只得四段，而四段中，又全在首段把山水諸勝，從不經意而得，既得之後，復朝夕游賞不能暫忘處，着力描寫取勢。下三段，不過就此生發點綴，其實只是一片文字也。次段命名，皆歸本於德。以諸勝因有王君，纔得自見其奇，在王君可得而私之矣。第三段，借州老「天作地藏」之言，正見不經意而得者，實非出於偶然。第四段，謂王君到連，歷盡許多山水，猶好之不已，正見朝夕游賞不能暫忘者，乃其素性使然，所以成其爲智仁之德，有一不從首段中生發點綴者乎？至把途中所經，拉拉雜雜，數出許多地面，昧者以爲太煩，蓋不如此，則又襯不起首段許多佳勝。此文字布置秘密法也。末從「好」字生出仁智本領，以爲可以大用，將去此而歸朝。雖屬常調，然不說到此，則晨往而夕忘歸，竟無了局，又結不住全文。惟深於此道者，其知之。

《徐泗素三州節度廳石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雅致。《韓文起》卷七：其行文整秀中，饒有雄渾之氣。

《藍田縣丞廳壁記》 《容齋四筆·藍田丞壁記》：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略】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略】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憤當世丞不得盡其職，故借筆記以點綴之，而詞氣多澹宕奇詭。又引唐順之評：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奇崛戰鬬鬼神。《韓文起》卷七：昌黎不便說丞當問邑事，又不便說崔君不當爲丞，只痛發丞之職，例不得施用，轉入崔君平日有學問，有氣節，到此不得不循例而行，即以其兩番喟嘆之言叙入。則丞原非空設，而崔君不當爲丞之意，無不俱見。末叙崔君哦松對人之言，以明其超然於川舍之外，代占卻許多地步。細玩結語竟住，此後又加一語不得，眞古今有數奇文。《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斯立作丞，已如九尺丈夫坐矮檐下，況又噤不得施用耶？不哭而哦，以哦當哭耳。昌黎乃更以謔浪笑傲之致，狀寂寞無聊之況，迸作血泪，染成杜鵑。

《新修滕王閣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婉而宕。《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只是承命作記，看其憑空先撰出三段不得見滕王閣，便見今日作記，眞大快活。《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創格絕調。《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切新修，切王公，切袁州刺史作記。惲敬《與王廣信書》：唐、宋、元、明諸名家，作記如作序，如作論，而開其始者，亦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是也。《韓文起》卷七：凡記修閣，必記修閣之人，況屬員爲上司執筆，尤當著意。若係俗手，定將王公觀察政績，十分揄揚，轉入公餘之暇，從事江山之樂，伎倆盡矣。昌黎偏把欲遊未得遊之意作線，三番四覆，把王公政績，於不經意中叙入。人徒知以不得遊發出感慨，而不知前段兩不得遊，乃中段不得遊襯筆，中段不得遊，乃叙王公政績襯筆也。且叙政績處，練出春秋陰陽，「湖山千里」等語，與閣上佳勝相擊射，文心欲絕。讀之如天半彩霞，可望而不可即，異樣神品。《古文一隅》卷中：秀。又：此一篇翻空之文。蓋閣之勝景，前人言之詳矣。後之作者若何生新出奇？文只就欲見、不得見兩意，各分作三層，曲折頓挫，情詞纏綿鬱結，所謂「江山之好，登望之樂」，令讀者自得於語言之外，眞是高極橫極之文。

《記宜城驛》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逐步寫景，隨景致情，不待讀《昭王廟》詩，而荒涼腸斷。《韓集》無山水記可與柳競爽者，蓋以此等一二補之。

《畫記》 鄭獬《記畫》：始予讀韓退之《畫記》，愛其文尤工，謂如《禹貢》、《周官》。然其言趙御史得國本而模之，則退之之意，無乃亦類于此乎？又足以起予，因題之爲記。秦觀《五百羅漢圖記》：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叙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若如即其畫。《墨莊漫錄》卷四：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妙在物數龐雜，而詮次特悉，於其記，可以知其畫之絕世矣。《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詳整自班史出，筆力善變，無施不可。《韓文起》卷七：記本因畫而作，然記中實有畫。在當日畫固爲入神之畫，而記尤爲入神之記也。中分人之事爲一段，馬之事爲一段，諸畜器物共爲一段，而穿插變化，使人莫可端倪。如記人一段內所騎之馬，於記馬一段內點出。所擁，所牽，所驅，所臂之畜，及所披，所載，所執，所植，所奉，所挹注，與婦人以孺子所載之具，皆於記諸畜器物內點出，此亦不難參互稽核。但當日畫卷中，定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在空空一個地面，必有山川草木，廬舍水火，牀榻槽櫪等件，然後人畜可行可止，器物可藏可出也。細思如何一併入記，看他記人有上下，馬有陟降，人與馬皆有涉者，非山川乎？人有驅牧，馬有磨樹，非草木乎？人有舍而具食，非廬舍乎？人有挹注，有附火，非水火

乎？人有偃寢，馬有秣者，非牀榻櫪乎？凡畫中所有，難以入記者，無不歷歷如見，所以謂之入神。《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畫記》最生峭，卻最易學。【略】本文初無他奇，奇在兩用「凡」字，一用「皆」字，實庸手所萬不能到。入手叙人，其次叙馬，又次叙雜畜器物，若無所收束，直是一卷賬本，何名爲記？文合以上之人馬最之曰：「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莫有同者焉。」夫人有事也，馬屬於人，尚有何事？乃以牽、涉、翹、顧、鳴、寢諸態爲馬之事，復最之曰：「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文心之妙，能舉不相偶之事，對舉成偶，眞匪夷所思。惟人、馬之外，尚有雜畜及兵杖之屬，此不可「凡」者也，乃總束之曰：「皆曲極其妙。」歸入畫工好處，即爲記中之結束。學文者當從此處著眼，方有把握。《石遺室論文》卷四：韓退之愈《畫記》【略】直叙許多人物，從《尚書・顧命》脫化而來。《顧命》云：「二人雀弁【略】立於側階。」中間一段，又從《考工記・梓人職》脫化而來。《梓人職》云：「天下之大獸五【略】小蟲之屬。」又其數於累累數有言，如記帳簿，不畏人譏其冗長者。又從《史記・曹世家》，【略】退之學而變化之。

《**科斗書後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典實。

《**河南府同官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烟波感慨甚曲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叙事難矣，往復叙尤難。筆大如椽，勁如鐵，可望而知其韓之爲者，那得不錄。《韓文起》卷七：記出於江陵參軍之手，石又刻在河南參軍舍中，原爲河東公先作參軍後爲鎮帥而作。若單說河東公一人，不過代叙一篇履歷，毫無出色。必借河東公之口，方可扯出同時四人，陪伴點綴。然河東公又不便自己逐一數出，致涉誇詡，只好輕輕提出「五人」二字，卻歸之天子羣臣，愼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個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見得五人，皆實實落落有爲將爲相本領，非出一時天幸也。中間五人前後官職，不得不平叙兩段。至論功蹟，三相則推之史冊，顧公則推之時譽，單把河東公寫了又寫，贊了又贊，謂其可兼將相。而以五人無所不同處總發應前，且歸之好語故事者之口，亦不自斷。輕重詳略，無不曲盡其妙。末段于刻石之時，又把河東公兼爲將相，說得尊貴無比。只以三人同時開藩之盛，略點一句，收束全文。看來還是單寫河東公一人文字，不知當日落筆，費了多少結構。今人切勿言此等鋪叙文字，便容易做得出也。

《**爭臣論**》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反復辨駁之文，最貴是腴者，理足故也。不腴，則是徒逞口說也。此文不必多看其反復辨駁處，須多看其腴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亢宗不諫，其心曲非當時士大夫所能窺。而此論則日星明、江河流矣。後來作者，爭相倣效，踵緒日新，而卒亦無以尚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大意本《孟子》謂蚳鼃章，其理與辭醇乎醇也，亦如《孟子》。自後歐、曾、王轉相仿效爲之，議論益相勝矣。《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將進陽子以聖賢之用心，而非徒詆訐爲名高，以故其言藹如也。《古文觀止》卷八：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故公作此論譏切之。是箴規攻擊體，文亦擅世之奇。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應如一線。《韓文起》卷二：是篇可以爲諫官常法，而獨不可以律城。然筆力縱橫，大有益於舉業，宜其家傳而戶誦也。《古文評注》卷六：此篇到底，是諷陽子以必諫，不是譏陽子之不諫也。若說以不諫譏陽子，安見非好盡言以招人過哉。看來從寬處逼緊，更從逼緊處放寬，層層辨駁，始終只是聳動陽子。

《**三器論**》　《滹南遺老集・議論辨惑》：退之《三器論》，以爲階太平之治，歸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愜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爲第一。然辭采不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議，故不入內篇，惜哉。

《**送窮文**》　《山谷題跋・跋韓退之送窮文》：《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野客叢書・絕交論》：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釣董石，【略】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叙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叙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四溟詩話》卷四：揚子雲《逐貧賦》【略】辭雖古老，意則鄙俗。【略】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留。段成式所作，效韓之題，反揚之意，【略】揚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長，惟韓無得而議焉。《七修類稿・辯證類・送窮》：《四時寶鑑》曰：「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巷。世作糜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略】《猗覺寮記》以唐人正月下旬送窮，則又少訛矣。《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目訴實自譽也，與《進學解》同。較之《乞巧》，辭遜於柳，而氣雄於柳。《韓文起》卷八：此與《進學解》，皆公坐柳澗事，再爲博士時所作。【略】總

因仕路淹蹇，抒出一肚皮孤憤耳。篇中層層問答，鬼本無聲，忽寫了無數樣聲，鬼本無形，忽寫了無數樣形，奇幻無匹。其「智窮」一段，所謂「羞爲姦欺，不忍害傷」，似指柳澗而言，以坐貶所由。自嗤爲澗所欺，不忍其陷於罪，以故疏參刺史也。末段純是自解，占卻許多地步。覺得世界中利祿貴顯，一文不值，茫茫大地，只有五個窮鬼，是畢生知己，無限得力。能使古今來不得志之士，一齊破涕爲笑，豈不快絕。《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四》：卓犖宏肆，只「固窮」二字翻出爾許波瀾。《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秖以自嬉。」四語足盡韓文之妙。《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昌黎《送窮文》【略】蓋源本於揚子雲《逐貧賦》。《逐貧賦》，揚子與貧，但一問一答。《送窮文》則再問再答，文氣似厚。而所以描寫窮之眞相，亦較揚文爲刻深，眞神技也。揚之恨貧曰：「人皆文繡，【略】爲樂不槃。」語氣凡近，似小家子。而昌黎則定其罪狀，曰五窮，言衣食燕樂處寡，叙憤時嫉俗處多。【略】然揚賦結言「長與汝居，【略】與我遊息」，則安貧之言也，昌黎之「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本此意。《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一〇：此作自吐牢騷，反用鬼言以自鎭，文體與《進學解》略異。文之佳處，不在音節之高，而措詞亦巧。鬼之數五，而文言「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極鄙俗之言，能以該簡出之以自然，此亦公之精力有餘處。至於句法中之雕鐫描畫，無語不奇，亦無語不雋，讀之使人神王。《古文範》卷三：此篇詼詭之趣，較前篇（《進學解》）尤勝。曾文正公嘗謂詼詭之文，爲古今最難到之詣，從來不可多得者也。公以遊戲出之，而渾穆莊重，儼然高文典冊，尤爲大難。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序文悲妄互見，弔辭特絕，騷鬼入腸。

《**後漢三賢贊三首**》《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三賢皆著書立言而不遇於世者，范史合爲一傳。公本其傳而贊之，非贊也，弔也。《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贊後漢人即用後漢文體。體似古樂府祠《洛陽令》、《王君哥》。

《**五箴并序**》《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公何人耶，《五箴》懸前。過必自訟，訟即速遷。希顏配孟，師表億年。（《遊箴》）業荒于嬉，列箴之首。（《言箴》）禍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公懲而毖後患，詞尤激切。（《行箴》）即行成于思之意，讀此知猩鼯之尹，嶺海之行，公亦安之無悔于厥心矣。（《知名箴》）此俗所謂心直口快，非必急于人知也。急人知者，惟有突梯脂韋而已，雖不及難，能無愧乎，尤所當戒也。

《**瘞硯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瘞硯一段光景頗奇氣。《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此少作也，已無世俗氣。

《**諱辯**》《文章軌範》卷二：一篇辯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又：此辯文法從孟子來。《黃氏日鈔》卷五九：既舉嫌名、二名之不諱，復舉周公、孔子、曾參不諱，而宦官宮妾之所諱，以相形反覆攻擊，燎然明白。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古今以來，如此文不可多得。又：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辨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綴，便足迷人。《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前幅看其層疊扶疏而起，後幅，看其連環鈎股而下。只是以文爲戲，以文爲樂。《韓文起》卷二：茲篇先按律，次引經，後據典，復以二聖一賢，與宦官宮妾對看，可謂無堅不破。究竟在當日，無不訾其紕繆，甚哉，欲勝衆口之難也。《古文觀止》卷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婉嫕顯快，反反覆覆，如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盡是設疑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種文法。《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昌黎此辨，質之於律，考之於經，稽之於典，三段中反覆曲折，如蛇龍之不可羈絡。一總處最有歸宿。至於末後四轉愈奇，如虞人虎網，一動一緊，尤妙在總不直說出一句。似莊似諧，可發一哂，直是以文爲戲。」又：按劉海峰曰：結處反覆辨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刻薄云。

《**雜說四首**》《黃氏日鈔》卷五九：《龍》喻言君不可以無臣。《醫》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鶴》喻言人不可以貌取。《馬》喻言世未嘗無逸俗之賢。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雜說》四首，並變幻奇詭，不可端倪。

又一《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有龍斯有雲，猶有賢斯有位也。卻將龍必得雲，說得閃鑠盡變，而以「異哉」一轉正結之。公于遇合之際，感慨深而自信篤如此。《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一意數轉，神變不測。《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只兩意反復。「然龍弗得雲」至「信不可歟」，直接皆所自爲，一覽可盡矣。有此一層，乃反復馳驟。《古文觀止》卷七：此篇以龍喻聖君，雲喻賢臣。言賢臣固不可無聖君，而聖君尤不可無賢臣。寫得婉委曲折，作六節轉

換，一句一轉，一轉一意，若無而又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可謂筆端有神。《韓文起》卷八：此以龍喻君，以雲喻臣，重在君能得臣上立論。其意謂臣生於蓬蒿，乃君所錄用，其才皆未必能勝於君。然君得是臣之後，建功立業，而臣之才亦有以自見。是臣因君而自見其才，若君之才，原非因臣而始見也。但君不用臣，必無所賴藉以成其功業，則求其所賴藉，實自爲計，非爲臣計矣。然其中有聲應氣求，自然之理。有聖主，必有賢臣。蓋君擇臣，臣亦擇君也。文凡五轉，亦如游龍夭矯，變化莫測。《古文小品咀華》卷三：一轉一意，一字一珠，文亦靈怪矣哉。《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雲固弗靈於龍，然龍非雲即失所憑依，此便是有怪物焉。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之意，此卻蘊籍更有品地。」又：按此篇以「靈」字爲骨，龍雲相依，亦猶聖君賢臣，相得益彰也。運筆之妙，如轉轆轤。

又二　《唐宋文醇》卷一：「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四句，或以上二句讀斷，而以「善醫【略】扶與之」二句連讀；或以「善醫善計者謂之」爲句，而以「天扶與之」別爲一句，承上起下。兩者俱若未合。當以「善醫善計者」作足上二句之辭。蓋善醫善計者，必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也，特倒文耳。其曰「謂之天扶之」者何？【略】與之言，知憂知懼，若此者即是天扶與之也。猶恐未明，故又申之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夫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固「視履考祥」之實際矣。韓子可謂明於《易》，而達於治天下之要者歟。

又三　《能改齋漫錄》卷八：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脇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耶？」余按，《列子》稱：「包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商桀紂，魯威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唐宋文醇》卷一：述孟子幾希之旨，開濂、洛、關、閩之先。

又四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一直說下，而歸宿于「不知」。老泉論齊之治，不曰管仲，而曰鮑叔，以此也。嗟乎，山林草澤中所埋沒將相之才者，可勝道哉。而四舉禮部僅一得、三選吏部卒無成者，亦同斯慨息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淋漓頓挫，言之慨然。《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此言士待知己者而伸，在上者無所辭其責。「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翻轉說。「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抉入一層。「策之不以其道」以下，不當其任，不盡其用，總歸于不知人。「其眞無馬邪」，「有」、「無」二字，前後關鎖。《韓文起》卷八：此以千里馬喻賢士，伯樂喻賢相也。有賢相，方可得賢士，故賢相之難得，甚於賢士。若無賢相，雖有賢士，或棄之而不用，或用之而畀以薄祿，不能盡其所長，猶之乎無賢士也。淮陰侯遇漢高，酈侯謂僅以爲將，亦必不留。蓋非大將必不能成大功，非爲尊官厚祿計也。末以時相不知賢士作結，無限感慨。《古文觀止》卷七：此篇以馬取喻。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展布其材。否則英雄豪傑，亦已埋沒多矣。而但謂之天下無材，然耶？否耶？甚矣，知遇之難其人也。《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滿腔鬱勃，出之以盤旋曲折。三首宰相書，一篇《進學解》，包括無遺。《秋窗隨筆》：宋玉《九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退之《雜說》「千里馬」一篇，即廣此意，而激昂慷慨，同一寄託。《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看其凡提唱千里馬者，七便有七樣，轉變處風雲倏忽，起伏無常。韻短勢長，文之極有含蓄者。」又：此篇俱借喻，格力遒邁，結語詠嘆含蓄，正意到底不露。高手。《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一：通篇兩用「不知」字，有千鈞之力。【略】通篇都無火色，而言下卻含無盡悲涼，眞絕調也。《春覺齋論文・流別論》：昌黎之《馬說》，【略】出以寓言，此說之變體也。愚謂《馬說》之立義，固主於士之不遇而言，然收束語至含蓄。

《師說》　柳開《續師說》：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略】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予故後其辭而作《續師說》云。《黃氏日鈔》卷五九：前起後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聖與愚相形，聖且從師，況愚乎？次以子與身相形，子且擇師，況身乎？末以巫醫、樂師、百工與士大夫相形，巫、樂、百工且從師，況士大夫乎？公之提誨後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也。《古文關鍵》卷上：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輩，故爲此以倡赤幟云。《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以眼前事指點化誨，使人易知，頗與《諱辨》一律。《韓文起》卷一：是篇以「恥」字作關紐，而以古今之不同，與「傳道」、「受業」、「解惑」等字

面，前後布置穿插。細玩當作六段：開手點出師道，人不可不從師，爲古道之不易；第二段，言以道爲師，其長少貴賤，皆可勿論；第三段，言古有師而今無師，所以有聖愚之別；第四段，言有長少之見存，則昧於大小之數，是愛己反不如愛子，不可謂之明；第五段，言有貴賤之見存，則奪於聚笑之口，是士大夫之族，反不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可謂之智；第六段，言聖人之從師，欲合衆長以取益，原不求其人之必勝於己，未嘗引爲恥，亦未嘗阻於笑，方是古道。此一篇大意也。但其行文錯綜變化，反覆引證，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祇覺意味無窮。史臣稱其與《原道》、《原性》諸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故以列之卷首。《古文觀止》卷八：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總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師，不必謂公慨然以師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後學也。《唐宋文醇》卷一愛新覺羅玄燁評：提一「道」字爲主，識解最高，而用筆尤極其古峭。

《獲麟解》 《荆溪林下偶談》卷一：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蓋祖《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黃氏日鈔》卷五九：大意謂麟，祥物也，但出非其時，人不謂之祥。蓋以自況，而不直說，遂成文法之妙。《古文關鍵》卷上：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只主「祥」字，反覆作五段。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厲，此奇兵也。又引唐順之評：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一篇，只是一正一反，再一正，再一反。每段又自作曲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魯哀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獲麟，以爲不祥。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昌黎按此作解，其于知不知之際，感慨實深。《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知」、「不知」字寓感慨。《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略】德與形，本只兩意，翻作四段。層疊曲折，轉變萬千。不是用「祥」、「不祥」兩字轉換，是以「知」、「不知」兩字轉換。《韓文起》卷七：是一篇翻案文字。凡四轉，曲折開闔，變換不窮。《古文觀止》卷七：此解與論龍論馬，皆退之自喻有爲之言，非有所指實也。文僅一百八十餘字，凡五轉，如游龍，如轆轤，變化不窮，眞奇文也。《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六：過氏原評：「由祥說歸不祥，由不祥說歸祥，又由祥說歸不祥。文凡六轉，而結思圓活如游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厲，此奇兵也。」又：一篇只是一正一反，再一正再一反。每段又自作曲折。《古文釋義》卷七：本《左傳》「不祥」二字立論，卻由祥說入不祥，層層翻剝，抑揚開合，變化無端。故文雖不滿二百字，而波瀾眞若萬丈有餘，眞絕世奇文。又：麟祥乃是正論。文據《左傳》，而以不祥爲主，反復辯論，歸到不祥，固屬翻案之文。玩兩「亦宜」，「亦」字活甚，言外畢竟還以麟祥爲正意也。又：首段曰「皆知」，次段曰「不可知」，三段曰「聖人者必知」，分明是謂不祥之說，由於不知。妙在第二段「不可知」在麟之形上說，已爲不知者出脫一層，至末段麟之出不待聖人，則意謂麟之德亦有不可知者，似直把不祥硬坐在麟身上。論愈刻，情愈苦矣。其寄慨寧可勝道耶！又：文通篇凡四轉。而每段中又各自爲轉，或一轉，或再、三轉。有轉無竭，所以曲折頓宕，議論不窮。《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截然四段，望之卻似無限曲折在內，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獲麟解》者，解《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之文也，三傳言之備矣。此文但取《左氏傳》中「以爲不祥」四字，反覆辯論也。外間讀書不尋來歷，竟似昌黎無端將「祥」與「不祥」糾纏不了矣。處處有「吁嗟麟兮」四字在言外，讀者味之。《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一：通篇用一「祥」字，是麟之眞際；用一「知」字，是知麟之眞際。【略】通篇幷未嘗罵人，直是罵煞。

《進學解》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韓吏部《進學解》【略】，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避暑錄話》卷上：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即《答客難》也，《送窮文》即《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王十朋《雜說》：韓退之《進學解》，眞文中之傑也。《容齋隨筆·七發》：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黃氏日鈔》卷五九：類賦體，逐段布置，各有韻。《敬齋古今黈》卷二：退之《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有類於《晉書·孝武帝紀》史臣論云：「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

慰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己，最得體。《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有輕世肆志之意，然怨而不怒，亦無媿詞。《韓文起》卷二：首段以進學發端，中段句句是駁，末段句句是解，前呼後應，最爲綿密。其格調雖本《客難》、《解嘲》、《答賓戲》諸篇，但諸篇都是自疏己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鬱，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而自家卻以平心和氣處之。看來無嘆老嗟卑之迹，其實嘆老嗟卑之心，無有甚於此者，乃《送窮》之變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及。按本傳，公作是篇，宰相見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攷元和六七年，宰相爲權德輿、李絳，皆有文名。自然針芥相投，愛才汲引，不比貞元中趙憬輩見三書而漠無一報也。嗚呼，文章知己，豈不以其氣類哉。《古文觀止》卷八：主意全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慰無聊之詞託之人，自咎自責之詞託之己，最得體。《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設爲問答，意若自責，卻反自譽。其叙失意處，正是其得意處。前人謂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文公正以此兩句自責。其筆意酷類班孟堅，絕非他家所能摹倣。」又：此篇巧於規避，立言得體，故執政奇其才而擢用之也。沈確士曰：首段發端，中段是駁，後段是解。【略】公文不以雕飾爲工，而此篇極修詞之妙，尤具排山倒海之勢。至篇中用韻語，亦步子雲之後，更爲可誦云。《文史通義・內篇三・文理》：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進學》一解，本於東方《客難》、揚雄《解嘲》，孫可之比諸玉川子《月蝕》詩，謬矣。《月蝕》詩，既沈黑牽拗，讀之棘齒；《進學解》則所謂「沈浸濃鬱，含英咀華」者，眞是一篇漢人文字。李華有其氣，然微枵，蕭穎士有其韻，然微脆。昌黎所長在濃淡疏密相間，錯而成文，骨力仍是散文。以自得之神髓，略施丹鉛，風采遂煥然於外。大旨不外以己所能，借人口爲之發洩，爲之不平，極口肆詈，然後製爲答詞，引聖賢之不遇時爲解。說到極謙退處，愈顯得世道之乖，人情之妄，只有樂天安命而已。其驟也，若盲風瀟雨；其夷也，若遠水平沙。文不過一問一答，而啼笑橫生，莊諧間作，文心之狡獪，歎觀止矣。《石遺室論文》卷四：《進學解》詞賦類，眞造語之最工者，即「沈浸醲鬱」至「同工異曲」數語。又「冬暖【略】何裨」，又「夫大木【略】之方也」，又「動而【略】之宜」，時有名句而已。【略】其詞意亦時與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相近。《石遺室詩話》卷五：昌黎「同工異曲」之說，即劉子玄所謂「貌異心同」者也。但「貌異心同」，所同者以用意言，「同工異曲」，所同者以用事隸辭言。《論文雜記》六：「答問」，始於宋玉（《答楚王問》），蓋縱橫家之流亞也。【略】而韓昌黎《進學解》，亦此體之正宗也。《古文範》卷三：此下二篇（《進學解》、《送窮文》）皆與馬、揚所爲無異，而以己意驅遣排宕，不爲成格所拘，眞善學馬、揚之至者也，倘亦所謂異曲而同工者耶。

《通解》　《韓文起》卷七：篇中提出立教本旨，甚有關係。其辨通字之義，有古今之別，確切不易。但許由、龍逢、伯夷三人，皆自己各行其志，義不反顧，未必專爲立教起見。即堯之前，桀之前，周之前，千萬年中，聖賢輩出，未必皆不知讓不知忠不知義也。先輩謂此乃公少年之作，且行文條直明暢，顧類眉山，非公本色。相當然耳。

《擇言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其思深，其調逸。

《原道》　石介《讀原道》：《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孟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盡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時，三代王制尚在。孟子去孔子且未遠，能言王道也，不爲艱矣。去孔子後千五百年間，歷揚、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絕矣。雖曰《洪範》，曰《周官》，曰《春秋》，曰《孟子》存，而千歧萬徑，逐逐競出，詭邪淫僻，荒唐放誕之說，恣行於天地間，無有禦之者。大道破散銷亡，睢盱然惟楊、莊之歸，而佛、老之從。吏部此時能言之爲難。推《洪範》、《周禮》、《春秋》、《孟子》之書則深，惟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則吏部不爲少矣。余不敢廁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河南程氏遺書》卷一：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卻尚可怒。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又卷二：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其

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又卷一九：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又：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卻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卻只是博也。《潛溪詩眼・山谷言詩法》：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略】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它皆謂之變體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叙異端之汩正，繼叙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叙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復皆數疊，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范浚《題韓愈原道》：韓愈《原道》，以爲堯傳舜，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知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朱熹《李公常語上・太伯》：由漢以來，佛老顯行，聖道不絕如線。韓愈氏斷然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傳。」夫道不可須斯離，而其在於人心者，固常自若，豈眞不傳哉？蓋以道之大要不在乎仁義，自孟子沒，未有唱爲仁義之說者，此道所以爲不傳也。《黃氏日鈔》卷五九：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昭如矣。奈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釁，竊附《程錄》，尙欲陰爲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第尹和靖力排語錄之非歟。《程錄》嘗謂「愛主情而言」，蓋辨析精微之極也。「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博愛爲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爲仁，而此以博愛爲仁，正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爲非，此絕非程氏之言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反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爲道德，去仁與義亦自以爲道德，故特指其位爲虛，而未嘗以道德爲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正心，如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然之言也。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篤恭而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物」之條目而後可以爲自修，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之說三，皆不過爲異端報仇，譽之之說一，又不過爲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傳之舜，【略】不得其傳焉。」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爲治也。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爲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爾，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託附《程錄》者，乃發爲異說，稱譽《原道》，以爲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個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有他險怪歇後語，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爲仁，而以覺爲仁，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二法門，而言道無精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總老之言，謂默而識之，是識個甚麼？無入而不自得，自得個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所議《原道》三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爲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其語出於《程錄》，而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隱居通議・理學・龍川議論》：退之《原道》，無愧《孟》、《荀》，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謂之倒學。王禕《文原》：文者，天地焉相爲用者也。是何也？曰道之所由託也。道與文不相離，妙而不可見者之謂道，形而可見者之謂文。道非文，道無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與道，非二物也。【略】世有作者，舍聖人則無所爲學。其爲文也，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三代而下，漢有董子，其文曰《三策》焉；唐有韓子，其文曰《原道》焉。《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七：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

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略】國家」者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又：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天垂日月列星短永昏旦中之象，羲和一命載焉；地具高山大川土田物產之富，《禹貢》一書載焉；人食聰明睿智古皇帝王開物成務之利，《原道》一篇載焉。天、地、人，不可以一闕也。故《堯典》、《夏書》已後，得《原道》而三才備。又：浩乎渾成，始終條理，天造地設。茅鹿門云：一下打破分明時論中一冒、一腰、六腹、一尾。何言之鄙也？愚按老子《道德經》，異學所揚徽以前驅也，張吾軍以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固已挫鋒斬將搴旗矣，故列第一段。「周道衰」以下，原二氏所緣起，而蔽以一言曰怪。古四今六，正所謂怪，非別條也，爲第二段。「古之時」以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法其言，左衝右突，戰如雷霆矣。「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一句掣轉，數擒數縱，嶄然而收，止如風雨矣。是則中權後勁，爲第三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乃先生素志，一篇結穴，義異餘波，即謂之第四段可也。某素惡夫後來者之掎摭前人也，然以茅所云，未敢承命，因詳說之如此。又：儲在文曰：孔子六經，孟子紹之；《孟子》七篇，《原道》紹之，斯文之淵源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列宿，及衆星之繁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檃括。又：山谷每勸人讀《原道》，譬之作室，廳堂甲第，無不具備。余謂王介甫《上仁宗書》，士大夫之廳堂甲第也；韓公《原道》，則帝王之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也。《韓文起》卷一：前人謂此篇止闢得老子，其闢佛略帶「寂滅」兩字。若孔子作《春秋》一段，以佛非出中土，尤無關於佛之痛癢。然所云「棄君臣，去父子，禁相生養之道，在佛爲甚」，未始非關佛也。大意謂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本自了然，雖有老子之小仁義，不過一人私言，豈能勝天下公言哉？迨孔子沒，秦火之後，吾道不明於世，因而老倡於先，佛乘於後，時人既多棄儒以從老佛，復附老佛以爲儒。有志者無從聞仁義道德之說，誠可嘆也。【略】然非除去老、佛，何以爲明道行道計哉？篇中一滾說來，讀者眩其重複。蓋因將篇首辨道三段，俱作闢老、佛看耳。宋儒謂「正心誠意」句下，仍當全引致知格物。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不知所傳者何事？何其不理會立言之意及上文逐件數出爲道爲教乎？噫，讀書之難言如此。《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安溪云：韓子言道，其論仁義之意甚美，其觝佛道所謂爭四代之惑，比於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疵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膚略者歟。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爲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揚、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僞，又以爲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氏專攻揚、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雜也，然後揚、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弊。【略】老子詖淫之始，而釋氏邪遁之窮，其言之蓋有序矣。【略】「博愛之謂仁」四句，破「原」字。「仁與義爲定名」二句，昧其定名，遂使異端冒其虛位，此《原道》所以作也。「老子之小仁義」至「一人之私言也」，此段雖單闢老氏之說，然佛氏所謂道亦去仁義言之。蓋老佛二氏，實相爲源流，公之首闢老者，探源之論也。「周道衰」至「其孰從而求之」，此二段伏後當「火其書」。「後之人其欲聞道德仁義之說，孰從而聽之」，所以作《原道》。「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求端訊末，點出《原道》眼目。「古之爲民者四」至「今之教者處其三」，此段伏後當「人其人」。「古之時，人之害多矣」至「患生而爲之防」，公言。「今其言曰」至「而民不爭」，私言。「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至「則誅」，公言。「今其法曰」至「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私言。「清淨寂滅」，此晉魏之佛；「欲治其心」，則梁隋之佛也。「帝之與王」至「所以爲智一也」，公言。「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私言。「《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民焉而不事其事」，佛書之精者皆出於老子，而濟以莊、列之辨，其怪幻則自爲也。故每層附見於闢老氏之下。達摩西來，直指心體，不立語言文字，又其再變，故最後闢之。「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此又發明道之必不可外仁義。「以之爲己」至「廟焉而人鬼饗」，仁故順而祥，愛而公。義故和而平，處而當。此四句對老氏說，老氏外仁義以治身治世。下四句對佛氏說，佛氏以死生鬼神之說愚天下，而不本於仁義。「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鎖住公私，醒出「原」字。「軻之死」至「語焉而不詳」，明己文不得不作。不精謂荀，不詳謂揚。「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至

末，括盡前文，無點滲漏。「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塞止。「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如是則流行矣。《古文雅正》卷八：其文詞則如賈長沙《治安策》，而更出之以變化；其論學術治術，則如董江都《賢良策》，而更寫之以明暢。三代以下，能有幾篇文字？《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訓》。劉氏《文心雕龍》亦有《原道》篇。《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六：過氏原評：「渾浩流轉，傲岸不羣，可與子輿氏若干卷書並勒不朽。」又：大約此篇前段推究本原仁義道德之說，以求其端。後六段指斥其誕妄斁棄爲生民之害，以訊其末，卻暗藏樞軸於中間。此等處殊不易識也。《古文釋義》卷七：昔《唐書》稱以奧衍宏深，佐佑六經。茅鹿門謂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深，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又一評云：前段推究本原仁義道德之說，以求其端；後六段指斥其誕妄斁棄，爲生民之害，以訊其末，卻暗藏樞軸於中間，此等處極不易識。三評皆確當，而後兩評尤爲金針度世。予則極愛其文之細針密線，重裹疊包，全以大氣盤旋，能使闢老佛以原道之意，曲折條暢。後學洵不可不讀，而尤不可浪讀。又：玩軻之死不得傳數語，分明是以道統之傳自任，關係不小。故此文亦與兩孟並峙天壤，永垂不朽。《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一：此篇要旨，全在端末兩字。端是仁義道德，末是日用飲食之類。推極至於刑政倫常。蓋云聖人之道，端末皆備，而佛老之道，不惟紊其端，而且害其末。通篇尊古而絀今，四用「古」字，六用「今」字，其鄭重出之者，斥其徇於今不能復古，不能復古，即所以昧先王之大道。欲推大道所在，則不能不闢佛老也。《古文範》卷三：凡爲文之道，莊言正論，難於出色爭勝，獨退之此文爲例外，由其盛氣驅邁，磅礴而不可禦也。

《**原性**》　王安石《原性》：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朱熹《玉山講義》：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卻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朱子語類》卷一三七：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性，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象山先生全集・語錄上》：韓退之《原性》，卻將氣質做性說了。《黃氏日鈔》卷五九：論與生俱生，其所以爲性者五：仁、義、禮、智、信，最爲端的。性有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來，於理無毫髮之背。具瓊《性論》：唐之大儒曰韓子，而謂性有三品，亦何異於告子哉。《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一：自孔、孟後皆不識性。【略】唐韓子《原性》以仁義禮知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爲有見。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智下愚不移兼氣質而言也。是雖不明推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純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性之旨，孟氏沒而周、程始能言之，昌黎原不見得。特按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二層矣。《韓文起》卷一：起手言性並言情，以性不可見而情可見；不然，則善惡無可指實矣。宋儒謂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則兼氣質言性，本無妨礙，安得執定天命之性及孟子性善之說，訾其失當哉？中間翻駁發明，段段俱有實義。末帶出闢佛、老之言，尤見衛道深心。大儒立言，可謂擷撲不破矣。

《**原毀**》《黃氏日鈔》卷五九：傷後世議論之不公，爲國家者不可不察也。《文章軌範》卷一：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他人之言辭，模寫世俗之情狀，熟于此，必能作論。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鬯骨裏，文之至者。《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〇：《原毀》，乃始於責己者。其責己則怠，怠則忌，忌則毀。故原之必於此焉始，并非寬套之論也。此文，段段成扇，又寬轉，又緊峭，又平易，又古勁，最是學不得到之筆，而不知者乃謂之易學。《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長排亦唐人常調，謂公創者，非也，公特氣體高出耳。《五原》當以此爲殿。清快利舉業，吾嘗試之，以下最刻畫玲瓏。《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毀人之根在忌，忌人之根又在自怠，節節搜出。「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誠哉，君子之用心。「怠與忌之謂也」，此句是原。「將有作於上者」，暗收古之君子。《韓文起》卷一：從來毀人者之心，無非爲尊己計，看來恕己責人，道德日流污下，何曾討得一點便宜去耶？篇中揭出「怠」、「忌」兩字，可謂推見至隱。末寫出人情惡薄，曲盡其態。以公平日動而得謗，故有是作也。【略】讀結語三句，不但欲君相得聽言之法，併爲君相定觀人之法也。故曰「國家可幾而理」，豈誣也哉。《古文觀止》卷七：全用重周、輕

約、詳廉、怠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此，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讎憤語矣。《唐宋文醇》卷一：《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記》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昌黎作《原毀》，其言古之君子者，蓋本諸此也。【略】反是，則昌黎所謂今之君子者矣。既窮其情狀，又抉其本原，如大禹鑄鼎，使民知神奸，其於天下後世所以詔告而警戒者深矣。顧於古之君子之所以爲是者，未暇究論其本原也。《援鶉堂筆記》卷四二：後頗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爲齊獻書趙王文法。《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六：過氏原評：「責己待人，是一篇之柱。詳與廉，毀之枝葉，怠與忌，毀之本根。全文不說毀而毀意自見。末幅結到國家，此是文公立言主意，即君子器使魯元公無求備之心歟。」又：其作法，起處先立二柱，以下分應。通篇用排偶，惟末處用單行。格調甚奇。《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一：昌黎爲文，往往通篇排比而下，似毫不着力，《原毀》一篇是也。中用古今分柱。古人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是鏟毀人之根株，今人責人周，責己廉，即伏毀人之張本。前半舉古人，是極意望人爲善，後半說今人，是極意望人爲不善。即從今人性情中，描出一種偏衷狹量，由不能容物，故生詆毀。此方是「原」字眞面。【略】寫「毀」字妙極。難在開場一段，陳義至高，始是說理之文。不然，人將指爲有爲而作矣。

《**原人**》《黃氏日鈔》卷五九：謂命於兩間，爲夷狄禽獸之主。主而暴之，不得爲主之道。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此說已見仁之全體大用，漢唐諸儒不及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昌黎不明性命之原，故《原人》篇殊無見解。姑錄而存之。《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即萬物同體之說，亦即親親仁民愛物，理一分殊之說，發得如許雄奇。公之文，所以超乎子而贊乎經也。《西銘》亦以奇勝，無迂語。《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宏肆。即以發明「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數語之意。只就發端三語，變出無數層折，賓主相形，波瀾洶湧。

《**原鬼**》《荊溪林下偶談》卷一：韓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庵《考異》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不應復出。以愚觀之，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適丁民有怪物之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黃氏日鈔》卷五九：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怪。說亦工。原之爲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昌黎《原鬼》，亦揣摩影響之言。《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有鬼有物，與《易》所謂游魂爲變者將無同，讀此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又：「五原」惟《原毀》或先後時作，餘四篇疑皆同時，瓌偉特絕。《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二》：五原之序，當以《原性》爲一，《原道》爲二，《原人》爲三，《原鬼》爲四，《原毀》爲五。

《**釋言**》《文體明辨序說》：釋者，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卻正《釋譏》、【略】束晳《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歸有光《懼讒三》：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即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略】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篇中憂讒，始則述傳與者之言，再則托己之自爲解，三則不能無憂，四則又自爲解，五則又入李翰林之並相，末復自爲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惟恐其信，而決其必不信，立詞之微婉也。此本游說法門。仕路險巇，讒人交亂，讀此能不嘅然。《韓文起》卷八：是篇分五大段，驟閱之，似平直無波，細味其中，每段皆有許多曲折。總是一片憂讒畏譏之心，前思後想，不能放下，因而自駁自解，忽得絕處逢生之機。謂可徼倖望外，亦無聊之極矣，悲哉。

《**行難**》《滹南遺老集・文辨》：退之《行難》篇，言取士不當求備。蓋言常理，無甚高論。而自以爲孟子不如，其矜持亦甚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假行難以鳴己志，文極奇詭。《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前言取士勿以類拘，後言求才須早。揚之舒，抑之奧，兼有孟、楊。

《**對禹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通篇以客形主，相爲發明。《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前人謂孟子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是矣。看來公此論實出孟子上。三代以下，雖如堯得舜，舜得禹，欲舉天下而授之，亦不可行矣。此天下爲公、天下爲家之世所以截然不相謀。而王莽矯誣揖遜，爲魏晉作俑，所以不勝誅也。《韓文起》卷七：天生民而立之君，凡以爲民也。傳賢傳子，聖人用心，原無異同，防其爭亂，亦所以利民。段段說來，總歸重在第三

段。「前定」、「未前定」二句，全爲後世無窮之慮。及傳子有大惡如桀、紂，而湯、武革命：一曰纘禹舊服，一曰於湯有光。在禹湯何嘗不是傳賢也？唐虞三代之君，其用心與後世迥別，惟此篇推勘得破。《古文小品咀華》卷三：一言而萬世承祧之法定。囚氣鎖辭者，應以此種爲萬金良藥。

《鄂人對》《韓文起》卷七：篇中剖析辨駁，一層緊一層，如老吏斷獄，字字鐵案，眞有關世教文字。

《讀荀》《黃氏日鈔》卷五九：謂孟尊孔，揚尊孟，而荀在軻、雄之間。劑量審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昌黎病荀不醇，而末引孔子一轉，卻安頓自家方好。

《讀鶡冠子》《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公讀書大抵善取，文亦簡妙，題跋準繩。

《讀儀禮》《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漠然徒見山高而水長。

《讀墨子》《黃氏日鈔》卷五九：進而比之曰：孔墨。夫墨子，孟子所深闢，韓子尊孟者也，何議論之相反至此？豈孟防其流弊，而韓論其本心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混儒墨而無辨，此昌黎汩其文辭，而忘其本也。《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司馬子長表序及諸論贊，義妥詞文，抑揚變化之妙，至矣盡矣。班氏且莫能頡頏，況陳、范乎？嗟乎，子長而後，無復有如子長也。子長而後，復有如子長者，吾于茲四首遇之。

《本政》《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此即老氏之言，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也。陳言務去，戛戛其難。

《守戒》《黃氏日鈔》卷五九：謂諸侯於君當爲翰藩，譬之宅於山者施陷穽，宅於都者固扃鑰，甚切。其後譬以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尤語工而意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通篇極論正意，只收一句作結，是一體。卻自《過秦論》來，其文平直通顯，反近蘇氏，亦非公本色。《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近乎策矣，又不可以策求之。漢策質，宋策文，宋策虛，漢策實。此文在漢、宋之間。《韓文起》卷七：篇中先言不知備，次言知而不備，以二喻起，以三喻收。立論最爲諄切，練局極有精神。末以得人爲設備要着，誠經濟名篇，後人無推賈、晁矣。

《猫相乳》《黃氏日鈔》卷五九：叙事極簡明。論士大夫富貴，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以事之小者，而議論關係大體。

《訟風伯》 朱熹《楚辭後語》卷四引晁補之：旱以諭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實爲此厲，雲以媲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爲此厲者間之也。此楚辭也，而近《詩》「投畀有昊」之義。《困學紀聞·評文》：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誅奸諛于未死。《韓文起》卷八：此傷讒之作。雲喻君子，風喻小人，謂下民不沾澤，由小人怒害君子所致。大約爲爭權起見，故以日喻君，言君猶分其設施之權者，欲仁其民也。小人亦曾受祿，在國家未嘗相負，何故百計害之？天道神明，若聲其罪，不能免死。晦翁以爲近「投畀有昊」之義，列入楚詞，深得其旨。

《順宗實錄》 方苞《書漢書霍光傳後》：昌黎韓氏，目《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越縵堂讀書記·歷史·順宗實錄》：此書世多貶議，其叙次王叔文事，形容醜狀，尤非體裁。【略】文公當日既徇時情，又銜私恨，故雖交契如柳州，亦直書其罪，于夢得亦然。此猶以劉、柳同在謫譴，無可隱也。李景讓、呂溫皆時之聞人，未嘗在八司馬之列，而必追原黨始，著其倖免，是亦不可以已乎。蓋文公固端人而急功名，俗儒而能文章者也。

《平淮西碑》《唐語林·文學》：（劉禹錫云）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後山詩話》：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廣川書跋》卷九：昔韓愈受詔爲文，開鑿渾元，索功玄宰，蓋精金百汰，愈鍊愈堅，其植根深，其藏本固，發越乎外，其華燁然，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略】或謂不叙愬功，考其言，用夜半至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嘗泯沒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敬齋古今黈》卷八：羅隱說石孝忠【略】。憲宗多其意，遂赦之。因號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今韓、段二碑具在，其叙李愬入蔡事，韓止三十餘字，而段則近三百言。蓋段承憲宗之旨，擄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爲鋪張誇詡也。然細考韓筆，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略亦不異。但文昌所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

已入人肝脾」。宋時詩人亦有云：「千載斷碑人膾炙，祇今誰數段文昌？」則二公文字之優劣，不難判也。憲宗亦何爲以卒隸之一言，遽命剗磨舊作，再更新製乎？予以退之之平生考之，蓋有由焉。李漢序《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爲「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退之所爲，每爲世所阻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頌洋洋，將貽千萬世，而無斁事體之重。譬之九鼎，而先生獨以一手扛之。當時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羣囂隊譟，踵之以孝忠之舌。衆煦所漂，太山一羽，其勢無足怪者。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通篇次第戰功摹倣《史》《漢》，而其辭旨特自出機軸。其最好處在得臣下頌美天子之體。《寒夜錄》卷上：退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穆，然亦須此等題目入手，未可強爲。《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李義山詩曰：「句奇語重。」又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於乎，盡之矣。又：詩話載劉夢得述柳子厚語，謂「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直說用兵伐叛矣」。余以爲此非劉、柳之言，斗筲者托之也。直起，帽起，古今詩文各隨所用。如《文王》之詩是直起，《大明》首章便帽起，豈得引《文王》之詩抑《大明》乎？分明斗筲者坐井觀天，腹誹韓《碑》而駕言劉、柳，可恨。又：「吏部文章日月光」，即起前此大作手，令改著一篇，吾知子雲投槧、長卿閣筆矣。段文昌以駢四儷六、蛙鳴鴟叫之音，易鈞天之奏，眞不識人間有廉耻事。《韓文起》一〇：此昌黎奉天子命所作，乃全集中第一用意文字，語語歸功於天子之明斷，莊重有體，古雅絕倫。方苞《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略】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間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既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跡。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唐宋文醇》卷八愛新覺羅玄燁評：渾噩似誥銘，高古如《雅》《頌》，體裁宏鉅，斷爲唐文第一。《援鶉堂筆記》卷四二：自元和九年用兵淮、蔡，至十二年而始平，《銘》及之。其間，「命將出師」，「攻城降卒」，俱非一時事，亦非盡命裴度後事也。而《序》皆類之若一時事者，蓋《序》所以頌唐憲奮武耆功，申命伐叛之威。裴度以宰相宣慰，君臣協謀，亦應特書著度之勳，而主威亦隆。此《江漢》《常武》之義也。【略】但《序》事非實，王介甫有類俳之譏，或以是與？或云銘詞當出於《序》之外，補《序》所不及，僅以避重文複說者，其亦未達詩書之殊軌，文質之異用矣。昔人謂《序》似《書》，《銘》似《詩》。余謂銘辭酣恣奮動，正以不全似《詩》爲佳。而子厚乃以《淮夷雅》矜出其上，謬矣。規橅章句，何處得此生氣橫出耶？「睿神文武」至「不爲無助」，詞氣雄岸，公之本色，佳。「曰御史」至「其用無樂」，「顏允武」至「降萬二千」，倣《史記》，佳。《潛研堂文集・答問》：斯文工則工矣，繩以史法，殊未盡善。如光顏、重嗣除授於元和九年，公武、文通於十年，愬於十一年，並不同時，碑但云曰某曰某，而總之云「各以其兵進戰」。文雖簡而事未核也。又碑云「顏、嗣皆加司空」，不加「檢校」，何以別於正授之司空？云「道古進大夫」，不書「御史」，何以別於散官之大夫？光顏、重嗣、公武皆二名，篇中兩稱顏、嗣、武，一稱顏、嗣，非史法也。書裴度爲丞相，則唐時無丞相之名。云「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有日而無年月，此學《尚書》而失之者也。且淮西之役，裴相雖以身任之，然所責功屬光顏一路，其勝負正未可知也。唐、鄧、隨之帥，始用高霞寓，再用袁滋，三易而得李愬，不逾年遂成入蔡之功。視光顏等合攻三年，纔克一、二縣者，優劣懸殊矣。退之叙其功，但與諸將部伍，得毋以雪夜之襲不由裴相所遣，有意抑之邪？門戶之見，賢者不免。斲碑之舉，有自來也。《霞外攟屑・縹錦廛文築上・平淮西碑》：碑爲勅撰進御文字，【略】錢竹汀氏議其不合史法。尚喬客《持雅堂文集》（卷五）《書平淮西碑後》，謂錢未之詳考。其曰道古進大夫，不書御史，何以別於散官之大夫？不知御史大夫暴勝之，武帝祇稱大夫，此漢史法也。其曰光顏、重胤、公武皆二名，不宜兩稱顏、胤，一稱胤、武，不知晉重、重耳互稱於左氏，此周史法也。其曰書裴度爲丞相，則唐時無丞相之官，不知《受禪碑》書常伯、常任，即司徒、司空等官，退之以丞相代平章，此魏碑法也。其曰庚申予其臨門送女，有日無年月，此學《尚書》之失，不知《費誓》兩書甲戌，皆無年月，正此碑所本。且韓子難四篇無年月，而突書辛卯，《史記・伍子胥傳》無年月，而突書己卯，又不特《尚書》爲然也。庸按：喬客駁竹汀之說甚辨。不知《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之例？潛邱《古文尚書疏證》（卷四）已言之。昌黎「庚申」句，正以代憲宗語，

不妨爲此模古之辭。故竹汀以爲學《尚書》之失。「辛卯」、「己卯」，韓子、《史記》皆引左氏而刪削未盡者。《伍傳》又有「庚辰」句，亦本左氏，《日知錄》(卷二十)謂事已見於《楚世家》，故其文從省，與《洛誥》《費誓》不同。喬客引以駁竹汀，反自開罅隙矣。《春覺齋論文・用起筆》：昌黎作《平淮西碑》，起筆曰：「天以唐克肖其德。」幾於嘔出心肝，方成此語。《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平淮西碑》模範全出《尚書》。惟其具絕偉之氣力，又澤以極古之文詞，且身在兵間，聞見精確。開頭一語，非思之累時，亦不能有也。【略】碑文亦曲折盡致，李師道遣客刺裴度，武元衡事，乃於文中補叙，極爲得法。蓋前半方爲謨誥文字，若插叙刺客，轉覺不莊。但於韻語中渲染，瞥然而過，較近自然。文視《元和聖德》叙族誅劉闢事，稍平易，無火色，蓋唐文中有數之作。《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八：此文摹《尚書》，人人知之。然有《尚書》之光色聲響，而不落其窠臼，此所以成爲昌黎。【略】銘詞較《元和聖德詩》爲佳。《元和詩》窮形盡相，描畫過工，轉形其刻。而碑銘不用一驚人之語，處處入格。如「帝有恩言，相度來宣」以下十餘語，質而堅，疏而暢，無斧鑿之痕，而語皆入古。

《**南海神廟碑**》《珊瑚鈎詩話》卷一：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遂陞舟，【略】日光穿漏。」又云：「省牲之夕，【略】以入即事。」又云：「牲肥酒香，【略】來饗飲食。」又云：「祥飈送驅，【略】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心胸耶？《昨夢錄》：【畢】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于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于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黃氏日鈔》卷五九：多雋語。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以祀事作案，摹寫神采煥然。《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公潮州以後文字至此乎？辭不足，不可謂成文，談笑出奇偉鼓舞，《南海神》辭足之效也。辭必至此，而後謂之足。吁，其難哉。《韓文起》卷九：題是《南海神廟碑》，文卻是孔公重修碑記。不但記重修一事，且純是孔公廣州德政碑也。開手說南海神最貴，本朝祀典最隆。而前此奉行不虔，亦爲孔公作一反襯話頭。次轉入孔公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分叙二大段，備極贊揚。即舟行致祭，往返海洋，鋪張許多異景，總言其有誠必格，雖寫神靈，亦是寫孔公也。若論廟碑正格，末段許多政績，不應一齊攙入。故昌黎因於叙政績之前，加「臺艾歌詠」四字，末又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是明明以稱頌之詞，借百姓之意，作個卸擔之法。謂非恐涉于獻諛而然乎？【略】若文之佳，以排山倒海之力，濟以敲金戛玉之韻，尤不易得也。《唐宋文醇》卷八愛新覺羅玄燁評：典重高華，足以潤色太平，鋪張盛事。後幅拓開一步，文境倍覺寬舒。《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筆力足以追相如作賦之才，而鋪叙少傷平直，故王氏謂骨力差減也。《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古麗處，不惟李華不能及，即子厚亦當卻步。文不過崇祀龍神，前刺史憚於渡海，孔公獨致敬盡禮而已。此等題目，不值如許張皇。然昌黎具有神力，遂成巨製。【略】先言海常大風，刺史託疾，神不願享，人蒙其害，激起孔公將事之敬。其下寫孔公渡海入廟致祭，光色皆古，幾於淩紙怪發，直逼漢京。行文至此，豪暢已極，然不稍述孔公宦蹟，則區區此舉，直是演劇，登場下臺，都無餘味。看他將孔公事極力搬演，雖平平無奇，然一經潤色，都不覺其可厭處。此亦立碑示後應有之體例。詩特備數之作，無可稱者，然文中選言琢句，眞耐人尋味。《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八：文摹漢京，用短峭之筆，古色斑斕。【略】寫祀事，寫旋艫，有班孟堅、張平子之光色，未嘗一步趨入六朝。澤古之深，是昌黎獨步。聲亢而高，語重而屹，不纖不佻，是古文中應有之材料。【略】詩莊而淡，通而疏，全不喫力，而人家卻學不來，的是昌黎聲吻及其本色。

《**處州孔子廟碑**》杜牧《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序孔子祀典之尊崇處入骨。《孔子廟碑》，漢以來當屬昌黎第一。《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大聖人道德，本不可以言語名狀也，獨就廟祀一節推尊，可謂得體。《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四》：昌黎文無不根據經籍，而議論仍未嘗襲前人陳言，故下筆如魚龍百變。《韓文起》卷九：若叙夫子之德，從何處說起。看他單就廟祀上，把社稷相形一番，輕贊二語，便轉入修廟來，省卻多少閒話。

《**柳州羅池廟碑**》《集古錄跋尾》卷八：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夢溪筆談》卷一四：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辭》「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髣髴，況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廣川書跋》卷九：文公叙羅池事，亦既異矣。【略】嘗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教爲己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斷，不惑於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神，則究極細瑣，惟恐不盡，豈亦蔽於好奇而不能自己耶？又《爲李文叙書羅池碑》：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爲神，誤矣。【略】余讀此《碑》，至牛繫軛下，引騙上橋，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叙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以此疑之。《捫虱新話上集・楚詞春秋羅池碑錯綜成文》：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詞健爾。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略】遂疑石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人之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古賦辯體》卷九：愚謂此篇賦也，其體自《九歌》中來，亦幾逼眞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予覽昌黎碑柳州，不書柳州德政之可載，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生爲哲，沒爲神，固有是理。而公益以悲柳州之一斥不復。故文與詩俱慘愴傷懷之音。《韓文起》卷一〇：篇中將「不鄙夷其民」處，段段叙其成效，列其事蹟，而以爲神之靈，點綴于後。見柳侯不用于時，一生精誠，俱在柳州，或祈或報，必歆其祭而降之福，無庸疑也。《迎享送神》之詞，逼眞三閭手筆，人只知起語數句，上追《九歌》，而不知「北方之人謂侯是非」句，乃用《招魂》之意脫化而出。朱晦翁採入《楚辭後語》，皆以此也。茅鹿門評其狎而少莊，不過指碑文中見形見夢數行，以爲怪誕，即唐史臣所譏之意，拾阮千里無鬼論唾餘耳，豈定論哉。《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此文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昌黎平日深貶佛、老之事，而此碑忽言幽冥靈迹，不能不棘時眼。實則就文論文，佳處自在。此文幽峭頗近柳州，如「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此三語純乎柳州矣。柳州勍峭，每於短句見長技，用字爲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爲人人筆下所無。昌黎則長短皆宜。自「民業有經」起，「出相弟長，入相慈孝」，純用四言，積疊而下，文氣未嘗喘促。此亦昌黎平日所長，但觀《南海廟碑》自見。及叙到「柳侯將死，死而爲神」，閒閒出自遺囑，不爲驚駭之詞。神來用一「降」字，示夢用一「館」字，古雅已極，使讀者不敢斥爲齊諧，正以行文莊重也。「李儀醉酒，慢侮堂上」，而「得疾」以死，此或適然之事。文與神牽涉處，在「即死」二字，似子厚眞能降罰儀身，然只閒叙而過，似是似非，不爲臆斷。【略】辭亦全摹子厚。子厚集中騷體，直追宋玉。昌黎此辭，似亦不弱。《古文範》卷三：此文哀子厚之窮死，因柳人之尊祀，而藉以發其不平，意旨具在言外，而文字矜莊凝練，聲調色采，俊朗高騫，與公平日雕琢險怪之體有別。【略】此神廟碑也，故與墓誌銘同記一人一事，而文體迥殊。

《**黃陵廟碑**》《廣川書跋》卷九：昌黎之文，閎深浩博，不與世人同機軸，卓然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雜碎無統紀，文氣亦不純，而格韻不類。【略】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深，故博考而詳取，蓋求之太過，牽強取合，固宜忘失本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此文用《爾雅》、《說文》體，別是一調。《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辨古書若別黑白。《徐偃王廟碑》奇，《黃陵廟碑》正。奇故雜拉稗野，正故掃盪羣書，同爲詣極之製。《韓文起》卷九：全篇引證辯駁，而以二妃有功於舜，即有功於天下，當得廟祀之意，做個結局。看來「以謀語舜」，如《列女傳》所云鳥工、龍工之說，亦未必不涉於荒唐。故用「既曰」二字，輕輕提過，即倒入人之所敬，即爲神之所憑，以明廟當修而碑當立。不然，無可歇手處也。【略】總之舜無征苗巡守之事，則二妃之至湘水，自是不根，而世代荒遠，無可考據，辯之亦不可勝辯。昌黎止用「皆不可信」四字作斷，省卻多少葛藤。

《**衢州徐偃王廟碑**》《廣川書跋》卷九：愈於此《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上薄漢周，不造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糠粃殆盡，略無餘習，可謂至矣。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己，不蹈藉前人，橫驚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鬥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爲徐山」。此即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

母事，盡錄《穆天子傳》。「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蓋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使人不覺，如己出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以客形主，而立論奇高，造語怪偉，當是昌黎大文字。又：按偃王事不見傳記，昌黎特採世所傳小說，撰次本末，而其議論歸本處，當以徐之公族子弟祠偃王於其土爲是。《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子長多好，好奇也。此篇酷類《太史公》。嗟乎，假設韓先生世掌天官，抽金匱石室之藏，本《詩》《書》《左傳》《國語》，輯一家史籍，較子長必加麗焉，無不及也。《韓文起》卷九：此等題目，最難着筆。妙在拏定史中「行仁義」三字，扯同姓之暴秦相形，臨深爲高，便有把柄，因將衢州有廟，作兩疑案。隨倒入改作修葺，俱托之達夫追思本原之詞，亦不言其當立不當立。非有渡水不濕腳之才，未易辦也。其銘詞補出「加惠於民，不主於神」之意，尤得大體。至於文詞之工，實兼西漢兩司馬之長矣。

《袁氏先廟碑》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序袁氏世系，千餘年若一線，中多荆棘，句字不可讀，系之以韻，似追《雅》《頌》。《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學益老，詞益古。劉辰翁曰：文古文，詩古詩。而鹿門以荆棘字句不可讀爲憾。識見相越，豈不甚哉。《韓文起》卷九：碑文之立，在袁公木本水源之思，不得不歸美於先人。但文實爲袁公而作，雖把受姓以後世系里居及高曾祖考，逐一分叙，有槩有詳，然其中引袁公之言，推袁公之志，述袁公歷官內外俱著成績，故能致身將相，以有廟祀。自首至尾，無一句不是歸美袁公也。即銘詞叙作廟之美，致祭之誠，備極鋪張，亦所以形容袁公之孝。若廟之立，乃請於朝，碑之立，出於己意，一曰以待上可，一曰於義其可，卻顛倒穿插於前後，無跡可尋。比之田魏博、烏河陽，另是一樣作法。至其摛詞練句，古雋豐腴，出入經史，亦非淺學者所能解了也。《唐宋文醇》卷八：滋蓋謹愿之士，不能達大道，忘身爲國。故韓碑著其孝，不言其忠。

《烏氏廟碑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序烏氏世系及戰功處，錯綜而鬯。《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首述廟享本末，次叙世族，次錄尚書之功，如衣裳幅度，不可亂也。詩亦入雅。《韓文起》卷九：看他把烏氏世派，遠遠叙來，帶出二祖在內。末段只單叙乃父功蹟，則此舉專爲乃父一人，而二祖入廟，出於河陽私意，已可概見。至銘詞內但言數備禮登，絕無半字道及天子許其立廟京師，只還他一個致孝便了。此等文字當看其步步遷就，步步回護，純用輕筆，惟恐一字着紙也。千餘年來，讀者皆與《魏博廟碑》一例看，卻把用意處盡行埋沒，豈不可惜。《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入手仍寫重胤起家建節受封之大處，然後上溯發祥之祖，漸漸落到承玭。敗可罕干，拒室韋，明他父子均以驍勇能戰。首尾相應，文極嚴潔。

《曹成王碑》 《詩藪雜編・遺逸上》：延壽《夢賦》用斮批擣扼等字，退之《李皋碑》全祖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文有精爽，但句字生割，不免昌黎本色。又：昌黎每自喜陳言之去，故《曹成王碑》當亦屬公得意之文。而愚見則以務去陳言，卻行穿鑿生割，亦昌黎病處。特其識正而語確，故學者不能訾。《金石要例》附《論文管見》：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聖於史者也，怪於詞者也。其實《左傳》先申啓肱大殿之詞，奧澀前此矣，學者第弗考而多所怪耳。《韓文起》卷一〇：「忠」、「孝」二字是本領，「治民用兵」四字是作用。一提在前，一點在後，已有線索在手。中間瑣瑣分叙，正見其治民用兵，各有條次，而忠、孝亦即穿插於其內。任他十分高手，總不能布置詳核，錯綜變化如此也。但用卻許多生割字樣，難於解了，而讀者又不能考究全史，以致謬誤相尋，附會百出。《唐宋文醇》卷八愛新覺羅玄燁評：原本忠孝立言，已操領要，而叙事遣辭，奇而能法。碑版之文，此其極則也。《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曹成王皋有功於德宗之朝，是一篇重要文字。觀他行文至嚴整有法，未嘗走奇走怪。獨中間用「剜」字、「鞣」字、「鑕」字、「掀」字、「撇」字、「掇」字、「筴」字、「跐」字、「碏」字、「牿」字，學揚子雲，微覺刺目。實則不用此等字，但言收黃梅、廣濟等州，豈無字可代？必作如此用法，不惟不奇，轉見喫力，爲全篇之累。《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八：退之生平輸心子云、相如、劉向，然學子雲，未嘗取其拗險黔黑者以警衆。至於此篇，則忍俊不禁矣。其中用剜【略】等字，稍涉奇詭，實則奇處不在能用僻字也。如「委己於學」之「委」字，未嘗奇也，然不言親學，言「委己於學」，則奇矣。【略】諸如此類，皆力謨子雲，卻不走入樊宗師一路。須知文之能奇，偏用常用之字，能出人意表，百思莫到。【略】果精讀此文，便知造句之法。《石遺室論文》卷四：昌黎最工碑版文字，世以《曹成王碑》稱最，實不盡然。其中間最着力一段云：「李希烈反，【略】田之果穀下無一跡。」【略】昌黎

此段，實學《管子》，非學子雲。多用一二僻字，仍出塗抹，非從原原本本來，故不甚切當。然以嚇餘子有餘矣。此文佳處，如云：「貶潮州刺史，【略】然後跪謝告實。」語皆的當。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王公神道碑》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用典雅尊嚴之體，洗盡從前《外戚傳》，是大著作。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通篇述書。《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此本張水部《行狀》而要刪之，末一段則公手筆也。密栗雄挫，上掃孟堅。《韓文起》卷一〇：通篇以立節槩，樂儉勤，段段穿插。

《唐故相權公墓碑》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直叙中多句字生蹇處，銘可誦。又引唐順之評：平叙多用虛說。《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權公和平長厚，故墓碑一出以和平之詞。《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矜慎簡鍊，一字不苟，金石文字之正軌也。

《劉統軍碑》　《賓退錄》卷四：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韻其誌文，雅健可誦。《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此文銘詞極長，異於他作，然實以散文體格施韻語，不事粧點，振筆直書。惟昌黎蓄有勁氣，故能如此。

《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樂易風雅之人，致大位而不能久，公所悲也。《韓文起》卷九：篇中逐段以「能」字作線，見得實有才能，小用大用，凡所著之明效，非幸而成。末叙出平生處己待人，見得無賴於己，有濟於人，出於天性自然，非勉而致。至系詞特揭出「勤一生」三字，爲通篇眼目。且推其立意，與世俗仕途中人情不同。不用贊語，卻用哀語，其實哀之正所以深贊之。此龍門、扶風妙筆也。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條次戰功極鬯，然不及太史公遒逸。《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人知其暢耳，不知其可貴處尤在潔。此正是善法太史公。《韓文起》卷九：楊公畢生功業爵位，卻在從難。及事平歸家，未嘗盡得邊方官守，遂爾告殂。故開首將其父行實內，加「世掌」二字，而以「事平終於家」五字相應。則知辭親從難，乃出於自己官守之外，較之諸將校子弟，尤爲難也。篇中段段總叙，結構精密，絕無紛雜破碎之跡。末點出「德」字作眼，可謂備極經營之巧。銘詞亦醇雅確切，卓然不刊。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按田弘正本傳世多臣順大節，昌黎公特隱括其以六州還朝廷一事，而頌美之詞特詳銘中，甚得體。《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此銘奉詔而作，故起一段全力注之，而序田侯處亦簡重。周宣王時，《詩》爲三百篇極盛。公凡大著作，輒欲追方叔、吉甫，握鑾並馳而與之齊。《韓文起》卷九：提出「忠」、「孝」二字作眼，乃其實錄，並非溢美之詞。起手叙詔書，而引史克作頌爲證，莊重確切。銘詞昌明古雅，總寫其忠孝之功，有賴於家國。以大手筆遇此等大題目，自然成得一篇應詔大文字也。獨惜弘正移鎮成德之後，度支崔倰，吝魏兵二千糧賜，以致忠孝大臣，喪元於亂賊之手，而河朔再失，不可復取。小人司出納，往往敗事如此，可爲永鑒。《唐宋文醇》卷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叙文簡質，銘詞古奧。其古奧處可及，其簡質處不可及。《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起最得勢，樸茂典重，近追漢京，遠法《尚書》。序文疏簡，著意在銘詩，而終不稱其先世功德一字，可謂有體。《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文極典重喬皇，使讀者肅然。【略】選字既純，色尤古澤。《石遺室論文》卷四：此篇全學《禮記》衛孔悝之鼎銘。田氏先世，雖無戰功，然田廷玠兩次守正，其功即甚大，頗與孔悝之祖孔達相似。蓋孔達即隨難之志甚堅，其他亦無甚功也，成叔、文叔尤無功可言。故昌黎文筆典重，特效此。

《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逐政序是一法，亦節節見謹飭處。《韓文起》卷九：開手點出「謹飭」二字，銘詞又用「克愼」二字相應，以免於終咎爲主，絕不言其有功於國，還他一個眞面目，而以冀公就功之艱相形，見其得之獨易，此則其斟酌至當處。【略】若練局整雅，琢句堅凝，尤見鑪錘獨步。《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似北魏人手筆。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弘中文章忠直吏治，墓誌錯綜序，此碑一直叙，兩篇宜參看，而直叙尤難。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此篇大略類傳，而中多險棘句。《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許

公偉人，功宗元和。此《碑》亦昌黎先生盡量之作。《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叙事之典重莊麗，眞所謂獨含日光，頗與天語者也。【略】起訖皆有精神。銘詞在在尤寓用字之法。如「汴兵五猘」，猘，狂犬也。「衆乃一愒」，愒，息也。「桑穀奮張」，「奮」字是暴長意。「爲帝督姦」，「督」是監察意。「雄唱雌和」，是拼字法。「嚬呻睨眴」，是代字法。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本其妻夫人泣哀之言爲誌，歐公誌多摹此法。《韓文起》卷一一：「志不就」三字，是一篇眼目。蓋惟「有氣」、「有吏才」，所以得成其爲志也，至於不能就時，無可奈何，惟有死後求其不至沈泯而已。篇首叙請銘處，分外生動，已見張君之志，不同流俗。而銘中步步寫其「有氣」、「有吏才」，正步步寫其志之不就，可悲之甚者也。【略】人以爲無甚生色，余以爲惟如此直書，方不是諛墓，而淡中有味，甚耐咀嚼也。《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最是碌碌未有奇節人墓道碑誌，大不易作。善用筆者，在虛虛實實之間。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直叙須看他句法字法淘洗鼓鑄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引重在太尉之孫，而歷官亦各以能自見。

《**柳子厚墓誌銘**》　《貴耳集》卷上：退之作《柳子厚墓銘》，自「士窮而見節義」，三四十言，皆自道胸中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昌黎稱許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有抑揚隱顯不失實之道，有朋友交游無限愛惜之情，有相推以文墨之意，即令先生自第所作《墓志》，亦當壓卷此篇。《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昌黎墓誌第一，亦古今墓誌第一。以韓誌柳，如太史公傳李將軍，爲之不遺餘力矣。《古文觀止》卷八：子厚不克持身處，公亦不能爲之諱。故措詞隱約，使人自領，只就文章一節，斷其必傳，下筆自有輕重。《韓集點勘》卷四：（勇於爲人）按：「爲」當讀於僞反。鄭康成《詩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即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微其辭也。又：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滅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古文評注》卷七：於叙事中夾入議論，曲折淋漓，絕類史公伯夷、屈原二傳。《古文範》卷三：此文以全力發明子厚之文學風義，其酣恣淋漓、頓挫盤鬱處，乃韓公眞實本領，而視所爲墓銘以雕琢奇詭勝者，反爲別調。蓋至性至情之所發，而文字之變格也。金石文字當以嚴重簡奧爲宜。此文偶出變格，固無不可。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三：直叙，然中有諷刺，與稱美處不爽尺寸。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雋才逸興。《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如遇羲皇上人。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三：典實。《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長厚君子也。佐柳冕棘棘不阿，卻壁立萬仞。

《**楚國夫人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嚴潔。凡作榮貴女誌者，尤宜取式。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中多虛語，點綴精神。《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銘辭熟事鍊生，最奇崛。《韓文起》卷一二：通篇以「孝謹厚重」四字作眼，把出身官爵，一總叙在前面，下面逐段分寫，總不離厚重之意。故又以「篤厚文行君子」句，總收全文，復於銘詞內點出「德」字，蓋言惟有德之人，所以善於居才如此，非依阿取容者，所能比託也。立意正大，措詞整雅，居然傑作。《霞外攟屑・縹錦廛文筑下・散文中七字句》：散體中忽用七字句，所謂時出一奇，正仿班書也。昌黎《竇牟銘》中七字四句，後半用四字句八，亦此法。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誌多跌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獨詳嶺南之政，而於言容桂用兵事尤詳。【略】銘只卅二字，而渾渾無涯，出佶聱之上。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明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歷官行蹟，撮其大者於前，而遞詳於後，此法易使人爽目。而歐陽、王宗之，變態百出矣。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以生平故舊志墓，最悲涼可涕。又引唐順之評：此歐文黃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殿中君生平事迹，略無可書，卻無端忽牽連其祖、子、

孫三世，寫出一段情事婉約，悲嘆淋漓。眞無中生有之筆。《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前頌後悲，又爲墓誌開一格矣。最後人所易學而難工者。《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四》：如此俯仰淋漓，仍是簡古，不覺繁溢。屈指三四十年事，寫得歷歷在目，依依如畫，眞神筆也。無可誌，故只以世舊爲波瀾，又一體。《韓文起》卷一二：總以其祖北平王爲主，其以交情感慨成文，蓋緣當厄之惠，刻不能忘。故不禁纏綿悲惻，遂別成一奇格。厥後盧陵作誌銘，多以爲藍本，遂成正調矣。《古文小品咀華》卷三：將祖父來夾說，斗成異樣花樣，此文家善於設色處。至其局陣之奇，幾疑出自先秦人手。《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八：馬暢亦庸庸者，殊無可述，文卻翻新出奇，一變常格，以沈吟感慨之筆出之。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樊宗師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襲而已。【略】不直以爲美也。故其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略】從漢迄今用一律。」蓋斥班固而下相襲者。退之於文，吝許可如此。《文章精義》：退之誌樊宗師墓，其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蓋與「鑿鑿乎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意適相似，深喜之。然銘謂「文從字順各識職」，則宗師之文不從字不順者多矣，亦微有不滿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昌黎文多奇崛，然亦多生割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品隲其文，表襮其博學，而外此輒簡之，固是變格。公志文壹題官閥，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親之也，施士匄、孟東野稱先生，敬之也。《韓文起》卷一二：此自首至尾，步步倒寫文字也。讀來卻是一氣呵成文字，不可以常格論。蓋因紹述爲文，必自己出，故意別創出此一格耳。《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大抵文體之奇，有唐實自昌黎開之。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學行可志，着意在始無家再成有家上。《韓文起》卷一二：妙在自始至終許多頭緒，卻一氣呵成，眞異樣筆力也。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困學紀聞・雜識》：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略】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有生色。《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是亦可曰爲張御史舌矣。天地正氣，非遇如椽之筆而湮沒不聲施者，豈少哉，可慨已。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銘辭可圖。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公與李翺厚相知，而次其祖墓簡徑如此。

《**處士盧君墓誌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短章妙品。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公誌李君而獨撮其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誡，亦變調也。《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剴切。特怪公欲覺世，何不著文以傳，而施之李干之墓誌耶？誌載行跡而已，又揚美不揚惡，公此體斷非後人所當學也。陳後山詩云：「韓子作志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韓子且以白笑自點，餘人可知。《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昌黎集》中銘墓之文多於他文。其最奇者，無如《故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中述博士服丹沙死，其下乃大發議論，極詆服食之弊。

《**虢州司户韓府君墓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行實不滿三十字。此公之從兄也。然少、壯、老三句，已包舉得許多字。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文以傳信，雖從兄不沒其實。

《**乳母墓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誌一乳母，何等愼重，彼其憐孤不去，宜得此銘矣。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珊瑚鉤詩話》卷一：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略】以列幽墟。」予嘆曰：「斯文中之虎耶。」《黃氏日鈔》卷五九：以怪文狀強士，極可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澹宕多奇。《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非天下奇男子，不足以發公之文，非公之文，亦無以傳天下奇男子，交相得者也。《韓文起》卷一一：「懷奇負氣」四字，是王君一生本領，逐段以此作線。蓋惟懷奇負氣，所以不用於世，即用亦不能盡其用，卒致長往不顧，鬱鬱病殞者此也。擇婦先擇翁，以爲惟此翁可人意，則茫茫宇宙間，欲別求第二人，必不可得矣。婿入南山，翁投江水，諸公貴人之側，皆一班熟軟媚耳目物件，方枘入鑿，無所容身。冰清玉潤，又得一樂廣、衛玠，眞奇緣也。紿媒得婦，雖於名節有所戾契，然不羈游戲，所以成其爲天下奇男子。不然，一法度士而已。篇中叙事，錯落可喜，而銘詞復峭拔古奧，誠昌黎得意妙文。《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以蔡伯喈碑文律之，此等文已失古意。然能者遊戲，無所不可。【略】「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

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通首寫奇崛疏狂之態，皆因此事而引伸之。《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八：文無句不肖《漢書》。《漢書》中叙細瑣猥鄙之事，皆雅馴古穆。昌黎寫一媒媼紿人，如何着筆？乃以森肅之筆出之，令讀者不知其細瑣猥鄙，眞善學《漢書》。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直叙。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三：整潔。

《貞曜先生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一篇交誼之情。又：按孟東野是昌黎生平極厚交，而其誌銘處，亦不妄許一字。《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公於東野，可謂死友矣。俗論詩曰「郊寒」，而公張其軍若此，此知己所以難遇也。《韓文起》卷一一：但虧他拉拉雜雜說來，絕用省筆。揆其所以能用省筆之故，只在上伏下應，天然位置，針針縫接，一絲不亂。較之他篇，另是一格。若文之佳，惟中間叙爲詩一段，是公本色。前後古質處，直逼周、秦。此等文字，當在筆墨外尋其氣味，愈讀愈見其高，任他如何妙手，總不能仿佛其萬一也。《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昌黎銘貞曜墓，序既拗折，銘亦岸異。韓、孟平時聯句，均鏤肝鉥腎，故銘幽之文，亦不能不見稜角。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獨孤一代雋人，文修整異他志。《韓集點勘》卷四：《誌》言：「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吏爲府主諱耳。與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宕逸，亦盧陵所手追。御史觸宰相怒，斯可云嶷嶷有立矣。稱許不苟。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三：劉昌裔爲人多倜儻澹宕，而公之文亦稱。《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未得官以前，蹤跡嶔碕，序次歷落可喜。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誌中無他述，獨指採藥煮黃金一事，文旨自澹宕雋永。《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其才可用，其惑不可解。文殆借以垂教，而屬辭多闢。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多劖刻之音。《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史記》諸傳，每以數字籠人生平，而其後千端萬緒，俱不出數字中，此傳神法也。然耳聞不如親接，所以衛、霍、李將軍及諸酷吏傳尤工。公惟與張同謫南方，山砠水險，患難相知，故以「方質有氣」籠張生平，而行蹟一一應之如此。《韓文起》卷一二：是篇把張君事蹟，略點在虔州一段。其余自始至終，總寫其方枘入鑿，迍邅坎坷之況，見得世風污下，小人道長。即此不容於流俗處，便是疾風勁草，人不能及。公祭文中自言「納石壙中，外著後世」，亦知此文必傳，洵用意之作也。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三：直叙持大體。《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李公，鉅人也。「忠孝」二字，當之不愧。公文出入司馬、班氏，自勒一家。誌尾已加論定，銘辭不大著意，亦其體宜也。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篇中特序世系及拜官爵、卒年月日與葬處，篇末次行事並虛景。《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童年遇知天子，而後不大顯，以常調終，此公之所爲慨。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譽而諷。《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寫射咄咄欲活，未知讀《史記·李將軍傳》之快，視此何如？茅鹿門評云譽而諷。余謂前務奇，後益棄奇，非德不恆也。少氣高，而年加長，見事多，則氣漸平耳。誌正稱其進德處，奚其諷。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止叙宗親，而其賢不揜，女誌之規矩繩墨也。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序詩一事，相感欷，簡而韻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凄絕。據此，雖謂詩能窮人也亦宜。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少尹之位，不爲賤矣。歷十二官，不爲無事矣。前揚太尉，後述乃弟，於少尹不苟叙一蹟，不濫美一言，此之謂實錄。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事恆出名上，見當時知之者少也。銘章深惜其年之不遐，而時人用之猶未能盡。《韓文起》卷一一：通篇以「中使侍郎坐其抗己」句作眼，其行文練字造句，古雅絕倫，大約從行狀中芟煩就簡，自作機軸。故段段篇法，無不天然入妙，尤叙事之所難者。粗心人讀之，且不能分其句讀，況探其神理乎？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簡而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銘可當哭。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三：碎而密。《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太史公《循吏傳》至荀簡，扶風繼之，所撰次良吏治蹟，和風時雨，感動千古，恨不生其時。武陽一志，與前人比烈矣。《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四》：初讀此似無奇，後觀杜牧《遺愛碑》僅存一空殼，乃服其敘致之精贍也。《援鶉堂筆記》卷四二：就事直書，不立間架。《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政績多可紀，則序言不能不詳。此文每錄一事，必有小收束，學《史記》也。序文體近列傳，本人事實過繁，乞文者不願遺落，則一一須還他好處。若無駕馭斬截之法，便近散漫平蕪。文自敘姓氏起，至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太師愛之」，作一頓。自「舉明經第」，至「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作一頓。自「遷起居郎」，至「遂號爲才臣」，作一頓。自「劉闢反」，至「上以爲忠」，作一頓。自「一歲拜洪州刺史」，至「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作一頓。「卒有違令當死者」，至「公能益明」，作一頓。情事雖繁雜，無甚偉節，然每段拉以煞句，則眉目井然。中間敘江西無瓦屋，教民陶瓦事，其文曰：「始教民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以上所敘，皆瑣瑣屑屑者，然無句不古。「材瓦」，瓦之已成者也。「度費爲估」，是但取成瓦之費，官無所利。「業定受償」，是不預與瓦値。「從令」，是肯爲瓦屋之民，因而免賦。「重屋」，樓也，觀「乘高」二字，即知「重屋」之爲樓。若入庸手，便成一泥水匠之賬簿矣。故古於文者，往往因難見巧，轉俗爲雅。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奇。《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不錄死節之子，何以勸善？官人者之過也。銘辭如論，集中僅見。《韓文起》卷一一：篇中歸重在廣平死節，而以王屋謹廉伴說於後。故用傳體直敘世系，亦不以王屋名某字某作起手語。看來自首至尾，敘事感慨，無不練成一片，千頭萬緒中，不知省卻多少筆墨。此與諸篇誌銘，又別成一格。遇方成圭，遇圓成璧，惟公能之，未易與俗眼道也。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變調。又引唐順之評：一篇俱是求文者自言，更不言一事。《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簡法。不稱所銘者之可銘，特表求銘者之眞能子，可銘而遂以銘，良史氏不虛美如此。是故有不言也，言則必信。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首尾止完「賢佐」二字。

《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杜爲大官，然迹其殺韋賞、陸楚事，則其人可知。此昌黎公所不欲志者，不得已，念與遊之情，以塞其母兄妻子之請。然其辭只如此，於此尤見史筆之嚴。

《李元賓墓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志特謹書官爵及死葬月日，而行誼則蘊藉銘中。《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銘詞與《祭十二郎》埒，皆言有窮而情不可終。誌作於貞元十一年，去公成進士三年耳。文之嚴潔如此，惟有今日之嚴潔，所以有異日之閎肆，學韓者不可不知。

《崔評事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崔評事實蹟，只掌軍田一事，其問疾弔哭，俱借旁人襯托，以表其賢。此一法也。銘辭哀痛，可以續騷。《韓文起》卷一一：作銘不難於詳悉，而難於逐段中，正寫側寫，虛寫實寫，上伏下應，變化錯綜，全不費力。余嘗謂文之至者，如畫梅畫月，其正面在不着墨處，看畫者，亦當向不着墨處求之。非寢食於《莊子》《史記》二書，必不知此等妙文。

《施先生墓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誌獨詳說經及官太學本末，銘亦韻折。《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勝兩漢《儒林傳》。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篇中並虛景，總只是以李棲筠辟從事爲案。《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起案突兀雄偉，表盧君亦以表宗兄也。宗兄名會，其二人，張正則、崔造也。造爲大官，志不屑及。可識作文之體。《韓文起》卷一一：自首至尾，總是空中樓閣，妙在步步作懸度不定之詞，無一字指實，便不傷於支離附會。此乃無題目文字，只得如此措筆。《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文中敘事，用筆甚奇。【略】兩面對逼，互影而成：文盛稱李公，而盧君之德愈彰。盛稱盧君，而李公之識愈高。兩三行中，具無盡機杼矣。

《女挈壙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女挈無它行，獨因隨昌黎赴貶所病死。而昌黎摹寫其情，悲惋可涕。《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如泣

如訴。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點次情事如畫，而語亦壯。又引唐順之評：此文叙事，全是學左氏，然董公文頓挫，權公文調勻，各一體。

《太學生何蕃傳》 《震澤長語》卷下：太史公《伯夷》、《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也夫。退之《何蕃傳》亦放此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此篇總在兩不遇上相感慨。《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此傳章法獨闢。以仁勇許蕃，以議論駕叙蕃事，太學諸生不從亂。他人作之，不知何等矜張。公只就問答中叙出，分外精彩。於此尤見大匠。《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法整而變，布置筆力俱高。此等文，公創調，亦絕調。《唐宋文醇》卷二：首句至「茲非其勇歟」，傳也。「惜乎」至末，贊也。贊語最得先聖先師修道立教之深意。【略】爰於卒章告萬世以立言之意焉，或乃謂冀斯文之行，而蕃或得一用於世，亦淺之乎讀斯傳矣。《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善用縮筆，紓餘頓宕，如將不盡。

《圬者王承福傳》 《文章精義》：傳體前叙事，後議論。獨退之《圬者王承福傳》叙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以議論行叙事，然非韓文之佳者。《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逐段發出人生世間無數至理，卻又無叫罵嬉笑之態。細細玩其句法。【略】第一段，寫其自叙。又：自叙，是第一等人品。【略】第二段寫其議論。又：議論，是第一等名理。【略】第三段，寫其守分。又：守分，是第一等見識。《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人有以言傳者，王承福是也。詳盡流利，熟之最利舉業。議論本《孟子》，借圬者口中發出便奇。《韓文起》卷七：王承福本有官勳，不難身致富貴。其所以棄之而業圬者，自度其能不足以任其事，故寧爲賤且勞，自食其力，博得一個心安無愧而已。此即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一副大本領也。【略】其所言二段，自疏其所以業圬之意，與不能畜妻子之因。語語總是自安本分，中間即借操鏝所見，述富貴之家不能自保，把舉朝尸位素餐輩，盡行罵殺。不但罵之，且詛之矣。何等淋漓盡致！末段斷語。二抑二揚，俱有深意。蓋惜承福不肯仕宦，爲舉朝挽回風氣。又嘆世之患得患失，貪邪亡道，不止於尸位素餐，進一層而罵之詛之，疾時已甚之言也。《古文觀止》卷八：前略叙一段，後略斷數語，中間都是借他自家說話，點成無限烟波，機局絕高。而規世之意，已極切至。《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七：通篇旨要，病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此即傳後論，顧不發之於傳後，即於傳末發之，以體似莊周之寓言，不能不點醒眼目也。妙在至瑣屑難寫之處，如傭工及薪米之價早晚不同，以工錢抵飯食及房租，此等不可着筆之處，竟能以古宕之筆行之，如「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一句，包括已盡。此何等神力也！至「各致其能以相生」句，亦以不易明瞭之言，摶爲一語，尤極凝煉。至下若一至、三至，與柳州之《捕蛇者說》同一命意，此慨世之言也。以慨世之言，出之污賤者之口，則罵詈尤無忌諱。【略】此篇制局不難，造句難也。

《毛穎傳》 柳宗元《與楊誨之書》：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又《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甚勞矣乎。《唐國史補》卷下：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眞良史才也。尹洙《答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昔柳州見韓文公所作《毛穎傳》，歎稱不已。

韓之文無不商者，頗怪柳何獨如此爲異。見永叔所作奏記，把玩駭歎者累日。蓋非意之所期乃爾，益知柳言爲過。《避暑錄話》卷下：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猗覺寮雜記》卷上：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產獻陳捷於晉語也。退之爲文用古人語如己出，所以爲奇。《藝苑雌黃・中山毫》：按《北戶錄》說兔毛處云：「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其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兔毫不及中山。」由是而言，則宣城亦有兔毫，要之不及北方者勁健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詩所言中山，非溧水之中山，明矣。樓鑰《贈筆工呂文質》：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到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爲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於世，豈以此耶？《履齋示兒編・陳玄》：或謂毛穎、陶泓、楮先生，退之雖寓言以文爲戲，然莫非取象筆、硯與紙而言也。獨於陳玄若無義。予曰：不然。彼三者以象言，陳玄以性言也。故陳君遠《告老集》云：陳者久也，玄者黑也。取其經久膠不敗而黑者爲最，故墨曰「陳玄」，其義尤深。王柏《大庾公世家傳》後記：託物作史，以文爲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詩藪外編・唐下》：遍讀唐三百年文集，可追西漢者僅《毛穎》一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今。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長。又引王遵巖評：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論尤高古，直逼馬遷。《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以史爲戲，巧奪天工。《韓集點勘》卷四：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出兔豪，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按中山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證，宣州貢筆，與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即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溧水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凡韓文無不狡獪變化，見大神通，此尤作劇耳。《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毛穎傳》爲千古奇文。【略】文近《史記》，然終是昌黎眞面，不曾片語依傍《史記》。【略】傳後論追述毛穎身世，若有餘慨，則肖史公矣。《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七：此文全學太史，用典寥寥，而位置得宜處，竟似確有世系可考者。文叙事之有法，自是昌黎本色。吾輩當知其用字之法。即此游戲之作，所選字，非一字兩義者，萬不適用。【略】聚族束縛，賜之湯沐，封諸管，叙筆工制筆之狀，一無痕跡。【略】傳後論一仿史公，述穎之宗派，無一不肖史公。收處以咏嘆出之，尤佳。

《下邳侯革華傳》　《因話錄・角部》：《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略】，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辭多鄙淺。王柏《大庾公世家後記》：又有《革華傳》，非韓筆法，它人竄入無疑。

《歐陽生哀辭》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小序極工，多悽愴嗚咽之旨，而哀辭特爾雅。《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序則司馬，辭則靈均，皆師其意不師其辭者。《韓文起》卷八：是篇始稱其文名之盛，繼叙其品行之優，末推其所以離親遠仕之故，實體親心而行。所謂養志之孝，可以傳之無窮，死猶不死，較之終身里閈，泯滅無聞者，相去萬萬。雖爲其父母舒垂老之悲，實爲詹解死後之嘲也。玩篇中先提出閩越人不肯仕外及哀其死，又再提閩越人句便知此意，卻不露跡，所以爲佳。

《獨孤申叔哀辭》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悲痛特甚，詩之可以怨者也。《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離騷》《天問》之變。《韓文起》卷八：劈頭絕不提起申叔一字，只將天道不可知處，反覆推問，且爲普天下人，抱了許多不平之恨，則申叔之賢自見。末略點出平日所見所聞不能暫忘之意，即交情之深，亦無不見。省卻無數拖沓話頭，比歐詹哀詞另是一格。總之，昌黎爲文，篇篇變換，不比今人無論千百篇，止有一枝筆也。

《祭湘君夫人文》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齊莊眞朴，神必享之。

《祭侯主簿文》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忘形之交。「誰不富貴」數語，其哭也慟。《韓文起》卷八：是篇把其有文行而不遇處，略點在前，後面耑向交情上重重疊疊用了許多「子」字「我」字，說得二十分親狎。則生不能薦，死不能送，便見得有二十分悲哀也。公文怪怪奇奇，此獨平平叙出，以其情摯耳。

《祭馬僕射文》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平叙亦復光怪，末段尤哀。《韓文起》卷八：公與馬僕射爲至交，故能叙其畢生事蹟，一毫不漏。其組織鋪排，字字古奧，但於上下縫接處略加一二語敲動，又覺一氣流行，看來仍是作碑銘頌贊手筆。

《祭鄭夫人文》《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直述顛末，而嫂夫人之賢，公之沐其鞠養教育之恩，而未及報，以爲恨者，昭昭如揭。此與下《祭十二郎文》，只是一眞，古今無兩。

《祭十二郎文》《梁溪漫志・文字用語助》：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賓退錄》卷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七：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略】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略】，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通篇情意刺骨，無限悽切，祭文中千年絕調。《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情辭痛惻，何必又說。須要看其通篇凡作無數文法，忽然烟波窅緲，忽然山徑盤紆。論情事，只是一直說話，卻偏有如許多文法者，由其戛戛乎難，汩汩乎來，實自有其素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四：以痛哭爲文章，有泣，有呼，有踴，有絮語，有放聲長號。此文而外，惟柳河東《太夫人墓表》，同其慘裂。《古文觀止》卷八：情之至者，自然流爲至文。讀此等文，須想其一面哭一面寫，字字是血，字字是淚。未嘗有意爲文，而文無不工，祭文中千年絕調。《韓文起》卷八：祭文中出以情至之語，以茲爲最。蓋以其一身承世代之單傳，可哀一。年少且強而早世，可哀二。子女俱幼無以爲自立計，可哀三。就死者論之，已不堪道如此，而韓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祿遠離不能送終，可哀五。報者年月不符，不知是何病亡，何日歿，可哀六。在祭者處此，更難爲情矣。故自首至尾，句句俱以自己插入伴講：始相依，繼相離，瑣瑣叙出，復以己衰當死，少而強者不當死，作一疑一信波瀾，然後以不知何病，不知何日，慨嘆一番，末歸罪於己，不當求祿遠離，而以教嫁子女作結。安死者之心，亦把自家子女，平平叙入。總見自生至死，無不一體關情，悱惻無極，所以爲絕世奇文。更按篇首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必有所據。公兄會，爲起居舍人，無子，以弟介之長子老成爲後，即十二郎也。《古文評注》卷七：想提筆作此文，定自夾哭夾寫，乃是逐段連接語，不是一氣貫注語。看其中幅，接連幾個「乎」字，一句作一頓，慟極後人，眞有如此一番恍惚猜疑光景。又接連幾個「矣」字，一句作一頓，慟極後人，又眞有如此一番搥胸頓足光景。寫生前離合，是追述處要哭。寫死後慘切，是處置處要哭。至今猶疑滿紙血淚，不敢多讀。《古文釋義》卷七：自始至終，處處俱以自己伴講。寫叔姪之關切，無一語不從至性中流出，幾令人不能辨其是文是哭，是墨是血。而其波瀾之縱橫變化，結構之嚴緊渾成，亦屬千古絕調。又：文章要訣，無過眞切二字。眞切，則確當而不可移易，自爲千古不刊之作。試讀此文，有一語不眞切否？

《祭女挈子文》《韓文起》卷八：段段說來，無限酸楚，不忍多讀。

《祭田橫墓文》朱熹《楚辭後語》卷四引晁補之：愈有大志，不爲世知，故行經橫墓，感其義高能得士，而取酒祭橫，爲文以弔之，有傷時思古，慨然有不可復見之意。然田橫安足道哉？故其言曰「非今世之所希，孰爲使余欷歔而不可禁」也。【略】自古以文學擅世名，世忌之，率不得大柄。雖有世名，如世不知。故愈躇躕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古賦辯體》卷一〇：愚謂此篇雖無他寄託，亦有賦中之風義。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借田橫發自己一生悲感之意。《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一：以沉鬱之氣，發悲涼之音。逐二句抗聲吟之，眞有天崩海立之勢。《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四：三《上宰相書》後，東歸作此。《祭田橫》，所以斥時相也。《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四》：此擬《弔屈原文》，不當有「墓」字。《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韓公以命世才，每欲爲知己者用。而世無其人，故有感於橫之高義，借此以發胸中之憤。玩其文辭，一種敬慕之情，悲傷之意，淒然可掬。不然，橫一木強人耳，又烏足爲公重而薦酒陳辭哉？」又：按此篇姚姬傳云：公少時所作，故猶用屈子成句。篇中凡三易韻，傷今思古，音節蒼涼。

《祭鰐魚文》《滹南遺老集・諸史辨惑》：韓退之《驅鰐文》，苦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目足矣，而全錄其詞，亦何必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詞嚴義正，看之便足動鬼神。《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四：先喻以義，繼道其歸，末復攝之以威。《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四》：此文曲折次第，曲盡情理，所以近於六經。【略】辭旨之妙，兩漢以來未有。《古文觀止》卷八：全篇只是不許鰐魚雜處此土，處處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壓服他。如問罪之師，正正堂堂之陣，能令反側子心寒膽慄。《古文評注》卷七：全在提「天子」

二字壓倒在前，然後轉入刺史，正面處處明是奉天討罪，何等義正詞嚴。中幅勸勉一番，令其從容悔過。鰐雖冥頑，不得不俛首遠退矣。《古文一隅》卷中：奇。又：文勢一路追逼而下，末一段如萬弩齊發，一時措手不及光景，眞覺異樣奇觀。《古文釋義》卷七：開首提「先王」，作案，籠起全篇大旨。隨接入「後王」，以寬其既往，放鬆一筆，跌宕取勢。以下盛稱列家天子德威，切指刺史治民責任，總見鰐魚不可雜處此土。其言刺史處，語語亦仍歸到天子，義最嚴重，勢最堂皇。入後乃言及驅，至末並言及殺，次第位置，結構精神，直令一片精誠，流溢楮墨間，任是強悍不訓之物，應無不聞而屈服也。觀鰐魚遠徙，知此文爲功於民生者不小。又：生物無致祭理，文中亦止用「食」字、「告」字，並無「祭」字，故李漢編入雜著。《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文氣似《諭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則矯健。《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最有工夫在能用兩「況」字，【略】一縱一收，卻用得十分有力。篇中凡五提「天子之命」，頗極鄭重。然在當時讀之，自見其忠，自後人觀之，不免有獸氣。

《祭房文君》《韓文起》卷八：計全篇不過三十六字，可與《祭十二郎》千百言並讀。總以其情之眞摯，能通鬼神而貫金石，初不覺其詞之短耳。《古文小品咀華》卷三：一兩行內包括萬千冤慘，亘古奇筆。

《祭郴州李使君文》《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蒸雲梭錦，與《祭河南張使君文》俱怪艷特絕，而所述皆謫陽山事。《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亦不出六朝軌範。不使一穠麗字，不著一閒冗句，遂爾風骨遒上。通首不轉韻，古無此體。宋人爲長短句祭文，則皆一韻到底。

《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公之奇崛戰鬥神鬼處，令人神眩。《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公詩瑰麗，讀此文如無詩。《韓文起》卷八：張公爲人，一生持正到底，屢蹶不移。【略】篇中步步細叙其宦途潦倒之況，與往來山水之奇，離合悲歡之意，能令千載而下，猶宛然在目，令讀者欲驚欲怒，欲笑欲哭，所以人不能及。至於摛詞俶詭，練句鏗鏘，則剩技也。《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祭文體，本以用韻者爲正格。若不駕馭以散文之法，終覺直致。昌黎《祭河南張員外文》，曲折詳盡，造語尤奇麗。【略】入手叙同官，以直見譴，陽山、臨武，皆二公貶所。「以尹鼂猱」句，「尹」字是字法「甚之」之詞也。陽山、臨武，路過湖南，其寫過江風物，與旅宿逢虎，狀極逼眞。「洞庭漫汗，黏天無壁」，語尤雄警。「偕掾江陵」，是量移內地，又將洞庭一提。【略】用字造句，固是昌黎長技，然綜叙張曙生平，及與己交際，伸縮繁簡，讀之井井然。繁處極意抒寫，簡處用縮筆，讀之不已，可悟韻語長篇之法。《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一〇：文叙交誼，行氣如虹。然賦色結響，無一語趨入俗調。語必己出，陸離變幻，實哀祭文中得未曾有。

《祭裴太常》《黃氏日鈔》卷五九：「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說貧而好客，奇絕。

《潮州祭神文五首》《愛日齋叢鈔》卷四：王性之云：「【略】《左傳》：『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潮州祭神文》，終篇皆『也』字。【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湛淵靜語》卷二：詩有全篇用『也』字者，《墻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略】。然卻是祖《語》《孟》。《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略】欲速成者也。』又云：『回也，視予猶父也。【略】夫二三子也。』《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略】見牛未見羊也。』云云。『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韓文起》卷八：此乃久雨祈晴之文也。【略】農桑爲衣食之本，乃賦稅所從出。禾根怕爛，而蠶筐亦忌濕，過此六月，即再種再育，勢亦無及，不得不祈。劈頭直起直落，別無閑話，異樣急切；次自責祈祐，末以報賜收束，融成一片。其鏗鏘組練，則千古常新矣。

《祭柳子厚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昌黎誌子厚墓，相知之誼，似不如祭文。《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服膺其文，悲其遇，而允其所托，懃懃懇懇，宛如面談。《韓文起》卷八：開手彼此不叙官爵，以明千古性命之交，與自己骨肉無異，親狎之至也。其大意謂人無不死，即生前之窮通得失，可以付之夢覺，不足輕重。所痛惜者，以蓋世文章，竟不能供國家之用。實因前此爲才名所誤，以致一斥不復，反不如碌碌之徒，得以致身通顯，使人皆以才爲戒耳。末以生死相託之情，自矢不負。一片血淚，不忍多讀。《求闕齋讀書錄・韓昌黎集》：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等，乃不復可攀躋矣。《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文簡而哀摯。文末叙及托孤，肝膈呈露，眞能不負死友者。讀之使人氣厚。《古文範》卷三：祭文亦四言詩之一種也。韓公爲之，鎚幽鑿險，神驅鬼眩，蓋導源於《招魂》、《九歌》、《大招》，而以自發其

光怪駭愕、磊落不平之氣。【略】今擇其沉鬱質者一首，以備體例。

傳記

李翺《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鎭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及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鎭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鎭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鎭，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歡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尙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

曰：「若眞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服期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謹具任官事迹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皇甫湜《韓文公墓誌銘》（存目）

又《韓文公神道碑》（存目）

《舊唐書・韓愈傳》（存目）

《新唐書・韓愈傳》（存目）

呂大防《韓吏部文公集年譜》（存目）

程俱《韓文公歷官記》（存目）

洪興祖《韓子年譜》（存目）

樊汝霖《韓文公年譜》（存目）

方崧卿《韓文年表》（存目）

《唐才子傳・韓愈》（存目）

顧嗣立《昌黎先生年譜》（存目）

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路羣《劾韓愈齋宿違例奏》 今月九日，孟秋饗太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准式合令起今月六日於太廟致齋，今於國子監宿，有違格令。

白居易《思舊》 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退之服流黃，一病訖不痊。

【略】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

李翺《答韓侍郎書》 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

《唐國史補》卷上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遼。愈聞而答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布於長安。

又卷中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又卷下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劉賓客嘉話錄》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又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

《因話錄・商部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謨》三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

時下第，大振屈聲。

《大唐傳載》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

《雲溪友議・葬書生》 劉侍郎軻者【略】獨處一室，數夢一人【略】。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身爲傳記。吏部尚書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焉。」韓公左遷，其文竟不成也。

《唐摭言・師友》 按《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

又《切磋》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簺之事，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二書。

又《知己》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

又《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餘六人：張弘、尉遲汾、李紳、張浚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弘、紳、浚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雲仙雜記・贈詩勝爛黃魚》 皇甫彙謁韓愈，愈贈以詩。彙退，有言怒愈不爲置酒。愈曰：「豈不勝以爛黃魚待汝耶？」

又《皂蓋能與日輪爭功》 韓愈刺潮州，嘗暑中出張皂蓋。歸而喜曰：「此物能與日輪爭功，豈細事耶。」

《新唐書・歐陽詹傳》 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略】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

《唐語林・方正》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作品本事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焉，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因話錄・商部下》 功曹諱穎士，【略】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略】韓文公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留百縑以拯之。

《唐摭言・自負》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略】不中第，益久困矣。」

李商隱《韓碑》 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劇談錄・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略】賀亦以輕簿爲時輩所排，遂成轗軻。文公惜其才，以著《諱辨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新唐書・歐陽詹傳》 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

《唐語林・補遺》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侯鯖錄》卷八 韓退之以《論佛骨》貶潮州，給事中馮宿亦貶歙州刺史。

論者謂前一日馮宿於韓家，蓋宿教令上疏，遂貶焉。嗚呼，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風旨。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七**　韓退之使鎮州，《題壽陽驛》云：【略】。《鎮州歸》再賦云：【略】。孫子陽爲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非此二人邪？」

《**捫虱新話上集・韓文公與大顛論佛法**》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顛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顛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期宣示，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護衛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請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書夜一百八。」文公歸宅，快快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快，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纔到門首，乃遇首座，問：「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書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乃叩齒三聲。公至堂頭，復進前話：「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知佛法一般。」顛云：「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顛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是。」顛遂打首座趕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弟子軍州事多，佛法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未會。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床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還得箇入處。」觀公與大顛往還事迹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既見顛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大顛遊，是與文暢意縱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顛古尊宿，非二師比。況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座侍者三人互相引發，皆迴絕言議之表。所謂爲上根者說大乘法，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者，乃一切掎摭《昌黎集》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稽較然。彼欲以伸大顛之辯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開示悟入蓋如此。予欲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於此。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唐詩紀事・賈島**》　島爲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略】。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略】。」由是振名。（或曰非退之詩。）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李元賓集**》　觀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略】觀年二十九，卒，愈爲之誌銘。

《**紫桃軒雜綴・又綴**》**卷一**　陸宣公主司，韓昌黎應試，出《不遷怒二過》題，竟被黜落。後舉，宣公復典試，仍出是題，昌黎仍錄舊作，不易一字，宣公大加嘆賞，擢置第一。

著録

趙德《**文録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略】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録》，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十一，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鰐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

《**新唐書・藝文志一**》　韓愈注《論語》十卷。

又《**藝文志二**》　《順宗實錄》五卷（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甫監脩）。

又《**藝文志四**》　《韓愈集》四十卷。

穆修《**唐柳先生集後序**》　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略】。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

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

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略】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顚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略】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略】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録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黄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舛繆猶多。

呂大防《韓吏部文公集年譜》後記 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爲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爲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嘆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

程俱《韓文公歷官記》叙 予友彭城陳傳道(師仲)，少時嘗蒐具韓文公歷官出處之概，凡傳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將一二以記。比出舊藁示予，予疑未廣，因補次其遺，十增七八。其所攷訂，微言小節，纖悉畢具，蓋得於文公之文者爲多。至其論辨是非，與夫坎壈之致，則著之尤詳。【略】若本傳所載，此則略云。

洪興祖《韓子年譜序》 予校韓文，以唐本、監本、柳開、劉燁、朱台符、呂夏卿、宋景文、歐陽公、宋宣獻、王仲至，孫元忠、鮑欽止，及近世所行諸本參定，不敢以私意改易，凡諸本異同者兼存之。考歲月之先後，驗前史之是非，作《年譜》一卷。其不可以歲月繫者，作《辨證》一卷。所不知者，闕之。

楊萬里《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略】出其《補注韓文》八帙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書，下逮漢、晉之文史，近自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摭，幽討明擇，殆數萬言。於是韓子之詩文，雅語奇字，發撾呈露，無餘秘矣。如援《順宗實錄》而知《上李實書》之有旨，據《唐史》本傳而知《送鄭權序》之有負。至於《城南聯句》「採月」、「坳泓」等語，怪奇不可理曉者，援證益白。他難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學爲不少也。

朱熹《韓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所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眞作者之手稿？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未有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又《書韓文考異前》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世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録。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又《昌黎先生集考異・外集》題識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氏只據蜀本定録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爲可以旁考而的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劉燁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它本最爲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

者。其說近是。故今且從諸本而考其眞僞、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下；其甚僞者，即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從方本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於後。

又《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讎正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爲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爲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尙存他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爲舶司屬官，嘗於其几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爲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圈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繹，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亦微覺其硋，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他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尙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眞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耶？

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 郡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黎集》，附以《考異》，而《音辯》則舊所刊也。初讀者未免求之《音辯》，質諸校本，既字不盡同，且音訛，事多缺。此書有集註，有補註，有辨證，有全解，音通句釋，引物連類，雖若加詳，而於本文間亦牴牾。余頗病之。今悉從校本更定音訓，因旁摭諸家註解，效本文用事者枚舉而記，其凡有未備，則訪諸士友博極此書者，併記之，意其間闕逸尙多也。昔黃太史有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竊謂必盡所云，而後可讀二文。公之書過不自料，附所嘗記錄於逐卷之左，而空其下方，以待來者竄釋，冀更相緝續，於《音辯》或有補云。

《郡齋讀書志・唐順宗實錄五卷》 右唐韓愈撰。起貞元二十一年乙酉正月，止永貞元年丙戌八月。初，韓愈撰錄書禁中事爲切直，閹宦不喜，訾其非實。文宗時詔路隋刊正。隋建言：「衆議以刊修非是，李宗閔、牛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婿，不可參撰，俾臣下筆。臣謂不然。且愈之所書非己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其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詔摘去元和、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

又 《韓愈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其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訛舛絕少。但編次殊失倫類，有暇日者宜再編之。

又 《論語筆解》十卷，右唐昌黎先生韓文公之說也。其間「翺曰」者，李習之也。始，愈筆大義以示翺，翺從而交相明辨，非獨文公制此書也。《韓文補》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辨之於洪慶善者，明矣。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之類，雖未必然，而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此本乃祕書丞許勃所序者。

又 《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三卷《順宗實錄》五卷《附錄》三卷，右唐韓愈退之之文也。《讀書志》云：《韓愈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希弁所藏合五十一卷。嘗以宜春新、舊本兼饒本參校，又以嘉祐壬寅所刊杭本是正之。饒本刊年譜於目錄之後，刊附錄於外集之前。又附錄止載九篇，而前後共列五序。柳開但曰後序，亦不書其姓名。杭本並無目錄、年譜、附錄，亦無柳開一序，趙德之序文，錄列於李漢之先。歐陽修之記，舊本較之他集則異。他本所載者六百二十七字，杭本所刊者一百六十二字。以嘉祐壬寅考之，歐陽方在政府，刊者不應謬誤，豈非後來更改而然歟。遂寫杭本歐陽之序，饒本汲公之記，續於附錄之後。石守道、秦少游、張文潛之論，黃魯直、蔣穎叔、李伯紀之詩，鄭介甫之祭文，陳元光之集序，黃直卿之記新廟，眞希元之記祠堂，又寫附歐、呂二公之後。而諸賢評論先生之文者，各以其說註於逐篇之上。若夫委緌大學宜序天台之屬，此先生除都官郎之誥詞也，當考誰行；道德博聞，此先生謚文公之法也，當考誰議。有所謂示浩初序之書者，王逢原代先生之作也；續駑驥行之詩者，李泰伯廣先生之說也。如此類者，亦當寫補附錄之缺云。

又 《韓文考異》十卷，右朱文公所定也。以南安《舉正》及祥符杭本、嘉祐蜀本、李謝所據館閣本，考其同異，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云。嘉定戊辰三山鄭自誠刻而叙其後。

又 《韓文音義》一卷，右右從政郎潭州寧鄉縣丞祝充所進也。毛叔度爲之序。張杓刻而叙其後。

又《韓集舉正》一卷，右莫詳誰作。而說云：唐儒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蓋以所得王輔嗣、韓康伯註定眞本，舉正傳本之訛，題義取此。

《**直齋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唐順宗實錄》五卷，唐史館修撰韓愈撰。見愈外集。案：《志》稱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父監修。《新史》謂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以閹官惡其書禁中事切直故也。

又《**別集類上**》《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唐吏部侍郎南陽韓愈退之撰。李漢序。漢，文公婿也。其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僞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僞妄，或韓公及其婿所刪去也。

又《韓文公志》五卷，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爲《韓集譜注》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爲一編，此是也。《譜注》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又《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鈔》八卷。《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軍。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煜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他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注諸本號外集者，并考校疑誤，輯遺事，共爲《外鈔》刻之。

又《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顚三書。愚案：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尤也。蓋由歐陽公跋語之故，不知歐陽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己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辨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乃爾，殆不可解。今案《外鈔》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文獻通考・經籍考一一**》《韓李論語筆解》十卷：鼂氏曰：唐韓愈退之、李翺習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講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又《四註孟子》：《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又《**經籍考七六**》《韓文辨証》八卷：鼂氏曰：洪興祖討論韓愈詩文，推考其根源，以訂正其訛謬，頗爲該博云。

王柏《**跋昌黎文粹**》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橅，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程端禮《**昌黎文式序**》古今文章之美，曰韓、柳氏。澤於道德，柳非韓比。西山用朱子意，選韓文叙事、議論兩體，華實兼者，合七十五篇，美之美萃此矣。余因廣疊山法批點，俾篇章句字，一舉目而得其妙。學者玩是而擴焉，其庶乎。

《**宋史・藝文志一**》韓愈《筆解》二卷。

又《**藝文志二**》洪興祖《韓子年譜》一卷。

又《**藝文志三**》《韓吏部譜錄》二卷。

又《**藝文志四**》《四注孟子》十四卷（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注）。

又《**藝文志七**》《韓愈集》五十卷。又《遺文》一卷，《昌黎文集序傳碑記》一卷，《西掖雅言》五卷。

又 祝充《韓文音義》五十卷。

又 朱熹《韓文考異》十卷。

又 樊汝霖《譜注韓文》四十卷。

又 洪興祖《韓文年譜》一卷，《韓文辯證》一卷。

又 方崧卿《韓集舉正》一卷。

又 朱熹校《昌黎集》五十卷。

又《**藝文志八**》彭郁《韓文外抄》八卷。

又《韓文會覽》四十卷。

《**聽雨紀談**》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

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鵙之鵙，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扣，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已上諸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嘗注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于後生者耶。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韓文公文鈔引》　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九首，書啓狀四十六首，序三十三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五十二首，哀詞祭文行狀八首，釐爲十六卷。

《寒夜録》卷上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駥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鰐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係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於《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

陳景雲《韓譜跋》　南宋慶元中，建安魏仲舉刊《韓集五百家注》，輯呂、程、洪三家所撰譜記爲七卷，名曰《韓文類譜》，後無繼刊者，故世罕得而見也。廣陵馬君嶰谷涉江，躭嗜文史，遍訪是譜於藏書家，近始得之。因亟付梓，以廣其傳。當世多好學深思君子，讀譜而見其年經月緯之精密，彌足爲論世之助矣。《類譜》中有附錄六十餘條，如引韓子《寄贈三學士》及《岳陽樓》詩，證陽山之貶乃爲韋、王之黨所排；謂都官之除，在己丑六月十日，皆莆田方崧卿《增考年譜》之文，朱子採入《考異》可據。余亦疑悉出崧卿譜，雖不其著姓名，然由朱子所採可以例推。且翫其文體，亦諸條無異耳。又方《考》亦有別見《考異》而是譜未採者，蓋譜之所錄，尚非其全。以兩君好古之深，他日更購獲完本，彙刻流傳，尤善矣。

朱彝尊《跋五百家昌黎集注》　《昌黎集訓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舉刻于家塾，亦稱五百家。按其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已。其餘所云「新添集注五十家」，【略】「考異十家」，殆亦無稽之言爾。然當時刊書者，知以博學詳說爲要務。今則守一家之說以爲《兎園冊》，其智出麻沙里刊書者之下矣。是書向藏長洲文伯仁家，歸吾鄉李太僕君實，蓋宋槧之最精者。惜中間闕三卷，後人補抄，原注已失，不可復覩。

儲欣《昌黎先生全集録序》　欣年十五，先君子授以韓文，讀之躍喜。二十以還，剔釐訓故，商量句斷，抉發奧頤，唫繹指歸，然後喟然而歎，以爲韓之文富於海也。溫故獲新，老不忍釋，於是以先生《全集》擇善者錄在淨紙，裝成八本，錦囊貯之，不頃刻去離几席。又錄詩二本，別爲壹函云。

沈闇《韓文論述序》　唐韓文公文實祖述邱明、子長，而復平正通達。乃舉若干篇，詳其事，發其義，剖其辭，而標揭其法。

《蛾術編・韓昌黎》　方世舉《箋注》十二卷，編年爲次，最有條理。顧氏始創旁行年譜。今以詩編年，可不用年譜。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二・韓祠録三卷》　明葉性、談倫同編。【略】是書首載韓愈遺像，及韓山書院、鰐魚、韓木諸圖。次《唐書》本傳，及愈謫潮州時所作詩文。次記祠制祭儀，及後人碑、記、詩、讚。末附載趙鼎《得全書院記》、陸秀夫《馬發祠記》，以皆在潮地，故并錄之。其《南珠亭記》一篇，則又以潮之人物代興，歸美於愈云。

又《別集類三・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　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是書後有淳熙己酉崧卿自跋，稱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增考年譜》一卷。復次其異同，爲《舉正》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同，而多外鈔八卷。其註稱：【略】。然則外鈔非方氏書，特葛氏刻《柳集》以配韓，因而增入，故崧卿跋不之及也。據自跋與陳氏所錄，則此書蓋與文集、外集、附錄、年譜並刻，此本惟有《舉正》，蓋所存止此也。十卷之末，又有《外集舉正》一卷，而跋中不及。陳氏亦不及核其原刻，不標卷第，殆即附之十卷中歟。自朱子因崧卿是書作《韓文考異》，盛名所

掩，原本遂微，越及元明，幾希泯滅。此本紙墨精好，內「桓」字缺筆，避欽宗諱。「敦」字全書，不避光宗諱，蓋即淳熙舊刻，越五百載而幸存者。殆亦其精神刻苦，足以自傳，故若有呵護其間，非人力所能抑遏歟。閻若璩號最博洽，其《潛邱劄記》中不知李浙東爲誰。稱得《李翺全集》或可以考。今觀此本第六卷《代張籍書》下明註爲李遜，且引《舊書》本傳，遜以元和五年刺浙東，九年召還，此書作於六七年間云云。則若璩亦未見此本，可稱罕覯之笈。其名曰「舉正」，蓋因郭京易舉正之舊，見首篇之自註。《考異》刪去此條，遂莫知其命名之義。其於改正之字用朱書，衍去之字以圓圈圍之，增入之字方圈圍之，顛倒之字以墨線曲折乙之。體例亦似較《考異》爲明晰。所據碑本凡十有七，所據諸家之書，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閣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謝克家本、李昞本，參以唐趙德《文錄》、宋白《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參互鉤貫，用力亦勤。雖偏信閣本，是其一失，宜爲朱子所糾。然司馬遷因《國策》作《史記》，不以《史記》廢《國策》。【略】然則雖有《考異》，不妨並存此書，以備參訂，亦何必堅持門戶，盡沒前人著作之功乎。《書錄解題》又曰：《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朱侍講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今考《外集舉正》所列，自《海水》詩至《明水賦》，二十五篇之數俱全，無所謂大顛三書者，亦無所謂石刻聯句詩文之遺於他集者。不知《考異》所據何本。此亦千古之大疑，姑闕所不知可矣。

又《原本韓文考異十卷》 宋朱子撰。其書因韓集諸本互有異同，方崧卿所作《舉正》，雖參校衆本，棄短取長，實則惟以館閣本爲主，多所依違牽就。【略】是以覆加考訂，勒爲十卷，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詳爲辨證。其體例，本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註於下，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於全集之外別行，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以其易於省覽，故流布至今，不復知有朱子之原本。其間譌脫竄亂，頗失本來。此本出自李光地家，乃從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翻雕，最爲精善。第一卷末有洽補註一條，稱《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詩「長沙千里平」句，「千里」當作「十里」，言親至嶽麓寺見之。方氏及朱子皆未知。又第四卷末，洽補註一條，辨《原性》一篇，唐人實作《性原》，引楊倞《荀子註》所載全篇，證方氏《舉正》不誤，朱子偶未及考。又第七卷末，有洽補註一條，辨《曹成王碑》中「搏力句卒」之義，皆今本所未載。其字爲徐用錫所校，點畫不苟。然光地沒後，其版旋佚，故傳本頗少。此本猶當日之初印，毫無刓闕，尤可貴也。

又《別本韓文考異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宋王伯大編。伯大字幼學，號留耕，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理宗朝官至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伯大以朱子《韓文考異》於本集之外別爲卷帙，不便尋覽，乃重爲編次，離析《考異》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於南劍州。又採洪興祖《年譜辨證》、樊汝霖《年譜註》、孫汝聽解、韓醇解、祝充解爲之音釋，附於各篇之末。厥後，麻沙書坊以註釋綴於篇末，仍不便檢閱，亦取而散諸句下。蓋伯大改朱子之舊第，坊賈又改伯大之舊第，已全失其初。即卷首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十二條者，勘驗其文，亦伯大重編之凡例，非朱子《考異》之凡例。流俗相傳，執此爲朱子之本，實一誤且再誤也。據李光地翻刻宋版《考異》跋，此本之舛訛遺漏不一而足。蓋屢次重編，不能一一清整，勢所必然。然註附句下，較與文集別行者，究屬易觀。今錄光地所刻十卷之本，以存舊式。仍錄此本，以便參稽。

又《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 宋魏仲舉編。仲舉，建安人。書前題慶元六年刻於家塾，實當時坊本也。首列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一篇，自唐燕山劉氏，迄潁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添集註五十家、補註五十家、廣註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統計祇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數。而所云新添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虛構其目，務以炫博，非實有其書。即所列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張籍等，皆同時唱和之人。劉昫、宋祁、范祖禹等，亦僅撰述唐史，均未嘗詮釋文集，乃引其片語，即列爲一家，亦殊牽合。蓋與所刊《五百家註柳集》，均一書肆之習氣。然其間如洪興祖、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蔣璨、任淵、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張敦頤、嚴有翼、方崧卿、李樗、鄭耕老、陳汝義、劉安世、謝無逸、李朴、周行已、蔡夢弼、高元之、陸九淵、陸九齡、郭忠孝、郭雍、程至道、許開、周必大、史深大等，有考證音訓者，凡數十家，原書世多失傳，猶賴此以獲見一二，亦不可謂非仲舉之功也。朱彝尊稱此書尚有宋槧本，在長洲文氏，後歸李日華家。正集之外，尚有《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此本止四十卷，而《外集》、《別集》不與焉。蓋流傳既久，又有所闕佚矣。

又《東雅堂韓昌黎集註四十卷外集十卷》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各有

「東吳徐氏刻梓家塾」小印。考陳景雲《韓集點勘書後》曰：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註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註本爲多，間有引他書者，僅十之三。後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見《宋史・似道傳》。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名氏併開版年月也云云。今考此本，前列重校凡例九條，內稱廟諱一條，確爲宋人之語。景雲之說爲可信，知此本爲瑩中註也。景雲又自註此文，曰東雅堂主人徐時泰，萬曆中進士，官工部郎中。今考《明進士題名碑》，萬曆甲戌科有徐時泰，長洲人，蓋即其人矣。

又《韓集點勘四卷》　國朝陳景雲撰。景雲有《通鑑胡注舉正》，已著錄。是編取廖瑩中世綵堂所註《韓集》，糾正其誤，因彙成編。卷首註曰校東雅堂本，以廖註爲徐時泰東雅堂所翻雕也。末有景雲自跋，稱：瑩中「粗涉文義，全無學識。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即文義亦多疏舛」。今觀所校，考據史傳，訂正訓詁，刪繁補闕，較原本實爲精密。如《別知賦》之「一旦爲仇」，證以《爾雅》；《元和聖德詩》之「麻列」，證以李白《夢遊天姥》詩；【略】《進學解》之「守正」，當爲「宗王」，證以《新唐書》及《文粹》；皆援據精確。他如引《赤藤杖歌》，證南宮不止稱禮部；引《唐志》五岳四瀆令，證廟令老人；引德宗祔廟高宗已祧，證《諱辨》之「治」字，亦具有典據。而於時事辨別尤詳。可稱善本。惟尸子先見《公羊傳》，而云出《漢書》，稍爲疏漏。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詩，忽參宋人諧謔一條，非惟無預於校讎，乃併無預於《韓集》，殊乖體例耳。

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前記》　余既得程氏《歷官記》，呂、洪二譜，方氏《舉正》、《增攷》各本，合以近代辯訂諸書，參互鉤稽，編成此帙。其無年可繫者附於後，以俟博雅君子。

藝文

唱和

歐陽詹《答韓十八駕驥吟》（存目）

孟郊《贈韓郎中愈》　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貞堅？贈君青松色。

張籍《酬韓祭酒雨中見寄》（存目）

盧仝《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　誰憐野田子？海內一韓侯。

賈牟《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存目）

賈庠《酬韓愈侍(郎)(御)登岳陽樓見贈時予權知岳州事》　雅論冰生水，雄材刃發硎。座中瓊玉潤，名下茝蘭馨。

劉禹錫《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賈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　伊余負微尚，夙昔慚知己。出入金馬門，交結青雲士。襲芳踐蘭室，學古遊槐市。策慕宋前軍，文師漢中壘。陋容昧俯仰，孤志無依倚。衛足不如葵，漏川空歎蟻。幸逢萬物泰，獨處窮途否。鎩翮重疊傷，兢魂再三褫。蘧瑗亦屢化，左丘猶有恥。桃源訪仙宮，薜服祠山鬼。故人南臺舊，一別如弦矢。今朝會荆蠻，斗酒相宴喜。爲余出新什，笑抃隨伸紙。曄若觀五色，歡然臻四美。委曲風濤事，分明窮達旨。洪韻發華鐘，淒音激清徵。羊濬要共和，江淹多雜擬。徒欲仰高山，焉能追逸軌。湘州路四達，巴陵城百雉。何必顏光祿，留詩張內史。

白居易《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　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心知。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賈島《卧疾走筆酬韓愈書問》　一卧三四旬，數書惟獨君。願爲出海月，不作歸山雲。身上衣頻寄，甌中物亦分。欲知強健否，病鶴未離羣。

姚合《和前吏部韓侍郎夜泛南溪》　辭得官來疾漸平，世間難有此高情。新秋月滿南溪裏，引客乘船處處行。

李賀《高軒過韓愈皇甫湜見過因而命作》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冬瓏。馬蹄殷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庞眉書客感秋逢。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紀念

張籍《祭退之》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略】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

喪。朝野良共哀，矧於知舊腸。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爲衆體，久乃溢笈囊。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北遊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觀我性樸直，乃言及平生。由茲類朋黨，骨肉無以當。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追招不隔日，繼踐公之堂。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床。搜窮古今書，事事相酌量。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爲文先見草，釀熟偕共觴。新果及異鮭，無不相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是事賴拯扶，如屋有棟梁。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黃子陂岸曲，地曠氣色清。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稻疇，茂柳多陰涼。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問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劃波激船舷，前後飛鷗鶬。回入潭瀨下，網截鯉與魴。踏沙掇水蔬，樹下烝新秔。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日長。柴翁攜童兒，聚觀於岸傍。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釣車擲長綫，有獲齊歡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公爲遊溪詩，唱咏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於其鄉。籍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還，居處隔一坊。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於階楹。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臨風聽繁絲，忽遽聞再更。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來候不得宿，出門每回遑。自是將重危，車馬候縱橫。門僕皆逆遣，獨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事程。家人號於前，其書不果成。子符奉其言，甚於親使令。《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登，閉在莊西廂。書札與詩文，重疊我笥盈。頃息萬事盡，腸情多摧傷。舊塋盟津北，野窆動鼓鉦。柳車一出門，終天無迴箱。籍貧無贈貲，曷用申哀誠。衣器陳下帳，醪餌奠堂皇。明靈庶鑒知，髣髴斯來饗。

劉禹錫《祭韓吏部文》 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別鶴中夜驚。畏簡書兮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李翺《祭吏部韓侍郎文》 兄之仕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能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詔遣巫陽。犧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髮下大荒。

釋惠洪《和游福嚴》 永懷韓潮州，夜與千峰對。仙去三百年，音容宛如在。妙語落人間，斷碑卧榛檜。公亦潮州□，□勢翩已似。低摧夙昔心，慘憺經游意。林高句天成，□□鄙組繪。刻之蒼崖陰，與山增勝概。

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幾首修韓文公廟次建貢闈可謂知化本矣某因讀韓公別趙子詩用韻以寄》 韓公學孔子，不陋九夷居。詆佛譏君王，道大忠有餘。南遷八千里，文墨以自娛。至今潮陽人，比屋皆詩書。蓬茨得趙子，如獲滄海珠。臨行贈以言，恨不與之俱。德云昌黎公，聖人之徒歟。比周孔孟軻，不道遇相如。韓公不可見，趙子今亦無。潮人敬愛公，百世祀不渝。

楊萬里《謁昌黎伯廟》 南海行幾遍，東潮欠一來。若無韓子廟，只有越王臺。文字天垂日，興亡草上埃。聊吹鰐溪水，灑越六丁雷。

又《題韓亭韓木》 老大韓家十八郎，猶將雲錦製衣裳。至今南斗無光彩，只放文星一點光。 笑爲先生一問天，身前身後兩般看。亭前樹子關何事，也得天公賜姓韓。

劉克莊《韓祠》 柳祠韓廟雙碑在，孔思周情萬古新。不信二公俱絕筆，別無詩可送迎神。 一宵醜類徒南溟，靡待仙官敕六丁。宗閔與紳空並世，可憐不似鰐魚靈。 萊相竹今供戍卒，武侯柏亦付胡兒。南來猶有昌黎木，神物千年尚護持。

又《退之》 向來諛墓人，其報在身後。柳車不免埋，硫黃安能壽？□□碑版多，篇篇說不朽。溘先同露電，沙魔曰山斗。

鄭思肖《韓昌黎祭鰐魚圖》 朝奏空言暮遠途，藍關飛雪漬衣裾。豈期去國八千里，此意猶能化鰐魚。

郝經《唐十臣像歌・韓愈》 昌黎高冠何昂昂，泰山北斗元氣傍。天衢搖曳雲錦裳，斥去老佛擅文章。

范梈《袁州謁韓祠已宜春臺晚眺》 乘月泛脩陼，凌晨訪崇臺。【略】聞茲守郡者，自昔何雄哉。百鳥見孤鳳，衆星嚴三臺。吏負鈞石寄，法已豪分該。云胡畣臨眺，遠揖謝英才。

高啓《讀史・韓子》 自古南荒竄逐過，佞臣元少直臣多。官來瀧吏休相誚，天要潮人識孟軻。

李夢陽《韓文公祠》 袁州山在城，韓廟倚山清。冕服前朝貌，文章百代名。石苔猶馬路，春竹自鶯聲。立望潮陽近，翻翻海氣征。

何景明《秦嶺謁韓祠》 捫蘿登峻嶺，級石上荒祠。雪阻南遷路，雲停北望時。文衰眞有作，道喪已前知。千載經行地，高山空爾思。

洪亮吉《讀史》四二 中唐風節數韓公，詎止文章一代雄。異類強藩盡低首，王廷湊與鰐魚同。

汪縉《晤彭允初十二首》八 《石鼎》詩成鬥句強，彌明道士老郎當。無端發一閒高興，要把名場作道場。

曾國藩《祭韓公祠文》 詩曰：【略】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式憑。濫廁秩宗，載瞻祠宇。師保如臨，進退維傴。位之不當，宣聖在旁。大祀躋僖，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怙。

譚嗣同《秦嶺》 唐昌黎伯伯曰愈，雪中偃蹇曾經過。於今破廟兀千載，歲時尊俎祠巖阿。關中之遊已四度，往來登此常悲歌。仰公遺像慕厥德，謂鈍可厲頑可磨。由漢迄唐道誰寄？董生與公餘無它。公之文章若雲漢，昭回天地光羲娥。文生於道道乃本，後有作者皆枝柯。惟文惟道日趨下，賴公崛起蠲沈疴。我昔刻厲躡前躅，百追不及理則何？才疏力薄固應爾，就令有得必坎坷。觀公所造豈不善，猶然舉世相譏訶。是知白璧不可爲，使我奇氣難英多。【略】謹再拜公與公別，束卷不復事吟哦。短衣長劍入秦去，亂峰河湧森如戈。

敷演

《酉陽雜俎・草篇》 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略】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賫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塡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黃、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宣室志》卷二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卧，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見王。」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讎，而乃騁悖肆奸，覬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愈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又卷五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鮫鰐，常爲人患。【略】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略】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塡其潭。【略】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略】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鰐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

《太平廣記》卷五四引《仙傳拾遺》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略】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眞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

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剸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鐙接轡，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略】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倣王禁也。某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略】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迹未顯爾。

《**青瑣高議前集・韓湘子**》 韓湘，字清夫，唐韓文公之姪也。幼養於文公門下，【略】公適開宴，湘預末坐，取土聚於盆，用籠覆之，巡酌間，湘曰：「花已開矣。」舉籠，見巖花二朵，類世之牡丹，差大而豔美，葉翰翠軟。合座驚異。公細視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亦莫曉其意。飲罷，公曰：「此亦幻化之一術耳，非眞也。」湘曰：「事久乃驗。」不久，湘告去，不可留。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一日途中，公方悽倦，俄有一人冒雪而來，既見，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捨吾乎？」因泣下。湘曰：「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驗也。」公思少頃，曰：「亦記憶。」因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歎曰：「今知汝異人，乃爲汝足成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略】好收吾骨瘴江邊。』」乃與湘同宿傳舍，通夕議論。湘曰：「公排二家之學，何也？道與釋遺教久矣，公不信則已，何銳然橫身獨排也？焉能俾之不熾乎？故有今日之禍。湘亦其人也。」公曰：「豈不知二家之教，然與吾儒背馳。儒教則待英雄才俊之士，行忠孝仁義之道。昔太宗以此籠絡天下之士，思與之同治。今上惟主張二教，虛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誣也。」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堅留之，不可，公爲詩別湘曰：「未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成身後退，卻抽身去卧煙蘿。」湘別公詩曰：「舉世都爲名利役，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湘謂公曰：「在瘴毒之鄉，難爲保育。」乃出藥曰：「服一粒可禦瘴毒。」公謂湘曰：「我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但得生入玉門關足矣，不敢復希富貴。」湘曰：「公不久即歸，全家無恙，當復用於朝矣。」公曰：「此別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其說焉。

《**龍城錄・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相乎相契如此。

又《**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中，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略】余三人後皆不利。

吳寬《韓文公度藍關圖（光福徐太守家藏）》 韓公上書諫佛骨，自分投荒生不還。忍寒作詩示姪輩，千古增重藍田關。關門雪深阻去馬，直氣早已開衡山。唐皇殂矣骨亦朽，瘴江無墓空潺湲。嗚呼，瘴江無墓空潺湲，潮州廟碑不可刪。

雜錄

雜記

李翺《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略】每激發則爲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略】相往來。

皇甫湜《送簡師序》 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潮州，浮圖之徒歡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序，行以資適潮。

李商隱《齊魯二生・劉叉》 右一人字叉。【略】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

任，見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金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世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二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反不得在二十二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

林韞《撥鐙序》 盧肇【略】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爾。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略】吾昔受敎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

《唐摭言・師友》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翺、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略】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

又《海叙不遇》 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爲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藉甚。

《雲仙雜記・大雅之文》 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

柳開《名系并序》 開始慕韓愈氏爲文章，名爲肩愈。後乃釋然悟其非也，改之。

孫復《上孔給事書》 自夫子歿，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略】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像而祠之。

陳堯佐《戮鰐魚文》 己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鰐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爲之讚。

《新唐書・韓愈傳》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略】時又有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

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略】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略】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

蘇洵《上張侍郎第一書》 洵有二子軾、轍。【略】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

《東坡題跋・記臨江驛詩》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略】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孔氏雜說》卷一 韓愈爲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

晁補之《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略】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略】猗歟韓愈，始以文顯。廈屋將覆，勇於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宋，咸秩無文。【略】今有司承詔，封【略】韓愈爲昌黎伯，竝從祀。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 長安安信之子允爲予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卷，繭紙正書，有退之親改定字，後爲張浮休取去。

又卷一八 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於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慙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半山老人二》引《西清詩話》 （王）荆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

闕名《沈下賢文集序》 公諱亞之，【略】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闕藩府，嘗遊韓愈門。

《竹坡詩話》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鰐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

《猗覺寮雜記》卷上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

《唐詩紀事・鮑溶》 溶登元和進士第，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友善。

又《毛仙翁贈行詩》 韓愈云：仙翁姓毛氏，名于。姬與韓爲族，愈末年

爲弟也。相識於潮陽逆旅，叙宗焉。察其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由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騁駟，囁嚅持疑於脣吻間，即信乎異人也。若古之許負輩不足言哉。然兄言果有證期，愈自典袁州，從袁州除國子祭酒，後主兵部事，續拜京兆尹，又改吏部郎中。若如言，即掃茅屋，候兄一日歡笑，亦不朽之名也。酒酣留詞，走筆而成，不能采其文章之要也。時元和十四年己亥四月十六日，族弟門人韓愈序。

《夷堅甲志》卷二　陳珂，字中玉。【略】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珂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

《朱子語類》卷一三七　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狀》。

《雲麓漫鈔》卷一四　韓退之文二首，不見於集，得於汪達道家：《潮州謝孔夫子戮狀》：【略】。又《嵩山題名》：【略】。

《雲谷雜記》卷二　李漢編韓退之文，自謂收遺文無所墜。柳子厚《天說》云：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云。劉禹錫《集序》云：韓愈「以書來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蔡，崔不足多也。』」二說，集中俱無之。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知制誥，至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其居掖垣，掌詞命，蓋踰年矣。今漢之所編，制誥之辭絕無，惟外集有《崔羣除戶部侍郎》一制而已。又唐《五寶聯珠集》，載寶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秦客何年駐【略】。」今諸本韓集皆不載，是則豈可謂之無所失墜耶？

真德秀《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乃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玉川子貧甚，【略】所訟惡少騎屋下瞰，未必盡然。既爲捕笞惡少，不必爲德，反謂處置未是。他人處此必怒，退之乃巽詞謝之，爲具招之。玉川赴其約，又先致雙鯉，亦不知卻。舊史稱退之性崛強，以玉川事觀之，乃一委曲人也。然其與憲宗爭佛骨，與御史中丞李紳爭臺參，與王廷湊爭牛元翼，與河南尹鄭相爭賣餅軍人，則毅然不可奪。崛強於大節，而委曲於羣碎，此其所以爲退之歟。

又　退之性喜玩侮，如呂醫山人之類固可侮；楊之罘、侯喜，諸生也，乃況之罘以柏馬，又借釣魚嘲喜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盧仝、張籍之齒長矣，於盧則云：「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形容其迂闊不少貸。於籍則云：「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岏。」《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若服其敏者。下句卻云：「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則多而不精，可以概見。其於詩人中惟東野、文人中惟子厚，稍加敬焉。

又　唐僧見於《韓集》者七人，惟大顛、穎師免嘲侮。高閑草書頗得貶抑，如惠、如靈、如文暢、如澄觀，直以爲戲笑之具而已。

劉克莊《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廟始在州宅後，蘇碑云在州南七里者，元祐庚午王侯滌之所徙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韓山，夷石爲廟，地尤溫。甲子一周，屋既老。淳祐辛亥，劉侯希仁以爲非吏民懷遺愛、崇先賢之義，屬郡文學呂君大圭修廢，捐俸楮三千以倡。俄而劉侯去，衆曰：役鉅費闊，且奈何？會臬使吳侯燧行部，全侯昭孫至郡，各助楮二千，倅樊君應亨、海陽令王君衛翁各半之，仕於州遊於校者皆有助。呂君又俾以俸金，自門及奧，輪奐新美，柱若壁之用土木者，皆易以石，靡楮四萬，以寶祐初元季秋落成。

《困學紀聞·考史》　韓文公子昶，【略】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

文天祥《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劉三吾《還牖軒記》　韓昌黎名愈，愈之言勝也，則字退之，以有兼人之能，不可無謙退之志也。

王禕《孔子廟庭從祀議》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略】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

《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六》　韓文公有二：一唐昌黎，一南唐熙載。熙載去宋近，像傳於後世，遂以爲昌黎。

《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一・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

錢謙益《復李叔則書》　昌黎之學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

吳偉業《古文彙鈔序》　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昌黎而戶廬陵。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　三瀧水出韶州府樂昌縣監豪山，【略】皆漢周府君所開。後以韓文公過此賦《瀧吏》詩，易名韓瀧。上流西岸有周府君祠，以文公配食。

又　龍山放鶴亭西即黃茅崗，【略】有祠祀蘇公及韓文公【略】。

又《考證門六・辯析類》　神禾原過鄭、韓二莊。【略】韓，即退之別業。

《授鶉堂筆記》卷三三　昌黎門人親戚，類黨牛而怨李。（《李漢傳》：「修《憲宗實錄》，尤爲德裕所憎。」《李德裕傳》：大和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杜仲陽，結托漳王，圖爲不軌【略】。）即昌黎於宗閔亦不以爲憸壬而遠之。

又卷四二　《韓集》文編次，先雜著、論、說、解、辨，及箴、贊、頌、傳、記、議俱入其中，不復別出其名，而別爲目者，則書、序、碑誌、表狀而已。余謂記可自爲一類，傳僅二篇，如《張中丞傳後序》則又體兼記、辨，《石鼎聯句詩序》亦主於記其事。四篇以綴於記後，而先以《石鼎詩序》，次以《張中丞》、《何蕃》、《王承福》三篇可也。《毛穎傳》雖爲傳，而舊列之雜文爲是，其雜文僅四篇。但劉勰述雜文，以宋玉《對楚王問》、枚乘《七發》、揚雄《連珠》三者爲肇端，而《客》、《嘲》以下，皆其枝派，則集中如《進學解》，亦其類矣。至箴、贊等，爲數不多，今自《釋言》以下諸篇，取之以廁雜文，似亦無乖其類。狀、議本與章、表爲近，則《禘祫議》、《復讎狀》當次之表、狀。但《改葬服議》似不爲朝廷典式而作，則《禘祫》、《改葬》、《復讎》三篇，仍從茅《文鈔》附於雜著，亦得。其《董太傅》及《馬少府》二篇，附於碑誌之後，如茅氏《文鈔》可也。又漢儀四品，章、奏、表、議。章以謝恩，奏以按核，表以陳情，議以執異。則《迎佛骨》正當名奏議。或云《論迎佛骨書》，或云《論迎佛骨疏》爲近。而《捕賊行賞》亦狀之類。似此題署，少更之，或不爲妄。《鰐魚文》本屬雜文，而後人選唐、宋文者，羼入祭文，誤矣。其他集中文字，除碑誌外，凡文有年月事蹟可考者，略爲序次，亦校刊者之一助乎。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五・伐檀集二卷》　庶字亞夫，【略】黃庭堅之父也。江西詩派奉庭堅爲初祖，而庭堅之學韓愈，實自庶倡之。

又《別集類六・廣陵集三十卷拾遺一卷》　王令【略】所爲詩磅礴奧衍，大率以韓愈爲宗。

《陔餘叢考・韓昌黎爲土地神》　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傳爲唐之韓昌黎，不知其所始。

《孟子事實錄》卷下　自韓子出，極力推崇孟子，其書始大著於世。至宋諸儒，遂以此七篇與諸經、《論語》并重，皆自韓子之發之也。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詳，非韓子則孟子之書不著。

《四六話》　《識小錄》載：洪武六年諭禮部尚書牛諒，禁止四六文字，并表箋亦然。諒等乃錄柳子厚《代柳公綽謝上表》、韓退之《賀雨表》以上，命頒行天下以爲式。

《藤陰雜記》卷一　吏部、翰林院、禮部、國子監，土地俱祀韓昌黎，未知所自。趙甌北翼入翰林，詩以解嘲云：「瀛洲署中炊社鼓，社公傳是韓吏部。建置本末無可徵，肇祀不知意何取。從來名賢歿爲神，各視平生所建豎。【略】白傅已列蓬萊仙，曼卿更拜芙蓉主。況公日星河嶽氣，立朝大節炳千古。絕脈能開道學先，餘事亦號文章祖。抗疏幾碎佛氏骨，從祀不慚宣聖廡。豈宜罰作土地神，坐使淮陰噲爲伍。屈宋詎稱衙官職？欒郤翻充皂隸戶。生前磨蝎坐命宮，曾謫嶺南鮫鰐浦。庸知身後尚蹭蹬，無端又遭左遷侮。鄉先生可祭於社，此土初非公故土。即云立社爲欒公，公未久脩史館簿。區區冷官一臠肉，豈足爲公增華膴。我來展謁聊解嘲，且勿牢騷碩人俁。幸未改塑浮屠像（潮州有公像，作浮屠形，郭青螺易以木主），儒服依然端章甫。香火祠雖處末僚，翰墨緣仍近藝圃。猶勝杜陵老拾遺，變作十姨呼阿姥。」

惲敬《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于城西，即忠祐廟也。自前明至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異葺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

《方南堂先生輟鍛錄》　康熙己卯、庚辰以後，一時作者，古詩多學韓、蘇。

《退庵隨筆》卷一九　古文選本，以前明茅鹿門坤所列八家爲最著。《明

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外無取焉，故坤選爲《八家文鈔》。其實，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特右書不傳耳。本朝儲同人欣以李習之翺、孫可之樵合爲十家，其書皆頗行於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廣東潮州婦女出行，則以皂布丈餘蒙頭，自首而下，雙垂至膝，時或兩手翕張其布以視人，狀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遺製也。

《金石續編》卷一〇 《韓退之書白鸚鵡賦》：石高二尺二寸，廣三丈許，四十八行，行四五六字不等，草書。後翁方綱釋文，正書。在廣東潮州府韓文公廟。【略】按：王維《白鸚鵡賦》，見《唐文粹》、《文苑英華》。此草書字徑四五寸，末行有退之二字。相傳謂朝昌黎刺潮州時所書。雍正十二年，渝州龍爲霖知潮州事，摹勒於韓祠東壁。乾隆三十六年，大興翁方綱附刻釋文。

《茶香室三鈔》卷一五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韓愈《直諫表》：「近聞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按：此表《韓集》所無，不知見於何書。

《粟香二筆》卷六 韓山、韓江，皆以昌黎得名。文公廟在韓江之東，韓山之頂。

又 文公祠有聯云：「天意啓斯文，不是一封書，安得先生到此？人心歸正道，只須八箇月，至今百世師之。」旁有韓山書院，聯云：「奉以爲師，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號稱易治，篤於文行，延及齊民。」

《石遺室論文》卷四 李翺、皇甫湜皆出韓門，所謂李得其正，皇甫得其奇者。今將二人所撰《韓公行狀》、《神道碑》、《墓誌銘》，【略】只各摘其諭王廷湊及爲古文兩事。李於廷湊一節，叙之最詳最著力，昌黎一生可傳事，無過於此。《諫佛骨表》猶其次也。而《唐書・昌黎傳》即用李文，而昌黎千古矣。即論其爲文章一段，看似淡淡，實未嘗不著力，言簡括而意鄭重也。不知當以何以《碑》、《志》兩文均以屬皇甫？殆昌黎平日本喜相如、子雲，以皇甫之鉤章棘句，爲能似之，故均使皇甫執筆歟。

《石遺室詩話》卷四 嘗論昌黎《寄盧仝》、《醉留東野》各詩，其親愛敬禮朋友處，坡公所不及。此韓門所以獨有千古也。

雜考

《夢溪筆談》卷四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東坡題跋・書退之詩》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南）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孔氏雜說》卷四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太陽人。」退之南陽人，而非鄧州也。或云：是懷州界人。《史記》：「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注：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則退之修武人也。以爲鄧州，誤矣。

《唐語林・補遺》 元和中，有老卒推到《平淮西碑》。【略】案：愬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尚未立，安得推倒？

《蔡寬夫詩話・詩家書法》 退之《石鼓歌》云：「逸少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觀此語，便知退之非留意於書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

《邵氏聞見後錄》卷四 張籍《祭韓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爲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

又卷一四 李漢於韓退之不曰子婿，曰門人，云退之詩文，漢所類也。如《革華傳》類本無之，【略】非退之作明甚。予謂凡李漢所不錄，今曰《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又劉夢得云：「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書來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傳，則漢之所失亦多矣。

又卷二七 予舊於涇城孔寧極家，見孔戣私紀一編，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近潮陽劉方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戣之記。益

知世所傳好鬚髯者，果韓熙載也。

《嬾真子》卷二　退之《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東歸。」又云：「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詳考之，是年乃貞元十一年也。今按：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是年三上書宰相，不遇而出關。故曰「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略】則知作《感二鳥賦》時貞元十一年明矣。但後人誤書十五年也。

又卷三　《唐史・韓退之傳》：「擢監察御史，上疏極諫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此說非也。集中自載《御史臺論天災人饑狀》。故退之《寄三學士》詩云：「是年京師旱，【略】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略】乃返遷炎州。」以此驗之，其不因宮市明矣。然退之所論，亦一時常事。而遽得罪者，蓋疏中有云：「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故執政者惡之，遽遭貶也。

又卷四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日月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於大曆戊申。」而退之書云：「今愈生二十有八年矣。」大曆三年戊申至貞元十一年乙亥，退之時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賈耽、盧邁、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爲何人耳。且以前鄉貢進士上書，而文格大與當時不同，非賢相不能舉也，豈耽輩所能識哉。

又　《韓退之列傳》云：「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以僕觀之，郊、籍非輩行也。東野乃退之朋友，張籍乃退之爲汴宋觀察推官日所解進士也。而李翺、皇甫湜則從退之學問者也。【略】故於東野則稱字，而於羣弟子則稱名。【略】而唐史乃使東野與羣弟子同附於退之傳之後，而世人不知，遂皆稱爲「韓門弟子」，誤矣。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新唐書韓愈傳》注　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頹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頹當裔孫尋，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赭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直以爲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考》引董逌說，以爲騫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拏之銘亦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赭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內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黃氏日鈔》卷五九　《外集》五卷，大抵文緩而衍，不類昌黎天成之筆。揆之於理，又多可疑如此。按李漢叙，稱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墜，併目錄共四十一卷。然則《外集》從何而來哉？又孰爲之收拾耶？五卷之多，惟《論史》一書，柳柳州嘗辨之，可審其爲韓，餘孰與稽耶？趙臺卿於《孟子》有言，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後世依倣而託之者。愚於昌黎之《外集》，蓋不能盡信云。

《偃曝餘談》卷下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翰）〔翺〕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略】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王鳴盛《問字堂集序》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名「愈」，《說文》無此字，新附亦無。然其言曰：「凡爲文章，宜略識字。」又曰：「羲之俗書趁姿媚。」是亦深有意乎？識字者或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蓋昌黎幼孤故也。

崔玄亮

論述

白居易《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著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著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

傳記

白居易《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志銘并序》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玄亮，字晦叔。【略】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從事宣、越二府，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凍餒者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胔骼未殯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趨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謠詠。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略】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略】入爲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奬之，假貂嬋以寵之。【略】公以爲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告，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略】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大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於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

《舊唐書·崔玄亮傳》（存目）

紀事

白居易《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吳興卑小君應屈，爲是蓬萊最後仙」注 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後，當時崔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笑蓬萊最後仙。」

又《感舊并序》 故李侍郎杓直，長慶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大和六年秋薨，崔侍郎晦叔，大和七年夏薨，劉尚書夢得，會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執友也，二十年間，凋零共盡，唯予衰病，至今獨存。因詠悲懷，題爲《感舊》。

又《池上篇并序》 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貞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

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注 同年科第：弘辭呂二炅、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復禮、呂四頻、哥舒大煩、崔十八玄亮，逮不肖八人，皆奉榮養。

《太平廣記》卷一五四引《續定命錄》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前入臺。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間多所脫略，段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龍飛，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長中書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招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投，而有心求官。」時門下侍郎蕭俛亦在長安，因問二相，二相具以事對。蕭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漢閑三五年可矣。」不數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闕，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威權在君，更須致宰相，必是此賊納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黃。」及檢勘，翻省述忘，實是自書。植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敕下。

《唐詩紀事·崔玄亮》 玄亮在洛，與白樂天相從醉吟之樂，曾有詩云：

「共相呼喚醉歸來。」樂天答云：「居士忘筌默默坐，先生枕麴昏昏睡。早晚相從入醉鄉，醉鄉此去無多地。」

又　玄亮在湖州，寄《三癖詩》與劉夢得，言癖在詩與琴酒。夢得和之，并序云：「柳吳興亭臯隴首之句，王融書之白團扇。」故夢得詩曰：「視事畫屏中，自稱三癖翁。管絃汎春渚，旌旆拂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書團扇上，知君文字工。」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三州唱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

藝文

劉禹錫《酬湖州崔郎中見寄》　昔年與兄遊，文似馬長卿。今來寄新詩，乃類陶淵明。磨礱老益智，吟詠閒彌精。

又《湖州崔郎中曹長寄三癖詩自言癖在詩與琴酒其詞逸而高吟詠不足昔柳吳興亭臯隴首之句王融書之白團扇故爲四韻以謝之》　視事畫屏中，自稱三癖翁。管弦泛春渚，旌旆拂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書團扇上，知君文字工。

白居易《哭崔常侍晦叔》　頑賤一拳石，精珍百鍊金，名價既相遠，交分何其深。中誠一以合，外物不能侵。逶迤二十年，與世同浮沉。晚有退閑約，白首歸雲林。垂老忽相失，悲哉口語心。春日嵩高陽，秋夜清洛陰。丘園共誰卜？山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惠死莊杜口，鍾歿師廢琴。道理使之然，從古非獨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將病眼淚，一灑秋風襟。

又《嘗新酒憶晦叔二首》　樽裏看無色，盃中動有光。自君拋我去，此物共誰嘗？　世上強欺弱，人間醉勝醒。自君拋我去，此語更誰聽？

姚合《和秘書崔少監春日遊青龍寺僧院》（存目）

雜録

《酉陽雜俎前集・物革》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嘗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玩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北夢瑣言》卷一一　唐崔玄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修精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睹。（亮典湖州，修齋，亦降仙鶴，太白爲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事軍校及茶酒廝役祗承，皆知齋法次第。

《太平廣記》卷七三引《唐年補録》　唐大和中，崔玄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一見耳。」乃遣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鞴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

《雲笈七籤》卷一二一　崔公玄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踐鴛鷺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趨道之志未嘗怠也。寶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無復玄翮者，棲於虛皇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異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回。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尸之？太守姓崔。」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諷《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寶刻叢編》卷一五建康府引《集古録目》　《唐崔玄亮遊山題記》，唐刑部尚書崔玄亮長慶三年遊山題記，在茅山。

崔郾

論述

元稹《授崔郾諫議大夫制》 爾郾端厚誠明，濟之文學，柔而能立，謙而逾光。

李湛《賜高承簡勅》 昨遣翰林侍講學士崔郾撰述。【略】觀其辭理，亦頗周詳。將傳不朽之名，用播一時之美。

傳記

杜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公諱郾，字廣略【略】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虢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爲賓，而不樂之。挈辭載幣，使者數返。公徐爲之起，且曰：「不關上聞，攝職可也。」受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略】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略】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今相國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祿大夫。【略】歷歲，願出守本官，辭懇。而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閤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略】凡二年，改岳鄂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略】凡五年，遷浙江觀察使，加禮部尚書。【略】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略】贈吏部尚書。

《舊唐書·崔郾傳》（存目）

《新唐書·崔郾傳》（存目）

紀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卻將春色入關來。」

又《公薦》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眞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請即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册府元龜》卷六〇七 崔郾爲翰林侍講學士，寶曆元年七月，與高重進《纂要集》十卷。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崔郾《諸經纂要》十卷。

藝文

陸暢《宿陝府北樓奉酬崔大夫二首》（存目）

許渾《將爲南行陪尚書崔公宴海榴堂》（存目）

雜録

《廣卓異記・七牓院（崔邠）》 右按《登科記》，元和二年，崔邠爲禮部侍郎，連放二牓。又元和六年，邠之弟鄜爲禮部侍郎，連放二牓。元和十四年，鄜之弟鄆爲禮部侍郎，又放一牓。大中七年，鄜之子瑤，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又放一牓。崔氏六牓，皆刻石於常樂街泰寧寺，時人謂之曰牓院。瑤後爲陝州長史，其詞曰：「唯爾諸父，自元和代，至於爾躬，五十年間，四主文柄。上下六載，輝耀一時，充于庭臣，皆汝門生，天下以爲盛。」咸通十四年，鄜之三子瑾，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又放一牓。乃命門生韋庠刻石，將飾七牓。

盧汀

魏懷忠《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引《集注》 盧四名汀，字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書無傳，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

又《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引《集注》 盧四名汀，公詩有《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又有《和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和庫部盧四兄元日朝回》，又有《早赴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

白居易《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春獨遊曲江見寄長句》注 雲夫、蔚章同年及第。時余與蔚章同在翰林。

王建《贈盧汀諫議》（存目）

楊巨源《和盧諫議朝回書情即事寄兩省閣老兼呈二起居諫院諸院長》（存目）

孟郊《送盧汀侍御歸天德幕》（存目）

韓愈《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 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

白居易《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春獨遊曲江見寄長句》（存目）

姚合《酬盧汀諫議》 篇什縱橫文案少，親朋撩亂吏人閒。

薛濤

論述

綜論

《唐國史補》卷下 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略】文之妖也。

《詩人主客圖》 清奇雅正主：李益。【略】昇堂七人：【略】薛濤。

《說郛》弓一九引《牧豎閑談》 元和中成都樂籍薛濤者，善篇章，足辭辯，雖無風諷教化之旨，亦有題花詠月之才，當時營妓之中尤物也。

《唐才子傳・薛濤》 其所作詩，稍欺良匠，詞意不苟，情盡筆墨，翰苑崇高，輒能攀附。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異物，豈得匪其人而棄其學哉！

《綠窗女史》 予品蜀豔，首薛洪度事，文采風流，爲士女行中獨步。惜時

無嗣響，故此卷亦闕未傳。

《紅雨樓題跋》 唐有天下三百年，婦人女子能詩者，不過十數。娼妓詩最佳者，薛洪度、關盼盼而已。彤管所載，不得一二；《女史》所收，不得三四。近曹能始參藩西蜀，梓而行之。洪度詩五百首，此亦斷珪殘璧，非完璞也。中有《贈楊蘊中進士》一首，雖悽惋可詠，然鬼語無稽，余迺拔附集末。田洙聯句，尤爲不經，竟刪去之。無事齋居，手自鈔錄，以備諷詠，庶幾寤寐紅粧，彷彿環佩矣。

《詩藪外編・唐下》 唐宮闈能詩者：【略】薛濤、花蕊輩。然皆篇什一二，遠出當時文士下，非漢、魏婦人比也。

《燃脂集・宮閨凡籍藝文考略》引《唐詩鏡》 薛濤詩氣色清老，是此中第一流人。

《益部談資》卷上 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儀一代，領袖百家。【略】香奩之彥，若花蕊、當壚、製箋，才情豈在人下。

《柳亭詩話》卷一七 薛濤以女校書馳名當世，其詩頗有可觀，若高駢筵上聞邊報一首，竟似高、岑短什矣。詩曰：「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一云上韋皐也。

《歷朝名媛詩詞》卷六 濤詩頗多，才情軼蕩，而時出閒婉，女中少有其比。然大都言情之作，娓娓動人。有《十離詩》，殊乏雅道，不足取也。今所選者十之三，亦可以知其概矣。

《詩筏》卷下 唐詩大振，婦女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詠。婦女則李季蘭有詩豪之譽；薛濤有校書之稱。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薛濤李冶詩集二卷》 濤《送友人》及《題竹郎廟》詩，爲向來傳誦。然如《籌邊樓》詩曰：「平臨雲鳥八窗秋，壯壓西南四十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其託意深遠，有魯嫠不恤緯，漆室女坐嘯之思，非尋常裙屐所及，宜其名重一時。

分論

《春望詞四首》 《名媛詩歸》卷一三：細諷四詩，覺有望字意在。若率然讀去，但知其幽恨，不知其恨歎。《古今女詩選》：（其一）「不同悲」勝「不同賞」多多。《唐詩快》卷一四：（其一、三）二詩皆以淺近而入情，故妙。《古今女史》卷四：（其一）離恨綿綿。（其三）綺麗。

《風》 《古今女史》卷四：畫風手。

《月》 《名媛詩歸》卷一三：細語幽響，故故向人，而含吐不欲自盡。《古今女史》卷四：皎若冰壺。

《蟬》 《古今女史》卷四：不復纖芥煙火氣。

《鴛鴦草》 《名媛詩歸》卷一三：把鴛鴦草如此狠狠責數之，負怨不堪。

《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 《名媛詩歸》卷一三：二詩如邊城畫角，別是一番哀怨。《古今女詩選》：諷刺語須如此若隱若躍，使人深味，迺爲妙手。《升庵詩話・薛濤詩》：「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喻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

《謁巫山廟》 《名媛詩歸》卷一三：「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鬥畫眉長。」兩句不但幽媚動人，覺修約婉退中，多少矜蕩不盡意。《唐詩快》卷一二：此詩或又作韋莊，然語氣頗類女校書，只得求浣花相公奉讓。

《詠八十一顆》 《名媛詩歸》卷一三：信口作語，當時必甚稱賞，不然何亦存之永久耶？

《賊平後上高相公》 《名媛詩歸》卷一三：開口自然挺正，而有光融拓落之氣，覺文人反多牽摔。

《送友人》 《名媛詩歸》卷一三：「水國兼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月寒乎？山寒乎？非「共蒼蒼」三字不能摹寫。「誰言多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路長。」淺淺語，幻入深意，此不獨意態淡宕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徐用吾曰：情景亦自濃豔，卻絕無脂粉氣。雖不能律以初盛門逕，然亦妓中翹楚也。周珽曰：征途萬里，莫如關塞夢魂無阻，今夕似之。非深於離愁者，孰能道焉。

《上川主武元衡相國二首》 《名媛詩歸》卷一三：二首整麗雄健中，仍有秀氣，故佳。

《憶荔枝》 《名媛詩歸》卷一三：題意本難雅稱，此皆其漫興率書耳。

《送姚員外》 《名媛詩歸》卷一三：妙在畢竟似送別，不似《柳枝詞》。

《九日遇雨二首》 《名媛詩歸》卷一三：意調雖明暢，稍近庸流手筆。

《古今女史》卷四(其一)：是秋陰景。

《上王尚書》《名媛詩歸》卷一三：逸而動，絕不帶媚氣。《唐詩快》卷一六：「手持雲篆題新榜，十萬人家春日長。」此折楊皇荂之章也。何意於櫻唇、荑腕得之。《古今女史》卷四：大話帶逸，不腐。

《送盧員外》《名媛詩歸》卷一三：只似一首弔古詠懷詩，卻作送贈；高而樸，古而靜，可謂大手筆。《古今女詩選》：七言絕難得如此悲厚。薛濤才情，標映千古。細看其詩，直高中唐人一格。但應制體及長詩，非其所辦，故上視鮑令暉、上官婉兒輩，稍未逮耳。

《題竹郎廟》《名媛詩歸》卷一三：語氣一直說下，愈緩愈悲。「竹廊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綠。」「更綠」二字，在沉沉中想像出來，不必映帶古木，已復深杳。

《海棠溪》《名媛詩歸》卷一三：鮮明的爍，以用意得之，而氣仍奧衍，絕不欲爲繁飾也。《蜀中廣記・方物記》：薛濤詩：「夾纈籠裙繡地衣。」東坡詩：「醉面何因散纈文。」按：《說文》：「纈，結也。繫彩繒爲文也。」又：薛洪度《海棠溪》詩云：「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花。人世不思靈卉異，競將紅纈染輕紗。」舊染工有夾纈、檀纈、漿水纈、三套纈、綠絲斑纈諸名，問之機坊，不知也。《唐詩快》卷一六：妍秀絕倫。

《柳絮》《名媛詩歸》卷一三：「他家」「一向」本是俗語，靈心映帶，便覺飄灑不盡。

《試新服裁製初成三首》一《名媛詩歸》卷一三：沉着語又須宛媚流闊，始無偏輕偏重之病。此其意義。以他人事作我情，以我情作他人事耳。明此意，即作長篇不難矣。《古今女史》卷四：能出奇致勝。

又三《名媛詩歸》卷一三：只將借意發出正意，情神宛肖。

《秋泉》《唐詩快》卷一六：「長來枕上牽情思，不使愁人半夜眠。」自是愁人心中有秋泉耳，與耳畔嘈切何關。

《十離詩》《名媛詩歸》卷一三：《十離詩》有引躬自責者，有歸咎他人者，有擬議情好者，有直陳過端者，有微寄諷刺者，皆情到至處，一往而就。非才人、女人不能。蓋女人善想，才人善達故也。此《長門賦》所以授情於洛陽年少也。

《酬杜舍人》《名媛詩歸》卷一三：意致清老，畢竟到家。

《籌邊樓》《名媛詩歸》卷一三：教戒諸將，何等心眼，洪度豈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

《贈韋校書》《名媛詩歸》卷一三：語似不斷，妙矣。尤難於字字用意。《古今女史》卷四：綺思凌雲。

《寄舊詩與元微之》《名媛詩歸》卷一三：通詩筆老而氣骨遒緊，雖用宛媚處，皆以樸靜裹之，挺然聲調閒。《古今女史》卷四：自負不淺，有知稀我貴意。

傳記

《唐才子傳・薛濤》濤，字洪度，成都樂妓也。性辨慧，嫺翰墨。居浣花里，種菖蒲滿門，傍即東北走長安道也，往來車馬留連。元和中，元微之使蜀，密意求訪，府公嚴司空知之，遣濤往侍。微之登翰林，以詩寄之曰【略】。及武元衡入相，奏授校書郎，蜀人呼妓爲校書，自濤始也。後胡曾贈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樹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工爲小詩，惜成都牋幅大，遂皆製狹之，人以爲便，名曰「薛濤箋」。【略】大和中卒。有《錦江集》五卷，今傳，中多名公贈答云。

紀事

《雲谿友議・豔陽詞》安人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及爲監察，求使劍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峨嵋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公既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譔及第，議出同州。及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采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韻雖不及濤，而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

《鑑戒錄・蜀才婦》吳越饒貢妓，燕趙多美姝，宋產歌姬，蜀出才婦。薛

濤者，容姿既麗，才調尤佳，言謔之間，立有酬對。大凡營妓，比無校書之稱，韋南康鎮成都日，欲奏之而罷，至今呼之。故進士胡曾有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每承連帥寵念，或相唱和，出入車輿，詩達四方，中朝一應銜命使車每屆蜀，求見濤者甚衆。而濤性亦狂逸，所有見遺金帛，往往上納。韋公既知且怒，於是不許從官，濤獻《五離詩》，情意感人，遂復寵召，當時見重如此。

《唐語林・補遺》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卅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清異録》卷下　蜀多文婦，亦風土所致。元微之素聞薛濤名，因奉使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驚服。

《唐詩紀事・薛濤》　《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云：「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卻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元微之贈濤詩，因寄舊詩與之云：「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詠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爲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略】進士楊蘊中下成都獄，夢一婦人曰：「吾薛也。」贈詩云：「玉漏深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説郛》弓二四引《槁簡贅筆》　蜀妓薛濤字弘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郎，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而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榦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類説》卷一二引《紀異録》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梁斗，至於窮佐酒有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

《宣和書譜》卷一〇　薛濤，成都倡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爲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己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略】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蜀中名勝記》卷四　《唐書》：李德裕建籌邊樓於成都府治之西，四壁圖蠻夷險要，日與習邊事者籌畫其上。女校書薛濤上《籌邊樓》詩云：「平臨雲鳥入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

《説郛》弓九八引費著《蜀牋譜》　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郎，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土族不侔。客有竊與之燕語，時韋令公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期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倡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孤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託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創吟詩樓，偃息於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爲撰墓志。

又弓一九引《牧豎閒談》　元稹微之知有薛濤，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得與薛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薛濤歸浣花【略】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公於松花紙上寄贈一篇曰【略】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

《益部談資》卷中　薛濤，唐之青樓人也。【略】濤本長安良家女，父卒於蜀，失身爲妓。晚歲住居碧雞坊。【略】墓在江干，碑題「唐女校書薛弘度墓」。弘度，蓋濤小字云。卒時年七十三。段文昌爲撰志銘。一時名士如韋皐、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劉禹錫、張祜，咸與之唱和。

著録

《郡齋讀書志・薛濤錦江集五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薛濤集》一卷。唐成都妓女薛濤撰。字洪度，號薛校書。

《蜀中廣記・詩話記二》　予初入蜀，見當事者梓《薛濤詩》一卷，云係新都楊家抄本，喜以爲秘書也。及觀之，只五七言絕句而已，此在洪邁《萬首絕句》之內。且江南有一抄本，亦與之同，大抵從《萬首》內抄出。但蜀本多《酬人

雨後看竹》五言律一首，又少江南抄本絕句數首，亦可互校。予叔汝載，搜閱《簡池志》，載其《江月樓》詩：「秋風彷彿吳江冷，鷗鷺參差夕陽影。垂虹納納卧譙門，雉堞眈眈俯漁艇。陽安小兒拍手笑，使君幻出江南景。」又，《西嵓》詩：「憑欄卻憶騎鯨客，把酒臨風手自招。細雨聲中停去馬，夕陽影裏亂鳴蜩。」此二首抄本所無，至可喜也。

《**壬子文淵閣所存書目・總集類**》《薛濤李冶詩集》二卷。（一冊，補鈔）

《**崇雅堂書録・別集類上**》《薛濤詩》一卷。（唐薛濤撰。翠浪玕館叢書本）

《**八千卷樓書目・總集類**》《薛濤李冶詩集》二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三家閨闈詩録本。）

又　《三家詩》三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所録爲魚玄機、薛濤、楊太后之詩。嘉慶沈氏翻宋本。）

《**木犀軒藏書書録・別集類**》《薛濤詩》一卷，唐薛濤撰。《魚玄機詩》一卷，唐魚玄機撰。抄本。舊人精抄。合裝一冊。

《**藏園羣書題記・唐別集類二・明萬曆洗墨池刊本薛濤詩跋**》《薛濤詩》一卷，舊題元刊本，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四周雙闌，版匡陰陽葉不相聯屬，惟中縫上方題「薛濤詩」三字，字仿坡公體，頗具逸宕之致。前有《薛濤傳》一卷，次目録，次詩，以五律、五絕、六言、七絕爲次。後附《與田洙聯句》詩。葉尾二行有補綴痕，蓋末有「萬曆己酉春仲鐫於洗墨池」一行，書賈欲充元刊截去之也。考此刻傳布極稀，各家書目均不著録，惟嘉慶時沈綺雲有重刻本，據卷尾牌子所記，云「嘉慶庚午雲間古倪園沈氏從吳門士禮居黃氏借本翻行。」行格悉與此同，末葉正有洗墨池一行，乃知從此本覆雕者。黃氏藏本今不知流傳何家，藝風所輯《士禮居題跋》亦不載是書。沈氏翻本絕精麗，頗爲世重，惟字仿率更體，與此不類，板匡四周縮小寸許，與《楊太后宮詞》、《魚玄機詩》同式，斷非影摹上版者也。其第二十一葉與田洙聯句題秋夜五十韻中空白一葉，題「原闕」二字，兹帙則此葉完然具存，爲黃氏所未見，彌可珍矣。又沈本目五葉，詩二十三葉，各記號數。明本則通爲二十八葉，此亦翻雕改易之一失。卷首尾均有袁又愷印記，又愷與堯夫同郡同時，往還至稔，堯夫於故書缺卷脫葉往往多方搜訪，手寫補之，此帙乃獨見遺，何也？余於甲寅春遊滬瀆，獲見於沈乙盦海日樓中，樊山前輩方題小詞其上。余愛翫不忍釋手，隔歲乙盦遂輟以見詒，余檢弘治本《山谷別集》報之。蓋乙盦喜涪翁舊槧，余則重爲蜀人遺著，交易而退，各得所欲也。長夜檢篋覩此，因略叙源流，識諸卷末，樊山題詞亦附存焉。乙盦先生購得此本，亟以見示，繙帑數過，溽暑都忘。甲寅閏五月十九日，樊增祥記。「萬里橋邊，枇杷花底，閉門鎖盡罏香。孤鸞一世，無福學鴛鴦。十一西川節度，誰能捨女校書郎。門前井，碧桐一樹，七十五年霜。　琳琅，詩半卷，元明棗本，佳語如簧。自微之吟翫付東陽。恨不紅箋小字，桃花色，自寫斜行。碑銘事，昌黎不用，還用段文昌。」乙盦先生屬題詞其上，調寓《滿庭芳》，乞政。

《**藏園羣書經眼録・集部一**》《薛濤詩》一卷（唐薛濤撰）　明萬曆三十七年洗墨池刊本，八行十六字。前薛濤小傳，次目録。後有樊增祥手跋，録如後：【略】按：是書寬行大字，規橅蘇體，刊工極爲古雅。乙盦疑是元刊，實則萬曆己酉洗墨池刊本。嘉慶庚午古倪園沈氏翻雕即從此本出。卷中鈐有袁又愷、劉泖生、顧曾壽、鄒一桂諸印。乙盦得諸蘇估楊馥堂，并乞樊山題詞以寵之。余以濤本蜀人，舊刻罕覯，因以黑口本山谷別集詩注從乙盦易歸，時甲寅秋七月也。

藝　文

紀　念

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　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劉禹錫《和西川李尚書傷孔雀及薛濤之什》　玉兒已逐金環葬，翠羽先隨秋草萎。唯見芙蓉含曉露，數行紅淚滴清池。

元稹《寄舊詩與薛濤因成長句》　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詠花憐暗澹，雨朝題柳爲敧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閒似好男兒。

又《寄贈薛濤》　錦江滑膩峨嵋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公卿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

花發五雲高。

白居易《贈薛濤》 峨眉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北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文徵明《薛濤》 短長闊狹亂堆床，細染輕搥玉色光。豈是無心戀針綫，要將姓字托文房。

劉侃《過薛濤故居》 寂寂深林掃故居，江風江雨亂簾篠。蛾眉自古應無數，猶說當年薛校書。

祝允明《題畫二首》 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箇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

胡定《薛濤井》 名園零落錦江邊，寂寂芳蹊不繫船。日暮騷人無限意，綵毫禁灑薛濤箋。 蛾眉文采益州箋，曾得司空學士憐。好事至今傳井渫，年年飛入九重天。

楊一鵬《薛濤井》 古井臨江思有餘，荒亭寂寂傍樵漁。當年兔穎題都尉，此日鸞箋惜校書。總有黃鸝空自語，須教芳草亦憐渠。靈心黛色成幽賞，天外峨眉似不如。

詹贊元《薛濤井懷古》 西蜀峨眉天下美，靈鍾浣花一女史。千載而上美其人，千載而下美其水。人已杳兮水自清，脂粉餘香香錦里。汲此水兮如遇人，旨酒兼之花樣紙。文章炫爛鳳凰毛，吟樓縹杳煙雲裏。傍花隨柳出東郊，不見校書惟見井。風流寂寞何處尋，沿江曲徑通幽徑。今人昂然七尺軀，不及美人留美景。猶有詞章好效顰，那管西施哂不哂。枇杷花裏訪仙居，百媚詩魂醒未醒。猗猗修竹倚欄干，彷彿當年縞素影。

敷演

李禎《田洙遇薛濤聯句記》（存目）

雜録

《資暇集》卷下 松花牋代以爲薛陶牋，誤也。松花牋其來舊矣。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命曰薛陶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李石《續博物志》卷一〇 元和中，元稹使蜀，營妓薛濤造十色彩箋以寄，元稹於松華紙上寄詩贈陶。

《南部新書》壬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將名曰薛濤牋。

《焚書》卷二 夫薛濤，蜀產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

樓黎然《洪度集序》 昔人謂方外、妓女詩，較詞人、墨客尤易傳名。薛濤，蜀妓也。唐時蜀中官妓擅色藝者，不知凡幾，而濤獨豔稱到今，非以其能詩邪？濤詩五百首，今所存僅十二三，吉光片羽，彌足珍已。予友陳井研好搜金石古軼，兼好刻書，予曾代吳移香侍御叙其所補《孟子弟子考》，近刻吾浙徐烈婦、吳絳雪詩集並傳奇，連類及此，附錄佚說，加之考證，作靈峰草堂中一種小品，亦好事者所先睹爲快者矣。客難予曰：「集部浩如煙海，正且大者不勝刻，乃下及妓詩邪？」予曰：「否，否。昔袁簡齋嘗以蘇小鄉親鐫石章，或頗譏其輕薄，袁不謂然，且云：『數百年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我輩。』痛哉言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五代時王彥章，武夫耳，猶知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時時稱引。濤死且千餘年，古井新牋，膾炙人口，後人猶有刻其集者。以眎鬚眉男子，酣嬉徵逐，不名一長，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者，相去何如？其不爲薛校書竊笑於地下者，幾希。況今震旦維新，女校林立，使濤生於今日，教習員中必當高置一席。左氏所謂取節焉，可也，子奚病焉？嗟夫，濤不幸流入樂籍，不獲以名節顯，與吳絳雪後先比烈。猶幸而陷於樂籍，以才自拔，儼然與卓文君、巴寡婦鼎峙於蜀也，烏得以妓女少之哉？」客慚而退。漫書其詞於簡末。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薛濤李冶詩集二卷》 薛濤，蜀中妓。李冶，烏程女道士。濤與元稹相倡和，冶亦嘗與劉禹錫游，皆中唐人也。《書錄解題》載《薛濤詩》一卷，《李冶詩》一卷，今皆不傳。此本皆後人鈔撮而成。濤集中如「聞道邊城苦」一首，兼載洪邁《唐人萬首絕句》，計有功《唐詩紀事》、楊

愼《升菴詩話》之說，一詩兩見。又《唐詩紀事》之《五離詩》、《唐摭言》之《十離詩》，乃一事譌傳，其文互異，亦相連竝載。其編輯頗爲詳愼。附以補遺三篇，又採摭濤傳及諸書所載事跡，考證亦殊賅備。

杜羔

《新唐書・杜羔傳》（杜兼）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略】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

《唐國史補》卷中　杜羔有至行，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慼。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兒。」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來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廟，日夜悲泣。忽睹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後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詢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歲餘，指其邱壠，因得歸。羔至工部尚書致仕。

《玉泉子》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李益、廣宣、杜羔《紅樓下聯句》（存目）

又《蘭陵僻居聯句》（存目）

白居易《故工部尚書致仕杜羔贈右僕射制》　故某官杜羔：生於仁族，發爲公器。敦厚孝友，本乎天性。文學政事，出於餘力。自立朝右，藹然素風。司諫平刑，駮議廉問。凡所踐歷，不懈于位。

又《前長安縣令許季同除刑部郎中前萬年縣令杜羔除户部郎中制》（存目）

杜羔妻劉氏

《竹莊詩話》卷二二引《蒼梧雜志》　「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詩杜羔妻所作，羔不第而歸，作前詩勉之，羔既登第，復作後詩戒之，可謂賢婦人矣。

《唐音癸籤・談叢五》　女子能詩者有矣，【略】又如吉中孚張氏、孟昌期孫氏、元稹裴氏、杜羔劉氏、元載王氏、彭伉張氏、李拯盧氏，並作合有緣，無慚對撰，尤爲人世有數夫婦。第未知鏡中影豔，雅副韻藻否耳？爲一笑。

《南部新書》丁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蕭祐

《舊唐書・蕭祐傳》　蕭祐者，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自處士徵拜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眞僞，爲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爲虢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轉諫議大夫。踰月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溫尤重之，結爲林泉之友。

《新唐書・蕭祐傳》（存目）

《唐國史補》卷中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稅。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嘗秉筆者有故，實急乃曰：

「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聞居喪禮，屈指以待。及釋服，明日以處士拜拾遺。祐雖工文章，善書畫，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唐詩紀事・蕭祐》 祐於唐爲祠部郎中。

《新唐書・藝文志一》 蕭祐《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羊士諤《臺中遇直晨覽蕭侍御壁畫山水》（存目）

又《都城從事蕭員外寄海梨花詩盡綺麗至惠然遠及》 陳詞今見唐風盛，從事遙瞻衛國賢。擲地好詞凌綵筆，浣花春水膩魚箋。

薛濤《摩訶池贈蕭中丞》（存目）

馬逢

《唐才子傳・馬逢》 逢，關中人。貞元五年盧瑣榜進士。佐鎮戎幕府，嘗從軍出塞。得詩名，篇篇警策。有集今傳。

裴度《劉府君神道碑銘》 門生【略】其在幕府者，侍御史田伯，殿中侍御史盧璠、馬逢，監察御史馮魯、楊巨源。

元稹《天壇上境》注 貞元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夜宿天壇石幢側。十五日得盩厔馬逢少府書，知予遠上天壇，因以長句見贈。篇末仍云：「靈溪試爲訪金丹」，因於壇上還贈。

《元和姓纂・馬韻》 署生逢，監察御史。

《唐國史補》卷中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有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見救？」逢笑曰：「適有人走馬呼醫，立可待否？」

《唐會要・諸使中・諸使雜錄》 元和二年正月，鄂岳等州觀察使呂元膺奏親妹婿京兆府咸陽尉馬縫，授試大理評事、充京兆觀察度支使，爲憲司所劾。

劉禹錫《重送鴻舉師赴江陵謁馬逢侍御》 西北秋風凋蕙蘭，洞庭波上碧雲寒。茂陵才子江陵住，乞取新詩合掌看。

元稹《送東川馬逢侍御使回十韻》 風水荆門闊，文章蜀地豪。眼青賓禮重，眉白衆情高。思勇曾呑筆，投虛慣用刀。詞鋒倚天劍，學海駕雲濤。南郡傳紗帳，東方讓錦袍。旋吟新樂府，便續古離騷。雪岸猶封草，春江欲滿槽。餞筵君置醴，隨俗我餔糟。莫歎巴三峽，休驚鬢二毛。流年等閒過，人世各勞勞。

張正元

論述

《臨洲羨魚》《唐詩合選詳解》卷九：「有客百愁侵，求魚正在今。廣川何渺漫，高岸幾登臨。」四句破題。「風水寧相阻，煙霞豈憚深。」二句正寫臨羨二字。「不應同逐鹿，詎肯比從禽。」二句以逐鹿、從禽作陪筆。「結網非無力，忘筌自有心。」二句正寫羨魚。「永存芳餌在，佇立思沈沈。」以關合試事作結。袁枚《詩學全書》卷二：首二點「魚」字，次聯點「臨川」。三聯寫「臨」。四聯旁襯「羨魚」。《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五聯正寫「羨魚」。《莊子》：「得魚而忘筌。」末二結「臨」字。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上 韓令爲宣武節度使，張正元爲邕管經略使，王宗爲壽州刺史，皆自試大理評事殊拜。本寺移牒醵光寺錢，相次而至，寺監爲榮。

《舊唐書・德宗紀下》（貞元十八年）甲辰，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正元爲邕州刺史、御史中丞、邕管經略使。給事中許孟容以非次遷授，封還詔書。

《唐詩紀事・張正元》 正元，登貞元五年進士第。

藝文

盧綸《秋夜宴集陳翊郎中圃亭美校書郎張正元歸鄉》 泉清蘭菊稠，紅

果落城溝。保慶臺樹古，感時琴瑟秋。碩儒歡頗至，名士禮能周。爲謝邑中少，無驚池上鷗。

孟郊《聞夜啼贈張正元》 寄泣須寄黃河泉，此中怨聲流徹天。愁人獨有夜燈見，一紙鄉書淚滴穿。

楊巨源《烏啼曲贈張評事》 可憐楊葉復楊花，雪淨煙深碧玉家。烏棲不定枝條弱，城頭夜半聲啞啞。浮萍流蕩門前水，任罰芙蓉莫墮沙。

張仲素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張仲素》 仲素能屬文，法度嚴確。魏文帝有云：「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此言得之矣，其每詞未達而意先備也。善詩，多警句。尤精樂府，往往和叶宮商，古人有未能慮及者。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 （絕句）江寧之後，張仲素得其遺響，《秋閨》《塞下》諸曲俱工。

《賦話・新話三》 考唐人舉進士者，詩賦並習，往往不能兼工。【略】可知雕蟲小技，亦自有專門名家也。張繪之以詩鳴於時，律賦中亦可高置一席，此殆兼才。

分論

《緱山鶴》 《詩舉全書》卷二：首二破題。次聯「殘雪」、「片雲」，映「鶴」之色。三聯虛衍「鶴」字。四聯摹寫「緱山之鶴」。五聯贊美催下。末二自況，亦不涉牽強。《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此詩言仙人駕鶴，飛駐碧山，皎潔映松，宛如殘雪之在翔飛度嶺，儼若片雲之還，清唳因風而遠，高姿對水而閒也。然是鶴也，已爲仙人所跨，笙歌縹渺，憶來於天上，城郭猶是，嘆非於人間。故不知幾變霜毛之潔，方殊藻質之斑。倘今日之蓬瀛可到，其逸翮詎羽族所能攀乎！毛西河評：殘雪，片雲，俱指鶴言。笙歌一聯，足稱佳句。

《上元日聽太清宮步虛》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仙客開金籙，元辰會玉京。」首二句從元日太清宮虛起。「靈歌賓紫府，雅韻出層城。」二句承出步虛聲。「磬雜音徐徹，風飄響更清。」二句寫聲之動聽。「紆徐空外盡，斷續聽中生。」二句言聽之甚詳。「舞鶴聲將集，流雲住未行。」二句言其聲之妙。「誰知九陌上，塵俗仰遺聲。」末二句以欣幸得聞意結之。

《玉繩低建章》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迢迢玉繩下，芒彩正闌干。」首二句破玉繩。「稍復臨鳷鵲，方疑迮露寒。」二句承出建章。「橫接河流照，低將夜色殘。天榆隨影沒，宮樹與光攢。」此四句以河流、夜色、天榆、宮樹作旁襯。「遐想西垣客，長吟欲罷難。」末以謝朓直宿宮垣事承上作結，眞是點滴不遺。

《寒雲輕重色》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佳期當可許，託恩望雲端。」首二句籠起雲字。「鱗影朝猶落，繁陰暮自寒。」二句承出「寒」字。「因風方嫋嫋，觸石已漫漫。」二句賦寫輕重色。「隱映看鴻度，霏微覺樹攢。」二句寫輕重，而以鴻度、樹攢切合寒字。「凝空多似黛，引素乍如紈。」二句寫輕重，而以似黛、如紈切合色字。「每向愁中覽，含毫欲狀難。」末以愁中難狀作結。

《春閨思》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隋、陳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略】張仲素《春閨曲》【略】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丹鉛總錄》卷一一：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唐風定》卷二〇：顧云：是樂府「餔糜」意。徐增《說唐詩詳解》：手提盛葉之籠，卻猷猷立於樹下，忘了采葉，只爲昨夜曾夢見漁陽，忽然想着其事，不知身在昨夜，不知身在今日，不知此處是今日陌上，不知此處是昨夜漁陽。明明青青者是桑，明明手提者是籠，耳聞戴勝，疑是夫君之喚聲，眼見白日，則又訝夫

君之不在矣。漁陽之夢已醒而陌上之夢正未也，妙絕。《載酒園詩話・三偷》：又如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令狐楚則曰：「綺席春眠覺，紗窗曉望迷。朦朧殘夢裏，猶自在遼西。」張仲素更曰：「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或反語以見奇，或循蹊而別悟，若盡如此，何病于偷。《唐詩合解箋注》卷四：「裊裊城邊柳」，裊裊，弱貌。見柳絲裊裊而傷春，動懷遠之思也。「青青陌上桑」，採桑女由城邊而至陌上，則見其桑葉青青矣。「提籠忘採葉」，手中提籠，本爲採葉，卻爲裊柳青桑，眼前一派春意觸動情懷，卻想到夜來之夢，於是遂忘卻提籠爲何事矣。「昨夜夢漁陽」，漁陽郡，屬幽州，夫所征戍之地也。此句乃結出忘採葉之故，爲昨夜夢想出神耳。《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緒之「打却黃鶯兒」，張仲素之「提籠忘採葉」，于武陵之「遠天明月出」，劉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蓋嘉運所進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眞爛熳，或寄意深微，雖使王維、李白爲之，未能遠過。《峴傭說詩》：張仲素《春閨》：【略】歸愚尚書謂暗用「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意，甚是。《詩境淺說續編》：五言絕句中，憶遠之詩，此作最爲入神。從《詩經》「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點化而來，遂成妙語，令入攬挹不盡。

《塞下曲五首》《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七言絕，【略】張仲素《塞下曲》《秋閨曲》【略】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張仲素《塞下》《秋閨》諸曲，升王江寧之堂。

又一《唐詩鏡》卷三五：語氣飽決，足駕盛唐。《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何景明曰：意氣雄壯。周明鋪曰：寫得豪。陸時雍曰：語氣飽決，足駕盛唐。周珽曰：後二句示威攝敵，語自負不淺，唐仲言謂深得武人口氣。《詩境淺說續編》：第一首言臂弓腰劍，五度從征，爲匈奴所嚴憚，欲得之而甘心，勸勿傍陰山，慮有豫且之厄，乃惜其雄武之材也。

又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唐汝詢曰：此言士志不小，與子美「擒賊須擒王」意同。周珽曰：仲素《塞下》諸篇，俱激烈忠勇，如「蘇武曾將漢節歸」，「直斬樓蘭報國恩」，何等膽識。《詩境淺說續編》：言雁門百戰，生擒強胡，殆不勝記，人以爲榮者，己以爲恥。因未能擒賊擒王，有「不斬樓蘭終不還」之概，乃言其志願之宏也。

又五《唐風定》卷二二：氣韻忽超。《載酒園詩話・三偷》：杜牧《邊上聞笳》詩【略】（令狐楚）〔張仲素〕《塞上曲》：「陰磧茫茫塞草腓，桔槔烽火暮煙飛。交河北望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歸。」二詩同用蘇武事而俱佳，然杜詩止于感歎，（令狐）〔張〕便有激發忠義之意，杜不如也。《詩境淺說續編》：言黃雲白草，陰磧茫茫，北望更雲水相連，乃蘇武海上看羊之地，緬懷風烈，未肯多讓前賢，乃表其節概之高也。有邊材如此，詩所謂「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者歟！

《秋思二首》《唐音癸籤・評彙六》：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爲第一。【略】又張仲素《秋閨曲》：「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處向金微」，「欲寄征人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皆去龍標不甚遠。

又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即王涯所云「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意。《唐風定》卷二二：晚唐絕句，愈工愈淺近。此獨空淡有遠神。《詩境淺說續編》：二詩詠秋閨憶遠，皆以曲折之筆寫之。第一首靜夜懷人，形諸夢寐，常語也。詩乃言關塞歷歷，已見夢中，迨欲身赴郎邊，出門茫茫，何處是金微之路，則入夢徒然耳。

又二《唐風定》卷二二：絕是盛唐風骨。《養一齋詩話》卷一：詩有一字訣，曰厚。偶詠唐人「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鴻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便覺其深曲有味。今人只說到夢見關塞，託征鴻問消息便了，所以爲公共之言，而寡薄不成文也。《詩境淺說續編》：第二首言，欲寄相思，但憑尺素，亦常語也。詩乃言秋夜聞雁聲，感雁足寄書之事，方欲裁牋，而消息傳來，本住居延，又移軍他去，寄書不達，情益難堪矣。唐人集中，多詠征夫思婦，宋以後頗稀，殆意境爲前人說盡也。

《漢苑行二首》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李夢陽曰：高格出以快語。徐中行曰：驅車走馬之奇。周珽曰：當是摠美當年苑中之盛，不無感諷深意。《而庵說唐詩》卷一一：此譏漢苑不與民同樂也。太液池，在建章宮北，有漸臺，高二十餘丈，池中起蓬萊諸山，以象海。其間麋雁充滿，當春，則雁高飛，北歸瀚海。上林，本秦苑，武帝建元三年開廣，約三百里，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花低者多先開，「新花低發」，則春過半矣。年光無處不到，以供人賞玩。「人間總未知」，此苑，天子自爲游幸之所，人間不得一窺，人那裏曉得。唐末，天子不復游幸，則苑花空空開去，尤可嘆也。《唐詩合解箋注》卷六：「年光到處皆堪賞」，苑中春色，無所不到，則年

光處處堪賞。然而未必與民同其樂，亦賞之者自爲樂耳。「春色人間總未知」。春色在上林，儼如天上，到不得人間，人間何從得知？唐末，天子不復巡幸，則苑花空開，無人得知。此說亦通。《唐詩合選詳解》卷四：雁回太液，春既深矣。上林之花，低枝俱發，是年光到處皆可賞也。獨此中春色，人間未知，非居之獨樂耶。

又二　《詩境淺說續編》：詩爲華清宮而賦。宮在驪山，累層而上，侍從之儀仗往來，宮眷之亭臺徙倚，行人經山下者，仰望若仙都。《玄宗驪山避暑圖》，歷歷繪之。故千步回廊，可聞鳳吹；銀鈎齊上，遙望珠簾，否則宮禁深嚴，非民間所得見也。張祜《華清宮》詩，「碧雲仙曲舞霓裳」，又云「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正如白樂天所謂「仙樂風飄處處聞」也。仲素此詩，乃詠當時實事，不敢明言，故題曰漢苑云。

《天馬辭二首》一　《詩體明辨》：沈石夫曰：不落畫工俗筆。

《多稼如雲賦》　《復小齋賦話》卷上：作小賦不嫌纖巧，於詠物題尤宜。唐人《多稼如雲賦》，有張仲素、王棨二作，張作略寫大意，王則刻畫盡致，便覺異樣警切。

《迴文錦賦》　《賦話・新話三》：張仲素《迴文錦賦》云：「居人言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置懷，字三歲而寧滅。」【略】此例六七聯細膩風光，明艷欲絕，長其聲價，固當一字一縑。

《反舌無聲賦》　《賦話・新話三》：唐張仲素《反舌無聲賦》云：「伴玄燕之辭巢，秋而俱去；陪黃鳥之遷木，春以爲期。」取材於經，不復旁雜，中唐人矜慎乃爾。若入晚季諸人手，則新穎有餘，而典雅不足矣。

《管中窺天賦》　《復小齋賦話》卷上：賦貴琢句。唐張仲素《管中窺天賦》云：「月既滿而猶虧，日將中而如昃。」又無名氏一聯云：「桂魄未圓，餘暉來而尚溢；陽烏當晝，遠色照而全虧。」同是一意，而用筆反正，加以錘鍊，便覺出色。

傳記

《唐才子傳・張仲素》　仲素，字繪之。貞元十四年李隨榜進士，與李翱、呂溫同年。以中朝無援不調，潛耀久之。復中博學宏辭，始任武康軍從事。貞元二十年遷司勳員外郎，除翰林學士。時憲宗求盧綸詩文遺草，勅仲素編集進之。後拜中書舍人。【略】集一卷及《賦樞》三卷，今傳。

紀事

作家逸事

李肇《翰林志》　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答共三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

又　元和十二年，肇自監察御史入，明年四月改左補闕，依舊職守，中書舍人張仲素、祠部郎中知制誥段文昌、改司勳員外郎杜元穎、司門員外郎沈傳師在焉。

《舊唐書・韋貫之傳》　尋遷中書侍郎。同列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爲學士，貫之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

光緒《宿州志・人物志・儒林》　張仲素字績之，苻離人，善詩文。登貞元進士，爲翰林學士。從知武寧軍，爲司勳員外郎。與太原白居易、彭城劉禹錫相友善。張美退，苻離人，與兄仲素同登貞元進士，元和元年對策，亦擢翰林學士。棣萼聯輝，時人榮之。

作品本事

白居易《燕子樓三首序》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爾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續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續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

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予愛續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張仲素《詞圃》十卷。

又《藝文志四》 張仲素《賦樞》三卷。

《遂初堂書目》《張仲素歌詞》。

《宋史・藝文志七》《張仲素詩》一卷。

藝文

楊巨源《張郎中段員外初直翰林報寄長句》 丹鳳詞頭供二妙，金鑾殿角直三清。

雜録

雜記

《唐詩紀事・張仲素》 仲素，字繪之，建封之子。憲宗以仲素、段文昌爲翰林學士，韋貫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罷之。後終中書舍人。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六百八十，《唐武寧軍大將軍新廳記》，張仲素撰，崔縉正書。元和二年七月。

又 第一千七百三十五，《唐大聖舍利塔銘》，張仲素撰，沈傳師正書。元和十四年二月。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録》《唐贈左武衛上將軍彭獻忠碑》，唐張仲素撰，郭叔瑜書，王遂篆額。元和十二年。

光緒《宿州志・人物志・儒林》 劉翕習，苻離人【略】與同縣二張（仲素、美退）、二賈（握中、沅犀）爲知名士，時稱「苻離五子」。

《說郛》弓二四引《群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以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群客大笑。

《賦話・舊話三》引《賦鈔》 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翰林學士。作《賦格》三卷。有《迴文錦賦》。

雜考

《說郛》弓一六引《楊文公談苑》 砌臺，即今擦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爲臨觀之景。唐張仲素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見青使，意上賜錢來。」即知唐末有之。

杜元穎

《玉水記方流》《唐詩增評》卷三：首韻因玉見流，次韻因流知玉，三韻正賦「方流」，兼透「記」字，用同類襯托，自不枯泛。末韻寓見用意。「方流」二字，鈎畫之精，非用意鑱入者，何能使題字形影畢現。

《舊唐書・杜元穎傳》 杜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再辟使府。元和中爲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即位，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長慶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自穆宗登極，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三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川，穆宗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即位，童心多僻，務爲奢侈，而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箕斂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

怨，流聞于朝。大和三年，南詔蠻攻陷戎、嶲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蠻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州，郭釗禦之而退。【略】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馬，紇干臯郢州長史，盧幷唐州司馬，皆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貶所。臨終，上表乞贈官，贈湖州刺史。

《**新唐書・杜元穎傳**》（存目）

《**新唐書・藝文志二**》《憲宗實錄》四十卷。（沈傳師、鄭澣、宇文籍、蔣係、李漢、陳夷行、蘇景胤撰，杜元穎、韋處厚、路隋監修。）

又《**藝文志三**》《元和辨謗略》十卷。（令狐楚、沈傳師、杜元穎撰。）

又《**藝文志四**》杜元穎《五題》一卷。

王建《**上杜元穎相公**》（存目）

白居易《**昨以拙詩十首寄西川杜相公相公亦以新作十首惠然報示首數雖等工拙不倫重以一章用伸答謝**》詩家律手在成都，權與尋常將相殊。剪截五言兼用鉞，陶鈞六義別開爐。驚人卷軸須知有，隨事文章不道無。篇數雖同光價異，十魚目換十驪珠。

元稹《**送杜元穎**》江上五年同送客，與君長羨北歸人。今朝又送君先去，千里洛陽城裏塵。

釋廣宣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道人靈一**》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者，如【略】廣宣【略】等四十五人，名既隱僻，事且微冥，今不復喋喋云爾。

《**唐音癸籤・評彙四**》廣宣應制諸篇，氣色高華，允哉紫衣名衲。

又 釋子【略】轉嗽羶名，競營供奉，集講內殿，獻頌壽辰，如廣宣、栖白、子蘭，可止之流，棲止京國，交結重臣，品格斯非，詩教何取？

分論

《**鶯幸天長寺應制**》《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唐中貴人多引僧爲內供奉，寫字吟詩，俾之應制。【略】此詩只「僧引百花間」一句好，「觀空復觀俗」亦頗通。《識餘》卷二：「此」字入詩難雅。【略】廣宣「此地人難到」、「皇鑒此中閒」，李商隱「此夜西亭月正圓」，張文昌「此地看花是別人」【略】劉禹錫「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杜牧「長空淡淡孤鳥沒，萬古消沉向此中」，皇甫冉「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劉中山又云「王孫燕其下」。「此中」猶可，「其中」便不可矣。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中** 韋相貫之爲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門曰：「竊聞閤下不久拜相。」貫之叱之曰：「安得不軌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出走。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鵠鴿原上共陶鈞。」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唐詩紀事・僧廣宣**》宣，會昌間有詩名，與劉夢得最善。宣寄居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劉答云：「碧雲佳句久傳芳，曾向都城住草堂。振錫常過長者宅，披文猶帶令公香。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天入道場。若許相期同結舍，吾家本自近柴桑。」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僧廣宣與令狐楚唱和》一卷。

《百川書志》《僧廣宣詩》一卷，應制詩十首。

藝文

李益《喜人蘭陵望紫閣峰呈宣上人》（存目）

鄭絪《奉酬宣上人九月十五日東亭望月見贈因懷紫閣舊遊》 一覽綵箋佳句滿，何文更詠惠休文。

段文昌《還別業尋龍華山寺廣宣上人》（存目）

楊巨源《和權相公南園閑涉寄廣宣上人》 問師登幾地，空性奈詩何。

韓愈《廣宣上人頻見過》 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

劉禹錫《廣宣上人寄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詩示之》 碧雲佳句久傳芳，曾向成都住草堂。【略】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天入道場。

王涯《廣宣上人以詩賀放榜和謝》 獨喜至公誰是證，彌天上人與新詩。

白居易《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上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 道林談論惠休詩，一到人天便作師。香積筵承紫泥詔，昭陽歌唱碧雲詞。紅樓許住請銀鑰，翠輦陪行蹋玉墀。惆悵甘泉曾侍從，與君前後不同時。

雍陶《安國寺贈廣宣上人》（存目）

薛濤《宣上人見示與諸公唱和》（存目）

朱灣《過宣上人湖上蘭若》（存目）

雜録

雜記

《北夢瑣言》卷六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酉陽雜俎續集·寺塔記上》「長樂坊安國寺」注 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號爲《紅樓集》。

方回《跋僧如川詩》 韓子、歐陽子，於佛不喜其說，而喜其人。韓之門有惠師、靈師、令縱、高閑、廣宣、大顛之徒。

《唐音癸籤·談叢五》 廣宣兩入紅樓，得罪譴歸。

雜考

《瀛奎律髓》卷四七廣宣《駕幸天長寺應制》方回評 廣宣者，憲宗以來居紅樓院，其詩曰《紅樓集》。《昌黎集》有《廣宣上人頻見訪》詩，豈惡其數耶？紅樓處所，《酉陽雜俎》可閱。

《唐音癸籤·集録三》 唐人詩既多出後人補輯，以故篇什淆錯，一詩至三四見他集中，是正爲難。其顯而易見，習誤不察者，無如釋廣宣《紅樓》《道場》二律之作沈佺期詩。【略】廣宣之誤，始高氏《品彙》，自後歷選者因之。【略】（廣宣，元和、長慶兩朝並以詩爲內供奉，詔居安國寺紅樓，有詩名《紅樓集》，見白樂天諸家詩題可考，故《紅樓應制》之詩，以支遁、曇摩爲比，云「自憐深院得翺翔」。其《再入道場紀事》，則在憲宗晏駕、穆宗御極，內殿作功德之時，故有「南方歸去再生天」及「見闢乾坤新定位」等句，而以「兩朝長在聖人前」結之。其詩載《文苑英華》甚明，不知何緣近代諸刻盡作沈詹事，李于麟選亦然。且紅樓本睿宗在藩舞榭，玄宗開元八年捨建安國寺立院，詳段成式遊長安諸寺記，及程大昌《雍錄》，計此時詹事已前卒矣，安

得有紅樓題詩乎？）

李舟

傳記

梁肅《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某，隴西成紀人也，字曰公受。【略】公生而聰，邁十六，以黃老學一舉登第。十八典校弘文，二十餘以金吾掾，假法冠爲孟侯皖湖南從事。給事中賀若察宣慰南方，請公爲寮佐。其後宰東陽、宣城二縣，辟宣歙、浙東二府。府主崔侯昭咨以小大之政，由監察轉殿中侍御史。建中初，朝廷釐飭百度，高選尚書諸曹，即拜公金部員外郎，選吏部。張鎬節制大梁，請公爲介，授檢校吏部郎中兼侍御史。使輟，遂退耕瀍洛之間。起家除陝州刺史，換處州刺史，累升至朝請大夫，爵隴西縣男。既授代，家於鄱陽。享年四十有八，以某年月日遘疾捐館。【略】惟公有孝友仁謙之德，文學政事之美，卓立不羈之才，竟委遲半塗，僻典荒服，且乏鄧攸之嗣，而終管輅之年，時歟？命歟？可爲慟哭者已。

紀事

權德輿《唐故使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賜緋魚袋陸君墓誌銘并序》 常與故虔州刺史隴西李公受、故右補闕安定梁寬中、今禮部郎中京兆韋德符、右補闕廣平劉茂弘、秘書郎趙郡李叔翰、方外士右諭德博陵崔公穎，暨予友善，嘅夫相視莫逆，行二十年。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爲刺史，發痼卒。

《唐國史補》卷上 李（丹）〔舟〕爲虔州刺史，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聞者以爲知言。

又卷下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鑑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維舟吹之，寥亮逸發，上徹雲表。俄有客獨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爲精壯，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其笛應聲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也。

《唐摭言・師友》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爲將相，舟爲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李舟《切韻》十卷。

《宋史・藝文志一》 李舟《切韻》五卷。

藝文

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少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略】羨君齒髮新，行己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回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雁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溼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夙昔。

雜録

梁肅《祭李處州文》 猗歟李公，有德有言。煌煌九葩，澹澹一源。弱歲含

章，典教弘文。【略】河洛讖緯，桓譚不學。草玄法言，揚雄有作。志一窮通，身安淡薄。遇酒便醉，工文且博。

《**金石錄**》**卷八**　第一千五百三十七，《唐題朝陽巖詩》，李舟撰并正書，大曆十三年九月。李當、牛從詩附。

又　第一千五百七十二，《唐明州刺史王公德政碑》，李舟撰，顏眞卿正書，李陽冰篆。建中二年十月。（王公名密）

《**吹劍四錄**》　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爲小人、爲罪人也。

陳鴻

論述

《**長恨歌傳**》《太平廣記》卷二〇二引《玉堂閒話》：陳琡，鴻之子也。鴻與白傳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廣川畫跋·書馬嵬圖》：世傳太眞妃以爲委馬嵬時，正如愍懷妃事，而神乃仙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籍譴陊有數，責其償負，至委死於人，亦其數也。逮陳鴻書其事，天下益以信。然妃本以蟲毒上心，陰藉禍媒，召亂天下，身殘國破，流患百年，李唐竟以滅，果其有數然哉？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什邡行朝廷齋場，禮性弊，求神於冥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遍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玉女張太眞，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眞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爲侍衛耳。」因取玉龜爲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爲世所傳，而鴻所書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將欲傳之，朱得其詳，故書隨以略也？今《青城山錄》好異者傳出久矣。又道家用補科儀中，故世以太眞誠仙矣，其爲妖爲孽、產禍召亂者，又仙者固如此邪？神仙事，儒學者不道，然不可謂世無此事，故予每於異書見之亦不能廢，或謂好奇之敝也。趙執信《上元觀演長生殿劇十絕句》一：傾國爭誇天寶時，才人例解說相思。三生影響陳鴻傳，一種風情白傅詩。

紀事

元稹《授丘紓陳鴻員外郎等制》　朝議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國陳鴻，禮秩之官，草儀於朝廷之內，四方之所觀聽，是以察其事，爲見爾之能否矣。【略】可虞部員外郎。

《**册府元龜**》**卷九七九**　（長慶元年五月）甲子【略】以虞部員外郎陳鴻爲（入回鶻婚禮使）判官。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陳鴻《開元升平源》一卷。（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

《**宋史·藝文志二**》　陳鴻《東城老父傳》一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類**》《長恨傳》。

《**百川書志**》**卷五**　《長恨傳》一卷，唐陳鴻撰。

藝文

白居易《早朝賀雪寄陳山人》　長安盈尺雪，早朝賀君喜，將赴銀臺門，始出新昌里。【略】忽思仙遊谷，闇謝陳居士。暖覆褐裘眠，日高應未起。

雜録

《登科記考》卷一五 陳鴻《大統紀序》云：「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閒居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書始就，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按貞元無丁酉，以七年至辛卯推之，即此年乙酉之訛。是鴻於此年登第。白居易於元和元年十二月作《長恨歌》，其序稱「前進士陳鴻」。

陳鴻祖

《東城老父傳》 《虞初志》卷六湯顯祖評：此傳可補開元遺事，較他作徒爲怪誕語者自別。袁石公評：淡淡說出，縷縷分明，數「見」字只是指述，絕不議論，不說破如何致亂，而致亂之由瞭然在目。屠赤水評：從容恬雅，更有轉折之妙。

《宋史・藝文志二》 陳鴻《東城父老傳》一卷。

《古越藏書樓書目・政部・雜傳雜記》 《東城老父傳》一卷。（唐陳鴻祖。說郛本。）

《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 （《東城老父傳》）傳末賈昌述開元理亂，謂「當時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亦大有叙「開元升平源」意。又記時人語云：「生兒不用識文字，門鷄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同出於陳鴻所作傳，而遠不如《長恨傳》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之爲世傳誦，則以無白居易爲作歌之爲之也。

王公亮

白居易《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有析毫刺鐘之用。

拓片賈當《唐故滑州匡城縣令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亮，貞元六年進士登第。春官以爲許季重之無雙，黃叔度之千頃，足以耿光王室，輝潤朝廷，異日明略，繼諸獻疏。官至潭州刺史、御史大夫、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舊唐書・文宗紀上》 （大和元年十一月）丁酉，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公亮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唐詩紀事・王公亮》 公亮登貞元進士第。長慶初，上《兵書》十八卷，自司門郎中爲商州刺史。

《新唐書・藝文志三》 王公亮《兵書》十八卷。（長慶元年上，商州刺史）

張籍《贈商州王使君》 銜命南來會郡堂，卻思朝里接班行。才雄猶是山城守，道薄初爲水部郎。選勝相留開客館，尋幽更引到僧房。明朝從此辭君去，獨出商關路漸長。

朱慶餘《商州王中丞留喫枳殼》 方物就中名最遠，只應愈疾味偏佳。若交盡乞人人與，采盡商山枳殼花。

李君房

《獻繭賦》 《賦話・新話四》：辭尚體要，摠貴稱題，如《圜丘祀天》《藉田》《獻繭》等題，能援據精詳，簡古肅穆，便是第一義矣。若徒句雕字琢，刻意求新，則是錯朱紫于衮衣，奏鄭衛于清廟，非特大乖體制，轉開不學人省力法門。唐李君房《獻繭賦》，但將祭義點竄一番，便成佳搆。與石貫《藉田賦》皆質而彌雅，樸而彌華，與經術相表裏，讀者須于此中著眼。

《海人獻文錦賦》 《賦話・新話三》：李君房《海人獻文錦賦》云：「臨風始啓，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遙寫蜃樓之色」【略】此例六七聯細膩風光，明豔欲絕，長其聲價，固當一字一縑。

韓愈《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

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魏懷忠《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愛直贈李君房別》引集注 南陽公謂徐帥張建封也，李君房，張婿也，貞元六年進士。

滕珦

《元和姓纂・登韻》 開元進士滕雲翼。今太學博士滕珦，婺州人，生邁。

《新唐書・藝文志四》 《滕珦集》。（卷亡。珦，東陽人。歷茂王傅。大和初以右庶子致仕。四品給券還鄉自珦始。）

《唐會要・致仕官》 （太和）三年四月，右庶子致仕滕珦奏：「伏蒙天恩致仕，今欲歸家，鄉在浙東，道途遙遠，官參四品，伏乞特給婺州巳來券，庶使衰羸獲安，光榮鄉里。」勑旨：滕珦致仕還鄉，家貧路遠，宜假公乘，允其所請。自今以後，更有此類，便爲定例。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滕珦，東陽人。大曆貞元間，歷茂王傅。太和初，以右庶子致仕。四品結券還鄉自珦始，見《藝文志》。

劉禹錫《贈致仕滕庶子先輩（時及第人中最老）》 朝服歸來晝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兄。壽觴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衆妓行。矍鑠據鞍時騁健，殷勤把酒尚多情。凌寒卻向山陰去，衣繡郎君雪裏行。（時令子爲御史，主務在越中。）

白居易《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 春風秋月攜歌酒，八十年來玩物華。已見曾孫騎竹馬，猶聽侍女唱梅花。入鄉不杖歸時健，出郭乘軺到處誇。兒著繡衣身衣錦，東陽門戶勝滕家。

朱慶餘《送滕庶子致仕歸江南》 常懷獨往意，此日去朝簪。丹詔榮歸騎，清風滿故林。諸侯新起敬，遺老重相尋。在處饒山水，堪行慰所心。

陸復禮

《中和節詔賜公卿尺》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言序屬仲春，更逢初吉，人皆歡娛，樂此中和，故皇朝正其百度，而以寶尺賜羣公。其賜也，豈云無意？正欲方隅視之以爲法，而規矩罔有不同也。是以公卿受賜，捧觀其珍麗之質，靡不拜聖恩之崇。其載德也，加荷邱山；其報功也，難酬分寸。自此而以所賜之尺量度天地，俾與國長慶無窮，則臣之願也。鄭氏曰：尺本屬小事，而出於天子所賜，則必於小中見大纔是。此詩規模，弘壯可法。

《唐詩紀事・陸復禮》 貞元八年，宏詞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云【略】是歲，復禮第一人，李觀、裴度次之。

林藻

《合浦還珠賦》 黃滔《祭陳侍御嶠》：林君則以《合浦》垂名。《太平廣記》卷一八〇引《閩川名士傳》：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略】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忽假寐，夢人告曰：「何不叙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藻曰：「叙珠來去，如有神助。」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林藻集》一卷。唐嶺南節度副使、莆田林藻緯乾撰。藻，貞元七年進士，試《珠還合浦賦》，叙珠去來之意，人謂有神助焉。

《能改齋漫録》卷四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略】朝英案：黃璞撰

《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田閱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郝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睹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藻也。【略】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略】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

孟簡

論述

《**舊唐書・孟簡傳**》 工詩有名。

《**新唐書・孟簡傳**》 簡尤工詩，聞江淮間。

《**擬古**》《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纖毫義」三字妙，才是漢以後俠客眞面目。

《**惜分陰**》《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一、二句）二句虛含「惜」字起。（三、四句）二句言所以當惜。（五、六、七、八句）四句正寫惜陰。（九、十句）二句引古之能惜陰者。（十一、十二句）末冀以自勉作結。

傳記

《**舊唐書・孟簡傳**》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詵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爲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匭事。簡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略】是歲，徵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敕於穀城縣置羣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

《**新唐書・孟簡傳**》（存目）

紀事

韓愈《**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略】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略】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

李紳《**毘陵東山詩序**》 東山在毘陵驛，南連水西館。館即獨孤及在郡所置，荒廢已久。至孟公簡重修，植以花木松竹等，可翫。孟公在郡日，余以校書郎從役同宴於此。今則荒廢仍舊。

《雲溪友議・雜嘲戲》 浙東孟簡尚書六衙按覆囚徒，其間一人自曰魯人孔顒，獻詩啓云：「偶尋長街柳陰吟咏，忽被都虞候拘縲數日，責以罪名，敢露血誠，伏請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薛陟不知典教，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輒恣威權。翻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效，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孔生詩曰：「有箇將軍不得名，唯教健卒喝書生。尚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官街不許行。」

《太平廣記》卷四六七引《戎幕閒談》 （李）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苹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

《嘉泰會稽志・刺史》 孟簡，元和九年九月，自給事中授。十二年正月，追赴闕。按唐本傳，以工部侍郎召。

《嚴州圖經》卷一 孟簡（元和十二年三月五日，自吉州刺史拜）。

《宋高僧傳・唐代州五臺山清凉寺澄觀》 洎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抗、韋太常渠牟，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絪、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丹，咸慕高風，或從戒訓。

《唐詩紀事・孟簡》 元和中，簡將試，詣日者卜之，曰：「近東門坐，即得之矣。」既入，即坐西廊。迫晚，忽得疾，隣坐請與終篇，見其姓，即東門也，乃擢上第。

藝文

羊士諤《登樂遊原寄司封孟郎中盧補闕》（存目）

孟郊《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 蠶女非不勤，今年獨無春。二月冰雪深，死盡萬木身。時令自逆行，造化豈不仁。仰企碧霞仙，高控滄海雲。永別勞苦場，飄颻遊無垠。

韓愈、孟郊《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存目）

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存目）

賈島《雙魚謠》（時韓職方書中以孟常州簡詩見示） 天河墮雙魴，飛我庭中央。掌握尺餘雪，劈開腸有璜。見令饞舌短，烹遶鄰舍香。一得古詩字，與玉含異藏。

雜録

盧仝《觀放魚歌》 常州賢刺史，從諫議大夫除。天地好生物，刺史性與天地俱，見山客狎魚鳥，坐山客北亭湖，命舟人駕舫子，漾漾菰蒲，酒興引行處，正見漁人魚，刺史密會山客意，復念網羅嬰無辜，忽脫身上殷緋袍，盡買罟獲盡有無。鰻鱣鮎鱧鮐，涎惡最頑愚，鱒魴見豳風，質幹稍高流，時白噴雪鯽鯉肉。此輩肥脆爲絕尤。老鯉變化頗神異，三十六鱗如抹朱。水苞弘窟有蛟鼉，餌非龍餌唯無鱸。叢雜百千頭，性命懸須臾。天心應刺史，刺史盡活諸。一一投深泉，跳脫不復拘。得水競騰突，動作詭怪殊。【略】刺史敕左右兼小家奴，愼勿背我沈毒鉤。念魚承奉刺史仁，深僻處，遠遠遊。刺史官職小，教化未能敷。第一莫近人，惡人唯口腴。第一莫出境，四境多網罟。重傷刺史心，喪爾微賤軀。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鎛書。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二十四，《唐建鎮南碣記》，孟簡撰，陳構正書。元和十年十月。

又 第一千七百四十，《唐左常侍薛苹碑》，孟簡撰，柳公權正書。元和十五年閏正月。

《寶刻叢編》卷七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録》 《唐贈揚州大都督蕭昕碑》，唐孟簡撰并書，賀拔恕篆額。元和十四年。

又卷一三越州引《復齋碑録》 《唐庾肩吾孟簡經禹廟詩》，唐庾肩吾、孟簡撰，謝楚行書。元和十一年八月。

《輿地碑記目・紹興府碑記》 《建南鎮碣記》，元和十年，孟簡撰。

又《温州碑記》 《海濤志》，《集古録》云：【略】并寶氏濤日時疏一篇，孟簡撰。皆陶慫書，朱巨題額，不著刻石年月，在溫州。

《寶刻類編》卷四柳公權 《左常侍薛苹碑》，孟簡撰，并篆額，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立。河中。

《**升菴詩話・孟遲旅望**》「青山歷歷水悠悠，望遠傷離獨倚樓。日暮風吹官渡柳，白鴉飛出古城頭。」此詩題又作「蕪城」，或作「孟簡」，未知孰是。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九**　《重刻十哲贊碑》，唐元和十年十二月三日，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孟簡置。此即《金石錄》所收孔子弟子贊也。【略】碑爲孟簡所置，《訪碑錄》以爲孟簡書，誤。

董　𢘅

論　述

劉禹錫《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摶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綷羽，得於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𢘅，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紛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韻如包、李，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者身以廷尉屬爲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爲吟咏，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予不得讓，而著於篇。

傳　記

劉禹錫《故荆南節度推官董府君墓誌銘》　元和七年夏四月某日，前荆州部從事董府君，以疾終於故府私第，年若干。【略】予謫於武陵，人多中之賢有董生，爲守令客。既而以士相見之禮成，與之言，能言墳典，數旁捃百氏之學。弱年嗜屬詩，工弈棋，用是索合於貴游，多所慰薦。中年奉浮圖，說三乘，用是貢誠於清賢，多被辟書。脫巾爲宏文館校書郎，再選至大理評事，咸視眞秩，而不彙其章，職繫於外是也。晚節尚道，故投劾於幕府，治扁舟，浮江沱，泛洞庭，登熊耳。訪浮丘以探異，賦枉渚以寄傲。居數歲，投老於南荆。迷邦縱性，委和從化。逮夫寢巨室也，自舍襚至於卜窆，皆仁人之賻焉。是歲五月十二日，卜葬於龍山之某岡，外姻至矣。君名𢘅，字庶中。大父曰思簡，位至汝南太守。父承祖，歿於試守太子舍人。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董𢘅《武陵集》。（卷亡。𢘅，字庶中，元和荆南從事。）

藝　文

劉禹錫《聞董評事疾因以書贈（董生奉内典）》　繁露傳家學，青蓮譯梵書。火風乖四大，文字廢三餘。欹枕晝眠靜，折巾秋鬢疏。武皇思視草，誰許茂陵居。

雜　録

《輿地碑目・常德府碑記》　唐梁山廟。唐元和四年，董挺（一作𢘅）撰修《陽山廟碑》。唐太和九年，刺史劉端夫《賽請陽山神文》。又沱潛別有陽山廟，董、劉二碑在焉。徐鍇《方輿記》遂謂：「梁松征蠻，死於此，遂爲其神。」樂史《寰宇記》亦祖於此。不知《後漢書》載，松征蠻歸，死洛陽，與此

所載不同。

《**書史會要》卷五**　董侹，【略】右並工於翰墨，有名當世。

彭　伉

《**唐詩紀事・彭伉**》　伉，宜春人。既登第，伉妻族有湛賁者，猶爲郡吏。伉妻即湛姨也。妻族賀伉，坐皆名士，伉居客右，一座盡傾。而賁飯於後閣，其妻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顏。」賁感其言，力學，一舉擢第。（貞元十二年第）伉方郊遊，聞之失聲墜驢。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至今袁州之西有落驢橋）【略】伉貞元七年杜黃裳下試《青雲干呂》詩登第。

《**唐詩紀事・彭伉妻**》　彭伉評事，宜陽徵君之孫，及第後，浙西廉使于公辟入幕，歲久未回，妻張氏寄二絕。其一云：「久無音信到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問君折得東堂桂，折罷那能不暫歸？」其二云：「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爲我報狂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得斷無？」彭伉始以詩寄之曰：「莫訝相如獻賦遲，錦書誰道淚沾衣。不須化作山頭石，待我東堂折桂枝。」

彭伉妻張氏

《**詩藪外編・唐上**》　夫婦俱能詩者：吉中孚妻張氏、孟昌妻孫氏、元稹妻裴氏、杜羔妻劉氏、元載妻王氏、彭伉妻張氏、李極妻盧氏。

《**唐音癸籤・談叢五**》　又如吉中孚張氏、孟昌期孫氏、元稹裴氏、杜羔劉氏、元載王氏、彭伉張氏、李拯盧氏，並作合有緣，無慚對撰，尤爲人世有數夫婦。第未知鏡中影豔，雅副韻藻否耳？

《**寄外詩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一二「久無音信到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鍾惺評：此句亦覺溫欵。

又二　《名媛詩歸》卷一二鍾惺評：語似雄憤，而意直悲切，於第二句想之。又「驛使今朝過五湖，慇懃爲我報狂夫」鍾惺評：「慇懃」下有「爲我」二字，則非我之慇懃。囑托他人，益覺情事深宛。

《**唐摭言・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

李　涉

論　述

綜　論

《**詩人主客圖》**　高古奧逸主：孟雲卿。【略】入室六人：【略】李涉。

《**艇齋詩話》**　唐人李涉善爲歌行，如《才調集》所載《雞鳴曲》，荆公大喜，選載「燕王好賢築金臺」詩之類，皆全篇有思致，而詞近古。

《**滄浪詩話・詩評》**　大曆以後，我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涉詩見於半山《詩選》者三十餘首，其絕句已別體選。古體三篇，又《鶴林》一絕，皆有意味，存之以備一家。

《**吳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憲宗將吐突承璀，李絳、白居易爭之甚苦，僅能略出之。淮南李涉探上意，知承璀恩顧未衰，遽上言兵不可罷，承璀親近信臣不可出。知甄使孔戣責誚不受，涉行貨於他徑，達之上前。戣奏涉奸罔滔天，遂被遠貶。其爲人如此，而詩句清熟，有足賞者。世方以言取人，果可信乎？

《**唐才子傳・李涉》**　涉工爲詩，詞意卓犖，不羣世俗。長篇叙事，如行雲

流水，無可牽制。才名一時欽動。

《**唐音癸籤・評彙三**》 李涉爲人傾斜，無大異。《井欄》《君子》諸絕，間有可觀。古風概多疏莽。嚴滄浪深取之，不知何解。

分論

《**牧童詞**》《唐風定》卷一〇：風氣直上，高於文昌之作。

《**題鶴林寺僧舍**》《北夢瑣言》卷一〇：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遊，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閒。」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疏之。《詩林廣記前集》卷一〇：《談藪》云：「東坡一日訪佛印于竹寺，印款之。坡因誦李涉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印曰：『學士閑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徐用吾曰：實情近語，甜澹可人。

《**春晚遊鶴林寺寄使府諸公**》《唐詩品彙》卷五二：謝（枋得）云：此詩有愛惜人才之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胡次焱曰：此與楊巨源楊柳詩同，但彼云「殷勤更向手中吹」，此云「爲報春風且莫吹」，吹一也，有吹而發生之者，有吹而摧落之者。《淮南子》云：或吹火而燃，或吹火而滅。吹同，而所以吹則異也。

《**題開聖寺**》《詩境淺說續編》：游山寺者，每喜言其靜趣。此紀開聖寺所見，積雨初晴，草木皆濃青可愛，其時闇黎鐘響，飯罷下堂，得食羣鴉，紛飛四散，已見香林之靜。後二句言，長廊行盡，更不逢僧，已歸院各修禪誦。客子獨游泉石，惟見門外古松，參天黛色。享名山之歲月，抱耐冷之貞心，撫孤松而盤桓者，能盡日相看不厭，當別有會心，不僅言寺中靜趣也。

《**過襄陽上于司空頔**》《唐詩品彙》卷五二：謝（枋得）云：于公鎮襄陽，爲政奇刻，此詩以羊祜之仁，襄陽人思之無窮，勸于公當以羊祜爲法，詞婉而妙。《四溟詩話》卷二：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略】李涉《上于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此理也。《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汪遵咏長城：「雖然萬里連雲起，爭似堯階三尺高。」許渾咏秦墓：「一路空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用意同而語格頓超。然汪詩固是學究，許作猶迮小兒，盛唐必不纏繞如此。李涉：「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許本模此，而以漢陵影秦墓，則尤工，然較盛唐遙遠矣。《載酒園詩話又編・李涉》：于頔爲觀察使，有酷虐聲，李涉過襄陽上詩曰：「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謝註曰：「勸于公當以羊祜爲法，詞婉而妙。」此言誠然。余因思詩主于諷，無取于激，從諛者固非，亦何須開口便尋事作鬧。歐陽永叔意非不忠，而晏元獻爲之怏怏，其辭直而少巽耳。若此詩，眞所謂主文譎諫者，聞之者不怒，而有以感發其善心。余謂此二十八字，尚勝昌黎贈許郢州、崔復州兩篇大文。李絕句多佳，此篇尤爲可法。《圍爐詩話》卷三：于頔官襄陽，頗酷虐。李涉工詩，以「逢人惟說峴山碑」爲諷，如是足矣。若歐陽公於晏元獻，不免尋鬧。

《**送魏簡能東遊二首**》一 《唐詩品彙》卷五二：謝（枋得）云：此詩勸魏當知命待時，不必奔趨也。

又二 《唐詩品彙》卷五二：謝（枋得）云：此詩勉魏生堅志養氣，勿以窮困而銷沮也。如寶劍當時時淬厲，思立功名，不可與塵埃俱汩沒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周珽曰：切切偲偲，古人贈人以言，誦之不覺深情無際。胡次焱曰：前篇勉其安天命，不可狂躁。此篇勉其盡人事，不可頹塌。二詩益相須也。

《**再宿武關**》《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唐汝詢曰：調響氣雄，中唐中之超者。周珽曰：前二句述從秦城回之景，後二句詠宿武關之情，好句調，好語意。《詩境淺說續編》：凡臨水寄懷者，或借水以寫離情，或借水以書客感，而用筆各殊。戴叔倫詩言湘水東流，不爲愁人少住。此詩言武關之水，但送客愁，皆因一片亂愁，更無着處，但能怨流水無情耳。若嚴維詩，「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亦臨水寄懷，而不落邊際，自有渺渺余懷之感也。武關在蜀道峻險處，水從萬山中，奪路而出，故第三句以「不鎖」二字狀之。客子孤眠，竟夕聽溪聲喧枕，故第四句以「潺湲」「一夜」狀之，情景俱到。

《**井欄砂宿遇夜客**》《雲溪友議・江客仁》：李博士涉，諫議渤海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訣，凡有囊裝，悉分匡廬隱士。（何戴山人等也。）惟書籍薪米存焉。至皖之西，忽逢大風，皷其征帆，數十人皆持兵仗，而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中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聞其詩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貴也。」李乃贈一絕句。豪首餞賂且

厚，李亦不敢卻。復睹斯人，神情復異，而氣亦備焉，因與定淮揚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略】後番禺舉子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韋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幸獲祇奉。與李生議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彙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略】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其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卻向五雲翻翅飛。」叟乃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柬此詩，因而斂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觴而酹，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雲溪子以劉向所謂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也。乾符己丑歲，客于霅川，值李生，細述其事，彙征於韋叟之居，親觀李博士手翰，冀予道於文林。且思明感知從善，豈謝古人乎。《唐音癸籤・談叢五》：李涉井欄砂贈詩一事，或有之，至此盜歸而改行，八十歲後遇李彙征，自署姓名爲韋思明，備誦涉他詩，瀝酒酹涉，則《雲溪友議》所添蛇足也。唐人好爲小說，或空造其事而全無影響；或影借其事而更加緣飾。即黃巢尚予一禪師號，爲僞造一詩實之，況此小小夜劫乎？《丹鉛總錄》卷一二：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切。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意皆祖此。

《竹裏》《詩林廣記前集》卷一〇：愚謂：李涉三詩（《葺夷陵幽居》題鶴林寺僧舍》及此詩），皆以竹言，眞愛物之成癖者也。東坡亦有《綠筠軒詩》，言竹之佳趣。今附於左。東坡《詠於潛僧綠筠軒》：「寧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傳記

《唐才子傳・李涉》 涉，洛陽人，渤之仲兄也，自號清溪子。早歲客梁園，數逢亂兵，避地南來，樂佳山水，卜隱匡廬香爐峰下石洞間。嘗養一白鹿，甚馴狎，因名所居曰白鹿洞。與弟渤、崔膺昆弟茅舍相接。後徙居終南。偶從陳許辟命，從事行軍。未幾，以罪謫夷陵宰。十年蹭蹬峽中，病瘧成痼，自傷羈逐，頭顱又復如許。後遇赦得還，賦詩云：「荷蓑不是人間事，歸去滄江有釣舟。」遂放船重來，訪吳、楚舊遊，登天台石橋，望海。得風水之便，掛席浮瀟湘岳陽。逢張祜話故，因盤桓。歸洛下，營草堂，隱少室。身自耕耘，妾能織紝，稚子供漁樵，拓落生計，伶俜酒鄉，罕交人事。大和中，宰相累薦，徵起爲太學博士，卒致仕，妻亦入道。【略】初，嘗過九江皖口，遇夜客，方跧伏，問：「何人？」曰：「李山人。」豪首曰：「若是，勿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欣然書曰：「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大喜，因以牛酒厚遣，再拜送之。夫以跖蹻之輩，猶日憐才，而至寶橫道，君子不顧，忍哉！詩集一卷，今傳。

紀事

《雲溪友議・江客仁》 李君乃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態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劉全白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嘆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幸喜，恨無言於舊知也。」（李博士奇義甚多，茲不盡錄爾。）

《舊唐書・敬宗紀》（寶曆元年十月）甲子，三司鞫武昭獄得實，武昭及弟彙、役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決。河陽節度掌書記李仲言配流象州，彙流崖州，太學博士李涉流康州，皆坐武昭事也。

又《孔戣傳》（元和）六年十月，內官劉希光受將軍孫璹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敗，賜希光死。時吐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光事，出爲淮南監軍。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腹，不宜遽棄。戣爲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進疏於光順門。戣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爲陝州司倉。

《唐詩紀事・李涉》涉，渤之兄，纖人也。早從陳許辟。憲宗時，爲太子通事舍人，投匭言吐突承璀冤狀。孔戣知匭事，表其姦，逐爲峽州司倉參軍。始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故戣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大和中，爲太學博士。自號清谿子。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涉詩》一卷。

《崇文總目》卷一一《李涉詩》一卷（闕）。

《郡齋讀書志・李涉歌詩一卷》右唐李涉，渤之弟也。早從陳許辟，一再謫官夷陵，大和中爲太學博士，自號清溪子。弟渤三詩附。

《宋史・藝文志七》《李涉詩》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李涉歌詩》一卷。

《容齋隨筆・唐詩戲語》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略】「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白閒」，李涉詩也。

庾承宣

《元和姓纂・麌韻》侶，左補闕。生承宣，度支員外。

《卓異記・門生先爲座主佩金紫》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難服闋，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又《門生爲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唯（薛）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兗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時代榮之。

《因話録・商部下》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書》三卷。【略】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

《雲溪友議・巢燕詞》近日舉場爲詩清切而鄙元和風格，用高往式，蓋由工用之不同耳。章正字孝標《對月》落句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秦交云：「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君品題之中，頗得聲稱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爲《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乃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秉禮曹，孝標來年擢第。

《新唐書・選舉志上》（元和）十三年，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復考功別頭試。

又《殷侑傳》（大和）六年，徙天平節度。【略】御史大夫溫造劾侑違制，擅賦歛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庾承宣代還。

又《歐陽詹傳》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唐語林・補遺》神龍元年已來，累爲主司者：【略】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

李絳、劉禹錫、白居易、庾承宣、楊嗣復《花下醉中聯句》共醉風光地，花飛落酒杯。（絳送劉二十八。）殘春猶可賞，晚景莫相催。（禹錫送白侍郎。）酒幸年年有，花應歲歲開。（居易送兵部相公。）且當金韻擲，莫遣玉山頹。（絳送庾閣長。）高會彌堪惜，良時不易陪。（承宣送主客。）誰能拉花住，急換得春回。（禹錫送吏部。）我輩尋常有，佳人早晚來。（嗣復送白侍郎。）寄言三相府，欲散且裴回。（居易，時戶部相公同會。）

《集古録跋尾》卷九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

《寶刻叢編》卷五滑州引《復齋碑録》《唐李元素二州慰思述》，唐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李元素二州慰思述，庾承宣撰。【略】元和中立。

又卷五孟州引《集古録目》《唐嶺南節度鄭權碑》，唐陝川大都督府長史庾承宣撰。【略】碑以寶曆二年立。

又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録》《唐尚書右丞王維碑》，唐庾承宣撰，鄭絪書，貞元三年。

又引《集古録目》《唐魏博節度田布碑》，唐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庾承宣撰，【略】碑以長慶四年立。

又卷一九福州引《諸道石刻録》《唐貞元無垢淨光塔銘》，唐庾承宣撰，無書人名氏篆額。貞元十五年四月立。

崔羣

論述

《初入諫司喜家室至》《三體唐詩》卷二高士奇輯注：羣初爲處士，隱毗陵，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不報。至夏卿去京，復薦，方拜拾遺、御史，故有「十年辛苦」之句。然羣處士而以窮通爲悲歡，纔得一拾遺，封妻誇喜，情見於辭，夫豈眞隱者邪？

傳記

《舊唐書·崔羣傳》 崔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羣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羣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侍郎。十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出爲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略】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羣爲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羣有沖識精裁，爲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新唐書·崔羣傳》（存目）

紀事

《因話録·宮部》 憲宗知權文公甚眞，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污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羣救之云：「是德輿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輿在，自犯贓，朕且不赦，況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又《商部下》 崔相國羣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羣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又《羽部》 崔相國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

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瀆，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

《唐摭言・師友》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爲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麄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又《知己》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獨異志》卷下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爲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

《南部新書》乙　元和中，李絳、崔羣同掌密命。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簡中丞，并裴垍在翰林日所舉，皆相次入輔。

又己　崔羣在翰苑，爲憲皇獎遇最深。有宣云：「今後學士進狀，并取崔羣連署，方得進來。」

《唐語林・補遺》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

藝　文

白居易《除忠州寄謝崔相公》　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噓生翅見情深。劍鋒缺折難衝斗，桐尾燒焦豈望琴？感舊兩行年老淚，酬恩一寸歲寒心。忠州好惡何須問，鳥得辭籠不擇林。

又《與夢得偶同到敦詩宅感而題壁》　山東纔副蒼生願，（《漢書》云：「山東出相。」）川上俄驚逝水波。履道淒涼新第宅，（敦詩宅在履道，修造初成。）宣城零落舊笙歌。（崔家妓樂，多歸宣州也。）園荒唯有薪堪採，門冷兼無雀可羅。今日相逢偶同到，傷心不是故經過。

劉禹錫《謝宣州崔相公賜馬》（存目）

韓愈《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存目）

杜牧《贈別宣州崔群相公》（存目）

劉禹錫

論　述

綜　論

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　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

《舊唐書・劉禹錫傳》　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

又　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新唐書・劉禹錫傳》　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又　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

年》等賦數篇。

黃庭堅《跋劉夢得〈三閣辭〉》 大概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臨漢隱居詩話》 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略】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

《碧溪詩話》卷三 《賓客集》：「添鑪擣鷄舌，灑水淨龍鬚。」駱賓王：「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尊。」此體甚衆。【略】夢得又有「藥鑪燒姹女，酒甕貯賢人」，近於湯爵右軍矣。

又卷五 老杜：「卿到朝庭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又：「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其後夢得《送陳郎中》云：「若問舊人劉子政，而今頭白在商於。」《送惠休》則云：「休公久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略】皆有所因也。

《竹莊詩話》卷二〇引《漫齋語錄》 劉禹錫長於歌行並絕句，如《武昌老人說笛歌》，山谷云：「使宋玉、馬融復生，亦當許之」。《金陵懷古》等五絕，樂天云：「在在處處當有神物護持。」不虛語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劉夢得五言如《蜀先主廟》云：「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八陣圖》云：「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鸛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中秋》云：「星辰讓光采，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七言如《洛中寺北樓》云：「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服膺。惟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西塞山懷古》云：「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哭呂溫公》云：「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金陵懷古》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皆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也。絕句尤工。

又 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閒婉。《答樂天》云：「莫道桑榆晚，餘霞尚滿天。」亦足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又 「莫猺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蠻語鉤輈音，蠻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怳若驚麤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劉夢得《莫猺》、《蠻子》詩也。世傳坡詩始學夢得，觀此二詩，信然。

《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 予客金陵，見名流題咏多矣。撫時懷舊，感慨興亡，豈無驚人語。李太白詩云：「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迷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許渾詩云：「英雄一去豪華盡，只有青山似洛中。」王介甫詞云：「六朝舊事隨流水，但衰草、寒煙凝綠。」葉水心《晉元帝廟記》云：「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抔之土，且不暇爲謀，徒使文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寒煙衰草之外，其亦有可哀矣。」皆未若劉夢得二詩（《石頭城》、《烏衣巷》）之妙，有風人遺意。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

《升菴詩話·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其末經選，全篇如《棼絲瀑》云：「飛流透嵌隙，噴灑如絲棼。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卻望瓊沙際，逶迤見脈分。」樂府絕句云：「大艑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裏商人女，來占西江明月天。」《詠硯》云：「烟嵐餘斐亹，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詠鶯雜體》云：「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疏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緩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裏，百囀如簧烟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跡，椶葉慰忠魂。」又：「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又：「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詠花》云：「香歸荀（一作陶）令宅，豔入孝王家。」《園景》云：「傅粉琅玕節，薰香菡萏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妓席》云：「容華本南國，妝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七言，如：「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又：「桂嶺雨餘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又：「連檣估客吹羌笛，盪槳巴童歌《竹枝》。」又：「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亂碧羅天。」又：「青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春波繞宅牆。」又：「海嶠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又：「水底遠山雲

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烟。」又《外集》有《觀舞》一首云：「山雞臨清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裀。體輕若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宛有六朝風致，尤可喜也。劉全集今多不傳，予舊選之爲句圖，今錄其尤著者於茲云。

《**藝苑卮言**》**卷四**　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僊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

《**四溟詩話**》**卷二**　劉禹錫曰：「建安里中兒，聯歌竹枝，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艷音也。」唐去漢魏樂府爲近，故歌詩尚論律呂。夢得亦審音者，不獨工於辭藻而已。

又卷三　劉禹錫《再過玄都觀》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相接，揚之又揚，歌則太硬，下句平穩。此一絕二十六字皆揚，惟「百畝」二字是抑。又觀《竹枝詞》所序，以知音自負，何獨忽於此邪？

《**歸田詩話**》**卷上**　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云：「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久之又賦詩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譏刺併及君上矣。晚始得還，同輩零落殆盡。有詩云：「昔年意氣壓群英，幾度朝回一字行。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又云：「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又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與裴、白優遊綠野堂，有「在人稱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其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詩鏡總論**》　劉禹錫一往深情，寄言無限，隨物感興，往往調笑而成。「南宮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更有何意索得？此所以有水到渠成之說也。

《**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　元和如劉禹錫，【略】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略】不能挽也。

《**唐音癸籤・評彙三**》　劉禹錫詩以意爲主，有氣骨。

又　（劉）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該今古，詞總華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眞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卻得之難，入處迥異爾。

《**騷壇秘語・律體**》　劉禹錫【略】：右諸家詩律，視盛唐益熟矣，而步驟漸拘迫，皆祖《風》、《騷》，宗盛唐，謂之中唐。

又《古體》　劉禹錫：以意爲主，有氣骨。

又《絕句體》　劉禹錫【略】：右諸家意絕語俱絕。

《**詩源辯體**》**卷二九**　（劉禹錫）七言律如「南荆西蜀」、「南宮幸龍」、「渡頭輕雨」三篇，聲氣有類盛唐。如「建節東行」、「南國山川」、「家襲韋平」、「浮盃萬里」等篇，音調亦似大曆。如「漢壽城邊」、「相門才子」、「洛陽秋日」、「新賜魚書」、「鳳樓南面」等篇，則已逗入開成。至如「疏種碧松過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蘭蕊殘妝含露泣，柳條長袂向風揮」等句，及「前年曾見」一篇，則更入纖巧矣。七言絕氣格甚勝。

《**董齋詩話**》**卷下**　七言絕句，初、盛唐既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楊圪性情，馭娑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證矣。此體一以才情爲主。【略】夢得而後，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塵。白樂天、蘇子瞻皆有合作，近則湯義仍、徐文長、袁中郎往往能居勝地，無不以夢得爲活譜。才與無才，情與無情，唯此體可以驗之。

《**唐詩評選**》**卷四**　七言之聖證，唯有字欲長行，意欲一色。錢、劉以下，以此律之，都不入耳。唯杜襄陽能用四字，亦解一意。要唯筆力高秀，卓絕古今，故能爾爾。夢得多用三字，韓信之餘，定推曹參野戰，餘子碌碌，何足道哉。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摘瑕類**》　《香祖筆記》：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僊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爲下劣。而樂天乃極賞歎，以爲「此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

《**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　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和時作，主客以後，始事疎縱，其與白傅倡和者，尤多老人衰颯之音。長律雖有美言，亦多語工而調熟。又：楊用修極稱劉集之佳，摘句表章之。余觀內外集，覺楊所遺尚多。如《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曰：「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詠《袞衣詩》。」《贈令狐相公鎮太原》曰：「戎羯歸心如內地，天狼無角比凡星。」《酬楊司業巨源》曰：「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子弟請詞來。」《寄朗州溫右史》曰：「城邊流水桃花過，簾外春風杜若香。」《送蘄州李郎中赴任》曰：「薤葉照人呈夏簟，松花滿盌試新茶。」《過逢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曰：「猿狖窺

齋林葉動，蛟龍聞咒浪花低。」《送曹璩歸越中舊隱》曰：「數間茅屋閒臨水，一盞秋燈夜讀書。」《酬浙東元相公》曰：「平湖晚泛窺清鏡，高閣晨開掃翠微。」《自江陵沿流道中》曰：「沙村好處多逢寺，山葉紅時覺勝春。」《守和州秋日即事寄張郎中籍》曰：「雲銜日腳成山雨，風駕潮頭入渚田。」《洛中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曰：「清洛曉光鋪碧簟，上陽霜葉剪紅綃。」措辭命意，不切其地，即切其人，或切其事與景，眞八面皆鋒，較僅工一家之言者，眞寒窶矣！

《**劍谿説詩又編**》　夢得詩多傑作，特古、選不及子厚、東野，歌行不及退之、長吉，要非張、王可望也。當日惟樂天可相頡頏，而健舉終遜之。大抵白詩寬裕，劉較峻狹，此兩人之派別也。至於七言今體，獨出冠時，楊升菴以爲元和後夢得當爲第一，可謂知言矣。

《**石洲詩話**》**卷二**　劉賓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詞》。至于鋪陳排比，輒有傖俗之氣。山谷云：「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又云：「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極爲確論。

又　劉賓客詩品，無論錢、劉、柳，尚在郎君胄、韓君平之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其古文則恣肆博辨，於昌黎、柳州之外，自爲軌轍。其詩則含蓄不足，而精銳有餘，氣骨亦在元、白上。均可與杜牧相頡頏，而詩尤矯出。陳師道稱蘇軾詩初學禹錫。呂本中亦謂蘇轍晚年令人學禹錫詩，以爲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劉克莊《後村詩話》乃稱其詩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十字差爲閑婉，似非篤論也。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劉賓客不工古詩。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劉賓客長篇，雖不逮韓之奇橫，而健舉略足相當。七古劉之敵韓，猶五古郊之匹愈也。即夢得五言，亦自質雅可誦。世乃謂其不工古詩，何其武斷。

又《**七絕凡例**》　劉賓客無體不備，蔚爲大家，絕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議論入詩，下開杜紫微一派。玄都觀前後看桃二作，本極淺直，轉不足存。

又　《竹枝》始於劉夢得，【略】後人仿爲之者，總無能掩出其上也。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　劉夢得之偏於褊狹。

《**養一齋詩話**》**卷一**　樂天稱夢得爲詩豪，又謂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予讀其集，唯律絕過人，古詩三卷，風格平弱，雅不足稱作者。【略】《游桃源一百韻》其詩鋪寫宏富，詞意華美，略與元、白長律相似。吾不知樂天喜夢得詩而極稱之者，此等詩耶？抑第美其律絕耶？

又　吾於宋人詩話，嚴羽之外，祇服張戒《歲寒堂詩話》爲中的。【略】然其言亦時有小疵，如【略】又謂「劉夢得有高韻」，吾更不解所云。

又卷二　劉夢得自稱其《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魏泰云：「吾不知此爲何等語。」【略】香山賞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數句，泰云：「皆常語也。」泰之獨得懸解，不依傍前輩如此。

《**問花樓詩話**》**卷一**　夢得、牧之喜用數目字。夢得詩「大艑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弦」，「千門萬戶垂楊裏」，「春城三百九十橋」。【略】此類不可枚舉，亦詩中之算博士也。

《**詩法萃編**》**卷八**　絕句之佳者，【略】七絕如【略】劉夢得《石頭城》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楊柳枝詞》云：「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略】善寫情狀，可爲後學楷模。

又　至律詩之佳者，【略】七律如【略】劉夢得《松滋渡望峽中》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送源中丞使新羅》云：「煙開鼇背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始聞秋風》云：「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盼青雲倦眼開。」【略】善寫情狀，可爲後學楷模。

《**瀛奎律髓**》**卷三劉禹錫《金陵懷古》許印芳評**　古人作詩，一字不妄下。後人作詩多閒字，且多贅句，不及古人遠矣。作五律尤忌浮泛，所謂「四十賢人，不可雜一屠沽兒」也。文章一道，總不能離起承轉合之法，用之無痕者，作用在內，暗起暗承，暗轉暗合，暗中消息相通，外面筋骨不露。盛唐詩氣格高渾，意味深厚，其妙在此。愚人但以形貌求盛唐，謂其無甚作用，謬矣。晚唐及宋人詩，作用在外，往往露骨，故少渾厚之作。惟中唐劉中山、劉隨州，猶有盛唐遺意耳。

《**藝概・詩概**》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三唐詩品**》卷二　（劉禹錫）五言體雜不一，有如「深春風日淨」，「昔聽東武吟」等篇，宛轉徘徊，取途樂府。《秋江早望》、《謫居悼往》，則結體玄暉。若水禽殘月，模休文之韻思；楚望蒼然，結韓卿之茂體。餘或放於言理，失於音調，未求刻意，累在才多也。《女几》作楚挽之哀詞，《泰娘》譜新聲之淒奏，七言此其選矣。《聚蚊》、《百舌》，託意深微，亦得樂府遺意。律體獨多，瑩瑕閒采。

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　集中爲人作集序，皆作「集紀」，豈亦爲家諱，如東坡之改序作「叙」耶？

《**湘綺樓説詩**》卷一　劉夢得《早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詩：「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暫出遠人安。朝驅旌旆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梅蕊覆階鈴閣暖，雪峰當戶戟枝寒。甯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澧有蘭。」反用謫居意，更深於慰。《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云：「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二句，極有名，然一意分聯，殊乖律法。

林紓《劉賓客集選序》　賓客之文，長於諷喻，《因論》七篇，均有寄託，與柳州《三戒》同軌。唯柳州長小學，每句非烹煉不出，而又無斧鑿之痕，賓客則窮老盡氣以求奇，終落柳州之後，不惟才遜，蓋不得古書之精髓，故氣韻情采，皆非柳州之敵。惟《上杜黃裳書》，則吞咽處含無盡之悲，精懇處多不刊之語，較柳州之《與顧十郎書》，似爲得體。蘇子由稱賓客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乃不及其文。余亦謂賓客之文，正患其無曲折耳，然律之以唐人之駢儷，則賓客較勝也。癸亥正月閩縣林紓叙於煙雲樓。

分　論

《**團扇歌**》　《詩律武庫》卷六：《文選》江文通《擬班婕妤扇詩》云：「紈扇如圓月，出自閨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故劉禹錫《團扇歌》曰：「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遍。」而坡和文潛秋扇亦云：「猶勝漢宮悲婕妤，網蟲不見乘鸞女。」至荆公亦有「月邊仍有女乘鸞」，皆仿禹錫也。《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末語，又作一想，更自難堪。《唐詩鏡》卷三六：意迫。《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五古自是劉詩勝場，然其可喜處，多在新聲變調，尖警不含蓄者。《團扇歌》曰：「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練」，不惟竿頭進步，正自酸感動人。《石洲詩話》卷二：班婕妤《怨歌行》云：「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已自恰好。至江文通擬作，則有「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之句，斯爲刻意標新矣。迨劉夢得又演之曰：「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遍。」即此可悟詞場祖述之秘妙也。

《**宜城歌**》　《升菴詩話・石碣陽鐫額》：《東皐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愼按：三代鍾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何説也。

《**順陽歌**》　《西溪叢語》卷上：李賀詩：「攢蟲鏤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句皆善。

《**莫猺歌**》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莫猺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略】此劉夢得《莫猺》【略】詩也。世傳坡詩始學夢得，觀此二詩，信然。

《**插田歌并引**》　《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風土詩，必身至其地，始知其妙，然使未至者讀之，茫然不曉何語，亦是口頭筆下，不能運用之過。「計吏笑致辭，長安眞大處」鍾惺評：誇得俚，俚得妙。「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譚元春評：極眞，極像。《唐風定》卷四：音節已入變風。諷刺澹然，可謂怨而不怒。《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插田歌》叙述田夫計吏問答，如【略】匪徒言動如生，言外感傷時事，使千載後人猶爲之欲哭欲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前狀插田唱歌，如聞其聲。後狀計吏問答，如繪其形。

《**葡萄歌**》　《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形容葡萄形味，既自入神，忽思及孟佗、張讓，隱諷當日中尉之盛，可謂寸水興波之筆。《方南堂先生輟鍛錄》：古人於事之不能已於言者，則托之歌詩；於歌詩不能達吾意者，則喻以古事。於是用事遂有正用、側用、虛用、實用之妙。如【略】劉禹錫《葡萄歌》云：「爲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此虛用法也。

《**蠻子歌**》　《碧溪詩話》卷七：夢得《蠻子歌》云：「蠻語鉤輈音，蠻衣斑爛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麕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賓客謫居朗州，而五溪習俗，盡得之矣。《後村詩話前集》卷一：「蠻語鉤輈音，【略】」此劉夢得【略】《蠻子》詩也。世傳坡詩始學夢得，觀此二

詩，信然。

《馬嵬行》《臨漢隱居詩話》：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衣啼。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略】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惷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冷齋夜話》卷二：老杜《北征》詩曰：「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妲。」意者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曰：【略】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咏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潛溪詩眼・李義山詩》：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野客叢書・楊妃韈》：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淩波襪。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隨園隨筆》卷二三：楊妃縊死，新、舊《唐書》、《通鑒》均無異詞，惟劉禹錫《馬嵬》詩云：「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縊也。又云：「平生服杏丹」，亦他書所不載。

《華山歌》《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大山水景事氣象，俱少不得。然專寫景事則纖，專寫氣象亦泛。須胸中筆下，別有所領。《載酒園詩話又編・呂溫》：溫《孟冬蒲津關河亭作》【略】語自佳，然敢作敢爲，勃勃喜事之態，亦見言下。又【略】劉禹錫《華山歌》亦然，俱覺睜眉突眼，躁露不含蓄。

《拋毬樂詞》《唐音癸籤・樂通二》：拋毬樂（酒筵中拋毬爲令，其所唱之詞也。禹錫亦有作。）《古今詞話・詞辨上卷》：《詞品》曰：崔液《踏歌詞》云：【略】體裁藻思俱新，五言四句之後，末以七字作句，三字句叶。近不得其句讀，律以五言，又何以別於劉禹錫之《拋毬樂》乎？

《擣衣曲》《升菴詩話・李端古別離詩》李端《古別離》詩云【略】。大曆以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擣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楊用修謂中唐後無古詩，惟李端「水國葉黃時」、溫庭筠「昨日下西洲」及劉禹錫、陸龜蒙四首。然溫、李所得，六朝緒餘耳。劉、陸更遠。

《畬田行》《碧溪詩話》卷七：劉禹錫謫連州，作《畬田行》云：「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略】下種暖灰中，乘陽坼芽蘖。」【略】嘗觀辰、沅亦然。瘠土之民，宜倍其勞，而耕反鹵莽也。

《送湘陽熊判官孺登府罷歸鍾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碧溪詩話》卷三：《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睨堯事。此一字用事者。

《送李策秀才還湖南因寄幕中親故兼簡衡州呂八郎中》《碧溪詩話》卷六：沈慶之謂上曰：「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夢得《送李策》云：「深春風日靜，爭長幽鳥鳴。僕夫前致辭，門有白面生。」《唐音癸籤・詁箋二》：「一麾」：《筆談》謂今人守郡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誤自杜牧始。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漢制，太守車兩幡，所謂麾也。唐人如杜子美、柳子厚、劉夢得皆用之。謂之誤，不可。

《送張盥赴舉詩并引》《猗覺寮雜記》卷上：坡詩「便欲去爲湯餅客」，多用明皇王后生日典半臂作湯餅爲證。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夢得《送張盥》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祠天麒麟。」《詩律武庫》卷一：劉禹錫詩云：「舉筯食湯餅，辭祝（大）〔天〕麒麟。」（南地人生子以煮麵待賀客爲湯餅【略】）

《翠微寺有感》《類編長安志》卷九：翠微宮在終南山上，本武德八年建太和宮也，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太宗厭禁內煩熱，公卿重請修築，將作大臣閻立本再葺焉，改爲翠微宮。【略】元和九年廢，改爲翠微寺。【略】劉禹錫《翠微寺有感》，其詩曰【略】。

《觀柘枝舞二首》《升菴詩話・劉禹錫詩》：《外集》有《觀舞》一首云：【略】宛有六朝風致，尤可喜也。《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劉夢得五言古詩，多學南北朝。如《觀舞柘枝》曰：「曲盡迴身處，層波猶注人」，宮體中佳語也。

《學阮公體三首》《唐風定》卷四：蔚然有光，眞不媿阮。

《讀張曲江集作并引》《舊唐書・劉禹錫傳》：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略】。《新唐書・劉禹錫傳》：又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略】而卒無嗣，【略】」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塵史》卷三：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略】當塗諸公往

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才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因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能改齋漫錄》卷四：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爲右贊善大夫。拯之子藏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涓，爲嶺南觀察衙推，弟郎，爲湖南鹽鐵判官。涓之子浩，爲仁化令。浩之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凡八代，仕宦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邪？王彥輔不攷《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養一齋詩話》卷一：樂天稱夢得爲詩豪，【略】尤詫其《讀張曲江集詩序》，譏「放臣不與善地，以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忮心失恕，陰謫最大。」詆訶亦至矣。蓋夢得身爲逐臣，心嫌時宰，故以曲江爲詞，實借昔刺今也。然意取諷時，而遂橫虐先臣，加之醜詆，非敦厚君子所宜出矣。

《**偶作二首**》《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或相類。【略】劉夢得云：「藥性病生諳。」于鵠云：「病多諳藥性。」【略】諸名下之士，豈相剽竊者邪？《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養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略】亦各見其神妙。

《**磨鏡篇**》《韻語陽秋》卷二〇：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眞形出」是也。《能改齋漫錄》卷一：律有唐突之罪，案漢馬融《長笛賦》曰：「濊濼噴沫，牂遯碭突。」李善注：「碭，徒郎切。」以唐爲碭。李白《赤壁歌》云：「鯨鯢唐突留餘跡。」劉禹錫《磨鏡篇》云：「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亦作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鬬詩》云：「行至土山頭，欻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

《**登司馬錯古城**》《唐詩鏡》卷三六：實而不俚。

《**途中早發**》《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早發》云：「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劉賓客詩中精也。自頷聯以下，無一句不佳。且是尾句不放過。紀昀評：五句拙，六句俗，結入習逕滑調，殊非佳作。虛谷好矯語高尚，故曲取尾句耳。馮班評：「高樹鳥已去，古原人尚耕」，不知其出於此。唐山人又云：「沙上鳥猶睡，渡頭人未行。」查慎行評：較「人跡板橋霜」，覺此首第四句勝。學者於此理會，思過半矣。何焯評：結亦變。

《**游桃源一百韻**》《庚溪詩話》卷下：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且爲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雄長。《石洲詩話》卷一：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略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即避秦之人至晉尚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略】劉賓客之作，雖自有寄托，然遜諸公詩多矣。郭茂倩並取入《樂府》，似未當。《養一齋詩話》卷一：樂天稱夢得爲「詩豪」，【略】其《游桃源一百韻》，略從陶公詩記引來，中間瞿氏子一段，乃別有稱述。後半自言仕進遷謫之事，皆不甚附題，不過求退居、學長生而已。其詩鋪寫宏富，詞意華美，略與元、白長律相似。吾不知樂天喜夢得詩而極稱之者，此等詩耶？抑第美其律絕耶？

《**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山水詩，語有極壯幻警人，而不免爲後人開一蹊徑者，如「日月照其上，風雷走於內」等語是也。意以爲不如「百音以繁會」，「遙光泛物色」，雖無聲跡可尋，而實境所觸，偶然得之，移動不去，久而更新耳。《唐詩鏡》卷三六：寫出眞際處最佳。「疾行」數語殊自奇快。結語穩足。《峴傭說詩》：劉夢得《天壇遇雨作》，變化奇幻，已開東坡之先聲。

《**秋江早發**》《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寄托高迥，自是出世偉人。譚元春評：後六句是游僊最高妙語，亦是感遇雜詩絕境。

《**有僧言羅浮事因爲詩以寫之**》《詩律武庫》卷一四：唐劉禹錫言，惠州羅浮山勢亦未甚高，而夜半見日，此可異也。其詩曰：「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鷄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里，涌出黃金輪。」故東坡《游浮羅》云：「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鷄一鳴。」《唐詩鏡》卷三六：辨才。

《**早夏郡中書事**》《三唐詩品》卷二：若「水禽殘月」，模休文之韻思。

《**歲夜詠懷**》《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一篇只如一句，此謂淵永。「將壽補蹉跎」，達生之言。

《**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義門讀書記・昌黎集一》附《岳陽樓別竇司直》注：劉禹錫有和篇。按

劉詩見外集。「姦猜畏彈射一連」，退之出官，頗猜劉、柳泄其情於韋、王，乃此詩即以示劉，今其屬和，毋乃彊直而疏淺乎！或者實庠語次深明劉、柳之不然，勸其因倡和以兩釋疑猜，而劉亦忍詬以自明也。《三唐詩品》卷二：「楚望蒼然」，結韓卿之茂體。

《**春日寄楊八唐州二首**》《全唐詩錄》卷三九徐倬評：半律。

《**酬湖州崔郎中見寄**》《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風箏吟秋空，不肖指爪聲。」妙在是說崔郎中寄詩，若直作咏風箏，則亦易盡矣。「豈非山水鄉，蕩漾神機清。」入得靈透，乃其根器靜深處。譚元春評：「風箏吟秋空，不肖指爪聲。」超悟。

《**海陽十咏並引·棼絲瀑**》《六研齋筆記》卷三：唐《劉賓客集》有《題棼絲瀑詩》，得句云：「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谿聞。」棼絲，言噴繞如亂絲也，命名亦妙。

《**始至雲安寄兵部韓侍郎中書白舍人二公近曾遠守故有屬焉**》《蜀中廣記·名勝記·夔州府三》：唐詩有「硤斷見孤邑，江流照飛甍」，「暮色四山起，愁斷數猿聲」，皆雲安景象。

《**桃源行**》《吳氏詩話》卷上：淵明《桃花源記》，初無僊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僊，如【略】劉禹錫云：「僊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

《**洞庭秋月行**》《升菴詩話·劉禹錫詩》：其未經選，【略】七言如【略】「連檣估客吹羌笛」，「盪槳巴童歌《竹枝》」。

《**九華山歌并引**》《苕谿漁隱叢話後集·劉夢得》：東坡【略】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自嶺南，欲買此石與仇池爲偶，已爲好事者取去，賦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蓋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間。」

《**泰娘歌并引**》《西溪叢語》卷下：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略】又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泰娘歌》「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南村輟耕錄》卷一四：「娘」字，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煩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略】《劉賓客集》：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三唐詩品》卷二：《泰娘》譜新聲之凄奏，七言此其選矣。

《**踏潮歌并引**》《唐音癸籤·詁箋一》：「沓潮」：劉禹錫連州詩：「屯門積日無回飈，滄波不歸成沓潮。轟如鞭石矻且搖，亘空欲駕黿鼉橋。」《番禺記》：兩水相合曰沓潮。蓋風駕前潮不得去，後潮之應候者復至，則爲沓潮，海不能容而溢。吾鄉亦有此諺云。

《**平齊行二首**》《韻語陽秋》卷八：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爲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興矣。故劉夢得嘗爲《平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欃槍星。」又云：「泰山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煙。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爲師道屯陽穀以當魏將，迺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文中用字新穎，如【略】《平齊行》「魯人皆科帶刀箭」，科作分派解。

《**三鄉驛樓伏覩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夢溪筆談》卷五：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僊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嵎〕《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僊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蔡寬夫詩話·霓裳曲》：《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與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爲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爲《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侵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落。〕」《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爲證也。鄭嵎《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敬遠所進作腔，此則與樂天之說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與此數人同時，何從復得異說也。《碧鷄漫志》卷三：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僊，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僊，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

《**城西行**》《唐詩鏡》卷三六：選意成詞。

《武昌老人説笛歌》《艇齋詩話》：唐人樂府，惟張籍、王建古質，劉夢得《武昌老人説笛歌》宛轉有思致。蔡居厚《詩史・樂天夢得詩》：昔蘇子美言樂天《琵琶行》中云「夜深忽夢少年事，覺來粉淚紅闌干」，此聯有佳句。余謂夢得《武昌老人吹笛歌》云：「如今老去語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聲上在，時時一曲夢中吹」，不減樂天。《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七言古大致多可觀，其《武昌老人説笛歌》，娓娓不休，極肖過時人追憶盛年，不禁技癢之態。至曰：「氣力已微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不意筆舌之妙，一至於此。

《西山蘭若試茶歌》《猗覺寮雜記》卷上：唐造茶與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又云：「陽崖陰嶺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竹間茶最佳，今亦如此。

《聚蚊謠》《苕溪詩話》卷七：退之詠蚊蠅云：「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夢得《聚蚊》云：「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聖俞云：「蕘蕘勿久恃，會有東方白。」王逢原《晝睡》云：「蚊蟲交紛始誰造，一一口吻如針錐。嚼人肌膚得腹飽，不解默去猶鳴飛。【略】雖然今尚爾無奈，當有獵獵秋風時。」小人稔惡，豈漏恢網，但可僥倖目前耳。左氏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右之也，將厚其惡而降之罰也。」其是之謂乎？

《百舌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李長吉》引《復齋漫錄》：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又《杜子美四》引《藝苑雌黃》：許慎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囀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詞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略】。苕溪漁隱曰：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蒿下飛。」此語，蓋與許慎及《僉載》二説相符矣。

《飛鳶操》《唐音癸籤・樂通三》：劉禹錫《飛鳶操》。

《秋螢引》《升菴詩話・螢詩》：劉禹錫、張文潛二集今不傳，余家有之，兼愛二詩（劉禹錫《秋螢引》、張文潛《熠熠行》）之工。

《傷秦姝行》《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上》：古今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皆欲寫其音聲節奏，類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初無中的句互可移用，是豈眞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爲可喜耳。【略】「八鸞鏘鏘渡銀漢，九鶵威鳳鳴朝陽。」又「馮夷躚躚舞淥波，鮫人出聽停綃梭。」此夢得聽箏詩也。

《競渡曲》《樂府詩集》卷九四：劉異《事始》曰：「楚傳云：競渡起於越王句踐。」《荆楚歲時記》云：「舊傳屈原死於汨羅，時人傷之，競以舟楫拯焉，因以成俗。」《歲華紀麗》云：「因勾踐以成風，拯屈原而爲俗」是也。劉禹錫序曰：「競渡始於武陵，至今舉楫而相和之音，咸呼何在，招屈之義也。」《競渡曲》蓋起於此。《韻語陽秋》卷一九：《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檝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檝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沉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檝從此起。」

《樂天寄憶舊游因作報白君以答》《南部新書》戊：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妓還洛，後卻遣回錢唐，故劉禹錫有詩答曰：「其那錢唐蘇小小，憶君淚染石榴裙。」《升菴詩話・唐詩不厭同》：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略】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云：「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

《平蔡州三首》《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紀事》語不足憑，究之柳《雅》、劉詩，遠遜韓《碑》，李義山詩可取而證也。

又一《唐詩觀瀾集上》卷五：「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賊徒崩騰望旗拜，有若群蟄驚春雷。」雲垂海立，筆陣崢嶸。「四人歸業閭里閑，小兒跳浪健兒舞。」寫出大順大同氣象。

又二《唐語林・文學》：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殽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説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柳《雅》，予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尚書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臨漢隱居詩話》：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鷄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

《野客叢書・禹錫平淮詩》：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喔喔晨鷄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爲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載酒園詩話・宋人議論拘執》：「汝南晨鷄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路旁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泣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前二句言兵不血刃，凶渠就縛之易，末見蔡人慶幸之意。雖高文典冊不及柳州二《雅》，徑淨流動則過之，夢得自負亦不謬。《隱居詩話》乃云：「起結兩聯，不知爲何說。」何異盲者照鏡耶？《歷代詩話・唐詩・平淮西》吳旦生曰：余詳禹錫詩中歸美李愬，其沾沾自喜，或有微意。觀《唐史》云：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斫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則禹錫之自許有以也。《石洲詩話》卷二：此詩誠集中高作也。首句「城中」一作「汝南」，古《鷄鳴歌》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鷄登壇喚。」蔡州，即汝南地。但曰「晨鷄」，自是用樂府語。而「城中」、「城頭」兩兩唱起，不但於官軍入城事醒切，抑且深合樂府神理，似不必明出「汝南」，而後覺其用事也。末句「忽驚元和十二載」，更妙。此以《竹枝》歌謠之調，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正與「大曆三年調玉燭」二句近似。此由神到，不可彊也。其第二首「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亦確是李愬夜半入蔡眞情事。下轉入「從容鎭撫」，歸到「相公」，正復得體。叙淮西事，當以夢得此詩爲第一。

又三　《野客叢書・一抔土事》：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據注，步侯切，乃「裒」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僕觀【略】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是明知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攷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唐詩觀瀾集上》卷五：是詩辭義嚴重，而末章結語有諷諸將取成德意，尤爲有識。

《觀棋歌送儀師西遊》　《韻語陽秋》卷一七：古今人賦棋詩多矣。【略】「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略】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劉夢得》：夢得《觀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予嘗愛此數語，能摸寫奕棋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甕牖閒評》卷六：棋，至難事也。而咏棋爲尤難。嘗觀杜牧之詩云：「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劉夢得詩云：「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方驚。」黃太史詩云：「心似蛛絲游碧落，身如螳殼化枯枝。」觀此三詩，皆道盡棋中妙處，殆不容優劣矣。至王荆公、蘇東坡則不然。荆公之詩云：「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盈。」東坡之詩云：「勝固忻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爾。」二詩理趣尤奇，其見又高於前三公也。《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夢得最長於刻劃，如【略】《觀棋歌》：「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儼然兩人對奕于旁也。

《清湘詞二首》　《古今詞話・詞辨上卷》：劉禹錫作《瀟湘神》，起即疊三字一句便是，亦即搗練子，但爲迎神送神之詞。《歷代詞話》卷二：劉禹錫別有《瀟湘神》詞云：「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亦竹枝之流也。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　《唐音癸籤・樂通二》：李德裕鎭浙西日，悼亡妓謝秋娘，用隋煬所作《望江南》調撰《謝秋娘》曲，後仍從本名。亦曰《夢江南》。白樂天作此詞，改爲《憶江南》。後人又因樂天首句，以《江南好》名之。劉禹錫亦有作。凡曲名遞改換，多如此。《唐詩鏡》卷三六：髣髴隋音。《本事詞》卷上：《望江南》原名《謝秋娘》。【略】其詞久逸。今所傳者，白太傅〔傅〕之「江南好」、劉賓客之「春去也」諸篇。至宋始加爲雙調。《歷代詞話》卷二：「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顰。」劉賓客詞也，一時傳唱，乃名爲《春去也》曲。《蕙風詞話》卷二：唐賢爲詞，往往麗而不流，與其詩不甚相遠。劉夢得《憶江南》云：【略】流麗之筆，下開北宋子野、少游一派。

《七夕二首》　《養一齋詩話》卷八：電詩則可玩者絕少，如【略】劉夢得之「輕電閃紅綃」，【略】均非雋句。

《送太常蕭博士棄官歸養赴東都》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詩以道性情，未有性情不正而能吐勸懲之辭者。【略】于親當如【略】劉夢得之「兄弟盡

鴛鸞，歸心切問安。貪榮五綵服，遂挂兩梁冠。侍膳曾調鼎，循陔更握蘭。從今別君後，常向德星看。」（《送太常蕭博士棄官歸養赴東都》）

《**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碧溪詩話》卷三：張文潛《法雲懷無咎》云：「獨覺欠此公。」或傳某生語，文潛自以「欠」字爲得意。然夢得《送皇甫》云：「從茲洛陽社，吟咏欠書生。」【略】張何得意之有？《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自洛赴絳，故以亥字老人事，上搭對午橋爲偶，詩家常例也。五、六方有味，前四句祇是形模，不下「周道」、「晉城」四字，則「午橋」亦喚不來。馮班評：前四句精工，若曰「詩家常例」，似非公議。陸貽典評：此論極當，用古者不可不知。紀昀評：前半工而無味，後半亦平淺。

《**發華州留別張侍御**》《唐詩紀事》卷五九：（張）賈爲韋夏卿所知，後至達官。初以侍御史爲華州上佐，以詩贈劉夢得云：「夫子生知者，相期妙理中。」夢得以「忘言」之句別之曰：「【略】臨歸無限意，相視卻忘言。」

《**奉送家兄歸王屋山隱居二首**》《升庵詩話・劉禹錫詩》：其未經選，【略】五言摘句，如：【略】「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飆。」

《**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碧溪詩話》卷三：夢得又有「藥鑪燒姹女，酒甕貯賢人。」近於湯爵右軍矣。

《**贈別君素上人詩并引**》《碧溪詩話》卷七：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坡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礙，釋氏所謂具眼也。《養一齋詩話》卷一〇：劉夢得詩：「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吾每於客邸無聊賴時亦誦之。然夢得自是送僧詩，非吾之所謂道也。

《**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并引**》《瀛奎律髓》卷四七馮班評：句句妙。紀昀評：四句好，自然，勝出句。無名氏（乙）評：脫口無迹，不知其精研得此。《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過逢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曰：「猿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咒浪花低。」

《**春日退朝**》《唐詩觀瀾集上》卷七：「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意興俱不如盛唐人，可以占世變。

《**蜀先主廟**》《潛溪詩眼・詩貴工拙相半》：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深雪偶談》：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細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諭此老以滑稽弄翰，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略】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卻不主於滑稽耳。本朝諸公，喜爲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元注：漢末稱「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胡澹菴有詩云：「須令民去思，如漢思五銖。」【略】夢得此詩用「三足鼎」、「五銖錢」，可謂精當，然末句非事實也。蜀固亡矣，魏亦豈爲存哉？其業已屬司馬氏矣。諸葛公之子死於難，不爲先主羞。而魏之羣臣舉國以授晉，則何滅蜀之有哉。馮舒評：落句可傷。用劉禪事，何云非事實？方君不學乃至是？蜀亡時魏未禪位，何言之夢夢耶？「不象賢」，自謂後主，何言諸葛？方君不通如此。馮班評：事出《三國志》，何言非事實？評語全謬。陸貽典評：「生兒」句生。「生兒不象賢」句指劉禪，方公誤解。查愼行評：虛谷云：「此詩用三足鼎、五銖錢，可謂精當，然末句非事實也。」余所見亦同。中兩聯字字確切，惜結句不稱。紀昀評：句句精拔。起二句確是先主廟，妙似不用事者。後四句沉着之至，不病其直。自「然末句非事實也」至「何滅蜀之有哉」，支蔓。許印芳評：凡祠廟墳墓等題，總宜從人着筆，不可糾纏祠墓。蓋祠墓是公共之物，略用關合足矣。人是本題正位，宜用重筆發揮，乃合體裁。如此詩全說先主，於廟字無一語道及，而起結皆扣住「廟」字。起語是從廟貌看出，結語則以魏宮對照蜀廟也。《蘭叢詩話》：詩有似浮汎而勝精切者，如劉和州《先主廟》，精切矣。劉隨州《漂母祠》，無所爲切，而神理自不汎，是爲上乘。比之禪，和州北宗，隨州南宗。但不可驟得，宜先法精切者，理學家所謂腳踏實地。《石洲詩話》卷一：劉夢得《蜀先主廟》詩「得相能開國」五字，可作此篇（杜甫《謁先主廟》）注腳。《石園詩話》卷一：《先主廟》云：「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論斷簡切。

《**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作**》《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五・注家類》：胡震亨云：李義山《碧城》三首，蓋咏其時貴主事。唐公主多自請出家，與二教人媟近，【略】又劉夢得《題九仙公主舊院》詩：「武皇曾駐蹕，親問主人翁。」前此詩人亦不諱言，又何疑於義山耶？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外集》有《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詩，結語「武皇曾駐驛，親問主人翁」，方蕉軒（濬師）以武皇爲武宗。攷王建集亦有《九仙公主舊莊》詩，杜紫綸（詔）謂

唐公主無九仙之名，惟《方伎傳》玄宗時有夜光者，因九仙公主召見溫泉。攷東都安國觀爲太平公主宅，武皇意指玄宗，（李義山詩：「武皇內傳分明在」，亦指玄宗。）九仙公主或即太平公主之別號，決非武宗之女也。

《觀八陣圖》《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八陣圖》云：「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六一居士》：古人賦中秋詩，例皆咏月而已，少有著題者，【略】如杜子美、劉夢得皆有八月十五夜詩，祇是咏月，然亦佳句也。《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絕妙無敵。馮舒評：首二句壓倒一世。馮班評：破無迹，妙。首句冠古，第二日用不得，卻不說出中秋。查慎行評：與少陵別是一調，亦見精彩。何焯評：不減休文《咏月》。正面不寫一句。紀昀評：著語甚笨，未見絕妙。《唐詩觀瀾集下》卷二二：「秋澄萬景清」，句亦清。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僚出城觀秋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唐詩觀瀾集上》卷七：「玉燭調寒暑，金風報順成。」穩。

《金陵懷古》《碧鷄漫志》卷五：《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略】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略】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每讀劉賓客詩，似乎百十選一以傳諸世者，言言精確。前四句用四地名，而以「潮」、「日」、「草」、「煙」附之。第五句乃一篇之斷案也，然後應之曰「山川空地形」，而末句乃寓悲愴，其妙如此。馮舒評：「新草」、「舊煙」，只四字逼出「懷古」。五、六斤兩起結，俱「金陵」。絲縷儼然，卻自無縫。馮班評：起句千鈞。何焯評：此等詩何必老杜？才識俱空千古。「潮落」、「日斜」、「煙青」、「草綠」，畫出「廢」字。落日即陳亡，具五國之意。第五起後二句，第六收前四句，變化不測。前四句借地形點化人事。第三句，將。第四句，相。幕府，山名，因王導著。征虜亭，因謝安著。錢湘靈評：起力千鈞。紀昀評：疊用四地名，妙在安於前四句，如四峰相矗，特有奇氣。若安於中二聯，即重複礙格。五、六筋節，施於金陵尤宜，是龍盤虎踞，帝王之都。末《後庭》一曲，乃推江南亡國之由，申明五、六。虛谷以爲但寓悲愴，未盡其意。起四句似乎平對，實則以三句「新草」，剔出四句「舊煙」，即從四句轉出下半首。運法最密，毫無起承轉合之痕。許印芳評：此評甚精，深得古人筆法之妙，如此解乃知三、四「新」、「舊」二字是眼目。【略】晚唐及宋人詩，作用在外，往往露骨，故少渾厚之作。惟中唐劉中山、劉隨州，猶有盛唐遺意耳。又按六句用龍虎天塹故事，而用其意，不用其詞。此亦暗用法。愚人用典，必將詞語鈔出湊句，蓋未知古人用典，如水中着鹽，不見鹽而有鹽味也。又此句不但繳足第五句，而且收拾前四句。若無收拾，便是無法，可謂精密之至。

《畫居池上亭獨吟》《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教誨儀形，妙在下字甚重，又似不甚穩，卻又極趣。

《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碧溪詩話》卷三：《賓客集》：「添鑪擣鷄舌，灑水淨龍鬚。」【略】此體甚衆。《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鷄舌香、龍鬚席，各去一字便佳。何焯評：句句切禪客。第三句僧來只添茶也。紀昀評：此便格韻不同。劉、白並稱，中山未必甘也。結處雙關，大雅，不落小巧法門。無名氏（乙）評：都能練。許印芳評：「乞」讀去聲，以物與人也。

《秋江晚泊》《碧溪詩話》卷八：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常疑人未曾用，及觀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略】劉夢得「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略】皆不論平仄。

《秋日送客至潛水驛》《能改齋漫錄》卷三：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隻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鷄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艇齋詩話》：劉夢得「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略】皆佳句，然不若韋蘇州「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劉賓客》引《雪浪齋日記》：荆公喜唐人「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書於劉楚公第。或以爲此即儲光羲詩。苕溪漁隱曰：此一聯乃夢得《秋日送客至潛水驛詩》，非儲光羲也。《碧溪詩話》卷五：「楓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時鷄」。《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三、四天下誦之。紀昀評：「草」似不得云「畦」。或曰：「畦留夷與揭車。」雖皆草類，然詩不得如此牽引。《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略】亦各見其神妙。

《湖州崔郎中曹長寄三癖詩自言癖在詩與琴酒其詞逸而高吟詠不足昔柳吳興亭畢隴首之句王融書之白團扇故爲四韻以謝之》《小清華園詩談》

卷下：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如【略】「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皆不論平仄。【略】如此之倫，皆白璧之瑕，明珠之類也。

《陝州河亭陪韋五大夫雪後眺望因以留別與韋有布衣之舊一別二紀經遷貶而歸》《唐詩鏡》卷三六：意象偪窄，是中唐的派。《唐三體詩》卷六何焯評：「城池表裏春」，比故人。「關路正飛塵」，諷刺。

《城東閑游》《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千金買絕境，永日屬閒人」，【略】亦各見其神妙。

《晚泊牛渚》《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意盡晚景，尾句用袁宏詠史事，尤切於牛渚也。按楊誠齋晚景一聯亦曰：「暮天無定色，過雁有歸聲。」何焯評：落句正自歎所處不如謝尚耳，又恰收足「晚」字。紀昀評：三、四寫晚景有神。結處同一用事，而不及太白「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句之玲瓏生動矣。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四句「甚」字下得妙。馮舒評：末聯緊結。紀昀評：此種究是淺語，不得曰淡、曰高。

《贈澧州高大夫司馬霞寓》《升庵詩話・劉禹錫詩》：五言摘句，如：【略】「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

《聞董評事疾因以書贈》《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末句謂相如病渴，似亦戲之。何焯評：「三餘」用董遇語，與「繁露」一聯，皆以當家事對內典。紀昀評：三句即用內典，然殊不佳。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挽歌三首》《唐音癸籤・詁箋八》：劉禹錫文宗挽歌：「聖情悲望處，兄日下西山。」人君兄曰姊月，出《春秋感精符》。武宗以弟及，故用之。今本作「沈日」，是淺學所改。又劉有公主下嫁詩「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云。

《初至長安》《石園詩話》卷一：夢得《初至長安》云：「每行經舊處，卻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略】與《游玄都觀》兩詩同一寓意。《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近體則當如太白之「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略】皆能寓嚴厲於和平，乃所謂婉而多風者。【略】至「左遷凡二紀，重見帝城春。老大歸朝客，平安出嶺人。每行經舊處，卻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劉禹錫《初至長安》），則似痛詆矣。

《鶴歎二首并引》《圍爐詩話》卷三：劉禹錫咏鶴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脫盡粘滯。

《終南秋雪》《唐詩觀瀾集下》卷二二：「偏宜曲江上，倒影入清瀾」，意別能出祖咏作外。

《同樂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和微之》云：「櫪嘶無價馬，庭發有名花。」

《秋夕不寐寄樂天》《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老枕知將雨，高窗報欲明」，【略】亦各見其神妙。

《答樂天見憶》《西溪叢語》卷上：劉夢得詩有「杯前膽不豩。」【略】《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頑也。

《和樂天誚失婢牓者》《瀛奎律髓》卷七馮班評：似勝白。紀昀評：出手淺滑，更不及白詩。韓弼元評：第五句太直露，落句尤輕薄傷雅。無名氏（甲）評：此等唱和俱可刪。

《秋日書懷寄白賓客》《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又云：「興情逢酒在，筋力上樓知。」

《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升菴詩話・劉禹錫詩》：其未經選，【略】五言摘句，如：【略】《詠花》云：「香歸荀令宅，艷入孝王家。」

《酬喜相遇同州與樂天替代》《甌北詩話》卷四：《別柳枝》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又詩云：「去歲樓中別柳枝。」自注：「樊、蠻也。」二妓皆以柳枝目之。又《天寒晚起》詩云：「十年貧健是樊、蠻。」則又實有樊素、小蠻二人。意當時善歌《柳枝》者，素之外又有一人，舊以通稱之「小蠻」呼之，而無專名耳。香山有《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詩，劉夢得答香山亦云：「今朝停五馬，不是爲羅敷。」則能唱《柳枝》之小蠻，當即羅姓也。

《閒坐憶樂天以詩問酒熟未》《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唯有達生理，應無治老方」，【略】亦各見其神妙。

《秋中暑退贈樂天》《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歲稔貧心泰，天涼病體安」，【略】亦各見其神妙。《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三、四已佳，五、六十分佳絕。紀昀評：究是三、四比興深微，五、六直宋人習語耳，虛谷譽所可及也。馮舒評：即如此四句，尚不分景與情也。查慎行評：三、四新穎可喜。

《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爲賀》《詩律武庫後集》卷二：《太平廣記・虎

部》：申屠龍曰：婪尾酒，最後飲也。元日飲酒，自少至長，蓋祝壽之意。年最高者飲藍尾杯，衆勸三杯，喜其壽之高也。藍尾猶吳越人稱臨尾，蓋鄉語也。白樂天詩備矣，【略】而劉禹錫《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爲賀》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

《**題報恩寺**》《吳郡志·郭外寺》引元豐六年龍谿曾旼記、吳郡朱長文書：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有如蹄涔者，人謂之馬跡石，故禹錫詩云：「石文留馬跡，峰勢聳牛頭。」《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雅淡。無名氏（乙）評：可人意。

《**罷郡姑蘇北歸渡揚子津**》《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俗諺云：「於仕宦謂賀下不賀上。凡初至官者乃任事之始，未知其終也，故不賀。解官而去，則所謂善終者也，故賀。」夢得於此詩句句佳，三、四尤緊。紀昀評：此段與詩無涉。結句在有情無情之間，極有分寸。查慎行評：次聯着力在句末兩字。《唐詩成法》卷五屈復評：一罷郡，二北征，三渡江，四點時，五、六景，七、八情。「勇」字，反承「悲」字。「病」字，正承「悲」字。「秋」字，補時。「輕」字與「勇」字意同，但勇心輕體不同耳。五、六寫潤州渡楊子所經之地，起七也。「舊游」二字，寫「歸」字。「聽鐘聲」，遙應「勇」、「輕」字，言急於北歸，而不再游金山寺也。

《**謝柳子厚寄疊石硯**》《唐詩觀瀾集下》卷二二：「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碧雲」，雅與題稱。

《**南中書來**》《唐詩鏡》卷三六：三、四痛絕。

《**題招隱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劉夢得詩老辣，不可以妝點並觀。馮舒評：「例」字新。紀昀評：後半首好在自說自話，不規規於「寺」字，而七句又不脫「寺」，運意絕佳。五、六沉着，只「例」字墨痕太重。許印芳評：「例」字小疵，而能摘出，足見心細。又按：三、四是常語，宋子京《再游海雲寺》詩云：「天形敧野盡，江勢讓山回。」襲用其語，而「敧」字、「讓」字鍊得好，有青出於藍之妙。可見作詩貴加錘煉功，決不可草草混過。「高」字複。

《**有感**》《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又云：「昨宵鳳池客，今日雀羅門。」

《**送李尚書鎮滑州**》《唐詩析類集訓》卷二六：前二韻言鎮滑須得尚書，後二韻言到鎮更望繼拜。《唐詩貫珠》卷五：此送李德裕也。【略】起言從南徐奉召，今又出使東郡，三謂其先任翰林知誥，四言兩任觀察節度，年尚少也，五六謂滑州黃河之曲，而緹騎遙迎，結言相門出相，終歸於巖廊爲相耳。《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三：一，追叙。二，點題。此自然之來歷也。三，美其才名，合頂「文昌」「建章」。四，美其年運，合頂「南徐」「東郡」。此自然之節奏也。五、六，專指滑州，五言山河險要，六言軍容壯盛。結據其門望，以致其頌禱之詞。此自然之片段也。送贈詩，如是足矣。

《**送渾大夫赴豐州**》《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略】又云：「氈裘君長迎風懼，錦領酋豪蹋雪行。」《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夢得詩句句精絕。其集曾自刪選，故多佳者。視樂天之易不侔也。馮舒評：送行之聖。何焯評：「衙」字當從《玉篇》作「參」字解。紀昀評：無深味，而爽朗可頌。「渾」，上聲。羅江東詩亦同。《唐詩評選》卷四：如滌。《唐詩貫珠》卷五：案《唐書》渾瑊第三子鐵，歷諸衛將軍。元和初，出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略】（豐州）蓋邊外降夷之地，所以三、四比之辛屬國與李輕車也。故吏乃衛將軍原任之吏，各有職事，故不能去，而帳下練就精兵，樂爲之用，願同出塞耳。五、六言所治皆蠻夷部落，迎接者參謁者，服飾雄偉，有異中華氣象。風馭，風行之馭。雪衙，言地之寒苦。渾乃王公之子，平時惟賞花行樂，故結以深思慕之。匈奴爲漢征滅，但知有漢。第二用漢家，因塞外而喝出，以引下二漢將。「又」字，猶言前有辛李，今又有此等名將，比擬之辭也。

《**送源中丞充新羅册立使**》《瀛奎律髓》卷三八方回評：百濟、新羅，後皆爲高麗所併，此詩中四句全佳。紀昀評：「面帶」句究不甚雅。氣脈雄大。《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此眞極有體裁之作也。《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煙開鰲背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海望語不可少。《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集下》：《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頗似夢得「相門才子稱華簪」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身帶霜威辭鳳闕」，中丞。「口傳天語到鷄林」，新羅。《唐體膚詮》卷二：先序家聲，次言受事，次標官爵，次紀道里，次寫風景，結乃言冊立後向化之事，層次甚清，卻仍一氣貫注。

《**送王司馬之陝州**》《磊溪詩話》卷七：夢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自俗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唐詩貫珠》卷一〇：大常丞，每有齋戒祭祀之時，今輟而出赴陝州，州有甘

棠，【略】府公，刺史也。長官既有舊，則幕員亦可少寬。如有案牘，不過署字書行，有興便可吟咏。路當東西京之中，每遇詞人，皆可豪吟爭勝也。按第四，則起處似兼用周太常一日不齋醉如泥，亦喜飲者。

《洛中送楊處厚入關便遊蜀》《唐詩評選》卷四：裁翦有力。《唐體膚詮》卷二：「君去西秦」，入關；「更嚮西」，游蜀；「王城曉日闕丹鳳」，入關；「蜀路晴天見碧鷄」，游蜀；「早識卧龍」，指韋令公即用蜀事；「不妨以此躡丹梯」，直應頷聯。《唐詩貫珠》卷一五：更向西，游蜀也。東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傷六翮，蓋是應試未中者。長安有丹鳳門，今歇後語止用丹鳳也。巴蜀有金馬碧鷄山，【略】五、六皆叙入長安到蜀，假借物色，取其華艷耳。卧龍，蓋韋令公，因在蜀，故尊之以比武侯。躡丹梯，言韋可以提拔登雲路也，與第四句有線，令公即韋皐，方破吐蕃，有威望，中朝倚重。

《送周使君罷渝州歸郢州別墅》《碧溪詩話》卷三：夢得《送周使君》云：「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乃周彥倫答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韮，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獨以「不待晚菘嘗」作結，趣甚。《唐詩析類集訓》卷二六：此詩蓋刺夔州作。前二韻叙使君罷渝歸墅，後二韻擬別墅周君復出。《唐體膚詮》卷二：「君思郢上吟歸去，故自渝南擲郡章。」倒勢有力。「野戍岸邊留畫舸，綠蘿陰下到山莊。」二句歸。「池荷雨後衣香起，庭草春深綬帶長。」二句別墅。「只恐鳴騶催上道。」反應起聯。「不容待得晚菘嘗。」收束中聯。

《奉送浙西李僕射相公赴鎮》　蔡居厚《詩史・蘇子容愛元白劉詩》：蘇子容愛元、白、劉賓客輩詩，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誦，【略】又舉劉夢得《送李文饒再鎮浙西詩》，以爲最着題。《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建節東行是舊游，歡聲喜氣滿吳州」，似涉俚筆，然初唐舊調，原自有此。「郡人重得黃丞相，稚子爭迎郭細侯」，使事穩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夢中先到景陽樓」，言其不忘君也。應是重鎮浙西，故云「舊游」及「黃丞相」等語。《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三：此等詩，文理條達，無不可曉，而風華典贍，足可爲後學楷模。【略】非謂黃與郭不得專美於昔，正謂黃與郭不意再見於今也。此四句，是預寫其到浙之時，想當如是。五重作提筆，言其奉命之日，頃刻就道。六忽作頓筆，言其戀闕之心，寤寐以之也。末，人必謂是自媒，吾則以爲乃是諷僕射爲公孫相公耳。「丞相」「細侯」借用而巧合，自是對耦中活法。

《重送浙西李相公頃廉問江南已經七載後歷滑臺劍南兩鎮遂人相今復領舊地新加旌旄》《唐體膚詮》卷二：「江北萬人看玉節」，新加旌旄。「鳳從池上游滄海」，入相復出。「鶴到遼東識舊巢」，醒舊地。「窗中遠岫列三茅」，承上點明江南。「碧鷄」，劍南。「白馬」，滑臺。「朱方」，再點江南。《唐詩貫珠》卷五：「引金鐃」，以軍樂迎之，「鳳從池上」，謂丞相由鳳凰池出鎮，而「近滄海」，「鶴到遼東」言前舊任而復來也，清波大江，故匯百谷，茅山在句曲，爲潤州之屬邑，在一望之中，結言迴翔於巴蜀滑鎮，而仍憶潤州也，此李德裕爲鄭注、李宗閔構出時也。《唐詩析類集訓》卷二六：前二韻言江南領舊，後二韻言復鎮可安。

《奉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歸闕》《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曰：「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咏袞衣詩。」《唐體膚詮》卷二：題意有三層，詩中以對語括之，其伸縮團湊處，全在下字得竅。

《送蘄州李郎中赴任》《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讀此等詩，知唐人寫景寫情，俱有着落。《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送蘄州李郎中赴任》曰：「薤葉照人呈夏簟，松花滿盌試新茶。」《唐詩析類集訓》卷二六：首韻叙起赴蘄，中二韻言州任之樂，末韻以送赴意結。《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三：七、八，囑其及早還朝，夫還朝可得而自主哉，囑其及早還朝者，諷其善自爲政也。古人之詩，渾厚不露乃如此。《寒廳詩話》：作詩用故實，以不露痕迹爲高，昔人所謂使事如不使也。【略】余謂：劉賓客詩：「樓中飲興同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一用庾亮、一用謝朓，讀之使人不覺，亦是此法。

《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覲省》《文昌雜錄・補遺》：余前記唐諫議遺補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輿爲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無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宣上人并引》《唐詩貫珠》卷二六：詳繹詩情，合之第六，是昨日猶言昔日，蓋言在都時講經，而聽者雜沓於講殿。分明雪山童子得法於釋迦轉世，即淨名居士是本師，所以講徹《淨明經》，得其奧

義也。今則一錫回都，而三衣原已拂過萬年枝者也。如惠休問我，我爲楚客，逢秋更悲，無聊之極，此是謫朗州司馬時言耶？東林，慧遠之寺，今借用。象指王子大人所乘，即未必眞，亦見喧闐奔走之盛，若別作乘，是覺少致。《法華經》：佛告華光，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黃金爲繩，以界其側，今言踏其地也。【略】釋迦雪山說法，示童子半偈領悟，【略】維摩爲過去金粟如來。九城，九重也。【略】《淨明經》即《維摩經》。

《**送義舟師却還黔南并引**》《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略】《送僧》云：「猿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唐音癸籤・詁箋九》：《西溪叢語》云，柳子厚《聞徹上人亡寄楊侍郎》云：「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蓋用惠休《菊問贈鮑侍郎》云「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也。劉禹錫《送義舟師》詩云：「如蓮半偈心常悟，問菊新詩手自攜」本此。《載酒園詩話・謝榛詩家直說》：如【略】論劉禹錫《送黔南僧》曰「猿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太白《僧伽歌》曰：「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萬歲猢猻藤。」詞高氣雄，大過禹錫。愚意太白長歌，禹錫近體，體製自各不同。且太白二語，實不見佳，徒以雄才灝氣行之，遂揜其醜。正如長江中腐胔不能爲累，非可指爲美物也。禹錫未免涉於工麗，然如澄練散綺，何遂不佳？《唐詩貫珠》卷二六：起借時候，而中含上人如秋水之神，清徹有文彩也。三雖言已還山中之事，而內意言其有靜功，任外物之來。四言沿途蛟龍降伏，亦含能制毒龍意。五言佛之如蓮半偈，常能心悟，己之問菊新詩，每又手攜，見其好吟咏也。結言彼中名山妙，必時游陟。《輿圖》：湖廣辰州府黔陽縣有黔江，潛確云，源出牂牁，經黔陽縣前城南里許，有赤寶山，山勢插空，日出霞映如錦，黔水經其下，則所謂「浸雲霓」，亦指此耶？【略】摩圍山，《一統志》：在四川重慶府彭水縣西，隔江四里，道家以爲洞天福地，【略】。靈鷲山在西域，《水經注》：胡語耆屠窟山，山是青石，形如鷲鳥，亦名狼迹山，前佛今佛皆居此。按本題引略曰：義舟云一錫游黔，而不知遠，始遇前節，而聞今節使益賢而文。其來也，約主人乘秋風而還，今乞詞以颺之，如捧意珠，則五、六正颺之，而「上丹梯」，亦兼推尊其地節使歟。

《**送景玄師東歸并引**》《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劉夢得詩格高，在元、白之上，長慶以後詩人皆不能及。且是句句分曉，不喫氣力，別無暗昧關鎖。紀昀評：論夢得是，然以論夢得此二詩則未是。二詩乃夢得之不佳者。起二句粗鄙，通體平淺。

《**漢壽城春望**》《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春望》云：「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先生用意，只「野草春」三字，已具無限蒼涼，無限感慨。《瀛奎律髓》卷三陸貽典評：三、四二句冷極。何焯評：當長安得路之人，看花開宴之候，而遷客所居，一望惟野草連天，荒祠古墓，則其地之惡、遇之窮何如哉？觀「春望」二字，作者之旨趣自見。句句是「望」。後四句皆以自比，時方連貶荊州司馬故也。末句收漢壽城。紀昀評：結便近李山甫一派。《唐詩成法》卷一〇：一漢壽城春，二望，中四皆承二總結。先寫春時，後以荒祠古墓寫「望」字，中四皆祠墓景，分人物兩項，尚是常語，七接「東瀛變」，出人意外，連上六句，不尋常矣。結句亦是去國之恨，寄托言外，今日爲遷客所歷，安知他日不爲要津乎？幻想最妙，然亦是無可奈何語。

《**荊門道懷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一、二言此山此川，舊亦帝畿，不見宋、梁雖往，而臺館猶可指耶。三、四承寫「依稀」。蓋馬嘶人歇，此爲欲認依稀之人，麥秀雉飛，此即所認依稀之地也。（後解）上解寫依稀，是行人意欲還認。此解寫實無依稀，少得認也。言睹此蒼蒼，徒有首丘在念，其餘一切雄心奢望，遂已不覺併盡也。《唐風定》卷一七：高淡悽清，又復柔婉。《方南堂先生輟鍛錄》：他如【略】劉禹錫之「風吹落葉塡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略】不過寫景句耳，而生前侈縱，死後荒涼，一一托出，又復光彩動人，非驚人語乎？《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只「尚依稀」三字，已寫盡弔古傷今之感。《瀛奎律髓》卷三馮舒評：自然幻秀。何焯評：三、四流水對，五、六參差對，未嘗犯四平頭及板板四實句也。紀昀評：五、六新警，結不入套。《唐詩成法》卷一〇：一、二荊門，三道經，四時，順承一、二，五、六景，七、八懷古之情。庾昔奉梁使長安，留不能歸，猶己之遠謫。得第三句，全首靈動。結句既切荊門，又見自家去國心事。《唐詩箋要》卷八：柳河東「城上高樓」，韓吏部「天仗宵嚴」，似宏闊，而未免麄糲之習，故不復狥于鱗所好，獨錄中山二律（《荊門道懷古》、《西塞山懷古》）爲中唐後勁云。《唐體餘編》卷一：【略】不入論斷，而裴徊瞻眺，感慨在於言外，得風人之微旨。

《**早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

【略】《澧州》云：「梅蘂覆階鈴閣暖，雪峰當戶戟枝寒。」《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最爲盡意之作。《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暫屈遠人安」，卑調。「朝驅旌旆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梅蘂覆階鈴閣暖，雪花當戶戟枝寒」，四句尚有隨州矩度。「寧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澧有蘭」，顧澧州作結，然亦纖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夜見星辰憶舊官」，郎官上應列宿。「梅蘂覆階鈴閣暖」，下半點對雪。「寧知楚客思公子」，顧澧州作結。《唐體膚詮》卷二：「朝驅旌旆行時令」，承出守略帶早春。「夜見星辰憶舊官」，點郎中反映首句。「梅蘂」，早春。「雪峰」，對雪。「寧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澧有蘭。」以寄懷結併點澧州。

《松滋渡望峽中》 陸游《入蜀記》卷五：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唐詩鼓吹》卷一郝天挺評：巫山縣西北二百五十步有陽臺，今云「臺荒」者，譏楚王淫放也。《唐詩解・七言律詩六》：此眺望而懷古也。言細雨霑梅，冰雪初解，山峽之波，從天而下。於是瞻楚望、覽秦灰，則想古跡之猶存，聞猿聲、窺鳥道，則感地形之險惡。且舉目皆山，何者爲十二峰之處所，獨永安宮外之荒臺，意其爲陽臺之遺跡耳。《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題是「望峽中」，只寫「望」字意。《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寄慨廓然。「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警句。《唐詩評選》卷四：自然感慨，盡從景得，斯謂景中藏情。《唐三體詩》卷四何焯評：起用黃梅雨。第五用「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斷人腸」。七句望，永安宮是峽中盡處。《瀛奎律髓》卷三馮舒評：秀便工緻。何焯評：量移夔州詩，妙在渾然不露。「雪水來」，合用水深雪雰之意。「秦灰」，潛喻心變死灰。後四句言觸目嶮艱，求若宋玉之遇襄王，亦不可再，所謂「一生不得文章力」耳。第二句應領「望」字。第三句，「望」。第四句，「峽中」。紀昀評：中唐本色，惟結二句不免窠臼。無名氏(甲)評：渡在荊州。劉中山律詩雖不及柳州之鑱刻，然自有華氣。《唐詩成法》卷一〇：一、二松滋渡，又點時。中四，望峽中景物。「秦灰」借《史記》白起燒夷陵，實暗用劫灰事，言滄桑多變也。七、八既見神女之荒唐，又弔先主之遺踪，遙應「秦灰」句也。《唐詩析類集訓》卷二六：禹錫貶連州刺史，量移夔州，此詩蓋赴任作。首韻扼定渡望，自雲水以下，並中二韻，皆就峽中說，末韻以望峽神女意結，妙與首韻「雲」「雨」相應。

《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詩答之》 《猗覺寮雜記》卷上：唐人重端石硯，見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云：「端州石硯人間重。」【略】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唐詩貫珠》卷五八：「草玄」，亦因「紫」而發端。《類書》：魯國孔子廟中，一石硯，製作甚樸古，孔子時物。王嵩蕚賦云：旁積垂露，中舍偃波。「空舊物」，言不如今之新美，「開方灶下」之硯，亦不及此天然之妙趣，「玉蜍」滴水之時，「彩筆」蘸墨之下，皆可使紫色相鮮，更華麗也。結蓋言，此時若有班超、項羽一類豪傑，亦必因君之精硯，數臨墨池也。《西京雜記》：廣陵王去疾，發袁盎冢，得玉蟾蜍一枚，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盛硯滴。李白《酬段十一贈栗岡硯》詩：攜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班超曾爲人傭書。項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

《覽董評事思歸之什因以詩贈》 《唐詩貫珠》卷一八：此言評事思鄉未歸也，第二，乃卻思泛，非實泛也，讀者當以意逆之。下謂因思所以醉眠成蝶而飛歸，目送歸鴻而神往矣，全寫思字。下界乃勸之曰：從來文如董仲舒，亦曾爲膠西相，塞上翁能齊倚伏得失之道，君當安於境遇，更何必說思鄉，雖青菰已熟，其如秋風之不便乎。《唐體餘編》卷一：「文儒自襲膠西相」，用本姓事略應首句。「更說扁舟動鄉思，青菰已熟奈秋風。」寫在職時已自放浪不羈，結出鄉思，更有味。

《謝寺雙檜》 《墨莊漫錄》卷六：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爲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禹錫有詩云【略】。

《寄楊八壽州》 《升庵詩話・劉禹錫詩》：七言，如【略】「桂嶺雨餘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劉夢得【略】七言如《洛中寺北樓》云【略】皆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也。《升庵詩話・劉禹錫詩》：七言，如：「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唐詩貫珠》卷一六：《徐陵傳》云：【略】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今詩言當時中國尚皇象之草書，北朝重陵之文字，如今觸目驚人，恨此兩人不與賀監同時，使其知見，自然亦爲之服膺矣。贊草書並及文字，推尊之至，結愛惜之。《吳錄》曰：皇象【略】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所以云中國書流之尚。

《聞韓賓擢第歸覲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曹長時韓牧永州》《唐詩貫珠》卷一九：永州，漢爲零陵郡，出香草，即贊韓十五作牧之地，有流芳之意，於是可爲丹山之穴，而有鳳雛飛入。「翠屏」，即山也。韓賓之歸，如孝若之才，可以呈畫讚，又如張載，必有《劍閣銘》之佳文矣。階前蘭已結花，桂折新枝更艷，何等榮盛，但子已成名，君亦該髫毛略見白矣。「丈人」，謂韓十五。「別後」，別劉之後。「陔」，即階也。五、六用比，便與上四句最調和。【略】案《晉書》，夏侯湛，字孝若。父莊，淮南太守。湛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舉賢良，拜郎中，出爲野王令，乃作《昆弟誥》，盛揚其父暨母羊姬，孝慈德業，勗諸弟淳、琬、瑫、謨、總、瞻，盡孝弟之道，仿《尚書》誥語，文多勁潔，但無覲省事，更另考。

《宣上人遠寄和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因而繼和》《碧溪詩話》卷八：坡【略】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政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類編長安志》卷四：杏園，《城南記》：杏園在慈恩寺正南，唐進士宴集於此。【略】唐人尤貴進士，開元、天寶之盛，新進士以泥金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而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劉禹錫詩曰：「禮闈新榜動長安，九曲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滿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唐詩貫珠》卷二〇：「動」，喧傳也。「走馬看」，因取士公之故，「聲名遍天下」，亦因公而人盡知之。「春官」，即禮部。五、六言侍郎以白雪高調，詮出詞賦，而指門生以雲路，假之以羽翰矣，然而公道之處，誰可印正，惟有支郎天眼，定觀可證也。前六句盡贊試官，至結一紐，便是和宣上人，尋出道路，在想念材料，便覺相接處，天衣無縫之妙。案《大經》曰，一天眼智明，三乘諸佛，於天勝妙得天眼，二宿命智明，三漏盡智明，注三明，過去宿命，見在天眼，未來漏盡也，佛有六通三明。魏《高僧傳》，支謙，博覽經籍，細長黑瘦，兩眼多白而睛黃，人曰支郎眼中黃，形體雖細是智囊。今用「天眼」，亦因支郎眼之故，紐合比宣上人，精妥。

《贈東嶽張鍊師》《韻語陽秋》卷一二：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誚。【略】劉禹錫云：「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臺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其華山女之流乎？《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詩格高律熟。紀昀評：熟則有之，高則未也。出手太率。《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雲衢」一結，正與「烈女」二字相應，其始終守貞不嫁，守道不移，於此可見。《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三：張鍊師，舉其人，而冠之曰「東嶽眞人」，書法也。「高情雅淡」四字，乃是極美深贊之詞，故續之曰「世間稀」。蓋「情」之一字，雖僊佛亦所不免，僊之普度，佛之慈悲，皆情也，無情又奚成其爲僊佛乎哉。【略】「情」而曰「高」，眞超出塵凡，空諸一切，可以與知大道者也，然所謂「高」，非他，雅而已矣，淡而已矣。下文六句，只是出相寫得「雅淡」二字。三，素履堪書，俗乎雅乎？四，孤跡不染，濃乎淡乎？五，塵緣已斷，濃乎淡乎？六，累行將成，俗乎雅乎？七，總頂三與五。八，總頂四與六。蓋「雅」與「淡」兼而有之矣，此其所以爲「情」之「高」，此其所以稱爲「東嶽眞人」而無媿也。《唐詩貫珠》卷三〇：《六典》曰：道士修行有三號，法師、威儀師、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今是女鍊師，然彼時皆托女冠，不可問矣。漢劉向睹俗淫奢，以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次序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青簡，青竹簡，古者殺青竹，炙出汗，以書事。《道經》，雲華夫人謂禹曰：我師三元道君，今以之比雲華夫人也。晉竇滔妻蘇氏蕙娘思夫，寄織錦迴文詩曰【略】《魏書・釋道志》：道家之源，出於老君，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僊之主，道出自一氣而分三氣，即玉清、上清、太清之三境。霓衣，月娥之服。結言不必如秦弄玉配合有夫，而可獨自乘鸞上天也。

《秘書崔少監見示墜馬長句因而和之》《唐詩貫珠》卷二一：唐乾、朔間，秘書省爲蘭臺，天授初改爲麟臺。「舊僊郎」，必先爲部郎。「襞」，摺疊也，綬闊，疊之方可珮。四用「飄」字更妙，謂已失之掌中。上車之著作郎，與折臂三公，皆有同病之憐，故來相問送方，猶幸德全，不致重傷，尚有吟咏也。晉有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有帝王氣，祜遂鑿之，相者復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果至三公，墜馬折臂。莊子曰：醉者之墜車不害者，其神全也。

《寄楊虢州與之舊姻》《唐詩貫珠》卷一三：阮郎入天台遇僊而回，已無里中親友，喻錦衣歸里，如成僊而返也。函谷舊關在靈寶，當日虢州，即今盧氏，在東，則在舊關之外。又姓楊，所以比之楊僕。結期其高養。玉城山，虢州之山，案盧敖於縣昇僊，故縣以得名，則靈藥或盧敖之故耶？漢樓舡將軍楊僕，有大功，舊函谷關在靈寶縣，僕恥爲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財東徙三百里，新關在新安縣東二里，今楊在虢州，是雖在新關之內，而實舊

關之外也。

《**秋日題賓員外崇德里新居**》《唐詩鏡》卷三六：三、四淺削。六語饒有餘致。《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略】亦各見其神妙。

《**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與韓潮州自代因寄七言**》《唐詩貫珠》卷二一：言闕下拜恩而授石渠之任。石渠，指集賢院藏書之所，從前任過，今復任，故云「由來」。蓋以儀曹郎而充集賢學士也。南宮，禮部。儀曹，隋煬置儀曹郎，唐改爲禮部郎中，掌禮樂學校、儀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冊命祥瑞者。內殿，集賢殿。三江，《禹貢》之婁江、松江、東江也。同病，同貶謫之困。二紀，二十四年。【略】結言因憐久滯於謫而薦，非止以文似相如也。《揚雄傳》曰，孝武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略】或者「潮」「湖」字訛。而吳中有三江，湖州在三江之外也。

《**始聞秋風**》《野客叢書・詩句紀時》：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卻回。」【略】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痛快。馮舒評：「君」字何屬？第二句不緊拍。馮班評：腹聯痛快。二「君」字相喚甚明，何以不屬？何焯評：後四句衰氣一振，「扶病」二字又照應不漏。紀昀評：題下有脫字，當云「始聞秋風寄某人」。此劉夢得詩，見《劉中山集》，趙（嘏）之魄力尚不能及此，以詩格考之，歸劉爲是。後半顧盼非常，極爲雄闊。許印芳評：「君」字複。《唐詩貫珠》卷五〇：蟬，秋蟬。三、四佳。胡馬倚北風，夏熱多病，故毛拳。初讀睡眼似乎與鵰不切，然凡籠鷹過夏，金眸困頓，下此二字，實爲體物。結有慨時之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君」字未知所謂。下半首英氣勃發，少陵操管，不過如是。《養一齋詩話》卷七：「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雲睡眼開」，【略】皆趙倚樓集中名句。或以「馬思邊草」一詩爲劉夢得作，【略】非也。

《**洛中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洛中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曰：「清洛曉光鋪碧簟，上陽霜葉剪紅綃。」措辭命意，不切其地，即切其人，或切其事與景，眞八面皆鋒，較僅工一家之言者，眞寒窶矣。《唐詩貫珠》卷三：雒陽，唐之東都。鳳樓，五鳳樓。控，引也。三條，都門之廣路也。橋，天津橋，跨洛水，俱在南，郎官由三條廣路而來渡橋，兩句言拜表來路。渡橋時見洛水澄清，波如碧簟之細紋，上陽宮內紅葉，如輕綃之剪落，初冬景物也。五言洛中諸僚，六言長安故人，結言安於命義，各適其性，不以大小爲嫌。班孟堅《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三十二之通門。蓋建都設街道城門之規模。省門，官署之門。《莊子》：斥鷃飛而搶榆枋，鵾鵬擊水三千里。陳沈炯《獨酌謠》：龍蠖非不屈，鵬鷃但逍遙。此詩夢得久謫之後，復入爲主客郎中，又作道士植桃詩，詆權幸，出分東都，故有結句。《唐體餘編》卷一：「鳳樓南面控三條，【略】上陽宮葉翦紅綃。」四句洛下。「省門簪組初成列，雲路鴛鸞想退朝。」二句上京。「寄謝殷勤九天侶，搶榆水擊各逍遙。」入寄懷意總收。

《**和蘇十郎中謝病閒居時嚴常侍蕭給事同過訪歎初有二毛之作**》《韻語陽秋》卷一七：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謂知命者，不爲名利所汩，而能安時處順者也。後世貪求之士，不能自安分義，徒知金印艾綬之榮，而不知苟得爲可愧，於是君平之肆，許負之廬，衣冠盈矣。劉夢得《和蘇十郎中詩》云：「菱花照後容雖改，蓍草占來命已通。」【略】觀此又奚知孔子所謂命也哉？《唐體餘編》卷一：中二聯俱承首句意。「莫怪人人驚早白，緣君合是黑頭翁。」找結次句意關合甚便。

《**酬淮南廖參謀秋夕見過之作**》《蔡寬夫詩話・唐浮屠還俗》：唐搢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劉禹錫《答廖參謀》：「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略】皆顯言之，蓋當時自不以爲諱。《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四句妙甚，謂已還俗，猶不能忘情於僧也。紀昀評：此蓋言其不忘吟詩耳。以爲不忘僧，謬甚。起二句並五、六句皆率易。何焯評：五、六句法閑淡。末聯「見過」作結。《唐詩貫珠》卷一七：沈約《宋書》，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木姓湯，位至揚州從事。今廖參謀，亦以釋子還俗，故稱之爲揚州從事，而題下註明，初服世俗之服，初時本用此，因爲僧而改，今仍反初服，蓄發已長，然高情猶愛詠碧雲之深。五、六言欵曲久坐，喜君之親我閒散，仍無俗人之致。

《**劉駙馬水亭避暑**》《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略】《水亭避暑》云：「琥珀杯烘疑漏酒，水精簾瑩更通風。」

《**廟庭偃松詩并引**》《唐詩貫珠》卷五五：夢得顚危遷謫，獨裴晉公識拔成全。今此詩，借松爲喻，俱有內意，「無俗姿」，用得蘊藉，占地步。

「巖廊」即廟堂之下，故是「樂處」，而得插影其間，「天籟」之聲，必在「宿齋」清肅之夜，愈見亦有密交相契，非衆人所知之意。結言留晉公且莫謝政，等得此樹「陰滿鳳池」，則扶植之功大成耳。亦自負期望語，妙在一無主角，處處有情。

《哭呂衡州時予方謫居》《唐詩鼓吹》卷一郝天挺評：詩意言呂溫雖歿，所遺文章奏記皆付於太史氏傳不朽也。禹錫時亦謫居，以己之文章比伯喈也。《唐詩鏡》卷三六：三、四語朴而傷。《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讀先生此詩，不獨爲衡州而哭，實爲天下而哭，不可泛作哭友詩觀也。《唐詩析類集訓》卷二六：首韻叙起呂卒，以次句立案，第二韻申言蒼生絶望之意，第三韻申言士林悲之意，末韻並以己方謫居意結而哭之義盡矣。今禹錫謫居朗州，限十年滿，故以蔡徙自擬，推郭碑爲第一，而欲刊第二碑於呂墳之前，言呂溫足繼郭有道也。姚鼐《七言今體詩鈔》卷四：夢得此時在貶謫，故以伯喈在朔方自比。伯喈有爲人作二碑、三碑者，故擬北還，雖呂已有碑，猶欲爲更撰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欲爲君刊第二碑」，先有峴山墮淚碑。《載酒園詩話・攷證》：劉禹錫《哭呂衡州》曰：「遺草一函歸太史，孤墳三尺近要離。」若必拘拘切合，則要離塚在吳，【略】不亦太失事實乎。然總以形容旅櫬藁葬之悲，所謂鏡花水月，不必果有其事。【略】江鄰幾哭蘇子美曰：「郡邸獄冤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二語殊勝夢得前詩。子美坐宴客謫官，沒於吳中，故用皋橋事尤切。蓋使事雖不必拘，確切則尤妙，但不必過於吹毛。《昭昧詹言》卷一八：起突寫其卒，中有哭意。五、六略展筆換氣。

《夔州賓員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顧余嘗識之因命同作》《瀛奎律髓》卷七紀昀評：殊爲平淺。

《賓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和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一，先寫「笙」，四字是笙聲，三字是笙形。二，次寫「吹」，四字是吹笙，三字是合笙。三、四，方寫「故姬小紅」，三是小紅自吹，四是夔州聽吹。此解，寫姬在時也。（後解）五是小紅物故，六是主人追憶，七、八是見寄一段情事。此解寫姬亡後也。《瀛奎律髓》卷七馮舒評：秀貼道地。何焯評：結有不盡之味。紀昀評：亦非高格。《蕙風詞話續編》卷二：詞人用紅簫事，以姜白石侍兒小紅善吹簫也。劉賓客《和賓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詩云【略】則是紅簫之前，又有紅笙矣。

《哭龐京兆》《唐詩貫珠》卷三三：通首皆有不足微辭，雖云「哭」，實刺之也。致譏於身後，恐非古道，特取工綻，不可爲挽誄法。「褎然」，已便喝出，然質既英俊，試又冠軍，則其不能沖抑，猶可也，逢時致位，已覺怒張，得疾倚少，直言其該死，詞雖婉而大發露矣。五、六精妙切題，一爲作京兆於「天上」，一爲葬京兆於地下，空歎，亦串上下文不足意，而結仍應第四，恐亦不遺餘力矣。所可取者，總因典贍鬆潤，可以浣俗，比之風流譴浪，喜笑唾罵，皆成文章。苟無才以運之，便墮惡趣。然劉之半生淹滯，不止咏看玄都之桃，大約概由此等，亦爲筆鋒所累。

《送李庾先輩赴選》《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上解只寫「李庾先輩」，此解始寫「送」，始寫「北選」，「不負帝城」，着語極蘊藉也。（「舊賓主」三字，畢竟從「十朱輪」、「雙大鈎」一綫牽來，讀之不能不爲寒士隕淚也。）《唐詩貫珠》卷二〇：長安有「舊賓主」主銓政，如山公之爲吏部，則必得意，不負帝城之春色也。《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三：「今日山公」操選政之人也。「舊賓主」者，不是「十朱輪」之門生，即爲「雙大鈎」之故吏也。嗚呼，必若是而後知其「不負」，則凡一無所倚，挾策而游帝城者，又何其不自量歟。

《陽山廟觀賽神》《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予嘗游此廟，在今常德府北三十里，似不當祭之人，馬伏波爲其所傾者。馮舒評：妙在寫出淫祠。馮班評：此淫祠，下句殊斟酌，不見痕迹。次聯是梁松廟。何焯評：松尚主，故曰「都尉」。紀昀評：梁松廟尚有說處，此太泛泛。許印芳評：全首落套。中山乃亦有此，可怪也。《唐詩貫珠》卷四六：曲蓋，檜之形。翠屏，山也。脈脈是血脈相通，巫傳神語，亦暗有相通之意。婆娑，周旋貌。【略】今詩所謂竹歌，即竹枝詞，或即劉之作也。按柳枝歌舞亦用蹋，今竹歌亦稱蹋，是皆蹋之而歌，亦兼舞歟。按《後漢書》，梁統長子松，【略】未載征留之事，必史有所遺也。

《贈日本僧智藏》《能改齋漫錄》卷四：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馨。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案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邪？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猗覺寮雜記》卷上：寧

聲，今往往讀作仄聲。夢得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平聲無疑。《容齋隨筆・寧馨阿堵》：「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卻」，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略】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藝苑雌黃・寧馨》：《晉書》寧馨兒，「寧」字相傳多作去聲，如唐人詩云：「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是也。而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又作平聲。《唐詩鼓吹》卷一郝天挺評：「寧馨」，吳語，猶常言「如是」也。《瀛奎律髓》卷三八方回評：三、四遒麗，五、六有議論。紀昀評：不爲極筆，然氣格自別。《蟫精雋》卷二：唐人詩中用字平仄與今人不同，嘗言之矣，今以未言者再言之【略】又劉夢得贈日本僧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寧」作平聲。）《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漢自明帝迎佛骨後，佛教盛行中華，而中華得道之僧，不數數見。劉公此篇，極贊日本僧法力雄猛，爲中華之所不及，其托意微矣。《十駕齋養新錄》卷四：寧馨之馨，可讀仄聲，方回《聽航船歌》「五千斤蠟三千漆，寧馨時年欲夜行」是也。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二字俱讀平聲。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寧讀去聲，馨讀平聲。《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深夜降龍潭水黑，新秋放鶴野田青」，【略】亦各見其神妙。

《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謁河南尹白侍郎》《唐詩貫珠》卷二六：既多聞而忘言有心印，而非語言文字可宣也，自從七佛傳法，不從三乘入方便之門，蓋佛法直指人心，不用大中小三乘階級而入也。此言已得佛法之妙，即從東來尋古德之迹，今西歸南山，以避塵喧，河南白樂天爲施主，可以翻經論道也。

《西塞山懷古》《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劉夢得【略】七言如【略】《西塞山懷古》云【略】皆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也。《唐詩鏡》卷三六：三、四似少琢鍊。五、六憑弔，正是中唐語格。《圍爐詩話》卷三：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略】「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上四字可去。《唐風定》卷一七：咏古之什，悲婉空澹，高於許渾。《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起手如黃鵠高舉，見天地方員。「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流走見地利不足恃。「從今四海爲家日」，別於三分割據。《瀛奎律髓》卷三何焯評：氣勢筆力匹敵《黃鶴樓》詩，千載絕作也。紀昀評：第四句但說得吳。第五句七字括過六朝，是爲簡練。第六句一筆折到西塞山，是爲圓熟。查慎行評：專舉吳亡一事，而南渡、五代以第五句含蓄之。見解既高，格局亦開展動宕。許印芳評：按《唐詩紀事》云【略】當時名流推服此詩，必有高不可及處，自來無人親切指點。所傳探驪獲珠一語，但指平吳一事耳。得沈、紀二評，始盡發此詩之蘊。可知古人好文字流傳千載，衆口稱妙，而實不知其妙者多也。《唐詩成法》卷一〇：題甚大。前四句，止就一事言。五以「幾回」二字，包括六代，繁簡得宜，此法甚妙。七開，八合。前半是古，後半是懷。五簡練，七、八奇橫。元、白之所以束手者在此。全首俱好，五尤出色。《記事》人止賞三、四，未爲知音。《唐詩箋要》卷八：此詩，夢得略無造意，引滿而成，樂天所謂得頷下一顆是也。凡不經意而自工者，纔得壓倒一切。本詠金陵，而以西塞爲題者，蓋引入門問諱之誼。或以西塞在金陵則誤。《一瓢詩話》：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似議非議，有論無論，筆著紙上，神來天際，氣魄法律，無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傑作，自然壓倒元、白。《筱園詩話》卷四：劉中山《西塞山懷古》一律，白太傅心折不已，謂獨探驪珠，餘皆擱筆。【略】此皆卓然可傳之篇，不媿享大名於古今者也。《隨園詩話》卷六：懷古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比山經地志，以詳核爲佳。【略】劉夢得《金陵懷古》，只咏王濬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時白太傅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眞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王濬一事？而劉公胸中，豈止曉此一典耶？《緗齋詩談》卷八：劉禹錫《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興衰之感宛然。「千尋鐵鎖沉江底」，雖有天險可據，「一片降幡出石頭」，其如人事不修。「人世幾回傷往事」，局外議論如此，「山形依舊枕寒流」，那管人間爭鬬。「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太平既久，向之霸業雄心消磨已淨。此方是懷古勝場。七律如此做自好，且看他不費氣力處。《石洲詩話》卷二：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之作，極爲白公所賞，至於爲之罷唱。起四句洵是傑作，後四則不振矣。此中唐以後，所以氣力衰颯也。固無八句皆緊之理，然必鬆處正是緊處，方有意味。如此作結，毋乃飲滿時思滑之過耶？《峴傭說詩》：劉夢得《金陵懷古》詩「王濬樓船」四語，雖少陵動筆，不過如是，宜香山之縮手。五、六「人世幾回」二句，平弱不稱，收亦無完固之力，

此所以成晚唐也。陳世鎔《唐詩選舊評記存》：此詩壓倒元、白久矣，然第五句詞意空竭，不能振蕩，終傷才弱。《昭昧詹言》卷一八：西塞山屬武昌府。此地孫策、周瑜、桓玄、劉裕事甚多，此所懷獨王濬一事。此詩昔人皆入選，然按以杜公《咏懷古跡》，則此詩無甚奇警勝妙。大約夢得才人，一直說去，不見艱難喫力，是其勝於諸家處；然少頓挫沈鬱，又無自己在詩內，所以不及杜公。愚以爲此無可學處，不及樂天有面目格調，猶足爲後人取法也。

《廣宣上人寄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卷因以令公手扎答詩示之》《唐詩貫珠》卷二六：首贊上人向來詩好，次言在蜀，長者指韋令公，因與來往，遂帶令公之香，以韋比荀令公，因而一時唱和，添出詩思，而八部天人，皆護法入道場，以詩句之驚人天也。若許我結社，我亦如淵明之在柴桑，與遠法師有社也。

《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詩有柳色春藏蘇小家之句因而戲酬兼寄浙東元相公》《能改齋漫錄》卷一：予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韻》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唐詩貫珠》卷四一：奇聲，異樣聲名。仙官，時樂天曾爲中書舍人，極清華之選而出也。三、四言雖有名妓蘇小小，然不許命使君以卿卿也，謔得精極。鰲鰲，爲刺史之雷令風行。蜃闕，因舍人之文詞燦麗。莫道向云騷思在三楚，故有屈原、宋玉輩，如今文星都在吳越斗牛間，杭與越之星野也。

《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唐詩鏡》卷三六：「醉裏風情敵少年」，四語佳，別是感意。《六研齋筆記》卷三：劉句又有【略】七言「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升菴詩話・劉禹錫詩》：其未經選，【略】七言，如：【略】「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游絲撩亂碧羅天。」《唐詩貫珠》卷四九：曾經坐禪，萬事已相忘，如捕魚者得魚忘筌矣。名利已視爲春夢，惟風情猶可以敵少耳，當此好春之景，知兩君惟詩酒爲樂也。五、六佳麗，觀其風情不減，則知學禪亦未到忘筌之地，此假禪客也。

《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遊宴之盛因以戲酬》《風月堂詩話》卷上：白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知蘇州，劉夢得外集有《戲酬白舍人曹長寄詩言游宴之盛》一篇，破題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左司，謂韋應物也。《吳郡圖經續記》卷上：吳王闔廬建城之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略】劉夢得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其傳久矣。《吳郡志・城郭》：唐時八門悉啓，劉夢得詩云【略】《唐詩貫珠》卷四一：中二聯，總言吳郡太守，游樂繁華，結謔之之辭，言只少一西施，少遜於吳王耳。唐中書省爲西掖，白以中書舍人，而韋應物以左司郎中，出刺蘇州。虹，橋之如虹也。【略】《歲時記》，端午日，四地鬬百草。

《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三山老人語錄》：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嘆蚤白無兒」之句，劉贈詩曰【略】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詩律武庫》卷一：《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故【略】劉禹錫《寄白樂天》云：「祝君長咏夢熊詩」。《詩律武庫後集》卷五：前漢于定國父于公爲縣史，郡決曹，決獄平，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于公門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故劉禹錫寄白樂天云「于公必有高門慶」是也。《滹南詩話》卷一：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四溟詩話》卷二：劉禹錫贈白樂天兩聯用兩「高」字：「雪裏高山頭白早。」「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曰：「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義不同。」自恕如此。《唐詩析類集訓》卷二六：此詩蓋刺和州作。首韻解早白無兒之嘆，以久遠立案。中二韻申言所以久遠而宜解之意。末韻就因贈意結，並關合解嘆意。至于早白仍壽而無兒以終，則所謂久遠者有驗有不驗矣。君子曰：莫非命也。白舍人尚何嘆哉。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唐音癸籤・談叢二》：劉夢得嘗愛張文昌「朝衣暫脫見閑身」之句，及自爲詩有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若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爲之擬者。嗟乎，人所繇不能眞脫朝衣長享閑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浩歎。《談龍錄》：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尚有事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

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劉夢得之「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略】之類是也。

《楚州開元寺北院枸杞臨井繁茂可觀群賢賦詩因以繼和》《唐體餘編》卷一：「僧房藥樹依寒井，井有香泉樹有靈。」一僧房，二枸杞，三臨井，句句總括。「翠黛葉生籠石甃，殷紅子熟照銅瓶。」井樹雙綰。「上品功能甘露味」，香泉甘露並切僧房。「還知一勺」，仍以井結。

《和樂天鸚鵡》《唐詩貫珠》卷五三：「事」，即好顏與聰明，猶言犯了此事，要入籠耳。四得情，五言其睡亦出於無聊，六乃畏熱也。誰遣，猶誰教也。結有感慨，才士受困意。

《洛中逢白監同話遊梁之樂因寄宣武令狐相公》《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略】《寄令狐相公》云：「少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唐詩貫珠》卷五：梁孝王比令狐。「四面」，猶四方，諸方占盡。六，校武藝，應「將」也。結言今不知何客相從。庾亮樓頭月色，據胡牀，與殷浩等清賞。

《河南王少尹宅燕張常侍白舍人兼呈盧郎中李員外二副使》《唐詩貫珠》卷一七：將星，二副使。使星，張與白也。常侍，門下省。舍人，中書省。郎中、員外，尚書省。是謂三省清臣。而到外臺，指少尹宅。此四君子者，皆有所銜命而來，今所奉之命禮已成，所以同把故人少尹之盃。五、六言晏時之景，七、八勸盡興而醉。

《和樂天送鶴上裴相公別鶴之作》《唐詩貫珠》卷五三：鶴有怨則唳，故六言「數聲」之後，憶「三山」而不去，卻供人耳之玩，內意亦借以喻趨走高門之徒。詩中骨氣，最占地位。黃帝以雲紀官，秋官爲白雲，一經名公，自有春秋，骨性使然，香山則安於膚淺矣。《唐詩成法》卷一〇：一和樂天，二送相公，三、四順承一、二，五、六順承三、四，七、八總結。唐人和詩多安結句，此在首句，法變。「乍入」「莫揀」皆有喻意，五、六「雙舞」「數聲」一頓，後用「不歸去」「且向」字，結出不能高蹈，聊復爾爾意，又遙應「莫揀枝」等字。

《闕下待傳點呈諸同舍》《唐詩鏡》卷三六：「閣倚晴天見鳳巢」，四語佳，意景在顧想間。《唐詩貫珠》卷二：此詩是夢得復入集賢院直學士時之作。先曾王叔文引入禁中，圖議文誥，故云今「再入金門」。按揚子雲《解嘲》，嫌老於執戟官職之小，今夢得雖云「不敢」，終嫌久仕官微，此詩之章旨也，讀者知之。

《和樂天以鏡換酒》《猗覺寮雜記》卷上：酒斟滿，捧觴必蘸指甲。【略】夢得云：「蘸甲須歡便到來。」《唐詩貫珠》卷一七：六句皆一鏡一盃，中間揚盃抑鏡，結言應換，而鏡非要緊之物。從容，猶言不着緊也。十旬，從平原十日變化來。嚬眉，愁也。雖老而鏡不能免，不若酒之一蘸甲而求懽即至，鏡中妍醜分明，此犯不識忌諱之道，不若酒之三酌可傲松喬。

《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自館閣出爲河南尹，故三、四用事如此之精。紀昀評：後四句不佳。無名氏（甲）評：自西京至洛陽，路出二崤山。《圍爐詩話》卷三：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劉禹錫送館閣出尹河南者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是用古述事者也。《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三：五、六，謂是寫河南風景乎，而正不僅寫河南風景已也。「寒無雨」，歎河南一路，久未沾良牧恩膏也。「書起雷」，諷馮公此去，愼毋赦當道豺狼也。姚鼐《七言今體詩鈔》卷四：此應酬詩，卻有氣色。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文中用字新穎，如【略】《外集》「可憐玉馬風流地」用庾信詩「還如驅玉馬」，與「金貂」對，他書作「五馬」，誤。

《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劉公詩，才讀即高似他人，渾若天成。紀昀評：此評不錯，而非此詩之謂也。已逗「江西」一派。五、六鄙甚。《載酒園詩話・高英秀》：吾於古今人論詩，雖不喜隨聲附和，亦深惡洗垢索瘢。如羅昭諫《廣陵開元寺作》【略】高英秀乃云「定是鬼詩」，則【略】劉夢得《贈王山人》「飛章上達三清路，受籙平交五嶽神」，亦神怪詩乎？《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之時無事身」，【略】亦各見其神妙。

《和令狐相公初歸京國賦詩言懷》《唐詩貫珠》卷四：首言其力大才高，已敭中歷外，先同平章樞密，後出爲觀察刺史節度，故云「辭東閣」，今以節度還朝，故云「將星拱北」，飄長纓，猶帶戎飾，曳履則又回尚書矣。不言功者，調服汴軍向化也。結言其風雅。【略】通體皆靈。中樞，密勿之地，而楚原以中書侍郎入相。東閣，公孫弘相府。漢鄭崇，字子游，好直諫，上曰：吾聽鄭尚書履聲，即知其來。

《同樂天送令狐相公赴東都留守》《唐詩貫珠》卷五：全篇比白有光

焰，各出一頭之妙。《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世上功名兼將相，人間聲價是文章」，【略】亦各見其神妙。

《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別》《唐詩鏡》卷三六：三、四小品，殊不乏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洛陽舊有衡茅在，亦擬抽身伴地僊。」言己亦欲告歸。《唐詩貫珠》卷一一：列鼎而食，華軒出入，皆卿大夫之奉，已到眼前，乃拂衣長告，豈無爲而云然哉，志秉清高耳。作歇語更精。中四句有開合，圓綻思逸，眞妙品，元、白少此力量。「作少年」更奇。蛟龍得雲雨，而今云「卧龍」，更切告老之義。結言己亦急欲追步，則後劉亦分司居洛，是素心也。《唐體膚詮》卷二：「四皓叢中」，天然故實。「他日卧龍終得雨」，略醒首句。「抽身」二字收束，「伴地仙」，時白移病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而夢得家在雒，故云。

《答樂天所寄詠懷且釋其枯樹之歎》《唐詩貫珠》卷一八：上界嘲白閉戶自適，言樂饌既精，宅有園池，酒又任憑飲。原因官高，所以少相狎之客，非爲年老而少懽情，嫌其不邀客也。下界因子崔兒殤後，樂天有枯樹難生之嘆，故言龍珠雖去，蚌胎還可再生，桂花原榮在秋時，莫羨早春之桃李，是老亦不妨也。通首看來，因白喪子煩惱，反嘲其不尋樂以激之，仍是勸解之意耳。

《赴蘇州酬別樂天》《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樂天嘗守蘇，今夢得亦往守此，故有「承遺愛」、「躡後塵」之語。梁鴻、孟光嘗客於吳，機、雲二陸昔爲吳人，今到蘇之後，凡寄寓之客，及在郡之士人，與太守相追游，當共憶樂天爲舊太守，即舊主人也。善用事，筆端有口，未易可及。陸貽典評：詩有遠近起伏，意致便靈。何焯評：次聯勝三聯。四聯若無「共憶」二字便成死句。後四句極變極細。紀昀評：第三句「《二南》風化」四字無着，亦不切蘇州，而不覺借用，以原是太守事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梁氏夫妻爲寄客，陸家兄弟是州民」，頸聯可云佳話。《唐詩析類集訓》卷二六：首韻扼定赴蘇，中二韻申言蘇州在吳之美，上下不外德與才，末韻並以酬別樂天意結。

《福先寺雪中酬別樂天》《唐體餘編》卷一：「三千世界」，略點寺。

《和樂天耳順吟兼寄敦詩》《唐詩貫珠》卷一八：白《耳順吟》云：「敦詩、夢得且相勸，不用嫌他耳順年。」所以言慰蹉跎也。鄧禹二十四封侯，加三紀，纔六十，而孔融書就之後，又多八年矣。古人六十皆有成功，即今敦詩已成將相，亦不孤此年長。獨予尚以丞郎拋棄外轉，爭奈何哉。恨吳郡路遙，且隨魚鳥爲樂，仰副相慰之意。

《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鎮太原》《唐詩貫珠》卷五：當日爲「從事」之「中郎」者，今從「舊路」以歸，即白之「青衫書記」意，此更覺鄭重圓妥。五、六言兵威應起句。結言定邊之功，又祝其復相。【略】按「從事中郎」，比「青衫書記」，更大雅爲勝矣。

《酬樂天見寄》《唐詩貫珠》卷三三：一、二初看是直，然句中有呼應，有曲折，兩句兩意，含靈氣。三、四用曹植語脫化，而添一層「能幾日」「便千秋」，用古入化，更有精神。「坐」字、「歸」字亦鮮活。【略】七、八承第五而言，亦收到一、二也。化苦語作詼諧，名輩風流之精妙。《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三：能幾日，妙，此華屋也，未坐，則不能期其必坐，既坐，實決無久據之理也。便千秋，妙，此夜臺也，未歸，則可以卜其必歸，及歸，又決無再返之期也，達哉斯言。五，帶說吳郎，賓，背時者，功名不及元、崔也。六，正酬樂天，主，得老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七、八，總收，或緣功名蹭蹬，得以多活幾年，不猶愈於早達而先亡乎，至哉斯言。吾欲以第二聯爲當世之得時而駕者作晨鐘一聲，以第四聯爲當世之困下僚、栖衡門者作良藥一劑。

《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唐詩貫珠》卷一八：秋隼，承風雲之年少，既得時，自然凌駕行空。寒龜，比蹉跎之老夫，所以滯迹於泥中。然而《莊子》謂曳尾泥塗，還勝刳腸去殼之痛，其意亦用此，所以五、六云，失東隅者或得之桑榆，而塞翁失馬之言，未嘗不是也。況且即欲自振，而手中擲不得盧，如之奈何，亦唯聽之命矣。劉毅呼色成盧，賭錢之勝色，即今之六點，而雉爲四更勝。

《和楊師皋給事傷小姬英英》《瀛奎律髓》卷七馮舒評：五、六率，然語必是唐人。紀昀評：此小有致。《唐詩成法》卷一〇：一小姬，二傷，三、四承一，五、六承二，七、八和楊。兩「見」字生追憶，三、四追憶事，五、六用頓筆寫歎傷小姬，七、八「鸞臺」字結給事，「夜直」字生「雲雨」，總結全篇。女子以色重，故必寫出美麗。此首須看其制題有法處。能將無情說到有情，果然可傷，今日讀者，猶足墮淚，想給事當日見此必大哭也。次句淺露，五、六俗。《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三：前四句皆道實事。首句，見英英年小而聰明。次句

足之，言曾幾何時，聲猶在耳，而其人不可得見矣。撚弦放撥，根追賞來，「花下呈」，「燈前謝」，情事宛然，眞有珊珊來遲之致，於是而比之以「好花」，稱之曰「尤物」，信不誣也。一結，方見得是和楊給事詩。《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但是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略】亦各見其神妙。

《郡齋書懷寄江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碧溪詩話》卷九：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略】夢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

《題于家公主舊宅》《瀛奎律髓》卷三五馮舒評：淒淒惻惻，易澹易狹。此偏有味，偏說得開，「四靈」、「九僧」不能及也。黃、陳欲以枯硬高之，彌見其醜。紀昀評：語太淺直。《唐詩評選》卷四：點染工刻。初唐人不爲此，乃爲亦未必工。《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悼公主，後解悲駙馬。（前解）看他從「葉滿池」上，追說「仙臺」，從「草蟲悲」上，追說「簫聲」，便自使人悵然心悲，並不更用多寫荒涼敗落也。三、四尤爲最工，若不寫得如此，便是平等人家，斷釵零鈿，不復成公主悼亡詩也。（後解）「蓬蒿狡兔」，「煙雨愁鴟」，此即「無恩澤」之三字也。七句「獨」字、「在」字，不許草草連讀。蓋「在」而「獨」固是悲公主，乃「獨」而「在」卻是悲駙馬。人只知「獨」字之甚悲，即豈知「在」字之猶悲耶。設使駙馬早知如此，固眞不如先一旦試黃泉，藉螻蟻以陪公主於地下之爲得算也。

《酬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唐詩貫珠》卷一九：然文章有吐鳳之功，不能得異數，今以典郡政事而得賜，郡人不知其故，而天子與有詔書，載明賜之由。五、六謝賀詩，願同歸老之懷。按已放謫年久，今方邀寵，昔年詞客，多有不得位，今更與誰同游，惟君耳。揚雄著《太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

《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世上空驚故人少，集中惟覺祭文多」，【略】亦各見其神妙。《隨園詩話補遺》卷九：劉賓客詩云：「集中惟覺祭文多。」余案：劉公本傳，七十七而薨，宜其祭文之多也。

《和樂天柘枝》《唐詩貫珠》卷三六：楚王家之歌妓，體態妝飾之精，輕盈嬌怯之妙，疑是王母侍兒，如玉女、飛瓊之類，隨王母上天。雨點花，言其汗濕如雨之點花，妙。

《和樂天題真娘墓》《唐詩貫珠》卷四七：墓在虎丘寺內，故皆夾釋氏語。第三甚言人之愛色。四言花雖開乃蔓草，說得掃興。「幡蓋」「鏡燈」，皆佛殿之物，而猶疑爲麗人事，亦推世人愛色意中言之。吳王女紫玉之墳相近，兩處行雲，可通往來。佛法之妙，如薝蔔之香，即梔子，出釋典。

《令狐相公見示河中楊少尹贈答兼命繼之》《唐詩貫珠》卷五：此是令狐楚授宣武節度鎮汴時之作。一、二贊令狐所示詩之美，三、四言其以執政出鎮而重征，今復鎮汴，風俗改移之妙。五、六皆頌詞。結言能文能武，武夫皆爲效法攻文矣。攷令狐楚自執政出爲節鎮皆外轉，自河南尹改鎮汴。今稱重徵，則當時定徵入復出，而史所失載，應以詩爲實錄也。河渠，汴河直達江淮，所以通百貨。《左傳》：卻穀敦詩書而說禮樂，可以爲元帥。

《酬令狐相公贈別》《升庵詩話・劉禹錫詩》：其未經選，【略】七言，如【略】「海嶠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唐詩貫珠》卷二二：樂府有《越城曲》曰：「別怨悽歌響，離啼濕舞衣，願假《烏棲曲》，翻從南向飛。」是烏無枝可棲之意，言此聲誰有聞之者，所以從前則久謫朗州十年，老於湘楚之際，繼而如謝靈運出於永嘉，今已謝事，而得見君如信陵之豪俠，嗟予田園無計，鵷鷺離群，寂寞異常，幸遇今上尙詞賦，不知何人能薦揚子雲者，深有望焉。海嶠，或指連州，在嶺嶠而近粵海時，然亦不過借謝靈運事，以言出守，即如下之信陵，亦假借也。鵷鷺，中朝卿相，因久謫，故絕群。

《酬令狐相公寄賀遷拜之什》《升庵詩話・劉禹錫詩》：其未經選，【略】七言，如【略】「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春波遶宅牆。」《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即古人所云午貫也。【略】劉禹錫詩：「十字清波遶宅牆。」《唐詩貫珠》卷二二：劉自順宗朝謫官，至文宗太和初，已歷二十四年，故云「邅迴二紀」。【略】分司無庶務執掌，故不須早起，亦無侍史焚香，不比西京之曹郎也。嵩山之三花樹，可通於幕幌，十字陂之水，繞於宅牆，惟有此清景，其爲冷員可知，白髮而青衫，有誰比數，憐我者惟君耳。按本注「相憐」亦令狐原句。郎官上應列宿，今以曹部而分司于東都，故云「分光」。【略】三花樹，漢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種嵩山下，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邅迴，行不進貌。當關，司閽之人。

《夏日寄宣武令狐相公》《唐詩貫珠》卷五〇：君雖有興，而春花即盡，不知興更何如。大約暑侵亭館，止可清談，似勝於綺羅之歌舞也。境界可入詩

篇，則高韻便發。有清風穿於號令，而衆心自覺氣和。承明廬將欲謁主，願即拂衣而行，或豫祝，或已聞內召之信矣。西園用魏文晏賓之園。六贊其民和化洽政成，故又將赴闕。

《酬令狐留守巡內至集賢院見寄》《藝苑雌黃・墨頭魚與書帶草》：《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鬱山，鄭玄刪注《詩》、《書》，棲於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細草，如蓬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頹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唐詩貫珠》卷二一：僊院，開元以前，名集僊院，後明皇改爲集賢，今詩仍稱爲僊院。文房，因藏書有閣。舊宮，上陽也。明皇特行改創，今已成空，而垣傾草蔓矣。巡內因經九重苑囿，裁詩可繼《周南》《召南》之風，以東京西京比二南，兼言篇什，用事切而堂皇。爲兄多錄來詩，遍達禁省，以見君之忠悃慇懃，必詩中有追懷盛時之意，故曰「慇懃」。【略】漢鄭康成讀書處，生書帶草，墨池書帶，因藏書文物之地生發，總之觸景便有，僊才也。

《和令狐相公言懷寄河中楊少尹》《唐詩貫珠》卷二九：詳此詩，通章之義，首言我雖慚非第一流人物，而所與游者皆當世才子，昔曾相陪，今則已矣。下六句，申明才子也。【略】劉是時爲集賢直學士，故云「石渠」。【略】今楊巨源在平陽，是在潼關之外，借用楊姓。按此詩所言慨感存亡之際，必令狐原唱言懷中，有所觸而言耳。張司業即張籍，有《吳宮怨》詩云：【略】所言芙蓉，謂秋深寂寞之候，兼言榮華易消落耳，今劉詩節取亦謂消亡。

《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鎮太原以詩申賀》《唐詩貫珠》卷五：唐以太原府爲北都，隋之晉陽宮在焉，故有天街禁扃，參星曉見。《晉志》云：參七星，白獸之體，中三星橫列者，三將軍也。今詩言旌旗開處，將星動也。陳琳字孔璋，爲曹操作軍中檄，可愈其頭瘋，今比令狐前作書記時之檄，人人傳誦。廉叔度五袴之歌，今又彰聞。匈奴見王商，曰眞漢相。

《重酬前寄》《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贈令狐相公鎮太原》曰：「戎羯歸心如內地，天狼無角比凡星。」《唐詩貫珠》卷五：羯之部落，在太原邊外。《晉志》：天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剽掠。弧九星在狼東南，主備盜賊，常向於狼。角，光芒也。五、六言詩成，而即被管絃。晉水祠，在太原。吳苑，即長洲苑，時劉爲蘇州刺史。太相形，言高下好醜之不同，謙辭。

《令狐相公自太原累示新詩因以酬寄》《唐體膚詮》卷二：六句皆寫優閒無事，則結出寄詩方有味。「風情不似四登壇」，仍綰出鎮。

《郡內書情獻裴侍中留守》《石林詩話》卷下：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昭昧詹言》卷二一：「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愚謂夢得此句亦粗，不足法。

《酬樂天衫酒見寄》《唐詩貫珠》卷一七：釀酒之法，俱稱吳米方好，蓋吳田水鄉出米脂膩。舞衣須越羅，爲尙其輕。下四句亦與酒衫分承，「浮蟻」對「驚鴻」極工。第六牽引到「不同傾」以結之，有情致，自然。蟻，酒粕。《洛神賦》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

《自左馮歸洛下酬樂天兼呈裴令公》《唐詩貫珠》卷六：時劉爲太子賓客，故通籍在龍樓，分司東都，又近於舊丘。【略】五、六當時景物。華林園，在府城東北隅，魏明帝建。東山，因分司留守皆閑寮，故比之退官者以高之耳。《唐體餘編》卷一：「仍追少傅赤松游，」指樂天。「更接東山文酒會，」入令公。

《和樂天齋戒月滿夜對道場偶懷詠》《唐詩貫珠》卷一七：長者，指白。貝葉，經文。《維摩經》：維摩有疾，諸菩薩大弟子赴丈室，問疾聞法。今言明日來赴飲，可還問爲聞法而來耶？謔其已命小娃，則未必齋戒，豈猶爲言法，意在言外。

《吳方之見示獨酌小醉首篇樂天續有酬答皆含戲謔極至風流兩篇之中並蒙見屬輒呈濫吹益美來章》《唐詩貫珠》卷一七：言共相閑寂，靜室養和，塵世少開懷之處，所以獨入醉鄉，今後何妨效散金之疏傅，枕麴之劉生，大家爲懽，候雪中挈榼披裘，遞相暢飲，便不須嘲其獨矣。因吳方之獨酌，今疏傅、劉伶謂白與己三人，便不獨，亦如白詩中之意而排解之也。漢疏廣、疏受將賜金終日置酒爲樂。劉伶《酒德頌》：「奮髯箕踞，枕麴藉糟。」《唐體餘編》卷一：「閒門共寂任張羅，【略】醉鄉風景獨游多。」四句總。「散

金疏傅尋常樂」，白。「枕麴劉生取次過」，吳，二句分。「計會雪中爭挈榼」，總結。

《**酬樂天偶題酒甕見寄**》《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三冬書任胸中有，萬里侯須骨上來」，【略】亦各見其神妙。

《**酬樂天請裴令公開春加宴**》《唐詩貫珠》卷一七：通首亦請晉公開春加晏之意，言既有高名大位，又（春）（奉）特恩在東留守閑寮，洛下山川，如家園步障，咸爲我有，早晚出入，又韶光春思繁華，管絃便，賓客多，但逢花便可開尊，焉得不加晏會哉！二室，太室少室。苑，上陽宮有苑。河橋，天津橋。

《**樂天示過敦詩舊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追想昔事因成繼和以寄苦懷**》《唐詩貫珠》卷三三：向秀謂樂天，嗟棟宇，見其房宇而興嗟。蕭何謂崔，以曾執政，而今圖書已散失，崔曾營歸計，不是無意，蓋謂生涯尚有餘，而不知不由人計校，遽爾云亡，想起當日相約懸車之言，豈不痛哉。

《**寄和東川楊尚書慕巢兼寄西川繼之二公近從弟兄情分偏睦早忝遊舊因成是詩**》《唐詩貫珠》卷五：慕巢，楊汝士也。與從弟嗣復，俱弘農人，與西嶽相近，故起推華嶽之降靈。次言弟兄接壤，有惠愛，猶魯衛之政，而如壎篪之相和聲聞之妙。俱爲節度，所以講射會府，而璽書錫寵從天也。皆是文人，乃均秉鉞，莫使文星讓卻將星，戲之之辭。【略】嗣復字繼之。

《**和牛相公游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升庵詩話・劉禹錫詩》：其末經選，【略】七言，如【略】「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唐詩評選》卷四：腹頷兩聯，七言聖境。結亦與樂府相表裏。唐七言律如此者，不能十首以上。乃一向湮沒，總爲皎然一項人以烏豆換晴也。一歎。

《**和思黯南莊見示**》《唐詩貫珠》卷三七：此必池沼有巧思，引伊水成浸，略無痕迹，所以贊心匠之智囊，用一番苦心，使其自然而入。臺上飲酒，潭中玩月，可推天下之尤物，而屬之第一流人也。

《**酬思黯見示小飲四韻**》《唐詩貫珠》卷一一：僧孺位至丞相，是第一官也，辭之，所以俗情驚怪，而君心乃安。構句深入妙。五、六言調鼎相業之味，久矣知之，到高險之處，而欲拋擲，是最難事，今已得之，所以急應暢飲。

《**和僕射牛相公春日閒坐見懷**》《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略】又云：「階蟻相逢如偶語，園蜂急去恐違程。」《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階蟻」、「園蜂」一聯，似已有「江西體」。「鶯到垂楊不惜聲」，絕唱也。馮舒評：「江西」畢竟無半句。何焯評：只寫春日景物，略於首尾致意，深妙。查慎行評：陸放翁七律全學劉賓客，細味乃得之。紀昀評：三、四究非佳語，不得以新取之。六句自好，五句湊泊不稱，結二句笨。《唐三體詩》卷四何焯評：「官曹崇重」，乃指奇章。中二連，托意甚深。鉤黨刺促，閑坐靜觀，豈不如蜂蟻之紛紜乎。「人於紅藥偏憐色」，謂中書崇重，眷戀者多。「鶯到垂楊不惜聲」，攀附者衆，不能不因之紆意。然我爲牛公計，惟有爲東洛趣駕而已。紅藥開則春將盡，故倍覺可憐，不必用小謝詩也。下句亦言鳥猶如此，人豈無情耳。《唐詩評選》卷四：夢得深於影刺，此亦謗史也。「鶯到垂楊不惜聲」，情語無雙。

《**酬元九侍御贈璧竹鞭長句**》《唐詩貫珠》卷五九：南金東箭，爲二美。今故以竹鞭比金。張平子云：美人贈我雙南金。郢客，《白雪》《陽春》之曲，謂來詩。竹長於巴山冰雪深處。五、六實寫鞭之質，推尊切。結亦祝歸期。

《**酬賓員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韻**》《隱居通議・詩歌三・鬱孤臺刻石曼卿詩》：又一絕云：「楚鄉寒食摘花時，野渡臨風駐采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文如縠燕參差。」末題云《江上偶見》。【略】此四絕必唐詩，特前此未見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摩詰》引《李希聲詩話》：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爲兩人者，【略】又「楚鄉寒食摘花時，野渡臨風駐采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既見杜牧集中，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幡尚憶羣飛雉，青綬初聯左顧龜。非是湓城白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絕類牧之。《唐詩貫珠》卷四九：上界言寒食松滋渡頭野景，必彼地橘林獨盛，故特指其花，時竇朗州兼節度判官，屬荆南，故在荆州或去或住也。五言其郎官有名望。六言有德，借車綬以頌之。結言我乃朗州司馬，非湓城司馬，何致我以詩，想是與白樂天交善，戲之歟？或有別用，另攷。太守朱輪，漢蕭望之爲郎，出時雉集車上。《會稽錄》，孔愉買龜，放之中流，左顧久之，愉封侯鑄印，龜亦回首者三，似所放龜。青綬，刺史之綬。

《**寄楊八拾遺**》《唐詩貫珠》卷七：楊拾遺有庭爭之事，上亦知其如張

湛之讜直，乃忽爲太學主簿分司，何勞侍從重臣，厭承明廬而外出乎。洛陽自昔原多才子，從此海內有君之直聲，想楊拾遺因諫而出耳。結言如范雲來年即爲公卿也。謝，猶寄語也。博士，韓十八。

《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酬拙詩輒著微誠再有長句時蔡戎未弭故見於篇末》《猗覺寮雜記》卷上：外臺，見唐《高元裕傳》。【略】劉夢得《和南海馬大夫》云：「漢家旌旆付雄才，百越南溟統外臺。」以馬總帶御史大夫也。《唐體餘編》卷一：「身在絳紗傳六藝」，本姓。「腰懸青綬亞三台」，本職。「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從南海帶出楚方，必須以成功帶出末靖，呼吸有勢。

《馬大夫見示浙西王侍御贈答詩因命同作》《唐詩貫珠》卷五：按馬總充嶺南都護，累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史，所以序稱「又歷交趾、桂林」是也。詩言「逐羊車」於粵東，已「凡幾時」，今來自「舊府」，又總「戎師」，蓋初係都護府，護百越者，今則轉觀察於桂管經略，而「統戎師」矣。傳言總公務之餘，手不釋卷，著集百餘卷行世，所以「會詞客」也。南夷以擊銅鼓爲樂，因都護己所管轄，故云「故吏」。「十洲」，海外僊境。「秣陵從事」，王御史，必在金陵佐過幕。

《寄朗州溫右史曹長》《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寄朗州溫右史》曰：「城邊流水桃花過，簾外春風杜若香。」

《酬楊司業巨源見寄》《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酬楊司業巨源》曰：「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子弟請詞來。」

《張郎中籍遠寄長句開緘之日已及新秋因舉目前仰酬高韻》《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守和州秋日即事寄張郎中籍》曰：「雲銜日腳成山雨，風駕潮頭入渚田。」《唐詩貫珠》卷一二：唐郎官皆隸尚書省，爲南省南宮。湘靈，湘妃之靈。《離騷》湘靈鼓瑟也。《七命》曰：「撫促柱則酸鼻。」《古詩》：「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柱，軫也，所以捲舒弦者。歷陽，今和州，劉官於彼。五、六有風雨淒其思故人之意。《唐體膚詮》卷二：「京邑舊游勞夢想」，承上聯。「歷陽秋色正澄鮮」，起下聯。「知音不見思愴然」，繳首句。

《浙東元相公書嘆梅雨鬱蒸之候因寄七言》《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酬浙東元相公》曰：「平湖晚泛窺清鏡，高閣晨開掃翠微。」

《酬嚴給事賀加五品兼簡同制水部李郎中》《野客叢書·唐階官之制》：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略】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

《裴相公大學士見示答張秘書謝馬詩并群公屬和因命追作》《唐詩成法》卷一〇：一司空、秘書，二贈馬，三、四人馬合寫，五人、六馬分寫，結和裴。首句，點明題目。中四，一句人，一句馬，然人中有馬，馬中有人，尤妙。末寫到上相青眼，人馬雙結有情。

《奉和裴侍中將赴漢南留別座上諸公》《唐詩貫珠》卷五：裴晉公侍中中書，故貂鳳兼用。南雍州，襄陽，即漢南也。洪爐，宰相陶鑄人材之地。看劍戟，謂節度之甲兵，亦言輟爐而觀所鑄出之器，意通妙。杜預鎮襄陽，注《春秋左傳》，因地而用。峴山在襄。《漢書·貨殖傳》：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務力田，以趙過爲搜粟都尉。今詩言終又徵入拜相也。《唐體餘編》卷一：「還將大筆注《春秋》」，用杜元覬事，既切出鎮又切漢南。「峴首風煙看未足」，綰五、六。「便應重拜富民侯」，結上截。

《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唐詩貫珠》卷四一：越爲繁華之地，秦峰禹穴之間尤妙，鑑湖草生雁去，諸山花謝鵑啼，正值春暮，臨閣遠望，紅旆滿堤，閒靜適情之極，但恐內召而如劉寬之父老執錢相送，爭出若耶谿耳。用事全無塵迹，故妙。

《酬淮南牛相公述舊見貽》《瀛奎律髓》卷四二馮舒評：貼貼八句，只是人不可及。查愼行評：奇章於劉爲晚進。通首跌宕可喜。紀昀評：此答思黯「曾把文章謁後塵」句，而巽言以解其嫌也。不注本事，了不知爲何語矣。語雖涉應酬，而立言委婉之中，尚不甚折身分，是古人有斟酌處。《唐體膚詮》卷二：題是「述舊」，詩卻是一句舊，一句今，勢若分承，實則蟬聯而下。

《和僕射牛相公追感韋裴六相登庸皆四十餘未五十薨歿豈早榮早枯之義今年將六十猶粗强健因親故勸酒率爾成篇并見寄之作》《唐體餘編》卷一：「獨」一字喚起三、四。「僊槎舊路望回旋」，時奇章公分司東都，詩故祝其

還朝也。「猶憐綺季深山裏」，劉自謂。「惟有松風與石田」，以投老意相配，以辭榮意反照，妙甚。

《和僕射牛相公以離闕庭七年班行親故亡歿十無一人再睹龍顏喜慶雖極感嘆風燭能不愴然因成四韻并示集賢中書二相公所和》《唐詩貫珠》卷四：第四妙在忽以比體謂後輩公卿，一入虛鬆，便覺神化。五、六言集賢學士、中書二相公。僊院，指集賢。鳳池，指中書。一以交朋，一以幕客。追風，追牛之步武爲中書。若坐時，則師生疊序，門生又有門生，須用「雲母屏風」隔斷方好。「冠當時」，因門生而愈尊耳。

《和僕射牛相公見示長句》《唐詩貫珠》卷一一：此是牛僧孺於文宗開成時，從河南分司，以左僕射徵入，在京托足疾不任趨朝時之作。上界正頌此意，第二代爲周旋，三佳，四更奇。下界亦見太牢公一不通世恪守之人，賓客少，惟閉戶而看山足矣。非與裴晉、令狐一流，有風流之致，各有語氣也。《莊子》大鵬六月一息，千年鶴立偃蓋松，豈有躁容乎，精。

《酬太原狄尚書見寄》《瀛奎律髓》卷四二馮舒評：應酬詩畢竟高不過此公。未必勝吾邑之桑聾，然桑聾至此亦不可勝。查慎行評：五、六較之「老將迴席」、「諸生在門」身分高下何如？紀昀評：中山乃作此鄙語。許印芳評：全首庸俗。應酬詩易犯此病，亦最忌犯此病。無名氏(甲)評：桑聾，謂桑柳州悅。要之明詩入唐調者甚多，其「北地派」猶之「江西派」，餘佳篇林立，總不若宋人之門外也。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柳士師事甚切。紀昀評：此酬柳子厚詩，筆筆老健而深警，更勝子厚原唱。七句綰合得有情。無名氏(甲)評：黃丞相，指霸，霸再爲潁州守。許印芳評：起句對。《唐詩評選》卷四：字皆如濯，句皆如拔，何必出沈、宋下。「長吟《有所思》」，五字一氣。《有所思》，樂府篇名，言相望而吟此曲也。於此可得七言命句之法。《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此詩乃二公至衡陽，水陸分路，因而有贈有酬也。一解四句，凡寫四事：一寫十年重貶，是傷仕宦顛躓；二寫千里又分，是悲知己隔絕；三寫坐事重大，未如潁川小過；四寫不曾自失，無異柳下不浼，最爲曲折詳至也。一句「同」字上有一「始」字，二句「又」字下有一「各」字，三句「事」字下有一「雖」字，四句「名」字下有一「豈」字。(後解)五、六爲衡陽寫景，此是二人分路處。七爲桂江寫景，此是二人相望處也。(言桂江自柳至連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重臨事異黃丞相」，再授。「歸目併隨回雁盡」，至衡陽而北望也。《唐體膚詮》卷二：「歸目併隨回雁盡」，略帶衡陽。「相望長吟有所思」，結起聯。

《懷妓》《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憶妓詩》引《古今詩話》：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常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疾，遂罷坐。信宿耗絕，但怨歎不能已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苕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憶妓》四首，內一首即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之意。《古今詩話》中，既不誌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得爲之假手乎？

又一《唐詩貫珠》卷三四：釵本雙成，今分散難合，如魚之在淵，鶴之在天，鸞因孤而對鏡知舞，悲其同類，今既得意，自不舞矣，音信不通，青鳥亦無用也。如覆水難收，斷絃難續，不可挽回，若採蘼蕪而思故夫，惟有滴淚耳。【略】《本事詩》云：劉有妓善歌，稱尤物，李逢吉請一見，既入不復出，劉惶歎獻詩，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

又二《唐詩貫珠》卷三四：今在何處，然必稱心。粉香尚在，雲去杳然。雖知已有玷玉，而猶爲爾有所經營，此心不死。古來望夫石，將轉爲望婦石也，意新。

又三《唐詩貫珠》卷三四：尋遍無踪，猶如死矣，徒使月殘花老，如高唐雲滅，神女無踪，織女橋移，往來難問，所以哭之淚竭。

又四《瀛奎律髓》卷七馮班評：想是生離，非死別。紀昀評：此不免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前解)一言明知何在之處，而其處非人可到。二言於是死心塌地，遂亦更不往尋也。三、四承不可尋。三言初去便不可尋，四言去後永不可尋也。(後解)豈有紗窗相憶，祇有書幌獨吟耳。然不得此句，便無月照兩心之結。上解寫妓去，此解寫「懷」字也。《唐詩貫珠》卷三四：如已成僊，望三神山不見，徒存海水沉沉，傳信路斷，月娥深處，雖或爾固念我，而我獨誰憐，惟天上之月，照我二人心事耳。《燈下閒談錄》，前三首，乃商人劉損妻裴氏爲妖人呂用之所奪而作，後遇俠士，化形棲用之斗栱，斥之

得還。

《**答東陽于令寒碧圖詩并引**》《韻語陽秋》卷五：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舊名三丘山。晉殷仲文素有時望，自謂必登臺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峰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曆中，縣令于興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疑仙府，還寫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自江陵沿流道中**》《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略】《江陵道中》云：「行到南朝征戰地，古來名將盡爲神。」《瀛奎律髓》卷四陸貽典評：五、六對法變換。查慎行評：「氣色」兩字下得壯健。何焯評：筆力千鈞。「三千三百」，破盡「沿流」。中四句皆「沿流」也。景物雖佳，何如立功，立事？落句所以慨然於廟食者。紀昀評：入手陡健。三、四言閒適自如則有漁父，迅利來往則有商人，言外厲不閒居又不得志之感。結慨儒冠流落，即飛卿「欲將書劍學從軍」、昭諫「擬脫儒冠從校尉」之意，而託之古迹，其辭較爲蘊藉。許印芳評：此評亦妙，全從言外悟出，與他人就詩論詩，死於句下者迥然不同。如此解說，乃知三、四句及七、八句皆是藏過自己一面，從對面着筆也。「古」字複。《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自江陵沿流道中》曰：「沙邨好處多逢寺，山葉紅時覺勝春。」

《**巫山神女廟**》《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尾句譏之，良是，然本無此事也，詞人寓言耳。馮班評：只第六一句，餘皆常調。何焯評：落句自歎由南宮遠貶也。紀昀評：三、四俗語，結亦平淺，五句「好夜」二字生造。馮氏賞六句，不可解，所謂不猥褻不盡興耶。尾句太直，此種已是宋詩。許印芳評：「好夜」二字詩家常語，未爲生造。【略】此詩中四句犯切腳病，曉嵐尚未看出。無名氏(甲)評：意境甚平，非夢得高作。《唐詩貫珠》卷四七：三、四精極。【略】五、六皆揣摩之詞，猶云如果有神女，則星河良夜，宜聞清佩，雲雨歸來，亦帶異香矣。然係天帝之女，何事而來就楚王耶，恐無是理也。結既斷其無，五、六是反說，而非實事。總之，亦從杜詩「疑」字脫化而出。「星河」兼借織女之意，輕飆落木，亦可疑環珮之聲。「雲雨歸」，本言雲雨收之意，用「歸」字，則若神女爲雲爲雨而歸，此故爲粘帶作諱，而正意只在雲雨，蓋雨後草木皆香，理之所有。兩句皆應活看，若眞作神女，何異痴人說夢。

《**柳絮**》《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流麗可喜。紀昀評：格意近俗，亦以流麗之故。後代相沿，遂開卑靡之調，而咏物詩入塵刦矣。謝女有咏絮事，陶公漉酒與絮似遠。許印芳評：陶公有五柳事，「漉酒巾」又陶公事，作者連類及之，不必定切「絮」字也。此說太泥。

《**贈同年陳長史員外**》《唐詩貫珠》卷一二：今陳員外，自郎官出爲州長史，乃劉之同年，分別已久，相見淒涼，推賢無力，論舊有情。游東閣，大約爲集賢學士裴相國所薦，游相國門下，而不能薦引於陳，故有媿韓安國耳。《唐體餘編》卷一：「推賢有媿韓安國，論舊唯存盛孝章。」撥醒同年回照歲月，用事妙入神理。「所歎謬游東閣下」，承五句意。

《**送曹璩歸越中舊隱詩并引**》《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禹錫》：余觀內、外集，覺楊(愼)所遺尚多。如【略】《送曹璩歸越中舊隱》曰：「數間茅屋閒臨水，一盞秋燈夜讀書。」《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夢得之【略】「數間茅屋閑臨水，一盞秋燈夜讀書。」亦各見其神妙。

《**白鷹**》《唐詩貫珠》卷五三：二、三、四寫得有神。五、六點綴染色，且腦破心開，兇險。結罵酷吏小人。意重在結，所以上六句皆直，非精膩用意之作也。

《**送陸侍御歸淮南使府五韻**》《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選此詩知唐人五言律有五韻者。「芙蓉府」、「玳瑁筵」，詩家可有不可多。馮舒評：聯者聯續之義，故必雙。世人多不知，方公以五韻爲異者以此也。紀昀評：楊師道《還山宅》詩先有五韻。末二語是。四句用字粗笨，七句「呈」字不妥，八句「布」字亦不貫。《唐詩鏡》卷三六：熟境語，卻有新色。

《**武陵書懷五十韻并引**》《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又云：「問卜安冥數，看方理病源。」《升庵詩話·劉禹錫詩》：其末經選，【略】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迹，櫻葉慰忠魂。」又《儲詩》：劉禹錫《武陵》詩：「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略】皆用老農占驗語。

《**早秋集賢院即事**》《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早秋集賢院》云：「蕙草香書殿，槐花點御溝。」

《**晚歲登武陵城顧望水陸悵然有作**》《升庵詩話·劉禹錫詩》：其末經選，【略】五言摘句，如：【略】「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

《**經伏波神祠**》《韻語陽秋》卷八：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

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泊武陵五谿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貪進不止，方且據鞍矍鑠，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爲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能道馬伏波心事。此公筆端老辣，高處不減少陵。馮舒評：眞高古。查慎行評：余壯年曾上壺頭山拜新息廟，欲作一詩，乃爲此公所壓。紀昀評：五、六兩句上下轉關，一句束住本題，一句開出議論。

《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鎮改月偶書所懷》《猗覺寮雜記》卷上：古酒缾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夢得云：「酒每傾三雅。」《逸老堂詩話》卷下：《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吳均詩云：「聊傾三雅卮。」劉夢得詩云：「酒每傾三雅。」或謂古酒缾號三雅，非也。陳世鎔《唐詩選舊評記存》：押險韻，字字精妍，夢得、香山皆稱擅場，昌黎不得專美。

《和令狐相公玩白菊》《唐詩觀瀾集下》卷二三：「梁國獨如霜」，令狐宅起。「含露滴瓊漿」，此詩未見所長。「一入瑤華咏」，和結。

《和樂天閒園獨賞八韻前以蜂鶴拙句寄呈今辱蝸蟻妍詞見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咍》《升庵詩話・劉禹錫詩》：其末經選，【略】五言摘句，如【略】《園景》云：「傅粉琅玕節，薰香菡萏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

《酬樂天晚夏閑居欲相訪先以詩見貽》《唐詩鏡》卷三六：三、四清趣冷然。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韻》《唐詩觀瀾集下》卷二三：「二儀含皎澈，萬象共澄鮮」，氣象峻朗，與古辭「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同意。「凝清洗綠烟」，鍊。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徼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咏寄荆南嚴司空》《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寄嚴司空》云：「歡謠開竹棧，拜舞擲桑弓。」《唐詩鏡》卷三六：語裕似得之熟後。

《南海馬大夫見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上自邃古達于國朝采其菁華至簡如富欽受嘉貺詩以謝之》《唐詩鏡》卷三六：簡處可貴。「退公」語最佳。

《酬鄭州權舍人見寄十二韻》《野客叢書・詩句相近》：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略】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略】此類甚多。

《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吳郡圖經續記》卷下：望亭在吳縣西境，吳先主所立，謂之御亭。隋開皇九年置爲驛，唐常州刺史李襲譽改今名。劉禹錫詩云「懷人吳御亭」，謂此也。

《歷陽書事七十韻并引》《劉賓客嘉話錄》：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攷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餳」字。《韻語陽秋》卷五：劉禹錫《嘉話錄》云【略】余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則何嘗按六經所出邪？《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又云：「游魚將婢從，野雉見媒驚。」《童蒙詩訓・蘇子由愛劉夢得詩》：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爲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爲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唐音癸籤・評彙七》：夢得亦有餳字詩，《歷陽書事》：「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蓋倣宋也，較宋押得更穩。《升庵詩話・劉禹錫詩》：其未經選，【略】五言摘句，如【略】《妓席》云：「容華本南國，妝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柳子厚《同劉二十八述舊言情八十韻》，韻愈險而詞愈工，氣愈勝，最爲長律中奇作，【略】劉夢得《歷陽書事七十韻》，亦足旗鼓相當。

《荆州歌二首》《韻語陽秋》卷一三：荆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咏多矣。【略】劉夢得云：「渚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涼。陸游《入蜀記第五》：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略】劉夢得云：「沙頭檣干上，始見春江闊。」皆謂此也。

《視刀環歌》《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詩作如是語，卻妙在題又是視刀環，所以詩益覺深至。《唐詩摘鈔》卷二：漢使在單于坐，欲招李陵還漢，數以手自循其刀鐶，默諭陵旨。此詠其事，意必有爲而作。

《三閣辭四章》黃庭堅《跋劉夢得三閣辭》：此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樂府詩集》卷四七：《三閣詞》，劉禹錫所作吳聲曲也。《南史》曰：「陳後主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僊三閣，高數十

丈，並數十間。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沈檀香爲之。又飾以珠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

《**淮陰行五首并引**》 黃庭堅《跋劉夢得淮陰行》：《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菜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後見古本作「挑菜時」。）《二老堂詩話・劉禹錫淮陰行》：余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升庵詩話・烏夜啼》：「芳草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唐劉禹錫詩：「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極似六朝《清商曲》，正以音響質直。《湛園題跋・書劉禹錫淮陰行五首後》：按五首，本集止四首，末篇爲《紇那曲詞》。「脫菜」，本集作「晚來」，尤明。《石洲詩話》卷二：山谷又賞其《淮陰行》，而疑「脫菜」二字，今刻本則是「晚來」耳。

《**秋風引**》《唐詩解・五言絕句二》：秋風起而雁南矣，孤客之心，未搖落而先秋，所以聞之最早。

《**柳花詞三首**》《唐詩眞趣編・唐五絕》劉宏煦、李德舉評：詼諧得妙，不言傷春，而意自見。

《**唐郎中宅與諸公同飲酒看牡丹**》《詩林廣記》前集卷四：蘇子由云：此詩感慨，東坡《吉祥寺賞牡丹》一絕，正此意同。

《**題壽安甘棠館二首**》《唐詩鏡》卷三六：「塵土與煙霞，其間十餘步。」後二語雋。

《**咏史二首**》《臨漢隱居詩話》：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爾。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經檀道濟故壘**》《韻語陽秋》卷八：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柰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鄂渚留別李二十一表臣大夫**》《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略】亦有簡而弗佳者，若【略】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不如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刪訂唐詩解》卷一二：即「請君試問東流水」語意。

《**魏宮詞二首**》《賓退錄》卷一：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略】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稍爲銅雀事覓一好收場。《唐詩鏡》卷三六：中、晚絕句，多以意勝。劉禹錫長於寄怨，七言絕最其所優，可分昌齡半席。

《**竹枝詞二首**》一 《珊瑚鉤詩話》卷三：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略】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略】此皆風言。《容齋三筆・樂府詩引論》：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略】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略】是也。《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略】亦有簡而弗佳者，若【略】李義山「江上晴雲雜雨雲」，不如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又：古辭曰：「黃蘗向春生，苦心隨日長。」【略】此皆吳格指物借意。【略】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措詞流麗，酷似六朝。《唐詩鏡》卷三六：《子夜》遺情。《唐風定》卷二二：六朝《讀曲歌》體如此則妙。「長恨人心不如水」，淺而俚矣。《方南堂先生輟鍛錄》：正有無理而妙者，如【略】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略】語圓意足，信手拈來，無非妙趣。《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詩中諧隱，始於古《藁砧》詩，唐賢絕句，間師此意。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略】古趣盎然，勿病其俚與纖也。

又二 《詞品》卷一：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詩曰：「戀別山登憶水登，山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夔州《竹枝詞》云：「楚水巴山小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綠蘿。」阿那、紇那，皆當時曲名。李郢詩言變梵唄爲豔歌，劉禹錫詩言翻南調爲北曲也。阿那皆叶上聲，紇那皆叶平聲，此又隨方音而轉也。

《**堤上行三首**》《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七言絕，李、王二家外，

【略】劉禹錫《堤上行》，【略】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

又一　《唐詩鏡》卷三六：不倫不理，是爲歌詞。末語似失本趣。

又二　《唐詩鏡》卷三六：末句賸一多字。

《踏歌詞四首》一　《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堤上女郎非不多也，色必有可觀，聲必有可聽，唱盡新詞而歡愛之情不見者，胸中所歡他有人也。所歡既不見，但見紅霞之色，但聞鷓鴣之聲，其思想當何如也。《唐音》卷七：張震云：「歡不見」指所懷人而言。《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月照大堤，游女結伴而出，相與歌此新詞，歌竟而不見情人，徒見紅霞映樹，而聞鷓鴣，其悵望何如。《唐詩鏡》卷三六：語帶風騷。《刪訂唐詩解》卷一五：謝疊山解「歡」字可笑，《品彙》引常林歡正之。又：新詞歌竟，而不見情人，徒見紅霞而聞鷓鴣，其悵望何如？

又二　《西溪叢語》卷上：《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又，《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唐詩鏡》卷三六：賈態招人。

又三　《唐詩鏡》卷三六：末語無限餘情。

《阿嬌怨》　《唐詩鏡》卷三六：末語關情特至。《唐詩解・七言絕句五》：見翠華之舉而開屋掃除，以待天子之來，乃竟不來，而幸平陽之第，且將更選美人，所以怨也。《刪定唐詩解》卷一五：帝愛子夫，所以幸主家，不必曰更選美人也。《唐詩析類集訓》卷二二：樂府詩有《長門怨》，此題乃其變文耳。按此詩入樂府，爲《相和歌辭》，謂之《楚調曲》。《唐詩箋要後集》卷七吳瑞榮評：描寫入骨，怨而不怒。牆東云：「言」字若易爲，又字情詞更妙，復似深一層意。按此可謂深于論詩。

《竹枝詞九首并引》　《山谷題跋・跋劉夢得竹枝歌》：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媿，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嘗聞余咏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又《跋竹枝歌》：劉夢得作《竹枝歌》九章，余從容夔州歌之，風聲氣俗皆可想見。又《又書自草竹枝歌後》：劉夢得《竹枝》九篇，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也，使白居易、張籍爲之，未必能也。陸游《徐大用樂府序》：溫飛卿作《南鄉》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又《跋金奩集》：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麓堂詩話》：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唐詩鏡》卷三六：《竹枝詞》俚而雅。《唐音癸籤・樂通二》：竹枝子：竹枝本出巴渝，其音協黃鍾羽，末如吳聲。有和聲，七字爲句。破四字，和云「竹枝」，破三字，又和云「女兒」。後元和中，劉禹錫謫其地，爲新詞，更盛行焉。《詩源辯體》卷二九：夢得七言絕有《竹枝詞》，其源出於六朝《子夜》等歌，而格與調，則子美也。黃山谷云【略】案今之吳歌，又是竹枝之流。《唐詩摘鈔》卷四：諸詩生成《竹枝》聲口，與絕句不同，即其調以想其聲，眞足動人心悅耳，夢得自謂「淇澳之豔」，不虛也。黃山谷評云：「詞意高妙」。又云：「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余謂妙則有之，高則未也，其妙處正在俚，云「道風俗而不俚」，亦非諸詞當語，誠可爲後來山歌《挂枝》、《打棗》先鞭，何足以「追古昔」。古今人同此心眼，不知山谷所評何相反如此。《漁洋詩話》卷上：《竹枝》古稱劉夢得、楊廉夫，近彭羨門尤工此體。《師友詩傳錄》：（郎廷槐）問：《竹枝》【略】自與絕句不同，【略】請問其詳。（張）歷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竹林答問》：（陳詩香）問：《竹枝詞》爲歌咏風土之作，而中間雜以男女狎褻之語，何也？（陳僅）答：此體本起於巴、濮間男女相悅之詞，劉禹錫始取以入咏。詼諧嘲謔，是其本體。楊升庵引王彪之《竹賦》謂「《防露》爲《竹枝》所緣始」，亦屬有見。《詩辯坻》卷三：詩有近俚，不必其詞之閭巷也。劉夢得《竹枝》，所寫皆兒女子口中語，然頗有雅味。元次山《欸乃曲》云「好是雲山《韶濩音》」，非不典切蒼梧事，傖父之狀，使人嘔矣。《石洲詩話》卷二：劉賓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詞》。至於鋪陳排比，輒有傖俗之氣。又：劉夢得《竹枝》，亦《騷》之裔。《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竹枝》始於劉夢得，《宮詞》始於王仲初，後人仿爲之者，總無能掩出其上也。《蕙風詞話》卷四：按《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倚聲」字始此。陳世鎔《唐詩選舊評記存》：七言絕《竹枝》、《柳枝》皆是徒歌，故須重吟疊唱，反復迴環

以盡意，詩各九首。今選家或止摘一、二首，乃全不知古人音節也。

又二 《野客叢書・詞句祖古人意》：《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斿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略】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

又三 《升菴詩話・文選生煙字》：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文（一作「紋」）生」，乃生熟之生，信是。《文選》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

又四 《唐三體詩》卷二何焯評：杜拾遺《狂夫》詩云：「萬里橋西一草堂」，落句云：「自笑狂夫老更狂」。夢得自比身世飄零，如拾遺之在遠，寄書之語，猶賈生弔屈也。

又五 王十朋《昭君村》注：按圖經：昭君村在歸州興山縣，而巫山亦有之，在十二峰之南神女廟下，未知孰是。【略】劉夢得《竹枝詞》云：「昭君村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回。」則在巫山者是。

又九 《碧谿詩話》卷七：劉禹錫謫連州，【略】又作《竹枝詞》云：「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嘗觀辰沅亦然。瘠土之民，宜倍其勞，而耕反鹵莽也。

《楊柳枝詞九首》 薛能《柳枝詞五首並序》第五首注：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如可者，豈斯人徒歟？洋洋乎唐風，其令虛愛。《山谷題跋・跋柳枝詞書紙扇》：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帥也。《碧鷄漫志》卷五：《鑒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攷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石園詩話》卷二：薛大拙（能）僻於詩，【略】其《柳枝詞》自注云：「劉、白二尚書，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略】皆欺人語也。

又三 《猗覺寮雜記》卷上：君子偕老疏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略】夢得云：「龍墀遙望麴塵絲。」《西溪叢語》卷上：劉禹錫「龍墀遙望麴塵絲」。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乃知用「麴」「蘖」字非是。《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劉夢得》引《復齋漫錄》：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

又四 《對牀夜語》卷五：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劉禹錫云：「金谷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略】三詩皆仿白。

又五 《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此詩意謂人不能特立，隨時趨勢以求富貴者，與花萼樓前楊柳何異。明皇創花萼相輝之樓，與兄弟親王宴飲其上，樓前多楊柳連陰，【略】花萼樓既廢，則楊柳之地，皆爲長街矣。此一楊柳，在花萼樓前初種之時，宮人歌舞樓上者，觀楊柳之輕盈嫋娜，自恨腰肢之不如，欲與楊柳鬬此嬌媚之態，猶人之逢時遇主，大蒙寵幸也。及花萼樓廢，樓前爲長街，楊柳在長街之中，無人顧盼，如拋擲然，猶人之忤時失勢，擯棄寂寞也。柳葉帶露，有如淚眼，「露葉如啼欲恨誰」，猶小人失勢，不責己而怨人，雖泣血漣如，亦無益也。《唐詩鏡》卷三六：自怨語，正是尤人無限。

又六 《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煬帝荒淫不君，國亡身喪，行宮外殘柳數株，枝條柔弱，如不勝春風之搖蕩，柳花如雪，飛入宮牆，似若羞見時人者。隋之臣子仕唐，曾不曰國亡主滅，分任其咎，揚揚然無羞惡心，觀柳花亦可媿矣。《唐詩解・七言絕句五》：煬帝植柳汴宮旁，謂之柳塘。今柳花如雪，宮中無人，自足興慨。《刪訂唐詩解》卷一五：此詩宋人亦曾誤解。《唐詩鏡》卷三六：忽入雅調。《唐詩摘鈔》卷四：《正音》「楊」作「殘」，「不勝春」三字，

正爲「殘柳」寫照，若作「楊柳」，則三字落空矣。「不見人」三字，寫盡故宮離黍之悲，何用多言。《唐詩箋要後集》卷七：「不見人」，是荒涼之象。宋儒謂改作羞見人更佳，其說非是。又李益隋宮燕詩：「燕語如傷舊國春，宮花一落旋成塵，自從一閉風光後，幾度飛來不見人。」亦此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似勝李君虞《汴河曲》。

又八　《容齋隨筆・薛能詩》：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略】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略】其風流氣概，豈能所可髣髴哉。《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人之餞別，非驛亭則酒肆。驛亭酒肆，多種楊柳，古人或折柳以贈，或攀柳而悲。長安陌上，樹木儘多，「管別離」者，惟有垂楊耳。意謂王公將相，位尊權重，其栽培桃李必多，或辭官，或失勢，一旦去國，其門下士終始不相背負者，甚少也。《唐詩箋要後集》卷七：「管」字下得妙，視前首「見」字用意更勝。《古今詞話・詞品下卷》：管，作虛字。劉夢得「惟有垂楊管別離」。

又九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坡四》：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略】則是樊素竟去也。《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輕盈嫋娜占年華」，小人柔邪便佞，趨炎炙熱，專寵怙恩也。「舞榭妝樓處處遮」，小人爲權貴所信任，妄作威福，無一事不出其手，無一人不登其門也。「春盡絮飛留不得」，主人失勢受禍，賓客盡散。「隨風好去落誰家」，小人忘恩負義，隨時變化，背故知而趨新知，如柳絮隨風墮落，不擇地亦不擇人也。

《浪淘沙九首》　《古詩評選》卷三：七言句既冗長，小詩章法短約，自非倜儻搖漾，則爲體本疏而以密塡之，殊不類矣。元帝二詩（《春別應令二首》），恰與劉夢得《浪淘沙》【略】合轍。蓋中唐人於此一體，殊勝盛唐。中唐以興會爲主，雅得元音故也。《古今詞話・詞辨上卷》：浪淘沙亦有詩體而入選列前單調者，亦即歌指調也。唐詞紀名爲水鼓子，作者如白居易、劉禹錫輩。

《洛中送韓七中丞之吳興口號五首》一　《歸田詩話》卷上：劉夢得【略】晚始得還，同輩零落殆盡。有詩云：「昔年意氣壓群英，幾度朝回一字行。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略】蓋自德宗後，歷順、憲、穆、敬、文、武、宣凡八朝。

又二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略】又云：「離別苦多相見少，一生心事在書題。」

又四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楚漢魏六朝上》引《藝苑雌黃》：張景陽《七命》云：【略】說者以荆南爲荆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荆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步有箬谿，夾谿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盃中箬下春。」即此也。荆谿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玄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即荆谿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荆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苕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攷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荆谿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谿出荆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荆南則此荆谿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谿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野客叢書・石凍春》：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略】劉夢得詩：「鸚鵡盃中若下春。」

又五　《蔡寬夫詩話・貢茶》：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爲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會。【略】劉禹錫：「何處人間似僊境？春山攜妓採茶時。」皆以此。

《洛中春末送杜録事赴蘄州》　《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此詩意謂世衰道微，光景迫促，然未至春光結局時也。「回首望」，勸其不忘君。《唐詩解・七言絕句五》：以常相見之人，而爲千里之別，信是足悲，又況春將盡乎。然君過午橋而望，則洛陽之殘春，猶足觀也。時唐祚日衰，裴公爲國柱石，故以殘春擬之，言爲時所屬望也。不然，到處皆春，何獨望午橋哉。《刪訂唐詩解》卷一五：唐（汝詢）解，亦一說也。或言：東京終勝遠方，亦可。《唐詩鏡》卷三六：代爲繾綣。

《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縣李少府暘秘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水館對酒聯句追刻燭擊銅鉢故事遲輒舉觥以飲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紛然就枕余偶獨醒因題詩於段君枕上以志其事》　《詩律武庫後集》卷一：晉嵇康飲酒醉倒，如玉山之將頹，故唐劉禹錫詩云：「寂寂獨看金燼落，紛紛只見玉山頹。自知不是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迴。」而東坡飲傅國博家詩云：

「不肯星星騎馬迴，玉人知爲玉山頹。」蓋用此也。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於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庚溪詩話》卷下：梅和勝執禮，【略】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略】「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禹錫《自武陵例召趣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僊踪。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禹錫詩語也。《唐音》卷七張震云：「雷雨」，言詔書。「卧龍」，諸葛孔明事，此蓋以自喻諸被逐者，若龍之卧困未伸時也。「武陵樵客」，自喻也。《唐詩鏡》卷三六：似喜卻是怨甚。《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七蔣一梅評：吊與慰交集。《唐詩解・七言絶句五》：夢得與子厚輩同謫江湘，謂之八司馬，時皆被召，故云「起卧龍」，已亦得相從而逝矣。因傷十年放逐，深以得聞長樂鐘聲爲幸耳。《刪定唐詩解》卷一五：結句佳，若論次句，則與上句當相合，不宜一龍一僊。

《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本事詩・事感第二》：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爲累，柰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舊唐書・劉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玄都觀咏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新唐書・劉禹錫傳》：斥朗州司馬。【略】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資治通鑑攷異》卷二〇：按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唐詩絶句》卷一謝枋得評：「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奔趨富貴者汨沒塵埃，自謂得志，如春日看花，紅塵滿面也。「玄都觀」，喻朝廷。「桃千樹」，喻富貴無能者。「盡是劉郎去後栽」，滿朝富貴無能者，皆劉郎去國後宰相所栽培也。《唐詩解・七言絶句五》：陌間塵起，看花者衆，桃爲道士所栽，新貴皆丞相所拔，是以執政深疾其詩。《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七敖英評：風刺時事，全用此體。《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劉賓客文集》：禹錫在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貶，爲八司馬之一。召還之後，又以咏玄都觀桃花，觸忤執政，頗有輕薄之譏。《小清華園詩談》卷上：劉夢得志在尤人，乃作《看花》之句。

《再游玄都觀并引》《舊唐書・劉禹錫傳》：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游玄都觀詩序》曰【略】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鶴林玉露》乙編卷四：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唐詩絶句》卷一謝枋得評：「百畝庭中半是苔」，喻朝廷無人也。「桃花淨盡菜花開」，喻前日宰相所用之人已彫謝，今日宰相所用之人方得時也。「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前日宰相培植私人者，今死矣，吾又立朝，窮達壽夭，聽命於天。宰相何苦以私意進退人才哉。《唐詩解・七言絶句五》：文宗之朝，互爲朋黨。一相去位，朝士盡易，正猶道士去而桃不復存。是以執政者復惡其輕薄。尤侗《讀東坡志林》：夫人於富貴之情未忘，則恩怨之見必不化。劉夢得玄都觀詩云：「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諸史拾遺・唐書・劉禹錫傳》：今案禹錫集，《再游玄都觀》絶句在大和二年三月，是年歲在戊申，而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在大和元年六月，史以分司東都繫於作《游玄都觀》詩之後，殆失其序矣。禹錫本自和州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其時初未到都。次年乃以裴度薦，起元官，直集賢院，方得到京。《玄都》詩正在此時，距元和十年乙未自朗州被召，恰十四年矣。《十駕齋養新錄》卷六：至《玄都》詩雖含譏刺，亦詞人感慨今昔之常情，何至遂薄其行，史家不攷年月，誤仞分司與主客爲兩任，疑由題詩護咎，遂甚其詞耳。《全唐風雅》卷一二黃克纘評：劉絶句多佳，但時露輕薄之態，如「雷雨湘江」句，以「卧龍」自居，一何淺也。此二詩狂態【態】猶在，然托之看花、種桃之人，則其意稍隱，故存之。吳喬《答萬季埜詩問補遺》：詩人措詞，頗似禪家下語。禪家問曰：「如何是佛？」非問佛，探其迷悟也。以三身四智對，謂之韓盧逐兔，喫棒有分。雲門對曰：「乾屎橛」，作家語也。劉禹錫之玄都觀二詩，是作家語。《類編長安志》卷五：玄都觀在崇業坊，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於此，改名玄都，東與大興善寺相比。初宇文愷署都，以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主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觀及興善寺以鎮之。劉

禹錫《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略】。又《再游玄都觀》絕句曰【略】。

《**與歌者米嘉榮**》《雲谿友議・中山誨》：余亦昔時直氣，難以爲制，因作一口號，贈歌人米嘉榮曰【略】。《太平廣記》卷二〇四引《盧氏雜說》：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略】劉尚書禹錫與米嘉榮詩云【略】。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惟卷二十五有《與歌者米嘉榮》云：「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須事後生。」《外集》卷八亦有一絕云：「別嘉榮三十載，忽聞舊曲尚依然。如今世俗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少年。」與正集彷彿，而韻不同。昔人所謂有未定之稿，有通用之稿，編輯時求益，遂兩收之，不得謂之複。

《**望夫石**》《後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唐詩眞趣編・唐七絕》劉宏煦李德舉評：一味簡淡，十分精到，化工之筆。

《**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容齋四筆・貞元朝士》：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略】邁嘗四用之。《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前兩句，形容宮中之樂，如在九霄。後兩句，謂德宗貞元間，陸宣公爲相，姜公輔、蕭復、陽城、王仲舒諸賢，先後立朝，所尚多君子，今日與貞元大不侔矣。聞貞元樂曲，思貞元朝士，寧能無傷今懷古之情乎？曰「當時朝士已無多」，隱然見今日朝廷無人才，正如《書》云：「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詩》云：「伊誰之思，西方美人。」不言無而言「無多」，此詩人巧處。《唐音》卷七張震云：此亦借言，有所指也。【略】夢得貞元時入仕，元和初謫，二十四年方歸，故有是語。《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此夢得還京之後，傷老成無遺，托此興慨。上述宮人之詞，下爲己告之語。言彼自云曾與天河之會，記得此歌。我想當時朝士，無有存者。貞元供奉之曲，不必唱也。《刪訂唐詩解》卷一五：「第一歌」，即供奉曲也。劉云貞元尚多君子，「西方美人」之遺也。《唐詩鏡》卷三六：宕。傷感之甚。《唐三體詩》卷二何焯評：織女渡河，止於一夕。永貞改元，曾未經年。借穆氏以比立朝不久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貞元尚多君子，元和已少其人，前人謂有「西方美人」之思。

《**金陵五題并引**》《舊唐書・劉禹錫傳》：夢得嘗爲【略】《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爲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僚多與之交。

又《**石頭城**》《雲谿友議・中山誨》：余【略】近日爲文，都不愜。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略】又《石頭城下作》云：「山連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余自知不及蘇州韋十九郎中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能改齋漫錄》卷七：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略】《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故【略】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容齋隨筆・絕唱不可和》：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仿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略】比之【略】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耶。《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山圍故國周遭在」，山無異東晉之山也。「潮打空城寂寞回」，潮無異東晉之潮也。「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淮水東邊之月，無異東晉之月也。求東晉之宗廟宮室，固不可見；求東晉之英雄豪傑，亦不可見矣。意在言外，寄有於無。《唐音》卷七：批云：山在，朝(潮)在，月在，惟六國不在而空城耳。是亦傷古興懷之作云耳。《唐詩解・七言絕句五》：石頭爲六朝重鎮，今城空寂寞，獨明月不異往時，繁華竟在何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只寫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華俱歸烏有，令人於言外思之。樂天謂「後之詩人，不能復措詞矣。」《唐詩摘鈔》卷四：情在景中。《載酒園詩話・三偷》：偷法一事，名家不免。如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杜牧之「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韋端己「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三詩雖各咏一事，意調實則相同。愚意偷法一事，誠不能不犯，但當爲韓信之背水，不則爲虞詡之增竈，愼毋爲邵青之火牛可耳。若霍去病不知學古兵法，究亦非是。《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二・遺蹟類下》：燕子磯西北，煙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滸者，浦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東眺京江，西溯建業，自吳大帝以迄梁、陳，憑弔興亡，不能一瞬，詠劉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惘然久之。《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二十八字中，有無限蒼涼，無限沈着，古今興廢，形勝盛衰，皆已括盡，而絕不見感慨

憑弔字面，眞高作也。

又《烏衣巷》《藝苑雌黃・王謝故事》：朱雀橋、烏衣巷，皆金陵故事。《輿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朱雀橋、烏衣巷乃東晉將相功臣所居，猶漢西都冠蓋如雲，七相五公也。東晉將相，惟王、謝兩人功名最盛，宗族最蕃，第宅最多。由東晉至唐元和四百年世異時殊，人更物換，豈特功名富貴不可見，其高名甲第，百無一存，變爲尋常百姓之家。【略】朱雀橋邊之花草，如舊時之花草。烏衣巷口之夕陽，如舊時之夕陽。惟功臣王、謝之第宅，今皆變爲尋常百姓之室廬矣。乃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風人遺韻，兩詩皆用「舊時」二字，絕妙。《唐音》卷七張震云：按此詩亦有刺風，非偶然之作也。《歸田詩話》卷上：予爲童子時，【略】先姑誦劉夢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至今每見【略】飛燕，輒思之。不但【略】詩寫景咏物之妙，亦先入之言爲主也。《四溟詩話》卷一：劉禹錫《懷古》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或易之曰：「王謝堂前燕，今飛百姓家。」此作不傷氣格。予擬之曰：「王謝豪華春草裏，堂前燕子落誰家？」非此奇語，只是講得不細。又卷四：作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階下語。知此三者，可以言詩矣。【略】凡下官見上官，所言殊有條理，不免局促之狀。若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堂下語也。《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此歎金陵之廢也。朱雀、烏衣，並佳麗之地。今惟野花夕陽，豈復有王、謝堂乎。不言王、謝堂爲百姓家，而借言於燕，正詩人托興玄妙處。後人以小說荒唐之言解之，便索然無味矣。如此措詞遣調，方可言詩，方是唐人之詩。《刪訂唐詩解》卷一五：（唐汝詢）此解最是，勝疊山。何文煥《歷代詩話攷索》：劉禹錫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妙處全在「舊」字及「尋常」字。四溟云：或有易之者曰：「王謝堂前燕，今飛百姓家。」點金成鐵矣。謝公又擬之曰：「王謝豪華春草裏，堂前燕子落誰家？」尤屬惡劣。《唐詩鏡》卷三六：意高妙。《唐詩摘鈔》卷四：本意只言王侯第宅變爲百姓人家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言王、謝家成民居耳，用筆巧妙，此唐人三昧也。《峴傭說詩》：《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若作燕子他去，便呆。蓋燕子仍入此堂，王、謝零落，已化作尋常百姓矣。如此則感慨無窮，用筆極曲。《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此詩，今日婦孺能道之，其實意淺語直，不見佳處。

又《臺城》《容齋續筆・臺城少城》：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略】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碧鷄漫志》卷五：《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略】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略】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又《生公講堂》《猗覺寮雜記》卷上：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張籍《秋山》詩云：「秋山無雲可無風」，兩「可」字義不同，然皆新而不怪。《對牀夜話》卷三：劉禹錫「一方明月可中庭」，老杜有「清池可方舟」。【略】乃知老杜無所不有。《詩律武庫》卷一〇：《十道四蕃志》云：異僧生公者，即竺道生也。講經於蘇之虎丘寺，人無聽者，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至今寺有生公講堂。唐劉禹錫詩云：「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故坡弔天竺海月辨公詩云：「欲尋遺迹強沾裳，本是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用禹錫詩語而事則生公事也。）《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此詩乃笑生公也。「生公說法鬼神聽」，言其生前，佛法有神通也。「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更不灑掃，惟有「一方明月」，可以周遍於中庭。生前聽法二千人，今安在哉。可見生公略無靈聖，寺僧無一人有恭敬之心也。《升菴詩話・明月可中》：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紀》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李賈二大諫拜命後寄楊八壽州》《野客叢書・謝玄暉詩》：謝玄暉詩曰：「淮陽殷肱守，高卧猶在茲。」【略】又案《汲黯傳》言淮陽卧治，初無高卧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卧人」，蓋祖玄暉詩也。

《與歌者何戡》《太平廣記》卷二〇四引《盧氏雜說》：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略】劉尚書禹錫【略】自貶所歸京，聞何戡歌曰【略】。《詩律武庫》卷一五：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云：「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

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送贈，多用此事。故劉賓客《贈歌者何戡》云【略】。《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不勝情」三字有味。「舊人惟有何戡在」，見得舊時公卿大夫與己爲讎敵者，今無一存，惟歌妓何戡尚在。唐人送別，愛唱「陽關三疊」，即【略】四句是也。「更與殷勤唱渭城」，意謂兩度去國，餞別者必唱「陽關三疊」，今日幸而再登朝，何戡更與唱昔年送別之曲，回思逆境，豈意生還，讎人怨家，消磨已盡，人生爭名爭利，相傾相陷，果如何哉。《唐詩鏡》卷三六：深衷痛語。《歸田詩話》卷上：劉夢得【略】晚始得還，同輩零落殆盡。【略】又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謂城。」《唐詩解・七言絕句五》：夢得爲當路者所忌，居外二十四年而始還都，是以聞天樂而不勝情也。然舊人無遺，唯一樂工在，更爲我唱當年別離之曲，有情哉。謝疊山謂爲歌妓者非。《刪訂唐詩解》卷一五：按唐時賣餅者亦唱渭城，而何戡歌之，必更有不同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王維《渭城》詩，唐人以爲送別之曲。夢得重來京師，舊人惟一樂工爲唱渭城送別，何以爲情也。當時餅師亦唱渭城，此只取其三疊之工。

《與歌童田順郎》《田順郎歌》　《全唐詩錄》卷四〇徐倬云：《樂府雜錄》：貞元中有善歌田順爲宮中御史娘子。今據此兩絕，又似御史娘授曲於田順者，爲不可曉。

《題敧器圖》　《詩律武庫後集》卷一三：宋高祖裕既誅劉毅，諸葛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猶豫未決，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塗一布衣，豈可得也。」後果被誅。故劉禹錫《題敧器圖》詩云：「秦國功成思稅駕（李斯事），宋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黃犬，願作丹塗一布衣。」

《傷愚溪三首并引》　《野客叢書・逍遙谿愚谿》：劉禹錫《傷愚溪詩序》曰【略】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溪，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容齋五筆・唐人草堂詩句》：予於東圃作草堂，欲採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於此。【略】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後村詩話新集》卷五：劉禹錫【略】七言【略】又云：「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載酒園詩話・宋人議論拘執》：大抵宋人評劉詩多可笑者，如《傷愚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摹寫荒涼之概，眞覺言與泗俱。《詩眼》乃譏其「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黃華》之雄，易售於流俗。」此詩自因僧言零陵來，言愚溪無曩時之觀，而述所聞以寄恨耳，非頌非誄，非志非狀，將必欲盛揚子厚之美而後爲有益乎？

《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略】，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蔡寬夫詩話・劉柳白詩同意》：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共）（安）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蓋快之。《韻語陽秋》卷三：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斃於牆下。【略】劉夢得有《代靖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攷夢得爲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託於靖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與？《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子厚《古東門行》，夢得《靖安佳人怨》皆爲武相元衡作也。柳云【略】，猶有嫉惡憫忠之意。夢得「昨夜畫堂歌舞人」之句，似傷乎薄。世言柳、劉爲御史，元衡爲中丞，待二人滅裂，果然，則柳賢於劉矣。《唐音癸籤・談叢一》：夢得《靖安佳人怨》，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詩，爲武相柏蒼、王相廣津作者，實並銜宿怨故。【略】事各有曲直，而怨之淺深亦分。在風人忠厚之敎，總不宜有詩。然欲爲兩人曲諱，如坡公之說，則政自不必耳。《劍谿說詩又編》：盜殺武元衡，與韓相俠累何異，非國家細故也。柳子厚《古東門行》，直指其事，其義正，其詞危，可使當日君相動色。而劉夢得置國事勿論，乃爲《靖安佳人怨》詩，觀其小引，似與武有不相能者。顧夢得左官遠服，當不以私廢公，爲國惜相臣，又況其死以國事，胡托爲女子悽斷之詞，而猶以爲「裨於樂府」，過矣。（歸愚先生曰：「正論不磨」。）

《碧澗寺見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詩有三生之句因以和》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古來唯有王文度，重見平生竺道人。」此卻古今第一可感事。

《贈李司空妓》　《本事詩・情感第一》：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鬖髿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

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雲谿友議・中山誨》：昔赴吳臺，揚州大司馬杜公鴻漸爲余開宴。沉醉歸驛亭，似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伎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狀啓陳謝，杜公亦優容之，何施面目也。《升菴詩話・浮渲梳頭》：《本事詩》載劉禹錫李司空席上贈妓詩云：「浮渲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今本「浮渲梳頭」作「高髻雲鬟」，又以爲韋應物詩者，誤也。蓋韋與劉，皆嘗爲蘇州刺史，是以傳疑。「浮渲」字妙，畫家以墨飾美人髣髴，謂之渲染。《湘綺樓說詩》卷三：劉夢得詩云：「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昔引以諭大臣用賢，不可以見慣忽之。

《和樂天春詞》《唐詩鏡》卷三六：無聊語。《古今詞話・詞話上卷》：今以七言之別見者略舉之，如江南春，既列長短句之小令矣。茲載劉禹錫之平韻《江南春》云：「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略】按劉夢得爲答王仲初之作，仲初與樂天俱賦仄韻，而茲以平韻正之。《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嬝娜百媚。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花下有游仙二絕》《唐詩摘鈔》卷四：此題唱和凡八人，元、白、張、王俱有作。觀本唐昌公主所建，諸公詠花時，公主已不存，故多假女僊爲辭。自宋敏求《長安志》假撰僊女來游事，後人爲其所惑，反以諸公題詠爲因此事而作，豈不可笑，詳見胡元瑞《丹鉛錄》及曹璿《瓊花考》。

《寄贈小樊》《野客叢書・樂天姬侍》：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又《相承疊用數語》：如【略】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則梁簡文「可憐年幾十三四」。《南村輟耕錄》卷一七：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爲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和令狐相公別牡丹》《唐詩絕句》卷一謝枋得評：此詩言人臣不可恃聖眷也。春明門，即長安東城門也。【略】大臣位尊名盛，朝承恩，暮嶺海，禍福不可必。一出東城門，去君側漸遠，萬一有奸邪柔佞欺負之人，造讒誹謗，熒惑上聽，寵辱轉移，特頃刻間，欲入朝辨明，不可得矣。「春明門外即天涯」一句，絕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吳梅村《拙政園山茶歌》胎源於此。

《和令狐相公聞思帝鄉有感》《唐音癸籤・詁箋九》：唐人用處分二字，分，去聲，今人讀爲平聲者誤。劉禹錫《和令狐楚聞思帝鄉曲》：「滄海西頭舊丞相，停杯處分不須吹」【略】可證。

《酬柳柳州家雞之贈》《詩律武庫後集》卷五：唐柳公權在元和閒，書最有名，而劉禹錫酬柳宗元詩云：「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故坡贈柳氏二外生求筆蹟詩云：「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雞更問人。」可謂故語。《湛園題跋・書官奴小女玉潤帖後》：官奴，子敬小字。劉夢得《酬柳子厚詩》「還思寫論付官奴」，謂子敬也。註柳書者，謂是逸少女名，誤矣。彼不知玉潤是官奴女名也。

《登清暉樓》《廬山記》卷三：（白鹿洞）貞元中，李渤字濬之，與仲兄偕隱居焉，後徙少室，以右拾遺召，不拜，即韓文公詩所謂「少室山人」者。太和間，仕至太子賓客。先是寶曆中嘗爲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劉夢得有《登清輝館詩》云：「尋陽江色潮添滿，彭蠡秋聲雁引來。南望廬山千萬仞，共誇新出棟梁材。」清輝館在江州，亦渤所創，故禹錫美之。

《寄毗陵楊給事三首》《容齋隨筆・楊虞卿》：劉禹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卻要斜飛取勢回。」以其時攷之，蓋楊虞卿也。案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爲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客也。【略】然則虞卿之刺毘陵，乃爲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曹剛》《唐音癸籤・樂通三》：薄媚：劉禹錫詩：「一聽曹剛彈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望洞庭》《雲谿友議・中山誨》：嘗過洞庭，雖爲一篇，靜思杜員外甫落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鄙夫之言，有媿於杜公也。《鑒誡錄・改橋名》：劉（禹錫）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咏君山》之詩。其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韻語陽秋》卷二：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略】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則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略】學詩

者不可不知此。《四溟詩話》卷二：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

《**楊柳枝**》《雲谿友議・溫裴黜》：（周）德華者，乃劉採春女也。雖羅嗔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枝》詞，採春難及。【略】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略】劉禹錫尚書一首【略】雲谿子曰：「漢署有艷歌行，匪爲桑間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雜咏《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睹其妙。」《升菴詩話・柳枝詞》：《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略】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然此詩隱括白香山古詩爲一絕，而其妙如此。《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晚唐絕，如「清江一曲柳千條」，【略】置之王、李二集，便覺短氣。晚唐絕，「清江一曲」爲冠。《古今詞話・詞辨上卷》：柳枝（壽盃詞），樂府作折楊柳，爲漢鐃歌橫吹曲，「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蹀坐吹長笛，怨殺行客兒。」蓋邊詞別曲也。舊詞如劉禹錫云【略】《蠖齋詩話・唐人絕句》：太白、龍標外，人各擅能。有一口直述，絕無含蓄轉折，自然入妙，如【略】「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略】此等着不得氣力學問，所謂詩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

《**秋水詠**》《雲谿友議・中山誨》：余【略】近日爲文，都不愜。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詠》曰：「東屯滄海闊，南壤洞庭寬。」

《**雪**》《瀛奎律髓》卷二王岐公《依韻和王原叔內翰有懷》「銀花無奈冷」注：劉夢得詩：「銀花懸院榜。」

《**望賦**》《劉賓客集選》：此作有望闕之思，與子厚《夢歸賦》同一用意，然子厚以吞言咽理之能寓之於騷，夢得文心無子厚之曲，且聲響亦遜。

《**何卜賦**》《學齋佔畢》卷二：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執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此乃檃括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執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穆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劉賓客集選》：滿懷牢騷，本欲盡情一洩，顧如氓之詩，終屬內歉，亦知無可自解，篇末歸之於道，然終不如柳州傾吐之一本於血誠。

《**傷往賦**》《劉賓客集選》：文極哀哽，到底詞勝於情。

《**山陽城賦**》《劉賓客集選》：論漢之興衰，要言不煩，顧自稱曰「裔孫」，乃訾及桓、靈，似乎失體。

《**楚望賦**》蘇軾《答張文潛四首》一：某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又《書子厚夢得造語》：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略】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於沙礫。」亦妙語也。《韻語陽秋》卷一八：【略】東坡嘗書（姜）唐佐課冊云：「雲興天際，倏若車蓋。凝矚未瞬，瀰漫霑霧。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懸霤綆縋，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全塊。」今亦刊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也。

《**秋聲賦**》《劉賓客集選》：此一篇直是唐小品賦，子厚所不爲也。

《**謫九年賦**》《劉賓客集選》：終是憤懣之詞，且含希冀之想，萬不能與屈原同調。

《**連州刺史謝上表**》《劉賓客集選》：情深語摯，猶嫌微露鋒穎。

《**爲淮南杜相公謝賜曆日面脂口脂表**》《丹鉛總錄》卷二一：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略】令狐楚表云【略】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合液騰芳。」可補杜詩註之遺。

《**爲杜司徒謝賜追贈表**》《齊東野語》卷一：「蜜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略】「蜜」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爲之。蜜即蠟，所以謂之「蜜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五夜。」【略】「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唐音癸籤・詁箋三》：權德輿哭劉尚書詩：「命賜龍泉重，追榮蜜印陳。」【略】劉禹錫爲人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蜜印加榮於後夜。」有改作密者誤。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新唐書・劉禹錫傳》：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略】當時不用其言。《劉賓客集選》：熟於掌故，言之成理。

《**上杜司徒書**》《困學紀聞・雜識》：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劉賓客集選》：此爲上杜黃裳書，黃裳死後，始贈司徒，意從其死後而稱之耳。文不激不隨，近情近理，中間尤多見道之言，想久居謫所，積而有所悟耳。

《**獻權舍人書**》《劉賓客集選》：似韓愈求薦口吻。

《**答饒州元使君書**》《劉賓客集選》：論吏治有見到語。

《**答容州賓中丞書**》《劉賓客集選》：語極簡貴。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劉賓客集選》：敘醫理及製藥之法，該簡而確切。至云委命於庸人之手，幾於十中八九，文簡括可味。

《**蘇州賀册皇太子牋**》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文中用字新穎，如【略】「以貞」「九圍」用《華陽國志》。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劉賓客集選》：夢得每爲鉅公作序，疊兼敘官閥，如行狀體，若韓、歐之文，則斷不爲此，唯文筆華績處，均才人之極筆。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劉賓客集選》：文極典重，中間有云「龍鱗收怒，天日回照」，仍近六朝語，此韓、柳集中所不曾爲者。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劉賓客集選》：敘韋氏相業，以矜莊出之，文中自「今上繼明，策勳第一」以下，語極宏麗，唐初文人不能及也。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文集紀**》《隱居通議》卷一一：唐劉禹錫作柳州文集序云：「韓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謂崔瑗，蔡謂蔡邕。山谷詠張文潛詩，亦用此意。有曰：「晁、張、班、馬乎，崔、蔡不足云。」其善於奪胎換骨如此，而世或未之知也。《日知錄》卷一九：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劉賓客集選》：劉、柳之交，於祭文中見之，故不再敘其交情，至子厚文之佳處，昌黎能道，賓客不能道也。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唐詩紀事・呂溫》：劉夢得序其文曰【略】是以夢得、元微之、柳子厚悼呂衡州詩並誄，皆以溫功業未濟爲辭。《劉賓客集選》：呂溫與公同貶，今序其文，不敢發牢騷語，防物議也，然其文體方重，殊不易爲。

《**董氏武陵集紀**》《蕙風詞話》卷四：唐劉賓客《董氏武陵集紀》：「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夜諷」字甚新，殆即新詞度曲之謂。劉用入文，必有所本。《劉賓客集選》：賓客論詩，精於論文，以賓客之詩勝於文也。起數語，字字如鑌鐵鑄成，不能易也。

《**澈上人文集紀**》《劉賓客集選》：文甚湊泊可喜。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困學紀聞・評文》：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

《**連州刺史廳壁記**》《墨莊漫錄》卷一〇：予少年在襄陽，曾見紘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無若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峰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敺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涼飈。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溼，抵堅而散。襲山逗谷，化爲鮮雲。」蓋前人所未道者。不獨此爾，其他刻峭清麗者，不可概舉，學爲文者，不可不成誦也。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文中用字新穎，如《連州刺史廳壁記》「不足庚其責」，「庚」作償字用，與《禮記》「請庚」之注合。

《**武陵北亭記**》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文中用字新穎，如【略】《武陵北亭記》「是日還也」，「還」作反字用，與《小雅》「爾還而入必易也」之注合。

《**天論上**》《劉賓客集選》：通篇是人定勝天之旨，說得極純正，其實有不盡然者，但云治亂，亦似隱隱有數存乎其間，宜治而亂，宜亂而復治，此豈人能操之耶？所云天不預人之治亂，理似未圓。

《**天論中**》《劉賓客集選》：辯。

《**天論下**》《丹鉛總錄》卷一〇：武丁以夢相傅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龔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敺。」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頎，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

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畢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眞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尙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劉賓客集選》：終能自圓其說。

《**辯迹論**》《劉賓客集選》：語甚沈實，不似老泉以馳騁爲能。

《**明贄論**》《劉賓客集選》：夢得識禮意。

《**辯易九六論**》《困學紀聞・易》：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閻若璩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非詆夢得。）

《**論書**》《劉賓客集選》：夢得之文務劖刻，然收束處往往有適中語，且時時見道，固自不凡。

《**劉氏集略說**》《劉賓客集選》：滿懷抑鬱，無可發展，借此賣弄家私，然語尙和緩，不流於急切。

《**名子說**》《劉賓客集選》：語頗見道。

《**救沈志**》《劉賓客集選》：寫大水漂物狀。余南人，所居窪下，山水暴發，蓋每歲一兩見，其狀適如文中所言。

《**含輝洞述**》《劉賓客集選》：爲山水述，乃作頌體，權奇處似柳州，冲淡處似司空表聖《詩品》。

《**吏隱亭述**》《劉賓客集選》：此直是四言紀遊之詩，所以不及子厚之逋峭古肅，正坐《選》氣太重耳。

《**魏生兵要述**》《劉賓客集選》：簡而順。

《**因論七篇并引・鑒藥**》《劉賓客集選》：此夢得悔過之詞也，果知止足之義，何至黨於僉壬，乃急於仕進，即再餌半旬之藥，然已濱於殆矣，凡人於受創之後，往往有悟徹之言。

又《訊虻》《劉賓客集選》：「子視卒而芥視民」，則藩鎭秉權，以將校理州郡，方今河南、陝西皆然，民幾不堪命，可見藩鎭之禍，必至於此。其云「鷙其理而蛑其賦」，則慘刑謬賦不可理喻，彼目不識丁之武人，鷙耳蛑耳，但知貪黷，他何有焉。此文惜不令天下督軍讀之。

又《嘆牛》《困學紀聞・評文》：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儆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閻若璩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何焯云：晉宣于時亦魏臣也，韓、柳必無此。全祖望云：馬懿尸居曹爽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唐書・姦臣傳贊》亦然。）（閻若璩按：楊升庵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劉賓客集選》：牛不可用而膚尙碩，此傖父之所居奇也，本無可議，亦不足譏，然借題發揮，則子胥、李斯、白起、韓信皆跛牛耳，刻意爲文，以文道俗，深入腠理，讀之使童子發無數聰明。

又《儆舟》《容齋四筆・文字書簡謹日》：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仿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略】劉夢得《因論・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劉賓客集選》：夢得之從叔文，非無虞偃息之時耶？及與大司馬同貶，則樓傾軸墊之禍至矣。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宜夢得之有是語也。

又《原力》《劉賓客集選》：文甚宏麗，然亦尋常，不過言文教失宣，武臣用奇耳，然造句甚奇。

又《說驥》《劉賓客集選》：此文與昌黎《馬說》相發明，同是一意，夢得言遇，昌黎言不遇耳。

又《述病》《劉賓客集選》：達哉劉子之言。吾於壬戌六月病癰，不能前後溲，倩西人以筦通之，通後怡如，而仍不能溲。余視筦之通也，如余自溲焉，兀然而無知，暝而待死，既睡即酣，不知疾之在吾躬也，既得善藥而愈，余仍兀然如未嘗病。今得夢得之言，余自信同此僕也。

《傷我馬詞》《劉賓客集選》：此文亦似發源於騷，微帶有選意，且不脫詩人口吻，備極牢騷，然其聲終靡而不能亢也。

《觀市》《劉賓客集選》：寫傖態俗狀，固是極筆，然病在雕鏤過甚，稍欠自然。

《觀博》《劉賓客集選》：造句之奇，千力萬氣，終嫌奧澀，結數語，固是名言，若柳子厚之《叙飲》，亦曲意描摹物狀，乃無是艱瑣。

《口兵誡》《困學紀聞・評文》：劉夢得《口兵誡》「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劉賓客集選》：淵乎知道之言，尋常語以文采澤之，色香俱備。

《猶子蔚適越誡》《劉賓客集選》：夢得之才，亦一彝器也，黨附叔文，傷豈毫髮，亦儡然一破甑矣。箴人明，自知闇，千古才人，往往如是。

《佛衣銘并引》《演繁露續集》卷四：東坡《跋歐公家書》曰：「仲尼之存，人削其迹，夢奠之後，履藏千載。」劉禹錫《佛衣銘》曰：「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東坡語意，或因劉耶？然其作問處，不如東坡脈貫也。

《陋室銘》釋智圓《雪劉禹錫》：俗傳《陋室銘》，謂劉禹錫所作，謬矣，蓋闒茸輩狂簡斐然，竊禹錫之盛名，以誑無識者，俾傳行耳。【略】俗傳《陋室銘》，進非稱先祖之美，退非指事以戒過，而奢夸矜伐，以仙、龍自比，復曰「惟吾德馨」。且顏子願無伐善，聖師不敢稱仁，禹錫巨儒，心知聖道，豈有如是狂悖之辭乎。陸機云：「銘博約而溫潤。」斯銘也，旨非博約，言無溫潤，豈禹錫之作邪。《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崔沔嘗作《陋室銘》，在劉禹錫之前。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劉賓客集選》：叙事之嚴重簡古，不減昌黎，惜叙儀多而論道寡，亦屬微病。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劉賓客集選》：用筆端凝，諳金石之體。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日知錄》卷二二：唐武后聖曆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略】。《舊唐書・鄭瀚傳》：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劉賓客集選》：此所謂曲防耳，入手由涇水之能沃關中，統上下游而言也。六十年中，爲豪右所遏，他邑爲枯，公既爭而得矣，乃復以高祖故墅不宜畚鍤，以蠱上心，公至以頸血污丞相車茵，則爲民之心至矣。文莊雅而詳盡，自是極筆。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劉賓客集選》：《新唐書・史憲誠傳》列入藩鎮，而《孝章傳》後牛元翼，不與憲誠同傳也。《唐書》言孝章見憲誠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且涕下，其語與誌少異，或誌詳而史略也。所謂「侍中以帳下生變聞」者，即清河之役，魏衆謂憲誠賣己，夜攻殺之。帝念史氏禍，奪情而起，孝章自邠寧以病乞還，卒於行。誌叙孝章事，較史爲詳，情文相生，是唐文正軌。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劉賓客集選》：叙事簡貴，饒有史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唐語林・德行》：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質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揮麈前錄》卷三：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劉賓客集選》：造句凝重，措詞典麗，似從《漢書》得來，言外頗含道氣。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八：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公，竺道生曰生公，慧遠曰遠公，寶誌曰誌公，齊己曰己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峰、柏子庭、噩夢堂、訢笑隱、泐季潭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鮮矣。此文載於《劉賓客集》，以石刻校之，不同者廿餘字，皆當以石本爲正。乘廣弟子甄叔，亦有塔銘，今集本「叔」作「升」，誤之甚矣。碑文之末有「時宜春得良守齊□（似是君字），理行第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於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回向如邦君之志，故偕具爵里名氏列于其陰」凡五十字，集本無之，當是夢得編定文集時刪去之耳。碑云：「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攷明皇三改

元，先天、開元、天寶，則開元爲中元也。德宗亦三改元，建中、興元、貞元，則貞元爲後元也。夢得自署銜云「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蓋當時遷謫惡地，不必待缺，大率員外置之。東坡詩云：「逐客不妨員外置」，正用唐故事。

《絶編生墓表》《寓簡》卷一：唐人顧彖，深於《易》，嘗言【略】。予觀顧生之言，蓋邃於《易》者，惜其無著述傳世，以盡見其所學，獨禹錫載其言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子劉子自傳》《避暑録話》卷下：《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劉賓客集選》：自叙生平，頗不塗飾，自是夢得眞處。

《祭柳員外文》《劉賓客集選》：深哀極慟，備見交情，然夢得之文，不如昌黎之有關係也。

《重祭柳員外文》《劉賓客集選》：「每一念至，忽忽猶疑」與「安知世上，眞有此事」，是從肝膈中吐出，非有意作奇語也。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劉賓客集選》：雖不及自祭之哀，然措語亦酸質。

《祭韓吏部文》《猗覺寮雜記》卷上：劉夢得氣高不服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略】皆實録也。《芥隱筆記・劉夢得東坡用字法》：劉夢得稱韓文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東坡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困學紀聞・評文》：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全祖望云：此亦如文昌之自謂「韓張並稱」也。）《困學紀聞參注》卷一七：按此「論」字，似謂譚論。《日知録》卷一九：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眞贓者矣。《越縵堂讀書記》卷八：閱劉夢得《中山集》。中山叙記諸文，簡潔刻鍊，於韓、柳外自成一子。其《祭昌黎文》，謂「子長於筆，我長於論，以矛禦盾，卒莫能困」，王厚齋笑其不自量，未爲知言。

傳記

劉禹錫《子劉子自傳》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謚曰靖，子孫因封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狹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違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埇橋。其後罷歸浙右，至揚州，遇疾不諱。小子承夙訓，稟遺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初，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閒曠，得以請告奉溫凊。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路猶艱，遂改爲揚州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即位。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之知。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愚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稱太上皇，後謚曰順宗，東宮即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秘，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予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秘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不夭不賤，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數之

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舊唐書·劉禹錫傳》（存目）

《新唐書·劉禹錫傳》（存目）

紀事

《劉賓客嘉話錄》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挐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雲谿友議·中山誨》 中山公謂諸賓友曰：予昔與權丞相德輿廋詞，同舍郎莫之會也。（廋詞：隱語，時人罕知。）與韓退之愈優劣人物，而浙袁給事同肩，與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紳。與柳子厚宗元評修國史，而薄侍郎衮。與呂光化論制誥，而鄙席舍人夔。余二十八年在外，五爲刺史，（言遵道路知蘇、杭五郡。）而不復親臺省。以此將知清途隔絕，其自取乎。或有淡薄相於、緘翰莽鹵者，每吟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閑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詩云：「興闌啼鳥喚，坐久落花多。」則幽居之趣少安乎？

《大唐傳載》 禮部劉尚書禹錫與友人三年同處，其友人云：「未嘗見劉公說重話。」

《幽閑鼓吹》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玉泉子》（段）文昌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皐，【略】先時韋皐奏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郎，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爾。」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吏部郎中。

《雲仙雜記》卷五 順宗時，劉禹錫干預大權，門吏接書尺，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麪一斗爲糊，以供緘封。

《北夢瑣言》卷一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大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所以不欲觀覽。」其見抑也如此。

《鑒誡錄·四公會》 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之居，論南朝興廢之事。樂天曰：「【略】請各賦《金陵懷古》一篇，韻則任意擇用。」時夢得方在郎署，元公已在翰林，劉騁其俊才，略無遜讓，滿斟一巨杯，請爲首唱，飲訖，不勞思忖，一筆而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吾子先獲其珠，所餘鱗甲何用。」三公於是罷唱，但取劉詩吟味竟日，沈醉而散。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秋。」（佚名注：「此篇元在詩本事中敘說甚詳。今何光遠重取論次，更加改易，非也。」）【略】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千百首，傳於京師，誦者稱美。凡所至寺觀臺閣林亭，或歌詠之處，向來名公詩板潛自撤之，蓋有媿於數公之詠也。

《太平廣記》卷一五六引《續命定錄》 祕書監劉禹錫，其子咸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咸允甚切，比歸闕，以情訴於朝賢。太和四年，故

吏部崔群與禹錫深於素分，見禹錫蹭蹬如此，尤欲推輓咸允。其秋，群門生張正謨充京兆府試官，群特爲禹錫召正謨，面以咸允託之，覬首選焉。及牓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門人曰：「張正謨來，更不要通。」

又卷二五一引《嘉話録》 唐劉禹錫牧連州，替高寓。寓後入羽林將軍，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舉(目)〔自〕代矣。」劉答書云：「昔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嫗目之，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爲拔之，俄奮迅闞吼而愧其恩。自後擲麋鹿狐兔於庭，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嫗乃被村胥訶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嫗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死人來也。』」

《唐語林・文學》 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當時詩人李廓馳名，爲涇原從事。)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珏奏曰：「當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顧問學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敦揚樸厚。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鏗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爲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禹錫集》四十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三》 《劉賓客集外詩》三卷，劉禹錫撰。

宋敏求《劉賓客外集後序》 世有《夢得集》四十卷，中逸其十，凡詩三百九十二篇，所遺蓋稱是，然未嘗纂箸。今裒之，得《劉白唱和集》一百七、聯句八，《杭越寄和集》二，《彭陽唱和集》五十二，《汝洛集》二十七、聯句三，《洛中集》三十、聯句五，《名公唱和集》八十六，《吳蜀集》十七，《柳柳州集》六，《道塗雜詠》一，《南楚新聞》四，《九江新舊録》一，《登科文選》一，《送毛仙翁集》一。自《寄楊毗陵》而下五十五，皆沿舊《會粹》，莫詳其出。或見自石本者，無慮四百七篇。又得雜文二十二。合爲十卷，曰《劉賓客外集》，庶永其傳云。常山宋敏求題。

董弅《劉賓客外集後序》 《夢得集》中所逸，蓋自第二十一至三十卷，後人因以第三十一至四十卷相續，通爲三十卷。宋次道纂箸《外集》，雖裒類略盡，然未必皆其所逸者，今不可攷也。世傳韓、柳文多善本，又比歲諸郡競以刻印，獨是書舊傳於世者，率皆脫略謬誤，殆無全篇。余家所藏，固匪盡善，既爲刻印，因訪於郡居士大夫家，復遠假於親舊，凡得十餘本，躬爲校讎，其脫逸及可疑者，存之以遺博洽多聞取正焉。紹興八年秋九月壬寅，廣川董弅題。

《郡齋讀書志・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劉賓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中山劉禹錫夢得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裒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爲《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

黎民表《中山集跋》 劉中山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別集者，其官連州時與晚年所作皆在焉。中山於唐元和間有雋名，文稍亞於韓、柳，世謂之劉柳，其詩則元、白諸人遠不逮也。今四家集盛行於世，獨中山闕焉。相傳吳中有録本，然訛舛殊甚，詩之梓行者，亦僅十之六七耳。至別集，雖博雅者亦罕見之，惟楊升菴詩話中數舉其警句，亦云未得其全也。往嘉靖癸亥，予留滯京師，閱於藏書家，因就録之，間示同好，以爲奇遘，而梓其別集以傳，蓋力僅能舉之，而舊本脫誤，校之浹旬，始可繕寫，其不可臆解者仍其舊。是編湮沒餘二百年，而偶得於予，物之遇合有時哉。間閱白氏長慶集，有與劉蘇州書洎劉白倡和集解，其所舉者，具見集中，因録之爲卷首，而志其録梓歲月。萬曆二年春正月嶺南黎民表書。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劉禹錫連載》一卷。

又 《劉禹錫詩》六卷。

王汝驤《劉賓客詩集序》 余嘗欲作夢得功臣，録其專集行世，而趙子今

有同志，爲覓善本，付之梓。【略】雍正癸卯初夏，金壇王汝驤耘渠氏題。

趙駿烈《劉賓客詩集序》 舊有《劉賓客全集》，共若干卷。余特取其詩，分體錄之，爲九卷，以便誦習。一二同志見之，謂宜刊布，以公未見者，遂付諸梓。【略】雍正元年歲在癸卯春正月，華亭趙駿烈潤川氏題於涵碧山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劉禹錫撰。【略】是編亦名中山集，【略】其雜文二十卷、詩十卷，明時曾有刊版。獨外集世罕流傳，藏書家珍爲祕笈。今揚州所進鈔本，乃毛晉汲古閣所藏。紙墨精好，猶從宋刻影寫。謹合爲一編，著之於錄，用還其卷目之舊焉。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明版》 唐《劉賓客詩集》六卷，題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劉禹錫夢得撰。前後無序跋。與上《隨州詩集》同時並刊之本，每葉廿行，行廿字，【略】。

繆荃孫《劉賓客文集跋》 常熟瞿氏藏宋刻殘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歸氏陸氏藏述古堂影宋鈔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大抵宋時有此兩刻。此朱子涵舊藏明藍格鈔本，十行，行二十字，與陸氏書目合，原出宋本無疑。《外集》十卷，世罕流傳，有以正集詩文僞充者。甲辰冬，在蘇州，書賈以「味書室」鈔《外集》亦十行、行二十字求售，鈔手極舊，以重值得之，可爲子涵配全，亦一快事。【略】近時《畿輔叢書》亦刊正集，所據之本，爲荃孫所藏《中山集》，似從明刻鈔出，書首有「錢竹汀印」，王氏又據《全唐文》校改，殊失古意，不如此本遠矣。光緒丙午元夕，江陰繆荃孫撰。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劉賓客外集》十卷：舊鈔本。唐劉禹錫撰。《賓客外集》世罕流傳，頗稱珍祕，至有顚倒正集以充贋本者。此版心有「味書室鈔本」五字，亦十行二十字，與述古堂影宋鈔本正集同，鈔手亦舊，可寶也。

《木樨軒藏書題記》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劉禹錫撰，民國吳興徐氏影印宋紹興刻本。○小字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宋紹興初刊，藏之天府，在熱河避暑山莊，人間無由得見也。近年，行宮寶物移入京師，陳列武英殿，縱人觀覽，徐子森玉商典守者假歸，以西法影出付印，公諸同好，可爲《中山集》發一異彩矣。癸亥四月朔裝成，盛鐸記。

《卷盦書跋·劉賓客集》 此本經龔氏硃校，校語內有「丕烈案」云云，當係傳錄蕘翁鈔校本。今復以董氏影印崇蘭館藏宋本，用藍筆詳校一過，知鈔本譌缺處頗多。然宋本亦有譌缺，將異同之字，悉著眉端，未敢臆爲去取，以待考定。丁卯正月廿二日，揆初校畢記。

又 戊辰端午前一日，自匪窟歸，杜門養痾，翻閱沈欽韓先生手校嘉靖徐焴本《文粹》，並參閱許榆園校刊本，因檢所選劉賓客各篇，有異文較長於抄本，或義可兩存者，分別注於眉端，足以證明抄本之佳處不少，並知宋本之誤處亦不少云。是月廿九日，揆初記。

又 （葉景）葵按：此抄本「刑」不作「形」，「墮」朱校作「隨」，「升」朱校作「叔」，足爲龔校出於蕘翁之證。惟千百人未校正，或係龔氏漏校歟？己巳六月記。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下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劉禹錫撰。○路小洲有宋刻本三十卷，又鈔本《外集》十卷。○正集三十卷，明初刻本題《中山集》。○汲古閣有宋刻外集，影宋。○雍正元年趙駿刻《中山詩集》九卷。○宋刻殘本劉夢得文，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存一至四，藏黃蕘圃家。○天祿書目有影宋鈔《劉賓客外集》十卷，與陳氏書錄合，天祿後目又有元刻外集十卷。附：明有黎惟敬刻本，胡應麟筆叢種籍會通四稱其佳。○席本單詩十八卷。（邵氏）補：宋紹興八年董弅嚴州刊本，十三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記刊工人名。《外集》末有宋敏求輯後集序及紹興八年董弅刊書跋。此即陸游跋宋刊《世說新語》中所謂嚴州舊版廢于火者。其事又見《景定嚴州續志》。爲劉集最善之本。原避暑山莊陳設，後移藏故宮圖書館。徐君森玉主館事時曾影印行世。余嘗取校朱氏結一廬本，是正良多。○明萬曆二年黎民表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存本集三十卷。版心題《中山集》。黃丕烈據汪氏開萬樓藏鈔本校並跋。○明寫本，毛晉校。○明寫本，清陸貽典校。○清倪氏經鉏堂綠格寫本，九行二十字。徐坊遺書。○清光緒三十一年仁和朱氏刊結一廬賸餘叢書本，十一行二十一字。余藏，余臨明寫本陸貽典手校本，又臨萬曆二年黎民表刊黃丕烈據舊鈔手校本。二本均無外集。又一帙，余據海虞瞿氏藏宋蜀本校前四卷，又據宋紹興嚴州本校。又據日本崇蘭館藏宋蜀本校。○民國初劉承幹刊嘉業堂叢書本。補：《劉賓客文集》三十卷《補遺》一卷，唐劉禹錫撰。○清寫本，十行二十字，無闌格，每卷前附目錄。有陳墫、袁廷檮、吳重憙藏印。邢君之襄藏。○清光

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刊畿輔叢書本。補：《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劉夢得外集》十卷，唐劉禹錫撰。○明范氏卧雲山房寫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周叔弢藏。補：《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唐劉禹錫撰。○南宋中期刊蜀本，十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存卷一至四。鈐元「翰林國史院官書」朱記。瞿氏藏，余曾借校。補：《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劉禹錫撰。○南宋中期蜀中刊中字本，十行十八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版心無魚尾，以橫綫界之，記書名卷數、葉數、刊工人名。此書雕工精美，似日本內閣文庫藏《太平寰宇記》，與習見蜀本不類，前後失序跋。日本崇蘭館藏，董君康已影印行世，後又印入「四部叢刊」中，余嘗取校結一廬本，殊少佳勝，不逮嚴州本。補：《劉賓客詩集》九卷，唐劉禹錫撰。○清雍正元年趙駿刊本。補：《唐劉賓客詩集》六卷，唐劉禹錫撰。○明嘉靖二十九年蔣孝刊中唐十二家詩集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藝文

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 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略】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

柳宗元《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存目）

又《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略】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

又《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

又《三贈劉員外》（存目）

又《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又《重贈二首》（存目）

又《疊前》（存目）

又《疊後》 事業無成耻藝成，南宮起草舊連名。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

元稹《劉二十八以文石枕見贈仍題絶句以將厚意因持壁州鞭酬謝兼廣爲四韻》 枕截文瓊珠綴篇，野人酬贈壁州鞭。

白居易《醉贈劉二十八使君》 爲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又《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一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閒日，一死一生臨老頭。杯酒英雄君與操，（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文章微婉我知丘。（仲尼云：後世知丘者，《春秋》。又云：《春秋》之旨，微而婉也。）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劇談錄・玉蘂院真人降》（存目）

楊萬里《圩丁詞十解》 江東水鄉，堤河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略】鄉有圩長，歲晏水落，則集圩丁，日具土石捷畜以修圩。余因作詞，以擬劉夢得《竹枝》、《柳枝》之聲，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勞云。

《青瑣高議前集》卷六《馬嵬行（劉禹錫作《馬嵬行》）》（存目）

又《別集》卷四《王樹（風濤飄入烏衣國）》（存目）

雜錄

雜記

《劉賓客嘉話錄》 常訝杜員外「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山谷題跋・跋秦少游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腸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右少游發郴州，回橫州，多顧有所屬而作，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詩也。

《唐語林・文學》 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二詩人用，亦有能否。杜甫

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遍插茱萸少一人」，最優也。

《能改齋漫録》卷七 《潘子眞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語，闕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晴。」此劉禹錫《竹枝歌》也。

又卷一〇 《王直方詩話》記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戲君爲尋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政苦不自覺爾。

《野客叢書・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爲工。近觀《漫録》，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爲「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録》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略】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瀛奎律髓》卷二蘇軾《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何焯評 此篇不減夢得。

又卷三杜荀鶴《過侯王故第》方回評 第六句即劉夢得舊時王謝燕之意也，猶渾厚未露。至尾句則全是夢得「燕」句意，賓客皆何所往乎？

又梅聖俞《金陵》何焯評 似夢得。

又卷七張耒《次韻張公遠二首》「東邊日下終無語」紀昀評 五句用劉夢得語。

又卷一〇劉禹錫《和牛相公春日閑望》查慎行評 陸放翁七律全學劉賓客，細味乃得之。

又卷二一杜甫《泊岳陽城下》何焯評 落殊不肯放下，然賢於夢得者，懷忠思效故也。

《池北偶談》卷一五 昔人謂《竹枝》歌詞雖鄙俚，尚有三緯遺意。山谷聞人歌劉夢得《竹枝》，歎曰：此奔軼絶塵，不可追也。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虞伯生。他如「黃土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等句，皆入妙。近見彭羨門（孫遹）《嶺南竹枝》，深得古意。詩云：「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妾家溪口小廻塘，茅屋藤扉蠣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過喫檳榔。」「半年水宿半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香燒還仗博山爐。」又山陰徐緘《竹枝》云：「勾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鬬鴨自呼名。伯勞飛遲燕飛疾，郎入城時儂出城。」亦本色語也。

《漁洋詩話》卷下 余澹心（懷），莆田人。居建康。常賦《金陵懷古》詩，不減劉賓客。《謝公墩》云：「高卧東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苻堅。至今墩下瀟瀟雨，猶唱當時奈何許。」《孫楚酒樓》云：「江南城西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雨花臺》云：「雨花臺上草青青，落日猶啣木末亭。一綫長江三里寺，千年鶴唳九秋螢。」《勞勞亭》云：「蔓草離離朝送客，驪駒愁唱新亭陌。夜深苦竹啼鷓鴣，空牀獨宿頭皆白。」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十六・泠然齋集八卷》 宋蘇泂撰。【略】其《金陵雜咏》多至二百首，尤爲出奇無窮。周文璞爲作跋，以劉禹錫、杜牧、王安石比之，雖稱許不免過情，要其才力富贍，實亦一時之秀也。

《老生常談》 蘇子美之「濤面白煙昏落月，嶺頭殘燒混疎星」、「遠嶺抱淮隨曲折，亂雲行野乍晴陰」，王元之之「風疎遠磬秋開講，水響寒車夜救田」，皆從夢得、義山兩家入手，方有此深造獨得之能。

《石洲詩話》卷四 放翁《荆州歌》七古，儼然《竹枝》。

《昭昧詹言》卷一八 後來王荆公七律似夢得，然荆公卻造句，苦思用力，有足取法處。

《雨村詞話》卷四 毛西河奇齡《采衣堂詞・瀟湘神》云：「叢嶂迷。青草凄。黃陵朝暮鷓鴣啼。神女不知何處去，行雲渺渺數峰西。」不減劉賓客。

雜考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韋蘇州》引《蔡寬夫詩話》 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恐別是一人，或《集》之誤。

又　苕溪漁隱曰：《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攷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

又《王摩詰》引《李希聲詩話》　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爲兩人者。如【略】又：「楚鄉寒食梅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既見《杜牧集》中，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幡尚憶群飛雉，青綬初聯左顧龜。非是湓城白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攷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絕類牧之。

《諸史拾遺・唐書・劉禹錫傳》　集中又有《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詩》，可見禹錫初入集賢，尚是主客，後乃轉禮部。史云以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亦未核也。

呂溫

論述

綜論

劉禹錫《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故余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

《舊唐書・呂溫傳》　溫天才俊拔，文彩贍逸，爲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略】溫文體富豔，有丘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煙閣功臣銘》《張始興畫贊》《移博士書》，頗爲文士所賞。

《唐才子傳・呂溫》　溫藻翰精贍，一時流輩咸推尚。

徐獻忠《唐詩品》　衡州早擅宏詞，富於摛藻，《由鹿》諸賦，命意修遠，雖拘於時制，稍落近語，要亦升堂之客也。五言律亦多綺拔，惜其內有乏思，外有遺象，不能自振其餘波耳。

《香祖筆記》卷五　溫於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稱《凌煙閣功臣贊》、《張始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皐》諸碑銘，皆有可傳者。唯《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

《戴酒園詩話又編・呂溫》　溫詩不及劉、柳，氣亦勁重蒼厚。

《方南堂先生輟鍛錄》　韓退之、呂溫詩，不必論其時世，究其言行，一望而知其爲熱中躁進，好事敢爲之人也。其不可掩如此。

《石洲詩話》卷二　中唐之末，如呂溫、鮑溶之流，概少神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呂衡州集十卷》　溫亦八司馬之黨，當王叔文敗時，以使吐蕃幸免。其人品本不純粹，而學《春秋》於陸淳，學文章於梁肅，則授受頗有淵源。集中如《與族兄皐書》，深有得於六經之旨；《送薛天信歸臨晉序》，洞見文字之源；《裴氏海昏集序》，論詩亦殊精邃；《古東周城銘》，能明君臣之義，以糾左氏之失；其《思子臺序》，謂遇一物可以正訓於世者，秉筆之士，未嘗闕焉，其文章之本可見矣。惟《代伊僕射度女爲尼表》，可以不存；而《諸葛武侯廟記》，以爲有才而無識。尤好爲高論，失之謬妄，分別觀之可矣。

《越縵堂讀書記・文學・詩文別集》　和叔之文，當時擬之左丘、班固，誠非其倫。然根柢深厚，自不在同時劉夢得、張文昌之下。其文如《三受降城銘》《古東周城銘》《成皐銘》《酹王景略文》《凌煙閣勳臣頌》《狄梁公傳贊》《張荆州畫像贊》，置之韓、柳集中，亦爲高作。其他書表，多有可觀，議論亦甚平正。此以見八司馬中固多君子，其氣勢格律，皆出於學問，自非元賓輩所可及也。

分論

《白雲起封中》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封開白雲起，漢帝坐齋宮。」

漢帝，指武帝。齋宮，齋戒行宮也。首句破題，次句作補筆。「望在泥金上，疑生秘玉中。」泥金，以金屑封函也。秘玉，指玉儉。二句上承出封中，下剔出白雲意。「攢柯初繚繞，布葉漸蒙蘢。」攢，聚也。攢柯、布葉，言雲氣如此形也。繚繞，回環也。蒙蘢，覆蔽之貌。二句專寫雲起。「日觀祥光合，天門瑞氣通。」日觀、天門，皆泰山上地名。祥光、瑞氣貼雲。二句實賦起封中。「無心還出岫，有勢欲凌風。」岫，山穴也。二句咏嘆雲起。「倘遇成膏澤，從茲傍太空。」太空，天也。末以雲之功用作結，有自寓之意。言封事開時，有白雲忽起其間，正漢武帝坐于齋宮也。望之若在泥金之上，疑其坐于秘玉之中。其攢柯也，初則繚繞，其布葉也，漸則蒙蘢。日觀而祥光與合，天門而瑞氣相通。無心還同出岫，有勢直欲凌風。倘由之佈雨而成膏澤，從此出傍太空，豈止起于封止也乎！王元美曰：此詩惜不曾賦白字。張南士嘗曰：何不云「日觀珠光合，天門練影通。」蓋用孔子登泰山望吳門匹練事也。《唐詩增評》卷三：毛西河曰：詩已及格，惜不曾賦「白」字。張南士改腹聯原句「日觀祥光合，天門瑞氣通」爲「日觀珠光合，天門練影通」，聞者皆鼓掌稱善。始知詩境，本無盡處也。點接纓帶，御成法而動天機，是以有應弦之巧。

《和舍弟讓籠中鷹》《圍爐詩話》卷二：呂溫《籠中鷹》之「九天飛勢在，六月目睛寒」，奇句也。通篇有寄託。

《道州弘道縣主簿知縣三年頗著廉慎秩滿縣闕申使請留將赴衡州題其廳事》《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深直似張曲江。

《道州將赴衡州酬別江華毛令》《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呂溫坐伾文黨，黜守道、衡二州，卒于衡。柳子厚誄之曰：「遷理於道，民服休嘉。賦無吏迫，威不刑加。」又言：「二州之人，哭者逾月。」坡公謂溫小人，何以得此？然余觀溫集，《送江華毛令》絕句云【略】太守送縣令之言如此，則子厚所書，非溢美矣。今世士大夫笑溫者比肩，及爲二千石，屬縣能督賦者蒙殊奬，負者殿者受嚴譴，有能爲溫此言，未見其人也。

《望思臺作》《載酒園詩話又編・呂溫》：其《望思臺》曰：「浸潤成宮蠱，蒼黃弄父兵。人情疑始變，天性感還生。」二語可謂格言。（黃白山評：二語極善道武帝父子間意，即使乃父自己動筆，不過如此。）

《孟冬蒲津關河亭作》《唐詩歸・中唐四》：「雪霜自茲始」鍾惺評：三字警甚，感甚。《載酒園詩話又編・呂溫》：溫《孟冬蒲津關河亭作》有句云：「雪霜自茲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語自佳，然敢作敢爲，勃勃喜事之態，亦見言下。

《羣路感懷》《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絕》：唐汝詢曰：上二語峻。蔣一葵曰：下聯意在言外。周珽曰：秋暮悽慘，所以心無寄泊，途窮之感，不勝其極矣。情景俱是實境。

《題陽人城》《臨漢隱居詩話》：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其旁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呂溫詩，前篇曰「恩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云云。《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呂溫詩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最先來。」荆公云：「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皆可以倡東南勇敢之氣。《升庵詩話・呂溫題陽人城》：「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呂東萊《麗澤編》取此詩。伍子胥兵法云：「天無陰陽，地無險易，人無勇怯。將有智愚，算有多少，政有賞罰。」此言當矣。孔明屯五丈，魏人畏之如虎，所用蜀兵也。虞允文采石之戰，殪逆亮於頃刻，所用者吳兵也。《唐詩快》卷一五：長沙子弟之先來，蓋以孫文臺統之耳。結句正應起句。

《劉郎浦口號》《詩境淺說續編》：言吳蜀連姻，窮極奢麗，帷幃之美，金珠交錯，殆欲以聲色蕩其心。孰知英雄事業，決不以一女而舍其遠略。後世之哲婦傾城者，六軍駐馬，莫救蛾眉，一怒冲冠，竟忘君父，但劉郎非其人耳。後人（王士禛）弔孫夫人云：「魂歸若過劉郎浦，還記明珠步幛無？」即用此詩也。

《道州春遊歐陽家林亭》《唐詩歸・中唐五》：「主人雖朴甚有思」鍾惺評：又朴，又有思，安得此玄妙主人？莫將「朴」字看得容易。又鍾惺評：人知其趣，不知其老。

《上官昭容書樓歌》《唐詩快》卷七：書樓與《研神記》，今已皆化爲烏有矣。當日因書樓而如見昭容，因《研神記》而如見書樓，千載之下，又因此詩而如見《研神記》，復如見昭容焉。詩之時義大矣哉。

《偶然作二首》一《唐詩紀事・呂溫》：溫有《偶然作》云：「悽悽復汲汲，忽覺年四十。今朝淚滿衣，不是傷春泣。」又曰：「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洟。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可以見其志也。

《**友人邀聽歌有感**》《唐詩快》卷一五：今日之斷腸聲，雖賤買之人亦無矣，其傷心更當何如。

《**貞元十四年旱甚見權門移芍藥花**》《唐詩快》卷一五：此權門必相府也。何以知之？曰芍藥爲花相，故相君以同類而亟亟移之，然花相以花爲身，權相當以花爲面矣。

《**由鹿賦**》《宋景文筆記》卷中：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彼鹿，故曰由鹿。」予案《說文》曰：「率烏者，繫生烏以來之，名鷊。」鷊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鷊字也。《漁洋詩話》卷下：余丙子再使蜀，於綿州見羣鹿，賦詩云：「繞郭涪江碧水流，一川豐草鹿呦呦。遠遊忽憶楊岐語，爭似渠儂得自由。」蓋用楊岐方會禪師語也。余兒啓涑和之，用唐呂溫《由鹿賦》，由此鹿以致彼鹿，故曰由鹿。余深賞其確切，能押險韻。

《**功臣恕死議**》《古文淵鑒》卷三八愛新覺羅玄燁評：逐段議論，皆以兩意互發，字字深峭，氣體亦遒上不羣。又陳子龍評：八議之典，自古有之，而不著之丹書鐵券者，良有意也。

《**地志圖序**》《丹鉛總錄》卷二七：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理圖，黃爲川，紅爲路，青爲山也。

《**凌煙閣勳臣頌并序**》《隨園詩話》卷九：邵子湘作《韻略》，以江陽爲必不可通。余讀《史記・龜策傳》，韓昌黎《此日足可惜》及李翺《祭韓公》諸篇，江陽皆通。【略】因而廣考之，方知子湘之陋。【略】呂溫《昭陵功臣贊》云：「經綸八方，晏海澄江。」【略】此漢唐樂府通江陽之證也。至宋諸大家，尤不勝屈指。

《**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讚并序**》《演繁露續集》卷四：呂溫贊狄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淮南子・天文訓第三》曰：「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至於悲谷，是爲晡時。至於虞淵，是謂黃昏。」溫蓋言仁傑復辟，如取夜日而復諸晨朝也。《管城碩記》卷一五：湯谷爲十日所浴，亦以日入於濛汜，出於湯谷，有似於浴。唐呂溫作《狄梁公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豈眞洗日哉。

《**藥師如來繡像讚并序**》《四六法海》卷一二：貞元末，溫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溫不遣。溫故與王叔文善，時叔文用事，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絕域不得還，元和元年乃還。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

《**張荆州畫讚并序**》《古文淵鑒》卷三八愛新覺羅玄燁評：義本嚴正，詞復奇宕，精理內含，聲光外射。

《**傅巖銘并序**》《野客叢書・傅說刑人》：《西齋詩話》曰：孫僅《傅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傅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謂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固不獨一孫僅而已。【略】如呂溫作《傅巖銘》，亦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兗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丁即祚。」蓋已如此言矣。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四六法海》卷一一：碑文不著韋名，考《寶群傳》云：「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入爲左拾遺。」合之此碑，其爲夏卿無疑。但寶群、皇甫鎛非佳士，化光爲群所厚，故稱之，非公論也。靈機密運二語，世豈有斯人，其惟聖人乎？

傳記

《**舊唐書・呂溫傳**》　溫字化光，貞元末登進士第，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宮，侍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執誼尤爲叔文所睠，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薦爲入吐蕃使，行至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溫同遊東宮者，皆不次任用，溫在蕃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戶部員外郎。時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溫以奉使免。【略】然性多險詐，好奇近利，與寶羣、羊士諤趣尚相狎。【略】三年，吉甫爲中官所惡，將出鎮揚州，溫欲乘其有間傾之。溫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寶羣請爲知雜。吉甫以疾在第，召醫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溫伺知之，詰旦，令吏捕登鞫問之，又奏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之，召登面訊，其事皆虛，乃貶羣爲湖南觀察使，羊士諤資州刺史，溫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羣再貶黔南，溫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

意，發疾卒。

《新唐書・呂溫傳》（存目）

《唐才子傳・呂溫》（存目）

紀事

劉禹錫《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東平呂和叔【略】始以文章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鋩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使，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出爲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敘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略】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章至大官，早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章，與雋賢交。重氣概，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於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夫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它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而爲富艷。【略】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于文字之內而已。

柳宗元《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鄉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於南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觀於今也。君之智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

《雲溪友議・江都事》 初，李公（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太平廣記》卷一八七引《嘉話錄》 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讀，故用拾遺低摘聲句以助之。及呂溫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者，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呂溫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呂溫集十卷》 溫從梁肅爲文章，規摹左氏，藻贍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爲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爲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

《百川書志》 《呂衡州集》一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呂和叔文集》十卷。和叔集，絳雲樓宋槧本繕寫。凡載于《英華》、《文粹》中，或字有異同者，俱詳注于上。予所謂讀書者之藏書，此類是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 《呂衡州文集》五卷（校明鈔本）。從友人處借嘉靖壬午清明月吳門忍齋黃冀錄本訂一遍，卷首有「六爻堂」、「黃女成氏」二印記，崇禎甲申二月初吉。丙戌元宵後五日，又求施師重訂。舊鈔

《呂衡州文集》十卷本，余得諸東城顧五痴家，惜亡其首三卷。後海鹽家椒升來，以新鈔本售余，雖亦十卷，序次與舊鈔不同。馬鋪橋周香嚴先生借兩本去，取所藏葉石君家鈔本對之，知舊鈔者爲佳，而海鹽本蓋分前五卷，以符十卷之數耳。葉本有劉序并全目，余全鈔得，而前三卷異同較海鹽本爲勝者，盡錄之，擬補顧本所失落也。厥後香嚴又得吳岫所藏五卷舊鈔本，余亦借校，亦幾幾乎稱善矣。近從書友郁某得一毛子晉手跋本，亦隻五卷，而與海鹽本不同，其所謂五者，蓋取十卷而紊亂之者也。爰取葉本、顧本參訂，知第一、第二，乃是葉本之第一、二、三，以一、二卷爲一卷，三卷爲二卷也。三卷之前五篇，乃葉、顧本第四卷之半，後十篇則又葉、顧本之第八卷也。四卷爲葉、顧本之第九卷，五卷爲葉、顧本之第十卷，顛倒錯亂，不知其由，姑存之以待攷核云爾。黃丕烈識。嘉慶壬戌冬十月望日，復從周丈香嚴處借得一舊鈔本，亦五卷，與此行款正同，顛倒錯亂卻復如此，知此本由來有舊矣。卷端墨書一行云：「照依錢少室家藏本鈔寫」，朱印一文云「沈印谷伯」，卷末有跋五行，云：「此書向無佳本，讀之不勝魯魚，近在君宣齋頭獲睹此編，有王庭槐圖書，并校錄跋語，云彼先君從內府傳寫者。亟取歸而讎正之，大約次序相同，互有少差耳，俟有博學，還祈請正。萬曆丙辰仲秋記於縣罄室。」爰志此備攷。蕘翁丕烈。

又　《呂衡州文集》十卷（校舊鈔本。缺第一至第三卷）。余藏《呂刺史文集》，棉紙舊鈔本，得諸碧鳳坊顧氏，惜闕其首三卷。因欲鈔補，遇是集即收，有周松靄藏十卷本，錢遵王藏五卷本，毛子晉藏五卷本，又借得周香嚴葉石君家鈔本十卷全者。知周本、毛本皆不可據，周本硬析五卷爲十卷，毛本又移易十卷中爲五卷，紛如亂絲，無可取證。最後得王西沚藏十卷本，出於葉鈔原本，方信錢本之五卷乃十卷之僅存前五卷也。去年倩友傳錄錢本之三卷，思補顧本所闕，因照顧本行款寫之。新年杜門謝客，取王本校其異於錢本上。雖未必合舊鈔面目，然葉鈔十卷其來有自，末有孱守居士跋，謂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歲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則葉鈔之前五卷，其據宋本可信矣。再行間所注某作某，俱孱守所校，又云第二卷《聞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按陳解元棚本增入，是顧本原失之三卷中第二卷，未知有此否，安得宋本一證之乎？時道光元年二月立春，宋廛一翁，定更後燒燭書。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呂衡州集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呂溫撰。【略】劉禹錫編次其文，稱「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此本先詩賦，後雜文，已非禹錫編次之舊。又第六卷、七卷誌銘，已闕數篇。卷末有孱守居士跋云：「甲子歲，從錢氏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得完本校定。」又云：「第二卷《聞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無，照陳解元棚本鈔入。」孱守居士，常熟馮舒之別號，蓋舒所重編也。

《楹書隅錄續編・集部》　校舊鈔本《呂衡州文集》十卷二冊。此本十卷，實祇此集之半，大約好事者之僞爲也。（在目上左。）吳岫所藏舊鈔殘本校，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字。（在第一卷上方。）每冊有周春松靄各印，即復翁所謂周松靄十卷本，前校語亦復翁手記也。內附顧澗蘋一札云：「承示衡州一集一冊，弟查竹垞勸刻。」《秘本書目》云：「余家有寫本《衡州集》五卷，及借范氏天一閣寫本校對一次，其天一閣寫本則每卷分爲二卷，共爲十卷，究莫定其爲誰氏所分也。且范氏寫本，其《由鹿賦》一篇，兼多誤字，不及余家藏本之善，洵秘寶也。」以上竹垞書目云云，今仁兄此冊得之嘉禾，或即竹垞舊藏耳。然前錄之所稱冊數卷數均不合，或是別一本也。

又　校舊鈔本《呂衡州文集》十卷二冊。右《呂衡州集》十卷，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歲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缺如，因棄置久之。越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爲余錄之，因取《英》《粹》所載者，照目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正月盡日識，孱守居士。凡行間所注某作某，俱愚所校。此本則一照宋本鈔寫，第二卷「聞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元棚本錄入。（均在末卷後。）有王鳴盛西莊居士各印記。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別集類》　《呂和叔文集》十卷（舊鈔本），題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品溫撰。述古堂藍絲欄抄本，左綫外有「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八字。其中六、七兩卷，實馮已蒼所未見者。世傳馮本皆闕，觀《敏求記》題語，知是本猶抄自絳雲也。

秦恩復《呂衡州文集序》　頃見元和顧澗蘋，攜借來吳茂才有堂家藏足本，其末有跋云：右《呂衡州集》十卷，前五卷係吳方山家藏舊抄本，

後五卷從正嘉時舊抄本補全。其篇目次第與馮已蒼照宋抄本同，所異者，馮已蒼初得宋本前五卷，又得宋本後三卷，其第六、第七二卷均之缺如。雖從英華、文粹所載照目寫入，未得爲完書。今此本二卷獨全，可稱呂集之善本云。【略】道光七年，歲次丁亥閏月初吉，江都秦恩復字伯敦父序。

顧千里《呂衡州文集跋》 右敦甫太史所校刻《呂衡州文集》六、七兩卷，出正嘉時舊抄，獨爲完善，如六卷之《韋武碑》，卷七之《河東郡君誌》，舉世莫傳者也，誠足本矣。此外如《文苑英華》三百十六卷《和李使君三郎早秋城北亭宴崔司士因寄關中張評事》詩、三百十七卷《題從叔園林》詩，集所未見，今恐失眞，皆不取入。【略】時道光丁亥六月之望，元和顧千里跋於揚州新城雙橋巷□寓齋。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呂和叔文集》五卷（唐呂溫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寫本，有崇禎甲申毛晉跋。有朱筆校，黃丕烈跋。

又 《呂和叔文集》十卷（唐呂溫撰）。清錢曾述古堂寫本，十一行二十二字，藍格細棉紙，左闌外有「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八字，各卷首結銜題「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卷一賦、詩，卷二詩，卷三書、序，卷四表，卷五表、狀，卷六誌銘，卷七誌銘，卷八銘文，卷九頌、讚，卷十雜著。前人以《唐文粹》《文苑英華》校其異字于闌上。（瞿氏藏書，癸酉。）

又 《呂衡州文集》十卷（唐呂溫撰，殘存卷一之五）。舊寫本，八行十五字。每卷題「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撰」。鈐有「雲間陸耳山珍藏書籍」（朱）、「姚」（朱）、「椿」（白）、「松風亭長」（白）諸印。前有咸豐壬子章耒次柯題語，言爲姚春木所贈，而以之轉貽汪均牧者。按：全書十卷，此僅存其半，然審其欵式甚舊，出於古刻無疑也。

藝文

柳宗元《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嶽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祗令文字傳書簡，不使功名上景鐘。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遙想荆州人物論，幾回中夜惜元龍！

劉禹錫《送李策秀才還湖南因寄幕中親故兼簡衡州呂八郎中》 因出懷中文，調孤詞亦清。悄如促柱弦，掩抑多不平。

又《呂八見寄郡内書懷因而戲和》 文苑振金聲，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處列君名。

元稹《哭呂衡州六首》（存目）

陸游《夜讀呂化光文章拋盡愛功名之句戲作》 玉關西望氣橫秋，肯信功名不自由。卻是文章差得力，至今知有呂衡州。

雜録

《因話録·角部》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高峻，人見者褊吝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略】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繩牀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眞樸如此。

《唐語林·文學》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儆文學之荒墜」。

郭行餘

《舊唐書·郭行餘傳》 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大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月，入爲大理卿。李訓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相餉遺，至是用爲九列。十一月，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訓敗族誅。

《新唐書・郭行餘傳》（存目）

白居易《贈楚州郭使君》 黃金印綬懸腰底，白雪歌詩落筆頭。

劉禹錫《罷郡歸洛途次山陽留辭郭中丞使君》 管弦正合看書院，語笑方酣各詠詩。

唐衢

《舊唐書・唐衢傳》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凶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裴度《寄李翺書》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二十篇。

白居易《與元九書》 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國史補》卷中 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九 元和中，處士唐衢善哭，聞白樂天謫，輒大哭。衢後死，樂天有詩云：「何當向墳前，還君一掬淚。」

《石園詩話》卷二 香山《寄唐生》云：【略】合兩篇觀之，唐衢，即唐生也。想生亦元和間詩人，而詩不顯于後世，幸而與香山相知，得附名于集，不然，千載而下，孰知頭半白而志不衰之唐生也？

《集古録跋尾》卷九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録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眞蹟。）

白居易《傷唐衢二首》二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荆棘生滿地。唯有唐衢見，知我生平志。一讀興歎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此人無復見，此詩尤可貴。今日開篋看，蠹魚損文字。不知何處葬，欲問先歔欷。終去哭墳前，還君一掬淚。

王達《哀唐衢辭并序》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累舉不中，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爲意也。衢能詩，詩多悲思激烈而感創，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衢往往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韻嗚切，聞者莫不爲之酸鼻。人皆以衢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甄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之意，詎非以衢之才迥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瑣者邪？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而樂天以誼之才方衢矣。《舊史》附衢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何君子之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奇材如賈誼，當世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貴成人焉。天遊道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衢之不偶，作哀辭於千載之下，炷香杯酒酹衢於千載之上，仰天大慟，衢其知邪？凄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我心也。辭曰：「蘭生於幽谷兮爲衆穢之所翳，玉產於崑岡兮以碔砆爲同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冪不能敵衆嫖之聯勢。衆勢之聯兮，固已密比而難攻。此芳馨之潤潔兮，幸不掩於匠目之與春風。衢乎衢乎，爾材雖奇兮，何造物之靡通。但千載之下，識衢之弘闊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之婞婀讒嫉擠人於極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烏知其不額泚而心慽？」

元宗簡

論述

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沖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略】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愼，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咏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

紀事

白居易《晚歸有感》「劉曾夢中見，元向花前失」注 劉三十二校書歿後，嘗夢見之。元八少尹，今春櫻桃花時長逝。

又《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兆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遘疾彌留，將啓手足，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

藝文

元稹《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 七字排居敬，千詞敵樂天。

白居易《李十一舍人松園飲小酎酒得元八侍御詩敘云在臺中推院有鞫獄之苦即事書懷因酬四韻》 愛酒舍人開小酌，能文御史寄新詩。

又《江上吟元八絶句》 大江深處月明時，一夜吟君小律詩。應有水仙潛出聽，翻將唱作步虛詞。

又《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與故京兆元尹晚爲詩侶有林泉之期周歲之間二君長逝李住曲江北元居昇平西追感舊遊因貽同志》 從哭李來傷道氣，自亡元後減詩情。

又《題故元少尹集後二首》 黃壤詎知我？白頭徒憶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

姚合《和元八郎中秋居》（存目）

雜録

白居易《與元九書》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絶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

又《題道宗上人十韻并序》 普濟寺律大德宗上人法堂中，有故相國鄭司徒、歸尚書、陸刑部、元少尹及今吏部鄭相、中書韋相、錢左丞詩。覽其題，皆與上人唱酬；閱其人，皆朝賢；省其文，皆義語。

《元和姓纂·元韵》 液，懷州刺史，生銅、銛。銛生宗簡。

元稹《授元宗簡權知京兆少尹劉約行尚書司門員外郎制》 敕元宗簡、劉約等：叙彝倫、節浮競【略】聞爾等端正廉雅，行浮於名，非公事未嘗至於卿相之門，何其自持之優也。內史貳秩，重而不煩；中臺諸郎，清而無雜。各勉榮授，無移素風。宗簡可權知京兆少尹，約可行尚書司門員外郎，并散官勳賜如故。

白居易

論述

綜論

元稹《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爲六韻之作》 律呂同聲我爾身，文章君是一伶倫。衆推賈誼爲才子，帝喜相如作侍臣。（樂天先有《秦中吟》及《百節判》，皆爲書肆市賈題其卷云：「白才子文章。」又樂天知制誥詞云：「覽其詞賦，喜與相如並處一時。」）次韻千言曾報答，（樂天曾寄予千字律詩數首，予皆次用本韻酬和，後來遂以成風耳。）直詞三道共經綸。（樂天與予同應制科，並求前輩切直詞策，以盡經邦之術。其事已具之字詩注中爾。）元詩駮雜眞難辨，白樸流傳用轉新。（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爲程式，禁中號曰白樸。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也。）蔡女圖書雖在口，于公門戶豈生塵？（樂天嘗贈予詩云：「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因感無兒之歎，故予自有此句。）商瞿未老猶希冀，莫把籯金便付人。

又《授白居易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制》 州里舉進士，有司升甲科。元和初，對詔稱旨，翩翔翰林，藹然直聲，留在人口。朕嘗視其詞賦，甚喜與相如幷處一時。由是召自南賓，序補郎位。會牛僧孺以御史丞解制誥職，嗣掌書命，人推爾先。予亦飽其風猷，爾宜副茲超異。

又《上令狐相公詩啓》 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復相倣傚，力或不足，則至於顚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爲元和詩體。

又《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末幾，入翰林，掌制詔，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傚，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略】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是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李紳《題白樂天文集》 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扃。院閒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牓，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皮日休《七愛詩・白太傅》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欸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忘情任詩酒，寄傲徧林泉。所望標文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訾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鏡焉。

《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上入室一人：楊乘；入室三人：張祜、羊士諤、元稹；升堂三人：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十人：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祝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

吳融《貫休禪月集序》 國朝能爲歌爲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美風刺之道焉。厥後白樂天《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大教化主，不錯矣。

李忱《弔白居易》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舊唐書·白行簡傳》 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陶穀《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 彼白公，服則儒士也，位則文人也，當官隸事，烈有丈夫志，祇於批逆麟，刺權倖，塞左道，履平坦。鎮陽拒命也，指中人爲制，將救日月之蝕，則戰士心悅；武相遇盜也，責京尹討賊，犯雷霆之怒，則奸臣股慄。杭州救旱，因農源而積湖水；龍門通險，出家財而鑿八灘。著策數十篇，盡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導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憲宗之神武，可繼文皇也；元和之刑政，自同太宗也。必當華夏宅心，上東封之書；蠻夷屈膝，納藁街之貢。豈獨擒吳定蜀，平一蔡州而已哉。

《新唐書·白居易傳贊》 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滌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法藏碎金錄》卷一 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詩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陰隲，不足爲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又 白樂天酷愛遊觀，形於吟咏，有詩句云：「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遊。」如此之類，不可具舉矣。予謂樂天所好者常遊耳，予所好者，遊可遊，非常遊，予好列子之遊。《列子》曰：「人之遊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

又卷五 唐白氏詩中頗有遣懷之作，故近道之人，率多愛之。予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予記其有詩云：「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又有句云：「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夫如是，則身外悠悠不合意事，何足介懷。

又卷六 唐醉吟先生有詩斷句云：「歸去卧雲人，謀身計非誤。」又有詩斷句云：「迴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率爾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

又卷九 白公名居易，蓋取《禮記·中庸》篇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字樂天，又取《周易·繫辭》云：「樂天知命故不憂。」予觀公之事迹，可謂名行相副矣。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集中有詩云：「朝見日上天，暮見日入地。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將至。白髮雖未生，朱顏已先悴。」又云：「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所以達人心，外物不能累。」

《南部新書》丙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又癸 四明人胡抱章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亦行於東南，然其詞甚平。後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十篇，頗諷時事。士達子舉正，端拱二年進士，終職方員外郎。

《詩病五事·哀江頭詞氣得詩人遺法》 老杜陷賊時有詩曰：【略】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後山詩話·學詩當以子美爲師》 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爾。

《臨漢隱居詩話》 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

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里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

又　白居易亦善作長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避暑録話》卷上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類，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爲王涯發乎？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況冤親相尋，繳繞何已，樂天不惟能外世故，固自以爲深得於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冰釋於無所有之地。習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又卷下　杜牧作李戡墓志，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諭、閒適之辭，可概謂淫言媟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豔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爲牧語論樂天，傳以爲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余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晁無咎每舉以爲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古今詩話・虜中好樂天詩》　雄州安撫都監稱宣事云：「虜中好樂天詩，聞虜有詩云：『樂天詩集是吾師。』」

《陳輔之詩話・清風明月常有光景常新》　楚老云：「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贊皇云：「譬之清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

《潛溪詩眼・鍊字》　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

《王直方詩話・白詩與韋杜同意》　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最爲世所稱重，而白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此對床眠。」意亦相類，然不爲人知。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天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方獨稱老杜。

又《白香山詩稿》　在一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殊與初作不侔也。

《蔡寬夫詩話・唐詩人之宗陶者》　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

又《子厚樂天淵明之詩》　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爲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眞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眞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又《司空圖論詩》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力勍而氣僝，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澀，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爲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着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斷石破山先觀鑱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爲如何哉？

《優古堂詩話・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予嘗以此語本出于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耶？白《吾土》詩云：

「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五總志》 唐人謂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緘之一篋，未嘗開視。劉三復或請之，答曰：「若見詞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而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誠哉，是言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此語得之。

《碧溪詩話》卷四 用自己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太白云：「《滄浪》吾有曲，《相子》棹歌聲。」樂天：「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明年云：「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過栗里》云：「昔嘗詠遺風，著爲十六篇。」蓋居渭上，醞熟獨飲，曾效淵明體爲十六篇。又《贈微之》云：「昔我十年前，曾與君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蓋舊詩云「有節秋竹竿」也。

又卷七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縋腰衫委地」，「紫綬相輝應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然亦有歎云：「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消磨實事空」。皆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東林居士寄松英丹》云：「一拜藍峰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與意俱自在也。

又 樂天《及第後歸覲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馬蹄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此又不可曉也。

又卷九 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云：「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爲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于善慮，安樂者多失于不思，樂天宜優。又或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

又卷一〇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

又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於仁愛撫養，則矜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仁者必勇也。嘗觀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希文云：「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爲俗吏，且欲活疲民」。又云：「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范又有「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赴姑蘇》云：「豈辭雲水三千里，因濟瘡痍十萬民。」與汲、段正相似。

《韻語陽秋》卷三 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于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

又卷四 道貴冲寂，宴主懽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醑之時，不忘于佛事，達者至今譏之。

又卷一一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於仕宦升沈之際，悲喜輒係之。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於仕宦者。

又 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

不一何耶？【略】樂天《寄荔枝詩》：「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又云：「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成絲。」《脫刺史緋》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着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喜，故心聲所發如是。

又　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游，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卧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舍彼而就此不？世之人乾沒於名利之場，鮮不陷於禍難，樂天之論，眞可書紳。

又卷一二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置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置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宜分付女，留與外孫傳。」于身後名亦太孜孜矣。

又卷一三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略】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客子於解鞍繫纜頃刻所見爾。城中之景，惟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潮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檐多裝雁齒，小航船亦畫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尚有可考。

又卷一五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於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弦清撥刺語錚錚，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不然爭奈子弦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湓城但聽山魈語，巴峽惟聞杜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

《**郡齋讀書志・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一卷**》　居易於文章最爲精切，然尤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賈國相率篇易一金。【略】予按樂天嘗與劉禹錫遊，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司馬黨中。及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其風流高尚，進退以義，可想見矣。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髣彿者乎？獨集中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考之編年，崖州貶時，樂天沒將踰年。或曰浮屠某所作也。

《**西溪叢語**》**卷下**　白樂天《自詠》詩云：「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爲丹。玄髯化爲雪，不解休爲官。」又《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藥，消息乖火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潯陽晚歲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詩云：「商水年將暮，燒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髮自須生。」《對酒》云：「謾把參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處問黃芽。」《赴忠州至江陵舟中示舍弟》云：「幼學將何用，丹燒竟不成。」《酬元郎中書懷》云：「終身擬作卧雲伴，逐月須收燒藥錢。」《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水竹鄰居竟不成。」《贈江州李使君》云：「迹爲燒丹隱，家緣嗜酒貧。」《題別遺愛草堂》云：「曾在廬峰下，書堂對藥臺。」《竹樓宿》詩：「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叙燒丹事甚詳。有云：「簡寂館鐘後，紫霄峰曉時。心塵未淨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覬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姹女隨烟飛。始知緣會間，陰隲不可移。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對酒》云：「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未休。」《贈杜錄事》云：「河車九轉宜精鍊，火候三年在好看。」《酬夢得》云：「丹砂鍊作三銖土，玄髮看成一把絲。」又《燒藥不成命酒獨酌》云：「白髮逢秋至，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是樂天久留意金丹爲之而不成也。又有《感事》詩云：「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又云：「唯知戀杯酒，不解煉金銀。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又作《醉吟先生傳》云：「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之何！今吾幸不好彼。」又《答客》詩云：「海山(亦)〔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則是晚年藥術竟無所得，乃歸依內典耳。

《**全唐詩話**》**卷二**　張爲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取其《讀史詩》云：「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誣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肅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即有刑辟，陰即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又取「得意減別恨，半酣還遠程」之句。又「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之句。又「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煉丹」之句。又「白髮鑷不盡，根在愁腸中」之句。又《與薛濤》云：「峨眉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張鎡《讀樂天詩》 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目前能轉物，筆下盡逢源。學博才兼裕，心平氣自溫。隨人稱白俗，眞是小兒言。

陳造《題長慶集》 樂天，人中龍。其學粹詣，其操守卓偉。盡愛君憂人之心，而不害爲放達超勝。讀其遺文，如挹清揚而親譚塵也。此板在平江公庫，歲久漫滅，予以意補葺之，遂爲嘉本。時與蒙莊宣公之書表裏誦之，莫知其孰爲優劣也。

又 樂天一代鉅儒，讀天下書無遺。而發諸其用其道，自事君行身，即功揚名，有餘裕矣。會粹此書，淑諸人，法後世，偉哉可師仰也。此本板在四明，予印得之。暇輒課數紙，振發舊聞之遺忘者，其益不貲其間差誤亦改定一二紙緊好壽百年未艾也。子孫其寶之。

《容齋五筆·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鏡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鋤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況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嬌痴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鬢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頓卧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兒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閒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準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準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閒。」「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且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其多如此。

又《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概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共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祿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

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僶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它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閒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秘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又《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爲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韋貫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爲失矣。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體，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苟有所見，雖畎畝皁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語以僞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爲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則一時指爲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墮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爲罪名者，是已。

《泊宅編》卷上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三》引《冷齋夜話》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來，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又《後集・張芸叟》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已嘗行於世矣。余舊錄得百納所作詩評，今列於此，云：「【略】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略】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

又　「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

《鶴林玉露》甲編卷三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帆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又乙編卷三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略】雖貧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范成大《讀白傅洛中老病後詩戲書》　樂天號達道，晚境猶作惡。陶寫賴歌酒，意象頗沉著。謂言老將至，不飲何時樂？未能忘煖熱，要是怕冷落。我老乃多戒，頗似僧律縛。閒心灰不然，壯氣鼓難作。豈惟背聲塵，亦自屏杯酌。日課數行書，生經一囊藥。若使白公見，應譏太蕭索。當否竟如何？我友試商略。

《二老堂詩話・東坡立名》　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樓鑰《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山

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爲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并以所聞錄寄之。李德劭璜有《白氏年譜》，尙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老學庵筆記**》**卷五**　忠州在陝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爲郡之樂。白樂天詩乃云：「唯有綠罇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以今觀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當是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耳，可憐哉！

敖陶孫《**臞翁詩評**》　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白樂天體。

又《**考證**》　「迎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

《**賓退錄**》**卷六**　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略】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王安石）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

《**詩人玉屑・唐人句法・清新**》　「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白居易《聞蟬》）【略】「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白居易《途中感秋》）

又《**綺麗**》　「舞鬟金翡翠，歌頸玉蟾蜍。」（白居易《獻裴令公》）

又《**警策**》　「雁斷知風急，湖平得月多。」（白居易《松江亭》）【略】「客爲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白居易《贈韋山人》）

又《**合璧（句中意相關）**》　「徑滑苔粘履，潭深水沒篙。」（白居易《獻裴令公》）

又《**白香山・陵陽重厚之論**》　公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憫矣！大率不曾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遠到。」僕曰：「杜子美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正公之意也。」公曰：「當時人已如此。」

《**竹莊詩話・品題**》**卷一**　永叔《餘話》云：學者品藻當今名賢詩，方之唐人，皆云王元之似樂天。

又《**黃庭堅・謫居黔南十首（摘樂天句）**》　《集註》云：「近世曾慥端伯作詩選，載潘邠老事云：張文潛晚喜樂天詩，邠老聞其稱美輒不樂。嘗誦山谷十絕句，以爲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潛一日召邠老飲，預設樂天詩一帙，置書室牀枕間。邠老少焉假榻，翻閱良久，纔悟山谷十絕詩，盡用樂天大篇裁爲絕句。蓋樂天長於敷衍，而山谷巧於剪裁。自是不敢復言。端伯所載如此，必有所依據，然敷衍剪裁之說非是。蓋山谷謫居黔南時，取樂天《江州》等詩偶有會於心者，摘其數語寫置齋閣，或嘗爲人書，世因傳以爲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與樂天較工拙也。詩中改易數字，可爲作詩之法，故因附見於此。」《韻語陽秋》云：「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窗》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已。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此語誠然。」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寄行簡》詩元作「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冷淡病心情，暄和好時節。故園音信斷，遠郡親賓絕。（《花下對酒》）山郭燈火稀，峽天星漢少。年光東流水，生計南枝鳥。（《西樓》）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委順》）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東城》）嘖嘖雀引雛，稍稍筍成竹。時物感人情，憶我故鄉曲。（《渭川舊居》）苦雨初入梅，瘴雲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種畲田粟。（同上）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床。無客盡日靜，有風終日涼。（《竹窗》）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寄行簡》詩元作「謁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飡。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

《**艇齋詩話**》　荆公《梅詩》云：「肌雪參差冷太眞。」出樂天詩「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東坡「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妝。」出樂

天諷諫詩云：「元和時世妝。」

《道山清話》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寥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野客叢書・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又《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記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爍爍。」有以見憲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霧霈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說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冷齋夜話》卷一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

劉克莊《樂天》 衆評白傅諡，誰得樂天心？小太宗英主，臨朝諡醉吟。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白居易《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清明》云：「留餳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扇》云：「引秋生手裏，藏月入懷中。」《太湖石》云：「峰併仙掌出，鑄坼劍門開。」又云：「常恐國史上，但記鳳與麟。」又云：「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又云：「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又云：「爲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又云：「我無縮地術，君非遇風仙。」又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讀靈運詩》：「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又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夭。」又云：「戀月夜同宿，愛山晴共看。」《江州》云：「野水多於地，人烟半在船。」又云：「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欲識往來頻，青蕪成白路。」又云：「笑勸新醅酒，閒吟短李詩。」又云：「犬吠村胥鬧，蟬鳴織婦忙。」又云：「成人男作卯，事鬼女爲巫。」又云：「吏徵漁戶稅，人納火田租。」又云：「醉曾衝宰相，驕不揖金吾。」又云：「散吏閒如客，貧州冷似村。」又云：「憂方知酒聖，貧始覺錢神。」又云：「雞鳴一覺睡，絕勝早朝人。」又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云：「性靈閒似鶴，顏老古於松。」又云：「若不爲松喬，即須作皐夔。」又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又云：「病聞和藥氣，渴聽碾茶聲。」又云：「小巢織巧婦，新葉長慈姑。」又云：「玉柄鶴翎扇，銀瓶雲母漿。」又云：「秋風滿松淚，泉下故人多。」又云：「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閒人。」又云：「鬬閒僧尚鬧，較瘦鶴爲肥。」又云：「不能留姹女，怎免作衰翁。」又云：「婢能尋本草，犬不吠醫人。」又云：「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又云：「園葵烹佐飯，林葉掃添薪。」又云：「有一燕趙士，言貌甚奇瓌。日日酒家去，脫衣典數盃。問君何落拓，云僕生草萊。地寒命且薄，君門乏良媒。亦有同門生，先升青雲梯。貴賤交道絕，朱門叩不開。及歸種禾黍，三歲旱爲災。入山燒黃白，一旦化爲灰。處處去不得，卻歸酒中來。」《淵明》云：「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爲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又云：「三年典郡歸，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二片，華亭鶴一隻。遂就無塵坊，仍求有水宅。豈獨爲身謀，安吾鶴與石。」又云：「榮名與壯齒，相避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先去。」又云：「泥壇方合矩，鑄鼎圓中規。鑪橐一以動，瑞氣紅輝輝。二物正訢合，厥狀何怪奇。綢繆夫婦體，狎獵魚龍姿。」又云：「試問臺池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又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鶴毳變玄髮，雞膚換朱顏。前形與後貌，相去三十年。」七言云：「一叢暗淡將何比，淺碧籠裙襯紫巾。」又云：「藥圃茶園爲產業，野麋林鶴是交遊。」又云：「失寵故姬歸院夜，沒蕃老將上樓時。照他幾許人腸斷，玉兔銀蟾遠不知。」《月》云：「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又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苦

教短李伏歌行。」又云：「猶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又云：「洛陽女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又云：「琴書何必求王粲，與女猶勝與外人。」又云：「綺羅二八圍寶鼎，組練三千夾將壇。」又云：「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又云：「大有高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又云：「病添莊舄吟聲苦，貧欠韓康藥債多。」又云：「柘枝紫袖教丸藥，羯鼓蒼頭遣種蔬。」又云：「直應人世無風月，始是心中忘卻時。」又云：「冷落若爲留客住，冰池霜竹雪髯翁。」又云：「漢容黃綺爲逋客，堯放巢由作外臣。」《哭劉夢得》云：「盃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沒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又云：「蟭螟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應似諸天觀下界，一微塵內鬬英雄。」又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卧白雲歌紫芝。彼爲葅醢機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又云：「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泥中曳尾龜？」《新豐折臂翁》云：「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鬚眉白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時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八駿圖》云：「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爲圖。日行萬里速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趁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瑤池西赴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親薦。壁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雲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至今此物世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爲怪。」《賣炭翁》云：「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官牛》云：「官牛官牛駕新車，滻水岸邊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汙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鹽商婦》云：「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鬢溜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壻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膾黃橙香稻飯。飽食濃妝倚梅樓，兩朵紅顋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來何處？亦須慙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世今亦有。」【略】白天資近道，多稱人之善，然「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不哀彼之死，而幸我之生。文饒不存輩行，不分雅俗，但欲以浙江觀察使臨蘇州道眼觀之，只堪一笑。集中數絕，余嘗疑好事者爲之，香山未必有此作也。

《愛日齋叢鈔》卷三　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弔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詩註：《盧子逸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院宇數十，而一院扃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用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膠西《和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眞。」或謂此自屬之子野元祐經筵賜御書樂天紫薇花絕句，又不獨公以此自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厚薄深淺，孰有孰無，較勳名富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効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於古人爲同。迨其自處，則謂才名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爲守，登侍從，庶幾出處老少，晚節閒適，安分寡求爲同。若樂天聲伎之奉，固蘇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云：「不似楊枝別樂天。」豈

誠過之，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作樂天看，燕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遊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近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又以樂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

《懷古錄》卷中　白樂天最不能忘情者，故發而爲詩，強身驅道，其實不悟此理。陶淵明窮而至於乞食，其視樂天富貴聲色之樂，豈可同年而語？然淵明陶然自得，未嘗數數留意於外物，蓋其實有得於心者，與徒事虛言者不同。

《滹南詩話》卷一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又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眞，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又卷三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吠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王若虛《王子端云近來徒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爲四絶》　功夫費盡漫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鐫。寄語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東塗西抹鬥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癢豈勝便。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群兒謗，不害三光萬古懸。

元好問《論詩絶句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自注　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又《感興四首》二　詩印高提教外禪，幾人針芥得心傳。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

方回《跋鄭子封詩》　和陶諸篇，極有奇思佳語，可謂今人而學古，凡筆墨所點皆是。但時用白樂天體，則不若專傚韓、柳以逼之，而後無不近乎陶也。「主聖如堯舜，臣忠似伊周」，非陶體，乃白體。

又《送羅壽可詩序》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刻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昆仲、王元之、王漢謀。

《庶齋老學叢譚》卷下　王子猷謂竹爲此君，白樂天謂酒爲此君。

《蓮堂詩話》卷上　宋曾慥端伯《詩選》云：張文潛晚喜樂天詩，邠老聞其稱美，輒不樂，嘗誦山谷十絶句以爲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文潛一日召邠老飯，預設樂天詩一帙，置書室枕席間，邠老少焉假榻，翻閱良久，才悟山谷十絶詩盡用樂天大篇裁爲絶句，蓋樂天長於敷衍，而山谷巧於剪裁。自是不敢復言。

楊維楨《風月福人序》　白樂天晚年歸休洛中，娛老者琴歌酒賦。有鄧同、韋楚、元、劉爲倡和友，蠻、素、容、滿爲樂酒具，又有晉公爲雅道主。優游庶境，十有餘年，身不陷甘露禍轍，自謂福人。然其詩有「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其懷抱猶有惡者。

《歸田詩話》卷上　樂天晚年，優遊香山緣野，近乎明哲保身者。甘露之禍，王涯、賈餗、舒元輿輩皆預焉。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或謂樂天幸之，非也。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晉潘岳《贈石崇》，有「白首同所歸」之句。及遭刑，俱赴東市，崇顧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樂天蓋用此事。【略】樂天連爲杭、蘇二州刺史，皆有惠政在民。杭則有三賢堂，并林和靖、蘇東坡祠之。蘇則有思賢堂，并韋應物、劉夢得、王仲舒、范希文祠之。其遺愛猶未泯，不但以詩名也。

《麓堂詩話》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澀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又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觀務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又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賈浪仙之山林，則野矣；白樂天之臺閣，則近乎俗矣。況其下者乎？

《**七修類稿・詩不類人**》　昔人云，山林之詩，與臺閣者不同，以其素習而出言自類也，故有粉牆人看之論耳。樂天富貴酒色，可謂至矣，而人品天資，又非尋常之士，詩有「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侍女甚藍縷，妻愁不出房」，眞可笑也。意此若予之事，而予未嘗有此言，何耶？

《**四溟詩話**》**卷二**　李靖曰：「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鬥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譬諸詩，發言平易而循乎繩墨，法之正也；發言雋偉而不拘乎繩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執泥，雋偉而不險怪，此奇正參伍之法也。白樂天正而不奇，李長吉奇而不正，奇正參伍，李、杜是也。

《**藝苑卮言**》**卷四**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愼勿輕看，最能易人心乎。

又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誦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釘鉸，此老便是作俑。

又　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觀務：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王世貞《徐太僕南還日記序》　蓋至於白少傅之於江州，而其記於廳壁、於匡廬者，而後始有會也。夫江州之視柳州，毋論工拙，其命意舒而氣揚則倍屣之。然至於寄楊汝士書，潯陽聽琵琶曲，所以叙騷人逐客鄰死未死之狀，抑何感慨委曲也。

《**藝圃擷餘**》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

《**詩話類編・品評中**》　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

又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蘊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四友齋叢說・雜紀**》　其《初到郡齋呈吳中諸客》云：「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其《宿湖中》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泛太湖寄微之》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夜遊西武丘寺》落句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自注云：容、滿、蟬、態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鐘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觀此諸詩，白太傅可謂無隱情矣。雖由當時法網疎闊，亦足以見白傅之誠心直道，故白公所至皆有惠政，蘇、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今之守郡者，一有於此，則論者交至矣。是豈朝廷之意？皆由當事者不知大體，不順人情，好以苛細責人，卒之近世亦鮮以循吏稱者。豈上之人所以體之者有不至歟？然不知責其細，適所以遺其大也。

又《求志》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小兒。此二人者，於人無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顏、閔歟？然蘇稍露鋒鍔，不及太傅混然無跡；故蘇公屢遭磨折，正爲是耳。余觀白太傅與元微之，自少即以意氣相許，蓋石交也。後元作相，使于方刺裴晉公，事已有端，然晉公不疑。太傅後爲綠野堂之上客。李衛公與牛奇章以維州之議不合，互相排擯，後遂有牛、李之黨。太傅與奇章義分至厚，然終不入牛黨，李衛公亦不深忌之者，亦以其心之素信於人也。

又《娛老》　白太傅言：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又云：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先爲之拂酒罍。飲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

又　白太傅有《府酒》五絕。其《辨味》一首云：「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典刑。」其《諭妓》一首云：「燭淚夜沾桃葉袖，酒痕春汚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量悔殺君。」觀二詩，白傅之風流可想見矣。

《**鴻苞集**》**卷一七**　香山詩有傷於妍媚淺俗者，此特其遊戲三昧語。讀其全集，禪乘名理，往往深入玄解。百代而下，窺香山一班。豈惟後代，雖當時亦然矣。

胡應麟《**題白樂天集**》　唐詩文至樂天，自別是一番境界，一種風流。而世規規以格律掎之，胡耳目之隘也。《倦綉圖》詩「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中唐後第一篇，而《正聲》不取，暨《品彙》亦失之。聊識于此。又《昭君》一絕，亦可爲中唐第一，《品彙》並失收。

又《**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二**　樂天信手縱橫，妙思溢發，唐謂「人才之絕」，允矣不誣。而淺近膚率，詩家所忌，什九蹈之。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磬》、《西涼伎》之類。皆風刺時事，蓋倣杜陵爲之者，今並載郭氏《樂府》。【略】樂天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己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又　元和間，樂天聲價最盛。當時挽歌云：「孺子解吟《長恨》賦，胡人能誦《琵琶》篇。」又一女子能誦白《長恨歌》，遂索價百萬。其爲一代驚豔如此。

又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諸人競師長吉。

又《**近體上・五言**》　洪景盧云：「作詩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老杜《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微之云「無杯不共持」，又云「笑勸五辛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巵」，「飲訝卷波遲」，「歸鞍酩酊馳」，「酡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供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皆不點檢之過也。」按洪說，作排律及長篇者，最所當知。第言酒，雖數聯並用，駢比一處，自不妨。若前後相犯，即老杜所重字，亦詩家所忌。白之十餘酒中語，尤不成章也。

又《**近體下・絕句**》　樂天詩世謂淺近，以意與語合也。若語淺意深，語近意遠，則最上一乘，何得以此爲嫌。《明妃曲》云：【略】。《三百篇》、《十九首》不遠過也。

《**唐音癸籤・法微一**》　白樂天云：「爲詩義在裨益，言意皆有所爲。」（葛常之曰：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又《**評彙三**》　樂天善長篇，但格製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而易厭。（東坡。　子由嘗舉《大雅・緜》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者，最得爲文高致。樂天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由不得詩人遺法，附離不以鑿枘也。此正大蘇「不能變風操」之意。）

又　白詩祖樂府，務欲爲風俗之用。元與白同志。白意古詞俗，元詞古意俗。（陳繹曾。　按：樂府古與俗正可無論，患在易曉易盡，失風人微婉義耳。白嘗規元：樂府詩意太切理，欲稍刪其繁而晦其義。亦自知詩病概然故云。）

又《**樂通四**》　古人詩即是樂。其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又其後樂府是詩，樂曲方是樂府。【略】至唐人始則摘取詩句譜樂，既則排比聲譜塡詞。其入樂之詞，截然與詩兩途，而樂府古題，作者以其唱和重複沿襲可厭，於是又改六朝擬題之舊，別創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杜如《哀王孫》、《哀江頭》、《兵車》、《麗人》等，白如《七德舞》、《海漫漫》、《華原磬》、《上陽白髮人》、《諷諫》等，元如《田家》、《捉捕》、《紫躑躅》、《山枇杷》諸作，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諷刺之指，於朝政民風，多所關切，言者不爲罪，聞者足以戒。【略】郭茂倩云：「自風雅之作，以至於今，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審音者。儻採歌謠，以被聲樂，則新樂府其庶幾焉。」斯論爲得之，惜無人行用之耳。

又《**談叢一**》　樂天平生詩文既高，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爲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雖與之從游，不爲所汚，亦不致爲所忮賈禍。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叙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一皆實錄。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爲不貴，是眞可慕羨者。（倪思）樂天非不愛官職者，每說及富貴，不勝津津羨慕之意。讀樂天詩，使人惜流光，輕職業，滋頹惰廢放之念。非《蟋蟀》風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羅大經）合此兩家評，足盡白氏矣。

又　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無如白香山。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載未盡實。後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信有之。又從《酉陽雜俎》得劄青事，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託白舍人行詩圖者，是又人體膚且爲所涅矣，豈但疥牆壁已哉。

又《**談叢二**》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爲多。

又　白公好以年幾入詩，不止百十處，後東坡亦然。

又　詩不改不工，老杜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也。今人第哂白香山詩率易，不知其詩亦非草草就者。宋張文潛嘗得公詩草眞蹟，點竄多與初作不侔云。

婁堅《馬元調重刻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集校刻完，而巽甫復屬予序其端。予曰：白氏之所以爲文者，元序之詳矣。【略】現白公之所以自見其意者，尤在於《諷諭》、《樂府》諸篇，則夫以聲調格律而論其高下者，亦未爲深知之者也。世徒知論公於出處之際，蓋進而幾於大用者屢矣。而公每佪翔容與，終於乞身以行其志。雖以牛、李之相軋，公居其間，頗不爲李所容，而卒能不受其禍，以是爲達人之高致。而至於公之忠誠鯁亮，敢於劘上而切於論事，必不能以一毫之婞阿少狥乎人者，雖時見於言語文章，而世能知之者鮮矣。抑吾於公尤自有感也，當公之退居於洛，裴晉公方留守東都，數與同詩酒醼遊之樂，歡然無間。吾意如晉公者，即微之尚存，必不以元故，有纖芥於樂天也。李衛公一與牛隙，遂至不欲見公詩文，且曰：見便當愛。此豈宰相之語哉！蓋於是益知晉公之賢遠於人矣。予又以爲非公恬於進取，或以楊、李之援，見用於太和、開成，則會昌之世，亦或有不能自全者矣。公嘗有詩云：「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途中曳尾龜。」早退先知，非徒言之，實允蹈之。終唐之世，獨公賢達見稱，有以哉！故予嘗謂士大夫若能爲公，雖微之之搆於裴，思黯之憾於李，公皆與厚善，而不能爲之累，而爲大臣者，但當若晉公之休休，毋使賢達如公，而亦不免於見忌，則予所以序斯文之意也。萬曆丙午孟秋序。

袁宏道《識伯修遺墨後》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卧，皆山村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眞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爲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下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輒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爲例，故以四十歸田爲早，若弟以兄爲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眞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於梔子樓。

又《與黃平倩書》　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爲近道也。

袁中道《白蘇齋記》　伯修賦性整潔，所之必葺一室，掃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蘇名。去年買一宅長安，階上竹柏森疎，香藤怪石，大有幽意。乃於抱甕亭後，潔治靜室。室雖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謂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夫不能似之而好之，則其好之也爲浮。蓋予少而侍伯修山中，長而依於宦邸，歷求其生平，與兩公眞有大同焉者。吾觀樂天、子瞻爲人，大約皆眞實淳篤，不立城府；而伯修亦溫良重厚，胸中無半毫鱗甲，是其心同也。樂天典大郡，所攜不過天齋石、華亭鶴、折腰菱，晚年買履道里宅，至鬻駱馬，子瞻雖處顚沛，不輕受人絲毫，無田可歸，竟至流落；而伯修賦性梗介，泊然自守，雖居官十年餘，無異寒士，終不以隻字干人，是其操同也。若夫醉墨淋灑於湖山，閒情寄託於花月，借聲歌以寫心，取文酒以自適，則樂天、子瞻，蕭然皆塵外人；而伯修少有逸興，愛念光景，耽情水石，塵鞅之暇，招攜二三雋人，或高齋聽雨，或射堂看月，城內外剎菴，遠自西山，以至上方、小西天諸處，鼓舞同侶，遍往登臨，是其趣同也。樂天、子瞻，其文詞皆爲一代宗匠；而伯修少時，操筆便有新意，予遊天下多矣，若詩律之脫而當，文字之簡而有致，亦未能有勝伯修者。過此以往，又焉可量，是其才同也。樂天、子瞻，雖現宰官之身，皆契無生之理，而伯修參訪既久，偸心久絕，是其學同也。其不同者，兩公矯矯諫諍，覺風節外見耳。然是時，樂天身爲諫官，子瞻起家制科，皆有議論之責。今伯修方侍春宮，育養元良，且暮陶鑄天下，養其身以大有所用，豈其出位而言，效制科人之習氣，以爲極則乎？假使伯修爲諫官，其又肯默然耶？是亦未嘗不同也。昔子瞻亦自以爲出處老少，同於樂天，蓋庶幾此翁晚年閒適之樂，而老爲逐人，卒飄泊於蜑塢獠洞之中，竟不得與樂天同樂，蓋有故矣。樂天當朋黨甫動時，即奉身而退，爲散官，爲分司，而子瞻自元祐以後，徘徊公

卿間，如食蔗，然曾不爲引決之計，故宜未幾而禍生也。樂天懷知足之情，子瞻多幹世之意，然而禍福之幾，亦可畏矣。今伯修官漸高，祿漸厚，然每見，必屈指謂予曰：吾數年內歸矣。嗟乎！伯修近日所欲同，而吾輩亦必欲其同之者，其尤在白乎！其尤在白乎！

《**雪濤小書**》　白香山詩，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樣，後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切都着併包囊括入我詩內。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開擴多少。較諸秦皇、漢武，開邊啓境，異事同功，名曰「廣大敎化主」，所自來矣。

《**見聞搜玉**》**卷七**　蘇公居黃州，稱東坡居士，蓋慕白公樂天而云然也。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愛此新成樹」，又《別東坡花樹》詩：「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刺忠州時作也。蘇公雅慕白公，如《贈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誰將衰朽較前賢。」其景仰白公，可謂至矣。愚謂白公蘊藉，蘇公超邁，趣則一也。

《**函史・唐文學傳**》　白太傅《秦中吟》、《新樂府》之作，風時賦事，美刺興比，欲盡備夫六詩之義，大哉洋洋乎！而韓、孟、元、白，下至皮、陸，連聯鬥押，累數千百言，橫騖別驅，肆焉而莫能自止。香山晚嗜易甘俚，務諧衆聽，令老媼讀之能解以爲上，遂使盛際沈雄深渾之詩，至于絕響。施及晚季，格每下而力劣，聲殺削而音微，意苦研而思窒，而唐風不競矣。

《**逸老堂詩話**》**卷下**　白樂天詩，善用俚語，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雖同稱，差不及也。李西涯《詩話》云樂天賦詩，用老嫗解，故失之粗俗，此語蓋出於宋僧洪覺範之妄談，殆無是理也。近世學者往往因此而蔑裂弗視，吳文定公讀《白氏長慶集》，有云：「蘇州刺史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垂老讀來尤有味，文人從此莫相輕。」

《**詩源辯體**》**卷二八**　白樂天（名居易）五言古，其源出於淵明，（其《自吟詩稿》云：「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此外復誰愛，惟有元微之。」）但以其才大而限於時，故終成大變；其叙事詳明，議論痛快，此皆以文爲詩，實開宋人之門戶耳。又全集冗漫者多，斷不可讀。

又　或問：「子言樂天五言古叙事詳明，以文爲詩，今觀杜子美《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亦皆叙事，何獨謂樂天以文爲詩乎？」曰：子美叙事，紆迴轉折，有餘不盡，正未易及；若樂天，寸步不遺，猶恐失之，乃文章傳記之體。試以二詩並觀，迥然自別矣。

又　樂天五言古，叙事詳明者難以句摘，議論痛快者略摘以見。如「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盡信忠，早絕邪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讀《漢書》）「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凶宅》）「儒敎重禮法，道家養神氣。重禮足滋彰，養神多避忌。不如學禪定，中有甚深味。曠廓小如空，澄凝勝於睡。」「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心了事未了，飢寒迫於外。事了心未了，念慮煎於內。我今實多幸，事與心相會。內外及中間，了然無一礙。」「寓心身體中，寓性方寸內。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況有假飾者，華簪及高蓋。此又疎於身，復在外物外」等句，皆議論痛快，以理爲勝者也。鄒彥吉云：「夫莫不有理，而惟詩忌理障；莫不有事，而惟詩忌事障。」（以上彥吉語。）若樂天此詩，則皆所謂理障也。

又　樂天五言古，用語流便，雖若容易，而聯絡照應，動切肯綮，實皆苦思得之。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伴。」（以上文潛語。）其苦思可知。或謂「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嫗解則錄」，是好事者妄言耳。今試以樂天詩誦之，即聰慧婦人，有能盡得其解者乎？

又　五言古，退之語奇險，樂天語流便，雖甚相反，而快心露骨處則同；就其所造，各極其至，非餘子所及也。司空圖謂「元白力勍而氣孱」，蓋以其語太率易、不蒼勁故耳。

又　樂天五言古最多，而諸家選錄者少，蓋以其語太率易而時近於俗，故修詞者病之耳。然元和諸公之詩，貴快心盡意而縱恣自如，故予謂樂天詩在退之之下、東野之上。或有取於東野而無取於樂天，非所以論元和也。

又　樂天五言古，語既率易，中復間用律句，是厥體中所短。如《賀雨》云「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朱陳村》云「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等句，皆律句也。學樂天者最宜慎之。

又　樂天五言古，如《賀雨》、《大觜烏》等，雖成大變，而叙事詳明，用韻穩帖，首尾勻稱，靡不如意，其所長正在於此；或以諸篇爲冗濫而不當錄者，非所以論元和也。其「窈窕雙鬟女」、「翩翩兩玄鳥」、「古琴無俗韻」等，體雖近正，而實非本相，今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

又　樂天五言古有《大觜烏》，蓋指當時閹宦也，中云：「雖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語尤顯明。《題海圖屏風》，當指淮蔡，語亦瞭然。今人讀古詩，於易知者不能知，於不易知者每多附會，何耶？

又　樂天七言古，《長恨》、《琵琶》，叙事詳明；《新樂府》，議論痛快，亦變體也。胡元瑞謂「敷演有餘，步驟不足」，得之。《長恨歌》聲調雖不盡純，然才氣有餘，故自不覺。

又　樂天七言古，叙事詳明者未可句摘，議論痛快者略摘以見。如「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聖。」（《驃國樂》）「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海漫漫》）「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母別子》）「假色迷人猶若是，眞色迷人應過此。彼眞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重眞。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卻深，日增月長溺人心」（《古塚狐》）等句，亦皆議論痛快，以理爲勝者也。

又　樂天七言古，《長恨》、《琵琶》及《新樂府》雖成變體，然尚有唐人音調，至《一日日一年年》及《達哉樂天行》，則全是宋人聲口，始爲大變矣。

又　元和間五、七言古，退之奇險，東野琢削，長吉詭幻，盧仝、劉乂變怪，惟樂天用語流便，似若欲矯時弊，然快心露骨，終成變體。

又　樂天五、七言律，絕，悉開宋人門戶，但欠蒼老耳；五言排律，華贍整栗，而對尚工切，語皆琢磨，乃正變也。

又　樂天五言律，如「邊角兩三枝」、「離離原上草」、「烟翠三秋色」等篇，尚爲小變；如「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榮華急如水，憂患大於山。」「雖過酒肆上，不離道場中。」「白首誰留住，青山自不歸」等句，遂大入議論；如「寒衣補燈下，小女戲牀頭。」「莫強疎慵性，須安老大身。」「病看妻檢藥，寒遣婢梳頭。」「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閒人。」「百年慵裏過，萬事醉中休。」「天供閒日月，人借好園林」等句，則快心自得，宋人門戶多出於此。

又　樂天五言律有「何處春深好」二十首、「何處難忘酒」七首、「不如來飲酒」七首，實開宋人冗濫之門。

又　樂天七言律，如「萬里清光」、「岳陽樓下」、「來書子細」等篇，亦爲小變；如「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號有何功？」（《妻初授邑號告身》）「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西湖留別》）「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代諸妓寄嚴郎中》）等句，始入遊戲；如「試玉要燒三日後，辨材須待七年期。」「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爲榮。」「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蟲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爲不才。」「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學調氣後衰中健，不用心來鬧處閒。」「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盡離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等句，亦大入議論；如「夜眠身是投林鳥，朝飯心同乞食僧。」「寒松縱老風標在，野鶴雖飢飲琢閒。」「二三月裏饒春睡，七八年來不早朝。」「聞有酒時須笑樂，不關身事莫思量。」「五千言裏教知足，三百篇中勸式微」等句，亦快心自得；如「新詩傳詠」、「豔陽時節」、「憶除司馬」等篇，則兩股交串；如「昔年八月」、「非莊非宅」、「案頭曆日」等篇，又隔句扇對；至「早聞元九」一篇，體製更奇，此皆以文爲詩，實開宋人之門戶耳。

又　樂天七言律本自流便，然其句又有奇拗如王建者，有艱澀類諸家者，豈習俗不能自免耶？

又　樂天七言絕，如「雪盡終南」、「憶拋印綬」、「今年到時」、「行人南北」、「野店東頭」、「烟葉蔥蘢」、「青苔故里」、「靖安宅裏」、「朱門深鎖」等篇，意雖深切，亦尚爲小變；如「欲上瀛洲」、「花紙瑤緘」、「小樹山榴」、「紫房日照」、「我梳白髮」、「柳老春深」等篇，亦大入遊戲；如「老去將何」、「牆西明月」、「酒後高歌」、「莫嫌地窄」、「自知氣發」、「自學坐禪」、「歲暮皤然」、「卧在漳濱」、「勞將白叟」、「琴中有曲」、「莫驚龍辱」、「鹿疑鄭相」、「相府潮陽」等篇，亦大入議論；如「狂夫與我」、「少年怪問」、「重裘暖帽」、「目昏思寢」、「紗巾草屨」、「自出家來」等篇，亦快心自得，此亦以文爲詩，亦開宋人之門戶耳。

又　退之五、七言古雖開宋人門戶，然歐、蘇而外無人能學；惟樂天律、絕，悉開宋人門戶，而宋人實多學之，當時稱爲「廣大教化主」是也。然但得其淺易耳。

又　樂天詩，非不自知其變，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故不得不然。觀其

《和答微之詩序》云：「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故知其不得不然耳。

又　王元美云：「樂天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愚按：樂天才大，其詩自能變化，但其篇什太多，故用意不免有相類者，謂之「一律」，則非矣。

《詩鏡總論》　書有利澀，詩有難易。難之奇，有曲澗層巒之致；易之妙，有舒雲流水之情。王昌齡絕句，難中之難；李青蓮歌行，易中之易。難而苦爲長吉，易而脫爲樂天，則無取焉。總之，人力不與，天致自成，難易兩言，都可相忘耳。

《詩筏》　白樂天自愛其《諷諭詩》言激而意質，故其立朝侃侃正直。所獻穆宗《虞人箴》，並《雜興詩》「楚王多內寵」一篇，指點色禽之荒，婉切痛快，字字炯戒。及讀其《長恨歌》諸作，諷刺深隱，意在言外，信如其所自評，又不獨《大嘴烏》、《雉媒》等篇之有託而言也。乃杜牧之譏其詩「纖豔不逞，非端人雅士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褻語，入人肌骨。」但考樂天所行，不愧端雅，其詩亦未見淫褻，不若牧之在揚帥牛奇章幕中，微服治遊【略】風流罪過，己尚不免，獨奈何以此責樂天也。

《歷代詩家》　樂天之骨鯁，令天子弗堪，王涯輩所側目，屢斥不悔。其爲詩則不然，汲汲乎下偶俗好，今日訂老婢，明日鬻雞林，一何相反哉！然其規諷得失，樂府諸什，本色也。無憀中，流連景物，取易解以快淺人，非本色也。今準樂天之人，薤樂天之詩，存其稜稜有骨者，足致饒味則儐之，使天下知平油之決不可爲大雅。

《圓爐詩話》卷二　詩貴和緩優柔，而忌率直迫切。【略】樂天《雜興》之「色禽合爲荒，政刑兩已衰」，《無名稅》之「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輕肥》篇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買花》篇之「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等，率直更甚。

又　《連昌》、《長恨》、《琵琶行》，前人之法變盡矣。

《薑齋詩話》卷下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略】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

《窺詞管見・詞要可解》　詩詞未論美惡，先要使人可解，白香山一言，破盡千古詞人魔障，爨嫗尚使能解，況稍稍知書識字者乎？

《詩辯坻》卷三　《解頤新語》云：「詩貴和平，令人易曉。」予謂和平固不在易曉。又云：「子淵《簫頌》傳于宮媵，百藥《童規》諷于樵廝，《長恨》一曲童子解吟，《琵琶》一篇胡兒能唱，豈必深險哉！」予謂詩不貴險，卻自須深，元、白鄙俚，詎足爲訓？

又　謝茂秦云：「白樂天正而不奇，李長吉奇而不正。」直囈語耳。

又　何元朗最喜白太傅，稱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不知此政詩格所由卑也。又稱白《琵琶行》、元《連昌宮詞》爲古今長歌第一，殆見淺耳。

《答萬季埜詩問》　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規矩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益甚。

《龍性堂詩話初集》　盩厔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調時事，流聞禁中，憲宗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爲學士。唐時人主雅嗜詩章如此，故一代人士篇什之盛，超軼今古，視宋之坐貶坡公，相去遠矣。

《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五何焯評　白公本宏肆艷發之才，今欲迴易爲沖淡閑遠之音，則已長既有所不能盡，而韋、柳佳處亦渺遠矣。白公之不能爲韋、柳，猶韋、柳之不能爲《秦中吟》、《新樂府》。白公諷諭四卷誠可獨出一時，若閑適、感傷八卷多至枯直無餘味，遠不逮柳子厚之五言也。

《載酒園詩話・詩不論理》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東野《遊子吟》、韓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憫農》詩，眞是《六經》鼓吹。樂天與微之書曰：「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然其生平所負，如《哭孔戡》諸詩，終不諧於衆口。此又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必理與辭相輔而行，乃爲善耳，非理可盡廢也。黃白山評：「此語本嚴滄浪。『理』字原說得輕泛，只當作『實事』二字看。後人誤將此字太煞認眞，故以《舂陵》、《游子》、《拘幽》、《憫農》諸詩當之。方采山極詆滄浪此說，豈知全失滄浪本意，古人有知，必且遙笑地下矣。」

又《宋人議論拘執》　《青瑣雜記》曰：「白樂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達者之詞也。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蘇穎濱亦指此爲「唐人工于爲詩，陋于聞道。」東坡亦有《讀孟詩》曰【略】。愚意東野實亦訴窮歎屈之詞太多，讀其集頻聞呻吟之聲，使人不歡。但跼天蹐地，《雅》亦有之，「終窶且貧」，《邶風》先有此歎。且尤不可與樂天比擬，樂天

二十八而中春官，踰年即中書判拔萃，未幾又以賢良方正對策高等，由畿尉拜翰林兼拾遺，遷左贊善，始一貶江州耳。然猶官五品，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施及家人。纔數年，復以州守入爲尚書郎知制誥，除中書舍人。屢典名郡，東南山水之區，恣其遨遊。又入爲祕書監，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刑部侍郎，領河南尹，改少傅，以尚書終。其于遇合可謂榮矣。東野窮餓，不得安養其親，五十始得一第，纔尉溧陽，又困於禿令。此其身世何如，而與白較？旁觀者但聞人嬉笑，而遂責向隅者耶？二蘇皆年少成名，雖有謫遷之悲，未歷飢寒之阨，宜有不知此痛癢之言。

《**戴酒園詩話又編・白居易**》 白傳實一清綺之才，歌行曲引，樂府雜律詩，極多可觀者。其病有二：一在務多；一在強學少陵，率爾下筆，秦武王與烏獲爭雄，一舉鼎而絕脰矣。

又 《秦中吟》、《喜雨詩》、《哭孔戡》、《宿紫閣村》，皆樂天得意作。《紫閣村》尚有《石壕吏》遺意。《秦中吟》末篇「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差可諷詠。餘皆骨弱體卑，語直意淺。雖欲以廣宸聰，副憂勤，「而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去《祈招》之義遠矣。至如宣祖宗功德，固須明暢，然摛辭縱不必雕鏤，亦當深厚爾雅。《七德舞》云：「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禽充戮寶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輕率如此，何以奉之郊廟！退之《元和聖德詩》，體裁高渾，猶以其形容稍過，蘇子由遂謂「李斯頌秦所不忍言」，遽譏其陋，何況乃爾！吾讀白諷諭詩，每嘆其有美意而無佳詞也。

又 選白詩從無精識，喜恬澹者兼收鄙俚，尚氣格者並削風藻，此子瞻所云「不與飯俱嚥，即與飯俱吐」者也。

又 樂天樂府不及文昌、仲初，可備採風者尚多。《司天臺》曰：「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坼。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光明殿，惟奏慶雲壽星見。」《縛戎人》云：「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爲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杜陵叟》曰：「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旱寒，禾穗未出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又云：「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賣炭翁》曰：「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陵園妾》曰：「山宮一閉無開日，此身未死不令出。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如此種詩，不惟悉一時蠹弊，兼可作後世之前車。吾獨怪姚鉉選《唐文粹》，至盡屏近體不錄，固將備一代之風謠，繼千秋之《騷》、《雅》，乃棄此不收，而取其「紫綬朱衣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別有一事欲勸君，遇酒逢花且歡喜」，心眼眞不復可思。

又《張祜》 樂天號爲與物無競，乃致張祜坎壈終身，事雖成於元稹，要不能辭伯仁由我之譏也。祜自不能爲徐凝俛首，何與於白，更何與於元而泥令狐楚之薦乎？款頭詩、目連救母，藝林載爲雅謔，安知不以其不爲前輩少容而有意壓之？

《**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 樂天爲中唐一大作手，其七古五排空前掩後，獨七律下乘耳，然亦領袖元和、長慶間。寶太以後，竊脂乞澤者越若干年，亦文豪也。若同時唱和爭相摩倣，終不得似此。如東家效西家，才分懸遠。老元短李，久在下邽嗤笑中矣。但黃鐘大呂鏗鍧已久，既降細響，則蝸吟蚓呻，自所不免。茲擇其于卑格、貧相、小家數、駔儈氣不甚浸淫者，備錄于篇，以厭時好之目，善讀者察之。

《**柳亭詩話》卷一六**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見方勺《泊宅編》。余謂吏部骨鯁性成，凡其所悲，蓋深惡夫既不自悲，而又禁人之悲者也。分司天趣悠然，即其所樂，於詩酒琴棋之外，憂生嘆老，去國離家之慘，無處無之。許渾千首水，杜甫一身愁，亦各從其志也。

又卷一七 王褒詩：「產空交道絕，財殫密親疏。」邢邵詩：「衰顏依候改，壯志與時闌。」性情境遇，總在箇中。樂天、文昌祖此一派。

朱彝尊《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

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于年歲之逾邁，沾沾于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恆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詠，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於今紕繆轉甚。余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余聞常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辯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余乃勸君並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爲年譜而不編年，疏略牴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又《白樂天草書春遊詩拓本跋》 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置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爲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譌終，愛，雕本譌怯，皆所當勘正者。

《原詩》卷四 白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略】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

又 蘇轍云：「《大雅・緜》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最得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敘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唐人合此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可。

《寒廳詩話》 紫陽方虛谷（回）《桐江集》論宋詩源流甚詳，略曰：「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鉉、鍇）、王元之（禹偁）、王漢謀。」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唐人詩之多者，除李白、杜甫外，唯退之、樂天爲最。退之詩可選者多，不可選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難。樂天詩可選者少，不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

又《綜論門二・摘瑕類》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生子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又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爲下劣。而樂天乃極賞歎，以爲此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略】白古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卻往往入妙。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

又《總集門二・序論類》 昔白樂天在蘇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人，求之千載上下，固難得也。（宋牧仲）先生襟韻在韋、白之間，以卷中詩論之，雖冲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爲不可？

又《外紀門一・答問類》 問：鍾嶸《詩品》云：吟詠性情，何貴用事？白樂天則謂文字須雕藻兩三字文采，不得全直致，恐傷鄙樸。二說孰是？（答）仲偉所舉古詩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清晨登隴首」，皆書即目，羌無故實，而妙絕千古。若樂天云云亦是，而其自爲詩卻多鄙樸，特其風味佳，故雖云「元輕白俗」，而終傳於後耳。蒿廬云：即前性情、學問之論。

《古歡堂集雜著・論七言古詩》 香山諷諭詩乃樂府之變，《上陽白髮人》等篇，讀之心目豁朗，悠然有餘味。後李西涯樂府，又變於白。

又《論五言律詩》 （老杜、摩詰、嘉州、青蓮、襄陽）五家而外，樂天極清淺可愛，往往以眼前事爲見到語，皆他人所未發。

又《論七言律詩》 白香山、張司業名言妙句，側見橫出，淺淡精潔之至。

又《論七言絕句》 香山山峙雲行，水流花開，似以作絕句爲樂事者。

《談龍錄》 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尚有事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又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余謂昭諫無論已，樂天《秦中吟》、《新樂府》而可薄，是絕《小雅》也。若少陵，有聽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

又 句法須求健舉，七言古詩尤亟。然歌行雜言中，優柔舒緩之調，讀之可歌可泣，感人彌深，如白氏及張王樂府具在也。今人幾不知有轉韻之格矣。此種音節，懼遂亡之，奈何！

《師友詩傳録》 是賦者古詩之流也。雅頌之則，於是乎托；比興之音，於是乎儷。故諷諭抑揚之音以寓，涵蓄淵停之義以存，是眞風雅之正則也。流極其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辭，博誕絕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纖毫之內。祖搆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終。至杜少陵乃大懲厥弊，以雄辭直寫時事，以創格直紓鴻文，而新體立焉。較之白太傅諷諭詩、《秦中吟》之屬，及王建、張籍新樂府，倍覺高渾典厚，蒼涼悲壯。此正一主於賦，而兼比興之旨者也。

《野鴻詩的》 命題何者爲難？一曰樂府，蓋古人作之者多也。詞意要必由中而發，不拾先進唾餘，寄託有在，方見我之志慮，方成吾之文章，且聲調又與古風異。一曰記事，太詳則語冗而勢渙，故香山失之淺；太簡則意闇而氣餒，故昌谷失之促。二者均有過不及之弊；非有才氣溢涌、手眼兼到者不能。

《劍谿詩說》卷上 白傅諷諭詩有關世道，當別具隻眼觀之。

《劍谿詩說又編》 白樂天中懷坦蕩，見之於詩，亦洞澈表裏，曲盡事情，俾讀者欣然如對樂易友也。然往往意太盡，語涉粗俗，似欠澄汰之功。試閱青蓮詩，如海水群飛，變怪百出，而悠然不盡之意自在，所以橫絕高絕。

又 元和、長慶間，自韓、柳而外，古、《選》首孟郊，歌行則李賀，張籍五律，劉禹錫七言律絕，張祜小樂府，並出樂天之右。樂天祇長律擅場，亦無子厚筆力也。而當日名播鷄林，後人多宗之，良由諸體贍博，儘疏快宜人耳。（歸愚先生曰：「中所許皆當。」）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録》 五言排律，至《杜集》觀止。若多至百韻，杜老只存一首，末亦未免鋪綴完局，緣險韻留剩後幅故也。白香山窺破此法，將險韻參錯前後，略無痕跡，遂得綽有餘裕。故百韻叙事，當以香山爲法，但此亦不必多作，恐涉誇多鬥靡之習。

又 唐賢詩集惟白香山最多。宋則放翁尤甚，大約伸紙便得數首或更至數十首，以故流滑淺易居多，筆力去少陵輩絕遠。可知詩必有爲而作，作必凝重出之；不爾，不如輟筆。

又 余並聞近世名家云：少陵如四大天王，至白香山方是正殿觀音。彼蓋從文理光順起見也，不值一笑。

《說詩晬語》卷上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 樂天忠君愛國，遇事託諷，與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變少陵之沉雄渾厚，不襲其貌，而得其神也。集中可采者多，茲取其大有關係者。外間嫗解之說，不可爲據。

《唐宋文醇》卷一九 唐人詩篇什最富者，無如白居易詩。其源亦出於杜甫，而視甫爲更多。史稱每一篇出，士人傳誦，雞林行賈，售其國相，詩名之盛，前古罕儷矣。且夫居易豈徒以詩傳哉！當其爲左拾遺，忠誠蹇諤，抗論不回；中遭遠謫，處之怡然；牛、李構釁，絕無依附。不以婞婀逢時，不以黨援干進，不以坎壈顛躓而於邑無憀，自非識力涵養有大過人者，安能進退綽有餘裕若是。洎太和、開成之後，時事日非，宦情愈淡，唯以醉吟爲事，遂托於詩以自傳焉。其與元微之書云：「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作詩指歸，俱見於此。蓋根柢六義之旨，而不失乎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爲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而杜牧譏其纖豔淫媟，非莊人雅士所爲。夫居易之莊雅孰與牧，牧詩乃纖豔淫媟之尤者，而反唇以訾居易乎？宋祁據以立論，抑亦惑之甚者。《冷齋夜話》所載：「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亦是附會之說，不足深辯。嘗考居易同時素相牴牾者，莫如李德裕，德裕每屏其詩不觀，劉禹錫以爲言，德裕曰：「吾於斯人不足久矣，覽之恐回吾心。」此正歐陽修所謂雖其怨家讎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者也。茲集之選，芟其體之重複，詞之淺易者，約存若干首，全集佳篇，殆盡於此。居易生平出處，亦略見於此。彼耳食者，或猶加詆毀焉。韓愈不云乎：「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何損於香山居士歟？

《隨園詩話》卷一 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苛論也，亦腐論也。《關雎》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尼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耶？

又 昔人言白香山詩，無一句不自在，故其爲人和平樂易。王荆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爲人強拗乖張。

又卷六 周元公云：「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

終篇不留一字者。」余讀公詩云：「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然則元公之言信矣。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　詩家百體，嚴滄浪《詩話》臚列最詳，謂東坡、山谷詩，如子路見夫子，終有行行之氣。此語解頤。即我規蔣心餘能剛不能柔之說也。然李、杜、韓、蘇四大家，惟李、杜剛柔參半，韓、蘇純剛，白香山則純乎柔矣。

又卷一六　古人詩集之多，以香山、放翁爲最。

《續詩品・滅迹》　織錦有迹，豈曰蕙娘？修月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

紀昀《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　起、承、轉、合，不可不知，卻拘不得，須變化飛動爲佳。此二篇（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東南行一百韻》）勻整之至，卻細膩省淨，無疊辭累句、妃紅媲紫之病。長詩忌詩太煩，如此最善。

又　二篇（《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東南行一百韻》）俱勻整，佳句相接，斐娓可誦。長詩不可亂，不可排。高棟排字最害事。

又　《才調》一選，以白太傅壓通部，取其昌明博大，有關風教諸篇，而不取其閒適小篇也。

又　此卷以白公爲首，惟選長律及諷刺，不選小律及閒適詩，蓋以白公爲大詩之式也。【略】長律倡和盛於元、白，其妍媸正是一例。此選白不選元，非不選也，舉白以例元也。

葉舒璐《讀杜白二集》　子美千間廈，香山萬里裘。迥殊魏晉士，熟醉但身謀。

《札樸》卷六　白傅《阿崔》詩：「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夭字讀於兆切。又《酬李十二郎》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凝字讀牛餧切。又《琵琶行》：「血色羅裙翻酒汙。」汙字讀烏故切。唐人辨四聲，皆本于切韻，白傅尤精密。

《甌北詩話》卷四　香山詩，凡數次訂輯，其《長慶集》經元微之編次者，分諷諭、閒適、感傷三類。蓋其少年欲有所濟於天下，而托之諷諭，冀以流聞宮禁，裨益時政。閒適、感傷，則隨時寫景、述懷、贈答之作，故次之。其自序謂「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諭者，兼濟之義也；閒適、感傷者，獨善之義也」。大指如此。至《後集》則長慶以後，無復當世之志，惟以安分知足、翫景適情爲事，故不復分類，但分格詩、律詩二種，隨年編次而已。今流傳諸本，雖不免有前後錯雜之處，然大概尚仍其舊。

又　香山詩名最著，及身已風行海內，李謫仙後一人而已。觀其與微之書云：「自長安至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其詩者，士庶、僧道、孀婦、處女之口，往往有誦其詩者。軍使高霞寓，邀妓侑客。妓曰：『我讀得白學士《長恨歌》，豈他比哉。』由是增價。漢南主人宴客，諸妓見香山至，指曰：『此《秦中吟》、《長恨歌》主到矣。』」微之序其集，亦曰：「觀寺、郵堠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摹勒，衒賣於市，又鷄林賈人求市頗切，云其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有甚僞者，亦能辨之。是古來詩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廣者。」蓋其得名在《長恨歌》一篇，其事本易傳，以易傳之事，爲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既歎爲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即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況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

又　中唐以後，詩人皆求工於七律，而古體不甚精詣，故閱者多喜律體，不喜古體。惟香山詩則七律不甚動人，古體則令人心賞意愜，得一篇輒愛一篇，幾於不忍釋手。蓋香山主於用意，用意則屬對排偶，轉不能縱橫如意，而出之以古詩，則惟意所之，辨才無礙。且其筆，快如并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鍊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劉夢得所謂「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者，此古體所以獨絕也。然近體中五言排律，或百韻，或數十韻，皆研鍊精切，語工而詞贍，氣勁而神完，雖千百言，亦沛然有餘，無一懈筆。當時元、白唱和，雄視百代者正在此。後世卒無有能繼之，此又不徒以古體見長也。

又　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略】又如聯句一種，韓、孟多用古體，惟香山與裴度、李絳、李紳、楊嗣復、劉禹錫、王起、張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創體。按香山與微之唱和，有《元白唱和因繼集》，與夢得有《劉白唱和集》。在杭州時，崔玄亮在湖州，微之在越州，有《三州唱和集》；在洛時，劉夢得在蘇州，有《吳洛寄和集》。又與裴令公等遊賞，有《洛中集》。

又　五言排律長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渭上退居一百韻》，謫江州有《東南行一百韻》，微之以《夢遊春七十韻》見寄，廣爲一百韻報之。又《代書

詩寄微之一百韻》，《赴忠州舟中示弟行簡五十韻》，《和微之投簡陽明洞五十韻》，《想東遊五十韻》，《逢蕭徹話長安舊遊五十韻》，《叙德抒情上宣城崔相公四十韻》，《新昌新居四十韻》，此外如三十、二十韻者，更不可勝計。此亦古來所未有也。

又　香山於古詩律詩中，又多創體，自成一格。如《洛陽有愚叟》五古，內「檢點盤中飯，非精亦非糲；檢點身上衣，無餘亦無闕；天時方得所，不寒又不熱；體氣正調和，不饑亦不渴」；《哭崔晦叔》五古，內「邱園共誰卜？山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連用疊調，此一體也。《洛下春遊》五排，內「府中三遇臘，洛下五逢春。春樹花珠顆，春塘水麴塵。春娃無氣力，春馬有精神」，連用五春字，此一體也。和詩中有與原唱同意者則曰和，與原唱異意者則曰答。如和微之詩十七章，內有《和思歸樂》、《答桃花》之類，此一體也。律詩內《偶作寄皇甫朗之》一首，本是五排，其中忽有數句云：「歷想爲官日，無如刺史時。」下又云：「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況園林下，欣然得朗之。」排偶中忽雜單行，此又一體也。《酒庫》五律云：「野鶴一辭籠，虛舟長任風，送愁還鬧處，移老入閒中。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第七句忽單頂第六句說下。《雪夜小飲贈夢得》七律一首，下半首云：「久將時背稱遺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仙應有以，曾看東海變桑田。」亦以第七句單頂第六句說下，又一體也。《別淮南牛相公》五排一首，自首至尾，每一句說牛相，一句自說，自註云：「每對雙關，分叙兩意。」此又一體也。至如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蓮集中已有之，香山最多，而其體又不一。如《忠州種桃杏》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前後單行，中間成對，此六句律正體也。《櫻桃花下招客》云：「櫻桃昨夜開如雪，鬢髮今年白似霜。漸覺花前成老醜，何曾酒後更顛狂。誰能聞此來相勸，共泥春風醉一場。」此前四句作兩聯，末二句不對也。《蘇州柳》云：「金谷園中黃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遍，不似蘇州柳最多。飛絮拂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此前二句作對，後四句不對也。《板橋路》云：「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地今重過，五十年前舊板橋。更苦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此通首不對，而亦編在六句律詩中，又體一也。七言律《贈皇甫朗》之一首：「豔陽時節又蹉跎，遲暮光陰復若何？一歲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多。多中更被愁牽引，少裏兼遭病折磨。賴有銷憂治悶藥，君家醇酎我狂歌。」此以第五六句頂第三四句說下，又一體也。蓋詩境愈老，信筆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雖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備一體也。

又　香山《長慶集》，以諷諭、閒適、感傷三類分卷，而古調、樂府、歌行各體，即編於三類之內。《後集》不復分此三類，但以格詩、律詩分卷。古來詩未有以格稱者，大曆以後，始有齊梁格、元和格，則以詩之宗派而言。轆轤格、進退格，則律詩中又增限制，無所謂格詩也。茲乃分格、律二種。其自序謂：「邇來復有格律詩。」《洛中集記》亦曰：「分司東都以來，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序元少尹集》亦曰：「著格詩若干首，律詩若干首。」是格與律對言，實香山創名，此外亦無有人稱格詩者。既以格與律相對，則古體詩、樂府、歌行俱屬格詩矣；而俗本於《後集》十一卷之首格詩下，復繫歌行雜體字樣，是直以格詩又爲古詩中之一體矣，汪立名辨之甚晰。

又　香山詩，恬淡閒適之趣，多得之於陶、韋。其《自吟拙什》云：「時時自吟咏，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此外復誰愛，惟有元微之。」又《題潯陽樓》云：「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蘇州，詩情亦清閒。」此可以觀其趣向所在也。晚年自適其適，但道其意所欲言，無一雕飾，實得力於二公耳。集中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又有《別韋蘇州》一首。按香山自叙：「年十四五時，遊蘇、杭間，見太守甚尊，不得從遊宴之列。」則於左司年輩本不相及，何得有辭別之作？此詩必非香山所作，或他人詩攙入耳。

又　香山歷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見於詩。爲校書郎云：「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盩厔尉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京兆戶曹參軍云：「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江州司馬云：「官品至第五，俸錢四五萬。」太子賓客分司云：「俸錢七八萬，給受無虛月。」刑部侍郎云：「秋官月俸八九萬。」太子少傅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刑部尚書致仕云：「半俸資身亦有餘。」又云：「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歲滿囷。」又有詩云：「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此可當《職官》、《食貨》二志也。

又　香山詩不惟記俸，兼記品服。初爲校書郎，至江州司馬，皆衣青綠。有《春去》詩云：「青衫不改去年身。」《寄微之》云：「折腰俱老綠衫中。」及

《琵琶行》所云「江州司馬青衫濕」是也。(行軍司馬則衣緋，有《寄李景儉唐鄧行軍司馬》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爲刺史始得著緋。有《忠州初著緋答友人》詩，有《謝裴常侍贈緋袍魚袋》詩。由忠州刺史除尚書郎，則又脫緋而衣青。有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時微之已著緋，故贈詩云：「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殷。」及除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則又著緋，而微之已衣紫。故贈詩云：「我朱君紫綬，猶未得差肩。」除祕書監始賜金紫，有《拜賜金紫》詩云：「紫袍新祕監，白首舊書生。」太子少傅品服亦同。故詩云：「勿謂身未貴，金章照紫袍。」此又可抵《輿服志》也。

又　香山舉進士，試《窗中列遠岫》、省試《玉水記方流》詩，皆無足觀，不過浮詞敷演，初未清切摹寫，在今時試帖中，尚屬劣等，豈貞元詩家猶未有刻畫一派耶？全集中亦不免有拙句、率句、複調、複意。如《西樓喜雪》云：「散麵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又云：「北市風生飄散麵。」以散麵喻雪，何異撒鹽？《答杜相公以詩見寄》云：「剪截五言須用鉞。」以其官節度、秉旄鉞也。然太生硬。《寄元九》云：「若不九重中掌事，即須千里外抽身。」《贈夢得》云：「頭垂白髮我思退，腳踏青雲君欲忙。」《題池西小樓》云：「雖貧眼下無妨樂，縱病心中不與愁。」《贈夢得》云：「無情一任他春去，不醉爭消得日長。」又云：「政事素無爭學得，風情舊有且將來。」又《代夢得吟》云：「世上爭先從儘汝，人間鬥在不如吾。」當時有「元輕白俗」之誚，蓋爲此等句也。又有句法相同者，《且遊》一首云：「遊得且須遊。」《題西池小樓》云：「春來遊得且須遊。」《酬牛相公見戲》云：「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杭州官舍》云：「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偶作》二首內云：「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首夏病間》云：「或飲一甌茗，或吟兩句詩。」《咏意》云：「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甌。」《詠所樂》云：「或開書一篇，或飲酒一巵。」《池上篇》亦云：「時飲一杯，或吟一篇。」此句法之重複者也。又有詞意相同者，《傷友》一首，謂貧賤至交，及貴，則棄若路人。而《寓意》五首內，又將此意作一首贈同座云：「花叢便不入，猶自未甘心。」《病假》云：「與春無分未甘心。」《病入新正》又云：「便休心未服，更試一春看。」此一意凡三見。《對紅葉》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與劉明府共飲》云：「貌偷花色老暫去。」一意凡兩見。《贈蕭殷二協律》云：「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布裘》詩又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新製綾襖》又云：「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一意亦三見。《薔薇花一叢獨死》云：「乾坤無厚薄，草木自榮衰。」《初到江州寄翰林諸公》云：「雨露施恩無厚薄，蓬茅隨分有榮枯。」一意凡兩見。《曲江感秋》云：「榮名與壯齒，相避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非故。」《短歌行》云：「耳目聾暗後，堂上調絲竹。牙齒缺落時，盤中堆酒肉。榮華與少壯，相避如寒燠。」《日漸長》云：「年顏盛壯名未成，官職欲高身已老。」《有感》云：「貧賤當壯年，富榮臨暮齒。」一意凡四見。《哭劉敦質》云：「愚者多貴壽，賢者獨賤迍。」《和微之》云：「眞宰倒持生殺柄，閒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著下龜，千年不死仍無病。」《傷楊宏貞》云：「顏子既短命，楊生亦早捐，誰識天地心，獨與龜鶴年。」《嘆老》云：「人生不滿百，不得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哭王質夫》云：「江南有毒蟒，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壽，多於王質夫。不識彼何德，不識此何辜。」一意凡六見。蓋詩太多，自不免有此病也。

又　香山出身貧寒，故易於知足。少年時《西歸》一首云：「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朱陳村》詩云：「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入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饑色，夜寢無安魂。」可見其少時奔走衣食之苦矣。故自登科第入仕途，所至安之，無不足之意。由京兆戶曹參軍丁母憂，退居渭上村云：「新屋五六間，古槐八九樹。」已若稍有寧宇。江州司馬，雖以謫去，然《種櫻桃》詩云：「上佐近來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忠州刺史，雖遠惡地，然《種桃杏》詩云：「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是所至即以數年爲期，未嘗求速代。自忠州歸朝，買宅於新昌里，雖湫隘，而有《小園》詩云：「門閭堪作蓋，堂室可鋪筵。」已覺自適。及刺杭州歸，有餘貲，又買東都履道里楊憑宅，有林園池館之勝，遂有終焉之志。尋授蘇州刺史，一年，即病免歸，授刑部侍郎，不久，又病免歸。除河南尹，三年，又病免歸。除同州刺史，亦稱病不拜，皆爲此居也。直至加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始終不出洛陽一步，可見其苟合苟完，所志有限，實由於食貧居賤之有素，汔可小康，即處之泰然，不復求多也。然其知足安分在此，而貧儒驟富，露出措大本色，亦在此。纔謫江州，遇李、馬二妓，即贈以詩。盧侍御席上，小妓乞詩，輒比之「雨中神女月中仙」。迨歷守杭、蘇，無處不挾妓出遊，李娟、張態、商玲瓏、謝好、陳寵、沈平、心奴、胡容等，見於吟咏者，不一而足。《遊虎邱》則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遊洞庭》則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

心。」俱不覺沾沾自喜，鳴其得意，其後歸朝歸洛，并有自置妓樂，如菱角、谷兒、紅綃、紫綃、樊素、小蠻等，嘗親爲教演，所謂「新樂錚鏦教欲成，蒼頭碧玉盡家生」，則歌舞多奴婢矣。教而未成，則云：「老去將何遣散愁，新教小玉按《梁州》。」《答蘇庶子》云：「不敢邀君無別意，管絃生澀未堪聽。」教成後則云：「管絃漸好新教得，羅綺雖貧不外求。」又云：「等閒池上留賓客，隨事燈前有管絃。」又云：「三嫌老醜換蛾眉。」以色衰而別換佳麗，則更求精於色藝，非聊爾充數者。甚至與留守牛相公家妓樂合宴云：「兩家合奏洞房夜，八月連陰秋雨時。」又向裴令公借南莊攜家妓讌賞云：「擬提社酒攜村妓，擅入朱門莫怪無。」可見其家樂直可與宰相、留守比賽精麗，而見之詩篇，津津有味，適自形其小家氣象。所謂「不得當年有，猶勝到老無」者，固暮年消遣之一事耶。

又　《新唐書》本傳，謂二李黨事，互相傾軋，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於李宗閔，居易懼以黨人見斥，乃移病還東都，是太和初年也。《舊唐書》謂居易流落江湖四五年，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則元和十年謫江州後也。今以其詩考之，則退休之志，不惟不始於太和，并不始於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時授拾遺，入翰林，年少氣銳，本欲有以自見於世，故論王鍔以賂謀宰相，論裴均不當違制進奉，論李師道不當掠美以私財代贖魏徵宅，論吐突承璀不當以中使統兵，論元稹不當以中使謫官，皆侃侃不撓，冀以裨益時政。然已爲當事者側目。始知仕途險艱，早有林下樂志之想。觀其在江州《寄微之書》：「昔與微之在朝，同蓄退休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訂後期。」可知同在禁近時，早有此約矣。謫江州有《自誨》一首，謂年已四十四，即活至七十，亦不過二十六年，惟當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何必捨此而遑遑他求，此尤其思退之本懷也。惟因家事落然，不能無藉於祿仕，其見之吟咏者，亦自不諱。在江州云：「欲作妻孥計，須營伏臘資。」自忠州歸買宅新昌里，即云：「囊中貯餘俸，郭外買閒田。」然究不能贍足，則云：「非無解掛簪纓意，未有支持伏臘資。」初至杭州，尚云：「欲將閒送老，須著病辭官。更待年終後，支持歸計看。」及三年去任，宦橐已豐，則云：「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乃至僮僕間，皆無凍餒色。」又云：「渭北莊猶在，錢塘俸尚殘。如能便歸去，亦不至饑寒。」《買履道里新居》云：「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後刺蘇州，又云：「一日又一日，自問何留滯？爲貪逐日俸，擬作歸田計。」去蘇州後又云：「僮僕減來無冗食，資糧算外有餘錢。攜將貯作邱中計，猶免饑寒得數年。」自是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遂不復外出，年纔五十八耳。笙歌遊賞，娛情送老，固宦成之樂事，不足爲怪，而回視元和初年與微之相約退休，可謂不負初心，非眞因二李黨起，始引身遠害也。有祿以贍其家，有才以傳於後，香山自視，固已獨有千古，權位勢利，曾不足當其一唾，豈徒以明哲保身爲得策耶？微之既與香山早有成約，其後急於入相，頓忘夙心，至與裴度相軋，貽譏清議，則其與香山早約時，本非眞意，故不能踐言耳。

又　唐人最重座主門生之誼，今皆見香山集中，有《賀楊僕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合宴席上作》，則門生宴座主之父也。又有《與諸同年賀座主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自註：「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則座主之座主也。按香山於貞元十六年在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及第，試《性習相遠近賦》，《玉水記方流》詩，則座主郢也。而郢在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第，實寶應二年癸卯，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今又十三年，見門生之下又有門生，可謂耆宿盛事。《全唐詩話》記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歸宴於新昌里第，元、白俱在座，楊汝士詩最後成，中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自誇壓倒元、白，即此會也。惟白詩謂楊僕射致仕有此宴，而詩話謂入覲有此宴，稍不同，自當以香山詩爲正。香山又有《送牛相公出鎮淮南》詩云：「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牛相即僧孺也。自註「元和初，牛相公應制策登第，余爲翰林考覈官」云。後僧孺以宰相留守洛中，香山方居履道里，過從甚密。牛嘗宴香山於府第，香山詩云：「政事堂中老丞相，制科場裏舊將軍。」此又座主門生故事。今香山集皆有之，亦可以備科第典故。（《新唐書・楊嗣復傳》，謂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

又　元和中，方士燒鍊之術盛行，士大夫多有信之者。香山作廬山草堂，亦嘗與鍊師郭虛舟燒丹，垂成而敗，明日而忠州刺史除書至，故東坡《志林》謂世間、出世間不能兩遂也。觀其與虛舟詩云：「泥壇方合矩，鑄鼎圓中規，二物正訢合，厥狀何怪奇。綢繆夫婦體，狎獵魚龍姿。心塵未潔淨，火候遂參差。先生彈指起，姹女隨烟飛。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正指此事。亦可見燒鍊時果有陰陽配合之象，所以易動人也。《勸酒》詩云：「丹砂見火去無

迹。」《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藥，消息乖時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蓋自此以後遂不復留意。《答張道士》云：「丹砂一粒不曾嘗。」又《答張道士見訊》云：「賢人易狎須勤飲，姹女難禁莫漫燒。張道士輸白道士，一杯沆瀣便逍遙。」《思舊》云：「服氣崔常侍（晦叔），燒丹鄭舍人（居中）。共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塵。」自云：「惟知趁杯酒，不解鍊金銀。」《感舊》云：「退之服硫磺，一病竟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惟余不服食，老命反遲延。但躭葷與血，不識汞與鉛。」是香山不惑於服食之說，審矣。乃晚年又有《燒藥不成命酒獨酌》詩云：「白髮逢秋至，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又與李侍郎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而李長逝，悼以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是晚年又嘗留意於此。宜陳後山有「自笑未竟人復吁」之誚也。香山性情本無拘滯，人以爲可，亦姑從之，然終未嘗以身試耳。

又　北人用黍作酒，南人用糟蒸酒，皆曰燒酒，此二字，亦見香山集中。《在忠州荔支樓對酒》云：「荔支新熟鷄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又《咏家醞》云：「色洞玉壺無表裏。」此即今之燒酒也。今人愛陳酒，古人則愛新酒，亦見香山集。有《家釀新熟，每嘗輒醉，答妻姪等》詩，《對新家醞》詩，《和微之嘗新酒》詩，《雪中酒熟攜訪吳祕監》詩。又《憶皇甫朗之》云：「新酒此時熟，故人何日來？」又《答皇甫》云：「最恨潑醅新酒熟，迎冬不得共君嘗。」《耳順吟》云：「閒開新酒嘗數盞。」《水齋》云：「新酒客來方宴飲，舊堂主在重歡娛。」《書紳》云：「新酒始開甕，舊穀猶滿囷。」《池上小舟》云：「牀前有新酒，獨酌還獨嘗。」《冬初酒熟》云：「一甕新醅酒。」《偶吟》云：「舊詩多忘卻，新酒且嘗看。」《罷府尹將歸》云：「更憐家醞迎春熟，一甕醍醐待我歸。」《閒居》云：「揭甕偷嘗新熟酒。」甚至《府中夜宴》云：「閒留賓客嘗新酒，醉領笙歌上小舟。」《牛相公見過》云：「貧家何所有？新酒兩三杯。」是宴賓客亦用新酒矣。

又　才人未有不愛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所撰詩文，曾寫五本：一送廬山東林寺經藏堂，一送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送東都聖壽寺鉢塔院律庫樓，一付姪龜郎，一付外孫談閣童。此香山所自記也。《舊唐書》謂其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及香山聖善寺。《春明退朝錄》謂寄藏廬山東林寺、龍門香山寺。蓋皆摘舉之詞。後高駢在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本而有之。香山寺本，經亂亦不復存。履道宅後爲普明僧院，唐明宗子秦王從榮施大字經藏於院，又寫香山本置經藏中。以香山詩筆之精，當處處有鬼神呵護，豈患其不傳。乃及身計慮及此，一如杜元凱欲刻二碑，一置峴山之巔，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今按李、杜集，多有散落，所存不過十分之二三，而香山詩獨全部流傳至今不缺，未必非廣爲藏貯之力也。

又卷一一　其後白香山又宗陶、韋，有詩云：「時時自吟咏，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又云：「嘗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蘇州，詩情亦清閑。」是香山已推韋詩以比彭澤，不待東坡始重之也。坡詩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亦明說香山之重韋，豈至坡始發其秘耶？（《舊唐書》：「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死後則愛之。』」）

《拜經樓詩話》卷二　丹陽賀黃公（裳）作《載酒園詩話》，爲陳迦陵所稱，世亦不甚傳之。其論香山云：「白傳清綺之才，其病有二：一在務多，一在強學少陵，率爾下筆，秦武王與烏獲（當作孟說）爭雄，一舉鼎而絕臏矣。」又云：「選白詩者，從無精識，喜恬淡者，兼收鄙俚，尚氣節者，并創風藻，此子瞻所云：『不與飯俱嚥，便與飯俱吐』者也。」

《石洲詩話》卷一　杜詩：「自在嬌鶯恰恰啼。」今解「恰恰」爲鳴聲矣。然王績詩：「年光恰恰來。」白公《悟眞寺》詩：「恰恰金碧繁。」疑唐人類如此用之。又韓文公《華山女》詩：「聽衆狎恰排浮萍。」白樂天《櫻桃》詩：「恰恰舉頭千萬顆。」「狎恰」即「恰恰」。

又卷二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開蘇、陸，七古樂府，則獨闢町畦，其鈎心鬥角，接筍合縫處，殆於無法不備。

又　白公之妙，亦在無意，此其似陶處也。即如宋人詩：「有時俗物不稱意，無數好山俱上心。」稱爲佳句。而白公則云：「有山當枕上，無事到心中。」更爲自然。

又　唐人詩至白公，自不當盡以阮亭先生所講第一義繩之。蓋白公詩，格調聲音之皆不事也。阮亭力戒人看《長慶集》，但取其一二小詩。此在阮亭先生，固當如此。阮亭獨標神韻，言各有當耳。阮亭先生意中，卻非抹煞白公之妙也。看《十選》中所取自見。尚恨胡孝轅《十籤》，阮亭未嘗全見耳。

又　白公之爲《長恨歌》、《霓裳羽衣曲》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韓公之轍也，是乃「瀏灕頓挫，獨出冠時」，所以爲豪傑耳。始悟後之欲

復古者，眞強作解事。

又卷四 竹垞云：【略】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有大害也。

又卷八 「廣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難披。詩名流播雞林遠，獨愧文章替左司。（「敢有文章替左司」，白公刺蘇州時詩也。）」先生不喜白詩，故特借白詩此句，以韋左司超出白詩上也。前章固以韋在柳上，此則以五言古詩類及之，猶爲有說也。若以韋在白上，則儗不於倫也。白詩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是因守蘇州而云爾，豈其關涉詩品耶？白公之爲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漁洋論詩之例例之，則所謂廣大教化主者，直是粗細雅俗之不擇，泥沙瓦礫之不揀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則何「金屑」之有哉？竟皆目爲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謂「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若以白詩論之，則無論昆田、麗水皆金也，即一切恆河沙，皆得化爲金也。若以漁洋之揀金，則宋人刻玉以爲楮葉，必如此而後爲楮葉，則凡花草之得有葉者鮮矣。明朝李、何以訖王、李，皆僞詩也。漁洋先生豈惟於滄溟不免周旋鄉人，抑且於弘治七子沿襲信陽、北地之遺，是以神韻者即格調之改稱，自必覺白公詩皆粗俗膚淺矣。故以維摩一瓣香屬之錢、劉，而以「文章替左司」之語原出於白詩，只作引述，宛似不著議論者，轉使人乍看不覺其有意貶斥白詩之痕迹耳。

《七言詩三昧舉隅》 七言則不但《悲陳陶》、《哀江頭》皆溫柔敦厚也；即《長恨歌》、《連昌宮》、《望雲騅》，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香山樂府，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然而漁洋先生方且矜矜持擇於盛唐四十二家之間，焚香鼓琴於陶、韋之際，吾安敢旁贊一辭乎？

又 漁洋先生極不喜詩作大盡致語，所以於唐人不喜白公，甚至戒初學不可輕看白詩。此雖太過之言，亦實即其三昧之所以爲三昧也。

《石園詩話》卷二 白香山（居易）詩，如「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于姑」，「號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饑寒」，「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饑。我心既無苦，飲水亦可肥」，「一落風塵下，始知爲吏難。公事與日長，宦情隨歲闌」，「凡人年三十，外壯中已衰。但思寢食味，已減二十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當不如今」，「榮名與壯齒，相避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先去」，「吾觀權勢者，苦以身狥物。炙手外炎炎，履冰中歷歷」，「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爲害」，「窮巷厭多雨，貧家愁早寒」，「病身無所用，惟解卜陰晴」，「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人憐全盛日，我愛半開時」，「情于故人重，跡共少年疎」，「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婚嫁累輕何怕老，飢寒心慣不憂貧」，「處處傷心心始悟，多情不及少情人」，「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皆名言也。

又 香山《初到忠州》云：「吏人生硬都如鹿，市井蕭疎只抵村。」《餘杭形勝》云：「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正月三日閒行》云：「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忠州、杭州、蘇州之風景，兩句包括，如在目前。

《秋窗隨筆》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如「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不似楊枝別樂天」，「海天兜率兩茫然」，「腸斷閨中楊柳枝」之類。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迹。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唐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按琵琶當作入聲讀。洪邁《容齋隨筆》記樂天詩，以琵字作入聲讀，如「四弦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如「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司字作入聲，如「一爲州司馬，三歲見重陽」，「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是也。宣宗弔詩，蓋即用樂天字句。

又 樂天《詠史》云：「良時足可惜，亂世何足欽。」乃孔子「邦有道，貧且賤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又云：「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亦猶昌黎所云：「非中國即夷狄矣。」非若屈子可之齊之韓之趙、魏也。葛氏以爲「信如斯，是以亂世爲不足振」云云，未免太固。

《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花庵詞客曰：白樂天《長相思》、《望江南》，縟

麗可愛，非後世作者可及。《花非花》一首，又纏綿無盡。

《**雨村詩話**》**卷下**　白居易以和易享遐齡，長吉以瑰詭而致夭折。《記》曰：「和故百物不失，冬寒故景短，夏酷烈而秋悲，春日遲遲，信可樂也。」知此可以與言詩矣。

又　白樂天《新樂府》，夭矯變化，用筆不測，而起承轉收井然。其規諷勸戒，直是理學中古文，不可作詞章讀。元微之則宛然柔媚女郎詩矣。世稱元、白，元何能如白也。

《**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五古凡例**》　張、王樂府多七言，易於曲折動人也。白樂天《秦中吟》等，五言而能質古，足以當採風之獻。

又《七古凡例》　樂府古詞，陳陳相因，易於取厭。【略】白樂天尤工此體，至欲借以感悟宸聰，敷陳民瘼，其積愈厚，故其言愈昌。特音節骫骳，乖於杜、韓正響，要亦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種文字也。

又《七律凡例》　白樂天失之流易，自序所謂「率然成章」，非生平所尚也。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唯善擇者能之。元微之大近甜俗，一篇而外，不可強登矣。

又　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略】落句以語盡意不盡爲貴，如【略】白居易「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曾經爛漫一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又《五排凡例》　白傅百韻律詩三首，字字調和，銖兩悉稱。學者未能驟窺少陵門徑，且從此置力，亦猶七律從大曆諸公入也。

《**北江詩話**》**卷一**　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

又卷六　元和、長慶以來，詩人如白太傅、杜舍人，皆有節概，非同時流輩所及，其寄情聲色亦同。余昨有《題琵琶亭二絕》云：「兒女英雄事總空，當時一樣淚珠紅。琵琶亭上無聲泣，便與唐衢哭不同。」其二云：「江州司馬宦中唐，誰似分司御史狂。同是才人感淪落，樊川亦賦杜秋娘。」

《**履園譚詩・總論**》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爲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帷薄之言，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卻有幾等：工於時藝者，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營於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詩也。

《**昭昧詹言**》**卷一八**　魂氣多則成生活相，魄氣多則爲死滯。【略】白傅卻有魂，但句格卑俗。

又　白傅意格，東坡祖本，但坡加以超妙，而無其俚俗，然且往往不免習氣。況餘子凡才，涉筆庸下，豈有不受其病。於是矯之者，悉以太傅爲口實已。不能爲邯鄲之步，而奚辭壽陵孺子之譏，是以君子愼所從也。

又卷二一　有明上人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坡作兩頌與之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相涉。」「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余謂此二法皆須活參。如曾南豐中前一病，而謝、鮑以此得之。白傅、東坡得後一說之妙，而俗人以此失之。不得執著此語。

又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

又　《大雅・緜》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爲文之高致。若杜子美《哀江頭》古詩，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或失之矣。

《**退庵隨筆**》**卷二一**　周元公言：「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按公詩有云：「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則公之言信矣。

又　王漁洋力戒人看《長慶集》，此漁洋一家之論，後學且不必理會他。《白氏長慶集》凡七十一卷，詩文各半。宋祁謂白香山「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故本朝汪立名別刊其詩爲四十卷，名曰《香山詩集》，考證編排，堪稱善本。香山自記所撰詩文分寫五本，一送廬山東林寺經藏堂，一送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送東都聖壽寺鉢塔院律庫樓，一付姪龜郎，一付外孫談閣童。愛名之甚，與杜元凱沈碑同一過計。今考李、杜集多散落，所存不過十之二三，而香山詩獨全部流傳，至今不缺，則未必非廣爲藏貯之功耳。

又　唐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宋以蘇、陸爲兩大家。自御選《唐宋詩醇》，其論始定，《四庫提要》闡繹之，其義益明。《提要》云：「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爲大宗。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爲唐人第一。杜甫源出《國風》、《雅》，而性情眞摯，亦爲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

易，奇創而不詭乎理者，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已足包括衆長。【略】可謂千古定評。

《靜居緒言》 元裕之曰：「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柳原于謝則有之，白原于陶則未也。白平易而有痕迹，陶質實而極自然，韋蘇州其庶幾乎！

《養一齋詩話》卷一 昔漁洋謂東坡七律不可學，石洲斥其非通論，是言各體均宜學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其他泛論羣家，亦多可疑。如【略】謂白樂天爲似陶，沿遺山「陶爲唐之白樂天」語，不知陶乃達人天機，白乃家人瑣語，高簡平鋪，絕不相侔也。又謂《長恨歌》「獨出冠時，所以爲豪傑。後來欲復古者，實強作解事」。夫以《長恨歌》之冶蕩纖弱，衹合與歌伎讀者，而目爲「豪傑」，自流濫於此，遂可以人之復古爲多事耶？

又 近人好看白詩，乃學其率易之至者。試隨意舉其五律，如「尋泉上山遠，看筍出林遲」，「松灣隨棹月，桃浦落船花」，「雨埋釣舟小，風颺酒旗斜」，「早梅迎夏結，殘絮送春飛」，「佛寺乘船入，人家枕水居」，「江暗管弦急，樓明燈火高」，「近海江彌闊，迎秋夜更長」，「搴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暝色投烟鳥，秋聲帶雨荷」，「山明虹半出，松暗鶴雙歸」。此例一二十句，皆靈機內運，鍛煉自然，何等愼重落筆！專以率易爲白之流派者，試參之。

又 滄浪論詩，先去五俗。朱子亦曰：「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此入門第一義。白不盡俗。白如盡俗，何以不朽？俗蓋必朽者也。」

又卷二 白傅「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又曰：「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如此作宮怨詩，眞數十百言不得盡矣。然猶愈於「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者，蓋白詩止是一「淺」字，「含情」二語，求深而得纖，幾於不成言語。學詩者循此爲詩，心源中無一條正路矣。

又 王若虛謂「樂天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所能至」。甚矣若虛之識量易盈也。樂天惟樂府曲中人心，歷劫不朽。謂其他詩皆隨物賦形，侔於元氣，是老杜所不能篇篇盡然者，樂天能之乎？至長韻大篇，句句順愜，此惟村學小生，初摹詩法，乃不能之耳，豈絕技哉！夫樂天長篇之病，正坐語語順愜，無一筆作逆勢，以致平衍寡情，豈可轉目爲擅長之地也。且世人作詩，將盡拈斷吟鬚，悲鳴口吻者耶？何其見一充滿順適者，遂驚喜不遺餘地至此。

又 若虛雅服鄭厚評詩，荆公、蘇、黃，曾不比數，獨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爲造化中一妙。」此亦誤也。荆公詩本不足與蘇、黃匹，蘇、黃與樂天、東野互有得失，何必以白，孟抹蘇、黃也。至謂白如「春鶯」，孟如「秋蟲」，又不免低視二家而不能盡其美。蓋白如平湖春漲，孟如峭石秋晴，庶幾近之耳。

又卷三 香山與元九詩極多，「永壽寺中語」一首，如作家書，如對客面語，變漢、魏之面貌而得其神理，實不可以淺易目之。與《寒食野望吟》，皆白詩之絕調也。樂府以外，此爲稱首矣。

又 白傅五律，有與少陵相似者，有與王、孟相似者，有與義山相似者。反覆按之，則別具流利之機，究與諸公似而不似。李西涯自命具耳，或擇白詩之僻者，偶誦其一，便知爲《長慶集》。此神明過人，後學不敢望。

又 東坡謂白詩晚年極高妙。或問之，曰：「風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余按此二語殊平淺，非白詩之妙者，不解東坡何以賞之？至如「不知皇甫七，池上興如何」，「南檐納日冬天暖，北戶迎風夏月涼」，「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彌淺而俚矣，學之必成村巷盲詞，不可不愼。

又卷四 魏泰謂「張籍、白居易樂府，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嘻，何其大而無當也。【略】樂天樂府，則天弢自解，獨往獨來，諷諭痛切，可以動百世之人心，雖孔子復出刪詩，亦不能廢。予嘗謂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爲宇宙間不可少文字；若《長恨歌》、《琵琶行》，則不可作也。泰徒以六朝隱約意思爲《風》、《騷》遺響，而不知樂天、文昌樂府之可貴，此以皮毛相詩者。

又卷一〇 吾所謂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彊禦，不侮鰥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柔惠也。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辭爲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即是，得古詩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詩之螟螣也。「性情」二字，頗不易言，更勿誤認。

又 顧華玉謂【略】「盛唐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沖夷有餘韻矣，其蔽也俚而易，王建、白樂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斷。【略】王建與

樂天不相似，又未必宗王、岑也。

又 白詩雖時傷淺率，而其中實有得於古人作詩之本旨，足以扶人識力，養人性天，不可不分別擇出以求益焉。如《古劍》詩：「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孤桐詩》：「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京兆府新栽蓮》詩：「托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贈元稹》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送王處士》詩：「寧歸白雲外，飲水卧空谷。不能隨衆人，斂手低眉目。」《文柏床》詩：「刮削露節目，拂拭生輝光。雖充悅目用，終乏周身防。華采誠可愛，生理苦已傷。」《傚陶》詩：「形委有事牽，心與無事期。中臆一以曠，外累都若遺。但對松與竹，如在山中時。」《答友問》詩：「置鐵在洪爐，鐵銷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感鶴》詩：「鶴有不群者，飛飛在野田。飢不啄腐鼠，渴不飲盜泉。一興嗜欲念，遂爲矰繳牽。委質小池內，爭食群雞前。不惟懷稻粱，兼亦慕腥膻。不惟戀主人，兼亦押烏鳶。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時遷。一飽尚如此，況乘大夫軒！」綜而觀之，心甚淡，節甚峻，識甚遠，信有道者之言。詩可以興，此類是也。若《重賦》詩：「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傷友》詩：「雖云志氣高，豈免顏色低。」《不致仕》詩：「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買花》詩：「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勁直沉痛。詩到此境，方不徒作。若概以淺率目之，則謬矣。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按《滄浪詩話》云：「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海錄碎事》亦言：「唐人以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人才絕，李賀鬼才絕。」又漁洋山人戲論「李白飛仙語，李賀才鬼語」。愚實不解仙鬼之才、仙鬼之語，諸公何從悉其高下而公然以評詩也？

宋繩祖《論詩絕句》 十首《秦吟》寄正聲，漫誇《長恨》有風情。祇因輕俗斯言誤，豈是前賢累後生。

《合肥學舍札記》卷六 香山文行，都無可議，白璧微瑕，正在「外襲儒風，內宗梵行」二語。樂天知命之學，當於《論語》、《孟子》中求之，何必乞靈外道？

又卷一一 香山《賀雨》諸篇，命意源《三百篇》，體格本古樂府，人所共知。尤當師其文從字順，無一句一韻不如天施地生。學杜既成，往往不免牽湊生硬之病，非參以樂天之妥適，義山之艷逸，終屬犄才，杜公不任其咎也。

《天香隨筆・遊山日記》 白香山謫居江州，禮宜避嫌勤職，以圖開復，乃敢夤夜送客，要茶商之妻彈琵琶，侑觴談情，相對流涕。庸人曰：挾妓飲酒，律有明條，知法玩法，白某之杖罪，的決不貸。乃香山悍然不顧，復敢作爲《琵琶辭》，越禮驚衆，有玷官箴。今時士大夫絕不爲也，即使偶一爲之，亦必深諱，蓋曾未宣之於口，又何敢筆之於書。人之庸者，則且義形於色，詬詈香山，犯教而敗俗。其琵琶之辭，必當毀板，琵琶之亭，及廬山草堂胥拆毀而滅其跡，庶幾乎風流種絕，比戶可庸矣。凡此之類，正不必博徵遠引，即此昭昭耳目，與廬山往還有舊諸君子行樂之事，亦豈有外乎性情文字，山水朋友，以及美人香草吟風弄月者乎？彼諸庸人，必且不屑行如此之樂，不暇行如此之樂，不肯行如此之樂，不敢行如此之樂，猶必輕笑鄙薄古之人行此樂者。彼其中庸之貌，木訥之形，雖孔子割雞之戲言，孟子齊人之諷諭，皆猶似有傷盛德，不形諸口，若第以粗迹觀之，即古聖先賢猶恐不逮。我何人也，而敢不敬，敢不畏，敢不色沮氣喪，言動皆失其常度也乎？竊嘗笑言古昔大人少而小人多，後世小人少而大人多。何以知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吾勉學之，猶未能然，庸人不屑爲也，故小人絕少。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截去下文以觀人，所在不乏，非大人多乎？不誅心而汎論其迹，雖振古豪傑命世之才，不足以刮庸人如豆之目，而動其六竅之心，由來久矣，故子曰：「予欲無言。」

《竹林答問》 問：沈歸愚謂「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然否？（答）詩以氣爲主，此定論也。【略】香山氣不盛而能養氣，淪瀾渟蓄，引而不竭，亦善用其短者。

又 問：【略】豈善評詩者反不能詩乎？（答）非特善評詩者不能詩，即善吟詩者多不能評詩。唐人不知詩者，無如白香山。《慈恩塔》詩，李、杜、岑、薛在上，而獨取章八元「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躋攀似出籠」之句。徐凝惡詩，亦贊不容口。

又 問：謝、顏優劣之論當否？（答）【略】大抵山林、廊廟兩種，詩家作者，每分鑣而馳。獨家常瑣屑語，古今偏讓香山獨步，不能以其俗而擯之也。

又 問：王定保《摭言》稱：「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沸中，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汝士壓倒元、白，「鸞掖」、「鯉

庭」之外，此又一事。元、白名重一時，何以屢敗於汝士？（答）此自是古人虛心處。然樂天於七律，自謂率爾成章，非生平所尚，微之亦本非擅場，宜其屢見屈也。

又　問：元、白優劣若何？（答）元、白齊名而元不如白，溫、李齊名而溫不如李，皮、陸齊名而皮不如陸，非獨其詩之有優劣也。

《藝概・詩概》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又　尊老杜者病香山，謂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驀澗」，似也。至《唐書・白居易傳贊》引杜牧語，謂其詩「纖豔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爲。流傳人間，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

又　白香山與元微之書曰：「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余謂詩莫貴於知道，觀香山之言，可見其或出或處，道無不在。

又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飢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又　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又　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爲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

又　詩能於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

又　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謂穩。

又《詞概》　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

《九九消夏錄・與白連稱》　白樂天始與元稹齊名，稱元、白，後與劉禹錫齊名，稱劉、白，此人所習知也。元微之《駱口驛》詩「崔李題名王白詩」，則以白香山與王質夫合稱王、白。《宋史・吳育傳》：育晚年在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則以裴晉公、白香山合稱裴、白。韓魏公詩云：「漢唐二傳推疏白。」則以疏廣與白香山合稱疏、白，知者罕矣。他如韓昌黎《酬盧雲夫》詩：「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不稱李、杜，而稱甫、白，此亦罕見者也。

又《唐時杏壇是道家故事》　白香山《長慶集》，有《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詩云：「杏壇住僻雖宜病，蕓閣官微不救貧。」又有《尋王道士藥堂》詩云：「行行覓路緣松嶠，步步尋花到杏壇。」是唐人於杏壇二字多用之道觀也。按杏壇二字出《莊子・漁父篇》，所謂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本屬寓言。《東家雜記》言本朝乾興興間，增廣殿廷，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拆毀，即以瓴甓爲壇，環植以杏，魯人因名之曰杏壇。是唐以前孔氏無杏壇之名。然用之道觀，未詳其故，或別有所出乎？

《妙香室叢話・樂天風趣》　樂天《觀兒戲》詩云：「齠齔七八歲，綺紈三四兒。弄塵復弄草，盡日樂嬉嬉。堂上長年客，鬢邊新有絲。一看竹馬戲，每憶童騃時。童騃饒嬉樂，老大多憂悲。靜念彼與此，不知誰是癡？」眼前光景，妙於領會。《郡中春宴因贈諸客》云：「僕本儒家子，待詔金馬門。塵忝親近地，辜負聖明恩。一旦奉優詔，萬里牧遠人。可憐島夷帥，自稱爲使（君）〔臣〕。身騎牂牁馬，口食巴江鱗。闇淡緋衫故，斕斑白髮新。是時歲二月，玉曆布春分。頒條示皇澤，命宴及良辰。冉冉趨府吏，蚩蚩聚州民。有如蟄蟲鳥，亦應天地春。薰草席鋪坐，藤枝酒注樽。中庭無平地，高下隨所陳。蠻鼓聲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頭，掩口語衆賓。勿笑風俗陋，勿欺官府貧。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讀此詩，亦可以見公之風趣矣。

又《新宅》　樂天《移家入新宅》詩云：「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既可避燥濕，復免憂寒飢。疾平未還假，官閒得分司。幸有祿俸入，而無職役羈。清旦盥漱畢，開軒捲簾幃。家人及鷄犬，隨我亦熙熙。取興或寄酒，放情不過詩。何必苦修道，此即是無爲。外累信已遣，中懷時已思。有思一何遠，默坐低雙眉。十載囚竄客，萬里征戍兒。春朝鏁籠鳥，冬夜支牀龜。驛馬走四蹄，痛酸無歇期。磨牛封兩目，昏閉何人知。誰能脫放去，四散任所之。各得適其性，如吾今日時。」又《偶作二首》云：「擾擾貪生人，幾何不夭閼？遑遑愛（民）〔名〕人，幾何能貴達？伊余信多幸，拖紫垂白髮。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筋骸雖漸衰，（向）〔尚〕未苦羸惙。資產雖不豐，亦不甚貧竭。登山力猶在，遇酒興時發。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安貧有處所，適意無時節。解帶松下風，抱琴池上月。人間所重者，相印將軍鉞。謀慮繫安危，威權主生殺。焦心一身苦，炙手旁人熱。未必方寸間，得如吾快活。」「日出起盥櫛，振衣入道場。寂然

無他念，但對一爐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隨所有，亦足飽充腸。日午脫巾簪，燕息窗下牀。清風颯然至，可以致羲皇。自西引杖屨，散步游林塘。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時惟命觴。何以遣閒夜？一曲秋《霓裳》。一日分五時，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復健，不厭閒中忙。是非一以貫，身世交相忘。若問此何許？此是無何鄉。」昔人云，學道人須尋眞樂處，是眞能尋樂者。

《通齋詩話》卷下　白香山《不能忘情吟》：「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又《贖雞》詩：「開籠解索時，雞雞聽我言。」此古謠歌體也。漢成帝《時謠》云：「燕燕尾涎涎。」

《峴傭説詩》　香山五言，直率淺露，殆無可法。《秦中吟》諸篇較有意思，而亦傷平直。

又　香山七古，所謂「長慶體」，然終是平弱漫漶。

又　《上陽白髮人》、《新豐折臂翁》兩篇，長於諷諭，頗得風人之旨。惜詞未簡古。

《筱園詩話》卷一　紀文達公曰：「【略】香山、微之詩，亦微有不同處。其佳在眞切近情，其病亦即在此。二人皆傷於俚直，而香山尤好敷衍，其弊爲太盡太滑，太庸太率，不止輕俗頹唐也。初學效之，非淺滑即粗鄙矣。若根柢既深之後，能別白其鄙俚淺率，而獨取其眞樸天然之處，則亦不無取益。」

又　袁(枚)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爲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爲自然，尖酸佻巧爲聰明，諧謔游趣爲風趣，粗惡頹放爲雄豪，輕薄卑靡爲天眞，淫穢浪蕩爲艷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瞽從風，紛紛逐臭之夫，如雲繼起。

《方南堂先生輟鍛録》　白樂天歌行，平鋪直叙而不嫌其拖踏者，氣勝也。

張維屏《白香山》　廣大詩家推教主，澤民遺愛至今傳。天懷坦白天機樂，不愧人稱白樂天。

《射鷹樓詩話》卷二　昔王若虛評白樂天詩，情致曲盡，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及樂府，動數百千言，語語順適，中含諷勸，是古詩人和平中正之響。余友善化孫芝舫鼎臣太史(乙巳翰林)詩，逸秀雄深，宏亮高雋，不必與香山同調；要其和平之旨，沁人心脾，又多諷勸之辭，可謂異曲同工者矣。

又卷七　白傅《阿崔》詩：「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夭字讀於兆切。又《酬李十二郎》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凝字讀牛餕切。又《琵琶行》：「血色羅裙翻酒汚。」汚字讀烏故切。唐人辨四聲，皆本於《切韻》。白傅尤精密。

又卷二〇　初唐四傑七言古與長慶體不同，二者均是麗體，四傑以穠麗勝，長慶以清麗勝，須分別觀之。譬之女郎之詞，一則爲青樓之絲竹，一則爲繡閣之笙簧，讀者不可不辨也。

《復堂日記補録》　光緒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道，輿中閱樂天詩，老嫗解，我不解。

《賭棋山莊詞話》卷九　姜(夔)、史(達祖)之清眞，源於張志和、白香山。

又《續編》三　融齋謂詞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

《詞論・詞變體格》　周清眞，詩家之李東川也。姜堯章，杜少陵也。吳夢窗，李玉谿也。張玉田，白香山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黃鶴齡)師嘉應人，善度支學，好爲詩，以香山、義山、遺山爲宗，嘗自謂「三山」。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　祁寯藻《望廬山》句云：「有如蒲坂道中看太華，三峰飛影過潼關；黃河曲折走關下，亦如大江橫鎖潯陽間。」元遺山《論詩絕句》自注有云：「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迴環比儗，異曲同工矣。

《越縵堂詩話》卷下之下　凡事必陶冶古人，自成面目。嘗言唐之白，宋之蘇，到底是詩家本色。而諸君頗不然之。余謂吾輩眼力意境，皆出明以上詩人上，而究之不能大越尋常者，資質有限，讀書不多，氣太盛，心太狠，出句必求工，取法必爭上故也。子九以爲確論。

《越縵堂讀書記・文學・白氏長慶集》　讀白香山樂府。樂府自太白創新意以變古調，少陵更變爲新樂府，於是並亡其題。香山從而和之，明乎得失之跡，詠歎諷諭，令人觀感。今之樂猶古之樂，固不必排切字句，牽合聲律，以爲不墜雅音。然香山詩如《上陽白髮人驃國樂昆明春西涼伎牡丹芳》諸篇，雖言在易曉，終覺冗長，音節亦鬆滑，不及杜之疏密得中也。至其佳處，如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上陽白髮人。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西涼伎。少迴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牡丹芳。則固不可掩耳。《牡

丹芳》篇中三代以還文勝質、人心重華不重實二語突接，亦見作家本領。

《**三唐詩品**》**卷二**　其源出於程曉、應璩，亦參法陶公。研淡爲華，琢虛成雋，雖與微之同訾輕俗，要自神清。《續古》十篇，夭條明麗，雖勁慚彭澤，高謝枚生，而挺秀緣情，正如子山擬阮，寓意微詞，清思絕徑。惟與微之贈答，少損其韻，亦緣精神相屬，動與形模也。《秦中吟》、諷喻詩，則染采王建，青藍異色，各盡其妍矣。

分　論

《**賀雨**》　白居易《與元九書》：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汪立名按：元和四年閏三月，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公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上悉從之。制下而雨。公集中有《奏請加德音中節目》二狀。《唐詩快》卷五：只如說家常話，忠愛懇惻，字字從肺腑中流出，眞仁人君子之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先叙遇災修省，次寫天人感應，而以箴規保治作結。忠愛之意，油然藹然。

《**讀張籍古樂府**》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香山《讀張籍古樂府》云：「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數語可作詩學圭臬。予欲取之以爲歷代詩人總序，合乎此則爲詩，不合乎此，則雖思致精刻，詞語雋妙，采色陸離，聲調和美，均不足以爲詩也。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哭孔戡**》　白居易《與元九書》：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汪立名按：孔戡，即孔戣之兄也。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寖驕，陰連王承宗、田緒，欲效河朔事以固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爲不可。從史怒，遂謝病歸。從史復疏請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制下，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事詳《唐書》本傳。

《**凶宅**》　《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四者如寇盜」四句，口頭語，道得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大聲疾呼，可破聾聵。集中惜未議及葬師。

《**觀刈麥**》　《唐宋詩醇》卷一九：「力盡不知熱」二句：曲盡農家苦心，恰是從旁看出。貧婦一段，悲憫更深，聶夷中詩摹寫不到。

《**題海圖屏風**》　《臨漢隱居詩話》：白樂天《海圖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鼉鼉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浪怒陽侯。遂使百川心，（一作「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爲之太息。《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汪立名按：此詩於題下注年，必有爲而作。己丑爲元和四年。四月，憲宗欲乘王士眞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不可。李絳言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未行。九月，憲宗又欲以承璀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命王氏婿薛昌朝領之。承宗果囚昌朝，抗不奉詔，遂命承璀統兵討承宗。自此兵連禍結，師久無功。公集有狀論其事云：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宜用兵。此詩當因是託諷也。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不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屬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乎，此未易與俗士談也。東坡此語定有爲，特借是以發之耳。然今本並無淮、蔡叛之注，況元濟反在元和十年，縱兵侵掠，不容不討者。詩中「不量力」、「鼇可求」等語殊不相涉。是詩之作確是元和四年，然則宋本亦有繆誤，東坡以注爲據，遂不復推考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何焯評：元和四年，帝用宦者吐突承璀爲帥討王承宗，幾亂天下，此詩蓋借以諷切之也。東坡以爲指淮西事，非是。「此畫良有由」，帝之討成德也，裴垍、李絳皆以爲未可。白公裴所用，而繼絳之後爭，承璀中人，不當畀以制將都統之權者也。其不欲帝之輕舉，能見兵勢。復爲詩以諷諭，不斥言諸將環顧，而起庾詞比物，又以尊國體，可謂《風》《雅》未墜者矣。

《**雲居寺孤桐**》　《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言簡而意盡，不以排比見長。《唐宋詩醇》卷一九：《香山集》中，古體多以鋪叙暢達見長，短篇間以含蓄蘊藉生姿，此首短峭中殊有遠勢，「高意猶未已」五字尤妙。

《**贈元稹**》《碧溪詩話》卷四：用自己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略】《贈微之》云：「昔我十年前，曾與君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蓋舊詩云「有節秋竹竿」也。

《**答友問**》《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當其斬馬時」六句，曲折如願。

《**雜興三首**》《唐詩歸・中唐四》：「色禽合爲荒」譚惺評：說得悚然。「有一愚夫人」鍾惺評：三字妙。「不有此遊樂，三歲斷鮮肥」譚元春評：便止了。遂爲妙結。《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何焯評：此三篇其因長慶初政而作耶？《詩筏》：白樂天自愛其諷諭詩，言激而意質，故其立朝侃侃正直。所獻穆宗《虞人箴》並《雜興》詩「楚王多內寵」一篇，指點色禽之荒，婉切痛快，字字炯戒。《載酒園詩話又編・白居易》：《詩歸》選白頗有具眼處，如《雜興》詩曰：「楚王多內寵，傾國選嬪妃。【略】不有此娛樂，三載斷鮮肥。」此詩用意落筆，無限曲折蘊藉，初讀之，不信其出白手也，從未選者，此可謂出珊瑚於海底矣。

《**宿紫閣山北村**》《唐詩歸・中唐四》：「主人愼勿語，中尉正承恩」鍾惺評：樂府妙語。《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汪立名按：貞元十二年始立左右神策護軍中尉統禁旅，時竇、霍權勢振赫，嗣是宦官之驕橫日長。公《與元九書》所謂「聞《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是也。宋洪景盧《容齋續筆》云：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士民家一草一木稍堪翫，使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志，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牆而出。偶讀樂天此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蓋貞元、元和間也。「中尉正承恩。」《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何焯評：此亦謂承璀。

《**贈樊著作**》《唐詩快》卷五：如此顯微闡幽，詩乃更勝於史。《柳亭詩話》卷二七：白香山《贈樊著作》詩，以陽城興起元稹，又將劉闢、庾氏、盧從史、孔戡參錯序之。其末乃曰：「君爲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爲一代言，以備史闕文。」戴道默曰：「直是飭諭，白之手，樊之耳，皆千古。」

《**登樂遊園望**》白居易《與元九書》：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

《**感鶴**》《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何焯評：元九和此詩，亦自懼晚節之不終，落句云：「既可習爲飽，亦可薰爲筌。期君常救善，勿令終棄捐。」《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有以峻潔持身，而一念之誤遂喪生平者，故作詩諷之。元微之晚節，亦蹈此患。

《**春雪**》《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汪立名按：昌黎有《辛卯年雪》詩：「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又云：「生平未曾見，何暇論是非。」其雪之大可知。詩中「上林」、「曲江」自是京師作。是年公尚爲京兆戶曹參軍，四月丁母喪歸渭村，李《墓碑》作五年喪母，安得六年春猶在京師，此詩可證李《碑》之譌矣。洪興祖《韓子年譜》六：《辛卯年雪》云：「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即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者。然退之以爲豐年之祥，而樂天云「信美非時節」，蓋雪在臘中則爲瑞，入春則多爲災沴耳。

《**白牡丹**》《秋窗隨筆》：樂天《白牡丹詩》：「折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璚。」二字或可倒用，不然，直湊韻耳。

《**寄唐生**》《唐國史補》卷中：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碧溪詩話》卷一〇：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激切，豈盡優柔婉晦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又：樂天云：「餘霞散成綺」，「別葉乍辭風」等語，不過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不務文章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汪立名按：《舊書》本傳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詩歌，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唐詩快》卷五：此眞奇人奇事也。世傳唐衢善哭，若無樂天此詩，只將唐衢看作楊朱、阮籍一流矣。即昌黎詩亦未寫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傳作詩，總是此旨。「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章，與君爲哭詞。」歌以代哭，一篇本旨。

《**傷唐衢二首**》一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字義類》：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用，【略】白樂天《哭唐衢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

《**問友**》《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鋤艾恐傷蘭」二句，卻是未經人道。《唐宋詩醇》卷一九：通首分三層，一層一意，妙有頓挫。短篇換

韻，音節亦古。

《慈烏夜啼》《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汪立名按：此詩當是元和辛卯丁憂之作。《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仁孝之人，其言藹然。

《燕詩示劉叟》《唐宋詩醇》卷一九：極尋常語，卻有關風化，是以警世。老嫗皆知，或謂此也。

《鄧魴張徹落第》《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何焯評：「念此無自輕」，鄧魴不知所終，而張徹死范陽之難，眞能「不自輕」者也。

《村居苦寒》《野客叢書・韓白詩意同》：樂天詩有記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裨史之闕。【略】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詩境平易，正以數見不鮮。

《新製布裘》《庚溪詩話》卷上：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卒章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略】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同。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碧溪詩話》卷九：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云：「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爲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于善慮，安樂者多失于不思，樂天宜優。或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射鷹樓詩話》卷一九：閩縣何道甫孝廉則賢著有《藍水書塾詩草》四卷，詩格瓣香楊誠齋，樸質無蔬筍氣，其佳篇如【略】《擬白樂天新製布裘》云：「惡寒而輟冬，造化無是理。朔風一怒號，萬物爲披靡。挾纊廣廈間，縈懷幽谷裏。嗟彼伶俜人，短褐至骭耳。冰雪蘊重陰，瑟縮復誰似？布濩大地春，道從務本始。奢麗戒必嚴，蠶績無時已。吉貝與桑麻，種植遍遠彌。斯事力以行，獲益應倍蓰。何若萬里裘，虛願徒爾爾。」

《放魚》《艇齋詩話》：東坡《放魚》詩「不用辛苦泥沙底」，出樂天詩「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唐宋詩醇》卷一九：「施恩即望報」四語，小中見大，蘇軾《和潛師放魚》詩意本此。

《文柏床》《唐宋詩醇》卷一九：時貶江州，隱然有自傷之意。「方知自殘者，爲有好文章」，即杜甫《古柏行》之意而反用之。

《湓陽三題・廬山桂》《升菴詩話・桂子》：劉績《雪菲錄》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怪異。余按《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于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以獨無焉，寧非月路耶。【略】白樂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注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

又《東林寺白蓮》《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汪立名按：祝穆《方輿覽勝》：晉慧遠法師居廬山東林寺，有白蓮池，與劉遺民等十八人同修淨土之法，然遠公招陶潛入社，終不能致。謝靈運求入社而以心雜不許。是三者中，白蓮尤爲舊物。

《續古詩十首》《唐詩鏡》卷四二：此詩最覺高潔。

《秦中吟十首》白居易《與元九書》：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十題皆以《才調》爲正，不知何人妄易也。

《議婚》《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天下無正聲」八句，此即王摩詰「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二句意，而神韻不逮遠矣。《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此篇首諭不當承魏、晉以來之弊以門第用人，乃立政之本也。「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兩言時者，見此乃積久所成之時弊，非當然不可變。

《重賦》白居易《緣今時旱請更減放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年租稅》：況

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乏之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元稹《叙詩寄樂天書》：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略】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略】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新唐書・食貨志二》：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略】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唐時已有進羨餘者，言下慨然。《唐宋詩醇》卷一九：通達治體，故於時政源流利弊，言之了然，其沈著處令讀者鼻酸，杜甫《石壕吏》之嗣音也。

《傷宅》 元稹《奉誠園》詩自注：馬司徒舊宅。《唐國史補》卷中：馬司徒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盡拆入內也。《舊唐書・馬燧傳》：「燧貲貨甲天下。燧既卒，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初爲彙妻所訴，析其產，中貴又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長安志》卷八：奉誠園，司徒兼侍中馬燧宅，在安邑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北平王子暢，暢子繼祖。暢爲宦官竇文場所讒，暢懼，進安邑里宅，改爲奉誠園。此德宗之寡恩，而白傅借以警驕侈者。

《傷友》 《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任公叔、黎逢）」，如曰薄俗果不可返，則任與黎獨何人哉？一結是詩人之忠厚也。《登科記考》卷一一：大曆十二年進士十二人：黎逢，【略】任公叔。《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是時天久陰」六語，一經點染，便覺不堪。《唐宋詩醇》卷一九：「是時天久陰」六句，摹寫炎涼之況，眞是不堪。「近日多如此」，又拓開一層，寄慨益深。

《不致仕》 《唐國史補》卷中：高貞公致仕，制曰：「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汪立名按：公此詩所指當與裴同，盛爲當時傳誦。厥後杜牧之每于公多不足語，形之詩篇。至托李戡之言，極口詆誚，文章家報復可畏如此。宋祁不察，據以論公，過矣。牧之，佑之孫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朝露」二語，耐人尋味，豈淺易人所能。《唐宋詩醇》卷一九：「朝露貪名利」二句，入之淵明集中，幾無以辨，或謂樂天淺易，豈其然乎。

《立碑》 《容齋五筆・書麴信陵事》：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伸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鞏以其文示縣令蕭縝，縝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貞元、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品誼類》：《具區志》止載麴信陵《投江禱雨文》，余讀洪文敏《萬首絕句》，載信陵詩三首：一《過眞律師舊院》，一《酬談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謁恆上人》。詩皆不工，而信陵篇什賴此尚存後世。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以六年爲望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則信陵卒於官，未嘗遷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賊，豈未第以前事耶？《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後漢書》：李法上疏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所謂「仍傳後代疑」也。《隨園詩話》卷一三：許竹人侍御《題路上去思碑》云：「君看去思官道石，深鐫鐫不到人心。」足補白太傅《詠碑》之所未及。

《輕肥》 《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言將相皆中官私人，召災害而爲民賊也。《唐宋詩醇》卷一九：結句斗絕，有一落千丈之勢。「罇罍溢九醞」，《唐國史補》卷下：酒之美者，宜城之九醞。《柳亭詩話》卷一八：襄陽宜城東，有金沙泉，造酒甚美，世稱宜城春，又名竹葉清。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梁簡文《烏栖曲》：「宜城醞酒今朝熟，停鞭繫馬暫栖宿。」「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三年）是歲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東道旱。」《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秦中吟》中何以所書者江南？其實秦中適當天旱人飢之會，故深刺之也。《春秋》莊十一年秋：魯大水。公羊子曰：外災不生，此何以書？及我也。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公之詩學，

其源遠矣。

《**五弦**》《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此假樂以諭詩也。「趙叟抱五弦」，《樂府雜錄・五弦》：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傅諷諫有《五弦彈》。「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唐國史補》卷下：趙璧彈五弦，人問其術。答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爲璧，璧之爲五弦也。」

《**歌舞**》「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元和郡縣圖志・河南道二》：閿鄉縣，本漢湖縣地，屬京兆尹，自漢至宋不改。周明帝二年，置閿鄉郡。【略】隋開皇三年，廢閿鄉郡，十六年移湖城縣於今所，改名閿鄉縣，屬陝州。貞觀八年，改屬虢州。白居易《奏閿鄉縣禁囚狀・虢州閿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數十人，並積年禁繫，其妻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轉運下，囚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塡陪。一禁其身，雖死不放。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節文不該，至今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止於死，坐贓者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合塡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日，至使夫見在而妻嫁，父已死而子囚。自古罪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爲痛傷。況今陛下愛人之心過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人？

《**買花**》《困學紀聞》卷一八：「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汪立名按：海虞馮班云：白公諷刺詩，周詳明直，娓娓動人，自創一體。古人無是，蓋出於《小雅》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連上三章，諷意俱於末二語結出。樂天《和答微之詩序》云：「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蓋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玩此數言，白傅已自定其詩。杜牧之譏之，直是隔壁語耳。《唐宋詩醇》卷一九：結語即漢文惜造露臺意。

《**贈友五首**》**一**「峩峩象魏門，懸法彝倫正。」《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藩鎭，望其如魏相之佐中興也。

又三《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此篇與陸敬輿所奏表同。

《**寓意詩五首**》《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調古而意凡。

《**讀史五首**》《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白公古詩以學杜爲最，若擬魏、晉諸公則未極其致。「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公所遇者憲宗，所以可惜，知此則韓潮州之上表哀謝亦有以也。

又一《韻語陽秋》卷七：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于是乎？賈生謫長沙傅，渡湘水爲賦以弔之，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沉浮。良時眞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爲不足拯也，而可乎？

《**和答詩十首并序**》《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詩家但有和，公始創答。《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數語自道，可爲元、白定評。

《**和思歸樂**》《艇齋詩話》：山谷詠明皇時事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亦傷心。」全用樂天詩意。樂天云：「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爲到愁人耳，皆爲斷腸聲。」此所謂奪胎換骨者是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元詩亦極佳。「我謂此山鳥，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懷土，想作思歸鳴」，此翻元案。「問君何以然？道勝心自平。雖爲南遷客，如在長安城」，此就元詩之意引而伸之。「心付《頭陀經》」，白居易《和夢遊春詩一百韻》自注云：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頭陀經》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甌北詩話》卷四：和詩中有與原唱同意者則曰和，與原唱異意者則曰答。如和微之詩十七章內有《和思歸樂》、《答桃花》之類，此一體也。

《**和陽城驛**》《弇溪詩話》卷四：古人作詩，有用經傳全句。《選》詩云：「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樂天：「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乃兩句渾用之。《唐宋詩醇》卷一九：此詩分兩大段看，「商山陽城驛」至「事事無孑遺」，詳叙元詩，「凡是爲善者」至末，贊嘆之中，自攄胸臆。中有所感，借題發揮，正合《緇衣》好賢之旨，不以理太周而詞繁爲嫌也。

《**答桐花**》《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布陰」、「發韻」二段，序中所云「太周則詞繁」也。《唐宋詞醇》卷一九：元詩中有「爾生不得所，我願裁爲琴。安置君王側，調和元首音」之句，此詩前段命意相似，所謂同者不能自異

也。「我思五丁力」以下，推廣言之，放聲大作，所謂異者不能強同也。詞意本之杜甫入蜀《鳳凰臺》一章，然彼以淒涼激楚勝，此則纏綿濃至，一唱三嘆，可知居易非無意用世者，惜旋用旋黜，不獲竟其才耳。

《和大觜烏》《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寫到可笑可哭處，極痛極快，物無遁情，然風刺深微之體索然矣。知此，可與讀元、白詩。譚元春評：長篇中情事極眞樸委折處，其法亦有自《焦仲卿妻》詩及蔡琰五言《悲憤詩》來者。「老巫生奸計，與烏意潛通」譚元春評：發奸擿伏之手。「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鍾惺評：聲口面目酷像。「主人富家子」譚元春評：三字妙。老巫騙人，起念在此。「但食烏殘肉」鍾惺評：罵鷹隼，妙妙。又《中唐五》韓愈《病鴟》鍾惺評：與樂天《大觜烏》同一痛快盡情，而規調稍嚴。視元詩其工拙相懸倍蓰。《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敬若禋六宗」，「禋六宗」不是趁韻，暗諭諷刺所屬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豈無乘秋隼，羈絆委高墉。但食烏殘肉，無施搏擊功。」此比諫官之不言者。「亦有能言鸚，翅碧觜距紅。暫曾說烏罪，囚閉在深籠。」此比言而被罪者。烏之殘惡、巫之奸計、主人之昏愚三者合，而慈烏自不能容身矣。大觜烏何代無之？要在主人之明，分別種類。

《答四皓廟》《長安志》卷一一萬年縣：四皓廟在終南山，去縣五十里，唐元和八年重建。《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元詩本不成議論，答詩逐段剖析，法度最爲整暇。元詩云：「皆落子房術，先生道何長！」故出處二段皆以子房對說。「豈無子房口？口舌無所施。亦有陳平心，心計將何爲」，以當時時事論述，用叔孫通、周昌作陪，元詩中有「雖懷安劉老，未若周與陳」之語。若作「絳侯志、陳平術」亦自佳，今則「子房口」三字有難以口舌爭出處，「陳平心」未免搭湊矣。何焯評：元詩起云：「巢、由昔避世，堯舜不得臣。伊、呂雖急病，湯、武乃可君。」末云：「出處貴明白，故吾今有云。」上既詳論四老人之出處非落子房術中，此又言其並非巢、由、伊、呂之可及，所以深辨元之惑也。《唐宋詩醇》卷二〇：元詩責四皓定惠帝以釀呂氏之禍，此事後之論，未免過苛。假令當年廢長立愛，如意嗣位，所恃以託孤者獨一周昌耳，絳、灌諸人未必帖然心服，且產、祿輩根蒂深固，呂雉搆患益急，保無意外之變耶？居易駁之，自是正論。起引孔子，末又歸到聖人之道，前後照應，中間以子房作陪。蓋當劉、項逐鹿之時，羣雄擾擾，皆功名之士，子房獨具入道之姿，其傑出者也，借賓定主，身份愈高。隨手帶出陳平，則賓中賓也。末又以伊、呂、巢、由作襯，議論瀾翻不竭。全是以作文法行之，眞可當一篇四皓論讀。《靈芬館詩話》卷四：《和陶貧士詩》「夷、齊耻周粟」云云，《詩眼》極稱其工於命意，累數百言，輒以爲不然。此詩「古來避世士」以下四句，蓋譏四皓也。言其雖復避世而不能無所動於功名，遂至晚節末路，自變其操，如朱墨皎然，而一手自研，不復知分別。若夷、齊之特立獨行，雖周武之聖，亦非之而自是，豈產、祿之徒，以卑辭厚禮能致所可同日語哉。末四句乃言淵明本無自高之心，弦歌爲三徑之資，亦其誠言。故爲縣令而不羞，至其不樂，乃即徑歸，亦足以見其任眞行意，而非爲名高，與四皓之先自標置而後相矛盾者遠矣。雖不足追蹤夷、齊，而視世之出處無據，浪得虛名，不賢遠於人乎。此中曲折，眞爲眞知淵明者。《詩眼》所云恐失之。元微之有《四皓》詩，持論亦同。「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八難掉舌樞，三略役心機。辛苦十數年，晝夜形神疲。竟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勿高巢與由」八句，有意矯原唱，未免推崇過當。然此段議論，天地間亦不可少。

《和雉媒》《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元詩佳於和詩。《唐宋詩醇》卷一九：正意多，喻意少，言下竦然，驚心動魄。

《和松樹》《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亦不出元詩之意，差爲發皇耳。

《答箭鏃》《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議論似高一層，然卻不切。元詩則詞不達意。「不然學仁貴，三矢平虜庭。不然學仲連，一發下燕城」，狗盜且不能射，何有於彼二者哉！此又非不爲鼷鼠發機之流也。

《和古社》《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視元詩更快人意。「始知天降火，不必常爲災」，二語贅。

《和分水嶺》《清一統志・西安府一》：分水嶺在渭南縣南，嶺東北麓水流入酒水，西南麓流入藍田界。《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意同而詞亦未見獨出。「不比山上泉，比君井中水」，白居易《贈元稹》：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一爲同心友，三及芳歲闌。

《有木詩八首并序》《韻語陽秋》卷一六：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橘、杜梨、野葛、水檉，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風從東來，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

其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霜華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大過，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材，猶勝尋常木。」蓋樂天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於八木之中，而自比於桂，殆未爲過也。《鶉林子》卷二：昔白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嘗賦《有木》八章，其《弱柳》、《櫻桃》、《枳橘》、《杜梨》、《野葛》、《水檉》、《凌霄》，以諷在位與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云云，則託以自謂。若然，其眞可以群矣。《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何焯評：蕭穎士有《伐櫻桃賦》。

《青塚》《唐詩鏡》卷四二：坦衷人作感語，不至扼腕怒目。

《七德舞》《近事會元》卷四：唐太宗貞觀元年，宴日奏《秦王破陣》之曲。蓋太宗在藩爲秦王時，士庶軍人相與作之，被甲持戟象戰事。上嘆曰：「豈意今日，登於雅樂，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遂令虞世南等改製歌詞，更名《七德舞》，舞者至一百二十人。《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一：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李（昉）無他言，微誦《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唐宋詩醇》卷二〇：五十首以此起，體裁極合《大雅》原周受命之由。而必本之文王，以明王業之所由盛。唐之受命，始於高祖；而開王業者，則太宗之功。大意歸重在得人心，人心之歸，王業之本也。「亡卒遺骸散帛收」十句，皆得人心之實事，鋪陳詳贍，詞旨莊雅，琅琅可誦。《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推心置腹，通篇主意。怨女一聯，尤爲警動。縱囚事，歐公作論貶之。然當時實爲盛舉也。宋太宗亦謂朕不及此。

《二王後》《貞觀政要·愼所好篇》：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爲交床，胡瓜爲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樂府詩集》卷九七：隋封後周靖帝爲介國公，唐封隋帝爲酅國公，以爲二王後。

《海漫漫》《貞觀政要·愼所好篇》：「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唐宋詩醇》卷二〇：神仙之說，世主多爲所惑，而方士因得乘其蔽而中之，史策所垂，足爲炯戒，憲宗不悟，服柳泌金丹致殞。此詩作於元和初，想爾時已有先見耶？唐室崇奉老子，一結借矛攻盾，極其警快。《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此言求仙之妄也。唐代崇奉老子，而五千言中不言神仙，恍然可悟矣。

《華原磬》《書·禹貢》：「泗濱浮磬。」孔穎達疏：「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三何焯評：《山海經》云：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郭氏傳：可以爲樂石。取材於華原，其亦本之古人矣。《禹貢》梁州之貢亦有砮磬，不專尚泗濱也。泗濱尤以其浮見異耳。

《上陽白髮人》《舊唐書·地理志》：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新唐書·地理志》：上陽宮在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此以聽政。《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三何焯評：不可斥言宮掖，故舉別都言之，卻以呂向《美人賦》一語暗包西都。《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只「惟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二語，已見宮人之苦，而楊妃之嫉妬專寵，足以致亂矣。女禍之誡，千古昭然。

《胡旋舞》《近事會元》卷四：唐明皇天寶六載，安祿山爲上所寵，加范陽節度使。先是康居國貢胡旋舞女，爾後安祿山與楊妃俱言其藝，傳之者不述舞態。上交按：白樂天歌詞云：「胡旋舞，手應弦，足應鼓，弦一聲，雙袖舞，左右轉，不知疲，千周萬匝無已時。」又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中原自有能胡旋，鬥妙爭能爾不如。中有太眞外祿山，二人最是能胡旋。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太眞胡旋感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樂府雜錄·舞工》：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紀。即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略】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也。「金鷄障下養爲兒」，《次柳氏舊聞》：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每爲致坐于殿，而遍張金鷄障其下，來輒賜坐。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

既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新唐書・安祿山傳》：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鷄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褒其幄以示尊寵。

《**新豐折臂翁**》《舊唐書・地理志》：隋新豐縣治古新豐城北。垂拱二年改爲慶山縣。龍神元年復爲新豐。天寶二年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縣，改會昌爲昭應。《雍錄》卷七：唐新豐縣在(京兆)府東五十里，凡自長安東出而趨潼關，路必由此。《唐宋詩醇》卷二〇：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車》、前、後《出塞》等篇，借老翁口中說出，便不傷於直遂，促促刺刺，如聞其聲，而窮兵黷武之禍，不待言矣。末又以宋璟、楊國忠比勘，開元、天寶治亂之機，具分於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可謂詩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窮兵黷武之禍，慨切言之。末以宋璟、楊國忠對言，見開、寶治亂之機，實分於此。

《**司天臺**》白居易《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司天臺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見。河南府申芝草兩莖。司天臺奏：冬至日，佳氣充塞，瑞雪祁寒者。【略】今時惟玄律，節及季冬，仰薦明誠，敬率恆典。謹遣攝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薦獻以聞。

《**捕蝗**》《唐宋詩醇》卷二〇：姚崇之法，至今重之，固將以人力救天災也。詩意不主捕蝗，正以有向上一層在。

《**昆明春水滿**》《長安志》卷六：昆明池，漢武帝置以習水軍，欲征昆明國，故就此名。至秦姚興時竭。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命京兆尹韓皋充使浚之，追尋漢制，引交河、灃水合流入池。(詔開八水注恩波)《三輔皇圖》卷六：關中八水皆出上林苑。(鄠陽坑裏休封銀)《新唐書・地理志・饒州鄱陽郡》：土貢麩金銀。章孝標《送張使君赴饒州》：「日暖提筐依茗樹，天陰把酒入銀坑。」

《**城鹽州**》《唐宋詩醇》卷二〇：按《新唐書・吐蕃傳》：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靈武單露，鄜、坊侵逼，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貞元八年，帝詔城之，九年訖功，而虜兵不出。嗣後韋皐等屢破其兵，取新城，拔末恭、顒二城，擒其將乞悉蓖，獻京師。迨憲宗初，遣使修好，朝貢歲入。缽闐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金鳥飛傳者，虜曰飛鳥，猶傳騎也。詩中叙事，源委井然。末又插入張仁愿築受降城事，爲當時邊將擁兵玩寇者警也。

《**道州民**》《唐宋詩醇》卷二〇：詔書何可違也，正言之不可，遜辭以謝之，而民被其澤矣。入情入理，解人不當如是耶？宋鮮于侁不散青苗錢，亦同此意。

《**五弦彈**》《韻語陽秋》卷一五：又有所謂「五弦」者，《唐書・樂志》云：「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搊琵琶。」則五弦之製，亦出於琵琶也。樂天有《五弦彈詩》云：「趙璧知君入骨愛，五弦一一爲君調。」又云：「惟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想其搊彈之妙，冠古絕今，人未易企及也。

《**蠻子朝**》《唐宋詩醇》卷二〇：自鮮于仲通、李宓搆兵南詔，喪師匱財，西南無寧歲，韋皐經略十餘年，僅能服之，而中國之力已殫矣。元微之詩云：「自居劇鎮無他績，幸得蠻來固恩寵。」蓋刺皐也。此詩命意略同。「誠由陛下休明德」二句，寫出藩臣驕蹇之狀。宰相備位，尾大不掉，唐室卒以不振矣。(大軍將繫金呿嗟)《蠻書》卷九：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唐宋詩醇》卷二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曹長以降繫金佉苴。佉苴，韋帶也。按呿嗟與佉苴同，大將軍恐是大軍將之訛。

《**驃國樂**》《舊唐書・驃國傳》：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去上都一萬四千里。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東鄰眞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東北拒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花鬘抖擻龍蛇動。」《升菴詩話・菩薩鬘》：唐詞有《菩薩蠻》，不知其義。按小說，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號「菩薩鬘」，因以制曲。佛經戒律云：「香油塗身，華鬘被首」是也。白樂天《(蠻子朝)〔驃國樂〕》詩曰：「花鬘抖擻龍蛇動」是也。今曲名「鬘」作「蠻」，非也。《詞徵》卷一：菩薩蠻，或作菩薩鬘。《杜陽雜篇》云：宣宗大中初，蠻國人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白太傅諷諭詩：「玉螺一吹雅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踴。珠瓔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蓋指此也。

《**縛戎人**》元稹《縛戎人》自注云：「近制：西邊每擒蕃囚，例皆傳置南方，不加剿戮。」《唐宋詩醇》卷二〇：邊將冒功之狀，無辜被俘之情，曲曲傳出。結語尤令人失笑。

《**驪宮高**》《元和郡縣圖志・京兆府上》：華清宮，在驪山上。開元十一

年，初置溫泉宮。天寶六(年)〔載〕，改爲華清宮。又造長生殿，名集靈臺，以祀神也。《長安志・縣五・臨潼》：驪山在縣東南二里，驪戎來居此，故以名。《唐宋詩醇》卷二〇：格調摹騷，詞氣特婉約。

《**百鍊鏡**》《唐國史補》卷下：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鍊者，或至六七十鍊則已，易破難成。《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百鍊之鏡照一人，君心之鏡照四海。」張曲江進《千秋金鑑錄》，即是此意。

《**青石**》《唐宋詩醇》卷二〇：「石不能言我代言」，發端奇特。後半表出二人，寫得凜凜有生氣。不忠不烈者讀之，故應汗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寫段、顏二公，凜凜有生氣。末勸人忠烈，一篇主意。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樂府雜錄・龜茲部》：戲有五方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唐宋詩醇》卷二〇：前半叙事，卻插入「應似涼州未陷日」二句，所謂「橫空盤硬語」也。「涼州陷來四十年」四句與前相映，筆力排奡，彷彿似杜，結處仍是香山本色。

《**八駿圖**》《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耽佚遊，政治荒矣。以漢文之卻千里馬對照，興壞顯然。

《**澗底松**》《白香山詩長慶集》卷四汪立名按：《英華辨證》：白居易《澗底松》「金張世祿黃憲賢」，黃憲本牛醫兒，而集本作「原憲貧」，詳上下句，「黃憲賢」是。《唐宋詩醇》卷二〇：松是喻意，金、張、原憲是正意。一結仍用喻意，比擬恰合。「原憲貧」，或作「黃憲貧」者，誤。黃憲爲牛醫兒，與牛衣無涉。

《**牡丹芳**》《容齋隨筆・唐重牡丹》：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略】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豔，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略】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唐宋詩醇》卷二〇：極寫牡丹之穠麗，忽接「三代以還文勝質」四句，迂腐語聳然奪目。下乃接「元和天子憂農桑」一段正意，便覺峭折有波瀾。若低手爲之，則一直說下耳。

《**紅線毯**》（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元和郡縣圖志・宣州》：開元貢白紵布。自貞元後，常貢之外，別進五色線毯及綾綺等珍物，與淮南、兩浙相比。《唐宋詩醇》卷二〇：通首直叙到底，出以徑遂，所謂長於激也。

《**杜陵叟**》《容齋五筆・風災霜旱》：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略】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常產者，訴於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按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唐宋詩醇》卷二〇：從古及今，善政不能及民者多矣。一結慨然思深，可爲太息。

《**賣炭翁**》《順宗實錄》卷二：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宦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眞僞不可復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才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唐宋詩醇》卷二〇：直書其事，而其意自見，更不用著一斷語。

《**陰山道**》《唐宋詩醇》卷二〇：按元微之詩自注：「李傳云：元和二年有詔，悉以金銀酬回鶻馬價。」新、舊《唐書》俱不載此詔。是詩叙事極詳，可以補史傳之所不及。

《**陵園妾**》（柏城盡日風蕭瑟）《猗覺寮雜記》卷上：陵寢爲柏城，見唐《韋彤傳》，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白公《陵園妾》詩：「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

《**鹽商婦**》《艇齋詩話》：樂天《鹽商婦》詩云：「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

爲鄉舟作宅。」東坡《魚蠻子》詩正取此意。

《**杏爲梁**》《艇齋詩話》：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用樂天「心是主人身是客」。「身是」字本諺語。「身」猶言「我」也。《唐宋詩醇》卷二〇：此詩與前《傷宅》一首，大意相似，後又引出魏徵宅一層，勸戒俱備。

《**井底引銀瓶**》《升菴詩話・不嫁惜娉婷》：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略】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也。【略】白樂天詩：「寄言癡小人家女，愼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

《**官牛**》《唐國史補》卷下：凡拜相，禮絕班行，縣府載沙塡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隄。《石洲詩話》卷二：白公《官牛》樂府，從丙吉問喘事翻出。

《**紫毫筆**》（江南石上有老兎，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爲筆，千萬毛中選一毫）《元和郡縣圖志・宣州》：溧水縣【略】中山，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出兎毫，爲筆精妙。《藝苑雌黃・中山毫》：《寰宇記》言溧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縣東南十里，不與群山連接。古老相傳：中山有白兎，世稱爲筆最精。韓退之《毛穎傳》云：「唯居中山者，能繼祖業。」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筆鋒殺盡中山兎」，得非此乎？比觀張文潛《明道雜誌》，首載白樂天《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兎，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問筆工：「毫用何處兎？」答云：「皆陳、亳、宿州客所販，宣自有兎，毫不堪用。蓋兎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兎居山中，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偶不問耳。予按《北戶錄》說兎毛處云：「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其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兎毫不及中山。」由是而言，則宣城亦有兎毫，要之不及北方者勁健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詩所言「中山」，非溧水之中山，明矣。

《**隋堤柳**》《隋書・食貨志》：煬帝即位，【略】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略】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篙舫。募諸水工，謂之御腳。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梅磵詩話》卷上：「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愁風。二百年來汴河路，莎草和烟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此白樂天《隋堤柳》詩也，感物懷古，可爲後世鑒戒。宋開禧丁卯，權臣韓侂胄誅死，劉淮叔通《詠韓家府》詩云：「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沉沉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玄牆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之誅魏公辱。後人不信有前車，突兀眼前看此屋。」末意與樂天詩相似，章泉趙昌父甚稱賞之。《唐宋詩醇》卷二〇：一起似諺似謠，最有古意，詳叙興亡之事，仍以柳結，俯仰情深。

《**秦吉了**》《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鳶捎乳燕一窠覆，烏啄母鷄雙眼枯。」比害民之人。「豈無雕與鶚？嗉中食飽不肯搏。」比諫臣不言。「亦有鸞鶴群，閑立高颺如不聞。」比大臣不言。「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爲鳳凰之前致一言」。竟不一言，民冤無可伸矣。

《**采詩官**》《唐宋詩醇》卷二〇：末章總結「言者無罪聞者誡」一語，申明作詩之旨，隱然自附於《三百篇》之義也。諸篇全仿杜甫《新安》、《石壕》、《垂老》、《無家》等作，諷刺時事，婉而多風，其不及杜者，只筆力之縱橫，格調之變化耳。

《**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呂二炅呂四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張十五仲方時爲校書郎**》《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五汪立名按：樂天《養竹記》云：「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蓋公以十八年冬登拔萃科，此正初爲校書郎時也。

《**首夏同諸校正遊開元觀因宿玩月**》《兩京城坊考》卷四：《名畫記》：開元觀有楊廷光、楊仙喬畫。按《白樂長慶集》詩注云：「開元觀西北院即隋時龍村佛堂，有古柏一株，至今存焉。」《唐詩鏡》卷四二：掇景道情中有欣色，乃知此言非妄作者。

《**病假中南亭閑望**》《唐宋詩醇》卷二一：神韻酷似淵明，「西簷」二句，亦摹「採菊東籬下」語意。

《**官舍小亭閑望**》《唐宋詩醇》卷二一：太白雪，淵明詩，隨意所會，綴而成文，不相合而相合。

《**松聲**》《唐宋詩醇》卷二一：清境可想。

《**禁中寓直夢遊仙遊寺**》《唐宋詩醇》卷二一：酷似摩詰。

《**清夜琴興**》《唐詩歸・中唐四》：「清冷絲木性，恬淡隨人心」鍾惺評：三字深澹難了，下二語以妙語解之，反覺多言。「響餘群動息，曲罷秋夜深」鍾惺評：此句妙于上句。

《**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五汪立名按：《捫蝨新語》：山谷常謂白樂天、柳子厚皆作詩效淵明，而子厚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各得其一。

又一三《滹南詩話》卷一：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眞言飲酒也，詞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誤哉？

《**自題寫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六汪立名按：公此詩內「五年爲侍臣」及「宜當早罷去」之句，當作於元和五年。蓋是年歲滿當改官也。以公年計之爲三十九歲。而公後《題舊寫眞圖》，乃曰「我昔三十六，寫貌在丹青。」豈別有圖非李放所寫耶？

《**遣懷**》《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寓心身體中」八句透快，醒人心目。

《**隱几**》《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既適又忘適」二句，蒙莊之理。《北江詩話》卷五：有心作衰颯之詩，白香山是也。如「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夫年始三十九，何便至歲暮日斜？此有心作衰颯之詩也。

《**閑居**》蔡襄《讀樂天閑居篇》：《閑居篇》云：「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心苦心盡白，纔年四十四。乃知高蓋車，乘者多憂畏。」予感其說，因抒鄙章：予年四十四，髮白成衰翁。非有高蓋車，曷與賢者同。

《**秋遊原上**》《唐宋詩醇》卷二一：樸實說去，一片眞趣流行，非徒擬王、儲田家詩也。

《**新構亭臺示諸弟姪**》《韻語陽秋》卷一三：白樂天所至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予自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

《**閑居**》《唐宋詩醇》卷二一：蕭疏蘊藉。

《**遊悟真寺詩**》《誠齋詩話》：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眞寺一百〔三十〕韻》，眞絕唱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風從石下生」十六句，似柳州小記。《唐宋詩醇》卷二一：洋洋灑灑，一氣讀去，幾於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目不給賞矣。就其中細尋之，則步驟井然，一絲不紊。首四句點清因遊寺而登山，並年月日俱細敘出。「去山四五里」至「置寺於其間」，寫寺外之景，曲折靈異，迥隔塵世，如入仙境。妙在以「回頭寺門望」四句作一頓，遂覺心神蕩漾，宛是初到神情。「入門無平地」一句，作提筆，至「聞之似寒蟬」敘寺中路逕之逶迤，樹木之蒼鬱。「首憩賓位亭」至「可以降靈仙」，細敘寺中所歷之境，與相傳之法物。開北戶而前行，又回顧而見來路，是以對多寶塔也。玉像殿、觀音堂皆寺西界。「是時秋方中」至「竟夕不欲眠」摹寫夜中之景，與「八月月上弦」一句相映，又作一束。「曉尋南塔路」至「欲返仍盤桓」，歷敘連日所遊之境，變化出之。由南而東、而中、而上，不言北者，自入寺門大抵皆向北行也。其間有神像、有峰巖、有水、有怪石、有白蓮、有祠、有臺、有畫、有書，細細寫出，日落月上，復帶敘次日由晝入夜之景，更不拖沓。寫經僧誦經子弟只虛寫，在傳聞上敘出。「靈境與異跡」四句作一總束，「一遊五晝夜」又與「八月月上弦」照應。「我本山中人」至末收足遊字意，四十餘、三十年，又與元和九年照應。細玩全詩，分明以作記序手筆，用之於詩，韓愈《南山》詩以奇肆勝，此以秀折勝，可謂匹敵。謝靈運遊山詩，柳宗元山水記，素稱奇構，以彼方此，不無廣狹之別矣。《甌北詩話》卷四：唐人五言古詩，大篇莫如少陵之《北征》，昌黎之《南山》。二詩優劣，黃山谷已嘗言之。然香山亦有《遊王順山悟眞寺》一首，多至一千三百字，世顧未有言及者。今以其詩與《南山》相校，《南山》詩但儷侗摹寫山景，用數十或字，極力刻畫，而以之移寫他山，亦可通用。《悟眞寺》詩，則先寫入山，次寫入寺，先憩賓位，次至玉像殿，次觀音巖，點明是夕宿寺中，明日又由南塔路過藍谷，登其巔，又到藍水環流處，上中頂最高峰，尋謁一片石、仙人祠，迴尋畫龍堂，有吳道子畫，褚河南書。總結登歷，凡五日。層次既極清楚，且一處寫一處景物，不可移易他處。較《南山》詩，似更過之。又《北征》、《南山》，皆用仄韻，故氣力健舉，此但用平韻，而逐層鋪敘，沛然有餘，無一語冗弱，覺更難也。而詩人不知，則以香山有《長恨》、《琵琶》諸大篇膾炙人口，遂置此詩於不問耳。《筱園詩話》卷三：香山《悟眞寺

詩》，多至百三十韻，在集中亦是鉅製。然雅秀清圓而乏渾厚高古之詣，用筆用法又鮮變化，所以不能與杜（《北征》、《奉先詠懷》）、韓（《南山》）、李（《行次西郊》）諸詩並立。《石菊影廬筆識》卷二：宋人以杜之《北征》匹韓之《南山》，紛紛軒輊，聞者惑焉。以實求之，二詩比興篇幅各有不同，未當並論，夷岸於谷，鴟鳴求牡，豈有當乎？杜之《北征》可匹韓之《赴江陵》及《此日足可惜》等詩，韓之《南山》惟白之《悟眞寺》乃勍敵耳。情事既類，修短亦稱矣。

《酬張十八訪宿見贈》《白香山詩長慶集》卷六汪立名按：《歲寒堂詩話》：元、白、張籍詩，皆自淘浣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又云：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白則才多而意切，蘇子瞻喜之獨甚，良有由然。《甌北詩話》卷四：香山與韓昌黎同時，年位亦相等，然昌黎集僅有《同張籍遊曲江寄白舍人》詩一首，香山集有《和韓侍郎苦雨》一詩，《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小飲》一詩，《久不見韓侍郎》一詩，《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亭》一詩，《和韓侍郎張博士遊曲江見寄》一詩，又《老戒》一首，內云：「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此外更無贈答之作。而與張籍往還最熟，贈籍詩云：「昔我爲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惟君往來頻。問其所與遊，獨言韓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倫。」蓋白與韓本不相識，籍爲之作合也。香山集中與張籍詩最多，自其爲太祝，爲博士，爲水部員外，皆見集中，其交之久可知。此外韓門弟子樊宗師、李翺，亦見香山集。

《贈杓直》（早年以身代）《九九消夏錄・論唐人避諱亦不甚拘》：白香山《長慶集》有《贈李杓直》詩云：「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遙篇》。近歲將心地，迴向南宗禪。外順世間法，內脫區中緣。」六句詩只在一行之內。上云身代，即身世也。以避諱故不云「身世」，而云「身代」。乃下云「世間法」，又不避，何邪？可知唐人避諱，於私家撰述，亦不甚拘，此等處直是隨其筆之所便耳。

《朝迴遊城南》《唐宋詩醇》卷二一：機心既盡，行藏自如，居易一生眞實受用在此。

《舟行》《唐宋詩醇》卷二一：遷謫遠行，絕不作牢騷語，非實有見地者不能，如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苕苕萬里帆，忙忙將何之。」豈復成胸襟耶？

《湓浦早冬》《唐宋詩醇》卷二一：寫景如畫。

《官舍內新鑿小池》《輿地紀勝》卷三〇江州：白居易宅：白居易爲司馬時所居。有湖，居大江之勝。嘉慶《九江府志》卷三：白樂天故宅在（德化縣）城中，有畫像，祥符二年令江州修之。

《讀謝靈運詩》《韻語陽秋》卷八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略】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

《晚望》《唐宋詩醇》卷二一：小詩極有氣勢，集中尤難得者。

《遊石門澗》《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七汪立名按：石門澗有兩處，一在江州。《太平寰宇記》：石門澗在廬山西，懸崖對聳形如關。當雙石之間，懸流數丈，有一石可坐二十許人。一在杭州西湖。《咸淳臨安志》：武林山石門澗，陸羽《二寺記》云：南有巉巖，舊有卧龍石、橫澗石，慈雲法師種松於此。然詩中有慧遠題詩語，自是江州作。

《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七汪立名按：《東坡志林》：「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此說要有所考。然觀其《題草堂》云「紙閣蘆簾著孟光」，又云「兼將壽夭任乾坤」，則坡公之語亦未必盡然也。《唐宋詩醇》卷二一：草堂結構，四圍景致，詳於記中。此詩只淡淡寫去，自具樸老之致。

《登香爐峰頂》《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不到其上，不知此詩之工。

《烹葵》《剡溪漫筆》卷二：白樂天《烹葵》詩：「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有超然一窮通、齊榮辱之意。世之久戀名利而不尋遂初者，讀此當爲警省。然拘拘以衣食凍餒爲言，猶未離常人之情。古之高士，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雖凍餒亦自何傷？【略】人能忍得饑寒，窮通進退便可付之一笑矣。

《小池二首》《唐詩鏡》卷四二：三、四清快欲絕。

《弄龜羅》《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汝生何其晚」四句，白描高手，只是善達性情。

《題座隅》《夢溪筆談》卷一四：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孚」字押韻。《野客叢書・殍餑二字》：按：《唐韻》敷字韻收撫俱切，又乎表切，皆言餓死也。是則「殍」字有

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乎聲者，二字皆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龍性堂詩話續集》：沈存中云：「唐人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樂天詩「俱化爲餓殍」，「殍」作「夫」押。【略】」方密之謂：「【略】殍作孚，古通音，《唐韻》收入敷字下，故樂天用之，存中自不深考耳。」此最詳洽，沈當無詞。

《**贈雞**》《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遲迴未死間」二句，令我惻然心動。

《**題舊寫真圖**》《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如弟對老兄」，妙想妙論。

《**郭虛舟相訪**》《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七何焯評：此篇遂近感傷矣。

《**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唐宋詩醇》卷二一：中間以舊遊一層作襯，推波助瀾，致有曲折。

《**秋蝶**》《續玉笥詩談》：太白《長干行》「八月胡蝶來」，《唐文粹》作「胡蝶黃」，謂秋蝶多黃。白樂天詩引云「秋蝶黃茸茸」，亦此意，然不若來字佳。《升菴詩話・黃蝶》：胡蝶或白或黑，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胡蝶黃」，深中物理。今本改「黃」爲「來」，何其淺也。白樂天詩亦云：「秋花紫濛濛，秋蝶黃茸茸。」

《**山路偶興**》《唐詩鏡》卷四二：谷鳥二語，風味極佳，泉憩二語，格雖晚，要不乏趣。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唐宋詩醇》卷二一：議論奇闢，筆力亦渾勁與題稱。集中此種絕少，頗近昌黎，其源亦從杜甫《劍門》一篇脫胎。《甌北詩話》卷四：香山有《過洞庭湖》詩，謂大禹治水，何不盡驅諸水直注之海，而留此大浸佔湖南千里之地，若去水作陸，又可活數百萬生靈，增入司徒籍，豈禹時苗頑不用命，遂不能興此役耶？此書生之見，好爲議論，而不可行者也。萬山之水，奔騰而下，其中途必有停瀦之處，始不衝溢爲患，如江西之有鄱陽，江南之有巢湖、洪澤湖、太湖，隨時容納，以緩其勢，故爲害較少。黃河之水，無地停蓄，遂歲歲爲患。若令蜀江出峽後，即挾衆水直趨東海，其間吳楚經由之地，橫潰衝決，將有更甚於黃河者。香山但發議以騁其詩才，而不知見笑於有識也。

《**郡亭**》（況有虛白亭）《咸淳臨安志・官寺一》：虛白堂，唐長慶中，刺史白文公有詩刻石堂上。《方輿勝覽》卷一臨安府：虛白堂，白居易詩刻石堂上。

《**立春後五日**》《唐宋詩醇》卷二一：「遇物盡欣欣」二句，即茂叔「不除窗前草」之意。

《**郡中即事**》《白香山詩長慶集》卷八汪立名按：今本此下尚有古詩三十餘首，乃長慶三年以後詩，不在元相勘定之《長慶集》者，今考正歸入《後集》。閑適詩本四卷，此卷雖卷尾不足，不欲刪併卷數，所以存其舊也。

《**題小橋前新竹招客**》《唐宋詩醇》卷二四：筠翠一聯，寫得浮筠膩粉，光動紙上，曲盡新竹姿致。

《**洛下卜居**》（未請中庶祿，因脫雙驂易）《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五：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宅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考之，則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猶在，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略】寺中樂天刻尚多。陳振孫《白文公年譜》長慶四年甲辰：公宅地方十七畝，【略】至後唐爲普明禪院，有秦王從榮所施大字經藏及寫本集寘藏中，洛人但曰大字寺，其園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在。寺中有公石刻甚多。見宋敏求《河南志》，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兩京城坊考》卷六：按：居易宅在履道西門，宅西牆下臨伊水渠，渠又周其宅之北。宅去集賢裴度宅最近，故居易《和劉汝州》詩注云：「履道、集賢兩宅相去一百三十步。」《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豈獨爲身謀」二句，好結束。

《**池畔二首**》一　《而庵說唐詩》卷八：園亭最要疏曠，若把樹木房屋塞實，便是俗漢胸頭矣。茲先將池來作主，乃分出池東池西來。眞匪夷所思。夫池上所最不可少者是廊，廊妙處又在月，若造廊在池東，則背卻月矣，故造廊在池西，若池東無樹，則空豁不好看，必須種樹，若已被樹充塞，不去疏理，則月出亦不妙。疏理者，刪其繁枝，既不損樹，卻又得月。此老胸襟，眞不可及。千載來，使讀者恍置身於池西廊下也。樂天作是詩，即用造廊法，最爲窈窕。起云「結構池西廊」，承云「疏理池東樹」。夫池東樹與池西廊有何關涉，而以爲承？說是爲樹稠密，故要疏理，即不結構池西廊，亦須疏理，說是爲池西廊

疏理，何不少待池西廊成，然後去疏理池東樹未晚。今將此二句平列看去：一邊是池西，一邊是池東；一邊是廊，一邊是樹；一邊去結構，一邊去疏理。人初看去，不知是爲了樹結構那廊，還是爲了廊疏理那樹？鴛鴦雖綉得好，金針卻在何處見？轉云「此意人不知」，若不說出，眞個人不知故，又要待第四句道破。吾想此老落此句，必且停住筆，要人去思想，不能不說出，又不肯即說出者。乃曰「欲爲待月處」，方知疏理樹，不是爲廊，是爲月；連結構廊，立在閑空里，蓋爲待月設也。譬如說笑話，好笑處必要留在末一句，起初聽去，不知說那一邊話，全不露一些風縫，自己又不要先笑，方使人大好笑。今人不善作詩，只是不明白作笑話的道理。請以愚論思之。《唐詩合解箋注》卷四：此詩雖以池爲主，然立意全在「待月處」三字。【略】四句雙起單收，作個結穴，好手法。

《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九汪立名按：李肇《國史補》：京城貴游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躭玩爲耻。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命劚去。曰：吾豈效兒女子邪！

《新栽竹》《唐詩鏡》卷四二：語韻灑灑。

《初見白髮》《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勿言一莖少」二句，口頭語，寫得透闢。

《別元九後詠所懷》《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同心一人去」二句，元、白交情，兩言說盡。

《早梳頭》《法藏碎金錄》卷七：余嘗愛唐賢樂天有句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夭。」及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有所求而不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及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疊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亦爲夭，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何啻霄壤之殊也。

《金鑾子晬日》《雲仙雜記》卷三：《豐寧傳》云：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僞陽雜錄》：白樂天女金鑾，於元和三年生，五年遂死。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其念金鑾詩云：「況念夭扎時，啞啞初學語。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句。」其爲三歲無疑也。而《雲仙雜記》言金鑾十歲，【略】不可不辯。

《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寄桐花詩悵然感懷因以此寄》《唐詩鏡》卷四二：散散誕誕，稱情便足。《唐宋詩醇》卷二一：一意百折，往復纏綿，極平極曲，愈淺愈深，覺兩人覿面對語，無此親切也。杜甫於李白，居易於元微之，皆友誼中最篤者，故兩集中贈答詩，眞摯乃爾。「悲事不悲君」一句，見從前之上章論救，不係於私情也。此是篇中眼目。

《重到渭上舊居》《清一統志・西安府二》：白居易宅在渭南縣東北。居易有《重到渭上舊居》詩。《縣志》：宅在故下邽縣東紫蘭村。有樂天南園在宅南，至金時爲石氏園。《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予過江西建昌縣，南渡修水，岸上有亭貯白樂天詩碣一絕云：「修水江上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好似當年歸蔡渡，草風莎雨渭河邊。」愛其風調，然未詳蔡渡所在。偶閱《渭南縣圖經》云：渭水至臨潼縣交口渡東入渭南境，又東折至縣城北，上曰上漲渡。又東南流曰下漲渡。又東北折而流曰蔡渡。以漢孝子蔡順得名。其地有蔡順碑。與樂天故居紫蘭村正隔渭河一水耳。《唐詩鏡》卷四二：絕無驚窘語色。

《將之饒州江浦夜泊》《唐詩鏡》卷四二：語有蒼色。

《客路感秋寄明準上人》《唐詩鏡》卷四二：孰能不憯悽天時，牽人情？知其隨時感動，中固無根。詩道人情，無意逗漏如此。

《朱陳村》《南濠詩話》：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略】予每誦之，則塵襟爲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徐氏筆精》卷五：朱陳村事見白樂天詩。按《徐州志》亦不詳所在。東坡《題朱陳嫁娶圖》云：「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唯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又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二詩切中時弊，予喜誦之。

《送兄弟迴雪夜》《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寂寞滿爐灰」六句，詩境細靜。

《**溪中早春**》《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蓬蒿隔桑棗」二句，似陶。《唐宋詩醇》卷二一：通首寫早春之景，一結言外有情，悠然不盡。《南野堂筆記》卷一〇：陝西西安府，其南當南山之陰，白雲青靄，遙在空際，上有太古積雪。惟雨雪初霽，望之若刻劃然，了了在目，當時不能見也。乃知祖詠「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二十字之妙，隱括無餘，故曰意盡。又如白樂天「南山雪未盡，陰嶺留殘白。西澗冰已銷，春柳含新碧」，亦當境入妙。

《**登村東古塚**》《唐詩鏡》卷四二：閑閑語似不關情，乃其關情特盛。

《**夢裴相公**》元稹《感夢》：僧云裴相君，如君恩有幾？我云滔滔衆，好直者皆是。唯我與白生，感遇同所以。官學不同時，生小異鄉里。拔我塵土中，使我名字美。美名何足多，深分從此始。【略】前時予掾荆，公在期復起。自從裴公無，吾道甘已矣。白生道亦孤，讒謗毀骨髓。司馬九江城，無人一言理。

《**念金鑾子二首**》《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〇汪立名按：《芥隱筆談》：樂天多用淵明詩，如「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正用陶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淵明有五男兒，此詩或作於未得子之前也。

《**渭村雨歸**》《唐宋詩醇》卷二一：意致簡遠，極似韋應物。

《**西原晚望**》《唐詩鏡》卷四二：淡而旨。

《**感鏡**》《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美人與我別」四句，信手拈來，如燈取影。

《**村居卧病三首**》一《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唯有病客心」二句，東坡「唯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二語本此。

《**自覺二首**》二《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親愛零落盡」二句，意本少陵，終覺彼勝於此。

《**寄微之三首**》《唐宋詩醇》卷二一：清空一氣如話，三首直如一首。反覆讀之，令人心惻惻，殊難爲懷。似古樂府，似蘇、李《河梁詩》，似杜甫《夢李白》二章，要自成爲香山之詩，惟其眞也。詩文到眞處，則千古流傳，不可磨滅也。

《**夜聞歌者**》《容齋三筆・白公夜聞歌者》：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長安故倡女不以爲嫌邪？集中又省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略】。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於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〇何焯評：亦自謂耳，容齋之語眞癡絕。

《**江樓聞砧**》《唐詩解・五言絕句四》：卒然而聞，所以動故園之思。

《**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唐宋詩醇》卷二一：村居之樂，寫來神往。歸雁平湖，風景亦自不惡，而煙波江上之愁，已盡此十字中，足抵一篇《登樓賦》。

《**早秋晚望兼呈韋侍御**》《唐詩鏡》卷四二：人烟二語，墅趣最佳。《湖亭晚望》「登亭望湖水，水縮湖底出」亦佳。

《**司馬宅**》《唐宋詩醇》卷二一：瀕江冷署，如在目前。光緒《江西通志・署宅五》：白司馬故宅，宋祥符三年十二月癸卯，令江州修白居易舊第，以廬山有居易草堂，江州有故宅，畫像猶存，故命葺之。

《**初入峽有感**》《演繁露》卷九：《白樂天集》十一《入峽》詩曰：「苒蒻竹篾笮，欹危檝師趾。」笮即百丈也。「常聞仗忠信，蠻陌可行矣。」《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一何焯評：唐介「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本此。

《**過昭君村**》《類說》卷二：《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炙其面。白樂天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詩話總龜後集・歌詠門》：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炙面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炙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乃知炙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也。

《**自江州至忠州**》《猗覺寮雜記》卷上：蜀人云：「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上。」杜云：「如馬戒車航。」白樂天云：「五月斷行舟，灩澦正如馬。」《唐詩鏡》卷四二：末語蘊而韻。

《**西樓夜**》《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此仄聲律詩也。八句皆佳。中四句山谷嘗摘書之。馮舒評：白集正作律詩，以其省聲病故也。唐人此類極多，《品彙》出而廢矣。紀昀評：淺滑之作，殊不見佳。

《**寄王質夫**》《唐宋詩醇》卷二一：前後叙交情，中間忽作比體，格調頗

近建安。一結有風致。

《**南賓郡齋即事寄楊萬州**》《蜀中廣記・風俗記第三》：白居易詩：「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窮獨人，強名爲刺史。時時竊自哂，刺史豈如是：食粟餧家人，黃縑裹妻子。（「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粟給祿食，以黃絹支給充俸。）」自古相傳，風俗如是。

《**送客回晚興**》《唐詩鏡》卷四二：「鳴蟬聲似磬」，當是爽氣高襟，能使聲遠。《唐宋詩醇》卷二一：江城風景，逐層寫得淒涼，筆墨之外，逼出一愁字。

《**東樓竹**》《唐宋詩醇》卷二一：娟淨可愛。

《**九日登巴臺**》《方輿勝覽・夔州路・咸淳府》：巴子臺在臨江縣。白公《登城東古臺》詩：「迢迢東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臺。」

《**城東尋春**》《艇齋詩話》：「老色日上面，歡蹤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此白樂天詩也。山谷嘗書此詩，今遂誤入《山谷集》。

《**早祭風伯因懷李十一舍人**》《唐詩鏡》卷四二：水露二語，甚有景色。

《**花下對酒二首**》二《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卷上：此詩誤入《東坡集》。

《**哭王質夫**》《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卷上：「誠知天至高」二句，悲辛豪健。

《**東坡種花二首**》陳振孫《白文公年譜》元和十五年：初春，有《東坡種花》詩。《容齋三筆・東坡慕樂天》：蘇公貴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眞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曹儀，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二老堂詩話》：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唐宋詩醇》卷二一：前一首細寫種花之趣，靜觀物理，及時行樂，獨善之義也。後一首推廣言之，與柳宗元郭橐駝種樹說同意，兼濟之志也。妙在說得極纖悉，極平淡，乃具眞實本領。宋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亦是此意。陳蕃不事掃除一室，而欲經營天下，宜其志大而才疏也。勸農、均賦、省事、寬刑，豈獨治一郡哉？雖以治天下可矣。

《**登城東古臺**》《蜀中名勝記・忠州》：白傳《登城東古臺》詩：「迢迢東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臺。巴歌久無聲，巴宮沒黃埃。」《志》云：「巴王廟在州東一里，神即蔓子將軍也。歲三月七日，太守以豕帛致祭，先期土人具千鈞蠟祠之。宋爲永順祠，今爲忠貞祠。」

《**郡中春宴因贈諸客**》《蜀中廣記・風俗記第三》：《郡中春宴詩》：「薰草鋪坐席，藤枝注酒尊。蠻鼓聲坎坎，巴女舞蹲蹲。」《圖經》云：「蜀地多山，多種黍爲酒。民家亦飲粟酒。地產藤枝，長十餘尺，大如指，中空可吸，謂之『引藤』。屈其端置醅中，注之如晷漏。本夷俗所尚，土人效之耳。」

《**開元寺東池早春**》《輟耕錄》卷八：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暾」，又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則古已然矣。《歷代詩話・唐詩・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吳旦生曰：《輟耕錄》：「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致虛雜俎》云：「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暾湯，言不冷不熱也。樂天慣以俗語入詩。王建亦云：『新晴草色暖溫暾。』」

《**東澗種柳**》《蜀中名勝記・忠州》：《志》云：東澗，在治西開元寺側，亦樂天時鑿。公有《東澗種柳》詩云。

《**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方輿勝覽・夔州路・咸淳府》：龍昌寺在臨江縣，今爲治平寺。白公嘗於寺旁植柳，柳盛則寺興，柳衰則寺敗，僧愛此柳，比之甘棠。《蜀中名勝記・忠州》：龍昌有上寺、下寺，俱唐建。在

西山頂者爲上寺，即巴臺寺也。與翠屏山相對，故云可以望江南。【略】下寺即治平寺。

《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吟詩小飲》 《艇齋詩話》：老杜：「野航恰受兩三人。」樂天云：「野艇容三人。」

《浩歌行》 《能改齋漫錄》卷八：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猗覺寮雜記》卷上：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江南遇天寶樂叟》 《艇齋詩話》：東坡「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蓋用白樂天詩。白樂天云：「江上秋風浪無限，夜雨舟中酒一尊。」《唐宋詩醇》卷二二：前叙樂叟之言，天寶舊事也。後叙告樂叟之言，亂後景象也。俯仰今昔，滿目蒼涼，言外黯然欲絕。樂叟未必實有其人，特借以抒感慨之思耳。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 《唐宋詩醇》卷二二：七言長篇，一氣盤旋，不必刻意苛求，自居大家風格，非晚唐人寒儉迫促者所能到。「惆悵知賢不能薦」四句，自估身份極高。末段仍歸曠達。是詩作於元和之初，居易爲左拾遺，未幾即丐改官，除京兆戶曹參軍外出，蓋立朝而道不行，則奉身而退，知愧者庶可無愧也。

《山鷓鴣》 《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南人慣聞如不聞」，黃山谷「北人墮淚南人笑」，語意本此。

《畫竹歌》 《宣和畫譜》卷一五：蕭悅，不知何許人也。時官爲協律郎，人皆以官稱其名，謂之蕭協律。唯喜畫竹，深得竹之生意，名擅當世。白居易詩名擅當世，一經題品者，價增數倍，題悅畫竹詩云：「舉頭忽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其被推稱如此，悅之畫可想見矣。今御府所藏五。《詩家直說》卷四：白樂天《畫竹歌》云：「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疏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此作造語清潤，讀者襟抱灑然，能發萬里之興，所謂淘沙揀金，難得之句也。釋景雲《畫竹詩》云：「畫松一似眞松樹，且待思量記得無？憶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此詩全襲樂天，未見超絕。皎然所論三偷，雲公可當一二。《唐宋詩醇》卷二二：波瀾意度，直逼子美堂奧，與香山平日面貌不類，蓋有意規倣子美題畫諸作而爲之者。

《真娘墓》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不著迹象，高於衆作。夢得云：「香魂雖死人不怕」，眞可笑人也。

《長恨歌》 陳鴻《長恨歌傳》：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琅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白居易《與元九書》：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略】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又《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略】李覯《讀長恨辭二首》：玉輦迢迢別紫臺，繫環衣畔忽興哀。臨邛謾道蓬山好，爭奈人間有馬嵬。　蜀道如天夜雨淫，亂鈴聲裏倍霑襟。當時更有軍中死，自是君王不動心。《優古堂詩話》：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綺羅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潛溪詩眼・長恨歌用事之誤》：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誤。「蛾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蛾眉山也，當改云劍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爲飛霜，則盡矣。《臨漢隱居詩話》：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二汪立名按：此論爲推尊少陵則可，若以此貶樂

天，則不可。論詩須相題，《長恨歌》本與陳鴻、王質夫話楊妃始終而作，猶慮詩有未詳，陳鴻又作《長恨歌傳》，所謂「不特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自與《北征》詩不同。若諱馬嵬事實，則「長恨」兩字便無着落矣。讀書全不理會作詩本末，而執片詞肆論古人，已屬太過，至謂歌詠祿山能使官軍云云，則尤近乎鍛鍊矣。宋人多文字吹求之禍，皆釀於此等議論。若唐人作詩本無所謂忌諱，忠厚之風，自可慕也。然陳《傳》中叙貴妃進於壽邸，而白詩諱之，但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安得謂樂天不識文章大體耶！倘有祖其謬以羅織少陵者，必將以少陵《憶昔》詩「張后不樂天子忙」句，爲失以臣事君之禮，「百官跣足隨天王」句，爲歌詠吐蕃追逼代宗，又豈通論乎？又：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爲此也。《歲寒堂詩話》卷上：梅聖俞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蘊，此其所短處。如《長恨歌》雖播於樂府，人人稱誦，然其實乃樂天少作，雖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叙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首云「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後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此固無禮之甚。「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語乃樂天自以爲得意處，然而亦淺陋甚。「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此尤可笑，南內雖淒涼，何至挑孤燈耶？惟叙上皇還京云：「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叙太眞見方士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一篇之中，惟此數語稍佳爾。《長恨歌》，元和元年尉盩厔時作，是時年三十五，謫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詩工拙，遠不侔矣。如《琵琶行》雖未免於煩悉，然其語意甚當，後來作者，未易超越也。《韻語陽秋》卷一〇：楊妃專寵帝室，金印盩綬，寵偏於銛、釗；象服魚軒，榮均於秦、虢。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又卷一九：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妲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是何人？」范成大《讀長恨歌七首》：金盤瀲灩曉裝寒，國色天香勝牡丹。白鳳詔書來已暮，六宮粉黛半春闌。紫薇金屋閉春陽，石竹山花卻自芳。莫道故情無覓處，領巾猶有隔生香。聞道蓬壺重見時，瘦來全不奈風吹。無端卻作塵間念，已被仙宮聖得知。別後相思夢亦難，東虛雲路海漫漫。仙凡頓隔銀屏影，不似當時取次看。人似飛花去不歸，蘭昌宮殿幾斜暉。百年只有雲容姊，留得當時舊舞衣。驪山六十二高樓，突兀華清最上頭。玉羽長川湘浦暗，三郎無事更神游。帝鄉雲馭若爲留，八景三清好在否？玉笛不隨雙鶴去，人間猶得聽涼州。《嬾眞子》卷二：詩人之言，爲用固寡。然大有益於世者，若《長恨歌》是也。明皇太眞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故世人罕知其爲壽王瑁之妃也。《春秋》爲尊者諱，此歌眞得之。《墨莊漫錄》卷六：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誕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冷齋夜話》卷二：老杜《北征》詩曰：「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妲。」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曰：「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夭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賓退錄》卷九：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眞本末詳矣，殊不爲魯諱。然太眞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蓋燕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腳氣集》：白樂天《長恨歌》，叙事詳贍，後人得知當時實事，有功紀錄。然以敗亡爲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身爲唐臣，亦當知《春秋》所以存魯之法，便是草木，亦將不忍。蓋祖、父與身，皆朝廷長養，不可謂草茅不知朝廷。吾之此說，不是不容臣下做此語，但有惻怛憂愛之，語言自

重。《歸田詩話》卷上：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南濠詩話》：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如【略】《玉樓春》取白樂天「玉樓宴罷醉和春」。《升菴詩話・飛霜殿》：范元實《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誤。『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也，當改云劍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爲「飛霜」則盡矣。按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峰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據此，元實之所評信矣。《藝苑卮言》卷八：大曆中，賣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他比！」胡應麟《讀白樂天長恨歌》：樂天《長恨歌》，妙極才人之致，格少下耳。唐時一女子，姿僅中庸，而索價十倍，以能誦《長恨歌》。故不知徐君蒨姬侍三百，悉暗記《魯靈光》者，當何直酬之耶？魏裔介《白樂天長恨歌論》：余讀白樂天《長恨歌》，而不能無疑也。妃子以傾國之色，專寵金屋，養成漁陽之亂，以致鼙鼓動地，城闕烟生，翠華西幸，六軍不發。蛾眉死于馬前，花鈿委于陌上。明皇於此，其有悔心之萌矣。故杜子美詩稱之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以見肅宗之所以能中興者，由于明皇割衽席之愛，以援六軍之心。天下聞之，皆知其有遷善改過之思也。至于龍馭既回，春風桃李，秋雨梧桐，復動其鴛鴦翡翠之夢，是以臨邛道士乘間而入之，排空馭氣，得之海上仙山，寄鈿釵以明心，憶七夕之私語。此術士幻化之所爲，明皇墮其中而不覺也。夫以妃子之狐媚，誤人家國，使其死而有知，亦不過爲麗色之鬼耳，豈得復處于金闕玉扃之間哉！然則七日之語，何以知之？金鈿之寄，胡爲來乎？此術士之易曉者耳。凡物之精魅者，尚能知人已往之事，豈鴻都羽客而不解此耶！余深怪明皇之既悟而復迷，樂天又著爲歌詞以艷其事，恐後之人君陷溺於中，甘心尤物而煽處者，且妄覬其死後之餘榮也。則所云窒亂階者，恐反爲亂階矣。故詩人之義，必當以子美爲正。趙執信《上元觀演長生殿劇十絕句》一：傾國爭誇天寶時，才人例解說相思。三生影響陳鴻傳，一種風情白傅詩。《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二何焯評：「此恨綿綿無絕期」，留在結處，煞出「恨」字，纏綿中轉峭拔。《載酒園詩話・野客叢談》：王勉夫《叢談》中多辨論，余獨喜其一則。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或謂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王曰：「此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意耶？」此言深得詩人之致，前說小兒強作解人耳。黃白山評：「白語誠失檢，勉夫與黃公終屬書生之見。」《一瓢詩話》：白香山「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有喜其工，有詆其俗。東坡小詞：「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謂其用香山語，點鐵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東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態度。《唐宋詩醇》卷二二：從古女禍，未有甚於唐者。明皇踐阼，覆轍匪遠。開元厲精，幾致太平。天寶以後，溺情牀第，太眞潛納，新臺同譏。豔妻煽處，職爲厲階。倉皇播遷，祖宗再造，幸也。姚、宋諸賢臣輔之而不足，一太眞敗之而有餘。南內歸來，儻返而自咎。恨無終窮矣，遑繫心於既殞傾之婦耶？《長恨》一傳，自是當時傳會之說，其事殊無足論者。居易詩詞特妙，情文相生，沉鬱頓挫，哀豔之中，具有諷刺。「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詞也。「養在深閨人未識」，爲尊者諱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結想成因，幻緣奚罄，總以爲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者戒也。通首分四段，「漢皇重色思傾國」至「驚破霓裳羽衣曲」暢述楊妃擅寵之事，卻以「漁陽鞞鼓動地來」二句暗攝下意，一氣直下，滅去轉落之痕。「九重城闕煙塵生」至「夜雨聞鈴腸斷聲」叙馬嵬賜死之事。「行宮見月傷心色」二句，暗攝下意。蓋以幸蜀之靡日不思，引起還京之徬徨念舊，一直說去。中間暗藏馬嵬改葬一節，此行文飛渡法也。「天旋日轉回龍馭」至「魂魄不曾來入夢」叙上皇南宮思舊之情。「悠悠生死別經年」二句，亦暗攝下意。「臨卭道士鴻都客」至末叙方士招魂之事，結處點清長恨爲一詩結穴，戛然而止，全勢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此譏明皇之迷於色而不悟也。以女寵幾於喪國，應知從前之謬戾矣。乃猶令方士遍索，而方士因得以虛無縹緲之詞爲對，遂信鈿釵私語爲眞，而信其果爲仙人也。天下有妖艷之婦而成仙人者耶？詩本陳鴻《長恨傳》而作，悠揚旖旎，情至文生，本王、楊、盧、駱而又加變化者矣。時有一妓誇於人曰：「我能誦白學士《長恨歌》，豈與他妓等哉。」詩之見重於時如此。《隨園詩話》卷一三：考據家不可與論詩。或訾余馬嵬詩曰：「『石壕村裏夫婦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當日，貴妃不死于長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過峨嵋耶？」其人語塞。袁枚《馬嵬四首》二：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裏夫妻別，淚

比長生殿上多。《甌北詩話》卷四：《長恨歌》自是千古絕作，其敘楊妃入宮，與陳鴻所傳選自壽邸者不同，非惟懼文字之禍，亦諱惡之義，本當如是也。惟方士訪至蓬萊，得妃密語，歸報上皇一節，此蓋時俗訛傳，本非實事。明皇自蜀還長安，居興慶宮，地近市廛，尚有外人進見之事。及上元元年，李輔國矯詔遷之於西內，元從之陳元禮、高力士等，皆流徙遠方，左右近侍，悉另易人，宮禁嚴密，內外不通可知。且鴻《傳》云：上皇得方士歸奏，其年夏四月，即晏駕。則是寶應元年事也。其時肅宗卧病，輔國疑忌益深，關防必益密，豈有聽方士出入之理。即方士能隱形入見，而金釵、鈿盒，有物有質，又豈馭氣者所能攜帶？此必無之事。特一時俚俗傳聞，易於聳聽，香山竟爲詩以實之，遂成千古耳。《石洲詩話》卷二：白公之爲《長恨歌》、《霓裳羽衣曲》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韓公之轍也。是乃「瀏灑頓挫，獨出冠時」，所以爲豪傑耳。始悟後之欲復古者，眞強作解事。《問花樓詩話》卷二：白傅詩「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陳後山《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語簡意盡。考亭謂其筆力高妙，信不虛也。林則徐《題楊太眞墓八首》八：藉甚才名《長恨》篇，先皇愧德老臣宣。詩家解識君親義，杜老而還只鄭畋。《峴傭說詩》：譏刺語當含蓄，如少陵「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太白「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皆刺明皇、貴妃事，何等婉曲。若香山《長恨歌》，微之《連昌宮詞》，直是訕謗君父矣。詩品人品，均分高下。義山「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尤爲輕薄壞心術。又：香山《長恨歌》今古傳誦，然語多失體。如「漢皇重色思傾國」，明明言唐，何必曰漢？「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豈非訕謗君父？「孤燈挑盡未成眠」，又似寒士光景；南內淒涼，亦不至此。又：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詩，敘天寶事只數語而無限淒涼，可悟《長恨歌》之繁冗。《筱園詩話》卷三：吳梅村詩，善於敘事，尤善言閨房兒女之情，【略】其詩雖纏綿悱惻，可歌可泣，然不過《琵琶》、《長恨》一格，多加藻采耳。又卷四：至香山《長恨》、《琵琶》二篇，亦一時風行，名滿天下，至妓人能誦《長恨歌》，即增身價，到今膾炙人口。《人間詞話》卷上：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于此見。不獨作詩爲然，塡詞家亦不可不知也。

《婦人苦》　《癸巳存稿》卷四：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喪夫，【略】從此莫相輕。」其言尤靄然。《莊子・天道篇》云：堯告舜曰：吾不虐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特云：妻暨僕，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長安道》　《艇齋詩話》：歐公詞云：「杏花紅處青山缺」，本樂天詩「花枝缺處青樓開。」《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二汪立名按：《文苑英華》末二句作「外州客長安道，一迴來一迴老」，去二字亦甚佳。

《寒食野望吟》　《王直方詩話・寒食詩》：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日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載酒園詩話・改古人詩》：樂天「丘墟北門外，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瀟瀟暮雨人歸去。」東坡易以「烏飛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此如美人梳掠已竟，增插一釵，究其美處豈係此？至張子野衍其「花非花」爲小詞，則掖庭之流入北里也。

《琵琶引并序》　《唐摭言・雜記》：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略】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高齋詩話》：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姓名不見於傳記。後見《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與曹同時。《樂府雜錄》云：「綱善爲運撥，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曰：「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猗覺寮雜記》卷上：白云：「前月浮梁買茶去」，《舊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蒙頂云云，浮梁之商貨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浮梁焉。《藝苑雌黃・蝦蟇陵》：《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蟆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啓》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馬陵，今轉語爲蝦蟆陵，事出《黃京記》。白氏《琵琶行》，蓋徇俗之過也。」予謂世俗訛謬

極多。古樂府有《相府蓮》者，其後訛而爲《想夫憐》，藥名有「補骨脂」者，其後訛而爲「破故紙」，亦豈下馬陵之類歟？《類說》卷二二引《荆湖近事》：李守愚聞人誦白傅《琵琶行》，笑曰：「此婦本長安娼女，嫁茶商在外，而居易輒於夜中移船就之，聽其琵琶以佐歡，得非姦狀顯然耶？」《容齋五筆・琵琶行海棠詩》：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眞爲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爲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他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眞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賓退錄》卷三：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遍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又：九江琵琶亭，壁間題咏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眞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弦，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椒糈。」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竹莊詩話》卷一〇：《禁臠》云：【略】樂天題琵琶曰：「銀瓶忽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又曰：「四弦一聲如裂帛。」此皆曲盡萬物之情狀。若音聲不可把玩，如石火電光，而人之才力能攬取之，然此但得其情狀，非能寫其不傳之妙。如山谷《題廬雁圖》，則妙絕矣。《後村詩話新集》卷一：《舞劍器行》，世所膾炙絕妙好詞也。內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稱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頃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余謂此篇與《琵琶行》，一如壯士軒昂赴敵場，一如兒女恩怨相爾汝。杜有建安、黃初骨氣，白未脫長慶體耳。《歸田詩話》卷上：樂天《琵琶行》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東坡舉此以喻杭妓琴操，即感悟而求落籍。龍仁夫《琵琶亭》云：「老大姮娥負所天，忍將離恨寄哀弦。江心正好觀秋月，卻抱琵琶過別船。」中含諷意。又有女子題詩船窗云：「爺娘重利妾身輕，獨抱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知元是斷腸聲。」含無限悲怨，非抱器過船者比也。《逸老堂詩話》卷下：《古今詩話》云：「江州琵琶亭題者甚多，唯夏鄭公最佳。詩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淚滿青衫？』余愛楊孟載云：『楓葉蘆花兩鬢霜，櫻桃楊柳久相忘。當時莫怪青衫濕，不是琵琶也斷腸。』孟載此詩爲樂天解嘲，亦出新意。」《升菴詩話・瑟瑟》：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者草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此解非是。何以證之？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樂天有靈，必驚予爲千載知音矣。又《附錄・古詩文宜改定字》：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不如「突」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纔」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歷代詩話・唐詩・瑟瑟》：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葉秋瑟瑟」。楊升菴曰：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者作蕭瑟解，非是。【略】吳旦生曰：《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值曰：至寶無價。《水經注》：水木明瑟。韋莊詩：「留得谿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略】據此，則升菴之說益信。迺陳晦伯以劉楨「瑟瑟谷中風」正之，蓋樂天詩言色，公幹詩言聲，用意各別，安得強證爲「蕭瑟」之「瑟」也。若盧照鄰《秋霖賦》：「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乃與公幹同意。《抱眞堂詩話》：元、白體格不必論，若《琵琶行》，頗盡情事。又：楊升菴曰：「白居易『千呼萬喚始出來』，不如易以『纔』字。」予意

詩以聲調爲工，若「纔出來」，則不中宮商矣。升菴強作解事。《唐詩歸・中唐四》：「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謫遷意」鍾惺評：妙在眞情不諱。「冰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鍾惺評：以此說曲罷，情理便深。「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鍾惺評：止此妙，亦似多後一段。《而庵說唐詩》卷六：此篇鋪叙甚佳，語多情至，頓挫之法頗有。若較子美之陡健，則相去遠矣。濫觴從此始。《唐詩快》卷七：樂天詩如《長恨歌》《琵琶行》，皆所謂老嫗解頤者也。然無一字不深入人情。不但入情，而且刺心透髓，即少陵、長吉歌行，皆不能及。所以然者，少陵、長吉雖能爲情語，然猶兼才與學爲之。凡情語一夾才學，終隔一層，便不能刺透心髓。樂天之妙，妙在全不用才學，一味以本色眞切出之，所以感人最深。由是觀之，則老嫗解頤，談何容易。《古歡堂集雜著》卷三：余嘗謂白香山《琵琶行》一篇，從杜子美《觀公孫弟子舞劍器行》詩得來。「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杜以四語，白成數行，所謂演法也。鳧脛何短，鶴脛何長，續之不能，截之不可，各有天然之致，不惟詩也，文亦然。楊升菴曰：「郭象《莊子注》云：『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皆得脫胎換骨之三昧。」知此則余之論白、杜之詩，了然無疑義矣。《唐詩箋要後集》卷五：香山每有所作令老嫗能解則錄之，故格調局而不高。此篇以清壯發其悲情，寫實追空，聽詞似泣。王元美、李于鱗雖不見收，要不失爲佳製。《野鴻詩的》：香山《琵琶行》，婉折周詳，有意到筆隨之妙。篇中句亦警拔，音節靡靡，是其一生短處，非獨是詩而已。《唐宋詩醇》卷二二：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比興相緯，寄託遙深，其意微以顯，其音哀以思，其辭麗以則。《十九首》云：「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及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與此篇同爲千秋絕調，不必以古、近、前、後分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寫同病相憐之意，惻惻動人。諸本「此時無聲勝有聲」。既無聲矣，下二語如何接出？宋本「無聲復有聲」。謂住而又彈也。古本可貴如此。段玉裁《與阮芸臺書》：白樂天「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泉流水下灘」不成語，且何以與上句屬對？昔年曾謂當作「泉流冰下難」，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澀」。「難」與「滑」對，難者滑之反也。鶯語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滑澀二境，可謂工絕。《甌北詩話》卷四：《琵琶行》亦是絕作，然身爲本郡上佐，送客到船，聞鄰船有琵琶女，不問良賤，即呼使奏技，此豈居官者所爲？豈唐時法令疏闊若此耶？蓋特香山借以爲題，發抒其才思耳。然在鄂州，又有《夜聞歌者》一首云：「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則聞歌覓人，竟有其事，恬不爲怪矣。《過庭錄》卷一六：樂天《長恨歌》節節蟬聯，《琵琶引》處處截斷。中云：「水泉冷澀弦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此作一斷。下接云：「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於無聲之後忽然有聲，則乍破、突出始字字有力。今有改作「此時無聲復有聲」，則語意庸近，而云「校自宋本」。今傳宋本《長慶集》不如此。《北江詩話》卷三：今人以九江郡西琵琶洲謂得名於白傅爲江州司馬時，聽商婦琵琶於此，因號琵琶洲，不知非也。《水經注・江水下》：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考其道里，正在潯陽境內，則「琵琶」之名久矣。嚴元照《蕙櫋雜記》：予向讀吳梅村《琵琶行》，喜其瀏離頓挫，謂勝白文公《琵琶行》，久而知其謬也。白詩開手便從江頭送客說到聞琵琶，此直叙法也。吳詩先將琵琶鋪陳一段，便成空套。《秋窗隨筆》：樂天「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與謫仙「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異曲同工。《峴傭說詩》：《琵琶行》較有情味。然「我從去年」一段又嫌繁冗，如老嫗向人談舊事，叨叨絮絮，厭瀆而不肯休也。《白雨齋詞話》卷七：「商人重利輕別離」，白香山沉痛語也。江開之《菩薩蠻・商婦怨》云：「嫁郎如未嫁，長是凄涼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俚極笨極，眞是點金成鐵。

《花非花》《詞品》卷一：白樂天之詞，《望江南》三首在《樂府》，《長相思》二首見《花庵詞選》。予獨愛其《花非花》一首【略】。蓋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花非花，霧非霧」，雖《高唐》、《洛神》，奇麗不及也。張子野衍之爲《御街行》，亦有出藍之色。《西河詞話》卷一：白樂天《花非花》詩【略】自是詞格。《詞徵》卷一：白太傅《花非花》詞：「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此二語歐陽叔永用之，張子野《御階行》、毛平仲《玉樓春》亦用之。

《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唐宋詩醇》卷二二：即杜甫「廣廈千萬間」意而暢言之。前段「黎庶未沾襦袴恩」句，已伏後意。末段又推廣一層，淋漓暢竭，言大而非誇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欲遍覆杭人，實有所難。然

居官者不可不存此心也。與老杜之「廣廈萬間」，同一志嚮。

《醉歌示妓人》《海天琴思錄》卷六：客有問「黃雞白日」四字何所本？案：白居易《醉歌示妓人》云：「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四字本此。

《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容齋五筆・元白習制科》：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闚。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三汪立名按：計敏夫《紀事》：樂天詩「悶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迂辛，辛丘度也。丘度之子，一日自云辛氏子來見李二十紳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紳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其舊。」又云：微之守浙東，樂天守蘇臺，遞簡唱和，內一聯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兩地暗合。按杭越唱和在長慶中，此元和五年寄江陵詩。有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唐宋詩醇》卷二二：長律百韻始於杜甫《夔府詠懷》一篇，繼之者元微之、白居易。居易集中百韻詩凡三篇，杜甫排奡沈鬱，局陣變化，其才氣筆力，自非居易所及。居易法律井然，條暢流美，實可爲後來之法。學者未能窺杜之閫奧，且從此問津，自無艱澀凌亂之病。

《題故曹王宅》《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三何焯評：「依舊」二字便有言外味，凡子必用「唯有」也。

《感秋寄遠》《唐宋詩醇》卷二二：律法整嚴，尚與盛唐相近。腹聯已開晚唐李商隱一派。

《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三何焯評：後半皆自謂也。《九九消夏錄・唐時杏壇是道家故事》：白香山《長慶集》有《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詩云：「杏壇住僻雖宜病，芸閣官微不救貧。」又有《尋王道士藥堂》詩云：「行行覓路緣松嶠，步步尋花到杏壇。」是唐人於「杏壇」二字多用之道觀也。按「杏壇」二字出《莊子・漁父篇》，所謂「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本屬寓言。《東家雜記》言本朝乾興間，增廣殿廷，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拆毀，即以瓴甓爲壇，環植以杏，魯人因名之曰杏壇。是唐以前孔氏無杏壇之名。然用道觀，未詳其故，或別有所出乎？

《縣西郊秋寄贈馬造》《唐宋詩醇》卷二二：前四句寫景，極蕭瑟之致。結出懷人意，自然警動。

《別韋蘇》《升菴詩話・老泉詩》：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柳亭詩話》卷一三：白香山詩：「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蘇老泉衍爲七言曰：「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甌北詩話》卷四：又有《別韋蘇州》一首。按：香山自敘：「年十四五時，遊蘇、杭間，見太守甚尊，不得從遊宴之列」，則於左司年輩本不相及，何得有辭別之作？此詩必非香山所作，或他人詩攙入耳。

《惜玉蕊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三汪立名按：周必大《玉蕊辨證》：「唐人甚重玉蕊花，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

《長安送柳大東歸》《得樹樓雜鈔》卷一〇：按：白社，洛中地名。《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至洛陽，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勸之仕，京以詩答之，遂遁去云云。王維詩云：「自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正用其事。後人指白樂天香山社爲白社者，訛也。

《送文暢上人東遊》《升菴詩話・濾水羅詩》：唐人白行簡以《濾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靈一詩曰：「濾泉浸月起，掃徑避蟲行。」濾水，蓋僧家戒律有此，欲全水蟲之命，故濾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蟲。」

《邯鄲冬至夜思家》《對牀夜語》卷三：白樂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語頗直，不如王建「家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有曲折之意。《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三何焯評：卻翻轉道，妙甚。「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早春獨遊曲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三何焯評：風雲二句闊遠，而無刻畫之迹。《唐宋詩醇》卷二二：中三聯刻畫早春之景，細膩清新。

《賦得古原草送別》《幽閑鼓吹》：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

作。顧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唐摭言・知己》：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優古堂詩話》：顧況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意。《韻語陽秋》卷四：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對牀夜語》卷三：劉商《柳》詩「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春風吹又長」，不如樂天《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語簡而思暢。或又謂樂天此聯不如「春入燒痕青」之句。《古歡堂集雜著・原上草詩》：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白樂天《咏原上草送客》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句之意，分爲兩句，風致亦自不減。古人作詩，皆有所本，而脫化無窮，非蹈襲也。《唐詩合解箋注》卷八：前解言原上草，以榮枯爲眼。後解言其關情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此詩見賞於顧況，以此得名者也。然老成而少遠神。白詩之佳者，正不在此。《唐詩合選詳解》卷六：言離離然原上之芳草，其生最易，而一枯一榮，順其自然。歲序之中，當其枯也，野火燒之不盡，及其欲榮也，春風吹之又生。侵古道而接芳城，萋萋送王孫去，若不捨別離之情也。《詩境淺說》甲編：此詩借草取喻，虛實兼寫。起句實賦「草」字，三、四承上「榮枯」而言。唐人詠物，每有僅於末句見本意者，此作亦同之。但誦此詩者，皆以爲喻小人去之不盡，如草之滋蔓。作者正有此意，亦未可知。然取喻本無確定，以爲喻世道，則治亂循環，以爲喻天心，則貞元起伏。雖嚴寒盛雪，而春意已萌，見智見仁，無所不可。一篇《錦瑟》，在箋者會意耳。五、六句「古道」、「荒城」，言草所叢生之地。「遠芳」、「晴翠」，寫草之狀態，而以「侵」字、「接」字，繪其虛神，善於體物，琢句尤工。末句由草關合人事。遠送王孫，與南浦春來，同一魂消黯黯，作詠物詩者，宜知所取格矣。

《病中作》《容齋隨筆・詩讖不然》：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爲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二何焯評：余未三十而多病，每同此歎。然此詩出自香山老居士，每誦以自慰也。

《江樓望歸》《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此少年作，已自成就如此。馮舒評：此卻似張、王。馮班評：杜詩。紀昀評：此香山少作，轉勝老境之頹唐。

《爲薛台悼亡》《對牀夜語》卷五：潘安仁《悼亡》云：「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思有餘而無盡。江文通擬之云：「明月入綺窗，彷彿想蕙質。」工於述者也。白樂天用之云：「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

《宿樟亭驛》《夢粱錄》卷一〇：樟亭驛即浙江亭也，在跨浦橋南江岸。凡宰執辭免名出居此驛待報矣。向有白樂天先生往驛訪楊舊曾賦詩曰：「往恨今愁應不殊，題詩粱下又踟躕。羨君獨夢見兄弟，我到天明睡亦無。」「夜半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處見，潮水白茫茫。」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樂天語尚眞率，然淺而不俚，方是妙境。此詩得之。《唐宋詩醇》卷二三：意淺情深，格調最近王龍標。《唐詩合解箋注》卷六：「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從天際去而遙計其行程，則今日已到梁州境內。梁州者，巴蜀地也。時元稹亦寄《夢遊》詩云：「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聞身在古梁州。」以二公詩觀之，千里神交久矣。《詩境淺說續編》：人當花晨月夕，把酒尋歡，忽憶素心人，不得此時同醉，爲之惘然，此本性情中事，元、白交誼深摯，微之別樂天詩云：「我詩多是別君辭」，可見兩人之彼此眷懷也。首二句言與李十一芳時同醉，藉解春愁，以花枝作酒籌，想見其風趣，後二句言我輩歡娛，而故人行役，遙計征途辛苦，計此日可抵梁州。非特臨觴懷遠，其平日之掄指征程，關心驛路可知矣。

《送王十八歸山寄題仙游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自然而工。紀昀評：最是小家樣範。又：四句較有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樂天詩，都作坊廂印板貼壁語耳，胡可仰廁風雅末席？茲亦聊摘其數首稍文者，以塞人問，實非平時之以常讀也。送人詩，只末句三字略帶，其外通首純是寄題。此法他人亦曾有之，然定覺還有意致，還有風格，此則不過直直眼見之幾筆耳。前解寫寺景。（後解）後解寫舊游，前解「黑水」、「白

雲」，後解「紅葉」、「綠苔」，一何醜乎。（只取其「無復到」三字，是詩家頓挫法。）

《**寄題仙游寺**》《詩境淺說》丁編：「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此白傅《寄題仙游寺》之詩。煖酒、題詩，韻事也。煖酒而在林翠之中，題詩而在巖石之上，逸趣也。更以紅葉綠苔妝點之，雅事與麗句兼矣。雖落葉作薪，未足以煖酒，苔石乍掃，未宜於題詩，但詞人託興，不可質實求之。宋代王晉卿，曾以此句作畫，絹素未損，古雅絕倫，爲老友式之所藏，余曾見之，可見此詩流傳之價值矣。

《**禁中夜作書與元九**》《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四汪立名按：元和十二年，公在江州，作書與微之，封題有詩：「昔憶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知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即指此書也。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元微之爲江陵法曹，樂天在翰林。紀昀評：香山最沈着之筆。結處彌見沉摯。《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渚宮東西煙波冷，浴殿西頭鐘漏深」，色相雖變，猶饒聲勢。《小清華園談詩》卷上：何謂深？曰：【略】情之深者，白樂天之「銀臺金闕夕沉沉，獨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渚宮東面烟波冷，浴殿西頭鐘漏深。猶恐清光不同見，江陵卑濕足秋陰。」（《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是也。

《**寘周皓大夫光福宅**》《瀛奎律髓》卷八查慎行評：前六句模寫豪華，盡態極妍矣。結處疏淡，微含諷意。紀昀評：五、六亦常意，而倒轉便覺近野。無名氏（甲）評：二詩亦非佳處，可汰。

《**酬和元九東川路詩十二首・亞枝花**》《升菴詩話・亞枝花》：白居易集有「亞枝」，謂臨水低枝也。【略】白詩又云「亞竹亂藤多照岸」，亦佳句也。

又《**江岸梨**》《優古堂詩話》：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孀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病中哭金鑾子**》《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有女誠爲累」二句，二語寫得出，說得完。

《**村居寄張殷衡**》《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金氏村中一病夫，生涯蔑落性全迂。惟看老子五千字，不踏長安十二衢。藥銚夜傾殘酒暖，竹牀寒取舊氈鋪。」以貧相寫貧事。幸句鍊有氣，其降於杜者尚咫尺耳。

《**村夜**》《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名物類》：稻花、豆花，《麥秀》、《黍離》皆以入詩，蕎麥爲五穀最下之品，而其花殊嬌艷，唐人詩云：「日落鴉飛散，滿庭蕎麥花。」蕎麥自田野間物，詎可植之庭中？【略】白樂天詩「自起開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差不謬耳。《唐宋詩醇》卷二三：一味眞樸，不假粧點，自具蒼老之致，七絕中之近古者。

《**聞蟲**》《射鷹樓詩話》卷一六：白公詠秋蟲云：「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卧床前。」已爲客邸名句。

《**王昭君二首**》**一**《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四何焯評：思致自佳。

又二《王直方詩話・白樂天昭君詞》：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樂天一絕云：「漢使卻回傳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樂天賦此時，年甚少。胡直《王昭君五首》有序：自石季倫以後，詠昭君者多矣。唐宋人獨取白樂天二絕句，以其語有眷國懷土之忱，讀之良然。最後讀郭代公詩，乃知樂天有所祖。郭詩云：「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又云：「始知君惠重，更遣畫蛾眉。」斯其藹然忠愛，形言表矣。今古蓋絕唱云。《四溟詩話》卷一：白居易《昭君》詩曰：「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里時。」此雖不忘君，而辭意兩拙。予因之效顰曰：「使者南歸重妾思，黃金何日贖蛾眉？漢家天子如相問，莫道容光異舊時。」《詩藪・近體下・絕句》：樂天詩世謂淺近，以意與語合也。若語淺意深，語近意遠，則最上一乘，何得以此爲嫌。《明妃曲》云：「漢使卻迴頻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三百篇》、《十九首》不遠過也。《雪濤小書》：用意深遠，思人不及思。香山集如此首，亦難多覓。《唐詩歸・中唐四》鍾惺評：情婉而調直。《唐詩解・七言絕句五》：此樂天被謫之時，思還京師，托明妃以自況。言明妃因漢使還國藉以寄語，欲君王之以黃金贖己也。君倘問妾，當云顏色如故耳。豈樂天自負其能，欲有所用其未足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四何焯評：此刺恩薄不如重色也。《載酒園詩話・翻案》：郭代公曰：「自嫁單于國，長銜漢掖悲。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樂天則曰：「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似此翻案卻佳，蓋尤爲切情合事也。又《改古人詩》：近世謝山人茂秦尤喜改古人詩。白樂天《昭君》詩曰：

「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若道不如宮裏時。」謝云：「此雖不忘君，而詞意兩拙。」因改之曰：「使者南歸重妾思，黃金何日贖蛾眉？漢家天子如相問，莫道不如宮裏時。」【略】枉自譸張，竟無高出。《唐詩合解箋注》卷六：「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復叮嚀漢使，蓋惟恐君王不贖，又復遲贖，故提起自己顏色以激動之。漢元好色，而絕色反棄之於絕域，則提起宮裏時，當媿死矣。詩蓋有所托意而言也。《唐宋詩醇》卷二三：舊事翻新，思路自別。後二句總從贖字生出。此與李商隱詩「金徽本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二句用意極相似。然彼近尖刻，此則深厚，乃中晚之判也。《甌北詩話》卷二：古來詠明妃者，【略】又次則白香山「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就本事設想，亦極清雋。

《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容齋隨筆・翰苑親近》：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叙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粧。賜禊東城下，頒酺曲水旁。樽罍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妝，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比也。《升菴集》卷六九：京師有「鬧裝帶」，其名始於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三・鬧裝》：京師鬧裝帶，其名始於唐。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薛田詩：「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韉。」曲有「角帶鬧黃鞋」。今作「傲」，非也。按樂天寄翰林學士詩：「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白集及《文獻通考》俱同。（《通考・翰林院》類引此詩。）非帶字也。薛田「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韉。」正用樂天語，韉與轡互證自明。楊因近有鬧裝帶之名，遂改白詩「轡」字爲「帶」以附會之。又改元調「傲黃」爲「鬧黃」。噫，亦太橫矣。（傲黃蓋顏色之名。如楊說，則裝可鬧，黃亦可鬧，帶可鬧裝，鞋亦可鬧裝耶？）鬧裝帶，余遊燕日，嘗見於東市中，合衆寶雜綴而成，故曰鬧裝。白詩之轡，薛詩之韉，蓋皆此類。《說詩晬語》卷下：《楚辭》：「逢此世之囏勳。」註謂急遽意。勳讀同穰。【略】白樂天詩：「委命不囏勳。」正得此意。後世誤同贊襄，凡所遣用，百不合一。《隨園詩話》卷二：唐翰林學士最榮，入直，許借飛龍厩馬。白香山《贈錢翰林》詩曰：「分班皆命婦，對苑即儲皇。」蓋最親宮禁也。

《酬盧秘書二十韻》《伯山詩話後集》卷三：白香山有句云：「石頑鐫費匠，女醜嫁勞媒。」蓋猶是鐫石也，頑石則費匠民之力，猶是嫁女也，而女醜則勞媒妁之心。

《題盧秘書夏日新栽竹二十韻》《唐宋詩醇》卷二三：正寫、旁寫、虛寫、實寫，曲盡新栽竹之趣。彫鏤組織，異樣新鮮，既不笨拙，又不纖巧，此變盛唐之格調而自出機杼者也。晚唐以後，多學此種。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對更好。《唐詩合解箋注》卷一一：前解寫卜鄰之美。後解推原卜鄰之故，而極言之。《唐宋詩醇》卷二三：句句細貼，一層深一層。《重訂唐宋別裁集》卷一五：兩家意，語語夾寫，一步深是一步。《昭昧詹言》卷一八：此詩亦無可學處，「不爲身」三字終未亮。《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纏綿？【略】白香山之「平生心迹最相親，欲隱牆東不爲身。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每因暫出猶思伴，豈得安居不擇鄰？何獨終身數相見，子孫還作隔牆人」（《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此寄》）是也。《詩境淺說》丙編：此詩論句法則層層推進，論交情則愈轉愈深，在七律中此格甚少，詞句亦流轉而雅切也。首二句生平至友，獨數君家，所以卜鄰者，欲與吾友聯蹤疊迹，不僅爲身謀也。三、四言素月當天，綠楊拂地，雖佳景天然，只能獨賞，今與卜鄰，三徑則清輝同照，兩家則春色平分，其樂彌多。後人結鄰詩，如吳企晉詩云：「兩岸人烟分市色，一溪燈火共書聲」，梅聖俞詩云：「隔籬分井水，穿壁共燈光」，徐鉉詩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同秋聲」，皆結鄰之佳句。比類紀之，俾初學者知題同句異，各有思致也。後半首意極明暢，言暫出猶思，何況久住，更願子孫芳鄰永結，交情至此，深摯無倫矣。杜牧《街西》詩「名園相倚杏交花」，與「綠楊」句同妙，而工細過之。

《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上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五何焯評：廣宣幾欲自比慧琳，假天子餘寵以邀結朝士。落句淡得妙，言外亦隱然偶不同時，不爲顏監耳。惆悵二字含糊兩借，此詩人之譎也。又：前六句文與而實不與，觀第四固戲之也。

《**重到城七絶句・高相宅**》《兩京城坊考》卷三：白居易《高相宅》詩【略】謂高郢也。

又《劉家花》《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五何焯評：「心始悟」三字歷劫不出，義山有當句對，此是當句轉也。

《**贈楊祕書巨源**》《唐詩紀事》卷三五：楊巨源以「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得名，故樂天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略】。」《唐宋詩醇》卷二三：結是戲語，歐陽修謂愈窮愈工，則有慨乎其言之也。

《**戲題盧祕書新移薔薇**》《韻語陽秋》卷一六：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今之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壇花寄袁德師侍御》有「欲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一**　《瀛奎律髓》卷四三紀昀評：結太直。

又二　《韻語陽秋》卷一六：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後又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張籍云：「江邨亥日長爲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之句。《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元注：「李實尚書先貶此州，身沒於彼處。」予讀至此，乃知古人初無忌諱。元微之貶移通州司馬，今蜀之開州也。未爲甚惡，樂天在江州乃引死人事寄詩，足見前輩直情。紀昀評：結亦太直。《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衣斑梅雨長須熨，米澁畬田不解鉏。」語生調澁，仍是失拈，始知初盛沿習，雖中晚未嘗改也。

又三　《瀛奎律髓》卷四三查慎行評：第三句老杜成語。紀昀評：結複第二首。

又四　《瀛奎律髓》卷四三紀昀評：「有弦」三字圖對「無水」，未免湊泊。結尤鄙猥。

《**燕子樓三首并序**》《桐江詩話》：陳舍人薦彥升，有《彭城八詠》，爲人所稱，多以《燕子樓》爲絕唱，【略】詩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鉤。寒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即張建封侍兒所居，其事具載《麗情集》。《唐宋詩醇》卷二三：一唱三嘆，餘音繞梁。似此風調，雖起王昌齡、李白輩爲之，何以復加。

《**白鷺**》《柳亭詩話》卷二八：香山詩：「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楊誠齋全用其意曰：「君道愁多頭易白，鷺絲從小鬢成絲。」宋子虛亦云：「吳霜兩鬢早先秋，聞道愁多會白頭。溪上鷺絲渾似雪，想應無那一身愁。」

《**途中感秋**》《對牀夜語》卷四：詩人發興造語，往往不約而合。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王維也。「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樂天也。司空曙有云：「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句法王而意參白，然詩家不以爲襲也。《四溟詩話》卷一：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乎言表。《古歡堂集雜著・詩話》（評茂秦十則）：「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於言表。」余所見與茂秦不同，司空意盡，不如樂天有餘味。「初」字「欲」字，妙有含蓄，老淚暗流，情景難堪，更深一層。

《**浦中夜泊**》《札樸》卷六：自家泊舟之景，卻是自家從隄上回看得之，船中人不知也。此意最婉曲。《射鷹樓詩話》卷二一：七絕詩喜深而不宜淺，喜婉曲而不宜平直。白樂天《浦中夜泊》云：「偶上江隄還獨立，【略】。」自家泊舟之景，卻是自家從隄上回看得之，船中人不知也，此意最婉曲。

《**舟中讀元九詩**》《唐宋詩醇》卷二三：字字沈着，二十八字中無限層折。元微之《聞樂天左降江州》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居易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此詩眞可謂同調。

《**歲晚旅望**》《唐宋詩醇》卷二三：倚天拔地，字字奇警，與杜甫《閣夜詩》極相似。

《**放言五首并序**》《吹劍三錄》：作文援經須對經，史須對史，三代須對三代，漢唐須對漢唐，荆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漢事。東坡詩：「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似無孫。」皆晉人。稼軒上梁

文：「吾亦愛吾廬，卿自用卿法。」皆晉語。若樂天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則非類矣。《瀛奎律髓》卷三九紀昀評：五首皆俚詞野調。乃以此傳世，實所未喻。《隨園詩話》卷五白香山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早死，兩人眞僞有誰知？」宋人反其意，曰：「少年胯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月山詩話》：明《劉定之雜誌》引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身，終身眞僞有誰知？」且曰：「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於眞，異己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僞，爲莽之徒云云。」愚按：此四句乃樂天《放言》詩，非介甫詩也。當是介甫嘗引此詩以譏君實、景仁，而定之因誤以爲介甫自作。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考古編》卷七：白樂天題李、杜詩卷，歷叙二公流落而詩名動四夷者，末乃曰：「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此歐公所謂非詩窮人，窮而後工者也。

《初到江州》《清一統志・九江府一》：庾樓在府治後，濱大江，其磯石突出江干百許步。相傳晉庾亮鎮江州時所建。按：此因《晉書・庾亮傳》有「秋夜登南樓」之事而傅會也。亮時江州自鎮武昌，不在湓城，史傳甚明。李白詩：「清景南樓夜，風流武昌城。」亦未嘗誤。白居易詩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自後遂爾傳訛。《入蜀記》卷三：五日，郡集于庾樓。【略】庾亮嘗爲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已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樂天元和十年乙未貶江州司馬，年四十四。查慎行評：末二句謂太守出相逢。紀昀評：通體凡猥。「低」即卑也，也不如直用「卑濕」。結句鄙甚，「使君」下贅「公」字，尤不妥。

《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捨遺李二十助教員外實七校書》《彥周詩話》：白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容齋續筆・唐人酒令》：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擘令》《抛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賓退錄》卷四：《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略】」。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于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巵，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六汪立名按：《洪氏隆興職方乘》：嶺南村落有市謂之虛，以其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痰，言如痎疾間而後作，江南惡以疾稱，因止曰亥。獨徐筠《水志》云：荆、吳俗以寅、申、巳、亥日集於市。觀公詩用亥日甚多，則徐氏之說爲是。《唐宋詩醇》卷二三：波瀾壯闊，筆力沈雄，較《代書百韻》更勝。杜甫而下，罕與爲儷。圖字一韻重押，以字義不同也。唐、宋人往往有之。

《初到江州寄翰林張李杜三學士》《唐宋詩醇》卷二三：喻意頗俚俗，一入文人之口，便極風雅，其情深也。

《庾樓曉望》《唐宋詩醇》卷二三：中兩聯寫景。一遠一近，結十四字如生鐵鑄成，有千鈞之力。《昭昧詹言》卷一八：按此詩筆路，誠開俗人作俗詩一派，不可入選。

《宿西林寺》《侯鯖錄》卷六：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桑令，劉遺民是也。」《歷代詩話・漢魏六朝・柴桑令》：《碧湖雜記》云：劉名程之，字仲思，遺名其號也。曾作柴桑令。《侯鯖錄》云：「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據此，則遺民實宰此縣無疑。

《移山櫻桃》《硯北雜志》卷下：白樂天《移山櫻》詩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斸山櫻滿院栽。上佐近年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乃知唐之小官，五考爲任。《得樹樓雜鈔》卷一：《唐書・選舉志》：定於三年一考，中品下以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凡千牛備身五考送兵部試，有文者送吏部。白香山詩云：「上佐近來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此其證也。《佩文韻府》誤以考爲

老。附載「五老」條下。

《春末夏初閑遊江郭二首》《唐宋詩醇》卷二三：清氣溢素襟，句句切春末夏初景色。

《題元十八溪居》《廬山志》卷九：唐元集虛，河南人。貞元、元和間避地來廬山，居相辭澗。白樂天在江州時常與往來，隱居今不知處。《唐宋詩醇》卷二三：通首娟靜，腹聯對句更超妙。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因寄此什》《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六汪立名按：元八即元宗簡也。《英華》作元九，是誤以爲微之耳。公佐江州，元九方在通州。及移虢州，與白公忠州同除，安得所謂「劍珮曉趨雙鳳闕」耶？

《百花亭》《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此貶江州司馬時作。大抵中唐以後人多善言風土，如西北風沙，酪漿氈幄之區，東南水國，蠻島夷洞之外，亦無不曲盡其妙。樂天《送人遊嶺南》【略】，亦可謂盡南中之俗矣。學詩者不可不深造黃、陳，擺落膏艷，而趨於古淡，亦不可無此等一二語也。馮舒評：律體出於南北朝，徘偶須藻麗魁奇，方是作手。若擺落膏艷，直爲古體可矣，何事區區於聲偶之間耶？余論律詩，以沈、宋爲正始，老杜爲變格。然杜詩殊工整，不似黃、陳輩粗硬也，杜詩要是唐朝第一人。沈、宋自是蘭苕翡翠，老杜則碧海鯨海。黃、陳直是做不出此等語耳。馮班評：擺落膏艷是矣，黃、陳未爲古淡也，但硬老有力耳。方云：「無此等一二語」，何止一二語？陸貽典評：樂天詩於淡素之中有意議者爲妙，太枯率者不足讀。此首尚可也。紀昀評：清淺可誦。

《送客之湖南》《唐宋詩醇》卷二三：青草湖、黃梅雨，時地一併醒出，屬對工切渾成。

《百花亭晚望夜歸》《唐宋詩醇》卷二三：次聯有氣勢。蘇軾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二句本此，而下字更奇。

《庾樓新歲》《唐詩解·五言絕句四》：登此樓而感謫宦也。羈旅之貌，隨時而銷，懷鄉之愁，觸景而發，人情之常也。若乃牢落江湖之意，則於新年登庾樓而益甚焉。時樂天爲江州司馬。

《寒食江畔》《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六何焯評：不迫亦不盡，所以佳。第四略露，五、六仍放寬，便有起伏。

《大林寺桃花》《古今詩話·樂天遊大林寺詩》：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慾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四月方花。樂天《遊大林寺》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查慎行《廬山記遊》：上大林寺，樂天先生曾遊此，于四月見桃花。集中有詩序，今猶稱「白司馬花徑」。寺前一溪泠然，寶樹二株，葉如刺杉而細，如瓔珞柏而長，桑《紀》謂爲娑羅木者，非也。

《早發楚城驛》《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後六句，句句含早字。

《建昌江》《太平寰宇記·江南西道九·南康軍》：喚渡亭，白居易貶江州司馬過此作詩云：「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好似往年歸蔡渡，草風花雨渭河邊。」《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過喚渡亭，亭以白傅詩得名，有白詩石刻。堤行二里，人家種竹爲藩籬，雞聲人語，皆在竹中。又：喚渡亭在修水南岸，白居易過此有詩云：「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好似當年歸蔡渡，草風莎雨渭河邊。」黃庭堅書之亭上，明知縣梁崧重刻，石今存。

《香爐峰下新十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日高猶慵起，此是閒客常理，今出睡足而猶慵起，此便是南郭子綦仰天長噓、嗒焉自喪境界，固非心未降伏人所得冒濫也。三、四欹枕聽鐘、撥簾看雪，須知不是誇語新堂好景，便是此老身心放倒，得大快活之實在供據，看後解自知之。（後解）前解本寫得好，何意後解又睹傖父！至於「心泰身寧」等字，風雅益復盡情矣。

《山中問月》《老學菴筆記》卷一〇：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是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廝國寺」，傳以爲笑。

《山中與元九書因題書後》《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六汪立名按：此詩乃七言小律也。《事文類聚》：《白氏金針》有扇對，謂第一句對第三句，二句對四句也。梅聖俞作《續金針》引詩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吟。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嘶頻。」正同此格。

《酬元員外三月三十日慈恩寺相憶見寄》《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誠知曲水春相憶」一句，賦題有法。「赤嶺猿聲催白日」，一作「白首」，與結

犯，誤。「誰言南國無霜雪，盡在愁人兩鬢間。」故作一宕，便成佳語。唐人多有此。

《中秋月》《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中四句皆述人之失意者。末乃謂照人腸斷，月實不知，即所謂雌、雄風者也。馮班評：不通。馮舒評：章法奇。查慎行評：詩境平熟。紀昀評：「添愁益恨」四字複。好在近情，而俗處亦在近情。

《謝李大郎中寄新蜀茶》《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六汪立名按：遯叟云：火前，寒食禁火之前也。今世俗多用穀雨前茶稱爲雨前。《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則雨前。《交翠軒筆記》卷四：《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則雨前。余按唐人最重火前。白樂天詩：「綠芽千片火前春。」齊己詩：「白甌封題寄火前。」火前者，寒食禁火之前也。今人則但重雨前矣。

《彭蠡湖晚歸》《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自是一家。尾句凄然如此，遷謫中常態也。紀昀評：「千白點」三字太俗。結即「不是愁人亦斷腸」之意衍作二十字，便索然。大抵白詩有四病：曰滑，曰俗，曰衍，四盡。其無此四者，未嘗不佳。

《酬贈李鍊師見招》《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幾年司諫直承明，今日求眞禮上清。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此必白爲拾遺後作。或云鍊師嘗爲諫官，以事去者，則不宜稱煉師。且五、六不合其說，非是。「若許移家相近住，便驅鷄犬上層城。」言欲赴招也。

《昭君怨》《唐風定》卷二二：香山，唐代名家，所取惟此，似刻。然彼作詩以示考媼，理不得多取也。咏昭君別出一想，溫柔悱惻，怨情無限。《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六何焯評：明妃如不入蕃，無過一承恩宮婢耳，安得千載嗟惜？故知不遇者未必非幸。

《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六何焯評：《揚雄傳贊》：恬於勢力，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五六用之。《唐宋詩醇》卷二三：自負語，實是苦心語。末學詆訶居易，殆杜甫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醉吟先生》引《塵史》：杜子美善于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用其句，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爲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爲工也。《月山詩話》：樂天《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中有云：「每歎陳夫子，常嗟李謫仙。名高折人爵，思苦減天年。」自注云：「陳竟無官，李亦早夭。」按：子昂由正字遷拾遺，聖曆初始解官歸，不得謂無官。太白享年六十有二，豈反爲夭乎？「名高折人爵」，二公皆然；「思苦減天年」，則於二公無涉矣。《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道屈才方振」八句，屬對至此，可謂渾脫瀏灑。《唐宋詩醇》卷二三：起聯點題，因極贊元九之詩。「道屈才方振」四句，作轉軸。「顧我文章劣」至「宿結字因緣」叙自己之詩並及遭際。「每歎陳夫子」至「空令後代憐」，又舉古人之能詩不遇者，以況兩人。結出現在之地，含蓄不盡。其說詩處，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又如食蜜，中邊皆甜。兩人同調，可方伯牙、鍾期矣。

《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褣見寄製成衣服以詩報知》《齊東野語》卷一〇：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褣」，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柳亭詩話》卷一一：《香山集》有《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褣見寄》詩，所謂「綠絲文布白輕褣，珍重京華手自封」是也。然考之前人，多作「輕容」。如王建詩「嫌羅不著愛輕容」之類，或以爲即方空也。（蔣永公曰：昌谷詩：「蜀烟飛重錦，峽雨側輕容。」輕容，紗名，與方空異。張睿父曰：「輕容、方空，吹綸，皆紗名。」）

《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虔州》《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七何焯評：凄絕。

《九江春望》《韻語陽秋》卷一三：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爐烟豈異終南色，溢草寧殊渭北春？」蓋不忘蔡渡舊居也。

《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浩然齋雅談》卷上：白傅詩：「天黃生颶母，雨夜長楓人。」注云：「颶母如斷虹，有大風即見。楓人因夜黑雲雨，暗長數丈。」比見李仲賓云：比見李仲賓云：往年在東平，舟夜行，殘夜微月，擁蓬眺望。忽有黑雲起天角，漸成巨人，其長數十丈，掉臂闊步行水上，掠舟而西，一舟皆驚魘。辟起視之，其去如飛，得非所謂楓人耶？《唐宋詩醇》卷二三：前叙嶺南風土物產之異，結處規以不貪，忠告善道，所以致殷勤也。送遠詩如

此用意，乃爲深厚，泛作安慰語便淺。

《**自題**》《日知錄》卷三二：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於脽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略】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及遷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

《**尋郭道士不遇**》《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一，添「郡中乞假」；二，添「洞裏朝元」。可惜手中已是添寫無數字，而紙上乃更幷無好處，終竟是「來相訪」、「去不逢」之六字，爲可嗤也。三、四「白鶴」、「青松」，已是道士家中刻板字樣，若是再加「雙」字、「一」字，遂覺刻板更甚。取之者，只爲「看院只留」承「去」句，「入門惟見」承「訪」句，實是律詩舊樣耳。（後解）五、六，還丹火伏，雲母水春，此正是「參同契中事」。唐人律詩從無七、八外之五、六，此雖粗鄙，猶是舊樣也。《唐賢三體詩》卷四何焯評：此詩不免凡語。如韓吏部《訪劉尊師不遇》篇，則超絕矣。五、六較勝三、四。元和詩韻腳極工，卻不做「不遇」。

《**問劉十九**》《詩境淺說續編》：尋常之事，人人意中所有而筆不能達者，得生花江管寫之，便成絕唱，此等詩是也。即以字面論，當天寒欲雪之時，家釀新熟，爐火生溫，招素心人清談小飲，此境正復佳絕，末句之「無」字，妙作問語，千載下如聞聲口也。

《**南湖早春**》《唐宋詩醇》卷二三：刻畫早春，有色澤，腹聯尤警。

《**醉中對紅葉**》《王直方詩話・酒紅》：白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有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有詩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己詩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也。然無己初出此一聯，大爲諸公所稱賞。《唐音癸籤・評彙七》：白香山「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出尹式「衰顏倚酒紅」。尹悲嘆有含蓄，白故是翻案佳語，氣則索然矣。《甌北詩話》卷四：《對紅葉》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與劉明府共飲》云：「貌偷花色老暫去。」一意凡兩見。

《**遣懷**》《詩人玉屑・香山・達道》：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余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略】。」予今擬其句語，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迅遷，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使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點額魚**》《庶齋老學叢譚》卷中上：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如何」之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得上，上即爲龍。中州士大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折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谿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丹。杜詩中又有之，龍州亦有之。《唐宋詩醇》卷二三：比體，即曳尾泥中意。

《**劉十九同宿**》《容齋隨筆・黃紙除書》：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夜送孟司功**》《唐宋詩醇》卷二三：一氣旋折，全以神行，不知是情是景，筆墨之痕俱化。五律中此種境界開自老杜，意到筆隨，非可以規倣而得者也。

《**李白墓**》《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八一六引白居易《謫仙樓》：采石江邊李白墳，遶田無限草連雲。可憐芳塚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渚蘋溪藻猶堪薦，《大雅》遺風已不聞。

《**題崔使君新樓**》嘉慶《九江府志》卷三：崔使君新樓，唐刺史崔某起新樓於庾樓故址，故白司馬詩有「崔公樓替庾公樓」之句，後仍名庾樓。

《**曉寢**》《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三、四好快活自在人，尾句尤爽。馮班評：何等閑適。結句緊。紀昀評：淺而俚，尾句尤直而少味。

《**湖亭與行簡宿**》《唐詩紀事》卷四一：行簡小字阿憐。樂天《同宿湖亭》詩云：「潯陽少有風情客，招宿湖亭盡卻迴。水檻虛涼風月好，夜深唯共阿憐來。」

《**題遺愛寺前溪松**》《唐宋詩醇》卷二三：詠物善取神韻，故著題而不呆板，若過於求切，轉蹈剪綵爲花之弊。

《**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詩賀**》《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元注：「向

曾有贈楊詩，落句云：「不用更教詩句好，折君官職是聲名。」今故云「俱入手」。此楊臣源也。又錢湘靈評：次聯好。查慎行評：五、六即切官職聲名，故第七句接得緊。誰謂詩無法脈耶？紀昀：樂天律詩亦自有一種佳處，而學之易入淺滑，初學不可從此入手。根柢既深之後，胸有主裁，能別白其野俚率易，而獨取其眞樸天然，亦不爲無益。許印芳評：此論最平允，「初學不可從此入手」一語，尤中要害。無名氏（乙）評：新蒨。《唐宋詩醇》卷二三：穩稱中自饒風致。對句較出句必分外精警，固由機熟，亦本思長。《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前有「折君官職是詩名」句，故用末二句以解之。《日南隨筆》卷五：香山《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詩首句「文昌新入有光輝」，人多不解「文昌」二字。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索隱》：《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孝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初學記》：尚書，秦置也。《尚書》：龍，命汝作納言。《詩》云：仲山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並尚書之任也。《天文志》：斗魁六星曰文昌宮。荀綽云：尚書是謂文昌天府也。蕭望之云：尚書，百官之本。後漢李固上書云：國家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斟酌元氣。隋尚書省，唐龍朔二年更名中臺，咸亨初復爲尚書省。光宅初更名文昌臺。長安初又爲中臺，神龍初並復舊爲尚書省。香山稱文昌者，仍光宅之舊稱也。

《江西裴常侍以優禮見待又蒙贈詩輒敘鄙誠用伸感謝》《唐宋詩醇》卷二三：優禮贈詩，分對工細，一結有身分。遷謫之久，一味感恩倖澤，豈復能自樹立耶？

《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唐宋詩醇》卷二三：用事典切，聲調高亮，七律中正法眼藏，與劉禹錫最相似。

《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唐宋詩醇》卷二四：議論與敘事相間而行，才氣瀾翻潮湧，一筆掃就。

《題岳陽樓》《焦氏筆乘續集》卷五：樂天《題岳陽樓》：「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張芸叟用之爲詞：「回首夕陽盡處，應是長安。」人善誦之，不知實出樂天也。

《入峽次巴東》《容齋隨筆・白用杜句》：杜子美詩云：「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浪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五、六聯用少陵五言成句。《唐宋詩醇》卷二四：量移涉險，非樂境也。中兩聯寫舟行之苦，落句偏結得有氣色。《隨園詩話》卷二：古人官貴行舡多伐鼓，少陵詩曰：「打鼓發舡誰氏郎。」白香山詩曰：「兩岸紅燈數聲鼓，使君船艓下巴東。」皆伐鼓之證也。今人開舡鳴鉦，未知起于何時。

《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灃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爲他年會話張本也》白居易《三游洞序》：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詩學全書》卷二：首四記昔別今逢之時、地，以第三句對首句，名偸春格。「一別」四句，敘相遇情事。「齒髮」四句，記旅遊之迹。「往事」四句，悲故交之喪。「莫問」四句，寫自己詩酒豪興。「各限」四句，又記宴別之地。「神女」六句，記別時之景。末四憶別後重逢之期，回應首四句。

《夜入瞿唐峽》《野客叢書・詞句祖古人意》：《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斿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

《初到忠州贈李六》《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元和末自江州司馬移忠州刺史。此等遷謫作太守，未爲惡也，而氣象遽如此！查慎行評：一味條暢。又紀昀評：三句香山習徑。

《郡齋暇日憶廬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韻皆敘貶官已來出處之意》《唐宋詩醇》卷二四：一路順敘，熨帖中鍼綫細密，宛轉斡旋，無一毫痕跡。此種長律，正不易得。

《贈康叟》《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氏籍類》：盛唐詩人多有贈康洽之作，最傳者李頎所謂「西上雖因長公主，還須一見曲陽侯。」蓋指楊國忠暨秦、虢輩也；後長慶中白居易作忠州刺史，亦有贈康詩云：「殷勤憐汝無他意，天寶遺民見漸稀。」天寶至是已歷六朝，而康猶在，則祿山之亂流落西蜀，至元和、長慶之時，亦已老矣。

《木蓮樹生巴峽山谷間巴民亦呼爲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同獨房蕊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

迨謝僅二十日忠州西北十里有鳴玉谿生者穠茂尤異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惜其遐僻因題三絶句云》《老學菴筆記》卷四：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柳亭詩話》卷一八：周濂溪詩曰：「枝懸縞帶垂金彈，瓣落蒼苔墜玉杯。」蓋純白也。【略】（香山又有《畫木蓮圖寄元郎中》詩：「花房膩似紅蓮朵，艷色鮮如紫牡丹。惟有詩人應解愛，丹青寫出與君看。」則又有紅色一種。江文通《贊》所云「緗麗碧巘，紅艷桂洲」也。）《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八・忠州》：鳴玉溪在州西十里，上有懸岩，瀑布高五十餘丈，潭洞幽邃，古木蒼然。唐刺史房式嘉其幽絶，特置蘭若，凡置五橋以渡溪水，今廢。《清一統志》忠州：木蓮洞在州西北五里鳴玉溪濱，地產木蓮樹，巴人呼爲黃心木。白居易有詩。

《**種桃杏**》《甌北詩話》卷四：至如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蓮集中已有之。香山最多，而其體又不一。如《忠州種桃杏》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前後單行，中間成對，此六句律正體也。

《**種荔枝**》《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達甚，亦多情甚。

《**東樓招客夜飲**》《老學菴筆記》卷五：忠州在陝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爲郡之樂？白樂天詩乃云：「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以今觀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當是不堪司馬閑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

《**冬至夜**》《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心灰」、「鬢霜」，引喻亦佳。「一年冬至夜偏長」，前未有人道也。紀昀評：三、四殊俚，不得云佳。五、六自可。

《**竹枝詞四首**》《西河文集・詩話二》：白樂天《竹枝詞》云：「河畔何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此是通州司馬詩。」樂天善歌，每識歌法，觀第二句，則長年唱和之法盡之矣。其以調與詞分二端，亦屬歌法。所謂善歌者須得詩中意耳。樂天又有《問楊瓊》詩云：「古人唱歌兼唱情」，即此意。《帶經堂詩話・外紀門一・答問類》：問：《竹枝》、《柳枝》自與絶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否？請問其詳。《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略】歷友云：《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略】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其《柳枝詞》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聲情之儇利輕儁，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絶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唐詩合解箋注》卷六：竹枝宜質而不俚，方入古調。《唐宋詩醇》卷二四：聲韻悠揚，最合《竹枝》之體。《詩學全書》卷一：四首寫夔州風土。

又一　《唐詩解・七言絶句五》：冷烟斜月之景，《竹枝》悲咽之聲，即寒猿晴鳥尚不勝情，況可使愁人聽之耶？《詩境淺說續編》：《竹枝詞》者，用其詞之格調也。此詩乃專詠竹枝詞之聲。首句唱《竹枝》之地，次句唱《竹枝》之時。後二句言，唱至最凄咽處，峽口之寒猿晴鳥，同時驚起而啼，異類皆爲感動，極言其音調之悲。王漁洋詩：「斷雁哀猿和《竹枝》」，殆本此詩也。

《**春至**》《碧溪詩話》卷八：辰人以藤代篘，酒名釣藤。俗傳他處即不可用。或謂，但恐釀造之法異耳，所在皆可。樂天忠州《春至》詩云：「閑拈蕉葉題詩詠，悶取藤枝引酒嘗。」則巴蜀亦有之。

《**奉酬李相公見示絶句**》《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八汪立名按：憲宗元和十五年正月，服柳泌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皆言內侍陳弘志弑逆也。公是年冬自忠州召還，拜司門員外郎。

《**荔枝樓對酒**》《吳船錄》卷下：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有四賢閣，繪劉晏、陸贄、李吉甫、白居易像，皆嘗謫此州者。又有荔枝樓，樂天所作。《續玉笥詩談》：《統志》載忠州有荔枝樓，爲白香山建。詩云：「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醆，西樓無客共誰嘗。」今忠州更無荔枝，惟涪州有荔枝園，臨江挺荔枝樹一，相傳爲楊妃時所植。《方輿勝覽・夔州路・咸淳府》：荔枝樓在城西南隅，白公置。公有《荔枝樓對酒》詩。《明一統志・重慶府・宮室》：荔枝樓在忠州治西南隅，唐白居易建。有詩【略】。

《**房家夜宴喜雪戲贈主人**》《詩人玉屑・白香山・桑落酒》：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所得，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箜弦高。」

《**別種東坡花樹兩絶**》《方輿勝覽・夔州路・咸淳府》：東坡亭在郡

圃，白公於此種花。【略】蘇子瞻《別杭州》詩云：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非東坡之名偶爾同也。

《閨怨詞三首》二 《而庵說唐詩》卷八：「珠箔籠寒月」，室中映得空洞，是夜間將睡去的凄涼。「紗窗背曉燈」，床頭耿耿如豆，是曉來將醒時的凄涼。月與燈，皆愁人下泪物也。夜來，是從夜以至天曉，巾上總有一夜之泪。爲何又說「一半是春冰」？那一半卻是甚麼？蓋既云夜來，則巾上有一半隔宿之淚，有一半新下之淚，隔宿之淚已冷，故成冰；新下之淚尚溫，故未成冰也。「一半」二字妙絕。而庵拈出來，供人一笑。《唐詩合解箋注》卷四：「珠箔籠寒月。」從夜間將睡時思之，見寒窗月光射入簾內已覺凄涼。「紗窗背曉燈。」又從曉來已醒時思之，見窗前背著殘燈，半明不滅，都是離人愁況。「夜來巾上淚。」從將睡以至初曉，竟是一夜愁煩，故直接夜來巾上，總皆是新舊淚痕也。「一半是春冰。」一半是舊啼痕，其淚已冷，已成春冰，那一半新下之淚，則溫溫尚未成冰也。此眞怨辭矣。

又三 《而庵說唐詩》卷八：關山征戍，良人偏去得遠；閨閣別離，婦人偏又覺得難。二語已盡情事。「苦戰應憔悴，寒衣不要寬。」又十分體惜忖量他。此因自己之難，想到良人之苦。若謂：閨中凄涼，肌容憔悴，衣帶寬緩，安坐尚然；良人在邊上，日夜苦戰，當前則虞死傷，退後則犯軍法，其何以堪。形體想比舊時瘦了，今作寒衣，定不可把來寬了。「不要寬」，非是照舊衣放出來，是要比舊衣收窄些也。「不要」二字妙絕。衣在汝手中作，略把來裁窄些就是了，爲何要說出，汝要那個來聽？雖然，心中萬種思量，口中無數暗語，樂天心孔如絲，故能寫到。而庵亦覺技癢不過，可恨被他先作去也。《唐宋詩醇》卷二四：二詩言在意外，有盛唐人遺音。《唐詩合解箋注》卷四：「關山征戍遠」：今良人遠去關山，無非爲著征戍。「閨閣別離難」：苦婦女獨居閨閣，夫豈容易別離，閨中情事，二語已足。「苦戰應憔悴」：於是想到良人之苦，苦戰沙場，定然形容憔悴，較之閨閣凄涼，自應加倍。「寒衣不要寬」：良人憔悴，形體消瘦，若照舊時模樣寄去寒衣，定是寬了，寬了便穿不得，於是自己忖量，將口問心，祇今裁著寒衣不要照舊衣，以致寬了。其中有無限情腸。

《長安春》 《古今詞話・詞話上》：錢謙益曰：白樂天《江南春》詞：「青門柳枝軟無力，東風吹作黃金色。街前酒薄醉易醒，滿眼春愁消不得。」王仲初《江南春》詞：「良人早朝半夜起，櫻桃如珠露如水。下堂把火送郎歸，移枕重眠曉窗裏。」未曾見有律作詞者。兩首畢竟是詞而非詩，《阿那曲》本此。

《憶江柳》 《唐宋詩醇》卷二四：一氣直下，節促而意長。

《南浦別》 《詩境淺說續編》：首句凄凄南浦，爲江淹恨別之鄉，次句裊裊西風，乃宋玉悲秋之際，寄語征人，不若掉頭竟去，強制離情，差勝於留戀長亭，贏得相看腸斷也。皇甫曾《送友》詩云：「相望知不見，終是屢回頭。」一言行者，好去莫回頭，一言送行者，屢回頭，皆情至之語。

《後宮詞》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王建》：苕溪漁隱曰：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略】「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八汪立名按：此詩舊作王建《宮詞》，惟《紀事》作白詩。《詩境淺說續編》：詩言露蘭啼眼，夜不成眠，遙聽前殿笙歌，悲樂之懸殊若是。方在盛年，已金環不御，此後身世茫茫，更將焉屬。惟有耐寒倚火，坐待天明耳。作宮詞者，多借物以喻悲，此詩獨直書其事，四句皆傾懷而訴，而無窮幽怨，皆在坐到明三字之中，猶元微之「寥落古行宮」詩，亦直書其事，而前朝衰盛，皆在「說元宗」三字之中。元、白本一代齊名，詩格與詩心亦相似也。

《初除中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 《唐宋詩醇》卷二四：居易以元和十年貶江州司馬。十五年冬自忠州召還，拜尚書司門員外郎，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在外凡六年矣，撫今追昔，無限感慨。悲喜二字爲一篇綱領。第三句悲，第四句喜，第五句喜，第六句悲，末二句喜中有悲，其實悲之意多於喜，深厚蘊藉，細玩自知。居易非沾沾於祿位者，故曰「聚散窮通自不知」，蓋其安命，素矣。

《紫薇花》 《韻語陽秋》卷一六：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後又云：「紫薇花對紫薇翁，名目雖同貌不同。」則此花之珍艷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熳，俗又謂之「百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者。《歷代詩話・唐詩・紫微》：《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與花何涉？唐中書省植紫薇花，後世舍人院紫微閣前輒種此花，雖循唐故事，要亦何義？余後見《海錄碎事》云：「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改中書令爲紫微令。則樂天入直西省，

所謂紫薇郎指此耳。薇當作微。蓋樂天性愛此花，有《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

《**後宮詞**》《竹坡詩話》：徐陵《玉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烟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桃花著雨臙脂濕」，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題新居寄元八**》《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誰似昇平元八宅，栽花種柳傍林泉」，情境兼到，并饒氣調。

《**見于給事暇日上直寄南省諸郎官詩因以戲贈**》《蔡寬夫詩話・樂天詩述唐官制》：唐制：諫議大夫班給事中上，中書舍人班又次之。然自外入爲諫議者，歲滿始遷給事中，給事中歲滿始遷舍人，蓋以下爲進，故有上坡、下坡之說。樂天《贈(丁)〔于〕給事》詩，所謂「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微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着鞭」，雖以爲戲，亦當時實事也。

《**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各題四韻**》《雍錄》卷八：東坡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作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送客南遷**》《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樂天一貶江州司馬，移忠州刺史，後歸朝爲中書舍人，出知杭州，復召爲蘇州，未嘗遠貶。其始借此爲題，以誇筆端之富，妙於鋪叙南土風景歟？微之相與唱和，尤長於斯。予所選五言律，止於十韻，惟此至十二韻，亦破例也。紀昀評：「雲夢」、「洞庭」，明言其地，「曾經」句亦豈揑造耶？「破例」云云，不知有何例？馮班評：二聯說開。查愼行評：工於鋪叙。元、白擅長在此。紀昀評：敷衍是香山家法。次首序次整潔，措詞亦雅，不妨存此一格。結亦竭情。然《長慶集》自爲門戶，不能以古法繩之。無名氏(甲)評：蘐草，燒而復出，故常青。《蘿蘼亭札記》卷八：雜說中言蜀中張獻忠墓生毒草，觸之則肌膚赤腫，蓋戾氣所感。此實不然，此草名蘐草，見白居易詩。又見《墨莊漫錄》云：「川峽間有惡草名蘐麻，其枝葉拂人即成瘡。」是唐宋以來便有此草。《唐宋詩醇》卷二四：將欲詳說南中之苦，而先著「君應不願聞」五字，曲折深摯，中幅鋪叙風土物產，末結出送之之情。此詩與前《送客遊嶺南》同一機局。然彼係宦遊，故規以不貪；此係遷謫，故進以自遣。義各有取爾。

《**舊房**》《唐宋詩醇》卷二四：平平寫景，悽然欲絕。此種意境非三唐以後所能到。

《**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唐音癸籤・談叢一》：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儲餘俸，園外買閑田。」如是罷官，官亦可罷也。《唐宋詩醇》卷二四：鋪叙新居，詩中有畫。或議其俚俗瑣碎，然不可及處正在此。入他人手，必不能如此詳細。過求詳悉，必不能如此位置妥帖。竹頭木屑，皆非異物，亦顧其用之者何如耳。

《**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懷**》《桐江詩話・白樂天詩兄弟中第》：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盡矣。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爲祖，故名「自憐郡姓憐儒少」也。

《**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蔡寬夫詩話・雙聲疊韻與蜂腰鶴膝》：自唐以來，雙聲不複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卑枝底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戶大嫌酒甜，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成就之，要不以是爲工也。《眞珍船》卷五：《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北江詩話》卷六：白太傅何嘗不傾倒昌黎，然僅云「戶大嫌甜酒，才高厭小詩」而已。蓋韓、白詩派不同，故所言止如此而已。

《**勤政樓西老柳**》《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一九何焯評：此刺穆宗荒怠厥政，不得見開元之盛也。公元和時詩多發露，此更蘊藏，抑所謂「匡諫者微，哀歎而已」者耶？《唐宋詩醇》卷二四：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詩境淺說續編》：四句皆作對語，而不異單行，由於語氣貫注也。首二句言，勤政樓乃當日旌旂拂露，紫禁朝天之地，今衰柳臨風，駐馬徘徊，愴然懷舊。後二句言，自開元至長慶，歲月悠悠，其間國運之隆替，耆舊之凋零，等于無痕春夢，賸有當年垂柳，依依青眼，閱盡滄桑。詩僅言開元之樹，長慶之人，不着言詮，而含凄無限也。

《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蔡寬夫詩話・官名因人而重》：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爲故事者。何遜爲水部員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詩賀之云：「老何歿後吟詩絕，雖有郎官不愛詩。【略】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籍答詩亦云：「幸有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爲詩人故事。前輩片言之貴重如此。《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何遜以詩名，老杜頌之曰：「能詩何水曹。」張籍是除，樂天賀之，五十六字如一直說話，自然條暢。馮班評：白體如此。無名氏（乙）評：方批盡此詩之妙。陸貽典評：以議論作起承轉合，元、白爲然。查慎行評：八句一氣呵成，章法亦本於杜。「今日聞君除水部」二句，足見交誼眞切。紀昀評：此詩便嫌薄弱。虛谷評白詩「似一直說話，自然條暢」，白詩好處在此，病處亦在此。首句稱呼杜撰，次句及中二聯凡五用虛字裝頭，未免犯複。且氣格亦因之不健，凡七律須有健句撐住。三、四承次句而衍之，殊爲支綴。此處自應拍合文昌，乃緊健。無名氏（甲）評：香山詩筆健而神遠者爲貴，此其一也。無名氏（乙）評：踊躍善寫喜意，古人之眞摯如此。《唐宋詩醇》卷二四：一氣呵成，句句轉，筆筆靈。章法亦本杜甫，不襲其貌，而得其神，故佳。宋人如楊廷秀輩，有意摹倣此種，徒成油腔滑調耳。

《玉真張觀主下小女冠阿容》《誠齋詩話》：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昌黎「白咽紅頰長眉青」一詩，已盡女冠奇邪之態。適人者，理之常也，出家者，俗之衰也。召文人才士之侮，何爲乎？馮班評：「留立」、「春窗」，雙聲。紀昀評：俗猥之至。

《龍花寺主家小尼》《西河文集・詩話八》：白樂天《贈龍華寺主家小尼》結句：「應似仙人子，花宮未嫁時。」自注云：「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爲尼，小名仙人子。」此是以本朝故實用爲詩句，故註之。後見類書，有「愛姬爲尼」一條，註云：「郭代公愛姬爲尼，名仙人子。樂天嘗贈以詩。」竊甚怪之。樂天安能與代公周旋耶？及見本集，則以此註註在題下，不註詩下，遂疑此註是題中之註，遂以仙人子爲即龍華小尼，故曰樂天曾贈詩，誤矣。且代公愛姬是初爲尼而後爲姬者，故曰「花宮未嫁時」，謂此尼可以比未嫁代公時之仙人子耳。若云愛姬爲尼，則先姬後尼矣，小尼安得作姬過耶？

《板橋路》《升菴詩話・柳枝詞》：《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然此詩隱括白香山古詩爲一絕，而其妙如此。《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校勘類》：《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余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非《柳枝》。蓋唐樂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略】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孃子事，即此，與謝玄暉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群書，豈未睹《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

《暮江吟》《升菴詩話・白樂天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眞珠月似弓。」詩有豐韻，言殘陽鋪水，半江之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紅，日所映也。可謂工緻如畫。《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摘瑕類》：白古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卻往往入妙，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敷水在華州東，水出羅敷谷。酈注：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予過其地，憶白詩，亦爲之流連而不發也。）《唐宋詩醇》卷二四：寫景奇麗，是一幅著色秋江圖。《詩境淺說續編》：此詩分兩段寫景，上二句言薄暮之景，大江空闊，陰晴劃分，半爲雲氣所掩，作瑟瑟秋光，半則一道斜陽，平鋪水面，映江水而皆紅，寫江天晚景入妙。後二句言，一至深宵，如弓新月，斜挂樓頭，正初三之夕，其時露氣漸濃，如珠光的皪，正九月之時，夜色清幽，誦之覺涼生袖角。通首皆寫景，惟第三句「誰憐」二字，略見惆悵之思，如水清愁，不知其着處也。

《閨婦》《江行雜錄》：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唐詩箋注》卷九：上二句寫其態，下二句寫其情。「夜合花開日又西」，脫得妙。此亦是白描法。

《夜聽箏有感》《龍性堂詩話續集》：樂天《聽箏》詩：「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蔣竹山《聽雨》詞云：「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

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人生老景，萬緣都盡，二老人聽雨聽箏，一任天明，實情實景。《鍾山札記》卷二：白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又有「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容齋隨筆》云：「隔與格二字義同，猶言已是也。」近來樂天集改作況是，淺俗之甚。司空圖亦有句云：「格是厭厭饒酒病，終須的的學漁歌。」

《琵琶》《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賴是心無惆悵事，不然爭奈子弦聲」，兩句轉折，自成創詞。

《路上寄銀匙與阿龜》《白香山詩長慶集》卷二〇汪立名按：毛晃《增修禮部韻略》：闌干，流貌。白居易詩：「玉容寂寞淚闌干。」又眼腔謂之闌干。《遯叟詩話》：闌干出曹子建「月落參橫，北斗闌干」。注：橫斜貌，象斗之將沒也。而淚之闌干，不但言其橫流，更有借用汎瀾之意。然作橫斜解自雅。

《重到江州感舊遊題郡樓十一韻》《唐宋詩醇》卷二四：全首著意「重到」二字，落句意與神會，情景逼眞。

《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唐宋詩醇》卷二四：《草堂記》中有「清泉白石，實聞斯言」之語。「縱未長歸得」二句，殆自爲解嘲耳。

《舟中晚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寫舟中晚起，佳處在起句自聽。三、四承寫次句，乃別自抽手輕襯七字，此爲唐人佳筆。（後解）後解寫舟中晚起之故。唐人有如此五、六，卻不是用力語，只爲引出「湖上去」三字也。

《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時長慶二年十月。

《醉題候仙亭》《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候仙亭在靈隱寺前。

《虛白堂》《咸淳臨安志・官寺一》：虛白堂：唐長慶中，刺史白文公有詩刻石堂上。《方輿勝覽・浙西路・臨安府》：虛白堂，白居易刻詩石堂上。羅隱《虛白堂牡丹》詩云：「莫背欄干便相笑，與君俱受主人恩。」蓋謂居易植此花。又有紫微兩本，亦謂居易所植。

《夜歸》《咸淳臨安志・山川七》：萬松嶺在和寧門外西嶺上，舊夾道栽松。樂天《夜歸》詩云：「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又卷五八：白公詩「拂城松樹一千株」指萬松嶺言，今多不存。《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萬株松樹青山上」四句，景次之細，身歷始解。《唐宋詩醇》卷二四：次聯已盡西湖之景。五、六從空中摹擬而得。「潮頭欲過滿江風」較許渾「山雨欲來風滿樓」句，更爲闊大。《昭昧詹言》卷一八：起句平點，三、四遠景。五、六警妙非常。以歸後事收。只八句說去，往復一氣中，層次情事，有如一幅畫圖，令人一一可按而見，固非小才能辦。

《錢湖州以箬下酒李蘇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無因同飲聊詠所懷》《嘉泰吳興志・食用故事・酒》八：白居易有《錢湖州寄箬下酒》詩云：「勞將箬下忘憂物，寄與江城愛酒翁。」按：長興有上箬、下箬溪。《輿地志》：夾岸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釀酒醇美，俗稱下箬酒。《吳郡志・土物・五酘酒》：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酘酒》詩。今里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甕，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謂之酘，其酒則清冽異常，今謂之五酘，是米五投之耶？按：李蘇州疑是李紳。

《晚歲》《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此在杭州作，殆初至郡時。查慎行評：《長慶集》中拗句絕少，此首是其變體。紀昀評：此詩如刪爲八句曰：「不覺白雙鬢，徒言兩朱幡。病難施郡政，老未答君恩。歲暮別京洛，年衰無子孫。不緣衣食繫，尋合返丘園。」亦未嘗不括全詩之意，何必敷衍如斯？三、四鄙。結卻眞切，東坡「有田不歸如江水」，亦是此意。無名氏（甲）評：以下幾首率直少味，可以不選。

《宿竹閣》《咸淳臨安志・山川二・孤山》：舊在廣化寺柏堂之後有小閣，多植竹。白公每偃息其間，仍有詩，遂以名。今與寺俱徙。又《山川十一・西湖》：其始孤山廣化寺有白公竹閣，因其遺跡而祀白公，後人以東坡、和靖附焉。

《歲暮枉衢州張使書并詩因以長句報之》《演繁露》卷九：衢州之下十里許深潭中有石兀立水面，土人命爲浮石。《白樂天集》三卷有《謝衢州張使君》詩曰：「浮石潭邊停五馬」，則此水之有浮石，其來久矣。先是，土人嘗有謠讖曰：「水打浮石圓，龍游出狀元。」口口相傳，亦莫知其語之爲何自也。

《錢塘湖春行》《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先寫湖上。橫間，則爲寺北、亭西；豎展，則爲低雲、平水；濃點，則爲「早鶯」、「新燕」；輕烘，則爲「暖樹」、「春泥」。寫湖上眞如天開圖畫也。（後解）後解方寫春行。花

迷、草沒，如以戥子稱量此日春光之淺深也。「綠楊陰裏白沙堤」者，言於如是淺深春光中，幅巾單袷款段閒行，即此杭州太守白居士也。（五、六是春，七、八是行。）《西河文集・詩話三》：杭州錢塘湖中，有一堤穿于湖心，作志者初稱白堤，後稱白公堤，謂白樂天爲刺史時所築。及讀樂天《杭州春望》詩有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則幷非白築，未有己所開堤而反曰誰開者。且詩下自註云：「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是必前有此堤，而故註以證己詩，其非初開可知也。是以張祜詩云：「樓臺映碧岑，一徑入湖心。」其詩不知何時作，但樂天出刺杭州在長慶末，而陸魯望每推祜爲元和詩人，則此堤非長慶後始築斷可知者。嘗考此堤名白沙堤，樂天《錢塘湖春行》有云：「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則意此堤本名白沙，或有時去沙字，單稱白堤，而不幸白字恰與樂天姓合，遂誤稱白公。觀有時去「白」字，單稱「沙堤」，如樂天又有詩云：「十里沙堤明月中」，是一沙一白，遂多誤稱。而不知白堤不得稱白公堤，猶沙堤不得稱宰相堤也。杭志極荒唐，至錢塘湖諸志則尤荒唐之至者。此第一節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今之白隄，即白沙隄，白公時已有之，非白公築也。虎丘白公隄，公爲刺史時所築。《昭昧詹言》卷一八：章法意匠，與前詩一《西湖留別》相似，而此加變化。佳處在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

《**候仙亭同諸客醉作**》《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咸淳志》：候仙亭，唐韓皋建，白樂天記所云候仙、虛白、見山、觀風、冷泉五泉相望，如指之列，是也。

《**戲題木蘭花**》《演繁露》卷一六：樂府有《木蘭》，迺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縈上。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詩又好。唐人每每有詩是因前順生後，有詩是因後倒生前。如此晚出道場詩，看他前解，細寫湖上是島、島上是寺，又加「柳」、「松」、「蓮花」字，裝成異樣清華好景。意猶未愜，即又盡借其日之暮雨涼風、盧橘栟櫚，以加倍渲染之者，分明先生滿心滿眼具有海山樓閣，一段觀想先在胸中，因而倒撰此一解四句，悄地填補在前。若只是出道場時，信筆閒寫，一順寫到後去，始有到岸回首之一結，便當措筆措墨都不是如此二十八字也。朗吟而後信之。（後解）此「到岸請君回首望」，乃是未到岸、先請君必回首也；若既「到岸」，已「回首」，則是更不必「請君」之二字也。前解如寫美人，後解如寫美人影。五是海，六是宮，然而皆寫影也。《春草堂詩話》卷一：白樂天「櫻櫚葉戰水風涼」，戰字，余不知其佳。即在全州道上見兩岸櫻櫚晚風過處，始服古人用字之妙。《古唐詩合解》卷一五：前解寫西湖晚歸，後解寫迴望孤山寺。而「請君」兩字，乃贈客語也。《唐宋詩醇》卷二五：句法挺健，由字法生新也。「重」字、「戰」字、「搖」字、「倚」字俱下得警拔，遂覺全首生動。故曰：「練句不如練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烟波澹蕩搖空碧，樓閣參差倚夕陽。」孤山一路風景，即名畫家亦不能到。白傅刺杭時，往來湖上，讌飲賦詩，藝林知重其詩。不知諸務就理，即建石函一事，瀉西湖之水，潤三邑之田，其功未有涯量也。烏得以詩人概之。《昭昧詹言》卷一八：此題已如畫，詩寫景工而眞，所以爲佳。姚先生曰：「非至西湖，不知此寫景之工」。起二句點題，中四句小大近遠分寫，皆回望中所見。卻以結句回掉點明，復總寫一句收足，所謂加倍起棱也。起不過叙點歸字，而以密字攢鍊出之。

《**杭州春望**》《艇齋詩話》：東坡《梅花》詩云：「裙腰芳草抱山斜。」即白樂天詩「誰開湖寺西南徑，草綠裙腰一道斜」是也。《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樂天守杭州，以和適之趣處繁華。子厚守柳州，以愁苦之懷處荒寂。情景異，歡戚殊。以樂天之二詩視子厚之五詩，相去遠矣。然子厚亦隘者也，東坡謫黃、謫惠、謫詹耳，無一言及於怨尤夷鄙，是亦可以觀人焉。紀昀評：東坡又有失之太豪處，所謂過猶不及。馮班評：春望結。紀昀評：「濤聲夜入」、「紅袖織綾」，雖俱是杭州事，然皆非春望之景，此亦口頌而不覺其非者。六句自然，五句終是湊泊。無名氏（甲）評：樂天詩自得春氣，然根源故不及柳州之深。《蓉塘詩話》：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所謂柿蒂，指綾之紋也。《夢粱錄》載杭土產綾曰柿蒂、狗腳，皆指其紋而言，後人不知改爲柿業，妄矣。《徐氏筆精》卷三：杭州古有柿蒂綾。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蒂。」元張翥詩云：「爲織春袍柿蒂綾。」樂天自注云：「柿蒂花者尤佳。」《升菴詩話・姑蘇臺》：「無端春色上蘇

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拂過來。」此初唐人詩也。白樂天詩「草綠裙腰一道斜」，祖其意也。《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據此詩及自註，則湖洲中一堤本舊時有之，而不知所始，故曰「誰開？」且自註如此。未有樂天開此堤，而反曰「誰開」，且加一註腳者，今西湖諸志皆稱爲樂天所築堤，誤矣。【略】故作杭志者當稱「白沙堤」，或稱「白堤」，若稱「白公堤」便誤耳。《唐宋詩醇》卷二五：「入」字、「藏」字，極寫望中之景，落句結足春意。

《東樓南望八韻》《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東樓一名望海樓，在中和堂之北，又名望潮樓，唐武德七年置。

《樟亭雙櫻樹》《咸淳臨安志・物產・櫻桃花》：唐時樟亭驛有雙櫻樹，白公詩云。

《餘杭形勝》《瀛奎律髓》卷四馮舒評：如面語。馮班評：起句似質，太直。陸貽典評：白詩總之如面語。紀昀評：此所謂長慶體也，學之易入淺滑。第四句「一千株」湊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世必又有飯後無事，不能便卧，近窗攤腹，借書遮眼之人，極賞此等，以爲大佳，我亦謂其實原是此輩之佳詩。何則？此眞更不必用心於其間者也。收之者，爲其「繞郭」二句，寫盡餘杭，并非與後「夢兒」二句作成隊好語，便是不走律詩原樣故也。（後解）上解三、四承州縣句，已寫盡餘杭，此五、六此爲翻出風光不稱也。眞不走律詩原樣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教妓樓新道姓蘇」，教妓樓失考。《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靈隱山上有夢謝亭，即杜明甫夢謝靈運之所，因名客兒亭。蘇小小，錢塘人也。

《江樓夕望招客》《侯鯖錄》卷七：東坡云：「白公晚年詩極高妙。」余請其妙處。坡云：「如『風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時不到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星河一道水中央」，黃山谷「快閣」名句本此。《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襲故類》：閻古古（爾梅）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實難甲乙也。劉後村亦云：「地占百弓全是水，樓無一面不當山。」予少時在濟南亦有句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峰半入城。」今前集不載。《蓮坡詩話》：閻古古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而所寫境地不同。《唐宋詩醇》卷二五：高瞻遠矚，「坐馳可以役萬景」，他人有此眼力，無此筆力。《昭昧詹言》卷一八：起點叙。次句中聯皆夕望中景。招客收。姚先生摘末句云：「俚俗不可耐。」愚謂此尚無妨，清切有眞趣，較《夜歸》末句富貴氣爲優。

《江樓晚眺景物鮮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張員外》《唐宋詩醇》卷二五：起句便是極好畫景，中四句四面摹寫，總爲「鮮明」二字設色，落句以圖畫結足，歸到寄詩之意，篇法極緊。

《代賣薪女贈諸妓》《白香山詩後集》卷五汪立名按：《堯山堂外紀》云：唐時杭妓承應宴會，皆得騎馬以從。

《予以長慶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與范陽盧貫汝南周元範蘭陵蕭悅清河崔求東萊劉方興同遊恩德寺之泉洞竹石籍甚久矣及茲目擊果愜心期因自嗟云到郡周歲方來人寺半日復去俯視朱綬仰睇白雲有愧於心遂留絕句》《韻語陽秋》卷五：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爲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無蹈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咸淳臨安志・山川八》：風水洞在楊村慈嚴院，院舊名恩德。有洞極大，流水不竭。頂上又一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故名。《輿地紀勝》卷二：風水洞在錢塘之楊村慈嚴院，白樂天長慶三年來遊留詩。

《歲假內命酒贈周判官蕭協律》《龍性堂詩話初集》：杜「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拈」字亦新，唐人多用之。【略】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杜又云「醉客拈鸚鵡」，是也。《杜詩鏡銓》卷一二《宴戎州楊使君東樓》楊倫注：「重碧拈春酒」，趙曰：元微之《元日》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歲酒先拈辭不得」。則拈酒乃唐人語也。

《與諸客携酒尋去年梅花有感》《蓮坡詩話》：崑山葛翼甫《夢航雜說》云：鈍翁作詩，規模舊句，間出新意。【略】「深山舊交俱無恙，惟欠樽前麴秀才」，本白居易「樽前百事皆依舊，檢點惟無薛秀才」。

《正月十五日夜月》《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樂天以長慶二年冬十

月杭州到任，長慶四年元宵詩也。杭自唐固已盛矣，然終未若京都長安之盛。三、四佳句也。如李易安「月上柳梢頭」，則詞意邪僻矣。紀昀評：「月上柳梢頭」一闋，乃歐公小詞。後人竄入朱淑眞，已爲冤抑。此更移之李易安，尤非。此詞邪僻，在下句「人約黃昏後」五字。若「月上柳梢頭」，乃是常景，有何邪僻？此論未是。又：通體平平，結二句尤不了了。

《題州北路傍老柳樹》《唐音癸籤・評彙七》：白居易《咏老柳樹》：「但見半衰臨此路，不知初種是何人？」羅隱《咏長明燈》：「不知初點人何在？祇見當年火至今。」語似祖述，而用法一順一倒不同。

《湖上醉中代諸妓寄嚴郎中》《白香山詩後集》卷五汪立名按：《堯山堂外紀》云：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既去，猶得以鱗鴻往返，靦不爲異。

《紫陽花》《韻語陽秋》卷一六：珍木奇卉，生於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赦於樵斧，固爲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其名曰紫陽，於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爲尤幸乎！咸淳《臨安志・風土》：禪宗院山有山花一本，色紫而香，無人知名。白公樂天名爲紫陽花，賦詩。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四友齋叢說》卷一八：白太傅之詩，亦可稱詩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說皆不載，獨《長慶集》有之。其《郡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僚》詩云：「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略】」此詩亦自情眞語實。

《郡中西園》《吳郡志・官宇》：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袤，唐謂之西園，今以作教場。《唐宋詩醇》卷二四：妙諦從「心遠地偏」悟出。

《九月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吳郡圖經續記・水》：七堰者皆在州門外。據樂天詩云：「七堰八門六十坊」，而《圖經》云：廢堰一十有六。蓋樂天指其近者言之也。舊說：蓄水養魚之所。或云：所以遏外水之暴而護民居。近世城中積土漸高，故雖開堰無甚患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七堰八門十六坊」，《吳郡志》云：按《長慶集》六十坊者，舊經所籍如之，後頗隨事有創有易。則十六當作六十。《唐宋詩醇》卷二四：以九日起，以宴集結，中幅鋪陳吳中山水人物城市之勝，可作圖經。

《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泥壇方合矩」二十句，此段單說爐火事。

《霓裳羽衣歌》《古今詩話・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曰：「聽風聽雨作《霓裳》。」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欽遠造。」鄭嵎《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明皇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以笛寫之。會欽遠進《婆羅門曲》，與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傳爲散序，欽遠所進爲腔，號《霓裳羽衣曲》矣。」《蔡寬夫詩話・霓裳曲》：《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與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爲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爲《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侵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落。〕」《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爲證也。鄭嵎《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敬遠所進作腔，此則與樂天之說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與此數人同時，何從復得異說也。《韻語陽春》卷一五：《霓裳羽衣舞》，始于開元，盛于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作歌和元微之云：「今年五月至蘇州，朝鐘暮角催白頭。貪看案牘常侵夜，不聽笙歌直到秋。秋來無事多閒悶，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答云十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狀，綴兆音聲，具載于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虹裳霞披步搖冠，鈿纓纍纍佩珊珊」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遍，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二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眞舞，故《長恨詞》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爲正。鄭嵎《津陽門詩》註，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善月中所聞爲散序，以楊敬述所進爲其腔。未知所據

也。又謂《霓裳》乃道調法曲。若以爲道調，則誤矣。樂天《高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厥後文人往往指《霓裳》爲亡國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演繁露》卷七：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歌》略曰：「移領錢塘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謝好箏，教得《霓裳》一曲成。前後祗應三度按，聞到而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元答云：「七州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案：此乃居易守杭日，自教官妓玲瓏習爲《霓裳舞》，至樂天鎮蘇時，習舞者已皆不存。元微之爲越守，樂天求此舞人於越而越中無之，但寄得《霓裳歌》以爲之譜耳。元、白距明皇不遠，此時此曲已自無傳，況今日乎。《碧雞漫志》卷三：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嵎《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考唐史突厥傳，涼州都督楊敬述爲暾煌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樂天、鄭嵎之說是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四幅花箋碧間紅」，以下說譜之妙，「君言此舞難得人」，以下說舞人。《唐宋詩醇》卷二四：「我昔元和侍憲皇」至「唳鶴曲終長引聲」，敘《霓裳羽衣》之節奏聲容也。「當時乍見驚心目」至「聞道如今各星散」，敘自己之仕途遷移而選伎以教《霓裳》也。「今年五月至蘇州」至「似著丹青圖寫出」，敘微之之寄《霓裳羽衣譜》也。「我愛《霓裳》君合知」至末以和詩意作結，而言此舞之不可失其傳也。曰「就中最愛《霓裳舞》」、「教得《霓裳》一曲成」、「無人知有《霓裳舞》」、「恰與昭陽舞者同」、「但恐人間廢此舞」，敘次分明，層層照應，可當一篇《霓裳羽衣記》。情致纏綿往復，極一唱三嘆之妙。

《小童薛陽陶吹霧簫歌》《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何焯評：贊皇公每得居士詩，闕之篋中，此篇亦其藏恐開視回心之一邪。《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翕然聲作疑管裂」十句，節節變，聲聲換，無意不透，無筆不靈。

《啄木曲》《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何焯評：甚古，卻少味。

《雙石》《唐詩鏡》卷四二：白樂天於水石之趣，言之津津，知其中於膏肓深矣。《唐宋詩醇》卷二四：觸手明通，游戲自在。此種詩境，開白居易，而蘇軾致之，軾集中《楊康功名》一首本此。

《宿東亭曉興》《唐詩鏡》卷四二：「眼昏春睡足」，語有味。《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何焯評：「南雁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驚心動魄，二語不減《十九首》骨格也。《趙秋谷所傳聲調譜・後譜・齊梁體》：《宿東亭曉興》（白居易）：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折腰。）窗聲度殘漏，（此句卻粘不折腰，正調。）簾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宇下，（第五字用仄。）散步池塘曲。南鴈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瓦溝白，（第五字仄。）草繞牆根綠。何言（不粘上句）萬戶州？太守常幽獨。（若上句末字平及下聯與上聯相粘，便是仄韻律詩矣。方綱按：此首之論亦是，但前篇以「齊梁體」標目，卻不可以概此。）

《自詠五首》三《瀛奎律髓》卷六查慎行評：中間屬對，乃古詩也，不應入律。紀昀評：拗而不健，眞而太直，此香山本色語，卻非得手之作。

《題故元少尹集後二首》二《龍性堂詩話初集》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古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有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世知其名者少矣，況於詩乎？乃知唐人詩湮沒不傳者尚多也。

《吳中好風景二首》一《唐音癸籤・詁箋四》引《閱耕餘錄》：白太傅詩：「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吳中以水長船動爲船活。采入詩中，便成佳句。《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何焯評：「八月如三月」，可作詩題。

《有感三首》二《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何焯評：諺有養瘦馬之語似出於此。新城亦云。《陔餘叢考》卷三八：揚州人養處女賣人作妾，俗謂之養瘦馬，其義不詳。白香山詩云：「不養瘦馬鉤，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年間，已聞換一主。」宋漫堂引之，以爲養瘦馬之說本此。《茶餘客話》卷二〇：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蓋興體也。今揚州買小女子者爲養瘦馬。

《就花枝》《中山詩話》：唐人飲酒，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白傅詩云：「醉翻襴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即白傅所謂。

《喜雨》《唐宋詩醇》卷二四：「千日澆灌功，不如一霢霂。」口頭尋常語，卻是至理。喜字意纔寫得盡。末四句推廣言之，小中見大，蓋濟人利物之心，無時或忘也。

《落花》《唐詩鏡》卷四二：種情語。

《**六年春贈分司東都諸公**》《唐宋詩醇》卷二四：「偶當穀賤歲」四句，先將境內承平之況，吏治之善，特筆提寫，以下接入宴遊之樂，便自不妨。此其所可幸也。儻四境不治，而從事宴游，是曠官也。方自媿之不暇，何以幸爲！韋應物詩云：「邑有流亡媿俸錢。」與此作兩得之矣。

《**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唐宋詩醇》卷二四：和韻奇險，正自章妥句適，寫景歷歷如畫，引人入勝。「但令樂不荒，何必遊無倨」，「分應當自盡，事勿求人恕」，尤見道之語。

《**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迫越遊見寄**》《唐宋詩醇》卷二四：整麗疏宕，七古正則。《靈芬館詩話》卷一：唐人用事用人名，類多割截。【略】至樂天《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見寄》詩末句云：「憑君一詠向周師」，自注：「周判官師範，蘇、杭舊判官。」

《**和自勸二首**》一　《老學菴筆記》卷六：謝景魚家有陳無己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桴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唐音癸籤・詁箋五》：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麩炭語留傳不一。《北夢瑣言》：優人安轡新嘲李茂貞燒京闕云：京師但賣麩炭，便足一生。

《**和雨中花**》《唐詩鏡》卷四三：結不老。《白香山詩後集》卷二何焯評：「末落仍遭風雨橫」，雨中一點。

《**中隱**》《唐宋詩醇》卷二五：胸中無罣礙，乃得此空明灑脫之境。

《**問秋光**》《白香山詩後集》卷二何焯評：「殷卿領北鎮」，殷疑是殷侑。

《**太湖石**》《吳郡志・土物》：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爲貴。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靨，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縋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者爲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太湖石爲甲。

《**偶作二首**》一　《青箱雜記》卷七：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郊賦性褊隘，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隘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礙郊，孟郊自礙耳。《韻語陽秋》卷二：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

《**玩止水**》《唐宋詩醇》卷二五：見理透，體物精，晉人無此分寸，宋人無此灑脫。

《**三月三十日作**》《唐詩鏡》卷四二：「半百過九年，艷陽殘一日」，無心出口亦佳，着意擬之則陋矣。

《**天竺寺七葉堂避暑**》《白香山詩後集》卷二汪立名按：咸淳《臨安志》：下天竺寺有七葉堂，載公此詩，是亦杭州作，編者誤入洛下詩耳。然集中前後倒置者甚多，未能盡正也。又何焯評：杜佑別墅有樹每朵七葉。羅隱有「夏窗七葉連陰暗」之句，此堂其亦以樹得名耶？

《**嗟髮落**》《白香山詩後集》卷二何焯評：項子遷：「常因束帶熱，每憶剃頭涼。」不知白公已先道來。

《**池上夜境**》《白香山詩後集》卷二何焯評：「無人驚處野禽下」，佳句。

《**秋遊平泉贈韋處士閑禪師**》《白香山詩後集》卷二何焯評：「聞健且相隨」，「聞」猶趁也。今雍、豫語尚爾。新本《才調集》王建《三臺詩》：「聞身強健且爲。」

《**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白香山詩後集》卷二何焯評：「老戶知之久」，此句正爲結句罷官伏脈。《唐宋詩醇》卷二五：中幅刻畫山水景致，頗近《選》體，起結香山本色。

《**六年寒食洛下宴遊贈馮李二少尹**》《白香山詩後集》卷二何焯評：「珠翠混花影」，雙關。「殷勤二曹長，各捧一銀觥」，極平淡，不可及。

《**閒夕**》《唐詩鏡》卷四二：好作解語，亦詩家所病。陶令「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意味儘佳。樂天「何法使之然，心中無細故」，語亦不惡。固知言無定趣，惟眞假何如耳。

《**寄情**》《唐詩鏡》卷四二：詩人隨注生情，無所不可。

《**答微之泊西陵驛見寄**》《柳亭詩話》卷一四：蕭山有西陵驛，即《水經注》「固陵城」也。晉時改爲西陵，謝靈運《西陵阻風》詩可證。至唐亦仍其名。樂天《答微之西陵驛見寄》詩：「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明指錢塘隔岸處也。

《**答微之誇越州州宅**》《白香山詩後集》卷六何焯評：「厭看馮翊風沙

久」，第三謂同州，妙在先伏抑揚。《唐宋詩醇》卷二五：中二聯叙越州風景，微之所誇也。結句戲以折之，樂天自誇也。

《微之重誇州居其落句有西州羅剎之罐因嘲茲石聊以寄懷》《咸淳臨安志・山川二・秦望山》：晏元獻公《輿地志》：秦始皇東游登此山（秦望山），欲度會稽。後唐同光中錢氏於秦望山建上清宮，有巨石二十餘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晏公云：近東南有羅剎石，大地崔嵬，橫截江濤，商船海舶經此，多爲風浪傾覆，因呼爲羅剎。每歲仲秋既望，必迎潮設祭，樂工鼓舞其上。李建勳詩曰：「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白居易詩：「嵌空石面標羅剎，壓捺潮頭敵子胥。」後改名鎮江石。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沒。

《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微之》《弇州四部稿・說部・宛委餘編四》：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又，其女當不止文姬一人也。《蔡文姬傳》所載《悲憤詩》，叙事與《邕傳》不相合。豈邕自從董卓辟而女之嫁衛仲道者，爲驅掠入關耶？

《醉封詩筒寄微之》《唐音癸籤・談叢五》：詩筒始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詩，入筒中遞之。白詩有云：「爲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予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呈微之》《十駕齋養新錄》卷二〇：唐長慶四年李諒爲蘇州刺史，《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有「首開三百六旬秝，新知四十九年非。當官補拙猶勤慮，游宦量才已息機」之句。白樂天答詩云：「領郡慚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又云：「憑鶯傳語與李六，倩雁將書寄元九。莫歎一日日催人，且喜一年年入手。」【略】諒字復言，嘗官中丞。白樂天以是年罷杭年，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明年改元寶曆，三月除守蘇州，當即與李交代也。

《答微之見寄》《唐宋詩醇》卷二五：腹聯先將雪意寫透，結句點出好景如畫。

《閒卧》《石洲詩話》卷二：白公之妙，亦在無意，此其似陶處也。即如宋人詩：「有時俗物不稱意，無數好山俱上心。」稱爲佳句。而白公則云：「有山當枕上，無事到心中。」更爲自然。

《新春江次》《白香山詩後集》卷五何焯評：太整、太露、大直便味短矣。

《春題湖上》《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物態新出。「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萬千讚嘆盡此二句。《古唐詩合解》卷一五：前解寫山月之勝，後解寫物色之勝，總寫得「湖上春」三字。《唐宋詩醇》卷二五：「畫圖」二字是詩眼，下五句皆實寫畫圖中景，以不舍意作結，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餘情。

《失鶴》《白香山詩後集》卷五何焯評：起句極工，又復無迹。馮丈不取此等詩，知白公者淺矣。

《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白香山詩後集》卷六汪立名按：《紀事》：崔玄亮刺湖州時，白公刺杭，元微之以觀察刺越，有唱和詩，號《三州唱和集》。何焯評：第四句前後關鎖，最後用《封禪書》中語。《唐宋詩醇》卷二五：逐句相承，篇法綿密，卻滅盡針綫之跡，由其律熟而氣厚也。

《詩解》《隨園詩話》卷六：周元公云：「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余讀公詩云：「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然則元公之言信矣。

《潮》《日知錄》卷三：白樂天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爲午，午潮降而爲夜子，以後半月復然（西江江岸上有《候潮碑》）。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白香山詩後集》卷五何焯評：六十回句，前人有辨其不然者。

《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石洲詩話》卷二：白公《天竺》詩，本皇甫孝常《秋夕寄懷契上人》詩，而出以連珠體，自令人不覺。此等處，皆足見古人之脫化。

《別州民》《唐宋詩醇》卷二五：後四句，經濟政績具見其中，慈惠之意藹然言表，必如此留心民事，方許詩酒遨遊，彼「長日惟消一局棋」者，那得借口風流也。

《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艇齋詩話》：東坡《杭州》詩云：「在郡依前六

百日」，用白樂天事。樂天詩云：「在郡六百日，遊山二十回。」咸淳《臨安志・山川二・月桂峰》：僧遵式《月桂峰詩序》云：「相傳月中桂子嘗墜此峰，生成大樹，其華白，其實丹。」【略】白居易詩曰：「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

《西湖留別》《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此首刻意作初唐調。不事佻子，觀首二句便見。「未能拋得杭州去」，以遲迴見留戀，「皇恩只許住三年」，以促速見留戀。才人用意，兩面皆見，故妙。《昭昧詹言》卷一八：起二句叙題，字字錘鍊而出之，不覺其爲對起。三四跌出，空圓警妙，鹽腦運虛爲實。五六周旋題面。收句倒轉拍題。用筆用意，不肯使一直筆，句句回旋曲折頓挫，皆從意匠經營錘鍊而出，不似夢得、子厚但放筆直下也。先歛後放，變化沈約浮聲切響，此等足取法矣，然猶「經營地上」語耳。杜公包有夢得、子厚、樂天，而有精深華美不測之妙。

《贈侯三郎中》《白香山詩後集》卷六何焯評：「老愛東都好寄身」，東都恐未若廬山也。「且與蘇田遊過春」，蘇田未詳，疑作田蘇。《唐宋詩醇》卷二五：善以文言道俗情，本色語倍覺雅馴。

《履道新居二十韻》《唐宋詩醇》卷二五：竟體穩洽，「拔青松直上」一聯，鍊句尤挺健。

《汴河路有感》《白香山詩後集》卷六汪立名按：長慶二年，公以中書舍人除杭州刺史，謝表云：「汴路未通，取襄陽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然則汴河路猶屬貞元末未應制策以前所經，故曰「三十年前路」也。

《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風景不隨宮相去」，先生以庶子分司，故得自稱宮相。

《分司》《白香山詩後集》卷六何焯評：五六透出有味二字，尤佳在下句，結變。

《題新居寄宣州崔相公》《唐兩京城坊考》卷六：按白居易《與劉夢得偶到敦詩宅感而題壁》詩云：「履道淒涼新第宅」，蓋其宅在白宅之南。故居易《聞樂感鄰詩》注云：「東鄰王大理去冬云亡，南鄰崔尚書今秋薨逝。」又《祭崔尚書文》云：「洛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舍，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

《憶杭州梅花因叙舊遊寄蕭協律》《咸淳臨安志・物產・梅花》：白文公去郡後有《憶杭州梅花》詩。孤山之梅，自唐以來已著稱。《見聞搜玉》卷四：孤山梅花雖以和靖得名，然白樂天《寄殷協律》詩云：「三年閑悶在餘杭，曾爲梅花醉幾場？【略】」則自唐已賞鑒矣。

《早春晚歸》《白香山詩後集》卷六何焯評：「晚歸騎馬過天津」，晚歸起。「草色連延多隙地」，早春。「鼓聲閑緩少忙人」，晚歸。「無人管領石家春」，春字結。

《別春爐》《白香山詩後集》卷六何焯評：「夜火且留看」，韻腳活。「長遣四時寒」，落句無理。

《夢行簡》《唐宋詩醇》卷二五：習用語，妙於點化。

《寄皇甫七》《詩學全書》卷三：上六句叙我目前之景，末二寄其人。

《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韻》《白香山詩後集》卷七何焯評：「二年方得到，五日未爲淹。（相府領鎮隔年，居易方到。既到，陪奉宴遊，凡經五日。）」：無注不見結句之妙。

《船夜援琴》《白香山詩後集》卷七何焯評：「月照夜江深」，「深」字妙，然不如「日氣射江深」也。

《渡淮》《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三、四尖新。紀昀評：第三句本右丞「大漠孤烟直」句，猶是恆語。四句乃是刻意造出。此種可偶一爲之，專意效之則墜入竟陵、公安鬼趣。末句用何水部語。妙在出語渾成，不傷大雅，與「武功派」之瑣屑不同。

《自詠》《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中》引《三山老人語錄》：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歎蚤白無兒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卻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蚤白，海中仙菓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熊詩。」注云「高山本高於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閑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唐宋詩醇》卷二五：中幅極盡理煩治劇之略，蓋到郡經旬，而規模已定矣。一結即先憂後樂意，乃知居易實具經世之才，而當時未竟其用爲可惜也。分司以後，時不可爲，不得已托詩酒以自娛耳。「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十字，凡爲守令者，當錄置座右。

《答客問杭州》《瀛奎律髓》卷四：陸貽典評：五、六自是樂天句法。紀

昀評：亦淺滑。《梅磵詩話》卷上：七言律詩有上三下四格，謂之折腰句。白樂天守吳門日，答客問杭州詩云：「大屋簷多裝雁齒，小航船亦畫龍頭。」

《登閶門閑望》《白香山詩後集》卷七何焯評：「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虎、娃」借對。

《池上早秋》《白香山詩後集》卷七汪立名按：《姑蘇志》：北池又名後池，在木蘭堂後，韋、白有詩。池中有鴉，鴉上有白公手植槐。又何焯評：放翁云：芰是菱，非芰荷。白詩自指二物。

《故衫》《唐宋詩醇》卷二五：所詠止一衫，而衫之色香襟袖，衫之時地歲月，歷歷清出，并著衫之人身分性情，亦曲曲傳出，卻又渾成熨貼，無一點安排痕迹，亦絕不假一字纖巧雕琢，此香山擅長處，李商隱輩豈能辦此。《蘭叢詩話》：感懷詩必有點眼處，然有點眼不覺者。如白香山《故衫》七律，點眼在「吳郡」、「杭州」兩地名。故衫本不足以作詩，作故衫詩，非古人裘敝履穿之意，蓋慨身世耳。斥外以來，已遷忠州，苟邀眷顧，可以召還，乃忠州不已，又轉杭州，杭州不已，又轉蘇州，是則衫爲故物，而人亦故物矣。如此推求，乃得詩之神理。

《東城桂三首并序》《樂府詩集》卷八〇：《桂華曲》，白居易蘇州所作。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爲樵牧場，有桂一株，生於城下，惜其不得地而作曲，音韻怨切，聽輒動人。故其詩云：「《桂華詞》苦意丁寧，唱到常娥醉便醒。此是世間腸斷曲，莫教不得意人聽。」《吳郡志・土物下》：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爲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樨爲巖桂，詩人或指以爲桂，非是。《誠齋詩話》：詩有驚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又：「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姮娥更寡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西河文集・詩話二》：唐樂人歌《桂華曲》，亦法曲之一。其詞係白樂天所作。樂天每有詩云：「《桂華詞》意苦丁寧。」謂其曲韻怨切，動能感人，初不知其詞如何。及考其詞，甚俚鄙。如云：「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是底語？先子嘗論樂，謂此詩本《詠吳城桂三首》之一。前二首但傷名材多棄地耳。此一首則有風朝廷應用賢意。觀此，則月中二句正是佳語。且恍然悟風人之旨，即唐樂府猶然，今人昧此矣。樂天《聽唱桂華曲》落句云：「此是世間斷腸曲，莫教不得意人聽。」按：樂天時爲蘇州守，所云不得意人，正指外調不見用，故云然。然則先子所論，概可據耳。《白香山詩後集》卷七何焯評：《東城桂》三首，自比。「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子墮」句謂先以舍人出守杭州，「根盤」言由此長落簿領中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賣作蘇州一束柴」，太淺則近俚。《載酒園詩話・三偷》：詩家雖厭蹈襲，【略】即樂天翻子美「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爲「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亦猶芻狗之再夢也。

《閑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演繁露》卷一五：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有詩：「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雁趁行。」注云：「緋多以雁銜瑞莎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

《早發赴洞庭舟中作》《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闔閭曙色欲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舟移聲拽管弦長。」又是一景界。蘇杭名勝舊云「不得刊置他處」是也。「出廓已行十五里，惟銷一曲慢霓裳」，與頸句不複者，彼寫舟馳，此形曲慢也。

《泛太湖書事寄微之》《藝林伐山》卷五：「黃夾纈林黃有葉」，白居易詩也，集中不收。夾纈，錦之別名。黃夾纈林句甚工，杜詩所謂「霜凋碧樹作錦樹」，同意。《唐詩合解箋註》卷一二：前解以泛湖起，以後俱書事寄微之也。七言律排，作者罕傳，即五言排律亦罕傳於中唐以後。蓋中晚格調漸弱，句欠警嚴，故較之初盛大異。如七言排則尤難於精警，所以選家多不入帙。今姑以白傳作備一體，覽者可以知其大概云。

《戲和賈常州醉中二絕句》一《咸淳毗陵志》卷七：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美文辭，開敏有斷。累遷考功郎、知制誥，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因用之。白居易有《戲和醉中二絕》云：「聞道毗陵詩酒興，近來積漸學蘇州。」

《歲日家宴戲示弟姪等兼呈張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石林燕語》卷八：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啉，云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爲貪婪之意。或謂啉爲燻，如鐵入火，貴出其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意。《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香山居士》引《緗素雜記》：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啉尾，即再命其爵也。【略】

又啾云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啾尾。啾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鷄肋編》卷中：白樂天詩云：「歲盞後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餳。」又云：「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皆用藍字。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於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盞屠蘇酒，自小飲至大，老人最後，所餘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容齋四筆・藍尾酒》：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旁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盞。」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藍尾。蓋以藍爲婪，當藍尾者，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啾。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爲藍尾。【略】。」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爲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觀林詩話》：婪尾酒出《佛圖澄傳》。婪尾者，最後飲酒也。東坡《除夜》詩云：「不辭最後屠蘇酒。」是以知樂天詩以「婪」作「藍」云：「三盃藍尾酒，一碟膠牙餳。」皆更歲之事。《詩律武庫後集》卷二：《太平廣記・虎部》：申屠龍曰：婪尾酒，最後飲也。元日飲酒，自少至長，蓋祝壽之意。年最高者飲藍尾杯。衆勸三杯，喜其壽之高也。藍尾猶吳越人稱臨尾，蓋鄉語也。白樂天詩備矣。《七修類稿》卷二五：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二字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爲末座飲之在後也。自又曰：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不識其事，當求其字。藍，澱也。《說文》云：澱，滓垽也。滓垽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腳，如盡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則少蘊所謂酒巡匝末，俱通矣。《歷代詩話・唐詩・藍尾》：吳旦生曰：《荆楚歲時記》：膠牙者，蓋使其牢固不動，此爲正旦故實。而藍尾，詳攷之可不拘時用也。按藍，一作啾。《蘇鶚衍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啾尾，即再命其爵也。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三丈。或云藍，潁水其深三丈，時人取之以爲酒。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啾者，云貪也。謂處於坐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啾尾。啾字從口，此即侯白《酒律》所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以慰之之說也。

《正月三日閑行》《蔡寬夫詩話・詩用方言》：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淮、楚之間以十爲忱音，不通四方。然退之「非閣復非橋，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乃皆用二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爲戲也。《容齋隨筆・司字作入聲》：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老學菴筆記》卷五：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爲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略】則詩家亦以十爲諶矣。《吳郡志・橋梁》：唐白居易詩曰：「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畫橋四百」，則吳門橋梁之盛，自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吳郡圖經續記・坊市》：黃鸝市之名見白公詩，所謂「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橋頭冰未消」是也。又《橋梁》：吳郡昔多橋梁，自白樂天詩嘗云：「紅欄三百九十橋」矣，其名已載《圖經》。逮今增建者益多，皆疊石甃甓，工奇緻密，不復用紅欄矣。《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黃鸝，坊名。烏鵲，橋名。九十之十，用作平聲，唐人多如此。馮舒評：作仄亦何不可？查慎行評：「十」叶平，音「諶」，謂之長安語。《說略》改音「旬」，舊音「忱」。紀昀評：此亦樂天純熟之境，然效之易成一種淺薄敷衍之格。《升菴集》卷六〇：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略】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劉禹錫云：「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

《馬墜强出贈同座》《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傷足而猶勉強看梅，可知是詩人多魔。馮舒評：如此批頗鈍相。紀昀評：「擡」字粗俗，餘亦淺率。

《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此詩》《咸淳毗陵志》卷二七：垂腳、啄木二嶺在（宜興）縣南。唐遇春貢，湖、常二守會境上。白樂天詩云：「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各作一家春。」《嘉泰吳興志・食用故事・茶》：陸羽《茶經》曰：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

縣生君山懸腳嶺北峰下。【略】每造茶時，兩州刺史親至其處。故白居易詩云：【略】。

《酬微之開拆新樓初畢相報末聯見戲之作》《白香山詩後集》卷七何焯評：「南臨瞻部三千界」，頂得豁字高字出。此聯於越州極精，然意味卻在三聯也。

《病中多雨逢寒食》《唐宋詩醇》卷二五：頸聯何其蘊藉，宋人「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之句，便覺徑直少味。

《蘇州柳》《吳郡志・土物下》：柳以垂者爲貴，吳下士大夫家有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旁亦有之。樂天《蘇州柳》云云。

《重答劉和州》《唐宋詩醇》卷二五：不敢替左司，但可傲睨吳王，即蘇軾云：「識字劣能欺項籍」也。《石洲詩話》卷八：（王漁洋《論詩絕句》）「廣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難披。詩名流播鷄林遠，獨愧文章替左司。」（「敢有文章替左司」，白公刺蘇州時詩也。）先生不喜白詩，故特借白詩此句，以韋左司超出白詩上也。【略】若以韋在白上，則擬不於倫也。白詩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者，是因守蘇州而云爾，豈其關涉詩品耶？白公之爲廣大敎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

《城上夜宴》《明一統志・蘇州府・宮室》：觀風樓在府治西門城上。白居易詩：「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

《仲夏齋居偶題八詠寄微之及崔湖州》《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有閒散之味。紀昀評：閒散當在神思間，使蕭然自遠之意，於字句之外得之，非多塡恬適話頭即爲閒散也。此如有富貴者不在用金玉錦繡字，有神味者不在用菩提般若等字，有仙意者不在用金丹瑤草等字。此詩尙是字句工夫，不得謂之有閑散之味。查愼行評：「眼前無俗物」，少陵成句。又紀昀評：白公習調。

《六月三日夜聞蟬》《老學菴筆記》卷一〇：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獻云：「綠樹新蟬第一聲。」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詩人玉屑・唐人句法・清新》：「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白居易《聞蟬》）《唐宋詩醇》卷二五：一片空明，詩境至此，才許當一「清」字，直是天分高絕，鈍根人何從學步？

《眼病二首》一《瀛奎律髓》卷四四馮舒評：自然圓脫如面語。紀昀評：淺率之詞，加以粗俚。此種皆宜懸諸戒律，勿以香山而爲之辭。

又二《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白體詩，不可以陳簡齋《目疾》詩律律之。然此亦善形容，不取其格，而取其味。馮班評：惡識。何如要把簡齋律人？紀昀評：味亦無可取，此猶壓於盛名，曲爲周旋之語。查愼行評：《龍樹論》，專治目疾之書。

《夜遊西武丘寺八韻》《中吳記聞》卷一：白樂天爲郡時，嘗攜容、滿、蟬、態等十妓夜遊西武丘寺，嘗賦紀遊詩，其末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吳郡志》：雲巖寺即虎丘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爲一。顏魯公亦有詩云：「不到東西寺，於今十五年。」

《百日假滿》《白香山詩後集》卷七何焯評：氣殊不平。

《題報恩寺》《吳郡圖經續記・山》：報恩山，一名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昔有報恩寺，故以名云。所謂南峰、東峰，皆其山之別峰也。今有楞伽、天峰、中峰院建其旁。樂天詩云：「淨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即此山也。《吳郡志・郭外寺》：龍谿曾旼《記》云：寶曆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略】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其謂是也。《白香山詩後集》卷七何焯評：寺在支硎之麓。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香山居士》：樂天《次楞伽寺》詩云：「照水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陳子高《病起》詩云：「照水姿容非復我，上樓腰腳不如人。」時稱爲佳句，殊不知乃體樂天詩也。《吳郡圖經續記・寺院》：楞伽寺，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其上有塔，據橫山之巔。隋時所建，有石記存焉。白樂天及皮、陸有詩載集中。

《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馮侍御周殷二協律》《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前一聯見蘇州之盛，後一聯眞情可掬。馮舒評：「病拋」一聯是片言居要處，評語漫。紀昀評：大段情整。惟「人稠」二句，仍是頹唐潦倒之習。「平鋪」不對「複嶺」，「嶺」字又複「山」字，必有誤。再校本集。「病拋」二句，淺語而有深味。「九月」句淺率。

《河亭晴望》《唐宋詩醇》卷二五：氣味近老杜。

《留別微之》《白香山詩後集》卷七何焯評：「《三百篇》中勸式微」，「式

微」竟代「歸」字用。

《武丘寺路宴留別諸妓》《唐音癸籤・詁箋一》：白樂天詩：「女墳湖北武丘西」，《文苑英華辨證》云：「女墳，眞娘墓也。」此非是。皮、陸《女墳湖》詩自注：「吳王葬女之所。」按《吳越春秋》：「闔閭葬女閶門西郭，舞白鶴市中，令萬人隨觀。」即其事也。又《詁箋五》：白居易《武丘留別諸妓》云：「清管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駘䮂嘶」：駘䮂，蕃大馬也。音薄寒。亦有直作薄寒者。

《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白香山詩後集》卷七汪立名按：《吳郡志》戴顒宅：北禪寺，唐司勳郎中陸涔嘗居之，有花橋水閣。

《喜罷郡》《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久困仕宦，方知此詩之妙，樂天眞樂天哉！紀昀評：粗率之極。

《感悟妄緣題如上人壁》《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結語深於禪悅。

《思子臺有感二首》《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二篇疑漳王之事而作，非也。此爲文宗莊恪太子永事作。

《賦得邊城角》《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尾句無力，三、四好，第五句尤好。紀昀評：五、六俚陋至極。

《初到洛下閑遊》《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尋春放醉尚粗豪」，後半俱從「粗豪」二字中設想。

《醉贈劉二十八使君》樂史《李翰林別集序》：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眞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香山居士》引《洪駒父詩話》：世傳樂天詩云：「文章蓋世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予見李侍郎家收得樂天墨跡詩草，乃「病壓人頭」。

《太湖石》《唐宋詩醇》卷二五：律法渾成，腹聯刻畫絕警，結句陡健有力。

《和楊郎中賀楊僕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合宴席上作》《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五、六即用「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句法。

《酬裴相公題興化小池見招長句》《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蓬斷偶飄桃李徑，鷗驚誤拂鳳凰池」，二句意思曲折，亦從鍊句得之。

《晚寒》《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起聯逼出「暝」、「寒」，有萬鈞力。

《偶眠》《古今詩話・無聲詩》：白樂天以詩名，與元微之同時，號元白。詩詞多比圖畫，如《重屏圖》，自唐迄今傳焉，乃樂天《偶眠》詩也。詩曰：「放杯畫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睡，慵便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且詩之所以能盡人情物態者，非筆端有口未易到也。詩家以畫爲無聲詩，誠哉是言。

《有小白馬乘馭多時奉使東行至稠桑驛溘然而斃足可驚傷不能忘情題二十韻》《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芳草承蹄葉」四句，輕倩，「度關形未改」二句，用事恰合。

《贈東鄰王十三》《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次聯常語也，補之當日論詩偏取此種。

《寄太原李相公》《瀛奎律髓》卷五方回評：第五句頗於戲語中存規戒，第六句對得妙。紀昀評：結太淺、太盡，香山慣病。無名氏(甲)評：唐以太原爲北都，世推重鎮。出守節度，每用大臣。作詩氣象，亦得冠冕，方與題稱也。《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一裘何足道，白公眞寒士也。

《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劉因爲鶴歎二篇寄予予以二絕句答之》《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漸愧稻粱長不飽」二句，當家身分。

《履道春居》《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中四句皆下句好，「春添水色深」尤好。尾句翻案尤佳。紀昀評：本非翻案。馮班評：次聯名句。體物入微。查愼行評：誰謂香山淺易？皆耳食而不味其戴者也。紀昀評：三句纖而拙，六句好，七句不成文。《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暝助嵐陰重」二句煉。

《題洛中宅第》《瀛奎律髓》卷三五方回評：尾四句，盡富貴人宅第終不能歸之態。紀昀評：只前後八句亦足，何必如此鋪衍？且如此鋪衍，仍寫不盡，是眞可已不已也。後四句乃一篇作意，然究竟太滑。《存餘堂詩話》：近世士大夫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遊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眞達者之詞歟。《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懸魚」六句透出「終身不曾到」。七、八句寫無人遊覽，更

蘊藉。

《寄殷協律》《升菴詩話・吳二娘》：吳二娘，杭州名妓也。有《長相思》一詞云：「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間時，花枝難似伊。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又：「夜舞吳娘袖，春歌蠻子詞。」自注：「吳二娘歌詞有『暮雨瀟瀟郎不歸』之句。」今《絕妙詞選》以此爲白樂天詞，誤矣。吳二娘，亦杜公之黃四娘也。聊表出之。《遠志齋詞衷・詩詞曲語襲而愈工》：詩語入詞，詞語入曲，善用之即是出處，襲而愈工。阮亭極持此論，嘗評金粟「花心動秋思」詞有云：白太傅「吳孃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錢宗伯「東風誰唱吳娘曲，暮雨瀟瀟閣禁城」及自作「年來慣聽吳娘曲，暮雨瀟瀟水閣頭」。金粟乃云：「驚秋客到傷心處，江南夢、一曲瀟瀟暮雨。」總由「暮雨瀟瀟郎不歸」生出如許心想。使拙筆爲之，便如芻狗再夢，數見不鮮矣。《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近似類》：白樂天詩：「吳孃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是佳句。虞山錢牧翁宗伯詩：「東風誰唱吳孃曲，暮雨瀟瀟閣禁城。」予亦有二絕句云：「波遶雷塘一帶流，至今水調怨揚州。年來慣聽吳孃曲，暮雨瀟瀟水閣頭。」「七載離筵喚奈何，玉壺紅淚斂青蛾。瀟瀟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孃一曲歌。」《唐宋詩醇》卷二五：無限感慨，結語更淒涼。《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追憶佳冶，轉覺悽涼。《本事詞》卷上：吳二娘，江南名姬也，善歌。白香山守蘇時，嘗製《長相思》詞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鬖鬖翡翠雲滿衣，陽臺行雨回。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吳喜歌之。故香山有「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之詠，蓋指此也。《昭昧詹言》卷一八：起以叙事爲點題。「浮雲」自比。三句與殷爲一類，跌出四句如今寄詩，往復一氣。五六又回應首句。收句又應次句。此等猶見章法，用筆用意，隨手宛轉變化之妙，不比作死詩。

《臨都驛答夢得六言二首》《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六言大抵須平整，不可添減。《唐宋詩醇》卷二五：節短音長。

《和錢華州題少華清光絕句》《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蘇州肥膩華州清。《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蘇州肥膩不如君」，吳兒未必心服。

《代迎春花招劉郎中》《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後二句可作故事用。

《曲江有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結句不測，妙有餘味。

《杏園花下贈劉郎中》《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後二句蹉跎淪落，言外自見。《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東風二十四回春」，澹而旨。

《微之就拜尚書居易續除刑部因書賀意兼詠離懷》《瀛奎律髓》卷六紀昀評：三、四自然。結太鄙。

《伊州》《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亦應不得多年聽」二句，綺語作達，分外風流。《詩境淺說續編》：詩謂垂老多愁，令歌姬小玉，學唱《伊州》一曲，以遣有涯之生，乃曲未敎成，而鬢絲已白，世之沈酣醉夢者，羅衣尚在，而春舞已休，金穴未成，而玉棺遽降，作者明知過客光陰，且及時行樂耳。亦有若野人閒種樹，樹老野人前，親見手種成陰者，白傅倘能親見敎成乎？

《早朝》《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城陰」句最佳，餘乃常語也。第三暗藏老態在內，昔年於此茫如也。

《酬嚴給事》《升菴詩話・白樂天酬嚴給事玉蕊花》：白樂天《酬嚴給事玉蕊花》：「嬴女偸乘鳳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此豈老姥能解者？

《華州西》《香祖筆記》卷五：白古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卻往往入妙。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意，而風趣非復雕琢可及。《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二・遺蹟類下》：敷水出羅敷谷，谷受秦嶺以北諸水。樂天詩：「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

《從陝至東京》《唐詩鏡》卷四四：五、六好寫作。

《送春》《歷代詩話・唐詩・鑿落琵琶》：韓退之詩：「酡顏傾鑿落。」按《海錄碎事》云：蒼梧令金佐堯從賊，被黥面，嘗自稱「金鑿落」。湘、楚人以盞斝中鐫鏤金渡者爲金鑿落。又樂天《送春詞》：「銀不洛，從君勸。」不洛，酒器也。意落、絡、洛，古字通用。

《春詞》《唐詩鏡》卷四五：每覺淺處藏情。《唐宋詩醇》卷二五：艷體

妙於蘊藉。

《送敏中歸豳寧幕》《白香山詩後集》卷八何焯評：「司徒知我難爲別，直過秋歸未訝遲」，必無此事，姑妄言之，是難別無聊之思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弟兄垂老相逢日」二句，只消直叙，自爾情到。《唐宋詩醇》卷二五：情景一湧而出，清空如話，倍覺沉着深摯，惻惻動人，棣華雁影，浮詞不掃自去。

《宴散》《歸田錄》卷二：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後山詩話》：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又：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二老堂詩話》：白樂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興？臨睡舉殘杯。」此詩殊未睹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晏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瀛奎律髓》卷八方回評：三、四人所共知。查慎行評：三、四即俗所謂無不散之筵席也。虛谷引此謂是富貴語，失其旨矣。紀昀評：五、六警。前人譏三、四非富貴語，乃看富貴語。此就句論耳，此詩原是看富貴也。許印芳評：三、四善寫貴人事，本是傳句，是看與否，勿關得失，何足深辯耶！「殘」字複。無名氏（甲）評：上四句不過叙事，卻得力於「殘暑」二句，方有歸結。《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三、四傳出富貴氣象。《甚原詩說》卷一：詩句中有眼，須鍊一實字，句便雅健。如【略】「殘暑蟬催盡，新秋雁帶來」（白居易）。《養一齋詩話》卷七：黃魯直謂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誠然。

《人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與一首（《宴散》）相似。

《池上》《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第四句最新。紀昀評：雖無深味，頗不傷雅。《唐賢三體詩》卷四何焯評：發端二語，便是酒醒情味，中四語乃寥落也，螢影在水，似雙飛也。

《雨中招張司業宿》《王直方詩話・白詩與韋杜同意》：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最爲世所稱重，而白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此對床眠」，意亦相類，然不爲人知。

《送陝州王司馬赴任》《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第二句詩句之有關鍵者，尾句方見得是陝府也。紀昀評：亦須看詩句如何，非切於地名即佳也。又紀昀評：三句承「養靜」，四句承「資貧」，殊不成語。

《對琴待月》《白香山詩後集》卷九何焯評：四句「待」字遠一層，六句近一層。

《楊家南亭》《續談助》卷三：《牛羊日曆》：（牛）僧孺新昌里第，與（楊）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榭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爲「行中書」。《唐兩京城坊考》卷三：（汝士）與其弟虞卿、漢公、魯士同居，號靖恭楊家，爲冠蓋之盛遊。《白香山詩後集》卷九何焯評：《牛羊日曆》所謂「行中書」，即此亭也。二子皆居新昌，公所以亟求分司以避之歟。

《早寒》《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鏡遇雨來昏」，不必黏題，亦成好句。

《和劉郎中望終南山秋雪》《柳亭詩話》卷六：白樂天《望終南山秋雪和劉郎中》曰：「徧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余於丙午七月，過飛狐峪，時大雪繽紛，千山玉立。又於丁卯六月過太白山，其最高處如水精屏。土人僉謂積年之雪，盛夏不消。故知秋雪秦、晉之界時時有之。但求諸吟詠，誠有如香山所云者，要亦景象特殊，難於著筆耳。（雍陶《蔚州》詩「胡蘆河畔逢秋雪，疑是風飄白鶴毛。坐客停杯看未定，將軍已濕褐花袍。」飛狐峪即蔚州地也。《清容集》有《秋雪聯句》二十八韵。）《白香山詩後集》卷九何焯評：第五句的是秋雪。秋雪詩自劉始。

《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唐宋詩醇》卷二五：腹聯便是一生得力處，豈徒贈鶴，兼可風世，正與《送崔考功赴闕》意同。

《令狐相公拜尚書後有喜從鎮歸朝之作劉郎中先和因以繼之》《白香山詩後集》卷九何焯評：落句卻可爲故實用。

《送河南尹馮學士赴任》《唐詩紀事》卷四三：馮宿尹河南，樂天、夢得以詩送之，宿酬云【略】。《白香山詩後集》卷九何焯評：不及夢得之詩，亦嫌太工。《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別教三十六峰迎」，好想路。

《賦得烏夜啼》《唐宋詩醇》卷二五：夜景刻畫極警，一結託興尤深。

《雙鸚鵡》《通俗編》卷二八：白居易詩：「鄭牛識字吾常歎」自注：

「諺云：鄭玄家牛，觸牆成八字。」按：俗訾不識字人，往往舉此。

《見殷堯藩侍御憶江南詩三十首詩中多叙蘇杭盛事余嘗典二郡因繼和之》《白香山詩後集》卷九何焯評：「境牽吟詠眞詩國，興入笙歌好醉鄉。」白公以蘇、杭爲詩國醉鄉。「扁舟直擬到滄浪」，蘇子美作滄浪亭，疑取落句之意。

《贈王山人》《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秋來唯長鶴精神」，醒豁。

《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樂府雜錄・琵琶》：貞元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孫曹綱，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綱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不撥稍軟。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韻語陽秋》卷一五：彈絲之法，妙在左手。脫右優而左劣，亦何足論乎！嘗觀《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裴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蓋攏撚在左手也。」綱劣於左手，則琵琶之妙處逝矣。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蓮》詩云：「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衣袖中？」惜乎樂天未知截興奴手之妙也。

《酬令狐相公春日尋花見寄六韻》《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晚來風不休」，活句。

《送東都留守令狐尚書赴任》《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發端突兀，恰與題稱。《白香山詩後集》卷九何焯評：「山宜閑望少風塵」，過淮乃憶此句之佳。

《自題新昌居止因招楊郎中小飲》《白香山詩後集》卷九何焯評：三句以風雨暗藏招字。

《南園試小樂》《通俗編》卷四：《漢書・陳勝傳》：「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白居易詩：「蒼頭碧玉盡家生。」

《和微之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嘉泰會稽志》卷一一《洞》：陽明洞天在宛委山龍瑞宮。《舊經》云：三十六洞天之十一洞也。一名極玄太元之天。唐觀察使元稹以春分日投金簡於此。詩云：「偶因投秘簡，聊得泛平湖。穴爲探符坼，潭因失箭刳。」白樂天和云：「去爲投金簡，來因絜玉壺。」洞外飛來石下爲禹穴。傳云禹藏書處。一云：禹得玉匱金書於此。《史記》司馬遷探禹穴注云：禹巡狩至會稽，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又卷一六《碑刻》：白居易《繼春分投簡陽明洞天》詩，王璹分書，大和三年八月十五日。《柳亭詩話》卷七：樂天《陽明洞》詩：「鄉味珍彭胡，時鮮貴鷓鴣。」彭胡，小蟹也。吳人呼爲沙裏狗。《語寶》：白樂天詩：「擣練蛾眉婢，鳴榔蛙角奴。」蛙角指童子言，《詩・齊風》所云「總角丱兮」者也。吾鄉唯小娃然，呼若凹閣頭，或作丫角，《衛風》所云「總角之宴」是也。《詩學纂聞・稽陰台明》：白香山詩曰：「台明地展圖。」謂天台、四明也。

《酬鄭侍御多雨春空過詩三十韻》《艇齋詩話》：東坡「電光時掣紫金蛇」，用白樂天詩（「蛇騰電策光」）。

《和春深二十首》一《瀛奎律髓》卷一〇錢湘靈評：和韻盛於元、白。查愼行評：第三句不解。紀昀評：此種題作此種體，格意自不能高。

又三《瀛奎律髓》卷一〇無名氏（甲）評：凡頒赦日，金雞置於樹端，謂之「雞樹」。又雞舌香、丁香，郎官含之以避臭。

又四《瀛奎律髓》卷一〇無名氏（甲）評：「春設」，即迎春祭社祈穀之類。

又五《李太白文集輯注》卷六王琦注：五馬事，古今說者不一。據《墨客揮犀》云：世稱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略】至唐白樂天《和春深二十首》詩曰：「五匹鳴珂馬，雙輪畫軾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匹，還擬騎遊攪擾春。」杜詩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似眞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琦按：今本《毛詩》鄭注但云《周禮》「州長建旟」，謂州長之屬，無「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之文，是康成未嘗以太守比州長也。師古《杜詩注》云：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據爲太守事。今按《晉書》及古今傳記，羲之並未嘗爲永嘉太守，則其說亦訛也。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今按《羅敷行》古詞，已有「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之句，則非自北齊始矣。《潘子眞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驂。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驂，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遯齋閑覽》及《學林新編》云：《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故爲五馬，與龐（幾先）說相符，然亦無他證確然可據。惟沈約《宋書》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後之太守即古之諸侯，故以五馬爲太守故實，庶幾近之。前之數說，

似皆未的。《隨園詩話》卷一五：樂府云：「五馬立躊躕。」香山詩云：「五匹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註：「五馬者，不一其說。按《漢官儀》：四馬載車，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稱太守曰五馬。」此一說也。程氏《演繁露》以爲始于《毛詩》：「良馬五之。」亦一說也。《南史・柳元筴傳》：「兄弟五人，同爲太守，各乘一馬出入：時人榮之，號柳氏門庭，五馬委蛇。」則又一說矣。

又六　《古今詩話・馬三花》：唐開元、天寶間，承平日久，世尚輕微，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藏一畫，虢國出行圖，亦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鬃爲三瓣也。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三花。」《蔡寬夫詩話・三花馬》：今世所藏韓幹畫馬，多分其鬃爲三，莫曉何意。惟白樂天《春深學士家》詩云：「鳳書裁五色，馬鬣剪三花。」唐學士例借飛龍廄馬，則應是時國馬如此也。李伯時喜學韓幹畫，每不知三鬃之意，常難於下筆。有得樂天詩者，先爲誦之，而不言所出。伯時力請之，乃使爲畫工作數馬，始以集示之云。《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此所謂「家」、「花」、「車」、「斜」，元、白、劉各賦二十首。今於白取五，元、劉略之。依次押韻，至此而盛，詩之趣小貶矣。虛空想像，無是景而爲是語，騁才馳思，則亦可喜矣。紀昀評：依次押韻云云，此論最是。虛空想像云云，有語病。《丹鉛總錄》卷五：白樂天詩「馬鬣剪三毛」。《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又一七　《夢溪筆談》卷一八：彈棋，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爲。棋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曰：「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戲也。

又一八　《芥隱筆記・轉席》：今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氊褥，錦繡一條斜。」《茶餘客話》：淮禮新婦站席，俟賓進數豆，其姑命之坐，始坐。《芥隱筆記》有轉席之禮。白香山詩云：「何處春來好，春深娶婦家。青衣轉氊褥，錦繡一條斜。」站與轉音相近，殆得其遺意耶！《雪夜錄》：傳席，今人家娶婦，輿轎至大門，則轉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氊褥，錦繡一條斜。」

又二〇　《卮林》卷三：余在晉安，遇陳士傳，將爲西湖之隱，作詩送之，中云：「釃酒頻遊蘇小墓，載書時泛議曹湖。」既去，偶見白公此語（「揚州蘇小小」），深悵使事之誤。更憶樂府《錢塘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解題》曰：小小，南齊時錢塘名娼也。《才調集》溫飛卿《蘇小小歌》云：「家在錢塘小江曲。」《香奩艷語》：蘇小小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云江干，近是。沈原理《蘇小小歌》：「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則予非誤矣。【略】按此，則蘇小寔錢塘人。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蘇小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則亦以爲武林人，知「揚」字爲「杭」字之誤也。宋陳子兼《窗間紀聞》：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記》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則小小墓又在嘉禾。豈麗媛妖姬兩地爭以爲重乎？劉禹錫《送裴處士》詩云：「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馹後聯牆住。垂鉤釣得王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夢得詠已及此，《紀聞》又非誣耳。《匏廬詩話》卷中：徐凝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回。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爲送紙錢來。」今縣治前有蘇小墓，後人據徐詩謂蘇小當在嘉興，不在錢塘，然唐人詩言錢塘蘇小小者不一而足。古詩亦言「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西陵即今之西興，六朝時爲錢塘地，嘉興蘇小或別是一人耳。白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見是夭斜。」是揚州亦有蘇小，古女子名不嫌相同，未可據以爲疑也。《詞品》卷三：夭邪音歪斜。白樂天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夭邪。」自注：「夭音歪。」若不知其出處，不見其工。《歷代詩話・唐詩・夭邪》：楊升庵曰：唐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夭邪」，又「長安女兒雙髻鴉，隨風趁蜨學夭邪（夭音歪）」，田子藝曰：夭作歪，非也。夭，少好貌，即妖也。邪即歪也。【略】吳旦生曰：「錢塘」二句乃樂天詩，夭音歪，樂天自注也。《升菴詞品》引張仲宗詞：「薄劣東風，夭邪柳絮。」又升菴詩：「桃根桃葉最夭邪。」皆據樂天所注以爲言也。《秋窗隨筆》：李昌谷詩：「錢塘蘇小小。」白香山詩：「揚州蘇小小。」

《對酒五首》四　《仇池筆記》卷上：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

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則一句不疊，審矣。《問花樓詩話》卷一：白傅《對酒》句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三疊聲。」《陽關》聲者，即右丞《送元二使安西》詩，【略】唐時多事西域，送客恆於渭城，右丞詩大意謂遠行可悲，餞酒休辭，而三疊之說，久而未得其解。頃從劉太守假得李伯時《陽關圖》臨本，其後有《三疊譜式》略曰：「疊者，重也，明也。【略】三疊者，一歌不足以盡其情，故至再至三，猶笛有三弄，瑟有三調，鼓有三撾。舊傳《陽關》三疊，今世歌者每句再唱，或每句三唱，皆非是。余得古本每句再唱，第一句不疊，乃知古本三疊蓋如此。」圖爲文待詔臨本，題志字畫遒媚，可寶也。因錄以貽好事者。《雨村詞話》卷一：東坡《荷花媚》詞有句云：「妖邪無力。」按：妖應作夭，音歪。出白樂天《長慶集》詩自註。今俱作妖，刻誤也。《蓮子居詞話》卷三：陽關三疊之說，言人人殊。香山詩：「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益索解不易。東坡嘗求古本陽關，而得其說。謂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故三疊。「勸君更盡一杯酒」，恰是第四聲。以此推之，香山謂《河滿子》一曲四詞歌八疊，應是每句三唱。《碧雞漫志》云：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和聲即虛聲也。

《洛橋寒食日作十韻》《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一何焯評：結句感傷自見。

《送令狐相公赴太原》《唐詩鏡》卷四四：五、六出句佳。

《惜落花》《唐詩鏡》卷四四：三、四寫景，實在得多。

《元相公挽歌詞三首》一《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後魏帝孫唐宰相」二句，莊重簡淨，可悟作誌銘之法。《圍爐詩話》卷三：具文見意，又有如樂天挽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鼓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極其鋪張而無哀惜之意。白傅自作《墓誌》，但言與劉夢得爲詩友，不及于元，則二人之隙末，故詩如是也。《唐宋詩醇》卷二六：嚴重簡括，可當一篇墓誌。

《卧聽法曲霓裳》《碧溪詩話》卷九：樂天云：「樂可理心應不謬，酒能陶性信無疑。」「陶冶性靈存底物」固詩人語，古人所謂樂以治心者，相去遠矣，此語不作可也。

《臨卧聽法曲霓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板板然，一句「法曲」、一句「臨卧」，一句「臨卧」、一句「法曲」，并無半點波折頓挫，誦之使人意盡。然而「閒夢初成」承睡遲，「柔聲入破」承調久，猶是律詩原樣也。（後解）「樂可理心」、「酒能陶性」，筆墨墜地，乃至於此。然其意獨爲「起嘗殘酌聽餘曲」之七字，固是律詩原樣也。

《結之》《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目錄作「終」，此作「結」，總不可解。按公有《感舊》詩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則結之當是人名，但於本章意義不相入。先生又有《對酒寄李郎中》詩：「往年江外拋桃葉。」公自註云：「結之也。」對句云：「去歲樓中別柳枝。」自註：「樊，蠻也。」則結之乃先生家姬。

《寄劉蘇州》《瀛奎律髓》卷四九馮舒評：直話不可學。馮班評：眞妙。紀昀評：起二句似老而率，中四句自可，結句又入滑調。

《秋思》《唐詩鏡》卷四四：三、四不琢而工。《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一何焯評：結句言何況今日，妙在縮轉說「思」字，乃有餘味。《唐詩合解箋注》卷八：前解突見秋光而有思。後解想入氣味，微矣。

《憶夢得》《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一何焯評：五、六可悲可嘆。

《失婢》《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三、四乃失婢之主，罪己而不責婢之淫奔，亦近厚矣。末句尤深而不露，《失鶴》詩所謂「想應只在秋江上」，蓋本於此。馮班評：俗本白集失此篇。紀昀評：觀起二句及劉詩和題此乃誚人之失婢帖榜，非香山失婢也，而三、四句乃自失，未詳。

《和楊師皐傷小姬英英》《唐詩紀事・楊虞卿》：樂天、夢得皆有和章，樂天云：「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家豈是歸？墳上少啼留取淚，明年寒食更霑衣。」虞卿醉後善歌《掃市詞》，又有小妓攻琵琶，虞卿死，遂辭去。

《戊申歲暮詠懷三首》一、二《瀛奎律髓》卷一三方回評：言言能道心事。予年五十七歲選此詩，深愧之。是歲大和二年。查慎行評：第一首第六句語淺情眞。紀昀評：自是圓熟之境，效之則易滑而俗。無名氏（甲）評：牛頭山在白下，清融禪師講道處。

《想東遊五十韻》《唐宋詩醇》卷二五：洋洋灑灑，一氣旋轉。細意熨貼，層次井然。起伏照應，極變化斷續之妙。

《長樂亭留別》《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樂天以刑部侍郎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作此詩別之。事同而味不同如此。紀昀評：通體淺易，結尤粗率。

《將至東都先寄令狐留守》《唐宋詩醇》卷二五：「詩境忽來還自得」，

蕭子顯所謂「須其自來，不以力構」也。杜甫「詩成覺有神」，亦是此意。

《歸履道宅》《瀛奎律髓》卷三五方回評：五、六豈不自適？然他人不能道，亦不肯道。紀昀評：五、六太俚，結太盡。又無名氏(甲)評：宅在洛陽。

《白蓮池泛舟》《演繁露》卷九：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集五有《白蓮泛舟》詩【略】。

《池上即事》《苕溪詩話》卷九：白樂天云：「身閒當貴眞天爵，官散無憂即地仙。」蓋用顏蠋「晚食當肉，早眠當富，無事當貴」也。

《勸酒十四首》二《瀛奎律髓》卷一九陸貽典評：少陵詩如仙家甘露，天廚法醞。以視此等，淡而少味矣。

又七《瀛奎律髓》卷一九方回評：七首內，三首以士人及第、少年春夜、軍功建旄而飲，今刪之。何則？得志之人能不汩於酒，則人品高矣。所取四首，以逆旅窮交、老境寒病、都門送別、逐臣遇赦而飲。此則不能忘情於酒者，人情之常也。「鬢爲愁先白」一聯，後山略換數字，便鍛鐵成金，此又學者所當知也。陸貽典評：以樂天爲鐵，太過。紀昀評：此種總是詭激之見。二聯工拙相去無幾，此亦黨附之見。又紀昀評：頗爲流美，然此種體裁，究非大雅所尚。

又一〇《瀛奎律髓》卷一九紀昀評：五、六粗鄙。

又一二《瀛奎律髓》卷一九紀昀評：五、六更粗鄙。

又一三《瀛奎律髓》卷一九紀昀評：五、六二句俚甚。

又一四《優古堂詩話・兩蝸角》：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角蝸，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瀛奎律髓》卷一九方回評：《不如來飲酒》七首，刪去三首。深山也、農夫也、學仙也，不可招之使還。商人、征夫、雲路、塵勞，此當以酒招耳。人言白詩平易，「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豈不奇崛？胸中所見高，則下筆自高，此又在乎涵養、省悟之有得，不得專之文字間也。陸貽典評：「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二語，似江西、虛谷所深服也。紀昀評：「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亦無奇崛之處。評白詩未允，而此論卻是。查慎行評：此種終嫌近俚。又紀昀評：五、六二句亦俚。此四首語多鄙俚，不可爲式。

《和令狐相公寄劉郎中兼見示長句》《唐宋詩醇》卷二六：豪極，香山變調。

《期宿客不至》《唐宋詩醇》卷二六：唐人七絕，每著意前半，此詩上二句字字用意，已寫透冷落光景，下二句一拍自合。

《晚歸府》《唐宋詩醇》卷二六：自爲寫照，風致瀟灑，視宋祁兩行紅燭攤書者何如？

《嵩陽觀夜奏霓裳》《詞苑萃編》卷二〇：唐明皇改《婆羅門引》爲《霓裳羽衣》，屬黃鐘商，時號《越調》。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知其爲黃鐘商無疑。

《過元家履信宅》《瀛奎律髓》卷四九方回評：元稹之身後如此，友宦官，攻裴晉公，所得幾何？而竟以慚憤卒於武昌。白公雖平生深交，不忍言其短，而亦可見矣。紀昀評：情眞而格調太卑，五句尤俚。

《題崔常侍濟上別墅》《苕溪詩話》卷七：「散員疏去未爲貴，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可語此。

《春風》《白香詩後集》卷一一何焯評：「亦道春風爲我來」，不須愁歎乃爾。

《魏王堤》《詩境淺說續編》：歲暮淒寒，鳥慵花懶，斜日西沉之際，在魏王堤上信馬行吟。其時春氣已萌，雖枯幹蕭條，而堤柳已含有回青潤意，萬縷垂垂。自來詩家，鮮有詠及者。樂天以「無力」二字狀柳意之含春，與劉夢得之「秋水清無力」狀水勢之衰，皆體物之工者。

《老慵》《容齋五筆・畏人索報書》：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疏，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瀛奎律髓》卷四一方回評：樂天生于大曆七年壬子。此年大和三年己酉，年五十八歲。微之小樂天七歲，是年五十一。紀昀評：二詩皆太頹唐。無名氏(甲)評：烏生八、九子。《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五十八翁方有後」，微之是年纔五十一，少樂天七歲。

《**晚桃花**》《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寒地生材遺較易」二句，爲晚字生波，寄慨絕遠。《唐宋詩醇》卷二五：比意深婉，總從一「晚」字生情。「寒地生材」句自是主意，以「貧家養女」句更切桃花，故仍以上句作陪，律法極細。《香石詩話》卷一：白太傅《晚桃花》云：【略】。手腕柔和，極層折吞吐之妙，與王右丞《酌酒與裴迪》，皆七律中進一格者。

《**阿崔**》《瀛奎律髓》卷四一方回評：元、白皆苦無子，樂天晚得此子，後亦夭也。詩人窮相，形容無所不至，晚乃所以妨此子歟？查慎行評：「膩剃」以下四聯，熨貼細膩。紀昀評：起八句極老健。白詩最患敷衍，惟此爲生平得意事，故不嫌於細寫，所謂言各有當也。若論詩法，則當以「膩剃」二句接「雖晚」二句，以「何時」二句接「膩剃」二句足矣。「乳氣」、「啼聲」二句俱不佳。許印芳評：此原詩批語也，依此刪節，通體俱老健。曉嵐既圈前八句，後四句亦可圈矣。學者於此當知詩文總貴簡練，不尚繁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豈料鬢成雪」四句，暮年舉子，委婉入情。「膩剃新胎髮」六句，好描寫，結還起意。《唐宋詩醇》卷二五：寫小兒初生，端詳入細。一結喜極，不覺慮其將來，軟語心酸，逼眞老人情景。此種自讓香山獨步。

《**池上贈韋山人**》《白香山詩後集》卷一〇何焯評：起十字讀者心骨爲清，第六激起「獨」字猶有力。

《**苦熱**》《瀛奎律髓》卷一一查慎行評：此一首着眼在「閒」字。紀昀評：起句鄙甚。五、六太切，便俚。

《**銷暑**》《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閒可減暑，靜足支暑。兩詩能道此意，可喜。查慎行評：此一首着眼在「靜」字。紀昀評：五、六語眞而格卑。

《**橋亭卯飲**》《雲仙雜記》卷七：白氏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舡以百十油囊懸酒炙，沉水中，隨船而行。一物盡，則左右又進之。藏盤筵於水底也。《蔡寬夫詩話・樂天詩言作鮓》：吳中作鮓，多用龍池溪中蓮葉色爲之，後數日取食，此瓶中氣味特妙。樂天詩：「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尊。」蓋昔人已有此法也。《瀛奎律髓》卷一九方回評：五、六新異。紀昀評：五、六句調太野，格亦太卑。《白香山詩後集》卷一〇何焯評：「松影過窗眠始覺」，佳句。

《**戲和微之答賓七行軍之作**》《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合」音閤。樂天時爲河南尹，和此詩。紀昀評：和詩有此加韻之例，後人罕用。亦無意味。「貧池」句俚。

《**西風**》《唐宋詩醇》卷二六：蕭疏淡遠。

《**觀游魚**》《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種愛魚心各異」二句，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和微之十七與君別及朧月花枝之詠**》《能改齋漫錄》卷一一：白樂天有答元微之詩云：「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身後緣。」初未悟其說。元微之集《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云：「朦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卻笑西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趁朝時。」

《**和微之道保生三日**》《韻語陽秋》卷一〇：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牙開手爪，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考之，即道保也。

《**題岐王舊山池石壁**》《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往往於後半首自作轉折，章法獨創。《唐宋詩醇》卷二六：一氣相生，珠圓玉潤，此七律正宗也。「況當」一聯，開宋調而氣味自厚。

《**病眼花**》《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詩律圓熟。山谷云：「閱人矇朧自有味，看字昏澀尤宜懶」是也。紀昀評：此淺鄙，非圓熟也。

《**除夜**》《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東坡《常州除夕》詩，直用起一句。《通俗編》卷三二：白居易：「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又：「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人。」按：計數逢十，今俗謂之齊頭數，平與齊同。

《**天津橋**》《碧溪詩話》卷七：樂天云：「報道前驅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低松卻飛蓋，爲聞山鳥輟鳴騶。」若俗士正務以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公意。《觀林詩話》：樂天云：「眉月晚生神女浦，臉波春傍窕娘堤。」涪翁用此意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然新婦磯、女兒浦，顧況六言已作對矣。

《**府中夜賞**》《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此類宋元詩修染一種，亦今人細腰也。

《**哭崔兒**》《瀛奎律髓》卷四一方回評：六十無子，不容不悲，人情也。查慎行評：首聯及次聯悲痛入情。紀昀評：三、四語淡而情眞，用逆挽更覺凄楚。五、六又太俚、大質。《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掌珠一顆兒三歲」四句，字字沉痛。又載華附識：申鳳盟先生評老杜《奉濟驛送嚴公》詩三、四一聯，最得詩中三昧。【略】香山此詩三、四兩句，亦是倒裝文法。其意甚平，而語則甚痛，便覺含味無窮。學者於此細參，即眼前語意，可免庸俗之病。《蛾術編》卷七六：白樂天詩：「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說文・勹部》：「十日爲旬。」此以十年爲旬，沿俗誤也。明初徐尊生《懷歸集・生日有感》云：「客中生日近七夕，老子行年當五旬。」亦同。又鶴壽按：以旬爲年，蓋始以唐代，漢、魏、六朝無之也。樂天又有《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云：「且喜同年滿七旬。」自注云：「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湖樓筆談》卷六：《墨客揮犀》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錄。」康熙間歙人汪立名刻《香山詩集》深以此語爲不然云：「試舉公晚年長律，其根底之博，立格鍊句之妙，果百老嫗所能解否？」余謂汪說是矣。然老嫗解詩正不是爲白公病，蓋詩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而顯出。入之不深則有淺易之病，出之不顯則有艱澀之患，公力矯此弊，故他人所百思不到者，無不脫口而出。如《偶吟》云：「老自退閑非世棄，貧豪強健是天憐。」高曠極矣。《哭崔兒》云：「誰料汝先爲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沉痛極矣。然此等句老嫗安必不能解乎。公當吟鬚拈斷之時，偶就老嫗一決，或一事所嘗有，若其不解，必深入而猶未顯出，宜更改定，此正可見其千辟萬灌之功，伐毛洗髓之力，非率爾作也。

《**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蟬老悲鳴拋蛻後」二句，每從比擬擅長。

《**府齋感懷酬夢得**》《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合是人生開眼日」二句，曲折如意。

《**履道池上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一、二自問，三、四自答。如樹、如雀、如草、如菇，即其所問「好在」；如暗、如藏、如荒、如長，即其所怨「經旬」也。此固律詩樣也。（後解）「猶喜」、「每來」，即上「時時」、「日日」也，雖寒陋之樣，然是律詩樣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樹暗小巢藏巧婦」二句，纖新如《松陵集》中語。

《**六十拜河南尹**》《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三、四，韓子蒼一聯出此。紀昀評：若「一盞」句竟住，卻佳。元、白詩多失之好盡。

《**重修府西水亭院**》《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園西有池位」二句，老杜風格。

《**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碧溪詩話》卷九：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新製綾襖成》云：「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爲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于善慮，安樂者多失于不思，樂天宜優。或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庚溪詩話》卷上：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卒章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同。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九九消夏錄・屏山詩意》：白香山大裘萬丈之句，至今豔稱之，謂與少陵萬間廣廈同一懷抱。宋劉子翬《屏山集》，有寄道服詩云：「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頗與香山詩意相似。乃因用三千界字，王漁洋《池北偶談》以禪語譏之，所見殊泥也。

《**早春雪後贈洛陽李長官長水鄭明府二同年**》《唐詩紀事・鄭俞》：俞登貞元十六年進士第，杜元穎、吳丹、白樂天皆同年登科。樂天爲河南尹，俞始授長水縣令。樂天《四雖吟》云：「命雖薄，猶勝於鄭長水。」《查初白詩評十

二種・白香山詩評》：鄭俞爲長水縣令，見本集自注中。

《**府酒五絶》三**　《白香山詩後集》卷一〇何焯評：甘露、醴泉應是當時酒名。

又四　《二老堂詩話》：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證。然樂天爲河南尹，《自勸》絶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古詩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履道居三首》一**　《詩人玉屑・香山・造理》：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常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足爲此也。

《**贈晦叔憶夢得**》《白香山詩後集》卷一〇何焯評：「歸來不說秦中事，歇定唯謀洛下遊」，不說者，不堪說也。然則捨及時行樂復何事哉。

《**詠興五首》二**　《唐宋詩醇》卷二五：《出府歸吾廬》胸有眞得，信手拈來，自饒天趣。此種詩境的是從淵明脫化而出，然不無繁、簡、古、近之別，必以字句形迹求之，是耳食之見也。

又四　《唐宋詩醇》卷二五：《四月池水滿》，會心不遠，熟讀蒙莊，方有此悟境。

又五　《容齋隨筆・樂天侍兒》：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白香山詩後集》卷三何焯評：此篇近陶。

《**秋涼閑卧**》《唐宋詩醇》卷二五：「嫩」字奇，當是從秋老想出，卻從未經人道。

《**代鶴**》《唐宋詩醇》卷二五：此詩深遠。

《**立秋夕有懷夢得**》《唐宋詩醇》卷二五：琢句清雅似王維。

《**哭崔常侍晦叔**》《甌北詩話》卷四：香山於古詩、律詩中，又多創體，自成一格。【略】《哭崔晦叔》五古，內「丘園共誰卜？山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連用疊調，此一體也。

《**履信池櫻桃島上醉後走筆送別舒員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元河南志》卷一：（李仍叔）宅有櫻桃池，仍淑嘗與白居易、劉禹錫會其上。

《**冬日早起閒詠**》《唐詩鏡》卷四二：三、四語淺而旨，可稱名通。《白香山詩後集》卷三何焯評：杜牧詩云：「景物登臨閑始見。」末二句反結今日，又與解凍相關。

《**南池早春有懷**》《唐宋詩醇》卷二五：妙於體物，息心靜觀得之。

《**古意**》《白香山詩後集》卷三何焯評：末二句翻用。

《**神照禪師同宿**》《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前後際斷處」二句，此境界正自難到。

《**感白蓮花**》《白香山詩後集》卷三何焯評：此似不類。《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忽想西涼州」至末，事具《縛戎人》樂府中。

《**詠所樂**》《白香山詩後集》卷三何焯評：「蟲樂在深草」，此句無人道過。

《**思舊**》《後山詩話》：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此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李干志，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可，藏之地下，豈爲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韻語陽秋》卷六：韓退之作《李干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爲。」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爲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蓋謂此也。《唐音癸籤・談叢一》：或問余：退之，道學人也。史譏其作《毛穎傳》近戲，白樂天謂其病沒繇服丹藥，而張籍祭以詩，亦有「坐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句，似稍蓄聲伎者，然歟否耶？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韓門綴學》卷五：《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有聲伎而服金石藥，引張文昌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香山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謂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陳後山詩話》亦同。俗人故援此爲口實也。【略】至白傅《思舊》一詩，則呂汲公嘗明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所指服硫黃而一病不瘥

者，乃中立也。《唐語林》又言：韓愈病卒，召群僚曰：吾不藥，今將死矣。汝詳視吾手足肢體，無誑人云。夫韓公之行事，則《新舊唐書》載之矣。其言則本集傳之矣，文人樂聞邪說，以誣謗前賢。《隨園詩話》卷一五：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證。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已見李虛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寄盧少卿**》《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老誨心不亂，莊戒形太勞」，守此二語，形神兩適矣。

《**北窗三友**》《唐宋詩醇》卷二五：「猶恐中有閒，以醉彌縫之」，濁醪妙理如是，正從「三日不飲，覺形神不復相親」語化出。有三友，便有三師，涉筆成趣。《訂譌類編續補》卷下：《雜纂》：唐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今人言三酉爲酒，音同之誤也。

《**吟四雖**》《唐詩鏡》卷四三：詩思物情，大都出此，是此老一生受用處。

《**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即事詩二十六韻見贈猥蒙徵和才拙詞繁輒廣爲五百言以伸酬獻**》《唐宋詩醇》卷二五：「三江路千里」至「夏果珠離離」，詳叙林亭結構之勝。「公來親指麾」五句，特筆提寫，平章風月，行所無事，是大作用人間中經濟也。「主人命方舟」至「不知俱是誰」，極言宴飲之樂。「客有詩魔者」至「鸞鳳已不羈」，入到自己，歷叙裴之功名出處，數行一筆寫出。「歷徵今與古」至「餘力兼有之」，又歷舉古人作襯，見其兼有衆美。「願公壽如山」四句，以祝頌意作結。洋洋大篇，一氣呵成，又復莊重得體，眞絕大手筆，亦惟度足以當之。

《**和皇甫郎中秋曉同登天宮閣言懷六韻**》《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碧天忽已高」四句，秋曉二字寫得出。

《**送呂漳州**》《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端居惜風景」四句，妙得詩趣。

《**短歌行**》《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耳目聾暗後」八句，晚遇尚爾，況乃不遇。讀此眞令落魄老生無生活處。

《**詠懷**》《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遑遑干世者」至末，詩境正以屢見爲嫌。

《**老熱**》《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何乃有餘適，只緣無過求」十字，完得知足兩言。

《**寒食**》《白香山詩後集》卷三何焯評：「有官供祿俸」，優；「無事勞心力」，穩。

《**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唐宋詩醇》卷二五：眞畫景，畫家卻無下筆處。

《**小臺**》《唐宋詩醇》卷二五：似王，亦似韋。

《**題文集櫃**》《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誠知終散失」二句，此眞達者之言。

《**詔下**》《唐詩鏡》卷四三：起二語痛徹世事，遂爲千古一案。

《**詠史**》《白香山詩後集》卷四何焯評：不如《獨遊香山寺》一篇猶有含蓄。

《**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兼呈晦叔**》《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案頭歷日雖未盡」四句，隔句對。

《**七年春題府廳**》《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河南尹在當時想非要路，故曰「雖非好官職」。查愼行評：末聯達人口吻，與嘆老嗟卑者不同。紀昀評：語殊潦倒，三、四自譽，尤不合。香山往往有此。

《**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全唐詩話》卷三：元和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十人登科。其後僧孺、李宗閔、王起、賈餗四人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爲考校官，後僧孺罷相，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有詩送云：「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閫外君彌重，樽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樂天元和元年應制科，自盩厔尉除集賢校理。踰月即入爲翰林學士。時年三十五歲。牛奇章又其所考制科門生也。此可爲座主門生故事。作此詩時，樂天爲河南尹。紀昀評：六句俚甚，七、八二句更俗惡。

《**筝**》《唐詩鏡》卷四五：樂天《送客春遊嶺南》「天黃生颶母，雨黑長楓人」，微之和詩「歌鐘排象背，炊爨上魚身」，其言可作記類。

《**洛中春游呈諸親友**》《甌北詩話》卷四：香山於古詩律詩中，又多創體，自成一格。【略】《洛下春游》五排內：「府中三遇臘，洛下五逢春。春樹花珠顆，春塘水麴塵。春娃無氣力，春馬有精神。」連用五春字。

《**罷府歸舊居**》《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第三、四韻自作隔對，亦一體也。罷河南尹歸家，故云爾。馮班評：別是一體。紀昀評：通體淺滑。

《**自喜**》《唐詩鏡》卷四四：三、四拈出佳趣。

《**裴常侍以題薔薇架十八韻見示因廣爲三十韻以和之**》《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二何焯評：太煩則少味。

《**酬李二十侍郎**》《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二何焯評：白詩中最有餘味者。三、四兩句畫出「衰」字。《唐宋詩醇》卷二六：頷聯似賦、似比，意致纏綿，深人無淺語。《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凝，樂天「落絮無風凝不飛」，幹臣「淚漬羅衫猶凝」，賓王「想尊汀水雲愁凝」。

《**池上閑詠**》《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青萍臺上起書樓，綠藻潭中繫釣舟」，對起，猶是舊法。「日晚愛行深竹裡，月明多上小橋頭。暫嘗新酒還成醉，但出中門便當遊」，巧笑識卻有意趣。《唐宋詩醇》卷二六：天機清妙，吐屬自然，不知者或以爲開宋派矣。

《**和高僕射罷節度讓尚書授少保分司喜遂游山水之作**》《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誇美高公富貴，似乎譏之。其少起於書生，當考。馮班評：已讓官游山水矣，何譏？查慎行評：高郢，樂天之座主也，詩中亦無刺譏意，原評謬。紀昀評：此太應酬。

《**送考功崔郎中赴闕**》《碧溪詩話》卷八：白公《送崔考功》云：「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卻要徐驅穩著鞭。」余謂新進少年，躁銳不已，往往自取傾覆，此詩可謂忠誨矣。又有云：「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欲遲未必輸。」嘗三復之，豈椎鈍者偏樂聞此等語耶？《唐宋詩醇》卷二六：規戒深摯。

《**送楊八給事赴常州**》《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三、四新。紀昀評：未見新處。查慎行評：五、六句法變，上一字讀稍頓。又紀昀評：通體頹唐。後半尤甚。

《**自詠**》《升菴詩話・韋應物寄淮上綦毋三》：「滿城憐傲吏，終日賦新詩。請報淮南客，春帆浪作期。」「請」字當作去聲。白樂天詩：「當時綺季不請錢。」自注：「請，平聲。」《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當時綺季不請錢」，「請」字不可解。後和裴令詩又有「請錢不早朝」之句。

《**把酒思閑事二首**》一《瀛奎律髓》卷一九紀昀評：三、四二句太卑猥。

又二《瀛奎律髓》卷一九方回評：樂天所賦必近人情。前一詩言羈窮之人不可無酒也，後一詩言得志之人，酒後有所不能自已也。一以憐，一以戒也。紀昀評：結句太淺滑。

《**送陳許高僕射赴鎮**》《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二何焯評：五、六寫榮樂，章法錯綜。

《**青氊帳二十韻**》《演繁露》卷一三：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棬柳爲圈，以相連瑣，可張可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眞有百圈也。其施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氊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氊帳》詩，其規模可考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眷。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眷」爲證，即是以柳爲圈而青氊冒之也。又曰：「北制因戎創，南移逐虜遷」，是制出戎虜也。「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嚮圓」，是頂聳而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隨處悉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不設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庵而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爲平易，至其鋪張物制，如有韻之記，則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唐德宗時，皇女下降，顏眞卿爲禮儀使，如俗傳障車卻扇花燭之禮，顏皆遵用不廢，獨言氊帳本北虜穹廬遺制，請皆不設。其言氊帳，即樂天所賦而宋之問所謂「催鋪百子帳」者是也。《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骨盤邊柳健」四句，切貼。「有頂中央聳」二句，今蒙古包也。《甌北詩話》卷四：《香山集》有《青氊帳》詩二十韻，中有云：「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嚮圓。」又云：「北制因戎創，南移逐虜遷。」按其製頂高體圓，來自戎俗，即今蒙古包也。但今製用白氊而朱其頂，香山所詠則純用青氊耳。

《**同諸客題于家公主舊宅**》《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二何焯評：不及夢得詩，然風調自妙。《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聞道至今簫史在」二句，第三十二卷中有《寄明州于駙馬使君絕句》可引爲註腳。《唐宋詩醇》卷二六：寫景穠麗，倍覺蒼涼，一結黯然神傷，不堪卒讀。

《**初冬早起寄夢得**》《瀛奎律髓》卷一三方回評：白詩由衷，故勝微之。

紀昀評：好在由衷，病亦在是。又：終是率易。無名氏（甲）評：妙在末句，足振通篇。

《**秋夜聽高調涼州**》《碧鷄漫志》卷三：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汭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

《**香山寺二絶**》**一**　《詩境淺說續編》：此樂天晚年自述也。先言以閑人愛此空門，唯孤雲野鳥，伴我往還。後言香山寺爲其生計所在，佳釀滿瓶，良書滿架，已占其生計之半。第三句，即其自號醉吟先生之本意。樂天晚居香山，與僧如滿結社，稱香山居士。詩蓋入山時作也。

《**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二何焯評：太近俳，然分明畫出矣。《考古錄》卷六：陳氏《黃嬭餘話》引白樂天《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詩云：「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眞圖。」因謂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人亦罕稱，不知樂天所據何書？愚謂白詩不過形容妓女之美如昭君之妹耳。非必昭君眞有妹耳。

《**玩半開花贈皇甫郎中**》《丹鉛總錄》卷一九：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廈。俗語大甚曰殺。」《容齋隨筆序》：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俗書作「傻」，平水韻「傻俏不仁」，一曰「不慧」也。《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二何焯評：最愛堯夫「美酒傾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一聯，不謂白公已曾道來。《詞徵》卷三：殺，所下切，大也，疾也。白香山詩「東風莫殺吹」。

《**三月晦日晚聞鳥聲**》《唐詩鏡》卷四三：末二語落手最便。

《**早夏遊平泉迴**》《得樹樓雜鈔》卷一：紫鼈，詩家罕有用者。按《爾雅》蕨鼈注引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陸璣《詩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又白香山詩「紫蕨行看採」，李贊皇詩「飯思餐紫蕨」，【略】蓋蕨根可食，今蕨粉是也。合諸說觀之，其爲蕨菜無疑。

《**侍中晉公欲到東洛先蒙書問期宿龍門思往感今輒獻長句**》《碧溪詩話》卷九：「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雖叙其功業與壽康，其語緩而不迫，此可爲作詩法也。《娛書堂詩話》卷上：白樂天《獻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上文潞公》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隱括樂天語也。

《**菩提寺上方晚眺**》《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此結與張說《湓湖山寺》落句同意，而此直彼曲，遂覺霄壤。觀升降者于此着眼，即得矣。

《**楊柳枝詞八首**》**一**　《碧雞漫志》卷三：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絶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又卷五：《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師友詩傳錄》一〇張篤慶答：若《柳枝詞》，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聲情之儇利輕儁，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絶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

又二　《對牀夜話》卷五：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劉禹錫云：「金谷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張祜云：「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樓下綰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烟弄一枝。」薛能云：「和風烟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詩皆仿白，獨薛能一首變爲淒楚耳。

又四　《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可憐雨歇東風定」二句，無意求工，自成絶調。

又七　《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小樹不禁攀折苦」二句，楚楚動人。《石洲詩話》卷二：《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則詠柳，其大較也。然白公《楊柳枝詞》：「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于咏柳之中，寓取風情，此當爲《楊柳枝詞》本色。薛能乃欲

搜難抉新，至謂劉、白「宮商不高」，亦妄矣。

《**浪淘沙詞六首**》《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二何焯評：不如夢得。

《**讀禪經**》《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游戲三昧，不可以詩律拘。佛語「陽焰」者，謂遠地日光，如見水然。以對「空花」，與夢幻、泡影譬喻一同。紀昀評：此是野調，不得謂之游戲。又：竟是偈頌，何以爲詩？無名氏(甲)評：佛經云：「如如不動。」又云：「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曰道傳。」是本言不動，白公又翻得巧耳。

《**感興二首**》《瀛奎律髓》卷三九馮舒評：此二首句句是達人之言。紀昀評：二詩純是打油，不足指摘。《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擊壤之祖。

《**閑卧有所思二首**》《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汪立名按：此詩作於大和九年，時李訓、鄭注用事，絲恩髮怨必報，盡逐二李之黨。德裕既外貶，注又素惡京兆尹楊虞卿，搆貶虔州，宗閔論救，亦坐貶。公於楊本姻親，史稱其惡緣黨人斥，亟求分司東都，故有「當時笑我洛中來」之句也。「權門要路」及「李斯」等語蓋指宗閔耳。可見公不特不附宗閔，亦并不私虞卿，久已潔身於二黨之外矣。晚年恬退，遇人患難，憫然歎息，多見於詩，如聞甘露之變之類，要非幸人之禍也。甘露之變在是年冬。

又一《瀛奎律髓》卷三九查慎行評：此首爲楊虞卿而發。時鄭注用事，楊爲所搆，貶虔州。公與楊本姻親，故傷之。

又二《瀛奎律髓》卷三九查慎行評：此詩不知何指，或云李宗閔亦爲李訓、鄭注所逐。紀昀評：二首殆爲李崖州作？其詞太快，非詩人忠厚之旨。次首尤凡鄙。無名氏(甲)評：甘露之變在此日。

《**詩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當此科而所得已多爲幸斯甚偶成狂詠聊寫愧懷**》《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以孟、張擬嵇、阮，當時聲價之高如此。

《**寄明州于駙馬使君三絶句**》**二**《詞品》卷一：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略】白樂天詩：「吳越聲邪無法用，莫教偸入管弦中。」東坡詩：「好把鶯黃記宮樣，莫教管弦作蠻聲。」《問花樓詞話・南北曲》：天有兩戒，以判南北，而音韻殊焉。白太傅詩云：「吳越聲邪無法曲，莫教偸入管弦中。」髯蘇亦云：「好把鶯黃記宮樣，莫教管弦作蠻聲。」《南史》：五音本在中土，東南土氣偏詖，不能感動木石。余竊怪近世北曲，皆鄭衛之遺，唐代梨園教坊之所傳習，烏足以爲正聲耶？

《**閑卧**》《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所謂閒之至者。起句十字有思索。三、四天成。尾句脫灑。紀昀評：此又太易，學之易滑。六句尤不成語。

《**春早秋初因時即事兼寄浙東李侍郎**》《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和風細動簾帷暖」八句，句句分對。《唐宋詩醇》卷二六：春早秋初起句揭出，以下兩兩分寫，言下俱有情在，結以多情一句收足，點睛欲飛。

《**奉酬侍中夏中雨遊城南莊見示八韻**》《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此乃和裴晉公詩，甚工。紀昀評：起四句好。五句以下則全是香山本色，未免失之率易。

《**曉上天津橋閑望偶逢盧郎中張員外攜酒同傾**》《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詩律不必高，但亦自然。馮班評：方君爲黃、陳之學者也，不解看唐詩。其論杜詩亦只是黃、陳之杜詩耳，未窺老杜藩籬也。紀昀評：自然者，天機所到，非信手趁韻之謂。如以淺易爲自然，失之遠矣。查慎行評：「寒天」，蓋廣寒天也，亦只可香山如此用。

《**夜宴醉後留獻裴侍中**》《能改齋詞話》卷二：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爲具以待宋。又爲《踏莎行》詞以侑歡云【略】。其云「南山賓客東山妓」，本白樂天詩。《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五、六妙絕，補之不知此樂，故視爲平平結，在白公都是常語。

《**和韋庶子遠坊赴宴未夜先歸之作兼呈裴員外**》《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紛紛」二字帶裴在內。「送」字疑主人不覺，止有歌伎潛送，是逃歸也。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二首**》《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次聯擬姚監句法。《唐宋詩醇》卷二六：不曰賀詩人，而曰賀江山，立言特妙。感舊傳衣，頌姚揚己，幾層意思，總攝在內，眞仙筆也。

《**利仁北街作**》《兩京城坊考》卷六：居易《利仁北街》詩云：「草色斑斑春雨晴，利仁坊北面西行。踟躕立馬緣何事？認得張家歌吹聲。」按：所謂張家者疑是擇之後人。擇終於天寶十三載，不與白傅同時。

《**池上二絶**》**一**《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坡老《觀棋》詩出於此。

又二　《而庵說唐詩》卷八：小娃只見白蓮開得好，背着人，定要去採，見有小艇在池上，便撑舟去採。及至花已採得，滿心歡喜，那里有心去檢點浮萍之開合，于是萍中遂有一道形迹在那邊。甚矣，人之不可亂動也。而庵說此詩，初主是說，既而思之，瞿然曰：吾錯矣，吾錯矣。今人看詩，輒尋他有關係處。然此詩，正不必在小娃分上尋討，要想此老天機動宕處。既栽白蓮於池內，復置一小艇，非徒供自己一人賞玩，盡人皆可賞玩者。此老興至，即登此艇，或同賓客，或同群從，或解事僮子，或得意青衣，或停扇迎風，或銜杯遲月，或採花吸露，或擎葉代杯，或剝子贈美人，或吟咏於花前，或吹簫於葉後。此池中即是騷壇，即是酒國，即是仙鄉，即是佛土。鳶飛魚躍，一總由他。天地間樂境，任人分取，何爭一個小娃，而不容其採蓮哉！有一日，此老偶不在池上，小娃尋一閑空，乃撑此小艇以採蓮，蓮既採，仍撑此小艇回來以上岸。才去，此老即至，見池面綠萍中間，露出一道天光來，且照白蓮之影，是此老最得意境界。因有此痕迹，不免要問，方知是小娃撑艇採蓮去也。于是復從小娃分中着想，蓮花由你採將去，踪迹如何瞞得人？你若能藏得此踪迹，更妙。但小娃見花要採，那得解到此。雖然，即解得，亦何能藏得。浮萍既開，一霎時合不及，除非此老遲些來，則不見，藏則再無神通也。不解，妙。樂天意中，正喜其不解，若解，則不去採蓮，浮萍中又安得有此一道天光哉。此種詩，着不得一些擬議，猶之西子面上，着不得一些脂粉。今人胸中不干淨，那有此好詩作出來也。《唐詩合解箋注》卷四：「小娃撑小艇，偷採白蓮回」，池上有艇，池中有蓮，見無人焉，則小娃撑艇採蓮而去，都是不經意事。小娃天性自然，何曾有心偷採，又何曾有人嗔他採也？「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小艇撑過，浮萍自開，便是採蓮踪迹也。既開不能即合，露出踪迹，小娃誰能理會到此？卻正喜他不解藏，乃得有此不經意好詩流傳到今也。《唐詩合選詳解》卷三：小娃只見白蓮開得好，便撑舟去採，及至花已採過，而浮萍中遂露出一道蹤迹。小娃那里有心去檢點他。然卻正喜他不解躲藏，乃得有不經意好詩流傳到今也。

《劉蘇州寄釀酒糯米李浙東寄楊柳枝舞衫偶因嘗酒試衫輒成長句寄謝之》《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慚愧故人憐寂寞」二句，總結。

《詔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詠所懷》《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賣宅則與牛羊親厚之嫌更無自而至，贊皇之黨可得相忘，訓、注毒焰亦不能旁煽矣。

《韋七自太子賓客再除祕書監以長句賀而餞之》《唐宋詩醇》卷二六：曲折盡意，雍容大雅。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東坡志林》卷一：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爲樂天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詩史・樂天詩》：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然。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容齋隨筆・白公詠史》：《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略】。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劍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卧聞白雲歌紫芝。彼爲葅醢機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白文公年譜》大和九年乙卯：又有《二十日獨遊香山感事》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時新有甘露之禍。初，江州之貶，王涯有力焉，說者因是謂公幸之，惟東坡蘇公云：「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以愚觀之，其悲涯輩之禍，而幸己之不與者乎？鸞皇蓋自況也。公又嘗有詩云：「今日憐君嶺南去，當時笑我洛中來。」未知爲何人作，亦此意也。《瀛奎律髓》卷三九方回評：元注：「其日獨遊香山寺。」查慎行評：此首爲王涯而發。按「甘露之變」在大和九年冬。東坡云：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甘露之禍，樂天適遊香山寺，有「白首同歸」二句，不知者以爲幸之也。樂天豈其人哉？蓋悲之也。紀昀評：此爲「甘露之變」而作。雖與王涯有怨，然文宗受制，國勢危疑，此何時耶，乃作此詩。詩話曲爲之詞，殊非公論。《歸田詩話》卷上：樂天晚年，優遊香山綠野，近乎明哲保身者。甘露之禍，王涯、賈餗、舒元輿輩皆預焉。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或謂樂天幸之，非也。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晉潘岳贈石崇有「白首同所歸」之句，及遭刑，俱赴東市，崇顧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樂天蓋用此事。《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汪立名按：「白首同所歸」，乃（阮籍）（潘岳）石崇臨刑時語。大和九年甘露事，李訓、鄭注、舒元輿、王涯、賈餗皆被害。味詩中同歸句，本就事而言，不專指王

涯也。公自蘇州召還，秩位漸崇，見機引退，宦官之禍，固早計及者，何致追憾王涯。況公之遷謫，本由宦官惡之，附宦官者成之，豈反以中人誅夷士大夫爲快？幸禍之說蓋出於章子厚，諺所謂「以小人心度君子腹」耳。

《即事重題》《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西京朝士眞一瞑而萬世不視矣，何暇知此耶。

《看嵩洛有歎》《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三何焯評：謂甘露之禍也。

《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瀛奎律髓》卷六查慎行評：結得趣。紀昀評：二詩俱平穩。無名氏(甲)評：同州，在西安府。東野太苦，香山太樂，非獨性情，亦由境遇耳。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即事》《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青山爲外屏」，虛對。

《閒卧寄劉同州》《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四何焯評：五、六恰是老人語，所以有味。

《東來頻與李二(十)賓客郭外同遊因贈長句》《唐宋詩醇》卷二六：觀此詩，可知香山未嘗一刻忘世，豈獨爲他人惋惜耶？

《二月二日》《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即古人所云午貫也。《晉書・何曾傳》：蒸餅非裂成十字者不食。《北史・李庶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水經注・濟水》、《渠水》篇並有十字溝。《顏魯公家廟碑》陰額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劉禹錫詩：「十字清波遶宅牆。」

《清明日登老君閣望洛城贈韓道士》《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何事不隨東洛水」二句只一聯，意味極佳，可惜前後纏攪不了。

《三月三日》《唐詩鏡》卷四四：六語趣。《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此詩訛入宋人蘇才翁集。《咸淳臨安志》亦採之。

《酬鄭二司錄與李六郎中寒食日相過同宴見贈》《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四何焯評：五、六倒裝即有味。第六又帶起落句，極緊。

《閑居春盡》《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四何焯評：「愁」字直貫注結句。《唐宋詩醇》卷二六：鍊句鍊字，後來陸游得法於此。《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殘鶯喚遣歸。」雨教愁住不失俊語，鶯喚春歸便似入俗，何也？「揭甕偷嘗新熟酒，開箱試着舊生衣。」方于竊此：「盃盂未稱嘗生酒，砧杵先催試熟衣。」便赧然矣。「冬裘夏葛相催促，垂老光陰速似飛。」單以衣服作結，承接不妥，且語亦俚甚。

《香山避暑二絶》《唐宋詩醇》卷二六：前首如對北風圖，自然毛髮淅灑。次首北窗高枕，無此恬適，眞足破除熱惱。

《贈談客》《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四何焯評：清風反對要鬧，琴調反對傾軋。《唐宋詩醇》卷二六：移床遠客，那容著一點塵氣。

《嘗酒聽歌招客》《瀛奎律髓》卷一九方回評：曠達之言。馮舒評：「插籤」二字犯。紀昀評：三、四皆香山滑調，不宜效之。第五句粗。

《齋戒滿夜戲招夢得》《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四何焯評：落句雖戲，然終嫌是歇後體。

《和令公問劉賓客歸來稱意無之作》《中山詩話》：白樂天詩：「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王直方詩話・劉貢父詩話誤讀請字》：貢父又云：「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江子載亦云：「顏師古注《漢書》，請，或音才性反，或不音。唐或以請作平聲，誤矣。」

《酬夢得窮秋夜坐即事見寄》《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三、四有情味。查慎行評：五、六有作意。紀昀評：卻雅健。

《答夢得秋庭獨坐見贈》《唐宋詩醇》卷二六：頷聯近晚唐，卻非孟郊輩所及。

《長齋月滿携酒先與夢得對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戲贈夢得》《瀛奎律髓》卷一九方回評：第四句善詼諧。五、六足見飲酒之喜，快於心，見於面。查慎行評：第四句生動有機趣。「寒灰活」襯「病心」，「湯沃」翻「心如死灰」成語，非支湊也。紀昀評：第五句粗。無名氏(甲)評：中山劉白墮善造酒，飲者一醉，千日方醒。又劉伶作《酒德頌》，其妻勸止飲，乃祝神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四何焯評：五、六妙，是經月不飲後語。

《酬夢得霜夜對月見懷》《唐詩鏡》卷四四：三、四淒淒，結語好意。

《初冬月夜得皇甫澤州手札并詩數篇因遣報書偶題長句》《唐宋詩醇》卷二六：「雁足」、「羊腸」，虛實巧對，與《履道池上》「巧婦」、「慈姑」同一句法，然香山佳句不在此。

《雪中酒熟欲携訪吴監先寄此詩》《柳亭詩話》卷二：白香山有《雪中

酒熟欲擕訪吳監先寄此詩》腹聯云：「自然須訪戴，不必待延枚。陳榻無辭解，袁門莫懶開。」戴滄州曰：姓四疊，六朝法也。高廷禮輩便謂失格，但得格而俗，則不能辨矣。(元微之《贈韓舍人》詩：「延之苦拘檢，摩詰好因緣。七字排居敬，千詞敵樂天。殷勤閒太祝，好去老通川。」詩中疊人名，實始於班固《詠史》，杜摯《與毋丘儉》也。張喬《送鄭谷》詩，地名亦四疊。)

《**迂叟**》《碧溪詩話》卷九：溫公自稱迂叟，香山居士亦嘗以自號，其詩云：「初時被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豈慕其洛居有閒適之樂耶？《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四何焯評：三、四便兼有冷暖是非在內。

《**楊六尚書新授東川節度使代妻戲賀兄嫂二絶**》《唐摭言・雜記》：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婿。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居易錄》卷三四：白居易詩：「嫁得黔婁作夫婿，可能還寄蜀茶來？」謂蜀產如蒙頂茶之類也。

《**令公南莊花柳正盛欲偷一賞先寄二篇**》《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四何焯評：午橋最勝，不過桃柳，則儉於平(原)(泉)遠矣。

《**晚春酒醒尋夢得**》《瀛奎律髓》卷一九方回評：此以「小蠻」爲酒榼名，又非舞腰之小蠻也。馮班評：携妓覓友，何言「酒榼」耶？查慎行評：酒具有蠻榼。紀昀評：前四句好，後四句率易。《唐詩鏡》卷四四：四語落手快絕。

《**宅西有流水墻下構小樓臨玩之時頗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娛獨醉獨吟偶題五絶**》《兩京城坊考》卷六：按居易宅在履道西門，宅西牆下臨伊水渠，渠又周其宅之北。

《**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實在歌詩況辱知音敢不先唱輒奉五言四十韻寄獻以抒下情**》《王直方詩話・樂天詩不合律》：白樂天云：「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葡萄。」謂太原出葡萄酒也。然此乃律詩，用平聲讀，則大不律，用側聲讀則近俗耳。《唐宋詩醇》卷二六：通首分兩大段看：前半叙度平蔡、齊之勳業及移鎮北都之治績，而以「紫微留北闕」二句鎖住。綠野、東皐已拖到昔時宴集事。後半叙自己從前交誼，而以「盛德終難退」四句繚繞前文，述度之寵遇，末句方結到獻詩之意。此詩與前《集賢林亭即事》五古一篇，皆香山極用意之作，高華雅贍，杜甫嗣音，惜結句未免弩末。《管城碩記》卷二五：白樂天上裴晉公詩「爲穆先陳醴」自注云：「居易每十齋日在會，蒙以三勒湯代酒。」按《本草》：蘇泰曰：毗梨勒出嶺南交、愛等州，謂之三果樹，子形似胡桃，核似訶梨勒而圓短無稜，番人以作漿，甚熱。李時珍曰：古《千金方》補腎鹿角丸，用三果漿吞之，云無則以酒代之。意三勒以三果而得名。或曰：合菴摩勒、訶梨勒爲之，故曰三勒。

《**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瀛奎律髓》卷四一紀昀評：直寫眞情，尚不涉俚語。華而情僞，非也；情眞而語鄙，亦非也。許印芳評：詩不足學，以紀批可取，錄之。

《**酬思黯戲贈同用狂字**》《猗覺寮雜記》卷上：樂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以言聲妓之多，蓋用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一人頭插十二釵爾，非聲妓之多，十二重行也。《野客叢書・金釵十二》：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爲釵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爲不同。《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元注：「思黯自云【前後服鍾乳三千兩，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來詩謔予羸老，故戲答之。」紀昀評：三、四粗鄙，結亦輕率。無名氏(甲)評：石鍾乳，出南方山中石穴，服之延年。《詞綜偶評・元詞》：鐵撥鵾絃春夜永，對金釵鍾乳人如玉。【略】香山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

《**看夢得題答李郎中詩詩中有文星之句因戲和之**》《唐宋詩醇》卷二六：戲語雅趣。

《**新歲贈夢得**》《韻語陽秋》卷一九：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韋索、磔雞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禳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光《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容齋續筆・歲旦飲酒》：今人元日飲屠蘇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

《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

《早春憶遊思黯南莊因寄長句》《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冰消見水多於地，雪霽看山盡入樓。」冰消覺水寬，雪霽覺山近。意中語，寫出殊快。「若待春深始同賞，鶯殘花落不勝愁。」早春憶遊，意亦四句轉合。《唐宋詩醇》卷二六：好句疑仙，觸景而得，著意求之，便乏自然之趣。

《酬皇甫十早春對雪見贈》《唐詩鏡》卷四四：「寒退柳園春」，最是雅意。

《寒食日寄楊東川》《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不使黔婁夫婦看」二句，弘農郡君爲東川女弟，故詩中屢及之。

《醉後聽唱桂華曲》《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五何焯評：此即《東城桂》之一也。

《酬夢得以予五月長齋延僧徒絶賓友見戲十韻》《老學菴筆記》卷八：《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略】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遇有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其遺制。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見示之作》《芥隱筆記・東坡用樂天詩格》：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東坡《惠州上元夜》詩。（東坡《惠州上元夜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云云，「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

《寄李蘄州》《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五何焯評：寄詩卻切蘄州事，春秋二句點化固妙，然章法又不甚緊，所以七言四韻須教夢得獨步也。

《憶江南詞三首》《碧雞漫志》卷五：《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歎世間有改易錯亂誤人者，是也。《詞品》卷一：《望江南》，即唐《法曲・獻仙音》也。但《法曲》凡三疊，《望江南》止兩疊爾。白樂天改《法曲》爲《憶江南》。其詞曰：「江南好，風景舊曾諳。」二疊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三疊云：「江南憶，其次憶吳宮。」見《樂府》。《詞苑萃編》卷一：白居易思吳宮錢塘之勝，作《江南憶》。劉禹錫作《春去也》，李煜作《望江梅》，馮延巳作《憶江南》。又名《歸塞北》、《夢遊仙》。皆一調異名也。又卷二〇：《憶江南》又名《夢江南》，隋煬帝有八闋，但白香山二詞，晚唐襲之，皆係單調。至宋方加後疊，故知隋詞乃贋作者無疑。《本事詞》卷上：《望江南》，原名《謝秋娘》，李贊皇鎮浙西日，爲其亡姬謝秋娘作也。其詞久逸。今所傳者，白太傅之《江南好》，劉賓客之《春去也》諸篇，至宋始加爲雙調。隋煬帝之《湖上曲》八首，蓋僞作也。《蕙風詞話》卷四：《摭言》云：「垂拱四年三月，桂子降於臺州臨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蓋詵、安撫史狄仁傑以聞，編之史冊。」《南部新書》云：「杭州靈隱山多桂樹。僧曰：月中桂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脞說》云：「張君房爲錢塘令，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遽登榻望之，紛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蓋屢見不一見，春夜亦有之矣。白香山《憶江南》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又，《虔州天竺寺》詩云：「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皆賦此事。

《酬思黯相公晚夏雨後感秋見寄》《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五何焯評：「秋冷先應瘦客知」，石湖句「春陰病骨知」，本此。

《久雨閑悶對酒偶吟》《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樂天詩多近人情，三、四是也。紀昀評：鄙俚處，即在近情處。

《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蔡寬夫詩話・唐人酒令》：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徵前事爲」者，今猶有遺習也。《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全乎猾口，只是近情。

《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玉管清絃聲旖旎，翠釵紅袖坐參差」，合宴如畫。「兩家合奏洞房夜，八月連陰秋雨時」，點題極清，且時亦可念。「歌臉有情凝睇久，舞腰無力轉裙遲」，梁簡文有此俊句。

「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言不堪爲達人道耳，然已入俗調矣。

《**慕巢尚書書云室人欲爲置一歌者非所安也以詩相報因而和之**》《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五何焯評：第三兼爲落句伏脈。

《**公垂尚馬以白馬見寄光潔穩善以詩謝之**》《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五何焯評：第五補出寄來脫化，六句轉手無迹，補之取此聯。

《**病中詩十五首・答閒上人來問因何風疾**》《唐宋詩醇》卷二六：戲語作擺脫耳，亦是小機鋒，禪理不必如是，不必不如是。

又《別柳枝》《韻語陽秋》卷一九：柳比婦人尚矣，條以比腰，葉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爲名。白樂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是也。《容齋五筆・白公感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又答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貰卻，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餘冬詩話》卷下：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醉翁，樂天以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矣。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唐宋詩醇》卷二六：一氣轉折，靈空縹緲，落句不減江上峰青。

《**感舊石上字**》《浩然齋雅談》卷下：樂天有《感舊石上字》詩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蓋其妾桃葉也。自昔未有以家妓字鐫石者。

《**齋戒**》《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六何焯評：「詩債塡還亦欲平」，「平」字韻腳妙。

《**戲禮經老僧**》《唐宋詩醇》卷二六：解此，可以面壁九年，不立文字。

《**病人新正**》《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病入新正，則開成庚申，年六十九也。紀昀評：此首稍健。

《**卧疾來早晚**》《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樂天病「將十旬」，此乃眞患風痺，與蘇州移疾告病百日而罷不同也。「婢能尋藥草，犬不吠醫人。」此聯絕妙。紀昀評：此眞小樣。又評：此亦清淺。

《**春晚詠懷贈皇甫朗之**》《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三、四以春日頂艷陽，以老來頂遲暮，猶是舊法。至五、六以多少明頂，則變體矣。結又頂愁病，係白集舊本刊正與時刻異。

《**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長慶集》中無此詩。《別柳枝》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爲病風痺遣二妾故有是作。「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亦病中所賦。又明年有詩云：「去歲樓中別柳枝。」自注云：「樊、蠻也。」二妓者，皆以柳枝目之云。查慎行評：「思逐楊花觸處飛」，此公終不服老。紀昀評：潦倒太甚。《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六何焯評：三、四句，如此詠病是風致轉勝。五、六句「鶯語」、「楊花」是樊素，不關病足。《唐宋詩醇》卷二六：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然亦不堪回想矣。

《**談氏外孫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戲呈夢得**》《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六何焯評：夢得此詩，今不見於別集。

《**開成大行皇帝挽歌詞四首奉敕撰進**》《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六何焯評：四方無虞，而痼生肘腋，身辱子廢，三、四感愴而不露。

又四　《王直方詩話・樂天開成大行挽詞》：「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此樂天作《開成大行挽詞》，對事精切，少有其比也。

《**宣州崔大夫閣老忽以近詩數十首見示吟諷之下竊有所喜因成長句寄贈郡齋**》《唐宋詩醇》卷二六：句句相生，白描高手。

《**晚池汎舟遇景成詠贈呂處士**》《唐宋詩醇》卷二六：好句俱以不經意得之，香山晚年詩境如是。

《**感秋詠意**》《野客叢書・白用杜句》：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和楊尚書罷相後夏日遊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楊侍郎同行**》《唐宋詩醇》卷二六：如是順寫，層層俱到，頷聯對句尤勝，可謂句中有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隨題順寫，第四語尤工於立言。

《**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三絕句**》**一**　《唐宋詩醇》卷二六：「舊」下得奇，卻妙。

《**改業**》《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第三句元注：「予先有《醉吟先生傳》，故云。」尾句此亦戲笑近人情。紀昀評：題便不大方。亦潦倒語。

《**山中五絕句**》一　《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六何焯評：終爲不曾作宰相，多許感喟。

又四　《白香山詩後集》卷一六何焯評：此謂甘露之變。《唐宋詩醇》卷二六：比體，暗指甘露事。

《**自戲三絕句**》《齊東野語》卷九：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貧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略】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略】《身報心》【略】《心重答身》【略】此則以心爲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

《**聽歌六絕句・樂世**》《蔡寬夫詩話・六么》：《綠腰》本名《錄要》，後訛爲此名，今又謂之《六么》。然《六么》自白樂天時，已若此云，不知何義也。《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體製類》：《琵琶錄》云：羽調《綠腰》。注云：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以爲名，誤爲《綠腰》也，白樂天詩注又譌爲《六么》。乃其曲又有高平仙呂，非商調。吳楚材《彊識略》云然。

又《水調》《詩話總龜前集・樂府門》引《搢紳脞說》：《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故樂天詩云：「五言一遍最辛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時腸斷爲何人。」舊說：《水調河傳》，隋煬帝將幸江都宮時所製，曲成奏之，聲韻悲切，煬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聞而止之，謂其弟子曰：「不返矣。」後竟如其說，或詰其何知，曰：「《水調河傳》，但有去聲。」

又《想夫憐》《蔡寬夫詩話・唐人歌詩法》：樂天《聽歌》詩云：「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關。」注謂王右丞辭「秦川一半夕陽開」，此句尤佳，今摩詰集載此詩，所謂「漢主離宮接露臺」者是也。然題乃是《和太常韋主簿溫陽寓目》，不知何以指爲《想夫憐》之詞。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詩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碧雞漫志》卷四：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略】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

又《何滿子》《韻語陽秋》卷一五：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故樂天爲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略】元微之嘗於張湖南座爲唐有態作《河滿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綱緩。使將河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又敘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碧雞漫志》卷四：何滿子，白樂天詩云：【略】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元宗，一唱承恩羈綱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古今詞話・詞辨卷上》白居易曰：何滿子，滄州歌者，開元中進此曲以贖死。因作七言云：【略】今用長短句，有單調、雙調。

又《離別難詞》《樂府詩集》卷八〇：《樂府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終號《怨回鶻》云。《古今詞話・詞辨卷下》：白樂天七言近體云：「綠楊陌上送行人，馬去車回一望塵。不覺別時紅泪盡，歸來無可更霑巾。」乃《離別難》曲也。《唐詩鏡》卷四五：劇倒語。

《**立秋夕涼風忽至炎暑稍消即事詠懷寄汴州節度使李二十尚書**》《藝林伐山》卷一一：白樂天《涼風》詩：「紅缸霏微滅，碧幌飄飖開。」張光朝詩：「紅缸凝夜暉」，陸魯望詩：「月缸曉屏碧」，皆謂燈也。

《**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舊唐書・牛僧孺傳》：雒都築第于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廷，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

《**小閣閑坐**》《趙秋谷所傳聲調譜・後譜・半格詩》：《小閣閒坐》（白居易）：閣前竹簫簫（第五字平），閣下水潺潺（律句）。拂簟卷簾坐，清風生其

間（五字平）。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可平。惟此詩此字以獨仄見律）還（以上古體）。但有巾挂壁（第五字仄，古句），而無客叩關。二疏返故里（第五字仄），四老歸舊山（古句）。吾亦適所願（第五字仄），求閒而得閒（後六句齊梁。第二字上下粘，末字上下諧）。（方綱按：此篇所注出律句、古句、古體、「齊梁體」，皆拘泥不可據也。「遠見飛鳥還」「鳥」字必仄，斷無此字可平之理。秋谷但泥於所聞漁洋三仄之說，而不知此句音節之不同也。此句若末三字三平，則以下音節皆轉不出矣。又按：白香山集中所云半格詩者，謂此卷中半是格詩也。此乃以半格二字聯讀，作體格之標目者，誤也。）《唐宋詩醇》卷二六：起四句颯然而來，紙上有聲。

《和夢得洛中早春見贈七韻》《唐宋詩醇》卷二六：「開遲花養豔，語嬾鶯含思」十字，刻畫工絕，寫春意變虛爲實，尤奇。

《洗竹》《白香山詩後集》卷四何焯評：收轉「頗異凡草木」有力。

《贈夢得》《白香山詩後集》卷四何焯評：「發三願」可對「成二老」。

《首夏南池獨酌》《唐詩鏡》卷四二：起二語修棹。

《飲後戲示弟子》《白香山詩後集》卷四何焯評：今人學白詩，只到得此種境地。

《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弘農郡君》《猗覺寮雜記》卷上：親家翁、開素、鵲塡河皆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爲多。《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晚接嘉姻不失親。」又云：「月終齋滿誰開素？須記奇章置一筵。」又云：「禿似鵲塡河。」《靈芬館詩話》卷三：近人以開齋日爲開葷，唐人謂之開素，樂天詩：「開素槃筵後日開。」

《送毛仙翁》《白香山詩後集》卷四汪立名按：此詩舊編《後集》，當是從後追憶錄入者。毛仙翁能預決人休咎，或晚年思其言有驗，遂存此詩耳。

《達哉樂天行》《徐氏筆精》卷五：白樂天有詩云：「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畝田。然後兼賣所居宅，彷彿獲緡二三千。吾今年紀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此語可爲老人求富者之鍼砭也。

《池上寓興二絕》《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七何焯評：最有味，但似偈耳。

又一《四溟詩話》卷二：《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白居易曰：「獺捕魚來魚躍出，此非魚樂是魚驚。」翻案《莊子》而無趣。《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杜子美曰：「水清反多魚。」翻案《家語》而有味。

《送敏中新授户部員外郎西歸》《瀛奎律髓》卷四〇紀昀評：亦是滑調。

《南侍御以石相贈助成水聲因以絕句謝之》《羯鼓錄》：會昌元年，卓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宴遊。

《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容齋續筆・元和六學士》：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程〕者，其詞正記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攷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群及〔李〕絳也。

《閏九月九日獨飲》《日知錄》卷三〇：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以飲酒也。《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七何焯評：「自從九月持齋戒」二句，倒找出。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七汪立名按：《北夢瑣言》云：白太保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等句。洎自撰《墓誌銘》云：「與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人疑其隙終也。立名按此語在《醉吟先生傳》中，非《墓誌》也。傳末曰：「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則是微之之歿久矣。其所謂「如滿爲空門友，韋楚爲山水友，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皆就當時在洛之人而言，非該舉平生也。且白晚年哭微之之作甚多，有《夢微之》詩云：「夜來携手夢同遊，晨起盈巾淚莫收。」又《聞歌者唱微之詩》云：「時向歌中聞一句，未容傾耳已傷心。」感悼悽愴，如在初歿，隙終之語，豈不大謬邪？又考史傳皆作「白少傅」，郎公詩內止有少傅官停語，並無「太保」者，不知何所本也。《唐宋詩醇》卷二六：清空一氣，直從肺腑中流出，不知是血是淚，筆墨之痕俱化。《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七律凡例》：七言變體，始于崔司勳之《黃鶴樓》，太白深服之，故作《鸚鵡洲》詩，全仿其格。其後白樂天「早聞元九詠君詩，恨與盧君相識遲。今日逢君開舊卷，卷中多道贈微之」，【略】雖氣體不同，杼軸各出，要皆《黃鶴樓》作爲之濫觴也。

《喜人新年自詠》《唐宋詩醇》卷二六：每句中含一喜字，結處收應五

朝，筆力健舉，老年精神魄力如是，眞不可及。

《送王卿使君赴任蘇州因思花迎新使感舊遊寄題郡中木蘭西院一別》 《吳郡志・官宇》：《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席賦之。木蘭堂在郡治後。《中吳紀聞》卷一：木蘭堂多爲太守燕遊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堂上列歌鐘，多慚不如古。卻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敎倡人爲此舞也。

《會昌二年春題池西小樓》 《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七何焯評：「陳樊漂泊逐萍流」，陳即所謂陳結之也。

《池鶴八絕句》序 《升菴詩話・公冶長通鳥語》：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沈佺期《燕》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雀鳥贈答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答客說》 《韻語陽秋》卷一二：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仙，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查愼行《白香山詩評》卷上：「海山不是我歸處」二句，出此入彼，便可作仙釋優劣論。

《病瘡》 《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平正無疵，但頗未易及也。紀昀評：此中詩外淡而中亦枯，虛谷好矯語古淡，故貌似者亦復取之。無名氏(乙)評：吾嘗謂白詩極有功夫，正謂此種。

《遊趙村杏花》 《查初白詩評十二種・白香山詩評》：「今春來是別花來」，未經人道，他人不能道，亦不肯道。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二 《瀛奎律髓》卷三四紀昀評：鄙俚至極，殆於不足掊摘。無名氏(甲)評：「叱灘」，過此叱咤其險，今如「河漢」之直。「陰獄」，如寒門有八節，今皆變爲「陽春」也。

《閒坐》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樂天心事曠達，而詩律寬和。雖則云然，着力爲詩者終不能及也。三、四妙。陳後山偶相犯末句，尤妙。紀昀評：終是太快，不得云著力者不能及。此語以評陶詩則可。無名氏(乙)評：此爲知樂天詩者。

《偶作寄朗之》 《甌北詩話》卷四：律詩內《偶作寄皇甫朗之》一首，本是五排，其中忽有數句云：「歷想爲官日，無如刺史時。」下又云：「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況園林下，欣然得朗之。」排偶中忽雜單行，此又一體也。

《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曾賦詩傳人樂府遍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繼和前篇》 《本事詩・事感》：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匏廬詩話》卷上：白樂天《晚春酒熟尋夢得》詩：「還携小蠻去，試覓老劉看。」宋人說部皆以小蠻爲酒榼之名。余謂小蠻蓋謂小蠻榼耳。省一榼字，語似歇後。唐人詩中每有之。非酒榼名小蠻也。白詩又有「小花蠻榼二三升」之句。《唐宋詩醇》卷二六：風致翩翩。《詩境淺說續編》：王漁洋《秋柳》七律，懷古而兼擅神韻，傳頌一時，樂天以二十八字寫之，柳色之嬌柔，舊坊之寥落，裙屐之凋零，感懷無際，可見詩格之高。樂天尚有《楊柳枝》詩云：「紅板江橋青酒旂，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專詠柳枝，不若《永豐篇》之有餘味也。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 《瀛奎律髓》卷九馮班評：天竺何與老人事？紀昀評：此以盛事見傳，其詩殊不足取，不宜選以爲式。三句太鄙。

《禽蟲十二章》 《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七何焯評：七、八二篇似指牛羊、二李相傾軋。

又一 《猗覺寮雜記》卷上：燕作巢避戊巳，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艾在其中，燕即去，見《白樂天集》。顧況《燕于巢詩序》云：「不以甲乙銜泥」，其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茶香室續鈔》卷二四：明郎瑛《七修類稿》云：「燕，水鳥也。故名玄鳥。其來去皆避社日，不以戊巳日取土爲巢，書戊巳於巢則去，皆因土克水故也。顧況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戊。』錯矣。樂天云：『不以甲乙銜泥。』此可謂既失之駑，又失之蟆矣。」按：樂天《禽蟲》詩云：「燕違戊巳鵲避歲」，初無甲乙之說，郎氏不知何據？

又九 湯顯祖《南柯夢記題詞》：白舍人之詩曰：「蟻王乞食爲臣妾，螺

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間何怨復何恩？」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象，執爲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窗中列遠岫**》《詩學指南》卷八：題句本出謝朓《郡齋詩》。《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言當秋而天靜山佳，乃開窗以通曉翠，遠愛峰之窈窕，不隔竹而朦朦如是。萬點排來，當諸虛室，千重擁至，疊在遠空。列簷而窗攢秀氣，因隙而岫助清風。開簾則碧色可愛，反照則遠者皆明。此中之景氣今古不殊，試即于宣城之齋望之，想與謝朓之清興不有同然者乎？

《**池上篇**》《唐宋詩醇》卷二六：池上佳景，詳于序中，詩更覼縷，淡淡寫來，自見老潔。「識分知足」四字是樂天一生得力處，眞實受用在此，序中未及，詩中特爲清出，可爲奢汰踰分、營營無厭者，痛下針砭。

《**齒落辭**》《唐宋詩醇》卷二六：游戲名通，莊子寓言之旨也。後段分三層：成功者去一層，是盛衰相尋之理；道經一層，歸於曠達；佛說一層，衷諸虛無。小中見大，視韓愈《落齒》詩，更覺波瀾不竭。

《**不能忘情吟**》《唐宋詩醇》卷二六：借樊素語問答成篇，亦因序中摹寫盡致，故作此變化避就之法。

《**過故洛城**》《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太平寰宇記》：故洛城在洛陽縣二十里，東西七里，南北九里，內宮殿臺觀府藏寺舍，魏、晉之代凡有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九門。自永嘉之亂，劉曜入洛陽，元帝渡江，官署里閭，鞠爲茂草。至後魏孝文帝幸洛陽，巡故宮，遂詠《黍離》之詩，群臣侍從無不感愴。

《**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唐宋詩醇》卷二六：通首分三段：「憶昔嬉遊伴」直起，至「鬢解綠雲長」一段，叙長安舊遊也；「聚散知無定」二句作一轉，至「來夢去遊揚」一段，叙別後星霜屢易也；「自我辭秦地」以下叙正面，撫今追昔，滿目蒼涼，殊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感。末以「贈」字作結，篇法完密。

《**吹笙內人出家**》《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鄭良孺詩話》：唐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謂之十家。蓋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

《**招韜光禪師**》《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咸淳臨安志》：法安院在靈隱寺西。天福二年，吳越王建。舊額廣嚴。唐長慶中，有詩僧結庵於院之西，自號韜光，常與樂天倡和。又云：白侍郎長慶四年正旦，請韜光齋，以詩招之，即「白屋炊香飯」一首也。韜光不赴齋，以詩報白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裁)(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

《**毛公壇**》《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范成大《吳郡志》：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漢劉根得道處。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之曰毛公。

《**白雲泉**》《吳郡圖經續記・寺院》：天平寺在吳縣西南天平山下。山下有白雲泉，始見於白公詩。其寺建於寶曆二年，乃樂天爲蘇州刺史之歲，蓋因泉以興寺也。又《山》：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略】其上有亭，亭側清泉泠泠不竭，所謂白雲也。自白樂天題以絕句，范文正公繼之大篇，名遂顯於世。《中吳紀聞》卷五：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唐刺史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閒。何必奔衝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間。」《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方輿勝覽》：天平山在城西二十里，巍然特高，群峰拱揖，郡之鎮也。山上有白雲泉，爲吳中第一水。

《**寄韜光禪師**》《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方輿勝覽》：虔州有天竺寺，在水東三里。東坡《天竺寺詩香山居士留遺跡一首序》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白樂天親書「一山門作兩山門」詩，筆勢奇逸，墨蹟如新。今年四十，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又東坡書樂天此詩後云：唐韜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是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猶見樂天眞蹟。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是此詩固寄虔州也。但韜光禪師本住靈隱，故詩中有「天香桂子」語。《咸淳臨安志》：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泉遶寺峰南北而下，至峰前合爲一澗，有橋號合澗。又云：靈隱、天竺兩山由一門而入。又云：東坡虔州《天竺寺詩》引云云。據此則樂天詩非爲杭作，故舊志不收。但坡公《贈杭州上天竺辨才》二詩，一云「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一云「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又皆采白詩語，姑附著於此，以俟知者。要之，白詩自是寄杭州，後韜光移錫與詩俱去，故遺蹟在虔耳。《輿地紀勝・江南西路・贛州・碑記》：天竺寺白樂天詩在水東三里，白樂天贈韜光

禪師墨迹舊存，眉山老蘇嘗至寺觀焉。後四十年，東坡南遷再訪，惟見石刻，因賦詩云：「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並疊璧，已無飛鳥及驚蛇。」《甌北詩話》卷一二：古人句法，有不宜襲用者。白香山「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過北山雲」，蓋脫胎於「東家流水入西鄰」之句，然已遜其醞藉。梅聖俞又仿之爲「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則磨牛之踏陳迹矣，乃歐陽公誦之不去口。黃山谷又仿之爲「野水自流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周少隱《竹坡詩話》亦謂其「語意高妙」，而不知其愈落窠臼也。邵長蘅《西湖詩》「南高雲過北高宿，裏湖水出外湖流」，亦同此病。《射鷹樓詩話》卷一四：亡友家松門茂才振濤，嘗持東鄉吳蘭雪舍人《憶新田》二律問余曰：「此體本於何人？」余曰：「此體本於白樂天，然作者亦須渾成，不善學之，則虎賁類蔡耳。」蘭雪詩云：「村前村後雪連屋，谿北谿南雨浸沙。春竹笋邊秋竹笋，絳桃花外碧桃花。老翁栽菜復栽稻，鄰女采桑兼采茶。閒煞香蘇山下客，讀書讀到日西斜。」「柘溪石溪同一溪，半坳烟隴溪東西。落花落葉沿流下，漁網漁罾夾岸低。梅樹綠連松樹綠，山禽啼應水禽啼。聲聲遠笛在何處？橋外有橋堤外堤。」白樂天《題天竺寺》云：「一山門作兩山門，【略】。」按此詩乃樂天題虔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志》收入錢塘天竺寺，誤矣。見《東坡詩集》第二卷。《石遺室詩話》卷一九：白樂天《寄韜光禪師》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此七言律創格也。惟靈隱、韜光兩寺實一寺，一山門實兩山門者，用此格最合。其餘「東西澗」、「南北峰」、「前後臺」、「上下界」，無一字不眞切。故此詩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惟東坡能變化學之。《遊西菩寺》次聯云：「白雲自占東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略翻樂天意說之也。據《咸淳臨安志》，寺前有東西雙峰，寺中有清涼池、明月池，有似靈隱、韜光，故東坡亦分東西上下言之。又《贈上天竺辯才師》云：「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又《自普照遊二庵》云：「長松吟風晚細雨，東庵半掩西庵閉。」皆用此例，亦以天竺寺有上下、庵有東西故也。王摩詰《訪呂逸人》詩云：「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又樂天詩所自出。

《翻經臺》《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天竺寺翻經臺，謝靈運與僧於此將北本《涅槃經》翻爲南本。

《寄題上强山精舍寺》《韻語陽秋》卷一六：湖州上強精舍寺有陳朝觀音，殷仲容書寺額，三門高百尺，謂之三絕。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有「惟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句，蓋謂此也。《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湖州歸安縣上強山精舍寺有唐人題詩刻石，白居易、李伯藥、高知周、錢起、郎士元皆有詩。王象之《輿地紀勝》：精舍院在歸安縣施渚，青州刺史管聚捨宅爲院。白樂天寄題詩云云。

《一字至七字詩》《唐詩紀事・韋式》：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酒酣，各請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王起賦《花》詩云：「【略】李紳賦《月》詩云：【略】令狐楚賦《山》詩云：【略】元稹賦《茶》詩云：【略】魏扶賦《愁》詩云：【略】韋式郎中賦《竹》詩云：【略】張籍司業賦《花》云：【略】范堯佐道士賦《書》字詩云：【略】居易賦《詩》字詩云：「詩。綺美，瓌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尺下只應我愛，世間唯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長相思二首》《古今詞話・詞品上卷》：趙千門曰：詩韻中平聲十灰、十三元，上聲十賄、十三阮，去聲十卦、十一隊、十四願，皆令人之割半分用者也。【略】考白樂天《長相思》詞用支、微韻，已與灰半通用。《詞綜偶評・唐詞》：長相思（白居易　後段）古樂府之遺。《蓼園詞評・長相思》（白居易「汴水流」）：《花庵詞選》云：居易此詞，上四句皆說錢塘景，並載《長相思》一首云：「深畫眉，淺畫眉，【略】。」蓋詠閨怨也。此二詞非後世作者所及。沈際飛曰：「點點」字俊。太白開山後，及至元和又見此二闋，不易得也。《白雨齋詞話》卷五：香山《長相思》云：「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香山此詞絕佳，惟上半闋詞近鄙褻。）絕不費力，自然淒警。若「黃昏卻下瀟瀟雨。」（朱淑貞詞）便見痕迹。

《石榴枝上花千朵》《玉照新志》卷四：王彥國獻臣，昭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金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攜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迥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余，眞奇物也。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焦氏筆乘續集》卷三：今人謂能豪飲者爲大戶，樂天詩屢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說，輒錄於此。

《春遊》《曝書亭集》卷四九：右白傅草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置

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爲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譌「終」，「愛」，雕本譌「怯」。皆當所勘正者。

《**送阿龜歸華**》《玉谿生詩箋注》卷六：（馮）浩曰：意境不似玉谿，蓄疑者久矣，今而知爲香山詩也。香山，下邽人，華州之屬縣也。香山弟行簡，行簡子龜郎，史傳中亦呼阿龜，而白公詩集尤詳之。此必白公送姪歸家之作，乃《香山集》漏收而反入斯集，可怪已。

句二「學織縑綾功未多，亂投機杼亂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汪立名按：《盧氏雜話》云：盧氏子合下第，步出都門，投逆旅。有一人續至吟詩云云。盧諤然，憶是白居易詩。問之，曰：某世織綾錦，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且東歸去。

句「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逸老堂詩話》卷下：王楙《野客叢書》云：「樂天有兩小蠻，如『楊柳小蠻腰』，公侍姬也。如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酒榼名也。」王說謬矣，皆侍姬也。因諱之，乃曰酒榼。老劉即劉禹錫也。《雨村詞話》卷一：樂天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伊州、涼州，古舞曲地名也。後山《西江月》云：「正需蠻素作伊涼。」筆力雖好，終嫌雜湊。

句「也向慈恩寺裏遊」《中山詩話》：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慈恩寺裏遊。」不可如字讀也。《升菴詩話・劉貢父》：「青袍也自公。」貢父《詩話》云：「『也』字作『夜』音，不可如字讀也。白公云：『也向慈恩寺裏游』是也。」

句「海水知天寒」《唐音癸籤・法微三》：詩有隱一字而意自見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不可也。「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皆隱一「不」字在。（白樂天）

《**荷珠賦**》《賦話・新話三》：唐白居易《荷珠賦》云：「若轉於掌，乃是江妃之珠；如凝於盤，遂成泉客之泣。」能於兩旁渲染，故虛實兼到，而不入纖靡。

《**動靜交相養賦**》《賦話・新話二》：唐白居易《動靜交相養賦》云：「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檝，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超超玄箸，中多見道之言，不當徒以慧業文人相目。且通篇局陣整齊，兩兩相比，此調自樂天創爲之，後來制義分股之法，實濫觴於此種。《開卷偶得》卷一〇：白樂天《動靜交相養賦》，其體裁絕似今之八股，乃自此體已開自唐，不自宋人始也。

《**宣州試射正中鵠賦**》《賦話・新話一》：唐白居易《射中正鵠賦》云：「正其色，溫如灑如；游於藝，匪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此數語，乃自道其行文之樂也。

《**省試性習相近遠賦**》《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遠近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於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賦話・新話一》：唐人試賦，極重破題。白居易《性習相遠近賦》云：「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逢吉大奇之，爲寫二十餘本。

《**求元珠賦**》《賦話・舊話三》：《語林》云：文宗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

《**漢高祖斬白蛇賦**》《唐摭言・載應不捷聲價益振》：貞元中，樂天應宏辭，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論曰：【略】比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白文公年譜・貞元十九年癸未》：以拔萃選登科。【略】李商隱撰公墓碑云：「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蓋公祖名鍠，與宏同音，言所以不應宏辭也。《摭言》云：「白公試宏辭賦考落，以賦有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也。登科之人賦皆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按公未嘗試宏辭，此賦是行卷所作，《摭言》誤也。《賦話》卷四：唐白居易《漢高祖斬白蛇賦》，乃貞元中應宏詞試所作。因「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四語考落下第。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俞樾《與蒯子範太守書》：來書以劉蕡不第自謙。

然韓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白香山《漢高祖斬白蛇賦》，皆是不第落卷，而至今傳誦。文之傳不傳，豈視名場得失乎？

《雞距筆賦》《韻語陽秋》卷一七：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爲心，兔毛爲副，心柱遒勁，鋒鋩調利，故難乏而易使。」白樂天作《雞距筆賦》云：「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美是合，兩揆相同。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爲雞距，無以表入墨之功。」蓋亦兼而用之也。《賦話・新話三》：唐白居易《雞距筆賦》云：「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乎元氏之心空。」滑稽之談，意外巧妙。其通篇變化縱橫，亦不似律賦尋常蹊徑，千古絕作也。

《黑龍飲渭賦》《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三秦記》：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爲龍首山。《關中勝蹟圖志》卷五：游龍宮《雍勝畧》在渭南縣西十一里。唐開元中修。《兩京道里記》云：取黑龍飲渭名之。白樂天有《黑龍飲渭賦》，武平一《登驪山詩》有「日下黑龍川」句，並指此。《賦話・新話三》：唐白居易《黑龍飲渭水賦》起句云：「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獨有千古，其餘英氣逼人，光明俊偉。結聯云：「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以遊；遠而望之，疑長虹截澗而飲。」風馳雨驟，到此用健句壓住，如駿馬之勒繮，是爲名構。

《敢諫鼓賦》《賦話・新話一》：《敢諫鼓賦》云：「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諫。」取材經籍，撰句絕工。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歸登右常侍制》《四六法海》卷一：登字冲之，貞元初爲右拾遺。熊執易論裴延齡，登曰：「雷霆之下，安忍使君獨當？」自是同列切諫，每聯署其奏。憲宗初，遷散騎常侍。入謝，帝問政所先。登知帝果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爲讜言。

《鄭覃可給事中制》《古文淵鑒》卷三八愛新覺羅玄燁評：嫻雅猶存典則。

《張平叔可户部侍郎判度支制》《能改齋漫錄》卷六：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户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爲中丞日，張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發，鞫于憲司，吏引曰：『張侍郎。』公綽叱曰：『贓吏豈可呼官。』據案復引曰：『囚張平叔。繫于別囿。』遂窮竟其失官錢四十萬緡，以具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耶？

《孔戣可右散騎常侍制》《古文淵鑒》卷三八愛新覺羅玄燁評：辭甚圓美。

《田布贈右僕射制》《二老堂雜誌・史官改定制詔》：本朝列聖《實錄》，凡當時所下制詔，往往爲史官改易。殆以文體或未古也。宋景文公《筆記》亦嘗言之：「唐魏帥田布，以死事贈右僕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舊唐書》別載一制，全不相類。文雖可觀，然不若居易之宏暢。未知當時果用何制？其爲修史者所改無疑。」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禪詔，元本載《五代開皇紀》，與今《實錄》無一字同。此事由來久矣。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樊川集詩注》卷一《杜秋娘詩》馮集梧注：《至大金陵志》：唐潤州亦曰金陵。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初至金陵，于李錡坐上屢讚招隱寺標致。二事皆在潤州，則唐人謂京口亦曰金陵。杜牧有《金陵女秋娘詩》，白居易有《賜金陵將士勅書》，皆京口事也。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七月乙巳朔，御製《前代君臣事跡》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是月出書屏以示宰臣，李藩等表謝之。【略】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時贓罪，貶憑臨賀尉。《容齋三筆・君臣事跡屏風》：唐憲宗元和（一）（四）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贊。白居易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略】。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鎛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答裴垍讓中書侍郎平章事表》《資治通鑑》卷二三八：（元和五年九

月)裴垍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

《答任迪簡讓易定節度使表》《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五年冬十月)辛巳，定州將楊伯玉誘三軍爲亂，拘行軍司馬任迪簡，別將張佐元殺伯玉，迪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佐元。壬辰，制以迪簡檢校工部尚書、定州長史、充義武軍節度觀察、北平軍等使。

《諫請不用奸臣表》《文苑英華》卷六二五注：「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時，白不在諫列。文既不應，集固無之。」《文苑英華辨證》卷六：按：表言元稹尚居台司，裴度爲東都留守事。又云職爲諫列。然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時，白亦不在諫列，而本集亦無之。《全唐文》卷六六六注：「光謂君直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古有行之者，則此奏亦不爲過。但白非其人也。與元稹二表俱非是，當以《唐書》爲正。」《全唐文紀事》卷八七：(陳鴻墀)案：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居易有《論元稹第三狀》，謂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言甚激切。與此表大相刺謬。

《初授拾遺獻書》《古文淵鑒》卷三八愛新覺羅玄燁評：婉巽而多風，納約自牖之義也。方岳貢評：以翰林學士兼諫官，故憲宗之時，謀猷獻替如李絳、崔群、居易，極得其用。徐熙評：有官守則盡其職，有言責則盡其言。如此則朝無曠官，官無廢事矣。文特婉而多風，自覺天然韶秀。

《論制科人狀》《舊唐書・裴垍傳》：(元和)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白文公年譜・元和三年戊子》：有《論制科人狀》。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對策切直，宰相李吉甫泣訴於上，考官韋貫之等皆坐貶，故公極論之，公時亦爲考覆官，唐朋黨之禍蓋始此，而公與李德裕不咸亦始此。

《論太原事狀三件・嚴綬、輔光》《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元和四年二月)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鄘代之。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二件》《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元和四年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於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乙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

《論魏徵舊宅狀》《舊唐書・白居易傳》：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貽，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元和四年閏三月)魏徵玄孫魏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雍錄》卷一〇：魏徵宅在丹鳳門直出南面永興坊內。《封氏見聞錄》曰：徵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爲營造，輒謙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燒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吊。《唐傳》所載亦同，惟百官赴吊出於詔命，則與封說差異耳。【略】至《白居易傳》則又有異焉。【略】若如居易所言，則是太宗殿材所造之寢至元和猶在，開元中不嘗遭火也，特子孫不能保而遂貨鬻之耳。予詳思其理，開元中所火當是殿材之爲正寢者耳，而屋不嘗皆火也，直以淸貧之故，子孫盡舉其有而鬻之。居易深探太宗重徵之意，欲其還贖，使事出朝廷，而不出臣下也。至《會要》所載又異於是，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爲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據此所記與《居易傳》略同，當是《會要》又欲歸美憲宗，不欲出自臣下建請耳。《全唐詩話》卷四：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奏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其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伏願明敕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后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憲宗深然之。其後有司以爲詩題試進士。

《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舊唐書・白居易傳》：上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二老堂詩話》：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鍔除平章事云：「伏

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容輕授。鍔非清望，又無大功，深以爲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繫銜大赦之後者。兹乃丞相、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稱呼之。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元和四年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卻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論承璀職名狀》《舊唐書・白居易傳》：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

《奏閔鄉縣禁囚狀》白居易《秦中吟・歌舞》：「豈知閔鄉獄，中有凍死囚。」

《謝蒙恩賜設狀》《翰苑遺事》：唐制：翰林學士初入院，賜設并衣服。中和節賜紅牙銀寸尺。上巳重陽并賜宴曲江。清明賜新火。夏賜冰。臘日賜口脂及紅雪澡豆。歲前賜曆日。有所修撰，則賜茶果酒脯，策試程文賜設并匹帛。社日賜酒、蒸餅、鐶餅等。事見唐人文集。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翰林志》：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匹，暑服三十匹，綿七屯。寒食節，料物三十匹、酒、飴、杏餔粥、屑肉啖。清明，火。二社，蒸饋。端午，衣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糉。三服，秒蜜。重陽，酒、餚、粉糕。冬至，歲酒、兔、野雞。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考古編》卷七：唐人嘗有題詩試闈者曰：「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讀此知其爲夜試矣。而未知自夜以始耶？抑通晝夜也？白樂天集長慶元年《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精，用書策則文字不錯。然〔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與禮部所試不同，縱有瑕病，或可矜量。」其曰通宵，則知自晝達夜。前詩言盡三燭，而此止得兩燭，皆可略存唐制也。《容齋三筆・唐夜試進士》云：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勑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晝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並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讓絹狀》《新唐書・白居易傳》：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

《論行營狀》《資治通鑑》卷二四二：（長慶）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略】」疏奏，不省。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白居易《策林序》：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微之將應制舉，【略】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舊唐書・白居易傳》：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白文公年譜・元和元年丙戌》：罷校書郎。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入第四等。是時順宗未葬，以制舉人皆先朝所召，命宰相監試，元稹入第三等。

《禮部試策五道》《白文公年譜・貞元十六年庚辰》：二月十四日，中

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及第。【略】按《舊史》：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試禮部擢甲科。公生壬子，至戊寅恰二十七歲，與《摭言》合。今以集考之實不然。試賦既明著歲月，而《箴言》序云：「十五年，天子命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明年春，一上登第。」又《送侯權序》亦云：「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則其非十四年審矣。蓋公《與元九書》，自言年二十七方從鄉賦，集序因之，《摭言》之誤，殆由此。然《書》但云從鄉賦爾，不云及第也。

《進士策問五道》 白居易《奉勑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自注：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候進旨。五日，詔入翰林，奉勑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又《第三道》 白居易《策林・採詩》：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篇，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

《策林序》 《吹劍四錄》：樂天同元稹編制科《策林》七十五門，即懷挾也。淳祐七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尚書鄭起潛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半入者幸而免。《容齋五筆・元白制科》：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爲四卷，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塞人望、政必成、不勞而理、風行澆朴、復雍熙、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判》 《容齋隨筆・唐書判》：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又《續筆・龍筋鳳髓判》：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摘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恕，曷陟屺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耻。《詩》著靡他之誓，百代而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喪，丙於妻前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慚於臼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丙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緼。」「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堯山堂偶雋》卷三：白樂天甲乙判凡數十條，按經引史，比喻甚明，此洪景盧謂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若此之類，皆不背人情，合於法意，眞老吏判案，若金粉淋漓，又其餘事耳。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船不通請築塞兩岸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東坡題跋・書汴河斗門》：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略】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水運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

《與劉蘇州書》 《淳熙祕閣續帖・白居易與劉禹錫書》：微既往矣，知音兼勍敵者，非夢而誰？故來亦有「脫膊毒拳，腦門起倒」之戲，如此之樂誰復知之？從《報白君》「黥榴裙」之逸句，少有登高之稱，豈人之遠思。唯餘兩

僕射歎詞，乃至「金環翠羽」之悽韻，每吟皆數四，如清光在前。

《**與元九書**》《㽦溪詩話》卷一〇：《長慶》論：「詩之豪者，世稱李、杜，【略】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其下乎？」今觀杜集，憂戰伐，呼蒼生，憫瘡痍者，往往而是，豈直三四十而已哉。豈樂天未嘗熟考之耶？《觀林詩話》：樂天云：「近世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文，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故東坡有「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之句。然樂天既知韋應物之詩，乃而自甘心于淺俗，何耶？豈才有所限乎？

《**與濟法師書**》《五燈會元》卷四：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秉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語句（見《鳥巢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

《**遊大林寺序**》黃宗羲《匡廬遊錄》：後人以香爐者爲講經臺，不知此古之峰頂院也。王廷珪云：「至峰頂庵，視香爐峰反在其下。」以今講經臺視香爐峰，正如廷珪所云，此一證也。白香山《遊大林寺序》云：「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由二林而上歷三化城，正值今之所謂講經臺者，故言「憩峰頂」。若講經臺果在是，香山亦不容舍而弗言矣。又一證也。又：過推車嶺，問路三塔庵，乃至大林寺，敗屋數間，叩其門，無一人應者。婆娑瑤樹下，樹猶晉僧曇洗所植，驗其枝葉，實今之大柳杉也。然王廷珪、洪覺範已有瑤林之目。香山云：此地實匡廬第一境。予獨怪匡廬之美，盛於山南，香山甲草堂、大林第一，皆在山北，未便爲確論也。

《**荔枝圖序**》《大唐傳載》：白賓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州之南更無槐，自忠州之北更無荔枝。《甘澤謠》：白居易爲忠州刺史，在郡爲《荔枝圖》，寄朝中親友。《藝苑雌黃·荔枝》：唐人形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遇夫眞荔枝。故張曲江作《荔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枝圖序》，是巴峽間荔枝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顆酸甜只自知」者，是瀘戎荔枝耳。《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子美三》：苕溪漁隱曰：白居易嘗刺忠州，以其地多產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略】居易序云：「荔枝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變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信然。矧傳置之遠，腐敗之餘，烏能適口也哉？《藝林伐山·荔枝》：白樂天《荔枝圖》曰【略】此文可歌、可詠、可圖、可畫。《譚苑醍醐》卷八：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略】此分明爲二物傳神也。【略】宋以後人，豈能爲此等語乎。

《**三遊洞序**》《山谷題跋·跋自書樂天三遊洞序》：元和初，盜殺武丞相於通衢，樂天以贊善大夫是日上疏論天下根本，所言忤君相案劍之意，謫江州司馬數年。平淮西之明年，乃遷忠州刺史。觀其言行，藹然君子也。余往來三遊洞下，未嘗不想見其人。門人唐履因請書樂天序刻之夷陵，向賓聞之，欣然買石具其費，遂與之。《丹鉛雜錄》卷七：白居易《三遊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可名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未能深玩之也。《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西陵峽口有三游洞，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遷忠州刺史，與弟知退偕行，元微之自通州司馬遷虢州長史，遇于彝陵，同遊此洞，各賦詩二十韻，白記其事，洞以名焉。二蘇公嘗侍老泉遊此，亦各有詩，載集中。余發興獨往，躡巉巖而上，甫行半里，舟人云徑久荒翳，迫發舟，廢然而返，昔人謂身到處莫放過，固未易言。《清一統志·宜昌府》：三遊洞在東湖縣西北二十里江北岸，唐白居易與弟知退及元微之三人遊此，各賦詩，居易爲之序。宋歐陽修、蘇軾、蘇轍俱有《三遊洞》詩，州人以是爲後三遊。

《**因繼集重序**》白居易《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來，命僕繼和。【略】況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其爲敵也，當今不見。其爲多也，從古未聞。所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

《**草堂記**》《韻語陽秋》卷一一：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余自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入

蜀記》卷四：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傅所謂「大十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廬山記》卷二：白公草堂在（東林）寺之東北隅，【略】公作記見於本集，後與遺愛寺並廢。久之，好事者慕公風跡，以東林寺北藍牆之外作堂焉。五代衰亂，復爲兵火野燒之所毀。至道中，郡守孫考功追構之，然皆非元和故基也。《廬山志》卷一三：紫雲菴側有鄭弘憲草堂、白樂天草堂。【略】桑喬云：朱晦翁《東林詩》自注曰：「白公草堂在寺東，久廢，近復創數椽，制殊狹隘，然非舊處矣。」予嘉靖中行求草堂遺跡，山僧所指，乃在紫雲菴南層崖上，去爐峰不能三數丈，疑亦非正處云。查慎行《廬山記游》：（遺愛）寺本唐鄭弘憲所創，韋應物刺江州時有《題侍御遺愛草堂》詩云：「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寺僧不知，但設香山木主耳。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白居易《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殷，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廬山記》卷二：經藏院在（東林）寺東廡。經之帙尾有曰貞元十三年寫者。《經藏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李肇撰。

《沃洲山禪院記》 《嘉泰會稽志・寺院》：沃洲山眞覺院在（新昌）縣東四十里。方新昌未爲縣時在剡縣南三十里。居沃洲之陽，天姥之陰，南對天台山之華頂，赤城。北對四明山之金庭、石鼓，西北有支遁養馬坡、放鶴峰，東南有石橋溪，溪源出天台石橋，故以爲名。晉白道猷、竺法潛、支道林、乾、興、淵、支、道、開、威、蘊、崇、實、光、誠、斐、藏、濟、度、逞、印皆嘗居焉。會昌廢。大（中）（和）二年，有頭陀白寂然來游，戀戀不能去，廉使元微之始爲卜築。白樂天爲作記，以爲「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其稱之如此。舊名眞封寺，不知其始，治平三年賜今額。《宋高僧傳》卷二七：釋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許人也。【略】大和二年，振錫觀方，訪天台勝境，到剡沃洲山者。【略】浙東廉使元相國稹聞之，始爲卜築。【略】後終於山院。大和七年，時白樂天在河南保釐爲記，劉賓客禹錫書之。《池北偶談》卷二五：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洲。然《白氏長慶集・沃洲山禪院記》但作「白」。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寂然嗣興茲山，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水經注》：瀍水西，有眞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尚書故實》：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折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送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華嚴經社石記》 《輿地紀勝・兩浙西路・臨安府碑記》：《龍興寺華嚴經社石記》，寶曆（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蘇州刺史白居易撰，寺僧南操立。

《吳郡詩石記》 《韻語陽秋》卷一：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烟，荒崗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乾隆《江南通志・輿地志・寺觀》：南禪寺在府城南，唐開成間建，有千佛堂轉輪經藏。白居易在郡嘗書《長慶集》留千佛堂。《吳郡志》云：「南禪寺，唐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本名集雲，明洪武中寶曇和尚奏改爲南禪集雲寺。

《太湖石記》 《柳亭詩話》卷一：李贊皇得醒酒石，置之平泉，一時傳播。葉石林謂「靈壁石也」，或曰「即太湖石」。迨牛奇章秉軸，李蘇州復遺以一，白香山記之，且再題之，劉中山從而和之。奇章亦有酬夢得、樂天詩，所謂「詩仙有劉白，爲汝數逢迎」是也。《妙香室叢話》卷六：白樂天記太湖石云：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略】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巖，觀縷簇縮，盡在其中矣。操觚者當作如是觀。

《冷泉亭記》 《咸淳臨安志・山川二》：冷泉亭在飛來峰下，唐刺史河南元藇建，刺史白居易記，刻石亭上。政和中僧惠雲又於前作小亭，郡守毛友命去之。《鍾山札記》卷三：唐杭州刺史相里君，志獨佚其名。余按：獨孤常州集中有《祭相里造文》云：「舒州刺史獨孤及敬祭於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伊昔密薦可否，廷折凶佞，京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洛表耆老，徯公而蘇云云。」蓋從江州移杭州，後終於河南少尹也。其名曰造，字曰公度，志所以佚其名者，因白香山《冷泉記》云：「先是領

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造」字下本有「作」字，後人疑「造」、「作」文複，徑刪去「作」字。今觀白《記》下云：「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後四君皆稱其名，白去相里君年代非甚遼邈，無緣舉世遂無有知其名者。且四君皆云「作亭」，不云「造亭」，「造」爲相里名，證之獨孤之文，尤瞭然也。舊杭郡志置之韓皐、盧元輔之後，云元和間任，皆失之不考。

《錢塘湖石記》 《新唐書・白居易傳》：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蘇軾《錢塘六井記》：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濬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

《白蘋洲五亭記》 《金石錄》卷一〇：第一千八百三十八，唐《白蘋洲五亭記》，白居易撰，馬纘正書，開成四年十月。《輿地紀勝》卷四安吉州：白蘋洲在霅溪東顏眞卿茅亭上，有梁太守柳惲詩。洲內有池，池中有千葉蓮。有三園，唐開成中楊漢公立。見白居易記。《嘉泰吳興志》卷一三：白蘋亭在白蘋洲北，唐貞元中建，後刺史楊漢公重葺。白居易記曰：「以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蘋洲諸亭自築倉後，惟此獨存。

《貘屏贊》 《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九：白貘似熊，【略】髀黑腳白，能食蛇、銅、鐵及竹骨，骨節彊直，中實少髓，皮辟濕也。《圖經本草》：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唐時多畫貘作屏，白居易在贊序之。【略】今黔、蜀中時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爲所食。【略】其齒骨極堅，人得之詐爲佛牙、佛骨，以誑俚俗。《識餘》卷一：白澤：白居易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今俗謂之白澤。《軒轅記》云：「帝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畫雕贊》 《唐朝名畫錄》：盧弁貓兒，白旻鷹鴿，蕭悅竹，又偏妙也。《歷代名畫記》卷一〇：白旻官至同州澄城令，工花鳥鷹鶻，觜爪纖利，甚得其趣。旻善歌，常醉酣，歌闋便畫自娛。

《續虞人箴》 《能改齋漫錄》卷四：《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言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余考《劉禹錫嘉話錄》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鷂死懷中。

《續座右銘》 《文選・崔子玉〈座右銘〉》：「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五臣注：「濟曰：瑗兄璋爲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嘗置座右，故曰《座右銘》。」

《劉白唱和集解》 白居易《與劉蘇州書》：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略】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名《劉白吳洛寄和卷》。又《白氏長慶集後序》：《劉白唱和集》五卷。《池北偶談》卷一四：樂天作《劉白唱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興會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代書》 《廬山志》卷五：慶雲峰東北有山，是爲七尖山，其下有劉訶書堂。

《三教論衡》 《容齋三筆・三教論衡》：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同歸於善。帝大悅。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略】」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爲誕日上儀，殊爲可省。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八漸偈》 歐陽修《讀李翺文》：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於屏風。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越縵堂讀書記・歷史・文獻通考》：閱《通考・經籍志》。（長慶）〔大和〕三年十月，白香山譔《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金字經叙》，言《蓮華經》、《維摩詰經》、《金剛經》、《陀羅尼經》、《阿

彌陀經》、《普賢法行經》、《法蜜經》、《波羅蜜多心經》，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洪文敏《隨筆》稱之以爲深通佛典。本謂香山本習淨土，所記特禪學宗旨耳。

《**有唐善人墓碑**》　白行簡《三夢記》：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偏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酬，甚懽暢。《白文公年譜・長慶元年辛丑》：李建死，公爲墓碑，謂之《善人碑》。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户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銘**》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葬其王父。白樂天碑崔孚，書孫以求其文。張曲江爲呂處眞書其孫女，爲李仁瞻書其孫。李迴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　《文苑英華辨證》卷九：白居易《趙郡李公家廟碑》「李氏南祖」，此李紳也。唐《宰相世系表》，紳本趙郡李氏，有南祖、西祖、東祖。而集以「南」作「宗」。

《**故饒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銘**》　《容齋三筆・饒州刺史》：饒州良牧守，自吴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吴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眞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眞籙，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官次。大略如此。吴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吴爲人清靜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爲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爲過云。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吴郡張公神道碑銘**》　《登科記考》卷七開元十九年明經科：張（誠）〔諴〕：白居易《贈尚書工部侍郎張公神道碑銘》：「公諱（誠）〔諴〕，字老萊，吴郡人。年十八，以通經中第。」以大曆三年卒年五十五推之，及第當在是年。通經當是明經科也。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集古錄目》卷五：《唐照公塔碑》：太子少傅分司東都白居易撰，劉禹錫爲祕書監分司東都時書。【略】碑以開成（三）〔五〕年立。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輿地紀勝・江南西路・撫州碑記》：《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白樂天撰。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銘**》　《宋高僧傳》卷一六：釋神凑，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略】生常遇白樂天爲典午於郡，相善，及終，悲悼作塔銘云。

《**唐故會王墓誌銘**》　《舊唐書・會王纁傳》：會王纁，順宗第十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一月薨。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登科記考》卷一四貞元十五年：白居易代裴頲作《王府君墓誌銘》云：「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按王炎是年舉進士，頲蓋與同年。

《**醉吟先生墓誌銘**》　《寶刻叢編》卷四河南府：《復齋碑錄》：《唐醉吟先生白公西北巖石碣》，樂天自著墓碣也，白敏中書，會昌六年十一月立。《南部新書》己：白傅，大中末，曾有諫官上疏請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從父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文，即義山之詞也。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錄》：《唐武昌軍節度使元稹碑》，唐白居易撰，（元）〔大〕和中立。《文苑英華辨證》卷三：白居易《元稹誌》：六代祖巖封武平公，集作「昌平」，當從《文粹》作「平昌」，見《隋書》本傳及《唐世系表》。《續錦機》卷五：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略】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即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紘，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六硯齋二筆》卷三：唐人極重潤筆。韓昌黎以諛墓輩人金帛無算。白樂天與元微之歡好，視兄弟無間，及銘元墓，猶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案玉帶，價直六七萬。則皇甫湜責裴晉公福先寺碑，多至九千縑，不爲過矣。宋太宗時，凡勅制文字，皆欽定潤筆之數，不移檄督之，蓋仍唐之習也。

《**唐故溧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銘**》　《白文公年譜・大和八年甲寅》：是歲有《溧水令白君墓誌銘》。府君名季康，敏中之父。至今溧水城隍神相傳爲白君也。《景定建康志》卷四九：白季康，太原人，爲溧水令。溫恭誠信，爲

宦貞白嚴重，見知於郡守，流譽於朋僚。既歿，邑人祀之，至今不廢。從姪居易嘗誌其墓。宰相敏中，季康之子也。《文苑英華辨證》卷四：白居易《溧水令白府君誌》：「歷泗州虹縣令。」「泗」，集作「宿」。按《唐志》，元和四年，始析泗州之虹置宿州。大和三年廢，七年復置。時白府君卒於大和八年，未審何時歷虹令也。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白文公年譜・元和八年癸巳》：二月，有陳府君夫人白氏【略】《墓誌》，夫人，公之祖姑，且外祖母也。羅振玉《白氏長慶集書後》：《唐書宰相世系表》白氏載白樂天一系，稱士通生志善，志善生溫，溫生鍠，鍠生季庚，季庚生幼文、居易、行簡。校以香山《長慶集》所載《白氏之殤》、《醉吟先生》及《溧水令季康府君》、《鞏縣令鍠》四墓誌及《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所叙世系均合。惟集中又有《故坊州鄜城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稱「夫人爲延安令鍠之女，襄州別駕季康之姑，前京兆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郎行簡之外祖母」，則與諸誌及表不合。陳夫人爲鍠女，季庚爲鍠子，則陳夫人與鍠爲男女兄弟，不得云夫人爲「季庚之姑」，亦不得爲樂天兄弟之外祖母。然《季庚事狀》稱「夫人潁川陳氏，考坊州鄜城令，妣太原白氏」，則樂天之母確爲陳氏。【略】則季庚所娶乃妹女，樂天稱陳夫人爲季庚之姑，乃諱言而非其實矣。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白文公年譜》：《新史宰相世系表》及公所述《鞏縣府君事狀》，其不同者，《表》稱虞公族百里奚媵秦穆姬，生孟明視，視生二子曰西乞術、白乙丙，其後以爲氏。而《事狀》稱楚太子建之子勝號白公，其子奔秦，代爲秦將，白乙以降是也。如《表》言，出姬姓；如《狀》言，則出芈姓。按《左氏傳》，晉敗秦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孟明氏百里，謂爲奚之子可也。術、丙與孟明號爲三帥，烏知其爲孟明之子邪？且萬無父子三人並將之理，此其爲說固已疏矣。若《事狀》則又合白乙、白勝爲一族。白乙爲秦穆將，去白勝幾二百年，而云白乙以降，則反以爲白勝之後裔，又何其考之不詳也。【略】大抵世祀綿邈，譜諜散亡，當用《春秋》見聞傳聞之義，斷自近始。若必遠推古昔，傅會本支，固不能亡抵捂矣。《白香山年譜》汪立名按：《唐宰相世系表》，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孫虞仲封於虞，爲晉所滅。虞之公族井伯奚，媵伯姬於秦，受邑於百里，因號百里奚。奚生視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後名，故稱爲孟明視。孟明視二子，一曰西乞術，二曰白乙丙，其後以爲氏。裔孫武安君起，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於太原，故子孫世爲太原人。二十三世孫後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孫建。《白氏家狀》則曰：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以降是也，未嘗作虞人及百里奚媵秦語。《表》又以建爲後周弘農郡守，與《家狀》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不合。白敏中大父名鏻，與鍠同爲溫之子。乃以「鏻」爲「潾」，凡此皆誤也。《日知錄》卷二三：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曾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唐宰相世系表》，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之子，尤誤。）《九九消夏錄・稱述先世之誤》：太史公自叙司馬氏之所出，誤合重氏、黎氏爲一族。白香山自叙白氏所從出，誤以秦白乙丙爲楚白公勝之後，皆爲後人所譏。《課餘偶筆》：唐世最重諱名，然爲先人誌狀，初無所避。如：陳子昂、穆員爲其父墓誌，獨孤及爲其父墓表，皆書父名，第曰諱而已。白居易爲祖鞏縣府君行狀亦然，未云「長子季庚」，則居易父也，并不云諱。誌文及自撰墓誌叙及並未避名，蓋古人所爲諱，第不敢稱於語言，非并不見諸筆墨。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課餘偶筆》：今人以別房來後者爲嗣子。按嗣子，前人多稱嫡長子，猶云爲後子，凡嫡子某、次子某、季子某，或支子某，每分別言之。然亦有統言嗣子某某等者（常衮、權德輿輩爲人碑誌有之），其不應稱嗣子而稱之者（如白居易爲父行狀自稱嗣子居易等，居易乃次子也），已亂其義。然未有稱過房子者，《歸震川集》間有之，蓋亦徇俗，不可從也。

《醉吟先生傳》《舊唐書・司空圖傳》：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曰：【略】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瞶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賈氏談錄・白傅冢》：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至今存焉。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巵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困學紀聞》卷一七：白樂天云：「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達人之言也。《梅磵詩話》卷中：後村七十四，吟云：「生慚族老封高尚，死慕先賢謚醉吟。」上句用卞加事，下句自注云：「有司議樂天謚，宣宗曰：『醉吟先生足矣。』」

《禱仇王神文》《咸淳臨安志・祠祀四・諸縣神祀》：仇王廟：《舊志》

云：在(餘杭)縣北一十五里仇山。廟城周回七里，約高十一丈，有洗馬池、靈雞堆、養馬場。紹興二年，縣令張承嗣重建廟。

《**祭浙江文**》《咸淳臨安志・山川十・浙江》：江挾海潮，爲杭人患，其來已久，白樂天刺郡日，嘗爲文禱於江神。

《**祭崔相公文**》《唐兩京城坊考》卷五：按白居易《與劉夢得偶到詩敦宅感而題壁》詩云：「履道淒涼新第宅」，蓋其宅在白宅之南，故居易《聞樂感鄰》詩注云：「東鄰王大理去冬云亡，南鄰崔尚書今秋薨逝。」又《祭崔(尚書)〔相公〕文》云：「雒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舍，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

《**祭崔常侍文**》白居易《祭弟文》：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爲《白郎中集》。【略】擬憑崔二十四舍人(咸)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

《**哀二良文**》《白文公年譜・貞元十六年庚辰》：有《哀二良文》，爲陸長源、鄭通誠作也。《丹鉛總錄》卷九：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爲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略】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祭小弟文**》白居易《唐太原白氏之殤墓誌銘》：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略】九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於縣南原。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崗，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

《**祭烏江十五兄文**》《文苑英華辨證》卷二：白居易《祭烏江十五兄文》「冉求斯疾」。《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名耕，則非冉求。乾隆《江南通志・輿地志・壇廟》：白逸墓在寧國府城西，居易兄也。居易有《祭十五兄文》。

《**祭浮梁大兄文**》《白文公年譜・元和十二年丁酉》：閏五月，公兄幼文卒，有《祭浮梁大兄文》。幼文爲浮梁主簿在貞元十五年，今二十年矣，而以舊官終，未識中間何以不調也。

《**祭弟文**》《白文公年譜・大和二年戊申》：除夜知退大祥，有祭文。《尖陽叢筆》卷九：《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禽言。」【略】龜年，樂天之姪也。

《**祭李司徒文**》《白文公年譜・大和四年庚戌》：有同李翺《祭李司徒文》，李絳也。是歲遇害於興元。

《**祭微之文**》《課餘偶筆》：有云祭文近於輓詞，不可無韻，然輓辭與祭文體自不同，毋庸泥此。唐人如駱右丞、宋延清儷語有無韻者，張燕公、權文公散體有無韻者，亦有四言無韻者。凡情矣之作，則皆無韻，如昌黎《祭十二郎文》，劉夢得之祭柳，白樂天之祭元，李義山之祭外舅，皆是也。

傳記

李商隱《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並序》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祕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爲諫官，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爲第一。事畢，怗集賢校理。一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爲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爲厲。李師(古)〔道〕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邪？」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湔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箸吉。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刃天街，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眞守中書舍人，叙緋。受旨起田孝公代恆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納。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捍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以變飲食。循錢

塘上下民，迎禱祠神，伴侶歌舞。徙右庶子。出蘇州。授秘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病薨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爲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爲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栗，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爲序。系曰：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昆。本跋不搖，乃果敷舒。匪骼匪臑，噫其醇腴。于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爲輦留，續緒襞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曄白其華，嚼不痕緇。用從棄遺，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道止。納筆攝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倏東其居。大尹河南，翦其暴逋。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翊翊申申，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繩，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敎詔。益衰其收，擐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白居易《醉吟先生傳》（存目）

又《醉吟先生墓誌銘并序》（存目）

《舊唐書・白居易傳》（存目）

《新唐書・白居易傳》（存目）

《唐詩紀事・白居易》（存目）

《唐才子傳・白居易》（存目）

白居易《香山居士自編年譜》（存目）

何友諒《白香山年譜》一卷（存目）

李璜《白文公年譜》一卷（存目）

陳振孫《白文公年譜》一卷（存目）

陳傳良《白香山年譜》（存目）

蔡戡《白樂天年譜》一卷（存目）

黃補《白樂天詩年譜》一卷（存目）

汪立名《白香山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本事詩・嘲戲》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遂與歡宴竟日。

《雲溪友議・巫詠難》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覩題處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卻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十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略】王無競詩曰：【略】李端詩曰：【略】皇甫冉詩曰：【略】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

又《錢塘論》 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始栽植於庭，欄圈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幞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誕。然張、

徐二生，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鬥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元，祜其次耳。【略】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白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二詩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曰：「何如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

《酉陽雜俎・諺》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羯鼓録》 近士林中無習之者。【略】會昌元年，卓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宴遊，白有家僮，多用佐酒。卓因談往前三數事，二公亦應和之。謂卓曰：「若吾友所談，宜爲文紀，不可令湮沒也。」時過而未錄及。陝府盧尚書任河南尹，又話之，因遣爲紀。即粗爲編次，尚未脫稿。至東陽，因曝書見之，乃詳列而竟焉。雖不資儒者之博聞，亦可助賓筵之談話。屬之好事，庶幾流傳。

《唐摭言・争解元》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爲己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又《矛盾》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細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祜矛楯之曰：「鄙薄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賈氏談録・白傅不賜謚》 白傅，大中末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其文即李義山之辭也。

《南部新書》甲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常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張耒《題賈長卿讀高彦休續白樂天事》 高彦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饑，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饑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己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曰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眞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眞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蔡寬夫詩話・白樂天和李文饒詩》 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夫，故世言與李文饒不相能。文饒藏其文集不肯看，以爲看則必好之。文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天惟首載《和文饒薛童屬栗歌》一篇，後遂不復有，亦可見情也。

《韻語陽秋》卷一八 長慶初，錢徽爲考官，取鄭明等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命白居易試《孤行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一人，而錢徽貶江州刺史。當時詔書，以謂浮薄之徒，扇爲朋黨，以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

《中吳紀聞》卷一 木蘭堂多爲太守燕遊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堂上列歌鐘，多慚不如古。卻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教倡人爲此舞也。（堂之前後皆植木蘭，幹極高大，兵火後不存。）

《唐語林・文學》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爲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興。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元稹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來往。居易在杭，始築堤捍錢塘潮，鍾聚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在蘇作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及

罷，俸錢多留守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塡，如是五十餘年。及黃巢至郡，文籍多焚燒，其俸遂亡。

《吳郡圖經續記・州宅上》 今郡廨承有唐五代之後，昔韋蘇州詩云：「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白樂天於西樓命宴、齊雲樓晚望皆有篇什。所謂池閣者，蓋今之後池是也。西樓者，蓋今之觀風樓也。齊雲樓者，蓋今之飛雲閣也。白公詩云：「欲辭南園去，重上北城看。」木蘭堂之名亦久矣。皮、陸唱和有木蘭、後池，即此也。池中有老檜，婆娑尚存。父老云：「白公手植，已二百餘載矣。」

又《牧守》 自晉至唐，牧守之良者，已載《圖經》矣。於新唐史又得數事焉。【略】若韋蘇州、白居易、劉禹錫，亦可謂循吏，而世徒知其能詩耳。【略】樂天高行美才，其於簿領，宜不以屑意。然觀其勤瘁，非旬休不設宴，見於題詠。嘗作《虎丘路》，免於病涉，亦可障流潦，未幾求去。夢得贈詩云：「姑蘇十萬戶，皆作嬰兒啼。」蓋其實也。

《吳郡志・牧守》 白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史，病免。居易爲郡時，多燕遊。嘗攜蟬滿、容、點〔態〕茶〔等〕十妓，夜遊西武邱山。又賦紀遊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宋高僧傳・唐京兆興善寺惟寬》 白樂天爲宮贊時遇寬，四詣法堂，每來垂一問，寬答如流，白君以師事之。

又《唐江州興果寺神湊》 生常遇白樂天爲典午于郡相善，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又《唐廬山歸宗寺智常》 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員外，元和六年隱嵩少，以著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跡，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牓早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菜阿師歟？」白強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敎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

《五燈會元・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於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語句（見鳥窠章）。嘗致書於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敎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己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敎化，無不贊美佛乘，見於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白文公年譜・元和十年乙未》 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請急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會有惡公者，言其母看花墮井死。而作《賞花》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新犯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宰相，韋貫之、張弘靖也。舊譜併及裴度，非是。度方爲中丞，亦遇盜，不死，既愈迺相耳。新井之事，世莫知其實，史氏亦不辨其有無。獨高彥休《闕史》言之甚詳。公母有心疾，因悍妬得之，及嫠，家苦貧。公與弟不獲安居，常索米丐衣於鄰郡邑，母晝夜念之，病益甚，公隨計宣州。母因憂憤發狂，以葦刀自剄，人救之得免。後徧訪醫藥，或發或瘳，常恃二壯婢厚給衣食，俾扶衛之，一旦稍怠，斃於坎井。時裴晉公爲三省，本廳對客，京兆府申堂狀至，四坐驚愕。薛給事存誠曰：某所居與白鄰，聞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達於鄰里，坐客意稍釋。他日，晉公獨見夕拜謂曰，前時衆中之言，可謂存朝廷大體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實也，非大體也。」由是晉公信其事，後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晉公所擬。凡曰墜井，必恚恨也，隕穫也。凡曰看花，必怡暢也，閑適也。安有怡暢閑適之際，遽致顚沛廢墜之事？樂天長於情，無一春無詠花之什，因欲黻藻其罪。又驗《新井》篇，是尉盩厔時作，隔官三政，不同時矣。彥休所記，大略如此，聞之東都聖善寺老僧，僧故佛光和尚弟子也。今考集中亦無所謂《新井》詩者，意其刪去。然則公母死以心疾，固人倫之大不幸。而傳致詩篇，以成讒謗，則儉壬媢嫉者爲之也。故刪述彥休之語以告來者。

《蜀中廣記・風俗記第三》 《忠州題名記》云：有巴蔓子仗節死義之遺

風，故士頗尚氣；有甘興霸、文廣休任俠之餘烈，故士多倜儻。故黃魯直《四賢閣序》云：「郡自開元以前，迄於會昌，劉士安、陸敬輿、李宏憲、白樂天四君子者，相繼出守，凜然猶有生氣。忠民每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

《**潛邱劄記**》**卷五**　張籍《寄白樂天使君》「登第早年同座主」，非同年進士。白，貞元十四年，見《舊書》。張，貞元十五年，見《韓集》。但統是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故曰同座主也。

《**甌北詩話**》**卷四**　唐人最重座主門生之誼，今皆見《香山集》中，有《賀楊僕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合宴席上作》，則門生宴座主之父也。又有《與諸同年賀座主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自註：「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則座主之座主也。按香山於貞元十六年在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及第，試《性習相遠近賦》、《玉水記方流》詩，則座主郢也。而郢在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第，實寶應二年癸卯，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今又十三年，見門生之下又有門生，可謂耆宿盛事。《全唐詩話》記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歸宴於新昌里第，元、白俱在座，楊汝士詩最後成，中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自誇壓倒元、白，即此會也。惟白詩謂楊僕射致仕有此宴，而詩話謂入覲有此宴，稍不同，自當以香山詩爲正。香山又有《送牛相公出鎮淮南》詩云：「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牛相即僧孺也。自註「元和初，牛相公應制策登第，余爲翰林考覈官」云。後僧孺以宰相留守洛中，香山方居履道里，過從甚密。牛嘗宴香山於府第，香山詩云：「政事堂中老丞相，制科場裏舊將軍。」此又座主門生故事。今《香山集》皆有之，亦可以備科第典故。（《新唐書・楊嗣復傳》，謂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

又　香山與韓昌黎同時，年位亦相等，然《昌黎集》僅有《同張籍遊曲江寄白舍人》詩一首，《香山集》有《和韓侍郎苦雨》一詩，《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小飲》一詩，《久不見韓侍郎》一詩，《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亭》一詩，《和韓侍郎張博士遊曲江見寄》一詩，又《老戒》一首，內云：「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此外更無贈答之作。而與張籍往還最熟，贈籍詩云：「昔我爲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惟君往來頻。問其所與遊，獨言韓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倫。」蓋白與韓本不相識，籍爲之作合也。《香山集》中與張籍詩最多，自其爲太祝，爲博士，爲水部員外，皆見集中，其交之久可知。此外韓門弟子樊宗師、李翱，亦見《香山集》。

又　香山在忠州，城東有坡，嘗種花於其上，故有《東坡種花》詩：「持錢買花柳，城東坡上栽。」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栽樹。」蘇子瞻在黃州，以東坡爲號，蓋本於此。子瞻生平敬慕香山，屢形吟咏，如《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守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洪容齋所謂「子瞻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春在堂隨筆**》**卷五**　蘇州府署，舊有白香山所書木蘭堂額。道光中，盱眙汪君云任來守是郡，摹此四字，鐫石寄歸其家。並跋其後云：「丁酉九秋，余守吳郡，年五十有四矣。昔白公亦以此年來判是州，千百年間，官齒符合，登堂瞻仰，益深欽幸。余家南園，故多木蘭，因摹三字，鐫石寄歸。余不敏，何敢僭擬古人，竊冀解組歸山，得如公之享高年，逍遙娛樂，於願斯足。爰誌本末。」並繫以詩。詩曰：「千載風流刺史賢，木蘭題字尚依然。恰當賤子官吳日，正合香山領郡年。擬續新詩鐫石上，歸將遺蹟榜堂前。他時得占園林樂，定和先生池上篇。」及庚辛之亂，郡齋無恙，而是額失焉。同治十一年，李薇生太守，復從盱眙汪氏乞得搨本，摹刻以存其舊。余生平最喜白太傅詩，適寓吳中，得從太守借觀搨本，因記大略如此。

《**通齋詩話**》**卷上**　香山《三月三日祓禊洛濱詩序》云：「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珏，以人和歲稔，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前中書舍人鄭居中，國子司業裴惲，河南少尹李道樞，倉部郎中崔晉，司封員外郎張可績，駕部員外郎盧言，虞部員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儔，淄州刺史裴洽，檢校禮部員外郎楊魯士，四門博士談弘謩等一十五人，合宴於舟中，前水嬉而後伎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此亦蘭亭、曲水後一盛事也。裴洽年最高，所謂「九十不衰眞地仙」者。

作品本事

《**本詩事・事感**》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唐摭言・雜記》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颻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還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又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壻。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

《古今詩話・樂天之宮》 有商客過海值風，俄抵一所，門宇聳秀，珍器爛然。云是樂天之宮。樂天聞之，作二絕云：「近有人從海上迴，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藏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云：「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兜率天。」

《太平廣記》卷四八引《逸史》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一道入。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與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扃鎖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裀褥，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然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

《蔡寬夫詩話・唐百官服色制》 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九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宗簡爲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着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着緋衫。南宮啓請無消息，朝散何日復入銜」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故其詩曰：「命服難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爲中書令着緋，傅游藝爲相着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並魚假之。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帶詩》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郎，復有《脫刺史緋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卻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賜者，疑亦不相越。《唐書》載牛叢爲睦州刺史，賜金紫，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

《全唐詩話》卷二 樂天求馬，（裴）度贈以馬，因戲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引妾換馬之事。樂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又 楊巨源以「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得名，故樂天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鬚四海半爲兄。貧家薙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空名。」巨源後拜省郎，樂天復以詩賀云：「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曲高難和，鶴拂烟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又卷三 元和中，見一女子，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直造花所。佇立良久，命小僮折花數枝，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期，自是可以行矣。」行百步許，遂不復見。（嚴）休復有詩，元微之和云：「弄玉潛歸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恐嚴郎卜得知。」樂天詩云：「嬴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花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又 楊虞卿《過小妓英英墓》云：「凌晨騎馬出皇都，聞說埋花在路隅。別我已爲泉下土，思君猶似掌中珠。四弦品柱聲初絕，三尺孤墳草已枯。蘭質蕙心何所在？焉知過者是狂夫。」樂天、夢得皆有和章。樂天云：「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家豈是歸。墳上少啼留取淚，明年寒食更沾衣。」夢得云：「但

見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鸞臺夜直衣衾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韻語陽秋**》**卷五**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于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爲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舞蹈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又卷一〇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覓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繞身。不使黔婁夫妻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又卷一五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龜年恩寵尤盛。自祿山之亂，散亡無幾。」【略】白樂天云：「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歡娛未盡燕寇至，萬人死盡一身存。」又有《梨園弟子詩》云：「白頭垂淚語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爲悽愴。

又卷一六　珍木奇卉，生於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赦於樵斧，固爲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其名曰「紫陽」。於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尤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艷膩，當時亦無有識之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人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嗚呼，抱道懷才之士，埋光鏟采於山林皋壤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鑒者，孰謂無其人乎。

又卷二〇　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攜歸，故其詩云：「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蘗。惟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居，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嗚呼，泉石膏肓，人士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又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眞，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歡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爲刺史，王涯以資淺爲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謫，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唐詩紀事**》**卷三九**　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酒酣，各請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王起賦《花》詩云：花，點綴，分葩。露初裛，月未斜。一枝曲水，千樹山家。戲蝶未成夢，嬌鶯語更誇。既見東園成徑，何殊西子同車。漸覺風飄輕似雪，能令醉者亂如麻。李紳賦《月》詩云：月，光輝，皎潔。耀乾坤，靜空闊。圓滿中秋，玩爭詩哲。玉兔鏑難穿，桂枝人共折。萬象照乃無私，瓊臺豈遮君謁。抱琴對彈別鶴聲，不得知音聲不切。令狐楚賦《山》詩云：山，聳峻，回環。滄海上，白雲間。商老深尋，謝公遠攀。古巖泉滴滴，幽谷鳥關關。樹島西連隴塞，猿聲南徹荆蠻。世人只向簪裾老，芳草空餘麋鹿閑。元稹賦《茶》詩云：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盌轉麴塵花。夜後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亂豈堪誇。魏扶賦《愁》詩云：愁，迥野，深秋。生枕上，起眉頭。閨閣危坐，風塵遠遊。巴猿啼不住，谷水咽還流。送客泊舡入浦，思鄉望月登樓。煙波早晚長羈旅，絃管終年樂五侯。韋式郎中賦《竹》詩云：竹，臨池，似玉。裛露靜，和煙綠。抱節寧改，貞心自束。渭曲偏種多，王家看不足。仙仗正驚龍化，美實當隨鳳熟。唯愁吹作別離聲，回首駕驂舞陣速。張籍司業賦《花》詩云：花，落早，開賒。對酒客，興詩家。能迴游騎，每駐行車。宛宛清風起，茸茸麗日斜。且願相留懽洽，惟愁虛棄光華。明年攀折知不遠，對此誰能更嘆嗟。范堯佐道士賦《書》字詩云：書，憑鴈，寄魚。出王屋，入匡廬。文生益智，道著清虛。葛洪一萬卷，惠子五車餘。銀鈎屈曲索靖，題橋司馬相如。別

後莫睽千里信，數封緘送到閑居。居易賦《詩》字詩云：詩，綺美，瓌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懽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更到司空送白辭。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玉川子》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生義興縣君山懸腳嶺北峰下。」【略】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鄰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繞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蛾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鬥新。自嘆花時北窗下，蒲黃對酒病眠人。」

《吳郡志・雜志》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武丘》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遊武丘矣。此詩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因黃橘夜泛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泛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疏，不以爲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

《札樸》卷六 樂天《楊柳枝詞》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此爲樊素作也。素善歌《楊柳枝》，人以楊枝呼之。時樂天老病，故託興于楊柳。又有《不能忘情吟》，蓋欲遣素而未能也。又有《別柳枝》絕句，是樊素終去也。又有《春盡日》詩云：「春隨樊素一時歸。」又云：「思逐楊花觸處飛。」此素初去而猶繫念也。又有《答夢得》詩云：「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飛向別人家。誰能更作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又有《詠懷》詩云：「院靜留僧宿，樓空放妓歸。衰殘強歡宴，此事久知非。」去後不得已之決絕也。漢武《秋風辭》云：「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樂天蓋有感于此。

著録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略】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略】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李商隱《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 集七十五卷，元相爲序。

《崇文總目》卷三 《六帖》三十卷。白居易撰。侗按：《醉吟先生墓志》云：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時人目爲《白氏六帖》。《唐志》又作《白氏經史事類》，注云：一名《六帖》。

又卷五 《禮部策》十卷，白居易撰。

又 《白氏制樸》三卷，白居易撰。鑒按：《宋志》一卷。

又 《白氏文集》七十卷，白居易撰。鑒按：今按七十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白居易《八漸通眞議》一卷。

又 《白氏經史事類》三十卷。（白居易。一名《六帖》。）

又《藝文志四》 《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白居易。）

《通志・藝文略七》 《白氏經史事類》三十卷。

又《藝文略八》 《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

又 《百道判》一卷。（白樂天撰。）

又 《元和制策》三卷。（賢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三人制策。）

又 《禮部策》十卷。（唐白居易應制舉自著策問，而以禮部試策附于卷末。）

《郡齋讀書志・六帖三十卷》 右唐白居易撰。以天地事物分門類爲聲偶，而不載所出書。曾祖父祕閣公爲之注，行於世。世傳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名目，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內。倒取之，鈔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云。

又《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一卷》 在杭州時，自類詩稿，分諷諭、閒適、感傷、雜錄四類。《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紀。又有《續後集》五卷，今亡三卷矣。【略】獨集中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考之編年，崖州貶時，樂天沒將踰年，或曰浮屠某所作也。

又《金鍼詩格三卷》 右唐白居易撰。居易自謂與劉禹錫、元稹皆以詩擅名當世，撮詩之體要爲一格。以病得鍼而愈，詩亦猶是也，故曰《金鍼集》。

《直齋書録解題・類書類》 《六帖》三十卷。唐太子少傅太原白居易撰。《唐志》作《白氏經史事類》，一名《六帖》。《醉吟先生墓誌》云：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時人目爲《白氏六帖》。

又《別集類上》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又《新譜》一卷。唐太子少傅太原白居易樂天撰。案：集後記稱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時會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爲誌，時未有《續後集》。今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蜀本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年譜》，維楊李璜德劭所作，樓大防參政得之，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余嘗病其疏略牴牾，且號爲《年譜》而不繫年，乃別爲《新譜》，刊附集首。

又《文史類》 《文苑詩格》一卷。稱白氏，尤非也。

又 《金針詩格》一卷，白居易撰。

《唐才子傳・白居易》 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實爲《六帖》，及述作法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鍼集》三卷，並行於世。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五》 《六帖》三十卷。晁氏曰：唐白居易撰。【略】程氏《繁演露》曰：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萃，而總名其書爲《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爲應科第設，則以帖爲名，其取此矣。又曰：唐制，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試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六帖》之名所由起，取中帖之多者以名其書，期必中選也。

又《經籍考六〇》 《白樂天長慶集》七十一卷。晁氏曰：唐白居易樂天也。

《宋史・藝文志六》 白居易《白氏六帖》三十卷。

又 《前後六帖》三十卷。（前白居易撰，後宋孔傳撰。）

又《藝文志七》 《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一卷。

又《藝文志八》 白居易《白氏金針詩格》三卷。又《白氏制樸》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

《趙定宇書目》 宋版大字《白孔六帖》。

《徐氏紅雨樓書目・子部・彙書類》 《白孔六帖》一百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六帖》三十卷。（白居易。）

又 《唐賦》二十卷。（集蕭穎士、裴度、白居易、薛逢、陸龜蒙。）

《百川書志》卷一二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尚書太原白居易樂天也。

又卷二〇 《白樂天諷諫》一卷。唐白居易著，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爲長句五十篇，繫意不繫文，首句標目，古十九首之義也。此本集鈔出另行者。

又 《白氏策林》四卷。唐白居易撰。應制舉揣摩當代之事，成策目七十五問，全集有之。

《詩藪雜編・遺逸中》 《金鍼集》，題白樂天，宋人皆以爲僞，想當然耳。（宋梅聖俞又有《金鍼集》，亦僞作。）

又 《白監東都詩》一卷。

《唐音癸籤・集録一》 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五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白孔六帖》。（洪文敏云：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仙散錄》中事，自穢其書。近世南劍州學刊散錄，可毀。）

又卷四 《白氏策林》。

《季滄葦書目・延令宋版書目》 《白氏六帖類聚》三十卷（十二本）。

又 《白太傅集》十卷（十本）。

又《宋元雜版書》 《抄白楊氏六帖》四十二卷（十本）。

又 《白孔六帖》一百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宋版白公諷諫》一本（二冊）。

《讀書敏求記》卷四上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年譜》一卷。樂天自杭州

刺史以右庶子詔還，排纂其文，成五十卷，號《長慶集》，微之爲之序；又成《後集》二十卷，自爲之序。嘗錄一部置廬山東林寺經藏院，北宋時鏤諸板，所謂廬山本是也，絳雲樓藏書中有之。惜乎不及繕寫，庚寅一炬，此本種子斷絕，自此無有知廬山本者矣。予昔從婁東王奉常購得宋刻，卷次與世行本無異，後亦歸諸滄葦，此乃對宋本校寫者，其一之二，五之七，四十三、四十八之五十二，共宋本十一卷，仍同奉常本。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共十七卷，是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版，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更精于奉常本。然總名《白氏文集》，愈知廬山舊本之爲艱得矣。戊子己丑，予日從牧翁游，奇書共欣賞，駭心悅目，不數蓬山。今人侈言藏書，陋版惡鈔，盈箱插架，書生見錢，但不在紙裏中，可爲一嘅。

又卷四中 《新雕校正大字白氏諷諫》一卷。《白氏諷諫》，原自單行，此新雕者，其字句與總集中稍異，歲久墨敝紙渝，《園陵妾》缺一字，竟無從補錄，可惜也。

《述古堂藏書目附宋版書目》卷二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十本。（宋版。）

又 《白孔六帖》一百卷，五十本。（宋版。）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校宋本。）目後雌黃書二行，是子晉手迹，卷中句讀有「晉」字小圖印。其朱筆皆斧季字迹，所補缺葉書烏絲欄者，亦出斧季手。琴川張君月霄藏有宋刊本《白氏文集》，假歸命長孫秉剛校勘一過，知斧季朱筆校者，即據張君所藏本也。茲校亦用朱筆，恐與斧季混同，因載于格欄外，其行間字以朱筆點于旁，所以識別也。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一·白孔六帖一百卷》（內府藏本） 案《文獻通考》：《六帖》三十卷，唐白居易撰；《後六帖》三十卷，宋知撫州孔傳撰。合兩書計之，總爲六十卷。此本編兩書爲一書，不知何人之所合。又作一百卷，亦不知何人之所分。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稱：《六帖》新書出於東魯兵燹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則南渡之初尚無傳本。王應麟《玉海》始稱孔傳亦有《六帖》，今合爲一書，則併於南宋之末矣。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載：《白氏六帖》有元祐五年博平王安世序，此本佚之。卷首所冠韓駒序，則專爲孔傳續書作也。楊億《談苑》曰：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鈔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唐志》稱其書爲《白氏經史事類》，《六帖》蓋其別名。程大昌《演繁露》稱：唐開元中舉行科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視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六帖》之名所由起，取中帖多者名其書也。然此書雜採成語故實，備詞藻之用，與進士帖經絕不相涉，莫詳其取義之所在。大昌所說，殆亦以意附會歟。其體例與《北堂書鈔》同，而割裂餖飣，又出其下。《資暇集》摘其誤，引朱博「烏集」事；《南部新書》摘其誤，引陶潛「五柳」事；《東皐雜錄》摘其誤，引「鳥鳴嚶嚶」事；《學林就正》摘其誤，引「毛寶放龜」事。然所徵引，究皆唐以前書。墜簡遺文，往往而在，要未爲無裨考證也。《容齋隨筆》又稱俗傳淺妄書如《雲仙散錄》之類，皆絕可笑，孔傳《續六帖》悉載其中事，自穢其書。然《復齋漫錄》（案：《復齋漫錄》今已佚，此條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引）稱：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於吾宋詩頌銘贊，奇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於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篇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榱棟枅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云云。則宋人亦頗重其書矣。《玉海》引《中興書目》，稱居易採經傳百家之語，摘其英華，以類分門，悉註所出卷帙名氏於其下。晁公武《讀書志》則稱居易原本不載所出書，曾祖父祕閣公爲之註行於世。其說不同。然公武述其家事，當必不誤。且《玉海》又引《中興書目》，稱白居易以天地事分門類爲聲偶，而不載所出。其說亦自相矛盾。蓋當代所行，原有已註出處之本，又有未註出處之本，應麟各隨所見書之耳。此本註頗簡略，亦不題註者姓名，其即晁公所註與否，不可復考。今亦仍原本錄之，不更增題名氏焉。居易始末，具《唐書》本傳。傳有《東家雜記》，已著錄。

又《別集類四·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通行本） 案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見宋刻居易集兩本，皆題爲《白氏文集》，不名《長慶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詩集》，亦謂寶曆以後之詩，不應概題曰《長慶》。今考居易嘗自寫其集，分置諸寺。據所自記，大和九年置東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開成元年置於聖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開成四年置於蘇州南禪院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爲六十七卷，皆題曰《白氏文集》。開成五年置於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爲十卷，則別題曰《洛中集》。惟長慶四

年，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稱，「盡徵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稱「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則《長慶》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曾及立名所辨，不爲無據。然《唐志》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轉不著錄。又高斯《得耻堂存稿》有《白氏長慶集序》，宋人目錄傳於今者，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均作《白氏長慶集》。則謂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盡然。況元稹之序本爲《長慶集》作，而聖善寺《文集記》中載有居易自註，稱元相公先作集序並目錄一卷在外。則《長慶集序》已移弁開成新作之目錄，知寶曆以後之詩文均編爲續集，襲其舊名矣。未可遽以總題《長慶》爲非也。其卷帙之數，晁公武謂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五卷，今亡三卷。則當有七十二卷。陳振孫謂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當有七十二卷。而所標總數，乃皆仍爲七十一卷，與今本合，則其故不可得詳。至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謂集中《進士策問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又馮班《才調集》評，亦稱每卷首古調、律詩、格詩之目，爲重刻改竄。則今所行本，已迥非當日之舊矣。

又《白香山詩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汪立名編。【略】唐《白居易長慶集》詩文各半。立名引宋祁之言，謂居易長於詩，而他文未能稱是。因別刊其詩，以成是集。又據元稹序，謂長慶時所作僅前五十卷。其寶曆以後所作不應概名以長慶。（案：立名此論未確，已詳辨於《長慶集》下。）因即歸老之地，題曰《香白氏長慶集山》，參互衆本，重加編次，定爲《長慶集》二十卷，《後集》十七卷，《別集》一卷。又採摭諸書爲《補遺》二卷。而以新定《年譜》一卷、陳振孫舊本《年譜》一卷，併元稹《長慶集序》一篇，《舊唐書》本傳一篇冠於首。復採諸書之有關居易詩者，各箋註於其下。居易集在東林寺者，陸游《入蜀記》稱宋時已佚，眞宗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亦壞於兵。其傳於世者，錢曾所云：宋本莫知存佚。舊有明武定侯家刻本，今亦罕見。世所行者，惟蘇州錢氏、松江馬氏二本，皆頗有顚倒譌舛。胡震亨《唐音丁籤》所錄，又分體瑣屑，往往以一題割隸二卷，殊爲叢脞。立名此本，攷證編排，特爲精密。其所箋釋，雖不能篇篇皆備，而引據典核，亦勝於註書諸家漫衍支離，徒溷耳目。蓋於諸刻之中特爲善本。其書成於康熙壬午，朱彝尊、宋犖皆爲之序云。

又《別集類存目一・香山詩鈔二十卷》（內府藏本）　國朝楊大鶴編。大鶴字芝田，武進人，康熙己未進士，官至左春坊左論德。是編用明馬元調所刊《白氏長慶集》本，錄十之三四，芟其所分門目，但以五言七言分古今體編之。

《鄭堂讀書記・類書類一》　《白孔六帖》一百卷（明刊本）。原本三十卷，唐白居易撰。續本亦三十卷，宋孔傳撰。共合爲一書而折成百卷，不知何人。據《玉海》所載，則宋本已然矣。【略】《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載：《白氏經史事類》三十卷，注云：一名《六帖》。《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宋志》俱作《六帖》三十卷。從此無《白氏經史事類》之稱矣。至世文續之，遂稱《後六帖》，卷數與原書相同。《書錄解題》、《通志》、《宋志》俱載之。孔氏書在南宋初絕少傳本。《玉海》始稱孔傳亦有《六帖》。今合爲一書，則南宋末方有合併之本矣。程氏《演繁露》稱：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萃，而總名其書爲《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列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爲應科舉設，則以帖爲名，其取此矣。原程氏之意，殆謂樂天借取中帖之多以名其書，期必中選耳，非以此書爲帖經而設也。是書仿《北堂書鈔》之例，以天地事物分門類爲聲偶，皆雜采典籍成帙，而不載所出書名，且所記時代，亦多無次序。蓋志在備詞藻之用，非爲攷證群書起見，如賈、孔撰經疏體也。孔氏書亦仿原書爲之，門類俱無改於其舊，而紀載稍詳。陵陽韓子蒼（駒）序之，稱唐白居易攟摭諸書，事提其要，區分彙聚，有益於世。孔侯數試其藝於有司輒不售，退爲新書，以倣白公之意。自詩頌銘贊，奇編秘錄，窮探歷討，纖芥不遺，功用豈小哉！則當時已與原書共相引重矣。然自兩書合併以後，世遂竟無單行本。此本爲明人所刊，以韓序標爲《白孔六帖序》，甚可笑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白氏長慶集》七十二卷。唐白居易撰。

《百宋一廛賦》　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殘本《白氏文集》，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廿一字，所存十三至十六，又二十六至三十四，又五十五至五十八，凡十七卷。《長慶集》北宋時鏤諸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惟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版，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希世珍矣。事詳《敏求記》。其所數存卷有誤，今正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宋紹興刊本，玉蘭

堂藏書。唐白居易撰。）中遇「構」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淵聖御名。」蓋紹興三十年以前刊本也。案《讀書敏求記》云：宋刻白集，從婁東王奉常購得，後歸之滄葦。此本玉蘭堂王煙客、季滄葦俱有印記。蓋文氏故物，後歸王氏，轉入錢氏、季氏者，缺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又三十五、三十六共缺五卷。抄補。元稹序（長慶四年）。

又《續志》卷四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毛氏子晉、斧季合校本。唐白居易撰。）斧季所據宋刊本，今藏金吾家，此本因毛氏父子手跡，故並存之。元稹序。毛氏手識曰：「庚午歲，予在疚，不敢研朱，借于昭遠宋版訂句讀，在丁卯春秋，故用印色。」黃氏手跋曰：「目後雌黃書二行，是予晉手跡，卷中句讀有晉字小圓印，其朱筆皆斧季字跡，所補缺頁，畫烏絲欄者，亦出斧季手。」又曰：「琴川張君月霄藏有宋刊本《白氏文集》，假歸，命長孫秉剛校勘一過。知斧季用朱筆校者，即據張君所藏本也。茲校亦用朱筆，恐與斧季混，固載于格欄外，其行間字以朱筆點于旁，所以識別也。」秉剛手識曰：「道光甲申以常熟張氏所藏本，手校一過，并鉤行欵鑒記。」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〇 《白孔六帖》一百六卷，唐白居易、宋孔傳撰。明嘉靖刊本。《天祿後目》有宋刊《孔氏六帖》三十卷，乾道丙戌刊于衢州，乃書成初刊三十卷。汪氏有宋本。

又卷一二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明錫山華堅蘭雪堂活字本。明姑蘇錢應龍刻本。明松江馬元調刻本。宋紹興刻《白氏長慶集》，昭文張氏藏，缺三十一之三十三，及三十五、三十六凡五卷，皆鈔補。中遇「構」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淵聖御名。紹興三十年前刻。曾藏文氏、王氏、錢氏、李氏處。汲古閣校本與明刻小字本俱藏吳門黃氏。汲古本又歸張金吾。

又 《白香山詩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二卷。國朝汪立名編，康熙癸未汪氏刻。明武定侯家刻本。何義門手校本在許滇生先生處。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九 《白氏六帖類聚》三十卷（北宋刊本，明文淵閣舊藏）。唐白居易撰。案此北宋刊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六七字不等。小字雙行，歐書，極精。每卷有目連屬正文。匡、敬、桓皆缺筆，貞字不缺，蓋宋仁宗時刊本也。版心分十二冊。有文淵閣印，朱文方印，臣筠三晉提刑，朱文方印。徐氏《傳是樓書目》、《季滄葦書目》皆著錄。蘇州汪氏有南宋刊本，題曰：《新雕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經。

又 《白孔六帖殘本》三十八卷（宋刊本，傳是樓舊藏）。唐白居易、宋孔傳撰。案此南宋白孔合刊。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小字雙行，有「宋本」二字，朱文橢圓印。「東海」二字，朱文長印。蓋傳是樓舊物也。

又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六卷（明刊本）。唐白居易、宋孔傳撰。

《天祿堂訪書記》卷三 《新雕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經》三十卷。唐白居易撰，宋衢州刻本，存卷十七至二十。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四字，注雙行，二十九字，白口。宋諱玄、敬、殷、匡、頴字，皆缺筆。

又卷四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宋紹興小字刻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五字，白口，板心下記刻工姓名。（張通、賈琚、李亨、牛實、李懋、嚴志、金昇、昌旼、李彥、蔡通、王僅、李恂、沈端、毛易、顧忠、王先文。）卷中補鈔六十六葉，計八百八十六葉。有宋趙本印，徐健菴乾學、季振宜、玉蘭堂、汪士鐘、虞山瞿紹基印。

又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明華氏蘭雪堂刻活字本，半葉八行，每行雙行十六字，白口。板心上刊「蘭雪堂」三字。附陶穀《龍門白樂天影堂記》，長慶四年元稹《序》。末正德癸酉歲錫山蘭雪堂華堅活字，銅板印行。一行「錫山」二字，圓形木記。蘭雪堂華堅活字銅板印，篆書木記二行。計一千零七十九葉。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一七 《白孔六帖》一百卷（舊抄本）。唐白居易撰《六帖》三十卷，宋孔傳續之爲《六帖新書》，亦三十卷，見《文獻通考》。南宋時合之，析爲百卷。王厚齋所見已如此。此明人據宋本鈔傳，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白帖》卷首王安世序猶未佚，與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所云合。又有韓仲通、韓駒序。

又卷一九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宋刊本）。不題名，首系長慶四年微之序，連接總目。其目但標各類，不載篇題，共分十帙。目後連接正文，不另葉。每卷注明某類詩凡若干首。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書中「構」字注：御名，「桓」字注：淵聖御名。是紹興初年刻本也。案《白集》刻於北宋者，爲廬山本，分前集、後集、別集。藏於彭城氏者，葉石君、錢遵王皆曾見過。絳雲一炬，此本遂泯絕人間。次則無踰此本之古矣。明吳郡錢應龍、嘉定馬元調俱有刻本，而譌脫處不少。如卷一《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詩，「曾將秋竹」四字下，脫二十字云：「竿，比君孤且直。中心一以合，外事紛無

極。共保秋竹」，卷二《答桐花》詩「爲君」二字下，脫二十字云：「布綠陰，當暑蔭軒楹。沈沈綠滿地，桃李不敢爭。爲君」，卷二十六《夜招晦叔》題前脫《失婢》詩全首云：「宅院小牆庳，坊門帖榜遲。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明月知。」其譌字不可稱數，足據以校正者，已詳盧氏《群書拾補》中。盧所見葛氏影宋鈔本，即從此本出也。舊爲文氏藏書，後入太倉王奉常家（見《敏求記》）。及邑中錢氏、楊氏、季氏、崑山徐氏，近藏邑中張氏，著錄《藏書志》，旋入藝蕓書舍汪氏，今歸余家。公嘗自謂其詩爲吳郡新本，乃流轉不出吳中。豈公之神所默爲呵護邪。（卷首有玉蘭堂季振宜藏書、徐乾學健菴、汪士鐘藏書諸朱記。）

又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明活字本）。是本出明錫山華氏，以活字銅板印行。前列元稹序。每半葉十六行，行十六字。每卷首注明篇數，板心有「蘭雪堂」三字。目錄前後有墨圖記云：「錫山又蘭雪堂華堅活字銅板印」二方。

又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校宋本）。此姑蘇錢應龍刻本，孫潛夫傳錄樸學齋校本。卷末題記云：丁亥歲，買得《白集》。戊子十一月，假葉石君校正本對勘。其本蓋從南宋本及盧山本子是正者也云云。案盧山本嚮藏絳雲樓。庚寅一炬，失之。幸有校本相傳，不至湮絕也。有元稹序及續後集自序。

又 《白氏諷諫》一卷（明刊本）。唐白居易撰，凡五十篇。前有自序。錢遵王云：諷諫原自單行，其字句與總集中稍異。（卷首有巢鳩書屋朱記。）

《開有益齋讀書志》卷四 《六帖補》。《白氏六帖》以宋單行本爲最佳。合孔傳所作爲《白孔六帖》，乃明刻也。楊伯嵒《六帖補》二十卷，傳本甚稀。伯嵒字彥瞻，亦號泳齋，爲和王沂中曾孫，嘗以工部郎中守衢州。【略】其書凡白孔所有即不複出。故每類多不過二十餘條，少或五六條。【略】（唐盛均，泉州人。嘗廣《六帖》爲《盛氏十二帖》，惜不傳。）

《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五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六卷（明刊本）。唐白居易、宋孔傳撰。

又卷五二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明刊本，萬貞一舊藏）。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居易樂天撰。元稹《序》（長慶四年）、樂天《重記》（會昌五年）、陶穀述著《白樂天影堂記》（廣順癸丑）、婁堅《序》（萬曆丙午）、馬調元刊版《序》。卷中有「萬言字貞一」白文方印、「萬學詩常倫氏」朱文方印、「萬言之印」白文方印、「貞一氏」朱文方印。

黎庶昌《跋日本活字版白氏文集》 其集名長慶者祇五十卷，寶曆以後不得以長慶賅之，汪立名之疑審矣。余得日本慶長年間活字本，每卷實題作《白氏文集》，不名《長慶》，編次視今通行本迥殊，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見宋刻盧山本合，益知遵王言不我欺。《四庫全書》以所不見而譏遵王，並及立名，非確論也。此本亦七十一卷，無年譜，而增多一卷，確然出自唐時卷子本，可謂盧山面目也。首冠元微之序，序後題曰《白氏長慶集》五帙，都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另分總目十帙，題曰：第一帙詩七卷，總三百三十首，第一、二卷諷諭古調詩，第三、四卷諷諭樂府，第五、六、七卷閑適古調詩。第二帙七卷，總四百七十二首，第八卷閑適古調詩，第九、十、十一卷感傷古調詩，第十二卷感傷、歌行、曲引，第十三、四卷律詩。第三帙七卷，總六百十五首，第十五至二十卷律詩，第二十一卷詩賦。第四帙七卷，總七十九首，第二十二卷銘、讚、箴、謠、偈，第二十三卷哀祭文，第二十四卷碑碣，第二十五卷墓誌銘，第二十六卷記序，第三十七卷書，第二十八卷書、序。第五帙七卷，總二百十三首，第二十九卷書、頌、議、論、狀，第三十卷試策問、制詔，第三十一、二、三卷中書制誥舊體，第三十四卷中書制誥新體、祭文冊文附，第三十五卷中書制誥新體。第六帙七卷，總二百五十八首，第三十六卷中書制誥新體，第三十七、八卷翰林制誥擬制附，第三十九、四十卷翰林制誥、勅書批答祭文贊文附，第四十一、二卷奏狀。第七帙七卷（實八卷，四十三至五十，七字誤），總一百五十六首，第四十三、四卷奏狀，第四十五至四十八卷策林，第四十九、五十卷甲乙判。第八帙七卷（實六卷，五十一至五十六，七字誤），共五百五十四首，後集第五十一卷雜體格詩歌行，第五十二卷格詩雜體，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卷律詩。第九帙七卷，共三百二十八首，第五十七、八卷律詩，第五十九卷碑、誌、序、記、表，第六十卷碑、記、序、解、祭文，第六十一卷銘、誌、序、贊、祭文、記、辭、傳（原脫文、記、辭、傳四字，從本卷增），第六十二卷律詩，第六十三卷格詩雜體。第十帙七卷，共五百七十八首，第六十四至六十六卷律詩，第六十七卷律詩雜體，第六十八卷律詩，第六十九卷半格詩律詩附，第七十卷碑、記、銘、吟、偈。已上十冊共七十卷，總三千五百九十四首，與《唐書》及《敏求記》、宋本卷數合。其第七十一卷不入總目，係律詩一百首，前一行署刑部尚書致仕太原居易，題銜與他卷不同，蓋即《續後集》之一卷。日本傳鈔當在盧山寫

本後矣。其缺末四卷一百四十六首或是印行時已軼去，不可知，然正編固自完然無闕，實可寶貴。末附陶穀《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又有《白氏文集後序》，即刻集者所爲，題戊午秋七月丁亥朔那波道圓書於洛中遠望臺。

《滂喜齋藏書志》卷三 《宋刻殘本白氏文集》十七卷（二函十冊）。《白氏文集》，以北宋廬山本爲最古。絳雲一炬，種子斷絕矣。此南宋殘本，有宋景濂藏書印，即見於《敏求記》者，然與遵王所記，頗有牴牾。記云：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共十七卷。據其所列，祇有十五卷耳。不當云十七卷，已可疑矣。此本前九卷同。三十卷後，有三十一、三十二兩卷。而無三十五至三十八四卷，有五十五之五十八四卷，此更可疑者也。蕘圃不能破此疑案，以爲遵王之誤。不知《敏求記》當時藏書家秘爲鴻寶，輾轉傳鈔，不無譌奪，豈遵王之誤哉！舊爲顧五痴藏書。嘉慶丙辰，五癡之子南雅通政，以歸蕘圃。雖殘珪斷璧，彌可寶貴。蕘圃據卷端燒痕，亦欲歸之絳雲燼餘，則蛇足矣。遵王又有一宋刻全本，歸太倉王奉常者，今在常熟瞿氏。此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二十二字不等。瞿藏本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行欵不同。又引黃丕烈跋：「東城顧五癡家藏書甚富，余嘗購得數十種矣。主人知余好之篤，雖一鱗片甲，亦侈爲奇寶。因出破書一束，指示余曰：此絳雲餘燼也，曷歸之？余開卷，知是《宋刻白氏文集》。每卷首末，皆有金華宋氏景濂圖記。爰憶《讀書敏求記》中曾言之，未知即是此書否？然窺主人意，頗秘之，未便假歸。歸家檢遵王所記（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共十七卷，是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宋小版。圖記宛然，古香可愛）。乃知是書即述古堂中物。倩五癡姪開之往核卷數，並問其值。後開之來云：是十七卷，余喜甚。而索值逾百金，余又以不能即得爲憂。越歲丙辰，五癡以老病終。厥子南雅昆季，皆兢兢焉守其父書，而南雅與余交，亦頗投契。每一過訪，必以是書爲請。遂與元刻伯生詩續編，以白金二十兩易得。命二重加裝潢，所以存舊物也。顧其書有疑義待析者。遵王云：廬山本爲庚寅所炬，而此集卷中燒痕尚在，有一葉中不過數字者，知絳雲餘燼之說，未必無據。餘卷皆散，而二十六之三十獨完好，勝於餘卷，尚是舊時裝潢。通冊又似經水濕者，未知天下奇書，何其厄於水火之甚耶？至于十七卷中，遵王所記又與今所見不同。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合於遵王所記者也。三十三、三十四卷之前，有三十一、三十二，後無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而有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不盡合於遵王所記者也。此或係遵王筆誤，而古書之傳信於後綦難矣。余向得蘭雪堂活字本《白氏文集》，叙次亦與宋刻合，惜小注多缺，本文亦有訛脫，擬爲校錄副本。聞顧竹君家有《宋本白氏長慶集》，此或廬山眞面目矣。然則庚寅一炬，受厄者果《白氏長慶集》乎？抑《白氏文集》乎？倘得一見之，以釋其疑，不亦快乎！但未知其書果在否也。大清嘉慶二年丁巳四月己卯月立夏，蕘圃黃丕烈識。」又「是書裝潢時，適錢竹汀壻瞿萇生來。萇生爲目錄之學者，見古書必爲討厥源流。爰取是書展閱，并及拙跋，見遵王所記卷數，悉數之，曰：君所得，逾於遵王矣。余曰：否。蓋猶是十七卷也。萇生曰：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不過十五卷。而君今所得，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同於遵王。三十五之三十八，爲五十五之五十八所誤，亦未可知。其三十一、三十二兩卷，遵王所未見者也。互計之，遵王所記者，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卷，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卷。君所得者，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卷，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卷，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卷。豈非今多於昔乎？余亦無辭以對。因思遵王未知其誤，而偶誤於前。余欲正其誤，而仍誤於後。天下事之一誤再誤，而尚有待於旁人之繩糾者，比比皆是也。爰誌萇生之語，兼以自訟雲爾。蕘圃又誌。」【略】附藏印：金華宋氏景濂、二泉邵寶、南陽彥智（長印朱文甚舊）、丕烈私印蕘圃無雙、汪士鐘藏、汪印振勳某泉。

《善本書室藏書志·子部十》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明刊本）。《文獻通考》：《六帖》三十卷，唐白居易撰。《後六帖》三十卷，宋知撫州孔傳撰。此本合兩爲一，又以六十卷增作百卷，殆出於南宋之末。《白氏六帖》舊有元祐五年博平王安世序，今已佚，此本冠以韓駒序，乃專刻《孔帖》明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居易原本，不載所出書。曾祖父秘閣公爲之注，行於世。公武自述家事，當必不誤。

又《集部》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東瀛刊本）。白居易撰。【略】居易自杭州刺史召還，排纂其文，成五十卷，號《長慶集》，浙東觀察使元稹爲之序。又成《後集》二十卷，自爲序。會昌五年重記云：「集有五本，一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在蘇州禪林寺經藏內，一在東都勝善寺益塔院律庫樓，一付姪龜郎，一付外孫談閣童，各藏傳後。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

記。」末有陶穀述《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此本序後有目錄，每卷首題《白氏文集》卷第幾。每半版九行，行十六字。目錄後題「十冊，共七十卷，總三千五百九十四首」。爲日本元和戊午七月那波道圓重刊。元和戊午，當明萬曆四十六年。《經籍訪古志》據《讀書敏求記》所謂廬山本者，蓋即此本。其實唐會昌間已流入日本。禮失求野，益信然矣。

《**古越藏書樓書目**》**卷九**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明元白合刻本，萬曆三十四年馬元調校刻。

又　《白氏長慶集校正》一卷，盧文弨。抱經堂群書拾補本，鑄學齋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類書類**》　《白孔六帖》一百卷。《六帖》本三十卷，唐白居易撰，《續六帖》本亦三十卷，宋孔傳撰。其合兩書爲一而析成百卷，不知爲誰。據《玉海》所載，則宋本已然矣。明嘉靖刊本。竹汀所見周漪塘藏本，《宋刊白氏六帖》三十卷，每葉二十四行。《天祿後目》有《宋刊孔氏六帖》三十卷，係乾道丙戌刊於衢州，乃書成初刻之本。〔附錄〕天祿有《宋本孔帖》三十卷，係明鈔宋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單行刊本爲佳。（星詒）王蘭泉有《宋刊白帖》三十卷。〔附錄〕無錫華氏北宋刊本，第十五卷內稍有缺葉，余擬購未諧，今爲陸存齋得去。（頌蔚）〔續錄〕吳門汪氏有宋刊本，十六行十七字，注二十三字。題曰《唐宋孔白六帖》，第三四卷，仍題「白孔」。楊惺吾藏宋本《白孔六帖》，初印精美。張氏適園有《宋刊白帖》三十卷。明天啓元年鈔八十卷本。來青閣見明寫本《六帖補》二十卷。宋代郡楊伯嵒彥瞻撰。楊乃和王曾孫，後有淳祐甲辰衢州州學教授兪任禮跋。蓋刻於衢州之官學者也。

又《**別集類一**》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明馬氏刊本。明錫山蘭雪堂活字板本。明姑蘇錢應龍刊本。明龐勛編刊本三十六卷。宋刊《白氏文集》，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明刊《白氏策林》，即自集內輯出。〔附錄〕蘭雪本，每葉十六行，目錄雙行，書前有元微之序。板魚尾上有「蘭雪堂」三字。（詒讓）〔續錄〕宋刊小字殘本，存十七卷，十一行二十一字。（黃目）殘宋本《白氏文集》，十一行二十一字，題目低四格，有黃丕烈跋。（汪目）宋紹興刊殘本，缺三十一之三十三，及三十五、三十六，凡五卷，皆鈔補。中遇「構」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淵聖御名。蓋紹興三十年前刻，昭文張氏藏。舊本刻本祇前五十卷爲長慶，以下爲後集，而仍以五十一計數，凡七十卷。然馬編與馬本不同，蓋仍原本也。汲古閣校本（子晉、斧季合校）與明刊小字本，俱藏吳門黃氏，汲古本又歸張金吾。明武定侯本。四部叢刊本。日本元和那波道元活字印本。傅沅叔有日本活字本，計十帙七十卷，總三千五百九十四首。九行十八字，疏放有古意。明刊《白氏策林》，十行二十一字。明婁堅元白合刻本。

又　《白香山詩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二卷。清汪立名編。康熙中刊本。許滇翁有何義門手校本。〔續錄〕明武定侯家刻本。清康熙一隅草堂刊本。

又　《白氏諷諫》一卷。明四川布政司參政曾大有刊本，十行十六字。明正德嚴震重刊《宋本白氏諷諫》二卷，佳。清費念慈刊唐詩二種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明萬曆甲辰馬元調寶儉堂刊本。封面有高陽單氏紹衣堂印，朱文長方印。

又卷五　《六帖補》二十卷。舊鈔本，極精，宋楊伯嵒撰。《四庫》未著錄，阮文達補行進呈。

又《**藏書續記**》**卷六**　《白氏長慶集》二十一卷。明董氏刻本，唐白居易撰。末行有「封奉政大夫吏部考功郎中姑蘇錢應錄梓。」丁被之以鈔本校一過，是正甚多。首卷又得馮己蒼校本對勘，可謂善本。首葉有「滎陽鄭」朱白文方印、「曾寄東山王眉菴記」朱文長方印。馮氏手跋曰：「初得安氏銅板對此一卷。」（在首卷後）丁氏手跋曰：「甲午季秋，借得陳子壽處鈔盧山經藏本，校讎若干字，不敢妄爲刪改，用朱筆逐字標首，是非兩存，俟讀者自辯其魚魯云。丁胤識。」又跋曰：「是集苦無善本，宋版外，惟此董家板差足可觀，後人其毋以新板忽之。順治秋八月被之氏記。」「辛卯孟冬，得馮己蒼校本對勘首卷。」（庚、辛是順治五、六年）又跋曰：「順治十一年秋日，借陳玉立處鈔本對勘，至歲暮閱完。是冬嚴寒，官塘大河，冰而開，開復冰，連底堅厚，舟楫不通者半月。凍筆唇呵，得校完此集，可謂善本，足愜我意矣。十二月初九日記。」此本後有「錢應龍錄梓」一行。丁跋又以爲董刻。是一是二，俟考。

《**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子部二**》　《白孔六帖》一百六卷（明刊本。巴陵方氏舊藏）。唐白居易撰，宋孔傳續編。【略】其載於《宋史・藝文志》者，則稱《白氏六帖》三十卷，《前後六帖》三十卷，注云：前白居易撰，後宋孔傳撰。所云《前後六帖》三十卷者，蓋謂前後各三十卷，共六十卷也。故宋世著錄家，皆

先列《六帖》三十卷，後列《六帖》三十卷，合之皆止六十卷。今本分爲百卷，則不知何時所更，已非宋本舊矣。宋刻《六帖》，流傳極尠。段氏《經韻樓集》有宋槧三十卷本。跋語云：白氏之爲是書也，本曰《白氏經史事類》，見《新唐書志》、《玉海》，不名《六帖》也。《六帖》者，蓋科舉人以爲帖括之用而名之。陳振孫引《醉吟先生墓志》云：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時人目爲《白氏六帖》。唐盛均以其未備，廣之爲《十三家貼》。貼、帖字同。趙希弁《讀書後志》云：《六帖》，白居易撰。凡天地事物，分門類爲對偶，而不載所出書。曾祖父秘閣公爲之注。世傳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名目，置齋中，命諸生採集其事類投瓶，倒取之鈔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叙。如趙言是本不注所出，爲之注者乃宋人。此本每卷首署云《新雕添注白氏事類出經六帖》卷第幾，正是初有注而坊刻行之，合本以俗名而署之也。迨其後則專名《六帖》矣。自宋孔傳《續六帖》三十卷出，或合爲一書，析爲一百六卷，名之《白孔六帖》。而二氏各單行三十卷者，皆不可見矣。國朝紀文達撰《四庫全書目錄》云：《六帖》自合併以後，世遂無單行本。蓋人間祇有《白孔六帖》一百六卷，絕無白氏三十卷。則此本文達亦未見。乾隆甲辰，余於江寧承恩寺書肆，廉其爲宋板也，以元絲二定得之，不甚重之也，乃以贈王蘭泉少司寇，亦不之重也。余偶以告周明經漪塘，曰：噫，世所希有也。索諸蘭泉而得之，遂爲漪塘物。余轉從漪塘借鈔，存其副焉。此跋可資目錄家之考證，爲照錄之。漪塘名錫瓚，與黃蕘圃爲友。沈大成《學福齋集》有《周漪塘五十壽序》。劉禧延《研六齋筆記》謂，錢辛楣、段茂堂諸公常過從漪塘借書。段跋謂其藏書最富，於古今板刻源流變易，剖析娓娓可聽是也。此本爲巴陵方氏故物，有其藏章「中華民國六年得之金陵」。方功惠號柳橋，巴陵人，以通判官廣東，後至道員，寓城北宅中，有碧琳琅館，即其藏書之室。所刊叢書多孤本。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刻本亦精。黃岡王氏在粵刊嚴可均所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兩晉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其稿出於方氏。清末，方氏後人運藏書至北京，遭義和團亂，中途書多散佚。北京大學堂成立，餘存之書，盡歸大學圖書館。

《木犀軒藏書書錄》卷四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日本舊刊本。半葉九行，行十六字。前有元微之序，末陶穀撰《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又日本那波道圓刻書序。

《藏園群書題記·宋本白氏六帖事類集跋》：右《白氏六帖》三十卷，宋紹興刊本，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六七字，注雙行三十至三十五字，細黑口，左右雙闌，板心中記帖冊一、二等字，下記刊工姓名，可辨者有施俊重刊、方師顏、劉仲、施蘊、蔣暉、李德、方成、陳忠、洪茂、陳高、朱因、胡正、陳珍、王時、徐顏、余正、丁珪、劉正、毛諫、余坦、王珍、梁濟、徐侃、洪先、洪新、李成、劉舉諸人。首有目錄，題曰「《白氏六帖事類集》一部凡三十卷」。目錄每卷前附子目，其門類以數記之，如卷一天第一起，至臘五十三止。首行書名下雙行記凡若干門，內若干門附。門類之字用陰文別之。避宋諱極嚴，至構字止。如卷三，「堂構」、「層構」、「構館」，皆注「御名」。板心記冊數凡六。卷一至四爲「帖冊一」，卷五至八爲「帖冊二」，卷九至十二爲「帖冊三」，卷十三至十八爲「帖冊四」，卷十九至二十四爲「帖冊五」，卷二十五至三十爲「帖冊六」。篇葉記數以一冊數卷通計之。每卷末標題前空一行。字體方嚴，氣息醇厚，雅近歐體，審爲南渡初浙杭間開板者。收藏有「趙氏家塾藏書」、「古吳王氏」、「中南山人」、「竹塢」、「玉蘭堂」、「季振宜藏書」、「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季振宜印」、「滄葦」、「乾學」、「徐健菴」、「翼之珍藏」諸印記，知歷經明代吳中王氏、長洲文氏、清初泰州季氏、崑山徐氏諸名家庋藏，其傳授源流可考而知也。（趙氏一印朱文古澹，頗疑是元人印。）按：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載《六帖》三十卷，惟陳氏引《唐志》「作《白氏經史事類》，一名《六帖》。」又據《醉吟先生墓誌》，言「著《事類集要》三十部，時人目爲《白氏六帖》。」是《六帖》之名乃當時所加，非白氏舊題也。今此本題爲《事類集》，與《唐志》及墓誌都合。且全書彙數卷爲一冊，至冊六而終，意當時標爲六帖或取此義。《四庫提要》乃引程氏《演繁露》唐人科試帖經之制得五得六爲通，以證其說，殊爲迂滯。當由作者未見此本，不免望文生訓，以傅會其名。然則此本之佳，正不必論其文字之精審，雕鐫之明麗，即觀其標名分冊，可糾正流俗之失，斯已足貴矣。《提要》言，《靖康緗素雜記》載《白帖》有元祐五年博平王安世序，此本不載，葡宋樓陸氏藏宋本亦無之，意其缺佚久矣。《提要》又據《苕溪漁隱叢話》，稱「《六帖》新書，出於東魯，兵燹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莫丈楚生因謂白氏之書南渡尚無傳本，此似未然。繹胡氏之言，似指《孔書》而發，蓋孔氏繼白而譔，故言新書，傳本聖裔，故言東魯也。至本書小注，《晁志》謂其曾祖父所爲，《提要》以今本注文簡略，意即出於晁氏，其說是也。乃存齋考王珪《華陽集》之《晁仲衍墓誌銘》，謂仲衍注《六帖》時，本與原書別

行，如北宋經傳有單疏之類。其言殊謬。夫群經單疏不錄經文，祇括注之要旨於上，而以疏文詳列其下。設循斯例，此等類書祇采故實詞句，舍引用本書及上下文之外，有何要旨可標？且原書注文殊簡，所收單詞俊語大半祇注出書名，信如所言，盡羅列經史書名於一篇，更復成何體製！予按：墓誌所言仲衍以白傅所撰《事類集》「傳者寖舛，乃參考經史一以刊是之，仍據舊目補考摭新，別爲後集三十卷，曰《類事後集》云云。詳審誌文「參考經史一以刊是之」，是取白書校正而疏明之，當即今日所傳之注本是也。下言「仍據舊目補考摭新，別爲後集」，曰「補」、曰「摭」、又明曰「後集」，是依白氏例而補其未備，別輯一編，如孔氏新書是也，第未及流布耳。陸氏併二事爲一談，謂晁氏有單注別行，且引擬經疏，以自矜創解，寧非笑端，而藝風老人又從而和之。倘取墓誌而詳加研尋，當自哂其說之不可通矣。此書自與《孔帖》合併後，元明及今迄無刊本，由是白氏原書面目後人末由窺見，而宋本之存於世者更稀如星鳳。余考宋代此書約有三刻，最初者北宋刻，爲元祐時王安世序行之本，諸家皆無著錄，疑斷種久矣。次爲紹興刻，即此本及陸本是也。又次爲南宋坊刻，即新雕添注出經之本，余曾一見之，舊爲周漪塘藏書，今歸適園張氏是也。此外見諸著錄者，季氏《延令書目》、汪氏《藝芸精舍書目》皆載有宋刊，《季目》題曰《類聚》，則非余藏本，陸氏書無滄葦印，則非陸藏本，是季氏別有一宋本。王蘭泉藏有宋本，見邵氏、莫氏目錄，然與季、汪兩本皆不著行款，未詳爲何本，且存佚皆不可考。（帶經堂陳氏有影宋本。）惟《經籍訪古志》言京都伊良子某藏有殘宋本，蘇隣老人刊入《留眞譜》，其版式與此本相符，惜僅存六卷。然則白氏之書千百年以來祇留此三本鼎峙於天壤間，寧非書林之瓌寶乎！余之得此書也，實在癸亥歲之八月，舊爲南皮張文襄家物。文襄藏書，前此數年，已連車輦入廠肆，余曾於聚珍書坊得公手批《癸巳類稿》及《夷務始末記》諸書。此書庋諸後樓，與鄂督文牘雜存敝篋中，故獨得晚出。癸亥仲秋，寶沈盦前輩持以見眎，屬爲審定。喜其罕祕，愛翫不忍去手，因斥去宋刊《通鑑目錄》，以鉅金易得。翊歲宴樊山老人於藏園，語及新收祕笈，老人謂此乃昔年陳臬長安，以二百金得之，寄贈文襄。文襄喜甚，手書報謝。老人爰題記卷端，以志感喟，所謂「太傅碎金，曾過門生之眼，故人得寶，何傷楚客之弓。」正紀此事也。知好中如獨山莫楚生、項城袁抱存先後咸得寓目，各有題識，歡喜讚歎，詫爲希世奇珍。今墨瀋猶新，而三君咸奄逝已久，墓有宿草矣。開函展誦，爲之泫然。余既獲此本，初第賞其精麗，尚未以爲瓌異也。迨取《白孔六帖》校之，則明刻譌奪盈紙，改竄極多，設不見宋刻，將終古無人是正矣。茲姑舉其脫文言之，如：「日門」脫「實也」一條。「夤賓夤餞」下脫「賓，迎也。餞，送也」六字。又脫「三舍」一條及注「魯陽揮戈，日反三舍」八字。「星慶瑞門」脫「有道則見」一條及注「無道則隱」四字。「雲門」脫「白雲起」一條及注「後漢蒯子訓到洛見公卿數處白雲起」十五字。「雪門」脫「樂乎」一條及注「《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樂乎，子曰：爲人上者不與人同樂也」三十一字。「風門」脫「詩」一條及注「班婕妤詠扇詩：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十六字。「霜門」脫「陰陽氣」一條及注「《大戴記》曰：霜，陰陽之本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十八字。「火門」脫「猛」一條及注「魏子曰：危殆之國治不益民，是猶薄冰當白日，聚毛過猛火」二十三字。其他訛舛漏落之處，單詞片語，指不勝屈，未能備錄。蓋緣合刊之時，改併卷次，展轉移寫，奪落差失，事所難免也。此書入敝篋中已逾十載，頗欲點勘終編，撰成校記，公諸同好。祇以耽嗜山游，舟車行役，未敢以祕冊自隨，兼以旁騖他書，遂致丹鉛作輟不恆。頻年涉筆，只終數卷，亦欲覆諸木石，用廣流傳，議或垂成而罷。適來南中，世好張君芹伯見而愛好，以刊行自任，請先精影百部，餉之同人。竊喜正符夙願，慨以畀之。芹伯家世藏書，多得宋元祕本，周漪塘所藏之《六帖添注出經》即其先世所貽，雕鐫楮墨，精湛可觀。顧芹伯以其經坊賈增刪，舛失滋多，遠不若茲本之善，寧舍己而耘人，亦可謂不阿所好，能鑑其眞者矣。故余嘉其志，而詳考其源流得失之故，俾附著於簡末，以告來者焉。歲在癸酉五月既望，沅叔識於藏園之石齋。

《藏園群書經眼錄・子部四》《白氏六帖事類集》三十卷（唐白居易輯）。宋刊本，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字二十四五字，注三十二至三十五字，白口，左右雙欄。版心記帖冊一、二、三、四、五、六等字，蓋分三十卷爲六冊也。下方記刊工姓名，【略】。每類標題作陰文，目後連接正文，兩卷同冊者上下卷相接處不別爲卷。宋諱構字注御名（卷十四嗣立類，纂我祖考堂構，構字注御名），蓋紹興初刊本。用嘉定年間浙路酒務冊子印，紙背列逐日收錢若干：見錢若干，官會若干，息錢若干，見錢若干，官會若干。末書「右謹具申聞。謹狀。」有「江東庫」、「江東鄞江庫」、「倉北門庫」、「南庫」、「倉北庫」、「東鄞庫」諸名。收藏鈐有「趙氏家塾藏書」、「古吳王氏」、「中南山人」、「竹塢」、「玉蘭堂」、「季振宜藏

書」、「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季振宜印」、「滄葦」、「乾學」、「徐健菴」、「翼菴珍藏諸印」。按：六帖自與孔帖合併後，明以後無刊本，欲見白帖面目，舍此莫屬。此本南渡初刊於浙杭，取校明刊，是正良多。癸亥歲，潘君馨航以重金收得，持以易余藏紹興本《通鑑目錄》，蓋潘君藏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刊通鑑全帙，欲得目錄以爲合璧也。偶檢卷一冰類魚躍注云：「王祥爲母思魚，朝朝冒寒伺魚。一朝冰開，有雙鯉躍出。」明刻本作「王祥爲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其文字乃不同。以此測之，則卷中經宋人竄改者必多矣。擬別爲跋詳志之。（癸亥）（忠謨謹按：此跋收入《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四。）

又　《白氏六帖事類集》三十卷（唐白居易輯）。宋紹興間刊本，版匡高七寸六分，寬五寸二分，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四至七字不等，注雙行三十二至三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帖一至帖十二等字。按：此本與余藏本行款悉同，惟版心記分冊數作十二冊爲小異。避宋諱實至構字，陸心源定爲北宋本，誤矣。（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又　《新雕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經》三十卷（唐白居易輯）。宋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二字不等，注雙行三十一至三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間記字數。每卷目後接連本文，每類標題以陰文別之。前有詳定所慶曆二年準轉運司牒文，後有詳定官潘說，重詳定馬元康官銜三行。鈐有汪士鐘藏印。（癸丑）

又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唐白居易、宋孔傳輯。存三十八卷，內有鈔配）。宋刊本，版匡高六寸八分，寬四寸四分，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左闌外有耳記篇名。鈐有傳是樓及汪士鐘印記。按：此本刀法勁峭，是建本之精者，與余所見楊惺吾（守敬）藏本同。（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又　《白孔六帖》一百卷（唐白居易、宋孔傳輯。存八十卷）。明寫本，綿紙藍格，十行二十一字。田農以下缺，蓋未完之帙，而別鈔目以充全本也。（癸亥）

又《集部一》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卷四十一、四十二鈔配）。明嘉靖十七年伍忠光龍池草堂刊錢應龍重修本。十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鮑庭博據宋刊本用朱筆校。（宋本不全。余藏。）

又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日本那波道圓銅活字印本，九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板心題白集幾。前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序後總目。目爲十帙。第一至第七爲長慶集，共五十卷，第八帙以後爲後集，共二十卷，第七十一卷律詩，五言七言凡一百首，爲總目所無。卷末陶穀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後有那波道圓白氏文集後序，略云：國綱之與文章與廢，幸有滕先生道德文章百世之偉人也，林提學嗣武而起，斯文勃興矣。如拙親炙也，聞先生之品藻古之人材也，到於樂天，則曰雖有朱紫陽之所謂口津津地之誚，小家數之曰白俗元輕之異議，好其爲人之醞藉，愛其集語意之平易眞率矣。拙也雖有其奉佛之可疑，讀其集則快活不可言也，復願學者之周知焉。故命剞劂氏以廣其傳，又壯斯集之不苟也，自校讎焉，庶幾乎無誤歟。且記一時之懷，以貽後人。戊午秋七月丁亥朔，那波道圓書于洛中遠望堂。每卷鈐「菅源長親印」（白文方。余藏）

又　《白樂天詩集》四十卷（唐白居易撰）。明正德刊本，十行二十字，每卷第三行題「太保武定侯鳳陽郭勛重編」。前有正德十二年丁丑總督兩廣軍務應城陳金序，言于百粵求諸正郎石君得此本，太保定武郭公遂求以歸，先將詩編爲四十卷，文三十六卷，次第續之云云。則此本由郭氏編次，非樂天之舊矣。缺第十六卷，又配入朝鮮活字本第九、十兩卷，十二行十九字。（但詩首數與目不符。）鈐有「昌平坂學問所」墨印、「文政丞辰」朱印，均日本藏印。（文友堂取閱。己未。）前年廠市見文集，爲周叔弢收去，今年菊生來函，言得一部，不知詩文全否。

又　《白香山集》四十卷（唐白居易撰。長慶集二十卷、後集十七卷、別集一卷、補遺二卷）。清康熙汪氏一隅草堂刊本。舊人臨何焯校本，改正甚多。（涵芬樓藏書。己未。）

又　《白氏諷諫》一卷（唐白居易撰）。明刊本，十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題「唐右拾遺兼翰林學士白居易撰」，「四川布政司參議曾大有重刊」。前載居易自序，次目錄，自七德舞至採詩官凡五十首。按：此本余昔年曾假得沈同叔前輩藏本校，與世行全集本文字多不同，疑出于當日單行之本也。字體刀法似正德嘉靖以前所刻。（蟠青書室所見。辛未。）

又　《白氏策林》四卷（唐白居易撰）。明翻宋刊本，十行二十一字。首原序，序後接目錄，目卷幾下注凡若干道。按：此書序內構字小字注犯御名，知從宋本出。余取馬元調本勘之，添改之處極多，詢善本也。（余藏。）

《測海樓舊本書目》卷三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目二卷。四十八本四函。唐白居易、宋孔傳撰，陵陽韓駒子蒼序。明刻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邊。

《揚州吴氏測海樓藏書目録》卷五　《香山詩選》六卷。唐白居易。古歙曹文埴選。寫刊本，白紙，四本一函。

《詒莊樓書目》卷六　《樂天詩選》四卷。萬曆元年刊本。明鄒善選。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八上　《白孔六帖》一百六卷。唐白居易宋孔傳撰。明本。《六帖》三十卷，《續六帖》三十卷，不知何人所合析爲百卷，而單行本遂亡。明文淵閣書目分著白六帖、孔六帖，而不記卷數，無由知見其原書否耶？【略】文光案：段氏所跋《白氏六帖》乃未合《孔帖》之本，今更難見。然爲盛均所廣，則亦非白氏原書矣。「出經」二字不可解，恐是誤字。當是《經史事類》。此跋後記周氏語曰：趙希弁取晁氏所增入之書爲後志，以補前志四卷所未備，其跋即晁公武之語。祕閣公乃公武之曾祖，名仲衍。公武父名沖之，有《具茨集》三卷，載後志中，稱先君子詩集。知跋皆公武跋矣。段氏題曰：自媿讀書鹵莽，誤認後志皆爲趙氏語。文光亦以爲趙氏語，因錄之以誌同媿。

又卷一〇七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目錄》二卷《附錄》一卷。明本，馬元調與《元氏長慶集》合刊。陳造題白集曰：此板在平江公庫，歲久漫滅，予以意補葺之，遂爲嘉本。汪氏立名曰：錢考功刻《白氏文集》，馬元調刻《元白長慶集》，大都從元及白，元刻既竣，漫鐫白集，往往前後紊雜，既非分體，又非編年。二本略同，而錢爲甚。目與卷不合，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合；有律詩卷而雜入古體者，有一題小序而冠作通卷之序者；有失去詩題竟以小序作題者；有因本是他人作，因公唱和附見者，輒易題中字扭爲公作。甚至刪落字句，顛倒前後，未易枚舉。【略】盧氏曰：今所傳詩三十七卷、賦一卷、文三十三卷，共七十一卷。明馬元調與微之集合刻者，亦名《白氏長慶集》。其前尚有蘇州錢應龍梓本，名《白氏文集》，分爲十帙，但有總目，不載每篇之題。馬本《目錄》二卷，具載篇題，然脫誤甚多。兩本卷中脫誤亦略同。今得海虞葛氏影抄宋本以校馬本，亦如元集之例，其小注皆本有，唯音切係馬氏所增，本集間有一二則具著焉。卷首本無銜名。宋本亦多俗字，馬本易以正體，而尚有未盡。其典雅之語爲妄人改去者，兩本相同，今以宋本正之，庶復其舊。卷一《賀雨》「己責」，宋作「責己」，誤。今從汪立名本。汪本是處多，但次第多移易，又文僅見一二於詩中，故不據以爲本。卷三及下卷，別有正德年間海甯衛指揮嚴震克承梓本，名曰《白氏諷諫》，頗出諸本之右。毛斧季以宋本校，頗多未是。今所改，依嚴本居多：《母別子》嚴本第三十五、《陰山道》嚴本第三十三又序下有小注云「胡從陰山來貢馬。」「卷十八《望郡南山》題下空八格，題「行簡」二字，此行簡詩也。俗本乃作《寄行簡》，大誤。六朝陰、何，及唐朝人韋蘇州、劉隨州等集，凡他人元倡皆置在前，和章則置在後，俱與本集乎寫，不低一格。至明代刻唐四傑集、杜少陵集，不分元倡和章，盡致本人詩後，又低一字以別之。近來名公刻集，亦依此例，遂不知有古法矣。（錄於《抱經堂集》。）

又　《白香山詩集》四十卷。唐白居易撰。一隅草堂本。汪立名編。前有康熙癸未宋犖序，次朱尊彝序，次汪立名序，次凡例，次本傳有注，次年譜汪立名編，次白氏自記，次年譜舊本（汲古閣宋本，直齋陳氏所撰）。次目錄，次原序長慶四年元微之撰，次長慶集二十卷，次後集十七卷，有白氏自序記，次別集一卷補遺二卷。汪氏序曰：是集緣起，本以案頭俗本訛誤，偶有考正，日注行間，漸采小史、詩話、筆記一二，積之窮年，不覺盈卷。因重加編訂。字句之訛，悉從諸本校對。藏本之外，復假證於吳中藏書，有萬閒堂校改本、苕溪草堂本，最後又得憩閒堂所藏泰興季侍御依宋刻手校本，聚本不一，自多互異。疑似者注一作某字於其下。凡一百二十餘家，各標原書名目，不根之說，間爲駁正。原注有增入者，以按字別之。【略】何氏曰：絳雲樓有廬山本，南宋以後藏廬山者，不過姑蘇板，無異人處。（錄於《義門集》。）

《求古居宋本書目》　《白氏文集》三十四卷，殘本。十冊。

《明版書經眼録・子部》卷下　《白孔六帖》一百卷。唐白居易、宋孔傳撰。明版本。版框市尺高五寸七分，寬以半葉計四寸六分。半葉十行，行大小十八字，小字雙行。白口，天地單闌，旁框雙闌，直格，上魚尾白中縫。魚尾下題白孔六帖，幾下橫線上記葉數，下有刻板人姓字。【略】卷前有《唐宋白孔六帖序》【略】次行下五格結銜題「陵陽韓駒子蒼」。次唐宋白孔六帖目錄。每卷首行頂格書題唐宋白孔六帖卷第幾，次列子目，目連正文。篇題下二格，「白孔」二字，黑質白字。

《故宫所藏觀海堂書目》卷四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明

萬曆寶儉堂刊本。十四冊。

又《白香山詩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二卷。唐白居易撰，清汪立名編。一隅草堂本。十冊。

又《白氏新樂府》一卷。唐白居易撰。日本慶安三年刊本。一冊。

又《白氏文集殘本》。存卷三、卷四。日本舊鈔本，一冊。

又殘本。日本舊鈔本，一冊。

又《長恨歌琵琶行》一卷。日本舊鈔本，一冊。

《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類書類》《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一百冊（《四庫總目》卷一百三十五）。（國會）明嘉靖覆宋本〔十行十八字（19.1×14.4）〕。唐白居易撰，宋孔傳續。按是書刻工姓氏，多與嘉靖六年蘇州覆宋本《藝文類聚》相同，蓋爲同時同地所刻者。卷內有：「文甫寶玩」、「文甫珍藏字畫書籍圖章之印」等印記。韓駒序。

又《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五十一冊（北大）。明嘉靖間覆宋本〔十行十八字（19×14.4）〕。唐白居易撰，宋孔傳續。按是書刻工姓氏，與前本同，因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故又記之。韓駒序。

又**《集部·別集類》**《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目錄》二卷。三十二冊。

【略】（國會）明萬曆間刻本〔十行二十一字（20.2×13.7）〕。原題：「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居易樂天著，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婁堅序〔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

又《白香山詩集》二卷。六冊。（國會）鈔本〔十行二十二字〕。唐白居易撰。此本分上下卷，卷端載《舊唐書·白居易傳》，次《與微之書》，次《醉吟先生傳》。書眉有音注，詩後有評釋，間稱：「立名按」。攷清汪立名編注《白香山詩集》四十卷，持校不盡相同，未審立名別撰此本，抑好事者從立名注節來？康熙諱皆避，爲顯出於汪本之證也。卷內有：「隨文選樓阮氏藏碑帖文防之印章」大方印。

又《白氏諷諫》一卷。一冊（北圖）。明正德間刻本〔十行十六字（16.1×11.6）〕。原題：「唐右拾遺兼翰林學士白居易撰，四川布政司參政曾大有重刊。」按《麻城縣志·名賢傳》：「大有字世亨，弘治癸丑進士，授定遠知縣，徵拜監察御史。以忤劉瑾，除名。瑾敗，起擢知府，累陞江西布政使。」不詳官四川參政。攷《四川通志》，大有官參政在正德間，則此本爲正德所刻矣。同時海寧衛指揮嚴震，亦刻是書，盧文弨據以校讀，載入《群書拾補》卷三十六中，得知曾、嚴兩本相同，是必同出一源。余前在伯希和劫去敦煌殘卷中，得《新樂府》十五首，以校盧引嚴刻，證知同於《諷諫》本者不盡與《集》本同，是《諷諫》之單行久矣。自序〔元和七年（八一二）〕。

藝文

唱和

楊巨源《寄江州白司馬》 江州司馬平安否？惠遠東林住得無？湓浦曾聞似衣帶，廬峯見說勝香爐。題詩歲晏離鴻斷，望闕天遙病鶴孤。莫謾拘牽雨花社，青雲依舊是前途。

令狐楚《節度宣武酬樂天夢得》 蓬萊仙監（樂天）客曹郎（劉爲主客），曾枉高車客大梁。見擁旌旄治軍旅，知親筆硯事文章。愁看柳色懸離恨，憶遞花枝助酒狂。洛下相逢肯相寄，南金璀錯玉淒涼。

裴度《白二十二侍郎有雙鶴留在洛下予西園多野水長松可以棲息遂以詩請之》 聞君有雙鶴，羈旅洛城東。未放歸仙去，何如乞老翁。且將臨野水，莫閉在樊籠。好是長鳴處，西園白露中。

韓愈《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牆下春渠入禁溝，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

又《同水部張員外籍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劉禹錫《白太守行》 聞有白太守，拋官歸舊谿。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太守駐行舟，閶門草萋萋。揮袂謝啼者，依然兩眉低。朱戶非不崇，我心如重犂。華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棲。夸者竊所怪，賢者默思齊。我爲太守行，題在隱起珪。

又《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 雖陪三品散班中，資歷從來事不同。名姓也曾鐫石柱，詩篇未得上屏風。甘陵舊黨凋零盡，魏闕新知禮數崇。煙水五

湖如有伴，猶應堪作釣魚翁。

又《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又《答樂天戲贈》 才子聲名白侍郎，風流雖老尚難當。詩情逸似陶彭澤，齋日多如周太常。矻矻將心求淨法，時時偸眼看春光。知君技癢思歡讌，欲倩天魔破道場。

張籍《病中寄白學士拾遺》 秋亭病客眠，庭樹滿枝蟬。涼風繞砌起，斜影入牀前。梨晚漸紅墜，菊寒無黃鮮。倦遊寂寞日，感歎蹉跎年。塵歡久消委，華念獨迎延。自寓城闕下，識君弟事焉。君爲天子識，我方沉病纏。無因會同語，悄悄中懷煎。

又《新除水曹郎答白舍人見賀》 年過五十到南宮，章句無名荷至公。黃紙開呈相府後，朱衣引入謝班中。諸曹縱許爲仙侶，羣吏多嫌是老翁。最幸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

又《寄蘇州白二十二使君》 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卻曲江春。

又《送白賓客分司東都》 赫赫聲名三十春，高情人獨出埃塵。病辭省闥歸閒地，恩許宮曹作上賓。詩裏難同相得伴，酒邊多見自由身。老人也擬休官去，便是君家池上人。

元稹《種竹并序》 昔樂天贈予詩云：「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予秋來種竹廳下，因而有懷，聊書十韻。 昔公憐我直，比之秋竹竿。秋來苦相憶，種竹廳前看。失地顏色改，傷根枝葉殘。清風猶淅淅，高節空團團。鳴蟬聒暮景，跳蛙集幽闌。塵土復晝夜，梢雲良獨難。丹丘信云遠，安得臨仙壇。瘴江多草綠，何人驚歲寒。可憐亭亭幹，一一青琅玕。孤鳳竟不至，坐傷時節闌。

又《和樂天折劍頭》 聞君得折劍，一片雄心起。詎憶鐵蛟龍，潛在延津水。風雲會一合，呼吸期萬里。雷震山嶽碎，電斬鯨鯢死。莫但寶劍頭，劍頭非此比。

又《和樂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 王爵無細大，得請即爲恩。君求戶曹掾，貴以祿奉親。聞君得所請，感我欲霑巾。今人重軒冕，所重華與紛。矜誇仕臺閣，奔走無朝昏。君衣不盈篋，君食不滿囷。君言養既薄，何以榮我門？披誠再三請，天子憐儉貧。詞曹直文苑，捧詔榮且忻。歸來高堂上，兄弟羅酒樽。各稱千萬壽，共飲三四巡。我實知君者，千里能具陳。感君求祿意，求祿殊衆人。

又《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並序》（存目）

又《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并序》（存目）

又《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又《閬州開元寺壁題樂天詩》 憶君無計寫君詩，寫盡千行說向誰？題在閬州東寺壁，幾時知是見君時？

又《寄樂天兩首》 榮辱升沉影與身，世情誰是舊雷陳？唯應鮑叔猶憐我，自保曾參不殺人。山入白樓沙苑暮，潮生滄海野塘春。老逢佳景唯惆悵，兩地各傷何限神？ 論才賦命不相干，鳳有文章雉有冠。羸骨欲銷猶被刻，瘡痕未沒又遭彈。劍頭已折藏須蓋，丁字雖剛屈莫難。休學州前羅刹石，一生身敵海波瀾。

又《重酬樂天》 百篇書判從饒白，八采詩章未伏盧。最笑近來黃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

又《為樂天自勘詩集因思頃年城南醉歸馬上遞唱豔曲十餘里不絕長慶初俱以制誥侍宿南郊齋宮夜後偶吟數十篇兩掖諸公洎翰林學士三十餘人驚起就聽逮至卒吏莫不衆觀羣公直至侍從行禮之時不復聚寐予與樂天吟哦竟亦不絕因書於樂天卷後越中冬夜風雨不覺將曉諸門互啓關鎖即事成篇》 春野醉吟十里程，齋宮潛詠萬人驚。今宵不寐到明讀，風雨曉聞關鎖聲。

周元範《和白太守揀貢橘》 離離朱實綠叢中，似火燒山處處紅。影下寒林沈綠水，光搖高樹照晴空。銀章自竭人臣力，玉液誰知造化功。看取明朝船發後，餘香猶尚逐仁風。

李諒《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 舊交邂逅封疆近，老牧蕭條宴賞稀。書札每來同笑語，篇章時到借光輝。絲綸暫厭分符竹，舟檝初登擁羽旗。未知今日情何似，應與幽人事有違。

盧貞《和白尚書賦永豐柳有序》 永豐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繼和前篇。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崔玄亮《和白樂天》 病餘歸到洛陽頭，拭目開眉見白侯。鳳詔恐君今歲去，龍門欠我舊時遊。幾人樽下同歌詠，數盞燈前共獻酬。相對憶劉劉在遠，寒宵耿耿夢長洲。

牛僧孺《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得樂天》 珍重姑蘇守，相憐懶慢情。爲探湖裏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河僅百程。池塘初展見，金玉自凡輕。側眩魂猶悚，周觀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旺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酲。媲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念此園林寶，還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爲汝數逢迎。

白行簡《在巴南望郡南山呈樂天》 臨江一嶂白雲間，紅綠層層錦繡班。不作巴南天外意，何殊昭應望驪山。

徐凝《和秋遊洛陽》 洛陽自古多才子，唯愛春風爛漫游。今到白家詩句出，無人不詠洛陽秋。

又《自鄂渚至河南將歸江外留辭侍郎》 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白身歸。

李紳《七年初到洛陽寓居宣教里時已春暮而四老俱在洛中分司》 青莎滿地無三徑，白髮緣頭忝四人。官職謬齊商嶺客，姓名那重漢廷臣。聖朝寡罪容衰齒，愚叟多慚未退身。惟有門人憐鈍拙，勸教沈醉洛陽春。

又《題白樂天文集》 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扃。院閒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殷堯藩《送白舍人渡江》 曉發龍江第一程，諸公同濟似登瀛。海門日上千峯出，桃葉波平一棹輕。橫鎖已沈王濬筏，投鞭難阻謝玄兵。片時喜得東風便，回首鐘聲隔鳳城。

姚合《寄東都分司白賓客》 闕下高眠過十旬，南宮印綬乞離身。詩中得意應千首，海內嫌官只一人。賓客分司眞是隱，山泉遶宅豈辭貧。竹齋晚起多無事，唯到龍門寺裏頻。

朱慶餘《鄂渚送白舍人赴杭州》 豈知鸚鵡洲邊路，得見鳳皇池上人。從此不同諸客禮，故鄉西與郡城鄰。

雍陶《再下第將歸荆楚上白舍人》 窮通應計一時間，今日甘從刖足還。長倚玉人心自醉，不辭歸去哭荆山。

許渾《獻白尹》 醉舞任生涯，褐寬烏帽斜。庾公先在郡，疏傳早還家。林晚鳥爭樹，園春蜂護花。高吟應更逸，嵩洛舊烟霞。

薛能《柳枝詞五首并序》 乾符五年，許州刺史薛能於郡閣與幕中談賓酣飲醅酎。因令部妓少女作楊柳枝健舞，復歌其詞，無可聽者，自以五絕爲楊柳新聲。 （其五）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如可者，豈斯人徒歟？洋洋乎唐風，其令虛愛。）

徐夤《追和白舍人詠白牡丹》 蓓蕾抽開素練囊，瓊葩薰出白龍香。裁分楚女朝雲片，翦破姮娥夜月光。雪句豈須徵柳絮，粉腮應恨帖梅妝。檻邊幾笑東籬菊，冷折金風待降霜。

關盼盼《和白公詩》 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

韜光《謝白樂天招》 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

李昇《元白席上作》 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垂帶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

紀　念

元稹《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 嗚呼，分同伯仲，古則拜親。既陪長幼之列，遂生骨肉之恩。禮由情展，情以義殷，情至則爾，豈獨古人？況稹早歲而孤，資性疏愚，既不得爲達識者所顧，亦不願與順俗者同趨。行過二十，塊然無徒。及太夫人令子藝成，學茂德馨，一舉而搴芳蘭署，再舉而振藻彤庭。愚亦乘喧濫吹，謬列莖英，跡由情合，言以心誠，遂定死生之契，期於日月可盟。堅同金石，愛等弟兄，每均捧檄之祿，迭慶循陔之榮。用至於二門之童孺，

莫不達廣孝之深情。逮穠謫居東洛，泣血西歸，無天可告，無地可依，喘息未盡，心魂已飛。太夫人推擠壑之念，憫絕漿之遲，問訊殘疾，告諭禮儀，減旨甘之直，續鹽酪之資。寒溫必服，藥餌必時。雖白日屢化，而深仁不衰。天乎是感，人乎詎知？

司空圖《修史亭三首》二　甘心七十且酣歌，自算平生幸已多。不似香山白居士，晚將心地著禪魔。

羅隱《虛白堂前牡丹相傳云太傅手植在錢塘》　欲詢往事奈無言，六十年來託此根。香暖幾飄袁虎扇，格高長對孔融罇。曾憂世亂陰難合，且喜春殘色上存。莫背闌干便相笑，與君俱受主人恩。

齊己《登大林寺觀白太傅題版》　九疊蒼崖裏，禪家鑿翠開。清時誰夢到，白傅獨尋來。怪石和僧定，閒雲共鶴迴。任茲休去者，心是不然灰。

又《賀行軍太傅得白氏東林集》　樂天歌詠有遺編，留在東林伴白蓮。百尺典墳隨喪亂，一家風雅獨完全。常聞荆渚通侯論，果遂吳都使者傳。仰賀斯文歸朗鑒，永資聲政入薰弦。

《唐摭言・雜記》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王禹偁《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因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相類者咨于予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　命屈由來道日新，詩家權柄敵陶鈞。任無功業調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本與樂天爲後進（予自謫居多看白公詩），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閑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

又《遊虎丘觀白傅舊題因而有作》　樂天曾守郡，酷愛虎丘山。一年十二度，五馬來松關。我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野性群麋鹿，忘機狎鷗鸛。乘興即一到，興盡聊自還。不知使君貴，何似長官閒。

《中山詩話》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英公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弦應被無弦笑，何況臨弦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韓維《讀白樂天傳及文集》　才高文瞻富詩名，感物傷時動有情。不識無生眞自體，一塵才遣一塵生。直道危言自古難，忠賢常困佞邪安。興王賞諫非無法，卻爲貪令自擇官。仲尼飢餓顏回夭，此意誰能問大鈞。何事香山白居士，每嗟衰老亦言貧。

趙抃《江上白樂天祠》　我愛白司馬，有言來謁祠。才名千古照，忠義一生奇。諫切寧思祿，讒行却罪詩。如何江上客，惟道琵琶詞。

梅堯臣《送徐君章祕丞知梁山軍》　蒼壁東江流，孤軍水上頭。蛟龍驚鼓角，雲霧裹衣裘。午市巴姑集，危灘楚客愁。使君才筆健，當似白忠州。

蘇轍《讀樂天集戲作五絕》二、三、五　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日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門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張耒《白公祠》　斯人不可見，千古懷清風。猶想鸞鳳姿，翛然山水中。空祠遺象儼，過者爲肅恭。同時富貴人，泯滅知何窮。公惜得所遇，慨然累輸忠。一傷巧舌刀，泯默類瘖聾。出處竟無禍，卷舒詎知蹤。被獲空歎麟，不制方爲龍。

又《題江州琵琶亭》　危亭古榜名琵琶，尚有楓葉連荻花。嗚呼司馬則已矣，行人往來皆嘆嗟。司馬風流映千古，當日琵琶傳樂府。江山寂寞三百年，潯陽風月知誰主。我今單舸犯江潭，往來略已遍東南。可憐千里傷春眠，不待琵琶淚滿衫。

蔡襄《過白樂天墳》　樂天本才士，羽儀初頡頏。脫身避禍機，遂得林泉尚。生愛香山遊，死亦香山葬。悠悠醉吟魂，終古塡幽壙。小堂松檜間，躋攀白雲上。春日照伊流，素波明演漾。草樹豈有情，一步一回望。

趙公豫《琵琶亭》　誰把琵琶清夜彈，香山靜聽譜無難。江州自古成佳話，亭上於今美大觀。湓浦新流春漲碧，匡廬徐轉朔風寒。遊人不乏留題興，孰擅騷情踞坫壇。

喻良能《讀樂天詩》　樂天古律三千首，下筆當年不自休。平水兒童猶誦

習，鷄林賈客亦爭求。

周紫芝《題東林香山像》 大唐受歷三百年，文士輩出俱可傳。情雖嫵媚中骨骾，當時只有香山賢。香山年少謫湓浦，卧聽琵琶心獨苦。想得回舟夜半時，半濕青衫淚如雨。別來江月幾翻圓，黃蘆苦竹空淒然。風流掃地郫復有，但見東風吹白髯。可憐畫手無前輩，欲倩虎頭呼不起。瓊枝玉樹了無蹤，鐵撥鵾絃何用爾。明朝一舸下潯陽，月明依舊空江水。

《容齋三筆·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潯陽地僻無音樂」之句。）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匡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詔還，後爲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祐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烽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眞佳句也。

陸游《白樂天詩云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遠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之爲倦繡圖此花以五六月開山中多于茨棘人殊不貴之爲賦小詩以寄感歎》 王室東遷歲月賒，兩京漠漠暗胡沙。繡床倦倚人何在？風雨漫山夜合花。

又《讀樂天詩》 放姬鬻駱初何有？常笑香山恨不攄。輸與此翁容易死，一身之外更有餘。

范成大《再題白傅詩》 香山晚歲錯芳辰，索酒尋花一笑欣。列子御風猶有待，鄒生吹律強生春。若將外物關舒慘，直恐中途混主賓。此老故應深解此，逢場聊戲眼前人。

周必大《讀樂天詩戲效其體》 側足二三神，平頭六十人。胸中冰與炭，鏡裏銀兼銀。豈有花經眼，何嘗酒入唇。勞生成底事，何不早抽身。

虞儔《讀白樂天詩集》 詳觀白傅一篇詩，長日何須一局碁。字細縱然勞眼力，理長尤是契心期。誇張歌酒渾相似，逍遙窮愁亦自知。大節更思公出處，寥寥千載是吾師。

戴復古《琵琶行》 潯陽江頭秋月明，黃蘆葉底秋風聲。銀龍行酒送歸客，丈夫不爲兒女情。隔船琵琶自愁思，何預江州司馬事。爲渠感激作歌行，一寫六百六十字。白樂天，白樂天，生平多爲達者語，到此胡然不釋然。弗堪謫宦便歸去，廬山政接柴桑路。不尋黃菊伴淵明，忍泣青衫對商婦。

鄭清之《白公竹閣記》 竹閣，白公樂天之遺跡也。按《唐史》及《長慶集》，樂天以中書舍人出，暇日有《宿竹閣》詩，此竹閣之始見也。又按《東坡集》：白公竹閣，在孤山廣化寺，與栢臺隣。此竹閣之所在也。東坡至杭嘗爲賦詩，有「古寺無人竹滿軒」之句，此閣至我朝而猶存也。六飛南渡，紹聖間以孤山爲四聖觀，有旨令守臣遷竹閣與寺于北山。此竹閣遷徙之大略也。【略】樂天之閣，墁以白雲，黼以綠凈，被以清風，與烟飄漁屋相爲隱見，直南柯一息耳，乃數百年而復顯。樂天文章氣節，固昭然莫掩者。杭之多秀民也，詎能人誦其詩，戶觀其傳，而一談樂天，奕奕若前日事。斷碑瘴墨，流落野亭荒寺間，過者徘徊顧瞻，雖蜑夫胡賈亦摩挲太息而去。樂天涖是邦，獨治潮浚井，見于紀載。非有大功，捍大患，而人愛之如此？吾是以知竹閣之賢于靈光也。方其自放于寬閒之境，幅巾短簟，逍遙事外，吟肩茶吻，塵視圭爵，幾于齊物我，泯智愚，豈自知人間世有樂天者，況閣乎？

楊基《夜泊琵琶亭聞笛》 夜泊古亭邊，春愁滿畫船。青衫司馬淚，紅袖琵琶弦。故國人何在，澄江月又圓。誰將折楊柳，三弄落花前？

高啓《湓浦琵琶圖》 秋夜相逢處，閨愁雜宦情。四弦風共拂，兩棹月同明。司馬青衫濕，佳人白髮生。至今湓浦上，楓葉尚哀聲。

朱有燉《柳枝歌三首》 白居易《楊柳枝》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朝，樂工唱此詞，遂令中使取二株植於苑中。予於洪武年間至長安，尋訪永豐坊，乃在陝西城內東，兩街尚有垂柳，柔枝拂地，愛而賦之。蘇小門前萬縷垂，白家園內兩三枝。聽歌看舞人何在，惟有東風展翠眉。三月風和散麴塵，枝枝垂地每傷神。爲君繫得春心住，忍折長條

送遠人。宛轉千條罥晚風，拖烟帶雨渭城東。征衫點得輕輕絮，寄入陽關曲調中。

楊巍《讀長慶集見樂天與盧貞詠楊柳詩作此》　名賢麗句詠垂楊，爲愛柔條拂地長。春去柳枯人亦老，爭如松栢晚蒼蒼。

王世貞《歲暮事稀偶展白傅長慶集不覺有人戲作》　亦知憂造物，衰怯未辭官。薄禄消無計，微名損甚難。書齋陶壁舊，燈火白詩殘。依約中人業，青天可見寬。

袁宗道《詠懷》　矯矯陶彭澤，飄飄賦歸田。六月北窗下，五柳衡門前。有巾將漉酒，有琴慵上絃。老死無儲粟，扣門語可憐。亦有白居士，分司饒俸錢，既卜洛中宅，常開花下筵。侍兒蠻素姣，賓客韋劉賢。楊枝歌子夜，霓裳舞春烟。伊余慕古人，冉冉迫中年。踽踽忽已久，未得一日歡。幸有祖父廬，兼之江郭田。雖缺聲伎奉，不乏腐儒飡。爲白非所望，爲陶諒難堪。揣分得所處，將處陶白間。

查慎行《琵琶亭次宋郭明復舊韻》　春江帶城沙嘴白，弓勢彎環抱新月。我來縱棹半日遊，敗意眼前無一物。吟詩直入老僧家，小技忽癢難搔爬。分明有句和不得，古調豈叶箏琵琶。先生不作誰與語，白日茫茫變風雨。男兒失路雖可憐，何至紅顏相爾汝！與公相去又千年，依舊荒城無管弦。掃空題壁孤亭在，笑指門前浪拍天。

又《香爐峯下尋香山草堂故址》　古寺折而南，一峯矗香爐。北有草堂址，荒榛穴鼯鼯。白公眞天人，笑傲凌中區。本挾烟霞性，歷遊仕官途。當其卜築時，意已忘羈孤。人生營菟裘，寧必皆故廬。等是有興廢，此中別賢愚。

又《湯西崖前輩自洛中寄示重修香山寺記石刻拓本》　龍門十寺已全荒，金刹誰尋古道場。劫外豐碑開闕塞，天中軼事在文章。雲泉舊境緣曾結，（白樂天《香山寺》詩：「且共雲泉結緣境，他生應作此山僧。」）山水初心後果償。（幸爲山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候也。語出樂天《重修寺記》中。）公是樂天還記否？前題多在暢師房。

趙執信《遊滄浪亭六首》四　南禪臺殿未全崩，賸遣遊人感廢興。白傅藏詩無覓處，山門贏得賣茶僧。

舒位《虎丘白公祠作》　畫船搖出路三叉，春在蘇州刺史家。只此山塘常自占，不須州宅更相夸。左司香火詩誰替，隔岸園林酒並賒。絕勝潯陽江上別，使君夜夜聽琵琶。

又《崇文書院前樓塑祀四賢爲唐李鄴侯白文公宋林和靖先生蘇文忠公余小住旬月時獲觀仰乃於回櫂日各附一詩》二　但代嚴復休，愁逢李贊皇。湖山春管領，禄俸吏收藏。（白公罷抗，俸多留官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塡，如是者五十餘年。）官自中朝貶，詩從外國償。白公隄上去，留得地皮香。

張維屏《琵琶行》　楓葉荻花何處尋，江州城外柳陰陰。開元法曲無人記，一曲琵琶說到今。

張培仁《虎丘白公祠》　拾遺召拜到神京，元白聯吟負盛名。畫舸遊蹤千日醉，石函水利一渠清。恩牛怨李終成黨，駱馬楊枝倍有情。絕代才華歸諷諫，憂時樂府見忠誠。

雜録

《北夢瑣言》卷一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大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所以不欲觀覽。」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比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論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盧氏雜説》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繚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

名，曰：姓李，世織綾錦。離亂前，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東歸去。

《六一詩話》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西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

《中山詩話》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不用廝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帽子卑凡廝」是也。白曰：「金鎖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琶與今人同。杜曰「皀鵰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謂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古今詩話·探驪獲珠》 元稹、劉禹錫、韋楚客，同會樂天舍，各賦《金陵懷古》。劉詩先成。白曰：「四人探驪，子先獲珠，所餘麟角，何用！」三公乃遂罷作。

蘇軾《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斟，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鳧。擁髻顧影者，眞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眎，非列仙之臞儒。

《東坡志林》卷一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迺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眞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黃庭堅《書樂天忠州詩遺王聖徒》 營丘王聖徒，守忠州，其治民事，如庖丁之解牛，其擿吏姦，如疴瘻之承蜩。故不幾時，郡中無一事。頗以樽俎求樂天平生行樂處，集歌舞，醉其僚。予故書樂天忠州得意詩遺之，使知予欲粲然於其間而不得也。紹聖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涪翁書。

又《忠州復古記》 好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干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略】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攷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支數百株，移木蓮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鰓鰓然常憂瘴癘之病己，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蕪沒欲盡。聖涂齊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爲遠郡守，迺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爲之記。

《詩紀·東坡似樂天》 （東坡云）僕去錢塘十六年而又來，留二年，乃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相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二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凈上人以天竺醜石見贈，乃作絕句三首以全樂天之好，曰：「當年衫髻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哀髮只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平生。」其二曰：「出處依希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渡休官去，猶有閑居三十年。」其三曰：「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臨漢隱居詩話》 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按《韓集》作「爲君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樂天守忠州也。（按《韓文考異》方云：「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于貞元二十年間，考其時，非也。近席氏刻昌黎詩，以二語注題下，竟似韓自注矣，繆甚。」趙瞰江云：「開牧，謂唐次，忠牧，李吉甫也。」）又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踏泥歸」之句。樂天和云：「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云：「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蔡寬夫詩話·韓愈李商隱譽兒》 舊說退之子不惠，讀金根車改爲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則不應不識字也。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袞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之句，其譽之亦不減退之。不知詩之所稱，乃此

二子否乎？不然，二人之後，何其無聞也。

又《裴度詩》　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兒山詩》云：【略】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其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爲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計應似其爲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可謂深婉。

又《王元之春日雜興詩》　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又《雁奴》　雁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雁奴，雁每群宿，雁奴輒往來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鳴以警，蓋亦物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雁，必先以計殺雁奴，然後群雁可得。宋景文嘗著其說。王荆公亦有詩曰：「人將伺其怠，奴輒告之亟。舉群寤而飛，機巧無所得。」此與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

《休齋詩話》　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朱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爲佳。」予謂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卻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

又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之語，若無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氣自若，如「納納乾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郊異矣。然未若邵康節云：「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尤有味也。

《優古堂詩話》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

又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予嘗以此語本出于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耶？樂天《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又《種桃》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王直方詩話・白詩與韋杜同意》　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最爲世所稱重，而白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此對床眠。」意亦相類，然不爲人知。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天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方獨稱老杜。

又《用當時作者語為故事》　樂天云：「哺歠眠糟甕，流涎見麴車。」杜甫有「路逢麴車口流涎」，【略】乃知詩人取當時作者之語，便以爲故事。此無他，以其人重也。

又《東坡慕樂天》　東坡生平最慕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又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東坡在杭又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又《東坡論徐凝瀑布詩》　《摭言》載白樂天在江東，進士多奔往。時張祜負時名，既而徐凝至，二子相矛盾。祜稱其佳句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以爲奈無野人「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其後東坡云，世傳徐凝《瀑布》，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豈至是哉？乃作絕句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余以比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案：伍涵芬云：「《天臺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則『界』字原有來歷，句法又能化舊生新，東坡以惡譏之，過矣。」）

又《牡丹詩》　賓護《尚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朵，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

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爲無人形於篇什。

《歲寒堂詩話》卷上 蘇子瞻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

又 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爲至切，所以爲奇。樂天云：「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樂天特用其粗爾。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見其親切處，何可少耶？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

《碧溪詩話》卷三 老杜「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碪」，「九鎖巴嘆火，三蟄楚祠雷」，其書歲月也新矣。樂天云：「吳郡兩回逢九月，越州四度見重陽。」「去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又：「前年九月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月到東洛，今年九月來吳鄉。兩邊鬢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其質直敘事，又是一格。

又卷八 白公《送崔考功》云：「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着鞭。」余謂新進少年躁銳不已，往往自取傾覆，此詩可謂忠誨矣。又有云：「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嘗三復之，豈椎鈍者偏樂聞此等語耶。

又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有懷錢塘》云：「剩看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銷紅。」黎元耆舊，何遽忘之耶？徐考其集，白《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蘇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鼉鼓莫違民。」是未嘗無意于民庶也。然白又有「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留傳」，坡又有「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大抵淫樂之語，多于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一居士下》 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此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略】若白樂天凡有此詩數十首，其《牡丹花》長篇云：「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艷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麝臍囊。映葉多情隱羞面，卧叢無力含醉粧。」又《看渾家牡丹戲贈李二十》云：「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又《買花》詩云：「灼灼百朵花，戔戔五束素。」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則當時此花之貴斷可知矣。

又《山谷中》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責雷州詩》曰：『南上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責宜州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床。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少游情鍾，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閑暇。【略】」苕溪漁隱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乃白樂天《東城尋春詩》也。『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床。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亦白樂天《竹窗詩》也。二詩既非魯直所作，《冷齋》何爲妄有『學道閑暇』之語邪？」

又《後集·醉吟先生》 蘇子由云：「【略】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白樂天寡矣。【略】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核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苕溪漁隱曰：余以《元和錄》攷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爲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使，居易爲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禮見，及其貶也，故爲詩云：「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里，將爲春光總屬伊。」「開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勒煩文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百家詩。」然《醉吟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中二年，或謂此詩爲僞。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攷之，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會昌盡六年，距隔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於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誤耳。

又《東坡四》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

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朞而夭。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苕溪漁隱云：詩意佳絕，善於爲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爲道人之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詫其佳麗，塵俗哉。

《履齋示兒編》卷八 《白居易傳》云：「九歲暗識聲律。」元稹《白氏長慶集》云：「五六歲識聲韻。」又《白氏長慶集》云：「雞林賈人求市其詩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本傳》乃云：「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又 杜詩《戲題畫山水圖》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即白樂天《聽曹綱琵琶示重蓮》云：「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即樂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即樂天「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文弨云：樂天在後，安得謂杜取其句。）

《韻語陽秋》卷一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于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徑之外。【略】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又卷六 韓退之作《李干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爲。」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于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磺，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爲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蓋謂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

又卷一九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巵」是也。

《容齋隨筆・司字作人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入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

《芥隱筆記・蒲（仄聲）桃、琵（仄聲）琶、調（仄聲）笑、司（仄聲）馬》 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蒲桃，太原酒名。）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略】「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調笑》，拋打曲名，《卷白波》，酒令。）「燭淚連盤疊蒲桃。」「又對東溪野枇杷。」《上林賦》枇杷蒲桃，皆無音。「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

又《老杜樂天詩語》 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妬他」、「欺我」、「生憎」、「勿留」、「羸垂」、「溫暾」，皆樂天語。「相（仄聲）欺」、「有底」、「也自」、「也知」、「差底」、「斬新」、「遮莫」，皆老杜詩。

周必大《御書白居易詩跋》 右唐白居易大和八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賦《飽食閑坐》詩一首。淳熙五年，皇帝親御翰墨，下臣拜受而寶藏之。謹按居易先以長慶二（別本誤作三）年，過漢江，賦詩云：「秋水淅紅稻，朝烟烹白鱗。」今復云：「紅粒陸渾稻，白鱗伊水魴。」蓋於一飲食間，默寓忠愛不忘君之意，所謂造次必於是者。時文宗雖恭儉儒雅，而中人之禍已萌。其云：「朝廷重經術，草澤搜賢良。」殆譏不能用劉蕡也。又云：「堯舜求理切，夔龍啓沃忙。」言上雖銳意於治，而王涯輩爲相，非徒無益也。又云：「懷才抱智者，無不走遑遑。」指李訓、鄭注等也。明年而甘露之亂果作，居易其知幾乎！雖不逢其時，孰知三百餘載之後乃遭遇聖明，發揮其語，光榮多矣。

《詩律武庫後集》卷二 《太平廣記》虎部，申屠龍曰：婪尾酒，最後飲也。元日飲酒，自少至長，蓋祝壽之意。年最高者飲藍尾杯。衆勸三杯，喜其壽之高也。藍尾猶吳越人稱臨尾，蓋鄉語也。白樂天詩備矣。樂天《元日贈夢得》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而劉禹錫《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爲賀》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而樂天又有《歲假內命酒贈周判蕭協律》云：「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頻。聞健此時相勸醉，偷閒何處共尋春。腳隨周叟行猶疾，頭比蕭翁白未勻。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又《歲日家宴戲示弟姪》云：「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又《元日

對酒》：「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除却崔常侍，無人與我爭。」又《喜入新年》：「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

樓鑰《鄰林居士文集序》 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慕香山，自號曰鄰林。【略】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鄰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總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又《題樂天眞》云：「香山與鄰林，相去幾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略相似。」

又《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範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換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白集年譜》一卷。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刊之集首。始余爲譜既成，妹夫王棪叔永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略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辨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及載晁子止之語，謂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黨中，與余暗合，因并存之。詳見《新譜》末章。

《滄浪詩話·詩辨》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

《後村詩話新集》卷五 夢得德宗朝已爲郎官御史，坐伾文之黨，久斥于外，晚與樂天皆爲午橋賓客，累官至侍從，然年已(八)(七)十餘矣。既死，(微之)(樂天)有五言云：「並失鴛鴦侶，空餘麋鹿身。只應嵩少下，長作獨遊人。」

又卷六 皮(日休)有《七愛詩》，爲房、杜、李西平、盧鴻、元魯山、李太白、白居易七人而作，以嵩山處士、魯山令次三大臣，李翰林、白少傅名位不轉，列於處士縣令之下，其高致卓識如此。

《對牀夜語》卷三 白樂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語頗直，不如王建「家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有曲折之意。劉商《柳》詩「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春風吹又長」，不如樂天《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語簡而思暢。或又謂樂天此聯，不如「春入燒痕青」之句。

又卷五 潘安仁《悼亡》云：「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悲有餘而意無盡。江文通擬之云：「明月入綺窗，彷彿想蕙質。」工於述者也。樂天用之云：「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又任彥升《哭人》云：「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白樂天亦用之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全唐詩話》卷二 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樂天賦詩有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至于高年，又賦詩曰：「失盡白頭伴，長成紅粉娃。」因爲《楊柳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移種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洛下文士無不繼作。韓常侍琮時爲留守，亦有和詩云：「折柳歌中得翠條，遠移金殿種青霄。上陽宮女呑聲送，不分先歸舞細腰。」盧貞和云：「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香無蹤。玉皇曾采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示意也。

又卷三 樂天求箏于維揚，僧孺先有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消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奇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又 范攄言：樂天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師得之，植于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會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妒，羞殺玫瑰石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直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藺之鬥鼠穴，勝負在此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凝爲元，祜次耳。祜曰：「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綫界破青山色。』」凝遂擅場。祜歎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不隨鄉賦矣。白又以祜宮詞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後杜牧守秋浦，與祜爲詩酒友，酷吟祜宮詞，以白有非

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以高之曰：「睫在眼前人不見，道于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曰：「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杜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于白，而曲成于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于祜耳。

《**野客叢書・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繞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雁趁行。」注：「緋多以雁銜瑞莎爲之。」《喜劉蘇州賜金紫》詩曰：「魚佩葺鱗光照地，鶻銜瑞草勢衝天。」《方鎮》詩曰：「通犀排帶胯，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鵰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雁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又《**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勛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困學紀聞**》**卷一八**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載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又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云：「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又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

《**弁陽詩話**》　余家向有小廨，在杭之曲阜橋。每夕五鼓，聞早朝傳呼之聲，雖大雨風雪中亦然。於是慨歎虛名之役人也如此。既而於壁間得一絕句云：「霜拂金鞍玉墜腰，鄰鷄催喚紫宸朝。爭如林下飽清夢，殘月半窗松影搖。」頗得予心之同。因以類得數篇，併書於此。樂天《寄陳山人》云：「待漏五門外，候對三殿裏。髭鬢凍生冰，衣裳冷如水。忽思仙遊客，暗謝陳居士。暖覆褐衣眠，日高應未起。」又詩云：「重裘暖帽寬氈履，小閣低窗深地爐。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軟綾腰縟薄綿被，涼冷秋天穩暖身。一覺曉眠殊有味，無因說與早朝人。」又云：「鷄鳴一覺睡，不博早朝人。」諺云：「骨邊肉，五更睡，雖不多，最有味。」正此意也。

《**滹南詩話**》**卷一**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興廢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

《**遼詩話・聖宗**》　聖宗幼喜書翰，十歲能詩。【略】又親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詔番臣讀之。

《**宋史・世家二・西蜀孟氏**》　歐陽迥，蜀廣政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諭詩》五十篇以獻。昶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

《**書史會要**》**卷五**　白居易【略】最工詩，其筆勢翩翩，不失書家法度，行書妙處，與時名流相後先。大抵唐人作字，無有不工者。居易以文章名世，宜其胸中淵著，流出筆下，便過人數等也。

《**升菴詩話・香毬金縷**》　白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又云：「香毬趁拍迴環匝，花盞拋巡取次飛。」皆紀管弦酒席中事，但不知「香毬」何用？如今人詞中用「金縷」字，亦竟不知金縷於歌何關？

又《**艣艣**》　艣艣，小船名，音「樓構」，見《呂蒙傳》。白樂天詩：「兩片紅旗數聲鼓，使君艣艣上巴東。」又：「篣篁州乘送，艣艣驛船迎。」又：「還乘小艣艣，却到古湓城。」「艣」當作「艣」字之誤也。

《**四溟詩話**》**卷二**　「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制備矣。嚴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

《**詩藪外編・唐下**》　寶鞏性溫裕，不能持論，每議事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目爲囁嚅翁。蘇味道遇事持兩端，號爲模棱手。二事雅堪作對。（又李林宗亦謂樂天囁嚅公，豈即以樂天譏寶語耶？）

《**唐音癸籤・談叢一**》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覓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萬戶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相值，豈有

幸哉。獨惜一祜詩，受鏑於斯，因受盾於斯，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矣。嘆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袁宗道《寄三弟》 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蟾，慧甚，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眞同樂天，然樂天是世間第一有福人，吾那得比之。樂天趣高才大，文價遠至鷄林，吾才思蹇澀，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罷守，即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折腰菱等物，吾官十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宅，據東都之勝，花島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濱於大江，即此鳩巢蝸廬，且暮作鮫人窟，安望花草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樊素、小蠻，能舞霓裳，吾輩兢兢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眞所謂經歲不聞音樂聲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爲不貴，吾賦性骯髒，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當老一校書郎，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諸公共爲賞適，想故鄉一片地，惟有杜門下楗而已，六不同也。樂天素健，年至八十，得風痺病復愈，尚能留樊素及駱馬，吾少年病後，骨體脆薄，多肉少筋，非壽者相，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無子一事，則酷似之耳。獨樂天學禪，吾亦學禪，樂天太好快活，晚年歲月，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穿八穴，吾以冷淡無所事，只得苦參，將來或不作生彌勒院中行徑，差強之耳。若果於此一大事了卻，糞草堆頭拾得無價寶，世間苦樂，何足道哉。

《逸老堂詩話》卷下 《古今詩話》云：江州琵琶亭題者甚多，唯夏鄭公最佳。詩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淚滿青衫。」余愛楊孟載云：「楓葉蘆花兩鬢霜，櫻桃楊柳久相忘。當時莫怪青衫濕，不是琵琶也斷腸。」孟載此詩爲樂天解嘲，亦出新意。

《龍性堂詩話初集》 樂天詩「已開第七帙，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帙，可謂盡天年」。《芥隱筆記》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帙」。吳冠五云：「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周元亮云：『踰七者曰開，近八者曰望。』」予謂「二月已破三月來」，知「破」之爲已往，則「開」字爲將來矣，初不問七十、八十也。

《日知錄》卷二三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以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曾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唐宰相世系表，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之子，尤誤。）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五・自述類下》 白樂天自寫其集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一置廬山東林寺，一置蘇州南禪院。自云：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因，轉爲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余昔亦嘗以《漁洋集》一本付楚雲師藏之南嶽，一本付拙菴師藏之盤山。昨門人劉翰林太乙（青藜）言，欲以八分手書余正續集，藏之嵩山少林寺，亦香山居士後一段佳話。

又 古人著述詩文，一生心力所寄，必有所托，以思傳於後世，如白樂天寫集三本：一付廬山東林寺，一付蘇州南禪寺，一付龍門香山寺。陸魯望詩文手稿，盡置白蓮寺佛像腹中，唐求詩稿置大瓢中，投諸岷江之流，皆名心未忘故也。如來自言，四十九年來未曾說著一字，乃亦以身後結集，屬大迦葉，豈名心亦未盡忘耶？頃襄城劉太乙翰林書來云：欲自作八分，書余《漁洋》、《蠶尾》諸集詩，藏於少林。代余謀所託，意良厚，因述此以報之。

又《考證門四・音訓類》 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略】予按《白氏長慶集》中此例尤多，如「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入聲；「紅闌三百九十橋」，十讀如諶；「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相，思必切；「燕姬酌蒲桃，燭淚粘盤壘」，蒲桃，蒲上聲；「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平聲；「金屑琵琶槽」，琵仄聲之類，予由皆未暇及。

又《考證門六・辯析類》 楊汝士於楊於陵座上賦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歎服，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在洛中，裴晉公夜宴，汝士詩云：「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失色。此本一事，而重複誤書之耳。按裴、白在洛，與劉夢得多倡和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事也。是時文宗大和七年癸丑，白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裴爲東都留守，開成元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於洛，合宴舟中。先是大和五年元已薨于武昌，安得與樂天、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賦詩耶？小說之不考而妄語如此，可笑也。

又《記載門五・書畫類下》 唐詩人人多慕而寫之，傳於畫圖，如王右丞

畫《孟浩然吟詩圖》之類，故白太傅詩云：「兼聞好事者，畫我作屏風。」

《**漁洋詩話**》**卷上** 曹能始（學佺）《板橋》詩云：「兩岸人家映柳條，元暉遺跡草蕭蕭。曾爲一夜青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汴梁西三十里有板橋，是白樂天題詩處。

《**蘭叢詩話**》 香山有半格詩，分卷著明。昔問之竹垞先生，亦未了了。意其半是古詩，半是格詩，以詩考之，又不然也。今吳下汪氏新刻本，不得其解，竟削之。然陸放翁七律，以「莊子七篇論，香山半格詩」爲對，又必實有其體。

《**札樸・白李二家詩意**》 樂天《浦中夜泊》云：「暗上江隄還獨立，水風霜氣夜棱棱。回看深浦停舟處，蘆荻花中一點燈。」自家泊舟之景，卻是自家從隄上回看得之，船中人不知也。此意最婉曲。義山《夜雨寄北》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一作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眼前景反作後日懷想，此意更深。

又《赤藤》 白傅《蠻子朝》詩云：「清平官持赤藤杖。」韓吏部《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又云：「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余來滇訪藤所生處，無一人知者。噫！

《**歷代詩話考索**》 樂天《詠史》云：「良時足可惜，亂世何足欽？」乃孔子「邦有道，貧且賤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又云：「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亦猶昌黎所云，非中國即夷狄矣，非若屈子可之齊、之韓、之趙魏也。葛氏以爲「信如斯，是以亂世爲不足振」云云，未免大固。

《**古歡堂集雜著・論詩**》 玉溪生詩中之聖，白樂天晚年極嗜之，云：「我死當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古人之樂善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二・尊白堂集六卷**》 宋虞儔撰。【略】儔慕白居易之爲人，以尊白名堂，並以名集。其《讀白樂天詩》云：「大節更思公出處，寥寥千載是吾師。」生平志趣，可以想見。故所作韻語，類皆明白顯暢，不事藻飾，其眞樸之處，頗近居易，而粗率流易之處，亦頗近居易。蓋其心慕手追，與之俱化，長與短均似之也。

《**隨園詩話**》**卷一** 唐李飛譏元、白詩「纖艷不逞，爲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或云：飛此言見於杜牧集中。牧祖祐，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詩譏之：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

又《補遺》卷四 唐待士大夫，失之太厚。選官有小選者，凡流外官，兵部禮部舉人，得自主之。又念嶺南、黔中人離長安太遠，遣御史郎官就其近地，設爲南選、東選，以選官。是移粟以就民也。見《選舉志》。凡使外國者，許其舉州縣十員，爲遠行之費，以便其私，謂之「私覿官」。白居易作學士，自稱家貧，求兼戶曹，上許之。守杭州時，餘俸太多，存貯庫中，後官亦不便領用，直至黃巢之亂，裁用爲兵餉。家居後，郡僚太守，猶爲之造橋栽樹：不已過乎？余嘗讀《長慶集》而嘲之曰：「滿口說歸歸不肯，想緣官樂是唐朝。」

《**十駕齋養新錄・古人號相同**》 白樂天自號醉吟先生，而皮日休、郭祥正亦號醉吟先生，樂天又號迂叟，而司馬溫公亦以自稱。

錢大昕《虎邱創建白公祠記》 古人稱三不朽，以立言與立德立功並稱，言豈易立哉。言之立者，根乎德，通乎功，而一以貫之，非徒組織其詞以爲麗，詰屈其句以爲工者也。唐太子少傅白文公，早踐清要，直道事君，其章奏可以彌縫主闕，其諷諭可以宣達下情，而終始一節，不肯干進，皭然於閹幸之朝，超然於朋黨之局，使其遭時遇主，功豈在房、魏、姚、宋下；而時命限之，獨以詩爲百代宗師。公之立言，出於性之所好，要非有慚於德，亦豈無意於功者哉。當寶曆初元，公來刺蘇州，次年即移疾去，在郡未久，史不詳其治行，然讀其《郡齋走筆》詩有云：「救煩無若靜，補拙無如勤。削使科條正，攤令賦役均。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藹藹乎，懇懇乎，洵古循吏之言也。又於虎邱重開寺路，桃李蓮荷，約種二千株，今山塘尚有白隄之稱，其有德於吳人甚厚，而郡志不備書。自郡學名宦祠而外，未有專祠，以慰邦人尸祝之忱，豈非中吳之闕事耶？予承乏茲郡，兩載以來，留心掌故，有味乎公靜勤之言，因念昔賢轍迹所至，湖山藉以生色。況公於武邱，有開路之績，而一年十二度，游賞之數，亦無過於此，千秋萬歲，精爽必留戀焉。爰請於大憲，相視山之東麓，得蔣氏塔影園，捐奉買之，創爲公祠。落成之日，卜吉奉栗主，安而侑之。嘗讀公《詩石記》，言年十四五時，慕韋、房二公詩酒仙之名，謂異日蘇、杭苟得一郡足矣。厥後自蘇歸洛，值劉夢得守蘇，作《憶舊游》一篇寄之，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晚歲編次文集爲五本，其一藏蘇之南禪寺，自少至老，眷眷於蘇如此，而報功仰德之舉，至今始得

以藉手。忝在守土，聿觀厥成，詎非大幸乎？祠成，當有記，以識歲月，並作迎饗神之曲，俾春秋歌以樂公。其詞曰：公昔承詔兮牧吾民，剖左符兮擁朱輪。紫薇堂兮判牘，科條簡兮賦役均。武邱兮開路，桃李兮班春，士女夾道兮迎使君，如父母兮撫子孫。公一去兮千餘歲，澤逮民兮久勿替。言已立兮德功備，曷不修兮祀事。崇祠兮肇始，山清兮水泚，兜率天兮海山，駕雲車兮涖止。蘭肴兮椒漿，勸公兮一觴。紅欄兮綠浪，想前塵兮未忘。左挹少陵兮右引玉局，相酬答兮山之曲。

《石洲詩話》卷二 徐凝《廬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鍊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公所稱，而蘇公以爲惡詩。《芥隱筆記》謂本《天臺賦》「飛流界道」之句。然詩與賦，自不相同，蘇公固非深文之論也。至白公稱之，則所見又自不同。蓋白公不於骨格間相馬，惟以奔騰之勢論之耳。阮亭先生所以與白公異論者，其故亦在此。

又卷八《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 「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略】遺山《論詩絕句》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此實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與陶並言，而言其繼謝，不以陶與韋並言，而言其似白者，蓋陶與白皆蕭散閒適之品，謝與柳皆蘊釀神秀之品也。漁洋先生不喜白詩，故獨取韋以繼陶也。獨取韋以繼陶，則竟云陶，韋可矣，奚其必取柳以居陶，韋之次乎？

《石園詩話》卷二 徐侍郎凝《奉陪相公看花宴會》二絕，勝于《杭州開元寺牡丹》詩，白香山賞之，以其末句之譽耳。計敏夫云：「樂天薦凝屈祜，論者至今鬱鬱，或歸白之妒才。樂天方以實行求才，故薦凝抑祜。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祜，爲祜恨白，理或有之。」《芥隱筆記》云：「凝『一條界破青山色』句，白公稱之，東坡以爲塵陋，至稱爲惡詩。《天臺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目爲惡詩，無所自耶？」洪容齋以爲諸絕如《辭韓侍郎》、《相思林》、《憶揚州》，亦皆有情致。今觀侍郎諸詩，固皆以情致勝者也。然較于祜，則實不如。白之抑祜，或出于退輕薄而進樸略之心。而元稹謂「祜雕蟲小伎，或奬激之，恐變風教」，則實懷妒才之心矣。世不咎元而但咎白，何也？

《蕙楩雜記》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忽聞水面琵琶聲。』皆入聲也。」予按唐宣宗《弔樂天》詩：「胡兒能唱琵琶篇。」張祜詩：「宮梅一曲琵琶聲。」《弔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弦。」宋人詞：「十四五，閒抱琵琶尋。」皆作入聲，不獨白公也。然《廣韻》入聲不收。

《退庵隨筆》卷二〇 古詩多展轉相襲，如【略】杜詩「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白香山亦云：「巫山夜足霑沙雨，隴水春多逆浪風。」【略】白香山《寄行簡》詩：「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黃山谷截爲兩首，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一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又《黔南十絕》，亦全用香山《花下對酒》、《渭川舊居》諸作。此在古人，或居然暗合，或偶爾戲爲，今人無庸相訾，學者亦未可藉口也。

劉公輿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 祠部員外郎：裴汶、徐放、錢徽、劉公輿、李諒、段文昌、【略】。

白居易《常樂里閒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呂二炅呂四頲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張十五仲元時為校書郎》 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工拙性不同，進退迹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祕書。三旬兩入省，因得養頑疏。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無知己，躁靜各有徒。蘭臺七八人，出處與之俱。旬時阻談笑，旦夕望軒車。誰能讎校間，解帶卧吾廬。窗前有竹玩，門外有酒酤。何以待君子，數竿對一壺。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六百九十三，《唐徐州使院石柱記》，劉公輿撰，盧自烈八分書。元和四年十月。

《寶刻類編》卷五盧自然 《諫院石柱記》，劉公輿撰，（盧自然）八分書。元和四年十月。徐。

鄧魴

論述

白居易《讀鄧魴詩》 塵架多文集，偶取一卷披。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潛詩。看名知是君，惻惻令我悲。詩人多蹇厄，近日誠有之。京兆杜子美，猶得一拾遺。襄陽孟浩然，亦聞鬢成絲。嗟君兩不如，三十在布衣！擢第祿不及，新婚妻未歸。少年無疾患，溘死於路歧。天不與爵壽，唯與好文詞。此理勿復道，巧曆不能推。

《白香山詩長慶集・讀鄧魴詩》何焯評 鄧魴詩似陶潛。

《說詩菅蒯》二九 白香山稱鄧魴詩，比於陶靖節，而鄧魴之詩不傳，藉非香山稱之，尚知有鄧魴乎？且古來所傳之詩，仍有庸俗不堪，人人能爲之者，甚而選家雖於極窄之編，亦必列之，何也？愚謂詩之傳與不傳，亦若有命焉。

紀事

白居易《與元九書》 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

《白香山詩長慶集・鄧魴張徹落第》何焯評 「念此無自輕」：鄧魴不知所終，而張徹死范陽之難，眞能「不自輕」者也。

藝文

白居易《鄧魴張徹落第》 古琴無俗韻，奏罷無人聽；寒松無妖花，枝下無人行。春風十二街，軒騎不暫停。奔車看牡丹，走馬聽秦箏。衆目悅芳艷，松獨守其貞。衆耳喜鄭衛，琴亦不改聲。懷哉二夫子，念此無自輕。

李紳

論述

綜論

白居易《與元九書》 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

又《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自注 李二十紳，形短能詩，故當時有【略】短李之號。

又《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苦教短李伏歌行」自注 李二十常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 余友李公垂，貺余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略】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余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爲不忌之時焉。

又《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自注 李二十雅善歌詩，固多詠物之作。

孔溫業《李紳拜相制》 李紳，氣稟清剛，體含沖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濬發，洞學海之波瀾；智刃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

《舊唐書・李紳傳》 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

《新唐書・李紳傳》 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略】與李德裕、元稹同

時，號「三俊」。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追昔遊編**》 余嘗書其後云：讀此編，見其飾智矜能，夸榮殉勢，益知子陵、元亮爲千古高人。

《**唐詩紀事・李紳**》 開成間，紳集其詩爲《追昔遊》，蓋嘆逝感時，發於悽恨而作也。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吟，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辭，乃由牽思所屬爾。赴梁漢，歸諫垣，升翰苑，感恩遇，歌帝京風物；遭讒邪播越，歷荆楚，涉沅湘，逾嶺嶠，抵荒陬，止高安；移九江，泛五湖，過鍾陵，泝荆江，守滁陽，轉壽春；改賓客，留洛陽，歷會稽，過梅里；遭讒邪者再爲賓客分務，歸東周；擢川守，鎮大梁。詞有所懷，興生於怨。故或隱或顯，不常其言，冀知音於異時而已。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磬》、《西涼伎》之類。皆風刺時事，蓋倣杜陵爲之者，今並載郭氏《樂府》。語句亦多倣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沈著，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天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己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唐音癸籤・評彙三**》 李公垂紳《追昔游詩》，大是宦夢難醒；然其攬筆寫興，曲備一生窮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爲憮然。

毛晉《汲古閣書跋》 或謂其飾智矜能，夸榮殉勢，益知子陵、元亮爲千古高人。然紀遊述懷，俯仰感慨，一洗唐人小賦柔靡風氣云。

《**戴酒園詩話又編・李紳**》 短李以歌行自負，樂天亦稱之。又少以《憫農》詩見賞于呂溫，今二絕盛傳，呂之鑒賞眞是不謬。歌行遂不可復見，惟有《追昔游集》耳，頗有體格。如《石泉》詩「微度竹風涵淅瀝，細浮松月透輕明」，《翡翠》詩「蓮莖觸散蓮葉欹，露滴珠光似還浦」，皆秀句也。又「花寺聽鶯入，春湖看雁留」，「橋轉攢虹飲，波通鬬鷁浮」，深肖吳中風景。又《水寺》詩「坐看魚鳥沉浮遠，靜見樓臺上下同」，《宿瓜洲》「衝浦迴風翻宿浪，照沙低月斂殘潮」，寫景處亦有靜觀之妙。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追昔遊集三卷**》 紳與李德裕、元稹號「三俊」，白居易亦有「笑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句。今觀此集，音節嘽緩，似不能與同時諸人角爭強弱。然春容恬雅，無雕琢細碎之習，其格究在晚唐諸人刻畫纖巧之上也。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五言其源出於謝惠連，惟鍊蓄未深，時多泛濫。七言託體初唐，加以縱橫，格律已踈，頗嫌墨障。長歌則《蘇臺》一篇，短歌則《鶯鶯》一曲，容姿朗秀，顧盼生情。里謠七字，古風五言，不減張、王，淵然足諷。

分論

《**憶春日太液池亭東候對**》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寫只寫太液池。（後解）後解寫春日候對。對乃朝廷軍國大事，非以麗詞相誇，故有鄒、枚一笑。

《**過鍾陵**》 《詩辯坻》卷三：李紳《過鍾陵》之作，三、四「江」「郭」承上，與杜公《吹笛》篇法相似，然非佳格。

《**滁陽春日懷果園閒宴**》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寫果園初成。「到日栽桃李」，言一到即栽，更不能待至第二日也。「低枝拂酒杯」，言一栽即宴，亦更不能待至第二日也。三、四承「酒杯」，言今日繁豔，多恐明日便落，所以卜晝已醉，又復卜夜再宴也。一解，言昔日之于果園，其恩勤有如此。（後解）後解寫果園久別。「勸人莫折」，言一枝一朵，亦必經心也。「把燭頻看」，言一時一刻，亦必經心也。特追「把燭頻看」，以悲數年草露；特述「勸人莫折」，以冀「數株猶得」也。一解，寫今日之于果園，其契闊又有如此。

《**晏安寺**》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寺深松桂」，早已氣盡，何況又是「地接郊原」，此眞使人眼底心頭，無刻不帶夕陽者，固不獨是日先生到寺之日，正值日暮也。三、四，「啼鳥歇」寫「寂寂」，妙。「野花開」寫「蒼蒼」，妙。蓋啼正初歇，此是「寂寂」妙理；開不算花，此是「蒼蒼」妙理。若寫作鳥不啼、無花開，便是俗殺世上人也。（後解）五、六，寫廢寺便如在眼，三寶猶尚如此，何況九原哉。七、八句法，言丘隴漸平，連天茂草，人謂九原眞可心傷，殊不知不惟九原而已。試思九原之外，復有此寺，此寺之外，復有普天下，曾見何處不如此丘隴也者。

《**題法華寺五言二十韻**》 《集古錄跋尾》卷九：右《法華寺詩》，唐越州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

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西溪叢語》卷上：李紳《題天良寺》詩：「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山泉隱巖下，雖月圓池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紹興初，愚禿法聰遂鑿開巖上，易名爲滿月泉，甚可惜也。

《**回望館娃故宮**》《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回望故宮詩，看他前解且不寫故宮，反先寫回望，有此靈妙之筆。「江雲斷續草綿連」者，言江雲續處是雲，江雲斷處卻是草也。「雲隔秋波樹覆煙」者，言此斷續之雲，只是平覆于下，若夫平覆于上，則又有輕煙如練也。此二句如畫家烘染，墨氣已定，下更以朱粉點綴之。三，言白鋪者爲漲渚之荻花；四，言紅卷者爲平田之楓葉，蓋言如此四句之盡頭，則不寫館娃故宮，而居然館娃故宮如睹也。（後解）後解乃深致感於此娃也。五、六雀喧、雁叫，猶言娃欲破吳，共見吳已破矣；今娃尚懷何恨，而猶嫣然紅臉，呈嬌于此地耶？深畏色荒入骨，而遂至見怪紅蓮，此亦用「草木皆兵」文法也。

《**皋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一解四句，眞爲千古高論。言伯鸞之在當時，本有眞才實學，特因不免憔悴，于是情願漂流，觀其出關《五噫》之歌，便可微識其心事也。如何世人不察，猥云欲隱姓名。夫人苟無才學，即何姓名可隱？若眞有其才學，又何故欲隱姓名？此等邪說誤人，眞不可不與力洗也。三、四言伯鸞鴻鵠之志，固將御于家邦，今看琴瑟之間，先自刑于寡妻，此所謂眞才實學名士，固自有其通身本事也。（後解）前解盛表伯鸞當年，此解深服伯鸞身後也。五、六言伯通廊廡，反已蕪沒；七、八言伯鸞風烈，至今轉盛。然則賢人固自有眞，而彼橛株拘人，自言隱姓名者，何曾齒于人數哉。

《**重到惠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言前日碧巖下是此好松筠，今日碧巖下依舊是此好松筠，只無奈到碧巖看松筠之人，前是黑頭，今已白頭，以是爲不堪也。又甚有異者，前日到碧巖看松筠，是黃葉下時、菊花開日，乃今日到碧巖看松筠，又恰是黃葉下時、菊花開日。夫前所以不見晚歲之痛者，只爲頭尚未白；今日頭既一白，不覺果見歲晚乃有如此之痛也。（後解）五、六猶言今日重來，已恨昔時別去；七、八猶言今日雖來，多恐明日又別也。

《**人揚州郭**》《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四引《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爲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李紳《與李頻詩》云：「鸕鷀山頭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以爲自大曆後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距江尚三十里，瓜洲以閘爲限，則不惟潮不至揚州，亦自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

《**卻入泗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看他一頭「洪河」，一頭「清淮」，忽然鉅筆如杠，信手下一「接」字。只謂其指陳南北控帶，發出何等議論，卻不謂其雙眼單單正看接處。要寫「蔓花蘆花」已「秋」，再加「萬里」字者，言此處秋，即天下皆秋，固不止是大淮大河秋也。三、四承上「萬里秋」，再言「烟樹蒼茫」，即楚澤亦秋，「海雲明滅」，即揚州亦秋也。（後解）「望深江漢」者，意欲經略中原；「思起鄉關」者，意欲歸來田園。此即「路歧」也。「惆悵」者，人生或出或處，其事動關千古，直須用盡全力，始得做成一件，如何光陰如電，而尚兩端徘徊，豈眞鑌鐵爲軀，故欲徐徐相試耶？

《**江南暮春寄家**》《歷代詩話・唐詩・魚橋》：李紳《江南暮春寄家》詩：「魚口橋逢雪送梅。」吳旦生曰：元郝天挺注：「魚橋，在蘇州子城西，琴高於此乘鯉魚上昇。」余謂此非琴高事也。按蘇之子城西有乘魚橋者，北宋吳子英得赤鯉，謂子英曰：「我迎汝，汝上我背。」遂飛去。蘇人高啓詩：「誰知有飛仙，赤腳踏神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蓋指子英也。紳詩亦當指此。因考《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齋潔候於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復入水去。」又《名勝志》：「琴高山，在徑縣幙山之北。琴高，漢人也。有隱雨巖，是其控鯉上昇之所。巖下有釣臺，臺下水即琴溪也。」據此，則琴高在幙山碭水間，何與蘇州事？《甚原詩說》卷二：七字爲句，中二聯最忌重調。句法則有【略】上三下四，如「洛陽城見梅迎雪，魚口橋逢雪送梅」（李紳），「班竹岡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天秋」（韓翃）。《詩辯坻》卷三：李紳【略】《江南暮春》又學「去歲荆南梅似雪」，短李殊未精悍。《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詩只是將歸家中，而先寄家書。一解，看他平用「洛陽城」、「魚口橋」、「劍水寺」、「鏡湖亭」四處地名，小儒見之，又謂不可，殊不知先生正是逐地紀程，逐日紀景。紀程則自北而漸至南，紀景則自冬而漸過春，眞爲最明白、最精細之家書也。（後解）上解寫客中歸程，此解寫家中克期也。五，言正月候北雁；六，言二月玄鳥至；七、八言然則三月寒食前後，游子必歸。又添寫「喜鵲」者，欲與「江鴻」、「海燕」爲伴也。

《山出雲》《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杳靄祥雲起，飄颻翠岫新。」杳靄，雲集貌。飄颻，亦飛揚意。岫，山穴也。首二句，籠起山雲。「縈峰開石秀，吐葉聞松春。」縈峰、吐葉，舊注皆雲氣依山林也。按縈峰亦「夏雲多奇峰」之意，吐葉亦取黃帝時有雲金枝玉葉之意。二句承醒出意。「林靜翻空少，山明度嶺頻。」雲靜依林故翻空少。山色明晃，由雲度嶺之頻也。「迴崖時掩鶴，過澗或隨人。」鶴飛在崖，故雲迴崖而有時掩鶴。人行在澗，故雲過澗而亦或隨人也。此四句鋪叙「出」字。「孤射朝凝雪，陽臺晚伴神。」二句引古點染「雲」字。朝凝雪，謂仙山之雲朝凝如雪。晚伴神，謂雲在陽臺晚伴神女也。「悠悠九霄上，應坐玉京賓。」悠悠，遠貌。末言此雲若上九霄，必爲群仙所憑，以自喻也。言杳靄之祥雲初起，飄颻而翠岫競新。縈繞高峰，漸開齊山石之秀；吐依密葉，相間唯春茂之松。林靜而翻空者少，山明而度嶺者頻，迴崖而有時掩鶴，過澗而亦或隨人。朝出姑射之嶺，宛如凝雪；晚出陽臺之下，恍若伴神。當其悠悠然浮於九霄之上，應有玉京之賓乘雲氣而坐於其間乎。又趣陶園評：題中意卻自題外轉出，翩翩如翔禽之馭風。

《古風二首》《詩話總龜前集・評論門一》引《鑒戒錄》：李紳、鄭雲叟《傷農詩》，意亦皆同。李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鄭詩曰：「一粒紅稻飯，幾滴牛頷血。珊瑚枝下人，銜杯吐不歇。」《全唐詩話》卷三：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見齊煦，誦其《憫農》詩曰：【略】溫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觀林詩話》：楊元素疏論半山云：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爲之文，見其人生平行事，如蕭蔡之不謬。如李紳作《憫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竹莊詩話》卷一五：《鑑戒錄》云：【略】李紳、鄭雲叟有《傷農》詩，當時名公不敢議其優劣。《一瓢詩話》：平生最愛隨筆納忠觸景垂戒之作，如：「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偏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略】之類，不論唐、宋、元、明，中華異域，男子婦人所作，凡似此等，見必手錄，信口吟哦，未嘗忘之。《圍爐詩話》卷一：詩苦於無意，有意矣又苦於無辭。如聶夷中〔李紳〕之「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詩之所以難得也。馬魯《南苑一知集・論詩》：李紳《憫農詩》無一句用「青疇」、「紫陌」、「杏雨」、「蓼風」等語，只是田家眞率語，然言鋤禾苦矣，日當午又苦矣，汗滴更苦矣。胼手胝足尚不保其歲和年豐，獲此盤中之粒而苗而秀而實，成此一粒也，已難矣。則觀此盤中之餐，想見鋤禾之苦，粒粒皆自盛暑烈日汗流滿面中得來，有誰知之乎？享之者得毋視之同秕糠、棄之如泥沙哉。此所以爲傷也。不過眼前景致家常飯耳，寫出無限深味，觀詩者不可以其平易忽之。《而庵說唐詩》卷九：種禾在偏極熱之天，赤日杲杲，當正午之際，鋤者在田裏做活，眞要熱殺人。即此已極苦矣，更不必說到水旱之年，借公本，積逋欠，到滌場時，田中所收，償人不足，至于分散夫妻，賣鬻男女之處矣。田中寧有遮蔽？酷烈烈火日曬身，即有簑笠，濟得甚事？自頭頂至面，至胸，至臍，後自項至背，至腰，乃至股，至足，何處不是如雨之汗，連連滴着禾下之土？豈不痛心。幸得無病，卻又謝天謝神，尚未知收獲若何也。由此觀之，最苦者是農人，受用者是田主。收租時，尚要嫌濕道秕，大斛淋尖，腳米需索，少升缺斗，限日追逼。及至轉成四糙，煮飯堆盤，白如象齒，盡意大嚼，那知所餐之米，一粒一粒，皆農人肋骨上汗雨中鋤出來者也。公垂作此詩，宜乎克昌其後。此題「憫」字自必點出，苦說得透徹，則憫字在其中矣。

《題白樂天文集》《韻語陽秋》卷一二：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置大藏何邪？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所謂盜憎主人者邪？

《答章孝標》《唐摭言・矛盾》：章孝標登第後，寄淮南李紳相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急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寒松賦》《賦話・新話一》：唐李紳《寒松賦》云：「擢影後凋，一千年而作蓋，流形入夢，十八歲而爲公。不學春開之桃李，秋落之梧桐。」公垂立朝，蓋不肯苟隨流俗者，觀其與韓吏部爭臺參可知，庶幾不負斯語矣。

傳記

《舊唐書・李紳傳》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略】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

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歲餘，穆宗召爲翰林學士【略】尋轉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超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爲李逢吉教人告稹陰事，稹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顧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乃用僧孺爲平章事，以紳爲御史中丞，冀離內職，易掎摭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辭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天子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爲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之玉帶。紳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爲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爲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誤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於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皆擢爲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荊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爲慮，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爲左常侍。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沖年，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略】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紳黨得保全。及寶曆改元大赦，【略】紳方移爲江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紳爲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使、宋亳汴潁觀察等使。【略】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出爲淮南節度使。六年，卒。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爲朋黨所擠，濱於禍患。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敎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坐贓下獄，準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怨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

沈亞之《李紳傳》（存目）

《新唐書・李紳傳》（存目）

《唐才子傳・李紳》（存目）

紀事

白居易《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并序》 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略】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於國史，今祭於第一室，以妣薊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徙，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成都府郫縣令，今祭於第二室，以妣滎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君諱

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莅之邑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於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六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暨晉陵府君咸善積於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祔，各處一方，公在斬縗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爲準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臺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爲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功，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爲急，故有摘姦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綏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狃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恥格，肅然丕變，薰然太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卻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爲殪乎，其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略】於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熙熙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黻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於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宗臣者歟！

元稹《鶯鶯傳》 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李紳，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三日自右拾遺內供奉充。二月一日，賜緋。二十日，遷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加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十九日，遷中書舍人承旨。二十三日，賜紫。三月二十七日，改中丞出院。

《雲溪友議·江都事》 李相公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蒼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撅角觝之戲。既召至，果然趫徑。翌日於球場內犒勞，以駕車老牛筋皮爲炙，狀瘤魁之臠。（魁，酒樽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栢槐榴爲之，或銅鑄也。）坐四輩於地茵，大盤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粗，莫敢就食。獨五千，瞋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眞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觝戲。蒼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於是獨進五千，蒼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大梁城北門常扃鎖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騾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乎泰矣。李公既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者無宥，有嚴、張之風。狡吏奸豪，爲之斂跡。然出於獨見，寮佐莫敢言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叔呼焉。達榮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爭競。詰其所以，僕人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邪？」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稜陵，貌若死灰，莫敢慟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懼罹不測之禍，渡江過淮者日衆。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疏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尚書寄元相公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蓋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是宦族，相快辛氏子之能怪誕，丞相受侮，剛腸爲之暫屈矣。又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也請料錢；睹此形骸，足可駭嘆。」

左右皆竊笑焉。又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櫝楚。凡所書判，多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公赴薦，嘗以《古風》求知。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游於寺，觀元公之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犯者，堅不恕焉。」復爲二絕以示之：「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鬱鬱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詣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云：「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門。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終於相位也。李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爲文藁，被主藏僧毆打，故終身憾焉。後之剡川天宮精舍，憑笈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黑蛇，上剎前李樹，食其子焉，恐其遭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蛇乃望東序而去，入李公懷中，倏忽不見。公乃驚覺。老僧謂曰：「秀才睡中，有所觀否？」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見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別赴舉，將行，贈以衣鉢之資，因諭之曰：「郎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多尤，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惟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爲龍宮寺額，嗟老僧已逝，爲其營塔立碑。平生之脩建，只於龍宮一寺耳。雲溪子曰：蕭相國立殊勳，方明昴宿。杜元凱因醉吐，始見蛇形。則李公食李於龍宮，其不謬矣。

《**金華子**》**卷上**　李趙公紳再鎮廣陵，甯儁猶幕江淮。儁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輿門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事威嚴，而亦以儁宿老敬之。儁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樂侑之，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舞婆，如今親見阿婆舞。」趙公驟然久之。

《**本事詩・情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蹙之中，復懼李之讎己，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

《**鑒戒錄・釣巨鼇**》　會昌四年，李相公紳節鎮淮南日，所爲尊貴，薄於布衣，若非皇族、卿相囑致，無有面者。張祐與崔涯同寄府下，前後廉問嚮祐詩名，悉蒙禮重。獨李到鎮，不得見焉。祐遂修刺謁之，詩題銜「釣鼇客」，將俟便呈之。相國遂令延入，怒其狂誕，欲於言下挫之，及見祐，不候從容及問，曰：「秀才既解釣鼇，以何物爲竿？」祐對曰：「用長虹爲竿。」又問曰：「以何物爲鈎？」曰：「以初月爲鈎。」又問曰：「以何物爲餌？」曰：「用唐朝李相公爲餌。」相公良久思之，曰：「用予爲餌，釣亦不難致。」遂命酒對斟，言笑竟日，憐祐觸物善對，遂爲詩酒之知。議者以祐矯諭異端，相國悅其取媚，故史不稱之，惡其僞也。

《**北夢瑣言**》**卷五**　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

又卷六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爲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甚豐，乃羅織執勘，準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厓，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植曾爲衛公所忌，出爲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爲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弘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已難得也。

《**南部新書**》**丁**　李紳在維揚日，有舉子訴揚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試期。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遭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拋付揚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後因科蛤，爲屬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時。嚴冬沍寒，滴水成凍。若生於淺水，則猶可涉脛而求；既處於深潭，非沒身而不得。貴賤則異，性命不殊。」紳大慙而止。終以吳湘獄仰藥而死。

《**侯鯖錄**》**卷六**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避不及，乃爲前驅所拘。紳命鞫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尙容緩步，

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宋高僧傳・唐揚州慧照寺崇演**》 相國李公紳鎮撫廣陵，而性剛嚴，少所接與，偏輕釋子。或允相見，必問難鋒起，祗應不供者，多咄叱而出。紳遣衙吏章幼成傳意召演入府，詶對詣理，談論鏗然。紳惘然，翻不測其畛域，特加歸信，請居慧照寺化導。

又《唐湖州法華寺大光》 大曆癸丑歲，顏魯公眞卿領郡。相國李紳父爲烏程宰，紳未期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鑒者七辰。召光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朗諷經《分別功德品》。遂超席而坐，拱手開眸，光授飲杯水，令強乳哺之，疾乃徐愈。光笑而謂曰：「汝何願返之遄速乎？」因以光名易紳小字。貞元中，紳重遊霅上，泊舟之次，光早遲竚于溪側，而笑言戲撫之，若稚孺焉。後紳刺于吳興，飲醉于館，光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若晝，往覘光公宴坐，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音向息，光色隨斂。紳歸京相辭，光曰：「汝得徑山之言，吾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他日位處廟堂，以教法爲外護乎？」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於持經道場，【略】故相李公紳素於空門寡信，頗規僧過，而敦重光公，自著碑題云「墨詔持經大德神異碑銘，布衣楊夔書」云。

《**剡錄・先賢傳**》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李敬玄孫。少孤，遊剡，止龍宮寺，老僧脩眞曰：「後當領鎮此道，幸願建吾寺。」踰二紀，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仍一新舊遊之地，賦詩以紀其事，又刻碑。

《**嘉泰會稽志・古詩文**》 浙西觀察使李紳，太和七年，自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授。九年五月，復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紳《追昔遊詩》三卷。

又 《批答》一卷。

《**崇文總目**》**卷五** 《追昔遊詩》三卷，李紳撰。

又 李紳《批答》一卷。

《**郡齋讀書志・李紳追昔遊三卷**》 《追昔遊》者，蓋賦詩紀其平生所遊歷，謂起梁漢，歸諫署，升翰苑，及播越荆楚，逾嶺嶠，止高安，移九江，過鍾陵，守滁陽，轉壽春，留洛陽，廉會稽，分務東周，守蜀，鎮梁也。開成戊午八月自爲之序。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追昔遊集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唐李紳撰。【略】此集皆其未爲相時作。晁公武《讀書志》載前有開成戊午八月紳自序，此本無之。詩凡一百一首。

《**天禄琳琅書目・明版集部**》 《追昔遊詩集》一函三冊，唐李紳撰，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中載《追昔遊詩集》云，開成戊午八月紳自爲之序。此本書首不載序文，蓋明時從舊本橅刊，其序已佚之矣。【略】「泰興縣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卷下）。右識語一作小行書，絕無俗韻。書首有明黃姬水印記，係先爲黃氏所藏而後歸於季者也。

《**文禄堂訪書記**》**卷四** 《追昔遊詩》三卷 唐李紳撰。明馮己蒼鈔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黑格，左欄外刊「馮氏家藏」四字。馮氏手跋曰：太歲丁亥臘月望夜，取汲古閣本與此本同。明故烈士彥淵馮公遺書長子武藏。

藝　文

劉禹錫《和樂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書》（存目）

元稹《永貞二年正月二日上御丹鳳樓赦天下予與李公垂庾順之閑行曲江不及盛觀》（存目）

又《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存目）

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又《看夢得題答李侍郎詩詩中有文星之句因戲和之》 看題錦繡報瓊瓌，俱是人天第一才。好遣文星守躔次，亦須防有客星來。

姚合《和李紳助教不赴看花》（存目）

章孝標《淮南李相公紳席上賦春雪》（存目）

張祜《憶江東舊游四十韻寄宣武李尚書》（存目）

雜　録

雜　記

李濬《慧山寺家山記》 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寺，濬家山也。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肄業於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寧，爲朱方強留之。文肅公窺畏常驚，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反狀聞，嘗召公草不順章檄。公語以君子父子忠孝誠節，別白自古道理者約千餘言。言既勁勇，庶人畏敬。又逼以狂卒，圍以兵刃，促公下筆，振叱數四，髮皆見怒狀，庶人因令閉之於別所，命許縱成之。是夜，張子良、裴行立共義公忠赤，果相與易圖。庶人兵敗，公以忠節聞於天下。新帥李公元素，欲具事表於朝廷，公三讓之，遂退歸慧山寺僧房，猶孜孜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後約五百軸。寺山之泉獨稱奇，能發諸茗顏色滋味，公僻居舍飲，雖崇貴，未嘗輒自優奉，惟輦載慧山泉數千里，不問其費耗。公文學官業功德，濬謹纂叙制詔章表堂狀，類列其間，不敢輒以文飾，表至敬也。爲上下卷，今藏史閣。我家之盛，嘗二爲相，三爲史官。高祖中書令，謚文憲，儀鳳中爲中書令，如意中爲鸞臺左相。先公丞相贈太尉，謚文肅，會昌中爲左僕射、門下相。儀鳳在相，監修國史。會昌在相，監修國史。乾符四年，濬自秘書省校書郎爲丞相滎陽公獨狀奏入直史館。會己亥歲春，有事白相府乞假，東出函谷關數千里，過家，出睹舊刻石詩題，別無碑版叙錄，懼年祀寖遠，不得布聞於人，謹以史筆條叙於寺之正殿內。時乾符六年夏五月十六日甲辰書。

楊夔《烏程縣修東亭記》 故相國趙郡李公諱紳，寶曆中廉問會稽日，以吳興僧大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托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其碑述相國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略】舊傳云東亭之池，始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惰於保持，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池面，家人方得以拯焉。衆方懾駭，而相國笑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叙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期而代。

《讀書鏡》卷六 朝廷之辱，莫大於大臣交詬。而其故有三：一則爲名位不相下而起者，【略】一則爲議論不相入而起者，【略】一則爲奸人挑之，以速其鬥而起者。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是也。

雜　考

《集古録跋尾》卷九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於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右集本。）

《金石録》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十四，《唐四望亭記》，李紳撰。正書，無姓名。太和七年二月。

又 第一千八百十五，《唐李紳法華寺詩》。正書。太和七年三月。

又 第一千八百二十二，《唐修龍宮寺碑》，李紳撰。行書，無姓名。太和九年四月。

又 第一千八百二十七，《唐李紳題少林寺詩》，正書。開成元年七月。

《金石録補跋尾・唐李紳端州石室題名》 右題名云：「李紳，長慶四年二月，自戶部侍郎貶官至此，寶曆元年二月十四日，將家累遊。」按先公跋云：「此刻至今成化壬午六百三十八年，兩廣有唐人名蹟，亦僅見」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追昔遊集三卷》 《新唐書》李傳所載（紳）貶端州司馬，禱神灘漲，及刺壽州虎不爲暴，爲河南尹惡少斂跡，皆語出此集。史傳事須實錄，而宋祁以所自言者爲據，殊難徵信。且考紳之赴端州也，在夏秋之間，其妻子舟行，十月始至，其時灘水減矣，故以書祝媼龍祠，而江復漲，紳詩內及所自註者如此。祁乃以爲紳自度嶺時事，是閱其集而未審。後儒以名之輕重爲文之是非，必謂《新書》勝《舊書》，似非篤論也。

《吴郡圖經續記》卷下　《畫龍記》：長洲縣令廳事北廡有畫龍六，僧繇弗興之舊度模之，不知何人，其工不謝二子也。唐李紳爲記其事，碑刻猶存。

《嘉泰會稽志・翰墨》《修龍宮碑》，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李紳撰，行書篆額，無姓名，大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建，在嵊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卷三　右《修龍宮寺碑》，前題「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丞賜紫金魚袋李紳撰」，「散騎」下蓋闕「常侍越州刺史兼御史中」十字也。考《唐書・李紳傳》，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碑》云：「大和癸丑，自分命洛陽，承詔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兹。」所謂「分命洛陽」者，即分司之命也。高似孫《剡錄》，既載此《碑》，又云「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似未達碑文之旨矣。紳之帥宣武，乃在浙東召還再領分司之後，《唐史》所載甚明，疏察於史，學甚疏，道聽塗說，故多舛誤。

辛丘度

白居易《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敕：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略】又言丘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奬，以勸其徒。况久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又《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笑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自注　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形短能詩，故當時有迂辛、短李之號。

《大唐傳載》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紓、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丘、杜當入。」

元稹《臺中鞫獄憶開元觀舊事呈損之兼贈周兄四十韻》　因言辛庾輩，亦願放羸孱。既迴數子顏，展轉相連攀。【略】還招辛庾李，靜處杯巡環。進取果由命，不由趨險艱。

又《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　病與窮陰退，春從血氣生。寒膚漸舒展，陽脈乍虛盈。就日臨階坐，扶牀履地行。問人知面瘦，祝鳥願身輕。風暖牽詩興，時新變賣聲。饑饞看藥忌，閒悶點書名。舊雪依深竹，微和動早萌。推遷悲往事，疏數辨交情。琴待嵇中散，杯思阮步兵。世間除卻病，何者不營營。

《雲溪友議・江都事》　李相紳督大梁日【略】又有少年，勢似疏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尚書寄元相公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蓋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是宦族，快辛氏子之能怪誕，丞相受侮，剛腸爲之暫屈矣。

李虞仲

《舊唐書・李虞仲傳》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略】虞仲亦工詩。元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書。從事荆南，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司勳郎中。寶曆中，考制策甚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和四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秘書監。八年，轉尚書右丞。九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開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虞仲簡澹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熏之。

又《舊唐書・敬宗紀》（寶曆）元年三月辛未，【略】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涵、吏部郎中崔琯、兵部郎中李虞仲並充考制策官。

《南部新書》丁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朱涯，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猺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虞仲制集》四卷。

《宋史・藝文志七》《李虞仲制集》四卷。

楊巨源《送李虞仲秀才東歸因寄元李二友》（存目）

竇鞏

論述

綜論

白居易《與元九書》 取其尤長者，如【略】竇七、元八絕句。

褚藏言《竇鞏傳》 公溫仁華茂，風韻峭逸，遇境必言詩，言之必破的，佳句不泯，傳於人間。

《舊唐書・竇鞏傳》 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俱爲時所賞重。

又《元稹傳》 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

《新唐書・元稹傳》 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

張昭《竇氏聯珠集跋》 鞏囁嚅詩一何神妙，恨此少不見，其集《聯珠》之最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上》 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略】竇鞏《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啣山。」又《南游感興》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唐才子傳・竇鞏》 狀貌瑰偉，少博覽，無不通，性宏放，好談古今，所居多長者車轍。

《唐音癸籤・評彙三》 竇氏五昆，皆能詩，友封鞏尤長絕句，爲元、白所稱。（《集序》）

毛晉《竇氏聯珠集跋》 余向讀白樂天《與微之書》，極稱竇七與元八絕句，可見同時早有定論矣。

分論

《老將行》 《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讀此詩即知「臂弱尚嫌弓力軟」，本出於此。查慎行評：頸聯映帶有情。紀昀評：前四句鄙俚。六句「柳」字無着，如用細柳，則更誤。武元衡亦有「笛怨柳營烟漠漠」句，蓋誤始中唐也。後二句自好。

《早秋江行》 《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大醉則必無夢，詩人自來不曾說到，與予心暗合。蓋非常醉者不能知也。今江州西泝地名盤塘，近興國軍港口，即有神鴉來臨，人與飯肉，唐以來固然矣。老杜《湖南》詩云：「迎棹舞神鴉」，兼峽中亦如此。紀昀評：五、六警策。對句即「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之意。七句「漸驚」二字從「頻愁」生出。

《忝職武昌初至夏口書事獻府主相公》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此所謂「府主」，元稹微之也。元以故相爲武昌節度，固請友封爲副戎，除祕少兼中丞以往。「鶴」者，友封自謂也。查慎行評：「鶴猜錢」不解。張載華評：蒿廬夫子云：「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見《墨莊漫錄》。」紀昀評：次句不佳，三、四自好。然只似閑適詩，上下語脈不甚貫。無名氏（甲）評：末句「猜」字有誤。

《早春松江野望》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荆公於公取八首而不收此詩。【略】第七句尤佳。紀昀評：未見佳處。又：「武功」一派。

《襄陽寒食寄宇文籍》 《唐詩快》卷一五：一幅寒食圖。《唐詩摘抄》卷四：言外見懷宇文意。與杜牧「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同意，皆羨彼地之行樂，而己不得與也。《詩境淺說續編》：詩言春水初融，楊枝一碧，大隄驅馬，惜佳伴無人，惟見落花盈路，襯馬足而生香。此詩懷友而兼寫景，

春色之融和，襄陽之繁盛，皆於筆底見之。

《**宮人斜**》《唐詩快》卷三：生死恩深，不知爲君恩乎、親恩乎？忽接「不到家」三字，便覺有啾啾鬼哭。《詩境淺說續編》：此詩弔宮人埋玉之地。第二句言，無論生死深恩，不得故鄉歸骨，深爲致慨。寶有《南遊感興》詩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兩詩一詠黃鸝，一詠鷓鴣，皆言鳥啼花落，惆悵遺墟，所謂飛鳥不知陵谷變也。後人習用之，遂成套語，而在中唐時作者，自有一種蒼茫之感。

《**代鄰叟**》《竹莊詩話》卷一五：見村人豐年快樂之事。

《**新營別墅寄家兄**》《唐詩歸・中唐八》「行藏由興不由身」鍾惺評：大力，不似作絕句中語。

《**南游感興**》《能改齋漫錄》卷八：唐寶鞏有《南游感興》詩【略】蓋用李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優古堂詩話》：唐寶鞏有《南游感興》詩【略】蓋用李太白《覽古》意也。《荊溪林下偶談》卷三：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略】寶鞏《南游》詩：【略】蓋人已逝而跡猶存，跡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諸此。而近世倣傚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

《**放魚**》《韵語陽秋》卷四：鞏詩有《放魚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羣而言乎？史載鞏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乃肯爲是邪？《唐才子傳・寶鞏》：時諸兄已達，鞏尚來場屋間，頗抑初志，作《放魚》詩云【略】人知其述懷也。

《**和練師索秀才楊柳**》《竹莊詩話》卷一五：見人之有情思。

傳記

褚藏言《寶鞏傳》 府君諱鞏，字友封，家世所傳，載於自序。府君元和二年舉進士，與今東都留守左僕射孫公簡、故吏部侍郎興元節度使王公源中、中書舍人崔公咸、制誥李公正封同年上第。府君世傳五言詩，頗得其妙。故相淮陽公鎮滑臺，辟爲從事，釋褐，授祕校。淮陽移鎮渚宮，遷峴首，改協律郎，二府專掌奏記。淮陽下世，司空薛公平鎮青社，辟公爲掌書記。又改節度判官、副使，累遷至大理評事、監察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檢校祠部員外郎，加章服。後薛公入爲民籍，府君除侍御史，轉司勳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文昌故事，文酒之爲，由公復振也。故相左轄元稹觀察浙東，固請公副戎，分實舊交，辭不能免，遂除祕書少監、兼中丞，加金紫。無何，元公下世，公亦北歸。道途遘疾，迨至輦下，告終於崇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

《**舊唐書・寶鞏傳**》（存目）

《**新唐書・寶鞏傳**》（存目）

《**唐才子傳・寶鞏**》（存目）

紀事

韓愈《唐故國子司業寶公（牟）墓誌銘》 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

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李多嘲蝘蜓，寶數集蜘蛛」自注 李二十雅善歌詩，固多咏物之作。寶七頻改官銜，屢有蜘蛛之喜。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寶鞏詩》一卷。

藝文

令狐楚《和寄寶七中丞》 仙吏秦峨別，新詩鄂渚來。才推今八斗，職副舊三台。雕鏤心偏許，緘封手自開。何年相贈答，卻得到中臺。

元稹《酬友封話舊叙懷十二韻》 憐君詩似湧，贈我筆如飛。會遣諸伶唱，篇篇入禁闈。

又《送友封二首》一 知君兄弟憐詩句，偏爲姑將惱大巫。

裴度《賓七中丞見示初至夏口獻元戎詩輒戲和之》 出佐青油幕，來吟白雪篇。須爲九皋鶴，莫上五湖船。（賓詩自稱鶴，兼云治船裝故也。）故態君應在，新詩我亦便。（聞鄂州初教成謳者甚工。）元侯看再入，好被暫流連。

雜録

《韻語陽秋》卷四 羣嘗爲黔中觀察使，【略】而羣詩中乃有《自京師將赴黔南之所》，謂「風雨荆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此詩疑羣所作而誤置羣集中耳。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六十八，《唐銘幡竿石》，**寶羣**撰并正書，長慶四年十月。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寶羣等題名》 右**寶羣**等題名，七行，在青州府城門壁間，李南澗郡丞揚以見贈。其文左行上下俱殘闕，每行僅存十數字：曰「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金紫」，曰「事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韓國」，曰「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寶羣**」，曰「裏行韋曾」，曰「上柱國齊孝宏」，曰「儀郎薛華士」，曰「裏行源方回」。案唐制，節度使例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及本州刺史，淄青節度又例兼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此首兩行，闕淄青節度之銜，韓國似其人封爵也。《舊唐書・**寶羣**傳》云：「平盧薛平辟爲副使。入朝，拜侍御史。」平盧即淄青軍號，此題蓋在羣任節度副使之日，則首兩行殆即薛平之銜乎！《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四年三月，以義成軍節度使薛平爲青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等使。此題名必在元和末矣。

段文昌

論述

綜論

杜元穎《授段文昌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修詞每掇其菁英，所尚者風格；發言必探於指要，所貴者變通。

分論

《古柏文》 《歷代詩話・杜詩・四十圍》：《夢谿筆談》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略】吳旦生曰：沈存中一經丈量，便來兩家之駁，蓋運思所及，脫腕抽毫，握之不盈掬，放之彌乎六合，何處著一算博士，挈短衡長，積銖黍於其間哉？徐興公引段文昌作《武侯廟古柏文》云：「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略】則見高之二千尺，二公詩文暗合。余謂必舉段文以實之，猶拘虛之見也。

《平淮西碑》 《侯鯖録》卷二：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乃江端友子我作，或云張文潛作。）《唐語林・文學》：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弘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庚溪詩話》卷下：元祐間，有旨修上

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毁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史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歸田詩話》卷上：昌黎作《平淮西碑》，既已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高下也。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詩藪外編・唐下》：昌黎一代斗山，而文字殊不爲廟堂重。生平紀述時政，惟《平淮西碑》及《順宗實錄》。而《淮西碑》以愬妻膚受，改命段文昌。【略】段碑載《唐文苑》，優劣固已較然。姚鉉選《文粹》，仍載段碑而沒韓碑，何哉？《居易錄》卷九：《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毁《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時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婁堅以爲東坡詩，尤誤矣。

傳記

《舊唐書・段文昌傳》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圖形凌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左僕射。文昌家于荆州，倜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皐在蜀，表授校書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文昌，武元衡之子壻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欲召文昌爲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爲學士，轉祠部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穆宗即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禦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寇即退。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鎮荆南。【略】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新唐書・段文昌傳》（存目）

紀事

《因話錄・商部上》 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

《玉泉子》 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間，嘗半酣，靸履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又 文昌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皐，爲成都館驛巡官。忽失意，皐逐之，使作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限。去靈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就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韋皐奏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郎，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爾。」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吏部郎中。

《中朝故事》卷下 段文昌貞元中在西川爲南康王韋皐賓從。皐薨後，遭劉闢，遂爲外邑佐官。高崇文收復劍南，召居舊職，文昌再三謝之。崇文曰：

「君非久在卑位也。」指己座下椅子謂之曰：「此椅子猶不足與居坐。」遽請歸闕下，行至興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樹曰：「君去日既逢梅臉綻，來時應見杏花開。」及抵京華，屢遷爵秩。數年後，拜益州節度使，經興元，至往日僧院，睹庭中杏花方盛。訪其僧，已卒。文昌追思之感愴，爲之設齋而去。

《**北夢瑣言**》**卷三**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飡，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又卷九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宰相，率愛奢侈。

《**鑒戒録・衣錦歸**》　段相國文昌，本廣都縣人。父以油柞爲業（云云因官而沒）。生而有致，長亦多才，物業蕩空，文章迥振。洎跨衛行倦，鄉里笑之。歷三十年間，衣錦還蜀。蜀人有詩贈曰：「昔日騎驢學忍饑，今朝忽著錦衣歸。等閒畫虎驅紅旆，可謂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組綬解，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

《**唐語林・補遺**》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至一宅，門闃然，入其廐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擊槽聲，躍出，責以擅入廐。驚懼，棄之而出。鎮淮海，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段文昌集》三十卷。

又　《詔誥》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段文昌集》三十卷。

藝文

楊巨源《**張郎中段員外初直翰林報寄長句**》　秋空如練瑞雲明，天上人間莫問程。丹鳳詞頭供二妙，金鑾殿角直三清。方瞻北極臨星月，猶向南班滯姓名。啓沃朝朝深禁裏，香爐煙外是公卿。

薛濤《**段相公登武擔寺病不能從題寄**》　消瘦翻堪見令公，落花無那恨東風。儂心猶道青春在，羞看飛蓬石鏡中。

雜録

《**酉陽雜俎續集・金剛經鳩異**》　貞元十七年，先君（段文昌）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洎韋之暮年，爲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于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于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關扃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

《**太平廣記**》**卷一五五引**《**定命録**》　故西川節帥段文昌，字景初。父鍔，爲支江宰，後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臯。臯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士之名。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爲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因抵興元之西四十里，有驛曰「鵠鳴」，濱漢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許人也。

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公自府遊，聞清僧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詞。忽問蜀中聞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泊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師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爲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師修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焉。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三十八，《唐平淮西碑》，段文昌撰【略】元和十四年十二月。

又 第一千七百四十四，《唐土洲記》，段文昌撰【略】元和十五年十一月。

《寶刻叢編》卷一九忠州引《復齋碑錄》 《唐土洲耆老思舊記》，唐段文昌撰【略】貞元十五年記，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建。

又引《金石錄》 《唐論土洲記往復書》，唐段文昌撰【略】貞元十七年十一月。

又引《復齋碑錄》 《唐修仙都觀記》，唐段文昌撰【略】太和七年正月五日立。

又萬州引《復齋碑錄》 《唐大雲寺岑公石洞志》，唐段文昌撰，元和八年十月，立在大雲寺。

《寶刻類編》卷五姚向 《段文昌壽唱和詩》，長慶二年，成都。

《蜀中廣記》卷一〇二 段文昌太尉鎮益州，有《還別業尋龍華山寺廣宣上人》詩云：「十里惟聞松柏風，江山忽轉見龍宮。正與休師方話舊，風煙幾度入樓中。」郭震亦有《題龍華山》詩曰：「昔年曾到此山回，百鳥聲中酒一杯。最好寺邊開眼處，段文昌有讀書臺。」

李渤

論述

李純《授李渤祕書省著作郎詔》 前左拾遺內供奉李渤，隱居求志，殫見洽聞，嘗致弓旌之招，尚懷林壑之戀。如聞肄其素業，成此新書，詞章典雅，謀議深遠，獻於闕下，良所嘉焉。

《臨漢隱居詩話》 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時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以至飾僕御以夸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

傳記

《舊唐書·李渤傳》 李渤字濬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玄珪，衛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渤恥其家污，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元和初，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爲左拾遺。渤託疾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新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依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讎。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己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時皇甫鎛作相，剝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渤上疏曰【略】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

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既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升黜，奏曰【略】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爲虔州刺史。渤至州，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略】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長慶二年，入爲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敬宗沖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閤，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匭使，奏曰：「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等。準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後牒臺府，冀止絕凶人。」從之。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帝雖昏縱，亦爲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曆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鄠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鬬，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怒，命吏捕之，曳抨既至，時已曛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知是一內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雞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仗毆發，縱橫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於青城內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發之事。」上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爲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即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大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闒茸之流，非其沽激。至於以言擯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新唐書・李渤傳**》（存目）

紀事

李翺《江州南湖堤銘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畜水爲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翺詞以紀之。

又《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爲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爲文達意【略】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明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來。

李涉《南溪玄巖銘序》 予之仲曰渤，受天雅性，生不雜玩。少嘗讀《高士傳》、《列仙經》，遊衡、霍幽遐之境，巢嵩、廬水石之奧。凡俗所覯，必皆礱磨大璞，翦鑿遺病，意適而制，非主於名。寶曆初，自給事中出藩於桂。一之年，治鄉野之病，二之載，搜郛郭之遺。得隱山玄巖，冥契素尚。

鄭素卿《西林寺水閣院律大德齊朗和尚碑并序》 故江西以爲佛法鐘鼓皆自水閣出。考功員外郎李公渤、中書舍人白公居易，嘗試郡事，得之精微，每至道場，膜拜起敬。

《桂林風土記・隱仙亭》 本名盤龍岡，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甫近。寶曆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種植花木，有池沼巨巖，水深無際【略】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二所。給事徵起山中，一表薦九賢，皆居顯貴。給事爲考功郎，宰相皆書下考，以天子巡游蹂禾稼，無所獻替故也。除桂林，有《歎烏》詩曰：「三朝四黜倦遐征，往復皆愁萬里程。爾解分飛卻回去，我方

從此向南行。」又《題隱山》詩二首：「常嘆源泉去不回，我今自去更難來。欲知一一留心處，手種巖花次第開。」「隨雲不厭蒼梧遠，似雁逢春又北飛。惟有隱山溪上月，他時相望兩依依。」

《太平廣記》卷四九七引《本事詩》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史，表名儒吳武陵爲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櫜鞬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於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上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誼譟，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於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於宜州以酬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又嘗爲容州部內刺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宋高僧傳·唐廬山歸宗寺智常》 李渤員外，元和六年隱嵩少，以著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牓早晚有嗜茶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茶阿師歟？」白強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

《廬山記》卷三 羅漢（禪院）之東五里有折桂院莊，又五里至白鹿洞。貞元中，李渤字濬之，與仲兄偕隱居焉。後徙少室，以右拾遺召，不拜，即韓文公詩所謂少室山人者，太和間，仕至太子賓客。先是寶曆中，嘗爲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劉夢得有《登清輝館》詩云：「尋陽江色潮添滿，彭蠡秋聲雁引來。南望廬山千萬仞，共誇新出棟梁材。」清輝館在江州，亦渤所創，故禹錫美之。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署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略】谷源東北行二里，至證寂院，舊名折桂庵，唐相李逢吉舊依李渤，學於此山。逢吉去而爲僧居，故名折桂。

又 （歸宗寺）唐寶曆初，僧智常居焉。始大興禪刹。智常大曆中，得法於江西道一禪師。道一姓馬，僧史謂之馬祖。智常之目重瞳，以毒藥自按摩之，使目眥俱赤，世號赤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與常問答語，在《景德傳燈錄》。

《鶴林玉露》乙編卷五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之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看？」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渤《六賢圖讚》一卷。

又《藝文志三》 李渤《眞系傳》一卷。

藝文

白居易《贈江州李十使君員外十四韻》 昔去曾同日，今來即後塵。（元和末，余與李員外同日黜官，今又相次出爲刺史。）中年俱白鬢，左宦各朱輪。長短才雖異，榮枯事略均。殷勤李員外，不合不相親。

李涉《奉和九弟渤見寄絶句》 忽啓新緘吟近詩，詩中韻出碧雲詞。且喜陟岡愁已散，登舟只恨渡江遲。

雜録

盧坦《與李渤拾遺書》 足下抱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

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以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略】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爲意，非特熊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

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干紀之姦，不戰而拘槀，強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服。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是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田弘正《與李渤書》 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爲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爲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

李虞仲《授李渤給事中鄭涵中書舍人等制》 朝議郎、守諫議大夫、知甄使、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李渤，清標雅裁，器韻不羣，贍學積文，泉源益濬，有濟人經國之術，資通時利物之才。

蘇軾《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略】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寶刻叢編》卷一五江州 《唐辨石鐘山記》，唐李渤字濬之撰，不著書人名氏。彭蠡湖之口有石鐘山，酈道元注《水經》，以爲水石相薄爲鐘音，因以得名。渤游山中，見有卧石，叩之，其鳴如鐘，土人曰：「此石鐘也。」故爲此記以辨之。渤時隱居白鹿洞，稱白鹿先生，後官至桂管觀察使。大和元年，故史吳文幹刻石，在湖口鎮。

《廬山志・山川分紀七・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初，貞元中，渤與兄涉俱隱廬山，而渤養一白鹿甚馴，行常以之自隨，人因稱爲白鹿先生，而謂其所居曰白鹿洞。寶曆中，渤爲江州刺史，即所隱地創臺榭以張其事，而鹿洞遂聞於人矣。

《粵西金石略》一 劉玉麐《李渤南溪詩跋》：又按《舊史》云，渤在桂管二年，《新史》云，渤出爲桂管觀察使，踰年，以病歸洛；又李涉《元巖銘序》稱，渤在桂，一之年，治鄉野之病，二之載，搜郛郭之遺，是渤在桂僅二載，與史傳合，今此刻乃題云太和二年，豈在桂當寶歷二年因風恙求代，直至太和二年始得代歸洛，有此留題耶？姑識之以俟考證。

韋處厚

論述

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者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

傳記

《**舊唐書・韋處厚傳**》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爲荆南節度參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既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垍以宰相監脩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並兼史職，脩《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爲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爲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爲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鹽舊法爲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反害，爲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脩撰。實錄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略】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略】處厚爲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愜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鸇及揚、益、兩浙索奇文綾綿，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爲證，帝皆可其奏。寶曆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踐祚禮儀，不暇責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靈昌郡公。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爲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儲宋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塡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略】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之本，撰《大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刳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待胥吏，勁確疑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于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羣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踰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脩《元和實錄》，未絕筆，其統例取舍，皆處厚創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啓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新唐書・韋處厚傳**》（存目）

紀事

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公本名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公夐之八代孫，江陵節度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孩提，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於佛書，尤所通達。

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讐不庭，宿兵寖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於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眞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有疑滯，視公如蓍龜。寶曆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羣議閧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祀，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左右翼扶，歸於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疾不起聞，贈襚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宏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序以冠其首。

《**西陽雜俎續集・寺塔記下**》 丞相韋處厚自居內廷至相，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

《**東觀奏記**》**卷上** 韋處厚秉政，一見(李珏)笑曰：「清廟之器，豈擊搏之才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

《**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三月)壬子，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既罷，並賜緋魚袋。

《**唐會要・雅樂下**》 敬宗睿武昭暐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鈞之舞。(中書侍郎韋處厚撰樂章)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 韋處厚聚書萬卷，手自刊校，官至相位。

又卷八二一 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雅信釋氏因果之說，晚節猶重。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韋處厚集》七十卷。

又 《翰苑集》十卷(韋處厚纂)。

《**直齋書録解題・職官類**》《翰林學士記》一卷。唐侍講學士萬年韋處厚德載撰。

《**宋史・藝文志二**》 韋處厚《翰林學士記》一卷。

藝　文

白居易《祭中書韋相公文》 惟公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沖襟弘度，伏見碑誌文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爲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蹤。【略】長慶初，俱爲中書舍人日，尋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繇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不及他。【略】至若與公同科第，聯官僚，奉笑言，蒙推奬，窮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

雜　録

《**舊唐書・韋處厚傳論**》 衛次公、鄭絪、韋處厚、崔羣、路隨等，皆以文學飾身，致位崇極。兼之忠讜，名垂簡書，茲實有足多也。絪有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夫。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太平廣記》卷一五五引《定命錄》　戶部員外韋處厚，出開州刺史，段公（文昌）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泊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慶長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師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爲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師修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焉。

柳宗元

論述

綜論

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三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

又《祭柳子厚文》　子之中棄，天脫弔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劉禹錫《答柳子厚書》　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

又《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　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略】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以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

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　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

田錫《題羅池廟碑陰文》　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偃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倜儻與公爲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遨遊。而公位不過爲南宮外郎，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謫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軛於輦轂，時耶命耶？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或虧多福。

王令《代韓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書》　子厚文，皆雄辯強據，淵源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小有務辯而屈理，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

蘇軾《與江惇禮秀才書》二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略】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略】至於《時令》、《斷刑》、《貞符》、《四維》之類，皆非是。

《東坡題跋·題柳子厚詩》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柳柳州》　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又《後集·柳子厚》　司空圖云：「金之精清，【略】以蓋其全功。」苕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予觀司空圖此語，

則知《詩眼》之言爲妄發矣。

又《張蓍叟》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略】余舊錄得百衲所作詩評，今列於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略】」

《蔡寬夫詩話・子厚樂天淵明之詩》 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爲達理也。

《潛溪詩眼・柳子厚詩》 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云：「大體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異可冥，繕性何由熟」，眞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眞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

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

《廣川書跋・爲陳中玉書羅池碑》 柳子厚浮躁，進搏得罪其時，以忿恚憤怨死。若在正法中，陊修羅界宜也。

《韻語陽秋》卷一一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貞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暖，即斥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既至都，乃復不得用，以柳州去。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贈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异爲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於蛇虺瘴癘之區，可胜歎哉！韓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泊宅編》卷九 陳去非【略】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己而已。

《却掃編》卷下 張嵲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爲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謂沒前程者也。

李褫《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艷，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

嚴有翼《柳文序》 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珍、韋皐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略】。嗚呼，如范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

王十朋《和永貞行》 子厚年少躁飛騰，身陷黨醜罹熏蒸。著文擬騷愁思凝，欲自辨白終莫曾。王孫尸蟲託罵憎，色豈不愧明窗燈？所記先友良時肱，忍使柳氏家聲崩。吁嗟匪人何足憑，士勿妄進當戰兢。

《休齋詩話・柳子厚詩》 柳子厚小詩，幻眇清妍，與元、劉並馳而爭先。而長句大篇，便覺窘迫，不若韓之雍容。

《碧溪詩話》卷三 子厚《曉行》云：「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又《放鷓鴣詞》云：「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惜乎知之不蚤爾。

《誠齋詩話》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

《艇齋詩話》 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遠，穠纖合度。置之淵明集中，不復可辨。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略】直至韓文公出

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略】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

又 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又 柳文局促。有許多物事，卻要就些子處安排，簡而不古，更說些也不妨。《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合尖氣短，如人火忙火急來說不及，又便了了。

又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

又 宮沉羽振，錦心繡口：柳子厚語。

又 文之最難曉者，無如柳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嘗如此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獨會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槩是不肯蹈襲前人議論，而務爲新奇。惟其好爲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

《古文關鍵・總論・看文字法》 看柳文法：關鍵，出於《國語》。當學他好處，當戒他雄辨，議論文字亦反覆。

張敦頤《柳先生歷官紀并序》 憲宗元和初，【略】先生出爲邵州刺史，道謫零陵。零陵，極南窮陋之區。先生居十年，披榛剪蕪，搜奇選勝，放於山水之間，而獨得其樂。如愚谿、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往往猶在，皆先生昔日杖屨徜徉之地也。凡零陵花草泉石經先生題品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況在當時哉。至元和九年十二月，召赴京師，復出爲柳州刺史。先生至柳，因其俗而行其政令，州人賴之，號爲柳柳州。

《履齋示兒編・柳詩轉字音》 柳儀曹押轉聲韻亦復有之。《遊南亭叙志》云「衆生均覆燾（音陶）」，《望橫江口》云「島嶼疑搖振（音眞）」，《詠三良》云「猛志塡黃壤（音攘）」，《詠韋安道》云「竭來事儒術，十年所能逞（音呈）」。雖曰杜與韓、柳喜取別聲押韻，然自建安而來，已皆然矣。

《雲麓漫鈔》卷三 柳子厚遊山諸記，法《穆天子傳》。【略】此所謂奪胎換骨法。

趙善愖《柳文後跋》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尚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遺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黃翰《祭柳侯文》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蹴張。（韓愈、張籍。）雄深雅健，實比子長。（司馬遷，字子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龔遂、黃霸。）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翺翔。擢列御史，拜尚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鏌鋣干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愼交友，玷于韋、王。（韋執誼、王叔文。）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龍城。柳州也。）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文章精義》 柳子厚文，學《國語》。（《國語》段全，柳段碎，句法卻相似），西漢諸傳（髣髴似之）。

又 柳子厚學《國語》，段段都似，只是成篇不似。

《吹劍續錄》 學者犯不韙，斥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略】近閱柳文，見其前後所稱，不曰「夫子孔子」，則曰「仲尼父」，則知子厚有識也。

又《四錄》 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略】柳文有馬雷五者，子厚妓妾之姪女也，年十五死。子厚爲作墓志。馬淑，南康娼婦也，爲李女歌姬，年二十四死。子厚爲銘其墓。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以銘而假妾婦，毋乃已甚。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柳子厚體。

又《詩評》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

劉克莊《翀甫姪四友除授制》 柳之《招海賈》、《哀溺》、《乞巧》諸篇，皆騷也。

又《答陳卓然書》　柳子厚有《乞巧》、《罵尸蟲》、《斬曲几》等作十篇，託名曰「騷」，然無一字一句與騷相犯。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子厚永、柳以後詩，高者逼陶、阮。然身老遷謫，思含悽愴，如《哭凌司馬》云：「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乃犯孔北海臨終之作，不祥甚矣。

又《新集》卷五　韓、柳齊名，然柳乃本色。詩人自淵明沒，雅道幾熄。當一世競作唐詩之時，獨爲古體以矯之。未嘗學陶和陶，集中五言凡十數篇，雜之《陶集》，有未易辨者。其幽微者可玩而味，其感慨者可悲而泣也。其七言五十六字尤工。

敖陶孫《臞翁詩評》　柳子厚如高秋獨眺，舞晚孤吹。

《詩人玉屑・初學蹊徑・詩貴傳遠》　人生作詩不必多，只要傳遠。如柳子厚，能幾首詩？萬世不能磨滅。

《黃氏日鈔》卷六〇　馬君、孟君、淩君誌銘，皆貶後作，與昌黎相上下，餘或多俳語。

又　誌碣誄，皆老作。狀姜粵戚里之態，獨孤申叔之文而夭；趙弘之孤來章哀而得其父之葬；張因去印綬，爲黃老，而哭猶子以死；虞鳴鶴從鄉賦而終逆旋，弔慶交戶；覃季子愛書而貧不仕，皆事覈文古，傑然者也。

又　啓皆獻文求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未見柳之能過人者。

又　寄許孟容、與楊憑、裴塤、蕭俛、李建、顧十郎諸書，皆貶所悲苦之詞。其可憐者，與楊憑之書曰：有之而恥言者，上也；有之而言之者，次也；無之而工言者，賊也；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又曰：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子厚初貶時，年三十三。【略】《與李建書》：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暫得一笑，已復不樂，如囚居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與顧十郎書》，自稱門生，而以郎稱其人，豈郎者所以稱其主之名歟？

又　柳以文與韓並稱焉。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透徹，無可指擇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之達於上聽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間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橫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寫胸臆，不事諛，不求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

《困學紀聞・小學》引李衡《識字說》　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略】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略】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

《隨隱漫錄》卷五　柳宗元恃叔文輩爲冰山，設爲《天對》，投文弔湘，有二子之才，無三閭之忠，寧不發屈、賈之笑？

《滹南遺老集・臣事實辨》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於流落可也。而乃刺譏怨懟，曾無責己之意。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至有羨於病顙馬，躄浮圖，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又《譏論辨惑》　柳子厚《斷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覈實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病，雖蘇氏亦不免也。

周昂《讀柳詩》　功名翕忽負初心，行和騷人澤畔吟。開卷未終還復掩，世間無此最悲音。

《瀛奎律髓》卷四柳宗元《柳州桐岷》方回評　柳柳州詩，精絕工緻，古體尤高。世言韋、柳，韋詩淡而緩，柳詩峭而勁。此五律詩，比老杜則尤工矣。杜詩哀而壯烈，柳詩哀而酸楚，亦同而異也。【略】年四十七卒於柳州，殆哀傷之過歟。然其詩實可法。

《古賦辯體》卷七柳宗元《弔樂毅文》　愚謂子厚三弔古文，皆本於《騷》，而用比賦之義爲多。然弔屈文意最佳，弔萇弘次之，弔樂毅又次之。

貝瓊《唐宋六家文衡序》　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辯》，鑿鑿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

《麓堂詩話》　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震澤長語》卷下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

《**詩鏡總論**》 詩貴眞。詩之眞趣，又在意似之間。認眞，則又死矣。柳子厚過於眞，所以多直而寡委也。

《**文脉・雜論**》 柳賦，唐之冠也。

《**藝苑卮言**》**卷四** 子厚諸記，尙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

《**詩藪外編・唐下**》 柳子厚淸而峭。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

又 巉巖崩岏，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

又《**柳州文鈔引**》 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槩欷者久之。再覽《鈷鉧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

又 按柳州《平淮雅》與《鐃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

又《**柳州文鈔一**》 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柳州以後，大較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爲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環詭跌宕，譬之聽胡笳，聞塞曲，令人斷腸者也。至其中所論文章處，必本之乎道，當與昌黎並驅。

又《**柳州文鈔四・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子厚諸啓，非爲四六而已。中多奇峭沉鬱之旨。

又《**柳州文鈔五・楊評事文集後序**》 予嘗謂子厚詩過昌黎，而文特讓一格矣。大略千鈞之弩，難以再發也。

又《**柳州文鈔七**》 予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淸泉怪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閒過粵中，恣情山水間，始信子厚非予欺。

又《**柳州文鈔九・說車贈楊誨之**》 子厚之文，多峻峭鑱巖，而骨理特深。

又《**柳州文鈔十**》 予覽子厚所托物賦文甚多，大較由遷謫僻徼，日月且久，簿書之暇，情思所嚮，輒鑄文以自娛云。其旨雖不遠，而其調亦近於風騷矣。

又《**柳州文鈔十二**》 子厚之誌文，所取者甚少。蓋以子厚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大都未免爲唐以來四六綺麗之遺。而謫永州司馬以後，則文近於西漢矣。故其所爲遊山記、與士大夫書，并他雜著，皆與韓昌黎相頡頏者也。

《**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一**》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詭僻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有焉。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羣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虞槃作《非非國語》，余欲作《非非非國語》，爲柳解嘲。第未見本書。）

又二 文人無行，信乎？【略】柳黨叔文，躁矣，然而非奸也。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送澥序**》**引孫月峰語** 柳文之妙，全在起束處，凌厲頓挫，旁若無人。

《**疑耀・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卻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衒，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

《**騷壇祕語**》**卷中** 柳子厚斟酌陶、謝之中，用意極工，造語極深。

《**唐宋大家全集錄・河東先生全集錄・囚山賦**》 柳河東諸賦，其於子雲、相如沈博絕麗之作，未知何如，以擬楚騷，可云同工合曲矣。其品在屈與宋間，景差以下，不足道也。

又《**湘源二妃廟碑**》 先生黜外久，朝廷大著作不以命，士大夫欲撰豐碑深刻不以相屬，有文無題，以不得盡其才，而耳食者流謂碑碣非先生所長，何昧昧也。

錢謙益《**陽明近溪語要序**》 吾嘗讀柳子厚之書，其稱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爲不背於孔子；其稱大鑒之道，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爲不背於孟子。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涉獵先儒之書。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門之律師也。【略】以佛合孔，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

《**鈍吟雜錄**》**卷四** 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呂氏春秋》，子厚多學子書作文字。

《**詩筏**》　詩文中「潔」字最難。柳子厚云：「本之太史以著其潔。」惟太史能潔，惟柳子能著其潔，潔可易言哉。

《**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　大曆以還，詩多崇尚自然。柳子厚始一振厲，篇琢句錘，起頹靡而蕩穢濁，出入《騷》、《雅》，無一字輕率。其初多務谿刻，故神峻而味冽。既亦漸近溫醇。如「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不意王、孟之外，復有此奇。

又　《詩眼》曰：「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坡老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以柳詩自佳，亦于東坡有同病之憐，親歷其境，故益覺其立言之妙。坡尤好陶詩，此則如身入虞羅，愈見冥鴻之可慕。然坡語曰：「所貴于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略】。」自是至言。即如「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寒花疏寂歷，幽泉微斷續」，「風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孰非目前之景，而句字高潔，何嘗不澹，何病于穠？

又　柳五言詩猶能強自排遣，七言則滿紙涕淚。如「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鵝毛禦臘縫山罽，鷄骨占年拜水神」，「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鱅」，「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歸目并隨迴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只就此寫景，已不可堪，不待讀其「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矣。

《**絜齋詩談・柳河東**》　此公筆力峭勁，又不是王、韋、孟流派。

又　柳柳州氣質悍戾，其詩精英出色，俱帶矯矯凌人意。文詞雖揜飾些，畢竟不和平。使柳州得志，也了不得。

又　柳文讓韓，詩則獨勝。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柳子厚（宗元）詩如玄鶴夜鳴，聲含霜氣。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嘗戲論唐人詩：【略】柳宗元聲聞辟支語。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引盧文子語**　山水奇致，非公不能畫出。公小記，大略得力於《水經注》。

又《**袁家渴記**》**引盧文子語**　天欲洗出永州諸名勝，故謫公於此地。觀其窮一境，輒記一筆，千載下知永州有鈷鉧、石渠、西山、石澗、袁家渴諸地者，皆公之力也。

《**圍爐詩話**》**卷三**　盛唐不朽。大曆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略】柳子厚之「驚風亂颭芙蓉水」，「桂嶺瘴來雲似墨」，更著色相。

方苞《**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穉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悽清醲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有町畦，非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嶢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即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又《**答程夔州書**》　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見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

又《**古文約選序例**》　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

《**說詩晬語**》**卷下**　遊山詩，【略】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

《**古唐詩合解**》**卷六**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秋曉行南谷經荒村》、《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三首即事成咏，隨景寫情，頗有自得之趣。然畢竟有遷謫二字橫于意中，欲知陶、韋之脫，難矣。

《**援鶉堂筆記**》**卷四四**　柳州永、柳諸記，削壁懸厓，文境似覺偪側。

全祖望《**跋柳州羅池廟碑**》　柳子以不世出之才，方將大有爲於天下，一擲不中，而不免於奸邪之目，投老荒裔，歿而猶視，彼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菀結沈冤之魄，固有不能與金石俱消者。【略】且吾嘗讀柳子《祭呂衡州文》而有會也。柳州之與衡州，八司馬中，眉目交情尤篤，而柳州之哭之，已有「蕩爲太虛，結爲光曜，爲雨爲露，爲雷爲霆，復爲賢人，奮爲神明」之問，是其所以抒寫憤懣而爲身後之兆者，豫見於此，亦可傷矣。【略】柳子生平操論，

依乎中庸，故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所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

《四六叢話》卷二一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記儀》爲第一。【略】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席上腐談》）

又卷三二 吾於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於燕公極其厚，於柳州致其精，於文公仰其高。

又 柳子厚少習詞科，工爲箋奏。及竄永州，肆力古文，爲深博無涯涘，一變而成大家。

又 自有四六以來，辭致縱橫，風調高騫，至徐、庾極矣。筆力古勁，氣韻沉雄，至燕公極矣。【略】惟子厚晚而肆力古文，與昌黎角力起衰，垂法萬世。推其少時，實以詞章知名，詞科起家，其鎔鑄烹鍊，色色當行。蓋其筆力已具，非復雕蟲篆刻家數。【略】獨子厚以古文之筆，而鑪鞴於對仗聲偶間，天生斯人，使駢體古文合爲一家，明源流之無二致。嗚呼，其可及也哉。

《龍性堂詩話初集》 柳子厚《湘口》、《登蒲州》諸作，皆刻意三謝，古則可誦，不入唐調者。

王符曾《古文小品咀華·送李渭赴京師序》 柳州短幅，較長篇結構更精嚴。

《劍谿說詩》卷上 柳州哀怨，騷人之苗裔，幽峭處亦近是。

又 永、柳山水孤峻，與永嘉、隴、蜀各別，故子厚詩文，不必謝之森秀，杜之險壯，但寓目輒書，自然獨造。

又 子厚寂寥短章，詞高意遠，是爲絕調。若《放鷓鴣》、《跂烏詞》，并悔過之作，惻愴過人。

又 柳詩如巴東三峽，清夜啼猿。

又卷下 柳州長律，極倩蒨可喜。

又《又編》 柳州歌行甚古，遒勁處非元、白、張、王所及。

又 前人謂李、杜宮聲，昌黎角聲，此不易之論。獨謂劉文房商聲，余深不然之。蓋商調高響切雲，非重有力莫致也。【略】必也，其柳州乎？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唐人樂章，多尚鋪張，不若柳子厚之《唐雅》二篇、《鐃歌》十二曲，爲足追古作者。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 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賦話·新話三》 考柳州四六最工，在禮部時，箋表多出其手。貶謫之後，如《賀破東平表》、《討黃少卿牒》等作，載於集中者頗多，其爲當時所推重可知也。施之帖括，固宜精警絕倫。

《石洲詩話》卷八 遺山《論詩絕句》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此實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與陶並言，而言其繼謝，不以陶與韋並言，而言其似白者，蓋陶與白皆蕭散閒適之品，謝與柳皆蘊釀神秀之品也。

憚敬《遊通天巖記》 柳子厚諸遊記，敬以爲體近六朝，未爲至。凡狀山水，莫善於《爾雅》，而《說文》次之。

《初月樓古文緒論》 《史記》未嘗不罵世，卻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蝜蝂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

又 柳州碑誌中，其少作尚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風骨未超。此不可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篇尤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

《昭昧詹言》卷四 柳子厚論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

又卷五 柳記謝詩，造化機緘在手，獨有千古，雖杜、韓無以過之。

又卷六 詩之警妙，【略】亦開柳州。

《平書·文藝篇上》 腐儒輒咤口薄柳子厚不知道。然觀其《報袁君陳書》曰：「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送徐從事北遊序》曰：「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由前之言，大體正矣；由後之言，實用精矣。大體正，實用精，非道而何？空談性命以爲道，正以說讀爲儒者也，是子厚之所笑也。

又 後世講道學者，每以苛刻論人，而不惟其實，不求其允。今之集矢於子厚者，蓋猶萬口一聲。不知孔子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績，眞善補過者。且其始附叔文，固有躁進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拔皆善類，

與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貶之哉。

又　胡致堂謂唐臣以封禪爲非者，惟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則子厚之識，豈可盡非哉。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略】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

《問花樓詩話》卷一　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然亦有畫手所不能到者。先廣文嘗言：【略】柳子厚《溪居》詩：「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田家》詩：「鷄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此豈畫手所能到耶？

《筱園詩話》卷一　山水詩，【略】康樂、工部二公以後，《廣陵散》絕已久，柳州望門而未深入，不足嗣音。

《藝概・文概》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一段，體物入微。與之神似者，《攷工記》後，柳州文中亦間有之。

又　酈道元敘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柳柳州遊記，此其先導耶。

又　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爲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蓋《國語》每多言舉典，柳州之所長，乃尤在「廉之欲其節」也。

又　柳文之所得力，具於《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蓋專指其一體而言。

又　柳州《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報袁君陳秀才書》亦云：「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又　東萊謂學柳文當戒他雄辯，余謂柳文兼備各體，非專尚雄辯者，且雄辯亦正有不可少處，如程明道謂孟子儘雄辯是也。

又　柳州自言爲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余嘗以一語斷之曰：「柳文無耗氣。」凡昏氣矜氣皆耗氣也。惟昏之爲耗也易知，矜之爲耗也難知耳。

又　柳文如奇峯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迴也。

又　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爲「牢籠百態」，固宜。

又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丘記》云：「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此等語，皆若自喻文境。

又　文以鍊神鍊氣爲上半截事，以鍊字鍊句爲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後天也。柳州天資絕高，故雖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嘗偏絀焉。

又　柳州係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

又　柳州論文之旨，於《報袁君陳秀才書》見之，曰：「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

又　論文鮮有極稱《穀梁》、孫吳者，獨柳州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略】殆好必從其所類耶。

又　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文家不以訾謷爲棄取，正如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　蘇堪所刻《海藏樓詩》，【略】錄柳州詩畢題卷後云：「河東文章伯，童冠拔時選。飜飛觸世網，壯歲坐遷轉。盛名自取病，衆詬實不淺。懲疚辭徒悲，晚景遇益蹇。麗思鬱欲流，驚才跼未展。橫經眇心貫，讀騷儼躬踐。蓄悲語離奇，取幽氣奧衍。發爲澹蕩作，噓吸出墳典。五言暨七言，老手廢雕篆。每放寂寞遊，偶託釋老辯。鮑、謝方抗行，李、杜足非靦。以茲夐妙篇，千古解宜鮮。當代競宗韓，北辰故易顯。那知東方曙，啓明上雲巘。晴窗與往復，塵慮得驅遣。心折弔屈文，語息特修謇。偉人不世出，我輩類狂狷。懷哉文先生，吾硯蝕秋蘚。」

又卷六　曾剛甫【略】《謝康樂集》云：【略】柳州五言，刻意陶、謝，兼學康樂製題，如《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登蒲州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等題，皆極用意。惜此旨自柳州至今，無聞焉爾。

又　曾剛甫【略】《柳河東集》云：「不安唐古氣堂堂，五曹直逼華子岡。

後人未識儀曹旨，只與時賢較短長。」（柳州五言，大有不安唐古之意。胡應麟只舉《南澗》一篇，以爲六朝妙詣。不知其諸篇固酷摹大謝也。）

《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唐史·文藝列傳序》謂「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和之【略】」。【略】昌黎之於柳州，《祭文》、《廟碑》、《墓誌》，咸無貶詞。當時昌黎目中，亦僅有一柳州，翺、湜輩均以弟子目之，未嘗屈居柳州於翺、湜之列。且柳州死於貶所，年僅四十七，凡諸所見均蠻荒僻處之事物，而能振拔於文壇，獨有千古，謂得非人傑哉？

又 夢得之《報柳州書》曰：「余吟而繹之，【略】其揣也如是。」嗚呼，劉賓客果道得柳州眞處矣。夫所謂「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此四語，雖柳州自道，不能違心而他逸也。凡造語嚴重，往往神木而色朽，「端」而能「曼」，則風采流露矣。柳州畢命貶所，寄託之文，往往多「苦」語，而言外仍不掩其風流，才高而擇言精，味之轉於鬱伊之中，別饒雅趣，此殆夢得之所謂「腴」也。「佶」者壯健之貌，壯健而有生氣，柳州本色也。「癯然以清」，則山水諸記，窮桂海之殊相，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昌黎偶記山水，亦不能與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長，昌黎於此，固讓柳州出一頭地矣。

又 柳州之學騷，當與宋玉抗席。幽思苦語，悠悠然若傍瘴花密箐而飛。每讀之，幾不知身在何境也。《石林詩話》謂柳州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似與昌黎皆在嚴忌、王褒以上，眞知言哉。賦學自詞苑竄敗，遂寡問津，然有韻之文，亦治文者不可不講。發源於屈、宋，取範於柳州，斯得矣。

又 宋嚴有翼曾序柳文，苦其難讀。考證音釋，名曰《柳文切正》，此書惜不曾見。不佞恆謂柳州精於小學，熟於《文選》。用字稍新特，未嘗近纖；選材至恢富，未嘗近濫。麗而能古，博而能精。至吞言咽理，變化離合，固遜昌黎，然而生峭壁立，棱棱然使人生慄，亦斷不類於樊紹述之奇詭也。

又 《解祟》、《懲咎》、《閔生》、《夢歸》、《囚山》五賦，題目甚似《涉江》《懷沙》諸作。當日若去賦字，但以《解祟》等目標題，亦無不可。或且泥於《九章》《九辯》，故例不能足成九篇，故以賦名亦未可定。

又 柳州諸賦，摹楚聲，親騷體，爲唐文巨擘。

又 柳州聰明，讀古書，能以理析之。如《六逆論》《問守原議》《翦桐封弟辯》，皆明澈醒人眼，造語極古，而析理又極明達，不著一閒話，於此見用意之精。

又 柳州集，託諷之文，可采者有五：曰《鶻說》，曰《捕蛇者說》，曰《說車贈楊誨之》，曰《謫龍說》，曰《羆說》。

又 文士原不爲達官立傳。而子厚身爲黨人，爲謫官，想無中朝耆碩託之爲傳者，且又不領史職，以故集中率多寓言。凡善爲寓言者，只手寫本事，神注言外，及最後收束一語，始作畫龍之點睛，翛然神往，方稱佳筆。子厚之《宋清傳》、《郭橐駝傳》、《梓人傳》，均發露無餘。似《宋清》、《橐駝》、《梓人》，皆論說之冒子，其後乃一一發明之，即爲此題之注腳。文固痛快淋漓，惜發露無餘，不如《蝜蝂》一傳之含蓄。

又 子厚擬騷，於諸賦中已見之矣。然自《乞巧》以下諸文，雖命意純駁不一，而楚聲古均，大非有唐諸人所及。

又 柳州集中，有「序隱遁道儒釋」一門，製詞命意，固有工者，然終不如昌黎之變化。

又 柳州之記池亭，其精妙處，不減於記山水也。

又 凡記亭臺山水，有經巨人長德，營搆題詠游涉之處，則後來爲之記者，殊易爲力。若公在永州，一荒昧不闢之區，必待糞除，其勝始出。是永州諸勝，均係諸公之一言，則非極力描摹，山容水態，亦不易流傳於藝苑。集中諸文皆佳，而山水之記尤爲精絕。雖大同小異，然各有經營。韓公猶望而卻步，何論其他。

又 柳州啓事及章表，在唐人制詔中，亦平平耳。

《春覺齋論文·流別論》 《騷經》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略】後人引吭佯悲，極其摹仿，亦咸不能似，似者唯一柳柳州。柳州《解祟》《懲咎》《閔生》《夢歸》《囚山》諸賦，則直步《九章》，而《宥蝮蛇》《斬曲几》《憎王孫》，則又與《卜居》《漁夫》同工而異曲。惟屈原之忠憤，故發聲滿乎天地；惟柳州之自歎失身，故追懷哀咎，不可自已：而各成爲至文。即劉勰所謂眞也，實也，不實不眞，佳文又胡從出哉？

又 記山水則子厚爲專家。【略】子厚之文，古麗奇峭，似六朝而實非六朝。由精於小學，每下一字，必有根據。體物既工，造語尤古。讀之令人如在鬱林、陽朔間。奇情異采，匪特不易學，而亦不能學。

又**《論文十六忌》** 柳子厚文幾抗昌黎之席，然其《送文暢序》，則與昌黎大異。昌黎斥僧徒如禽獸，貶佛法爲夷狄。子厚則曰：「王城雄都，宜有大

士。」又曰：「勤求祕寶，作禮大聖。」則禮僧徒爲大士，去禽獸遠矣；尊佛氏爲大聖，去夷狄又遠矣。計《河東集》中碑版之文，曰《曹溪大鑒禪師碑》，曰《南嶽彌陀和尚碑》，曰《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曰《龍安海禪師碑》、《南嶽雲峰和尚碑》及《塔銘》，曰《南嶽般和尚第二碑》，曰《南嶽大明和尚碑》，曰《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即贈送之序，文暢以外，尚有方及師、巽上人、僧浩初，元暠師、琛上人、文郁師、玄舉、濬上人，不一而足：推崇象教，引用內典，其甚者謂「佛書往往與《易經》《論語》合，且不與孔子異道」，其碑版文字摭天竺故典，更不待言。柳州負一時重名，人重其文，哀其遇，故亦無復論議之者。

劉師培《論文雜記》一二　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如永州、柳州諸游記，咸能類萬物之情，窮形盡相，而形容宛肖，無異寫眞），而知人論世，復能探原立論，核覈刻深（如《桐葉封弟辨》、《晉趙盾許世子義》、《晉命趙衰守原論》諸作，皆翻案之文也。宋儒論史，多誅心之論，皆原於此），名家之文也。

分　論

《平淮夷雅二篇并序》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下》引《三山老人語錄》：柳子厚《平淮夷頌》曰：「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言賊以逆取敗，最爲精確。《唐書直筆新例・列傳第二・論議》：詩賦之作，足以揄揚國體而明功烈，則見之。如【略】柳宗元《方城》、《皇武》二雅，見之裴度、李愬傳。《休齋詩話・柳子厚詩》：惟《平淮》詩二篇，名爲《唐雅》。其序云：「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之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其自視豈後於古人哉。其一章云：「師是蔡人【略】廟于元龜。」又云：「其危既安【略】化爲謳吟。」甚似古人語。而卒章云：「震是朔南【略】豐稼于野。」皆叶以古音（南，尼心切。馬，音母。野，音墅）。其卒章云：「蔡人率止【略】俾惠我人。」尤得古詩體也。《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李如篪《東園叢說・韓柳》：至子厚《平淮雅》，讀之如清風襲人，穆然可愛，與吉甫輩所作無異矣。《困學紀聞・評文》：《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七修類稿・各詩之始》：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略】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爲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平淮雅》二篇，誠唐音之冠。柳子亦深自負，但終不可以入周詩。今舉其尤警者，如：【略】。試較《皇矣》之「臨衝閑閑」，《江漢》之「釐爾圭瓚」，便覺古人風發而漪生，此有巧人織繡之恨。（黃白山評：如此詩，當以繼響《雅》、《頌》目之可爾。謂終不可入周詩，議論毋乃太刻。）《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柳《雅》不如韓《碑》。《唐詩向榮集》卷三：魏、晉以來，四言詩惟淵明、叔夜能自寫性靈，其措詞設色，以求異《三百篇》取勝。餘子則皆欲摹《毛詩》而又勿能肖。子厚此詩樸質古茂，頗爲近之。《緗齋詩談》卷五：《平淮夷雅》，亦自修潔質鍊，畢竟不及周《雅》之寬裕舒徐，此是風氣限定，文人無可奈何。然其峭勁，又非宋以後所及。《劍溪說詩又編》：《平淮夷雅》森嚴有體，不及韓吏跌宕多姿，然已卓絕古今矣。又：析裴、李平蔡之功於各篇叙之，更不見低昂，似出愬妻入譖、詔毀韓《碑》後。《唐宋文醇》卷一一引穆修評：《平淮夷雅》非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詘於古。如「公曰徐之」「往舒余仁」等語，其於古者勝殷遏劉，止戈爲武之義，豈爽毫髮？吾知聖人復起，採而錄之，以續正雅決矣。《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詩・大雅・江漢篇》，尹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也。次篇爲《常武》，則召穆公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也。不惟美之，又引之以爲戒。子厚《平淮夷雅》亦二篇：一美丞相度；一美西平之子愬。《談藪》云：論柳文者，皆以謂《封建論》退之所無；《淮夷雅》韓文亦不逮。鄙見非不逮也。昌黎興高，描寫元和戰功，欲窮形盡相，遂不免近於慘酷。昌黎本意，原欲以寒竊據之膽，不知火色過濃，遂微乖乎正聲。柳州之作，力摹《大雅》，於顯叙戰功處，往往爲朝廷留其餘地，示不欲究武之意，得經意矣。《江漢》之詩曰：「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求者求淮夷所據之境地；鋪者，欲微病以譬之。命意不過如此。以下又曰：「匪疚匪棘，王國來極。」竟言不以兵病害之，不以兵操切之，堂堂乎見王師之仁。其卒章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矢之爲言施也，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名爲南征，實不過旬宣之意。說得雍容和藹，此始名爲《大雅》。柳州之《雅》，正本此意：第一章「狡衆昏鬻，其毒於酲」，數蔡人之罪也。第二章即曰：「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宥之釐之，則不忍草薙而禽獮可知矣。其下，寫天子御通化門，餞相度，則與《江漢》圭瓚秬鬯同一隆禮。此命將出師，盛朝應有之儀節。至「公曰徐之，無恃頷

頷。式和爾容，惟義之宅。」則立言尤爲得體。「頷頷」勇悍之貌，勿恃勇悍，正患其浪殺人也。「宅」，居也。居義以對蔡人，方見得是王者之師。中間寫李愬之功曰：「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擣虛者，擣蔡城也。愬用李祐之言，謂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蔡皆羸卒。愬用其言，遂擒元濟。「靡愆厥慮。」謂所謀中也。擒濟以後，不書殺戮，但曰：「曾是讙譊，化爲謳吟。」閒閒將一場大戰，以從容不迫之筆總括全局。惟具此聰明，方能摹古。又：《方城之什》則專紀愬功，不能不點染殺戮之事。其最嚴厲之語曰：「右翦左屠，聿禽其良。」曰：「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禽良」者，十二年二月愬禽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也。所云「右翦左屠」，非屠城之謂，蓋指賊將英秀琳，以三千之衆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有陳光洽爲之謀主。「屠翦」，正指此二人。惟得丁士良，此二人始獲耳。「震拔」，是大兵臨城之勢。「大殲厥家」，但指元濟一家而言。故下章即云：「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又云：「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甌爾居（甌甌不安貌，牛列切）。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恩勝於威，敘伐蔡竟有周宣氣象。《劉夢得嘉話》拾遺，言「柳八駁《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平淮夷雅》仰父俯子。」此特於字句推求，其實昌黎《碑》適是學《尚書》，子厚《雅》適是學《大雅》，兩臻極地，唯昌黎之《元和聖德詩》較此爲遜耳。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表》《樂府詩集》卷二〇：唐《鼓吹鐃歌》十二曲，【略】按此諸曲，史書不載，疑宗元私作而未嘗奏，或雖奏而未嘗用，故不被於歌，如何承天之造宋曲云。《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前《雅》果雅，此《鐃歌》信錚錚有金鐵聲，皆操觚上技，但微覺人巧力多。又：《詩譜》謂漢郊廟詩煅意刻酷，煉字神奇，此詩亦從彼派來，雖失之太峻，然於戎樂固自當行。又：漢歌卓不可及，此歌當在魏、晉之間，正可與韋弘嗣埒。《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二・序論類》：漢以後，開創武功，莫隆於唐。而柳宗元所造唐鼓吹十二曲，頗足以揚厲其盛。《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鐃歌鼓吹曲》，又不及《皇武》、《方城》。然較之《七德舞》，則綿薾猶勝盆子君臣也。《緗齋詩談》卷五：唐《鐃歌鼓吹曲》，若仿漢調，音節頗近，以漢樂原不純乎古也。《夢痕館詩話》卷二：《平淮西雅》力追《雅》、《頌》，《唐鐃歌十二篇》大力復古。

《晉陽武》《唐詩觀瀾集上》卷二：「枯以肉，勍者羸」，句法。

《獸之窮》《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獸之窮」三字奇崛甚。此篇語特多精峭。

《戰武牢》《唐詩觀瀾集上》卷二：「怒殼驚」奇語。

《涇水黃》《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鎔鍛工。「有鳥鷙立，羽翼張。鉤喙決前，鉅趯傍」，兩七言特險勁有鋒。《有不爲齋隨筆》壬：子厚《唐鐃歌鼓吹曲》第四《涇水黃》言平薛舉父子，就「舉」字生義，故云「有鳥鷙立，【略】翾不可當。」

《奔鯨沛》《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宏壯。《有不爲齋隨筆》壬：第五《奔鯨沛》則因輔氏憑江淮竟東海也，故比之以鯨。

《苞枿》《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工峭中稍存古調，以錯落勝。《唐詩觀瀾集》卷二：唐平諸國，惟蕭銑紹梁，名頗正，故詩中無歸罪語。

《鐵山碎》《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氣勁。《唐詩觀瀾集上》卷二：「官臣拜手」，古雅。

《靖本邦》《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雅辭。

《吐谷渾》《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以下三首（《吐谷渾》、《高昌》、《東蠻》）雖五言，卻不作魏、晉以下調，故取拗拙語爲工，蓋有意希古，然果亦覺古。《唐詩觀瀾集上》卷二：「登高望還師」，何等氣象。

《高昌》《唐詩觀瀾集上》卷二：「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空寫。按滅高昌者侯君集。詩言李靖，殆以君集獲罪而削其功歟？

《東蠻》《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一：冲然絕塵，可謂還雕於樸。

《貞符并序》《宋景文筆記》卷中：柳子厚《貞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容齋續筆・逐貧賦》：《貞符》擬《劇秦美新》。《朱子語類》卷一三九：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略】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卻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賓戲》、《解嘲》、《劇秦》、《貞符》諸文字，皆祖宋玉之文。《學齋佔畢・貞符過封禪文》：司馬長卿《封禪文》，【略】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諜眞紀》以美玄宗，尤淺陋。及柳宗元《貞符》【略】遂一洗前作之陋，爲可喜也。《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一引黃唐曰：古人之治，以德爲本而符瑞爲報應。後世之治，不本於德而符瑞爲虛文。《貞符》之作，有見於後世之虛文，遂欲一舉而盡廢之，豈古人所謂惟德動天，

作善降祥之意乎。《步里客談》卷下：以盤誥詩人之文爲祖。《文脈》卷二：夫《封禪》體促，《美新》體方，【略】陳子昂《大周受命頌》佞哉，又子雲下也。惟柳子厚《貞符》，貶斥祥瑞，一歸于德，佳哉，奇也，詞則疏矣。《文體明辨序說・符命》：其文肇於相如，而千載之惑，膠固而不可破。【略】唯柳氏《貞符》，以仁立說，頗協於理。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一：《貞符》體制雖詰屈幽玄，而意義自繚然可尋，會須觀其步驟神奇處。《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以德爲符，其論偉矣。然亦本末不該。柳子持論，往往皆據一面，如《封建》則直舍本而齊末者，所以不逮韓子。「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玄鳥、巨跡，著于雅頌，不得而幷議之也。「謂之封禪。」柳子獨排封禪，斷以六藝爲考信。《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貞符》一篇，實能超出馬、劉、揚、班之樊，舍天事而言人事，得立言旨矣。入手即斥五家之文爲淫巫瞽史，不足揚顯功德，已醒出通篇主意。於本文之前，作一小引，不是本文之序。蓋文已宿搆，至永州後，因吳武陵一言，始行進呈耳。入手推源人種肇生之時，營巢衣革，救饑渴，分牝牡，於是遂解仇殺侵掠之事，自得有力者治之，然後社會成。主者更得聖人，然後國家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句，總束上文。由開闢而訖於中古，然後拈一「德」字，立通篇之幹，謂爲德始爲貞符。凡大電、大虹、巨跡、白狼、魚躍、烏流、虺蛇、天光，貶周黜漢，均妖幻以欺人，不足據爲受命之證，自漢魏兩晉，尤尨亂鉤裂，厥符不貞。將一切駁翻，不復置議。至此作一大頓。留下隋之大亂，沸湧灼爛，引起唐受天命之有據。自「大聖乃起」句以下，全述唐之元德，至「人之戴唐，永永無窮」，其中初不言符瑞，但言孝仁平寬，此即爲天子之貞符。其下點清數語，爲全文關鍵，則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此數語精理如鑄，果能闢馬、劉、揚、班之失矣。於是復言「恃祥」之害，妙在鄭以龍衰（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魯以麟弱（哀公十四年），白雉亡漢（漢平帝元始元年），黃犀死莽（黃支國獻犀牛，王莽班符命，總說曰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語極昭析。末用「極於邦治，敬於人事」作結，堂皇極矣。《宋景文筆錄》：「柳子厚《貞符》《褚說》，能模寫前人體式，然自有新意，可謂文矣。」言新意者，即歸本於德，以不符瑞爲報應，自是此文之本旨。詩平易可誦。

《**眡民詩**》《詁訓柳先生文集》卷一：詩專以美房玄齡、杜如晦，大意有效於《大雅・嵩高、烝民》等詩耳。

《同劉二十八院長（禹錫）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署）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四溟詩話》卷一：作詩不可用難字，若柳子厚《奉寄張使君八十韻》之作，篇長韻險，逞其學問故爾。《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屬對工，用事摘字最巧，雖多合掌對，然卻不甚板，排置有法，可謂金聲玉振。增韻體亦前所未有。《柳亭詩話》卷三〇：大曆以前，用險韻者不過數字而已，韓孟聯句始濫觴矣。【略】柳柳州《述舊感時》詩用六麻，增至八十韻，愈出愈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發端三聯，統謂與張、劉投分之切，故下云「繼儺天祿」。「文許後生誇」，子厚弱冠升名，遽呼未遇者爲後生，毋乃器識之淺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柳子厚《同劉二十八述舊言情八十韻》，韻愈險而詞愈工，氣愈勝，最爲長律中奇作，稱柳詩者，未有及之者也。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屬對極工而詞不窒，故無癡重之弊，此長律所難。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爲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起四句泛論，點出大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比前詩尤工。字字鎔冶經史，無半點草料。「壁非眞盜客」一聯，夷簡奏憑前在江西日贓罪，故先着此一聯。「獨棄傖人國」以下，子厚自述。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并序》《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二引《筆墨閒錄》：《酬韶州裴使君二十韻》尤見奇險之功，蓋「山」字韻不比「遐」字之多也。《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起四句總說，如破題然。又：拾餘韻格，前所未有，此亦只是鬬險。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柳律詩大約以屬對妙。《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發端直貫注「銷魂」、「弔影」一聯。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艇齋詩話》：柳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語意極佳。《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起有逸思。律中帶古意。《一瓢詩話》：柳河東「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恨少人知。《石遺室詩話》卷一四：蘇堪平日論詩，甚注意寫景，以爲不易於言情，較

難於敘事。所舉名句，若柳州之「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略】皆各極超妙者。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寄興高遠，猶有建安遺意。《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因離索而想其抱負也。【略】「奇音」、「清商」等語，借琴曲以形容其才華，非實有師襄之技，不然，烏足爲柳州重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周珽評：首觸於雨灑鵲驚，動懷人之念。次阻於霧積波浩，起聚首之思。既美其人有奇抱，末惜其世無知音。《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起二句暗藏「風」字。「積霧杳難及」一聯，起「遠」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風神。「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千古文章神境。又：下半借琴以喻文才，董庭蘭一輩人，未能知也。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潛溪詩眼・鍊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又《柳子厚詩》：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異可冥，繕性何由熟」，眞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行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眞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彥周詩話》：柳柳州詩，東坡云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若《晨詣超師院讀佛經》詩，即此語是公論也。《唐詩品彙》卷五引劉辰翁云：妙處言不可盡，然去淵明尚遠，是唐詩中轉換耳。元好問《木庵詩集序》：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結極解脫。《唐詩鏡》卷三七：起語往往整策，「道人」四語，景色霧對如沐。《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楊愼曰：不作禪語，卻語入禪，妙，妙。吳山民曰：起清極，「道人」二語幽境，「離言說」三字是眞悟。周珽曰：讀經本期悟悅眞源，如世徒逐紙上遺言，祇循妄跡，而已迷日甚，曷取繕性爲也。故清潔身心，以事言悅，何如覽物境自得之天，而性自多了然耶。《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妄迹世所逐」，「妄迹」，其達摩所謂有爲法乎。「日出霧露餘」一聯，日來霧去，青松如沐，即去妄迹而取眞源也，故下云澹然有悟。章燮《唐詩三百首注疏》：（首）四句總起。（「眞源」四句）正寫禪經也。（「道人」以下）言超師院之景，幽閒清淨，遊目賞心，反得雅趣也。

《贈江華長老》《唐風定》卷五：柳詩氣色鮮新，此首尤可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風窗疏竹響」二句，借竹風、松露喻老僧之眞寂也。《援鶉堂筆記》卷四〇：「室空無侍者」，用《維摩詰經》。《昭昧詹言》卷七：「去歲」句，倒入。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古鍊，耐細玩，是有意脫唐。

《界圍巖水簾》《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二引《筆墨閒錄》：此詩奇麗工壯，始言水簾之狀，不甚言，但發二語云：「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簡而工矣。《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寫景如謝，然多用單語，覺骨力更勝。

《古東門行》《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頗似李長吉，應是元和一時氣習。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語語典實，而氣亦雄偉。《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赤丸夜語飛電光」，赤丸，暗寓武氏。「魏王卧內藏兵符」，言元衡既主用兵，又不能驅駕諸將，師老于外，變作于內，懷慙入地，深笑其智小謀大也。「子西掩袂眞無辜」，「眞無辜」，言豈眞無辜耶？「敵國舟中非所儗」，「非所儗」，謂非平生排斥之人，忽出所備之外也。「絕臏斷骨郎下補」，「下」一作「可」，然「下」字較勝，言如何下手也。重校：「下」一作「暇」。《劍谿說詩又編》：或問：盜殺武元衡事，而題曰《古東門行》，何義？曰：漢樂府有《東門行》，鮑照嘗擬之。武之遇盜被害，在靖安里東門，故借樂府題詠其事。又：諷諭迫切，而敘事渾古，筆亦沉雄有力。詩旨欲大索刺客，聲罪致討，而終篇不露，是爲深厚。又：此詩精悍得明遠之神。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唐詩鏡》卷三七：鶗鴂鳥名，立夏鳴則衆芳歇，猶讒邪所蔽，不得進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閒同遲客心」，謝康樂《南樓中望所遲客詩》，見《文選》中，其詩乃孟夏作。此句用事最深密。《柳集點勘》卷四：「層軒隔炎暑」：韓子《送廖道士序》云：衡山之南，最高而橫絕南北者曰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則郡樓之峻，眺望之遠，從可知矣。「層軒」一聯，證以韓序，彌見其工警也。「鳳去徽音續，芝焚芳意深」：鳳去謂徽用去官，芝

焚則傷其逝。陸士衡《歎逝賦》「芝焚而蕙歎」，芳意深者，殆即蕙歎意乎。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榷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廖文炳《唐詩鼓吹註解》卷一：首言筆之美利，猶未經用而寄于柳州。漢尚書用以裁詔，王內史用以寫經，我無內史、尚書之才，雖有小藝，無補於時，不過微末之詞，藉此以播其芳馨耳。末云尚書卿月，光昭宇內，兎得顧而孕，乃有是筆之妙也。《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小題寫意工，次句大有風致。《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一寫筆，二寫寄。三、四美之之詞，美之云者，所以重其寄也。五、六謙之之詞，謙之云者，益所以重其寄也。末用卿月顧兎作結，正寫尚書筆之妙耳。《山滿樓唐詩箋注》卷四：起手先下個「作妙形」三字，便有以言乎形則既妙矣之意。次句方落「寄」字。三、四雖是少用典故，爲管城設色，然實以尚書、內史稱美楊於陵也。五、六故作低昂之致，「豈能裨損益」，是無事此筆也，「秖欲播芳馨」，是又不能不藉此筆也。末聯收到令更商榷，使盡其功，而因卿以及月，因月以及兎，湊合神奇，不可思議。《唐詩貫珠》卷五八：今詩謂早已含貯雲霧，待揮寫而施妙用，亦兼以山川迢遞，長途中穿雲冒霧行來，空管中尚留雲霧。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東坡題跋・書柳子厚詩》：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眞若劍鋩。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竹坡詩話》：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略】。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謂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歸田詩話》卷上：或謂子厚南遷，【略】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作險諢，讀之令人慘然不樂。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側韻排律，鍛語亦工，然只逐聯平遞去，無甚深致。《唐詩鏡》卷三七：晶閃。琢若鬼斧，未免傷雅。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能改齋漫錄》卷五：衡州有迴雁峰，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按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略】正是峰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雁至此而迴乎，乃古今考柳詩不精故耳。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後二語澹宕，亦有恨意。又引劉辰翁曰：酸楚。

《汨羅遇風》 《詁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二：屈原投汨羅而死，公方召回，故云「不作楚臣悲」也。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重校呂本有「因以奉呈」四字。按：四字當有。末二句乃呈劉也。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是戲語。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柳集點勘》卷四：時王師伐蔡，分道並進，鄂部正當東南一面，故有「多壘」句，言蔡寇未平也。

《善謔驛和劉夢得酹淳于先生》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鵠去往事，鳥鳴見景，一正一借，相形來甚有致。《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發端自比當日遠貶之久，忽遇詔追也。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潛溪詩眼・柳子厚詩》：《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衡岳五峰，天柱其一。呂溫卒於衡州，故遂以天柱比之。「士林憔悴」者，言此一株既萎，便已不復成林也。「泣相逢」之爲言，我方泣，不謂劉二十八亦來泣，於是遂同泣也。三、四，則其泣之之辭也。（後解）五，言呂之不能自葬也。六，言無人曾謀葬呂也。夫朋友死而不得葬，此亦後死者之責也。然則與其幾回惜之，無寧一抔掩之。遙寄江陵二子，其必有以處此矣。廖文炳《唐詩鼓吹註解》卷一：首言溫之死，士林相逢者，莫不悲泣而憔悴，蓋惜其傳文字于青簡，未勒功名于景鐘也。且官清而貧，室如懸磬，今已物化，見其封若高堂耳。《唐詩快》卷一一：哀輓詩中最爲得體。《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呂溫卒於衡州，故以天柱峰比之。泣相逢，言與劉同哭也。三、四傷其才不逢時，五、六哀其貧不能葬，七、八寫寄江陵二侍郎，故即以劉荆州比之，言下有責望二公之意。《唐詩貫珠》卷三三：名家必一句擒題。起處妙在是哭，呂在衡州，推尊現成，不可移易。「顙頟」二字，更寫得淋漓有神。罄室，言其原籍。堂封，則謂旅葬之處。結言寄江陵之意也。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 《柳集點勘》卷四：翰林寂寞，即用其家子雲「翰林主人」及「惟寂惟寞」之語，以比貞一，言今雖垂翅，行當沖霄，故以鳴鳳上天儗之。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坡一》：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爲明，各以詩惜之。子厚意雖自謂，語反成晦，不若介甫語顯而意適也。《詁

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二：蓋有自況之意。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疏慵招物議」，既不自反；尾句又何其哀也，其不遠到可覘。紀昀評：五、六乃規之以謹慎韜晦，言已往以戒將來，非追叙得罪之由。虛谷以爲「不自反」，失其命詞之意。《四溟詩話》卷四：《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孟子、屈原，兩用此語，各有所寓。【略】柳宗元《衡陽別劉禹錫》詩：「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至怨至悲，太不雅矣。《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起兩句點得事明，三、四點景渾雅，五、六申首聯，末以惜別意，結格最穩。又：「休將」字妙。《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一、二，蓋紀實也。三、四，紀其分路處也。又：不苦在「嶺外行」，正苦在「到秦京」。蓋嶺外行是憔悴又起頭，反不足又道；到秦京是憔悴已結局，不圖正不然也。（後解）今看先生微辨附王一案，又是千古妙文。看他只將漁父《鼓枻》一歌，輕輕用他「濯纓」二字，便見己與夢得實是清流，不是濁流，更不再向難開口處多開一口，而千載下人，早自照見冤苦也。又：「慵疏」，一罪也；「文字」，二罪也。此是先生親招供狀也。除二罪外，先生無罪，信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翁仲遺墟草樹平」，沈佺期《渡南海入龍編詩》，「尉佗曾馭國，翁仲久遊泉」，亦以翁仲爲嶺外事，但檢之不得其原。皇甫錄《近峰聞略》云：「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三丈二尺，氣質端勇，事秦始皇，守臨洮，聲振匈奴，秦範其像，置司馬門外，匈奴使來見之，猶以爲生。」惜不載所出何書。出桂楊，下湟水，正連州地，題云「分路」，則「翁仲」句乃適柳之路也。《唐詩鼓吹》卷一何焯批：路既分而彼此相望，不忍遽行，惟有風煙草樹，黯然欲絕也。前此遠竄，猶云附麗伾，文，今說雪詔退，復出之嶺外，則眞爲才高見忌矣。《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四：十年憔悴，不爲不久，到秦京，意謂是憔悴結局矣，而翻爲嶺外之行，則又是憔悴起頭，此眞人所不料也。三、四不過是記其分路處，而「風煙在」、「草樹平」，一片凄涼境界，便堪吊出離人無數眼淚。下乃放筆直書，究竟吾得何罪而至於此，則慵疏一罪也，文字二罪也。然慵疏之招物議，天使之也，故曰「直以」。「直以」者，無可奈何之詞也。文詞之占時名，自取之也，故曰「休將」。「休將」者，悔而戒之之詞也。噫，既不善媚人矣，又可令才名高出人上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垂淚千行」，言及此不得不放聲大哭也。怨天乎？尤人乎？只是自嗤其性之懶，自恨其才之高而已矣。《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起句之工于發端，如【略】柳宗元「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略】落句以語盡意不盡爲貴，如【略】柳宗元「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廖文炳《唐詩鼓吹註解》卷一：此與劉禹錫同至衡州而別。首言先貶十年在外，形容顯顇。後召還長安，將圖大用，豈料復爲嶺外之行耶？經「伏波」之舊道而風烟在，覩翁仲之遺墟而草樹平。吾輩疎懶性成，已招物議，而文章高占時名，易取讒妬，亦不可以此自多也。昔李陵云：「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悠。」今余與夢得不用臨河而別，垂淚千行，便如河水之足以濯纓矣，其何以爲情哉。《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曰「故道」，是分路處所聞，實事虛寫。曰「遺墟」，是分路處所見，虛事實寫。借以作對耳。

《再上湘江》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凄絕，一言腸斷矣。《柳亭詩話》卷六：杜詩：「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柳詩所本。柳子厚《再上湘江》詩曰：【略】。外苦中甘，超出「去國」、「投荒」之句，進境也。《嶽麓志》誤作于武陵詩。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二引孫（汝聽）曰：「襄陽從事」，即謂「天水趙」也。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詩境淺說續編》：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況歷三十年之久，重過南樓，歷歷前程，行行老淚，山陽聞笛之情，馬策西州之慟，無以過之，知子厚篤於朋友之倫矣。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唐詩鏡》卷三七：語氣太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前解，恰與許仲晦《咸陽城西門晚眺》前解，便是一副印版。然某獨又深辨其各自出好手，了不曾相同。何則？許擅場處，是其第二句抽出七字，另自向題外方作離魂語，卻用快筆颼地疾接，怕人風雨，便將上句登時奪失，於是不覺教他讀者亦都心神愕然。今先生擅場卻是：一句下箇「高樓」字，二句下箇「海天」字。高樓之爲言，欲有所望也；海天之爲言，無奈并無所望也。於是心絕氣絕矣。然後下箇「正」字。正之爲言，人生至此，已是入到一十八層之最下一層，豈可還有餘苦未吃，再要教吃？今偏是「驚風」、「密雨」，全不顧人，「亂颭」、「斜侵」，有加無已。雖盛夏讀之，使人無不灑灑作寒，默然無言。然則可悟許妙處，是三、四句奪失第二句；此妙處是三、四句加染第二句，政復徹底相反，云何說是印版也？（後解）此方是寄四州也。五，望四州不可見也；六，思四州無已時也。七、八言若欲離苦求

樂，固不敢出此望。然何至苦上加苦，至於如此其極？蓋怨之至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吳喬云：中四句皆寓比意。「驚風密雨」喻小人，「芙蓉薜荔」喻君子，「亂颭斜侵」則傾倒中傷之狀，「嶺樹」句喻君門之遠，「江流」句喻臣心之苦。皆逐臣憂思煩亂之詞。《瀛奎律髓》卷四陸貽典評：子厚詩律細於昌黎，至柳州諸詠，尤極神妙，宣城、參軍之匹。查慎行評：起勢極高，與少陵「花近高樓」兩句同一手法。紀昀評：一起意境闊遠，倒攝四州，有神無迹。通篇情景俱包得起。三、四賦中之比，不露痕迹。舊說謂借寓震撼危疑之意，好不着相。《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從登城起，有百端交集之感。「驚風」、「密雨」，言在此而意不在此。《嶺南江行》詩中「射工」、「颶母」亦然。廖文炳《唐詩鼓吹注解》卷一：首言登樓遠望，海闊連天，愁思與之瀰漫，不可紀極也。三、四句惟驚風，故云「亂颭」；惟細雨，故云「斜侵」，有風雨蕭條、觸物興懷意。至嶺樹重遮、江流曲轉，益重相思之感矣。當時共來百越，意謂易於相見，今反音問疏隔，將何以慰所思哉。《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起曰「高樓接大荒」，是憑高望遠、目極千里也。次曰「海天愁思」，是一望無際，觸景傷懷也。愁思茫茫下一「正」字，言今被斥遠方，已到十分苦境，偏是驚風密雨，全不顧人，亂颭斜侵，有加無已，愁思不愈難爲情乎？五是望四州而不可即，六是思四州而無已時，即所云「滯一鄉」也。曰「共來」、曰「猶自」，愁之深，怨之至也。又：驚風密雨，有寓無端被讒斥逐驚懷之意，又寓風雨蕭條、觸景感懷之意。《詩三百篇》鳥獸草木各有所托，唐人寫景，俱非無意，讀詩者不可不細心體會也。《唐詩貫珠》卷三八：柳州之南，直之廣東廉州濱海，所以接大荒，而又云海天也。驚風亂颭，密雨斜侵，皆含內意，謂世事險巇不安，風波未息。嶺，五嶺；江，即柳江，今名左江。遮千里之目，使不見故鄉鄰郡，而愁腸一日九迴耳。引物串合，沉着淋漓，結承五、六。總在愁思中事，而卻寄問之。【略】《離騷》：「搴薜荔兮水中，采芙蓉兮木末。」今兩物同用，本於此，寫騷人之幽怨。而《九歌・山鬼》章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則又有暗射詭秘之意。荷花又謂草芙蓉，《楚辭》又云：「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綠波些。」今詩之用，總檃括《騷》怨，探其來歷，則句皆有根有味。《唐詩成法》卷一〇：一登樓，二情，中四所見之景，然景中有愁思在。末寄四州。嶺樹遮目，望不可見；江曲九迴，腸斷無已時也。柳州詩屬對工穩典切，情景悲涼，聲調亦高。刻苦之作，法最森嚴，但首首一律，全無跳躑之致耳。《唐詩箋注》卷五：登樓凄寂，望遠懷人。芙蓉薜荔，皆增風雨之悲；嶺樹江流，彌攪迴腸之痛。昔日同來，今成離散，蠻鄉絕域，猶滯音書，讀之令人慘然。《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結，既遭遠斥，或同一方，或音書時達，庶可稍慰離索，今乃至於如是之極也。人孰無情，誰能堪此。《昭昧詹言》卷一八：六句登樓，二句寄人。一氣揮斥，細大情景分明。《古唐詩合解》卷一五：前解登樓寫愁，後解因愁寄友。《詩境淺說》丙編：唐代韓柳齊名，皆遭屏逐。昌黎藍關詩見忠憤之氣，子厚柳州詩多哀怨之音。起筆音節高亮，登高四顧，有蒼茫百感之慨。三、四言臨水芙蓉，覆牆薜荔，本有天然之態，乃密雨驚風橫加侵襲，致嫣紅生翠，全失其度。以風雨喻讒人之高張，以薜荔芙蓉喻賢人之擯斥，猶楚詞之以蘭蕙喻君子，以雷雨喻摧殘。寄慨遙深，不僅寫登城所見也。五、六言嶺樹雲遮，所思不見，臨江遲客，腸轉車輪，戀闕懷人之意，殆兼有之。收句歸到寄諸友本意，言同在瘴鄉，已傷謫宦，況音書不達，雁渺魚沉，愈悲孤寂矣。《唐詩評注讀本》卷三：前六句直下，皆言登樓所望之景。末二句總括，不明言謫宦而謫宦之意自見。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藝苑雌黃・夕陽春》：《淮南子》曰：「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注：「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反食高春。」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逸老堂詩話》卷上：姚寬《西溪叢語》云：柳子厚詩有「空齋不語坐高春」。【略】高春，時地加戌，民碓春時也。黃潤玉《萬象錄》云：「高春，巳時也。或云日入處，非也。」余讀梁元帝詩云：「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云：「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盈。」當以日入處爲是。二說戌與巳皆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孤城」者，柳州城也。「越絕」者，言與韶州越絕也。「千萬峰」之爲言，自柳望韶不可得見也。「空齋不語坐高春」者，先生先自述其盡忘機事有如此也。三、四再寫，言己雖爲柳州刺史，其實與諸獠獠不開一口，不寫一字，不作一事也。（後解）前解先自述竟。此解乃始寄問丈人也。「梅嶺」者，韶州之嶺。「桂江」者，韶州之江。寒藏翡翠，秋露鰅鱅者，言韶州之瘴癘亦不減於柳也。然則丈人處此，爲復亦如我之兀坐不事一事乎，爲復不堪所事，而已至於憔悴乎，所謂同病相憐之至情也。《瀛奎律髓》卷四何焯評：五、六自比，空喻文彩不得飛躍也。紀昀評：「梅嶺」二句，指周一邊說，然突入覺無頭緒，又領不起第七句，殊不妥

適，傳頌口熟不覺耳。許印芳評：此皆意不相貫之病，非細心人卻看不出。無名氏(甲)評：柳州推激風騷，兼能精煉。評語謂其工於老杜，誠亦有之，然正爲其工，所以不及老杜。此又評語所未發也。蓋老杜無求工之迹，而氣象自然高大，而又未嘗不工，所以合於《三百篇》。若有意求工，又是人爲，不可與化工同論矣。廖文炳《唐詩鼓吹註解》卷一：此子厚自言在越而思丈人，坐高春而不語也。印不用而文沒，硯不磨而塵封，其宦況何寂寞耶？煙藏翡翠，水露鰅鱅，梅嶺、桂江之蕭寂可見。余也身遭放逐，憔悴已甚，若丈人之機械盡忘，優遊自適，當想予憔悴之容也。《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孤城，柳城也。越絕，言與韶越絕也。千萬峰，言自柳望韶，不可得見也。「空齋不語坐高春」，自言其機事盡忘也。三、四言柳之宦況寂寞，一無所事也。五、六言韶之瘴癘，不減於柳，若丈人之機事盡忘，亦如予之兀坐無事、顙顙不堪也。言下有同病相憐之意。

《登柳州峨山》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此樣語痛至，讀自有省，本不須着一字。劉辰翁曰：漸近自然。《刪訂唐詩解》卷一二：眼前妙語，何其神也。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因盧有書來，甚嘆臨蒸之熱，而先生報之也。言君乃以臨蒸爲不可耐，又豈知有不可耐如余柳州之尤甚者乎。三、四，臨寫柳州之與臨蒸，其大不相同且有如此也。(後解)言若臨蒸，則余方欲勤勤致問之矣。蒹葭已淅瀝耶？橘柚正玲瓏耶？安得旦暮之間，遂能置身於其地耶？夫余本吳人也，所謂白蘋洲畔之客也。然則吳人亦思吳耳，胡爲卻思臨蒸？此非余之思臨蒸，余實思夫臨蒸之於柳州，其遠去且有不啻數十百倍者。夫人方且思之，而子乃更嘆之，是何爲者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蒹葭淅瀝含秋霧」一聯，「霧」《鼓吹》作「雨」，秋雨即蒹葭之聲，夕陽即橘柚之色也。細按之，作「霧」爲是，乃嶺外風景，遇霧多，見日晚也。「非是白蘋洲畔客」二句，注中當并引「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二句，落句乃顯。《瀛奎律髓刊誤》卷四：一說謂盧以衡州爲炎，其地猶雁所到；若我所居，則林邑、牂牁之間，更爲遠矣。於理較通，而不免多一轉折。存以備考。又：六句如畫。廖文炳《唐詩鼓吹註解》卷一：首句是慰盧君，言君居此，莫嗟炎熱之方。余因雁書時至，而覺山利如戟，水流如湯，雨滴蒹葭，日映橘柚，皆動吾以遐思也。念昔柳惲爲治地道，貶吳興太守，猶非絕境。今余所居非地，聊述貶謫之意而問之盧衡州耳。《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一、二因盧衡州有書而報之也。三、四因盧衡州歎臨蒸之熱而自言柳州之山水尤爲不堪也。五、六又因柳州之不堪而致問臨蒸也。故結云「還將遠意問瀟湘」也。夫先生豈眞思羨臨蒸耶？只因柳州之與臨蒸其相去有數十百倍者，不得不致問臨蒸也。言外有極感慨意。《唐詩貫珠》卷一二：詳詩意，必盧衡州來書，謂衡遠在天南炎熱之地，亦言謫官不得意者。子厚答詩，言君地且莫歎爲炎方，我之處境更陋，用報君之雁書幾行而述之。蓋林邑、牂牁，本南徼之極處，而我柳州已與相近，所以山水無情，如戟如湯，含瘴毒意，蒹葭淅瀝，秋雨飄風，橘柚玲瓏，夕陽慘淡。玲瓏是叢樹中透露也，其蕭條景況，天涯隔遠，以爲何如乎？予遷謫雖非如柳惲爲吳興白蘋洲畔之客，然喜得亦如瀟湘逢故人，敢將我遠謫以問之，豈不比君更遠乎？全用柳惲《江南曲》內語意，而遠字本於惲作。且挽到起句，暗應三、四，通身結出路遠。己又姓柳，攢簇得妙。《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盧書必是特歎臨蒸之炎熱，故報之如此。言爾勿嫌衡陽地惡，爾亦不知吾柳州之惡，眞不啻十倍於衡陽也。林邑在其東，牂牁在其南，以言乎山，則山似戟，無一寸坦道也；以言乎水，則水如湯，無一勺平波也，是豈特臨蒸之堪歎已乎。若爾衡陽，則水有蒹葭，秋雨至而其聲淅瀝，可以娛耳；山有橘柚，夕陽留而其影玲瓏，可以悅目，何爲不足羈高賢之駕乎。我本吳人，所謂白蘋洲畔之客也，而今則非是矣，方與林邑、牂牁異言異服之人錯處而鄰居，在其意固無日不瀟湘之上、蒹葭橘柚之間，人方慕之羨之，而爾顧咨嗟而太息之何耶？又：二之所謂報，報以三、四之柳州風土也，句法順。八之所謂問，問其五、六之臨蒸景物也，句法倒。《唐詩箋注》卷五：衡陽有迴雁峰，借用以言盧之來信也。「且莫歎」，正興起下二聯，以見柳州之更不如林邑。【略】蒹葭一聯，言瘴霧濛濛，透夕陽者，惟橘柚耳，見風土之惡也。末二句，言不似柳惲之貶吳興，有白蘋之興，故將遠意問之，正所以報其書也。

《答劉連州邦字》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險韻即用險句，亦係有意。

《嶺南江行》 《詩話類編·感慨》：宗元以附丕、文被罪，【略】觀其詩句，則一時風俗景象，皆畏土也。而流離困苦，何以堪之。廖文炳《唐詩鼓吹注解》卷一：此敘嶺南風物異於中國，寓遷謫之愁也。言瘴江向南直抵雲烟之

際，一望皆是海邊矣。雨晴則象出，日暖則蛟遊，射工之伺影，颶母之驚人，皆南方風物之異者，是以所愁非一端，而華髮不待流年耳。《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山腹雨晴添象迹」，《近峰聞略》：廣西象州，雨後山中遍成象迹，而實非有象也。《瀛奎律髓》卷四查慎行評：尾句亦不值如此氣索。紀昀評：雖亦寫眼前現景，而較元白所叙風土，有仙凡之別。此由骨韻之不同。五、六舊說借比小人，殊穿鑿。許印芳評：五、六果有憂讒畏譏之意，舊說不爲穿鑿。《一瓢詩話》：詩有通首貫看者，不可拘泥一偏。如柳河東《嶺南郊行》，一首之中，瘴江、黃茆、海邊、象跡、蛟涎、射工、颶母，重見疊出，豈復成詩？殊不知第七句云：「從此憂來非一事。」以見謫居之所，如是種種，非復人境，遂不覺其重見疊出，反若必應如此之重見疊出者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中二聯俱寫風土之異，不分淺深。《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刺惡之詩，【略】如柳子厚「射工」、「颶母」之辭，【略】雖甚切直，而終不失爲風雅之遺。《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非一事」者，又總束上文，言有未能以枚舉者，此眞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者乎。《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一、二寫地，言瘴江、海外，一望雲烟也。三、四寫景，嶺南山水皆在所望之中矣。五、六寫物，即七之憂非一事也。極言景物之異，以見所居之非地耳。《唐詩貫珠》卷四八：題曰「郊行」，則瘴江似指柳江。然柳州之直南去六百餘里方抵廣東廉州府之海，詩中所言海邊，蓋南望中想象之辭。總之地方荒僻，一片雲烟與黃茆，似乎直抵近海耳。三述異也，以下皆可憂之事，加之以貶謫飄零，不止一端，髮必頓白，尚能緩待流年，老而後白乎？然中四句亦夾內意，謂天顏將霽而餘氣未消，日色雖融而黏帶猶在，暗傷播蕩未曾斷絕也。巧伺、偏驚，下得用力，其內意可見，而以此推之，則腹與心亦近乎人道。旅客謂己，皆非泛用也。《唐詩箋注》卷五：此言柳州山川風物之惡，異於他郡。起二句寫其大局，象跡、蛟涎，時時出沒，射工颶母，往往傷人，官之者能無憂？絕言不至於死不止也。

《**柳州峒氓**》《陳輔之詩話・乃心王室》：柳遷南荒有云：「愁向公筵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略】皆褊忮躁辭，非畎畝惓惓之義。《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柳柳州詩精絕工緻，古體尤高。世言韋、柳、韋詩淡而緩，柳詩峭而勁。此五律詩比老杜則尤工矣。杜詩哀而壯烈，柳詩哀而酸楚，亦同而異也。又《南省牒令具注國圖風俗》有云：「《華夷圖》上應初識，《風土記》中殊未傳。」非孔子不陋九夷之義也。年四十七卒於柳州，殆哀傷之過歟？然其詩實可法。馮舒評：柳固工秀，然謂過於杜則不然。查慎行評：律詩掇拾碎細，品格便不能高。若入老杜手，別有鎔鑄爐韝之妙，豈肯屑屑爲此？虛谷謂柳州五章比杜尤工一言，以爲不如，覽者毋爲所惑可也。紀昀評：評韋、柳確，評杜、柳之異亦確，惟云五律工於杜，則不然。又：全以鮮脆勝，三、四如畫。《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後四句，言歷歲踰時，漸安夷俗。竊衣食以全性命，顧終已不召，亦將老爲峒氓，無復結綬彈冠之望也。「欲投章甫作文身」，言吾當遂以居夷老矣，豈復計其不可親乎。首尾反覆呼應，語不多而哀怨已至。《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綠荷包飯趁虛人」。嶺南呼市爲虛，猶北人呼市爲集。按市朝而盈、夕而虛。嶺南市以虛多盈少，故反名虛。廖文炳《唐詩鼓吹注解》卷一：子厚見柳州人異俗乖，風土淺陋，故寓自傷之意。首言自郡城而之廣南，皆通津也。其異言異服已難與相親矣。彼歸洞者裹鹽，趁虛者包飯，鵝毛以禦臘，鷄骨以占年，皆峒俗之陋者。不幸謫居此地，是以愁問重譯，欲投章甫而作文身之氓耳。《柳亭詩話》卷一：韓昌黎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柳河東詩：「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龍戶，謂入海探珠者，馬人，相傳是伏波軍人遺種。洞，謂穴居；墟，乃市集之所：非身歷天南者不能悉其風景。《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通首極言柳州之惡，中四句皆異服殊音也。既曰異服殊音不可親矣，而結又云欲投章甫作文身，是先生憂憤之極，以寓自傷之意耳。《唐詩貫珠》卷四八：郡城南去爲通津之處，所以諸峒氓皆於此來往。其服飾蠻音與中土各別，情不相入，故不可親也。其出而辦鹽，皆以青箬裹之歸洞，其來而趁集，皆攜綠荷包飯爲餱糧。寒天所服，鵝毛縫罽，占禱年成，鷄骨祈神。若有事至公庭，須用重譯通辭，豈不煩難，顧未如棄衣冠、爲蠻夷，方可習其夷音耳。雖挽到殊音爲愁重譯言，然亦以中朝既不我與，當逃諸荊蠻，乃憤世無聊之語也。《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不可親」三字，是一篇之主。其所以不可親，以異服殊音之故，而先裝首句者，見郡城猶可，其餘所轄州縣，乃至愈遠愈甚也。中二聯總是寫其俗之陋，爲不可親之實也。歸峒之客，即趁虛之人，出則包飯，入則裹鹽，有似於儉而未敢以儉許之。鵝毛禦臘，一事也；鷄骨占年，又一事也。縫山罽而已，拜水神而已，疑近於古而不得以古稱之。七，一頓。八，一掉。公庭之上，必煩重譯，此眞不容令人不愁，況彼之不宜於章甫，猶我之不宜于文身，而彼既不

能離我，我又不能卻彼，將如何而後可。於是忽作一想，曰：必也去我一人之威儀，狥彼數州之風俗，庶幾得以相安於無事也乎？嗟嗟，此豈於不可親之中曲求其可親之法哉。言及此，其傷心有甚焉者矣。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内池館即事見寄》《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榮賤」，合己與中丞言之。

《種柳戲題》《青瑣高議前集・柳子厚補遺》：晚年謫授柳州刺史。【略】民歌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色依然在，千株綠拂天。」《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興致灑落，正以戲佳。《唐詩成法》卷四：一人地，二種柳，三、四承一、二，五、六柳，七結五、六，八結一、二。「談笑」還題「戲」字，「故」字起下句，「好作」二字緊承五、六，言柳之垂陰聳幹，生意無窮，而己之在世有限。題雖曰「戲」，而意則一字一淚。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藝苑雌黃・榕木》：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山城雨過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略】即此木也。《唐詩品彙》卷五二引劉辰翁評：其情景自不可堪。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落句悠然自遠，《唐詩解・七言絕句五》：羈官戚矣，春半如秋，則又使我意迷也，花盡葉落，豈二月時光景耶，蓋柳州風氣之異如此。《古唐詩合解》卷一〇：子厚之刺柳州，雖非坐譴，然邊方煙瘴，則仕宦之情與羈旅之思，自覺含淒而可悲。又：羈人最怕是秋，今春半而木葉盡落，竟如秋一般，使我意思轉覺迷亂也。又：雨過花盡，眞春半如秋矣。又：鶯啼時而葉落，又春半如秋矣。《柳亭詩話》卷二三：閩粵之間，其樹榕，有大葉、細葉二種，紛披輪囷，細枝着地，遇水即生，亦異品也。前人取爲詩料，始於柳子厚「榕葉滿庭鶯亂啼」。《唐詩箋注》卷九：炎方氣暖，春半已百花俱盡，榕葉滿庭，蕭疏景況，故曰「如秋」。柳州卑暑之地，言物候之異致如此。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李夢陽曰：意深詞足。周珽曰：方外之交，任其自由自在，局於方之內者，不無忻羨之思。《唐詩解・七言絕句五》：山木雖美，臨眺無期，不能無羨錫杖之飛。《刪訂唐詩解》卷一五：言倦於登眺，惟爾所適也。《而菴說唐詩》卷一一：珠樹既隔於翠微，我又因病來，於方外仙佛之事多不預聞，且仙山不屬刺史所轄，上人有凌空之錫，但憑飛去便了，以詩貽我做甚。此詩最得體。

《別舍弟宗一》《竹坡詩話》：此詩可謂妙絕一世。但夢中安能見郢樹烟？烟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邊」，如此卻似穩當。《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投荒十二年」，其句哀矣，然自取之也。爲太守尚怨如此，非大富貴不滿願，亦躁矣哉。許印芳評：末數語深文曲筆，全是誣罔古人，故曉嵐抹之。紀昀評：語意渾成而眞切，至今傳頌口熟，仍不覺其濫。「烟」字越韻。許印芳評：末句「煙」字當是「邊」字，因與次句重複，故改之。然或改次句以就末句，或改末句以就次句，皆宜更易詞語，方能使兩句完好，乃不肯割愛，但改重複之字，牽一「煙」字湊句，此臨文苟且之過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律下》：顧璘曰：詞太整，殊覺氣格不遠。唐陳彝曰：次聯眞悲眞痛，不覺其淺。唐孟莊曰：結亦悠長。《唐詩解・七言律詩六》：此亦在柳而送其弟入楚也，流放之餘，驚魂未定，復此分別，倍加黯然，不覺淚之雙下也。我之被謫，既遠且久，今又與弟分離，一留桂嶺，一趨洞庭，瘴癘風波，爾我難堪矣。弟之此行當在荆、郢之間，我之夢魂常不離夫斯土耳。《唐詩快》卷一一：眞可爲黯然銷魂。《唐詩評選》卷四：情深文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殘魂」者，剩魂也。剩魂者，言初被貶時魂被驚斷，其未斷時剩猶到今也。「零落」者，言此剩魂已不成魂，只是前魂之所零星散落者也。「倍黯然」者，言此零星散落之魂，萬萬不堪又遭怖畏，而不意又有舍弟之別去也。三、四，再申被貶到今，魂之零落，其萬萬不堪又有舍弟之別者如此。（後解）此寫舍弟既別去之後也。「雲似墨」，言不可往也。「水如天」，言又不可歸也。不可往者，自是吾弟憂我之至情，我非不之知也。無奈不可歸者，又爲吾君命我之大義，我又不能逃也。然則往又不可，歸又不得，歸又不得，住又不可。我惟有心折於荆門前後而已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一身去國六千里」，《通典》：柳州龍城郡去西京五千四百七里。「欲知此後相思夢」二句，《韓非子》：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得相見，敏便于夢中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落句正用其意，承五、六來，言柳州夢亦不能到也。註指荆、郢，爲宗一將遊之處，非。《一瓢詩話》：竹坡老人駁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末句云：【略】。此語已屬夢中說夢。後又改云：【略】。是魘不醒矣。殊不知別手足詩，辭直而意哀，最爲可法。觀此一首，無出其右。《秋窗隨筆》：《竹坡詩話》：【略】。予謂非是。既云夢中，則夢境迷離，何所不可到？甚言相思之情耳。一改「邊」字，膚淺無

味。若易以「處」字、「望斷」字，又太直，不成詩矣。詩以言情，豈得沾沾以字句求之？《歷代詩話・唐詩・煙樹》：吳旦生曰：墅談稱：此詩無一字不佳。竹坡老人乃謂：夢中焉能見郢樹煙，【略】。此眞癡人前說不得夢也。不知天下夢境極靈極幻，疑假疑眞，著一「煙」字綴之，使模糊迷離於其間，以夢爲體，以煙爲用，說出一種相思況味，詩人神行處也。廖文炳《唐詩鼓吹註解》卷一：此言既遭遷謫，殘魂黯然，又遇兄弟睽離，故臨流而揮淚也。去國極遠，投荒極久，幸一聚會，未幾又別，而瘴氣之來，雲黑如墨，春光之盡，水溢如天，氣候若此，能不益增其離恨乎？自此別後，懷弟之夢，長在於荆門郢樹之間而已。若後會期，豈可得而定哉。《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一：既曰殘魂矣，又曰零落者，言余一身被斥，魂已驚斷，零星散落，萬萬不堪再增苦惱，今又遭舍弟之別，雙垂眼淚，故曰倍黯然也。三、四是叙未別之前，五、六是叙既別之後。「去國」，言其遠；「投荒」，言其久；「雲似墨」，言不可居；「水如天」，言不得歸。弟兄遠別，後會無期，殊方異域，度日如年，眞一字一淚也。《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四：魂而曰殘，其零落可知。「黯然」，平日也；「倍黯然」，今日也。此句喝起。下「雙垂別淚」一落，正注明「倍」字意也。三、四申寫平日之黯然，勿作對偶看。一身也而至於萬死，去國也而至於投荒，六千里也而至於十二年，其魂有不零落者乎？五、六申寫今日之倍黯然。桂嶺，身所羈留之處也。洞庭，弟所宦遊之處也。瘴雲如墨，春水如天，二境並舉，美惡判然。今也弟固不堪伴兄，兄又不能就弟，其淚有不雙垂者乎？一結趁勢迴抱，言只有夢中相見之一途而已。夫相思云者，兄既思弟，弟亦思兄也。今乃曰「長在荆門郢樹煙」，是但容兄之夢越洞庭而去，不願弟之夢踰桂嶺而來也。先生之不安於柳如是。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柳宗元、劉禹錫贈答）此下八絕，雖非莊調，然借事發意，含譏帶謔，興趣固有餘，可想見二公風流雅致，足爲墨池故實，亦自可喜。《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臨池尋已厭家雞」，盧攜言劉、柳並學書於皇甫閎，柳爲升堂，劉爲及門，宜有家雞之戲。

《董贈二首》　《猗覺寮雜記》卷上：「薑芽盡是捧心人」，以手如薑芽。【略】又言「捧心」，則知爲手無疑。《相書》：手如薑芽者貴。《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薑芽不得來歷，疑即謂五指捉筆如薑芽狀耳。

《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　《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后皇嘉樹」，屈原語也，摘出二字以對「木奴」，奇甚。終篇字字縝密。紀昀評：語亦清切，惟格不高耳。許印芳評：「皇樹」、「木奴」，小巧之句，何足稱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滋味還堪養老夫」，結句正見北歸無復望矣。悲咽以諧傳之。《今體詩鈔・七言今體詩鈔》卷四：結句自傷遷謫之久，恐見甘之成林也，而託詞反平緩，故佳。《昭昧詹言》卷一八：後半眞率不可法。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　《西溪叢語》卷下：「誰采金英與侍郎」，蓋用慧林《菊問贈鮑侍郎》詩云：「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用事亦巧洽，特先有故實而後合題者。

《柳州寄京中親故》　《唐詩鏡》卷三七：末語堪悲。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二：「不是偸桃一小兒」，孫汝聽曰：言仙人若訪元、朱二士，見此櫻桃，固非如東方朔偸桃者也。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碧溪詩話》卷四：臨川「蕭蕭出屋千尋玉，靄靄當窗一炷雲」，皆不名其物。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已有此格。《唐詩鏡》卷三七：語有騷情。《唐詩解・七言絕句五》：山前水碧，侍御停舟於此，我之感春風而懷無限之思者，正欲採蘋瀟湘，以圖自獻，乃拘於官守不自由也。按子厚初雖貶謫，已而被召，其刺柳州原非坐譴，圓至謂拘以罪者，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周弼曰：爲實接體。何仲德曰：爲警策體。顧璘曰：意話，所以難及。周珽曰：采蘋花者，喻自獻也。《左傳》「蘋蘩荇藻，可羞於王公。」蓋曹在湖湘，暫過柳州象縣，詩意謂欲自獻於曹，懷意無限，而拘於官守，不自由也。《唐詩摘鈔》卷四：言己爲職事所繫，不得自由，特託采蘋寓興，言欲涉瀟湘采蘋，而不得往，此意空與湘水俱深也。《離騷》以香草比君子，此蓋祖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欲采蘋花相贈，尚牽制不能自由，何以爲情乎。言外有欲以忠心獻之於君而末由意，與《上蕭翰林書》同意，而詞特微婉。《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大有騷怨夷猶之意。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遊覽諸篇，俱力追謝康樂，比謝更較精細有風骨，奈以此卻微近今。然此一關大難論，若但如謝，恐終覺板拙。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閑遠漸近點綴，故

自清麗。子厚於五言古尤所擅場。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梢」字凡二叶，韓、柳詩不避重韻，無多疑也。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唐詩鏡》卷三七：清澄無滓。《唐風定》卷五：悲悽宛曲，音旨哀絕，而無忿懟叫噪之氣，所以得風人之正也。曾習經《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十五首・謝康樂集》註：柳州五言，刻意陶、謝，兼學康樂制題，如《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登蒲州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等題，皆極用意。惜此旨自柳州至今，無聞焉爾。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 《東坡題跋・題柳子厚詩》：子厚此詩，遠出靈運上。《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此殆所謂雙聲疊韻體者。《唐詩鏡》卷三七：一起數語，峻絕孤聳。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不特閑靜，氣概又闊，可諷。

《南澗中題》 《東坡題跋・書柳子厚南澗詩》：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又：柳儀曹《南澗》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愛日齋叢鈔》卷三：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略】不若柳子厚詩「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啓來世無窮之思。《藏海詩話》：「清風一披拂，林影久參差」，能形容出體態，而又省力。《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因遊南澗而寫遷謫意。《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非不似陶，只覺音調外，不見一段寬然有餘處。《唐詩鏡》卷三七：言言深訴，卻有不能訴之情，寥落徘徊，末二語大堪喟息。《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陳繼儒曰：讀柳州《南澗》、《田家》諸詩，覺雅裁眞識，菲菲來會，令人目不給賞，意無留趣。周珽曰：古雅，絕無霸氣，得未有章法，亦在魏晉之間。《唐風定》卷五：刻骨透髓，眞如見其衷曲。《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秋氣集南澗」，萬感俱集，忽不自禁。發端有力。「羈禽響幽谷」一聯，似緣上風字，直書即目，其實乃興中之比也。羈禽哀鳴者，友聲不可求，而斷遷喬之望也，起下「懷人」句。寒藻獨舞者，潛魚不能依，而乖得性之樂也，起下「去國」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即柳記中石磵。「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爲學仕官，亦如是觀。又：語語是獨遊。《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南澗》詩從樂而說至憂，《覺衰》詩從憂而說至樂，其胸中鬱結則一也，柳子之答賀者曰：「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讀此文可解此詩。每見評者曰近陶，或曰達，余以《山樞》之答《蟋蟀》，猶謂其憂深音蹙，然即陶詩「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意也。《北江詩話》卷二：靜者心多妙。體物之工，亦惟靜者能之。如柳柳州「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略】鹵莽人能體會及此否？《刪訂唐詩解》卷五：以陶之風韻兼謝之蒼深，五言若此已足，不必言漢人也。《藝概・詩概》曰：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柳云「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是騷人語。《峴傭說詩》：柳子厚幽怨有得《騷》旨，而不甚似陶公，蓋怡曠氣少，沈至語少也。《南澗》一作，氣清神斂，宜爲坡公所激賞。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全倣謝《池上樓》篇。「追遊」兩句，調略滯。《唐詩鏡》卷三七：語如寒風。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昔人論此詩，以爲逼眞韋左司遊覽諸作，予深不然之。子厚意志感憤已不如韋之恬淡，句調工緻已不如韋之蕭散，是本同道而異至，烏可謾論云乎。

《與崔策登西山》 《東坡題跋・題柳子厚詩》：子厚此詩，遠在靈運上。《唐詩鏡》卷三七：謝靈運「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語勢如峰巒起伏，委有餘態。柳子厚「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陡然直上矣。「連袂度危橋，縈迴出秋杪。」語堪入畫。《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詩首叙向曉之景，次狀西山之高，次紀謫居之況，末冀崔之暫留也。言於鶴鳴露白之時，與崔君連袂而行，歷危橋、林杪，以至西山之頂，極目而望，毫末了然，若登九疑而臨洞庭，信象外之壯觀也。我之謫居，本非所習，紛擾頗亦厭，從此生既同胥靡，雖年齊彭祖，亦不爲壽，豈有心於養生哉。且始以蹇連而遭顚沛，終以愚蒙而怯幽微，每以親人見疏爲苦。今得與君遁山水而觀魚鳥，良足樂矣。子何不淹留於此，以緩我之愁腸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吳山民曰：景語清微。遁山水、觀魚鳥亦足寄慨。結語鍊。周珽曰：破山取玉，時逢壯采。《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是響調，讀之令人心快。類張景陽。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論詩者往往以此作與《南澗》並稱，然一起一結，殊無意味，已大不如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鶴鳴楚山靜」，鶴夜半而驚露。此句是不眠待曉，即隱憂倦永夜之意，尤不露骨也。《刪訂唐詩解》卷五：劉（辰翁）謂此詩語奇，非也。謂《南澗》勝

此，則深於古矣。言九疑、洞庭皆在指顧中，可以攬天地、凌萬物，而日馳風起，遊興盡矣。我安逐客而離紛擾，生無用、壽無益也。唐（汝詢）多未到處。

《構法華寺西亭》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閑曠清峭。

《夏夜苦熱登西樓》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莫辨」二句，子厚意似感慨，然亦可有可無。或謂專刺時政，尚屬影響。《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煬竈」兩語鍛得刻酷。

《覺衰》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顧璘曰：起二語善說，「古稱壽聖人」四句達。吳山民曰：起說得出，「未必傷我心」，好自寬解。下四句見老不足傷，「但願」二語意超。末四句從「美酒」聯生意。周珽曰：絕透，絕靈，絕勁，絕淡。前無古人者以此。《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因衰而行樂自慰也。言衰老之徵雖見，未足爲我憂，正以修短賢愚同歸於盡耳。不然，壽如彭、聃，聖如周、孔，獨不留至今乎。我但願有酒，即與朋友共之，及此暮春，景物明麗，而登高賦詩，以快我志，乘化而歸盡可也，其眞樂天知命耶。《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全學陶，然比陶力量較薄。起四句佳甚，道情眞切，以歎惋意出之，尤覺有味。《唐詩鏡》卷三七：末數語寫得興濃，自謂適情，正其愁緒種種。《唐風定》卷五：入淵明閫奧，其微遜者，稍涉於直。《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覺衰》詩極有轉摺變化之妙。起曰：「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一句一轉，每轉中下字俱有層折。「齒疏髮就種，奔走力不任」二語，正見「見侵」處，若一直說去，便是俗筆。遽曰：「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碧，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中間轉筆處，如良御回轅，長年捩舵。至文情之美，則如疾風捲雲，忽吐華月，危峯纔度，便入錦城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是時春向暮」至「商頌有遺音」，旨趣在此，蓋感十年不召也。《昭昧詹言》卷七：「但願得美酒」二句似陶。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意態大約近謝，寫景處甚工，但以篇太長，翻覺味減，若刪去少半即盡善。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艱詞險韻，頗類昌黎《聯句》諸詩。《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神明固浩浩」，神明，謂君心也。「暮景迴西岑」，轉出夜還。「木落寒山靜」一聯，大謝詩：「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入門守拘縶」以下，叙志。

《韋道安》 《唐詩快》卷二：天下有如此奇人，所謂廉頗、藺相如，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此等詩眞可廉頑立懦。《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子厚有良史之才，即以韻語出之，亦自鬚眉欲動。如叙韋道安斃盜辭婚事，生氣凜凜。吾尤喜其「師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語甚典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斃羣盜爲勇士，辭師婚爲義士，後顧義引刃，又爲忠貞之士矣。非柳州表揚之，道安幾於湮沒。《劍谿說詩又編》：子厚爲《韋道安》詩，叙致詳贍，篇法高古，可當韋生小傳。白傅諷諭諸篇，有此筆力否？又：詩第三句標韋之年，見年少勇能殲盜。彼父亦以年少願納女。且見女娉婷，拒以師婚，在年少尤爲義舉。既勇且義，所以投軀幕府，至死不變也。通篇具史公義法，而此句與《賈誼傳》「年十八」、「年二十餘」正同。若四十、五十，事可書，年不足稱已。《湘綺樓說詩》卷八：柳子厚叙韋道安，苦無章法，不知輕重故也。當以不從逆在先，後叙救女，則精采矣。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潛溪詩眼・柳子厚詩》：《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如哭凌司馬云「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乃犯孔北海臨終之作，不祥甚矣。《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悲痛意以感慨調發之，氣甚雄肆。《唐詩鏡》卷三七：寃號慟哭，是其所宜，故其瀝衷皆盡。《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不減陳思《贈白馬》之作。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詩不純於律，然起句與五、六，乃律詩也。幽而光，不見其工而不能忘其味。紀昀評：七句太激，便少蘊藉。馮舒評：律與不律，不在平仄，方君一生不解也。陸貽典評：所謂律詩者，初不在平仄，何云「不純於律」。《唐詩鏡》卷三七：起調迴仄，「霞散」二韻氣韻高標。《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意興灑然。《唐詩快》卷九：發付機心甚妙。

《獨覺》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覺來窗牖空，寥落雨聲曉」，寫景妙。「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點得透快。《唐詩鏡》卷三七：末二語名言通恨。

《首春逢耕者》 《唐詩鏡》卷三七：末數語極懇欵之致，覺此衷憮然一

往。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宋瑛曰：差有淵明風味。《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近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因逢耕者而念及田園之蕪，羈人心事，不勝黯然。

《溪居》《唐詩鏡》卷三七：音如琢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劉辰翁曰：境與神會，不由思得，欲重見自難耳。顧璘曰：超逸。周珽曰：因謫居尋出樂趣來，與《雨後尋愚溪》、《曉行至愚溪》二詩，點染情興欲飛。《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脫灑。《唐詩快》卷五：如此亦得。《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東坡）語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自是至言。即如「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寒花疏寂歷，幽泉微斷續」，「風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孰非目前之景，而句字高潔，何嘗不澹，何病於穠。《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愚溪諸詠，處連蹇困厄之境，發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間言外，時或遇之。

《夏初雨後尋愚溪》《唐詩快》卷五：可知避暑之方矣。《唐詩鏡》卷三七：「引杖」二語有寫作。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遙駐野人居」，「遙駐」二字已暗括「見召從行」。【略】此詩天然自工，政使極意彫飾，竟莫加也。

《郊居歲暮》《唐風定》卷五：賓、主，今、昨，俱偶得匠心之語，而從無人道。

《人黃溪聞猿》《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翻舊爲新。《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絕》：周珽曰：上二句盡題面，下二句入情。多感思，得翻案法。《唐詩解・五言絕句二》：猿聲雖哀而我無泪可滴，此於古歌中翻一新意，更悲。《刪訂唐詩解》卷一二：此種皆所謂窮而後工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翻出新意，愈苦。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顧璘曰：意高妙。《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叙山行之景。因言機心已忘，則當入獸不亂，曷爲驚此麋鹿乎。此乃輞川落句翻案。《刪訂唐詩解》卷五：子厚自言不驚，唐（汝詢）似說驚，故易之。（何得復驚麋鹿乎。）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藏海詩話》：「風驚夜來雨」，「驚」字甚奇。《唐詩鏡》卷三七：「高樹」二語，高韻卓出。《唐詩解・五言古詩十》：宿雨初霽，樹間餘點未消，風觸之而散灑若驚之使然。對此景而心無挂礙，所遇之物皆良朋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吳山民曰：境清心寂。郭璠曰：閒適之興，寂悟之言。《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澹而腴，意調同《南澗》首。《古唐詩合解》卷六：夜雨初晴，隔宿之雲散於洲渚，初升之日明於村塢。有高樹下臨北池，樹間尚有餘雨，因風一觸而灑落，若驚之者。吾心適然無事，偶値此景，獨步無侶，即此便成賓主矣。《昭昧詹言》卷七：奇逸。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傷志之不伸也。言睡醒而聞滴露之聲，於是開戶臨園，則月已映於竹間矣。泉響鳥喧，夜景清絕，令人竟夕不寐，寂寞之懷，將復何言。此蓋有甚不堪者，其遷謫之意乎。《唐詩鏡》卷三七：語有景趣，然此等景趣，在冥心獨悟者領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周珽曰：傷己志之見屈，故對景幽，情有未易語人者。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語語得自實景，故其神意尤覺悄然。《唐風定》卷五：柳與韋同一澹而音節較亮，氣色較鮮，乃微異也。《古唐詩合解》卷六：睡醒而聞中庭之露滴，起而開戶，臨彼西園，只見寒月出於東山，泠泠然漸照至疏竹根矣。又：夜靜則石泉雖遠而逾響，月明則山鳥有時而一喧。

《零陵春望》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此以處末世而思聖君也，即詩人西方美人之意。

《從崔中丞過盧少尹郊居》《庚溪詩話》卷下：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人事。【略】柳子厚《過盧少府郊居》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値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勝。《碧溪詩話》卷三：《賓客集》：「添鑪擣鷄舌，灑水淨龍鬚。」【略】此體甚衆，惟柳子厚《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一聯最工，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値賢人。」只似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草爲國老，濁酒爲賢人故也。《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頷聯非大雅，然意巧語工，間爾爲之亦足嬉。《唐詩快》卷一二：國老、賢人，天然妙侶，不獨對偶之工。《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國老比中丞【略】，賢人則謙言己非清流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題是從崔過盧，詩卻云四面無鄰，然則從崔，崔自何來？過盧，盧又何住耶？反覆讀

之，不得其說。一日，忽然有悟：此詩乃是特寫出門，今在上解，則先極寫其斷斷不宜出門也。夫先生之來南也，只爲嬰世網故也。以嬰世網之故，而直至於來南，而今又容易出門，則一何其不能自珍之至於斯也。是故，自到貶所，所卜之居，必欲四面無鄰，自令此身，欲從則無所從，欲過則無所過，以庶幾得脫免於世網之外焉。三、四，忽插一國老、一賢人，又妙。初然觸眼，斗地驚心。此二閑客，緣何得闖？反覆認之，而後知幷是先生妙文寓意。蓋言參苓補瀉，皆有專性，莫如國老，一味和光。聖人之清，漁父切譏，莫如餔糟，玄同無外。此便是避世網人心頭獨得之秘訣，而先生一口遂自說出也。（後解）此下解，方寫是日出門。五、六，是寫從崔過盧一路閑景。七、八，是寫崔與盧之人也。「依高柳」，想盡二子蕭疏；「間綠筠」，想盡二子精挺。然則亦不必至七、八始寫二子，而又必用七、八再寫之者，先生之於世間，眞乃不能一朝又與居矣。必也鳥獸差可同羣。今聞二子略去衣冠，人同牛馬，此則正是世網以外，自珍尤獨至者。我雖開關破戒，力疾走訪，想於前誓，固不相妨也。《唐詩貫珠》卷三七：通首言盧少府也。國老，甘草。濁酒爲賢人。句有綫索，雙夾，且賢人亦可指崔中丞相過，構思饒仙靈之氣。結以五禽引出鷗鳥，更通。

《夏晝偶作》《猗覺寮雜記》卷上：唐末有碾磨，止用臼，多是煎茶。【略】柳子厚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對床夜語》卷四：七言仄韻尤難於五言。長孫佐輔有詩云：「獨訪山家歇還涉，【略】」好事者或繪爲圖。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略】」言思爽脫，信不在前詩下。《四溟詩話》卷二：亦有簡而弗佳者，若【略】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不如柳子厚「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子厚「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意亦幽閒，而華玉短其無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周敬曰：好一幅山居夏景圖。周珽曰：暑窗熟眠，一茶臼之外無餘聲，心地何等清靜。惟靜生涼，溽暑無能困之矣。日（午）獨覺，見一種涼思，有人所不及知者。《唐詩箋注》卷九：清絕。柳州詩大概以清迥絕塵見長，同於王、韋，卻是別調。

《雨晴至江渡》《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撩亂浮槎在高樹」，偶然景。《唐詩箋註》卷九：與韋蘇州「野渡無人舟自橫」致同而筆力橫硬。

《江雪》《東坡題跋・書鄭谷詩》：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略】」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艇齋詩話》：東湖言【略】又言柳子厚雪詩四句說盡。《對床夜語》卷四：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之外，極少佳者。《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千山鳥飛絕」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以《輞川》諸作，便覺太鬧。《唐詩解・五言絕句二》：人絕，鳥稀，而披簑之翁傲然獨釣，非奇士邪？按七古漁翁亦極褒美，豈子厚無聊之極，託以自高歟。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此詩特落句五字寫得悠然，故小有致耳，宋人乃盛稱之。【略】予曰：「千山」「萬逕」二句，恐雜村學詩中，亦不復辨。《唐詩快》卷一四：只爲此二十字，至今遂圖繪不休，將來竟與天地相終始矣。《唐詩摘鈔》卷二：此等作眞是詩中有畫，不必更作寒江獨釣圖也。《帶經堂詩話・衆妙門四・賦物類》：若柳子厚「千山鳥飛絕」，已不免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清峭已絕。王阮亭尚書獨貶此詩，何也？《古唐詩合解》卷八：世態寒涼，宦情孤冷，如釣寒江之魚，終無所得，子厚以自寓也。《筱園詩話》卷四：「千山鳥飛絕」一絕，筆意生峭，遠勝祖詠之平，而阮翁反有微詞，謂未免近俗，迨以人口熟誦，而生厭心，非公論也。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七：二十字可作二十層，卻自一片，故奇。《刪訂唐詩解》卷一二：清極、峭極，傲然獨往。《詩法萃編》卷九上：五絕全對者，【略】柳宗元《江雪》云：【略】。語平意側，一氣貫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漁洋嘗謂此詩有傖氣，洵然。

《法華寺西亭夜飲》《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三引《筆墨閒錄》：「霧暗水連階，月明花覆牖」其句律全似謝臨川。《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三、四工在次第如畫。《柳集點勘》卷四：「相看未白首」，子厚年三十四，又諸賓客之齒略同，故云爾。亭之西臨池，故有「霧暗水連階」之句。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升庵詩話・吾猶昔人》：「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爲誰用」，《法苑珠林》：「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子厚正用此事，而注者不知引。《唐詩歸・中唐五》譚元春評：穆然深朴，似元道州七言歌。鍾惺評：「雉皆飛」三字禪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花開日日雉背飛」，戲之也。公暗以長老自比。

《茅簷下始栽竹》《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豈能」二句蓋本

「人境無喧」意化來。又：就事質叙，自有一種眞味，即鍊法皆從質中出，蓋學陶。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情幽興遠，鮮淨有規矩，但末路自況，感慨意太露。《唐詩鏡》卷三七：《栽竹》《種术》數首，寫得深穩，所謂本色當家。

《種仙靈毗》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幸及兒女奔」，結少味。《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種藥諸篇，大約是陶調，然亦微兼古樂府意。

《種术》 《砦溪詩話》卷四：舊觀《臨川集》「肯顧北山如慧約，與公西崦斷蒼苔」，嘗愛其「斷」字最有力。後讀【略】子厚「戒徒劚靈根」，雖一字之法，不無所本。

《種白蘘荷》 《唐詩鏡》卷三七：結語苦趣。

《新植海石榴》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花木諸詩，俱以澹意勝，蓋畏墮落耳。然於情境未極，且連篇觀之，更覺一律。

《戲題階前芍藥》 《砦溪詩話》卷五：柳子厚《牡丹》曰：「欲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坡云：「慇懃木芍藥，獨自殿餘春。」「留」與「殿」，重輕雖異，用各有宜也。《圍爐詩話》卷二：「欲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近體中好句皆不及。可見體物之妙，古體勝唐體。《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願致溱洧贈」二句，陳思王詩：「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結句雖戲，亦楚詞以美人爲君子之旨也。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植靈壽木》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此兩首猶稍有意趣。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詁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三：月中名廣寒清虛之府。清涼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桂而清涼，此桂樹得一雨而霑澤之，則亦敷榮矣，何用學月中耶。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吹劍三錄》：芙蓉有兩種：曰水芙蓉者，荷花也。曰木芙蓉者，拒霜也。【略】柳子厚《木芙蓉》詩「麗景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比，反此生高原」，此木芙蓉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遷謫後有得語。

《早梅》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此詩後四句，全憑陸凱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翻出，而意致自不同。

《紅蕉》 《唐詩鏡》卷三七：子厚詠物，絕去芬嫵，獨抒清素。

《巽公院五詠》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三引《筆墨閒錄》：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詠》，子厚《巽公院五詠》，取韻各精切，非復縱肆而作。隨其題觀之，其工可知也。《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五作俱就禪理發揮，最精妙。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五詠》中《禪室》一首差勝。

《淨土堂》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句句切題，更移易不動。詩最忌議論，最忌說理，此乃全是議論，全是說理，卻圓妙有致，不腐不俗，眞是高手。

《芙蓉亭》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要見是僧院中芙蓉，所以難。

《梅雨》 《庚溪詩話》卷上：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略】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略】」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越梅雨，又在春末。《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三引《筆墨閒錄》：此詩不減老杜。《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不深不淺，意興有餘。《唐詩解・五言律詩八》：南方多雨，梅時尤甚。子厚北人，因遷柳而感風氣之殊，故以記興，【略】所以念帝京、傷放逐之意不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律下》：周珽曰：前四句寫嶺外梅天情緒之悽楚，後四句寫梅時景物變化之慘悲。蘇東坡謂「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韓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今讀《梅雨》詩，乃知高古蘊秀，不獨古體，而五律亦足範世。始信坡老之語不我欺也。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此詩頗有氣格，可駕中唐，論者乃以爲不減老杜，又太過也。《瀛奎律髓刊誤》卷一七：末二句點化得妙。《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因雨起愁，後解有念帝京之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活用陸士衡語，所以念帝鄉，傷放逐也。

《零陵早春》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二引劉辰翁曰：皆自精切。《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二：是常意，卻道得醒快。《古唐詩合解》卷八：「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零陵在南，春氣早。秦原在北，春稍遲。子厚身在南，而想秦原之故鄉，故問春去而何日到也。「憑寄還鄉夢」，我欲憑春以寄還鄉之夢，使齊到秦原也。「殷勤入故園」，此意殷勤，惟思故園，故亦作殷勤之夢。身不能到而夢到，庶同春以入故園耳。《唐詩箋注》卷七：與岑嘉州「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同意。

《田家三首》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三引《筆墨閒

錄》：《田家》詩「鷄鳴村巷白」云云，又「里胥夜經過」云云，絕有淵明風味。《唐詩鏡》卷三七：《田家》三首，直欲與陶相上下，第陶趣恬澹，柳趣酸楚，此各其性情所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周明輔曰：柳老《田家》諸詩，直與陶、王並席。《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三作俱以眞意勝，鍛鍊力亦到。蔣之翹注《柳東河集》卷四三：淸眞語，是田園本色，柴桑立法，千古一人。下及儲、柳，庶幾猶不失大檢，近多作者，累句連章，純用土風俚語，徵索煎炒，以求逼眞。噫，成惡道矣。《詩辯坻》卷三：子厚《田家》，曾吉甫以比淵明，然叙事樸到，第去元白一塵耳，似不足方柴桑高韻。《詩筏》：嚴滄浪謂「柳子厚五言古詩在韋蘇州之上」。然余觀子厚詩似得摩詰之潔，而頗近孤峭。其山水詩，類其鈷鉧潭諸記，雖邊幅不廣而意境已足，如武陵一隙自有日月，與蘇州詩未易優劣。唯《田家》詩，直與儲光羲爭席，果勝蘇州一籌耳。《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盡輸助徭役」，「徭役」一作「淫移」。此不知詩意之婉者也。【略】「東鄉後租期」四句，車陷泥澤，非敢後期而遽遭鞭撲，故曰「少推恕」也。「古道饒蒺藜」二語，即含「迷去住」三字。《石園詩話》卷一：柳子厚《田家》云：「蓐食徇所務，【略】夜色歸暮田。」又云：「籬落隔煙火，【略】疏麻方寂歷。」又云：「是時收穫竟，【略】霜重梨棗熟。」眞能寫田家風景。

又一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鷄鳴」句絕佳，「夜色」句亦鍊，但二句不對，又不串合，讀來覺調不甚協。《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結得味永，似儲、王《田居》諸作。《唐詩鏡》卷三七：「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此語何必減陶，三復之覺冲美可貴。「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此是唐人作用。《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周珽曰：朝作暮歸，終歲勤動，祇足供上官之征，子孫還相服業，田家能事止於如此，有憫農之思者，讀是詩寧無惻然。《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按「鷄鳴村巷白」，乃言狥務驅車時也，其意未足，而遽云「夜色歸暮田」，且與「耒耜」句不相接。又「夜」、「暮」字相犯，疑此句有誤。《刪定唐詩解》卷五：宋人稱其「雞鳴」句，然下云「夜色」，豈謂日暮雞鳴而日色已去耶？

又二　《唐詩歸・中唐五》鍾惺評：訴得靜，益覺情苦。《唐詩鏡》卷三七：一起四語如繪。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家春甫曰：援吏胥來說便鬆暢，是亦《捕蛇者說》光景。一結說似太盡。《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吳山民曰：「農談四鄰夕」，「談」字是一詩骨子，先含着幾許感慨。周敬曰：本實事眞情以寫痛懷，如泣如訴，讀難終篇。周珽曰：「肌膚眞可惜」寫盡農夫抱怨幽懷。柳州此詩與李長吉《感諷》篇詞意俱同，然李起四語開拓深沉，較此似勝，而後調多委曲、悲慨、盡情，柳又覺得（氣）機暢美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里胥恐嚇田家之言，如聞其聲。

又三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是時收穫盡，落日多樵牧」，二語極出得閑澹自得，然三作中近淵明者，於此爲多。《唐詩解・五言古詩十》：此述田家之敦儉也。言道雖僻而紅蓼綠波之景佳，禾雖收而刈薪取果之事急，行人啖梨棗而忘歸，野鳥飽禾黍而蚤宿。於是田翁因夜歸而更相慰勞，且曰：「年雖豐，豈可奢於用度哉！仍當甘此饘粥耳。」其有邠人遺風耶！《唐詩鏡》卷三七：起語景色絕佳，寫到至處，殆無遺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周啓琦曰：古儁酸警，寫盡淳樸田家情景。蔣一梅曰：「笑相念」，一轉，是生意。周珽曰：首四句田野間時景，中六句田家人情趣，尾四句得相助、相扶、相恤之意。古朴可味。《刪訂唐詩解》卷五：「迷去住」者，樂風土，非謂啖梨棗也。「昏黑愼原陸」，恐是防盜竊也。年豐則人情懈，故囑之。

《行路難三首》　《詁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三：三詩意皆有所諷。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終天年，蓋自謂也。中篇謂人才衆多，則國家不能愛養，逮天下多事，則狼顧而歎無可用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則貴者反賤，蓋言其前日居朝行而今日貶黜之意也。《唐風定》卷一〇：止咏一物，借題生感，骨力老蒼，張王攀之不及矣。

《聞籍田有感》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三：孫汝聽曰：「留滯長沙歲又除」，公以誼況己也。「周南何處託成書」，公自言留滯永州，如太史公之不得從行也。

《跂烏詞》　《詁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三：此詞及下《籠鷹》、《放鷓鴣詞》，皆以自況。

《放鷓鴣詞》　《韻語陽秋》卷一六：柳子厚有《放鷓鴣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其仁如是也。余謂此詞乃作於詔追之時，有自悔前失之意。故前言「徇媒得食不復慮」，後言「同類相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伾、文也。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見此後當自檢束，勿更爲所引也。

《龜背戲》《詁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三：其制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碁之類，新出於宮掖中者也。

《聞黃鸝》《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柳子厚》：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意態飛動。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子厚此作，似效鮑照體五歌之一也。

《楊白花》《彥周詩話》：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詁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三：詩云「風吹渡江水」，又云「搖蕩春光千萬里」，亦自況也。《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爲太后懷人之詞，而借楊花以托意也。風吹渡江者，謂白花南奔於梁也。所懷既遠，是使我宮樹無顏，而彼搖蕩春光於萬里之外，於是作此哀歌，幾忘晷刻，纔覩曉日，忽聞晚鴉之起矣。唐人用樂府舊題，咸別自造意，惟此篇爲擬古。《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微而顯，語簡而含味長。音節最妙。「江水」、「宮樹」、「長秋」、「哀歌」字點得最醒。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子厚樂府小曲，如《楊白花》，似得太白遺韻。【略】劉辰翁曰：語調適與事情俱美，其餘音杳杳，可以泣鬼神者，惜不令連臂者歌之。《詩藪內編・古體下》：李、杜外，短歌可法者，【略】柳宗元《楊白花》，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唐詩鏡》卷三七：較本詞覺雅。《唐風定》卷一〇：音節渾是盛唐。《唐詩評選》卷一：顧華玉稱此詩更不淺露，反極悲哀。其能爾者，當由即景含情。《載酒園詩話・樂府古詩不宜並列》：如柳詩：「楊白花，【略】。」眞可謂微而顯，宛肖胸中所欲言。然不先知胡太后事，安知此詩之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長秋宮太后所居。通篇不露正旨，而以「長秋」二字逗出，用筆用意在微顯之間。

《漁翁》《冷齋夜話》卷五：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勞鬻，三老相呼聲也。《環溪詩話》卷下：此賦中之興也。《滄浪詩話・考證》：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此詩急節簡奏，氣已太峻削矣，自是中、晚伎倆，宋人極賞之，豈以其蹊逕似相近乎。【略】劉辰翁曰：或謂蘇評爲當，非知言者，此詩氣澤不類晚唐，正在後兩句，非蛇安足者。《詩的》：氣清而飄逸，殆商調歟。《騷略・後欸乃辭》：柳子厚《漁翁》詩，蕭蕭《湘君》、《湘夫人》，清風不可以筆墨機緘索也。世人論次《楚辭》，乃以《天對》、《晉對》推之，知者淺矣。《麓堂詩話》：「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除去末二句自佳。劉以爲不類晚唐，正賴有此。然加此二句爲七言古，亦何詎勝晚唐？故不如作絕也。《唐詩解・七言古詩八》：此盛稱漁翁之樂，蓋有欣慕之意，言彼寢食自適而放歌於山水之間，泛舟中流而與無心之雲相逐，豈不蕭然世外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中》：吳山民曰：首二句清，次二句有趨景慕，深推贊切，豈子厚失意時詩耶。《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是神來之調，句句險絕，鍊得渾然無痕。後二句尤妙，意竭中復出餘波，含景無窮。《唐詩鏡》卷三七：「欸乃一聲山水綠」，此是淺句。「巖上無心雲相逐」，此是淺意。《唐風定》卷一〇：高正在結，欲刪二語者，難與言詩矣。《古唐詩合解》卷七：六語內層次無限。此篇六句只一韻，亦一體。《西圃詩說》：此首至「欸乃一聲山水綠」一句，恰好調歇。刪去末二句，言盡意不盡，何等悠妙，何等含蓄。豈元美于斯未嘗三復耶？

《飲酒》《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四三引《筆墨閒錄》：《飲酒》詩絕似淵明。《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亦有澹趣，然効之卻不難。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陶詩人信不可學。子厚《飲酒》、《讀書》二首，不知如何費許多力氣摹倣，終是自做自家詩耳。論者遂以逼眞淵明，不特不知陶，並不知柳矣。《唐詩鏡》卷三七：同一飲酒，陶令趣眞，子厚趣假，此其中固不可強。

《讀書》《艇齋詩話》：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逸，穠纖合度，置之淵明集中，不復可辨。予嘗三復其詩。《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鍊澹意入妙。《唐詩鏡》卷三七：寫出眞境最得。《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詩亦無窮起伏。《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讀書》曰：「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殆爲千古書淫墨癖人寫照。又曰：「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則如先爲余輩一種困學人解嘲矣。

《感遇二首》 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詞旨幽邃，音節豪宕，近似

陳拾遺，非中唐人口吻。《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蒼古含味深，音節彷彿陳思《雜詩》。《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鴻鵠去不返」二句，「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高祖楚謌之詞，句吳則泰伯也。「丸鼓鶩奇音」，「丸鼓」，謂元帝材定陶也。「東海久搖蕩」，謂東海王。「南風已駸駸」，「南風烈烈吹黃沙」，賈妃謠也。「居貨捐千金」，「居貨」，用子楚事。《柳集點勘》卷四：宋槧大字本，於《非國語》下，載張嶲舍人言，子厚《感遇》二詩，始終用太子事，不知何謂。案柳集中他人文誤編入者甚多，此二詩亦非柳子作，當時無儲位机桯事，不應如詩所咏。

《詠史》《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鍊意儘深妙，但太涉議論，頗乏圓活之致。《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誰顧蠢蠕羣」，此句怨而怒矣。樂生報書，自溫厚也。此詩以燕惠王比憲宗，然以此稱樂生，自爲工也。下《三良篇》亦有指斥。

《詠三良》《韻語陽秋》卷九：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略】唯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卷四三引孫汝聽曰：彼狂，謂穆公子康公也。《詁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三：後人以殉葬當是後君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然公末句云「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康」，則責在康公矣。《滹南遺老集・議論辨惑》：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譏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說爲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顆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前半祖陳思，後半評論多，翻覺板拙，似史斷不似詩。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又按曹子建詠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損軀易，殺身誠獨難。」彼三臣者，國人皆謂之良而哀之，《黃鳥》之詩既著之聖經矣，而後世猶有不同之議，如李德裕之不念其殺身之難者，何哉，此詩誠定論也。《唐詩鏡》卷三七：精警遂不覺議論之煩。

《詠荆軻》《後村詩話新集》卷五：柳宗元五言【略】《詠荆軻》云：【略】詠荆卿者多矣，此篇「勇且愚」之評，與淵明「惜哉劍術疏」之語，同一意脈。《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亦嫌實叙多，襯貼少。起句用得恰好，以下亦有鍊法，但鬱而不暢，看淵明詩彼何等磊落。《唐詩鏡》卷三七：愛其簡緊。《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長虹吐白日」，用事變換。「秦皇本詐力」以下，又即荆軻必欲生劫之，以報太子之意，與上「臨事竟趦趄」一層，反覆呼應，言所患不在無勇，而反失太子「燕秦不兩立」之本謀，則短於計而失諸愚也。

《掩役夫張進骸》《潛溪詩眼・柳子厚詩》：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蔣之翹注《柳河東集》卷四三：劉辰翁曰：學陶不如此篇逼近，亦事題偶足以發爾，故知理貴自然。《四溟詩話》卷四：余讀柳子厚《掩役夫張進骸》詩，至「但願我心安，不爲爾有知」，誠仁人之言也。夫子厚一代文宗，故其摛詞振藻，能占地步如此。《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三：起句大妙，然用於役夫最切，若朋友便須哀痛，豈得用此寬語。又：一團眞意，寫出自別，且事新，亦自易爲辭。又：遣調以從容佳。三段禮插得自然，想見其一時感歎，漫出數語，宛然無要緊意，所以味長。《唐詩鏡》卷三七：稱衷語愫，非爲詩作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一朝纊息定」二語，見貴賤賢愚，古今同盡，此達人之言也。「我心得所安」二語，見求安惻隱，非以示恩，此仁人之言也。《石園詩話》卷一：「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此等吐屬，大有見解。《刪訂唐詩解》卷五：此亦叙事耳。宋人極口，所以變爲楊廷秀一派也。《詩法萃編》卷九上：五言起句之妙，【略】最警策者，【略】柳宗元：「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此散行者也。

《省試觀慶雲圖詩》高斯得《跋林逢吉玉溪續草》：劉夢得定柳州詩，斷自永州以後，惟晏元獻家本存省試詩一首，人不以爲允也。柳州之詩，孤峭嚴健，無可揀擇，其以此乎。《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設色初成象」，在天成象，破圖字，即含卿雲。「高標連汗漫」二句，空闊。「裂素榮光發」，圖字不略。

《佩韋賦》《黃氏日鈔》卷六〇：謂讀古書，睹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過失中庸，故作。愚謂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戴表元《佩韋辨》：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戚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者必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以爲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

何其持心危，擇利審，惴焉奪於其外，將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洩冶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罪，非洩冶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崛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敎，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爲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略】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睹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悾悾之義，已少衰矣。【略】子厚悼苦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剛太過，逡巡不悟，而墮於黨人之穽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識，疏於剛柔之辨，不及詳而擇之也。《有不爲齋隨筆》辛：「雲嶽嶽而專彊兮，果黜志而乖圖」，《漢書・朱雲傳》：「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移。」「嶽嶽」稱雲，與本事不合。此法一開，宋人多踵爲之，蘇、黃尤甚。《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柳州諸賦，【略】爲唐文巨擘。顧得罪而出，但宜閉門思過之言，不能爲狺狺自訟之語，此最難著筆。讀集中《佩韋賦》，欲自進於中庸之門戶階室（覆與呂溫書），則此賦當作於貞元二十年以後。惡侃直而尙醇和，實有激而作。中間剛柔分段，首推尼父，能剛能柔，其下配以藺相如、游吉、曹翿，不倫不類。蓋舉是四人，指爲寬猛相濟，即是中庸正軌。斥剛之失，則項羽、朱雲、陳咸、洩冶也。斥柔之失，則子家、宋義、李斯、徐偃、桑弘也。引用紛雜，然音節甚高，賦色甚古。說理之文，卻能以聲容動重，亦云難矣。

《瓶賦》 蘇軾《書柳文瓶賦後》：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顚倒失據，而子厚尤不足觀。二人當有媿於斯文也耶。《黃氏日鈔》卷六〇：謂鴟夷敗衆，不如瓶之挹潔。東坡注：謂補揚子雲《酒箴》之答。居井之眉，眉井邊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子雲《酒箴》正言若反也。

《牛賦》 《黃氏日鈔》卷六〇：謂利滿天下，肩尻莫保。《復小齋賦話》卷下：賦四字爲句，起於子雲《逐貧》。次則中郎《靑衣》，子建《蝙蝠》，唐則柳州《牛賦》。

《解祟賦》 《黃氏日鈔》卷六〇：豁天淵而覆原燎。《唐宋文醇》卷一一：宗元以清靜爲禦讒之要，譬以身爲甌臾，待流丸之自止；又若藏於九地之下，任烈火之燎原。可謂明晰物情善自爲謀者矣。雖然，其與無入不自得之君子猶有間，蓋無入而不自得者，入焉而自得，非規以出乎其外而始自得之謂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解祟賦》蓋取《太玄》赤舌燒城吐水於瓶之義。謂以水滅火，雖有傾城之言，災無由生。前半極言流金鑠玉之害，及筮玄之後，濯熱以冷風，滌瑕以淸源，祟遂不敢爲利。意極平衍，然造句之奇麗，選聲之悲亢，直逼宋玉矣。

《懲咎賦》 《楚辭後語》卷五引晁補之語：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阨感鬱，一寓於文，爲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黃氏日鈔》卷六〇：念往咎作。《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讀《懲咎》一賦，不期嗟歎。若柳州者，眞不失爲改過之君子哉。《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憫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蓋爲永州司馬時作也。入手卑污閔世，前志爲尤，已說出失身叔文之誤。然而初志斷不甘此，故頂起「始余學而觀古兮」一句。以下歸本於道，謹守率由，奉訏謨，徵策書，自謂炯然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則切責叔文之不慮不戒，均二人不淑所致。顧身已入黨，亦無可辯，因有「哀吾黨之不淑兮」一語。「黨」字即聯己而言也，進退無歸，幾瀕鼎鑊，幸皇鑒明宥，尙得南遷，於是夜寤晝駭，懼罪無已，爲貶永州後作一大結束。【略】自「淩洞庭」句起，楚鄉風物，一一如畫。屈原《涉江》，亦同此戚。然屈原不以罪行，而柳州實陷身奸黨，故屈原抵死不甘認過，而柳州則自承有通天之罪。等是遷客，正直與回曲自殊。而所以仍吐正聲者，則自信其能懲咎也。以下滅身無後，進路劃絕，伏匿不果，拘攣轗軻，一片哀音，聞者酸鼻。最後結以一語曰：「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此萬死中掙出生命之言，故晁太史取此賦於《續楚詞》，且爲之序曰：【略】正以一息尙存，仍能自拔，歸於君子之林，此柳州之所以成豪傑也。

《閔生賦》 《黃氏日鈔》卷六〇：「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眞。」豈本《汲冢書》之說歟。《古賦辯體》卷七：賦也，亦用比義。蓋纔有古義，便與後代體不同。《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閔生》一賦，「慮吾生之莫保」也。（賦中語）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當是公四十以前作，在元和五六年之間，貶永州時也。入手以生逢險阨之故，喪志逢尤，則自承己過矣。因之膏竭魄離，沈痛尤極，言既不信，冤何從白，只有幽默待盡而已。任他駑駘之騁，鼉

黽之集，均無可奈何。此是得罪以後，聽人指摘，無可自辯處，故言厲吻之鴟嘯羣至也。因是沈抑不舒，但有自愍，語雖尤人，仍是引過，至此作一小頓。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陵，永州也，故望見九嶷，思及重華之死，屈子之沈。古人之無過者尚如此，矧乃我耶。雖然，自原初心，萬非從逆之比，故接上「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自陳者，以心迹質九閽也。心既無他，竟爲遷客。登高岩，瞻故邦，咸有戀闕之意。忽念到窮老淪放，亦惟有死鄰魑魅已耳。文勢到此，已無轉旋之地，然寸心未死也。仲尼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自問未到二子之年，終寡閱歷，故至觸禍阽身，斗然叫起「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此一語，生氣滿紙，似把以上過失，一洗而空。魄力壯健，筆亦特舉。以下考衡湘故迹，即是寫貶所風物。雄虺短狐，日來近人，一身孤危，則生之可閔極矣。故曰：「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計乎古先。」蓋百無所恃，可恃者，德耳。德何在？在能蓋愆。故以蓋愆一語終焉。則生雖可閔，而氣尚壯烈也。

《**夢歸賦**》《楚辭後語》卷五引晁補之語：宗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久幽不還，復貽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三易主。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末云首丘鳴號，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憐之，然衆畏其才高，竟廢不復云。《古賦辯體》卷七：賦也，中含諷與怨意，其有得於變風之餘者，中間意思，全是就《離騷》中脫出。《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夢歸》一賦，文乃奇絕。自起二語後，即入夢鄉，至「心回互以壅塞」止，皆夢中境界。說到「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欻騰踴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是初入夢時，肢體舒散，氣息安和，若身與枕席相親，沈沈無事。「欻」字，《說文》：有所吹起也。此說夢魂若御風而游。「滉瀁」者，深廣貌。魂入夢境，覺深廣不知所屆，悠悠然亦無憑依而立。描摹虛無，居然生出景象，「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乎水陸。」是正面寫夢，雖奇非奇。頂處忽用一「鉥」字，「鉥」，導也，綦鍼也。不有此字，則誰導夢而歸？亦並非所謂夢神，但以若有二字了之，故曰「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馭儗儗(音擬)以回復」。「儗儗」，相疑也。夢中辨路，決不清晰，故言儗儗回復，眞一字不苟。自是以下，均夢中幻境，無非風雲霾雨之類，音節一本《九章》。至「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以自抑」，似模糊近鄉井矣。故都之委墜，鄉閭之修直，原田之蕪穢，喬木之摧解，垣廬之不飾，不是眞嚮夢中見出，是平日有此思想，遂歷歷若見諸夢中。脫叙到接見故舊，文酒歡洽，亦未嘗不可。顧騷中未嘗有此體，且惡占實。「欲周流而無所極」之「欲」字，「紛若喜而佁儗」之「喜」字，皆有制而莫遂意，確是夢欲回時狀態，故直接上「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則蘧然覺矣，然尚在惶忪之際。「罾罻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妙絕。「罾罻」，魚網也。魚網蒙體，是人醒時神魂未定，尚有麻木之意。不惟罾罻，且願桎梏，久而久之，知夢歸不可再得，故曰：「余無蹈乎歸路。」只好義命自安，引夫子居九夷自慰，又引老聃之適戎，蒙莊之遠去，似不必以故園爲慕。然首丘正也，鳥獸喪匹，尚且過其故鄉鳴號，況乃人乎？三復茲夢，始還清命題本意。

《**囚山賦**》《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通篇著眼在「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沍而爲曹」。「沍」，涸寒也，是陽慘陰舒之意。至摹寫山林仰伏離迤(遮也)之態，是柳州所長，讀時自能會之。

《**愈膏肓疾賦**》《黃氏日鈔》卷六〇：晏相謂不類柳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其詞氣似柳少作，未謹潔奧峭耳。

《**披沙揀金賦**》《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合觀《迎長日》、《記里鼓》，三賦皆當時格。其中警句，尚勝香山也。《賦話》卷三：「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用成語，巧不傷雅。又「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乍分。粲兮星繁，似流雲之初卷」，獨見老成。

《**記里鼓賦**》《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宋書・禮志》：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舊書・憲宗紀》：元和十年十二月庚申，新造指南車、記里鼓。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第一表**》、《**禮部爲百官上尊號第二表**》、《**爲京兆府請復尊號第一表**》、《**爲京兆府請復尊號第二表**》、《**爲京兆府請復尊號第三表**》、《**代京兆府耆老請復尊號表**》《文苑英華辨證》卷五：其有舛訛當是正者。【略】又如《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六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本卷乃作常衮。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即此六表是也。(《舊史》載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徽號，正指此事。)是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

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略】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時其父以事忤宰相竇參被貶）。八年始貢京師，其誤可知。

《**禮部賀册尊號表**》《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牋表自入駢麗，每皆浮泛不切，於題甚遠。然欲切貼，又入小家纖悉。此篇只將尊號十字，逐字詳發，既不浮泛，又不纖悉，自是莊嚴得體。《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理歷凝命」以下，此賀尊號準格。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二表**》、《**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辨證》卷五：凡撰人名氏，或有以甲爲乙，當以《文苑》爲正者。【略】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作第二表。晏元獻公云，柳集第二表，據《文苑》乃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自別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柳集作【難除】，非），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

《**禮部賀甘露表**》《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本色正佳。「畏景轉炎」二句，見降末止意。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字字體要，玩諷彌佳。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使表**》《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山川備臨制之形」二句，有骨。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詁訓柳先生文集》卷三八：愬，隴右臨洮人。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十一月，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州與嶺表遼絕，而公自柳州爲作謝上表，恐非公之文。

《**爲劉同州謝上表**》《寓簡》卷四：《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予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錫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尚爲夢得作表？其文卑弱，作僞顯然。而編摩者疏謬，不能刪去，讀其書者，亦不復發摘，可嘆也。《賓客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謝表》，甚善。《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不似公文，亦殊質健。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困學紀聞・評文》：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

《**代韋永州謝上表**》《四六法海》卷三：子厚深於吏治，每於文字中露一二語。《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此應用文字，兼備論事之體。

《**謝除柳州刺史表**》《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無一字不妙。深婉悽壯，可謂兼之。「早以文律」二句，言屈之久。「臣以不愼交遊」二句，言過之輕。

《**柳州謝上表**》《吹劍錄》：《柳州謝表》三百三十字，皆是祈哀謝過之辭。《寓簡》卷四：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云：「去年蒙恩追詔，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有舊【略】。」予按于頔在鎮，跋扈日久。元和三年，聞憲宗英武，懼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頔以罪貶爲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陽久矣，豈得留子厚假職名哉？且謝上表不應言及，此文理不倫，定知其僞也。《文苑英華辨證》卷五：李吉甫《郴州刺史謝上表》，亦載柳集，以「郴」作「柳」。按《新史・吉甫傳》：改郴移饒。《舊史》乃以「郴」作「柳」，是致柳集誤收。況宗元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上訖」。今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十五日上訖」。攷其年月，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爲吉甫何疑。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八引孫汝聽語：此表當是長慶後廣南節度使舉桂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也。亦他人作，誤錄于此。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柳集點勘》卷三：舊注鄭絪。按絪雖嘗在相位，然除廣帥非由政府出鎮，又時無「專征」、「獻俘」事，不當有此作。疑是僖宗時宰相王鐸，自請督軍誅剪羣盜，因除荆南節度使兼諸道兵馬都統，故謝表云爾。表中所言「凶渠」，蓋謂黃寇，「專征」，即謂都統之命也。編者誤入，又訛「荆」爲「廣」，注家不辨，遂以鄭絪附會之。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句句佳。王詩柳表，足以相當。《古今小品》卷二：用典狀物，如哀家梨入口無滓。

《**爲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詁訓柳先生文集》：懷光謀反，貞元元年，爲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則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不應有此文。中丞者，不詳其人矣，文又闕不全云。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典切。

《**獻平淮夷雅表**》《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茅鹿門評：「古崛多奇。」贊美有唐武功，卻先說宣王中興。此不是揚厲周宣，誇耀唐宗，見得武功既成，大雅宜作，以爲獻雅證佐。至其前後自陳，不亢不促。又寫得婉摯，杰然大雅之作。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詁訓柳先生文集》卷三九：薛中丞，戎也。韓文公嘗誌其墓云，元和十二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此狀當在柳州作。然兩地相去遼絕，況五色雲事亦便當敷奏，而公自柳州爲作奏狀，亦可疑云。《柳集點勘》卷三：舊注薛苹，或云薛戎。按或說非也。子厚謫永之歲，苹自虢州遷湖南觀察，永州在所部。及三年苹移浙東後，子厚爲舊府代作。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文苑英華辨證》卷五：《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載柳宗元集，云代裴中丞作。按元和十一年，裴行立爲桂帥，請發兵誅黃少卿。時宗元在柳州，代裴中丞論黃賊事，表狀牒凡六篇，內一首即此狀也。《文苑》乃以爲令狐楚作，楚時爲中書舍人，恐非。

《**讓監察御史狀**》《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此狀可爲李賀當舉進士之一證。

《**進農書狀**》《柳集點勘》卷三：唐史此敕在貞元五年正月。先是以正月晦日爲中和節，至是始易之。狀云「自陛下惟新令節」是也。則狀乃貞元五年進，與《爲百官請復尊號》諸表同。表出崔元翰筆，編者誤入。【略】此狀亦非柳子作，但不得作者主名耳。

《**代人進瓷器狀**》《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工切。時表得其千一，自足壓倒衆流。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鼠無夜動」二句，恰分貼齊魯，所以獨工。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一氣舒卷，騁議論于聲律俳偶之中，坡公表啓，濫觴于此。

《**柳州上本府狀**》《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法家筆，仁人言。折獄仁恕，可謂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又申此語，明己非用邀名，動之以必從。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入妙。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勝奏狀。

《**晉文公問守原議**》《古文關鍵》卷上：看回互轉換，貫珠相似，辭簡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語言。《朱子語類》卷一三九：《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文章軌範》卷二：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也。又引邱維屏評：只一口氣直下，作段段轉緊，精力萬倍。《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三：《守原議》有關於世道。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精悍嚴謹。《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不遺餘力之文。全篇中多作倒注之筆，最難學。若學得，最是好看。【略】到底筆筆勁甚。《唐宋文醇》卷一一：善夫，明陳子龍之論曰：伾、文之黨，欲盡奪北衙之勢，張南衙之權，其於國謀，不可謂非正也。子厚假晉文以立論，謂守原一問，得不償失，所以申履霜堅冰之戒者深矣。其言可爲後世法戒。雖然，子厚固未經深攷，不達左氏紀載之意也。夫趙衰者，文公出亡五年，所爲患難與共者也。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則從之，衰豈更藉人汲引者。且衰已爲卿，其不以守原輕重明矣。而寺人勃鞮者，即寺人披，文公斬袪之仇也。夫豈其嬖倖哉。《左傳》紀此，蓋以見晉文此舉於一飯之德必償，而殺身之仇歸斯受之，無纖芥之憾於中，即可爲勳戚，如趙衰者，商其逸事，此其心胸誠有度越千古者耳。宗元乃曰：「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文公疏而不咨，外而不求，而定於內豎。若文公之暱愛寺人披者然，豈不闊遠於情事哉。然則宗元之垂戒後世雖是也，而其尚論晉文則非也。《古文析義》卷一三：子厚之時，宦官典禁旅，其權最重。是篇全爲時事起見，借晉文以守原問勃鞮一事，層層罪其作俑。意謂履霜堅冰，宜防其漸。此輩只合備灑掃，供使令者，國家用人，行政大節，毋論其知與不知，是與不是，總無問及之理。前面「端」字，是其禍萌，後面「得以」二字，是其流毒。篇中雖有許多曲折，皆步步承接照應，看來是一氣文字。坊本恣意分截，未悉此中出落收縱之妙故也。《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林次崖評：「步驟緊嚴，得韓之奇。末一結筆力尤高。」又：一篇主意，只是爲後世用人舉問俱失者而發，卻先將晉文公作一榜樣，說得晉文公已是十分不是，則後世舉問俱失者，豈是加等。妙在說晉文公不是處，疊下五番斷案，妙在二番，只就守原上發揮，其餘三番，俱是從旁援引。眞是無中生有，波瀾橫

起之文。《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趙衰之賢，足以守原，勃鞮之對，亦非失舉。然偶幸以不失舉而聽之，後有失舉者，亦幾從而信之矣。其利在一時，其禍將在數世，漸何可長也。爲探本之論以責文公，有山岳不動之慨」。又：按唐代宦官之禍最烈，是時宦官方典禁旅，子厚借勃鞮以爲言，見得國家用人行政，總不可謀及寺人。文雖極曲折，然步步承接照應，仍是一氣相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守原》一議，論者謂柳州憫當時宦者之禍，故有此作。意不在指斥晉文，且晉文萬非齊桓之比。或且守原無人，宮中思索守者不得，偶見勃鞮在側，姑爲問之，一舉趙衰，恍然有悟，故立下詔令。若勃鞮別舉宦者以對，則晉文亦決不之應。蓋齊桓因難出走，旋得鮑叔之力反國，又得管仲之力定霸，身處順境，故宦寺之言易入。晉文在外十九年，豈不知謀及媟近之有害？然而欲責此大義，則不能據此四字爲定案。柳州論失政之端，明斥晉文，實隱譏德宗之遷政於閹人。暢論流弊所及，於是景監、弘、石之禍，謂皆晉文兆之。此種法程，呂東萊幾奉爲祕訣，蘇東坡、王船山尤甚。然皆深文也。

《駁復讎議》《黃氏日鈔》卷六〇：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讎。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著爲令。駁謂旌與誅，莫得而並，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讎議》參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四：此議即韓公不可行，於今半邊，而精悍嚴緊，柳文之佳者。又引唐順之評：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又：此等文字極嚴，無一字懶散。《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盧文子評：「『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八字立案，見得宜旌不宜誅。」又：前半幅說旌與誅不可並用，後半幅說宜旌不宜誅。蓋前半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論。後半是論事，故作側重之語。前半寫旌誅不可並用，妙在中幅分寫得明暢。後半幅宜旌不宜誅，妙在引證得的確。《古文析義》卷一三：柳州此議，當把韓昌黎《復讎狀》參看，方見其妙。昌黎亦引《周禮》《公羊》二說，與柳相同。但謂《周官》可行，《公羊》不可行，以爲官所誅，異於百姓之相殺耳。又引《周官》云，凡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等語，柳州雖以公羊不受誅之說爲斷，玩其前段所云「上下蒙冒，籲號不聞」二句，是推究元慶未下手之先，以師韞妄殺之罪，上聞於州牧刑官，不爲伸理，因激而手刃。是與《周官》所云「書於士，殺之無罪」二語脗合，所謂原始而求其端者，此也。況爲治賊虐者殺無赦，與爲子賊虐無異。則《公羊》之說不可行而可行，旌誅並行，不應爲典，自是確論。《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駁陳有餘，若折典法之中，則必待韓議而後定也。李云：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韓辨別分明，柳則質爲一條而已。合此兩篇義與詞觀之，便定韓、柳優劣。或言柳議過韓者，不知文者也。「蓋聖人之制」至「又何旌焉。」李云：議論在韓範圍之中，猶不若韓之渾涵。蓋聖人制法，所難明著者，今固不得而明著之也。「春秋公羊傳」至「則合于禮矣。」公羊之說，蓋謂父以非罪見殺于君者也，安得並引以斷兩下相殺哉？此柳子少年之作，于治經尚疎，至「復讎不除害」五字，不加裁剪，乃小失耳。《古文觀止》卷九：看敘起「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不宜誅。中段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言。後段是論事，故作側重之之語。引經據典，無一字游移，乃成鐵案。《古文評註》卷七：只「旌誅莫得而並」一句，便已駁倒，以下設爲兩段議論，深明旌誅所以不可並處，更明白痛快，蕭、曹恐亦無此卓識。《唐宋文醇》卷一七：韓愈《復讎議》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蓋謂不爲定律，而使朝士引經以斷也。宗元之議，則謂當讎不當讎，自有一定，更爲明白。自明代至今，凡父祖被人殺，子孫救護，登時殺其人者勿論。非登時，並予杖。其報讎殺官吏如此篇所云者，律無明文。非無明文也，其不當讎歟，自以殺本管官，律論不待言也。其當讎歟，則即用此律科斷，亦不待言也。然則宗元之議，今實用之矣。《援鶉堂筆記》卷五〇：「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此豈指父仇不共戴天，父不受誅，子復仇言之耶？按此乃推人子遭變，而深痛至憤所不能已者，而因爲之，緣事以制禮，揆義以垂刑，豈假是以爲賊虐者之防乎？云「無赦」，詞意亦未愜當。「且其議曰」以下，亦緩弱不振。荊川云：「不懶散。」望溪云：「義理切，著文亦勁暢。退之以文墨事相推，以有此種耳。」皆余所未允。余欲乙「誅其可旌」五十三字，「嚮使刺讞其誠僞」二十七字，「奮其吏氣」八字，「介然自克」四字。此文疑官禮部時作也。《有不爲齋隨筆》辛：子厚之七世祖慶之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寶所殺。寶後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檜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卒以慶之辭辯獲免。子厚作《駁復讎議》，其亦寄感於先世事歟？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八：意氣淋漓。《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乃知欲煩陽公」四句，婉轉。「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至「可無愧矣」，此段應「陶醇煦懿，熙然大洽」二句，言外

亦見化百數人不爲功，坐一人即致累，恐失平也。「陽公有博厚恢宏之德」，以下皆所自欲論列者，借與諸生書發之。先明其無罪，下則所謂大體，此以解德宗胸中之惑。下又見詔命雖優無以解于棄賢也。「故少佐筆端耳」，諸生之留陽公，意誠善而不長于措詞，柳子蓋出此以佐之。「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顧元禮、叔夜事。此文削其半，則及于古矣。《唐宋文醇》卷一四：聞人善，樂道之如己出，誘掖奬勸，以成其美。忠孝之性，鬱乎中而發作於外。

《**寄許京兆孟容書**》《容齋五筆・唐書載韓柳文》：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答孫會宗書》相似。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七：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報任安書》相參，而氣似嗚咽蕭颯矣。《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鹿門先生謂此書與馬遷《報任安書》相似，然亦有大不同處：遷書激昂，此書悲憤。遷書寫得雄快，此書寫得鬱結。遷書慷慨淋漓，此書嗚咽憐惜。分道揚鑣，各臻其妙。又：前幅寫被罪之由，惓惓引過，後幅寫免死之故，睠睠宗祧，尤是仁人之言。陳維崧《蔣愼齋文集序》：賈生弔屈左徒之賦，宗元與許京兆之書，無不家長沙而人柳州也。其志陋，故其文僅，其志誹，故其文懟激而刺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加以素卑賤」至「更造怨讟」，此亦事理所有，但素無善行，則異同之口得以實之，人遂莫加憐耳。【略】「自古賢人才士」以下二段，太叢散，太模擬。【略】「今以恇怯澭涊」至「愈疏闊矣」，暗綰前後。「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三句，是所以息謗讟者之猜，擺落「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一面，專以宗祀祈哀，既爲力差易，亦人人所必動心也。「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先提起此一層。《古文雅正》卷五：子長《報任安書》，柳子厚《與許孟容書》，與此篇（曹植《求存問親戚疏》）皆嘔心至文也。子長語多激，子厚語多哀，子建語多痛。《霞外攟屑・縹錦廛文築上・韓非子》：卷一《難言》云：【略】柳州《與楊京兆憑書》，雖引子羽、馮衍、尹韓、趙括、馬謖、周仁、許靖七人，文法略與此類，而實不同。惟《寄許京兆孟容書》中云：【略】雜引十六人，乃仿吃公子此篇。《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寄京兆許孟容書》，詞語至哀痛，而段落又至分明。逐層皆有停頓，雖不如昌黎之穿插變幻，到喫緊處，偏放鬆，及正面時，轉逆寫，然亦自成爲柳州氣格。此無他，性情眞，而文字亦無有不動人者。開端言得罪五年，故舊大臣，無書見及，見得得京兆之書，自極寶貴。所難又在貧病瘴癘之鄉，此是推進一層寫法。愈推進，則京兆之書亦愈重矣。「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是自承不應親近二王，然自問夙心初不爲惡。至於「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則皆「不知愚陋，不可力強」之故，所以有「不測之辜」，然咎由自取，不敢怨人。而所難防者攻己之短，皆當日有求不遂之人，彼「塡門排戶，百不一得」，怨讟詆訶，均由此輩而起，所以衆矢交集。此皆京兆眼見，故能曲諒己心，不惜一箋相投也。「幸獲寬貸」，是不敢觖望語。「迷不知恥」，是尙有希望意。以下三段，念嗣續，思營兆，懷敝廬，皆出自謫宦思歸之心緒。「自古賢人」一段，廣徵古來受誣得罪之人，又引鄭詹、鍾儀諸人，冀可得生，然微嫌詞費。其下言欲著書自見，亦復才力不足，亦不能復爲士列，再希當世之用。見得上書之意，並無意外請託，但冀掃墓歸廬，得嗣而已。把上三段陳書之意，作一總結，切實在「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二語，是通篇關鎖阨要之言。《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五：孟容字公範，元和初爲京兆尹。時公謫永州已五年矣，答書望爲之地也。文字全步漢人文，中多引古事，亦適類劉向文。分爲數段：「伏念得罪以來」至「敢以及此」，是第一段，言在沉憂中得許顧視，自以爲幸，然無敢過望也。是文字緩進之法。「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至「又何怪也」，是第二段。第二段中，又分爲數小段：言「素意如此」，以己之學術望之王叔文，此明其無心比匪也。「末路厄塞鼪鼠」起，盡述叔文所以不滿人意處，權重心熱，不知檢束，招忌取謗。「此人」即指叔文。「萬被誅戮，不足塞責」，非痛詆叔文，蓋不如是言，不足以饜人心，且防左袒叔文，罪上加罪也。「今其黨」三字，指八司馬，「年少氣銳」，則己亦在內，切實引過，使觀者原諒，此公善自爲地也。至是撇去黨人，單叙己之苦況，把肆赦之望，擲在九霄雲外。但言身貶母亡，體羸多病，子女未生，墓祀無人，一片凄愴之音，使聞者酸鼻。至「此已息望，又何以云」止，復爲一段。不必叙怨艾之情，但作凄惻乞憐之語，一切宿眚，捨置不言。此另是罪臣陳愬之一法，大似《李陵答蘇武書》。然李書激烈，此但哀鳴，又微有別。田廬、賜書，是陪筆，無關緊要，然備此點染，以竟其悲。歸結以「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八字，宜怨而不敢怨，此尤爲動人之處。以下寫書食不知辛酸，及搔膚而塵垢滿爪，決無此事，特加倍寫法耳。再引古人被謗，得人解脫處，或自承不諱，或引過不辨，錯雜寫來，意皆在於孟容，望其道地，蓋不求之求也。且幷文章之事，亦退藏於密，自明不敢更希世用，則無過望於孟容可知。末幅乞以通家子嗣爲念，「姑遂少北」，是全書之正意，所望非奢，乞貸尤爲得體。

《與楊京兆憑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七：文不如前書，而中所自爲嗚咽涕洟略相似。《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一篇大文，只從來書三意，段段答之：第一段，說推延賢雋之道，不可憚煩；第二段，答論文章，貴於學古明理；第三段，答憂己剝喪頓悴，無以守宗祀，復田畝，今已知止。然三段中又各自有條目。《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近世尤好此類」二句，李云：柳子自言得號爲輕薄人，觀其謫後仍是此等議論，據要津時可知。【略】「言而有是患」二句，李云：省筆。「苟知之雖無有司」至「其必有施矣」，安溪師云：此皆子厚之所以敗，而終始拳拳若此，故知其爲有心人也。「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三段自爲聯絡。「希王褒、劉向之徒者」二句，柳子置子政于第二流。【略】「理不一斷以古書老生」，自韓、柳所見，皆頗脫略先儒章句矣。「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上云「無有是念」，而此云云然，豈謂量移善地爲好官耶？「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四句，李云：四句詞甚晦，大略言己自處且未能自免于常情之中，如下「歸鄉閭，立家室」，「託嗣續」之類是也。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己矣，語本表記。「使有世嗣」，「使」作「所」。李云：「世嗣」謂己也。此篇叙情款不如與許書，而所答薦舉文章二者，卓犖可用之言爲多。《唐宋文醇》卷一四：此文後半首亦是哀怨之音，《與蕭俛書》之類耳。前半首所述知之難、言之難、聽言之難，則曲盡末世人物情理，允爲至言確論。《霞外攟屑・縹錦廛文築上・韓非子》：卷一《難言》云：【略】《評林》曰：中一段用古人古事，錯綜布列，柳子厚《與楊憑書》仿此。《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與楊京兆書》，極長，中間只分兩大段：一論薦賢，一論文章。末仍求歸鄉閭立室家意。無甚意味。《藝概・文概》：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明」字，體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與裴塤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七：亦自悲楚。《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通篇純作憤懣無聊文字，極寫怨望心事。前二段，自述得罪之由。中後四段，凡怨望朝廷，寫作兩番；怨望友朋，亦寫作兩番。此不是重複，蓋怨望朝廷而不得伸，轉而望之友朋；怨望友朋而不得伸，又轉而望之朝廷；望之朝廷而終不得伸，于是決意望之友朋。故作四段寫來，展轉反復，純是一片憤懣無聊情況。孤臣心事，極力寫盡。屈子《天問》，不得耑美於前。

《與蕭翰林俛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七：一悲一笑，令人破涕。《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篇中俱述被謗獲罪之故，妙在寫出一片憂讒畏譏，無由自明光景。第一段述獲罪之由，內有二意：一緣驟得美官，爲衆所忌；一緣與罪人交久，跡涉嫌疑，無由置辨。第二段，述久居遠方，習與性安，自可不復置辨。第三段，讀《易》自悟，不必置辨。第四段，委之命數，不必置辨。有此四段，便將憂讒畏譏心事，曲曲寫出。末幅，望思謙援己，亦寫得可悲可憫。《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其大意與《答許孟容書》略同，而語氣稍夷。《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乃岌岌而造其門哉」，若作造其門，則「岌岌」當爲「汲汲」，若作「岌岌」，則又當云操其間。「伏自思念過大恩甚」，「過大」收前一段，「恩甚」收「不能塞衆人之怒」以下一段。「居蠻夷中久」一段，其氣韻兼屈、馬而有之。「身被之目睹之」至「又非道也」，筆筆旋折。「朝夕謌謠，使成文章」，李云：首言困卦處自命甚重，終之以作爲謌謠文章，蓋其本領只如此也。然文采精麗之極。《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五：此書及前書（《與許京兆孟容書》），均見之《唐書》本傳，在永州司馬謫所所上者，哀鳴極矣。俛於貞元中及第，以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起數行是酬應之辭，然措語甚巧。自「僕不幸」起，即叙入己事。通篇全爲引罪認過而發，然亦間出所以致讒之故，似讒者皆有求不遂之人也。「岌岌而操其間」，別本作「岌岌而造其門」。岌岌，危也。指造門者皆危己之人。措抱本作「操其間」，則素習之友，叛而攻之也。「求進而退」，即求而不遂，由親近而起讒謗。故冥冥之冤，終不能白。以上言一身得罪朝廷，復得罪朋友，此所以冥冥無可以伸訴也。年三十三而得美仕，言驟貴不祥也。與罪人交，官以是進，引過也。然猶莫塞衆人之怒，至排己以悅仇人之心，用以速援引之路，則眞到無可如何地步矣。於是憬然大悟年壽幾何，既已同歸於盡，何必深校？文勢至此一頓，似以下別無餘語。乃居蠻夷，又往往不能自聊，一路寫居夷不堪之狀。又念到居此尚復幾何，應上年壽不永意，似以下更無餘語，亦無餘望。忽思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欣欣，而己獨淪棄，命也。然君相實能造命。思謙雖非宰相，卻能行義達道，使物咸得其利。自念己亦一物，例亦可霑雨露。此說尚能悔過知恥，所望朝廷方討王承宗之叛，果能奏功，則或邀赦典。自比於朽枿之生靈芝，作爲雅詩，以紀聖武之功。到底以文章自鳴，冀思謙之援手。此書較前爲少紆徐，亦不如前書之沉痛。然肯悔過，終屬知晚蓋之人。故後世

視公，亦未敢厚非也。

《與李翰林建書》《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子厚謫居後諸書，其文意大略相似。然合諸書讀之，其詳略之法，各極其妙。如《答許京兆書》，詳寫被罪之由，不寫謫永之苦；此篇獨寫謫永之苦，不寫獲罪之由。《蕭翰林書》，詳寫居永之苦，不兼寫貧病；此篇寫居永之苦，兼寫貧病。《答許京兆書》，詳寫娶妻嗣續；此篇略寫娶妻嗣續。只此數意，詳略寫來，各臻其妙。《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與致思謙書略同而稍碎。

《與顧十郎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七：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然亦愧朗。《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通篇皆是自明其效用之心。一起說人心可辨，隨即辨出三項人，以見己非第一第二項人，乃是第三項人也。後幅，一段自恨不能效用於平日，一段自恨今日欲求效用而不可得，至不得已，上書自明其心，以見區區圖報之意，未嘗敢忘。末幅，又冀當於萬一。純是一片有恩未報，終夜不寐心事，卻能曲曲寫盡。黃宗羲《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已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爲座主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以非乎人而售乎己」，「非乎人」，今所謂刺也。「不意瑣瑣者復以病執事」，似十郎又坐劉、柳累者。

《與韓愈論史官書》《古文關鍵》卷上：亦是攻擊辨詰體，頗似退之《諍臣論》。《黃氏日鈔》卷六〇：蓋正論也。《文章軌範》卷二：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子厚之文多雄辨，而此篇尤其卓犖峭直處，但太露，氣岸不如昌黎渾涵。文如貫珠。又引唐順之評：提其原書，辨處有顯有晦，錯綜成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董思白評：「昌黎如何人物，書中可見，而有時乎爲利害所惑。則河東之辨駁，不能已耳。古人相知之深，洵未嘗避其所諱。」又：篇中一起總駁韓書之非，下分段備細痛責：一段責其避人禍不肯作史；一段責其避天刑不肯作史；一段責其推委同列不肯作史；一段責其惑信鬼神不肯作史；一段責其下負所學上負君相不肯作史。末幅一收作三段看：一段勉勵之，一段激發之，一段切責之。皆是疾風驟雨之文，劈頭劈臉而來，令人不可躲避，又是一種筆法。《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句句雷霆，字字風霜。柳州人物高出昌黎上一等，於此可見。《古文析義》卷一三：孫樵云：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此數語方是正論。柳州拏定不作史不宜居館下一句作主，而以人禍天刑細細翻駁，復爲作史設策，於不易作中，尋出庶幾可作之法。末以退之自諉，爲唐史之慮，且爲天子宰相痛惜，正所以深惜退之也。筆力奇橫極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按退之以是年撰進《順宗實錄》，舊史謂其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實。然則與劉秀才書遜詞自晦，其識遠矣。當其下筆，則詞直事核，而仍不敢以褒貶自任，召鬧致憎，雖謂之中道可也。「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至「利其祿者也」，文法從賈生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兩難化來。「決必不沉沒」，大字本作「決必沉沒」，注：重校一本「必」下有「不」字。按韓與劉書云：「決不沉沒」，故反其詞耳。今《考異》載柳書作「決必沉沒」，朱子當日所見之本爲無誤也。李云：詞氣逼直，以極其辨，是子厚本色。尤侗《宋荔裳文集序》：柳州之與昌黎論史也，曰：「周公史佚，雖記言書事，猶遇且顯也。」「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司馬遷觸天子，班固不檢下，雖不爲史亦敗。「左丘明以疾盲」，「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誡」。誠篤論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韓、柳相攻，如春秋時晉楚交兵，信勍敵也。此則韓屈于柳矣。亦師直爲壯曲爲老之故歟。《古文喈鳳新編》卷七：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韓公自明于作史之法，但以憂讒畏譏，時有所不敢爲耳。然既居其職，則當行其道。柳州是書，直同《諍臣論》、《與范司諫書》並壽千古。《唐宋文醇》卷一四引愛新覺羅玄燁評：詞極雄辨，理甚堅正。《湘綺樓說詩》卷四：韓退之言修史有人禍天刑。柳子厚駁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當之，豈能直筆耶？《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與韓愈論史官書》，詞意嚴切，文亦髣髴退之。此爲子厚與書類中之第一篇。退之《答劉秀才書》，言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柳州則以爲退之身兼史職，既畏刑禍，則不宜領職。故劈頭說破，如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更舉一個「道」字，即緊對「榮」字說。說得史職非榮，所重在有道之褒貶。退之以道自任，乃畏刑禍而不爲，直說得無言可對矣。其下推進一層，言史官且懼禍，若爲御史中丞大夫，更當閉口不言。又推進一層，言宰相爲主生殺，更當不敢爲言。然則但「榮其號，利其祿」而已，「榮利」二字，實爲「道」字之反證。以下復將「道」字演說，皆有道者不畏刑禍之意。引孔子、周公、史佚，及作史諸人之不幸，然亦不盡由作史之得禍。綜言

之，恃直恃道，則一無所恐。不惟斥駁退之，語中亦含推崇與慰勉二意。後幅將「恐」字遏下，言恐刑禍者，非明人。而學如退之，議論之美如退之，生平秉直如退之，似必不懼，乃仍懼而不爲，則唐史將何望？抬高退之，不遺餘力，亦見得朋友相知之深，故責望如此。文逐層翻駁，正氣凜然。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文自鏗鏘鼓舞。《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竊自冠好遊邊上」三句，以下致太尉逸事，皆破疑不得實之意。【略】「第不能竟其業」至末，答書當有規其志太銳而取困于世者。以下言雖知其病，終惟不得已。又即從史遷句生下波折，皆有源。《唐宋文醇》卷一四：著段太尉宿昔心行，非一時激烈，笏擊朱泚而成名者，其義甚美。與上史館狀並讀，可見宗元揚善表微，勤懇無已之懷。其書當在《與韓愈論史官》而韓愈復書之後。惜韓書不存，然「疑不得實未即籍」七字，亦可槩見其復書之意矣。而後世猶眞以韓愈爲不肯作史何耶。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淸，【略】不若無者之快也。」予謂文章英發，前無古人者，益當兼佩斯言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〇：中亦有佳處。荆川云學左氏外傳。《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掘土得石文，固爲不經，踰制廬墓，尤爲失禮。從此二端，力辨其矯僞，子厚可謂神鑒。而行文詳覈奥折，尤見宗工作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又二十年來」三句，多閱則識眞。【略】「況廬而居者其足尙之哉」，李云：刲股廬墓，韓、柳交譏之，然廬墓與刲股又自別。「聖人有制度」以下，不減左氏內外傳之文。「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二句，李云：極是。「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三句，李云：何其篤厚。意本《漢書》，王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及張敞論神爵事所云，務自增加澆浮散樸諸語之意。李云：一小事而能見其大者，訓辭尤深厚。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確。《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李云：所言者簪數一端，然摘出學者讀書不謹而輕于立論之病，可以推類警省。「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世得云：孔疏云：九過揲，六過揲，過，猶遍也，言揲之九遍六遍耳。節用「過揲」二字，未妥。「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不遺「等」字，何等謹細。「君子之學」五句，李云：極得讀書之法。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辨。《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李云：于與夢得及此兩書，見盡心經學若此。後之綴文者，動擬韓、柳，其于聖賢經傳，蓋無一卷成熟者，根本蹶矣。【略】「見聖人褒貶與奪」三句，杜牧之曾襲此語。「其言書荀息」，此條今檢陸氏書不得。「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申生之死，荀息立于朝而不能爭，是其失耳。若立奚齊，不可責以奉君之邪心也。至于立卓子，則謬甚。《唐宋文醇》卷一三：宗元《與楊憑書》曰：「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蓋實錄也。今觀此文，其勤學好問，惓惓之意，溢於毫楮，可尙也夫。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淸古。二書（《答元饒州論春秋書》、《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皆柳子得意者，雖無所有，然極反覆馳驟之態也。

《與呂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篇中言世人不明道，又說化光成吾書，此不是輕薄世人，獨許化光全是矜惜自己著書。蓋矜惜自己著書，不得不慮世無知我，又不得不幸世有知我。展轉寫來，全是一番自憐自惜情事，眞是筆墨淋漓。

《與友人論爲文書》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作文固難，知文不易。子厚是作文之人，友人是知文之人。以曠古難覯之事，一席相遇，豈不大快。今卻反寫作者之難得，知者之難識，立一篇議論。說得甚難，愈見其大快，於是自己之地位既高，而友人之品鑒亦隆，眞是一時知己，不可有兩。《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非謂比興之不足」六句，世得云：此文所云得之，蓋老蘇所云天之所與者。其云「比興恢拓」四語，則人工雖至，而非天之所與者也。得之難者，天也，知之難者，人也。「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二句，帶上一層。「況乎未甚聞者哉」，「聞」字下有「著」字。李云：盡歷代文章作者傳者之弊，而隱寓其所爲卓然自信者。《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柳州《與友人論爲文書》與昌黎異。昌黎諸書，是論作文之艱苦，及回甘之滋味，柳州則但叙文人之遇，及爲文之流弊而已。意蓋輕藐流輩之不知文，雖有獨得之祕，世亦莫知。故破題說一「難」字，不惟得之爲難，知亦愈難。其下遂分得與知之難，擘爲兩大段。其言得之難，意爲文者，不必無瑕累，求傳者不能無期望，然得名者寡，湮沒者多，此其所以難也。其言知之難，則繫乎「道之顯晦」，「談之辯訥」，「鑒之頗正」，「交之廣狹」，似其中皆有運命存焉。彼揚雄、馬遷之文運昌榮，皆在身後，尤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此則子厚

自方，汲汲防其無名。防無名，即是文高而知寡耳。於是痛詈當世文家之流弊，「奪朱亂雅，爲害已甚」，又迴顧到得者之難。通篇大意，均未言作文之法，但切指弊病。實則能去弊病，則文體自趨於正。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困學紀聞・評文》：《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萸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〇：纖悉。《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免貧者賦，而不益富者稅，篇中單言乘弊政之後，不可用此法。其實乘理政之後，亦不可行。前幅力言弊政之後，貧富不得其實，不可行此法。中幅止辨免貧病者，不益富者之稅，亦是偏枯，繳清乘弊政之後，尤爲不可，文法周匝。末處以薦韓宣英作收，餘音自爾縷縷。《唐宋文醇》卷一三：今觀此文所論，其於人情物理，洞達周圓，一絲不隔。然而宗元實能臣，其有德於柳民實厚，心既豈弟而才又足以達之，死而爲靈，以食其土，不虛也。

《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　《黃氏日鈔》卷六〇：此書復喻以方物，喻以人，復證之他藥，文最可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八：全學李斯《逐客書》。又引唐順之評：博喻。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逕。《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林次崖評：「折倒(饒)(連)州，更無得說。氣健而語工，讀之痛快。」前幅，只就石鐘乳論其良楛。後幅，忽發奇文，寫出在物在人二段，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其格律則仿先秦李斯，其富麗則《貨殖傳》之奇博。《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則油然而清」二句，言其粹。「其竅滑以夷」二句，言其美。「凡爲此也」，以下若即接「是故經中」云云，斯最善矣。「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以下兩段，乃因其徵引之多而極其辨以折之，不知其爲羨言侈論，有傷文格，豈其踔厲風發之故習不能以自制歟。《援鶉堂筆記》卷四四：柳州《石鐘乳記》從李斯《逐客書》來，前後氣韻短促，渾雄高厚，去之甚遠。即如中段設采奇麗處，李則隨意揮斥，不露圭角，而葩艷陸離；柳則似有意搜用怪奇，費氣力模擬，而筋骨呈露。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八：此子厚不好仙家者之言。然太倨。且君子以其術延年卻病，未必無可取者。《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行則若帶纏索」八句，亦何至此汲汲無歡，宜不永年矣。【略】「昧昧而趨」至「高明之圖哉」，爲韻語甚古。《唐宋文醇》卷一四：讀宗元此文，謂道壽則壽，道夭則夭，識見甚偉。因推類以盡其餘，以解世惑焉。《霞外攟屑・縹錦廛文築上・柳州文用韻》：柳州《答周采書》中云：【略】剛、當、光韻，趨、居、餘、愚、愉、圖，皆韻。使人讀之不覺，所以爲妙。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黃氏日鈔》卷六〇：此子厚達理之言也，文又精妙。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八：文最工，然篇末椎牛一段似漫溷。子厚每每文到縱橫時便露此態。《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此書大略有三：前幅述致書之由，本意欲寫自己諫止睦州服氣，先說一段衆人聚飲談論，又說一段吳子作書箴規，然後寫出自己致書，便見服氣之術，羣然以爲不可。中幅說睦州服氣，乃無師之學。學琴學書二喻，寫得帶嘲帶笑。宋人一喻，猶自強弩之末。後幅，說服氣之害，將友客姻親諸人，寫得如火似錦，咄咄奇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至「進決于城下」，若此張皇，則是借以發其文，非爲睦州效忠也。「今使號于天下曰」至「固小子之所懍懍也」，與前幅一一迴環呼應，但不應徒爾詞費，使人厭其寡效爾。古文與詞賦，派別判焉。柳子所以馳驟縱橫，若是反減其工者，蔽在必合屈、馬而一之，詞勝氣溢，乖自然之節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與李睦州論服氣書》，其文神似《國策》。服氣之非宜，想吳武陵書中已極攻而深詆之，惜其書未附本文之後。文閒閒將愚溪柳下望見睦州顏色叙起，其曰「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七字，已將服氣之無驗，痛下一針。遂疾入吳武陵作書，斥駮列仙方士云云。卻於武陵下加「輕健」兩字，見得武陵固未嘗服氣者也。其曰：「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此九字是描寫睦州負固不服狀態，和婉有意趣，令人讀之莞然。「陽德其言」，「陰黜其忠」，造語尤工妙，尤妙在不更斥言服氣之非。以吳武陵前曾有書，若再與辯駮，微嫌近贅，故將壽夭康寧疾病，一切撇盡，但切指睦州所據之丹經，決不可用，因自引少時學琴與學書，不得碩師之無效驗處，歷歷自承其慚。其言自慚者，代睦州慚也。又曰：「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則質言無碩師之斷不可成，一力警醒睦州。言外之意，蓋謂即有碩師，而服氣一道，終屬妄誕；況睦州之所得書，不過在盧遵、李計二人家，而此二人者，又皆不能知服氣之術，但憑其所藏之書，寧可信耶？文已擂破後壁，無餘義矣。又恐睦州不信，於是廣引多人，若友若客，若宗族，若姻婭，若子姓親昵，若臧獲僕妾，若將卒吏胥，錯錯雜雜，帶上一羣之人皆左袒，以明己之直諫，萬非虛語。可見服氣之不是，盡人皆不謂然，但謂然者，或爲睦州之讎，讎之然其說，其意蓋不善於睦州耳。

說得明白痛快，出語類策士之辯。收束處，復將以上數種人，與睦州之讎，兩兩提較：友則思存其道，客則思存其利，宗族姻婭，則思存其戚，子姓親昵，則思存其恩，臧獲僕妾，則思存其主，將卒吏胥，則思存其勢，獨讎睦州者，則思去其害。文似過演，然不如是，不足以伸前半之意。後幅勸其「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是文中本意。

《與楊誨之疏解車戮第二書》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略】愚溪惜楊誨之用《莊子》太多，反累正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八：首尾二千言，如一線，然強合乎道者。《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娓娓二千餘言，皆作諄諄懇懇之論。起處，說己與誨之，既是親戚，又兼相知，情深誼篤，便不得不作娓娓數千言一書也。中幅，言誨之之非，明己言之是。處處說得諄諄懇懇，俱寫作嬝嬝婷婷句法，便令親情之篤，友誼之深，筆筆寫盡。《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多有不足縷縷致辨者，而亦毛舉不已，所謂道不足而強有言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世得云：自此至「爲僞乎，爲佞乎」是一段，稱古昔聖賢以諍楊之失。然細分之，又有兩層，自「書之言」至「不爲也，非不能也」爲首層，對楊欲任性率眞而不能勉強立論，自「凡吾之致書爲說車」至「如是而心反不愧耶」爲次層，對楊以己之失爲非聖道立論，而結之曰「僞乎，佞乎」。僞結首層，佞結次層。「若果以聖與我異類」至「聖人不足重也」，此一層從《孟子》中來，非無實之辨。「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世得云：自此至「此甚未可也」是一段，言涉世之道以諍楊之失，車不得不行險，譬人不能不涉世也。然細分之，亦有二層：上層辨甘羅、終軍是一種入世法，下層引嵇康、阮籍又是一種入世法。要之，均非中道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世得云：自此至「而惡之也」一段，又就楊身上寬一步說，收前二段意。楊之所惡在佞，前言僞乎佞乎，其旨亦歸於辨佞也，故此單收佞。「非特于可進也」四句，又云可進可退，顧上出世一段意。「吾年十七求進士」，自此至「幸甚」一段，又就自己身上說法，狂疎輕薄兩意，又分照上二段。「日思摧其形」，暗照縱心意。「且暮走謁于大官堂下」，暗照出世意。「益知出于世者之難自任也」，總收。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此書大旨，以楊誨之年少氣銳，於行己處世間，不肯虛心點檢，以求合於古聖賢之道，故諄切告之。又因其來書慕甘羅、終軍之爲人，遂極詆二子，以爲不足學，並自叙其少年不自點檢，錯走路徑，至今悔之無及，欲誨之藉此以爲鑒戒，而毋蹈己之所爲也。此子厚閱歷眞實之言，文字雄勁精峭，滔滔不竭，若不可窺測。而約其大旨，不過如是。學者細觀之，於行己處世之間，當有激發警省處矣。《援鶉堂筆記》卷五〇：所謂「嚮所陳者」，即始仕至御史、郎官云云。其《與顧十郎書》「不爲嚮者之態」，亦斥本文「蜂附蟻合」之云也。

《答貢士沈起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風神盎然，特篇末猶似未了語。《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此早年最卑淺之作，宜削。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〇：深識之言，逼古之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此篇提柱分應，一段寫駭，一段寫疑，一段寫弔且賀。雖分四段，其寫駭寫疑，寫弔寫賀，是客意，寫喜一段，是正意。蓋失火而賀，此是奇文，失火而反表白參元之材，又是奇事。從奇處立論，便見超越，固知寫喜一段，是一篇正文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八：語奇理正。讀此與昌黎《送齊皞序》，知唐以通榜取士，而當時主司，猶顧惜名節如此，亦近今所難。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行文亦有詼諧之氣，而奇思雋語，出於意外，可以擺脫庸庸之想。參元以積貨而累眞材，子厚以避謗而掩人善，當時風俗如此，卻不可解。《古文析義》卷一三：是書以聞失火，改弔爲賀，立論固奇，其實就俗眼言，確乎不易。若文之縱橫轉換，抑揚盡致，令罹禍者，破涕爲笑，則其奇處耳。《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爲得重賂」，此即上所謂羣小之慍，轉因水火之孽而得光明也。【略】「顏曾之養」三句，收得密。《古文觀止》卷九：聞失火而賀，大是奇事。然所以賀之之故，自創一段議論，自闢一番實理，絕非泛泛也。取徑幽奇險仄，快語驚人，可以破涕爲笑。《平書・文藝篇上》：弔賀互翻，始於《晉語》叔向對韓宣子，繼於《史記》蒯通說范陽令，終於子厚《賀王進士書》。文章機杼，必有來歷，特善變者工耳。《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商侯曰：「失火而賀」，最是奇情恣筆。然說到「終乃大喜」一段，眞有深識，眞有至理，駭者固不足駭，而疑者終無可疑矣。不火不足以表參元，不火之盡不足以大表參元。兩斷分晰，奇特尤甚。又：文首立三柱，以下分疏，此作文之篇法也。其議論奇創，出人意表。想是踔厲風發，屈其座人時也。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誠齋詩話》：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抑之欲其奧，【略】固而存之欲其重。」此用《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黃氏日鈔》卷六〇：此書後段說爲文之法極詳。《湛淵靜語》卷二：柳子厚《答韋中

立書》云：「故吾每爲文章，【略】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爲之文也。」爲文之法，備於是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子厚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鑱心研神者。又：子厚諸書中佳處，亦其生平所爲文大指處。《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程戴翼評：「文因折而得勢，句以奧而生姿，望之蒼然如球圖赤貝。」又：合前後看來，雖是辭爲師之名，然已盡爲師之實。前半篇，說世人不知有師，已罵盡世人。後半篇，說自己爲文，亦是贊盡自己。蓋師以明道，今說己文章所以明道，則是有得乎師之文者，即得以師之，己雖不言師，而師之能事已盡。一結說出通篇主意，眞是全力大量。《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此爲恣意恣筆之文。恣意恣筆之文最忌直，今看其筆筆中間皆作一折。後賢若要學其恣，必須學其折也。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子厚不欲以師道自居，激而憤世疾俗之論，不無太尖刻處。至自叙其所以爲文之本，則皆精到實詣，足與韓昌黎並轡中原，有以也夫。《古文析義》卷一三：是書論文章處，曲盡平日揣摩苦心，雖不爲師而爲師過畢矣。其前段雪日、冠禮諸喻，把末世輕薄惡態，盡底描寫。嘻笑怒罵，兼而有之。想其落筆時，因平日橫遭齒舌，有許多憤懣不平之氣，故不禁淋漓酣咨乃爾。《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僕自卜固無取」五句，筆善折，故常語皆遒峻，然不應若是之費墨也。吾以爲柳子之未遠于六代者，以此。「然雪與日豈有過哉」二句，李云：詞無涵蓄至此。「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二句，此等語亦何味，但覺其尖薄耳。「古者重冠禮」至「大類此」，李云：繁稱瑣引，子家修詞之一累，惟昌黎能免是矣。「故吾每爲文章」至「而以爲之文也」，李云：文章根本之病，作文精微之要，盡于此矣。「抑之欲其奧」二句，對輕。「疎之欲其通」二句，對怠。「激而發之欲其清」，對昏。「固而存之欲其重」，對矜。「本之《書》以求其質」，言實事也。質者道德之本，言其大體。「本之《詩》以求其恆」，言常理也。恆者性情之常，言其細微。「本之《禮》以求其宜」，節文之中。「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是非之辨。「本之《易》以求其動」，變通之道。按「未嘗敢以輕心掉之」八句，以心氣言之，此存乎文之先者也。下六句，乃即臨文言之。抑、揚二句，謂命意也。疎、廉二句，謂布勢也。發、存二句，謂鍊格也。此于逐句反復、先後尤當，彼此相成，斯爲意不浮，爲勢不窘，爲格不澁也。【略】「無招越蜀吠怪」，此等收法亦有迹。《古文雅正》卷九：此篇當與昌黎《答李翊書》參看。見古人以文章名家，皆由苦心力索之功。我輩才不逮古人，而用物取精，不能及其一二，偃然欲以文章自命，不亦深可愧哉！顧其自言曰，文以明道。又曰，羽翼乎道。則全未全未。觀其自言讀書苦心，不過以爲作文之資，何嘗有探討服行之功。朱子嘗曰：聖學失傳，天下之士徒以文章爲事業。余更曰：天下之士，徒以文章爲道術也。《退庵隨筆》卷一九：古之善論文者莫如柳子厚，然所云「本之《詩》以求其恆，【略】參之《國語》以博其趣」，此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藝概・文概》：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閎傑異」，其《與韋中立書》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藻川堂譚藝・三代篇》：司馬遷之稱《離騷》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柳宗元又曰：「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略】宗元以潔論遷，蓋亦忖度其心而得之者也，非偶然也。《訂訛雜錄》卷四：「假而」二字，今人習用，不知其爲「假如」也。柳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我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古文一隅》卷中：峭。又：如此文雖反覆馳騁，曲折頓挫，極文章之勝觀，然總不出結處「取其實而去其名」一句意。蓋前半極言師之取怪，正見當去其名意，後半自言文之足以明道，正見當取其實意。至中間「吾子行厚辭深」一段，過脈處，固自泯然無迹也。其入手處，提出師字道字，及爲文章云云，則已握住通篇之綫，故下文反覆說來，而血脈自然融貫。《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唐時朝士，居顯要者，多矯激而避嫌，【略】柳州《賀王參元失火書》，正是此意。書意似怪特，然唯有唐之矯激，始有此怪特之書。失火有何可賀？賀在一火之後，可以蕩滌行賄冒進之名。書中始駭，中疑，終喜，分三段抒寫，似奇而實平，似恕而實憤。第三段寫公道難明，世人多嫌意，否塞令人愴喟無已。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少作，殊無條理。「古之道」至「子皮是也」，所引闊誕無當。「是誠難矣」，非其難也，事至微淺，故美不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馬融鄭玄者」至「僕幸非其人」，如馬、鄭者，恐終唐之代不可見。柳子謂其不少，亦非也。乃云「幸非其人」，語尤浮薄。此作自然古雅。《唐宋文醇》卷一三：《答韋中立書》，人所膾炙，遂謂宗元與韓愈意見不侔，且有謂學者歸退之，不歸子厚。而子厚云爾者，讀此文可以解其惑矣。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蒼蔚可

誦。《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子厚亦斷然以《孟子》爲經。【略】「道苟成則懋然爾」六句，似揚子。《唐宋文醇》卷一三：宗元論文諸篇中，惟《答韋中立書》最爲人所膾炙，謂可與韓愈《答李翱書》並馳。不知此篇所言「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二語，及《報崔黯書》云「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二語，乃宗元自得之言，而爲論文之極詣也。若《韋中立書》中「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等句，卻猶有罅漏。質也，恆也，寧盡《詩》、《書》之蘊耶。《有不爲齋隨筆》辛：《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云：「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此在宋人前表章孟子者。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若退之才，過僕數等」，「過僕數等」，即謂下子雲之徒也。【略】「事以固當」，無「以」字。李云：柳子于文用力深，故善品題古人及當世高下。《唐宋文醇》卷一四：吏部文章之宗，然其造詣深淺，須以柳州所論爲定，故錄之。且可以見柳之不敢望韓，具所自道中。蓋實錄，非謙辭也。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中多自矜，亦自悲愴。《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柳子此書，皆是憤世嫉俗之言，卻作兩半寫出：前一段，說不欲作序，言世俗之囂譁輕薄，不作序，固是憤世嫉俗之言；作序，戒其無示世人，欲作序，亦是憤世嫉俗之言。看來世人炎涼習態，眞有令人憤之嫉之也。《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吾細讀其通篇筆態，並不是寫自家不肯輕意爲人作序，亦不是寫今日獨肯爲廖秀才作序。乃是刻寫當時無一人不要其作序，今則更無一人要其作序，以爲痛憤。《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秀折。

《答貢士蕭纂求爲師書》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少作。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唐宋文醇》卷一四：禮、樂、射、御、書、數，皆藝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下焉者，君子之所游。游之云者，所執愈卑，所達彌上，莫非所以養其德也。若溺焉而進乎技，則是以其養德者害德矣。唐世重文章，尤重書法，其試士以身言書判拔萃乃得爲近職。故黯以文章書法爲問，而宗元欲悉屏之，使及物之道，專而易通，又以及物爲取道之內，卓然名儒語也。宗元可謂既沒其言立矣。宗元善書，今「龍城柳」石刻猶存。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短牘亦自澹宕。

《復杜溫夫書》 《容齋四筆・譽人過實》：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爲諛者，固自若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書旨似倨，而語亦多光燄。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〇：子厚困阨之久，故其書呼號哀籲若此。《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此文分兩半篇看：上半篇是隱喻，下半篇是實說。上半篇妙在將下半篇所欲言者，句句影起；下半篇妙在將上半篇已言者，句句點合。只是一篇前虛後實之文，藍本從昌黎《後十九日上宰相書》脫化出來，一結更見收拾全力。《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沉困既久，其言至悲。與昌黎《應科目時書》絕不同。蓋彼段段句句字字，負氣傲岸，此段段句句字字，迫蹙掩抑，則所處之地不同也。【略】看他拉拉雜雜，將「墜者」字、「烏獲」字、「千尋之綆」字、「千紉之艱」字、「不可遇」字、「幸遇」字、「號」字、「呼憤自斃」字，如桃花紅雨，一齊亂落，便成絕妙收煞。《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此篇前仿《國策》，結參漢體。李云：此文格調似韓子。固知當日切磨相資，同工異曲也。按：此與《應科目日與人書》貌似，而命意殊，不如韓之工。用筆亦煩簡紆徑差異。韓作于少年，柳作于晚歲，以一文論，則韓果數倍矣。求諸全集可也。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鍾伯敬曰：「此文如淮陰、孔明之用兵，其擺陣布勢，弄巧出奇，眞不可及。」又：一篇曲曲寫來，情詞俱極婉摯。首段說世俗所見如此，次段說自己行業薄劣又如彼，轉出今日不得不求教權君來，此是一意相承。中幅平列三段，請教權君，寫得左不是，右不是，轉出今日欲權君審擇來，亦是一意相承。後幅寫求見權君，妙在從旁人口中表揚出來，又妙在自己口中故作不敢求見，然後轉出求見權君，既不失之諂，頌揚權君，又不失之諛，又是一意相承到底。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寓簡》卷四：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啓》，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整整分寫到底，文徑易近直遂。妙在中幅分寫二大段，忽作一束，然後詳寫。後幅

二大段，便令文字蹊徑，不致直遂，耳目一新。《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自命慷慨，有氣岸，是少年材盛之筆。《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通篇斜風斜雨，枝幹離披文字。乃細細分之，卻是兩扇對寫到底，於嚴整中故作恣意，於極恣意中故就嚴整，眞乃翰墨之奇觀也。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崔大卿嘗稱子厚之文，子厚因而求薦。以爲崔之施德，不必待其來求；而己之拜賜，不必待其成身。兩意夾寫到末，總見文章知己之意。唐時投書獻啓以干薦舉者多，子厚特稍占地步耳。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〇：佳什。《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錯之漢文，當軼匡、劉而上。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激切。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頓挫尤雅。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累奉游宴」四句，略見爲文古心。并知韓子于滕王閣所以但記新修，歐公作《有美堂記》不得已而出于蹈虛也。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再召而復擠之，特以劉遇其長尤無狀故。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唐宋文醇》卷一四：符載非必重係天下望，可以其出處卜士進退，然傷胎殺卵，則鳳凰不儀，毋謂一夫可冤也，況才俊之士哉。鳴犢戮晉仲尼迴，郭隗重燕樂毅至，無知在漢曲逆進，咸博結綬蕭男顯，杜季蒙難袁閎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堂兩琴，宮商必應，草木臭味，奚散差池，夫以人事君，人臣之大義也。宗元之賀趙宗儒，誠心不忘君也哉。《古文披金》卷一四：寫得聲光赫然，令人手舞足蹈。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四六法海》卷九：讀（駱賓王）《姚州露布》二篇，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給賞。然一再讀，意味亦只如此。子厚此牒，未嘗不麗，未嘗不艷，然卻不必如此矜炫。此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王、駱也。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黃家洞叛，討平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猶並盧、王。【略】「纖縞當強弩之初」，翻新用事。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能改齋漫錄》卷五：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以上皆柳說。予按《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于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府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起五行，甚有筆力。【略】「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至「咸以爲榮」，因其書而并及其祖宗兄弟之美，此古人作序正體。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覽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可概見矣。《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此篇前後反覆，只是二意：一是表彰西漢文，一是贊揚宗直好古。妙在前幅欲表彰漢文，先說一段諸書之無當，欲贊揚宗直好古，先說一段自己之未能，極盡借客影主之妙。後幅一段極力再表漢文，一段極力再贊宗直。前後反覆，何等曉暢。《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發端本荀仲豫。【略】「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六句，點染類字，然似少味。「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文莫盛于周，降而諸子、屈、宋，其變矣盡矣，漢氏得其緒耳，何謂野乎？「貞元間文章特甚」至末，李云：一結即得孟堅筆意。序後復繫一序，文之變體，從史書中來。《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西漢之文，柳州平日之所從事也。柳州處唐之中葉，舍昌黎外，莫與抗者。聲響侔乎《騷》，光色合乎漢京，故序其弟宗直《西漢文類》，言之特詳。文入手，將記事記言分劃，以《尚書》《春秋》歸入記事類，而以《春秋》後語爲記言。又病其不協於道。西京文近古，而又畔散不屬，正以記言與記事雜，不能各有列位，而從其序。宗直以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歸入於文。以《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歸之於事，所謂類者，當矣。以下始大發議論，謂「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漢處其中，有賈、董、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二百三十年間，其文充簡冊也。收處稱貞元之文，比盛於漢，是文中應有之言。文至簡要，不爲泛博之論，起訖皆有法程。

《**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覽此序，亦可見古之欲兼詩與文而並盛者，亦世所難。《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一篇大段有四：第一段，叙文章流別，原有此二種；第二段，言世罕兼通，曾難其人；第三段，述評事能兼通二種；第四段，述己叙述遺文。妙在有第一段分別源流，便見第四段自己論次不謬；有第二段世罕兼通，便見第三段評事曠代一人，自是文章互相照耀處。《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後序，故

起處但述其制作所詣。此篇多法《藝文志》以爲詞，然稍濬彥和而清之爾，未及于古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楊評事文集後序》，仍分二類：以辭令褒貶，歸本於著述，以導揚諷諭，歸本於比興。著述則宜藏於簡冊，比興則宜流爲謠誦。然皆偏勝獨得，未有兼者。兼者，乃盛推陳子昂。而文貞、曲江，猶其偏勝者也。文縱論至此，似乎楊評事之文，亦能兼是二者之長矣。顧但論其以文得名之故，疾入不數年而夭，故不能肩隨子昂。但有具體，茲其可惜者也。所以有追惜悼慕之言，不坐實，不過譽，言至得體。

《濮陽吳君文集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文自有法度。《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武陵又論次誌傳」至末，已有此，故可與王文憲集序之體異。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武陵行事大節，得於舊所聞，而文集之成章可觀，則得於今所見。末慨其行不昭，其辭不薦，蓋合兩層而收束之也。文法謹嚴，不溢一筆。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此作無所取。

《送崔羣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今將寧覲東周」，告寧漢分吉凶，「寧覲」二字，後人不可襲用。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爲壯夫捧腹」，「捧腹」句是當時語，未刮磨者。此篇似符載得意文。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當時體。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如此作，宜從削略矣。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早歲文之最雅潔者。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靈動。」又：前幅只是述辛氏請序之詞，後幅方是爲班生作序。妙在前幅，即于辛氏口中，將班生家世人文一一叙出。後幅，只就其所述，略略點合。眞是胸無纖塵，筆無點墨，清空一氣之作。《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相國馮翊王公」，《送嚴公貶下第序》但云馮翊公。則「王」字衍。此序宜削。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眞一言九鼎之文。」又：送獨孤生往河東，先寫一段自己思念故鄉之意，寫得淋漓觸目。後幅自許其文，亦復珍惜。《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溫清奉引之隙」，「清」與「凊」古字通用。此序即步趨梁補闕之徒，所以淺薄。柳子少年，不先沉浸于經，而遽爲幅尺所限，永州以後，始開廣矣。《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河東得罪遠斥，政與史遷相類。故其爲文感慨激昂，亦與《史記》相似。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通幅俱寫趙生知己感激，有在趙生自己口中述者，有在子厚口中代爲述者。激昂淋漓，總是寫出一腔熱血，故文字不多，而曲折已極深至。《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辭旨淺鄙，吾豈丐夫隸人哉。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勁拔而未淳古。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唐宋文醇》卷一五：南涪州，南霽雲之子也。霽雲忠烈貫日月矣。子又繼之，蒙矢石蹈白刃而不悔。而肉食之鄙夫，刀筆之猾吏，持其短長，求瘢索垢，朝廷即據之以行罰，更大赦乃得量移，與罪人同被新恩。此宗元所爲痛心也。雖爲文以賀之，實則嗚咽不成聲。末則勗其之死靡他，以忠於君者孝於親，豈非直諒多聞之益友哉。

《送薛存義之任序》 《古文關鍵》卷上：雖字少，極有反覆。《文章軌範》卷五：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又邱維屏評：議論亦平常所知，只是筆力出語杰然悍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昔人多錄此文，然其義亦淺。《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鍾伯敬評：「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又：此序大段分兩半篇看：上半篇，是言世俗之吏，不能盡職而達於理者，恐懼而畏；下半篇，是言存義今日正是能盡職而達理恐懼者。末幅，自述作序。大段不過如此。妙在筆筆跳躍，如生龍活虎，不可逼視。《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無多十數句，看其筆勢，如蛇夭矯不就捕。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臣子爲朝廷司牧民之職，當視民如子，自然一體關切。子厚以傭譬之，則已隔一膜矣。然傭而盡其職，猶可原也；傭而流於盜，民其奈之何哉。苟有人心者，尚泚顙於柳子之言否耶？《古文析義》卷一三：河東子厚故里，零陵即永州屬邑，是兩人生同地而仕同方也。故送行之語，前規後頌，分外眞切。玩「天下皆然」四字，又把同時無數墨吏盡行罵殺。奈墨吏亦有恐而畏者，仍不在理而在勢，恐不盜

則黜罰立至矣。一笑。《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以今天下多類此」至「勢不同也」，此言豈可公傳道歟。此序詞稍偏激。孟子雖發露，猶自得其平也。《古文一隅》卷中：峭。又：看此文入手處，用「追」字、「將」字、「且」字，已字字作勢矣。「告曰」下，緊下一斷，又用「非以」二字作一繳，已將通篇大意，提得了了。以下就不能盡職者言，或用推進法，或用借形法，或用頓跌法，或用推原法，或用繳足法，一意旋轉中，用筆句句變化，故爲短篇極奇橫之文。細玩通篇，總是一擒一縱，故能伸縮如意，其轉換處，亦變化不測。《柳亭詩話》卷三〇：「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曰賞曰重，則可取在薛。

《送李渭赴京師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文似悲颯。《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送李渭今日遊京師，恰異其前日何以至永桂。異李渭前日至永州，因感到今日自己居永桂，一起寫來，已自悲涼。中後爲李渭勸駕，實自歎自己羈縶，有心人不當如是耶。《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予嫉其不爲是久矣」，「嫉」字不穩。凡有此者，皆氣質之偏也。《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河東本羨李君此行，但說明苦無意味。妙從李君本宗室子，不宜久吏遠惡落想，而胸中悲涼寂寞之況，俱隱躍於言表。學者當於無字句處求之。突然而起，戛然而止。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如此文宜悉削去。夢得編集，更少百篇，則柳之道益光。【略】「吾欲抑而不歎」二句，乃有此疲薾之句。此序皆流俗人之見，顧視曹偶，則遂以爲可矣，若退之輩何。《古文小品咀華》卷三：設想精切，便成異采。自來送下第者，當以此爲第一。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再歲不就選」至「其可厚而理乎」，柳有激而云。蘇議事若此，彌乖疏矣。【略】按蘇子瞻《議學校貢舉狀》本此。雖然，易其科，隆其實，則俗加美焉，道加廣焉，君子之論，豈可限于一偏也。《唐宋文醇》卷一五：科不待易，蘇軾《貢舉議》極陳之。千秋確論，宜取並讀。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未克決而忘之也」，「決」是決去之意。「彼莫莫者其有宰于人乎」二句，無可疑者，理也。不足信者，數也。其言進退無據。「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果哉，末之難矣。不爲居易俟命者歎也。此篇可削。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所謂先聲後實者」至「是豈拙于爲聲者歟」，故謬其詞，使有司無解于失士，實之不辨，則是驅天下而趨于聲也。巧于聲而拙于實，豈士端使然哉？有司乃自致之。「穀梁子曰」五句，直斥其無目而託爲自反之辭，賴引《穀梁子》數句，粗存廣仞。此篇詼嘲之作，要之，輕薄作者不尚，發端亦太尖。

《送辛生下第序略》 《文體明辨序說・序》：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發端見其過不在士，中多平心之論。絕私請而惟己文之甲乙焉，則二者之患去，斯能爲無私爲守正焉耳，郢乃不學而惟己之名是邀者也。「吾甚憤焉」，「憤」字過矣。使辛生如是，猶當有以平其心也。「憤」不若「惜」字之穩。

《送從兄偶罷選歸江淮詩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當時體，殊凡近。「遂命從姪立」，「從姪」稱亦與經不合。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鍾伯敬評：「一抑一揚，深入情悃。」又：此篇妙在處處寫出天性至情。前幅叙少時相依，娓娓寫來，便見天良至性。中幅述謀自言爲人，並自信稱道從弟，津津說來，兩人如話。後幅忽然自悔一段，忽然稱羨從弟一段，忽又過慮一段，忽又安慰一段。反復寫來，天性至情人，活活畫出。而文之激揚反復，沈鬱頓挫已極，毫髮無遺憾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從伏波將軍念從弟少游哀吾志大之語，拓爲大章，意味甚雋永。【略】「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伏後。「不謀道而道顯」，道可以不謀而顯乎？「抑又聞聖人之道」至「其可度哉」，應道之至者，仍望其不以是終，而相與振其祖宗之緒，不誇不激，情話可愛。《唐宋文醇》卷一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唯審乎其義之可否耳。既已出而仕矣，則東西南北，唯君所使，奚擇焉。宗元之所是從弟謀而悔己者，皆無當也。獨愛其所云：「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數語，有古君子之風。夫宗元擯斥遐陬十四年，能不鄙夷其民，保惠教誨，澤甚厚。而其中欲然如是，是難能也。其文則推廣馬援述弟少遊語意爲之，氣味亦殊相似。

《送澥序》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柳文之妙，全在起束處凌厲頓挫，旁若無人。」又：此序分四段看：第一段言吾宗宜碩大，第二段言澥能亢宗，第三段勉澥，第四段勉宗人。前幅從宗人期望到澥，後幅從澥勸勉到宗人，二意迴環，機致一片。《古文雅正》卷九：柳州一斥

之悔過，不但文章政事殊絕，駸駸乎有道德之氣矣。此序意理韻調俱勝，可歌可泣也。《古文小品咀華》卷三：通身筋節，精悍絕倫。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前幅寫呂讓能以憂天下爲心，後幅寫呂讓能學成于己，乘時仕進。妙在前幅寫得何等冠冕，便是莘野渭濱心事；後幅寫得何等興會，便是龍雲虎風事業。尺幅之間，變幻不測，而筆亦崒嵂異常。《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勤而不忘斯可也」四句，繳可不可。

《陪永州崔使君遊謙南池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何必讀蘭亭諸序。」程方平評：「是六朝絕妙讌遊序，卻無六朝堆砌氣習。正見大家文章，無所不有。」又：前幅，寫南池，寫遊讌，皆是必不可少之步驟。妙在後幅，忽一段歆羨諸賢，乘時奮飛；忽一段自傷寥落，鬱鬱居此。其歆羨處，眞寫得想慕殺人；其自傷處，眞寫得顚頟殺人。《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藻逸似李謫仙，而峭厲過之。樂景哀情，抒寫俱盡。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寫景物之勝，讌遊之樂，而末乃自發其悲感無聊之況。子厚工於文而無見乎道，內既無所得乎己，而外未免移乎物，是以當歡而悲，情詞局促如此。此君子所以貴乎知命而樂天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連山倒垂」至「可謂無負矣」，此等摹寫，是唐人常語。

《愚溪詩序》《困學紀聞・評文》：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略】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又：子厚集中最佳處。《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王惟夏評：「借愚溪自寫照。愚溪之風景宛然，自之行事亦宛然。善於作姿，善於寄託。」又：此篇若只就愚溪上發揮，意味易盡。妙在前幅先將冉溪、染溪二段虛影于前，又將許多愚丘、愚泉、愚溝、愚池增置于後，便令文字有波瀾。後幅借愚溪自抑一段，復借愚溪自揚一段，便令文字有曲折。又：通篇序詩，俱從愚溪上借端發揮，妙絕。《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行變化於整齊之中，結構精絕。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獨闢幽境，文與趣會。《古文析義》卷一三：本是一篇詩序，正因胸中許多鬱抑，忽尋出一箇愚字，自嘲不已，無故將所居山水盡數拖入渾水中，一齊嘲殺。而且以是溪當得是嘲，己所當嘲，人莫能與。反覆推駁，令其無處再尋出路，然後以溪不失其爲溪者代溪解嘲，又以己不失其爲己者自爲解嘲，轉入作詩處，覺溪與己同歸化境。其轉換變化，匪夷所思。《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詞意殊怨憤不遜，然不露一迹。「愚溪之上買小邱」至「爲愚島」，詩有八題，先詳叙于此。「皆山水之奇者」，伏後案。「夫水智者樂也」，愚字對面。「甯武子邦無道則愚」五句，愚字側面。「溪雖莫利于世」六句，轉出叙詩。「以愚詞歌愚溪」至「莫我知也」，愚字翻身出脫。《古文觀止》卷九：通篇就一「愚」字，點次成文。借愚溪自寫照，愚溪之風景宛然，己之行事亦宛然。前後關合照應，異趣沓來，描寫最爲出色。《唐宋文醇》卷一五：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水之不能澤物者，古人被之以惡名。宗元以溪水不可溉田負舟，而名之曰愚，亦有本焉，其亦以慨己濟世之願不遂也。無知之謂愚。無知者，萬有之知所從出。「超鴻蒙，混希夷」，抑又太自譽矣。若夫「漱滌萬物，牢籠百態」，實乃善自狀其文，可爲實錄，雖然，得無與布帛菽粟者猶有間乎。《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不過借一「愚」字發洩胸中之鬱抑，故將山水亭堂咸以愚辱焉。詞委曲而意深長。又：按此文通篇俱就一「愚」字生情，寫景處歷歷在目，趣極。而末後仍露身份，景中人，人中景，是二是一，妙極。蓋柳州所長在山水諸記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凡紀勝之文，名迹之有數目者，部署最不易妥帖。八愚之詩，統之以《愚溪》，是溪上之所有者，均隸於是溪者也。以溪爲綱，以丘泉溝池諸物爲目，孰則弗知。所難者，能以歷落出之。愚丘，愚泉，即由愚溪帶出；溝池二物，則又自愚泉生也。丘也，泉也，溝也，池也，雖出人力，然但資遊涉，非燕魚之所，於是生出愚堂愚亭：而愚島則又自愚池之中。「以愚辱焉」，是總把上文一束。然冒冒失失，把一切溪山辱之以愚，決不能無說以處此。遂極狀溪之不適於世用，用以自況。歸到此溪，不幸而遇愚人，則加以愚名，亦不爲無因。顧愚者，拙名也，萬非含垢納汙之比。故又稱善鑒萬類，則識力高也；清瑩秀澈，則立身潔也；鏘鳴金石，則文章麗則也。凡此皆溪之所長，而「愚」字又溪之所短，名爲「愚」之，實則非愚。茫然不違，昏然同歸，是莊、列學問，不過世人目中，見爲愚耳。文極舒徐，無牢騷意態。《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二：昌黎送孟東野序，用無數「鳴」字，【略】至八愚詩序，字數不如「鳴」字之多，尚易安置。然使逐處鋪排，溪也，池也，溝也，亭也，堂也，島也，丘也，泉也，每處各紀其勝，爲地無多，縱極意渲染，亦不易動目。子厚捨去溪上境物，用簡筆貫串而下，數行之中，將「八愚」完結清

楚。即由「愚」字生出意境，借溪之不適於用，以喻己之愚，寓牢騷於物象之中。其曰「咸以愚辱」者，憫其無辜也；其曰「雖辱而愚之可」，則引與同調也。以不可湊合之物，居然湊合之，不惟筆妙，亦屬心靈。武子、顏子兩喻，與「愚」字切，於溪上境物，則無一肖。子厚乃捨溪而標己之愚，謂天下人「莫能爭是溪」，似愚溪之名，由己而定，永永不能脫去愚字，引爲同調，則溪與人合矣。復又拓開愚字，寫溪之能。「莫利於世」，是其愚也；「鏘鳴金石」，是其智也。即由溪之「清瑩秀澈」，歸到己之文章。茫然不違，昏然同歸，是大愚狀，亦正蘊得大智在內。故有「超鴻濛，混希夷」之能，以高自標置。子厚文到結穴處，往往發露無餘，良不如昌黎之能吞言咽理也。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文甚秀拔，而發端有不自貴重之病，所學然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此永州文，猶未能脫棄凡近。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爲當時體而不犯俗句，惟「求仁而得」四字，尚嫌奢闊不倫。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將入道序》　葉適《戴少望書》：僕舊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叮嚀珍重之意，溢於言表。」又：秀才遁名而樂長生，此是其病處。子厚從此痛下針砭。一起，先說秀才少時有可仕之資，此是悼惜其前非；次說秀才遁名求道，此是追究其病根。然後發出兩大段文字：一段是勸之出仕，應轉第一段以補救其前非；一段是闢其求道之心，應轉第二段以拔除其病根。持論侃侃，眞儒者之言。《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無事爲閑，不死爲生」，閑以心，不以事；生以道，不以形。《唐宋文醇》卷一五：繪科舉秀才不肖之態狀，如夏禹鑄鼎。開欲求長生者之愚昧，如扁鵲發矇。

《送易師楊君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此專爲仲子陵、施士丐之徒加砭。

《送徐從事北遊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宕。《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鍾伯敬評：「短篇不寂寥。」又：送從事北遊，妙在一起，幻出四段。名聞不傳之故，如波飜浪疊，令人目眩神搖。隨即撇去前二段，單接後二段，寫出北遊之故。又如風恬浪息，驚迷始定。後幅，又從後二段收轉到前二段，又如瀾迴波折，宕漾無窮。絕世奇文。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通篇俱用倒跌文法，此子厚著意出奇處也。若順言之，則曰，儒者之道，不徒誦說，必將施於事，及於物，生至通都大邑成名得位之日，當如是而已。子厚自開別致，文境一新，然視韓不及遠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抑處于遠」至「而至于是歟」，從北遊起論。「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累累如貫珠。「苟聞傳必得位」至末，掉尾生色，振起全篇之勢，遂拔出俗下所見之外。李云：起訖間架，其源派亦與韓同，而稍變其音節。《古今小品》卷五：如決水，如驟馬，如轉轆轤，大奇。

《送詩人廖有方序》《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筆多轉折，文甚華麗。」又：文僅及百字，卻有無數層折：第一層，說天之鍾靈，不於人而於物；第二層，說廖生正是天之鍾靈者；第三層，嘆世人不知廖生；第四層，望世人深知廖生。曲曲寫來，無限波折，只是一個轉字。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逸調。《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疏宕。」又：俗學各分門戶，互相詆欺。此文發端處，尤爲規頌。入元生，急要之以聖人之道。雖小小酬應之文，不失本領，不放壇坫。末段縹緲之致，使人意遠，幾乎莊生濠上。《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李云：此篇即退之所病者。「黃鵠一去」以下，結尾傷格。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休上人」，休上人豈得復在高僧之列，人謂柳子于彼法最深密者，彼蓋感其張己而許之也。「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角立相望」謂清涼山形似鷲嶺也。然摩滕法蘭所對明帝文殊，自佛法未入中國以前，即于此山攝化之語，乃屬後人附會，故作者不取。潘云：《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名之解脫去。「偉長德璉之述作」，稱引不遜《選》學，于唐格亦凡語也。此早年文，不出唐格。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不于其書而求之」至「況其意乎」，斯言也，吾取以爲陸、王氏之徒砭焉。【略】此篇奧旨，括于《送琛上人叙》中。

《送僧浩初序》《黃氏日鈔》卷六〇：專闢退之之闢佛。愚謂退之言仁義，而子厚異端，退之行忠直，而子厚邪黨，尚不知愧，而反操戈焉。子厚自以

爲智不遂，當矯名曰愚。吾見其眞愚耳。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亦澹宕。《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只是欲說自己喜與浩初遊，樂與浩初言，先說出兩大段浮屠之言可嗜，浮屠之人可遊，爲一篇斷案。欲寫此兩段斷案，先借退之病余與浮屠言，與浮屠遊二段，爲一篇翻案。于是翻案在前，斷案在中，定案在後，便將自己出豁得乾乾淨淨，眞是絕不費力文字。《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通篇如與退之辨難，殊不知都是憑空起波。前「嗜浮圖言」、「與浮圖遊」二句，如棋之勢子。中二大幅如下棋。後入浩初，如棋劫也。《古文析義》卷一三：韓退之佛骨一表，孟簡一書，俱在禍福上論，亦就世俗之見而言耳。至《原道》篇，言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爲佛罪。其意謂大段已失，縱有合於儒處，總不足問，非全不知佛理也。子厚細細分別，還他一個是非，可謂持平之論。又以世人營營名利，浮屠多樂山水，嗜閒安，放謫之餘，無可與語，因與之游，即退之貶潮州，稱大顚能外形駭，以理自勝，相與往來之意，亦非去儒以從其敎也。二公良友責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均以不詭於儒爲主。今人茫不知儒爲何事，粗知數篇爛時文，僥倖圭組，多行不義，晚歲怵於因果報應之說，佞佛求懺，反訾退之不知佛理，或睥然不顧，口饜粱肉，斥人菇蔬，家羅黛脂，斥人耽寂，自以爲觝排異端，有功聖學，因病子厚之失正，此孔門所謂無忌憚之小人而已。故惟有退之之見，然後可以闢佛；有子厚之見，然後可以嗜佛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由余，用夏變夷者也。「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不暇遠引，與《易》之乾坤、《論語》之本立道生猶有合否也。「無夫婦父子」至「不知韞玉也」，此遁詞耳。天下豈有外倫而能盡性者乎。「且凡爲道者」四句，所長止此，何至去人倫無君父以狗之哉。然則柳子可謂昧于輕重者矣。此篇柳子極用意之作。《古今小品》卷五：佛法金湯，總不出此數言。文品特峭潔。

《送元暠師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劉禹錫引不足以發之，故重有此敘。

《送琛上人南遊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不如昌黎所贈師暢者之旨，而見亦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彼敎之金隄底柱。

《送文郁師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與《送從弟謀文》同趣。借族兄弟以自抒胸臆。

《送元暠歸幽泉寺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永州初變文體時，刻削而不免局束。

《送澧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語頗多凡俗。「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以輕先重施之作序，是佳語，但于釋子殊無涉耳。

《序飲》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淡宕得古。」又：通篇序飲地、序飲、序監史、序投籌，處處寫得如畫，便是一幅流觴曲水圖。後幅贊美一段，尤覺通篇出色。《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衆皆據石注視」二句，間此二句在中間，得情。《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序飲》，短質悍勁，語語入古。且曲狀情事，匪微弗肖。蘭亭之集，紀流觴也，然右軍散朗，但略記其事而已。子厚則窮形盡相，必繪出物狀，以盡其所能。且愚溪之流觴，與蘭亭亦少異：蘭亭但流觴取飲，愚溪則兼有投籌之戲。過洑則籌洄，遇坻則籌止，失勢則籌沈。文連用三「而」字，省筆也，然此但敘令耳。籌入水中，頗不易狀，乃曰，旋眩，滑汩，舞躍，遲速，去住，又助以觀者之勢。覺籌舞水中，人抃石上，兩兩均有生氣，直能頰上添毫矣。後段增入昔人飲酒，禮檢與放達不同，不無少贅。然即歸入本位，覺點染處，尙不爲虛設。《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是篇前半摹寫物狀，躍躍如生。一籌之微，又能爲之窮形盡相而出之，眞寫生妙手也。入後一開一闔，以莊語行之，是能以小題抒正論者。

《序棋》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此序與《序飲》，並澹宕可誦。又引唐順之評：推究物理，精巧之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盧文子評：「《序飲》就飲說，《序棋》不就棋說，各極其妙。」又：只就棋上寓言，發出一段感慨。劉季從龍，大都豐沛，光武奮跡，半屬南陽，近而先貴，何可勝道。後幅一段，尤寫得淋漓慷慨。調侃世人不少，期望世人亦不少。《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晏元獻公題云：此二篇古本或有或無。「如其第書之」，「第」字生波。通篇少味。

《監祭使壁記》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謹潔。永州以前文之至者。「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敎焉」，謂非必神之者，是其識有所偏，于附之一言亦自相違反，其失與《禘說》同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柳州《監祭使壁記》，甚沈肅，稱題。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涖宴射，及大祠、中祠，視不

如儀者，以聞」。據此，則監祭之使，彈劾至有權力。然使，禮官也，記使之廳壁，則不能不述禮敬事。因引《檀弓》起，以敬爲禮之本。以下始述使之職分，至「雖當齋戒，得以決罰」止，結清上文。「聖人之於祭祀」句起，發明所以致敬之故。不惟行禮，直寓教敬教愛勸善之意。分祀事爲三種，奉法守制，尊責成於祭使。以下列叙祭品，樂器，祝詞，燔燎瘞埋之事。嚴重如讀禮經一節，然結穴仍不脫一「敬」字。後幅叙領職之由，故必爲記，作禮官警覺之用，與文格合。柳州記不惟此一篇，然以下格式，及文之義法。多不能出此範圍。

《**四門助教廳壁記**》《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貞元中王化既成」，「王化既成」四字，太無歸宿。「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賀與歸則既見于文矣，他不足稱。由三子者始，非文人清官則可以無書也。

《**武功縣丞廳壁記**》《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凡以戰得爵」至末，德宗以後，神策軍士倚中官爲暴橫于畿赤，結語微及之。前路官之有丞，何必煩引。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亦無敗句。《唐宋文醇》卷一六：食焉而不事其事，則雖三槐九棘綰四十九使印，而自覺恢然有餘。苟思夫受於天命於君者爲何等事，則雖卑官薄祿，簿尉曹佐之儔，當必前望往古，後望來今，睹一身之衾影，對萬民之耳目，悚然自覺其事之難爲，分之難稱矣。宗元曰：「由其號以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其事。」斯言可三復也。

《**館驛使壁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中條貫龐雜，而文點次處若掌。《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叙記之妙，妙在臚列處瞭若指掌，便是能手。此篇前幅，先叙出邦畿，次叙出館驛，便是井井有條。叙館驛處，分二小段：一是從外入來，一是從內出去，極寫得詳悉。中幅詳叙驛館，不漏不蔓，數筆寫盡，每一筆是一處館驛。詳叙夷人華人之多，役使去來之衆，迎勞之煩，傳館之備，飲燕之豐美，繕修之完固，出入之井然，不煩不簡，亦是數筆寫盡，每一筆是一節文字。後幅，設官考課，鑄印作記，又是四段寫出。章法詳密，無逾斯篇。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黃氏日鈔》卷六〇：文佳。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亦弘敞，而文亦稱。《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鍾伯敬評：「高壯森嚴，豈非傑作。」又：篇中欲說饗軍堂弘麗，先說一段節度使蕃舶使統轄之大，便見得此堂不可不弘麗也。欲說新堂規模宏遠，先說一段舊堂位置狹陋，便見得新堂不可不宏遠也。皆是題前襯起之法。後幅寫饗賓之盛，眞覺煌煌盛典，照耀一時。《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更簡百餘字，則筆力益高。起處先叙軍府所領之大，所寄之重，乃記改作是堂緣起。「以執秩拱稽」，指軍。「以譯言贊寶」，指賓。「合二使之重」，二使豈可並論。鳥獸睢盱，亦不足以言賓也。但欲對舉，使文整贍，亦嘗即押舶之名，思其義乎！「增德以來遠人」，指賓。「申威以修戎政」，指軍。「問工焉取」十句，太承襲前規。「羽鱗貍牙之物」二句，韓子引經，惟在義理。器數名物，則古今異制，不苟務博。「華元名大夫也」四句，何乃引此。「願訪于金石」，「訪」一作「勒」。此等文不可與《送鄭權序》比，猶是燕、許之拔出者。《唐宋文醇》卷一六引陳子龍評：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巖巖，觀者竦視。

《**邠寧進奏院記**》《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燕、許舊規，亦閎壯可喜。「以奉王制」以下，鋪揚皆太煩，惟忠惟敬以院至耶。既至矣，後又云他政之末，何也。此篇其半可削。

《**興州江運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點次陸水利害處如掌。《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此篇前幅妙在先寫一段嚴公不欲建碑作記，影起于前，然後折入作記本末，文字便覺姿態橫生。中幅妙在先寫一段興州陸運之苦，反襯在前，然後轉入江運之便，文字便覺神采加倍。尤妙在導江一段，寫得有聲有勢，如見萬夫舉手，畚鍤齊下，奔濤決流，大功立就，至今猶岌岌紙上，洵是繪水繪聲高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在唐人中已足高步，永州以後，則超羣絕倫矣。尚覺拘跼。「使中謁者來錫公命」，《平淮碑》書監軍者，不得已而存其實，若中人錫命，既乖典禮，又無關係，何以書爲？【略】「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注：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句法較堅硬，疑公後所改。「西門遺利」四句，非漑田非塞決也。所引二事未當。《唐宋文醇》卷一七引徐孚遠評：能知地理遠近，讀其文，可考其績，不徒以頌德爲工。又引愛新覺羅玄燁評：叙述議論，皆以典奧出之。可謂壁壘森嚴，神采煥發。

《**全義縣復北門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此文亦自奇。又引唐順之評：小題自作議論。《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盧文子

評：「恆人不足列，賢者足列，首尾自是連絡。」又：一起，將「賢者之興」、「愚者之廢」二句，立一篇主意，以推類爲政，爲一篇之餘意。中幅，一段記北門之塞，是應「愚者之廢」，一段記北門之復，是應「賢者之興」。後幅廢邪革物一段，是應推類以從政。篇法極爲詳整。《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由道廢邪」，注：一作「由是道以廢邪」，上用推是，此用由是，文法相犯，短幅不應有此。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子厚本色。又引唐順之評：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虞伯生評：「此篇既要揄揚弘農公，又要揄揚戴氏，布置得法。說弘農公處，不走了戴氏。說戴氏處，又不走了弘農公，所以爲妙。」孫月峰評：「文至極澹而濃，極密而疏，美矣。」又：前幅，一段記池，一段記堂，妙在記池處，寫得山陵林麓，垣島州渚，岸突水縈，宛然是一個天造地設大觀，不是人工穿鑿得就。記堂處，寫得波光上下，水天一望，林木參差，芰荷灼爍，宛然是一個水上亭臺，出沒萬狀。中幅，一段寫戴氏離世，一段寫戴氏樂道。後幅，一段贊美池堂，一段贊美戴氏，與前幅二段相照。一段再嘆戴氏樂道，一段再嘆戴氏離世，與中幅二段相應。末幅，一句結弘農公刺潭，一句結弘農公作池，一句結以池授戴，束盡通篇。《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細察其中間，有無數脫卸，無數層折，無數渲染，無數照應。節節連絡，處處合沓。眞妙文也。《古文析義》卷一三：東池之勝佳，堂之勝尤佳，戴氏之爲人又佳，故段段寫得如許出色。然看來寫東池、寫堂、寫戴氏處，總是借此寫弘農公也。開口說弘農公刺潭爲池，授戴氏爲堂，其意以爲若無公即無池，且無堂，併無戴氏矣。中寫戴氏得公之選，先言賢者之舉必以類，則戴氏之賢，正公之賢也。末被出「刺潭得其政」句，因以得勝得人爲公之德，不可不記。是全全歸到公身上，則記耑爲公作，於此可見。其行文周到完密，段落井井，不可多得。《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無味。此當時輕浮套數。《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美楊公，兼美戴氏。語易偏重，頗難著筆。導泉而成池者，楊憑也；受池而爲堂者，戴簡也。稱戴簡之離世樂道，而語即出諸楊公之口，則楊、戴道合。戴之能離世樂道，獨楊知之，始有此池之賜，則雖盛戴簡，楊公到底終有知人之明，萬萬不至於偏重。此是文之慧黠處。其下稍分「離世樂道」爲兩小段，均美戴氏。即提入一筆曰：「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說得楊、戴之合，雖二實一。神注戴簡，卻不曾把楊憑拋荒。妙如連環鎖鈕，殊不易得。此下復將「離世樂道」例說，言戴氏行高、文峻、道懋，則離世之志，必將不果。復迴顧到楊公之得人，一處不曾放鬆，殊爲記中之極筆。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地之勝固奇峭，文亦稱之。《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一篇前後俱以游觀，只在目前，自相呼應，創爲奇論。妙在中間敘洲敘亭處，偏說出許多崇山複嶺，重江大澤，迴帶其外，飛閣層軒，風榭月檻，特峙於中，日出雲飛，霞籠霧罩，出沒其際。便見得雖在目前，自具無限名勝，令人傾倒不置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柳州諸記是眞美，故皆如畫出。此是妝點虛景，苦乏生氣。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興致摹寫，足稱山水。《棗林雜俎・諭幼儒勅》：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詠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爲基，無雕椽斲棟，五采圖樑，以青山爲屏障。此雖無益，文尚有理。其云：「白雲爲藩籬。」此果虛耶，實耶。《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張侗初評：「讀此等文，最能廓人心胸。」又：此篇亦只是記山記亭記遊記人，妙在顚倒寫來，便覺奇觀。他記或先寫山，次寫亭，或先寫荒蕪，次寫闢地。此篇獨先寫亭，次寫山，先寫作亭，次寫無亭。只此倒寫補寫，便是奇處。《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漱滌牢籠，文情彌至。《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奇在起筆，斗地先寫茅亭。以後逐段寫山，寫人，寫作亭，寫作記，皆一定自然之法度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英華》作獨狐常州文者，近之。「歲在辛卯」，辛卯爲元和六年，柳子既振拔當時文體矣，何當有是？前此辛卯爲天寶十載，至之有《初晴抱琴登馬退山對酒望遠醉後作》一篇，詩中有「王旅方伐叛，虎臣皆被堅；魯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之語。于時方討南詔，則此文亦出于至之，有可徵也。《唐宋文醇》卷一七：宗元《零陵三亭記》，謂「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夫山水之奇觀，非可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而得之者也。則古人之能述以文者，不

越几研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夫亦藏修息游之最善地矣。宗元善記，故錄之多，以其可爲養心之助云爾。夫文之無於理道而工且妍者，猶夫山水花木也。若其以玩替政，以荒去理，則毋曰文也，而爲君子之所許焉。凡集中所錄此類文，具倣此。《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毘陵集二十卷》：至《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及集。（王）士禎一例稱之，尤疏於考證矣。《援鶉堂筆記》卷四三：《邕州馬退山記》，案今之南寧即邕州也。其附郭宣化有馬退山。作地志者，多援子厚此記。然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此篇見獨孤及集。予據子厚爲其先侍御神道表述其言曰：「吾惟一子。」及子厚自云「代爲冢嗣」，則無仲兄矣。古人少以伯仲之稱稱其羣從者。且元和辛卯，子厚方在永州，此記似與遊從之列而屬辭者。今注柳集者則云，仲兄蓋其從兄柳寬，字存諒，柳所爲《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並《祭文》者也。按《誌》云，寬卒於元和六年八月七日，而此記云冬十月作亭，其非寬矣。且寬與子厚之父鎮，於刺史楷，同爲高祖，則寬於子厚爲叔父行，非兄弟也。況寬從事幕府，既罷，以游士而死於廣州，安得舉以實之？【略】倘此記屬及，也未審及兄有試於邕者耶。此記本俗筆。【略】姑筆於此，以見韓、柳二家之文，爲後人汩亂者多矣。《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全從茅亭上生情，故寫得純古淡泊，色色都與茅亭相稱。若添一筆豔麗，便失卻茅亭本色矣。手揮絲桐，目送還雲，必如此等人方可坐茅亭作茅亭序也。夫茅亭所在多有，孰是與茅亭相稱哉？安得不讓柳州獨步。」又：天然形勝，天然句法，可稱兩絕。「每風止雨收」一段，直寫浴沂風雩氣象。至「手揮絲桐，目送還雲」之句，則奇絕矣。《古文釋義》卷八：首段先記茅亭，次記馬退山，次記邕州，再次記作亭之人及作亭原委，再次記亭中遊覽，末以作記之意結。結構渾成，意致高淡，而筆力亦簡古無敵，昔人稱爲柳州諸記中第一，良然。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前叙述，後議論，開後人多少法門。尤利舉業。《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一篇主意，只要表彰韋公開闢新堂之功。然止就新堂發揮，有何意味。妙在前幅，先說一段名勝之難得，又說一段茲堂舊屬荒穢，得此二段相形於前，愈見得開闢之功，眞不可泯。後幅就韋公作堂，發出一段寓意深遠，尤見茲堂之不朽也。《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逐段寫地，寫人，寫起工，寫畢工，乃至寫筵客起賀，皆一定自然之法度。奇特在起筆，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枒怪樹，不是常觀也。《古文析義》卷一三：此記與諸游記不同。諸游記皆以探奇尋幽得之，而此則得之州治之中郊邑之內者也。故先以郊邑之難得喚起，次以永州本有而埋沒，韋公除治而出頭。歷叙一番，俱屬正格。但既爲永州刺史作此，自不得不以政治點染在內。舊本病其稍落俗調，然細思不如此洗發，直無可住手處。非苦心此道者不知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公之居高以望遠」，并收外之一層。《古文觀止》卷九：只要表章韋使君開闢新堂之功，先說一段名勝之難得，又說一段舊址之荒穢，以起韋公於理政之暇新之，所以爲有功。末特開一議，見新堂煞甚關係，是記中所不可少。《唐宋文醇》卷一六：宗元爲上官作記，故以治人之道言之。善讀之，知修身焉。惲敬《西園記》：敬思子瞻《凌虛臺記》近於傲，子厚《永州新堂記》近於諛。傲與諛，皆非也。然子厚比政事言之，子瞻感慨廢興而已。豈非子瞻爲失而子厚爲得耶？《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疏數偃仰，變態百出。叙荒蕪處便似個荒蕪境界，叙修潔處便似個修潔境界。於堂記而寓箴規，斯文僅焉。」又：按此記與山水諸記不同。山水記以探奇尋幽得之，而此篇則爲州治之地郊邑之內者也。故先以郊邑之難得喚起，次以永州本有而埋沒，韋公除治而出頭，歷叙一番，俱屬正格。其機軸與《馬退山茅亭記》同而不同也。起處尤爲突屹，如天外奇峰，陡然飛下。《莊子・胠篋篇》云：「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爲知也。」柳文蓋得之於《莊子》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永州韋使君新堂記》，與《萬石亭》體同。入手言人功不勝天然之物，此亦尋常用意。然堂外山水，雖屬天然，特非人力芟行焚釃，奇勝亦不能出，此其所以異也。「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寫得鄭重。似此山此水，有待韋公而闢者。頂筆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八字，見得奇勝不少。顧「環山爲城」所掩，全石皆隱，美惡雜亂，似安排此一段工程，待韋公來治者。其下接入公之芟行焚釃，於是景物突出，又似專待堂成，爲之收束。「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句，清出堂成，於是堂外諸景，皆歸納入此堂之內。「邇延野綠，遠混天碧」，的是名句。而斯堂與斯景，竟合併在一處矣。以上均叙斯堂，此下則宜入韋公。顧政績未見，不過治此爲游觀，實無頌美之材料。因土得勝，擇惡取美，蠲濁流清，則無中生有，即以成堂。預卜韋公後來之政績，並欲用示後來，故不能不爲之記。枯窘題，能展拓如是，非大家莫能跂也。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崔公既搜奇抉勝，而子厚之文亦如此。《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孫月峰評：「壯甚。」又：前幅記石記亭，寫出石之奇怪，亭之名勝，眞是千態萬狀，令人駭目。後幅就命亭之義，生出波瀾，又是無中生有，眞是善頌善禱。《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其上青壁斗絕」六句，寫萬字有餘韻。「敢頌休聲祝於明神」，推開，借父老輿頌見之，始不俗。《唐宋文醇》卷一六：體物之妙，宇宙在乎手，萬化生於心矣。《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萬石亭》，亦恃崔公披攘而出，機杼與前篇同。一經求墟伐竹披奧，而萬石之狀皆露。「渙若奔雲」至「疑若搏噬」止，悉窮石狀。顧有是萬石，不能據要而俯覽，則所謂萬石者，亦不能歷歷皆貢於眉睫之下。此處安頓一亭，大有工夫。觀文中「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十六字，則據要爲亭，一覽而景物頓異矣。又觀「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則此亭必當石壁之右，石勢自亭外下趨，及水而止，石根已不可見。此是自亭下矚之石狀。然不能不仰溯而求其峯極。乃峯勢非博，其上小山，必有螺髻，綿亘而作遠勢。故文言「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此種山，甚類黃鶴山樵所寫者。文至此，截然而止。蓋亭立，而山之勝狀盡爲此亭所有，可以不更叙矣。其下言耋老來賀，取名萬石，爲古人適有萬石之名，用以爲證，歸入頌禱意，作收束，毫不著力。《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崔公，崔能也。見公《湘源二妃廟碑》中。此篇專描石狀。奔云者，石角同趣一向。渙，不聚也。置碁，小石錯落，不相聯屬也。虎門，則石突而撲也。鳥厲，則石勢上仰，若鳥之斂翼將飛者。呀，虛加切，張也。穴空而大小不一，故若口若鼻，皆向外而張。蹄股交峙者，石勢上重下輕，上頑下峭，立地若牛股馬蹄之交峙。峙，立也。卒，當音猝。環行視之驚奇而成愕耳。寫石既畢，始行寫水。其下就萬石發議，文甚古穆可喜。

《零陵三亭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撈籠勝概，卻又別出一見解。《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此篇只是將遊觀與爲政二意，交互發出妙論。前幅從爲政說到游觀，見得爲政不可少遊觀；後幅從游觀說到爲政，見得游觀亦有益於爲政。中間記亭舊址，記存義吏治，記存義闢地建亭，此是記中正文，自不可少。《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三句，不偏枯。按桂訾家洲、永新堂、零陵三亭，皆爲說以發其端。《唐語林》言淮西事當直起者，非柳子之論也。《唐宋文醇》卷一七：宗元立論，謂高明游息之道，有裨於政，而卒乃戒其玩荒，甚得古人之旨矣。雖然，非所語於至人也。至人因物付物，任其本分，而無毫銖之加，則雖日應萬幾，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方且無時無處而不得瑩且靈，而又奚藉以觀游焉。《求闕齋讀書錄・柳河東集》：昌黎【略】作《羅池碑》似亦倣此等文爲之。然如「裨諶」、「宓子」等句，實未脫唐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爲也。

《連山郡復乳穴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叙事奇，而束處更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此篇直作兩半幅文字看：一幅是邦人悅其祥而作謠，是客意；一幅是穴人笑其非祥而作辨，是主意。末後結出謠者非祥，而笑者眞祥，爲一篇之歸宿。尤妙在「穴人笑之」一段內，分四小段，凡兩寫告竭之故，兩寫告復之故。眞是如嘲似笑，當與《石壕吏》一篇同讀。《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零陵復乳穴記》，中有「連之人告盡者五載」，則乳穴當在連山郡，不在零陵。乳本未盡，以縣官之苛求，而始告盡。題之枯窘，本無可著筆。邦人之謠，決無此古雅，必爲公潤色；不惟潤色，實製自公手。文無他長，專在用字造句，「徒吾役而不吾貨也」，貨字是代酬字；「是以病而紿焉」，病字是代苦字；「先賴而後力」，賴字是代利字；「冰雪之所儲」，儲字是代積字；「豺虎之所廬」，廬字是代窟字。以上純用換字法。收處承上「祥」字，作翻騰，音節既古，筆尤狡譎。《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零陵，爲永州郡名。文曰「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則連爲連山郡，非永州。仍曰零陵，誤也。元和四年，連州刺史爲崔君敏，而永州刺史則爲崔簡。人多以爲簡，實則崔君者，君敏也。《唐書・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貢鐘乳，《本草》唐注亦載其出連州。則題宜曰《連山郡復乳穴記》爲切。文極旋繞之能，用「怪」、「祥」二字轆轤而出，側落「祥」字，與篇「祥」字相應。拗折之筆，移步換形，耐人尋味不盡。

《道州毀鼻亭神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文甚明法。《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前幅叙出象祠由來，並叙出今日毀象祠，平平寫來，妙在中幅二段，忽發兩義：一段就象祠說，見得淫祠當毀，一段就自己說，見得刺史宜毀淫祠，說得堂堂正正。後幅，一段述民作歌，一段述己作記，正與二義相應。《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除穢革邪」四句，從薛之治道州爲政大體發端，已涵蓋下兩層。「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二句，領下兩層，爲二教興起本。上句又見非有功德於此上。文謹嚴，但亦是常語。《韓柳

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中有州民之歌，子厚又作鎗手矣。歌曰：「我有耇老，【略】延世有慕。」試聞歌中音節，歌中氣味，及其顏色，是否柳州所爲？若果無所謂歌者，不作可也。矯作轉不足以傳信。然文叙伯高之果毅，力毁淫祠，卻寫得生氣勃然。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壤雖小而點次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事本野流荒僻，子厚欲闢異說，而不以繁言置辨，齦齦斷斷，自足垂示後人。子厚嘗言，「吾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於此等文驗之。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曠、奧二字，爲案亦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通幅只以「曠」「奧」二字前後結撰。妙在讀其前幅，令人思遊其曠處，復思遊其奧處。讀至中幅東丘一段，已是得遊其奧處，令人益思其曠處。讀至遊者「以邃爲病」一句，既不見曠處，令人惟恐併失其奧處。讀至「龍興」一段，令人既游其奧處，復得其曠處。眞是作者通身快樂，讀者亦滿心歡喜。《唐宋文醇》卷一七引儲欣曰：曠如奧如，至今猶奉爲品題名勝之祖。《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奧曠並重，然自「屏以密竹，聯以曲梁」以下，專寫「奧」字，於「曠」字意特略。然而「奧」字可使之「曠」，「曠」者不能使「奧」。因緣縟幽陰而成奧，則芟除又立見其曠。今防遊者以邃爲病，而後來之奧，萬不足恃，故記之，用戒後之披攘者。又盛狀「奧」字之美，似歌非歌，爲有韻之文，意在留「奧」，正以配「曠」，愼勿披勿攘，行文雅有殊致。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曠達。《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一篇妙處，全在前後二段寫得出色。前幅欲記闢地，先虛寫一段自己與覺照商于闢地，作一影照。後幅只就覺照，生出一番曠達議論，說得空空洞洞，不着一毫色相。於是讀其前幅，眞如風雨欲來，陵谷變色。讀其後幅，又如天空雲洗，萬里澄清。《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其照也逾寂」二句，從覺照起論，卻似收不轉。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則又主「曠」而不主「奧」。其曰「戶之外爲軒，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三語，氣象包羅，其下可以不贅餘語矣。收筆用佛氏之言，「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即羣迷爲正覺，拾大闇爲光明」，尤稱開軒之意。

《**柳州復大雲寺記**》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先王爲治，百家皆所用，是或一道也。讀《西域傳》，其效可見。柳子至此，信奉佛氏，似少衰矣。蓋讀書久而少有悟也。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以佛旨爲案。《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前幅述佛氏之言，後幅記修復淨土寺。妙在就佛言佛，不入一儒者語。《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文不高，釋氏取與《東海若》篇表裏。

《**永州鐵爐步志**》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志步特數言，託諷言外者，無限深情。轉處妙。《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就爐步上發出一段諷世議論，彼世祿子弟，服奇食美，冒先世之號以自大於世者，讀之能無汗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則求位與德於彼」數語，筆亦膠繞不圓快。「大者桀冒禹」云云，此文直斥在上者徒建空名，旨趣既已偏宕，求其警策，則又無有，何以存諸集中？按此文似爲以門地論相而發。

《**游黃溪記**》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柳子厚云：「北之晉，【略】永最善。」以妙語起其可遊者，讀之令人翛然有出世外之意。《困學紀聞・評文》：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略】奇作也。《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一起先從豳晉吳楚，四面寫來，抬出永州。次從永州名勝，四面寫來，抬出黃溪，便見得黃溪不獨甲出一個永州，早已甲出於天下，地位最佔得高。下寫黃神祠，兩山壁立，狀如丹霞，境界何等奇絕。次寫初潭二潭，凡寫石，寫泉，寫樹，處處換筆，便處處另換一個洞天福地。坐卧其間，此身恍在黃溪深處，眞是僅事。一路逐段記步記里，自成章法。《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發端既涉模擬，又未必果然也。刪此，而直以「黃溪距永州治七十里」起何如。《唐宋文醇》卷一七引儲欣曰：所志不過數里，幽麗奇絕，政如萬壑千巖，應接不暇。《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黃溪》一記，爲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筆。雖合荆關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入手摹《漢書・西南夷傳》，「永最善」，「黃溪最善」，簡括入古。其下寫石狀矣，其最奇麗動目者，則「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則此石必高立，虛其腹若半瓠。所云溪水積者，石之下半，仰出溪底，溪水既平，遂漫此剖甕之下方。其云「黛蓄膏渟」者，水抵石而止，石上蒼綠之色，下映水中，故云「黛蓄」。所云「來若白虹」者，溪受天光而白，垂至石下。石之上半偪凹，故云「剖甕」。水勢雖來若白虹，抵石無去路，故

云「沈沈無聲」。魚之來會石下，非會也，乘漲而入破甕之內，不能更出耳。如此奇石，有其大者，則必有其小者，有其高方者，則必有其巉峭者，其下云：「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頞頷斷齶」者是也。其下考據「黃神」，清出溪之所以名「黃」者，是文中應有之意。《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此篇入手摹《史記・西南夷列傳》，【略】《史記》疊三，此文疊兩，然乍讀之，亦無斧鑿之痕，由食古能化也。山水之記，本分兩種，歐公體物之工不及柳，故遁爲咏歎追思之言，亦自饒風韻。柳州則札硬砦，打死仗，山水中有此狀便寫此狀，如畫工繪事，必曲盡物態然後已。剖大瓮側立者，石壁內陷，作穹圓狀，其下半浸入溪中，故溪水來即其下。石之上半如簾而有陰，故下半之水作黛色。渟，止水也。水入瓮中，又安得流？所謂沈沈無聲者是也。魚之來會，亦無心至此。用一「會」字，新穎極矣。至赤首烏翼之鳥，亦隨筆寫成，惜抱斥其無謂，則過求也。末段補出黃神，是應有之筆。必如是，文體始備。

《始得西山宴游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公之探奇，所嚮若神助。《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篇中欲寫今日始見西山，先寫昔日未見西山，欲寫昔日未見西山，先寫昔日得見諸山。蓋昔日未見西山，而今日始見，則固大快也。昔日見盡諸山，獨不見西山，則今日得見，更爲大快也。中寫西山之高，已是置身霄漢，後寫得遊之樂，又是極意賞心。《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前後將「始得」二字，極力翻剔。蓋不爾，則爲西山宴遊五字題也。可見作文，凡題中虛處，必不可輕易放過。其筆力矯拔，故是河東本來能事。《古文析義》卷一三：全在「始得」二字着筆，語語指畫如畫。千載而下，讀之如置身於其際。非得游中三昧，不能道隻字。《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中多寓言，不惟寫物之工。「傾壺而醉」，帶出「宴」字。「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反呼「始」字。「始指異之」，虛領「始」字。【略】「蒼然暮色」三句，「始」字神理。「心凝神釋」，破惴慄。「然後知向之未始遊」二句，上句帶前一段，下句正收「始」字。李云：羈憂中一得曠豁，寫得情景俱眞。《秋窗隨筆》：前段有「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等語，寫景頗極古峭歷落。後又有「過湘江，緣染谿」一段，與前略複，便不聳目。《古文喈鳳新編》卷七：生意始得，頓覺耳目一新。摹寫情景入化，畫家所不到。《古今小品》卷六：以幽爲光，以瘦爲潤，作遊記須讓此等筆。《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始者，悟辭也。此篇極寫山之狀態，細按似屬悔過之言。子厚負奇才，急欲自見，故失身而黨叔文。既爲僇人，以山水自放，何必惴栗？知惴栗，則知過矣。未始知山，即未始知道也。斫莽焚茅，除舊染之污也。窮山之高，造道深也。然後知山之突出，即知道之不凡也。不與培塿爲類，是知道後遠去羣小也。悠悠者，知道之無涯也。洋洋者，挹道之眞體也。無所見猶不欲歸，知道之可樂，恨已望之未見也。於是乎始，自明其投足之正。全是描寫山水，點眼處在「惴栗」、「其隙」四字。此雖鄙人臆斷，然亦不能無似。

《鈷鉧潭記》 《驂鸞錄》：鈷鉧，熨斗也，潭狀似之。《西溪叢語》卷下：《宜都山水記》：「佷山溪有釜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鈷鐒。」柳子厚《鈷鉧潭記》，鉧字，字書無之。《集韻》：鋤、鈷並音胡，黍穫器。【略】又，錛，音滿補反。鈷錛，溫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鍾伯敬評：「點綴小景，遂成大觀。」盧文子評：「潭字起，潭字住，瀟然灑然。」又：此篇第一段敘潭中形勢，第二段敘土人鬻潭，第三段敘己增置。妙在第一段中，寫「清而平者且十畝」一句，便是描畫盡此潭。第三段中，寫「中秋觀月爲宜」，便是賞鑑盡此潭。結處「樂居而忘故土」一句，便是知己盡此潭。筆墨之間，聲情倍至。《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盪擊益暴」四句，寫出鈷鉧形貌。李云：記文只是情景字句均適，最忌餘剩。《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鈷鉧潭，非勝概也。但狀冉水之奔迅，工夫全在一「抵」字，以下水勢均從「抵」字生出。水勢南來，山石當水之去路，水不能直瀉，自轉而東流，故成爲屈折。「屈」字，即抵不過山石，因折而他逝耳。其所以「盪擊」之故，又在「顚委勢峻」四字。「勢」者，水勢也；「委」者，潭勢也。水至而下迸，注其全力，趨涯如矢，中深者爲水力所射。「涯」字似土石雜半，故土盡至石。著一「畢」字，即年久水齧石成深槽，至此不能更深，乃反而徐行也。其下買潭上田而觀水，語亦修潔，惟曲寫潭狀，煞費無數力量，非柳州不復能道。《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言顚委者，自上而下，皆石勢之突怒處。以突怒之石勢，御奔注之水勢，自然蕩擊。然石間有土，既爲水嚙，則土盡石窮，故云畢至石止也。然後徐行，則峻勢已平，水勢亦殺，故成徐行。猶子厚在朝時頗自矜張，故受人彈糾。迨既遠謫，物議稍平。得潭後，行泉觀月，則心空無滓，故轉以居夷爲樂耳。

《鈷鉧潭西小丘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此篇

平平寫來，最有步驟。一段先敘小丘，次敘買丘，又次敘闢蕪刈穢，又次敘遊賞此丘，末後從小丘上發出一段感慨，不攙越一筆，不倒用一筆。妙，妙。《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〇：寓意至遠，令人殊難爲懷。《古文析義》卷一三：子厚游記，篇篇入妙，不必復道。此作把丘中之石，及既售得之後，色色寫得生活，尤爲難得。末段以賀茲丘之遭，借題感慨，全說在自己身上。蓋子厚向以文名重京師，諸公要人，皆欲令出我門下，猶致茲丘於澧鎬鄠杜之間也。今謫是州，爲世大僇，庸夫皆得詆訶，頻年不調，亦何異爲農夫漁父所陋，無以售於人乎？乃今茲丘有遭，而己獨無遭，賀丘所以自弔，亦猶起廢之答無覺足涎顙之望也。嗚呼，英雄失路，至此亦不免氣短矣。讀者當於言外求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唐氏之棄地」，棄地比遷客。「則清泠之狀與目謀」四句，四「與謀」字爲遭字起本。「心神」二句寓己之可貴。【略】「所以賀茲丘之遭也」，茲丘猶有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言表殊不自得耳。《古文觀止》卷九：前幅平平寫來，意只尋常，而立名造語，自有別趣。至末從小丘上發出一段感慨，爲茲丘致賀。賀茲丘，所以自弔也。《古文評註》卷七：於眼前境幻出奇趣，於奇趣中生出靜機。使茲丘不遇柳州，特頑土耳。今此文常在，則此丘不朽，曰可賀則誠可賀也。《古文喈鳳新編》卷七：林氏《析義》評云：「子厚此作，把丘中之石及既售得之後色色寫得生活。末段以賀茲丘之遭，借題感慨，全說在自己身上。蓋子厚向以文名重京師，諸公要人，皆欲令出其門下，猶致茲丘於澧鎬鄠杜之間也。今謫是州，爲世大僇，庸夫皆得詆訶，頻年不調，亦何異爲農夫漁父所陋無以售於人乎？乃今茲丘有遭，而己獨無遭，賀丘正所以自弔也。」會得此意，便見篇中淋漓感慨，具無限深情，不徒以雕繪景色爲工。至於埋伏照應，針縷細密，作家原自不苟。此特妙在布置自然，渾化無迹。《古文一隅》卷中：峭。又：有兩篇聯絡法，如此文起處是也。有取勢歸源法，如此文先言竹樹及石之奇，而以「籠而有之」句勒住是也。有有意無意默默生根法，如此文中下一「憐」字，爲末段伏感慨之根，下一「喜」字，爲結處「賀」字作張本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鈷鉧潭記》記水也，《鈷鉧潭西小丘記》記石也。狀石易於狀水，神氣全在「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相累」是下趨狀，「角列」是上挺狀。其下「目謀」「耳謀」「神謀」「心謀」四謀字。以外，虛成內徹，似有見道之意。其下復冀及「貴游者之爭買」，則名心到底不忘，仍與《愚溪詩序》同一口吻。《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此等托物而感遇，侯雪苑、魏叔子皆摹仿之矣。以山水之狀態，會諸耳目心神，自是悟道有得之言。究之名心未淨，終以遭遇爲言。澧、鎬、鄠、杜，朝廷也。貴游之士，執政也。爭買者，置之門下也。言棄者，謫居也。《西山記》既云與灝氣俱，與造物游，何等心胸。乃此文以小丘逢己，獲四百之賤價爲遭，則自貶亦甚矣。終竟不如韓、歐立言之得體。然其筆力之峭厲，體物之工妙，萬非庸手所及。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升庵詩話・魚若乘空》：「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古人遊記，寫盡妙景，不如不寫盡爲更佳，遊盡妙境，不如不遊盡爲更高。蓋寫盡遊盡，早已境味索然，不寫盡不遊盡，便見餘興無窮。篇中遙望潭西南一段，便是不寫盡妙景；潭上不久坐一段，便是不遊盡妙〈景〉〈境〉。筆墨悠長，情興無極。《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聞水聲如鳴佩環」，水激石而成聲，一句中將下兩層都暗領。「全石以爲底」，敘明「石」字，先寫四面竹樹。「潭中魚可百許頭」六句，透出清洌。【略】「其岸勢犬牙差互」二句，石岸差互，故水流皆作斗折蛇行之勢，爲岸所蔽，雖明滅可見，莫窮其源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小石潭記》則水石合寫，一種幽僻冷豔之狀，頗似浙西花隖之藕香橋。「坻」「嶼」「嵁」「巖」，非眞有是物，特石自水底挺出，成此四狀。其上加以「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是無人管領，艸木自爲生意。寫溪中魚百許頭，空游若無所依，不是寫魚，是寫日光。日光未下澈，魚在樹陰蔓條之下，如何能見？其「怡然不動，俶爾遠游，往來翕忽」之狀，一經日光所澈，了然俱見。「澈」字，即照及潭底意，見底即似不能見水，所謂「空遊無依」者，皆潭水受日所致。一小小題目，至於窮形盡相，物無遁情，體物直到精微地步矣。「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此中不必有路，特借之爲有餘不盡之思。至「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文有詩境，是柳州本色。《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此等寫景之文，即以王維之以畫入詩，亦不能肖。潭魚受日不動，景狀絕類花塢之藕香橋，橋下即清潭，游魚百數聚日影中，見人弗逝，一舉手，即爭竄入潭際幽蘭花下。所謂「往來翕忽，與游者相樂」，眞體物到極神化處矣。在陸曰嶼，在水曰島。嵁，岩之不平者也。坻，小渚中挺出之小阜也。文不過百餘字，直是一幅趙千里得意之青綠山水也。《古今小品》卷六：狀物無

遁，妙在淡描輕抹。

《袁家渴記》 《演繁露》卷七：柳文永州袁家堨，書作渴，音曷。渴者堨也，堨者遏也，遏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堨字非古，故更書爲渴，而又自爲之音曰讀當爲曷。案《水經・穀水》，著千金堨之制曰堨，蓋遏穀水使東流者也。其書堨正爲堨字。子厚豈疑其來不古，而遂以書渴爲雅也。《五色線集》卷下：柳子厚集，越、楚之間方言，謂水袁家渴反流爲渴云，音若（水）〔衣〕褐之褐。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景奇，興亦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讀袁家渴一記，只如一幅小山水，色色畫到。其間寫水，使覺水有聲，寫山，便覺山有色，寫樹，便覺枝幹扶疏，寫草，便見花葉搖曳。眞是流水飛花，俱成文章者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皆永州幽麗其處也」，「其」近刻作「奇」，然恐均誤，或是異字。【略】「每風自四山而下」至「大都如此」，發明反流襯筆，尤狀出幽麗。李云：末段言風處，亦以興已。《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袁家渴記》於水石容態之外，兼寫艸木。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不能謂其漫記山水也。「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此景又甚類浙之西溪。大抵南中溪流，多抱山。山趺入水，兩山夾之，則溪流狹，山趺一縮，則溪面即宏闊。「舟行若窮」，舟未繞山而轉也。「忽又無際」，則轉處見溪矣。大木楓柟，小艸蘭芷，在文中點綴，卻亦易寫，妙在拈出一個「風」字，將木收縮入「風」字。總寫凡「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等句，均把水聲花氣樹響作一總束，又從其中渲染出奇光異采，尤覺動目。綜而言之，此等文字，須含一股靜氣，又須十分畫理，再著以一段詩情，方能成此傑構。《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溪之平者，其下必深。深則不可見底，故黑。峻水之觸石而激者，故成沸白。既若窮而又無際，溪轉也。杭之西溪正爾。【略】此篇寫風動草木，描神賦色，非身歷其境，不能見其工。

《石渠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清冽。《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接《袁家渴記》讀去，便見妙境無窮。篇中第一段寫石渠幽然有聲，確是寫出石渠，不是第二段石泓。第二段寫石泓澄然以清，確是寫出石泓，不是第三段石潭。第三段寫石潭淵然以深，確是寫出石潭，亦不是第一段第二段石渠石泓，洵是化工肖物之筆。《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視之既靜，其聽始遠」，李云：名理。遠者虛谷相應，故此貌已靜，彼聲轉遠也。《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九：石渠本無可紀，不過非繁伙之區，山水趣存，故有神卉美箭，無人採取也。醽，《集韻》、《韻會》幷音疏。《漢書・溝洫志》：「乃醽三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醽，分也。分其流，殺其怒也。」崇而焚，去惡木也，醽而盈，導清流也。子厚才美，雖紀小景，亦有精神。

《石澗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點綴如明珠翠羽。《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讀《袁家渴》一篇，已是窮幽選勝，自謂極盡洞天福地之奇觀矣。不意又有《石渠記》一篇，另闢一個佳境。讀《石渠記》一篇，已是搜奇剔怪，洞天之中，又有洞天，福地之內，又有福地，天下之奇觀，更無有踰於此矣。不意又有《石澗記》一篇，另闢一個佳境。眞是洞天之中，有無窮洞天，福地之內，有無窮福地。不知永州果有此無限妙麗境界，抑是柳州胸中筆底眞有如此無限妙麗結撰，令人坐卧其間，能不移情累月。從古遊地，未有如石澗之奇者。從古善遊人，亦未有如子厚之好奇者。今觀其泉聲潺潺，入我牀下，翠木怪石，□□枕上，此是何等遊法。《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道狹不可窮也」，李云：可窮便非佳山水。

《小石城山記》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唐音癸籤・談叢一》：曲江公《湞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欲笑，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箇字中矣。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掇素嚮云。《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王陽明評：「造化爲五嶺諸山，故遣子厚謫去，從文字上搜剔出來，乃知文人一管禿毫子，眞與五丁力士同功。」金聖歎評：「筆筆眼前小景，筆筆天外奇情。」又：前幅一段，逕叙小石城。妙在後幅，從石城上忽信一段造物有神，忽疑一段造物無神，忽揑一段留此石以娛賢，忽揑一段不鍾靈於人而鍾靈於石，詼諧變幻，一吐胸中鬱勃。《古文析義》卷一三：柳州諸記，多描寫景態之奇，與游賞之趣。此篇正略叙數語，便把智者施設一句，生出造物有無兩意疑案。蓋子厚遷謫之後，而楚之南實無一人可與語者，故借題發意，用寄其以賢而辱於此之慨，不可一例論也。《古文觀止》卷九：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柳州諸記，奇趣逸情，引人以深。而此篇議論，尤爲崛出。《古文一隅》卷中：峭。又：此篇景實意虛之文，由山出石，由石寫城，由城及旁，由旁及門，由門旁而上，既上而望，因望而異境。其寫景處，所謂以虛作實之法也。至其滿腔鬱結，俱於後半發抒。然脫卻本題，空中感慨，又不免有文無

題之病。文於寫景處，輕輕着「類智者所施設」一句，連用「疑」字、「以爲」字、「又怪」字、「儻」字、「則其」字，先言有無之難定，次言無者未必不有，次又言有者未必不無，次又借他人口中言無者畢竟或有，又從自己臆斷，見有無畢竟未可定，以見己之賢，不應置於此意，所謂實者翻虛之法也。《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明明寫二道，卻擱置一道不提，只說一道；而一道又疑其有，疑其無，寫得小石城分明海外三山相似。後借境舒情，更是磊落多奇。一結忽作玩世語，將毋不恭。」又：按子厚謫居楚南，鬱鬱適茲土。地僻人稀，無可與語，特借山水以自遣。玩「賢而辱於此」句，其不平之氣，已溢於毫端。《古今小品》卷六：借題發論，竟以瘦潔勝。《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才人失路，寂寞無聊之況，開口便見。

《柳州東亭記》《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盧文子評：「讀後幅，已開宋人作記一線。」又：此篇大約分四段：一段寫棄地，一段寫闢地，一段寫建亭築室，一段寫四時序室之宜，筆筆涉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甚古。「乃取館之北宇右」至「復其號」，似古明堂制。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全是敘事，不着一句議論感慨，卻澹宕風雅。《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一篇無起無收，無照無應，逐段記去，仿佛昌黎《畫記》。中間敘石穴一段，最爲出色。《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其上有穴」至「如器物甚衆」，先敘山之所有。「黑肌而赤脈」三句，始敘山之所由名。【略】此篇多擬《山經》。《唐宋文醇》卷一七引儲欣評：頗似《史記・天官書》。然彼猶有架法，此只平直序去，零零星星，有條有理。後人杖履而游，不復問塗樵牧，斯亦奇矣。《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質樸如昌黎《畫記》，似《水經注》。

《韋夫人墳記》《墓銘舉例》卷一：右記云「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蓋實權厝誌也。其辭甚略，而惟詳其堋之年月日，又一例也。題書「墳記」，又一例也。

《下殤女子墓塼記》《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銘入禪解，錄之。

《小姪女墓磚記》《墓銘舉例》卷一：右記，實銘詩也，而無序，同《趙群秀才誌》例也。題書「墓磚記」，又一例也。

《四維論》《黃氏日鈔》卷六〇：子厚謂廉與恥，義之小節，而病《管子》四維之言。【略】夫廉與恥，豈特小節？廉縱可屬於義，恥則當屬於禮，又不當盡指爲義之小節也。《管子》之以維言者，蓋指爲治之範防耳，又非如子厚之所謂。【略】夫以廉恥爲小節，而又強明自貴，如之何不陷叔文之黨，執迷終身乎。《文章正宗》卷一二：按柳子謂廉恥爲義之小節，蓋得之矣。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亦未可以爲非也。然其言明辨可喜，故取焉。《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一：柳子厚論四維爲二維，以爲廉與恥皆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究而觀之，柳子之辨，凡數百言，祇是解釋《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八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四：建議處自是精研。《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質之以經，則難爲言也，固宜。《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八：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作《四維論》，謂廉恥即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云行己有恥。廉恥與禮義本同一源，而必別爲言之者，以行事驗之，而決其有不同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妄爲。古人尚實事，而不尚空言，故覘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張佩綸《讀管子》九：牧民有常經，大哉國維四。子厚何偏宕，廉恥屬之義。強用後世語，謬解古文字。謂非管子言，四維止於二。得無有激云，禮樂爲虛器。《時令》與《斷刑》，大率皆此類。端明雅耆柳，不以夢得比。太息置斯文，正俗有深意。

《封建論》蘇軾《論封建》：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略】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古文關鍵》卷上：此是鋪敘間架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四：一篇強詞悍氣，中間段絡卻精爽，議論卻明確，千古絕作。《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徐揚貢評：「通篇分明五大段文字。前段發端立案，後段收束歸源。中三段：一是原封建之始，一是論列周秦漢唐之制，而明秦制郡縣之獨得，一是破從來泥古之見，謂封建之善者。就三段間，又各有層次，反覆錯綜，高明廣大，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緯地。子瞻有云，柳州之論出，而諸家之論廢。信哉。」又：通篇只以「封建非聖人意」一句爲斷案。封建既非聖人意，乃古來聖人何以有封建？於是尋出一個「勢」字來。起手輕點勢字，「彼其初」一段，遂極言勢之所必至，而

以勢也煞住。以下一段言周封建之失，一段言秦郡縣之得，一段言漢矯秦狥周之失，一段言唐制州立守之得。其於歷代封建得失，大略已盡。但封建世守而易理，守宰遞更而難理，畢竟是一說，故以「或者曰」發難，隨將周秦漢唐或得或失以解之，此解爲特詳。且三代封建而祚延，秦郡邑而祚促，畢竟亦是一說，故以「或者又曰」發難，隨將魏晉及唐，爲修爲短以解之，此解爲特略。至「或者又以爲」一段，則因殷周不革封建一難發出不得已之故，與起處「勢」字照應，便以「吾故曰非聖人意也，勢也」，繳轉作收。前後一氣呵成，總是言三代以上宜封建，三代以下宜郡縣，識透古今，眼空百世。《兩山墨談》卷二：《呂氏春秋・蕩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略】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略】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兵》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荀卿子之文也。其中節制甚謹嚴。李云：文章古雅精健，《過秦》之匹。沈德潛《唐宋八大家文序》：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封建》一論，爲古今至文，直與《過秦》抗席。【略】今就文論文，識見之偉特，文陣之前後提緊，彼此照應，不惟識高，文亦高也。入手，言封建非聖人意，歸之於勢；聖人不欲違勢以戾民，故因勢而成封建，正是聖人圓通廣大處。腐儒見一「非」字，便以爲開罪聖人，抵死與爭，謬矣。立一「勢」字，既定全題之局，遂上溯有生之初，與《貞符》篇，同一命意。自「萬物皆生」起，至「然後天下會於一」，有天子始有諸侯，蓋不如是次第鎮攝，爭且不息。是言勢不可不封建，非聖人之意必欲封建，語至明顯。以下叙周之大勢，自春秋迄戰國，周之敗端，歷歷指出無遺。就勢提起。秦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稱秦之得，是虛頓。得者，能廢封建也，非右秦而左周也。故其下疾接入「不數載，而天下大壞」，是迴護上句意，亦是防人攻駮語。蓋封建固失，周之國祚長也；郡縣固得，而秦之國祚促也。「其有由矣」四字，專爲秦政之不善言，與封建事一無干涉。蓋脫去秦字，專比較封建與郡縣之得失。中間三用「叛」字，「有叛人，無叛吏」一段，是言秦失民心而召叛，非縣吏之失也；「有叛國，無叛郡」一段，是言漢縱宗子而驕功臣之失，非郡吏之失也；「有叛將，無叛州」一段，是言唐任藩鎮之失，非州吏之失也。何者？郡縣立，則權分。大吏雖總其成，一欲謀叛，不能立時聯絡郡縣吏之心，使之同惡。如宸濠之於明，耿精忠之於前清，竟有倔強不服之人，左掣其肘，即其明驗。讀文中斷語曰：「州縣之設，固不可革。」是決言封建之不可行，屹然山立。其下又將周之封建，秦之郡縣，兩兩比較。周時諸侯亂國多，理國寡，此失在封建之制，與政無涉。秦時郡縣酷刑苦役，似疑郡縣之不善，此失在政，不在郡縣之制。蓋郡縣之守宰，一得人，即行其理。諸侯世及，天子不得變其君，此所以爲難也。漢則封建郡縣兼行，然叛者多諸侯，而郡縣往往得循吏，邊庭往往得名將。設使漢室盡倚諸侯，則轉不收循吏名將之益。以上周、秦與漢，分爲三段。周之封建，無一得也。秦之郡縣，朝廷自失，不涉郡縣之失。至漢，則封建失而郡縣得。彰明顯著，成案嶄然，讀之爽目。此下設或兩者之難：一言周延而秦促，即駮之曰：晉亦封建，何以有八王之亂，二姓陵替；唐不封建，垂二百祀。一言殷周聖人，不革其制，似郡縣之議，大戾於聖，即駮之曰：湯仍夏故侯，因以黜夏，不能變也；周因殷故侯，因以勝殷，不能變也。此皆湯武之不得已，歸本上文「勢」字，夫因「勢」而不得不爾，則非夙本之公心可知。秦革周制，意似公矣，而其情亦私，此時忽下一斷語曰：「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言「端」者，秦開之，不必秦能守之也。推去秦字，但言郡縣勝於封建，結論淸出「勢」字，以應篇首，此是定法。《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一：此篇綱領在一個「勢」字。由「勢」字探出聖人不得已之苦心，指出封建流弊，萬不可行，卻說得在在都有憑據。入手即曰：「勢不可也。」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指南之針已定矣。「彼其初」三字推開，似探源立論，實爲「勢不得已」四字作確證。種種說宜有諸侯，宜有方伯，宜有天子，皆是時勢所趨，全不由聖人作主也。用「封建非聖人意，勢也」二語，即以醒開頭立柱之本意。「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句，蓋言古封建之不可考，其可考者，實自有周。至「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則周之凌夷衰微，流弊均出諸封建，描寫到十分。斷定一語曰：「周之敗端，其在此矣。」似封建之不可行，已成鐵案。夫不封建，則必須乎郡縣。而郡縣之制，自秦肇也。不好攀秦以擯周，但閑閑將秦提起。然秦立郡縣，不再傳而敗，較周家八百年之長久，實抵不過。子厚說到此處，似屬山窮水盡之時，然而絕妙之文心，將漢沿秦制，拉入比較，說成陳涉之叛，叛在民，州郡之吏不叛也；漢吳楚之叛，叛在侯國，而州郡之吏又不叛也。唐沿秦漢之制，藩鎮即類諸侯，然藩鎮叛，而州郡之吏又不叛也。說到此，則放筆作斷語曰：「州縣之設，不可革也。」不曰善，而曰不可革者，制創諸秦，防人惡秦而革其制。此是用字斟酌之處，亦不可不知。顧既論封建之不善，守宰之善，然列侯

固多叛人，而守宰豈無貪吏，至此又兩兩權其得失，言封建之不善，失在制，不失在政；守宰之不善，失在政，不失在制。制是呆板，不易更也，政是活動，不難革也。不期然中，軒秦而輕周。妙在都不明言，但論難易，將周、秦之得失，輕輕過說，言中已偏重郡縣矣。然猶拈出實證，謂漢初亦封建諸侯，然非反形呈露，決不敢加兵。至於郡縣之吏，則可以隨時黜陟。復又設言，果使郡縣盡化爲侯王，不惟循吏無可發展，即朝廷伸討，亦來不及。所謂「漢事然也」，與「秦事然也」同爲一意。「今國家三字，是指唐室而言。大要在「善制兵」、「謹擇守」二語，萬萬不繫於諸侯。實則唐室無封建之事，不過唐太宗曾與蕭瑀議及此，登時即爲魏徵、李百藥所斥，柳州特以文字發明之耳。其下則闡發所以不得已之故，妙在駁封建爲湯武之私己，亦駁郡縣爲秦之私己，歸結到公天下之端，開之自秦。言「端」言「開」者，仍是斥秦之無道，不過謂其變易古制，足爲後代明君所遵守，下語均有斟酌。若說成秦勝於湯武，便不是矣。凡善爲文者，每下一字，必加經營，不能冒昧而出。歸結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應篇首，此是一定之法。

《天爵論》《黃氏日鈔》卷六〇：子厚【略】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天爵之言。【略】夫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至剛健純粹之氣爲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爲孜孜之志；論純粹，則又指爲爽達之明。且證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倦，志之謂也。至今觀之，求之爲之，信皆人爾，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耶？《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明與志而已矣」。明與志者，所以修也。明與誠對，而志爲之基。明不可與志并言。柳子殆強爲高論，以求駕乎前人，未之有得者也。

《守道論》《黃氏日鈔》卷六〇：以守道不如守官，非聖人之言。且謂官所以行道，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所可必也。若董狐爲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舍是而必曰守官，吾恐官之守，道之離也。盍亦反其言而言曰：守官不如守道，庶幾官可守則守，不可則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四：的確。《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清勁。《唐宋文醇》卷一六：韓愈曰：道與德爲虛位。夫事有萬矣，而一事各載一理。得乎理之至善，即協乎事之時宜，成爲行之中正，符於性之自然，而名之曰道。故曰「率性之謂道」。舍是而別有所謂道，則道其所道也，岐官與道而二之，將官非其官，而道非其道。即有一得，亦必有見於官，即無見於道；有見於道，即無見於官者也。宗元之論當矣。

《時令論上、下》《黃氏日鈔》卷六〇：專病《月令》，謂聖人「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又反時令之變，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或曰：所以防昏亂之術也。然聖人立中道以示後，未聞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愚謂此正論也。《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徐揚貢評：「通篇兩大段，一反一覆，波瀾壯闊，而筆力尤奇峭。」又：呂氏《月令》，其言互有是非，故柳子論其言，亦互有可否。如言政有俟時而行者，是因其說之是而可之者也。如言政有不俟時而行者，是因其說之非而否之者也。兩路並論，議論方不偏苛。知此，可以讀《呂覽》，即可以上下千古之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合牛馬」三字上加「季春」。「舉阿黨」，《月令》作「察阿黨」，柳子祖諱察躬，故爲「舉」。然非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之義也。

《斷刑論下》《黃氏日鈔》卷六〇：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至「人之經也。」斯言善矣。柳子則徒爲詞費也。至云「古之言天蓋以愚蚩蚩者」，尤悖戾而不知反焉。

《辨侵伐論》《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迂晦。《唐宋文醇》卷一六：用兵固不得泥於古，然聖人之意不可悖也。《師》之彖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苟非以生道殺人，雖死無怨，殺者其何可以言兵。未能以生道殺人而言兵，皆違天而戕人也。違天而戕人，敗固禍而勝亦禍，古可鑒矣。宗元此文，可作《左傳》義疏。

《六逆論》《黃氏日鈔》卷六〇：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三者誠爲亂矣。賤妨貴，言擇嗣也。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貴不足尚也。遠間親，新間舊，言任用也。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親不足與也，舊不足恃也。辨之良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四：所言亦是，特其淺者耳。《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李斯不可謂之新。《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六逆》中，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

三事，不佞始讀時，亦已疑之，顧未暇論也。柳州不惟不斥爲亂源，而且直據爲理本，使人不能不加意於此文。貴而愚，賤而聖且賢，此不可言妨。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此尤不可以言妨。以下引據，節節精當，用筆活跳。蓋有理之文，始能縱橫如意。若文無把柄，一力搬演，雖引用宏富，究無著也。

《乞巧文》《楚辭後語》卷五引晁補之語：夫鳩不能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猶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僞，固抵拙以爲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騖，要歸諸厚，然宗元愧拙矣。《容齋續筆・逐貧賦》：《乞巧文》【略】擬揚子雲《逐貧賦》。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文與昌黎之《送窮》相上下，而所占地位下一格。《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爲《送窮》所壓，識殊，詞亦不能追也。《唐宋文醇》卷一八：人病宗元以巧進被謫，而作《乞巧文》，自謂抱拙終身。考諸史傳，其爲人蓋喜立事，急功名，以至於敗，非爲機變之巧者也。如爲陽城作《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此豈巧人所肯爲耶？《乞巧》《送窮》，同是子雲《解嘲》之流，文亦光怪陸離，如七襄錦矣。《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乞巧文》意本解嘲，而體則祭祀，事屬兒女，而語則牢騷。且入手叙天孫嬪河鼓，悠謬之談，公然見之文中，此在詩家詞家或能出以纖詞，施諸韻語，而文近祭祀，斷難如此著筆。文乃曰：「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寫得欽嚴莊麗，一似織女牽牛七夕之會，確有其事者。於是從乞巧二字。舍去穿針瓜果事，描出巧言巧官諸醜態。借一「巧」字，痛罵一場。以小題目爲大文字，造語橫空盤硬，不下昌黎。乞哀之第一段，特出「拙」字。「拙」字爲「巧」之反面，言「乾坤之量」，可以曲包，蟻蝸螺蚌之屬，皆蒙覆幬，臣爲物之靈，進退唯辱，何也？此是發問之始。至「變情順勢，射利抵巇。」我憎之而彼乃反用以爲奇，此臣心執而不移之故，亦自知之，夫執即不巧，此是自咎無能之詞，此宜乞之第二段。次言此等之巧，臣奚不知，顧一效之，則轉形瞋怒，似巧中別有工夫在內，所以宜乞，此宜乞之第三段。次則舉不巧之身，與巧夫比較得喪，其辭曰：「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然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此則坐實造化之相巧夫，而獨嗇其傳授於己，所以必乞，此又宜乞之第四段。以上言巧宦抱虛求進之工夫，描寫精透已極。以下斥巧言矣，「沓沓騫騫」，非善言者也。工夫在知喜怒，測憎憐，所以如意。臣之所以不如者，在喑抑莫宣，無可歸怨，不能不歸怨於賦授。且口之所宣，與筆之所達者，爲文，文亦言也。顧以抽黃對白之技能，使觀者舞悅，則已負高士之文，自然斥爲老醜，雖跪呈豪傑，徒見投棄，取辱至矣。此一段不是乞，是質問語，到底世之所謂巧者安在？天之賦人以巧者，亦何至美醜顛倒如此？付姿媚，易頑顏，鑿方心，規大圓，拔吶舌，納工言，一切陳請，皆以反面爲正面語。度天孫所萬辦不到者，偏吐此難題。經天孫示夢一勸戒，謂「汝惟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醒出本意。似此說雖經天孫和解，究據勝著，雖近詞費，然擬《騷》不得不如此。

《罵尸蟲文并序》《黃氏日鈔》卷六〇：道文言人有尸蟲，處腹中，伺人隱微，日庚申，讒于帝。柳子特不信，爲文罵之。《滹南遺老集・文辨》：意本責尸蟲，而終之以祝天帝，首尾相背矣。《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洩露無味。

《斬曲几文》《黃氏日鈔》卷六〇：謂物貴乎直，末代淫巧，揉木爲几。愚恐几乃古之年高者席地時所憑手，其形抱身，不容不曲。几，非後世所用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經曰，曲而等，聖人未嘗絕曲也。子厚性獨剛直，故以此得世謗嫉，而斬之情見乎文。

《宥蝮蛇文并序》《黃氏日鈔》卷六〇：謂彼居榛中，不汝賊而殺之，暴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柳子不殺蝮蛇，胸次亦大。《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宥蝮蛇文》，在三篇中（《罵尸蟲》《憎王孫》）爲第一。以不宜宥而宥，竟言出所以得宥之理，良爲仁者之言。入手述僮言，甚兇厲，似犯人「死不治」，一不宜宥；「又善伺人」，「捷取巧噬」，二不宜宥；不得人而齧草木，後人「來觸死莖」，猶得廢病，三不宜宥。文似無可翻身矣。妙在不問蝮蛇，先問蝮蛇得處，以下即可納入全身遠害之意。要在密居易庭，不淩奧而步闇，蝮雖毒，惡得害？雖然，此猶就人而言，若在蝮者，賦怪僻之形，含禍賊之氣，受之於天，非蝮之罪也。憐且不暇，何由加怒。純是一片仁恕之言。蓋子厚嘗世變深，知小人之毒，萬不能校，只合聽之而已，方有此作。凡慨世之言，慨深甚於詈酷也。辭仍序意，重說一過，不過有韻與無韻之別耳。

《憎王孫文并序》《鷄肋編》卷中：後漢王延壽作《王孫賦》云：「有王孫之狡獸，【略】好餔糟而啜醨。」柳子厚作《憎王孫》，其名蓋出於此。余謂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孫寄之耳。《楚辭後語》卷五引晁補之語：《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而宗元放之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亦足風刺。《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幽渺峭厲，能曲狀小物，皆盡其致。

《逐畢方文并序》《黃氏日鈔》卷六〇：畢方如鶴，一足，赤文白喙，火妖也。出《山海經》。

《哀溺文并序》《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哀溺文》與《蝜蝂傳》同一命意。然柳州每於一篇寓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闢者鎮之。文言永民善游，乃以腰千錢之故，不舍而溺。序之結尾，即曰：「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語極沈重，有關係。文中如「既浮頤而滅脅兮，不忍釋利而離尤」，「髮披鬒而舞瀾兮，魂倀倀而焉游」，寫溺狀如畫。

《招海賈文》《容齋三筆・文用謚字》：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諭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楚辭後語》卷五引晁補之語：昔屈原不遇於楚，徬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己志而不可，猶怛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爲，而又浮於海，大泊瀰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孰與上黨易野，出入無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己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云。《黃氏日鈔》卷六〇：戒其貪利犯危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閎壯。子厚之先晉人，「上黨易野安以舒」，其托海賈以招魂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招海賈文》踵《大招》而作。屈原將死，精神離散，防爲鬼物所窘，故大招其魂，言皆不如楚國之樂。柳州此文，即變其義，謂胸利遠游，亦不如故鄉之樂。用諷世人，但居易切勿行險。文凡九段。前七段，一言海之神怪多，氣霧甚惡，易至迷惘；第二段，言奔螭、翔鵬、天吳之屬，皆足害人；第三段，言黑齒之齵齸，三角之駢列，直將攫人以充饑；第四段，敘弱水之險，魚羽無力，觸之立沈；第五段，言瀰淪之泙八方，或因迴旋而易位，舟行且不自返；第六段，言舟行殆而一跌，即沸入湯谷，爲日炙死；第七段，言海若一怒，足生風雷，九垓且翻，況在一舟？此所以必當反也。至第八段，勸其易野而蹈，蹂乎厚土，則舍險而即安矣。第九段，引膠鬲諸賢，專居陸之利，俾海勿行而就險。上七段，語其害；下二段，舉其利。文至明顯，句至奇崛。

《梁丘據贊》《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梁丘之不毀，是亦景公之明也。《晏子春秋》備之。《唐宋文醇》卷一二：此亦激昂風世之論。然如晏子相景公，而景公煩於刑，至於「國之諸市，屨賤踊貴」，則晏子之不得行其志，而梁丘據輩之長君逢君，多所閼塞而牽掣之者，可知也。嬖倖之與賢良，豈眞能並立於朝哉。

《霹靂琴贊并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妙在不濫。《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霹靂琴贊》，引愈於贊，引中之言曰：「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五用「良」字，語有深淺，讀之不見其贅。子厚以累劫之身，殆以焚餘之桐自方。累用「良」字，是否身分語。《古今小品》卷四：命意滴水不漏。

《伊尹五就桀贊并序》蘇軾《柳子厚論伊尹》：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妄。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欲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五：尹之五就桀處，尹知之，吾不能言之。然而子厚揣摩亦綽有入思致處。《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趙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必合此論，于君臣之義，乃爲無敝。漢注之最精者，柳子但欲贊尹之大，然君臣之分既定，亦安得若此憧憧者哉。按此篇疑他人文，不簡健，或欲示當時庸人，自解與伾、文相結之失耶。《唐宋文醇》卷一二：宗元與劉禹錫輩佐王叔文，欲以收天下奄寺之兵柄，而還之朝廷。勇於立事，不自顧藉貴重，不知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迨。叔文輩敗，天下以黨人目之。而要其本志，爲帝室，非爲身家，此昌黎輩所以始終與爲友也。此贊伊尹五就桀，其意蓋謂苟可以膏澤下於民，則桀尚可就，況其未至於桀者，於人何擇焉？所以自解也。雖然其亦不明於聖賢去就之正矣。伊尹之就桀也，湯之薦人於天子也，四棄而四薦之。湯之所爲，無慙德也。

尹之所爲，無枉尺也。桀者，天下之共主，尹之就之，又何疑焉？豈若叔文輩，當順宗之寢疾，無所禀承，鼠竊國命，自相部署。即使其能一旦盡復唐故所沒地，舉藩鎮而空之，猶爲不得其正，君子無取焉。況乃謇淹留而無成哉。《古文範》卷三：此與上篇（《論語辯》），皆見柳子爲學立身本末。蓋自古偉大之人物，皆具偉大之志量、學識，而非僅以文字見也。若尋章摘句之徒，其何足與於此。先大夫曰：此子厚解嘲之作，非強顏作高語，其所自負故如此也。自宋君子出，談道理益精。而子厚之見器伾、文，退之之上書宰相，皆深蒙世譏。而雄奇傲岸，自詭不顧世之氣亦益衰少矣。

《憂箴》《唐宋文醇》卷一二：宗元懼、憂二箴，其言若有見於道者，蓋其歷於憂患也深，而研窮於謨訓者久矣。

《師友箴》《唐宋文醇》卷一二：韓愈作《師說》，宗元不肯爲人師，其《答韋中立書》，即引退之以爲戒。論者以爲韓、柳不同。今其言曰：「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是即愈所云「古之學者必有師」之意也。其曰「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即愈所云「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者，則羣舉而笑之」之意也。然則宗元不爲師，懼世患耳，非謂師道之可以不立也。

《沛國漢原廟銘并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三銘（《沛國漢原廟銘》、《塗山銘》、《劍門銘》）皆當時體。「昔在帝堯」云云，發端本《典引》來，在後人若此牽合，尤無謂。【略】「羣蛇輔龍」四語，倒叙變換有義意。

《塗山銘并序》《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鍾伯敬評：「句句字字，精切宏偉。」又：塗山一銘，只是要後王效法夏禹，是一篇主意。然欲後王效法夏禹，不得不先將夏禹功德，極力推崇一起。先將大功大政大位，總提三柱，隨即承寫，分作二層，每層分作三段，極淺深反復之妙。中幅贊頌夏禹功德，妙在將唐虞三代前後相形。後幅欲後王效法，又妙在將子孫不能繼，周穆能繼，彼此較量，總是極口推崇，極口揄揚，極盡作銘姿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如此文豈可並存，以爲大圭之玷。「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至「商周讓德焉」，論至卑淺不根。「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周穆即可以比禹乎。

《劍門銘并序》《唐宋文醇》卷一二引張英評：詞既炳煥，銘亦遒古。又引愛新覺羅玄燁評：不作縈紆之勢，而自然矯拔。《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紀度支副使劉闢之亂，旌神策軍使高崇文之功也。序文至嚴重宏麗，多以四字爲句。《昌黎集》中碑版之文，亦恆如此。其用四字爲句，非取其短悍也。叙事能縮繁爲簡，鱗比而下，則氣聚而不散，響徹而難枵，尤足澤以古雅之詞。惟時時復濟以長句，始不至於自促其步武。文入手，言「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龐俗剽，嗜爲寇亂」。意謂即無劉闢鼓盪其間，蜀亦不靖。直接入「皇帝元年八月，師喪衆暴。」此言韋皋卒，部曲叛也。自「妖孽扇行」起，至於「堅利鋒鏑，以拒大順」止，咸斥劉闢之叛。其下將起討罪之嚴公，卻用「雷霆之誅莫已加」句，一蘇其氣，則以上所用之短句，便不迫促。「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十字，寫得鄭重。以下叙王師之紀律，主將之仁信。「十一月右師逾利州」，「左師出劍門」，寫破賊之狀，則曰：「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叙崇文之功，則曰：「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爲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致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云云，語語皆含古穆之氣，讀之令人氣肅。銘詞亦激壯。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學齋佔畢・表忠觀碑體孝門銘》：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捫蝨新話下集・姚鉉以表爲序蕭統以賦爲序》：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姚鉉所編《文粹》，乃錄銘於前，而於題下註云：「並壽州刺史表，錄表於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似蔡伯喈，其體則表忠觀碑文所由也。章學誠《墓銘辨例》：柳州《孝門》之銘，錄奏爲序，乃《西嶽華廟》及《孔廟卒史》諸碑之遺，本屬漢人常例。

《武岡銘并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七：諸銘中此篇似優。《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此篇處處寫得有聲有色。第一段寫蠻僚搆亂，便有深岩古洞、蠢然嘯聚光景。第二段寫天子討問，便有提兵四出、霆奮雷擊光景。第三段寫柳公撫馭，便有坐鎮穆如、開誠布信光景。第四段寫蠻人懷德，便有感慕無窮、涕泗交流光景。奇文絕世，當爲諸銘之冠。《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兵素不練，又無先聲，而偏師別屯，未有不往遺之禽者也。「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嚴綬攘公綽之功，而史仍之，賴此文而後世猶有考也。以退之與公綽書觀之，非私其族人而爲者。《唐

宋文醇》卷一二：「不夸首級，爲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數語能簡括治蠻夷大要。

《**井銘并序**》《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三：幾不能裒益一字。《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古直。

《**天說**》《黃氏日鈔》卷六〇：以天地爲無知喻諸果蓏，怨天甚矣，其果何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五：類莊生之旨。《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發端處，李云：二子皆有激乎其言之而拾莊生之餘者也。【略】「今夫人舉不能知天」至「以吾言爲何如」，隱然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時主已日在危亡之中，大可憂懼也。「柳子曰」以下，韓子之說，蓋嘆夫回天跖壽之不讎也。柳子則曰：夫天亦何所爲哉？吾則自盡其爲我而已。然韓之說，正言若反，爲殘斯人者，非吾所得指斥，故迂謬其說，猶有半焉，引而不發耳。柳子則直以天爲無心矣。則古聖人曰天位，曰天祿，曰天職者，豈其誣歟。天即無心，人之仁義又何能自信歟。言之似正，而實昧其本，于韓之度詞，亦有所不察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天說》至奇。因韓氏之言，而與之伸辯也。柳氏斥韓氏爲激，實則韓氏尚謂天爲有知，不過有知而倒行其賞罰，似咎人不應鑿渾沌之竅，而施其智力，故天罰之也。柳氏之詞，則不激而近藐，藐天之無知，並謂不信其有賞罰，凡爲賞爲罰，均自人目中所見，而天一不之知。明似平韓氏之憤，慰韓氏之悲，乃不覺斥造化之漫無彰癉處，爲語更激。猶之人詆桀紂爲顚倒順逆，福惡來而禍比干，此尚近情之言。甚者謂桀紂如毒蛇猛獸，一無所知，但能禍人，並無喜怒恩怨，語似寬縱，實則詆天彌甚，則謂之二氏皆激可也。文言「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此語不知據何理而言。妙在「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句，把人物合併而言。蟲者，物之讎；病者，人之讎；而人者，天之讎也。蟲與病，能戕人物，則人能戕天之物。故天之讎人，亦由人物之讎蟲病耳。讎天而求天之福，是大不然之數，故受罰滋大。以上所言，均主天之示罰言，然終不能言人之害，轉邀天之功，故言「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是則有功於天者也」。此是用虛寫之筆。總言之，韓氏眼中但見得善人不受福於天，故有此語。然此說不見之韓集。意者因柳之貶，爲此憤懣之詞，用以慰柳。柳因爲之進一解焉，隱言己身之禍，與天無涉。天地之中，有元氣，有陰陽，然元氣既謂之渾然，則一切不管，功焉而不知所以報，害焉而不知所以禍，其偶然得福，偶然得禍，萬不算是賞罰。謂爲賞罰者，謬也。二氏之說，於聖人畏天命說大歧。然行文奇詭，言人所未嘗言，自是韓、柳鈎心鬥角之作。

《**鶻說**》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五：柳子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之死者，故有是文，亦可以刺世矣。《復小齋賦話》卷下：余讀柳子厚《鶻說》：「冬日之夕，【略】旦則縱之。」後讀李北海《鶻賦》，亦云：「嚴冬沍寒，【略】乃詰旦而見釋。」則北海已先言之矣。《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主報施言，正意尚不吐露。中間神光湧見處，在「無位號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著一「無」字，覺罵世之言，全不坐實。歸入「出乎彀卵」句，人不如鳥，在有意無意間點清，工夫又全在上句一個「器」字，言「毛翮之物」，原不爲仁義之器。然無欲，則爲此不算沽名；無愛財，行此不爲狥私。區區以用其力之故，遂愛其死，忘其飢，鶻之明理近道，乃出天然之彀卵物，無其器，而有其道，則明明爲人者愧死矣。罵到此處，以賤躐貴，以物凌人，亦可止矣，然未痛快也，率性再舉梟鼠一比。二物陰而嘿，鶻則陽而厲，厲則近盜。然鶻之所爲弗盜，去陰賊者，遠矣。仍是就鶻說鶻，不涉人事。末至毛翮不辭，但思奮乎太清，則憤世極矣。或言人有爲子厚所卵翼，而不知報，故斥爲鶻之不若，似亦有理。

《**捕蛇者說**》《古文關鍵》卷上：感慨譏諷體。《吹劍錄》：《捕蛇說》即苛政猛于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黃氏日鈔》卷六〇：有益於世。《淳南遺老集・文辨二》：「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殊爲不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五：本孔子「苛政猛於虎」者之言而建此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林次崖評：「抑揚起伏，宛轉斡旋，含無限悲傷淒宛之態。」又：只就「苛政猛於虎」一語，發出一篇妙文。中間寫悍吏之催科，賦役之煩擾，十室九空，一字十淚，中谷哀鳴，莫盡其慘。然都就蔣氏口中說出，子厚只代述得一遍。以敘事起，入蔣氏語，出一「悲」字，後以「聞而愈悲」，自相叫應。結乃明言著說之旨。一片憫時深思、憂民至意，拂拂從紙上浮出，莫作小文字觀。《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仁人之言。余按唐賦法本輕于宋元，永州又非財賦地，爲國家所仰給，然其困如此。況以近世之賦，處財賦之邦，酷毒當何如耶？讀此能不黯然。《古文析義》卷一三：按唐史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簿，上之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

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斂難堪可知。而子厚之謫永州，正當其時也。此篇借題發意，總言賦斂之害。民窮而徙，徙而死，漸歸於盡。凄咽之音，不忍多讀。其言三世六十歲者，蓋自元和追計六十年以前，乃天寶六七年間，正當盛時，催科無擾。嗣安史亂後，歷肅、代、德、順四宗，皆在六十年之內。其下語俱有斟酌，煞是奇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永之人爭奔走焉」，此句伏下「悍吏之來吾鄉」至「又安敢毒耶」，雖無奇特，亦自雋快。此篇削去其三之一，何如。《古文觀止》卷九：此小文耳，卻有許大議論。必先得孔子「苛政猛于虎」一句，然後有一篇之意。前後起伏抑揚，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眞有用之文。《古文喈鳳新編》卷七：夫子「苛政猛于虎」五字，已足令人酸心。柳州此篇，曲爲對勘，細用雕搜，悲咽悽愴，不忍再讀。《唐宋文醇》卷一一：文本《檀弓》「苛政猛於虎」意。當時賦役之煩重，可以想見。至「悍吏之來吾鄉」一段，摹寫尤精。蓋百姓征求之苦，困於守令者，什之三；困於胥吏者，什之七。朝廷雖寬租減稅，視民如子，而守令不才，德意不下逮。四境之內，保無有吏虎而冠者，「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耶。爲大吏者，急當三復斯文。《古文一隅》卷中：峭。又：作者意中，先有「苛政猛於虎」句，因借捕蛇立說，想出一毒字，爲通篇發論之根。或從捕蛇之毒，形出供賦之尤毒。或極言供賦之毒，見得捕蛇之毒尚不至是。至說到捕蛇雖毒，形以供賦之毒亦不敢以爲毒，則用意更深更慘。至其抑揚唱嘆，曲折低徊，情致正復纏綿也。中間兩段，將供賦捕蛇，或對勘，或互說，顚倒順逆，用筆固極變化，而題意亦透發無餘矣。至其前後伏筆，及呼應收束，亦一字不苟。「毒」字爲通篇眼目，起處「則曰」以下，已透出毒字意矣，卻只將「貌若甚慼者」句，虛虛按住，而於自己口中說出，此其用筆之變也。以下隨作一跌，轉處着大「慼」字，「汪然出涕」字，此從自己目中，看出毒字。中二段，又從捕蛇者口中，形出毒字，此其用筆之又變也。前云「余悲之」，後云「余聞而愈悲」，只增一二字，而前後呼應深淺，令閱者心目了然，此又其用筆之以不變爲變也。《古文釋義》卷八：「永州」三段是言蛇之毒，「予悲」三段是言賦斂之毒甚是蛇。言蛇之毒處說得十分慘，則言賦斂之毒甚是蛇處更慘不可言。文妙在將蛇之毒及賦斂之毒甚是蛇，俱從捕蛇者口中說出。末只引孔子語作證，用「孰知」句點眼。在作者口中，絕無多語。立言之巧，亦即結搆之精。末說到俟「觀人風者得焉」，足見此說關係不小。《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此本借捕蛇以論苛政，故前面設爲之辭，與捕蛇者應答，驚奇詭譎，令人心寒膽栗。後卻明引「苛政猛于虎」事作證催科無法，其害往往如此。凄咽之音，不堪朗讀。當時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子厚感愴於中，因藉捕蛇者之言立論，以規諷當世。又：按此篇亦是空中結撰，不必有捕蛇之人，不必有捕蛇之事，妙在將賦斂之毒於蛇處，俱借蔣氏口中說出，作者只加「孰知」二字，全不費力。此與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同是一格。此韓、柳之所并稱，而髯蘇不敢學步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捕蛇者說》，胎「苛政猛於虎」而來。命意非奇，然蓄勢甚奇。「當其租入」句，是通篇發端所在，見得賦役之酷。雖祖、父皆死，猶冒爲之。然上文止言歲賦其二，未爲苛責之詞，而役此者實日與死近。此處若疾入賦之不善，或太息，或譏毀，文勢便太直率矣。文輕輕將更役復賦四字，鞭起蔣氏之言，且不說賦役與捕蛇之害，作兩兩比較，但言民生日蹙，至於死徙垂盡，縮腳用「吾以捕蛇獨存」爲句，屹如山立。然此特言大略，但就民之被害而言，尚未說到官吏所以病民之手段。「悍吏之來吾鄉」六字，寫得聲色俱厲。此處若將蛇之典實，拈采掩映，便立時墜落小樣。妙在「恂恂而起」，「弛然而卧」，竟託毒蛇爲護身之符，應上「當其租入」句。文字從容暇豫中，卻形出朝廷之弊政，俗吏之殃民，不待點染而情景如畫。收處平平無奇。

《褚說》《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蓋于人也，以其誕漫儌恍」至「其旨大矣」，柳子疾當時有司無狀，不舉其罰，故假此致嘆，幽明理一也。其有報者，必亦有責。先王于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無不治也，豈名立于此敎存乎彼哉？「非神之爲耶」，「耶」當作「也」，北方讀此二字，音相近。「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人未嘗以此病聖人，而聖人必引以自儆自責，仍不可委之誕漫，若氣數方否，而人事不修，無以返而之泰，則極不威，福不嚮，帝黜其命矣。

《乘桴說》《黃氏日鈔》卷六〇：眞妄說也。子厚妙於文耳，敢議經乎。《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文無取。

《說車贈楊誨之》《黃氏日鈔》卷六〇：亦有益處世。《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前幅說車處，寫出許多材良、工攻、圓外、方中、若箱、若輪、若軾、若軸等，後幅說入誨之，只將前幅說車許多一一點合。妙義迴環，前照後應，錯落成文。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材良喻質，器攻喻學。方

其中，所以載；圓其外，所以行，此車之大體也。而衆車既非一類，即一車之中，而又析之各有其具，猶士之通方具宜，而用無不周也。總以方中圓外爲主，體物既精，而文詞峭健，類《考工記》。《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詞勝理。以爲車說則備矣。「視叱齊侯類蓄狗」，李云：柳文不雅馴若此，此言藺相如猶不可也。《唐宋文醇》卷一一：宗元《說車》，以喻君子以成德爲行者，信善矣。乃謂孔子在夾谷，視叱齊侯類蓄狗，則其平日之多曠於禮，大類陽處父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氣象畢見矣。按《史記》，夾谷之會，孔子兩度趨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舉袂而言，請命有司。《左傳》則曰：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合而觀之，烏睹所謂叱齊侯類蓄狗者耶？此文洵美如玉矣，而斯語者，非大珪之類哉。《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說車》，近詞費。然造句峭勁，須學其用字練字法。

《謫龍說》《容齋三筆・高唐神女賦》：宋玉《高唐》《神女》二賦，【略】其中則云：【略】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略】頩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頩爾怒」之語，正用此也。《黃氏日鈔》卷六〇：文極佳。《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暗用夏侯泰初事，復且害若，淺丈夫之言也。《秋窗隨筆》：可補入《搜神記》。《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謫龍說》，重要在「非其類而狎其謫」句。想公在永州，必有爲人所侵辱者。文亦淺顯易讀。

《羆說》《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總領三句，甚健。《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此百煉精金也，不愧與韓并駕。中、晚以後絕響矣。《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羆說》，在「不善內而恃外」句，與《謫龍說》同。似信手拈來，得此句後，始足成全文者。

《觀八駿圖說》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五：俊逸。《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只就馬之無異，說出聖人無異。前幅叙出兩段世人好異，中幅從馬類推八駿，從人類推聖人，俱見得無異。妙在後幅，說聖人駿馬無異處，寫作兩段，兩段又分作四段，正說反結，反說正結，令讀者但見其曲折不窮，忘其反正生生之妙。

《桐葉封弟辯》《古文關鍵》卷上：此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又：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黃氏日鈔》卷六〇：謂不當因其戲而成之，甚當。《文章軌範》卷二：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又引邱維屏評：議論段段摧心破的。全要看他出之婉轉聳快，龍行虎逐，步驟絕佳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四：此等文並嚴謹，移易一字不得。又引唐順之評：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一篇短幅文字，讀之卻有無限鋒芒。妙在前幅連設三層翻駁，後幅連下四五層斷案，於是前幅遂有層波疊浪之勢，後幅亦有重岡複嶺之奇。《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裁幅甚短，而爲義弘深，斟酌不盡。不惟文字頓挫入妙，惟處人倫之至道，亦全於此。《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三：奇正相生。史佚明載《史記》。翻實爲虛，作餘波疑案，最屬文字妙處。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一折一意，皆是絕頂識見。辨駮得倒。但末段謂不當束縛之云云，議論太鬆。觀伊川諫析柳，方是事君之道。《古文析義》卷一三：題目既是箇辯，就當還他一箇辯體。此篇先以當封不當封二意夾擊，見其必不因戲行封。次復就戲上設言，戲非其人，何以處之，則戲不可爲眞也明矣。然後把天子不可戲五字，痛加翻駁。以王者之行，止求至當，不妨更易。而周公當日輔導正理，不但無代君掩飾其過之事，亦無箝制其君若牛馬之法。則以爲天子不可戲，有戲而必爲之詞者，非周公所宜行又明矣。篇中計五駁，文凡七轉。筆筆鋒刃，無堅不破。是辯體中第一篇文字。《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王以桐葉戲婦寺」二句。李云：設以桐葉戲婦寺，則將易賀爲諫矣。設王曰，戲也，則亦將曰天子無戲言云爾。庸何悖乎。《古文觀止》卷九：前幅連設數層翻駁，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理勝，非尚口舌便便也。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唐宋文醇》卷一一：桐葉封弟事，雖載《史記》及劉向《說苑》，然年遠傳訛，如此不可信者衆矣。宗元辯此，具有確見，至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語尤切至。《古文一隅》卷中：峭。又：凡文章必須於接落過脈處見精神。如此文首段叙事，次段翻駁，末段斷案，其段落次序易明。余最愛其中間「王者之德」一段，接上生下，令文勢停蓄，而血脈流貫，此最文章有氣度，有力量處。蓋筆不流則滯，不留則味便薄，此機與氣之所以一而二、二而一也。惟留處有流，流處亦留，則神乎技矣。讀此文中段可悟。《古文釋義》卷八：此文之層層辯駁，一層緊一

層，一層好一層，盡人所知也。然尤須知次段「周公宜以時言于王」是從「賀」字對面看出，三段「以地以人」是從「小弱」着眼，四段「婦寺」又是從「弟」字上想出，五段「王者之德」數語又是從「戲」字上想出，「輔成王」段又是緊從「周公」看出。且段段皆着意周公，總妙在能於首段中字字勘出破綻，又能於破綻處發出正理，所以奇警驚人。可見精卓文字，只不過將題目勘得透徹耳，原無他妙巧也。後學悟此，思過半矣。《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過氏原評：辨難文要難得倒，猶爭訟者要爭得倒。觀其節節轉換，節節翻駁，讀上節不料其有下節，讀下節不料其又有下節，意味悠長，令人讀一段好一段。又：按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採之，《史記・晉世家》則以爲史佚。篇中計五駁，文凡七轉。筆筆鋒刃，無堅不破，是辨體中上乘之文。但柳文雖筆鋒犀利，終有強詞奪理處。方宗城云：此文陳義雖正，實未知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心。大臣事君，務格君心之非。於幼主尤當涵養其氣質，薰陶其德性。王與弟戲，乃其親愛之心出於至誠也。周公入賀，所以養其良知良能也。及王曰戲，則不曰不可戲以戒之，但言小弱弟不可不封，以成其美而薰陶其德性，涵養其氣質，而又以格異日之非，心非聖人不能若是也，子厚豈足以知之？持論殊屬精到，尤勝子厚。《霞外攟屑・縹錦廛文築上・桐葉封弟辨》：董陽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褚先生補《史記・梁孝王世家》從之，若《晉世家》則以爲史佚。庸按：柳州本以《史記》爲主，特借《呂覽》爲文之波瀾，翻空出奇耳。結尾反點，又故作疑詞，使人忘其匠巧。《古文小品咀華》卷三：理足機圓，神清氣渾。結處忽作一掉，更覺通體皆靈。《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翦桐一事，《史記・晉世家》有之，《說苑》亦然。鄙見不盡可據爲實錄，即不辯亦可。辯中謂以桐葉封婦寺，亦將舉而從。周公大聖，豈憒憒至此？柳州此語，特用爲文瀾耳。文中大要，在「王者之德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數語，實深明大體之言。《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一：此事見《史記・晉世家》，實史佚，非周公也。至周公入賀，史不之見，而《說苑》中亦曾記之。文用「當封」、「不當封」二字，已得立言之體。婦寺事，特推其流弊所至，萬無其事。上用兩「當」字，如字，下用兩「當」字，丁浪切。妙極。未成事而中於理，曰當，已成事而協於理，曰當，丁浪切。不易者，遂過也。戲而成之，而不敢易，決非周公之意。斷以「不可信」，大有史眼。此篇無他妙巧，但理正詞嚴，令讀者肅然耳。

《辯列子》 王世貞《讀列子》：柳柳州《列子》辨，獨舉劉向所稱爲鄭穆公時人，以穆公在孔子前百餘歲，而歷舉列子在繻公時與其相駟子陽證其非。夫《列子》引孔子，不一而足，是可知已。又何必別引子陽以爲證？且向寧不自知其鄭穆公？「穆」之一字，當由傳錄者誤。柳州之辨其所不必辨，尤可笑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四：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而柳子厚爲之辯析，並有指歸可觀覽。《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惠王當是「惠公」。「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二句，李云：又轉一意，言雖非孔子前，要是莊周以前人也。「其楊朱力命」至「不可信」。「楊朱力命」，《列子》篇名。此數句發明增竄也。李云：諸辨皆極簡嚴有法。

《辯文子》 《直齋書錄解題・道家類・文子》：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文子二卷》：柳宗元集有《辨文子》一篇，稱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略】然宗元所刊之本，高似孫《子略》已稱不可見。

《論語辯二篇》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四：此等辯析，千年以來罕見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上篇）亦有證據，但謂盡出曾子之徒，非也。蓋有子亦自有其徒，故稱子。此乃以諸弟子嘗以爲師，故稱子，未免襲太史公列傳而誤信之耳。惟程子謂《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較爲有據。《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上篇，收處甚密。下篇，欲張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足以發之。《古文範》卷三：（下篇）識議能見其大，文亦雍容有度。柳子志在用世，固以天下自任者。雖不敢遽比宣聖，而意中實有所注，故津津然有味乎其言之也。共和者，天下之公理，古今之通義。今世之論，幾以爲自西人而創獲之，不知此義古人莫不解也。如《左傳》、《孟子》言之詳矣，特詘於因革之大勢而不易挽耳。東坡對策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立於專制之朝，而敢昌言如此。然則君主之淫威，自理學盛後乃益熾。與柳子《封建論》所謂公天下、私天下，及此文所謂「禪不及己」、「不得爲天吏」等語，皆具有共和之精神，最是其學識之卓偉處，彼何嘗以一姓之統紀置心目間哉。此文所談偉矣，而理論不無少誤。謂弟子

以此尊大夫子之道可也，必謂孔子之不得志，乃取古聖禪代之事而常諷道之，陋矣。

《**辯鬼谷子**》《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一・鬼谷子一卷》：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眞。

《**辯晏子春秋**》《郡齋讀書志・晏子春秋十二卷》：右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昔司馬遷讀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之後爲之。唐柳宗元謂遷之言乃然，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略】後宜列之墨家。今從宗元之說云。《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至「爲己術者。」李云：精覈。「非晏子爲墨也」二句，精到。《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一・晏子春秋》：惟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略】則嬰之學實出於墨。蓋嬰雖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魯，實在惠公之時，見《呂氏春秋・仲春記・當染篇》，故嬰能先宗其說也。孫星衍《晏子春秋序》：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章學誠《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柳子厚論《晏子》書，謂齊人爲墨學者爲之，其說是也。【略】柳氏之意，以書爲墨學，非以晏子爲墨者徒也。且其說亦不始於柳氏，《孔叢・詰墨》之篇，所詰孔子相魯及晏事三君、路寢哭聲諸條，凡指謂墨說者，今俱在《晏子》書中。古人久有明證，柳說不爲無本。

《**辯亢倉子**》《郡齋讀書志・亢倉子二卷》：唐柳宗元曰：【略】按：大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掊擊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直齋書錄解題・亢倉子》：唐柳子厚辨其非劉向、班固所錄，是矣。今《唐志》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略】然則今之《亢倉》，士元爲之也。宗元唐人，豈偶不之知耶。《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亢倉子註》：柳宗元讀《亢倉子》稱，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敎於世。則註自宗元時已有，然宗元不著註者姓名。晁公武《讀書志》乃作《亢倉子》二卷，何璨註。【略】註文簡質，不類宋以後語，疑即宗元所見也。

《**辯鶡冠子**》《郡齋讀書志・鶡冠子三卷》：唐柳宗元嘗辯此書非古，而韓愈獨稱焉。二人皆名儒，未知孰是。《直齋書錄解題・道家類・鶡冠子》：韓公頗道其書，至柳柳州則曰盡鄙淺言也，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其好惡不同如此。自今攷之，柳說爲長。《黃氏日鈔》卷六〇：謂盡鄙淺語也。唯賈誼《鵩賦》所引用爲美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取《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云云，不稱鶡冠子。愚按所辨皆當。《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一・鶡冠子三卷》：柳宗元集有《鶡冠子辨》一首，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鵩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略】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略】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

《**敵戒**》《唐宋文醇》卷一二：宗元放逐後，益肆力於古，而覺生平冒沒輕進之非，使一往不返，負累滋大，且將終其身不自知矣。然則宗元學問文章光於千古者，擠之者之恩歟。述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義，作《敵戒》，明切警悚。語云：苟非其人，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斯言可謂幾於道已夫。

《**三戒并序**》《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讀此文，眞如雞人早唱，晨鐘夜警，喚醒無數夢夢。妙在寫麋、寫犬、寫驢、寫虎、寫鼠、寫某氏，皆描情繪影，因物肖形，使讀者說其解頤，忘其猛醒。《古文小品咀華》卷三：合觀三則，隨物賦形，盡態極妍，闖入史遷之室矣。予摩娑把玩，不忍釋手。世人因習舉子業，謂無所用此，遂廢置不顧，良可惜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子厚《三戒》，東坡至爲契賞。然寓言之工，較集中寓言之作爲冷雋。不作詳盡語，則諷諭亦不至漏洩其本意，使讀者無復餘味。

《**臨江之麋**》《古文小品咀華》卷三：狀物之工，幾於繪影繪聲。韓、柳二公既往，此種筆意，絕響久矣。外間不知愛惜，何也？此戒依勢以干非類也。子厚一蹶不復振，正坐此病。《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喻恃寵之小人，所謂「羣犬垂涎，揚尾皆來」者，則妬寵者將進而掊之也。「日抱就犬」，則用大力劫脅，使嫉者毋動也。「忘己之麋」，謂「犬良我友」，譏小人之無檢而不知備也。「時啖其舌」，則兇燄露矣。至外犬之「共殺食」，則主者之勢不及，或燄衰而事去。平日積憤於人，至是挫而盡之，此小人收場之必至也。文不涉人，而但言麋。讀之，灼然自了其用意之所在。

《**黔之驢**》《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黔之驢》，喻全身以遠禍

也。驢果安其爲驢，尙無死法。惟其妄怒而蹄，去死始近。孔北海、禰正平，皆龐然大物也。乃不知曹操、黃祖之爲虎，怒而蹄之，既無異能，終至於斷喉盡肉而止。故君子身居亂世，終以不出其技爲佳。若徐穉、梅福、茅容者，可謂其眞不爲驢者矣。

《永某氏之鼠》 《古文小品咀華》卷三：菩薩心腸，和盤托出。《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永某氏之鼠》與前篇（《臨江之麋》）大同而小異。麋之恃寵，穉耳。如董賢之類，不過寵盛勢貴，尙不至於害人，然其道已足以取死。永之鼠，則分宜之鄢懋卿、趙文華耳。「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名爲寵之，是預授之以殺身之機俔。「鼠相告偕來某氏」，則小人之招其黨類。稱曰無禍，亦就小人眼中所見而言者。至「竊齧鬬暴，其聲萬狀」，則小人黨中之自鬨，因利而爭，勢所必至。迨「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曲繪小人之無識，禍至不知斂懼。假貓灌穴之事，遂了了在人意中。文用「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句一束，「可恆」二字中，含無盡慨歎。見得權臣當國，引用黨徒。迨一旦勢敗，則依草附木，恣爲豪暴者，匪不盡死，顧終以利故，一不之悟，此所以可哀也。

《設漁者對智伯》 《寓簡》卷四：其淵源自出，蓋本《列子》蒲且子之說釣也。《黃氏日鈔》卷六〇：喻智伯以貪敗。《庶齋老學叢談》卷二：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喻，入蔡靈侯事及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腳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縝密。但結尾于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比《國策》似乎猶欠。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諷貪得而招敵者，而文亦極力摹寫。《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盧文子評：「貪不知止，其禍必烈。公有得於老氏之學者。」又：借托設言之文，其風獨盛於戰國，是亦一體，蓋設爲數層漸進而入本意也。此文諷貪得而招敵者，是其本意。而極力摹寫，開合繁簡，處處入神，亦是有意摹古之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不喻其所以作，似非爲藩鎭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漁者之對智伯》，設喻之文也。華色似漢京，氣勢似《南華》，詞鋒似《國策》。綜括大意，不過貪不知止，猶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耳。一二百言可盡，不值如許張皇。然既成爲繁衍之體，則不能不究其段落。入手，自水灌晉陽生義，因是見此漁者。以下由小魚而希大魚，猶之滅范中行，因而圖趙，既得把握，可以迎刃而解。其間用字之斟酌，亦宜留意。（如「今主大茲水」之「大」字，「以好臣之餌」之「好」字，「日收者百焉」之「收」字，「深怨而造謀」之「深」字「造」字，皆佳。）文不過發爲兩大段：前半悉力喻魚，後半即以魚之貪而得死，喻智伯之貪而取敗。語語針對，即語語發明。勝處在兩用「徒手得焉」，能自圓其說。試思鯉之來也，「從魴鯉數萬」，此何可盡得，惟其「環坻激而不能出」，故得之。鯨之來也，能「驅羣鮫」，此何可得，惟其「北蹙於碣石，槁焉」，故得之。喻范中行之自敗，故爲智氏所有。然有難者，漁者之設喻。漁者之身，即智氏之身。若言進而不已而致敗，則漁者之身，未嘗沈沒，又何足以譬智氏。至此，忽推開不言，但言漁者之來，爲釣文王而來，以文王譬智氏，智氏焉有不當，以下遂可閒進以諷諭。惟不有此句作過渡，文勢將滯壅而不通。柳州聰明，能下此一語，即從死中求活，讀者亦不可不悟。結論言：「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胸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鱻甍，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讀之，似無首肯設喻之切當。不知此特喻中之喻，非設喻之正意也。文之本意，以漁者之貪對智伯之貪言，非以大鯨喻智伯也。至漁者得鯨後，忽慕文王，因而求見智伯，此爲文字脫卸之機關。蓋萬不能言漁者得鯨後，別有他慕，自窮於死地，即吾所謂死中求活法也。「主爲大鯨」句，是另起爐竈語，不過從喻魚意帶出耳。

《愚溪對》 晁補之《清美堂記》：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淸且美，爲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爲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爲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黃氏日鈔》卷六〇：設溪神援惡溪弱水濁涇黑水皆有其實，而予不愚，柳子用貪泉對，泉不貪飲而南者貪也，汝獨招愚者居焉，則汝之實也，因自陳其愚。文極精妙。此雖子厚自戲之辭，然愚謂溪之愚可辭，而子厚傑然文人也，乃終身賢叔文而不知悟，其身之愚，可得辭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柳子自嘲，并以自矜。《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就溪神設爲問答，讀者覺得溪神之詞長，柳州之詞短。溪神之詞長，故可盡其牢騷；柳州之詞短，故不能罄其鬱勃。屈子澤畔行吟，柳州愚溪問答，千古同慨。《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中間頗指斥舉錯倒謬，則後之所謂己之愚者，無非所遭之不幸，非其罪也。然稍乖敦厚。篇中所引惡溪比養小人，弱水比抑君子，濁涇不法知人，黑水賦質昏昧。【略】「弱

惡，六極也」，不美。「濁黑，賤名也」，不清。「且汝不見貪泉乎」，舉一因人以累其名者爲敷佐。「夫明王之時」，暗取「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之意。「汝欲爲智乎」至「使一經于汝」，無須臾忘報復，宜人之畏而擯也。詞旨亦激迫少味。「吾盪而趨」至「卒不自克」，此見險不能止，又深一層。《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愚溪之對》，憤詞也，亦稍傷排比。較諸《愚溪詩序》，實遜其淡冶。文舉惡溪，舉弱水，舉濁涇，舉黑水四者，皆出愚溪之下，表愚溪之品，較勝於四者。此託夢神之言以自方也。清美有功，力能濟人，表溪之能，亦即所以自表其能，在理無可愚之實。然一經柳子之好，則溪與柳合一，亦不能不成爲愚，此文字之樞紐。樞紐一握，下此遂易發議論矣。貪泉一喻，尤見水與人有關係處，人可因水而貪，則水亦可因人而愚。行文至此，眞顚撲不破。下此言「遠王都三千餘里」，喻淪謫也。「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蟀之與居」，喻所接皆鳥言夷面之人也。「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喻僻處無歡也。正喻夾寫，不辨其是水是人。復言汝不得顯者臨汝，獨見獲於至愚之遷客，當汝爲愚，似溪之運命應爾。至此直將愚字坐實溪身矣。以上所言，尙嫌其不甚顯豁，復引起夢神一問，於是大放厥詞，極寫己身之因愚而得禍，卻實向夢神愬說一番，有悔過意，有引罪意。則發其無盡之牢騷，洩其一腔之悲憤，楚聲滿紙，讀之肅然。

《**對賀者**》《黃氏日鈔》卷六〇：末曰：「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愚謂子厚此言，大痛無聲者也。雖悔可追。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解嘲》《釋謔》諸文之遺。《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盧文子評：「可當高山十日哭。」又：《解嘲》《賓戲》等文，古無此體，而倡爲之，獨絕千古。此文其遺意也。堅栗淡俏，筆不能繁，而思獨苦。子瞻云：言止而意不盡。可移贈此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筆語自妙。【略】「嘻笑之怒」四句，太盡反少味。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自道其眞情而無所飾如此。

《**天對**》《楚辭集注・天問》注：此篇【略】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爲功，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爲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黃伯思《校定楚詞序》：《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弘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捫蝨新話・上集前輩讀書不似今人滅裂》：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其屈曲聱牙，不獨三盤五誥也。《黃氏日鈔》卷六〇：不可曉。郝經《幽思》：屈平窮作《問》，柳州怨爲《對》。蒼蒼都不聞，自致誣罔罪。不周強爲柱，杞人漫憂墜。無擊復無鑄，居然誑茫昧。《七十二家集註楚辭》卷三：《天問》一篇，原屈子不顧其可問不可問，只是矢口而談，縱筆之所之，以發吾之牢騷焉。故後之讀者，亦不必論其言之經與否也。柳宗元不知，迺作《天對》，以摭其實，詞多附會可笑。試思凡事皆於發難生情，一說出，縱解頤之論，亦覺無味。況所對大不合所問者乎。《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定遠云：柳州作《天對》，其文亦幾于三閭也。題曰《天對》，似是未安，天尊不可問，故不曰「問天」。柳子之文，自擬于天，斯罔矣，宜曰「對天問」也。【略】「輻旋南畫」二句，柳子亦主蓋天之說。《山帶閣註楚辭・楚辭餘論上》：屈子之文，本皆平易正大，《天問》亦然。【略】柳子《天對》，乃務爲奇僻。欲以擬《騷》，此震霆塞聰之智也。

《**晉問**》《山谷題跋・跋韓退之送窮文》：大概擬前人文章，如【略】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文章精義》：《維摩詰經》亦有作文法，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此未得不二法門者也；維摩詰默然不說不二法門，乃眞得不二法門者也。柳子厚《晉問》，微用此體。孫因《越問序》：昔河東柳先生，會粹三河之遺事，網羅千古之遺聞，作爲《晉問》，以昭來世。斯文也，可謂大述作矣。先生，晉人也，居晉土，習晉事。爲《晉問》，職也。《黃氏日鈔》卷六〇：以地險也，兵革也，馬之良、木之大、鹽之富也，文公之霸也，皆不如堯之遺風焉。理正而文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五：即漢魏以來七之遺也。然所見不遠，姑存之以見子厚詞賦之麗云。《文體明辨序說・問對》：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略】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又《七》：七者，文章之一體也。【略】柳宗元《晉問》，體裁雖同，辭意迥別，殆所謂不泥其迹者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晉問》者，仿枚乘《七發》體。《七發》所以隱諷老濞，於是仿者至衆，咸以「七」名。《晉問》亦七，不云七問者，避其名也。子厚晉人，重堯之故都，因武陵之問，悉以晉之名物對。一言山河之險固，雖規橅都京，好用奇字，形容山水，然時時見造語之工，非專取隱僻之字，用衒淵博。（如「攫秦搏齊」，「轟雷怒風」，「隳雲遁雨」，皆奇

句也。）次言兵甲之堅利，然較諸描摹山川險阻，少欠展拓，亦不易形容。中間如「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諸句，直逼漢魏賦手，與第一段亦銖兩相稱。又次言晉國名馬所產，以屈在晉地也。寫名馬較寫兵甲，易抒其雄放驚盪之氣。如：「羣飲源槁，迴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言馬之衆也。「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坌(坌，蒲悶切)躍，千里相角。」「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鬥目相馴。聚溲更噓，昂首張斷。」寫馬之態也。較諸少陵、東坡詠馬諸作，似別開生面矣。又次言晉產名材，然木長於山，既采，則乘河流而下。寫木，不能兼叙山川，不知者似於第一段微有複沓之筆。然叙山則言因山而伐木，叙水則言因勢而漂木，初不相混。尤妙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麟蹙，匯流雷解。」「捽首軒尾，潁入重淵。」僕在南中，見采木者，乘溪漲而下，適肖此可狀。讀之，歎子厚體物之工也。又次言河魚之多，又次鹽之利，奇氣少殺，以魚鹽二事，難於著筆也。終叙文公霸業，言民之好義，而任力近矣。然仍歸本於王道，以儉讓爲宗，率堯之遺風，醒出用意所在。以文始，以質終。

《答問》 《井觀瑣言》卷二：子厚《答問》，効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懟，不如曼倩之安。《唐宋文醇》卷一二：宗元既竄，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言，一寓諸文，讀者悲惻。又嘗遺所善翰林蕭俛、京兆尹許孟容輩，道其愁苦無聊，衆畏其才高，懲其復進，無復用力者。久汩不振，乃爲《答問》，以明己之無意於世，殆以止媢嫉者之索垢吹瘢云。《韓柳文研究法》：《答問》及《起廢答》皆解嘲語。《答問》之文，不及《進學解》之恢張。《起廢答》略趣，然罵世太酷。文語語皆柳州本色，惟狃於數見，故亦平易視之。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五：子厚深服昌黎，故其題如此，亦其讓能之一端也。《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此篇前後有前後妙處，中間有中間妙處。前幅一起，獨表韓文一段，痛掃世人一段，已是寫得出色。妙在後幅說韓子之文與異世者語，不與世人語，隱隱繳到自己獨表韓文與世人嘲笑二段，首尾綰結，又是加倍出色。中幅一段說韓子此文無害其俳，一段說韓子此文是游息之法，一段說韓子此文是嗜奇之想，已是寫得精采。妙在第四段，忽將上三段一總，說韓子不如此，其才更有不可□□□□反寫一筆，便覺上三段岌岌有勢，又是加倍精采。《援鶉堂筆記》卷五〇：「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按鄭注操縵雜弄疏，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絃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絃，非謂釋其拘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此言韓子不能已於辭有若是者，非謂慮其壅且決焉而爲之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昌黎每有佳製，柳州必有一篇與之抵敵。獨《毛穎傳》一體無之，故有《讀毛穎》之作。俳字，是通篇之主人翁，以下節節爲俳字開釋。引詩，引史書，均爲昌黎出脫。太羹玄酒外，嗜者尚有菖蒲芰與羊棗之類。見得古文於道理之外，拘極而縱，殊無傷也。然使裴晉公讀之，則柳州亦將爲昌黎分謗矣。

《舜禹之事》 《困學紀聞・評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舜、禹、操、丕，其人何啻天壤，今卻將受禪一事，看得無二，豈不棘手。妙在分出其事同，其道不同，得此二語，便可瀾翻不窮，便是立論無弊處。一起總提，中幅分寫，後幅總斷，末幅另起一波，賈其餘勇，是有紀律文字。《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嚮者丕若曰」至「其事則信」，亦小巧。「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四句，文法頗晦，理有所短也。三載遏密，其果忘堯乎？以鄙語侈爲新奇，而反謂經言非實錄，亦可憫笑。「而堯隤然聾其聰」至「加少矣」，此直小兒語也。「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宦、董、袁、陶」成一語乎。

《謗譽》 《困學紀聞・評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較之昌黎《原毀》文當退一格，然亦多雋辭。《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孫月峰評：「辭意雋永。當與韓退之《原毀》篇同看。」又：此篇大意，只是爲世人謗譽變易，不足憑信，故將孔子之論，爲一篇觀人之法。妙在前幅，先將謗譽之常者，寫作第一層，爲一篇之舊案。其次轉入世人謗譽之變者，寫作第二層，爲一篇之新案。然後轉入孔子觀人之法，寫作第三層，爲一篇之定案。尤妙在第二層說謗譽之變畢，便可入孔子之論，他卻又寫世人輕信一段在內；第三層接出孔子之論畢，便可緊承此意暢明之，他卻又再寫世人謗譽不足憑一段在內：此便是柳文曲折處。《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不過只是「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意，看他無端變出如許層

折，如許轉接，如許幽秀歷落。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得謗得譽，皆有所自。衆口附和，不足信，惟以善不善之好惡爲分別，此孔氏論人大法也。此文推勘精到，後段大意，言觀人者不可以謗譽而輕爲進退，修己者不可以謗譽而輕爲憂喜，尤爲探本之論。《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此二篇頗可觀，乃法韓、李者，其不出柳子，決也。「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猶」不如作「彌」字。「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至「在上而必彰也」，似可已。《唐宋文醇》卷一二：繪世俗任耳騰口之情狀，勵學者以返躬自求，可與昌黎《原毀》並讀。

《**咸宜**》《困學紀聞・評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爽朗。

《**鞭賈**》《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此文何味之有，不作也可。《唐宋文醇》卷一二：負且乘，致寇至。子曰盜之招也。外梔蠟而中糞壤，以馭奔馬，馭者固墜傷矣。然豈猶有全鞭乎。宗元托喻，非特戒取士者毋皮相，亦戒倖進者以爭道相踶之會，折爲五六，良可懼以思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鞭賈》一篇，子厚蓋借以諷空空於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然命題既仄，而鞭之內空外澤，又至難寫。子厚偏於仄題中，能曲繪物狀，匪一不肖，不惟筆妙，亦體物工也。其狀鞭曰：「視其首，【略】若揮虛焉。」拳蹙不遂者，態可憎也。蹇仄不植者，品無取也。行水不相承者，儀不足也。節朽墨而無文者，傖也。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者，疎而無學也。翻然若揮虛者，神氣昏瞀，不足任以事也。一鞭之微，比虛名之士，乃窮形盡相，而無遁焉。然仍見取於富者，則黃澤耳。至「爚湯以濯」，「黃者梔也，澤者蠟也」，然仍試之，必至於折爲五六，露其糞壤之心然後已。喻當路之任用小人，明明知其梔蠟，然堅一己之私見，屏大衆之公論，用張其氣，無古無今，恆如此也。通篇命意，原斥用人者之不善，然實惡無學而冒虛名者之矯作意。入手，言「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而以五萬而後可。」寫抱虛求進處，歷歷如繪。至結穴，「以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用其折，而獲墜傷之患者乎。」理明詞達，全局都醒矣。

《**吏商**》錢重《柳文後跋》：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污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污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爲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爲利而仕者之意。《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就吏商中，分出污吏廉吏兩種人來：污吏以黷貨致敗，是宦之拙者也；廉吏以清潔尊顯，是宦之巧者也。不但理義要明，即以利害相較，亦必去彼取此，喚醒宦途大夢，莫此最爲親切。末以孔孟作收，文情尤自奇矯。《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此文與《謗譽》二篇亦相類，或非柳所作。

《**東海若**》《黃氏日鈔》卷六〇：二瓠喻學佛者。《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中》：是其永州擬莊之作。

《**箕子碑并序**》《黃氏日鈔》卷六〇：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向使桀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愚謂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重輕。《文章軌範》卷六：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之絕句詩一首似之，題烏江項羽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七：總只是謝枋得所摘數言爲妙解。《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張侗初評：「善作文者，兒戲事說出大體，敗局中看出勝着，乃妙。如《桐葉封弟辨》、《箕子碑陰》，皆是從無說有，從虛說實，乃見過人處。」盧文子評：「首立三柱，以次應還，似正意卻是客也。結後一段，是作者大意所在。」又：前幅總提分應，平列三段，此是就箕子身上實寫。後幅另發一意，獨作一段，此是就箕子意中虛寫。有實寫，文不蹈空；有虛寫，筆不犯實。《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一篇文字，眞如天外三峰，卓然峭峙。末忽轉筆，變作天風海濤，可謂大奇已。《古文析義》卷一三：殷之三仁，卻有三般作用，夫子亦未明言其所以然。但微、比之作用易見，而箕子之作用難知。即後來作《洪範》，封朝鮮，皆非蒙難時所能預知，且與殷無干涉，雖列於易象，其一段佯狂苦衷，總無處討消息。欲撰此等文，又拋不下作《洪範》，封朝鮮二事。細思篇中最難安頓。看他提出大人來爲客，先把正蒙難一道，帶出法授聖化及民二道，立個冒頭，隨點

出仁人來爲主。因撇開比干併命，微子存祀二道，認他腳根，然後把他畢生事業，段段分應大人之道訖。即從其不爲微子、比干處，推出他當日用心，全在殷將亡未亡時，希冀萬一，則仁人之苦衷畢現。其布置甚費斡旋。坊本或只摘出末段，可謂不善讀古者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此貞元間文，詞理淳雅，集中亦不多得。「進死以併命」至「故不忍」，微子遯於荒野，非若紀季入齊，委身而與亡吾國，尚考經不詳。出大法于改命之後，則非與亡吾國；廣殷祀于朝鮮之封，則非無益殷祀。「晦是謹範」，伏下之根。「推道訓俗」，承上之緒。「當其周時未至」至「其有志于斯乎」，孔子仁之，尤在明夷，故收處獨歸重正蒙難一節。法授聖者，非所期也。化及民者，其緒餘也。【略】「沖讓居禮」二語，似贅設。《古文觀止》卷九：前立三柱，眞如天外三峰，卓然峭峙。「於虖」以下，忽然換筆，一往更有深情。《唐宋文醇》卷一七：儲欣謂末段乃書生事後揣測之談，當日不顧行遯，何暇計及今。按《易・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孔子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當紂之時，孟子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猶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然則比干死，微子、微仲、膠鬲歸周，若無箕子，明不既息矣乎？宗元末段之意，實本諸孔子也。碩果不食，松柏後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誠聖賢與天地同心之處。觀夫東漢之末，賢士大夫淪胥以亡，於是郭泰有殄瘁之傷，卓操無顧忌之意。宗元之論，夫又曷可議哉。《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箕子》一碑，立義壯闊。一曰：正蒙難。（舊注，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三項並列，就文讀之，似箕子生平實兼是三德。【略】而柳州之文，亦正重此「正蒙難」一層。謂箕子之辱於囚奴者，有所希望也。握要之言，在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能寫出箕子不得已之苦心，作無如何之屈節，方見得是「正蒙難」，方見得是箕子之明夷，辱於囚奴，實有待也。不惟史眼如炬，而且知聖功深。是一篇醇正堅實，千古不磨之文字。頌中言聖人之仁，道合隆污；又言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正聲明文中「正蒙難」之故，欲俟脫難之後，使朝廷歸服於正也。《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拈出妙解，於想當然得之，故堪光景常新。

《道州文宣王廟碑》《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直序肅穆。《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惟公探夫子之志」十五句，序與銘皆但言伯高改作新廟之事，於此自疏其立言指趣，然似不如韓子《南海神廟碑》之恰好。《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子厚之《道州文宣王廟碑》，爲薛伯高作，且述伯高之言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祝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似以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象，悉預配饗爲非。是故伯高祠孔子，僅配以顏氏，此說極爲宋子京所非。既咎伯高，且詬子厚。要之伯高實非知道之人。即李瓘之請易十哲爲坐象，亦特一時興到語，不必即有崇儒重道之意。子厚此文，或爲伯高請託，一向失檢，輕易轉述其語。然按其文中叙述，亦未嘗稱伯高爲特見。今但就文論文，無暇更爲左右之說矣。此文嚴肅，彷彿《南海廟碑》。入手言祀事，因歎夫子之道，二帝三皇無以侔大也。遂以其堂庭庫陋，椽棟毀墜之故，乃易新構。以下述「節用乘時，始克有成」，寫州官貧薄之狀，然澤以高文，乃不見其寒儉。至於「立廩周食，拓圃毓蔬，權子母求贏，以供祭典」，語雖瑣碎，然用《周禮》《國語》，尤不見其俗。「感道懷和」以下，叙伯高德政，是應有之筆。迨述高伯議論，不加溢美之詞，只閒閒叙過，蓋子厚之心，固知伯高之好奇，斷無於碑文中用斥駮語者。及文末言「惟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此數語，即不佞所謂天不可畫也。且「犯」之一字，細思之，亦似有理解。夫褒與譽，美詞也，用美詞尚稱之爲犯，然則伯高黜去十哲，單祀顏子，寧獨非犯？且爲人請託而成文，原不宜面指其短，但於空中射影，使之迴光反照。善於言者，固有此法也。文似摹彷《魯頌》，奕奕有光氣。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起手以聖道王化並提立論，開局何等弘敞。後幅工成告神，以夫子居夷借端發議，結局何等瀟灑。中記廟圮，記廟成，乃是作廟正文，自不可少。《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切柳州。《唐宋文醇》卷一七：從孔子之化行及於夷蠻處立議，體裁最善。韓愈《處州碑》雖極鋪張盛美，然如繪乾坤之容，而摹日月之光，安得崑崙爲筆，大海爲墨？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序潔，辭頗倣李斯。永州前文字之可誦者。《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修整。「非我后敬神重穀」六句，此唐格。碑詞，用秦碑體。

《**湘源二妃廟碑并序**》《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雅健，淘金石之文。

《**太白山祠堂碑**》《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其地恆寒」三句，著太白之所以名。碑陰文，志此碑於碑陰，視《南海神廟碑》爲尤謹於法。

《**饒娥碑并序**》《困學紀聞・評文》：按魏仲兕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龜鱉黿」，下有一「鼉」字。「見怪異形」，作「見怪形異」。碑詞用韻甚古。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黃氏日鈔》卷六〇：記南霽雲也。然一句一事，始終屬對，全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按柳碑多排句，非韓比。近世晦翁嘗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墮以從俗耶。）《四六法海》卷一一：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己，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斬囚，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此二事用於霽雲碑，是子厚微意。徐師川詩：「開元天寶中，衮衮見諸公。不期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亦子厚指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當時睢陽死守，李翰既爲之傳，南八事首尾，韓氏又書之矣。此碑用南朝文體，蓋相避也。「鬱龐眉之都尉，挫猥臂之將軍」，「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柳子方爲僇人，假以發其憤慨。四六使事，復不覺其訐露耳。「聞義能徙」，所謂「欲以有爲，公有言，雲敢不死」也。「於戲，睢陽之事」至「或未之思歟」此段議論，求與人異，其于當日事勢實疎，蓋力保江淮，則租賦無壅，可以天下全力，摧翦一隅之賊。韓公謂「天下不亡，其誰之力」，乃爲可據。柳子則徒計算時日，憑虛懸揣耳。錢大昕《跋柳河東集》：「汧城鑿穴之奇」句，蓋用潘安仁《馬汧督誄》，而注家不知出處，疑其用田單火牛事，殊可笑也。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并序**》　蘇軾《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一首》：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略】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能」即「耐」字。「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以世教言之，則謬舉也。即崇信其說，亦有爲法也。何取而牽率附會侈其盛哉。「不植乎根」二句，二「乎」當作「胡」字。碑詞，必欲附會而張大之，故少味。

《**南嶽彌陀和尚碑并序**》《黃氏日鈔》卷六〇：六卷七卷皆浮屠家碑銘，其理蕩而不可究詰，其辭遁而不可明喻，唯《南嶽》《大明》二碑，僅明白可曉，姑錄之。《南嶽》之碑曰：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空其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大明》之碑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愚謂此二者，立語未爲盡瑩，而理則近是。蓋二碑所主者律，而餘多言禪也。律者嚴潔其身，佛所教人之本旨。而禪之說創於達摩，自稱教外別傳。佛書初無此說也。律以斷惡修善，而禪者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惟問心之有無如何。苟無心殺人而殺人，即殺人爲無罪，至罵其師瞿曇爲乾矢橛，爲一棒打殺，作死狗煮喫，亦爲無心，故無罪者也。律出於佛，其徒憚而小之；禪不出於佛，其徒張而大之，使人不得而詰其罪者也。然則世之言佛者，將安從乎。《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尊之甚，故其名因佛語而見。【略】銘詞末，「幼曰宏願惟孝恭」，「宏願」于銘中補書，亦一體。

《**南嶽雲峰寺和尚碑**》《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銘詞「如嶽之不崩」，收南嶽。銘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并序**》《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起四語，名言。柳固深通其說者，此文尤峻整。

《**無姓和尚碑陰記**》《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紀之碑陰，以塞衆意，則文不喧奪，亦一法也。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特揭「公」字，古趣歷落可愛。【略】揭「公」字，發議論，是搜奇法。《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起首何用此詞費。「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楚之爲縣」勝計乎。【略】「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至末，特爲廣津作也，甚卑。宜削。

《**故御史周君碣**》《資治通鑑考異》卷一三：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八：調不入《史》、《漢》，而氣韻亦勁。《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簡而宕。人知愛其宕耳，不知其序次簡嚴，若鍊精鑛，尤不可迫視。《墓銘舉例》卷一：右碣惟叙其以諫而死

一事，此所謂立石者也。他非所重，故多略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引猛士不類，豈緣子諒言牛仙客應圖讖故耶。《古文小品咀華》卷三：以雋思逸筆，發潛德幽光，覺味美在酸鹽之外。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并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八：情文經緯。《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帝尤嘉異」四句，城爲司業乃下遷，嘉異、旌優語，非實錄。特以爲逐臣立碑，不得不有所回互耳。《唐宋文醇》卷一八：陽城獨行君子，絕似東漢人。宗元作《遺愛碣》，亦力倣東漢金石文字。《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至難學。以序中用四言，厥體如銘，不過不用韻耳。而銘復四言，讀之疑複。韓、柳多有此體，然亦易辨。銘有韻以限之，法宜循聲按節，平仄雖不盡調，然韻腳調也。序中用四字成句，則可以不調平仄。仄處累仄，讀之喑塞；平處累平，讀之鏗鏘。且一氣黏貫而下，可以數句作一句讀。銘則八字一頓，自有節奏，不能讀作一氣也。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墓銘舉例》卷一：右表議論以發其端，而叙爲《春秋》之學者互相排詆，所以歎聖人之難知，而著其《春秋集註》爲有功也，又一例也。略其履歷者，非所重也。按此例蓋以其所專重者不可不詳，故于其不必兼詳者不得不略，又略例之大者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李云：子厚亦學《春秋》有得者，故有味乎其言之。「後之學者」至「前世多有之」，不可以通於後世。「甚矣，聖人之難知也」，不足以文聖人之書。【略】「明章大中」至「不過乎物」，數語發明聖人之旨，特精神，所謂得制作之本者也。《古文雅正》卷九：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作《春秋》。陸氏蓋知此意，以求其道法之原，非若他家莫得而本者也。此文醇深峻整，雖西京藝文誌，殆不是過。《唐宋文醇》卷一八：漢唐經師之所蔽情狀，備於此文。《援鶉堂筆記》卷五〇：「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吳語》：伯父秉德已侈大哉。「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按伯沖墓不詳何處，亦未詳子厚何時過其墓。後幅明健，莊而有體。子厚師伯沖，故聳其學而企仰之如此。（東樹按：先生謂此文前半嫌其矜厲。樹竊以論述經傳，題目重大，政以矜莊嚴肅爲得體。獨惜其論次失序，又「甚矣聖人之難知也」至「侈大矣哉」，輕促不稱耳。）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墓銘舉例》卷一：右表首叙世系，同《叔父府君墓版》例也。曰「神道表」，又一例也。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柳子厚記其先友於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不少貸，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又喪母，自傷其葬而不得歸也。其窮阨可謂甚矣，而輕侮好譏議尚如此。則爲尚書郎時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蓋其資如此云。《步里客談》卷下：迺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林同《孝詩・柳宗元》：乃翁定奇士，先友盡斯人。疇所知己故，儀曹意轉新。《墓銘舉例》卷一：同《亡友獨孤君碣》例也。錢謙益《張益之先生存笥集序》：昔柳子厚作《石表陰先友記》，凡六十有七人。考之于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則二十人之外，皆藉子厚之《記》以傳者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例創於柳子。《水經注》云：郢城中有趙臺卿冢，岐生平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叙其宿尚。柳本諸此。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用當時體，而稍節其靡弱。

《故宏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墓銘舉例》卷一：右表詳序其大墓昭穆之位，又一例也。書妻之父、祖，妻同葬也。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八：別調。《墓銘舉例》卷一：右碣詳記其友之知名者於後，與《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同意，又一例也。無銘詩，略也。題書亡友以表之，又一例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今記其知君者于墓」，此即記先友之意，推是以錫其類。播州請代，蓋其生平之誠，非一時意氣激昂也。當合《祭獨孤丈母文》觀。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始公以唯喏」下，子厚只要寫出活封叔，與萬世人看，何嘗倣司馬子長來。《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隨事點染。【略】「告其叔舅宗元」，子厚無他兄弟，歸於裴者，其女兄，故稱叔舅。銘詞，銘中以事大小，稍錯綜合叙。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若某者，以姻舊獲愛」，子厚乃凝兄楊憑之婿。「惟車馬幣玉」三句，于時文價，已自許如此。

《尚書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黃氏日鈔》卷六〇：劉

者，王叔文母也。所誌，盛稱叔文文武功業，且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宗元其自謂知道乎，吁。《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兵曹未及贈官，夫人亦未受封，而子爵已顯，遂冠於誌文之首。乃變例，其實失禮也。夫人無事可書，乃生頌其子，佞也。《金石要例・婦女誌例》：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

《朗州員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誌》《墓銘舉例》卷一：右誌詳書其夫之世系族出，同《伯祖妣趙郡李夫人誌》例也。先書其夫之他姬子男某女某，後書其子男某女某，所以別先後，明嫡庶也，又一例也。

《馬氏女雷五葬誌》《黃氏日鈔》卷六〇：雷五之姨母爲子厚妓妾，故亦得誌。

《唐故尚書户部郎中魏府君墓誌》《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唐格。少生氣。

《故永州刺史崔君流配驩州權厝誌》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七：風神似可掬。《墓銘舉例》卷一：右誌既書二孤溺死，又云今尚有五丈夫子，則子蓋七人也。而惟二孤書名，權厝略也。族出、諱字、壽年見銘詩中，同《箏郭師誌》例也。權厝有誌，又一例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以權厝，故略其實，誌崔君如是足矣。文中亦緻密無一罅可議，讀者未之玩耳。志所略者，見於銘。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張公墓誌銘并序》《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張公一生事業，莫大於安南。故一起獨提此事，爲一篇之冠。下誌其家世，誌其仕宦，誌其政績，獨於安南致詳，是一篇著眼處。妙在誌安南政績一段內，分五小段，一段總贊其經理之盡善，二段以征文軍與三段服烏蠻作對寫，四段以通海道與五段復銅柱又作對寫。其體格猶有六朝遺意。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并序》《墓銘舉例》卷一：右誌世系用宗法書，以其代有土田也，又一例也。《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名貴之至。就其人一節兩節，出數語模畫，著筆不多，精神百倍，眞尤物也。

《呂侍御恭墓銘并序》《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呂君固以氣自豪，文善寫生，讀之辟易。《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實惟呂氏宗子」，敬叔爲宗子，知化光非嫡出。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文以法勝，似變實嚴，此法亦從《史記》出。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七：氣岸鑱畫，句亦鋟洗。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墓銘舉例》卷一：右誌不書族出，不書壽年，不書葬日，權厝略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銘詞「富天祿」，「富」疑作「副」，稱也。銘不及五言詩。

《箏郭師墓誌》劉禹錫《與柳子厚書》：得《箏郭師墓誌》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鶩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七：宕。《墓銘舉例》卷一：右誌序之所叙，重在其善音也。壽年、葬日見銘詩中，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書其藝於題之端，又一例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此文夢得遺書稱嘆，不知何以在外集中。

《趙秀才群墓誌》《墓銘舉例》卷一：右誌銘而不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也。題書其名，雖非例，亦韓文《盧渾墓銘》之類也。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七：馬淑，倡也。按銘法，此不當銘者。而柳子銘之，過矣。然文特佳。《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流離竄逐中，得女郎爲伴，此便是李睦州風雨知己。及移永州，李睦州故舊，日載酒相過，便是子厚輩風雨知己。爲女郎作誌銘，便寫得如許多情，江洲琵琶婦，有此艷麗否。妙在「方幸其若是」一句作結，眞是無限感悼。《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文爲遷客發，不爲馬作也。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首書特恩，甚莊重。佐稅亦常員耳，推本天子誅伐四出，踔厲發皇，以張大其閥，尤得司馬子長之髓。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墓銘舉例》卷一：右誌三代以昭穆書，又一例也。書未果娶，而書男子二人、女一人，則男女微出也，又一例也。比韓文諸不書妻例，此尤著明矣。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墓銘舉例》卷一：右誌不書妻，而書「子某，母曰雷姬」，此墓誌中書妾媵例，又正例之再變也。《唐宋文醇》卷一八：韓愈以碑板擅當時，而劉又尚攫其金曰，此諛墓所得，不如與劉生爲壽，他可知矣。如宗元此文，庶幾古之遺直。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七：事奇文亦奇，古來絕調。《墓銘舉例》卷一：右誌叙其履歷甚略，重在書其子之協卜而得殯，所以著其孝感也。《義門讀書志·河東集上》：兩漢金石之文。《唐宋文醇》卷一八：柳州斯文，規撫丘明，甚似而幾矣。

《東明張先生墓誌》《墓銘舉例》卷一：右誌不書字，不書壽年，書卒之歲月而不日，略也。按韓文無書生者，此書生天寶，又一例也。然因其命弟之辭，又不著其歲，非特書也。題繫其所居而書先生，非例也，學黃老者之常稱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生卒及先墓，于遺命中叙致，不詞費。先友也，略短取長。繫論于後，有關世教。不失文體。此變例之宜採者也。

《故處士裴君墓誌》《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無事可書，又不能拒中丞之請，故多舉先世傳緒之美。然曰以中丞故而不克並，無乃爲佞，非古也。

《覃季子墓銘并序》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七：跌宕。《墓銘舉例》卷一：右銘例所宜有，皆略之，重在序其著書，與歎其不顯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追銘季子，蓋自悼也。詞約義微，故銘止六言。《唐宋文醇》卷一八：貌狷介多聞之士，神氣如生。

《續滎澤尉崔君墓誌》《墓銘舉例》卷一：右誌題書曰續，蓋以續太傅崔祐甫之辭也。故惟叙其緩葬之故，與著其終事之年月日，而他不之及也。按韓、李文無所謂續誌者，而此有焉，又一例也。無銘詩，非略也，無所事於銘也，又一例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喪焉不果行」，喪其貨也。「移信中」，作「移信州中」。此誌亦一體，改葬者亦可用之。重爲之志者，謬。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墓銘舉例》卷一：右誌銘其母之葬也。無銘詩，非略也，不忍詩而銘之也，又一例也。題書歸祔，又一例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嘗逮事伯舅」至「無遺者」，述爲女與爲婦，徵以舅與先人之言，示信也。「是歲之初」至「禮無違者」，叙此事于中，斷續變化，左氏法也。「不悼往事」，亦自白其非，以其不慎，貽親患也。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敬齋古今黈》卷四：柳子厚爲《伯祖妣李夫人墓誌銘》末云：「艮之山，【略】誰之言者青烏子。」青烏子，葬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但文勢至此，因而用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進傳》「陂當復，兩黃鵠」語乎。《墓銘舉例》卷一：右誌不書諱，同韓文《息國夫人誌》例也。既叙其世系族出矣，又書其夫之世系族出，特加詳焉。蓋婦人以從人爲貴，內夫家，故叙夫姓爲尤備，又一例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精密。「我先府君每得仕」至「然後議焉」，李夫人之歿，不于柳氏，而在諸壻之所。故表其先人迎養擇壻之勞，及道路遇疾，乃從所便，非不卹族而致。然固文章得體。要之，苟非實錄，則姻黨唾而嗤之矣。故欲爲古之文，必先由古之道也。「諸姑合以爲斯志」。「合」作「令」，令字下補「宗元」二字。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墓銘舉例》卷一：右誌書諱又書字，正例之備者也。不書其夫之諱，蓋已表其墓而書之矣。【略】然韓文誌婦人，亦不皆書其夫之諱，則又其通例也。無銘詩，畧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墓銘舉例》卷一：右誌不書諱，同《伯祖妣趙郡李夫人誌》例也。特書母郡氏，同韓文《故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誌》例也。無銘詩，略也。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墓銘舉例》卷一：右文云：「敢附碑陰之義，假蓋石以書其辭。」則非正例也。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良人既爲之誌而銘之矣，故惟叙其自知幼以至於笄之爲女之道焉，又一例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補誌文所未備，又一例。

《亡妻弘農楊氏誌》《劍谿說詩又編》：柳子厚爲亡妻墓誌，語涉溢美，自是少年之作。永、柳以後，必不然也。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八：叙事處整則，叙情處悲弔。《墓銘舉例》卷一：右名墓版，其實表也。首叙世系，同韓文諸神道碑例也。其叙德履云：「其在閨門也」，「其在公門也」，則綱而目之云「修己之大經也」，「從政之大略也」。「孝如方輿公」，「文如吳興守」，「正如衛太史」，「清如魯士師」，則目而綱之，又一例也。

《志從父弟宗直殯》《墓銘舉例》卷一：右誌卒不書日，而云「元和十年七月病」，又云「是月二十四日殯，死七日矣」，以七日與二十四日推之，則卒日可見矣，又一例也。誌某人殯，又一例也。《海日樓札叢》卷八：柳子厚《志從父弟宗直殯》云：「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八字盡筆法、墨法之邃。

《段太尉逸事狀》《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柳子厚書段太尉逸事：「解佩刀，【略】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修《新書》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汪藻《范文正公祠堂記》：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摭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黃氏日鈔》卷六〇：段太尉逸事凡三：其一，斷汾陽王子晞軍擾市者十七人頭；其二，賣馬代償大將焦令諶所取旱歲農人穀；其三，朱泚致其婿韋晤綾三百疋，棲之司農治事堂梁上。文高事覈，曲盡其妙。茅坤《唐文八大家文鈔》卷二八：鑱刻情事。《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盧文子評：「首段寫其剛，次段寫其仁，三段寫其節。」又：此篇叙太尉三逸事，截然是三段文字。第一段寫太尉以勇服王子晞，便寫得千人辟易，一軍皆驚。第二段寫太尉以仁愧焦令諶，便寫得慈祥愷悌，不是煦煦之仁。第三段寫太尉以廉服朱泚，便寫得從容辭讓，不是孑孑之義。末幅證獻狀之不謬，筆墨疏朗，不下史遷作法。《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深謹。「至晞門下」至「其與存者幾何」，其精神正在次第婉轉深穩頓挫處，神閒氣定，筆墨如生。【略】「先是太尉在涇州」至「一昔自恨死」，又詳在涇州事，見太尉不徒以剛勇取勝一時。「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至末，言又有先識見微明，非一時意氣所成也。《古文雅正》卷九：段公忠義明決，叙得懍懍有生氣。文筆酷似子長，歐蘇亦未易得此古峭也。又：先殺十七人，而後見晞，事似太爽快，近危道，公蓋知晞可與言者，又不如此而先見晞，恐不足以彌之，然公是時義激於中，生死總不計及。不然，笏擊逆泚，豈自分不死耶。《唐宋文醇》卷一八引張英評：叙太尉三事，皆剛正慈仁，《詩》所謂「不畏強禦，不辱鰥寡」者歟！筆勢復陡健雄邁，曲盡情事。又引愛新覺羅玄燁評：刻畫情事，能使太尉鬚眉畢見。與昌黎《張中丞傳後叙》工力悉敵。《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柳州《段太尉逸事狀》，與昌黎《張中丞傳後叙》，均洋洋有生氣，亦皆良史之才也。不佞甚惜柳州不爲史官。其寫忠義慷慨處，氣壯而語醇，力偉而光斂，可稱極筆。寫郭晞悍卒，「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且「撞殺孕婦人」，又「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云云，皆極寫邠州客兵無賴狀態，力摹《漢書》。時白孝德方爲邠寧節度，「以王故，戚不敢言」，作一頓。於是接入「太尉自州，以狀白府」。「自州」者，太尉時爲涇州刺史也。其告白公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又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一往爲冤民言，既責（近）（白？）孝德之畏懦，因而表己之幹力，言激而忠，果而非躁。學《史》《漢》而能成自然，非若侯雪苑之竄取《史記》句法，即謂爲能學《史記》也。及「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直逼《漢書・酷吏傳》矣。工夫在用一「注」字、「植」字，光色燦然動目。一軍盡甲後，「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老卒」者，太尉自謂身爲虞侯也。宋景文《新唐書》去一「吾」字，求簡而轉晦，無取也。太尉語極抗強，卻極委婉。一則哂全軍之不武，一則示一身之有膽。太尉遺事，固自風流，然不有此等文章，亦描摹不能盡致。其責郭尚書語，侃直而簡貴。及造府謝過，邠州之事已畢，遂繞叙到涇州惠政矣。大將焦令諶，因旱而責穀於民，民飢，無以償。告太尉，太尉判辭甚異。使人諭諶，諶怒，召農者，鋪其判辭於農背，大杖之。太尉竟爲農傅善藥，貨馬代償其穀。諶聞之，大愧（文言諶自恨死，誤）。合兩事而言，公能殺郭晞之卒，詎不能面斥此悍將？不知徵營田之入，諶非有罪也，在禮宜巽，且宜感之以誠。驕卒之殺人，節度使宜問也。既問，則宜執法以治之，無憚貴要。段太尉大節，在笏擊朱泚，此特其遺事。然先叙殺卒，注頭，後叙賣馬償穀者，則兼仁勇言也。見得太尉神威凜然，百死無懼。而先乃愛民如慈母之將子，後先倒叙，似疾雷迅電過後，卻見朗月當空，使觀者改容，是叙事妙處。

《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柳渾謚議，由當時之體而鍛鍊有加。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一脫俳儷，便廉悍儁傑，可爲法程，天生柳公，輔韓起衰，即永州以前文字可見。《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宗元故集賢吏也」，應「告於嘗吏於公者」，是狀後，於惟深

行狀者又五六年，故尤知所裁。

《宋清傳》《唐國史補》卷中：宋清賣藥于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高啓《贈醫師徐仲芳序》：昔柳子傳宋清，言清居善藥，有就清求藥者，雖不持錢，皆與之；積券如山，度不能報，輒焚券。余固疑清之未善也。苟不責報，尚何以券爲哉。又言清取利遠，故大而卒以富。是知清猶未免於利耳。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亦風刺之言。《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孫月峰評：「以『市』字貫徹，情深風刺。」又：只是借宋清不速望報，調侃世人一番，痛罵世人一番，妙在前幅寫宋清市藥一段，中幅亦寫宋清市藥一段，特于中間忽起二波，寫出人笑宋清一段，宋清解嘲一段，便令文章無波瀾處生出波瀾，無點染處生出點染，峰巒絕佳。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宋清多蓄善藥，施於人而不求報，卒以此得大利，此古今大有經紀人也。而柳子特推言今之交無此人，又結言清居市不爲市道，今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市道，直是無窮感慨。《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跌宕跳脫，開東坡海外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爲此說以冀人之拯己，陋矣。「然而居朝廷、居官府」至末，益陋，此賈豎女子詬其曹耳。柳子其末遠於鄙悖哉。漢武所嘆於汲生之無學也。《唐宋文醇》卷一一：此篇蓋慨交道之如市，且謂善賈者必有遠慮，有行義，若今之交，并市道之不若也。「炎而附，寒而棄」者之晨鐘矣。雖然，猶未聞君子之所謂朋友之道也。【略】柳宗元慨士大夫交輕相負，無歲寒之雅，爲傳宋清市藥得利之遠，以忻動而愧勵之。不知苟不達於《伐木》友生之義，大《易》得朋、喪朋之言，則雖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其於聖賢所爲朋友之道，猶是適秦而越其轅者也。章學誠《雜說中》：柳子激賞宋清，悲窮途之無與援也。

《種樹郭橐駝傳》《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略】又作《種樹郭橐駝傳》，【略】此其文之有理者也。《困學紀聞・諸子》：《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柳子《種樹傳》之意。《黃氏日鈔》卷六〇：戒煩苛之擾。《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順木之天，其義類甚廣。爲學養生，無不可通。然柳氏自爲長人者而發，後世併促耕督穫之呼，亦無暇及矣。叫囂隳突，雖犬不寧，如《捕蛇說》所云，則無間日夜也，悲夫。《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前幅寫橐駝命名，寫橐駝種樹，寫橐駝與人問答種樹之法，瑣瑣述來，純是涉筆成趣。讀至後幅，陡然接入官理一段，變成絕大議論。于是讀者讀其前文，竟是一篇游戲小文章，讀其後文，又是一篇治人大文章。前後改觀，咄咄奇事。《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純是上聖至理，而以寓言出之。頗疑昌黎未必有此。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子厚之體物精矣，取喻當矣。《古文析義》卷一三：政在養民，即唐虞不廢戒董，以其能致民之性也。後世具文煩擾，而民始病。郭橐駝種樹之道，若移之官理，便是居敬行簡一副學問。即充而至於舜之無爲，禹之無事，不越此理。然前段以種植之善不善分提，後段單論官理之不善，但云以他植者爲戒，不說以橐駝爲法，蓋知古治，必不易復，省一事，斯民間省一擾，即漢詔以不煩爲循吏之意，非謂居官可以不事事也。細玩方知其妙。《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此文王荆公對症之藥也。李云：文不甚高，而論有可存者。《古文觀止》卷九：前寫橐駝種樹之法，瑣瑣述來，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爲山家種樹方。末入官理一段，發出絕大議論，以規諷世道。守官者當深體此文。《唐宋文醇》卷一一：《康誥》曰：「如保赤子。」《大學》申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父母之於子，無名之可立也。惟不以名求而以心誠求，故神聽無響，而飲食寒煖之宜，必適得乎不能言之赤子之心，而終未嘗稍存父母之心，不以爲獲利之區，知以爲立名之地，赤子奚乳焉？宗元所言，「長人者，好煩其令」，民「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誠足以爲官戒矣。雖然，其所以至是者，豈以赤子視斯民而致然哉。爲其以民事爲立名之地而致然也。果甚憐其民，而促耕督穫之勤且劬如是，又安得使民輟饔飧以勞吏？唯其爲此者名也。名既至，而赤子與我即秦、越，是以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如心誠求之，則或煩或簡，於民各有所利也。其簡也，固種樹者之置若棄也，其煩也，非即種樹者之蒔若子乎。《古文一隅》卷中：峭。又：或借粗以明精，如此文養樹云云是也；或借彼以證此，如以他植者來陪襯是也；或去淺以取深，如既然已，及苟有能反是者，與甚者云云是也；或反與正相足，如中間其本欲舒數句正說，而後又用非有能以反繳是也。至一段中，或先用虛提，中用申說，後用實繳；或兩段中，一正一反，一逆一順，錯間相生；或

一篇中前虛後實，前賓後主，前提後應。變化伸縮，則題意自達，不犯糾纏敷衍之病矣。處處樸老簡峭，在《柳集》中，應推爲第一。《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七：牧民當順民性，亦猶種樹不可拂其性也。借言規諷，可以垂世。《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七：此文較《王承福傳》稍直致，無伸縮吐茹之功。文所謂全性得天者，似莊子語。其譏操切之吏，尚屬有心民事者，不過講具文耳。讀者須觀其造句古樸堅實處。

《**童區寄傳**》《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事奇，人奇，文奇。敘來簡老明快，在柳州集中，又是一種筆墨。即語史法，得龍門之神。班、范以下，都以文字掩其風骨，推而上之，其《左》《國》之間乎。《義門讀書志・河東集上》：通體敘致分明。《唐宋文醇》卷一一：子厚未嘗爲史，此文絕似《後漢書》，固子厚之史也。

《**梓人傳**》《古文關鍵》卷上：抑揚好，一節應一節。嚴序事實。《演繁露續集・不愆於素》：柳子厚《梓人傳》述其作室之橅曰不愆於素。《左氏》哀元年，楚子圍蔡，里而栽，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杜注曰：本計爲壘，九日而成。《黃氏日鈔》卷六〇：喻爲相者之道也。文字宏闊。《困學紀聞・諸子》：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巧匠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丹鉛總錄》卷一二：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一：次序模寫，井井入彀。又引唐順之評：此文體方，不如《圬者傳》圓轉，然亦文之佳者。《藝苑卮言》卷四：《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孫月峰評：「落筆如烟雲，得《史》《傳》《國》之髓，方是古文。」程戴翼評：「如李光弼將兵，部伍刁斗，雖不臨陣，森然不亂。」又：此傳分兩大幅看：前半幅詳寫梓人，後半幅詳寫相道。前半幅寫梓人處處隱伏下半幅，後半幅寫相道處處回抱上半幅。末幅另發一議，補出不合則去，於義更無遺漏。《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胸中實實見得相道如此，借梓人發出，敘梓人處極重，後自省力。《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前幅，細寫梓人。後幅，細合相道。段段、句句、字字精煉，無一懈字、懈句、懈段。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相臣之道，備於此篇。末段更補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意，是古今絕大議論。《古文析義》卷一三：是篇借梓人能知體要，痛發其通於相業，段段回應，井井曲盡。文中亦有規矩繩墨者，史稱其善於文，且以是篇與《郭橐駝傳》，均贊其文之有理。洵不易之評矣。《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爲鄉師里胥」至「以就役焉」，世得云：《周官》鄉師職尊，不應與里胥對舉。郡守以下，又以秦漢官制混之，而意義復與上文不殊，爲多而已。【略】李云：上半截論梓人處，悉無漏義矣。便以末意作收場，而曰梓之道類乎相，豈非引而不發，意味深長，文之極佳者也。中間詳釋，翻成贅剩。《古文觀止》卷九：前細寫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後細寫相道，句句回抱梓人。末又補出人主任相，爲相自處兩意。次序摹寫，意思滿暢。《唐宋文醇》卷一一引儲欣曰：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其端，由賓入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弇洲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複而易厭。如弇洲言，是認煞公爲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古文評註》卷七：寫梓人卻寫得體尊望重，運籌如意，便不是單寫梓人。入後通於相道之大，句句就梓人迴抱說，乃知寫梓人早已寫相，故特地寫個體尊望重也。

《**蝜蝂傳**》《黃氏日鈔》卷六〇：譏貪者。《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頗峭潔，而無甚高之論。《古文小品咀華》卷三：偶爾游戲之筆，然力追龍門而奴視蘭臺，所以久傳。

《**虞鳴鶴誄并序**》《金石要例・誄例》：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鳴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八：魏、晉以下誄並藻麗，子厚自爲機杼，亦有可觀。《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序二州之人，亦復史筆有神，出入班、馬。《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此篇第一段，悼惜呂君志能，世無由知。第二段，寫二州人會哭，已是寫得凄絕。妙在從二州中間，增出一個永州聞哭人來，便覺連州越郡，一片哭聲，尤爲凄絕也。

第三段，寫呂君文章理行，不足重君，已是極表呂君。妙在就文章中轉出更有妙文章，理行中轉出更有眞理行，便見得今日之不足重君者，已是不可限量，尤爲極表呂君也。《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葬非舊陌」，衡州已得量移，非若凌準之不得歸葬者，乃以貧故，難致先墓也。故詩中亦有「五畝九原」一聯。「時中之奧」二句，和叔自是一時負才用而未究設施之人，時中希聖，則已僭矣。子厚文精彩處，必過于抑揚，不能恰好，此所學不粹之由耳。《援鶉堂筆記》卷五〇：「麟死魯郊，其靈不施。」哀十四年傳：「西狩於大野。」杜注：在高平鉅野縣東北。《晉書》志：鉅野屬高平國。注：獲麟所。呂，東平人，緣其地望而起義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和叔謫衡州，竟藁葬於江陵之野。子厚悲其同貶，又道、衡二州，夾永州於其中，故云哀聲交南北也。溫學《春秋》於陸質，學文章於梁肅。劉禹錫曾編次其文，所學頗有根柢。柳州言其文章「宜傳於百世，今之存者，非其極言，獨其詞耳。理行宜極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其所盡力，獨其跡耳」。所稱不無太過。然八司馬同貶之時，子厚欲以柳易播，氣誼振一時，詎眼見和叔藁葬，有不悲者？言「藁葬」者，薄葬耳，不必以土親膚。惟其悲之深，遂不覺其言之過。誄文纏綿往復，舉溫生平，一一運以韻語。自「麟死魯郊」起，至「堯舜是師」，居然以道統歸呂溫，此文人溢美之辭也。顧不如是起，則「道不勝禍」一轉，爲無力。「《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此言溫從陸質得《春秋》之學，「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則道及文章矣。「奮藻含章，決科聯中」，此言貞元十四年溫中第事。「休問用張，署讎百氏」，官校書郎也。「錯綜逾光，超都諫列」，遷左拾遺也。「君登御史，贊命承事」，爲吐蕃弔祭使也。「來總征賦，甲茲郎吏」，遷戶部員外郎也。「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竇羣爲御史中丞，請溫爲知雜，故云「邦憲爲貳」也。「糺逖伊肅，諂諛具畏」，此言宰相李吉甫召醫人陳登入宿，溫劾奏吉甫交通術士，庭訊無左驗，遂貶道州。以下均叙道、衡二州政蹟。唯其廉貞，故死無餘蓄。結穴處，用「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運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則憑弔生平，哀其末路也。文綿細中卻極忼爽。進止皆有法程，是極善爲韻語者。

《弔萇弘文》《楚辭後語》卷五引晁補之語：宗元哀弘之以忠死，故弔云。《古賦辯體》卷一〇：此文皆用比賦義。《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上》：以萇叔自比。《唐宋文醇》卷一八：宗元之謫，因欲收宦官兵柄，以崇唐室，而爲一時之所詬訾。故興慨於萇叔之死，而爲文弔之，殆自弔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子厚初志，託二王以進，意亦欲盡忠款於王室耳。二王既敗，悔憤交迫，往往取古人之懷忠貶死者，用以自方，因之多騷怨文字。萇弘事與子厚至不相類。周以范中行之難，殺萇弘媚晉，唐非封建之國，子厚又不因強國之劫脅而流貶，弔之無謂也。大抵以莊周所言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子厚一腔熱血，自謂不後萇弘，因有此弔耳。文自「有周之羸」起，至「大夫之羞」，著意在「臣乘君則」一語。欲強宗周，故有成周之城。此一段叙萇弘之忠誠也。遂接入河渭之潰，非軀所抑；嵩高之陵，非手所排。以欲明章人極之故，卒就制於強國以死。於是忠讜去而畏忌生，寧病百而不肯伸一矣。此處忽大聲高唱，言「挺寡校衆，聖人所難」，唯欲援羸威愞之故，遂致殺身，即城成周，豈爲夸功。彼彪子之言，故作解事。直舍道而從世，亦復何取。「指白日」「版上帝」以下數句，極狀萇弘之懷忠而冤死。「狃愬」號辭，均屬無濟，但心涸形慄而已矣。「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兩語反言也。下云「不可逾進」，正是萇弘之心。末以賢者樂得死所爲結，清出敬弔忠臣之正意。

《弔屈原文》《楚辭後語》卷五：晁氏（補之）曰：【略】宗元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慚矣。《焚書・反騷》：唐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從利兮【略】。」其傷今念古，亦可感也。《古賦辯體》卷一〇：愚謂此篇亦用比賦體，而雜出於風興之義。其迹原之心，亦頗得之。晦翁嘗稱揚、柳於楚辭逼眞，必非苟言者。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六：文不如賈誼所弔屈原者之賦，而詞亦瞭朗。《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弔屈文》，賈誼爲之，揚雄亦爲之，子厚則又爲之。誼忠憤，自謂以忠見屏，故理直而詞悲。雄自謂儒者，責原不必沉身以表直。子厚之得罪，以所附非人，不能掏己所懷如賈生之憤激，故文中但叙屈原之被讒懷忠而死，極力搬演，似無甚意味。以永、邵二州，皆宜浮湘，似爲謫官應有文字耳。

《弔樂毅文》《楚辭後語》卷五：晁氏曰：宗元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舜廟祈晴文》《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諸祭神文並雅健。《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未見大手，然非俗韻。

《雷塘祈雨文》《詁訓柳先生文集》卷四一：或載之《韓文公集》，非是。《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公記固云「禱虔則應」，此文誠慤，可謂曰虔。

《祭井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似過于工妙，然未易與俗人道也。《唐宋文醇》卷一八：按朱子云：柳子厚文，有所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並是倣子長《報任安書》。今觀此文，亦絕似兩漢人語也。

《祭六伯母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早歲文，情詞兼爾款至。

《祭弟宗直文》《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茲篇云：「好善嫉邪，勤學成癖」，「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其惓惓若此，乃知子厚之爲十郎哀者，文學之事重，而兄弟之情，因此而更深焉。雖不似《祭十二郎》之纏綿，而沈樸懇摯，少許勝多。《金聖嘆批才子古文》卷一二：《祭十二郎》，搖曳。《祭十郎》，荒促。其搖曳也，蓋爲得之訃聞。其荒促也，乃爲萬里炎荒，躬親撫殮。蓋彼自有不得不搖曳之情，此又有更搖曳不得之情也。若其痛毒，直是一種。《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子厚《祭弟宗直文》，不如昌黎《祭十二郎文》綿亘其哀音，然眞摯處，乃不之遜。「四房子姓，各爲單孑」，則宗直之死，於柳氏大有關係。可知宗直亡，而子厚「又未有男子」。宗直在客，子厚流貶異鄉，骨肉相依爲命，而宗直又舍之而去，則單孑中，又獨存爲單孑，幾於心緒茫亂，不知所爲，但有呼天咎恨而已。至「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邮，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敎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此數行中，無盡深情，無窮體邮，大意均根上文「四房子姓，各爲單孑」而來。外婦之子，亦允爲小宗，則柳氏之衰可知。至此幾於凡爲宗直所屬意者，皆形寶貴，語語從至情中流出，無一矯僞。末寫厝棺蕭寺之慘狀，臨棺痛哭之誓詞。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八：讀之，輒涕洟已。《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金聖歎評：「一篇短短招魂文字，妙在對崔簡柩，滴自己淚。」又：滴自己淚，是文生于情。能滴崔簡淚，是情生于文。文耶，情耶。文耶，滴耶。千古至文，不出于情，豈獨死生之際。《唐宋文醇》卷一八：此亦倣《楚詞・招魂》，末云死還生留，樂死而哀生。宛如「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也。

《祭外甥崔駢文》《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憤激。

《祭穆質給事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起四句，涵蓋穆之兄弟及其先公與子厚所遭言之。

《祭呂衡州温文》《荆溪林下偶談》卷一：後秦少游《弔鎛鍾文》全倣此，【略】然子厚又倣《楚辭・卜居》篇耳。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悼痛之辭，不覺近於憤懟矣。其文之激楚飛動，足以達情而宣志，是才人本色。《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豈爲鳳爲麟二句，柳子亦自道云爾。寓其神，栖其魄，則今所傳之文章也。《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祭呂衡州文》，至沈痛。以子厚與之同貶，物傷其類故耳。一矢口，即咎天。其曰：「聰明正直，【略】故呼天以云云。」詞之激切，似非明者之言。蓋子厚《天說》中，已斥言天之無知，又因衡州之早死，乃益憤戾，遂至口不擇言。試問：八司馬不附王叔文，天又將如之何？實則叔文與伾，到底爲有罪無罪，雖以子厚之善辯，而亦不敢言其無罪。因罪人而至於流貶以死，將怨人乎，抑怨天耶？鄙意文人多自負，又多護前，往往不自知己之短，似能文以占人間之勝地，即有小過，亦當爲己原諒，一經取戾，即大發牢騷，此通病也。子厚深信衡州之道德文章，似不應收局如是。就文論文，就其交情論交情，亦自成其氣幹。其曰：「道大藝備，斯爲全德。」期許衡州，不無太過。然不如此說成，則下文「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亦不見其沈痛。又言已聞道咸賴化光，則朋友切磋之感，固應有此一副眼淚。「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及「朋友凋喪，志業殆絕」語，此非專哭衡州之言，是子厚欲從流謫之後，洗宥前眚，恢復其初志意，託痛哭衡州之文，一傾吐之耳。至云道息志死，似衡州之亡，而己之願力，亦與之俱亡，此所以宜哭也。末幅將衡州死後精靈，盪入空中摹繪，音長而韻哀，是謫宦傷逝之情懷，文人不平之騷怨。

《祭李中丞文》《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王播等八人者，惟馮邈無聞焉。可謂極一時之妙選矣。所云「愼擇寮吏，必薪之楚」者，眞無愧詞，惜乎失其名也。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洛中十友，總言一時交游之盛，未必皆韋幕賓。

《祭萬年裴令文》《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信難爲懷。

《祭呂敬叔文》《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思者不可爲太息。

《祭崔君敏文》《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短歌勝于痛哭。

《哭張後餘辭并序》《黃氏日鈔》卷六〇：引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子厚怨天隨寓而發也。《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翻案語悲壯。《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吾謂善與惡」至「無取喜怒於其中」，仍是《天說》之意，然較渾融。【略】「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諂」與「佋」同。後繫以詞，纏綿激壯。

《**楊氏子承之哀辭并序**》《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死者靜兮生者愁」，片語入禪，餘悉騷詞三昧。

《**非國語**》朱翌《次韻胡仲明見寄二首》二：柳州《非國語》，意恐亂詩書。去草絕根本，立言推緒餘。斷疑先近似，反己問何如。員興宗《柳宗元非國語策》：《國語》，丘明所著之書也。【略】丘明之文，其事則覈，其文則濫。濫則多淫，多淫則多失，是固當也。後之士不伺其失而攻之，柳宗元獨識之，誠得間矣。今而觀其事，如周王滅密之說，曰：「小醜備物，宜獻之王。」子厚曰：「雖獻之王，王而受之，不可謂德。」【略】子厚之於《國語》，連搘拄之如此，子厚非固誕之也。後之讀子厚之辭，宜勿易此矣。或曰：【略】《國語》何負於學者，學者顧憎之，子厚何淺也。曰：是固子厚之所忽也。子厚之論《貞符》，自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未有能貫其說也。則《國語》之病，子厚其能默然已乎。噫，使天不生子厚於貞元之間，則唐之士美而言之，其罪皆可髡鉗矣。《黃氏日鈔》卷六〇：子厚以《國語》文深閎傑異而說多誣淫，作《非國語》。愚觀所作，非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王柏《續國語序》：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庞，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滹南遺老集・議論辨惑》：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溫公、東坡深詆之，未爲篤論也。《援鶉堂筆記》卷四三：子厚學《春秋》於陸質。質之學，本於啖助。【略】啖助之學，不喜左氏。故子厚喜《穀梁》，作《非國語》。

《**不藉**》《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至「不勸而勸矣」，若曰「存其禮」，而又能推行是政，則誠善矣。藉田猶不能躬親，則時使節用者，其又何望焉。柳子立論，大抵欲快一時之見，伸一夫之說，而不究其源流者也。

《**穀洛鬬**》《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天將毀王官而勿壅」四句，恐懼修省，以圖其本，而無廢水土之政焉。則庶乎不墜于一偏矣。

《**問戰**》《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此條乃非一偏之論，先儒譏之者，略于知戰之本一語耳。

《**卜**》《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易》《洪範》之言，柳子固嘗誦之矣，何立論之易也。

《**狐突**》《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以親則外王父也」。據《左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犬戎狐姬生重耳。文公謂狐偃爲舅氏，特以母之同姓故耳。若狐姬，固非突之女也。柳子乃以突爲申生之外王父，何所本耶。

《**荀息**》《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春秋》之情」不外乎文也。

《**新聲**》《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荀說新味，亦將卑乎」。「新味」之云，淺陋不足陳。

《**河間傳**》《黃氏日鈔》卷六〇：志貞婦一敗於強暴，以計殺其夫，卒狂亂以死。子厚借以明恩之難恃。《松窗百說・柳宗元》：柳宗元作《河間傳》，足以諷一而勸百。其言淫污之甚，吁可怪也。豈夫子自道乎？黔驢、永鼠，輕薄子常藉以罵曰：「技止此爾。」則其言豈有益哉？察其悍傑之資，徒不碌碌爾，固不稟中和矣。嗚呼，渾渾灝灝之書，陵夷乃至於此邪。《責備餘談》卷下：傳中數語，雖稍知義理者猶恥言之，而謂宗元碩儒爲之乎。讀之污齒頰，書之累毫楮，刪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間傳》寓言耳，蓋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劉定之《李杜韓柳》：子厚【略】阿附伾、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祕謀，未及爲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義門讀書記・河東集下》：「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魂祝詛」，《漢書》：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豈其公主耶。《秋窗隨筆》：託辭比喻，何苦持論至此，傷忠厚之遺。編之集外，宜矣。恐是後來文士僞作。《有不爲齋隨筆》辛：《河間婦傳》蓋本原涉之語而推衍之。稱河間者，蓋又因河間姹女工數錢之謠，其人殆子虛、烏有焉。《冷廬雜識・河間婦傳》：柳子厚《河間婦傳》，遣詞猥褻，昔人曾譏之。然其文固有爲而作。其記游戲之所，一則曰浮圖，再則曰浮圖，可知佛廬之貽害甚烈。《霞外攟屑・縹錦廛文築上・河間傳》：《野客叢書》：《呂不韋傳》述

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略】《原涉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一段，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鼠璞》：元顧長卿讀柳文曰：嗟君臣之際，皆忍言之，是不可以訓。《螺江日記》（卷六）亦謂口孽，引或說曰，「河間」與「和奸」音同，則未是。

傳記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愼，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舊唐書・柳宗元傳》（存目）

《新唐書・柳宗元傳》（存目）

文安禮《柳先生年譜》（存目）

張敦頤《柳先生歷官紀并序》（存目）

《唐才子傳・柳宗元》（存目）

紀事

劉禹錫《傷愚溪三首并引》 故人柳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柳子沒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曩時矣。」

《太平廣記》卷二五六引《嘉話錄》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時不欲名字著彰，曰：押縫版子上者，率多不達，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張復以下，馬徵、鄧文佐名盡著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

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

《因話録・羽部》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陳子諒。）

《桂林風土記・訾家洲》 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訾家所居，因以名焉。【略】元和中，裴大夫（名行立【略】）創造亭宇，種植花木，迄今繁盛。東風融和，衆卉爭妍。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碑千餘言猶在。

《雲溪友議・贊皇勳》 先是，韋相公執誼得罪，薨變於此。今朱崖有韋公山。柳宗元員外與韋丞相有齠年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尚書宗儒相公，勸表雪韋公之罪，始詔歸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

又《南黔南》 柳子厚在柳州，呂衡州溫嘲謔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

《類説》卷四五引《三水小牘・八愚》 柳子厚溪、丘、泉、溝、池、亭、堂、島，皆以愚名之，號八愚。

《雲仙雜記・沙上玩味成詩》 柳宗元吟春水如藍詩，久之不成。乃取九腳床於池邊沙上玩味，終日僅能成篇。

《春渚紀聞・古書託名》 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説事，【略】《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

《墨莊漫録》卷二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録》，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之僞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

著録

劉禹錫《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子厚【略】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

穆修《唐柳先生集後序》 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略】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剽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眞耳。因按其舊，録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

《新唐書・藝文志三》 柳宗元注《揚子法言》十三卷。

又《藝文志四》 《柳宗元集》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柳宗元集三十卷集外文一卷》（存目）

又《附志・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附録二卷》 右唐柳宗元子厚之文也。【略】希弁所藏卷帙，與劉禹錫四十五通之説同。以諸本點校，寫諸公評論於逐篇之上，附録中先後失次者正之，遺缺者補之。若夫昌黎所作先生墓誌、祭文，他本皆在附録中，惟此本在《正符》之後，蓋禹錫自謂附於第一通之末也。朱文公嘗謂，柳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爲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云。

又《柳文音釋一卷》 右南城童宗説編。

沈晦《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略】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修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顚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珝」當作「狙」，「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瘧」宜爲「痎瘧」，「狠倖」宜爲「狠悖」，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

移」字，韓曄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

文安禮《柳先生年譜後序》　昔之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爲主，或謂文窮而益工。先生與楊憑書亦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又云：「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妙齡秀發，連中異科，繼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與《唐史》參考，爲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

李覯《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粵惟柳州，迺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覬其顰笑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嘆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褫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簣，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

嚴有翼《柳文序》　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既稽之史傳，以校其譌謬，又考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誚焉。

李石《河東先生集題後》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甫，云京師閻氏本；其一得之於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一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閻氏本最善，爲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衷甫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樸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叙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害義理者尚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爲用也。然亦未敢以爲全書。尚冀復得如閻氏本者而取正焉。

陸游《跋柳柳州集》　「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類於此。子京。」右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晟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

葉桯《重刊柳文後叙》　按子厚《年譜》，永貞初自尚書禮部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元和中始召至京師，凡居永者十年。今考本集所載，見於遊觀紀詠，在永爲多，蒐訪遺蹟，僅獲一二，佗皆不可考。郡庠舊有《文集》，歲久頗剝落，因裒集善本，會同僚參校，凡編次之殽亂、字畫之譌誤，悉釐正之。獨詞旨有互見旁出者，兩存之以竢覽者去取。命工鋟木，歲餘，其書始就。噫，零陵號湖、湘佳郡，且多秀民，文物之盛，甲於他州，豈子厚之殘膏賸馥霑丐迨今而然耶？然則新是書以流布，豈特補是邦之闕遺而已，學者幸察其區區焉。

陸之淵《柳文音義序》　余讀韓、柳文，常思古人奇字，齟齬吾目，且梶吾喙也。開卷必與篇、韻俱檢閱，反切終日，不能通一紙。偶得二書釋音，如獲指南，猶恨字畫差小，不便老眼。至灊山郡齋，屬廣文是正，將大其刻，以傳學者。一旦，廣文攜《音訓》數帙示余曰：昌黎文有江山祝充《音義》，既反切難字，又注其所從出，亡以復加。惟子厚集諸家《音義》不稱是，自詭規模祝充，撰《柳氏釋音》，數月書成。余實濫觴權輿是書者，序引其意，詎敢以語言不工爲解？自小學不興，六書罔詔學者，平日簡牘間頗有不分點畫，不辨偏傍，任私意，失本原。雖以字學名世者，未免斯弊。若虞永興不知姓，顏平原不知名，況下二子者耶！甚者以弄「璋」爲「麞」，伏「臘」爲「獵」，金「根」爲「銀」，至於古文奇字，能不失句讀，辨重輕清濁者，幾何人哉？惟柳州內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貫穿經史，轇轕傳記，諸子百家，虞初稗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韓文不啻倍蓰，非博學多識前言者，未易訓釋也。廣文中乙丑年甲科，恬於進取，尚淹選調，生平用心於內，不求諸外，遂能會粹所長，成一家言，將與柳文並行不朽無疑矣。非刻意是書者，未必知論著之不易也。廣文諱緯，字仲寶，雲間人，姓潘氏。

潘緯《柳文音義序》　韓、柳文章齊驅，【略】緯典教羣舒，郡侯陸先生命

之爲二集訓釋，偶見江山祝季賓《經進韓文音》善本，不復增損，因放以音子厚之文。又見建寧本近少訛舛，迺依其卷次，先之以諸韻《玉篇》定其音，次之以《爾雅》《說文》訓其義，而又參之以經傳子史，究其用字之源流。庶幾觀其書者，難字過目，無復含糊囁嚅之態。若夫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譌，愧非素習，雖窮年矻矻，僅能終篇，然曾何補於問學，爲之，猶賢乎已。其間校讎稽攷，有學正蔡疇元錫、望江吳槖子寬與焉。義未詳則闕之，詎敢以爲全盡，竊有望於博雅君子之刪潤也。

韓醇《河東先生集記後》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既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寶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

錢重《柳文後跋》 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閒中捨尋遊山水外，往往沈酣於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爲後世學士大夫所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爲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脫繆訛誤特甚，而又墨版歲久，漫滅太半。今史君趙公，天族英傑，平生酷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一日，命重爲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吳興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家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本，他無從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尚賴後之君子博求而精校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爲益不淺矣。

《宋史・藝文志四》 柳宗元注《揚子法言》十三卷。（宋咸補注。）

又《藝文志五》 柳宗元《龍城錄》一卷。

又《藝文志七》 《柳宗元集》三十卷。

又 張敦頤《柳文音辨》一卷。

又《藝文志八》 趙師懿《柳文筆記》一卷。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柳柳州文鈔引》 予錄書啓三十三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釐爲十二卷。

錢謙益《跋高麗板柳文》 高麗國刻《唐柳先生集》，繭紙堅緻，字畫瘦勁，在中華亦爲善本。陪臣南秀文跋尾。【略】跋之前後，敬書正統戊午夏、正統四年冬十一月。

陳景雲《柳文年譜後序》 《柳集》久逸《年譜》，獨存其序。廣陵馬君嶰谷涉江購《韓譜》後未久，復收宋槧《柳集》殘帙，其中年譜完好，乃諸本所無，因與《韓譜》同梓。是《譜》辨柳奭爲柳子高伯祖，非曾伯祖，足訂前賢之疏。又陽城自國子司業出刺道州，《唐史》無年月，《通鑑考異》據柳子所作《司業遺愛碣》，謂在貞元十四年，《譜》則以《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并繫貞元十五年，與《通鑑》異。然諦觀《碣》文，則《譜》爲是也。《集》中《與太學諸生書》題下注「貞元十四年」，乃後人承《通鑑》之文而失之，當據《譜》釐正。至於《譜》文甚簡，蓋倣呂汲公《韓譜》體例，略具作者出處梗概，讀者更詳考之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詁訓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 唐柳宗元撰，宋韓醇音釋。醇字仲韶，臨邛人，其始末未詳。《宗元集》爲劉禹錫所編，其後卷目增損，在宋時已有四本：一則三十三卷，爲元符間京師開行本；一則曾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獻家本；一則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修家，云即禹錫原本。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禹錫作序，稱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誌文，非當時本也。」考今本所載禹錫序，實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與振孫所說不符。或後人追改禹錫之序以合見行之卷數，亦未可知。要之，刻韓、柳集者自穆修始，雖非禹錫之舊，第諸家之本，亦無更古於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參校，獨據此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者，別作《外集》二卷，附之於後，蓋以此也。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爲之箋註，又搜葺遺佚，別成一卷，附於《外集》之末，權知珍州事王咨爲之序。醇先作《韓集全解》，及是又註柳文，其書蓋與張敦頤《韓柳音辯》同時並出，而詳博實過之。魏仲舉《五百家註》亦多引其說。明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其註《南霽雲碑》，不知「汧城鑿穴之奇」句，本潘岳《馬汧督誄》。是誠一失，然不以害其全書也。

又《增廣註釋音辯柳集四十三卷》 舊本題宋童宗說註釋、張敦頤音辯、

潘緯音義。宗說，南城人，始末未詳。敦頤有《六朝事蹟》，已著錄。緯字仲寶，雲間人。據乾道三年吳郡陸之淵序，稱爲乙丑年甲科，官灊山廣文，亦不知其終於何官也。之淵序，但題《柳文音義》。序中所述，亦僅及韓仿祝充《韓文音義》，傳柳氏《釋音》，不及宗說與敦頤。書中所註，各以童云、張云、潘云別之，亦不似緯自撰之體例。蓋宗說之註釋，敦頤之音辯，本各自爲書，坊賈合緯之《音義》，刊爲一編，故書首不以《柳文音義》標目，而別題曰《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也。其本以宗元《本集》、《外集》，合而爲一，分類排次，已非劉禹錫所編之舊。而不收王銍僞《龍城錄》之類，則尚爲謹嚴。其音釋，雖隨文詮解，無大考證，而於僻音難字，一一疏通，以云詳博則不足，以云簡明易曉，以省檢閱篇、韻之煩，則於讀柳文者亦不爲無益矣。舊有明代刊本，頗多訛字。此本爲麻沙小字版，尚不失其眞云。

又《五百家註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二卷附錄八卷》 宋魏仲舉編。其版式廣狹，字畫肥瘠，與所刻《五百家註昌黎集》纖毫不爽，蓋二集一時並出也。前有評論詁訓諸儒姓氏，檢核亦不足五百家。書中所引，僅有《集註》，有《補註》，有《音釋》，有《解義》，及孫氏、童氏、張氏、韓氏諸解，此外罕所徵引，又不及《韓集》之博。蓋諸家論韓者多，論柳者較少，故所取不過如此。特姑以五百家之名，與《韓集》相配云爾。書後《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乃原集未錄之文，共二十五首。《附錄》二卷，則羅池廟牒及崇寧、紹興加封誥詞之類，而《法言註》五則，亦在其中。又附以《龍城錄》二卷，序傳碑記共一卷，後序一卷。而《柳文綱目》，文安禮《年譜》，則俱冠之卷首。其中如《封建論》後附載程敦夫論一篇，又揚雄《酒箴》、李華《德銘》、屈原《天問》、劉禹錫《天論》之類，亦俱採掇附入。其體例與《韓集》稍異。雖編次叢雜，不無繁贅，而旁搜遠引，寧冗毋漏，亦有足資考訂者。且其本槧鋟精工，在宋板中亦稱善本。今流傳五六百年，而紙墨如新，神明煥發，復得與《昌黎集註》先後同歸秘府，有類乎珠還合浦，劍會延津，是尤可爲寶貴矣。

《寶禮堂宋本書錄》 《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十六冊。宋廖瑩中刻韓、柳二集，周公謹《志雅堂雜鈔》、《癸辛雜識》屢稱其精好。明徐時泰東雅堂、郭雲鵬濟美堂刊本，相傳即覆廖刊，爲世推重。覆本且然，況其祖本？《韓集》舊藏豐順丁氏持靜齋，知已散出，頻年蹤跡，迄無確耗。至《柳集》，則從未之前聞，意謂久已湮沒矣。忽傳山陰舊家某氏有之，急倩書估往求，至則眞廖氏原本也。各卷末有篆隸「世綵廖氏刻梓家塾」八字，木記作長方、橢圓、亞字形不等。全書字均端楷，純摹率更體。紙營墨潤，神采奕奕。公謹謂：廖氏諸書用撫州草鈔清江紙造，油煙墨印刷，故能如是。愛不忍釋，遂斥鉅資留之。按卷首有劉禹錫《序》，次《叙說》，次《凡例》，次《目錄》，編次與前本同。惟卷一、卷三十一、卷三十七八、卷四十、卷四十一二，與前本編次稍異。凡四十五卷，又外集二卷，惜卷三、四、五、十諸卷用覆本補配，精采稍遜。又卷三、四，卷六、七、八、九、十，各有一葉亦屬補配，神氣索然，蓋覆刻又在後矣。濟美堂本，版式相同於廖氏，注語大有增減。世傳覆廖本者，實爲贋言。陳景雲著《韓集點勘》。稱東雅堂刊《韓集》用世綵堂本，或因是而誤爲推測歟？《韓集》由丁氏持靜齋歸於聊城楊氏海源閣。近遭兵燹，流入故都書肆，爲友人陳澄中所收。極欲得此，以爲兩美之合。世間瑰寶，余雅不願其離散，因舉以歸之。七百年僅存之秘籍，分而復合，亦書林之佳話也。版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四周雙闌，版心細黑口雙魚尾。書名題《河東》卷幾，上間記字數葉號，下有「世綵堂」三字。下間記刻工姓名。刻工姓名：有孫茂、李文、錢珙、蔡方、翁奕之、陳元清、同甫、從善諸人。又有何、孫、阮、方、馮、李、丁、范、陳、錢、元、介、文、才、奎、升、珙各單字。宋諱：玄、朗、匡、筐、眶、胤、恆、貞、偵、楨、徵、讓、署、樹、豎、頊、勗、戌、煦、桓、完、莞、構、慤、雊、愼、敦、廓等字闕筆。亦有僅闕半筆者。又圜、旋二字，亦闕末筆，此卻罕見。

《楹書隅錄・初編・集部上》 宋刊《添註重校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二十四冊、四函。此本題《添註重校音辨唐柳先生文集》，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按何義門《讀書記》云：「康熙丙戌，假吳子誠所收宋槧大字本《柳集》，緣失序文、目錄，不知出於誰氏，合《非國語》二卷，共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附焉。雖闕十之二，然近代所祖刊本，皆莫及也。」又云：「陳氏《書錄》曰：『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爲一編。曰《集註》，曰《補註》，（何跋闕此六字，按《書錄》補。）曰章，曰孫，曰張，曰童氏，而皆不注其名，曰重校，曰添注，則其所附益也。』疑即鄭定所刊。」又校語中稱大字本者數條，證之此本，無不吻合，是即義門所據校，直齋所著錄者也。又予藏宋槧岳倦翁《愧郯錄》，亦剞劂於禾中，其行式字數及板心所記

刻工，若曹冠宗、曹冠英、丁松、王顯諸姓名，悉同此本，則爲鄭定嘉興所刊，愈無疑義。《愧郯錄》序署嘉定焉逢淹茂，此本必同時受梓，蓋鄭定之知嘉興，正在寧宗朝也。斧季謂《柳集》傳世絕鮮，故義門以得見殘帙爲幸。此本通體完整（有鈔葉數十番）。彌足珍已。往於江南獲《百家註本》，乃傳是樓故物。此本卷首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則竹垞舊藏也。同治丙寅購於都門。

莫繩孫《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跋》 唐、宋《志》，《柳集》並三十卷。晁氏《讀書志》亦三十卷，《外集》一卷；趙希弁《附志》作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陳氏《書錄解題》所載凡三種，並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宋槧二：一爲魏仲舉集注本，《正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一爲韓醇詁訓本，《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元槧三，並童宗說注釋本，《正集》四十三卷，《外集》二卷。《後編》宋槧四，元槧二，亦童注本，卷同。以上諸本，分卷各異，要以三十卷者爲最古。陳氏《解題》謂：「劉禹錫作序，言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行皆四十五卷，不附誌文，非當時本也。」是宋世所刊，已非劉氏之舊。《四庫題要》謂：「或後人追改劉序，以合見行之卷。」按《劉集·柳文序》實作三十二通，則各本《柳集》所載劉序之作四十五，確爲後人追改。金陵市出此宋槧《外集》一卷，詩文凡四十三首，他本已闌入《正集》三十二，入《外集》才八首。又溢出《送元暠師詩》，《上宰相啓》，《上裴桂州狀》三首，則諸本《正》，《外集》皆不載，卷末有乾道改元吳興葉棠刊書跋，蓋棠官永州，刻之郡庠者也。所見《柳集》近十本，《外集》皆二卷，唯《晁志》作一卷，昭德于棠實同時，所弃或即此永州本也。是冊爲曹棟亭氏舊藏，其《藏書目》注云三十二卷，乃合此《外集》暨《附錄》計之，益足證永州本《正集》爲三十卷無疑。以此《外集》例之，其《正集》必有大異於諸本者，惜佚不可見矣。

劉壽曾《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跋》 此宋乾道本《柳州外集》一卷、《附錄》一卷，吳興葉棠刻於永州者，莫君仲武得於金陵市上，蒯君禮卿愛之，用西法曬照餉諸木。仲武謂唐、宋《志》載《柳集》并三十卷，晁昭德《讀書志》亦三十卷，《外集》一卷。疑昭德所弃即此永州本。《柳集》以三十卷爲最古是也。劉夢得序《柳集》作三十二通，當是《正集》三十卷、《外集》一卷、《目錄》一卷耳。余從禮卿得明吳人郭雲鵬本，載宋四明本跋，謂有「大字四十五卷本，出自穆修家，云是劉夢得本」。則宋人於四十五卷本已有疑詞矣。郭本《外集》分二卷，與此本次第多異，其可正此本之誤者，如《謗譽》「內是謗行於上」，「內」作「由」；《河間傳》「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者有如河間」下，有「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十字；《賀踐祚表》「湯文聰明」，「湯」作「漢」；《賀赦表》「歸還留竄」，「留」作「流」；《謝設表》「覃希遠人」，「希」作「布」；《舉裴冕表》「吳任宰嚭而五胥誅」，「五」作「伍」；《賀寶羣除右拾遺表》「抱蒙養正」，「抱」作「苞」，「以永其志」，「永」作「求」；《爲王京兆賀雨表》「臣即須祈禱」，無「臣」字；《第二表》「慙荷」下有「無極」；《爲樊左丞讓官表》「危身莫諭於曠職」，「諭」作「踰」，皆可據正。《賀平李懷光表》「頓軍咸陽」下有缺文；《謝賜時服表》「重劇丘山」奪四字，郭本亦同，恐是承訛已久。《附錄》昌黎《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與鶴」當乙轉，石本可徵也。其它文字，則勝於通行本者致多，讀者當自得之。《文苑英華·表類》所收《柳文》，注「集作某」者，又多於此本合，益可證仲武三十卷本最古之說也。

藝文

唱和

韓愈《答柳柳州食蝦蟆》（存目）

元稹《留呈夢得子厚致用》《題藍橋驛》（存目）

劉禹錫《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慙柳士師。歸目併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

又《酬柳柳州家鷄之贈》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

又《答前篇》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窗且賞勤。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又《答後篇》 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爲報元常欲抗行。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當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碧雲。烟嵐餘裴亶，水墨兩氛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

紀　念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略】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又《柳州羅池廟碑》（存目）

劉禹錫《祭柳員外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哀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未言歸輔，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於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其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彫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沈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則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眞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居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又《重祭柳員外文》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眞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於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成言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眞者，乃相知爾。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梗。桂林舊府，感激主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穉在側，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贈，禮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於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展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又《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諭之詳熟。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得。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鶩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甸服載莑，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罹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江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貺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遭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早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旐，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寢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崔羣《祭柳州柳員外文》 惟靈天姿秀異，才稱雋傑。早著佳名，遠播芳烈。總六藝之要妙，踐九流之清切。鏌鋣鋒利，浮雲可決。騏驥逸步，飛塵可

絕。閉匣不用，伏櫪何施。才命罕並，今古同悲。五嶺三湘，寒暑潛推。樂道忘憂，襟靈甚夷。掞藻揮毫，騫翔是期。奈何終否，神也我欺。嗚呼，雕飛半空，羊角中戾。彼蒼難詰，善人斯逝。羣宿受交分，行敦情契。遺文在篋，贈言猶佩。撫孤追往，泫然流涕。孑孑丹旐，翩翩素帷。鵩弔是月，龜從有時。路出長阡，將赴京師。旨酒一觴，哭君江湄。往矣子厚，魂期來斯，尚饗。

皇甫湜《祭柳子厚文》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聚閱班品。青衿縉紳，屬目斂衽。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慘。華鐘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羣議，悠悠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皋。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詞，以佐羞醪。尚饗。

歐陽修《永州萬石亭》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頹。【略】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隈。

梅堯臣《永州守王公慥寄九巖亭記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説萬石亭也因爲二百言以答願當留詠》 眷言零陵守，白髮駕朱輪。間來問遺老，俯跡哀昔人。昔人者誰歟？元和前放臣。下上窮幽荒，憔悴楚水濱。試觀當時記，圖寫未必眞。最苦來黃溪，坐石數游鱗。有鳥大如鵠，東向立不踆。始買鈷鉧潭，鄠杜難計緡。冉溪袁家洞，亂石多磷磷。深里與沸白，若盡無窮津。石渠連巖泓，菖蒲被其垠。窮勝得其詭，衆美誰齊均？西澗石爲底，豈無芹與蘋？澗崖如堂席，澗響如龍唇。折竹掃陳葉，羅榻同衆賓。其言粲星斗，百歲猶比晨。萬石乃淺近，尚可資覆巾。

晁説之《柳集亡食蝦蟇詩因有作》 我讀柳侯詩，不見蝦蟇篇。所亡諒非一，撫卷爲慨然。不應流落人，吟詠亦不前。問爾胸中奇，何以能棄捐？湯湯柳之水，漁無魴與鱣。背脊得蝦蟇，樽俎薦春鮮。莫言形貌惡，素娥與嬋娟。柳侯比豢豹，賴以韓詩傳。如聞大呂方，乃無黃鐘圓。問之州鳩氏，政令恐不宣。我嘗求元唱，其深在九淵。侯詩蝦蟇美，人人垂饞涎。蝦蟇竊自懼，子孫將不延。奈此文字何，偸攘付蜿蜒。蜿蜒與蝦蟇，腥介每相憐。遂令連璧孤，不知今幾年。念我少年日，未識侯詩妍。晚見海上老，口誦盡殘編。因之得揚搉，今古共周旋。此老可補亡，已矣淚潺湲。

又《通叟年兄視以柳侯廟詩三首輒亦有作所謂增來章之美也》 平昔柳侯廟，拾君詩興餘。帝閽誰掌制？天步此貞符。敢恨初沉佩，誰慚再索車。羅池聊自戲，況復已榛蕪。何處乘駒去？空庭荔子垂。韓詞方走奠，柳廟久徂飢。既恨謀身誤，仍嗟報國隳。羅池便如此，不復問愚池。當世容讒賊，他年奈我何。文編興舊學，（子厚文集因晏公迺大備。）詩價重東坡。（公之詩，前無賞者，自東坡始之。）木槲開能幾，子規啼謾多。羅池碑字滅，猶解徹庭莎。（子厚詩云：「達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

又《行縣塗中讀柳子厚詩》 征衣窮塞暮冬時，讀盡龍城太守詩。若使平生詩盡在，濯纓無淚爲君垂。

惠洪《次韵題子厚祠堂》 元和八司馬，子厚獨奇偉。謫官無以敵，妙語凌山翠。山以囚自名，谿以愚爲字。醉心谿山間，勝處無不至。至今永州祠，大類羅池祀。生存伍猨鳥，遺象土偶侍。經遊香火罷，感歎追前事。才高世不容，起坐終夜喟。

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于溪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蹟，如愚溪、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幷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獠侵耕，嶝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略】零陵人祠先

生于學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蹟而紀之者，余于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曹輔《祭柳侯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於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絪縕。惟萬生之並騖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小大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駮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揪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囷。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翺、湜喪氣而噤脣（韓愈、李翺、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畀兮，亶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弔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虖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許尹《祭柳侯文》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斂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爲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桐鄉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絕。）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唐順之《永州祭柳子厚文》（代父作）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祕，顧若有神物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沒於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瓌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邃其要眇沉鬱之思，則江山不爲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鈷鉧、小丘也，嘗以賀茲丘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公窮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某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黃山之顛、冉溪之涘。今來吏茲土，周覽四顧，而親睹其所謂迴奇獻巧者，則又恍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於鼠，懲猛於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睠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恆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敷演

《宣室志》卷四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感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縷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然，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不）〔而〕捨之，亦吾（是）〔事〕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語于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掣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其首。宗元益異之。

《青瑣高議前集・柳子厚補遺》（柳子厚柳州立廟）（存目）

雜録

雜記

吳武陵《遺孟簡書》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

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

王令《段秀實太尉傳》 吾每讀柳子厚《上史館書》及《太尉遺事》，更再三欲捨而不能也。心疑其韓退之直史館時，而久不得太尉傳。今而得之，徒斷斷無奇節，又惡覩所謂遺事哉？已而，疑子厚實獻否也。間取而并之，此則柳志耳，更爲之贊云。

蘇軾《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略】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又《答程全父推官書》三 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

又《二魚說》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海濱之人，亦似之。作《二魚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東坡志林·書柳子厚詩後》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

又《題所書東海若後》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略】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

黃庭堅《跋柳子厚詩》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略】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

晁說之《江子和墓誌銘》 子和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薛昂《初封文惠侯告詞》 勑：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顓，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禳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尚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 東坡【略】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避暑錄話》卷下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略】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

《童蒙詩訓·東坡之文》 東坡晚年叙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

《郡齋讀書志·西漢文類二十卷》 右唐柳宗直撰，其兄宗元嘗爲之序。至本朝，其書亡。陶氏者重編纂成之。

《能改齋漫錄》卷五 衡州有迴雁峰，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按，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略】正是峰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雁至此而迴乎？乃古今考柳詩不精故耳。

王剛中《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勑：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焄蒿之際，肸蠁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即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尚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

《容齋隨筆·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

《艇齋詩話》 山谷喜柳子厚「道人庭宇淨，苔色連深竹」，嘗書此詩於扇。今本作「翠色連深竹」，非也。又喜「室空無侍者，巾履惟掛壁」，及「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等篇。

王質《于湖集序》 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於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厚薄。

《游宦紀聞》卷六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陬【略】。」【略】

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

又卷八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岣嶁山。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略】取隨行市買歷辟而模之，字每摹二。【略】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略】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略】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鼠璞・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

《黃氏日鈔》卷六〇 子厚作《孟子評》、《非國語》二書。今《非國語》見集中，而《孟子評》無之。豈子厚能悔之而不以傳歟，將劉禹錫恐其重得罪名敎，爲掩其惡歟？

《愛日齋叢鈔》卷三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略】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叙云：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

《敬齋古今黈・逸文二》 柳子厚《游朝陽巖》詩：「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又《禪室》云：「法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構屋用茆，自是常事。必言「菁茆」者，當是彼土所出，別有名爲菁茆者也。按《尚書・禹貢》荊州云：「包匭菁茆。」【略】鄭玄又以菁茆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略】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豈鄭玄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南濠詩話》 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如【略】《滿庭芳》取柳柳州詩「滿庭芳草積」。

《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訛下》 《龍城錄》，宋王銍性之撰，嫁名柳河東。銍本意假重行其書耳。今其書竟行，而子厚受誣千載。余嘗笑河東生平抉駁僞書，如《鬼谷》、《鶡冠》等，千百載上無遁情，眞漢庭老吏。曰後乃身爲宋人誣衊不能辯，大是笑資。

《唐音癸籤・詁箋五》 柳子厚《種白蘘荷》詩：「庶氏有嘉草，【略】」《本草》：蘘荷葉似初生甘蕉，根似薑芽。中蠱者服其汁，卧其葉，即呼蠱主姓名。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宗懷謂嘉草即此也。

《赤雅・二壺城》 戕歌匯龍、融二江，過柳州，環繞如壺，謂之壺城。水既北來，還轉向北，城則居其腹，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也。

又《潛州留》 東粵曰潛牛，西曰潛州留，楚曰鰅鱐。出澗與虎鬥，角軟，用水一湛，堅則復鬥。予在湘中見之。柳子厚詩：「桂江秋水見鰅鱐。」

《金石要例・行狀例》 行狀爲議謚而作，與求志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謚者須將謚法配之，【略】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略】柳州之狀陳京【略】是也。

《香祖筆記》卷八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作《非非國語》，嗣是劉章、虞槃皆有《非非國語》，見張合《宙載》，今不盡傳。

尤侗《乞巧文序》 予讀柳州《乞巧文》：傴僂半夜，失望而歸。輒爲絕倒。豈非「抱拙終身」，正在吾輩耶？抑天孫送巧，偏賜女郎也？

《訂訛雜錄》卷二 《記・儒行》：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略】後世用作「縫掖」，非。柳子厚《上大理崔大卿啓》：「徒爾拖逢掖，曳大帶。」又《答貢士元公瑾書》：「逢掖之列，亦以加慕。」

又卷六 世以外舅爲丈人，【略】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曰：「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又祭楊憑文：「子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略】子厚集更有祭獨孤氏丈母文，丈母之稱，尤爲近俗。

全祖望《跋柳州羅池廟碑》 若《龍城錄》爲王性之所僞作，其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附會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鈔》乃還取以證昌黎詩，誤矣。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亦柳人之僞也。

《海日樓札叢》卷八 郭若虛《圖畫聞見記》：《八駿圖》，「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黃素上爲之。腐敗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實亦龍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模寫之。【略】至唐貞觀中，【略】傳模於世。」按此圖元本，周穆王時畫，此當爲收藏家古畫第一。據所云「逸狀奇形」，柳子厚《跋八駿圖》所詫，必此也已。

雜考

《援鶉堂筆記》卷四二 《柳子厚墓誌銘》：「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

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按：柳慶仕終於宇文，又不爲侍中；封平齊公。《周書》本傳可考。封濟陰公者，乃子厚六世祖且，慶之子也。其封濟陰公，見《柳集》，《隋書》且傳不載。柳奭爲子厚高伯祖，宋文安禮已言之。

全祖望《跋柳先生年譜》《柳先生年譜》一卷，【略】中有辨《新唐書》二條，謂據子厚《先侍御神道表》，稱中書令奭，乃於侍御史爲曾伯祖，《列傳》蓋仍韓退之《墓志》之誤。而奭字子燕，《列傳》以爲子邵者，非。俱見讀書之精。但子厚《柳評事墓志》，則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實仕於唐。而《譜》以爲隋，豈固歷事兩朝者耶？至楷生夏縣令繹，同葬長安少陵，則《譜》所載三子，竟遺其名。

又《河東柳氏遷吳考》 柳柳州爲吳人，見於本集與本傳，而蘇之志人物者鮮及焉。按本傳云：柳宗元「其先蓋河東人」，「後徙於吳」。此明文也。柳州作《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天寶末」，「遇亂」，奉德清君、夫人（德清君，侍御父察躬也。夫人，侍御母也。舊人皆誤連讀之。故本傳亦止云奉母避亂。攷柳州逮事王父，是時豈得奉母遺父），「載家書隱王屋山間，間行求食」，「亂有間，舉族如吳」，「居德清君之喪」，服除，「常吏部命爲太博，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是侍御已定居於吳。柳州生於大曆九年，當在侍御爲朔方推官晉州參軍之時，其家於吳久矣。且不特家於吳，并婚於吳。柳州爲楊詹事憑之壻，其作《楊郎中凝墓志》云：君「與季弟凌同日生，不周月而孤，伯兄憑翦髮爲童，家居於吳。」是楊氏之稱弘農，猶柳氏之稱河東，皆推原其族望，而實則皆吳人也。其作《亡妻弘農楊氏墓志》云：夫人三歲，「依於外族」，「間在他國」，「凡十有三年，而二姓克合。」蓋柳與楊同居吳下，而柳州之婦鞠於外家，故有「間在他國」之語。然竊嘗疑柳州再世居吳，而其集中未嘗有一語及於洞庭林屋之勝，韓吏部之《誌》，劉賓客之《祭文》，亦不及焉。及夷攷之，乃知柳州雖居吳，而在吳之日甚淺。大抵唐人之世宦者，多居京師。蓋當時不特有里第，兼有家廟，枝附葉連，久而重去，柳氏自河東之虞鄉，遷京兆之萬年，已累世矣。其少陵原之大墓，則高祖蘭州府君而下，皆在焉。侍御雖挈家南轅，而柳州作《太夫人歸祔志》云：宗元生「四歲，居京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是柳州少日固多居長安。侍御之總三司，自夔州再入朝，則又隨侍在長安。已而登進士，歷官至尚書郎，則又在長安。且柳州享年四十七歲，其自序曰：長京師三十三年。合之南竄十四年之數，已自相符。則中間不過偶一至吳。其《遊朝陽巖西亭詩》云：「羈貫去江介，世仕尚函殽。」是明言居吳未久，而以世仕不能忘情於秦。南竄而後，詩文酬答，總惓惓於鄂、杜之間，使其得再入朝，殆有挈其羣從西歸之意焉。然自柳州南竄，其子弟無復有居萬年者。其《答許京兆孟容書》，言「先墓所在城南」，更無子弟，善和里宅「已三易主」。則其後柳州雖歸葬萬年，而子弟已即安於吳矣。不然，則柳氏在吳，祇可以言寓公，本傳不得竟斷之曰徙吳也。唐人最重舊籍，故雖數世之後，必行歸葬之禮，不得以此而疑柳氏之非吳產也。宋人作柳州年譜，於其居吳顛末不詳，而蘇人亦莫之攷，吾故表而出之。

周元範

白居易《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追越遊見寄》 白首舊寮知我者，憑君一詠向周師。（周判官師範，蘇杭舊判官。去「範」字叶韻。）

《唐詩紀事·周元範》 元範，句曲人。

張籍《送浙西周判官》 由來自是煙霞客，早已聞名詩酒間。天闕因將賀表到，家鄉新著賜衣還。常吟卷裏新酬句，自話湖中舊住山。吳越主人偏愛重，多應不肯放君閒。

白居易《閒夜詠懷因招周協律劉薛二秀才》 世名檢束爲朝士，心性疏慵是野夫。高置寒燈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爐。香濃酒熟能嘗否，冷澹詩成肯和無。若厭雅吟須俗飲，妓筵勉力爲君鋪。

又《夜招周協律兼答所贈》 落魄俱耽酒，殷勤共愛詩。相憐別有意，彼此老無兒。

又《寄答周協律》 故人叙舊寄新篇，惆悵江南到眼前。

賈島《送周判官元範赴越》（存目）

李赤

紀事

柳宗元《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閒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耶？

《太平廣記》卷三四一引《獨異志》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與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即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爲郭氏所選爲壻」，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赤如夢中所爲。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廁，見赤坐於牀，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爲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有與赤遊舊者，設燕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僵仆於地，氣已絕矣。

雜録

《東坡題跋・書李白十詠》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祕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又《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準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一場決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宛委餘編》 柳子厚記李赤死廁鬼事，以爲其人慕李白，故名赤，已可笑矣。《霏雪錄》所載，慕太白者張碧，字太碧；慕樂天者黃居難，字樂地。又富家子杜四郎，自號荀鴨，以比杜荀鶴者，尤可笑也。

《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下》 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偉跌宕，即非眞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

《日知録》卷一九 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略】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

《雨村詞話・套襲》 太白詞有「雲想衣裳花想容」，已成絕唱。韋莊效之「金似衣裳玉似身」，尚堪入目。而向子諲「花想容儀柳想腰」之句，毫無生氣，徒生厭憎。此皆李赤之于李白、黃樂地之于白樂天、杜荀鴨之于杜荀鶴，無賴之類所爲也。

范傳正

論述

《謝真人仙駕還舊山》 《唐詩增評》卷三：首句破「仙駕」，次句破「還舊山」。三、四正寫舊山。五、六承首聯，正寫「還」字。七、八承次聯，襯寫舊山。九、十回觀仙駕，收足「還」字。結用襯撇法，收足謝眞人。是題不少傑構，都只做得謝眞人還山，漏却一「舊」字。唯此篇竈缺堂關，松未老，蘚仍斑，前後關照，未嘗拋荒也。《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通幅全在還舊山發議，故能句句引人入勝。

《風過簫賦》 《酉陽雜俎續集・貶誤》：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簫賦》甚麗，爲詞人所諷，然爲從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簫，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予讀《淮南子》云：「夫播棋丸於地，圓者趣窪，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贈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廟碑》 《能改齋漫錄》卷五：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滹南詩話》卷一：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爲范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苕溪叢話》亦兩存之。【略】然范氏所記，白被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譚苑醍醐》卷一：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於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

傳記

《舊唐書・良吏傳下・范傳正》 范傳正字西老，南陽順陽人也。父倫，戶部員外郎，與郡人李華敦交友之契。傳正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辭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歷三郡，以政事修理聞。擢爲宣歙觀察使，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里第過侈，薄之，因拜光祿卿。以風恙卒，贈左散騎常侍。【略】褐衣時遊西邊，著《西陲要略》三卷。

《新唐書・范傳正傳》 （存目）

紀事

李紳《過吳門二十四韻》自注 元和七年，余以校書郎從役，再至蘇州，時范十五傳正爲郡。

汪台符《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於南阜，即今廟是也。

福琳《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

《新唐書・文藝傳中・李白》 及(白)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塚，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

《唐詩紀事・范傳正》 傳正元和十二年廉問宣池，遷李白墓於青山之陽，爲銘【略】。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范傳正《賦訣》一卷。

藝文

鮑防《人日陪宣州范中丞傳正與范侍御傳真宴東峰亭》（存目）

鮑溶《宣城北樓昔從順陽公會於此》（存目）

張祜《陪范宣城北樓夜宴》（存目）

雜録

白居易《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 蘇州刺史范傳正，文學政事，二美具焉。選自郎署，出分符竹，江南列郡，連領者三。

李景亮

白居易《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禦率府長史依前待詔制》 夫執藝事上者，【略】況待詔宮闈，飾躬晨夜，比於他職，宜有加恩。

《唐會要・貢與中・制科舉》（貞元）十年【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南部新書》戊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拒等皆落，吏部裴諗除祭酒。

《太平廣記》卷三四〇 《李章武》。（出李景亮爲作傳。）

張彙

《賦得春風扇微和》 《詩學全書》卷二：首二破「春風」，中八句模寫「扇微和」三字，末有自寓意。《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李翺

論述

綜論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又《送孟東野序》 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裴度《寄李翺書》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二十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教義，煥於史氏。《鐘銘》謂以功伐名於器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好於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

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惟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概，以相參會耳【略】。觀弟近日製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己理，窮則己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

皇甫湜《諭業》 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俾鮮，悠然高遠。

《北夢瑣言》卷六 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荀、孟，糠秕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舊唐書·韓愈傳論》 史臣曰【略】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

石介《贈張續禹功》 李唐元和間，文人如蠭起。李翺與李觀，言雄破姦宄。

《郡齋讀書志·李翺集十八卷》引蘇舜欽序 唐之文章稱韓、柳，翺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

鄭獬《劉舍人書》 在韓退之門下，用文章雄立於一世者，獨李翺、皇甫湜、張籍耳。然翺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他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

歐陽發《歐陽修事迹》 當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翺、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三首》一 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石林詩話》卷下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所長，故不多作耳。【略】翺見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廣川書跋·絳守居園池記》 唐文之弊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

《詩話總龜後集·山谷上》引《呂氏童蒙訓》 學退之不至，李翺、皇甫湜。然翺、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力處。

《朱子語類》卷一三七 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翺只令作行狀。翺作得《行狀》絮，但湜所作《墓誌》又顛蹶。李翺卻有些本領，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歐陽公也只稱韓、李。

《餘師錄》卷三引李朴《謁顏子敦侍郎書》 李翺、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

《荊溪林下偶談》卷三 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後其最則歐公也。

《黃氏日鈔》卷六〇 柳以文與韓并稱【略】歐陽子論文，亦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翺云。

宋濂《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

趙汸《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始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略】。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爲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己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己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內愧，不能忍退，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牴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

韓諡易名而韓、李并稱，可無愧矣。

《歸田詩話》卷上 湜與李翺皆從公學文，翺得公之正，湜得公之奇。

劉成德《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而柳州、李翺、張籍之文，爲世所珍，是和其聲而鳴其盛，非窮悲而自鳴矣。

《井觀瑣言》卷二 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絕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己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爲務，而無能以神堯郡縣爲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史稱其性峭鯁，議論無所屈，非虛美也。

何宜《李文公集序》 公嘗與其從弟正辭論文章云：「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公之所論文章如此，故其凡所爲文，莫不本於仁義。其曰：「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者，嗜欲害之也。」曰：「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爲也。」曰：「近代以來入仕者，以容和爲富貴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爲本乎？」此皆直指仁義以示人者也。其曰：「君子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曰：「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曰：「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退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曰：「用忠正而不疑，屏姦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略之患，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此皆本於仁義，尤章章者也。公之文本於仁義如此，惡有讀公之文而不知公之心所存者乎？公嘗有云：「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然則公之存於心者，仁義是也。夫仁義乃人人之心之所固有者也，公之心存乎仁義，讀公之文者，有以知之，則必有以慕之，慕之不已，則其心亦在於仁義矣。

黃景夔《李文公集序》 翺從韓愈學爲文詞，愈稱之曰「有道而甚文」，又曰「李翺其尤也」。蘇洵曰：「翺之文，其光油然而幽，其味黯然而長。」斯論是矣。而唐《韓愈傳》曰：「惟愈與之有餘，至其徒李翺之流效之，遽不及遠甚。」亦是也。翺之才亦不及柳、歐、曾、蘇、王數子，大抵質勝其文。然如其所爲文者，讀之而知其決非後世之文也，讀後世之文而知其不如翺也。既且無如翺矣，其又安能乃古之人乎？

胡應麟《題李習之集》 讀翺集，斥異端崇聖道，詞義凜如，在唐人茅靡仙佛中，可謂卓然不惑者。他文亦典實明健，一洗浮華。歐陽永叔至韓李並稱，而不及子厚，以其識也。然其文率人所能至，竟集中無可與《梓人》《封建》及嶺右諸記等列者。翺生平得意《高愍女》《楊烈婦傳》，自以不減孟聖，以較《段太尉逸事》，尚避三舍，況霍光等傳摹勒如畫者哉！唐惟柳差可配韓，而歐公去取若是，蓋一時論道之語，非定評也。

《少室山房筆叢・史學佔畢》 李習之翺，銳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詎止高、楊兩女子哉。

錢謙益《戲題徐仲光藏山稿後》 仲光貽書屬余評定其文，自比李翺、張籍，而以昌黎目吾。仲光等彝翺、籍斯可矣，余之視昌黎，猶天之不可階升也。【略】李翺曰：「兄爲汴州，始得兄交」。昌黎之于李、張也，儕乎云爾。吾觀翺《與陸傪書》，謂李觀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雄。又曰：「孟軻既歿，亦不見有過於愈者。」習之之有道，而文通懷樂善，蓋亦百世之師也。

《義門讀書記・昌黎集第三卷・與李翺書》 習之當責之以失其所從，故以無所資爲解，且言雖之京師，亦安得知己者而從，以深悲己之不遇，且并以悲李也。挫頓往復，兼有李之文態。

《讀書敏求記》卷四上 習之《與陸傪書》：「李觀雖不永年，亦不甚遠于揚子雲。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孟軻既歿，亦不見有過于斯者。」夫文章爲載道之器，必其自信眞，而後信他人也不僞。習之稱許韓、李，其通懷樂善如此，是豈過情之聲譽哉！及觀其《答皇甫湜書》云：「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則其高自標置，當仁不讓又如此。豈非自信眞，而後信他人之不僞者歟？昌黎曰：「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古君子師資相長，不以浮名虛聲妄爲誘悅。今人但知韓柳，而弗知有元賓、持正、習之諸人，與亡挾轂起者。斯文若江河行地，異流同源。讀習之文，或可憬然而悟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李文公集十八卷》 翺爲韓愈之姪壻，故

其學皆出於愈。集中載《答皇甫湜書》，自稱高愍女、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下，其自許稍過。然觀《與梁載言書》，論文甚詳。至《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故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誠爲篤論。鄭獬謂其尚質而少工，則貶之太甚矣【略】陳振孫謂集中無詩，獨載《戲贈》一篇，拙甚。葉適亦謂其不長於詩，故集中無傳。

又《皇甫持正集六卷》 其文與李翺同出韓愈，翺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

全祖望《李習之論》 伊洛諸儒未出以前，其能以扶持正道爲事，不雜異端者，祇韓、李、歐三君子。說者謂其皆因文見道。夫當波靡流極之世，而有人焉，獨自任以斯道之重，斯即因文而見，安得謂非中流之一柱哉！乃韓、歐已祀文廟，獨不及習之，則尚論者之闕也。習之之學，未嘗盡本於退之，或者不察，竟以爲韓門籍，湜之流。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特習之不屈耳。習之之妻，退之兄子也。然其呼退之爲兄，則尚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而況師之云乎。自秦、漢以來，《大學》、《中庸》雜入《禮記》之中，千有餘年，無人得其藩籬，而首見及之者韓、李也。退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觀其發明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子思，自子思推之孔子，而超然有以見。夫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心，一若幷荀、揚而不屑道者，故朱子亦以有本領有思量稱之。至《去佛齋文》，則其所以衛道者尤嚴。嗟乎，伊、洛高弟，平日自詡以爲直接道統者多矣，然其晚年也，有與東林僧常總遊者，有尼出入其門者，有日誦《光明經》一過者，其視因文見道之習之，得無有慙色焉？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然則孟子而在，不將亟進習之於上座哉。至其《平賦》，則《周禮》之精意也。得此意而善用之，雎、麟之盛可復也。蓋習之有體有用，具見於《復性》、《平賦》二書。文中子之書流傳已久，獨習之嗤其似太公家教，吾於是而知習之所得，蓋未可以尋常窺也。退之文字之交遍天下，至其解《論語》《孟子》，則習之一人而已。後世以習之之文稍遜退之，而幷其有功於聖門者而掩之，惡乎可？歐公之於唐人，幷稱韓、李，而其慕習之也，尚在退之之上。然其所以慕之者，祇於不作《哀二鳥賦》而止，而反謂其《復性書》不過《中庸》之義疏，則尚未爲知其本者。惟葉石林、宋潛溪所以論習之最當，而近人罕信之。是皆因文見道之言誤之也。或謂習之言道，而其言未純於道；闢佛，而其言時或染於佛。此亦本之朱子，嗚呼苛矣。是不過習之學力稍未至，而遽短之，可乎？

熊松阿《李文公集補序》 從來古文家獨推柳柳州與昌黎幷稱，不知李文公之文未嘗不異曲而同工，俱雄而各峙者也。或謂李爲韓門弟子，僅與張籍、皇甫湜輩競，善鳴於一時。嗚呼，此其說由來舊矣。今讀其文，創意造言，戛然自立，絕不類韓子之文。惟其不類也，乃其所以爲類。故不獨子厚嶺外之文，縱橫爭折不讓昌黎，如公之義深理當，文詞高簡，夫寧不可鼎足於其間哉？試取其文核之，其大較可得而論焉。韓子言性有三品，茲則謂人之性皆善；韓子《上宰相書》以求進，茲則諷宰相道不行當退；韓子不肯爲史官，茲則欲係己一代功臣賢士行迹；韓子《憶昨行》憤王、韋排己，茲則惟正己以俟命；韓子以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爲不遇於時者之所爲，茲則陋巷短褐，與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私；韓子《佛骨表》言宋、齊、梁、陳術得福，茲則云修身毒國之術則人類必絕；韓子碑銘不免諛墓之譏，茲則奏正言行狀，請下考功核實。其爲《雜說》也，鳳之靈不在形歟？韓子之說龍也，異國馬之犯而不校歟？韓子說千里馬也，異龍蛇不可幷食歟？韓子之解獲麟也。異若夫《高愍女》、《楊烈婦傳》，洵不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則公之史筆視陽城、陸贄兩傳，其同不同又有間矣。此豈好爲立異哉？皙理精，觀物審，其志剛而不折，其聲宏而不張，非概乎有聞於道者，曷足以語此。至其疏上六事：用忠正，屏邪佞，改稅法，絕進獻，厚邊兵，數引見待制官，尤切當時利病。使其言得行，則太平之基可復，元和之治何必不比隆貞觀？其經術之見於文字，不屑阿世以求容悅也。又如此所云，仁義之辭，不得以一藝名之者，其公之謂乎？歐陽文忠公稱唐文之善曰「韓李」，蘇舜欽稱其「理過於柳」，宋潛溪稱其「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豈虛語哉。前明毛氏刊公文集十八卷，合皇甫持正、孫可之爲唐三家。蓋儕之湜與樵，不得韓、柳爲列也。自茅鹿門創爲唐宋八家之目，稍後又有以韓、柳、李、杜爲唐四家，李、杜者，公與牧之也【略】韓、柳、李爲唐三家，歐、蘇、曾爲宋五家，幷爲唐宋八家，以此爲古文之流，其誰曰不然？

《文史通義·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按二人文雖俱學韓，李能自立，不屑屑隨韓步趨，雖才力稍遜，而學識足以達之，故能神明韓法，自闢戶庭。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八家之外，李習之尚可參，其氣習自好也。

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

《**過庭錄・裴晉公論昌黎文**》　至於柳州之文，則蕭、李之徒也。若李翺、孫樵，力追韓氏，規矩猶在，尺度逾窘。蓋以之陳廊廟，不足以鋪鴻藻信景鑠也；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婦孺色動、悍夫垂涕也。徒有偃蹇之形，自示崖異耳，烏足重哉。

《**藝概・文概**》　荀子與文中子皆深於禮樂之意，其文則荀子較雄峻，文中子較深婉，可想其質學各有所近。後此如韓昌黎、李習之兩家文分塗亦然。

又　李習之文，蘇子美謂「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取其「俯仰揖讓之態」。合理與態，而其全見矣。

又　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王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於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李習之文氣似不及昌黎，然傳稱其「辭致渾厚，見推當時」。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隱知其妙。韓文出於《孟子》，李習之文出於《中庸》。宗李多於宗韓者，宋文也。韓昌黎不稱王仲淹《中說》，而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稱之。今觀習之之文，俯仰揖讓，固於《中說》爲近。

又　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之一宗，直爲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自孫可之後，已罕聞成家者矣。

又　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餘委備」。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習之。不獨老泉於公謂「李翺有執事之態」，即公文亦云「與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所尚蓋可見矣。

吳大廷《書李文公集後》　爲文之不可不知道也，豈不信哉！習之文自云：叙高愍女、楊烈婦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而蘇氏明允亦云：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者，信然矣。然余以昌黎「有道而甚文」一語，尤爲言簡而意備也。集中傳、狀、志、銘，其至者，質實高古，幾可追隨昌黎；其餘質勝其文者，亦間有之矣，然未有一言不本於仁義者。觀其厄窮不怨，衛道闢邪，孜孜以薦進良士、登進太平爲己任，其於仁義，匪徒知之，實允蹈之。生程、朱之前，灼然有見於孟子，爲接堯、禹、湯、文、孔之道統，昌黎而外，一人而已。歐陽公論唐文之善，必曰韓、李，有以也夫。

《**石園詩話**》**卷二**　李習之(翺)、皇甫持正(湜)同爲韓門弟子，習之文章渾厚，詩非所長。

《**霞外攟屑・玉樹廬芮錄料書・唐宋文選**》　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略】皮襲美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

分　論

《**贈藥山高僧惟儼二首**》《養一齋詩話》卷四：昔人恨曾子固不能詩，然其五七言古，甚排宕有氣。【略】唐李文公翺，人亦謂其能文不能詩。其全集詩止七首，無一上乘語。惟《贈藥師僧》云：「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霄水在瓶。」稍有清脫之氣。

《**戲贈詩**》《中山詩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翺詩曰：【略】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翺爾，而習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壤。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韻語陽秋》卷三：李翺、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翺有「縣君好磚渠」一詩，并《傳燈錄》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留題》一篇而已。《野客叢書・李習之爲鄭州》：貢父《詩話》曰：【略】漁隱亦爲習之未嘗爲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深考耳，爲鄭州者，即習之也。習之爲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略】習之爲鄭州日，正在爲桂州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爲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多矣。《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李文公集》：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決非其作也。然韓集《遠遊聯句》有習之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亦殊不工。他無一語。意者於詩非所長而不作耶？《吳禮部詩話》：（李翺）平生不甚作詩，止有《戲贈》一首，「縣君好磚渠」云云，語尤淺拙不類，必依託者爲之也。獨《吏部行狀》云「及長，讀書能詩」也，生之所習，此語卻非，一時不自覺耳。《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李文公集十八卷》：邇來鈔本始附《戲贈》一篇，蓋未考振孫語也。然《傳燈錄》一詩，得於鄭州石刻，劉攽《中山詩話》云：「唐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翺詩」云云，此別一李翺，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編習之集，乃收此詩，爲不可曉。《苕溪漁隱

叢話》所論亦同。惟王楙《野客叢書》獨據《僧錄》，敘翺仕履，斷其實嘗知鄭州，諸人未考。考開元寺僧嘗請翺爲鐘銘，翺答以書曰：「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觀其書語，豈肯向藥山問道者？此石刻亦如韓愈大顛三書，因其素不信佛，而緇徒務欲言其皈依，用彰彼教耳。楙乃以翺嘗爲鄭州信之，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感知己賦**》《唐摭言·知己》：李翺《感知己賦序》【略】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

《**幽懷賦**》歐陽修《讀李翺文》：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昔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苕溪詩話》卷五：李翺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屢稱之。觀老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井觀瑣言》卷二：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略】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爲務，而無能以神堯郡縣爲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藝概·賦概》：韓昌黎《復志賦》，李習之《幽懷賦》，皆有得於騷之波瀾意度而異其迹象。故知獵豔辭、拾香草者，皆童蒙之智也。孫可之《大明宮賦》，語極遒練，意多勸誡，與李習之《幽懷賦》殊塗並美。又：詩，持也，此義通之於賦。如陶淵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李習之之《幽懷》，持世也。

《**百官行狀奏**》《唐宋文醇》卷二〇：孔子作《春秋》，以書法爲二百四十年之刑賞，人倫以定，善以勸而惡以懲。後之史氏，雖文質不同，而其義則《春秋》之義也。史職顧不重哉。史之患，固患無孔子之心。然孔子之心不難有也，人之性固與孔子同也。性既同，心何不同？孔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人於人，非其親暱，及其怨仇，憑虛而論之，則其公好公惡，無一不與天地之心同者。然則所難者，非無孔子天地之心，而無孔子日月之明耳。《易通》有言：邪，暗塞也。孔子而後，雖代有博學之士、正學之儒，然以之上下百餘年間人物事理，則猶爝火然，所照不及尺寸，是以不能得其可褒可貶之實，而遂無以伸其或褒或貶之公，以扶綱常而植名教，此韓愈所以不敢爲史，而托爲人禍天刑之說以自解免者也。李翺所論取行狀，必直敘實事，不得虛加浮詞，實史館之良法。然即如翺所奏，而行狀備具於史館矣。顧其所謂必有人知其眞僞不然者，則其人固不世出也。噫，難言矣哉。

《**疏用忠正**》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大臣忠正，小臣莫爲不正。千古名言。《古文淵鑒》卷三八：（徐）熙曰：唐自淮西既平，朝廷專意姑息，羣臣各立朋黨，藩鎮爭以貢獻爲名，百姓愁苦，錢貨重而穀帛輕。故李翺言及之。四疏切實不浮，深中時弊。陳廷敬曰：首揭治本，而以盡言、不希恩澤、訪求忠正，亦觀人之善法也。其論朋黨處，語不多而得要，上衍劉向之緒，下開歐陽之端。

《**疏屏姦佞**》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鋪敘之文，自爾詳盡。《古文淵鑒》卷三八：陳廷敬曰：所言質直，不爲曲說危辭，而讀之不嫌易盡，氣格古也。蓋每事抒寫，辭取達意。其體固應爾爾。

《**疏改稅法**》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明白曉暢。《古文淵鑒》卷三八：陳廷敬曰：古時田賦，皆以穀帛。而漢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自漢以來，錢帛蓋寄迭用矣。唐初行租庸調，其法甚善，亦實未嘗有錢也。至大曆中，戶盡輸錢，楊炎作兩稅法踵而行之。翺爲此疏，蓋欲復古制以蘇農困也。

《**疏絶進獻**》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論財貨從出之源，洞中情事，文復英爽切摯。

《**答獨孤舍人書**》《唐宋文醇》卷二〇：此文固勝韓愈上宰相等書遠矣。今學塾中無不讀韓書，而此則莫或及也。後生小子不以求進爲耻，未必非昌黎階之厲矣。古之詩人騷客於君臣之會，出處之間，每以夫婦托喻。語云：擬人必於其倫，夫豈非其倫而言之。蓋臣也妻也，皆坤道也。其無成有終，利用永貞之義，無一之不相合者。今女有爽德，則閭里羞稱之；士而自媒，則莫之或耻者。道德風俗之所繫，非小焉者也。

《**答朱載言書**》《容齋隨筆·李習之論文》：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略】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志之。《湛園札記》卷一：李翺《答（王）〔朱〕載言論文書》曰：「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

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迺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囅然而笑」見《莊子》，左思襲莊，李乃誤引。劉大櫆《論文偶記》：李習之親炙昌黎之門，故其論文，以創意造言爲宗。所謂創意者，如《春秋》之意不同於《詩》，《詩》之意不同於《易》，《易》之意不同於《書》是也。所謂造言者，如述笑哂之狀，《論語》曰「莞爾」，《易》曰「啞啞」，《穀梁》曰「粲然」，班固曰「攸然」，左思曰「囅然」。後人作文，凡言笑者，皆不宜復用此語。習之此言，雖覺太過，然彼親聆師長之訓，故發明之如此，亦可窺見昌黎學文之大旨矣。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行己之道，爲學之方，是書約略盡之。而其叙文章源流正變處，尤爲詳確。《古文淵鑒》卷三八：張英曰：言文章以六經爲淵源，以諸子爲支派，設辯立論，不拘一轍，可謂博而該矣。高士奇曰：文以性靈獨至爲主，乃異於肇悅爲工者。習之立論，推本情性，根柢六經，可謂豪傑之士。斯亦繼昌黎而起者。《昭味詹言》卷一：李習之云：「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於後代。」習之學於韓公，故其言精審如此，乃法言也，微言也。《藝概・文概》：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王)(朱)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於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石遺室論文》卷四：韓退之《答李翊書》外，專於論文者，莫如柳子厚(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李習之(翱)《答(王)(朱)載言書》。

《論事於宰相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洮洮清辨，雋利可喜。《古文淵鑒》卷三八：宗臣曰：文情婉轉，氣宇輕逸，諷諭之辭，有甚於怒罵。茅坤曰：明珠九曲，心腕俱靈。姚永樸、姚永概《歷朝經世文鈔》卷二：所謂宰相，崔群也。群在當時號賢相，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與《爭臣論》略同。

《與陸傪書》 錢謙益《戲題徐仲光藏山稿後》：吾觀翱《與陸傪書》，謂李觀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雄。又曰：「孟軻既歿，亦不見有過於愈者。」習之之有道，而文通懷樂善，蓋亦百世之師也。

《答侯高第二書》 《井觀瑣言》卷二：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絕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己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

《薦所知於張僕射書》 《唐摭言・公薦》：李翱《薦所知於張僕射書》【略】贊曰：舉孤棄讎，聖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倚。泠然所尚，鴻儒不爲矣。《中山詩話》：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齊腸亦苦，強歌聲不懽。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野客叢書・韓李設喻》：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唐宋文醇》卷二〇：孟郊工詩，一爲溧陽尉，史稱但坐水石間長吟，尉事并廢，上官遣人代攝其事。然則郊固無濟世用。翱薦郊於張建封，固亦無所裨於世也。獨其所論居上位宜勞於擇賢，賢賢易色，而用賢不可不亟亟。有古人好賢如緇衣之風，可爲後世法。

《寄從弟正辭書》 裴度《寄李翱書》：《鐘銘》謂以功伐名於器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唐摭言・得失以道》：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於時之啓，所謂君子之儒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李文公集》：然觀《與梁載言書》，論文甚詳。至《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故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

《答泗州開元寺僧澄觀書》 《野客叢書・儒人不作釋氏語》：《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狥乎彼，非眞能遵吾道者。至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

《去佛齋論》 《朱子語類》卷一三七：浩曰：「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浩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

「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卻類佛。」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卻不錯，亦未易議。」浩云：「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至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藏一話腴內編》卷下：韓昌黎闢佛有文，李文公去佛有辨，而佛之徒著於圖，畫於壁，以誑愚者曰：「韓參泰顛，李師藥山。」蓋佛之術，惟不知聖人之書者爲其所惑耳。《吳禮部詩話》：佛家記李習之問道藥山惟儼禪師，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語，雲在青天水在瓶。」按習之文集有《去佛齋文》，衛道之意不畔韓公。平生不甚作詩，止有《戲贈》一首。

《**解江靈**》《涌幢小品・字義字起》：《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啓」字曰「開」。

《**拜禹言**》《愛日齋叢抄》卷四：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據其序，謂之歌。其詞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乃盡用屈子《遠遊》篇中語，第改「長勤」爲「常勤」，而終之以楚接輿所歌。豈感歎之深，不待自爲之辭，特採古詩詠歌之？後人遇千百事蹟，容易作得不少。玩習之意，晁氏固已有考於此，列之變騷，序以爲《拜禹言》者，李翱之所作也。蓋從本集云。《養一齋詩話》卷四：唐李文公翱，人亦謂其能文不能詩。其全集詩止七首，無一上乘語。惟《贈藥師僧》云：「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霄水在瓶。」稍有清脫之氣。若《拜禹歌》，則奇詭不可解。詩文二途，殆不可以相兼歟？皇甫持正古詩則略勁整，較勝習之矣。

《**復性書**》歐陽修《讀李翱文》：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欒城遺言》：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者唯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於屏風。《避暑錄話》卷下：裴休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翱《復性書》，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略】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并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如翱，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倖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鬥，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翱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蒙齋筆談》卷上：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韙矣，然余自不以爲疑。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苟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其《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略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若唐人之爲文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爲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眞，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以有爲；今之爲是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蓋以詆佛老，意謂絕仁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區區以孟子與荀卿、揚雄爲辨，則已下矣。習之學出《中庸》，而不膠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於子思，子思推之至於孔子，合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顏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議，而退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膠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廢，將之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蹤退之無甚愧。范俊《答徐提幹書》：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亦莫之知。翱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群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

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宋高僧傳・唐朗州藥山惟儼》：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書，援證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內剛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諸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丹鉛總錄》卷二二：李翱云「滅情而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正」。李雜乎禪，王協於《易》。《古文雅正》卷九：韓、李并稱，韓之外，知道者推李氏。此篇懇切而出以蕭疏，大堪警世。韓《上宰相書》時，年二十八，李作《復性書》，年二十九。讀此二書，似韓銳於功名，李志於道德，要亦隨事而見之文耳。然習之稟性較寧澹。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惕厲其詞，可以警學。《古文淵鑒》卷三八：徐乾學曰：性命之旨，孔孟沒而漸淆，至周程始能歸之於正。習之滅情復性，雖見駁於宋儒，然能以性善爲說，已進乎其師三品之解矣。眞德秀云：翱書二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中節而已，未嘗以爲可無也。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爲四端，正欲人擴而充之，未嘗以爲可滅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也。孟子因情之善，而知性之本善，蓋因其所發而知其本體也，以爲邪妄，而欲滅之可乎？故程正公曰：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善惡。而論顏子之學，則謂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亦不爲可滅也。朱文公亦曰：李翱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錄焉。《唐宋文醇》卷一九：世病李翱《復性書》雜於佛氏之言。朱子門人所記平生議論，黃義剛則曰：李翱有本領，如《復性書》多有思量。邵浩則曰：李翱只是從佛中來。滕璘則曰：李翱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今去朱子千年，所傳聞異辭者，不可得而折衷也。雖然，堯舜與人同耳。人在則性在，性在則李翱所言之是非，如取左手以例右手，不必復問之人而後知之已。李翱之言，謂之語焉而不詳可矣，謂之擇焉而不精烏乎可？人病其言情邪也、妄也，謂與孟子戾，然而與孟子不戾也。孟子因人之疑性善惡，而舉情之善者以言。李翱則因人之日失其性而趨於惡，故專舉其不善者以言耳。性，陽也，無不善也；情，陰也，率性則善，離性則不善。四方東南西獸皆一，唯北方則龜蛇二。故曰：北方有兩陰。有兩，此非人所爲也，天也。情之有善有不善，亦天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未嘗曰情無不善也。且情之有不善，奚待質疑問難而後知之哉。李翱舉情不善爲言之頃，未暇舉及於情之善耳。雖然李翱亦未嘗終不之舉也。上篇曰：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此與程子所云：性其情、情其性者，非一家言哉。程子言之，則人尊之；李翱言之，則人忽之。然則亦未嘗知程子之言也，知程子則知李翱矣。唯中篇所論格物，則循舊解而失其義。夫理憑於無，事履其有。其有者，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唯以無思無慮之心，物來而應之，縱在此未嘗有私欲之累，而舉而措諸天下國家，一絲毫之差，將致千里之繆，況所差者未必果祇一絲毫也。以此爲不思而得，其烏乎可？夫格物之說不明，則性終不可得而盡。盡性云者，豈曰我有性而我盡之哉。苟非盡人性、盡物性以至盡天地之性，則己之性終未盡也，是故孔子無我。今執此無思無慮之心以爲極則，而不知下學以盡萬物之變，則此無思無慮者，即成一無思無慮之我耳，我尚未除，又何以盡人物之性以及於天地？是所謂語焉而不詳者也。不寧唯是，又復自相矛盾。其上篇言情，專舉情之不善爲言，乃偏言之耳。偏言之者，辭各有當無非也。其中篇已明言情有善不善，而性無不善矣，乃又曰：情者，邪也，妄也者，此則自相矛盾，而無怪乎後世之疑惑者也。雖然自孟子之後至於唐，唯韓愈其言立，而云性有三品，則已擇焉不精矣。豈若翱之所言上承孟子，下開程朱哉。學者往往飲水而譏源，何耶？《藝概・文概》：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陸傪見李習之《復性書》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平賦書》 方苞《書李習之平賦書後》：唐李翱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捃摭《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四十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橫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既斥其餘以爲藪牧園圃，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土力均，人功稱，而賦法平。今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穰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隱深難見，而翱乃懵然，自以爲得，曰：「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幸其人微言輕。自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瞀儒耳食，猶嚾嚾焉以爲經世之良圖，豈不甚蔽矣哉。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經濟之文，立論自佳。《古文淵鑒》卷三八：邱濬

曰：李翺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產者無法，斂民財者無藝也。既無制民之產之法，而斂之又不以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其言尤爲警切。

《**陸歙州述**》《唐宋文醇》卷一九：雨者苗之膏，賢者國之寶。二者相須爲用，相得益彰也。《易》云：「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書》云：「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君子在位，道濟天下，仁施惠洽，猶植物之蒙澤而羣慶有秋也。若俊民用微，雖有盤庚、周宣之主，而不得賢才以爲佐，則在屯九五之屯其膏矣。若吳人陸歙州者，舉而不能蚤，用而不能顯，懷才莫試，寧非人主與宰相之過歟？乃李翺一舉而歸諸天，實爲之之適然立言有體哉！且理固如是，其高出於柳州《天說》者萬萬也。翺可爲知天矣。雖然用舍者時也，顯晦者遇也。士誠抱道自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況乎道之所在，匹夫爲善一鄉化之，一國化之。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二人者，豈必居高位而顯當世哉，道在故也。故道得則山林有卿相之稱，道失則維鵜有在梁之誚。

《**題靈鷲寺**》《避暑錄話》卷下：李翺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略】然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奇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

《**高愍女碑**》裴度《寄李翺書》：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教義，煥於史氏。《金石要例・神道碑例》：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無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於大處發論，局陣展舒，波瀾空闊。《古文淵鑒》卷三八：徐乾學曰：摹次愍女從容慷慨處，眞得昌黎之髓。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歐陽修《論尹師魯墓誌》：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韻語陽秋》卷五：長慶四年，退之爲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翺《行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方藥，年止四十二。某位於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翺《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二老堂雜志・韓退之鱷魚臺參》：《韓退之傳》載潮州逐鱷事，而李翺《行狀》、皇甫湜《神道碑》、《墓誌銘》皆不書。又《傳》言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李紳爲中丞，劾奏愈，愈以詔文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而罷之。而《行狀》《墓碑》自緣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縱囚去。翺、湜時人不應謬忘，豈以鱷近語怪，故刪去乎？若有詔免臺參，李紳何敢爭？湜謂紳有寵，且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恥矣。因捨囚事，宰相兩改其官，此當可信。本傳止據《昌黎集》所載而書之耶？《朱子語類》卷一三七：退之卻喜皇甫湜，卻不甚喜李翺。後來湜爲退之作《墓誌》，卻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翺《行狀》較著實。李翺爲人較樸實，皇甫湜較落魄。《唐宋文醇》卷二〇：呂大防云：衛中立，字退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瘥」，乃中立也。孔毅夫、陳無己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獨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或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誤，使賢者蒙污，然實無可考證也。按公屬纊之言，謂「愈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牖下，如又不足，於何而足？」是公豈服藥以求長年者，適以中立字之偶同，遂歸過於公。千載之誣，庶自茲一洗。今按衛宴三子，長曰之元字造微，次曰中立字退之，末曰中行字大受。中行、中立皆見於昌黎文集，而中立墓誌謂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燒爲黃金而餌，以不死藥終不能成而竟死。銘所爲「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者也。呂汲公所考有據，附記以正世訛。《石遺室論文》卷四：昌黎《答李翊書》，乃自道其文字得力所在，用「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須合《進學解》參觀之，乃得韓文眞相。而皇甫湜所撰《韓文公墓誌銘》，不免推崇太過。李翺所撰《行狀》，於文章第渾括數語，未詳其工力所自也。又：李翺、皇甫湜皆出韓門，所謂李得其正，皇甫得其奇者。今將二人所撰《韓公行狀》《神道碑》《墓志銘》三篇警要者錄出，得參觀而尚論焉，可以知事同文異之法矣。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方苞《書李習之盧坦傳後》：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叙，無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耶？

《**祭吏部韓侍郎文**》　《容齋隨筆・論韓文公》：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略】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嬴，并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又云：「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并。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云【略】漢之語云【略】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古文雅正》卷九：考公於翺、籍輩，每蓄之爲弟子。二子祭文及詩，則以友待之。古人所謂師友之間者，原有此種，要之推崇服教之心，已極其至，非習之亦不能爲此文也。程子辨橫渠爲表叔，非受業者，朱子待蔡西山爲老友，西山則事之爲嚴師；呂原明與程子年位相埒，首以師禮事之。觀宋儒淵源，亦足見韓、李之心，各有未虛處。

《**楊烈婦傳**》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摹寫情事，有聲有色。末作斷語，亦自詳整。《古文淵鑒》卷三八：杜訥曰：摹畫烈婦守項事，英氣逼人。善學史遷諸傳，始能有此神理。《唐宋文醇》卷一九：李翺《與皇甫湜書》云：「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略】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翺之自言如此。今讀之，眞能使頑廉懦立，薄敦鄙寬，令人不知涕之無從者。翺誠非無實而夸者也。翺云：「天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子，爲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室家也。」爲君者讀翺斯文，寧不欲如翺者之爲其史臣哉。

傳記

《**舊唐書・李翺傳**》　李翺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今，貝州司法參軍。翺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略】翺奏議曰【略】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翺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略】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并兼史職。翺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翺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翺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翺亦入爲禮部郎中。翺自負藝辭，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翺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盧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翺嘗贊成此行。柏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翺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新唐書・李翺傳**》（存目）

紀事

《**宣室志**》卷一〇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群鳥千數，俱率其類，列於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蟲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群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其傍，或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立則環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翺客於睢陽，翺曰：「此眞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

《**雲溪友議・舞娥異**》　李八座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夏卿之胤，正卿之姪。）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耻辱

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相爲之吁嘆曰：「吾輩與韋族，其婣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延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吏部之子。）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媵。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讞之時，啓鳴曰：「某偶黜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群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恨。」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鸞鶴同遊，當與孫、阮齊躅。」去其械梏，蠲其罪戾。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之吹，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戾必深。及至發龍吟之韻，奏《出塞》之悲，閨思鄉情，莫不悽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歲，而憐憫之，遂令奔去。夫徐晃持刑，而行伍齊整，慕容貸法，而兵士傾心。寬猛相濟，故無不均。前聞于襄陽雕鶚高舉，後有李漢南文學推名，于、李之雙名，并亞匹也。雖楊、杜之齊勳，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又《金仙指》 襄州李八座翺，斷僧相打云：「夫說法則不曾敷座而坐，相打則偏袒右肩，領來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笞小杖十五，以勵三千大千。」又斷僧通狀云：「七歲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東界。」

魏懷忠《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送李翺》引孫汝聽曰 翺，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弇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表翺佐其府。

《宋高僧傳・唐唐州紫玉山道通》 一云故相國于頔最所歸心，尚書李翺禮重焉。

又《唐荆州天皇寺道悟》 （崇）信飡稟斯言，如遊子之還家，若貧人之得寶。直從荆渚乃詣澧陽龍潭棲止。因李翺尚書激揚，時乃出世。後德山鑒師出其門，宗風大盛矣。

又《唐長沙東寺如會》 至穆宗長慶癸卯歲終於寺，春秋八十。時井泉預枯，異香馥馥，遷塔于城南。廉使李翺盡毀近城墳塔，唯留會所瘞浮圖，以筆題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矣。」劉膳部軻著碑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翺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三 《何首烏傳》，李翺撰。

又卷五 《李翺文集》一卷。

《玉海》卷五七引《中興書目》 《卓異記》一卷，開成中李翺撰。唐世君臣盛事，如封禪并兩朝三代爲相之類（二十七類）。

《郡齋讀書志・李翺集十八卷》 （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别集類上》 《李文公集》十卷【略】蜀本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五》 李翺《卓異記》一卷。

又《藝文志七》 《李翺集》十二卷。

趙汸《李文公集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

邢讓《鈔李文公集跋》 宋歐陽文忠公稱唐文之善，則曰韓李。韓之文傳布世間者，不啻家傳人誦，李文則落落然，而後學有終身不得見焉者，兹非一大欠事歟？暇日於寅友陳君緝熙所，獲睹是編，遂躬鈔録，以備一家之言云。景泰乙亥四月之吉河東邢讓識。

何宜《李文公集序》 邵武郡守西蜀馮君師虞，以唐隴西李文公所爲文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命工鋟梓，以傳於天下後世，乃以囑余序。【略】成化乙未春二月之告，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玉融何宜序。

黄景夔《李文公集序》 予少嘗見李文公翺集，是時已知愛其文，後不再見是書。元年春，唐太史守之使朝鮮，至山海，予問是書，曰有之，遂從假其本録而刻焉。【略】今翺集罕有傳者，亦以好之者少也，予是以特感於翺而有取焉耳。集增入《開元寺僧書》一首，爲卷十八，一百六十八板云。嘉靖二年三月望日賜進士兵部主事鄱都黄景夔序。

毛晉《李文公集跋》 總集凡十有八卷，共一百三首，皆雜著，無歌詩。今逸其《疏引見待制官》及《歐陽詹傳》二首，惜無從考。邇來抄本末附《戲贈》詩

一篇云【略】鄙拙之甚。又《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略】風味亦不相類。又韓文公《遠遊聯句》亦載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其詩句僅見此耳。或病其不長於作詩，信哉。

徐煒《紅雨樓題跋》《李文公集》十八卷，景祐三年歐陽文忠序之，又爲之跋。余家藏有舊本，序次稍異，乃邵武郡守馮師虞所梓，版存郡齋。此本首無歐序，而更以玉融何方伯宜序，刻在景泰乙亥。邵武本刻在成化乙未，互有魚魯之誤，因兩存之。

熊松阿《李文公集補序》毛子晉跋集後云共一百三篇，軼《引見待制官疏》及《歐陽詹傳》。據此尚當有一百一篇，今集中何以只存百篇？《唐文粹》有《答開元寺僧》一書，今爲補入。而別本又載《馬少監墓志》，有錄無文。要之文之弗傳者，正不知凡幾。假令傳之多如韓、柳、歐、蘇、曾，則烜赫於後世也寧止於此而已耶？不幸而止於此，其文章之命也夫，其文章之命也夫。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一・卓異記一卷》舊本題唐李翺撰，《唐書・藝文志》則作陳翺，註曰：「憲、穆時人。」案：李翺爲貞元、會昌間人，陳翺爲憲、穆間人，何以紀及昭宗？其非李翺亦非陳翺甚明。《宋史・藝文志》作陳翰，而注曰：「一作翺。」亦不言爲何許人。其序稱「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乃文宗之末年。其次年辛酉，乃爲武宗會昌元年，何以書中兩稱武宗？則非惟名姓舛譌，併此序年月亦後人妄加，而書則未及竄改耳。其書皆紀唐代朝廷盛事，故曰卓異。然中宗、昭宗皆已廢而復辟，一幽囚於悍母，一迫脅於亂臣，皆國家至不幸之事，稱爲「卓異」，可謂無識之尤矣。又《讀書志》稱所載凡二十七事，今檢其標目，僅有二十六條，或佚其一，或中宗、昭宗誤合兩事爲一事，均未可知也。

又《別集類三・李文公集十八卷》唐李翺撰【略】其集《唐藝文志》作十八卷，趙汸《東山存稿》有《書後》一篇，稱《李文公集》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與《唐志》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蜀本分二十卷」。近時凡有二本：一爲明景泰間河東邢讓鈔本，國朝徐養元刻之，僞舛最甚。此本爲毛晉所刊，仍十八卷，或即蘇天爵家本歟？考閻若璩《潛邱札記》有《與戴唐器書》曰：「特假《舊唐書》參考，李浙東不知何名，或李翺習之全集出，尚可得其人。然老矣，倦於尋訪矣」云云，則似尚不以爲足本，不知何所據也。【略】集不知何人所編，觀其有《與侯高第二書》，而無第一書，知其去取之間，特爲精審。惟集中《皇祖實錄》一篇【略】殊爲不經。編集者無所刊正，則殊失別裁矣。陳振孫謂集中無詩，獨載《戲贈》一篇，拙甚【略】至《金山志》載翺五言律詩一篇，全勦五代孫魴作，則尤近人所托，不足與辨。

《郎園讀書志》卷七　此本大黑口版，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首爲《李翺傳》，次爲歐文忠《讀李翺文》，文後即銜接題李文公集。下一行低四字云：「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二首原闕。）又下一行低一字云：「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又下一行下云：「李翺字習之」。餘同成化本。後有歐文忠跋，與成化本同。正卷大題「李文卷第一」，款亦與成化本同。版心祇「李文」二字不載卷第，葉數起歐序一號至十八卷一百五十三號止。後無景泰邢讓跋，前無重刻序。舊爲湘鄉曾文正公家藏書，有文正題記，稱爲漁洋八世孫信甫比部家藏。莫子偲定爲南宋末年邵武坊本，莫固精了版本之學，其言爲可信。

《愛日精廬藏書志・別集類》《唐李文公集》十八卷（明成化刊本）。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李翺字習之撰。何宜序（成化乙未）。

《藝風藏書記・別集類》《李文公集》十八卷。明嘉靖二年，黃景夔刊本，前有自序，後有景泰乙亥邢讓跋。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李文公集》十八卷，唐李翺撰。清錢遵王鈔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黑格黑口，板心下刊「述古堂」三字。景祐三年歐陽修序，景泰乙亥邢讓序。有季振宜藏書，曾在雲間沈氏獻園，復廬、結一廬藏書印。又明成化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線口，成化乙未何宜序。又明嘉靖刻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黑口，嘉靖二年黃景夔序。

《古越藏書樓書目》卷九　《李文公集》十八卷《補遺》一卷（唐李翺，光緒元年馮焌光校刻本）。

《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別集類》《李文公集》十八卷（宋刊本，明錢叔寶舊藏）。唐李翺撰。【略】有《易詮》七卷，《宋藝文志》著錄之，《唐志》不載，《玉海》則云三卷。《論語筆解》二卷，舊本題韓愈、李翺同撰。《易詮》已佚，而《筆解》猶存，舊刻有之，前人以爲僞書，張氏《書目答問》亦不錄。【略】至習之《答開元寺僧書》，見《文苑英華》，而《文粹》亦載之，此集見遺。韓退之作《歐

陽詹哀辭》謂習之有詹傳，此本亦闕此篇，是則日久缺佚，固常例也。【略】習之所撰有《五木經》一卷，范氏藏本有羅浮外史識後云：古之言樗蒱者凡八，爲經、爲采、名爲象戲、爲廣象戲格、爲樗蒱格，總是經爲八部。今鄭浹漈之《志藝術》悉載焉，但初不錄作者姓氏，至馬貴與作《經籍考》迺收《五木經》於字類，稱唐李翺撰，元革注而署其卷目爲一，復及其圖例云：「今且軼脫，不可得而見矣。」是卷幸載《李文公集》，其盧梟雉犢之采，備紀帙中，後之癖染劉毅容寶之好者，當一披豁而嘉賞焉。清《四庫提要》謂此書是翺戲作，借古樗蒱盧白雉犢之名以行打馬之法，實非古之五木。按之《後漢書・梁冀傳》注及《列子・楊朱篇》注，殊相繆戾，則是書爲翺自出新意云云，此又習之之餘事也。【略】此本黑口版，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目錄前題「李文公集」，下云「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二首原闕」，下一行云「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又下一行云「李翺字習之」，版心有「李文」二字，在上黑口下、魚尾上。書賈求售時，不敢定爲何時本，惟云：紙墨甚古，紙薄而有羅紋，字體古茂疏勁，當非明刻，索價頗奢。伯驥曾藏明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卷一」「卷二」等字，而此則否，心遂度此爲宋元本，良由張氏愛日精廬、陸氏皕宋樓所藏宋本極富，而李集均爲明本。《四庫》著錄亦由毛刻而來，估人不審此本爲宋，固無足怪也。錢氏天樹跋《李文公集》云：「余昔藏有兩本，審其字畫，是明成弘間所刻，目錄之前無銜名一行。」張氏鈞衡云：「目錄有官銜，五、六卷首尾相接，皆宋本之徵。」以上皆見《適園藏書志》卷十。此本五、六卷相聯，銜名亦詳敘，與張氏之說脗合【略】友從海上歸，時葉氏《郎園讀書志》初出版，友檢卷七出示，與此本合如符節，益可證明，然猶以黑口爲疑，以昔人謂宋版無黑口也。惟《儀顧堂集》卷二十有云：「愚見十行本《北史》《景定嚴州續志》《中興館閣書錄》、咸淳板《揮麈錄》、王注《蘇詩》皆黑口，然則黑口之興當在宋季，而不始於元，可知。葉氏定爲南宋刻，誠非無見也。」葉書爲湘鄉曾文正公舊藏，吾家郘亭定爲南宋本，文正跋語及之見葉氏《讀書志》中。此本卷首有中吳錢氏考藏印、縣罄室兩章，卷末有錢氏叔寶、三吳逸民等章。

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錄》記一 《李文公集》十八卷，唐李翺撰。前有本傳，次歐陽修《讀李翺文》，下接目錄。題誌十八卷，凡一百三首，二首原缺。其後則題李文卷第某，又列本卷三目（如賦幾首某賦某賦某賦），半頁十行，行十九字。有池北書庫（朱長方）、國子祭酒（朱方）二印。各卷號碼連接，計卷一至十八，共一百五十六張。寬黑口，雙框。

吳大廷《書李文公集後》 《李文公集》世甚少傳本，歐陽公時已嘆其闕遺矣。明景泰時河東邢讓亦謂「李文落落然，後學有終身不得見者」。嘉靖元年，黃景夔從唐守之處得朝鮮雕本，錄而刻之，歲久未顯於世。頃南海馮觀察竹儒購得日本文政二年刊本，余因暇而錄之，用朱墨校勘者再，而觀察旋亦廣求善本合校刊行，乃敬書其後曰【略】同治戊辰秋月，沅陵吳大廷謹識。

馮焌光《新刊李文公集跋》 甲戌秋，余購得古書數十種，中有東洋文政二年刻本《李文公集》十八卷，凡一百三篇。公務之餘，瀏覽竟帙，其行文旨趣與歐陽文忠公及蘇允明氏所論一一符協。念近時印本甚罕，付之手民，惟僞字、脫文層見疊出。乃遍訪友人所藏舊刊，僅得明嘉靖二年刊本及毛氏汲古閣本，又有無名氏校本，互相參校，僞謬亦復不免，而嘉靖本尤甚。無名氏所校汲古本似依據一宋元舊刊，然亦不能盡善。今人欽定《全唐文》中所載一一校勘，多所折衷，又獲諸本所無者八篇。第《唐書・藝文志》作十八卷，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蜀本分二十卷」。元趙汸《東山存稿》《書後》云十有八卷，百四篇。元、明以來，行世大抵爲十八卷之本。嘗思歐陽公生北宋之世，云「得此書於魏君，僅五十篇。」國朝閻徵君若璩爲康熙間，博極群書，欲見《李文公全集》，有年老倦於尋訪之嘆。乾隆間詔修四庫全書，海內古書秘籍徵搜殆遍，而此書四庫著錄，亦只據浙江鮑士恭家藏毛晉刊本。今兵燹之後，古籍日稀，欲更得李氏全書，駕乎諸本之上，不其難哉。茲所見諸本，卷次大抵相同。元闕《疏引見待制官》及《歐陽詹傳》，又《馬少監墓志》，嘉靖、東洋及無名氏校本有目無文。汲古閣本既無此三文，并不虛列其目，又少《答開元寺僧書》一篇。今《馬少監墓志》即欽定《全唐文》補錄，合他文七篇，爲《補遺》一卷。而《答開元寺僧書》，嘉靖、東洋二本均脫去六、七句，凡三十三字，其他字句亦間有小異，亦從《全唐文》本增補而參定之。又嘉靖、東洋二本載有《新唐書》列傳、歐陽公《讀李翺文》并《跋》、明景泰乙亥河東邢讓跋、嘉靖二年酆都黃景夔序，而東洋本前又多成化乙未玉融何宜序，末又多趙汸《書後》一篇，今悉錄存。更恭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於首，集後又增錄《舊唐書》列傳及毛子晉跋。而鄞縣全庶常祖望《結埼亭集・外編》有《李習之論》，於文公學行、風節，闡發盡致，亦附錄之，以俟知人論世、講求典禮之君子詳焉。光緒元年歲

次乙亥春二日，南海馮焌光書於上海道署。

李希聖《雁影齋讀書記》《李文公集》十八卷，唐李翺撰，每版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嚴可均印（朱文）、鐵橋印（白文）、汪文柏印、柯庭印、繆沅（白文）、冊後有休寧汪季青家藏書籍印（朱文）。各體文共一百三首，注明元闕二首，核之乃《疏引見待制官》及《歐陽詹傳》及《馬少監墓誌》也。末附《戲贈》詩一首，而目錄誤作《湖僧》。其他譌字極多，蓋元時坊本也。李習之集，唐《藝文志》著錄十八卷，而歐陽公所得者僅五十篇，蓋不全之本也。趙汸《東山存稿・書李集後》云：「十有八卷，凡百四篇，乃蘇天爵藏本。某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云云。景泰乙亥邢讓從陳緝熙傳抄本，爲徐養元刻本之祖，亦十八卷。汲古閣本卷數同，所闕二篇亦同。《四庫》著錄即汲古閣本。光緒乙亥南海馮焌光得東洋文政二年刻本十八卷，一百二篇，亦闕其二，乃以嘉靖時刻本及毛本對校刊行。又補遺一卷，得集外文八篇，刊於上海。惟《四庫提要》歷數諸本，馮氏又廣爲搜羅，皆未見此本，知其流傳甚少矣。《馬少監墓誌》馮氏本注元闕，從《全唐文》補入。此本目錄不闕字而無其文。《答開元寺僧書》則文目俱闕，與馮本異。不知海內尚有《書錄解題》之二十卷本，爲閻百詩所欲尋訪者乎？

《藏園羣書經眼錄・集部一》《李文》十八卷，唐李翺撰。明成化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版心分四格，上格題幾卷，次格題李文，魚尾下記葉數。前成化七年何宜序，次目錄，目錄首行題「唐李文公集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旁注「二首元闕」，次行題「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三行題「李翺字習之」。本書正文首葉題「李文卷第一」，下篇目，目後連本文。

又《唐李文公集》十八卷，唐李翺撰。明刊本，十行十九字，大黑口，四周雙闌。有嘉靖二年三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兵部主事酆都黃景夔序。有跋錄後：「崇禎庚辰燈下與家兄讀此書，目光茫茫然，再三五恐不能讀書矣。歲月如電，老死相尋，奈何哉！時余年正三十七也。彪。」

又《李文公集》十八卷，唐李翺撰。清寫本，十行二十字。前錄成化乙未何宜序，蓋從明本傳抄者。鈐有「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朱錫庚印」、「錫庚閱目」各印。有朱錫庚跋錄後：「鈔本《唐李文公集》十八卷，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李翺字習之撰。【略】此本有成化乙未廣西承宣布政司左布政使何宜序，云邵武郡守西蜀馮君師虞以唐隴西李文公所爲文一十八卷凡百三首，命工鋟梓。成化距景泰後僅數十年，而邢讓抄本至我朝始行刊刻，決非邢本明矣。其毛晉所刊未詳源于何本，獨是本既經馮氏鋟梓，而此本何以猶復抄寫，不解何故。至數卷與《東山存稿》同，而趙氏作百四篇，此止百三篇，蓋闕《疏引待制官》一首，而《歐陽詹集序》乃李貽孫所撰，本不在此數，實百二首耳。至世本無蘇舜欽序，殆亡來已久，總目中所引蘇舜欽兩語蓋出于《郡齋讀書志》，恐毛晉刊本亦未必載蘇序也。道光三年春正月十有八日少河山人識。」後鈐「朱錫庚印」白文一印。「道光二十七年嘉平十有四日。堪喜齋購藏。」

又《李習之文集》十八卷，唐李翺撰。清刊本，十行二十字，四周單闌。軟字體。題「後學徐養元長善甫較」。有邗江趙漁序。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集部》《李文公集》十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唐李翺撰。馮刻三唐人集本。首提要，次成化乙未何宜序，次嘉靖二年黃景夔序，次目，附錄史傳、歐陽公讀李文一則。又書後景泰乙亥河東邢讓跋、趙汸跋、從《明文衡》錄補毛晉跋、全祖望論，末有同治甲戌沅陵吳大廷跋，光緒元年馮焌光跋。文公不長於詩。吳氏跋曰：李集世鈔傳本，歐陽公已歎其闕遺，黃景夔得朝鮮本錄而刻之，未顯於世。南海馮觀察竹儒購得日本文政二年刊本，余因假而錄之，用朱墨校勘者再，馮觀察亦廣求善本合校刊行。馮氏跋曰：近時印本甚罕，僅訪得嘉靖本及汲古閣本、又無名氏校本，無名本汲古本似依據一宋元舊槧，然亦不能盡善。今以《欽定全唐文》對勘，多所折衷。閻百詩欲見《李文公集》，有年老倦訪之歎。四庫著錄，據毛本。

藝　文

韓愈《送李翺》（存目）

孟郊《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翺》（存目）

舒元輿《贈李翺》（存目）

韓愈、孟郊、李翺《遠遊聯句》（存目）

雜録

雜記

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初(章)蕃既纂修父書，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蕃曰：「翺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翺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賫恨無已，將子薦誠於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於襄州，蕃具道其語。

韓愈《歐陽生哀辭》 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

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李遜《遊妙喜寺記》 時有從事李翺、僧靈徹請紀，故琢於片石云。時元和八月十五日記。

《唐闕史・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翺自文昌宮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遘病沈困者，宴安鴆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噦食昏瞑，百刻不穆，徧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且歸罪於文公桎梏李生也。公以伉儷義重，息胤情牽，不得已解縲絏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禱之，某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愼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敎，即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札寫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灺更深，疲於毫研，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併符以焚。聞呻吟頓減，闔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爲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曰：「譚何容易，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病亦漸間。

《唐摭言・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翺之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自言能使鬼神。翺謂其妖，叱去【略】後翺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慊。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罍恥，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桉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翺如所敎。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翺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鎭襄陽，其人復至，翺虔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孰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尙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樂史《廣卓異記序》 昔李翺著《卓異記》三卷，述唐朝君臣超異之事，善則善矣，然事多漏落，未爲廣博。臣初入館殿日，亦嘗撰《續廣卓異記》三卷進上，則唐朝之事，庶幾盡矣。

歐陽修《書李翺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伍拾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多矣。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跋。

《困學紀聞・考史》 《舊史・敬宗紀》：李翺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翺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

《野客叢書・翺湜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翺、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當，曰：「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即退之也。然翺《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在汴州，我還自徐，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傪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

而不以師禮事之。翺又嘗言曰：「行己莫若是貴，此聞之於師者也；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於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翺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翺、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九**　李習之、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

《**捫虱新話下集・李翺學佛**》　李翺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闢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翺，此又何也？

《**景德傳燈録・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傳**》　朗州刺史李翺向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翺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腳眼始得。」）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遮裏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須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辰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翺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趙汸《李文公集後》　某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始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録》文如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減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睹全集爲憾。至是乃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

雜　考

《**唐詩紀事・李翺**》　翺刺史朗州，贈藥山高僧惟儼詩云【略】再贈詩曰【略】習之爲朗州刺史，入爲禮部郎中，出刺廬州，入爲中書舍人，歷遷桂管、湖南觀察、山南東道節度。其與僧惟儼詩及其女識盧儲登第事，皆習之也。然習之學韓愈者，其與藥山僧詩，是非未可知也。歸妹於楊嗣復，歸女於盧求、鄭亞、杜審權，故攜、畋、讓能皆習之之甥，皆爲宰相云。其在鄭州者，非習之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習之**》　苕溪漁隱曰：余讀《傳燈録》，【略】余以《唐書》翺本傳考之，翺嘗爲朗州刺史，則《傳燈録》所載是也。翺未嘗爲鄭州刺史，《古今詩話》所載鄭州刺史李翺詩非也。《傳燈録》有此二詩，《石林》以謂翺詩散亡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遊聯句》而已，何也？

《**讀書敏求記・傳記類・李翺卓異記**》　開成五年，翺在檀溪。述虛舟道人云：蕭氏自瑀至遘八葉宰相，閥閱之盛，有唐莫與之比，而《卓異》不及，何耶？按翺書成于文帝時，焉能下記宣、懿、僖三朝事？虛舟之跋，殆亦未之思也歟？

《**金石録補跋尾・唐華山禪院洪鐘記**》　右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李翺撰，沙門懷用集晉王羲之書，大曆十一年乙卯歲之六月望日記。予竊疑之，翺集有《泗州開元寺鐘銘》，甚古雅，此記拖沓絕不類，一也；翺傳：貞元十四年進士，授校書郎，未聞於二十年前已爲此官，二也；《通鑑》及《紀年》諸書，大曆十年，歲在乙卯，此碑爲十一年，三也。趙氏凡夫藏此碑，後歸家石君云。

李　約

論　述

綜　論

《**全唐詩話**》**卷二**　約雅度簡遠，有山林之致。

《唐音癸籤・評彙三》 李存博(約)貴公子，亦豪亦恬，雖篇什無多，疏野可賞。

分論

《從軍行三首》《石園詩話》卷二：李存博(約)雅度簡遠。詩亦清曠。《從軍行》云【略】更耐人尋味。

《觀祈雨》《升菴詩話・李約觀祈雨》：與聶夷中「二絲五穀」之詩并觀，有《三百篇》意。

傳記

《唐才子傳・李約》 約，字存博，汧公李勉之子也。元和中，仕爲兵部員外郎。與主客員外張諗極相知，每單枕靜言，達旦不寐。嘗贈韋況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郎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性清潔寡欲，一生不近粉黛，博古探奇。初，汧公海內名臣，多蓄古今玩器，約愈好之。所居軒屏几案，必置古銅怪石、書法名畫，皆歷代所寶。坐間悉雅士，清談終日。彈琴煮茗，心略不及塵事也。【略】復嗜茶，與陸羽、張又新論水品特詳。【略】有詩集。後棄官終隱。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中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於小亭以翫之，號爲「蕭齋」。

《因話錄・商部上》 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與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詩韻，契分最深。【略】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燕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疏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踣泉，音樂亂山鳥聲，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約天性唯嗜茶，【略】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册府元龜》卷四六七 韋顗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亟迴大政。

《圖畫見聞記》卷八 又有一士人家，曾請(張)璪畫林石一障，士人云亡。有兵部李約員外，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衣裏矣，惟得兩幅，雙柏一石在焉。李嗟惋久之，作《練檜記》，以述張畫意。詞多不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李約《東杓引譜》一卷。勉子，兵部員外郎。

《宋史・藝文志一》 李約《琴曲東杓譜序》一卷。

又《藝文志四》 李約《老子道德經注》四卷。

又《藝文志七》《李約詩》一卷。

藝文

崔備《使院憶山中道侶兼懷李約》 松竹去名嶽，衡茅思舊居。山君水上印，天女月中書，舊秩芸香在，空奩藥氣餘。褐衣寬易攬，白髮少難梳。病柳傷摧折，殘花惜掃除。憶巢同倦鳥，避網甚跳魚。阮巷慙交絕，商巖愧跡疏。與君非宦侶，何日共樵漁。

釋空海

紀事

朱千乘《送日本國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貢方物而歸海東詩叙》 滄溟無垠，極不可究，海外僧侶朝宗我唐，即日本三藏空海上人也。能梵書，工八體，繕俱舍，精三乘。去秋而來，今春而往，反掌雲水，扶桑夢中。他方異人，故國羅漢，蓋乎凡聖不可以測識，亦不可以知智。勾踐相遇，對江問程，那堪此情。離思增遠，願珍重珍重。元和元年春姑洗之月聊序。

《舊唐書・東夷傳・日本》 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眞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

《新唐書・東夷傳・日本》 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來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眞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

《宋史・日本國傳》 次桓武天皇，遣藤元葛野、空海大師及延曆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

宋濂《賦目東曲十首》注 天台智者在時，有傳教、弘法二師，來受顯、密二教而去，至今國中盛行。

著録

《木犀軒藏書書録・子部・類書類》 《文鏡秘府論》六卷，日釋空海撰。日本刊本。標題後題「金剛峰寺禪念沙門遍照金剛撰」。前有自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

藝文

馬總《送空海》 何乃萬里來，可非衒其才。增學助玄機，土人如子稀。

朱千乘《送日本國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貢方物而歸海詩》 古貌宛休公，談眞說苦空。應傳六祖後，造化島夷中。去歲朝秦闕，今春赴海東。威儀易舊體，文字冠儒宗。留學幽微旨，玄關護法崇。凌波無際礙，振錫路何窮。水宿鳴金磬，雲行侍玉童。承恩見明主，偏沐僧家風。

朱少端《送空海上人朝謁後歸日本國》 禪客祖州來，中華謁帝回。騰空猶振錫，過海素浮杯。佛法逢人授，天書到國開。歸程三萬里，後會信悠哉。

曇靖《奉送日本國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獻後却還》 異國桑門客，乘杯望斗星。來朝唐天子，歸譯竺乾經。萬里洪濤白，三春孤島青。到宮方奏對，圖像列王庭。

鄭壬《奉送日本國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獻後却還》 承化來中國，朝天是外臣。異才誰作侶，孤嶼自爲鄰。雁塔歸殊域，鯨波涉巨津。他年續僧史，更載一賢人。

盧仝

論述

綜論

《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升堂三人：盧仝、顧況、沈

亞之。

《東坡志林》卷一　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東坡題跋》卷二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

韓盈《玉川子詩外集序》　歌詩百篇，鏤板已行於世。其爲體峭挺嚴放，脫略拘維，特立羣品之外，要夫指事措意於救物之爲忠憤切深者矣。常愛其詩，恨不得多見其篇，近友人李生於道士崔懷玉處又得集外一十五首，余甚喜之，以編附舊本。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國風漢魏六朝下》引《雪浪齋日記》　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詩須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

《珊瑚鉤詩話》卷一　李唐羣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賈休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劉克莊《程垣詩卷》　仝客於昌黎文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

《後村詩話新集》卷三　玉川詩有古樸而奇怪者，有質俚而高深者，有僻澀而條暢者。元和、大曆間詩人多出韓門，韓於諸人多稱其名，惟玉川常加先生二字。退之強項，非苟下人者。今人但誦其《日蝕》及《茶》詩，而他作往往容易看了。此公雖與世殊嗜好，然以詩求之，於養生概有所聞，其序閨情酒興，纏綿悲壯，唐以來詩客酒徒不能道也。其間理到之言，他人所棄者，今存於篇。

《滄浪詩話・詩評》　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盧仝集》　其詩古怪，而《女兒集》、《小婦吟》、《有所思》諸篇，輒嫵媚豔冶。

《春渚紀聞》卷五　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才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韓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一驚世耳。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一三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眞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唐才子傳・盧仝》　仝性高古介僻，所見不凡近。唐詩體無遺，而仝之作特異，自成一家。詩尚奇譎，讀者難解，識者易知。後來倣效比擬，遂爲一格宗師【略】古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戒愼出入。」斯所以防前之覆轍也。仝志懷霜雪，操擬松柏，深造括囊之高，夫何戶庭之失。噫，一蹈非地，旋踵逮殃，玉石俱爛，可不痛哉。

《吳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盧仝奇怪，賈島寒澀，自成一家。

《存餘堂詩話》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險怪百出，幾不可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平直，殊不爲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恬澹，殊不爲險。

徐獻忠《唐詩品》　老仝山林怪士，誕放不經，意紆詞曲，盤薄難解。此可備一家，要非宗匠也。夫鐘鼎之器，登於太上，要之目可別識，不至駭心。至於蛟螭罔象，出沒寄詭，其取疑招譴，情理亦定。仝之垂老，一宿權家，遽沾甘露之禍，豈其氣候足以自致耶？

《藝苑卮言》卷四　歐陽公自言《廬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余謂此非公言也，果爾，公是一夜郎王耳。《廬山高》僅玉川之淺近者，無論其他。

又卷八　一貧困：【略】盧仝長鬚赤腳，灌園自資。

《焦氏筆乘》卷三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許顗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甚高，不爲勢利所汩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略】至元、白長篇，張、王樂府，下逮盧、李，流派日卑，道術彌裂矣。

又　太白幻語，爲長吉之濫觴；少陵拙句，實玉川之前導。集長去短，學者當先明此。

又　玉川拙體非自創，任華與李、杜同時，已全是此調，特篇什不多耳。長吉險怪，雖兒語自得，然太白亦濫觴一二。馬異與盧同時，詩體正同。張碧

差後長吉，亦頗相似。盧體不復傳，長吉則宋末謝皋羽得其遺意。

又《外編・唐下》 東野之古，浪仙之律，長吉樂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過人。如危峰絕壑，深澗流泉，並自成趣，不相沿襲。必薛逢、胡曾，方堪覆瓿缶。

又 飛卿北里名娼，義山狹斜浪子，紫薇綠林傖楚，用晦村學小兒，李賀鬼仙，盧仝鄉老，郊、島寒衲。

又 唐詩之拙怪者，咸以盧玉川、馬河南，開元間任華已先之矣。

又 盧仝、馬異、孟郊、賈島，並出一時。其詩體酷類，已爲奇絕，其名皆天生的對，尤爲奇也。

《唐音癸籤・評彙三》 按：自張文昌、郊、島、長吉，以至盧仝、劉叉，並一時遊韓公門，長聲價。公首推郊詩，與籍遊讌無間，島、賀亦指誘勤奬。若仝與叉，第以好奇，姑收之爾，非眞許可若籍輩也。宋人取仝詩與長吉同評，謂天地間欠此體不得，亦失其倫矣。

又《談叢四》 右中唐詩人之窮者，嗣是權、武、裴、元、韓、白諸公驟顯，元和遂以中興。繼之郊寒島髡、籍盲仝枉，二李（賀、觀）、歐陽並夭，其窮益又甚矣。

《麓堂詩話》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叉《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如韓退之效玉川子之作，斲去疵類，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而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爲難耳。

《靜居緒言》 觀唐人所作，知詩道如蟬脫異形，布種得穫，未嘗不推陳出新，不失本性也。西崑孤豔，《綠衣》、《碩人》之苗裔也；《考牧》、《考室》，長吉、玉川之初祖也；儲、王田園之趣，肇自《豳風》；杜陵之沈鬱頓挫，昌黎之妥帖排奡，胎息於《生民》、《清廟》。

《雪濤小書》 盧玉川任才任性，任筆任意，兼太白之逸，併長吉之怪，爲一人者也。【略】（詩家）如盧玉川不可有二。

《詩源辯體》卷二六 盧仝（號玉川子）、劉叉雜言，極其變怪，雖倣於任華而意多歸於正。劉較盧才實不及，故佳處亦少。馬異篇什不多，亦與盧、劉相類，今亦略附一篇。

又 盧仝雜言《有所思》一篇，《雪浪齋日記》以爲語有不類，疑他人作。《樓上女兒曲》猶近於正，今亦錄冠於前。《歎昨日》（第二篇）以下，始多變怪。《月蝕詩》近一千七百言，極其變怪【略】劉叉雜言《冰柱》【略】《雪車》【略】皆極其變怪者也。又仝《與馬異結交詩》，尤怪僻不可解。

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 他如任華、盧仝之粗野，和凝香奩詩之褻嫚，與夫一切生梗僻澀及貢媚獻諛之辭，概排斥焉。

《說詩晬語》卷下 宋末謝皋羽《晞髮集》，意生語造，古體欲獨闢町畦，方之元和時，在盧仝、劉叉之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盧仝詩集》引徐獻忠跋 玉川子詩，主於奇怪而語句渾成，與唐之諸家不類。其《茶歌》《月蝕》二篇，尤爲世所傳誦。昔之評詩者，謂天地間不可無此，則玉川詩之可愛者，正以其怪耳。予家藏宋刻本，最爲完善，因壽之梓，與騷壇之好奇者共。

《師友詩傳錄》 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也。至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則純乎鬼魅世界矣。

又 凡詩之麗而失其則者，皆不能以輕清爲體，而馳騖於鮮榮者耳。至於盧仝、馬異、李賀之流，說者謂其穿天心，出月脇，吾直以爲牛鬼蛇神耳。其病於雅道誠甚矣。何驚人之與有？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嘗戲論唐人詩【略】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隱、韓偓女兒語。

《隨園詩話》卷五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硜硜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而妄薄前人。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奡，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野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言情；悱惻芬芳，非溫、李、冬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

又 古人門戶雖各自標新，亦各有所祖述。如《玉臺新詠》、溫、李、西崑，得力於《風》者也；李、杜排奡，得力於《雅》者也；韓、孟奇崛，得力於《頌》者也；李賀、盧仝之險怪，得力於《離騷》《天問》《大招》者也；元、白七古長篇，得力於初唐四子，而四子又得之於庾子山及《孔雀東南飛》諸樂府者也。今人一見文字艱險，便以爲文體不正，不知「載鬼一車」，「上帝板板」，已見於《毛詩》、《周易》矣。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孟東野、賈浪仙卓犖偏才，俱以苦心孤詣得

之。若盧玉川則更頹然自放，疏野特甚矣。

費錫璜《漢詩總說》 詩句之奇，至顏延之、謝靈運、李白、杜甫、韓愈、李賀、盧仝至矣，然不若漢人之奇。

《圍爐詩話》卷二 初唐圓美，白傳加以平衍，昌黎稍槎枒，劉叉猙獰，盧仝牛頭阿旁，杜默地獄餓鬼。

《古歡堂集雜著》卷一 自蘇、李以來，古之詩人各有匹耦。然李、杜並稱，其境大異。王、孟則同矣，皮、陸又同矣，韋、柳又同矣，劉、許又同矣。此外顏不及鮑，陰不及何，沈不及宋，元不及白，島不及郊。而匹耦之最奇者，盧仝、馬異也。

《劍谿說詩》卷上 玉川子詩誠誕，然《有所思》、《樓上女兒曲》，音韻飄灑，已近似謫仙。讀《寄謝孟諫議》詩，尚想見此老襟抱。乃甘露禍起，以事外儒生，倉卒遇害，君子傷之。

《蘭叢詩話》 徐文長有云：「高、岑、王、孟，固布帛菽粟，韓愈、孟郊、盧仝、李賀卻是龍肝鳳髓，能舍之耶？」此言當王、李盛行之時，眞如清夜聞晨鐘矣。余嘗因此言，而效梁人鍾嶸《詩品》，爲四家品藻：韓如出土鼎彝，土花剝蝕，青綠斑斕；孟如海外奇南，枯槁根株，幽香緣結；盧如脫砂靈璧，不假追琢，秀潤天成；李如起網珊瑚，臨風欲老，映日澄鮮。此無關於專論大端之詩話，聊及之以資談柄。

《石洲詩話》卷二 韓門諸君子，除張文昌另一種，自當別論。皇甫持正、李習之、崔斯立皆不以詩名。惟孟東野、李長吉、賈閬仙、盧玉川四家，倚仗筆力，自樹旗幟。蓋自中唐諸公漸趨平易，勢不可無諸賢之撑起。然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必不可直以粗硬爲之。此內惟長吉錦心繡口，上薄《風》、《騷》，不專以筆力支架爲能。其餘若玉川《月蝕》一篇，故自奇作；閬仙五律，亦多勝概。外此則如東野、玉川諸製，皆酸寒幽澀，令人不耐卒讀。劉叉《冰柱》、《雪車》二詩，尤爲粗直傖俚。而韓公獨謂孟東野「以其詩鳴」，則使人惑滋甚矣。

又 孟、盧皆硜硜小音，執定不化，安可接武韓詩。必欲求接韓者，定推歐陽子。

《藝概·詩概》 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余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薦孟郊》云：「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以盧、孟之詩名，而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眞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養一齋詩話》卷六 劉青田《二鬼詩》，或云擬昌黎《二鳥》而作，或云在盧仝、馬異間，或云直破劉叉之膽。然吾不責其好作奇語爲不經，而恨其多參俚語爲不雅也。【略】語意太俚率任情，盧仝、馬異、劉叉尚不肯出此，況昌黎哉。一概褒許，詩不兒戲，即成惡道。

又卷一〇 徐仲車「瀲瀲灩灩天盡頭，祗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風神何限。東坡謂其詩文怪放如玉川子，亦不盡爾。後人心眼，勿爲古事往說印定。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按詩之爲道，非驚人事也。必以驚人爲事，李賀之奇，盧仝之僻，將爲正宗，而溫柔敦厚之教晦矣。

《筱園詩話》卷三 唐人七古，高、岑、王、李諸公規格最正，筆最雅鍊【略】若盧仝輩，則無理求奇，而怪誕過甚，大乖雅音。任華輩尤放恣粗野，均自墮惡道矣。

《石園詩話》卷二 宋韓盈序玉川子盧仝詩曰：「其爲體峭拔嚴放，脫略拘維，特立羣品之外。」其說誠然。

《湘綺樓說詩》卷四 韓門諸子，郊、島、仝、賀各極才思，盡詩之變，然罕能兼之。宋人雖跅弛如蘇、黃，頹放如楊、陸，未有能泥沙俱下者。

分論

《月蝕詩》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譬如玉川子《月蝕詩》【略】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與賈希逸書》：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石介《三豪詩》：師雄二十二，筆距猛如鷹。玉川月蝕句，氣欲相憑陵。《新唐書·盧仝傳》：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韓）愈稱其工。《仇池筆記》卷上：玉川子《月蝕詩》，以蝕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又卷

下：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祿，官爵奉董秦。」詳味此語，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秦本忠臣，天寶末屢立戰功，亦頗知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秦即日赴難，或勸擇日，答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汙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王令《月蝕》：盧仝不作韓愈死，天目雖盲未見嗟。坐嘆清光無惜處，一將吞吐聽蝦蟆。《詩話總龜前集・評論門四》引《王直方詩話》：石守道作《三豪詩》，謂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故詩云：「師雄二十二，筆距猛於鷹。玉川月蝕句，意欲相憑陵。」【略】杜默濮州人，師雄其字，謂豪於歌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蔡天啓》引《王直方詩話》：夏崎道言：蔡天啓初見荆公，荆公坐間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啓誦之終篇，遂爲荆公所知。又《後集・玉川子》引《藝苑雌黃》：《月蝕詩》，《唐史》謂其譏刺元和逆黨。按月蝕在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是時未有弑逆事，不知其所譏者何也。其間有言「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以爲董秦似非無功而食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云然。予謂東坡之言非也，秦始以勇力奮，在至德間，雖屢有功名，李園之屯，力屈降賊，既而冒圍以歸，乃召至京師，賜姓李，名忠臣，蓋因以勗之。後吐蕃犯順，天子遣兵，秦方在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就道，諸將白須良日，秦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秦至者，代宗嘉之。當是時，不可謂不忠也。惜乎，守節不終，抑又戇不知書，恣性婪沓，爲李希烈所逐，逃奔京師。朱泚寇奉天，受其僞署，爲賊居守，卒之頸血污刃，身首異處，秦自取耳，尚何功之足云。玉川子《月蝕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東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朋九萬《烏臺詩案》：杭州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爲曾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沉香投井，姓裴人家女亦在內，身死不明事【略】軾作詩送之【略】云：「君今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蟆行復皎。」意取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蟆精。」盧仝意比朝廷爲小人蒙蔽也。軾亦言杜子方等本無罪，爲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以致衝替逐人，後當感悟牽復。《西溪叢語》卷下：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屍無衣巾。」詳味此句，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如此者多，不知玉川子說李忠臣何也。《唐詩紀事・盧仝》：仝居東都，退之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譏切元和朋黨。《能改齋漫錄》卷七：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按《龜策傳》：

「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學林》卷八：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怪奇挺，退之所深歎伏，故退之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觀國竊以爲不然。按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爲言者曰：「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下賤臣仝，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則退之豈不能自爲《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而後成詩耶？若謂退之自爲《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李塗《文章精義》：盧仝《月蝕詩》，韓退之刪改耳，謂之效玉川子作，何邪？《春渚紀聞》卷五：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才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韓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一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皆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天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又卷七：玉川子《月蝕詩》「官爵奉董秦」，恐指董偃、秦宮也。《容齋續筆・玉川月蝕詩》：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攷韓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爲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爲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僞官，爲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非，謬哉！予案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仝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仝以爲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省憶其詳。又《四筆・嚴有翼詆坡公》：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誚其輕發矣。魏

懷忠《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五《月蝕詩效玉川子作》引陳長方曰：退之效玉川子《月蝕詩》，乃刪盧仝冗語耳，非效玉川也。韓雖法度森嚴，便無盧仝豪放之氣。又引孫汝聽曰：仝作《月蝕詩》示公，公稱其工，然以其恢詭，故頗加檃括，而作此篇。史謂仝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方崧卿《韓文公年譜增考》：江子我云：「元和五年時，杜佑、裴垍、李藩、權德輿爲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太盛，又往往出於閩嶺。玉川詩云：『才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蓋專譏刺宦官也。」劉克莊《兩曜二首》：不甘蟆蝕月，泣獻磔蟆詩。卻效玉川子，仍曾是退之。又《滿領衛詩序》：余嘗論唐詩人，自李杜外，萬竅互鳴，千人一律。忽有《月蝕》等作，退之自是驚異，非謔之也。《後村詩話後集》卷一：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盧仝《月蝕詩》，然尤簡明。又《新集》卷一：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閹人於腦後加釘焉，以爲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爲之。仝處士，與人無怨，何爲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羣閹因此害之。《太平廣記》載孝廉許生遇四丈夫與白衣叟會飲於甘棠館西噴玉泉，四人謂叟曰：「玉川來何遲？」叟舉壁間所見詩，座中聞之，皆掩面欲慟。已而叟與四人者各賦一篇，蓋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與仝之鬼也。《唐音癸籤・評彙七》：盧仝《月蝕詩》，生於李白之《古朗月行》；李白《古朗月行》，生於《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數語。始則微辭含寄，終至破口發村，靈均氏亦何料到此。又《詁箋八》：《月蝕詩》新書言其譏切元和逆黨，考之不合。按此詩叙有年月云：「元和庚寅」，則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無功而歸之歲也。初，憲宗信用承璀，令典神策，拜大帥，專征。及敗衂，仍不加罪，寵任如故。有太陰養蟾蜍爲所食之象，故取以比諷。「恆州陣斬酈定進，項骨脆甚春蔓菁」。定進者，承璀驍將，初交戰即被殺，師因氣折無功，詳見《承宗傳》，此正實紀其事處。其云「官爵奉董秦」者，秦，史思明降將，歸正賜屬籍封王，後竟附朱泚爲逆。是時承宗蒙赦復官爵，正與秦同。仝以其反覆必叛，故又借秦爲比。通閱前後，爲承璀而作甚明。若云逆黨，則搆逆時去此尚遠，安得預爲譏切乎？韓集亦載此詩，刪改過半，題云「效玉川子作」，謙不敢當改也。然此詩麤縱，至竟不可名詩。或如《送窮》、《乞巧》等製入文類，於體爲愜。惜韓公更少此一改耳。《藝苑卮言》卷四：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靜居緒言》：《月蝕詩》之險怪厖雜，幾不可卒讀。韓公爲芟削之，乃仍以己作汰而存之，雖曰不以人廢言，然其不虛中樂善，又可知矣。《詩源辯體》卷二六：盧仝《月蝕詩》雖多村鄙，然不過欲騁其變怪，其謔浪滑稽處，正足以發一笑。若任華初未嘗謔浪，其村鄙乃自骨髓中來，未可與盧並論。又：王元美云：「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愚按：盧仝《月蝕詩》佳處亦自奇警，村鄙處不免如元美所云爾。退之效玉川《月蝕詩》，較玉川僅三之一，而皆竄削其語用之，豈退之厭其冗穢，特爲裁定，然不欲見盧之短，故但云效玉川也？錢謙益《顧麟士詩集序》：唐之詩人，皆精於經學。韓之《元和聖德》，柳之《平淮夷雅》，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蝕》，雅之變也。《隨園詩話補遺》卷三：盧仝《月蝕詩》，有「官爵及董秦」之句，人疑藩將董秦來降，賜名李忠臣，現在貴官，盧仝不應譏之。姚寬《西溪叢語》以爲董秦者，漢之幸臣董賢、秦宮也，此說似有理。《野鴻詩的》：玉川好怪，作《月蝕詩》以嚇鳶雛，寧不慮蒼鷹見之而一擊乎？至「七碗吃不得也」句，又令人流汗發嘔。《載酒園詩話又編・盧仝》：王弇州曰：「玉川《月蝕》詩，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則盧仝，皆乞兒唱長短歌博酒食者。」余甚快之。然此詩以指元和之黨，猶可說也。《龍性堂詩話續集》：玉川子爲退之所重，《月蝕詩》亦是忠愛熱血，詭托而出，蓋《離騷》之變體也。元美譏其病狂人囈語，恐元美猶是夢耳。又謂「任華、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少年口過已甚，宜其晚節之懊悔也。《石洲詩話》卷二：元相《望雲騅歌》，賦而比也；玉川《月蝕詩》點逗恆州事，則亦賦而比也，而元則更切本事矣。又：韓公效玉川《月蝕》之作，刪之也。對讀之，最見古人心手相調之理。然玉川原作雄快，不可逾矣。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崧卿之駁《新書》，誤認「元和逆黨」四字爲庚子陳弘志弒逆之黨，而不考庚寅王承宗叛逆之黨，故未知《新書》之是，是幷朱文公亦未及詳考也。韓詩刪盧原本甚多，以致其旨隱約。按盧詩「恆州陣斬酈定進」，酈定進者，討王承宗之神策將。承宗拒命，帝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帥討之，承璀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將酈定進及戰，北馳而僨，趙人害之。是則承宗抗師殺將，逆莫大矣。史書酈定進死在元和五年，韓詩「元和庚寅」，盧詩「新天子即位五年」，時事正合。是詩正爲承宗叛逆而發，《新書》以爲譏元和逆黨，特渾其詞耳，未爲失也。【略】左右參考，是詩確爲承宗作，借端於月蝕者，日君象，月臣象，酈定進以天子近臣而爲叛

逆所殺，猶月被蝕也。又天官家言，日爲德，月爲刑，月被蝕，是刑政不修也。至東西南北龍虎鳥龜諸天星，無不仿《大東》之詩刺及者，指征討諸鎭也。又：宋人詩話往往好左右袒，而不知其失言。《學林新錄》于此詩言盧險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是則腐談。題不曰刪而曰效，韓之重盧甚矣，何必以尺蠖之見繩墨蛟龍哉？王元啓《讀韓記疑》：考《容齋續筆》以盧詩董秦爲董賢、秦宮，指嬖倖擅位，以喩吐突承璀，對下「黔婁覆尸無衣巾」讀之，其解良是。舊說指李忠臣，非也。又：盧詩恃其絕足，恣意奔放，必如公作，乃可云範我馳驅。論者猥欲伸盧抑韓，未免取舍兩乖。盧詩云「官爵奉董秦」，又云「恆州陣斬酈定進」，愚謂《月蝕詩》刺時之作，祇應借蝦蟆寄諷，不宜徑述時事，致失比興之體。韓詩「此外內外官，瑣細不足科」，不特將五曜三台二十八宿及蚩尤旬始以下妖異諸星，概行抹殺，如董秦、定進，並無一語及之，尤見筆削謹嚴，不愧卓然典則之文。評者猶以乏盧仝豪放之氣少公，豈非瞽說。沈欽韓《韓集補注》：詩爲吐突承璀而作也。以寺貂之漏師，兆豎牛之亂室，履霜戒於堅冰，有識者爲之危心矣。曰：何以示意於月蝕也？蓋月者陰德，又主兵事，今使宦者爲統帥，舉朝爭之，曾不少動，非所謂月蝕修刑矣。程學恂《韓詩臆說》：看「此猶不自保」句，似此詩指天子近臣爲叛逆所殺，亦近有理。前云：「日月爲天子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後云：「還汝月明，安行于次」等語，知所謂指憲宗遇害者非也。玉川本旨，畢竟不知所在，諸說皆有難安。若認定作酈定進、王承宗，亦不似。《石園詩話》卷二：玉川子《月蝕詩》，凡一千六百七十七字，艱澀險怪，讀之不易。韓文公倣其詩，凡五百七十八字，前後簡淨，但結處不如玉川之有餘味。《養一齋詩話》卷九：容齋論坡公《二疏贊》云：「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今詩句之失，原非文比，然必一一文飾之，恐亦非坡公意。如玉川子《月蝕詩》之董秦，自是李忠臣耳，坡公以忠臣爲非無功而食祿者，見駮于嚴有翼，而容齋又以爲不然。後來李冶所駮，較之有翼尤詳，則容齋之曲護非也。且容齋以董秦爲董賢、秦宮，無論賢、宮自古未嘗並稱，即可以類及，而玉川子詩「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賢爲大司馬矣，宮第爲梁冀夫婦所寵，其官爵未顯奕也，何能與董賢並哉。又卷一〇：明人論詩多大言，不獨大復譏陶、謝也。王子衡云：「《風》《騷》包韞本體，標顯色相。若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叙，塡事委實，言多趁帖，情出附輳。」嗚呼，何其誕也？《北征》一篇，原本忠愛，發以史筆，根柢槃深，關係宏遠，乃杜集之鉅製，與《風》《雅》相出入者，比以昌黎《南山詩》，已覺不倫，況儕諸盧仝、元稹輩哉？彼蓋祇知意在詞表爲《三百》，爲《離騷》，而不知《風》《騷》之暢叙己懷，鋪陳亂始，直詆匪人者，固指不勝屈也。大抵詩知賦而不知比興，則切直而乏味，知比興而不知賦，則婉曲而無骨，三緯所以不可缺一。子衡崇比興而廢賦，直知一而不知二矣。《筱園詩話》卷三：玉川子《月蝕》一詩，退之喜之，修飾刪潤，收入集中。及《和陸渾山火》詩，效皇甫湜體，又聯句諸篇，皆一時乘興之作，等於戲筆，非韓公極詣。學韓者須法其專長，勿步此種後塵，致沈淪於迷津中，不能登道岸也。宋、元人誤蹈覆轍者，多爲後人口實，當以爲戒。如前明劉青田《二鬼》詩，郭定襄《山王廟》詩，《詠梟》詩，錢牧齋《效月蝕詩》，皆學盧仝、任華輩，而恣肆太甚，時近粗惡。朱竹垞賞之，未爲卓見。沈歸愚謂非正聲，力斥其傷雅道，一概擯而不取，自是正論特識。學七古者，才力學力俱強，則當以李、杜、韓、蘇爲宗，否則宗法高、岑、王、李，不失正格，勿誤於歧途，竄入荆榛，致爲大雅所棄也。《竹林答問》：問：昌黎《月蝕詩》，大段襲盧仝詩語，而云「效玉川子」，何邪？（答）《月蝕詩》乃是玉川子改削者，而兩集各收之，謂爲「效玉川子」者，當是李漢輩之誤。李義山集中有《會昌一品集序》代桂府滎陽公作一首，《唐文粹》《文苑英華》並題爲鄭亞作，蓋亦經滎陽改削，故兩集並收，此其例也。

《觀放魚歌》　《吳禮部詩話》：《北山》詩後三章，「或燕燕居息」以下凡十二句，皆首用或字，韓公《南山》詩蓋本此。盧仝《放魚》詩，亦連六句用或字，《南山》之作，仝固得於目擊也。

《示添丁》　《艇齋詩話》：山谷《嘲小德》詩云「書窗行暮鴉」，蓋用盧仝《添丁》詩：「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書窗如老鴉。」

《寄男抱孫》　《存餘堂詩話》：詩家評盧仝詩，造語險怪百出，幾不可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石園詩話》卷二：宋韓盈序玉川子盧仝詩，曰：「其爲體峭拔嚴放，脫略拘維，特立羣品之外。」其說誠然。《寄男抱孫》云：「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粗氣強叫吼。」又云：「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頑發苦惱人，汝母必不受。」峭拔可喜。末云：「他日吾歸來，家人若彈糾。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其脫略讀之，令人失笑。

《**自詠三首**》二　《韻語陽秋》卷二：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略】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則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喜逢鄭三遊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中》：周敬曰：世謂盧詩造理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如此詩亦自恬淡，何有險怪。唐孟莊曰：起古。敖英曰：落句是畫意。周珽曰：此詩玩兩「處」字，總就今日相逢之景地，以訂後日同心之歸宿。唐仲言謂：花雖繁而易盡，山雖深而易迷，所以恃以相期者，獨泉石之孤松耳，謂其歲寒挺秀也。

《**悲新年**》《升菴詩話・詩用兒字》：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略】盧仝新年亦有詩云：「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還聽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徑，青風肯換歲寒枝。」

《**訪含曦上人**》《後村詩話續集》卷二：盧仝、劉叉以怪名家，仝集中有《含曦上人》一首云：「長壽寺，石壁院，盧公一首詩，渴讀即不渴，飢讀即不飢。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叉集有《范宗韓喜得劉光生》詩云：「玉尺沈埋久，得之銘篆深。指磨露正色，扣擊吐哀音。」二詩可見仝、叉對壘。

《**村醉**》《冷齋夜話》卷三：李格非善論文章【略】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歸》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九引《雪浪齋日記》：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

又《**竹答石**》《唐詩快》卷一四：子猷之此君、元章之石丈，何如此之竹弟石兄乎。

又《**客答石**》《唐詩快》卷一四：此眞可謂石交矣。

又《**石請客**》《唐詩快》卷一：千古無此奇怪詩題。石不能言而客代之言，已奇矣。一再曰小人小人，豈即所云硜硜然小人者耶。「小人無以報君恩，使君池亭風月古。」昔聞以直報怨，今乃以古報恩。

又《**馬蘭請客**》《唐詩歸・中唐六》：鍾（惺）云：似讀曲聲響。《唐詩快》卷一四：竟似《子夜》讀曲歌》。玉川子爲客謝井曰：「我縱有神力，爭取將公歸。揚州惡百姓，疑我卷地皮。」可謂善於辭井矣。若馬蘭願隨到嵩山，豈非眞卷地皮乎。

《**白鷺鷥**》《唐詩歸・中唐六》：鍾（惺）云：笑盡名利熱中人。

《**有所思**》《容齋續筆・玉川子》：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陽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昨夜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腳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仝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略】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不含譏諷乎？《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玉川子》引《雪浪齋日記》：玉川子詩【略】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對牀夜語》卷三：《有所思》，古樂府云：「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晨昏，至誠烝烝通神明。」傳者一失於正，遂致庾肩吾有「拂匣看離扇，開箱見別衣。」吳均有「春風驚我心，秋露傷君髮。」至盧仝則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豈亦傳習之誤耶？或謂仝此詩自有所寓云。《唐詩品彙》卷三六：劉（須溪）云：「奇怪濃麗而不妖，是謂之暢。」《四溟詩話》卷二：盧仝曰：「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孫太初曰：「夜來夢到西湖路，白石灘頭鶴是君。」此從玉川變化，亦有風致。《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中》：周珽曰：此托言以喻己之所思莫致也，意謂遇合無常，盈虛有數，故士爲知己者用。既爲所棄隔，雖懷才欲奏，亦徒勞夢想矣。與《樓上女兒曲》《思君吟》皆思君致身不遇之詞也。《唐詩快》卷七：玉川詩大都雄肆險譎，而此詩獨清婉秀逸，殊不類其所作。豈美人之前，不敢唐突耶？《圍爐詩話》卷三引賀黃公（裳）曰：王弇州謂「盧仝《月蝕詩》是病熱人誕語，前則任華，後則此君，皆乞兒唱長短歌博酒食者」。余甚快之。但「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卻是勝流語。

《**樓上女兒曲**》《彥周詩話》：箜篌狀如張箕，探手摘絃出聲。盧玉川詩云「捲卻羅袖彈箜篌」，此語亦未可譏誚。司馬溫公嘗語程正叔云：「辨證古

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也。」《唐詩品彙》卷三六：劉（須溪）云：野情閨思，曠似謫仙，欲二首如此不可得。《詩辯坻》卷三：玉川《樓上女兒曲》，通體妍俊，中「直緣」二句殊贅，或「錦帳」下徑接「我有嬌醫」，風格差得上。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誠齋詩話》：東坡《煎茶》詩云【略】「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爲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椀，卧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卻盧仝公案。仝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韻語陽秋》卷五：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也。然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護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喊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爲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玉川子》引《藝苑雌黃》：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鬥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又：苕溪漁隱曰：《藝苑》以盧、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又：苕溪漁隱曰：【略】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爲鄰，山阜相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螢雪叢說》卷一：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瀛奎律髓》卷一八《茶類序》：茶之興味，自唐陸羽始。今天下無貴賤，不可一餉不啜茶。且其榷與鹽、酒並爲國利，而士大夫尤嗜其品之高者。盧仝一歌至飲七椀，以奇語豪思發茶之神工妙用。然「首閱月團三百片」，則必不精。達官送一處士茶，雖佳，亦不至如是之多。啜茶者皆是也，知茶之味者亦鮮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中》：周珽曰：說得送茶、飲茶、謝茶，宛轉透徹，氣之一往，如三峽水倒流，九疑雲百變，此最詩人快境。末段慧想尤爽，握管如椽，橫睇千古。周啓琦曰：詩話云：詩人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於詩中見之。劉禹錫題九日詩，欲用「糕」字，乃謂六經無「糕」字，遂不敢用，後人作詩嘲之，蓋以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椀」字，而玉川子《茶歌》連用七個「椀」字，遂爲名言，是其詩膽大也。《石園詩話》卷二：玉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世因其有七椀之句，皆知其嗜茶。吾謂公幷嗜酒，觀其《自詠》云：「生涯身是夢，躭樂酒爲鄉」，可知公固茶酒兼嗜者。

《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有感五首》《後村詩話新集》卷三：玉川詩有古樸而奇怪者，有質俚而高深者，有僻澀而條暢者。元和、大曆間詩人多出韓門，韓於諸人多稱其名，惟玉川常加先生二字。退之強項，非苟下人者。今人但誦其《日蝕》及《茶》詩，而他作往往容易看了。此公雖與世殊嗜好，然以詩求之，於養生概有所聞，其序閨情酒興，纏綿悲壯，唐以來詩客酒徒不能道也。其間理到之言，他人所棄者，今存於篇。又《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貶國子博士有感五首》云：「忽見除書到，韓君又學官。死生從有命，人事始知難。烈火先燒玉，庭蕪不養蘭。山夫與刺史，相對兩嶮岏。」又云：「干祿無便佞，宜知黜此身。員郎猶小小，國學大頻頻。孤宦心肝直，天王若死嗔。朝廷無諫議，誰是雪韓人。」又曰：「誰憐野田子，海內一韓侯。左道官雖樂，剛腸得健不？功名生地獄，禮教死天囚。莫言耕種好，須選蒺藜秋。」此三詩出於山人之口，豈非公議在草茅耶。

《揚州送伯齡過江》《宋景文筆記》卷上：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張鎡《詩學規範》：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句平易，倣傚之而不得其意義，隨便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云「不唧溜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可取，自可掩口笑，寧可傚之耶？《歲寒堂詩話》卷上：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至于盧仝，遂有「不唧溜鈍漢」、「七椀喫不得」之句，乃信口亂道，不

足言詩也。《彥周詩話》：玉川子《送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四溟詩話》卷一：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曰：「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昌。」日懷奸險，蠹害朝政。盧仝《送伯齡》詩曰：「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後與王涯之禍。高駢《寫懷》詩云：「卻恨韓彭興漢室，功成不向五湖遊。」節度淮南，驕橫被誅。予筆此數事，以爲行不顧言之誡。

《憶金鵝山沈山人二首》二 《艇齋詩話》：玉川子詩云：「太上道君蓮花臺，夜半醮祭夜半開。」蓋譏當時宮禁賄賂盛行，有賂則非時亦可通也。

《歎昨日三首》 《詩話總龜前集・書事門》引《玉局文》：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今吾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之，何其去禁酒國矣。《韻語陽秋》卷四：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略】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以不得行道爲歎，非止欲行樂而已也。《滄浪詩話・考證》：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躭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爲一首，當從荆公爲是。

《與馬異結交詩》 馬異《答盧仝結交詩》：此詩峭絕天邊格，力與文星色相射。長河拔作數條絲，太華磨成一拳石。《四溟詩話》卷一：陸厥《孺子妾歌》曰：「安陵泣前魚」，劉長卿《湘妃廟》曰：「未作湘南雨，知爲何處雲」，盧仝《贈馬異》曰：「神農畫八卦」，楊敬之《客思》曰：「細腰沉趙女」，唐彥謙《新豐》曰：「半夜素靈先哭楚」，此皆用事之謬。又卷二：詩中淚字若沾衣、沾裳，通用不用剽竊。多有出奇者，潘岳曰：「涕淚應情隕」，子美曰：「近淚無乾土」，太白曰：「淚盡日南珠」，劉禹錫曰：「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曰：「淚落故山遠」，孟雲卿曰：「至哀反無淚」，何仲默曰：「笛裏三年淚」，李獻吉曰：「萬古關山淚」。盧仝曰：「黃金礦裏鑄出相思淚」，此太涉險怪矣。

《苦雪寄退之》 《靜居緒言》：韓門吹噓寒士，不愧仁風，其間忘德薄行者有之，如盧仝、劉叉輩，人所知者也。仝之《苦雪寄退之》一詩，前叙雪，次述妻子寒餒，再叙自己無酒喫，結語忽曰：「唯有河南韓縣令，時時醉飽過貧家。」夫貧士操行，不食嗟來，安可乞食于人而譏人醉飽？況未聞昌黎沉湎于酒者，不亦過乎。《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字義類》：近韓詩箋注云：「元和詩人皆好顛倒，如盧仝有揄揶，白居易有摩揣，退之以參差爲差參，又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大抵兩字兩義者可，兩字一義者不可。」愚按：倒用成字，隨韻而協，《三百篇》已下，唯漢魏及唐人始足據依，如方注云云尚自鶻突，蓋以西巴爲巴西，雖在山谷，未免趁韻耳。

《山中》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玉川子》：苕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麝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傳記

《新唐書・盧仝傳》 盧仝居東都，（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唐才子傳・盧仝》 仝，范陽人。初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家甚貧，惟圖書堆積。後卜居洛城，破屋數間而已。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終日苦哦，鄰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節，凡兩備禮徵爲諫議大夫，不起。時韓愈爲河南令，愛其操，敬待之。嘗爲惡少所恐，訴於愈，方爲申理，仝復慮盜憎主人，願罷之，愈益服其度量。元和間，月蝕，仝賦詩，意譏切當時逆黨，愈極稱工，餘人稍恨之。時王涯秉政，胥怨於人。及禍起，仝偶與諸客會食涯書館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盧山人也，於衆無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來宰相宅，容非罪乎？」蒼忙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禍。仝老無髮，奄人於腦後加釘。先是生子名「添丁」，人以爲讖云。仝性高古介僻，所見不凡近。唐詩體無遺，而仝之所作特異，自成一家，語尚奇譎，讀者難解，識者易知。後來倣效比擬，遂爲一格宗師。

紀事

《南部新書》壬 李紋者，早年受王涯恩，及爲歙州巡官時，涯敗，因私爲

詩以弔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異記》記中有噴玉泉幽魂一篇，即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盧仝也。仝亦涯客，性闊面黑，常閉於一室中，鑿壁穴以送食。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館，明日左軍屠涯家族，隨而遭戮。

《唐詩紀事・盧仝》 仝居東都，退之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

《郡齋讀書志・盧仝詩一卷》 右唐盧仝，范陽人。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略】後死於甘露之禍。

《唐才子傳・馬異》 盧仝聞之，頗合己志，願與結交，遂立同異之論。以詩贈答，有云：「昨日仝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仝自同，異不異，是謂仝不往而異不至。」斯亦怪之甚也。

又《劉叉》 初，玉川子履道守正，反關著述，《春秋》之學，尤所精心。時人不得見其書，惟叉愜願，曾授之以奧旨。後無所傳。

乾隆《河南通志》卷六五《文苑》 盧仝，濟源人。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玉川子詩》一卷（盧仝）。

《崇文總目・別集類》 盧仝《玉川子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盧仝詩一卷》 （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盧仝集》三卷，唐處士洛陽盧仝撰，自號玉川子【略】其第三卷號集外詩，凡十首，慶曆中有韓盈者爲之序。川本止前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 《盧仝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集類》 《盧仝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盧仝詩》二卷，《別集》一卷。【略】詩總一百四首。

《文瑞樓藏書目録・集部・唐人集》 盧仝《玉川子詩註》五卷（仁和孫之騄注）。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玉川子詩集註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之騄撰。盧仝詩，《新唐書・藝文志》一卷，《書録解題》作二卷，又《外集》一卷。明正德中刊本作二卷，蓋無外集。《全唐詩》增多二十二篇，編爲三卷。之騄又增入《櫛銘》一篇，《月詩》一篇，編爲五卷。然《月詩》見《錦繡萬花谷》，其詞不類。《櫛銘》則僅與《梳銘》異數字，乃一詩而譌爲兩題，不當重入。且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據羅袞《四銘》小序，知《櫛銘》乃袞所作，《唐文粹》誤題爲盧仝，之騄均未能訂正，殊考之未詳也。仝詩故爲粗獷，非風雅之正聲，之騄嗜奇，故特註之。卷首《月蝕》一篇，考據元和庚寅時事，箋註最詳。然後幅「天若不肯信，試喚皐陶鬼一問，而今三台文昌宮」云云，應以問字爲句，之騄乃以「而今」字爲句，殊爲割裂。其他註亦多支蔓，如《客若蛺蝶》一首，引羅隱詩以釋黃雀字，不顧其人之在仝後，亦未免失檢矣。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下 《盧仝詩》，明正德中有刻本二卷。舊抄本卷末有跋云：「取家藏宋本壽之梓」，然則有刻本矣。時代名氏，自是元朝間人也。陸氏《藏書志》亦載抄本正同，而未言有韓序，但云陸焴跋。則余本之跋，當即其人而去其名也。

《皕宋樓藏書志・集部・別集類四》 《盧仝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舊抄本。唐盧仝撰。陸焴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盧仝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明刊本），唐盧仝撰。晁氏《讀書志》作一卷。是本乃明時吳郡陸涓以家藏宋刻翻雕，蓋別一本也。其集外詩則韓盈所掇拾，有韓序及陸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 《盧仝詩集》三卷，《外集》一卷。

《藏園羣書經眼録・集部一》 《盧仝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唐盧仝撰）。明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雙闌。字方整，當從棚本出。末有吳郡陸涓跋五行，言以家藏宋本壽梓者。鈐有「范儀虞印」。（海虞瞿氏藏書，癸酉。）

又 《盧仝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唐盧仝撰）。舊寫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盧抱經（文弨）以朱筆校正，題：「乾隆丙午四月二十一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校閱」（卷一末）。又録佚詩四首，自《全唐詩》出，盧批云：「殊不似玉川」。集外詩前有韓盈序。後有翻宋刻本五行志語，均與唐百家詩本同，不復録。（辛巳八月二十三日友仁堂送閱。）

又 《唐玉川子詩集》二卷《外集》一卷（唐盧仝撰）。舊寫本，十二行二十四字。後有徐獻忠跋四行，云以家藏宋本壽梓。似是明鈔本。（己未）

又《玉川先生詩集》不分卷（唐盧仝撰）。朝鮮古刊本，十行十七字，全集凡七十六題，卷尾有刻書人銜名如左式：「大德五年辛丑三月　日東京官開板　別色前權知戶長鄭天呂　校正麗澤齋生朴英工　監　副留守兼勸農使管局學事朝顯大夫版圖總郎金祜。」（日本內藤虎博士藏書，己巳十月二十八日閱。）

藝文

韓愈《月蝕詩效玉川子作》（存目）

又《寄盧仝》　玉川先生洛陽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無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略】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

孟郊《答盧仝》　楚屈入水死，詩孟踏雪僵。直氣苟有存，死亦何所妨。日劈高查牙，清稜含冰漿。前古後古冰，與山氣勢強。閃怪千石形，異狀安可量！有時春鏡破，百道聲飛揚。潛仙不足言，朗客無隱腸。爲君傾海宇，日夕多文章。天下豈無緣，此山雪昂藏。煩君前致詞，哀我老更狂。狂歌不及狂，歌聲緣鳳凰。鳳兮何當來，消我孤直瘡。君文眞鳳聲，宣隘滿鏗鏘。洛友零落盡，逮茲悲重傷。獨自奮異骨，將騎白角翔。再三勸莫行，寒氣有刀槍。仰慚君子多，愼勿作芬芳。

馬異《答盧仝結交詩》　有鳥自南翔，口銜一書札。達我山之維，開緘金玉煥陸離，乃是盧仝結交詩。此詩峭絕天邊格，力與文星色相射。長河拔作數條絲，太華磨成一拳石。莫嗟獨笑無往還，月中芳桂難追攀。況値亂邦不平年，迴陵倒谷如等閒。與君俯首大艱阻，喙長三尺不得語，因君今日形章句。羨獼猴兮著衣裳，悲蚯蚓兮安翅羽。上天不識察，仰我爲遼天失所。將吾劍兮切淤泥，使良驥兮捕老鼠。昨日脫身卑賤籠，卯星借與老人峰。抱鋤劚地芸芝朮，偃蓋參天舊有松。朮與松兮保身世，卧居居兮起于于。漱潺潺兮聆嘒嘒，道在其中可終歲，不教辜負堯爲帝。燒我荷衣摧我身，回看天地如坻平。鋼刀剉骨不辭去，卑躬君子今明明。俯首辭山心慘惻，白雲雖好戀不得。看雲且擬直須臾，疾風又卷西飛翼。爲報覃懷心結交，死生富貴存後凋。我心不畏朱公叔，君意須防劉孝標。以膠投漆苦不早，就中相去萬里道。河水悠悠山之間，無由把袂攄懷抱。憶仝吟能文，洽臭成蘭薰。不知何處清風夕，擬使張華見陸雲。

劉叉《塞上逢盧仝》（存目）

賈島《哭盧仝》　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鄰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誰來追？長安有交友，託孤遽棄移。塚側誌石短，文字行參差。無錢買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流把讀時。從茲加敬重，深藏恐失遺。

含曦《酬盧仝見訪不遇題壁》　長壽寺石壁，盧公一首詩。渴讀即不渴，飢讀即不飢。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三五〇引《纂異錄》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塡隘路歧。生麾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氣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憩馬甘棠館亭，于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

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有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章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淒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塡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盃，凡數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樹荆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閑垂光影照洿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悞，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潴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鬚髯者詩云：「新荆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吟諷，長號數四，響動巖谷。逡巡，怪鳥鴟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鳴叫。頃之，騾腳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齕草于澗側，蹇童美寢于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媼詰冒夜，生具以對媼。媼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皆紙錢也。

《東坡題跋・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韻語陽秋》卷一一　烏重胤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魏懷忠《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李花二首》引樊汝霖曰　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奇爭春猶辨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玉川子貧甚，僧送米，令割俸，其家必無蓋藏。一婢赤腳，必無姝麗。所訟惡少騎屋下瞰，未必盡然。既爲捕笞惡少，不必爲德，反謂處置未是。他人處此必怒，退之乃巽詞謝之，爲具招之。玉川赴其約，又先致雙鯉，亦不之卻。舊史稱退之性崛強，以玉川事觀之，乃一委曲人也。然其與憲宗爭佛骨，與御史中丞李紳爭臺參，與王庭湊爭牛元翼，與河南尹鄭相爭賣餅軍人，則毅然不可奪。崛強於大節，而委曲於羣碎，此其所以爲退之歟。

又　退之性喜玩侮，如呂醫山人之類，固可侮；楊之罘、侯喜，諸生也，乃況之罘以柏馬，又借釣魚嘲喜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才分鱗與鬐。」盧仝、張籍之齒長矣，于盧則云：「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形容其迂闊不少貸；于籍則云：「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岭。」《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若服其敏者；下句卻云：「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蟻」，則多而不精，可以概見。其於詩人中惟東野，文人中惟子厚，稍加敬焉。

《唐音癸籤・評彙五》　（杜詩）「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盧仝、馬異之渾成。

《永樂大典》卷九〇六胡如塤《玉川子詩集序》　余嘗紬繹其詩，愛其殖風雅之根，換《離騷》之骨，因銖核而寸量之，猶病其貫穿之不易窮，而句讀之猝難理。暇日因考訂之，以玉川本集及《文粹》爲祖，不得已則以韓集所附及觀瀾文所錄參定之，間亦以己意正其所未然者。三復以還，僅得其十之七八，因編以授之童孫，且序其說圖其像而冠之篇首。其間闕疑，以俟君子。

李彪《題玉川子集》　讀胡伯和（如塤）所注玉川子《月蝕詩》，一句一字，必詳其所自出，杜子美所謂更覺「良工心獨苦」，豈伯和之謂耶。前輩但能誦

此詩，已見賞異，況章分指別，鈎玄探祕，用力如許哉！余聞伯和之父至文好修篤學，著書滿家，鄉人尊之曰孝友先生，艮齋謝公嘗銘其墓，比之以河汾王氏，余竊以爲伯和可謂於至文爲孝子，於玉川子爲忠臣。嘉定癸酉臘臨川李氏書於長沙帥治之廣咨軒。先大父冰壺先生嗜書不停披，多所訓釋，《月蝕詩》蓋晚年所注也，家君在義郴嘗廣其傳矣。敬鋟梓以壽其後。嘉熙丁酉冬至後五日孫鄉貢進士彪題。

乾隆《河南通志》卷五一《古蹟》 玉川泉，在濟源縣東溴河北，盧仝嘗汲水烹茶，亦名玉川井。又玉陽以東皆爲玉川，故縣亦號玉川。

又 盧仝別墅，在濟源縣西北二十里石村北之玉川，烹茶館亦在此。

韓愈《嵩山天封宮題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劉　叉 劉　乂

論　述

綜　論

《韻語陽秋》卷三 劉叉詩酷似玉川子，而傳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于正也。《冰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于道路成泥柤。不爲九江浪，徒能汩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于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 盧仝、劉叉，以怪名家。仝集中有《含曦上人》一首云：「長壽寺，石壁院，盧公一首詩，渴讀即不渴，飢讀即不飢。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又集有《范宗韓喜得劉先生詩》云：「玉尺沈埋久，得之銘篆深。指磨露正色，扣擊吐哀音。」二詩可見仝、叉對壘。

《唐才子傳·劉叉》 更改志從學，能博覽，工爲歌詩，酷好盧仝、孟郊之體，造語幽蹇，議論多出於正。《冰柱》《雪車》二篇，含蓄風刺，出二公之右矣。

徐獻忠《唐詩品》 劉叉朔氣縱橫，俠心不死，觀其凌駕退之，亦一奇士。《冰柱》《雪車》似盧仝詩，其餘似孟東野，氣類相從，昏狂狷之流也。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唐七言歌行【略】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拙樸，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

《唐音癸籤·評彙三》 按：自張文昌、郊、島、長吉，以至盧仝、劉叉，並一時遊韓公門，長聲價。公首推郊詩，與籍遊讌無間，島、賀亦指誘勤獎。若仝與叉，第以好奇，姑收之爾，非眞許可若籍輩也。

又《談叢一》 陳明道嘗言劉叉一生只有兩事：作《冰柱》《雪車》二詩以遂身後之名；取韓退之金以濟生前之困，可謂簡而當矣。余每讀此，欲絕倒。

《峴傭說詩》 劉叉、賈島，粗率荒陋，殊少可取，古之依草附木者也。

《圍爐詩話》卷二 問曰：「七言古詩如何？」答曰：「盛唐人山奔海立，掩前絕後。此體忌圓美平衍，又不可槎枒猙獰。初唐圓美，白傅加以平衍，昌黎稍槎枒，劉叉猙獰，盧仝牛頭阿旁，杜默地獄餓鬼。」

《養一齋詩話》卷六 劉青田《二鬼詩》，或云擬昌黎《二鳥》而作，或云在盧仝、馬異間，或云直破劉叉之膽。

分　論

《冰柱》《雪車》 蘇軾《雪後書北臺壁二首》二：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

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韻語陽秋》卷三：《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劉叉集》：其《冰柱》《雪車》二詩，狂怪誠出盧仝右，然豈風人之謂哉？《麓堂詩話》：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叉《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石洲詩話》卷二：韓門諸君子【略】其餘若玉川《月蝕》一篇，故自奇作，閬仙五律，亦多勝概。此外則如東野、玉川諸製，皆酸寒幽澀，令人不耐卒讀。劉叉《冰柱》《雪車》二詩，尤爲粗直傖俚。而韓公獨謂孟東野以其詩鳴，則使人惑滋甚矣。《石園詩話》卷二：劉叉《冰柱》《雪車》詩，人謂其出盧、孟右，才氣甚健。然徑行直遂，毫無含蓄，非溫柔敦厚之旨，少諷諭比興之情。其《自問》詩云：「酒腸寬似海，詩膽大如天。」信乎詩膽之大也。

《**勿執古寄韓潮州**》《靜居緒言》：韓門吹噓寒士，不愧仁風，其間忘德薄行者有之，如盧仝、劉叉輩，人所知者也。【略】劉叉之寄韓公《勿執古》詩中云：「武王亦至明，寧哀首陽饑」，不禁噴飯。至捉金作賊，尚以諛墓之語掩飾一時，尤不足道。「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不其然歟？

《**自古無長生勸姚合酒**》《唐詩快》卷二：僊傳云：略記飛昇者三萬餘人，拔宅者八百餘家，安得無長生乎。但如秦皇漢武，求之無益，故不如當前一杯酒耳。「丘壟逐日多，天地爲我窄」，禰正平云：「行於尸塚之間，安得不哭」。則滿目皆丘壟也，何必北邙蒿里。《石園詩話》卷二：劉叉客韓退之門下，不能下賓客，因持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世多以攫金事短之。然讀其《自古無長生》詩云：「若問長生人，昭昭孔丘籍。」及《答孟東野》云：「唯有剛腸鐵，百鍊不柔虧。」其見地又甚高也。

《**作詩**》《唐詩快》卷二：此「賡載入」千古難逢，不如尋采山、飲河之士，相與作箕山之歌。

《**烈士詠**》《韻語陽秋》卷三：劉叉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爾，不若與劉君爲壽。」是愛金者。又載少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爲貧。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嗔。胡爲輕薄兒，使酒殺平人？」豈叉自以爲烈士邪？

《**偶書**》《唐詩快》卷一：張承吉云：「百年已死斷腸刀」，彼斷腸之百年，何如磨胸之萬古？則此胸中之刀，必非空磨者矣。

《**姚秀才愛予小劍因贈**》《唐詩快》卷三：此手心一條水，即所云「胸中萬古刀」也，未知此秀才能用否？

《**落葉**》**句**《天廚禁臠》卷上：《落葉》：「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滿廊僧不厭，一箇俗嫌多。」《柳》：「半煙半雨村橋畔，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前詩劉叉作，後詩鄭谷作。賦落葉而未嘗及凋零飄墜之意，題柳而未嘗及裊裊弄日垂風之意，然自然知是落葉，知是柳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五：苕溪漁隱曰：劉（義）（叉）《落葉》詩云【略】鄭谷《柳》詩云【略】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觀者試一思之，方知其善謔也。

傳記

《**新唐書・劉叉傳**》劉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唐才子傳・劉叉**》（存目）

紀事

李商隱《齊魯二生・劉叉》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閻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

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俯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叉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著録

《郡齋讀書志・劉乂詩一卷》 右唐劉乂也。【略】今集二十餘篇爾，不載二詩（《冰柱》《雪車》）。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劉乂集》二卷，唐處士劉乂撰。

《宋史・藝文志七》 《劉叉詩》一卷。

《唐才子傳・劉叉》 詩二十七篇，今傳。

《世善堂藏書目録・集類》 《劉叉詩集》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劉叉集》三卷。

《述古堂書目》卷二 《劉叉集》三卷。

藝文

姚合《贈劉叉》 自君離海上，垂釣更何人？獨宿空堂雨，閒行九陌塵。避時曾變姓，救難似嫌身。何處相期宿，咸陽酒肆春。

雜録

《唐詩紀事・劉叉》 叉，節士也。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謁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孟右。樊宗師見，爲獨拜。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碧溪詩話》卷七 老杜流落不偶，然已爲當世所尊，嘗有「杖藜還客拜」。又《有客》云「老病人扶再拜難」，則其「坐深鄉曲敬」可知矣。雖然，樊宗師見劉叉詩，尚爲之獨拜，況老杜乎。

《存餘堂詩話》 吳人黃省曾刻劉叉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祕閣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顚？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多不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

釋含曦

《唐詩紀事・僧含曦》 盧仝《訪含曦上人》云：「三入寺，曦未來。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曦酬云：「長壽寺，石壁院。盧公一首詩，渴飲即不渴，飢食即不飢。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

盧仝《寄贈含曦上人》 楞伽大師兄，誇曦識道理。破鏁推玄關，高辯果難揣。論語老莊易，搜索通神鬼。起信中百門，敲骨得佛髓。此外雜經律，泛讀一萬紙。高殿排名僧，執卷坐纍纍。化物自一心，三教齊發起。隨鐘嚼宮商，滿口文字美。商賈女郎輩，不曾道生死。縱遭彊禮拜，雅語不露齒。劈破天地來，節義可屈指。季展即此僧，孤立無依倚。近來愛作詩，新奇頗煩委。忽忽造古格，削盡俗綺靡。假如慵裹頭，但勤讀書史，切磋併工夫，休遠不可比。憐僧無遠□，信佛殊未已。貌古饒風情，清論興亹亹。訪余十數度，相去三五里。見時心亦喜，不見心亦喜。見時談謔樂，四座盡角嘴。不見養天和，無人聒人耳。

李諒

柳宗元《為王户部薦李諒狀》 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求之後來，略無其比。

《舊唐書・文宗紀上》（大和三年七月）戊戌，以大理卿李諒爲京兆尹。

又《文宗紀下》（大和四年七月）乙酉【略】以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代李諒，（以李諒）爲桂管觀察使。

又（大和五年二月）丙申，以桂管觀察使李諒爲嶺南節度使。

又（大和七年三月）己亥，嶺南節度使李諒卒。

《唐語林・文學》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爲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諒〕皆文學士，悉平生舊友，日以詩酒寄興。

《唐詩紀事・李諒》 諒，字復言。

《宋史・藝文志八》 元稹、白居易、李諒《杭越寄和詩集》一卷。

元稹《再酬復言》 繞郭笙歌夜景徂，稽山迴帶月輪孤。休文欲詠心應破，道子雖來畫得無。顧我小才同培塿，知君險鬬敵都盧。不然豈有姑蘇郡，擬著陂塘比鏡湖？

又《酬復言長慶四年元日郡齋感懷見寄》 椒花麗向閑重檢，艾髮衰容惜寸輝。苦思正旦酬白雪，閑觀風色動青旂。千官仗下爐烟裏，東海西頭意獨違。

白居易《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見和憶吳中舊遊五首》 爲憶娃宮與虎丘，玩君新作不能休。蜀牋寫出篇篇好，吳調吟時句句愁。洛下林園終共住，江南風月會重遊（先與李六有此二句之約）。由來事過多堪惜，何況蘇州勝汝州（李前刺蘇州，故有是句）。

《寶刻類編》卷五李諒 《湘中紀行》，撰并書，太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永，存。

《十駕齋養新録》卷二〇 唐長慶四年，李諒爲蘇州刺史。《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有「首開三百六旬歷，新知四十九年非。當官補拙猶勤慮，游宦量才已息機」之句。白樂天答詩云：「領郡慚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又云：「憑鶯傳語與李六，倩雁將書寄元九。莫嘆一日日催人，且喜一年年入手。」微之和韻云：「自驚身上添年紀，休繫心中小是非。貴富祝來何所遂，聰明鞭得轉無機。」諒，字復言，嘗官中丞。白樂天以是年罷杭州，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明年改元寶曆，三月，除守蘇州，當即與李交代也。

《金石録補跋尾・唐李諒跋胡證詩》 右汝州刺史李諒跋胡證《少室詩》云：「寶曆二年冬，公自戶部尚書判度支，推轂受脤，出鎮交廣。麾旌過汝，言訪舊題，諒易公所濡翰之板，琢於石而志之。」

戴少平

李肇《翰林志》 西舍之南，其一門待詔戴少平常處其中，死而復生，因敞爲南向之宇，畫山水樹石，號爲畫堂。

《舊唐書・德宗紀下》 貞元十七年，甲戌，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新唐書・藝文志三》 戴少平《還魂記》一卷。（貞元待詔）

《寶刻類編》卷四戴少平 《順宗賜圓寂禪師塔額》，行書，貞元十七年，京兆。《贈左僕射劉公碑》，呂溫撰，行書，元和四年，京兆。《普光寺碑》，吳通玄撰，泗。

湛賁

《日五色賦》 《賦話・舊話三》：《玉海》：「李程，貞元十二年進士第一人，主司呂渭，試《日五色賦》。」其事詳見前二卷。按是年同時，如湛賁、崔護，賦俱佳。賁句云：「光浮石壁，謂媧皇之補天；影入詞林，疑江淹之夢筆。祥光

傍燭，偏宜連畛之瓜，瑞彩下臨，更並建社之士。」【略】「連畛瓜」見駱賓王詩：「一頃南山豆，五色連畛瓜。」

《唐摭言・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嘗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於郊，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諺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北夢瑣言》卷五　湛賁卒於彭山宰，墓銘即宋(濟)文也。

《全唐詩》卷四六六　湛賁，宋長史茂之十二世孫，本家毘陵，後爲宜春人。貞元中登第，嘗以江陰縣主簿權知無錫縣事，後爲毘陵守。

崔　護

論　述

《題都城南莊》　《夢溪筆談》卷一四：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蹂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惟《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能改齋漫錄》卷八：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瑟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意無異。《滹南詩話》卷一：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蠖齋詩話・唐人絕句》：太白、龍標外，人各擅能。有一口直述，絕無含蓄轉折，自然入妙，如「昔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略】此等着不得氣力學問，所謂詩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宋賢要入議論，着見解，力可拔山，去之彌遠。《詩辯坻》卷三：次韻非古，今人每好作之；重字不妨古，而今每酷忌。【略】而重字唐多有之，不止李藩之舉錢起也。沈存中云：「唐人雖小詩，莫不揉埏極工而後已。崔護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語未工，故第三句云『人面祇今何處去』，雖有兩『今』字，不惜也。」斯言得之。《圍爐詩話》卷三：唐人作詩，意細法密。如崔護云【略】後改爲「人面祇今何處在」，以有「今」字，則前後交付明白，重字不惜也。昔有好捉人詩病者，謂某句出于前人某句，亦未必然。余曾有《試燈》詩云：「雪月梅花三白夜，酒燈人面一時紅。」今說崔護詩，乃知古人受誣者多矣。《而庵說唐詩》卷一二崔護《題昔所見處》評：好個「去年今日」，「今日」裝「去年」之下，得未曾有，又足以「此門中」三字，尤妙。今年今日之此門中，即去年今日之此門中也。去年此門中，有桃花，又有美人，美人之面之白，映於桃花之色之紅，桃花之色之紅，映于美人之面之白。桃花且不論，美人面上，另有一種光艷。美人之色，不必如桃花之紅，而桃花那及得美人之活？崔郎此時，但見人面，不見桃花。今日此門中，爲何獨不見美人之面，只見桃花之紅？見此桃花之紅，愈想美人之面。美人既不在此，又留桃花在此何用？眞使人愴然。崔郎豈欲見此桃花，而復來此門中者耶！《茶香室叢抄》卷八：余謂改本轉不如元本之自然，宜後人之惟行前篇也。庾子山《春賦》云：「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人面桃花」句本此。古人雖率爾漫筆，亦有來歷也。

紀　事

《太平廣記》卷二五五引《嘉話錄》　唐劉禹錫云：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

問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駢脅再觀，相里之剝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爲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長數寸。故又曰：「當偃兵之時則隧而無用，在穴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言其尾也。

《**本事詩・情感第一**》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秖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唐詩紀事・崔護**》 護字殷功，貞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

藝文

《**醉翁談録・話本目傳奇類**》《崔護覓水》。

《**緑窗新話**》**卷上**（存目）

尚仲賢《**崔護謁漿**》（存目）

孟稱舜《**桃花人面**》（存目）

《**太和正音譜**》 白仁甫《崔護謁漿》二本。

又 尚仲賢《崔護謁漿》。

鄭澣

論述

韓愈《**送鄭十校理詩序**》 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略】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

白居易《**鄭涵等太常博士制**》 某官鄭涵等，竝早以文行，久從吏職。輩流之間，頗爲淹滯。況雅有學識，進修不已。禮官方缺，宜當此選。

元稹《**授鄭涵尚書考功郎中馮宿刑部郎中制**》 僉曰前國子博士充史館修撰鄭涵，文無害，可以彰善惡。

傳記

《**舊唐書・鄭澣傳**》 澣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澣。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祕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略】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爲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録》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

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至澣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尚書徵。詔下之日，卒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於世。

紀事

《酉陽雜俎續集・寺塔記上》 平康坊菩薩寺【略】故興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污，無虞臂胛肥。」置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鄭澣《經史要録》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 《鄭澣集》三十卷。

藝文

劉禹錫《奉和鄭相公以考功十弟山薑花俯賜篇詠》（存目）

又《和兵部鄭侍郎省中四松詩十韻》（存目）

唐扶《和兵部鄭侍郎省中四松詩》（存目）

雍陶《和兵部鄭侍郎省中四松詩》（存目）

姚合《奉和四松》（存目）

雜録

《集古録跋尾》卷九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

《寶刻叢編》卷四河南府引《集古録目》 《唐經陰符經序》：唐刑部尚書鄭澣撰序，翰林學士柳公權書，內供奉道士孫文杲刻，以開成二年七月立，在西京苑雍家。經已殘缺，所存者數十字。

張仲方

論述

白居易《唐故銀青光禄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銘》 公幼好學，長善屬文，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制詔一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譔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秉筆者許之。

傳記

白居易《唐故銀青光禄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南遷，始徙居於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略】貞元中進士舉及第，博學選登科。初補集賢院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補正字，選授咸陽縣尉。鄜坊節度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裏行，俄而眞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駮宰相事議，出爲遂州司馬，移復州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爲太子賓客，再爲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書監。勳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禄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於上都新昌里第，詔贈禮部尚書。【略】入仕四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

《舊唐書・張仲方傳》（存目）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仲方集》三十卷。

藝文

白居易《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存目）

又《送張常侍西歸》（存目）

雜録

李聽《修大海佛寺石像奏》 隋大業初，高祖神堯皇帝任鄭州刺史日，爲太宗文皇帝疾恙，祈福於滎陽縣大海佛寺，其答如響，因建一石像，像下刊紀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既遠，盡翳於土壤中。今滎陽縣令李元慶新加嚴飾，刺史張仲方立石爲文，不敢不奏。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六十五，《唐大海寺玉像碑》，張仲方撰，韓齊申八分書并篆。長慶四年正月。

《寶刻類編》卷五張仲方 《張九皐碑》，蕭昕撰，孫仲方書。長慶三年，韶。

獨孤申叔

柳宗元《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

善賦頌，其要咸歸於道。【略】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

《唐國史補》卷下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南史、申叔而止。

《舊唐書・王士平傳》 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獨孤申叔爲「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令所司綱捉搦，得南（史）、申叔貶之，由是稍止。

韓愈《獨孤申叔哀辭》 濯濯其英，燁燁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柳宗元《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凊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

獨孤郁

論述

權德輿《答獨孤秀才書》 省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閎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

白居易《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 爲人沈實，敏行寡言，粲然文藻，秀出於衆。

又《獨孤郁司勳郎中知制誥制》 學識文行，時論所推。選自外郎，擢居右闥。綸言樞命，既重且難。委以發揮，甚聞稱職。

傳記

韓愈《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略】君生之年，憲公沒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爲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奉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即閒於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年四十。

《舊唐書·獨孤郁傳》（存目）

《新唐書·獨孤郁傳》（存目）

紀事

權德輿《獨孤氏亡女墓誌銘》 始絳州以褐衣納采，其後爲侍臣史官，更掌中外誥詔，皆再命或三命。十數年間，便蕃清近，烜赫光大，天下公議，以宰政待之。

《唐國史補》卷中 獨孤郁，權相子婿，歷掌內職綸詔，有美名。憲宗嘗歎曰：「我女婿不如德輿女婿。」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元和制策》三卷。（元稹、獨孤郁、白居易）

《國史經籍志·集類》《獨孤郁集》一卷。

藝文

權德輿《璩授京兆府參軍戲書以示兼呈獨孤郎》 見爾府中趨，初官足慰吾。老牛還舐犢，凡鳥亦將雛。喜至翻成感，癡來或欲殊。因慚玉潤客，應笑此非夫。

又《祭子婿獨孤少監文》 嗟我子婿，時之令德，自誠而明，必協於極。前殿大對，諫垣正色，中臺有聲，東觀以直。訓辭溫雅，視草宥密，當時之選，必居第一。玉立皦然，古之淵騫；抗詞犯顏，勇若諸賁。立不易方，即之也溫；道乃前定，實安於仁。時惟憲公，先友是敦，即以聲子之舊，復茲戴侯之親。歡言戾止，十五年矣，始遇弱冠，今纔強仕。會朝方駕，居室同里，愛我以德，忠言在耳。勞績盡瘁，疾嬰腠理。乞身上言，移亞外史。謝絕人寰，屏居鄠田。冀此宴閑，百病就痊。神理曖昧，晦明纏綿。勿藥難徵，驅車言旋。

劉禹錫《傷獨孤舍人并引》 貞元中，余以御史監祠事，河南獨孤生始仕爲奉禮郎，有事宗廟郊畤，必與之俱，繇是甚熟。及余謫武陵，九年間，獨孤生仕至中書舍人，視草禁中，上方許以宰相。元和十年春，余祇召抵京師，次都亭日，舍人以疾不起。余聞，因作傷詞以爲弔：昔別矜年少，今悲喪國華。遠來同社燕，不見早梅花。

白居易《翰林中送獨孤二十七起居罷職出院》 碧落留雲住，青冥放鶴還。銀臺向南路，從此到人間。

雜録

《**詩藪外編・唐上**》 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衆。【略】父子則【略】獨孤及、獨孤郁。

《**黃氏日鈔**》**卷五九** 獨孤郁「月開日益，卓然早成」，故相權公（德輿）登君於門，歸以其子。

白行簡

論述

綜論

《**因話録・商部下**》 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

《**舊唐書・白行簡傳**》 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

《**新唐書・白行簡傳**》 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

分論

《**春從何處來**》 《詩學全書》卷二：吳均詩：「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此以題爲問，以詩爲對。首二對以「所從來」。《月令》：「立春，盛德在木。」次聯寫「春之來」。三聯寫「春之既來」。四聯寫「春來」之踪迹。《漢書》：「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鶡冠子》：「斗柄東指，天下皆春。」五聯寫「春來」之氣韻。末四贊詞。《白虎通》：「天子立靈臺，察陰陽之會。」《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言春生於木德，門柳潛報其稊，嶺梅暗驚而秀。陽和透雪，若散銀花，麗景消冰，如開水鑑。時迎郊祀，知歲序之將新；夜轉斗杓，識臘寒之已盡。變空中之淑氣，催曲裏之新聲，萬物皆春，氣運無訛，則律呂能調，而春將應候而至矣。陳立遠曰：不順題作擬想之辭，以題爲問，以詩爲對。此體創見。

《**金在鎔**》 《唐詩增評》卷三：此等詩，眞由千錘百鍊而成。「焰熱」「煙浮」一聯，尤見虎氣騰上。微有可議者，除此聯外，不免均犯蜂腰，然亦夷光之瘢，姿殊矣，奚用索。《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言巨橐方鎔乎物，洪鑪欲範乎金，看紫光之漸發，望赤氣之逾深。焰熱則晴雲爲之變，煙浮則晝景爲之陰，鎔鑄之功不綦大哉。然堅剛雖由我性，鼓鑄仍在君心。彼踴躍亦徒標異，不如沉潛自有可欽。何當鎔而成器，待乎小扣小鳴，大扣大鳴。斯時纔可向知音而道也。趣陶園曰：注定成器意，一氣貫下，略無一字泛設。

《**歸馬華山**》 《詩學全書》卷三：首二破「歸馬」。次聯點「山」字。阜，馬櫪也。三聯刻畫「歸」字。逐日、追風，良馬名。四聯旁襯「歸」字。隴坂、榆關，俱近華山。五聯正還「歸華山」。末以頌揚作結。《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言自牧野功成而後，周王之戰馬遂閒。馳驅休伏於阜，飲齕任依於山。雖具逐日、追風之異質，而朝仍放去，暮自收還。其至華山也，冬日冰生，疑來隴坂；秋風葉落，似出榆關。或蹀躞於仙峰之下，或騰驤於渭水之灣。幸逢修文偃武之候，不復作戰騎於鼓鼙間也。魯亮儕曰：一貪發偃武大話，并放牛桃標，皆攝而起。此只切寫馬與華山，字雖平而實高遠也。

《**夫子鼓琴得其人**》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宣王窮玄奧，師襄授素琴。」首二句從夫子鼓琴說起。「稍殊流水引，全辨聖人心。」二句承明得其人。聖人心，即指《文王操》也。「慕德聲逾感，懷人意自深。」二句寫鼓琴情景。「泠泠傳妙手，槭槭振空林。促調清風至，操絃白日沉。」四句寫鼓之之妙。「曲終情不盡，千古仰知音。」末結到後世瞻仰，極有情味。

《**李太尉重陽日得蘇屬國書**》 《唐詩增評》卷三：囫圇還題，絕無一字判斷李陵，便見相題有識。若入他手，必多着議論，從節外生枝矣。結四句，仍含蓄當年許多情事。《唐詩箋要》卷三：婉折單微，若身閱情事，無一字夾雜，

自爾工絕。唐人試帖選本云：《文選》有《李陵答蘇武書》。唐李周翰注云：《漢書》謂李陵降後，與蘇武相見匈奴中。及武歸，爲書與李陵，令還漢。今考《漢書》，無武與陵書事。而此題且有重陽日得書，不可解。唐人以小說家事命題，宜爲議貢舉者所薄視也。《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言既降於虜，意竟何如？窮荒之塞，時維九月初矣。異鄉節屆，正及三秋之季；故人函來，適傳一紙之書。對酒悲歡，情應無極；開緘展讀，思自有餘。感此重陽之時，見其書而不見其人，不勝寂寞。懷思知交之舊，聞其語即如晤其心，無限踟躕。況觸目傷懷，方今雁盡於平沙，煙銷於大漠，回首南望漢庭，能不掩淚而對雙魚乎。毛西河評：通篇純以氣調制題，單用虛筆，不粘一字，所以可傳。

《**金躍求爲鏌鋣賦**》《賦話・新話三》：唐白行簡《金躍求爲鏌鋣賦》云：「迸紫光而傍射，期遊刃以剸犀。烘赤氣而上衝，願成形於斬馬。」又：「自殊美玉，豈韞賈以沽諸；願比琱戈，庶因茲而礪乃。」力寫求爲二字，作作有芒，熊熊有光，字里行間，皆挾精悍之色，亦如躍冶之祥金。

《**濾水羅賦**》《唐詩紀事・白行簡》：行簡以《濾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盡可以一貫之。」又曰：「夕挂於壁，如滿月之在天；曉用於人，狀圓荷之映水。」《蜀中廣記・詩話紀第二》：唐人白行簡以《濾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靈一詩曰：「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濾水蓋僧家戒律有此，欲全水蟲之命，故濾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蟲。」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一：唐賦多用駢偶，雖格力稍卑，亦善體物，如白行簡《濾水羅賦》：「銅瓶傾瀉，金盆俯就，迸千點之珠光，垂一帶之水溜。初疑散絲之雨，灑綠雲而亂飛；又似瀑布之泉，穿碧煙而下透。」又云：「蟭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盡可一以貫之。」【略】題本枯寂，託有於無，化小爲大，曲盡形容之巧，未可以駢偶少之。

《**澹臺滅明斬龍毀璧賦**》《賦話・新話三》：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唐白行簡《澹臺滅明斬龍毀璧賦》云：「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砉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略】皆所謂事對也。

《**五色露賦**》《賦話・新話一》：題中正面無可刻劃者，勢不得不間見側出，以敷佐見奇，然須雋不傷雅，細不入纖，方爲妙緒繭抽，巧思奇合；否則刻鵠類鶩，無所取焉。【略】白行簡《五色露賦》云：「花禽拂著，宛如陳寶之鷄；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土。」【略】證佐典切，比擬精工，凡此數聯，猶不失比興之遺意。又《舊話三》：白行簡【略】以《五色露賦》登第一。賦載《文苑英華》，其次即賈餗，三即王起也。又：《文苑英華》《五色露賦》三人：一白行簡，二賈餗，三王起。行簡賦云：「花柳拂着，宛如陳寶之雞；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土。」餗賦云：「鍊石初染，狀媧皇之補天；鴛瓦纔霑，類彩鳳之巢閣。」起賦云：「倘在琉璃，味無忝於甘醴；如浮葭莢，色詎變於凝霜。」又見《賦彙錄要》。

《**李娃傳**》《清異錄・人事》：或曰：「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爲鄭世尊而已。」又問：「何謂？」曰：「鄭子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幾爲餒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而乞，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乎？」《後村詩話前集》卷一：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或爲《李娃傳》，誣亞爲元和，畋爲元和之子，小說因謂畋與盧攜並相不咸，攜詬畋身出娼妓。按畋與攜皆李翱甥，畋母，攜姨也，安得如《娃傳》及小說所云乎？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發千載一笑。亞爲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娃傳》必白氏子弟爲之，托名行簡，又嫁言天寶間事。且《傳》作於德宗之貞元，追述前事可也。亞登第於憲宗之元和，畋相於僖宗之乾符，豈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如此。《虞初志》卷六《李娃傳》湯顯祖評：叛臣辱婦，每出於名門世族，而伶工賤女乃有潔白堅貞之行，豈非秉彝之良有不間邪？觀夫項王悲歌虞姬刎【略】少游謫死楚姬經，若是者，誠出天性之所安，固非激以干名也。至於(李)娃之守志不亂，卒相其夫以應於榮美，則尤人所難。嗚呼娼也，猶然士也，可以知所勉矣。《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下》：《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滎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癸巳存稿》卷一四：《太平廣記・李娃傳》，文筆極工，所云常州刺史滎陽公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爲鄭亞、鄭畋。然稽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滎陽房中，無有合者，蓋故錯隱之。《開元天寶遺事》記長安妓劉國容使女僕送天長簿郭昭述至咸陽，小說所言地勢，多不相應。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平康爲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陽。以丹鳳門街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

「平康里北門東轉小曲，即宣陽。」是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傳》又云：「日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布政里，則在朱雀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其詭云延秋門外，則西城城外。託詞最有情理。又案《北里志》云：「平康入北門，東迴三曲，即諸妓所居，又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詠懷詩》云：「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此之謂。《劇話》卷下：《鄭元和繡襦》劇，據白行簡《李娃傳》【略】按：此與今劇場所演，事事相符；惟傳不著名，而今云李亞仙、鄭元和，乃別見於元石君寶《花酒曲江池》劇，其殺千金五花馬，取版腸以供妓饌，則以元王元鼎與順時秀事牽入。《劇說》卷四：卓珂月又有《百寶箱》傳奇引云：「昔在《玉玦》之曲，風刺寓焉，刻畫青樓，殆無人色。嗣賴汧國一事，差爲解嘲，然後漸出墨池而登雪嶺。乃余覽白行簡所述李娃始末，頗多微詞者，何歟？歸自竹林，憩於姨宅，目笑手揮，以他語對蟬蛻之局，娃與聞之矣。迨夫雪中抱頸，擁入西廂，懼禍及身，非得已也。必可以生青樓之色、唾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此事不知誰所睹記，而潘景升錄之於《亘史》，宋秋士採之於《情種》，今郭彥深復演之爲《百寶箱》傳奇，蓋皆傷之甚也。」

《**三夢記**》《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白行簡《三夢記》云【略】右載陶氏《說郛》，《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祖此假託也。又：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笑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人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傳記

《**舊唐書・白行簡傳**》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中，盧坦鎮東蜀，辟爲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爲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實，志懼，自刺死。行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二十卷。

《**新唐書・白行簡傳**》（存目）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白行簡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八**》白行簡《賦要》一卷。

《**百川書志・史部・傳記**》《李娃傳》一卷。

《**國史經籍志・集類・別集**》《白行簡集》二十卷。

《**古越藏書樓書目・政部・稗史**》《三夢記》（唐白行簡，《說郛》本）。

《**敦煌遺書**》**伯二五三九** 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

藝文

元稹《使東川并序》 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監察御史東川，往來鞍馬間，賦詩凡三十二章，秘書省校書郎白行簡爲予手寫爲《東川卷》，今所錄者，但七言絕句長句耳。起駱口驛，盡望驛臺，二十二首云。

又《酬知退》 終須修到無修處，聞盡聲聞始不聞。莫著妄心銷彼我，我心無我亦無君。

白居易《對酒示行簡》 今旦一行酒，歡暢何恰恰。此樂從中來，他人安得知。兄弟唯二人，遠別恆苦悲。今春自巴峽，萬里平安歸。復有雙幼妹，笄年未結褵。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憂念兩消釋，如刀斷羈縻。身輕心無繫，忽欲凌空飛。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飢。我心既無苦，飲水亦可肥。行簡勸爾酒，停杯聽我辭。不歎鄉國遠，不嫌官祿微，但願我與爾，終老不相離。

又《祭弟文》 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爲《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跡，無不宛然，唯是魂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

雜録

《**桐江詩話**》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盡矣。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爲祖，故曰「自憐郡姓爲儒少」也。

《**唐詩紀事・白行簡**》行簡小字阿憐，樂天《同宿湖亭》詩云：「潯陽少有風情客，招宿湖亭盡卻迴。水檻虛涼風月好，夜深惟有阿憐來。」

李公佐

論述

《**南柯太守傳**》《唐國史補》卷下：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鷄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記名）。皆文之妖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子虛》《上林》不已，而爲《修竹》《大蘭》；《修竹》《大蘭》不已，而爲《革華》《毛穎》；《革華》《毛穎》不已，而爲《後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又《二酉綴遺中》：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

《**謝小娥傳**》《眞珠船》卷六：牛僧孺《幽怪錄》載尼妙寂事云：尼姓葉，父昇，夫任華，皆遇盜死。李公佐爲解夢中隱語，乃得復其仇。爲嘗覽公佐所作傳，錄而纂之。余近獲睹公佐所作傳，事則不殊，而姓名乃爲謝小娥，不作葉妙寂，夫爲段居貞，亦非任華。《唐書・列女傳》亦同公佐，然則思黯誤也。

《**古嶽瀆經**》《南村輟耕錄》卷二九：《古嶽瀆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祁。乃命庚辰制之，鎖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山下，其鈎爲物所掣。沈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又東坡《濠州塗山》詩：「川鎖支祁水尙渾」註：「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對，辯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也。」《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獸好爲雲雨，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祁。」《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訛下》：《古岳瀆經》第八卷，李公佐元和九年【略】案此文出唐小說，蓋即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贋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嶽瀆》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隱括集中，總之以文爲戲耳。羅泌《路史辨》有無支祁，世又譌禹事爲泗州大聖，皆可笑。近衡嶽禹碑盛傳，其文體稍古，然與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遺也。

紀事

《**酉陽雜俎前集・諾臯記上**》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騶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軥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修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回，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尙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神仙感遇傳・李公佐**》李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自布

衣執役勤瘁，晝夕恭謹，迨三十年，公佐不知其異人也。一旦告去，留詩一章。其辭曰：「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眞。不嫌市井誼，來救人間人。蘇子跡已往（蘇耽是也），顒蒙事可親（公佐，字顒蒙）。莫言東海變，天地有長春。」自是而去，出門，不知所之。鄰里見其距躍凌空而去。

《**舊唐書・宣宗紀**》（大中二年二月）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如後：【略】今據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鉶并關連人款狀，淮南都虞候劉羣、元推判官魏鉶、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頒、陳宰、節度押牙白沙鎮遏使傅義、左都虞候盧行立、天長縣令張弘思、典張洙清、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臣金弘舉、送吳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錢物人潘宰、前揚府錄事參軍李公佐、元推官元壽、吳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等，伏候勅旨。其月，敕：【略】張弘思、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權臣，各削兩任官。

著　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類**》《謝小娥傳》《南柯記》。

《**百川書志・史部・傳記**》　李公佐《謝小娥傳》一卷。

焦　郁

《**賦得白雲向空盡**》《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刻畫無痕，試帖中名作。《唐詩增評》卷三：乘化無心，又着一「隨」字「任」字，而「盡」字之意已透。以下逐層虛寫，一氣呵成，題無剩意。最佳在「難見」、「易窮」、「影收」、「光滅」，「盡」字中有「白」字，又有「空」字，可謂通身具瑣子骨。玩一「向」字，須從「生岫」寫起。玩一「盡」字，須就「從龍」繳收。此皆探取虛字消息，非泛泛起結語也。其章法，自「生」而「入」，至欲銷、將斷、難見、易窮、影收、光滅，層次一絲不亂。初學誦此千過，揮毫時，能使管化嫩篁。《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從「向空盡」三字刻劃，句句雅鍊，氣又流利，一結更有餘味，開後人無限聰明。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六百五十六，《唐焦烈碑》，從弟郁撰，朱獻任行書。貞元十八年七月。

沈傳師

論　述

《**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員外游道林嶽麓寺題示**》《嬾眞子》卷一：沈傳師《遊嶽麓寺》詩云：「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蓋用嚴助故事也。嚴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今以傳師傳考之，穆宗時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闕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湘南觀察使。故傳師於詩以見其志。《侯鯖錄》卷一：長沙道林嶽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碑見於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員外題示。」姚員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詩云【略】。《蔡寬夫詩話・唐扶詩類杜甫》：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爲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眞少恩。」意雖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之。扶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者也。《集古錄跋尾》卷九：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竹莊詩話》卷一四引《詩事》：黃魯直尤喜沈傳師《嶽麓寺詩

碑》，嘗爲之說曰：「沈傳師字畫皆遒勁，眞楷筆勢可學，唯道林嶽麓詩殊不相類，似有神助。其間架縱奪偏正，肥瘦長短各有體。忽若龍起滄溟，鳳翔青漢；又如花開秀谷，松偃幽岑，或似枯木倒懸，怪石高墜，千變萬態，冥發天機，與其詩之氣焰，往往勍敵。即韓擇木、蔡有鄰，不是過也。」此魯直不特愛其書，又愛其詩如此。僕於宋次道家見所謂唐侍御首唱詩，尤豪壯，乃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下》：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於《叢話前集》載之矣。今但錄傳師詩於左方【略】。又《東皐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師親書詩版，遒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有歐陽詢書道林之寺四大字額，筆勢欲飛動。」《升菴詩話・道林岳麓二寺詩》：長沙道林岳麓二寺之勝，聞於天下，蓋因杜工部之一詩也。杜公之後，有沈傳師二詩，崔珏一詩，韋蟾一詩，皆效工部之體。余舊見家藏石刻有之，近閱《長沙志》，已失其半。今具錄於此。《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氏籍類》：《集古錄・跋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云：「唐侍御、姚員外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按《侯鯖錄》，姚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其詩」，即所云「壁間杜甫原少恩」者也。此篇與崔珏、韋蟾諸篇俱載楊用修集，永叔顧未之見，何哉？

《和李德裕觀玉蕊花見懷之作》《韻語陽秋》卷一六：唐內苑亦有玉蕊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玩，故德裕詩云：「玉蕊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蕊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余賞玩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蕊花豈一處有之？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蕊之句者，非謂玉蕊花，止謂瓊花如玉蕊之白爾。

《蒙泉》《韻語陽秋》卷一三：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惠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與？然德裕嘗令所親取揚子江中冷水，其人醉忘，乃汲石城水以紿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爲惠泉而自欺乎？

傳記

杜牧《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公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參軍。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父某，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甥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矣，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祕，多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爲宰相。公密補弘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爲進退。歲久，當爲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苟爲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爲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冤，疏通蹊徑，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爲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亹亹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遍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於常貢者，必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

閉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郎，二年考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出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官，凡所交友，皆當時名公，將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攜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飢寒，兩求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憨滯闕事，寮佐皆患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誡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姪，雖絕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爲。於京師開化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率滿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爲非今之有，指爲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舊唐書・沈傳師傳**》（存目）

《**新唐書・沈傳師傳**》（存目）

紀事

《**因話錄・商部上**》 沈吏部傳師，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公先君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體裁精簡，雖宋、韓、范、裴亦不能過，自此之後，無有比者。公繼世爲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舊唐書・穆宗紀**》（長慶三年）六月，宰相監修國史杜元穎奏：史官沈傳師除鎮湖南，其本分修史，便令將赴本任修撰。從之。

《**唐會要・修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翰林學士沈傳師等，奏《元和辨謗略》兩部，各十卷。一部進上，一部請付史館。從之。

《**唐語林・補遺**》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藝文

劉禹錫《唐侍御寄遊道林嶽麓二寺詩并沈中丞姚員外所和見徵繼作》（存目）

李德裕《招隱山觀玉蕊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此樹吳人不識因予嘗玩乃得此名）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乍低帷。（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際。大夫草詔之月，皆邀予同玩。）舊賞煙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雜錄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

又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山谷下》引黃庭堅語 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眞復奇倔，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

周必大《題沈傳師碑》 道林以四絕名堂，沈居其一。歲久堂壞，葺而扁

之，又得沈碑於公帑，移寘堂上，別刻本留郡齋。紹熙癸丑十月旦假守周某題。

皇甫湜

論述

綜論

梁肅《送皇甫七赴廣州序》 予同郡皇甫生，膚清氣和，敏學而文。嘗撰《家範》數千言，自遠祖漢太尉、晉玄晏先生以還，門風世德，煥耀篇錄。生聿修之志，可觀矣。予聞璵璠在璞，與碔砆等耳。及夫琢而成器，則價重當世。以吾子之質，且琢之不已，名者公器，其可避乎？鎮南杜公，負佐世之才，有盛名於天下，門閭之賓，唯吾子屬。斯往也，亦以赴知己而沽善價。吾儕贈之以詩，蓋勉行而已，豈以遠道爲戒乎？唯酒可以破別愁，衆君子不可以不醉焉爾。

李翺《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

韋處厚《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恐於囂囂之訕；修其踐立，不誘於藉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揚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將然。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駮，趨於夷途，徵會理軸，遣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劉向之刊正群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於斯人，苟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於天池，飧精於沆瀣。秉簪繳者從而道之，固無及矣。

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序》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狥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爲遒勁，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

牛希濟《文章論》 古人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爲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爲之，謂之雜文。

《中山詩話》 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壤」。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蘇軾《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啓》 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鄭獬《劉舍人書》 在韓退之門下，用文章雄立於一世者，獨李翺、皇甫湜、張籍耳【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

《唐詩紀事·皇甫湜》 湜不善詩，退之和《公安》、《陸渾》二篇，可以想見其怪奇。退之詩曰：「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譏罵也。

《詩話總龜後集·格致門》引《呂氏童蒙訓》 學退之不至：李翺、皇甫湜。然翺、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力處。

《珊瑚鉤詩話》卷一 李唐群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魏懷忠《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引樊汝霖曰 從公學文者多矣，惟李習之得公之正，持正得公之奇。持正嘗語人曰：「《書》之文不奇，《易》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何等語也！」公此詩「黑螭」、「五龍」、「九鯤」等語，其與《易》「龍戰于野」何異？大抵持正文尚奇怪，公之此詩，亦以效其體也。

陸游《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後》 司空表聖論詩有曰：「愚嘗覽韓吏部詩，

其驅駕氣勢，掀雷決電，撑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爾。」據此則持正自有詩集孤行，故文集中無詩，非不作也。正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爲集耳。表聖直以持正詩配退之，可謂知之，然猶云未遑深密，非篤論也。予讀之蓋累歎云。

《餘師録》卷三引李朴《謁顧子敦侍郎書》 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斲去雕篆，而拙迹每見。

《困學紀聞》卷一四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湛淵静語》卷一 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澀怪僻，所謂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跂邪跙異，以扶孔氏」，又曰「鯨鯉春麗，驚耀天下」。所以《答李生書》曰：「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耀於瓦石。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

鄭玉《與洪君實書》 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語次叙，卻是著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其記文中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比當時文人，如劉禹錫，乃謂皇甫湜於文章少所許可，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其見推重如此。流傳至今五六百年，其不朽又如此。疑古今人文章顯與不顯，傳與不傳，蓋有命也。

商輅《蕉山筆麈》 皇甫湜爲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陸渾》二篇可以想其奇怪。其詩若《出世行》、《悲汝南子桑》等作，多不可讀。故退之嘗有詩云：「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要余和贈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譏駡也。又白樂天《哭皇甫七郎中》詩云：「志業過玄晏，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空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今《涉江》文亦不傳矣。

王鏊《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鯉春麗，至是歸工，抉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惟古於詞必己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翺、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歟？余謂昌黎爲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翺與籍得其正，而翺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

胡應麟《題皇甫湜集後》 迺至皇甫諸人，出韓門下，以奇自負。今讀其遺集，所謂天心月脇，鯨鯉春麗，皆摛精匠彩，片語之間，咀嚼其中，毫末無有。此其相去庸庸，蔑能以寸而曰奇哉，而曰奇哉。

《詩藪外編・唐下》 唐文之軋茁者，咸以皇甫湜、樊宗師，天寶間元結已先之矣。

《賦話・新話二》 唐侯喜《秋雲似羅賦》云【略】按韓門諸子如叔疑、持正輩，率不肯作軟熟語，施之帖括，頗有生梗病，但精警處自足勝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 其文與李翺同出韓愈，翺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其《答李生》三書，盛氣攻辨，又甚於愈。然如《編年紀傳論》《孟子荀子言性論》，亦未嘗不持論平允。

又《別集類四・孫可之集十卷》 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其《與友人論文書》又復云然。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群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讀書志》引蘇軾之言，稱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其論甚微。毛晉跋是集，乃以軾言爲非，所見淺矣。

章學誠《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湜與李翺俱稱韓門高弟，世稱學於韓者，翺得其正，湜得其奇。今觀其文，句鑱字削，筆力生健，如挽危弓，臂盡力竭而強不可制，於中唐人文，亦可謂能自拔濯者矣。第細按之，眞氣不足，於學蓋無所得，襲於形貌以爲瑰奇，不免外強中乾，不及李翺氏遠矣。按二人文雖俱學韓，李能自立，不屑屑隨韓步趨，雖才力稍遜，而學識足以達之，故能神明韓法，自闢戶庭。皇甫則震於韓氏之奇，而不求其所以致奇之理，藉口相如、揚雄，不知古人初非有意爲奇，而韓氏所得尤爲平實，不可襲外貌而目爲奇

也。中唐文字，競爲奇碎，韓公目擊其弊，力挽頹風，其所撰著，一出之於布帛菽粟，務裨實用，不爲矯飾雕鏤，徒侈美觀。惟其才雄學富，有時溢爲奇怪，而矯時勵俗，務去陳言，學者不察，輒妄詡爲奇耳。湜於韓門所得最爲粗淺，而又漸染中唐奇碎之病，宜其有是累也【略】惜李生者名位卑微，且其所得亦未能卓然自樹，故不及終抗其辨。向令兩持不下，取其平於韓子，韓子雖甚愛湜，恐有不得而終諱者焉。

《**藝概・文概**》 皇甫持正論文，嘗言文奇理正，然綜觀其意，究是一於好奇。如《答李生書》云：「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此蓋學韓而第得其所謂「怪怪奇奇，祇以自嬉」者。或問持正文於揚子雲何如？曰：辭近《太玄》，理猶未及《法言》。問較李元賓之尚辭何如？曰：不沿襲前人似之。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之一宗，直爲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自孫可之後，已罕聞成家者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皇甫持正集**》 其文與李翺同出韓愈，愈文謹嚴而奇崛，翺得其謹嚴，湜得其奇崛，故名亞於愈，元鄭玉顧極詆之。玉在講學之家，尚爲純正；至於文章，未必能見韓門弟子涯涘也。

分論

《**題浯溪石**》 《臨漢隱居詩話》：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容齋隨筆・皇甫湜詩》：皇甫湜、李翺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略】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陸游《跋皇甫先生文集》：右一詩在浯溪《中興頌》傍石間，《持正集》中無詩，詩見於世者，此一篇耳，然自是傑作。近時有《容齋隨筆》亦載此詩，乃云風格殊無可採。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爾。《二老堂詩話》：《劉貢父詩話録》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安園池》詩，譏其「掎摭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余嘗得湜《永州祁陽元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其詩云【略】。（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采，非也。）《六研齋二筆》卷三：皇甫湜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往往詰屈至不可讀【略】其題浯溪石間爲元結詩云【略】味其語意，蓋衡量唐人文章，而詞亦有氣岸稜峭，非苟作者。洪容齋以爲風味無可采，非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次山集十二卷》：皇甫湜嘗題其《浯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結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其品題亦頗近實也。又《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集中無詩。洪邁《容齋隨筆》嘗記其浯溪一篇，以爲風格殊無可采。陸游跋湜集，則以爲自是傑作，邁語爲傳寫之誤。今考此詩，爲論文而作，李白集之「大雅久不作」一篇，蘇軾集之「我雖不工書」一篇，即是此格，安可全詆，游之所辨是也。《石園詩話》卷二：李習之（翺）、皇甫持正（湜），同爲韓門弟子。習之文章渾厚，詩非所長。持正不能詩，然其《題浯溪石》詩云：「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數語精卓，善於持論，非尋常能詩者所能見及。《養一齋詩話》卷四：唐李文公翺，人亦謂其能文不能詩，其全集詩止七首，無一上乘語。【略】皇甫持正古詩則略勁整，較勝習之矣。《金石萃編・皇甫湜浯溪詩刻》王昶按：持正在元和時最有文名，幾與昌黎相等。觀昌黎和其《陸渾山火》詩，其能爲長篇可見，然多不見於世，惟石刻中有此一篇，洵可寶也。

《**出世篇**》 《蕉山筆麈》：皇甫湜爲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陸渾》二篇可以想其奇怪。其詩若《出世行》《悲汝南子桑》等作，多不可讀。

《**山雞舞鏡賦**》 《賦話・新話一》：唐人琢句，雅以流麗爲宗，間有以精峭取致者。皇甫湜《山雞舞鏡賦》云：「類鳳因簫感，哂鶴爲禽召。」【略】刻酷鍛鍊，皆所謂字去而意留者。

《**鶴處雞群賦**》 《賦話・新話三》：唐皇甫湜《鶴處雞群賦》收句云：「每戒比之匪人，常恥獨爲君子。時乎有在，物不終否。爾惡能浼我哉？吾當一舉千里。」妥帖排奡，韓門高弟，固應有此筆力。再，賦中多用成句相對，如「和而不同，卑以自牧」，「拔乎其萃，莫之與京」之類。

《**讓風**》 《愛日齋叢鈔》卷四：昌黎《訟風伯》以旱故爾，皇甫持正《讓風》，其意則謂昨自南昌迄建康，路長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終不百里，疑風之喜怒而以淹留，讓之。辭意不襲其師。他日東坡《僧伽塔》詩云「去得順風來者怨」，荆公亦云「人生萬事反覆多，道路後先能幾何」之句，於風伯掃空恩

怨矣。

《**論進奉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指事切實，能發天下爲家之義。

《**答李生第一書**》《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其《答李生》三書，盛氣攻辯，又甚於愈。《藝概・文概》：皇甫持正論文，嘗言「文奇理正」。然綜觀其意，究是一於好奇。如《答李生書》云：「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此蓋學韓而第得其所謂「怪怪奇奇，祇以自嬉」者。

《**答李生第二書**》《唐音癸籤・談叢二》：「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此皇甫湜爲元和時人嘆也。嗟乎，今纔搦管便罵前輩者多矣，湜在，當如何致愾。

《**上江西李大夫書**》《野客叢書・二書一意》：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略】側聞閤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略】竊以閤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送簡師序**》《容齋隨筆・簡師之賢》：《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歡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斁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東晉元魏正閏論**》《容齋隨筆・皇甫湜正閏論》：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

《**孟子荀子言性論**》　林雲銘《韓文起・原性》：夫子言性相近，註云：兼氣質而言。公因夫子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則以所云性相近者，爲中人說法可知矣。故分出三品來，言惟中人可導而上下，即本於習相遠之語，所謂折衷于夫子而論定也。皇甫湜《孟荀言性論》一篇，亦主此說。起手言性並言情，以性不可見而情可見，不然，則善惡無可指實矣。宋儒謂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則兼氣質言性，本無妨礙，安得執定天命之性及孟子性善之說，訾其失當哉？中間翻駁發明，段段俱有實義。末帶出闢佛老之言，尤見衛道深心。大儒立言，可謂顛撲不破矣。

《**諭業**》《欒城遺言》：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兩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考古編》卷七：退之抗顏爲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不叛去否？」湜之《諭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翺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豈嘗肯就弟子之列？《池北偶談》卷一五：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爲知公者，然其《諭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溉，或爽於用。」若有微詞，反不如李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不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敖陶孫、王弇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

《**韓愈神道碑**》《韻語陽秋》卷五：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陽山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翺《行狀》謂爲倖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飢，詔蠲租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爲倖臣所讒。倖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略】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略】及觀《江陵途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

傳之落寃讎。」【略】又有《永貞行》以快伾、叔文之貶【略】則知陽山之貶，伾、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爲多，非爲李實所讒也。《猗覺寮雜記》卷上：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皇甫湜爲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爲陽山令。」退之《赴江陵途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收作」云云，「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頭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云云，又云「僶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不知史何據而云論宮市。《容齋隨筆・韓文公佚事》：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詩自叙此事甚詳，云【略】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略】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略】李翺作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鎭州之功專歸柏耆，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

《**韓文公墓誌銘并序**》《容齋隨筆・論韓文公》：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摯【略】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鯉春麗，驚耀天下，粟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文語意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爲唐文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漑，或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略】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金石要例・書女變例》：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聳即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淵奧古崛，殆有意仿昌黎而爲之者。《石遺室論文》卷四：李翺、皇甫湜皆出韓門，所謂李得其正，皇甫得其奇者。今將二人所撰韓公《行狀》《神道碑》《墓志銘》三篇警要者錄出，得參觀而尙論焉，可以知事同文異之法矣。【略】案：李文純正不矜奇，而讀之時時令人動色，自不平衍。皇甫文造語簡鍊，時復鉤章棘句，句法常用倒裝，而此碑志尙無鉤軸格磔處。今於以上三文，只各摘其諭王廷湊及爲古文兩事。李於廷湊一節，叙之最詳最著力，昌黎一生可傳事，無過於此，諫佛骨表猶其次也。而《唐書》昌黎傳即用李文，而昌黎千古矣。即論其爲文章一段，看似淡淡，實未嘗不著力，言簡括而意鄭重也。不知當時何以碑、志兩文均以屬皇甫？殆昌黎平日本喜相如，子雲，以皇甫之鉤章棘句，爲能似之，故均使皇甫執筆歟？皇甫於《墓志》，著力論昌黎文章，其云「抉經之心，執聖之權」，「渾渾灝灝，不可窺校」，「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皆未免太過，昌黎當不起。其餘叙諭廷湊處，皆言抗聲數責，賊衆懼伏，似非實情。果爾，昌黎將不得免爲顏眞卿、孔巢父之續，故《唐書》不取也。

傳記

《**新唐書・皇甫湜傳**》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

紀事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樵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

《**唐語林・補遺**》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尙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廚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將請白居易爲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嘆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將以車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面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

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眞不羈之才。」立遣依數酬之。（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後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人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及湜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碪臼絞取其汁，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雲仙雜記・天心月脅**》　皇甫湜稱（韓）愈文曰：「穿天心，出月脅。」

《**桂林風土記・隱仙亭**》　本名盤龍岡，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甫近。寶曆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種植花木，【略】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二所。

《**唐會要・貢舉中・制科舉**》（元和）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略】及第。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皇甫湜集》三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皇甫湜文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皇甫湜文六卷**》　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況集序》在焉，而《碑》已亡矣。

《**宋史・藝文志七**》《皇甫湜集》八卷。

《**百川書志**》《皇甫持正集》六卷，文纔三十九篇。

《**汲古閣書跋・皇甫持正集**》　今總集六卷，凡三十八篇。

《**絳雲樓書目**》**卷三**　《皇甫持正集》一冊六卷，有舊刻，王文恪公序，遠勝汲古閣板。

《**讀書敏求記**》**卷四上**　《皇甫持正集》十卷。【略】是集予從閩本鈔錄。因記得樂天《哭皇甫七郎中詩》：「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注云：「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篇尤佳。」而此缺之，知持正之文亡逸者多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　唐皇甫湜撰【略】其集《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雜文三十八篇，與今本合。【略】高彥休《唐闕史》亦載是碑，并記其字數甚詳。蓋實有是作，非史之謬。然此本僅載《況集序》，而碑文已佚，即《集古》《金石》二錄，已均不載。此碑殆唐末尚存，故彥休得見，五代兵燹，遂已亡失歟？足證此本爲宋人重編，非唐時之舊矣。【略】集中無詩。洪邁《容齋隨筆》嘗記其《浯溪》一篇，以爲風格無可采。陸游跋湜集，則以爲自是傑作，邁語爲傳寫之誤【略】游集又有一跋，謂司空圖論詩，有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適逸之語，疑湜亦有詩集。又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詩文各爲集之故。其說則不盡然。三人非漠漠無聞之流，果別有詩集、文集，豈有自唐以來，都不著錄者乎？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毛板校本），唐皇甫湜字持正撰。卷末有題識云「康熙己亥孟冬將叢書堂抄本對校。」

《**藝風藏書續記・詩文第八上**》《皇甫持正集》六卷，傳鈔毛刻本，字迹頗佳。

馮焌光《皇甫持正集跋》　《持正集》，《唐志》三卷，《晁志》六卷，雜文三十八篇。毛本與《晁志》合。白樂天稱有《涉江文》，《唐闕史》記有爲裴晉公作《福先寺碑》事，《輟耕錄》有《陶母碑文》，今均不見。《全唐文》所載凡四十二篇，無《陶母碑》及本集卷一《出世》之文。今假得叢書堂吳校宋本，及錢遵王手校閩本，足補毛本脫誤，乃參校付梓。持正自有詩集孤行，故文中無詩，惜詩集不傳。

《**文禄堂訪書記**》**卷四**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唐皇甫湜撰。宋蜀刻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印，劉體仁、潁川劉考功藏書印。又明皇甫錄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上線口下刊「世業堂」三字，附《浯溪詩本傳》《上宰相薦書》，正德十五年王鏊序，皇甫錄及子冲、涍序。有梁溪顧氏藏書、柯溪藏書、心齋居士印。又舊鈔本，藍格，王鏊、皇甫錄序書衣。徐氏題曰：孫佩南大令得此本於趵突泉上，余適過濟，佩南即以見貽。時庚寅四月，士言。徐氏手跋曰：右鈔本《皇甫持正文集》，附持（正）爲元次山作《浯溪詩》，又《唐書》本傳韋處厚《上宰相薦湜書》。前有王鏊序，後有皇甫錄序及錄二子冲、涍識語。初鏊得《皇甫持正》《孫可之》二集於祕閣，自刻孫集，以是集授錄。正德庚辰，錄命冲、涍校而刻之。持正文集宋槧

久已絕響，今世通行刻本以汲古閣爲最古。此本行數、字數與鑿刻孫集同，殆出景鈔。錄刻世亦罕覯，祕閣之書目獨賴此得其彷彿。【略】惜行篋無汲古閣本，不獲一校異同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皇甫持正集》六卷（校本）。錢校本係顧氏小讀書堆影寫本。康熙己亥孟冬，將叢書堂鈔本對校匏翁手勘本。庚子正月，對雨無聊，再校一過，二月下浣又校。嘉慶庚辰三月半，對雨臨校，內與朱校合者，以點誌之。陳揆記。

《崇雅堂書錄·集部·別集類上》 《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明毛氏汲古閣刻《三唐人集》本，光緒丙子馮焌光重刻汲古閣本，繆荃孫刻《後三唐人集》本，附《校勘記》一卷，四庫著錄。）

《古越藏書樓書目》卷九 《皇甫持正集》六卷《補遺》一卷。（唐皇甫湜，光緒二年馮焌光校刻本。）

《藏園羣書經眼錄·集部一》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唐皇甫湜撰。宋蜀刻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版心題正幾，白口，左右雙闌。目錄次行題「皇甫湜字持正」，每卷有目接連本文。

又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明寫本，九行十九字。後有錢遵王（曾）手跋六行。

又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清寫本，八行二十二字。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集部》 《皇甫持正集》六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唐皇甫湜撰。馮刻三唐人集本。首提要，次目，附錄毛晉跋、吳大廷跋、馮焌光跋、《新唐書》列傳、《唐闕史》一篇、《渭南文集跋》二首、《金石萃編》書《浯溪詩》刻後。湜，見《唐詩紀事》。

藝文

韓愈《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存目）

馬異《送皇甫湜赴舉》 吞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

李賀《高軒過》 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

白居易《哭皇甫七郎中》 志業過玄晏，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錄，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首尤出。）

雜錄

韓愈《與孟尚書書》 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 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

《嬾真子》卷四 《韓退之列傳》云：「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以僕觀之，郊、籍非輩行也。東野乃退之朋友，張籍乃退之爲汴宋觀察推官所解進士也，而李翺、皇甫湜則從退之學問者也。

員興宗《上虞丞相書》 昔韓退之保籍、湜之不畔去，故韓之道日尊，而籍、湜獲爲其徒。不然後世何有籍、湜哉。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八十六，《唐衡嶽寺大德瑗公碑》，皇甫湜撰，王翊正書。大和三年正月。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皇甫持正集》 東都修福先寺碑三千字，一字索三縑，其輕傲不羈，非裴晉公鉅德，殆不能容之也。今集纔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之矜負如此，固不苟爲人作，人亦未必敢求之也。

《南村輟耕錄》卷九 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母碑》，不覺泣數行下。【略】謹錄於此，庶亦可以自懼也。

《湧幢小品·文冗長》 文之長短疏密，各有體製。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眞，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縑，何遇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

《四溟詩話》卷二 皇甫湜曰：「陶詩切以事情，但不文爾。」湜非知淵明者。淵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飾，無異鮑、謝，何以發其趣於偶爾，寄至味於澹

然？陳後山亦有是評，蓋本於湜。

《**援鶉堂筆記**》**卷三三**　昌黎門人親戚，類黨牛而怨李【略】皇甫湜元和進士，見昌黎集《陸渾山火》詩注。又《裴垍傳》：「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則湜、僧孺同門生也。又《舊書・韋處厚傳》：「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則湜、處厚亦同年也。

沈欽韓《韓集補註・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　《冊府元龜》：「元和三年，詔舉賢良方正，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諫時政，爲貴幸泣訴于帝。帝不得已，出考官楊於陵、韋貫之於外。」案：牛僧孺補伊闕尉，湜補陸渾尉，制科登用，較元年之元稹、獨孤郁等，大相懸絕。皇甫之作，蓋其寓意也。火以喻權倖勢方薰灼，炎官熱屬則指附和之人。牛、李等以直言被黜，猶黑螭之遭焚。終以申雪幽枉，屬望九重。其詞詭怪，其旨深淳矣。

馮定

《**因話錄・商部下**》　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

《**集古錄跋尾**》**卷九**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徹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舊唐書・馮定傳**》　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間，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慚，笞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頔深以爲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第。後於潤州佐薛苹幕，得校書郎。尋爲鄠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毀得肺病，趨府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爲大理評事。登朝爲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寶曆二年，出爲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定強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入己費用，詔監察御史李顧行鞫之。【略】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尹。大和九年八月，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是歲，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是歲，上章請老，詔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而卒。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新唐書・馮定傳**》（存目）

白居易《六年寒食洛下宴遊贈馮李二少尹》　豐年寒食節，美景洛陽城。三尹皆強健，七日盡晴明。【略】佳會不易得，良辰亦難并。聽吟歌暫輟，看舞杯徐行。

李翺《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耀於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爲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於江源，往往出奇怪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爲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侈麗奢豪，羈人易留，生其思速出於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元和姓纂・東韻**》　虞部員外郎馮宿，長樂人，後徙東陽，弟定、審、寬。

《**唐會要・朝臣複謚**》　宣武，贈太師范希朝。（太常博士馮定請謚忠武，

禮部員外郎王源中駁，請下太常重定，太常請如前謚忠武，王源中重駁，博士王墊改謚宣武。）

王損之

《**賦得濁水求珠**》《唐詩增評》卷三：此詩見求之不以道也，不正寫濁水，却處處有濁水在。《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積水非澄澈，明珠不易求。」首句唱起濁水，次句反出求珠。「依稀沉極浦，想像在中流。」二句虛衍求字。「瞪目思清鑒，褒裳悔暗投。」二句實寫求字。「徒看川色媚，空愛夜光浮。月入疑龍吐，星歸似蚌遊。」四句描寫求之情趣。「終希識珍者，採掇在冥搜。」二句繳合題原以寓干請之意。

《**曙觀秋河賦**》《賦話·新話二》：王損之有《曙觀秋河賦》云：「孤星迴泛，狀清淺之沉珠；殘月斜臨，似滄浪之垂釣。」又云：「遠想牽牛，漸失迢迢之狀；遙思弄杼，無聞軋軋之聲。」句甚娟雅。盧(肇)作專賦天河，此則處處不脫曙字，前人審題如此，若後人則惟知勦襲矣。

《**飲馬投錢賦**》《賦話·新話四》：唐王損之《飲馬投錢賦》云：「隱金沙之中，迷于赤仄；落蘋蘩之上，混彼青蚨。」又：「致香醪而一醉，且泛杖頭；入春溜以俱沉，不漂榆莢。」筆趣高雅，不規規以刻劃見長，點染處自然工切。

《**汗血馬賦**》《賦話·新話三》：唐王損之《汗血馬賦》云：「映白駒之羣，皆疑失素；齊紫燕之匹，不可奪朱」，沉着警快，而意致雅近自然。

《**宋史·藝文志八**》王損之《絲綸點化》二卷。

鮑溶《送王損之秀才赴舉》 青門珮蘭客，淮水誓風流。名在鄉書貢，心期月殿遊。平沙大河急，細雨二陵秋。感此添離恨，年光不少留。

柳公權

論述

《**夏日聯句**》蘇軾《戲足柳公權聯句并引》：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東坡題跋·書柳公權聯句》：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檻向風，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有之？」不知者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時無宋玉在其傍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東坡一》引《陳輔之詩話》：舊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然當暑居廣殿高閣，南風之來，不止微涼而已。新史易曰：「殿桷生餘涼。」蓋屈桷叢椽，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脩詞也。又《後集》卷二六引《藝苑雌黃》：東坡《端午帖子黃帝閣》云：「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慍，南風爲解無？」原其意，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爲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廈之涼，而不知路有暵死也。」此語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邪？又陳輔之以「殿桷生餘涼」，此兩字有功於脩辭。予謂輔之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又云：「卧聞疏滴梧桐雨，獨咏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桷餘涼」之說。《碧溪詩話》卷一：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

楚王雄風，譏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或謂「五弦之薰風，解慍阜財」，已有陳善責難意。愚謂不然。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盜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爲陳善閉邪，但恐後世導諛側媚，說持兩可者，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滹南詩話》卷一：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秋窗隨筆》卷一：柳公權與唐文宗聯句，周少隱云責其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不當如是耶？此論甚是，東坡嫌其有美無箴而續之，反失詩人諷喻之旨。

《應制爲宮嬪詠》《春酒堂詩話》：唐武宗怒一宮嬪，命柳學士賦詩釋之。詩曰：「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余少謂公權此詩殊太淺薄，豈急就御前，《清平》已不免耶？戲捉筆擬云：「宮花乍爾背春陰，旭日迴光豔轉深，自是君恩濃似海，不教詞賦費黃金。」家君見之笑曰：「寒士酸態。」《藝苑卮言》卷八：柳誠懸「淚痕」之詠，與虞永興「調憨」詩絕相類，不唯見人主親狎詞臣，邇時秘密，亦所不避。

傳記

《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於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家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瀚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瀚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卻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略】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爲珙奏薦，頗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于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眞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略】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新唐書・柳公權傳》（存目）

紀事

《因話錄・商部下》 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辭登高第。十餘年，便掌綸詔，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

《唐摭言・敏捷》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廷，上常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拜謝之。

《南部新書》壬 柳公權嘗於佛寺看朱審畫山水，手題壁詩曰：「朱審偏能貌夕嵐，洞邊深墨寫秋潭。與君一顧西牆畫，從此看山不向南。」此句爲衆歌詠。後公權爲李聽夏州掌記，因奏事，穆宗召對曰：「我於佛寺見卿筆札，思見卿久矣。」宣出充侍書學士，非時宰所樂，進擬右金吾衛兵曹充職，御筆改右小諫。中外朝臣皆呼爲國珍。

藝文

白居易《和柳公權登齊雲樓》（存目）

魚又玄《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卧雲道士來相辭，相辭倏忽何所之。紫閣當春凝煙靄，東風吹岸花枝枝。藥成酒熟有時節，寒食恐失松間期。冥鴻復見傷弓翼，高飛展轉心無疑。滿瀉數杯酒，狂吟幾首詩，留不住，去不悲，醯鷄蜉蝣可得知？

楊汝士

論述

《宿楊僕射新昌里第》《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又有最可笑者，楊汝士賦詩，自謂壓倒元白，今所傳「文章舊價」、「桃李新陰」二語，雖事實稍切，風格絕無足采，全篇尤爲塵陋。謂元白動色，大誣。

《建節後偶作》《南部新書》乙：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建節後》詩云：「拋卻刀弓上砌臺，上方樓殿窣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

傳記

《舊唐書・楊汝士傳》 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入爲戶部員外，再遷職方郎中。大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待汝士厚。尋正拜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爲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位至尚書，卒。

《新唐書・楊汝士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唐摭言・升沈後進**》 大和中，蘇景胤、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又《雜記》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壻，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

《**南部新書**》**乙** 楊氏於靜恭一房猶盛，汝士、虞卿、漢公、魯士是也。

又丙 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靜恭里第，兄弟並列門戟。

《**舊唐書・錢徽傳**》 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略】（楊）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牓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略】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李）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略】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愼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

又《魏謩傳》 楊汝士牧同州，辟爲防禦判官，得秘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爲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奇特之。

《**宋高僧傳・唐彭州丹景山知玄**》 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玄尋究內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槃經》，多執卷質疑，隨爲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誰？」次楊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長安楊魯士，咸造門擬結蓮社。

作品本事

《**雲溪友議・弘農忿**》 開成二年，（柳棠）上第。後歸東川，歷旬，但居狎斜舊遊之處，不謁府主楊尚書（汝士）。楊公謂諸賓曰：「每見報，前柳棠秀才，多於妓家飲酒。或三更至暮，竟來相訪，社日必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鄉矣。斟三器酒，內一巨魚杯，棠不即飲，楊公乃誚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須遭這老尚書。」棠答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恨，鯤化成鵬也不難。」【略】柳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千忤楊公，詩曰：「莫言名位未相儔，風月何曾阻獻酬？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閔尚書，與楊公中外昆弟，況有朗陵之分。東川益怒，爲書讓其座主高鍇侍郎曰：「柳棠者，兇悖嚚豎，識者惡之，狡過仲容，才非夫子，且膺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濫司文柄，以副懸旌，夙夜兢惶，恐遭訕謗。是以搜求俊彥，冀輔聰明，不敢蔽才，與棠及第。」東川又書曰：「昔周公撻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殺王式，而怨霍光乎？豈不由師傅之情爾。興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後文學焉。吾師垂訓，千古不易。前書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寧失於何植、王條也。」高公又復書曰：「唐堯之聖也，不致丹朱之賢；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墜典？伊祁九子，盡可等於黃、唐；門人三千，悉能繼於顏、閔。若棠者，自求瑕玷，難以磨滅，其所忤黷尊威，亦予謬舉之過也。」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寶曆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侍郎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

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傅雖云盛，詎有茲筵醉綠醽？」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又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又《惜名》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藝文

劉禹錫《寄和東川楊尚書慕巢兼寄西川繼之二公近從弟兄情分偏睦早忝遊舊因成是詩》 各拋筆硯誇旄鉞，莫遣文星讓將星。

白居易《醉中留別楊六兄弟》 春初攜手春深散，無日花間不醉狂。別後何人堪共醉，猶殘十日好風光。

姚合《和鄭相演楊尚書蜀中唱和詩》 元氣符才格，文星照筆毫。五言全麗則，六義出風騷。【略】唱絕時難和，吟多客詎勞。四方雖紙貴，誰怕費錢刀。

賈島《觀冬設上東川楊尚書》（存目）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山谷上》引《高齋詩話》 唐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蘂花，王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盧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斷無疑矣。傳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

盧貞

紀事

作家逸事

白居易《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注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羯鼓錄》 會昌元年，卓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宴游【略】及陝府盧尚書任河南尹，又話之，因遣爲紀，即粗爲編次，尚未脫稿。至東陽，因曝書見之，乃詳列而竟焉。

《因話錄·羽部》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

《舊唐書·文宗紀下》（開成四年正月）丙午，以大理卿盧貞爲福建觀察使。

又《裴度傳》 時昭愍欲行幸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略】帝不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往東都已來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

《新唐書·孝友傳》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

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賈氏談録**》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於墓側，至今猶存。

《**太平寰宇記・汝州・梁縣**》崆峒山在縣西南四十里，有廣成子廟，即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所也。按唐開(元)〔成〕二年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盧貞立碑。

作品本事

《**全唐詩話・白居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樂天賦詩有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至于高年，又賦詩曰：「失盡白頭伴，長成紅粉娃。」因爲《楊柳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移種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洛下文士無不繼作。【略】盧貞和云：「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采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示意也。

雜録

《**中州金石目**》**卷四〇**《河南尹鄭澣宿少林寺詩》【略】下有會昌五年盧貞題名。

鮑君徽

《**惜花吟**》《唐風懷》：南邨曰：起六字嫣然欲絕，中段宛轉慨歎，結語更見深惜。《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女學士品。

《**全唐詩**》**卷七**　鮑君徽，字文姬，鮑徵君女。善詩，與尚宮五宋齊名。德宗嘗召入宮，與侍臣賡和，賞賚甚厚。

崔郊

《**雲溪友議・襄陽傑**》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俾因寒食來從事冢，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其詩于座，帥睹之，令召崔生，左右莫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婦同歸。至於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

元稹

論述

綜論

白居易《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制》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剗弊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

綸綍，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

又《贈元稹》 自我從宦遊，七年在長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豈無山上苗，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有波瀾。之子異於是，久處誓不諼。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一爲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爲同登科，不爲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

又《和答詩十首序》 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爲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爲，章有旨，迨於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發緘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惟與杓直、拒非及樊宗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思之，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略】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

又《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來，命僕繼和，其間瘀絮四百字，車斜二十篇者流，皆韻劇辭殫，瓌奇怪譎。又題云「奉煩只此一度，乞不見辭。」意欲定霸取威，置僕於窮地耳。大凡依次用韻，韻同而意殊。約體爲文，文成而理勝。此足下素所長者，僕何有焉。【略】況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其爲敵也，當今不見。其爲多也，從古未聞。所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

又《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微之》 海內聲華併在身，篋中文字絕無倫。（美微之也。）遙知獨對封章草，忽憶同爲獻納臣。走筆往來盈卷軸，（予與微之前後寄和詩數百篇，近代無如此多有也。）除官遞互掌絲綸。（予除中書舍人，微之撰制詞。微之除翰林學士，予撰制詞。）制從長慶辭高古，（微之長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詩到元和體變新。（衆稱元白爲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各有文姬才稚齒，（蔡邕無兒，有女琰，字文姬。）俱無通子繼餘塵。（陶潛小兒名通子。）琴書何必求王粲，與女猶勝與外人。

又《題詩屏風絕句序》 （元和）十二年冬，微之猶滯通州，予亦未離湓上，相去萬里，不見三年，鬱鬱相念，多以吟詠自解。前後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數百篇，雖藏於篋中，永以爲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見所思。由是掇律句中短小麗絕者，凡一百首，題錄合爲一屏風，舉目會心，參若其人在於前矣。

又《酬微之（微之題云郡務稍簡因得整集舊詩并連綴刪削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踰百軸偶成自歎兼寄樂天）》 滿袠塡箱唱和詩，少年爲戲老成悲。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吟玩獨當明月夜，傷嗟同是白頭時。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微之句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字付誰人。」故以此答之。）

又《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 昨夜江樓上，吟君數十篇。詞飄朱檻底，韻墮綠江前。清楚音諧律，精微思入玄。收將白雪麗，奪盡碧雲妍。寸截金爲句，雙雕玉作聯。八風淒間發，五彩爛相宣。冰扣聲聲冷，珠排字字圓。文頭交比繡，筋骨軟於綿。潁湧同波浪，錚鏦過管絃。醴泉流出地，鈞樂下從天。神鬼聞如泣，魚龍聽似禪。星迴疑聚散，月落爲留連。雁感無鳴者，猿愁亦悄然。交流遷客淚，停住賈人船。闇被歌姬乞，潛聞思婦傳。斜行題粉壁，短卷寫紅牋。肉味經時忘，頭風當日痊。老張知定伏，短李愛應顛。（張十八籍、李二十紳皆攻律詩，故云。）道屈才方振，身閑業始專。天教聲烜赫，理合命迍邅。

又《吟前篇因寄微之》 君顏貴茂不清羸，君句雄華不苦悲。何事遣君還似我，髭鬚早白亦無兒。

張爲《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入室三人：張祜、羊士諤、元稹。

《舊唐書·杜甫傳》 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

石介《上郭殿院書》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唐元相微之初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授監察御史，劾奏東師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卒塗山甫八十八家冤事，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分臺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軍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擅械繫人，踰年臺府不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訴。稹或奏、或劾、或移，皆舉正之。聲名揭然，聳動內外，風望凜凜，天下延想。既爲權臣所擠，黜江陵，徙通州，移

越州，凡八九年復歸朝，忠骨轔爲佞氣，正色揉爲諛容，乃變節從權，附離以媒身事。雖得進用，姑齷齪自保，卒不能復建嘉謀、立奇節，以裨國家。君子鄙之，史臣譏之，萬世之下，爲後人賤。其得幾何？其失幾何？御史其初既能蹈元之躅，其終無復躡元之迹。

蘇軾《祭柳子玉文》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

《彥周詩話》 僕年十七歲時，先大夫爲江東漕，李端叔、高秀實皆父執也，適在金陵。二公遊蔣山，僕雖年少，數從杖履之後。在定林說元微之詩，引事皆有出處，屈曲隱奧，高秀實皆能言之，僕不覺自失。因思古人讀書多，出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讀書多，能知之也。高秀實又云：「元氏艷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渥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動不得也，動不得也。」

謝邁《書元稹遺事》 余觀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蓋出於無辜，竊怪在廷之臣無有爭之者，而遷亦自嘆恨，以爲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故作《史記》之書，大抵欲寓其憂憤之懷。爲《晏平仲列傳》，書其解左驂以贖越石父之罪，而卒稱之曰：「假令晏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余讀其書至此，三復其辭而悲之。使漢廷臣有一晏平仲，豈忍坐視遷之無辜以受刑而不一引手而救之耶？及觀《韓愈傳》，見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朝廷命愈使而人莫不危之，是時庭湊擁強兵，恣睢跋扈，天子遣一介之臣，投餌虎狼之口，若萬一無生還理，得不爲朝廷失一賢士耶？然當時公卿大臣無爲愈言者，獨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稍稍悔之。嗚呼，誰謂元稹而能如是哉！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常多，小人不特偷安於朝，又沮毀以害君子歟，君子一有受其害從而擠之者皆是也，而元稹乃能知愈之賢，不忍視其身之危，將無援以死，且重爲朝廷惜之，是亦可謂難能也。已觀稹之於愈如此，使其在漢廷，必能出一言以救司馬遷之禍，使後世復有，司馬遷亦必特書其事，且願爲之執鞭焉。彼作史者乃不載之本傳，而特見於愈事之末，是可嘆也。稹與白居易同時，俱以詩名天下，然多纖艷無實之語，其不足論明矣。觀其立朝大概，交結魏弘簡，沮抑裴度之言，以浮躁險薄稱於時。至於知賢救難，奮激敢言，凜凜有古直臣之風。夫以元稹而猶能如是，又況不爲元稹者乎？

劉麟《元氏長慶集序》 元微之有盛名於元和、長慶間，觀其所論奏，莫不切當時務，詔誥、歌詞自成一家，非大手筆曷臻是哉！其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亦不顯，唯嗜書者時時傳錄，不亦甚可惜乎。

《郡齋讀書志・元稹長慶集六十卷外集一卷》 稹爲文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爲元才子。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

《宣和書譜・正書・元稹》 其楷字，蓋自有風流醞籍，挾才子之氣，而動人眉睫也。要之詩中有筆，筆中有詩，而心畫使之然耳。

《容齋續筆・龍筋鳳髓判》 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

《容齋五筆・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遊》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閑憑小欄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遊》」，錢思公藏其眞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檣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又《長慶表章》 又翰林學士元稹【略】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并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

《玉海》卷六四《唐古今詔集德音錄制詔錄元和制集王言會最》 元稹知制詔，變詔書體，純厚明切。

敖陶孫《臞翁詩評》 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元稹《榴花》五言云「委作金鑪燄，飄成玉砌瑕。」《憲宗挽歌》云「狼星如要射，猶有鼎湖弓。」又云「俊鶻渡海食，應龍昇天行。」又云「漸恐鯨鯢大，波濤及九州。」又云「新筍踴犀株，落梅翻蝶翅。」又云「箏絃玉指調，粉汗紅綃拭。」又云「綵縷碧筠粽，香秔白玉團。」又云「佞存眞妾婦，諫死是男兒。」又云「叉魚江火紅，喚客谷神應。」又云「花態繁於綺，閨情軟似綿。」又云「勁芟鼇足斷，精貫虱心穿。」又云「望夫身化石，爲伯首如蓬。」又云「不如元不識，俱作路人行。」又云「乘我牂牁馬，蒙茸大如羝。」又云「亭

亭巧於削，一一大如拱。槎枒矛戟合，屹仡龍蛇動。風朝竿籟過，雨夜鬼神恐。」《蜘蛛》云「縈纏傷竹柏，吞噬及蟲蛾。爲送佳人喜，珠櫳無奈何。」《小兒》云「亂騎殘爆竹，爭唾小旋風。罵雨愁妨走，呵冰喜漸融。」《估客樂》云「估客無住著，有利身即行。一解市頭語，便無鄉里情。子本頻蕃息，貨販日兼并。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荆衡。北買黨項馬，西禽吐蕃鸚。越婢脂肉滑，溪童眉眼明。經遊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王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勍。大兒販材木，巧識棟梁形。小兒販鹽鹵，不入州縣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鯨。」七言云「他時定葬燒缸地，賣與人家得酒盛。」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又云「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夢上天》云「乘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越州》云「州城迴繞拂雲堆，鑑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似向檐前落，鼓角驚從地底迴。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又云「繞郭煙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又云「惟應鮑叔應憐我，自保曾參不殺人。」《征夫遠》云「趙卒四十萬，盡爲阬中鬼。趙王未信趙母言，猶點新兵更塡死。阬中之鬼妻在營，髽麻戴絰鵝雁鳴。送夫之婦猶行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征，夫遠征，遠征不必戍長城，出門便不知死生。」元白皆唐大詩人，余觀古作者意，必以艱深文淺近，必以尖新革塵腐。二公獨不然，世傳其賦詠，元語多犯白，固有偷格律之嘲。白遇有賦詠，必使老嫗聞而曉解者。兩《長慶集》部帙數倍韓柳，其間大篇如《連昌宮詞》，如《琵琶行》之類，不可勝書，姑錄其尤警策者於編。元初與仇士良爭驛，劾嚴礪苛斂，怍時相意，賴李絳、崔群輩論救，其詩有「佞存眞妾婦，諫死是男兒」之句。初節甚高，及爲學士，有上眷中人爭與之交，遂黨中人，以阻裴度，非復昔日之微之矣。其卒甫五十三，故白哀詩云「因知早貴兼才子，不得多時在人間。」

《**餘冬詩話**》**卷一**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夢上天》云：「哭聲厭咽旁人惡，喚起驚悲淚飄落。千慚萬謝喚厭人，向使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稹其少寤矣乎？

《**藝苑卮言**》**卷四**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

又卷八　唐時伶官伎女所歌，多採名人五七言絕句，亦有自長篇摘者，【略】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且呼爲元才子。

《**唐詩鏡**》**卷四六**　微之絕句，多出深衷沉痛。

《**蜀中廣記**·**宦遊記第四**》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也，以監察御史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勵在州日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詔徵其贓，復歸於民，執政不悅，以他事貶稹江陵府士曹參軍。又十年，量移通州司馬。

《**徐氏筆精**》**卷七**　元白雖齊名，而微之品格，不逮樂天甚。微之少通崔鶯鶯，作《會眞記》暴其事。既通籍，又夤緣宦官，得知制誥，爲武儒衡鄙厭，恬不知怪。文人無行，殆斯人與。

《**詩源辯體**》**卷二八**　昔人言：「元和以後，詩學淫靡於元稹。」今考集中，淫靡者未見，何也？按《唐書·藝文志》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今所傳止六十卷，乃宋宣和間建安劉氏收拾於殘缺之餘者，故淫靡者不可得也。王性之家藏元氏豔詩百餘首，采入《傳奇辯證》者十九首，餘亦不傳。今止錄十二篇，以補成一家。然《夢遊春詞》汰去其半，尚嫌冗雜，其他一二絕句外，亦未爲工，惟《古決絕詞》爲勝。

又　東坡言「元輕白俗」，昔人謂爲定論。嘗讀微之《連昌宮詞》及七言律一二入選者，聲氣似勝，烏得爲輕？既而讀其集，惟五言排律及窄韻者稍工，餘不免太輕率耳。觀其《酬樂天詩序》云：「屬李景信校書自忠州訪予，連床遞飲之間，悲咤使酒，不三兩日，盡和去年以來三十二章皆畢。」其輕率可知。

伍涵芬《**讀書樂趣**》　唐時有人向元微之稱自己詩學近臻化境，因述其句云：「月下子規喉舌冷，花間蝴蝶夢魂香。」微之云：「尚欠穩，當改爲『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其人大服。只換一字，而已鎔金成液，詩固未易言也。

《**龍性堂詩話初集**》　微之評杜：「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卓哉言乎。能豪邁而不能清深者，宋詩也。切對律而未免凡近者，元、明詩也。微之評杜詩而早及後世學杜詩者，不謂之「才子」不可得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元稹**》　微之自是一種輕豔之才，所作排律動數十韻，正是誇多鬬靡，雖有秀句，補綴牽湊者亦多，宜爲大雅所薄。集中惟樂府詩多佳，如《憶遠曲》：「水中書字無字痕，君心暗畫誰會君？」《小胡笳引》曰：「流宮變徵漸幽咽，《別鶴》欲飛絃欲絕。秋霜滿樹葉辭風，寒雛墜地烏啼

血。」皆工于刻劃也。又《將進酒》，古多言飲酒之事，雖太白之豪宕，長吉之悲涼，亦循此旨，微之忽用蘇秦對燕王事：「將進酒，將進酒，酒中有毒酖主父，言之主父傷主母。母爲妾地父妾天，仰天俯地不忍言。陽爲僵踣主父前，主父不知加妾鞭。旁人知妾爲主說，主將淚洗鞭頭血。推椎主母牽下堂，扶妾遣升堂上床。將進酒，酒中無毒令主壽。願主迴恩歸主母，遣妾如此由主父。妾爲此事人偶知，自慙不密方自悲。主今顛倒安置妾，貪天僭地誰不爲？」不惟竿頭進步，亦且所言近義矣。

又 《文粹》收微之詩至多，《連昌宮》《冬白紵》《苦樂相倚曲》《築城詞》外，有《陽城驛》一詩尚可觀。如「公亦不遺布，人自不盜牛。有鳥哭楊震，無兒悲鄧攸」，皆佳句也。餘皆淺直。尤可笑者爲《說劍》，至云「寧斬泓下蛟，莫試街中狗」，較長吉「按絲團金懸麗蹊，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豈中與之作奴。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二・瑣綴類》 唐張祜，長慶、寶曆間詩人之翹楚，或薦於上，時元稹爲相，力沮之，不得召見，罷歸。祜見知於樂天，而沮於微之，此理之不可解者，而元之相度人品亦可想見。

《唐音審體・新樂府論》 太原郭氏曰：「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元微之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謂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近代唯杜甫《哀江頭》《悲陳陶》《兵車》《麗人行》等，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乃與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不復更擬古題矣。」愚按：少陵《麗人行》及前後《出塞》，郭氏列之古題中；其《哀江頭》等篇，元相略舉一二，他詩類此者正多，少陵新樂府或不止是，不知《樂府詩集》何以止載五首？然杜集不標樂府之名，郭氏去唐未遠，當必有考。《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以少陵《兵車行》、白傅《七德舞》等列之歌行中。《英華》分類，恐不如郭氏分體之精也。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詩道最忌輕薄，凡浮豔體皆是；加以淫媟，更是末俗穢詞，六義所當棄絕也。余每謂元微之、溫飛卿不應取法者，爲此。

《五言今體詩鈔・杜子美下》 杜公長律，有千門萬戶開闔陰陽之意。元微之論李杜優劣，專主此體。見雖少偏，然不爲無識。自來學杜公者，他體猶能近似，長律則愈邈矣。遺山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珹玗」，有長律如此，而目爲珹玗，此成何論耶？

《甌北詩話》卷四 觀其在江州寄微之書：「昔與微之在朝同蓄退休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訂後期。」可知同在禁近時，早有此約矣。【略】而回視元和初年，與微之相約退休，可謂不負初心。【略】微之既與香山早有成約，其後急於入相，頓忘夙心，至與裴度相軋，貽譏清議，則其與香山早約時，本非眞意，故不能踐言耳。

《石洲詩話》卷一 元相作《杜公墓系》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奧」之說，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有藩籬焉，有堂奧焉。語本極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乃曰【略】，則以爲非特堂奧，即藩籬亦不止此。所謂「連城璧」者，蓋即杜詩學，所謂「參苓桂朮，君臣佐使」之說，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轉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所以爲高曾規矩者，又別有在耳。此乃是妙悟之說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略】元白之鋪陳排比，尚不可躋攀若此，而況杜之鋪陳排比乎。微之之語，乃眞閱歷之言也。

又卷七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珹玗。（事見元稹《子美墓志》。）此首與上章一義，「排比鋪張」，即所云「布穀瀾翻」也。然正須合前後章推柳繼謝之義同善會之，然後知遺山之論杜，並非吐棄一切之謂耳。王漁洋嘗謂杜公與孟浩然不同調，而能知孟詩，此方是上下原流、表裏一貫之旨也。其實元微之所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與所謂「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事同一揆。而漁洋顧欲刪去「相如」、「子雲」一聯，與其論謝詩欲刪「廣平」、「茂陵」一聯者正同。然則遺山雖若與元微之異說，而其識力則超出漁洋遠矣。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附錄《方綱漁洋詩髓論》 善夫，玉溪之言詩也，曰「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元相亦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而遺山顧詆媋之者，此亦漁洋不求備之說也。

《昭昧詹言》卷八 論杜詩者，前人備矣，而以元微之、韓公之語爲最得實。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 于夫婦則當如蘇子卿之《別妻》，【略】元微之之

「謝公最小偏憐女，嫁于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爲君營奠復營齋。」（《遣悲懷》）【略】于朋友則當如蘇、李之贈答，【略】元微之之「樂事難逢歲易徂，白頭光景莫令孤。弄潮船更曾觀否，望市樓還有會無？（自注：「望市樓，蘇之勝地。」）眼力少將尋案牘，心情且強擲梟盧。孫園虎寺隨宜看，不必遙遙羨鏡湖」（《戲贈樂天》）與《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韵》，皆懇切周詳，無微不至，尤見交情之篤云。

《藝概·詩概》 元微之作《杜工部墓誌》，深薄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其實性靈光景，自風雅肇興便不能離，在辨其歸趣之正不正耳。

分論

《思歸樂》 《龍性堂詩話初集》：元稹云「玉碎無瓦聲，鏡破有半明」，白居易云「擣麝成塵香不滅，拗蓮爲寸絲難斷」，較李義山「蠶死絲盡，蠟灰淚乾」，又進一解。

《桐花》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韓退之》引《復齋漫錄》：元微之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

《雉媒》 《唐音審體》卷六：婉轉曲折，字字血淚，深痛至此，不堪多讀。《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二：杜詔按：《白帖》：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野雉，固名媒翳。

《寺院新竹》 《唐詩鏡》卷四六：亦自修聳。

《茅舍》 《唐詩鏡》卷四六：率而眞。

《遣興十首》二 《唐詩鏡》卷四六：好是遣興語，第未得老。

又五 《優古堂詩話·日月跳躑》：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答胡靈之》詩序云「日月跳躑，於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

又七 《唐詩鏡》卷四六：似箴銘語，卻得不厭。

又八 《唐詩鏡》卷四六：語氣侃侃。

《旱災自咎貽七縣宰》 《困學紀聞·考史》：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閭里民。」【略】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唐詩鏡》卷四六：諄懇處不厭其煩。

《蟲豸詩七篇·蟆子》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名物類》：蝎子草，即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蠆」者，吳若注蕓草是也，一名山韭，觸之如蠆尾之螫人，今城郭彌望皆是。又有蟆子者，蚊蟲之屬，元微之《蟆子詩》序云：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晝飛，嚙人成瘡，秋夏不愈，膏楸葉傅之，則差；聞柏烟麝香，即去。此二物，蜀地之最可憎者。

《楚歌十首》四 《唐詩箋注》卷三：「懼盈」、「罷獵」，將楚國兩事兩兩相形，而興亡禍福自爾瞭然，以見匡救之不可無人也。《左傳》：楚武王心蕩，入告夫人鄧曼，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又楚靈王獵熊逸出，樊姬當之。姬曰：「猛獸得人而止。」遂罷獵。

又六 《唐詩箋注》卷三：此首見國家必任用賢人，謂楚若無申包胥，則平時深寵上卿誰能存之，蓋見千乘之貴不足重，一夫之賤安可輕，爲國家者，可不殷勤聘士而徒恃立國之險乎？《左傳》：申包胥爲楚大夫，與伍員友善，楚王殺員父，員曰：「我必覆之。」包胥曰：「吾必復之。」及吳師伐楚，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七日，秦伯哀之，遂出師救楚。

又一〇 《唐詩箋注》卷三：此首言山川日月終古不改，人之窮達總由天命，如王粲之賦《登樓》，屈平之作《離騷》，空自結恨，江流宛然而幽恨總難伸也。詩凡十首，錄三。

《賦得魚登龍門》 《詩學全書》卷二：《水經》：「鱣鯉出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渡則爲龍，否則點額而退。」首二點題。次聯、三聯，用開合法，寫欲「登」之心。「溯」同溯，逆流而上也。四聯實寫「登」字。五聯寫足「登龍門」。「溟涬」，混茫貌。末二抬高自己，有不肯乞憐意。《唐詩觀瀾集》卷一七：「魚貫終何益，龍門在此登」，李因培評：起得如怒猊轉石。

《清都夜境》 《詩源辯體》卷二八：微之集五言古有《清都夜境作》，下註云：「自此至《秋夕》七首，並年十六至十八時作，中頗有類韋蘇州語，惜未盡工耳。」故知微之初年即與樂天同一源也。《唐詩鏡》卷四六：滴瀝成響。

《春晚寄楊十二兼呈趙八》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元白詩雖倡和，詩絕不似，元猶學古，白專自運。

《春餘遣興》《唐詩鏡》卷四六：爽霽。《古唐詩合解》卷二：「春去」四句：寫春晚字字雅貼，春暮則日漸長，庭空則草易長，殘花所餘之英與初生之實相間，而柳飄之絮，縈網如雪也。「好鳥」四句：好鳥且知息陰，人可不知休息，新竹成響，將有干霄之勢矣；簾外乏客，開斜陽以入來，樹靜無風，裊游絲而直上，二句寫閒靜寂寥之況如見。「絕跡」四句：絕跡於世，念時物之長閑，撫此良時，得吾心之幽賞，春服頗成寬綽之衣，虛堂復有清曠之地，以下便力描遣興處。「置酒」四句：此解是家樂，置酒以奉親朋，即《伐木》章飲醑之意。倚花所以樂少年，扶杖所以敬老者也。「步履」四句：此外遊之樂，屧屐也，登山步屧以恣優游，望山而春甚多氣象，雲如雪葉，望空中之卷舒，風動衣裾，覺秋氣之蕭爽，殊自得矣。「簪纓」四句：簪纓仕宦之途，固煩雜而難久，江海水雲之鄉，徒渺茫而奚適。吾觀野馬籠乎赤霄，遍地紅塵，吾亦何由負羈鞅以他往哉？野馬者塵埃也，出《莊子》。羈所以絡馬，鞅靷也，皆行具。

《憶(雲)(靈)之》《能改齋漫錄》卷八　元微之《憶靈之》詩云「奇樹花冥冥」，蓋本杜詩「樹攪離思花冥冥」也。

《別李三》《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唐派。

《分流水》《網師園唐詩箋》卷三：「古時愁別淚，滴作分流水」，宋慤庭評：奇闢。

《含風夕》《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不必如此多，此染樂天習氣。又曰「委順在物爲」，物當作「無」。

《臺中鞫獄憶開元觀舊事呈損之兼贈周兄四十韻》《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亦押韻，乃不如韓穩。

《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二：杜庭珠按：函南縣治爲唐層峰驛址。

《和樂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唐詩快》卷五：樂天爲左拾遺，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貧，聽自擇官，樂天請以翰林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又評：此非君臣也，乃父子耳，只「家貧聽自擇官」六字，千載之下，猶能令人感泣。

《西齋小松二首》《文苑英華辨證》卷八：此詩《文苑》與集本併爲一首，詳其詞意，既是兩韻，又是二清風字，當爲二首。

《周先生》《唐音癸籤・評彙七》：元微之《贈周先生》詩云：「寥寥空山岑，泠泠風松林。流月垂鱗光，懸泉揚高音。希夷周先生，燒香調琴心。神功盈三千，誰能還黃金？」四十字用平聲字至三十九。古有四聲詩純用平聲者，此則偶然犯之，而調叶步虛，殊鏘然可誦。

《解秋十首》《唐詩鏡》卷四六：語趣歷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古下》譚元春評：至理偶然拈出。唐汝詢評：此有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周啓琦評：轉大法輪，撞大法鐘，么麼子不解。鍾惺評：結句傲樸。

《遣病十首》九《唐詩鏡》卷四六：庭莎二語綴趣佳。

《遣病》《唐詩鏡》卷四六：流暢。

《玉泉道中作》《古唐詩合解》卷二：「楚俗」四句：楚俗霜遲，叙時候也。半華實，或華或實，半有收也，夕水含風涼，亦是孟冬之候。「遐想」四句：此解俱從遐想中來，非實歷也。蓋道中遙見雲外之寺，因想其峰巒相望，其松門必接官路，其泉脈必連僧房也。「微露」四句：漸至日暝，弦月微露，將近山寺，暗聞夜香，谷深而烟塵俱淨，山空而鐘磬悠長。壒音愛，塵也。

《哭呂衡州六首》《唐詩快》卷三：「盡將千載寶，埋入五丈原」，讀此二語，安得不哭。「雕鶚生難敵，沉檀死更香」，壯而辣。

《憲宗章武皇帝挽歌詞三首》《升菴詩話・元微之唐憲宗挽詞》：「天寶遺餘事，元和盛聖功。二兇梟帳下，三叛斬都中。始服沙陀虜，方吞邏逤戎。狼星如要射，猶有鼎湖弓。」二兇謂楊惠琳李師道，傳首京師，三叛謂劉闢、李錡、吳元濟，斬於都市，斯亦近詩史矣。

《遣悲懷三首》《升菴詩話・泥人嬌》：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顧我無衣搜畫匣，泥他沽酒拔金釵」，《非煙傳》詩曰「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唐詩鏡》卷四六：語到眞時不嫌其瑣。梁人作昵媟語多出于淫，長慶作昵媟語多出于懇，梁人病重。《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名物類》：元微之詩「顧我無衣搜藎篋」，本集注：藎，草名。今刻作畫篋，字形之譌也。《唐詩箋注》卷五：此微之悼亡韋氏詩，通首說得哀慘，所謂貧賤夫妻也。「顧我」一聯，言其婦德。「野蔬」一聯，言其安貧。「十萬」僅爲營奠營齋，眞可哭殺。《載酒園詩話・疑誤》：王建《鏡聽詞》，今皆作「卷帷上床喜定定，與郎裁衣失翻正」。按《唐詩正音》乃「不定」也。兩字相懸，豈止尋尺。元微之悼亡詩，集作「顧我無

衣搜蓋篋」，「蓋」字殊不可解，後遇善本，乃是「畫」字。《養一齋詩話》卷三：微之詩云「潘岳悼亡猶費詞」。安仁悼亡詩誠不高潔，然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婁百事乖」，元九豈黔婁哉！「也曾因夢送錢財」，直可配村笛山歌耳。至《鶯鶯》《離思》《白衣裳》諸作，後生習之，敗行喪身。詩將爲人之讐，率天下之人而禍詩者，微之此類詩是也。

《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演繁露》卷六：案稹此詩即是其妻爲稹賽烏而得還家者，則唐人祀賽烏鬼，有自來矣。

《六年春遣懷八首》《唐詩鏡》卷四六：末語哀而麗。

《哭小女降真》《唐詩鏡》卷四六：一語痛絕。《唐詩快》卷三：「暫到人間又一生」，蜉蝣蟪蛄，如是如是。

《哭女樊》《唐詩鏡》卷四六：語近俚而情痛。《唐詩快》卷三：眞是無淚可揮。

《哭子十首》《唐詩鏡》卷四六：數首顚倒思量，婉轉沉痛，殆難爲讀。

又五《唐詩鏡》卷四六：深恨。

又七《唐詩鏡》卷四六：絕痛。

又八《唐詩鏡》卷四六：景逼情生。《唐詩快》卷三：此豈止如山季倫所云孩抱中物乎？悔恨沉痛，寫出愈覺難堪。

《代曲江老人百韻》《唐詩鏡》卷四六：如此長韻，整稱即佳。

《病減遙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唐詩鏡》卷四六：拈出眞趣，非爲客語，故佳。

《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蔡寬夫詩話·杜詩烏鬼爲神名》：或言老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烏鬼乃鸕鷀，謂養之以捕魚。予少時至巴中，雖見有以鸕鷀捕魚者，不聞以爲烏鬼也。不知夔州圖經何以得之。然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則烏鬼之名，自見於此。巴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明，曰烏野七頭神。則烏鬼乃所事神名爾。或云養字乃賽字之訛，理亦當然。蓋爲其殺人而祭之，故詩首言「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若養鸕鷀捕魚而食，有何吁怪不可並居之理？則鸕鷀決非烏鬼，宜當從元注也。《碧溪詩話》卷八：「家家養烏鬼」，沈存中以爲鸕鷀，說者謂非也。元微之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此乃《戲效俳體二首》。其二亦云：「瓦卜傳神語。」皆是處方言。則烏鬼非鸕鷀明矣。《野客叢書·烏鬼》：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眞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即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鴉之烏。《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二：諸儒詩話，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養」或讀爲上聲，或讀爲去聲。沈存中《筆談》以「烏鬼」爲「烏豬」，謂其俗呼豬作「烏鬼」之聲也。《蔡寬夫詩話》以「烏鬼」爲巴俗所事神名也。《冷齋夜話》謂巴俗多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湘素雜記》以鸕鷀爲烏鬼，謂養之以捕魚也。然《詩辭事略》又謂楚峽之間事烏爲神，所謂神鴉也。故元微之有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夢弼謂當以此《事略》之言爲是也。蓋養烏鬼，食黃魚，自是兩義，皆記巴中之風俗也。峽中黃魚極大者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按集中有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是也。然是魚豈鸕鷀之所能捕哉？彼以「烏鬼」爲鸕鷀，其謬尤甚矣。或又曰烏鬼謂豬也，巴峽人家多事鬼，家養一豬，非祭鬼不用，故於羣豬中特呼「烏鬼」以別之也。今並存之。

《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歲寒堂詩話》卷上：元微之戲贈韓舍人云：「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高疏明月下，細膩早春前。」此律詩法也。五言律詩，若無甚難者，然國朝以來，惟東坡最工，山谷晚年乃工。山谷嘗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雖山谷集中，亦不過《白雲亭宴集》十韵耳。

《酬樂天東南行一百韻》《唐音審體》卷一三：百韻律詩少陵創之，字字次韻元白創之。前人和詩，和其意不用其韻，自元白創此格，皮陸繼之，後人始以次韻爲常矣。二公長律最工最多，不可勝載，各載一篇，以爲典則。篇

中韻複用圖字，當是白偶誤而元仍之。《代書詩》亦複衰、吏二韻，此後人所深戒也。《隨園詩話》卷一：元稹《東南行百韵》詩「微俸封魚租。」「封」音「俸」。《店卧》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怪」音「乖」。《嶺南》詩「聯遊虧片玉，洞照失明鑒。」「鑒」音「間」。《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幙。」「張」音「丈」。「苦思正旦酧白雪，閒觀風色動青旂。」「正旦」讀作「眞丹」。

《賦得春雪映早梅》《逸老堂詩話》卷二：唐人有「二十四番花信風」，山谷有「一霎社公雨，數番花信風」，皆平聲用。今九成作去聲，必有所自。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有「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專爲竹也。《唐詩排律》卷五牟融注：「六出已同開」：《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見晛忽偏催」：《詩》：「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又「雨雪浮浮，見晛曰流」。「郢曲琴空奏」：《琴操》有《陽春白雪》之曲。「羌音笛自哀」：《白帖》：《古樂府》有《落梅》之曲。《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飛舞先春雪，因依上蚤梅。」飛舞，寫雪之貌。因依，言雪之相附。首二句平點題面。「一枝方漸秀，六出已同開。」一枝，謂梅秀吐華也。六出謂雪花與梅花同開也。二句承題意夾出「映」字。「積素光逾密，塡花節暗催。」光逾密，謂積雪已多，其光益密也。塡花，謂雪壓梅花也。節暗催，謂春節相催也。二句合寫幽細。「摶風飄不散，見晛忽偏摧。」摶，捉聚也。晛，日氣。摧，滅也。二句側寫有致。「郢曲琴三奏，羌音笛幾回。」《白雪》，郢中曲名。羌笛有《落梅花引》。「今朝兩成詠，翻挾昔人才。」兩成詠，指《白雪》《梅花》兩曲。四句引古襯今，語意一串。言飛舞有先春之雪，因依上早放之梅。梅蘖一枝方漸吐秀，雪花六出已見同開。積素而寒光逾密，推梅而時節暗催。摶風而雪仍不散，見晛而雪若相摧。夫郢有《白雪》之曲，撫琴三奏，羌中有《落梅》之引，吹笛幾回？未若今朝兼雪梅曲兩詠皆成，翻覺挾昔人之才也。毛初時曰：題境極乎淺，詩境却深邃。恍惚淡雪擁梅，暗香微透。

《賦得玉巵無當》《唐詩觀瀾集》卷一七李因培評：題注：《韓子》：堂谿空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無當，有瓦巵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巵。」左思《三都賦》序：「玉巵無當，雖寶勿用。」「詎慚君子貴」，承玉。「深訝巧工隳」，承無當。「泛蟻功全小」，貼巵字。《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共惜連城寶，翻爲無當巵。」秦以十五城換和氏璧，故曰連城寶。首二句籠起全題。「詎慚君子貴，深訝拙工隳。」惟玉巵，故不愧爲君子所貴重。惟無當，故深訝爲拙工所毀隳。二句上承衍玉巵，下承衍無當。「泛蟻功全少，如虹色不移。」泛蟻，酌汁滓酒也。如虹，玉之色也。惟無當，故泛蟻之功全少。惟玉巵，故如虹之色不移也。二句上實寫無當，下實寫玉巵字。「可憐殊礫石，何計辨糟醨。」礫，小石也。糟，滓酒；醨，薄酒也。言玉巵可憐，已殊於礫石。但曰無當，將何計而得辨其糟醨耶？二句上申寫玉巵，下申寫無當。「江海誠難滿，盤筵莫妄施。」言已爲無當，雖汲盡江海之水而實不能滿，故盤筵之間莫妄相施也。二句又咏嘆無當意。「縱乖斟酌意，猶得奉光儀。」乖，戾。斟酌，盛酒行觴也。光儀，光輝儀容也。末二句自占身分作結。而錯綜寫來，風義自遠。言共惜此連城之寶，今翻爲無當之巵也。夫以玉爲巵，詎慚於君子所珍貴？已云無當，深訝夫拙工之敗隳。雖泛蟻之功全少，而如虹之色不移。其色可憐，迥殊礫石。其功何計，難辨糟醨。故實以江海之水，誠難盈滿，若列於盤筵之間，莫妄設施也。特是壺觴斟酌之時，縱乖而不適於用，猶得執玉巵而奉其光儀也。王愚山曰：層次錯綜，氣體變化。蓋用法到靈熟時，并亦不知有法矣。

《賦得數蓂》《唐詩排律》卷五牟融注：「先觀近砌蓂」，《天中記》：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一莢落，至晦日而盡。若月小餘一莢厭而不落，應和而生以爲瑞，名曰蓂莢。《唐詩觀瀾集》卷一七李因培評：「一旬開應月，五日數從星」，二句合看，言旬有五日而徧也。「桂滿叢初合，蟾虧影漸零。辨時長有素，數閏或餘青」，工細。「司天」，《國語》：少昊氏之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地。「應月」，《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一莢落，至晦而盡。月小一莢厭而不落。「從星」，《春秋運斗樞》：老人星臨國則蓂莢生。《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將課司天歷，先觀近砌蓂。」課，計也。謂將計其司天之歷，先觀其近階砌之蓂。首二句點蓂。「一旬開應月，五日數從星。」一月三十日，一旬開十葉，應月之數。又五日生五葉，應五星之數。二句承出數蓂。「桂滿叢初合，蟾虧影漸零。」桂滿，是望前。叢初合，是一日生一葉也。蟾虧，是月半後。影漸零，是一日落一葉也。二句實寫數蓂。「辨時當有素，數閏或餘青。」二句補寫月小餘一莢之意。「墜葉推前事，新芽察未形。」二句寫足每月更生之意。言莢落一週墜葉，可推前事。莢生更始新芽，用察未形。「堯年始今歲，方欲瑞千齡。」末二句以頌揚意作結。此詩言王將治曆明時，先觀砌內之蓂，便知是用之時朔也。蓋一旬開十葉，以應

一月之數。又五日生五葉，以從五星之數。望前則蓂葉俱全，望後則隨日漸落。可以辨四時，可以數閏法，又可以驗過去未來之事，眞帝王之瑞應矣。噫，堯年蓂莢生於庭，亦始於今歲，正可以爲千年之瑞也。錯綜變化，能使題之本位及題之前後，均暢發而無一剩義。

《夜飲》《唐詩鏡》卷四六：三、四語創獲。

《褒城驛》《唐詩鏡》卷四六：苦語。

《遣春三首》《唐詩鏡》卷四六：語帶方束。

《晚宴湘亭》《唐詩箋注》卷三：「晴空走艷陽」，走字新。露醉字亦新。結二句言甘心受罰，拚此一時之荒醉矣。用《小雅》「俾出童羖」句。

《酒醒》《唐詩箋注》卷三：醉意可想。「呼兒問狼藉」，問昨日之醉態。「疑是夢中歡」，幷未醉時光景，亦幾成夢矣。極言其沈湎於酒。

《水上寄樂天》《拜經樓詩話》卷一：元稹《水上寄樂天》云「眼前明月水，先入漢江流。漢水流江海，西江過庾樓。庾樓今夜月，君豈在樓頭？萬一樓頭望，還應望我愁。」此格古今絕少。《詩學纂聞・時俗語入詩》：隔是，猶言已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隔」又作「格」。白詩「如今格是頭成雪」，顧況詩「市頭格是無人別」。《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五：打油腔，不可入雜體。

《夏陽亭臨望寄河陽侍御堯》《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絕》：周啓琦評：淺露。然殷勤二字形出意緒長亦有意。

《日高睡》《容齋隨筆・隔是》：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隨園詩話》卷一三：唐人詩中，往往用方言。【略】元稹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隔是」者，猶云已如此也。

《行宮》《容齋隨筆・古行宮詩》：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略】，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歸田詩話》卷上：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王建）（元稹）「寥落古行宮【略】」語意絕妙，合建七言《宮詞》百首，不易此二十字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說玄宗，不說玄宗長短，佳絕。只四語，已抵一篇《長恨歌》矣。《唐詩箋注》卷七：父老說開元天寶遺事，聽者藉藉，況白頭宮女親見親聞。故宮寥落之悲，黯然動人。《唐詩快》卷一四：此宮女得與外人閑說舊事，勝於上陽白髮人多矣。《養一齋詩話》卷三：「寂寞古行宮」二十字，足賅《連昌宮詞》六百餘字。《而庵說唐詩》卷九：玄宗舊事出於白髮宮人之口，白髮宮人又坐宮花亂紅之中，行宮眞不堪回首矣。《古唐詩合解》卷四：「寥落」句：故行宮上加寥落二字，分外凄涼。「宮花」句：宮無人焉則花光寂寞，空自落殘紅矣。「白頭」句：此行宮中誰人對此宮花乎，只有白頭宮女在耳。連用三宮字，悽然欲絕。「閑坐」句：玄宗舊事，眞不堪說，白髮宮人，可憐一世眼見心痛，不覺於對花閒坐時說之，解此寥寂，而故宮中不堪回首矣。《網師園唐詩箋》卷三：妙能不盡。《愛日齋叢鈔》卷三：元稹過華清宮詩「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退之過連昌宮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各有意味。劍南詩中亦云：「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詩境淺說續編》：直書其事，而前朝盛衰，皆在「說玄宗」三字之中。

《酬樂天寄蘄州簟》《唐詩排律》卷五牟瀜注：「蘄簟未經春」：《唐地理志》：蘄州蘄春郡屬淮南道，土貢白綜簟。「琉璃薄帶塵」：《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南州異物志》：琉璃本質是石，欲作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按昌黎《鄭群贈簟詩》云「一府傳看黃琉璃」，東坡《寄簟與蒲傳正》詩云「愧此八尺黃琉璃」，皆以簟比琉璃，疑言其滑也。

《菊花》《能改齋漫錄》卷一六：李和文公作《詠菊望漢月》詞，一時稱美。云：「黃菊一叢臨砌，顆顆露珠妝綴。獨敎冷落向秋天，恨東君不曾留意。雕欄新雨霽，綠蘚上亂鋪金蕊。此花開後更無花，願愛惜莫同桃李。」時公鎮澶淵。寄劉子儀書云：「澶淵營妓，有一二擅喉轉之技者，唯以『此花開後更無花』爲酒鄉之資耳。」「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乃元微之詩，和文述之爾。《鈍吟雜錄》卷四：奪胎接骨，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冷齋稱王荆公《菊花》詩：「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以爲勝鄭都官《十日菊》，謬也。荆公詩多滲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似梅花。「閑人」二字牽湊。何如微之云：「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

（樂天深服此語。）語意俱足。鄭詩亦混成，非荆公所及。

《**幽棲**》《唐詩快》卷一一：天地乾坤連用，或疑其複，然天地者，壺中之天地也，乾坤者，壺外之乾坤也，雖欲不連用得乎？

《**清華春霽寄胡三吴十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一解四句，更不能贊其如何着筆，直是滿眼一片春霽，其光悦魂動魄。於是，一、二不知應說「宮殿」，不知應說「草樹」？不知應說春色，不知應說日華？且先直書二句，定卻自家眼光，然后三、四再與分別細寫，言當天卻是「白日」，風吹乃是「柳陰」，意謂此當天白日便是「霽」，風吹柳陰便是「春」也。（後解）此五、六寫蜂燕，又細妙。「蜂憐宿露」，是憐連日未霽之露；「燕得新泥」，是得今朝新霽之泥。夫從連日未霽，以至今朝新霽，已自時節暗催，春去不知何限；又況兩句腳又帶「久」字、「忙」字，眞是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彼武陵諸郎，皆非金鐵，如之何其使人不憶耶。

《**智度師二首**》《賓退錄》卷四：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於《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爲一，《元集》可考也。《唐詩快》卷一五：此本微之詩也，何後人相傳爲黃巢題橋之作？然因詩而想其人，當亦非善菩薩矣。

《**亞枝紅**》《漁洋詩話》卷上：余嘗夢中得詩云「谿流翡翠映烟空，谿上飛橋落彩虹。愛玩花叢憶元相，一枝渾卧碧流中。」既覺，不知所謂。及使蜀，乃悟是元微之《亞枝紅》詩，即使東川作也。

《**梁州夢**》白行簡《三夢記》：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逾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遍歷僧院，淹留移時。【略】命酒對酬，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屋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略】，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古今詩話・詩人用也字》：詩家用「也」字，本皆音「夜」。杜詩云「清袍也自公」；元稹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今人讀爲如字，非也。

《**嘉陵驛二首**》《唐詩箋注》卷九：索莫情懷與凄清景色夾寫，若用鉤粘，便落第二義矣。讀者參之。

《**望驛臺**》《唐詩快》卷一五：分明說從來春盡必歸耳，卻反言之，愈覺句法之妖冶。

《**放言五首**》白居易《放言五首序》：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唯李頎有云：「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潯陽，未屆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

又三　《隨園詩話》卷七：元微之《自嘲》云「飯來開口似神鴉。」姚武功《某寺》云「無齋鴿看僧。」二句皆摹神之筆。

又四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二：杜庭珠按：孫登不語，見《晉書・隱逸傳》。榮啓期三樂，見《家語》。

《**早春登龍山靜勝寺時非休澣司空特許是行因贈幕中諸公**》《唐詩箋注》卷五：望中景色俱帶早春寫照，「山茗」一聯賦物尤工。結語托起，特許是行，極欣幸之意。

《**酬李甫見贈十首**》《鈍吟雜錄》卷三：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鍾惺、譚元春）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渠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王、李（王世貞、李攀龍）之藥石也。

《**早春尋李校書**》《唐詩評選》卷四：必欲抹此以輕艷，則《三百篇》之可刪者多矣。但不犯梁家宮體，願舉比先生勿易由言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寫早春。此解雖寫早春，然只起句是清朝晏起，已下二、三、四句，一路推窗看柳，巡檐嗅梅，出門觀江，便是漸漸行出高齋，閑閑漫尋江岸，一頭雖是賞心寓目，一頭已是隨步訪人也。逐句細玩之。（後解）後解寫尋李校書。五、六非又寫早春，正是獨取「尚小」、「才分」字，言一時春物，絕無足以撩亂我心者，然則今日之尋，乃是得以爲君，而君不可不知也。

《**過襄陽樓呈上府主嚴司空樓在江陵節度使宅北隅**》《唐詩鏡》卷四六：五六手便。結二語不整頓。《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最先是沈雲卿《龍池篇》，以五「龍」字、四「天」字，金翅搖空；其次是崔汴州《黃鶴樓》，以三「黃鶴」、一「白雲」，玉虬凌海；落後便是李太白《鳳凰臺》，以二「鳳凰」，《鸚鵡洲》以三「鸚鵡」，刻意效顰，全然失步，至今反遭學語小兒指摘，無有了時也。所以然者，崔實不知沈作在前，李卻親睹崔詩在上。從來文章一

事，發由自己性靈，便聽縱橫鼓蕩；一受前人欺壓，終難走脫牢籠。此皆所謂理之一定、事之固然者也。微之此詩，呈上府主司空，欲登襄陽樓上，則亦前解叙樓、後解叙意，此自爲律詩尋常舊格，亦既由來久矣。今乃忽然出手寫樓，忽然接手寫水；忽然順手承之再寫水，忽然順手承之再寫樓。于是連自家亦更留手不得也，因而轉筆索性再又寫水，再又寫樓。而後之讀者乃方全然不覺，反嘆一氣渾成。由此言之，世間妙文，本任世間妙手寫到；世間妙手，孰愁世間妙文寫完。後人固不必爲前人邀眞，前人亦何足爲後人起稿？如微之此詩，眞是不受一人欺壓，只聽自己鼓蕩。龍池、鶴樓，不得占斷于昔日，鳳凰、鸚鵡，枉自慘淡於當時也。前解寫久覷此樓，眼熱如火。（後解）其實，此詩前解一、二，原自只寫襄陽樓下，樹陰荷錢，平平作起耳，不知何故三乃偶誤寫「拂水」二字？若在他人，只是連忙改去便休，獨有微之偏不然，偏要反更寫「隔樓」二字對之，一似我乃故意作此重疊者。於是，一時奇興既發，妙筆又能相赴，索性後解五、六亦再寫此「有時水畔」、「每日樓前」之二句也。言有時只是樓前立，每日只是樓前行，并不能得上樓；若幸而得上樓，則眞司空之賜也。後解寫得上此樓，心感如獲。

《鄂州寓館嚴澗宅》《唐詩快》卷一一：還只恐雙文入夢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此「偶來江外寄行踪」，非云偶來寄行踪，乃云雖偶來江外，而必于君乎寄行踪也。蓋鳳必有梧，鶴必有松，觀遠人必以其所爲主，若使我來江外，而不於君寄寓，且當於誰寄寓者？故雖滿院啼鳥，空榻無人，君自不在，我自竟住，言更無處又他去也。（後解）前解寓嚴宅，後解想嚴人也，易解。《古唐詩合解》卷一一：「鳳有」句，鳳非梧桐不棲，以比高士宅。鶴多巢松，亦比高士宅。「偶來」句，寫寓字，言嚴澗高雅，卜宅江邊，聊以寄託行迹於此。「花枝」句，澗宅中花雖滿枝，而主人不在。無人在院，有鳥啼花，故謂之空。「塵榻」句，澗已出，榻雖設而塵滿，以無人之故。是榻也，向有卧龍，今何往乎？只令人虛憶而已。孔明有卧龍之稱。「心想」句，此以己之憶澗作轉，因寓館故心想於夜間之時，惟有夢足，而相逢杳然。「眼前」句，此時已春盡矣，眼睜睜看他過去，若說相逢，則今春未有期也。「何時」句，夜想已深，相逢念切，豈不是思，然尚未爲最也。試問最思君處，卻在何時，所以唱起下句。「月入」句，此是最思君時也，月入斜窗，天色將曉，此際之夢已醒，而晨鐘乍發，萬慮澄清，靜裏懷人，思當十倍，且曉天寂寂，尤人所難盡也。

《贈嚴童子》《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青春」上又加「好」字，「好」字上又加「可憐」字，便畫出此「雛鳳」，人固斷斷不忍料其便能作詩也。三、四承之，只是一昂一低，再翻作詩。言口中已成七字，而手中初探雙環，猶俗言人身尚未全也。（後解）前解寫童子，此解又寫其福也。言「十歲」不過稚子，而「八行」早如老成，掌中有此奇寶，便將光照一世，豈猶以清白吏愁饑寒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認得金環識舊身」注：用羊祜事。《養一齋詩話》卷九：元微之《贈嚴童子》詩自注「童子十歲能賦詩，詩題有成人風。」此注最有見。今人詩固不逮古人，即詩題已不堪入目矣。然微之詩，如《以州宅誇於樂天》、《初除浙東妻有沮色因以四韻曉之》之類，其製題猶未甚高雅簡淨也。

《西歸絶句十二首》二《詩境淺說續編》：微之五年遠役，歸至武關，得書而喜，臨水開緘細讀。前三句事已說盡。四句乃接寫武關所見，晴翠商山，依然到眼，小桃紅放，如含笑迎人，入歸人之目，倍覺有情，非泛寫客途風景也。

《南昌灘》《蜀中名勝記・順慶府・廣安州》：渠江有三十六灘，水之灌輸其間者，渦渟渠別，莫知其幾。中兩渠相距二尺，廣深半之，可受流觴，天巧致然，非人力疏鑿。江中沱磧，有若鸕鷀，若龜蛇，若繫縧，若張繖，有如明月之團圓，有如神仙之遊戲，皆以形似得名。名賢韻士，每過其處，爲之流連題詠。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容齋隨筆・長歌之哀》：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微之在江陵，病中聞樂天左降江州，作絶句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失其意矣。《而庵說唐詩》卷一一：此詩重「此夕」二字。【略】大凡詩中用字，最不可雜亂，此詩若「殘」字，若「無焰」字，若「謫」字，若「垂死」字，若「驚」字，若「暗」字，若「寒」字，如明珠一串，粒粒相似，用字之妙，無逾予此。《唐詩解・七言絶句五》：殘燈無焰愁慘之時，垂死起坐，至情所激。風吹雨入，凄涼可知，非元、白心知，不能作此。李攀龍《唐詩選》卷七：「垂死病中驚坐起」，高江評：眞。高江總評：悲惋。《唐詩箋注》卷九：殘燈病卧，風雨凄其，俱是愁境，卻分兩層寫，當此殘燈影暗，忽驚

良友之遷謫，兼感自己之多病，此時此際，殊難爲情。末句另將風雨作結，讀之味逾深。《古唐詩合解》卷六：讀此詩，嘆古人友誼之厚。「殘燈」句，燈殘則無光焰，而其影憧憧不明，夜境病境愁境，都從此七字寫出。「此夕」句，此夕，即此燈殘愁慘之夕。至友左降，卻在愁病無聊之夕，聞之更爲分外掃興。「垂死」句，病而垂死，病之至也，驚而起坐，驚之甚也。元白二人心知至友，休戚相關，其情如此。「暗風」句，此時失驚坐起，呆呆想去，無可爲力，但覺半明不滅之燈影中，暗風吹雨從窗而入，令人心骨俱寒，至情所激，其凄涼甚矣。他日樂天語人云：「此語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哉。」《刪訂唐詩解》卷一五：吳昌祺曰：襯第三句，而末復以景終之，眞有無窮之恨。《說詩晬語》卷上：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船窗」，情非不摯，成蹙蹶聲矣。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正不須如此說。《石園詩話》卷二：香山謂「予與微之前後寄和詩數百篇，近代無如此多有也」。愚謂白之於元也，「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兩語，已曲盡其情矣。元之於白也，《聞授江州司馬》及《得樂天書》兩絕句，亦曲盡其情。

《酬樂天頻夢微之》　《唐詩鏡》卷四六：轉傷。

《酬樂天得稹所寄紵絲布白輕庸製成衣服以詩報之》　《升菴詩話・輕容》：《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略】元微之有《寄白樂天輕容》詩是也。

《別毅郎》　《唐詩鏡》卷四六：痛語。

《第三歲日詠春風憑楊員外寄長安柳》　《升菴詩話・元微之第三歲日詠春風憑楊員外寄長安柳》：「三日春風已有情，拂人頭面稍輕盈。殷勤爲報長安柳，莫惜枝條動軟聲。」第三歲日，正月初三日也。楊員外名汝士，亦詩人。此詩題甚奇，可作詩家故事。

《寄樂天二首》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此微之傷弓之言。《唐詩快》卷一一：此皆傷弓後語也，故其第二首又云「羸骨欲銷猶被刻，創痕未沒又遭彈」，甚矣才人之難爲也。

《重贈》（休遣玲瓏唱我詩）　《全唐詩錄》卷六七：《脞說》云：商玲瓏爲杭州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元微之在越，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唐三體詩》卷一何焯評：寄君詩則無非離別之辭，起下二句輕巧無痕。不必更聽，便藏得千重別恨。末句只從將別作結，自有黯然之味，正用覆裝以留不盡。《詩境淺說續編》：首二句非但見交情之厚，酬唱之多，兼有會少離多之意。故第三句以「又」字表明之，言明日潮平月落，又與君分手江頭。題曰《重贈樂天》，見臨別言之不盡也。

《以州宅誇於樂天》　《瀛奎律髓》卷四馮班評：以結句至今有蓬萊驛。陸貽典評：微之比樂天較能修飾，然本質近，又不如也。無名氏評：宅在紹興。與左司「身多疾病」二句並看，便見身分。《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越地亦名蓬萊。《唐詩快》卷一一：豈非仙吏乎？抑何修而得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州宅即越王臺，在卧龍山上，人民城郭，俱在其下，故有「鼓角驚從地底回」句。《唐詩箋注》卷五：州宅在城中高處。起言州城迴繞，而鏡湖之水會稽之山皆在眼前，「屏障」、「樓臺」，形容盡致。星河在檐，鼓角在地，俱言其高。結語雖係誇美，亦風流極矣。按本傳，微之入相，李逢吉搆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再徙浙東觀察使，故曰「謫居」。《石園詩話》卷二：元微之通州詩云：「暗蟲有時迷酒影，浮塵向日似波流。」「入衙官吏聲疑鳥，下峽舟船腹似魚。」他日以州宅誇于香山云：「四面常時對屏嶂，一家終日在樓臺。」「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念前此之苦境，萬般君莫問；撫後此之仙都，難畫亦難書。作者固情隨事遷，讀者不能不爲之動色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

《重誇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　《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長慶中，樂天知杭州，微之知越州，以筒寄詩自此始。微之《誇州宅》，「蓬萊閣」所以名亦自此始。二公前貶九江、忠州、江陵、通州，往來詩不勝其酸楚，至此乃不勝其誇耀，亦一時風俗之弊，只知作詩，不知其有失也。紀昀評：此論甚確，大抵元、白爲人皆淺，小小悲喜必見於詩。全集皆然，不但此也。查慎行評：「千門」無乃太誇。《唐音審體》卷一五：元相詩以風致宕逸自喜，世因有元輕之目，是編錄其用筆之稍重者。要之元白絕唱，樂府歌行第一，長韻律詩次之，七言四韻，又其次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浙江亦名羅刹江。末二語嘲樂天也。樂天有《解嘲詩》。《唐詩箋注》卷五：首句跟上首「蓬萊」說，次句言仙都似可暫臨登望，不宜爲人世之居，正以答前篇「居」、「住」二字，更

極形州宅之妙也。中四句俱分貼旦暮說，雨後烟嵐，燈初樓閣，景色可想。三聯「湖色宵涵」句，從空際寫照，更非尋常筆墨。西州指杭州，錢塘江一名羅刹江。《網師園唐詩箋》卷一二：「仙都難畫亦難書」，緊承前篇末句來。「爲問西州羅刹岸」，《名勝志》：錢江一名羅刹江，取風濤險惡之意。「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如畫。《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略】元微之之「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

《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爲六韻之作》《歷代詩話・唐詩・白樸》：元微之詩：「白樸流傳用轉新。」吳旦生曰：注言：「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王勉夫嘗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訪此書不獲。適有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寄樂天》（莫嗟虛老海壖西）《唐詩箋注》卷五：中四句皆是誇會稽，「靈記」一聯，天然圖畫之山水也。而「冰銷」一聯，又就眼前景色言之，造句新穎，畫工布景，俱有經營匠心，不是一味鋪寫。末句是寄。

《和樂天早春見寄》《逸老堂詩話》卷一：老杜《竹》詩云：【略】元微之詩云：「雨香雲澹覺微和。」以世眼論之，則曰竹、雪、雨何嘗有香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一，從「雨」、「雲」寫一「覺」字，言體中已有早春消息；二，從「棹歌」寫一「誰」字，言耳畔又有早春消息；三、四，從「萱」、「柳」寫一「穿」字、「受」字，言眼前果已盡是早春消息也。看他寫早春，漸漸由微而著，眞筆墨與元化爲徒也。（後解）前解寫早春，此解寫樂天見寄，而欲縮地同賞也。五，言雪消水添，本可放船直下也；六，言潮涌波漫，於是欲泛還止也。七、八易解。《三體唐詩》卷三高士奇輯注：時微之以李賞之謗自同州移浙東，樂天守杭在北，故以北萱喻樂天之可忘己憂，以東柳喻己之受侮不少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元微之之「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東面受風多」【略】之類是也。《網師園唐詩箋》卷一二：「柳偏東面受風多」，新闢。

《酬復言長慶四年元日郡齋感懷見寄》《梅磵詩話》卷上：杜子美《戎州》詩有「重碧黏春酒，輕紅擘荔枝」之句。范石湖《吳船錄》云：「印本『黏』或作『酤』，郡有碑本，乃作『黏』字。當以碑本爲正。」石湖之說固有所據，然考之元微之《元日》詩云：「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云：「歲酒先拈辭不得。」「拈」指取物也，乃唐人語。作「黏」作「酤」皆非。《龍性堂詩話初集》：杜「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拈」字亦新，唐人多用之。元稹《元日詩》「笑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杜又云「醉客拈鸚鵡」，是也。

《初除浙東妻有沮色因以四韻曉之》《古今詩話・元微之夫婦唱和詩》：元微之自會稽拜尚書左丞，到京未逾月，出武昌，詩贈夫人裴氏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看他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即是家。」夫人答曰「使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近親。黃鸝啼古木，朱履從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因夫人是新婚，先生是新除，故以「五月」、「雙旌」字對寫爲戲也。言昨者登車遠來，其時正值五月，猶尚觸熱相就；今何被命南上，儼然已發雙旌，顧反嬌啼見難耶？三、四即雙旌先報越州之頭行，言夫人是興慶宮中命婦班首，相公是中書門下平章觀察。一任算是夫榮妻貴亦得，算是夫唱婦隨亦得，言更不可不行也。（言外宛然新婚相謔。）（後解）前解盛述恩榮，此解細商恩義也。言陸則有翡翠，水則有鴛鴦，既是配合雄雌，無不宛轉相逐，可以人不如鳥，而作差池背飛耶？末因更以五倫大義壓之，言我於朝廷爲君臣，子於閨房爲夫婦，既我君臣義在莫逃，即子夫婦胡可相失也。《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唐書・元稹傳》「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再期徙浙東觀察使」馮班評：何以選此詩？「嫁時五月歸巴地」宋邦綏注：《紀事》「稹先妻京兆韋氏，名蕙叢，後娶河東裴氏，字柔之，歸巴地，當是參軍江陵時，所娶蓋裴氏也。江陵有巴東縣，縣有巴山，故曰巴地。」「今日雙旌上越州」宋邦綏注：《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初授，具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興慶首行千命婦」宋邦綏注：《唐書・地理志》「興慶宮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開元初置，至十四年又增廣之，謂之南內。」「會稽旁帶六諸侯」宋邦綏注：《後漢書》：左雄曰「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注：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按唐《地理志》，會稽郡會稽縣，縣旁有六縣，故曰六諸侯。曰山陰，曰諸暨，曰餘姚，曰剡，曰蕭山，曰上虞。「海樓翡翠閑相逐」宋邦綏注：胡燮亭曰「越濱海，故曰海樓」。「鏡水鴛鴦暖共遊」宋邦綏注：《寰宇記》「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

按《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圖畫，故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

《樂府古題序》《碧雞漫志》卷一：元微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名，【略】非由樂以定詞也。」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之筦弦也。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觀微之此序，則唐人亦自推轂少陵樂府。近時諸公多主斯說，而微之序人少知者，故特錄之。又：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磬》《西涼伎》之類。皆風刺時事，蓋倣杜陵爲之者，今並載郭氏《樂府》。語句亦多倣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沈著，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天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己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樂府古題・夢上天》《唐音審體》卷三：本集自序云「和劉猛、李餘古題樂府十九首」，而《夢上天》等十二題，吳氏《古題要解》不載，郭氏《樂府詩集》分《將進酒》等七首入古題中，分《夢上天》等十二首入新樂府中，是不可曉。吳氏解題極備，郭氏辨體極嚴，不應有誤。疑自序所謂「頗同古意，全創新詞」者，已不復用古題。郭氏洞晰其義，故分之不疑，決非無據，而紊本集位置也。其《連昌宮詞》《望雲騅馬歌》等篇，本集入新樂府中，《文苑英華》入歌行中，《樂府詩集》不載，彼此異同，蓋不可考矣。是編一以郭氏爲宗，不依本集。又評：元相之委婉曲折，變化不測，亦是千古一人，實出白傅之上。「下視五嶽塊纍纍，仰天依舊蒼蒼色」，去地已極遠，去天仍不近，喻登進之無盡境也。「來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嫉人之進而絕其路，遂致己亦無路可退。「千慚萬謝喚厭人，向使無君終不寤」，所謂覺而後知其爲夢也。聖賢仙佛，乃眞喚厭人也。

又《冬白紵》《韻語陽秋》卷一五：《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唐詩鏡》卷四六：醒世語，殆不虛作。《唐詩快》卷七：越王卧薪嘗膽，此更添出抱冰，非眞抱冰也，直是無西施臂爲枕耳。「身作匡牀臂爲枕」，此豈草草玉體橫陳者。《唐音審體》卷一錢良擇評：題注：古辭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爲樂。梁武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歌》。紵，吳地所出。《白紵》本吳舞也。然此詩專諷吳王，亦是古題新意。《載酒園詩話又編・元稹》：未讀微之《冬白紵》，覺王建首篇亦佳：「天河漫漫北斗燦，宮中烏啼知夜半。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低鬟轉面掩雙袖，玉釵浮動秋風生。酒多夜長夜未曉，月明燈光兩相照，後庭歌聲更窈窕。」摹寫驕淫，疑爲窮盡。至元詩曰：「吳宮夜長宮漏款，簾幕四垂燈焰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翩翩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懶。舞腰懶，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牀臂爲枕，朝佩樅樅王宴寢。寢醒闇報門無事，子胥死後言爲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寐。」不徒叙述驕奢縱恣，其寫王狎昵處，眞有樊通德所云：「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意殆非經爲蕩子者不知。至寫羣臣諧媚，儼然江、孔口角，覺王詩傖父矣。

又《將進酒》《唐音審體》卷一：題注：古辭言飲酒放歌，宋辭以荒志爲戒，梁辭但叙飲酒。「遣妾如此由主父」言但求歸主母，則遣妾升堂，亦不敢違命。又云：自序云：「雖用古題，全無古義。」

又《董逃行》《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董逃行》實緣董卓作，然本曲已全無此意。至魏武乃言長生，陸機則感時運，傅玄復託夫婦，咸自足傳；玄詩遂爲六言絕唱。唐元稹、張籍，競用本事，而卑弱靡瑣，了無發明。余謂擬魏、晉樂府，盡仍其誤不妨，乃反有古色。正如二王字，律之六書，有大謬者，後人皆故學之。近時諸公，自是正論，余恐面目愈合，形神愈離，復闡茲義，第難爲拘拘者道也。（明李、何樂府，《董逃》、《秋胡》亦止用本調。彼非不知事實者，政恐離去耳。）

又《憶遠曲》《優古堂詩話・日月跳擲》：元微之《憶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唐詩鏡》卷四六：眞趣深情，痛哀剖出。

又《夫遠征》《唐詩鏡》卷四六：古意冤恨。《唐音審體》卷三：「何況牽肘之人牽不已」，趙無牽括肘之人，當是借趙事以刺時事。「坑中之鬼妻在營，髮麻帶絰鵝雁鳴」，喻哭聲之喧鬧。

又《**織婦詞**》《唐音審體》卷三：「今年絲稅抽徵早」，此作祝神之詞。「變縹撩機苦難織」，花紋不用舊樣，尤少解挑紋者。

又《**田家詞**》《唐詩鏡》卷四六：語色雅稱。《唐風定》卷一〇：骨力莽蒼，白集無此一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音節入古。

又《**俠客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李太白》引《復齋漫錄》：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此乃歌詠刺武裴之事，宜王船山以元爲通賊。然已藏姓名，則不得爲俠。

又《**君莫非**》《唐詩鏡》卷四六：淺近。

又《**田野狐兔行**》《唐詩鏡》卷四六：善爲隱語。《載酒園詩話又編・元稹》：稹又有《野田狐兔行》，寄託妙甚，古今從無選者：「種荳耘鋤，種禾溝畊。禾苗荳田，狐搰兔翦。割鵠餧鷹，烹麟啖犬。鷹怕兔豪，犬被狐引。狐兔相須，鷹犬相盡。日暗天寒，禾稀荳損。鷹犬就烹，狐兔俱哂。」從來姑息驕將，黜戮直臣，遂致寇盜蔓延，敗亡由之，誦此殊爲惕然。

又《**當來日大難**》《唐詩鏡》卷四六：躊躇滿志。

又《**人道短**》《唐詩鏡》卷四六：此以議論行詩，故詞格晚下。

又《**苦樂相倚曲**》《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五：元稹《苦樂相倚曲》云：「漢皇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喻旁人，緝綴疵瑕遣讒說。」後云：「白首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間，燈光那得天明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爲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爲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限人。」詩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雖借班姬以命意，褒貶初不主姬，然謂姬曾排擯無限人，則誣亦甚矣。案《漢書》，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倢伃力辭。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又嘗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倢伃。又趙飛燕姊弟，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咒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黜昭臺宮，後姊謁等皆誅死。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婦人中爲人如倢伃者，古今罕儔，曷嘗有排擯之事哉？文人貪爲誇辭，執此忘彼，救一失一，若是者不可勝數，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下》：譚元春評：深於涉世，乃能寫得如此刻骨，君臣朋友之間，誦之惕然。鍾惺評：世路平陂，人情倚伏，天道報應，借題發意。唐汝詢評：人情之險，寫得透徹。但不當以班姬作話柄。此姬謙退，決不排擯人者，泉下有知，必然拊心。《唐詩快》卷七：「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十指」，可謂能近取譬。「猶得半年佯暖熱」，可憐。「轉將深意諭旁人，緝綴疵瑕遣潛說」，枉自勞心。「白首宮人前再拜」，分明讐人相見矣。「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爲妾思量取」，可謂頂門一針。豈非天道好還乎？可畏，可畏。《唐音審體》卷三：「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十指」，二句突起作斷。「君心半夜猜恨生，荆棘滿懷天未明」，言人情大概不可測也，下以班姬事作案。《載酒園詩話又編・元稹》：《苦樂相倚曲》尤妙，如「君心半夜猜恨生，荆棘滿懷天未明。漢成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諭旁人，緝綴瑕疵遣潛說」，將閨房衽席之間，說得一團機械，凜凜可畏。然正是唐玄宗、漢武帝一輩，若陳叔寶之此處不留人，衛莊公之莫往莫來，正不須此。然陷阱愈深，寃酷愈烈矣。譚元春曰：「深於涉世，乃能寫得如此刻骨，君臣朋友之間，誦之惕然。」此評妙甚，亦當與此詩同不朽也。

又《**古築城曲五解**》《唐音審體》卷一：題注：秦始皇築長城，因有《築城曲》。又有《築城睢陽曲》。漢梁孝王築睢陽城，造唱聲，以小鼓爲節，令築者下杵以和之。

又《**估客樂**》《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元稹《詠估客》云「爾又生兩子，錢刀何歲平。」薛郁《和蕃》詩云「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患更多。」往歲黑風峒賊首詐降，朝家以通直郎鎮南僉幕招之，不出，使其弟來吉州謁帥，帥以角妓奉之。豐宅之戲云「遺下賊種奈何。」

《**連昌宮詞**》《容齋隨筆・連昌宮詞》：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它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

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又《開元五王》：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眞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鬥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墨莊漫錄》卷五：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爲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韻語陽秋》卷一九：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念奴寬得又連催，時勑官中許燃燭。」乃一時之權宜。《爾雅》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爲子推設也。《歲寒堂詩話》卷上：《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爲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吳禮部詩話》：元微之《連昌宮詞》，多重用韻「竹」「速」「逐」「錄」「屋」「續」等。《漁隱叢話》載古人重用韻甚多，而未及此。《丹鉛總錄》卷一六：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充傳》云：「不頓駕而自留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微之《連昌宮詞》：「驅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藝苑卮言》卷四：《連昌宮詞》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唐音癸籤・評彙七》引張邦基《墨莊漫錄》：或問《長恨歌》與《連昌宮詞》孰勝？余曰：元之詞微著其荒縱之跡，而卒章乃不忘箴諷。若白作止叙情語顛末，誦之雖柔情欲斷，何益勸戒乎？（宋王楙又云：歌中有「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句。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耶？觀此更可發一笑。）《唐詩解・歌行長篇上》：按天寶間，玄宗數幸東都，以連昌爲遊觀之所。祿山亂后，唐室浸衰，天子不復巡幸，離宮蕪萎。憲宗即位，修貞觀開元之業，任用賢相，以誅鋤叛逆，天下以致治望之，故托老翁之辭，冀其巡幸，而又諷以休兵也。言宮中花竹雖盛，而悄然無人，于是宮邊老人爲余泣言，少時曾備選入宮，親覩明皇貴妃行樂之事，時天寶十三載也，明年則祿山破東都矣。其後兩京雖定，民廬盡爲灰燼，宮闈雖存，六帝不復巡遊，偶逢開門斫竹，一覩宮中凄涼之景，令人益不勝悲。閉門之後，惟見狐狸上屋而已。夫以老翁自叙如此，必能洞悉朝廷之事，故又問其誰致太平，誰生亂者，翁言我豈能分別理亂之原，但據耳目所覩記，可爲君道也。夫開元之盛，以姚宋，天寶之禍以楊李，艷妻居中，奸佞在外，天下所以亂也。今天子神聖，丞相賢明，平吳蜀，掃淮南，海內晏然，巡狩有日，我當除宮前之路，以待車輦之來也。夫老翁此言，惟望天子之巡幸耳。我獨以爲叛者既服，則當偃革修文，務開元之治，毋久事兵戈爲也。蓋玄宗以黷武召亂，此蓋預爲戒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下》：曾鞏曰：《津陽門詩》《長恨歌》《連昌宮詞》，俱載開元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麗，至「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至公」，委任責成，治之所興也。「祿山宮中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險詖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耶？稹之叙事，遠過二篇。唐孟莊曰：述得眞，有照應。東都破四句，向日炫轉熒煌者安在。卻尋家舍句，宮邊字有着落。前言太眞同憑闌干，後將上皇太眞分說兩段，是作文有生發處，答上太平問，歷數致亂人，論開元治亂詳矣，妙在不雜己意，俱是老人口中說出。唐陳彝曰：何物老翁，酷善形容，冷景發端，叙事有點綴，往來年少二語，有關係，有感慨。塵埋粉壁二語，有前熱鬧，必有此冷落。我聞此語二句，着此啓下致亂之由。廟謨顛倒二語，收煞得斬截。不遺子孫耕，望幸念頭。「努力廟謨休用兵」，此語是大主意。《歷代詩話・唐詩・一百六》：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自註云：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鷄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念奴寬得又連催，特敕宮中許然燭。」吳旦生曰：《容齋四筆》謂，寒食爲一百五者，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不然也。老杜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一百五日寒食雨」之類是也。《文獻通考》云：「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大寒食。」《鄴中記》云：「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冷食，作乾粥食之，即今麥糕也。」趙嘏《寒食》詩：「一百五日家未歸」，崔魯《春日即事》詩：「一百五日又欲來」，據此，則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矣。今微之詞意，謂在清明前、寒食後，店舍已無煙，而宮中然燭，乃一時之權宜耳。然獨云「一百六」者何？按《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又云：「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者。」余因考

之，自後漢周舉定爲三日之禁，至唐時盛興之，遂于寒食斷火三日，謂去冬至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也，故或云一百五、或云一百六，其義一也。（《丹陽記》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一百三日。蓋曆家以餘分演之爾。）《唐詩快》卷七：「連昌宮中滿宮竹」，一篇絕大文字，卻如此起法，眞奇。「初過寒食一百六」，接法又奇。「上皇正在望僊樓，太眞同憑欄杆立」，宛然如見。「明年十月東都破」，忽接此語，大是掃興，然有前半之燥脾，定有後半之掃興。天下豈有燥脾到底者乎？「去年勅使因斫竹，此處纔一應起句。通篇只起手四句，與中間「我聞」二句，結語一句，是自作，其餘皆借老人野父口中出之，而其中章法、承轉，無不妙絕。至於盛衰理亂之感，又不足言。《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二：杜庭珠按：「夜夜狐貍上門屋」，以上寫天寶盛時，及祿山亂後事，此下言致亂之由。「今皇神聖丞相明」，此下言憲宗削平僭叛，有休兵息民之望。「杜詔按：此賊亦除天下寧」，吳謂李錡，蜀謂劉闢，淮南謂吳元濟也，此明指憲宗時事，若云相傳六帝已至穆宗，則不得以今皇稱憲宗矣。《詩辯坻》卷三：《連昌宮詞》雖中唐之調，然鋪次亦見手筆。起數語自古法。「楊氏諸姨車鬬風」，陡接「明年十月東都破」，數語過祿山，直截見才。俗手必將姚、宋、楊、李置此，邐迤敘出興廢，便自平直。「爾後相傳六皇帝」一句，略而有力，先爲結語一段伏脈。于此復出「端正樓」數語，掩映前文，筆墨飛動。後追敘諸相柄用，曲終雅奏，兼復溯洄有致，姚、宋詳，楊、李略。通篇開闔有法，長慶長篇若此，固未易才。《載酒園詩話又編・元稹》：《連昌宮辭》輕雋，《長恨歌》婉麗，《津陽門詩》豐贍，要當首白而尾鄭。顧前人諸選，惟收元作者，以其含有諷諭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詩中既有指斥，似可不選。然微之超擢，因中人崔潭峻進此詩，宮中呼爲元才子，亦因此詩，又諸家選本與《長恨歌》《琵琶行》并存，所謂元、白體也，故已置而仍存之。「念奴潛伴諸郎宿」，穢瑣。「特敕街中許然燭」，尚在禁烟，故下云「特敕」。「二十五郎吹管逐」邠王善吹小管。「御路猶存祿山過」，祿山之亂，說得太輕。「兩京定後六七年」，郭子儀收復兩京。「爾後相傳六皇帝」，肅、代、德、憲、順、穆。「狐兔驕痴緣樹木」，此一段神來之筆。「塵埋粉壁舊花鈿」，壁上之飾。「鳥啄風箏碎珠玉」，風箏之音。「耳聞眼見爲君說」，開元、天寶之治亂，微之豈不知，而必野老言之乎？此立言之失。「揀選皆言由至公」，他本作「相公」，誤。「祿山宮中養作兒」，不應斥言。「依稀憶得楊與李」，林甫、國忠，路人皆知其奸，不必微言。「詔書才下吳蜀平」，李錡、劉闢。「官軍又取淮西賊」，吳元濟。「努力廟謨休用兵」，結似端重，然通篇無贖武意，句尚無根。《隨園詩話》卷一五：元相《連昌宮詞》：「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因《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十五日，「于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謂之「場屋」故也。今誤稱場屋爲試士之處。《詩學全書》卷一：元稹《連昌宮詞》【略】首段敘目前，引起二段「宮」邊二十八句，述「連昌宮」之盛。「念奴」，名娼，善歌。三段「明年」二十句，敘「連昌宮」之衰。四段「上皇」十二句，因「連昌宮」而及「西都宮」之興廢。末二十六句，借與「老翁」問答之言，反覆以明治亂之故也。此七言換韻句數多寡不一長古風。《養一齋詩話》卷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南北曲中猥褻語耳，詞家不肯道此，而況詩哉。然元之詩品，又不逮白，而《連昌宮詞》收場用意，實勝《長恨歌》。豔《長恨》而亞《連昌》，不知詩之體統者也。「寂寞古行宮」二十字，足賅《連昌宮詞》六百餘字，尤爲妙境。詩品至微之，猶非浪得名也。瞿宗吉謂「《長恨歌》一百廿句，讀者不厭其長；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以二詩並稱，非知詩者。《峴傭說詩》：元微之《連昌宮詞》亦一時傳誦，而失體尤甚。如「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宮闈醜事，播之詩歌，可謂小人無忌憚矣。宋翔鳳《過庭錄・近人妄改元白詩》：元微之《連昌宮詞》云：「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此謂姚、宋作相，能薦賢用人也。下句接云「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言任女謁由宰相不得其人，則廟謨顛倒。由相公與由妃子相應。今人選唐詩，改「相公」爲「至公」，非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一：「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寫宮中無法禁，而沈德潛乃以爲褻，何也？「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寫出荒涼，豈無委員看守耶？「至今反挂珊瑚鉤」，此則或有之。「依稀憶得楊與李」，又豈可由相公耶。唐人重相權，不顧邪正。

《望雲騅馬歌》《唐國史補》卷上：德宗幸梁洋，唯御騅號望雲騅者。駕還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厩中，貴戚多圖寫之。《歷代詩話・唐詩・雲騅叱撥》：元微之詩：「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吳旦生曰：《長慶集》此歌自序云：「德宗皇帝以八馬幸蜀，七馬道斃，唯望雲騅往來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厩。臣稹作歌以

記之。」余按八馬幸蜀，玄宗事也，其七斃於棧道，雲雖獨存。而德宗幸梁，亦充御馬。《國史補》云：「德宗幸梁馬，號望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狀。後老死飛龍厩中。貴戚畫爲圖，則德宗以八馬幸蜀，過矣。」又：李方舟《博物志》云：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玉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後幸蜀，遂以平山、凌雲爲讖。《全唐詩錄》卷六六：臣按此詩爲李令公晟而作，用意深長，與《連昌詞》並美。《石洲詩話》卷二：元相《望雲騅歌》，賦而比也；玉川《月蝕詩》點逗恆州事，則亦賦而比也，而元則更切本事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一：「朝廷無事忘征戰」四句，此等發議論處，必須用典以爲色澤，乃增氣勢。「長安三月花垂草」四句，神力拉入不自知，比杜子美硬用三抬頭，有工拙靈笨之異。此模仿「泝水自清」筆法。

《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上陽白髮人》《唐音審體》卷三：楊妃專寵，後宮無復進幸，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其一也，貞元中尚存。「天寶年中花鳥使」，時密號採取艷異者爲花鳥使。

又《馴犀》《唐詩鏡》卷四六：宕蕩縱橫，是樂府本色。《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一：「不若男耕女會紡」，宰相語，而在官無稱，何也。

又《胡旋女》《唐音審體》卷三：康居國獻胡旋女，舞立一小圓毬上，縱橫騰擲，兩足終不離毬。

又《縛戎人》《唐音審體》卷三：近制：西邊每禽蕃囚，皆傳置南方，不加勦戮。「腸斷正朝梳漢髮」，蕃法惟正歲一日，許唐人沒蕃者服衣冠。

《有鳥二十章》《唐詩鏡》卷四六：近情切裏，原自老杜脫胎，第其筋力緩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刺有文采而中毒螫者。

《琵琶歌》《蔡寬夫詩話・六么》：近時樂家，多爲新聲，其音譜轉移，類以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家守之尤嚴。故言《涼州》者，謂之濩索，取其音節繁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閑婉。元微之詩云「《涼州》大遍最豪嘈，《錄要》散序多籠撚。」濩索轉關，豈所謂豪嘈籠撚者邪？唐起樂皆以絲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細抹之語，蓋沿襲弗悟爾。《綠腰》本名《錄要》，後訛爲此名，今又謂之《六么》。然《六么》自白樂天時已若此云，不知何義也。《演繁露》卷一二：葉少蘊《石林語錄》謂琵琶以放撥重爲精，絲絃不禁即斷，故精者以皮爲之。歐公時士人杜彬能之，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因言杜彬恥以技傳，丐公爲改。予考公集所載《贈沈博士歌》誠有此兩句，然其下續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繅聲入黃泉。」則公詠皮絃時彬已死，安得有丐改事，恐石林別見一詩耶？陳後山亦疑無用皮者。然元稹《琵琶歌》「傾聲少得似雷吼，纏絃不敢彈羊皮」，又曰「鵑絃鐵撥響如雷」，房千里《大唐雜錄》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爲絃，聲甚凄楚。合三物觀之，以皮造絃，不爲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皮爲質，而練絲纏裹其上，資皮爲勁，而其聲還出於絲，故歐公亦曰「玉練繅聲」也。《存餘堂詩話》：苕溪漁隱評昔賢聽琴、阮、琵琶、箏諸詩，大率一律，初無的句，互可移用。余謂不然。【略】聽琵琶，如白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冰下灘。」元微之云：「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云：「春風和暖百鳥語，花間葉底時丁丁。」王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緩，暖逼黃鶯語自嬌。」自是聽琵琶詩，如曰聽琴，吾不信也。

《去杭州》《韻語陽秋》卷一：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爲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剩馥，沾丐後代，宜哉。故微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辛夷花》《容齋隨筆・國忌休務》：《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勑：「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略】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何滿子歌》《碧鷄漫志》卷四：《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何滿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

【略】，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

《夢遊春七十韻》 白居易《和夢遊春詩一百韻序》：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寤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悟於妄，則宜歸於眞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反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卒章指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眞，歸乎實。亦猶《法華經》序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爾云。《才調集補注》卷五馮班評：此即《會眞記》也。「昔歲夢遊春」，馮舒評：直起。「果遂平生趣」殷元勳注：《會眞記》：「遂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西廂者幾一月。」以下細細叙出。「靈境難久寓」殷元勳注：《會眞記》：「張以文調及期，又西去。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報書。所善楊巨源爲賦《崔娘詩》一絕云：【略】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韋門正全勝」宋邦綏注：白居易作墓誌「前夫人京兆韋氏，淑懿有聞。」「華實潛幽蠹」殷元勳注：以下悼韋氏之亡。「秋月照潘郎」宋邦綏注：潘岳《悼亡詩》：「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空山懷謝傅」宋邦綏注：《晉書》：羊曇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嘆不已，以馬策扣扉，誦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詩以謝傅比韋公。「重壁盛姬臺」宋邦綏注：《穆天子傳》：盛姬，盛伯之子也，天子爲之臺曰重壁之臺。「幸有古如今」宋邦綏注：言古來紅粉盡委黃泥，亦如今日此聚散之常，聊遣悲懷也。朱希眞詞：「浮生事，長江水，幾時閑。幸是古來如此且開顏。」即幸有古如今意也。「何勞縑比素」宋邦綏注：《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何勞縑比素，言不欲再妻。蓋此時尚未續裴柔之也。「誰能遠相錮」殷元勳注：野馬不受羈絆，陰兎巧脫網羅，故下接言不能相錮，嘆己之轉不如也。「努力去江陵」殷元勳注：《唐書》本傳：宰相以稹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荷叶水上生，團團水中住。瀉水置葉中，君看不相污」，馮舒評：奇妙之語。

《桐花落》 《才調集補注》卷五：題注：宏景曰：桐樹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皮白，葉似青桐而有子，子肥可食，白桐一名椅桐，人家多植之，與崗桐無異，二月開花，黃紫色。「鬬成雙孔雀」宋邦綏注：《埤雅·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有金翠，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衰榮。

《恨妝成》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傅粉貴重重，施朱憐冉冉」，《留青日札》：「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粧。」「當面施圓靨」，《事物紀原》：近世婦人喜作粉靨，如月形，如錢樣，又或以朱若臙脂點者，唐人亦尚之。

《古決絕詞》 《才調集補注》卷五馮班評：微之棄雙文只是疑他有別好，刻薄之極。二人情事如在目前，細看只是元公負他。

又一 馮舒評：此章立詞頗傷忠厚。馮班評云：詩人以敦厚爲教，元公如此，宜其焚屍不成斂也。「乍可爲牽牛織女星」宋邦綏注：《荆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許一年一度相會。「不願爲庭前紅槿花」宋邦綏注：《南方草木狀》：朱槿花，其花深紅色，朝開暮落。「相見故心終不移」宋邦綏注：謝玄暉詩：「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沈約詩：「寸心終不移」。「春風撩亂伯勞語」宋邦綏注：《酉陽雜俎》：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馮班評：薄甚。「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宋邦綏注：甄后詩：「念君長苦悲」。

又二 《才調集補注》卷五馮班評：疑他別有所好，又放他不下，忍心割捨，作此以決絕，至今讀之，猶使人傷心。「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宋邦綏注：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織女別黃姑」宋邦綏注：《天祿識餘》：《爾雅》：「河鼓，牽牛星也。」《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聲之轉也。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按《爾雅》河鼓作何鼓。王桐齡《會眞記事迹

眞僞考》：《古決絕詞》三首，敘其始亂終棄之理由。其中若【略】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略】幸他之人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之人終不我奪。【略】則明明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疑鴛鴦別有私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一：「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小人語，是微之本色。

又三　《才調集補注》卷五：「天公隔是妬相憐」，馮班評：隔是，古語也，唐詩多用。「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宋邦綏注：盧思道詩：「虹橋別有羊車路」。劉鑠《咏牽牛》：「龍駕凌霄發」。「生恨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鷄識時節」宋邦綏注：《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憎野鵲以其塡河必俟七夕也。易烏鵲爲野鵲，欲與天鷄對耳。此句承虹橋句說。《郭氏元中記》：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鷄，日初出照此樹，天鷄即鳴，天下鷄皆隨之。恨天鷄即名妓劉國容書「歡寢方濃，恨鷄之聲斷愛」意。此句承龍駕句說。

《**櫻桃花**》《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窣破羅裙紅似火」，窣字詞中屢用，和凝詞：「叢頭鞋子紅編，細裙窣金絲。」孫光憲詞：「六幅羅裙窣地，微行曳碧波」是也。

《**曹十九舞綠鈿**》《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教坊曲名有《綠鈿子》，以此曲爲節而舞。

《**贈雙文**》《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曉月行看墮」謝靈運《東陽谿中贈答》二首：「可憐誰家婦，緣流灑素足。明月在雲間，苕苕不可得。」「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就雲間墮。」「何因肯垂手」，《樂府雜錄》：舞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鷩鴻，或如飛燕。「不敢望迴腰」，梁簡文帝詩：「詎知長沙地，促舞不迴腰。」

《**和樂天示楊瓊**》《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白氏長慶集・寄李蘇州兼示楊瓊》詩云：「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鬢上秋霜白。爲問蘇臺酒席中，使君歌笑與誰同。就中猶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

《**魚中素**》《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王僧孺詩：「尺素在魚腹」。《稗史彙編》：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藏書，此尺素結魚之遺制，試鶯每以此遺遠。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客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魚船。」貞觀中事也。「斜紅餘淚跡」，《謝氏詩源》：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裹紅淚寄之。後姚鶯《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紅。」按此可與元相詩參看。

《**代九九**》《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強持文玉佩」，《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襚有五色文玉環。「鴛衾手下隳」，《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詩中所用鴛衾當亦若是。「參商半夜起」，《左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帝遷閼伯於商邱，主辰，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法言》：「吾不覩參商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參，虎星，不見龍虎俱見。

《**盧十九子蒙吟盧七員外洛川懷古六韻命余和**》《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唐詩紀事》：盧貞字子蒙，會昌五年爲河南尹。樂天九老會，貞年未七十，亦與焉。曹子建《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浪圓疑靨笑」，《洛神賦》「靨輔承權」，注：「輔，頰也。靨輔言輔上有靨文也。權，兩頰。」《古樂府》：「淚痕猶尚在，笑靨自然開。」「空濛水上塵」，《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通辭未有因」，《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辭。」「吟似獨眠人」，圓至云：「似者，呈似之」，似猶言向也。《唐詩排律》卷五牟瀜注：「閑吟咏洛神」，《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文選六臣注》：魏東阿王求甄逸女，太祖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亦悟，以枕賚植，植還渡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忽見女來，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物，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王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通辭未有因」，《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托微波而通辭。」

《**劉阮妻二首**》《南濠詩話》：元微之《題劉阮山》詩云：「芙蓉脂肉綠雲鬟，畫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後元遺山云：「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卻歸來？」正祖此意。予頃見楊廉夫詩蹟，亦有是作云：「兩壻原非薄倖郎，仙姬已識姓名香。問渠何事歸來早，白首糟糠不

下堂。」較之二元，情致不及，而忠厚過之。《唐音審體》卷一七：三句疊下六事，一句挽出正意，此格從太白《越中覽古》脫胎，而作法尤奇。《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劉阮妻是借以說雙文。「罨畫樓臺青黛山」，郝天挺云：「罨畫，丹青生色圖畫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三句堆砌，又是一格。

《**暮秋**》《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步廊迴合戟門深」，《上林賦》「步櫚周流」，注：步櫚，言其下可行步，即今步廊也。「小玉上牀鋪夜衾」，《玉臺新詠》有鮑令暉《代沙門妻郭小玉詩》。《長恨歌》「轉教小玉報雙成」。

《**壓墻花**》王驥德《西廂記古本校注》：又按《辨證》謂「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正指鶯鶯事。然微之《寄樂天百韻詩》首語「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八人稱迥拔，兩郡濫相知」。又樂天《寄微之百韻詩》首語「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微之詩注「同年八人，樂天拔萃登科，余平判入等」。蓋微之與樂天同以貞元十八年中制科，此詩皆叙及第後遊宴事。遊蒲之年，尚未識樂天。「鶯聲」、「燕翼」及上注「爲見牆頭拂面花，時唯樂天知此事」等語，恐別有所指，未必崔氏也。王桐齡《會眞記事迹眞僞考》：《壓牆花》七絕之「爲見牆頭拂面花」【略】等語，暗點其秘密來往所由之路。《才調集補注》卷五：馮班評：此詩有所指也，卻叙得蘊藉。「春來偏認平陽宅」宋邦綏注：班固《漢武故事》「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于宮中。」

《**舞腰**》《圍爐詩話》卷一：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如【略】元微之「未必諸郎知曲誤，一時偸眼爲迴腰」，亦是胸有所不快，適于舞者發之也。崔國輔云：「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亦必有故，意不易見也。《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裙裾旋旋手迢迢」，吳均《樂府》「垂手忽迢迢，飛燕掌中嬌。」「未必諸郎知曲誤」，《三國志》：「周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白衣裳**》《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此詩亦爲雙文作也。觀《會眞記》「常服瘁容，不加新飾，蓋性愛雅淡，不喜艷服，而自有天然美麗者」。「閑倚屏風笑周昉」，《後漢書》：「宋宏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唐朝名畫錄》：「周昉字仲朗，京兆人也。《宣和畫譜》：「周昉畫婦女，多爲豐厚態度，故東坡詩云：『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笑周昉亦笑其畫之肥也。」此以反襯出白衣裳之雅淡。「枉拋心力畫朝雲」，《伽藍記》：「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

《**憶事**》《唐詩快》卷一五：此亦必爲雙文而作。爾時雙文亦知之否？

《**友封體**》《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唐書》：「元稹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按竇鞏字友封。「樺燭焰高黃耳吠」，《國史補》：「元日、冬至，宰相朝賀，樺燭至數百炬，曰火城。按樺燭者，以樺木皮捲松脂爲燭。」《晉書》：「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柳隄風靜紫騮聲」，《南史·羊侃傳》：「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新造兩刃矟成，帝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

《**箏**》《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莫愁私地愛王昌」，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襄陽耆舊傳》：「王昌，字公伯，爲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文女也。」

《**春曉**》《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二十年前曉寺情」，《會眞記》：「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普救寺，張生寓之。」又：「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捧之而去。」此詩正憶其情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宰相自供冶游，非蕩子可比。

《**所思二首**》《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武昌春柳似腰肢」，《晉書·陶侃傳》：侃鎮武昌，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唐書·元稹傳》：「太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俄拜武昌節度使。」「鄂渚濛濛煙雨微」，《寰宇記》：《輿地志》「雲夢之南，是爲鄂渚」。《楚小志》：「暮登大別山，望對江鄂王城，林樾映蔚，煙霏黯霼，天然一幅梅道人畫。」「女郎魂逐暮雲歸」，《楚小志》：「女郎山在漢陽城西，上有神女廟，俗傳爲雲事甚亡當，不如呼爲解佩人。」然按《寰宇記》，陽臺廟在漢川縣南二十五里，有陽臺山，山在漢水之陽，形如臺，則以女郎爲陽臺神女，非無據也。「只應長在漢陽渡」，漢陽渡，在漢陽府城東，見《一統志》。

《**鶯鶯詩**》《唐詩快》卷一一：嗟乎，此一鶯鶯也，據墓碑所載，不過禮部尚書鄭恆夫人耳，古今來如此夫人，何啻恆河沙數，無不與草木同朽者，虧煞微之《會眞》一記，實甫《西廂》一劇，遂令其名與天地相終始。然則人生所

最不可少者，其惟謗汙之口乎？《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會眞記》：「鄭厚張之德，因飾饌宴之，命女鶯鶯出拜，久之，辭疾，強而後至，常服瘁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時生年十七矣。」「低迷隱笑原無笑」，何遜詩「相看獨隱笑」。

《離思五首》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第一首《會眞記》作鶯鶯詩，直爲鶯賦。以下五首乃微之爲妻韋氏作者。韋字蕙叢，韋逝，爲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爲水」云云，見《本事詩》。是五詩明是悼妻之作，不可概以爲憶鶯也。

又一　《唐詩快》卷一五：世間恐無此一幅好畫。仙乎仙乎，能無懷乎？《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須臾日射臙脂頰」，《雜事秘辛》：「吳姁以詔書，如瑩燕處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窗，光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

又三　《才調集補注》卷五馮舒評：「吉了花紗嫩麴塵」，吉了，能言鳥，名黃黃。宋本作吉了，後人妄改杏子，不知杏子紅色，如何又說麴塵。宋邦綏注：《桂海虞衡志》：「秦吉了如鸜鵒，紺黑色，丹咮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項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

又四　《雲谿友議・豔陽詞》：初韋蕙叢逝，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略】，又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唐詩快》卷一五：此皆爲雙文而作也。胡天胡地，美至乎此，無怪乎癡人之想鶯鶯也。《消寒詩話》：元微之有絕句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或以爲風情詩，或以爲悼亡也。夫風情固傷雅道，悼亡而曰「半緣君」，亦可見其性情之薄矣。微之始爲諫官，號敢言，後晚節不終，由中人薦爲宰相，至與裴晉公爲難，阻撓其兵機，使元勳重望無功，而河北遂不可問，則微之亦適成爲半截人矣。若白樂天性情便厚，故能始終一節。言爲心聲，信夫。《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除卻巫山不是雲」，王右軍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嘆曰：「巫雲洛水外，雲水寧足貴哉。」元微之「除卻巫山不是雲」亦本右軍。見書影。「曾經滄海難爲水」，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

又五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妙在「和葉」二字。

《雜憶五首》　《唐詩快》卷一五：觀此數詩，則《會眞記》可以不作。

又一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憶得雙文通內裏」，《會眞記》所云「朝隱而出，暮隱而入」時也。「玉櫳深處暗聞香」，張景陽詩：「房櫳無行跡。」《說文》：「櫳，房室之疏也。」玉櫳，以玉飾疏也。

又二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潛教桃葉送鞦韆」，《荊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女子袨服立其上，推引之，名曰打鞦韆。」

又三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小樓前後捉迷藏」，《瑯環記》、《致虛雜俎》：明皇與玉眞恆於皎月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眞輕捷，上每失之。一夕，玉眞於袿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與上戲，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謂之捉迷藏。

又四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山榴似火葉相兼」，《本草綱目》：「山躑躅，處處山谷有之，高者四五尺，低者一二尺，春生苗，葉淺綠色，枝少而葉繁，一枝數萼，二月始開花如羊躑躅，而蒂似石榴，一名紅躑躅，一名山石榴，一名映山紅，一名杜鵑花。」

又五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鈿頭雲映退紅蘇」，而菴云：古婦人飾，挽髮爲髻，則用珠翠爲花以繞之，謂之鈿頭。按此則鈿頭雲即雲髻也，言雲髻之光與臉上之淡紅相映。《老學庵筆記》：「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娼樓行》：「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樂府：「牀上小薰籠，昭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詩意謂衣薄生寒，臉紅淡淡如退紅之蘇也。蘇與酥，唐人通用。《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大褻。

《有所教》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斜紅傷豎莫傷垂」，《粧樓記》：「斜紅繞臉，蓋古粧也。」「人人總解爭時勢」，馮舒評：時勢，猶云時樣。

《襄陽爲盧竇紀事》一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帝下眞符召玉眞」，李白《玉眞仙人詞》：「玉眞之仙人，時住太華峰。」「素書三卷留爲贈」，《列仙傳》：「女丸者，沽酒婦人也，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少年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

又四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女去男看，殊無艷情，而看去似

靡曼。

又五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詩話類編》：「元微之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有花枝臨水云云，謝師厚作襄倅，聞妓與二胥好，此妓乞扇，遂改下句云『寄語春風好抬舉，夜來曾有老鴉棲』。」按此則五詩，乃微之自叙其事托名盧寶耳。

《會真詩三十韻》 《歸田詩話》卷上：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詠之，呼爲「元才子」，風流蘊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眞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亞之《秦泉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然《周秦行記》，與僧孺所著《幽怪錄》，文體絕不相類。或謂乃李德裕門下士所作，以暴僧孺之犯上無禮，有僭逆意，蓋嫁禍云爾。理或然也。王驥德《西廂記古本校注》：至《會眞詩》三十韻，大都皆賦鶯就張時景物。傳云「斜月熒煌，幽輝半牀」，詩則首言「微月透簾櫳」。傳云「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詩則言「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傳云「妝在臂，香在衣」，詩則言「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及「絳節隨金母」，「偶來宋家東」，「蕭史在樓中」，皆言紅娘捧鶯就己，其爲當日授紅貽崔之詩無疑。署曰「河南元稹續生《會眞詩》」，蓋欲諱其事，而又不能自隱，益以徵張生之即爲稹矣。《說詩晬語》卷下：韋穀《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眞詩》及「隔牆花影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教當世耶？《才調集補注》卷五馮班評：元相有《古今艷體》一集，本集不載。

《古豔詩二首》二 《才調集補注》卷五宋邦綏注：《會眞記》：「立綴《春詞》二首以投崔」，此其第二首也。

《春遊》 《容齋五筆·元微之詩》外《春游》一篇云：「【略】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略】」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眞迹，穆父守越時，摹刻於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列之於集外。（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九《跋八·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云：「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置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唐詩排律》卷五牟瀜注：「鏡水波猶冷」，《述異記》：鏡湖，俗傳軒轅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稽峰雪尚殘」，《名勝志》：會稽山在府東南，古防山也，一名衡山，一名覆釜山，上有陽明洞，道書第十一洞天。

《戲酬副使中丞見示四韻》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微之時爲武昌節度，檢校戶部尚書，未幾卒于任。紀昀評：無佳處。

《贈柔之》 《全唐詩錄》卷六七：《記事》云：稹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踰月，出鎮武昌，裴夫人柔之難之曰：「方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耶？」稹贈詩。

《寄贈薛濤》 《雲谿友議·豔陽詞》：安仁元相國，【略】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及爲監察，求使劍門，以御使推鞫，難得見焉。即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挈行。《牧豎閒談》：元和中，成都樂妓薛濤者，善篇章，足辭辯，雖兼風諷敎化之旨，亦有題花詠月之才，當時乃營妓之中尤物也。元稹微之知有薛濤，未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得與薛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薛濤歸浣花。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於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詩一篇，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化作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個個郎筆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濤好種葛蒲，故有是句。《歷代詩話·唐詩·菖蒲花》：元微之《寄贈薛濤》詩：「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吳旦生曰：微之出使西蜀，知營妓薛濤有辭辨，嚴綬遣濤往侍。後登翰林，濤獻松花紙百幅，微之就於所獻紙寄贈一篇。濤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按《本草》，菖蒲無花實，有爲瑞。故古詩：「菖蒲花可憐，聞名未相識。」張籍詩：「深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南史》：「張后方孕，見庭中菖蒲花開，光采非常。后曰：『嘗聞見蒲花者必貴。』因取吞之，遂生梁武帝。」故李長吉詩：「風采出蕭家，本是菖蒲花。」《繼古叢編》云：「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以堯韭對舜華，非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按梁元帝《玄覽賦》：「金鹽玉豉，堯韭舜華」。梁太子《賚河南菜啓》：「堯韭未儔，姬歜非喻」。《典術》曰：「堯之仁，天星降精於庭，感百陰爲菖蒲焉。」《唐詩箋注》卷五：起言濤爲山川名秀所生，卻妙以文君伴說。「滑膩」二字，「秀」字，切女郎，更工妙。下言其巧於言語，具有文才，故詩人擱筆，官官爭思夢刀，用三刀夢益州事。菖蒲花不得見，五雲高不可攀，借以喻會合之難也。此等詩極香

艷，卻無香奩俗氣。

《醉題東武》　《古今詩話・戀鏡湖春色》：元稹廉察浙東，喜官妓劉採春，稹嘗有詩云：「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人註之曰：「戀鏡湖春色耳。」謂劉採春也。

《李娃行》（句）　《彥周詩話》：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便是神仙風度。《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上》引《文昌雜錄》：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庭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伯制，虛議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攜藥樹數枝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於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韻語陽秋》卷二〇：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翼爲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九尺，長二丈。所謂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爲輕舟，誤矣。

《授嗣虢王溥等太僕少卿制》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唐大詔令》載元微之撰《嗣虢王溥太僕少卿制》，【略】此兩嗣王之名，宗室世系表皆闕而不載。蓋唐中葉以後，宗室嗣王入仕之途益狹，譜牒散亡，史家無所徵信矣。

《授牛元翼深冀州節度使制》　《丁晉公談錄》：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誡。孥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於社』，又云『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授李從易宗正寺丞制》　《侯鯖錄》卷一：唐元微之《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余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注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豈莽時殘喙之餘，所謂四百人者，皆贊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于斯，至爲莽稱雋耶？

《論裴延齡表》、《又論裴延齡表》　《文苑英華辨證》卷六：元稹《論裴延齡表》二首，按表論延齡譖陸贄事，又云職忝諫司，然贄以貞元十年貶，稹於元和元年除拾遺，相去十一年，而稹集亦無之。馬調元《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二：愚按微之【略】當裴之盛，雖未爲諫官，而已年十八九矣。二表或是代人之作。蓋公《與樂天書》，叙貞元十年已後事云「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則裴亦時事之尤舛者也。況公生長京城，代人作表論裴，想當然耳。

《獻事表》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機理淹暢，不事雕繢，唐文之又一格也。

《論諫職表》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文筆清疏，而意獨懇到。

《與史館韓侍郎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闡幽之言，足扶名教。

《誨姪等書》　《韻語陽秋》卷一〇：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不曾於喧嘩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恣」之語，至云「那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含詞待殘拍，叫噪擲投盤」等語，則誨姪之言，殆虛語也。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臨漢隱居詩話》：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爲然，詩曰「李杜文章在，【略】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韓愈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思賾深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竹坡詩話》卷三：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藏海詩話》：葉集之云：「韓退之《陸渾山火》詩，浣花決不能作；東坡《蓋公堂記》，退之做不到。碩儒巨公，各有造極處，不可比量高下。元微之論杜詩，以爲李謫仙尚未

歷其藩翰，豈當如此說。」異乎微之之論也。此爲知言。《歲寒堂詩話》卷上：元微之嘗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而復以太白爲不及，故退之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退之于李杜，但極口推尊，而未嘗優劣，此乃公論也。《後村詩話新集》卷一：元微之作子美墓誌及銘，皆高古，如云：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古今之體制，兼文人之所獨專。」說得出。其評李杜，謂太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屬對律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則抑揚太甚。《韓集箋正》卷二方成珪評：鮑以文云：此是《工部墓志》，非論也。愚按微之《墓志》，亦是文家借賓定主常法耳，況幷未謗傷供奉也，謂此詩爲微之發，當不其然。

《鶯鶯傳》《侯鯖錄》卷四：辨傳奇鶯鶯事：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其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叙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二十二歲，未知女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墓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二十四歲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傳奇》言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即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詞》，前叙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叙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遊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中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併書於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予賦詩云：「爲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言生發其書于所知，予亦聞其說。生所善楊巨源爲賦《崔娘詩》一絕。）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也。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命姓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爲拓拔氏，後魏有國，改號元氏。）僕性喜討論，考合異同。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事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始終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餘韻，照暎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野客叢書・用張家故事》：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子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王世貞《題畫會眞記卷》：撰《會眞記》者元微之，演曲爲《西廂記》者王實夫，續《草橋夢》以後者關漢卿，此卷八分題頴者文彭，記小楷書周天球，錄曲者周及彭年、俞允文、王逢年、張鳳翼、潘德元、王復亨、顧承忠、管稚圭、張復，吾弟亦得一紙。畫者錢穀尤。求辨張生即微之者趙德麟，錄者王廷璧。千古風流藝文，吳中一時翰墨能事盡此矣。《會眞記》謂崔氏有所適，而不言歸鄭恆也，或以歲月考之，亦不甚合，合不合所不暇論。第令老夫偶展閱之，掀髯一笑，如坐春風中，萬卉過眼，何預蒲團事耶？爲題於後。王驥德《西廂記古本校注》：又微之別有《感事》一首，【略】《憶事》一首，【略】二詩眞爲崔作無疑，

性之顧不及，何耶？又：又微之他詩「紅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及「峴亭盡日顚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注「《舞引紅娘》，拋打曲名」。則崔氏之名其侍兒，固有所本，亦雅麗可喜耳。《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雙文傳》，世以爲元稹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誨姪等》詩，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則小說未必眞微之事也。

傳記

白居易《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寃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庭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答君知。無何，有憸人以飛語搆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辯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水雨，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凶年，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左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齠齔。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孤等，號護廡翣。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皋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貴富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于墓。曰：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舊唐書・元稹傳》（存目）
《新唐書・元稹傳》（存目）
《侯鯖録》卷五《微之年譜》（存目）
《唐才子傳・元稹》（存目）

紀事

《唐大詔令集》卷一〇六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三次等元稹、韋惇，第四等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略】咸以待問之美，觀光而來。詢以三道之要，復於九變之選，得失之間，粲然可觀，宜膺德懋之典，式叶言揚之舉。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

白居易《長慶集後序》　元微之爲予編次文集而叙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

又《修香山寺記》　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于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

李翺《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

《唐國史補》卷下　元和中，元稹爲監察御史，與中使爭驛廳，爲其所辱。始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處上廳。因爲定制。

《幽閑鼓吹》　元相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嘉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矣。」

《本事詩・徵異》　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雲谿友議・江都事》　元相公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銘，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睹元公之詩而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犯者，堅而不恕焉。復爲二絕而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

又《豔陽詞》　安人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及爲監察，求使劍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公即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譔及第，議出同州。（詔云：裴度立蔡上之功，元稹有囂褒之過也。）乃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韻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春詩曰：「新妝巧樣畫雙蛾，嫚裹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文靴。言詞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羅嗔之曲也。（金陵有羅嗔樓，即陳後主所建。）採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其詞五、六、七言，皆可知矣。詞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一。「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二。「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三。「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四。「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五。「悶向江頭採白蘋，嘗隨女伴祭江神。衆中羞不分明語，暗擲金釵卜遠人。」六。「昨夜北風寒，牽舡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擄始知難。」七。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泣。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奪焉。元公求在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亭。此亭宋武帝所製，壯麗天下莫比也。詩曰：「役役閑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疏。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御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誰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蘂，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嘉偶。初韋蕙

藜逝，不勝其悲，韓侍郎作墓銘。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君營奠復營齋。」又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武昌建節李相、牛相、元相比也。是時，中門外搆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問：「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裴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親情半未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即是家。」裴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是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編錄之。

又《瑯琊忤》 王建校書爲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時謂長孫翱、朱慶餘，各有一篇，苟爲當矣。長孫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君詞曰：「寂寞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元公以諱秀明經制策入仕，秀字子芝，爲魯山令，政有能名。顏眞卿爲碑文，號曰「元魯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爲男子榮進，莫若茲乎，乃自河南之喻也。

潘遠《西墅記譚》 元白酬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驛遞詩筒，及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其句都是暗合處耳。

《唐摭言・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又《酒失》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主。

《雲仙雜記・腸胃文章映日》 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鐘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又《元白兩不相下》 元微之、白樂天兩不相下，一日同詠李花，微之先成曰：「葦綃開萬朵。」樂天乃服。綃，練也。葦白而綃輕。

《北夢瑣言》卷六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挽元相云：「相看掩泪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志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詩話總龜前集・樂府門》引《搢紳脞說》 高玲瓏餘杭之歌者。【略】元微之在越州聞之，厚幣來邀。樂天即時遣去。到越州，住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即賞之。後遣之歸，作詩送行，兼寄樂天曰：「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都是寄君詩。卻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

《侯鯖錄》卷三 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抬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字云：「寄語東風好抬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三》 《元氏類集》三百卷(元稹)。

又《藝文志四》 《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元稹。

《郡齋讀書志・元稹長慶集六十卷外集一卷》 右唐元稹微之也。【略】有《長慶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唐宰相河南元稹微之撰，《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嘗自彙其詩爲十體，其末爲豔詩，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豔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遊春》《古決絕》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即其豔體者耶。

又《職官類》 《承旨學士院記》一卷，唐承旨河南元稹微之撰，專載承旨

姓名，自貞元二十一年鄭絪，至元和十五年杜元穎並稹，爲十二人。末又有李德裕、李紳、韋處厚三人，蓋後人所益也。

《崇文總目·別集類》《元稹制集》二卷，李紳注。

洪适《元氏長慶集跋》 右元微之集六十卷【略】。《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傳于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中矣。微之嘗彙其詩爲十體，曰：旨意可觀，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以七言、五言爲兩體；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撫存感往者，取潘子悼亡爲題，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豔者，爲豔詩，今、古兩體。其自叙如此。今之所編，頗又律呂乖次。惜矣，舊規之不能存也。元白才名相埒。樂天守吳才歲餘，其郡屢刊其文。微之留郡許久，其書獨闕可乎？予來踵後塵，蓋相去三百三十餘年矣。乃求而刻之，略能讎正脫誤之一二，不暇復爲公次也。書成，置之蓬萊閣。乾道四年歲在戊子二月二十四日，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鄱陽郡公洪适景伯書。

《宋史·藝文志二》 元稹《承旨學士院記》一卷。

又《藝文志七》 《元稹集》四十八卷，又《元相逸詩》二卷。

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矣，元白二氏創爲新體，以相倡和，各極才人之致，皆以編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略】世所傳集，刻於宋宣和中，建安劉氏收拾於缺逸之餘，功已勤矣。然考《唐書·藝文志》，《元氏長慶集》凡一百卷，又《小集》十卷，而所與白書，自叙年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八百餘首，凡十體，二十卷。七年已後又二百五十首，此其二十餘年之所作也。計其還朝至歿，不知復幾百首。今已雜見於集矣，而古詩不過百三十餘，律詩不過三百餘，共三十卷，又他文三十卷，類次既非其舊，卷帙減半於前，蓋詩之亡者已不翅如其所傳，則他文之不見於集者，又可知也。

孫琪《元氏長慶集跋》 戊申六月三十日停午，在嚴氏井天閣，用思翁閱本校讀一過。思翁本爲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照宋本翻雕者，予舊有之，爲友人易去，然校之此本亦不甚有高下也。

錢謙益《元氏長慶集原跋》 微之集，舊得楊君謙鈔本，行間多空字。後得宋刻本，吳中張子昭所藏。始知楊氏鈔本，空字皆宋本歲久漫滅處。君謙仍其舊而不敢益也。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獨於其空闕字樣，皆妄以己意揣摩塡補。如首行「山中思歸樂」原空二字，妄增云「我作思歸樂」，文義違背，殊不可通。此本流傳日廣，後人雖患其譌，而無從是正，良可嘅也。亂後，余在燕都，於南城廢殿得《元集》殘本，向所闕誤，一一完好。暇日援筆改正，豁然如翳之去目，霍然如疥之失體。微之之集殘缺四百餘年，而一旦復完，寶玉大弓，其猶有歸魯之徵乎？著雍困敦之歲，皋月廿七日，東吳蒙叟識於臨頓里之寓舍。

《讀書敏求記》卷四上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弘治元年，楊君謙抄微之集，行間多空字，蓋以宋本藏久漫滅，而不敢益之也。《代書詩一百韻》「光陰聽話移」後全闕，乃宋本脫去二葉，故無從補入耳。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用此本翻雕，而以己意妄塡空字，可資捧腹。亂後，牧翁得此宋刻微之全集于南城廢殿，向所闕誤，一一完好。遂校之于此本，手自補寫脫簡。牧翁云：微之集殘闕四百餘年，一旦復爲全書，寶玉大弓，其猶歸魯之徵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元氏長慶集六十卷補遺六卷》 唐元稹撰。【略】此本爲宋宣和甲辰建安劉麟所傳，明松江馬元調重刊，自一卷至八卷前半爲古詩，八卷後半至九卷爲傷悼詩，十卷至二十二卷爲律詩，二十三卷爲古樂府，二十四卷至二十六卷爲新樂府，二十七卷爲賦，二十八卷爲策，二十九卷至三十一卷爲書，三十二卷至三十九卷爲表狀，四十卷至五十卷爲制誥，五十一卷爲序記，五十二卷至五十八卷爲碑誌，五十九卷至六十卷爲告祭文，其卷帙與舊說不符，即標目亦與自叙迥異，不知爲何人所重編。前有麟序，稱稹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以不顯，惟嗜書者時時傳錄，某先人嘗手自鈔寫，謹募工刻行云云，則麟及其父均未嘗有所增損，蓋在北宋即僅有此殘本爾。

《天祿琳琅書目·明版集部》 《元氏長慶集》唐元稹著，六十卷。前宋劉麟序。後附稹集外詩一章，文一篇。

《羣書拾補》卷三五 《元微之文集》，世所通行本，乃明神廟間馬元調所刻，名《元氏長慶集》。其前有嘉靖壬子東吳董氏本，係依乾道四年洪景伯本重雕者。但董、馬二本雖皆云由宋本出，然宋本脫爛處，輒以意妄爲補綴，有極不通可笑者。董本每卷前皆有目，如《文選》之式，馬本刪去之。明末，有人於燕都得宋殘本，其所闕，乃完然無恙。近鮑君以文復見宋刻全本，以相參

校，眞元氏元本也。首題《新刊元微之文集》，今當去其「新刊」二字。其每卷之目，當仍宋刻爲是。今以宋刻校馬氏本，凡是者皆作大字，而注所妄改者於其下；其訛字易知者不悉著。馬本又增添音注，時復錯謬，今於元有音注者著之。其繫時事者，皆馬氏所爲也。

王國維《元氏長慶集校跋》　宋刊本避諱至惇字止，乃光宗後刊本，而此序「先子」諸字上皆空二格，蓋即重刊劉應禮本也。觀其字體亦建安書肆所刊，此本則重刊越本也。越本頗有漫闕，後人臆補數十字，如第一卷《思歸樂》，第十卷《代曲江老人二首》，蘭雪堂活字本與此本均從補本上板，故訛誤相同，賴建本始得正之。又此本第十卷闕末二葉，亦越本失其板片，此本仍之，尚存不全之迹。蘭雪堂本則以《酬白學士》詩僅存小半，乃刪去之，可知越本漫闕自昔已然矣。建本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又有劉公戟藏印，今在烏程蔣氏，惜僅存前十四卷耳。

《藏園群書題記・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　元集殘本，十卷，慈谿李氏所藏，存卷五十一至六十，凡十卷。憶戊申、己酉間，述古堂書賈于瑞臣得唐人集數種，於山東詭祕不以示人。余多方詗尋，乃得一見。【略】有殘帙三冊，爲《權德輿文集》八卷，自卷四十三至五十。《元微之集》十六卷，自一至六，又末十卷，即此冊也。其後，權、元二殘帙爲袁寒雲公子所得，余皆得假校焉。【略】袁氏書出其《元氏集》首冊，歸蔣孟蘋，今已移轉入上海涵芬樓。《元集》末冊，《權集》末冊質於慈谿李氏，日久無力收贖。今則李氏亦不能守，將入廬州劉氏篋藏矣。此十餘年來蜀本唐人集流轉之大略也。《元集》，余昔年曾借讀一勘，惟剋日程功，懼多漏失。頃聞李氏書將捆載而南，乃取來重校一過。更取盧抱經校記互相參證。通計十卷中，改定凡三百八十餘字，而題目中增益之字，尚所不計。其溢出盧校之外者，至八十餘字。如卷五十九《告贈皇考妣文》「重羅纓裳」，盧云「羅」疑「罹」，今蜀本正作「罹」；《告畲三陽神文》「原濕生出」，盧云「濕」疑「隰」，今蜀本正作「隰」。卷六十《祭淮瀆文》「取順拾逆」，盧云「拾」疑「捨」，今蜀本正作「捨」；《祭亡妻韋氏文》「塊日前之戚戚」，盧云「塊」疑「愧」、「日」疑「目」，今蜀本正作「愧目」也。又卷五十一《白氏長慶集序》注文內「多作模勒」，「勒」乃「寫」之誤；「夫以諷諭之詩」，「夫」乃「是」之誤。卷五十二《魏博德政碑》「衆襲能名之爲副大使」，「能」字乃「故態」之誤；《南陽王碑》「庫便之藏」，「便」乃「庾」之誤；「賻布帛」，「帛」乃「泉」之誤；「鑒徐究潤」乃「全徐完潤」之誤。卷五十四《崔公墓誌銘》「凡十餘日」，「凡」乃「不」之誤；《李公墓誌銘》「唯宰相罪珣瑜」，「罪」乃「鄭」之誤；「尚書遜被口詔」，「詔」乃「語」之誤。卷五十五《嚴公行狀》「烝糧以曝於日」，「糧」乃「粱」之誤。卷五十六《劉君墓誌銘》「近軍郡守將」，「軍」乃「江」之誤；「諸將攝理奪其馬牛」，「將」爲「州」之誤；「諸羌之長」，「長」乃「酋」之誤。卷五十七《元君墓誌銘》「宗姪沒子公慶」，「姪」下脫「觀」字，「子」乃「嗣」之誤；「銘詞禽交加六神沒」，「禽」上脫四字。卷五十八《陸翰妻墓誌銘》「是唐之貞元二十五年」，「是」下脫「歲有」二字；「董方書奏議者凡八轉」，「奏」上脫「草」字；「聖善六姻」，「善」下脫「儀」字；「夫人亦不利行有年矣」，「行」下脫「作」字；「侍其側者二三歲」，「者」下脫「周」字。卷五十九《告皇祖祖妣文》「朝列不許」，「列」乃「例」之誤；《報三陽神文》「錄事參軍元叔則」，「叔」乃「淑」之誤；「祈三辰克霽於神」，「神」上脫「明」字；《祈雨九龍神文》「我田疇其育」，「育」乃「有」之誤。卷六十《祭白太夫人文》「遠定死生之契」，「遠」乃「遂」之誤；「推濟壑之念」，「濟」乃「擠」之誤；「大被澤鄰」，「澤」乃「擇」之誤；「戒歌非淺」，「歌」乃「歐」之誤；「重則金鑾之英」，「重」乃「仲」之誤；《祭亡友文》「吞呵噴渭」，「呵」乃「河」之誤；「我輩尤在」，「尤」乃「猶」之誤，皆賴蜀本改正。其他異字，殆難臚舉。蓋抱經所見乃浙本，即上溯之錢牧翁所得，及楊君謙（循吉）所錄者皆是也。余頃在日本靜嘉堂文庫，見殘本三卷，存卷四十至四十二。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結體方整，槧手精湛，爲南渡初浙刻正宗。其爲乾道四年，洪景伯刻於紹興蓬萊閣者，殆無疑義。獨此蜀本傳世殊稀，惟洪景伯跋中曾一及之，歷來藏書家未見著錄，雖廑存殘帙，固宜與斷珪零璧同其珍重矣。原本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二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闌，中縫但記微之幾、十幾，而無字數及刊工姓名，板高約六寸四分，闊四寸七、八分，字體古勁，與余所藏之《冊府元龜》、《二百家名賢文粹》字體刻工絕相類，且「桓」「構」字皆不避，當爲北宋刻本。其中「敦」字，間有缺筆者，則後印時所刊落也。收藏有元時翰林國史院官書楷書朱記，又劉公戟印。【略】疑蜀中彙刻，必爲數十家，乃迄今所存，祇得此數，且殘缺又居其半。欲考其時地與鋟梓之人，竟渺不可得。世代遼遠，古籍淪喪，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元微之文集》六十卷（唐元稹撰。存卷一至十四、五十一至六十，計二十四卷）。宋蜀中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白口，左右雙欄。板心題「微之幾」，或「元之」，或「元幾」不一。首有宣和甲辰建安劉麟應禮序。鈐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大朱印，又「劉體仁印」、「公恩」、「潁川鎦考功藏書印」三印。

又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唐元稹撰。存卷四十至四十二，凡三卷。）宋刊本，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記刊工姓名，有李詢、王存中、毛昌、周彥諸名。字體方整，仿歐體，鐫工精湛，避宋諱至「完」字止，後有乾道四年洪邁序。（傅）按：元集余曾校宋刊本，爲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與此本不同，蓋彼爲蜀本，此則乾道四年洪邁刊於明州蓬萊閣者，刻工周彥又見余藏明州本《文選》再補板中，可以爲證。明嘉靖董氏茨門別墅刊本，即依此本翻雕者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又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集外文章一卷（唐元稹撰）。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茨門別墅刊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闌。清初葉祖德據宋本校過。祖德名修，葉林宗長子。書中所補缺葉，間有盧抱經學士文弨所未見者。卷尾錄明楊君謙循吉跋語，又錢牧翁謙益跋。末有「辛卯年二月二十五日再勘祖德記」朱筆一行，「辛卯，孟春日葉修又讀一次」墨筆一行。（癸亥）

又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唐元稹撰）。明馬元調刊本。曹炎以宋本校過，并錄馮默庵（舒）跋：「元集第十卷，世無完本，鼎革時牧翁於大內得此書，是卷完好，乃北宋本也。宋本之妙若此，兼金之重何足怪乎！余得校是本亦逃難中一快事也。噫！宋本不可得，得如是校宋本亦足爲希世之珍矣。馮默庵識。」「康熙壬申小雪後五日曹炎對臨」。（傅）按：炎即彬侯也。癸酉十月十二，董廉之送閱，因臨校一過。

又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集外詩一卷（唐元稹撰）。明寫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末卷尾有楊循吉君謙跋，即錢牧齋謙益跋所稱楊君謙本也。前有錢牧齋跋一葉，（傳校本多有之，不具錄。）卷中誤字皆牧齋親筆塡補，卷十《酬白學士百韻》「光陰聽話移」以下兩葉牧齋手抄補足。卷五十八至六十、卷五十七末葉後人補抄。鈐有「蒙叟」小印，「錢後人」、「忠孝世家」二印，又「吳奕私印」、「汪閬源印」、「金匱蔡氏醉經軒攷藏印」、「蔡廷楨印」、「蔡廷相印」、「讓圃故國世家印」、「汪澂別號鏡汀圖章」各印。（景樸孫遺書，文德堂送閱。丙寅。）

《涵芬樓燼餘書錄・集部》　《元微之文集》宋刊本，存二十四卷，二冊，元翰林國史院劉公酢舊藏。全集六十卷。原存僅卷第一至十四，近於市上獲見一冊，爲卷五十一至六十。版刻相同，裝潢亦無少異，兼有翰林國史院官書之印，是必當年同時分散者，遂復收之。一首一尾，竟合豐城之劍，彌可喜也。宋諱敬、殷、弘、匡、貞、徵、樹、戍、構、敦、暾、惇，字多缺筆，蓋光宗時刊本。前有建安劉麟序，序稱冠以《新唐書》微之本傳，此已佚，惟目錄俱完。卷一至四古詩，卷五至八樂府，卷九至十二古體詩，卷十三傷悼詩，卷十四至二十六律詩，卷二十七賦，卷二十八策，卷二十九至三十一書，卷三十二至三十九表奏狀，卷四十至五十制誥，卷五十一序記，卷五十二至五十八碑行狀墓誌，卷五十九告贈文，卷六十祭文。詩章編次，雖與微之寄樂天書所言不同，然猶爲近似。至明嘉靖東吳董氏、萬曆松江馬氏刊本，以樂府四卷移置律詩後，古體詩四卷併稱古詩，則改竄更多矣。是本注中多有一本作某之語，蓋當時槧本不一，董氏翻雕，所據必別爲一本。馬氏《凡例》，謂編次悉依宋本，然又言體用策董本偶逸二葉，查《文苑英華》補入。又《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光陰聽話移」句後，董本亦逸二葉，是本具存，而馬本同闕，是所謂編次悉依宋本者，實即董本。宋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董本乃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卷一《思歸樂》一首，董本每行首尾一二三字與宋本不同者，乃至三十九字，而中幅則僅見三字。錢蒙叟謂：吳中張子昭藏宋刻本，歲久漫滅，楊君謙據以逐錄，行間遂多空字，董氏雕翻，多以己意揣摹塡補。如首行「山中思歸樂」，原空二字，妄增云「我作思歸樂」，文義違背，似不可通。又云：「後在燕都，得元集殘本，向所缺誤，一一完好，暇日援筆改正。」又云：「《元集》誤字，始於無錫華氏之活板，謬稱得水村冢宰宋刻本，因用活字印行，董氏不學，沿其誤耳。」錢氏此言，可爲董氏臆改之證。懸揣董氏所據之本，首葉上下原紙必已損爛，文字無存，董氏重刊，以意補足。不然，安有同爲宋刻，而兩本互異之字，在一葉內均集於首尾兩端者乎？宋刻亦有訛字，惟多被剜改，反失眞相。白璧微瑕，不能無憾。至於明本，訛奪滋多，不足道已。

張元濟《元氏長慶集校跋》　戊午之秋，江安傅沅叔同年，得見殘宋建本《元微之文集》卷一之十四，卷五十一之六十，凡二十四卷。劉序目錄並存。知全書六十卷，與是本合，惟編次微異，（卷五之八並爲樂府詩，即是本二十三

之二十六四卷，是本卷五之二十二則遞後爲卷九之二十六。）目錄亦詳略互見，已出宋人改編，非微之十體原第。此多集外文章，源出越本，更在建本後矣。原書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卷首有翰林國史院長方朱記，蓋元代官書也。沅叔舊有校明本，所據爲錢牧齋鈔校本，因併借校殘宋本於其上云：異同多出《羣書拾補》盧校（按：盧校係以宋越本校明馬元調刻本。）外，甚珍視之。其尤足重者，明刻卷十第五、六葉，各本皆闕，宋本獨存，在卷十四第七、八葉。此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今宋本卷一之十四及序目，並已歸於涵芬樓。惟卷五十一之六十，不知流落何所。爰從鈔補卷十第五、六闕葉，兩番並借傳本，錄其宋本錢鈔兩校筆，增訂卷末，盧校亦爲采附，庶幾讀是書者，可與宋本齊觀云。丁卯六月，海鹽張元濟校記。

藝文

楊巨源《奉寄通州元九侍御》 大明宮殿鬱蒼蒼，紫禁龍樓直署香。九陌華軒爭道路，一枝寒玉任烟霜。須聽瑞雪傳心語，莫被啼猿續淚行。共說聖朝容直氣，期君新歲奉恩光。

白居易《題詩屏風絶句并序》 十二年冬，微之猶滯通州，予亦未離湓上，相去萬里，不見三年，郁郁相念，多以吟詠自解。前後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數百篇，雖藏于篋中，永以爲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見所思。繇是掇（元稹）律句中短小麗絶者凡一百首，題錄合爲一屏風。舉目會心，參若其人在于前矣。前輩作事，多出偶然。則安知此屏，不爲好事者所傳，異日作九江一故事爾？因題絶句，聊以奬之。 相憶采君詩作鄣，自書自勘不辭勞。鄣成定被人爭寫，從此南中紙價高。

又《竹枝詞四首》四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

又《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 揀得琅玕截作筒，緘題章句寫心胸。隨風每喜飛如鳥，渡水常憂化作龍。粉節堅如太守信，霜筠冷稱大夫容。煩君讚詠心知愧，魚目驪珠同一封。

又《哭微之二首》 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朋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 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英靈歿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灰塵。

又《元相公挽歌詞三首》 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 墓門已閉笳簫去，唯有夫人哭不休。蒼蒼露草咸陽壠，此是千秋第一秋。 送葬萬人皆慘澹，反虞駟馬亦悲鳴。琴書劍珮誰收拾，三歲遺孤新學行。

又《聞歌者唱微之詩》 新詩絶筆聲名歇，舊卷生塵篋笥深。時向歌中聞一句，未容傾耳已傷心。

又《哭微之》 今在豈有相逢日，未死應無暫忘時。從此三篇收淚後，終身無復更吟詩。

又《醉中見微之舊卷有感》 今朝何事一霑襟，檢得君詩醉後吟。老淚交流風病眼，春箋搖動酒杯心。銀鉤塵覆年年暗，玉樹泥埋日日深。聞道墓松高一丈，更無消息到如今。

白居易《祭元微之文》 維大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公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和，生爲國禎，出爲人瑞，行業志略，政術文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謨猷，故風聲但樹於藩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大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呼壹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爲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叙。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別悲吒，投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館於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詞二首，今載於是，以附奠文。【略】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訣，弦筆兩絶，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孰不生死？四

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爲終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已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饗。

柳宗元《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祇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鍾。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遙想荆州人物論，幾回中夜惜元龍。

劉禹錫《贈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詩獎之》 文章似錦氣如虹，宜薦華簪綠殿中。縱使眞飈生旦夕，猶堪拂拭愈頭風。

又《酬元九侍御贈壁州鞭長句》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贈比雙金。初開郢客緘封後，想見巴山冰雪深。多節本懷端直性，露青猶有歲寒心。何時策馬同歸去，關樹扶疏敲鐙吟？

又《酬元九院長自江陵見寄》 無事尋花至仙境，等閑栽樹比封君。金門通籍眞多士，黃紙除書每日聞。

又《浙東元相公嘆梅雨因寄七言》 稽山自與岐山別，何事連年鸞鶴飛？百辟商量舊相入，九天祇候遠臣歸。平湖晚泛窺清鏡，高閣晨開掃翠微。今日看書最惆悵，爲聞梅雨損朝衣。

又《微之鎮武昌見寄懷舊之作淒然繼和》 今日油幢引，他年黃紙追。同爲三楚客，獨有九霄期。宿草恨長在，傷禽飛尚遲。武昌應已到，新柳映紅旗。

又《西川李尚書知愚與元武昌有舊遺示二篇因以繼和》 如何贈琴日，已是絕弦時。無復雙金報，空餘掛劍悲。寶匣從此閉，朱弦誰復調？祇應隋玉樹，同向土中銷。

又《再經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 故池春又至，一到一傷情。雁驚羣猶下，蛙蠙衣已生。竹叢身後長，臺勢雨來傾。六尺孤安在？人間未有名。

又《樂天見示傷微之三君子因成是詩以寄》 吟君歎逝雙絕句，使我傷懷奏短歌。世上空驚故人少，集中惟覺祭文多。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萬古到今同此恨，聞琴淚盡欲如何。

又《虎丘寺見元相公二年前題名愴然有詠》《前年灞橋送之武昌》 滻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知早貴兼才子，不得多時在世間。

張籍《酬浙東元尚書見寄綾素》 越地繒紗紋樣新，遠封來寄學曹人。便令裁制爲時服，頓覺光榮上病身。應念此官同棄置，獨能相賀更殷勤。三千里外無由見，海上東風又一春。

賈翬《忝職武昌初至夏口書事獻府主相公》 白髮放橐鞬，梁王舊愛全。竹籬江畔宅，梅雨病中天。時奉登樓宴，閑修上水船。邑人興謗易，莫遣鶴支錢。

李德裕《近於伊川賦此詩兼寄浙東元相公》 弱歲弄詞翰，遂叨明主恩。懷章過越邸，建旆守吳門。西圯陰難駐，東皋意尚存。慚愈六百石，愧負五千言。寄世知嬰繳，辭榮類觸藩。欲追綿上隱，況近子平村。邑有桐鄉愛，山餘黍谷暄。免非逃相地，乃是故侯園。野竹多微逕，岩泉豈一源。映池方樹密，傍澗古藤繁。邛杖堪扶老，黃牛已服轅。只應捋唳鶴，幽谷共翩翩。

沈亞之《春詞酬元微之》 黃鶯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易，片片輕花落翦刀。

徐凝《奉酬元相公上元》 出擁樓船千萬人，入爲台輔九霄身。如何更羨看燈夜，曾見宮花拂面春。

又《春陪相公看花宴會二首》 丞相邀歡事事同，玉簫金管咽東風。百分春酒莫辭醉，明日的無今日紅。木蘭花謝可憐條，遠道音書轉寂寥。春去一年春又盡，幾回空上望江橋。

章孝標《上浙東元相》 婺女星邊喜氣頻，越王臺上坐詩人。雪晴山水勾留客，風暖旌旗計會春。黎庶已同猗頓富，烟花卻爲相公貧。何言禹跡無人繼，萬頃湖田又斬新。

趙嘏《九日陪越州元相燕龜山寺》 佳晨何處泛花遊，丞相筵開水上頭。雙影旆搖山雨霽，一聲歌動寺雲秋。林光靜帶高城晚，湖色寒分半檻流。共賀萬家逢此節，可憐風物似荆州。

又《浙東陪元相公遊雲門寺》 松下山前一徑通，燭迎千騎滿山紅。溪雲乍斂幽巖雨，曉氣初高大旆風。小檻宴花容客醉，上方看竹與僧同。歸來吹盡嚴城角，路轉橫塘亂水東。

薛能《褒城驛有故元相公舊題詩因仰歎而作》 鄂相頃題應好池，題云萬竹與千梨。我來已變當初地，前過應無繼此詩。敢歎臨行殊舊境，惟愁後事劣今時。閑吟四壁堪搔首，頻見青蘋白鷺鷥。

薛濤《寄舊詩與元微之》 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爲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

雜録

李紳《鶯鶯歌》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鶯，金雀婭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全唐詩》卷四八三）河橋上將亡官軍，虎旗長戰交疊門。鳳凰詔書猶未到，滿城戈甲如雲屯。家家玉帛棄泥土，少女嬌妻愁被虜。出門走馬皆健兒，紅粉潛藏欲何處？嗚嗚阿母啼向天，窗中抱女投金鈿。鉛華不顧欲藏豔，玉顏轉瑩如神仙。此時潘郎未相識，偶住蓮館對南北。潛嘆悽惶阿母心，爲求白馬將軍力。明明飛詔五云下，將選金門兵悉罷。阿母深居雞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千言萬語對生意，小女初笄爲姐妹。（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二引）丹誠寸心難自比，曾在紅箋方寸紙。常與春風伴落花，仿佛隨風綠楊裏。窗中暗讀人不知，剪破紅綃裁作詩。還把香風畏飄蕩，自令青鳥口銜之。詩中報郎含隱語，郎知暗到花深處。三五月明當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語。（同上卷三引）

又《新樓詩二十首序》 到越州日，初引家累登新樓，望鏡湖，見元相微之題壁詩云：「我是玉京天上客，謫居猶得小蓬萊。四面尋常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微之與樂天，此時只隔江津，日有酬和相答。時余移官九江，各乖音問。頃在越之日，荏苒多故，未能書壁，今追思爲《新樓詩二十首》。

又《東武亭序》 亭在鏡湖上，即元相所建。亭至宏敞，春秋爲競渡大設會之所。余爲增以板檻，延入湖中，足加步廊，以列環衛。

又《龜山序》 在鏡湖中，山形如龜，山上有寺名永安，則元相所移置者。

韓愈《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皋女。皋爲給事中，皋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以永於聞。

又《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喑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由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白居易《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

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崖相廞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又《修香山寺記》 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乃迴施茲寺。因請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略】清閑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又《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一。（「因繼」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詩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辦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其櫜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章，錄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又《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羣等再已奏聞，至今未蒙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迴，臣更細思，事有不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爲戒；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詞，然外議諠諠，皆以爲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勑旨徵百姓草。又奏韓皋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爲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聽，至于再三乎？誠以所損者微，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爲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司閑官，免令元稹卻事方鎮。此乃上裨聖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又《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略】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略】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游茲山，【略】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

裴度《論元稹魏弘簡姦狀疏》 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

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計耳。比者猶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自必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顚覆。今屬凶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邪，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與佞倖亦無讐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討賊，奸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與一二憸狡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他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以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無益。臣伏讀國史，見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凶邪，有曀日月？臣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倘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又《第二疏》 臣聞木有蠹蟲，其木必壞；國有奸臣，其國必亂。伏以前件人，爲蠹爲奸，欺下罔上，百辟卿士莫敢指名，若不竄逐，必爲患難，陛下他時追悔，亦恐無及。臣所以奮不顧身舉明罪惡，其第一表第二狀，伏恐聖意含宏留中不行。臣謹再寫重進，伏乞聖恩宣出，令文武百官於朝堂集議，必以臣表狀虛謬，牴牾權倖，伏望更加譴責，以謝弘簡、元稹；如弘簡、元稹等實爲朋黨，實蔽聖聰，實是奸邪，實作威福，伏望議事定刑，以謝天下。臣今將赴行營，誓除凶寇，而憂在心腹，不在四支；憂在朝堂，不在河朔，伏感諸葛亮出師之時，上表言事，猶以宮中府中，不宜異同科犯；爲善爲惡，請申刑賞，臣才雖不逮諸葛亮，心有慕於古人，昧死聞天，伏紙流汗。

《雲谿友議・瑯琊忤》 元公以【略】明經制策入仕，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爲男子榮進，莫若茲乎，乃自河南之喻也。

《酉陽雜俎前集・雷》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莊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莊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三水小牘・元稹烹鯉得鏡》 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河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某往視之，某遂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一，如古大錢，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內巾箱中。及相公薨，鏡亦亡去。

《太平廣記》卷四八九引《冥音錄》 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槲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略】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醼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調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

《南部新書》庚 元相稹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餘瘞之也。

《韻語陽秋》卷一五 自周陳以上，《雅》《鄭》殽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工部雅樂八十四調，而俗樂止於二十八。琵琶非古雅樂也，而元微之詩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旋宮三調彈不出」何邪？按賀懷智《琵琶譜》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鍾、太蔟、林鍾宮聲彈不出。」則微之之言信矣。然琵琶用於今者，止於二十八調，豈唐琵琶曲聲與今不同邪？沈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不同，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觀此則存中亦有疑於其間。殊不知今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又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故樂天爲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略】元微之嘗於張湖南座爲唐有態作《河滿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綱緩。使將河滿爲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又敘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陳振孫《白文公年譜·（開成）三年戊午》 按此非墓志語，乃《醉吟傳》中語，時元之亡久矣。其言與僧如滿爲空門友，韋楚爲山水友，皇甫朗之爲酒友，皆一時見在人，則其于詩友，自不應復及死者。又嘗爲《劉白唱和集序》且與劉書云：「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此尤可證。公與元同升科第，俱負直聲，中歲復俱蹇連，晚而元撓節速化，得罪淸議，公獨終始如一。二人賢否，固不可概論，而其交情，死生不渝。觀《香山寺記》，尙欲結他生緣，風誼之美，可厲薄俗。「掩泪」、「傷心」之句，旨意甚哀，而或者臆度疑似，乃有隙終之論，小人之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

劉麟《元氏長慶集原序》 元微之有盛名於元和、長慶間，觀其所論奏，莫不切當時務，詔誥、歌詞自成一家，非大手筆曷臻是哉！其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亦不顯，唯嗜書者時時傳錄，不亦甚可惜乎！僕之先子尤愛其文，嘗手自抄寫，曉夕玩味，稱嘆不已。蓋惜其文之工，而傳之不久且遠也。迺者因閱手澤，悲不自勝，謹募工刊行。庶幾元氏之文，因先子復傳於世。斯文舊亡其序，第冠以《新唐書》微之本傳，則微之之於文，其所造之淺深可概見矣。宣和甲辰仲夏晦日序。

《文昌雜錄》卷一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于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大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況吾臺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演繁露》卷七 案此乃樂天守杭日，自教官妓玲瓏習爲霓裳舞。至樂天鎭蘇時，習舞者已皆不存。元微之爲越守，樂天求此舞人于越，而越中無之，但寄《霓裳歌》以爲之譜耳。元、白距明皇不遠，此時此曲已自無傳，況今日乎。

《容齋隨筆·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爲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野客叢書·漢唐俸祿》 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悼亡》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通州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敎閒」。

朱翌《猗覺寮雜記》 淡菜，貝中海錯之美。韓退之《孔戣墓志》曰：「淡菜蚶蛤之屬。」李長吉詩云：「淡菜生寒日」，以天色極寒方出，元微之論海錯，亦云「淡菜海蚶之屬」。

《廣川書跋·桐柏廟碑》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稹書此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爲籀文，在崆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稹爲此碑，亦因是爲據。

王十朋《會稽三賦·會稽風俗賦并叙》 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罷侍玉皇，謫居蓬萊。賓寶鄰白，唱酬往來。繇是鑒湖秦望之奇益聞，故其俗至今好吟咏而多風騷之才。

又《蓬萊閣賦并叙》 越中自古號嘉山水，而蓬萊閣實爲之冠。昔元微之作《州宅》詩，世稱絕唱。【略】客有指斯閣而謂予曰：子亦知夫閣之所以得名者乎？蓋始于元和才子也。（愚齋處士注：錢公輔《蓬萊閣行》：「蓬萊謫居香案吏，此語昔自微之始。後人慷慨慕前芬，高閣雄名由此起。」）以玉皇案吏之尊，擁旌麾于千里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以筆力坐移于是也。齊名有白，從事有鞏，胸中有萬頃之湖，眞一代之奇偉也。詩章一出，遂能發秦望之精神，增鑒湖之風采，蘭亭絕唱，亘古今而莫擬也。

《會稽掇英總集》卷一六 《碑》載鄭魴《禹穴碑》：唐興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鄉，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

《嘉泰會稽志·碑刻》 《禹穴碑》陰：元稹幷僚屬十一人官位名氏，幷《拜禹廟》詩一首，後有章草一行。

又《洞·會稽縣》 陽明洞天，在宛委山龍瑞宮。【略】唐觀察使元稹以春

分日投金簡于此。

《會稽續志・寺院・山陰縣》 天衣寺，在縣西南三十里。寺有唐人徐季海、王(元)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碑刻。

《輿地紀勝・兩浙西路・臨安府碑記》 《石壁法華經記》，在廣化寺，唐元稹文。

《方輿勝覽・達州・樓亭》 戛雲亭：在南山，元稹爲司馬時立。下瞰江流，周覽城邑。

又 勝江亭：在州西三里，郡守王蕃因讀江州司馬白居易寄通州司馬元稹詩，有「通州猶似勝江州」之句，因以名亭。

《嘉定赤城志・冢墓門・臨海》 元相國墓：在縣東一十五里。舊傳元稹之後，嘗爲州通判而死葬於此。按今城東有元其姓者居之，藏其祖拜相麻，乃白居易行詞并書。後有守，取以遺秦熺。此其爲稹後無疑。但稱「相國」者訛也。

《真珠船》卷六 余髫年，見巧對有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瘦卻羞郎。」下句知爲元微之《會眞記》中語，上句不知所出。近閱《晉書》，知爲殷浩語。桓溫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今《晉書》以「與我」作「與君」，語義並通。

楊循吉《元氏長慶集原跋》 弘治元年，從葑門陸進士士修借至，命筆生徐宗器模錄原本，未畢，士修赴都來別，索之甚促，所餘十卷幾於不成，幸竟留之，遂此深願。九月二十五日，始克裝就，藏於雁蕩村舍之卧讀齋中，永爲珍玩。且近又借得《白氏集》，亦方在錄，可謂聯珠並秀，合璧同輝。楊循吉君謙父。

華鏡《元氏長慶集跋》 樂天、微之，以詩文并稱。元和、長慶間，互相標榜倡和爲頡頏，而論者亦曰元、白。向既購白集抄本校印已行，每訪元集，則殘章斷句，皆靈口餘物耳，深慨造物之有忌也。偶見冢宰陸公家藏宋刻板者，欣然假歸，得翻印如白氏集，是眞龍劍鳳簫之終合，二公文章之晦明，與時運盛衰爲上下也，觀二集者誠快睹云。乙亥秋杪後學華鏡謹識。

《詩藪外編・唐下》 駢著《劇談錄》，往往載乾符以後事，當是唐末人。【略】又紀李賀事，謂元稹嘗以詩謁賀，賀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元大怒，遂以父諱事沮其進。按元稹與韓同輩，賀晚出最少，何應有此？蓋傳聞之誤也。然唐明經爲世所輕，亦可見矣。

《金石文字記・鄭遇夫人崔氏合祔墓志》 此即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眞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白傅輓元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此詩有似具文見意。「具文見意」，乃杜元凱《左傳序》之言，謂但紀其事，不著議論而意自見。

何焯《元氏長慶集跋》 元詩誤字始于無錫華氏之活板，謬稱得水村冢宰所藏宋刻本，因用活字印行。董氏不學，因之沿誤耳。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字義類》 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逾百軸」，白樂天《哭唐衢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略】之類。至宋人始率從少義，迄今沿用之。

又《考證門六・辯析類》 《劇談錄》：元和中進士李賀善歌詩，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常願結交，執贄造門，賀覽刺，遽令閽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慚憤而退。案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根如此。

又《記載門六・破邪類》 黃巢自長安遁歸，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其甥林言斬首，送徐州，其死明甚。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爲僧，依張全義於洛陽，曾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贈智度師絕句，特改首句「三陷思明三突圍」爲云耳。此宋陶穀、劉定之說。《癸辛雜志》又云即雪竇禪師，《賓退錄》亦已辨之。爲此言者，眞亂臣賊子之尤也。

《白香山詩後集》卷一七《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汪立名按 且公晚年哭微之作甚多，有《夢微之》詩云：「夜來攜手夢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又《聞歌者唱微之詩》云：「時向歌中聞一句，未容傾耳已傷心。」感悼凄愴，如在初沒。隙終之語，豈不大謬邪？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九《調張籍》方世舉按 此詩(《調張籍》)極稱李杜，蓋公素所推服者，而其言則有爲而發。《舊唐書・白居易傳》：「元和十年，居易貶江州司馬，時元微之在通州，嘗與元書，因論作文之大旨云：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諸章，亦不過三四

十。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是李杜交譏也。元于元和八年作《杜工部墓志銘》云【略】，其尊杜而貶李，亦已甚矣。時其論新出，愈蓋間而深怪之，故爲此詩，因元白之「謗傷」，而欲與籍參逐翺翔，要之籍豈能頡頏于公耶？此所以爲調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人問：「杜陵不喜陶詩，歐公不喜杜詩，何耶？」余曰：「人各有性情。陶詩甘，杜詩苦，歐詩多因，杜詩多創：此其所以不合也。元微之云：『鳥不走，馬不飛，不相能，胡相譏？』」

又卷七　余少時讀《會眞記》，嫌元九薄倖，題云：「疑他神女愛行雲，故把鴛鴦抵死分。秋雨臨邛頭雪白，相如終不棄文君。」程魚門恪守程、朱之學，批云「此詩斷不可存。」余唯唯否否，而終不能割愛。後讀唐太常寺參軍秦貫所撰《鄭恆及夫人崔氏合祔墓志》，方知唐人小說，原在有無之間，不必深考。余題詩用意深厚，故可勿刪。

李肇

紀事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李肇元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自監察御史充。十四年四月五日遷右補闕，五月二十四日賜緋。十五年閏正月一日賜紫，二十一日加司勳員外郎。長慶元年正月十三日出守本官。

《**南部新書**》**乙**　李肇自尚書郎守（澧）〔澧〕陽，人有藏書者，卒歲甄焉，因著《經史目錄》。

《**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丙午，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於思政殿，並賜金紫。

又　（長慶元年十二月）貶員外郎獨孤朗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溫造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肇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郢州刺史，坐與李景儉於史館同飲，景儉乘醉見宰相謾罵故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肇《國史補》三卷。（翰林學士，坐薦柏耆，自中書舍人左遷將作少監。）

又　李肇《翰林志》一卷。

又　李肇《經史釋題》二卷。

《**宋史・藝文志二**》　李肇《翰林內誌》一卷。

又　《翰林志》一卷。

又《藝文志三》　李肇《經史釋文題》三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國史補》二卷，李肇。

《**四庫全書總目・職官類・翰林志一卷**》　唐李肇撰。

又《小說家類一・唐國史補三卷》　唐李肇撰。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職官類**》　《翰林志》一卷，唐李肇撰。

又《小說家類》　《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凡二百五條，皆開元、長慶間雜事。自序謂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在唐宋說部中，最爲近正。

《**鄭堂讀書記・職官類**》　《翰林志》一卷（百川學海本）。唐李肇撰。【略】《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故事類）》俱載之。是志纂唐世翰林院中供奉儀則、制誥、書詔之式，凡十三則，叙述賅貫，本末詳明，足以垂一代詞臣之掌故矣。洪氏《翰苑群書》首爲載入，《說郛》《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又《小說家類一》　《唐國史補》三卷（津逮秘書本），唐李肇撰。《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雜史類）》《崇文目（雜史類）》《讀書志（雜史類）》《書錄解題（雜史類）》《通志（雜史類）》《通考（傳記）》《宋志（傳記類）》俱載之，晁氏、馬氏作二卷，字之誤也。先是劉餗記南北朝迄唐開元事，名曰《國朝傳記》，故肇作是書以續之，起開元止長慶間，凡三百有八節，每節標題俱五字，如「魯

山乳兄子」、「崔顥見李邕」之類。自序稱盧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爲，故其書唯探物理，辨疑似，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而已，而于鬼邪、墓卜、報應以及帷箔之事，悉去之不載，在唐人小說中最爲近正。《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唐宋叢書》均止節錄一卷云。

《藏園羣書題記初集・校唐國史補跋》 李肇此書皆紀唐代雜事，上自朝章國故，下及閭里瑣屑諧謔，凡上、中、下三卷，共三百八事。自《津逮祕書》本以前未見古刊。絳雲樓有宋刊本，見《有學集》題跋，孫從添《上善堂書目》有葉石君手抄本，近世各家藏目中均未見其書，諒亦無可追尋矣。憶庚申歲，在津沽於王茂齋書估許得見《國史補》一帙，照宋版摹寫，工麗可翫，鈐有毛氏汲古閣印。【略】暇時偶檢《津逮祕書》本對勘，字體頗有不同，而詞句乃少所更定。惟卷下「內外諸使名」一條，「團練司使」下增補「有時而置者，則大禮使、禮儀使、禮會使、刪定使、三司」凡二十字，按之抄本，正脫失一行。蓋本條所敘諸使名，歷述在朝有太清宮等使，外任則有節度等使，後述臨時特置諸使。若脫去此行，是大禮、刪定、三司、會盟、冊立諸使皆屬之外任，於官制寧不刺謬耶。雖祇此寥寥二十字，而關係之巨乃如此。夜光一粒，勝於魚目千斗，彼單詞隻字，無關閎旨，縱塗乙盈篇，又奚足貴耶。【略】頃閱《太平廣記》中引此書者，通一百三十八則，條條於藍筆校改於行間。《廣記》引書於文字往往刪潤，未必盡足據依，然足以供參證者正多，未可盡廢也。別有四條爲今本所無，列目如下：山東士大夫類例（一百八十四）、源乾曜（二百二）、唐同泰（二百三十八）、胡延慶（二百三十八）。

《藏園羣書經眼錄・子部三》 《唐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影寫宋刊本。鈐有毛氏汲古閣印。按此書自津逮祕書本外未見古刊。余取津逮本對勘，字體頗有不同，而文字乃少所更定，惟卷下「內外諸使名」一條團練司使下，增二十字，按之寫本正脫一行。

藝文

王建《荆南贈別李肇著作轉韻詩》（存目）

雜錄

《歸田錄》卷二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寶刻叢編》卷一五江州引《復齋碑錄》 《唐東林寺經藏碑》，唐李肇撰。元和七年九月建，武宗時廢，大中十三年七月八日馮譔重書，再立，并篆額。

《廬山記》卷一 《經藏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李肇撰。

《四庫全書總目・職官類・翰林志一卷》 案肇所作《國史補》，結銜題尚書左司郎中，此書結銜則題翰林學士左補闕。王定保《摭言》又稱肇爲元和中中書舍人，《新唐書・藝文志》亦云肇爲翰林學士，坐薦柏耆，自中書舍人左遷將作少監。以唐官制考之，蓋自左司改補闕，入翰林，後爲中書舍人，坐事左遷。《國史補》及此書各題其作書時官也。唐時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爲待詔之所。《新唐書・百官志》謂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者是也。韋執誼《翰林院故事》亦謂其地乃天下以藝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蓋其始本以延引雜流，原非爲文學侍從而設，至明皇置翰林待詔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其職始重。後又改爲學士，別置學士院，謂之東翰林院，於是舊翰林院雖尚有以伎能入直，如德宗時術士桑道茂之類，而翰林之名實盡歸於學士院。歷代相沿，遂爲儒臣定職。肇此書成於元和十四年，唐、宋《藝文志》皆著於錄。其記載賅備，本末燦然，於一代詞臣職掌，最爲詳晰。宋洪遵輯《翰苑羣書》，已經收入。今以言翰林典故者，莫古於是書，故仍錄專本，以存其朔焉。

又《小說家類一・唐國史補三卷》 肇有《翰林志》，已著錄。此書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書中皆載開元至長慶間事，乃續劉餗小說而作。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條，下卷一百二條，每條以五字標題，所載如謂王維取李嘉祐「水田白鷺」之聯，今李集無之。又記《霓裳羽衣曲》一條，沈括亦辨其妄。又謂

李德裕清直無黨，謂陸贄誣于公異，皆爲曲筆。然論張巡則取李翰之傳，所記左震、李汧、李廙、顏眞卿、陽城、歸登、鄭絪、孔戣、田布、鄒待徵妻、元載女諸事，皆有裨於風敎。又如李舟天堂地獄之說，楊氏穆氏兄弟賓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說諸典故，及下馬陵、相府蓮義，亦資考據。餘如摴蒱盧雉之訓，可以解劉裕事，劍南燒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隱詩，可採者不一而足。自序謂：「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箔，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爲式，蓋於其體例有取云。

賈島

論述

綜論

蘇絳《賈司倉墓誌銘》 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綺靡爲意，淡然躡陶、謝之蹤，片雲獨鶴，高步塵表。長沙裁賦，事略同焉。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

貫休《讀劉得仁賈島集二首》 二公俱作者，其奈亦迂儒。且有諸峰在，何將一第吁。句還如菡萏，誰復贈襜褕。想得重泉下，依前與衆殊。 役思曾衝尹，多言阻國親。桂枝何所直，陋巷不勝貧。馬病唯湯雪，門荒劣有人。伊余吟亦苦，爲爾一眉嚬。

又《讀賈區賈島集》 區終不下島，島亦不多區。冷格俱無敵，貧根亦似愚。青雲終歎命，白閣久圍爐。今日成名者，還堪爲爾吁。

齊己《讀賈島集》 遺篇三百首，首首是遺冤。知到千年外，更逢何者論。離秦空得罪，入蜀但聽猿。還似長沙祖，唯餘賦鵩言。

張爲《詩人主客圖》 淸奇雅正主李益【略】升堂七人：方干、馬戴、任蕃、賈島、厲玄、項斯、薛濤。

《詩林廣記前集·賈浪仙》引歐陽修語 島嘗爲衲子，故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中。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本朝雜紀下》引《蔡寬夫詩話》 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欄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

《五總志》 蜀僧鸞鄙賈島寒澀，乃自諷其詞曰：「鰲頭浪蹙掀天白，鯨目光燒半海紅。」且曰：「不能致思於藩籬蹄涔之間。」島嘗爲僧，韓愈惜其才，俾反俗。嘗於宣城謁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唐詩人以島配郊，又有郊寒島瘦之評。余謂不然。郊集中忽作老蒼苦硬語，禪家所謂一句撞倒牆者。退之崛強，亦推讓之。島尤敬畏，有「自來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之句。以賈配孟，是師與弟子並行也。賈五言有晚唐詩人不能道者。

《深雪偶談》 賈閬仙，燕人，產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仙源，峻者迥出靈岳。古今人口數聯，固於劫灰之上，泠然獨存矣。至以其全集，經歲逾紀，沉咀細繹，如芋葱佳氣，瘦隱秀脈，徐露其妙，令人首肯，無一可以厭斁。三折肱爲良醫，豈不信然。同時喻亮、顧非熊、繼此張喬、張螢、李頻、劉得仁，凡晚唐諸子，皆於紙上北面，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名閬仙，所謂瓣香之師，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圓蕭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邪？司空表聖，後輩也，本用其機，反以閬仙非附寒澀，無所置才。坡公不細考，亦然其言，獨非叛道者歟？不然，則隸者不力，其文擠而實，予則歸敬閬仙也亦至矣。

呂南公《書長江集後》　島之詩約而覃，明而深，傑健而閒易，故爲不可多得。韓退之稱島爲文「身大不及膽」，又云「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者。予考於集，信然。今世之人，皆知賞識島詩，至論其所以爲島，則未必知也。彼徒吟之曰：「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又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云云，以島之高妙在此。嗟乎，是不害爲不知島者也，安得眞知島者而與之論哉？此詩有許柳爲序者，其篇第與今衆本不同，又特不多。蓋余所集本已三百八十篇云。

《瀛奎律髓》卷二三姚合《題李頻新居》方回評　予謂學姚合詩，如此亦可到也。必進而至於賈島，斯可矣。而進而至老杜，斯無可無不可矣。或曰：老杜如何可學？曰：自賈島幽微入，而參以岑參之壯，王維之潔，沈佺期、宋之問之整。紀昀評：全是欺人之語。學杜從賈島入，所謂北行而適越。王荆公謂學杜當從李義山入，卻是有把捉有閱歷語。

《吴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盧仝奇怪，賈島寒澀，自成一家。

胡奎《賈島》　姓字聞京兆，才名比孟郊。欲知詩意味，元不在推敲。

孫緒《三朗鎮新建真武祠記》　精爽所寄，感之者易以通，禍福將至，尸之者預以告，事幾有會，值之者適以符。然則賀監、賈島、陳碧虛、晁無咎諸公，或儒而楊，或儒而墨，要其衷必有得於恍惚嘻囈之餘，兆於彰灼昭著之外，有不能已於幾，而又有不能以盡告人者，未可遽非也。

《麓堂詩話》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賈浪仙之山林，則野矣，白樂天之臺閣，則近乎俗矣，況其下者乎。

又　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差強人意。齊己、湛然輩，略有唐調。其眞有所得者，惟無本爲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詩源辯體》卷二五　賈島五言律，如「鳥絕吏歸後，蛩鳴客卧時。鎖城涼雨細，開印曙鐘遲」，「廢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早講林霜在，孤禪隙月殘」，「積雨荒鄰圃，秋池照遠山」，「門掩園林僻，日高巾幘慵。孤鴻來半夜，積雪在諸峰」，「孤鶴聳寒骨，高杉韻細颸」，「寒蔬修凈食，夜浪動禪牀」，「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空巢霜葉落，疏牖水螢穿」等句，皆氣味清苦，聲韻峭急。其他句多奇僻，即變體，不可爲法。如「野水吟秋斷，空山影暮斜」，「磬通多葉罅，月離片雲稜」，「淩結浮萍水，雪和衰柳風」，「松生師坐石，潭滌祖傳盂」，「西殿宵燈磬，東林曙雨風」，「絕雀林藏鶻，無人境有猿」，「井鑿山含月，風吹磬出林」，「明曉日初一，今年月又三」，「芽新抽雪茗，枝重集猿楓」，「露寒鳩宿雨，鴻過月圓鐘」等句，最爲奇僻，皆前人所未有者。世傳李洞慕賈島詩名，則鑄爲像以師之。晚唐人卑陋，於島輩傾心向慕，於退之、東野，茫乎無得也。

又　賈島五言律雖多變體，然中如「飄蓬多塞下」、「歸騎雙旌遠」、「數里聞寒水」、「閩國揚帆去」四篇，尚有初、盛唐氣格，惜非完璧。如「辭秦經越過」、「石頭城下泊」、「半夜長安雨」、「落日投村戍」四篇，便似中唐。如「未知遊子意」、「去有巡臺侶」、「衆岫聳寒色」、「頭髮梳千下」四篇，亦似晚唐。今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

又　賈島七言律，入錄者雖少，至如「霜覆鶴身松子落，月分螢影石房開」，「山鐘夜度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却從城裏攜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臨水古壇秋醮罷，宿杉幽鳥夜飛迴」等句，皆清新峭拔，另爲一種，與五言小異，亦爲小偏。

《詩鏡總論》　賈島衲氣終身不除，語雖佳，其氣韻自枯寂耳。

《載酒園詩話・升庵詩話》　用修曰【略】余意用修以此矯空疏之弊，誠爲石論，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弟子得失亦自有別。張主言情，語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搜。且張佳處本在樂府歌行，舍其委婉諷諭之章，而模其淺近，此誠庸劣。閬仙古詩雖氣格不靡，時多酸陋，短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時有出藍之美。兩派中有善學不善學之分，概謂之蝨，恐非平允。

又　賈五言律亦出自杜，如【略】形容尤入僻細。但少陵不專此一體，亦有使事者、言情者，正如郇公之廚，惟偕惟旨，賈體惟以海錯供庖耳。

《載酒園詩話又編・賈島》　閬仙五字詩實爲清絕，如「空巢霜葉落，疏牖水螢穿」，即孟襄陽「鳥過煙樹宿，螢傍水軒飛」，不能遠過。又如「雁驚起衰草，猿渴下寒條」，「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移居見山燒，買樹帶巢烏」，皆于深思靜會中得之。賈有精思而無快筆，往往意工於詞。又生平好用倒句，如「細響吟乾葦」，「枝重集猿楓」，雖紆曲而猶能達其意。至「舟繫岸邊蘆」，蘆豈堪繫舟？必是

繫舟蘆岸。

《**龍性堂詩話初集**》 賈閬仙「長江人釣月，曠野火燒風」，「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遠天垂地外，寒日下峰西」，「邊日沈殘角，河關截夜城」，「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等語，眞堪鑄佛禮拜。

《**圍爐詩話**》**卷二** 賈島《代舊將》詩，子美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非叙景，乃引情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寫得幽居出。《旅遊》之「此心非一事，書札若爲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子美也。

又卷三 （賀黃公）又曰：賈島詩最佳者，終以卷首《古意》爲尤。【略】而好用倒句，又是一病。效賈體者多專意中聯，忽略首尾，故人都少之。《紀事》謂閬仙變格入僻，以矯元、白。愚謂元、白之豔，已自諱之，亦何足矯。當矯者，鄙俚率直也。賈古詩此病亦多。「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病總在乎俗。酸陋亦是俗。元、白有袒裼裸裎之容，閬仙有囚首垢面之狀。好色而淫，怨誹而亂，均傷大雅。

朱彝尊《批韓詩・送無本師歸范陽》 閬仙詩雖尚奇怪，然稍落苦僻一路，於此詩贊語，似尚未能稱。

《**一瓢詩話**》 崔灝筆力宏大，賈島詩骨清峭。

《**野鴻詩的**》 閬仙得名，偶爲退之一吹奬耳。考其平生所作，何足流傳，史遷所稱「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後世」？讀之爲之三歎。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 清眞僻苦主賈島。上入室李洞。入室周賀、喻鳧、曹松。升堂馬戴、裴說、許棠、唐求。及門張祜、鄭谷、方干、于鄴、林寬。

又卷下 懷民按：浪仙詩無七古，其五古、五七言律以及絕句，皆生峭險僻，錘鍊之功不遺餘力【略】尤好爲五言律，存餘二百餘篇，較別體爲多，東野所謂「燕本越淡，五言寶刀也」。沿流而下，李洞之外，又有周賀、曹松、喻鳧，皆宗派之可考者。其他諸賢，雖於古無聞，體格不殊，可推尋而得之。本欲全錄以極其體之變，因賈詩刻苦過鍊，後學不善，流爲尖酸。又遺集魯亥尤多，往往兩存之，猶不得妥當。茲刪去四分之一，尊爲清奇僻苦主，與張水部分壇領袖，學者或性不近水部者，其入此派，不失正宗。合十四人，得詩四百六十首。

又 按：其論賈氏甚允，論門下諸子多不確，方君蓋不知有水部派也。顧非熊、劉得仁皆水部門人，司空圖亦張氏後裔，方乃以顧、劉屬賈生，而譏司空爲叛道，左矣。至李洞實善學賈氏者，方君不肯靜索，而慢擬捧心，毋乃過與？

又 以下五首（《代舊將》、《春行》、《早行》、《送人南歸》、《清明日園林寄友人》），附於集後者，龔賢訂中、晚唐詩，賈集所不載。今按其體格，淺淡清妙，大不類賈生口吻，卻與張、王逼近，或浪仙少時所擬，後乃獨闢生峭之門。錄之並見張、賈同宗，學者出入彼此，互見不妨。

盧文弨《題賈長江詩集後》 長江詩雖不合雅奏，然尚有古意，讀之可以矯熟媚綺靡之習。

又《再題長江集後》 始余得《賈長江集》，乃馮定遠本，錄之篋中。余於賈詩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耳。繼又得何義門所評校，始悟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字閒設。昔人以瘦評島，夫瘦豈易幾也？彼臃腫蹣跚者，正苦不能瘦耳。賈以瘦，故能成一家格。然此決非館閣之中所尚也，惟可與山林中人共賞之。義門殆於此有深嗜者歟？字字梳櫛之，句句織綜之，而長江之詩之美乃見。然彼不嗜者猶夫故也，余以爲有如義門者焉，則能自領之已，故其所箋疏今亦不能詳錄，錄其尤至到者。其補遺詩數章亦出何本，并爲補入如右。

《**隨園詩話**》**卷一〇** 李懷民與弟憲橋選《唐人主客圖》，以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爲主，餘人爲客，遂號所詠爲《二客吟》。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賈閬仙（島）詩如如臘病僧，袈裟碎破。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律凡例**》 大曆諸子，實始爭工字句。然雋不傷鍊，巧不傷纖，又通體仍必雅令溫醇，耐人吟諷。不似元和以後，但得一聯稱意，便匆匆不暇草書，以致全無氣格也。賈長江號爲苦吟，而每篇必有敗闕，況其下乎。

《**石園詩話**》**卷二** 韓文公貽賈浪仙（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元和中詩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豔俗。詩如「百迴信到家，未當身一歸」，「始知相結密，不若相結疏」，「寒山晴後綠，秋月夜來孤」，「門不當官道，行人到亦稀」，「葉下故人去，天中新雁來」，皆卓然名句，不獨「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兩聯爲佳也。然性狂行薄，人皆惡其不遜，以致見棄于執政。舉場十惡之目，名由自敗，要不僅裴晉公池亭詩爲得謗之端也。文公之賞，出于

愛才之誠，而略于其行。他日浪仙《弔孟協律》云「才行古人齊，生前品位低」，又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浪仙亦不愧于此語，但其行終當遜孟一籌耳。

《**老生常談**》　閬仙五古《精舍》云：「耳目乃鄽井，肺肝乃巖峰。」《贈友》云：「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寓興》云：「今時出古言，在衆翻爲訛。」語語有眞氣，有眞性靈。人於讀王、孟、韋、柳後，不讀郊、島兩家，猶是缺典。五律尤極瘦峭之能事，然五律終當以杜爲宗，大則「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小則「行蟻上枯梨」，「細麥落輕花」之類，無所不有也。近日高密李十桐增選《唐人主客圖》，亦五律入門正法。但山東學者多爲此本所囿，洋洋大國之風，幾乎息響，非十桐之過，學之者之過也。

《**峴傭説詩**》　劉叉、賈島，粗率荒陋，殊少可取，古之依附草木者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長江集**》　島詩幽僻，遂爲四靈先導。然四靈自分派於姚合，其於島仿其近體，不能仿其古體，仿其近體之偶句，不能仿其近體之全篇也。

《**余山詩話**》**卷中**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註用之。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不知其源所出，卻是後來黃山谷、陳無己諸家所祖。精於用意，拙在修詞，佳處能戛然獨造，一空浮響。浮筋害體，無蘊藉之容，雖與東野齊名，然固不逮也。

分　論

《**古意**》《載酒園詩話又編・賈島》：賈詩最佳者，終以卷首《古意》爲尤，「志士終年心，良馬白日足」，使人讀之，不勝撫髀顧影之悲，可與魏武《龜雖壽》篇並驅。袁枚《詩學全書》卷三：此自傷負才不遇，以古調寫今情。

《**望山**》《四溟詩話》卷一：然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擇鄰哉？此亦寫興害意，與(李)頎同病也。《載酒園詩話・謝榛詩家直説》：論賈島《望山》詩曰：【略】余意此論尤謬。百萬家雖同此山，峰巒向背，各各不同，安得謂獨無勝處？

《**朝飢**》　歐陽修《試筆・郊島詩窮》：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米俱無，此誠可嘆。《唐風定》卷六：意雖苦刻，辭亦淡雅。

《**哭盧仝**》《唐詩鏡》卷四八：苦情淺境。詩之所云眞者，一率性，一當情，一稱物。彼有過刻以求眞者，雖眞亦僞矣。賈島近眞，孟郊欲近而得遠。

《**劍客**》　郭濬《增訂評注唐詩正聲》：一片俠腸。楊逢春《唐詩偶評》：首二鋒不輕試也，三、四義有必辯也。氣宇深沉，過事審愼，的是豪俠身分。《才調集》馮舒評：本集「有」作「爲」，「爲」更勝。馮班評：「爲」字妙。誰爲不平，便須殺卻，是俠概。誰有不平，與人報讎，是賣身奴。盧文弨《題長江集後》：明海虞馮鈍吟有評本，長洲何義門得之稱善，其字句蓋遠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爲不平事？」今本作「誰有不平事。」鈍吟云：「誰爲不平，便須殺却，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讎，直賣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可貴類若是。余得其本，因臨寫之，令後生知讀書之法，必如此研校，而後古人用意之精可得也。李鍈《詩法易簡錄》：豪爽之氣，溢於行間。第二句一頓，第三句陡轉有力。末句措語含蓄，便不犯盡。

《**寄遠**》《唐風定》卷六：閬仙服膺東野，得其神髓，政淡處相似耳。紀昀《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語語深至，尤妙于一氣渾成，無斧鑿之跡。閬仙才不及東野，此詩則東野得意之筆亦不過如此。

《**玩月**》《詩源辯體》卷二五：退之五、七言古，凡遇窄韻，更極奇險。如賈島五言《翫月》詩，最爲醜惡，其他鄙陋者雖多，而此爲尤甚。人知退之之爲美，則知賈島之爲惡矣。鄒彥吉謂「猶刻形樵牧而無所彷彿，將爲芻狗」是也。《唐詩鏡》卷四八：有幽情而無高韻。

《**遊仙**》《唐風定》卷六：與東野如出一口。《載酒園詩話又編・賈島》：《游仙》詩：「借得孤鶴騎，高近金鳥飛。」「天中鶴路直，天盡鶴一息。」亦是奇語，尚不如東野「日下鶴過時，人間落空影」，似乎若或見之。

《**客喜**》《六一詩話》：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

《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載酒園詩話・宋人議論拘執》：歐陽公評賈島曰：「「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余以此近諧謔，聊快其談鋒耳。不應活句死看。黃白山評：此語想路殊陋劣可厭。

《**攜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韻語陽秋》卷三：賈島攜新文詣韓愈云【略】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味嗜昌歜。」可見謙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洎愈敎島爲文，遂棄浮圖，學舉進士。《摭言》載島初赴名場，于驢上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呼唱而不覺，洎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遊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敎其作敲字邪？

《**赴長江道中**》《靜居緒言》：郊寒島瘦，各有勝處。【略】「客舍幷州已十霜」，及「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亦千古合作，豈一例瘦辭乎？然有終卷不可得此一二篇者矣。

《**哭柏巖和尚**》景淳《詩評》：又詩：「雁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略】以上意在言中，而難見意度是也。《六一詩話》：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略】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粗頓異也？《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歐公謂第四句似燒殺活和尚，誠亦可議，然詩格自好。馮舒評：長江奇句錯落，然門面亦一例如此。末聯哭。查慎行評：末聯，哭僧詩必如此方切題，又是現身說法。紀昀評：結得有意。又周賀《哭閒宵上人》方回評：哭僧詩，賈島於柏巖、宗密二人至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苔覆石牀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分明有不壞身在。又：後來作哭僧詩，皆法此刻苦，然於禪理之空妙處，不能及也。

《**山中道士**》《天厨禁臠》卷上：東坡曰：「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故其詩曰：「論畫以形似，見比兒童鄰。作詩必如此，定非知詩人。」借如賦山中之境，居人清曠，不過稱山之深，稱住山之久，稱其閒逸，稱其寂然，稱其高遠。能道其意者，不直言其深，而意中見其深也【略】如賈島詩曰：「頭髮梳千下，休糧帶病容。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白石通宵煮，寒泉盡日舂。不曾離隱處，那得世人逢。」又不直言其閒逸，而意中見其閒逸。《唐詩品彙》卷六八引劉辰翁評：又癡又嫩，癡可笑，嫩可惜。《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八句無一句不佳。馮舒評：方君亦以此等爲佳！如何說到黃、陳，便昏昏如夢如魘？紀昀評：起句、三句俱不成語。

《**就可公宿**》《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末二句鄙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開首三篇，集中最著意者。「僧同雪夜坐，雁向草堂聞。」警聳處全是鍊功，若改云：「雪夜同僧坐，草堂聞雁來」，便爲小兒語矣。

《**旅遊**》《冷齋夜話》卷五：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荆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對牀夜語》卷三：張籍有絕句云：「山東二十餘年別，今日相逢在上都。說盡向來無限事，相看摩捋白髭鬚。」句不同而意極長，使後人能於其中易一字，則不足以爲絕句。賈島亦有「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與張意同。《唐詩品彙》卷六八引劉辰翁評：短語不可復道。《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起句十字謂心緒甚多，鄉書難寫。頷聯十字謂別鄉之久，故人皆老成，眞奇語也。景聯言蕭索之味。結句謂之有僧爲伴，深夜無言，其酸苦至矣。詩法却自整峭，如第五句「空巢霜葉落」，乃謂鳥巢既空，葉落於巢之中，其深僻如此。馮舒評：如此說詩，實自解頤。然亦只浪仙一輩人須如此講，前乎此則不必矣。查慎行評：三、四頗似張司業。紀昀評：五句不佳，虛谷媚其初祖，曲爲之詞。馮氏以島是唐人，從而附和之，使出宋人，不知作何詆訶矣。成見之難化如此。又評：極用意而不自然，起句尤太突，若作寄人則可。《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少」字去聲，然以對「多」字却妙，若依袁子才傳某論詩，必謂是差半箇字也。「留得林僧宿，中宵坐默然。」結得平澹。

《**送鄒明府遊靈武**》《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三、四極佳。今宰邑者能如此，何患世之不治耶？第二句「三年馬不肥」亦好。馮舒評：第二句便異。查慎行評：第二句，「官清馬骨高」本此。紀昀評：起得別致，妙於不澀不纖。又卷三〇：中四句佳，前聯尤勝。《唐詩鏡》卷四八：「三年馬不肥」一語，寫作特異；「績多憑劍與」，落想亦特。《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靈州聽曉角，客館未開扉。」止說到此，妙。

《題皇甫荀藍田廳》《文彧詩格・論詩病》：夫爲詩者，難得全篇造於玄妙。《送人宰藍田》：「瘦馬稀餐粟，羸童不識錢。如君清苦節，到處有人傳。」或問此詩病在何處？曰：有上兩句了，又言清苦，是重疊也。賈島《贈藍田主簿》：「久別丹陽浦，時時夢釣船。」如此斷句，方爲佳矣。《六一詩話》：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前輩歐、梅論詩，頗不然此三、四，然賈島、姚合非如此不能奇，不可棄也。馮班評：三、四細玩終不好。紀昀評：此非奇語，乃太僻，太碎，太狹小，太寒儉耳。此二語虛谷一生歧誤之根。《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客歸秋雨後，印鎖暮鐘前。」此等似無可寫，看他偏要著筆。

《贈王將軍》《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中四句似不作對而對，所以爲妙。馮舒評：虛谷不喜四靈，却尚知長江。馮班評：次聯二句一意，何以爲佳？第四句未鍊，「寶刀」字有病。查慎行評：五、六出色精神，如讀周盤龍傳。紀昀評：浪仙亦有此應酬之作。《唐詩鏡》卷四八：六語最有生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中晚五律，亦多佳制，然蒼莽之氣不存，所以難與前人分道。此篇庶幾近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宿衛爐烟近，除書墨未乾」，可知寵遇。「馬曾金鏃中」，倒襯有力，却是虛筆，故妙。「身有寶刀瘢」，鏃，必是金，刀，必是寶，偏於人馬受傷處，寫出名將身分。「君王畫陣看」，唐賢用史之妙。此等平常，對處著眼。「何當爲外帥，白日出長安。」「白日」二字寫出光寵。

《下第》　王玄《詩中旨格・時明則詠時暗則刺》：《春日言懷》（賈島）：「杏園啼百舌，誰醉卧花傍？」此不得時也。《詩林廣記前集》卷七引《筆談》：詩有蜂腰體，如賈島《下第》詩是也。蓋頷聯亦無對偶，然是十字叙一事，而意貫上二句，又頸聯方對偶分明，謂之蜂腰格，言若已斷而復繼也。《詩人玉屑・詩體下・蜂腰體》：頷聯亦無對偶，然是十字叙一事，而意貫上二句，及頸聯方對偶分明，謂之蜂腰格，言若已斷而復繼也。「下第唯空囊，【略】」（賈島《下第》詩）《吹劍錄》：高蟾未第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雍容閒雅，全無蹙迫氣象。至賈浪仙則云【略】略無一毫生氣，宜其終生流落不偶。《四溟詩話》卷二：詩中淚字若沾衣、沾裳，通用不爲剽竊。多有出奇者，潘岳曰「涕淚應情隕」，子美曰「近淚無乾土」，太白曰「淚盡日南珠」，劉禹錫曰「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曰「淚落故山遠」，孟雲卿曰「至哀反無淚」，何仲默曰「笛裏三年淚」，李獻吉曰「萬古關山淚」。盧仝曰「黃金礦裏鑄出相思淚」，此太涉險怪矣。《甚原詩說》卷一：有次聯不對至第三聯方對者謂蜂腰對，言已斷而復續也。如賈島詩【略】是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偷春格。又：感羨極矣，却不損其高致。

《寄賀蘭朋吉》《唐詩品彙》卷八〇引劉辰翁評：是謂流麗。《唐詩鏡》卷四八：語色清洗，絕遠鈍氣。

《憶吳處士》《文彧詩格・論破題》：五曰入玄【略】賈島《送人》：「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心。」此乃上下句，不言送人而意在送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吟。」合拍。「孤舟行一月，萬水與千岑。」對法妙，乍看似不對。

《哭孟郊》《瀛奎律髓》卷四九方回評：凡哭友詩，當極其哀。彼生而榮者，雖哀不宜過也。如孟郊之死，三、四所道，人忍聞乎？併尾句味之至矣。馮班評：尾句頗平。紀昀評：亦視交情之淺深，豈以榮枯爲限哉？結得不盡。《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看來此與《哭孟協律》本是一詩，此初脫藁，後乃再三改鍊，以成奇絕。「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再鍊之，止消「才行古人齊」五字。「寡妻無子息」，此尚常語，再鍊之爲「遠日哭惟妻」。「破宅帶林泉」，此尚熟語，再鍊之爲「葬時貧賣馬」。「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此二句，實勝後作，蓋愛而不忍蠲也，故兩存之。「故人相弔後，斜日下寒天。」二句常矣。

《送崔定》《文彧詩格・論詩有所得字》：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義。賈島詩：「秋江待得月，夜語恨無僧。」此「僧」字有得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幾日到漢水，新蟬鳴杜陵。」賈師即自然處亦與張、王不同。「夜語恨無僧」，夜語何必有僧，然可想其風尚。

《寄白閣默公》《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石室人心靜」，此句尤勝於對句，知者少耳。「微雲分片滅，古木落薪乾。」押「乾」字，老而不尖。

《雨後宿劉司馬池上》《唐風定》卷一五：鑱思別想，眞不從人間來。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蘆葦聲兼雨」，此意想到。「芰荷香繞燈」，此景想不到。「靜想泉根水，幽崖落幾層。」賈生面目如見。

《送朱可久歸越中》《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汀上之鷺，潮衝之而見其起；舟中之窗，月過之而見其虛，可謂善言吳中泊舟之趣。吳山、隋柳一聯，近乎粧砌太過。趙紫芝全用此聯爲「瀟水添湘闊，唐碑入宋稀」，殊爲可笑。所選《二妙集》於浪仙取八十一首，其非僧道而送行者，凡取十首，獨不取此一首，蓋欲以蒙蔽蹈襲之罪非耶？查愼行評：第六句自不可棄。紀昀評：尙不甚礙，然此論有理。結句未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新極矣，奇極矣，却只是眼前意，足知推敲有力。「汀鷺潮衝起」，或作「衝潮」，不佳。「船窗月過虛」，或作「過月」，亦不佳。「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疏。」樸拙得妙。

《送田卓人華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幽深足暮蟬，驚覺石牀眠。」妙從已住說起。「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邊。」此五丁開山之句，即在古人亦難，必得者乃天成也。「草」字單平落調，然不可改者，其句已絕，故寧使律不諧耳。若改「草」字爲茅字，或改「瀑布」爲飛瀑，即失其妙，此可爲知者道也。「嶽月泬寥天」，此等不待深思，但一吟之，已可想其高寒。「鶴過君須看，上頭應有仙。」妙。

《送董正字常州覲省》《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相逐一行鴻」，「一行」二字善學。「楚空」二字新。「春來歡侍阻」，止如此一反點，亦止一句。

《酬姚少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梅樹與山木，俱應搖落初。」古本作「梅樹」，梅，木之美者，以寓姚。「山木」無用，以自寓。然俱當衰老也。後人不識，改爲「海樹」，山海似呼對舉，而按之全無義意。「蟲響出秋蔬。」細響琤琤。

《送無可上人》《臨漢隱居詩話》：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半山老人四》引《西清詩話》：《百家詩選》，余讀之【略】又賈島平生得意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不知意果如何耳。又《後集》卷一一：苕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淸孤。島嘗爲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對牀夜語》卷二：「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島之詩未必盡高，此心亦良苦矣。信乎非言之難，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絕唱。馮舒評：腹聯奇句。馮班評：長江用思極苦，然出語自遠。李洞、曹松之流，雖有新警，詞多露骨，爲不及矣。紀昀評：第四句太費解。浪仙於五、六句下自誌一絕曰：【略】蓋平生得意之語，初讀似率易，細玩之，果有幽致。許印芳評：紀批云第四句太費解，故爲易作「蛩鳴亦愴神」。《藝苑卮言》卷四：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幷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四溟詩話》卷四：遜軒子曰：「凡作詩貴識鋒犯，而最忌偏執。偏執不惟有焦勞之患，且失詩人優柔之旨。如賈島『獨行潭底影』，其詞意閑雅，必偶然得之，而難以句匹。當入五言古體，或入仄韻絕句，方見作手。而島積思三年，局於聲律，卒以『數息樹邊身』爲對，不知反爲前句之累。其所爲『一句三年得，吟成雙淚流』，雖曰自惜，實自許也。不識鋒犯，偏執不回至於如此！唐人中識鋒犯者莫如子美，其『落日在簾鉤』之作，亦難以句匹者也，故置之首句，俊麗可愛。使束於聯中，未必若首句之妙。學者觀其全篇起結雄健，頸頷微弱可見矣。因擬閒僊，勉成一絕，附之末簡：『雜樹已秋風，空山又斜景。杖策不逢人，獨行潭底影。』」《麓堂詩話》：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陽山外山」，對「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覺相稱耳。《南濠詩話》：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册爲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詩源辯體》卷二五：元和諸子之詩雖成變體，然其才識則固有過人者。惟賈島才力既薄，而識見尤卑。其詩有「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古今勝語，而不自知變。如「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乃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其識

見卑下可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圭峰霽色新」，畫。「塵尾同離寺」，高。「蛩鳴暫別親」，對法妙。又：無可在俗爲浪仙從弟，故詩中用「親」字，非泛下也。「獨行潭底影」，此幻影也，獨行者誰。「數息樹邊身。」此色身也，數息者誰。又：此等李洞諸人皆不能道，非不及其詩，不及其精於禪也。又：此爲師生平得意語，須思其得意處安在。《蠖齋詩話・賈句》：賈閬仙嘗得句云「獨行潭底影」，苦難屬對，久之，聯以「數息樹邊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後續成一律《送無可上人》【略】余謂此語宜是山行野望，心目間偶得之，不作送人詩，當更勝。誦老杜「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氣象全別矣。《一瓢詩話》：賈長江「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只堪自愛。柳河東「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恨少人知。《歷代詩話・唐詩・得句》：吳旦生曰：詩人得句，取其精力所結，獨地至到，自味其甜，未許旁人染鼎。若向此處推勘工拙，便減卻興會矣。《江鄰幾雜志》云：一僧賦中秋詩：「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先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蓋幸在南唐，嘉斯標舉。若遇高頂巾，且道何必一年方對？

《送李騎曹》《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此詩謂「嘶馬背寒鴻」，則雁南向而人北去；又謂「河源落日東」，河源當在西，今返在落日之東，則身過河源又遠矣。所謂賀蘭山，蓋回紇之地也。紀昀評：此解甚謬。上句又如何解？《唐詩鏡》卷四八：六語驚絕。《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嘶馬背寒鴻」，當句對。「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東。」無此奇筆，如何匠得塞垣景出。此與王右丞「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有正變之分，而發難顯則同。

《寄無可上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磐過溝水盡」，此「盡」字斟量得好。

《南池》《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蕭條微雨絕，荒岸抱清源。」「抱」字未能恰好。「入舫山侵塞，分泉稻接村。」「山侵塞」者，舫中所見。「稻接村」者，泉之所分。句法倒裝入格。「月影在蒲根」，搜剔極細。

《寄龍池寺貞空二上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林中秋信絕，峰頂夜禪遙。」此等最高，非洞輩可及。「寒草烟藏虎」，止匠得「寒草」。「高松月照鵰」，止匠得「高松」。「寺置即前朝」，此等搏挽，師開法門。

《送貞空二上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衡陽過有伴，夢澤出應遲。」二公行徑高處，於言外想之，妙在澹極，似無可說。

《昇道精舍南臺對月寄姚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出逢危葉落」，「逢」字有神理。「靜看衆峰疏」，「靜」字有神理。

《弔孟協律》《瀛奎律髓》卷四九方回評：孟協律即郊也，哭與弔相先後耳。郊無子，而唐史謂鄭餘慶廩其妻子，豈後亦立鄭郊之子爲子耶？存疑當考。紀昀評：詩無此意，即是橫生支節。此太不及前篇，「品位低」三字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非此詩不稱此人，見解撰力，無一不到。又：此即前《哭孟郊》詩改鍊而成，此因有第二句，故題中著其官名。「才行古人齊」，五字贊盡，故其下更不用贊。又：世皆知東野所長在詩，而昌黎與浪仙皆極贊其行，所以爲深知，而詩之高又不待言。「葬時貧賣馬，遠日哭惟妻。」質極，樸極，老極，痛極，狠苦結撰，非老郊何以當此。「孤塚北邙外」，此墳不朽。「空齋中嶽西」，此居不朽。又：二句似不如前作，而格意覺高於前。「集詩應萬首，物象徧曾題。」止以餘意及之。

《送路》《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別我就蓬蒿」，言就蓬蒿而來別我也。「龍門流水急，嵩嶽片雲高。」興起從軍。「歎命無知己，梳頭落白毛。」二語或自傷。

《登江亭晚望》《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三、四似熟套，在浪仙時初出此句亦佳，後山傚之，則無味矣。紀昀評：凡佳句，一經再摹，便成窠臼，不但此二句。此評最精。又評：五、六不佳。結亦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帆過浪無痕」，此句尤妙。「望水知柔性」，句率。「看山欲倦魂」，句率。

《送耿處士》《詩人玉屑・唐人句法・連珠》：「萬水千山路，孤舟盡日程。」（賈島）

《過唐校書書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聲齊雛鳥語」，倒裝句法。「畫卷老僧眞」，高古。

《送杜秀才東遊》　王玄《詩中旨格・擬皎然十九字體》：防患曰誡。《送李秀才南行》（賈島）：「匣有青銅鏡，時時照鬢看。」此誡字格也。梅堯臣《梅氏詩評・詩稟六義》：賈島《送杜甫》：「篋有青銅鏡，時將照鬢看。」言國君有可佐也。《唐詩鏡》卷四八：三、四清硬。《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別夜葉頻落，去程山已寒。」淡味深情，賈師與張先生是一是二。

《**送天台僧**》《唐詩鏡》卷四八：六語清苦。《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眞高僧自不僅以詩著，末語有識。

《**懷紫閣隱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梨栗猿喜熟，雲山僧說深。」生峭極矣。又：「深」字下得確妙。

《**雨夜同膺玄懷皇甫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桐竹遶庭匝，雨多風更吹。」狀境逼眞，寓情已極。「還如舊山夜，卧聽瀑泉時。」淺淡便似烏江。「中夕話兼思」，拙得妙。

《**秋暮**》《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北門楊柳葉，不覺已繽紛。值鶴因臨水，迎僧忽背雲。」寫景已透微，而寓意自渺然。「苦吟誰喜聞」，後世能喜者誰與，何論當時。又：結明五六之旨。

《**哭胡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祭迴收朔雪，弔罷折寒花。」偏於不悲處寫悲。

《**送安南惟鑒法師**》《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深。《唐風定》卷一五：結句淺淡自妙，不得作理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南海幾回渡，舊山臨老歸。」此等與張、王派相似，却又不同。

《**題李凝幽居**》《風騷要式・創意門》：美頌不可情奢，情奢則輕浮見矣，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賈島《題李頻山居》：「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此言小人將退也。《處囊訣・詩有眼》：賈生《逢僧》詩：「天上中秋月，人間半世燈」，「燈」字乃是眼也。又詩：「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敲」字乃是眼也。又詩：「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分」字乃是眼也。杜甫詩：「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移」字乃是眼也。《韻語陽秋》卷四：唐朝人士，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略】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哉？《碧溪詩話》卷四：舊說賈浪仙抒思「僧敲月下門」，或引手作推勢，遂衝尹節，世傳爲美譚。舊於太學得江御史詩一軸，有督人和詩云：「直饒公補經時序，若是推敲總可刪。」以是知雷同相從，非善學也。《野客叢書・以鳥對僧》：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雛鳥語，畫卷老僧眞」，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蕊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煙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島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趙南星《笑贊》：東坡與佛印說：「古人常以鳥對僧，如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佛印曰：「今日老僧却與相公對。」《唐詩品彙》卷六八：劉（須溪）云：「敲意妙絕，下意更好，結又老成。」《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不待贅說。敲、推二字待昌黎而後定，開萬古詩人之謎。學者必如此角力，何止「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耶？馮班評：池邊樹，邊，集作「中」，較勝。《詩人玉屑》引此亦作「中」。池中樹，樹影在池中也，後人不解，改作「邊」字，通句少力。紀昀評：馮氏以「池邊」作「池中」，言樹影在池中，若改作「邊」字，通句少力。不知此十字正以自然，故入妙。不應下句如此自然，上句如此迂曲。「分」字、「動」字，着力鍊出。又卷四三黃庭堅《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載酒追送聊爲短句》方回評：凡爲詩，非五字、七字皆實之爲難，全不必實，而虛字有力之爲難【略】凡唐人皆如此，賈島尤精。所謂敲門、推門，爭精微於一字之間是也。然詩法但止於是乎？惟晚唐詩家不悟，蓋有八句皆景，每句中下一工字，以爲至矣，而詩全無味。《詩藪內編・近體上》：晚唐有一首之中，世共傳其一聯，而其所不傳反過之者。如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工密，氣格故不如「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也。如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雖幽奇，氣格故不如「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也。《唐音癸籤・評彙七》：僧與鳥，自浪仙後，幾成一副應急對子。諸家概有，惟姚合「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差不落夾。又《詁箋一》：杜詩「穿水忽雲根」，錢起「奇石雲根淺」，賈島「移石動雲根」。詩人多以雲根名石，以雲觸石而生也。六朝人先用之。宋孝武《登樂山》詩：「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詩源辯體》卷二四：《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引手作推敲勢。韓愈權京北尹，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島具對所得詩，韓曰：『敲字佳。』遂與並轡而歸，爲布衣交。」予謂：敲字亦平常語，推字則不成語矣。島識見雖卑，不應至此。一說：島於驢上見落葉滿地，遂得「落葉滿

長安」之句，無以爲對，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庶幾爲是。《唐詩鏡》卷四八：三、四苦而呆，絕少生韻，酷似老納興味。《唐風定》卷一五：鳥宿一聯獨以事傳，初不爲警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律下》：周敬曰：次聯幽然事、偶然意。唐汝詢曰：「僧敲」句因退之而傳，終不若第三聯幽活。周珽曰：起聯見李凝獨往沉冥，中聯詠幽情幽景，妙。結言已戀戀有同隱之志。《薑齋詩話》卷下：「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見意。鳥惟樹宿，門或僧敲，此就「少鄰并」句加染一筆。過橋者入園之景，移石者閒居之事，亦用細皴法。七、八乃答主人款留之語，見此中可樂，我暫去還來，決不負此幽期也。《詩學全書》卷三：首二渾寫「幽居」，中四「幽居」之景，末二點明「幽」字作結。《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二句本佳，亦不在推敲一重公案。《湘綺樓說詩》卷四：寄禪僧問：「『僧敲月下門』，勝『推』字易知，何必推敲？」余云：「實是推門，以聲調不美，改用『敲』耳。敲則內有人。又寺門高大不可敲，月下而敲門，是入民家矣。『敲』字必不可用，韓未思也。」因請張正暘改一字，張改「關」字，余改「留」字。

《**寄董武**》《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孤鴻來半夜，積雪在諸峰。」風骨高騫。又：二句獨絕千古，然不如此對，亦不見如此好。又：賈集中此最高格，非才江輩所能追。

《**宿鶴上人房**》《北夢瑣言》卷二：葆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爲蔭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閒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朱點草書疏，雪平麻履踪。」「草」「麻」對奇。

《**訪李甘原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亞於前作（《題李凝幽居》）。第四句蜀碑本作「查根上淨苔」。紫閣、白閣，終南二峰之別名。二詩皆以平聲起句，而末句平倒。在老杜集，「四更山吐月」，平起平倒者甚少。晚唐必欲如此，而其終擲前六句不顧，別出一意繳，此二句亦一格也。如老杜「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以自然對繳住，則晚唐所不能矣。紀昀評：此亦無關於工拙，未免多生分別。是有此法，然此詩別出一意處，却少意味。又評：三、四「銜」字、「漬」字，刻意煉出，此虛谷所謂句眼者也。古人原有此法，但不全靠此作生活耳。無名氏評：李甘爲御史，言事貶謫，故以原居志概。《唐詩鏡》卷四八：三、四人所不賦，然賦亦不佳，若無四句相映石縫語，便寒儉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石縫啣枯草，楂根漬古苔。」搜剔不遺細小。又：僻澀可念。

《**題山寺井**》《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汲早僧出定，鑿新蟲自無。」對法格。

《**僻居無可上人相訪**》《瀛奎律髓》卷二三：此詩較前二首皆一體，中四句極其工，而皆不離乎景，情亦寓乎景中。但不善措置者，近乎冗。老杜則不拘，有四句皆景者，有兩句情、兩句景者，尤伶俐淨潔也。馮班評：唐詩初不拘情景，起伏照應則不可無法，太略太拘便不是能手。紀昀評：老杜詩伸縮變化亦不止此二格。又評：「照」字未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積雨荒鄰圃」，畫。「秋池照遠山」，畫。

《**送李餘及第歸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知音伸久屈，覲省去光輝。」止一點。「津渡逢清夜，途程盡翠微。」何必是蜀，却是蜀。「雲當綿竹疊，鳥離錦江飛。」二句固切其地，亦略著色，寫及第興頭。「肯寄書來否，原居出亦稀。」唐人多是如此說，可知古誼非世情也。

《**荒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晚涼疏雨絕，初曉遠山稀。」以確故眞。

《**夜喜賀蘭三見訪**》《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泉聒棲松鶴」，用「聒」字愈覺其靜。「風除翳月雲」，用「翳」字愈覺其淨。「即此尋常靜」，尋常靜，妙。

《**題青龍寺鏡公房**》《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中四句已佳。尾句謂疏慵之人，有何事乎？而多失上方之約，亦奇也。許印芳評：句句洗鍊，而出以自然。曉嵐全取之，但無批語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泉深出井遲」，此乃爲汲者言。

《**送陳判官赴綏德**》《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將軍邀入幕，束帶便離家。」寫得壯懷出。

《**送唐環歸敷水莊**》《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八句皆好，三、四猶精緻。無中造有者，掃山影之謂也，微中致著者，書露痕之謂也。人能作此一聯，亦可以名世矣。紀昀評：此聯自佳，然以此名世，便是小家局面。又評：三、四幽曲之至，然幽曲而出以自然，故異乎武功之瑣屑。結末渾成。許印芳評：結句無病，此亦苛論。《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松徑僧尋藥，沙泉鶴見魚。」「尋」字「見」字，皆極平常字，然二句傳神入妙，却全在此二字。

《**原東居喜唐温琪頻至**》《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起句十字自然而佳，中四句用工而佳。末句放寬，亦大自在。馮舒評：會看。馮班評：春草生時，又云秋日雨，何也？紀昀評：結弱而少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汲井嘗泉味，聽鐘問寺名。」此等與張、王最近。「墨研秋日雨」，強湊句。「茶試老僧鐺」，對句亦不佳。

《**送敭法師**》《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孤烟寒色樹，高雲夕陽山。」名畫。又：好句天成。

《**寄錢庶子**》《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五、六最佳，末句脫洒。紀昀評：四句拙。《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祇有僧鄰舍，全無物映山。」對法極高。「樹陰終日掃，藥債隔年還。」時人必以爲常而無味，不知不常有味處，正在阿堵。

《**原上秋居**》《詩話總龜前集・評論門四》引《北夢瑣言》：蜀沙門僧爾鳥，慕李白歌，鄙賈島蹇澀，【略】賈島嘗爲僧，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賈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詩思遲澀，杼軸方得，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乃經年方遂偶句。《碧溪詩話》卷三：舊說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貫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偶句，以見其辭澀思苦。非若好事者誇辭，亦謬用其心矣。《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五、六謂經年乃下得句，學者當細味之。馮舒評：第五句亦過於矜莊作態。馮班評：長江詩雖清僻，然句有餘韻，所以高也。今人用露骨硬語學之，便不近。紀昀評：起四句一氣渾成，五、六亦自然，惟結處無味。許印芳評：結句回應起句，本無可議，此亦苛論。《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佳句自來難得有偶，【略】然賈浪仙「鳥從井口出」，積思至數年，始得「人自岳陽來」之對。戴叔倫偶得句云「夕陽山外山」，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殊不愜意。偶行郊外，時春雨初霽，行潦縱橫，忽得「春水渡旁渡」之對。是知物莫不有偶，亦由人無恒心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過。」經年求對，却不見佳，可知古人得意，亦不作準。

《**夏夜**》《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此詩前二韻特用生字，而奇澀工緻。五、六亦故爲此等句法，末句亦好奇之所爲也。查慎行評：有意求新，一變唐賢風格。紀昀評：末二句亦刻意造作，而轉得淺近。虛谷以爲好奇之過，良是。又評：三句苦思得之，而極不佳。

《**冬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極形悽寂之苦，學空人亦不廢此，以詩固主乎情也，無情之人，不可與言詩。

《**送厲宗上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曾吟廬嶽上，月動九江波。」可想高躅。

《**贈無懷禪師**》《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五句何其窮之極也。三、四佳。紀昀評：三、四亦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禪定石牀暖」，非無本不能作此語。「月移山樹秋」，二句合看，則常處皆奇。「捧盂觀宿飯，敲磬過清流。」以禪理觀則妙。

《**寄武功姚主簿**》《風騷旨格・詩有十體》：十曰闔門：詩云：「卷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借對》引《蔡寬夫詩話》：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借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爲格。賈島「卷簾黃葉落，開戶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爲例，以爲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大是用工。紀昀評：浪仙詩難得如此流利，寄姚即作姚體，古人多如是。黃葉、子規一聯天然有韻，昔人謂借「子」爲「紫」以對「黃」，詩家雖有此法，然黃葉對子規自可，如此說轉成小樣。許印芳評：借對雖是小樣，大家亦嘗爲之，但不多耳。其格有二，如老杜「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此借字面爲對也。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襄陽「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此借字音爲對，以「楠」影「男」，以「楊」影「羊」也。浪仙此詩即是借音爲對。此皆偶一爲之，故不傷格。無名氏評：造語自有深思，頓矯樂天之平易。然氣局甚窄，不能開暢，此其病也。《唐詩鏡》卷四八：「卷簾黃葉落」，意景適然。「鎖印子規啼」，牽強無味。《甚原詩說》卷一：有借字音相對者，謂之假

對。如「枸杞因吾有，雞栖奈爾何」(杜甫)，「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孟浩然)，一借「枸」作「狗」，一借「楊」作「羊」。「根非生下土，葉不墮秋風」，「五峰高不下，萬木幾經秋」，俱借「下」作「夏」。「因遊樵子徑，得到葛洪家」，「捲簾黃葉落，鏁印子規啼」，「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以「紅」、「黃」對「子」，皆假色也。「白首爲遷客，青山繞萬重」，「閒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遷」對「萬」，以「柏」對「一」，皆假數也。

《**題劉華書齋**》《唐詩鏡》卷四八：「一鶯啼帶雨，兩樹各從春」，最是佳句，但「兩」字着意下。《唐風定》卷一八：幽思刻削，細微一路，是其熟處，然體自正大而無纖靡，故足貴也。

《**送友人棄官遊江左**》《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寰海多虞日，江湖獨往人。」此等不盡是家法，然可觀其對法也。

《**南齋**》《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中四句卻平易。白樂天集亦有此詩，題云《閒卧》，起句云「盡日前軒卧」，第三句「有雲當枕上」，第五句「月」作「日」，第七句「至」作「到」。恐只是白公詩。馮舒評：此公不如此寬裕。馮班評：寬閑非浪仙體也。紀昀評：通體平易，決是白詩。《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獨自南齋卧，神閒景亦空。有山來枕上，無事到心中。」此調被後人學壞。

《**早春題友人湖上新居二首**》《瀛奎律髓》卷二五方回評：前篇「客」字、「僧」字拗對，詩家甚多。後篇收詩前句不拗，只「掃牀移卧衣」拗一字。「掃」字既仄，即「移」字處合平，亦詩家通例也。紀昀評：此亦單拗法，又有一字雙救者，如「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是也。

又一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近王仲初、姚武功。

又二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近文昌。「近得雲中路」，或作「看」，誤。

《**送雍陶人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日斜褒谷鳥，夏淺雋州蠶。」句有格法。

《**張郎中過原東居**》《董齋詩話》卷下：對偶有極巧者，亦是偶然湊手，如「金吾」、「玉漏」、「尋常」、「七十」之類，初不以此礙於理趣，求巧則適足取笑而已。賈島詩：「高人燒藥罷，下馬此林間」，以「下馬」對「高人」，噫，是何言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高人餐藥後，下馬此林間。」對法古妙。「同來客亦閒」，極無可說處，寫得出，便是眞詩。又：看此句，可知必不止張郎中一人也，而題中並不多及，此唐人置題有法，不似後人作會合詩，却如開請客帖也。

《**送李餘往湖南**》晁說之《論詩》：賈島云：「嶽石挂海雪，野楓維渚檣。」予謂不愧謝康樂「揚帆採石華，挂席拾海月」。謝句喧於寰中，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邪？二人分擅動靜之勢殊，而幽深閑暇俱絕俗，有餘思則一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昔去候溫涼，秋山滿楚鄉。今來縱辟命，春物偏涔陽。」隔句對法。「若尋吾祖宅，寂寞在瀟湘。」此指誼也，然不必即其宗派。

《**偶作**》《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妙，五、六尤淡而細，只「那知是與非」一句頗俗。馮舒評：若以次句爲俗，則起結精神俱廢。又：此詩細甚，非極細人不易知也。首云隨意野步，何曾有恁是非？中四句說野步之景，末句忽然省得此誰家園林也，依然是非在目矣，且與宿鳥同歸耳。紀昀評：馮氏說此句好，此評亦是。《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閏月暮蟬稀」，閑心，妙。「遙峰出草微」，礙而通。又：峰遠出平地上，故言出草。又：《文心雕龍》有云：「礙而實通」，故凡詩句中有乍看似無理，細思乃確妙者，皆謂之礙而通，後仿此。

《**送慈恩寺霄韻法師謁太原李司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此等是無本眞本領，眞力量，學者未易企及。又：此與清塞所送之省己，似是一人，兩詩風格略同，而此尤勝。

《**送知興上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錫挂天涯樹，房開嶽頂扉。」警聳。「下看千里曉」，三字奇。

《**送惠雅法師歸玉泉**》《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講不停雷雨，吟當近海流。」警聳。

《**憶江上吳處士**》《瀛奎律髓》卷二六方回評：或問此詩何以謂之變體？豈「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爲壯乎？曰：不然。此即唐人「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也。其變處乃是「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人所不敢言者。或曰：以「雷雨」對「聚會」，不偏枯乎？曰：兩輕兩重自相對，乃更有力。但謂之變體，則不可常爾。馮舒評：方君云「兩輕兩重自相對，乃更有力」，不是，都不是。又：次聯直凌二謝。馮班評：只曰以重對輕，亦曰一變例，何必

曰自相對乎？又：此體高處只在次聯，直敵過仲宣「灞陵」句矣。以區區對偶論之，去之千里。紀昀評：天骨開張，而行以灝氣，浪仙有數之作。而以五、六逆挽爲佳處，淺矣。許印芳評：唐人詩，勿論古體律體，皆有借押通韻之例。此詩用寒韻，而首聯借押先韻，蓋寒、先通用故也。或謂「圓」字乃「團」字之訛，然「圓」字較渾雅，不必改也。《藝苑卮言》卷四：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四溟詩話》卷二：韓退之稱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爲佳句，未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氣象雄渾，大類盛唐。《董齋詩話》卷下：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比爲賓，以賦爲主，以反爲賓，以正爲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賓，賓無非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於賈島何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於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唐詩鏡》卷四八：三、四興致自然。《唐風定》卷一五：句中元氣如此，最不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律下》：魏淳父《風騷句法》：「秋風」一聯爲洞庭搖櫓，謂雙有聲也。周珽曰：當秋風落葉之際，念故人久別不返，因追想當時聚首情景，渾古遒勁，深淺合度。《說詩晬語》卷上：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飛卿「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卑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間有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賈島《宿山寺》：長江有「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句，風格頗高。惜通體不稱，故不全錄。《石洲詩話》卷二：《摭言》稱賈島跨驢天街，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京尹。然此詩聯對處，極爲矯變，必非湊泊而成者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二句誠佳，然不是本家筆，世有選賈詩專推此種，正是摸象見識。

《石門陂留辭從叔書》《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後人爲之，必又多叔姪濫語。

《送朱兵曹迴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但叙越境而不及其人，正可於言外推想。「星彩練中見，澄江豈有泥。」起興。「潮生垂釣罷，楚盡去檣西。」「楚盡」二字尤妙。

《夕思》《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我憶山水坐，蟲當寂寞聞。」眞不求工，乃入高格。

《寄河中楊少尹》《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此詩並無好處，正是不作意爲難。

《孟融逸人》《詩中旨格・擬皎然十九字體》：持操不改曰節。《贈孟山人》（賈島）：「衣褐惟粗帛，筐箱只素書。」此節字格也。《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五、六變體，若專如三、四，則太鄙矣，不可不察此曲折也。馮舒評：如何說鄙？又：亦未可云鄙。紀昀評：三、四是樸非鄙，尚有氣韻。若俗手效之，則必鄙。虛谷亦防其漸耳。又：不衫不履，風格絕高。五、六一比一賦，相連而下，奇恣之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孟君臨水居，不食水中魚。」起興超然。又：以古行律法如此。

《晚晴見終南諸峰》《瀛奎律髓》卷三三紀昀評：首句拙，第三句尤拙。第五句「昇兔」二字鄙甚。第六句「叫鴻」與終南何涉？七句突轉無緒。《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秦分積多峰，連巴勢不窮。半旬藏雨裏，此日到窗中。」乘興而作，汩汩其來。又：得興在起，三四一氣說下不難。「碣石浿寥東。」五字中想見無本冰雪骨。

《宿池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河漢島前秋」，空淨。

《送鄭長史之嶺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騷人正則祠」，看如此對法，似纖卻得古趣。「擢第榮南去，晨昏近九疑。」此亦當是登第歸覲，題所不及，詩中補之。

《題長江廳》《能改齋漫錄》卷七：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斫去，其不好事如此。《瀛奎律髓》卷六紀昀評：三、四十字連讀，乃吏散之後，公庭闃寂，故蛇敢出行耳。此詩雖僻而賴上句大方，遂不覺其鄙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言心俱好靜」，五字一篇自贊叙。「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冷官可想。「若任遷人去，西溪與剡通。」不盡。

《泥陽館》《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此三詩亦能道旅中事，浪仙愛說「樹影」、「掃地」，詩思甚幽。馮舒評：奇妙至此。查愼行評：六句筆路與想路俱別，不善學之，則流爲楊誠齋矣。紀昀評：恐是「白鷺」。然「白露」不通，「白鷺」亦不佳。且「螢出」、「雨來」，兼以「孤坐」，亦不應有「夕陽」、「樹影」。此詩殊雜湊，不可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於此等題看古人詩興。

《送徐員外赴河中》《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原野正蕭瑟，中間分散行。」鍊意起。「吏從甘扈罷」，題中「員外」二字。「邊日沉」，字法。「河關截」，字法。「雲居閒獨往，長老出房迎。」却如此結，故高。

《**送賀蘭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馮班評：次聯好。紀昀評：三、四天然清遠，惜六句太鄙淺。許印芳評：三、四極佳。原本前後有病，愚爲易之。原本起句太率，下句太湊，易作「野僧心在野，行腳是生涯。」原本六句，紀批云太鄙淺，易作「得句俗爭誇」。原本七句，意與八句不貫，皆疵類也，易作「此去終何適」。《唐詩快》卷九：「遠道擎空鉢，深山踏落花。」禪理。《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遠道擎空鉢，深山踏落花。」眞得道僧。「有格句堪誇」，此乃作詩口訣。此可誇，則無法者不足言矣。然不曰法，而曰格者，法是死的，格是活的。

《**崇聖寺斌公房**》《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落日寒山磬，多年壞衲衣。」如此對法。

《**岐下送友人歸襄陽**》《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蹉跎隨汎梗，羈旅到西州。舉翮籠中鳥，知心海上鷗。」此等在賈師集中反成廓落，不知者詫爲盛唐，陋矣。「山光分手暮，草色向家秋。」出力鍊法，能括衆情。

《**送友人遊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欲暮多羈思，因高莫遠看。」何必是蜀，確是蜀，能知此法，思過半矣。「卓家人寂寞，揚子業凋殘。」略及蜀事，又寓感慨，若止覼縷故實，不過有韻之地輿志耳，何足有無。

《**送鄭少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夕陽行帶月，酌水少留君。」對妙。「野地初燒草，荒山過雪雲。」高手畫不出。「明年還調集，蟬可在家聞。」止就蟬一指。

《**子規**》《唐詩鏡》卷四八：清切不俚。《唐風定》卷一五：浪仙雖癖，奇鑿而事理炯炯，如在目前。非如好新者，以不可解爲奇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夢邊催曉急，愁處送風頻。」「邊」字「處」字是唐人用法，後人多不解也。

《**送僧歸天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辭秦經越過，歸寺海西峰。」起興絕佳。「石澗雙流水，山門九里松。」到此却易。

《**讓紀曹上樂使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雖然叨一掾，還似說三乘。」妙。「權紀不相應」，結出讓意。

《**贈友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卻歸登第日，名近榜頭排。」此等語亦不廢，卻說得高閑。

《**謝令狐相公賜衣九事**》《風騷要式・創意門》：賈島《感令狐相公賜衣》詩：「即入調商鼎，期分是與非。」此刺時之不明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此詩前半感令狐之知，後半愬自己之謫，惟知之深，故望之切也。「長江飛鳥外」，先著此五字得神。「主薄跨驢歸」，長江小像如是。「雪來松更綠」，自喻。「霜降月彌輝」，喻絢。「即日調殷鼎，朝分是與非。」島以坐誹謗遭貶，畢竟未明誹謗何語，所謂朝分是非，正指此耳。不得其事，或疑與前不相應，所以讀詩必知其人，論其世。

《**送譚遠上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下視白雲時，山房蓋樹皮。」境高到頂，詩亦如之。「垂枝松落子，側頂鶴聽棋。」傳神在「側」字。

《**新年**》《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誰能平此恨，豈是北宗人。」前六句中無限感傷，所以有此結句。

《**寄山友長孫棲嶠**》《唐詩鏡》卷四八：三、四琢極自然，上句倒裝得妙。次之《贈紹明上人》便有「上方嵩古寺，下視雨和煙」之句。「鶴似君無事，風吹雨遍山」，此是賈島勝場，然氣韻枯寂，自不能掩。《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見意。起手忽然寫此五字，若不知其所指，讀四句而後知之，便是古文遙呼徐應之法。若只說他無事，語便直率，却借鶴陪說，筆趣何等有致。本意謂君終日無事，故琴院長開，當此風雨蕭颯之時，不知可應關否。將此意寫得參差開合，較呆筆相去天壤。只寫山中之景，而長孫之高自見。末語自家亦占地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鶴似君無事」，不曰君似鶴，而曰鶴似君，加一倍寫乃逾高。「風吹雨遍山」，第三句奇妙，得未曾有，却止以極尋常語對之，試去合看，無奇非常，即無常非奇也。後來李洞詩「千年松繞屋」，止對以「半夜雨連溪」，正得此訣。「松生青石上，泉落白雲間。」此亦佳，然不及王右丞「明月松間照」二句，可知盛唐不用力而自勝，中、晚以後必須用力乃能與相追，難以槩論，粗心人不能省也。

《**送空公往金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此詩具見定力，非初禪所能參。「七百里山水，手中椰栗粗。」「椰」字則落調，若作「榔」字，則無出，俟攷。「松生師坐石，潭滌祖傳盂。」字字從鋼板拔出。

《**病起**》《野客叢書・詩句相近》：唐人詩句不一，固有采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略】姚合詩「文字當酒杯」，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杯。」《瀛奎律髓》卷二六方回評：老杜此等體，多於七言律詩中變，獨賈浪仙乃能於五言律詩中變，是可喜也。昧者必謂「身事」不可對「蘭花」二字，然

細味之，乃殊有味。以十字一串貫意，而一情一景自然明白。下聯更用「雨」字對「病」字，甚爲不切，而意極切。眞是好詩，變體之妙者也。若「往往語復默，微微雨灑松」，則其變太厓異而生澀矣。馮舒評：高不在此。馮班評：唐人頷聯常直下，何妨？查慎行評：巧生於熟則可，初學不可。紀昀評：虛谷謂獨賈浪仙乃能於五言律詩中變，按：亦不獨浪仙，此語欠考。虛谷謂以十字一串貫意，而一情一景自然明白。下聯更用雨字對病字，甚爲不切，而意極切。此論亦允。無名氏(乙)評：骯髒不聊，在次聯十字傾瀉。又黃庭堅《次韻郭右曹》方回評：「歲中日月又除盡」，景也；「聖處工夫無半分」，情也。賈島「身事豈能逐，蘭花又已開」，當一律觀。老杜「竹葉」、「菊花」一聯，又「白髮」、「黃花」一聯，即是此樣手段。又陳與義《懷天經智老因以訪之》方回評：以「客子」對「杏花」，以「雨聲」對「詩卷」，一我一物，一情一景，變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鬢改，但愧菊花開」，賈島「身事豈能逐，蘭花又已開」，翻案換臼，至簡齋而益奇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身事豈能遂，蘭花又已開。」此等對法脫化，然不善學，恐易入滑派。

《**秋夜仰懷錢孟二公琴客會**》《唐詩歸・中唐六》：「秋光君子知」鍾惺評：語重而幻。《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月色四時好，秋光君子知。」提出君子知，加之月色，又爲謝莊輩不曾見到。「南山昨夜雨，爲我寫清規。」此便不難。「獨鶴聳寒骨，高杉韻細颸。」韻字沾客氣。

《**贈李金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登岸見全軍」，止五字寫出戎行之盛。

《**酬姚合校書**》《瀛奎律髓》卷二五方回評：「易」、「難」二字拗用，句意俱佳。尾句「入」、「林」字亦拗，詩人如此者多。《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美酒易傾盡」，祇眼前情事。「好詩難卒酬」，非周旋世態。「公堂朝共到，私第夜相留。」多少欵洽語都括在中。

《**送獨孤馬二秀才居明月山讀書**》《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聲鐘」，字法。「寂寥窗戶外，時見一僧還。」結亦新。

《**病蟬**》《鑒戒錄・賈忤旨》：賈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略】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摶風之分。《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賈浪仙詩得老杜之瘦而用意苦矣。蟬有何病？殆偶見之，託物寄情，喻寒士之不遇也。中四句極其奇澀，而「塵點誤侵睛」，尤亘古詩人所未道。故曰浪仙用意苦矣。馮班評：此有所刺也。馮舒評：鎪雕如鬼工。四靈腹聯之外，便無餘力，不得長江一支也。查慎行評：第三句費解。結有防微遠患之戒。紀昀評：虛谷云：賈浪仙詩得老杜之瘦而用意苦矣。此解確。又：中四句極其奇澀，未嘗澀。又：次句領下四句，唯在掌中，故得細看、細寫。四句極刻畫而自然，不得目以奇澀。《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此自是賦而兼自寓意，然不必泥，即匠物亦神絕。「折翼猶能薄」，下一「能」字。「酸吟尚極清」，用一「極」字。「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此句尤神警逼眞。

《**青門里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若無攀桂分，祇是卧雲休。」既得禪悅，豈復沾沾一桂，然唐賢志尚如此，勿以爲疑。

《**過楊道士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叩齒坐明月，搘頤望白雲。」尋常語却是得道者。「精神含藥色」，妙是含藥色，若作得仙貌，則庸矣。「衣服帶霞紋」，妙是霞紋，若作似雲霞，則庸矣。「每語瀛洲路，多年別少君。」祇似眞個。

《**贈僧**》《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亂山秋木穴，裏有靈蛇藏。」古句。「鐵錫挂臨海，石樓聞異香。」異樣高踪。「出塵身未白，入定衲凝霜。」非眞僧未能道此。

《**送友人遊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迴磧沙銜日」，鍊。「長河水接天」，試思何必是塞外始然。

《**思遊邊友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凝愁對孤燭，昨日飲離杯。」格。「葉下故人去，天中新雁來。」二句倒轉來便味減。

《**雪晴晚望**》《瀛奎律髓》卷一三方回評：晚唐詩多先鍛景聯、頷聯，乃成首尾以足之。此作似乎一句唱起，直說至底者。「燒」字讀作去聲，乃與下句叶。馮班評：松字重。紀昀評：此言雙拗法也，不知此乃單拗，以「生」字救「斷」字耳。又：起四句有氣力，後半稍弱。五句亦未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對之三伏中，凜凜有寒意。又：古今雪詩，至歐、蘇始稱白戰，其實自退之即不持寸鐵也，但用鬱思定力，峭骨沉響，筆補造化，無逾此作。「溪雲幾萬重」，格。「樵人歸白屋，寒日下危峰。」嚴峭不可名狀。「野火燒岡草，斷烟生石松。」二句中有雪在。「却迴山寺路，聞打暮天鐘。」其聲亦帶寒苦。

《**寄朱錫珪**》《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濤起屈原通」，此「通」字如何下。

《**馬戴居華山因寄**》《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五、六謂絕雀之林爲藏鶻，無人之境始有猿，一句上本下，一句下本上，詩家不可無此互體。工部詩「林疏黃葉墜，野靜白鷗來」，亦似。紀昀評：解得好。無深意而自然高爽，此由氣格不同。許印芳評：末句有訛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瀑流蓮嶽頂，河注華山根。」「頂」、「根」二字，鍊。又：二句直寫得奇絕，眞大法力。「絕雀林藏鶻，無人境有猿。」此却降一等。

《**寄胡遇**》《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句句伶俐，不知幾鍛而成，後人豈可一蹴而至耶？紀昀評：武功派從此種出，最爲偏僻狹小。誤以此爲新爲高，則去詩遠矣。又：次句不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螢從枯樹出，蛩入破階藏。」僻極矣，然卻不是後來鍾、譚一派。

《**送李戎扶侍往壽安**》《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未曉著衣起，出城逢日高。」對法都變。「扶侍帶弓刀」，止點一句。

《**送孫逸人**》《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三代之世，恐無此譎觚之民也。唐人喜爲詩，則已喜談而樂道之。查慎行評：五、六對句不測。紀昀評：屢發此論，實所不必。此何異選錄豔歌，而與談男女有別？又：末二句突入送意，尤無來路。《唐風定》卷一五：東野之古，浪仙之律，異曲同工。宇宙間眞少此種不得。若長吉歌行則少之不爲缺事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此與張水部隱者、道者等篇，都一體例，要知亦不止兩公爲然。「衣履猶同俗，妻兒亦宛然。」偏如此說，妙。「令人漸信仙」，妙。「杖頭書數卷，荷入翠微烟。」仙圖。

《**寄華山僧**》《唐風定》卷一五：何人肯想至此。《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月落看心次，雲生閉目中。」非無本不能道此，非深於宗旨者未可輕學。「五更鐘隔岳，萬尺水懸空。」此「空」字却是實字。又：此等可學。

《**易州過郝逸人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每逢詞翰客，邀我共尋君。果見閒居賦，未曾流俗聞。」一氣順遞，然却有逸致，非時下滑調，最宜審辨。「也知鄰市井，宛似出囂氛。」學此易於熟滑。

《**淨業寺與前鄠縣李廓少府同宿**》《天厨禁臠》卷上：《贈僧》：「往往語復默，微微雨灑松」；又「水邊林下何時去，薄宦虛名欺得人。」前詩賈島作，後司空曙所作。「往往」不可對「微微」，「去」字不可對「人」字，乃是詩一句以作對，以「語」對「默」，以「雨」對「松」，以「水邊」對「林下」，以「薄宦」對「虛名」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即此詩而前賢叙次之法、置題之法，俱可見矣，後人不省置題法，故叙次亦止是靡亂。「來從城上峰」，渺然。「往往語復默，微微雨灑松。」二語中無限情感。「家貧初罷吏，年長畏聞蛩。」對妙。

《**卧疾走筆酬韓愈書問**》《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五、六可憐，其所以感昌黎者至矣。起句尤見退之高誼，賢哉賓主間也。馮班評：又批得呆鈍。紀昀評：浪仙作澀語便工，作平語便庸鈍，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五、六雖眞，而不免於鄙。

《**送惟一遊清凉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秋月離喧見」，可知喧中不爲見月。「寒泉出定聞」，可知定中未嘗聞泉。又：三、四妙矣，五、六之妙乃尤殊絕。

《**送去華法師**》《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後六句皆好。馮舒評：次句送。紀昀評：僧歸豈必有「寶貨」？此句烘托不起。《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寒月曬三衣。」三衣，祖衣、五衣、七衣也。

《**題朱慶餘所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三、四新異。今蜀人語，頗多類第三句，豈普州人得其遺風而廣之耶？紀昀評：三句鄙甚，非新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眞高士。「天寒吟竟曉」，極寫詩人苦興。「古屋瓦生松」，此句妙格。「每憶江中嶼，更看城上峰。」此爲不結之結，最高最不易學。

《**送黃知新歸安南**》《瀛奎律髓》卷三八紀昀評：運意細切，而語不甚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地遠路穿海，春歸冬到家。」當句中自對。

《**贈胡禪師**》《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秋來江上寺，夜坐嶺頭心。」禪悟。「祖師攜隻履，去路杳難尋。」却如此結，須知非以祖師比胡也。

《**元日女道士受籙**》《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世間愚人無知而失身者，莫若尼姑、女冠，立聽師語，右肘繫符，果何所得乎？昌黎獨不信，如《謝自然》詩及《兩街講經》詩必闢之。紀昀評：有所不滿而不着一語，結句言外見之。「在」字不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題與詩皆近張、王，結味尤似。

《**重與彭兵曹**》《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漸去老不遠，別來情豈疏。」對法都變。「山雀到貧居」，妙。「每有平戎計，官家別勅書。」感慨。

《**贈莊上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流年衰此世」，「衰」字活用，妙。「定力見他生」，如何見得？非深通佛理，未易輕學。「尋常五侯至，敢望下階迎。」非榮之也，正見道成身分。

《**皇甫主簿期遊山不及赴**》《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更往應難遂，前期恨不同。」祇叙明前事，而中有曲味。「集蟬苔樹僻，留客雨堂空。深夜誰相訪，惟當清淨翁。」後四就自己邊說。

《**宿成湘林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石泉流出谷，山雨滴栖鴟。」僻。「漏向燈聽數，酒因客寢遲。」「酒」字落調，句當有誤。

《**酬胡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移居見山燒，買樹帶巢烏。」宛然。「却思初識面，仍未有多鬚。」尋常情語，妙。

《**宿慈恩寺郁公房**》《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反照臨江磬，新秋過雨山。」斬新古畫，畫有不能到。

《**送褚山人歸日本**》《瀛奎律髓》卷三八紀昀評：右丞《送晁監歸日本》詩何以不錄，而託始於浪仙此篇？五、六自好。結句意謂：有書相寄，所道不過閒居。雖無書寄，亦不過是閒居耳，可不必寄書也。然語不明晰，未免澀而欠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岸遙生白髮，波盡露青山。」必寫到此地位方爲到家，俱是加一倍寫法。

《**寄韓湘**》《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昌黎寄韓湘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然昌黎終得生還，湘亦重骨肉之義，可敬也。紀昀評：不是「寄」。此種支蔓，與詩何涉？又：閬仙忽作此平易語，然細看之，本色仍露。許印芳評：此評确。郊、島詩其平易處，皆自鑱刻中來，所謂極苦得甘也。

《**雨夜寄馬戴**》《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芳林杏花樹，花落子西東。今夕曲江雨，寒吹朔北風。」亦隔句對，然不甚相當，即是偸春之類。

《**喜無可上人遊山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相逢新夏滿」，是僧語。

《**寄毗陵徹公**》《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早講林霜在，孤禪隙月殘。」眞高僧。

《**送穆少府知眉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匠蜀境如歷。「日暮行人少，山深異鳥多。」「怪禽啼曠野」二句，又從此翻出。

《**宿孤館**》《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自然。浪仙詩似此平易者少。五、六似是產橘之地，曾經兵火矣。紀昀評：結句稍僻。許印芳評：此評亦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秋月夜來孤」，境常、意常，無一字不常，然却能如此異樣出色，乃撰力勝耳。

《**哭宗密禪師**》《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亦是哭僧套語。《唐風定》卷一五：哭柏巖亦佳作，終以「焚却坐禪身」受累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鳥道雪岑巔，師亡誰去禪。」此等句義惟師有之。「几塵增滅後，樹色改生前。」分明幾塵樹色都是幻象。「唯嗟聽經虎，時到壞庵邊。」寫得虎有淚。

《**宿山寺**》《瀛奎律髓》卷四七馮班評：次聯奇句。紀昀評：「流星」、「走月」字不佳。後四句忽作平語，然一氣流走，有蕭散之致。許印芳評：全詩有奇氣，三、四乃即景佳句。曉嵐以「流」、「走」字面刺目而斥之，蓋以試帖禁忌之例繩律詩，苛且謬矣。後四句亦從洗鍊而出，「高松」五字甚警策，曉嵐亦斥爲平語，皆非公論。無名氏（乙）評：嘗見此景，詫君拾之。《唐詩快》卷九：如此僧幾於羲皇懷葛矣，吾安得見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順行雲則月隱矣，妙處全在「逆」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透」字、「走」字過於鍊字，反帶傖氣。「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結超古無上。《甚原詩說》卷一：對法不可合掌，如一動必一靜，一高必一下，一縱必一橫，一多必一少。【略】賈島「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流」、「走」合掌【略】此皆詩之病也。《方南堂先生輟鍛錄》：詩有語意相同而工拙大相遠者，如賈長江「走月逆行雲」，亦可爲形容刻劃之至矣，試與韋蘇州「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較之，眞不堪與之作奴。

《**題竹谷上人院**》《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樵徑連峰頂，石泉通竹根。」刻鍊。

《**京北原作**》《瀛奎律髓》卷二六方回評：「日午路中客」一句似粗疏，「槐花風處蟬」句却細密，亦變體也。「秦樹」、「漢陵」及尾句俱佳。紀昀評：三、四以對照見意，人苦熱，蟬自涼耳。此烘托之法，詩家常格，非變體。又評：三、四高老，惜五、六落套，結尤不成語。許印芳評：三、四固是烘托法，然以物對人，與前《病起》詩「身事」、「蘭花」同一變格。虛谷之言亦自不錯，曉嵐不駁前批，而獨駁此批，何耶？無名氏（乙）評：生峭。《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月午路中客，槐花風處蟬。」千古一情。又：此處字唐人用法。

《**寄江上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烟波千里隔，消息一朝通。」此等不免率。

《**送僧歸太白山**》《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刻意求奇，而字多未穩。《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堅冰連夏處」，「處」字又妙。「峰明雨外巔」，王右丞「碧峰出山後」視此猶易盡。「寒漱撇」字法。

《**暮過山村**》《六一詩話》：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略】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對牀夜語》卷四：岑參詩：「疲馬卧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寒空林，颯颯如有人。」賈島云：「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遠途悽慘之意，畢見於此。《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怪禽」、「落日」一聯，善言羈旅之味，詩無以復加。「初月未終夕」，則村落之黑尤早。「邊烽不過秦」，似是西邊寇事始息，初有人煙處。馮舒評：次聯奇妙之句。馮班評：六句謂不過京師也。字字洗拔。紀昀評：「初月」礙「落日」，「邊烽」句語意未明。無名氏（甲）評：東野古多律少，浪仙古少律多，然其孤高則同，非一時流輩可及。足見韓公取人另具法眼，過於九方皋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後李洞全學此種。又：「落日」、「初月」，平頭之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可畏是謂能狀難顯。《龍性堂詩話續集》：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夕陽驢背上，眞有此景，想之心怦怦然動。《甌北詩話》卷一一：歐陽公稱周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梅聖俞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皆以爲佳句。然總不如溫庭筠《曉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不着一虛字，而曉行景色，都在目前，此眞傑作也。賈島有「怪禽嘵曠野，落日恐行人」，亦寫得孤客辛苦之狀，然已欠自然矣。

《**鷺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求魚未得食」，一句傳神。

《**內道場僧弘紹**》《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夜閒同像寂」，人知愛其閒，再不想如此寫。「書定爲吾開」，人知崇其定，再不料如此對。又：三、四匪夷所思，然不如此亦不能匠得出得道高僧。「六年雙足履，只步院中苔。」眞高絕。

《**留別光州王使君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看他通首更不著使君一句，而情誼自可想。「既見林花落，須防木葉飛。」「既見」、「須防」四字中有深感曲味。

《**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身愛無一事，心期往四明。」十字贊司業超逸，在古無上。

《**哭張籍**》《後村詩話後集》卷一：賈島《哭孟郊》云：「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此爲郊寫眞也。及《哭張籍》云：「即日是前古，何人耕此墳？」施之他人皆可，何必籍也？籍儘有可說，今八句無一字著題，良不可曉。《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張、賈雖兩派，其性情相關處，要無二致，故復合訂。「精靈歸恍惚」，詩人關係。「石磐韻曾聞」，即從前詩來。「即日是前古，誰人耕此墳。舊遊孤櫂遠，故域九江分。」與哭東野詩五、六同意。「本欲蓬瀛去，餐芝御白雲。」以溯作結，亦是不結之結。

《**靈準上人院**》《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末句直道其事，亦是一法。紀昀評：淺俗無味，豈可爲法？《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海內知名士，交遊準上人。」直結得古致。

《**寄柳舍人宗元**》《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所以推崇柳州者至矣，然亦止贊其文筆才力，而不及其他，即是有識處。「冲天字幾雙」，尖酸。「誓爲仙者僕，側執馭風幢。」即執鞍欣慕之意而寫來入畫。

《**寄宋州田中丞**》《瀛奎律髓》卷二六方回評：「相思深夜後，未答去年書」，初看甚淡，細看十字一串，不喫力而有味。浪仙善用此體，如「白髮初相識，秋山擬共登」，如「羨君無白髮，走馬過黃河」，如「萬水千山路，孤舟一月程」，皆句法之變也。如「自別知音少，難忘識面初」，又當截上二字下三字分爲兩段而觀，方見深味。蓋謂自相別之後，知音者少，「自別」二字極有力，而最難忘者，尤在識面之初。老杜有此句法，「每語見許文章伯」之類是也，「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亦是也。山谷「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兄誇」，亦是也。紀昀評：此一段議論俱細密。又評：一氣清空，在長江集又是一格。許印芳評：三、四用流水對，五、六用逆挽法，與前詩同一用筆。虛谷所論一句分爲兩段者，即詩家所謂折腰句也。然此格猶止兩層意思。又有一句三轉彎法，意思尤深厚。如老杜「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之類是也。凡五律句法，一意直下者味薄氣弱，每難出色，須參以兩折、三折之句，疏密相間，方臻

妙境，學者宜知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門掩數畦蔬」，僻澀。

《**送皇甫侍御**》《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猿渴下寒條」，得情尤在「渴」字。「時應問寂寥」，賈師一生是寂寥。

《**喜李餘自蜀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迢遞岷峨外，西南驛路高。」寫蜀道止一「高」字，下乃疏之。「白鳥飛還立，青猿斷更號。」此等自是不經意處。

《**王侍御南原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買得足雲地」，地名奇。「峰頭盤一逕」，「盤」字匠。「原下注雙河」，「注」字匠。「春寺閒眠久，晴臺獨上多。」高致須看「久」字、「多」字。

《**送僧**》《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日午遊都市，天寒往華山。」於極尋常中可想極神異，全由合寫得法也。又：此與寄張可業詩同意。

《**送僧**》《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舊房山雪在，春草岳陽生。」此等思力鍊功，皆非李洞以下所可造。又：賈集中此爲最上乘，後來未易領會。

《**巴興作**》《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此蜀中思北歸而作也，可入旅思類。紀昀評：現入旅況類矣，此初選標記之語，成書後刪除未淨也。又：「鴻叫」二字生。前四句平庸，五、六太不切。

《**上谷旅夜**》《唐詩鏡》卷四八：三、四語何清硬。

《**寄無得頭陀**》《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好，第六句亦好。紀昀評：只是常語，亦無好處。三句鄙俚，四句庸俗。

《**送胡道士**》《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三、四一穿而平易，浪仙詩似此者少。馮班評：《詩》有「串夷」字，元人不識，喚作「穿」字，方君尚不差也。查慎行評：三、四冲澹，似張文昌，在長江則變格也。紀昀評：平調而不失風格。

《**寄韓潮州愈**》《瀛奎律髓》卷四三紀昀評：起手十四字不可畫斷，筆力奇拱，意境宏闊，音節高朗，長江七律內有數之作。許印芳評：沈歸愚云：起筆超超。元著三句謂韓寄語與己，四句謂己寄書與韓。愚謂五句束住己一面，六句束住韓一面。結句緊跟六句來，但就韓言，而己之思韓即在其中，正應起處「心」、「到」二字。詩律精妙如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先生作詩，不過仍是平常心思，平常律格，而讀之每每見其別出尖新者，只爲其煉句、煉字，眞如五伐毛、三洗髓，不肯一筆猶乎前人也。一、二只是言刻刻思欲買船來看；三、四只是言刻刻疑有詩文見寄也。一解皆用頭上「此心」二字，一直貫下。（後解）「殘雲斷」、「考樹秋」，言意中時望有此一夕也，風卷瘴煙，月明初上者，喻言必有天聰忽開，此心得白之日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超然？【略】七言則【略】賈閬仙（島）之【略】（《寄韓潮州愈》）。

《**贈牛山人**》《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第六句甚新。紀昀評：六句鄙陋。

《**贈圓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以六句奇異，此聯遂新不可言。紀昀評：亦無甚佳處，尚無酸餡氣耳。次句拙甚，結句野甚。

《**酬慈恩寺文郁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三句好。馮舒評：浪仙七言似遜。馮班評：次聯令人所能及也。紀昀評：三句纖瑣特甚。「無端」即是「忽然」，不應拆用。

《**和韓吏部泛南溪**》《唐詩鏡》卷四八：景趣清幽。

《**渡桑乾**》《天廚禁臠》卷上：《登岷山》：「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渡桑乾》：「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山驛有作》：「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此三詩，前一柳子作，後二賈島作。子厚客洛陽，融州蓋嶺外也。幽、燕、并、關、河東，望咸陽爲西南。長江在梓州之西。前輩多誦此詩，少游嘗自題桑乾詩于扇上。此所謂含蓄法。《冷齋夜話》卷四：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略】。《墨莊漫錄》卷五：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歎而意相同者，如賈島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竇羣云：「風雨荆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更問龍池地，正北三千到錦州。」李商隱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更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皆佳作也。《對牀夜語》卷四：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略】賈島《渡桑乾》云【略】李商隱《夜雨寄人》云【略】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久客思鄉，人之常情。旅寓十年，交遊歡愛，與故鄉無殊。一旦別去，豈能無依依眷戀之懷？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此亦人之至情也。非東西南北之人不能道此。《頤山詩話》：并非故鄉而以爲故鄉，久客無聊之意，可想見矣。只如此

說，似更直切。《藝圃擷餘》：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注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幷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作，何曾與幷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幷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幷州，又是故鄉矣。幷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注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自聽夢中語耳。《唐風定》卷二二：韻高調逸，竟參盛唐。《而庵說唐詩》卷一二：《周禮》云：「正北曰幷州。」即今太原府。客舍，島作客，寓幷州。十年，無日無夜，不思歸咸陽，及至渡桑乾河，較幷州更遠。無端，不是無謂，是不由我作主，出于無意也，連自己也想不出緣故。向在幷州，與咸陽相近，終日思歸咸陽；今在桑乾，與咸陽相遠，去望幷州，如在幷州之憶咸陽。在幷州時，想歸咸陽，終不得歸；今在桑乾，欲歸咸陽，豈易得哉，而思歸之心反漸漸歇息了，不但不思咸陽，即幷州相近，亦不敢思。島蓋知思之無益，今始擱起念頭。桑乾、幷州、咸陽，住去總是一般，有何分別。萬一又到一處，更遠於桑乾，吾又思歸桑乾，則思從無了日。回想在幷州時憶咸陽，豈不痴殺人哉。島於是悟道矣。「却」字當如何解？昔日厭倦幷州，故憶咸陽，今又望幷州，向日厭倦之心，一旦却去，故用「却」字也。吾看今人，都不善用「却」字，故及之。「已」字好，寓幷州十年，亦可當故鄉矣。《圍爐詩話》卷一：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問《大庾嶺》云：「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游，詞爲之也。然島句比之問反爲醒目，詩之所以白趨于薄也。《春酒堂詩話》：閬仙所傳寥寥，何以爲當時推重？「客舍幷州」一絕，結構筋力，固應値得金鑄耳。《唐詩合解箋注》卷六：「無端更渡桑乾水」，幷州與咸陽近，尚不得歸，不但不得歸，而更北渡桑乾河，又去幷州又百餘里矣。幷州尚不得住，何況歸咸陽！「却望幷州是故鄉。」「却」字更用得妙。言向憶故鄉，故厭幷州，今却把幷州一望，當做故鄉。然則歸幷州而且不得，又安望歸咸陽哉。此總爲憶咸陽心切，故深一層寫法，非眞以幷州爲故鄉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謂幷州且不得久住，況咸陽乎？仍是思咸陽，非不忘幷州也。王敬美駁謝注甚允。《峴傭說詩》：李義山「君問歸期」一首，賈長江「客舍幷州」一首，曲折清轉，風格相似，取其用意沈至，神韻尚欠一層也。蕭穆《跋盧抱經手校賈浪仙集》：何云此詩見《元和御覽集》中，作劉皂。慤士選進，當元和之初。賈，范陽人，亦不應作「更渡桑乾」、「却望幷州是故鄉」之語。《唐詩合選詳解》卷四：此恨久客幷州，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幷州又是故鄉矣。然則歸幷而且不能，又安敢望歸咸陽哉。【略】王敬美駁謝枋得甚允。岳瑞《寒瘦集》：自起到結句，句句相望，字字相應，章、句、字三法無一不妙。《詩境淺說續編》：此詩曲寫其客中懷抱也，言家本秦中，自赴東北之幷州，屈指已及十載。正日夕思歸，乃又北渡桑乾，望秦關更遠，而幷州久住，未免有情，南雲回首，亦權作故鄉矣。作七絕者，或四句一氣貫注，或曲折寫出而仍能一氣，最爲難到之境，學詩之金針也。

《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如此寫早秋靈隱，眞是早秋靈隱，絕非三時靈隱也。如此寫靈隱早秋，眞是靈隱早秋，絕非他處早秋也。雖曰託人寄題，實是游魂親至。不然而欲單仗筆墨，固知絕無此事也。欲寫靈隱新秋，却先寫峰前峰後，無寺不皆新秋，妙，妙。便從其餘寺中獨獨推出靈隱，如二之絕頂見沃洲，果然眞是他寺之所無有也。三、四解所以絕頂見沃州者，只爲忽聞蟋蟀，不覺惊心，因而舉頭，木葉果脫。見沃州者，木葉脫也。見葉脫者，驚蟋蟀也。驚蟋蟀者，驚早秋也。看他作詩刻苦，乃到如此田地。（後解）前解畫出新秋靈隱，後解苦憶之也。言身卧床上，心挂山中，耿耿無眠，忽忽自語。此時是鐘渡江時也，此時是月照樓時也。五、六二句，正全寫七之「心憶」二字也。

《詠懷》《唐詩鏡》卷四八：三、四宛轉至深。

《送羅少府歸牛渚》《唐詩鏡》卷四八：三、四末馬晚格，五、六過擬，大體細作，當不相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作尉始得三日，胡便思歸？作尉三日便歸，何如不作？及讀三、四山色獨歸、水流空送之語，而後始悟作尉來長安，本是無數壯心，三日夢天台，眞是一場憋懶也。（後解）五、六則紀其歸牛渚之時也。頻到深雲、口漱寒澗者，欲其更不說到長安作尉之事也。

《贈梁浦秀才斑竹拄杖》《老學庵筆記》卷五：拄杖斑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疏。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贈僧》《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賈浪仙五言律詩高古，平生用力

之至者，七言律詩不逮也。紀昀評：此評却是。次句拙。結不成語。

《**贈翰林**》《石園詩話》卷二：浪仙《贈某翰林》云：「清重無過知內制，從來禮絕外庭人。」兩句可包括唐時待翰林之優。

《**贈李文通**》《唐詩快》卷一五：說得威靈赫奕，奸邪當爲廩廩。

《**題虢州三堂贈吳郎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前解寫吳郎中三堂。言「無窮草樹」，此是舊物；臨湖三堂，實維新起。蓋堂軒新起佳，草樹又必舊物佳，故特先寫樹，次寫堂也。三、四又妙。人家新起堂軒，最苦俗物闌入，于是謝之無計，不免閉門塞竇。今獨此堂四面門開，而盡日無客，此眞第一快活也。（「鶴立」句只是妙寫無人來。）（後解）後解寫來題也。言昨夜不曾朗詠，今値此暑氣漸退，晚涼且生，試更登樓坐月，始爲不負此堂也。（五言暑氣漸退，六言晚涼且生。唐人五、六，自來專爲七、八，至先生又愈妙。）

《**三月晦日贈劉評事**》《藝苑卮言》卷四：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起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唐詩鏡》卷四八：中唐巧境。《寒瘦集》：第一句破題，第二句承題。三、四惜春，即是作詩本意。中間用共君二字，劉評事纔不落空。

《**送張道者**》《天廚禁臠》卷上：《送道士》【略】後詩賈島作。其詩語似斷絕而意存，如絃絕而意終在。

《**題魚尊師院**》《唐詩快》卷一五：不過是「不死」二字。意耳，却以拗折出之，便添多少趣味。

《**題隱者居**》《後村詩話後集》卷一：林和靖絕句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然賈島已云：「猶嫌佳處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楊誠齋五言云：「猶道山中淺，仍移水上居。俗人又剝啄，棹入白芙蕖。」亦本此。

《**客思**》《寒瘦集》：前兩句是興，後兩句是賦，乃詩人興而賦之體也。頭兩句因「尖」字便生出「針」字，又因「針」字生出「刺」字，煉字之法極巧。然妙在後兩句淡遠，纔不落小家。

《**代蕃將**》《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戰場幾處在，部曲一人無。」彌淡彌永。「落日收疲馬，晴天晒陣圖。」後半仍是本體。

《**老將**》《詩中旨格・擬皎然十九字體》：確乎不拔曰志。《老將》（賈島）：「旌旗猶入夢，歌舞不闌懷。」此志字格也。

《**春行**》《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旅情斜日後」，一拍可念。「春色早煙中」，一指如歷，愈淡愈永。

《**早行**》《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主人燈下別，羸馬暗中行。」此即發難顯。

《**送人南歸**》《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分手向天涯」，從古通。

《**清明日園林寄友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烟。杜草開三徑，文章憶二賢。」即羊求二賢。「幾時能命駕，對酒落花前。」結率意。

《**上杜駙馬**》《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刪訂類》：《才調集》載賈島詩：「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其俚已甚。

《**題興化園亭**》《韻語陽秋》卷一八：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己甚切【略】《本事詩》載：裴晉公於興化里鑿池起臺榭，賈島方下第怨憤，題詩亭中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鶴之哀鳴，猶爲可憐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刺惡之詩，貴字挾風霜，庶幾聞者足戒【略】若「破却千家作一池【略】」（賈島《下第題壁》），則無怪乎其犯衆怒已。

《**尋隱者不遇**》《薑齋詩話》卷下：《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蕪》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略】一意中但取一句，「松下問童子」是已。如「怪來妝閣閉」，又止半句，愈入化境。《而庵說唐詩》卷九：夫尋隱者不遇，則不遇而已矣，却把一童子來作波折，妙極。有心尋隱者，何意遇童子，而此童子又恰是所尋隱者之弟子，則隱者可以遇矣。問之，「言師采藥去」，則不可以遇矣。童子既回他不在家，便了，如何復有下二句？要知問不是一問，却是兩問。島既不知其師去采藥，即應隨口又問曰：「可歸來未？倘不即歸，煩汝去尋一次。」童子即答云「雲深不知處」便了，偏不肯先說，乃曰「只在此山中」。此山中，見甚近，只在，見並不往別處，則又可以遇矣。島方喜形於色，童子却又云：「是便是，但此山中雲深，卒不知其所在，却往何處去尋。」是隱者終不可遇矣。此詩一遇，一不遇，可遇而終不遇，作多少層折。今人每每趁筆直下。古人有云：「筆掃千軍，詞流三峽。」誤盡後賢。此唐以後，所以無詩也。《唐詩快》卷一四：此韓康、向平之流，不當以劉阮目之。《唐詩合解箋注》卷四：「雲深不知

處」。雖然只在山中，山中雲深，安能知其所向何處，如何尋得？則是隱者眞個不能遇矣。一首二十字，有如是曲折。《師友詩傳續錄》：問：「或論絕句之法，謂絕者截也，須一句一斷，特藕斷絲連耳。然唐人絕句如「打起黃鶯兒」、「松下問童子」諸作，皆順流而下，前說似不盡然。」《詩學全書》卷四：此設爲童子之言。首句問童子起，次句以童子答承之。下二，一轉一合，狀隱者山居之幽。《唐詩合選詳解》卷三：設爲童子之言，以狀山居之幽。一首只二十字，有如此曲折，妙。俞仲前曰：「唐人多有訪隱者不遇詩，意味閒雅，率皆膾炙人口。」「愈近愈杳。」

《行次漢上》《升菴詩話・賈休古意》：「習家池碧草萋萋，嵐樹光中信馬蹄。漢主廟前湘水碧，一聲風角夕陽低。」僧無本詩也，亦佳。

《閒居晚夏》《唐詩鏡》卷四八：三語僻趣。

《別鶴》《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此寓言，似寫離別者之苦。紀昀評：此殊凡近，五、六尤不佳。

《古樹》《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一古樹耳，模寫至此，妙甚。尾句尤佳。馮班評：腹聯勝頷聯。陸貽典評：此詩甚有才氣。紀昀評：語皆平平。二句本《枯樹賦》。末二句託意亦淺。

句「窗含明月樹，沙起白雲鷗」《詩中旨格・擬皎然十九字體》：意中遠曰遠。《姚氏林亭》（賈島）：「窗含明月樹，沙起白雲鷗」，此遠字體也。

句「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升菴詩話・賈島佳句》：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於坡詩注所引。

傳記

碑志

蘇絳《賈司倉墓誌銘》公諱島，字浪仙，范陽人也。自周康王封少子建侯於賈，因而氏焉。誼則大漢太傅，寅則晉尚書，由是徽音流遠。祖宗官爵，顧未研詳，中多高蹈不仕。公展其長材間氣，超卓挺生，六經百氏，無不該覽。妙之尤者，屬思五言，孤絕之句，記在人口。穿楊未中，遽罹誹謗，解褐授遂州長江主簿。三年在任，卷不釋手。秩滿，遷普州司倉參軍。諸侯待之以賓禮，未嘗評人之是非。丰骨自清，冥搜至理，悟浮幻之莫實，信無生之可求，知矣哉。又工筆法，得鍾、張之奧。【略】攸望遭時，紫泥必降，優游華省，遊泳清塗。噫！修短定期，數豈能越？會昌癸亥歲七月二十八日，終于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嗚呼，未及浹旬，又轉授晉州司戶參軍，榮命雖來，於公何有？痛而無子。夫人劉氏，承公遺旨，粤以明年甲子三月十七日庚子，葬于普南安泉山。慮陵谷變遷，刊石紀時。絳忝公知己，見命爲誌，詞仍爲之。銘曰：猗歟賈君，天縱奇文。名高天下，鶴不在雲。蚤振聲光，高步出羣。今則已矣，馨若蘭薰。

傳狀

《新唐書・賈島傳》（存目）

《唐才子傳・賈島》自稱碣石山人。嘗歎曰：「知余素心者，惟終南紫閣、白閣諸峰隱者耳。」嵩丘有草廬，欲歸未得，逗留長安。雖行坐寢食，苦吟不輟。

紀事

作家逸事

張籍《祭退之》黃子陂岸曲，地曠氣色清。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略】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撑。

《唐摭言・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劉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顧邵孫、沈珮【略】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

又《無官受黜》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

矯浮豔。雖行坐寢食，吟味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輕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又《輕佻》 賈島不善程式，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

《鑒戒錄·賈忤旨》 漢賈誼昔在長沙爲《鵩鳥賦》，史書稱之爲屈矣。賈島（字浪仙）忤旨，授長江主簿，卑則至卑，名流海內矣。島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獨語，傍若無人。或鬧市高吟，或長衢嘯傲。忽一日於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作推字手勢，又作敲字手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俄爲宦者推下驢，擁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遊詩府，致衝大官，非敢取尤，希垂至鑒。」韓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並轡語笑，同入府署，共論詩道，數日不厭，因與島爲布衣之交。故愈有贈二十八字，島因此名出寰海。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聲斷絕，再生賈島向人間。」賈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爲十惡。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搏風之分【略】島後爲僧，改名無本，入京投蜀僧悟達國師（知玄）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了，潛於鐘樓安下，日與師覺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衷私唱和。慮卿相所聞，專俟宣宗微行，欲見帝，希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宗微行，值玄不在，上聆鐘樓上有秀才吟咏之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吟次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遽於帝手奪之，曰：「郎君何會耶？」帝慚赧下樓。玄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悔，欲投鐘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矣。」遂御札墨制，除島爲遂州長江主簿，帝意令島繼長沙故事。敕曰：「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且令關外將息。今既却攜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高咏，睹其至業，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爾墨制，宜從短簿，別俟殊科。可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便齎勅乘驛赴官，所管藩侯放上聞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島因授此官，永離貢籍。初之任，屆東川，府主馮八座三十里出，倚儀以迎之。既至館舍，見待甚厚，大具肴饌宴設。故島獻感恩詩曰：「匏革奏終非獨樂，軍城未曉啓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閒收雨點，貔貅鬬外卷雲根。逐遷屬吏隨賓列，撥棹扁舟不忘恩。」後有一少年除長江簿，猶豫不赴，張螾光輩爲詩刺之曰：「少年爲理但公清，鴻漸行中是去程。莫恨長江爲短簿，可能勝得賈先生。」島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閑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署。後崔錡評事倅岳陽日，爲詩悼之。

《雲仙雜記·祭詩以酒脯》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唐詩紀事·賈島》 島爲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由是振名。（或曰非退之詩。）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賈浪仙》引《今是堂手錄》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時賈島詐爲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舡壓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

作品本事

《本事詩·怨憤》 賈島於興化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遜。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終。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賈島《長江集》十卷。又《小集》三卷。

又 賈島《詩格》一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賈島小集》三卷(闕)。《賈島集》十卷。

又《**文史類**》《賈島句圖》一卷。

《**郡齋讀書志・賈島長江集十卷**》(存目)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賈長江集》十卷。

又《**文史類**》《二南密旨》一卷,唐賈島撰。凡十五門,恐亦依託。

《**宋史・藝文志七**》賈島《小集》八卷。

又 《賈島詩》一卷。

何焯《**長江集跋**》 此冊眞鈍吟老人所點【略】湘蘅所得校宋本,出馮寶伯手最可徵信,今歸於家弟心友,辛巳春見張孟恭家宋槧本,前闕目錄,出自定遠先生鈔補,意寶伯當年所從刊正也。【略】余家有舊鈔《長江集》一冊,得之朱之赤家,僅有近體,書蹟尤不工,然是從宋刻善本傳錄者也。甲申初秋雨窗,取以對校,復改正三四處,焯又記。丙戌初秋,得毛豹孫宋本影鈔《長江集》,復手校一過。【略】己丑夏,張氏以書質於心友,因再校,焯又記。庚寅春,借毛丈斧季從趙玄度所藏宋本對校者又校,凡改三字,焯又記。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長江集》十卷,唐賈島撰。一明毛晉刊本,一影校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部**》《賈浪仙長江集》七卷,明刻本。《賈長江集》十卷,宋刻本,藏揚州阮氏,其毛抄影宋藏余家,余曾借宋刻校影宋,所差毫釐矣。此外又有舊抄,爲義門學士手校,無古詩,序次亦多不同。何以張氏藏書棚本校,張氏本即阮氏本也,余因借校知之。此冊爲吾友訒菴張君所收,云是郡故家物,余見其友葉子寅圖記,朱筆校,亦似其手迹,遂借歸。出毛抄勘之,其卷一數番,校字悉同於宋本,分卷一處注曰卷一,於五絕中《劍客》等首皆注曰一之幾。(宋刻不分體,故卷一古今體俱有。)是校者親見十卷本也。不知何以於《寄孟協律》一題之下,皆無校字,遂使此刻之訛謬百出,未經勘正,爲可恨爾。余還書之日,數語以記是書源流,倘訒菴有意續校,當舉所藏畀之,俾《長江集》又添一善本,豈不美與。戊寅六月大盡日復翁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長江集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唐賈島撰【略】晁氏稱《長江集》十卷,詩三百七十九首。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僅佚其一,蓋猶舊本。《唐音統籤》載島《送無可上人》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之下,自註一絕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晁氏其併此數之爲三百七十九耶?集中《劍客》一首,明代選本末二句皆作「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惟舊本《才調集》「誰有」作「誰爲」。馮舒兄弟嘗諭之,以「有」字爲後人妄改。今此集正作「誰爲」,然則猶舊本之未改者矣。

蕭穆《**跋盧抱經手校賈浪仙集**》 偶於申江吳興吳申府書坊得舊鈔本,乃盧抱經學士手鈔,並據馮定遠、何義門兩家批校本錄成,盧公亦時有按語,計十卷,詩凡三百八十一首。又據《文苑英華》增補五首,據《吳郡志》增補遺於十卷之末,浪仙之作備於此矣。考四庫著錄,乃據浙汪啓淑家藏本,但言舊本,亦未詳何時所刊,惟記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較晁氏《讀書志》僅少一首。又疑《唐音統籤》所載《送無可上人》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之下自注一絕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爲晁氏并此爲三百七十九首之證。今盧鈔本無此詩注。

《**藝風藏書續記・詩文八・別集類**》《長江集》十卷,盧抱經校馮定遠、何義門藏本,補遺及何跋皆手鈔也。首葉有武陵盧氏手校朱文小長方印、抱經堂寫校本朱文小長方印、鍾山書院長白文方印、盧文弨白文槃齋朱文聯珠小方印、盧印「文弨」白文「弓父」朱文兩方印、范鍇借觀朱文方印。【略】何云:浪仙身沒遠外,又無子嗣,莫能收拾其遺文,雖孤絕之句流傳人口,然散佚多矣。蜀本出於後人掇拾,反雜以他人之作,如《才調集》中所載《早行》《老將》諸篇,足爲出格,顧在所遺他可知矣,《寄遠》一篇,亦《才調集》所載者,勝荆公百家選,則就蜀本錄之者耳。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三**》《長江集》十卷,陸敕先校宋本。【略】無名氏跋曰:辛巳除夕,假葉鼎卿抄安愚道人寫宋刻本,校勘甚多,可稱善本。

又 《唐賈浪仙長江集》十卷,明仿宋本。唐普州司倉參軍范陽賈島浪仙撰。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長江集》十卷 唐賈島撰,清錢求赤校汲古閣刻本。錢氏手跋曰:右目錄,亦炤古本刪定。古本目錄自有體裁,毛氏必欲增改,何也?噫。

又 乙酉九月二十一日,從東鄉移亡弟遺書,得《賈浪仙詩集》善本,因取校閱,勝于毛刻良多,【略】毛氏此刻稍稱近古而謬以己意妄改,頗爲不少,

其間一字一句幾于不通，其誤讀書家何可勝道，余故一一是正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　賈浪仙《長江集》七卷。此書七卷，尾有奉新縣刊四字，乃江西本。卷一五古，卷二、三五律，卷四五排，卷五七律，卷六五絕，卷七七絕。有葉氏篆竹堂藏書、葉子寅印、張紹仁印、學安等印。黃蕘圃手跋，謂子寅依宋本校者也。

《木犀軒藏書題記・別集類》　唐賈浪仙《長江集》十卷，唐賈島撰，明嘉靖刻中唐十二家詩集本。偶從燕市得《長江集》明刊本，尾缺四詩，假他本補錄。

又　唐賈浪仙《長江集》十卷，唐賈島撰，明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與《劉隨州集》行款、紙墨皆同，疑同時覆刻宋本。

《藏園羣書經眼錄・集部一》　賈浪仙《長江集》七卷，唐賈島撰。二冊。明嘉靖刊本，十行十八字，黑口，四周雙闌。卷末有「奉新縣刊」四字。鈐有「長谿」、「守藏室」、「史孔仁」、「野泉」、「竹垞讀本」諸印。

又　賈浪仙《長江集》十卷，唐賈島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唐人八家詩本，毛扆據宋本手校，有跋錄後：「癸卯重陽前二日，從趙玄度先生所藏宋本勘一過，湖南省庵。」

又　賈浪仙《長江集》十卷，唐賈島撰。舊寫本，十二行二十字。前有蘇絳撰墓誌銘、唐宣宗賜墨敕并王遠跋，後有新修唐書傳、韓文公贈詩題讚、紹興二年平陽王遠序。「太歲戊午佛日宋本校過，此眞善本，勿易視之，簡緣子馮武。」鈐有「璜川吳氏收藏圖書」朱文方印。

藝　文

王建《寄賈島》　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猶卧，驢放秋田夜不歸。

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鎖。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風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蓁，孤翮起連茨。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始見洛陽春，桃花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老懶無鬬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顧頷。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獰飈攪空衢，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孟郊《戲贈無本》　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瘦僧卧冰凌，嘲詠含金痍。金痍非戰痕，峭病方在茲。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有時踉蹌行，人驚鶴阿師。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癡。燕僧聳聽詞，袈裟喜新翻。北岳厭利殺，玄功生微言。天高亦可飛，海廣亦可源。文章杳無底，劚掘誰能根？夢靈髣髴到，對我方與論。拾月鯨口邊，何人免爲吞？燕僧擺造化，萬有隨手奔。補綴雜霞衣，笑傲諸貴門。將明文在身，亦爾道所存。朔雪凝別句，朔風飄征魂。再期嵩少遊，一訪蓬蘿村。春草步步綠，春山日日暄。遙鶯相應吟，晚聽恐不繁。相思塞心胸，高逸難攀援。

張籍《贈賈島》　籬落荒涼僮僕飢，樂遊原上住多時。蹇驢放飽騎將出，秋卷裝成寄與誰。拄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時炊。姓名未上登科記，身屈惟應內史知。

姚合《哭賈島二首》　白日西邊沒，滄波東去流。名雖千古在，身已一生休。豈料文章遠，那知瑞草秋。曾聞有書劍，應是別人收。　杳杳黃泉下，嗟君向此行。有名傳後世，無子過今生。新墓松三尺，空階月二更。從今舊詩卷，人覓寫應爭。

薛能《嘉陵驛見賈島舊題》　賈子命堪悲，唐人獨解詩。左遷今已矣，清絕更無之。畢竟吾猶許，商量衆莫疑。嘉陵四十字，一一是天資。

李頻《哭賈島》　秦樓吟苦夜，南望只悲君。一宦終遐徼，千山隔旅墳。恨聲流蜀魄，冤氣入湘雲。無限風騷句，時來日夜聞。

方干《寄普州賈司倉島》　豈料多才者，空垂不世名。

李克恭《弔賈島》　一一玄微縹緲成，盡吟方便爽神情。宣宗謫去爲閒事，韓愈知來已振名。海底也應搜得淨，月輪常被玩教傾。如何未隔四十載，不遇論量向此生。

崔塗《過長江賈島主簿舊廳》　雕琢文章字字精，我經此處倍傷情。身從謫宦方霑祿，才被槌埋更有聲。過縣已無曾識吏，到廳空見舊題名。長江一曲年年水，應爲先生萬古清。

杜荀鶴《經賈島墓》 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仙桂終無分，皇天似有私。

張蠙《傷賈島》 生爲明代苦吟身，死作長江一逐臣。

曹松《吊賈島二首》一 冥寞如搜句，宜邀賀監論。

李洞《賈島墓》 一第人皆得，先生豈不銷！位卑終蜀士，詩絕占唐朝。旅葬新墳小，魂歸故國遙。我來因奠灑，立石用爲標。

又《題晰上人賈島詩卷》 賈生詩卷惠休裝，百葉蓮花萬里香。供得半年吟不足，長須字字頂司倉。

又《過賈浪仙舊地》 年年誰不登高第，未勝騎驢入畫屏。

無可《弔從兄島》 盡日歎沉淪，孤高碣石人。詩名從蓋代，謫宦竟終身。蜀集重編否，巴儀薄葬新。青門臨舊卷，欲見永無因。

可止《哭賈島》 詩僻降今古，官卑誤子孫。塚欄寒月色，人哭苦吟魂。

雜録

《舊五代史・周書・孫晟傳》 少爲道士，工詩，於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於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爲妖妄，執杖驅出之，大爲時輩所嗤。

《唐摭言・海叙不遇》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

《北夢瑣言》卷六 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采用，皆此類也。

又卷七 進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于賈。

又卷八 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詩話總龜前集・苦吟門》引《唐宋遺史》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推字，煉之未定【略】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署，一見一心忡。」王元贈詩曰：「江城賣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

又《譏誚門下》引《古今詩話》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與選。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唐詩紀事・僧尚顔》 《言興》云：「矻矻被吟牽，因師賈閬仙。江山風月處，一十二三年。雅頌在於此，浮華致那邊。猶慚功未至，謾道近千篇。」

洪興祖《韓子年譜・元和七年》 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其人矣。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送無本師歸范陽》引《集注》 《劉公嘉話》云【略】《又玄集》及《鑑誡録》亦具此事及詩。《新史》云【略】傳所言跨驢事，而不言京尹其誰，然其意與《摭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託，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之爲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爲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樊氏又云：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云云，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即若以爲公爲京尹始識島，故云，則公爲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蜀中名勝記》卷三〇引龔鼎《賈浪仙祠堂記》 浪仙由長江徙官安岳，而卒於會昌三年。凡爲編次其詩者二人：許彬者謂之《小集》，而天仙寺浮屠無可，謂之《天仙集》。當時之人有可名者，島俱請之讚。《天仙集》傳之既久，反以讚爲退之之辭。然退之前後二集，皆所不載。及得李洞《句圖序》質之，然後信其非也。浪仙於舊史無傳，邇來朝廷新其書，遂得附名於退之後。而頃歲居官者署祠堂於蜀土神廟廡之次，今伯氏實佐令長於是邑，嘗議其堂雜與神居，非所宜也。而尉有西圃者，在唐爲主簿之廨址，誠得遷其舊構。更以繪像，無撓邑人，於義何有？既遂經畫而就之。其屋不華而完，其地不奧而清，而傍封植筠柏鬱然。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三・長江集》引王遠《跋大中墨敕》 右大中墨敕九十四字，舊刻石祠堂中。《唐書》作傳云：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遷司戶參軍。墓誌亦記罹飛謗，解褐責授長江簿，會昌癸亥終於普州官舍。蘇絳當時人，誌必不差。《摭言》載武宗時謫去，尤非也。然則

大中恐是大和字，今不敢輒改，以俟知者辨之。

又引王遠《長江集後序》 浪仙以詩鳴世，傑出於貞元、元和文章極盛之後，孟郊死爲之不已。其詩與郊分鑣並馳，峭直刻深，鸞燕客思，春愁秋怨，讀之令人愛其工憐其志，如聽燕趙之悲歌、蛾眉之曼聲、秦楚之哭、荆山之泣也。大抵世之不遇，阨窮罹謗，鬱鬱頓挫，身可擯而志不可奪，勢可壓而氣不可屈。及其發也，有至於怒髮裂眥而不可揜者，故行吟澤畔。仰天嗚嗚，欲其爲和鸞佩旗之音不可得也。予每讀二子之詩而悲之。【略】浪仙，范陽人，數千里貶官佐邑於此，遷普州司倉參軍以卒。【略】邑有祠堂，典刑依然。前主簿圖游君虞臣，好古攻書，採他山之石爲十五碑，盡書其三百七十九篇，未訖工而去。予倦遊就養於舍，適縣尹嘉祥衛君京督成其事，因以舊傳墨制及蘇絳所撰墓志銘、唐書本傳，與韓公昌黎送行詩並刻之，本末備具，可爲無窮之傳。以後序見囑，復取僕初到縣謁君祠堂之詩繼之，將俟知音一觀焉。紹興二年壬子歲閏四月辛卯朔，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平陽王遠序。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賈長江集》 今遂寧刊本首載大中墨制云：「比者禮部奏卿風狂，且養疾關外。今却攜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諷詠，觀其志業，可謂屈人也。是用顯我特恩，賜卿墨制，宜從短簿，別俟殊科。」與傳所稱誹謗不同。蓋宣宗好微行，小說載島應對忤旨，好事者撰此制以實之。安有微行而顯著訓詞者？首稱奏卿風狂，尤爲可笑。當以本傳爲正。本傳亦據墓誌也。唐貴進士科，故誌言責授長江。如溫飛卿亦謫方城尉，當時謂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則簿、尉，固宜謂之責授。若使今世進士，得罪而責授簿尉，則惟恐責之不早耳。

《韻語陽秋》卷二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我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元窗。」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衆鬼之窗，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野客叢書·賈島事衆説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不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竝轡歸，爲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爲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摭言》又載：賈島大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黄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爲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爲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摭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摭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説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罹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普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與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死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會《遺史》之説。不然，則大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蜀中名勝記·潼川州二·蓬溪縣》 有青石山【略】有長江賈島之祠設焉。

又 《志》云：浪仙有墓在焉。

又《安岳縣》 唐蘇絳《賈島墓銘序》云【略】有祠在城南三里。《碑目》云：此碑以會昌四年立，馮賢書。又云：唐宣宗大中八年賜浪仙墓表曰：「於戲！有唐詩流賈君之墓。」《志》云：賈島墓在城南三里安泉山，即田家嘴也。《集古録》云：唐紫極宮碑，樂闡撰，賈島書，樂彥融篆額，玄元皇帝祠也。碑以會昌元年立，在普州。

《帝京景物略》卷八 房山縣南十里，睪然而土阜者，詩人賈島墓也，榛蕪不可識。弘治中，御史盧某訪得於石樓村，讀仆斷碑有據，乃植碑，闢地三畝。大學士西涯李公，別樹一碑記焉。按島字浪仙，范陽人，僧名無本。初祝髮法善寺，一曰雲蓋寺，在瀛州城南。【略】今房山有石庵曰賈島庵。景州西南

五十里有賈島村，一曰賈島峪。蓋詩人丘里名島爲多，身後名島爲久。

《歷代詩話・唐詩・賈島》　吳旦生曰：此麻城劉同人之紀房山縣賈島墓也。同人稱島至老無子，姚合哭島詩亦云：「有名傳後世，無子過今生。」及觀唐釋可止哭島云：「官卑誤子孫」；又曹松弔島云：「稚子哭勝猿」，則何說也？即島之《哭孟郊》詩云：「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乃唐史謂鄭餘慶廩郊之妻子，意郊歿後，子鄭郢之子，而島亦有螟蛉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長江集十卷》　島之謫也，《唐書》本傳謂在文宗時，王定保《摭言》謂在武宗時。晁公武《讀書志》謂長江祠中有宣宗大中九年墨制石刻；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遂寧刊本首載此制，二人皆辨其非。今考集中卷二有《寄令狐相公》詩，不署其名；卷五有《送令狐綯相公》詩，卷六有《謝令狐綯相公賜衣九事》詩；又有《寄令狐綯相公》詩二首，則顯出綯名。考綯本傳，其爲相在大中四年十月，與石刻墨制年號相合。然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詩，年譜在元和六年，本傳載島卒時年五十六，從大中九年逆數至元和六年，凡四十五年，則愈贈詩時島纔十二歲。自長江移普州又在其後，則愈贈詩時島不滿十歲，恐無此理。今檢與綯諸詩，皆明言在長江以後，尚無顯證；至送綯詩中有「梁園趨旌節」句，又有「是日榮遊汴，當時怯往陳」句，當是楚鎮河中之時，若綯則未嘗爲是官，島安得有是語乎？知原集但作令狐相公，遂寧本各增一綯字，以遷就大中九年之制。經晁、陳二家辨明，故後來刊本削去此制，而詩題所妄增則未及改正耳。

又《詩文評類存目・二南密旨一卷》　舊本題唐賈島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二南密旨》一卷，唐賈島撰。凡十五門，恐亦依託。」此本端緒紛繁，綱目混淆。卷末忽總題一條云：「以上十五門不可妄傳。」卷中又總題一條云：「以上四十七門略舉大綱。」是於陳氏所云十五門外增立四十七門，已與《書錄解題》互異。且所謂四十七門、一十五門者輾轉推尋，數皆不合，亦不解其何故。而議論荒謬，詞意拙俚，殆不可以名狀。如以盧綸「月照何年樹，花逢幾度春」句爲《大雅》；以錢起「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句爲《小雅》；以《衛風》「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句爲變《大雅》；以「綠衣黃裳」句爲變《小雅》；以《召南》「林有樸遫，野有死鹿」句及鮑照「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句、錢起「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句爲南宗；以《衛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句、左思「吾愛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句、盧綸「誰知樵子徑，得到葛洪家」句爲北宗，皆有如囈語。其論總例物象一門，尤一字不通。島爲唐代名人，何至於此？此殆又僞本之重儓矣。

沈欽韓《韓集補注・送無本師歸范陽》　欽韓考《賈長江集》，有《寄孟協律》《投張太祝》《哭孟》《寄韓潮州愈》，則元和中相識已久。島之返初服應舉，蓋韓公獎勵所致。《遺史》之妄，不待言矣。《摭言》：韋莊奏不第舉人，島與李賀、方干並列，是島終不第也。《北夢瑣言》：宣宗時島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則大中八年之制非妄。其爲長江尉，有《寄令狐綯相公賜衣》詩。綯傳：大中四年命相，十三年罷相鎮河中，則當懿宗嗣位矣。諸書謂文宗、武宗者皆傳誤。墓誌云：島沒於會昌中，亦未可信也。

鄭珍《跋韓詩送無本師歸范陽》　《劉公嘉話》記島以鍊推敲字，誤衝京尹事，洪、樊諸子已辨其烏有。而《摭言》載島因索句唐突劉栖楚被繫，迹頗相似。《新唐書》遽信，采以入傳。以余考之，亦謬談也。島集有《寄栖楚》詩云：「友生去更遠，來書絕如焚。」通篇詞意並見島與栖楚爲同輩舊交，何得有繫島事？《新書》殆失之不考。又以島集與此《送無本詩》參證，島於韓門，亦可略見始末，益見《嘉話》之非。島《攜新文見張籍韓愈途中成》詩云：「袖有新詩文，欲見張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仰望青冥天，雲雪壓我腦。失却終南山，惆悵滿懷抱。」此知島由幽都攜所業來謁公，先至長安見張籍，而後赴洛，故題與詩皆叙張先韓，而詩尚作於見張之先也。雪失終南，知見張在元和五年冬，至六年春走洛見公，遂從公游，故公《送無本詩》云：「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則新史謂禁僧不出，爲詩自傷之云，亦不足信。是年秋，公遷職方，島或隨公入京，及十一月告歸范陽，公作此詩送之。是後至長慶四年，公告病居城南莊，島復來見公，有《黃子陂上韓吏部》詩云：「石樓云一別，二十二三春。相逐升堂者，幾爲埋骨人。」蓋從元和七年計至長慶四年，爲十三年也。公莊在黃子陂岸曲，張籍祭公詩所稱「地曠氣色清」者。籍詩叙池上侍公事云：「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幷」，即是指島。公泛南溪，島亦陪侍，有《和韓吏部泛南溪》詩。不久公卒，則島必見公屬纊，此島於韓門始末可考者。島與東野似平生未一覿面。其投東野詩曰：「生平面未交。」島入洛在元和六年，東野卒在八年，此詩必作於七年八年之間，是孟、賈終未一面也。

道光《安岳縣志》卷一四　賈島墓在治南三里安泉山下，冢上塌卸，舊有臺基尚存。康熙五十四年邑令鄭吉士於墓前另闢新址，爲祠三楹祀之，刻石

紀其事。歲久祠復傾廢，乾隆四十一年邑令徐觀海因祠基建瘦詩亭，重封其墓，撰記勒碑。道光四年署邑令裴顯忠增修。

莊南傑

《唐才子傳·莊南傑》 南傑，與賈島同時，曾從受學。工樂府雜歌，詩體似長吉，氣雖壯遒，語過鐫鑿。蓋其天資本劣，未免按抑，不出自然，亦一好奇尚僻之士耳。集二卷，今行。

《崇文總目》卷五 《莊南傑歌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莊南傑集》一卷，唐進士莊南傑撰。

《宋史·藝文志七》 莊南傑《雜歌行》一卷。

平曾

紀事

《雲溪友議·白馬吟》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己歎其運蹇也。薛平僕射出鎮浙西，投謁，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之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恤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回首望勾吳。」薛聞之，曾將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縶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尋空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子細看。」河東公睹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厚送篚賂餞行。曾後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館，則李珪郎中、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來擇書記、薛重評事，皆遠從公，可謂蓮幕之盛矣。曾每與諸公評論，則言笑彌日。侍於相公，則輕佻無所畏忱。遂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峰，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踰旬，又獻《鯸鯖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鷂鳶所獲，奈魴鱮之何。」相公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伯彥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采，投贄者無出於曾，曾有過忤，不至深罪，乃知相公之用心也。又作《潼關賦》以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歡有異也。」乃與賈島齊譴。爲時所忽，至於潦倒，誠可惜哉。後溫庭筠爲賦亦譏刺，少類於平、賈，而謫方城尉。

《鑒戒録·賈忤旨》 賈(島)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爲「十惡」。

《唐摭言·府元落》 平曾，長慶二年貶。

又《海叙不遇》 平曾謁華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

雜録

《劇談録·元相國謁李賀》 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句有聞，亹亹不絕，如【略】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略】皆苦心文章，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北夢瑣言》卷六 朱崖李太尉奬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杜荀鶴)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采用，皆此類也。

《唐音癸籤·談叢二》 唐士子應舉，多徧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不辭。如平曾「三縑卹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還」之誇，鄙穢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諂辭，概出贋剿，若小說所稱「百錢買自書鋪」、「并荆南表丈一時乞取」者，眞堪令人捧腹。士風凌夷至此，總科舉爲之流弊也。

賈竦

《**集古録目**》 唐賈竦《謁華嶽廟詩》，唐賈竦撰并書，大和六年，竦從子琡刻，在華嶽。

朱彝尊《書唐賈竦華岳廟詩石刻後》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大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參軍事琡修之。修之者，殆鋟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萬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升書咸廙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顔眞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爰裝界書其後。

《關中金石記》卷四 《謁華岳廟詩》，元和元年十月賈竦作並正書。後有大和六年四月竦姪琡重修題名。

又 竦，賈餗兄。據《宰相表》，則竦官著作郎也，無姪琡名，可以補史之缺。

《金石萃編・賈竦謁華嶽廟詩跋》 按賈竦官著作郎，而此詩自題不署銜，則是未仕時作也。竦爲餗之兄，餗居相位在文宗朝，當元和年官不過員外郎，未顯也。玩竦詩，有云：「髫年業文翰，弱冠荐屯厄。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曆。正直不吾欺，願言從所適。」則顯然是未第而求神佑者。此詩《全唐詩》未收，故無從詳考。

杜確

《**元和姓纂・姥韻**》 溱之堂姪確，河中節度。

《**舊唐書・德宗紀下**》 （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太常卿杜確爲同州刺史、本州防禦、長春宮使。

又 （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丁酉，以同州刺史杜確爲河中尹、河中絳州觀察使。

《直齋書録解題・典故類》 《楚寶傳》一卷，杜確撰。肅宗乾元二年，楚州尼眞如獻寶事。

柳宗元《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俱起草萊。懷策既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分命邦畿，步武獲陪。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於後多幸，謬列周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再獲聯事，東西相望。出處同道，樂惟其常。後予出刺，九載南服。公自左輔，遂膺推轂。我勤魏闕，爰總九流。誰謂河廣，願言莫由。烹魚之問，往復相酬。惠好斯厚，惟以綢繆。

陳存

《因話録・羽部》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眎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唐詩紀事・陳存》 存，大曆、貞元間詩人。

牛僧孺

論述

《周秦行紀》 李德裕《周秦行紀論》：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涼國李

公常呼牛僧孺曰「太牢」。涼公名不便，故爾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睹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貯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僬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耳。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北夢瑣言》卷一六：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終於碭山之朱乎？《資治通鑑・唐紀五九》敬宗寶曆元年：《考異》曰：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既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時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灞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賈氏談錄》：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善。嘗因飲會，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斯坐？」衛公銜之。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爲憲司所覈，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爲沈婆兒也。」事遂寢。《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託之韋郎；無雙事，託之仙客；鶯鶯事雖元稹自敘，猶借張生爲名。惟沈下賢《秦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李羣玉《黃陵廟》詩，皆攬歸其身，名檢掃地矣。又《後集》卷一：唐有「雙角犢子恣狂顛」之謠，周子諒彈牛仙客，以爲姓符讖書。李文饒亦云：「牛奇章懷異志於圖讖，恨不族之。」又欲以太牢少長俱置之法。朱新仲云：「信讖書而誣人以大逆，李竄海島，周杖死朝堂，報也。」又云：「終唐之世，無牛姓爲盜者，夫犢子雙角，殆拆朱字耳。」泚問鼎於前，溫改物於後，讖亦有時而驗耶。《歸田詩話》卷上：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亞之《櫜泉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然《周秦行記》與僧孺所著《幽怪錄》，文體絕不相類，或謂乃李德裕門下士所作，以暴僧孺之犯上無禮，有僭逆意，蓋嫁禍云爾。理或然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譌下》：《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僞撰，以搆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爲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罹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等錄，亡隻詞搆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可睹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刻忮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

《玄怪錄》 《雲麓漫鈔》卷八：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洪邁《夷堅乙志序》：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遠。逮干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又《夷堅支癸志序》：《唐史》所標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家，班班其傳，整齊可翫者，若牛奇章、李復言之《玄怪》，陳翰之《異聞》，胡璩之《談賓》，溫庭筠之《乾臏》，段成式之《酉陽雜俎》，張讀之《宣室志》，盧子之《逸史》，薛渙思之《河東記》耳，餘多不足讀。然探賾幽隱，可資談暇，《太平廣記》率取之不棄也。惟柳祥《瀟湘錄》，大謬極陋，污人耳目，與李隱《大唐奇事》只一書而妄名兩人作。《唐志》隨而兼列之，則失矣。《湧幢小品》卷一八：牛僧孺撰《玄怪錄》，楊用修改爲《幽怪錄》，因世廟時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誤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搜神》，《玄怪》之先也。又：唐人《酉陽雜俎》《玄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太平廣記》所載，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蓋諸書皆自《廣記》錄出，而鈔集者鹵莽，脫略致然。又《二酉綴遺

中》：《博異志》稱谷神子纂【略】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玄怪》等錄覺勝之。又：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略】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又《二酉綴遺下》：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工。又：鬼詩極有佳者，余嘗編蒐諸小說，彙爲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撮其尤：四言如「玉盌金釭，願陪君王。」【略】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即六朝諸名世集中罕睹，決非牛奇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又《莊嶽委談上》：今戲具，圍棋最古【略】象戲稍爲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略】而唐以後殊無可考。惟《玄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略】案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考。又《莊嶽委談下》：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極於《剪燈》《秉燭》。

傳記

碑志

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爲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豪族。八代祖宏，仕隋爲吏部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祖鳳，中宗時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肄習，孜孜矻矻，不捨蚤夜。洎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雋，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羔雁繼至，封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郗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寮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屈，問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員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以地官貳卿兼領綱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厚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迴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允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爲先，彝倫攸叙，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并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愼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鳴而止。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妬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疏薄，歲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默許心計，埏泥範塼，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堅壁，人到於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卜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衆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閤爭，不得。公入侍密啓，上意乃寬，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李崖州鎮劍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歃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犬戎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籍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

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寵加端寮，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習偷薄之俗，公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於至理，倉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回，拜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制，宣曰：「以卿精忠，用以睨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井稅，薄地徵，人用胥悅，咸歌來暮。武宗初纘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參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鼐硊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策免，降授太子少師。時議不平，又還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孽鍛鍊，誣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之士咸冤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司東洛。池臺琴酒，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尚其軌躅。未半歲，遘疾薨于東都城南之別墅。自嬰疾至於捐館，譚笑言語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爲之軫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僚弔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見大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爲詩酒侶，其韻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難其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待樞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恤竄謫之窮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秘之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第。蔚，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

杜牧《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存目）

傳狀

《舊唐書·牛僧孺傳》（存目）

《新唐書·牛僧孺傳》（存目）

紀事

《因話録·羽部》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皐在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尚書除觀察。明年冬，牛公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牛公始也。

《幽閒鼓吹》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賫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迴。

《尚書故實》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唐摭言·公薦》 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藉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贄。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

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又《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辨》，極言誹謗。有「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眞珠。

《北夢瑣言》卷一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埽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紀》，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紀》，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妒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太平廣記》卷四九七引《乾臏子》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敕頭。」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

又引《雲溪友議》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於補闕劉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礱礪，終爲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況漢南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愼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閱鱒前見在身。珠玉曾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唐會要・雅樂下》 穆宗睿聖文思孝皇帝室酌獻，奏和寧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樂章。）

《南部新書》甲 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

又己 殷僧辨、周僧達，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牛僧孺《玄怪錄》十卷。

《宋史・藝文志五》 牛僧孺《玄怪錄》十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 牛僧孺《論集》一卷。（闕）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幽怪錄》。

《郡齋讀書志・玄怪錄十卷》 右唐牛僧孺撰。僧孺爲宰相，有聞於世，而著此等書。《周秦行紀》之謗，蓋有以致之也。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 《玄怪錄》十卷，唐牛僧孺撰。《唐志》十卷，又言李復言《續錄》五卷，《館閣書目》同。今但有十一卷，而無《續錄》。

《國史經籍志・史類・傳記》 《玄怪錄》十卷（牛僧孺）。

又《集類・別集》 《牛僧孺集》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周秦行紀》一卷（牛僧孺）。《玄怪錄》十卷（牛僧孺，即《幽怪錄》。）

《徐氏紅雨樓書目・小說類》 《幽怪錄》十二卷，牛僧孺。李復言續。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幽怪錄》，唐牛僧孺撰。僧孺事蹟具《新唐書》本傳。《唐書・藝文志》作《玄怪錄》。朱國楨《湧幢小品》曰：「牛僧孺撰《玄怪錄》，楊用修改爲《幽怪錄》。因世廟時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一書，非刻之誤也。」然《宋史・藝文志》載李德裕《幽怪錄》十四卷，則此名爲複矣。《唐志》作十卷，今止一卷，殆鈔合而成，非其舊本。晁公武《讀書志》云：「僧孺爲宰相，有聞於世，而著此等書。《周秦行紀》之謗，蓋有以致之也。」末附唐李復言《續錄》一卷。考《唐志》及《館閣書目》皆作五卷，《通考》則作十卷，云分仙術、感應二門。今僅殘篇數頁，竝不成卷矣。然志怪之書，無關風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矣。

《**藝風堂藏書記・小説第十**》《幽怪錄》四卷，《續錄》一卷，唐隴西牛僧孺編，續李復言編。次行題書林松溪陳應翔刊，似元時刻。

《**藏園羣書經眼錄・子部三・小説家類**》《幽怪錄》四卷（唐牛僧孺撰），《續錄》一卷（唐李復言撰）。明書林陳應翔刊本，九行二十一字。首卷第三行有「書林松溪陳應翔刊」一行。繆荃孫以《太平廣記》校過。

藝文

劉禹錫《酬牛相公獨飲偶醉寓言見示》（存目）

白居易《宿香山寺酬廣陵牛相公見寄》 手札八行詩一篇，（來詩云：「唯羨東都白居士，月明香積問禪師。」時牛相三表乞退，有詔不許。）無由相見但依然。君匡聖主方行道，我事空王正坐禪。支許徒思遊白月，夔龍未放下青天。應須且爲蒼生住，猶去懸車十四年。（牛相公今年五十七）

又《偶於維揚牛相公處覓得箏箏未到先寄詩來走筆戲答》 楚匠饒巧思，（來詩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秦箏多好音。如能惠一面，何啻直雙金？玉柱調須品，朱絃染要深。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

李紳《憶被牛相留醉州中時無他賓牛公夜出真珠輩數人（余有換樂曲詞時小有傳於歌者）》 嚴城畫角三聲閉，清宴金樽一夕同。銀燭坐隅聽子夜，寶箏筵上起春風。酒徵舊對慚衰質，曲換新詞感上宮。淮海一從雲雨散，杳然俱是夢魂中。

杜牧《寄牛相公》（存目）

雜録

白居易《太湖石記》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志，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愼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眞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歊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旦，巖崿霏霧，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旦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其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逼視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以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視之若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千百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睹斯石，覽斯文，知公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癸丑日記。

《劇談錄・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己，因舉杯祝曰：「既有灘，何惜鸂鶒。」宴未終，俄有一雙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石介《牛僧孺論》 唐文宗皇帝既承父兄奢弊之餘而踐阼，孜孜政道，有意貞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如此乎？」宰相僧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乎？」旬日間三上章請退。悖哉，僧孺之不忠也。伊尹恥致其君不及堯舜，魏文公願爲皐夔。夫湯與太宗，又豈

本有堯舜之資？伊尹、魏文公致之，遂如堯舜焉。吾觀文宗，夙夜勤治，身履恭儉，英智聰睿，有聖人之資。僧孺若以堯舜之道輔之，必爲堯舜矣；若以帝王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王之道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己之才，以致於君，惟恐君不能行。盡己之道，竭己之才，以致於君，君不能行，猶晝夜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僧孺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而不能行者？而僧孺遽止，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爲開元之君也，則以開元之政啓之；君既能爲開元之政也，則以貞觀之政啓之；君既能爲貞觀之政也，則以三王之政啓之，君既能爲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啓之；君既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皇之道啓之；然後致其君卓然在於羲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乎仁壽之域，此不爲盛乎？直指大和之間，謂之太平可嗟矣。夫唐自天寶以後，藩臣倔強不順，中官驕悖撓權。至文宗承穆宗、敬宗之後，履長慶、寶曆之亂，四海奢弊，彝倫攸斁，萬幾隳曠，庶政不緝。當是時，中官王守澄用事，僉人得進，幽州軍亂，方逐其帥，成都失守，復陷於蠻，而又姦黨橫行，申錫遭構，興元兵亂，李濟被害，疾疫相仍，民罹夭殤，水旱仍臻，年歲凶歉。而僧孺謂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不亦面欺其君乎？復且怨君責成於己，輒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悖亦甚矣。大臣之禮固如是乎？噫，其後鄭注干政，李訓亂國，邪謀得行，狂狡並進，大和之治不及貞觀、開元之太平，過在僧孺也。惜乎。文宗有君而無臣矣，悲夫。

蘇轍《歷代論五・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靡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御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倖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叢，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唐語林・文學》 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爲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草叢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氣色沮，憑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

又《補遺》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爲「玉杯」，牛宅爲「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尚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磐宅。磐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磐必延頸望之。宅竟爲牛相所得。

《唐詩紀事・牛僧孺》 樂天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而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略】」

《能改齋漫録》卷五 予按《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剽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故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

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野史》本吉州人龍袞所撰，或得其眞。今（劉）沆傳以祖景洪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故老相傳爲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予又按：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叙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於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以僧孺肄業於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於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十五年，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於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牛奇章有「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之謗。張祜《上牛相》亦云：「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有「綠鬢紅粉」之語，末云：「知君年少貴，不信有春愁。」蓋前詩非謗矣。牛、李嗜好如冰炭，惟愛客則如一人。然贊皇生相門，無聲色之好。奇章起寒門，備貴人之奉，不及贊皇遠矣。

又《後集》卷一 杜牧嘗爲牛奇章公掌書記，後誌牛公墓，書維州事，是牛而非李。又云：「李太尉專柄，多逐賢士。」牧弟顗嘗爲李衛公巡官，後李貶袁州，牛公欲辟致，顗辭以李公方在困，不願就。牧誌顗墓，備載其事。牛、李相反如冰炭，門下士各分朋黨。二杜於其時一爲牛客，一爲李客，各行其志，各主其所主，不以牛、李之存沒用舍爲向背，其兄弟俱豪傑之士矣！自唐至今，維州曲直之論未定，惟溫公是奇章，與牧之論同。

《香祖筆記》卷七 唐牛僧孺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牢手，少牢口。」謂牛善爲文，楊善言說也。白樂天不失爲賢者，而黨於二牢，未免爲累，每讀《長慶集》，輒惜之，不啻如癰疽瘠環耳。

又卷一二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但悉謀維州一事，怨恫神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賢不肖如薰蕕然，不難辨也。自蘇穎濱二人皆偉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鸂鶒一雙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當以鵠梟應之。」此雖戲論，實公言耳。吾宗鶴尹兄抃，工於詞曲，晚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於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嘗屬予序之，而未果也。今鶴尹歿數年矣，憶前事，爲之憮然，聊復論之如此，將以代序，且以見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

《詩說隽永》 贊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聞君採其石，翦斷赤城霞。」牛奇章亦好石，洛中闢地多得之，刻文可辨。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云：「慇懃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即今英石也。

嚴休復

論述

《唐昌觀玉蕊花折有仙人遊悵然成二絶》二 《詩境淺說續編》：此與鮑溶《贈楊煉士》詩，皆以虛無之想，託諸歌詠。但鮑詩確鑿言之，此詩云仙無人見，第二句已明言之。後二句言得稍傍銖衣者，惟有無情之雪，因回風飛舞，或能點綴雲鬟。而俄頃雪消，亦等於露電。仙蹤玉蕊，果誰見之耶？以詩句論，鮑溶之天風冥冥，此詩之好風吹鬢，皆空靈縹緲之筆也。

紀事

作家逸事

《元和姓纂·嚴韻》 貞元給事中同州刺史嚴說生休復，膳部員外郎。

元稹《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爲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

《大唐傳載》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蕃）〔謇〕、嚴休復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公云：「二嚴不如蕃。」

《舊唐書・裴垍傳》 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

《唐語林・文學》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爲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興。

柳宗元《亡友故祕書省校書郎獨孤君（申叔）墓碣》 今記其知君者於墓【略】嚴休復玄錫，馮翊人。

作品本事

《劇談錄・玉蕊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乘馬，峨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蕊院真人降詩，嚴休復詩曰：「終日齋心禱至神，魂銷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睹蕣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藝文

劉禹錫《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花下有游仙二絕》（存目）

張籍《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近有仙過因成絕句二首》（存目）

元稹《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花下有遊仙》（存目）

白居易《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絕句寄之》 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詞與豔歌。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

姚合《奉和前司封蘇郎中喜嚴常侍蕭給事見訪鶯斑鬢之什》 東觀詩成號良史，中臺官罷揖高名。即提綵筆裁天詔，誰得吟詩自在行。

雜錄

《唐音癸籤・詁箋五》 唐人甚重玉蕊花，唐昌觀花發，致僊女下降，元、白、劉夢得、張籍、王建與嚴休復有唱和詩。【略】後見周益公集有《玉蕊辨證》一卷，云嘗從招隱致得一本，條蔓如茶蘼，種之冬凋夏茂，柘葉紫莖，久之根株合抱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須如冰綵，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須上，散爲十餘，猶刻玉然，花名玉蕊似此。益公又以爲人多與瓊花、瑒花相混，瓊花即八僊花，瑒花即山礬花，亦名米囊花，並白，而實與玉蕊異云。

韋執中

《陪韓退之賓貽周同尋劉尊師不遇得師字》 《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詩見《寶氏聯珠集》。「汗漫」、「逍遙」、「星郎」、「羽客」對偶，亦佳。惟「何之」、「何處」頗重複，恐久而無傳，亦不可失也。紀昀評：通體庸鈍，六句尤

拙。此詩亦初不選，而後補入而前評則未及刪也。「汗漫」「逍遙」乃常語，「星郎」「羽客」更俗字。

《元和姓纂・微韻》 莓，巴州刺史，生執中、執誼。執中，泉州刺史。

賈牟《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存目）

韓愈《同賈牟韋執中尋劉師不遇》（存目）

李益韋執中諸葛覺賈島《天津橋南山中各題一句》 野坐分苔席（益），山行繞菊叢（執中）。雲衣惹不破（覺），秋色望來空（島）。

尉遲汾

《府尹王侍郎準制拜嶽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韻》 《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狀嵩高靈勝詩》：其文章雖不多見，此五言詩排奡頗近昌黎，其書規模虞、永，興尤精妙，昌黎亟賞之，不虛矣。《中州金石記》卷三：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記》，唐之詩人守此獺祭也。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 有沈杞者，張弦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翃者，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

《唐摭言・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張弦、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弦、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楊巨源《同太常尉遲博士閤下待漏》（存目）

劉禹錫《尉遲郎中見示自南遷牽復却至洛城東舊居之作因以和之》（存目）

白居易《答尉遲少尹問所須》（存目）

姚合《寄題尉遲少卿郊居》（存目）

韓愈《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於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金石錄補・唐狀嵩岳靈勝詩》 右詩題云：「府尹王侍郎準制拜岳，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韻。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尉遲汾。」後云：「大和三年六月十日，刻字人薛元。」詩中多自註，註引《白虎通》，「虎」作「武」，廟諱也。無書人姓名，必汾筆也。大梁王紳袞被詔禱雨岳祠，獲此碑於圮牆下，移寘壁間。則湮沒已久，歐、趙二公弗之錄耳。

《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狀嵩高靈勝詩》 王侍郎者，王播以吏部侍郎爲河南尹也。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有沈杞者，張弦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翃者，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汾遂以貞元十八年登進士第。

《授堂金石二跋・唐嵩高靈勝詩碑》 正書，太和三年六月。今在中嶽廟峻極門之東角門壁。碑自熙寧丁巳大梁王紳移置壁間，舊惟《嵩陽石刻記》作尉遲汾書，近《府志》踵襲其謬，且謂《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者誤。據詩云：「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其意正言王尹准制拜嶽，汾乃寄呈此詞。若以尹自撰，豈復作此語哉。詩後用東山屐齒等字，皆可證明爲汾所寄無疑，而葉氏竟率然至此，其他安得不滅裂爲之耶。唐石刻遇稱皇帝，皆空三格。今詩內三川守，又詔賢導宸衷，三川守及賢字，措語美王尹耳，何爲亦空三格耶？小註內引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以余近所見本直無此文，惟云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厚大之也。乃知返刻爲不全之書，其中傳刻佚脫必有爲世所未及見亦不暇補綴者，非得是石，何由少見古本耶。

羅讓

《閏月定四時》 《唐詩增評》卷三：首韻分破，二韻承明置閏以定時，三韻言時定則歲成，四韻寫置閏之法，五、六韻明暗屬對，巧連結句，隱照試事。此題但敷衍律曆志、尚書考，雖累牘不能盡，鎔其液而鑄爲詞，乃可與風雅之選。

《舊唐書・孝友傳・羅讓》 羅讓字景宣。祖懷操。父珣，官至京兆尹。讓

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對策高等，爲咸陽尉。丁父憂，服除，尚衣麻茹菜，不從四方之辟者十餘年。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就其所居，請爲從事。除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尚書郎、給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略】入爲散騎常侍。未幾，除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贈礼部尚書。

《**新唐書・羅讓傳**》（存目）

《**新唐書・藝文志四**》《羅讓集》三十卷。

鮑溶《**送羅侍御歸西臺**》 歸臺新柱史，辭府舊英髦。勸酒蓮幕貴，望塵驄馬高。詩情分繡段，劍彩拂霜毫。此舉關風化，誰云別恨勞。

陳陶《**投贈福建路羅中丞**》 越豔新謠不厭聽，樓船高卧靜南溟。未聞建水窺龍劍，應喜家山接女星。三捷楷模光典策，一生封爵笑丹青。皇恩幾日西歸去，玉樹扶疏正滿庭。

《**墨池編**》**卷六** 《唐羅讓碑》，柳公權書，在高陵。

杜周士

柳宗元《**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

又《**童區寄傳**》 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孫汝聽曰：周士，貞元十七年第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

吕温《**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略】廷賜大旆，俾綏衡湘【略】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河内司馬君紓、范陽盧君璠、太常寺協律郎河東薛君存慶、前咸陽縣尉吴郡顧君師閔、前太子正字隴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同郡杜君寶，群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歲餘大備。

《**新唐書・南蠻傳下・西原蠻**》 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嚴公素遣人盜其稿，周士憤死。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杜周士《廣人物志》三卷。

《**直齋書録解題・名家類**》《廣人物志》十卷，唐鄉貢進士京兆杜周士撰，叙武德至貞元選舉薦進人物事實，凡五十五科。

《**避暑録話**》**卷上** 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蕭昕爲起居舍人，薦張鎬。以褐衣召見，拜左拾遺。來瑱爲贊善大夫，鎬薦材堪將帥。」《唐書》鎬、瑱傳皆不載。

班肅

《**元和姓纂・删韻**》 宏，戶部尚書。生肅。肅生震。

柳宗元《**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韓醇注：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第一。）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修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於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於素，因寓於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元稹《**授班肅尚書司封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前坊州刺史賜緋魚袋班肅，馳競之徒，能於寒暑之際，不以憂畏移其薄厚之道者鮮矣。聞爾爲祠部員外郎，值吾黜姦之日，遊其門者莫不跧竄奔迸，懼罹其身。唯爾安分不渝，

進退有素，搢紳之論有以多之。復爾中臺，以厚吾俗。勉愼其始，無輕所從。可行尙書司封員外郎，餘如故。

《**册府元龜**》**卷七八七**　班肅長慶元年自前坊州刺史爲司封員外郎，時宰臣上言曰：「將欲淸風俗，必在厚人倫。竊見皇甫專權位盛時，班行之中，多所親附。及得罪後，議論立變，憎嫉如讎，俗之衰薄一至於此。唯班肅以曾爲郎官判度支案，始終如一，獨送出城，周行之間多美其事。今郡秩已罷，望授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拜。

《**新唐書・皇甫鎛傳**》　鎛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

齊推

陳諫《**登石傘峰序**》　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陽齊公(抗)昔遊越鄉，閱翫之山水者垂三十載。初棲於剡嶺，後遷於玉笥。自解薜此山，赤二紀而登台鉉，乃施舊居之西偏爲昌元精舍。其東偏石傘巖，付令弟秀才推。俄而中書即世。推，高尙之致，文行之美，與伯氏相侔。至元和九年秋九月七日，浙東廉使、越州牧、兼御史中丞楊公，泊中護軍王公，率僚佐賓旅同遊，賦紀登覽之趣，小子承命序其梗槩以冠篇。

《**唐會要・定格令**》　至長慶三年正月，刑部奏：請戶部郎中王正、司門員外郎齊推詳正勅格，從之。

《**書史會要**》**卷五**　齊推、李則【略】右並工於翰墨，有名當世。

《**通志・藝文略五**》《靈飛散傳信錄》一卷，齊推撰。

《**太平廣記**》**卷六七引**《**少玄本傳**》　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遊華嶽迴，道次於陝郊。時(盧)倕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尙德，各徵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倕。倕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詠須臾，即得其旨。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六百五十五，《唐惠昕大師碑》，齊推撰，正書，姓名殘缺，貞元十七年。

又　第一千六百九十六，《唐圯上圖贊》，李德裕撰，齊推正書，元和五年三月。

姚合

論述

綜論

《**詩人玉屑・唐人句法**》　造理：【略】「馬爲賒來貴，童因借得頑。」(姚合)【略】奇偉：【略】「玉節在船淸海怪，金函開詔拜夷王。」(姚合《送源中丞赴新羅》)【略】寒苦：【略】「風冷衣裳脆，天寒筆硯淸。」(姚合《秋月山中》)【略】合璧(句中意相關)：【略】「簷燕酬鶯語，庭花雜絮飄。」(姚合)【略】眼用響字：【略】「靜窗尋客話，古寺覓僧棋。」(姚合《寄王度》)

《**瀛奎律髓**》**卷一〇姚合**《**遊春**》**方回評**　姚少監合初爲武功尉，有詩聲，世稱爲姚武功，與賈島同時而稍後，似未登昌黎之門。白樂天送知杭州，有詩。凡劉、白以後詩人，集中皆有姓名。詩亦一時新體也，而格卑於島，細巧則或過之。【略】予謂詩家有大判斷，有小結裹，姚之詩專在小結裹，故四靈學之。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體則衰落不振。又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於此幾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是故學詩者必以老杜爲祖，乃無偏僻之病云。

又卷二四姚合《**送李侍御過夏州**》**方回評**　大抵姚少監詩不及浪仙，有氣格卑弱者，如「瘦馬寒來死，羸童餓得癡」，「馬爲賒來貴，童因借得頑」，皆晚輩之所不當學。如王建「脫下御衣偏得着，放來龍馬每教騎」，不惟卑，而又俗矣。東坡謂「元輕白俗」，然白亦不如是之太俗也。又姚詩如「茅屋隨年借，

盤飧逐日炊。無竹栽蘆看，思山疊石爲」，兩句一般無造化。又如「簷前酬鶯語，鄰花雜絮飄」，粧砌太密，則反若淺拙。予以公論評之至此，其細潤而甚工者，亦不可泯沒，又當於他詩下備論而表出之。

《**唐才子傳・姚合**》 蓋多歷下邑，官況蕭條，山縣荒涼，風景凋弊之間，最工模寫也。性嗜酒，愛花，頹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達人之大觀。

《**唐音癸籤・評彙三**》 姚秘監合詩洗濯既淨，挺拔欲高，得趣於浪仙之僻，而運以爽亮，取材於籍、建之淺，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時數子，巧撮其長者。但體似尖小，味亦微醨，故品局中駟爾。

《**詩源辯體**》**卷二五** 胡元瑞云：「晚唐二家，一家學賈島，一家學姚合。」方虛谷云：「合詩有左無右，有右無左，前聯佳矣，或後不稱，起句是矣，繳句或非，有小結裹無大涵容，其才與學殊不及浪仙也。」予考《才調》《三體》《律髓》《品彙》《類苑》諸書，合諸體僅得四五十篇。五言律如「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移山入院宅，種竹上城牆」，「棋罷嫌無月，眠遲聽盡砧」，「馬爲賒來貴，僮因借得頑」，「裁衣延野客，翦翅養山雞」，「嚼花香滿口，書竹粉粘衣」，「無竹栽蘆看，思山疊石爲」等句，僅入晚唐纖巧，中亦間有近島者。但其人既在元和間，先已逗入晚唐纖巧，故晚唐諸家實多類之，非有意學之耳。《品彙》所錄五七言，氣格稍勝。今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焦弱侯《書目》有《姚合集》十卷，待全集出，更爲定論。

《**載酒園詩話・末流之變**》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耳孫不符鼻祖。如鄭谷受知於李頻，李頻受知於姚合，姚合與賈島友善，兼效其詩體。今以姚、鄭並觀，何異臯橋廡下賃舂婦與臨邛當壚者同列。始知凡事盡然，子夏之後有莊周，良不足怪。（黃白山評：姚詩亦未必美如彼，鄭詩亦未必醜如此，何其軒輊過甚耶。）

又《又編・姚合》 按秘書與閬仙善，兼效其體。古詩不惟氣格近之，尚無其酸言。至近體如「酒熟聽琴酌，詩成削樹題」，「過門無馬跡，滿宅是蟬聲」，「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弄日鶯狂語，迎風蝶倒飛」，俱爲宋人所尊，觀之果亦警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姚少監詩集十卷**》 其自作則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張爲作《主客圖》，以李益爲清奇雅正主，以合爲入室，然合詩格與益不相類，不知何以云然。其集在北宋不甚顯，至南宋永嘉四靈，始奉以爲宗，其末流寫景於瑣屑，寄情於偏僻，遂爲論者所排。然由摹倣者滯於一家，趨而愈下，要不必追咎作始，遽懲羹而吹虀也。

又《總集類一・極玄集二卷》（姚）合爲詩刻意苦吟，工於點綴小景，搜求新意，而刻畫太甚，流於纖仄者，亦復不少。宋末江湖詩派皆從是導源者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姚少監詩集**》 合早以《武功縣詩三十首》得名，後官至秘書少監，詩家終謂之姚武功，其詩亦即稱武功體。大抵刻意於五言，五言尤刻意於中二聯，其冥搜物象，多人意想所不至，而瑣屑纖巧，亦由於此，永嘉四靈皆沿其末流者也。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姚合傳**》 懷民按：武功詩集古今體存遺甚多，其五言律樸茂新奇，酷似王仲初。仲初故與水部合體，而姚君與水部爲友，其得於漸摩者深矣。佳篇美不勝收，然無逾《縣居詩》者，且君以武功得名，未必不由此詩起也，次爲升堂第四。

《**石洲詩話**》**卷二** 姚武功詩恬淡近人，而太清弱，抑又太盡，此後所以漸靡靡不振也。然五律時有佳句，七律則庸軟耳。大抵此時諸賢七律皆不能振起，所以不得不讓樊川、玉溪也。

《**石園詩話**》**卷二** 姚武功合，詩多名句，如：「客行長似病，煩熱束四肢。到君讀書堂，忽若逢良醫。時時相獻酬，文字當酒巵。」「嘗聞朋友惠，贈言始爲恩。金玉日消費，好句長相存。」「人生須氣健，饑凍縛不得。」「至交不可合，一合難離析。」「窮愁一成疾，百藥不能治。」「士人甚商賈，終日須東西。」「士有經世籌，自無活身策。求食道路間，勞困甚徒役。」「懶拜腰肢硬，慵趨禮樂生。」「因客始沽酒，借書方到城。」「詩書愁觸雨，店舍喜逢山。」「靜者多便夜，豪家不見秋。」皆耐人尋味。

《**三唐詩品**》**卷二附十三家** 其源蓋出於左太冲，而馳騁害體，已開宋派。律體典潤，故得名重當時。《武功三十首》，特見清華。然方之孟從事、劉隨州，則神情頓減。

分　論

《**送李侍御過夏州**》《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此詩以「虜近少閒兵」一句能道邊塞間難道之景，故取之。上聯「迢遞河邊路，蒼茫塞上城」兩句似

泛，亦無深病也。馮舒評：必流水對，決弱而小矣。紀昀評：武功詩之極渾成者。落句得神。又：此詩佳在末二句。「虜近少閒兵」句殊不見工。邊塞詩如此者甚多，不必寫出地名方爲切題。必以此論，則第六句臨邊之地，何處不可用？（方回）評摘武功疵病皆是，所謂細潤而工者，則不盡然。

《**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唐詩摘抄》卷三：起冒全篇。名士作郡，不廢游宴賦詩，然當時有司，多詩人爲之，未聞以曠官見黜，若今日競競奉職，猶懼不免，豈人才不古若耶？抑網亦少密耶？爲之三歎。末句是將自己跳入，傷己之不得同往，不是傷彼地之無人。後張籍詩，結亦如此。

《**送邢郎中赴太原**》《唐詩歸·中唐五》：鍾（惺）云：亦以深朴勝。

《**送宋慎言**》《詩人玉屑·中興諸賢·趙天樂》：《瓜廬》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亦用姚合語也。（姚合《送宋慎言》云：「驛路多連水，州城半在雲。」）此類甚多。

《**送喻鳧校書歸毘陵**》《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姚少監合詩選入《二妙》者百二十一首，比浪仙爲多。此四靈之所深嗜者。送人詩三十餘首，以余再選，僅得三首，爲武功尉時詩八首最佳。其餘有左無右、有右無左。前聯佳矣，後或不稱；起句是矣，徼句或非。有小結裹，無大涵容，其才與學，殊不及浪仙也。此詩「鄉中賦籍除」，疑登第人免役不免賦，合考。紀昀評：起二句野調，三、四鄙惡至極。

《**送河中楊少府宴崔駙馬宅**》《野客叢書·司字作去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略】僕又考之，不特白詩爲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略】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略】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送僧默然**》《唐詩歸·中唐五》：鍾（惺）云：儒釋一家之言。

《**送源中丞赴新羅**》《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結句則【略】姚合「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灑扶桑」。大率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句率弱者多。《圍爐詩話》卷三：盛唐不巧，大曆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於巧【略】姚合《送使新羅者》云：「玉節在船清海怪」，則更險急，爲避陳濁麻木不惜也。

《**送韋瑤校書赴越**》《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第二句言「乘傳出秦關」，忽插入「霜落」、「潮來」，似乎不甚貫穿。然其聯單看自好。

《**寄王度居士**》《唐詩快》卷一三：寫盡貧士景況矣。

《**春日早朝寄劉起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律下》：周敬曰：有同盛（唐）風流。徐用吾曰：清語整整。蔣一梅曰：莊雅沉雄，五言擅場。吳山民曰：整而暇。周珽曰：前六句寫春日早朝景事，結自言老得覲君，見不若起居郎密邇御側之榮，相寄之意，却在言外。杜詩「天顏有喜近臣知」，此詩「天語侍臣聞」，見天子聲色，非疏逖之臣可得親炙。「知」字「聞」字，又不無深淺之別。

《**寄汴州令狐楚相公**》《野客叢書·善學柳下惠》：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汴水如今不復渾」。孟郊詩曰：「自公領茲部，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霄水清，君沒霄水渾。」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之意。

《**寄紫閣無名頭陀**》《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佛本生於西夷，而染於中華，今曰「華夷佛豈殊」，是妄生分別相也。第新羅之人，亦有佛性，以此推之即通。紀昀評：中四句極力刻畫，而斧鑿之痕未化。

《**寄無可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見世慮皆盡」，固人之所難，「來生事更修」，此理恐不然也。此詩却自可觀。馮班評：起好。末聯「寄」結。紀昀評：五、六平近而不佳，武功轉不直作平近語。

《**山中寄友人**》《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五、六好。比賈島斤兩輕，一不逮，對偶切，二不逮，意思淺，三不逮。却有一可取，曰清新。紀昀評：盛唐人詩語和平，而高逸身分，自於言外見之，無詭激清高之習。武功以後，始多撐眉努目之狀，所謂外有餘者中不足也。此詩四句自佳，末二句有多少火氣在。

《**萬年縣中雨夜會宿寄皇甫甸**》《瀛奎律髓》卷八方回評：頷聯不對，唐人多此體。五、六言雨事巧。蟲上階近人，雨中多有之。客起到門，始知有雨而還，則人之所難言者，故曰巧。

《**贈王尊師**》《唐詩快》卷一一：詩人說仙境，大抵皆是說道院耳。此中二聯指點瀛洲路風景，豈是人間世所有。

《**贈劉叉**》《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劉叉豪俠之士，嘗殺人亡命，此詩殆叉之眞像也。

《**贈張質山人**》《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世間多怪人，喜吟詩而不

切者多有之。紀昀詩：四句粗野，五、六又太率易，結亦粗野。

《贈終南山傅山人》《詩人玉屑・中興諸賢・趙天樂》：《贈孔道士》詩云：「生來還姓孔，何不戴儒冠？」用姚合語也。（姚合《贈傅山人》：「悲君還姓傅，獨不夢高宗。」）

《閒居遣懷十首》五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第五句佳，必是先得之句，下句都無甚滋味。紀昀評：總是瑣屑，不得云佳。

《閒居遣興》《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五、六豈不佳？只眼前事，自是會湊合。紀昀評：前六句自好，結入惡趣。

《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瀛奎律髓》卷二三《閒適類總序》：凡山遊郊行、原居野處、幽寂隱逸之趣，於此所選詩備見之。如《姚少監集》有「閒適」一類。《武功縣中作三十首》者，乃是仕宦而閒適，已選置「宦情類」中。《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體與水部《秋居》、司馬《原上》詩一例，隨景觸興，無倫次，無章法，而自有天然妙趣。後世不知，則以爲破體矣。又：三十首中皆於諸處見胸次、骨格，所以見重處，正在此耳。《石園詩話》卷二：姚（合）《武功縣中作》多至二十七首，不能免重複之累。「到處貪隨我，終年老趁人」，「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閒」，「愛閒求病假，因醉棄官方」，「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秋涼送客遠，夜靜詠詩多」，「竟日無多食，連宵不閉門」，「病多惟識藥，年老漸親僧」，「養生宜縣僻，說品喜官微」，「久貧還易老，多病懶能醫」，「道友憐蔬食，吏人嫌草書」，「印朱沾墨硯，戶籍雜經書」，皆佳句也。姚嘗選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爲《極玄集》，曰：「此皆詩家射雕手也。」吾於諸句亦云。

又一　《六一詩話》：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三、四好。五、六似張司業而太易，太易則淺。三十首中選此十二首，「四靈」之所學也。此可學也，學賈島不可及矣。紀昀評：武功詩語僻意淺，大有傖氣，惟一二新異之句，時有可採，然究非正聲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隨興之什，初無先後倫次，但於起首結首略加鈎勒而已。「更師嵇叔夜，不擬作詩題」，領三十首。《載酒園詩話・宋人議論拘執》：凡摹擬最忌入俗。姚合形容山邑荒僻、官況蕭條曰：「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眞刻畫而不傷雅。至「縣古槐根出」猶可。下云「官清馬骨高」，「官清」字太着痕迹，「馬骨高」尤入俗諢。梅聖俞乃言勝前二語，眞是顚倒。

又二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方拙天然性」，「方拙」二字是骨。「惟尋向山路，不寄入城書。」此城當指都城也。

又三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到處貪隨我，終年老趁人。」絕肖王丞。

又四　《野客叢書・詩句相近》：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略】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五、六最工。紀昀評：五、六自好，三、四太俚。無名氏（甲）評：姚監詩亦無大氣局，比之浪仙亦淺，但稍覺開明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消。」諧。「醉卧慵開眼，閒行懶繫腰。」覺得陶公多了一折。「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仲初云「從他不往還」。

又五　《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五、六最細潤。《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閒。」聲吻全是王丞，乃眞似《原上》十三首也。

又七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鬢髮寒惟短，衣衫瘦漸長。」「長」字最工，妙中有理致。又：瘦宜寬，似不宜長，然「長」字實妙。

又八　《觀林詩話》：世所傳「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之語，乃姚合《武功縣》詩也。《鶴林玉露》丙編卷六：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得損哉！彼慕羶鼴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起句舊改「終年」作「三年」，讀之遂成話柄。紀昀評：起二句不貫通篇。《歷代詩話・唐詩・除目》：吳旦生曰：此二語，姚合詩也。【略】觀其送張宗原詩：「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自是冥心入道之言。又《武功縣閒居》詩：「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略】」尚何除目得入其胸次哉！

又一一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遊人到便回」，妙。宋人云

「未嘗一飯能留客」，便說破矣。「可曾衙小吏」，「衙」活字。「恐爲踏青苔」，高絕，即倪雲林不使踐壞青苔意。

又一二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官卑食肉薄，才短事人非。」諧中見傲骨。

又一三 《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三、四句平正，尾句亦可取。《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名句。

又一四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病多惟識藥，年老漸親僧。」名句。又：此自與仲初近，與樂天殊。「詩成滿硯冰」，苦搜可想。

又一五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卧誰知叫，閒書不著行。」此等過眞樸，須善學。

又一六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後世詩人只解睡覺耳。

又一八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野客嫌盃小，山翁喜枕低。」愈質愈妙，然須善學。

又一九 《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第三句好，第四句似乎因而成對。《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夜犬因風吠，鄰雞帶雨鳴。」對不過。

又二一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假日無多事，誰知我獨忙。」偏是如此說。「移山入縣宅，種竹上城牆。」忙得妙。「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諧妙，然須觀其內象，方可學。

又二二 《唐詩快》卷九：此等人豈是官料，却教他爲簿尉，冤屈，冤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養閒宜縣僻，說品喜官微。」諧處見傲骨。「惟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妙在不解。《養一齋詩話》卷五：鮑溶詩云：「門前青山路，眼見歸不得。」姚合詩則云：「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憤惋各盡其妙。合詩體氣清整，人以爲宋末「四靈」之開山，恐不盡然。

又二三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掃舍驚巢燕，尋方落壁魚。」此謂匠物。

又二四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久貧還易老」，到家語。

又二五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新詩久不寫，自算少人看。」古之詩人，必到得少人看，其詩始高，安得使時流人人悅之。

又二六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吏人嫌草書」，諧妙。

又二八 《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曾以簿權邑來，自唐已苦作邑之難也。又：三十首詩中選此十二首，「四靈」之所學也。此可學也，學賈島不可及矣。李光垣評：十二首中，凡用馬、雞、藥、酒、琴、竹、花、石、詩、書、風、雨、山、水、病、貧字樣，多複。《日知錄》卷九：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長憶」「今朝」相應。「點筆圖雲勢，彈琴學鳥聲。」句不佳。

又三〇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詩標八病外」，眞堪自負。「心樂百憂中」，非眞詩人不能體會如此。「不知還往內，誰與此心同。」以此綰結，即三十首之章法也。

《閒居晚夏》 《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三、四疑頗偏枯。「選字」者，殆於揀擇詩眼耳。下句未稱。馮班評：後四句直下，妙。紀昀評：三句小樣，不及對句。虛谷謂對句未稱，非是。五、六稍有致，七、八淺率。

《閒居》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中四句皆佳，「四靈」亦學到此地。但却學賈島，未升其堂，況入其室乎。紀昀評：武功詩之雅馴者。

《莊居即事》 《逸老堂詩話》卷上：李文公昉云：「士人唯貴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太華逸民李廌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余欽服二公之言，當書於座隅。姚合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野客叢書・唐人一詩見兩處》：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轅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養一齋詩話》卷九：佳句如「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則溫飛卿詩，「斜月照牀新睡覺，西峰夜半鶴來聲」，則姚武功詩，誤入建集耳。

《春日閒居》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第四句好。五、六恐如此粧點，太刻而淺。

《山中述懷》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相傳爲周賀作，檢賀集無之，自是歐公詩話誤。紀昀評：此詩氣韻閒雅，無撑眉努目之醜態，不類武功手筆，歐公則或有所據。三、四天然有韻。末句費解，或有訛。許印芳評：首句用古調，非拗調。六句亦佳，曉嵐密圈之。「山」字複。

《客舍旅懷》 《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道理是如此，但晚唐詩

句法字面多一同，即太爛。「行來」、「坐得」、「沾來」、「賈得」，可厭也。無名氏（甲）評：雖然切近，亦太卑隘，所以前人論李、杜非不窮，然落筆自有天人之度，一無寒乞相，此其異也。

《**遊春十二首**》《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又如十首中有云「正月一日後，尋春更不眠」，如「看水閒依路，登山欲到天」，如「未曉衝寒起，迎春忍病行。樹枝風掉軟，菜甲土浮輕」，如「趁暖簷前坐，尋芳樹底行。土融凝野色，水敗滿池聲」，如「愛花林下歇，戀草野中眠」，如「向陽傾冷酒，看影試新衣」，皆可喜，而其病在乎矜誇無感慨。沾沾自喜之所爲，如「摘花盈手露」似佳，下句云「折竹滿庭煙」，則不稱也。又卷一〇司空圖《早春》紀昀評：固是苦吟有悟，亦由骨韻本清，姚武功搜盡枯腸，終是酸餡氣。

又一〇　《瀛奎律髓》卷一〇紀昀評：武功詩欲求詭僻，故多瑣屑之景，以避前人蹊徑。佳處雖有，而小樣處太多。如此詩三、四自好，五、六尚不傷雅，次首中四句則下劣甚矣，學者不可不知。

又一一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武功《遊春》詩十二首，今選取二。「晴野花侵路」一聯不甚雕刻。「嚼花香滿口」一聯，即于良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也，即老杜「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也，而淺深輕重亦可見矣。「迎風蝶倒飛」，即《春秋》「六鷁退飛」語耳。詩至於此，自是新美。紀昀評：「迎風」句太纖瑣，格卑於島，武功定評。細巧過之則不然，過處正是不及處。

《**賞春**》《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中四句皆工。起句皆散誕放曠。然只是器局小，無感慨雋永味。馮舒評：題是賞春，何須感慨？此語蓋爲「四靈」而發，然如此亦可謂雋永矣。馮班評：腹聯絕妙。「江西」人豈能如此雋永？大抵詩粗則少味，疲則味澀也。查慎行評：此之謂淺易。紀昀評：傖氣。中四句是碎，非工。

《**揚州春詞三首**》《瀛奎律髓》卷一〇姚合《遊春》方回評：如《揚州春詞》云：「滿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竹風輕履舄，花露膩衣裳。」起句十字好，第四句亦好，第三句却是湊合成對，取春間意味也。《石園詩話》卷二：姚（合）《揚州春詞》云：「園林多是宅，車馬少於船」，「春風蕩城廓，滿耳是笙歌」，二十字中勝畫一幅揚州圖也。

又三　《野客叢書・湖日蕩船》：《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以余觀之，落字爲佳。」僕謂竹坡末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爲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囿」，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寒食二首**》《韻語陽秋》卷一九：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也。

《**秋中夜坐**》《唐詩歸・中唐五》：鍾（惺）云：「同聞」有理趣，「引」字尤微。

《**晦日送窮三首**》《猗覺寮雜記》卷上：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題僧院引泉**》《瀛奎律髓》卷三四紀昀評：起二句淺率。四句拙。五、六乃旁襯，然語晦不甚了了。末亦拙。

《**題家園新池**》《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兩詩俱清潤，但力量欠雄大。查慎行評：此詩亦見《白香山集》。

《**賈太湖石**》《唐詩歸・中唐五》「奇哉賣石翁」譚元春評：以此一句爲作詩本領，便不是單詠太湖石矣。「負石聽苦吟」鍾惺評：高人行徑，亦須略帶些癡氣，極俗人決不肯癡。「貴我辨識精」譚元春評：千古好句，感知人情如此。

《**天竺寺殿前立石**》《瀛奎律髓》卷三三方回評：此石未委，今在天竺何處？押險韻而加以剜剔之工，殆亦戲筆。第一句最好。查慎行評：五、六惡趣。紀昀評：中六句總不成語。虛谷取此詩以體近江西之故，馮亦取此詩則以武功唐人之故，皆非公論也。

《**題李頻新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予謂學姚合詩，如此亦可到也。必進而至於賈島，斯可矣。又進而至老杜，斯無可無不可矣。紀昀評：中四句小樣之甚。末二句尤僻而無味。

《**題田將軍宅**》《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近砌別穿澆藥井，臨街新起看山樓。」亦善於即景語。「好是暗移城里宅，清涼渾得似江頭。」結劣。

《**過楊處士幽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第六句最好。紀昀評：總是瑣碎，不是新也。

《**過無可上人院**》《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參入賈浪仙也。馮

舒評：首句「上人院」起，末聯「過」結。如此結法，刊定板榜矣。紀昀評：武功派內之雅音。

《**過天津橋晴望**》《瀛奎律髓》卷三四紀昀評：三、四極切而笨滯。五句是眞景，然小樣。六句則意境深微，能寫難狀之景。結亦無味。

《**曉望華清宮**》《載酒園詩話又編・姚合》：譏刺不露，而言外似嘲似謔，覺顧況「豈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調平語直，味索然矣。（黃白山評：予以顧詩遠勝姚作，具眼者當自辨之。）《圍爐詩話》卷三：喬曰：詩固貴意，而意猶不足以盡詩。姚、顧同是唐人，詩意又同，而相去甚遠，詞爲之也。

《**縣中秋宿**》《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老杜「月明垂葉露」，此句古今無敵。今此句非有意竊取之，亦佳句也。詳味合詩輕而淺，頗有沾沾自喜之意，實有愛官職之心焉。查慎行評：「月明垂葉露」，因垂葉之露，非月明不見，且夜景晶熒，恍在言外。若此詩「露垂庭際草」，單薄無意味。紀昀評：三、四有幽致。末句不解，恐題有脫字。

《**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野客叢書・蕭張封地》：鄧有二地，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嵯【略】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鄧，誤以爲沛地之嵯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鄧侯」，姚合詩曰「鄧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鄧侯鎮」，諸家皆承此謬。

《**和元八郎中秋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五、六清爽，但「用」字、「將」字元一般，亦不可爲法，不得已則然。紀昀評：起句不配通首。次句亦鄙。中四句武功本色。

《**窮邊詞二首**》一《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此詩頌邊城賢守之德政，善于形容，有風人法度。「水膩山春節氣柔」，與「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秋」異矣。「清夜滿城弦管沸，行人不信是邊頭」，與「青海城頭空有月，黃沙磧裏本無春」異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敖英曰：描寫靖邊之功，不落色相。焦竑曰：此與「玉帛朝回望帝鄉」篇語意，皆言邊境淨謐。胡次焱曰：滿城絃管，山水光輝，有中州所無者，邊城有此，德政可知。不頌其嚴明，不頌其仁恕，第舉風俗氣象言之，舉影見表，舉效見本，此格最高。

《**楊柳枝詞五首**》《載酒園詩話又編・姚合》：凡作熟題，須得新意乃佳。《楊柳枝》曰：「江亭楊柳折還垂，月照深黃幾樹絲？見說隋堤枯已盡，年年行客怪春遲。」此詩頗脫窠臼。

《**哭賈島二首**》二《瀛奎律髓》卷四九方回評：島無子，於此可見。又有「稚子哭勝猿」之句，疑島有子，存此詩以證之。「松三尺」、「月二更」，予謂尚可改。馮舒評：松三尺，謂新種也。紀昀評：結句意好而語鄙。

《**將歸山**》《唐音癸籤・評彙七》：讀姚少監「侯門月色少於燈」句，每嘆富貴家光景，眞復如此俗耶？然王摩詰《山池夜讌》詩「山月少燈光」，已道過矣。

《**及第後夜中書事**》《唐詩紀事・不知名》：唐人及第後，或遇舊題名處，即加「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加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姚合及第後曰：「新銜添一字，舊友讓前途。」

《**詠道旁亭子**》《雲溪友議・溫裴黜》：《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睹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又云：「陶令門前冒接籬，亞夫營裏拂朱旗。」並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傍亭子》詩曰：「南陌遊人回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著「亭」字，亦稱奇矣。

《**蒲萄架**》《學齋佔畢》卷四：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姜桂交荆菅。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覬敢揭鉤今竿。己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干國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謇吃，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有「郊居江干堅關扃」一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吃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隱俱以爲公出意以文爲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蒲萄架》詩云：【略】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記博，造語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爲戲耳。若直指爲坡，則寡見可笑矣。《甌北詩話》卷一二：東坡有《口喫》詩「故居劍閣隔錦官」一首，又「郊居江干堅關扃」一首，使口喫者讀之，必噴飯也。然此本雙聲體，史繩祖《學齋佔嗶》載唐人姚合《洞庭蒲萄架》詩云【略】是唐人已有此體，非坡創也。

傳記

《**新唐書・姚合傳**》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

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儁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郡齋讀書志・姚合詩十卷**》 右唐姚合也，崇曾孫，以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舉進士，歷武功主簿，富平、萬年尉。寶應中監察、殿中御史，戶部員外郎，出金、杭二州刺史，爲刑、戶二部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陝虢觀察使，開成末終祕書監，世號姚武功云。

紀事

孫郃《方玄英先生傳》 先生，新安人，字雄飛【略】始謁錢唐守姚公合，公視其貌陋，初甚侮之。坐定覽卷，駭目變容而歎之。

《**唐摭言・海叙不遇**》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

《**鑒戒録・賈忤旨**》 島後爲僧，改名無本，入京投蜀僧悟達國師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了，潛於鐘樓下，日與師覺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衷私唱和。

《**新唐書・文藝傳下・李商隱**》 李商隱字義山【略】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

又《李頻》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略】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奬挹，以女妻之。

《**唐詩紀事・姚合**》 與馬戴、費冠卿、殷堯藩、張籍遊，李頻師之。

《**郡齋讀書志・清塞詩一卷**》 右唐僧清塞，字南卿，詩格清雅，與賈島、無可齊名。寶曆中，姚合涖杭，因攜書投謁。合聞其《哭僧》詩云：「凍鬚亡夜剃，遺偈病中書」，大愛之，因加以冠巾爲周賀云。

著録

《**崇文總目・別集類**》《姚合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姚合詩集》十卷。

又 姚合《詩例》一卷。

《**郡齋讀書志・姚合詩十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姚少監集》十卷【略】川本卷數同，編次異。

《**汲古閣書跋・姚少監詩集**》 天啓丁卯，余梓《極玄集》，迺姚武功取王維至戴叔倫二十餘人、詩一百首，曰：「此詩家射雕手也。」遂願遘其本集，卒不可得。偶閱緇林法語，見「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十字，叱謂禪悟後語。既讀《主客圖》，方知出武功手。繼從《紀事》又讀「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豈食烟火人能道隻字？廣搜博訪十有餘年，眞所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迨崇禎壬午秋，忽從餳籠中獲此書，凡十卷，蓋吾宗圖記印，抄宋刻。豈武功有靈錫我百朋耶？繫節欣賞三日夜，急授諸梓。未知海內亦有如飢如渴如余者否？但未及招與公於臨頓里中，亦用率更筆法與浪仙、長吉媲美，洵一恨事。晉又識。

又 此浙本也，川本編次稍異。余向藏宋治平四年王頤石刻《武功縣中詩》三十首，詮次不同。「縣去京城遠」，一。「方拙天然性」，二。「微官如馬足」，三。「縣僻仍寥落」，四。「簿書多不會」，五。「曉鐘驚睡覺」，六。「自下青山路」，七。「性疏常愛卧」，八。「日出方能起」，九。「客至皆相笑」，十。「一日看除目」，十一。「作吏荒城裏」，十二。「誰念東山客」，十三。「鄰里皆相愛」，十四。「窮達天應與」，十五。「閉門風雨裏」，十六。「朝夕眉不展」，十七。「簿籍誰能問」，十八。「腥羶都不食」，十九。「宦名渾不記」，二十。「假日都無事」，廿一。「一官無限日」，廿二。「朝朝門不閉」，廿三。「欲依循循術」，廿四。「漫作容身計」，廿五。「主印三年坐」，廿六。「長憶青山下」，廿七。「自知狂僻性」，廿八。「作吏渾無思」，廿九。「門外青山路」，三十。其字句差池，夾注行間。石本今已失去，每咏表聖「亡書久似憶良朋」之句，爲之泫然。晉又識。

又 予梓《姚少監集》十卷既成，又閱《唐文粹》得《新昌里》一篇，又閱《樂府詩集》得《出塞》一篇，深慨逸詩不知凡箋，因附載訓葉。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姚少監文集》，殘宋本，存一至五卷。此書舊藏陸西屏家，爲水月亭周文香嚴所得，余曾借鈔其副。【略】是書贈自香嚴，有札云：「《姚武功集》，雖未全，尚是宋版宋印，且有元官印可寶，奉送聊

以爲祝，幸哂存之。」【略】先是西屏家有劉長卿、劉禹錫集，皆宋刻殘本，皆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爲余所得。故以此歸余，俾散者復聚，且稔知余所藏《孟浩然集》、《孟東野集》，皆與此同一板式。今又得此，唐集宋刻又多一種，可見好書之心在書得其所，不論獨有爲祕也。

《**百宋一廛書録**》 余所存《姚少監集》止五卷，殘宋刊也。頃從小讀書堆收得毛子晉舊藏姚集，前五卷審是明人鈔本，後五卷似後來鈔補，不知與前五卷是一是二否？子晉但云此浙本也，川本編次稍異。今取殘宋本對之，果異。蓋相傳殘宋刊是蜀本，當即子晉所云川本，而與此之川本異者，宜其說之合也。唐人詩集，舊刊面目往往不同，附存其說於此，以諗好古者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姚少監詩集十卷**》 唐姚合撰。【略】此本爲毛晉所刻，分類編次，唐人從無此例，殆宋人所重編。晉跋稱此爲浙本，尚有川本，編次小異。又稱得宋治平四年王頤石刻《武功縣詩》三十首，其次序字句皆有不同，然則非唐時舊本審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姚少監詩集》五卷，宋刊殘本。題秘書監杭州刺史姚合。原書十卷，今存第一至五。【略】案此本與毛氏刻本不同【略】毛氏所刻出自影鈔宋本，謂是浙本，與川本編次稍異，此豈所謂川本乎？

《**楹書隅録續編・集部**》 《校宋本姚少監文集》六卷一冊。

藝文

劉禹錫《**寄陝州姚中丞**》（存目）

張籍《**贈姚合少府**》（存目）

殷堯藩《**署中答武功姚合**》（存目）

周賀《**留辭杭州姚合郎中**》（存目）

又《**贈姚合郎中**》 道從會解唯求靜，詩造玄微不趁新。玉帛已知難撓思，雲泉終是得閒身。兩衙向後長無事，門館多逢請益人。

朱慶餘《**夏日題武功姚主簿齋**》 吟詩老不倦，未省話官班。

劉得仁《**上姚諫議**》 高文與盛德，皆謂古無倫。聖代生才子，明庭有諫臣。已瞻龍袞近，漸向鳳池新。却憶波濤郡，來時島嶼春。名因詩句大，家似布衣貧。曾暗投新軸，頻聞獎滯身。照吟清夕月，送藥紫霞人。終計依門館，何疑不化鱗。

項斯《**贈金州姚合使君**》 爲郎名更重，領郡是蹉跎。官壁題詩盡，衙庭看鶴多。

方干《**哭秘書姚少監**》 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入室幾人成弟子，爲儒是處哭先生。家無諫草逢明代，國有遺篇續正聲。曉向平原陳葬禮，悲風吹雨濕銘旌。

無可《**酬姚員外見過林下**》 日暮題詩去，空知雅調重。

雜録

沈亞之《**異夢録**》 元和十年，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略】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悼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敎，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水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唐詩紀事・姚合**》**引段成式**《**酉陽雜俎**》 僧清敎句云：「雷電下嵩陰」，故姚監常吟之不輟。又僧雲容句云：「木末上明星」，清敎又有句云：「香連鄰舍像」，荆州僧云：「犬熟護鄰房」。

《**嘉泰會稽志**》**卷一五** 雲門靈一律師，持律甚嚴，以清高爲世所推。姚邰贈之以詩曰：「童子病來煙火絕，清泉漱齒過齋時。」

《**嘉定鎮江志**》**卷一七** 姚合，武功人，金壇縣令，築武功臺於金壇縣衙西池中，有石記。

康海《**武功縣志**》**卷二** 姚合，硤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元和中進士及

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略】合有《武功縣居詩》三十首，宋張及、王頤爲令，皆繼刻石置縣署中。

羅振玉《李公夫人吴興姚氏墓志跋》 此志夫人從子鄉貢進士潛撰，稱夫人爲宗正少卿府君諱元景之嫡曾孫，汝州司馬府君諱算之孫，相州臨河令贈太子右庶子府君之季女也，秘書監贈禮部尚書我府君之女弟也。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陝郡姚氏，元景，潭州刺史，生孝孫，壺關令，不及其孫、曾。【略】今以志證之，則算爲元景子，閈爲元景孫，合爲元景曾孫，《表》誤以此三世錯列元素系也。合子潛，亦失書。

劉肅

《新唐書・藝文志二》 劉肅《大唐新語》十三卷。（元和中江都主簿。）

《崇文總目・雜史類》 《大唐新語》十三卷，劉肅撰。

《郡齋讀書志・大唐新語十三卷》 右唐劉肅撰，輯唐故事，起武德至大曆，分爲三十類。

《直齋書録解題・雜史類》 《大唐新語》十三卷，唐江都縣主簿劉肅撰。自武德迄大曆，分類編纂，凡三十類。元和丁亥歲序。

《宋史・藝文志二》 劉肅《唐新語》十三卷。《唐總記》三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三 《大唐新語》十三卷（劉肅，起武德迄大曆）。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五 《唐世說新語》十三卷（唐潯陽縣主簿劉肅撰）。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大唐新語十三卷》 唐劉肅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三卷，註曰：「元和中江都主簿」。此本結銜乃題「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未詳孰是也。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曆之末，凡分三十門，皆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者。前有自序。後有總論一篇，稱「昔荀爽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紀，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雜史類》中。然其中《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説家類，庶協其實。是書本名《新語》，《唐志》以下著録並同。明馮夢禎、俞安期等因與李垕《續世説》僞本合刻，遂改題曰《唐世説》，殊爲臆撰。商濬刻入《稗海》，併於肅自序中增入「世説」二字，益僞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總論》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標題，亦較馮氏、姚氏之本更爲疏舛。今合諸本參校，定爲書三十篇、《總論》一篇，而復名爲《大唐新語》，以復其舊焉。

《稽瑞樓書目》 《唐世説新語》十三卷（二冊）。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小説家類》 《大唐新語》十三卷。（唐劉肅撰。明馮夢禎刊本、稗海本皆改題《唐世説新語》。）

《木犀軒藏書書録》卷三 《大唐新語》十三卷（存卷一至六），唐劉肅撰。明抄本，藍格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前有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臣劉肅撰序，末題「元和丁亥歲有事於員丘之月序」。卷七以下缺。

又 《唐世説新語》十三卷，唐劉肅撰，明王世貞校。明刊本。半葉八行，行二十字。標題下題「瑯琊王世貞校」。有元和丁亥劉肅自序，萬曆癸卯馮夢禎序。據馮序，知此本爲潘玄度所刻。

孫革

《訪羊尊師》 《帶經堂詩話・外紀門一・答問類》：問：或論絶句之法，謂絶者，截也，須一句一斷，特藕斷絲連耳。然唐人絶句如「打起黃鶯兒」，「松下問童子」諸作，皆順流而下，前説似不盡然。

《唐會要・議刑輕重》 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準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懲理之，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絶，憲男買得年十四【略】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又《左春坊》 大和四年十一月，左庶子孫革奏【略】。

《舊唐書・張茂宗傳》 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爲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

田業，皆屬閑廐，乃罷革官。

《**新唐書・孝友傳**》 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韓翃《送孫革及第歸江南》 過淮芳草歇，千里又東歸。野水吳山出，家林越鳥飛。荷香隨去棹，梅雨點行衣。無數滄江客，如君達者稀。

胡令能

論述

《**鑒戒錄・作者同**》 王右丞(維)有《題雲母障子》，胡令能有《題繡障子》，雖異代殊名，而才調相繼。右丞詩曰：「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關彩畫來。」胡生詩曰：「日暮堂前花蘂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

紀事

《**雲溪友議・祝墳應**》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鉸釘之業。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壠，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書置之於心腑。及覺而吟詠之，句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猥瑣之藝，眞得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茶酒而來，則欣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資其異論耳。

《**南部新書》壬**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霅溪而近白蘋洲。去厥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若每茶，必奠酹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側。常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矣。」既寤，試構思，果有冥助者，厥後遂工焉。

《**詩話總龜前集・紀夢門下**》 胡生者，即其居，以釘鉸爲業，居霅溪而近白蘋洲。【略】生既寤，試留思，果有冥助者，其後遂工焉。詩曰：「胡風似劍鎪入骨，漢月如鉤釣胃腸。魂夢不知身在路，夜來猶自到昭陽。」人謂之胡釘鉸詩。

《**唐詩紀事・胡令能**》 令能，圃田隱者，少爲負局鎪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割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禪學尤邃，世謂胡釘鉸者也。貞元、元和間人。

雜録

《**丹鉛雜錄》卷六** 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漁洋詩話》卷中** 《茶譜》載胡釘鉸居白蘋洲，鄰有古冢，茶飲必酹之。忽夢一丈夫曰：「我柳文暢，感子茗惠，教子爲詩。」自是遂工吟咏。余嘗戲謂柳文暢詩派乃傳釘鉸耶？然釘鉸詩載洪文敏《萬首絕句》者，實不劣也。或謂居鄭圃，夢列子教之，見《雲溪友議》。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五・異同類**》 胡釘鉸參寶壽沼禪師，師問曰：「還釘得虛空否？」後參趙州，舉前話，州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于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釘鉸能詩，又載《禪林公案》。

又 胡釘鉸事或言列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默記》又載諸先生遇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後諸爲章惇引薦，特置第五甲，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即胡釘鉸也。警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于人一舉意即知之，且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

釘鉸又異人矣，一耶二耶？

又《叢譚門一・詼諧類》 桐城方塗山少有才華，後學白樂天，遂流爲俚鄙淺俗，如所謂打油、釘鉸者。余常問其族子邵邨(亭咸)曰：「君家塗山詩，果是樂天否？」邵邨笑曰：「未敢具結狀，須再行查。」

樊陽源

《賦得風動萬年枝》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言珍木羅列前殿，適當春暖之時。任好風吹動，振嫩柯，纔看裊裊；舒新華，乍覺濛濛。影動丹墀之上，聲傳紫禁之中。息而離披，偏將向日；既而凌亂，半已分空。輕拂祥煙，而重重書散；低搖翠色，而樹樹相同。但得長古天眷，則借四時之正氣，以成保合之全功也。扼定一動字，任其橫敷直說，自在題之箇中。挾此乘時，實稱利器。

《太平廣記》卷一五四引《續定命錄》 唐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諸公携樂，於岐郊漆方亭餞飲。從事中有監察陳庶、獨孤乾禮，皆在幕中六、七年，各歎淹滯。陽源乃曰：「人之出處，無非命也。某初名源陽。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與取事。【略】陽源心初未決，忽見密縣解申府，陽源作第六人，不名源陽。處士石洪曰：『陽源實勝源陽。』遂話夢於洪，洪曰：『此夢固往，塚者丘也，豈非登塚爲丘徒哉，於此大振，亦未可知。況縣申名第，一如夢中，未必不爲祥也。』是歲許孟容爲州守，又謔陽源：『密縣第六人，某已處分試官更升三兩路。』比府牓出，陽源依縣申第六人。孟容怒，責試官，陽源具以夢告。明年，權侍郎下及第。」

郭良驥

《自蘇州至望亭驛有作》 《唐詩紀事・郭良驥》：觀詩所載，疑李錡叛時事也。

《全唐詩》卷五〇五 郭良驥，元和後詩人。

楊嗣復

傳記

《舊唐書・楊嗣復傳》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略】嗣復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爲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十一，又登博學宏詞科，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復深於禮學，改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爲詳定禮儀使，奏爲判官，改禮部員外郎。【略】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略】四年，僧儒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曆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至達官。文宗即位，拜戶部侍郎。以父於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大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爲尚書左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開成二年十月，入爲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李珏並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紫，弘農伯，食邑七百戶。【略】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進加門下侍郎。明年正月，文宗崩【略】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輔政。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略】再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即位，徵拜吏部尚書。大中二年，自潮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考穆。

《新唐書・楊嗣復傳》 (存目)

紀事

《因話録・商部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代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玉泉子》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寶曆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翼坐於兩序。

《唐詩紀事・楊嗣復》 《丁巳歲八月祠祭畢因題臨淮公舊碑》詩云【略】臨淮公，武元衡也。元和初，元衡鎮蜀，嗣復爲節度推官。後二十七年，嗣復鎮蜀，時大和九年也。汝士爲東川節度使，故相唱和。汝士曾爲蜀帥段文昌掌管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脩撰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又《藝文志三》 楊嗣復《九徵心戒》一卷。

藝文

劉禹錫《奉和吏部楊尚書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後即事述懷贈答十韻》

文雅關西族，衣冠趙北都。有聲眞漢相，無類勝隋珠。

白居易《繼之尚書自余病來寄遺非一又蒙覽醉吟先生傳題詩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謝》 交情鄭重金相似，詩韻清鏘玉不如。

又《得潮州楊相公繼之書并詩以此寄之》 詩情書意兩慇懃，來自天南瘴海濱。初睹銀鈎還啓齒，細吟瓊什欲沾巾。鳳池隔絕三千里，蝸舍沉冥十五春。唯有新昌故園月，至今分照兩鄉人。（鳳池，屬楊相也。蝸舍，自謂也。）

雜録

《金石補正》卷六八《諸葛武侯祠堂碑・楊嗣復題記》 大□九年八月八日劍南西川□□觀察處置雲南安撫等使□□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弘農縣開國伯楊嗣復記。

賈餗

論述

綜論

《賦話・新話二》 《文苑英華》所載律賦至多者，莫如王起，其次則李程、謝觀，大約私試所作而播於行卷者，命題皆冠冕正大。逮乎晚季，好尚新奇，始有《館娃宮》《景陽井》，及《駕經馬嵬坡》《觀燈西涼府》之類，爭妍鬬巧，章句益工。而《英華》所收，顧從其略。取舍自有定則，固以雅正爲宗也。元和、長慶以後，工麗密緻，而又不詭於大雅，無踰賈相者矣。

分論

《**百步穿楊葉賦**》《文苑英華辨證》卷一：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略】賈餗《穿楊葉賦》：「諛詬不能以施力」，《莊子》本作「喫詬」，喫，口懈反。喫詬，多力也。

《**莊周夢為蝴蝶賦**》《賦話・新話四》：唐賈餗《莊周夢爲蝴蝶賦》，押「者」字一韻最工。句云：「形隨夢改，豈必大人占之；心與物遷，孰云夫子聖者。」以超雋之思，寫淵妙之理，向、郭而後，復見替人。

《**太阿如秋水賦**》《賦話・新話三》：唐賈餗《太阿如秋水賦》云：「千里萬里之斜漢，耿耿方侔；八月九月之洞庭，沉沉相似。」又：「流影耀金精之上，涯涘皆空；涼飈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刻琢中仍帶清勁，論其品槩，固當度越晚唐。

《**蜘蛛賦**》《賦話・新話二》：唐賈餗《蜘蛛賦》云：「其身也或垂之如墜，其絲也亦動而愈出。成章無札札之聲，不漏得恢恢之質。夜居於外，同熠燿之宵行；日就其功，異蟻子之時術。」么麽小題，却能驅使六籍。由其讀書貫穿，故信手拈來，無不入妙也。宋以後人都不解如此運用矣。

《**日月如合璧賦**》《賦話・新話二》：唐賈餗《日月如合璧賦》云：「瑞至德於堯年，契昌期於漢日。」按《宋書・符瑞志》：「堯時日月如合璧。」《漢書・律曆志》：「鄧平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兩事雙點，極爲周匝。又云：「不縮不盈，自契於三年之閏；無偏無黨，何憂乎十月之交。」押「交」字韻，十分穩惬。

《**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賦話・新話一》：賈餗《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云：「是薦是裘，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措語莊雅而典切。

《**五色露賦**》《賦話・舊話三》：（白行簡）以《五色露賦》登第一，賦載《文苑英華》。其次即賈餗，三即王起也。《文苑英華》《五色露賦》三人：一白行簡，二賈餗，三王起。行簡賦云：「花柳拂着，宛如陳寶之雞；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土。」餗賦云：「鍊石初染，狀媧皇之補天；鴛瓦纔霑，類彩鳳之巢閣。」起賦云：「倘在琉璃，味無黍於甘醴；如浮葭莢，色詎變於凝霜。」又見《賦彙錄要》。

《**仙人掌賦**》《賦話・新話》：唐丁春澤《日觀賦》云：「蒙水氣以珠暗，露松陰而璧碎。霞色收錦，天風斂黛。」又（喻）〔賈〕餗《仙掌賦》云：「斡開元氣，剖破凝碧。」俱以琢句見長，而氣味較渾古。又：（喻）〔賈〕餗《仙掌賦》相題立制，固應從「掌」字生情，如：「夕清而丹桂輪低，疑將遞佩；晝短而六龍駕逸，似欲攀髯。」已嫌不倫，然尚雅飭。至「毛女同掌上之人」等句，殊非此賦佳處，明眼人自能辨之。

《**贊皇公李德裕德政碑**》李昂《賜李德裕立德政碑敕》：所令禮部侍郎賈餗撰文，事實頗周，詞藻甚麗，故令寫錄，專遣賜卿。

傳記

《**舊唐書・賈餗傳**》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餗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略】尋以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爲張又新所構，出爲常州刺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二年，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牓出後，正拜禮部侍郎。【略】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加集賢殿學士，監修國史。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餗易服步行出內，潛身人間。翌日，自投神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

《**新唐書・賈餗傳**》（存目）

紀事

《**杜陽雜編**》**卷中**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躭，躭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宏麗，由是延納之。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躭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謂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躭頷之，以至動容。及大和初，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耳。

《**舊唐書・賈餗傳**》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爲考策官，選文人以爲公。【略】凡典禮闈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略】餗雖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纖，脂韋其間，遂

至覆族。逢時多僻，死非其罪，世多冤之。

《**新唐書・賈餗傳**》 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愛餗才，得不斥。【略】大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奈何。」

《**資治通鑑・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奸人所汚，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

藝文

白居易《戲和賈常州醉中二絶句》 聞道毗陵詩酒興，近來積漸學姑蘇。罨頭新令從偷去，刮骨清吟得似無。 越調管吹留客曲，吳吟詩送暖寒盃。娃宮無限風流事，好遣孫心暫學來。

裴度、劉禹錫、崔群、賈餗、張籍《春池泛舟聯句》（存目）

雜録

柳玭《戒子孫》 馮（球）爲賈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

《**金石録**》**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十，《唐義成李德裕德政碑上》，賈餗撰，歸融八分書。大和六年八月。

又 第一千八百十一，《唐李德裕德政碑中》。

又 第一千八百十二，《唐李德裕德政碑下》。

《**寶刻叢編**》**卷一五建康府引《集古録目》**《唐崇元聖祖院碑》，唐常州刺史賈餗撰，前陳州參軍徐挺古八分書。【略】碑以寶曆二年立，在茅山。

又引《諸道石刻録》《唐鴻禧院記》，唐賈餗文。

《**古今詞話・詞辨上卷・阿那曲**》「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白髮生，猶唱開元太平曲。」相傳玉川叟所吟。甘露變中，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鄭注輩鬼爲之，一下第孝廉聞之於噴玉泉，詞意近是。

胡直鈞

韓愈《答胡生書》 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答胡生》 或作胡直均。方注：直均，均，或作鈞。考《登科記》，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也。

侯喜

論述

綜論

韓愈《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

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

又《與祠部陸員外書》 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

分論

《秋雲似羅賦》 《賦話・新話二》：唐侯喜《秋雲似羅賦》云：「擬六銖而披拂，伴仙女降衣；臨七夕以輕盈，助牽牛納采。」亦有生趣。【略】凡賦題限韻，莫不於本題相附麗，惟此題限以「蘭亦堪采」爲韻，殊屬風馬牛，此唐人賦題所少。又《新話四》：賦押虛字，惟「亦」字最難自然，如侯喜《秋雲似羅賦》，以「蘭亦堪采」爲韻，賦末押「一言有以，千秋只亦」之類。

紀事

韓愈《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似不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又《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侯喜）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往還，歲月已多，常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

又《與祠部陸員外書》 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於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

《唐摭言・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舒。

《容齋四筆・韓文公薦士》 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舒、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

藝文

韓愈《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昔我在南時，數君常在念。搖搖不可止，

諷詠日喁喁。如以膏濯衣，每漬垢逾染。又如心中疾，鍼石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死無倦厭。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劍。荒花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礙目不忍窺，忽忽坐昏墊。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侯氏來還歉。欹眠聽新詩，屋角月豔豔。雜作承間騁，交驚舌互譫。繽紛指瑕疵，拒捍阻城塹。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槧。居然妄推讓，見謂蕪天欿。比疏語徒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盤飧，飣餖魚菜贍。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

雜録

雜記

韓愈《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漑田千頃，始作於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

《韓文起》卷六林雲銘評 侯喜與劉師服說詩，若不見有彌明在座，其意欲傲之以不能，此從來假名士惡態。嗣爲彌明聯句所窘，與師服拜伏不暇。好勝者必遇其敵，理固然也。但細讀《石鼎》全詩，計三十三韻，侯喜句最低劣。不知當日能詩之聲何處得來？

《因樹屋書影》卷一 陳士業曰：唐人之文，散亡而不傳者甚多。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詩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睹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於散亡，其他泯滅者，又何可勝道。

雜考

《雲谷雜記》卷二 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也。侯喜、劉師服，皆其弟子。」又朱晦庵《韓文考異》云：「此詩句法全類韓公。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於韓字，彌明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故竊意或者之意近是。」晦菴所指或者，蓋安中也。予謂此序要不可以《毛穎傳》爲比，《穎傳》蓋明爲寓言。今《石鼎詩序》詳著年月，及言劉師服嘗識之於衡湘間，見衡湘間人云：年九十餘，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茲皆指實而云，詎可以《毛穎傳》例言之哉？安中所說近於好異，晦庵反切之語尤爲不經。使退之果以彌明自況，則捕逐鬼物等事，退之詎肯以此自許乎？又其間譏詆劉師服、侯喜太甚，退之決不肯如是。禁制之術，今黃冠羽流多有能者，則彌明爲一道士，又何疑焉？小說中有彌明一傳，稱爲神仙，固未可信。觀其詩語，似非碌碌於塵埃中者所能道也。

《文苑英華辨證》卷二 事有可疑或兩存者，如：【略】侯喜《秋燕辭巢賦》「漢落葉兮」，一作「漢案戶兮」。《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大戴禮》：「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一作疑是。【略】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柳宗直

論述

柳宗元《志從父弟宗直殯》 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書

文章》爲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

傳記

柳宗元《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略】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閒，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卧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柳宗直《西漢文類》四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西漢文類》四十卷。唐柳宗元之弟宗直嘗輯此書，宗元爲序，亦四十卷，《唐藝文志》有之，其書不傳。今書陶叔獻元之所編次，未詳何人。梅堯臣爲之序。

藝文

柳宗元《祭弟宗直文》 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蒼天蒼天，豈有眞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愧。汝墨法絕代，知音尚稀，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録，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卹，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敎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至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紼，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雜録

柳宗元《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迄於今交錯相糺，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議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於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學齋佔畢》卷二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

軼甚多，今略與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壠原壘，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明誠《金石錄》亦遺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太祝》注，此皆文辭簡古，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之士有攷焉。

《金石萃編・柳宗直等華嚴巖題名》 永州刺史馮叙、永州員外司馬柳宗元、永州員外司戶參軍柴察、進士盧弘禮、進士柳宗直。元和元年三月八日直題。

霍總

穆員《蝗旱詩序》 甲子歲，秋大旱，螽蝗生。其爲異也，聽如疾風，視如飛雨，仰如陰雲，俯如流水。乃至天降其高，地增其厚，明爲之昏。其災也，如農夫薙草，繁霜凋木，烈火燎原。嗚呼甚矣！矧夫既枯之稼，僅遺之粒，其可望也。余時從師於東周，居鎮之府，僚友霍總賦《蝗旱詩》一章七十有二句，其指兵生蝗，蝗生和，和生瑞，猶夫空谷之響，立表之影，以其類至必然。若乃《春秋》書災紀異之法，詩人風化美刺之義，備閱章句，則知其文。余味之深，叙以爲引。

《唐詩紀事・霍總》 武元衡嘗有送總詩云：「春風簫管怨津樓，三奏行人醉不留。別後相思江上岸，落花飛處杜鵑愁。」總，咸通時爲池州刺史。

李繁

論述

《鄴侯家傳》 《新唐書・李泌傳贊》：泌之爲人也，異哉！【略】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於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蘇頌《題鄴侯家傳後》：《相國鄴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繁撰，述其父泌之事迹，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貞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繁以罪繫獄，謂其將死，則先人之嘉謀密議遂不得傳，因得廢紙敗筆於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總五卷，尤爲疏略，大類抄節。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補數萬言以充定本云。《容齋四筆・冊府元龜》：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書。

傳記

《舊唐書・李繁傳》 （李泌）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爲相，嘗引薦夏縣處士陽城爲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歿，戶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即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委棄。後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爲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隋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實曆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繁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弘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宰臣不得已，出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

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敕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冤之。

紀事

白居易《前吉州刺史李繁可依前吉州刺史制》 敕：前吉州刺史李繁累奉藩條，皆奏課第，故移縉雲之政，俾牧廬陵之人。雖降璽書，未臨郡邸。屬魚章改造，熊軾追還，事既謀新，職宜仍舊。勉率分憂之任，庶成來暮之謠。

又《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州刺史制》 敕：【略】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略】繁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

《舊唐書・德宗紀下》（貞元十五年秋七月）戊午，貶諫議大夫苗拯萬州刺史，左拾遺李繁播州參軍，以私議除拜嚴礪不當而無章疏，而僞言累上疏故也。

《新唐書・王起傳》 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

又《李繁傳》（李）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拙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繁《相國鄴侯家傳》十卷。

又 李繁《北荒君長録》三卷。

又《藝文志三》 李繁《玄聖蘧廬》一卷。

又 李繁《說纂》四卷。

雜録

韓愈《送諸葛覺往隋州讀書》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

又《處州孔子廟碑》 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略】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七十三《唐紫陽先生碑陰》，李繁撰，柳公綽正書，寶曆二年三月。（紫陽，姓胡氏，佚其名，李含光道侶也。）

《輿地碑記目》卷一《處州碑記》 《唐李繁孔子廟記》，唐元和中，刺史李繁建孔子廟，韓愈爲之碑，杜牧書其陰。

《容齋四筆・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直齋書録解題・傳記類》 《鄴侯家傳》十卷，唐亳州刺史京兆李繁撰。繁，宰相泌之子，坐事下獄，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拙筆爲傳。按《中興書目》有柳玭後序，今無之。繁嘗爲通州，韓退之《送諸葛覺》詩所謂「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也。其曰：「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屢爲宰相言，雖懇不見録。」則韓公於繁亦拳拳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烝其室，殆非人類。然韓公無乃溢美，而所述其父事庸可盡信乎？

又《小說家類》 《大唐說纂》四卷，不著名氏，分門類事若《世說》。止有十二門，恐非全書。

孫叔向

《**題昭應溫泉**》《艇齋詩話》：韓子蒼「樓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用唐人孫叔向《溫泉》詩：「雖然水是無情物，流到宮前咽不流。」其詩見顧陶《唐詩類選》，《金華瀛湘集》作王建詩，非也。

《**全唐詩**》**卷四七二**　孫叔向，德宗時人。

柳　珵

紀　事

《**宋高僧傳·唐洛陽香山寺鑑空**》　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珵，親說厥由向珵。珵聞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珵詰之，默然無答。乃索珵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

著　録

《**新唐書·藝志老三**》《柳氏家學要錄》二卷（柳珵）。

又《常侍言旨》一卷（柳珵）。

《**郡齋讀書志·家學要錄一卷**》　右唐柳珵撰。採其曾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著此錄，小說之尤者也。

又《**常侍言旨一卷**》　右唐柳珵記其世父（芳）〔登〕所著，凡六章，末有《劉幽求》及《上清傳》附。

《**宋史·藝文志三**》　柳珵《唐禮纂要》六卷。

雜　録

《**資治通鑑考異**》**卷一五**　柳珵《常侍言旨》云：「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兄弟【略】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均，宜長流遠惡處。張均宜棄市，阿奴更不要苦救這賊也。」肅宗掩泣奉詔。」按肅宗爲李林甫所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均之力。均、均以說遺言盡心於肅宗耳。今略取其意。

又卷一九　柳珵《上清傳》曰【略】信如此說，則（寶）參爲人所劫，德宗豈得反云「蓄養俠刺」，況陸贄賢相，安肯爲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爲此兒戲？全不近人情，今不取。

崔　覲

《**舊唐書·隱逸傳·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略，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之。大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亦興元人，與覲城固山爲鄰，是日因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覲辭疾不起。卒於山。

文同《**崔覲詩**》　崔覲者高士，梁州城固人。讀書不求官，但與耕稼親。夫婦既已老，左右無子孫。一日召奴婢，盡以田宅均。俾之各爲業，不用來相聞。

遂去隱南山，雜跡麋鹿羣。約曰或過汝，所給爲我陳。有時攜其妻，來至諸人門。乃與具酒食，嘯詠相歡欣。山南鄭餘慶，辟之爲參軍。見趣使就職，漫不知吏文。已復許謝事，但謂長者云。補闕王直方，本覲之比鄰。文宗時上書，召見蒙咨詢。薦覲有高行，用可追至淳。詔授起居郎，哀斜走蒲輪。辭疾不肯至，高風概秋旻。我昨過其縣，裴回想芳塵。訪問諸故老，寂無祠與墳。斯人久不競，薄夫何由敦？此縣漢唐時，諸公揚清芬。刻詩子堅廟，來者期不泯。

李宗閔

論述

綜論

劉禹錫《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

文宗皇帝李昂《授李宗閔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文窮三變，學洞九流。

《舊唐書・李宗閔楊嗣復傳論》 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美名，徊翔清華，出入隆顯。

分論

《御史中丞贈太保李良臣墓碑》 《金石錄》卷二九：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詞爾雅可喜。

《崔能神道碑》 《集古錄跋尾》卷八：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野客叢書・唐言金印》：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即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公集・郭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眞所謂漢印綬者。

《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義陽郡王食實封二百户贈越州都督刑部尚書苻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石錄・跋尾二十》：右唐《苻璘碑》，案《唐書》列傳璘姓符，而碑作「苻」，【略】豈書碑者誤以「符」作「苻」，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金石萃編》卷一一三《苻璘碑》王昶按：苻璘事蹟，《兩唐書》俱入忠義傳。《舊書》璘有專傳，而附其父令奇於後；《新書》則令奇有專傳，而附璘於後。兩傳皆詳於令奇，而略於璘。其貞元元年以後，璘從馬燧收長春宮，降徐庭光，平李懷光，解靈、夏圍，擢拜輔國神策將軍，復賜田宅，加贈令奇尚書左僕射，璘弟琳、瑤，授官封爵，皆兩傳所無者。

傳記

《舊唐書・李宗閔傳》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父翻，宗正卿，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翻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元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爲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略】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賊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時翻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刺史。【略】復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

免。大和二年，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略】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略】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爲興元尹。既再得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戶。九年六月，【略】貶明州刺史，尋再貶處州長史。七月，鄭注發沈墟、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墟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又貶宗閔潮州司戶。【略】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訓之禍。開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馬。三年【略】以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鄭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崩。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珏皆竄嶺表。三年，劉稹據澤潞叛。德裕以宗閔素與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閔分司非便，出爲封州刺史。又發其舊事，貶郴州司馬，卒於貶所。

《**新唐書·李宗閔傳**》（存目）

紀事

《**唐語林·文學**》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機，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嘆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

藝文

韓愈《**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存目）

元稹《**臺中鞫獄憶開元觀舊事呈損之兼贈周兄四十韻**》（存目）

白居易《**早冬遊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偶吟成章寄溫谷周尊師中書李相公**》（存目）

又《**寄李相公**》（存目）

雜錄

《**援鶉堂筆記**》**卷三三**　昌黎門人親戚，類黨牛而怨李，即昌黎於宗閔亦不以爲憸壬而遠之。而宋子京《新書》云：《南山有高樹》《猛虎行》皆以戒宗閔之詖行。《猛虎行》既不知爲何人而發，《南山有高樹》亦不知其旨云何，且無戒厲之辭也。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四十三，《唐太子少保田公碑》，李宗閔撰。篆書，姓名殘缺。元和十五年九月。

又　第一千七百五十六，《唐贈太保李良臣碑》，李宗閔撰。楊正正書。上兩碑皆長慶二年。

又　第一千七百六十三，《唐贈左僕射郭公碑》，李宗閔撰。蕭佑正書。長慶三年八月。

又　第一千七百九十二，《唐太尉王播碑》，李宗閔撰。柳公權正書。太和四年正月。

又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二十一，《唐義陽郡王苻璘碑》，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宗閔太和七年爲此官。柳公權正書。

又　第一千八百三十七，《唐淄王傅元公碑》，李宗閔撰。柳公權正書。開成四年七月。

又　第一千八百九十一，《唐司徒薛平碑》，李宗閔撰。柳公權正書。

《**寶刻類編**》**卷五崔從**　《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弟從書，胡証篆額。長慶三年，洛。

又裴潾　《寧武節度使贈司徒韓光碑》，李宗閔撰。長慶三年立。

又楊正　《賜太保李良臣碑》，李宗閔撰，長慶二年立。

又崔蠡　《贈司空王潛碑》，李宗閔撰。王無悔篆額。太和六年。

又盧弘宣　《丞相檢校司空李公碑》，李宗閔撰。題額。太和八年立，洛。

李珏

傳記

《舊唐書・李珏傳》 李珏字待價，趙郡人。父仲朝。珏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即與勳臣飲宴，珏與同列上疏論之【略】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十，珏上疏論之【略】時禁中造百尺樓，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稅，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在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戶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爲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復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爲謀，屢爲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略】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復俱罷相，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大中二年，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爲戶部尚書，出爲河陽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大中七年卒，贈司空。

《新唐書・李珏傳》(存目)

紀事

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濱詩序》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稔，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前中書舍人鄭居中，國子司業裴惲，河南少尹李道樞，倉部郎中崔晉，司封員外郎張可續，駕部員外郎盧言，虞部員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儔，淄州刺史裴洽，檢校禮部員外郎楊魯士，四門博士談弘謨等一十五人，合宴於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橋，登臨泝沿。自晨至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嬉而後伎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盡風光之賞，極遊泛之娛，美景良長，賞心樂事，盡得於今日矣。

《東觀奏記》卷上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讎。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南。楊嗣復、貞穆李公珏(庭裕親外叔祖)，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上即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珏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徙之，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掇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爲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尉，遷左拾遺，左遷下邽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雁，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者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爲相，以品流程式爲己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召入內庭，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爲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爲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遊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鉉與嗣復，論地胄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爲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穎王即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尚書。至是崔鄲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謚貞穆。

《南部新書》壬 李珏在相國，對明皇謂羣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

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唐語林・文學》 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當時詩人李廓馳名，爲涇原從事。）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無如賓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珏奏曰：「當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顧問學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敦揚樸厚。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爲嘲咏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事。」

《吹劍三錄》 唐文宗問：「『食野之苹』是何草？」李珏曰：「蘋蕭。」上曰：「《詩疏》云『葉圓花白』，恐非蘋蕭。」

藝文

劉禹錫《奉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歸闕》 昔年內署振雄詞，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詠《袞衣詩》。華星却復文昌位，別鶴重歸太乙池。想到金閨待通籍，一時驚喜見風儀。

雜錄

蔣伸《授李珏揚州節度使制》 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李珏，器量宏深，襟靈沖粹，道光朝彥，德契人師。文章窮三變之風，學術洞九流之奧。莊敬形外，溫和積中，松筠自高，珪玉不耀。負經國之策，蘊致君之謨，輔弼兩帝，始終一心，忠直貫於金石，節操勵於冰霜，邦家克寧，毗倚是屬，敭歷斯久，聲猷益光。洎受鉞孟津，宣風列郡，而能訓齊師旅，潤澤蒸黎，姦豪懼秋霜之威，孤弱懷冬日之愛。

《金石錄》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七十六，《唐牛僧孺碑》，李珏撰。柳公權正書。大中二年十月。

又 第一千八百八十三，《唐贈太尉李固言碑》，李珏撰。三從姪儔正書。大中六年二月。

《金石補正・華景洞李珏等題名》 郴州刺史李珏、桂管都防禦巡官試秘書省校書郎充，會昌五年五月廿六日同遊。時珏蒙恩移郡之任桂陽。校書以京國之舊，邀引尋勝。男前京兆府參軍階、進士潛、譜、揩從行。

溫畬

《新唐書・李珏傳》 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顏於邠寧、李愬於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同進曰【略】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

《新唐書・藝文志二》 溫畬《天寶亂離西幸記》一卷。

又《藝文志三》 溫畬《續定命錄》一卷。

《崇文總目》卷二 《天寶亂離西幸記》一卷，溫畬撰。

又卷三 《續定命錄》一卷，溫畬撰。

《遂初堂書目・雜史類》 《天寶西幸略》。

《資治通鑑考異》卷一四 《天寶亂離記》：【略】按上九日幸蜀，溫畬云十一日，非也。餘則兼采之。

又 惟《亂離記》云：「六月二十三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害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祿山遣殿中御史張通儒爲西京留守。」此書多牴牾，不足爲據。

裴潾

論述

《白牡丹》《能改齋漫錄》卷七：唐裴潾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按《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瞻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盤承甘露與猛。」《詩話總龜前集・稱賞門》：長安三月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憐)〔潾〕《白牡丹詩》自題於佛殿東頭蜃壁之上。大和中，敬宗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玩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此詩滿六宮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石曼卿》：裴潾《咏白牡丹》詩云：【略】時稱絕唱。以余觀之，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咏白牡丹》詩云：「璧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清勝，過裴潾遠矣。如皮日休《咏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若移作咏白牡丹詩，有何不可，彌更親切耳。《歷代詩話・唐詩・白蓮牡丹》：吳旦生曰：漁隱謂：胡武平《白牡丹詩》：「璧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勝於裴潾所咏：【略】余以胡句固佳，即裴絕亦因看花三月，奔走慈恩，特發此咏。故文宗一加諷念。而此詩夕滿六宮矣。總之，詩家或感時事。或體物情，各有興觸，不向死句較工拙也。

傳記

《舊唐書・裴潾傳》 裴潾，河東人也。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右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爲使。潾上疏曰：【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與金吾將軍李道古挾邪固寵，薦山人柳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詔翰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于外。潾上疏諫曰：【略】疏奏忤旨，貶爲江陵令。穆宗即位，柳泌等誅，徵潾爲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柏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潾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柏公成取貨於讎，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寶曆初，拜給事中。大和四年，出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錄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潾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爲河南尹，入爲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敬。潾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爲權幸所知。憲宗竟以藥誤不壽，君子以潾爲知言。穆宗雖誅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

《新唐書・裴潾傳》（存目）

紀事

《南部新書》丁 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於諸牡丹半月開，太眞院牡丹後諸牡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潾《白牡丹詩》自題於佛殿東頰脣壁之上。太和中，車駕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翫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大內，即此詩滿六宮矣。其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

看。」兵部時任給事。

《唐詩紀事·裴潾》 潾，河東人。柳泌爲憲宗治丹劑，潾上疏極諫，帝卒以藥棄天下，世以爲知言。潾以兵部侍郎卒。嘗哀古今辭章續《文選》，號《大和通典》，上之。當時之士，非與遊者不取，世恨其隘。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裴潾《大和通選》三十卷。

藝文

白居易《偶以拙詩數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製四篇一時酬和重投長句美而謝之》 投君之文甚荒蕪，數篇價直一束蕓。報我之章何璀璨？纍纍四貫驪龍珠。毛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一麋麗龜絕報賽，五鹿連柱難支梧。高興獨因秋日盡，清吟多與好風俱。銀鈎金錯兩殊重，宜上屏風張座隅。

熊孺登

論述

《唐才子傳·熊孺登》 凡下筆，言語妙天下。如「江流如箭月如弓，行盡三湘數夜中。無奈子規知向蜀，一聲聲似怨春風。」又《經古墓》云：「碑折松枯山火燒，夜臺曾閉不曾朝。那將逝者比流水，流水東流逢上潮。」類此極多。

《送僧》《詩境淺說續編》：詩言山僧之去住無心，猶白雲之在山，隨處依留，初無滯相。後二句言，日暮歸山，遙見漠漠寒林，深藏古寺，一任雪花飛舞，白滿僧衣，如此清寒，空山獨往。與劉長卿詩「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皆善寫世外高蹤也。

傳記

《唐才子傳·熊孺登》 孺登，鍾陵人，有詩名。元和中爲西川從事。與白舍人、劉賓客善，多贈答。亦祗役湘中數年。【略】有集今傳。

紀事

白居易《與微之書》 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叙病心，終論平生交分【略】。

《唐詩紀事·熊孺登》 孺登，鍾陵人。登進士第。終於藩鎮從事。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熊孺登集》一卷，唐西川從事熊孺登撰，元和中人。執易，其從姪也。

藝文

劉禹錫《送湘陽熊判官孺登罷歸鍾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 射策志未就，從事歲云除。篋留馬卿賦，袖有劉弘書。忽見夏木深，悵然憶吾廬。復持州民刺，歸謁專城居。

白居易《洪州逢熊孺登》 靖安院裏辛夷下，醉笑狂吟氣最粗。莫問別來多少苦，低頭看取白髭鬚。

武翊黃

《唐語林・補遺》　武翊黃，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惑於媵嬖薛荔，苦其家婦盧氏，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章孝標《錢塘贈武翊黃》　曾將心劍作戈予，一戰名場造化愁。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鴛鴻待侶飛清禁，山水緣情住外州。時伴庾公看海月，好吟詩斷望潮樓。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八十四，《唐涅槃和尚碑》，武翊黃撰，柳公權正書，大和二年七月。

《唐音癸籤・談藪四》　科名之高者，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及制科三等勅頭，咸首捷。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勅頭，時謂「武氏三頭」。章孝標贈翊黃詩：「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是也。又張又新時亦號「三頭」。

庾敬休

論述

《春雪映早梅》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此詩言晨凝雪影，春放梅花。斯時也，樹愛陽和而向榮已遍，窗因雪映而驚，爲曙色相催光添粉壁，潤履青苔，分明以雪花六出之瑞，隱映梅花幾枝之開，則睹茲梅雪，譜成笛引，聞聲而疑落梅之詞，鼓入琴虫，興來而歌白雪之曲。如是，曲已成矣，而郢中之歌，恐非寡和，然此心之怦怦欲動，悠哉其能已千思之長，即唐氏曰：此題全在映字發議，篇中兩兩做去，似欠映字精神，而第六句亦不切。

傳記

《舊唐書・忠義傳下・庾敬休》　庾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新野人。祖光烈，與仲弟光先，祿山迫以僞官，皆潛伏奔竄。光烈爲大理少卿，光先爲吏部侍郎。父河，當賊泚盜據宮闕，與季弟倬逃竄山谷。河終兵部郎中。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祕書省校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俄遷禮部員外郎。入爲翰林學士，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郎，權知吏部選事，遷吏部侍郎。上將立魯王爲太子，愼選師傅，改工部侍郎兼魯王傅。【略】再爲尚書左丞。大和九年三月，卒于家。敬休姿容溫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邇聲色。著《諭善錄》七卷。贈吏部尚書。

《新唐書・庾敬休傳》　（存目）

紀事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庾敬休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三日，自禮部員外郎充，二月一日，賜緋，二十一日加左司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出守本官。

《舊唐書・文宗紀下》　（大和七年秋七月）乙巳【略】以戶部侍郎庾敬休爲右丞。

又　（大和九年二月）庚午，左丞庾敬休卒，廢朝一日。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三》　庾敬休《諭善錄》七卷。

雜録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八十九，《唐李祐墓誌》，庾敬休撰，王無悔八分書，太和三年十一月。

又 第一千八百，《唐將作監韋文恪墓誌》，庾敬休撰，柳公權正書，太和五年二月。

陸暢

論述

《山出雲》《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鄭雲峰曰：意幽而遠，詞虛而工，誦之覺鮮芳滿齒矣。

《山齋玩月》《蠖齋詩話・月詩》：浩然「沿月棹歌還」、「招月伴人還」、「沿月下湘流」、「江清月近人」，並妙於言月。右丞「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老杜「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說出性情；「江月去人止數尺」尤趣，不容更着一語。陸暢《山齋玩月》云【略】別有風致可想。

《雲安公主出降雜詠催妝二首》《唐詩紀事・陸暢》：後遇雲陽公主下降，百僚舉暢爲儐相，詩皆頃刻而成【略】趙麟儀質瑣陋，成名後，以薛能爲儐相。能詩曰：「第一莫教蛛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或曰：暢羨而能罵。《唐音癸籤・評彙三》：陸暢《貴主催粧》句，捷成得譽。觀他絕兼亦興豪。

句「蜀道易易於履平地」《韻語陽秋》卷二〇：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略】陸暢謁韋皐於蜀郡，暢感韋之遇己，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四溟詩話》卷一：陸暢作《蜀道易》以諛韋皐，翻案太白，辭意粗淺。

紀事

韓愈《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 公諱溪，字惟深【略】生六子，四男二女。長女嫁吳郡陸暢。

《元和姓纂・屋韻》 元和初進士陸暢，生懷。姪孫肱，湖州刺史，長城人。

《尚書故實》 陸暢，字達夫，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雲溪友議・吳門秀》 晉張茂先謂陸機曰：「君家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又見褚生，（言褚陶也）故知吳門之德不孤，川瀆之珍不匱矣。予以宋、齊已降，朱、張、顧、陸，時有奇藻者歟？陸郎中暢，蚤耀才名，輦轂不改於鄉音，自賀秘書知章、賈相耽、顧著作況，譏調秦人，至於陸君者也。貢舉之年，和群公《對雪》，落句云：「天上寧底巧，剪水作飛花。」又《山齋翫月》詩曰：「野性平生惟好月，新晴半夜睹嬋娟。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經崔諫議（玄亮）林亭》曰：「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在越每經遊蘭亭，高步禹跡、石帆之絕境，如不繫之舟焉。初爲江西王大夫仲舒從事，終日長吟，不親公牘。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辭曰：「不可偶爲大夫參佐而妨志業也。」王固留不已，請舉自代，然後登舟，曰：「洿，予姪得耳。渠曾數辟不就，暢召必來。」（陸洿員外，暢之姪也。）暢乃採藥西山，飲泉滌水，（建昌之南也，今新吳。昔許眞君銘曰：「滌有魚曰魴，天地昏冥，可以伏藏。」又謂眞君淬劍之水，凡鑄鍛者，多於此水砥礪也。）朝客聞之，以爲仕隱也，美譽益彰。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劉都尉，百僚舉爲儐相，詩題之者，頃刻而成，其詩亦麗。《詠簾》詩曰：「勞將素手捲鰕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躕。」《詠行障》詩曰：「碧玉爲竿丁字

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詔作催粧五言詩一首，得「花」字：「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陸君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咍。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之物，別賜宮錦五十段，楞伽瓶及唾盂各一枚，以賞詞翰之端也。內人詩曰：「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此篇或謂內學士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蓋宋考功之孫也。陸君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新唐書・鄭注傳》 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略】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

《姑蘇志・人物》 陸暢，字達夫，郡人。早有才名，鄉音不改。舉進士，授官秘書丞、觀察判官，植性謹和，蒞事周敏，剖斷公事，人人不冤。初，王仲舒刺洪州，暢在幕府，終日長吟，不親公牘。仲舒微言，竟拂衣去，辭曰：「不可偶爲大夫參佐而妨志業。」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 《陸暢集》一卷。

藝文

韓愈《送陸暢歸江南》 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鸞鳴桂樹間，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雁過，鄉思見新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慨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

孟郊《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故人皎然塔陸羽墳》 （存目）

張籍《送陸暢》 （存目）

劉禹錫《送陸侍御歸淮南使府五韻》 江左重詩篇，陸生名久傳。鳳城來已熟，羊酪不嫌羶。歸路芙蓉府，離堂玳瑁筵。泰山呈臘雪，隋柳布新年。曾忝揚州薦，因君達短牋。（時段丞相鎮揚州，嘗辱表薦）

姚合《送陸暢侍御歸揚州》 （存目）

雜録

張次宗《薦觀察判官陸暢請章服狀》 右件官植性謹和，蒞事周敏，詞賦中第，篇什成名。應物而精力有餘，處煩而變通靡滯。所委公事，案牘雖多，巨細無遺，剖斷尤速。領刑獄之重，人自不冤，頒廉察之條，法皆可久。準勑文使下，檢校官九至五品，便得賜緋。今陸暢前任秘書丞，已是登朝五品，即頗與格文相當。又職事修舉，合當甄奬，臣先已有狀，未蒙允許。今輒再具論奏，伏望天恩特賜章服。

《酉陽雜俎續集・貶誤》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爲劇語。予爲兒時，嘗聽人說陸暢初娶（童）（董）溪女，每旦，群婢捧匜，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婿，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麨，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既飲之，群婢莫不掩口。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送陸暢歸江南》引洪興祖《韓集辨證》 暢字達夫，娶董溪女。溪，丞相董晉第二子，貶死湘中，事見《墓誌》。公嘗爲董晉從事。

又引韓醇曰 暢，元和元年登進士第。

王彥威

《舊唐書・王彥威傳》 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由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憲宗晏駕，未定謚。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以憲宗功高列聖，宜特稱祖，穆宗下禮官議。彥威奏曰【略】。制從之。故事，祔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祔禮畢，不再告于太極殿。時憲宗祔廟禮畢，執政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享畢于太極殿。彥威執議以爲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爲睿宗。執政銜其強，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階，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累轉司封員外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爲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彥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爲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曰，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彥威奏論曰【略】。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彥威與諫官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彥威詣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閔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開成元年，召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既剛訐，自恃有餘。嘗紫宸廷奏曰【略】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圖》【略】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叙事，號曰《唐典》，進之。彥威既掌利權，必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彥威大結私恩，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脩王播舊事，貢奉羨餘，殆無虛日。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爲，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略不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三年七月，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爲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溵觀察等使。會昌中，入爲兵部侍郎，歷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謚曰靖。

《新唐書・王彥威傳》（存目）

劉禹錫《唐故監察御史贈尚書右僕射王公神道碑銘》 季子彥威，字子美，始以《五經》登甲科【略】娶潁川韓氏，主客員外郎衢之女，國子祭酒楊頊之外孫。

《唐詩紀事・王彥威》 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率呼爲粗官，大率重內而輕外。今東京皇城乾元門，舊宣武軍鼓角樓也。節度使王彥威有詩刻石在其上，曰：「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坐間青娥趙國姬。寄語長安舊冠蓋，粗官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至茲鎮，故有是句。後梁氏建國，其石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謝寄茶詩》云：「粗官寄與眞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爲戶部侍郎，邊兵訴所賜不時，縑皆敝惡，貶衛尉卿。俄爲忠武節度，徙宣武，卒。

《新唐書・藝文志二》 王彥威《唐典》七十卷。

又 《穆宗實錄》二十卷（蘇景胤、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撰，路隨監脩）。

又 王彥威《元和曲臺禮》三十卷。

劉禹錫《和陳許王尚書酬白少傅侍郎長句因通簡汝洛舊遊之什》（存目）

白居易《路逢青州王大夫赴鎮立馬贈別》（存目）

《唐音癸籤・詁箋二》 「寄語長安舊冠蓋，麤官到底是男兒。」宣武節度王彥威詩也。「麤官寄與眞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忠武節度薛能詩也。唐人舊俗，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呼爲麤官。然能故歷臺省者何云云，大率時情重內輕外，厭薄戎旃，雖以節使之尊，自目迺爾。

陳翱

《新唐書・藝文志三》 陳翱《卓異記》三卷(憲，穆時人)。

《郡齋讀書志・卓異記一卷》 唐李翺撰，或題云陳翰。記唐室功業特異并其臣美事二十七類。

《直齋書錄解題・小説家類》 《卓異記》一卷，稱李翺撰。記當時君臣卓絕盛事。或云長城陳翺。

《宋史・藝文志五》 李翺《卓異記》一卷。

又 陳翰(一作翺)《卓異記》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一・卓異記一卷》 舊本題唐李翺撰。《唐書・藝文志》則作陳翺，注曰：「憲、穆時人。」案李翺爲貞元、會昌間人，陳翺爲憲、穆間人，何以紀及昭宗？其非李翺亦非陳翺甚明。《宋史・藝文志》作陳翰，而注曰：「一作翺。」亦不言爲何許人。其序稱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乃文宗之末年。其次年辛酉，乃爲武宗會昌元年。何以書中兩稱武宗？則非惟名姓舛譌，併此序年月亦後人妄加，而書則未及竄改耳。其書皆紀唐代朝廷盛事，故曰卓異。然中宗、昭宗皆已廢而復辟，一幽囚於悍母，一迫脅於亂臣，皆國家至不幸之事，稱爲卓異，可謂無識之尤矣。又《讀書志》稱所載凡二十七事，今檢其標目，僅有二十六條。或佚其一，或中宗、昭宗誤合兩事爲一事，均未可知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傳記類》 《卓異記》一卷。舊本或題唐李翺，或題唐陳翺，或題唐陳翰。案陳翰乃《宋志》所載，不足爲據；李翺、陳翺則時代皆不相及，亦必有誤也。其書記唐代朝廷盛事。《讀書志》稱二十七事，今存二十六事。

釋德誠 船子和尚

論述

呂益柔《跋石刻船子和尚撥櫂歌》 雲間船子和尚嗣法藥山，飄然一舟，泛於華亭吳江洙涇之間，夾山一見悟道。嘗爲《撥櫂歌》，其傳播人口者纔一二首。益柔於先子遺編中得三十九首，屬詞寄意，脫然迥出塵網之外，篇篇可觀，決非庸常學道輩所能亂眞者。因書以遺風涇海會卿老，俾鑱之石，以資禪客翫味云。

《冷齋夜話》卷七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宜州倚曲音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觀林詩話》 華亭船子和尚詩，少見於世，呂益柔刻三十九首於楓涇寺，云得其父遺編中。一詩云：「歐冶銛鋒價最高，海中收得用吹毛。龍鳳繞，鬼神號，不見全牛可下刀。」涪翁屢用其語。

《滹南詩話》卷二 蘇黃各因玄眞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可作也。

《四溟詩話》卷三 阮籍《詠懷》詩：「雖云君子賢，明目安可能？」【略】唐德誠禪師作頌，以此押韻云：「三十年前作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

周靄朕《推蓬室稿序》 余讀《機緣集》，船子有《撥櫂歌》三十九首，其前三首皆七言小詩，餘皆《漁歌子》詞。世但知船子爲佛祖，不知爲唐詩人，爲唐詞人也。

紀事

《五燈會元》卷五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泊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疏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閒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櫂撥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游，水清魚見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綫何曾釣得來！」「別人只看採芙蓉，香氣長黏繞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只是船，子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踪莫處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鑊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舟入水而逝。

著録

《天一閣書目》 船子《機緣詩》一卷。

雜録

黃庭堅《漁家傲并序》 江寧江口阻風，戲效寶寧勇禪師作古《漁家傲》。王環中云：「廬山中人頗欲得之。」試思索，始記四篇。 憶昔藥山生一虎，華亭船上尋人渡。散卻夾山拈坐具，呈見處，繁驢橛上合頭語。千戶垂絲君看取，離鈎三寸無生路。驀地一橈親子父，猶回顧，瞎驢喪我兒孫去。

又《訴衷情并序》 在戎州登臨勝景，未嘗不歌漁父家風，以謝江山。門生請問：「先生家風如何？」爲擬金華道人作此章。 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鈎絲。錦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釋韜光

《西湖志·方外二·韜光》 韜光禪師，莫詳族里。唐穆宗時，結茅靈隱寺西巖巢構塢，與鳥窠、布毛爲友。刺史白居易常具饌以詩邀，師答云：「山

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其高致如此。至今庵以師名。

《全唐詩》卷八二三　韜光，蜀人。卓錫靈隱之巢溝塢。白居易守郡時題其堂曰「法安」。

白居易《寄韜光禪師》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姚合《謝韜光上人》　上方清淨無因住，唯願他上得住持。只恐無生復無我，不知何處更逢師。

費冠卿

論述

《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及門十人：費冠卿。

《答蕭建問九華山》《唐音癸籤・評彙三》：費徵君冠卿高隱九華，有長律爲茲山寫狀，碎金堪摘，餘可無譏。

紀事

《唐摭言・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於九華。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脩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蹟丘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

《冊府元龜》卷六五三　李行修長慶三年爲宣撫使，至楚州，舉費冠卿之至孝，至泗州舉刺史李宜臣之贓犯。

《唐詩紀事・費冠卿》　冠卿，字子軍，池州人。【略】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略】冠卿竟不應命。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費冠卿詩》一卷。

藝文

張蠙《費徵君舊居》　遺篇補樂府，舊籍隸仙家。

胡騈《經費拾遺舊隱》　不將冠劍爲榮事，只向煙蘿寄此生。松竹漸荒池上色，琴書徒立世間名。

劉昭禹《經費冠卿舊居》　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

齊己《經費徵君舊居》　天子徵不起，閒人親得無？

《太平廣記》卷五四引《神仙感遇傳》　費冠卿，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公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以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而無報，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國書授閽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劈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閔然顧之，揖坐與語。日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

明日徐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賓之所。」有閣子中，既而閉門，鏁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箒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陛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一更，忽有異香之氣，鬱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聞閣下。費聞之，已覺氣清神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人間之曲。仙人忽問劉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某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自長安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酒一盃，送閣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半盃，即以階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當相見也。」既去，劉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亦去世。劉、費頗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眞仙也。

吳武陵

傳記

《**新唐書·吳武陵傳**》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略】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略】久之，入爲太學博士。【略】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

紀事

作家逸事

柳宗元《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略】會其子偪更名武陵，升進士。（韓醇注：元和二年，武陵登第。）得罪來永州，（韓醇注：元和三年，武陵坐事流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遍觀焉。【略】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韓注：武陵終韶州刺史，無子，女汭湘。）

又《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

又《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

又《與楊京兆憑書》 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

又《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略】兄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

《雲溪友議·因嫌進》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遺以五布三帛。吳嫌輕鮮，以書讓之，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李微誚焉。贊皇母氏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趙郡果爲宰輔，竟釋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勅，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武陵至是粗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則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卻矣。」相府不能因私詘士，唯

唯而從。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觀者訝焉。

《鑒戒録・贊舊詩》 李相公（吉甫）其先（失其官諱）初修進之日，獻卷于維揚護軍宋甄大夫，甄寡於博識，不哀王孫，連上數啓，都不動念。李於館舍棲旅之甚，去住無依，遂吟一絕句贊之，宋以微茫禮遺而已。李後上第，生吉甫。吉甫繼歷臺省，自信州刺史節判青州，待士稍薄，舉子吳武陵詣府投擲，相國似無見重之意。吳不存忌諱，遂書相國先君舊謁宋大夫陳情一章，密獻相國，相國大慚追悔，俟暝召吳，執手惆悵，厚賂於吳，請爲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尊堂未授衣。」

《新唐書・吳武陵傳》 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試，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作品本事

《本事詩・怨憤》 吳武陵雖有才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容州部內史，贓罪狼籍，敕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吳武陵書》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吳武陵詩》一卷。

雜録

《太平廣記》卷四九七引《本事詩》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爲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櫜鞬通謝。又數日，于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于看棚聚觀，意甚耻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上臺盤坐，褰衣躶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喧噪，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于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于宜州以酬之。

《寶刻叢編》卷一九靜江府引《集古録目》《唐新開隱山六洞記》，唐都防禦判官侍御史內供奉吳武陵撰，防禦衙推韓方明八分書並篆額。李渤游于州之西山，其溪谷潭洞，皆人所未嘗至者，遂名之曰隱山，搆亭樹于其上。以寶曆元年八月立此記。

《譚苑醍醐》卷六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輿地碑記目・梧州》 在桂坊橋上，有石刻云：咸通二年七月五日，吳武陵之墓。

《桂林風土記・隱仙亭》 本名盤龍岡，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甫近。寶曆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種植花木【略】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二所。

楊敬之

論述

綜論

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 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

《詩人主客圖》 清奇雅正主李益【略】入室十人：劉畋、僧清塞、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

分論

《客思吟》 《四溟詩話》卷一：楊敬之《客思》曰：「細腰沉趙女」，唐彥謙《新豐》曰：「半夜素靈先哭楚」，此皆用事之謬。

《贈項斯》 《道山清話》：予少時嘗與(張)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略】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五總志》：項斯未聞達時，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曰【略】陳無己見曾子開詩云：「今朝有客傳何尹，到處逢人說項斯。」雖全用古人兩句，而屬辭切當，上下意混成，眞脫胎法也。《韻語陽秋》卷四：劉禹錫《嘉話錄》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略】斯集中絕少佳句，如《晚春花》云：「疏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句「碧山相倚暮，歸雁一行斜」 《秋窗隨筆》：韓翃「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崔峒「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常建「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君」，楊敬之「碧山相倚暮，歸雁一行斜」，此等句無點煙火氣，非學力能到，宿慧人遇境即便道出。唐山人球「漸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蘊藉有致。

《華山賦》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北夢瑣言》卷七：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略】(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唐闕史·楊江西及第》：楊公朝廷舊德，爲文有凌轢韓、柳意。尤自得者《華山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況華之高曰：「醯雞之往來，周東西矣。蜂蝎之聯，阿房成矣。見若薾栗，祖龍藏矣。小星奕奕，咸陽焚矣。」故杜司空、李太尉常所誦念。)《容齋五筆·唐賦造語相似》：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略】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闕史》云【略】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仿楊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野客叢書·阿房宮賦》：杜牧之《阿房宮賦》曰【略】楊敬之《華山賦》曰【略】二文同一機杼也。《說郛》弓二七《瑞桂堂暇錄》：文章以不蹈襲爲難【略】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傪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城賦》句法矣。牧之云【略】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略】《華山賦》，杜司徒佑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傚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不蹈襲爲難也。《後村詩話後集》卷一：《賓戲》犯《客難》，《洛神賦》犯《高唐賦》，《送窮文》犯《逐貧賦》，《貞符》犯《封禪書》，《王命論》。洪氏《隨筆》記《阿房賦》犯《華山賦》中語。又《續集》卷二：樊川《阿房宮賦》中間數語，特脫換楊敬之《華山賦》爾，未至若枚乘之純犯前作也。《反騷》云：「君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哉。」朱氏謂雄乃屈原之罪人，豈以美新仕莽爲龍蛇乎。然雄語亦本《呂覽》，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秦漢未遠，語多相犯。《賦話·新話

五》：《秋聲》《赤壁》，宋賦之最擅名者，其原出於《阿房》《華山》諸篇，而奇變遠弗之逮，殊覺剽而不留。陳後山所謂「一片之文押幾箇韻」者耳。

傳記

《新唐書・楊敬之傳》 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衛胄曹參軍，累遷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尚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

紀事

《尚書故實》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乃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唐摭言・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因話錄・商部下》 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奬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

《新唐書・楊敬之傳》 敬之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爲癖。

藝文

劉禹錫《答楊八敬之絶句》（存目）

李賀《楊生青花紫石硯歌》（存目）

姚合《寄國子楊敬之祭酒》 日日新詩出，城中寫不禁。清高疑對竹，閑雅勝聞琴。門戶饒秋景，兒童解冷吟。雲山今作主，還借外人尋。

雜録

《唐闕史・楊江西及第》 祭酒楊尚書敬之生江西觀察使載。江西應科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舍有秣馬伺僕如自遠來者，試令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于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不然。」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與之同處【略】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麪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楊公惋痛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諭之。夏首，將關送于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畢，楊公閒步塔下，仰視之，則曰：宏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睹。

拓片《唐咸通六年五月十六日鄉貢進士孫備銘其妻》 夫人于氏【略】妣弘農楊氏夫人，外王父左馮翊太守諱敬之，韓吏部、柳柳州皆伏比賈馬。文章氣高，面訶卿相，豪盛之非，蓋不得爲達官。

李正封

論述

《**貢院樓北新栽小松**》《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言青蒼之松，初得善地，華省之側，栽植方新，尚帶山中之色，猶含洞裏之春。近樓而依于北戶，隱砌而凈乎游塵，不可以小松而輕之也。他年鶴壽可期，應成偃蓋，今日龍形已具，但未有鱗。負棟梁之材，國家當資爲大廈，無爵祿之慕，當年耻封于嬴秦。幸值此觀光之日，清風屢得而親被之也。趣陶園曰：題下四字易賦，恰切上四字爲難，安得盡如第九句耶？末句清親二字音猶犯重，「向帶」「猶含」亦微合掌。

《**牡丹詩**》(**句**) 《唐詩紀事・李正封》：唐文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脩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一居士下》：苕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此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略】其一事，即《松窗雜錄》，云：「明皇內殿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首？』奏云李正封，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粧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余嘗謂二李之詩，詞格騷雅，眞可壓倒元、白，歐公亦遺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有此詩，殊不可曉也。《西圃詩說》：唐人牡丹詩，以李正封「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二句爲佳，後代名句罕見。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唐詩紀事・李正封》：退之、正封從軍，有《晚秋郾城聯句》詩。正封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棋，月暗秋城柝。」遂爲警策。《彥周詩話》：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略】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句》「押水沙囊涸」，皆不可及。《韻語陽秋》卷四：李正封與韓退之《郾城聯句》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棋，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謂從曹操也。其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爲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紀事

韓愈《華嶽題名》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侯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舊唐書・裴度傳**》 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官書記，皆從之。

《**册府元龜**》**卷六四五** (元和)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

《**唐詩紀事・李正封**》 正封，字中護，終監察御史。

雜録

鮑溶《秋夜對月懷李正封》 援琴悵獨立，高月對秋堂。美人遠於月，徒望空景光。坐憶執手時，七弦起淒涼。平生知音少，君子安可忘。客意如夢寐，

路歧遍四方。日遠迷所之，滿天心暗傷。主奉二鯉魚，中含五文章，惜無千金答，愁思盈中腸。此夕臨風歎，零露霑衣裳。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眞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爲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郾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爲文宗，非明皇審矣。計氏《紀事》，編次目錄，列于元和、長慶諸家之後，本無舛譌，校刊者以意妄改耳。

李德裕

論述

綜論

李商隱《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略】五車自娛，三篋能識，麗則孔門之賦，清新鄴下之詩。重以多能，推於小學，王子敬之隸法，遒媚，皇休明之草勢沉著，異時相逼，當代罕儔。不妄過人，愼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札交貺者稀。故能應是昌時，媚於天子，憲章皇極，燮理玄穹，燭耀家聲，粉飾國史，侔帝典之灝灝噩噩，尊王道之蕩蕩平平。

鄭亞《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　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代。【略】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聞。【略】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廷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邪？【略】惟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洛，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

《臨漢隱居詩話》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略】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郡齋讀書志・會昌一品集二十卷》　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援古，衮衮可喜。爲武宗知。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會昌一品集》　其論精深，其詞峻潔，可見其英偉之氣。

呂南公《讀李文饒集》　余讀李文饒所著書，見其汲汲於論譔，患無以傳諸世也。而文乃淺近卑粗，不能揮斥其意，不知當時何以自謂爲可。其亦雖吃而不能無訟者歟？可怜哉，若人也。

王世貞《讀會昌一品集》　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縣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勝也。

《香祖筆記》卷六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遴而次之，爲八家以傳。

《池北偶談》卷一七　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制集》，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泉》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

《石洲詩話》卷二　李贊皇詩亦軼倫，雖不敵香山，亦權、武二相之亞也。

《北江詩話》卷二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略】蘇頲、呂溫、崔融、李華、李德裕等，文勝於詩。

《霞外攟屑・縹錦廬文筑上論文・韓李韓杜》　《柳亭詩話》卷十六：歐陽永叔欲以衛公文與昌黎並稱曰韓、李。按文忠此語，見《內制集序》，以衛公《一品集》多代言之作故也。【略】鄙意李文公源出昌黎。衛公、牧之亦僅得一

體，皆不若柳州也。

《**越縵堂讀書記・文學・李衛公集**》夜閱李衛公集。中唐以後文，自韓柳外，首推牧之，次則衛公，次孫可之，次李文公，次皇甫持正、李元賓，又次則獨孤文公、元次山、劉中山、李遐叔、李子羽、梁補闕、蕭茂挺、歐陽四門，若張文昌、元微之、李義山，又其亞也。劉文泉、沈下賢、皮襲美、陸魯望，已不免村野氣太重。司空侍郎、羅江東，則樸不勝俗，健不勝麄矣。

分　論

《**長安秋夜**》《詩境淺說續編》：唐人早朝詩，皆典麗之作，且賦曉景者爲多。此詩言召對夜歸，天街人靜，惟覺零露瀼瀼，點朝衣而欲溼。寫夜景如畫，并見臨政宵衣之瘁，廷臣退食之遲。彼夜深前殿，猶按笙歌者，可知朝政不修矣。

《**述夢詩四十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謫仙》卷五：李德裕《述夢詩》云：「荷靜蓬池膾，冰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膾，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古人作詩，類皆摭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耶？《野客叢書・省中畫壁》：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屈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范仲淹《述夢詩序》：又得集賢學士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於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邊備錄》《獻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也。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唐詩紀事・李德裕》：德裕《述夢》詩，記爲夢中賦詩耳。元微之和云：「聞有池塘什，還因夢寐遭。攀禾占類蔡，詠豆放過曹。莊蝶玄言祕，羅禽藻思高。」注云：「本篇稱六句皆夢中作，故此三聯，多證夢意。」已下皆言同在翰林及翰苑故事。

《**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一氣直下，以行文之法成詩，小家數不解辨此。

《**故人寄茶**》《石園詩話》卷二：文饒《憶名芽》云：「松花飄鼎泛，蘭氣入甌輕。」《故人寄茶》云：「碧流霞腳碎，香泛乳花輕。」兩聯俱善于言茶，押「輕」字俱不費力。

《**惠泉**》《韻語陽秋》卷一三：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爲第二。東坡謂「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於泉上云：「茲泉由太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至今碑版存焉。小說載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僧指昊天觀井，謂與惠山水脉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遞。其好水殆成癖矣。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惠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與？然德裕嘗令所親取揚子江中泠水，其人醉忘，乃汲石城水以紿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爲惠泉而自欺乎？

《**漢中月夕遊房太尉西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五律》：周敬曰：感慨語調，清麗便美。周珽曰：房太尉罷相，貶漢州刺史，廣德元年赴召，卒於閬州。湖乃刺史時所鑿。李文饒亦遭貶，因遊其治。詩謂以丞相政化覃敷之地，德聲今或絕調，餘有故樓，猶爲後人乘月重啓也，能不悵然懷感耶？五六見房之善迹空存，己之美遊虛附。結應起聯意，悲其相才不得盡展，憐房實以自憐也。不刻不浮，自然成響。

《**離平泉馬上作**》《詩話總龜前集・感事門下》引《古今詩話》：贊皇公再貶朱崖，道中有詩云：【略】又《登朱崖郡城》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世傳贊皇公崖州詩皆仇人所作，只此二首是眞。《集古錄跋尾》卷九：讀山居詩，見李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誠哉是言也。

《**謫嶺南道中作**》《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衛公》引《雪浪齋日記》：李衛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朝雞。」頗似少陵句。《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李衛公不讀《文選》而詩奇健，謫海外一二詩尤酸楚。張志和《漁父詞》五首在其集中。此詩於嶺南風土甚切，詞又工。馮舒評：工緻。陸貽典評：起句不親至嶺南不知其妙。通篇工緻。結句緊。紀昀評：與柳州

《峒氓》詩序蠻鄉風土意同，而精神氣韻相去遠矣。此由才分不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七律》：周弼列爲前虛後實體。周珽曰：唐人之詩，切於體物，蓋隨地隨事，援入筆端，非摭拾陳言，圖爲塞白。如李德裕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白居易詩「山鬼跳蹻惟一足，谷猿哀怨過三聲」是也。又曰：宗元以附叔文被罪，德裕以同列相擠致禍，二公之才之行皆有定論。顧柳之貶死炎荒，人不之惜，哀哉。若李有功而無罪者，而君相以私喜怒黜之，則唐之不競宜矣。千載而下，讀其詩句，想見其觸景皆畏途，悲吟堪斷腸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時爲白敏中輩排擠，貶潮州司馬，又貶崖州司戶，故三四語雙關，猶柳州詩之「射工」「颶母」也。

《登崖州城作》《唐語林・補遺》：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略】《歸田詩話》卷上：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作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作險諢，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略】雖怨而不迫，且有戀闕之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七絕上》：周珽曰：戀闕雖殷，而對景聊能自慰，逐臣淵然丹悃，何如帷燈匣劍？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石園詩話》卷二：《懷山居》云：「器滿自當歌，物盈終有缺。」崖州之貶，早已自知其不能無也。

《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白鷺鷥》《詩林廣記後集》卷一引《庚溪詩話》：衆禽中惟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閒野不俗，若規規祇及羽毛飛鳴則陋矣。李德裕云：「拂日疑星落，凌風訝雪飛。」雍陶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皆無遠韻。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如歐陽此詩「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閒散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眞佳句也。

《北固懷古》《野客叢書・北固懷古詩》：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略】注：「畢構政事爲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爲此郡。」僕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爲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爲御史大夫，謂政事爲景龍間第一可也。

《步虛詞》《彥周詩話》：李衛公作《步虛詞》云：「仙家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主能鍊顏，雲軿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環。」嗚呼，人傑也哉。《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李贊皇》：《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軿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際，裊裊大風吹珮環。」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桐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詳孰是。《古今詞話・詞辨》：唐詞載李德裕《步虛詞》，即雙調《搗練子》。《搗練子》本無雙調，《詞綜》列爲李白《桂殿秋》二首。李集之考核者多矣，不聞《菩薩蠻》《憶秦娥》而下，別有《桂殿秋》也。吳虎臣得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倚其聲歌之，惟未足信。

句「葳蕤（散綬）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劉禹錫《吐綬鳥詞序》：滑州牧尚書李公，以《吐綬鳥詞》見示，兼命繼聲。蓋尚書前爲御史時所作，有翰林二學士同賦之，今所謂追和也。鳥之所異，具於本篇。《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衛公》引《蔡寬夫詩話》：巴峽中有吐綬雞，比常雞差大，嗉藏肉綬，長闊幾數寸，紅碧相間極煥爛，常時不可見，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頂首先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逾時乃斂。李文饒詩所謂「葳蕤散綬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是也。文饒云「出剡溪」。今詢之越人不復有。予嘗自峽中攜至蘇州，人皆不識。則知山川風氣所產，古今亦有不同也。

《通犀帶賦》《困學紀聞・書》：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於微。昭侯委佩而去，韓子辭環而歸。」此可爲玩物之戒。

《積薪賦》《王氏談錄》：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來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眞文章之精致也。

《振鷺賦》《復小齋賦話》卷下：李文饒《振鷺賦》六十言耳，着墨不多，而刻畫已盡，寫生神手也。

《望匡廬賦》《廬山記》卷二：聰明泉者，荆州殷仲堪之訪遠公也，相與談《易》於林間，仲堪辯博，遠公因指泉曰：「君之辯如此泉涌。」後世因號聰明泉。唐李衛公《匡廬賦》云：「講精義於松間。」注云：「東林寺有松數株尚存。」今泉上有屋而無松，蓋其故地云。

《大孤山賦》《北夢瑣言》卷一二：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遊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

山上，塑像豔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集古錄跋尾》卷九：《唐李德裕大孤山賦》，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文苑英華辨證》卷一：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略】李德裕《大孤山賦》：「掩二山而礫豎。」據郭璞《江賦》：「虎牙嶸豎以屹崒。」而諸本並作「傑」。

《瑞橘賦》《文苑英華辨證》卷九：李德裕《瑞橘賦》「霜飛文囿」，文囿者，文王之囿也。而《集》作「天囿」【略】以上並當以《文苑》爲正。《賦話・新話一》：李德裕《瑞橘賦》云：「貞枝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四語工妙，秋色句尤佳。然垂老投荒，抑亦機動於此。

《討劉稹制》《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德裕處分澤潞，比跡蔡功，似此辭義嚴明，所謂制勝於廟堂也。

《賜何重順詔》《猗覺寮雜記》卷上：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鎮凜凜，不敢結連。【略】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容齋五筆・唐史省文之失》：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爲不鏗鏘激越。此務省文之失也。

《賜石雄詔意》《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辭鋒精整，足以壯鼓旗而新壁壘。後幅戒以持重，允爲樽俎名言。

《賜王宰詔意》一《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詞不過嚴，而意甚英決。又敖英評：激厲將士，在感以大義，不事文節。

又二《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兵事機宜，規畫詳審，非獨運籌之妙，亦見馭將之權。又高士奇評：文饒神警機逸，料事明決。是時劉稹方質宰子，詔中坦然信之，但貴其抑私伸義。其知人善任使，闊略不拘小嫌，實高人一等矣。

《賜回鶻可汗書》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溫言撫慰，而開諭曉晰，深得布告諸蕃之體。

《賜回鶻書意》《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簡嚴中能盡事理。

《賜太和公主敕書》《古文淵鑒》卷三九：公主，憲宗女也。穆宗時下嫁回鶻可汗，至武宗會昌中，回鶻國亂，其部衆奉主至漠南，侵掠雲、朔諸郡，故作書遺之。愛新覺羅玄燁評：詞意諄詳，妙有操縱。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執送本蕃就僇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僧孺處置維州一事，守匹夫之小信，忘經國之遠圖，誠爲失計。此文可謂論據詳明矣。又胡寅評：司馬氏伸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竊謂其言過矣。夫維州，李唐地也，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借使吐蕃舉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忠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奬忠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又陳子龍評：懷私恨而抑國謀，阻皇風而張虜氣，忠臣爲國，能無發憤，此衛公所以痛心切齒於僧孺也。又王鴻緒評：牛僧孺力阻維州之降，非眞守盟約也，不過欲敗德裕之成事耳。故臣下有水火之爭，即不復顧國家事，門戶之禍亦烈矣。

《奏繚綾狀》《容齋五筆・諫繚綾戲龍羅》：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崇寧間，中使持御扎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奬其言，爲減四分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理解明確，正論肅然。又趙弼評：朋黨之禍國，自古已然。讀至此文末幅，眞可痛哭。又徐熙評：事君以忠，黨何由立。是時牛李互相排擠，黨議囂然。德裕茲論，分別邪正公私，可謂窮源討本，惜其行不逮言，不能免於清議也。

《論朝廷事體狀》《容齋五筆・李德裕論命令》：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

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全唐文紀事》卷一：鴻墀謹案：德裕所上詔意敕書意至多，爲唐人文集所僅見，其籌邊之策，經世之文，俱略備於此矣。

《論修史體例狀》《日知錄》卷一八：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略】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

《議禮法等大事狀》《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廣諮諏以定國，是有識之言。又唐順之評：先據經義，次引史策，此漢廷章奏之準也。後世朝報進對之文，所以不可讀者，皆傷於自爲意見，遺知經史典據耳。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回鶻有功於唐，故不用嚴詞誚讓，而多勸諭之言，以大字小之義也。又徐乾學評：文饒貸票回鶻，原非傾信其請，其後令石雄邀擊烏介，迎還公主，回鶻遂弱。可見廟謨先有成算矣。思恒謀之死，贊皇終身恨之。此舉賴武宗專意委任，奇功克建，亦君臣相得之效云。

《宰相與李執方書》《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語直而意婉文特妙於布置。又杜訥評：字斟句酌，而眞摯坦白之意自溢行間，洵辭令之雋品。

《懷崧樓記》《泊宅編》卷二：唐李一品貴極當時，嘗爲滁州刺史，作懷嵩樓西城上，刻文於石，以懷嵩洛，有白鷄黃犬之歎。後竟以謫死。樓有公畫像，頎然六尺，眞偉人也，但鼻端微曲耳。王禹偁《北樓感事詩序》：唐朱崖李太尉衛公爲滁州刺史，作懷嵩樓，取懷歸嵩洛之義也，衛公自爲之記。其中述在翰林時同僚存歿，且有白雞黃犬之歎，頗露知退之心。及自滁徵拜，再秉鈞軸，卒以怙權賈禍，貶死海外。則向之立言，誠空文爾。

《平泉山居誡子孫記》《集古錄跋尾》卷九：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蒙齋筆談》卷下：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車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於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剡溪漫筆》卷一：李文饒營平泉莊，作記以戒子孫，謂：「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論者譏其不達。余謂：古人一器一物，何嘗不欲貽之子孫。如《圖譜》所載《諴鼎》《周敦》等銘皆云：「子子孫孫永寶用」。況其大者乎！但文饒追先志而必經始平泉，余直以爲不必如此耳。范文正公子弟請治第洛陽，公謂洛中名園甚多，而其主多不能至，誰復禁吾遊者？得此意，則何必有園。司馬溫公《獨樂園記》，不過灌花剖竹，盥水登高，清風自來，明月時至，便謂天壤間無復此樂。得此意，則何必以花石爲奇。平泉臺榭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莫不畢致。當時有「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之句。不知物之尤者，或能爲妖，聚之多者，其散必速。文饒經始之日，洛城有力者，已耽耽欲問其鼎，雖佳子孫，誰得而守之？文饒之蔽不在作記戒子孫，而在經始平泉。

《平泉山居草木記》《賈氏談錄》：李德裕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具。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已絕矣。惟雁翅檜（葉婆娑如鴻雁之翅）、珠子柏（柏實皆如珠子，聯生柏上）、蓮房、玉蘂等，猶有存者。怪石爲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二字。《唐詩紀事・李德裕》：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及譴責，或作詩云：「肉視具寮忘匕箸，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之句。又云：「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烏歸」，「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蓋恨之也。

《羊祜留賈充論》王若虛《君事實辨》：李德裕云：「漢高祖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實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襲此論。

《臣子論》《古文淵鑒》卷三三愛新覺羅玄燁評：立功、立節兩言，已括臣道，而又以名節爲本，洵爲卓爾之見。又李東陽評：才全德備，大賢以上乃可幾之。此文較量前世功名之士，不無出入於名節之間，蓋欲使用人者知所容耳，非爲矜功自肆之人藉口也。末數句，當時必有所指。

《忠諫論》《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多引事實，略發辨議，而意已明。又方孝孺評：欲道行而辭婉，纔是本乎誠心勿欺，乃犯若老龍泉，欲使龍比學蘇張之舌，則全以權譎用事，失之遠矣。

《退身論》《浩然齋雅談》卷上：李文饒《退身論》云：「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若舍己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已。」嗚呼，其言亦哀矣。

《文章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九》引《陳輔之詩話》：荆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贊皇云：「譬之清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齊東野語》卷一〇：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欻然車蓋。凝矚未瞬，瀰漫霆霰。驚雷出火，喬木摩碎。般地爇空，萬夫皆廢。霜練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張文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率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奔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同此一機括也。《丹鉛總錄》卷一一：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藝苑卮言》卷一：泛瀾藝海，含咀詞腴，口爲雌黃，筆代袞鉞。雖世不乏人，人不乏語，隋珠崑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祓。【略】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原詩・外篇上》：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概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砭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石園詩話》卷二：李文饒（德裕）論文，有曰：「譬如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者也。」嘗爲《文箴》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怳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唐史謂德裕少力學，善爲文。《北夢瑣言》謂德裕幼而神駿。觀其論文之言，信乎天分高而學力至者也。《隨園詩話》卷一：《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偶也」。

《近倖論》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切於唐季一時之事實，千古之龜鑑也。

《黃冶論》《升菴集》卷六六：李德裕《黃冶論》云：「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色未坼。細者環拱，大者處中【略】光明砂，今方士亦未嘗見之，漫書於此以訊之好道術者。

《周秦行紀論》《北夢瑣言》卷一：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又卷一六：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郡齋讀書後志・周秦行紀》：右唐牛僧孺自叙所遇異事，賈黃中以爲韋瓘所撰。瓘，李德裕門人也，以此誣僧孺。《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周秦行紀》一篇，奇章怨家所爲，而文饒遂信之爾。《捫蝨新話上集》卷四：唐人指牛僧孺、李德裕之黨謂牛、李之黨，《新唐書》乃嫁其名於李宗閔。人指

爲牛、李，非盜謂何？雖欲爲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兩角犢子自顚狂爲牛氏之讖。不知兩角犢子，自全忠姓也。德裕信賢，爲與僧孺爲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悻悻之氣，至老不衰，謂非黨得乎？《猗覺寮雜記》卷下：李德裕《窮愁志》《周秦行紀論》，謂牛僧孺身與帝王妃后冥遇，證其身非人臣相。「懷異志於圖讖」云云，所恨未暇族之，若不在當代，必在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置於法。牛、李之黨，如宗閔之徒，則小人也。僧孺無大過惡，而德裕恨之如此之深，亦過矣。至欲滅其族，則德裕乃忍人也，僧孺豈能爲篡逆？身死之後，子孫豈有反者？信圖讖而妄加人以滅族之罪，恐天地不容，鬼神不赦。卒歿朱崖，未必非報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譌下》：《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僞撰，以搆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爲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罹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等錄，亡隻詞搆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睹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克忮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

《丹扆箴并序》　《舊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荒僻日甚【略】（德裕）遣使獻《丹扆箴》六首曰【略】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新唐書・李德裕傳》：時帝昏荒，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略】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六事所陳，周詳篤摯，名言粲然。又尹起莘評：綱目獻書不書此，其書予德裕之格君也，故《金鑑錄》書《丹扆箴》書非是，皆略之。又廷敬評：辭繁者易美，約者難工，六事而括之以數十言，可謂微而達矣。德裕不以形跡疏遠替其惓惓，蓋臣之思也。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困學紀聞》卷一七：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郅支事也。而《舊史》云：「依康居求活」【略】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獻西岳大王疏》　《鐵立文起》前編卷四：李衛公《獻西岳大王疏》，末云：「三問不對，即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未晚也。」殆欲飛而食肉矣，足稱人豪。然此又書記之類也。

《祭韋相執誼文》　陸游《跋李衛公集》：韋執誼之爲人，《順宗實錄》及《唐書》載之甚詳，正人所唾罵也。今觀李衛公祭文，稱譽之乃如此。衛公之言固過矣。史官所書，無乃亦有溢惡者乎？毀譽之可疑如此者多矣，可勝歎哉！執誼作相時，《實錄》言嘗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史不書。衛公又以爲僕射。雖小節，亦聊附見於此。

《茅山三像記》　《集古錄跋尾》卷九：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眞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猶龍之語，著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捫蝨新話上集》卷二：李德裕云：「嘗於便殿對武宗言及方士，上曰：『官中無事，以此遣悶爾。』」予竊疑其非武宗之言。按《唐紀》：會昌五年正月，作望仙臺於南郊；六月，作望仙樓於神策軍；至八月，遂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顧其行事如此，豈但「解悶」而已。會昌之政，德裕爲之，其深信道家之說，恐非但武宗之意。予讀《會昌投龍文》，見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眞人」。而德裕《茅山三像記》，則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蓋其君臣相傚，所爲如此。於是知「解悶」之語，實爲一時之飾說。德裕記此者，誠恐天下後世議己，故以此歸咎於其君爾。

傳記

《舊唐書・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懿公，元和初宰相。【略】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耻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

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眞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略】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略】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恆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爲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略】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藎，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略】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略】其年（六年）冬，召德裕爲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略】（八年）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敕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略】（九年三月）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十一月，檢校戶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牛僧孺。【略】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略】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略】尋進位司空。【略】其年（三年），德裕兼守司徒。【略】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戶。五年，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掎摭構致，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

《新唐書·李德裕傳》（存目）

紀事

賈餗《贊皇公李德裕德政碑》 公，趙郡人，贊皇其本邑也。濬源長發，賢達奕代。【略】公承忠勳之積慶，負鴻略以繼起，年未弱冠，而濟美之望見推於時。釋褐詔授校書郎，累至監察御史。元和十五年，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時穆宗皇帝初嗣位，對見之日，即賜金紫，遷屯田員外郎、考功郎中、知制誥，其侍從如故。又遷中書舍人，專承密命，論思參贊，沃心近膝，言隱而道行者蓋多矣。會邦憲任缺，帝難其人，乃拜御史中丞。直己端誠，道無吐茹，百職以治，朝綱以肅。明年，以御史大夫兼統浙西六郡，仍總其車服以鎮靖焉，公時年三十有六。大和元年，就加禮部尚書。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詔書方勉，舉漢宣故事，以寵休績。在金陵凡六載，其仁風惠化，磅礴於封部，洋溢於歌

謳，天下聞之久矣。

劉禹錫《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爲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眞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稜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

裴潾《前相國贊皇公早葺平泉山居暫還憩旋起赴詔命作鎮浙右輒抒懷賦四言詩十四首奉寄》自注 （開成）〔大和〕九年九月，相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九月十九日達洛下，安居於平泉別墅。潾輒述公素尚，賦四言詩，兼述山泉之美，未及刻石，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除浙西觀察使，寵兼八座亞相之重。十二月四日發赴任。開成二年，潾自兵部侍郎除河南尹，乃於河南廨中自書于石，立于平泉之山居。開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河南尹裴潾題。

《雲溪友議・巫詠難》 故太尉李德裕鎮渚宮，嘗謂賓侶曰：「余偶欲遙賦巫山神女一詩，下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晝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蘭久而不爭，卒葬江魚之腹，爲曠代之悲。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以感襄王，非眞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惟慮成夢，亦恐非眞。」李公退，慚其文，不編集於卷也。

又《贊皇勳》 太尉相公泊謫潮州，有客陳石僕射神祠之驗，明其盛衰有數，稍抑其噎鬱焉。再貶朱崖，作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樓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欲似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先是韋相公執誼得罪，薨變於此，今朱崖有韋公山。柳宗元員外，與韋丞相有齃年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尚書宗儒，勸表雪韋公之罪，始詔歸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贊皇感其遠謫不還，爲文以祭曰：「維大中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祭於故相國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籍乎賢相。德邁皐陶，功宣呂尚。文字世推，智謀神貺。一遘讒嫉，遠投荒瘴。地雖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諒。野掇澗蘋，思違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某亦竄跡南陬，從公舊丘。永泯軒裳之願，長爲猿鶴之愁。嘻吁絕域，寤寐西周。倘知公者，惻公非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吊，願與神遊。嗚呼」云云。或問贊皇之秉衡也，毀譽無如之何，削禍亂之階，闢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學而不倦。勳業素高，瑕疵不顧，是以結怨侯門，取尤羣彥。（光福王起侍郎，自長慶三年知舉後，廿一載，復爲僕射，武皇朝猶主柏，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得路，皆相慶賀。）後之文場困辱者，若周人之思鄉焉，皆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

《因話錄・宮部》 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

《大唐傳載》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郡，人爭施金貨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於市司取豬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由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東觀奏記》卷上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讎。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南；楊嗣復、貞穆李公珏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牓，先呈宰相。會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又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其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唐摭言・好放孤寒》 李太尉德裕，頗爲寒畯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金華子》卷下 僧守亮受業上元古瓦官寺，學行無所聞，而好言《周易》中彖象。贊皇李公之鎮浙西，以南朝衆寺方袍且多，其中必有妙通《易》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一人送至府中。瓦官綱首見亮，因戲謂之曰：「大夫取一解

《易》僧，吾師常時愛說《易》，可能去否？」亮聞之，遂請行。既至，贊皇初見儀容村野，未之加敬。及與言論《易》道，亮乃分條析理，出沒幽賾。凡欲質疑，亮乃敷衍，出人意表。

《**酉陽雜俎續集・貶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

《**南部新書**》**戊**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貶潮州司馬，當年十月十六日再貶崖州司戶，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於貶所，年六十四。

《**北夢瑣言**》**卷一**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固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又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就，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略】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又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相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論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又卷六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眞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又卷八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泝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舊唐書・李德裕傳**》 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臺輔，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略】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初貶潮州，雖蒼黃顚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

《**唐語林・政事上**》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鎮江陵。自此詔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衛公復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李衛公初入相是太和七年，居李石之前，衛兵不因李事。記之者有誤。）

又《**賞譽**》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惟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然而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爲酒肴。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日，賀拔惎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惎與敏中同年。主闈者告以方候朝官，繆以他適對。惎駐車留書，叙羈遊之困。敏中得書，嘆曰：「士窮達當有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饌止邀當路豪貴，而遺登第故人？」遂令召惎先宴。既而朝客來，聞與惎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惎，負于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眞古人所爲。」惎自後以評事先拜，而敏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未逾三年，爲丞相。

又《**補遺**》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既貶，崔少保龜從在省，子殷夢爲府解元。廣文諸生爲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夢元知作解

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徒以府元爲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又　周瞻舉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閽者曰：「公諱吉，君姓中有之。公每見名紙，即顰蹙。」瞻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訟曰：「君諱偏旁，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又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爲人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盡仇怨假託爲之。

又　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爲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公題詩云：「昔日徵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又　李衛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塗中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書稱「天下窮人，物情所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幣爲鰐魚所溺，室宇爲天火所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思所致。衛公既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貶所。劉相鄴爲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公門人，惟蹇士能報其德。

又　李衛公在珠崖郡【略】郡有一古寺，公因步游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願得以救。」僧嘆曰：「此非藥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爲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又　隴西李膠，年少持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江夏盧相判大計，白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也。太尉歸戒閽者，此人來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宋高僧傳・唐洛京龍興寺崇珪》　樂南徐茅山，乃依棲霞寺。珪已登徑門，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廉問是邦，延諸慈和寺。一交雅談，如遊形器之外，曰：「吾有幽憂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歲遂行，重抵嵩少，居于嶽寺。大和戊申歲，洛下亢陽，唯嶽中雨信相繼，或謂爲珪之德動龍神之故也。開成元年，贊皇公攝冢宰，請珪於洛龍興寺化徒。兩京緇白往來問道，檀施交駢。

又《唐京師聖壽寺恒政》　大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蜃蛤，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柈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觀其異，即焚香祝之。俄爲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緜錦覆之，賜興善寺，令致礼之。始宣問群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唯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恒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強識。」詔入宣問。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一卷。

又　李德裕《異域歸忠傳》二卷。

又《藝文志三》　李德裕《御臣要略》(卷亡)。

又　李德裕《西南備邊錄》十三卷。

又《藝文志四》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又《姑臧集》五卷，《窮愁志》三卷，《雜賦》三卷。

又　《吳蜀集》一卷。(劉禹錫、李德裕唱和。)

《崇文總目》卷三　《會昌伐叛記》一卷，《文武兩朝獻替記》三卷，《元和辨謗錄》三卷。

又卷四　《黠戛斯朝貢圖》一卷，《西南備邊錄》一卷，《異域歸忠傳》二卷，李德裕《南行錄》一卷(闕)，《次柳氏見聞》一卷。

又卷五　《平泉山居草木記》一卷。

又卷一一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姑臧集》五卷。

又卷一二 《李德裕賦》二卷，《窮愁志》三卷。

《郡齋讀書志・李德裕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姑臧集五卷平泉詩一卷窮愁志三卷別集八卷又賦一卷》 右唐李德裕文饒也。【略】《一品集》鄭亞爲之序，皆會昌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序文也，賦詩四首。《窮愁志》乃崖州時所撰。《姑臧集》題段全緯纂，上四卷亦制誥，第五乃《黠戛斯朝貢傳》與八詩。《別集》乃裒合古賦、《平泉詩》、集外雜著。又有古賦一卷，載《金松》等四賦。

《直齋書錄解題・雜史類》 《兩朝獻替記》三卷，唐宰相李德裕文饒撰。叙文武兩朝相位奏對事蹟。

又 《會昌伐叛記》一卷，李德裕撰。記平澤潞事。

又 《次柳氏舊聞》一卷，李德裕記柳芳所聞於高力士者，凡十七條。上元中，芳謫黔中，力士徙巫州，芳從力士問禁中事，德裕父吉甫從芳子冕聞之。

又《典故類》 《大和辨謗略》三卷，唐宰相李德裕撰。初，憲宗命令狐楚等爲《元和辨謗略》十卷，錄周、秦、漢、魏迄隋忠賢罹讒遭謗事蹟。德裕等刪其繁蕪，益以唐事，裁成三卷，大和中上之，集賢學士裴潾爲之序。元和書今不存，《邯鄲書目》亦止有前五卷。

又《傳記類》 《西南備邊錄》一卷 唐相李德裕文饒撰。太和中鎮蜀所作。內州縣城鎮兵食之數，大略具矣。

又 《異域歸忠傳》二卷，李德裕撰。會昌二年，烜沒斯內附，德裕奉詔采秦漢以來由絕域歸中國，以名節自著功業始終者，凡三十人，爲之傳。

又《別集類上》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唐宰相李德裕文饒撰。《一品集》者，皆會昌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之類也。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則《窮愁志》也。【略】平生著述詎止此？此外有《姑臧集》五卷而已，其不傳於世者亦多矣。《窮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凡四十九篇。

又 《李衛公備全集》五十卷，年譜一卷，摭遺一卷。比永嘉及蜀本三十四卷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記》《辨謗略》等諸書共十一卷。知鎮江府江陰耿秉直之所輯，並考次爲年譜、摭遺。《姑臧集》者，兵部員外郎段令緯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門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貢圖及歌詩數篇，其曰姑臧未詳。

又 《平泉雜文》一卷，即別集第九、第十卷，平泉山居所作詩、賦、記也。

《宋史・藝文志二》 李德裕《西南備邊錄》一卷。又《兩朝獻替記》二卷。《次柳氏舊聞》一卷。又李德裕《異域歸忠傳》二卷。又《大和辨謗略》三卷，《會昌伐叛記》一卷。

又《藝文志三》 李德裕《黠戛斯朝貢圖》一卷。

又《藝文志五》 李德裕《志支機寶》一卷。又《幽怪錄》十四卷。

又《藝文志七》 李德裕《窮愁志》三卷。又《雜賦》二卷，《平泉草木記》一卷。又《李德裕集》二十卷。又《別集》十卷、《記集》二卷、《姑臧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一・次柳氏舊聞一卷》 唐李德裕撰。德裕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所記皆玄宗遺事，凡十七則。前有德裕自序，大略謂史官柳芳，上元間徙黔中，高力士時亦徙巫州，相與周旋，因得聞禁中事，記爲一書，曰問高力士。大和中，詔求其書，宰相王涯等向芳孫度支員外郎璟索之不獲。而德裕父吉甫及與芳子吏部郎中冕遊，嘗聞其說，以告德裕，德裕因追憶錄進。《舊唐書・文宗本紀》載大和八年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進《御臣要略》及《柳氏舊聞》三卷，蓋即其事。惟卷數與今本不合，殆二書共爲三卷歟？中如元獻皇后服藥、張果飲堇汁、無畏三藏祈雨、吳后夢金甲神、興慶池小龍、內道場素黃文事，皆涉神怪，其姚崇、魏知古相傾軋，及乳媼以他兒易代宗事，亦似非實錄，存以備異聞可也。柳珵《常侍言旨》首載李輔國逼脅玄宗遷西內事，云此事本在朱厓太尉所續《桯史》第十六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也。考德裕所著，別無所謂《桯史》者，知此書初名《桯史》，後改題今名。又知此書本十八條，刪此一條，今存十七。至其名《桯史》之義，與所以改名之故，則不可詳矣。

又《別集類三・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唐李德裕撰。德裕有《次柳氏舊聞》，已著錄。是編凡分三集：《會昌一品集》，皆武宗時制誥；《外集》皆詩賦雜文；《窮愁志》，則遷謫以後閒居論史之文也。明代袁州有刊本，然僅《會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此本《正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即《窮愁志》，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載相合，意即蜀本之舊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衛公備全集》五十卷、《年譜》一卷。又稱：蜀本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錄》《辨謗略》諸書，共十一卷。則其本不傳久矣。史言德裕在穆宗朝，爲翰林學士，號令大典冊，咸出其手。而文多不傳，意皆

在五十卷內也。《會昌一品集序》，鄭亞所作，《李商隱集》所謂滎陽公者是也。其文亦見《商隱集》。序稱代亞作，而兩本異同者不一。考尋文義，皆以此集所載爲長。蓋亞所改定之本云。

錢大昕《跋李衛公集》　右《李衛公文集》二十卷，即《會昌一品集》也。別集十卷，其前二卷，雜賦也，後二卷，《平泉山居草木記》也。外集三卷，《窮愁志》也。衛公撰述，各自爲名，後人編纂，併而一之。《宋史・藝文志》既有別集十卷，而又別出雜賦、平泉草木記二種，蓋史家未見此書，但循名列之，而不悟其重複也。《宋志》別有《姑臧集》五卷，謂是翰苑所作，今別集卷第三至第八，詩文多外任遷謫所作，絕無翰林制誥之文，則《姑臧集》已失其傳矣。《唐書・方鎮表》：貞元元年，復置桂管經略招討使，七年，罷領招討使。此後未見改經略爲都防禦之文，而鄭亞序《會昌一品集》題銜云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不云經略，然則表有脫漏矣。

《部亭知見傳本書目・小說家類》　《次柳氏舊聞》一卷，唐李德裕撰。說郛本、歷代小史本、續秘笈本。學海類編題作《明皇十七事》。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又《別集類》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唐李德裕撰。　明天啓中吳興茅氏刻本。明刻黑口本佳。明袁州刻本有評點，僅《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嘉靖刻本作《李公集》。張金吾有葉石君手校本宋刻《會昌一品制集》殘本，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存一至十卷，黃蕘圃物。

《木犀軒藏書書錄・別集類》　《李衛公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唐李德輿撰，明陳子龍評選，明刊本。標題下題「會昌一品制集」，次行題「明陳子龍卧子評選，宋徵璧尚木參閱」。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缺序跋。

《明版書經眼錄・小說類》　《次柳氏舊聞》一卷，唐李德裕撰，明陽山顧氏文房小說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天地單闌，旁框雙闌，直格，上魚尾，黑中縫。魚尾下題「柳氏舊聞」，下橫線，上記葉數，左闌上有耳款，題「陽山顧氏文房」，卷首頂格書題「次柳氏舊聞」，次行下三格，結銜題「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編」一行。

《涵芬樓燼餘書錄・集部》　《李文饒公文集》三十四卷，前有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滎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序，卷一書名下題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從憲彙輯，袁州知府鄭惇典校正。【略】集凡三類，《會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版心書名，題李衛公某集，下記天干十字，以分冊數，前人以朱筆校過，《外集》卷三第九之十一葉，錯簡已校正，其他譌奪，間有校補，惟卷十四《奏回鶻書宜狀》，卷十五《請發陳許兵馬狀》，均有目無文，此外有脫落、錯簡至數百字者，却未校出。

藝文

劉禹錫《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對月聽小童吹觱篥歌依本韻》　謝公高齋吟激楚，戀闕心同在羈旅。一奏荆人白雪歌，如聞雜客扶風鄔。吳門水驛接山陰，文字殷勤寄意深。欲識陽陶能絕處，少年榮貴道傷心。

又《送李尚書鎮滑州》　南徐報政入文昌，東郡須才別建章。視草名高同蜀客，擁旄年少勝荀郎。黃河一曲當城下，緹騎千重照路傍。自古相門還出相，如今人望在嚴廊。（其後果繼韋平之族。）

元稹《寄浙西李大夫四首》（存目）

鄭澣《和李德裕房公舊竹亭聞琴》（存目）

張祜《題潤州李尚書北固新樓》（存目）

徐凝《浙西李尚書奏毀淫昏庙》（存目）

姚合《牧杭州謝李太尉德裕》（存目）

杜牧《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十八韻》（存目）

李商隱《李衛公德裕》（存目）

薛濤《棠梨花和李太尉》（存目）

雜錄

雜記

李商隱《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唐葉十五，帝謚昭肅，始以太弟，茂

對天休，遂臨西宮，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麾三靈，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範圍古昔，史卜宵夢，震嗟不寧，是用能文，惟睿掌武，以永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賚朕者，其誰氏子焉？」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納揚吃，不能仰酬。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汝來輔予。」霞披霧消，六合快望。四月某日入覲，是月某日登庸。淵角奇姿，山庭異表，爲九流之華蓋，作百度之司南。帝由是盡付玄機，允厭神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邪。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日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闡，徵召誥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居第一功。麒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玄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臣曰師古、曰文本，高宗有臣曰嶠、曰融，玄宗有臣曰說、曰瓌，代宗有臣曰袞，至於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並稟太白以傳精神，納非烟而敷藻思，才可以淺深魏、邴，道可以升降伊、皐，而又富僧孺之新事，識庾持之奇字，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王食時之工，裴子野昧爽之獻，疑王粲之夙構，無禰衡之加點。然後可以弘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乏賢，可纂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哉？朕思丕承，汝勉善繼，無忝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宮之中，念兆人之衆，顧九州之廣，永懷不待之痛，式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丕基，允資內助。秀南頓嘉禾之瑞，開歷山神井之祥。德駕河洲，淑肩沙麓。將顯降嬀之配，未弘褒紀之恩。淪美椒塗，掩華蘭掖。緣山破芿，夙聞齊主之悲；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繞樞有慶，鳴社承輝。而懿號未彰，貞魂莫祔，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祧祖之重，傳於夏啓，既不克終，歸於與夷，又未能立，乃推帝堯敦叙九族之道，弘魏文榮樂諸弟之志，常曰：「穎邸吾寧忘邪？」及武宗讓踰三四，位當九五，出潛離隱，躍泉在天，揚八彩於堯眉，挺二肘於湯臂。故外則上公列辟，內則常侍貴人，咸願擬議形容，依稀彩飾。公搢圭歸美，吮墨摛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務也，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骾者慕周偃武，肉食者效晉清談，豕不犢牙，蠆因搖尾，氛興燕、易，駕狩巴、梁，九十年鑾輅不東，三千里華戎遂隔。日者，上玄降鑒，玄聖恢奇，遂於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復我疆理，平我仇讎。負羽蒙輪，已聞於深入；赤茀邪幅，將事於駿奔。陳萬賄以展儀，備四旗而告捷。仍願於箕星之分，巫閭之旁，追琢貞珉，彰灼來葉，以文上請，屬意宗臣。公乃更夢江毫，重呑羅鳥，町畦河濟，呼嘯神祇，述列聖之英猷，答藩維之深懇，既事苞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神，固亦文星助彩，螭蟠龜戴，蟲篆鳥章，構思而君苗硯焚，灑翰而元常筆閣。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天街之北，獯鬻攸居，結以閼氏，降我皇女。奉春君婁敬，常爲遠使；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乘以無年，遂忘舊好。分偵邏於甌脫，遣祭酹於蹄林，俾我刁斗晨驚，兜零夜設。公乃上資宸斷，旁耀軍謀，心作靈臺，手爲天馬。充國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時未爽。既而鬼箝飛辨，邳石降籌，不使郭閎仍讒於段熲，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勢協聲同，火熸水灌。遂得朝還貴主，暮遁名王，轄柳塞之歸車，復梅妝而向闕。及晉城赤狄，喪帥歸珪，有閼伯之弟兄，誕景升之兒子，將憑蜀閣，欲恃吳錢，姑務連雞，靡思縛虎，既垂文誥，尚有羣疑。公乃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衛朔受貶，祇以拒君。今天井雄藩，金橋故地，跨搖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坐爲汙俗，文宗外相，行有匪人？」忠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殊懿公之東徙渡河，若紀侯之大去其國，稽於時議，憚在宿兵。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惟宗室，乃玄王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夙沙縛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萬；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今眞將軍爲時而出，賢諸侯代不乏人，況其俗產代地之名駒，富管涔之良璞，有抱樹辭榮之節，有漆身報德之風邪？」蹕足以謀，屈指而定，謝安之圍棋尚劫，曹參之飲酒正酣，適有軍書，果聞戎捷。邯午謝衆，丕豹出奔，樂毅不歸，鄒陽已去，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尚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何其篡立大效，樹建嘉績，若是之速歟？宗英可汗，既畏王威，遂聞請吏，留犂徑路，對湩酪以知羞，毳幕氈裘，望衣冠而有慕。大畢伯氏之胤，呼韓單于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百王共貫，三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之詔，伐上黨之制，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上輒曰：「爾有獨斷，朕無疑謀，固俟沃心，不可假手。」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故每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美《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屬宣

室未召，武帳不開，公莫暇昌言，且陳密疏。賈太傅之憂國，固動深誠，山吏部之論兵，詎因夙習。凡所奏御，罕或依違。乃武宗下武重光，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按牒西崑，率億兆同心，列公卿定議，以一十四字，垂百千萬年。藻縟辭華，鋪舒名實，秦、晉於玉檢瑤繩之內，平、勃於綠疇讒鼎之間。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且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義，作爲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

鄭亞《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存目）

劉鄴《乞贈恤李德裕疏》　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袞，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稟周勃重厚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於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寞。【略】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宏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

《宣室志》卷九　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盡，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詳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令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公爲觀焉，異而稍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桂苑叢談・太尉朱崖辨獄》　太尉朱崖出鎮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文字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用之。但初上之時交領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昭，然未窮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細行而費之，以是無理可申，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羣衆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乘此排擠之。」因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兜子，下簾子畢，令門不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鞫前數輩，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唐語林・補遺》　李衛公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衛公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頃之，德裕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既不怨，見既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爲兵部尚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

《南部新書》丁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鑒戒錄・躭釋道》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挂衲，所生兒女，多名師女僧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族無不惡之。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往往冠褐，脩彭祖房中之術，求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生術士，但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污空門，妖婬玄教。自莊、老之後，彭、黃已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矣。蓋心之難制，氣亦難防者也。

《避暑錄話》卷下　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術，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東坡一》引《蔡寬夫詩話》　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夫，故世言與李文饒不相能。文饒藏其文集不肯看，以爲看則必好之。文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天惟首載《和文饒薛童鬻栗歌》一篇，後遂不

復有，亦可見情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神仙雜記**》引《**許彥周詩話**》　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道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蓊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碧雞漫志**》**卷五**　《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略】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四・李文饒文集**》引闕名《**李文饒文集後序**》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略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功碑》《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焰，而奪之氣，胸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則爲性，持之則爲志，養之則爲氣，存之則爲神。是道也，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大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祀之，列豐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鋟木於鄱庠。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壑之上、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己卯冬，建安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嘗訪韓、李遺集，而衛公文集獨未有，表而出之。（下闕。）

張栻《**記甘露李文饒事**》　觀魯畋所編《丹陽類集》載：熙寧中，寺僧應夫因治故殿基，獲舍利並李文饒手記云：「寶曆間創甘露刹，以資穆皇之冥福。」文饒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與此記合。【略】以予觀之，文饒雖有才氣，然富貴中人耳。武宗素重道士，故其勢必排釋氏。文饒極力爲此，不過逢迎其君之意云耳。不然，與建刹藏舍利之事何大不類耶？

《**放翁題跋・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學者當以經綸天下自期，此書不可不見也。但傳本謬誤，幾不容讀，以它書尋繹之，十得四五云。紹興丙子臘日務觀題。

陸游《**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游曰：「君爲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爲、僰道、黔中、越巂諸郡，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考信不疑。

《**容齋續筆・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饑。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裹，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秘閣，今勒石於道堂山西。

《**容齋五筆・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爲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略】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帝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

《**習學記言**》**卷四三**　李德裕密勿綜理當國，威重知大體，料敵制勝，任事獨克，唐宰相皆所不及。然其以父爲準的，父之所怨，己亦怨之，結成大隙，不可救止，自爲黨魁，而辨愬朋黨不少置。豈惟身災，國祚長短之所繫也。嗚

呼，德裕智不足以知此，以天下之大，惟父是崇，至於宗不能庇，而猶不顧省，豈所謂賢哉。

《南窗紀談》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李文饒《獻替記》稱：「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本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嘗領揚、潤故也。

《堅瓠續集》卷四 《漱石閒談》載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俗，數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間，吳人顧朝楚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見其族。狀與苗獠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敕尚存。

《日知錄》卷一七 《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盛焉。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葉德輝《重刻次柳氏舊聞序》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舊唐書・文宗本紀》載其事云：大和八年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進《御臣要略》及《柳氏舊聞》三卷。而《經籍志》不列其名，新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有之，祇云一卷。自宋以來，官私書目至今四庫所收皆此一卷本流傳，唐紀殆併《要略》數之歟？書中記明皇時十七事，故陶九成《說郛》中《次柳氏舊聞》與《明皇十七事》分目重出，兩本字句殊有異同，明人刻《五朝小說》即據《說郛》重編，亦分爲二。以四庫《柳氏舊聞》校《說郛》，合而不合。如書中「肅宗在東宮」下連「代宗之誕」云云，各本皆作一條，別有「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一條，「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爲兆庶祈福親製素黃文」一條，合之爲十八條。《明皇十七事》「肅宗在東宮」下連「代宗之誕」亦爲一條，又同有「安祿山來朝」一條，雖止十七條，而無「內道場親制素黃文」一條，仍與四庫本不合。余校此書以明顧元慶《文房小說》爲主，參以《五朝小說・明皇十七事》，於其異處，條舉於後，即顯然訛誤，亦但校記以存其眞。誠以《說郛》原本久已失傳，今世所行爲康熙時陶誕重編之本，不如《文房小說》《五朝小說》刊行在先，字句縱有不同，固猶存古本涯略也。然今行《說郛》中此二書究於《五朝小說》無所差異，其於各種亦必無所出入，是則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各明一義可耳。宣統元年己酉十月望，是日月食。長沙葉德輝序。

雜考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三 （咸通）元年九月，劉鄴請贈李德裕官。裴坦《李太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曄，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沒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孤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勅依奏。《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云：「令狐相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爲其子滈言之，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滈曰：「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爲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爲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曰：「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鄴奏乃云：「孤骨未歸塋域。」曄，懿宗初纔徙郴縣府，未詳。或者後人僞作之，非鄴本奏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爲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興鵂鳥，怨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爲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繇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爲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錄》：「鄴此時未爲翰林學士，因上此表，勅批，便令內養宣喚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爲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於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一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

宗素惡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爲淺陋，今不取。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山谷上**》引《**蔡寬夫詩話**》　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翫始得名，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略】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中州金石記**》**卷三**　《東郡懷古詩刻》，李德裕撰，太和四年六月立，隸書，在滑縣。朱長文《墨池編》有此詩刻，劉昫《唐書・李德裕傳》云：「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敏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爲鄭滑節度使。」今碑以大和四年立，自署云「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正與史合。《懷古詩二首》，亦見《全唐詩》。王京兆，名尊，漢東郡太守。陽給事，名瓚，宋濮陽太守。《元和郡縣志》云：「白馬縣河侯祠，在縣南一里。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浸瓠子堤，尊臨河不去。後人嘉尊壯節，因爲立祠。」今詩云「登城見遺廟」，即其祠也。顏延年有《陽給事誄》，在《昭明文選》，《序》云：「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李善引《東都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元和郡縣志》云：「滑州城即古滑臺城，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爲壘，後人增以爲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今詩云「徘徊望故壘」，即其地也。河侯祠在今滑縣南一里，滑臺當即縣治。德裕有書名，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稱，「爲隸法遒媚」，《金石錄》亦有德裕隸書《平泉草木記》《山居詩》，今不傳。

《**歷代詩話・賦・桐華鳳**》　李德裕《畫桐華鳳賦序》云：【略】吳旦生曰：《寰宇記》：「桐花色白，至春，有小鳥色焦紅，翠碧相間，生花中，惟飲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遂死。人以蜜水飲之，或得三四日。性多跳擲，抵觸便死。」土人畫桐花鳳扇，即此也。性馴，好集美人釵上。喬子曠《寄女子黃觀》詩：「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統志》云：「廣西南寧出倒挂，毛綠，常倒挂於樹林，故名。」《日詢手鏡》云：「倒挂，小巧可愛，形色如綠鸚鵡而小，略大於瓦雀。好香，故名收香倒挂。」鮮于伯機《退宮人引》云：「金蓮斜抱捧珠龍，玉釵倒挂收香鳥。」蘇東坡《異鵲》詩：「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又《梅花》詩：「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劉言史詩：「腸斷錦城風日好，可憐桐鳥出花飛。」王原吉詩：「梨雲散尽千官影，獨見桐花小鳳棲。」王元章詩：「五更窗前博山冷，么鳳飛鳴酒初醒。」袁海叟詩：「綠毛么鳳無棲處，來往蘭房不厭頻。」高季迪《詠倒挂》詩：「綠衣小鳳啼愁罷，瘦影翻懸挂枝下。」天順間樊時登詩：「梧桐音冷么鳳鳴，屏山暗結愁雲紫。」

《**蜀中廣記**》**卷六八**　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略】按，此即川扇之始也。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爲地，畫人物花鳥於上，頗工緻，但未必爲桐花鳳耳。

薛　蘊

《**贈鄭女郎**》《名媛詩歸》卷一〇：詩有讀未竟，而餘音浮動。欲書者有讀已竟，而餘音繚繞不斷者，總在興情詠歡時一段淋漓揮灑處。然須猛力厚氣瀰淪磅礴涵養而出，非輕淺、凝重兩者可摹畫一二分也。

《**唐詩紀事・女郎薛蘊**》　蘊一作醞，彥輔之孫。

朱　晝

《**喜陳懿老示新製**》《能改齋漫錄》卷六：唐朱晝《喜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蓋取此。

《**贈友人古鏡**》《韻語陽秋》卷二〇：君子爲小人誣衊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朱晝《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眞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妬佳月篇》云：「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

月不了嗔，曾何污潔白。支頤少待之，寒光凈無迹。燦燦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唐才子傳・朱晝》 晝，廣陵人。貞元間慕孟郊之名，爲詩格範相似，曾不遠千里而訪之。不厭勤苦，體尚奇澀。與李涉友善，相酬唱。晝《古鏡詩》云：「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磨久見菱蘂，青於藍水色。贈君將照心，無使心受惑。」凡如此，警策稍多。今傳于世。

《唐詩紀事・朱晝》 晝，元和間進士。

李涉《京口送朱晝之淮南》 兩行客淚愁中落，萬樹山花雨後殘。君到揚州見桃葉，爲傳風水渡江難。

蔣防

論述

《題杜賓客新豐里幽居》 《圍爐詩話》卷二：蔣防《杜賓客》詩，命意布局措詞皆可法。陳彥博《恩賜魏文貞諸孫舊第》詩亦然。《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退跡依三徑，辭榮繼二疏。聖情容解印，帝里許懸車。」四句破題。「已去龍樓籍，猶分御廩儲。」二句言朝廷眷顧。「煙霞舒耳目，松竹助玄虛。」二句言幽居。「調護心常在，山林意有餘。」二句言其心性。「應嗤紫芝客，遠就白雲居。」以四皓不足相嘆羨作結。

《日暖萬年枝》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此詩言新陽初臨上苑，而萬年枝之嘉樹，獨含其妍。故旭日之散漫已添和氣，而欲曉之曈曨，不使曙煙盡卷乎？誠以日輝之流與聖日相宜，枝影之接以芳年而貴，是受日之暖，恩光自接，而非煦嫗之有偏也。蓋樹於上苑結根，誠爲得地，則表以萬年，願與天而同符其壽矣。誰道此凌寒之質，不從茲而曖然也耶？又葉立三評：意婉曲而達於筆端，末復飛鳥依人矣。

《秋月懸清輝》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秋月懸霄漢，亭亭委素輝。」二句冒起全題，「懸」、「委」二字有致。「山明桂花發，池滿夜珠歸。入牖人偏攬，臨枝鵲正飛。」此二聯用秋月故實，實寫月字，虛含清輝，痕跡俱化。「影連平野岸，輪渡曉雲微。晶晃浮輕露，徘徊映薄帷。」此二聯帶定月字，實詮清輝。「此時千里道，延望獨依依。」以人望清輝作結。《詩學全書》卷二：首二破題。「沿」字、「委」字，亦見用意。次聯寫「懸」字，三聯、四聯、五聯切「懸秋月」，而「清輝」二字亦是。末寓睹望意。

《八風從律》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製律窺元化，因聲感八風。」首句破律，次句破八風。「還從萬籟起，更與五音同。」此聯上句寫風，下句寫從律。「習習蘆灰上，泠泠玉管中。」此聯合寫風律。「氣隨時物好，響徹霽天空。」此聯刻劃從字。「自得陰陽順，能令惠澤通。」此聯推言風之大用。「願吹寒谷裏，從此達前蒙。」以規語作頌揚結之。

《秋稼如雲》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〇：「肆目如雲處，三田大有秋。」二句籠落全題。「葱籠初滿野，散漫正盈疇。」二句寫秋寫稼。「稍混從龍勢，寧同觸石幽。」二句刻劃如雲。「紫芒分冪冪，青穎澹油油。」二句申寫如雲之狀。「始愜倉箱望，終無滅裂憂。西成知不遠，雨露復何酬？」末四句以大有應起作結。《詩學全書》卷三：首二破題。次聯寫「秋稼」。三聯寫「如雲」。四聯合寫稼、雲。末四言「西成」、「倉箱」在望，而深感「雨露」之恩也。

《至人無夢》 《唐詩合解箋注》卷一〇：「已賾希微理，知將靜默鄰。」二句虛從至人說入。「坐忘寧有夢，跡滅示凝神。」二句承出無夢。「化蝶誠知幻，徵蘭匪契眞。」二句借有夢者作陪襯。「抱玄雖解帶，守一自離塵。」二句實寫所以無夢之故。「寥朗壺中曉，虛明洞裏春。」二句實寫無夢。「翛然碧霞客，那比漆園人。」末二句頌揚至人作結。

《螢光照字賦》 《賦話・新話四》：唐蔣防《螢光照字賦》，篇幅甚仄，僅二百餘字，然極精鍊奪目。如「縹紱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鉤下映，繁星與片月俱生。」又「金輝始徹，疑清露之騰文；鳥跡旋卜，謂靈烏之就日。」約而能精，此題絕唱。

《聚米爲山賦》 《賦話・新話三》：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略】唐蔣防《聚米爲山賦》云：「起自纖微，有類積塵爲岳；終非奇幻，那同畫地成川。」【略】皆謂反對也。屬辭比事，不失絲黍，可謂優且難矣。

《姮娥奔月賦》 《賦話・新話二》：唐蔣防《姮娥奔月賦》云：「振環鏘

珮，雜珠露之珊珊，雲帔花冠，渡銀河之耿耿。」寫「奔」字最佳。中幅云：「初疑妝以臨鏡，形影猶分，終類冰之在壺，輝華相失」，刻劃精妙，乃在無字句處著筆，所以爲高。至云：「往而不返，誰謂與子偕行，仰之彌高，孰云不我遐棄。」貪用成語，此宋人所心慕手追者。然未免質直，于題不配。按此題限「一升天中永棄塵俗」爲韻，第五段失點「一」字韻，亦疏。

《**轉蓬賦**》《復小齋賦話》卷下：蔣防《轉蓬賦》，可當工雅二字。

《**雪影透書帷賦**》《賦話·新話三》：唐蔣防《雪影透書帷賦》云：「澄筆海之波瀾，皆爲練色，耀書林之杞梓，尽作瓊枝。」【略】此例六七聯細膩風光，明豔欲絕，長其聲價，固當一字一縑。

紀事

李紳《趨翰苑遭誣搆四十六韻》「蓄交封宿草」注 沈八侍郎、武十五侍郎、元九相公、龐嚴京兆、蔣防舍人皆爲塵世。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蔣防，長慶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自右補闕充。二十八日，賜緋。二年十月九日，加司封員外郎。三年三月一日，加知制誥。四年二月六日，貶汀州刺史。

《**舊唐書·敬宗紀**》（長慶四年二月）癸未，貶戶部李紳爲端州司馬。丙戌，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爲信州刺史，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爲汀州刺史，皆紳之引用者。

《**咸淳毗陵志·人物一·宜興**》 蔣防，澄之後。年十八，父誡令作《秋河賦》，援筆即成，警句云：「連雲梯以迴立，跨星橋而徑渡。」于簡遂妻以子。李紳即席命賦韝上鷹詩云：「幾欲高飛上天去，誰人爲解綠絲條。」紳識其意，薦之。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唐詩紀事·蔣防**》 元和中，李紳及防薦龐嚴爲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出嚴刺信州，防刺汀州。于敖封還詔書，搢紳意伸其枉，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申龐、蔣之屈，不亦善乎。」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嗤譟。防作《連州廖先生碑銘》云：「長慶末，余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出守臨汀，尋改此郡。」

著録

《**太平廣記**》**卷四八七** 《霍小玉傳》，蔣防撰。

《**宋史·藝文志七**》《蔣防集》一卷。

又 蔣防《賦集》一卷。

藝文

王建《和蔣學士新授章服》 五色箱中絳服春，笏花成就白魚新。看宣賜處驚回眼，著謝恩時便稱身。瑞草唯承天上露，紅鸞不受世間塵。翰林同賀文章出，驚動茫茫下界人。

朱慶餘《上翰林蔣防舍人》 清重可過知內制，從前禮絕外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召宴無時不及旬。馬自賜來騎覺穩，詩緣得後意長新。應憐獨在文場久，十有餘年浪過春。

雜録

《**西溪叢語**》**卷下** 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曆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雛渾去盡，紅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時，大曆間甫政在蜀，是時想有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寶刻叢編**》**卷一九連州引《復齋碑録**》《唐放生池銘》，寶曆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刺史蔣防立。

《**寶刻類編**》**卷五賀拔惎** 蔣防《題合江亭詩》，大和元年六月上旬。潭衢。

《**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下**》《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情，蓋

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之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池北偶談》卷二三　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按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駒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之帶之能媚。」

李　播

《唐國史補》卷中　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鑠井而飲。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牋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以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善。子烈曰：「吳郡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又《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盧，路由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善鼓瑟。」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

《唐詩紀事・李播》　播，登元和進士第。

《太平廣記》卷二六一引《大唐新語》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于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有製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牋翰未更，却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于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于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饑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于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繒。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于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慚悸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之言，則並荆南表丈一時曲取。」于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蘄間悉話爲笑端。

《十駕齋養新録》卷一二　李淳風父名播，作《天象賦》，見《唐志》，此唐初人也。又元和間詩人李播，起家進士，官郎中、蘄州刺史，見《唐詩紀事》。

何元上

《唐詩紀事・何元上》　呂溫知道州時，元上居此州，謂之何處士。

《全唐詩》卷四七二　何元上（一作玄之），自稱峨眉山人，嘗居道州。

呂溫《道州敬酬何處士書情見贈》　意氣曾傾四國豪，偶來幽寺息塵勞。嚴陵釣處江初滿，梁甫吟時月正高。新識幾人知杞梓，故園何歲長蓬蒿。期君自致青雲上，不用傷心嘆二毛。

又《道州酬送何山人之容州》　匣有青萍筒有書，何門不可曳長裾。應須定取眞知者，遣對明君說子虛。

張　徹

韓愈《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

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曰，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

韓愈《答張徹》 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祕寶，文堂耳驚霆。

張籍《送從弟徹東歸》（存目）

李賀《酒罷張大徹索贈詩》 長鬣張郎三十八，天遣裁詩花作骨。往還誰是龍頭人？公主遣秉魚須笏。太行青草上白衫，匣中章奏密如蠶。金門石閣知卿有，豸角雞香早晚含。隴西長吉摧頹客，酒闌感覺中區窄。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一夜東方白。

又《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存目）

白居易《鄧魴張徹落第》（存目）

《登科記考》卷一七 元和四年（己丑），進士二十人：【略】張徹。（韓愈《答張徹詩》云：「從賦始分手，朝京忽同舲。」《考異》引孫注：「謂徹赴舉試也。」又《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云：「張君名徹，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考異》云：「徹元和四年進士。」五百家韓注引孫注：「張祕書徹，元和四年登進士第，娶韓氏禮部郎中雲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於公爲叔父孫女。」）

鮑溶

論述

綜論

《詩人主客圖》 博解宏拔主：鮑溶。

曾鞏《鮑溶詩集目録序》 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焉者也。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鮑溶詩「清約謹嚴，違理者少」之評，惟深於詩者，知之。世謂子固不能詩，謬矣。

《郡齋讀書志·鮑溶詩五卷》 張（薦）〔爲〕謂溶詩氣力宏贍，博識清度，雅正高古，衆才無不備具。曾子固亦愛其詩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

《唐才子傳·鮑溶》 羈旅四方，登臨懷昔，皆古今絕唱。過隴頭古天山大阪，泉水嗚咽，分流四下，賦詩曰：「隴頭水，千古不堪聞。生歸蘇屬國，死別李將軍。細響風凋草，清哀雁入雲。」其警絕大概如此。古詩樂府，可稱獨步。蓋其氣力宏贍，博識清度，雅正高古，衆才無不備云。

分論

《感懷》 《養一齋詩話》卷五：鮑溶詩云：「門前青山路，眼見歸不得。」姚合詩則云：「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憤婉各盡其妙。

《秋懷五首》二 《韻語陽秋》卷一五：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豈若後世務爲哇淫綺靡之音哉？【略】錢起爲《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鮑溶云：「絲減悲不減，器新聲更古。一弦有餘哀，何況

二十五。」二公之詠，於一倡三歎之旨幾矣。

《**隋宮**》《對牀夜語》卷四：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輕身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王建《綺岫宮》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絕下》：周珽曰：亡國故宮之感，讀之令人傷思。

《**山中冬思二首**》一　《詩話總龜前集・雅什門上》引《詩史》：歐陽文忠公酷愛鮑溶詩，《山中寒思》一篇最佳，云：【略】文忠晚得，恨見之遲，今人少愛溶詩者。

《**寄薛膺昆季**》《唐詩摘抄》卷四：曰「春風玉樹」，則薛之得意可知。曰「海門江月」，則己之寂寞可知。此即景中見意法。言我遙羨爾輩之得意，不知爾輩亦常念我之寂寞否。「何況」字接得甚緊，「亦」字落得甚悲。意似難爲二薛，然語特渾渾不覺。

《**寄峨嵋山楊鍊師**》《韵語陽秋》卷一二：鮑溶《寄楊鍊師詩》云：「道士夜誦蕊珠經，白鶴下繞香煙聽。夜移經盡人上鶴，仙風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褒拂鍊師之言，然亦豈儒者所當道哉？曾南豐稱溶詩清約謹嚴，違理者少，觀此詩於理似未醇。《詩境淺說續編》：此詩用拗韻，覺音調有古逸之趣。昔有道士慕冲舉，欲騎鶴升空，而鶴壓斃，陳沅嘲以詩云：「鸞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犬鵬。」見鄭文寶《南唐近事》。此道士果能使白鶴聽經，且騎鶴上天耶？作者殆嘲諷之。

《**見袁德師侍御說江南有仙檀花因以戲贈**》《韵語陽秋》卷一六：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却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德師侍御》，有「欲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邪？

《**薦冰**》《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言西陸開冰，薦于寢廟，曆官分其氣候，天子致其精誠。當其初薦，睹冰色之晶明，已辨其爲瑤池之色，如和玉佩之聲。迨薦後禮餘而神轉肅，曙後猶月殘明，故宛合珠光之潔，不比雪體之輕。此舉亦調燮陰陽之一事，宜憐一掬之冰，而此時之情可珍重也。

傳記

《**唐才子傳・鮑溶**》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韋瓘榜第進士，在楊汝士一時。與李端公益少同袍，爲爾汝交。初隱江南山中避地，家苦貧，勁氣不擾。羈旅四方。【略】卒飄蓬薄宦，客死三川。有集五卷，今傳。

紀事

《**唐詩紀事・鮑溶**》溶登元和進士第，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友善。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鮑溶集》五卷。

《**郡齋讀書志・鮑溶詩五卷**》右唐鮑溶字德源，元和四年中進士第。【略】（以史館本及歐陽公所藏互校，得二百三十三篇。今本有一百九十二篇，餘逸。）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鮑溶集》五卷，唐鮑溶撰，元和四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鮑溶歌詩》五卷。

《**汲古閣書跋**》余家所藏本凡六卷，又集外詩一卷，共一百七十七首，校之晁氏、馬氏本，又多逸矣。張爲《主客圖》取溶爲工用博解宏拔主，所采警句具在，但集中《秋懷》五首未見「萬里歧路多，一身天地窄」一聯。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鮑溶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詩集**》《鮑溶集》六卷、《集外詩》一卷二本（宋本影抄）。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鮑溶詩集》六卷、《外集》一卷，宋本影抄。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鮑溶詩集六卷外集一卷》 唐鮑溶撰。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進士。其仕履未詳。溶詩在後世不甚著，然張爲作《主客圖》，以溶爲博解宏拔主，以李羣玉爲上入室，而爲與司馬退之二人同居入室之例。則當時固絕重之也。其集宋史館舊本五卷，僞題鮑防。曾鞏始據《唐文粹》《唐詩類選》考正之。又以歐陽修本參校，增多三十三篇。合舊本共二百三十三篇，釐爲六卷。晁公武《讀書志》仍作五卷。稱惟存一百九十三篇，餘皆佚。此本爲江南葉裕家所抄，首有曾鞏校上序。令核所錄，惟集外詩一卷與曾鞏新增三十三首之說合。其正集比鞏序多一卷，而詩止一百四十五首。蓋舊本殘闕，傳寫者離析卷帙，以足鞏序之數，而忘外集一卷本在六卷中也。《全唐詩》所錄較此本多十六首，較晁本多二首，而較曾本尚少三十九首。則其集之佚者多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鮑溶詩》六卷，《外集》一卷（唐鮑溶撰）。《鮑溶詩集》六卷，《補遺》一卷。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 《鮑溶詩》六卷《外集》一卷，唐鮑溶撰。席氏刻，汲古閣刻。

《藏園羣書題記・鮑溶詩集跋》 《鮑溶集》汲古閣刊本六卷，《集外詩》一卷，席氏《唐人百家詩》刻本亦作六卷，無《集外詩》，但有補遺。其六卷次第悉同，蓋同出於一源也。汲古本前有曾鞏序，言以史館書及歐陽修本互校，訂爲六卷。然毛子晉跋云：余家藏本共一百七十七首，視曾氏之舊可知。此明鈔本，出天一閣舊藏，不分卷第，其式甚古，疑即歐公相傳之本。第其詩較毛刻又少六首，或歷世既久，更有脫佚耶。取汲古閣本校之，訂正凡一百四十四字。茲取前兩卷異字述之：如「宮鴉叫赤光」不作「宮雞」，「夢神本無跡」不作「不無跡」，「萬里隨人去」不作「萬事」，「迴首九天門」不作「九仙」，「此築秦民冤」不作「秦氏」，「萬里防禍源」不作「禍根」，「宮闕□千門」不作「啓千」，「一念皎皎詩」「詩」不作「時」，「一望客人還」不作「容人」，「開閉秦北門」「秦」不作「奏」，「青塚人內地」不作「清塚」，其詞旨均勝原本。尤異者，第三卷《憶舊游》詩「幾世身在夢」下多「百年雲無根，悠悠意何事」二句，檢閱席本亦缺，則此本淵源之古可知矣。余昔年曾校季滄葦鈔本於席本上，其異字視此更多。然季本乃彙合各本而重加編校，非若此本其探源直出於古刻，尤足貴也。原本自天一閣散出後歸蔣氏密韻樓，今爲北平圖書館所得，蓋辛未冬趙君萬里在南中所獲者也。

藝文

許渾《過鮑溶宅有感》 寥落故人宅，重來身已亡。古苔殘墨沼，深竹舊書堂。秋色館池靜，雨聲雲木涼。無因展交道，日暮倍心傷。

雜錄

曾鞏《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籍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叙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儘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生之澤熄而詩亡，晚唐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略】故既正其謬誤，又著其大者以傳焉。

韋瓘

《新唐書・韋瓘傳》 （韋）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爲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桂林風土記・碧潯亭》 碧潯亭，亭館大中初前韋舍人瓘創造。在子城東北隅十餘步，接近逍遙樓，俯近大江。館宇宏麗，製作精緻，高下敞豁，冠諸亭院。【略】韋舍人年十九入闕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榜下，除左拾遺。

於時名重縉紳，指期直上。馬相爲長安令，二十八度候謁，不蒙一見。後任廉察桂林，纔半歲而馬相執大政，尋追懷舊事，非時除賓客分司。悵望留詩於碧潯亭曰：「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爲心素所操。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閎高。理人雖切才長短，薄宦都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風濤。」

《郡齋讀書志後志》《周秦行紀》一卷。唐牛僧儒自叙所遇異事，賈黃中以爲韋瓘所撰。瓘，李德裕門人，以此誣僧儒。

《容齋隨筆・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閒，誠爲忝幸。」按《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金石錄》卷一〇　第一千九百四十四，《唐椒陵陂詩》，韋瓘撰，正書。

《寶刻類編》卷五歸融　《贈太尉會稽郡公康志睦碑》，韋瓘撰，楊述篆額。咸通二年，京兆。

又韋瓘　《浯溪題名》，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永。《椒陵陂詩》，撰並書。

舒元輿

論述

《牡丹賦》《新唐書・舒元輿傳》：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憑殿闌誦賦，爲泣下。《藏一話腴外編》卷上：皮日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輿《牡丹賦》。《癸辛雜識後集・荔枝梅花賦》：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荆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無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淸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二序意同。呂陶《七言絕句・舒元輿》：仗內邪根欲去難，承平思慮漸闌珊。殿簾高捲春風裏，空憶詞臣賦牡丹。《復小齋賦話》卷下：舒元輿《牡丹賦》，穠豔極矣，不爾，便與題不稱。卒章云：「何前代寂而不聞，今則喧然而大來，曷草木之命，亦有時而塞，有時而開？」此數語，乃其序中所云，所作之旨也。

《上論貢士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侃侃發攄，最爲正論。然國家固宜重士，而士亦宜知所以自重，如此庶兩得之耳。

《問國學記》《野客叢書・卜式何預學校》：舒元輿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爲之顚頓。嬴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爲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輿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輿何謬於去取乎。

《錄桃源畫記》《丹鉛續錄》卷六：唐人畫桃源圖，極爲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韓退之亦有桃源圖詩，蓋題此畫也。予及見元人臨本。

《悲剡溪古藤文》《方輿勝覽・紹興府》：舒元輿有《弔剡溪古藤文》，其意蓋謂今之爲文者皆夭閼剡藤者也，所以言弔。

《玉筯篆志》《廣川書跋・新驛記》：《新驛記》，唐秘書少監李陽冰書【略】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昔歐陽文忠公嘗疑唐相賈耽爲之。蓋耽喜陽冰書，嘗爲序其說文字原。耽後爲滑州刺史，其爲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輿所爲《玉筯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也？當盡於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時有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輿頌

者，獨見此碑爾。《金石錄・跋尾十八》：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陰有銘，歐陽公云不知作者爲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輿《玉筯篆志》後贊也，其文載於《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之見爾。《容齋隨筆・舒元輿文》：舒元輿，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纔二十四篇【略】予最愛其《玉箸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愛日齋叢鈔》卷三：林肅翁序樂軒詩筌，其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待之。奈何，噫。」此殆摹擬舒元輿之作耶？蓋元輿《玉篆銘》有曰【略】斯正洪景盧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山賦》云：「曷而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不若柳子厚詩：「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啓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潛邱劄記》卷一：唐舒元輿《玉筯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辭曰【略】王安石《倉頡臺》曰：「倉頡造書，不詁自明。於戲多言，祇誤後生。」此一銘一詩，俱有不可名言之妙，宜三復焉。

傳記

《舊唐書・舒元輿傳》 舒元輿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諸府從事。大和初，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初，天寶中，玄宗祀九宮壇，次郊壇行事，御署祝板。元輿爲監察，監祭事，以爲太重，奏曰：【略】尋轉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奇才，銳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效用，宰執謂其躁競。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乘險蹈利，相得甚歡。及訓爲文宗寵遇，復召爲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九月，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政事，而深謀詭算，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凶也。訓竊發之日，兵自內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爲追騎所擒，送左軍族誅之。

《新唐書・舒元輿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杜陽雜編》卷中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含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

《新唐書・李訓傳》 後一日，兩神策兵將（王）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餗臨刑憤叱，獨元輿曰：「晁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

作品本事

《雲溪友議・舞娥異》 李八座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亞卿之胤，正卿之姪）。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卿爲之吁嘆曰：「吾輩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延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吏部之子。）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媵。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唐詩紀事・舒元輿》 元輿授監察御史，時坊州刺史汪洌黷貨，御史大夫溫造署元輿往訊之，於坊州按獄。有詩云：中部接戎塞，頑山四周遭。風冷木長瘦，石磽人亦勞。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舒元輿集》一卷。

藝文

白居易《送舒著作重授省郎赴闕》 三歲相依在洛都，遊花宴月飽歡娛。惜別笙歌多怨咽，願留軒蓋少踟躕。劍磨光彩依前出，鵬舉風雲逐後驅。從此求賢應不得，更能重醉白家無？

雜録

雜記

《太平廣記》卷一五六引《感定録》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啓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太平廣記》載孝廉許生遇四丈夫與白衣叟會飲於甘棠館西噴玉泉，四人謂叟曰：「玉川來何遲？」叟舉壁間所見詩，座中聞之，皆掩面欲慟。已而叟與四人者各賦一篇，蓋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與(盧)仝之鬼也。按甘露之謀，涯、餗不與，元輿、訓雖疏狂敗事，其志與陳蕃、竇武、宋申錫何異？得罪於群閹則有之，於社稷無負也。身與其宗，既葅醢於寺人之手，終唐之世，名與叛逆同科。僅嘗收葬，群閹又使人發之，投骨渭水。子孫或逃依劉從諫，苟活旦暮，甚可憐矣。及澤潞平，被害無噍類，詔書猶謂之逆賊之後，此何理也？李文饒實當國，政刑如此，豈畏閹人耶？抑有宿憾於涯輩耶？至昭宗危亂中，始有雪涯等之詔。噴玉泉詩云：「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又云：「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皆有可傳誦。白衣叟所舉壁間詩云：「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横。」妙甚。此必是涯、元輿門生故吏所作。

雜考

《野客叢書・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略】舒元輿序謂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

《升菴詩話・唐舞妓着靴》 舒元輿《詠妓女從良》詩云：「湘江舞罷卻成悲，便脫蠻靴出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曹公懷舊嫁文姬。」可考唐時妓女舞飾也。【略】唐人舞妓皆着靴，猶有此意。盧肇《柘枝舞賦》：「靴瑞錦以鸞匝，袍蹙金而雁欹。」樂府歌：「錦靴玉帶舞回雲。」杜牧之《贈妓》詩曰：「舞靴應任傍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

《秋窗隨筆》 唐詩歌舞中多用靴字。張祜：「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舒元輿：「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太白詩：「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杜牧詩：「舞靴一任傍人看。」按《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鞓靴。」想當時妝飾如此。

崔恭

《唐詩紀事・張弘靖》（張）弘靖爲太原節度使，有《山亭懷古》詩云【略】節度副使、檢校右散給常侍崔恭和云：「高情樂閑放，寄跡山水中。朝霞鋪座右，虛白貯清風。潛寶激飛泉，石路躋且崇。步武有勝概，不與俗情同。」（恭能文，嘗叙《梁肅文集》。）

又 恭，終汾州刺史。

《**金石録**》**卷九**　第一千七百三十七，《唐元浩和尚靈塔碑》，崔恭撰並正書。元和十四年十一月。

陳彥博

《**全唐詩**》**卷四八八**　陳彥博，元和五年進士第。

《**太平廣記**》**卷一五四引**《**前定録**》　陳彥博與謝楚同爲大學廣文生。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綉。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牓，有一紫衣，執象簡。彥博見之，歛㒸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有三十二，彥博名在焉，從上兩人皆姓李，而無謝楚。既悟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曰：「君之能豈後於我？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大學諸生曰：「誠如説，事未可知。」明旦視牓，即果如夢中焉。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於）〔于〕尹躬下擢第。

《**淳熙三山志・科第**》　元和五年：陳彥博。（字朝英，閩縣人。終貴溪令。）

滕倪

《**雲谿友議・宗兄悼**》　滕倪苦心爲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郎中，吉守曰：「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白髮不知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且曰：「魏文酷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論宗從疏遠哉？」倪既秋試，捧笈告遊，及留詩一首爲別。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子再相見也。」乃祖於太皋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於商於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無路接差池。」

李賀

論述

綜論

沈亚之《**送李膠秀才詩序**》　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亦多怨鬱悽艷之巧，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賀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争效賀，相與綴裁其字句，以媒取價。嗚呼，貢諷合韻之勤益遠矣。膠亦諸王孫，頗專七言詞，始來長安，人以爲思轍賀，今一不中第，言歸故楚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情於烟波。顧有撰，余乃敢悉序詩歌之大端，以爲別贄。

杜牧《**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賀唐皇諸孫，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邱壠，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得無有是？賀復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

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因話録・商部下》　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

又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歲寒堂詩話》卷上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拔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

《珊瑚鈎詩話》卷一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淡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李綱《讀李長吉詩》　長吉工樂府，字字皆雕鎪。騎驢適野外，五藏應爲愁。得句乃足成，還有理致不？嘔心古錦囊，絕筆白玉樓。遺編止如此，嘆息空搔頭。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

又　賀詩巧。

敖陶孫《臞翁詩評》　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略】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藉工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該氣。

薛季宣《李長吉詩集序》　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書有傳，其小傳出李商隱，悉已暴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父嫌名，不舉進士，雖過中道，然其蔑貴富、達人倫，不以時之貴尚懦薾乎方寸，其於末世，顧不可以厚風俗、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或譏以傷艷，走竊謂不然，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失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其輕颺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繡，輝煥白日。雖難以療禦寒饑，終不以是故，不爲世寶其詩，當無日不賦而傳者。疵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友朋率蚤死，故錄偕亡遺詩。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曹、劉體、【略】李長吉體、李商隱體。

又《詩評》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又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又　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長吉歌行，新意語險，自有蒼生以來所絕無者。樊川一序，極騷人墨客之筆力，盡古今文章之變態，非長吉不足以當之。《高軒過》乃其總角時所作，若宿搆者。然其母曰：「是兒欲嘔出心乃已。」知子莫若母，豈非苦吟而得者歟。

劉克莊《跋呂炎樂府》　樂府李賀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過一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妬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集不遭投溷之厄，必不能一一如今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

《對牀夜語》卷四　或問放翁曰：「李賀樂府極今古之工，巨眼或未許之，何也？」放翁云：「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炫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於用，無有也。」杜牧之謂稍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豈亦惜其詞勝！若《金銅仙人辭漢》一歌，亦傑作也。然以賀視温庭筠輩，則不侔矣。

劉辰翁《評李長吉詩》　舊看長吉詩，固喜其才，亦厭其澀，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觀不到此也。是千年長吉猶無知己也。以杜牧之鄭重爲叙，直取二三歌詩而止，始知牧亦未嘗讀也。即讀亦未知也。微一二歌詩，將無道長吉者矣。謂其理不及《騷》，未也，亦未必知《騷》也。《騷》之荒忽，則過之矣，更欲僕《騷》，亦未也。千古長吉，余甫知之耳。詩之難讀如此，而作者嘗嘔心，何也？樊川反覆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辯。若眼前語，衆人意，則

不待長吉能之，此長吉所以自成一家歟。

趙衍《李賀歌詩編題跋》 嘗云：「五言之興，始於漢而盛於魏；雜體之變，漸於晉而極於唐。窮天地之大，竭萬物之富，幽之爲鬼神，明之爲日月，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變，悉歸於吟詠之微。逮李長吉一出，會古今奇語而臣妾之，如「千歲石床啼鬼工」、「雄鷄一聲天下白」之句，詩家比之「載鬼一車」、「日中見斗」，「洞庭明月一千里，凉風雁啼天在水」，過《楚辭》遠甚。」又云：「賀之樂府，觀其情狀，若乾坤開闔，萬彙濈濈，神其變也，欸駭人耶！韓吏部一言爲天下法，悉力稱賀。杜牧又詩之雄也，極所推讓，前叙已詳矣。人雖欲爲賀，莫敢企之者，蓋知之猶難，行之愈難也。至有博洽書傳，而賀集不一過目，爲可惜也。」

《唐詩品彙・七言古詩叙目》 若長吉者，天縱奇才，驚邁時輩，所得離絕凡近，遠去筆墨畦逕。時人亦頗道其詩，如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嗚呼，使長吉假之以年，少加於理，其格律豈止是哉。嚴滄浪云：「盧仝之怪，長吉之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余故并韓公合爲一卷，共詩五十二首爲正變。

馬炳然《錦囊集跋》 余嘗觀韓文公評李長吉詩，委曲纖悉，殆極其妙，將謂當時人無出其右者。比讀《雁門太守行》數篇，亦未全覺其所。近得抄本全集，盡讀之，始知韓之意蓋取其篇中之句，非爲全篇云也。噫，韓何如人，而吾徒可以置喙其間哉。雖然，唐詩人多自爲一家以相高，長吉其家數之新奇者哉，不可缺也，遂刻之。集舊名「詩編」，余取小奚童背古錦囊故事，更名「錦囊」。弘治庚申春三月乙卯監察御史內江馬炳然跋。

張元禎《錦囊集序》 昔人以長吉之詩，方之太白天才，爲鬼才；然又有召記玉樓之說，果爾，則長吉之才鬼而神，雖天仙亦愛重之矣。豈其苦心搜尋古今未嘗道，深有以窺造化之不可測者耶。今南道馬侍御思進得此，易其名曰《錦囊集》，欲梓行之，其亦與天仙之所愛重者同耶。長吉詞工矣，人情世故亦體悉至矣，第向裏向上之未聞，恐聞之亦不勝乎；花女牛蛇之思，其苦心終不如著于此集此詩也。牧之謂少加以理當奴僕命《騷》，茲則未可知。雖然，君子病死而無聞，使長吉生二十七年，不苦心于此，亦竟與鳥獸草木同一腐沒，安能流聲到今？

《麓堂詩話》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劌鉥，無天眞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又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

《四溟詩話》卷四 予夜觀李長吉、孟東野詩集，皆能造語奇古，正偏相半，豁然有得，併奪搜奇想頭，去其二偏。險怪如夜壑風生，暝巖月墮，時時山精鬼火出焉；苦澀如枯林朔吹，陰崖凍雪，見者靡不慘然。予以奇古爲骨，平和爲體，兼以初唐、盛唐諸家，合而爲一，高其格調，充其氣魄，則不失正宗矣。

徐獻忠《唐詩品》 長吉陳詩藻繢，根本六代，而流調宛轉，蓋出於古樂府，亦中唐之變聲也。蓋其天才奇曠，不受束縛；馳思玄黃，莫可駕御；故往往超出蹊徑，不能俯仰上下。然以中聲求之，則其浮薄太清之氣，揚而過高；附《離騷》、《雅》之波，潛而過幻；雖協雲韶之管，而非感格之音，亦可知矣。向使幽蘭未萎，竟其大業，自鏟靡蕪，歸於大雅；則其高虛之氣，沉以平夷，朗暢之才，濟以流美，雖太白之天藻，亦何擅其芳譽哉？

《詩鏡總論》 妖怪感人，藏其本相，異聲異色，極伎倆以爲之，照入法眼，自立破耳。然則李賀其妖乎？非妖何以惑人，故鬼之有才者能妖，物之有靈者能妖。賀有異才，而不入於大道，惜乎其所之之迷也。

《藝苑卮言》卷四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稚，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雪濤小書》 李長吉賦才奇絕，搆思刻苦。觀其用字用句，眞是嘔出心肝。【略】詩家如李長吉不可有二。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玉川拙體非自創，任華與李、杜同時，已全是此調，特篇什不多耳。長吉險怪，雖兒語自得，然太白亦濫觴一二。馬異與盧同時，詩體正同。張碧差後長吉，亦頗相似。盧體不復傳，長吉則宋末謝皋羽得其遺意。元人一代尸祝，流至國初，尚有效者。

又《外編・唐上》 長吉頗自錚錚，人謂稍假以年，可大就。要之詩格定矣，不死愈益其誕耳。

《唐音癸籤・法微三》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詩人，競師長吉。

劉淮《李長吉詩集後序》 或謂詩窮而後工，蓋詩非能窮人而人自窮之也，即非道弘人之謂，若曰貧而後工，《三百篇》豈其是耶。如賀者可謂善窮者

矣。詩人能課尋前事，嘔心不經人道語，卒無剽竊者，賀一家耳。世之窮詩者，當自知否？則痴人前莫得說夢也。第賀年不永，未得窮其工而竟其才也。惜哉。

《唐詩歸・中唐七》鍾惺評　長吉奇人不必言，有一種刻削處，元氣至此，不復可言矣，亦自是不壽不貴之相。寧不留元氣，寧不貴不壽，而必不肯同人，不肯不傳者，此其最苦心處也。

又譚元春評　長吉在唐爲新聲，實有從漢魏以上來者，人但以爲長吉派耳。

《騷壇秘語》卷中　李賀，祖騷宗謝，反萬物而覆取之。

李維楨《李賀詩解序》　長吉名由韓昌黎起，司空表聖評昌黎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撑決天地之垠。」而長吉務去陳言，頗似之，譬之草木臭味也。【略】是以隻字片語，必新必奇，若古人所未經道，而實皆有據案，有原委，古意鬱浡其間。其庀蓄富，其裁鑒當，其結撰密，其鍛鍊工，其豐神超，其骨力健，典實不浮，整蔚有序，雖詰屈幽奧，意緒可尋，要以自成長吉一家言而已。杜樊川序謂《騷》之苗裔，令未死且加以理，可奴僕命《騷》，未爲不知長吉，亦未爲深知長吉者。詩有別才，不必盡出於理。請就《騷》論。【略】《騷》詣絕窮微，極命庶物，人力奪工功，渾成無跡。長吉鋒穎太露，蹊徑易見，調高而不能下，氣峻而不能平，是於騷特長擬議，未臻變化，安得奴僕《騷》也。傳稱其細瘦通眉，長指爪，貌與人殊。而諸樂府亦若《九歌》《東皇太乙》，以至《國殤》、《禮魂》諸體，信乎其爲鬼才矣。

焦竑《李賀詩解序》　唐人詩率冲融和適，不爲崖異語，獨長吉、義山二家，擺落常詮，務爲奇崛，非得博雅多通者爲之注釋，難以通曉。【略】義山既表長吉之作，而其自運幾與之埒，長吉氣韻，義山詞藻，所操者異，而總非食烟火人所能辨。

王思任《李賀詩解序》　賀既唾空一世，世亦以賀爲蛇魅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錮之，蓋不待溷中之投，而賀之傲忽毒人，將姓氏不容人間世矣。賀既孤憤不遇，而所爲嘔心之語，日益高渺，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之輩，何至相嚇乃爾。人命至促，好景盡虛，故以其哀激之思，必作晦澀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谿刻，法當夭乏。敖陶孫考之爲食露盤也，顧其冥心千古，涉目萬書，噀空繡閣，擲地絕塵，時而蛩吟，時而鸚鵡語，時而作霜鶴唳，時而花肉媚眉，時而冰車鐵馬，時而寶鼎熇雲，時而碧燐劃電，阿閃片時，不容方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不可解者，甘遯世之悶，即杜牧之踵接最密，猶以爲殊不能知也。

郎文煥《李賀詩解序》　賀語絕俗，幾晦而成長夜。曾謙氏起而爲之注解，綜核必期其詳，闡發必求其盡。以意溯之，以神會之，以密參之，以易得之，瞭然如黑白之具陳，而渙然若春冰之盡釋也。

趙宧光《彈雅》　或問陸放翁曰：「李賀樂府極古今之工，具眼或未許之，何也？」放翁曰：「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眩曜，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於世，無有也。」予謂賀詩妙在興，其次是韻逸。若但舉其五色眩曜，是以兒童才藻目之，豈直無補已乎。

《詩源辯體》卷二六　李賀（字長吉）樂府五、七言，調婉而詞豔，然詭幻多昧於理。其造語用字，不必來歷，故可以意測而未可以言解，所謂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然析而論之，五言稍易，而七言尤難。按賀未嘗先立題而爲詩，每旦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蓋出於湊合而非出於自得也。故其詩雖有佳句而氣多不貫。其七言難者，讀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予所錄乃其稍易者。杜牧之極推賀，而亦曰：「理或不及，辭或過之。」然今人學李杜或相遠而學賀反相近者，即元瑞所謂「猶畫家之於佛道鬼神」也。

又　李賀樂府五、七言雖多詭幻，而中有佳句。五言如「霧下旗濛濛」、「木葉啼風雨」、「蜂語繞粧鏡」、「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新桂如蛾眉，秋風吹小綠」，七言如「咸陽王氣清如水」、「西風羅幕生翠波」、「芙蓉泣露香蘭笑」、「呼龍耕烟種瑤草」、「海塵新生石山下」、「綠粉掃天愁露濕」、「青雲無光宮水咽」、「露華蘭葉參差光」、「涼風鴈啼天在水」、「椒花墜紅濕雲間」、「漢城黃柳映新簾」、「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劍》）等句，皆佳句也。至五言如「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塚白」、「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月千里」，七言如「簾外嚴霜皆倒飛」、「酒酣喝月使倒行」、「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雲學水聲」、「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等句，益又奇矣。後人學賀者但能得其詭幻，於佳句十不得一，奇句百不得一也。

又　李賀樂府七言，聲調婉媚，亦詩餘之漸。（上源於韓翃七言古，下流

至李商隱、温庭筠七言古。）如「啼蛄弔月鈎闌下」、「天河落處長洲路」、「鵶啼金井下疏桐」、「落花起作迴風舞」、「露脚斜飛濕寒兔」、「蘭臉別春啼脈脈」、「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深屏生色畫」、「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衰蘭送君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芳草落花如錦地，二十長遊醉鄉裏。紅纓不重白馬驕，垂柳金絲香拂水」等句，皆詩餘之漸也。

又 嚴滄浪云：「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愚按：賀樂府七言，如「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大江翻瀾神曳烟，楚魂尋夢風颼然。」「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西山日没東山昏，旋風吹馬馬踏雲。」「百年老鴞成木魅，嘯聲碧火巢中起。」「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照松花。」「呼星召鬼歃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蟲棲鴈病蘆筍紅，迴風送客吹陰火」等句，皆鬼仙之詞也。又「啾啾赤帝騎龍來」，眞仙而鬼耶？

又 李賀古詩或不拘韻，律詩多用古韻，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韻上、去二聲雜用，正合詩餘，李商隱、温庭筠亦然。後人於上、去二聲雜用，一則惑於李賀諸君，二則惑於俗音，以爲上、去可通用也。

又 按韋楚老樂府七言有《祖龍行》，正倣長吉體也。楚老，長慶進士，開成間爲拾遺，奏李德裕傾牛僧孺，而賀則卒於太和五年，元瑞乃謂「長吉諸篇出於楚老」，則失考矣。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謝皐羽（名翱）諸體率多詭幻。五言古匠心自恣，要亦宋人奇變，亦自足成家。七言古學長吉而詭幻過之，他有終篇不可解者。

余颺《家伯子李昌谷詩解序》 唐人詩品，以杜甫爲聖，李白爲仙，李賀爲鬼，故唐詩之無注而可讀者，李、杜皆是；雖有注而終不可讀者，惟賀爲然。賀之詩，險仄奇詭，無一字可調俗言，無一言可入俚耳。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 凡學此公，須知意意、句句、字字、篇篇不欲染着一點舊塵，纖毫庸氣。

姚文燮《昌谷詩注自序》 終唐之世，才最傑者稱兩王孫焉。嗟乎，唐之祖宗，創制立法以網羅奇俊，冀無一失，其雲礽秀出，宜爲舉世所推，坐致通顯，乃邀其福於祖宗者，即厄其遇于子孫，吾何能不爲李白、李賀惜。唐才人皆《詩》，而白與賀獨《騷》。白，近乎《騷》者也，賀則幽深詭譎，較《騷》爲尤甚。後之論定者以仙予白，以鬼予賀，吾又何能不爲賀惜。白與賀俱不遇，而一時英賢蔚起，泥者出其中，愛者出其中，卒至廢棄寢滅。而以賀視白，則白之處天寶也，不較愈于賀之處元和哉。白於至尊之前，尚能睥睨驕橫，微指隱擊，一時宮禁欽仰，亦足傾倒一世，其擠之也，不過一閹人婦子耳。乃賀以年少，一出即攖塵網，姓字不容人間，其擠之也，則皆當世人豪焉。賀之孤憤，恨不即焚筆硯，何心更事雕繢以自喜乎。且元和之朝，外則藩鎮悖逆，戎寇交訌，內則八關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爲禍不測。上則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有志之士，即身膺朱紫，亦且鬱鬱憂憤，矧乎懷才凡處者乎？賀不敢言，又不能無言。於是寓今託古，比物徵事，無一不爲世道人心慮。其孤忠沉鬱之志，又恨不伸紙疾書，纚纚數萬言，如翻江倒海，一一指陳于萬乘之側而不止者，無如其勢有所不能也。故賀之爲詩，其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刺當世之弊，切中當世之隱。倘不深自弢晦，則必至焚身。斯愈推愈遠，愈入愈曲，愈微愈減，藏哀憤孤激之思於片章短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不審所從來，不已弄一世之奸雄才俊如聾瞶喑啞，且令後世之非者、是者、惡者、好者不得其所爲是非好惡之眞心，又惡得其所爲是非好惡之敢心哉。【略】人自不得專左袒白而右袒賀也，則以賀詩爲唐《春秋》可也。杜牧之言，賀理不及《騷》而爲《騷》之苗裔也，是不必以《騷》抑賀也。又謂少加以理可奴僕命《騷》也，是又不必以賀抑《騷》也。《騷》理何必皆賀，賀理何必皆《騷》也，我於是乎註賀。

宋琬《昌谷註叙》 賀，王孫也，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鎮之專權也，閹宦之典兵也，朋黨之釁成而戎寇之禍結也。以區區隴西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下不能告之羣臣，惟崎嶇驢背，託諸幽荒險澀諸詠，庶幾後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爲神鬼，悠謬不可知。其言既無人爲之深繹，而其心益無以自明，不亦重可悲乎。故余以爲屈子之讒在一時，而賀之讒在終古。何者？世不盡愛賀也，即有能傳其詩如杜牧者，可謂愛賀矣，然猶以爲理所未及，雖愛亦讒也。

《昌谷集句解定本》卷首胡宇泰評 賀隻字片語，必新必奇，而實皆有據。案有源委，雖詰曲幽奧，而意緒可尋，昔陶通明博極羣書，耻一事不知，曰：與爲頑仙，寧爲才鬼。鬼才豈易言哉。

又李叔則評 長吉詩出于《騷》，若《公無出門》，直言呵壁問天矣。予近

有地問，地對，人問，人對，皆呵壁之遺，後世知宗《騷》祖楚者，必在吾隴西院中，則沿流而得源矣。

又陸九萬評 杜牧稱賀奴僕命《騷》。【略】長吉鋒穎太露，調高不能下，于《騷》特擬議，未臻變化，安得奴僕《騷》也。

又李嵩岑評 《珊瑚鈎》云：「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牛鬼蛇神太甚，蓋有所謂施諸廊廟則駭者。」未盡然，《雁門》悲壯，《金銅》哀怨，《黃家洞》、《貴主征行》，足垂勸戒，亦平淮夷雅之一流也。

又陳階六評 賀能探尋前事，古今未嘗經道者，求取情狀，務去筆墨畦徑，作詩者非此不入。

又張虞山評 「飛香走紅滿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雲」，張爲取爲《主客圖》，而傳中惜未補入。

孫枝蔚《讀李長吉詩》 菖蒲九節死，桃花千遍紅。可憐讀書客，啣怨示巴童。已咏曹公妓，復嘲秀才妾。壓倒六朝人，何論唐中葉。

《詩辯坻》卷四 鍾稱「長吉刻削處不留元氣，自非壽相」。此評極妙。譚謂「從漢、魏以上來」，謬以千里。

《詩筏》 唐人作唐人詩序，亦多誇詞，不盡與作者痛癢相中。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可以無媿，然亦有足商者。序云：【略】余每訝序中春和秋潔二語，不類長吉，似序儲、王、韋、柳五言古詩。而「雲煙綿聯」，「水之迢迢」，又似爲微之《連昌宮詞》、香山《長恨歌》諸篇作贊。若「時花美女」，則《帝京篇》、《公子行》也。此外數段，皆爲長吉傳神，無復可議矣。其謂長吉詩爲「《騷》之苗裔」一語，甚當。蓋長吉詩多從《風》、《雅》及《楚辭》中來，但入詩歌中，遂成創體耳。又謂「理雖不及，辭或過之，使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數語，吾有疑焉。【略】《楚騷》雖忠愛惻怛，然其妙在荒唐無理，而長吉詩歌所以得爲《騷》苗裔者，政當於無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理襲辭鄙，而理亦付之陳言矣，豈復有長吉詩歌？又豈復有《騷》哉？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賀》 杜牧序賀曰：「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之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迺賀所爲，得無有是。」後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宋人貶之，以爲賀詩之妙，正在理外。余細觀賀詩，二說俱謬。賀詩誠不能悉合於理，此詞人皆然，不獨賀也。如《黃家洞》云：「雀步蹙沙聲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鏃。黑幡三點銅鼓鳴，高作猿啼搖箭簇。綵巾纏踍幅半斜，溪頭簇隊映葛花。山潭晚霧吟白鼉，竹蛇飛蠹射金沙。閒驅竹馬緩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此篇前五句寫蠻人悍勇之狀，雀步蹙沙，狀其行人；角弓石鏃，黑幡銅鼓，言其弧矢及軍中號令；猿啼狀其聲；踍脛骨斜纏綵巾，言其服飾。葛花當是野葛，《博物志》稱「曹瞞習啖野葛」，即此葛，非消酒之葛花也。葛，毒草，白鼉、竹蛇，皆毒物，總言蠻地風物之惡，官軍不能深入久屯。末言軍中殺戮無罪以冒功。讀一過，萬里之外，如在目前。（黃白山評：「徐文長云：『雀步』句狀箭鏃墜沙之聲。」）誰謂不能感發人意乎？又其《採玉歌》曰：「採玉採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老夫饑寒龍爲愁，藍溪水氣無清白。夜雨岡頭食蘂子，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風雨如嘯，泉脚掛繩青裊裊。村寒白屋念嬌嬰，古臺石磴懸腸草。」此詩極言採玉之苦，以繩懸身下溪而採，人多溺而不起，至水亦厭之。採時又饑寒無食，惟摘蘂子爲糧。及得玉，僅供步搖之用，充玩好而已。傷心慘目之悲，及勞民以求無用之意，隱隱形於言外。此眞樂天所云「下以洩導人情，上可以補察時政」者，而曰賀無理，豈其然。

又 世皆稱長吉爲鬼仙之才，語殊不謬。然其集中，亦自有清新俊逸者。如《崇義里滯雨》曰：「憂眠枕劍匣，客帳夢封侯。」《傷心行》曰：「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古壁生凝塵，羈魂夢中語。」《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曰：「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秋涼寄兄》曰：「夢中相聚笑，覺見半床月。」《江南弄》曰：「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巘紅嵯峨。水風浦雲生老竹，渚溟蒲帆如一幅。鱸魚千頭酒百斛，酒中倒掛南山綠。吳歈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貼寒玉。」寫景眞是如畫，何嘗鬼語，亦何嘗不佳？按「團團貼寒玉」，註以爲荷，余意或是言月，觀上文「渚暝」可見，且與「吳歈越吟未終曲」句，相應尤急。

又 長吉艷詩，尤情深語秀。如《江樓曲》：「曉釵催鬢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功。」《有所思》曰：「白日蕭條夢不成，橋南更問仙人卜。」《銅雀妓》曰：「石馬卧新煙，憂來何所似？長裾壓高臺，淚眼看花機。」《江潭苑》曰：「十騎簇芙蓉，宮衣小隊紅。練香熏宋鵲，尋箭踏盧龍。旗濕金鈴重，霜乾玉鐙空。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雖崔汴州曷能過乎？

陳僅《竹林答問》 問：「李昌谷之詩工極矣，昔人以爲鬼才，何邪？」句不可字字求奇，調不可節節求高。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非紆餘無以見卓犖之妙。抑揚迭奏，奇正相生，作詩之妙在是。長吉惟犯此病，故墜入

鬼窟。

《覘齋詩談》卷二 唐人如昌谷樂府，眞是當家。若李于鱗之樂府，則是造贋鼎手，不足多珍。

又 《騷》學不深者，莫惹昌谷派，恐學他一片墨暈耳。

《小澥草堂雜論詩》 李長吉賀詩如雨洗秋墳，鬼燈如月。

何焯《汲古閣刊唐人四集李賀歌詩編跋》 此公能合吳均、陰鏗之長，效之者皆不近，其妙處在激越悲涼，以尖新求之，便非眞面目也。

《野鴻詩的》 昌谷之筆，有若鬼斧，然僅能鑿幽而不能抉明，其不永年宜矣。嘔心之句，亦亘古僅見。

又 命題何者爲最難？一曰樂府，蓋古人作之者多也。詞意要必由中而發，不拾先進唾餘，寄託有在，方見我之志慮，方成吾之文章，且聲調又與古風異。一曰記事，太詳則語冗而勢渙，故香山失之淺；太簡則意闇而氣餒，故昌谷失之促。二者均有過不及之弊，非有才氣溢涌、手眼兼到者不能。

方世舉《李長吉詩集批注·總評》 李長吉詩集徐董注本通集自以七言歌詞爲最，盡人之所知也。五律、五排、五絕亦復妙絕。

又 生而有韓吏部爲賞音，沒而有李義山作傳，杜牧之作詩序，亦不負嘔出心肝。獨恨無人作鄭箋，又不獨爲義山嘆。

又 李賀音節如北調曲子，拗峭中別具婉媚。

《蘭叢詩話》 古人用韻之不可解者，唐李賀、元薩都剌，近體皆古韻，今昔無議之者，特記之邂逅解人。

又 李賀集固是教外別傳，即其集而觀之，却體體皆佳。第四卷多誤收。大抵學長吉而不得其幽深孤秀者所爲，遂墮惡道。

又 李賀、孟郊五言，造語有似子書者，有似《漢書·律曆志》者，皆安石碎金。

又 此番詩話，祇梗概大端，又老多遺忘，缺漏難想。然至末乃有心汎濫及於盧仝、李賀，豈雅終轉奏曲耶？亦奉杜「轉益多師是汝師」之指點耳。

又 詩要有理，不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纔爲理。一事一物皆有理，祇看《左傳》臧孫達之言「先王昭德塞違者，如昭其文也」之類，皆是說理，可以省悟於詩。杜牧之叙李賀集，種種言其奇妙，而要終之言曰：「稍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可見詞雖有餘而理或不足，是大病。

《原詩》卷四 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說詩晬語》卷上 李長吉詩，每近《天問》、《招魂》，楚《騷》之苗裔也；特語語求工，而波瀾堂廡又窄，所以有山節藻梲之誚。杜牧之謂：「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果天假以年，所造遂止此乎？

又 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學長吉者宜知之。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 長吉詩依約楚《騷》，而意取幽奧，辭取瑰奇，往往先成得意句，投錦囊中，然後足成之，所以每難疏解。母氏謂兒當嘔心者，此也。使天假以年，必更進大方。然天地間不可無此種文筆，有樂天之易，自應有長吉之難。特取明麗几章，以志畦徑之變。

陳本禮《協律鉤玄序》 史稱李賀「手筆敏疾，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又《新唐書》云，賀「辭尚奇詭，所得皆警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蓋其冥心千古，夙慧天生，鑿險追幽，語多獨造，往往未經人道，以自寫其磊落鬱積不平之氣。集中如《李憑箜篌引》《銅駝悲》《北中寒》《假龍吟》《崑崙使者》等篇，皆憤激痛心而出之者。又若《春坊正字劍子歌》《貴公子夜闌曲》《老夫采玉歌》《洛姝眞珠》等作，咸感切當時，目擊心傷，不敢暴揚國政，總託于尋常咏物寫景，不使人易窺其意旨之所在。不善讀者，遂謂賀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更有謂賀當稍加以理者，嗟呼！以此意讀賀，使長爪生有知，寧不啞然地下乎？竊嘗考貞元中張碧有讀賀集云：「春拆紅翠，闢開蟄户，其奇峭者，不可攻也。」杜牧之才名絕世，猶云不敢序賀詩，其風檣陣馬等譬，摹精繪神極詣，贊嘆不置，可謂精且深矣。然至于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尚有間，亦殊不能知之之語，後學管窺蠡測，烏睹所謂井外之天與全豹之斑耶？

董伯英《協律鉤玄序》 言長吉詩者，或云理不及《騷》，或云未造平淡，或云牛鬼蛇神，或云露盤多欲，或云阿閃碧燐，何異責靈龜以未足支牀，笑石鼓之不耐春黍耶！長吉義深而蘊遠之詩也。【略】夫長吉詩深在情，不在辭。奇在空，不在色，至謂其理不及，則又非矣。詩者，緣情之作，非談理之書，顯而言理則有《禮》，幽而言理則有《易》，不必依於理而不能自己於情之所之，

則爲詩。

《**貞一齋詩話**》 李長吉從《楚詞》發源，天才獨出，後人何得效顰？如温、李七古，步步規橅長吉，其弊俱失之俗，與元、白得失正相等，緣未折衷於六義故也。

又 古人於古近諸體，各有所長。如太白七律至少，昌谷七律全無，其餘各集缺一、二體者，不可勝數。此皆遺其所短，用其所長，得失舉在寸心中也。

《**秋窗隨筆**》 長吉善用「白」字，如「雄鷄一聲天下白」、「吟詩一夜東方白」、「薊門白於水」、「一夜綠房迎白曉」、「一山唯白曉」，皆奇句。

焦袁熙《論詩絶句五十二首》 幽昏李賀眞如鬼，狂怪盧仝欲上天。自有性靈忽夭枉，阿誰怒詈阿誰憐？

《**一瓢詩話**》 王鳳洲評李奉禮詩云：「奇過則凡，老過則穉，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此四句是赤文綠字，亦可謂微妙法音。

《**龍性堂詩話初集**》（營山陳蝶庵周政）云：長吉童年調嘴，略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人。如蔡少霞寫山玄卿文，眞長吉本色。然集中幽異怪誕之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

又 詩中造句押韻，悉歸自然，不强造作。唐之大家中，雖太白、子美、義山，莫不皆然。獨昌黎、長吉兩公，創闢奇險，不循徑道，而語語天拔，得未曾有，洵異才也。後人何可輕學，亦何可不學。

又 摯虞論詩，謂「辨言過理，則失其義」。樊川序長吉，謂「少加以理，可奴僕命《騷》」。嚴氏「詩不關理」之說，豈其然乎？

又 樂府，漢、魏以質勝，齊、梁以文勝，王仲初句質而實巧，李長吉文奇而調合，皆樂府妙手也。

又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千古發端絕唱也。長吉「春月夜啼鴉，宮簾隔御花」，「河轉曙蕭蕭，鴉飛睥睨高」，風神不減右丞。然於右丞則爲專家，於長吉則爲變調。長吉七言，奇特最多。予略摘其言之尤雅者，如「中天夜久高明月」，「文章何處哭秋風」，「溪女洗花染白雲」，「涼風雁啼天在水」，「春梭拋擲鳴高樓」，「寶枕垂雲選春夢」，宛然謫仙佳致。後人目爲「鬼才」，眞不知其身在烟火中也。

又 長吉耽奇鑿空，眞有「石破天驚」之妙，阿母所謂是兒不嘔出心不已也。然其極作意費解處，人不能學，亦不必學。義山古體時效此調，却不能工，要非其至也。

又 長吉好用「牛」、「蛇」字。如「黃金絡雙牛」，「牛頭高一尺」，「書司曹佐走如牛」，「道逢騶虞，牛哀不平」。用「蛇」字，如「舞席泥金蛇」，「蕃甲鎖蛇鱗」，「竹蛇飛蠹射金沙」，「丹成作蛇乘白霧」，「蛇子蛇孫鱗蜿蜿」。信樊川謂「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

又《續集》 《筆精》載李長吉詩本奇峭，而用字多替換字面。如吳剛曰「吳質」，美女曰「金釵客」，酒曰「箬葉露」，劍曰「三尺水」，劍具曰「麗霰」，甲曰「金鱗」，燐火曰「翠燭」，珠鈿曰「寶粟」，冰曰「泉合」，嫦娥曰「仙妾」，讀書人曰「書客」，桂曰「古香」，裙曰「黃鵝」，釵曰「玉燕」，蠶曰「八繭」，月曰「玉弓」、曰「碧華」，日曰「白景」、曰「赬玉盤」，帨曰「封巾」，城曰「女垣」，鼠穴曰「竄徑」，天門曰「闔扇」，王孫曰「宗孫」，禁中曰「御光」，小柳曰「栱柳」，鵑絃曰「雞箏」，竹曰「綠粉」，笋曰「龍孫」，漆燈曰「漆具」，旅獒曰「旅狗」，帶曰「腰鞓」，犬曰「宋鵲」，墓曰「墳科」，碑曰「黑石」，拍扳曰「蠟板」，白馬曰「白騎」，髮曰「鳳窠」，懸鶉曰「飛鶉」，日光曰「飛光」，槐曰「兎目」，鮐背曰「鮐丈」，陶令曰「陶宰」，螢曰「淡蛾」，鮫綃曰「海素」，熊掌曰「玃拳」，五星曰「五精」，山曰「疊龍」，馬曰「神騎」，天曰「圓蒼」，女衣曰「銀泥」，符曰「合竹」，錢曰「蚨母」，白黑曰「粉墨」，丹書曰「靈書」，賓雁曰「客雁」，湘君曰「江君」、曰「湘女」。又云有郊居生《題金銅仙人辭漢歌》，楊廉夫手書其詩云：「神明臺些茂陵鬼，六宮火滅劉郎死。芙蓉仙掌驚高秋，雄雷掣碎銅蛟髓。魏官移盤天日昏，車聲轔轔繞漢門。鐵肝苦淚滴鉛水，石馬尚載西風魂。青天爲客驚曉別，天籟啼聲地維裂。銅臺又折當塗高，夜夜相思渭城月。」雖是檃括李語，要亦傑作也。

又 長吉詩不及二百首，而字裏行間，秀拔天然，謝客之「芙蓉出水」也。不知者徒詫其替換字面，則皮相耳。今錄其嘉句，五言如《山居》：「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春。」「土甑封茶葉，山杯鎖竹根。」《七夕》：「鵲辭穿線月，花入曝衣樓。」《過華清宮》：「雲生朱絡暗，石斷紫錢斜。玉盌盛殘露，銀燈點舊紗。」《南園》：「柳花驚雪浦，麥雨漲溪田。」《感憶》：「好作鴛鴦夢，城南罷擣砧。」「淚濕紅綸重，栖烏上井梁。」依然中晚佳境。至七言則天拔超忽，以不作意爲奇而奇者爲最上。如《高軒過》之「二十八宿羅心胸」，「筆補造化天無功」。《崑崙使者》之「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官街鼓》之「磓碎

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皇聽不得」，「幾迴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絕」。《將進酒》之「桃花亂落如紅雨」，「酒不到劉伶墳上土」。《龍夜吟》之「月下美人望鄉哭」，《湘江夜半龍驚起」。《秦宮》詩之「秦宮一生花裏活」，「醉睡氍毹滿堂月」。《仙人辭漢歌》之「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箜篌引》之「江娥啼竹素女愁」，「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夢天》之「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杯中瀉」。《秋來》之「不遣花蟲粉空蠹」，「雨冷香魂弔書客」。諸如此類，眞可謂「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者耶。

又 長吉詩無七言近體，亦是千古一恨事。

《劍谿說詩》卷上 昌谷歌行，不必可解，而幽新奇澀，妙處難言，殆如春閨之怨女，悲秋之志士與？

《石洲詩話》卷二 李長吉驚才絕艷，鏘宮戛羽，下視東野，眞乃蚯蚓竅中蒼蠅鳴耳。雖太露肉，然却直接騷賦。更不知其逸詩復當如何？此眞天地奇彩，未易一洩者也。

又卷五 李長吉詞調藻韻，故自豔發。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李長吉不屑作一常語，奇處直欲突過昌黎，不善學之得其晦昧格塞，則墮入惡道矣。

《靜居緒言》 長吉自有石破天驚之奇，如「胡角引北風，薊門白于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呼龍耕烟種瑤草」，「二十八宿羅心胸，筆補造化天無功」，「一雙瞳神剪秋水」等句，氣勢闊大，不盡入「秋墳鬼唱」。後人仿之，一味幽艷，殊厭於人。

又 致拙意新以矯時習者，杜司勳之俊才也。創奇出怪以極鬼工者，李昌谷之幽思也。

又 李長吉一派，至元人而極盛，大家小戶，無勿沿習，樂府歌行，時時流露。

《石園詩話》卷二 杜牧序李賀詩云：【略】然長吉之「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辭之所至，理亦赴之，但不能篇篇理到耳。

《退庵隨筆》卷二一 若《李長吉集》，則祇須選擇觀之，知其門徑可矣。長吉驚才絕豔，比太白更不可摸捉，後學且不必遽效之。今人但知學其奇句險語，何益於事。如「石破天驚逗秋雨」句，雖奇險而無意義，趙甌北所以譏其「無理取鬧」也。

張澍《李長吉詩跋》 余讀長吉之詩，竊以爲似揚雄之文也，其幽思詰屈，奇采陸離，寄興無端，《離騷》與伍。世之論者，輒議其險怪難解，有心雕繢，則惑之甚。夫以昌谷之才，髫齡驚衆，而媢忌者流沮其進用，使之阨塞不伸，情菀志懣，發爲歌詩，舒寫鬱抱，宜其龍騰虎攫，波譎雲詭也。而淺者以凡近測之，是元輕白俗轉擅勝場矣。無怪宋儒以艱深病子雲也，是烏知子雲？是烏知昌谷。

《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卷一 長吉詩似小古董，不足貢明堂清廟，然使人摩挲憑弔不能已，其禮未純而情有餘也。

舒位《讀三李二杜集竟歲暮祭之各題一首》 一賦《高軒》自有情，驚才絕艷少年行。傾囊別撰元和體，協律兼工樂府聲。天上宮樓徵著作，人間場屋避嫌名。幽蘭啼露香蘭笑，長爪通眉肯再生。

《峴傭說詩》 李長吉七古，雖幽僻多鬼氣，其源實自《楚辭》來。哀艷荒怪之語，殊不可廢，惜成章者少耳。

又 長吉七古，不可以理求，不可以氣求。譬之山妖木怪，怨月啼花，天壤間宜有此事耳。

《老生常談》 李長吉歌行如「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四語，雖工部、昌黎警句，不過如是，出諸少小人手，豈非奇才。《湘妃》云：「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浩歌》云：「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烟。」眞如出太白手。若只學其「提攜玉龍爲君死」，「筠竹千年老不死」，「元氣茫茫收不得」，「練帶平鋪吹不起」等句，則永墮習氣矣。

《養一齋詩話》卷五 杜紫微謂李長吉詩「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夫「奴僕命《騷》」者，惟《三百篇》耳，長吉爲《騷》之奴僕而不足者也。長吉古詩，吾惟取其「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曙」，「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雄鷄一聲天下白」，「涼風雁啼天在水」諸句及「長卿寥落悲空舍，曼倩詼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上劍，明朝歸去事猿公」一絕耳。餘非鬼語，則詞曲語，皆不得以詩目之。嚴滄浪云：「玉川

之怪，長吉之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立論已屬支離。劉後村並謂「古樂府惟李賀最工」，直反易東西，倒亂黑白之言也。後村頗學長吉，如《趙昭儀春浴行》：「小蓮夾擁眞天人，紅梅犯雪欹一朵。」《東阿王紀夢行》：「軟香薰雨裙衩溼，紫雲三尺生紅靴。」此類成何言語？詩之妖而已矣。

又 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秦少游以之入詞，緣此句本似詞也。至如「黑雲壓城城欲摧」，「酒酣喝月使倒行」，「石破天驚逗秋雨」，「酒中倒卧南山綠」，「卷起黃河向身瀉」，凡有意作奇語者，皆易爲之。何也？無理之奇，本不奇也。變險爲媚，則又如「一雙瞳人翦秋水」，「小槽酒滴眞珠紅」，「玉釵落處無聲膩」，「高樓唱月敲懸璫」，「春營騎將如紅玉」等句，此尤詞場騁妍之慣技，即之可喜，久之生厭者。然釣名之士，欲人一見驚喜，刻意造句，必險必媚，而後易於動目。嘔出心肝者，竟爲後世聲氣用矣。悲夫。

又 長吉「漆炬迎新人，幽壙螢擾擾」，「石馬卧新烟，陵樹風自起」，「旋風吹馬馬踏雲」，「紙錢窸窣鳴旋風」，「秋墳鬼唱鮑家詩」，「嗷嗷鬼母秋郊哭」，「彭祖巫咸幾回死」，「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柏陵飛燕埋香骨」等句，固鬼詩矣。即如「瘦馬秣敗草」，「冷花寒露姿」，「霜重鼓聲寒不起」，「老兔寒蟾泣天色」，「空山凝雲頹不流」，「九節菖蒲石上死」，「劫灰飛盡古今平」，「東關酸風射眸子」，「鯉魚風起芙蓉老」，「家人折斷門前柳」，「況是青春日將暮」，「秋風吹地百草乾」，「從君翠髮蘆花色」，「妾顏不久如花紅」，隨意拈出一語，皆夭亡徵也。人非與壽爲讎，何苦傲之哉。至如「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蘭風桂露洒幽翠，紅絃裊雲咽深思」，「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鸞簾額著霜痕」，「畫絃素管聲淺繁，花裙綷縩步秋塵」，「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龍鱗下紅肢折」，皆以極艷之辭，寫極慘之色，宛如小說中古殿荒園，紅妝女魅，冷氣逼人，挑燈視之，毛髮欲豎，吾不解世人何以愛好之也？

邵堂《論詩六十首》 牛鬼蛇神語未眞，貛郎鹵莽亦何因？飛仙別有凌虛術，此是吞刀吐火人。

江鏦塽《讀詩》 別有襟懷世不知，鑿空奇麗近騷詞。小儒株守無多識，不信人間李賀詩。

《問花樓詩話》卷一 世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要其奇絕處，自足推倒一世。如《金銅仙人辭漢歌》《雁門太守行》《官街鼓》，驚才絕豔，玉溪、飛卿瞠乎後矣。往與同人登采石磯，議躋長吉配食太白祠中。日月如流，宿諾未踐。每誦「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之句，從古才人，生前偃蹇，身後冥沒，彼長爪郎固已自知之而自道之矣。

《筱園詩話》卷三 長吉奇而篇幅局勢不寬，退之奇而堂廡意境甚闊。長吉奇偉，專工鍊句。退之奇偉，兼能造意入理。長吉求奇，時露用力之痕。退之造奇，頗有自得之致。長吉專於奇之一格。退之則奇正各半，不止一體。此退之才力大於長吉，學養深於長吉處，所以能與李、杜鼎足而立，爲古今大家也。

吳闓生《跋李長吉詩評注》 昌谷詩上繼杜韓，下開玉谿，雄深俊偉，包有萬變，其規橅意度，卓然爲一大家，非唐之它家所能及。惜其早卒，所作不多，然其光氣固已衣被百世矣。【略】昌谷詩雖擅盛名，而眞知之者實鮮，以刻腎嘔心之作，而世徒以幽怪賞之，不亦昌谷之大不幸乎！

葉衍蘭《跋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 李長吉詩如鏤玉雕瓊，無一字不經百鍊，眞嘔心而出者也。二樵詩學胎息於斯，故其評語，最爲精當。

黃維申《論詩絕句》 幽奧瑰奇一錦囊，嘔心昌谷太清狂。溫柔敦厚詩人教，何用冥搜九轉腸？

張佩綸《澗于日記》壬辰下 長吉之詩，杜樊川叙之，謂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劉須溪駮之，謂樊川反復稱道，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董伯音亦云：「長吉詩深在情，不在辭；奇在空，不在色。」至謂其理不及，則又非矣。詩者緣情之所，非談理之書。【略】如以君臣理亂激發人意，疑賀無有，則若《宮體謠》《黃家洞》《猛虎行》《呂將軍》《瑤華樂》《假龍吟》《龍夜吟》數十篇，皆隱約諷喻，指切當世，恨讀者之不深，殊不能知之矣。此皆推尊昌谷之太過耳，且亦未喻樊川之語意也。王琦琢庵痛駮須溪，引宋潛溪之說，謂之醉翁寤語。而于長吉精神、樊川評騭亦未之解。樊川精于詩，所謂理者，即老杜「熟精文選理」之理。奴僕命《騷》乃世人推許之論，杜則云：「蓋《騷》之苗裔，理雖未及，辭或過之。」是杜已就世之說長吉者翻進一層，謂其理不及《騷》，而辭已過《騷》，推崇如此，尚有疑于樊川之不足長吉耶！夫長吉之詩，從《騷》得法而理不及《騷》者，年爲之，境爲之，時代爲之，此天限長吉耳，不足爲長吉病。

分論

《李憑箜篌引》《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玉谿生》引《藝苑雌黃》：《緗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桂事引李賀《箜篌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剛，未詳其義。竊意《箜篌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吳劉箋注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狀景如畫，自其所長。箜篌聲碎，有之崑山玉，頗無謂，下七字妙語，非玉簫不足以當。石破天驚，過於繞梁遏雲之上，至教神嫗，忽入鬼語，吳質嬾態，月露無情。「老魚跳波瘦蛟舞」，其形容偏得於此，而於箜篌爲近。《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卷一董懋策評：說得古古怪怪。分明說李憑是月宮霓裳之樂，却說得奇怪。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由箜篌輕輕掣起，淡淡寫落，跌出李憑，順手摹神，何等氣足。一結正爾蘊藉無限。《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吳之絲，蜀之桐，中國之憑，言器與人相習。中國二字，鄭重感慨。天寶末，上好新聲，外國進奉諸樂大盛，今李憑猶彈中國之聲，豈非絕調？更兼清秋月夜，情景俱佳，至聲音之妙，凝雲言其縹緲也，湘娥言其悲涼也，玉碎鳳鳴言其激越也，蓉露蘭笑言其幽芬也。帝京繁艷，際此亦覺淒清，天地神人，山川靈物，無不感動鼓舞。即海上夫人夢求教授，月中仙侶，徙倚終宵，但佳音難覯。塵世知希，徒見賞于蒼玄，恐難爲俗人道耳。賀蓋借此自傷不遇，然終爲天上修文，豈才人題詠有以兆之耶。《唐詩快》卷一：本詠箜篌耳，忽然說到女媧、神嫗，驚天入目，變眩百怪，不可方物，直是鬼神於文。《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白香山江上琵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箜篌，皆摹寫聲音至文，韓足以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空山凝雲頹不流」，二句三句狀其彈時合於悲哉秋之爲氣，何屺瞻嘗言宋版凝雲是凝白，愚見不足從。案宋版亦時有誤，如負米夕葵外，宋版作力葵，松江張氏遂以名堂，殊不思對下秋樹，作夕正是，且力葵無出。方曰：空白，天也。「李憑中國彈箜篌」，中國不可作中夏，只作都中解，即下十二門。「崑山玉碎鳳凰叫」，此句高彈。「芙蓉泣露香蘭笑」，此句低彈。「十二門前融冷光」，此二句言在京城秋月下，十二門前二語，謂嘗奏伎宮中也。「二十三絲動紫皇」，此句謂動君上賞音。「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此二句歎異其非人間有。「夢入神山教神嫗」，以下四句謂下而淵上而天亦皆爲其感格，更不復結一語，有如季札觀止矣。寫盡移情，淵天兩際，猶莊子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吳質二句董注云：分明說李憑是月宮霓裳之樂，亦說得有著落，然不必求著落。《協律鉤玄》卷一：此追刺開、寶小人禍國之由始也。考賀生於德宗貞元七年，歿于憲宗元和之十二年，距李憑彈箜篌供奉內庭時，幾五十餘年，長吉何得尚聞李憑之箜篌耶？蓋憑以一梨園小人，而玄宗暱之，初不料其即爲禍國釁首，賀以有唐王孫，追恨當時，故著此篇，以補國史之闕，與《春秋》書法相表裏。通首皆憤恨諷刺之詞，乃一毫不露本意，此所謂愈曲愈微，愈深愈晦者也。各家注釋，均未發明此義，徒以寫聲之妙，重複謬贊，不顧疊牀架屋，失其旨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卷一黃淳耀評：結三句皆夢中所見。黎簡批「崑山」句，形容聲之高；下句，聲之幽。「十二門前」二句，聲之和，能使景色亦和也。「夢入」二句，歎其伎之神，如叔夜授《廣陵散》於鬼意。結句使吳剛亦來聽，不知久也，即白露沾衣意。

《殘絲曲》《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不過寫蠶事將了，困人天氣。不曉沈琥珀何謂？末獨賦榆錢，著沈郎，尤劣。「落花起作迴風舞」，自然好。《昌谷集》卷一曾益評：楊老鶯孳，絲斷蜂歸，皆晚春之景。年少之客，正宜狎金釵、飲美酒以爲樂，否則春去花落，榆莢之摧殘者，吾不知其幾矣，傷時之易邁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題全要暮春時去之感，托意殘絲。殘絲，遊絲也。時去矣，尚未知耶？與浣花老人「春風自信牙檣動」同一可嘆。《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葉老鶯雛，絲殘蜂伴，言春光倏邁也。綠衣翠袖，玉疊紅醪，雖不必效麗娟之舞，而庭樹幾翻落矣。城隅榆莢，如沈充小錢之多，曾沉湎酣宴之人，亦知好景之易逝否。《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言春光易過也。「榆莢相催不知數」二句，不但花落，榆莢亦老而落矣。《協律鉤玄》卷一：此刺當時少年狹斜不歸而作。綠鬢年青，金釵色麗，粉壺器美，琥珀香濃，正溫柔沉湎之鄉，豈可遽言歸去？無如鶯老蜂歸，花臺春暮，囊中青錢已化爲榆莢，猶眷戀而不已也。何焯評：爲樂惜錢，不知徒以催老，積於無用，化爲土也，妙在隱約不盡。昔刺晉昭公，此言夾城路，必有屬矣，其以瓊林大盈爲戒耶。《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後四句極曲折，言春欲去而落花迴風，猶有留春之意，乃榆葉紛紛相催春去，多於落花之起舞也。

《還自會稽歌并序》《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此擬庾肩吾歸自會稽之作，安得不述梁亡之悲。其沈著憔悴，在先言秋衾銅輦之夢，而庾自見。殆賦外賦也。塘蒲之歎，融入秋晚，結語却如此，極是。「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椒壁而爲野粉，則已頹；殿上而有濕螢，則無殿兩字耳。《唐風定》卷六：集中五言較勝歌行，而深晦太過。廷禮所取數首，一一高卓，可爲具眼。《昌谷集》卷一曾益評：此詩不言悲，悲自無限，故序曰「以補其悲」。《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肩吾，子山之父，仕梁爲太子庶子，掌管記，出入禁闥，恩禮最隆。及國亡潛難，離黍興悲，回首鑾輿，羈魂徒托，白首生還，無復臣職，何暇更事筆墨，遺文罕少，理有固然。《協律鉤玄》卷一：前四感慨憑弔，後四潛難會稽，代補其悲，通篇摹倣肩吾，詞意凄婉，古拙之甚。《龍性堂詩話續集》：李長吉最心醉新野父子，觀其《補庾肩吾還會稽歌》，則其流連仰止可知矣。長吉眼空千古，不唾拾前人片字，獨用子山「山杯捧竹根」全句，云「土甑封茶葉，山杯鎖竹根」，又可知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賀眞有心讀書人，惜矣。和皇子，謂之應教。金魚，宮門鑰也。《詩比興箋》卷四：杜牧之序長吉集，獨舉此篇及七言之《銅仙辭漢歌》，此深於知長吉，故舉此二詩以明隅反也。考長吉集中，詠古題而有自序者，惟此二章及《秦宮詩》，蓋彼借古寄意，而此二詩則自喻也。其舉進士不見容而歸昌谷時所作歟？昌谷在河南福昌縣，故自西京東還也。「秋衾夢銅輦」、「脈脈辭金魚」，孰謂長吉無志用世者？不然，何取於庾肩吾之還家而必爲補之。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只是古劍。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草暖春濃，宮花拂面，是何時也，看「送行人」三字，便成無限凄涼。《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失意京華，敗轅病骨，飛騰神物，應自有期，回首故人，悲不堪道。《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賀傳云賀父名晉肅，禮部議賀不合舉進士，排之。此失意而歸寄作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暖昏」二字，狀遠春，入神。

《示弟》《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亦是恨意，凄婉如老人語。《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卷一徐渭評：率。平易似不出賀手。冲淡拙率，尤賀之佳處。《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此應舉失意歸日也。鹿鹿三年，未嘗懽飲，今夕兄弟之樂當何如之？挾策無成，空囊返里，猶是出門時篇帙。病骨幸存，骨肉懽聚，而生計復爾茫然，功名成敗，顚倒英雄，主司去取，一任其意，又何異於抛擲梟盧耶。《唐詩快》卷九：文長云：「平淡似不出長吉手，然尤是長吉佳處。」此正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也。天下豈有不能平淡之雄奇哉。《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當是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而歸。「何須問牛馬，抛擲任梟盧」，朴詩濃結，牛馬即呼盧中名色。《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拙率爲佳處，恐未然。《評注李長吉詩集》卷一吳汝綸評：舊說此當是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而歸。後半逼近杜公。

《竹》《夢蕉詩話》：此則字句牽强，殊欠渾成，意思玩之自見也。《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織可承香汗」，詠竹出此，故奇。《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此借竹以喻己也。文光勁節，挺秀空羣，顧影托根，差堪比擬。而竹多見用於世，不第湘簟漁竿，且爲天使所重，畀賜侯王，賀獨大才遭擯，能不對此重感耶。《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入水文光動」二句，竹之全神，作起突妙。「三梁曾入用」，三梁字義山《孔雀詩》亦用之，卒不得其所出。「一節奉王孫」，用趙襄以慨己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只抽空一句似長吉語，餘皆平鈍。「裁堪釣錦鱗」，拙甚。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入苑白泱泱」，奇崛。「宮人正醫黃」，似不相涉。「遶堤龍骨冷」，高勝下句。《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上四句詠水，下四句却說到自己身上。旅館離魂，聊借此以當曲水觴咏，自傷流浪，猶幸因流浪處得覯仙侶，差慰素心，只恐又將睽違也，「幸因」「暫得見」五字，可想一往情深。《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入苑白泱泱」二句，詠宮怨也。《協律鉤玄》卷一：首以水白隱喻傅粉何郎之面，即以喻沈，似沈有別館在外，不長進宮，故長吉借溝水以戲之耳。言此溝水流入內苑，正宮人醫黃，思駙馬時也。三四緊承醫黃，五六則實指其戀外不歸，末則幸因溝水之白流入內苑，而宮人始暫得一識何郎之面耳，謔之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自然之響而自佳，有意討好人，亦有不討好之妙。流浪帖合題字，此之謂猥鄙之習。

《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各有幽趣。「掃斷馬蹄痕」，第一句是。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懸如意而閱角巾，有歸歟之意。《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太常散職，

官居陸沉，門無車馬，復少胥役，故云自閉門也。漢上呼米爲長腰鎗，江米乃江南所貢玉粒。僅邀上方薄祿，以糊其口，衙舍荒蕪，別無花卉，唯一棗樹尚小，亦堪寓目。如意懸之于壁，無復佳緒指揮，當簾閑玩，每動羊祜角巾歸里之思。曾作家書付黃耳，以病追悔此遊之汗漫，土甑望家中封茶以寄，蓋因病斷酒，惟思茗椀，故云山杯鎖竹根矣。湖光晚楫，其樂萬倍，心焉溯之，奈何奈何。《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律詩之通用韻者，唐李賀，元薩都剌。「長鎗江米熟」，大氏謂稻稻，亦如茶以枝爲鎗耶。「當簾閱角巾」，閱字可疑，義似不老，一本作挂，又不是，與上懸字同。《協律鉤玄》卷一董伯英評：空有滿船之明月，何人棹破谿雲而行遊耶？末二尤得憶字神理。《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老成風度。賀五言長律，結局少此酣暢。

《七夕》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鬼語之淺淺者。《昌谷集》卷一曾益評：昔曾對月穿針爲乞巧之事，今何在乎？人事代謝而七夕屢更，其寄慨深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末二句忽說至此，信手拈來。黎簡批：「花」一本作「螢」，爲是。結自妙，隨手拈來，似無謂而好者，情到故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首眞所謂奴僕命《騷》者也。《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上六句說淑景芳辰，離情別緒，末二句不勝悲涼，彼美當秋，心驚遲暮，佳人不偶，恐老冉冉將至矣，賀蓋借蘇以自慨也。《唐詩快》卷九：忽然說到蘇小，眞是夢想不到。《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別浦今朝暗」，此句還渡河正位，以下做七夕人情。飛卿「微雲未接過來遲」之語，似從此起得之，而此起更無迹可求。「天上分金鏡」二句，此二語獨不可學，學則七子派，作者却好。「錢唐蘇小小，又值一年秋」，仙筆也。一年一會者尚可感，終身飄零者奈何，只開手還過七夕本事。以下全寫閨情，立格亦高，義山金風玉露之七律，直是笨伯。徐文長評末二句，忽說至此信手拈來。末二句乃千思萬想而得者，何謂信手拈來，一篇之妙，全在此結。然以爲信手拈得，亦道得出天機之妙。《協律鉤玄》卷一董伯英評：詩不言巧會，全重傷別。

《過華清宮》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吳正子評：蜀王疑爲明皇幸蜀言。又劉辰翁評：似幸蜀，稱蜀王。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詩得體，何啻少陵。《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華清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始名溫泉宮。蜀王名梁王愔也，貞觀十年徙蜀，好遊畋弋獵，帝怒，遂削封。賀當春夜過此，追誚之。上六句皆寫夜景，云時代屢更，典物雖備，器製已淹，太宗自好遊幸，乃徒切責子弟，而大興離宮，遂令後世流連於此，不一而足。近日宗室侈靡如蜀王者，所在不乏，而申飭之信久不聞焉。且溫泉別無好景，但水氣稍煖，僅長芹芽，何屢朝之鑾輿相繼耶。及觀玄宗又因此而幸蜀，後亦無有鑑前車者，深可嘆已。《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前六句亦直，但音調清響森秀，結句佳。「泉上有芹芽」，泉一作井，佳，用野人獻芹事以嘅無由，語意輕俊冷妙。《協律鉤玄》卷一何焯評：蜀王猶詩人言汾王也。溫泉生芹芽，荒寒可知，且反對昔之不潔也。此公退之所許，當觀其用意之妙。《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此祿山陷長安後作，故宮觸目之感。華清宮即溫泉，在驪山下。

《送沈亞之歌并序》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製題一法，惟浣花、昌谷、助教最精。《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才人失意之日，正凡夫得意時也。驊騮紫陌，珠勒金鞭，以失意人當之，自顧愈傷脫落，我馬瘏矣，東歸道遠。白藤二句，賀歎沈即自歎，與緗帙去時書同一情景。回想來時，懷寶涉險，上獻春官，乃秉鑑非人，目眯五色，白日下罵得痛快。重入門三字寫得悲涼，世態炎冷，當此自無憐才之人。古今英雄，愈躓愈壯，毋自頹廢，待旦俟明時也。今日之斷竹，留作他日之長鞭，今日之春風瘦馬，佇看他日之秋律高車，成敗自有時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吳興才人怨春風」，此三字生出鄭谷「淚滴東風避杏花」好句。「家住錢唐東復東」，前寫出都，下乃追寫初裝。「短策齊裁如梵夾」，不古。「雄光寶礦獻春卿」，乃謂其文如寶之出礦而有雄光。「吾聞壯夫重心骨」四句，時清非所望於長爪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何不曰歸吳，而故曰歸江，字甚生而穉。江字必誤刻，予從他本看，是家字，此書校對不精，多誤字。

《咏懷二首》一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相如有文無行，垂死猶不思無所表見於世，乃著封禪遺詔，人主哀矣。《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長卿欲聘茂陵之女爲妾，此無異綠草之垂石井，已明其不必有之事。惟是「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於願已足。當此雖梁王武帝棄之適如斷梗，又何必別求茂陵女子，觀其身後之名，止留遺簡，其意已甘心爲文君一人死矣。賀少年早夭，亦必因色致疾，故引相如以自慰而作《詠懷》也，後《鑿井歌》而及奉倩，益可想見。《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二作不得舉

進士歸昌谷後歎授奉禮郎之微官，前首言去奉禮，後首言在昌谷。「長卿懷茂陵」，此句用相如官茂陵令比己官奉禮郎，相如嘗棄茂陵，己亦去奉禮也。「彈琴看文君」二句，寫相如無聊本事，却暗用信陵晚節飲酒近婦神理。「金泥泰山頂」，此句才說相如身後，後四語感慨生不逢時，惟有死待求書而已。李裕《昌谷集辨注》：壞字見有作歸字者，義似勝。此章乃長吉詠懷自況，本無譏意，末二語所謂文士名心不滅，獨此庶幾差强人意耳。接上「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哀嘆如見。《協律鉤玄》卷一：三四活畫出一風流瀟灑之長卿來，筆致趣甚，末二欣慕之辭。相如生不見用，死後，一卷遺書至令武帝求之，藏之泰山之頂，如金泥玉檢者。然迨後封泰山禪，梁父悉從相如言，則相如生雖不遇，死後之榮不朽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草垂石井，寂寞矣。三句於寂寞中寫出長卿極得意處，眞千古佳話也。春風鬢影，在遠山芙蓉外看出，無形佳麗，細靜至此，非我長吉先生誰能道得。此長吉以長卿自況。《詩比興箋》卷四：生前見棄，身後見重，我懷古人，聊以自慰。

又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吳正子評：此臨水愧遊魚之義也。《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率。清溪魚宜飲不宜食，比己命薄，宜隱不宜仕也。賀雖少年而頭已白，故有此早衰之歎。《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清溪魚宜飲不宜食，比己命薄宜隱不宜仕也。黎簡批：注穿鑿，此即自得其樂之意。《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詎是南山期」，此乃心口審度入山歸隱之意。「苦蘗已染衣」，只言衣被皆苦。《詩比興箋》卷四：旦覓騎驢之吟，暮傾錦囊之句，徒嘔心肝，早致霜鬢，此豈養生永年之道耶。詩云：「如南山之壽」，此用其語也。頭無幅巾，衣染緇黃，已同方外之相，與其蠹魚槁死於文字，曷若游魚自得於清溪。

《追和柳惲》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甚不草草。就用柳惲句意，頗跌宕，景語亦近自然。「江頭楦樹香，岸上蝴蝶飛」。閑遠漸近。《昌谷集》卷一曾益評：「汀洲白蘋」，柳惲語也。遂言柳惲乘馬從汀洲採蘋而歸，經過江岸，而楦香蝶飛。及其歸也，飲酒彈琴於朱樓之下，與水陌相通，睹魚潛其間，以自愉適，亦臨水羨游魚意也。《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惲，南齊人，作《江南曲》有「汀洲採白蘋」句。賀蓋慕江南風景，而羨惲之抽簪早歸，放懷自適，故追和之也。楦香粉蝶，美酒瑤琴，水閣臨流，時通芳訊，以視今之紅塵鹿鹿者何如耶。《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亦借以感歸之寂寞，但不得追和柳惲者何義。「汀洲白蘋草」，草字必誤，當是菲字乃有意。「沙暖一雙魚」董注云：謝寄書，乃望人寄書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起處興會好，不減「亭皋木葉，隴首秋雲」。愚意結句不是謝寄書，乃寫歸後夫婦之樂，看上文琴酒意可知。

《春坊正字劍子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雖刻畫點綴簇密，而縱橫用意甚嚴。劍身、劍室、紋理、刻字、束帶，色雜，無一疊犯，仍不妨句意，春容俯仰。秋郊語甚奇，不厭再言。《唐詩歸》卷三一鍾惺評：「直是荆軻一片心」，七字何等氣骨，看長吉詩，當於此等處留心。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一結何等神采。《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唐六典云：太子左右春坊各置左右正字一人。春坊正字乃劍上所記之字也。上六句摹寫劍之犀利，正與政同音，且義亦相通。荆軻一片心，總以未殺秦政爲恨，若令照見正字，千古英魂應爲憤怒。至軻之未遂厥志，非劍之不利，然亦無如時何耳！寶飾神光，等一珍重，倘遇赤帝子則安往不利哉！賀借此以喻國士所重在良遇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直是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此二句乃言劍爲烈士有爲之器，今徒藏於春坊，正字東宮之閑官，惜春坊冷落耳。此即杜詩壯士恥爲儒之意，此正字未著其人，大氐求事功而不得意者，玩通篇神理可知。起用斬蛟，結用白帝，期以服猛，無事筆硯間也。「莫教照見春坊字」徐注云：朋字未正，莫教照見春坊字，若言用劍斬朋邪也。通篇不見關涉，古人無此鶻突文氣，亦無此穿鑿思路，此徐注之所以爲僞也。「按絲團金懸麗鞮」，此句挂劍之繩，古所謂緱也。「提出西方白帝驚」二句，此二句遙接荆軻心春坊字二語而擴而大之，重爲春坊冷官惜也。鬼母，《史》《漢》作神母，鬼字佳，詩文用事，有不必全依元文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從來寫劍者，只形其利，此並傳其神。末暗用漢祖斬白蛇事。《昌谷集辨注》：「隙月」句，言寒鋩森發也，「練帶」句，乃狀劍語，妙。《龍性堂詩話初集》：長吉《春坊正字劍子歌》云：「莫教照見春坊字」，人多不解。蓋秦皇名正，照出「正」字，是觸荆卿之不平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提出句，用事直且傖，用事渾淪爲貴，在賀詩尤覺其傖。《詩比興箋》卷四：春坊，東宮官屬。唐人呼已第者爲先輩，此人必已舉進士，家蓄此劍，而長吉歌之也。詩則借寓疾邪除佞之志。「莫教照見春坊字」者，言此乃劍俠肝胆所成，今徒爲文士書生所有，則有不遇知己之歎，故末二

句欲斬佞臣頭以謝天下。

《貴公子夜闌曲》《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此貴公子夜闌曲也。以玉帶爲冷，其怯可見也。語不必可解，而得之心，自洒然迹似，亦其偏得之形容夜色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沉水之烟香裊裊，詠盡。啼烏則啞啞驚棲，芙蓉曲沼波瀲灩，子生光圍腰玉帶，亦覺冷重無聊，貴家夜闌景狀神理，一筆寫出。《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貴公子沉湎長夜之飲，閨中注香相待，久之，夜半烏啼，則香影向闌矣。曲沼即曲房，芙蓉即美人春心之盪漾，寒夜孤衾，白玉腰圍，公子不至，豈惟美人怨，詩人亦當代爲之怨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似不止於此，當大有脫文。此但一起，不然，於公子夜闌之旨安在？既爲此曲，必形容貴公子賈醉徵歌，狎邪縱意，乃與題稱。若止此則一秋聲中之歐陽，赤壁下之蘇矣，公子有是乎。《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已覺圍玉冷肌而猶夜樂不止，此其所以刺也。須溪說怯字只見其纖軟，有女兒氣耳，不得詩人之旨。

《雁門太守行》《艇齋詩話》：李賀《雁門太守行》語奇。《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起語奇。賦雁門著紫土，本嫩。後三語無甚生氣，設爲死敵之意，偏欲如此，頗似敗後之作。「角聲滿天秋色裏」，有此一語，方暢。「半捲紅旗臨易水」，此等景不可無。《昌谷集》卷一曾益評：此言城將陷敵，士懷敢死之志。以望氣則雲黑而城將摧矣，然甲光向日，猶守而未下也。勢危則吹角愈急，故曰「滿天」，逢秋則其聲甚哀也。而夜將入矣，塞土本紫而以夕照臨之，則如臙脂之凝。時則紅旗半捲而臨易水之上，衆方擊鼓作氣，思以禦敵也，而鼓聲不起，胡不利也。逝將提攜玉龍，矢死以循，以報君平昔待士之厚意而已。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雲壓城頭，日射金甲，何等聲勢筆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下》：周珽評：珽謂長吉詩大抵創意奧而生想深，萃精求異，有不自知爲古古怪怪者。他如《劍子》、《銅仙》等歌什，輒多嘔心語，宜爲昌黎公所知重也。《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元和九年冬，振武軍亂，詔以張煦爲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趣鎮討之。振武即雁門郡，賀當擬此以送之。言宜兼程而進，故詩皆言師旅曉征也。宿雲崩頹，旭日初上，甲光赫耀，角聲肅殺。遙望塞外，猶然夜氣未開，紅旂半捲，疾馳奪水上軍，而謂鼓聲不揚，乃晨起霜重耳。所以激厲將士之意，當感金臺隆遇，此宜以駿骨報君恩矣。《柳亭詩話》卷二一：《雁門太守行》，漢時祭洛陽令王渙之歌也。李廣、魏尚嘗守是郡，皆有德于民，故借以美渙云。李長吉之上，昌黎詞雖工，失其旨矣。何大復《樂陵令行》以平原太守比許忠節，得其遺意。《協律鉤玄》卷一董伯英評：古樂府曲當是指李廣、劉琨輩，鮑照《出自北門行》：「募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長吉全倣此。長吉謁退之首篇即此詩，正取報君二句意，以況士爲知己者死也。《一瓢詩話》：李奉禮：「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是陣前實事，千古妙語，王荆公訾之，豈疑其黑雲甲光不相屬耶？儒者不知兵，乃一大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聲滿天地」，似昌黎天狗墮地之作，篇中活句，賀眞不愧作者。「霜重」句即李陵兵氣不揚意。二句（指起句）人人所喜，然不如下文。以死作結勢，結得決絕險勁。《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字字錘煉而成，昌谷集中定推老成之作。「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陰雲蔽天，忽露赤日，實有此景。《詩比興箋》卷四：樂府《雁門太守行》，古詞美洛陽令王渙德政，不詠雁門太守也。長吉乃借古題以寓今事，故易水黃金臺語，其爲詠幽薊事無疑矣。憲宗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自立，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討之，踰年無功，故詩刺諸將不力戰，無報國死綏之志也。唐中葉，以天下不能取河北，由諸將觀望無成，故長吉憤之。王氏之有恆、冀，正易水、雁門之地。若以爲擬古空詠，何味之有？長吉絕句有云：「三十未有二十餘，白日長飢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念，因遺戎韜一卷書。」又云：「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又云：「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詼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可證此詩末語之指。

《大堤曲》《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甚言時景之不留，而有願見之思，有微憾之意。「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唇」，自狀癡騃。《昌谷集》卷一曾益評：此言當壚者之情意。初述己所居，次述居之景，三四述粧飾之麗，五六述時之良，七八述所留之人，九十言魚熊味美而尾與脣爲尤美，述相得之歡。末四句述留意，言莫指襄陽，往則不易歸耳。今日相聚，辟菖蒲之花，最難得見，第人容顏易老，倏忽之間，如楓樹之易衰颯，可遽別哉。甚言欲留之意，所以致繾綣之情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此二句（指結句）似纔夏忽秋意。黎簡批：鯉魚以下，只是留之之意，故

種種媚之、勸之、警之。結二句言景物之速，當及時行樂，故曰警之。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教與」二字，寫盡嬌小。別多會少，難見易老，四語盡之，不忍多讀。《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此懷楚游之友，而寄此以諷之也。楚姬妖麗，其居與飾俱極華麗，菡萏風薰，倍加留戀，鯉尾猩唇，極味之珍美也。段成式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也。孫卿子曰：猩猩能言笑。《淮南子》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則食此二味，愈足以喻綢繆也。故北人南遊，每多流連忘返，不覺春秋云邁，日夕暗移。菖蒲生于百草之先，忽忽楓寒葉落，即謂佳人難覯，亦知芳色易凋耶。

《蜀國絃》《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乍看渾未喻《蜀國弦》，但覺別是一段情緒，自不必語辭也。弦之悲，何以易此。《昌谷集》卷一曾益評：楓香著花，至晚而靜，南山之影，倒卧於錦水，狀蜀。驚石，裂石，哀猿，啼猿，狀絃之聲。聲維哀，故竹雲亦愁，而凄迷於半嶺。竹，猿，切蜀。涼月，從晚來，既晚則月生，月生則沙明而可鑒，狀瞿塘灘中之景。睹是景物，聆是哀絃，淚應心零，故望瞿塘而不忍過也。《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篇中全不及弦，而字字是弦。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首全寫神理。《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貞元十一年，裴延齡譖陸贄於帝，因貶贄爲忠州別駕。賀蓋即蜀絃之哀，想蜀道之難，爲遷客傷也。楓香美丹心也，南山喻孤高也，忠良被逐，琴聲倍覺凄清，而猿竹亦爲之愁也。月色沙光，可方皎潔，人各有情，聞之自爲心惻，又堪忍過此耶。《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蜀國絃》題目與後之《神絃》題不同，彼乃降神之曲，此則憶遠之詞，宋詞有「撥盡琵琶，總是相思調」，即此意也。《協律鉤玄》卷一：不忍字妙。以蜀山之高，瞿塘之深，可謂險矣，然鍾情所在，雖踰險涉深，亦所不顧者，不忍也。不忍以所歡之人遠隔一水，置之膜外而不思所以就之乎！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所謂過瞿唐也。又董伯英評：蜀道雖難，亦非有心人之所畏也。題外另寫出一段情至語，洵爲詰曲之思。《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既抱別愁，又經畏途也，出語隱約可風。《蜀國弦》即《蜀道難》也，何論及絃字。

《蘇小小墓》《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參差苦澀，無限慘黯，若無同心語，亦不爲到。此蘇小小墓也，妖麗閃爍間意，故不欲其近《洛神賦》也。古今鬼語無此慘澹盡情。本於樂章，而以近體變化之，故奇澀不厭。冷翠燭，勞光彩，似李夫人賦西陵，語括《山鬼》，更佳。「幽蘭淚，如啼眼」，便是墓中語。「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妙極自然。《昌谷集》卷一曾益評：西陵之下，與歡相期之處也，則維風雨之相吹，尚何影響之可見哉。平昔之所爲，無復可睹，觸目之所睹，靡不增悲。凄涼、楚惋之中，寓妖艷幽澀之態，此所以爲蘇小墓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仙才、鬼語、妙手、靈心。《洛神賦》是神，孝夫人賦是想，此詩是鬼。試於夜闌人靜時，將此詩吟至日遍，若無風裳水佩之人，徘徊隱見于前，吾不信也。《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蘭露啼痕，心傷不偶，風塵牢落，堪此折磨。迄今芳草青松，春風錦水，不足彷彿嬛妍，若當日空懸寶車，燒殘翠燭，而良會維艱，則西陵之冷雨凄風，不猶是洒遲暮之淚耶，賀蓋慷慨係之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通首幽奇光怪，只納入結句三字，冷極，鬼極。詩到此境，亦奇極無奇者矣。冷翠燭，鬼火也。勞，光貌。

《夢天》《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意近語超。其爲仙人口語，亦不甚費力，使盡如起語，當自笑耳。「黃塵清水三山下」，即桑田本語。《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分明說遊月。《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兔蟾重疊。論長吉每道是鬼才，而其爲仙語，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即遊仙詩。《唐詩快》卷一：命題奇創。詩中句句是天，亦句句是夢，正不知夢在天中耶，天在夢中耶？是何等胸襟眼界，有如此手筆，白玉樓記不得不借重矣。《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滓淄既盡，太虛可遊，可託夢以詭世也。蓬萊仙境，尚憂陵陸，何況塵土，不滄桑乎。末二句分明說置身霄漢，俯眎天下皆小，宜其目空一世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變郭景純游仙之格，並變其題，其爲游仙則同。「老兔寒蟾泣天色」二句，月之初起。「玉輪軋露濕團光」二句，月正當空。「黃塵清水三山下」二句，言世易變遷，黃塵清水，即滄海桑田意。「遙望齊州九點烟」二句，言世界促縮，齊州如齊民之謂，人多用之青齊，非。《評注李長吉詩集》卷一吳汝綸評：後半豪縱似太白。

《唐兒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濃笑畫空作唐字」，艷語蕩人。《唐詩歸》卷三一鍾惺評：「骨重神寒」四字，長吉自評其人其詩。「畫空作唐字」，濃笑幽情幽語。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二句描得駿骨豐神，湛然可掬。《唐詩快》卷七：此唐兒不知後來究竟如

何，想亦如齊宮相士所云：「大王必非以下之人耶？」《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杜豳公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生子曰唐兒，即以出自天朝之意。頭骨神明，岐嶷秀發，嬉戲麗飾，自非凡兒。濃笑句，狀唐兒對東家含情不語，有許多自負神情，故知其眼大心雄也。然作歌之人心眼亦本如是，且加儆策，宜思早自建立，以報朝廷，莫忘身所自出，賀即唐諸王孫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邠公尚主，故名唐兒，詩以己之李氏爲結，謂我所自出也。「杜郎生得眞男子」，古人子婿稱郎。「骨重神寒天廟器」，此句傳出清貴之品，凡寒字率薄福相，此偏用得厚重，蓋對腸肥腦滿之庸俗而得其神理，肅雍清廟，自須無一點塵埃氣人，寒字所以妙絕。「東家嬌娘求對值」二句，即晉人卿莫近禁臠之意，言凡女非其偶也。《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諸本皆作「唐歌兒」，韋莊所編《又玄集》作「杜家唐兒歌」，歌中「濃笑書空作唐字」，則唐兒明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銀鸞，小兒項飾也，即今玉符、玉鎖之類，壓於半臂之上也。人即感嘆不遇，何至屬望於一小兒，且立語亦不成文理。

《綠章封事》《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吳正子評：此章首言奏章，上帝之儀。自虛空風氣以下，言奏章所祈請者，謂風氣非清乎之時。短衣小冠之士，混爲塵土，富貴如金、張，貧賤如揚雄，榮枯不等甚矣。故願招揚子之魂，無使恨於地下也。長吉因道流奏章而言及此，豈無意哉。以揚雄自況而言己之迍賤可悲也。又劉辰翁評：苦甚，無味。「石榴花發滿溪津，溪女洗花染白雲。」不必題事，但一語如此，誰不驚異，神奇，神奇。「短衣小冠作塵土」，故欲如此反。《昌谷集》卷一曾益評：然死生大數，莫可追矣，而人事不齊，良可異也。貴戚如金家門巷，趨附不啻千輪之鳴；讀書之士如揚雄者，蕭然一室，無世俗交際之聲。其故何也？自今言之，彼揚雄者，非所稱執戟者乎。吾願攜是漢戟招是書鬼，使之復起，勿令恨骨塡於蒿里之上。夫蒿里賢愚雜處地也，而謂之塡，則賫志以沒者，豈特一揚雄已哉。《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題爲吳道士夜醮，是吳道士死而爲之醮也。短衣小冠指吳也，揚雄，賀自況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結意自傷。黎簡批：說醮事，大有騷人《天問》之遺。「石榴」二句，諸解都不必，只說採芳菲以獻神可矣。元父意是指主醮者，馬蹄浩無主，神靈恍怫也。風氣不好，致此人作塵土也。結言其術之神，欲憑之以招揚雄之鬼也。蓋以自況之詞。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青霓扣額，身入罡風也。鴻龍玉狗，天神爭寧也。《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蒼雲圍軫，七蟠如霓，故曰青霓。鬠雲翔龍，鬠，赤色，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變化成蒼狗，鴻龍玉狗皆雲也。宮神如可呼，則天門想可開矣。榴花滿溪，仙娥閒適，那知人間死亡之戚。乃因吳道士之妄作青詞，上干造化，遂令六街馬蹄，於行醮時隨班逐隊，茫無定準。香烟炬焰，熾炎迷天，黃冠駿奔，自作塵土。金家香術中儀文甚盛，致觀者雜沓，華轂迭至。而揚雄文士，靜坐一室，邈若罔聞。因念古今人才，埋沒荒丘，誰爲之一招魂耶！且雄僅爲漢執戟郎，明乎與居奉禮者有同恨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石榴花發滿溪津」二句，染雲二語，形容炎夏，即王建「秋河織女夜粧紅」形容秋暑之致，亦是好句。但只作天上風光爲大方，猶之天上仙人種白榆之趣，不必曲解朱夏。「綠章封事諮元父」，紛紛祈禱元父，何所憑依。「虛空風氣不清冷」，徒令清冷天風，亦復爲下土混濁。「短衣小冠作塵土」，人雖醮而終不免於死亡，即代醮之道士，皆非長生。短衣句董注：題既爲吳道士夜醮，是吳道士死而爲之醮也，短衣小冠指吳也，此說大謬。「金家香術千輪鳴」四句，以下四語，言富貴與孤寒生前不同，而同歸於盡，寒士猶足恨也。金家豈許史金張之金耶，不然即用《周易》之金夫而變之。《昌谷集辨注》：「虛空風氣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塵土」，衆說固貿貿，姚折衷之，益復貿貿。此正諮元父之詞也，暗喻世界混濁，貧賤之士失職也。短衣，《史記》叔孫通衣短衣小冠，《漢書》長安小冠杜子夏。以短衣小冠指道士解者，可發一粲。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并閏月》《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皆言宮中，猶古房中樂。《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此題昉《豳風》也，一之日，二之日，歲德備矣，九月十月，歲功成矣，女心傷悲，則閨怨之始也。遲遲非暄，凄凄是涼，則二感之端也。且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何以卒歲是也；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十月而謂改歲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夏前已有子丑之正，則是閏月通于民俗，其來已遠矣。

又《正月》《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黃著柳宮漏遲」，是辭調。「錦牀曉卧玉肌冷，露臉未開對朝暝」，似美人望春意。《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樓上春歸，柳絲未發，暗黃正含芽也。

《開元遺事》云：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故云遲也。陽暉漸暖，甲坼將舒，寒綠短絲，細草初茁，綉幔春寒，朦朧方覺，芳辰宜加珍惜，未可輕言別離。柔條難折，淑景易馳，但看菖蒲此日雖微，早晚即勝綰結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皆言宮中，猶古房中樂。正月，詩亦深思，但非試帖所宜，有唐人試帖行世，可鑒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一詩之中，三句說柳，首曰暗黃，次曰短絲，末曰柳帶，具見細心。注言光景之速，非也，言正月春寒，柳未堪折，蒲葉尚短也，曰早晚猶有待也。

又《二月》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二月）本言別意，苦入《蒿里》。「宜男草生蘭笑人」，亦好。《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仲春冶麗，花鳥芳妍，蕩子將有遊冶之思，而美人已含愁矣。歌舞離津，兒女情重，何如酒客任達糟丘。春寒背冷，唯飲南昌千日之酒，一醉如死，安知此輩別離之苦耶？

又《三月》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三月）「新翠舞衿淨如水」，皆非衆人所嘗識，謂竹也。「梨花落盡成秋苑」，自是好句。《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結句古樂府《焦仲卿妻孔雀篇》形容其死，有「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之句，此亦用南山之石，以形容酒客之死也。死者因金翹歌舞之化，即化爲望夫之意，背寒則僵死矣。又董懋策評：人祝壽則稱南山，言不死乎。南山可死，況酒客乎。即天老之意。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梨花」句，妙絕在「成秋苑」三字，即此醉殘花，便同嘗臘酒，同是此妙。《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貞元末，好遊畋，此詩言花城柳暗，人各怨別，不知春宮之怨，較春閨更甚耳。複宮竹色如沐，舞衣初試，互照鮮妍，鑾輿一出，香薰百里，而深宮少女，未得與游幸之樂。流水落花，心傷春去，閒庭蕭寂，情景如秋。《協律鉤玄》卷一董伯英評：咏春皆於晝，咏秋皆於夜，詠夏皆言寒涼霜雪，詠冬皆言燈火日色，亦是作法。《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霧不能驅雲，驅字只可當兼字解。上句言風，此霧字恐誤相傳寫。今玩第五六句，言光風，猶風光，即風日也。日暖霧而風驅雲也，前時讀書不細耳。一結令人悽絕。軍裝宮妓，當時有此宮戲，亦暗用華林園事。《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此咏宮伎軍裝隨貴主修禊，末二句譏其流連忘返也。

又《四月》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題面如畫，無如此章。《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濃陰朱實，無復嬌妍，春去不歸，芳姿難再。末句老字墮字，殘暗等字，不盡愁怨。《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老景沉重無驚飛」，律曆志精語，元和人造語，如孟郊、盧仝，往往有不出書卷而實得書卷者，昌黎且未有此。「墜紅殘萼暗參差」，單一句。《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墮紅」句與第四句犯，雖說先開後落不妨，然詩絕無意義。

又《五月》 《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結句言香汗沾濕，如寶粟然。

又《七月》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此章神閑氣靜。《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極字無人能下，言荷葉初小，至七月，則小到極矣。黎簡批：雲渚、銀灣、銀浦，皆說河漢耳，字特新艷。《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竹垞翁嘗八分大書此詩於巨幅，余得之於京師，不知偶然書耶，抑深賞之耶。此在昌谷，未爲絕詣，然而安雅老成，亦可取。

又《八月》 《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孀娥怨，樂府曲也。少婦思深，征夫遊倦，蟋蟀鳴階，燈花向壁，念之深而望之至也。月光樹影，掩映珠簾，愈深寂寞之感。露冷池荷，粉紅將墜，幽心離思，俱極淒清。

又《九月》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光似水」三字誰人寫得出，又加「芙蓉死」三字更絕，「光脈脈」三字尤絕。《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隋煬帝于景華宮求螢火數斛，夜遊出放，光滿岩谷。天清竹落，水冷蓉凋，情致不勝蕭寂。月皎庭空，露寒風瑟，木葉丹黃，盈盈官路，更殘柝罷，梧落鴉啼，蓋徹夜不寐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妙絕九月語。花一作光，玩下句言光脈脈也。露花應是露華，此詩兩花字皆誤。

又《十月》 《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君王遊宴，宮嬪含愁，夜冷更長，炬殘霜重，孤眠不寐，起立衣單，翠黛清光，當與素娥同怨耳。《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不厭其纖。

又《十一月》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十一月）凜嚴光，不成語。《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彤雲瑞雪，大地凝寒，宮庭高會，進中山千日之酒，驅寒以作君壽。溝水層冰，華筵自煖，又何必別尋溫泉火井耶，正恐有不得進御之人，思憶爲莫可至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宮城團迴凜嚴光」，方曰：迴當作迴。

又《十二月》《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結句）情理俱深。（十二月）一語勝人千百，非苦吟何能臻此。《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烏足光微，故薄霜之在樹葉者亦不銷也。玉曆將迴，沍寒漸解，黃赤進退，日道南來，故晝刻增而夜刻減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依稀和氣排冬嚴」，刻劃冬至以後之陽氣，意是而詞氣不工。

又《閏月》《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氣盈朔虛，一章之中凡有七閏，故云重光重時也。保章推步之法，律應葭灰，至此積餘成閏矣。今歲日多而來歲自遲，王母羲和，皆借以喻增算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王母移桃獻天子」二句，末二語荒幻而似有實理，故妙，杜牧以爲稍加以理，可以駕《騷》，不知長吉正自有理。《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街字誤，坊本是玉字，此或是銜字之誤耶。街字或是葭字，寫錄刻本必出江浙人之手，故以音誤。「今歲」句妙，今歲長，故來歲遲，其遲與長，皆以閏月故，情理深婉，而能以七字括盡，長吉眞不愧苦吟。結句迂字一本作迄，玩詩意作迂字佳，迂轡以閏月故也。

《天上謠》《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銀浦流雲學水聲」，渾渾語奇。《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元和朝，上慕神仙，命方士四出采藥，冀得一遇仙侶，賀作此諷之。謂銀浦玉宮，珍禽琪樹，秦妃仙姬，瑤圃青洲，天上之樂如是。故能睹日馭甚駛，桑田屢變，然人亦何得而見之也。如以天上之謠而欲親至其境，誤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天河夜轉漂迴星」四句，四語泛言天上光景。「秦妃卷簾北窗曉」四句，四語略言成仙之人。「粉霞紅綬藕絲裙」四句，以上言天上樂事，以下言人生流光之促。《協律鉤玄》卷一：此長吉寓言，大有感於身世之寥落，而思天上樂也。猶屈子《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之意。《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言天河無水，以雲爲水，故雲作水聲也，似此不經之談，偏是妙絕千古。通首皆仙語，太白放縱，轉遜其遒險。《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此刺宮禁荒淫。

《浩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從「南風」起一句，便不可及，迭蕩宛轉，沉著起伏，眞俠少年之度，忽顧美人，情境俱至，妙處不必可解。「不須浪飲丁都護」，李白有《丁都護歌》云：「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世上英雄本無主」，跌蕩愁人。「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世上英雄，本無主傑，特名言繡作，酒澆肝肺，激烈。「衛娘髮薄不勝梳」，亦不知何從至此。《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退之《桃源》、《石鼓》，模杜陵而失之淺，長吉《浩歌》、《秦宮》，倣太白而過於深。《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見爭人之美而神蕩，故曰神血未凝。身問誰，即胡然而天之意也。黎簡批：黃謂起二句滄桑之意，非也。意謂山水險阻，行路艱難，促人之壽，安得山水俱平，人皆長命，見千遍桃花開，幾回彭祖死，於是長生安樂，得美遨遊也。「不須浪飲」以下，乃轉言人生未有不死，如平原之豪，衛娘之美，皆不可留，況我身乎，結句自傷也。篇中奇奇怪怪，而大意只是三段，若從滄桑上說，未得作者之意。長吉沉頓之作，命之脩短豈在長吉意中？衛娘，衛夫人也，如此稱謂與以茂陵劉郎稱漢武，皆昌谷自造語，昌谷最有此等字。那，何也，刺促，急速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下》：周珽曰：一粒慧珠，參破琉璃法界，眞腹有笥，腕有鬼，舌有兵，乃有此詩。珽意此篇總嘆生世無幾，倏急變易，戚戚風塵，何徒自苦也。「神血」二字當作魂魄二字看，未凝猶言未枯冷。《唐詩快》卷一：詩意只在「世上英雄」、「二十男兒」兩句耳，前後無非滄桑隙駒之感，此之謂浩歌。《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此傷年命不久待而身不遇也。山海變更，彭咸安在，寶馬嬌春，及時行樂，他生再來，不自知爲誰矣。世上英雄，一盛一衰眞朝暮間事耳。丁都護勇何足恃，雖好士如平原，聲名滿世，至今祇存抔土。時日迅速，衛娘髮薄，誰復相憐，秋眉換綠，能得幾迴新耶。如何年已二十，猶刺促不休哉。在下者之妄求榮達，與在上者之妄求長生，均無用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篇又與《天上謠》不同，彼謂人事無常，不如遺世求仙，此則言仙亦無存，又不如及時行樂，但得一人知己，死復何恨。時不可待，人不相逢，亦姑且自遣耳。《協律鉤玄》卷一董伯英評：詩須有感動關切處，否則亦不必作。長吉《浩歌》與《金銅仙人辭漢歌》，讀之使人氣青血熱，百端俱集，非止泛泛作悲世語。

《秋來》《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非長吉自挽耶？只秋夜讀書，自弔其苦，何其險語至此，然無一字不合。《唐詩快》卷二：唱詩之鬼，豈即書客之魂耶？鮑家詩，何其聽之歷歷不爽。《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衰梧颯颯，促織鳴空，壯士感時，能無激烈。乃世之浮華干祿者，濫致青紫，即緗帙滿架，僅能飽蠹。安知苦吟之士，文思精細，腸爲之直，淒風苦

雨，感弔悲歌，因思古來才人懷才不遇，抱恨泉壤，土中碧血，千載難消，此悲秋所由來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衰燈絡緯啼寒素」，寒素作素秋解，徐注素絲，未免死在言下，且與下文無關。「雨冷香魂弔書客」徐注：弔書客乃祖價爲文弔商山中佛殿南岡之詩鬼也，出《太平廣記》，見獨孤穆傳。今采入豔異編，不必援據穿鑿。《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言誰能守此殘編，如防靈然，憤詞也。恐老死似此也，至此詩佳，亦何濟耶。

《帝子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徒別，詭而無情。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玉顏金骨虛無裏，混沌曾看幾回死」，皆此意也。《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元和十一年秋，葬莊憲皇太后，時大水，饒州奏漂失四千七百戶，賀作此譏之。云憲宗采仙藥求長生，而不能使太后少延，九節菖蒲石上死，則知藥不效矣。帝子指后也。后會葬之歲，復值鄱陽秋水爲災，豈是湘妃來迎？桂香水寒，雌龍懷恨，相與送奏哀絲耶？古樂府云：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河伯後從魚，此時當爲后指引而擲珠于龍堂之中矣。龍堂，出《楚辭》。《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似爲公子之爲女道士者，玩末二語褻狎見之，題曰帝子，本《九歌》稱堯女者。「洞庭帝子一千里」，此句帝子二字必誤，於四句固洩氣，於本句亦無理，自來無疑之者，不解。據愚見，似是秋色二字。「湘神彈琴迎帝子」，以上四句詠上古二妃之幽貞，以下四句詠後世帝女之宕逸，上是客，下是主。《協律鉤玄》卷一董伯英評：本屈原「帝子降兮北渚」句，蓋有傷於唐之皇子而託洞庭帝子以發之。擲珠龍堂，無情之感，非所欲見而見也。「沙浦」二句冷妙。《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其始望帝子不見，但見天水清光耳。菖蒲不長生，見仙迹無憑也。「彈琴」句始有見帝子之意，「老桂」句言幽靈既來，桂吹香以媚之。雌龍比帝子，帝子即二妃也，《楚辭》「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末二句言神去不見也。

《秦王飲酒》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雜碎。「酒酣喝月使倒行」，狂言無當，而有其理。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騎虎言其霸强，絕無道德。以下寫其强狀，眞可奴僕命《騷》。「騎虎」字、「劍光」字，皆寫秦王惡狀，全是以力橫行。《唐詩快》卷一：一篇中日月雲雨，供其顚倒，驅遣簸弄，直是無可奈何，只得借玉樓一記，請歸天上，且圖大家安靜。《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德宗性剛暴，好宴遊，常幸魚藻池，使宮人張水嬉，綵服雕靡，絲竹間發，飲酒爲樂，故以秦王追誚之。爲言秦王騎虎仗劍，雄武蓋世，雖羲和亦敵日以避其鋒。曾不使未盡之劫灰，少挫英雄之概。是以恣飲沉湎，歌舞雜沓，不卜晝夜，嬖奴寵嬪，迷戀終宵。即仙人桂燭，亦覺蠟盡烟空，而鼓琴之餘，醉眼視之，燭淚泓泓然也。誠使雄武如秦王，盡平六國猶爲不可，而況主非其主，時非其時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秦王騎虎遊八極」四句，寫秦王。「龍頭瀉酒邀酒星」，飲酒，飲非獨酌，細密。「金槽琵琶夜棖棖，洞庭雨脚來吹笙」，二句歌吹。「酒酣喝月使倒行」，酒酣，夜闌矣。喝月倒行，恐將曙也。「銀雲櫛櫛瑤殿明」，比櫛鱗次，將曉之雲也。「宮門掌事報一更」，即雞人報曉籌也，一更爲六更之誤。「花樓玉鳳聲嬌獰」至末，醉後聲笑體態，五句盡之。黃鵝喻酒也，合下觥字爲義，即杜詩鵝兒黃似酒，酒色似鵝黃也。《昌谷集辨注》：「洞庭雨脚來吹笙」，長吉此語極奇難解。曾云：笙參差而斜吹之，如雨脚然。徐云：雨脚以吹笙而來。董云即用巫山神女事。姚云：始皇怒赭湘山，知雨脚亦爲之斷。皆不强人意，思之，思之，闕疑可也。（徐說當近之，姚說穿鑿。）「宮門掌事報一更」，是言夜未央樂方長也。丘注：報一更，不敢言曉也，直是自作誑語。《協律鉤玄》卷一：此秦王指苻生也。案《十六國春秋》秦王苻生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彎弓露頂，以見羣臣。錘鉗鋸鑿，備具左右，截脛拉脅，鋸項刳胎，慘酷異常。常宴羣臣於太極殿，酣飲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爲酒監。怒其不强人酒，引弓射殺之。百寮大懼，莫不引滿昏醉，污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乃大樂，沉湎無復晝夜。所幸妻妾小忤旨，輒見殺，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人情危駭，道路以目，爲苻堅所廢，尋殺之。長吉熟於南北六朝故實，借秦爲喻，陳古以諷今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想到日之聲如玻璨，亦地老天荒，無人有此奇思。荒淫暴虐，以不可必有之事寫出。仙人以比宮女，歌舞各歸，生幽怨而坐視清琴垂淚也。醉字不必泥，只作斜視似醉。《詩比興箋》卷四：長吉詩中秦王，皆指憲宗，以其有秦皇漢武之風也。史言淮西平，上浸驕侈，廣營繕，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皇甫鎛、程異數進羨餘，以供其費，裴度諫不聽，即此詩所刺也。長吉卒於元和十二年，正淮西蕩平之歲，故有「劫灰飛盡古今平」之語。騎虎八極，劍光照空，則前此用兵各鎮也。從來英武之主，莫不始於憂勤，終於驕佚，長吉見其微而歎之。說者乃謂其追刺德宗。夫德宗所失，不

在宴游之末，及身亦無削平之功。追刺既涉虛文，無理反咎長吉，何其傎耶？

《**洛姝真珠**》《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卷一董懋策評：小孃當是倡耶。白馬指舊，而陸郎指新耶。《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吾謂「日絲」以上詠眞珠，「市南」以下蓋指狎邪女，反結之，詠嘆幽貞，言外有意。以爲一事，不應上云蘭風桂露，下又云無秋涼也。黎簡批：花袍白馬，即指阿郎。日絲以上，靜女傷離。市南以下，狹斜留客。《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芳姿艷質，步步生香，寒鬢玉釵，高樓唱月，此亦何異蘭風桂露之幽翠，而第以供深思之哽咽乎。祇因花袍白馬，久不歸來，以致濃蛾香唇，乞作蜀山之夢，而鴛裙鳳帶，極重難行也。八驄即隙駒之謂，蓋從朝盼想至暮，惟見底事，睡而復不睡，思婦之情，誠有如此。因念市南曲陌，楚腰衛鬢，四時歡笑，每調歌喉而留陸郎，何己之不如也。賀蓋託言以明所遇之不偶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眞珠自是洛姝之名。「牽雲曳雪留陸郎」句徐注：陸郎即陸賈也，所以知是賈者，以賀他曲有「陸郎去矣乘斑騅」，亦是指賈，陸郎語，事本樂府。《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唐摭言》：牛奇章有妾名眞珠。蓋所思之人不來，至於神魂夢想病矣，那得如市南曲陌，家家留住陸郎，所以狀眞珠之貞，而不比市南曲陌之淫也。吳汝綸《評注李長吉詩集》：樂府陸郎乘斑騅，此蓋宮女嫁軍將而怨別之恉，以慨賢者不遇而不肖者多苟合也。

《**李夫人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又似才太過。「青雲無光宮水咽」，至淺語，亦獨步。《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是月丁酉崩。先是淑妃久病，帝念之，冊爲后，冊畢即崩，史臣譏之，爲其病廢之人，不足齊體宸極，告謝宗廟。崩後，帝追念不已，賀思往事，作此以譏。而擬之李夫人者，明乎不足爲后也。夫人死入瓊臺，所餘綠香繡帳，雲水皆非，其所以報武帝之追思者，惟是桂花墜于秋月，商絲發自空中耳。然夫人雖死，歌臺自有小妓，玉蟾滴水，雞人曉唱，露華蘭葉，參差相映，誰謂李夫人之後更無如李夫人者乎，亦足明視召之在所不必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作亦嘔出心肝者耶。一味塡景，反不如宋齊間妃嬪諸哀冊，語雖只寫景，而尚有情致。方曰：此篇與後《湘妃》皆以借喻元宗貴妃也。「夫人飛入瓊瑤臺」，女子沒世之常談。《昌谷集辨注》：「歌臺小妓遙相望」，本傳實有事，解者乃引銅雀妓望西陵墓田事爲說，棄主請客，何也？豈未讀《漢書》耶？《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紫皇宮殿，即指漢宮，通首都言其招魂相見情景，只待鷄唱之後，倏然不見，惟有露華蘭葉、寒光照眼而已。

《**走馬引**》《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結句徐渭云：「但知嫌劍而不知自嫌，譏襄陽客。」非也。言己能持劍向人，而不能自照，所以不免於見嫌，感己不遇故云爾耳。黎簡批：此詩當從徐說爲是。我字不必泥定長吉自說，襄陽客自我也。《唐風定》卷六：長吉歌行怪誕，的然邪道，五言絕有妙境。《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擊裴度傷首，詔中外收捕，有恒州張晏八人，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告王承宗遣晏等所爲，鞫服斬之。賀蓋惜客之不明大義，徒信叛逆，妄刺朝貴，卒至首懸大桁，昧昧捐軀何益耶。兩嫌字狀客以有事爲樂，朝凈暮冷，對之不無鬱鬱。嗚呼，牧恭爲父報仇，有天馬夜降，使之逃入沂澤，遂援琴而作此引。其劍術未嘗不與殺武相者等也，而殺武相者則不免于禍，豈非所持向者之有正不正哉。持照身三字，凡爲客者當自審矣。後李師道平，得其舊案，有賞殺武相人王元士等十六人，始知師道所遣也。《詩學全書》卷一：上四「劍鋒」甚銳，比己之才堪用世。五六「劍花」冷凈，比己之終不見用。末二有返躬自省之意。此五言八句三韻短古風。《詩比興箋》卷四：刺修恩怨之徒也。但快報復於睚眦，曾無保身之明哲，孰謂長吉詩少理者？

《**湘妃**》《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九山靜綠淚花紅」，拈出自別。《昌谷集》卷一曾益評：全篇詠竹，全篇是詠湘妃。蓋竹不滅則淚不滅，淚不滅則湘妃不滅，千年不死，言至今存秦娥，直是形容竹之美好，長蓋於湘水之上。《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題是湘妃，而詩止言湘竹。「九山」五句，言吟弄之苦，而湘妃之哀怨不必言矣。《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德宗貞元三年，幽郜國大長公主，主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主素不謹，有李昇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于嶺南。賀追醜主之縈情寄怨于東南也，假湘妃以寫其哀思爾。言筠竹不死，蠻娘吟弄，泪花染綠，情相續也。別鳳離鸞，夢雲夢雨，至秋爲甚，此雖波間老龍，亦感動沉吟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長伴秦娥蓋湘水」，稱秦何也，揆此非詠有虞二妃，似爲秦中人夫死而獨居湘州。

《南園十三首》《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七絕最易柔美之格調，此人亦復挺拔，雖不如開元之深婉，亦不落元和之疲苶。學杜實發，却用風標。《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十二首絕句，皆長吉停整之作，七絕之正格也，但末章五律似未老成。

又一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吳正子評：前輩謂此詩末句新巧。《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元和時，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納賂，方得自達，上知其弊，至六年十二月，詔封恩王等六女爲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第人才者嫁之。賀傷其前此之芳姿艷質不得嘉偶，至此日暮色衰，始得聽其自適，恐亦未免委曲以狥人耳。賀蓋借此以諷當世之士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嫁與春風不用媒」，春一作東，佳，好句，却不可襲。人每於落花用嫁春風，數見不鮮，此總嘅流光易去。

又二　《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時習尚華靡，賞予無算，及內帑空虛，復肆苛斂，小人又迎欲以獻，至進羨餘絹百萬疋。賀深悲女絲之難繼也。東方既白，含露微芽，採者即至，必得吳都一歲八繭之蠶，始得供其用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歎春色已老。

又三　《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緯絡辛勤，日暮不倦，恐追呼之將至也。《抱朴子》云：桃膠鍊之似琥珀，服之保中不飢。瓜熟亦可當食，誰謂治生無策耶？用是策小奚灌溉，無自廢時，以視繅絲者當自警矣。夏時避日，故網車就竹陰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三句設酒。所以勸種瓜者。猶《七月》末章語也。越儂似指園丁越人。猶後卷巴童之稱。

又四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三十未有二十餘」，絕句起句。「橋頭長老相哀念，因遣戎韜一卷書」。其用事類此，亦自得也。《昌谷集》卷一曾益評：言既長而饑困，而猶幸見念於長老也。《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自傷其年壯無成，調饑莫慰，安得圯上素書，以從戎爲愉快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以下四首，謂不如從戎。方云：時方用武，故有下二句，下章亦然。「白日長飢小甲蔬」，方云：言面有菜色耳。《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此長吉以張良自況，然此時長吉已將死矣。

又五　《昌谷集》卷一曾益評：言欲立功異域，試看凌烟，曾未有書生而封萬户者，是志雖存，如時命何？《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裴度伐吳元濟，蔡、鄆、淮西數十州至是盡歸朝廷，賀蓋美諸將之功，而復羨其榮寵，故不覺壯志勃生。若個者猶言幾許也，曾有幾許書生能致萬户侯者乎？《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欲棄毛錐，亦自憤也。

又六　《昌谷集》卷一曾益評：此言老於章句，達曙不寐，而遼海之上，戰伐年年，奚用是文章爲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千古才人，一齊下淚。《唐詩快》卷三：嘗見長吉所評《楚辭》云：「時居南園，讀《天問》數過，忽得『文章何處哭秋風』之句。」則此一句中，有全弓《天問》在。《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章句誤人，倏忽衰暮，仰視天頭牙月，動我挽强之思矣。丈夫當立勳紫塞，何用悲秋搖落耶？《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與上首同意，凌烟無封侯書生，遼海無悲秋詩客。遼海用兵之地，用不著苦吟悲秋之士也。

又七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耿耿可念，其詞其事，興托皆妙。《昌谷集》卷一曾益評：言抱才而窮，不若詼諧者見容也。託言學劍，有憤世意。《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宵小盈朝，正人斂迹，文園難免窮愁。東方且憂忌諱，冠裳倒置，筆墨無功，唯有學劍術以自匿矣。

又八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亦自鮮麗，眼前語無苦，入手自別。《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上二句形春時之景，下二句形園中之景。《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元和間，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賀譏其不終于隱也。燕以春至，蜂以花歸，猶人之好趨時艷，窗含遠色，那知山人之遠志將爲小草矣。魚本游于烟波，而爲貪餌，卒罹羅網，惜哉。《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以下四首，又嘅閑寂。方云：此下六章皆言不合當世，有隱處就閒之意。

又九　《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泉沙奠卧，自安高枕也。曲岸回篙，不趨捷徑也。此時唯借酒可以避世，蘭馥椒辛，僻性相類，病起科頭，髮亂如絲，何心更艷簪組。菱絲曰種，是病後對鏡，忽見白髮也。菱即菱花。

又一〇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吳正子評：《後漢・邊讓傳》，讓辯博能文，邑深敬之，以讓宜處高位，薦之何進。詳此必長吉感憶韓公、皇甫之相知，假邊、蔡以爲況也。《昌谷集》卷一曾益評：舍南有竹，儘堪書字，既無心裁曲，復何意作書哉。則亦老於谿頭，作一釣翁而已，甚言知己

寥寥，無心於世，老於南園而不出也。《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邊讓，賀自喻也；蔡邕，指昌黎也。是時昌黎遠去陽山，雖有新聲，別無知己，歌既無心，書又何用，唯把漁竿，差堪終老。《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伯喈薦邊讓者，此言不復望其識柯亭竹以爲笛材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注太拘，詩意但言懷人獨處耳。恐是憶愈、湜二公也。

又一一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劉辰翁評：「手牽苔絲長蕊花」，豈即尊耶？《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自歎才高不遇，而託叔夜以相況也。然當叔夜之世，嫌疑易生，去就莫辨，故孫登謂之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賀謂身當此際，宜始終深谷，放懷古今，惟精導氣栖神之術，采藥窮年，安知人世之嶮巇乎。《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嵇康云：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正長吉之志也，倚嵇家，非無爲而云然也。

又一二　《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前言嵇康放達，且不保矣。彼虞卿羈旅失志，窮愁著書，而欲求顯榮于當世，難也。若今日主上好神仙，凡有自言方士者，皆得驟貴，倘染霞綃作道帔，即可登諸岩廊，何用著書以自苦耶？并所居之地與景物，皆可指爲仙境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此一首又謂不如入道，感之至矣。

又一三　《昌谷集註》卷一姚文燮評：小園艸木，日夕可栖。柳花，傷春暮也。雨漲，惡濁流也。疏鐘，欲依禪也。破月，無明鑑也。時世若此，尚安往哉。石火雖微，竹光可燭，用以自照，唯效漁父以藏身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方世舉批：上六句語岑寂之境，下二句語岑寂之事。此一首本不在前十二首之內，同爲南園詩，因彙錄之爲十三首。老杜集多如此編，結言無所事事，聊復爾爾。《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十三首雜詠也，故無章法前後布置處，末首忽以五律，亦古人不拘拘時眼也。

《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　《溫公續詩話》：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此意思非長吉不能賦，古今無此神妙。神凝意黯，不覺銅仙能言。奇事奇語，不在言，讀至「三十六宮土花碧」，銅人淚墮已信，末後三句可爲斷腸。後來作者，無此沈著，亦不忍極言其妙。《唐詩歸》卷三一鍾惺評：「天若有情天亦老」，詞家妙語。《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古今奇語。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前四句有黍離之感，方落出銅人淚下，無光怪之病。又，銅駝荊棘之情，言下顯然。鉛字同在銅仙分上，妙。《唐詩評選》卷一：寄意好，不無稚子氣，而神駿已千里矣。《唐詩快》卷二：老天有情，亦當潸然淚下，何但仙人。《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憲宗將浚龍首池，修麟德、承暉二殿，賀蓋謂創建甚難，安能保其久而不移易也。孝武英雄蓋世，自謂神仙可期，作仙人以承露，糜費無算，中流秋風之曲，可稱曠代。今茂陵寂寞，徒有老桂蒼苔，而魏官牽車蹂踐，悲風東來，惟堪拭目。漢月即露盤也。言魏官千里騷驛，別無所補，空將仙人露盤以去。無情之物，亦動故主之思，蒼蒼者自難爲情矣。道遠波遙，永辭故闕，情景亦難言哉。嗟夫，以孝武之求長生且不免于死，所寶之物已遷他姓，創造之與方術，有益耶，無益耶，讀此當知辨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序仙人臨行潸然淚下，此事不記《三國志》有否，金馬銅駝與翁仲輩，皆少此一淚。「茂陵劉郎秋風客」，楊鐵厓有「大唐天子梨園師」，仿此，然人所能，秋風客人則不能。「衰蘭送客咸陽道」，客指魏官。「渭城已遠波聲小」，仙筆。《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漢武有《秋風辭》，遂名秋風客，好奇之過也。多情者天，以生物爲心可見，茲以無情目之，寫胸中憤懣不平，而年命之促，已兆於此。「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少承露盤意，便嫌無根。「天若有情天亦老」，奇句。《協律鉤玄》卷二董伯英評：曰憶君淚，曰出，曰攜，曰波聲小，覺銅仙耳目手足栩栩欲活。憶君，仙人憶孝武也。如鉛水，方的是銅仙之淚。末更得意外之意，回首長安，何能已已。《詩比興箋》卷四：自來說此詩者，不爲詠古之恆詞，則謂求仙之泛刺，徒使詩詞嚼蠟，意興不存。試問《魏略》言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而此故謬其詞曰「青龍元年」，何耶？既序其事足矣，而又特標曰「唐諸王孫」云云，何耶？此與《還自會稽歌》，皆不過詠古補亡之什，而杜牧之特舉此二篇，以爲離去畦町，又何耶？《歸昌谷》詩云：「束髮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天網信崇大，矯士常慅慅。京國心爛漫，夜夢歸家少。發軔東門外，天地皆浩浩。心曲語形影，隻身焉足樂。豈能脫負擔，刻鵠曾無兆。」而後知「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潸然淚下之意，即宗臣去國之思也。「衰蘭送客咸陽道」，即《還自會稽歌》之辭金魚、夢銅輦也。「渭城已遠波聲小」，即王粲詩之「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也。長吉志在用世，又惡進不以道，故述此二篇以

寄其悲，特以寄託深遙，遂爾解人莫索。《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第二句言武帝之幽靈。

《古悠悠行》《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感逝惜時之作。黎簡批：五句桑田，六句滄海。《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憲宗之妄求長生，由不明始終晝夜之理也。日月遞更，流風不異，古今豈有盡期耶！陵谷之變，是即消長之常。莫高如秦橋，而魚沫可吹，莫堅如銅柱，而流浪可消，足知世間未有久而不化之事，誰謂長生眞可致乎。白景，日也。碧華，月也。

《黃頭郎》《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不當深而深，眼前物曉，不得苦思。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章情致俱到。《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似當時有沉舟之役，而長吉爲其家人惜別，注耽樂忘歸，恐非。《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漢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有寵于帝，賀蓋譏世之以身事人而忘其家者，故託黃頭郎之婦以致誚也。撈攏去不歸，言流蕩忘返也。朱顏臨流，含悲弔影，凌波弄珮，倚竹夜啼，寫怨哀絲，雲流葛溼，花發蘼蕪，秋期已及，持此拂拭，以待雙栖，或可邀同夢矣。《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杜子美絕句有存殁體，每篇一存一殁，黃魯直《荆江亭即事》用此體。今中四句疑亦如之，蓋郎弄湘娥之珮，而妾啼山露之月，郎調青門之瑟，而妾濕黃葛之雲耳。

《馬詩二十三首》《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無一首不好，且無俗料。《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皆自寓也，人人所知，次第用意，略與《南園》詩同。先言好馬須好飾。猶杜詩「驄馬新剽蹄」，「銀鞍被來好」。以喻有才須稱。此二十三首之開章引子也。以下便如莊子重言、寓言、巵言。曲盡其義。此二十三首，乃聚精會神，伐毛洗髓而出之。造意撰辭，猶有老杜諸作之末至者。率處皆是鍊處，有一字手滑耶。五絕一體，實做尤難。四唐惟一老杜，此亦摭實似之。而沉著中飄蕭，亦似之。余爲小感舊十首，頗師法兩家精贍約美處，而未能及。

又一　《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感慨不遇，以自喻。《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貴質奇才，未榮朱紱，與駿馬之不逢時，等一概矣。故雖龍脊銀蹄，而織錦韉無人，鑄金鞭無人，與凡馬何異。

又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賦馬多矣，此獨取必不經人道者。《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時皇甫鎛、程異用事，務專諂佞，招致朋黨。「臘月草根甜」，誚窮途者甘其餌也。「天街雪似鹽」，言陰寒之極，狀小人肆志盈庭也。所用之人，必承順意旨，故先啣其口，以試其可否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臘月草根甜」，此示人以試馬之法，喻言隨人俯仰，易於銜勒者，必非佳士，猶嚴挺之不悅於張曲江之能爲賢相，而乃喜蕭誠之軟美也。

又三　《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憲宗好神仙，此蓋借穆天子以諷之也。天子欲尋西王母，至羣玉之山，所乘八駿，以赤驥爲首稱，恩寵獨隆，以其能上稱帝旨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忽憶周天子」，忽懷上古，深嘅近今。方云：可爲太息在忽憶二字，於無何有之鄉，想莫須有之事，姑以自慰也。

又四　《昌谷集》卷二曾益評：慨世不用，意寓言外。《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上應天駟，則骨氣自爾不凡，瘦骨寒峭，敲之猶帶銅聲，總以自形其剛堅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此馬非凡馬」，自喻王孫本天潢也。下二句言相馬經但言隅目高匡等相，猶是皮毛。支遁之畜馬，以爲愛其神駿，亦屬外觀，畢竟當得其內美，骨作銅聲，即牝馬之貞之理。《協律鉤玄》卷二董伯英評：言與金馬門所鑄之天馬骨格相同，故雖瘦而猶帶銅聲也，上應天象，下表國門，總寫非凡二字。

又五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來得便是賦意，結束亦俊。《昌谷集》卷二曾益評：言何當見用於時，以立功異域乎。《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邊氛未靖，奇才未伸，壯士于此，不禁雄心躍躍。《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大漠沙如雪」，此言苟能世用，致遠不難。

又六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麻衣酷獻平生業，同一可歎。《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調饑凋落，皮骨僅存，猶世有吉良而致之衰憊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饑卧骨查牙」，此言不見用者之憔悴可憐，長靡苜蓿，並非青芻，養馬當如是耶。「驪毛刺破花」，董注，即印馬意，大非，此如五花。虬之花乃花紋也，並不是剪鬃三花、五花。「鬣焦朱色落」，朱鬣本《尚書》、《左傳》。

又七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亦有風致。《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時方士日說上云，神仙可即致，久不見效。賀謂西母東王

宴恐將罷，當不能久待也，君王日欲赴其盛會，果有能爲之拽車以上者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西母酒將闌，此日八駿日行三萬里之步驟，正恐非凡馬所能。《協律鉤玄》卷二董伯英評：末有能負重致遠意。

又八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有風刺，亦自峭異。《昌谷集》卷二曾益評：感慨全在「無人用」、「當須」上，言才大則無人用，當遇知者，若小才，則任人驅使。《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言赤兔不似果下馬可羈策。黎簡批：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憲宗以中官爲監軍使，白居易諫不聽。賀謂強兵健卒宜付大帥，豈可視爲卑微，而受小人之羈策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赤兔無人用」，大用無人，小才得意。

又九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別，引龍事慷慨，怨直是怨。《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元和間，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德裕皆指陳無忌，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爲上第。李吉甫惡之，泣訴于上。上遂罷於陵、貫之等，僧孺輩俱不調。飈叔，指楊韋諸君也，此時皆蒙貶去，不復選駿，牛、李、皇甫諸人俱遭沮排。嚴霜折駿，大可悲已。《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飈叔去匆匆」，此亦自喻龍種憔悴。

又一〇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悲甚，此語不可復讀，元不苦澀。《昌谷集》卷二曾益評：言主不易遇，羽既逝矣，誰可佐以霸者。《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此即垓下歌意，時不利兮之句，千古英雄聞之淚落，雖之得遇項羽，可謂伸于知己矣。乃羽伯業不終，致雖又爲知己者死，逢時之難如是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催榜渡烏江」，此亦居今思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項羽雖以馬贈亭長，然羽既刎死，神雖必不受人騎也。十餘首中，此首寫得神駿。

又一一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午時鹽坂上，蹭蹬溘風塵。」午時下得苦，猶簡兮日中也。字字警，午時著汗故。《昌谷集》卷二曾益評：賜宮人已非其遇，故鞍飾雖美，而中道自失，徒奄溘於風塵而已。《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唐舊制：以御史二人知驛。憲宗詔以宦者爲館驛使，拾遺裴璘諫不聽，賀謂駿骨已列于天閑，而一旦委之刑餘幸嬖。雖被服輝煌，奈不善因任。妄自驅策，其蹭蹬不亦宜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內馬賜宮人」，馬不見用，固悲伏櫪，有用之者，又或失倫。賜宮人，亦用也，服鹽車亦用也，此豈良馬之願用於世者耶？此首是兩半做，非串合。

又一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語意皆到，有風致。《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耳係初攢，色尚未遍，馬之驕齒者也。賀自喻年少新進，人未睹其全力，他時致身疆場，馳驅正未可知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人馬有相得者，待時而已。

又一三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俗語一雙獸，奇怪說夢。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寓盡明珠暗投之苦。却送楚襄王，趣極。《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于鴻雁之上者。襄王召問之，因說襄王以約縱之術。其中略曰：王綺繳蘭台，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當元和時，蔡鄆叛逆，兩河跋扈。裴度討之。因于私宅招延四方賢才，豪傑景從，而蔡鄆卒平。此詩良美度與，蓋以其慷慨仗義，引賢致主，深可嘉矣。《協律鉤玄》卷二何焯評：此比有臣無君，雖進賢而不能用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此齊門之瑟也，其如不好何？妙，妙。意謂時無燕昭王耳，楚襄語，不倫入妙。方云：買駿骨當以送燕昭，而反送楚者，所謂北首而南轅也，用意深妙。《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言襄王未聞好馬而送之，所投非所用也。

又一四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正言似反，無限凄怨，怨乃不及此。《昌谷集》卷二曾益評：樸香言飾鞍美，蹙鱗，鐙美。自人視之，誰曰不榮，不知徒虛糜耳，無實用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瘦骨銅聲，駿骨送楚襄王，試看錦鞍南陌，路人嘖嘖者，竟是駑駘，可勝浩歎。《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元和四年，以李藩同平章事，藩性忠鯁，常批制勑，給事中裴垍薦之，謂有宰相器，上遂擢爲相。香器金鐙，道路輝煌，賀蓋羨其遇主之榮寵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旁寫一首凡馬之得時者，是多篇大襯法。

又一五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却是痛快。《昌谷集》卷二曾益評：言棄而不用，奚以知其良也？一朝辭溝隴而出，而拂雲之才見矣。《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馬豈能伏虎耶？因明主驅策，故威望倍重。如憲宗時劉闢反，詔高崇文討之，諸將皆不服，後上專委以事權，卒平禍亂，震懾東川。是知馬必由桓公以顯名，崇文必由憲宗以著績，故能一朝奮興，勳成蓋世，總在主上有以用之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用

《管子》告桓公駁馬事，以盡馬之才，虎且可伏，安往而不可逞哉。

又一六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語不碌遬，甚言其遇，是諸孫語。《昌谷集》卷二曾益評：言苟爲時用，敢嫌所負之重哉！亦悉力以驅馳而已。《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高祖平隋，始終以兵柄屬太宗。飈風，回風也。李密僭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又數有回風發于地，後太宗定鼎，密伏誅。此言高祖爲唐公時，即以兵屬太宗，知其勇銳精勤，遂成大業，祖宗創業之艱，可念也夫。《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因拳毛騧而憶貞觀之時，自天策開府，以至受禪，求才論道，正如得駿成功。

又一七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白鐵剉青禾，磋間落細莎。」亦非俗料。「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有風刺。《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時韓愈以論事坐貶陽山令，賀傷之。青禾細莎，言薄祿也。世人盡知其枉，共憐遭斥卑微，而朝權方畏其齒牙之銳，故貶之于外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瘦則頸小，老則牙長，世人不自知其養之不至，富貴家又用之不早，此豈馬之過耶。

又一八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有玄思。「祇今掊白草，何日驀青山」，可念。《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士之懷才自匿，不事浮華，猶馬之旋毛在腹，必遇孫陽始知之也。離羣初出，騰空有時，今日之掊白草，知何日之驀青山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相馬者有人，市駿者無主，有知己而無感恩，終苦不遇。

又一九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無要緊，有意態。又怪。俊劣可喜。《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憲宗召僧大通入宮禁，以鍊藥爲名，賀謂佛空知有善相耳，而章臺朝謁之地，豈出世之人所宜遊歷耶？走馬章臺，必非馱經之屬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白馬馱經，佛家善相，章臺走馬，不屑冶游，馬之自負者又如此。《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

又二〇 《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時危器利，斷須出險之才，英爽之資，神明尤重。《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高州之謫，似謂高力士。上二句似謂明皇入南內時，明皇愛才，故追憶之。嘗有駿馬入蜀，因以言焉。《山海經》飛黃騰達，此變文而騰黃。

又二一 《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此追歎往事也。玄宗自蜀還京，稱上皇，時御長慶樓，又常召將軍郭英乂上樓賜宴。李輔國因言于肅宗，謂上皇將謀不利，遂矯詔逼上皇遷西內，甲士露刃遮道，上皇驚，幾墜馬，力士怒斥輔國，共鞚上皇玉勒以行，後竟流力士巫州。賀傷上皇甫離鞍馬，自謂宴樂于綵樓之上，孰知即萌禍端，逼遷之日，近御駭散，以致驚成疾，肅宗竟不之究，而反遠流力士，不得留侍左右，冤哉。《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眼中光直爲相馬經之所未言，百獸惟虎眼有百步光，此殆以馬德兼虎威矣。《協律鉤玄》卷二董伯英評：騰黃而放之高州，使與野馬同處，則馬吏之罪矣。不歸咎人主，得風人溫厚之旨。言暫繫則仙人非不欲乘此馬，特緣偶上綵樓，暫息車駕耳，固未嘗令放逐也。

又二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超。《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汗血本王家所宜珍也，自少君去後，人只見有青騾，而主上唯方士是求，則才士不足貴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奉禮郎不足爲，將去而方外求仙矣，此即《南園》七絕虞卿道帔之思也。國馬不成，尚爲仙馭，安能以汗血之姿，徒隨鸞鈴而窘步哉？

又二三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吳正子評：此言漢武求仙燒金，但得紫烟而已，藥不成也。徒有凡馬，豈能上天乎？又劉辰翁評：妙，此是郭景純漢武非仙才意。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微婉可愛。《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武帝燒金，終鮮成效，而憲宗尤津津慕之，必欲以上昇爲愉快，嗟嗟。漢廷之老師宿儒不減于唐，當時孰有謂愛神仙莫如武帝，究竟神仙安在，舉朝皆庸人，無不知青天之難上也。馬詩二十三首，首首寓意，然未始不是一氣盤旋，分合觀之，無往不可。《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此言有才不遇，國士之不幸，不得眞才，亦國之不幸也。方云：言燒金已得紫烟，近可仙矣，其如肉馬不解上天何。《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馬詩二十三首各有寓意，隨在讀者會心，毋庸强解。惟章法似無倫次，然長吉於此不甚理會。

《申胡子觱篥歌并序》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其長復出二謝，可喜。索意造語，欲過古人。「列點排星空，直貫開花風」，管也奇雋。「心事如波濤，中坐時時驚」，極善，自道。《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序亦古。李亦陰服是評。《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飲酒方醉，既聞蒼頭觱篥，致花娘不睡，出幕平弄，及五字歌成，配聲爲壽，管音清絕，風起雲

行，顧念歲華，心事安得不波濤湧也。其心事之所以波濤湧者，亦正以朔客李氏既有申胡子之能鬻築，又有花娘之善平弄，何我之獨不爾乎。然朔客止一武人，馳馬佩劍，健類生猱，顧乃首肯我五字之句，命花娘出拜爲懽，何下珍腐艸寒蛩若是也，宜賀深知己之感矣。螢，賀自喻也。首即首肯意。《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序亦勝人。稱善平弄，樂府有清調，有平調，李白《清平調》，合之也。

《老夫採玉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謂長繩懸身，下採溪水，其索意之苦，至思念其子，豈特食藜而已。又云腸草，不必草名斷腸之類，以其念子，視此懸磴之草如斷腸然，苦甚。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不言恨時政而言恨溪水，與其死于（虎）苛政，不若死于虎也。徵求無已，不念民生者戒之哉。《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唐時貴玉，尤尚水碧。德宗朝，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于闐求玉，及還，乃詐言爲回紇奪去。後事泄，流死。復遣使四出採取。藍田有川三十里，其水北流，產玉，山峽險隘，水窟深杳。此詩言玉不過充後宮之飾，致驅蒼黎于不測之地，少壯殆盡，耄耋不免，死亡相繼，猶眷妻孥，而無益之徵求，竟不知民命之可軫念也，可勝浩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夜雨岡頭食藜子」，方云：按韋左司有《采玉行》云：「官府徵白丁，言采藍田玉。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其言與長吉此篇彷彿，則藜當爲榛字之訛。「藍溪之水厭生人」，厭作饜飫解亦得，作厭惡亦得。「泉脚掛繩青裊裊」，掛繩猶瀑布之謂。「古臺石磴懸腸草」，腸字下得奇穩。《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諷民役之苦。水碧，玉之至佳者，須者，官吏須也。采玉而食榛子，苦可知也。死人多恨溪水，反言之耳，所云民怨其上也。繫繩而入水，入水恐死，念其愛子。

《傷心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略盡旅況。《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高才不偶，羈紲京華，吞聲擬騷，煢煢在疚，時凋鬢改，聞落葉亦成啼聲。燈青膏歇，槁滅將及也。落照蛾飛，光輝難再也。噓拂無人，則微塵陳結，欲訴何由，夢中獨語，心之云傷，良已極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落炤飛娥舞」，言日未暝而月又起矣。娥是嫦娥。《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詩是無益，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如燈蛾之赴火，燈熄而猶飛舞也。

《湖中曲》《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起一句盡寄書，催晚語，自清鍊。《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此即追詠范蠡五湖也。長眉指西子，越沙即越來溪。言西子自吳破後，春盡晝閒，別無事事，渡口臨流，回憶歌舞舊地，燕釵照耀，猶是吳王所賜。越王嬌郎，指蠡也，西子媚吳，皆越王與蠡指使。小字書，密授以計，蜀紙封巾。自吳亡後，蠡意謂無以爲報，漏殘水盡，恐芳時難再，自此遂謀與爲五湖遊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渡口梅風歌扇薄」，陳隋好句。

《黃家洞》《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二句狀洞兒之不畏官軍，而官軍自相殺也。黎簡批：起句言洞人善走。打銅鼓，射嚆矢，爲號令也。「綵巾」二句，言裝束，「山潭」二句，言惡境。至今牂牁江尚有橫槎灘，橫槎汛，意是官軍不能進剿，而陰殺渡江之槎以退兵。殺，去聲，減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善于摹神也。如此險絕惡毒之境，何敢正視，得以叫噪一番，悠然而歸。出則如雀步促止，入則如竹馬嘻嘻，曰無官軍，可知矣。在官軍，既不敢犯之，則束手何以爲功，不得不借重自家百姓也。《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安南黃洞蠻黃少卿作亂，元和十一年，容管以兵却之。先是祭酒韓愈上言，黃賊依山阻險，總由經略非人，將士意在邀功，殺傷疾疫，十室九空，若因改元大赦，自無侵叛。上不聽。賀詩崙譏行間之妄殺。云雀步挽強，樹旛鳴鼓，高作猿啼，黃洞蠻之據得其險也。惟據得其險，是以幅巾躔踵，簇映葛花，所聞止霧裏白鼉之吟與竹中飛蛇之射，其曰飛射者，則又明黃洞蠻之巧于移禍于青容管耳。黃洞蠻作亂，容管方圖以兵却賊，乃將士畏險莫上，致殺良報功，容州槎且不免。賀故爲譟告黃洞蠻之語曰：爾試閒驅竹馬緩緩歸家，官軍之來自爲殺容州槎，而不爲爾也。情詞特妙。《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雀步蹙沙聲促促」三句，苗蠻軍容。「高作猿啼搖箭簇」，高作猿啼謂其自崇山峻嶺而下，鳥言獸語也。「山潭晚霧吟白鼉，竹蛇飛蠹射金沙」，二語即五溪毒淫意。「官軍自殺容州槎」，嘗見一本，槎字有解，似爲土著之稱，亦如吳人稱儂者。《協律鉤玄》卷二：元和十一年，黃家洞蠻復屠巖州，桂管經略使裴立輕其軍弱，請發兵擊之。彌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長吉蓋憤官軍不能制賊，惟殺良以冒功耳。

《屏風曲》《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蝶栖石竹，屏上所畫之物也。銀交關，以銀爲軸也。瑠璃碧色作錢爲飾，如水之凝綠似鴨頭也。燈明粧卸，燼爇觴傳，露下烏啼，湘幃夢熟，又寧知人間苦寒耶？《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

綸評：此艷曲，末以楚女寒眠作結，亦賢人失志之慨也。

《**南山田中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螢低飛，隴徑斜。」每造語，不覺其苦。「燈如漆，點松花。」翻漆燈，又別。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作二解讀，便得秋暮于南山田中夜行神理。《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此秋田月夜時也，桂魄皎然，野風爽朗，水靜蛩吟，苔深花濕，芳蕙低垂，流螢歷亂，石泉聲細，燐火光微，隴上行吟，情思清絕。《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東坡有語，歲云暮矣，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劉貢父戲之，以爲夜行失路，誤入田螺精家。此詩亦似陸機入王弼墓，然而妙。《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此長吉平正之作。此云山上石如雲根，而生苔蘚，石旁有秋花，而開冷紅。姚仙期訾其既云雲根，又云山上石爲重複，未玩詩意耳。

《**貴主征行樂**》《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李意至此，習氣盡見，此人間常見，猥態何以能言。《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元和朝，王承宗反，詔以吐突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諸軍招討處置等使討之。承璀驕縱侈靡，威令不振，此蓋譏其征行爲樂耳。先承璀使烏重胤誘執盧從史，遂牒昭義留後，李絳諫止，乃以重胤鎮河陽，而重胤之德承璀，故爾留醉河陽也。甲幟鮮豔，徒壯軍容，紫燕踏花，竟忘進取，紀律弛懈，士馬以奔逐爲戲，曉角初鳴，中軍未發，即濫賞予，卒至玩寇喪師，竭財失律。夫刑餘嬖幸，妄竊兵權，前朝魚朝恩之敗，以及寶霍之奸，而主上猶然不悟，大可感已。《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此諷和番也。《協律鉤玄》卷二董伯英評：此諷唐世主家之驕橫，以征行大事，供翺翔遊戲之樂，褻國家之威，而灰將士之心，莫此爲甚。不習行陣，不交鋒鏑，何功之足賞。今未開牙帳，輒分賞錦衣，蓋貴主之濫賞，自合如此。時諸鎮內叛，吐蕃外侵，正投袂枕戈之日，乃花箭女娘，傅粉作好，貴主奚騎，紅玉錦衣，朝庭知而不問，天下事可知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王琢崖謂疑在當時有公主出行，宴飲於河陽城中，長吉見之而作是詩。其說近是。牙帳未開，騎將恐寒，故分衣也。《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此諷主家驕橫，以征行爲戲，褻國威而荒淫也。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昌谷集》卷二曾益評：上八句譽徹遇，下四句傷己不遇。《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張垍尚玄宗寧親公主，徹，其裔也。賀謂徹髭美年壯，才冠時流，僅以外戚起家，得列大夫。水行二句，言作幕掾舟行野服時，時掌章奏甚多。然以徹之博雅，當居館閣，丰采當居臺郎，自是分內之事，從此引汲，且暮可致。乃賀自顧落落，大非徹比，鬱抑窮愁，唯藉長吟以遣中夜。《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張徹爲昌黎深交，而詩文何無表見。「長鬣張郎三十八」，《左傳》字，却不利事，今不可用。「金門石閣知卿有，豸角雞香早晚含」，俗吻，此等雖少陵不免。而其弘裕之概，足以包之，昌黎大才，亦所必屏也，不脫俗情而風味自不俗者，惟有香山一人。《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水行」一句費解。通首不見效潞幕之意。「水行」句，舊註以爲往潞中程次。青草上白衫，爲春天之候，似未可非。

《**羅浮山人與葛篇**》《容齋續筆・李長吉詩》：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正用杜老《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爲好語也。《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賀雖苦語，情固不淺，又極明快，體嫩。「依依宜織江雨空」，妙意殆不可繼。《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玩文意，似吳姬織葛，而山父乞與之詞。《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狀葛之纖細如江雨濛濛，經緯莫辨，暑中服此，得新雨之涼，即六月亦似游蘭臺之宮，有風颯然也。山父時出洞採葛，千歲石牀，言非尋常機杼，不惟人力難致，即奇巧如鬼工，亦爲之驚啼不及也。葛多生于深谷，或垂于江邊，故蛇憑魚依焉。一尺天即剪取吳淞半江水意，此言所乞甚少，而司葛之女工勿致，吝惜靳予也。別本以箱中爲湘中，鑿。《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依依宜織江雨空，雨中六月蘭臺風」，起二句先言越葛之妙，江雨空言細狀，下句言葛涼，江雨空謂葛工之細，如素潔方空之類，疏爽來風也，下文所以云鬼工。「蛇毒濃凝洞堂濕，江魚不食啣沙立」，此二句言葛之難得，申上出洞之致。「欲剪湘中一尺天」，結二句乃受之將付縫人也。一尺天猶然江雨空義，但前爲織作語，此爲材料語。「吳娥莫道吳刀澀」，言易剪裁，以盡之輕妙。方云：劉緩敬《和湘東王雜詠》有云：「箱中剪刀冷」，長吉蓋用其語。《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玩詩意，言山人與我葛，我想其出處毒熱，故習織。工妙如此，亦思裁爲己衣，然物妙如是，非吳娥不稱相煩，故囑其莫辭刀澀也。

《仁和里雜叙皇甫湜》《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犯字下得新。《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唐百官志：駕部給馬，七品以下二匹。大人，長者之稱，指湜也。尉職卑微，故所乞之馬自瘠。宗人，賀自稱也。王孫窮困，竟無廬舍，僦居廢室，多穴鼪鼯，果樹寂寥，荒涼籬落。安定美人，指韓愈也，愈初祖茂，有功于魏，封安定王。賀與湜、愈俱交厚，時愈亦貶陽山令。昔陳子昂《送齊少府賦》云：黃綬位輕而青雲望重，以是脫落縱飲，及至還家，而當日所簪御史之白筆未得上頭。我方望君輩推轂，頃雖以新聲見長，亦不得彰譽人前，辱兩君垂顧，正將引汲，而一貶一去，如綆之斷絕，令我自洛入關，未覯闔闢，即遇讒噬。本擬效孟堅作兩都之賦，那知草草不能如願，客枕幽單，徒看好景之逝。歸來顏色枯槁，毛髮凋謝，雖欲鏤文飾詞，冀邀銓衡，誰爲哀王孫而手援者。又當來晨遠別，分袂于崆峒之陽，殊杳不可追已。《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大人乞馬癯乃寒」，當是丈人耶。其不得所屬，與大人同。下之宗人，乃賀之族，大抵二人贈馬借宅，而以發端，以叙己之困乏，啓下文湜之薦己。「安定美人截黃綬」，此下叙湜薦之而已終不得志。董注：美人當指湜耶？前宗人豈自謂耶？後之宗孫乃自謂，即王孫變文。此乃謂其族人，只看與大人之乞馬者對舉，則知其非自謂。「還家白筆未上頭，使我清聲落人後」，言湜未得簪筆爲郎，以致己之無成，俗吻。向來誤批，二語不得不俗。「闔扇未開逢猰犬」，此句正是人言其父名晉肅，賀不得舉進士之事。「那知堅都相草草」，堅字或賢字，都相二字或顛倒，當是賢相都草草。堅都不可解，當從宋刻作豎都。《國語》楚伍舉曰：「使富都那豎贊焉」，韋昭注：富，富于容也。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而不尚德也。此豎都二字所本。豎都草草，言當世童昏皆不識德義也。「宗孫不調爲誰憐」，宗孫賀自謂也。《昌谷集辨注》：「枉辱稱知犯君眼，排引纔陞强絙斷」，犯眼，即觸目，又反言之，則俗云不累眼也，言我常得掛君眼中也。「枉辱稱知犯君眼」，乃顧下「排引纔陞强絙斷」說，蓋言君自有心推挽而無如擯擠毀斥者衆，中道絙斷，君亦無如之何。僕竊自傷多阻，枉辱我援手之人也。《協律鉤玄》卷二董伯英評：刀堅、丁君都，古善相馬者，今棄良馬不御，則相法草草，跟上「送馬」來。

《宮娃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意到語盡，無復餘怨矣。哀怨竭盡。麗語猶可及，深情難自道也。「啼蛄弔月鉤欄下，屈膝銅鋪鎖阿甄。」兩語極是憔悴。《協律鉤玄》卷二董伯英評：此吳娃非指夫差事。首四待君王之至。「寒入」四句，待之不至，使之空鎖深宮。末四願放遣歸家也。此長吉迨有感于仕奉禮日而賦此，然美女懷春，志士悲秋，不得承恩寵，惟求放遣，實有同情。風雨齋壇，箕帚供役，其不堪此，已非一日矣。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篇大抵述吳女怨曠願去之意。《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元和八年夏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象，出後宮人三百車。此託有未出之宮人，當秋夜思遣之意，幽閉寂寞，未得臨幸，猶如甄氏之失寵也。既因大水將遣，則夢魂中無之非水，家門宛在沙渚，天河疑是長洲，亦止願君王皜如秋日，使妾得再因大水放歸，猶之乎騎魚撇波去已。《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鉤，曲也，非狹邪之謂。狹邪作勾欄，不可誤。屈膝，他本作屈戌爲是。不蒙恩，欲歸不得。

《堂堂》《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好。不知魂情幽入何許得此，令人愁。堂堂復堂堂者，高明之怨也，然語意險澀，非久幽獨困，得之無聊，未足以知此。《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失寵之作。《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陳隋作《玉樹後庭花》而歌《堂堂》，以奢靡致亡。自開元以來，華侈已極，兵戎屢召，是堂堂者殆復見之矣。複閣曲房，歲久荒廢，梅灰粉壁，脫落堪傷，而又蠹生梁上，饑蟲不食，蓋蕙老桃長，御光隔絕不至者亦已久矣。因思華清源中，駕幸溫泉，傾宮妃嬪，固當徘徊白鳳隨侍君王，而今安在哉？言下正當華清之冷落，而追憶明皇臨幸之盛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此長吉之《連昌宮詞》也，只寫物象，而闃其無人之慘已備見之。「徘徊白鳳隨君王」，言猶想前事也。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既無尊酒相餞，又無驪駒相送，一任小季遠之，影落他鄉，長吉貧困，和盤托出矣。非王孫手筆，誰辨得此神妙。董伯英本忽分作二首，是四句收煞，不成篇段矣。況南雲北雲句法，不是發端，與本題《勉愛行》三字不合，兩首二字不符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小雁過鑪峰，影落初水中」，以此帖切小弟，眞是冰雪聰明，離別之感，亦在句中。「春綫」句，言勞心牽掛也，下國飢兒夢中見，正牽心處也。昌谷詩數言其夫婦之情，如「卿卿忍相問」及「長卿懷茂陵」之句，皆是。至此又言夢其兒，則長吉亦有妻子矣。後來杜牧之序云：「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存問。」則亦相繼淪亡矣。詞人之厄

窮，往往可泣。

又一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豈解有鄉情，弄月聊嗚啞。」只是一雁。《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相送洛郊，愧未設俎豆以餞小季，乃興念廬山，老馬識路，困于敝廡，益用自慚。小雁指小季，言爾過鑪峰，湘衡在望，故云「影落楚水下」，長舡倚雲，即江船傍廬山而泊，石鏡峰頭，秋空明月，情景最佳，當此自不知有鄉思，差堪吟詠以寄懷已。《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洛郊無俎豆」，起居當是爲東都之奉禮郎耳，但有官而無祀事。「弊廡斬老馬」，有作慚字甚通。「弄月聊嗚啞」，嗚啞櫓聲，承上文船。

又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欲得千里別，持我易斗粟。」非深愛不能道此兄弟情。此語甚悲，別其弟。「眞可念郊原，晚吹悲號號。」語自不同，讀亦心嘔。《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折柳相送，槐葉尙小，千里饑驅，僅藉我而易薄糈，致令兄弟睽隔，目斷心牽。孤軒月夜，魂夢相憐，愧我爲兄，年已及壯，不惟不能爲弟謀，方自羈愁窮困，溝水月明，柔枝蟲蝕，言念小季，臨風依依。

《**致酒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起得浩蕩感激，言外不可知，眞不得不遷之酒者。末轉慷慨，令人起舞。「零落棲遲一杯酒」，好。「主父西遊困不歸」，此語謂答四句（「家人折斷門前柳」），好，流動無涯。「我有迷魂招不得」，又入夢境。《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率。絕無雕刻，眞率之至者也。賀之不可及，乃在此等。《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言己亦不必自念幽寒，以足上句。黎簡批：長吉少有此沈頓之作。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零落棲遲」四字，着「一杯酒」三字，何限悲凉。按「主人」句七字，更使人哭不得笑不得也。《唐詩快》卷七：惟其天荒地老，所以有招不得之迷魂也。似此零落幽寒，則雄鷄可以無聲，天下可以不白。《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被放慷慨，對酒浩歌，自謂坎軻正似偃之久困關西，周之受辱浚儀，然皆以書奏時事，逆龍鱗以邀知遇。乃我則羈魂迷漫，中夜聞雞，不寐達旦，雖少年有凌雲之志，而岑寂沉滯，誰爲憫惻耶。《詩辯坻》卷三：《致酒行》，主父、馬周作兩層叙，本俱引證，更作賓主詳略，誰謂長吉不深于長篇之法耶？《協律鉤玄》卷二何焯評：迷魂句言從來做盡痴夢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少年心事當拏雲」，俗吻冗長，切去結佳，再讀又歇不佳。《一瓢詩話》：「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讀之令人下淚，但李王孫何致作此語？金雷琯送李汾詩云：「明日春風一杯酒，與君同酹信陵墳。」雖共此機軸，亦自可悲。《龍性堂詩話初集》：長吉「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語極爽快。然不及高達夫「只今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之澹永不盡。

《**長歌續短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非世間人，世間語。起六句皆有古意，春去之感，歲月之悲，皆極言秦王不可見之恨。題曰《長歌續短歌》，復以歌意終之。「淒涼四月闌，千里一時綠。」好。《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亦干禄不得之作。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起二句掣清題旨，下文順手也，故無一聯縱出題外者。《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紫綬未邀，玄絲將變。秦王指憲宗，言騁雄武，好神仙，大率相類也。覲光無從，憂心如沸，飢渴莫慰，榮茂驚心。仰看夜峰，明月自低漸高，遐邇照臨，猶之明王當宁，乃遇合維難，故不禁浩歌白首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夜峰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炤出高峰外」，方云：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此魏武歌行也，此詩亦倣其意。「不得與之游，歌成鬢先改。」與之游言與月也，猶太白舉杯邀月之流，承上文夜峰明月四句耳。若謂人則須題有寄某人等字。《詩比興箋》卷四：唐都長安本秦地，憲宗又雄武好仙，有秦皇之風，故長吉詩中多以秦王喻天子。此篇則君門九重，遠於萬里之思也。明月喻君，落石底，謂其光明何嘗不照臨下土。然欲尋其光所由來而從之，則孤輪九霄，遠出高峰之外矣，可望而不可即，何日得與之親哉？孤遠小臣望堂廉如天上也。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奇憤幽思。

《**公莫舞歌并序**》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不必有其事，幽與鬼謀。才子賦古，但如目前，至三看寶玦，始喻本末，自不待言。抱天語奇俊，俯仰甚稱事情，復作項伯口語，尤壯。「日炙錦嬀王未醉」，從容模倣，有情最妙。《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妙絕。「華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鳴箏。」二句妙甚，非神鬼不能道。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刺豹」句是極寫英雄會宴。自「橫楣粗」句至「座上眞人」句，何等筆力，聲調又足。「芒碭」二句，使神理充溢無遺，然後遲遲收束，悠悠揚抑，其音眞珍，玲瓏妙響，人自不能讀耳。《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花礎狀宮室之

麗。刺豹歃血，申盟軍中，鉦鼓嚴肅，故無桐竹。雞筝，秦聲。此時侍衛皆仗長刀，方欲割正，故先割秦聲而不用耳。橫楣，以紅錦飾檐楹。麄錦，重錦也。日色方午，王飲未酣，睜下三看，范增以目示項王，王默不應，而莊即拔劍奮舞。材官句，伯止之也。云漢方天授，符瑞已歸，以堅固之關中先爲漢得，且楚與漢俱奉懷王約，以滅秦先入關者王之。今漢王已佩秦璽，即頒秦印以賜封諸侯王，則秦已爲漢滅而臣願已足，即因此以受誅戮原在所不論耳。《柳亭詩話》卷二一：李長吉《公莫舞》詩，摹寫楚漢當日情景，著紙如生，鬼才而運以雄風，眞傑構也。謝皐羽《鴻門讌》一篇，雖有巉巉歷落之致，然「張空弩，冒白刃，不足當劍首之一吷」。楊用修謂李賀復生，亦當心折，非篤論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一方世舉批：小叙見古人得太史姑不具論，論其軼事之妙。方云：形容鴻門之宴，奇壯。「方花古礎排九楹」四句，起四語猙獰高會如見，是從《史記》與之一生彘肩一語着想得來。以下平平。《協律鉤玄》卷二：前八句詠鴻門宴之事，後八句詠公莫舞之故，翫序中一詠字，自是追詠語，不得混作當時人口氣，以致上下牽混不清。《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足見長吉讀書心細處。「日炙」兩句譏羽也，言羽既非醉，何以亞父三看寶玦，光芒灼目，尙不悟而一決耶。光字下得動魄。《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末四句咏樊噲也，言項王軍門交戟，噲撞衛士而入者，以漢王欲得秦璽，故不避死而入，與之同命也。言今日者，所以深譏漢高後日之孤負功臣也。長吉蓋有感于時事，而借漢事言之，意者爲裴相發與？

《昌谷北園新笋四首》《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昌谷七絕專學杜公。

又一《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此賀借竹以自負也。玉質削立，本是龍種。倘一宵變化，自出塵滓于青冥之上矣。

又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好語。昌谷新筍，寫得如此渺茫。《升菴詩話・白蓮詩》：陸魯望《白蓮詩》：「素礪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觀東坡與子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云：「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可詠竹，非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詩云：「竹嬋娟，籠曉煙。」左太沖《吳都賦》詠竹云：「嬋娟檀欒，玉潤碧鮮。」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之工也。又《李賀昌谷北園新笋》：汗青寫《楚辭》，既是奇事，膩香春粉，形容竹尤妙。結句以情恨詠竹，似是不類。然觀孟郊《竹詩》「嬋娟籠曉烟」，竹可言嬋娟，情恨亦可言矣，然終不若《詠白蓮》之妙。李長吉在前，陸魯望詩句非相蹈襲，蓋著題不得避耳。勝棋所用，敗棋之著也，良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工拙則相遠矣。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若不寫《楚辭》，任其露壓煙啼而已，可不悲也。斫取青光，不寫別文而寫《楚辭》，與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同一可憐。《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良材未逢，將殺青以寫怨。芳姿點染，外無眷愛之情，內多沉鬱之恨，然人亦何得而見之也。深林幽寂，對此愈難爲情。《協律鉤玄》卷二董伯英評：首句是有恨，次句是無情，末于無情中又寫出有恨來。

又三《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臨泉傍石，托根本佳，今年材華艷發，留配新聲，自多妙響。

又四《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却不爲佳。《升菴詩話・詩用惹字》：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勁節干霄，清貧游倦，淋漓長嘯，枝弱難栖，唯泛竹葉清尊，拚自遣以對宿鳥之影也。

《惱公》《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單羅挂綠蒙，數錢教姹女」。情態別。「心搖如舞鶴，骨出似飛龍。」怪，怪。「春遲王子態，鶯囀謝娘慵。」情景入微。「漢苑尋官柳，河橋閡禁鐘」。亦是妙意。「月明中婦覺，應笑畫堂空。」何者不可言。《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惱公》者，猶亂我心曲也，今方言可愛者反曰可憎。「古時塡渤海，今日鑿崆峒」，二句是想夢熊、憶斷虹來，專致之極，如精衛塡海，愚公鑿山也。黎簡批：句法、字法，無不秀艷絕倫，後來竹垞閒情，發源於此。此等豐肌艷骨，玉溪、飛卿所不能及也。多不可解，正是長吉詩，凡太豐艷，便有難解處，溫、李亦然。長吉之長，却不在此。非狀屏風，狀帳幃耳。賀有「龜甲屏風醉眼纈」句，遂以爲狀屏風耳。「跳脫」句，即所謂金釵當卜錢也，以跳脫爲推命之貲也。「琵琶」句，問巫也，女巫抱琵琶以迎神，唐人詩「自抱琵琶迎海神」是也。王即孤虛旺相之旺，言情之專，如牛女也。「夫位」句愛之切，望之重也，四句言鬼神之事。結句從小婦合歡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借美人以喩君子，託芳草以怨王孫，並無淫哇之作。《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即

樂府惱懷也。徐云：惱公者，猶亂我心曲，曾引李白詩云：「一面紅粧惱殺人」，猶惱人意。愚按，隋楊素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者甚衆。李百藥夜入其室，爲寵妾所召，後被執，將斬之，素令百藥作自叙詩，憐其少隽，竟以妾與焉。及唐相張說事亦相類此。賀追配之，而託當時之艷情以致誚也。長篇因作逐句解。它本以爲紀夢，非。《唐詩快》卷一三：此五十韻，爲美人惱公者，不待言矣。然又非空空惱公者，其人必有絕世之豐姿，絕世之才技，絕世之聰明，而又有絕世之風情，絕世之嬌怯，爲可望而不可親，可遇而不可求者，故不禁大言小言，明言隱言，正言反言爾爾，斯何人哉。安得向長吉而問之。《協律鉤玄》卷二何焯評：此宮體，非唐律，故不用唐韻。温、李新聲，皆宗師於王孫也。又陳本禮評：此長吉《惱公》，惱其品污而行穢也，各家紛紛謬解，有謂惱天公者，有謂惱懷者，有謂中婦惱者，有謂彼姝惱者。尤有可笑者，謂其可愛可憎爲惱公者，即以此一題而論，其穿鑿附會如此，則其解詩之囈說可知矣。摹屈宋之微辭，漱徐、庾之芳潤，香奩中第一首傑作，後人每以艷詞目之，是食猩猩唇而不知味者也。此無中生有文字，莫認實有其事。以遊戲之筆，艷麗之詞，寫幽隱之事，曲盡穠至，可謂別開生面，以如此長篇，看其收煞之妙，眞是神龍夭矯，注家竟解作死蛇。《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元和人爲豔辭，語猶挺拔，晚唐靡靡不堪矣。《石洲詩話》卷二：長吉《惱公》一篇，直是徐、庾妙品，不知者乃編入律詩，誤矣。看其通用韻處自明。

《感諷五首》一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此亦非經人道語。《唐風定》卷六：此題五首，後三首習氣未佳，此二作入神境。乃伯謙遺其二，廷禮復遺其一，豈猶蔽於眉睫乎。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苦徵賦之擾也。獰色紫髯，寫得賊形可畏，再加使君在上，爲之聲援，虎而翼也，簿吏在下，爲之犄角，民有遺類乎，悲哉。《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數詩皆感諷往事也。德宗以裴延齡判度支事，延齡務掊克苛斂，染練絲纊，取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市物，再給其値，民不堪命。此言珠本出於合浦，橘多生于龍洲，天產地產，總不足以供誅求。且追呼不時，方春蠶桑未出之日，即索女絲，吏胥迭至，饔飧亦覺難具，況機軸乎！應對炊作僅兩婦子，則丁男又苦于力役遠去可知矣。《協律鉤玄》卷二何焯評：不敢斥言尊者，故但以使君爲辭，劇有古意。《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元和間，正以人人新格擅場，若此之學樂府，有何可取。況以感懷爲言，而爲此田家苦，不切身世，豈王孫亦苦徵輸耶？《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此五首何減拾遺、曲江諸公。刺政。「越婦」以下，極似《秦中吟》。長吉可以爲元、白，元、白決不能爲長吉也。《詩比興箋》卷四：唐自中葉爲節度使者，多賂宦官得之，數至億萬，皆倍稱取息以求節鉞。及至鎮則重聚歛以償負，當時謂之債帥。此詩所謂使君，謂刺史也。縣官則迫於檄而督賦者也，陳民困以刺吏貪，陳吏貪以諷朝廷舉錯之失也。

又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以介子喻賈生，怨徹今古，末吊文帝，猶自藹然。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嘅知遇之難也。《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德宗信任裴延齡，竟以讒貶陸贄陽城官。此言少年懷才，得志不易，及致青紫，日月又馳，而況加以讒間，賈生既死，譖言雖息，奈白楊風雨，餘恨猶存，信讒妨賢，睿哲如孝文且不免焉，況下此者乎。《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感遇，青蠅非言讒人，借用虞翻事，言骨已朽，不致青蠅也。《詩比興箋》卷四：賈生年十八而吳公舉之漢廷，故長吉以自況。墓門之青蠅久斷，喻讒譖之人亦歸烏有。而至今寒食之時，不散肅殺之氣者，何哉？嫉賢妬能，千載下猶令人憤恨不能釋也。帝，謂文帝，豎兒，斥絳、灌之屬。

又三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不犯俗塵。人情鬼語，殆不自覺，結句十字，可笑可傷。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述死葬之悲也。幽冷之氣，逼人肌骨。《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陸贄貶忠州，陽城貶國子司業。尋以他事貶道州。永貞即位，詔追兩人回京師，俱以未聞詔卒。南山者，嗟薈蔚，夜半秋，言時已去也。風剪，言剪折至盡也。低迷二句，悲竄死也。月午，喻順宗鑒兩人之寃，而形影得表其直。又如幽夜方値白曉也，那知漆炬已照而腐草已化。悲夫。《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嘆逝。《詩比興箋》卷四：浮生多途，趨死一軌。世莫覺悟，謂予鬼言。

又四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二劉辰翁評：托之君平、康伯，而舉世可見，安能免此，其妙在言外。末語不收拾之收拾，更佳。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傷有生之勞也。勞勞此生，流浪可涕。《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德宗立宮市，置白望，宦者爲使，白奪民物，沽漿賣餅之家，亦不免其騷騷，五方小兒張捕鳥雀，肆爲暴害。此言賣卜市藥之人如嚴韓

輩，亦且不能安業，東方既白，闐闐譊譊，流弊大抵然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慨世。《詩比興箋》卷四：生勞死逸，百年長勤，曉集夕虛，市朝一夢。

又五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蟾光」句非煙火人能行。凄凉山壘一聯，眞鬼仙才筆。《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此追思李泌也。泌辭上，爲有五不可留，上不得已，聽之歸。言山中水清草瘦。無復輕肥，野服筠光，自知積厚，峰月歸來，即指泌也。明哲保身，清光難及，月露交明，天高下逮。梔子落，謂雖山野散人，亦因同心隕喪，深爲淚零，唯擁鄴架以終老蓬蒿之逕，不復身入風波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招隱。《詩比興箋》卷四：前四章刺世，此章自述。

《三月過行宮》　《昌谷集註》卷二姚文燮評：水草逼牆，無人芟薙，柔姿嫵媚，彷彿宮娃，御簾低垂，久無蹕駐，千年永日，何時得再邀駕幸也。意又謂帝京多士，恆苦陸沉，雖欲競效浮華，終亦無用，幽鬱窮年，芳時不遇，又安能得覲龍光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東都洛陽行宮也，明皇以前，年年巡幸，安史亂後不行，唐人多有此詩。「堪鎖千年白日長」，君亦作此癡語耶？

《追和何謝銅雀妓》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不必苦心，居然自近《選》語。以長吉賦銅雀妓，宜有墓中不能言者，卻止如此，亦近大雅。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且」字知非本懷，妙。「自」字于我何事，妙。末二句傷瞞乎，自傷乎，有上「且」字、「自」字，一證便明。《唐風定》卷六：擬何遜，離之而乃反近，長吉神境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元和朝，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季安淫虐，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按魏博即魏郡，賀即借魏事以譏之也。佳人灑酒，千里悲風，隴上新煙，石馬初卧，哀聲低唱，陵樹凄凄，舞衣雖長，几空人逝，當日雄姿謀略，今安用乎？《協律鈎玄》卷三董伯英評：何得景，謝得情，李又於情景外寫出伎女一段無情之景，令孟德羞惋于地下不已。此正墓中欲言而不能言者。

《送秦光禄北征》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風吹雲路火，雪污玉關泥。」倒語。「黃龍就別鏡，青塚念陽臺。」亦屬恍惚。《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只用「起」、「啼」，死物便活，啼字更妙。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首換韻法，未解所本。《協律鈎玄》卷三何焯評：此猶是齊梁體，故用韻不拘唐格。《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時吐蕃入寇，屢侵內地，當秋膠折，驕橫不庭。言光祿渡水行營，將雄士銳，器利幟明。榆稀言敵壘在望也，甲重言士馬精強也。提軍深入，陰晴并進，況威望素著，品位特加，腰圍帶式，崇新秩也，箭箙鮮明，蒙寵頒也。桃花名馬，綵絮飾鞍，塞外星馳，勇于王事。肘懸金印，口飲玉罍，萬里立勛，傾樽爲別。奇駒寶劍，獵火胡雛，帳前香薰，鷹馴斗靜。經過古蹟，自動鄉思，緣以爲國除兇，不顧驪歌悲怨。攜子從軍，以爲功名階級計，錢塘潮信，來秋便可成功。故夫人分釵以期早合也，攀枝奏曲，望其凱旋，即圖歡聚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北虜膠堪折」，起調高。「守帳然香暮，看鷹永夜棲。」古色新語，守帳承狗，看鷹承奚。「錢唐」，二字疑。

《酬答二首》一　《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似言公子佩內家之香，而花偏打之，即螻蟻也解尋好處意。《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德宗崩，順宗以風疾即位，一切惟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是任。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王叔文輩得坐翰林中使決事，凡入言于李牛者，稱詔行下，而柳宗元輩亦推奉奔逐，采聽謀議，汲汲如狂。賀意謂小人趨附求榮，金魚玉帶，冀邀非分，固無論已，而文人才士，亦偏望風承旨，求媚宮嬪，觀柳花內家，不可識其所指耶。《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柳花偏打內家香」，內家有故實，記得是官妓，存考。宋時又稱家人。

又二　《昌谷集》卷三曾益評：此言景物如舊，而人事非昔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即譏結事李忠言、牛氏者也。西京風物，淑氣融和，因憶開元朝，內庭賞花，龜年捧檀板以歌，而供奉睥睨力士，致脫六縫烏皮，作清平以誚妃子。近日誰有丰采如此者乎，則奔競媚悅惟恐後矣。酒旂即酒星，指太白人，拗與傲同意，是時以詩才著名者，如韓泰、柳宗元、劉禹錫且不免，觀夫李白，可以愧矣。《協律鈎玄》卷三何焯評：拗字敏妙，此言景物如舊而人事非昔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今朝誰是拗花人」，南方謂折花爲拗花，即引賀詩云云。又引古樂府「拗折楊柳枝」，出《輟耕錄》。

《畫角東城》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城頭曉角也。畫角既吹，東城始旦，以下皆詠曉景而不及角。曾益欲以角字改爲甬，大謬矣。銀河方收，旭日將上，城頭角響，宿鳥高飛于女牆之上，帆檣早發，而城守戎器猶懸于壁，淡菜向薄靄而生，鮒魚躍初浪以出。抹額，篙師首所飾也。晨興濯船，如夜

迎潮，而令抹額濺濕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曾益注引徐廣云：角字不解，當作甬東。此余未二十時見曾注而書之者，以中四句寫景，自是甬地，今玩起句，作吹角乃有神。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事屬不倫，趣極，通首以文鳶、宋玉對照，其縞練何計之左也，可憐，可憐。

又一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史氏曰：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才如是者，往往而難。元稹初論宦官，致經折挫，不克固守，中道改操，遂與賢人君子爲仇。賀適遇縞練之事，因以寓諷而作此四首。其意不專爲謝妾詠，而詩無不爲謝妾詠也。雲泥不相屬也，嘲妾既高飛遠去，而生猶懷思眷盼，梨花雖春不我屬矣。衫裾鮮艷，已著他姓衣裳，空啼向月，知不由中，方即剪燭以圖良會，今日夫婿金魚，非復從前寒士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後生感憶，玩此則董注妾憶甚是。齊梁格詩體，非唐律，然作律乃妙，適成賀之律體。起二句寫謝之憶妾，此一首是初去。「月明啼阿姊」，阿姊指縞練之母，史冊中有稱母姊姊者，《南史》可考。

又二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立鏡飾容，強爲悲態，那知此身已非完璧，僅續斷膠，此日知屬貴人，威儀嚴肅，人不敢正看，亦安禁冷眼者之心鄙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此一首是去後初景，末二語本陳公主事文。

又三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夜遙燈焰短，睡熟小屏深。」自是好語，不必題事。《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皆由其心之蕩佚以至此也。雖冷灰復然，而香則已殘矣。濃鬟艷飾，歡樂終宵，自此繡幔流蘇，寧復似舊時操作，月下敲砧耶。亦且恐他處砧聲致驚好夢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此一首是去後穠情。

又四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向薄文人，今從武士，凶器滿前，衣皆戎飾，非復琴書羅列，裙袖翩翩，端坐胡床，絕無風韻，當此亦不禁泣下，或未免悔心之萌，栖烏井梁，亦念及故人孤零否？《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此一首是感憶。「淚溼紅輪重，棲烏上井梁。」紅輪日也，結句晚矣。

《昌谷讀書示巴童》 《昌谷集》卷三曾益評：蟲響燈薄，宵寒藥濃，其愁病可知。愁病從失意來，故曰「垂翅」，此時而相從，出人情外矣，矧辛苦乎。曰「君憐」，志感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長夜抱疴，遭時蹭蹬，而巴童猶然戀戀，深足嘉已。

《巴童答》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童亦陋質，不慕榮華，知君深於吟詠，致感無知之人亦嫻秋怨，高才如此，忍不相從。

《代崔家送客》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有情語好。《唐風定》卷二〇：長吉歌行魔氣。五言短調有絕到者。此作乃玄珠矣。《昌谷集》卷三曾益評：駐行蓋於柳下，馬蹄翩翩，思行也。然行有盡，而情無盡，何忍揚鞭而使之行疾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其亦睹元稹《會眞記》而擬此別曲乎？《協律鈎玄》卷三董伯英評：諸送別句，皆詠主不忍別客，此言客不忍別，更得新意。

《出城》 《昌谷集》卷三曾益評：下二句是預行其閨人憐己意，言始忍淚相慰問，而終不能忍其淚，見悲甚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才下第出都，便擬到家人相問，可見點額人心中百般輪轉，無限苦惱，何如老夫燭窗之下，畢生受用不盡。《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帝京寒雪，鍛羽空回，策蹇爛縷，淒涼跋涉，感愧交集，恐無顏以對妻孥，當亦見憐于婦人女子矣。

《莫種樹》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詩是落第後作，怨而不怒，風人之旨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陶潛云：「眄庭柯以怡顏。」此則對繁枝而愈增牢騷也。卧月南窗，猶似舊秋，零落此景，自難爲懷矣。

《將發》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不盡展轉留戀之情，卷席時以爲尚早，或可暫停，而旭日盈途，促我就道，奈何。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昌谷集》卷三曾益評：四首爲宮人早起游獵之作，蓋心慕其事，故追賦之。畫，或所遺圖畫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賦時事，托題以隱，其意細讀自見。《詩學纂聞》：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略】至如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雜用紅、龍、空、鐘四字，此則開後人「轆轤」、「進退」之格，詩中另爲一體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專咏女獵，亦格詩，然已律矣。《協律鈎玄》卷三董伯英評：江潭苑，梁武帝之遊獵苑也。未成，而侯景亂，後人摹繪其勝以爲圖，長吉追賦其事也。觀梁武驕淫如是，乃欲素麵代牲，捨身邀

福，其可得乎。憲宗沉湎聲色，肆意遊觀，服食求長生，正如漢武、秦皇，賀賦此殆亦咨汝殷商之意。

又一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金陵六朝事迹，江潭苑一名王遊苑，梁大同九年置。德宗好遊畋，常宴魚藻池，令宮人張水嬉爲棹歌，時率宮人獵于苑中，又獵于東城。賀意爲六朝侈靡，自難永祚，當觀畫江潭苑而追賦以誌戒也。苑中方曉，宮娃即艷粧馳馬，從事田獵，綺繡馥郁，翩翩似行雲以邀同夢矣。

又二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衣薄露寒，鬢濃帶麗，弱腕豈能盤弓，偶因角暖則似易。纖足本艱上馬，加之靴長則愈難。雖從遊獵，仍復孤眠，長夜暗啼，恐人知覺，又匆匆催促上馬，無從覓鏡，聊就金鞍拭面以掩淚痕耳。

又三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刷羽斜擊，其翅如剪，縮用以臂鷹，玉鏇花，言小鷹羽毛之豐潔，在縮根下者如玉鏇花也。鞦箙奇麗，所獵之處，林中水上，皆所不免，且旭日未升，獵騎即出，宮官燒蠟，早戒前途，鉛華至爲燼汙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字字古色新響。「鍬垂粧鈿粟」，垂如邊垂之垂。

又四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流麗。《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騎以十爲隊，而紅者艷如芙蓉，宮娃雲集，獵犬亦惹衣香。《金陵山川志》，鍾山西北爲盧龍山，因出苑而逐射于盧龍之上。早起霜落，旗爲霜所濕而鈴似重，玉着霜不化而鐙似空，樓上鐘聲未動，即起畫眉，蓋知出畋之早也。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首是豫章派所祖。《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兄客昭關，弟羈趙國，秋至，兄應念弟寒矣。寄書寫恨，情緒縷縷，客病零落，大似秋桐。鴉啼曉吹，旅寓軍幕，秋景岑寂，病肺不勝杯斝，兼值使臨去，灑淚封詩，芳馨貽贈。嚴霜洊至，莎老松乾，身雖在此。夢已南遊，兄處椒桂魴鱸，江南之風景自樂，豈得竟忘舊路，而久滯江島耶？《協律鈎玄》卷三何焯評：玉谿詩大抵因此，而復討源於齊梁爾。《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秋至昭關後，當知趙國寒。」起筆陡忽，措語一一清脆。

《難忘曲》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時襄陽公主下嫁張克禮，主縱恣，有薛渾等皆得私侍。克禮不能禁，竟以上聞，賀吟此曲以誚之。洞門畫戟，府第深嚴，竹華起，捲湘簾也。吹日色，送斜陽也。良媒密語，以通音問，遂脩眉飾黛以候佳會也。「亂繫丁香梢」，言幽情蕩漾難拘束也，「滿欄花向夕」，約夜來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寫閨怨也。

《賈公閭貴婿曲》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燕語踏簾鈎」，畫意。《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不著題一語，自是妙。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苦澀二字妙，香本馨而云苦，珊瑚滑而云澀，此二字指出欲愛中苦澀。《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追誚李林甫也。林甫有女數人，乃設選婿窗，每有貴族子弟入謁，女即于窗中擇其美者配之，時多穢聲。當必有始誤因其美而爲貴婿，後不安于婿之無才者而有悔心，致別生思慕也。朝衣取其稱身，袍縫取其花之相合，此貴婿之衣也。嚶嚶白馬，滿腦黃金，此貴婿之乘也。服此衣，乘此馬，貴婿豈不可愛？乃往日所與之香，而今覺其苦，往日所共之枕，而今覺其澀，且又願要弄風人，有如暖浦鴛鴦，同作沙上之飲，亦以婿雖貴而才實不足耳。當此紫燕翻飛，日光內射，有才如潘令，遠在河陽，固無人足當芳色之一死，即不能不爲芳色惜矣。潘令出賈充之門，與謐爲友，賀固連而及之，當是賀之自謂。然余于此，不免鄙賀之輕薄，益信賀之必然早死。蓋充女自嫁韓之後，如賀所稱述無聞焉。而潘令又充女之兒輩，不倫，賀何至以意中所指汙衊從前朽骨，造成文人之業哉。要之婚姻正始如充女者，當亦自怨其始之不正也。

《夜飲朝眠曲》 《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篇中但言朝眠，而夜飲自見。《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季友虜族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不聽。山南東道屬襄陽，故末云楚羅之幃，蓋傷之矣。「斷無事」，寧眞保其不跋扈耶。

《王濬墓下作》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晉太康元年，濬受孫皓降，與王渾爭平吳功，每進見，即陳攻伐之勞與見枉之狀，益州護軍范通謂其居美者未善也。元和，杜黃裳平蜀，頗自矜伐，當時譏之。史引濬以爲比擬，賀此詩亦不無此意。至寫墓前景況，荒丘殘隴，倍盡淒涼，其亦貶杜之雄心，而進之以曠達耶。《載酒園詩話·李賀詩注》：《王濬墓下作》曰：【略】註引《鄴侯家傳》曰：「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云有故須南行，值此男痢疾，既同是道者，願寄之。仍留一函子，曰：『若疾不起，以此瘞之。』遂去。八九日而死，以

其函瘞之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回，發其函，惟一黑石，四方上有字如錐畫，辭曰：「神眞鍊形猶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速。」」無論其事之荒唐，且用事須與題意關切，此與王濬墓何涉？觀上文「白草」、「秋梨」，下文「乾蓬」、「濕露」，通篇寫墓間蕭條之景，則「古書平黑石」，直言碑字磨滅耳。若用男化石事，「平」字如何解？大抵人因長吉好奇，遂尋奇事以解之，不復顧其本意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此必爲唐之名將家世不振者發，義亦無奇，詞總清越，歌之自足爲佳。

《客遊》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失意浪遊，離家久客，時裂帛係書以寄鄉信也。

《崇義里滯雨》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通首抑揚，首二句是獅子滾珠法。不感別處秋，來感長安秋，眞令人心死。《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客館悲涼，雨聲滴瀝，幽愁壯志，旅魂時驚。雲蔽宮簾，更籌聲細，家山遙隔天涯，毋亦求遂封侯之願耶。究之憂眠枕劍匣，客帳徒作封侯之夢耳。

《馮小憐》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馮小憐豈是灣頭見者，第二句頂得異樣，妙絕，若非嘔出心肝，那得有此奇文？《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德宗朝，朱泚陷長安，朝臣陷賊者甚衆。賀追諷之，而托小憐以爲詞也。灣頭爲所逼小憐之地，小憐既爲所逼，已不免于別抱琵琶矣。然則後主往日所藉小憐以破東風之恨，將謂無錢可買，今朝抑值幾錢耶。是時小憐乘馬而去，裙垂竹帶，鬢濕杏烟，而手中所抱玉冷紅絲重者，固居然齊宮駕妾之鞭也，其亦不知有故主之思哉。《協律鈎玄》卷三何焯評：高緯死，周人以小憐賜代王達常彈琵琶，因斷弦作詩，有「猶憶昔時憐」之語，第二指其事，末句則高緯在晉州與小憐並騎而致敗耶。

《贈陳商》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人生有窮拙，日暮聊飲酒。」此語深。「逢霜作樸樕，得氣爲春柳。」亦高。《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內衰偶是時人責其衰與偶，猶言論長短利鈍也。下文「逢霜」句，是衰，「得氣」句是偶，太華之山乃物之殊，賦則然耳，有何定準，而時人苦責之耶？此是賀師太華意。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詩連己起，連己結，與述聖相發揮，贈同氣人如此體，極省力得法。人生二十如朝日初昇，豈諸凡冰炭之時耶。着「心已朽」三字，豈不可歎。《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賀現奉禮官卑不遷，因自叙年少沮廢，皆以不效時趨，爲世所擯，即今道塞，白首可知。乃商學成不仕，孤處寡諧，惟故人如李生在所不棄，苦節自矢，雖春姿亦爲之枯槁也。以商巖巖屹立，骨氣干宵，如太華高峙，故致朝貴不爲獎掖，然亦安能禁我之不言？我竊師其爲人，是以靜坐觀空，不事營逐，究竟逢霜爲樸樕之凋，得氣僅春柳之茂。而又禮節不到，憔悴無異芻狗，當此風雪齋壇，墨組銅綬，身奉箕帚，蓋已極俯仰之苦矣。然則天眼何時爲李生而開，古劍亦孰肯爲李生而吼哉？賀蓋欲師陳商，並奉禮而去之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集中最平易調達者，然猶是昌黎之平易調達。起段八句自謂也。「苦節青陽皺」，精語似太玄，亦似歷律志。皺瘦乃去聲之囿韻，以之入上聲之有韻，可耶？俟考。「劈地抽森秀」，一作拔地，佳。「墨組貫銅綬」，綬又囿韻。

《釣魚詩》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待素書，借云鯉中有尺素也。斜竹四句狀竿絲餌釣之屬。《列子》：詹何芒刺爲鈎，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魏王嬖奴有前魚之泣。唐有人得二鯉，烹食之，後有嫗曰：吾子偶出戲，爲人妄殺。賀謂當時權貴貪位固寵，獨不思避禍以自全耶。《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爲看烟浦上」二句，末語用《湘夫人》「魚鱗鱗兮媵予」，蓋以孀女喻寒士也。

《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 《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二兄自延州罷使，而以官馬發回也。解職則劍無所施，其實朝廷用之，本可以塞關隘，亦如不用何？馬去人來，不復馳驅王事，然與其曲奏隴頭，又不如新春相聚，得歡飲醇醪也。錦帶，春時麗飾，勿令塞雁驚心，動思北去。長安華侈，三春以鬥鷄爲樂，羅衣正可遊觀，思及南歸，尙爾遙遠，幸毋以罷職爲悵。然以兄之令望而遭貶斥，公道自在人間，如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耳，故不言慰而反言賀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羅衣向鬬雞」，五代史記有鬬雞紗。「還吳已渺渺，入郢莫淒淒。」二句似先爲吳下美官，時又爲楚中謫宦，結二句慰之。

《答贈》 《昌谷集》卷三曾益評：玩詩旨，似非答贈，當是貴戚死而托名成仙，設象立祠。而後稍陵替，林木蕭條，祇有鴉啼其間，金泥之封既冷，玉樹之供亦斜，花滿後園，已爲他人所得，作詩嘅之，不敢直指而隱題之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的係與狎客者，觀詩意自知。《唐詩快》

卷九：不必求其事以實之，而風流自是可想。《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以公子而得萼綠華，宜乎沈香熏小像，楊柳伴啼鴉矣。但萼綠華而曰曾名者，前此之事也。未幾而露重而金泥忽冷，杯闌而玉樹空斜，新買佳麗，其能保寵之不移乎。交道始相慕而中忽棄捐，此答贈之所以作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所贈蓋龍陽君也。「本是張公子，曾名萼綠華。」據起則男色也。

《題趙生壁》《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語有清福。題壁如此，必皆實事，變化得不俗，自是長吉語意，託之趙生耳。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寫山人幽致。《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妻妾偕隱，笑傲林泉，趙生樂復不減，自足動才人之豔慕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大婦然竹根，中婦春玉屑。」歎貧家也。「曝背卧東亭，桃花滿肌骨。」邵康節「三十六宮都是春」之句，與此結語義同，而詞人與道學措語各別，一闊大，一風韻。《協律鈎玄》卷三董伯英評：趙生出外，長吉訪之，見其妻妾之勤，故戲題其壁，然亦見山居林棲之樂矣。

《感春》《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上幕迎神燕，飛絲送伯勞。」偶然耶？「胡琴今日恨，急語向檀槽。」字字不隨人後。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前解感春自感，後解自感感春，低徊不盡。穠春日暖，萬物融和，猶不知有自蕭條者在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日暖花開，本自和暢，以旅人當之，不覺岑寂。榆穿，思省親也，柳斷，傷離歌也，燕來雁去，觸目驚心，聊借琵琶寫怨，憂從中來，自促節成哀響耳。《協律鈎玄》卷三何焯評：古歌詞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花發色照里閭。」又云：「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此詞皆本其意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花悲北郭騷」，騷，憂也。「榆穿萊子眼」，古有萊子錢，不記所出。「胡琴今日恨，急語向檀槽。」末謂新音知希，當求俗調耳。《昌谷集辨注》：北郭騷，與晏子爲友，見《說苑》。

《仙人》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極形容得活，見得極其虛無，凡諷好仙佞佛，只宜如是。《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元和朝，方士輩競趨輦下，帝召田伏元入禁中。賀言此輩修飾儀表，自謂仙侶，彈琴揮麈，妄栖禁苑。不知夫鹿宜飲于寒澗，魚宜歸于清海，即好神仙如漢武，不過書報桃花，豈有自稱仙人而居內庭耶。《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全學太白。

《河陽歌》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詩前解見其苦心，而後解非其本懷，秦王宮中，魏武臺上，易地皆然。顏郎老而花自嬌，臨邛遠而琴聲絕，所謂染羅而着色難，徒有抽心似春草也。後半首形此苦衷，則更甚矣。《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賀再過河陽與向來所狎官妓而作也。言當日往應制舉，擬奪高第，今羅衣當秋，非復春柳之汁，可染藍袍衣。臺邛以比河陽如琴臺臨邛也，以未嘗忘情，故又來客此。中渾即河陽舊名也。言當春盛，正及花繁，而我僅爲奉禮，如顏駟爲郎之日，不復少矣。因憶昔方少年，兩人互相珍愛，如春草抽心，極其濃至。今日爾尚爲官妓，銀牌值事，今夜當鳴玉侍讌，犧尊雖高，隔座自見。爾歌舞之妙，計月上時，酒亦當轉劇，觥籌交錯，銀燭輝煌，亦未得與綢繆也。

《花遊曲并序》《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上四句以喻諸妓之嬌艷也。郊遊微雨，薄體輕寒，故云裙香不暖，酒色來遲也。《協律鈎玄》卷三：通首皆嘲伎之詞，不得末二句諧謔取笑，則入座賦曲之客殊覺無謂，妙在與伎彈唱，可爲諸王解頤。首四寫花遊見諸伎，乘興之至。後四寫不期遇雨，不得逞其冶遊，以見其敗興之至。用此嘲笑，與伎自彈自唱，以供諸王笑樂也。

《春晝》《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按穆宗興元元年，帝于奉天，四月末授春衣，軍士猶服裘褐。及元和五年春，王承宗反，詔諸道發兵討之。賀當春晝作此，譏內地之侈靡而不知遠戍之愁苦也。朱城言紫禁也。更漏轉，言方春而夜短晝長也。小殿花香，正當游宴也。芳草垂楊，君王卷衣而妃子艷飾，帷巒之內，歡樂未央，花塢花城，紛華特盛。吳越機杼，辛勤女絲以佐春服，菱荷初發，淑景漸薰，而江南安堵之人自多蕩佚，那知朔漠征夫，當此不增悲怨耶。

《安樂宮》《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借梁陳舊宮以弔安樂公主之故苑也。鴉啼井檻，已就頹敗，情水即胭脂井意也。井泉當春，漪碧如故，蓋在當日未盥邵瓜，瓶中固嘗弄翠，即今能不深黍離之感耶？憶宮初建時，麗瑰奇壯，美人歌舞，中使傳觴，及今野草閑花，徒付頹垣斷岸而已。《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首四句言汲水不以灌園瓜，而爲瓶花供養也。作召陵瓜乃得。「歌迴蠟板鳴，左倌提壺使。綠蘂悲水曲，茱萸別秋子。」既歌且舞，故使中官提壺，末二句則所歌之曲也。

《蝴蝶飛》《彥周詩話》：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

遠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迨長吉之語。《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好。質而不俚，麗而不浮，似謠體，似令曲，不厭其碎，蝴蝶語最妙。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首全似風人，惟漢人知之，能之，有之，餘不至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春閨麗飾，以待良人，乃走馬狹邪，如蝴蝶翩翩無定，今忽遊罷歸來，喜可知已。《柳亭詩話》卷三：五言短古，《子夜》、《讀曲》神矣，太白、摩詰，已入化境。七言短古，梁簡文特擅其長，繼之者前有徐陵，後有李賀。陵之《烏棲曲》曰：「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鷄，天河未落猶爭啼。」賀之《蝴蝶飛》曰【略】譬諸短兵相接，足以辟易萬人，二首之外，佳者不多見也。

《**梁公子**》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第二句足上一句，又喻絕無僅有之意。《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元和中，知制誥蕭俛介潔疾惡，于時最有風采。當討蔡未克，蕭請罷兵，上不聽，黜之，言方夏時而挂冠去矣。既不典制誥，不得復睹銀沫鳳窠之字。冷，言去其職，斜，非復似當日之嚴肅也。罷兵之議不行，而營中植柳愈茂，其啟事僅付館娃，安得復親御座耶？《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此刺諸王綰兵而淫縱也。

《**牡丹種曲**》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又校自在。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秦衡已老，蓮枝未長，安得不馱金覓艷，雖喻眼前無當意者，亦正是牡丹時候，古人落筆不輕易如此。良辰易過，花開花謝，一剎那間，妾貌君恩，又何常住，悲夫。《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移牡丹種也，故後皆不及花。《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一篇層次了了，起段言初買以及花開，中段言賞會易過，豪家亦衰，末段言歌妓色衰，亦復無味。中段承馱金買花之主人，末段承園中醉語之侍女，乃歎風流易散，即他家牡丹七律「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之意。《協律鈎玄》卷三：此諷當時習尚奢靡，不崇儉約。《國史補》：京師牡丹一本有直數萬者，白居易詩「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户中人賦。」又柳渾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可以知當時之好尚矣。《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當時習尚奢靡，崇尚牡丹。《國史補》京師牡丹一本有直數萬者。此詩首言初買以及花開。中言賞會既過，豪家亦衰，風流易盡，亦復何味。末即「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之意。《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晚花已散，言凡花迴避，蝶又闌，言護惜。用《蜀國弦》不可解，存考。

《**後園鑿井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吳正子評：此篇歎流光迅速，願日景長住，使壽命延，此情相與終始也。又劉辰翁評：極似古意。鑿井淺事，獨因轆轤涉及情事，頗欲繫日，如此往來，既托之謠體，長吉短語，自不必一一可曉。《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日昇而天曉，然後汲井，後二句不欲日沒也。黎簡批：汲井以起興，情如綆與水耳。以下只言情，便好。注太泥。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首眞將樂府作法和盤托出。《唐詩評選》卷一：悼亡詩，托詞不覺，乃於意隱者，於言必顯，如此方不入魔。悲婉能下石人之淚，但一情徑去，無待記憶商量，斯以非俗眼之滂沱。《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歎士人沈淪，必賴在上者有以引汲之也。瓶初入井，水多則聲繁，絃從上轉，水深則聲淺，多且深可知水之不竭也。人情好德，如奉倩之好色，自無竭時，使城頭旭日，光明長旦，一日之知便作千年之遇，從幽泉深谷而引汲之使上，豈尚令其沉淪乎？

《**閑愁歌（華下作）**》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甚可念，甚可念。《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當秋凋折，芳色易摧，年少羈遲，不禁慷慨悲壯，究竟天高難問，惟逆旅主人來相慰勉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華容，山也。

《**秦宮詩并序**》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鈎深索隱，如夢如畫。極言梁氏連夜盛讌，而秦宮得志可見。至調鸚鵡，夜半煮，無不可道，故知作者妙於形容，末更奴態，人所不能盡喻。賦秦宮似秦宮，何多才也。「鸞篦奪得不還人」，亦是妙思。《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寫秦宮之醜隱而不俗，所以爲絕構。《唐詩評選》卷一：亦刺當時之事，如少陵之《麗人行》，主名必立。開門爛用四句，只自夾帶出來，又以二艷細語結，如此生者乃可與微言。「銅盤膩燭黃」，寫燭淚，好。惜其卜夜二字，用《左傳》，稚。《載酒園詩話・李賀詩注》：《秦宮詩》曰：「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深屏生色畫。開門爛用水衡錢，卷起黃河向身瀉。」註曰：「秦宮止得幸于冀家，非得幸于大內。今長吉『永巷騎新馬』，『爛用水衡錢』等說，如鄧通、董偃之流。」余意此正言冀之專橫，其奴亦得出入禁掖，用內帑之錢，無所禁忌。若如註言，則董偃亦止用公主家錢，何說詩之固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借以醜

武、韋及楊氏輩也。賀謂漢世子都、秦宮之事，相爲對望，不知唐世如梁、霍事，所在接踵，況更有上焉者乎。以監奴而冶妝麗服，更竊朝廷名器，玉麟紅鞓，諸王所服，竟爾侈僭若此。樓頭帳底，肆行淫蕩，春茫茫，沉湎至濃極也。花枝喻宮也。白日長，不待卜夜也。別館傳觴，夜以繼日，褻衣妖服，倚翠偎紅，巧語柔聲，互相調笑，奇珍異饌，不辨昏朝。新馬，乃所賜之馬也。內屋深屏，冶容相映也。水衡錢本人主之私帑，而爲冀所擅，茲冀又爲宮擅矣。妄行權勢，驚濤駭浪，總由己意，夫以皇天猶有厄運，何宮見憐於美女而恣行一生乎！驕淫嬉戲，凡壽之左右無不狂縱，故常奪篦不還也。酣極高眠，清輝皎潔，而宮與壽總無所忌，異哉。《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此詩人推絕構，非也。長吉高處，往往有得之於天而非人事之所有者，佛家所謂教外別傳，又所謂別峰相見者也。雖不及李、杜大宗，而大宗亦或不得而及之，此天也。玉樓之召雖幻，而作記者自只此人。杜牧之極讚杜詩、韓筆，然滿胸人事，即近嗜欲，嗜欲深者天機淺，上清能不選此人耶！此詩雖工，却皆言人事之所可揣，語雖工，弗善也，若只以善寫人事爲工，則杜公《麗人行》尚矣，此工不及。序，《梁冀傳》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亦寵憚之。以爲子都之事，霍家奴。又云昔有之詩，言又相傳舊有此題之古詩也。「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二語相門大奴之公服，玉刻麒麟言其佩也。「樓頭曲宴仙人語」至「十夜銅盤膩燭黃」，六語大奴之日用飲食，仙人語言其歌也。「帳底吹笙」言其吹也，「十夜銅盤」句傳所謂連繼日夜以騁娛恣也。「禿襟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鞋踏哮虎」，二語承起，又寫大奴之妖冶便服，傳云：奇禽馴獸，飛走其間，調之踏之，以取娛樂。「斫桂燒金待曉筵，白鹿清酥夜半煮」，二語承次六句，言大奴之驕恣口腹，二句言食饌之費，曉言斫桂燒金，夜言白鹿清蘇，互文也。「桐英永巷騎新馬」，以下入內舍承寵。「鸞篦奪得不還人，醉睡氍毹滿堂月」，以上已極寫其寵，然猶泛泛，二句又足其嬌，奪至於篦，睡至於堂，可想見矣。末二語乃略略點明，而終不入於穢惡。《協律鉤玄》卷三董伯英評：宮官至太倉令，出入冀妻孫壽所，宮因私焉。內外兼寵，威權大振。長吉蓋借以刺安祿山出入貴妃宮中事，觀其自序，云漢人，云撫舊，云昔有，諱愈深而指益見矣。其曰玉麟腰帶，曰複道，永巷，水衡，皆隱指宮闈也。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刺曹操》《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雖不盡曉刺意，終是古語可愛。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節愈短，音愈悲。詞愈簡，情愈切。昌谷之妙如此。棘鞭虎馬，極寫惡狀，不必指實。《唐詩評選》卷一：亦刺當時，體神自遠。《協律鉤玄》卷三董伯英評：此咏操初起鄴，至許謀迎獻帝事，在董卓既誅後，非攻袁尚於鄴事也。賀因藩鎮跋扈，招納叛亡，私養外宅，慮其心必有煽合秦隴，挾制天子，漸移唐祚之變，故陳古以諷，厥後唐室竟以是亡，其曰效王粲，諱之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仲宣未歸曹氏時，詞章時時譏刺。曹氏奢僭有之矣，如陳琳亦嘗作檄也。此題本有刺字。《詩比興箋》卷四：唐時藩鎮多有加使相僕射之階者。此以鄴城託興，殆指河北藩鎮也。藩鎮倚牙兵爲親軍，其橫暴城市，至彎射日之弓，抗命跋扈，可以想見。再言相公，言知有相公，不知有天子也。不然，何取於往古之曹操而刺之？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上九句皆詠端溪取石製石之妙，及石色之艷，石質之潤，置之書帷中，筆墨無不相宜。孔硯，孔方平歙硯也。《歙硯銘》云：「非端溪溫潤而漪紋，非銅雀摧殘而色新。」賀謂不足以當此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前四句曲盡石之開坑，中四句曲盡石之發墨，後二句又曲盡其不退筆，品硯至矣。端石之青花，唐時已重之，較老杜平侍御石硯詩，此中曲細爲杜所不屑，亦杜所不能。李長吉之長，眞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乾膩薄重立脚勻」，狀下墨之細。「數寸光秋無日昏」，狀墨口之亮。「圓毫促點聲靜新」，硯不燥則筆圓。《協律鉤玄》卷三董伯英評：讀此歌，知長吉體物精深，非奚囊中所可拾得者。諸硯詩皆不及，即少陵平石硯歌，亦但得其膚革，未臻神理，以方此作，猶尹之視邢矣。

《房中思》《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古，情事不吝。《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新月如眉，涼飈墮葉，征夫遠別，鸞聲依依，暮雲晨靜，不盡淒清，寂守空閨，幽懷獨抱，貞素固難及哉。若當時朝士競趨權貴，謬附羽儀，至於一朝罷斥，又逐逐他屬，貞素難全，賀蓋託此以致誚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新桂如蛾眉，秋風吹小綠。」自叙閨情。

《石城曉》《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選》語起，佳。不言留別，而有留別之色，妙不著相。「月落大堤上，女垣棲烏起。」勝《選》。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絮無定，情欲一，其春心而無可舉似，

眞得古樂府之神。《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譏江南宴樂沉湎，連宵達旦。月落烏飛，花寒露重，宿酲可解，當牛女歡會時，而城烟已曙也。客醉娥倦，迷戀春幃，覺來見柳絮之飛，又恐芳辰駘蕩莫禁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殘蛾鬬雙綠」，殘蛾謂將落之蛾眉月也，雙綠謂眉黛。《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帳前輕絮鶴毛起，欲說春心無所似。」心如柳絮漂蕩也。

《苦晝短》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亦猶多神俊。《唐詩歸》卷三一鍾惺評：放言無理，胸中却有故。「自然」二字，謔得妙甚。《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字字老。《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下》：周珽評：錯綜變化，想奇，筆奇，無一字不可奪鬼工。詩意總言光陰易過，人壽難延，世無迴天之能，即學仙事屬虛無，秦漢之君可徵也，人何徒憂生之足云耶。《唐詩快》卷一：同一晝也，有神君太一之晝，有劉徹、嬴政之晝，有長吉之晝，其苦樂不同，故其長短亦不同。然昔之長吉苦而短，今之長吉樂而長矣，飛光何嘗負此一杯耶？《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憲宗好神仙，賀作此以諷之。日月遞更，老少代謝，即神君太乙，亦未見常存人間，雲中仙侶，果丹藥可致乎。英武雄偉如漢武、秦皇，猶且不免，而更妄思上昇，則君王方求長年，我更憂晝短矣。《協律鈎玄》卷三何焯評：奇不減玉川，而峭乃過之。又董伯英評：此諷憲宗作。古詩「晝短苦夜長」，然詩意只是苦晝短，言日月不駐，長生難期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學曹操而淺近遜之，學太白而粗直遜之，然亦是一傑作。「嬴政梓棺費鮑魚」，鮑魚即醃魚也，是混屍氣，字見《周禮》注疏。非王莽所好、謝安受餽之鰒魚，鰒爲海味，其鰓鹹亦臭，但非始皇所用者。《詩比興箋》卷四：指同上篇，皆闢求仙之無益，方術之不足信。謂長吉鬼才無理，太白酒仙無用者，皆僅據其游戲之末，爲英雄所欺耳。

《章和二年中》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吳正子評：按《晉・樂志》此題乃《古鼙舞曲》第二章，魏改《章和二年中》爲《太和有聖帝》，晉改爲《天命》。章和，漢章帝年號也。詩大意言時和歲豐，吏戢民安，無事賽神，以祝君壽也。《詩辯坻》卷一：李太白「蒼梧山崩湘水竭」，張文昌「菖蒲花開月長滿」，李長吉「七星貫斷姮娥死」，俱是決絕語，遣詞絕工。然《鐃歌》「冬雷震震夏雨雪」，實先開之。《鐃歌》語事所或有，質渾而爲古；三子語理所必無，刻畫而近今。《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章和二年，漢章帝年號，是歲大稔。元和七年，天下有秋，斗米有值二錢者，是歲太子寧卒。係之以章和二年中，蓋漢章帝子二年中卒也。先是國嗣未立，李絳諫請，上從之，以寧爲太子。六年，冊禮用孟夏，雨，不克，改孟秋，亦雨，改冬後，冊畢。至七年而薨。賀謂太子方當冊立之吉，而以雨災屢更，迄今民和年豐，上下宴樂，乃無即世，而帝猶溺於長生之說，人爭祈神獻壽以媚天子。七星即七襄也，頃雖有秋而冢君夭折，即天孫爲之搖落無色，姮娥爲之慘澹不明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章和爲東漢明帝年號，其時號爲時和年豐，以此命題，豈樂府所故有耶？「七星貫斷嫦娥死」徐注：七星如珠，故曰貫，七星貫斷嫦娥死，壽當幾何耶？乃言星月尚不如天子之壽也。此解違背。《李長吉詩刪注》卷下劉嗣奇評：詩旨言時和年豐，吏戢長安，無事賽神以祝君壽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記豐穰之作。此姮娥死，與樂詞之南山死，皆不可解。《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末句言星月無神，枉拜而無應也。此刺重斂民困，詩人《大東》之意也。

《春歸昌谷》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李長吉》：《雪浪齋日記》云：「《春歸昌谷》云：『早雲二三月，岑岫相顚倒。誰揭赬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蓋，兔目官槐小。』甚奇麗，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憶初至京國之日，壯志爛漫，方以遠大爲期，自信必登廊廟，即夢中亦不作放歸之想。迄今出自東門，感憤交集，俯仰難舒，覺天地亦皆有浩浩不平之意？歸途花柳，倍覺傷神，宮殿交輝，層巒如繪，柔枝艷蕊，泣露嬌風，高原廣陌，徧地芳芬，而得志之輩，照耀鞍馬，惟我乘敝車，對此愈增蕭瑟。傷心弔影，自顧堪憐，生平矢志，肩荷匪輕，自不能脫此負擔。昔馬援戒子姪書云：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今我刻鵠又何所兆耶？驅車過太華，見山色陰翳，古柏離披，驅趨委憔悴，言奔走勞頓，委身於此，因少憩其下，景色眞堪賞悅，遂強變愁容爲笑貌也。花蔓盈車，輕烟漫野，當此之時，獻策無成，抱愧無顏以對親長，用是益奮志詩書，銳加研究。今未得騁我雄才，必須深藏靜息，澤我毛羽而成其文章焉。韓鳥猶言韓馮也。高才爲時所忌，如好鳥之處繒繳，嘉魚之在籠罩，安能振羽鼓鱗，任我飛躍，舉步窮途，輕躁又安庸乎。《協律鈎玄》卷三何焯評：似韓。《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此篇章法，似竊法於杜之《北征》大端。「青樹驪山頭，花風滿秦道。」望華清宮一段作波。

「幽幽太華側，老柏如建纛」，又望華山柏樹一段作波。《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此篇章法甚老。六句重結句。旱雲作奇峰也。「嘗胆」句重第八句。旱景著「浩浩」二字，怕人。「宮臺」六句，罔肯念亂之意，詞特深婉。忽插入太華一段，於老柏更描寫，六句與上「宮臺」六句喧寂相對，以況已之無聊。重老字韻。《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闓生按：此詩學韓。

《昌谷詩（五月二十七日作）》《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吳正子評：本傳言長吉旦出乘馬，奚奴背古錦囊自隨，遇有所作，投入囊中，其末成者，夜歸足成之。今觀此篇可驗。蓋其觸景遇物，隨所得句比次成章，妍蚩雜陳，斕斑滿目，此所謂天吳紫鳳顛倒在短褐也。又劉辰翁評：「陰藤束朱鍵，龍帳著魑魅」，此像設問意。「碧錦帖花檉，香衾事殘貴」，猶是說蘭香廟意，謂異代而人事之。《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四十九韻，此篇與韓、孟城南聯句，不知孰爲後先，何造車之合轍也。「遙巒相壓疊」，推開叙山水。「嘹濕姑聲」，濕姑即呼雨之鵜鴣。「紆緩玉眞路」，又推開，道觀。元註：「近武后巡幸路」，此賀自註。「燒桂祀天几」句下元註：谷與女山嶺阪相承，山即蘭香神女上天處也，遺几在焉，此亦賀自註。「舞綵長雲似」，非此中韻脚。「珍壤割綉段」，珍壤以下接到昌谷。「薄月眇陰悴」，太玄語。「廓盡山中意」，非此中語意。「螢星錦城使」非此中料仗，焉有一路生新，插此習用之《後漢書》事。《蘭叢詩話》：韓、孟聯句，是六朝以來聯句所無者，無篇不奇，無韻不險，無出不扼抑人，無對不抵當住，眞是國手對局。然而難，若郾城軍中與李正封聯者，則平正可法。李賀有《昌谷》五古長篇，獨作也，而造句與韓、孟《城南聯句》同其險阻，無怪退之早已愛之訪之矣。然萬不可學。《協律鈎玄》卷三：此從上章（指《春歸昌谷》詩）「謀身苦不早」句發脈，又撰出此一篇大文字來。凡作長篇鋪排叙述，易於平板，難得險峻波哨，此詩句句奧，字字鍊，總不使人易讀，較之元、白等，此種自是太玄語。此詩乃長吉集中一篇經意大文字，如夏鼎商彝，沉埋土中，特爲洗之、剔之，疏明其義，故寶光煥發，古色斑斕，將復見重於世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夏光」二句，谷中常寒也。謝郎，若擬安石，亦欠妥。《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闓生案：此學韓孟聯句。

《銅駝悲》《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落魄尋花，無聊情緒，作曲送春，時去不復，致來銅駝之悲也。橋南紫陌，正驊騮驕騁之地，及夫學首北邙，悉皆前賢陵墓。乃貴客行樂，飲酒高會，而銅駝閱歷已多，不勝變遷之感。日月幾何，當風炬焰，夭桃雖艷，行將委質泥塗，駝見之數，故厭其笑，而夜來反爲之哭也。《協律鈎玄》卷三：此借銅駝之哭以哭當時也。唐自安史亂後，社稷坵墟，肅宗克復西京，正君臣修省之時，乃並不以前車爲鑒，君昏於上，臣叛於下，紀綱不正，代、憲二宗，繼之服金丹，暱羣小，以至宦寺弄兵，强藩竊據，岌岌乎有不終日之勢。而當時秉國者，猶然醉生夢死，不知悚懼，此銅駝之所以夜來哭也。末歸到銅駝自悲，恍似金銅仙人辭漢，以兩悲字逼出一哭字，蓋哭己尤甚於悲人也。《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此首憂亂之悕。

《自昌谷到洛後門》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一起四句極盡題，眼下便好放手做將出來。看九月二句，是「自」字，十月二句是「到」字，不是泛寫時序，讀書先要記定題字，覷出題神，方是作家。《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賀深秋赴秦作也。賀時入洛，故云投舊鄰。辛廖當善卜筮，非爲飲酒而解杖頭以造之，是以西南之遊勞占決也。楚襄之於宋玉，蘭臺竟無歸魂，漢武之於相如，封禪僅留遺簡，才人不偶，古今同歎。今將入秦，誠恐命同叔敖之負薪，以故解杖頭買卜，求示其榮枯爲行止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始欲南去楚，又將西適秦。」直用老杜兩句，非杜詩意語也。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起得陡。《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嘶露，露字複上香露，何便相近乃爾，必有一誤。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三劉辰翁評：古。《昌谷集註》卷三姚文燮評：此賀家居寄兄正字之詩也。時序倏遷，百日睽違，冷落何似，猶幸兄弟書郵，互相問存。至於己遭淪落，絕跡京華，白馬青袍，草簡東闕，僅能見之於夢，雖夢中暫得歡集，而覺來則徒有寒光之逼人矣。心焉怒如，正迴轉延蔓，惟環與葛之相類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天地曠肅殺」，陋儒常談，遠之且不遑，而用之耶？義山「四海秋風闊」與此同陋。《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東闕，東閣也。《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長吉此等詩，皆近似杜公。

《艾如張》《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吳正子評：郭說未當（指郭茂倩《樂府詩集》語），樂府假古題以發新意，正爲得體。又劉辰翁評：似古詩，乃不覺其垂花插鬢者。艾，音乂，非後面分明艾葉是。明于嘉刻本《李長吉

詩集》無名氏批語：文明耿介之士，易解世網，貪祿苟進之徒，難免禍機，三復此章，能不凜然。極平澹處，極宜留心，況隨行逐隊，鑽入花團錦（促）（簇）處耶。《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元和朝，李吉甫、于頔皆勸上峻刑，後李逢吉拜平章，性本猜刻，勢傾朝野。賀謂羽儀文采，宜自韜晦，勉安粗糲，以給幼穉。若所處稍堪自瞻，勿輕爲膻地所餌。宵小羅織，杳無形影，偶中其機，必罹大害，深文峻法，嶮巇難窺，良可懼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一味本意，無足動人，後半語亦太淺。

《**上雲樂**》《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又古。是樂神之辭。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題本有頌無諷，而荒誕之意，略見言外，故佳。《協律鈎玄》卷四：此追詠慶賀金鏡節也。通首皆言天上之景，以形容宮中，至末一句乃點醒。《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起句張爲取入《主客圖》，此句却有斯炒氣。「素素」，亦不佳。《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此譏憲宗好女色而求仙也。

《**摩多樓子**》《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一時渡遼水」，此等痛快。《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德宗貞元九年，吐蕃既陷鹽州，又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使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賀謂軍士調發，勿以遠涉爲苦。《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金人即《漢書・西域傳》所云得其金人祭天也。

《**猛虎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甚疾吏之辭。言吏畏嚴刑，犯險穿虎而行。「道逢騶虞」，好。「牛哀不平」，奇怪。《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玩篇中似即苛政猛於虎之意。《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于頔、李吉甫勸上峻刑，後頔留長安不得志，使子敏賂梁正言求出鎮，不遂，敏誘其奴支解之。時又中使暴橫，皆以鍛鍊爲雄，此權德輿所以引秦政之慘刻爲諫也。賀睹時事，故擬此以爲諷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舉頭爲城，掉尾爲旌。」二句本《呂覽》，言鯀也。《協律鈎玄》卷四：吏以嚴刑峻法，虐取民膏，以賄上官，上官爲之考最，爲之狥庇，遂居然以上官若城郭然，故雖有長戈，莫能舂之也。又以蠹胥悍役爲之牙爪，爲之羅織，於是此輩遂若官之旌旂然，故雖有强弩，莫能抨之也。此等窮奇，上不畏天譴，下不顧子孫，方且得意自恣，詡詡然自命能吏，嗚呼，豈眞能吏也哉。能虐民而已矣。《詩比興箋》卷四：此與《感諷》第一章同旨。莫舂莫抨，言其猛不可犯也。「道逢騶虞」云云，言其殘害善類，無復人性也。官家雖懸捕虎之令，而吏之畏虎，甚於畏法，孰敢聽命乎。

《**日出行**》《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旭日初升，無微不照，當能鑒我之忠，獨不鑒我之搖落耶？黃河九曲，日轉於中，遊子悲腸，正復相類，暘谷若木，爲聞見之不及，而鑠石銷人，亦無如此日何也？昔十日幷出，羿射死九烏，何不將此烏亦射其足，使之不得疾馳而多變易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後段學漢魏，長短參差而未自然。《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不成古調，結句却似元人詞曲。

《**苦篁調嘯引**》《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請說軒轅在時事」，徘體得之是。「無德不能得此管，此管沉埋虞舜祠。」以此寄興，甚奇。《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德宗朝，昭義節度使王虔休以帝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于頔又獻順聖樂，賀作此譏之，云：無德不可作樂，自軒轅以及虞舜三代，聖王且難爲繼，乃今擅作，則樂亦不足稱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此全不似長吉，而一字不雕，一句不琢，字句之間，自然圓老。然集中只一首，似豐筵之得嘉蔬，便可人意。若長吉全造此境，亦不過元、白也。

《**拂舞歌辭**》《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全勝漢武錦樓上，曉望晴寒飲花露。」凡語轉奇，惜錦字劣。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車馬滿門而不雜沓，以見靜聽無嘩，沉沉永日，結定祝老之辭。《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拂舞鳩辭，鳩者，老人杖頭節，取不噎也，大抵是饗老祝壽樂舞之辭。結一句，邪、頑、腥三字，似亦諷徒壽而不德之意，猶言縱使得壽，亦非正氣，即秦漢求仙之例。黎簡批：前輩評錦字太嫩穉。《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憲宗求長生，賀作此誚之。《拂舞歌辭》，本吳白鳩獻壽曲也，故云吳聲。輻輳之地，有時苔生，可知消長亦有定數。勸君飲樽中荆南之酒，猶愈漢武飲銅盤仙掌之露以求長生。日行循環，十二時中豈能長旦，若採藥以俟丹成，則爲蛇爲土爲龜，千年屢變，亦止屬荒誕不經之物矣。《協律鈎玄》卷四何焯評：不越古詩「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之意。《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千年重化玉井土」，土作龜乃豁，徐注得其意，而不疑其文，何耶？況土字令中二句無韻，龜字與時韻叶，乃有韻。《龍性堂詩話初集》：李長吉「丹成作蛇乘白

霧，千年重化玉井土。從蛇作土二千載，吳堤綠草年年在。」即魏武騰蛇千年化爲土灰之說也。然「從蛇作土」句，更奇譎悸人。

《**夜坐吟**》《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簾外嚴霜皆倒飛」，奇語。《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知己俱遭放斥，同心寂寥，故無見訪之人，遂託思婦以懷彼美也。天河歷歷，風激空幃，粉黛慵施，誰知儂怨，起舞霜飛，終宵待旦，猶憶陸郎初去，所乘乃斑騅，及今踏踏馬蹄，孰如陸郎之我顧也？《協律鈎玄》卷四董伯英評：亦見遇合之難，睽離之易，意有感而作也。

《**箜篌引**》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音節悲愴，讀之淚下。《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諷昧幾亂邦不入。《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樂府最不宜襲，如此却好，然長吉可取處總不在此。

《**巫山高**》《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楚魂尋夢思颼然」，七字分明巫山。《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此追悼馬嵬也。蒼翠逼天，波濤迷漫，楚魂尋夢，譏上皇也。上皇覓少君之術，求見玉眞，抑知竟成永別耶。苦竹哀猿，荒祠寒月，愁紅自墜，風雨淒其，未審芳魂猶憑依否？《李長吉詩刪注》卷上劉嗣奇評：晉志云：《巫山高》，漢短簫鐃歌樂。此作爲明皇幸蜀而憑吊之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脉發《九歌》、《巫山高》作者當以此爲第一。

《**平城下**》《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惟愁裹屍歸，不惜倒戈死」，沈痛。《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結意直率。

《**江南弄**》《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酒中倒卧南山綠」，無不奇絕。《唐風定》卷一〇：長吉歌行，艷稱古今，大抵皆魔語耳。顧華玉詆其怪誕，是具眼人。隨聲賞愛之流，皆入其雲霧耳。獨予違衆，黜之，存此一首以觀其概。《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此羨江南之景物豔冶也。綠霧在水，紅霞映天，翠篠陰凝，江船晚泛，鱸魚美酒，山影垂尊，洗耳清音，月浮水面，自足令人神往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渚暝蒲帆如一幅」，語稚，不得以《左傳》如布帛之有幅爲解。《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水風浦雲生老竹，渚溟蒲帆如一幅。」極雕而佳。狀月是昌谷獨造。

《**榮華樂**》《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十二門前張大宅」，張姓第大，詭爲此名。「銅龍齧環似爭力」，至無緊要，却有思索。「海素」，似謂月。《昌谷集》卷四曾益評：全篇形容梁氏富貴驕縱之極，末言昔日梁氏之富貴轉眼已盡，而已化爲今日京華之富貴，意蓋借此以刺當時之專恣者。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冀出則播弄國柄，入則受制淫妻，寫得曲盡其致。孫壽掃眉挽髻，皆極夭斜，故云。詩意甚明，讀之自見。《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當是男嬖，如鄧、董之儔。既云梁家，則是梁家之子弟矣，非男嬖矣。黎簡批：此詩結語明是詠梁冀，非男嬖也。冀貌甚美，故有「玉堂」以下數句，遂疑爲男嬖耳。此意唐人詩屢用屢妙。收束處，音情之妙，不可言傳。唐人長句能此調者數人而已。昌黎有此筆力，便無此遠韻。《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借題諷刺，豈眞詠梁家。「雲弛絕騁聒旱雷」，旱雷謂笑。《晉書》，客有見人別謝不下泣者，曰：此客密雲。謝公曰：亦且旱雷。此則有響，此所謂箭作辟歷響也。應從弓弛解，乃與上句接。「亂袖交竿管兒舞」，伎人名，詳元白詩。「能教刻石平紫金」，刻字必誤，石是斗石之石。「解送刻毛寄新兎」，董注：新兎筆也，即碑中文字之意。非，兎刻毛是梁冀事，詳《後漢書》。《協律鈎玄》卷四：《梁冀傳》載《漢書》，此爲冀又演出一部傳奇來，可與《秦宮詩》合看。一主一奴，各有妖媚動人處，冀得帝寵，宮得冀寵，並得其妻孫壽寵，寵雖不同，而其狐媚則一。董伯英評：蓋假以刺國忠、林甫、元載輩。或曰刺諸武也，故形寫深刻至此。《古南餘話》卷三：長吉才情哀艷過於少陵。如《榮華樂》一篇，怨而不怒，風人之旨，旁敲隱刺，妙不容指。善學《楚辭》，試將《招魂》、《大招》中些只語助一一點去，以七字斷句，不全似長吉樂府之聲乎！樊川謂其少理，蓋不能讀《騷》。《騷》正越理攄情，貴聲情而略詞理者。有娀之女可求乎？鴆可爲媒乎？魚可媵乎？天可冲乎？水中可築室而芙蓉可爲裳乎？其理安在，而以少理議賀。《詩比興箋》卷四：詠梁冀以刺當時貴戚，末語隱然前車之鑒，但不知所斥何人耳。集中借梁冀事爲諷者，又有《秦宮詩》云：「開門爛用水衡錢，卷起黃河向身瀉。」又《梁臺古意》云：「梁王池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皆與此篇同刺。

《**相勸酒**》《昌谷集》卷四曾益評：末二句，寓感慨意，言梁冀、石崇在當時爲何如，而今園宅荒蕪，祇存空名，見有酒宜快意以爲樂。《黎二樵批點

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曲終奏雅，亦有諷耶。黎簡批：戛然而止，意盡而韻長。《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李藩嘗諫憲宗，以太宗餌天竺長年藥爲戒云，勵志太平，拒絕方士，何憂無堯舜之壽。帝不聽，然其時朝貴希寵固恩，迎合上意，屢進方士丹術。賀蓋傷之。謂晨昏遞代，春秋相禪，堯舜雖久，日月之循環相遇，如在俄頃，雖金玉亦難挽也。大丈夫及時行樂，飲食歌舞，富貴自適，何必更妄求蒼玄，祈延壽算。然媚君以方術，何如導君以令名，永垂奕禩，而使嗣葉昌茂。乃欲左道蠱惑，冀專寵幸，此乃速亡之道，獨不觀梁石之驕侈遽爲榛莽耶？《詩比興箋》卷四：人生幾何，富貴無常，但願天下長太平，人人得行樂耳。乃來見長安，見在位執政皆梁冀、石崇之續，則吾雖欲行樂，又可必乎哉。憂時之語，託之曠達，殆亦元和末年所作。時天下雖治，君臣漸侈，故隱然憂之。

《**瑤華樂**》《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似亦諷求仙。《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秦皇漢武屢見篇章，此又以穆王詠者，總之嘲求仙服丹之誤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八轡冬瓏逐天迴」，冬瓏似唐方言，東野有五色冬瓏，以色言，此八轡又以聲言。《協律鈎玄》卷四：是一幅瑤池宴穆滿圖。董伯英評：此諷憲宗服食求神仙也。首四咏穆王，後俱指王母會穆王事。《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此諷憲宗服食求神仙也。

《**梁臺古愁**》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秋來春謝，已復可悲，秋波漫白，又復幾時，極諷靡歡侈樂，從流忘返之徒。《昌谷集》卷二曾益評：上秋與春爲昔時言，下春與秋爲今時言。《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蘆洲客雁報春來，寥落野篁秋漫白。」二句言方春而忽秋也，宮殿墟矣。《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此追諷太平公主也。主權震天下，將相皆出其門，作觀池樂遊原，瓊瑤山集，侈靡過於天子，乃潛謀大逆，竟至伏誅。後臺沼荒涼，野水瀰漫，賀蓋撫景而托梁孝王以比之。言孝王臺逼霄漢，沼通銀河，琢玉以爲臺飾，綠粉掃天，狀東苑之修竹也。高會奢靡，時懷覬覦，故愁海翻瀾，初欲長繩繫日，爲樂無涯，詎知豔質芳姿，遽罹肅殺，雁去春來，園荒沼廢，爲問好景今安在哉？《協律鈎玄》卷四：此咏梁王雪苑，借古諷今，不必定指爲何王。然既曰梁王，則是唐諸王孫類。是時國事日非，逆宦滿朝，弒君賊主，以爲常事，諸王不知天翻地覆，亂在目前，猶日以飲酒爲樂，眞所謂醉生夢死者也。

《**公無出門**》《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即《小招》四方上下俱不可往，故曰「公無出門」，蓋甚有意於棄世違俗罷干歇進也。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以貧夭而歸功於天，是天賜以貧夭也，而保全之，苦語摧肝。再證作結，苦哉。《昌谷集辨注》：「帝遣乘軒災自滅」，此長吉賦《行路難》也，言以上種種可畏，惟帝遣乘軒，此災自滅也，而豈能得乎！此君門九重，上無所托，畏遭啣嚙，撫己知危也。襲《小招》之詞而非《招魂》也。《協律鈎玄》卷四董伯英評：德宗世，劉晏、陸贄俱以方正不容，橫被誅放。賀深傷之，作此自誡，言天地本多毒螫，出門即是畏途，若佩蘭芳潔之士，尤猰犬所舐掌而求者。

《**神絃別曲**》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一結微詞，眞可奴僕命《騷》可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此專言送神也，無一奇語，自見虛無。「南山桂樹爲君死」二句，結之君，謂女巫也。桂之死，因女巫也。草木何知，亦爲情死，則女巫之妖妄惑人可知矣。末言其衫透肌膚，汗污淺淺，尤冶。《協律鈎玄》卷四董伯英評：謔鬼嘲神，笑空啼影，眞詞家之曼倩，鬼史之董狐，如此文心，上帝那能割愛。

《**綠水詞**》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苦矣，不道此篇更苦。《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蓮則剩葉，蒲則餘根，顏色零落，故感秋而魂動，以寄小姑，見傾人之色足愁苦也。小姑疑即指阿侯，豈姊妹相憶語耶。

《**沙路曲**》《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帝前動笏轉南山」，看他匠轉語意。《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元和六年，以李絳同平章事。先是李吉甫勸上振刑威，于頔亦勸上峻刑，上舉以問絳，因對曰：王政尚德，豈可舍成康而效秦始。帝然之，用以爲相。上四句美相儀之盛也，中四句嘉絳之鯁直，數爭論於帝，動笏可移南山，而威望素著，又秉大權，專掌制敕。末二句言當沙路歸來，羣聞以好語指陳，致刑措不用，令虐焰不興，膏澤隨施，將寰海共戴矣。《協律鈎玄》卷四董伯英評：通詩頌而含諷，言必如此，方無負沙堤上行。此賀初入長安爲杜黃裳咏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沙路即沙堤也，唐時宰相有沙堤云。

《**高軒過（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詩話總龜前集・評

論門四》：李賀《高軒過》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此。《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唐人歌行烜赫者：郭元振《寶劍篇》，宋之問《龍門行》、《明河篇》，李嶠《汾陰行》，元稹《連昌辭》，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盧仝《月蝕》，李賀《高軒》，並驚絕一時。《柳亭詩話》卷三：鮑照年十八，賦《行路難》二十首，强半作墟墓中語。李賀童年賦《高軒過》，便云：「龐眉書客感秋蓬。」其後又有「二十男兒何刺促」諸句，尤爲短氣。古人有言：「言者心之聲也。」春行秋令，鮮有不隕落者。又《高軒過》：昌谷集有韓員外皇甫侍御見過詩，註云：「賀七歲能辭章，二公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立就，自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知名。」余按《仁和里雜叙》詩，注曰：「湜新尉陸渾。」中有云：「安定美人截黃綬，脫落纓裾瞑朝酒。」黃綬尉服，正指湜也。末云：「欲雕小說干天官，宗孫不調爲誰憐。」乃自謂也。夫曰不調，則居奉禮久矣，而湜自尉遷侍御，安得七歲時遂署其銜耶？況秋蓬死草，尤非細瘦通眉語氣，則知歷來傳爲口實者，皆未就本集細攷之故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精光煜爚，四語韓公足以當之。「我今垂翅附冥鴻」，言己欲附二公後。《老生常談》：李長吉歌行如「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四句，雖工部、昌黎警句，不過如是，出諸少小人手，豈非奇才。《湘妃》云：「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浩歌》云：「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烟。」眞如出太白手。若只學其「提攜玉龍爲君死」，「筠竹千年老不死」，「元氣茫茫收不得」，「練帶平鋪吹不起」等句，則永墮習氣矣。

《貝宮夫人》《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元和十二年秋七月大水。貝宮夫人，海神也。此言廟貌華麗，儼如生人，牓額輝煌，翠蛾常豔，神其有靈，則秋來大水，玉衣當亦知寒，何波濤瀰浸，竟不之軫念耶。《李長吉詩刪注》卷下劉嗣奇評：《楚詞》、《九歌》「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注云：「河伯以魚鱗蓋屋，畫龍文，紫貝作闕，丹朱其宮。」然則貝宮夫人者龍女也。此長吉思得君之曲也。

《蘭香神女廟（三月中作）》《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逐句逐字，尚有可取，全首即無謂。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賀居昌谷，與蘭香廟邇，故借蘭香以表貞素，因備言人境之潔。《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走天接看雨，遊水接乘船。《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時人好言神仙，賀故幻其詞，以見世之炫惑，相與附會以從者，讀此當爲之解嘲矣。《李長吉詩刪注》卷下劉嗣奇評：昌谷與蘭香廟邇，有借蘭香以表己之貞素意，故備言其人境之潔。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何物最傷心」，喚下，滑語極可厭。《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言韋兄弟既去，而我困守田園，獨受催租之擾，知我者唯南山耳，甚言別后不堪爲懷也。

《溪晚凉》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眠鷺征鴻，冰炭相形，便有無窮苦惱。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官庭即陸渾尉廳也。賀詣湜，値尙未至，因寫庭樹之冷落，吏胥之雜沓，而即事以嘲之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感皇甫官冷也。

《長平箭頭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直餘三脊殘狼牙」，善賦。《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唐室自開元以後，寇盜藩鎭叛亂殺伐，迄無寧日，天下戶口四分減二，死亡略盡。賀過長平，得古箭頭而作此歌，弔國殤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漆灰骨末丹水砂」，此即下句古血之色也，分明賦古箭鏃，徐以砂言，何也？即此知注非文長。「酪瓶倒盡將羊炙，【略】迴風送客吹陰火」，上炙韻，下火韻，不知何叶，二字又必不誤。「南陌城東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簟竹。」結末二語，非欲從其勸，乃正笑其勸也。長平坑降卒地，偶得箭頭，心情惟弔古耳。

《江樓曲》《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鯉魚風起芙蓉老」，龍化也。「曉釵催鬢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風。」俊快濃至。《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此當壚婦憶其夫。鬢爲南風所催，容華不久，故語南風，速其抽帆而歸。黎簡批：第三句言於曉起催粧時即祝語南風，願其蕩子早歸來也。曉字與下句「一日」二字相叫，總言欲其於曉粧時即抽帆而歸，歸可一日而至也。「小玉」句媚絕，所謂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徐注憶夫，是也。以爲當壚婦則非，殊不顧結尾小玉開屏之景，此豈當壚家所有耶？其誤在酒旗換苧一語，而不知其爲旁景。「鯉魚風起芙蓉老」，篇篇點景是鯉魚風，南風梅雨等言時久矣。

《塞下曲》《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淸壯。「胡角引

北風，薊門白于水。」悲壯斗絕。《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昌谷善用千里字，然至雙字輒不佳，如遙遙空，碎碎墮等字，皆太作意。

《染絲上春機》　《梅磵詩話》卷上：李長吉集中有《染絲上春機》、《美人梳頭歌》，婉麗精切，自成一家機軸。近世襄邑許介之集中，亦有《染絲上春機》、《美人對鏡歌》，頗得長吉體製。《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美人懶態燕脂愁」，燕脂愁言美色之無歡。「願君處處宜春雪」，春字好，暖時慮寒，慮之至矣。《李長吉詩刪注》卷下劉嗣奇評：詩意即墨子見染然而悲也。

《五粒小松歌并序》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蛇子蛇孫鱗蜿蜿」，皆不成語。「月明白露秋淚滴，石筍溪雲肯寄書。」謂樹與峰別。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詠松而用石筍、溪雲，亦屬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細束龍髯鉸刀剪」，詠松止此，以下不復照應，亦一格。《秋窗隨筆》：《五粒小松歌》，有云當是「五鬣」，「鬣」訛「粒」。非也。《五代史》：鄭遨聞華山有五粒松，可證不訛。所謂「新香幾粒洪厓飯」，新香可飯，或者松子乎？

《塘上行》　《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亦閨情也，只一雌字點眼，絕妙齊梁，高出唐人。

《呂將軍歌》　《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刺葉言神驥之辛苦，芻水憤蹇蹄之安樂，結意是怨。《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此時人也，非詠呂布，不可以起句誤之。「傅粉女郎火旗下」，女郎指孱將，用古呂姥蕭娘之戲語。

《休洗紅》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古意。《昌谷集》卷四曾益評：言紅莫洗，洗多則色淺，以比人莫騁騁，則易老。昨日見，見其騁少年，故囑之曰：封侯擬早歸來，莫作弦上箭，一去而不返。蓋以其騁，故恐其不返。《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征夫遠別，閨中囑其早歸，言顏色易衰，青春易邁，莫如弦筈之一去不歸，致久負芳容也。《問花樓詩話》卷一：《休洗紅》、《西洲曲》皆古樂府題，長吉自出機杼，飛卿轉入窠臼，人才相懸，豈止升斗。

《神絃曲》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旋風吹馬馬踏雲」，自是一種邪見，偏善其時景情態。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曲譏女巫禱神之妄。《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以下三首並是寫秦俗尚巫。《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唐俗尚巫，肅宗朝王璵以禱祠見寵，帝用其言，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美容盛飾，所至橫恣賂遺，妄言禍福，海內崇之，而秦風尤甚，賀作三首以嘲之。《載酒園詩話又編・李賀》：《神絃曲》曰【略】《神絃別曲》曰【略】二詩眞有《湘君》、《山鬼》之遺。但中篇語太淺直，如「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形容殊劣。二詩已不能盡奇，《騷》豈易及，況「奴僕」耶。又《李商隱》：長吉、義山皆善作神鬼詩，《神絃曲》有幽陰之氣，《聖女祠》多縹緲之思。《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神絃》三首，皆學《九歌・山鬼》，而微傷於佻，然較之元明，又老成持重矣。凡《神絃》詩皆譏淫祀，篇篇皆佳。「西山日沒東山昏」四句，以上四語寫巫之降神。「桂葉刷風桂墜子」二句，此二語寫巫之謁人能降害。「古壁彩虯金帖尾」，以下四語寫神祇恍忽難知，而妖妄又作矣。《協律鈎玄》卷四：巫之惑人，類皆吞刀吐火，咒鬼焚符，搖鈴振旛，篩金播鼓，跳躍出入，疾如風雨。聞桂子墜則以爲神將戮妖，見帖尾動則以爲雨工驅虯，且以鴞鳴爲魅嘯，燐光爲巢火，於昏黑杳冥中寫出一派陰幽颯沓景象，令人毛悚。

《野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枯榮不等嗔天公」，落落豪意。《協律鈎玄》卷四：此咏不得意之武士也。鵰翎羽箭，何等輕趫，射落飛雁，何等矯捷。麻衣衝風，晚歌田中，何其困憊寥落也。末四句，即其所歌之詩，亦見其心胸豁達，非落落窮途中人也。

《神絃》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起四句寒颯過人，直令毛髮森直。「有無間」，妙。「師更顏」，更妙。《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雜之《楚詞》，何以辯非屈、宋。《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二方世舉批：大概與前首義同，而未及前之結寫妖妄復作等語，然此所言巫之謁人與人之爲巫所謁者加甚。「攢蛾一嗟重一彈」，嗟當是嚏。

《將進酒》　《詩話總龜前集・評論門三》：《將進酒》，魏謂之《平關中》，吳謂之《章洪德》，晉謂之《因時運》，梁謂之《石首扃》，齊謂之《破侯景》，周謂之《取巴蜀》。李白所擬，直勸岑夫子、丹丘生飲耳。李賀深於樂府，至於此作，其辭亦曰：「琉璃鐘，琥珀濃，小糟酒滴珍珠紅。」嗟乎，作詩者擺落鄙近以得意外趣者，古今難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香山居士》卷二一：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云：「小糟酒滴眞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與江南紅酒相類者乎？

《優古堂詩話》：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予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哀怨豪暢，故是絕調，極是快句，可人可人。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此種，李王孫集中最佳者，人自忽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中》：周珽評：余謂花落如雨，奇，亂如紅雨，更奇，詞意雖同，而簡練，李覺勝焉。至「酒不到劉伶墳上土」，見人世時物易於哀謝，有生得樂且樂，無徒博身後孤寂地下矣。陶淵明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賀蓋深悟其眞想者矣。《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此譏當世之沉湎者也。豪貴侈靡，歡宴無極，且謂其宜及時行樂，沒則已矣，他日荒冢古丘，固無及耳。《柳亭詩話》卷九：劉夢得詩：「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落紅雨。」實自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化來。而馬西樵謂劉、李出於一時，並非剽竊，吾謂寸金不換丈鐵，昌谷爲優。《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太似鮑照，無可取，結差可人意。《協律鈎玄》卷四：於燈紅酒綠時，或花前月下高歌此詞，應不減痛飲，讀《離騷》。《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桃花亂落如紅雨」，佳句不須雕刻。「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坟上土。」達人之言。《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奇語。

《美人梳頭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如畫，如畫。有情無語，更是可憐。無語之語更濃。《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語重而不覺其重，愈重愈妙，諸人皆不及。《唐詩歸》卷三一鍾惺評：嬾靜而搖曳，美人妙手。《唐詩快》卷七：描寫美人梳頭，可謂曲盡其致，但不知白玉樓中亦有此美人否？若無此一物，何以見天上之樂。《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狀美人之曉妝也，奇藻蒨豔，極盡情形，顧盻芳姿，彷彿可見。《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寫幽閨春怨也。結尾櫻桃花三字纔點睛，花至櫻桃，好春已盡矣。深閨寂寂，亦復何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使溫李爲之，穠豔應十倍加，然爲人羨，不能使人思，不如此畫無盡意也。從來豔體，亦當以此居第一流。《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解鬟臨鏡立象床」，髮長也。「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梳頭以後之神。《協律鈎玄》卷四董伯英評：總一折花，而於踏雁沙見其步之妍，於背人不語見其態之幽，於下階自折見其情之別。長吉起語，如空山凝雲，秋藍着色，結句如渭城波小，自折櫻桃，俱於本題外別出一意，愈遠愈合，無限烟波。

《月漉漉篇》《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未厭脂粉。「月漉漉，波煙玉。」不可解，亦自好。《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此賀昌谷山居秋夜泛湖作也。前憶昌谷詩「不知船上月，誰泛滿溪雲」，而《昌谷詩》又有「石帆引釣餌，溪灣轉水帶」之句，此言月色皎潔，湖光恬靜，秋水開落，夜度飛鴻，景況甚佳，差堪彷彿會稽之石帆鏡湖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綠刺冒銀泥」，梁吳筠餌說，細如華山玉屑，白似梁甫銀泥。白居易《虎丘寺路宴留別諸妓詩》：「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橈馬簇蹄。」又《答元微之》詩云：「更對雪樓君愛否，紅闌碧甃點銀泥」。薛能詩：「畫燭燒蘭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趙秉文詩：「玉堂陰合冷紗窗。雨過銀泥剔篆蝸。」《協律鈎玄》卷四：古詩以蓮喻憐。鮮紅死，人心不死，鮮紅雖死，餘香尚留水上。人心不死，則憐香之心，郎固與妾同也。況郎近在菱塘，思欲溯洄以就，無如袖爲菱刺所冒，致被鈎留而不得往也，宛若蒹葭秋水伊人宛在之思。此詩神味雋永，思致精深，人謂長吉詩牛鬼蛇神，如此種詩，豈人意見所及。

《京城》《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四卷末自此以下誤收，乃學長吉而不得似者。

《官街鼓》《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神奇至於仙極矣。獨屢言仙死，不怪之怪，乃大怪也。《昌谷集》卷四曾益評：此言鼓聲日夜環轉，人有死時，鼓無斷時，葬神仙聲不絕，極言其無斷時。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屢言仙死，深爲求仙怠政者戒。冷語趣甚。《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神仙可死，而漏聲不絕，極意形容。《昌谷集註》卷四姚文燮評：此譏求仙之非也。日月循環，鼓聲相續，故長安猶是，漢城黃柳，新簾飛燕，已成黃土，使如秦皇孝武在時，遽言碓碎千年白日，勢必使翠髮變爲蘆花之白，猶與共南山之壽以守此中國也。其實秦皇死，孝武復死，漏聲相續之下，亦不知斷送多少萬乘之君矣。《協律鈎玄》卷四：此長吉祝國之詞，迨順宗冊太子時作。史稱順宗風瘖未愈，政在二王，而八司馬之黨交搆縱橫，人情噂沓，乃從韋皋之請，暨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箋表繼至，乃傳位太子，社稷以安。此詩有作譏求長生者，似屬牽强。

《許公子鄭姬歌（鄭園中請賀作）》《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萬無長吉之理。「許史世家外親貴」，俗手所不下之筆。「桂開客花名鄭袖」，稚

而晦。「先將芍藥獻粧臺，後解黃金大如斗。」二語有何關於情致，但有屠沽兒氣。「莫愁簾中許合歡」，字字笨。「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興牽人馬上鞍。」長吉從無此接頭，如不了了人欲作趣語，以爲解事，但有不通。「自從小醫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二語小有致，然亦淺滑輕佻，長吉手筆必字字沉重，字字莊重。「爲謁皇孫請曹植」，亦據不得此語以爲李賀，當別一李王孫也。

《新夏歌》　《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三句一韻，用秦碑體。末有單一句，古人却少，文氣亦似未盡，竊疑有脫。「曉木千籠眞蠟綵」，字字笨。「落蒂枯香數分在」，字字笨。「長畛徘徊桑柘重」，五字小有致，似長吉。「天濃地濃柳梳掃」，俗。

《題歸夢》　《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魚目不瞑，言勞思不寐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三方世舉批：不必有昌谷字，自知非僞作，其骨重也。「燈花照魚目」句，徐注：自謙魚目非明珠，故難售，繆甚。魚目用鰥魚不瞑耳。本淺淺語，徐何曲求。

《經沙苑》　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馬政不整，讀之有愧。《李長吉詩刪注》卷下劉嗣奇評：稱盛莫如唐馬，而賀詩乃傷其凋殘若此，此詩遂爲馬政立說矣。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四劉辰翁評：「今將下東道，祭酒而別秦」，必不碌碌。《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時宜裂大被」，此句似有誤字。「祭酒而別秦」，詩中而字難用。《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以上言張李俱有才而亦幽棲不遇，臨岐有同悲也。

《南園》　《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此是長吉。但其平平者。

《假龍吟歌》　《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外卷劉辰翁評：多不可讀。《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房琯先隱終南山，聞龍吟，寺僧以銅椀潛戛效之，琯不能辨。自「雲弄」以上，俱形容銅杯之假龍，其下言隱終南之龍去也。《昌谷集註》集外詩：上六句狀假龍之聲哀激而飄渺也。木死二句言龍所居之處也。窗中二句知其聲自水中出也。崖磴二句哀龍去而苔空竹折也。蓮花二句去久而腥猶在也。詩蓋譏假之亂眞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詭異未有不可以義理通者，此則比時無理，入題語又皆頑鈍，其非長吉無疑。「蒼鷹擺血」，生辣不至此。「雲弄車蓋」，俗。「隈壖卧水埋金瓜」，俗而又俗。「蓮花去國一千年，雨後聞腥猶帶鐵。」結句佳，然人之所能，不必長吉。

《感諷六首》一　《協律鈎玄》卷四董伯英評：皆感所見而作，首言苟榮不足樂，指韓憑妻、樂昌公主之流，以誌感。念所思在天一方，所謂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僞耳，却非下下。人所以知其爲僞，易知易能也，步步有陳迹可尋，如何是長吉蹊徑，其中却有好句。「桐竹羅花牀，眼逐春暝醉」，二語亦小有意，但淺滑。《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刺貴胄以寫己懷，只結句是主意。

又二　《唐詩歸》卷三一鍾惺評：空迴奇語，似非長吉本色，然無此，又不能爲長吉。《昌谷集註》集外詩：貞元四年，回紇求和親，十一月以咸安公主歸之。玄宗朝，回紇以兵助討祿山。遂下嫁以寧國公主。是昔以蜀亂，故及今書信斷絕。頃又以吐蕃爲患，而復以女驅異域，黑水之朝波亦爲之嗚咽不平也。昔寧國公主行，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一旦遠去，永無還期。而嬌魂唯隨回風，死地猶懸鄉月，不亦悲乎。《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代戍婦怨。

又三　《昌谷集註》集外詩姚文燮評：貞元十二年，以寶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卒無成功。元和四年，復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賀謂宦官典兵，故以婦人比之也。方邊氛肅殺，乃借此以竊金印，忝不知恥，驅老弱以試鋒鏑而妄報戰功，天子方惟言是聽，誰能辨其黑白耶？《李長吉詩刪注》卷下劉嗣奇評：有兵盡戍窮征及婦人之意。《協律鈎玄》卷四：此指孱將殺百姓以冒功。

又四　《昌谷集註》集外詩姚文燮評：天寶以來，王侯將校皆蓄私馬，動以萬計。而藩鎮子弟多處京師，富貴驕橫，挾彈馳獵，千金一饌，猶以所獵狼肉不堪充口腹也。少年何知，不過以而翁佩刀專殺伐以冒軍功，遂致此輩豪縱。若西山茅屋之下，賢俊飢寒，且憂半菽，良足傷矣。《協律鈎玄》卷四：此譏武世家子弟驕奢，不識賢雋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刺寵倖貴戚。

又五　《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似悲團扇風」，不老。《協律鈎玄》卷四：借班姬不蒙寵幸，以慨賢士之没没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代宮人怨。

又六　《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君恩濃至，如十日並照。黎簡批：刺富貴家。《昌谷集註》集外詩：此則撫舊心傷以成感諷之

第六首也。爲言從前之蝶香柳色，有如十日並照，秋無衰草，祇以調歌能回肅氣，杯池亦放白魚。又所在水宴，必求佳鱠，菱科之中，皆設梁笱。芊茸梨花，春昏長嘯，唯愁花落，不悟世衰，而抑知有今日者哉？靜觀往事，不覺魂銷，唯對南山以浩歌耳。《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不悟世衰到」，粗淺。《協律鈎玄》卷四：此諷當時紈絝子弟競尚笙歌，日肆遨遊，不悟世道之衰，轉眼便見艱難也。

《**莫愁曲**》《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僞在轉折末結處見，亦在情景皮相上見。「何人此城裏」，滑易字。「羅牀倚瑤瑟，殘月傾簾鈎」，二語猶略有曹植、鮑照皮毛。「何名何莫愁」滑易義。

《**夜來樂**》《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外卷吳正子評：此篇疑步驟長吉者，刻畫而陋俗。《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曉起入朝也，此指貴戚或武臣之少年。語意似詠倡。黎簡批：「新客下馬故客去，綠蟬秀黛重拂梳」，市井語，殺風景語。《昌谷集註》集外詩：此言貴遊之夜宿倡樓者也。供帳侈麗，燈月交輝，香醪酬酢，珍玩贈貽，以博麗人之一笑爲貴。乃子夜合歡，平明又事朝謁，故漢轉烏啼，即帶劍馳馬以趨紫禁。而倡樓方嫌此際之孤零，舊去新來，又整新妝以相迓矣。《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亦僞，未有如此淺露曼衍之長吉，然猶不惡，至結則時俗。「赤金瓜子兼雜麩」，碎金曰麩金。「劍崖鞭脊青石珠」，劍崖即劍首。

《**嘲雪**》《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徐渭評：奇甚，不犯諸作雪套作語更奇，宛然雪似人也。《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托言雪從西至中國，如遠客然。黎簡批：即詠雪耳，不見嘲意，唐人詠或曰嘲，勿泥。

《**春懷引**》《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庸下之比，避之不暇，猶津津道之耶！方知歐蘇壽星堂雪詩禁體物語之遠俗，徐文長賞其不犯雪套，而自作雪詩。至以織女挂孝爲比，可歎之甚。「芳溪密影成花洞」，俚。「蟾蜍碾玉作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頑穠。「阿侯繫錦覓周郎」，淺俗。「憑仗東風好相送」，滑率。《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此亦詠倡樓詩，然不言客戀倡，而說倡訪客，題曰春懷，無所不可。佳句如玉樹林。

《**白虎行**》《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外卷吳正子評：如此篇及後《嘲少年》，顯然非長吉之筆。《四溟詩話》卷四：詩中罕用「血」字，用則流於粗惡。李長吉《白虎行》云：「袞龍衣點荆卿血。」顧逋翁《露青竹鞭歌》云：「碧鮮似染萇弘血。」二公妙於句法，不假調和，野蔬何以有味。《昌谷集》卷四曾益評：周衰繼之秦，秦用暴虐，思爲萬世計，求不死之藥，終不可得，仙終不可致。殘逞其民而無息戈之時；時最可憫者如荆卿，爲燕復讎，然天方授秦，不克成事，徒死秦庭而已。不知朱旗一舉，子嬰就禽，秦之天下復爲漢有，用是知暴虐者不可終恃。《昌谷集註》集外詩：此譏暴政之不可恃也。仙方本幻，民命可矜，雖劍士俠客不能爲害，而仁主一興，遂致隕滅，可不戒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亦僞，除起句，無一創獲，務襲陳言而已。「玉壇設醮思冲天，一世二世當萬年」，非先秦所有，時俗不稱。「誰最苦兮誰最苦」，俚滑至此。《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雄豪二字下得傖。長吉工用刺骨酸辣之字，此却欠鍊。

《**有所思**》《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外卷劉辰翁評：清嫩。《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亦僞，長吉肯如此滑易章句否？若屬他人，則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此題長吉平正無暇之作。神仙亦復傷別，所以況人間也。此數句是篇中最濃至處。

《**嘲少年**》《艇齋詩話》：荆公《贈北山道人》云：「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數行書。」此語本李賀《嘲少年》詩，云：「每揖閒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外卷吳正子評：「少年安得長少年」以下，淺易之甚。《昌谷集》卷四曾益評：言少年驕奢恣肆，艱苦不知，常人羨其所爲，而彼亦自以爲得意，庸詎知韶華難恃而老忽至。《柳亭詩話》卷三〇：北齊盧潛與弟子邃，少爲崔昂所知，曰：「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太白《遊獵篇》：「生平不讀一字書，但將游獵誇輕趫。」長吉《嘲少年》：「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誇」字尚淺，「買」字特深，二李眼光爍破千古。《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僞之至，鄙陋心情，佻達口吻。「貧人喚云天上郎」，口吻賤甚。「一生美妾過三百」，口吻村甚。「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市井駔儈伶俐語。「少年安得長少年」，以下又游方黃冠唱道情，多烘先生講道學。《龍性堂詩話初集》：長吉集中有《嘲少年》一篇，詞義淺陋，決屬贋作。李赤之於太白，識者自辨。《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貧人喚云天上郎」，閑插此句妙絕。「自說生來未爲客」，以下皆不雅。「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漫罵，無書卷氣。

《**高平縣東私路**》《唐詩歸》卷三鍾惺評：「呼君」二字妙甚。《黎二樵批

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上四句狀私路今之景，而無人居也；下四句狀私路之景而古有人處也，依希避秦之意。黎簡批：上六句總言私路之幽，末二句言若非古人曾到此，亦安知其爲路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亦僞，太淺直。「古者定幽尋」，扣題稚甚。

《**神仙曲**》《昌谷集註》集外詩：元和朝，方士競遊輦下，賀深惡其荒唐怪誕，而作此以嘲之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亦僞，心手總俗。「上帝揀作仙人居」，佻。《李長吉詩刪注》卷下劉嗣奇評：曹植有《升天》、《遠遊》諸篇，皆傷人世不永，當求神仙翺翔六合之外，而賀未免有褒裳就之之思。

《**龍夜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亦僞，但不惡道，亦無一意外語。「一聲似向天上來」，滑。「暗合清風調宮徵」，死相。

《**崑崙使者**》《吳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外卷劉辰翁評：也好，此其悲茂陵也。「元氣茫茫收不得」，甚有風刺。《徐董評注李長吉詩集》董懋策評：序稱長吉理不及詞，如「元氣茫茫」一句，奧越《參同》。《昌谷集註》集外詩：漢武好大喜功，遣張騫使異域，方欲爲萬年計，乃使者未還而陵木已拱，仙掌甘露猶然淋漓，奈元氣已耗，不能得長生矣。墓前刻獸，久而頹敗，中天月滿，一抔徒存，英武神仙，又安在乎，賀蓋深爲元和憂也。《唐詩評選》卷一：此以刺唐諸帝餌丹暴亡者，今且千年，人猶不解，況當時習讀問傳之主人。長吉長於諷刺，直以聲情動今古，直與供奉爲敵，杜陵非其匹也。「元氣茫茫收不得」，說出天人之際無干涉處，分明透現，笑盡仙佛家代石人搔背癢一樣愚妄。韓退之諸君終年大聲疾呼，何曾道得此一句在？故知人不可以無才。《唐詩快》卷七：此亦爲劉郎秋風客而作，然金盤玉露，究何益於滯骨哉。《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爲好仙也。此乃眞本，看他何等卓立。《協律鈎玄》卷五：此感漢武而諷憲宗也。前朝陵寢，異代荒涼，自古而然。但漢武當年拜文武，封五侯，廢后殺子，慙德多矣。金盤玉露，何曾享得長生；至今骨埋荒土，祭奠無人，只有凄涼明月，夜夜來相照耳，豈不悲哉。麟背裂，虬肢折，似長吉早已隱憂憲宗之不得考終，後卒被殺。《詩比興箋》卷四：此又以漢武寓憲宗也。憲宗晚節好神仙，以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採藥天台山，服其藥，日加燥渴，即詩所刺也。後以服金丹多躁怒，暴崩中和殿。長吉已不及見，而詩若預知之，豈非深識遠慮者歟？《評注李長吉詩集》吳汝綸評：此感漢武而諷憲宗也。

《**漢唐姬飲酒歌**》《協律鈎玄》卷五何焯評：董卓廢少帝，降爲宏農王，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卓使李儒進酖，王乃與妃唐姬及宮人飲讌，遂飲藥死。姬，潁川人，王薨歸鄉，父欲嫁之，固不許。李傕略得姬，欲妻之，固不聽，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感愴，詔迎姬置園中。此賦其事也。《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僞在麄疏。《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寧用」二句，即我死何用鴆，醇醪足矣之意，而翻用之，且言不必酒，死即死耳。

《**聽穎師琴歌**》《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黃淳耀評：以書法縈裊鉤連，比聲之不斷也。玩「誰看」二字，非以兩者比琴，言兩者不足看，以形容琴也。黎簡批：「越王」以下五句忒吵鬧，琴詩如此，雖工亦低品矣。注凄、和、幽、壯，全不是，適、怨、清、和，已非妙解，況染其習。竺僧以下追叙法，可觀。《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眞本無疑。與韓孰後先耶？其格調略同，後兩段落僧，則拖沓不如韓。《龍性堂詩話初集》：唐人聽琴、聽琵琶詩，如右丞之於董大，昌黎、昌谷之於穎師，奇語疊出，彷彿盡致，後人莫臻其妙。

《**謠俗**》《唐詩歸》卷三鍾惺評：樂府妙境。明于嘉刻本《李長吉詩集》無名氏批語：時以宮妓爲榮，落藉爲耻，故甚俗可謠也。昌谷作此誚之，名曰謠俗。《李長吉詩集批注》卷四方世舉批：僞在人之所有。「試伴漢家君」，稚。《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黎簡批：意甚隱，不知所諷何事。强解亦臆說。

傳記

《**舊唐書・李賀傳**》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彷彿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新唐書・李賀傳**》（存目）

《**唐才子傳・李賀**》（存目）

紀事

《劇談錄·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相國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結交賀。一日執贄造門，賀攬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目，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禰諱「晉」，不合應進士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遂成轗軻。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太平廣記》卷四九引《宣室志》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求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搆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

《幽閑鼓吹》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得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並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相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賀集》五卷。

《郡齋讀書志·李賀集四卷外集一卷》 外集予得之梁子美家。姚鉉頗選載《文粹》中。

薛季宣《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出秘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讎比正舛譌，概之杜牧之叙，宣城本多羨詩十九，蜀、姚氏本少亡詩四。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本疏其異同於下，著姚氏本於上。大校宣城本，不遠蜀、姚氏本，最爲審訂，皆已刊正可傳。

《宋史·藝文志七》 《李賀集》一卷，又《外集》一卷。

毛晉《汲古閣題跋》 余齠年從莊樂舅氏，流憩舟中，見《李長吉詩》會稽本誦之，不能釋手，句之而歸。【略】繼獲臨安陳氏本，如《勉愛行》二首，離爲三首，《神絃別曲》、《神絃曲》、《神絃》，三處合編一處，詮次倒顛。又如「空白凝雲遏不流」，誤作「空山凝雲」，「杜若已老蘭苕春」，誤作「繭苕春」，「泣露嬌啼色」，誤作「帝色」，「向壁印狐蹤」，誤作「孤蹤」云云，一一釐正。既而復見鮑欽止手定本，無論「白門前，大樓喜」一篇，得未曾有，如「碧玉破不復」，陳本作「破瓜後」，「柳臉半眠丞相樹」，陳本作「柳陰」之類，雖同是宋版，不啻涇渭之迥別，第《摩多樓子》作「棲子」，「試伴漢家君」，作「漢家書」，此又鮑本白璧微瑕矣。倘古破錦囊中所藏，不遭溷中之阨，盡出鮑氏手眼，李藩侍郎不稱大快耶！琴川毛晉識。

又 據杜牧之叙云：「歌詩離爲四編，凡二百二十三首。」今攷鮑欽止手定本四卷所載，共二百二十首，又集外詩二十三首，已多二十首矣。何流傳至北宋大觀戊子冬者，反多於唐太和五年冬沈子明授杜牧之者耶！豈賀鑄氏得於梁鐸氏者，或有贋鼎耶？抑廁鬼有靈，復爾流布人間耶？毛晉又識。

《讀書敏求記》卷四中 《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述古目》注「宋本影鈔」四字。鈺案：《讀書志》卷數同，《直齋》作《李長吉集》一卷。）宋京師本無後序。此鮑欽止家本也，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

又 吳正子箋注《李長吉歌詩》四卷，詩外集一卷。此書是元人舊鈔，潘君顯甫贈予。君諱榮，別號郭指。平生交唯孟亮先生、石林長老與予三人。著《法苑紺珠集》。牧翁極稱之。窮居陋巷，書聲琅琅出金石，虞山一隱君子也。惜乎單門寒素，將來湮沒無聞，未免有名氏（醫）（翳）如之歎耳。

何焯《跋李賀歌詩編》 庚寅借得毛斧季南宋本校過者，復正數字，已爲

善本，後人勿棄擲之，焯記。異同處俱照《英華》、《文粹》改定，康熙丙戌，得見碣石趙衍刊本，又稍加是正。趙本止四卷，不載集外詩。

又《跋李賀歌詩編明刻本》 內府宋槧二十家唐人集，長吉《歌詩編》在焉。祗役武英，偶得見之，苦無閒暇攜本校勘也。會心友北來，篋有金源趙衍所開《歌詩編》四卷，其後題云龍山先生所藏舊本，乃司馬温公物，一見心開，燈下自校至再，改正訛字，其可疑者，亦記於闌下，俟異日遇宋本決定之。康熙丙戌九月香案小吏何焯書於語古小齋中。

又 戊戌二月，方文輔從常州一士人借得北宋本《歌詩編》，有文柟崙文補寫三葉，且記目錄，後云：此書半偈翁舊藏，今歸青甫舅氏。半偈庵，王百穀所築精舍，其祖子長之外舅，青甫則張丑也，不知亦許借校與否？姑記之。

又 集外詩往往見於《文苑英華》、《唐文粹》中，《英華》多下注「集作某」，意本是集中所有，而此所編四卷，失之耶？聞大字本出於鮑欽止者最善，猶庶幾得見焉。丙戌九月下直，燈下記。

《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 右《李賀歌詩》四卷，集外詩一卷，前有杜牧序，宋大觀時，鮑欽止校定。唐《藝文志》有《李賀集》五卷，宋志作一卷，又外集一卷，一字疑誤。《郡齋讀書志》：李賀四卷，外集一卷，即此本。此編爲宋本舊式，可貴也。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板書目》 《李賀歌詩編》，金板，四卷。

倫明《漁書樓刻本李長吉集題識》 二樵評長吉詩，係以藍、墨二筆加於漁書樓刻黃陶庵評本之上，後歸陳蘭甫京卿。番禺葉蘭臺寫刻，即據是本也。其與原本不同者，將原本行間之評，移於書之上方，但間有添改之字，又集外《神仙曲》漏一條，又有評語多條爲原本所未有，是否葉自撰，抑錄之他家，概未標別。幸陳藏原本尚在人間，取校葉本，始識眞面。茲即用舊刻黃陶庵評本照錄一過，期與原書如一覽者，勿以葉本之詳反疑此本也。辛亥四月，倫明錄畢記。

《蕘圃藏書題識》卷七 《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影宋本）。余藏唐人集不下百餘種，舊刻名鈔都備，即同一集而藏書之家有異，亦在所收，故種更多也。頃書友鄭益偕袖此舊鈔《李賀歌詩編》一冊遺余，識是馮氏藏本，檢所藏尚缺此種，急收之。馮所藏唐集已有一二種，行款圖章卻不相類，知鈔各有本，其藏亦非一人也。乙丑夏，蕘翁記。

又 戊辰夏，從經義齋得舊刻本，較此多至元丁丑、弘治壬戌二序，當是明翻元刻也。分卷雖同，標題序次略異，即字句亦閒有不同，稍暇當參校之，《讀書敏求記》載鮑欽止家本，此殆近之。復翁識。

又 《李賀歌詩編》四卷（金刻本）。金刻《李賀歌詩編》四卷，余去年得何義門手校者，始知世有其書，諸家藏書目未之載也。何云：碣石趙衍刊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頃見是本正合，其爲金刻無疑。最後序文何校未錄，但云龍山先生所藏舊本，乃司馬温公物。今觀全文，語亦符合，且可補何校所未備，因急收之。【略】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又 《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一卷（校影宋本）。馮藏影宋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八字。昔義門何學士曾見宋本於內府，未及校，後得伊弟心友攜示金本，遂細校一過，以未將宋本覆勘爲憾。其跋云：然茲校影宋本勘過，復以金本參之，知二本相同，有一二誤處，二本互有，即有實誤者，亦可參互證之也。復翁記。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歌詩編》四卷（金刊本）。題隴西李賀長吉，卷第一凡五十九首，第二凡五十四首，第三凡五十七首，第四凡五十首。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有後序云：【略】案《長吉歌詩編》以臨安書棚本爲最善，以此本核之，有互異處，如卷一《蘇小小歌》云：「西陵下，風雨晦。」不作「風吹雨」。《十二月》云：「依稀和氣解冬嚴」，不作「排冬嚴」。《三月過行宮》一首，次《湘妃》後，不在卷二《感諷》後。卷二《黃頭郎》云：「石雲溼黃葛」，不作「爲黃葛」。《馬詩》云：「年時鹽坂上」，不作「午時」；「唐欲斬隋公」，不作「唐劍」。《仁和里雜叙皇甫湜》云：「疫瘡衝頭鬢莖少」，不作「疫氣」。《感諷》云：「蟾光掛雲岫」，不作「掛空秀」。卷三《送秦光祿北征》云：「正室臂鸞釵」，不作「擘鸞釵」。《謝秀才有妾縞練》云：「栖烏上井塘」，不作「井梁」。《畫江潭苑》云：「靄靄啼深竹」，不作「鸞鸞」。《奉和二兄罷使》云：「留愁翻隴水」，不作「笛愁」。《題趙生壁》云：「木蘚青岡老」，不作「青桐老」。《河陽歌》云：「花燒中誕城」，不作「中潭城」。《秦宮詩》云：「雲閑酒暖春茫茫」，不作「人間酒暖」；「午夜銅盤膩燭黃」，不作「十夜」；「桐陰永巷調生馬」，不作「桐英永夜騎生馬」；「醉卧氍毹滿堂月」，不作「醉睡春歸滿堂月」。《昌谷》云：「顏子鬢先老」，不作「鬚先老」；「心曲語形影」，不作「心世」；「韓烏處矰繳」，不作「韓鳥」。卷四《艾如張》云：「張在野田平碧中」，不作「野山平碧中」。《上雲

樂》後次《巫山高》一首，不在《箜篌引》後。《猛虎行》云：「强弩莫抨」，不作「莫烹」。《苦篁調嘯引》云：「人間無德不能得」，不脫「人間」二字。《榮華樂》詩「齒編」下空一字，宋本連刻貝字，則不成句。《瑤華樂》次《相勸酒》前。《上之回》云：「天高度雷齊墜地」，不作「慶雷」。《許公子鄭姬歌》云：「清絃十五爲君彈」，不作「五十」；「曲裏長眉人見少」，不作「少見人」。《出城別張又》云：「光明靄不斷」，不作「不發」；「家庭疏篠竿」，不作「篠穿至」。《高軒過》云：「東京才子文章公」，不同俗本有「云是」二字及「鉅」字；又「九精照耀貫當中」，不作「元精耿耿貫當中」。此本與宋本俱同，宋本有集外詩一卷，此本無之，舊爲文氏藏書。（卷末有休承朱記。）

又 《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影鈔宋本）。題隴西李賀。案長吉詩，吳正子、錢遵王俱曰京師本無後卷，有者，鮑本也。又，薛季宣曰蜀本無外集，宣城本有之。此述古堂影寫宋本，前有杜牧序，卷末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一行，寫手工整，楮墨如新，想見當日彭城氏之本，率精好如此。（卷末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 《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一卷（明宏治刊本，葉子寅藏書）。隴西李賀。【略】《郡齋讀書志》載四卷，外集一卷，與此本合。前載杜牧序。又至元丁丑復古堂識云：長吉詩舊藏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互有得失，獨上黨鮑氏本爲勝，今定以鮑本而參以諸家。書前復有宏治壬戌汝寧劉淮序云：安慶有是集，字刻率易，宗敬守寧，翻刻於謝朓樓。黃蕘圃定爲明翻元本，有葉氏藏書葉子寅印，又有藏儀墨農家功甫借觀石雲諸印。

又 《唐李長吉詩集》四卷（明刊本）。唐隴西李賀長吉甫著。前載杜牧撰《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詩歌集叙》，李商隱撰《李賀小傳》，首有廣平王家瑞凝貞刻書序。家瑞戊戌進士。此本雕印極精，附製書雅意五條。按鮑氏本有後卷，京師本無後卷，黃氏士禮居所藏金時碣石趙衍刊本，乃四卷，此豈依其第耶。有寶古堂司馬氏兩印。

《藝風藏書記》卷六 《李長吉歌詩》四卷，明廣平裕參王家瑞凝貞刻本，後有弘治壬戌汝寧劉淮序，收藏有雲山不礙樓藏書朱文方印。按王家瑞，萬曆戊戌進士，此本當刻萬曆間，蓋覆刻弘治本。

鄧邦述《汲古閣刊唐人四集李賀歌詩編題跋》 光緒戊申七月，雲南呂

溉生於吉林出示《昌谷集》，蓋何義門校本也。原本乃姚山期刻本，而葑溪艮峰老人陳格所過錄者。余篋中昌谷詩獨此本，與姚山期所稱定本者多不合。姚本四卷，此乃五卷，其第五卷皆義門標爲集外者，又卷中各篇姚本散在四卷者，義門往往指爲宋、金本在某篇之下，亦悉與此本篇次吻合無間。其他片文隻字者，與宋、金本同者甚多，然則此本較姚本固已善矣。宋、金本不易得，能得明刻善本猶可存古刻之舊，因於暇時備錄以資考證。

章鈺《汲古閣刊唐人四集李賀歌詩編題跋》 壬子六月，借鄧本過錄，以前傳校源流詳上鄧跋。鄧本係明萬曆癸丑刊徐渭、董懋策批注本，即此本，毛跋所謂會稽本也。與此本不同處注明某明本集於下方。毛據宋刊，何據宋校，同者不別出，宋與宋不同，則仍據何校錄入。何校每云宋、金本作某，以此本既出，則改作某金本同，以別之。此書輾轉傳錄，板本又各各不同，於何氏本來面目必有不符處，然亦不可謂非昌谷集之一善本矣。七月望，長洲章鈺記於津門聽鵑僦舍。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〇 《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影寫宋刊本。唐隴西李賀撰，杜牧序。黃氏手跋曰【略】。

又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明刊本。唐李賀撰，宋西泉吳正子箋注，杜牧序。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七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賀撰。寶笏樓本，乾隆二十五年王琦輯諸家之注，編次校刊。首王序，次評注諸家姓氏爵里考。首卷爲舊序、小傳、諸家題詩并事紀十二則，詩評三十二則。

又 《李長吉歌詩箋注》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賀撰，國朝陳本禮箋注。袁露軒本。此陳箋四種之一，題曰《協律鈎玄》，前有陳序、杜牧序、舊書新書本傳、李商隱所撰小傳、諸家評論七則、略例七條，目錄有補遺二首，杜序云：歌詩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二 《明本李長吉詩集跋》。長吉詩自金本、棚本外，明以來刻本甚多。此本失去序跋，未審爲何時所刊，然以寫刻風氣測之，當在萬曆以後矣。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每卷列校勘人姓名一行，卷一爲雲間璩之璞君瑕，卷二爲金壇鄧伯羔孺孝，卷三爲金壇王楙錕伯弢，卷四爲金壇于嘉惠生，然目錄下又列「于嘉惠生梓」一行，是此本爲于氏所校刊無疑矣。詩亦分四卷，而無《集外詩》，然據汲古閣本目錄核之，則詩之次序咸合，

但分卷已改，其《集外詩》已納入卷四之末。明人好自出胸臆，更張舊式，大率若此，無足責也。卷中字句，校王氏本多不合。余昔年曾假涵芬樓明初十行黑口本校於毛本上，今以此本對勘，與前校符同者八九，知其源亦出於舊刻也。此本楷法雋美，鐫工精麗，更經前人評點，朱碧爛然，布滿闌幅，留此爲諷習之資可耳。

又　《題何義門校宋本李長吉詩集》。庚午秋，余主講清華研究院，適典書周君以義門手勘長吉詩見眎。卷端跋語二則，云康熙丙戌校碣石趙衍本，庚寅過錄毛斧季校南宋本。有「俊明」、「孝章」二印，蓋金耿菴舊物也。余盛稱其佳。不數日，劉君叔雅挾以過訪，命余記其略。蓋當日同觀是書，叔雅深信余言，已出重金收得之矣。【略】此書十餘年前爲貴陽陳國祥所藏，陳氏殁逝，楹書不守，友人王君以八千金傾篋輦歸。時王君與余比鄰而居，晨夕過從，因從之假讀，臨寫於近刻本。

王國維《蒙古本李賀歌詩編題跋》　辛酉端午前一日，以北宋本校一過。北宋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其與此本異者，皆後來剜改也。北宋本以乾道八年公牘紙印，則剜改尚在南宋初，其集外詩亦南渡初所增，非本有也。是夜漏二鼓。國維。

又　北宋本即此刻祖本也，但流傳者系南渡後印本，字多剜改，又補刻集外詩，故與此有異同。臨安書棚本即用南渡剜刻本付梓，此本即出於未剜改本，二者未易優劣也。觀堂翁。

又　案趙衍跋題丙辰者，蒙古憲宗六年，雙溪中書君者，耶律丞相鑄也。蓋蒙古刊本，非金刊也。國維記。

又　又案《元史・耶律希亮傳》【略】此本趙衍跋中述雙溪中書君出所藏舊本，全與希亮傳年月相合，此本爲蒙古憲宗丙辰所刊無疑矣。

又　何義門跋以龍山爲劉致君號，非也。【略】是龍山乃呂鯤字，劉致君輩行較高，不得至蒙古時尚在也。乙丑夏五又記。

袁克文《宋宣城本李賀歌詩編跋語》　《李賀歌詩編》四卷，附集外詩一卷，即延令宋板書目所載，有滄葦藏印，文枏跋可證。此刊缺諱至桓字，當在北宋末南渡後修補重印，紙爲乾道官文書紙，有宣州印，當即元至正丁丑復古堂重刊所引之宣城本。在宋尚有會稽、上黨二本，今俱不存矣。蕘翁所藏馮氏鈔本，即從此出。又有金刊袖珍本，有箋注，無集外詩。傳世宋刊獨此無兩，殆如斯精好，眞希世之瓌寶也。丁巳六月初十日記於金陵蒼茫齋。寒雲。

又　予謂行格字體較他北宋刊本尤古拙，而四弓蟬聯不隔流水，定是由弓子入梓，集外詩板爲後來補刊。弓一首葉刊刻尤後。初審本集弓中桓字缺筆，疑爲北宋末刊本，茲再細審桓字字體刀法，與他字迥殊，確爲後來剔補。是原刊當在欽宗之前，況印在南渡初，已如是漫漶，其板本之古可知。菽微師至，韙予言。沅叔假校一過，極稱精善。

《中國善本書提要・別集類》　《李長吉詩》四卷，外集一卷，二冊，（北大）。明凌氏朱墨印本（八行十九字）。原題：「唐隴西李賀撰，宋廬陵劉辰翁評。」凌濛初跋云：【略】凌濛初跋後記「侄毓柟校」一行。杜牧序。李長吉小傳。凌濛初跋。

又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詩集一卷，二冊，（國會）。明朱墨印本（八行十九字）。原題：「唐隴西李賀撰，宋廬陵劉辰翁評。」杜牧序。凌濛初跋。

藝文

齊己《讀李賀歌詩》　赤水無精華，荆山亦枯槁。玄珠與虹玉，璨璨李賀抱。清晨醉起臨春臺，吴綾蜀錦胸襟開。狂多兩手掀蓬萊，珊瑚掇盡空土堆。眞。獨愛詩篇超物象，祇應山水與精神。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開寂寞春。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埃塵。

劉克莊《昌谷》　王孫乘顥氣，九萬里空洞。春風吹玉唾，點點成綵鳳。□惟僕命騷，直恐無雅頌。暮歸阿彌嗔，奴輩錦囊重。

周密《讀李長吉集》　朝翦湘中一尺天，暮翦吴淞半江水。隴西風月屬王孫，錦囊探取元無底。酒酣嘔出明月珠，奚驚驢蹶心自如。騷哀玄澀無足語，天上不讀人間書。新宫銘古玄卿老，定知識字神仙少。窗外誰呼祁孔賓，短夢初回玉樓曉。

郝經《長歌哀李長吉》　元和比出屠龍客，三斷韋編兩毛白。黄塵草樹徒紛紼，幾人探得神仙格。青衣小兒下玉京，滿天星斗兩手摘。胸中旁魄銀河涌，驅出鱣鯨嗔霜雪。逸氣似與秋天杳，辭鋒忽劃青雲裂。剸空一劍斷晴霓，

齊梁妖孽皆泣血。上帝俄驚久不來，恐向塵寰覆迷轍。赤虬嘶入造化窟，千丈虹光遶明月。人間不復見奇才，白玉樓頭耿孤潔。自此雄文價益高，翠華灼爍紫霓掣。我生不幸不同時，安得縱橫鶩清絕。思君岳岳矯首立，扣破元關天地寂。忽驚鳳鳥入寥廓，恍惚渾疑見顏色。車聲嘒管縹緲間，亂霞顛倒無蹤踪。六龍驤翼夾秋日，神鼎俄空鉉華碧。丹霄盤礴冠元精，縱有新詩招不得。煙淒淒兮鎖瑤臺，望王孫兮去未迴。瑛瑛玉樹生瑤階，有瑤花兮花不開。仰天三嘆天無語，萬里長風酒一杯。

劉因《李賀醉吟圖》 赤虬翩翩渺無聞，望之不見矧可親。浮世浮名等濁溷，眼中擾擾投詩人。心肝未了人間春，龐眉尚作哦詩顰。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仙人掌中珍。北風瀟瀟吹野麟，千年淚雨埋青雲。乾坤清氣老不死，丹鳳再來須見君。

黎簡《昨夢李昌谷彈琴》 年無幾夢十九惡，昨夜何人媚魂魄。長爪諸孫秀眉綠，圍玉神麞腰一束。鳴絃古寒動秋屋，隴山月黑叫孤鸚。昌谷雲深啼老竹，紅絲賸血彈澀吟。千年以還吾識音，車行确确雷碾心。行雲已去銀浦淺，出門獨愁碧海深。

雜　録

韓愈《諱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

杜牧《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生平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恤問。常恨想其人詠味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由來，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於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復辭，勉爲賀序，終甚慙。

李商隱《李賀小傳》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孃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駏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藂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

一往。至則蔭大樑，隱嵓篠，坐於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宦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幽閑鼓吹**》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雲仙雜記・唾地成文**》 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李長吉**》**引**《**藝苑雌黃**》 李義山作賀小傳云：【略】考之《新唐史・李賀傳》，首末所載，與義山小傳略同，惟刪去白玉樓事，豈以其言頗涉於怪故與？義山之傳，得於長吉姊嫁王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邪？

《**東觀餘論**》**卷下**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搜采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黯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蹟，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常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匽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敘賀歌詩篇，才四弓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望，黃某長睿父從趙來叔借傳於河南右軍官舍。

劉將孫《**刻長吉詩序**》 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評諸家詩最先長吉。蓋乙亥辟地山中，無以紓思寄懷，始有意留眼目，開後來，自長吉而後及於諸家。尚恨書本白地狹，旁注不盡意，開示其微，使覽者隅反神悟，不能紬論也。自是傳本四出，近年乃無不知讀長吉詩，效昌谷體。然類展轉訛脫。劍江王庭光篤好雅尚，取善本校而刻之，寄聲廬陵，俾識其端，抑所不可聞者莫能載也，何以爲是編言哉！第每見舉長吉詩教學者，謂其思深情濃，故語適稱而非刻畫，無情無思之辭，徒苦心出之者。若得其趣，動天地、泣鬼神者，固如此。又嘗謂吾作《興觀集》，最可以發越動悟者在長吉詩。嗚呼！姑著其常言之淺者於此，凡能讀此詩者，必能解者矣，其萬一有所徵也。

趙衍《**李賀歌詩編題跋**》 雙溪中書君詩鳴於世，得賀最深，嘗與龍山論詩及賀，出所藏舊本，乃司馬温公物也，然亦不無少異。龍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賀者尚少，況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廣其傳，冀有知之者。會病不起，余與伯成緒其志而爲之。此書行，學賀者多矣，未必不發自吾龍山也。丙辰秋日碣石趙衍題。

《**玉芝堂談薈**》**卷七** 李賀樂府數十首，流播管絃。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樂人輒以重賂購之，樂府稱爲二李。

凌濛初《**李長吉歌詩跋**》 今世詞家爲歌詩者，無不喜擬長吉，亦一時之變也。先輩稱善言詩者，咸服膺劉須溪先生，李文正公《麓堂詩話》稱其語簡意切，別自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良然。自杜少陵以下諸名家皆有評，而其於長吉擊節彌甚。蓋長吉譎怪，先生亦刻意摹索而有得，至謂千年長吉，甫有知己，以誚樊川。雅自負，可知已。近世徐文長亦有評，恐未必能及先生，當有辨之者。

《**詩藪外編・唐下**》（《劇談錄》）又紀李賀事，謂元稹嘗以詩謁賀，賀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元大怒，遂以父諱事沮其進。按元稹與韓同輩，賀晚出最少，何應有此？蓋傳聞之誤也。然唐明經爲世所輕，亦可見矣。

陳式《**重刻昌谷集注序**》 昌谷之詩，唐無此詩，而前乎唐與後乎唐亦無此詩。惟諸體畢備之少陵，間有類乎爲昌谷之詩，而亦十不得二三焉。少陵以詩學之富，註者千家，其餘唐人詩舉無可註。而既有昌谷詩則不可無註，註昌谷者又絕少，以山陰徐文長規模昌谷而不能註，何況乎他。今文長集中，五七言古亦有學之而得其似者，余實不知從何處入，世固無有不能註而能學者。要文長自有文長之本領，姑艱澀其字句以貌取焉耳。賀爲詩不多，其作詩之初，全似以人不解者爲詩，雖一語，教人漫然索解亦不肯。人於是因其早世，遂羣起而鬼之。亦既鬼之，而復有如沈子明、杜牧之、李義山輩爲傳其所作，以至於今，且千年。余謂賀非鬼，而人人樂傳其詩以有待，則必有鬼焉憑之，即鬼賀亦無不可。姚子經三酷嗜昌谷詩過於文長，而心憫昌谷詩之無註，恐不註而傳之，久必就湮。爲起賀七歲賦《高軒過》以及白玉樓召記之時，凡中間所歷朝代時事不同，務殫精研思以期其必合，詩未有深切著明如賀之詩者。庚子曾刻諸吳門，播之遠近，至是司李建寧，建寧書賈以重刻請。姚子之

重是刻也，簿書之暇，更取原本較定，爲易其附會之過甚者二三十條，遂無一之不合。故謂賀憑之以有待，即待姚子也。姚子之註昌谷云何？大約人之作詩，必先有作詩之題，題定而後用意，意足而後成詩。義山稱昌谷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爲詩，遇有所得，輒投之破錦囊中，及歸，研墨疊紙足成之，天下抑有無題之詩耶？要以語於賀，則又未始無當。賀之爲詩無有不題定而覓意，却又意定而覓題，多是題所應諱，則借他題以晦之。姚子之註昌谷，率由此問逕，將有一節通而節節以通之勢矣。然則賀生二十七年，人也而鬼之，賀沒且千年，鬼也而人之。假漆室之一炬，賀得復有其賀之春秋，姚子之爲功於賀，豈淺鮮哉。

錢澄之《重刻昌谷集注序》 姚子註《昌谷集》成，予既爲序之，友人攜其稿刻諸吳門，吳下爲之紙貴。【略】姚子謂古今人之詩，未有不本諸忠愛者也。杜少陵每吟不忘君父，千古宗之。昌谷好險僻，其思幻怪不經，世有癖之者，稱曰鬼才鬼才耳，而姚子以爲忠愛存焉。爲之引據史文，論其世而考其時，其憂時憫俗，惓惓宗國之志，一篇三致意云。夫姚子非癖昌谷也，姚子之意，蓋以見古人之稱詩雖險僻如昌谷，其大指固無以異於少陵也，蓋欲以忠愛概天下之詩教也。【略】同時有陳子二如因而爲少陵詩註，陳子之於少陵，姚子之於昌谷，皆似有夙因焉。凡詩爲人所不經意者，二子以爲必有意也，二子之註不必無我，亦自信我之意即作者之意而已。予於莊子無能爲役，而二子則眞少陵、昌谷之功臣也。雖然少陵稱詩之旨，夫人而知之，若昌谷之無以異於少陵，自姚子而始知之，則姚子之功爲巨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 註李賀詩者，明以來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五家本。又有邱象升、邱象隨、陳愫、陳開先、楊研、吳甫六家之辨註，孫枝蔚、張恂、蔣文運、胡廷佐、張星、謝啟秀、朱潮遠七家之評。王琦又采諸家之說，作爲彙解，遞相糾正，互有發明。而要以正子是註爲最古。賀之爲詩，冥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嚴羽所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者，以品賀詩，最得其似。故杜牧序稱其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而諸家所論，必欲一字一句爲之詮釋，故不免輾轉轇轕，反成滯相。又所用典故，率多點化其意，藻飾其文，宛轉關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璨聲」句，因羲和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璨聲，非眞有敲日事也。又如「秋墳鬼唱鮑家詩」，因鮑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墳，非眞有唱詩事也，循文衍義，詎得其眞。王琦解「塞土臙脂凝夜紫」，不用紫塞之說，而改塞土爲塞上，引《隋書·長孫晟傳》望見磧北有赤氣爲匈奴欲滅之徵，此豈復作者之意哉。正子此註，但略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鑿其說，猶勝諸家之淆亂。辰翁論詩，以幽雋爲宗，逗後來竟陵弊體，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禛顧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惟評賀詩，其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

尤侗《孝簡子遺書序》 昔才人李長吉殀，殀十有五年矣，其友集賢沈學士，始理其所爲歌詩，中夜排闔，緘小杜序而行之。且曰：數年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嗚呼！此賢了不異人意也。獨念長吉之爲歌詩，洞胸鏤骨，卒瘁其命，謂宜岱嵩作碣，日月爲函，紫府登其書，蒼頡衛其墨，單行天下，無不可者，其必待小杜傳之耶？且此十有五年中，沈君其殆忘之耶！挾尺紙走四方，不幸蠹漫剝落，蕩爲風雨，化爲塵土，千載而下，誰識唐王孫中有長吉者不？則一朝以蒯緱憊，故人未報，繼以奄忽，則長吉一篋苦心，終死道旁耳，誰爲啟篋如舊，俾小杜序之而傳之。乃今長吉口哦，俯仰如生，毅然有千秋萬歲不可磨滅之氣。人言造物者能死長吉，而不能死長吉之筆，俾死者卒以書傳。固知人生彭殤，眇無足算，獨不可無傳業，致速自朽于人鬼間。【略】彼沈君以同時相與飲食起居之人，回首山陽，意氣老矣。而故人手授遺文一無恙，惡知非長吉靈秘有耀，得請於帝，爰命風雷丁甲，下守其篋，遂取一卷，奏之玉樓，以爲鬼雄哉。則此二百三十餘篇，雖沈學士藏之，杜舍人序之，而非兩人之力能傳之。彼固有洞胸鏤骨之靈焉，憑依其中以縱橫走世也。

柴宿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品彙》中《排律補遺》一卷，如朱延齡《雨洗高秋》，張良器《河出榮光》，陳翥《曲池晴望》，柴宿《日照華清》，徐敞《早寒》，《青女》十數篇，雖無高絕處，而秀麗莊嚴，精工縝密，要非大曆後語，惜

世次漫不可考。

《唐會要・貢舉中・制科舉》　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略】白居易【略】柴宿及第。

楊虞卿

《舊唐書・楊虞卿傳》　楊虞卿字師皐，虢州弘農人。祖燕客。父寧，貞元中爲長安尉。【略】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修政道，盤遊無節，虞卿上疏諫曰【略】帝深獎其言。尋令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略】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及李宗閔、牛僧孺輔政，起爲左司郎中。(大和)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史。【略】八年，宗閔復入相，尋召爲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獄。虞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自繫，撾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

《新唐書・楊虞卿傳》（存目）

《酉陽雜俎前集・黥》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鏨刺四肢，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因話錄・徵部》　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爲煩。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櫝加鐍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櫝初成，周戎時爲吏部郎中，大書其上，戲作考詞狀：「當有千有萬，忍俊不禁考上下。」

《本事詩・情感》　張(又新)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鄜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謂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

《唐摭言・氣義》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爲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鄘親迎，遇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

《南部新書》戊　大和中朋黨之首，楊虞卿、張元夫、蕭澣。後楊除常州，張汝州，蕭鄭州。

又己　大和中，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爲行中書，蓋朋黨聚議於此爾。

《唐詩紀事・楊虞卿》　虞卿醉後善歌《掃市詞》，又有小妓工琵琶，虞卿死，遂辭去。樂天哭虞卿詩云：「何日重聞掃市歌？誰家收得琵琶妓？」

《續談助》卷三引劉軻《牛羊日曆》　僧孺新昌里第，與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樹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爲行中書。

李商隱《哭虔州楊侍郎》　漢網疏仍漏，齊民困未蘇。如何大丞相，翻作弛刑徒？中憲方外易，尹京終就拘。本矜能弭謗，先議取非辜。巧有凝脂密，功無一柱扶。深知獄吏貴，幾迫季冬誅。叫帝青天闊，辭家白日晡。流亡誠不弔，神理若爲誣。在昔恩知忝，諸生禮秩殊。入韓非劍客，過趙受鉗奴。楚水招魂遠，邱山卜宅孤。甘心親垤蟻，旋踵戮城狐。(是冬舒、李伏戮)陰隲今如此，天災未可無。莫憑牲玉請，便望救焦枯。

白居易《與楊虞卿書》　且與師皐始於宣城相識，迫於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略】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緣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而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

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敕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幼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頹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意哉。

又《哭師皐》 往者何人送者誰？樂天哭別師皐時。平生分義向人盡，今日哀冤唯我知。我如何舊徒垂淚，籃輿迴竿馬迴轡。何日重開掃市歌？誰家收得琵琶妓？（師皐醉後善歌《掃市詞》。又有小妓，攻琵琶，不知今落何處。）蕭蕭風樹白楊影，蒼蒼露草青蒿氣。更就墳邊哭一聲，與君此別終天地。

姚合《寄楊工部聞毘陵舍弟自罷溪人茶山》（存目）

盧拱

元稹《酬盧秘書詩序》 予自唐歸京之歲，秘書郎盧拱作《喜遇白贊善學士詩二十韻》，兼以見貽。白詩酬和先出，予草蹙未暇，盧頻有致師之挑，故篇末不無憤辭。其次用本韻，習然也。

《唐語林·識鑒》（駱浚）後典名郡，有令名。於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甃如拳石，溪橫似葉舟。」即駱氏池館也。

楊巨源《寄申州盧拱使君》（存目）

王建《戲酬盧秘書》（存目）

元稹《酬盧秘書》（存目）

白居易《酬盧秘書二十韻》（存目）

姚合《寄送盧拱秘書遊魏》 官閒身自在，詩逸語縱橫。

白居易《與元九書》 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

裴淑 元稹妻

論述

綜論

《詩藪外編·唐上》 夫婦俱能詩者：吉中孚妻張氏，孟昌期妻孫氏，元稹妻裴氏，杜羔妻劉氏，元載妻王氏，彭伉妻張氏，李極妻盧氏。

《唐音癸籤·談叢五》 女子能詩者有矣，【略】又如吉中孚張氏、孟昌期孫氏，元稹裴氏，杜羔劉氏，元載王氏，彭伉張氏，李極盧氏，並作合有緣，無慚對撰，尤爲人世有數夫婦。第未知鏡中影艷，雅副韻藻否耳？爲一笑。

《詩筏》 至於詩人妻女以詩名者，則元微之夫人裴柔之，有《贈夫之武昌》之篇。

分論

《答微之》《名媛詩歸》卷一二：「不是悲殊命，惟愁別近親。」兩句寫來眞覺難別。親故滿前，不知傷心如何生出。此是久別中情事，乍別時未必知也。「黃鶯遷古木，珠履徒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後四句便引出悲來。

紀事

元稹《初除浙東妻有阻色因以四韻曉之》「興慶首行千命婦」注 余在中

書日，妻以郡君朝太后於興慶宮，獨爲班首。

《**雲溪友議・艷陽詞**》（元稹）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問：「旌鉞將至，何慟焉？」裴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親情半未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即是家。」裴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是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裴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

藝文

元稹《初除浙東妻有阻色因以四韻曉之》 嫁時五月歸巴地，今日雙旌上越州。興慶首行千命婦，會稽旁帶六諸侯。海樓翡翠閒相逐，鏡水鴛鴦煖共遊。我有主恩羞未報，君於此外更何求？

又《贈柔之》 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嘗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即是家。

郭周藩

《**唐詩紀事・郭周藩**》 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生而有異，年二十餘，忽失所在，大曆初年還家，即霞冠羽衣，眞仙之流也。言訖而去，其家靈泉湧出，禱必有應，因名譚子池，亦曰天池。進士郭周藩爲詩記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譚子池。余詰陵陽叟，此池當因誰？父老謂余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髭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渴饑。十五銳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無還期。父母憶念深，鄉閭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兒忽來歸。頭冠簪鳳凰，身著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寧告親知：余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羸。金山繼靈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冲虛，杳靄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尋稟神仙誡，徹廟劚開窺。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周藩，河東人，登元和六年進士第。

楊茂卿

論述

《**過華山》(句)** 《唐語林・文學》引劉禹錫曰：楊茂卿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此詩題云「過華山下作」，而用蓮蓬之菡萏，極的當而暗靜矣。《雲溪友議・中山誨》引劉禹錫語：楊茂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此句實爲佳對。《詩話總龜前集・警句門中》：楊茂卿詩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誠佳。

紀事

《**太平廣記》卷二四四引《嘉話錄**》 唐楊茂卿客遊揚州，與杜佑書，詞多捭闔，以周公吐握之事爲諷。佑訝之，時劉禹錫在座，亦使召楊至，共飲。佑持茂卿書與禹錫曰：「請文人一爲讀之。」既畢，佑曰：「如何？」禹錫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須擺闔，以動尊貴之心。」佑曰：「休休，擺闔之事爛也。獨不見王舍乎？擺闔陳少遊，少遊刎其頭。今我與公飯吃，過猶不及也。」翌日，楊不辭而去。

《**新唐書・李甘傳**》 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

《千唐志齋藏志・唐故文林郎國子助教楊君(宇)墓誌銘》 皇考諱茂卿，字士蕤，元和六年登進士科。天不福文，故位不稱德，止於監察御史，仍帶職賓諸侯。

藝文

楊巨源《贈從弟茂卿》 吾家驥足楊茂卿，性靈且奇才甚清。海內方微風雅道，鄴中更有文章盟。扣寂由來在淵思，搜奇本自通禪智。王維證時符水月，杜甫狂處遺天地。流水東西岐路分，幽州迢遞舊來聞。若爲向北驅疲馬，山似寒空塞似雲。

姚合《寄楊茂卿校書》 去年別君時，同宿黎陽城。黃河凍欲合，船入冰罅行。君爲使滑州，我來西入京。丈夫不泣別，旁人歎無情。到京就省試，落籍先有名。慚辱鄉薦書，忽欲自受刑。還家豈無路，羞爲路人輕。決心住城中，百敗望一成。腐草衆所棄，猶能化爲螢。豈我愚暗身，終久不發明？所悲道路長，親愛難合并。還如舟與車，奔走各異程。耳目甚短狹，背面若聾盲。安得學白日，遠見君儀形。

歸融

杜牧《歸融册贈左僕射制》 發於文華，揚勵清近。業冠前輩，才高當時。

《舊唐書・歸融傳》 融，進士擢第，自監察、拾遺入省，拜工部員外郎，遷考功員外。(大和)六年，轉工部郎中，充翰林學士。八年，正拜舍人。九年，轉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略】尋遷京兆尹。時府司物力不充，特敕賜錢五萬貫，府司以所賜之半還司農寺菜錢，融因對言之。上以融學家，因問「『蔬糲』字有賴音，何也？『糲』是飯之極麤者耶？」融以義類對之。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殷，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悅融，罷尹。月餘，授秘書監。俄而固言罷，楊嗣復輔政，以融權知兵部侍郎。一年內拜吏部，三年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新唐書・歸融傳》 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劉禹錫《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爲元侯。」

《唐會要・帝號上》 順宗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略】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謚曰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謚冊文，中書侍郎馬植撰。謚議，兵部尚書歸融撰。

又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諱純。【略】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謚冊文，左僕射平章白敏中撰。謚議，兵部尚書、太常卿歸融撰。

徐凝

論述

綜論

張爲《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及門十人：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光範、祝天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

《唐詩紀事・徐凝》 凝之操履不見於史，然方干學詩於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戲反其詞，謂「朴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

則凝之朴略椎魯，從可知矣。

《**容齋隨筆・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於此。《漢宮曲》云【略】《憶揚州》云【略】《相思林》云【略】《玩花》云【略】《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略】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吹劍錄**》　容齋云：徐凝詩極有好句，自東坡詆其《瀑布》詩爲惡詩，其詩遂爲世所棄。文豹謂此猶可也，步舒以仲舒高園殿災說爲大愚，仲舒至於下獄。看人文字，須平心定氣，反覆推詳，豈可輕下雌黃。

《**拜經樓詩話**》卷一引《**青梅軒詩話**》　徐凝絕句殊有佳者，不盡惡詩也。如「娟娟水宿初三夜，曾伴愁蛾到語兒」，及「不寒不暖看明月，況是從來少睡人」，極似香山。其《留辭川守侍郎》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到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

《**石園詩話**》卷二　徐侍郎凝《奉陪相公看花宴會》二絕，勝於《杭州開元寺牡丹》詩，白香山賞之，以其末句之譽耳。計敏夫云：「樂天薦凝屈祜，論者至今鬱鬱，或歸白之妒才。樂天方以實行求才，故薦凝抑祜。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祜，爲祜恨白，理或有之。」《芥隱筆記》云：「凝『一條界破青山色』句，白公稱之，東坡以爲塵陋，至稱爲惡詩。《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目爲惡詩，無所自耶？」洪容齋以爲諸絕如《辭韓侍郎》《相思林》《憶揚州》，亦皆有情致。今觀侍郎諸詩，固皆以情致勝者也。然較之於祜，則實不如。白之抑祜，或出於退輕薄而進樸略之心。而元稹謂「祜雕蟲小技，或奬激之，恐變風教」，則實懷妒才之心矣。世不咎元而但咎白，何也？

《**養一齋詩話**》卷五　元微之目張承吉爲「雕蟲小巧，奬藉之恐變風教」，此雖讒譖之詞，不足爲據【略】然樂天薦徐凝而抑承吉，心實不公。計敏夫乃謂樂天以實行取人，殆喜凝之樸略椎魯，而以祜之宮體艷詩爲輕薄。不知凝詩如「恃賴傾城人不及，檀妝惟約數條霞」，「一日新妝拋舊樣，六宮爭畫黑煙眉」，「憶得倡門人送客，深紅衫子影門時」，何嘗非宮體？何嘗非艷詩耶？且凝詩無語不拙，自誇「一條界破青山色」，坡公目爲惡詩，而後人獨理其冤，可笑甚矣。祇《古樹》一絕云：「古樹欹斜臨古道，枝不生花腹生草。行人不見樹生時，樹見行人幾回老。」歷落有姿致。而此詩或謂僧伯皎作，編入宋詩中，亦未信其果爲凝詩否也。考凝之詩，既無以過人，其所以得白公之推重者，白刺杭州，訪求牡丹，開元寺僧植一本以待白至，凝不識白，而先有「含芳只待舍人來」句，殆捷於逢迎耶？中聯云：「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以拙筆而爲巧媒，猶誇於韓侍郎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宜張承吉之滋不服耳。

又卷九　容齋極尊坡公而曲護之，然坡公以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爲惡詩，容齋曰：「家藏凝集，觀其餘詩，亦有佳處。」因錄數絕云【略】予反覆讀之，究不省其佳處。惟「天下三分」二句，至今傳誦。然「明月夜」何以「三分」，創意造語，奇而未確。至「遊客遠遊」、「一樹梨花」兩首，直是學究常言。「明朝漸校無多去」，彌拙滯不成文也。「一生所遇」一首，誇鄙可笑，「白身歸」三字尤俗。惟「水色簾前」一首，略有清機，然末二句以飛燕之寵形後宮之寂，則「簫聲絕」，「絕」字尚不甚工緻耳。容齋云：「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意與坡反，殆又爲元、白所誤。容齋嘗謂「薛能詩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何於徐凝則曲恕之哉。

乾隆《**浙江通志・人物・文苑**》　徐凝【略】其詩心悰玄遠，閒澹孤清，翛然自得於言外。

分　論

《**廬山瀑布**》　蘇軾《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臨漢隱居詩話》：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冷齋夜話》卷四：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書名，嘗大字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後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類說》卷五七引《陳輔之詩話》：徐凝《瀑布》「一條界破青山色」，誠不如范文正「白虹下澗飲，長劍倚天立」。有僧議徐詩不見布，輒自吟：「地軸不卷盡，天機長放來。」此得形而

不得勢，何異三韓使人云「金山不見金」，意外過求之弊也。《韻語陽秋》卷一三：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爲可喜也。《觀林詩話》：孫興公《天台山賦》有「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之語，爲當時所推。後庾信數用其語，作《瑋禪師碑》云：「游極箕張，建標霞起。」又《襄州鳳林寺碑》云：「干霄秀出，建霞起□。」至徐凝作《廬山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蓋亦用瀑布界道之語，乃爾鄙惡。《芥隱筆記・徐凝用界字》：《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徐凝有「界破青山色」，孰謂其惡而無所自耶？《歸田詩話》卷中：太白《廬山瀑布》詩後，徐凝有「一條界破青山色」之句。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及其自題漱玉亭云：「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玉龍。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隨琴高生，腳踏赤鯉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意氣偉然，眞可以追蹤太白矣。然太白又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亦奇妙句，惜世少稱之者。《藝苑卮言》卷四：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居易)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釘鉸，此老便是作俑。《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略】徐凝「千古還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不如劉友賢「飛泉界石門」。《歷代詩話・唐詩・界》：徐凝《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吳旦生曰：【略】曹松詩：「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青霄始落斜」，其意亦同。劉兼《征婦怨》云：「玉筯闌干界粉腮」，則又脫胎於瀑布耶？《七修續稿》卷五：予嘗詠瀑布，有「青天有日雪常落，白晝無雲雨自飛」之句。客過而誚曰：「此又一徐凝也。」余因續爲一絕：「界破青山原好句，裁成體用任人譏。」蓋以徐詩固似粗直，不至如或人所譏也。客又曰：「瀑布固然，以徐詩而爲詩意，特不犯預先偷句之誚哉？」《詩筏》：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子瞻以爲惡詩，然入塡詞中，尙是本色語。《秋窗隨筆》：徐凝《廬山瀑布》詩，子瞻厭其塵陋，有「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句。按《全唐詩話》載：張祜與凝同試，祜誦其「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等句，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蓋其得意作也，而不見賞於子瞻。如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坡老安得不拜倒？按《芥隱筆記》云：凝用《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子瞻非不知有所自也，用古亦有善否耳。《石洲詩話》卷二：徐凝《廬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公所稱，而蘇公以爲惡詩。《芥隱筆記》謂本《天台賦》「飛流界道」之句。然詩與賦，自不相同，蘇公固非深文之論也。至白公稱之，則所見又自不同。蓋白公不於骨格間相馬，惟以奔騰之勢論之耳。阮亭先生所以與白公異論者，其故亦在此。《隨園詩話》卷一：徐凝《咏瀑布》云：「萬古常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語。而東坡以爲惡詩，嫌其未超脫也。然東坡《海棠》詩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肉」，似比徐詩更惡矣。人震蘇公之名，不敢掉磬，此應邵所謂「隨聲者多，審音者少」也。《北江詩話》卷五：徐凝《廬山瀑布》詩：「終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爲惡詩，是矣。然東坡詩如「嶺上晴雲破絮帽，樹頭曉日挂銅鉦」諸聯，獨非惡詩乎？且非獨此也，銅鉦又屬湊韻。嘗有友人子以詩見示，筆甚清脆，卷中忽以「銅鉦」二字代曉日，予曾諭之曰：「東坡此種，最不可學。今用庚字韻，故曰銅鉦；若元字韻，則必曰銅盆；寒字韻，則必曰銅盤；歌字韻，則必曰銅鍋矣。」坐客皆失笑。韓退之「縞帶銀杯」，亦同此類。

《**憶揚州**》 陳作霖《養和軒隨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徐凝詩也。今揚州有徐凝門，殆因凝所居而得名乎？

《**漢宮曲**》 《升菴詩話・徐凝宮詞》：徐凝詩多淺俗，《瀑布》詩爲東坡所鄙，獨此詩有盛唐風格。《問花樓詩話》卷一：徐凝詩俗劣，《瀑布》詩爲髯蘇所呵。余獨愛其《宮詞》一首。

《**題縉雲山鼎池二首**》一 《詩話總龜前集・留題門上》引《郡閣雅談》：唐人徐凝多吟絕句，曾吟《廬山瀑布》詩云【略】《題處州縉雲山鼎湖》詩云【略】後無題者。

傳記

《**唐才子傳・徐凝**》 凝，睦州人，元和間有詩名，方干師事之，與施肩吾同里閈。日親聲調，無進取之意。交眷悉激勉，始遊長安，不忍自衒鬻，竟不成

名。將歸，以詩辭韓吏部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白身歸。」知者憐之。遂歸舊隱，潛心詩酒，人間榮耀，徐山人不復貯齒頰中也。老病且貧，意泊無惱，優悠自終。集一卷，今傳。

乾隆《浙江通志・人物・文苑》引《萬曆嚴州府志》 徐凝，分水人，與施肩吾同時。舉進士，官至金部侍郎。始白樂天刺杭，時以開元寺牡丹詩受知。既而與張祜較藝，祜甘自屈。白公解送，以凝爲先。其《縉雲》一詩，後來無敢題者。《漢宮曲》，段柯古錄之《題襟集》中。

紀事

《雲溪友議・錢塘論》 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唐，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栽，始植於庭，欄圍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僧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幞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鬬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先，祜其次耳。【略】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中皆偶對，何足爲奇？不如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丘、虔，馬守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獨偏黨乎？」張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鴻鐘韻擊，瓦缶雷鳴，榮辱糾紛，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返，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

《唐摭言・争解元》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爲己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又《師友》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

又《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爲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謔凝而已。

《唐詩紀事・徐凝》引《郡閣雅談》 凝官至侍郎，多吟絕句，曾吟《廬山瀑布》，膾炙人口。又題處州縉雲山黃帝上昇之所鼎湖，蓋黃帝鑄鼎處也，有池在山頂。詩云：「黃帝旌旗去不迴，空餘片石碧崔嵬。有時風卷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自後無敢題者。

又 凝，睦州人。樂天詩中有《李郎中訪徐凝山人》云：「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惟有李郎中。」

《宣和書譜》卷一〇 徐凝，進士也，亡其系。

著録

《遂初堂書目》《徐凝集》。

《宋史・藝文志七》《徐凝詩》一卷。

藝文

白居易《憑李睦州訪徐凝山人》（存目）

雍陶《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存目）

施肩吾《西山即事奉寄故園徐處士》 僕作江西少施氏，君爲城北老徐翁。詩篇憶昔歡相接，顏貌如今恨不同。世界盡憂蔬上露，時人皆怕燭前風。唯余獨慕神仙道，芥子雖窮壽不窮。

又《與徐凝書》（存目）

雜録

雜記

《**東坡志林・記遊廬山**》 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

《**詩話總龜前集・評論門五**》引《**王直方詩話**》《摭言》載：白樂天在江東，進士多奔往。【略】其後東坡云：世傳徐凝《瀑布詩》，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豈至是哉？乃作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余以爲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

《**咸淳臨安志・寺院**》 淨明寺，在富陽縣北五里，舊普照寺，天福五年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枕高山，名曰舒壁，山坳有龍潭，澗水橫流，上有橋亭。徐學士凝詩：「問人知寺路，松竹暗春山。潭黑龍應在，巢空鶴未還。經年爲客倦，半日與僧閒。更共嘗新茗，聞鐘語笑間。」

又《**塚墓**》 唐徐凝墓，在新城縣桐峴鄉。

《**說郛**》**弓三一引陳子兼《窗間紀聞**》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道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唐音癸籤・集録三**》 唐人詩既多出後人補輯，以故篇什淆錯，一詩至三四見他集中，是正爲難。【略】徐凝、賈島獎褒贈篇，非好事而姑爲託撰，即有爲而借以隱名，尤難勝紀，讀者詳之。

雜考

《**詞品**》**卷二**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詞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檀妝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

《**詞徵**》**卷五** 吳夢窗有《水龍吟・賦張斗墅家古松五粒》詞，向不知五粒爲何。後閱段柯古《酉陽雜俎》及周公謹《癸辛雜志》，乃知五粒即五鬣。《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高麗所產松，亦每穗五鬣。」粒、鬣聲近，故稱者異。李賀有《五粒古松歌》。岑參詩「五粒松花酒」，陸龜蒙詩「霜外空聞五粒風」，徐凝詩「五粒松深溪水清」，林寬詩「庭高五粒松」，皆可證也。

張祜 張祐

論述

綜論

令狐楚《進張祜詩册表》 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

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序》 張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當時輕薄之流能其才，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諫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移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由是賢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與之游，謂有鵠鷺之野、孔翠之鮮、竹柏之貞、琴磬之韻【略】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前所謂鵠鷺、孔翠、竹柏、琴磬之家，雖朱輪尚乘，遺編尚吟，未嘗一省其孤而恤其窮也。噫，人假之爲玩好，不根於道義耶？懼其怨刺於神明耶？天果不愛才，沒而猶譴耶？吾一不知之。友人顏弘至，江南道中訪其廬，作詩弔而序之，屬余應和。余汨沒者，不足哀承吉之道，邀襲美同作。

庶乎承吉之孤，倚其傳而有憐者。

王贄《玄英先生詩集序》 先是丹陽有南陽張祜，差於前生。其詩發言橫肆，皆吳越之遺逸。予嘗較之：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矣。

張爲《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入室三人：張祜、羊士諤、元稹。

《唐詩紀事・徐凝》 樂天薦徐凝屈張祜，論者至今鬱鬱，或歸白之妬才也。余讀皮日休論祜云：「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詞曲艷發，當時輕薄之流重其才，合譟得譽。及老大，稍闚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講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祜初得名，乃作樂府艷發之詞，其不羈之狀，往往間見。凝之操履不見於史，然方干學詩於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戲反其辭，謂「樸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樸略椎魯，從可知矣。樂天方以實行求才，薦凝而抑祜，其在當時，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蟲小技，或奬激之，恐害風教。」祜在元白時，其譽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祜且老矣，詩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祜，爲祜恨白，理亦有之。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閒適。既持是取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艷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韻語陽秋》卷四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卻獻花。」《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疏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風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卷，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著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

《容齋隨筆・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張祜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眞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要娘歌》《悖拏兒舞》《阿鵲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弦之樂府也。

又《續筆・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略】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要娘歌》《悖拏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鵲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略】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野客叢書・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祜詩「銀注紫衣擎」【略】張祜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略】此類甚多。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王贄序方干詩云：「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祜尤爲杜牧所稱，林逋亦有「張祜詩牌妙入神」之句。牧、逋非輕許可者。

又《新集》卷四 張祜、崔涯同時齊名，同客淮南，時海宇承平，揚州繁華爲天下第一，兩生以風流自命，所謂十二紅樓名姝角妓，得其一盼，聲價爲重。張祜詩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岡好墓田」之句，其放浪如此。然五言如「斷橋荒蘚」、「空院落花」之語，林和靖有「妙入神」之褒。同時杜牧亦云：「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今祜詩存者僅四卷耳，然則散落多矣。

《唐才子傳・張祜》 衛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令狐公其庶幾，元稹則不然矣。十譽不足，一毀有餘，其事業淺深，於此可以觀人也。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稹謂祜雕蟲瑣瑣，而稹所爲，有不若是邪？忌賢嫉能，迎戶而噬，略己而過人者，穿窬之行也。祜能以處士自終其身，聲華不借鐘鼎，而高視當代，至今稱之。不遇者天也，不泯者亦天也。豈若彼取容阿附，遺臭之不已者哉。

《吳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盧仝奇怪，賈島寒澀，自成一家。張祜樂府，時有美麗。趙嘏多警句，能爲律詩，蓋小才也。

《唐音癸籤・評彙三》　張承吉五言律詩，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他處。當時以樂府得名，未是定論。

徐獻忠《唐詩品》　處士詩長於模寫，不離本色，故覽物品遊，往往超絕，所謂五言之匠也。其宮體小詩，聲唱流美，頗諧音調。中唐以後詩人如處士者，裁思精利，安可多得。龜蒙序略謂之「稍窺建安風格」，則泯乎未之見。

《詩源辨體》卷二九　張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宮體七言絕三十餘首，多道天寶宮中事，入錄者較王建工麗稍遜而寬裕勝之。其外數篇，聲調亦高。

《歷代詩話・唐詩・張祜》　吳旦生曰：張爲作《主客圖》，以白樂天爲廣大教化主，而以祜爲入室。即白公「款頭」之謔，亦一時欽藉語。杜牧之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蓋指白公也。要其宮體小詩，諫諷怨譎，與六義相左右，未可以雕蟲小巧目之爾。

《載酒園詩話又編・張祜》　樂天號爲與物無競，乃致張祜坎壈終身，事雖成於元稹，要不能辭「伯仁由我」之譏也。祜自不能爲徐凝俛首，何與於白，更何與於元而泥令狐楚之薦乎？款頭詩、目連救母，藝林載爲雅謔，安知不以其不爲前輩少容而有意壓之？然宮體諸詩，實皆淺淡，即「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亦甚平常，不知何以合譽至此。惟《金山寺》作眞佳。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二・瑣綴類》　唐張祜，長慶、寶曆間詩人之翹楚。或薦於上，時元稹爲相，力沮之，不得召見，罷歸。祜見知於樂天，而沮於微之，此理之不可解者，而元之相度人品亦可想見。

《師友詩傳續錄》　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略】至於唐人王昌齡、王之渙，下逮張祜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辭，皆可歌也。

《談龍錄》　唐賢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竊嘗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陸魯望之敘張祜處士也。曰：「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輕薄之流，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讀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講諷怨譎，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觀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尚，其本領亦略可窺矣。不此之循，而蔽於嚴羽囈語，何哉？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張祜傳》　懷民按：承吉作宮詞絕句，韻味風情不下王仲初，樂府長歌亦各成格調，獨五言近體，刻入處太逼閬仙，或亦私淑賈氏者也，斷爲及門一人。

《隨園詩話》卷一　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言：「祜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余深愛此言。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能取不盡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語古人都已說盡，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即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開口便有一定分寸，貼切此人此事，絲毫不容假借，方是題目佳境。若今日所咏，明日亦可咏之，此人可贈，他人亦可贈之，便是空腔虛套，陳腐不堪矣。

《石洲詩話》卷二　陸魯望謂張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諫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此段論詩極有見，而其所自作，未能擇雅，何也？所謂「不可刊置別處」，非如今日八股體，曲曲鈎貫之謂也。乃言每一篇，各有安身立命處耳。如太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極其迷離，然各篇自有各篇之歸宿收拾。即如樂府各題，各自一種神氣。以此易彼，則毫釐千里矣。

《養一齋詩話》卷五　元微之目張承吉爲「雕蟲小巧，獎藉之恐變風教」。此雖讒譖之詞，不足爲據，然如承吉所製《邠王小管》《李謨笛》《玉環琵琶》《邠娘羯鼓》《要娘歌》《悖拏兒舞》《容兒鉢頭》《寧哥來》《阿鵲湯》《集靈臺》諸絕句，專覓宮闈瑣事，被之諷詠，揚其闕失，得不有妨名教？至於《病宮人》《愛妾換馬》諸律，以及「玉釵斜白燕，羅帶弄青蟲」，「鐙金斜雁子，鞍帕嫩鵝兒」，「紅粉美人擎酒勸，錦衣年少臂鷹隨」，「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諸律句，豈非纖俗害正之尤耶？吾獨惜以承吉之才，能爲「晴空一鳥渡，萬里秋江碧」，「河流出郭靜，山色對樓寒」，「海明先見日，江白迎聞風」，「地盤山入海，河繞國連天」，「仰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風帆彭蠡疾，雲水洞庭寬」，「人行中路月生海，鶴語上方星滿天」，「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洲」諸句，可以直跨元、白之上，而竟爲微之所短，又爲樂天所遺也。凡有才者，總須貴重其言。承吉不自愼惜，天耶？人耶？當自反矣。然樂天薦徐凝而抑承吉，心實不公。計敏夫乃謂樂天以實行取人，殆喜凝之樸略椎魯，而以祜之宮體艷詩爲輕薄。不知凝詩如「恃賴傾城人不及，檀妝惟約數條霞」，「一日新妝拋舊樣，六宮爭畫黑煙眉」，「憶得倡門人送客，深紅衫子影門時」，何嘗

非宮體，何嘗非艷詩耶？且凝語無語不拙，自誇「一條界破青山色」，坡公目爲惡詩，而後人猶理其冤，可笑甚矣。祇《古樹》一絕云：「古樹欹斜臨古道，枝不生花腹生草。行人不見樹生時，樹見行人幾回老」，歷落有姿致。而此詩或謂僧伯皎作，編入宋詩中，亦未信其果爲凝詩否也。考凝之詩，既無以過人，其所以得白公之推重者，白刺杭州，訪求牡丹，開元寺僧植一本以待白至，凝不識白，而先有「含芳只待舍人來」句，殆捷於逢迎耶？中聯云：「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以拙筆而爲巧媒，猶誇於韓侍郎，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宜張承吉之滋不服耳。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 張祜喜詠天寶遺事，合者亦自婉約可思。

《石園詩話》卷二 張承吉祜五言詩，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他處。如「鳥啼新果熟，花落故人稀」，「河流出郭靜，山色對樓寒」，「落日懸烏柏，空林露寄生」，「晚潮風勢急，寒葉雨聲多」，「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地盤山入海，河遶郭連天」，「黑夜山魈語，黃昏海燕歸」，「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日月光先到，江山勢盡來」，「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風帆彭蠡疾，雲水洞庭寬」，「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諸句，皆時地各肖，有聲有色，宜乎杜司勳有「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之贈也。

《三唐詩品》卷二 不詳其源所出。七言構體生新，勁過張王，而同其風味。琢詞洗骨，在東野、長吉之間。《雁門》《思歸》，尤推高唱。五律蹇澀之中時生俊采。其雅琴之變曲，隱士之幽音乎！

分論

《車遙遙》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七古下》：周珽曰：心似車輪莫定，安免行之不遠，牀之不空，枕之不斑也！「馬蹄在耳輪在眼」，別後恍惚如在之想，說得有情。末二句見交以形跡者，鮮克有終。自古桑間兒女，誰謂情不深耶？君臣朋友，總之心孚道合爲貴。

《觀徐州李司空獵》 《雲溪友議・錢塘論》：祜《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較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蠖齋詩話・綦毋潛》：至白尚書以祜《觀獵》詩，謂張三較王右丞未敢優劣，似尚非篤論。祜詩曰【略】細讀之，與右丞氣象全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開」字、「驟」字鍊。「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聲色俱到。《圍爐詩話》卷二：張祜《觀李司空獵》詩，精神不下右丞，而豐采迥不同。

《獵》 《唐詩鏡》卷四八：語纖不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二詩無大好處，但取其寫興逼眞。「雪花鷹背上，冰片馬蹄中。」純似賈生句。

《鸚鵡》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寄托。「色麗思沉淫」，神匠。

《再吟鸚鵡》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美人憐解語，凡鳥畏多機。」題鸚鵡詩，自太白後，大槩皆有感寓。「未勝無丹嘴，何勞事綠衣。」一憤至此。

《送蘇紹之歸嶺南》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夜月江流闊，匠在「闊」字。「春雲嶺路深」，匠在「深」字。又勿認作杜，尚不能入少陵之室，然賈氏固由杜出。

《旅次上饒溪》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角斷孤城掩，樓深片月斜。」「斜」字從「深」字出，此畫有不能到也。

《送徐彥夫南遷》 《四溟詩話》卷三：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顧況《送從兄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張祜《送徐彥夫南遷》詩「陰火夜長然」，王初《南中》詩「陰火雨中生」。凡作詩不惟專尚新奇，雖雷同必求獨勝。王能鍊句，晚唐亦知此邪？《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此等詩從老杜《秦州》詩來，即亦不必苦分盛、中。「瘴雲秋不斷，陰火夜長然。」二句下三字着力。「知君還自潔，更爲酌貪泉。」箴勉乃古人贈言之義，然迥異後來一味膚泛。

《送韋整尉長沙》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江烏接飯丸」，祇五字而湘湖間之風景如目接矣，須想其用筆鍊字之妙處。

《送劉崇德尉睦州建德縣》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賈生復出。「夜潮人到郭」，妙。「春霧鳥啼山」，又妙。

《送曾黯遊夔州》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承吉本多情人，而撰力極生狠，所以定爲賈派。「下來千里峽，入去一條天。」生刻峭直，純是賈生腕力。又：與許洞庭「石形相對聳，天勢一條長」正同一用意。

《送李長史歸涪州》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急灘船失次，疊嶂樹無行。」此梅都官所謂發難顯也。非此奇筆，不能狀此奇景。

《**題上饒亭**》《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自是眼前景，寫得出由鍊功深也。「夜月水南寺，秋風城外砧。」此等氣味，令人諷之不能盡，置之不能忘，而不可以訓詁求之。

《**途中逢李道實遊蔡州**》《藏一話腴外編》卷上：荆吳之俗，取寅申巳亥日集，故亥日爲亥市。張祜詩曰：「野橋經亥市，山路過申州。」張籍《江南曲》有曰：「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詩曰：「漁收亥日妻到市。」謝艮齋詩曰：「已向三長觀亥市，便從雙井問寅菴。」《石園詩話》卷二：劉夢得詩云：「午橋群吏散，亥市老人迎。」張祜詩云：「野橋經亥市，山路過申州。」陸（龜蒙）詩云：「閒教辨藥僮名甲，靜識窺巢鶴姓丁。」皮（日休）詩云：「共守庚申夜，同看乙巳占。」李洞詩云：「一谷勞開午，孤峰聳起丁。」開後人以干支相對法門。

《**富陽道中送王正夫**》《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遠戍日中昏」，絕妙燕僧。「摘橘妨深刺，攀蘿畏斷根。」唐人體物入微。

《**贈僧雲栖**》《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麈尾與筇杖，幾年離石壇。」一起便似賈。「梵餘林雪厚，棋罷岳鐘殘。」賈氏口吻。「衡陽寺前雁，今日到長安。」看他結處。

《**寄遷客**》《瀛奎律髓》卷四三馮班評：妙極，眞詩人之文也。後四句沈、宋不過矣。紀昀評：純作戒詞，立言有體，愈於感慨之言。末二句立意尤正大。惜其詞末工，病在「甚昭昭」三字太腐氣。

《**題蘇小小墓**》《唐詩鏡》卷四八：五、六佳。

《**江南作**》《唐詩鏡》卷四八：脆嫩。

《**將之衡陽道中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扁舟泛自身」，「自」字率。「長年無愛物，深話少情人。」閱歷語，少年不知。

《**讀狄梁公傳**》《韻語陽秋》卷八：張祜《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盧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虎口亂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盧陵王爲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盧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弔爲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盧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

《**題真娘墓**》《唐詩鏡》卷四八：三、四好，襯帖。《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青蛾夜月微」，唐人詩訣。

《**題山水障子**》《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波濤連壁動，雲物下簷飛。」「動」字、「飛」字是匠物，而其妙尤在連下二字。「嶺樹冬猶發，江帆暮不歸。」二句同意而此句尤妙。

《**江城晚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河流出郭靜，山色對樓寒。」賈氏語。又：凡畫所能寫者，猶非至文也，即如此二句，評者謂妙如畫矣，細思「靜」字、「寒」字，如何畫得出。

《**題樟亭**》《剡溪漫筆》卷四：蕭山縣西興驛前有坊題曰「莊亭古蹟」。按西興即古之西陵，舊有樟亭樓，唐人題詠甚衆，孟浩然、張祜、岑參、喻坦之、許渾皆有樟亭樓詩。今以樟作莊，恐誤筆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地盤江岸絕，天映海門空。」狀得出，妙下「絕」字「空」字。又：意在寫眞，非力求闊大。「潮聲入夜風」，鍊在「入」字「風」字。

《**登廣武原**》《瀛奎律髓》卷四七張祜《題虎丘東寺》許印芳評：外有《登廣武原》詩云【略】氣魄筆力，亦近盛唐，且通體完善。而虛谷不選，其無識如此。《唐詩歸・中唐八》：「廣武原西北，華夷此浩然」，鍾（惺）云：曠而渾。《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有氣魄，有筆力。《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健？曰：【略】（張祜《登廣武原》）暨少陵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是也。

《**晚秋江上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烟霞山鳥散，風雨廟神歸。」陰慘。又：詩到此地位，方可言氣韻。

《**晚夏歸別業**》《唐詩鏡》卷四八：三、四可口。

《**江西道中作三首**》**一**　《升菴詩話・水寺鐘》：「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鐘」，張祜詩也。「芳草漁家路，斜陽水寺鐘」，李國用句也。

又二　《唐詩歸・中唐八》：鍾惺云：悲澹之極。

《**旅次石頭岸**》《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暮天寥落，旅客悲愁，千古一情。「水聲寒不盡」，三字妙。「山色暮相依」，三字尤妙。

《**入潼關**》《雲溪友議・錢塘論》：張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比，此徒有前名矣。《刪補唐詩

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五律》：周珽曰：三四「尊」、「讓」二字，蓄意深遠。加「逢」字、「側」字，更奇。宜處士自舉爲得意句也。總言關中天險，秦漢帝王所居，非城狐社鼠可得跳梁覬覦者。通篇雄渾雅曠。又《登廣武原》一詩亦開暢，豈得概以元和後詩目之。

《鷺鷥》《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輕下蓼花風」，匠。又：用力做「輕」字妙。

《**題萬道人禪房**》《唐詩歸・中唐八》：鍾惺云：「世事靜中去，道心塵外逢」，二語之妙全在「去」字、「逢」字落得無痕。《唐詩成法》卷五：一、二禪房，三、四遠景，五、六禪力，七、八證驗。禪房在江邊峰頭，三，「江上峰」所望，「落葉」點時，「滿疏鐘」承「禪壁」，「滿」字妙。到禪房之靜中，而世事皆去；來禪師之塵外，而道心相逢，皆就自己說。「欲知」承「去」「逢」二字，「情」字應「事」「心」二字，「牀下」結禪房，「虎留蹤」結禪師。《唐詩摘抄》卷一：全篇直叙。唐人以鐘聲入詩，語輒入妙，如「鐘過白雲來」，「鐘聲和白雲」，「晨鐘雲外濕」及「落葉滿疏鐘」，皆以虛境作實境，靈活幽幻，無理而有趣者也。五着道人，六着自己。此詩起結，仿佛孟襄陽《義公房》作，但五、六不能更作景語，氣力較弱，緣起手已將孟三、四意寫入次句內，遂以三、四當彼五、六，至五、六遂不能復振耳。

《**題松汀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五律》：李夢陽曰：此作音響協而神氣王。蔣一梅曰：似《金山寺》作較勝。唐汝詢曰：質凈渾雅。次聯峻爽，在四虛字。結更含蓄，大曆以前語。周珽曰：唐解驛之所在未詳，疑必依枕山陵，襟帶江海，其高原險絕，小徑幽僻，斯固隱淪之所也。因想世人皆以五湖爲棲逸之所，殊不知古之遺逸，乃有不居五湖而在此中者。其意必有所指，地既無考，人亦宜闕。《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見意。朱之荆補評：前六句極寫其地之古澹，末二句有欲隱於此之意。曰「舊遺逸」，借人形己。曰「不在」，見有現在者。

《**題潤州金山寺**》《雲溪友議・錢塘論》：又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孫魴《題金山寺》：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馬令《南唐書・孫魴傳》：金山寺題詠，衆因稱道唐張祜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閣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詩話總龜前集・評論門五》引《王直方詩話》：《摭言》載白樂天在江東，進士多奔往。時張祜負時名，既而徐凝至，二子相矛盾。祜稱其佳句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以爲奈無野人「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其後，東坡云：世傳徐凝瀑布詩，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豈至是哉？乃作絕句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余以爲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又《留題門下》引《青瑣集》：羅隱《題金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云：「結字孤峰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張祜詩。又《琢句門》引《遁齋閒覽》：金山寺題者甚多，而絕少佳句。惟「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介甫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爲中的。《青瑣高議前集》卷九：潤州金山寺，張祜以江防留題二篇，雖名賢經過，縮手袖間，不敢落筆。蓋茲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見其寺與山出於水中之意也。祜詩久爲絕唱。云：「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或相類【略】唐人云：「中流見樹影，兩岸聞鐘聲。」張祜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諸名下之士，豈相剽竊者邪？《唐詩紀事・孫魴》：潤州金山寺，張祜、孫魴留詩爲第一篇。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盡。《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五季雜紀》：《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爲勝景，先張祜吟詩，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咏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絕唱。」苕溪漁隱曰：張祜詩云【略】祜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也。《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此詩金山絕唱，孫魴者努力繼之，有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歸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其言矜誇自大。然「濺佛」之句，或者則謂金山豈如此其低耶？大曆十才子以前，詩格壯麗悲感，元和以後漸尚細潤，愈出愈新，而至晚唐，以老杜爲祖，而又參此

細潤者，時出用之，則詩之法盡矣。紀昀評：五、六佳句，人所共知，結在當時不妨，在後來則爲窠臼語，爲淺率語，爲太現成語，故論詩者當論其世。馮舒評：中二聯極重難結，故以一宿結之，非湊語也。馮班評：第七句緊應一宿，落句直似換不得，然格調頗俗。陸貽典評：五、六更切景，「因悲」二句遙映一宿句，言非此一宿，則終日城市耳，安能得此情景乎！查慎行評：妙處在自然，他人未免有意鋪張。無名氏(乙)評：次句尤發露金山之勝。又王安石《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方回評：介甫有《金山寺》五言律詩，未爲極致。此和其弟平甫者。《遯齋閑覽》謂：「金山寺佳句絕少，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孫魴『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亦未爲工。熙寧中荆公有『北固』、『西興』之句，始爲中的。」予謂孫魴詩「過檜妨僧定，驚濤濺佛身」下一句，金山何其卑也！前輩已能議之，今不以入選。張祜詩無可議矣。荆公此詩，恐亦未能壓倒張處士也。又卷四七張祜《題虎丘東寺》方回評：杜牧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今傳者五言律三卷，絕句二卷，無七言律與古詩也，所逸多矣。僧寺詩二十四首，《金山寺》詩第一，亦當爲集中第一。《孤山寺》《惠山寺》次之。許印芳評：《金山寺》起結皆劣，虛谷以爲第一，謬矣。又孫魴《甘露寺》方回評：魴有《金山》詩，「驚濤濺佛身」之句有病，不如「過檜妨僧定」上句佳。如「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亦不逮張祜。而云「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涉乎誇誕。《雪履齋筆記》：張祜、孫魴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魴詩不及祜，業已著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檻外風吹前渡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大有俊鶻摩空之概。郭祥正「烏飛不盡暮天碧」，未失豪壯本色，而子瞻直許其三分，應是未見廊下墨痕耳。《升菴詩話・多景樓》：「盤江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春砌檻，山雨灑窗燈。日暮疏鐘起，聲聲徹廣陵。」又：「每日憐晴眺，閒吟只自娛。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多封楚，輕煙暗染吳。雖居此廊下，入戶亦踟躕。」此二詩勝張祜《金山》詩，而人罕稱之。又《金山寺詩》：「靈山一峰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此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也，當爲第一。張祜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入張打油、胡釘鉸矣。《四溟詩話》卷二：律詩無好結句，謂之虎頭鼠尾。即當擺脫常格，夐出不測之語，若天馬行空，渾然無迹。張祜《金山寺》之作，則有此失矣。《唐風定》卷一五：後人不復能措手，幾同崔顥《黃鶴》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五律》：劉辰翁曰：「微茫水國分」，便似。胡應麟曰：晚唐有一首之中，世傳其一聯，而其所不傳，反過之者。如張祜「樹影鐘聲」一聯雖工，審氣格固不如「僧歸」「龍出」二語也。陳繼儒曰：張處士山寺諸什，皆神于詩，非工于詩者能及也。周珽曰：三、四寫朝夜幽隱之奇，五、六摹見聞清遠之異。金山寺古今最號勝景，得此詩而益顯，自後詩人擱筆，豈我欺哉。《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晚唐有一首之中，世共傳其一聯，而其所不傳反過之者。如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工密，氣格故不如「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也。如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雖幽奇，氣格故不如「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也。《詩辯坻》卷三：張承吉風流之士，而《金山寺》詩「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村鄙乃爾，不脫善和坊題帕手段。《載酒園詩話又編・張祜》：惟《金山寺》作眞佳。(張)祜自謂可敵綦毋潛《靈隱寺禪院》詩。余則謂正與王灣《北固山下》作並驅耳。結語稍湊，不能損價也。(黃白山評：此詩結語實不佳，第此韻字數甚窄，結語似爲湊韻所苦，又當爲作者致想耳。)升菴又以韓垂作勝之。垂中二聯曰：「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金山一拳，苦不甚高，安能插影雲間？此可言匡廬耳。下曰：「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又可移入羅浮矣。《蠖齋詩話・綦毋潛》：潛詩「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論者謂遜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誠然。《圍爐詩話》卷三：張祜宮體諸詩皆淺淡，惟《金山寺》詩，自以爲敵綦毋潛《靈隱寺禪院》詩，余謂可敵王灣《北固》詩。《說詩晬語》卷下：張承吉以《金山》詩折服徐凝，然中惟頷聯稍勝。「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何村俗也。東坡貶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爲惡詩，而不指摘承吉，或偶然未及爾。《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張祜《登廣武原》：此公《金山》詩最爲庸下，偏以此得名，眞不可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加力刻削。「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常游金山寺，流覽古今人題什，無如二句之高妙。方歎此詩眞不可及也。《唐詩成法》卷五：一、二寺，三、四近景，五、六遠景，題外結。三、四是一宿所見，五、六是超然之景，七、八反結。勝地名作，後無及者，一結何草草乃爾。《石洲詩話》卷二：張祜《金山》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只唐人常調耳，而譚藝家奉爲傑作，失之矣。《問花樓詩話》卷一：金山在江中，距城數里，與焦山相伯仲，余往來登眺地也。古稱金鰲、浮玉，江漢入海之門戶，即今京口金、焦是也。金山舊有張祜詩刻，

山陰王季重《遊金山記》亟稱之。先廣文云：「張祜詩結句衰颯，韓垂詩遠勝張作。」【略】昨信宿山寺，問訊老僧，求季重往日糊名評詩之處，絕無知者，即賣墨刻頭陀，亦懶不解事。江山猶昨，佳客無多，古今所同憾也。《筱園詩話》卷四：最俗者，莫過晚唐張祜《金山》五律，鄙惡不可入目，而彼時亦復有名。

《題潤州甘露寺》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晚唐句「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略】皆有盛唐餘韻。《唐詩快》卷九：「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氣概語，亦何可少。

《題杭州孤山寺》 林逋《孤山寺》：雲峰水樹南朝寺，秪隔叢篁作並鄰。破殿靜坡蘿臼古，齋房閑試酪奴春。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祜詩牌妙入神。乘興醉來拖木突，翠苔蒼蘚石磷磷。《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半山老人四》引《西清詩話》：《百家詩選》余讀之，見其取張祜《惠山寺》詩「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山寺》詩【略】。又賈島平生得意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不知意果如何耳。《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詩可謂細潤，然太工、太偶。何焯評：三四清切。紀昀評：太工太偶自是病，然選中此類極多，不應獨斥此一首，而此一首亦尚未至太工太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五律》：周珽曰：蘇子瞻西湖詩：「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善寫山水之勝矣。孤山屹峙湖心，尤爲此湖最上景。珽幸生長其郡，常讀書寺中，登臨嘯望，無分晴雨朝昏，泓澄掩映，葱翠迴合，每吟「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始信非熟炙其景說不出也。晉人謂山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然未有山水會歸畢集如孤山者，則西湖山水妙語，承吉實先東坡而盡其眞矣。《唐詩成法》卷五：一二寺，三四山水，五六時景，七八前曾宿此也。三承「碧岑」，四承「湖心」。山在湖心故長潤，水圍山下故自陰。「斷橋」承「一徑」，「空院」承「樓臺」，「合」字從「斷」字來，「深」字從「空」字見。「猶憶」緊接六，言昔日曾於此院西窗月夜聽北林鐘聲，今日來遊猶記憶也。足令後人擱筆。《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不雨山常潤」，此句匠易。「無雲水自陰」，此句匠難，難在入微，卻能逼眞。「猶憶西窗月，鐘聲在北林。」昨夜山北時，惺惺聞此鐘。《唐詩摘鈔》卷一：尾聯寬宕格。三、四確是湖中山寺之景，移用它處不得。七、八乃追憶未到以前語，未到聞鐘，已自神往，今幽勝果如前云云，其賞心可勝道耶！無限說話，俱在言外。朱之荆補評：孤山在西湖之上，山因臨湖常潤，非關雨，湖卻傍山常陰，不爲雲也。

《題道光上人山院》 袁枚《詩學全書》卷二：首二籠「上人山院」。《維摩經》：「上方界，淨土中」。二聯寫山院之景，由近及遠。末二歸到「道光上人」身上作結。

《題惠山寺》 《詩人玉屑・風騷句法・鶴盤鳳翥（變動）》：「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詩同前（《孤山寺》），三、四猶工，五、六則工而窘於冗矣。以前聯不可廢也，故取之。查慎行評：寺本湛長史故居，故起句云。紀昀評：五、六單窘則有之，非工亦非冗。《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五律》：周珽曰：三四實情至理，晚唐妙語。《玉屑》爲變動句法，誠人所未能道也。結鐘與雲水相諧應，靜機清思，到此有不醒然？《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嘗游張氏漪園，見壁有王阮亭題句，即以「山色上樓多」分韻，方知此句之妙也。

《題虎丘寺》 顧祿《桐橋倚櫂錄》卷三：寺舊在（虎邱）山下，唐會昌間毀，後人乃建山上。或謂晉咸和二年王珣與弟珉以別墅捨建，即劍池分東西二寺，會昌毀後合爲一。顧敏恆曰：李翱《來南錄》：「登虎邱，窺劍池，夜宿望海樓。」又云：「將遊報恩寺，水涸不果。」是唐時東西二寺相去甚遠，中有大溪間之，必舟檝而後能至。謂即劍池分東西二寺，似未然也。即味白傅二詩景色亦絕不相蒙，其賦西寺云：「舟船轉雲島」，而張祜詩云：「輕棹駐回流」，則是西寺舊在水鄉，滄桑實易，邱壑亦與今不同矣。

《題虎丘東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詩非親到虎丘寺，不知第四句之工。高堂之後，俯視石澗，兩壁相去數尺，而深乃數十丈，其長蜿蜒曼衍而坼裂到底，泉滴滴然，眞是奇觀。故其詩曰「石壁地中開」，非虛也，故選此詩以廣見聞。「登樓海氣來」，此一句亦佳。他如「地僻泉長冷，亭香草不凡」，《題道光上人院》亦佳。至如「上坡松徑澀，深坐石池清」之類，則非人可到矣。紀昀評：格力遒上，末亦切合不泛。惟次句拙，極不佳。許印芳評：此詩格意近盛唐人。承吉僧寺詩此爲第一。《金山寺》詩起結皆劣，虛谷以爲第一，謬矣。【略】虎丘東寺在蘇州，即闔閭墓，有東、西二寺，後合爲一。山在寺中，故此詩有「寺門山外入」句。

《塞下曲》 《野客叢書・詩句用嫖姚事》：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荆公二人而已【略】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祜詩

「二十逐嫖姚」【略】如此甚多，皆明知爲平聲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

《**宿淮陰水館**》《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下：「五更離浦棹，一夜隔淮砧。」試換「隔江」字便不佳。又：二句妙，不惟景而在情，尤在韻，情景皆由韻生也。「不當無健嫗，誰肯效前心。」自感也，亦未免拙。

《**洛陽感寓**》《耆舊續聞》卷八：李嘉祐詩云：「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祜詩：「洛水暮天橫蒼莽，邙山落日露崔嵬。」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平聲，而此作仄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七律》：周珽曰：此見洛陽人旦起奔競名利，而英雄富貴終歸泯滅，甲第屬人，墳塚相望，故誠言當以此爲鑑，不必苦營營於名利，雖積金成堆何用也？達人醒世之語，不勝沉痛，所嫌太率露耳，所以爲晚唐。

《**感王將軍柘枝妓歿**》《唐摭言・矛盾》：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秋窗隨筆》：唐詩歌舞中多用「靴」字，張祜：「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舒元輿：「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太白詩「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杜牧詩：「舞靴一任傍人看。」按《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鞠靴。」想當時妝飾如此。

《**公子行**》《對牀夜語》卷五：張祜《公子》詩云：「紅粉美人擎酒勸，錦衣年少臂鷹隨。」公子之富貴可知矣。顧況云：「雙鐙懸金縷鶻飛，長衫刺雪生犀束。」不過形容其車馬衣服之盛耳。然末句云：「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階月。」氣象不侔矣。

《**寓懷寄蘇州劉郎中**》《野客叢書・魯直詩體》：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此體魯直創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祜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書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題干越亭**》《容齋三筆・琵琶亭詩》：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

《**高閑上人**》《野客叢書・江淹擬古》：《遯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略】張祜《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爲湯師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

《**少年樂**》《後村詩話前集》卷一：牛奇章有「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之謗。張祜《上牛相》亦云：「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有「綠鬢紅粉」之語，末云：「知君年少貴，不信有春愁。」蓋前詩非謗矣。牛、李嗜好如冰炭，惟愛客則如一人。然贊皇生相門，無聲色之好。奇章起寒士，備貴人之奉，不及贊皇遠矣。

《**宮詞二首**》**一**　鄭谷《高蟾先輩以詩筆相示抒成寄酬》：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雲溪友議・錢塘論》：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中皆數對，何足爲奇乎。【略】張君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歌宮娥諷念思鄉，而起長門之思也。《東軒筆錄》卷一五：唐張祜《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天聖中，章仲昌坐訟科場，其叔郇公奏乞押歸本鄉建州，時王宗道爲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蕭定基發解爲舉人，作《河滿子》以嘲。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爲三司使，自以久次，泣訴於上前，遂除樞密副使。時人增改祜詩，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王直方詩話・張祜宮詞》：張祜有《觀獵》詩并《宮詞》，白傅稱之。《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小杜守秋浦，與祜爲詩友，酷愛祜《宮詞》，贈詩曰：「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又詩寄祜云：「睫在眼前人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荊溪林下偶談》卷一：張祜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六宮。」鄭谷亦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唐詩箋註》卷七：此詩非有取義于《河滿子》。蓋以斷腸人聞斷腸聲，故感一聲而淚落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張祜》：然宮體諸詩，實皆淺淡，即「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亦甚平常，不知何以合譽至此。《秋窗隨筆》：最喜王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李太白「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及張祜「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又李嶠「山川滿目淚沾衣」，得言外之旨，諸人用淚字莫及也。《石洲詩話》卷二：張祜絕句，每如鮮葩颯艷，餘水泊浮，不特「故國三千里」一章見稱於小杜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張祜「故國三千里」，亦自激楚動人。章燮《唐詩三百首注疏・五言絕句》：「故國三千里」，離鄉遠也。「深宮二十年」，侍君久也。末二句言不能保其身。居於深宮者且然，而況在於宮外者乎？《唐人萬首絕句選》宋顧樂評：何滿子其聲最悲，樂天詩云：「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此詩更悲在上二句，如此而唱悲歌，那禁淚落。

《夕次竟陵》《唐音癸籤・詁箋四》：太白：「扁舟敬亭下，五兩生飄颻。」權德輿：「曉風搖五兩。」張祜：「南風吹五兩。」王維：「惡說南風五兩輕。」出郭景純《江賦》：「晄五兩之動靜。」凡候風，以鷄羽重五兩，繫五丈旗顚，立軍營中綰船上候之，楚謂五兩。

《讀曲歌五首》《容齋三筆・樂府詩引喻》：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祜、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於策：其四句者如【略】：「窗外山魈立，知渠腳不多。三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略】其兩句者【略】「千尋葶藶枝，爭奈長長苦。」《詩藪外編・唐上》：唐以詩賦聲律取士，於韻學宜無弗精，然今流傳之作，出韻者亦間有之【略】十二文：張祜《讀曲歌》五言絕（出「人」字）。《唐音癸籤・談叢五》：風人詩，此與藁砧體不同。藁砧語如隱謎，理資箋解。此則以前句比興引喻，後句即覆言以證之。或取諸物，如《子夜歌》：「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或取之同音，如《懊儂歌》：「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微旨所寄，無假猜搉而知。唐人以其近於《詩》之南箕北斗，可備采風，故命爲風人詩，張祜、皮、陸爲多。

《玉樹後庭花》《詩境淺說續編》：首二句言當日玉輪輕幰，草草風花，只餘玉樹艷歌，在清樽檀板之場，留其哀怨。後二句言玉座陳宮，幾經易主。後主不能承其帝業，手擲金甌，宜後人不哀其亡國，而爲張麗華悲。兒女江山，齊聲一歎也。

《江南逢故人》楊逢春《唐詩偶評》：首二虛合題意，三、四實接寫情。「逢」字渲染得淋漓盡致。《詩境淺說續編》：詩因逢故人而作，宜爲喜慰之詞，乃觀其前二句，殊有低徊之感。首句言洛中羈泊，塵事多端，忽忽已爲陳迹。次句言花月江東，半是舊游之地，過江春燕，猶認巢痕。後二句言，且喜春風良夜，與故人把臂，同醉蘋洲。回首當年，微波踏洛水之塵，聽曲泛秦淮之棹，酒闌話舊，不覺悲喜交乘矣。

《題孟浩然宅》《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唐百家詩選》：孟浩然高抗有節，一時豪傑翕然慕仰，非特以其詩也。張承吉云：「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所以自處者如此。而韓、竇方訝其不來，多見其不知量也。

《贈李修源》《唐詩快》卷一五：只是太白「憐君不遣到長沙」一意耳，却添出「昨夜與君」七字，便增幾許情況。

《連昌宮》《話話總龜前集・感事門上》引《郡閣雅談》：張祜素藉詩名，凡知己者皆當世英儒，故杜牧之云：「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祜有《華清宮》詩，爲世所稱，云：「龍虎旌旗雨露飄，鳳池歌斷玉山遙。明皇上馬太眞去，紅杏滿園香自銷。」

《正月十五夜燈》《唐詩快》卷一五：令人眉飛色舞矣，那得不高聲喝彩。

《邠王小管》樂史《楊太眞外傳》：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詩話總龜前集・書事門》引《百斛明珠》：世常傳云：「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以謂既爲之也，安得人之不知。夫至隱至密者，莫若中冓之事，豈欲人之知耶？然而不能使人不知。以此，凡事之不循理者，雖毛髮之細，不可爲也。明皇舊製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於其間。無何，妃子輒竊寧王笛吹之，始亦不彰，因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處，閑把寧王玉笛吹。」妃因此忤明皇，不懌，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銛宅。妃子涕泣謂韜光曰：「托以下情繳奏。妾罪固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與膚，生從父母爾。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髮一結附韜光以獻。自妃之放逐，皇情憮然。妃髮至，張韜光取搭之肩上。明皇見之，大驚惋，遂令高力士就召以歸。嗟乎，道路之言，亦可畏也。使張祜不爲此語，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然張亦何從得此爲之說？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亦名言也。《野客叢書・楊妃竊笛》：（張祜）集中謂虢國竊邠

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孫緒《無用閒談》：唐明皇兄弟共五王，相次薨逝，至天寶時已無存者，唐史可考也。楊太眞以天寶三載入宮，《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李商隱詩云「薛王沈醉壽王醒」，張祜曰「閒把寧王玉笛吹」，皆未之考耳。小說又載：因吹寧王玉笛，明皇妬恚，遣歸外第，尤可笑也。《一瓢詩話》：張(裕)〔祜〕處士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似指貴妃忤旨被放之事。按貴妃於天寶四載入侍，寧王卒於開元二十九年，是《外傳》與此詩俱非實事，不可不辨。

《寧哥來》 《野客叢書・楊妃竊笛》：《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眞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眞，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略】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眞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唐詩人張祜字承吉，與白樂天、杜牧之同時，其詩事班班可考。《野客叢書》引祜「不信寧王迴馬來」及「金輿遠幸無人見，偸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爲祜目擊時事而作。又祜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云云。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眞事者不可枚舉，如元、白《連昌宮詞》《長恨歌》二篇其最著者，又如李義山「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之類亦多矣，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即祜樂府《春鶯囀》《雨霖鈴》等作，皆追詠天寶間事，何獨疑於前二詩耶？

《邠娘羯鼓》 《唐詩快》卷一五：唐之去今千餘年，其人久已朽矣，誰復知有邠娘、冬兒、眞眞者？賴此一詩，便覺鼓聲歷亂，雙鬟笑語，如在耳目之前，且併諸美之名字亦傳矣。詩固神物也哉。

《悖拏兒舞》 《碧雞漫志》卷三：涼州曲【略】張祜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

《贈內人》 《蕙風詞話》卷三：唐張祜《贈內人》詩：「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後人評此以謂慧心仁術。金景覃《天香》云：「閒階土花碧潤，緩芒鞵、恐傷蝸蚓。」與祜詩意同。

《折楊柳枝二首》一 《碧雞漫志》卷五：《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又云：「樂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祜《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略】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資治通鑑》卷二六四胡三省註：《楊柳枝辭》，即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淸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皆唐季之餘聲。又唐人多賦《楊柳枝》，皆是七言四絕，相傳出於開元梨園樂章，故張祜有《折楊柳詞》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

又二 《對牀夜語》卷五：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劉禹錫云：「金谷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張祜云：「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樓下綰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煙弄一枝。」薛能云：「和風煙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詩皆倣白，獨薛能一首變爲淒楚耳。《詩境淺說續編》：詩言柳枝披拂，或在凝碧池頭，效深顰之翠黛；或在景陽樓下，作細綰之青絲，皆尋常景物耳。一入朝元閣畔妃子手中，玉纖親把，同是柔條一縷，倍覺婀娜有情。此詩詠柳，固有新意，且用兩層逼寫法，作他題亦可類推，不獨詠楊柳也。

《華淸宮四首》三 《中朝故事》：華淸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爲座及芙蓉，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焉。左右皆傳唱之，播於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詞人張祜詩曰【略】。《韻語陽秋》卷一五：《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各製歌詞，極於輕蕩，男女倡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躭嗜歌曲，以至於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

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詞品》卷一：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韓迴」，番曲名。張祜集有「阿濫堆」，即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爾，難以意求也。

《讀老莊》《唐音癸籤・法微三》：鄭谷云：「舉世何人肯自知？須逢精鑑定妍蚩。若教嫫母臨明鏡，也道不勞紅粉施。」吾謂凡今作詩者宜讀此。杜甫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吾謂今之好譏議前輩詩者宜讀此。張祜云：「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吾謂前輩如王、李二公，惜未嘗讀此。《唐詩快》卷一五：「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忽然冷水澆背矣。

《平原路上題郵亭殘花》《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此詩與張季鷹「秋風思蓴鱸」同意。有道者聞之，必不以山林之樂易鐘鼎之奉矣。《唐詩快》卷一五：「自從身逐征西府，每到花時不在家」，請問忙些甚麼，獨不怕爲花所笑乎？

《集靈臺二首》二　樂史《楊太眞外傳》：然虢國不施粧粉，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李集贋者多，杜詩贋者極少【略】「虢國夫人」一首殊遠，張祜無疑。《詩辯坻》卷三：「虢國夫人」一首，張承吉之作，又見杜集。然調既不類杜絕句，且拾遺詩發語忠愛，即使諷時，必不作此佻語，應屬祜作無疑。《而庵說唐詩》卷一一：貴妃姊妹有三，俱封夫人，韓國、秦國、虢國是也，而虢國尤艷。虢國既爲貴妃之妹，玄宗貴之可也，何至「平明騎馬入金門」，以承主恩？大是丑事。後即云：「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則承恩竟以貌矣。不事脂粉，天然妙麗，若說「卻嫌」，虢國隱然要勝過其姊矣。此詩載少陵集中，余輒疑之。蓋少陵忠厚，定不做到此譏刺太甚。因詩佳絕，殊不爲覺。《品彙》以爲祜作，從之。《唐詩合解箋注》卷六：「虢國夫人承主恩」，貴妃三姊，韓國、秦國、虢國，三夫人而虢國尤艷，故獨稱其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平明何時？金門何地？而騎馬以入者，爲承主恩也。內作色荒，明皇其有之乎！「卻嫌脂粉污顏色」，《外傳》載虢國不施脂粉，自有美艷色，素面朝天嫌脂粉爲污，則自恃素面之潔矣。隱然有勝過其姊之意。「淡掃蛾眉朝至尊」。此正平明時也。淡掃蛾眉，不但爲寫其娟潔，亦有急欲朝天之態。此詩譏刺太甚，然卻極佳。《說詩晬語》卷上：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張祜《雨霖鈴》：祜又有《集靈臺》詩：「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譏刺輕薄，絕無詩品。後人雜入杜集，衆口交贊，眞不可解。《唐詩摘抄》卷四：具文見意。只言虢國以美自矜，而所蠱惑人上者，自在言外。「承主恩」三字，乃《春秋》之筆也。《養一齋詩話》卷三：前謂譏刺詩貴含蓄，論異代事猶當如此。臣子於其本朝，直可絕口不作詩耳。張祜《虢國夫人》詩：「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驪山》詩：「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唐人多犯此惡習。商隱愛學杜詩，杜詩中豈有此等猖獗處。或以祜此詩編入杜集中，亦不識黑白者。《詩境淺說續編》：宮禁森嚴之地，虢國夫人縱騎而入，言其寵之渥也。脂粉轉嫌污面，蛾眉不費黛螺，言其色之麗也。

《雨霖鈴》《碧雞漫志》卷五：《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捋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於世。」【略】張祜詩云【略】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卻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七絕上》：吳國倫曰：悲辛可誦。唐汝詢曰：南內無人，思妃之意彌切。「垂淚教」三字寫得眞，煞句見得上皇冷落。《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情韵雙絕。《而庵說唐詩》卷一一：洎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於望京樓，令張徽奏曲，不覺淒愴流涕。南內，即興慶宮，在皇城東南，玄宗爲太上皇嘗居之，見《唐書・地理志》。夫玄宗爲天子父，河至南內無人？肅宗不得辭其責。玄宗制此曲時，是悼妃子。在望京樓令張徽奏此曲時，其意不止悼妃子，於父子間有說不得處。張祜是詩得之矣。《唐詩合選詳解》卷四：南內無人，思妃之意彌切。此詩足古太上之落寞，非獨玄宗然也。《詩境淺說續編》：張祜此詩，音調淒婉欲絕，若玄宗見之，如聞落葉哀蟬之曲矣。

《題宋州田大夫家樂丘家箏》《升菴詩話・張祜氐州第一》：按張祜集題本作《邱家箏》。

《感春申君》《韻語陽秋》卷七：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爲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嘗有二絕云：「朱英若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詒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嬴爲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妻邪謀。」

《縱遊淮南》《韻語陽秋》卷一三：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園。如韋應物詩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岧嶤。嚴城動寒角，曉騎踏霜橋。」杜牧云「秋風放螢苑，春草鬥雞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至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嫪此境，生死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纜牙檣，來遊此都，竟藏骨於雷塘之下，眞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邪。《容齋隨筆・唐揚州之盛》：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略】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毀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眞可酸鼻也。《後村詩話前集》卷一：揚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祜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蜀都在本朝最繁盛，故放翁云：「不死揚州死劍南。」《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句意類》：張祜詩：「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元遺山擬作兩句云：「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擄者，亦如宋末孟鯁《折花怨》，鮑輗《重到錢唐》諸作，諷謝太后北行之意，與張詩語同而意義迥別也。《詩境淺說續編》：揚州之繁麗以亭臺花月著稱，若論山川之秀，遠遜江南。作者獨愛禪智山光，至欲爲百歲魂遊之地，亦人各有好也。

《孟才人歎并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七絕上》：周珽曰：傷悼迅發，筆底皆流熱血。

《陪杭州郡使宴西湖亭》《韻語陽秋》卷一三：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略】張祜云：「青壁遠光凌鳥峻，碧湖深影鑒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客子於解鞍繫纜頃刻所見爾。城中之景，惟白樂天所賦最多。

《江南雜題三十首》四《吳禮部詩話》：舊作集句，用東坡「庭下已生書帶草」句對唐人「馬頭初見米囊花」，以爲的切。近閱張祜詩，有云「碧抽書帶草，紅節米囊花」，已有此句矣。

又八《野客叢書・司字作去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略】其詩句有曰「況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桑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略】僕又考之，不特白詩爲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祜曰「生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略】是皆隨其律而用之。《唐音癸籤・詁箋九》：枇杷：白「況對東谿野枇杷」，張祜「生摘枇杷酸」，枇並葉入聲。琵琶：白「四弦不似琵琶聲」，「忽聞水上琵琶聲」，張祜「宮樓一曲琵琶聲」，琵，亦並葉入聲也。

又一一《歷代詩話・元詩・鵯鵊》：吳旦生曰：按鵯鵊，作批頰，亦作批頰。其頰上有二點白，故名。今名山呼，一名夏雞，俗名隔陰雞【略】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蟲。」又見《海錄碎事》載一詩云：「小鳥聞批頰，微蟲弄叩頭。」豈其偶同邪？天啓間黃太穉詩：「割樹放飛批頰鳥，闌雲留養剔牙松。」皆於頰字見工。

《楓橋》孫覿《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唐人張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紀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遂知名天下。《野客叢書・楓橋》：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祜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祜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皐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楓樹。

《即席爲詩獻徐州節度王智興》李昭玘《錄張祜詩》：勝因禪院有王智興詩刻凡十餘篇。最後處士張祜酬智興詩曰：「更有柱天功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本徐州牙兵，屢擊李師道有功，爲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充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河北行營。朝廷用崔群爲武寧帥，群畏智興難制，

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群遣僚屬迎之，戒吏士委甲。智興斬關以入，殺異己者十餘輩，然後謝群曰：「此軍情也。」群爲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鹽鐵院，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方罷兵，不能討，詔以全節付之。祜所謂「柱天功業」者，既已誣矣。字畫抵捂如刀筆吏所爲，詩句淺惡甚於里巷小人嘲調不根之語，祜比之李陵右軍，又不情之甚也。嘗讀杜牧與祜詩，以謂「千首詩輕萬戶侯」，此豈足以輕萬戶侯耶？唐自元和以後，士人多以辭章遊王公之門，謂之投卷。所幸者大則薦聞於朝，小則資以賕貸。士之急於人知無甚於此時也【略】嗚呼，信道不篤，喜於自媒，能不以美言爲禽犢者，寡矣。

《**上方寺**》《中吳紀聞》卷二：唐孟郊因其父爲崑山尉，常至山中，題詩於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場。」其後張祜嘗游，亦有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村。憑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倅被旨來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艤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閱寺中之詩，一夕和竟二公之詩，詰旦即回棹。其詩云：【略】此四詩皆爲山中之絕唱。《吳郡志》卷三五《郭外寺》：崑山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爲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爲僧舍，雲窗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崑山爲眞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祜孟郊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爲山中四絕。《升菴詩話・張祜上方寺詩》：此詩張祜集不載，見於石刻，眞絕唱也。祜以《金山》詩得名，此詩相伯仲，惜其無傳，故書。

傳記

《**唐才子傳・張祜**》祜，字承吉，南陽人，來寓姑蘇。樂高尚，稱處士。騷情雅思，凡知己者悉當時英傑，然不業程文。元和、長慶間深爲令狐文公器許，鎮天平日，自草表薦，以詩三百首獻於朝，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謹令繕錄，詣光順門進獻，望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屬元稹號有城府，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詞藻上下，稹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爲。若奬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爲詩自悼云：「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遂客淮南，杜牧時爲度支使，極相善待，有贈云：「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祜苦吟，妻孥每喚之皆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乎？」性愛山水，多遊名寺，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往往題詠唱絕。同時崔涯亦工詩，與祜齊名，【略】嘗共謁淮南李相，祜稱釣鼇客。李怪之，曰：「釣鼇以何爲竿？」曰：「以虹。」「以何爲鉤？」曰：「新月。」「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也。」紳壯之，厚贈而去。晚與白樂天日相聚讌謔，樂天譏以「足下新作《憶柘枝》云：『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乃一問頭耳。」祜曰：「鄙薄之誚是也。明公《長恨歌》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又非《目連尋母》耶？」一座大笑。《初過廣陵》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果卒於丹陽隱居，人以爲讖云。詩一卷，今傳。【略】祜能以處士自終其身，聲華不借鍾鼎，而高視當代，至今稱之。不遇者，天也；不泯者，亦天也。

紀事

作家逸事

杜牧《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薦衡昔日推文學」註 令狐相公曾表薦處士。

顏萱《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詩序》 萱與故張處士祜，世家通舊。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爲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徂謝，二紀於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蓽門啓焉。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椅兒、杞兒，問

之，三已物故，唯杞爲遺孕，與其女尙存。欲揖杞與言，則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黃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帔練裙，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屬他人。又云：橫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唯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爲穆生置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聞好事者。

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詩序》 張祜字承吉【略】或薦之於天子，書奏不下。亦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澹，有南朝之遺風，遂築室種樹而家焉。性嗜水石，常悉力致之。從知南海間罷職，載羅浮石筍還。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

《雲溪友議·錢塘論》 致仕尙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栽，始植於庭，欄圍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僧設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幞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鬬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元，祜其次耳。張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鍾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祜又有《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較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戍，還歸細柳營。迴看落雁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無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賦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丘、虔。馬守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豈唯偏黨乎？」張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鴻鍾運擊，瓦缶雷鳴，榮辱糾紛，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返，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略】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曰：「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君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歌宮娥諷念思鄉，而起長門之思也。祜復游甘露寺，觀盧肇先輩題處，曰：「不謂三吳有此詩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勢盡來。」盧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因而仰伏，願交於此士矣。

又《辭雍氏》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謔。祜、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頗暢此時之意也。贈端端詩曰：「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

又《雜嘲戲》 張祜客於丹徒，有朱壇者輕佻，侮慢祜之篇詠。後壇與祜卷，欲其潤飾之，祜乃戲簡二十字。欣而不悟，厚爲餞別焉。詩曰：「昔人有玉盌，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盌有當時聲。」

又 溫州顏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着戍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祜爲冬瓜堰官，憾其牛戶無禮，責欲鞭撻，無不取給於其中也。然無倦秀才居多，職事皆怯於祜。錢塘酒徒朱沖和小舟經過，祜令語曰：「張祜前稱進士，不亦難乎？」沖和乃自啓名，而贈詩嘲之。祜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詩曰：「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屎堆邊說我能。」

《本事詩·嘲戲第七》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

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雲仙雜記・口吻生花**》　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劇談錄・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客賦詩【略】。時文人張祜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覩茲盛事，豈得無言？」祜即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柱天勳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匹。

《**桂苑叢談・崔張自稱俠**》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眞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繞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餘，簿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讎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己爲，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嘆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

《**唐摭言・爭解元**》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爲己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又《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略】祜至京師，方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耻而不爲者，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又《敏捷》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仿佛還應露指尖。」

又《矛盾》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祜嘗與狎讌，公因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應聲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又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祜矛楯之曰：「鄙薄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鑑戒錄・釣巨鼇**》　會昌四年，李相公紳節鎮淮南日，所爲尊貴，薄於布衣，若非皇族，卿相囑致，無有面者。張祜與崔涯同寄府下，前後廉使聞張祜詩名，悉蒙禮重。獨李到鎮，不得見焉。祜遂修刺謁之，詩題銜「釣鼇客」，將俟便呈之。相國遂令延入，怒其狂誕，欲於言下挫之。及見祜，不俟從容問及，曰：「秀才既解釣鼇，以何物爲竿？」祜對曰：「用長虹爲竿。」又問曰：「以何物爲鈎？」曰：「以初月爲鈎。」又問曰：「以何物爲餌？」曰：「用唐朝李相公爲餌。」相公良久思之，曰：「用予爲餌，釣亦不難致。」遂命酒對斟，言笑竟日，憐祜觸物善對，遂爲詩酒之知。議者以祜矯諭異端，相國悅其取媚，故史不稱之，惡其僞也。

乾隆《廣東通志》卷三八《名宦志》　張祜，字承吉，清河人，工詩，晚窺建

安風格，一時賢俊多與之遊。受辟諸侯府，狷介鮮容，輒自劾去。後知南海，廉潔自持，一介不取。期月間解職，惟載羅浮石筍還。平生不治產，沒後子息幾不自給。溫庭筠經其故居，作詩悼之。有《丹陽集》行於世。

作品本事

《唐詩紀事・張祜》 世傳韋、鮑二生以妾換馬之事云：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有美妾，韋有良馬，鮑以夢蘭、小倩佐歡，飲酣停盃，閱馬軒檻。韋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勸韋酒，歌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雖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橋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命牽紫叱撥以酬之。俄有紫衣冠二人，自閣西升階而來。二生恐悚，闔戶窺之。一人長髯云：「足下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謂光絕。」對曰：「何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今佳月如晝，可以爲賦。」長髯曰：「向聞妾換馬之事，可以爲題，以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長髯曰：「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駿足，亦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騣，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領，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廢興，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也。買笑之恩既盡，有類求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訖，行十餘步而失。故祜有《愛妾換馬》之什云：「綺閣香銷華殿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卻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西風兩意同。」

著　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祜詩》一卷。（字承吉，爲處士，大中中卒。）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張祜集》十卷，唐處士張祜承吉撰。

《通志・藝文略八》 《張祜詩》三卷。

《唐百家詩・中唐二十七家》 《張處士詩集》五卷。

《百川書志・別集類》 《張處士集》四卷，清河處士張祜承吉著。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張祜承吉集》六卷。

《藝風藏書續志・詩文第八・別集類》 《張處士詩集》五卷　影寫明刻本，唐張祜撰。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缺五言、七言古、五言律三門，原出於宋本。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張承吉文集》十卷，唐張祜撰。宋蜀刻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印，劉體仁潁川劉考功藏書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 《唐張處士詩》五卷。宋臨安棚北陳氏書肆刊唐人小集，大率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此爲明正德間所刊，行款悉同，當出書棚本。且有彭城伯子、空翠閣藏書印兩記，可寶也。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唐《張處士詩集》六卷。唐張祜撰，明末葉奕抄本，葉奕校，吳壽暘跋，二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一》 《唐張處士詩集》五卷　唐張祜撰。清寫本，十行十八字。末葉有跋，言將抄寄何夢華刻之云云。（甲子）

藝　文

李涉《岳陽別張祜》 十年蹭蹬爲逐臣，鬢毛白盡巴江春。鹿鳴猿嘯雖寂寞，水蛟山魅多精神。山瘧困中聞有赦，死灰不望光陰借。半夜州符喚牧童，虛教衰病生驚怕。巫峽洞庭千里餘，蠻陬水國何親疏。由來眞宰不宰我，徒勞歎者懷吹噓。霸橋昔與張生別，萬變桑田何處說。龍蛇縱在沒泥塗，長衢卻爲駑駘設。愛君氣堅風骨峭，文章眞把江淹笑。洛下諸生懼刺先，烏鳶不得齊鷹鷂。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著皆無味。策馬前途須努力，莫學龍鍾虛歎息。

杜牧《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 百感衷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

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又《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推文舉，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挂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又《贈張祜》 詩韻一逢君，平生稱所聞。粉毫唯畫月，瓊尺只裁雲。黥陣人人懾，秋星歷歷分。數篇留別我，羞殺李將軍。

李群玉《寄張祜（祜亦未面，頻寄聲相聞）》 越水吳山任興行，五湖雲月挂高情。不遊都邑稱平子，只向江東作步兵。昔歲芳聲到童稚，老來佳句徧公卿。如君氣力波瀾地，留取陰何沈范名。

顏萱《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存目）

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 勝華通子共悲辛，荒逕今爲舊宅鄰。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魂應絕地爲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聞道平生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

皮日休《魯望憫承吉之孤爲詩序邀予屬和欲用予道振其孤而利之噫承吉之困身後乎魯望視予困與承吉生前孰若哉未有己困而能振人者抑爲之辭用塞良友》 先生清骨葬煙霞，業破孤存孰爲嗟！幾篋詩編分貴位，一林石筍散豪家。兒過舊宅啼楓影，姬繞荒田泣稗花。唯我共君堪便戒，莫將文譽作生涯。

雜録

雜記

《金華子雜編》卷下 張祜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叙也。崇遠猶憶往歲赴恩門，請承乏丹陽，因得追尋往跡。而祜之故居，頹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常訊於廬里，則亂前故老猶存，頗能記憶舊事，說祜之行止，亦不異從前所聞。問其隱俠，則云：不覩他異，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每抵晚歸時，猶見祜巾褐杖履，相甄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迴縣下，及過祜門，則又先歸矣。如此恆常，不以爲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速，人莫測焉。

《江南餘載》卷下 後苑有宮髻石，世傳張祜舊物，上有杜紫微杭州刻字相寄之跡，祜以其形若宮髻，故名之云。祜平生癖好太湖石，故三吳牧伯多以爲贈焉。

《臨漢隱居詩話》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其旁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呂溫詩，前篇曰：「恩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云云。

《侯鯖錄》卷七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作杭守，東坡作倅，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祜，柱下張蒼，安昌張禹，皆使姓張事。

《詩話總龜前集・傷悼門》引《陳輔之詩話》 張祜性酷好太湖石，三吳太守多以贈遺之，故陸魯望以詩哭之曰：「一林石筍散豪家。」

《唐詩紀事・張祜》 杜牧之守秋浦，與祜遊，酷吟其《宮詞》，亦知樂天有非之之論，乃爲詩曰：「睫在眼前人不見，道超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又 或言祜清河人，嘗賦《淮南》詩，有「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果卒於丹陽隱舍。

又注 杞兒後名望虔，嘉慶監裴洪慶以爲冬瓜堰官。

《玉芝堂談薈》卷三一 唐人詩中往往有紀當時戲劇，如弄鉢頭：張祜詩曰：「兩邊角子羊門裏，猶學容兒弄鉢頭。」長竿：張祜詩曰：「傾城人看長竿出，一技初成趙解愁。」劉晏詩：「惟有長竿妙入神。」椀舞：張祜詩曰：「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熱戲：張祜詩：「熱戲爭心劇火燒，銅鎚暗執不相饒。」

《升菴詩話・粘天》 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略】張祜詩「草色粘天鶗鴂恨」，黃山谷「遠水粘天吞釣舟」【略】正用此字爲奇。

《文彧詩格・論破題》 一曰就題，用題目便爲首句是也【略】張祜《春遊東林寺》詩：「□到東林寺，春深景致芳。」

《寶刻類編》卷六張祜 杜牧左史洞題名，牧爲刺史立，左史洞名而題之，祜書，會昌五年刻，池。

《**輿地紀勝**》卷七《**鎮江府**》 唐張祜墓，在丹陽縣尚德鄉。

《**唐音癸籤・談叢一**》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覓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萬戶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相值，豈有幸哉。獨惜一祜詩，受鏑於斯，因受盾於斯，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矣。嘆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至順鎮江志・古跡**》 唐處士張祜宅未詳所在，或云今雲陽橋河岸有井處是。

《**清一統志**》卷九一《**鎮江府**》 張祜宅，在丹陽縣南橫塘。

雜考

《**劇談錄・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淒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車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殯於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櫬以殉，遂窆於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上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爲后。帝寢疾，才人視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顧與汝辭，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審帝已崩，即自經於幄下。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殞，群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德裕手自記錄，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據《獻替》所言，則王氏爲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贈。按張祜集有《孟才人嘆》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血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載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春渚紀聞**》卷七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沖嘲張祜云：「白在東都元已薨，鸞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祜時爲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詩名，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宏慶曰：『祜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也。

《**野客叢書・張祜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祜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祜詩云云。一述明皇時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祜，《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顏萱序中，曰：「過祜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略】」陸龜蒙亦序曰：「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略】」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祜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死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祜死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祜經涉十一朝也，計死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祜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苑叢談》惟知祜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張祜字承吉，刻本大半作「祐」，覽者莫辨。緣承吉字，祜、祐俱通耳。一日偶閱雜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譏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審矣。

《**唐音癸籤・詁箋八**》 張祜集有《孟才人詩》，序稱才人以歌笙獲寵武宗。帝疾亟，爲帝歌《河滿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絕。事與其人后妃傳無之。傳惟載王才人者，武宗寵之，欲立爲后，弗果。帝大漸，即自經於幄中。王弇州疑而欲合爲一。然所引李衛公《兩朝獻替記》，王才人自以驕妬忤旨，不良死。若孟才人以義死，故一時詩人詠之。其各是一人明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張祐**》 詩見李子田《藝圃集》。唐張承吉名祜，而此君名祐，字義迥別。俗人以爲同姓名，可資一噱。

《**歷代詩話・古樂府・愛妾換馬**》 吳旦生曰：中唐張祜作此題二律，亦引《樂府解題》，自注其下。然觀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見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

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竊以任城之說，較淮南爲可據。宋人詩話乃以鮑生出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證。余按唐李玖《異聞實錄》云：鮑以女妓善四絃者，換韋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略】客自稱江淹、謝莊也。則是開成以後事。引此較淮南更誤。

《茶香室叢鈔》卷一七 唐馮翊《桂苑叢談》云：「進士張祜自稱豪俠【略】」按：今稗官家有敷衍此事者，莫知其本此，故記之。

《一葉軒漫筆》 《儒林外史》一書【略】第其書波瀾點綴，摭取他籍者爲多。《幽閒鼓吹》云：「進士張祜下第後【略】」書中叙「張鐵臂虛設人頭宴」，即本其事而衍之。

崔涯

《嘲妓》二 《唐音癸籤・詁箋九》：崔涯《嘲妓》詩，用「紇梯紇榻」四字寫其着屐聲，此俗語至今有之。然亦有所本。《楚辭・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晦庵注：「突梯，滑澾貌。」紇梯，蓋即突梯。紇榻，亦即紇澾也。自屈原來已有此方言矣。

《雲溪友議・辭雍氏》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囱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祜、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頗暢此時之意也。贈端端詩曰：「覓得黃騮鞍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又悼妓詩曰：「赤板橋西小竹籬，槿花還似去年時。淡黃衫子都無色，腸斷丁香畫雀兒。」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揚州摠效之女也，儀質閑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贍每厚。崔生常於飲食之處，略無憚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能容，勃然仗劍，呼女而出，謂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惟襲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別醮，便令出家。汝若不從，吾當揮劍。」立令涯妻剃髮爲尼。涯方悲泣悔過，雍亦不聽分疏，親戚揮慟，別易會難。涯不得已，裁詩留贈。至今江浦離愁，莫不吟諷是詩而惜別也。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桂苑叢談・崔張自稱俠》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眞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張祜、崔涯同時齊名，同客淮南。時海宇承平，揚州繁華爲天下第一，兩生以風流自命，所謂十二紅樓名姝角妓，得其一盼，聲價爲重【略】涯詩未之見，當考。

盧眉娘

《和錦城春望》 《名媛詩歸》卷一五：「爭及仙山出世人」，仙山出世，浮薄可恨。

《和理筝》 《名媛詩歸》卷一五：「但於閨閣熟吹笙」，熟吹笙，醜甚。眉娘未詳何人，二詩俱託神仙出世之詞，然語氣太直，殊欠仙人風度。

《杜陽雜編》卷中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線細長也。）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後漢盧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爲帝師，因號爲帝師也。）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

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有藕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焉。

張蕭遠

《**詩人主客圖**》 瓌奇美麗主武元衡【略】，升堂四人：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

《**存餘堂詩話**》 唐人《送宮人入道詩》，《文苑英華》共載五首。中有張蕭遠一首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堦墀。金丹擬駐千年貌，玉指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中時。從來宮女皆相妬，聞向瑤臺淚盡垂。」尤覺婉切可誦。

《**履春冰**》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冰至春而薄，履之步步凝神。況薄光全透於日照，殘色半銷於春融，履之最宜謹慎矣。故行時想類乎蟬翼，蹋處驚駭夫魚鱗。其底既虛，難於動足，其岸尤闊，怯於迴身。此豈暇躊躇略久，豈容顧盼或頻。願將此矜慎之意遍越通津，有不攸往而咸宜也哉。毛西河曰：是時同試，惟舒元輿有詩名，然□□比「鳥照微融水，狐聽或遇人」頗佳，餘俱不稱，故不錄。

《**唐詩紀事・張蕭遠**》 蕭遠元和進士登第，與舒元輿聲價俱美。

《**登科記考**》**卷一八** 元和八年癸巳，進士三十人：【略】張蕭遠。

張籍《**送蕭遠弟**》 街北槐花傍馬垂，病身相送出門遲。與君別後秋風夜，作得新詩說向誰？

又《**弟蕭遠雪夜同宿**》 數卷新遊蜀客詩，長安僻巷得相隨。草堂雪夜攜琴宿，說是青城館裏時。

李餘

元稹《**樂府古題序**》 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選而和之。

《**詩人主客圖**》 高古奧逸主孟雲卿。【略】入室六人：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貞。

《**唐摭言・等第罷舉**》 韋澌、李餘，並（長慶）二年。

《**唐詩紀事・李餘**》 張爲作《主客圖》，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以餘爲入室。取其句云：「長安東門別，立馬生白髮。」（句）「霽後軒蓋繁，南山瑞煙發。」（句）「嘗憂車馬繁，土薄聞水聲。」（句）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蜀人也。

《**升菴詩話・李餘寒食詩**》 「玉輪江上雨絲絲，公子遊春醉不知。翦渡歸來風正急，水濺鞍帕嫩鵝兒。」元微之稱蜀士李餘、劉猛工爲新樂府。餘詩傳者僅此二首。

又《**李餘**〈**臨邛怨**〉》 「藕花衫子柳花裙，多著沉香慢火薰。惆悵妝成君不見，空教綠綺伴文君。」李餘，成都人，文宗大和八年狀元。蜀士在唐居首選者九人。

張籍《**送李餘及第後歸蜀**》 十年人詠好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歸去唯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芭蕉暗，水店晴看芋草黃。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攜酒賀高堂。

姚合《**送李餘及第歸蜀**》 蜀山高岧嶤，蜀客無平才。日飲錦江水，文章盈其懷。十年作貢賓，九年多邅迴。春來登高科，升天得梯階。手持冬集書，還家獻庭闈。人生此爲榮，得如君者稀。李白蜀道難，羞爲無成歸。子今稱意行，所歷安覺危？與予久相從，今朝忽乖離。風飄海中船，會合難自期。長安米價高，伊我常渴飢。臨歧歌送子，無聲但陳詞。義交外不親，利交內相違。勉子愼其道，急若食與衣。苦蒸道路赤，行人念前馳。一杯不可輕，遠別方自茲。

賈島《**喜李餘自蜀至**》 迢遞岷峨外，西南驛路高。幾程尋嶮棧，獨宿聽

寒濤。白鳥飛還立，青猿斷更號。往來從此過，詞體近風騷。

趙蕃

《老人星》《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言太史占乎南極，秋分而見壽星，增輝可以延寶曆，發曜足以起祥經。光依天狼，明近帝庭，高懸方觀杳杳，孤白乍覺熒熒。應時而見，比聖人之乘時；著德休徵，比聖德之不顯。此星一出，既能與聖祚同符，自此聖壽永綿於無疆者也。

《月中桂樹賦》《賦話・新話一》：唐人琢句，雅以流麗爲宗，間有以精峭取致者【略】趙蕃《月中桂樹賦》云：「謂扇花薄，如珪玷浮」；楊宏貞《隙塵賦》云：「疑琢玉成環，環中屑落；若窺壺入洞，洞裏雲殘」【略】刻酷鍛鍊，皆所謂字去而意留者。

《唐摭言・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章力仁、趙蕃（並三年）。

《新唐書・回鶻傳下》　會昌中【略】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

《太平廣記》卷九八引《宣室志》　唐國于祭酒趙蕃大和七年爲南宮郎，忽一日有僧乞食于門，且謂其家僮曰：「吾願見趙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與坐，僧乃曰：「君將有憂，然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遺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脫君之禍。不然，未旬日，當爲東南一郡耳。」蕃許之，約來日就送焉，且訪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龍寺，法安其名也。」宮已遂去。明日，蕃即辦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訪群僧，僧皆不類。且詢法安師所止，周遍院宇，無影響踪跡。後數日，蕃出爲袁州刺史。

楊弘貞

《螢光照字賦》《復小齋賦話》卷上：唐楊宏貞《螢光照字賦》一聯：「時當炎燠，嗟映雪而未期；義涉穿窬，忌偷光之失計。」映雪、偷光二事，阿誰不用？此卻做得有意思。

《溜穿石賦》《賦話・新話四》：楊宏貞《溜穿石賦》云：「進寸退尺，常一以貫之，日往月來，則就其深矣。」【略】運用成句，間出一奇。

白居易《酬楊九弘貞長安病中見寄》（存目）

又《傷楊弘貞》（存目）

又《見楊弘貞詩賦因題絶句以自諭》　賦句詩章妙入神，末年三十即無身。常嗟薄命形顦顇，若比弘貞是幸人。

《全唐文》卷七二二　（楊）宏貞，元和中進士（賦七篇）。

張又新

論述

《舊唐書・張又新傳》　又新幼工文，善於傳會。

《新唐書・張又新傳》　又新善文辭。

《唐才子傳・張又新》　善爲詩。恃才多轕藉。

《贈廣陵妓》《唐詩快》卷一五：當時不眠，今來自可重補，即頭白何妨。「當時求夢不曾眠」，「求夢」二字妙，從無人道。《圍爐詩話》卷三：古人詠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略】《赤壁》，謂天意三分也。許彥周乃曰：「此戰係社稷存亡，只恐捉了二喬，措大不識好惡。」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張又新《贈妓》詩：「雲雨紛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夢，用襄王、神女事也。《幽閑鼓吹》譏之曰：「不眠安得成夢？」此亦淺處，何以不見耶？

傳記

《舊唐書・張又新傳》 長慶中，宰相李逢吉用事，翰林學士李紳深爲穆宗所寵，逢吉惡之，求朝臣中凶險敢言者掎摭紳陰事，俾暴揚於搢紳間。又新與拾遺李續之、劉栖楚尤蒙逢吉睠待，指爲鷹犬。穆宗崩，昭愍初即位，又新等搆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內與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七人，時號「八關十六子」。寶曆三年，逢吉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又新爲副使，李續之爲行軍司馬。逢吉爲宰相時，用門下省主事田伾，伾犯贓亡命，逢吉保之於外。及罷相，裴度發其事，逢吉坐罰俸。又詔曰：「【略】閱視連名，伊爾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續之可涪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訓用事，復召工子爲尚書郎，訓敗，復貶而卒。

《新唐書・張又新傳》（存目）

《唐才子傳・張又新》（存目）

紀事

李紳《趨輪苑遭誣擠四十六韻》 辨疑分黑白，舉直觝朋徒。（思政面論逢吉、崔楨姦邪，劉栖楚、柏耆凶險，張又新、蘇景修朋黨也。）庭獸方呈角，階蓂始效莩。日傾烏掩魄，星落斗摧樞。（穆宗升遐。）墜劍悲喬岳，號弓泣鼎湖。亂羣逢害馬，擇肉縱狂貙。（逢吉、守澄、栖楚、柏耆、又新等，連爲搏噬之徒。）膽爲隳肝竭，心因瀝血枯。滿帆摧駭浪，征棹折危途。（余以戶部侍郎貶端州司馬。）

沈亞之《異夢錄》 元和十年【略】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得記其異，請語之。」【略】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嘆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

《本事詩・情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裴蹙之中，復懼李之讎己，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銘感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鄜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謂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廣卓異記》卷一九 右按《登科記》，張又新，元和九年進士狀元及第，十二年宏詞頭登科。

《新唐書・地理志五》 江州潯陽縣：【略】西有斷洪堤，會昌二年刺史張又新築。

《唐詩紀事・張又新》 時號又新「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勑頭、京兆解頭。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煎茶水記一卷》 又新字孔昭，深州陸澤人，司門員外郎鶩之曾孫，工部侍郎薦之子也。元和九年進士第一。

藝文

李賀《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存目）

趙嘏《送張又新除温州》（存目）

獨孤鉉

《鑿屋偷光賦》《賦話・新話四》：獨孤鉉《鑿屋偷光賦》云：「守其黑非吾徒也，用其光若己有之。」運用成句，間出一奇。

《唐詩紀事・獨孤鉉》 鉉，登元和進士第。

《全唐詩》卷四九一 獨孤鉉，隴右人。

盧　載

《詩話總龜前集・留題門下》引《青瑣集》 祝融留題甚多，謝元云：「雲濕幽巖滑，風梳古木香。」僧棲巖云：「閒雲四邊近，浮世一齊低。」盧載之云：「五千里地內望見，七十二峰中最高。」全楚地五千里，南嶽七十二峰，祝融最高。

穆員《陝虢觀察使盧公（岳）墓誌銘》 三子：載、戣、戡，長齒未童，幼哀及禮。洎兄子嘉猶稟伯父永州司馬嶠之命，泣血襄事，見託於銘詞。

司空圖《書屏記》 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

趙佶《唐故給事郎守永州司馬賜緋魚袋范陽盧府君（嶠）墓誌銘》 猶子載，廣孝根天，執喪逾禮，泣次遺懿，願樹芳猷。

《舊唐書・文宗紀下》（開成元年五月）丁未，以給事中郭承嘏爲華州防禦使。給事中盧載以承嘏公正守道，屢有封駁，不宜置之外郡，乃封還詔書。翊日，復以承嘏爲給事。

又（開成三年二月）辛亥，左丞盧載爲同州防禦使。

張祜《寄盧載》 故人盧氏子，十載曠佳期。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侏儒他甚飽，款段爾應羸。勿謂今劉二，相逢不熟槌。

殷堯藩

論　述

《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及門十人：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略】。

《唐音癸籤・評彙三》 殷堯藩詩有葩艷，微嫌肉豐。《鸛雀樓》一律，獨茂碩而婉，不愧初唐遺則。

《贈歌人郭婉二首》一 《詩境淺說續編》：郭婉爲舊宅之歌姬，身經桑海，故重唱花筵，不覺羅巾淚溼。其教曲弟子中，比紅少女，慘綠諸郎，方在盛年，焉知感舊，而爲其哀音所動，亦同時惆悵。望繞梁三日之塵，與穆宮人雲間憶歌，感懷織女，柳依依陽關按拍，怨入落花，同是紫霞凄調，不堪說與春知也。

《潭州席上贈舞柘枝妓》 《唐詩快》卷一五：有此事乎？不獨可憐，抑可怪可恨矣。

傳　記

《唐才子傳・殷堯藩》 堯藩，秀州人。爲性簡靜，眉目如畫。工詩文，耽丘壑之趣。嘗曰：「吾一日不見山水，與俗人談，便覺胸次塵土堆積，急呼濁醪澆之，聊解穢耳。」元和九年韋貫之放榜，堯藩落第，楊尚書大爲稱屈料理，因擢進士。數年，爲永樂縣令。一舸之官，彈琴不下堂，而人不忍欺。雍陶寄詩曰：「古縣蕭條秋景晚，昔時陶令亦如君。頭巾漉酒臨黃菊，手板支頤向白雲。百里豈能容驥足，九霄終自別雞群。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從闕下聞。」

及與沈亞之、馬戴爲詩友，贈答甚多。後仕終侍御史。堯藩初遊韋應物門牆，分契莫逆。及來長沙，尚書李翺席上有舞柘枝者，容語悽惻，因感而賦詩以贈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粉淚雙垂。」衆客驚問之，果韋公愛姬所生女也，相與吁歎。翺即命削丹書，於賓館中擢士嫁之。

紀事

作家逸事

《唐摭言·已落重收》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尚書，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唐詩紀事·殷堯藩》 堯藩從李翺長沙幕府，後以侍御官江南，姚合有《送堯藩歸同州》詩。

作品本事

《雲溪友議·舞娥異》 李八座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亞卿之胤，正卿之姪。）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殷堯藩詩》一卷。

藝文

白居易《和殷協律琴思》 秋水蓮冠春草裙，依稀風調似文君。

又《見殷堯藩侍御憶江南詩三十首詩中多叙蘇杭勝事余嘗典二郡因繼和之》 江南名郡數蘇杭，寫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猶苦憶，我爲刺史更難忘。境牽吟咏眞詩國，興入笙歌好醉鄉。

雍陶《寄永樂殷堯藩明府》 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從闕下聞。

許渾《寄殷堯藩先輩》 十載功名翰墨林，爲從知己信浮沈。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帶月獨尋蕭寺遠，玩花頻醉庾樓新。思君一見如瓊樹，空把新詩盡日吟。

廖有方

柳宗元《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雲溪友議·名義士》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館，客諸旅遊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有書板爲記云：「予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惻也。乃於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相托。』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廖君自西蜀回，取東川路還。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

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啜熊鹿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相別悲泣，又贈贐繒錦一馱，其價值數千百兩。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始知亡者姓字，復叙平生之吊。所遺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辭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敢當兹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竟不絜還，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文武宰僚，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乃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顯職。克勤名誼，與廖君同述焉。

《唐詩紀事・廖有方》 有方，交州人，柳子厚以序送之。

又《皇甫曙》 曙，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李逢吉下登第。【略】是歲，高瀚第一人，劉端夫、李行方、周匡物、廖有方輩皆預選。

李漢

論述

綜論

《舊唐書・李漢傳》 少師韓愈爲文，長於古學，剛訐亦類愈。

又《李漢傳論》 南紀有良才，足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

《新唐書・韓愈傳》 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略】至它文造端置詞，要爲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

石介《送進士高樞拱辰》 韓門有李漢，柳氏得晦之。其道卒無患，二子爲藩籬。【略】吾日覺老大，韓、柳難企斯。吾子年始壯，勇若熊與羆。李漢不足慕，晦之當並馳。

《古文雅正》卷一四 韓公神矣，亦緣學識冠絕一代也，惟李習之近似。皇甫湜、李漢、孫樵，但以刻琢字句爲事，本領亦薄。

《文史通義・内篇四》 李漢序韓氏文曰：「文者貫道之器。」其言深有味也。宋儒譏之，以爲道無不在，不當又有一物以貫之。然則「率性之謂道」，不當又有一物以率之矣。

分論

《韓愈文集序》 《古文淵鑒》卷三八愛新覺羅玄燁評：序昌黎文，提「道」字爲主，詞旨深閎，得不謂之知言？樓昉評：退之諸生，或爲祭文，或爲行狀，淺深疏密，居然可見。漢乃其壻也，故爲序之如此。歸有光評：此文第一節先論文不離道，第二節論聖經之深於道，第三節論秦漢之傑作，第四節論後漢、魏晉之非道，第五節說入退之，形容退之，文與道合，第六節論退之確然守正，見其深於道也。錢大昕《張鶴泉文集序》：夫文之聲價，本不待序而重。昌黎之文序於李漢，漢豈能重昌黎者？柳州之文序於劉夢得，夢得與子厚同患難，交最密，然夢得文格不如子厚。且二子之序皆在身後，未知果有當於昌黎、柳州之意與否？《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韓氏之文，不佞讀之二十有五年。初誦李漢之言，謂公之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心疑其說之過。既而泛濫於雜家，不惟於義法有所未嫻，而且韓文之所不屑者，則煩絮而道之；韓文之所致意者，則簡略而過之。有時故作興會，而韓之布陣不如是也；有時謬爲拗曲，而韓之結構不如是也。實則韓氏之能，能詳人之所略，又略人之所詳。常人恆設之籬樊，學韓則障礙爲之空；常人流滑之口吻，學韓則結習爲之除。漢所謂「摧陷廓清」者，或在是也。

傳記

《舊唐書・李漢傳》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爲蜀州晉原尉。岌生荆，荆

爲陝州司馬。荆生漢。漢，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敬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香爲亭子，即與瑤臺瓊室事同。」寶曆中，王政日僻，漢與同列薛廷老因入閣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敕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爲興元從事。文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韓愈子壻【略】預修《憲宗實錄》，尤爲李德裕所憎。大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相，用爲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略】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以漢奏爲是。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戶部侍郎。九年四月，轉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貶，漢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錄用。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竟淪躓而卒。

《**新唐書・李漢傳**》（存目）

紀事

《**因話錄・商部下**》 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

又 余座主隴西公爲臺丞，奏孔尚書溫、丞相徐公商爲監察。及孔爲中丞，隴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爲丞相。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亦可太息於宦途也。

《**舊唐書・文宗紀下**》（大和八年十一月癸丑）以戶部侍郎李漢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使。

又《蔣係傳》（大和二年）與同職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等受詔撰《憲宗實錄》。四年，書成奏御。

又《李德裕傳》 仲陽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大和）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羣論稍息。【略】其年七月，【略】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

雜錄

《**北夢瑣言**》**卷八** 唐相國裴公坦，大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

《**雲谷雜記**》**卷二** 李漢編韓退之文，自謂收遺文無所墜。柳子厚《天說》云：「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云。劉禹錫《集序》云：韓愈「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說集中俱無之。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知制誥，至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其居掖垣，掌誥命，蓋踰年矣。今漢之所編，制誥之辭絕無，惟外集有《崔羣除戶部侍郎》一制而已。又唐《五寶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虎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是則豈可謂之無所失墜耶？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李漢於韓退之，不曰子壻，曰門人云。退之詩文，漢所類也。如《革華傳》，類本無之。趙璘《因話錄》云：「《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侍郎，《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其詞至鄙淺。」則《革華傳》非退之作明甚。予謂，凡李漢所不錄，今《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又劉夢得云：「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傳，則漢之所失亦多矣。

《**鶴山題跋・跋胡復半野詩稿**》 余觀昔人蓋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半山老人二**》**引《西清詩話**》 荆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

《**容齋隨筆・論韓公文**》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摯。【略】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

《**金石錄**》**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三十二，《唐黃公記》，李漢撰。八分書，無姓名。開成二年十一月。

《**丹鉛總錄**》**卷二四**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略】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羼入闌增以誣韓公也。

《**蘭叢詩話**》 唐詩大集之有後人補遺者，固多誤收，正集亦有。【略】又如韓之《和李相公兩事》兩篇皆僞，以李漢之爲諸壻者，尚且誤編，而《嘲鼾睡》之五言兩篇，又不知其眞而不編。

《**金石要例・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婿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聳」即婿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全唐文紀事**》**卷三六** 《潛邱劄記》：「韓文公之壻李漢爲文公作集序，止稱門人而不稱壻。朱文公之壻黃幹爲文公作行狀，止稱門人而不稱壻。古人重道統而輕私親如此。」鴻墀謹案：皇甫湜《韓愈墓誌》，當愈在日，其女已與李漢離婚，改嫁樊仲懿。其不稱壻蓋以此。黃幹則但見韓集序文而不考韓女改嫁之故者也。若璩重道統之說，殊爲謬誤。

吳汝綸《記寫本尚書後》 其徒李漢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不及此。

滕邁

《**楊柳枝詞**》 《雲溪友議・溫裴黜》：雲溪子曰：漢著有《艷歌行》，匪爲桑間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雜詠《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覩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又云：「陶令門前冒接羅，亞夫營裏拂朱旗。」并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

《**二黃人守日賦**》 《歷代詩話・賦・黃人》：康僚《日中烏賦》：「俯黃人而更助金光。」吳旦生曰：「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異國人來降。」翟公巽詩：「青女霜如矢，黃人日故遲。」宋景文詩：「青女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滕邁《二黃人守日賦》：「離立環乎兩耳，聯影遶於重輪。遂使慕有道之風，歸我一德，奉無私之照，惟予二人。昇扶桑孰云孑立，厠羲和乍若朋來。」

《**雲溪友議・宗兄悼**》 滕倪苦心爲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郎中。吉守曰：「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知容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且曰：「魏文酷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論宗從疏遠哉！」倪既秋試，捧笈告遊，及留詩一首告別。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子再相見也。」乃祖於太皋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於商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

《**唐詩紀事・滕邁**》 邁，登元和進士第。

《**嘉定赤城志・郡守**》 開成四年，滕邁。

《**登科記考**》**卷一八** 元和十年進士三十人：【略】滕邁。

滕倪《留別吉州太守宗人邁》（存目）

章孝標《和滕邁先輩傷馬》（存目）

趙嘏《淮信賀滕邁台州》（存目）

又《送滕邁郎中赴睦洲》（存目）

《咸淳毗陵志》卷二六 滕刺史邁墓在新橋門外半里荒莽間，有二石獸，刻云：唐尚書刑部郎官睦州刺史滕公之墓。

封敖

論述

《**舊唐書・封敖傳**》 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

《新唐書・封敖傳》 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

《猗覺寮雜記》卷上 封敖「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

《辭學指南》卷一 韓子蒼曰：【略】裴晉公不喜於平淮，而喜於韓愈之《碑》；李衛公不喜於平潞，而喜於封敖之《制》。非功之難能，明其功之爲難也。

《滹南遺老集・文辨三》 封敖爲李德裕制辭云：「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斯亦無甚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帶贈之。蓋德裕得君謀從計合，方自以知遇爲幸，而敖適中其心故爾。又，武宗使作詔書慰勉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予謂「居」字亦不愜也。

傳記

《舊唐書・封敖傳》 封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蓨人。祖希奭，父諒，官卑。敖，元和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大和中，入朝爲右拾遺。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拜中書舍人。【略】(李)德裕罷相，敖亦罷內職。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戶。四年，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爲淄青節度使，入爲戶部尚書，卒。

《新唐書・封敖傳》（存目）

紀事

《元和姓纂・鍾韻》 希奭生亮，司封員外、杭州刺史。亮生敖。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封敖，會昌二年十二月一日自左司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充。其月三日，改駕部員外郎。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加知制誥。四年四月十五日，遷中書舍人。九月四日，遷工部侍郎知制誥，依前充。五年三月十八日，三表陳乞，蒙恩出守本官。

《東觀奏記》卷下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閱，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薄責焉。

《舊唐書・封敖傳》 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然敖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爲，德裕不能大用之。

《玉泉子》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

《唐語林・方正》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邵輿云：「主司愛賦十九(案：此下有脫文。)官。」羅曰：「主司安邑住，邵輿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唐詩紀事・封敖》 敖爲池州刺史，題西隱寺云【略】。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封敖翰稿》八卷。

藝文

李商隱《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存目）

薛逢《送封尚書節制興元》（存目）

雜録

《文苑英華辨證》卷一〇　封敖《德陽節嘆道文》，按《唐會要》，武宗六月十一日生，名慶陽節，今作「德陽」，未詳。

呂讓

《舊唐書・呂渭傳》　呂渭字君載，【略】子溫、恭、儉、讓。【略】恭、儉皆至侍御史，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後（李）吉甫再入中書，長慶以後，李德裕黨盛，呂氏諸子無至達官者。

《登科記考》卷一八　元和十年進士三十人：沈亞之、【略】呂讓。

呂溫《讀小弟詩有感因口號以示之》　憶吾未冠賞年華，二十年間在咄嗟。今來羨汝看花歲，似汝追思昨日花。

柳宗元《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恆孤危，詘詘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紈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録》　《唐贈開府儀同三司田紹宗墓誌》，唐呂讓撰，侯湘行書，毛伯貞篆額，大中元年刻。

《五代詩話》卷九　呂嚴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

沈亞之

論述

綜論

《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升堂三人：盧仝、顧況、沈亞之。

《新唐書・文藝傳序》　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述云。

闕名《沈下賢文集序》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于貞元、元和之間。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辟藩府。嘗遊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爲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

《郡齋讀書志・沈亞之集十卷》　亞之以文詞得名，狂躁貪冒，輔者爲惡，故

及於貶。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亦當時名輩所稱云。

《香祖筆記》卷五 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爲情語，善窈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概不之錄，毋亦以其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柏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謫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爲亞之狂躁，輔耆爲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 杜牧、李商隱集均有擬沈下賢詩，則亞之固以詩名世，而此集所載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則務爲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閒。觀其《答學文僧請益書》，謂「陶器速售而易敗，煅金難售而經久」，《送韓靜略序》，亟述韓愈之言，蓋亦戛然自異者也。其中如《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解》，大抵諱其本事，託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傳》之類。劉克莊《後村詩話》詆其名檢掃地，王士禎《池北偶談》亦謂弄玉、邢鳳等事，大抵近小說家言。

《載酒園詩話又編·沈亞之》 按下賢有集，不傳。宋人至取稗史夢中詩附麗成集，最可笑。

分　論

《春色滿皇州》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何處春暉好，偏宜在雍州。」春暉猶云春光。雍州即長安。首句破春色，次句破皇州。「花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夾城、曲江，皆雍州地。曰花明，曰柳暗，就草木上寫春色。「風軟遊絲重，光浮瑞氣浮。」因春風之軟，而覺遊絲偏重，春光之融，而見瑞氣偏浮也。二句就風光上寫春色。「鬥鷄憐短草，乳燕傍高樓。」養鷄而鬥以賭勝負，曰鬥鷄。春草未長，故云短草。春燕尚稚，故云乳燕。二句就禽鳥上寫春色。「繡轂盈香陌，新泉溢御溝。」繡轂之車，踏青遊人所乘者。二句就遊人、水泉上寫春色，總是刻劃一滿字。「行看日欲暮，迴騎似川流。」二句說到迴騎如流，則其遊春者之多，不言可知，非春色之滿而何？此詩言春暉宜雍州，夾城之花皆明，曲江之柳益茂，風軟而遊絲若重，光融而瑞氣自浮。草猶短而鬥鷄憐之，樓之高而乳燕傍之。如是遊春之繡轂香陌皆盈，春日之新泉御溝自溢，則春色之滿爲何如也。而當日之賞春色而迴騎若川流之不已矣，非春色之滿於皇州，其能有如是之盛者乎。又鄭雲峯評：着眼題中一滿字，自能點染得皇州春色環合縈纏，盤盤困困，萬象克殷，欲指數而不能盡。《甚原詩說》卷三：試帖體各不相類。【略】命題限韻，多用題字。如王維之《秋日懸清光》，以「秋」字爲韻，朱華之《海上生明月》，以「生」字爲韻是也。或執事不拘限題字，拈他字爲韻者，或不限韻，而聽士子自擇用題中字者。如誠題《春色滿皇州》，沈亞之等皆用「州」字，而張嗣初獨用「春」字，如試題《清如玉壺冰》，王季友用「冰」字，潘炎用一先韻是也。

《村居》 《載酒園詩話又編·沈亞之》：沈亞之《村居》詩曰「月上蟬韻殘，梧桐陰滿地」，二語清絕。然上語曰「無樹棲宿鳥，無酒共客醉」，梧陰既已滿地，則樹亦不小，鳥不堪宿耶？此語病也。

《夢輓秦弄玉》 《唐詩快》卷三：此下賢夢中送弄玉公主夢咸陽挽歌也。下賢自識云：弄玉既僊矣，惡又死乎？夫弄玉既同蕭史而僊矣，何又再適沈郎而死乎？不解不解。

《柘枝舞賦》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體製類》：《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舞因曲爲名。又雜見《敎坊記》、《羯鼓錄》。唐沈亞之《柘枝賦》云：「柘枝信其多妍。」

《異夢錄》 《酉陽雜俎前集·諾臯記上》：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香祖筆記》卷三：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菴【略】又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絕，見沈亞之集《異夢錄》，胡止據《博異志》，似未覩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餘》又傅會以爲宋人西湖事，謂爲水仙與鳳俱沈湖中，則剿襲司馬才仲遇蘇小事而爲之，尤可笑。

《秦夢記》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託之韋郎，無雙事，託之仙客，鶯鶯事雖元稹自叙，猶借張生爲名。惟沈下賢《秦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李羣玉《黃陵廟》詩，皆攬歸其身，名檢掃地矣。又《新集》卷三：沈下賢《秦夢記》云：「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唐詩多流麗嫵媚，有粉繪氣，或以辨博名家。《歸田詩話》卷上：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

沈亞之《豪泉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圍爐詩話》卷一：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

《**歌者葉記**》《碧鷄漫志》卷二：業唱歌者，沈亞之目爲聲家，又曰聲黨，又曰貢聲中禁。又卷三：《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

《**馮燕傳**》司空圖《馮燕歌》：爲感詞人沈下賢，長歌更與分明說。此君精爽知猶在，長與人間留炯誡。鑄作金燕香作堆，焚香酬酒聽歌來。

傳記

《**唐才子傳・沈亞之**》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與李賀結交，舉進士不第，爲歌以送歸。元和十年，侍郎崔羣下進士。涇原李彙辟爲掌書記，爲秘書省正字。長慶中，補櫟陽令。四年，遷福建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取爲判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鄆州掾。亞之以文詞得名，然狂躁貪冒，輔耆爲惡，頗憑陵晚達，故及於謫。常遊韓吏部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蓋甚爲當時名輩器重云。有集九卷傳世。

紀事

《**唐摭言・矛盾**》沈亞之嘗客遊，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代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舊唐書・文宗紀上**》（大和三年）五月己卯朔。甲申，柏耆斬李同捷於將陵，滄景平，李祐入滄州。丁亥，御興安樓，受滄州所獻。李祐送李同捷母、妻及男元達等赴闕，詔並宥之，令於湖南安置。貶滄德宣尉使、諫議大夫柏耆循州司戶，宣尉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諸鎮所怒，奏論之也。

又《柏耆傳》大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宿師於野連年，同捷窮蹙求降。耆既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耆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奏耆於同捷處取婢九人，再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郡齋讀書志・沈亞之集八卷**》右唐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涇原李彙辟掌書記，爲秘書省正字。長慶初補櫟陽尉。四年，爲福建都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進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取爲判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鄆州掾。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沈亞之集》九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沈亞之集》九卷。

《**郡齋讀書志・沈亞之集八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沈下賢集》十二卷，唐福建團練副使吳興沈亞之下賢撰。元和十年進士，仕不出藩府。長慶中爲櫟陽尉。太和中謫掾鄆州，皆集中可見者也。吳興者著郡望，其實長安人。

《**宋史・藝文志七**》《沈亞之詩》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別集**》《沈亞之集》九卷。

《**絳雲樓書目・唐文集類**》《沈亞之文集》。（九卷，下賢亦嘗遊於韓門。）

又《唐詩類》《沈亞之詩集》（九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上**《沈下賢文集》（二十）（十二）卷。樊川、義山皆有擬下賢詩，則當時之聲稱甚盛，其詩必多，而集中止十八首，何歟？此刊於元

祐丙申，不識流俗本有異同否？未一校對耳。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校舊鈔本）。余所藏唐人文集頗富，《沈下賢集》向亦有之，似系舊鈔竹紙本，因未甚佳，已轉歸他人，忘其本之所自出矣。此舊鈔綿紙本爲故人周香嚴藏書，於其身後得諸其家者，蓋後人各房分散，故去之，而得之。因思借本讎校，惟吳丈枚庵曾有是書，惜枚庵云逝，請假爲難，幸其子晉齋見余請，仍啓篋出示，俾得對勘一過。茲悉校於上方，不改本文，云「作」者，枚庵錄本，即青芝張氏本也，云「校」者，即枚庵借毛襄藏本對校，存參數字者也，云「英華」者，即枚庵復校《英華》本也。己卯十一月望日校畢記。復翁黃丕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 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本長安人，而原序稱曰吳興人，似從其郡望。然《李賀集》有送亞之詩，亦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又曰「家在錢塘東復東」，則其里貫似眞在吳興者也。亞之登元和十年進士第，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爲判官。耆罷，亞之亦坐貶南康尉。是集凡詩賦一卷，雜文、雜記一卷，雜著二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問併對一卷，碑文、墓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略】考《秦夢記》《異夢錄》二篇，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八卷，均註曰「出《異聞集》」，不云出亞之本集。然則或亞之偶然戲筆，爲小說家所採，後來編亞之集者又從小說摭入之，非原本所舊有歟？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刊序，不署姓名。錢曾《讀書敏求記》乃稱爲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歲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紹聖，中閒不應有丙申，蓋即此本而曾誤記寅爲申。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記爲二十卷，亦誤倒其文也。《池北偶談》又記末有萬曆丙午徐㷭跋，此本無之，而別有跋曰：「《吳興文集》十二卷。義取艱深，字多舛脫，不可卒讀。因從秦對巖先生借所藏季滄葦鈔本校閱一過。」題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爲誰。然則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鈔自錢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概可見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沈下賢集十二卷》 唐沈亞之撰。凡詩一卷，雜文十一卷。杜牧、李商隱集，皆有擬沈下賢體，則亞之詩在當日自爲一格，然今所存僅十八首。觀其答學文僧詩、請益書，其於文章蓋戛然自異。惟《秦夢錄》《異夢錄》《湘中怨解》三篇，爲劉克莊《詩話》所譏。考《太平廣記》載此三篇，皆題「出《異聞集》」，不云出亞之本集，或亞之戲爲小說，重編者摭以入集，非其舊本歟？

《池北偶談》卷一六 《沈下賢集》 唐吳興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古賦詩一卷，雜文雜著（如《湘中怨》《秦夢記》《馮燕傳》之類）三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問對一卷，碑、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有宋人序，題「元祐丙寅十月一日」。無名氏。末有萬曆丙午閩人徐㷭興公跋，云鈔諸焦太史者。後附張祐、杜牧、李商隱三詩。黃俞邰（虞稷）得之周櫟園戶侍、戶侍得之謝在杭方伯家。《下賢》，文大抵近小說家，如記弄玉、刑鳳等事。

《平津館鑒藏記・舊影寫本》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題「吳興沈亞之下賢」，前有元祐丙寅序，不題姓名。錢氏《讀書敏求記》作廿卷，又「丙寅」作「丙申」，皆傳寫誤也。王漁洋《池北偶談》所見本，有萬曆丙午徐渤跋云「鈔諸焦太史者，後附張祐、杜牧、李商隱三詩」，此本無之。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 《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明翻宋刻大字本詩一卷，劉多清刻入《十三唐人集》，舊鈔本黃黎洲藏印，歸吳崧甫家。昭文張氏有舊藏依宋元祐丙寅鈔本。錢遵王有宋刻《沈下賢集》三十卷，《敏求記》作二十卷，疑係「十二」之誤，未必增多也。遵王云詩十八，舊亦同今本耳，陳《書錄解題》亦只十二卷。）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舊抄本）。唐沈亞之下賢撰。

《儀顧堂續跋》卷一二《舊抄沈亞賢集跋》 《沈亞賢文集》十卷，前有元祐丙寅無名氏刊版序，次總目，每卷有目，後有葉石君手書跋。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當從元祐刊本鈔出者，是書宋以後無刊本，鈔帙流傳，脫譌甚多，此本譌較少，如卷首《夢遊仙賦》、「星赧曉以淡白」，「淡」不譌「談」。「襲烈蕙之芳風」，「蕙」不譌「薰」。「嬴吹既調戛湘絃」，「嬴」不譌「羸」。「蔓結帶兮荇含絲」，不奪「兮」字，皆勝諸本。至《秦夢記》、《湘中怨解》列卷第二，《異夢錄》列卷第四，則北宋已然矣。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清鮑以文鈔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格，板心下刊「知不足齋正本」六字，有歙人詞客、紅豆山房藏印。鮑氏手跋曰：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略】又清吳枚菴校鈔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卷一末云依毛本增《村居》詩一首。有海豐吳重熹印。吳氏手跋曰：「余得此本於青芝張氏，閱八年矣。壬寅早春復借毛襄藏本

對校一過，毛氏本誤錯更多，不敢輕信也。存三數字以硃別之，三月二十八日，吳翌鳳書於松卧居。二年復從《文苑英華》對讀一過，重陽後三日枚庵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集部四**》《沈下賢文集》十二卷（明謝氏小草齋鈔本。周櫟園藏書）。吳興沈亞之下賢。前有無名氏元祐丙寅十月一日序云【略】自來藏書家皆屬寫本，惟見朱氏結一廬有一明刊者，此爲小草齋鈔本，必同時傳錄。目錄外又有每卷之目，接於本文，猶存舊識。後錄《文獻通攷》一則，萬曆丙午徐熥一跋云：鈔自焦太史者，有謝在杭家藏書長印、周亮工印，曾爲大梁周氏所藏、夢廬借觀諸印。周亮工字元亮，號櫟園，祥符人。

藝文

李賀《送沈亞之歌并序》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於吳江。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解以送之。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梵夾。雄光寶礦獻春卿，烟底驀波乘一葉。春卿拾才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攜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是憐君者？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捽。請君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徐凝《送沈亞之赴郢掾》 千萬乘驄沈司戶，不須惆悵郢中遊。幾年白雪無人唱，今日唯君上雪樓。

杜牧《沈下賢》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徑苔蕪不可尋。一夕小敷山下夢，水如環珮月如襟。

李商隱《擬沈下賢》 千二百輕鸞，春衫瘦著寬。倚風行稍急，含雪語應寒。帶火遺金斗，兼珠碎玉盤。河陽看花過，曾不問潘安。

雜録

《**韻語陽秋**》**卷二** （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玉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眞可與李、沈作僕奴。」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録**》《唐宮苑閑廄使駙馬都尉郭銛墓誌》，唐沈亞之撰，沈傳師正書，長慶二年。

又卷一〇河中府引《京兆金石録》《唐贈工部尚書李彙誌》，唐沈亞之撰，南卓書，貞元十八年立，在華原。

盧宗回

《**夢溪筆談**》**卷一四**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玉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峯晴色墮欄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憑金界望長安。」

《**唐摭言・廢等第**》 開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

《**唐詩紀事・盧宗回**》 宗回，登元和進士第。

乾隆《廣東通志・人物志》 盧宗回，字望淵，南海人，善學不倦。同舍生見其所作，嫉之，假以他事，毆宗回。宗回遜謝，恬不與校，由是爲鄉黨所重。舉元和十年進士，官至集賢校理。久之聞父有疾，浩然乞歸。宗回常寓長安，有《題慈恩寺塔》詩，時人玩誦愛之，刻牓以傳。

李貽孫

《**全唐文**》**卷五四四** 貽孫，貞元時官夔州刺史，累擢至諫議大夫，充宏文館學士，出爲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略】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録之。

《**廣川書跋・陰真人詩**》　酆都宮陰眞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

《**人蜀記**》**卷六**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眞觀，謁妙用眞人祠。眞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略】　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孫〕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絶無一烏，不知其故。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歐陽行周集》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莆田歐陽詹行周撰。【略】其序，福建廉使李貽孫所爲也。

《**寶刻叢編**》**卷一九夔州引《金石録**》《唐神女廟詩》，唐李貽孫撰，正書，無名，會昌五年九月。

又引《集古録目》《唐都督府記》，唐李貽孫撰，繆師愈書。其記州之城壘祠宇古迹甚備。碑以會昌五年十一月立。

又福州引《復齋碑録》《唐新造上生院記》，唐李貽孫撰，正書，無名。大中六年四月十三日立，在神光寺。

《**寶刻類編**》**卷六李貽孫**　《秘書監陳商墓志》（李貽孫）撰並書，大中四年立，洛。

《**書史會要**》**卷五**　李貽孫，貞元間刺史，工書。

丘元素

《**集古録跋尾**》**卷八**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碚水，覽其江山，巉絶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録之。

顧非熊

論述

綜論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非熊，況之愛子【略】，非熊亦有詩名，今存者僅百餘篇，必多散佚。

《**唐音癸籤・評集三**》　顧尉（非熊）生自桑環，隱襲茅岫，近體俊婉可諷，堅削功似多於眞逸翁，補竈釜所乏矣。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説・顧非熊傳**》　非熊詩體不備，不及乃父廣博，然其五言近體易朴茂爲清永，似勝逋翁。更自有宗承，不盡家學也。以詩體列之水部門下。

分論

《**秋日陝川道中**》《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起句悲壯，中四句稱之，末句酸楚，乃旅中眞味，不容掩也。查慎行評：結太卑弱。紀昀評：極感慨而極和平，猶有開寶之遺。是蘊藉非明瑩，虛谷但論皮毛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説》上卷：「關河午時路，村落一聲雞。」此等句，能匠千古之情，勿以淺而易之。「樹勢標秦遠，天形到岳低。」偏説低妙。

《**經杭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説》上卷：後人必謂此景隨處有之，何足以切杭州。「晚濤臨檻看」，即錢塘潮也。「浦轉山初盡」，即靈隱、龍井、南北諸峰。

《**題覺真上人院**》《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説》上卷：「新罷九天講，舊曾

諸岳行。」如此對正是格也。

《**寄太白無能禪師**》《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中四句俱工。紀昀評：三四究竟小樣，是「武功派」所謂工耳。

《**舒州酬別侍御**》《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鄉心隨院水，客路過廬峰。」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正當於此等領取。

《**姚巖寺路懷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路向姚岩寺」，口角純是。「鶴聲兼野靜，溪色帶村閒。」「帶」字好。「兼」字尤不易下。「疎葉秋前渚，斜陽雨外山。」幾層。

《**夏日會修行段將軍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連穗古藤暗」，匠。「領雛幽鳥重」，匠。「林杪見晴峰」，此句與右丞「碧峰出山後」，鄭谷「水落見他山」參看，亦不分高下。「誰謂朱門內」，照顧將軍，止此一點。

《**送樸處士歸新羅**》《瀛奎律髓》卷三八紀昀評：前四句自深穩。五六句極力撐開，欲爲雄闊之詞，而轉覺奄奄不精采。惜別意多在對面落筆好。

《**送喻堯春歸江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深情故須曲筆。「去年登第客，今日及春歸。」三字寫出榮華。「鸞影離秦馬，蓮香入楚衣。里閭爭慶賀，親戚共光輝。」極意寫，不嫌其繁熱者，正反映結句之冷落也。「唯我門前浦，苔應滿釣磯。」深情眞覺無盡。

《**寄九華山費拾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石室和雲住，山田引燒開。」妙。

《**天津橋晚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此蓋德宗西幸之時，故登橋而傷感，亦老杜《曲江》之意。「寒色古槐稀」，眞水部。

《**月夜登王屋仙臺**》《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五六勝於三四。紀昀評：即「海日生殘夜」意，衍爲十字便少味。《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月臨峰頂壇，氣爽覺天寬。身去銀河近，衣霑玉露寒。」此等詩一學便須能之，蓋下此便無格矣。「雲中日已赤」，陸務觀句「赤日行天午」與此皆借「赤」字得成奇妙，若改「赤日」爲白日，「日已赤」爲日已出，便索然矣。「山外夜初殘」，即「海日生殘夜」意，說來特妙。

《**下第後送友人不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此等筆格，不讀水部，無從下手，並無從著眼，噫，水部尚難著眼，何況學水部者。「失意經寒食」，先已難堪。「情偏感別離」，如此叙。「來逢人已去，坐見柳空垂。」學唐人須是於似無可著眼處著眼，似無可涉想處涉想，似無可著筆處著筆。「細雨飛黃鳥，新蒲長綠池。」此等結落，亦非後人可知。「自傾相送酒，終不展愁眉。」眞覺情無盡也。

《**題馬儒乂石門山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顧況之子，其詩甚工。三四奇矣，第六句小巧中有味。馮班評：次句妙。查慎行評：第六句不自然。紀昀評：其細已甚。亦是武功派，次句景眞而句不佳。第四句拙。《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尋君石門隱，山近漸無青。」刻意。「鹿跡入柴戶，樹身穿草亭。」「身」字對得拙而巧。「苔惹取泉瓶」，「惹」字客氣。

《**夏夜漢渚歸舟即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巨浸分」，鍊。「圓象」，「危檣入」鍊。「巨浸分圓象，危檣入衆星。」能狀難寫之景，然須細心看，稍粗便失之。

《**酬均州鄭使君見送歸茅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性慕高隱，宜其詩之超也，以三十年困頓一舉而逐去之，足見其高。「吏隱應難逐，爲霖是蟄龍。」語帶嘲詼，此等卻開宋派。

《**關試後嘉會里聞蟬感懷呈主司**》《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昔聞驚節換，常抱異鄉愁。」幾年失意之感，一時觸起。「今聽當名遂，方歡上國遊。吟纔依樹午，風已報庭秋。」有遲暮意。「併覺聲聲好，懷恩忽淚流。」痛定思痛。又：老杜聞官軍平賊而曰：「初聞涕淚滿衣裳」。此喜登第而曰「懷恩忽淚流」，皆同一情眞。

《**落第後贈同居友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有情天地內，多感是詩人。見月常憐夜，看花又惜春。」四句是一部全唐詩訣。

《**冬日寄蔡先輩校書京**》《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弱冠下茅嶺」，當時從父原居此也。「中年道不行」，不過求一第耳，卻說道不行，可知唐人志趣之高。

《**寄紫閣無名新羅頭陀僧**》《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紫閣人來禮，無名便是名。」滑俗最不宜學，開宋人惡派。

《**送于中丞入回鶻**》《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邊色看雙旌」，眞水部。「去展中華禮，將安外國情。」眞樸全是水部。

《**送造微上人歸淮南覲兄**》《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柳巷對

兄禪」，押「禪」字是賈師法，其格味卻全是水部。「雨斷蕪城路，虹分建鄴天。赴齋隨野鶴，迎水上漁船。」純是。

《**哭韓將軍**》《瀛奎律髓》卷四九方回評：工甚。劉後村學唐詩，慕爲此等聲調而不能至也。紀昀評：語皆鄙俚，不得云工。又評：四句俚甚。

《**送李騎曹之武寧**》《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三四哀壯。紀昀評：亦常語，只「曲」字、「平」字與虛谷所云句眼合耳。又評：第六句第三字應平。

傳記

《**唐才子傳·顧非熊**》非熊，姑蘇人，況之子也。少俊悟，一覽輒能成誦。工吟，揚譽遠近。性滑稽好辯，頗雜笑言，凌轢氣焰子弟。既犯衆怒，擠排者紛然。在舉場角藝三十年，屈聲被人耳。會昌五年，諫議大夫陳商放榜。初，上洽聞非熊詩價，至是怪其不第，敕有司進所試文章，追榜放令及第。劉得仁賀以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早，須逢聖主知。」授盱眙主簿，不樂拜迎，更厭鞭撻，因棄官歸隱。王司馬建送詩云：「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一時餞別吟贈，俱名流。不知所終。或傳住茅山十餘年，一旦遇異人，相隨入深谷，不復出矣。有詩一卷，今行于世。

紀事

《**唐摭言·已落重收**》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辨，凌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熊既爲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牓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穉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又《**人道**》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既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秘術也。

《**類說**》卷一二引《**紀異錄**》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國楚聞其辯捷，乃改一字令曰：「水裏取一鼈，岸上取一駝，將這駝來馱這鼈，是爲駝馱鼈。」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中取一蛤，將這鴿來合這蛤，是爲鴿合蛤。」公大奇之。

《**舊唐書·李泌傳**》（顧況）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詩名於時。

《**唐詩紀事·顧非熊**》非熊滑稽好凌轢，在舉場垂三十年，長慶中登第。【略】成名歸茅山，項斯送以詩曰【略】非熊，大中時自盱眙簿棄官，隱茅山。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顧非熊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顧非熊集》一卷。唐盱眙主簿顧非熊撰，況之子，會昌五年進士。

《**國史經籍志·別集**》《顧非熊詩》一卷。

《**季滄葦書目·延令宋板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略】顧飛熊）。

《**述古堂藏書目·詩集**》《顧非熊集》一卷。

《**文瑞樓藏書目録·集部·唐人文集**》顧況《華陽集》二卷（附子非熊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一卷**》末附況子非熊詩十餘首。《文苑英華》、《唐文粹》中尚有況詩四首、非熊詩一首，皆未收入，尚未爲賅備也。非熊詩有父風。長慶中登第。大中間爲盱眙簿，亦棄官隱茅山。《酉陽雜俎》記況作殤子詩，旦夕悲吟，其子之魂聞之，因再生爲況子，即非熊也。其事怪誕不足信。《本事詩》又載況紅葉題詩事，尤屬不經。其所題詩亦猥鄙不足傳。皆好事者爲之也。舊本所有，姑存之以爲助談云爾。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舊抄本，唐顧況撰。

《**八千卷樓書目·別集類**》《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一卷（唐顧況

撰。抄本、黃鶴山莊刊本、席氏刊本、道光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録・集部一**》《顧華陽集》三卷(唐顧況撰)，附《非熊集》一卷(顧非熊撰)。舊寫本，九行二十字，從張芙川藏本出。題「二十五世孫顧名端校正」。前有皇甫湜序。又姚士麟撰顧著作傳。

藝文

王建《送顧非熊秀才歸丹陽》 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

姚合《送顧非熊下第歸越》 失意尋歸路，親知不復過。家山去城遠，日月在船多。楚塞數逢雁，浙江長有波。秋風別鄉老，還聽鹿鳴歌。

朱慶餘《送顧非熊下第歸》 但取詩名遠，寧論下第頻。惜爲今日別，共受幾年貧。聽雨宿吳寺，過江逢越人。知從本府薦，秋晚又辭親。

劉得仁《賀顧非熊及第其年内索文章》 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花前翻有淚，鬢上卻無絲。從此東歸去，休爲墜葉期。

項斯《送顧非熊及第歸茅山》 吟詩三十載，成此一名難。自有恩門入，全無帝里歡。湖光愁裏碧，巖景夢中寒。到後松杉月，何人共曉看。

賈島《寄顧非熊》 知君歸有處，山水亦難齊。猶去瀟湘遠，不聞猨狖啼。穴通茆嶺下，潮滿石頭西。獨立生遙思，秋原日漸低。

儲嗣宗《和顧非熊先生題茅山處士閒居》 歸耕地肺絕塵喧，匣裏青萍未報恩。濁酒自憐終日醉，古風時得野人言。鳥啼碧樹閒臨水，花滿青山靜掩門。唯有階前芳草色，年年惆悵憶王孫。

唐求《邛州水亭夜讌送顧非熊之官》 寂寞邛城夜，寒塘對庾樓。蜀關蟬已噪，秦樹葉應秋。道路連天遠，笙歌到曉愁。不堪分袂後，殘月正如鈎。

雜録

《酉陽雜俎・冥跡》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心逐斷猿驚，跡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動，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令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愛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以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又《廣動植之二・蟲篇》 蝶，白蛺蝶，尺蠖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蝴蝶。

《北夢瑣言》卷八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能言冥間聞文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摭言》云：人傳況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呂羣

《唐詩紀事・呂羣》 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不容下，僕駛怨之。至眉州題詩所寓寺之東壁。其一云：「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蒂蓬。願爲蝴蝶夢，飛去覓關中。」吟訖淚下，意緒不堪。未幾爲其奴所殺。

《太平廣記》卷一四四引《河東記》：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麤褊不容物，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廝養。羣意凄凄。行次一山嶺，復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見杉松甚茂，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復入後齋，有新

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壁上，大書云：兩口加一口，即成獸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爲異。即去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衆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劍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矣。成都人有曰南豎者，凶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既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耳。羣至漢州，縣令爲羣致酒宴。時羣新製一綠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蠟淚數滴，污羣裘上。縣令戲曰：「僕且拉此裘。」羣曰：「拉則爲盜矣。」復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將欲害之。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侍燈不絕，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蒂蓬。願爲蝴蝶夢，飛去覓關中。」題訖，吟諷久之，數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羣。羣形貌索然，謂縣令曰：「某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足得自寬也。」縣令即爲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舁歸館中。兇奴等已於羣所寢牀下，穿一坑，如羣之大，深數尺。羣至，則舁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攜劍，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鬻衣物略盡。有一人分得綠裘，徑將北歸，卻至漢州街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燭淚所污。擒而問焉，即皆承狀。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褒中所見，如影響焉。

皇甫曙

《唐詩紀事·皇甫曙》 曙，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李逢吉下登第。逢吉所擢多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是歲，高瀚第一人，劉端夫、李行芳、周匡物、廖有方輩皆預選。寶曆間，崔從鎮淮南，曙爲行軍司馬。

《唐文續拾》卷五 皇甫曙【略】開成中澤州刺史。

劉禹錫《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 祖帳臨周道，前旌指晉城。午橋群吏散，亥字老人迎。詩酒同行樂，別離方見情。從此洛陽社，吟詠屬書生。

又《酬皇甫十少尹暮秋久雨喜晴有懷見示》 雨餘獨坐卷簾帷，便得詩人喜霽詩。搖落從來長年感，慘舒偏是病身知。掃開雲霧呈光景，流盡潢汙見路岐。何況菊香新酒熟，神州司馬好狂時。

白居易《酬皇甫郎中對新菊花見憶》 愛菊高人吟逸韻，悲秋病客感哀懷。

又《初冬月夜得皇甫澤州手札并詩數篇因遣報書偶題長句》 清泠玉韻兩三章，落箔銀鉤七八行。心逐報書懸雁足，夢尋來路繞羊腸。水南地空多明月，山北天寒足早霜。最恨潑醅新熟酒，迎冬不得共君嘗。

又《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見贈》 君方對酒綴詩章，我正持齋坐道場。

又《偶作寄朗之》 鬭醲乾釀酒，誇妙細吟詩。

又《初冬即事憶皇甫十》 欲尋聯句卷，先飲暖寒杯。

又《醉吟先生傳》 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

《金石錄》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二十八，《唐皇甫曙題石佛谷詩》，李道夷正書。開成元年十一月。

周匡物

《閩川名士傳·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爲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

《唐詩紀事·周匡物》 匡物，字幾本，潭州人。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

《古今圖書集成·氏族典》卷一六四 按《萬姓統譜》：匡物，字（箴）

〔幾〕本，漳州人。郡未有業儒者，匡物兄匡著，擢貞元進士，而匡物復擢進士，官至高州刺史。唐世，郡人登科者，始於匡物兄弟。

劉三復

紀事

《舊唐書・劉鄴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母亡，哀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爲浙西，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略】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劉稹，澤潞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曰：【略】從之。三復未幾病卒。

又《李德裕傳》 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

《北夢瑣言》卷一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就，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確之地，必爲緩轡，轍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三復表狀》十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 《劉三復文》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劉三復表狀》一卷，又《別集》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 劉三復《景臺雜編》十卷，又《問遺集》三卷、《別集》一卷。

藝文

劉禹錫《送從弟郎中赴浙西并序》 從弟三復，十餘年間，三爲浙右從事。往年主公入相，薦敭登朝中。復從公鎮南，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外郎奉使至洛，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夐無其倫。故賦詩贈之，亦志異也。 銜命出尚書，新恩換使車。漢庭無右者，梁苑重歸歟。又食建業水，曾依京口居。共經何限事，賓主兩如初。

杜牧《送劉三復郎中赴闕》（存目）

許渾《下第歸朱方寄劉三復》（存目）

雜録

《唐語林・賞與》 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卻羨朝宗之路。」衛公嘉嘆，遂辟爲賓佐。時杭州有蕭協律悅，善畫竹，家酷貧。【略】悅年老多病，有一女未適。他日，病且亟，謂其女曰：「吾聞長史劉從事，非有通家之舊，復無舉薦之力。歟自□衆爲賢侯幕府，必有足觀者。今知未婚，吾雖未識，當以書託汝。」

三復覽其書，數日未決。會夜夢有黃衣使，致藁一束於其門。翊日，言於衛公，公曰：「藁，蕭也。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金石錄**》**卷九**　第一千七百七十九，《唐沖虛眞人廟記》，劉三復撰，李德裕八分書。太和元年十二月。

又　第一千七百九十四，《唐節堂記》，劉三復撰，李德裕八分書。太和四年五月。

又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九十三，《唐起居郎劉君碑》，劉三復撰，柳公權正書。【略】大中七年。

劉猛

《**唐詩紀事·劉猛**》　張爲作《主客圖》，取猛「月生十五前」等句，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而以猛爲入室。

《**全唐詩話**》**卷三**　元微之《酬劉猛見送詩》，如云：「神劍土不蝕，異布火不燒。」其推重如此。

《**存餘堂詩話**》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

《**四溟詩話**》**卷二**　詩有簡而妙者，若【略】劉猛「可耻垂拱時，老作在家女」，不若浩然「端居耻聖明」。

顧陶《唐詩類選後序》　所不足於此者，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涼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錄。

元稹《酬劉猛見送》　種花有顏色，異色即爲妖。養鳥惡羽翮，剪翮不待高。非無剪傷者，物性難自逃。百足雖捷捷，商羊亦翹翹。伊余狷然質，謬入多士朝。任氣有愎戇，容身寡朋曹。愚狂偶似直，靜僻非敢驕。一爲毫髮忤，十載山川遙。爍鐵不在火，割肌不在刀。險心露山嶽，流語翻波濤。六尺安敢主，方寸由自調。神劍土不蝕，異布火不燋。雖無二物姿，庶欲效一毫。未能深蹙蹙，多謝相勞勞。去去我移馬，遲遲君過橋。雲勢正橫壑，江流初滿槽。持之酬遠道，此之爲舊交。

劉軻

論述

白居易《代書》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以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苻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苻、楊而攀陶、謝。

《**農夫禱**》　《鐵立文起》前編卷四：《周禮》：禱辭掌於太祝，其由來已遠。後世文如劉軻之《農夫禱》，則又不同。劉云：「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神，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此亦代作文獻神之意，然其文句法長短參差不一。

紀事

《**雲溪友議·葬書生**》　劉侍郎軻者，韶州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披僧服焉（釋名湓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岳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緇

屬，果然。尋改遷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栢函，劉君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食訖當明爽。雖冥寞之道，其不妄言。軻嚼一卵而吞，二者猶豫未食，手握之而覺。後乃精於儒學而肄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韓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焉。」後韓公左遷，其文竟不成也。劉君修史時，宰輔得人，藩鎮有事，朝廷凡有瑕勣，悉欲書之，冀人惕勵。擬縱董狐之筆，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常暮則沈湎而出，韓公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如沈湎之醉何？」

《**唐摭言・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於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唐詩紀事・劉軻**》 軻，字希仁，元和末登進士第。卒于洺州刺史。與吳武陵並以史才直史館。

《**宋高僧傳・唐南嶽石頭山希遷**》 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略】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欽尚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德。軻追仰前烈，爲碑紀德，長慶中也。

又《**唐長沙東寺如會**》 至穆宗長慶癸卯歲，終于寺，春秋八十。【略】劉膳部軻著碑焉。

又《**唐南陽丹霞山天然**》 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紀德焉。

又《**唐池州南泉院普願**》 大和甲寅歲【略】十二月【略】二十五日【略】言訖而謝【略】乙卯歲，門人奉全身於靈塔，從其教也。膳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軻欽若前烈，追德頌美焉。

《**盧山記**》**卷三** （劉）軻，元和十四年進士登第。大和初歷監察御史，四年轉殿中。開成中遷秘書丞、史館修撰學士，出爲洺州刺史。二林碑志多出其手焉。

乾隆《**廣東通志・人物志**》 劉軻，字希仁。其先本沛上，天寶之亂，祖効挈家入湘，至曲江家焉。軻童年嗜學，群書靡不閱覽。貞元間扶風馬植見其文，嘆曰：「韓愈流亞也。」時壽春楊生寓羅浮講授《春秋》，軻從遊數載。元和初出羅浮，於匡廬山躬耕自給。【略】軻所爲文精邃，追蹤古人，閉戶著書，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古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後以詔籍登進士第，歷官史館。嘗以春秋條貫取歷代史刪冗補闕，成一家言。馬植薦於朝，稱其文章與韓柳齊名，累遷侍御史。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劉軻《牛羊日曆》一卷。（牛僧儒、楊虞卿事，檀欒子皇甫松序。）

又《**藝文志四**》《劉軻文》一卷。

《**八千卷樓書目・別集**》《劉希仁文集》一卷（唐劉軻撰。嶺南遺書本）。

雜録

雜記

白居易《**代書**》 （劉）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雲溪友議・葬書生**》 雲溪子以劉公（軻）之居史館而持兩端。夫杜微之聾也，推蜀賢於葛亮。阮籍之醉也，託魏史於王沉。恐危難之逼，假聾醉而混時，遇物從機，即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而德王岐周。鄒湛瘞甄舒，而名魁峴首。劉君因夢寐而解衣，遂通三學，可謂古人乎。前鄭廣文虔者，明皇時爲文館，故以廣文號焉。編集之外，惟日嗜酒。覩嬪妃之貴，必致家邦之禍乎。杜工部遺之歌，略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醉則乘馬歸，頗遭官長罵。」又曰：「諸公滾滾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諸公往往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

足。」又云：「才名四十年，座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予以劉磁州之醉，與廣文所同。避嫌遠害，未爲非也。

《**北夢瑣言**》**卷三**　唐趙大夫崇，凝重清介。【略】。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棄，竟爲梁相也。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録**》《唐三藏法師玄奘塔碑陰》，唐劉軻撰，僧建初行書。開成四年。

又卷一五江州引《**諸道石刻録**》《唐東林寺臨壇大德塔頌》，唐劉軻撰，弟子雲皐正書。元和八年十月建。武宗時廢，大中八年七月重立。

又引《**復齋碑録**》《唐栖霞寺大德玭律師碑》，唐劉軻撰，沙門雲皐正書，齊餘篆額。大和四年七月十一日建。武宗時廢，宣宗大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再立。

又引《**集古録目**》《唐寶稱大律師塔碑》，唐秘書丞史館修撰劉軻撰，江州司戶參軍陳去疾書，前振武節度參謀李庭彥篆額【略】碑以開成四年立。大中八年重建。在廬山。

又卷一九福州引《**諸道石刻録**》《唐聖泉寺法華院記》，唐劉軻撰，大和四年立。碑三面皆刻字。

《**寶刻類編**》**卷五唐元度**　《樞密使王踐言墓誌》，劉軻撰，郗從周書。（唐元度）篆額。開成元年立。京兆。

雜　考

《**石墨鐫華**·**唐大遍覺法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於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云「卒於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葬滻東，後移徙樊川北原。即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

《**庚子消夏記**·**僧建初書玄奘塔銘**》　玄奘取經西域，廣爲翻譯，蓋大有功於佛教者。而史載其壽止云五十六，蓋中壽也。世人佞佛，大約求消災延壽耳，而玄奘宜延而不能延，人奈何捨經德而趨異教，亦不可必之福乎？史云卒於顯慶六年，至文宗開成四年改葬建塔，劉軻爲之撰文，始云卒於麟德元年，享年六十有九，餘辭也。

章孝標

論　述

綜　論

《**詩人主客圖**》　瓌奇美麗主：武元衡【略】及門十人：張陵、章孝標（「明日鑾輿欲向東，守宮金翠帶愁紅。九門佳氣已西去，千里花開一夜風。」）、雍陶、周祚、袁不約。

《**唐音癸籤**·**評彙三**》　章孝標殊有藻飾，七字尤爽朗。「雲領浮名去，鍾撞大夢醒」，何其偉也。

《**四溟詩話**》**卷二**　章孝標下第曰：「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後及第曰：「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其量狹大類孟郊。

徐獻忠《**唐詩品**》　孝標錢塘人，與朱慶餘同時。其詩喜用渾成字，遂傷俗拙。《長安春夜》一首，田家情景，頗似中唐人語。

《**載酒園詩話又編**·**章孝標章碣**》　章氏父子詩格俱卑，碣尤力弱【略】其父孝標《夢鄉》作：「家住吳王舊苑東，屋頭山水勝屏風。尋常夢在秋江上，釣艇游揚藕葉中。」又《歸海上舊居》曰：「鄉路繞蒹葭，縈紆出海涯。人衣披蜃氣，馬跡印鹽花。草沒題詩石，潮摧坐釣槎。還歸舊窗裏，凝思向餘霞。」詩境甚清，恨此外皆禘之既灌耳。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説**·**章孝標**》　懷民按：孝標父子，俱以詩名。張洎稱孝標爲水部門人，水部名盛於元和中，孝標元和進士，必應親受水部律

格。今檢其集，諸體凌雜，多他家竄入，聊抄數篇，以見其(慨)〔概〕，仍多率句，恐廬山眞面目也。

分論

《上浙東元相》《唐詩快》卷一二：「越王臺上坐詩人」，有氣概。「雪晴山水勾留客，風暖旌旗會計春。」勾留、會計，淺語俱妙。「烟花却爲相公貧」，自是奇語。

《贈茅山高拾遺蓼》《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人皆貪祿利」，此等最忌。

《贈盧山錢卿》《唐詩快》卷一〇：語語名貴，且妙有別致。

《送無相禪師入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定力見前身」，分明從賈生句翻出。

《古行宮》《唐詩摘抄》卷三：尾聯見意。結處一振，不作衰颯語，甚得體，方與弔前朝者有別。八句分明取《卷阿》詩意點景，却是反映不巡幸事。

《答友人惠牙籤》《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讀此詩想見水部風格矣。「牙籤不可忘」，率。「截得半環月，磨成四寸霜」，太涉尖。

《長安秋夜》《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題云《長安秋夜》，而前六句自言春意，止末後兩句係秋意。今不敢輕改古題，附「秋」詩中。亦只起句十字新異。馮舒評：不似說秋。第五句春景。「歲晚」亦非秋。馮班評：題應作《田家》。紀昀評：自是春詩。「歲晚」字或訛耳。馮氏不言題誤而抹詩，非也。「歲晚」二字作預擬之詞，亦可通。

《田家》《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古味，純是張、王。

《破山水屏風》《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時人嫌古畫，倚壁不曾收。」正與乃師《古釵歎》同感。「雨滴膠山斷，風吹絹海秋。」此等近俗，不可學。「殘雲飛屋裏，片水落牀頭。」頗有語妙。

《和顧校書新開井》《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霜鍤破桐陰，青絲試淺深。月輪開地脉，鏡面寫天心。」此等近試律，然是唐人試律。

《遊雲際寺》《唐音癸籤・評彙三》：「雲領浮名去，鐘撞大夢醒」，何其偉也。

《淮南李相公紳席上賦春雪》《歷代詩話・唐詩・六出》：章孝標《春雪》詩：「六出花飛處處飄。」吳旦生曰：《太平廣記》：「六出花，謂雪也。」《宋書》：「正月朔雨雪，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奏以爲瑞。」朱晦翁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立春後則五出矣。」又史繩祖《巖桂詩》：「四出花中異」。自注云：「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生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又蘇東坡《雪》詩：「簷蔔無香散六花。」注云：「簷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按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花皆五出，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葱、射干、淨瓶、梔子，花皆六出。祥符間，海陵人王綸，有女年十四，自稱燕華君，一日作《雪》詩：「何似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到人間。」父問：「瑞葉何出？」女曰：「天上有瑞木，花開六出。」

《及第後寄廣陵故人》《唐摭言・矛盾》：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題杭州樟亭驛》《雲溪友議・巢燕辭》：孝標及第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落句云「紅花眞笑白頭人」，改爲「還似白頭人」，言我將老成名，似花芳豔，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

《八月》《雲溪友議・巢燕辭》：近日舉場爲詩清切，而鄙元和風格，用高往式，蓋由工用之不同耳。章正字孝標《對月》落句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秦交云：「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君品題之中，頗得聲稱也。

傳記

《唐才子傳・章孝標》 孝標字道正，錢塘人。【略】元和十四年禮部侍郎庾承宣下進士及第，授校書郎。於長安將歸嘉慶，先寄友人曰：「及第全勝十

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適見，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方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孝標慚謝。傷其氣宇窘急，終不大用。大和中，嘗爲山南道從事，試大理評事。仕終秘書省正字。

紀事

《唐摭言・敏捷》：短李鎭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雲溪友議・巢燕辭》 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爲《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乃候秋期，必當引薦。庾果重秉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轉礪也。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略】前有章八元，後有章孝標，皆桐廬人，名雖遠，而位俱不達。

《唐詩紀事・章孝標》 孝標，大和中山南東道從事，試大理評事。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章孝標集》一卷，唐秘書省正字章孝標撰。元和十四年進士。

乾隆《浙江通志・文苑五》引《萬曆嚴州府志》 章孝標，八元子，元和中進士。爲山南道從事，試大理評事。

乾隆《杭州府志》卷三一 章孝標，元和進士。下第作《歸燕》詩，考官庾承宣。子碣，登進士，亦能詩。唐時錢塘以詩名者，惟孝標父子。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章孝標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章孝標集》七卷。

《季滄葦書目・延令宋板書目》 《唐三十家詩》（十本【略】章孝標）。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 《章孝標詩集》一卷、《章碣詩集》一卷（明正德依宋刊本）。

藝文

楊巨源《送章孝標校書歸杭州因寄白舍人》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不妨公事資高卧，無限詩情要細論。若訪郡人徐孺子，應須騎馬到沙村。

朱慶餘《題章正字道正新居》（存目）

雍陶《寄襄陽章孝標》（存目）

雜錄

《韻語陽秋》卷一五 《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得於今者，尚其遺制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雪慢回拋舊態，黃鶯嬌囀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在德詩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則當以二人爲正。今或用五人，與古小異矣。

潘存實

《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五六 按《閩書》：潘存實，字鎭之。與龍溪周匡物相友善，讀書天成山，後自修業於梁山，時稱周潘二先生。初應舉，以

《晨光麗仙掌賦》及《雙陸子賦》得名。元和十三年，庾承宣侍郎下試《禮耕(情)〔親〕田賦》及《玉聲如樂詩》入格登第，初授東宮左庶子，累遷戶部侍郎。浦人登第自存實始。始存實有用世志，覽郭璞《閩城記》曰：「南臺沙合，公輔即出。」自是凡遇自閩來者輒問：「南臺江可揭衣未也？」有《孟嘗春申平原信陵四公子贊》，載《唐文粹》。其詞曰：「四人爲身，萬二千人爲耳目，四人爲梁，萬二千人爲榱桷。有危可平，有死可生。豈彼威憑，實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覩此。」

李廓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李廓》工詩，極綺緻。

《唐詩歸・中唐六・李廓》鍾惺云：便娟俊爽，豔情俠骨，心口足以兼之，別具靈慧。

《詩藪外編・唐上》唐宗支衍溢天下，而藝苑頗覺寥寥。詩知名者，諸王外，宰相適之、尚書之芳、僕射程、刺史廓、員外約、進士洞十餘人而已。

《石洲詩話》卷二　李廓樂府，視張、王大減，不知《才調集》何以捨仲初而獨取之？此自是好惡各別。而阮亭先生《十選》，以應付彼十家則有餘，不可以概三唐作者也。

《石園詩話》卷二　李潁州廓《長安少年行》警句云：「曉日尋花去，春風帶酒歸」；「好飲耽長夜，天明燭滿樓」；「杯酒逢花住，笙歌簇馬吹」；「開鎖通新客，教姬屈醉人」；「小婦教鸚鵡，頭邊喚醉醒」。《落第》云：「牓前潸制淚，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寫得意及失意情景皆肖。

分論

《長安少年行》《唐音癸籤・評彙三》李武寧廓，宰相子，才藻翩翩。《少年行》字字取新，冶遊趣事，碎小畢備，老人讀之亦狂。《詩人玉屑・唐人句法・清新》：「曉日尋花去，春風帶酒歸。」(李廓《少年行》)

《雞鳴曲》《唐詩歸・中唐六》(前七句)鍾惺評：直寫節次，無限情事，委折其中。(後五句)譚元春評：樂府妙想。

《鏡聽詞》《詞品補・鏡聽》：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王建亦有此詞，說向喜邊。此專說向悲邊，苦情則一，而此詩入景，更深婉。又：「錯道」二語，如何入想。「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譚元春評：悲苦在一「熱」字。「銅片銅片如有靈，願得照見行人千里形」，鍾惺評：鏡聽說向照上，無聊之甚。《唐風定》卷一〇：與仲初作，俱連城之璧。「銅片銅片如有靈，照見行人千里形。」別生一意作結，妙絕。《歷代詩話・唐詩・鏡聽》：余觀李廓亦有《鏡聽詞》，云「匣中取鏡祠竈王」，蓋聽者必先竈前跪拜。按《鬼谷子》卜竈法云：「元旦之夕，汎掃爨室，置香燈於竈門，注水滿鐺，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如有同卜者，以鏡遞執，即是。彼兆三人五人皆傳鏡爲主，宜夜靜卜之。」

《送振武將軍》《唐詩摘抄》卷一：全篇直敘。「葉葉」字略斷，以下五字續之，「歸邊騎」三字另讀。【略】昔人畫射獵圖，但作彎弓引滿之狀，評者謂相其神力，眞有應弦而倒之勢，此論畫三昧也。今六句云「霜鴻撚箭看」，亦是寫命中神理，覺老杜「赤羽千夫膳」句，笨鈍之甚。只繪一幅出塞圖，不加題跋，筆意最佳。朱之荆補評：七、八句法雄渾，求之初、盛，亦不可多得。「秋雪」字更妙，非塞上早寒，何以有此。

《落第》《唐詩歸・中唐六》鍾惺評：此詩愁苦極矣。要是胸中高興人所爲，不然不如是之趣。《唐詩快》卷三：描繪落第苦況，無如此詩。首二句尤極悲痛。

傳記

《舊唐書・李廓傳》 廓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

《新唐書・李廓傳》（存目）

《唐才子傳・李廓》 廓，丞相李程之子也。少有志勳業，攬轡慨然，而未肯屑就，遂困場屋中。作下第詩曰：「榜前潛制淚，衆裏獨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時流皆稱賞，且憐之，因共推挽。元和十三年獨孤樟榜進士，調司經局正字，出爲鄠縣令。累歷顯宦，仕終武寧節度使，政有奇績。【略】與賈島相友善。

紀事

李庾《唐故萬年縣尉直弘文館李君（晝）墓誌銘》 皇考廓，徐州節度，以仁惠誠信，均一戎行。有大刀長戟之衆，換直於衙日，冀群息不喜平施之化，乘酒而訾訾。勢不可弭，遂避之。朝廷以失守，連爲澧、唐典午。君乃長子也。

《東觀奏記》卷上 李廓爲武寧軍節度使，不治，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之省。麥熟而徐師果亂，上感悟魯言，擢爲起居舍人。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廓集》一卷。

藝文

姚合《新居秋夕寄李廓》 羈滯多共趣，屢屢同室眠。稍暇更訪詣，寧唯候招延。【略】數杯罷復飲，共想山中年。

又《酬李廓精舍南臺望月見寄》（存目）

顧非熊《送李廓侍御赴劍南》（存目）

雍陶《送前鄠縣李少府》（存目）

馬戴《贈鄠縣尉李先輩二首》（存目）

賈島《酬鄠縣李廓少府見寄》（存目）

又《淨業寺寺前鄠縣李廓少府同宿》（存目）

無可《冬夜姚侍御宅送李廓少府》（存目）

雜録

《資暇集・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晝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案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其誣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廓。

《唐語林・文學》 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當時詩人李廓馳名，爲涇原從事。）

《唐詩紀事・李廓》 小說載：廓從其父程過三亭渡，爲小石隱，足痛，以呼父。程曰：「太華峯頂，見有仙人手跡，黃河灘裏，爭得隱人腳跟。」

馬植

《**舊唐書・馬植傳**》 馬植，扶風人。父曛。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秘書省校書郎，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植文雅之餘，長於吏術。【略】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加中散大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大理卿。植以文學政事爲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敏中罷相，植亦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爲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鎮。

《**新唐書・馬植傳**》（存目）

《**東觀奏記**》**卷上**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失名），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効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術士一日密啟悰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爲植於都下買宅，爲生之計無闕。植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月，內榜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又 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卻。緘爲朝長，拉收僕臺笞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馮緘笞收僕者，是笞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又 馬植爲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贄有亢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贄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贄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贄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爲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本事詩・徵異**》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唐摭言・争解元**》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浸去，唯盧弘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弘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弘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弘正解元。後弘正自丞郎將判鹺，俄而爲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

《**北夢瑣言**》**卷二**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僚，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

《**唐會要・貢舉中・制科舉**》 大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李郃、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略】及第。

白居易《寄黔州馬常侍》 閒看雙節信爲貴，樂飲一杯誰與同？可惜風情與心力，五年拋擲在黔中。

韓湘

紀事

韓愈《韓滂墓誌銘》 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略】退大喜，謂其兄湘曰【略】。

沈亞之《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昔者余嘗得詣吏部昌黎公，凡游門下十有餘年。北渚，公之諸孫也，左右杖履，奉應對言，忠情勞其餘，則工爲魏晉之詩，盡造其度。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仕於江西府，且有行日，其友追詩以爲別。

魏懷忠《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示爽》引韓醇曰 求之譜系，公諸子姪，皆無名爽者。有姪孫湘者，字北渚，老成長子，登長慶三年進士第，終大理丞。爽豈湘小字耶？

又《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引樊注 老成，公之姪，率府參軍介之子也。介二子，長百川，季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

又《祭姪孫滂文》引樊注 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爲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潮州，湘、滂實從行。冬，公移袁，滂至袁卒，詳見公所誌。

藝文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洲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又《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存目）

姚合《送韓湘赴江西從事》（存目）

又《答韓湘》 疏散無世用，爲文乏天格。把筆日不休，忽忽有所得。所得良自慰，不求他人識。子獨訪我來，致詩過相識。君子無浮言，此詩應亦直。但慮憂我深，鑒亦隨之惑。子在名場中，屢戰還屢北。我無數子明，端坐空歎息。昨聞過春關，名係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難測。詩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豈隨尋常人，五藏爲酒食。期來作酬章，危坐吟到夕。難爲間其辭，益貴我紙墨。

朱慶餘《送韓校書赴江西幕》（存目）

馬戴《送韓校書江西從事》（存目）

無可《送韓校書赴江西》（存目）

賈島《送韓湘》（存目）

又《寄韓湘》（存目）

紀君祥《韓湘子三度韓退之》（存目）

趙明遠《韓湘子三赴牡丹亭》（存目）

雜録

《酉陽雜俎前集·廣動植之四》 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賣紫鑛、輕粉、朱紅，且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塡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太平廣記》卷五四引《仙傳拾遺》（存目）

《青瑣高議前集·韓湘子》 韓湘，字清夫，唐韓文公之姪也，幼養於文公

門下。文公諸子皆力學，惟湘落魄不羈，見書則擲，對酒則醉，醉則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豈不知吾生孤苦，無田園可歸。自從發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闥書殿，家粗豐足，今且觀書，是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軀，未嘗讀一行書，久遠何以立身，不思之甚也！」湘笑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公曰：「是有異聞乎？可陳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詩。」公曰：「汝作言志詩來。」湘執筆略不搆思而就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散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丹田養白鵶。一壺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見詩詰之曰：「汝虛言也，安爲用哉？」湘曰：「此皆塵外事，非虛言也。公必欲驗，指詩中一句，試爲成之。」公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適開宴，湘預末坐，取土聚於盆，用籠覆之。巡酌間，湘曰：「花已開矣。」舉籠見巖花二朵，類世之牡丹，差大而豔美，葉榦翠軟，合座驚異，公細視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亦莫曉其意。飲罷，公曰：「此亦幻化之一術耳，非眞也。」湘曰：「事久乃驗。」不久，湘告去，不可留。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一日途中，公方悽倦，俄有一人冒雪而來。既見，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捨吾乎？」因泣下。湘曰：「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驗也。」公思少頃曰：「亦記憶。」因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歎曰：「今知汝異人，乃爲汝足成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乃與湘同宿傳舍，通夕議論。湘曰：「公排二家之學，何也？道與釋，遺教久矣，公不信則已，何銳然橫身獨排也？焉能俾之不熾乎？故有今日之禍。湘亦其人也。」公曰：「豈不知二家之教，然與吾儒背馳。儒教則待英雄才俊之士，行忠孝仁義之道。昔太宗以此籠絡天下之士，思與之同治。今上惟主張二教，虛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誣也。」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堅留之不可，公爲詩別湘曰：「未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成身退後，卻抽身去卧煙蘿。」湘別公詩曰：「舉世都爲名利役，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湘謂公曰：「在瘴毒之鄉，難爲保育。」乃出藥曰：「服一粒可禦瘴毒。」公謂湘曰：「我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但得生入玉門關足矣，不敢復希富貴。」湘曰：「公不久即歸，全家無恙，當復用於朝矣。」公曰：「此別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其說焉。

《**詩話總龜前集・神仙門中**》引《**青瑣集**》（存目）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韓退之**》引《**藝苑雌黃**》　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按《酉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紫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掘窠，賫紫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塡坑，白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亦記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公，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數朵，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乃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乃驗。』公後以言佛骨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成之耳。《雜俎》言指堦前牡丹，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種花，二說不知何者爲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之，劉斧特互竄其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爲染根。」正用《酉陽雜俎》故事。又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軫，爐煉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則此詩亦非韓湘作。

《**唐才子傳・韓湘**》（存目）

陳櫟《**跋韓昌黎畫圖**》　昌黎韓公之左遷守潮陽也，行至京兆府藍田縣藍關，即秦嶢關，示姪孫湘詩曰【略】善畫者繪爲圖，山嶺重疊，雪景糢糊，人馬行其間，俱有畏寒凌兢狀，觀之令人悽然。公學正識卓，守堅論嚴，欲水火佛骨，忤憲宗意，謫爲此行。雨雪霏霏，僕痡馬瘖，亦良苦矣。公鐵石心肝，當自忘其苦，姪孫湘遠來追送之。湘即公兄子老成之長子也。公祭老成文曰：「長而予

待其成。」有恩於湘深矣。示以詩，欲託以死，可嗟也已！余謂公之堅貞節操，有似屈平之放逐憔悴，斲冰積雪，與蘇武之出使絕域，嚙雪餐氈。其於湘也，疇昔有春生之仁，湘之於公也，今茲有秋肅之義，其精貫天人，行絕今古，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當懦立而薄寬焉。又怪夫後來好事因此詩所云，傅會謂湘有仙術，開頃刻花于牡丹上，現前詩二句。按《唐史》及《諱行錄》，湘字北渚，擢長慶三年進士第，官至大理丞，不聞其好仙也。味公此詩，略無花上嘗現詩句意，觀者其無惑于無稽之言。

《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上》 韓湘，文公之姪，昌黎實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秦嶺」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

《蠖齋詩話・大羅洞》 華山東二十里有大羅洞，里人祀唐韓湘之地也。考《世景表》：湘字北渚，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爲文公從孫。嘗從行至潮州貶所，文公數見之詩。雖它無表見，然能左右文公於患難之中，其孝謹有可徵者。而後世詫之爲神仙，謂「雲橫秦嶺」二句，湘嘗先言之。不知牡丹見別詩，別有一江淮術士，爲文公族子。今文公遺集有《贈族姪》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妙探知天工」者，當即其人也，于湘何涉？且以孫爲姪，並紊其家世矣。

《陔餘叢考》卷三四《八仙》 世俗相傳有所謂八仙者，曰漢鍾離、張果老、韓湘子、鐵拐李、曹國舅、呂洞賓，又女仙二人：藍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廣記》、《神仙通鑑》等書，臚列仙蹟，纖細不遺，並無所謂八仙者。胡應麟謂，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因而展轉附會，成此名目云。今戲有《八仙慶壽》，尚是元人舊本，則八仙之說之出于元人，當不誣也。其中亦有數人見于正史者，其餘雜見于稗官小說，多荒幻不足憑。【略】張果見《舊唐書》，【略】鍾離權見《宋史・陳摶傳》，【略】呂洞賓亦見《陳摶傳》，【略】此三人者皆見於正史，尚或可信。韓湘子者，相傳韓昌黎之從孫，即韓詩《左遷藍關示姪孫湘》者也。然公詩中絕不言其有道術，而《酉陽雜俎》、《青瑣高議》等書，轉以此詩附會，謂湘能爲頃刻花。公未謫前，湘先有秦嶺、藍關一聯現於花上，公至藍關而湘適至，故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登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異術，惟昌黎有《徐州贈族姪》一首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曰族姪，則非族孫也。「探妙知天工」，蓋不過如星士之類，能推人貴賤。故下又云：「期我語非佞，當爲佐時雍」也。而湘則隨昌黎至嶺南，並非如徐州族姪之能知天工也。而轉以藍關詩附會之，其爲荒幻，更不待辨矣。

《茶香室叢鈔》卷一四 《全唐詩》第十二函第七冊云：「韓湘，字清夫，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愈強之婚宦，不聽，學道仙去。」按：韓湘字清夫，亦人所罕知。據《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云湘字北渚，大理丞。姚合有《答韓湘》詩云：「子在名場中，屢戰還屢北。」又云：「昨聞過春闈，名係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難測。」然則湘固功名之士，世傳爲仙，非其實也。

姚康

《冊府元龜》卷六〇七 姚康爲太子詹事，大中五年十一月，以所撰《統史》三百卷上之。《統史》自開闢至隋末，編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利於時者，至於時政、鹽鐵、筦榷、和糴、賑貸、錢陌、兵數、虛實、貯糧、用兵利害、邊事戎狄，無不備載，下至釋道燒煉，妄求無驗，皆載之。

又卷六一九 裴克爲大理少卿。文宗太和八年十二月癸巳，命克與刑部郎中張諷、侍御史盧弘正，克三司使，就御史臺推戶部錢物事。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姚康並下御史臺推鞫。先是，宇文鼎妾支和羅官秦季元錢捌萬餘貫，姚康、盧允中、與巡官李孚、楊洵美并典吏等分取秦季元絹凡六千九百四十疋。至是御史臺以具獄聞。鼎貶循州刺史，康貶韶州始興縣尉，允中貶高州良德縣尉，洵美與孚各杖一百，流嶺外。

《新唐書・歸融傳》 初，戶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案姚康受平羅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沒錢人千萬，俱貶嶺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等枉失庫錢，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

《唐詩紀事・姚康》 康試左武衛倉曹參軍、爲觀察推官。【略】康，字汝諧，南仲孫也。登元和十五年進士第。大中時，爲太子詹事。開成時，曾以

贓敗。

《**新唐書・藝文志二**》 姚康《科第錄》十六卷。（字汝諧，南仲孫也。兵部郎中、金吾將軍。）

《**崇文總目・傳記類**》 《科第錄》十六卷，姚康撰。原釋闕（見天一閣鈔本）。

《**宋史・藝文志二**》 姚康《唐登科記》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科第錄》十六卷（唐姚康）。

白居易《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 勅：朝散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姚元康，儒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鄭懿等：益部、浮陽，皆大征鎮也。文昌、全略，皆賢將相也。而能以禮聘士，以職任才，多聞得人，咸樂爲用。況爾等籌謀文藻，各負所長，苟能贊察廉，掌奏記，孜孜不怠，翩翩有聲，慰薦褒升，其則不遠。元康可試左武衛倉曹參軍、充劍南西川觀察推官，散官如故；懿可試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充橫海軍節度掌書記，散官如故。

《**直齋書錄解題・傳記類**》 《唐登科記》十五卷，丞相鄱陽洪适景伯編集。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卷。【略】洪忠宣得姚康書五卷於北方，而丞相又得別本起武德終太和於毗陵錢氏，乃以三本輯爲一書，而用姚氏爲正。三書皆有序。【略】本書錄武德至長慶爲十一卷。其曰十六卷者，亦後人所續。

徐元弼

李翺《唐故金紫光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略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徐公（申）行狀》 有子元弼，前右衛倉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爲業。

《**全唐文**》**卷六二二** （徐）元弼，東海剡人。贈太子少保申子。元和中官右衛倉曹。

《**寶刻叢編**》**卷八京兆府中引《京兆金石錄**》 《唐復縣記碑陰》，唐徐元弼撰，竇含章書。寶曆元年。

施肩吾

論述

綜論

張為《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及門十人：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略】。

《**鑒戒錄・走山魈**》 施肩吾先輩，爲詩奇麗，冠於當時。著《百韻山居》，才情富贍，如「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湄」，又「煙黏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又《贈邊將》詩曰【略】又《上禮部侍郎陳情》云【略】又《贈友人下第閒居》云：「花眼綻紅斟酒看，藥心抽綠帶煙鋤」，如是之類，皆輕巧之極。

《**東觀餘論・跋施真人集後**》 觀其《三住銘》，論氣神形之指甚微，眞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若淺切，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觀覽。

《**吴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施肩吾最爲富麗，李楚望結思尤清，高蟾工爲絕句，然無甚高論矣。

《**唐音癸籤・評彙三**》 施肩吾學道西山，自詫群眞之一，而章句尚豔碩，乏韻致，未稔何以御風？

《**石園詩話**》**卷二** 施希聖（肩吾）登元和進士，慕仙跡隱豫章西山，有《西山集》。其自序云：「二十年辛苦烟蘿松月之下，或時學龜息，飲而不食，腸胃無滓，形神益清，見天地六合之奧。凡奇兆異狀，閱乎心目者，銳思一搜，皆落我文字網中。」今讀其詩，奇麗果如所自序。然其詩如「祇言衆口鑠千金，不信獨愁銷片玉」，「長短豔歌君不解，淺深更漏妾偏知」，「向夜在堂前，學人拜新月」，「自家夫壻無消息，卻恨橋頭賣卜人」，「明朝欲飲還來此，只怕春風卻在前」，「繡衣年少朝欲歸，美人猶在青樓夢」，「莫愁今夜無詩思，已聽秋猿第一

聲」，「亂山重疊雲相掩，君向亂山何處行」，「良人一夜出門宿，減却桃花一半紅」，皆善于言情，哀豔宛轉，絕不類隱者之語。施嘗有詩曰：「若數西山得道者，連予便是十三人。」豈學仙不諱言情，而情之淺者，亦不足以成仙歟？

《**詩源辯體**》卷二九　施肩吾（字希聖）七言絕見《萬首唐人絕句》，凡一百五十餘首。中有豔詞三十餘篇，語多新巧，能道人意中事，較微之豔詩遠爲勝之。

分　論

《**及第後過揚子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本朝雜記上》引《復齋漫錄》：《雲齋廣記》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略】迺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韻語陽秋》卷一八：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於僮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略】是改觀於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喪於膜外者乎？《四溟詩話》卷四：凡作詩要知變俗爲雅，易淺爲深，則不失正宗矣。因觀于濆《沙場》詩：「士卒浣征衣，交河水流血。」施肩吾《及第後過江》詩：「江神亦世情，爲我風色好。」二作如此，胡不云「戰士浣征衣，忽變交河色」，「尚憶布衣歸，江神亦風浪」，庶得穩帖。

《**夜宴曲**》　《鑒戒錄・屈名儒》：杜牧疑（方）干爲詩無卒才，因夜讌，與飛字韻，請賦一章。干半酣書成，合筵驚駭。【略】李先輩（宣古）於澧陽陪杜悰司空宅宴席上賦得桃字。【略】又杜公鎮荆渚日，夜宴，出歌妓送酒，李群玉校書於燭下飛筆獻杜，詩曰：【略】又盧延讓冬夜宴柳駙馬（陟）宅，得更字。【略】昔章先輩（孝標）於李使君筵贈歌人劉小小，得娘字，當時名公無不賞俊。【略】已上五公之詩，雖綺靡香豔，而含蓄情思，皆不及施肩吾《夜宴曲》。

《**效古興**》　《唐風定》卷一〇：思理入微，他人從未道及。

《**古別離二首**》一　《春酒堂詩話》：見有拈施肩吾閨情詩曰：「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繫腸線」，以爲驚絕。予笑曰：「似此稱詩，何異泛海賈胡爲業風吹入羅剎鬼國耶？即有指南引歸，亦祗泊得島夷界上。」《隨園詩話》卷七：論詩區別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略】施肩吾《古樂府》：「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繞腸線」，如此雕刻，恰在晚唐以前。耳食者不知出處，必以爲宋、元最後之詩。

《**戲贈李主簿**》　《詩境淺說續編》：解組歸來，歷二年之久，借酒消愁，回首京華冠蓋，文酒登臨，何事不堪追憶，而偏憶揚州風月？李主簿綺障未銷，宜其題爲戲贈云。

《**春游樂**》　《野客叢書・相承疊用數語》：詩人相承，疊用數語。【略】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詩又出東漢《周澤傳》注。

《**折柳枝**》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清思回折。

《**幼女詞**》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略】施肩吾《幼女詞》，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唐五絕》：吳山民曰：細景。顧璘曰：意新。周珽曰：幼女無知，學人拜月，天然景趣，自覺悅人。于鵠有《古詞》，俱述小兒女行徑，語似古，殊不如此詞淺而有致。《詩辯坻》卷三：胡明瑞舉唐五言絕句凡十六首，云佳者大半于此。余觀權德輿《玉臺體》二首，語意佻淺。至王建《新嫁娘》、施肩吾《幼女詞》，摹事太入情，便落卑格。《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是幼女，與「細語人不聞」，情事各別。

《**雜古詞五首**》一　顧璘《批點唐音》卷一五：施生本不能作，不意亦有此絕。

又四　《升菴詩話・梔子同心》：梁徐悱妻劉三娘詩：「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切，梔子最關人。」唐施肩吾《雜曲》：「憐時魚得水，怨罷商與參。不如山梔子，却解結同心。」結句又與劉三娘《光宅寺》詩同。

《**湘竹詞**》　《詩境淺說續編》：賦湘竹者，大都言竹上淚痕不滅，爲湘君悲耳。竹由筍成，詩乃由筍着筆，言百卉皆隨春轉，萬綠更新，惟此湘竹，雖歲歲新芽怒發，而萬籜千枝，一一皆有淚痕，不隨氣候而轉移，不以歲之久、竹之多而滅其斑迹，乃寫足第二句之意。言湘君無窮之怨，歷千古而不滅，猶屈子

之怨，爲沅湘所流不盡也。

《**古相思**》《唐詩快》卷一四：此眞古相思也。若置之漢魏集中，不復知爲唐詩矣。

《**晚春送王秀才游剡川**》《唐詩快》卷一五：第二句若除却「第一」「可憐」四字，便是平常語。

《**百韻山居**》《詩話總龜前集・警句門上》：施肩吾好作詩，著《山居百韻》，如「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湄」，「煙黏薜荔龍鱗軟，雨壓芭蕉鳳尾垂」。

《**宿四明山**》《唐詩快》卷一五：讀此詩想此境，豈復身在人世乎。

句「**顚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夢溪筆談》卷五：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顚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唐詩紀事・施肩吾》：隋曲有《疎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肩吾詩云：「顚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聲。《秋窗隨筆》：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施肩吾詩云【略】余秦人也，今關中語無以好爲鹽者，鹽殆唐方言耳，豈今人與千百年前異音耶？又按李肇《唐國史補》：「關中人呼稻爲討」，今則然。

傳記

《**唐才子傳・施肩吾**》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盧儲榜進士。第後，謝禮部陳侍郎云：「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不待除授，即東歸。張籍群公吟餞，人皆知有仙風道骨，寧戀人間升斗耶？而少存箕穎之情，拍浮詩酒，搴擘烟霞。初讀書五行俱下，至是授眞筌於仙長，遂知逆順顚倒之法，與上中下精氣神三田反覆之義。以洪州西山十二眞君羽化之地，慕其眞風，高蹈於此。題詩曰：「重重道氣結成神，玉闕金堂逐日新。若數西山得道者，兼余即是十三人。」早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頗述初心，大行於世。著《辨疑論》一卷、《西山傳道》《會眞》等記各一卷。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爲《三住銘》一卷，及所爲詩十卷，自爲之序，今傳。

紀事

《**唐摭言・及第後隱居**》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眞君羽化之地，靈蹟俱存，慕其眞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唐語林・補遺**》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爲嘏瞽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叚，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施肩吾《辨疑論》一卷。（睦州人，元和進士第，隱洪州西山。）

又《**藝文志四**》《施肩吾詩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西山集五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西山集》一卷，唐施肩吾撰。

《**通志・藝文略八**》《春山百韻》一卷。

藝文

張籍《**送施肩吾東歸**》早聞詩句傳人遍，新得科名到處閑。

又《**贈施肩吾**》（存目）

徐凝《**回施先輩見寄新詩二首**》（存目）

齊己《**過西山施肩吾舊居**》（存目）

雜　録

雜　記

《**鑒戒録・走山魈**》　施肩吾先輩【略】及第後遊南楚，楚多山魈爲患，俗號聖者，是時亦來館穀攪擾施君。施君當風一詠，於是屏跡。詩曰：「山魈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爲聖者呼？小鬼不須乖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

《**野客叢書・呼物之音**》　世爲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朔朔」，朔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耶？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爲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席上腐談》卷下**　五代時有鍾離《寂道指玄》三十九章，呂洞賓詩、施肩吾《靜中吟》《三住銘》《西山會眞記》《鍾呂傳道集》。

《**東觀餘論・跋施真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叙冠焉。而陳倩所叙，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於後。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爲仙。【略】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叉于京路舟中校之。

陸游《書神仙近事》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閔、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

又《跋修心鑑》　右高祖太傅公《修心鑑》一篇。初，公生七年，家貧未就學。忽自作詩，有神仙語，觀者驚焉。晚自號朝隱子。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栖眞施先生肩吾也。因受鍊丹辟穀之術，尸解而去。然其術祕不傳，今惟此書尚存，某既刻版傳世，并以七歲吟及自贊附卷末。

《**老學庵筆記》卷一**　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勑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泰會稽志・古第宅**》　施肩吾宅在山陰，唐眞人施君肩吾之故居也。陳文惠公詩云：「幽居正想餐霞客，夜久月寒珠露滴。千年獨鶴兩三聲，飛下簷前一株栢。」

《**歷代詩話・宋詩・客兒**》　吳旦生曰：晏殊《類要》云：「靈運，會稽人，世不宜子息，乃於錢塘杜明師舍寄養。師是夜夢有賢人相訪，及曉，乃靈運至，因名夢謝亭。」按白樂天詩：「夢賢亭古傳名謝，歌妓樓新道姓蘇。」杭州靈隱寺山上有夢謝亭，即杜明師夢所也。施肩吾有《登靈隱山夢謝亭》詩。

乾隆《浙江通志》卷二〇一《仙釋四》　施肩吾，《神仙通鑑》：字希聖，睦之分水人，家嚴陵七里瀨。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大和中自嚴陵西山訪道棲眞，初遇旌陽，授以五種內丹訣及外丹神方。後再遇洞賓，傳內鍊金液還丹大道，於是終隱西山。所爲詩文甚多，所傳未十之四。白玉蟾跋施華陽文集云：「李眞多以太乙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鍾離權傳之呂洞賓，即施之師友也。施曾授上足李文英十六字，世罕知者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予偶得之，并以告胡棲眞，使補其遺。云陸游《修心鑑跋》高祖太傅公，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棲眞施先生肩吾也。因授鍊丹辟穀之術。」

雜　考

《**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六**》　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略】兩施肩吾：一中唐元和間進士，見《唐詩品彙》《紀事》等書，一撰《鍾呂傳道集》，在晚唐間，年代相去差遠，故陳振孫以爲二人，見《文獻通考・神仙家》。

又《四部正譌下》　《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案肩吾唐中、晚間詩人，而純陽呂渭之孫，視肩吾爲晚出，不應預記其事。又《太平廣記》載神仙最衆，獨無所謂鍾、呂者，而所引小說數百家，即五代杜光庭《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收采，獨亡所謂《傳道集》者，而至宋始有之。蓋鍾、呂雖自稱唐人，而其迹皆顯於宋，一時方士神其說，遂託唐人姓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

施肩吾，果爾亦當見於《廣記》，不應宋世驟出。並今所傳《純陽集》，俱僞作無疑也。

又《莊嶽委談上》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徧，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譌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律見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又《玉壺遐覽三》 二施肩吾，一中晚間詩人，一撰《鍾呂傳道集》，《仙鑑》以爲呂弟子。按呂晚唐人，則其弟子未必能詩者，恐當是二人。

又 呂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於呂爲前輩，不應爲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甘膜》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宋世，婦人童子，稔相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人一也。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即杜子春輩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考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

又 考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鍾之詩句可徵者，「莫厭追懽笑語頻」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遍天下，率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言。餘雖呂自言，未數數也。《賓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摶室，贈以詩。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爲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膺，不加辯而自明矣。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存目・西山群仙會真記五卷》 舊本題華陽眞人施肩吾撰。肩吾字希聖，洪州人，唐元和十年進士。隱洪州之西山，好事者以爲仙去。此書中引海蟾子語，海蟾子劉操，遼時燕山人，在肩吾之後遠矣。殆金、元間道流所依託也。

盧儲

《太平廣記》卷一八一引《抒情詩》 李翺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投卷，翺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迨公退，李聞之，深異其語。乃命賓佐至郵舍，具白於盧，選以爲壻。盧謙讓久之，終不却其意，越月隨計。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關試，徑赴嘉禮。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後盧止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

《唐才子傳・施肩吾》 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盧儲榜進士。

崔嘏

傳記

《新唐書・崔嘏傳》 （李）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戍于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

又《藝文志四》「《崔嘏制誥集》十卷」注 字乾錫，邢州刺史。會劉稹叛，歸朝，授考功郎中、中書舍人。李德裕之謫，嘏草制不盡書其過，貶端州刺史。

乾隆《廣東通志・名宦志》 崔嘏，字乾錫，清河人，元和十五年進士及第。復應制策中選。【略】莅任盡心民事，笞榜不加，獄市自清。以壽終。

紀事

《**册府元龜**》**卷六四四**（長慶元年）十二月辛未，制曰：【略】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略】第四次等人崔嘏、崔龜從、任畹。

又 甲申，以登制科人【略】前鄉貢進士姚中立、李躔、崔嘏並可秘書省較書郎。

《**唐語林·補遺**》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爲嘏瞽一目，典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叚，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新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閏七月）丙子，昭義軍將裴問及邢州刺史崔嘏以城降。

又《**劉稹傳**》 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爲（劉）溪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嘏制誥集》十卷。

雜録

國邵南《**夢崔嘏妻詩序**》 崔嘏娶曹州刺史李續女，李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夢在一廳中，女立牀西，嘏在牀東，女執箋題詩一首授嘏，嘏朗吟之。夢後纔一歲，崔妻卒。

《**唐語林·補遺**》 大中十二年，李藩侍郎下崔相沆、長安令盧彖同年。上巳日期集，盧稱疾不至。沆忽於曲道遇彖，側席帽、映一氈車以避。沆時主罰，因舉詞曰：「低垂席帽，遙映氈車。白日在天，不識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時人比之崔嘏、施肩吾。

蘇特

《**元和姓纂·模韻**》 弁兄袞，冕，冕生（持）〔特〕、滌，（持）〔特〕生循、楨。

《**因話録·商部下**》 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爲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亦士林之美。

《**舊唐書·文宗紀下**》（大和九年秋七月）癸亥，貶侍御史李甘爲封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爲潘州司戶。

《**舊五代史·唐書·蘇循傳**》 父特，陳州刺史。

《**新唐書·賈餗傳**》 大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

《**南部新書**》**戊** 湖州歲貢黃龜子連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謫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三黃龜子，五蒂木瓜。」特頗銜之。

《**嘉泰吳興志·郡守題名**》 蘇特，大中二年五月自陳州刺史拜，除鄭州刺史。

《**新唐書·藝文志二**》 蘇特《唐代衣冠盛事録》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典故類**》《衣冠盛事》一卷，唐武功蘇特撰。

張祜《**奉和湖州蘇員外題游杯池**》（存目）

《**金石補正**》**卷四八**《**施安等造幢題名**》 唐大中二年歲在戊辰八月戊子朔廿一日戊申建功德主施安【略】大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蘇特。

張文規

《桂林風土記・石氏射樟木燈檠崇》　大中年，前政張侍郎名文規，三代台相之家（嘉貞、弘靖、延賞），兼察桂林。從武時職司通引，偶聞此事，曾召問，具以實對，乃爲石氏射燈檠。

《舊唐書・張延賞傳》　文規，歷拾遺、補闕、吏部員外郎。開成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溫彈劾文規：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尋赴難，不宜塵汙南宮，乃出爲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觀察史。

《新唐書・張嘉貞傳》　裴度秉政，引文規爲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溫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溫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新唐書・藝文志二》　張文規《吳興雜錄》七卷。

《太平廣記》卷四〇二引《尚書故實》　張文規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問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願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聞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盌，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言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冶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後自京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

姚汝能

《新唐書・藝文志二》　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三卷。（華陰尉）

《崇文總目・雜史類》　《安祿山事迹》三卷，姚汝能撰。

《直齋書錄解題・雜史類》　《安祿山事迹》三卷。（唐華陰尉姚汝能撰。）

《宋史・藝文志二》　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三卷。

《國史經籍志・雜史》　《祿山事迹》三卷。（姚汝能。）

《絳雲樓書目・雜史類》　《安祿山事迹》一冊。（三卷，姚汝能撰。）

黃虞稷《徵刻唐宋秘本書目》　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三卷。汝能，唐華陰尉，記祿山事而史思明附之。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六・安祿山事蹟三卷》　唐姚汝能撰。汝能始末未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官華陰縣尉，未詳里居，則宋時已無可考矣。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玄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天寶十二載事。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搆亂事。下卷序祿山僭號被殺，竝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盡寶應元年，記述頗詳。世所傳祿山櫻桃詩，即出此書。葉夢得《避暑錄話》常摭以爲笑，其瑣雜可知矣。

《崇雅堂書錄・雜史類》　《安祿山事蹟》三卷。（唐姚汝能撰，藕香零拾本。）

繆荃孫《安祿山事迹跋》　《安祿山事迹》三卷，署華陰尉姚汝能撰。汝能始末，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里居未詳。」則在宋時已無可考矣。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玄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天寶十二載。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構亂事。下卷序祿山僭號被殺，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盡寶應元年。分綱列目，兼有論議，較正史紀述頗詳。據《通鑑考異》，與《幸蜀記》《天寶亂離記》《河洛春秋》《薊門紀亂》等書相出入，今諸書不存，獨此事尚爲完帙，洵屬可寶。此本出於知不足齋鮑氏，訛謬滿紙，從友人章碩卿處假得秦敦夫石研齋鈔本校正大字（秦本無小字，分卷亦不合），惜小字僅據新、舊《唐書》《通鑑》采者校過，未能一一復舊也。光緒甲辰十月，江陰繆荃孫跋。

《木犀軒藏書書錄・傳記類》　《安祿山事蹟》二卷，唐姚汝能撰，明項藥師校錄。舊抄本。標題次行題「華陰縣尉姚汝能撰」，三行「檇李舊史項藥師校錄」。末有跋云：「是書曾於友人處借抄，以新、舊《唐書》校正訛脫，藏之篋垂五十年，去秋忽爲無賴子弟竊去，堅不肯還，頗爲悵惋。復得此冊，其中錯誤者隨筆改正，記此以識聚散之感。道光十二年秦伯敦夫。時年七十二，目昏手顫不能工也，爲之浩歎。」有「恩復」朱文、「秦伯敦夫」白文二方印，「石研齋秦氏印」朱文長方印。

李中敏

《**舊唐書・李中敏傳**》 李中敏，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敏累從府辟，入爲監察，歷侍御史。大和中，爲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及訓、注誅，竟雪申錫，召中敏爲司勳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雜。其年，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略】從之，尋拜給事中。

《**新唐書・李中敏傳**》（存目）

《**新唐書・杜牧傳**》（杜牧）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

杜牧《李給事中敏二首》 一章緘拜皀囊中，慄慄朝廷有古風。元禮去歸緱氏學（李膺退罷，歸緱氏教授生徒，給事論鄭注，告滿歸潁陽），江充來見犬臺宮（鄭注對於浴室）。紛紛白晝驚千京，鈇鑕朱殷幾一空。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 晚髮悶還梳，憶君秋醉餘。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給事因忤仇軍容棄官東歸）。消長雖殊事，仁賢每見如。因看魯褒論，何處是吾廬？

又《哭李給事中敏》（存目）

《**詩話總龜後集・評史門**》 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爲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略】（杜牧）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大）（犬）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

鄭還古

紀事

《**因話録・商部下**》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清）（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貲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爲債息，爲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爲之稍節。有堂弟浪跡好吹觱篥，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爲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于時，惜也。

《**唐詩紀事・鄭還古**》 還古閑居東都，將入京赴選，柳當將軍者餞之。酒酣，以一詩贈柳氏之妓曰：「冶艷出神仙，歌聲勝管絃。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喜甚，曰：「專伺榮命，以此爲賀。」未幾還古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郎遣入京，及嘉祥驛而還古物故，乃放妓他適。《逸史》載：還古初娶柳氏女，嘉會之初，夢娶房氏。後柳卒，再娶東都李氏，屬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李之舅也。還古，登元和進士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谷神子《博異志》三卷。

《**郡齋讀書志・博異志一卷**》 右題曰谷神子纂。序稱其書頗箴規時事，故隱姓名。或曰還古，而竟不知其姓。志怪之書也。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博異志》一卷。稱谷神子，不知何人。所記初唐及中世事。

《**宋史・藝文志五**》《博異志》一卷。谷神子纂，不知姓。

《**國史經籍志・史類・傳記**》《博異志》三卷（谷神子）。

《**徐氏紅雨樓書目・小説類**》《博異記》一卷（谷神子）。

《**百川書志・小説家類**》《博異記》一卷，唐谷神子還古纂，凡記十八事。

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小説家》谷神子《博異記》一卷。

《**皕宋樓藏書志・小説類三**》《博異志》一卷（明嘉靖刊本），唐谷神子纂（名還古），自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子部五・小説類**》《博異志》一卷（舊鈔本），題谷神子名還古纂，或曰姓鄭氏。是書見《崇文總目》、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録》，皆作《博異志》，或作《博異記》者譌。舊爲邑人孫明志鈔本。（卷首有孫氏藏本朱記。）

《**八千卷樓書目・小説家類**》《博異記》一卷。（舊本題唐谷神子撰，漢魏叢書本，古今逸史本，唐宋叢書本。）

《**古越藏書樓書目・政部・異聞**》《博異記》一卷。（唐鄭還古。説郛本。）

雜録

《**太平廣記**》**卷五五引《集異記**》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略】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

又卷一五九引《逸史》　太學博士鄭還古，婚刑部尚書劉公之女。納吉禮後，與道士寇璋宿昭應縣，夜夢乘車過小三橋，至一寺後人家，就與婚姻。主人姓房，驚覺，與寇君細言，以紙筆記其事。寇君曰：「新婚偶爲此夢，不足怪也。」劉氏尋卒。後數年，向東洛，再娶李氏，於昭城寺後假宅拜席日，正三橋。宅主姓韓，時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是妻家舊，筵饌之類，皆房公所主。還古乃悟昔年之夢，話於賓客，無不歎焉。

又卷一六八引《盧氏雜説》　鄭還古，東都閑居，與柳當將軍者甚熟。柳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水木之盛，家甚富，妓樂極多。鄭往來宴飲，與諸妓笑語既熟，因調謔之。妓以告柳。憐鄭文學，又貧，亦不之怪。鄭將入京求官，柳開筵餞之。酒酣，與妓一章曰：「冶艷出神仙，歌聲勝管絃。眼看白苧曲，欲上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莫教金谷水，横過墜樓前。」柳見詩喜甚，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將去固不易支持。專待見榮命，便發遣入京，充賀禮。」及鄭入京，不半年，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驛，鄭已亡歿，旅櫬尋到府界，柳聞之悲歎不已，遂放妓他適。

又卷三四八引《博異記》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踘，昧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横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略】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慄之轉切也。」

《**寶刻類編**》**卷五鄭還古**　《散騎常侍裴公碑》，盧述撰，（鄭還古書）開元五年四月，洛。

《**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博異志》稱谷神子纂，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考》、晁氏説。今刻此書，於谷神子下注此三字，蓋本晁氏説，非本書舊文也。序稱有所指托，故匿其姓名。今刻本才十事，起《敬元穎上馬侍中》，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玄怪》等録，覺勝之，然語意無所刺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諸書，迺知刻本鈔集，所遺甚衆，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指托者，尚未得之。當續考。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爲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三・博異記一卷**》　舊本題唐谷神子還古撰，不著姓氏。考晁公武《讀書志》載《老子指歸》十三卷，亦題谷神子註，不著姓氏。而唐書《藝文志》有馮廓註《老子指歸》十三卷，與公武所言書名卷數皆合，則谷神子其馮廓歟？胡應麟《二酉綴遺》則曰：「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爲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其説亦似有依據，然古無明文，闕所不知可矣。其書載敬元穎、許漢陽、王昌齡、張竭忠、崔玄微、陰隱客、岑文本、沈亞之、劉方玄、馬燧十人。《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八卷

載《李全質》一條，稱會昌壬戌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云云。此本無之，蓋亦鈔合而成，非完帙也。所記皆神怪之事，敘述雅贍，而所錄詩歌頗工緻，視他小說爲勝。唯師曠鏡銘一條，不似三代語爾。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語觸時忌，故隱其名，前有自序，亦稱「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戒」。今觀所載，殊不見觸忌之語，而證以《太平廣記》所引，又確爲本書，非出依托，未審其寓言之旨何在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博異記》一卷。舊本題唐谷神子撰，或云馮廓，或云鄭還古，均無確證也。所記凡十條。皆鬼神靈迹，敘述雅贍，所錄詩詞亦工緻，蓋猶能文之士所爲。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四**》《博異記》一卷（秘書二十一種本），舊題唐谷神子撰，不著名氏。《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作「谷神子《博異志》三卷」，《崇文目》同。《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博異志》一卷」。晁氏云：「題曰谷神子纂。序稱其書頗箴規時事，故隱姓名。或曰還古而竟不知其姓，志怪之書也。」陳氏云：「稱谷神子，不知何人所記初唐及中世事。」案：是書自序稱「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麤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誡，只求同己，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則其書本不標名，而胡元瑞《二酉綴遺》因晁氏有「或曰名還古」一語，而證成爲晚唐詩人鄭還古，眞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繫矣。其書所載敬元穎以下十人之事，皆鬼神靈跡，詞頗雅贍，蓋猶能文之士所爲。惟其自謂「麤獻箴規」云云，與所載十事不合。蓋《唐志》、《崇文目》之作三卷，乃其原本，其書已佚，後人從他書中鈔合爲一卷，蓋多語怪之類而所有觸忌之條皆在所佚之列，又改自序中三卷爲一卷以相符合耳。舊皆作志，而此本作記，當爲汪士漢妄改之。《說郛》《唐宋叢書》所收俱作「志」也，然俱題鄭還古姓名，疑《說郛》爲陶珽所補入，故因胡元瑞所考而改題之，叢書則惟陶是從耳。

劉采春

論述

綜論

《**雪濤小書**》（《囉嗊曲》）三詩，商彝周鼎，古色照人，不意閨門能爲此語也。

《**圍爐詩話**》**卷二**　婦人詩【略】劉采春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有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

《**養一齋詩話**》**卷一**　《唐人萬首絕句》，其原本不爲不當，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簡出，如【略】以及劉采春《囉嗊曲》等，皆天下之奇作，而悉屏而不登，何也？

《**白雨齋詞話**》**卷八**　余于《大雅集》中，近五七言絕句者，概不入選，惟《別調集》，登皇甫子奇《採蓮子》一首、《浪淘沙》一首，劉采春《囉嗊曲》兩首而已。

分論

《**囉嗊曲**》**一**　毛先舒《塡詞名解》卷一：《囉嗊曲》作於唐妓劉采春，一名《望夫歌》，《全唐詩話》云即囉嗊之曲也。又有《醉公子》《一片子》《紇那曲》，與此曲調略同，蓋皆唐五言絕句耳。王士禛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二一引唐汝詢評：無根懊恨。《名媛詩歸》卷一五：「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不

喜」字深而微，「生憎」字直而動，總是情緒無奈。「載兒夫婿去」，「兒」字口角可憐，「載兒」字埋怨得妙。「經歲又經年」，歲年卻把「又」字分出，何堪經想。《唐詩快》卷一四：不怨夫壻，而怨水與船，此《子夜》《讀曲》諸歌所未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不喜」、「生憎」、「經歲」、「經年」重複可笑，的是兒女子口角。《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緒之「打卻黃鶯兒」，張仲素之「提籠忘採葉」，于武陵之「遠天明月出」，劉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蓋嘉運所進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眞爛熳，或寄意深微，雖使王維、李白爲之，未能遠過。

又二 《名媛詩歸》卷一五：「枯來得幾年」，「得」字問得宛曲。「自無枝葉分」，「分」字安心正志，不堪自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言無定踪也。

又三 《名媛詩歸》卷一五：「莫作商人婦」，懊恨無端，然非淫褻聲口。「金釵當卜錢」，接語無倫，妙在情理忽然偶值。「朝朝江口望」，「朝朝」字，更含下錯認矣。《唐詩快》卷一四：有如此才貌，乃作商人婦乎？可惜鏡湖春色，何不早歸元尚書？《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唐曲三首》：劉采春《羅嗔曲》云：「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按曲有三解，一名《望夫歌》，取其一以存調。

又四 《升菴詩話・唐詩翻三百篇意》：唐劉采春詩：「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疏「何斯違斯」一句，其疏云：「君子既行王命于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更轉遠於餘方。」《名媛詩歸》卷一五：「那年離別日」，回想俱屬虛摹，「年」字、「日」字意直警動。「只道在桐廬」，「只道」字含語未竟。「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卻是得書後疑猜未定，輾轉不釋，其意有在。《葚原詩說》卷三：五言絕有兩種：有意盡而言止者，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言止意不盡，深得味外之味，此從五言律而來，故爲正格。意盡言止，則突然而起，斬然而往，中間更無委曲，此實樂府之遺音，故爲變調。意盡言止，如「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金昌緒），「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劉采春），「嫁得錢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李益）。此樂府之遺音也。

又五 《名媛詩歸》卷一五：「昨日勝今日」，兩日便分出「勝」字，可傷。「黃河清有日，清有日，豈堪相待。俱從苦情生想，不經事口角，宛動依人。《唐詩快》卷一四：千古不刊之論，不意出自婦人口中。

紀事

《雲溪友議・艷陽詞》 （元稹）方擬馳使往蜀取（薛）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韻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春詩曰：「新粧巧樣畫雙娥，嫚裹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文靴。言詞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囉嗔》之曲也。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其詞五六七言皆可和者。詞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悶向江頭採白蘋，嘗隨女伴祭江神。衆中羞不分明語，暗擲金釵卜遠人。」「昨夜北風寒，牽般浦里安。潮來打纜斷，搖櫨始知難。」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泣。且以藁帖尚在，不可奪焉。元公求在淛東七年，因題東武亭。詩曰：「役役閒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御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誰耶？」

《古今詩話・戀鏡湖春色》 元稹廉問浙東，喜官妓劉採春。稹嘗有詩云：「因御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人注之曰：「戀鏡湖春色耳。」謂劉采春也。

《詩藪外編・唐上》 劉采春亦越人。（蓋後居淮甸間）

雜録

《雲溪友議・温裴黜》 湖州崔郎中芻言，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乃劉採春女也。雖《囉嗔》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之詞採春難及。崔副車寵愛之，異將至京洛後，豪門子弟從其學者衆矣。溫（岐）、裴（誠）所稱歌曲，

請德華一陳音韻，以爲浮艷之美，德華終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

《**詞品**》**卷二**　唐人《柳枝詞》，劉禹錫、白樂天而下，凡數十首。予獨愛無名氏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是誰栽？錦帆落盡西風起，惆悵龍舟更不回。」此詞詠史詠物，兩極其妙。【略】若情致，則「清江一曲柳千條，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此詞小說以爲劉采春女周德華之作。又云劉禹錫，然劉集中不載也。柳詞當以二首爲冠。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　劉采春所歌「清江一曲柳千條」，是禹錫詩，楊用修以置神品。又五言六絕中四首工甚，非晚唐調。蓋亦諸名士作，惜其人不可考。今係采春，非也。

陳　標

論　述

綜　論

張洎《項斯詩集序》　吳中張水部爲律格詩，尤工於匠物，【略】唯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蕃、陳標、章孝標、倪勝、司空圖等咸及門焉。

《**詩人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略】及門十人：【略】陳標。

《**唐詩紀事・陳標**》《啄木謠》云：「丁丁向晚急還稀，啄徧庭槐未肯歸。終日與君除蠹害，莫嫌無事不平飛。」《寄友人》云：「杜甫在時貪入蜀，孟郊生處却歸秦。如今始會麻姑意，借問山川與後人。」右張爲取二詩作《主客圖》。

《**升菴詩話・晚唐兩詩派**》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略】彼學張籍、賈島者，眞處裩中之蝨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

分　論

《**飲馬長城窟**》《詩學纂聞・樂府》：七言律詩，即樂府也。【略】陳標《飲馬長城窟》，亦是七言律詩。

《**贈元和十三年登第進士**》《唐摭言・雜記》：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略】。《唐音癸籤・詁箋三》：榜放於禮部南院，張院東別牆。陳標詩所云「春官南院粉牆東」者是也。

《**蜀葵**》《劉賓客嘉話錄》：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鸕鷀亦是胎生。【略】絢曰：「鶴難見也，鸕鷀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即鶴亦如鸕鷀矣，以少爲貴。世以不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鸕鷀之謂也。」《二老堂詩話・木芙蓉詩》：唐人哀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詩《詠黃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余嘗語客，花多固取輕于人，何憎嫌之有？因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爲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優古堂詩話》：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紀　事

《**唐詩紀事・陳標**》　標，終侍御史，長慶二年進士也。

藝　文

顧非熊《酬陳標評事喜及第與段何共貽》（存目）

朱慶餘《送陳標》（存目）

浩虛舟

論述

《**王者父事天兄事日賦**》《文苑英華辨證》卷一：凡字因疑承訛，當是正者。【略】浩虛舟《王者父事天兄事日賦》，「草邑難窮，屢軫南陔之戀，棠蔭禺匿，常思棣鄂之華。」「邑」或改作「昧」，非也。「南陔」，補亡詩云：「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則「邑」當作「色」。

《**盆池賦**》《賦話・新話三》：唐浩虛舟《盆池賦》云：「空庭欲曙，通宵之瑞露盈盤，幽徑無風，一片之春冰在地。」此等題不難於尖穎，而難於渾融，細膩風光，不露刻畫痕迹，此作者高人一等處。

《**行不由徑賦**》《賦話・新話四》：唐浩虛舟《行不由徑賦》云：「花間絕跡，念蹊樹之徒芳；原上無人，惜皋蘭之暗老。」又「顏生負郭之田，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以極迂腐題，寫得如許蔥蒨，的是雋才。

紀事

《**唐摭言・惜名**》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賦逾己，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日麗焜煌，中含端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資暇集・不拜單于**》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熟詠諷，至于垂白，莫悟賦題之誤。抑皆詮寫昇在甲等。何不詳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不拜，隔絕域外。」學者豈能尚醉而不解醒耶？

《**北夢瑣言**》**卷七**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通志・氏族略二**》唐隰州刺史浩聿狀云：「本郜氏，因避難改爲浩氏。」聿生虛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浩虛舟《賦門》一卷。

《**宋史・藝文志八**》浩虛舟《賦門》一卷。

丁居晦

《**重修翰林學士壁記**》丁居晦，大和九年五月三日自起居舍人集賢院直學士充。十月十八日賜緋，十九日遷司勳員外郎。開成二年九月十一日，加司封郎中知制誥。三年八月十四日遷中書舍人。十一月十六日，拜御史中丞出院。

又　丁居晦開成四年閏正月自御史中丞改中書舍人。五年二月二日賜紫，其年三月十三日，遷戶部侍郎知制誥。其月二十三日卒官，贈吏部侍郎。

《**册府元龜**》**卷一〇一**　（開成三年）十一月庚午，帝於麟德殿召翰林學士柳公權、丁居晦對，因便授居晦御史中丞，翌日制下。

又卷五一五　丁居晦爲御史中丞，頗銳志當官，不畏強禦。然而措置或乖中道，執政請移易，遂復舊官。帝疑與當軸者不叶，故復舊職。（居晦前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又卷五五一　柳公權爲翰林學士，文宗嘗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臣欽若等曰：時丁居晦、袁郁竝爲學士。）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

《舊唐書・文宗紀下》（開成三年十一月）庚午，以翰林學士丁居晦爲御史中丞。

又《宋申錫傳》 翌日，開延英，召宰臣及議事官，帝自詢問。【略】拾遺李群、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於禁中訊鞫。

《南部新書》壬 開成中，文皇一日謂執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堪爲御史大夫。」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登科記考》卷一九 長慶二年壬寅，進士二十九人。【略】丁居晦、浩虛舟、裴休。

《直齋書錄解題・職官類》 《重修翰林壁記》一卷，唐學士丁居晦撰，開（元）〔成〕二年也。所記姓名迄於咸通，而獨無天寶、大曆學士，爲不可曉。

劉得仁《上翰林丁學士》（存目）

又《山中舒懷寄上丁學士》（存目）

又《哭翰林丁侍郎》（存目）

李商隱《爲濮陽公與丁學士狀》 近頻附狀，伏計相次達上。自學士罷領南臺，復還內署，朝委攸重，時論愈歸。

又《爲濮陽公賀丁學士啟》 學士位以才昇，官由德舉，光揚中旨，潤飾洪猷，允謂當仁，果從眞拜。

《金石錄》卷一〇 第一千八百三十一，《唐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正書，丁居晦篆。開成二年七月。

又 第一千八百三十五，《唐淮南監軍韋元素碑》，丁居晦撰，柳公權正書。開成三年七月。

《寶刻類編》卷四柳公權 《宣武軍節度使王公神道碑》，裴休文，（柳公權書）丁居晦篆額。開成元年。洛。

又卷五劉禹錫 《檢校左僕射崔群碑》，裴度撰文，（劉禹錫書）丁居晦篆額。開成三年正月。洛。

李復言

論述

洪邁《夷堅支癸序》 《唐史》所標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班班其傳，齊可翫者，若牛奇章、李復言之《玄怪》，陳翰之《異聞》，胡璩之《談賓》，溫庭筠之《乾臏》，段成式之《酉陽雜俎》，張讀之《宣室志》，盧子之《逸史》，薛渙思之《河東記》耳，餘多不足讀。然探賾幽隱，可資談暇，《太平廣記》率取之不棄也。惟柳祥《瀟湘錄》，大謬極陋，污人耳目，與李隱《大唐奇事》只一書而妄名兩人作。《唐志》隨而兼列之，則失矣。

紀事

《南部新書》甲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牓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却還。」復言因此罷舉。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李復言《續玄怪錄》五卷。

《崇文總目・小說類》 《續玄怪錄》十卷，李復言撰。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續玄怪錄》。

《中興館閣書目・子部・小説家》 李復言《續錄》五卷。

《郡齋讀書志・續玄怪録十卷》 右唐李復言撰，續牛僧孺書也。分仙、術、感應三門。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玄怪錄》十卷，唐牛僧孺撰。《唐志》十卷，又言李復言《續錄》五卷，《館閣書目》同。今但有十一卷，而無《續錄》。

《宋史・藝文志五》 李復言《續玄怪錄》五卷。

又 李復言《搜古異錄》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續玄怪錄》五卷（李復言）。

《徐氏紅雨樓書目・小説類》 《幽怪錄》十二卷，牛僧孺。李復言續。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續玄怪錄》十卷（李復言）。

《也是園書目・冥異》 李復言《續玄怪錄》五卷。

《述古堂藏書目・小説家》 李復言《續玄怪錄》三卷，抄。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子類》 《續幽怪錄》四卷（宋本）。嘉慶丙寅孟夏月，杭州書友介其族人陶蘊輝售宋刻李注《文選》於余，以此《續幽怪錄》二冊爲副。蘊輝曰：「此書向於東城書坊獲之，後歸知不足齋，今仍返故土，古書殆亦有靈耶？」余檢卷中藏書家圖記，有「鄭印敷教」一章，則其爲東城故物無疑。桐庵先生秋水軒，其去余縣橋新居不遠，同里旭亭韓丈曾言之。茲書歸吳，而余適遷東城，因遂得此書以慰書之愿云爾。堯翁。此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余所得《茅亭客話》，亦爲尹家刊本，行字多寡，與此正同，然《茅亭》曾經遵王記之，而此書絕未有著于錄者，可云奇秘矣。此錄續牛僧孺書，本名「玄怪」，見于陳、晁兩家之書，其云「幽怪」者，殆避宋諱歟？陳云五卷，晁云十卷，今多於陳而少於晁，其分卷當出更定。晁又云分《僊術》、《感應》三門，此不分卷者，殆合并而去其門類也。尹氏所見，諒已不全，就其所載事核之，僅二十三則耳。述古書目所收鈔本止三卷，較此更少矣。近《彙刻書目》云《稽古堂目鈔》亦列其名，未知其卷若何，然以宋刻爲據，此四卷者，固足以覘前此之梗概，而訂後來之疏略矣。余喜讀未見書，若此小種，依然舊刻，豈不可備《百宋一廛書錄》之續乎？堯翁又記。憶題鄭桐庵秋水軒【略】（余向收桐庵先生手書佛經數冊，掇贈同年蔣賓嵎。後遷居縣橋，知桐庵即同里之先輩，而反無其手澤，心殊怏怏。適得此《續幽怪錄》，上有先生印章，急購而藏焉，以當合浦之珠。【略】）黃丕烈草。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存目二・續玄怪録四卷》 唐李復言撰。是書世有二本，其附載牛僧孺《幽怪錄》末者，蓋從《說郛》錄出，一即此本。凡二十三事，與《唐志》卷數亦不符，蓋從《太平廣記》錄出者，雖稍多於《說郛》本，然亦非完帙也。

胡珽《琳琅秘室叢書・續玄怪録校勘記》 《續玄怪錄》四卷，唐李復言撰。蓋續牛僧孺書也。衢本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俱載牛僧孺《玄怪錄》十卷，今稱《幽怪錄》，殆避宋諱歟？據朱國楨《湧幢小品》，指爲楊用修所改。然周密《癸辛雜識》已稱《幽怪錄》。余又見《通玄眞經》，宋刻作「通元」，知其改已久，《湧幢》之說非確論。《宋史・藝文志》載李德裕《幽怪錄》十四卷，則此名復之已。復言《續錄》，《讀書志》作十卷，謂分仙術、感應二門。《唐志》及《館閣書目》俱作五卷，《書錄解題》則曰「今但有《玄怪錄》十一卷，而無《續錄》」，蓋宋末已無一定。此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合併而去其門類，或出更定者耶？余家藏尹家所刊《茅亭客話》，行字多寡與此書同（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其爲宋刻無疑。然《客話》遵王《敏求記》載之，而此則著述於《述古堂書目》中，止有鈔本三卷。近惟浙江採遺書目及天一閣范氏進呈書目俱作四卷。伏讀《四庫全書存目》云：「此本凡二十三事，蓋從《太平廣記》錄出。」余嘗竭數日之功，以《廣記》詳加勘訂，於各題下注明卷數，附錄札記，其文句異同處不及一一記之。其《辛公平》《寶玉妻》《梁革》三條，《廣記》未載，足徵其非錄出。范氏止有鈔本，《提要》故有是疑。茲則確然宋刻，更定之說，洵爲允洽。或有《廣記》引而此書未載者，今另作拾遺二卷云。咸豐三年五月仁和胡珽識。

徐乃昌《隨庵叢書・續玄怪録跋》 《續幽怪錄》四卷、唐李復言撰。復言續牛僧孺之書而成，爲南宋臨安尹氏刊本。目錄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牌子一行，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高五寸九分，廣四寸二分。昔胡心耘得影鈔本，刊於琳琅秘室，云以《廣記》校過，止《寶玉妻》《辛公平上仙》《梁革》三段不見《廣記》。《廣記》所引而不見此書者鈔出二十段，編拾遺兩卷。今以《廣記》再核之，《寶玉妻》見《廣記》三百四十三，《梁革》見《廣記》二百十九，只《辛公平上仙》一條未見。又於宋人《姬侍類偶》得《寵奴侍坐》一條，今據以補入。異文均以宋本爲主，訂正宋本之訛者別編札記。收藏有鄭敷教一印堯圃跋言之。又有顧印元慶朱文方印，即大石山房主人，在明中葉，更

在桐庵之先，何蕘圃未舉出耶？歷經名人收藏，傳摹行世，當亦蕘圃所深許也。南陵徐乃昌撰。

《**藝風堂藏書記**》卷八　《幽怪錄》四卷，《續錄》一卷，唐隴西牛僧孺編，續李復言編。次行題書林松谿陳應翔刊，似元時刻。收藏有寶綸堂印白文方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朱文長印，揚州汪喜孫孟慈甫印朱文方印。

《**藏園群書題記·明姚舜咨寫本續玄怪錄跋**》《續玄怪錄》四卷，唐李復言編。凡二十三事，蓋續牛僧孺《玄怪錄》而作也。晁志云十卷，陳志云五卷，《述古堂書目》又作三卷，皆與此本不合。此本爲隆慶己巳夏六月朔皇山七十五老姚咨手鈔宋本，目錄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一行，與瞿氏恬裕齋藏宋刊同。瞿本余曾見之，鐫雕絕精雋，與他棚本不類。瞿目謂此四卷本爲尹家重編，庶幾近之。惟宋本作《幽怪錄》，今寫本仍作「玄怪」，豈姚氏所見又一本歟？抑寫時改從本字，不復避諱歟？自尹氏刻後，近刻殊罕覯。余於藝風堂遺書中獲一舊刻本，九行二十一字，題「書林松谿陳應翔刊」，似元明坊本，凡牛錄四卷，李錄一卷。今以鈔本核之，則續錄一卷，正鈔本之第一二卷，其三四兩卷，則陳刻遺矣。就此二卷校之，開卷楊敬貞一條，陳刻已刻改「恭政」，訂正異文約二百二十字。卷中頗多空白之處。據姚氏原跋言，宋本原有闕文，不敢繆補，具見前輩愼重闕疑之意。舜咨一字潛坤，喜藏書，値善本多手自繕寫，其流傳於世可考見者，天一閣有《春秋五論》《漫堂隨筆》，士禮居有《續談助》《貴耳錄》《稽神錄》，鐵琴銅劍樓有馬令《南唐書》《志雅堂雜鈔》，皕宋樓有《廬陵九賢事實》，皆爲歷來藏家所珍弆。此帙爲舜咨七十五歲所鈔，筆蹟古茂，有老樹著花之姿，絕可愛玩。葉心有「茶夢齋鈔」四字，每葉十行，每行二十四字，視宋本行款雖已改易（宋本九行十八字，與通行棚本同），然古來秘籍，又爲昔賢名筆，故爲考訂而詳記之。戊辰十一月初二日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子部三·小說家類**》《幽怪錄》四卷、（唐牛僧孺撰）、《續錄》一卷（唐李復言撰），明書林陳應翔刊本，九行二十一字。首卷第三行有「書林松溪陳應翔刊」一行。繆荃孫以《太平廣記》校過。收藏鈐有「揚州汪喜孫孟慈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朱）、「寶綸堂圖書記」（白）諸印。

又　《續玄怪錄四卷》，（唐李復言編），明姚咨茶夢齋手寫本，藍格棉紙，十行二十四字，板心下方有「茶夢齋鈔」四字。目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一行。卷尾姚氏手跋錄後：「隆慶己巳夏六月閏朔，皇山七十五老姚咨冒暑手抄。宋本原有缺文，不敢謬補，仍之以竢。」後鈐「姚伯子手校書」（朱）、「眞賞」（朱葫蘆印）、「冬函保□」（朱）三印。又有圓印，下繪海水，上繪梅花，不審爲何人印章。首葉鈐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是亦四庫館進呈本也。（戊辰十月十四日寶瑞臣前輩熙送閱，已收得。）

李敬方

論述

顧陶《唐詩類選後序》　唯歙州（李）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亡歿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間錄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後夐接，或畏多言，而典刑具存，非敢遐棄。

《**勸酒**》《優古堂詩話》：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裏酒，何以寄天眞。」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悲身外無窮事，且進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秋窗隨筆》：少陵「浣花溪裏花饒笑」，青蓮「武陵桃花笑殺人」，玉谿「東風爲開了，卻擬笑東風」，李敬方「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岑參「羞被桃花笑，看春獨不言」，各有意致。

《**汴河直進船**》《碧溪詩話》卷五：錢惟演爲洛帥留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略】。嘗愛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爲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此等語皆可爲炙背之獻也。

傳記

《唐才子傳・李敬方》 敬方，字中虔，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大和中仕爲歙州刺史。後坐事左遷台州刺史。有詩一卷，傳世。

紀事

孫諫卿《唐明州象山縣蓬萊觀碑銘》 縣令然之，告刺史隴西李公敬方，既知不私也久矣。賞舉（闕五字）人私以（闕）太守登進士（闕三字）試爲美，豈知乎大惠生民，苦心建業而異之，我守明歲餘年矣。（闕）恩更於陳（闕五字）事無隋焉。

《**舊五代史・唐書・李琪傳**》 五代祖憕，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略】憕孫宋，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宋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收復功爲諫議大夫。

《**唐詩紀事・李敬方**》 字中虔，登長慶進士第。大和中，爲歙州刺史。

《**嘉定赤城志・秩官門三**》 會昌六年，李敬方。（按《桐柏山題名》云：「是年三月，台州長史員外置李敬方自寒山回遊此。」《文苑英華》有敬方《喜晴》詩，注乃云：「左遷台州刺史。」當以碑爲正。）

《**新安志・叙牧守**》 李敬方，字中虔，大中四年至六年。（《唐藝文志》云：「太和中歙州刺史。」以敬方所題《黃山詩》考之，和字誤也。）

《**寶慶四明志・郡守**》 李敬方。（大中初刺史，請復開元寺。）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敬方詩》一卷（字中虔，大和歙州刺史）。

雜録

《**寶刻叢編**》**卷七京兆府上引《京兆金石録**》《唐長安令李敬方祈雨題名記》，開成五年。

紇干俞

《**崇文總目・文史類**》 紇干俞《賦格》一卷。

《**宋史・藝文志八**》 紇干俞《賦格》一卷。

《**全唐文**》**卷七二三** （紇干）俞，元和中進士。

袁不約

《**詩人主客圖**》 瓌奇美麗主武元衡【略】及門十人：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袁不約。

《**唐才子傳・袁不約**》 不約，字還樸，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大和中，以平判入等調官，有詩傳世。

羅隱《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間凌準宗一、濮陽吳降下已、汝南袁不約還樸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有太師建徽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

《**雲溪友議・白馬吟**》（平）曾後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館，則李珪郎中、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來擇書記、薛重評事，皆遠從公，可謂蓮幕之盛矣。

《**唐詩紀事・袁不約**》 不約，登長慶三年第。

《**咸淳臨安志・人物一**》 袁不約，新城，唐熊其先，晉昌人徙餘杭。唐熊爲唐山令。

乾隆《浙江通志・人物・文苑一》引成化《杭州府志》 袁不約，字還樸，新城人，登長慶三年進士。又試平判入等，仕至職方員外郎。有集一卷。羅隱撰《新城築城記》，有云：「天下無事，吾鄉則有凌準、吳降、袁不約以文學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袁不約集》一卷。

李甘

論述

《**因話録・商部下**》 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奬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惜其命運湮厄，不得在掄鑒之地。

《**舊唐書・李渤等傳論**》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渤論考第，仲方駁謚，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歟？當賊注挾邪之辰，羣公結舌而寢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撩鬚。謂之爲狂，即有遺恨，比夫請劍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足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顚沛終身。君子愼獨，庸可忽諸。

傳記

《**舊唐書・李甘傳**》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

《**新唐書・李甘傳**》（存目）

紀事

《**唐摭言・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李甘，字龢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

《**舊唐書・李中敏傳**》 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

《**册府元龜**》**卷六四四** （大和二年閏三月）甲午，詔曰【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裴休、裴素，第三次等李（邵）〔郃〕，第四等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璵【略】。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甘文》一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李甘文》一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李甘集。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李甘文集》一卷，唐侍御史李甘和鼎撰。甘欲壞鄭注麻，坐貶死。杜牧所爲賦詩者也。

《**宋史・藝文志七**》《李甘集》一卷。

藝文

杜牧《李甘詩》 大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潛身九地底，轉上青天去。

四海鏡清澄，千官雲片縷。公私各閑暇，追遊日相伍。豈知禍亂根，枝葉潛滋莽。九年夏四月，天誠若言語。烈風駕地震，獰雷驅猛雨。夜於正殿階，拔去千年樹。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門路。森森明庭士，縮縮循牆鼠。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指名爲錮黨，狀跡誰告訴。喜無李、杜誅，敢憚髡鉗苦。時當秋夜月，日直曰庚午。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與和鼎，官班各持斧。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當庭裂詔書，退立須鼎俎。君門曉日開，赭案橫霞布。儼雅千官容，勃鬱吾彙怒。適屬命鄜將，昨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夜登青泥坂，墜車傷左股。病妻尚在牀，稚子初離乳。幽蘭思楚澤，恨水啼湘渚。怳怳三閭魂，悠悠一千古。其冬二兇敗，渙汗開湯罟。賢者須喪亡，讒人尚堆堵。予於後四年，諫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於時一裨補。拜章豈艱難，膽薄多憂懼。如何干斗氣，竟作炎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湘賦。

又《李和鼎》 鵩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事，消長相持勢自然。

賈島《訪李甘原居》 原西居處靜，門對曲江開。石縫銜枯草，查根上凈苔。翠微泉夜落，紫閣鳥時來。仍憶尋淇岸，同行採蕨回。

呂陶《李甘》 夜進麻詞曉未宣，滿朝簪笏盡諠然。李甘輕肆君休議，不相姦兇已可賢。

元晦

杜牧《薦韓乂啓》 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與元晦同高祖，扶惡晦爲人，不省之，及晦得越，乃棄產避之。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元晦，大和八年八月九日，自殿中侍御史充，九月十六日賜緋；九年八月二十日，加庫部員外郎；九月十一日出守本官。

《桂林風土記・越亭》 會昌初，前使元常侍名晦，搜達金貂，翺翔翰林，歷臺省，性好嚴治，時恣盤游，建大八角亭，寫其眞院、砌臺、釣榭、石室、蓮花池、流杯亭、花藥院，時爲絕景。【略】金貂從此府除浙東，留題曰：「紫泥遠自金鑾降，朱旆翻馳鏡水頭。陶令風光偏畏夜，子牟衰鬢暗驚秋。西鄰月色何時見，南國春光豈再游。莫遣艷歌催客醉，不堪回首翠娥愁。」【略】越亭初成，金貂有六十韻長詩曰：「乏才叨八使，徇祿非三顧。北闕頒詔條，東鄰證迷誤。未聞述職效，已見脫煩趣。灝氣爽衣巾，嵐颸輕杖屨。」（其餘不省記）

《唐會要・貢舉中・制科舉》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略】元晦及第。

《會稽掇英總集・唐太守題名》 元晦，會昌五年七月自桂管觀察使授，大中元年五月追赴闕，中路除衛尉，分司東都。

《桂故・先政上》 元晦，相國稹從子。其自吏部郎中受諫議大夫，制稱其「往在內庭，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於雪涕。」蓋敢諫之士，出爲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見疊綵山有干越，四望左右迴翼，心大樂之。引水穿沼，治亭院其間，晦自命名。其小記與題篆，似皆出其手。寶積山亦建一亭，曰嚴光。晦鑱有詩，今失所在。又嘗以灕山不可與溫泉驪山幷稱，改曰儀。晦於元氏，亦秀而文，有勝抱者。乃杜牧之荐其友人韓乂云：「乂惡晦之爲人。」將有所揚，必有所抑，又絕無指實。恐牧之斯言，非篤論也。

元稹《寒食日毛空路示姪晦及從簡》（存目）

路貫《和元常侍除浙東留題》（存目）

路單 路貫

《舊唐書・路嚴傳》 路嚴者，字魯瞻，陽平冠氏人也。祖季登【略】生三子：羣、庠、單，皆登進士第。

《桂林風土記・越亭》 副使路貫與金貂同年及第，和詩一首：「謝安致理逾三載，黃霸清聲徹九重。猶輟珮環歸鳳闕，且將仁政到稽峯。林間立馬羅千騎，池上開筵醉一鍾。共喜甘棠有新詠，獨慚霜鬢又攀龍。」

劉蕡

論述

綜論

《唐摭言·載應不捷聲價益振》（王定保）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譽於千載者，蕡得之矣。

《習學記言序目·唐書六》唐賢良策惟有劉蕡。余嘗論唐人無識治亂者，惟以文華進身，以氣力任事，隨其所至，裁割而成。如蕡考據經術，條析急務，一時大義，略皆先具，進士之俊傑，無能及矣。然知治与致治不同，惜蕡不一試用，觀其所爲如何也。

《詩藪外編·唐上》陸子淵云：「開元中，有風雅古調科，李、杜皆不與，而薛據爲首。」余謂據在盛唐爲李、杜之亞，足稱不媿科名，而李、杜旋以布衣受知人主，未爲不遇；元、白、牛、李宗閔諸公，俱對策名動天下，而劉蕡獨傳，亦不遇之遇也。

分論

《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舊唐書·文苑傳序》：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煇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隋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羽，自成華彩，置之文苑，實煥緗圖。《困學紀聞·考史》：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於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徐俯《贈鄭公實諶》：平生不喜劉蕡策，色色人中自有人。陸游《讀劉蕡策》：志士仁人氣薄雲，唐家唯有一劉蕡。看渠放逐蛇龍手，那肯驅蠅與拍蚊。劉克莊《劉蕡》：貂璫竊大柄，韋布獻孤忠。牓出無風漢，無名在選中。《古文淵鑒》卷三九愛新覺羅玄燁評：剴切詳明，發揮經術。此逼眞西京，文字可以追踪晁、董。胡寅評：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蕡《策》有三事焉：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舉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尋常之見耳。二公屢朝舊德，盍以棟國取賢匡君救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蕡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並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並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旻，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蕡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異乎申錫訓注之謀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熟也。林之奇評：召之以直言，而其言直，索之以極諫，而其諫極，可謂舉得其人矣。始以極言直諫而求之，反以直言極諫而黜之，將何以得天下實材乎？仁祖皇帝嘗舉直言極諫科。蘇子由對策，盛言宮中飲酒過度，歌舞失節，仁祖初無是事，而舉士妄言可黜。仁祖曰：以直言極諫而求之，焉可以極言極諫而黜之乎？小臣疏遠，乃能如此。特旨取之。嗚呼，仁聖之慮遠矣。范祖禹評：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奸也。自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繼太宗之制，崇信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侵於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葉適評：立國之勢，有未當論治亂安危，而先當論存亡者。自昔善論之士，少有能知《新史》謂唐兵三變，歸咎於明皇，而神策宿衛之兵，姑泛言之而已。如募兵藩鎭，以治亂安危言之可也，而存亡之分猶未及焉。自明皇以楊思勖將兵平蠻，始啓亡國之禍。肅宗用李輔國，代宗用程元振、魚朝恩，德宗遂爲故事，終唐之士，未有言其非者。惟劉蕡對策，欲挈兵柄以歸於將。然王叔文既已取之而不能，使蕡得用，未知其何道以歸於將也。然則以唐事考之，募兵藩鎭，不過能危亂其國，而亡唐者特中官將兵而已。三代所以長久，及其諸侯

之國有至七八百年者，皆以其雖可危亂，而未可亡故也。陳子龍評：當時專兵者皆盜賊耳，兵非天子之兵，將非天子之將也。而天子之兵之將，則又以軍容監之，樞密主之矣。故蕡於此，復言以兵柄歸於將也。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下・劉蕡》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蕡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談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宮闈，橫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目爲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曰：【略】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蕡條對，歎服嗟悒，以爲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辟爲從事，待如師友。位終使府御史。

《新唐書・劉蕡傳》（存目）

紀事

《玉泉子》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册府元龜》卷七二九 崔珣，博陸人。王質爲宣州觀察使，辟珣及劉蕡、裴夷直、趙晳爲從事，皆一代名流。

又 劉蕡，寶曆二年擢進士第。太和二年策試賢良，不第。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辟爲從事，待如師友。

《南部新書》戊 劉蕡精於儒術，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蕡策》一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劉蕡策》一卷。

藝文

王建《寄劉蕡問疾》（存目）

裴夷直《獻歲（一作獻劉蕡）書情》（存目）

李商隱《哭劉司户蕡》 路有論冤謫，言皆在中興。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江闊惟迴首，天高但撫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

又《哭劉蕡》 上帝深宮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黃陵別後春濤隔，溢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儀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又《贈劉司户蕡》（存目）

雜録

李郃《乞旌劉蕡直言疏》 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智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上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

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賁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賁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壽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賁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賁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

羅袞《請褒贈劉賁疏》（存目）

朱慶餘

論述

綜論

《詩人主客圖》 清奇雅正主：李益。及門：朱慶餘。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張洎序項斯詩云：元和中張水部爲律格字清意遠，唯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蕃、陳標、章孝標、司空圖等，咸及門焉。然慶餘詩只有《薔薇》一首入選。項斯警句多於慶餘【略】可與任蕃、司空圖幷驅。

又《新集》卷六 朱慶餘《上江州李使君》云：「得在朝廷少，還應諫諍多。」《杭州送蕭校書》云：「別君猶有淚，學道漫經年。」《上張水部》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眉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慶餘絕句，爲世所稱賞，然他作皆不如此。

《唐音癸籤·評彙三》 朱慶餘學詩於張籍，具體而微，「旅雁捉孤島，長天下四維」，猛句亦水部所少。

《升菴詩話·張籍答朱慶餘》 「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此詩蓋深許之。朱慶餘詩，王荆公《百家選》多取之。

徐獻忠《唐詩品》 朱生文有精思，詞有調發，意匠所遣，縱橫得意。親承張水部意旨，遂擅名場，不能更揚其志，上窺大雅，豈非抱玉握珠而更有彬彬之歎者耶！

《載酒園詩話又編·朱慶餘》 朱慶餘不能爲古詩，即近體亦惟工於絕句。如《閨意》：「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宮詞》：「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眞妙于比擬。《宮詞》深妙，更在《閨意》之上。又《公子行》雖無比興，亦酷肖遊冶兒之態：「閒從結客冶遊時，忘却紅樓薄暮期。醉上黃金堤上去，馬鞭捎斷綠楊絲。」末句正與次句相應，寫匆匆急歸之景，何止頰上三毛？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朱慶餘傳》 懷民按：慶餘無古體，律格專學水部，表裏渾化，他人鮮能及者，斷推上入室。

分論

《泛溪》 《唐詩歸·晚唐一》：「餘卉纔分影」譚元春評：「分」字細。「鳥飛溪色裏，人語棹聲中。餘卉纔分影，新蒲自作叢」鍾惺評：四句皆幽，然俱作景語，亦是一礙。

《宿陳处士書齋》 《唐詩歸·晚唐一》「下馬見高情」鍾惺評：眞而爽。「向罏新茗色」鍾惺評：「新」字跟「向」字，妙景妙理。「隔雪遠鍾聲」譚元春評：「隔雪」二字有景。《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上卷：只就所居賦咏，足見其高，俗手則必就實事鋪排。「隔雪」二字妙。「閒得相逢少，吟多寐不成。」意竭便不必強爲有餘，唐人好處所以勝於宋人。

《杭州送蕭寶校書》 《唐詩歸·晚唐一》鍾惺評：迂厚情至。《唐詩快》卷一四：正所謂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送盛長史》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職處中軍要，官兼上佐榮。」此等皆學師格，非漫然也。

《**仙遊寺**》《升菴詩話・朱慶餘仙遊寺》：末句切題。不然，是寺皆可用。

《**宮詞**》《唐詩歸・晚唐一》鍾惺評：纖而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七絕上》：唐汝詢曰：美人相並，正宜私語，乃畏鸚鵡而不敢言。花前事，必有不可使外人知者。《而庵說唐詩》卷一二：好個花時，宮門緊閉，不得君王信息，無以消此岑寂，女伴相逢，兩兩並立於瓊軒之下。相並，好說話些。胸中所含之情，定是長門買賦、昭陽嬌妒之事，不可傳諸於人口者。正欲提起，而無奈舉頭見鸚鵡之在前。鸚鵡是能言之鳥，故亦避忌他。此不是言美人謹慎，是言其苦無道處。慶餘之憐美人至矣。《唐詩合解箋注》卷六：「寂寂花時閉院門」，花時何時，而乃寂寂閉門，美人之傷春甚矣。「美人相並立瓊軒」，女伴相並而立，情緒彼此不堪，各欲說其心中事也。「含情欲說宮中事」，含情不敢吐露，欲說不便即說，宮中事如寵移愛奪，嬌極妒生，種種恩怨之事，不可洩於人者。「鸚鵡前頭不敢言」。正欲說時，抬頭看見鸚鵡是能言之鳥，便避忌而不敢說。是則美人之苦，到底無可說處。避鳥比避人情更苦。《唐詩箋註》卷九：此詩可作白圭三復，而宮中憂讒畏譏，寂寂心事，言外味之自見。《說詩晬語》卷上：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略】朱慶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詩境淺說續編》：此詩善寫宮人心事，宜爲世所稱。凡寫宮怨者，皆言獨處含愁。此則幸逢采伴，正堪一訴衷情，奈鸚鵡當前，欲言又止。防饒舌之靈禽，效灰盤之畫字，只學金人緘口，不聞玉女傳言，對鎖蛾眉，一腔幽怨。宜宮中事祕，世莫能詳矣。

《**送陳標**》《唐詩歸・晚唐一》鍾惺評：此詩篤情重義，遠勝「欲別牽郎衣」一首者，以「滿酌勸僮僕」五字意頭不同故也。「滿酌勸僮僕」鍾惺評：厚在五字，不必終篇。又《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五絕》：周珽曰：勸僮僕，正是深愛主人也。贈別之言，諄諄入骨。此與《送蕭寶》俱見友道厚處。唐仲言曰：《送陳標》詩勉，《送蕭寶》詩惜。意此君於交情不泛。《唐詩快》卷一四：張文昌亦有「席上回樽勸僮僕」之句，然一「勸」便了，此卻加後三語叮嚀，更覺藹摯感人。《載酒園詩話・詩歸》：余意孟詩亦自佳。孟題曰《古別離》，乃是擬作，此題曰《送陳標》，乃是自寫胸懷。孟詩乃伉儷之言，故語中半含嬌妬，此詩乃友朋之語，故言外寓有箴規。同牀各夢，不足相形。《唐詩摘鈔》卷二：只是勸其莫戀異鄉花草，若直說煞是無味，須看其用筆之婉妙。語意中是愛中藏妒，方見婦人之情，不可單就妒一邊看。

《**上張水部**》《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出入門闌久」，從此說出妙。「兒童亦有情」，凄然。「不忘將姓字，常說向公卿。」眞摯，言外有感慨。「恩深轉無語，懷抱甚分明。」寫眞知之感，已到極處，而與世俗感恩者迥不侔也。

《**鳳翔西池與賈島納涼**》《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蝶飛逢草住」，畫出蝶。「魚戲見人沉」，畫出魚。

《**送于中丞人蕃册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上馬生邊思」，興。「蕃庭過册禮，幾日卻迴朝」，只如此已合師法。

《**送淮陰丁明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水部集中亦不多覯。又：贊明府之愛人，常情耳，而於未入境見之，奇矣。以下似應明其所以見愛人處，卻又只作尋常淡語，其故令讀者去想看。又：惟淡然無欲者，能節用愛人也，然一落言詮，便少味矣。「遣吏回中路」，學本師「歸使雨中發」，而青出於藍矣。「泊舟對遠林」，分明是箇廉吏圖，貪官有此乎？「暇日公門掩，唯應伴客吟」，其不擾民可知。《唐詩摘抄》卷一：前後兩截，前說目前，後說到日邑吏來迎，中途遣回。未及境時，已恤下如此，則其蒞任必愛民可知矣。鳥聲靜，喻政清，雨色深，喻惠溥。淮浪、稻苗四字硬插。五、六預擬政成如此，政成則多暇日，惟應伴客高吟而已。三、四云云，已見其爲人簡靜，合結處觀之，則知此人作宦全無俗氣。

《**上江州李使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得在朝廷少，還因諫諍多」，此非水部派，然學水部不可無此識力，詩中有具史筆，以直確爲貴者，此類是也。

《**與賈島顧非熊無可上人宿萬年姚少府宅**》《唐詩歸・晚唐一》鍾惺評：情辭到極眞處，雖不深亦妙，亦有眞而不盡妙者，筆不活故也。詩可以不深，不可不活，於此詩起結悟其法。「開門各有事，非不惜餘歡」譚元春評：正是深惜，與首二句呼應。《圍爐詩話》卷二：朱慶餘《宿姚少府宅》詩，起結大妙，惜中二聯不浹洽。《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燈在漏聲殘」，此即宮漏也。萬年即灞陵杜陵近京城地。「役思」，字法。「當禪」，字法。「開門各有事，非不惜餘歡」，妙是俗情。

《**震爲蒼筤竹**》《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爲擢東方秀，蕭然異衆筠。」首句着眼震爲，次句反破蒼筤竹。「青葱纔映粉，蒙密正含春。嫩籜霑微雨，幽

根絕細塵。乍憐分徑小，編覺帶煙新。」六句刻劃蒼筤。「結實皆留鳳，垂陰似庇人。」二句申寫竹字。「願爲箕澳水，深潛釣頳鱗。」末二字就竹字寓意作結。

《**題青龍寺**》《唐詩快》卷九：題與詩皆無「秋」字，却是滿紙秋氣。「青山當佛閣，紅葉滿僧廊。竹色連平地，蟲聲在上方。」幽冷无人道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寺好因岡勢」，詩亦得勢。

《**送顧非熊下第歸**》《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惜爲今日別，共受幾年貧」，逆叙便覺深情，順則無味，此律格之妙處。「過江逢越人」，想見望之悵然。「知從本府薦，秋晚又辭親」，妙在不廢俗情。

《**尋賈島所居**》《唐詩歸・晚唐一》「獨在鐘聲外」譚元春評：「聲外」便遠。「所向意皆同」鍾惺評：感慨深渾。「月上因留宿」又評：此句接得甚妙。《唐風定》卷一五：刻露至此，咀之不盡。

《**題毗陵上人院**》《唐詩摘抄》卷一：虛實相間格。次句中藏一吟字，若無此字，五字成何境界。七、八「清夜」「高吟」四字博煥。

《**望蕭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與許棠相埒。「川絕銜魚鷺」，劣句。「林多帶箭麋」，警。

《**題寄王秘書**》《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辭官著白衣」，仲初寫眞。

《**山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閒從菊地荒」，妙如此說。

《**重過惟貞上人院**》《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老去惟求靜」，重過意即此。「依舊入詩情」，重過。

《**與石畫秀才過普照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潭黑龍應在」，實而虛。「巢空鶴未還」，虛而實。《唐詩摘抄》卷一：全篇直叙。狀物之多曰暗，楊炯「雪暗凋旗畫」，杜甫「出入暗金闕」，並是此暗字。方笑語之間，不覺已聞晚鐘，言外見惆悵將歸之意。

《**送僧還太原謁李司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與賈師所送之霄韻，周賀所送之省己相似，二僧中必居一也，其詩卻與賈派別。

《**贈道者**》《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全得水部贈方外詩訣。又：善學不是依樣葫蘆，須自別開生面，乃與吻合，如此等是也。「自識來清瘦」，句法。「符驗不傳人」，分明是學「傳法又非眞」。「獨有年過鶴」，從「問年常不定」翻出。「曾無病到身」，從「救病自行藥」翻出。「潛教問弟子，居處與誰鄰」，從「常見鄰家說」二句翻出。

《**題薔薇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綠攢傷手刺，紅墮斷腸英」，鍊處能匠，遂以見才。「雨中看亦好，況復值初晴」，平淡，是水部家法。

《**題胡氏溪亭**》《唐詩歸・晚唐一》「主人能守靜，略與客心同」鍾惺評：此客正自占地步。《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見意。三、四寫景入細。

《**和劉補闕秋園寓興之什十首**》《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朱慶餘詩，荆公少選。然如此五（一、三、五、七、九）詩，多工語。紀昀評其一：三、四「隔水」、「當簷」，未免增出湊句。五、六較可。又評其三：三、四有格。又評其五：三、四亦佳，但「寒」、「晚」字太複第二（三）首。「此」字無着。又評其九：三、四細致，結偏僻。《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水部有此題十首，平平頗無可賞，此爲青出于藍。又：分明是學乃師《和元郎中秋居之什》，然無一語雷同，正是滅竈更燃也，如是乃謂善學。又評其二：「荒蔓露青匏」，匠。「幾見中宵月，清光墜樹梢」，俗結。又評其三：「草色寒猶在」：純學乃師，而「在」字下得尤好。又評其六：「風凄欲去雁，月思向來砧」，「欲去」、「向來」字有味。又評其九：「藤子墜聲幽」，勝「藤折霜來子」。

《**過舊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驟見廢宅，後解細看廢宅。

《**自蕭關望臨洮**》《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寫臨洮風景，永非南人所及。後解寫白袍行吟，永非北人所習。

《**羽林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前解寫羽林意氣，言睹其髯則紫也，問其年則少也，述其奉恩則初也。「直閣」爲文臣一品，將軍爲武臣一品，乃此少年見之，曾不肯讓道也。「引兵圍百草」只算是其使酒，「駐旆領邊書」，只算是其戲事，皆極寫旁無一人，目無一事也。後解寫羽林寵遇，易知，忽然捎帶「魯儒」，用「大笑」二字，便知羽林不識一丁字也。

《**歸故園**》《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五：「桑柘成村」，是粗得御寒。「百畝間」是粗得救饑。「五柳門前」，是粗得蔽風雨。此外所深願而未必即得者，止是尊中之酒，酒又須美，美酒又須常滿，除此以外，又安知世上浮名，是何碗韃丘耶？上解是衣食居處而外，所少是酒。此解是得酒而外，所怕是人來事來也。果如竹徑風掃，柴門日關，則機事盡忘，不用入山也。《唐詩合解箋注》卷一一：「桑柘成村百畝間」，是故園。「門前五柳正堪攀」，五柳先生陶淵

明，賦《歸去來詞》，今云五柳堪攀，正寫歸字。「尊中有酒常須滿」，故園有美酒，尊須常滿。「身外浮名好是閒」，故園有閒身，以功名爲等閒，置諸度外。「竹徑有時風爲掃」，掃徑，將以延客也。今已投閒，徑不用掃，故有時而風爲之掃。「柴門無事日長關」，開門所以應事也。今以長無事，故門雖設而長關。「於焉已是忘機地」，已是與何用字呼應，有自足之意。「何用將金別買山」。昔有相贈買山錢二十萬者，雖屬友誼，今已安於故園，何用買山而隱也。通篇寫故園之樂，而於起結點歸字意。

《省試晦日與同志昆明池泛舟》《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一：「故人同泛處，遠色望中明。」首二句從同志泛舟說起。「靜見沙痕露，微思日魄生。」二句承出晦日。「周回餘雪在，浩渺暮雲平。」二句寫泛舟遠景。「戲鳥隨蘭棹，空波盪石鯨。」二句寫泛舟近景，石鯨切池字。「刼灰難間理，島樹偶知名。」二句又寫昆明池景況，以作餘波。「自省會遊賞，無如此日情。」末以遊賞快意作結。

《河亭》《唐詩鏡》卷四八：三、四淺而趣。

《酬李處士見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十上非無援，才多卻累身」，慨然。「雲霄未得路，江海作閒人」，局面。又：直說正得古風。「久別唯謀道，相逢不話貧。」此唐賢自信處，不爲夸也。

《送祝秀才歸衢州》《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高科如在意，當自惜光陰。」祝其復還也。結常。

《題孟浩然舊居》《唐詩快》卷三：「命合終山水」，五字傷神。「平生誰見重，應只是王維。」明皇有愧色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命合終山水」，一語到家。「平生誰見重，應只是王維。」古人直樸如此。

《送虛上人遊天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好是修行處，師當住幾年。」純是水部聲口。

《孔尚書致仕因而有寄贈》《唐詩快》卷九：可謂高人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高人心易足」，三字定得簡確。

《和處州韋使君新開南溪》《唐詩歸・晚唐一》：「世嫌山水僻，誰伴謝公吟」鍾惺評：二語殊自笑人。

《塞下曲》《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等處純是水部家法。「入群來擇馬，拋伴去擒生。」寫邊塞情事如見。此「生」字是人也，所以與「馬」字正對。

《送僧》《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客行皆有求，師去是閒遊。」確妙。《唐詩摘抄》卷一：起聯總冒。起處說得遍地無一閒人，可見便宜事多爲方外人占去。以後只寫閒遊之景，六句只是一句耳。

《旅中秋月有懷》《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久客未還鄉，中秋倍可傷。」此句直促，非文昌體。「暮天飛旅雁，故國在衡陽。」予每諷此兩句，爲之黯然神傷。

《贈陳逸人》《唐詩歸・晚唐一》：「樂道辭榮祿，安居桂水庚。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鍾惺評：大占便宜語，說得未必做得。

《湖中閒夜遣興》《升菴詩話・湘煙》：許渾詩，劉巨濟涇曾得其手書「湘潭雲盡暮烟出」，「烟」字極妙，兼是許之手筆無疑也。後人改「烟」作「山」，無味。大抵湘中烟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沈翠微《湘中》詩：「魚躍浪花翻水面，雁拖烟練束林腰。」頗中湘中晚景。朱慶餘詩亦云：「浦迴湘烟暮，林香岳氣春。」《唐詩歸・晚唐一》：「釣艇同琴酒」，鍾惺評：趣事。又評：「風波不起處，星月盡隨冰。」偶獲奇語，作者不知。《圍爐詩話》卷二：《湖中》之「風波不起處，星月盡隨身」，平常而妙。《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見意。因風波不起，故水底星月明淨，此意亦在眼前，却是「盡隨身」三字未說到，故見奇創。浦迴因湘煙卷，林香因岳氣春，名倒因句。覺范少伯去人非遠，是自占地步處。

《宿山店》《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山店燈前店」，畫出凄冷。「鄉關貧後別，風雨夜深來。」蕭然情景俱無際。

《夏末留別洞庭知己》《詩學全書》卷三：上四記別之時，五、六記別之景，末二悲期會之杳然也。

《過洞庭》《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波濤如未息，舟楫亦堪疑。」此等用力太狠處，卻近曹松、裴說一輩人，乃是張門變相。

《叙吟》《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此詩亦近曹、裴。「雅道辛勤久」，「辛勤」二字下得妙。「有景皆牽思，無愁不到心。」唐三百年詩法，盡此十字中。

《早梅》《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慶餘此詩，亦有氣脈、有字眼，不可忽。荆公乃僅選其《薔薇》一篇。馮舒評：第二句宋甚。荆公有眼。紀昀評：拙鄙不成語，非惟不稱梅花也。

《**夏日訪貞上人院**》《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炎夏尋靈境，高僧淡蕩中。」「淡蕩」二字妙。「命棋隈綠竹，盡日有清風。」對法妙。

《**廢宅花**》《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氣味從《古苑杏花》來，即項斯《晚春花》亦同一源派。

《**寄友人**》《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一分南北路，長問往來人。」眞水部，然不善學，易入滑也。

《**途中感懷**》《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到家能幾日，爲客便經年。」眼前口頭語，卻即至詣。

《**長安春日野中**》《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青春思楚地，閒步出秦城。」從「秦城啼楚鳥」句分出。「烟霞裝媚景，霄漢指前程。盡日徘徊處，歸鴻過玉京。」「裝」、「指」二字俗，結句亦不免，所取但起耳。

《**贈江夏盧使君**》《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卷上：「白髮雖求退，明時合見收。」與「得在朝廷少」二句意境相同。

《**近試上張籍水部**》《後村詩話後集》卷二：世稱朱慶餘「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却不入選，豈嫌其自鬻耶？放翁云：「誰言田家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比慶餘尤工。《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百家詩選》評：朱慶餘，張籍門人，傳其詩法，然獨以《閨怨》一篇知名於時，此集乃不錄。《升菴詩話·朱慶餘閨意上張水部》：詩人多以美人自喻，薛能《吳姬》之詩，亦其一也。宋人詩話云「東坡如毛嬙、西子洗妝，與天下婦人鬬巧」，亦此意。洪容齋云：「此詩不言美麗，而味其詩意，非絕色第一不足以當之。」其評良是。《退庵隨筆》卷二〇：毛西河曰：古詩人之意，有故爲儇語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略】閻百詩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儇儇數言，特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

傳記

《**唐才子傳·朱慶餘**》慶餘，字可久，以字行，閩中人。寶曆二年裴球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得張水部詩旨，氣平意絕，社中哲匠也。有名當時。集一卷，令傳。

紀事

《**雲溪友議·瑯琊忤**》王建校書爲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時謂長孫翱、朱慶餘各有一篇，苟爲當矣。長孫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君詞曰：「寂寞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又《**閨婦歌**》朱慶餘校書既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遍索慶餘新製篇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而諷詠之，遂登科第。朱君尚爲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公，張公明其進退，尋亦和焉。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郎中酬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朱公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於海內矣。

《**金華子雜編**》**卷下** 中朝盛時，名重之賢指顧即能置人羽翼。朱慶餘之赴舉也，張水部一爲其發卷於司文，遂登第也。

《**唐詩紀事·朱慶餘**》慶餘，名可久，以字行，登寶應進士第。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朱慶餘詩》一卷。（名可久，以字行，寶曆進士第。）

《**崇文總目·別集類**》《朱慶餘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朱慶餘集》一卷，唐朱可久慶餘撰。以字行，授知於張籍，寶曆二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朱慶餘詩》一卷。

《**百川書志・別集類**》《朱慶餘集》一卷，進士越州朱可久著。

《**季滄葦書目・延令宋版書目**》《朱慶餘詩集》一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朱慶餘詩集》。宋刻本，目錄作一卷。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此唐人朱慶餘詩集，目錄五葉，詩三十四葉，宋刻之極精者。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集部**》《朱慶餘詩集》。余所藏朱慶餘詩集有二本：一爲舊抄本。而崇禎年間葉奕苞校者；一爲柳大中抄本，而爲毛豹孫藏者。【略】今見宋刻與兩抄本多同，可知抄本即從宋刻本出。何、葉所校多屬臆改。今席氏《百家唐詩》本盡將何、葉所校之字入之。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朱慶餘詩集》一卷。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黃丕烈注 昭諫甲乙，用晦丁卯，洎朱慶餘，一一妍好。（【略】《朱慶餘集》一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皆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行，所謂書棚本是也。）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板書目**》《朱慶餘集》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集部一**》《朱慶餘詩集》一卷，宋刊本。此南宋書棚本，卷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一行。案：席刻《唐百家詩》亦有是集，行款相同，而校勘字句，此本實異。如《送陳標》云：「滿酌歡僮僕，相隨即馬啼。」不作「勸僮僕」、「郎馬啼」。《尋古觀》云：「看過天牆漸入深」，不作「天壇」。《將至上京別李侍御》云：「身爲當去雁，雲盡到長安。」不作「唯當隨去雁，雪盡到長安。」《題薔薇花》云：「浮陰入夏清」，不作「浮雲看濤云」，「風雨驅□至」，不作「翻前駐」。《和劉補闕秋園寓興》云：「翠筱寒愈靜」，不作「愈淨」。《送吳秀才泛江西》云：「蘭橈此去人」，不作「北去」。《和處州嚴郎中遊南溪》云：「潭清蒲遠岸」，不作「遶岸」。《酬于訢校書見貽》云：「能□得從軍」，不作「能□從軍□」。《送石協律歸吳興別業》云：「一與耕者遇」，「一」字不空。《送僧往台嶽》云：「五域初罷講」，不作「五城」。《吳興新隄》云：「暗分功利幾千家」，不作「晴分」。《送浙東周判官》云：「蟬鳴遠驛殘陽樹」，不作「蟬鳴驛樹殘陽遠」。蓋席刻出自別本故，亦有席本是而此本非者。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貞」「樹」「愼」字有闕筆，末有「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一行，當是侍御手書。（卷首有張雋之印，字文通。季振宜藏書，乾學徐健庵諸朱記，末又有玉蘭堂鐵研齋梅谿精舍辛夷館印，揚州季氏御史振宜之印諸朱記。）

《**古越藏書樓書目・政部・異聞**》《冥音錄》一卷。（唐朱慶餘。說郛本。）

《**藏園群書題記・唐別集類二・校朱慶餘詩集跋**》：虞山瞿氏藏宋刊《朱慶餘詩集》，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卷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一行，即前人所稱書棚本也。取此席刻對勘，版式行格悉同，乍視疑出於一源，及詳勘之，文字乃有差異。如「回」「迴」、「仙」「僊」、「牀」「床」、「途」「塗」，同一字而結體有殊，不足爲異。然卷中如《送陳標》詩云：「滿酌勸僮僕，相隨郎馬蹄」，宋本「勸」作「歡」、「郎」作「即」。《將之上京》詩云：「唯當隨去雁」，宋本作「身爲當去雁」；《看濤》詩云：「風雨翻前駐」，宋本作「風雨驅寒玉」，固顯然有別。又，題目中如《題王長史宅》，宋本作《王丘長史》。《近試上張水部》，宋本作「張弘水部」。又，詩句注異同，如《春日旅次》「早晚榮歸計」下注：「『榮』一作『營』。」《途中感懷》「何當功業遂」注：「『功業』一作『勤苦』。」皆在本句下，宋本則咸在本詩末。其他增改之字尚夥，不備列舉，知席刻所據當別一宋刊也。至席本原有空格，宋本多可填補，惜宋本佚去六葉，致第二十葉、二十六葉中所缺七字未能補完，亦一憾事，竢更博訪之。

藝文

張籍《送朱慶餘及第歸越》（存目）

又《酬朱慶餘》 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牟融《題朱慶餘閑居四首》（存目）

姚合《送朱慶餘及第後歸越》 勸君緩上車，鄉里有吾廬。未得同歸去，空令相見疏。山晴棲鶴起，天曉落潮初。此慶將誰比，獻親冬集書。

周賀《寄朱慶餘》（存目）

章孝標《思越州山水寄朱慶餘》（存目）

李回《寄酬朱大後亭夜坐留別》 十夜郡城宿，苦吟身未閒。那堪西郭別，雪路問青山。

許渾《再遊越中傷朱慶餘協律好直上人》（存目）

賈島《送朱可久歸越中》（存目）

又《題朱慶餘所居》（存目）

長孫翱

《唐詩紀事·長孫翱》 長孫翱、朱慶餘各有《宮詞》，翱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詞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李　郃

紀　事

《唐摭言·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册府元龜》卷六四九 大和二年，策試賢良【略】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蕡條對，歎服嗟挹，以爲漢之晁錯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彌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李郃《骰子選格》三卷。（字中玄，賀州刺史。）

《宋史·藝文志六》 李郃《骰子彩選格》三卷。

《崇文總目》卷三 《骰子選格》三卷，李郃撰。

雜　録

《太平廣記》卷一三六引《感定録》 唐李（郃）〔郃〕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南部新書》乙 李郃除賀州，人言不熟臺閣，故著《骰子選格》。

《歸田録》卷二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故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集，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名「紅鶴」、「早鶴」者，別演爲「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却掃編》卷下 彩選格起於唐李郃。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爲之。至劉貢父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陞

黜次第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可類次其語爲一傳，博戲中最爲雅馴。初貢父之爲是書也，年甫十四五，方從其兄原父爲學，怪自數日程課稍稽，視其所爲，則得是書，大喜，因爲序冠之，而以爲己作。貢父晚年，復稍增，而自題其後。今其書盛行於世。

《容齋續筆・劉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學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大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自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郃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爲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曰：「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泪，一洒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蕡及見之否乎？

《輿地碑記目・賀州碑記》 《幽山丹甑記》。（太和五年李郃撰。）

乾隆《廣西通志・山川・賀縣》 瑞雲山即甑山，在城西十里，高千餘丈，舊名幽山。唐李（郃）〔郃〕出刺是州，山有彩烟覆其山，旬日不散，遂易名瑞雲。

許玫

《唐詩紀事・許玫》 玫，大和元年登第。其兄弟琯、瓘皆高科。

張祜《走筆贈許玫赴桂州命》 桂林眞重德，蓮幕籍殊才。直氣自消瘴，遠心無暫灰。劍稜叢石險，箭激亂流回。莫說雁不到，長江魚盡來。

薛瑩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薛瑩集》一卷，唐薛瑩撰，號《洞庭集》。文宗時人。集中多蜀詩，其曰壬寅歲者，在前則爲長慶四年，後則爲中和二年，未知定何年也。

《唐才子傳・喻鳧》 同時薛瑩亦工詩。鳧詩一卷，瑩詩《洞庭集》，今並傳。

《新唐書・藝文志四》 薛瑩《洞庭詩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薛瑩《洞庭詩》一卷。

又 薛瑩詩一卷。

南卓

紀事

李昂《委中書門下處分制科及第舉人詔》 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裴休、裴素，第三次等李郃，第四等南卓、李甘【略】。

沈亞之《湘中怨解》 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志，爲偶倡也。

《雲溪友議・南黔南》 南中丞卓，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縷，乘牝衛，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云：「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飯之恩必報，眦睚之怨必酬，吾雖位微，幸當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報飯嫗焉。轉黔南經略使，大更風俗，凡是

谿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甚有聲譽。先是柳子厚在柳州，呂衡州溫嘲謔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撰《駮史》三十卷，與馬史殊貫，班書小異，三國二晉以下之文，多被攻難。每於朝野摧論，莫能屈也。吳武陵郎中、劉軻侍御，俱服其才識焉。初爲拾遺，與崔詹事（黯）因諫諍出宰，崔爲支江令，南爲松滋令，二諫垣牆矯翼翩翩，無所羈束，雙名並扇，二邑妥然，公府常爲高榻相待。南公贈副戎等詩曰：「翺翔曾在玉京天，墮落江南路幾千。從事不須輕縣宰，滿身猶帶御爐煙。」

《太平廣記》卷二五一引《盧氏雜記》 唐郎中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輕之。李俄授許州從事，奏官敕下，時許帥方大讌，忽遞到開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爲尚書賓幕，又奏署敕下，遽與某書，大奇。」及啓緘，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上除目。」帥請書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慙甚。

《舊唐書·裴度傳》 初，度支鹽鐵使王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效播，士君子少之。復引韋厚明、南卓爲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爲自安之計。

《唐詩紀事·南卓》 初爲拾遺，與崔黯因諫出宰，（陸）〔黯〕爲支江，卓爲松滋。【略】卓，字昭嗣，大中時爲黔南觀察使。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南卓《羯鼓錄》一卷。

又《藝文志二》 南卓《唐朝綱領圖》一卷。（字昭嗣，大中黔南觀察使。）

又《藝文志四》《南卓文》一卷。

《宋史·藝文志二》 南卓《唐朝綱領圖》五卷。

又 南卓《綱領圖》一卷。

又《藝文志六》《南卓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藝術類二·羯鼓錄一卷》 唐南卓撰。【略】其書分前後二錄，前錄成於大中二年，後錄成於四年。前錄首叙羯鼓源流、形狀，次叙玄宗以後諸故事。後錄載崔鉉所說宋璟知音事，而附錄羯鼓諸宮曲名，凡太簇宮二十三調，太簇商五十調，太簇角十四調，徵、羽闕焉。惟用太簇者以羯鼓爲主，太簇一均故也。又有諸佛曲十調，食曲三十二調，調名亦多用梵語，以本龜茲、高昌、疏勒、天竺四部所用故也。其李琬一條記耶婆色雞一曲，聲盡意不盡，以他曲解之，即漢魏樂府末有豔之遺法。如《飛來雙白鵠》、《塘上行》諸曲，篇末文不相屬，皆即此例。蓋樂工專門授受，猶得其傳，文士不諳歌法，循文生解，轉至穿鑿而不可通也。

《鄭堂讀書記·子部八之下·藝術類二》 《羯鼓錄》一卷（墨海金壺本），唐南卓撰。《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附志》（總集類附）《書錄解題》《通志》《通考》俱載之。《崇文目》稱「羯鼓，蕃樂，與都曇、答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見《通考》引）晁氏亦稱：「羯鼓，本蕃樂，列於九部，明皇始好之，故開元天寶中盛行，卓所述多當時之曲。」今觀是書，前錄記開元天寶中五事、廣德中一事，後錄首記大中四年一事，次及諸宮曲名，凡太蔟宮、太蔟商、太蔟角、諸佛曲、食曲五類，即《崇文目》所謂「開元天寶時曲」，晁氏所謂「當時之曲」也。區區一卷之書，而歐、晁兩家僅及其末一條，何其疏也。是錄所記，皆當時俗樂，而宋人著錄俱濫列經部樂類，惟陳氏改隸子部音樂類，得其所矣。《說郛》《廣祕笈》均收入之。

藝文

白居易《酬南洛陽早春見贈》 久病長齋詩老退，爭禁年少洛陽才。

又《每見呂南二郎中新文輒竊有所歎惜因成長句以詠所懷》 雙金百鍊少人知，縱我知君徒爾爲。望梅閤老無妨渴（二賢詞藻贍麗，衆多以予曾忝制誥，故呼閤老），畫餅尚書不救飢（喻無益，自戲也）。白日迴頭看又晚，青雲舉足躡何遲。壯年可惜虛銷擲，遣把閒杯吟詠詩。

朱景玄《題呂食新水閣兼寄南商州郎中》（存目）

賈島《送南卓歸京》（存目）

呂温《嘲黔南觀察南卓》（存目）

雜　録

《樂府雜録・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黔帥南卓著《羯鼓録》，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三杖打撩，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唐語林・補遺》 張敦素《夷堅録》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有士子以雙鐵棬賣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價，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棬重重安盤中，灌水其中，曾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兹。』」某案：南卓郎中《羯鼓録》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棬事，則敦素之記非耶？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玄眞子漁歌碑傳集録》一卷。玄眞子《漁歌》，世止誦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嘗得其一時倡和諸賢之辭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賦，通爲若干章，因以顔魯公《碑述》《唐書》本傳，以至近世用其詞入樂府者，集爲一編，以備吳興故事。

明鈔本《緑窗新話》引南卓《煙中怨解題叙》 越溪漁者女，絶色能詩，嘗有句云：「珠簾半牀月，青竹滿林風。」有謝生續云：「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喜而偶之。後七年，春日忽題云：「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並謂生曰：「逝水難駐，千萬自保。」即以首枕生膝而逝。後二年，江上煙波溶洩，見女立於江中，曰：「吾本水仙，謫居人間，今復爲仙，後倘思郎，復謫下矣。」

《寶刻類編》卷五王朏 《創起歇馬五亭記》，南卓撰，正書題額。開成元年五月二十二日立。劍。

《半畝齋題跋》卷上 《羯鼓録》，唐南卓撰。會昌元年，卓爲洛陽令，與白少傅、劉中山游，後爲婺州刺史。録中有云：前録大中二年所著。則此書乃後録也。

《四庫全書總目・藝術類二・羯鼓録一卷》 《唐書・藝文志》樂類載南卓《羯鼓録》一卷，然不云卓何許人。雜史類又載南卓《唐朝綱領圖》一卷，註曰「字昭嗣，大中時黔南觀察使。」計有功《唐詩紀事》亦稱卓初爲拾遺，以諫謫松滋令，大中時爲黔南觀察使，與《唐書》合，當即其人。惟書自稱會昌元年爲洛陽令，又稱大中四年春陽罷免，還自海南，《書録解題》又以爲婺州刺史，均不相符。然段安節《樂府雜録》稱黔帥南卓作《羯鼓録》，亦與唐志合。安節唐人，必無謬誤。疑書中所叙乃未爲黔帥以前事。陳振孫所云則但據書中有至東陽之語，以意斷爲刺婺州也。

厲　玄

《詩人主客圖》 清奇雅正主李益【略】升堂七人：方干、馬戴、任蕃、賈島、厲玄、項斯、薛壽。

《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 《唐詩合選詳解》卷一二：此題同《湘靈鼓瑟》，俱是杳渺神仙之事。幅中含定「月夜聞」三字，寫吹笙之妙，故句句猶帶仙氣。

《雲溪友議・買山讖》 邕州蔡大夫京者【略】謫居澧州，爲厲員外玄所辱，稍遷撫州刺史。

《唐詩紀事・厲玄》 玄，大和二年進士，終於侍御史。

《嚴州圖經・題名》 厲玄，大中六年九月十日自使大理拜。

《唐才子傳・杜牧》 牧字牧之【略】大和二年韋籌榜進士，與厲玄同年。

乾隆《浙江通志・選舉一》 文宗大和：厲玄，東陽人，殿中侍御史。

姚合《陝下厲玄侍御宅五題・吟詩島》 幽島蘚層層，詩人日日登。坐危石是榻，吟冷唾成冰。靜對唯秋水，同來但老僧。竹枝題字處，小篆復誰能。

又《和厲玄侍御題户部李相公廬山西林草堂》 行人盡歌詠，唯子獨能詩。

周賀《贈厲玄侍御》（存目）

劉得仁《和厲玄侍御題户部相公廬山草堂》（存目）

馬戴《宿裴氏谿居懷厲玄先輩》（存目）
賈島《雨夜同厲玄懷皇甫荀》（存目）
又《酬厲玄》白髮初相識，秋山擬共登。
無可《秋日寄厲玄先輩》（存目）

李昂 唐文宗

傳記

《舊唐書・文宗紀上》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母曰貞獻皇后蕭氏。元和四年十月十日生。長慶元年封江王。初名涵。寶曆二年十二月八日，敬宗遇害，賊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上于江邸。癸卯，見宰臣於閣內，下敎處分軍國事。甲辰，僧惟眞、齊賢、正簡，道士趙歸眞，並配流嶺南，擊毬軍將于登等六人令本軍處置。宰臣百僚三上表勸進。乙巳，即位宣政殿。丙午，上赴西宮成服。丁未，宰臣百僚上表請德政，三表許之。道士紀處玄、楊沖虛，伎術人李元戢、王信等，並配流嶺南。戊申，尊聖母爲皇太后。己酉，敕鳳翔、淮南先進女樂二十四人，並放歸本道。庚戌，以正義大夫、尙書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柱國、賜紫金魚袋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以翰林學士路隨承旨，侍請學士宋申錫充書詔學士。丙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爲刑部尙書。丁巳，爲絳王舉哀，廢朝三日。庚申，詔：【略】帝在藩邸，知兩朝之積弊，此時釐革，並出宸衷，士民相慶，喜理道之復興矣。

又《文宗紀下》 開成五年春正月戊寅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己卯，詔立親弟潁王瀍爲皇太帝，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辛巳，上崩於大明宮之太和殿，壽享三十三。羣臣謚曰元聖昭獻皇帝，廟號文宗。其年八月十七日，葬於章陵。

《新唐書・文宗紀》（存目）

紀事

《册府元龜》卷四〇 開成元年三月庚申，帝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賦《暮春喜雨》詩云【略】宰臣文武百官皆有屬和。三年，帝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又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癸未，宰臣奏事於紫宸殿。帝曰：「從來文格非佳，昨試進士題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去年。」【略】帝曰：「四方表奏不典實而尙浮巧者，宜罰掌書記。」【略】帝曰：「但効古爲文，自然體尙高遠。」時又詔兵部尙書王起進《文場秀句》一卷。九月勑秘書省及集賢院，應欠書四萬五千二百六十卷，配諸道繕寫。十一月，又詔兵部尙書王起，進國朝已來能詩人名字。馮定爲太常少卿統樂，立於庭。帝以端凝若植，問其姓名。翰林學士李珏奏定之名。帝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邪？」遂召升階，帝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賜以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

《唐詩紀事・文宗》 裴度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上已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帝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玉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未差，可異日進來。」御扎及門而度薨。

又 帝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臣：「《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又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

又 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肅、代，而古調淸峻。嘗欲置詩博士，貞穆李公曰：「陛下遠慕堯、舜而置詩博士，況詩人多輕，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皆能文詞，而古今篇什，足可怡悅聖情。」帝乃止。

又 甘露事後，帝不樂，往往瞠目獨語云：「須殺此輩，令我君臣間絕。」後賦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無限意，無復侍臣知。」翌日，觀牡丹，誦賦吟罷，始意舒元輿之詞，歎息泣下。因命作樂，聊自適。宮人沈翹翹

者，歌《河滿子》，有「浮雲蔽白日」之句，其聲宛轉。上因欷歔，問曰：汝知之耶？此《文選古詩》第一首，蓋忠臣爲姦邪所蔽也。」乃賜金臂環。問其從來，則吳元濟女也。自陷掖廷，易姓沈氏，配樂藉。又奏曰：「妾本藝方響，迺白玉也，槌則響犀爲之，願賜臣妾。」帝命賜之。既至，命奏《涼州》之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淒然。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太常少卿馮定，部諸工立簾間，端凝若植。問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耶？」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嘗與宰相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

又 常吟杜甫《曲江篇》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樓臺之盛。鄭注乃命神策軍淘曲江、昆明二池，訐公卿立亭館，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賜之。

藝文

劉禹錫《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挽歌三首》（存目）

白居易《開成大行皇帝挽歌詞四首奉敕撰進》（存目）

杜牧《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存目）

雜録

《因話録・宮部》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杜陽雜編》卷中 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諤諤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即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扼腕歔欷；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斂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也。」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廷，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以下，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是以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

《唐語林・文學》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機，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嘆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謂之曰：「勿令復來阿父子見之。」

又 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猶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

又《補遺》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略】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即位後，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聞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張魯封

《雲溪友議・雜嘲戲》 池州杜少甫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其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爲詩謔其賓佐，兼寄大梁李尚書，詩曰：「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佛畏青娥。樂營卻是閑人管，兩地風情日漸多。」

李晝《戲酬張魯封》 秋浦亞卿顏叔子，譙都中憲老桑門。如今柳巷通車馬，唯恐他時立棘垣。

郁渾

《唐才子傳・李紳》 初爲壽州刺史，有秀才郁渾，年甫弱冠，應百篇科，

紳命題試之，未昏而就，警句佳意甚多。亦有集，今傳。

《**新唐書・藝文志四**》 郁渾《百篇集》一卷。（渾常應百篇舉，壽州刺史李紳命百題試之。）

《**崇文總目・別集類**》 《百篇集》一卷。

李潛

《**唐詩紀事・李潛**》 潛，字德隱，宜春人。

《**登科記考**》**卷二二** 會昌三年癸亥，進士二十二人：【略】李潛。

姚鵠《**送李潛歸綿州省親**》 朱樓對翠微，紅旆出重扉。此地千人望，寥天一鶴歸。雪對山崦白，鳥拂棧梁飛。誰比趨庭戀，驪珠耀綵衣。

周賀

論述

綜論

司空圖《**寄贈詩僧秀公**》 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礎公吟。近來雅道相親少，惟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無暇日，舊山歸老有東林。冷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筇數訪尋。

《**詩人主客圖**》 清奇雅正主李益【略】入室十人【略】僧清塞。（「兩鬢已垂白，五湖歸釣魚。」「夜濤驚柵鎖，寒葦露船燈。」「谷水生茶味，林風減扇聲。」「磬徹遠巢禽。」「伊流背行客，岳響答清猿。」）

《**唐摭言・海叙不遇**》 （周賀）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

《**對牀夜語**》**卷五** 唐僧詩，除皎然、靈徹三兩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宇不宏而見聞不廣也。今擇其稍勝者數聯於後。清塞云：「叢桑山店迥，孤燭海船深。」「寒扉關雨氣，風葉隱鐘音。」「飢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略】亦足以見其清苦之致。

《**唐才子傳・清塞**》 工爲近體詩，格調清雅，與賈島、無可齊名。

《**瀛奎律髓**》**卷四七僧文兆**《**宿西山精舍**》**方回評** 文兆，九僧之三。有宋國初，未遠唐也。凡此九人詩，皆學賈島、周賀，清苦工密。所謂景聯，人人着意，但不及賈之高，周之富耳。馮班評：周賀亦不爲富。紀昀評：「九僧」詩源出中唐，乃「十子」之餘響，與賈、周南轅北轍。虛谷引之以重賈、周，因以自重其派耳，紕繆殊甚。

《**詩源辯體**》**卷二五** 周賀（字南卿）與賈島同時，其五言律多學島。如：「寒僧迴絕壁，夕雪下窮冬。」「卻來峰頂宿，知廢井南禪。」「坐久鐘聲盡，談餘嶽影迴。」「泉流通井脈，蟲響出牆陰。」「草煙連野燒，溪霧隔霜鐘。」「歸人值落葉，遠路入寒山。」「風高寒葉落，雨絕夜堂清。」「凍髭亡夜剃，遺偈病時書。」等句，皆學島者也。

徐獻忠《**唐詩品**》 賀詩沉郁有格力，寫象痛切，意旨融變，多可採錄。如「帝業空城在，民田壞塚多」，又「檣煙離浦色，蘆雨入船多」，又「孤鳥背林色，遠帆開浦煙」，又「石水生茶味，松風減扇聲」，又「折花林影動，移石洞雲迴」，皆有深致，讀之灑灑。

《**唐音癸籤・評彙三**》 周賀詩沈鬱有骨力，寫像痛切，音旨融變。

《**唐詩歸・中唐八**》 鍾惺云：賀詩清奧，有異氣，有孤響。

《**詩筏**》 唐釋子以詩傳者數十家，然自皎然外，應推無可、清塞、齊己、貫休數人爲最，以此數人詩無鉢盂氣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周賀**》 周賀詩頗多清刻之句，然終嫌未脫僧氣。人多稱其「澄江月上見魚擲，晚徑葉飛聞犬行」。余尤喜其《寄新頭陀》：「遠洞省穿湖底過，斷崖曾向壁中禪」，眞巉險而工。

《**石洲詩話**》**卷二** 周賀五律，頗有意味，在中末、晚初諸人五律之上，尚可頡頏溫岐。

《**石園詩話**》**卷二** 徐獻忠謂「賀詩沉鬱有格力，寫象痛切，意旨融變」。

五言皆有深致，警句爲多：「樹寒稀宿鳥，山迴少來僧」，「眠客聞風覺，飛蟲入燭來」，「歸人值落葉，遠路入寒山」，「野渡人初過，前山雪未開」，「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當時與浪仙、無可齊名，而清雅更過之也。

分　論

《送康紹歸建業》《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三、四眼前事，亦不可少。馮舒評：第六句新。紀昀評：此非懷古，誤入此門。又：起有遠神，頗見氣格，惜六句太湊。

《送耿山人歸湖南》《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第二句新，五、六亦新。紀昀評：「菱」字趁韻，別無他意，不得云「新」。又：此山人，非道士，不宜入此類（仙逸）。邊幅微狹，然亦一種。許印芳評：此論公平。又：次句固是趁韻，結句亦嫌意盡，皆不可學。五、六果佳，六句尤好，曉嵐密圈之。

《宿甄山南溪畫公院》《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試於山寺夜宿，崖有落泉，壁有孤燈，而思此句，則見其有味矣。紀昀評：一氣涌出，殊有高韻。虛谷惟取第六句，陋甚。許印芳評：六句果佳，但舍氣格而專求字句，則淺陋矣，此虛谷一生病根也。

《贈胡僧》《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詩似覺麄率，然今西域僧有此輩，乃相率爲丐之徒。「閒話似持呪」，本是戲言其語言之不可通。至如「袒膊過冬天」，蓋所啖有麻藥，一食之不飢，亦不寒，亦能耐大暑，愚俗不悟耳。至解藥飡肉酒，不可以數計云。馮舒評：可笑。紀昀評：句句粗鄙。又：直是粗率，豈但似「覺」！忽論梵僧一段。如因論詩而及僧，則詩先無可取。如因論僧而存詩，則此乃詩選，非雜記小說也。

《贈李主簿》《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賀詩格與姚合、王建相類，而此一詩尤近之。紀昀評：五、六亦境眞語鄙。觀首末四語，李蓋爲上官任用之人，有微規以干預是非之意。

《休糧僧》《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怪人也，不食而私於食者。「溫藥」、「化金」，又似是道流事。馮舒評：只詠休糧僧，玩其詩可矣，怪不怪何與詩道？紀昀評：亦粗俚。又：亦是因論僧以存詩，豈別裁之道耶？

《贈柏巖禪師》《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即賈島所哭者。三、四及尾句俱佳。何焯評：第四句只可說俗士耳，出自僧口似爲背謬。紀昀評：三、四纖而俚，尾句自可。

《人靜隱寺途中作》《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賀與賈島本皆僧也，故於僧寺詩爲善能着題。鳥道之行，不曰緣樹影，而曰「緣巢影」，所以爲佳。五、六微冗，尾句則又妙矣。他如《送禪僧》云：「坐禪山店暝，補衲夜燈微。」又如「夏高移坐次」、「齋身疾色濃」、「講次樹生枝」，皆是僧家滋味，俗人所難道者，故書之。馮舒評：方君云「鳥道之行，不曰『緣樹影』，而曰『緣巢影』」，未解。紀昀評：亦是故爲澀語，佳不在此。

《逢播公》《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六句絕好。賀乃清塞上人還俗，故於僧詩尤熟。紀昀評：此句太澀。又：三、四太纖瑣。

《哭閑霄上人》《郡齋讀書志・清塞詩一卷》：寶曆中，姚合爲杭，（清塞）因携書投謁。合聞其《哭僧》詩云：「凍鬚亡夜剃，遺偈病中書。」大愛之，因加以冠巾，爲周賀云。《唐摭言・海叙不遇》：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苔覆石牀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卻坐亡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鬚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頻下淚，曾省到吾廬。」《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哭僧詩，賈島於柏巖、宗密二人至矣。此詩三、四亦可佳，第五句頗險，夫然後知詩之難也。紀昀評：賈島二詩未得云至。此詩五句是鄙，非險。又：第五句景眞而意不佳。查愼行評：「講鈔」不詳。無名氏（甲）評：次句言諸經疏鈔，可捉松枝而讀。

《春喜友人至山舍》《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五、六得賈浪仙「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之意。紀昀評：題不了了，與詩亦不對。是從賈詩脫出，然不及賈詩之闊大。「曉」起「暮」結，清極。《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杯・晚唐五律》：周敬曰：周賀詩亦晚唐之錚錚者，出語多精細雅逸，如《過郭涯書堂》與《喜友人至山舍》等篇，妙由費思，卻似不費思者。

《長安送人》《後村詩話後集》卷一：周賀「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略】善狀離別者。

《晚題江館》《唐詩歸・中唐八》：鍾惺云：清傲，可避七言律熟徑。《唐七律選》卷三毛奇齡評：後四全不成話。

《贈神遘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馮舒評：「疏」字不煞落。陸貽典

評：經疏、募疏，甚有着落，不必苛求。紀昀評：「帶雨痕」湊泊。

《**贈道人**》《四溟詩話》卷四：許用晦、釋清塞皆以「甲子」「庚申」爲的對，余病其粗直，且非正格。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僧清塞《贈王道士》云：「關西往來熟，誰得水銀銀。」《贈李道士》又云：「擬歸太華何時去？他日相逢乞藥銀。」欲得現成受用，募緣本相也。

《**宿隱靜寺上人**》《唐詩歸・中唐八》「幽鳥背泉棲靜境」鍾惺評：此七字人知其境之幽靜，不知其意之曲折。

《**寺居寄楊侍御**》《寒廳詩話》：「肯爲詩篇問楚狂」，周賀使事最切，而無組織之痕。

《**贈僧**》（**藩府十年爲律業**）《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二詩皆五、六工。但晚唐人七言律，其格不能甚高。紀昀評：前半平鈍。又：皆無佳處，「松吹」句尤費解。亦不一概，虛谷總好說定法。馮舒評：「爽」字無可易，卻不好。

《**送石協律歸吳**》《唐詩歸・中唐八》「早過寒潮背井行」鍾惺評：靜景中生出情感。

《**杪秋登江樓**》《唐詩歸・中唐八》：「平楚超寒色」，鍾惺云：「超」字甚奇甚眞，人用不得。《唐風定》卷一五：「世情何處談，湘水向人閒」，與「湘水向君深」同工而意自別。

《**重陽**》《容齋隨筆・詩中用茱萸字》：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略】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傳記

《**唐才子傳・清塞**》清塞，字南卿，居廬嶽爲浮屠，客南徐亦久，後來少室、終南間。俗姓周名賀。【略】寶曆中，姚合守錢塘，因攜書投刺以丐品第。合延待甚異。見其哭僧詩云：「凍鬚亡夜剃，遺偈病中書。」大愛之，因加以冠巾，使復姓字。時夏臘已高，榮望落落，竟往依名山諸尊宿自終。詩一卷，今傳。

紀事

《**唐摭言・海叙不遇**》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返初。

《**唐詩紀事・僧清塞**》師東洛人，姓周氏。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返初，易名賀。初與賈長江、無可齊名。

《**詩藪外編・唐下**》唐羽流還俗，率顯榮，而緇流還俗，多偃蹇。如賈島、周賀之類，窮厄終身，較爲僧但多髮耳。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周賀詩》一卷。

《**崇文總目・別集類**》《清塞詩集》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周賀集》一卷，右周賀撰。【略】別本又號《清塞集》。

毛晉《汲古閣書跋》《清塞詩》【略】坊間《清塞》《周賀》，離爲二集，篇章互混。其《留辭姚郎中》至《送僧》四十五首，乃荷澤李和父編《唐僧弘秀集》中者也。因汰其重複，又編四十五首，釐爲上下卷，仍其舊名。

《**季滄葦書目・延令宋板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略】周賀）。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集類**》《周賀詩集》一卷（宋刻本），甲辰冬十月耿庵借鈔重校。康熙乙酉十二月，感寒在告，手校。焯。丙戌秋夕得毛豹孫影鈔宋本，又校。是冬得王伯穀所藏書棚本，又校，改正一字。嘉慶戊辰秋，借濂溪坊蔣氏宋梓《周賀詩》，即王伯谷所藏書棚本，末有義門跋。手校一過，用墨筆識於下方。復翁黃丕烈。書棚本二十行，行十八字，通十七翻。甲戌六月又得見顧竹君家舊鈔本，對一過，與宋刻多同，間有異者，略識於上方。復翁。《周賀詩》即得見宋刻本，又見《宏秀集》本，可無遺憾。然宋本非一，校時或有漏落，故遇舊鈔又復覆校。每葉廿行，行十八字，與宋本同，而序次偶異。間有

異字，而注云某一作某，其所云一作者，皆與宋本同，則此舊鈔本行款雖同，非即向所校宋本錄出耶？校舊鈔畢，並記。復翁。（以上在卷末。）《周賀集》以宋刻手校。蕘翁新得毛子晉跋，手編《清塞詩集》二卷本，重檢及此，補記。辛未暮秋。周賀初爲僧，名清塞。其詩荷澤李龎和父編入《唐僧宏秀集》，余家藏有宋刻。（以上在冊面。）

又 《清塞詩》二卷，此周賀詩也。【略】坊間《清塞》、《周賀》離爲二集，篇章互混，其《留辭姚郎中》至《送僧》四十五首，乃荷澤李和父編入《唐僧宏秀集》中者也。又汰其重復，又編四十五首，釐爲上、下卷，仍其舊名。【略】《清塞詩》，宋刻在李和父所編《唐僧宏秀集》中，《周賀詩》，宋刻自有書棚本在，現藏濂谿坊蔣氏。余曾借校於舊鈔本上，此冊出自毛子晉，以意竄定，匪其舊也。吾友陶公因系子晉手跋本，歸余，余亦以汲古閣重之。適聞思庵主昆峯上人處有武林梵天寺賜紫沙門法欽編《唐宋高僧詩集》，有元祐元年楊無爲叙者舊刻本，遂手校異字於每首上方，以資考證。且此書雖子晉亦未見過，曾於其家刻《宏秀集》中跋語及之，則余所見不差廣於子晉耶？書此誌喜。辛未小春二十日，復翁記。（均在末卷後。）

《楹書隅録續編》卷四 校明鈔本《清塞詩》二卷一冊，此周賀詩也。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四》 《周賀詩集》一卷。影寫宋刊本。葉林宗跋：《紀事》云：周賀東雒人，少從浮圖法，即清塞也，遇姚合而遂易名。《藝文志》云：詩一卷。然未見傳本。顧茂倫《唐詩英華》選賀詩七首，有《贈厲玄侍御》一首，此集又不載，未知茂倫從何處錄也。此本亦藏茂倫家，末後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細字一行，確係宋版，余遂借歸手抄於松風書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周賀詩集》一卷：宋刊本。此亦書棚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卷末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一行。義門何氏有手跋云：東海司寇所有宋槧唐人詩集五十餘家，悉爲揚州大賈項景原所得，此冊經手人朱生乞以分潤，後歸憩閑唐主人，予之表舅也，知余嘗購之，因而輟贈，籤是王伯穀先生所題云。壬辰冬日何焯記於賚研齋。

又 《周賀詩集》一卷，舊鈔本。案賀初爲僧，名清塞，李龎編其詩入唐僧《宏秀集》，此亦從宋書棚本寫出，爲金孝章藏。書末有題記云：「甲辰冬十月耿菴借鈔重校。」又有何義門題記云：「康熙乙酉十二月感寒在告手校。」又云：「丙戌秋夕得毛豹孫影鈔宋本又校，是冬得王伯穀所藏書棚本又校，改正一字。卷末孝章補鈔《贈厲玄侍御》七律一首，宋本無之。」黃蕘圃題記云：「甲戌六月，見顧竹君藏鈔本與宋本多同，有異者識於上方。」

《藏園群書經眼録・集部一》 《唐清塞詩集》一卷，唐釋清塞撰，即周賀。明刊本，十行十八字。黃蕘圃（丕烈）跋錄後【略】第四葉下三行（十四）「然」改「默」。第七葉上一行（九）「大」改「犬」，上四行（十二）「舊」改「故」，下六行（六）「苔」改「苕」，下六行（十四）「看」改「穿」，下七行（十六）「倉」改「滄」。第八葉上七行（十五）「札」改「劄」，上十行（十四）原空，填「似」字，下一行（十七）「思」。第九葉下八行（十八）「思」，第十葉上七行（二）「履」改「屨」。

藝文

方干《滁上懷周賀》 就枕忽不寐，孤懷興嘆初。南譙收舊曆，上苑絕來書。嘆雪細聲積，晨鐘寒韻疏。侯門昔彈鋏，曾共食無魚。

雜録

《天厨禁臠》卷上 「自携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又：「卻從城裏携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前對王操詩，後對清塞詩，皆翛然有出塵之姿，無險阻之態。以十四字叙一事，如人信手斫木，方圓一中規矩，其法亦宜用之也。

《觀林詩話》 顏魯公云：「夕照明村樹」。僧清塞云：「夕照顯重山。」顧非熊云：「斜日曬林桑。」杜牧云：「落日羨樓臺。」半山云：「返照媚林塘。」皆不若嚴維「花塢夕陽遲」也。

《瀛奎律髓》卷二三姚合《山中述懷》方回評 此詩相傳爲周賀作。檢《賀集》無之，自是歐公《詩話》誤。紀昀評：此詩氣韻閑雅，無撑眉努目之醜態，

不類武功手筆，歐公則或有所據。

《升菴詩話・鴻嘶猿唳》 周賀詩「鴻嘶荒壘閉」，鴻未聞嘶也。近日一士夫詩「枕上聞猿唳」，余弟叙菴戲之曰：「猿變爲鶴矣。」

王師閔

《輿地紀勝》卷一五七《資州》 王師閔，守資中，政有能聲，嘗遊西巖，留瀑布詩於石壁，其一曰：「嵌空石洞古，飄灑玉泉吐。飛流勢不定，散作松間雨。」

《永樂大典》卷九七六六引《成都府志》 宋京跋資中四巖，獨西巖幽深，山水富足。循龍巖寺而左，嵌竇突然如巨屋狀，少亞於東巖云。唐刺史王師閔題云：「殷勤對綠醽，閒坐繞沙汀。怪來喧語笑，一泒落青屏。」

《金石苑》卷二王師閔《題瀑布詩三首》跋 右詩刻在資州，此西巖龍潭瀑布詩也，見王象之《碑目》。王師閔爲資州刺史，史失載。

胡璩

《新唐書・藝文志三》 胡璩《譚賓錄》十卷。（字子溫，文、武間人。）

《崇文總目・傳記類》 《譚賓錄》十卷。

《郡齋讀書志・譚賓錄十卷》 右唐胡璩子溫撰，皆唐朝史之所遺。文、武間人。

《宋史・藝文志五》 胡璩《談賓錄》五卷。

《皕宋樓藏書志・小說類一》 《譚賓錄》十卷（舊抄本），唐胡璩子溫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子部十一》 《譚賓錄》十卷（舊鈔本），唐胡璩子溫著。《郡齋讀書志》云：「《譚賓錄》十卷，右唐胡璩子溫撰。皆唐朝史之所遺。子溫，文、武間人。」《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鄭樵《通志》皆作十卷，《宋史・藝文志》作五卷，已佚其半。

《八千卷樓書目・小說家類》 《譚賓錄》十卷（唐胡璩撰）。抄本。

李爲

《因話錄・商部下》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張碧

論述

綜論

孟郊《讀張碧集》 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誰作采詩官，忍之不揮發？

黃淳耀《陶菴自監錄三》 燈下閱東野集中有《讀張碧集》，詩曰：「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碧詩固皎皎者耶？今其集未見行世，當時苦心吟諷，安在不同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固思唐人能詩而不傳者甚多。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玉川拙體非自創，任華與李、杜同時，已全是此調，特篇什不多耳。長吉險怪，雖兒語自得，然太白亦濫觴一二。馬異

與盧同時，詩體正同。張碧差後長吉，亦頗相似。

《**石洲詩話**》**卷二** 劉言史亦昌谷之流，但少弱耳。嚴滄浪《詩話》賞之，終未爲昌谷敵手也。張碧則更傖氣矣。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張碧論太白、長吉別處，奇古確實，遠勝天仙、鬼仙、鬼才、才鬼諸說。碧詩萬不可以追蹤太白，而名碧字太碧，摹仿令人失笑，然此論獨可存也。

分論

《**農父**》《容齋五筆・農父田翁詩》：張碧《農父》詩云：【略】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饑。」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遊春引三首**》**三** 《丹鉛總錄》卷五：《唐韻》：「鴗，水狗也。」《爾雅》謂之天狗，注：「小鳥，青似翠，食魚，江東謂之水狗。」陸魯望《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張碧詩：「一條碧綠輕拖水，金毛泣怕春江死。」《石林詩話》云：「江東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崔德符《通羊驛》詩云：『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掠岸飛。』」

《**題祖山人池上怪石**》《韻語陽秋》卷三：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人士膾炙，以爲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怪石》詩云：【略】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紀事

《**唐詩紀事・張碧**》碧，字太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霹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及也。及覽李太白詞，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鵬觸巨海，瀾濤怒飜。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顛視諸阜者耶？余嘗銳志，狂勇心魄，恨不得攤文陣以交鋒，覩拔戟挾輔而比矣。」

《**唐才子傳・張碧**》碧，字太碧。貞元間舉進士，累不第，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初，慕李翰林之高躅，一杯一詠，必見清風。故其名字，皆亦逼似，如司馬長卿希藺相如爲人也。天才卓絕，氣韻不凡，委興山水，投閑吟酌，言多野意，俱狀難摹之景焉。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碧謌行集》二卷（貞元人）。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張碧歌詩集》一卷，唐張碧太碧撰。《藝文志》云：「貞元時人。」集中有《覽貫休上人詩》，或勦入之也。

《**宋史・藝文志七**》《張碧詩》一卷。又《歌行》一卷。

雜錄

《**詩話總龜前集・雅述門下**》引《**雅言系述**》張瀛，碧之子也，事廣南劉氏，官至曹郎。

《**十國春秋・南漢六・張瀛傳**》張瀛，□□人。父碧，雅有詩名。瀛能世其學，累官至□曹郎。常爲長歌贈琴僧，同列稱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困學紀聞**》**卷一八**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下**》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即非眞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難辦。

釋清越

《**唐摭言・師友**》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

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方干《寄石溢清越上人》 寺處唯高僻，雲生石枕前。靜吟因得句，獨夜不妨禪。窗接停猨樹，巖飛浴鶴泉。相思有書札，俱倩獵人傳。

許棠《寄敬亭山清越上人》 南朝山半寺，謝朓故鄉鄰。嶺上非無主，秋詩復有人。高禪星月近，野火虎狼馴。舊許陪閑社，終應待此身。

張喬《再題敬亭清越上人山房》 重來訪惠休，已是十年遊。向水千松老，空山一磬秋。石窗清吹入，河漢夜光流。久別多新作，長吟洗俗愁。

楊德鄰

《酉陽雜俎續集・寺塔記下》 宣陽坊奉慈寺，開元中虢國夫人宅。安祿山僞署百官，以田乾眞爲京兆尹，取此宅爲府。後爲郭曖駙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爲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賜錢二十萬，繡幀三車，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則，以七寶末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負來。寺成後二年，司農少卿楊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韻詩題此寺，自稱關西孔子二十七代孫，字德鄰。警句云：「日月金輪動，旃檀碧樹秋。塔分鴻雁翅，鐘挂鳳凰樓。」事因見，敕賜衣。

王　叡

《唐詩紀事・炙轂子》 炙轂子，王叡也。元和後詩人。

《新唐書・藝文志三》 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王叡）。

又《藝文志四》 炙轂子《詩格》一卷。

《郡齋讀書志・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 右唐王叡撰。《二儀實錄》、《古今注》載事物之始，《樂府題解》載樂府所由起。叡輯纂數家之言，正誤闕疑。補遺削冗併歸一篇。

《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 炙轂子《詩格》一卷。唐王叡撰。

希道《授炙轂子歌二首》 炙轂子王叡，成疹積年，苦冷。遊燕中，逢櫻杖棕笠者，鶴貌高古，名曰希道，授以丹訣，并一歌，製丹餌之，周星得瘳，後竟仙去。 木津天魂，金液地魄。坎離運行寬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近効宜六旬，遠期三載闊。 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呴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

丁用晦

《新唐書・藝文志三》 《芝田錄》一卷。

《郡齋讀書志・芝田錄一卷》 右叙謂嘗憩緱氏，故取潘岳《西征賦》名其書，記隋唐雜事，未詳何人。總六百條。

劉　媛

《又玄集》卷下女郎劉媛《長門怨》（存目）

《唐詩紀事・女郎劉媛》（存目）

《唐才子傳・李季蘭》 如劉媛、劉雲、鮑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蘊【略】皆能華藻，才色雙美者也。

《長門怨》 《唐詩快》卷一六：以宮娥而爲宮怨，自當與文士不同。